四部備要

中華書局輯刊

四部備要

第一九冊

中華書局
中國書店
影印

率騎一萬東討破休官權小郎呂破胡于白石川虜其男女萬餘口進據白石城休官降者萬餘人後覆親休官權小成呂奴迦等叛保白坑曇達謂將士曰昔伯珪憑嶮卒有滅宗之禍韓約肆暴終受覆族之誅今小成等逆命白坑宜在除滅王者之師有征無戰專爾輿人戮力勉之衆咸拔劍大呼於是進攻白坑斬小成奴迦及首級四千七百隴右休官悉降遣安北烏地延冠軍翟紹討吐谷渾別統句旁于泣勤川大破之俘獲甚衆熾磐率諸將討吐谷渾別統支旁于長柳川掘達于渴渾川皆破之前後俘獲男女二萬八千僭立十年有雲五色起于南山熾磐以爲己瑞大悅謂羣臣曰吾今年應有所定王業成矣於是繕甲整兵以待四方之隙聞禿髮傉檀西征乙弗投劍而起曰可以行矣率步騎二萬襲樂都禿髮武臺憑城距守熾磐攻之一旬而剋遂入樂都諭功行賞各有差遣平遠犍虔率騎五千追傉檀徙武臺與其文武及百姓萬餘戶于枹罕傉檀遂降署爲驃騎大將軍左南公贈傉檀文武依才銓擢之熾磐既兼傉檀兵強地廣置百官立其妻禿髮氏爲王后十一年熾磐攻剋沮渠蒙遜河湟太守沮渠漢平以其左衛匹逵爲河湟太守因討降乙弗窟乾而還遣其將曇達王松壽等討南羌彌姐康薄于赤水降之熾磐攻㶟川師次沓中沮渠蒙遜率衆攻石泉以救之熾磐聞而引還遣曇達與其將出連虔率騎五千赴之蒙遜聞曇達至引歸遣使聘于熾磐遂結和親又遣曇達王松壽等率騎一萬伐姚艾于上邽曇達進據蒲水艾距戰大敗之艾奔上邽曇達進屯大利破黃石大羌二戍徙五千餘戶于枹罕令其安東木弈于率騎七千討吐谷渾樹洛干于塞上破其弟阿柴於堯杆川俘獲五千餘口而還洛干奔保白蘭山而死熾磐聞而喜曰此虜矯矯所謂有豕白蹢往歲曇達東征姚艾敗走今木弈于西討黠虜遠逃境宇稍清姦凶方殄股肱惟良吾無患矣於是以曇達爲左丞相其子元基爲右丞相麴景爲尚書令翟紹爲左僕射遣曇達元基東討姚艾降之至是乙弗鮮卑烏地延率戶三萬降于熾磐署爲建義將軍地延尋死弟他子立以子軻蘭質于西平他子從弟提孤等率戶五千以西還叛于熾磐涼州刺史出連虔遣使喻之提孤等歸降熾磐以提孤姦猾終爲邊患稅其部中戎馬六萬匹徙二歲而提孤等扇動部落西奔出塞他子率戶五千入居西平先是姚艾叛降蒙遜蒙遜率衆迎之艾叔父儁言於衆曰秦王寬仁有雅度自可安土事之何爲從涼主西遷衆咸以爲然相率逐艾推儁爲主遣使請降熾磐大悅徵儁爲侍中中書監征南將軍封隴西公邑一千戶使征西他子討吐谷渾覓地于弱水南大破之覓地率衆六千降於熾磐署爲弱水護軍遣其左衛匹逵建威梯君等討彭利和于㶟川大破之利和單騎奔仇池獲其妻子徙羌豪三千戶于枹罕㶟川羌三萬餘戶皆安堵如故元熙元年立其第二子暮末爲太子領撫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大赦境內改元曰建弘其臣佐等多所封授熾磐在位七年而宋氏受禪以宋元嘉四年死子暮末嗣僞位在位三年爲赫連定所殺始國仁以孝武太元十年僭位至暮末四世凡四十有六載而滅

史臣曰夫天地閉大祲生雲雷屯羣凶作自晉室遘孽胡兵肆禍封域無紀干戈是務國仁陰山遺噍難以義服伺我阽危長其陵暴向使偶欽明之運遭雄略之主已當褫魂沙漠請命藁街豈暇竊據近郊經綸王業者也乾歸智不及遠而以力詐自矜陷呂延之師姦謀潛斷俘視羆之衆威懾遐舉便欲暫拼隴之餘卒窺崤函之奧區秣疲馬而宵征翦勍敵而朝食既而控弦鳴鏑厥志未逞沮岸崩山其功已喪履重氛於外難幸以計全貽巨釁於蕭牆終成凶禍宜哉熾磐叱吒風雲見幾而動牢籠儁傑決勝多奇故能命將擁洮河之會臨戎襲樂都之地不盈數載遂隆僞業覽其遺業蓋亦有道乎

馮跋

馮跋字文起長樂信都人也小字乞直伐其先畢萬之後也萬之子孫有食釆馮鄉者因以氏焉永嘉之亂跋祖父和避地上黨父安雄武有器量慕容永時爲將軍永滅跋東徙和龍家于長谷幼而懿重少言寬仁有大度飲酒一石不亂三弟皆任俠不脩行業惟跋恭愼勤於家產父母器之所居上每有雲氣若樓閣時咸異之嘗夜見天門開神光赫然燭於庭內及慕容寶僭號署中衛將軍初跋弟素弗與從兄萬泥及諸少年游于水濱有一金龍浮水而下素弗謂

晉書目錄

唐 太宗文皇帝御撰

帝紀十
志二十
列傳七十
載記三十

帝紀

晉書卷一
帝紀第一
高祖宣帝 懿

晉書卷二
帝紀第二
世宗景帝 師
太祖文帝 昭

晉書卷三
帝紀第三
世祖武帝 炎

晉書卷四
帝紀第四
孝惠帝 衷

晉書卷五
帝紀第五
孝懷帝 熾
孝愍帝 鄴

晉書卷六
帝紀第六
中宗元帝 睿
肅宗明帝 紹

晉書卷七
帝紀第七
顯宗成帝 衍
康帝 岳

晉書卷八
帝紀第八
孝宗穆帝 聃
哀帝 丕
廢帝海西公 奕

晉書卷九
帝紀第九
太宗簡文帝 昱
孝武帝 曜

晉書卷十
帝紀第十
安帝 德宗
恭帝 德文

志

晉書卷十一
志第一
天文上

晉書卷十二
志第二
天文中

晉書卷十三
志第三
天文下
晉書卷十四
志第四
地理上
晉書卷十五
志第五
地理下
晉書卷十六
志第六
律曆上
晉書卷十七
志第七
律曆中
晉書卷十八
志第八
律曆下
晉書卷十九
志第九
禮上
晉書卷二十
志第十
禮中
晉書卷二十一
志第十一
禮下
晉書卷二十二
志第十二
樂上
晉書卷二十三
志第十三
樂下
晉書卷二十四
志第十四
職官
晉書卷二十五
志第十五
輿服
晉書卷二十六
志第十六
食貨
晉書卷二十七
志第十七
五行上
晉書卷二十八
志第十八
五行中
晉書卷二十九
志第十九
五行下
晉書卷三十

志第二十
刑法
列傳
晉書卷三十一
列傳第一 后妃上
宣穆張皇后
景懷夏侯皇后
景獻羊皇后
文明王皇后
武元楊皇后
武悼楊皇后 左貴嬪 胡貴嬪 諸葛夫人
惠賈皇后
惠羊皇后 謝夫人
懷王太后
元夏侯太后
晉書卷三十二
列傳第二 后妃下
元敬虞皇后 荀豫章君
明穆庾皇后
成恭杜皇后 章周太妃
康獻褚皇后
穆章何皇后
哀靖王皇后
廢帝庾皇后
簡文宣鄭太后
簡文順王皇后
孝武文李太后
孝武定王皇后
安德陳太后
安僖王皇后
恭思褚皇后
晉書卷三十三
列傳第三
王祥 弟覽　鄭沖
何曾 子劭 遵　石苞 子崇
歐陽建　孫鑠
晉書卷三十四
列傳第四
羊祜　杜預 子錫
晉書卷三十五
列傳第五
陳騫 子輿　裴秀 子頠 從弟楷 楷子憲
晉書卷三十六
列傳第六
衛瓘 子恒 孫璪 玠　張華 子禕 韙
劉卞
晉書卷三十七
列傳第七 宗室
安平獻王孚 子邕 邕弟義陽成王望
望子河間平王洪 洪子威
洪弟隨穆王整 整弟竟陵王楙
整弟太原成王輔 輔弟翼
翼弟下邳獻王晃 晃弟太原烈王瓌
瓌弟高陽元王珪 珪弟常山孝王衡
衡弟沛順王景

列傳第十六
劉頌　李重
晉書卷四十七
列傳第十七
傅玄 子咸 咸從父弟祗
晉書卷四十八
列傳第十八
向雄　段灼
閻纘
晉書卷四十九
列傳第十九
阮籍 兄子咸 咸子瞻 瞻弟孚 從子修 族弟放 放弟裕
嵇康　向秀
劉伶　謝鯤
胡母輔之 子謙之
畢卓　王尼
羊曼 弟聃　光逸
晉書卷五十
列傳第二十
曹志　庾峻 子珉 珉弟敳
郭象　庾純 子旉
秦秀
晉書卷五十一
列傳第二十一
皇甫謐 子方回　摯虞
束晳　王接
晉書卷五十二
列傳第二十二
郤詵　阮种
華譚　袁甫
晉書卷五十三
列傳第二十三
愍懷太子遹 子虨 臧 尚
晉書卷五十四
列傳第二十四
陸機 孫拯　弟雲 弟耽 從父兄喜
晉書卷五十五
列傳第二十五
夏侯湛 弟淳 淳子承
潘岳 從子尼　張載 弟協 協弟亢
晉書卷五十六
列傳第二十六
江統 子虨 惇　孫楚 子眾 洵 纂 纂子統 綽
晉書卷五十七
列傳第二十七
羅憲 兄子尚　滕脩
馬隆　胡奮
陶璜　吾彥
張光　趙誘
晉書卷五十八
列傳第二十八
周處 子玘 玘子勰 玘弟札 札兄子莚

周訪 子撫 撫子楚 楚子瓊 瓊子虓 撫弟光 光子仲孫

晉書卷五十九

列傳第二十九

汝南文成王亮 子粹 矩 羕 宗 熙 矩子祐

楚隱王瑋　趙王倫

齊王冏 鄭方　長沙厲王乂

成都王穎　河間王顒

東海孝獻王越

晉書卷六十

列傳第三十

解系 弟結 結弟育

孫旂　孟觀

牽秀　繆播 從弟胤

皇甫重　張輔

李含 張方　閻鼎

索靖 子綝　賈疋

晉書卷六十一

列傳第三十一

周浚 子嵩 謨 從父弟馥

成公簡　苟晞

華軼　劉喬 孫耽 耽子柳

晉書卷六十二

列傳第三十二

劉琨 子羣 琨兄輿 輿子演

祖逖 兄納

晉書卷六十三

列傳第三十三

邵續　李矩

段匹磾　魏浚 族子該

郭默

晉書卷六十四

列傳第三十四

武十三王　元四王

簡文三王

晉書卷六十五

列傳第三十五

王導 子悅 恬 洽 劭 薈 洽子珣 珉 劭子謐

晉書卷六十六

列傳第三十六

劉弘

陶侃 子洪 瞻 夏 琦 旗 斌 稱 範 岱 兄子臻 臻弟輿

晉書卷六十七

列傳第三十七

溫嶠　郗鑒 子愔 愔子超 愔弟曇 鑒叔父隆

晉書卷六十八

列傳第三十八

顧榮　紀瞻

賀循 楊方　薛兼

晉書卷六十九

列傳第三十九

劉隗 孫波　刁協 子彝 彝子逵

戴若思 弟邈　周顗 子閔

晉書卷七十
列傳第四十
應詹　甘卓 鄧騫
卞壼 從父兄敦　劉超
鍾雅

晉書卷七十一
列傳第四十一
孫惠　熊遠
王鑒　陳頵
高崧

晉書卷七十二
列傳第四十二
郭璞　葛洪

晉書卷七十三
列傳第四十三
庾亮 子彬 羲 龢 弟懌 冰 條 翼

晉書卷七十四
列傳第四十四
桓彝 子雲 雲弟豁 豁子石虔 虔子振 弟石秀 石民 石生 石綏 石康 豁弟秘 秘弟沖 沖子嗣 嗣子胤 嗣弟謙
弟修 徐寧

晉書卷七十五
列傳第四十五
王湛 子承 承子述 述子坦之 禕之 坦之子愷 愉 國寶 忱 愉子綏 承族子嶠 袁悅之 祖台之
荀崧 子蕤 羨　范汪 子寧 叔堅
劉惔　張憑
韓伯

晉書卷七十六
列傳第四十六
王舒 子允之　王廙 弟彬 彬子彪之
王稜　虞潭 孫嘯父 兄子𩆜
顧衆　張闓

晉書卷七十七
列傳第四十七
陸曄 弟玩 玩子納
何充　褚翜
蔡謨　諸葛恢
殷浩 顧悅之 蔡裔

晉書卷七十八
列傳第四十八
孔愉 子汪 安國 弟祗 從子坦 嚴 從弟羣 羣子沈
丁潭 張茂　陶回

晉書卷七十九
列傳第四十九
謝尚　謝安 子琰 琰子混 安兄奕 奕子玄 安弟萬 萬弟石 石兄子
朗 朗弟子邈

晉書卷八十
列傳第五十
王羲之 子玄之 凝之 徽之 徽之子楨之 弟操之 獻之 許邁

晉書卷八十一
列傳第五十一
王遜　蔡豹
羊鑒　劉胤

桓宣 族子伊　朱伺

毛寶 子穆之 安之 孫璩 宗人德祖

劉遐　鄧嶽 子遐

朱序

晉書卷八十二

列傳第五十二

陳壽　王長文

虞溥　司馬彪

王隱　虞預

孫盛　干寶

鄧粲　謝沉

習鑿齒　徐廣

晉書卷八十三

列傳第五十三

顧和　袁瓌 子喬 喬孫崧 瓌弟猷 從祖準 準孫耽 耽子質 質子湛

豹

江逌 從弟灌 灌子績

車胤　殷顗

王雅

晉書卷八十四

列傳第五十四

王恭　庾楷

劉牢之 子敬宣　殷仲堪

楊佺期

晉書卷八十五

列傳第五十五

劉毅 兄邁　諸葛長民

何無忌　檀憑之

魏詠之

晉書卷八十六

列傳第五十六

張軌 子寔 寔弟茂 寔子駿 駿子重華 華子耀靈 靈伯父祚 靈弟玄靚 靚叔天錫

晉書卷八十七

列傳第五十七

涼武昭王李玄盛 子士業

晉書卷八十八

列傳第五十八　孝友

李密　盛彥

夏方　王裒

許孜　庾袞

孫晷　顏含

劉殷　王延

王談　桑虞

何琦　吳逵

晉書卷八十九

列傳第五十九　忠義

嵇紹 從子含　王豹

劉沉　麴允 焦嵩

賈渾　王育

韋忠　辛勉

劉敏元　周該

桓雄　韓階

周崎　易雄
樂道融　虞悝
沈勁　吉悒
王諒　宋矩
車濟　丁穆
辛恭靖　羅企生
張禕

晉書卷九十
列傳第六十　良吏
魯芝　胡威
杜軫　竇允
王宏　曹攄
潘京　范晷
丁紹　喬智明
鄧攸　吳隱之

晉書卷九十一
列傳第六十一　儒林
范平　文立
陳邵　虞喜
劉兆　氾毓
徐苗　崔遊
范隆　杜夷
董景道　續咸
徐邈　孔衍
范宣　韋謏
范弘之　王歡

晉書卷九十二
列傳第六十二　文苑
應貞　成公綏
左思　趙至
鄒湛　棗據
褚陶　王沈
張翰　庾闡
曹毗　李充
袁宏　伏滔
羅含　顧愷之
郭澄之

晉書卷九十三
列傳第六十三　外戚
羊琇　王恂 弟虔 愷
楊文宗　羊玄之
虞豫 子胤　庾琛
杜乂　褚裒
何準 子澄　王濛 子脩
王遐　王蘊
褚爽

晉書卷九十四
列傳第六十四　隱逸
孫登　董京
夏統　朱沖
范粲 子喬　魯勝
董養　霍原

郭琦　伍朝
魯褒　氾騰
任旭　郭文
龔壯　孟陋
韓績　譙秀
翟湯子莊　郭翻
辛謐　劉驎之
索襲　楊軻
公孫鳳　公孫永
張忠　石垣
宋纖　郭荷
郭瑀　祁嘉
瞿硎先生　謝敷
戴逵　龔玄之
陶淡　陶潛
晉書卷九十五
列傳第六十五　藝術
陳訓　戴洋
韓友　淳于智
步熊　杜不愆
嚴卿　隗炤
卜珝　鮑靚
吳猛　幸靈
佛圖澄　麻襦
單道開　黃泓
索紞　孟欽
王嘉　僧涉
郭黁　鳩摩羅什
曇霍　臺產
晉書卷九十六
列傳第六十六　列女
羊耽妻辛氏　杜有道妻嚴氏
王渾妻鍾氏　鄭袤妻曹氏
愍懷太子妃王氏　鄭休妻石氏
陶侃母湛氏　賈渾妻宗氏
梁緯妻辛氏　許延妻杜氏
虞潭母孫氏　周顗母李氏
張茂妻陸氏　尹虞二女
荀崧小女灌　王凝之妻謝氏
劉臻妻陳氏　皮京妻龍氏
孟昶妻周氏　何無忌母劉氏
劉聰妻劉氏　王廣女
陝婦人　靳康女
韋逞母宋氏　張天錫二妾閻氏　薛氏
苻堅妾張氏　竇滔妻蘇氏
苻登妻毛氏　慕容垂妻段氏
段豐妻慕容氏　呂纂妻楊氏
呂紹妻張氏　李玄盛后尹氏
晉書卷九十七
列傳第六十七　四夷
東夷　夫餘　馬韓　辰韓　肅慎　倭人　裨離等十國
西戎　吐谷渾　焉耆　龜茲　大宛　康居　大秦

南蠻 林邑 扶南　北狄 匈奴
晉書卷九十八
列傳第六十八 叛逆
王敦 沈充　桓溫 孟嘉
晉書卷九十九
列傳第六十九
桓玄　卞範之
殷仲文
晉書卷一百
列傳第七十
王彌　張昌
陳敏　王如
杜曾　杜弢
王機　祖約
蘇峻　孫恩
盧循　譙縱
載記
晉書卷一百一
載記第一 前趙
劉元海 子和 劉宣
晉書卷一百二
記載第二 前趙
劉聰 子粲 陳元達
晉書卷一百三
載記第三 前趙
劉曜
晉書卷一百四
載記第四 後趙
石勒上
晉書卷一百五
載記第五 後趙
石勒下 子弘 張賓
晉書卷一百六
載記第六 後趙
石季龍上
晉書卷一百七
載記第七 後趙
石季龍下 子世 遵 鑒 冉閔
晉書卷一百八
載記第八 前燕
慕容廆 裴嶷 高瞻
晉書卷一百九
載記第九 前燕
慕容皝 慕容翰 陽裕
晉書卷一百十
載記第十 前燕
慕容儁 韓恆 李產 產子績
晉書卷一百十一
載記第十一 前燕
慕容暐 慕容恪 陽騖 皇甫真
晉書卷一百十二
載記第十二 前秦

苻洪 苻健
苻生 苻雄 王墮
晉書卷一百十三
載記第十三 前秦
苻堅上
晉書卷一百十四
載記第十四 前秦
苻堅下 王猛 苻融 苻朗
晉書卷一百十五
載記第十五 前秦
苻丕 苻登 索泮 徐嵩
晉書卷一百十六
載記第十六 後秦
姚弋仲 姚襄
姚萇
晉書卷一百十七
載記第十七 後秦
姚興上
晉書卷一百十八
載記第十八 後秦
姚興下 尹緯
晉書卷一百十九
載記第十九 後秦
姚泓
晉書卷一百二十
載記第二十 後蜀
李特 李流 李庠
晉書卷一百二十一
載記第二十一 後蜀
李雄 李班
李期 李壽
李勢
晉書卷一百二十二
載記第二十二 後涼
呂光 呂纂
呂隆
晉書卷一百二十三
載記第二十三 後燕
慕容垂
晉書卷一百二十四
載記第二十四 後燕
慕容寶 慕容盛
慕容熙 慕容雲
晉書卷一百二十五
載記第二十五 西秦乞伏 北燕馮
乞伏國仁 乞伏乾歸
乞伏熾磐 馮跋 馮素弗
晉書卷一百二十六
載記第二十六 南涼
禿髮烏孤 禿髮利鹿孤
禿髮傉檀
晉書卷一百二十七

載記第二十七 南燕
慕容德
晉書卷一百二十八
載記第二十八 南燕
慕容超 慕容鍾 封孚
晉書卷一百二十九
載記第二十九 北涼
沮渠蒙遜
晉書卷一百三十
載記第三十 夏
赫連勃勃

右晉十二世十五帝一百五十六年

中朝四帝都洛陽五十四年

江左十一帝都建康一百二年

前五涼四燕三秦二趙夏蜀十六國附其書起乙酉盡庚申

晉書目錄

晉書目錄考證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貞觀中太宗勅史官房玄齡褚遂良許敬宗等纂錄晉書採取正典與舊說數十餘部及十六國僞史共爲紀志傳記又命李淳風等十三人分掌著述敬播等四人詳加考正大約類例多出於敬播而天文曆律則李淳風爲之今書中宣武紀與陸機王羲之傳乃太宗所御製也

晉書目錄考證

晉書卷一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帝紀第一

宣帝

宣皇帝諱懿字仲達河內溫縣孝敬里人姓司馬氏其先出自帝高陽之子重黎為夏官祝融歷唐虞夏商世序其職及周以夏官為司馬其後程伯休父周宣王時以世官克平徐方錫以官族因而為氏楚漢間司馬卬為趙將與諸侯伐秦秦亡立為殷王都河內漢以其地為郡子孫遂家焉自卬八世生征西將軍鈞字叔平鈞生豫章太守量字公度量生潁川太守儁字元異儁生京兆尹防字建公帝即防之第二子也少有奇節聰朗多大略博學洽聞伏膺儒教漢末大亂常慨然有憂天下心南郡太守同郡楊俊名知人見帝未弱冠以為非常之器尚書清河崔琰與帝兄朗善亦謂朗曰君弟聰亮明允剛斷英特非子所及也漢建安六年郡舉上計掾魏武帝為司空聞而辟之帝知漢運方微不欲屈節曹氏辭以風痹不能起居魏武使人夜往密刺之帝堅臥不動及魏武為丞相又辟為文學掾勑行者曰若復盤桓便收之帝懼而就職於是使與太子游處遷黃門侍郎轉議郎丞相東曹屬尋轉主簿從討張魯言於魏武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若曜威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因此之勢易為功力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失時矣魏武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右復欲得蜀言竟不從既而從討孫權破之軍還權遣使乞降上表稱臣陳說天命魏武帝曰此兒欲踞吾著爐炭上邪答曰漢運垂終殿下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之權之稱臣天人之意也虞夏殷周不以謙讓者畏天知命也

魏國既建遷太子中庶子每與大謀輒有奇策為太子所信重與陳羣吳質朱鑠號曰四友遷為軍司馬言於魏武曰昔箕子陳謀以食為首今天下不耕者蓋二十餘萬非經國遠籌也雖戎甲未卷自宜且耕且守魏武納之於是務農積穀國用豐贍帝又言荊州刺史胡脩粗暴南鄉太守傅方驕奢並不可居邊魏武不之察及蜀將關羽圍曹仁於樊于禁等七軍皆沒脩方果降羽而仁圍甚急焉是時漢帝都許昌魏武以為近賊欲徙河北帝諫曰禁等為水所沒非戰守之所失於國家大計未有所損而便遷都既示敵以弱又淮沔之人大不安矣孫權劉備外親內疏羽之得意權所不願也可喻權所令掎其後則樊圍自解魏武從之權果遣將呂蒙西襲羽公安拔之羽遂為蒙所獲魏武以荊州遺黎及屯田在潁川者逼近南寇皆欲徙之帝曰荊楚輕脫易動難安關羽新破諸為惡者藏竄觀望今徙其善者既傷其意將令去者不敢復還從之其後諸亡者悉復業及魏武薨於洛陽朝野危懼帝綱紀喪事內外肅然乃奉梓宮還鄴

魏文帝即位封河津亭侯轉丞相長史會孫權帥兵西過朝議以樊襄陽無穀不可以禦寇時曹仁鎮襄陽請召仁還宛帝曰孫權新破關羽此其欲自結之時也必不敢為患襄陽水陸之衝禦寇要害不可棄也言竟不從仁遂焚棄二城權果不為寇魏文悔之及魏受漢禪以帝為尚書頃之轉督軍御史中丞封安國鄉侯

黃初二年督軍官罷遷侍中尚書右僕射

五年天子南巡觀兵吳疆帝留鎮許昌改封向鄉侯轉撫軍假節領兵五千加給事中錄尚書事帝固辭天子曰吾於庶事以夜繼晝無須臾寧息此非以為榮乃分憂耳

六年天子復大興舟師征吳復命帝居守內鎮百姓外供軍資臨行詔曰吾深以後事為念故以委卿曹參雖有戰功而蕭何為重使吾無西顧之憂不亦可乎天子自廣陵還洛陽詔帝曰吾東撫軍當總西事吾西撫軍當總東事於是帝留鎮許昌及天子疾篤帝與曹真陳羣等見於崇華殿之南堂並受顧命輔政詔太子曰有間此三公者慎勿疑之明帝即位改封舞陽侯及孫權圍江夏遣其將諸葛瑾張霸并攻襄陽帝督諸軍討權走之進擊敗瑾斬霸并首級千餘遷驃騎將軍

太和元年六月天子詔帝屯于宛加督荊豫二州諸軍事初蜀將孟達之降也

魏朝遇之甚厚帝以達言行傾巧不可任驟諫不見聽乃以達領新城太守封侯假節達於是連吳固蜀潛圖中國蜀相諸葛亮惡其反覆又慮其為患達與太守申儀有隙亮欲促其事乃遣郭模詐降過儀因漏泄其謀達聞其謀漏泄將舉兵帝恐達速發以書喻之曰將軍昔棄劉備託身國家國家委將軍以疆埸之任任將軍以圖蜀之事可謂心貫白日蜀人愚智莫不切齒於將軍諸葛亮欲相破惟苦無路耳模之所言非小事也亮豈輕之而令宣露此殆易知耳達得書大喜猶與不決帝乃潛軍進討諸將言達與二賊交構宜觀望而後動帝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也當及其未定促決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吳蜀各遣其將向西城安橋木闌塞以救達帝分諸將以距之初達與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閒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則吾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上庸城三面阻水達於城外為木柵以自固帝渡水破其柵直造城下八道攻之旬有六日達甥鄧賢將李輔等開門出降斬達首傳京師俘獲萬餘人振旅還於宛乃勸農桑禁浮費南土悅附焉初申儀久在魏興專威疆埸輒承制刻印多所假授達既誅有自疑心時諸郡守以帝新克捷奉禮來賀皆聽之帝使人諷儀儀至問承制狀執之歸于京師又徙孟達餘眾七千餘家于幽州蜀將姚靜鄭他等帥其屬七千餘人來降時邊郡新附多無戶名魏朝欲加隱實屬帝朝于京師天子訪之於帝帝對曰賊以密網束下故下棄之宜弘以大綱則自然安樂又問二虜宜討何者為先對曰吳以中國不習水戰故敢散居東關凡攻敵必扼其喉而椿其心夏口東關賊之心喉若為陸軍以向皖城引權東下為水戰軍向夏口乘其虛而擊之此神兵從天而墮破之必矣天子並然之復命帝屯于宛

四年遷大將軍加大都督假黃鉞與曹真伐蜀帝自西城斫山開道水陸並進泝沔而上至于朐䏰拔其新豐縣軍次丹口遇雨班師明年諸葛亮寇天水圍將軍賈嗣魏平於祁山天子曰西方有事非君莫可付者乃使帝西屯長安都督雍梁二州諸軍事統車騎將軍張郃後將軍費曜征蜀護軍戴淩雍州刺史郭淮等討亮張郃勸帝分軍住雍郿為後鎮帝曰料前軍獨能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為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為黥布禽也遂進軍隃麋亮聞大軍且至乃自帥眾將芟上邽之麥諸將皆懼帝曰亮慮多決少必安營自固然後芟麥吾得二日兼行足矣於是卷甲晨夜赴之亮望塵而遁帝曰吾倍道疲勞此曉兵者之所貪也亮不敢據渭水此易與耳進次漢陽與亮相遇帝列陣以待之使將牛金輕騎餌之兵才接而亮退追至祁山亮屯鹵城據南北二山斷水為重圍帝攻拔其圍亮宵遁追擊破之俘斬萬計天子使使者勞軍增封邑時軍師杜襲督軍薛悌皆言明年麥熟亮必為寇隴右無穀宜及冬豫運帝曰亮再出祁山一攻陳倉挫衄而反縱其後出不復攻城當求野戰必在隴東不在西也亮每以糧少為恨歸必積穀以吾料之非三稔不能動矣於是表徙冀州農夫佃上邽興京兆天水南安監冶

青龍元年穿成國渠築臨晉陂溉田數千頃國以充實

二年亮又帥眾十餘萬出斜谷壘于郿之渭水南原天子憂之遣征蜀護軍秦朗督步騎二萬受帝節度諸將欲住渭北以待之帝曰百姓積聚皆在渭南此必爭之地也遂引軍而濟背水為壘因謂諸將曰亮若勇者當出武功依山而東若西上五丈原則諸軍無事矣亮果上原將北渡渭帝遣將軍周當屯陽遂以餌之數日亮不動帝曰亮欲爭原而不向陽遂此意可知也遣將軍胡遵雍州刺史郭淮共備陽遂與亮會于積石臨原而戰亮不得進還于五丈原會有長星墜亮之壘帝知其必敗遣奇兵掎亮之後斬五百餘級獲生口千餘降者六百餘人時朝廷以亮僑軍遠寇利在急戰每命帝持重以候其變亮數挑戰帝不出因遺帝巾幗婦人之飾帝怒表請決戰天子不許乃遣骨鯁臣衞尉辛毗杖節為軍師以制之後亮復來挑戰帝將出兵以應之毗杖節立軍門帝乃止初蜀將姜維聞毗來謂亮曰辛毗杖節而至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心所以固請者以示武於其眾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帝弟孚書問軍事帝復書曰亮志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好兵而無權雖提卒十萬已墮吾畫中破之必矣與之對壘百餘日會亮病卒諸將燒營遁

走百姓奔告帝出兵追之亮長史楊儀反旗鳴鼓若將距帝者帝以窮寇不之逼於是楊儀結陣而去經日乃行其營壘觀其遺事獲其圖書糧穀甚衆帝審其必死曰天下奇才也辛毗以爲尙未可知帝曰軍家所重軍書密計兵馬糧穀今皆棄之豈有人捐其五藏而可以生乎宜急追之關中多蒺藜帝使軍士二千人著軟材平底木屐前行蒺藜悉著屐然後馬步俱進追到赤岸乃知亮死審問時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帝聞而笑曰吾便料生不便料死故也先是亮使至帝問曰諸葛公起居何如食可幾米對曰三四升次問政事曰二十罰已上皆自省覽帝旣而告人曰諸葛孔明其能久乎竟如其言亮部將楊儀魏延爭權儀斬延幷其衆帝欲乘隙而進有詔不許

三年遷太尉累增封邑蜀將馬岱入寇帝遣將軍牛金擊走之斬千餘級武都氐王苻雙强端帥其屬六千餘人來降關東饑帝運長安粟五百萬斛于京師

四年獲白鹿獻之天子曰昔周公旦輔成王有素雉之貢今君受陝西之任有白鹿之獻豈非忠誠協符千載同契俾乂邦家以永厥休邪及遼東太守公孫文懿反徵帝詣京師天子曰此不足以勞君事欲必克故以相煩耳君度其行何計對曰棄城預走上計也據遼水以距大軍次計也坐守襄平此成擒耳天子曰其計將安出對曰惟明者能深度彼己豫有所棄此非其所及也今懸軍遠征將謂不能持久必先距遼水而後守此中下計也天子曰往還幾時對曰往百日還百日攻百日以六十日爲休息一年足矣是時大修宮室加之以軍旅百姓饑弊帝將卽戎乃諫曰昔周公營洛邑蕭何造未央今宮室未備臣之責也然自河以北百姓困窮外內有役勢不並興宜假絕內務以救時急

景初二年帥牛金胡遵等步騎四萬發自京都車駕送出西明門詔弟孚子師送過溫賜以穀帛牛酒勑郡守典農已下皆往會焉見父老故舊讌飲累日帝歎息悵然有感爲歌曰天地開闢日月重光遭遇際會畢力遐方將掃羣穢還過故鄉肅清萬里總齊八荒告成歸老待罪舞陽遂進師經孤竹越碣石次于遼水文懿果遣步騎數萬阻遼隧堅壁而守南北六七十里以距帝帝盛兵多張旗幟出其南賊盡銳赴之乃泛舟潛濟以出其北與賊營相逼沉舟焚梁傍遼水作長圍棄賊而向襄平諸將言曰不攻賊而作圍非所以示衆也帝曰賊堅營高壘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入其計此王邑所以恥過昆陽也古人曰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賊大衆在此則巢窟虛矣我直指襄平則人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陣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邀之帝謂諸將曰所以不攻其營正欲致此不可失也乃縱兵逆擊大破之三戰皆捷賊保襄平進軍圍之初文懿聞魏師之出也請救於孫權權亦出兵遙爲之聲援遺文懿書曰司馬公善用兵變化若神所向無前深爲弟憂之會霖潦大水平地數尺三軍恐欲移營帝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都督令史張靜犯令斬之軍中乃定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帝曰孟達衆少而食支一年將士四倍於達而糧不淹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半解猶當爲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競也今賊衆我寡賊飢我飽水雨乃爾功力不設雖當促之亦何所爲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糧垂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采此故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賊憑衆恃雨故雖飢困未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朝廷聞師遇雨咸請召還天子曰司馬公臨危制變計日禽之矣旣而雨止遂合圍起土山地道楯櫓鉤橦發矢石雨下晝夜攻之時有長星色白有芒鬣自襄平城西南流于東北墜于梁水城中震懾文懿大懼乃使其所署相國王建御史大夫柳甫乞降請解圍面縛不許執建等皆斬之檄告文懿曰昔楚鄭列國而鄭伯猶肉袒牽羊而迎之孤爲王人位則上公而建等欲孤解圍退舍豈楚鄭之謂邪二人老耄必傳言失旨已相爲斬之若意有未已可更遣年少有明決者來文懿復遣侍中衛演乞剋日送任帝謂演曰軍事大要有五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不能守當走餘二事惟有降與死耳汝不肯面縛此爲決就死也不須送任文懿攻南圍突出帝縱兵擊敗之斬于梁水之上星墜之所旣入城立兩標以別新舊焉男子年十五已上七千餘人皆殺之以爲京觀僞公卿已下皆伏誅戮其將軍畢盛等二千餘人收戶四萬口三十餘萬初文懿

纂其叔父恭位而囚之及將反將軍綸直買範等苦諫文懿皆殺之帝乃釋恭之囚封直等之墓顯其遺嗣令曰古之伐國誅其鯨鯢而已諸為文懿所詿誤者皆原之中國人欲還舊鄉恣聽之時有兵士寒凍乞襦帝弗之與或曰幸多故襦可以賜之帝曰襦者官物人臣無私施也乃奏軍人年六十已上者罷遣千餘人將吏從軍死亡者致喪還家遂班師天子遣使者勞軍于薊增封食昆陽并前二縣初帝至襄平夢天子枕其膝曰視吾面俛視有異於常心惡之先是詔帝便道鎮關中及次白屋有詔召帝三日之間詔書五至手詔曰間側息望到到便直排閤入視吾面帝大遽乃乘追鋒車晝夜兼行自白屋四百餘里一宿而至引入嘉福殿臥內升御床帝流涕問疾天子執帝手目齊王曰以後事相託死乃復可忍吾忍死待君得相見無所復恨矣與大將軍曹爽並受遺詔輔少主及齊王即帝位遷侍中持節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與爽各統兵三千人共執朝政更直殿中乘輿入殿爽欲使尚書奏事先由己乃言於天子徙帝為大司馬朝議以為前後大司馬累薨於位乃以帝為太傅入殿不趨贊拜不名劍履上殿如漢蕭何故事嫁娶喪葬取給於官以世子師為散騎常侍子弟三人為列侯四人為騎都尉帝固讓子弟官不受

魏正始元年春正月東倭重譯納貢焉耆危須諸國弱水以南鮮卑名王皆遣使來獻天子歸美宰輔又增帝封邑初魏明帝好脩宮室制度靡麗百姓苦之帝自遼東還役者猶萬餘人雕玩之物動以千計至是皆奏罷之節用務農天下欣賴焉

二年夏五月吳將全琮寇芍陂朱然孫倫圍樊城諸葛瑾步騭掠柤中帝請自討之議者咸言賊遠來圍樊不可卒拔挫於堅城之下有自破之勢宜長策以御之帝曰邊城受敵而安坐廟堂疆埸騷動衆心疑惑是社稷之大憂也六月乃督諸軍南征車駕送出津陽門帝以南方暑濕不宜持久使輕騎挑之然不敢動於是休戰士簡精銳募先登申號令示必攻之勢吳軍夜遁走追至三州口斬獲萬餘人收其舟船軍資而還天子遣侍中常侍勞軍于宛秋七月增封食郾臨潁并前四縣邑萬戶子弟十一人皆為列侯帝勳德日盛而謙恭愈甚以太常常林鄉邑舊齒見之每拜恆戒子弟曰盛滿者道家之所忌四時猶有推移吾何德以堪之損之又損之庶可以免乎

三年春天子追封謚皇考京兆尹為舞陽成侯三月奏穿廣漕渠引河入汴溉東南諸陂始大佃於淮北先是吳遣將諸葛恪屯皖邊鄙苦之帝欲自擊恪議者多以賊據堅城積穀欲引致官兵今懸軍遠攻其救必至進退不易未見其便帝曰賊之所長者水也今攻其城以觀其變若用其所長棄城奔走此為廟勝也若敢固守湖水冬淺船不得行勢必棄水相救由其所短亦吾利也

四年秋九月帝督諸軍擊諸葛恪車駕送出津陽門軍次于舒恪焚燒積聚棄城而遁帝以滅賊之要在於積穀乃大興屯守廣開淮陽百尺二渠又修諸陂於潁之南北萬餘頃自是淮北倉庾相望壽陽至于京師農官屯兵連屬焉

五年春正月帝至自淮南天子使持節勞軍尚書鄧颺李勝等欲令曹爽建立功名勸使伐蜀帝止之不可爽果無功而還

六年秋八月曹爽毀中壘中堅營以兵屬其弟中領軍羲帝以先帝舊制禁之不可冬十二月天子詔帝朝會乘輿升殿

七年春正月吳寇柤中夷夏萬餘家避寇北渡沔帝以沔南近賊若百姓奔還必復致寇宜權留之曹爽曰今不能修守沔南而留百姓非長策也帝曰不然凡物致之安地則安危地則危故兵書曰成敗形也安危勢也形勢御衆之要不可以不審設令賊以二萬人斷沔水三萬人與沔南諸軍相持萬人陸梁柤中將何以救之爽不從卒令還南賊果襲破柤中所失萬計

八年夏四月夫人張氏薨曹爽用何晏鄧颺丁謐之謀遷太后於永寧宮專擅朝政兄弟並典禁兵多樹親黨屢改制度帝不能禁於是與爽有隙五月帝稱疾不與政事時人為之謠曰何鄧丁亂京城

九年春三月黃門張當私出掖庭才人石英等十一人與曹爽為伎人爽晏謂帝疾篤遂有無君之心與當密謀圖危社稷期有日矣帝亦潛為之備爽之徒屬亦頗疑帝會河南尹李勝將莅荊州來候帝帝詐疾篤使兩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帝不持杯飲粥皆流出霑胸勝曰衆情謂明公舊風發動何

意尊體乃爾帝使聲氣纔屬說年老枕疾死在旦夕君當屈并州并州近胡善爲之備恐不復相見以子師昭兄弟爲託勝曰當還忝本州非并州帝乃錯亂其辭曰君方到并州勝復曰當忝荊州帝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言今還爲本州盛德壯烈好建功勳勝退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他日又言曰太傅不可復濟令人愴然故爽等不復設備

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天子謁高平陵爽兄弟皆從是日太白襲月帝於是奏永寧太后廢爽兄弟時景帝爲中護軍將兵屯司馬門帝列陣闕下經爽門爽帳下督嚴世上樓引弩將射帝孫謙止之曰事未可知三注三止皆引其肘不得發大司農桓範出赴爽蔣濟言於帝曰智囊往矣帝曰爽與範內疏而智不及駑馬戀棧豆必不能用也於是假司徒高柔節行大將軍事領爽營謂柔曰君爲周勃矣命太僕王觀行中領軍攝羲營帝親帥大尉蔣濟等勒兵出迎天子屯於洛水浮橋上奏曰先帝詔陛下秦王及臣升于御床握臣臂曰深以後事爲念今大將軍爽背棄顧命敗亂國典內則僭擬外專威權羣臣要職皆置所親宿衞舊人並見斥黜根據槃互縱恣日甚又以黃門張當爲都監專共交關伺候神器天下洶洶人懷危懼陛下便爲寄坐豈得久安此非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床之本意也臣雖朽邁敢忘前言昔趙高極意秦是以亡呂霍早斷漢祚永延此乃陛下之殷鑒臣授命之秋也公卿羣臣皆以爽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衞奏皇太后皇太后勑如奏施行臣輒勑主者及黃門令罷爽羲訓吏兵各以本官侯就第若稽留車駕以軍法從事臣輒力疾將兵詣洛水浮橋伺察非常爽不通奏留車駕宿伊水南伐樹爲鹿角發屯兵數千人以守桓範果勸爽奉天子幸許昌移檄徵天下兵爽不能用而夜遣侍中許允尚書陳泰詣帝觀望風旨帝數其過失事止免官泰還以報爽勸之通奏帝又遣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諭爽指洛水爲誓爽意信之桓範等援引古今諫說萬端終不能從乃曰司馬公正當欲奪吾權耳吾得以侯還第不失爲富家翁範拊膺曰坐卿滅吾族矣遂通帝奏旣而有司劾黃門張當并發爽與何晏等反事乃收爽兄弟及其黨與何晏丁謐鄧颺畢軌李勝桓範等誅之蔣濟曰曹真之勳不可以不祀帝不聽初爽司馬魯芝主簿楊綜斬關奔爽及爽之將歸罪也芝綜泣諫曰公居伊周之任挾天子杖天威孰敢不從舍此而欲就東市豈不痛哉有司奏收芝綜科罪帝赦之曰以勸事君者二月天子以帝爲丞相增封潁川之繁昌鄢陵新汲父城并前八縣邑二萬戶奏事不名固讓丞相冬十二月加九錫之禮朝會不拜固讓九錫

二年春正月天子命帝立廟于洛陽置左右長史增掾屬舍人滿十人歲舉掾屬任御史秀才各一人增官騎百人鼓吹十四人封子肜平樂亭侯倫安樂亭侯帝以久疾不任朝請每有大事天子親幸第以諮訪焉兗州刺史令狐愚太尉王淩貳於帝謀立楚王彪

三年春正月王淩詐言吳人塞涂水請發兵以討之帝潛知其計不聽夏四月帝自帥中軍汎舟沿流九日而到甘城淩計無所出乃迎于武丘面縛水次曰淩若有罪公當折簡召淩何苦自來邪帝曰以君非折簡之客故耳卽以淩歸于京師道經賈逵廟淩呼曰賈梁道王淩是大魏之忠臣惟爾有神知之至項仰鴆而死收其餘黨皆夷三族并殺彪悉錄魏諸王公置于鄴命有司監察不得交關天子遣侍中韋誕持節勞軍于五池帝至自甘城天子又使兼大鴻臚大僕庾嶷持節策命帝爲相國封安平郡公孫及兄子各一人爲列侯前後食邑五萬戶侯者十九人固讓相國郡公不受六月帝寢疾夢賈逵王淩爲祟甚惡之秋八月戊寅崩于京師時年七十三天子素服臨弔喪葬威儀依霍光故事追贈相國郡公弟孚表陳先志辭郡公及轀輬車九月庚申葬于河陰諡曰文貞後改諡文宣先是預作終制於首陽山爲土藏不墳不樹作顧命三篇斂以時服不設明器後終者不得合葬一如遺命晉國初建追尊曰宣王武帝受禪上尊號曰宣皇帝陵曰高原廟稱高祖帝內忌而外寬猜忌多權變魏武察帝有雄豪志聞有狼顧相欲驗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又嘗夢三馬同食一槽甚惡焉因謂太子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預汝家事太子素與帝善每相全佑故免帝於是勤於吏職夜以忘寢至於芻牧之間悉皆臨履由是魏武意遂安及平公孫文懿大行殺戮誅曹爽之際支黨皆夷及三

族男女無少長姑姊妹女子之適人者皆殺之既而竟遷魏鼎云明帝時王導侍坐帝問前世所以得天下導乃陳帝創業之始及文帝末高貴鄉公事明帝以面覆牀曰若如公言晉祚復安得長遠迹其猜忍蓋有符於狼顧也

制曰夫天地之大黎元爲本邦國之貴元首爲先治亂無常興亡有運是故五帝之上居萬乘以爲憂三王已來處其憂而糺樂競智力爭利害大小相吞强弱相襲逮乎魏室三方鼎峙干戈不息氛霧交飛宣皇以天挺之姿應期佐命文以纘治武以稜威用人如在己求賢若不及情深阻而莫測性寬綽而能容和光同塵與時舒卷戢鱗潛翼思屬風雲飾忠於已詐之心延安於將危之命觀其雄略內斷英猷外決殄公孫於百日擒孟達於盈旬自以兵動若神謀無再計矣既而擁衆西舉與諸葛相持抑其甲兵本無鬭志遺其巾幗方發憤心杖節當門雄圖頓屈請戰千里詐欲示威且秦蜀之人勇懦非敵夷阻之路勞逸不同以此爭功其利可見而返閉軍固壘莫敢爭鋒生怯實而未前死疑虛而猶遁良將之道失在斯乎文帝之世輔翼權重許昌同蕭何之委崇華甚霍光之寄當謂竭誠盡節伊傅可齊及明帝將終棟梁是屬受遺二主佐命三朝既承忍死之託曾無殉生之報天子在外內起甲兵陵土未乾遽相誅戮貞臣之體寧若此乎盡善之方以斯爲惑夫征討之策豈東智而西愚輔佐之心何前忠而後亂故晉明掩面恥欺僞以成功石勒肆言笑姦回以定業古人有云積善三年知之者少爲惡一日聞於天下可不謂然乎雖自隱過當年而終見嗤後代亦猶竊鐘掩耳以衆人爲不聞銳意盜金謂市中爲莫覩故知貪於近者則遺遠溺於利者則傷名若不損己以益人則當禍人而福己順理而舉易爲力背時而動難爲功况以未成之晉基逼有餘之魏祚雖復道格區宇德被蒼生而天未啓時寶位猶阻非可以智競不可以力爭雖則慶流後昆而身終於北面矣

晉書卷一考證

宣帝紀其先出自帝高陽之子重黎爲夏官祝融○臣人龍按左傳重爲句芒黎爲祝融一出於少昊一出於顓頊是重黎爲二人而史記楚世家及太史公自序竟以重黎爲一人此書及宋書符瑞志云大晉之德始自重黎皆昔人相沿之謬也

圍將軍賈嗣魏平於祁山○臣夏璟按三國志諸葛亮復出祁山賈詡魏平數請戰又亮使魏延等赴拒大破之此云賈嗣不作賈詡又下文亮盜塵而遁及追擊破之等語俱與志異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帝紀第二

景帝

景皇帝諱師字子元宣帝長子也雅有風彩沈毅多大略少流美譽與夏侯玄何晏齊名晏常稱曰惟幾也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魏景初中拜散騎常侍累遷中護軍為選用之法舉不越功吏無私焉宣穆皇后崩居喪以至孝聞宣帝之將誅曹爽深謀秘策獨與帝潛畫文帝弗之知也將發夕乃告之既而使人覘之帝寢如常而文帝不能安席晨會兵司馬門鎮靜內外置陣甚整宣帝曰此子竟可也初帝陰養死士三千散在人閒至是一朝而集眾莫知所出也事平以功封長平鄉侯食邑千戶尋加衛將軍及宣帝薨議者咸云伊尹既卒伊陟嗣事天子命帝以撫軍大將軍輔政

魏嘉平四年春正月遷大將軍加侍中持節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命百官舉賢才明少長卹窮獨理廢滯諸葛誕毌丘儉王昶陳泰胡遵都督四方王基州泰鄧艾石苞典州郡盧毓李豐掌選舉傅嘏虞松參計謀鍾會夏侯玄王肅陳本孟康趙酆張緝預朝議四海傾注朝野肅然或有請改易制度者帝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詩人之美也三祖典制所宜遵奉自非軍事不得妄有改革

五年夏五月吳太傅諸葛恪圍新城朝議慮其分兵以寇淮泗欲戍諸水口帝曰諸葛恪新得政於吳欲徼一時之利并兵合肥以冀萬一不暇復為青徐患也且水口非一多戍則用兵眾少戍則不足以禦寇恪果并力合肥卒如所度帝於是使鎮東將軍毌丘儉揚州刺史文欽等距之儉欽請戰帝曰恪卷甲深入投兵死地其鋒未易當且新城小而固攻之未可拔遂命諸將高壘以弊之相持數月恪攻城力屈死傷太半乃勑欽督銳卒趣合榆要其歸路儉帥諸將以為後繼恪懼而遁欽逆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

正元元年春正月天子與中書令李豐后父光祿大夫張緝黃門監蘇鑠永寧署令樂敦冗從僕射劉賢等謀以太常夏侯玄代帝輔政帝密知之使舍人王羨以車迎豐豐見迫隨羨而至帝數之豐知禍及因肆惡言帝怒遣勇士以刀鐶築殺之逮捕玄緝等皆夷三族三月乃廢天子廢皇后張氏因下詔曰姦臣李豐等靖譖庸回陰構凶慝大將軍糾虔天刑致之誅辟周勃之克呂氏霍光之擒上官曷以過之其增邑九千戶并前四萬帝讓不受天子以玄緝之誅深不自安而帝亦慮難作潛謀廢立乃密諷魏永寧太后秋九月甲戌太后下令曰皇帝春秋已長不親萬機耽淫內寵沈嫚女德日近倡優縱其醜虐迎六宮家人留止內房毀人倫之敘亂男女之節又為羣小所迫將危社稷不可承奉宗廟帝召羣臣會議流涕曰太后令如是諸君其如王室何咸曰伊尹放太甲以寧殷霍光廢昌邑以安漢權定社稷以清四海二代行之於古明公當之於今今日之事惟命是從帝曰諸君見望者重安敢避之乃與羣公卿士共奏太后曰臣聞天子者所以濟育羣生永安萬國皇帝春秋已長未親萬機日使小優郭懷袁信等裸袒淫戲又於廣望觀下作遼東妖婦道路行人莫不掩目清商令令狐景諫帝帝燒鐵炙之太后遭合陽君喪帝嬉樂自若清商丞龐熙諫帝帝勿聽太后還北宮殺張美人帝甚恚望熙諫帝怒復以彈彈熙每文書入帝不省視太后令帝在式乾殿講學帝又不從不可以承天序臣請依舊漢霍光故事收皇帝璽綬以齊王歸藩奏可於是有司以太牢策告宗廟王就乘輿副車羣臣從至西掖門帝泣曰先臣受歷世殊遇先帝臨崩託以遺詔臣復忝重任不能獻可替否羣公卿士遠惟舊典為社稷深計寧負聖躬使宗廟血食於是使使者持節衛送舍河內之重門誅郭懷袁信等是日與羣臣議所立帝曰方今宇宙未清二虜爭衡四海之主惟在賢哲彭城王據太祖之子以賢則仁聖明允以年則皇室之長天位至重不得其才不足以寧濟六合乃與羣公奏太后太后以彭城王先帝諸父於昭穆之序為不次則烈祖之世永無承嗣東海定王明帝之弟欲立其子高貴鄉公髦帝固爭不獲乃從太后令遣使迎高貴鄉公於元城而立之改元曰正元天子受璽惰舉趾高帝聞而憂之及將大會帝訓於天子曰夫聖王重始正本敬初古人所慎也明當大會萬眾瞻穆穆之容公卿聽玉振之音詩云示人不佻是則是效易曰出其言善則千里

之外應之難禮儀周備猶宜加之以祗恪以副四海顒顒式仰癸巳天子詔曰朕聞創業之君必須股肱之臣守文之主亦賴匡佐之輔是故文武以呂召彰受命之功宣王倚山甫享中興之業大將軍世載明德應期作輔遭天降險帝室多難齊王莅政不迪率典公履義執忠以寧區夏式是百辟總齊庶事內推寇虐外靜姦宄日昃憂勤劬勞夙夜德聲光于上下勳烈施于四方深惟大議首建明策權定社稷援立朕躬宗廟獲安億兆慶賴伊摯之保乂殷邦公旦之綏寧周室蔑以尚焉朕甚嘉之夫德茂者位尊庸大者祿厚古今之通義也其登位相國增邑九千并前四萬戶進號大都督假黃鉞入朝不趨奏事不名劍履上殿賜錢五百萬帛五千匹以彰元勳帝固辭相國又上書訓于天子曰荊山之璞雖美不琢不成其寶顏冉之才雖茂不學不弘其量仲尼有云予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仰觀黃軒五代之主莫不有所稟則顓頊受學於綠圖高辛問道於柏招逮至周成旦望作輔故能離經辯志安道樂業夫然故君道明於上兆庶順於下刑措之隆實由於此宜遵先王下問之義使講誦之業屢聞於聽典謨之言日陳於側也時天子頗修華飾帝又諫曰履端初政宜崇玄樸並敬納焉十一月有白氣經天

二年春正月有彗星見于吳楚之分西北竟天鎮東大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舉兵作亂矯太后令移檄郡國為壇盟于西門之外各遣子四人質于吳以請救二月儉欽帥衆六萬渡淮而西帝會公卿謀征討計朝議多謂可遣諸將擊之王肅及尚書傅嘏中書侍郎鍾會勸帝自行戊午帝統中軍步騎十餘萬以征之倍道兼行召三方兵大會于陳許之郊甲申次于㶏橋儉將史招李續相次來降儉欽移入項城帝遣荊州刺史王基進據南頓以逼儉帝深壁高壘以待東軍之集諸將請進軍攻其城帝曰諸君得其一未知其二淮南將士本無反志且儉欽欲蹈縱橫之迹習儀秦之說謂遠近必應而事起之日淮北不從史招李續前後瓦解內乖外叛自知必敗困獸思鬬速戰更合其志雖云必克傷人亦多且儉等欺誑將士詭變萬端小與持久詐情自露此不戰而克之也乃遣諸葛誕督豫州諸軍自安風向壽春征東將軍胡遵督青徐諸軍出譙宋之間絕其歸路帝屯汝陽遣兗州刺史鄧艾督太山諸軍進屯樂嘉示弱以誘之欽進軍將攻艾帝潛軍銜枚徑造樂嘉與欽相遇欽子鴦年十八勇冠三軍謂欽曰及其未定請登城鼓譟擊之可破也既謀而行三譟而欽不能應鴦退相與引而東帝謂諸將曰欽走矣命發銳軍以追之諸將皆曰欽舊將鴦少而銳引軍內入未有失利必不走也帝曰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鴦三鼓欽不應其勢已屈不走何待欽將遁鴦曰不先折其勢不得去也乃與驍騎十餘摧鋒陷陣所向皆披靡遂引去帝遣左長史司馬璉督驍騎八千翼而追之使將軍樂綝等督步兵繼其後比至沙陽頻陷欽陣弩矢雨下欽蒙楯而馳大破其軍衆皆投戈而降欽父子與麾下走保項儉聞欽敗棄衆宵遁淮南安風津都尉追儉斬之傳首京都欽遂奔吳淮南平初帝目有瘤疾使醫割之鴦之來攻也驚而目出懼六軍之恐蒙之以被痛甚嚙被敗而左右莫知焉閏月疾篤使文帝總統諸軍辛亥崩于許昌時年四十八二月帝之喪至自許昌天子素服臨弔詔曰公有濟世寧國之勳克定禍亂之功重之以死王事宜加殊禮其令公卿議制有司議以為忠安社稷功濟宇內宜依霍光故事追加大司馬之號以冠軍大將軍增邑五萬戶謚曰武公文帝表讓曰臣亡父不敢受丞相相國九命之禮亡兄不敢受相國之位誠以太祖常所階歷也今謚與二祖同必所祗懼昔蕭何張良霍光咸有匡佐之功何謚文終良謚文成光謚宣成必以文武為謚請依何等就加詔許之謚曰忠武晉國既建追尊曰景王武帝受禪上尊號曰景皇帝陵曰峻平廟稱世宗

文帝

文皇帝諱昭字子上景帝之母弟也魏景初二年封新城鄉侯正始初為洛陽典農中郎將值魏明奢侈之後帝蠲除苛碎不奪農時百姓大悅轉散騎常侍大將軍曹爽之伐蜀也以帝為征蜀將軍副夏侯玄出駱谷次于興勢蜀將王林夜襲帝營帝堅臥不動林退帝謂玄曰費禕以據險距守進不獲戰攻之不可宜亟旋軍以為後圖爽等引旋禕果馳兵趣三嶺爭險乃得過遂還拜議郎及誅曹爽帥衆衛二宮以功增邑千戶蜀將姜維之寇隴右也征西將軍郭淮

自長安距之進帝位安西將軍持節屯關中爲諸軍節度淮攻維別將句安於麴久而不決帝乃進據長城南趣駱谷以疑之維懼退保南鄭安軍絕援帥衆來降轉安東將軍持節鎮許昌及大軍討王淩帝督淮北諸軍事帥師會于項增邑三百戶假金印紫綬尋進號都督統征東將軍胡遵鎮東將軍諸葛誕伐吳戰于東關二軍敗績坐失侯蜀將姜維又寇隴右揚聲欲攻狄道以帝行征西將軍次長安雍州刺史陳泰欲先賊據狄道帝曰姜維攻羌收其質任聚穀作邸閣訖而復轉行至此正欲了塞外諸羌爲後年之資耳若實向狄道安肯宣露令外人知今揚聲言出此欲歸也維果燒營而去會新平羌胡叛帝擊破之遂耀兵靈州北虜震讋叛者悉降以功復封新城鄉侯高貴鄉公之立也以參定策進封高都侯增封二千戶毌丘儉文欽之亂大軍東征帝兼中領軍留鎮洛陽及景帝疾篤帝自京都省疾拜衞將軍景帝崩天子命帝鎮許昌尚書傅嘏帥六軍還京師帝用嘏及鍾會策自帥軍而還至洛陽進位大將軍加侍中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輔政劍履上殿帝固辭不受

甘露元年春正月加大都督奏事不名夏六月進封高都公地方七百里加之九錫假斧鉞進號大都督劍履上殿又固辭不受秋八月庚申加假黃鉞增封三縣

二年夏五月辛未鎮東大將軍諸葛誕殺揚州刺史樂綝以淮南作亂遣子靚爲質於吳以請救議者請速伐之帝曰誕以毌丘儉輕疾傾覆今必外連吳寇此爲變大而遲吾當與四方同力以全勝制之乃表曰昔黥布叛逆漢祖親征隗囂違戾光武西伐烈祖明皇帝乘輿仍出皆所以奮揚赫斯震耀威武也陛下宜暫臨戎使將士得憑天威今諸軍可五十萬以衆擊寡蔑不克矣秋七月奉天子及皇太后東征徵兵青徐荊豫分取關中遊軍皆會淮北師次于項假廷尉何楨節使淮南宣慰將士申明逆順示以誅賞甲戌帝進軍丘頭吳使文欽唐咨全端全懌等三萬餘人來救誕諸將逆擊不能禦將軍李廣臨敵不進泰山太守常時稱疾不出並斬之以徇八月吳將朱異帥兵萬餘人留輜重於都陸輕兵至黎漿監軍石苞兗州刺史州泰禦之異退泰山太守胡烈以奇兵襲都陸焚其糧運苞泰復進擊異大破之異之餘卒餒甚食葛葉而遁吳人殺異帝曰異不得至壽春非其罪也而吳人殺之適以謝壽春而堅誕意使其猶望救耳若其不爾彼當突圍決一旦之命或謂大軍不能久省食減口冀有他變料賊之情不出此三者今當多方以亂之備其越逸此勝計也因命合圍分遣羸疾就穀淮北廩軍士大豆人三升欽聞之果喜帝愈羸形以示之多縱反閒揚言吳救方至誕等益寬恣食俄而城中乏糧石苞王基並請攻之帝曰誕之逆謀非一朝一夕也聚糧完守外結吳人自謂足據淮南欽既同惡相濟必不便走今若急攻之損遊軍之力外寇卒至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今三叛相聚於孤城之中天其或者將使同戮吾當以長策縻之但堅守三面若賊陸道而來軍糧必少吾以遊兵輕騎絕其轉輸可不戰而破外賊外賊破欽等必成擒矣全懌母孫權女也得罪於吳全端兄子禕及儀奉其母來奔儀兄靜時在壽春用鍾會計作禕儀書以譎靜靜兄弟五人帥其衆來降城中大駭

三年春正月壬寅誕欽等出攻長圍諸軍逆擊走之初誕欽內不相協及至窮蹙轉相疑貳會欽計事與誕忤誕手刃殺欽欽子鴦攻誕不克踰城降以爲將軍封侯使鴦巡城而呼帝見城上持弓者不發謂諸將曰可攻矣二月乙酉攻而拔之斬誕夷三族吳將唐咨孫曼孫彌徐韶等帥其屬皆降表加爵位廩其餒疾或言吳兵必不爲用請坑之帝曰就令亡還適見中國之弘耳於是徙之三河夏四月歸于京師魏帝命改丘頭曰武丘以旌武功五月天子以并州之太原上黨西河樂平新興鴈門司州之河東平陽八郡地方七百里封帝爲晉公加九錫進位相國晉國置官司焉九讓乃止於是增邑萬戶食三縣諸子之無爵者皆封列侯秋七月奏錄先世名臣元功大勳之子孫隨才敘用

四年夏六月分荊州置二都督王基鎮新野州泰鎮襄陽使石苞都督揚州陳騫都督豫州鍾毓都督徐州宋鈞監青州諸軍事

景元元年夏四月天子復命帝爵秩如前又讓不受天子既以帝三世宰輔政非己出情不能安又慮廢辱將臨軒召百寮而行放弒五月戊子夜使冗從僕射李昭等發甲於陵雲臺召侍中王沈散騎常侍王業尚書王經出懷中黃素

詔示之戒嚴俟旦沉業馳告于帝帝召護軍賈充等為之備天子知事泄帥左右攻相府稱有所討敢有動者族誅相府兵將止不敢戰賈充叱諸將曰公畜養汝輩正謂今日耳太子舍人成濟抽戈犯蹕刺之刃出於背天子崩于車中帝召百寮謀其故僕射陳泰不至帝遣其舅荀顗輿致之延于曲室謂曰玄伯天下其如我何泰曰惟腰斬賈充微以謝天下帝曰卿更思其次泰曰但見其上不見其次於是歸罪成濟而斬之太后令曰昔漢昌邑王以罪廢為庶人此兒亦宜以庶人禮葬之使內外咸知其所行也殺尚書王經貳於我也庚寅帝奏曰故高貴鄉公帥從駕人兵拔刃鳴鼓向臣所臣懼兵刃相接即勅將士不得有所傷害違令者以軍法從事騎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濟入兵陣傷公至隕臣聞人臣之節有死無貳事上之義不敢逃難前者變故卒至禍同發機誠欲委身守死惟命所裁然惟本謀乃欲上危皇太后傾覆宗廟臣忝當元輔義在安國即駱驛申勅不得迫近輿輦而濟妄入陣間以致大變哀怛痛恨五內摧裂濟干國亂紀罪不容誅輒收濟家屬付廷尉太后從之夷濟三族與公卿議立燕王宇之子常道鄉公璜為帝六月改元景辰天子進帝為相國封晉公增十郡加九錫如初羣從子弟未侯者封亭侯賜錢千萬帛萬匹固讓乃止冬十一月吳吉陽督蕭慎以書詣鎮東將軍石苞偽降求迎帝知其詐也使苞外示迎之而內為之備

二年秋八月甲寅天子使太尉高柔授帝相國印綬司空鄭沖致晉公茅土九錫固辭

三年夏四月肅慎來獻楛矢石砮弓甲貂皮等天子命歸於大將軍府

四年春二月丁丑天子復命帝如前又固讓三月詔大將軍府增置司馬一人從事中郎二人舍人十人夏帝將伐蜀乃謀眾曰自定壽春已來息役六年治兵繕甲以擬二虜略計取吳作戰船通水道當用千餘萬功此十萬人百數十日事也又南土下溼必生疾疫今宜先取蜀三年之後因巴蜀順流之勢水陸並進此滅虞定虢吞韓并魏之勢也計蜀戰士九萬居守成都及備他郡不下四萬然則餘眾不過五萬今絆姜維於沓中使不得東顧直指駱谷出其空虛之地以襲漢中彼若嬰城守險兵勢必散首尾離絕舉大眾以屠城散銳卒以略野劍閣不暇守險關頭不能自存以劉禪之闇而邊城外破士女內震其亡可知也征西將軍鄧艾以為未有釁屢陳異議帝患之使主簿師纂為艾司馬以喻之艾乃奉命於是徵四方之兵十八萬使鄧艾自狄道攻姜維於沓中雍州刺史諸葛緒自祁山軍于武街絕維歸路鎮西將軍鍾會帥前將軍李輔征蜀護軍胡烈等自駱谷襲漢中秋八月軍發洛陽大賚將士陳師誓眾將軍鄧敦謂蜀未可討帝斬以徇九月又使天水太守王頎攻維營隴西太守牽弘邀其前金城太守楊頎趣甘松鍾會分為二隊入自斜谷使李輔圍王含於樂城又使步將易愷攻蔣斌於漢城會直指陽安護軍胡烈攻陷關城姜維聞之引還王頎追敗維於彊川維與張翼廖化合軍守劍閣鍾會攻之冬十月天子以諸侯獻捷交至乃申前命曰朕以寡德獲承天序嗣我祖宗之洪烈遭家多難不明于訓曩者奸逆屢興方寇內侮大懼淪喪四海以隳三祖之弘業惟公經德履哲明允廣深迪宣武文世作保傅以輔乂皇家櫛風沐雨周旋征伐劬勞王室二十有餘載毗翼前人乃斷大政克厭不端維安社稷暨儉欽之亂公綏援有眾分命興師統紀有方用緝寧淮浦其後巴蜀屢侵西土不靖公奇畫指授制勝千里是以段谷之戰乘釁大捷斬將搴旗效首萬計孫峻猾夏致寇徐方戎車首路威靈先邁黃鉞未啓鯨鯢竄迹孫壹構隙自相疑阻幽鬯遠照奇策洞微遠人歸命作藩南夏爰授銳卒畢力戎行暨諸葛誕滔天作逆稱兵揚楚欽咨逋罪同惡相濟帥其醜賊以入壽春憑阻淮山敢距王命公躬擐甲冑龔行天罰玄謀廟算遵養時晦奇兵震擊而朱異摧破神變應機而全琮稽服取亂攻昧而高墉不守兼九伐之弘略究五兵之正度用能戰不窮武而大敵殲潰旗不再麾而元惡授首收勍吳之隽臣係亡命之逋虜交臂屈膝委命下吏俘馘十萬積尸成京雪宗廟之滯恥拯兆庶之艱難掃平區域信威吳會遂戢干戈靖我疆土天地鬼神罔不獲乂乃者王室之難變起蕭牆賴公之靈弘濟艱險宗廟危而獲安社稷墜而復寧忠格皇天功濟六合是用疇咨古訓稽諸典籍命公崇位相國加于羣后啓土參墟封以晉域所以方軌齊魯翰屏帝

室而公遠蹈謙損深履沖讓固辭策命至于八九朕重違讓德抑禮虧制以彰公志于今四載上闕在昔建侯之典下違兆庶具瞻之望惟公嚴虔王度闡濟大猷敦尚純樸省繇節用務穡勸分九野康乂耆叟荷崇養之德鰥寡蒙矜卹之施仁風興於中夏流澤布於遐荒是以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狂狡貪悍世爲寇讎者皆感義懷惠款塞內附或委命納貢或求置官司九服之外絕域之氓曠世所希至者咸泮海來享鼓舞王德前後至者八百七十餘萬口海隅幽裔無思不服雖西旅遠貢越裳九譯義無以踰維翼朕躬下匡萬國思靖殊方寧濟八極以庸蜀未賓蠻荆作猾潛謀獨斷整軍經武簡練將帥授以成策始踐賊境應時摧陷狂狡奔北首尾震潰禽其戎帥屠其城邑巴漢震疊江源雲徹地平天成誠在斯舉公有濟六合之勳加以茂德實總百揆允釐庶政敦五品以崇仁恢六典以敷訓而靖恭夙夜勞謙昧旦雖尚父之左右文武周公之勤勞王家罔以加焉昔先王選建明德光啓諸侯體國經野方制五等所以藩翼王畿垂祚百世也故齊魯之封於周爲弘山川土田邦畿七百官司典策制殊羣后惠襄之難桓文以翼戴之勞猶受錫命之禮咸用光疇大德作範于後惟公功邁於前烈而賞闕於舊式百辟於邑人神同恨焉豈可以公謙沖而久淹弘典哉今以并州之太原上黨西河樂平新興鴈門司州之河東平陽弘農雍州之馮翊凡十郡南至於華北至于陘東至于壺口西踰于河提封之數方七百里皆晉之故壤唐叔受之世作盟主實紀綱諸夏用率舊職爰胙茲土封公爲晉公命使持節兼司徒司隸校尉陔即授印綬策書金獸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錫茲玄土苴以白茅建爾國家以永藩魏室昔在周召並以公侯入作保傅其在近代酇侯蕭何實以相國光尹漢朝隨時之制禮亦宜之今進公位爲相國加綠綟綬又加公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公思弘大猷崇正典禮儀刑作範旁訓四方是用錫公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公道和陰陽敬授人時嗇夫反本農殖維豐是用錫公袞冕之服赤舃副焉公光敷顯德惠下以和敬信思順庶尹允諧是用錫公軒懸之樂六佾之舞公鎮靖宇宙翼播聲教海外懷服荒裔款附殊方馳義諸夏順軌是用錫公朱戶以居公簡賢料材營求俊逸爰升多士寘彼周行是用錫公納陛以登公嚴恭寅畏底平四國式遏寇虐苛慝不作是用錫公武賁之士三百人公明慎用刑簡恤大中章厥天威以糾不虔是用錫公鈇鉞各一公爰整六軍典司征伐犯命凌正乃維誅殛是用錫公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公饗祀蒸蒸孝思維則篤誠之至通于神明是用錫公秬鬯一卣珪瓚副焉晉國置官司以下率由舊式往欽哉祗服朕命弘敷訓典光澤庶方永終爾明德丕顯余一人之休命公卿將校皆詣府喻旨帝以禮辭讓司空鄭沖率羣官勸進曰伏見嘉命顯至竊聞明公固讓沖等眷眷實有愚心以爲聖王作制百代同風褒德賞功有自來矣昔伊尹有莘氏之媵臣耳一佐成湯遂荷阿衡之號周公藉已成之勢據既安之業光宅曲阜奄有龜蒙呂尚磻溪之漁者也一朝指麾乃封營丘自是以來功薄而賞厚者不可勝數然賢哲之士猶以爲美談況自先相國以來世有明德翼輔魏室以綏天下朝無粃政人無謗言前者明公西征靈州北臨沙漠榆中以西望風震服羌戎來馳回首內向東誅叛逆全軍獨克禽闔閭之將虜輕銳之卒以萬萬計威加南海名懾三越宇內康寧苛慝不作是以時俗畏懷東夷獻舞故聖上覽乃昔以來禮典舊章開國光宅顯茲太原明公宜承奉聖旨受茲介福允當天人元功盛勳光光如彼國土嘉祚巍巍如此內外協同靡愆靡違由斯征伐則可朝服濟江埽除吳會西塞江源望祀岷山迴戈弭節以麾天下遠無不服邇無不肅令大魏之德光于唐虞明公盛勳超於桓文然後臨滄海而謝支伯登箕山而揖許由豈不盛乎至公至平誰與爲鄰何必勤勤小讓也哉帝乃受命十一月鄧艾帥萬餘人自陰平踰絕險至江油破蜀將諸葛瞻於緜竹斬瞻傳首進軍雒縣劉禪降天子命晉公以相國總百揆於是上節傳去侍中大都督錄尚書之號焉表鄧艾爲太尉鍾會爲司徒會潛謀叛逆因密使譖艾

咸熙元年春正月檻車徵艾乙丑帝奉天子西征次于長安是時魏諸王侯悉在鄴城命從事中郎山濤行軍司事鎮於鄴遣護軍賈充持節督諸軍據漢中鍾會遂反於蜀監軍衛瓘右將軍胡烈攻會斬之初會之伐蜀也西曹屬邵悌言於帝曰鍾會難信不可令行帝笑曰取蜀如指掌而衆人皆言不可唯會與

晉意同滅蜀之後中國將士人自思歸蜀之遺黎猶懷震恐縱有異志無能爲也卒如所量景辰帝至自長安三月己卯進帝爵爲王增封并前二十郡夏五月癸未天子追加舞陽宣文侯爲晉宣王舞陽忠武侯爲晉景王秋七月帝奏司空荀顗定禮儀中護軍賈充正法律尚書僕射裴秀議官制太保鄭沖總而裁焉始建五等爵冬十月丁亥奏遣吳人相國參軍徐劭散騎常侍水曹屬孫彧使吳喻孫皓以平蜀之事致馬錦等物以示威懷景午天子命中撫軍新昌鄉侯炎爲晉世子

二年春二月甲辰朐䏰縣獻靈龜歸於相府夏四月孫皓使紀陟來聘且獻方物五月天子命帝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佾設鍾虡宮懸位在燕王上進王妃爲王后世子爲太子王女王孫爵命之號皆如帝者之儀諸禁網煩苛及法式不便於時者帝皆奏除之晉國置御史大夫侍中常侍尚書中領軍衛將軍官秋八月辛卯帝崩于露寢時年五十五九月癸酉葬崇陽陵諡曰文王武帝受禪追尊號曰文皇帝廟稱太祖

史臣曰世宗以叡略創基太祖以雄才成務事殷之跡空存翦商之志彌遠三分天下功業在焉及踰劍銷氛浮淮靜亂桐宮胥怨或所不堪若乃體以名臣格之端揆周公流連於此歲魏武得意於茲日軒懸之樂大啓南陽師摯之圖於焉北面壯矣哉包舉天人者也爲帝之主不亦難乎

贊曰世宗繼文邦權未分三千之士其從如雲世祖無外靈關靜氛反雖討賊終爲弒君

晉書卷二

晉書卷三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帝紀第三

武帝

武皇帝諱炎字安世文帝長子也寬惠仁厚沉深有度量魏嘉平中封北平亭侯歷給事中奉車都尉中壘將軍加散騎常侍累遷中護軍假節迎常道鄉公於東武陽遷中撫軍進封新昌鄉侯及晉國建立爲世子拜撫軍大將軍開府副貳相國初文帝以景帝既宣帝之嫡早世無後以帝弟攸爲嗣特加愛異自謂攝居相位百年之後大業宜歸攸每曰此景王之天下也吾何與焉將議立世子屬意於攸何曾等固爭曰中撫軍聰明神武有超世之才髮委地手過膝此非人臣之相也由是遂定

咸熙二年五月立爲晉王太子八月辛卯文帝崩太子嗣相國晉王位下令寬刑宥罪撫衆息役國內行服三日是月長人見於襄武長三丈告縣人王始曰今當太平九月戊午以魏司徒何曾爲丞相鎭南將軍王沉爲御史大夫中護軍賈充爲衛將軍議郎裴秀爲尚書令光祿大夫皆開府十一月初置四護軍以統城外諸軍乙未令諸郡中正以六條舉淹滯一曰忠恪匪躬二曰孝敬盡禮三曰友于兄弟四曰潔身勞謙五曰信義可復六曰學以爲己是時晉德既洽四海宅心於是天子知歷數有在乃使太保鄭沖奉策曰咨爾晉王我皇祖有虞氏誕膺靈運受終于陶唐亦以命于有夏惟三后陟配于天而咸用光敷聖德自茲厥後天又輯大命于漢火德既衰乃眷命我高祖方軌虞夏四代之明顯我不敢知惟王乃祖乃父服膺明哲輔亮我皇家勳德光于四海格爾上下神祇罔不克順地平天成萬邦以乂應受上帝之命協皇極之中肆予一人祗承天序以敬授爾位歷數實在爾躬允執其中天祿永終於戲王其欽順天命率循訓典底綏四國用保天休無替我二皇之弘烈帝初以禮讓魏朝公卿何曾王沉等固請乃從之

泰始元年冬十二月景寅設壇于南郊百僚在位及匈奴南單于四夷會者數萬人柴燎告類于上帝曰皇帝臣炎敢用玄牡明告于皇皇后帝魏帝稽協皇運紹天明命以命炎昔者唐堯熙隆大道禪位虞舜舜又以禪禹邁德垂訓多歷年載暨漢德既衰太祖武皇帝撥亂濟時扶翼劉氏又用受命于漢粵在魏室仍世多故幾於顚墜實賴有晉匡拯之德用獲保厥肆祀弘濟于艱難此則晉之有大造于魏也誕惟四方罔不祗順廓清梁岷包懷揚越八紘同軌祥瑞屢臻天人協應無思不服肆予憲章三后用集大命于茲炎維德不嗣辭不獲命於是羣公卿士百辟庶僚黎獻陪隸暨于百蠻君長僉曰皇天鑒下求人之瘼既有成命固非克讓所得距違天序不可以無統人神不可以曠主炎虔奉皇運寅畏天威敬簡元辰升壇受禪告類上帝永荅衆望禮畢即洛陽宮幸太極前殿詔曰昔朕皇祖宣王聖哲欽明誕應期運熙帝之載肇啓洪基伯考景王履道宣猷緝熙諸夏至于皇考文王叡哲光遠允協靈祇應天順時受茲明命仁濟于宇宙功格于上下肆魏氏弘鑒于古訓儀刑于唐虞疇咨羣后爰輯大命于朕身予一人畏天之命用不敢違惟朕寡德負荷洪烈託于王公之上以君臨四海惴惴惟懼罔知所濟惟爾股肱爪牙之佐文武不貳之臣乃祖乃父實左右我先王光隆我大業思與萬國共饗休祚於是大赦改元賜天下爵人五級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穀人五斛復天下租賦及關市之稅一年逋債宿負皆勿收除舊嫌解禁錮亡官失爵者悉復之丁卯遣太僕劉原告于太廟封魏帝爲陳留王邑萬戶居于鄴宮魏氏諸王皆爲縣侯追尊宣王爲宣皇帝景王爲景皇帝文王爲文皇帝宣王妃張氏爲宣穆皇后尊太妃王氏曰皇太后宮曰崇化封皇叔祖父孚爲安平王皇叔父幹爲平原王亮爲扶風王伷爲東莞王駿爲汝陰王肜爲梁王倫爲琅邪王皇弟攸爲齊王鑒爲樂安王幾爲燕王皇從伯父望爲義陽王皇從叔父輔爲渤海王晃爲下邳王瓌爲太原王珪爲高陽王衡爲常山王子文爲沛王泰爲隴西王權爲彭城王綏爲范陽王遂爲濟南王遜爲譙王睦爲中山王淩爲北海王斌爲陳王皇從父兄洪爲河間王皇從父弟楙爲東平王以驃騎將軍石苞爲大司馬封樂陵公車騎將軍陳騫爲高平公衛將軍賈充爲車騎將軍魯公尚書令裴秀爲鉅鹿公侍中荀

勳為濟北公太保鄭沖為太傅壽光公太尉王祥為太保睢陵公丞相何曾為太尉朗陵公御史大夫王沉為驃騎將軍博陵公司空荀顗為臨淮公鎮北大將軍衛瓘為菑陽公其餘增封進爵各有差文武普增位二等改景初曆為太始曆臘以酉社以丑戊辰下詔大弘儉約出御府珠玉玩好之物頒賜王公以下各有差置中軍將軍以統宿衛七軍己巳詔陳留王載天子旌旗備五時副車行魏正朔郊祀天地禮樂制度皆如魏舊上書不稱臣賜山陽公劉康安樂公劉禪子弟一人為駙馬都尉乙亥以安平王孚為太宰假黃鉞大都督中外諸軍事詔曰昔王凌謀廢齊王而王竟不足以守位鄧艾雖矜功失節然束手受罪今大赦其家還使立後興滅繼絕約法省刑除魏氏宗室禁錮諸將吏遭三年喪者遣寧終喪百姓復其徭役罷部曲將長吏以下質任省郡國御調禁樂府靡麗百戲之技及雕文游畋之具開直言之路置諫官以掌之是月鳳皇六青龍三白龍二麒麟各一見于郡國

二年春正月景戌遣兼侍中侯史光等持節四方循省風俗除禳祝之不在祀典者丁亥有司請建七廟帝重其役不許庚寅罷雞鳴鼓辛丑尊景皇帝夫人羊氏曰景皇后宮曰弘訓景午立皇后楊氏二月除漢宗室禁錮己未常山王衡薨詔曰五等之封皆錄舊勳本為縣侯者傳封次子為亭侯鄉侯為關內侯亭侯為關中侯皆食本戶十分之一丁丑郊祀宣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庚午詔曰古者百官官箴王闕然保氏特以諫諍為職今之侍中常侍實處此位擇其能正色弼違匡救不逮者以兼此選三月戊戌吳人來弔祭有司奏為答詔帝曰昔漢文光武懷撫尉佗公孫述皆未正君臣之儀所以羈縻未賓也晧遣使之始未知國慶但以書答之夏五月戊辰詔曰陳留王操尚謙沖每事輒表非所以優崇之也主者喻意非大事皆使王官表上之壬子驃騎將軍博陵公王沉卒六月壬申濟南王遂薨秋七月辛巳營太廟致荊山之木采華山之石鑄銅柱十二塗以黃金鏤以百物綴以明珠戊戌譙王遜薨景午晦日有食之八月景辰省右將軍官初帝雖從漢魏之制既葬除服而深衣素冠降席撤膳哀敬如喪者戊辰有司奏改服進膳不許遂禮終而後復吉及太后之喪亦如之九月乙未散騎常侍皇甫陶傅玄領諫官上書諫諍有司奏請寢之詔曰凡關言人主人臣所至難而苦不能聽納自古忠臣直士之所慷慨也每陳事出付主者多從深刻乃云恩貸當由主上是何言乎其詳評議戊戌有司奏大晉繼三皇之蹤踵舜禹之跡應天順時受禪有魏宜一用前代正朔服色皆如虞遵唐故事奏可冬十月景午朔日有食之丁未詔曰昔舜葬蒼梧農不易畝禹葬成紀市不改肆上惟祖考清簡之旨所徙陵十里內居人動為煩擾一切停之十一月己卯倭人來獻方物并圜丘方丘於南北郊二至之祀合於二郊罷山陽公國督軍除其禁制己丑追尊景帝夫人夏侯氏為景懷皇后辛卯遷祖禰神主于太廟十二月罷農官為郡縣是歲鳳皇六青龍十黃龍九麒麟各一見于郡國

三年春正月癸丑白龍二見于弘農澠池丁卯立皇子衷為皇太子詔曰朕以不德託于四海之上兢兢祗畏懼無以康濟寓內思與天下式明王度正本清源於置胤樹嫡非所先務又近世每建太子寬宥施惠之事間不獲已順從王公卿士之議耳方今世運垂平將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使百姓蠲多幸之慮篤終始之行曲惠小仁故無取焉咸使知聞三月戊寅初令二千石得終三年喪丁未晝昏罷武衛將軍官以李憙為太子太傅太山石崩夏四月戊午張掖太守焦勝上言氐池縣大柳谷口有玄石一所白畫成文實大晉之休祥圖之以獻詔以制幣告于太廟藏之天府秋八月罷都護將軍以其五署還光祿勳九月甲申詔曰古者以德詔爵以庸制祿雖下士猶食上農外足以奉公忘私內足以養親施惠今在位者祿不代耕非所以崇化之本也其議增吏俸賜王公以下帛各有差以太尉何曾為太保義陽王望為太尉司空荀顗為司徒冬十月罷士卒遭父母喪者非在疆埸皆得奔赴十二月徙宗聖侯孔震為奉聖亭侯山陽公劉康來朝禁星氣讖緯之學

四年春正月辛未以尚書令裴秀為司空景戌律令成封爵賜帛各有差有星孛于軫丁亥帝耕于藉田戊子詔曰古設象刑而眾不犯今雖參夷而姦不絕何德刑相去之遠哉先帝深愍黎元哀矜庶獄乃命羣后考正典刑朕守遺業

承惟保乂皇基思與萬國以無爲爲政方今陽春養物東作始興朕親率王公卿士耕藉田千畝又律令既就班之天下將以簡法務本惠育海內宜寬有罪使得自新其大赦天下長吏郡丞長史各賜馬一匹二月庚子增置山陽公國相郎中令陵令雜工宰人鼓吹車馬各有差罷中軍將軍置北軍中候官甲寅以東海劉儉有至行拜爲郎以中軍將軍羊祜爲尚書左僕射東莞王伷爲尚書右僕射三月戊子皇太后王氏崩夏四月戊戌太保睢陵公王祥薨己亥祔葬文明皇后王氏於崇陽陵罷振威揚威護軍官置左右積弩將軍六月甲申朔詔曰郡國守相三載一巡行屬縣必以春此古者所以述職宣風展義也見長吏觀風俗協禮律考度量存問耆老親見百年錄囚徒理冤枉詳察政刑得失知百姓所患苦無有遠近便若朕親臨之敦喻五教勸務農功勉勵學者思勤正典無爲百家庸末致遠必泥士庶有好學篤道孝弟忠信清白異行者舉而進之有不孝敬於父母不長悌於族黨悖禮棄常不率法令者糾而罪之田疇闢生業修禮教設禁令行則長吏之能也人窮匱農事荒姦盜起刑獄煩下陵上替禮義不興斯長吏之否也若長吏在官公廉慮不及私正色直節不飾名譽者及身行貪穢諂黷求容公節不立而私門日富者並謹察之揚清激濁舉善彈違此朕所以垂拱總綱責成於良二千石也於戲戒哉秋七月太山石崩衆星西流戊午遣使者侯史光循行天下己卯謁崇陽陵九月青徐兗豫四州大水伊洛溢合於河開倉以振之詔曰雖詔有所欲及奏得可而於事不便者皆不可隱情冬十月吳將施績入江夏萬郁寇襄陽遣太尉義陽王望屯龍陂荊州刺史胡烈擊敗郁吳將顧容寇鬱林太守毛炅大破之斬其交州刺史劉俊將軍修則十一月吳將丁奉等出芍陂安東將軍汝陰王駿與義陽王望擊走之己未詔王公卿尹及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十二月班五條詔書於郡國一曰正身二曰勤百姓三曰撫孤寡四曰敦本息末五曰去人事庚寅帝臨聽訟觀錄廷尉洛陽獄囚親平決焉扶南林邑各遣使來獻

五年春正月癸巳申戒郡國計吏守相令長務盡地利禁游食商販景申帝臨聽訟觀錄囚徒多所原遣青龍二見於滎陽二月以雍州隴右五郡及涼州之金城梁州之陰平置秦州辛巳白龍二見於趙國青徐兗三州水遣使振恤之壬寅以尚書左僕射羊祜都督荊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衛瓘都督青州諸軍事東莞王伷爲鎮東大將軍都督徐州諸軍事丁亥詔曰古者歲書羣吏之能否三年而誅賞之諸令史前後但簡遣疏劣而無有勸進非黜陟之謂也其條勤能有稱尤異者歲以爲常吾將議其功勞己未詔蜀相諸葛亮孫京隨才署吏夏四月地震五月辛卯朔鳳皇見于趙國曲赦交阯九真日南五歲刑六月鄴奚官督郭廙上疏陳五事以諫言甚切直擢爲屯留令西平人麴路伐登聞鼓言多祆謗有司奏棄市帝曰朕之過也捨而不問罷鎮軍將軍復置左右將軍官秋七月延羣公詢讜言九月有星孛于紫宮冬十月景子以汲郡太守王宏有政績賜穀千斛十一月追封謚皇弟兆爲城陽哀王以皇子景度嗣十二月詔州郡舉勇猛秀異之才

六年春正月丁亥朔帝臨軒不設樂吳將丁奉入渦口揚州刺史牽弘擊走之三月赦五歲刑已下夏四月白龍二見於東莞五月立壽安亭侯承爲南宮王六月戊午秦州刺史胡烈擊叛虜於萬斛堆力戰死之詔遣尚書石鑒行安西將軍都督秦州諸軍事與奮威護軍田章討之秋七月丁酉復隴右五郡遇寇害者租賦不能自存者廩貸之乙巳城陽王景度薨詔曰自泰始以來大事皆撰錄祕書寫副後有其事輒宜綴集以爲常丁未以汝陰王駿爲鎮西大將軍都督雍涼二州諸軍事九月大宛獻汗血馬焉耆來貢方物冬十一月幸辟雍行鄉飲酒之禮賜太常博士帛牛酒各有差立皇子東爲汝南王十二月吳夏口督前將軍孫秀帥衆來奔拜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會稽公戊辰復置鎮軍官

七年春正月景子皇太子冠賜王公以下帛各有差匈奴帥劉猛叛出塞二月孫皓帥衆趨壽陽遣大司馬望屯淮北以距之三月景戌司空鉅鹿公裴秀薨癸巳以中護軍王業爲尚書左僕射高陽王珪爲尚書右僕射孫秀部將何崇帥衆五千人來降夏四月九真太守董元爲吳將虞汜所攻軍敗死之北地胡寇金城涼州刺史牽弘討之羣虜內叛圍弘於青山弘軍敗死之五月立皇子

憲爲城陽王雍涼秦三州饑赦其境內殊死以下閏月大雩太官減膳詔交阯
三郡南中諸郡無出今年戶調六月詔公卿以下舉將帥各一人辛丑大司馬
義陽王望薨大雨霖伊洛河溢流居人四千餘家殺三百餘人有詔振貸給棺
秋七月癸酉以車騎將軍賈充爲都督秦涼二州諸軍事吳將陶璜等圍交阯
太守楊稷與鬱林太守毛炅及日南等三郡降於吳八月景戌以征東大將軍
衞瓘爲征北大將軍都督幽州諸軍事景申城陽王憲薨分益州之南中四郡
置寧州曲赦四郡殊死已下冬十月丁丑日有食之十一月丁巳衞公姬署薨
十二月大雩罷中領軍并北軍中候以光祿大夫鄭袤爲司空
八年春正月監軍何楨討匈奴劉猛屢破之左部帥李恪殺猛而降癸亥帝耕
于藉田二月乙亥禁彫文綺組非法之物壬辰太宰安平王孚薨詔內外羣官
舉任邊郡者各三人帝與右將軍皇甫陶論事陶與帝爭言散騎常侍鄭徽表
請罪之帝曰讜言謇諤所望於左右也人主常以阿媚爲患豈以爭臣爲損哉
徽越職妄奏豈朕之意遂免徽官夏四月置後將軍以備四軍六月益州牙門
張弘誣其刺史皇甫晏反殺之傳首京師弘坐伏誅夷三族壬辰大赦景申詔
復隴右四郡遇寇害者田租秋七月以車騎將軍賈充爲司空九月吳西陵督
步闡來降拜衞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宜都公吳將陸抗攻闡遣車騎將軍羊
祜帥衆出江陵荊州刺史楊肇迎闡於西陵巴東監軍徐胤擊建平以救闡冬
十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十二月肇攻抗不克而還闡城陷爲抗所禽
九年春正月辛酉司空密陵侯鄭袤薨二月癸巳司徒樂陵公石苞薨立安平
亭侯隆爲安平王三月立皇子祗爲東海王夏四月戊辰朔日有食之五月旱
以太保何曾領司徒六月乙未東海王祗薨秋七月丁酉朔日有食之吳將魯
淑圍弋陽征虜將軍王渾擊敗之罷五官左右中郎將弘訓太僕衞尉大長秋
等官鮮卑寇廣甯殺略五千人詔聘公卿以下子女以備六宮采擇未畢權禁
斷婚姻冬十月辛巳制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長吏配之十一月丁酉臨宣
武觀大閱諸軍甲辰乃罷
十年春正月辛亥帝耕于藉田閏月癸酉太傅壽光公鄭沖薨己卯高陽王珪
薨庚辰太原王瓌薨丁亥詔曰嫡庶之別所以辨上下明貴賤而近世以來多
皆內寵登妃后之職亂尊卑之序自今以後皆不得登用妾媵以爲嫡正二月
分幽州五郡置平州三月癸亥日有食之夏四月己未太尉臨淮公荀顗薨六
月癸巳臨聽訟觀錄囚徒多所原遣是夏大蝗秋七月景寅皇后楊氏崩壬午
吳平虜將軍孟泰偏將軍王嗣等帥衆降八月涼州虜寇金城諸郡鎮西將軍
汝陰王駿討之斬其帥乞文泥等戊申葬元皇后于峻陽陵九月癸亥以大將
軍陳騫爲太尉攻拔吳枳里城獲吳立信校尉莊祐吳將孫遵李承帥衆寇江
夏太守嵇喜擊破之立河橋于富平津冬十一月立城東七里澗石橋庚午帝
臨宣武觀大閱諸軍十二月有星孛于軫置藉田令立太原王子緝爲高陽王
吳威北將軍嚴聰揚威將軍嚴整偏將軍朱買來降是歲鑿陝南山決河東注
洛以通運漕
咸寧元年春正月戊午朔大赦改元二月以將士應已娶者多家有五女者給
復辛酉以故鄴令夏謖有清稱賜穀百斛以奉祿薄賜公卿以下帛有差叛虜
樹機能送質請降夏五月下邳廣陵大風拔木壞廬舍六月鮮卑力微遣子來
獻吳人寇江夏西城戊己校尉馬循討叛鮮卑破之斬其渠帥戊申置太子詹
事官秋七月甲申晦日有食之郡國螟八月壬寅沛王子文薨以故太傅鄭沖
太尉荀顗司徒石苞司空裴秀驃騎將軍王沉安平獻王孚等及太保何曾司
空賈充太尉陳騫中書監荀勖平南將軍羊祜齊王攸等皆列於銘饗九月甲
子青州螟徐州大水冬十月乙酉常山王殷薨癸巳彭城王權薨十一月癸亥
大閱於宣武觀至于己巳十二月丁亥追尊宣帝廟曰高祖景帝曰世宗文帝
曰太祖是月大疫洛陽死者太半封裴頠爲鉅鹿公
二年春正月以疾疫廢朝賜諸散吏至于士卒絲各有差二月景戌河閒王洪
薨甲午赦五歲刑以下東夷八國歸化并州虜犯塞監并州諸軍事胡奮擊破
之初燉煌太守尹璩卒州以燉煌令梁澄領太守事議郎令狐豐廢澄自領郡
事豐死弟宏代之至是涼州刺史楊欣斬宏傳首洛陽先是帝不豫及瘳羣臣
上壽詔曰每念頃遇疫氣死亡爲之愴然豈以一身之休息忘百姓之艱邪諸

上禮者皆絕之夏五月鎮西大將軍汝陰王駿討北胡斬其渠帥吐敦立國子學庚午大雩六月癸丑薦荔枝于太廟甲戌有星孛于氐自春旱至于是月始雨吳京下督孫楷帥衆來降以爲車騎將軍封丹陽侯白龍二見于新興井中秋七月有星孛于大角吳臨平湖自漢末壅塞至是自開父老相傳云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平癸丑安平王隆薨東夷十七國內附河南魏郡暴水殺百餘人詔給棺鮮卑阿羅多等寇邊西域戊己校尉馬循討之斬首四千餘級獲生九千餘人於是來降八月庚辰河東平陽地震己亥以太保何曾爲太傅太尉陳騫爲大司馬司空賈充爲太尉鎮東大將軍齊王攸爲司空有星孛于太微九月又孛于翼丁未起大倉於城東常平倉於東西市閏月荊州五郡水流四千餘家冬十月以汝陰王駿爲征西大將軍平南將軍羊祜爲征南大將軍丁卯立皇后楊氏大赦賜王公以下及于鰥寡各有差十一月白龍二見于梁國十二月徵處士安定皇甫謐爲太子中庶子封后父鎮軍將軍楊駿爲臨晉侯是月以平州刺史傅詢前廣平太守孟桓清白有聞詢賜帛二百匹桓百匹

三年春正月景子朔日有食之立皇子裕爲始平王安平穆王隆弟敦爲安平王詔曰宗室戚屬國之枝葉欲令奉率德義爲天下式然處富貴而能慎行者寡召穆公糾合兄弟而賦棠棣之詩此姬氏所以本支百世也今以衞將軍扶風王亮爲宗師所當施行皆諮之於宗師也庚寅始平王裕薨有星孛於西方使征北大將軍衞瓘討鮮卑力微三月平虜護軍文淑討叛虜樹機能等破之有星孛于胃乙未帝將射雉慮損麥苗而止夏五月戊子吳將邵顗夏祥帥衆七千餘人來降六月益梁八郡水殺三百餘人沒邸閣別倉秋七月以都督豫州諸軍事王渾爲都督揚州諸軍事中山王睦以罪廢爲丹水侯八月癸亥徙扶風王亮爲汝南王東莞王伷爲琅邪王汝陰王駿爲扶風王琅邪王倫爲趙王渤海王輔爲太原王太原王顒爲河間王北海王陵爲任城王陳王斌爲西河王汝南王柬爲南陽王濟南王耽爲中山王河間王威爲章武王立皇子瑋爲始平王允爲濮陽王該爲新都王遐爲清河王鉅平侯羊祜爲南城侯以汝南王亮爲鎮南大將軍大風拔樹暴寒且冰郡國五隕霜傷穀九月戊子以左將軍胡奮爲都督江北諸軍事兗豫徐青荊益梁七州大水傷秋稼詔振給之立齊王子蕤爲遼東王贊爲廣漢王冬十一月景戌帝臨宣武觀大閱至于壬辰十二月吳將孫慎入江夏汝南略千餘家而去是歲西北雜虜及鮮卑匈奴五溪蠻夷東夷三國前後千餘輩各帥種人部落內附

四年春正月庚午朔日有食之三月甲申尚書左僕射盧欽卒辛酉以尚書右僕射山濤爲尚書左僕射東夷六國來獻夏四月蚩尤旗見於東井六月丁未陰平廣武地震甲子又震涼州刺史楊欣與虜若羅拔能等戰于武威敗績死之弘訓皇后羊氏崩秋七月己丑祔葬景獻皇后羊氏于峻平陵庚寅高陽王緝薨癸巳苑陽王綏薨荊揚郡國二十皆大水九月以太傅何曾爲太宰辛巳以尚書令李胤爲司徒冬十月以征北大將軍衞瓘爲尚書令揚州刺史應綽伐吳皖城斬首五千級焚穀米百八十萬斛十一月辛巳太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帝以奇技異服典禮所禁焚之於殿前甲申勅內外敢有犯者罪之吳昭武將軍劉翻厲武將軍祖始來降辛卯以尚書杜預都督荊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羊祜卒十二月乙未西河王斌薨丁未太宰朗陵公何曾薨是歲東夷九國內附

五年春正月虜帥樹機能攻陷涼州乙丑使討虜護軍武威太守馬隆擊之二月甲午白麟見于平原三月匈奴都督拔弈虛帥部落歸化乙亥以百姓饑饉減御膳之半有星孛于柳夏四月又孛于女御大赦降除部曲督以下質任丁亥郡國八雨雹傷秋稼壞百姓廬舍秋七月有星孛于紫宮九月甲午麟見于河南冬十月戊寅匈奴餘渠都督獨雍等帥部落歸化汲郡人不準掘魏襄王冢得竹簡小篆古書十餘萬言藏于秘府十一月大舉伐吳遣鎮軍將軍琅邪王伷出涂中安東將軍王渾出江西建威將軍王戎出武昌平南將軍胡奮出夏口鎮南大將軍杜預出江陵龍驤將軍王濬廣武將軍唐彬率巴蜀之卒浮江而下東西凡二十餘萬以太尉賈充爲大都督行冠軍將軍楊濟爲副總統衆軍十二月馬隆擊叛虜樹機能大破斬之涼州平肅慎來獻楛矢石砮

太康元年春正月己丑朔五色氣冠日癸丑王渾克吳尋陽賴鄉諸城獲吳威武將軍周興二月戊午王濬唐彬等剋丹陽城庚申又克西陵殺西陵都督鎮軍將軍留憲征南將軍成璩西陵監鄭廣壬戌濬又克夷道樂鄉城殺夷道監陸晏水軍都督陸景甲戌杜預克江陵斬吳江陵督王延平南將軍胡奮剋江安於是諸軍並進樂鄉荊門諸戍相次來降乙亥以濬爲都督益梁二州諸軍事復下詔曰濬彬東下掃除巴丘與胡奮王戎共平夏口武昌順流長騖直造秣陵與奮戎審量其宜杜預當鎮靜零桂懷輯衡陽大兵既過荊州南境固當傳檄而定預當分萬人給濬七千給彬夏口既平奮宜以七千人給濬武昌既了戎當以六千人增彬太尉充移屯項總督諸方濬進破夏口武昌遂泛舟東下所至皆平王渾周浚與吳丞相張悌戰于版橋大敗之斬悌及其將孫震沈瑩傳首洛陽孫皓窮蹙請降送璽綬於琅邪王伷三月壬申王濬以舟師至于建鄴之石頭孫皓大懼面縛輿櫬降于軍門濬杖節解縛焚櫬送于京都收其圖籍得州四郡四十三縣三百一十三戶五十二萬三千吏三萬二千兵二十三萬男女口二百三十萬其牧守已下皆因吳所置除其苛政示之簡易吳人大悅乙酉大赦改元大酺五日恤孤老困窮夏四月河東高平雨雹傷秋稼遣兼侍中張側黃門侍郎朱震分使揚越慰其初附白麟見于頓丘三河魏郡弘農雨雹傷宿麥五月辛亥封孫皓爲歸命侯拜其太子爲中郎諸子爲郎中吳之舊望隨才擢敘孫氏大將戰亡之家徙於壽陽將吏渡江復十年百姓及百工復二十年景寅帝臨軒大會引皓升殿羣臣咸稱萬歲丁卯薦酃淥酒于太廟郡國六雹傷秋稼庚午詔諸士卒年六十以上罷歸于家庚辰以王濬爲輔國大將軍襄陽侯杜預當陽侯王戎安豐侯唐彬上庸侯賈充琅邪王伷以下增封於是論功行封賜公卿以下帛各有差六月丁丑初置翊軍校尉官封丹水侯睦爲高陽王甲申東夷十國歸化秋七月虜軻成泥寇西平浩亹殺督將以下三百餘人東夷二十國朝獻庚寅以尚書魏舒爲尚書右僕射八月車師前部遣子入侍己未封皇弟延祚爲樂平王白龍三見于永昌九月羣臣以天下一統屢請封禪帝謙讓弗許冬十月丁巳除五女復十二月戊辰廣漢王贊薨

二年春二月淮南丹陽地震三月景申安平王敦薨賜王公以下吳生口各有差詔選孫皓妓妾五千人入宮東夷五國朝獻夏六月東夷五國內附郡國十六雨雹大風拔樹壞百姓廬舍江夏泰山水流居人三百餘家秋七月上黨又暴風雨雹傷秋稼八月有星孛于張冬十月鮮卑慕容廆寇昌黎十一月壬寅大司馬陳騫薨有星孛于軒轅鮮卑寇遼西平州刺史鮮于嬰討破之

三年春正月丁丑罷秦州并雍州甲午以尚書張華都督幽州諸軍事三月安北將軍嚴詢敗鮮卑慕容廆於昌黎殺傷數萬人夏四月庚午太尉魯公賈充薨閏月景子司徒廣陸侯李胤薨癸丑白龍二見于濟南秋八月罷平州寧州刺史三年一入奏事九月東夷二十九國歸化獻其方物吳故將莞恭帛奉舉兵反攻害建鄴令遂圍揚州徐州刺史嵇喜討平之冬十二月甲申以司空齊王攸爲大司馬督青州諸軍事鎮東大將軍琅邪王伷爲撫軍大將軍汝南王亮爲太尉光祿大夫山濤爲司徒尚書令衛瓘爲司空景申詔四方水旱甚者無出田租

四年春正月甲申以尚書右僕射魏舒爲尚書左僕射下邳王晃爲尚書右僕射戊午司徒山濤薨二月己丑立長樂亭侯寔爲北海王三月辛丑朔日有蝕之癸丑大司馬齊王攸薨夏四月任城王陵薨五月己亥大將軍琅邪王伷薨徙遼東王蕤爲東萊王六月增九卿禮秩牂柯獠二千餘落內屬秋七月壬子以尚書右僕射下邳王晃爲都督青州諸軍事景寅兗州大水復其田租八月鄯善國遣子入侍假其歸義侯以隴西王泰爲尚書右僕射冬十一月戊午新都王該薨以尚書左僕射魏舒爲司徒十二月庚午大閱于宣武觀是歲河南及荊州揚州大水

五年春正月己亥青龍二見于武庫井中二月景寅立南宮王子玷爲長樂王壬辰地震夏四月任城魯國池水赤如血五月景午宣帝廟梁折六月初置黃沙獄秋七月戊申皇子恢薨任城梁國中山雨雹傷秋稼減天下戶課三分之一九月南安大風折木郡國五大水隕霜傷秋稼冬十一月甲辰太原王輔薨

十二月庚午大赦林邑大秦國各遣使來獻閏月鎮南大將軍當陽侯杜預卒

六年春正月庚申朔以比歲不登免租貸宿負戊辰以征南大將軍王渾爲尚書左僕射尚書褚䂮都督揚州諸軍事楊濟都督荆州諸軍事三月郡國六隕霜傷桑麥夏四月扶南等十國來獻參離四千餘落內附郡國四旱十大水壞百姓廬舍秋七月巴西地震八月景戌朔日有食之滅百姓綿絹三分之一白龍見于京兆以鎮軍大將軍王濬爲撫軍大將軍九月景子山陽公劉康薨冬十月南安山崩水出南陽郡獲兩足獸龜茲焉耆國遣子入侍十二月甲申大閱于宣武觀旬日而罷庚寅撫軍大將軍襄陽侯王濬卒

七年春正月甲寅朔日有食之乙卯詔曰比年災異屢發日蝕三朝地震山崩邦之不臧實在朕躬公卿大臣各上封事極言其故勿有所諱夏五月郡國十三旱鮮卑慕容廆寇遼東秋七月朱提山崩犍爲地震八月東夷十一國內附京兆地震九月戊寅驃騎將軍扶風王駿薨郡國八大水冬十一月壬子以隴西王泰都督關中諸軍事十二月遣侍御史巡遭水諸郡出後宮才人妓女以下三百七十人歸于家始制大臣聽終喪三年己亥河陰雨赤雪二頃是歲扶南等二十一國馬韓等十一國遣使來獻

八年春正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太廟殿陷三月乙丑臨商觀震夏四月齊國大水隕霜傷麥六月魯國大風拔樹木壞百姓廬舍郡國八大水秋七月前殿地陷深數丈中有破船八月東夷二國內附九月改營太廟冬十月南康平固縣吏李豐反聚衆攻郡縣自號將軍十一月海安令蕭輔聚衆反十二月吳興人蔣迪聚黨反圍陽羨縣州郡捕討皆伏誅南夷扶南西域康居國各遣使來獻是歲郡國五地震

九年春正月壬申朔日有食之詔曰興化之本由政平訟理也二千石長吏不能勤恤人隱而輕挾私故興長刑獄又多貪濁煩撓百姓其勑刺史二千石糾其穢濁舉其公清有司議其黜陟令內外羣官舉清能拔寒素江東四郡地震二月尚書右僕射陽夏侯胡奮卒以尚書朱整爲尚書右僕射三月丁丑皇后親桑于西郊賜帛各有差壬辰初幷二社爲一夏四月江南郡國八地震隴西隕霜傷宿麥五月義陽王奇有罪黜爲三縱亭侯詔內外羣官舉守令之才六月庚子朔日有食之徙章武王威爲義陽王郡國三十二大旱傷麥秋八月壬子星隕如雨詔郡國五歲刑以下決遣無留庶獄九月東夷七國詣校尉內附郡國二十四螟冬十二月癸卯立河閒平王洪子英爲章武王戊申青龍黃龍各一見于魯國

十年夏四月以京兆太守劉霄陽平太守梁柳有政績各賜穀千斛郡國八隕霜太廟成乙巳遷神主于新廟帝迎于道左遂祫祭大赦文武增位一等作廟者二等丁未尚書右僕射廣興侯朱整卒癸丑崇聖殿災五月鮮卑慕容廆來降東夷十一國內附六月庚子山陽公劉瑾薨復置二社冬十月壬子徙南宮王承爲武邑王十一月景辰守尚書令左光祿大夫荀勖卒帝疾瘳賜王公以下帛有差含章殿鞠室火甲申以汝南王亮爲大司馬大都督假黃鉞改封南陽王柬爲秦王始平王瑋爲楚王濮陽王允爲淮南王並假節之國各統方州軍事立皇子乂爲長沙王穎爲成都王晏爲吳王熾爲豫章王演爲代王皇孫遹爲廣陵王立濮陽王子迪爲漢王始平王子儀爲毗陵王汝南王次子羕爲西陽公徙扶風王暢爲順陽王暢弟歆爲新野公琅邪王覲弟澹爲東武公繇爲東安公漼爲廣陵公卷爲東莞公改諸王國相爲內史十二月庚寅太廟梁折是歲東夷絕遠三十餘國西南夷二十餘國來獻壬戌虜奚軻男女十萬口來降

太熙元年春正月辛酉朔改元乙巳以尚書左僕射王渾爲司徒司空衞瓘爲太保二月辛丑東夷七國朝貢琅邪王覲薨三月甲子以右光祿大夫石鑒爲司空夏四月辛丑以侍中車騎將軍楊駿爲太尉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己酉帝崩于含章殿時年五十五葬峻陽陵廟號世祖帝宇量弘厚造次必於仁恕容納讜正未嘗失色於人明達善謀能斷大事故得撫寧萬國綏靜四方承魏氏奢侈革弊之後百姓思古之遺風乃厲以恭儉敦以寡欲有司嘗奏御牛青絲紖斷詔以青麻代之臨朝寬裕法度有恆高陽許允既爲文帝所殺允子奇爲太常丞帝將有事於太廟朝議以奇受害之門不欲接近請出爲長史帝

乃追述允夙望稱奇之才擢爲祠部郎時論稱其夷曠平吳之後天下乂安遂怠於政術耽於遊宴寵愛后黨親貴當權舊臣不得專任彝章紊廢請謁行矣爰至末年知惠帝弗克負荷然恃皇孫聰睿故無廢立之心復慮非賈后所生終致危敗遂與腹心共圖後事說者紛然久而不定竟用王佑之謀遣太子母弟秦王柬都督關中楚王瑋淮南王允並鎮守要害以彊帝室又恐楊氏之偪復以佑爲北軍中候以典禁兵既而寢疾彌留至于大漸佐命元勳皆已先沒羣臣惶惑計無所從會帝小差有詔以汝南王亮輔政又欲令朝士之有名望年少者數人佐之楊駿祕而不宣帝復尋至迷亂楊后輒爲詔以駿輔政促亮進發帝尋小間問汝南王來未意欲見之有所付託左右答言未至帝遂困篤中朝之亂實始于斯矣

制曰武皇承基誕膺天命握圖御宇敷化導民以佚代勞以治易亂絶縑綸之貢去雕琢之飾制奢俗以變儉約止澆風而反淳朴雅好直言留心采擢劉毅裴楷以質直見容嵇紹許奇雖仇讎不棄仁以御物寬而得衆宏略大度有帝王之量焉於時民和俗靜家給人足聿修武用思啓封疆決神算於深衷斷雄圖於議表馬隆西伐王濬南征師不延時獯虜削迹兵無血刃揚越爲墟通上代之不通服前王之未服禎祥顯應風教肅清天人之功成矣霸王之業大矣雖登封之禮讓而不爲驕泰之心因而斯起見土地之廣謂萬葉而無虞覩天下之安謂千年而永治不知處廣以思狹則廣可長廣居治而忘危則治無常治加之建立非所委寄失才志欲就於升平行先迎於禍亂是猶將適越者指沙漠以遵途欲登山者涉舟航而覓路所趣逾遠所尚轉難南北倍殊高下相反求其至也不亦難乎況以新集易動之基而無久安難拔之慮故賈充凶豎懷姦志以擁權楊駿豺狼苞禍心以專輔及乎宮車晚出諒闇未周藩翰變親以成疏連兵競滅其本棟梁回忠而起僞擁衆各舉其威曾未數年綱紀大亂海內版蕩宗廟播遷帝道王猷反居文身之俗神州赤縣翻成被髮之鄉棄所大以資人掩其小而自託爲天下笑其故何哉良由失慎於前所以貽患於後且知子者賢父知臣者明君子不肖則家亡臣不忠則國亂國亂不可以安也家亡不可以全也是以君子防其始聖人閑其端而世祖惑荀勖之奸謀迷王渾之僞策心屢移於衆口事不定於己圖元海當除而不除卒令擾亂區夏惠帝可廢而不廢終使傾覆洪基夫全一人者德之輕拯天下者功之重棄一子者忍之小安社稷者孝之大況乎資三世而成業延二孽以喪之所謂取輕德而捨重功畏小忍而忘大孝聖賢之道豈若斯乎雖則善始於初而乖令終於末所以殷勤史策不能無慷慨焉

晉書卷三

晉書卷三考證

武帝紀二年春正月景戌〇臣龍官按是年二月至六月所紀日之干支往往錯亂如二月己未常山王衡薨丁丑郊祀配天宗祀配帝庚午詔遣侍中常侍匡救不逮計己未至庚午距十二日庚午至丁丑又距八日不應丁丑反在前也又夏五月戊辰詔謀留王非大事皆使王官表上之壬子驃騎將軍博陵公王沈卒六月壬申濟南王遂薨計戊辰距壬子凡四十五日不應一月中有之或壬子與下壬申前後顛倒故耳

平南將軍胡奮出夏口〇南監本誤西下文太康元年二月平南將軍胡奮剋江安本傳云以功累遷征南將軍今從三國志改正

晉書卷三考證

唐 太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帝紀第四

惠帝

孝惠皇帝諱衷字正度武帝第二子也泰始三年立爲皇太子時年九歲太熙元年四月己酉武帝崩是日皇太子卽皇帝位大赦改元爲永熙尊皇后楊氏曰皇太后立妃賈氏爲皇后夏五月辛未葬武皇帝於峻陽陵景子增天下位一等預喪事者二等復租調一年二千石已上皆封關中侯以太尉楊駿爲太傅輔政秋八月壬午立廣陵王遹爲皇太子以中書監何劭爲太子太師吏部尙書王戎爲太子太傅衛將軍楊濟爲太子太保遣南中郎將石崇射聲校尉胡奕長水校尉趙俊揚烈將軍趙歡將屯兵四出冬十月辛酉以司空石鑒爲太尉前鎭西將軍隴西王泰爲司空

永平元年春正月乙酉朔臨朝不設樂詔曰朕夙遭不造淹恤在疚穎祖宗遺靈宰輔忠賢得以眇身託于羣后之上昧於大道不明于訓戰戰兢兢夕惕若厲乃者哀迷之際三事股肱惟社稷之重率遵翼室之典猶欲長奉先皇之制是以有永熙之號然日月踰邁已涉新年開元易紀禮之舊章其改永熙二年爲永平元年又詔子弟及郡官並不得謁陵景午皇太子冠丁未見于太廟二月甲寅賜王公已下帛各有差癸酉鎭南將軍楚王瑋鎭東將軍淮南王允來朝戊寅復置秘書監官三月辛卯誅太傅楊駿駿弟衛將軍珧太子太保濟中護軍張劭散騎常侍段廣楊邈左將軍劉預河南尹李斌中書令符俊東夷校尉文淑尙書武茂皆夷三族壬辰大赦改元賈后矯詔廢皇太后爲庶人徙于金墉城告于天地宗廟誅太后母龐氏壬寅徵大司馬汝南王亮爲太宰與太保衛瓘輔政以秦王柬爲大將軍東平王楙爲撫軍大將軍鎭南將軍楚王瑋爲衛將軍領北軍中候下邳王晃爲尙書令東安公繇爲尙書左僕射進封東安王督將侯者千八十一人庚戌免東安王繇及東平王楙繇徙帶方夏四月癸亥以征東將軍梁王肜爲征西大將軍都督關西諸軍事太子少傅阮坦爲平東將軍監靑徐二州諸軍事己巳以太子太傅王戎爲尙書右僕射五月甲戌瑯琊王覲薨壬午除天下戶調綿絹賜孝悌高年鰥寡力田者帛人三匹六月賈后矯詔使楚王瑋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菑陽公衛瓘乙丑以瑋擅害亮瓘殺之曲赦洛陽以廣陵王師劉寔爲太子太保司空隴西王泰錄尙書事秋七月分揚州荊州十郡爲江州八月庚申以趙王倫爲征東將軍都督徐兗二州諸軍事河間王顒爲北中郎將鎭鄴太子太師何劭爲都督豫州諸軍事鎭許昌徙長沙王乂爲常山王己巳進西陽公羕爵爲王辛未立隴西世子越爲東海王九月甲午大將軍秦王柬薨辛丑徵征西大將軍梁王肜爲衛將軍錄尙書事以趙王倫爲征西大將軍都督雍梁二州諸軍事冬十二月辛酉京師地震是歲東夷十七國南夷二十四部並詣校尉內附

二年春二月己酉賈后弒皇太后于金墉城秋八月壬子大赦九月乙酉中山王耽薨冬十一月大疫是歲沛國雨雹傷麥

三年夏四月滎陽雨雹六月弘農郡雨雹深三尺冬十月太原王泓薨

四年春正月丁酉朔侍中太尉安昌公石鑒薨夏五月蜀郡山移淮南壽春洪水出山崩地陷壞城府及百姓廬舍匈奴郝散反攻上黨殺長吏六月壽春地大震死者二十餘家上庸郡山崩殺二十餘人秋八月郝散帥衆降馮翊都尉殺之上谷居庸上庸並地陷裂水泉涌出人有死者大饑九月景辰赦諸州之遭地災者甲午枉矢東北竟天是歲京師及郡國八地震

五年夏四月彗星見于西方孛于奎至軒轅六月金城地震東海雨雹深五寸秋七月下邳暴風壞廬舍九月鴈門新興太原上黨大風傷禾稼冬十月武庫火焚累代之寶十二月景戌新作武庫大調兵器丹陽雨雹有石生于京師宜年里是歲荊揚兗豫靑徐等六州大水詔遣御史巡行振貸

六年春正月大赦司空下邳王晃薨以中書監張華爲司空太尉隴西王泰爲尙書令衛將軍梁王肜爲太子太保丁丑地震二月東海隕霜傷桑麥彭城呂縣有流血東西百餘步夏四月大風五月荊揚二州大水匈奴郝散弟度元帥馮翊北地馬蘭羌盧水胡反攻北地太守張損死之馮翊太守歐陽建與度元

戰建敗績徵征西大將軍趙王倫爲車騎將軍以太子太保梁王肜爲征西大將軍都督雍梁二州諸軍事鎭關中秋八月雍州刺史解系又爲度元所破秦雍氐羌悉叛推氐帥齊萬年僭號稱帝圍涇陽冬十月乙未曲赦雍涼二州十一月景子遣安西將軍夏侯駿建威將軍周處等討萬年梁王肜屯好畤關中饑大疫

七年春正月癸丑周處及齊萬年戰於六陌王師敗績處死之夏五月魯國雨雹秋七月雍梁州疫大旱隕霜殺秋稼關中饑米斛萬錢詔骨肉相賣者不禁丁丑司徒京陵公王渾薨九月以尙書右僕射王戎爲司徒太子太師何劭爲尙書左僕射

八年春正月景辰地震詔發倉廩振雍州饑人三月壬戌大赦夏五月郊禖石破爲二秋九月荆豫揚徐冀等五州大水雍州有年

九年春正月左積弩將軍孟觀伐氐戰于中亭大破之獲齊萬年徵征西大將軍梁王肜錄尙書事以北中郞將河間王顒爲鎭西將軍鎭關中成都王穎爲鎭北大將軍鎭鄴夏四月鄴人張承基等妖言署置聚黨數千郡縣逮捕皆伏誅六月戊戌太尉隴西王泰薨秋八月以尙書裴頠爲尙書僕射冬十一月甲子朔日有蝕之京師大風發屋折木十二月壬戌廢皇太子遹爲庶人及其三子幽于金墉城殺太子母謝氏

永康元年春正月癸亥朔大赦改元己卯日有食之景子皇孫虨卒二月丁酉大風飛沙拔木三月尉氏雨血妖星見于南方癸未賈后矯詔害庶人遹于許昌夏四月辛卯日有蝕之癸巳梁王肜趙王倫矯詔廢賈后爲庶人司空張華尙書僕射裴頠皆遇害侍中賈謐及黨與數十人皆伏誅甲午倫矯詔大赦自爲相國都督中外諸軍如宣文輔魏故事追復故皇太子位丁酉以梁王肜爲太宰左光祿大夫何劭爲司徒右光祿大夫劉寔爲司空淮南王允爲驃騎將軍己亥趙王倫矯詔害賈庶人于金墉城五月己巳立皇孫臧爲皇太孫尙爲襄陽王六月壬寅葬愍懷太子于顯平陵撫軍將軍清河王遐薨癸卯震崇陽陵標秋八月淮南王允舉兵討趙王倫不剋允及其二子秦王郁漢王迪皆遇害曲赦洛陽平東將軍彭城王植薨改封吳王晏爲賓徒王以齊王冏爲平東將軍鎭許昌光祿大夫陳準爲太尉錄尙書事九月改司徒爲丞相以梁王肜爲之冬十月黃霧四塞十一月戊午大風飛砂石六日乃止甲子立皇后羊氏大赦大酺三日十二月彗星見于東方益州刺史趙廞與洛陽流人李庠害成都內史耿滕犍爲太守李密汶山太守霍固西夷校尉陳總據成都反

永寧元年春正月乙丑趙王倫篡帝位景寅遷帝於金墉城號曰太上皇改金墉曰永昌宮廢皇太孫臧爲濮陽王五星經天縱橫無常癸酉倫害濮陽王臧洛陽流人李特殺趙廞傳首京師三月平東將軍齊王冏起兵以討倫傳檄州郡屯于陽翟征北大將軍成都王穎征西大將軍河間王顒常山王乂豫州刺史李毅兗州刺史王彥南中郞將新野公歆皆舉兵應之衆數十萬倫遣其將閭和出伊闕張泓孫輔出堮坂以距冏孫會士猗許超出黃橋以距穎及穎將趙驤石超戰於溴水會等大敗棄軍走閏月景戌朔日有蝕之夏四月歲星晝見冏將何勖等擊張泓於陽翟大破之斬孫輔等辛酉左衞將軍王輿與尙書淮陵王漼勒兵入宮禽倫黨孫秀孫會許超士猗駱休等皆斬之逐倫歸第即日乘輿反正羣臣頓首謝罪帝曰非諸卿之過也癸亥詔曰朕以不德纂承皇統遠不能光濟大業靖綏四方近不能闢明刑威式遏奸宄至使逆臣孫秀敢肆凶虐窺闚王室遂奉趙王倫篡據天位鎭東大將軍齊王冏征北大將軍成都王穎征西大將軍河間王顒並以明德茂親忠規允著首建大策匡救國難尙書漼共立大謀左衞將軍王輿與羣公卿士協同謀略親勒本營斬秀及其二子前趙王倫爲秀所誤與其子等已詣金墉迎朕幽宮旋軫閶闔豈在予一人獨饗其慶宗廟社稷實有賴焉於是大赦改元孤寡賜穀五斛大酺五日誅趙王倫義陽王威九門侯質等及倫之黨與五月立襄陽王尙爲皇太孫六月戊辰大赦增吏位二等復封賓徒王晏爲吳王庚午東萊王蕤左衞將軍王輿謀廢齊王冏事泄蕤廢爲庶人輿伏誅夷三族甲戌以齊王冏爲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成都王穎爲大將軍錄尙書事河間王顒爲太尉罷丞相復置司徒官己卯以梁王肜爲太宰領司徒封齊王冏功臣葛旟牢平公路秀小黃公

衛殺平陰公劉真安鄉公韓泰封丘公秋七月甲午立吳王晏子固為漢王復
封常山王乂為長沙王八月大赦戊辰原徙邊者益州刺史羅尚討光破之己
巳徙南平王祥為宜都王下邳王韡薨以東平王楙為平東將軍都督徐州諸
軍事九月追東安王繇復其爵丁丑封楚王瑋子範為襄陽王冬十月流人李
特反於蜀十二月司空何劭薨封齊王冏子冰為樂安王英為濟陽王超為淮
南王是歲郡國十二旱六蝗
太安元年春正月庚子安東將軍譙王隨薨三月癸卯赦司冀兗豫四州皇太
孫尚薨夏四月彗星晝見五月乙酉侍中太宰領司徒梁王肜薨以右光祿大
夫劉寔為太傅太尉河間王顒遣將衛博擊李特於蜀為特所敗遂陷梓潼巴
西害廣漢太守張徵自號大將軍癸卯以清河王遐子覃為皇太子賜孤寡帛
大酺五日以齊王冏為太師東海王越為司空秋七月兗豫徐冀等四州大水
冬十月地震十二月丁卯河間王顒表齊王冏窺伺神器有無君之心與成都
王穎新野王歆范陽王虓同會洛陽請廢冏還第長沙王乂奉乘輿屯南止車
門攻冏殺之幽其諸子于金墉城廢冏弟北海王寔大赦改元以長沙王乂為
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封東萊侯蕤子炤為齊王
二年春正月甲子朔赦五歲刑三月李特攻陷益州荊州刺史宋岱擊特斬之
傳首京師夏四月特子雄復據益州五月義陽蠻張昌舉兵反以山都人丘沈
為主改姓劉氏偽號漢建元神鳳攻破郡縣南陽太守劉彬平南將軍羊伊鎮
南大將軍新野王歆並遇害六月遣荊州刺史劉弘等討張昌于方城王師敗
績秋七月中書令卞粹侍中馮蓀河南尹李含等貳於長沙王乂乂疑而害之
張昌陷江南諸郡武陵太守賈隆零陵太守孔紘豫章太守閻濟武昌太守劉
根皆遇害昌別帥石冰寇揚州刺史陳徽與戰大敗諸郡盡沒臨淮人封雲舉
兵應之自阜陵寇徐州八月河間王顒成都王穎舉兵討長沙王乂帝以乂為
大都督帥軍禦之庚申劉弘及張昌戰於清水斬之顒遣其將張方穎遣其將
陸機牽秀石超等來逼京師乙丑帝幸十三里橋遣將軍皇甫商距方於宜陽
己巳帝旋軍于宣武庚午舍于石樓天中裂無雲而雷九月丁丑帝次于河橋

壬午皇甫商為張方所敗甲申帝軍于芒山丁亥幸偃師辛卯舍于豆田癸巳
尚書右僕射興晉侯羊玄之卒帝旋于城東景申進軍緱氏擊牽秀走之大赦
張方入京城燒清明開陽二門死者萬計石超逼乘輿于緱氏冬十月壬寅帝
旋于宮石超焚緱氏服御無遺丁未破牽秀范陽王虓于東陽門外戊申破陸
機于建春門石超走斬其大將賈崇等十六人懸首銅駝街張方退屯十三里
橋十一月辛巳星晝隕聲如雷王師攻方壘不利方決千金堨水碓皆涸乃發
王公奴婢手舂給兵廩一品已下不從征者男子十三以上皆從役又發奴助
兵號為四部司馬公私窮踧米石萬錢詔命所至一城而已壬寅夜赤氣竟天
隱隱有聲景辰地震癸亥東海王越執長沙王乂幽於金墉城尋為張方所害
甲子大赦景寅揚州秀才周玘前南平內史王矩前吳興內史顧秘起義軍以
討石冰冰退自臨淮趣壽陽征東將軍劉準遣廣陵度支陳敏擊冰李雄自郫
城攻益州刺史羅尚尚委城而遁雄盡有成都之地封鮮卑段勿塵為遼西公
永興元年春正月景午尚書令樂廣卒成都王穎自鄴諷于帝乃大赦改元為
永安帝逼於河間王顒密詔雍州刺史劉沈秦州刺史皇甫重以討之沈舉兵
攻長安為顒所敗張方大掠洛中還長安於是軍中大餒人相食以成都王穎
為丞相穎遣從事中郎成夔等以兵五萬屯十二城門殿中宿所忌者穎皆殺
之以三部兵代宿衛二月乙酉廢皇后羊氏幽于金墉城黜皇太子覃復為清
河王三月陳敏攻石冰斬之揚徐二州平河間王顒表請立成都王穎為太弟
戊申詔曰朕以不德纂承鴻緒于茲十有五載禍亂滔天奸逆仍起至乃幽廢
重宮宗廟圮絕成都王穎溫仁惠和克平暴亂其以穎為皇太弟都督中外諸
軍事丞相如故大赦賜鰥寡高年帛三匹大酺五日景辰盜竊太廟服器以太
尉顒為太宰太傅劉寔為太尉六月新作三城門秋七月景申朔右衛將軍陳
眕以詔召百寮入殿中因勒兵討成都王穎戊戌大赦復皇后羊氏及皇太子
覃己亥司徒王戎東海王越高密王簡平昌公模吳王晏豫章王熾襄陽王範
右僕射荀藩等奉帝北征至安陽衆十餘萬穎遣其將石超距戰己未六軍敗
績于蕩陰矢及乘輿百官分散侍中嵇紹死之帝傷頰中三矢亡六璽帝遂幸

超軍餒甚超進水左右奉秋桃超遣弟熙奉帝之鄴穎帥羣官迎謁道左帝下
輿涕泣其夕幸于穎軍穎府有九錫之儀陳留王送貂蟬文衣鶡尾明日乃備
法駕幸于鄴惟豫章王熾司徒王戎僕射荀藩從庚申大赦改元爲建武八月
戊辰穎殺東安王繇張方復入洛陽廢皇后羊氏及皇太子覃匈奴左賢王劉
元海反於離石自號大單于安北將軍王浚遣烏丸騎攻成都王穎于鄴大敗
之穎與帝單車走洛陽服御分散倉卒上下無齎侍中黃門被囊中齎私錢三
千詔貸用所在買飯以供宮人止食于道中客舍宮人有持升餘秔米飯及燥
蒜鹽豉以進帝帝噉之御中黃門布被次獲嘉市麤米飯盛以瓦盆帝噉兩盂
有老父獻蒸雞帝受之至溫將謁陵帝喪履納從者之履下拜流涕左右皆歔
欷及濟河張方帥騎三千以陽燧青蓋車奉迎方拜謁帝躬止之辛巳大赦賞
從者各有差冬十一月乙未方請帝謁廟因劫帝幸長安方以所乘車入殿中
帝馳避後園竹中方逼帝升車左右中黃門鼓吹十二人步從惟中書監盧志
侍側方以帝幸其壘帝令方具車載宮人寶物軍人因妻略後宮分爭府藏魏
晉已來之積掃地無遺矣行次新安寒甚帝墮馬傷足尚書高光進面衣帝嘉
之河閒王顒帥官屬步騎二萬迎于霸上顒前拜謁帝下車止之以征西府爲
宮唯僕射荀藩司隸劉暾太常鄭球河南尹周馥與其遺官在洛陽爲留臺承
制行事號爲東西臺焉景午留臺大赦改元復爲永安辛丑復皇后羊氏李雄
僭號成都王劉元海僭號漢王十二月丁亥詔曰天禍晉邦冢嗣莫繼成都王
穎自在儲貳政績虧損四海失望不可承重其以王還第豫章王熾先帝愛子
令聞日新四海注意今以爲皇太弟以隆我晉邦以司空越爲太傅與太宰顒
夾輔朕躬司徒王戎參錄朝政光祿大夫王衍爲尚書左僕射安南將軍虓安
北將軍浚平北將軍騰各守本鎮高密王簡爲鎮南將軍領司隸校尉權鎮洛
陽東中郎將模爲寧北將軍都督冀州鎮于鄴鎮南大將軍劉弘領荊州以鎮
南土周馥繆胤各還本部百官皆復職齊王冏前應還第長沙王乂輕陷重刑
封其子紹爲樂平縣王以奉其嗣自頃戎車屢征勞費人力供御之物皆減三
分之二戶調田租三分減一蠲除苛政愛人務本清通之後當還東京大赦改
元以河閒王都督中外諸軍事

二年春正月甲午朔帝在長安夏四月詔封樂平王紹爲齊王景子張方廢皇
后羊氏六月甲子侍中司徒安豐侯王戎薨隴西太守韓稚攻秦州刺史張輔
殺之李雄僭即帝位國號蜀秋七月甲午尚書諸曹火燒崇禮闥東海王越嚴
兵徐方將西迎大駕成都王穎部將公師藩等聚衆攻陷郡縣害陽平太守李
志汲郡太守張延等轉攻鄴平昌公模遣將軍趙驤擊破之八月辛丑大赦驃
騎將軍范陽王虓逐冀州刺史李義揚州刺史曹武殺丹陽太守朱建李雄遣
其將李驤寇漢安車騎大將軍劉弘逐平南將軍彭城王釋于宛九月庚寅朔
公師藩又害平原太守王景清河太守馮熊庚子豫州刺史劉喬攻范陽王虓
於許昌敗之壬子以成都王穎爲鎮軍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鎮鄴河閒王
顒遣將軍呂朗屯洛陽冬十月景子詔曰得豫州刺史劉喬檄稱潁川太守劉
輿迫脅驃騎將軍虓距逆詔令造構凶逆擅劫郡縣合聚兵衆擅用苟晞爲兗
州斷截王命鎮南大將軍荊州刺史劉弘平南將軍彭城王釋等其各勒所統
逕會許昌與喬幷力今遣右將軍張方爲大都督統精卒十萬建武將軍呂朗
廣武將軍騫龜建威將軍刁默等爲軍前鋒共會許昌除輿兄弟丁丑使前車
騎將軍石超北中郎將王闡討輿等赤氣見于北方東西竟天有星孛于北斗
平昌公模遣將軍宋胄等屯河橋十一月立節將軍周權詐被檄自稱平西將
軍復皇后羊氏洛陽令何喬攻權殺之復廢皇后十二月呂朗等東屯滎陽成
都王穎進據洛陽張方劉弘等並按兵不能禦范陽王虓濟自官渡拔滎陽斬
石超襲許昌破劉喬於蕭喬奔南陽右將軍陳敏舉兵反自號楚公矯稱被中
詔從沔漢奉迎天子逐揚州刺史劉機丹陽太守王曠遣弟恢南略江州刺史
應邈奔弋陽

光熙元年春正月戊子朔日有蝕之帝在長安河閒王顒聞劉喬破大懼遂殺
張方請和於東海王越越不聽宋胄等破穎將樓裒進逼洛陽穎奔長安甲子
越遣其將祁弘宋胄司馬纂等迎帝三月東萊惤令劉柏根反自稱惤公襲臨
淄高密王簡奔聊城王浚遣將討柏根斬之夏四月己巳東海王越屯于溫顒

遣弘農太守彭隨北地太守刁默距祁弘等於湖五月枉矢西南流范陽國地燃可以爨壬辰祁弘等與刁默戰默大敗顒頼走南山奔于宛弘等所部鮮卑大掠長安殺二萬餘人是日日光四散赤如血甲午又如之己亥弘等奉帝還洛陽帝乘牛車行宮藉草公卿跋涉戊申驃騎范陽王虓殺司隸校尉邢喬己酉盜取太廟金匱及策文各四六月景辰朔至自長安升舊殿哀感流涕謁于太廟復皇后羊氏辛未大赦改元秋七月乙酉朔日有食之太廟吏賈苞盜太廟靈衣及劍伏誅八月以太傅東海王越錄尙書驃騎將軍范陽王虓爲司空九月頴丘太守馮嵩執成都王頴送之于鄴進東嬴公騰爵爲東燕王平昌公模爲南陽王冬十月司空范陽王虓薨虓長史劉輿害成都王頴十一月庚午帝崩于顯陽殿時年四十八葬太陽陵帝之爲太子也朝廷咸知不堪政事武帝亦疑焉嘗悉召東宮官屬使以尙書事令太子決之帝不能對賈妃遣左右代對多引古義給事張泓曰太子不學陛下所知今宜以事斷不可引書妃從之泓乃具草令帝書之武帝覽而大悅太子遂安及居大位政出羣下綱紀大壞貨賂公行勢位之家以貴陵物忠賢路絕讒邪得志更相薦舉天下謂之互市焉高平王沉作釋時論南陽魯褒作錢神論廬江杜嵩作任子春秋皆疾時之作也帝又嘗在華林園聞蝦蟆聲謂左右曰此鳴者爲官乎私乎或對曰在官地爲官在私地爲私及天下荒亂百姓餓死帝曰何不食肉糜其蒙蔽皆此類也後因食餅中毒而崩或云司馬越之鴆

史臣曰不才之子則天稱大權非帝出政邇宵人褒姒共叔帶並興襄后與犬戎俱運昔者丹朱不肖赧王逃責相彼凶德事關休咎方乎土梗以墜其情溽暑之氣將闌淫鼃之音罕記乃彰嗤笑用符顛隕豈通才俊彥猶形於前代增淫助虐擅於當今者歟物號忠良於玆拔本人稱妖孽自此疏源長樂不祥承華非命生靈版蕩社稷丘墟古者敗國亡身分鑣共軫不有亂常則多庸暗豈明神喪其精魄武皇不知其子也

贊曰惠皇居尊臨朝聽言厥體斯昧其情則昏高臺望子長夜奚寃金墉毀冕湯陰釋胄及爾皆亡滔天來遘

晉書卷四

唐 太宗文皇帝御撰

帝紀第五

孝懷帝

孝懷皇帝諱熾字豐度武帝第二十五子也太熙元年封豫章郡王屬孝惠之時宗室搆禍帝冲素自守門絕賓游不交世事專玩史籍有譽於時初拜散騎常侍及趙王倫篡見收倫敗爲射聲校尉累遷車騎大將軍都督青州諸軍事未之鎮永興元年改授鎮北大將軍都督鄴城守諸軍事十二月丁亥立爲皇太弟以清河王覃本太子也懼不敢當典書令廬陵脩肅曰二相經營王室志寧社稷儲貳之重宜歸時望親賢之舉非大王而誰清河幼弱未允衆心是以既升東宮復贊藩國今乘輿播越二宮久曠常恐氐羌飲馬於涇川螘衆控弦於霸水宜及吉辰時登儲副上翼大駕早寧東京下允黔首喁喁之望帝曰卿吾之宋昌也乃從之

光熙元年十一月庚午孝惠帝崩羊皇后以於太弟爲嫂不得爲太后催清河王覃入已至尚書閣侍中華混等急召太弟癸酉即皇帝位大赦尊皇后羊氏爲惠皇后居弘訓宮追尊所生太妃王氏爲皇太后立妃梁氏爲皇后十二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己亥封彭城王植子融爲樂城縣王南陽王模殺河間王顒於雍谷辛丑以中書監溫羨爲司徒尚書左僕射王衍爲司空己酉葬孝惠皇帝于太陽陵李雄別帥李離寇梁州

永嘉元年春正月癸丑朔大赦改元除三族刑以太傅東海王越輔政殺御史中丞諸葛玫二月辛巳東萊人王彌起兵反寇青徐二州長廣太守宋羆東牟太守龐伉並遇害三月己未朔平東將軍周馥斬送陳敏首丁卯改葬武悼楊皇后庚午立豫章王詮爲皇太子辛未大赦庚辰東海王越出鎮許昌以征東將軍高密王簡爲征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鎮襄陽改封安北將軍東燕王騰爲新蔡王都督司冀二州諸軍事鎮鄴以征南將軍南陽王模爲征西大將軍都督秦雍梁益四州諸軍事鎮長安并州諸郡爲劉元海所陷刺史劉琨獨保晉陽夏五月馬牧帥汲桑聚衆反敗魏郡太守馮嵩遂陷鄴城害新蔡王騰燒鄴宮火旬日不滅又殺前幽州刺史石尟於樂陵入掠平原山陽公劉秋遇害洛陽步廣里地陷有二鵝出色蒼者冲天白者不能飛建寧郡夷攻陷寧州死者三千餘人秋七月己酉朔東海王越進屯官渡以討汲桑己未以平東將軍琅邪王睿爲安東將軍都督揚州江南諸軍事假節鎮建鄴八月己卯朔撫軍將軍苟晞敗汲桑於鄴甲辰曲赦幽并司冀兗豫等六州分荊州江州八郡爲湘州九月戊申苟晞又破汲桑陷其九壘辛亥有大星如日小者如斗自西方流於東北天盡赤俄有聲如雷始脩千金堨於許昌以通運冬十一月戊申朔日有蝕之甲寅以尚書右僕射和郁爲征北將軍鎮鄴十二月戊寅并州人田蘭薄盛等斬汲桑於樂陵甲午以前太傅劉寔爲太尉庚子以光祿大夫延陵公高光爲尚書令東海王越矯詔囚清河王覃于金墉城癸卯越自爲丞相以撫軍將軍苟晞爲征東大將軍

二年春正月景子朔日有蝕之丁未大赦二月辛卯清河王覃爲東海王越所害庚子石勒寇常山安北將軍王浚討破之三月東海王越鎮鄄城劉元海侵汲郡略有頓丘河內之地王彌寇青徐兗豫四州夏四月丁亥入許昌諸郡守將皆奔走五月甲子彌遂寇洛陽司徒王衍帥衆禦之彌退走秋七月甲辰劉元海寇平陽太守宋抽奔京師河東太守力戰死之八月丁亥東海王越自鄄城遷屯于濮陽九月石勒寇趙郡征北將軍和郁自鄴奔于衛國冬十月甲戌劉元海僭帝號于平陽仍稱漢十一月乙巳尚書令高光卒丁卯以太子少傅荀藩爲尚書令己酉石勒寇鄴魏郡太守王粹戰敗死之十二月辛未朔大赦立長沙王乂子碩爲長沙王鑠爲臨淮王

三年春正月甲午彭城王釋薨三月戊申征南大將軍高密王簡薨以尚書左僕射山簡爲征南將軍都督荊湘交廣等四州諸軍事司隸校尉劉暾爲尚書左僕射丁巳東海王越歸京師乙丑勒兵入宮於帝側收近臣中書令繆播帝舅王延等十餘人並害之景寅曲赦河南郡丁卯太尉劉寔請老以司徒王衍爲太尉東海王越領司徒劉元海寇黎陽遣車騎將軍王堪擊之王師敗績于

延津死者三萬餘人大旱江漢河洛皆竭可涉夏四月左積弩將軍朱誕叛奔于劉元海石勒攻陷冀州郡縣百餘壁秋七月戊辰當陽地裂三所各廣三丈長三百餘步辛未平陽人劉芒蕩自稱漢後誑誘羌戎僭帝號於馬蘭山支胡五斗叟郝索聚衆數千爲亂屯新豐與芒蕩合黨劉元海遣子聰及王彌寇上黨圍壺關并州刺史劉琨使兵救之爲聰所敗淮南內史王曠將軍施融曹超及聰戰又敗超融死之上黨太守龐淳以郡降賊九月景寅劉聰圍浚儀遣平北將軍曹武討之丁丑王師敗績東海王越入保京城聰至西明門越禦之戰于宣陽門外大破之石勒寇常山安北將軍王浚使鮮卑騎救之大破勒於飛龍山征西大將軍南陽王模使其將淳于定破劉芒蕩五斗叟並斬之使車騎將軍王堪平北將軍曹武討劉聰王師敗績堪奔還京師李雄別帥羅羨以梓潼歸順劉聰攻洛陽西明門不尅宜都夷道山崩荆湘二州地震冬十一月石勒陷長樂安北將軍王斌遇害因屠黎陽乞活帥李惲薄盛等帥衆救京師聰退走惲等又破王彌于新汲十二月乙亥夜有白氣如帶自地升天南北各二丈

四年春正月乙丑朔大赦二月石勒襲鄄城兗州刺史袁孚戰敗爲其部下所害勒又襲白馬車騎將軍王堪死之李雄將文碩殺雄大將軍李國以巴西歸順戊午吳興人錢璯反自稱平西將軍三月丞相倉曹屬周玘帥鄉人討璯斬之夏四月大水將軍祁弘破劉元海將劉靈曜于廣宗李雄陷梓潼兗州地震五月石勒寇汲郡執太守胡龍遂南濟河滎陽太守裴純奔建鄴大風折木地震幽并司冀秦雍等六州大蝗食草木牛馬毛皆盡六月劉元海死其子和嗣僞位和弟聰弒和而自立秋七月劉聰從弟曜及其將石勒圍懷詔征虜將軍宋抽救之爲曜所敗抽死之九月河內人樂仰執太守裴整叛降于石勒徐州監軍王隆自下邳棄軍奔于周馥雍州人王如舉兵反于宛殺害令長自號大將軍司雍二州牧大掠漢沔新平人龐實馮翊人嚴嶷京兆人侯脫等各起兵應之征南將軍山簡荆州刺史王澄南中郎將杜蕤並遣兵援京師及如戰于宛諸軍皆大敗王澄獨以衆進至沶口衆潰而歸冬十月辛卯晝昏至于庚子大星西南墜有聲壬寅石勒圍倉垣陳留內史王讚擊敗之勒走河北壬子以驃騎將軍王浚爲司空平北將軍劉琨爲平北大將軍京師饑東海王越羽檄徵天下兵帝謂使者曰爲我語諸征鎮若今日尚可救後則無逮矣時莫有至者石勒陷襄城太守崔曠遇害遂至宛王浚遣鮮卑文鴦帥騎救之勒退浚又遣別將王申始討勒于汶石津大破之十一月甲戌東海王越帥衆出許昌以行臺自隨宮省無復守衛荒饉日甚殿內死人交橫府寺營署並掘塹自守盜賊公行枹鼓之音不絕越軍次項自領豫州牧以太尉王衍爲軍司丁丑流氐隗伯等襲宜都太守嵇晞奔建鄴壬申始攻劉曜王彌於瓶壘破之鎮東將軍周馥表迎大駕遷都壽陽越使裴碩討馥爲馥所敗走保東城請救於琅邪王睿襄陽大疫死者三千餘人加涼州刺史張軌安西將軍十二月征東大將軍苟晞攻王彌別帥曹嶷破之乙酉平陽人李洪帥流人入定陵作亂

五年春正月帝密詔苟晞討東海王越壬申晞爲曹嶷所破乙未越遣從事中郎將楊瑁徐州刺史裴盾共擊晞癸酉石勒入江夏太守楊珉奔于武昌乙亥李雄攻陷涪城梓潼太守譙登遇害湘州流人杜弢據長沙反戊寅安東將軍琅邪王睿使將軍甘卓攻鎮東將軍周馥於壽春馥衆潰庚辰太保平原王幹薨二月石勒寇汝南汝南王祐奔建鄴三月戊午詔下東海王越罪狀告方鎮討之以征東大將軍苟晞爲大將軍景子東海王越薨四月戊子石勒追東海王越喪及於東郡將軍錢端戰死軍潰太尉王衍吏部尚書劉望廷尉諸葛銓尚書鄭豫武陵王澹等皆遇害王公已下死者十餘萬人東海世子毗及宗室四十八王尋又沒于石勒賊王桑冷道陷徐州刺史裴盾遇害桑遂濟淮至于歷陽五月益州流人汝班梁州流人蹇撫作亂於湘州虜刺史苟眺南破零桂諸郡東掠武昌安城太守郭察邵陵太守鄭融衡陽內史滕育並遇害進司空王浚爲大司馬征西大將軍南陽王模爲太尉太子太傅傅祗爲司徒尚書令荀藩爲司空安東將軍琅邪王睿爲鎮東大將軍東海王越之出也使河南尹潘滔居守大將軍苟晞表遷都倉垣帝將從之諸大臣畏滔不敢奉詔且宮中及黃門戀資財不欲出至是饑甚人相食百官流亡者十八九帝召羣臣會議

將行而警衛不備帝撫手歎曰如何會無車輿乃使司徒傅祗出詣河陰脩理舟楫爲水行之備朝士數十人導從帝步出西掖門至銅駝街爲盜所掠不得進而還六月癸未劉曜王彌石勒同寇洛川王師頻爲賊所敗死者甚衆庚寅司空荀藩光祿大夫荀組奔轘轅太子左率溫畿夜開廣莫門奔小平津丁酉劉曜王彌入京師帝開華林園門出河陰藕池欲幸長安爲曜等所追及曜等遂焚燒宮廟逼辱妃后吳王晏竟陵王楙尚書左僕射和郁右僕射曹馥尚書閭丘沖袁粲王緄河南尹劉默等皆遇害百官士庶死者三萬餘人帝蒙塵於平陽劉聰以帝爲會稽公荀藩移檄州鎮以琅邪王爲盟主豫章王端東奔苟晞晞立爲皇太子自領尚書令具置官屬保梁國之蒙縣百姓饑儉米斛萬餘價秋七月大司馬王浚承制假立太子置百官署征鎮石勒寇穀陽沛王滋戰敗遇害八月劉聰使子粲攻陷長安太尉征西將軍南陽王模遇害長安遺人四千餘家奔漢中九月癸亥石勒襲陽夏至于蒙縣大將軍苟晞豫章王端並沒于賊冬十月勒寇豫州諸軍至江而還十一月猗盧寇太原平北將軍劉琨不能制徙五縣百姓於新興以其地居之

六年春正月帝在平陽劉聰寇太原故鎮南府牙門將胡亢聚衆寇荊土自號楚公二月壬子日有食之癸丑鎮東大將軍琅邪王睿上尚書檄四方以討石勒大司馬王浚移檄天下稱被中詔承制以荀藩爲太尉汝陰王熙爲石勒所害夏四月景寅征南將軍山簡卒秋七月歲星熒惑太白聚于牛斗石勒寇冀州劉粲寇晉陽平北將軍劉琨遣部將郝詵帥衆禦粲詵敗績死之太原太守高喬以晉陽降粲八月庚戌劉琨奔於常山辛亥陰平都尉董沖逐太守王鑒以郡叛降于李雄乙亥劉琨乞師于猗盧表盧爲代公九月己卯猗盧使子利孫赴琨不得進辛巳前雍州刺史賈疋討劉粲於三輔走之關中小定乃與衞將軍梁芬京兆太守梁綜共奉秦王鄴爲皇太子於長安冬十月猗盧自將六萬騎次于盆城十一月甲午劉粲遁走劉琨收其遺衆保于陽曲是歲大疫

七年春正月劉聰大會使帝著青衣行酒侍中庾珉號哭聰惡之丁未帝遇弑崩于平陽時年三十帝初誕有嘉禾生于豫章之南昌先是望氣者云豫章有天子氣其後竟以豫章爲皇太弟在東宮恂恂謙損接引朝士講論書籍及即位始遵舊制臨太極殿使尚書郎讀時令又於東堂聽政至於宴會輒與羣官論衆務考經籍黃門侍郎傅宣歎曰今日復見武帝之世矣秘書監荀崧又常謂人曰懷帝天姿清劭少著英猷若遭承平足爲守文佳主而繼惠帝擾亂之後東海專政無幽厲之釁而有流亡之禍

孝愍帝

孝愍皇帝諱鄴字彥旗武帝孫吳孝王晏之子也出繼後伯父秦獻王柬襲封秦王永嘉二年拜散騎常侍撫軍將軍及洛陽傾覆避難于滎陽密縣與舅荀藩荀組相遇自密南趨許潁豫州刺史閻鼎與前撫軍長史王毗司徒長史劉疇中書郎李昕及藩組等同謀奉帝歸于長安而疇等中塗復叛鼎追殺之藩組僅而獲免鼎遂挾帝乘牛車自宛趣武關頻遇山賊士卒亡散次于藍田鼎告雍州刺史賈疋疋遣州兵迎衞達于長安又使輔國將軍梁綜助守之時有玉龜出霸水神馬鳴城南焉六年九月辛巳奉秦王爲皇太子登壇告類建宗廟社稷大赦加疋征西大將軍以秦州刺史南陽王保爲大司馬賈疋討賊張連遇害衆推始平太守麴允領雍州刺史爲盟主承制選置建興元年夏四月景午奉懷帝崩問舉哀成禮壬申即皇帝位大赦改元以衞將軍梁芬爲司徒雍州刺史麴允爲使持節領軍將軍錄尚書事京兆太守索綝爲尚書右僕射石勒攻龍驤將軍李惲於上白惲敗死之五月壬辰以鎮東大將軍琅邪王睿爲侍中左丞相大都督陝東諸軍事大司馬南陽王保爲右丞相大都督陝西諸軍事又詔二王曰夫陽九百六之災雖在盛世猶或遘之朕以幼沖纂承洪緒庶憑祖宗之靈羣公義士之力蕩滅凶寇拯拔幽宮瞻望未達肝心分裂昔周邵分陝姬氏以隆平王東遷晉鄭爲輔今左右丞相茂德齊聖國之昵屬當恃二公掃除鯨鯢奉迎梓宮克復中興令幽并兩州勒卒三十萬直造平陽右丞相宜帥秦涼梁雍武旅三十萬徑詣長安左丞相帥所領精兵二十萬徑造洛陽分遣前鋒爲幽并後駐赴同大限克成元勳又詔琅邪王曰朕以沖昧纂承洪緒未能梟夷凶逆奉迎梓宮枕戈煩冤肝心抽裂前得魏浚表知公帥

先三軍已據壽春傳檄諸侯協齊威勢想今漸進已達洛陽涼州刺史張軌乃心王室連旗萬里已到汧隴梁州刺史張光亦遣巴漢之卒屯在駱谷秦川驍勇其會如林間遣使適還具知平陽定問云幽并隆盛餘胡衰破然猶恃險當須大舉未知公今所到是以息兵秣馬未便進軍今為已至何許當須來旨便乘輿自出會除中原也公宜思弘謀猷勖濟遠略使山陵旋反四海有賴故遣殿中都尉劉蜀蘇馬等具宣朕意公茂德昵屬宣隆東夏恢融六合非公而誰但洛都陵廟不可空曠公宜鎮撫以綏山東右丞相當入輔弼追蹤周邵以隆中興也六月石勒害兗州刺史田徽是時山東郡邑相繼陷于勒秋八月癸亥劉蜀等達于揚州改建鄴為建康改鄴為臨漳杜弢寇武昌焚燒城邑弢別將王真襲沔陽荊州刺史周顗奔于建康九月司空荀藩薨于滎陽劉聰寇河南河南尹張髦死之冬十月荊州刺史陶侃討杜弢黨杜曾於石城為曾所敗己巳大雨雹庚午大雪十一月流人楊武攻陷梁州十二月河東地震雨肉

二年春正月己巳朔黑霧著人如墨連夜五日乃止辛未辰時日隕于地又有三日相承出于西方而東行丁丑大赦楊武大略漢中遂奔李雄二月壬寅以司空王浚為大司馬衛將軍荀組為司空涼州刺史張軌為太尉封西平郡公并州刺史劉琨為大將軍三月癸酉石勒陷幽州殺侍中大司馬幽州牧博陵公王浚焚燒城邑害萬餘人杜弢別帥王真襲荊州刺史陶侃於林鄣侃奔灄中夏四月甲辰地震五月壬辰太尉領護羌校尉涼州刺史西平公張軌薨六月劉曜趙冉寇新豐諸縣安東將軍索綝討破之秋七月曜冉等又逼京都領軍將軍麴允討破之冉中流矢而死九月北中郎將劉演剋頓丘斬石勒所署太守邵攀景戌麟見襄平單于代公猗盧遣使獻馬蒲子馬生人

三年春正月盜殺晉昌太守趙珮吳興人徐馥害太守袁琇以侍中宋哲為平東將軍屯華陰二月景子進左丞相琅邪王睿為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右丞相南陽王保為相國司空荀組為太尉大將軍劉琨為司空進封代公猗盧為代王荊州刺史陶侃破王真於巴陵杜弢別將杜弘張彥與臨川內史謝摛戰于海昏摛敗績死之三月豫章內史周訪擊杜弘走之斬張彥於陳夏四月大赦五月劉聰寇并州六月盜發漢霸杜二陵及薄太后陵太后面如生得金玉綵帛不可勝紀時以朝廷草創服章多闕勑收其餘以實內府丁卯地震辛巳大赦勑雍州掩骼埋胔脩復陵墓有犯者誅及三族秋七月石勒陷濮陽害太守韓弘劉聰寇上黨劉琨遣將救之八月癸亥戰于襄垣王師敗績荊州刺史陶侃攻杜弢弢敗走道死湘州平九月劉曜寇北地命領軍將軍麴允討之冬十月允進攻青白城以豫州牧征東將軍索綝為尚書僕射都督宮城諸軍事劉聰陷馮翊太守梁肅奔萬年十二月涼州刺史張寔送皇帝行璽一紐盜殺安定太守趙班

四年春三月代王猗盧薨其眾歸于劉琨夏四月丁丑劉曜寇上郡太守籍韋率其眾奔于南鄭涼州刺史張寔遣步騎五千來赴京都石勒陷廩丘北中郎將劉演出奔五月平夷太守雷炤害南廣太守孟桓帥二郡三千餘家叛降于李雄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大蝗秋七月劉曜攻北地麴允帥步騎三萬救之王師不戰而潰北地太守麴昌奔于京師曜進至涇陽渭北諸城悉潰建威將軍魯充散騎常侍梁緯少府皇甫陽等皆死之八月劉曜逼京師內外斷絕鎮西將軍焦嵩平東將軍宋哲始平太守竺恢等同赴國難麴允與公卿守長安小城以自固散騎常侍華輯監京兆馮翊弘農上洛四郡兵東屯霸上鎮軍將軍胡崧帥城西諸郡兵屯遮馬橋並不敢進冬十月京師饑甚米斗金二兩人相食死者太半太倉有麴數十餅麴允屑為粥以供帝至是復盡帝泣謂允曰今窘厄如此外無救援死於社稷是朕事也朕念將士暴離斯酷今欲因城未陷為羞死之事庶令黎元免屠爛之苦行矣遣書朕意決矣十一月乙未使侍中宋敞送牋於曜帝乘羊車肉袒銜璧輿櫬出降羣臣號泣攀車執帝之手帝亦悲不自勝御史中丞吉朗自殺曜焚櫬受璧使宋敞奉帝還宮初有童謠曰天子何在豆田中時王浚在幽州以豆有藿殺隱士霍原以應之及帝如曜營營實在城東豆田壁辛丑帝蒙塵於平陽麴允及羣官並從劉聰假帝光祿大夫懷安侯壬寅聰臨殿帝稽首于前麴允伏地慟哭因自殺尚書梁允侍中梁濬散騎常侍嚴敦左丞臧振黃門侍郎任播張偉杜曼及諸郡守並為

曜所害。華輯奔南山。石勒圍樂平，司空劉琨遣兵援之，爲勒所敗，樂平太守韓據出奔。司空長史李弘以并州叛，降于勒。十二月甲申朔，日有食之。己未，劉琨奔薊，依段匹磾。

五年春正月，帝在平陽。庚子，虹霓彌天，三日並照。平東將軍宋哲奔江左。李雄使其將李恭、羅寅寇巴東。二月，劉聰使其將劉暢攻滎陽，太守李矩擊破之。三月，琅邪王睿承制改元，稱晉王於建康。夏五月景子，日有食之。秋七月，大旱，司冀青雍等四州螽蝗。石勒亦競取百姓禾，時人謂之胡蝗。八月，劉聰使趙固襲衞將軍華薈於定穎，遂害之。冬十月景子，日有食之。劉聰出獵，令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爲導，百姓聚而觀之，故老或歔欷流涕，聰聞而惡之。聰後因大會，使帝行酒洗爵，反而更衣，又使帝執蓋，晉臣在坐者多失聲而泣，尚書郎辛賓抱帝慟哭，爲聰所害。十二月戊戌，帝遇弒，崩于平陽，時年十八。帝之繼皇統也，屬永嘉之亂，天下崩離，長安城中戶不盈百，牆宇頹毀，蒿棘成林。朝廷無車馬章服，唯桑版署號而已。衆唯一旅，公私有車四乘，器械多闕，運饋不繼。巨猾滔天，帝京危急，諸侯無釋位之志，征鎮闕勤王之舉，故君臣窘迫，以至殺辱云。

史臣曰：昔炎暉杪暮，英雄多假於宗室；金德韜華，顛沛共推於懷愍。樊陽寂寥，兵車靡會，豈力不足而情有餘乎？喋喋遺萌，苟存其主，譬彼詩人，愛其棠樹。夫有非常之事而無非常之功，詳觀發迹，用非天啟，是以輿櫬銜璧，可得而言焉。□□五□三□□□□寇龍州午首，故以立君股肱，非挑戰之秋。劉石有滔天之勢，□□中斷，□戈外絕，兩京淪狄，再駕徂戎，周王隕首於驪峯，衞公亡肝於淇上，願爲一郡，其可得乎？干寶有言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時而仕，值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屢中，遂服輿軫，驅馳三世。性深阻若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故賢愚咸懷，小大畢力。爾乃取鄧艾於農隙，引州泰於行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故能西禽孟達，東舉公孫，內夷曹爽，外襲王淩，神略獨斷，征伐四克。維御羣后，大權在己，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世宗承基，太祖繼業，玄豐亂內，欽誕寇外，潛謀雖密，而在機必兆；淮浦再擾，而許洛不震，咸黜異圖，用融前烈。然後推轂鍾鄧，長驅庸蜀，三關電埽，而劉禪入臣，天符人事，於是信矣。始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至于世祖，遂享皇極。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和而不弛，寬而能斷，故民詠維新，四海悅勸矣。聿修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苦，腹心不同，公卿異議，而獨納羊祜之策，杖王杜之決，役不二時，江湘來同，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牛馬被野，餘糧委畝，故于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矣。武皇既崩，山陵未乾，而楊駿被誅，母后廢黜，尋以二公楚王之變，宗子無維城之助，師尹無具瞻之貴，至乃易天子以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謠，民不見德，惟亂是聞，朝爲伊周，夕成桀跖，善惡陷於成敗，毀譽脅於世利，內外混淆，庶官失才，名實反錯，天綱解紐，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李辰石冰傾之於荊揚，元海王彌撓之於青冀，戎羯稱制，二帝失尊，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夫作法於治，其弊猶亂，作法於亂，誰能救之！彼元海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非有吳先主、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衆，非吳蜀之敵也。脫耒爲兵，裂裳爲旗，非戰國之器也。自下逆上，非鄰國之勢也。然而擾天下如驅羣羊，舉二都如拾遺，將相王侯連頸以受戮，后嬪妃主虜辱於戎卒，豈不哀哉！天下，大器也；羣生，重畜也。愛惡相攻，利害相奪，其勢常也。若積水於防，燎火于原，未嘗暫靜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重者不可以爭競擾。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扞其大患，禦其大災，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己，而不謂浚己以生也。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趣藪澤也。然後設禮文以理之，斷刑罰以威之，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求明察以官之，篤慈愛以固之，故衆知向方，皆樂其生而哀其死，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廉恥篤於家閭，邪僻銷於胸懷。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義，又況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乎！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是以昔之有天下者之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主，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昔周之興也，后稷生於姜嫄，而天命昭顯，文武之功起於后稷。至於公劉遭夏人之亂，去邰之豳，身服厥勞。至於大

王為戎翟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之故從之如歸市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至于王季能貊其德音至于文王而維新其命由此觀之周家世積忠厚仁及草木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以成其福祿者也而其妃后躬行四教尊敬師傅服澣濯之衣修煩辱之事化天下以成婦道是以漢濱之女守潔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始於憂勤終於逸樂以三聖之知伐獨夫之紂猶正其名教曰逆取順守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故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故其積基樹本經緯禮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纏綿也今晉之興也功烈於百王事捷於三代宣景遭多難之時誅庶孽以便事不及修公劉大王之仁也受遺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於亳高貴沖人不得復子明辟也二祖逼禪代之期不暇待三分八百之會也是其創基立本異於先代者也加以朝寡純德之人鄉乏不貳之老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老莊為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蕩為辨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為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是以劉頌屢言治道傅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若夫文王日旰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蓋共嗤黜以為灰塵矣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慝奔於貨欲之塗選者為人擇官官者為身擇利而執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大極其尊小錄其要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真著崇讓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其婦女莊櫛織紝皆取成於婢僕未嘗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恥淫泆之過不拘妒忌之惡父兄不之罪也天下莫知非也又況責之聞四教於古修貞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如水斯積而決其隄防如火斯畜而離其薪燎也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也察庾純賈充之爭而見師尹之多僻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思郭欽之謀而悟戎狄之有釁覽傅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主治之辛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之於聲樂范燮必為之請死賈誼必為之痛哭又況我惠帝以放蕩之德臨之哉懷帝承亂得位羈於彊臣愍帝奔播之後徒厠其虛名天下之政既去非命世之雄才不能取之矣淳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于中宗皇帝

贊曰懷佩玉璽愍居黃屋鼇墜三山鯨吞九服獯入金商穹居未央圓顱靈仆方趾咸僵大夫反首徙我平陽主憂臣哭于何不臧

晉書卷五

晉書卷五考證

孝愍帝紀前得魏浚表○上文大司馬王浚移檄天下此魏字當是王字之訛

晉書卷五考證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帝紀第六

元帝

元皇帝諱睿字景文宣帝曾孫琅邪恭王覲之子也咸寧二年生於洛陽有神光之異一室盡明所藉藁如始刈及長白豪生於日角之左隆準龍顏目有精曜顧眄煒如也年十五嗣位琅邪王幼有令聞及惠皇之際王室多故帝每恭儉退讓以免於禍沈敏有度量不顯灼然之跡故時人未之識焉惟侍中嵇紹異之謂人曰琅邪王毛骨非常殆非人臣之相也元康二年拜員外散騎常侍累遷左將軍從討成都王穎蕩陰之敗也叔父東安王繇為穎所害帝懼禍及將出奔其夜月正明而禁衛嚴警帝無由得去甚窘迫有頃雲霧晦冥雷雨暴至徼者皆弛因得潛出穎先令諸關無得出貴人帝既至河陽為津吏所止從者宋典後來以策鞭帝馬而笑曰舍長官禁貴人汝亦被拘邪吏乃聽過至洛陽迎太妃俱歸國東海王越之收兵下邳也假帝輔國將軍尋加平東將軍監徐州諸軍事鎮下邳俄遷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越西迎大駕留帝居守永嘉初用王導計始鎮建鄴以顧榮為軍司馬賀循為參佐王敦王導周顗刁協並為腹心股肱賓禮名賢存問風俗江東歸心焉屬太妃薨于國自表奔喪葬畢還鎮增封宣城郡二萬戶加鎮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受越命討征東將軍周馥走之及懷帝蒙塵於平陽司空荀藩等移檄天下推帝為盟主江州刺史華軼不從使豫章內史周廣前江州刺史衛展討禽之愍帝即位加左丞相歲餘進位丞相大都督中外諸軍事遣諸將分定江東斬叛者孫弼於宣城平杜弢於湘州承制赦荊揚及西都不守帝出師露次躬擐甲冑移檄四方徵天下之兵剋日進討于時有玉冊見於臨安白玉麒麟神璽出於江寧其文曰長壽萬年日有重暈皆以為中興之象焉

建武元年春二月辛巳平東將軍宋哲至宣愍帝詔曰遭運迍否皇綱不振朕以寡德奉承洪緒不能祈天永命紹隆中興至使凶胡敢帥犬羊逼迫京輦朕今幽塞窮城憂慮萬端恐一旦崩潰卿指詣丞相具宣朕意使攝萬機時據舊都脩復陵廟以雪大恥三月帝素服出次舉哀三日西陽王羕及群僚參佐州征牧守等上尊號帝不許羕等以死固請至于再三帝慨然流涕曰孤罪人也惟有蹈節死義以雪天下之恥庶贖鈇鉞之誅吾本琅邪王諸賢見逼不已乃呼私奴命駕將反國群臣乃不敢逼請依魏晉故事為晉王許之辛卯即王位大赦改元其殺祖父母父母及劉聰石勒不從此令諸參軍拜奉車都尉掾屬駙馬都尉辟掾屬百餘人時人謂之百六掾乃備百官立宗廟社稷於建康時四方競上符瑞帝曰孤負四海之責未能思愆何徵祥之有景辰立世子紹為晉王太子以撫軍大將軍西陽王羕為大保征南大將軍漢安侯王敦為大將軍右將軍王導都督中外諸軍事驃騎將軍左長史刁協為尚書左僕射封王子宣成公裒為琅邪王六月景寅司空并州刺史廣武侯劉琨幽州刺史左賢王渤海公段匹磾領護烏丸校尉鎮北將軍劉翰單于廣寧公段辰遼西公段眷冀州刺史祝阿子邵續青州刺史廣饒侯曹嶷兗州刺史定襄侯劉演東夷校尉崔毖鮮卑大都督慕容廆等一百八十人上書勸進曰臣聞天生蒸民樹之以君所以對越天地司牧黎元聖帝明王鑒其若此知天地不可以乏饗故屈其身以奉之知蒸黎不可以無主故不得已而臨之社稷時難則戚藩定其傾郊廟或替則宗哲纂其祀是以弘振遐風式固萬世三五以降靡不由之伏惟高祖宣皇帝肇基景命世祖武皇帝遂造區夏三葉重光四聖繼軌惠澤侔於有虞卜世過於周氏自元康以來艱難繁興永嘉之際氛厲彌昏宸極失御登遐醜裔國家之危有若綴旒賴先后之德宗廟之靈皇帝嗣建舊物克甄誕授欽明服膺聰哲玉質幼彰金聲夙振冢宰攝其綱百辟輔其政四海想中興之美群生懷來蘇之望不圖天不悔禍大災薦臻國未忘難寇害尋興逆胡劉曜縱逸西都敢肆犬羊陵虐天邑臣奉表使還乃承西朝以去年十一月不守主上幽劫復沈虜庭神器流離再辱荒逆臣每覽史籍觀之前載厄運之極古今未有苟在食土之毛含血之類莫不叩心絕氣行號巷哭況臣等荷寵三世位廁鼎司聞問震惶精爽飛越且悲且惋五情無主舉哀朔垂上下泣血臣聞

昏明迭用否泰相濟天命無改歷數有歸或多難以固邦國或殷憂以啓聖明是以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爲五伯之長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以主諸侯之盟社稷靡安必將有以扶其危黔首幾絶必將有以繼其緒伏惟陛下玄德通於神明聖姿合於兩儀應命世之期紹千載之運符瑞之表天人有徵中興之兆圖讖垂典自京畿隕喪九服崩離天下嚣然無所歸懷雖有夏之遭夷羿宗姬之離犬戎蔑以過之陛下撫征江左奄有舊吳柔服以德伐叛以刑抗明威以攝不類杖大順以號宇內純化既敷則率土宅心義風既暢則遐方企踵百揆時敘於上四門穆穆於下昔少康之隆夏訓以爲美談宣王中興周詩以爲休詠況茂勳格于皇天清暉光于四海蒼生顒然莫不欣戴聲教所加願爲臣妾者哉且宣皇之胤惟有陛下億兆攸歸曾無與二天祚大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陛下而誰是以邇無異言遠無異望謳歌者無不吟諷徽猷獄訟者無不思于聖德天地之際既交華夷之情允洽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以爲休徵者蓋有百數冠帶之倫要荒之衆不謀同辭者動以萬計是以臣等敢考天地之心因函夏之趣昧死上尊號願陛下存舜禹至公之情狹由巢抗矯之節以社稷爲務不以小行爲先以黔首爲憂不以克讓爲事上慰宗廟乃顧之懷下釋普天傾首之勤則所謂生繁華於枯荑育豐肌於朽骨神人獲安無不幸甚臣聞尊位不可久虛萬機不可久曠虛之一日則尊位已殆曠之浹辰則萬機以亂方今踵百王之季當陽九之會狡寇窺窬伺國瑕隙黎元波蕩無所繫心安可廢而不恤哉陛下雖欲逡巡其若宗廟何其若百姓何昔者惠公虜秦晉國震駭呂郤之謀欲立子圉外以絶敵人之志內以固闔境之情故曰喪君有君羣臣輯睦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前事之不忘後代之元龜也陛下明並日月無幽不燭深謀遠猷出自胸懷不勝犬馬憂國之情遲覩人神開泰之路是以陳其乃誠布之執事臣等忝於方任久在遐外不得陪列闕庭與覩盛禮踊躍之懷南望罔極帝優令答之語在琨傳石勒將石季龍圍譙城平西將軍祖逖擊走之己巳帝傳檄天下曰逆賊石勒肆虐河朔逋誅歷載遊魂縱逸復遣凶黨石季龍犬羊之衆越河南渡縱其鴆毒平西將軍祖逖帥衆討擊應時潰散今遣車騎將軍瑯邪王裒等九軍銳卒三萬水陸四道逕造賊場受逖節度有能梟季龍首者賞絹三千匹金五十斤封縣侯食邑二千戶又賊黨能梟送季龍首封賞亦同之七月散騎侍郎朱嵩尚書郎顧球卒帝痛之將爲舉哀有司奏舊尚書郎不在舉哀之例帝曰衰亂之弊特相痛悼於是遂舉哀哭之甚慟丁未梁王悝薨以太尉荀組爲司徒弛山澤之禁八月甲午封梁王世子翹爲梁王荊州刺史第五猗爲賊帥杜曾所推逐與曾同反九月戊寅王敦使武昌太守趙誘襄陽太守朱軌陵江將軍黃峻討猗爲其將杜曾所敗誘等皆死之石勒寇京兆太守華譚梁州刺史周訪討杜曾大破之十月丁未瑯邪王裒薨十一月甲子封汝南王子弼爲新蔡王丁卯以司空劉琨爲太尉置史官立太學是歲揚州大旱

太興元年春正月戊申朔臨朝懸而不樂三月癸丑愍帝崩問至帝斬縗居廬景辰百寮上尊號令曰孤以不德當厄運之極臣節未立匡救未舉夙夜所以忘寢食也今宗廟廢絶億兆無係羣官庶尹咸勉之以大政亦何敢辭輒敬從所執是日即皇帝位詔曰昔我高祖宣皇帝誕應期運廓開王基景文皇帝奕世重光緝熙諸夏爰暨世祖應天順時受玆明命功格天地仁濟宇宙昊天不融降此鞠凶懷帝短世越去王都天禍薦臻大行皇帝崩殂社稷無奉肆羣后三司六事之人疇諮庶尹至于華戎致輯大命于朕躬予一人畏天之威用弗敢違遂登壇南嶽受終文祖焚柴頒瑞告類上帝惟朕寡德纘我洪緒若涉大川罔知攸濟惟爾股肱爪牙之佐文武熊羆之臣用能弼寧晉室輔予一人思與萬國共同休慶於是大赦改元文武增位二等庚午立王太子紹爲皇太子壬申詔曰昔之爲政者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故我清靜而人自正其亟宣觀行明試以功其有政績可述刑獄得中人無怨訟久而日新及當官軟弱茹柔吐剛行身穢濁修飾時譽者各以名聞令在事之人仰繫前烈同心戮力深思所以寬衆息役惠益百姓無廢朕命遠近獲贊一切斷之夏四月丁丑朔日有食之加大將軍王敦江州牧進驃騎將軍王導開府儀同三司戊寅初禁招魂葬乙酉西平地震五月癸丑使持節侍中都督太尉并州刺史

廣武侯劉琨爲段匹磾所害。六月，旱，帝親雩。改丹陽內史爲丹陽尹。甲申，以尚書左僕射刁協爲尚書令，平南將軍、曲陵公荀崧爲尚書左僕射。庚寅，以滎陽太守李矩爲都督司州諸軍事、司州刺史。戊戌，封皇子晞爲武陵王。初置諫鼓謗木。秋七月戊申，詔曰：「王室多故，姦凶肆暴，皇綱弛墜，顛覆大猷。朕以不德，統承洪緒，夙夜憂危，思改其弊。二千石令長當祗奉舊憲，正身明法，抑齊豪強，存恤孤獨，隱實戶口，勸課農桑。州牧刺史當互相檢察，不得顧私虧公。長吏有志在奉公而不見進用者，有貪惏穢濁而以財勢自安者，若有不舉，當受故縱蔽善之罪，有而不知，當受闇塞之責。各明慎奉行。」劉聰死，其子粲嗣僞位。八月，冀、徐、青三州蝗。靳準弒劉粲，自號漢王。冬十月癸未，加廣州刺史陶侃平南將軍。劉曜僭即皇帝位于赤壁。十一月乙卯，日夜出，高三丈，中有赤青珥。新蔡王弼薨。加大將軍王敦荊州牧。庚申，詔曰：「朕以寡德，纂承洪緒，上不能調和陰陽，下不能濟育羣生，災異屢興，咎徵仍見。壬子、乙卯，雷震暴雨，蓋天災譴誡，所以彰朕之不德也。羣公卿士，其各上封事，具陳得失，無有所諱，將親覽焉。」新作聽訟觀。故歸命侯孫晧子璠謀反，伏誅。十二月，劉聰故將王騰、馬忠等誅靳準，送傳國璽於劉曜。武昌地震。丁丑，封顯義亭侯渙爲琅邪王。己卯，琅邪王渙薨。癸巳，詔曰：「漢高經大梁，美無忌之賢；齊師入魯，脩柳下惠之墓。其吳之高德名賢或未旌錄者，其條列以聞。」江東三郡饑，遣使振給之。彭城內史周撫殺沛國內史周默以反。

二年春正月丁卯，崇陽陵毀，帝素服哭三日。使冠軍將軍梁堪守太常馬龜等脩復山陵，迎梓宮于平陽，不尅而還。二月，太山太守徐龕斬周撫，傳首京師。夏四月，龍驤將軍陳川以浚儀叛，降于石勒。太山太守徐龕以郡叛，自號兗州刺史，寇濟岱。秦州刺史陳安叛，降于劉曜。五月癸丑，太陽陵毀，帝素服哭三日。徐、揚及江西諸郡蝗。吳郡大饑。平北將軍祖逖及石勒將石季龍戰于浚儀，王師敗績。壬戌，詔曰：「天下凋弊，加以災荒，百姓困窮，國用並匱，吳郡饑人死者百數。天生蒸黎而樹之以君，選建明哲以左右之，當深思以救其弊。昔吳起爲楚悼王明法審令，損不急之官，除廢公族疏遠，以附益將士，而國富兵強。況今日之弊，百姓凋困邪！且當去非急之務，非軍事所須者皆省之。」甲子，梁州刺史周訪及杜曾戰于武當，斬之，禽第五猗。六月景子，加周訪安南將軍。罷御府及諸郡丞，置博士員五人。己亥，加太常賀循開府儀同三司。秋七月乙丑，太常賀循卒。八月，肅慎獻楛矢石砮。徐龕寇東莞，遣太子左衞率羊鑒行征虜將軍，統徐州刺史蔡豹討之。冬十月，平北將軍祖逖使督護陳超襲石勒將桃豹，超敗，沒於陣。十一月戊寅，石勒僭即王位，國號趙。十二月乙亥，大赦。詔百官各上封事，幷省衆役。鮮卑慕容廆襲遼東，東夷校尉、平州刺史崔毖奔高句驪。是歲，南陽王保稱晉王於祁山。三吳大饑。

三年春正月丁酉朔，晉王保爲劉曜所逼，遷于桑城。二月辛未，石勒將石季龍寇厭次，平北將軍、冀州刺史邵續擊之，續敗，沒於陣。三月，慕容廆奉送玉璽三紐。閏月，以尚書周顗爲尚書僕射。夏四月壬辰，枉矢流于翼軫。五月景寅，孝懷帝太子詮遇害于平陽，帝三日哭。庚寅，地震。是月，晉王保爲其將張春所害，劉曜使陳安攻春，滅之，安因叛曜。石勒將徐龕帥衆來降。六月，大水。丁酉，盜殺西中郎將、護羌校尉、涼州刺史、西平公張寔，寔弟茂嗣領平西將軍、涼州刺史。秋七月丁亥，詔曰：「先公武王、先考恭王臨君琅邪四十餘年，惠澤加於百姓，遺愛結於人情。朕應天符，創基江表，兆庶宅心，襁負子來。琅邪國人在此者近有千戶，今立爲懷德縣，統丹陽郡。昔漢高祖以沛爲湯沐邑，光武亦復南頓，優復之科，一依漢氏故事。」祖逖部將衞策大破石勒別軍於汴水，加逖爲鎮西將軍。八月戊午，尊敬王后虞氏爲敬皇后。辛酉，遷神主于太廟。辛未，梁州刺史、安南將軍周訪卒。皇太子釋奠于太學。以湘州刺史甘卓爲安南將軍、梁州刺史。九月，徐龕又叛，降于石勒。冬十月景辰，徐州刺史蔡豹以畏懦伏誅。王敦殺武陵內史向碩。

四年春二月，徐龕又帥衆來降。鮮卑末波奉送皇帝信璽。庚戌，告于太廟，乃受之。癸亥，日鬬。三月，置周易、儀禮、公羊博士。癸酉，以平東將軍曹嶷爲安東將軍。夏四月辛亥，帝親覽庶獄。石勒攻厭次，陷之，撫軍將軍、幽州刺史段匹磾沒于勒。五月，旱。庚申，詔曰：「昔漢二祖及魏武皆免良人，武帝時涼州覆敗，諸爲奴婢

亦皆復籍此累代成規也其免中州良人遭難爲揚州諸郡僮客者以備征役秋七月大水甲戌以尙書戴若思爲征西將軍都督司兗豫幷冀雍六州諸軍事司州刺史鎭合肥丹陽尹劉隗爲鎭北將軍都督靑徐幽平四州諸軍事靑州刺史鎭淮陰壬午以驃騎將軍王導爲司空八月常山崩九月壬寅鎭西將軍豫州刺史祖逖卒冬十月壬午以逖弟侍中約爲平西將軍豫州刺史十二月以慕容廆爲持節都督幽平二州東夷諸軍事平州牧封遼東郡公

永昌元年春正月乙卯大赦改元戊辰大將軍王敦舉兵於武昌以誅劉隗爲名龍驤將軍沈充帥衆應之三月徵征西將軍戴若思鎭北將軍劉隗還衞京都以司空王導爲前鋒大都督以戴若思爲驃騎將軍丹陽諸郡皆加軍號加僕射周顗尙書左僕射領軍王邃尙書右僕射以太子右衞率周筵行冠軍將軍統兵三千討沈充甲午封皇子昱爲琅邪王劉隗軍于金城右將軍周札守石頭帝親被甲徇六師於郊外遣平南將軍陶侃領江州安南將軍甘卓領荆州各帥所統以躡敦後四月敦前鋒攻石頭周札開城門應之奮威將軍侯禮死之敦據石頭戴若思劉隗帥衆攻之王導周顗郭逸虞潭等三道出戰六軍敗績尙書令刁協奔于江乘爲賊所害鎭北將軍劉隗奔于石勒帝遣使謂敦曰公若不忘本朝於此息兵則天下尙可共安也如其不然朕當歸於琅邪以避賢路辛未大赦敦乃自爲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尙書事封武昌郡公邑萬戶景子驃騎將軍秣陵侯戴若思尙書左僕射護軍將軍武城侯周顗爲敦所害敦將沈充陷吳國魏乂陷湘州吳國內史張茂湘州刺史譙王承並遇害五月壬申敦以太保西陽王羕爲太宰加司空王導尙書令乙亥鎭南大將軍甘卓爲襄陽太守周慮所害蜀賊張龍寇巴東建平太守柳純擊走之石勒遣騎寇河南六月旱秋七月王敦自加兗州刺史郗鑒爲安北將軍石勒將石季龍攻陷太山執守將徐龕兗州刺史郗鑒自鄒山退守合肥八月敦以其兄含爲衞將軍自領寧益二州都督琅邪太守孫默叛降于石勒冬十月大疫死者十二三己丑都督荆梁二州諸軍事平南將軍荆州刺史武陵侯王廙卒辛卯以下邳內史王邃爲征北將軍都督靑徐幽平四州諸軍事鎭淮陰新昌太守梁碩起兵反京師大霧黑氣蔽天日月無光石勒攻陷襄城城父遂圍譙破祖約別軍約退據壽春十一月以司徒荀組爲太尉己酉太尉荀組薨罷司徒幷丞相閏月己丑帝崩于內殿時年四十七葬建平陵廟號中宗帝性簡儉沖素容納直言虛己待物初鎭江東頗以酒廢事王導深以爲言帝命酌引觴覆之於此遂絕有司奏太極殿廣室施絳帳帝曰漢文集上書皁囊爲帷遂令冬施靑布夏施靑練帷幌將拜貴人有司請市雀釵帝以煩費不許所幸鄭夫人衣無文綵從母弟王廙爲母立屋過制流涕止之然晉室遘紛皇輿播越天命未改人謀叶贊元戎屢動不出江畿經略區區僅全吳楚終於下陵上辱憂憤告謝恭儉之德雖充雄武之量不足始秦時望氣者云五百年後金陵有天子氣故始皇東遊以厭之改其地曰秣陵塹北山以絕其勢及孫權之稱號自謂當之孫盛以爲始皇逮于孫氏四百三十七載考其歷數猶爲未及元帝之渡江也乃五百二十六年眞人之應在於此矣咸寧初風吹太社樹折社中有靑氣占者以爲東莞有帝者之祥由是徙封東莞王於琅邪卽武王也及吳之亡王濬實先至建鄴而皓之降款遠歸璽於琅邪天意人事又符中興之兆太安之際童謠云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爲龍及永嘉中歲鎭熒惑太白聚斗牛之閒識者以爲吳越之地當興王者是歲王室淪覆帝與西陽汝南南頓彭城五王獲濟而帝竟登大位焉初玄石圖有牛繼馬後故宣帝深忌牛氏遂爲二榼共一口以貯酒焉帝先飲佳者而以毒酒鴆其將牛金而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亦有符云

史臣曰晉氏不虞自中流外五胡扛鼎七廟隳尊滔天方駕則民懷其舊德者矣昔光武以數郡加名元皇以一州臨極豈武宣餘化猶暢於琅邪文景垂仁傳芳於南頓所謂後乎天時先諸人事者也馳章獻號高蓋成陰星斗呈祥金陵表慶陶士行擁三州之旅郢外以安王茂弘爲分陝之計江東可立或高旌未拂而遐心斯偃迴首朝陽仰希乾棟帝猶六讓不居七辭而不免也布帳練帷詳刑簡化抑揚前軌光啓中興古者私家不蓄甲兵大臣不爲威福王之常制以訓殷頑中宗失馭彊臣自亡齊斧兩京胡羯風埃相望雖復六月之駕無

閫而矯厲之敢方遠郤國無幾哀哉

明帝

明皇帝諱紹字道畿元皇帝長子也幼而聰哲為元帝所寵異年數歲嘗坐置膝前屬長安使來因問帝曰汝謂日與長安孰遠對曰長安近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也元帝異之明日宴羣僚又問之對曰日近元帝失色曰何乃異間者之言乎對曰舉目則見日不見長安由是益奇之建興初拜東中郎將鎮廣陵元帝為晉王立為晉王太子及帝即尊號立為皇太子性至孝有文武才略欽賢愛客雅好文辭當時名臣自王導庾亮温嶠桓彝阮放等咸見親待嘗論聖人真假之意導等不能屈又習武藝善撫將士于時東朝濟濟遠近屬心焉及王敦之亂六軍敗績帝欲帥將士決戰升車將出中庶子温嶠固諫抽劒斬鞅乃止敦素以帝神武明略朝野之所欽信欲誣以不孝而廢焉大會百官而問温嶠曰皇太子以何德稱聲色俱厲必欲使有言嶠對曰鉤深致遠蓋非淺局所量以禮觀之可稱為孝矣衆皆以為信然敦謀遂止

永昌元年閏月己丑元帝崩庚寅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尊所生荀氏為建安郡君

太寧元年春正月癸巳黄霧四塞京師火李雄使其將李驤任回寇臺登將軍司馬玖死之越巂太守李釗漢嘉太守王載以郡叛降于驤二月葬元帝于建平陵帝徒跣至于陵所以特進華恒為驃騎將軍都督石頭水陸軍事乙丑黄霧四塞景寅隕霜壬申又隕霜殺穀三月戊寅朔改元臨軒停饗宴之禮懸而不樂景戌隕霜殺草饒安東光安陵三縣災燒七千餘家死者萬五千人石勒攻陷下邳徐州刺史卞敦退保盱眙王敦獻皇帝信璽一紐敦將謀篡逆諷朝廷徵己帝乃手詔徵之夏四月敦下屯于湖轉司空王導為司徒自領揚州牧巴東將軍柳純為敦所害以尚書陳眕為都督幽平二州諸軍事幽州刺史五月京師大水李驤等寇寧州刺史王遜遣將姚岳距戰於堂狼大破之梁碩攻陷交州刺史王諒死之六月壬子立皇后庾氏平南將軍陶侃遣參軍高寶攻梁碩斬之傳首京師進侃位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秋七月景子朔震太極殿柱是月劉曜攻陳安於隴城滅之八月以安北將軍郗鑒為尚書令石勒將石季龍攻陷青州刺史曹嶷遇害冬十一月王敦以其兄征南大將軍含為征東大將軍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以軍事饑乏調刺史以下米各有差

二年春正月丁丑帝臨朝停饗宴之禮懸而不樂庚辰赦五歲刑以下術人李脫造妖書惑衆斬于建康市石勒將石季龍寇兗州刺史劉遐自彭城退保泗口三月劉曜將康平寇魏興及南陽夏五月王敦矯詔拜其子應為武衛將軍兄含為驃騎大將軍帝所親信常從督公乘雄冉曾並為敦所害六月敦將舉兵内向帝密知之乃乘巴滇駿馬微行至于湖陰察敦營壘而出有軍士疑帝非常人又敦正晝寢夢日環其城驚起曰此必黄鬚鮮卑奴來也帝母荀氏燕代人帝狀類外氏鬚黄敦故謂帝云於是使五騎物色追帝帝亦馳去馬有遺糞輒以水灌之見逆旅賣食嫗以七寶鞭與之曰後有騎來可以此示也俄而追者至問嫗嫗曰去已遠矣因以鞭示之五騎傳玩稽留遂久又見馬糞冷以為信遠而止不追帝僅而獲免丁卯加司徒王導大都督假節領揚州刺史以丹陽尹温嶠為中壘將軍與右將軍卞敦守石頭以光祿勳應詹為護軍將軍假節督朱雀橋南諸軍事以尚書令郗鑒行衛將軍都督從駕諸軍事以中書監庾亮領左衛將軍以尚書卞壼行中軍將軍徵平北將軍徐州刺史王邃平西將軍豫州刺史祖約北中郎將兗州刺史劉遐奮武將軍臨淮太守蘇峻奮威將軍廣陵太守陶瞻等還衛京師帝次于中堂秋七月壬申朔敦遣其兄含及錢鳳周撫鄧岳等水陸五萬至于南岸温嶠移屯水北燒朱雀桁以挫其鋒帝躬率六軍出次南皇堂至癸酉夜募壯士遣將軍段秀中軍司馬曹渾左衛參軍陳嵩鍾寅等甲卒千人渡水掩其未備平旦戰于越城大破之斬其前鋒將何康王敦憤惋而死前宗正虞潭起義師於會稽沈充帥萬餘人來會含等庚辰築壘于陵口丁亥劉遐蘇峻等帥精卒萬人以至帝夜見勞之賜將士各有差義興人周蹇殺敦所署太守劉芳平西將軍祖約逐敦所署淮南太守任台于壽春乙未賊衆濟水護軍將軍應詹帥建威將軍趙胤等距戰不利賊至宣陽門北中郎將劉遐蘇峻等自南塘橫擊大破之劉遐又破沈充于青溪景

申賊燒營宵遁丁酉帝還宮大赦惟敦黨不原於是分遣諸將追其黨與悉平之封司徒王導爲始興郡公邑三千戶賜絹九千匹丹陽尹溫嶠建寧縣公尚書卞壼建興縣公中書監庾亮永昌縣公北中郎將劉遐泉陵縣公奮武將軍蘇峻邵陵縣公邑各一千八百戶絹各五千四百匹尚書令郗鑒高平縣侯護軍將軍應詹觀陽縣侯邑各千六百戶絹各四千八百匹建威將軍趙胤湘南縣侯右將軍卞敦益陽縣侯邑各千六百戶絹各三千二百匹其餘封賞各有差冬十月以司徒王導爲太保領司徒太宰西陽王羕領太尉應詹爲平南將軍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劉遐爲監淮北諸軍事徐州刺史庾亮爲護軍將軍詔王敦羣從一無所問是時石勒將石生屯洛陽豫州刺史祖約退保壽陽十二月壬子帝謁建平陵從大祥之禮梁州太守曹亮益州太守李遇以興古叛降于李雄沈充故將顧颺反於武康攻燒城邑州縣討斬之

三年春二月戊辰復三族刑惟不及婦人三月幽州刺史段末波卒以弟牙嗣戊辰立皇子衍爲皇太子大赦增文武位二等大酺三日賜鰥寡孤獨帛人二匹癸巳徵處士臨海任旭會稽虞喜並爲博士夏四月詔曰大事初定其命惟新其令太宰司徒已下詣都坐參議政道諸所因革務盡事中又詔曰搜直言引亮正想羣賢達吾此懷矣予違汝弼堯舜之相君臣也吾雖虛闇庶不距逆耳之誠稷契之任君居之矣望共勖之己亥雨雹石勒將石瞻寇兗州刺史檀贇力戰死之將軍李矩等並衆潰而歸石勒盡陷司兗豫三州之地五月以征南大將軍陶侃爲征西大將軍都督荊湘雍梁四州諸軍事荊州刺史王舒爲安南將軍都督廣州諸軍事廣州刺史六月石勒將石季龍攻劉曜將劉岳於新安陷之以廣州刺史王舒爲都督湘州諸軍事湘州刺史湘州刺史劉顗爲平越中郎將都督廣州諸軍事廣州刺史大旱自正月不雨至于是月秋七月辛未以尚書令郗鑒爲車騎將軍都督青兗二州諸軍事假節鎮廣陵領軍將軍卞壼爲尚書令詔曰三恪二王世代之所重興滅繼絕政道之所先又宗室哲王有功勳於大晉受命之際者佐命功臣碩德名賢三祖所與共維大業咸開國祚土誓同山河者而並廢絕禋祀不傳甚用懷傷主者其詳議諸應立後者以聞又詔曰郊祀天地帝王之重事自中興以來惟南郊未曾北郊四時五郊之禮都不復設五嶽四瀆名山大川載在祀典應望秩者悉廢而未舉主者其依舊詳處八月詔曰昔周武克殷封比干之墓漢高過趙錄樂毅之後追顯既往以勸將來也吳時將相名賢之胄有能纂修家訓又忠孝仁義靜己守真不聞于時者州郡中正亟以名聞勿有所遺閏月以尚書左僕射荀崧爲光祿大夫錄尚書事尚書鄧攸爲尚書左僕射壬午帝不豫召太宰西陽王羕司徒王導尚書令卞壼車騎將軍郗鑒護軍將軍庾亮領軍將軍陸曄丹陽尹溫嶠並受遺詔輔太子丁亥詔曰自古有死賢聖所同壽夭窮達歸於一槪亦何足特痛哉朕枕疾已久常慮忽然仰惟祖宗洪基不能克終堂構大恥未雪百姓塗炭所以有慨耳不幸之日斂以時服一遵先度務從簡約勞衆崇飾皆勿爲也衍以幼弱猥當大重當賴忠賢訓而成之昔周公匡輔成王霍氏擁育孝昭義存前典功冠二代豈非宗臣之道乎凡此公卿時之望也敬聽顧命任托付之重同心斷金以謀王室諸方嶽征鎮刺史將守皆朕扞城推轂於外雖事有內外其致一也故不有行者誰扞牧圉譬若脣齒表裏相資宜戮力一心若合符契思美焉之美以緝事爲期百辟卿士其總己以聽於冢宰保祐沖幼弘濟艱難永令祖宗之靈寧於九天之上則朕沒于地下無恨黃泉戊子帝崩于東堂年二十七葬武平陵廟號肅祖帝聰明有機斷尤精物理于時兵凶歲饑死疫過半虛弊既甚事極艱虞屬王敦挾震主之威將移神器帝崎嶇遵養以弱制強潛謀獨斷廓淸大祲改授荊湘等四州以分上流之勢撥亂反正強本弱枝雖享國日淺而規模弘遠矣

史臣曰維揚作寓憑帶洪流楚江恆戰方城對敵不得不推誠將相以總戎麾樓船萬計兵倍王室處其利而無心者周公其人也威權外假嫌隙內興彼有順流之師此無強藩之援商逵九亂堯止八音明皇負圖屈在茲日運籌帷於掌握起天旆於江靡滌其餘燼有若秋原去表經而誅戎捷斬鯨鯢而弄國闕鎭削威權州分江漢覆車不踐貽厥孫謀其後七十餘年終憑徼道之業或曰與亡存運非止上流豈制不殊而弘之者異也

贊曰傾天起害猛獸呈災琅邪之子仁義歸來襲行趙璧命筆荊臺雲騰北晦江湛南開晉陽禦敵河西全壤胡寇雖艱靈心弗爽三方馳騖百揆從響寶命還昌金輝載朗明后岐嶷軍書接要莽首晨懸董臍昏燎厥德不回餘風可劭

晉書卷六

晉書卷六考證

元帝紀有司請市雀鈫○雀監本譌崔 臣人龍按晉令六品以下得服雀鈫據此改正

歲鎮熒惑太白聚斗牛之間○斗牛一本作牛女 臣宗楷按漢志星紀主吳越則斗牛女皆屬揚州但禹貢揚州之域天文分野斗牛居多今從閩本

晉書卷六考證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帝紀第七

成帝

成皇帝諱衍字世根明帝長子也太寧三年三月戊辰立爲皇太子閏月戊子明帝崩己丑太子卽皇帝位大赦增文武位二等賜鰥寡孤老帛人二匹尊皇后庾氏爲皇太后秋九月癸卯皇太后臨朝稱制司徒王導錄尙書事與中書令庾亮參輔朝政以撫軍將軍南頓王宗爲驃騎將軍領軍將軍汝南王祐爲衞將軍辛丑葬明帝於武平陵冬十一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廣陵相曹渾有罪下獄死

咸和元年春二月丁亥大赦改元大酺五日賜鰥寡孤老米人二斛京師百里內復一年夏四月石勒遣其將石生寇汝南汝南人執內史祖濟以叛甲子尙書左僕射鄧攸卒五月大水六月癸亥使持節散騎常侍監淮北諸軍事北中郎將徐州刺史泉陵公劉遐卒癸酉以車騎將軍郗鑒領徐州刺史征虜將軍郭默爲北中郎將假節監淮北諸軍劉遐部曲將李龍史迭奉遐子肇代遐位以距默臨淮太守劉矯擊破之斬龍傳首京師秋七月癸丑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平南將軍觀陽伯應詹卒八月以給事中前將軍丹陽尹溫嶠爲平南將軍假節都督江州刺史九月旱李雄將張龍寇涪陵執太守謝俊冬十月封魏武帝玄孫曹勱爲陳留王以紹魏景寅衞將軍汝南王祐薨己巳封皇第岳爲吳王車騎將軍南頓王宗有罪伏誅貶其族爲馬氏免太宰西陽王羕降爲弋陽縣王庚辰赦百里內五歲以下刑是月劉曜將黃秀帛成寇酇平北將軍魏該帥衆奔襄陽十一月壬子大閱於南郊改定王侯國秩九分食一石勒將石聰攻壽陽不剋遂侵逡遒阜陵加司徒王導大司馬假黃鉞都督中外征討諸軍事以禦之歷陽太守蘇峻遣其將韓晃討石聰走之時大旱自六月不雨至於是月十二月濟岷太守劉闓殺下邳內史夏侯嘉叛降石勒梁王翹薨

二年春正月寧州秀才龐遺起義兵攻李雄將任回李謙等雄遣其將羅恆費黑救之寧州刺史尹奉遣裨將姚岳朱提太守楊術援遺戰于臺登岳等敗績術死之三月益州地震夏四月旱己未豫章地震五月甲申朔日有蝕之景戌加豫州刺史祖約爲征西將軍戊子京師大水冬十月劉曜使其子胤侵枹罕遂略河南地十一月豫州刺史祖約歷陽太守蘇峻等反十二月辛亥蘇峻使其將韓晃入姑孰屠于湖壬子彭城王雄章武王休叛奔峻庚申京師戒嚴假護軍將軍庾亮節爲征討都督以右衞將軍趙胤爲冠軍將軍歷陽太守使與左將軍司馬流帥師距峻戰於慈湖流敗死之假驍騎將軍鍾雅節帥舟軍與趙胤爲前鋒以距峻景寅徙封琅邪王昱爲會稽王吳王岳爲琅邪王辛未宣城內史桓彝及峻戰於蕪湖彝軍敗績車騎將軍郗鑒遣廣陵相劉矩帥師赴京師

三年春正月平南將軍溫嶠帥師救京師次於尋陽遣督護王愆期西陽太守鄧嶽鄱陽太守紀睦爲前鋒征西大將軍陶侃遣督護龔登受嶠節度鍾雅趙胤等次慈湖王愆期鄧嶽等次直瀆丁未峻濟自橫江登牛渚二月庚戌峻至于蔣山假領軍將軍卞壼節帥六軍及峻戰於西陵王師敗績景辰峻攻靑溪柵因風縱火王師又大敗尙書令領軍將軍卞壼丹陽尹羊曼黃門侍郎周導廬江太守陶瞻並遇害死者數千人庾亮又敗于宣陽門內遂攜其諸第與郭默趙胤奔尋陽於是司徒王導右光祿大夫陸曄荀崧等衞帝於太極殿太常孔愉守宗廟賊乘勝麾戈接於帝座突入太后後宮左右侍人皆見掠奪是時太官唯有燒餘米數石以供御膳百姓號泣響震都邑丁巳峻矯詔大赦又以祖約爲侍中太尉尙書令自爲驃騎將軍錄尙書事吳郡太守庾冰奔于會稽三月景子皇太后庾氏崩夏四月石勒攻宛南陽太守王國叛降于勒壬申葬明穆皇后于武平陵五月乙未峻逼遷天子于石頭帝哀泣升車宮中慟哭峻以倉屋爲宮遣管商張瑾弘徽寇晉陵韓晃寇義興吳興太守虞潭與庾冰王舒等起義兵於三吳景午征西大將軍陶侃平南將軍溫嶠護軍將軍庾亮平北將軍魏該舟軍四萬次于蔡洲六月韓晃攻宣城內史桓彝力戰死之壬辰

平北將軍雍州刺史魏該卒于師盧江太守毛寶攻賊合肥戍拔之秋七月祖約爲石勒將石聰所攻衆潰奔于歷陽石勒將石季龍攻劉曜於蒲坂八月曜及石季龍戰于高候季龍敗績曜遂圍石生於洛陽九月戊申司徒王導奔于白石庚午陶侃使督護楊謙攻峻于石頭溫嶠庾亮陣于白石竟陵太守李陽距賊南偏峻輕騎出戰墜馬斬之衆遂大潰賊黨復立峻弟逸爲帥前交州刺史張璉據始興反進攻廣州鎮南司馬曾勰等擊破之冬十月李雄將張龍寇涪陵太守趙弼沒於賊十二月乙未石勒敗劉曜於洛陽獲之是歲石勒將石季龍攻氐帥蒲洪於隴山降之

四年春正月帝在石頭賊將匡術以苑城歸順百官赴焉侍中鍾雅右衛將軍劉超謀奉帝出爲賊所害戊辰冠軍將軍趙胤遣將甘苗討祖約于歷陽敗之約奔於石勒其將牽騰帥衆降峻子碩攻臺城又焚太極東堂祕閣皆盡城中大饑米斗萬錢二月大雨霖景戌諸軍攻石頭李陽與蘇逸戰於柤浦陽軍敗建威長史滕含以銳卒擊之逸等大敗含奉帝御于溫嶠舟羣臣頓首號泣請罪弋陽王羕有罪伏誅丁亥大赦時兵火之後宮闕灰燼以建平園爲宮甲午蘇逸以萬餘人自延陵湖將入吳興乙未將軍王允之及逸戰于溧陽獲之壬寅以湘州并荆州劉曜太子毗與其大司馬劉胤帥百官奔于上邽關中大亂三月壬子以征西大將軍陶侃爲太尉封長沙郡公車騎將軍郗鑒爲司空封南昌縣公平南將軍溫嶠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始安郡公其餘封拜各有差庚午以右光祿大夫陸曄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復封高密王紘爲彭城王以護軍將軍庾亮爲平西將軍都督揚州之宣城江西諸軍事假節領豫州刺史鎮蕪湖夏四月乙未驃騎將軍始安公溫嶠卒秋七月有星孛於西北會稽吳興宣城丹陽大水詔復遭賊郡縣租稅三年八月劉曜將劉胤等帥衆侵石生次於雍九月石勒將石季龍擊胤斬之進屠上邽盡滅劉氏坑其黨三千餘人冬十月廬山崩十二月壬辰右將軍郭默害平南將軍江州刺史劉胤太尉陶侃帥衆討默是歲天裂西北

五年春正月己亥大赦癸亥詔除諸將任子二月以尚書陸玩爲尚書左僕射孔愉爲右僕射夏五月旱且饑疫乙卯太尉陶侃擒郭默於尋陽斬之石勒將劉徵寇南沙都尉許儒遇害進入海虞六月癸巳初稅田畝三升秋八月石勒僭即皇帝位使其將郭敬寇襄陽南中郎將周撫退歸武昌中州流人悉降于勒郭敬遂寇襄陽屯于樊城九月造新宮始繕苑城甲辰徙樂成王欽爲河間王封彭城王紘子浚爲高密王冬十月丁丑幸司徒王導第置酒大會李雄將李壽寇巴東建平監軍毋丘奥太守楊謙退歸宜都十二月張駿稱臣於石勒

六年春正月癸巳劉徵復寇婁縣遂掠武進乙未進司徒郗鑒都督吳國諸軍事戊午以運漕不繼發王公已下千餘丁各運米六斛二月己丑以幽州刺史大單于段遼爲驃騎將軍三月壬戌朔日有蝕之癸未詔舉賢良直言之士夏四月旱六月景申復故河間王顒爵位封彭城王植子融爲樂成王章武王混子珍爲章武王秋七月李雄將李壽侵陰平武都氐帥楊難敵降之八月庚子以左僕射陸玩爲尚書令

七年春正月辛未大赦三月西中郎將趙胤司徒中郎匡術攻石勒馬頭塢克之勒將韓雍寇南沙及海虞夏四月勒將郭敬陷襄陽五月大水秋七月景辰詔諸養獸之屬損費者多一切除之太尉陶侃遣子平西參軍斌與南中郎將桓宣攻石勒將郭敬破之克樊城竟陵太守李陽拔新野襄陽因而戍之冬十一月壬子朔進太尉陶侃爲大將軍詔舉賢良十二月庚戌帝遷于新宮

八年春正月辛亥朔詔曰昔大賊縱暴宮室焚蕩元惡雖翦未暇營築有司屢陳朝會逼狹遂作斯宮子來之勞不日而成既獲臨御大饗羣后九賓充庭百官象物知君子勤禮小人盡力矣思與黎獻同斯會其赦五歲刑以下令諸郡舉力人能舉千五百斤以上者景寅李雄將李壽陷寧州刺史尹奉及建寧太守霍彪並降之癸酉以張駿爲鎮西大將軍景子石勒遣使致賂詔焚之夏四月詔封故新蔡王弼弟邈爲新蔡王以束帛徵處士尋陽翟湯會稽虞喜五月有星隕于肥鄉[illegible]虞光子[illegible]乙未車騎將軍遼東公慕容廆卒子皝嗣位六月甲辰撫軍將軍王舒卒秋七月戊辰石勒死子弘嗣僞位其將石聰以譙來降冬十月石弘將石生起兵於關中稱秦州刺史遣使來降石弘將石

季龍攻石聰於洛陽因進擊石生俱滅之十二月石生故部將郭權遣使請降

九年春正月隕石于涼州二以郭權爲鎮西將軍雍州刺史二月丁卯加鎮西大將軍張駿爲大將軍三月丁酉會稽地震夏四月石弘將石季龍使石斌攻郭權於郿陷之六月李雄死其兄子班嗣僞位乙卯太尉長沙公陶侃薨大旱詔太官徹膳省刑恤孤寡貶費節用辛未加平西將軍庾亮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諸軍事秋八月大雩自五月不雨至于是月九月戊寅散騎常侍衞將軍江陵公陸曄卒冬十月李雄子期弒李班而自立班弟玝與其將焦會羅凱等並來降十一月石季龍弒石弘自立爲天王十二月丁卯以東海王沖爲車騎將軍琅邪王岳爲驃騎將軍蘭陵人朱縱斬石季龍將郭祥以彭城來降

咸康元年春正月庚午朔帝加元服大赦改元增文武位一等大酺三日賜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米人五斛二月甲子帝親釋奠揚州諸郡饑遣使振給三月乙酉幸司徒府夏四月癸卯石季龍寇歷陽加司徒王導大司馬假黃鉞都督征討諸軍事以禦之癸丑帝觀兵于廣莫門分命諸將遣將軍劉仕救歷陽平西將軍趙胤屯慈湖龍驤將軍路永戍牛渚建武將軍王允之戍蕪湖司空郗鑒使廣陵相陳光帥衆衞京師賊退向襄陽戊午解嚴石季龍將石遇寇中盧南中郎將王國退保襄陽秋八月長沙武陵大水東帝徵處士翟湯郭翻冬十月乙未朔日有蝕之是歲大旱會稽餘姚尤甚米斗五百價人相賣

二年春正月辛巳彗星見于奎以吳國內史虞潭爲衞將軍二月辛亥用稅米空懸五十餘萬石尚書謝褒已下免官辛亥立皇后杜氏大赦增文武位一等庚申高句驪遣使貢方物三月旱詔太官減膳免所旱郡縣繇役戊寅大雩夏四月丁巳皇后見于太廟雨雹秋七月揚州會稽饑開倉振給冬十月廣州刺史鄧嶽遣督護王隨擊夜郎新昌太守陶協擊興古並克之詔曰歷觀先代莫不褒崇明祀賓禮三恪故杞宋啓土光于周典宗姬侯衞垂美漢冊自頃喪亂庶邦殄悴周漢之後絕而莫繼其詳求衞公山陽公近屬有履行修明可以繼承其祀者依舊典施行新作朱雀浮桁十一月遣建威將軍司馬勳安集漢中爲李期將李壽所敗

三年春正月辛卯立太學夏六月旱冬十一月丁卯慕容皝自立爲燕王

四年春二月石季龍帥衆七萬擊段遼于遼西遼奔于平崗夏四月李壽弒李期僭即僞位國號漢石季龍爲慕容皝所敗癸丑加皝征北大將軍五月乙未以司徒王導爲太傅都督中外諸軍事司空郗鑒爲太尉征西將軍庾亮爲司空六月改司徒爲丞相以太傅王導爲之秋八月景午分寧州置安州

五年春正月辛丑大赦三月乙丑廣州刺史鄧嶽伐蜀建寧人孟彥執李壽將霍彪以降夏四月辛未征西將軍庾亮遣參軍趙松擊巴郡江陽獲石季龍將李閎黃桓等秋七月庚申使持節侍中丞相領揚州刺史始興公王導薨辛酉以護軍將軍何充錄尚書事八月壬午復改丞相爲司徒辛酉太尉南昌公郗鑒薨九月石季龍將夔安李農陷沔南張貉陷邾城因寇江夏義陽征虜將軍毛寶西陽太守樊俊義陽太守鄭進並死之夔安等進圍石城竟陵太守李陽距戰破之斬首五千餘級安乃退遂略漢東擁七千餘家遷于幽冀冬十二月景戌以驃騎將軍琅邪王岳爲司徒李壽將李奕寇巴東守將勞揚戰敗死之

六年春正月庚子使持節都督江豫益梁雍交廣七州諸軍事司空都亭侯庾亮薨辛亥以左光祿大夫陸玩爲司空二月慕容皝及石季龍將石成戰于遼西敗之獻捷于京師庚辰有星孛于太微三月丁卯大赦以車騎將軍東海王沖爲驃騎將軍李壽陷丹川守將孟彥劉齊李秋皆死之秋七月乙卯初依中興故事朔望聽政於東堂冬十月林邑獻馴象十一月癸卯復琅邪比漢豐沛

七年春二月甲午朔日有蝕之己卯慕容皝遣使求假燕王章璽許之三月戊戌杜皇后崩夏四月丁卯葬恭皇后于興平陵實編戶王公已下皆正土斷白籍秋八月辛酉驃騎將軍東海王沖薨九月罷太僕官冬十二月癸酉司空興平伯陸玩薨除樂府雜伎罷安州

八年春正月己未朔日有蝕之乙丑大赦三月初以武悼楊皇后配饗武帝廟夏六月庚寅帝不豫詔曰朕以眇年獲嗣洪緒託於王公之上於茲十有八年未能闡融政道翦除逋祲夙夜戰兢匪遑寧處今遘疾殆不興是用震悼于厥心千齡眇眇未堪艱難司徒琅邪王岳親則母弟體則仁長君人之風允塞時

筌肆爾王公卿士其輔之以祗奉祖宗明祀協和內外允執其中嗚呼敬之哉無墜祖宗之顯命壬辰引武陵王晞會稽王昱中書監庾冰中書令何充尚書令諸葛恢並受顧命癸巳帝崩于西堂時年二十二葬興平陵廟號顯宗帝少而聰敏有成人之量南頓王宗之誅也帝不之知及蘇峻平問庾亮曰常日白頭公何在亮對以謀反伏誅帝泣謂亮曰舅言人作賊便殺之人言舅作賊復若何亮懼變色庾懌嘗送酒於江州刺史王允之允之與犬犬斃懼而表之帝怒曰大舅已亂天下小舅復欲爾邪懌聞飲藥而死然少為舅氏所制不親庶政及長頗留心萬機務在簡約常欲於後園作射堂計用四十金以勞費乃止雄武之度雖有愧於前王恭儉之德足追蹤於前烈矣

康帝

康皇帝諱岳字世同成帝母弟也咸和元年封吳王二年徙封琅邪王九年拜散騎常侍加驃騎將軍咸康五年遷侍中司徒八年六月庚寅成帝不豫詔以琅邪王為嗣癸巳成帝崩甲午即皇帝位大赦諸屯戍文武及二千石官長不得輒離所局而來奔赴己亥封成帝子丕為琅邪王奕為東海王時帝諒陰不言委政于庾冰何充秋七月丙辰葬成皇帝于興平陵帝親奉奠於西階既發引至閶闔門升素輿至于陵所己未以中書令何充為驃騎將軍八月辛丑彭城王紘薨以江州刺史王允之為衛將軍九月詔琅邪國及府吏進位各有差冬十月甲午衛將軍王允之卒十二月增文武位二等壬子立皇后褚氏

建元元年春正月改元振恤鰥寡孤獨三月以中書監庾冰為車騎將軍夏四月益州刺史周撫西陽太守曹據伐李壽敗其將李恒于江陽五月旱六月壬午又以束帛徵處士尋陽翟湯會稽虞喜有司奏成帝崩一周請改素服御進膳如舊壬寅[illegible]君親相準名教之重[illegible]代[illegible]曰[illegible]之始先王[illegible]又從[illegible]可矣若[illegible]大敗之秋七月石季龍[illegible]乃云死沒八萬餘人將[illegible]矣[illegible]西驃騎諸軍事以輔國將軍琅邪內史桓溫為前鋒小督假節帥眾入臨淮安西將軍庾翼為征討大都督遷鎮襄陽庚申晉陵吳郡災八月李壽死子勢嗣僞位石季龍使其將劉寧攻陷狄道冬十月辛巳以車騎將軍庾冰都督荆江司雍益梁六州諸軍事江州刺史以驃騎將軍何充為中書監都督揚豫二州諸軍事揚州刺史錄尚書事輔政以琅邪內史桓溫都督青徐兖三州諸軍事徐州刺史褚裒為衛將軍領中書令十一月己巳大赦十二月石季龍侵張駿駿使其將軍謝艾拒之大戰于河西季龍敗績十二月高句驪遣使朝獻

二年春正月張駿遣其將和驎謝艾討南羌于闐和大破之二月慕容皝及鮮卑帥宇文歸戰于昌黎歸眾大敗奔于漠北四月張駿將張瓘敗石季龍將王擢于三交城秋八月景子進安西將軍庾翼為征西將軍庚辰持節都督司雍梁三州諸軍事梁州刺史平北將軍竟陵公桓宣卒丁巳以衛將軍褚裒為特進都督徐兖二州諸軍事兖州刺史鎮金城九月巴東太守楊謙擊李勢將申陽走之獲其將樂高景申立皇子聃為皇太子戊戌帝崩于式乾殿時年二十三葬崇平陵初成帝有疾中書令庾冰自以舅氏當朝權侔人主恐異世之後戚屬將疎乃言國有彊敵宜立長君遂以帝為嗣制度年號再興中朝因改元曰建元或謂冰曰郭璞讖云立始之際丘山傾立者建也始者元也丘山諱也冰瞿然既而歎曰如有吉凶豈改易所能救乎至是果驗云

史臣曰肆虐滔天豈伊朝夕若乃詳刑不怨庶情猶仰又可以見逆順之機焉成帝因削弱之資守江淮之地政出渭陽聲乖威服凶徒既縱神器阽危京華無赦庾之寶宮室類咸陽之火桀犬吠堯封狐嗣亂方諸后羿曷若斯之甚也反我皇鸞不有晉文之師纍于苞桑且賴陶公之力古之侯服不幸臣家天子宴遊則幾宮北面閱諸遺策用為恆範顯宗於王導之門斂衣前拜豈魯公受玉之卑乎帝亦克儉于躬庶能激揚流弊者也

贊曰惟皇夙表余舅為戚勤於致寇拙於行師火及君屋兵纏帝帷石頭之駕遽內含悲康后天資居哀禮縟暨其方興降齡奚促

晉書卷七

晉書卷七考證

成帝紀平南將軍觀陽伯應詹卒○明帝紀太寧二年封積軍將軍應詹觀陽縣侯此稱伯與前小異

晉書卷七考證

徐成兴印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帝紀第八

穆帝

穆皇帝諱聃，字彭子，康帝子也。建元二年九月景申，立為皇太子。戊戌，康帝崩。己亥，太子即皇帝位，時年二歲。大赦，尊皇后為皇太后。壬寅，皇太后臨朝攝政。

冬十月乙丑，葬康皇帝於崇平陵。十一月庚辰，車騎將軍庾冰卒。

永和元年春正月甲戌朔，皇太后設白紗帷於太極殿，抱帝臨軒。改元。甲申，進鎮軍將軍、武陵王晞為鎮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以鎮軍將軍顧眾為尚書右僕射。夏四月壬戌，詔會稽王昱錄尚書六條事。五月戊寅，大雩。尚書令、金紫光祿大夫、建安伯諸葛恢卒。六月癸亥，地震。秋七月庚午，持節、都督江荊司梁雍益寧七州諸軍事、江州刺史、征西將軍、都亭侯庾翼卒。翼部將干瓚、戴羲等殺冠軍將軍曹據，舉兵反，安西司馬朱燾討平之。八月，豫州刺史路永叛，奔于石季龍。庚辰，以輔國將軍、徐州刺史桓溫為安西將軍、持節、都督荊司雍益梁寧六州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石季龍將路永屯于壽春。九月景申，皇太后詔曰：「今百姓勞弊，其共思詳所以賑卹之宜。及歲常調非軍國要急者，並宜停之。」冬十一月，李勢將爨頠來奔。涼州牧張駿伐焉耆，降之。

二年春正月景寅，大赦。己卯，使持節、侍中、都督揚州諸軍事、揚州刺史、驃騎將軍、錄尚書事、都鄉侯何充卒。二月癸丑，以左光祿大夫蔡謨領司徒，錄尚書六條事，撫軍大將軍、會稽王昱及謨並輔政。三月景子，以前司徒左長史殷浩為建武將軍、揚州刺史。夏四月己酉朔，日有蝕之。五月景戌，涼州牧張駿卒，子重華嗣。六月，石季龍將王擢襲武街，執張重華護軍胡宣。又使麻秋、孫伏都伐金城，太守張沖降之。重華將謝艾擊秋，敗之。秋七月，以兗州刺史褚裒為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冬十月，地震。十一月辛未，安西將軍桓溫帥征虜將軍周撫、輔國將軍譙王無忌、建武將軍袁喬伐蜀，拜表輒行。十二月，枉矢自東南流于西北，其長竟天。

三年春正月乙卯，桓溫攻成都，克之。丁亥，李勢降，益州平。林邑范文攻陷日南，害太守夏侯覽，以尸祭天。夏四月，地震。蜀人鄧定、隗文舉兵反，桓溫又擊破之。使益州刺史周撫鎮彭模。丁巳，鄧定、隗文復入據成都，征虜將軍楊謙棄涪城，退保德陽。五月戊申，進慕容皝為安北將軍。石季龍又使其將石寧、麻秋等伐涼州，次于曲柳，張重華使將軍牛旋禦之，退守枹罕。六月辛酉，大赦。秋七月，范文復陷日南，害督護劉雄。隗文立范賁為帝。八月戊午，張重華將謝艾進擊麻秋，大敗之。九月，地震。冬十月乙丑，假涼州刺史張重華大都督隴右關中諸軍事、護羌校尉、大將軍，武都氐王楊初為征南將軍、雍州刺史、平羌校尉、仇池公，並假節。十二月，振威護軍蕭敬文害征虜將軍楊謙，攻涪城，陷之，遂取巴西，通于漢中。

四年夏四月，范文寇九德，多所殺害。五月，大水。秋八月，進安西將軍桓溫為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臨賀郡公，西中郎將謝尚為安西將軍。九月景申，慕容皝死，子儁嗣偽位。冬十月己未，地震。石季龍使其將苻健寇竟陵。十二月，豫章人黃韜自號孝神皇帝，聚眾數千，寇臨川，太守庾條討平之。

五年春正月辛巳朔，大赦。庚寅，地震。石季龍僭即皇帝位於鄴。二月，征北大將軍褚裒使部將王龕北伐，獲石季龍將支重。夏四月，益州刺史周撫、龍驤將軍朱燾擊范賁，獲之，益州平。封周撫為建城公。假慕容儁大將軍、幽平二州牧、大單于、燕王。征西大將軍桓溫遣督護滕畯討范文於盧容，為文所敗。石季龍死，子世嗣偽位。五月，石遵廢世而自立。六月，桓溫屯安陸，遣諸將討河北。石遵揚州刺史王浹以壽陽來降。秋七月，褚裒進次彭城，遣部將王龕、李邁及石遵將李農戰于代陂，王師敗績，王龕為農所執，李邁死之。八月，褚裒退屯廣陵，西中郎將陳逵焚壽春而遁。梁州刺史司馬勳攻石遵長城戍，仇池公楊初襲西城，破之。冬十月，石遵將石鑒攻宛，陷之，執南陽太守郭啓。司馬勳進次懸鉤，石季龍故將麻秋距之，勳退還梁州。十一月景辰，石鑒弒石遵而自立。十二月己酉，使持節、都督徐兗二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鄉侯褚裒卒。以建武將軍、吳國內史荀羨為使持節、監徐兗二州諸軍事、北中郎將、徐州

刺史

六年春正月帝臨朝以褚裒喪故懸而不樂閏月冉閔弒石鑒僭稱天王國號魏鑒弟祗僭帝號于襄國丁丑彗星見于亢己丑加中軍將軍殷浩督揚豫徐兗青五州諸軍事假節氐帥苻洪遣使來降以為氐王封廣川郡公假洪子健節監河北諸軍事右將軍封襄國縣公三月石季龍故將麻秋鴆殺苻洪于枋頭夏五月大水廬江太守袁真攻合肥尅之六月石祗遣其弟琨攻冉閔將王泰於邯鄲琨師敗績秋八月輔國將軍譙王無忌薨苻健帥衆入關冬十一月冉閔圍襄國十二月免司徒蔡謨為庶人是歲大疫

七年春正月丁酉日有蝕之辛丑鮮卑段龕以青州來降苻健僭稱王國號秦二月戊寅以段龕為鎮北將軍封齊公石祗大敗冉閔於襄國夏四月梁州刺史司馬勳出步騎三萬自漢中入秦川與苻健戰于五丈原王師敗績加尚書令顧和開府儀同三司劉顯殺石祗五月祗兗州刺史劉啓自鄄城來奔秋七月尚書令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顧和卒甲辰濤水入石頭溺死者數百人八月冉閔豫州牧張遇以許昌來降拜鎮西將軍九月峻陽太陽二陵崩甲辰帝素服臨於太極殿三日遣兼太常趙拔修復山陵冬十月雷雨震電十一月石祗將姚弋仲冉閔將魏脫各遣使來降以弋仲為車騎將軍大單于封高陵郡公弋仲子襄為平北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并州刺史平鄉縣公脫為安北將軍監冀州諸軍事冀州刺史十二月辛未征西大將軍桓溫帥衆北伐次于武昌而止時石季龍故將周成屯廩丘高昌屯野王樂立屯許昌李歷屯衛國皆相次來降

八年春正月辛卯日有蝕之劉顯僭帝號於襄國冉閔攻破殺之苻健僭帝號於長安二月峻平崇陽二陵崩戊辰帝臨三日遣殿中都尉王惠如洛陽以衛五陵鎮西將軍張遇反於許昌使其黨上官恩據洛陽樂弘攻督護戴施於倉垣三月使北中郎將荀羨鎮淮陰苻健別帥侵順陽太守薛珍擊破之夏四月冉閔為慕容儁所滅儁僭帝號於中山稱燕安西將軍謝尚帥姚襄與張遇戰於許昌之誡橋王師敗績苻健使其弟雄襲遇虜之秋七月大雩石季龍故將王擢遣使請降拜征西將軍秦州刺史丁酉以鎮軍大將軍武陵王晞為太宰撫軍大將軍會稽王昱為司徒征西大將軍桓溫為太尉八月平西將軍周撫討蕭敬文於涪城斬之冉閔子智以鄴降督護戴施獲其傳國璽送之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百僚畢賀九月冉智為其將馬願所執降于慕容恪中軍將軍殷浩帥衆北伐次泗口遣河南太守戴施據石門滎陽太守劉遯戍倉垣冬十月秦州刺史王擢為苻健所逼奔于涼州

九年春正月乙卯朔大赦張重華使王擢與苻健將苻雄戰擢師敗績景寅皇太后與帝同拜建平陵三月交州刺史阮敷討林邑范佛於日南破其五十餘壘夏四月以安西將軍謝尚為尚書僕射五月大疫張重華復使王擢襲秦州取之仇池公楊初為苻雄所敗秋七月丁酉地震有聲如雷八月遣兼太尉河間王欽修復五陵冬十月中軍將軍殷浩進次山桑使平北將軍姚襄為前鋒襄叛反擊浩浩棄輜重退保譙城丁未涼州牧張重華卒子耀靈嗣是月張祚弒耀靈而自稱涼州牧十一月殷浩使部將劉啓王彬之討姚襄復為襄所敗襄遂進據芍陂十二月加尚書僕射謝尚為都督豫揚江西諸軍事領豫州刺史鎮歷陽

十年春正月己酉朔帝臨朝以五陵未復懸而不樂涼州牧張祚僭帝位冉閔降將周成舉兵反自宛陵襲洛陽辛酉河南太守戴施奔鮪渚丁卯地震有聲如雷二月己丑太尉征西將軍桓溫帥師伐關中廢揚州刺史殷浩為庶人以前會稽內史王述為揚州刺史夏四月己亥溫及苻健子萇戰于藍田大敗之五月江西乞活郭敞等執陳留內史劉仕而叛京師震駭以吏部尚書周閔為中軍將軍屯中堂豫州刺史謝尚自歷陽還衛京師六月苻健將苻雄悉衆及桓溫戰於白鹿原王師敗績秋九月辛酉桓溫糧盡引還

十一年春正月甲辰侍中汝南王統薨平羌校尉仇池公楊初為其部將梁式所害初子國嗣位因拜鎮北將軍秦州刺史齊公段龕襲慕容儁將榮國於郎山敗之夏四月壬申隕霜乙酉地震姚襄帥衆寇外黃冠軍將軍高季大破之五月丁未地又震六月苻健死其子生嗣偽位秋七月宋混張瓘弒張祚而立

難靈弟玄靚爲大將軍涼州牧遣使來降以吏部尚書周閔爲尚書左僕射領
軍將軍王彪之爲尚書右僕射冬十月進豫州刺史謝尚督幷冀幽三州諸軍
事鎭西將軍鎭馬頭十二月慕容恪帥衆寇廣固壬戌上黨人馮鴦自稱太守
背苻生遣使來降

十二年春正月丁卯帝臨軒以皇太后母喪懸而不樂鎭北將軍段龕及慕容
恪戰於廣固大敗之恪退據安平二月辛丑帝講孝經三月姚襄入于許昌以
太尉桓溫爲征討大都督以討之秋八月己亥桓溫及姚襄戰於伊水大敗之
襄走平陽徙其餘衆三千餘家於江漢之閒執周成而歸使揚武將軍毛穆之
督護陳午輔國將軍河南太守戴施鎭洛陽冬十月癸巳朔日有蝕之慕容恪
攻段龕於廣固使北中郎將荀羨帥師次于琅邪以救之十一月遣兼司空散
騎常侍車灌龍驤將軍袁眞等持節如洛陽修五陵十二月庚戌以有事於五
陵告於太廟帝及郡臣皆服緦於太極殿臨三日是歲仇池公楊國爲其從父
俊所殺俊自立

升平元年春正月壬戌朔帝加元服告于太廟始親萬機大赦改元增文武位
一等皇太后居崇德宫丁丑隕石于槐里一是月鎭北將軍齊公段龕爲慕容
恪所陷遇害扶南天竺旃檀獻馴象詔曰昔先帝以殊方異獸或爲人患禁之
今及其未至可令還本土三月帝講孝經壬申親釋奠于中堂夏五月庚午鎭
西將軍謝尚卒苻生將苻眉苻堅擊姚襄戰于三原斬之六月苻堅殺苻生而
自立以軍司謝奕爲使持節都督安西將軍豫州刺史秋七月苻堅將張平以
幷州降遂以爲幷州刺史八月丁未立皇后何氏大赦賜孝弟鰥寡米人五斛
逋租宿債皆勿收大酺三日冬十月皇后見于太廟十一月雷十二月以太常
王彪之爲尚書左僕射

二年春正月司徒會稽王昱稽首歸政帝不許三月慕容儁陷冀州諸郡詔安
西將軍謝奕北中郎將荀羨北伐三月仗飛督王饒獻鴆鳥帝怒鞭之二百使
殿中御史焚其鳥於四達之衢夏五月大水有星孛于天船六月幷州刺史張
平爲苻堅所逼帥衆三千奔于平陽堅追敗之慕容恪進據上黨冠軍將軍馮
鴦以衆叛歸慕容儁儁陷河北之地秋八月安西將軍謝奕卒壬申以吳興
太守謝萬爲西中郎將持節監司豫冀幷四州諸軍事豫州刺史以散騎常侍
郗曇爲北中郎將持節都督徐兗青冀幽五州諸軍事徐兗二州刺史鎭下邳
冬十月乙丑陳留王曹勱薨十一月庚子雷辛酉地震十二月北中郎將荀羨
及慕容儁戰于山茌王師敗績

三年春三月甲辰詔以比年出軍糧運不繼王公已下十三戶借一人一年助
運秋七月平北將軍高昌爲慕容儁所逼自白馬奔于滎陽冬十月慕容儁寇
東阿遣西中郎將謝萬次下蔡北中郎將郗曇次高平以擊之王師敗績十一
月戊子進揚州刺史王述爲衞將軍十二月又以中軍將軍琅邪王丕爲驃騎
將軍東海王奕爲車騎將軍封武陵王晞子遵爲梁王交州刺史溫放之帥兵
討林邑參黎耽潦並降之

四年春正月仇池公楊俊卒子世嗣景戌慕容儁死子暐嗣僞位二月鳳皇將
九雛見于豐城秋七月以軍役繁興省用徹膳八月辛丑朔日有蝕之旣冬十
月天狗流于西南十一月封太尉桓溫爲南郡公溫弟沖爲豐城縣公子濟爲
臨賀郡公鳳皇復見豐城衆鳥隨之

五年春正月戊戌大赦賜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人米五斛北中郎將都督徐
兗青冀幽五州諸軍事郗曇卒二月以鎭軍將軍范汪爲都督
青兗徐冀幽五州諸軍事安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平南將軍廣州刺史陽夏
侯滕含卒夏四月大水太尉桓溫鎭宛使其弟豁將兵取許昌鳳皇見于沔北
五月丁巳帝崩于顯陽殿時年十九葬永平陵廟號孝宗

哀帝

哀皇帝諱丕字千齡成帝長子也咸康八年封爲琅邪王永和元年拜散騎常
侍十二年加中軍將軍升平三年除驃騎將軍五年五月丁巳穆帝崩皇太后
令曰帝奄不救疾胤嗣未建琅邪王丕中興正統明德懋親昔在咸康屬當儲
貳以年在幼沖未堪國難故顯宗高讓今義望情地莫與爲比其以王奉大統
於是百官備法駕迎于琅邪第庚申卽皇帝位大赦壬戌詔曰朕獲承明命入

纂大統顧惟先王宗廟蒸嘗無主太妃喪庭廓然靡寄悲痛感摧五內抽割宗國之尊情禮兼隆胤嗣之重義無與二東海王奕戚屬親近宜奉本統其以奕爲琅邪王秋七月戊午葬穆皇帝于永平陵慕容恪攻陷野王守將呂護退保滎陽八月己卯夜天裂廣數丈有聲如雷九月戊申立皇后王氏穆帝皇后何氏稱永安宮呂護叛奔于慕容暐冬十月安北將軍范汪有罪廢爲庶人十一月景辰詔曰顯宗成皇帝顧命以時事多艱弘高世之風樹德博重以隆社稷而國故不已康穆早世胤祚不融朕以寡德復承先緒感惟永慕悲痛兼摧夫昭穆之義固宜本之天屬繼體承基古今常道宜上嗣顯宗以修本統十二月加涼州刺史張玄靚爲大都督隴右諸軍事護羌校尉西平公

隆和元年春正月壬子大赦改元甲寅減田稅畝收二升二月慕容暐將呂護傅末波攻陷小壘以逼洛陽三月辛未以輔國將軍吳國內史庾希爲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鎮下邳前鋒監軍龍驤將軍袁真爲西中郎將監護豫司并冀四州諸軍事豫州刺史鎮汝南並假節景子尊所生周氏爲皇太妃三月甲寅朔日有蝕之夏四月旱詔出輕繫振困乏丁丑梁州地震浩亹山崩呂護復寇洛陽乙酉輔國將軍河南太守戴施奔于宛五月丁巳遣北中郎將庾希竟陵太守鄧遐以舟師救洛陽秋七月呂護等退守小平津進琅邪王奕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鄧遐進屯新城庾希部將何謙及慕容暐將劉則戰于檀丘破之八月西中郎將袁真進次汝南運米五萬斛以饋洛陽冬十月賜貧乏者米人五斛章武王珍薨十二月戊午朔日有蝕之詔曰戎旅路次未得輕簡賦役玄象失度亢旱爲患豈政事未洽將有版築渭濱之士邪其搜揚隱滯蠲除苛碎詳議法令咸從損要庾希自下邳退鎮山陽袁真自汝南退鎮壽陽

興寧元年春二月己亥大赦改元三月壬寅皇太妃薨于琅邪第癸卯帝奔喪詔司徒會稽王昱總內外眾務夏四月慕容暐寇滎陽太守劉遠奔魯陽甲戌揚州地震湖瀆溢五月加征西大將軍桓溫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假黃鉞復以西中郎將袁真都督司冀并三州諸軍事北中郎將庾希都督青州諸軍事癸卯慕容暐陷密城滎陽太守劉遠奔于江陵秋七月張天錫殺涼州刺史西平公張玄靚自稱大將軍護羌校尉涼州牧西平公丁酉葬章皇太妃八月有星孛于角亢入天市九月壬戌大司馬桓溫帥衆北伐癸亥以皇子生大赦冬十月甲申立陳留王世子恢爲王十一月姚襄故將張駿殺江州督護趙毗焚武昌略府藏以叛江州刺史桓沖討斬之是歲慕容暐將慕容塵攻陳留太守袁披于長平汝南太守朱斌承虛襲許昌尅之

二年春二月庚寅江陵地震慕容暐將慕容評襲許昌潁川太守李福死之評遂侵汝南太守朱斌遁于壽陽又進圍陳郡太守朱輔嬰城固守桓溫遣江夏相劉岵擊退之改左軍將軍爲遊擊將軍罷右軍前軍後軍將軍五校三將官癸卯帝親耕藉田三月庚戌朔大閱戶人嚴法禁稱爲庚戌制辛未帝不豫帝雅好黃老斷穀餌長生藥服食過多遂中毒不識萬機崇德太后復臨朝攝政夏四月甲申慕容暐遣其將李洪侵許昌王師敗績于懸瓠朱斌奔于淮南朱輔退保彭城桓溫遣西中郎將袁真江夏相劉岵等鑿陽儀道以通運溫帥舟師次于合肥慕容塵復屯許昌五月遷陳人于陸以避之戊辰以揚州刺史王述爲尚書令衛將軍以桓溫爲揚州牧錄尚書事壬申遣使喻溫入相溫不從秋七月丁卯復徵溫入朝八月溫至赭圻遂城而居之苻堅別帥侵河南慕容暐寇洛陽九月冠軍將軍陳祐留長史沈勁守洛陽帥衆奔新城

三年春正月庚申皇后王氏崩二月乙未以右將軍桓豁監荊州揚州之義城雍州之京兆諸軍事領南蠻校尉荊州刺史桓沖監江州荊州之江夏隨郡豫州之汝南西陽新蔡潁川六郡諸軍事南中郎將江州刺史領南蠻校尉並假節景申帝崩於西堂時年二十五葬安平陵

海西公

廢帝諱奕字延齡哀帝之母弟也咸康八年封爲東海王永和八年拜散騎常侍尋加鎮軍將軍升平四年拜車騎將軍五年改封琅邪王隆和初轉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興寧三年二月景申哀帝崩無嗣丁酉皇太后詔曰帝遂不救厥疾艱禍仍臻遺緒眇然哀慟切心琅邪王奕明德茂親屬當儲嗣宜奉祖宗纂承大統便速正大禮以寧人神於是百官奉迎于琅邪第是日即

皇帝位大赦三月壬申葬哀皇帝于安平陵癸酉散騎常侍河間王欽薨景子慕容暐將慕容恪陷洛陽寧朔將軍竺瑤奔于襄陽冠軍長史揚武將軍沈勁死之夏六月戊子使持節都督益寧二州諸軍事鎮西將軍益州刺史建城公周撫卒秋七月匈奴左賢王衛辰右賢王曹轂帥衆二萬侵苻堅杏城己酉改封會稽王昱爲琅邪王壬子立皇后庾氏封琅邪王昱子昌明爲會稽王冬十月梁州刺史司馬勳反自稱成都王十一月帥衆入劍閣攻涪西夷校尉毋丘暐棄城而遁乙卯圍益州刺史周楚于成都桓溫遣江夏相朱序救之十二月戊戌以會稽內史王彪之爲尚書僕射

太和元年春二月己丑以涼州刺史張天錫爲大將軍都督隴右關中諸軍事西平郡公景申以宣城內史桓祕爲持節監梁益二州征討諸軍事三月辛亥新蔡王邈薨荊州刺史桓豁遣督護桓羆攻南鄭魏興人畢欽舉兵以應羆夏四月旱五月戊寅皇后庾氏崩朱序攻司馬勳於成都衆潰執勳斬之秋七月癸酉葬孝皇后于敬平陵九月甲午曲赦梁益二州冬十月辛丑苻堅將王猛楊安攻南鄉荊州刺史桓豁救之師次新野而猛安退以會稽王昱爲丞相十二月南陽人趙弘趙憶等據宛城反太守桓澹走保新野慕容暐將慕容厲陷魯郡高平

二年春正月北中郎將庾希有罪走入于海夏四月慕容暐將慕容塵寇竟陵太守羅崇擊破之苻堅將王猛寇涼州張天錫距之猛師敗績五月右將軍桓豁擊趙憶走之進獲慕容暐將趙槃送于京師秋九月以會稽內史郗愔爲都督徐兗青幽四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徐州刺史冬十月乙巳彭城王玄薨

三年春三月丁巳朔日有蝕之癸亥大赦夏四月癸巳雨雹大風折木秋八月壬寅尚書令衛將軍藍田侯王述卒

四年夏四月庚戌大司馬桓溫帥衆伐慕容暐秋七月辛卯暐將慕容垂帥衆距溫溫擊敗之九月戊寅桓溫裨將鄧遐朱序遇暐將傅末波於林渚又大破之戊子溫至枋頭景申以糧運不繼焚舟而歸辛丑慕容垂追敗溫後軍於襄邑冬十月大星西流有聲如雷己巳溫收散卒屯于山陽豫州刺史袁真以壽陽叛十一月辛丑桓溫自山陽及會稽王昱會于涂中將謀後舉十二月遂城廣陵而居之

五年春正月己亥袁真子雙之愛之害梁國內史朱憲汝南內史朱斌二月癸酉袁真死陳郡太守朱輔立真子瑾嗣事求救於慕容暐夏四月辛未桓溫部將竺瑤破瑾于武丘秋七月癸酉朔日有蝕之八月癸丑桓溫擊袁瑾於壽陽敗之九月苻堅將王猛伐慕容暐陷其上黨廣漢妖賊李弘與益州妖賊李金根聚衆反弘自稱聖王衆萬餘人梓潼太守周虓討平之冬十月王猛大破慕容暐將慕容評於潞川十一月猛剋鄴獲慕容暐盡有其地

六年春正月苻堅遣將王鑒來援袁瑾將軍桓伊逆擊大破之丁亥桓溫剋壽陽斬袁瑾三月壬辰監益寧二州諸軍事冠軍將軍益州刺史建城公周楚卒夏四月戊午大赦賜窮獨米人五斛苻堅將苻雅伐仇池仇池公楊纂降之六月京都及丹陽晉陵吳郡吳興臨海並大水秋八月以前寧州刺史周仕孫爲假節監益梁二州諸軍事益州刺史冬十月壬子高密王俊薨十一月癸卯桓溫自廣陵屯于白石丁未詣闕因圖廢立誣帝在藩夙有痿疾嬖人相龍計好朱靈寶等參侍內寢而二美人田氏孟氏生三男長欲封樹時人惑之溫因諷太后以伊霍之舉己酉集百官於朝堂宣崇德太后令曰王室艱難穆哀短祚國嗣不育儲宮靡立琅邪王奕親則母弟故以入纂大位不圖德之不建乃至於斯昏濁潰亂動違禮度有此三孼莫知誰子人倫道喪醜聲遐布既不可以奉守社稷敬承宗廟且昏孼並大便欲建樹儲藩誣罔祖宗傾移皇基是而可忍孰不可懷今廢奕爲東海王以王還第供衛之儀皆如漢朝昌邑故事但未亡人不幸罹此百憂感念存歿心焉如割社稷大計義不獲已臨紙悲塞如何可言於是百官入太極前殿即日桓溫使散騎侍郎劉享收帝璽綬帝著白帢單衣步下西堂乘犢車出神獸門羣臣拜辭莫不歔欷侍御史殿中監將兵百人衛送東海第初桓溫有不臣之志欲先立功河朔以收時望及枋頭之敗威名頓挫遂潛謀廢立以長威權然憚帝守道恐招時議以宮闈重閟牀第易誣乃言帝爲閹遂行廢辱初帝平生每以爲慮嘗召術人扈謙筮之卦成答曰晉

宜有盤石之固。陛下有出宮之象，竟如其言。咸安二年正月，降封帝為海西縣公。四月，徙居吳縣，敕吳國內史刁彝防衛，又遣御史顧允監察之。十一月，妖賊盧悚遣弟子殿中監許龍晨到其門，稱太后密詔，奉迎興復。帝初欲從之，納保母諫而止。龍曰：「大事將捷，焉用兒女子言乎！」帝曰：「我得罪於此，幸蒙寬宥，豈敢妄動哉！且太后有詔，便應官屬來，何獨使汝也？汝必為亂。」因叱左右縛之，龍懼而走。帝知天命不可再，深慮橫禍，乃杜塞聰明，無思無慮，終日酣暢，耽於內寵，有子不育，庶保天年。時人憐之，為作歌焉。朝廷以帝安于屈辱，不復為虞。太元十一年十月甲申，薨于吳，時年四十五。

史臣曰：孝宗因繈抱之姿，用母氏之化，中外無事，十有餘年。以武帝之才，啓之疆埸，以文王之風，被乎江漢，則孔子所謂吾無閒然矣。哀皇寬惠，可以為君，而鴻祀禳天，用塵其德。東海違許龍之駕，屈放命之臣，所謂柔弱勝剛彊，得盡於天年者也。

贊曰：委裘稱化，大孝為宗。遵彼聖善，成茲允恭。西旌玉壘，北旆金墉。遐殷舊楚，莫不來從。哀后寬仁，惟靈既集。海西多故，時災見及。彼異阿衡，我非昌邑。

晉書卷八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帝紀第九

簡文帝

簡文皇帝諱昱，字道萬，元帝之少子也。幼而岐嶷，為元帝所愛。郭璞見而謂人曰：「興晉祚者，必此人也。」及長，清虛寡欲，尤善玄言。永昌元年，元帝詔曰：「先公武王、先考恭王君臨琅邪，繼世相承，國嗣未立，蒸嘗靡主，朕常悼心。子昱仁明有智度，可以虔奉宗廟，以慰罔極之恩。其封昱為琅邪王，食會稽、宣城如舊。」咸和元年，所生鄭夫人薨，帝時年七歲，號慕泣血，固請服重，元帝哀而許之。故徙封會稽王，拜散騎常侍。九年，遷右將軍，加侍中。咸康六年，進撫軍將軍，領祕書監。建元元年，夏五月癸丑，康帝詔曰：「太常職奉天地，兼掌宗廟，其為任也，可謂重矣。是以古今選建，未嘗不妙簡時望，兼之儒雅。會稽王叔履尚清虛，志道無倦，優游上列，諷議朝肆。其領太常，本官如故。」永和元年，崇德太后臨朝，進位撫軍大將軍、錄尚書六條事。二年，驃騎何充卒，康帝崩，崇德太后詔帝專總萬機。八年，進位司徒，固讓不拜。穆帝始冠，帝稽首歸政，不許。廢帝即位，以琅邪王絕嗣，復徙封琅邪，而封王子昌明為會稽王。帝固讓，故雖封琅邪而不去會稽之號。太和元年，進位丞相、錄尚書事，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劍履上殿，給羽葆鼓吹，班劍六十人，又固讓。及廢帝廢，皇太后詔曰：「丞相、錄尚書、會稽王體自中宗，明德劭令，英秀玄虛，神棲事外，以具瞻允塞，故阿衡三世。道化宣流，人望攸歸，為日已久，宜從天人之心，以統皇極。主者明依舊典，以時施行。」於是大司馬桓溫率百官進太極前殿，具乘輿法駕，奉迎帝於會稽邸，於朝堂變服，著平巾幘、單衣，東向拜受璽綬。

咸安元年冬十一月己酉，即皇帝位。桓溫出次中堂，令兵屯衛。乙卯，溫奏廢太宰武陵王晞及子總，詔魏郡太守毛安之帥所領宿衛殿內。改元為咸安。庚戌，使兼太尉周頤告于太廟。辛亥，桓溫遣弟祕逼新蔡王晃詣西堂，自列與太宰武陵王晞等謀反，帝對之流涕，溫皆收付廷尉。癸丑，殺東海王二子及其母。初，帝以沖虛簡貴，歷宰三世，溫素所敬憚。及初即位，溫乃撰辭，欲自陳述。帝引見，對之悲泣，溫懼不能言。至是，有司承其旨，奏誅武陵王晞。帝不許。溫固執至于再三，帝手詔報曰：「若晉祚靈長，公便宜奉行前詔。如其大運去矣，請避賢路。」溫覽之，流汗變色，不復敢言。乙卯，廢晞及其三子，徙于新安。景辰，放新蔡王晃于衡陽。戊午，詔曰：「王室多故，穆哀早世，皇胤夙遷，神器無主。東海王以母弟近屬，入纂大統，嗣位經年，昏闇亂常，人倫虧喪，大禍將及，則我祖宗之靈靡知所託。皇太后深懼皇基，時定大計，大司馬因順天人，協同神略，親帥羣后，恭承明命。雲霧既除，皇極載清，乃顧朕躬，仰承洪緒。雖伊尹之寧殷朝，博陸之安漢室，無以尚也。朕以寡德，猥居元首，實懼眇然，不克負荷，戰戰兢兢，罔知攸濟。思與兆庶更始，其大赦天下，大酺五日，增文武位二等，孝順忠貞、鰥寡孤獨米人五斛。」己未，賜溫軍三萬人，人布一匹、米一斛。庚申，加大司馬桓溫為丞相，不受。辛酉，溫旋自白石，因鎮姑孰，以冠軍將軍毛武生都督荊州之沔中、揚州之義城諸軍事。十二月戊子，詔以京都有經年之儲，權停一年之運。庚寅，廢東海王奕為海西公，食邑四千戶。辛卯，初薦酃淥酒於太廟。

二年春正月辛丑，百濟、林邑王各遣使貢方物。二月，苻堅伐慕容桓於遼東，滅之。三月丁酉，詔曰：「朕居阿衡三世，不能濟彼時雍，乃至海西失德，殆傾皇祚。賴祖宗靈祇之德，皇太后淑體應期，藩輔忠賢，百官戮力，用能蕩氛霧於昊蒼，耀晨輝於宇宙，遂以眇身，託于王公之上，思賴羣賢，以弼其闕。夫敦本息末，抑絕華競，使清濁異流，能否殊貫，官無秕政，士無謗讟，不有懲勸，則德禮焉施？且強寇未殄，勞役未息，自非軍國戎祀之要，其華飾煩費之用，皆省之。夫肥遁窮谷之賢，滑泥揚波之士，雖抗志玄霄，潛默幽岫，貪屈高尚之道，以隆協贊之美，孰與自足山水，棲遲丘壑，徇匹夫之潔，而忘兼濟之大邪？古人不借賢於曩代，朕所以虛想於今日。內外百官，各勤所司，使善無不達，惡無不聞，令詩人無素餐之刺，而吾獲虛心之求焉。」癸丑，詔曰：「吾承祖宗洪基，而昧于政道，懼不能允釐天工，克隆先業，夕惕惟憂，若涉泉冰。賴宰輔忠德，道濟伊望，羣后竭誠，協契斷金，內外盡匡翼之規，文武致匪躬之節，冀因斯道，終克弘濟。每念干戈未戢，公

私瘼悴薄鎮有糧運之勞征戍有東山之勤或白首戎陣忠勞未敘或行役彌久擔石靡儲何嘗不昧旦晨興夜分忘寢雖未能拯而恤之且欲達其此心可遣大使詣大司馬并問方伯逮于邊戍宣詔大饗求其所安又籌量賜給悉令周普乙卯詔曰往事故之後百度未充羣僚常俸並皆寡約蓋隨時之義也然退食在朝而祿不代耕非經通之制今資儲漸豐可籌量增俸膳庾晃琭章夏四月徙海西公於吳縣西柴里追貶庾后曰夫人六月遣使拜百濟王餘句爲鎮東將軍領樂浪太守戊子前護軍將軍庾希舉兵反自海陵入京口晉陵太守卞耽奔于曲阿秋七月壬辰桓溫遣東海內史周少孫討希擒之斬于建康市乙未立會稽王昌明爲皇太子皇子道子爲琅邪王領會稽內史是日帝崩于東堂時年五十三葬高平陵廟號太宗遺詔以桓溫輔政依諸葛亮王導故事帝少有風儀善容止留心典籍不以居處爲意凝塵滿席湛如也嘗與桓溫及武陵王晞同載遊版橋溫遽令鳴鼓吹角車馳卒奔欲觀其所爲晞大懼求下車而帝安然無懼色溫由此憚服溫既仗文武之任屢建大功加以廢立威振內外帝雖處尊位拱默守道而已常懼廢黜先是熒惑入太微尋而海西廢及帝登阼熒惑又入太微帝甚惡焉時中書郎郗超在直帝乃引入謂曰命之修短本所不計故當無復近日事邪超曰大司馬臣溫方內固社稷外恢經略非常之事臣以百口保之及超請急省其父帝謂之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至於此由吾不能以道匡衛愧歎之深言何能諭因詠庾闡詩云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遂泣下霑襟帝雖神識恬暢而無濟世大略故謝安稱爲惠帝之流清談差勝耳沙門支道林嘗言會稽有遠體而無遠神謝靈運迹其行事亦以爲赧獻之輩云

孝武帝

孝武皇帝諱曜字昌明簡文帝第三子也興寧三年七月甲申初封會稽王咸安二年秋七月乙未立爲皇太子是日簡文帝崩太子卽皇帝位詔曰朕以不造奄丁閔凶號天扣地靡知所訴煢然幼沖眇若綴旒深惟社稷之重大懼不克負荷仰憑祖宗之靈積德之祀先帝淳風玄化遺詠在民宰輔英賢勳隆德盛顧命之託實賴匡弼羣后率職百寮勤政冀孤弱之躬有寄皇極之基不墜先恩遺惠播于四海思弘餘潤以康黎庶其大赦天下與民更始九月甲寅追尊皇妣會稽王妃曰順皇后冬十月丁卯葬簡文皇帝于高平陵十一月甲午妖賊盧悚晨入殿庭游擊將軍毛安之等討擒之是歲三吳大旱人多餓死詔所在振給苻堅陷仇池執秦州刺史楊世

寧康元年春正月己丑朔改元二月大司馬桓溫來朝三月癸丑詔除丹陽竹格等四桁稅夏五月旱秋七月己亥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錄尚書大司馬揚州牧平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南郡公桓溫薨庚戌進右將軍桓豁爲征西將軍以江州刺史桓沖爲中軍將軍都督揚豫江三州諸軍事揚州刺史鎮姑孰八月壬子崇德太后臨朝攝政九月苻堅將楊安寇成都景申以尚書僕射王彪之爲尚書令吏部尚書謝安爲尚書僕射吳國內史刁彝爲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鎮廣陵復置光祿勳大司農少府官冬十月西平公張天錫貢方物十一月苻堅將楊安陷梓潼及梁益二州刺史周仲孫帥騎五千南遁

二年春正月癸未朔大赦追封諡故會稽世子郁爲臨川獻王己酉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刁彝卒二月癸丑以丹陽尹王坦之爲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丁巳有星孛于女虛三月景戌彗星見于氐夏四月壬戌皇太后詔曰頃玄象忒愆上天表異仰觀斯變震懼于懷夫因變致休自古之道朕敢不尅意復心以思厥中又三吳奧壤股肱望郡而水旱併臻百姓失業夙夜惟憂不能忘懷宜時拯卹救其彫困三吳義興晉陵及會稽遭水之縣尤甚者全除一年租布其次聽除半年受振貸者卽以賜之五月蜀人張育自號蜀王帥衆圍成都遣使稱藩秋七月涼州地震山崩苻堅將鄧羌攻張育滅之八月以長秋將建權儀婚姻九月丁丑有星孛于天市冬十一月己酉天門蜑賊攻郡太守王匪死之征西將軍桓豁遣師討平之長城人錢步射錢弘等作亂吳興太守朱序討平之癸酉鎮遠將軍桓石虔破苻堅將姚萇於墊江

三年春正月辛亥大赦夏五月景午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藍田侯王坦之

卒甲寅以中軍將軍揚州刺史桓沖爲鎭北將軍徐州刺史鎭丹徒尚書僕射謝安領揚州刺史秋八月癸巳立皇后王氏大赦加文武位一等九月帝講孝經冬十月癸酉朔日有蝕之十二月癸未神獸門災甲申皇太后詔曰頃日蝕告變水旱不適雖克己思救未盡其方其賜百姓窮者米人五斛癸巳帝釋奠于中堂祠孔子以顏回配

太元元年春正月壬寅朔帝加元服見于太廟皇太后歸政甲辰大赦改元景午帝始臨朝以征西將軍桓豁爲征西大將軍領軍將軍郗愔爲鎭軍大將軍中軍將軍桓沖爲車騎將軍加尚書僕射謝安中書監錄尚書事甲子謁建平等四陵夏五月癸丑地震甲寅詔曰頃者上天垂監譴告屢彰朕有懼焉震惕于心思所以議獄緩死赦過宥罪庶囘大變與之更始於是大赦增文武位各一等六月封河間王欽子範之爲章武王秋七月苻堅將苟萇陷涼州虜刺史張天錫盡有其地乙巳除度田收租之制公王以下口稅米三斛蠲在役之身冬十月移淮北流人於淮南十一月己巳朔日有蝕之詔太官徹膳十二月苻堅使其將苻洛攻代執代王涉翼犍

二年春正月繼絕世紹功臣三月以兗州刺史朱序爲南中郎將梁州刺史監沔中諸軍鎭襄陽閏月壬午地震甲申暴風折木發屋夏四月己酉雨雹五月丁丑地震六月己巳暴風揚沙石林邑貢方物秋七月乙卯老人星見八月壬辰車騎將軍桓沖來朝丁未以尚書僕射謝安爲司徒景辰使持節都督荊梁寧益交廣六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征西大將軍桓豁卒冬十月辛丑以車騎將軍桓沖都督荊江梁益寧交廣七州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尚書王蘊爲徐州刺史督江南晉陵諸軍征西司馬謝玄爲兗州刺史廣陵相監江北諸軍壬寅散騎常侍左光祿大夫尚書令王彪之卒十二月庚寅以尚書王劭爲尚書僕射

三年春二月乙巳作新宮帝移居會稽王邸三月乙丑雷雨暴風發屋折木夏五月庚午陳留王曹恢薨六月大水秋七月辛巳帝入新宮乙酉老人星見南方

四年春正月辛酉大赦郡縣遭水旱者減租稅景子謁建平等七陵二月戊午苻堅使其子丕攻陷襄陽執南中郎將朱序又陷順陽三月大疫壬戌詔曰狡寇縱逸藩守傾沒疆埸之虞事兼平日其內外衆官各悉心戮力以康庶事又年穀不登百姓多匱其詔御所供事從儉約九親供給衆官廩俸權可減半凡諸役費自非軍國事要皆宜停省以周時務癸未使右將軍毛武生帥師伐蜀夏四月苻堅將韋鍾陷魏興太守吉挹死之五月苻堅將句難彭超陷盱眙高密內史毛璪之爲賊所執六月大旱戊子征虜將軍謝玄及超難戰于君川大破之秋八月丁亥以左將軍王蘊爲尚書僕射乙未暴風揚沙石九月盜殺建安太守傅湛冬十二月己酉朔日有蝕之

五年春正月乙巳謁崇平陵夏四月大旱癸酉大赦五歲刑以下五月大水以司徒謝安爲衞將軍儀同三司六月甲寅震含章殿四柱并殺內侍二人甲子以比歲荒儉大赦自太元三年以前逋租宿債皆蠲除之其鰥寡窮獨孤老不能自存者人賜米五斛丁卯以驃騎將軍瑯邪王道子爲司徒秋九月癸未皇后王氏崩冬十月九眞太守李遜據交州反十一月乙酉葬定皇后于隆平陵

六年春正月帝初奉佛法立精舍於殿內引諸沙門以居之丁酉以尚書謝石爲尚書僕射初置督運御史官夏六月庚子朔日有蝕之揚荊江三州大水己巳改制度減煩費損吏士員七百人秋七月景子赦五歲刑已下甲午交阯太守杜瑗斬李遜交州平大饑冬十一月己亥以鎭軍大將軍郗愔爲司空會稽人檀元之反自號安東將軍鎭軍參軍謝藹之討平之十二月甲辰苻堅遣其襄陽太守閻震寇竟陵襄陽太守桓石虔討擒之

七年春三月林邑范熊遣使獻方物秋八月癸卯大赦九月東夷五國遣使來貢方物苻堅將都貴焚燒沔北田穀略襄陽百姓而去冬十月景子雷

八年春三月癸未黃霧四塞三月始興南康廬陵大水平地五丈丁巳大赦夏五月輔國將軍楊亮伐蜀拔五城擒苻堅將魏光秋七月鷹揚將軍郭洽及苻堅將張崇戰于武當大敗之八月苻堅帥衆渡淮遣征討都督謝石冠軍將軍謝玄輔國將軍謝琰西中郎將桓伊等距之九月詔司徒瑯邪王道子錄尚書

六餘事。冬十月，苻堅弟融陷壽春。乙亥，諸將及苻堅戰于肥水，大破之，俘斬數萬計，獲堅輿輦及雲母車。十一月庚申，詔衛將軍謝安勞旋師于金城。壬子，立陳留王世子靈誕為陳留王。十二月庚午，以寇難初平，大赦。以中軍將軍謝石為尚書令。開酒禁。始增百姓稅米，口五石。前句町王翟遼背苻堅，舉兵於河南，慕容垂自鄴與遼合，遂攻堅子暉於洛陽。仇池公楊世奔還隴右，遣使稱藩。

九年春正月庚子，封武陵王孫寶為臨川王。戊午，立新寧王晞子遵為新寧王。辛亥，謁建平等四陵。龍驤將軍劉牢之克譙城。車騎將軍桓沖部將郭寶伐新城、魏興、上庸三郡，降之。二月辛巳，使持節、都督荊江梁寧益交廣七州諸軍事、車騎將軍、荊州刺史桓沖卒。慕容垂自洛陽與翟遼攻苻堅子丕於鄴。三月，以衛將軍謝安為太保。苻堅北地長史慕容泓、平陽太守慕容沖並起兵背堅。夏四月己卯，增置太學生百人。封張天錫為西平公。使竟陵太守趙統伐襄陽，克之。苻堅將姚萇背堅，起兵於北地，自立為王，國號秦。六月癸丑朔，崇德皇太后褚氏崩。慕容泓為其叔父沖所殺，沖自稱皇太弟。秋七月戊戌，遣兼司空高密王純之修謁洛陽五陵。己酉，葬康獻皇后于崇平陵。百濟遣使來貢方物。苻堅及慕容沖戰于鄭西，堅師敗績。八月戊寅，司空郗愔薨。九月辛卯，前鋒都督謝玄攻苻堅將兗州刺史張崇于鄄城，克之。甲午，加太保謝安大都督揚江荊司豫徐兗青冀幽并梁益雍涼十五州諸軍事。冬十月辛亥朔，日有蝕之。丁巳，河間王曇之薨。乙丑，以玄象乖度，大赦。庚午，立前新蔡王晃弟崇為新蔡王。苻堅青州刺史苻朗帥眾來降。十二月，苻堅將呂光稱制于河右，自號酒泉公。慕容沖僭即皇帝位于阿房。

十年春正月甲午，謁諸陵。二月，立國學。蜀郡太守任權斬苻堅益州刺史李平，益州平。三月，榮陽人鄭燮以郡來降。苻堅國亂，使使奉表請迎。龍驤將軍劉牢之及慕容垂戰于黎陽，王師敗績。夏四月壬辰，劉牢之與沛郡太守周次及垂戰于五橋澤，王師又敗績。壬戌，太保謝安帥眾救苻堅。五月，大水。苻堅留太子宏守長安，奔于五將山。六月，宏來奔。慕容沖入長安。秋七月，苻丕自枋頭西走，龍驤將軍檀玄追之，為丕所敗。旱，饑。丁巳，老人星見。八月甲午，大赦。丁酉，使持節、侍中、中書監、大都督十五州諸軍事、衛將軍、太保謝安薨。庚子，以琅邪王道子為都督中外諸軍事。是月，姚萇殺苻堅而僭即皇帝位。九月，呂光據姑臧，自稱涼州刺史。苻丕僭即皇帝位于晉陽。冬十月丁亥，論淮肥之功，追封謝安廬陵郡公，封謝石南康公，謝玄康樂公，謝琰望蔡公，桓伊永修公，自餘封拜各有差。是歲，乞伏國仁自稱大單于、秦河二州牧。

十一年春正月辛未，慕容垂僭即皇帝位于中山。壬午，翟遼襲黎陽，執太守滕恬之。乙酉，謁諸陵。慕容沖將許木末殺慕容沖於長安。三月，大赦。太山太守張願以郡叛，降於翟遼。夏四月，以百濟王世子餘暉為使持節、都督、鎮東將軍、百濟王。代王拓拔珪始改稱魏。癸巳，以尚書僕射陸納為尚書左僕射，譙王恬為尚書右僕射。六月己卯，地震。庚寅，以前輔國將軍楊亮為西戎校尉、雍州刺史，鎮衛山陵。秋八月庚午，封孔靖之為奉聖亭侯，奉宣尼祀。丁亥，安平王邃之薨。翟遼寇譙，龍驤將軍朱序擊走之。冬十月，慕容垂破苻丕於河東，丕走東垣，揚威將軍馮該擊斬之，傳首京都。甲申，海西公奕薨。十一月，苻丕將苻登僭即皇帝位於隴東。

十二年春正月乙巳，以豫州刺史朱序為青兗二州刺史，鎮淮陰。丁未，大赦。壬子，暴風，發屋折木。戊午，慕容垂寇河東，濟北太守溫詳奔彭城。翟遼遣子釗寇陳潁，朱序擊走之。夏四月戊辰，尊夫人李氏為皇太妃。己丑，雨雹。高平人翟暢執太守徐含遠，以郡降于翟遼。六月癸卯，束帛聘處士戴逵、龔玄之。秋八月辛巳，立皇子德宗為皇太子，大赦，增文武位二等，大酺五日，賜百官布帛各有差。九月戊午，復新寧王遵為武陵王，立梁王𤣱子和為梁王。冬十一月，松滋太守王遐之討翟遼于洛口，敗之。

十三年夏四月戊午，以青兗二州刺史朱序為持節、都督雍梁沔中九郡諸軍事、雍州刺史，譙王恬之為鎮北將軍、青兗二州刺史。夏六月，旱。乞伏國仁死，弟乾歸嗣僞位，僭號河南王。秋七月，翟遼將翟發寇洛陽，河南太守郭給距破之。冬十二月戊子，濤水入石頭，毀大桁，殺人。乙未，大風，晝晦，延賢堂災。景申，螽斯百堂、客館、驃騎庫皆災。己亥，加尚書令謝石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庚子，尚書

令衞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謝石薨
十四年春正月癸亥詔淮南所獲俘虜付諸作部者一皆散遣男女自相配匹賜百日廩其沒爲軍賞者悉贖出之以襄陽淮南饒沃地各立一縣以居之彭城妖賊劉黎僭稱皇帝於皇丘龍驤將軍劉牢之討平之二月扶南獻方物呂光僭號三河王夏四月甲辰彭城王弘之薨翟遼寇滎陽執太守張卓六月壬寅使持節都督荊益寧三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桓石虔卒秋七月甲寅宣陽門四柱災八月姚萇襲破苻登獲其僞后毛氏丁亥汝南王羲薨九月庚午以尚書左僕射陸納爲尚書令冬十二月乙巳雨木冰
十五年春正月乙亥鎮北將軍譙王恬之薨龍驤將軍劉牢之及翟遼張願戰于太山王師敗績征虜將軍朱序破慕容永於太行二月辛巳以中書令王恭爲都督青兗幽幷冀五州諸軍事前將軍青兗二州刺史三月己酉朔地震戊辰大赦秋七月丁巳有星孛于北河八月永嘉人李耽舉兵反太守劉懷之討平之己丑京師地震有星孛于北斗犯紫微沔中諸郡及兗州大水龍驤將軍朱序攻翟遼于滑臺大敗之張願來降九月丁未以吳郡太守王珣爲尚書僕射冬十二月己未地震
十六年春正月庚申改築太廟夏六月慕容永寇河南太守楊佺期擊破之己未章武王範之薨秋九月癸未以尚書右僕射王珣爲尚書左僕射以太子詹事謝琰爲尚書右僕射新廟成冬十一月姚萇敗苻登于安定
十七年春正月己巳朔大赦除逋租宿債夏四月齊國內史蔣哲殺樂安太守辟閭濬據青州反北平原太守辟閭渾討平之五月丁卯朔日有蝕之六月癸卯京師地震甲寅濤水入石頭毀大桁永嘉郡潮水湧起近海四縣人多死者乙卯大風折木戊午譙王愔之薨慕容垂襲翟釗于黎陽敗之釗奔于慕容永秋七月丁丑太白晝見八月新作東宮冬十月丁酉太白晝見辛亥都督荊益寧三州諸軍事荊州刺史王忱卒十一月癸酉以黃門郎殷仲堪爲都督荊益梁三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庚寅徙封琅邪王道子爲會稽王封皇子德文爲琅邪王十二月己未地震是歲自秋不雨至于冬
十八年春正月癸卯朔地震二月乙未又地震三月翟釗寇河南夏六月己亥始興南康廬陵大水深五丈秋七月旱閏月妖賊司馬徽聚黨於馬頭山劉牢之遣部將討平之九月戊戌龍驤將軍楊佺期擊氐帥楊佛嵩于潼谷敗之冬十月姚萇死子興嗣僞位
十九年夏六月壬子追尊會稽王太妃鄭氏爲簡文宣太后秋七月荊徐二州大水傷秋稼遣使振卹之八月己巳尊皇太妃李氏爲皇太后宮曰崇訓慕容垂擊慕容永於長子斬之冬十月慕容垂遣其子恧奴寇廩丘東平太守韋簡及垂將尹國戰于平陸簡死之是歲苻登爲姚興所殺登太子崇奔于湟中僭稱皇帝
二十年春二月作宣太后廟甲寅散騎常侍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陸納卒三月庚辰朔日有蝕之夏六月荊徐二州大水十一月魏王拓拔珪擊慕容垂子寶于黍谷敗之
二十一年春正月造清暑殿三月慕容垂攻平城拔之夏四月新作永安宮丁卯雨雹慕容垂死子寶嗣僞位五月甲子以望蔡公謝琰爲尚書左僕射大水六月呂光僭即天王位秋九月庚申帝崩于清暑殿時年三十五葬隆平陵帝幼稱聰悟簡文之崩也時年十歲至晡不臨左右進諫答曰哀至則哭何常之有謝安嘗嘆以爲精理不減先帝既威權己出雅有人主之量既而溺於酒色殆爲長夜之飲末年長星見帝心甚惡之於華林園舉酒祝之曰長星勸汝一杯酒自古何有萬歲天子邪太白連年晝見地震水旱爲變者相屬醒日既少而傍無正人竟不能改焉時張貴人有寵年幾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當廢矣貴人潛怒向夕帝醉遂暴崩時道子昏惑元顯專權竟不推其罪人初簡文帝見讖云晉祚盡昌明及帝之在孕也李太后夢神人謂之曰汝生男以昌明爲字及產東方始明因以爲名焉簡文帝後悟乃流涕及爲清暑殿有識者以爲清暑反爲楚聲哀楚之徵也俄而帝崩晉祚自此傾矣
史臣曰前史稱不有廢也君何以興若乃天挺儲祉光膺嗣位遵晦而猶晉滴沈川而能賜夕康一揆之衆所以帝業咸寧七十之基所以興王業所

擲於既往禍寄圖於已衰事異於斯則弗由也簡皇以虛白之姿在屯如之會政自桓氏祭則寡人太宗晏駕寧康纂業天誘其衷姦臣自隕于時西逾劍岫而跨靈山北據長河而臨清洛荊吳戰旅嘯吒成雲名賢間出舊德斯在謝安可以鎮雅俗彪之足以正紀綱桓沖之夙夜王家謝玄之善斷軍事于時上天乃眷彊氏自泯五尺童子振袂臨江思所以挂旆天山封泥函谷而條綱弗垂威恩罕樹道子荒乎朝政國寶匯以小人拜授之榮初非天旨鬻刑之貨自走權門毒賦年滋愁民歲廣是以聞人許榮馳書詣闕烈宗知其抗直而惡聞逆耳肆一醉於崇朝飛千觴於長夜雖復昌明表夢安歸神言而金行頹弛抑亦人事語曰大國之政未陵夷小邦之亂已傾覆也屬苻堅百六之秋棄肥水之衆帝號為武不亦優哉

贊曰君若綴旒道非交泰簡皇凝寂不貽伊害孝武登朝姦雄自潰燕之舉路鄭叔分鑣信臨帝席酒勸天妖金風不競人事先彫

晉書卷九

晉書卷九考證

孝武帝紀鎮遠將軍桓石虔○鎮遠一本作威遠臣宗楷按石虔本傳曾擢軍建威將軍尋授督處將軍進冠軍將軍並非威遠亦非鎮遠也

晉書卷九考證

晉書卷十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帝紀第十

安帝

安皇帝諱德宗字德宗孝武帝長子也太元十二年八月辛巳立爲皇太子二十一年九月庚申孝武帝崩辛酉太子卽皇帝位大赦癸亥以司徒會稽王道子爲太傅攝政冬十月甲申葬孝武皇帝于隆平陵大雪隆安元年春正月己亥朔帝加元服改元增文武位一等太傅會稽王道子稽首歸政以尚書左僕射王珣爲尚書令領軍將軍王國寶爲尚書左僕射二月呂光將禿髮烏孤自稱大都督大單于國號南涼擊光將竇苟于金昌大破之甲寅尊皇太后李氏爲太皇太后戊午立皇后王氏三月呂光子纂爲乞伏乾歸所敗光建康太守段業自號涼州牧慕容寶敗魏師于薊夏四月甲戌兗州刺史王恭豫州刺史庾楷舉兵以討尚書左僕射王國寶建威將軍王緒爲名甲申殺國寶及緒以說于恭恭乃罷兵戊子大赦五月前司徒長史王廞以吳郡反王恭討平之慕容寶將慕容詳僭卽皇帝位于中山寶奔黃龍秋八月呂光爲其僕射楊軌散騎常侍郭廖所攻光子纂擊走之九月慕容寶將慕容麟斬慕容詳于中山因僭卽皇帝位冬十月慕容麟爲魏師所殺

二年春三月龍舟二災夏五月蘭汗弒慕容寶而自稱大將軍昌黎王秋七月慕容寶子盛斬蘭汗僭稱長樂王攝天子位兗州刺史王恭豫州刺史庾楷荆州刺史殷仲堪廣州刺史桓玄南蠻校尉楊佺期等舉兵反八月江州刺史王愉奔于臨川景子寧朔將軍鄧啓及慕容德將慕容法戰于管城王師敗績景戌慕容盛僭卽皇帝位於黃龍桓玄大敗王師于白石九月辛卯加太傅會稽王道子黃鉞遣征虜將軍會稽王世子元顯前將軍王珣右將軍謝琰討桓玄等己亥破庾楷于牛渚景午會稽王道子屯中堂元顯守石頭己酉前將軍王珣守北郊右將軍謝琰備宣陽門輔國將軍劉牢之次新亭使子敬宣擊敗恭恭奔曲阿長塘湖湖尉收送京師斬之於是遣太常殷茂喻仲堪及玄玄等走子尋陽冬十月新野言驪虞見景子大赦壬午仲堪等盟于尋陽推桓玄爲盟主十一月以琅邪王德文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軍將軍王雅爲尚書左僕射十二月己丑魏王珪卽尊位年號天興京兆人韋禮帥襄陽流人叛降于姚興己酉前新安太守杜烱反于京口會稽王世子元顯討斬之禿髮烏孤自稱武威王

三年春正月辛酉封宗室蘊爲淮陵王二月甲辰河間王國鎭薨林邑范達昭日南九真遂寇交阯太守杜瑗討破之段業自稱涼王仇池公楊盛遣使稱藩獻方物三月己卯追尊所生陳夫人爲德皇太后夏四月乙未加尚書令王珣衛將軍以會稽王世子元顯爲揚州刺史六月戊子以琅邪王德文爲司徒慕容德陷青州害龍驤將軍辟閭渾遂僭卽皇帝位于廣固秋八月禿髮烏孤死其弟利鹿孤嗣僞位冬十月姚興陷洛陽執河南太守辛恭靜十一月甲寅妖賊孫恩陷會稽內史王凝之死之吳國內史桓謙臨海太守新蔡王崇義興太守魏隱並委官而遁吳興太守謝邈永嘉太守司馬逸皆遇害遣衛將軍謝琰輔國將軍劉牢之逆擊走之十二月桓玄襲江陵荆州刺史殷仲堪南蠻校尉楊佺期並遇害呂光立其太子紹爲天王自號太上皇是日光死呂纂弒紹而自立是歲荆州大水平地三丈

四年春正月乙亥大赦二月己丑有星孛于奎婁進至紫微三月彗星見於太微夏四月地震孫恩寇浹口五月景寅散騎常侍衛將軍東亭侯王珣卒己卯會稽內史謝琰爲孫恩所敗死之恩轉寇臨海六月庚辰朔日有蝕之旱輔國司馬劉裕破恩於南山恩將盧循陷廣陵死者三千餘人以琅邪王師何澄爲尚書左僕射秋七月壬子太皇太后李氏崩丁卯大赦是月姚興伐乞伏乾歸降之八月丁亥尚書右僕射王雅卒壬寅葬文太后于修平陵九月癸丑地震冬十一月寧朔將軍高雅之及孫恩戰于餘姚王師敗績以揚州刺史元顯爲後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揚豫徐兗青幽冀并荆江司雍梁益交廣十六州諸軍事前將軍劉牢之爲鎭北將軍封元顯子彥璋爲東海王十二月戊寅有星孛于天市是歲河右諸郡奉涼武昭王李玄盛爲秦涼二州牧涼公年號庚

子。

五年春二月景子，孫恩復寇浹口。呂超弑呂纂，以其兄隆僭即僞位。三月甲寅，衆星西流，歷太微。夏五月，孫恩寇吳國，內史袁山松死之。沮渠蒙遜殺段業，自號大都督、北涼州牧。六月甲戌，孫恩至丹徒。乙亥，內外戒嚴，百官入居于省。冠軍將軍高素、右衛將軍張崇之守石頭，輔國將軍劉襲柵斷淮口，丹陽尹司馬恢之戍南岸，冠軍將軍桓謙、輔國將軍司馬允之、游擊將軍毛邃備白石，左衛將軍王嘏、領軍將軍孔安國屯中堂，皇徵豫州刺史譙王尚之衛京師。寧朔將軍高雅之擊孫恩於廣陵之郁洲，為賊所執。秋七月，段璣弑慕容盛，盛叔父熙盡誅段氏，因僭稱尊號。九月，呂隆降于姚興。冬十月，姚興帥師侵魏，大敗而旋。是歲饑，禁酒。

元興元年春正月庚午朔，大赦，改元，以後將軍元顯為驃騎大將軍、征討大都督，鎮北將軍劉牢之為元顯前鋒，前將軍譙王尚之為後部，以討桓玄。二月景午，帝戎服餞元顯于西池。丁巳，遣兼侍中、齊王柔之以騶虞幡宣告荊江二州。丁卯，桓玄敗王師于姑孰，譙王尚之、齊王柔之並死之。以右將軍吳隱之為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廣州刺史。三月己巳，劉牢之叛降于桓玄。辛未，王師敗績于新亭，驃騎大將軍、會稽王世子元顯，東海王彥璋，冠軍將軍毛泰，游擊將軍毛邃並遇害。壬申，桓玄自為侍中、丞相、錄尚書事，以桓謙為尚書僕射，遷太傅會稽王道子于安成。玄俄又自稱太尉、揚州牧，總百揆，以琅邪王德文為太宰。臨海太守辛景擊孫恩，斬之。是月，禿髮利鹿孤死，弟傉檀嗣僞位。秋七月乙亥，新蔡王崇為其奴所害。八月庚子，尚書下舍災。冬十月，冀州刺史劉軌叛奔于慕容德。十二月庚申，會稽王道子為桓玄所害。曲赦廣陵、彭城大逆以下。

二年春二月辛丑，建武將軍劉裕破徐道覆于東陽。乙卯，桓玄自稱大將軍。丁巳，冀州刺史孫無終為桓玄所害。夏四月癸巳朔，日有蝕之。秋八月，玄又自號相國、楚王。九月，南陽太守庾仄起義兵，為玄所敗。冬十一月壬午，玄遷帝于永安宮。癸未，移太廟神主于琅邪國。十二月壬辰，玄篡位，以帝為平固王。辛亥，帝蒙塵于尋陽。

三年春二月，帝在尋陽。庚寅夜，濤水入石頭，漂殺人戶。乙卯，建武將軍劉裕帥沛國劉毅、東海何無忌等舉義兵。景辰，斬桓玄所署徐州刺史桓脩于京口、青州刺史桓弘于廣陵。丁巳，義師濟江。三月戊午，劉裕斬玄將吳甫之于江乘，斬皇甫敷于羅落。己未，玄衆潰而逃。庚申，劉裕置留臺，具百官。壬戌，桓玄司徒王謐推劉裕行鎮軍將軍、徐州刺史、都督揚徐兗豫青冀幽并八州諸軍事、假節，劉裕以謐領揚州刺史、錄尚書事。辛酉，劉裕誅尚書左僕射王愉、愉子荊州刺史綏、司州刺史溫詳。辛未，桓玄逼帝西上。景戌，密詔以幽逼於玄，萬機虛曠，令武陵王遵依舊典承制總百官行事，加侍中，餘如故，并大赦，謀反大逆已下，惟桓玄一祖之後不宥。夏四月己丑，大將軍、武陵王遵稱制，總萬機。庚寅，帝至江陵。庚戌，輔國將軍何無忌、振武將軍劉道規及桓玄將庾稚、何澹之戰于湓口，大破之。玄復逼帝東下。五月癸酉，冠軍將軍劉毅及桓玄戰于崢嶸洲，又破之。己卯，帝復幸江陵。辛巳，荊州別駕王康產、南郡太守王騰之奉帝居于南郡。壬午，督護馮遷斬桓玄於貊盤洲，乘輿反正于江陵。甲申，詔曰：「姦兇篡逆，自古有之，朕不能式遏杜漸，以致播越。賴鎮軍將軍裕英略奮發，忠勇絕世，冠軍將軍毅等誠心宿著，協同嘉謀，義聲既振，士庶效節，社稷載安，四海齊慶。其大赦，凡諸與逆事屈逆命者，一無所問。」戊寅，奉神主入于太廟。閏月己丑，桓玄故將揚武將軍桓振陷江陵，劉毅、何無忌退守尋陽，帝復蒙塵于賊營。六月，益州刺史毛璩討僞梁州刺史桓希，斬之。秋七月戊申，永安皇后何氏崩。八月癸酉，祔葬穆帝章皇后于永平陵。九月，前給事中刁騁、祕書丞王邁之謀反，伏誅。冬十月，盧循寇廣州，刺史吳隱之為循所敗，執始興相阮腆之而還。慕容德死，兄子超嗣僞位。

義熙元年春正月，帝在江陵。南陽太守魯宗之起義兵，襲破襄陽。己丑，劉毅次于馬頭，桓振以帝屯于江津。辛卯，宗之破振將溫楷于柞溪，進次紀南，為振所敗。振武將軍劉道規擊桓謙，走之，乘輿反正，帝與琅邪王率道規舟。戊戌，詔曰：「朕以寡德，夙遭不造，不能式遏姦宄，逆臣桓玄乘釁肆亂，乃誣罔天人，篡盜神位，朕播越淪胥荒實宣皇之基聯焉以墜。鎮軍將軍裕忠武英

斷馘冠終古逆謀機始眞賢協其契投袂誓衆義士感其心故霜戈一揮巨猾奔迸三軍踐威大憝授首而擊楫猖狂綢凶荊郢幸天祚社稷義旗載捷狡徒沮潰朕獲反正斯實宗廟之靈勳王之勳豈朕一人獨享伊祜思與億兆幸茲更始其大赦改元唯玄一祖及同黨不在原例賜百官爵二級鰥寡孤獨穀人五斛大酺五日二月丁巳留臺備乘輿法駕迎帝於江陵弘農太守戴寧之建威主簿徐惠子等謀反伏誅平西參軍譙縱害平西將軍益州刺史毛璩以蜀叛三月桓振復襲江陵荊州刺史司馬休之奔于襄陽建威將軍劉懷肅討振斬之帝至自江陵乙未百官詣闕請罪詔曰此非諸卿之過其還率職戊戌謁章皇后廟三日臨于西堂劉裕及何無忌等抗表遜位不許庚子以琅邪王德文為大司馬武陵王遵為太保加鎮軍將軍劉裕為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甲辰詔曰自頃國難之後人物彫殘常所供奉猶不改舊豈所以視人如傷為湯歸過之誠哉可籌量減省夏四月劉裕旋鎮京口戊辰餞于東堂五月癸未禁絹扇及摴蒱游擊將軍章武王秀益州刺史司馬軌之謀反伏誅桓玄故將桓亮苻宏刁預寇湘州守將擊走之秋八月甲子封臨川王子脩之為會稽王冬十一月乞伏乾歸伐仇池仇池公楊盛大破之是歲涼武昭王玄盛遣使奉表稱藩

二年春正月益州刺史司馬榮期擊譙縱將譙子明于白帝破之夏五月封高密王子法蓮為高陽王秋七月梁州刺史楊孜敬有罪伏誅冬十月論匡復之功封車騎將軍劉裕為豫章郡公撫軍將軍劉毅南平郡公右將軍何無忌安成郡公自餘封賞各有差乙亥以左將軍孔安國為尚書左僕射十二月益殺零陵太守阮野

三年春二月己酉車騎將軍劉裕來朝誅東陽太守殷仲文南蠻校尉殷叔文晉陵太守殷道叔永嘉太守駱球己丑大赦除酒禁夏五月大水六月姚興將赫連勃勃僭稱天王于朔方國號夏秋七月戊戌朔日有蝕之汝南王遵之有罪伏誅八月遣冠軍將軍劉敬宣持節監征蜀諸軍事冬十一月赫連勃勃大敗禿髮傉檀傉檀奔于南山是歲高雲馮跋殺慕容熙雲僭即帝位

四年春正月甲辰以琅邪王德文領司徒車騎將軍劉裕為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庚申侍中太保武陵王遵薨夏四月散騎常侍尚書左僕射孔安國卒甲午加吏部尚書孟昶尚書右僕射冬十一月辛卯晉梁州刺史楊思平有罪棄市癸丑大風拔樹是月禿髮傉檀僭即涼王位十二月陳留王曹靈誕薨

五年春正月辛卯大赦戊戌以撫軍將軍劉毅為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輔國將軍何無忌鎮南將軍庚戌尋陽地震二月慕容超將慕容興宗寇宿豫陽平太守劉千載南陽太守趙元並為賊所執三月乙亥大雷平地數尺車騎將軍劉裕帥師伐慕容超夏六月景寅震于太廟劉裕大破慕容超于臨朐秋七月姚興將乞伏乾歸僭稱西秦王於苑川九月戊辰離班弑高雲雲將馮跋攻班殺之跋僭即王位仍號燕冬十月魏清河王紹弑其主珪

六年春二月丁亥劉裕攻慕容超尅之齊地悉平是月廣州刺史盧循反寇江州三月禿髮傉檀及沮渠蒙遜戰于窮泉傉檀敗績壬申鎮南將軍江州刺史何無忌及循戰于豫章王師敗績無忌死之夏四月青州刺史諸葛長民兗州刺史劉藩并州刺史劉道憐乃入衞京師五月景子大風拔木戊子衞將軍劉毅及盧循戰于桑落洲王師敗績尚書左僕射孟昶懼自殺己未大赦乙丑循至淮口內外戒嚴大司馬琅邪王德文都督宮城諸軍事次中堂皇太尉劉裕次石頭梁王珍之屯南掖門冠軍將軍劉敬宣屯北郊輔國將軍孟懷玉屯南岸建武將軍王仲德屯越城廣武將軍劉懷默屯建陽門淮口築祖浦藥園廷尉三壘以距之景寅震太廟鴟尾秋七月庚申盧循遁走甲子使輔國將軍王仲德廣川太守劉鍾河間內史蒯恩等帥衆追之是月盧循寇荊州刺史劉道規雍州刺史魯宗之等敗之又破徐道覆于華容賊復走尋陽八月姚興將桓謙寇江陵劉道規敗之冬十一月蜀賊譙縱陷巴東守將溫祚時延祖死之十二月壬辰劉裕破盧循于豫章

七年春二月壬午右將軍劉藩斬徐道覆于始興傳首京師夏四月盧循走交州刺史杜慧度斬之秋七月丁卯以荊州刺史劉道規為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冬十月沮渠蒙遜伐涼涼武昭王玄盛與戰敗之

八年春二月景子以吳興太守孔靖爲尚書右僕射三月甲寅山陰地陷四尺有聲如雷夏五月乞伏公府弑乞伏乾歸乾歸子熾盤誅公府僭即僞位六月以平北將軍魯宗之爲鎮北將軍秋七月甲午武陵王季度薨庚子征西大將軍劉道規卒八月皇后王氏崩辛亥高密王純之薨九月癸酉葬僖皇后于休平陵己卯太尉劉裕害右將軍兗州刺史劉藩尚書左僕射謝混庚辰裕矯詔曰劉毅苞藏禍心構逆南夏藩混助亂志肆姦宄賴宰輔玄鑒撫機挫銳凶黨即戮社稷乂安夫好生之德所因者本肆眚覃仁實資玄澤宄事與大憝禍自元凶其大赦天下唯劉毅不在其例普增文武位一等孝順忠義隱滯遺逸必令聞達己丑劉裕帥師討毅裕參軍王鎮惡陷江陵城毅自殺冬十一月沮渠蒙遜僭號河西王十二月以西陵太守朱齡石爲建威將軍益州刺史帥師伐蜀分荆州十郡置湘州是歲廬陵南康地四震

九年春三月景寅劉裕害前將軍諸葛長民及其弟輔國大將軍黎民從弟寧朔將軍秀之三月戊寅加劉裕鎮西將軍豫州刺史林邑范胡達寇九真交州刺史杜慧度斬之夏四月壬戌罷臨沂湖熟皇后脂澤田四十頃以賜貧人弛湖池之禁封鎮北將軍魯宗之爲南陽郡公秋七月朱齡石克成都斬譙縱益州平九月封劉裕次子義真爲桂陽公冬十二月安平王球之薨是歲高句麗倭國及西南夷銅頭大師並獻方物

十年春三月戊寅地震夏六月乞伏熾盤帥師伐禿髮傉檀滅之秋七月淮北大風壞廬舍九月丁巳朔日有蝕之林邑遣使來獻方物是歲城東府

十一年春正月荆州刺史司馬休之雍州刺史魯宗之並舉兵貳於劉裕裕帥師討之庚午大赦丁丑以吏部尚書謝裕爲尚書左僕射二月丁未姚興死子泓嗣僞位三月辛巳淮陵王蘊薨壬午劉裕及休之戰于江津休之敗奔襄陽夏四月乙卯青冀二州刺史劉敬宣爲其參軍司馬道賜所害五月甲申彗星二見甲午休之宗之出奔于姚泓論平蜀功封劉裕子義隆彭城公朱齡石豐城公己酉霍山崩出銅鐘六枚秋七月景戌京師大水壞太廟辛亥晦日有蝕之八月丁未尚書左僕射謝裕卒以尚書右僕射劉穆之爲尚書左僕射九月己亥大赦

十二年春正月姚泓使其將魯軌寇襄陽雍州刺史趙倫之擊走之二月加劉裕中外大都督夏六月赫連勃勃攻姚泓秦州陷之己酉新除尚書令都鄉亭侯劉柳卒秋八月劉裕及琅邪王德文帥衆伐姚泓景午大赦冬十月景寅姚泓將姚光以洛陽降己丑遣兼司空高密王恢之脩謁五陵

十三年春正月甲戌朔日有蝕之二月涼武昭王李玄盛薨世子士業嗣位爲涼州牧涼公三月龍驤將軍王鎮惡大破姚泓將姚紹于潼關夏劉裕敗魏將鵝青于河曲斬青裨將阿薄干是月涼公李士業大敗沮渠蒙遜于鮮支澗夏五月劉裕克潼關丁亥會稽王脩之薨六月癸亥林邑獻馴象白鸚鵡秋七月劉裕克長安執姚泓收其彝器歸諸京師南海賊徐道期陷廣州始興相劉謙之討平之冬十一月辛未左僕射前將軍劉穆之卒

十四年春正月辛巳大赦青州刺史沈田子害龍驤將軍王鎮惡于長安夏六月劉裕爲相國進封宋公冬十月以涼公士業爲鎮西將軍封酒泉公十一月赫連勃勃大敗王師于青泥北雍州刺史朱齡石焚長安宮殿奔于潼關尋又大潰齡石死之十二月戊寅帝崩于東堂時年三十七葬休平陵帝不惠自少及長口不能言雖寒暑之變無以辨也凡所動止皆非己出故桓玄之篡因此獲全初讖云昌明之後有二帝劉裕將爲禪代故密使王韶之縊帝而立恭帝以應二帝云

恭帝

恭帝諱德文字德文安帝母弟也初封琅邪王歷中軍將軍散騎常侍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領司徒錄尚書六條事元興初遷車騎大將軍桓玄執政進位太宰加袞冕之服綠綟綬玄篡位以帝爲石陽縣公與安帝俱居尋陽及玄敗隨至江陵玄死桓振奄至躍馬奮戈直至階下瞋目謂安帝曰臣門戶何負國家而屠滅若是帝乃下牀謂振曰此豈我兄弟意邪振乃下馬致拜振平復爲琅邪王又領徐州刺史尋拜大司馬領司徒加殊禮義熙二年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加羽葆鼓吹十二年詔曰大司馬明德懋親太尉道

勳光大並徽序彝倫燮和二氣黜後引領思佐鼎飪而雅尙沖挹四門弗闢斂
合大雅謙虛之道實違急賢贊世之務昔蕃鄧載德異人並出東平開府奇士
輻臻濟濟之盛朕有欽焉可勑二府依舊辟召必將明敭俊乂嗣軌前賢矣於
是始辟召掾屬時太尉裕都督中外諸軍詔曰大司馬地隆任重親賢莫貳雖
府受節度可身無致敬劉裕之北征也帝上疏請帥所莅啓行戎路修敬山陵
朝廷從之乃與裕俱發及有司以即戎不得奉辭陵廟帝復上疏曰臣推轂閫
外將涉寒暑不獲展情墳壟私心罔極伏願天慈特垂聽許使臣微誠粗申即
路無恨許之及姚泓滅歸于京都十四年十二月戊寅安帝崩劉裕矯稱詔曰
唯我有晉誕膺明命業隆九有光宅四海朕以不德屬當多難幸賴宰輔拯厥
顚覆仍恃保祐克黜禍亂遂冕旒辰極混一六合方憑阿衡維新洪業而遘疾
大漸將遂弗興仰惟祖宗靈命親賢是荷咨爾大司馬琅邪王體自先皇明德
光懋屬惟儲貳衆望攸集其君臨晉邦奉系宗祀尤執其中燮和天下闡揚末
誥無廢我高祖之景命是日即帝位大赦

元熙元年春正月壬辰朔改元以山陵未厝不朝會立皇后褚氏甲午徵劉裕還朝戊戌有星孛于太微西藩庚申葬安皇帝于休平陵帝受朝懸而不樂以驃騎將軍劉道憐爲司空秋八月劉裕移鎭壽陽以劉懷愼爲前將軍北徐州刺史鎭彭城九月劉裕自解揚州冬十月乙酉裕以其子桂陽公義眞爲揚州刺史十一月丁亥朔日有蝕之十二月辛卯裕加殊禮己卯太史奏黑龍四見于東方

二年夏六月壬戌劉裕至于京師傅亮承裕密旨諷帝禪位草詔請帝書之帝欣然謂左右曰晉氏久已失之今復何恨乃書赤紙爲詔甲子遂遜于琅邪第劉裕以帝爲零陵王居于秣陵行晉正朔車旗服色一如其舊有其文而不備其禮帝自是之後深慮禍機褚后常在帝側飲食所資皆出褚后故宋人莫得伺其隙宋永初二年九月丁丑裕使后兄叔度請后有間兵人踰垣而入弑帝于內房時年三十六謚恭皇帝葬沖平陵帝幼時性頗忍急及在藩國曾令善射者射馬爲戲既而有人云馬者國姓而自殺之不祥之甚帝亦悟甚悔之其後復深信浮屠道鑄貨千萬造丈六金像親於瓦官寺迎之步從十許里安帝旣不惠帝每侍左右消息溫涼寢食之節以恭謹聞時人稱焉

始元帝以丁丑歲稱晉王置宗廟使郭璞筮之云享二百年自丁丑至禪代之歲年在庚申爲一百四歲然丁丑始保西晉庚申終入宋年所餘惟一百有二歲耳璞蓋以百二之期促故婉而倒之爲二百也

史臣曰安帝即位之辰鍾無妄之日遭于元顯並傾朝政主昏臣亂未有如斯不亡者也雖有手握戎麾心存舊國迴首無貝忽焉蕭散于是桓玄乘釁勢踰飈指六師咸泯隻馬徂遷是以宋高非典午之臣孫恩豈金行之寇若乃世過顚覆則恭皇斯甚於越之民距爆丹穴會稽之侶寧敎入臣去皇屋而歸來瀛丹書而不恨夫五運攸革三微數盡猶高秋彫候理之自然觀其揖禪人有爲之流漣者也

贊曰安承流湎大盜斯張恭乃寓命他人是綱猶存周赧始立懷王虛尊假號異術同亡

晉書卷十

晉書卷十考證

安帝紀慕容麟爲魏師所殺○綱目魏王珪及慕容麟戰大破走之及次年麟上尊號於慕容德復謀反德殺之則此云爲魏師所殺誤也

晉書卷十考證

晉書卷十一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志第一

天文上　天體　儀象　天文經星

二十八舍　二十八宿外星

天漢起沒　十二次度數　州郡躔次

昔在庖犧觀象察法以通神明之德以類天地之情可以藏往知來開物成務故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此則觀乎天文以示變者也尚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此則觀乎人文以成化者也是故政教兆於人理祥變應乎天文得失雖微罔不昭著然則三皇邁德七曜順軌日月無薄蝕之變星辰靡錯亂之妖黃帝創受河圖始明休咎故其星傳尚有存焉降在高陽乃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爰洎帝嚳亦式序三辰唐虞則羲和繼軌有夏則昆吾紹德年代綿邈文籍靡傳至于殷之巫咸周之史佚格言遺記于今不朽其諸侯之史則魯有梓慎晉有卜偃鄭有裨竈宋有子韋齊有甘德楚有唐昧趙有尹臯魏有石申夫皆掌著天人各論圖驗其巫咸甘石之說後代所宗暴秦燔書六經殘滅天官星占存而不毀及漢景武之際司馬談父子繼為史官著天官書以明天人之道其後中壘校尉劉向廣洪範災條作皇極論以參往之行事及班固敘漢史馬遷續述天文而蔡邕譙周各有撰錄司馬彪採之以繼前志今詳衆說以著于篇

古言天者有三家一曰蓋天二曰宣夜三曰渾天漢靈帝時蔡邕於朔方上書言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術數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惟渾天近得其情今史官候臺所用銅儀則其法也立八尺圓體而具天地之形以正黃道占察發斂以行日月以步五緯精微深妙百代不易之道也官有其器而無本書前志亦闕蔡邕所謂周髀者即蓋天之說也其本庖犧氏立周天曆度其所傳則周公受於殷商周人志之故曰周髀髀股也股者表也其言天似蓋笠地法覆槃天地各中高外下北極之下為天地之中其地最高而滂沲四隤三光隱映以為晝夜天中高於外衡冬至日之所在六萬里北極下地高於外衡下地亦六萬里外衡高於北極下地二萬里天地隆高相從日去地恆八萬里日麗天而平轉分冬夏之間日所行道為七衡六間每衡周徑里數各依算術用句股重差推晷影極游以為遠近之數皆得於表股者也故曰周髀又周髀家云天圓如張蓋地方如棋局天旁轉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隨天左轉故日月實東行而天牽之以西沒譬之於蟻行磨石之上磨左旋而蟻右去磨疾而蟻遲故不得不隨磨以左迴焉天形南高而北下日出高故見日入下故不見天之居如倚蓋故極在人北是其證也極在天之中而今在人北所以知天之形如倚蓋也日朝出陽中暮入陰中陰氣暗冥故沒不見也夏時陽氣多陰氣少陽氣光明與日同暉故日出即見無蔽之者故夏日長也冬天陰氣多陽氣少陰氣暗冥掩日之光雖出猶隱不見故冬日短也宣夜之書云惟漢祕書郎郗萌記先師相傳云天了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眼瞀精絕故蒼蒼然也譬之旁望遠道之黃山而皆青俯察千仞之深谷而窈黑夫青非真色而黑非有體也日月衆星自然浮生虛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須氣焉是以七曜或逝或住或順或逆伏見無常進退不同由乎無所根繫故各異也故辰極常居其所而北斗不與衆星同沒也攝提填星皆東行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遲疾任情其無所繫著可知矣若綴附天體不得爾也成帝咸康中會稽虞喜因宣夜之說作安天論以為天高窮於無窮地深測於不測天確乎在上有常安之形地塊焉在下有居靜之體當相覆冒方則俱方圓則俱圓無方圓不同之義也其光曜布列各自運行猶江海之有潮汐萬品之有行藏也葛洪聞而譏之曰苟辰宿不麗於天天為無用便可言無何必復云有之而不動乎由此而談稚川可謂知言之選也虞喜族祖河間相聳又立穹天論云天形穹隆如雞子幕其際周接四海之表浮於元氣之上譬如覆奩以抑水而不沒者氣充其中故也日繞辰極沒西而還東不出入地中天之有極猶蓋之有斗也天北下於地三十度極之傾在地卯酉之北亦三十度人在卯酉之南十餘萬里故斗極之下不為地中當對天地卯酉之位耳日行黃道繞極極北去黃道百一十五度南去黃道

六十七度二至之所舍以爲長短也吳太常姚信造昕天論云人爲靈蟲形最似天今人頤前多臨胸而項不能覆背近取諸身故知天之體南低入地北則偏高又冬至極低而天運近南故日去人遠而斗去人近北天氣至故冰寒也夏至極起而天運近北而斗去人遠日去人近南天氣至故蒸熱也極之立時日行地中淺故夜短天去地高故晝長也極之低時日行地中深故夜長天去地下淺故晝短也自虞喜虞聳姚信皆好奇徇異之說非極數談天者也至於渾天理妙學者多疑漢王仲任據蓋天之說以駮渾儀云舊說天轉從地下過今掘地一丈輒有水天何得從水中行乎甚不然也日隨天而轉非入地夫人目所望不過十里天地合矣實非合也遠使然耳今視日入非入也亦遠耳當日入西方之時其下之人亦將謂之爲中也四方之人各以其近者爲出遠者爲入矣何以明之今試使一人把大炬火夜半行於平地去人十里火光滅矣非滅也遠使然耳今日西轉不復見是火滅之類也日月不員也望視之所以員者去人遠也夫日火之精也月水之精也水火在地不員在天何故員故丹楊葛洪釋之曰渾天儀注云天如雞子地如雞中黃孤居於天內天大而地小天表裏有水天地各乘氣而立載水而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中分之則半覆地上半繞地下故二十八宿半見半隱天轉如車轂之運也諸論天者雖多然精於陰陽者張平子陸公紀之徒咸以爲推步七曜之道度歷象昏明之證候校以四八之氣考以漏刻之分占晷景之往來求形驗於事情莫密於渾象者也張平子既作銅渾天儀於密室中以漏水轉之令伺之者閉戶而唱之其伺之者以告靈臺之觀天者曰璇璣所加某星始見某星已中某星今沒皆如合符也崔子玉爲其碑銘曰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高才偉藝與神合契蓋由於平子渾儀及地動儀之有驗故也若天果如渾者則天之出入行於水中爲的然矣故黃帝書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載地者也又易曰時乘六龍夫陽爻稱龍龍者居水之物以喻天天陽物也又出入水中與龍相似故以比龍也聖人仰觀俯察審其如此故晉卦坤下離上以證日出於地也又明夷之卦離下坤上以證日入於地也需卦乾下坎上此亦天入水中之象也天爲金金水相生之物也天出入水中當有何損而謂爲不可乎故桓君山曰春分日出卯入酉此乃人之卯酉天之卯酉常值斗極爲天中今視之乃在北不正在人上而春秋分時日出入乃在斗極之南若如磨右轉則北方道遠而南方道近晝夜漏刻之數不應等也後奏事待報坐西廊廡下以寒故暴背有頃日光出去不復暴背君山乃告信蓋天者曰天若如推磨右轉而日西行者其光景當照此廊下稍而東耳不當拔出去拔出去是應渾天法也渾爲天之真形於是可知矣然則天出入水中無復疑矣又今視諸星出於東者初但去地小許耳漸而西行先經人上後遂西轉而下焉不旁旋也其先在西之星亦稍下而沒無北轉者日之出入亦然若謂天磨右轉者日之出入亦然衆星日月宜隨天而迴初在於東次經於南次到於西次及於北而復還於東不應橫過去也今日出於東冉冉轉上及其入西亦復漸漸稍下都不繞邊北去了了如此王生必固謂爲不然者疏矣今日徑千里圍周三千里中足以當小星之數十也若日以轉遠之故但當光曜不能復來照及人耳宜猶望見其體不應都失其所在也日光既盛其體又大於星多矣今見極北之小星而不見日之在北者明其不北行也若日以轉遠之故不復可見其北入之間應當稍小而日方入之時乃更大此非轉遠之徵也王生以火炬喻日吾亦將借子之矛以刺子之楯焉把火之去人轉遠其光轉微而日月自出至入不漸小也王生以火喻之謬矣又日之入西方視之稍稍去初尚有半如橫破鏡之狀須臾淪沒矣若如王生之言日轉北去有半者其北都沒之頃宜先如豎破鏡之狀不應如橫破鏡也如此言之日入西方不亦孤子乎又月之光微不及日遠矣月盛之時雖有重雲蔽之不見月體而夕猶朗然是光猶從雲中而照外也日若繞西及北者其光故應如月在雲中之狀不得夜便大暗也又日入則星月出焉明知天以日月分主晝夜相代而照也若日常出者不應日亦入而星月亦出也又按河洛之文皆云水火者陰陽之餘氣也夫言餘氣則不能生日月可知也顧當言日陽精生火者可耳若水火是日月所生則亦何得盡如日月之員乎今火出於陽燧陽燧員而火不員也水出於方諸方諸方而水

不方也又陽燧可以取火於日而無取日於火之理此則日精之生火明矣方諸可以取水於月而無取月於水之道此則月精之生水了矣王生又云遠故視之員若審然者月初生之時及既虧之後何以視之不員乎而日食或上或下從側而起或如鉤至盡若遠視見員不宜見其殘缺左右所起也此則渾天之理信而有徵矣

儀象

虞書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考靈曜云分寸之晷代天氣生以制方員方員以成參以規矩昏明主時乃命中星觀玉儀之游鄭玄謂以玉爲渾儀也春秋文曜鉤云唐堯即位羲和立渾儀此則儀象之設其來遠矣綿代相傳史官禁密學者不覩故宣蓋沸騰暨漢太初落下閎鮮于妄人耿壽昌等造員儀以考曆度後至和帝時賈逵繫作又加黃道至順帝時張衡又制渾象具內外規南北極黃赤道列二十四氣二十八宿中外星官及日月五緯以漏水轉之於殿上室內星中出沒與天相應因其關戾又轉瑞輪蓂莢於堦下隨月虛盈依曆開落其後陸績亦造渾象至吳時中常侍廬江王蕃善數術傳劉洪乾象曆依其法而制渾儀立論考度曰前儒舊說天地之體狀如鳥卵天包地外猶殼之裹黃也周旋無端其形渾渾然故曰渾天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五百八十九分度之百四十五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二端謂之南極北極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兩極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強繞北極徑七十二度常見不隱謂之上規繞南極七十二度常隱不見謂之下規赤道帶天之紘去兩極各九十一度少強黃道日之所行也半在赤道外半在赤道內與赤道東交於角五少弱西交於奎十四少強其赤道外極遠者去赤道二十四度斗二十一度是也其入赤道內極遠者亦二十四度井二十五度是也日南至在斗二十一度去極百一十五度少強是也日最南去極最遠故景最長黃道斗二十一度出辰入申故日亦出辰入申日晝行地上百四十六度強故日短夜行地下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夜長自南至之後日去極稍近故景稍短日晝行地上度稍多故日稍長夜行地下度稍少故夜稍短日所在度稍北故日稍北以至於夏至日在井二十五度去極六十七度少強是日最北去極最近景最短黃道井二十五度出寅入戌故日亦出寅入戌日晝行地上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日長夜行地下百四十六度強故夜短自夏至之後日去極稍遠故景稍長日晝行地上度稍少故日稍短夜行地下度稍多故夜稍長日所在度稍南故日出入稍南以至於南至而復初焉斗二十一井二十五南北相應四十八度春分日在奎十四少強秋分日在角五少弱此黃赤二道之交中也去極俱九十一度少強南北處斗二十一井二十五之中故景居二至長短之中奎十四角五出卯入酉故日亦出卯入酉日晝行地上夜行地下俱百八十二度半強故日見之漏五十刻不見之漏五十刻謂之晝夜同夫天之晝夜以日出沒爲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爲限日未出二刻半而明日入二刻半而昏故損夜五刻以益晝是以春秋分漏晝五十五刻三光之行不必有常術家以算求之各有同異故諸家曆法參差不齊洛書甄曜度春秋考異郵皆云周天一百七萬一千里一度爲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七十一步二尺七寸四分四百八十七分分之三百六十二陸績云天東西南北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此言周三徑一也考之徑一不啻周三率周百四十二而徑四十五則天徑三十二萬九千四百一里一百二十二步二尺二寸一分七十一分分之十周禮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鄭衆說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也鄭玄云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景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千里也以此推之日當去其下地八萬里矣日邪射陽城則天徑之半也體員如彈丸地處天之半而陽城爲中則日春秋冬夏昏明晝夜去陽城皆等無盈縮矣故知從日邪射陽城爲天徑之半也以句股法言之旁萬五千里句也立八極萬里股也從日邪射陽城弦也以句股求弦法入之得八萬一千三百九十四里三十步五尺三寸六分天徑之半而地上去天之數也倍之得十六萬二千七百八十八里六十一步四尺七寸二分天徑之數也以周率乘之徑率約之得五十一萬三千六百八十七里六十八步一尺八寸二分周天之數也減甄曜度考異郵五十五萬七千三百一十二里

有奇一度凡千四百六里二十四步六寸四分十萬七千五百六十五分分之萬九千四十九減舊度千五百二十五里二百五十六步三尺三寸二十一萬五千一百三十分分之十六萬七百三十分黃赤二道相與交錯其間相去二十四度以兩儀推之二道俱三百六十五度有奇是以知天體員如彈丸也而陸績造渾象其形如鳥卵然則黃道應長於赤道矣績云天東西南北徑三十五萬七千里然則績亦以天形正員也而渾象爲鳥卵則爲自相違背古舊渾象以二分爲一度凡周七尺三寸半分張衡更制以四分爲一度凡周一丈四尺六寸蕃以古制局小星辰稠穊衡器傷大難可轉移更制渾象以三分爲一度凡周天一丈九寸五分分之三也

天文經星

洪範傳曰清而明者天之體也天忽變色是謂易常天裂陽不足是謂臣彊天裂見人兵起國亡天鳴有聲至尊憂且驚皆亂國之所生也馬續云天文在圖籍昭昭可知者經星常宿中外官凡一百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皆有州國官宮物類之象張衡云文曜麗乎天其動者有七日月五星是也日者陽精之宗月者陰精之宗五星五行之精衆星列布體生於地精成於列居錯峙各有攸屬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神其以神著有五列焉是爲三十五名一居中央謂之北斗四布於方各七爲二十八舍日月運行歷示吉凶五緯躔次用告禍福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爲星二千五百微星之數蓋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庶物蠢蠢咸得繫命不然何得總而理諸後武帝時太史令陳卓總甘石巫咸三家所著星圖大凡二百八十三官一千四百六十四星以爲定紀今略其昭昭者以備天官云

中宮

北極五星鉤陳六星皆在紫宮中北極北辰最尊者也其紐星天之樞也天運無窮三光迭耀而極星不移故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第一星主月太子也第二星主日帝王也亦太乙之坐謂最赤明者也第三星主五星庶子也中星不明主不用事右星不明太子憂鉤陳後宮也大帝之正妃也大帝之帝居也北四星曰女御宮八十一御妻之象也鉤陳口中一星曰天皇大帝其神曰耀魄寶主御羣靈執萬神圖抱北極四星曰四輔所以輔佐北極而出度授政也大帝上九星曰華蓋所以覆蔽大帝之坐也蓋下九星曰杠蓋之柄也華蓋下五星曰五帝內坐設敘順帝所居也客星犯紫宮中坐大臣犯主華蓋杠旁六星曰六甲可以分陰陽而配節候故在帝旁所以布政教而授農時也極東一星曰柱下史主記過左右史此之象也柱史北一星曰女史婦人之微者主傳漏故漢有侍史傳舍九星在華蓋上近河賓客之館主胡人入中國客星守之備姦使亦曰胡兵起傳舍南河中五星曰造父御官也一曰司馬或曰伯樂星亡馬大貴其西河中九星如鉤狀曰鉤星直則地動天一星在紫宮門右星南天帝之神也主戰鬬知人吉凶者也太一星在天一南相近亦天帝神也主使十六神知風雨水旱兵革飢饉疾疫災害所在之國也紫宮垣十五星其西蕃七東蕃八在北斗北一曰紫微大帝之坐也天子之常居也主命主度也一曰長垣一曰天營一曰旗星爲蕃衛備蕃臣也宮闕兵起旗星直天子出自將宮中兵東垣下五星曰天柱建政教縣圖法門內東南維五星曰尚書主納言夙夜諮謀龍作納言此之象也尚書西二星曰陰德陽德主周急振撫宮門左星內二星曰大理主平刑斷獄也門外六星曰天牀主寢舍解息燕休西南角外二星曰內廚主六宮之內飲食王后妃夫人與太子宴飲東北維外六星曰天廚主盛饌北斗七星在太微北七政之樞機陰陽之元本也故運乎天中而臨制四方以建四時而均五行也魁四星爲璇璣杓三星爲玉衡又曰斗爲人君之象號令之主也又爲帝車取乎運動之義也又魁第一星曰天樞二曰璇三曰璣四曰權五曰玉衡六曰開陽七曰搖光一至四爲魁五至七爲杓樞爲天璇爲地璣爲人權爲時玉衡爲音開陽爲律搖光爲星石氏云第一曰正星主陽德天子之象也二曰法星主陰刑女主之位也三曰令星主中禍四曰伐星主天理伐無道五曰殺星主中央助四旁殺有罪六曰危星主天倉五穀七曰部星亦曰應星主兵又一主天二主地三主火四主水五主土六主木七主金又曰一主秦二主楚三主梁四主吳五主燕六主趙七主齊魁中四星爲貴人之

牢曰天理也輔星傅乎開陽所以佐斗成功丞相之象也七政星明其國昌輔星明則臣彊杓南三星及魁第一星西三星皆曰三公主宣德化調七政和陰陽之官也

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天之六府也主集計天道一曰上將大將軍建威武二曰次將尚書正左右三曰貴相太常理文緒四曰司祿司中司隸賞功進五曰司命司怪太史主滅咎六曰司寇大理佐理寶所謂一者起北斗魁前近內階者也明潤大小齊天瑞臻文昌北六星曰內階天皇之階也相一星在北斗南相者總領百司而掌邦教以佐帝王安邦國集衆事也其星明吉太陽守在相西大將大臣之象也主戒不虞設武備西北四星曰勢勢腐刑人也天牢六星在北斗魁下貴人之牢也太微天子庭也五帝之座也十二諸侯府也其外蕃九卿也一曰太微為衡衡主平也又為天庭理法平辭監升授德列宿受符諸神考節舒情稽疑也南蕃中二星間曰端門東曰左執法廷尉之象也西曰右執法御史大夫之象也執法所以舉刺凶姦者也左執法之東左掖門也右執法之西右掖門也東蕃四星南第一曰上相其北東太陽門也第二星曰次相其北中華東門也第三星曰次將其北東太陰門也第四星曰上將所謂四輔也西蕃四星南第一星曰上將其北西太陽門也第二星曰次將其北中華西門也第三星曰次相其北西太陰門也第四星曰上相亦曰四輔也東西蕃有芒及動搖者諸侯謀執法移刑罰尤急月五星入太微軌道吉其所犯中坐成刑其西南角外三星曰明堂天子布政之宮明堂西三星曰靈臺觀臺也主觀雲物察符瑞候災變也左執法東北一星曰謁者主贊賓客也謁者東北三星曰三公內坐朝會之所居也三公北三星曰九卿內坐治萬事九卿西五星曰內五諸侯內侍天子不之國也辟雍之禮得則太微諸侯明

黃帝坐在太微中含樞紐之神也天子動得天度止得地意從容中道則太微五帝坐明以光黃帝坐不明人主求賢士以輔法不然則奪勢四帝星夾黃帝坐東方蒼帝靈威仰之神也南方赤帝赤熛怒之神也西方白帝白招矩之神也北方黑帝叶光紀之神也五帝坐北一星曰太子帝儲也太子北一星曰從官侍臣也帝坐東北一星曰幸臣屏四星在端門之內近右執法屏所以壅蔽帝庭也執法主刺舉臣尊敬君上則星光明潤澤郎位十五星在帝坐東北一曰依烏郎府也周官之元士漢官之光祿中散諫議議郎三署郎中是其職也郎將在郎位北主閱具所以為武備也武賁一星在太微西蕃北下台南靜室旄頭之騎官也常陳七星如畢狀在帝坐北天子宿衛武賁之士以設彊禦也星搖動天子自出明則武兵用微則兵弱三台六星兩兩而居起文昌列抵太微一曰天柱三公之位也在人曰三公在天曰三台主開德宣符也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為司命主壽次二星曰中台為司中主宗室東二星曰下台為司祿主兵所以昭德塞違也又曰三台為天階太一躡以上下一曰泰階上階上星為天子下星為女主中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卿大夫下階上星為士下星為庶人所以和陰陽而理萬物也君臣和集如其常度有變則占其人南四星曰內平近職執法平罪之官也中台之北一星曰太尊貴戚也

攝提六星直斗杓之南主建時節伺機祥攝提為楯以夾擁帝座也主九卿明大三公恣客星入之聖人受制西三星曰周鼎主流亡大角在攝提間大角者天王座也又為天棟正經紀也北三星曰帝席主宴獻酬酢北三星曰梗河天矛也一曰天鋒主胡兵又為喪故其變動應以兵喪也星亡其國有兵謀其北一星曰招搖一曰矛楯其北一星曰玄戈皆主胡兵占與梗河略相類也招搖與北斗杓間曰天庫星去其所則有庫開之祥也招搖欲與棟星梗河北斗相應則胡兵當來受命於中國玄戈又主北夷客星守之胡大敗天槍三星在北斗杓東一曰天鉞天之武備也故在紫宮之左右所以禦難也女牀三星在紀星北後宮御也主女事天棓五星在女牀北天子先驅也主分爭與刑罰藏兵亦所以禦兵亦所以禦難也槍棓皆所以備非常也一星不具其國兵起東七星曰扶筐盛桑之器主勤蠶也七公七星在招搖東天之相也三公之象也主七政貫索九星在其前賤人之牢也一曰連索一曰連營一曰天牢主法律禁暴彊也牢口一星為門欲其開也九星皆明天下獄煩七星見小赦六星五星

大赦動則斧鑕用中空則更元漢志云十五星天紀九星在貫索東九卿也主萬事之紀理怨訟也明則天下多辭訟亡則政理壞國紀亂散絕則地震山崩織女三星在天紀東端天女也主果蓏絲帛珍寶也王者至孝神祇咸喜則織女星俱明天下和平大星怒角布帛貴東足四星曰漸臺臨水之臺也主晷漏律呂之事西足五星曰輦道王者嬉游之道也漢輦道通南北宮其象也左右角間二星曰平道之官平道西一星曰進賢主卿相舉逸才亢東咸西咸各四星在房心北日月五星之道也房之戶所以防佚淫也星明則信吉月五星犯守之有陰謀鍵閉一星在房東北近鉤鈐主關籥天市垣二十二星在房心東北主權衡主聚衆一曰天旗庭主斬戮之事也市中星衆潤澤則歲實熒惑守之戮不忠之臣彗星除之爲徙市易都客星入之兵大起出之有貴喪帝坐一星在天市中候星西天庭也光而潤則天子吉威令行候一星在帝坐東北主伺陰陽也明大輔臣彊四夷開候細微則國安亡則主失位移則不安宦者四星在帝坐西南侍主刑餘之人也星微吉非其常宦者有憂宗正二星在帝坐東南宗大夫也彗星守之若失色宗正有事客星守之更號令也宗人四星在宗正東主錄親疏享祀族人有序則如綺文而明正動則天子親屬有變客星守之貴人死宗星二在候星東宗室之象帝輔血脈之臣也客星守之宗支不和天江四星在尾北主太陰江星不具天下津河關道不通明若動搖大水出大兵起參差則馬貴熒惑守之有立主客星入之河津絕天籥八星在南斗柄西主關閉建星六星在南斗北亦曰天旗天之都關也爲謀事爲天鼓爲天馬南二星天庫也中央二星市也鈇鑕也上二星旗跗也斗建之閒三光道也星動則衆勞月暈之蛟龍見牛馬疫月五星犯之大臣相譖有謀亦爲關梁不通有大水東南四星曰狗國主鮮卑烏丸沃且熒惑守之外夷爲變狗國北二星曰天雞主候時天棓九星在建星北市官之長也以知市珍也星欲明吉彗星犯守之糴貴囚徒起兵河鼓三星旗九星在牽牛北天鼓也主軍鼓主鈇鉞一曰三武主天子三將軍中央大星爲大將軍左星爲左將軍右星爲右將軍左星南星也所以備關梁而距難也設守阻險知謀徵也旗即天鼓之旗所以爲

旌表也左旗九星在鼓左旁鼓欲正直而明色黃光澤將吉不正爲兵憂也星怒馬貴動則兵起曲則將失計奪勢旗星差戾亂相陵旗端四星南北列曰天桴鼓桴也星不明漏刻失時前近河鼓若桴鼓相直皆爲桴鼓用離珠五星在須女北須女之藏府女子之星也天津九星橫河中一曰天漢一曰天江主四瀆津梁所以度神通四方也一星不備津關道不通騰蛇二十二星在營室北天蛇也主水蟲王良五星在奎北居河中天子奉車御官也其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亦曰天馬其星動爲策馬車騎滿野亦曰梁爲天橋主御風雨水道故或占車騎或占津梁客星守之橋不通近前一星曰策星王良之御策也主天子之僕在王良旁若移在王良前居馬後是謂策馬則車騎滿野閣道六星在王良前飛道也從紫宮至河神所乘也一曰閣道星天子游別宮之道也傳路一星在閣道南旁別道也東壁北十星曰天廄主馬之官若今驛亭也主傳令置驛逐漏馳驚謂其行急疾與晷漏競馳也天將軍十二星在婁北主武兵中央大星天之大將也南一星曰軍南門主誰何出入太陵八星在胃北亦曰積京主大喪也積京中星衆則諸侯有喪民多疾兵起太陵中一星曰積尸明則死人如山北九星曰天船一曰舟星所以濟不通也中一星曰積水候水災昴西二星曰天街三光之道主伺候關梁中外之境卷舌六星在昴北主口語以知佞讒也曲吉直而動天下有口舌之害中一星曰天讒主巫醫五車五星三柱九星在畢北五車者五帝車舍也五帝坐也主天子五兵一曰主五穀豐耗西北大星曰天庫主太白主秦次東北星曰獄主辰星主燕趙次東星曰天倉主歲星主魯衛次東南星曰司空主填星主楚次西南星曰卿星主熒惑主魏五星有變皆以其所主占之三柱一曰三泉天子得靈臺之禮則五車三柱均明有常其中五星曰天潢天潢南三星曰咸池魚囿也月五星入天潢兵起道不通天下亂五車南六星曰諸王察諸侯存亡其西八星曰八穀主候歲八穀一星亡一穀不登天關一星在五車南亦曰天門日月之所行也主邊事主關閉芒角有兵五星守之貴人多死東井鉞前四星曰司怪主候天地日月星辰變異及鳥獸草木之妖明主聞災修德保福也司怪西北九星曰坐旗

群臣製位之表也坐旗西四星曰天高臺榭之高主遠望氣象天高西一星曰天河主察山林妖變南河北河各三星夾東井一曰天高之闕門也主關梁南河曰南戍一曰南宮一曰陽門一曰越門一曰權星主火北河曰北戍一曰北宮一曰陰門一曰胡門一曰衡星主水兩河戍間日月五星之常道也河戍動搖中國兵起南河南三星曰闕丘主宮門外象魏也五諸侯五星在東井北主刺舉戒不虞又曰理陰陽察得失亦曰主帝心一曰帝師二曰帝友三曰三公四曰博士五曰太史此五者常爲帝定疑議星明大潤澤則天下大治芒角則禍在中五諸侯南三星曰天樽主盛饘粥以給貧餒積水一星在北河西北水河也所以供酒食之正也積薪一星在積水東北供庖廚之正也水位四星在積薪東主水衡客星若水火守犯之百川流溢軒轅十七星在七星北軒轅黃帝之神黃龍之體也后妃之主士職也一曰東陵一曰權星主雷雨之神南大星女主也次北一星夫人也屏也上將也次北一星妃也次將也其次諸星皆次妃之屬也女主南小星女御也左一星少民后宗也右一星大民太后宗也欲其色黃小而明也軒轅右角南三星曰酒旗酒官之旗也主饗宴飲食五星守酒旗天下大酺有酒肉財物賜若爵宗室酒旗南三星曰天相丞相之象也軒轅西四星曰爟爟者烽火之爟也邊亭之警候爟北四星曰內平平罪之官明刑罰少微四星在太微西士大夫之位也一名處士亦天子副主或曰博士官一曰主衛掖門南第一星處士第二星議士第三星博士第四星大夫明大而黃則賢士舉也月五星犯之處士女主憂宰相易南四星曰長垣主界域及胡夷熒惑入之胡入中國太白入之九卿謀

二十八舍

東方角二星爲天關其間天門也其內天庭也故黃道經其中七曜之所行也左角爲天田爲理主刑其南爲太陽道右角爲將主兵其北爲太陰道蓋天之三門猶房之四表其星明大王道太平賢者在朝動搖移徙王者行亢四星天子之內朝也總攝天下奏事聽訟理獄錄功者也一曰疏廟主疾疫星明大輔納忠天下寧氐四星王者之宿宮后妃之府休解之房前二星適也後二星妾也後二星大則臣奉度房四星爲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亦四輔也下第一星上將也次次將也次次相也上星上相也南二星君位北二星夫人位又爲四表中間爲天衢爲天闕黃道之所經也南間曰陽環其南曰太陽北間曰陰間其北曰太陰七曜由乎天衢則天下平和由陽道則旱喪由陰道則水兵亦曰天駟爲天馬主車駕南星曰左驂次左服次右服次右驂亦曰天廄又主開閉爲畜藏之所由也房星明則王者明驂星大則兵起星離民流又北二小星曰鉤鈐房之鈐鍵天之管籥主閉鍵天心也明而近房天下同心鉤鈐間有星及疏拆則地動河清心三星天王正位也中星曰明堂天子位爲大辰主天下之賞罰天下變動心星見祥星明大天下同前星爲太子後星爲庶子心星直則王失勢尾九星後宮之場妃后之府上第一星后也次三星夫人次星嬪妾第三星傍一星名曰神宮解衣之內室尾亦爲九子星色欲均明大小相承則後宮有敘多子孫箕四星亦後宮妃后之府亦曰天津一曰天雞主八風凡日月宿在箕東壁翼軫者風起又主口舌主客蠻夷胡貊故蠻胡將動先表箕焉北方南斗六星天廟也丞相太宰之位主褒賢進士稟授爵祿又主兵一曰天機南二星魁天梁也中央二星天相也北二星天府庭也亦爲壽命之期也將有天子之事占於斗斗星盛明王道平和爵祿行牽牛六星天之關梁主犧牲事其北二星一曰即路一曰聚火又曰上一星主道路次二星主關梁次三星主南越搖動變色則占之星明大王道昌關梁通須女四星天少府也須賤妾之稱婦職之卑者也主布帛裁製嫁娶虛二星冢宰之官也主北方邑居廟堂祭祀祝禱事又主死喪哭泣危三星主天府天市架屋餘同虛占墳墓四星屬危之下主死喪哭泣爲墳墓也營室二星天子之宮也一曰玄宮一曰清廟又爲軍糧之府及土功事星明國昌小不明祠祀鬼神不享離宮六星天子之別宮主隱藏休息之所東壁二星主文章天下圖書之祕府也星明王者興道術行國多君子星失色大小不同王者好武經士不用圖書隱星動則有土功

西方奎十六星天之武庫也一曰天豕亦曰封豕主以兵禁暴又主溝瀆西南大星所謂天豕目亦曰大將欲其明婁三星爲天獄主苑牧犧牲供給郊祀胃

二星天之廚藏主倉廩五穀府也明則和平昴七星天之耳也主西方主獄事又爲旄頭胡星也昴畢間爲天街天子出旄頭罕畢以前驅此其義也黃道之所經也昴明則天下牢獄平昴六星皆明與大星等大水七星皆黃兵大起一星亡爲兵喪搖動有大臣下獄及有白衣之會大而數盡動若跳躍者胡兵大起畢八星主邊兵主弋獵其大星曰天高一曰邊將主四夷之尉也星明大則遠夷來貢天下安失色則邊兵亂附耳一星在畢下主聽得失伺僭邪察不祥星盛則中國微有盜賊邊候驚外國反移動佞讒行月入畢多雨觜觿三星爲三軍之候行軍之藏府葆旅收斂萬物明則軍儲盈將得勢參十星一曰參伐一曰大辰一曰天市一曰鈇鉞主斬刈又爲天獄主殺伐又主權衡所以平理也又主邊城爲九譯故不欲其動也參白獸之體其中三星橫列三將也東北曰左肩主左將西北曰右肩主右將東南曰左足主後將軍西南曰右足主偏將軍故黃帝占參應七將中央三小星曰伐天之都尉也主胡鮮卑戎狄之國故不欲明七將皆明大天下兵精也王道缺則芒角張伐星明與參等大臣皆謀兵起參星失色軍散敗參芒角動搖邊候有急兵起有斬伐之事參星移客伐主參左足入玉井中兵大起秦大水若有喪山石爲怪參星差戾王臣貳

南方東井八星天之南門黃道所經天之亭候主水衡事法令所取平也王者用法平則井星明而端列鉞一星附井之前主伺淫奢而斬之故不欲其明明與井齊則用鉞於大臣月宿井有風雨輿鬼五星天目也主視明察姦謀東北星主積馬東南星主積兵西南星主積布帛西北星主積金玉隨變占之中央星爲積尸主死喪祠祀一曰鈇鑕主誅斬鬼星明大穀成不明百姓散鑕欲其急忽然不明明則兵起大臣誅柳八星天之廚宰也主尙食和滋味又主雷雨七星七星一名天都主衣裳文繡又主急兵盜賊故星明王道昌闇則賢良不處天下空張六星主珍寶宗廟所用及衣服又主天廚飲食賞賚之事星明則王者行五禮得天之中翼二十二星天之樂府俳倡又主夷狄遠客負海之賓星明大禮樂興四夷賓動則蠻夷使來離徙則天子舉兵軫四星主冢宰輔臣也主車騎主載任有軍出入皆占於軫又主風主死喪軫星明則車駕備動則車駕用轄星傅軫兩傍主王侯左轄爲王者同姓右轄爲異姓星明兵大起遠軫凶轄舉南蠻侵長沙一星在軫之中主壽命明則主壽長子孫昌又曰車無轄國有憂轄就聚兵大起

星官在二十八宿之外者

庫樓十星六大星爲庫南四星爲樓在角南一曰天庫兵甲之府也旁十五星三三而聚者柱也中央四小星衡也主陳兵東北二星曰陽門主守隘塞也南門二星在庫樓南天之外門也主守兵平星二星在庫樓北平天下之法獄事廷尉之象也天門二星在平星北亢南七星曰折威主斬殺頓頑二星在折威東南主考囚情狀察詐僞也騎官二十七星在氐南若天子武賁主宿衛東端一星騎陣將軍騎將也南三星車騎車騎之將也陣車三星在騎官東北革車也積卒十二星在房心南主爲衛也他星守之近臣誅從官二星在積卒西北龜五星在尾南主占以吉凶傅說一星在尾後傅說主章祝巫官也魚一星在尾後河中主陰事知雲雨之期也杵三星在箕南杵給庖舂客星入杵臼天下有急糠一星在箕舌前杵西北鱉十四星在南斗南鱉爲水蟲歸太陰有星守之白衣會主有水令農丈人一星在南斗西南老農主稼穡也狗二星在南斗魁前主吠守天田九星在牛南羅堰九星在牽牛東拒馬也以壅蓄水潦灌溉溝渠也九坎九星在牽牛南坎溝渠也所以導達泉源疏盈瀉溢通溝洫也九坎間十星曰天池一曰三池一曰天海主灌溉田疇事虛南二星曰哭哭東二星曰泣泣哭皆近墳墓泣南十三星曰天壘城如貫索狀主北夷丁零匈奴南二星曰蓋屋治宮室之官也其南四星曰虛梁園陵寢廟之所也羽林四十五星在營室南一曰天軍主軍騎又主翼王也壘壁陣十二星在羽林北羽林之垣壘也主軍衛爲營壅也五星有在天軍中者皆爲兵起熒惑太白辰星尤甚北落師門一星在羽林西南北者宿在北方也落天之藩落也師衆也師門猶軍門也長安城北門曰北落門以象此也主非常以候兵有星守之虜入塞中兵起其西北有十星曰天錢北落西南一星曰天綱主武帳北落東南九星曰八魁主張禽獸天倉六星在婁南倉穀所藏也南四星曰天庾積廚粟之所也天囷十三

星在胃南囷倉廩之屬也主給御糧也天廩四星在昴南一曰天廥主蓄黍稷以供饗祀春秋所謂御廩此之謂也天苑十六星在昴畢南天子之苑囿養獸之所也苑南十三星曰天園植果菜之所也畢附耳南八星曰天節主使臣之所持者也天節下九星曰九州殊口曉方俗之官通重譯者也參旗九星在參西一曰天旗一曰天弓主司弓弩之張候變禦難玉井四星在參左足下主水漿以給廚西南九星曰九斿天子之旗也玉井東南四星曰軍井行軍之井也軍井未達將不言渴名取此也軍市十三星在參東南天軍貿易之市使有無通也野雞一星主變怪在軍市中軍市西南二星曰丈人丈人東二星曰子子東二星曰孫東井西南四星曰水府主水之官也東井南垣之東四星曰四瀆江河淮濟之精也狼一星在東井東南狼為野將主侵掠色有常不欲動也北七星曰天狗主守財弧九星在狼東南天弓也主備盜賊常向於狼弧矢動移不如常者多盜賊胡兵大起狼弧張害及胡天下乖亂又曰天弓張天下盡兵弧南六星為天社昔共工氏之子句龍能平水土故祀以配社其精為星老人一星在弧南一曰南極常以秋分之旦見于景春分之夕而沒于丁見則治平主壽昌常以秋分候之南郊柳南六星曰外廚廚南一星曰天紀主禽獸之齒稷五星在七星南稷農正也取乎百穀之長以為號也張南十四星曰天廟天子之祖廟也客星守之祠官有憂翼南五星曰東甌蠻夷星也軫南三十二星曰器府樂器之府也青丘七星在軫東南蠻夷之國號也青丘西四星曰土司空主界域亦曰司徒土司空北二星曰軍門主營候彪尾威旗

天漢起沒

天漢起東方經尾箕之間謂之漢津乃分為二道其南經傅說魚天籥天弁河鼓其北經龜貫箕下次絡南斗魁左旗至天津下而合南道乃西南行又分夾匏瓜絡人星杵造父騰蛇王良傅路閣道北端太陵天船卷舌而南行絡五車經北河之南入東井水位而東南行絡南河闕丘天狗天紀天稷在七星南而沒

十二次度數

十二次班固取三統歷十二次配十二野其言最詳又有費直說周易蔡邕月令章句所言頗有先後魏太史令陳卓更言郡國所入宿度今附而次之

自軫十二度至氐四度為壽星於辰在辰鄭之分野屬兗州（費直周易分野壽星起軫七度蔡邕月令章句壽星起軫六度）

自氐五度至尾九度為大火於辰在卯宋之分野屬豫州（費直起氐十一度蔡邕起亢八度）

自尾十度至南斗十一度為析木於辰在寅燕之分野屬幽州（費直起尾九度蔡邕起尾四度）

自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為星紀於辰在丑吳越之分野屬揚州（費直起斗十度蔡邕起斗六度）

自須女八度至危十五度為玄枵於辰在子齊之分野屬青州（費直起女六度蔡邕起女二度）

自危十六度至奎四度為諏訾於辰在亥衛之分野屬并州（費直起危十四度蔡邕起危十度）

自奎五度至胃六度為降婁於辰在戌魯之分野屬徐州（費直起奎二度蔡邕起奎八度）

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為大梁於辰在酉趙之分野屬冀州（費直起婁十度蔡邕起胃一度）

自畢十二度至東井十五度為實沈於辰在申魏之分野屬益州（費直起畢九度蔡邕起畢六度）

自東井十六度至柳八度為鶉首於辰在未秦之分野屬雍州（費直起井十二度蔡邕起井十度）

自柳九度至張十六度為鶉火於辰在午周之分野屬三河（費直起柳五度蔡邕起柳三度）

自張十七度至軫十一度為鶉尾於辰在巳楚之分野屬荊州（費直起張十三度蔡邕起張十二度）

州郡躔次

陳卓范蠡鬼谷先生張良諸葛亮譙周京房張衡並云

角亢氐鄭兗州

東郡入角一度　東平任城山陰入角六度

泰山入角十二度　濟北陳留入亢五度

濟陰入氐一度　東平入氐七度

房心宋豫州

潁川入房一度　汝南入房二度
沛郡入房四度　梁國入房五度
淮陽入心一度　魯國入心三度
楚國入房四度
尾箕燕幽州
涼州入箕中十度　上谷入尾一度
漁陽入尾三度　右北平入尾七度
西河上郡北地遼西東入尾十度　涿郡入尾十六度
渤海入箕一度　樂浪入箕三度
玄菟入箕六度　廣陽入箕九度
斗牽牛須女吳越揚州
九江入斗一度　廬江入斗六度
豫章入斗十度　丹陽入斗十六度
會稽入牛一度　臨淮入牛四度
廣陵入牛八度　泗水入女一度
六安入女六度
虛危齊青州
齊國入虛六度　北海入虛九度
濟南入危一度　樂安入危四度
東萊入危九度　平原入危十一度
菑川入危十四度
營室東壁衛并州
安定入營室一度　天水入營室八度
隴西入營室四度　酒泉入營室十一度
張掖入營室十二度　武都入東壁一度
金城入東壁四度　武威入東壁六度
敦煌入東壁八度
奎婁胃魯徐州
東海入奎一度　琅邪入奎六度
高密入婁一度　城陽入婁九度
膠東入胃一度
昴畢趙冀州
魏郡入昴一度　鉅鹿入昴三度
常山入昴五度　廣平入昴七度
中山入昴一度　清河入昴九度
信都入畢三度　趙郡入畢八度
安平入畢四度　河間入畢十度
真定入畢十三度
觜參魏益州
廣漢入觜一度　越巂入觜三度
蜀郡入參一度　犍爲入參三度
牂柯入參五度　巴郡入參八度
漢中入參九度　益州入參七度
東井輿鬼秦雍州
雲中入東井一度　定襄入東井八度
鴈門入東井十六度　代郡入東井二十八度
太原入東井二十九度　上黨入輿鬼二度
柳七星張周三輔
弘農入柳一度　河南入七星三度
河東入張一度　河內入張九度
翼軫楚荊州
南陽入翼六度　南郡入翼十度

江夏入翼十二度。零陵入軫十一度。
桂陽入軫十度。武陵入軫十度。
長沙入軫十六度。

晉書卷十一

晉書卷十一考證

天文志上至和帝時賈逵繫作○繫當作織。
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臣丞祚按謂日景千里差一寸。日景不能如是之齊。不若依各省北極出地度數。查赤北內減。赤南外加。得距天頂度。查切線。即表景也。立表如股。切線如句。其表竟至切線竟如弦。據下文。在漢時亦用句股法測景。但所測不同耳。
衆星列布體生於地精成於列○列疑天字之譌。
一曰依烏郎府也○臣人龍按史記天官書。聚一十五星。蔚然曰郎位。索隱曰。蔚然。漢書作奚。爲星之狀貌。故星經轉作依烏。後人謂郎官署爲依烏府者此也。
左旗九星在鼓左旁○臣丞祚按句下似脫右旗九星在牽牛北八字。
旁一星曰王良亦曰天馬其星動爲策馬車騎滿野○臣龍官按星書云。王良策馬。車騎滿野。則下策字當作主。
南河曰南戍○臣龍官按天官星書。戍當作戉。即斧鉞之鉞。下北河曰北戍。及兩河戍間。河戍動搖。俱放此。
王者用法平則井星明而端列○監本脫明字。今增入。
星明大穀成○大似當作六。
羅堰九星在牽牛東岠馬也○臣龍官按羅堰無九星。譌也。

晉書卷十一考證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志第二

天文中

七曜　雜星氣　客星　流星　雲氣　十煇
雜氣　史傳事驗

七曜

日爲太陽之精主生養恩德人君之象也人君有瑕必露其慝以告示焉故日
月行有道之國則光明人君吉昌百姓安寧人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則日五
色無主日變色有軍軍破無軍喪侯王其君無德其臣亂國則日赤無光日失
色所臨之國不昌日晝昏行人無影到暮不止者上刑急下不聊生不出一年
有大水日晝昏烏鳥羣鳴國失政日中烏見主不明爲政亂國有白衣會將軍
出旌旗舉日中有黑子黑氣黑雲乍三乍五臣廢其主日蝕陰侵陽臣掩君之
象有亡國

月爲太陰之精以之配日女主之象以之比德刑罰之義列之朝廷諸侯大臣
之類故君明則月行依度臣執權則月行失道大臣用事兵刑失理則月行乍
南乍北女主外戚擅權則或進或退月變色將有殃月晝明姦邪並作君臣爭
明女主失行陰國兵強中國饑天下謀僭數月重見國以亂亡

歲星曰東方春木於人五常仁也五事貌也仁虧貌失逆春令傷木氣則罰見
歲星歲星盈縮以其舍命國其所居久其國有德厚五穀豐昌不可伐其對爲
衝歲乃有殃歲星安靜中度吉盈縮失次其國有變不可舉事用兵又曰人主
之象也色欲明光色潤澤德合同又曰進退如度姦邪息變色亂行主無福又
主福主大司農主齊吳主司天下諸侯人君之過主歲五穀赤而角其國昌赤
黃而沉其野大穰

熒惑曰南方夏火禮也視也禮虧視失逆夏令傷火氣罰見熒惑熒惑法使行
無常出則有兵入則兵散以舍命國爲亂爲賊爲疾爲喪爲饑爲兵所居國受
殃環繞鉤已芒角動搖變色乍前乍後乍左乍右其爲殃愈甚其南丈夫北女
子喪周旋止息乃爲死喪寇亂其野亡地其失行而速兵聚其下順之戰勝又
曰熒惑主大鴻臚主死喪主司空又爲司馬主楚吳越以南又司天下羣臣之
過司驕奢亡亂妖孽主歲成敗又曰熒惑不動兵不戰有誅將其出色赤怒逆
行成鉤已戰凶有圍軍鉤已有芒角如鋒刃人主無出宮下有伏兵芒大則人
衆怒又爲理外則理兵內則理政爲天子之理也故曰雖有明天子必視熒惑
所在其入守犯太微軒轅營室房心主命惡之

填星曰中央季夏土信也思心也仁義禮智以信爲主貌言視聽以心爲正故
四星皆失填乃爲之動動而盈侯王不寧縮有軍不復所居之宿國吉得地及
女子有福不可伐去之失地若有女憂居宿久國福厚易則薄失次而上二三
宿曰盈有主命不成不乃水火失次而下曰縮后戚其歲不復不乃天裂若地
動一曰填爲黃帝之德女主之象主德厚安危存亡之機司天下女主之過又
曰天子之星也天子失信則填星大動

太白曰西方秋金義也言也義虧言失逆秋令傷金氣罰見太白太白進退以
候兵高卑遲速靜躁見伏用兵皆象之吉其出西方失行夷狄敗出東方失行
中國敗未盡期曰過參天病其對國若經天天下革民更王是謂亂紀人衆流
亡晝見與日爭明強國弱小國強女主昌又曰太白主大臣其號上公也大司
馬位謹候此

辰星曰北方冬水智也聽也智虧聽失逆冬令傷水氣罰見辰星辰星見則主
刑主廷尉主燕趙又爲燕趙代以北宰相之象亦爲殺伐之氣戰鬬之象又曰
軍於野辰星爲偏將之象無軍爲刑事和陰陽應效不效其時不和出失其時
寒暑失其節邦當大饑當出不出是謂擊卒兵大起在於房心間地動亦曰辰
星出入躁疾常主夷狄又曰蠻夷之星也亦主刑法之得失色黃而小地大動
光明與月相逮其國大水

凡五星有色大小不同各依其行而順時應節色變有類凡青皆比參左肩赤
比心大星黃比參右肩白比狼星黑比奎大星不失本色而應其四時者吉色

審其行凶

凡五星所出所行所直之辰其國爲得位得位者歲星以德熒惑有禮填星有福太白兵強辰星陰陽和所行所直之辰順其色而有角者勝其色害者敗居實有德也居虛無德也色勝位行勝色行得盡勝之

營室爲清廟歲星廟也心爲明堂熒惑廟也南斗爲文太室填星廟也亢爲疏廟太白廟也七星爲員官辰星廟也五星行至其廟謹候其命

凡五星盈縮失位其精降于地爲人歲星降爲貴臣熒惑降爲童兒歌謠嬉戲填星降爲老人婦女太白降爲壯夫處於林麓辰星降爲婦人吉凶之應隨其象告

凡五星木與土合爲內亂饑與水合爲變謀而更事與火合爲饑爲旱與金合爲白衣之會合鬭國有內亂野有破軍爲水太白在南歲星在北名曰牝牡年穀大熟太白在北歲星在南年或有或無火與金合爲爍爲喪不可舉事用兵從軍爲軍憂離之軍卻出太白陰分宅出其陽偏將戰與土合爲憂主孽卿與水合爲北軍用兵舉事大敗一曰火與水合曰焠不可舉事用兵土與水合爲壅沮不可舉事用兵有覆軍下師一曰爲變謀更事必爲旱與金合爲疾爲白衣會爲內兵國亡地與木合國饑水與金合爲變謀爲兵憂入太白中而上出破軍殺將客勝下出客亡地視旗所指以命破軍環繞太白若與鬭大戰客勝凡木火土金與水鬭皆爲戰兵不在外皆爲內亂凡同舍爲合相陵爲鬭二星相近其殃大相遠毋傷七寸以內必之

凡月蝕五星其國皆亡歲以饑熒惑以亂填以殺太白以強國戰辰以女亂

凡五星入月歲其野有逐相太白將僇

凡五星所聚其國王天下從歲以義從熒惑以禮從填以重從太白以兵從辰以法從各以其事致天下也三星若合是謂驚立絕行其國外內有兵與喪百姓饑乏改立侯王四星若合是謂太陽其國兵喪並起君子憂小人流五星若合是謂易行有德受慶改立王者掩有四方子孫蕃昌亡德受殃離其國家滅其宗廟百姓離去被滿四方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事亦小

凡五星色皆圜白爲喪爲旱赤中不平爲兵青爲憂爲水黑爲疾疫爲多死黃爲吉皆角赤犯我城黃地之爭白哭泣聲青有兵憂黑有水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安寧歌舞以行不見災疾五穀蕃昌

凡五星歲政緩則不行急則過分逆則占熒惑緩則不出急則不入違道則占填緩則不還急則過舍逆則占太白緩則不出急則不入逆則占辰緩則不出急則不入非時則占五星不失行則年穀豐昌

凡五星分天之中積于東方中國利積于西方外國用兵者利辰星不出太白爲客其出太白爲主出而與太白不相從及各出一方爲格野雖有軍不戰

凡五星見伏留行逆順遲速應歷度者爲得其行政合于常違歷錯度而失路盈縮者爲亂行亂行則爲天矢彗孛而有亡國革政兵饑喪亂之禍云

雜星氣

圖緯舊說及漢末劉表爲荊州牧命武陵太守劉叡集天文衆占名荊州占其雜星之體有瑞星有妖星有客星有流星有瑞氣有妖氣有日月傍氣皆略其名狀舉其占驗次之於此云

瑞星一曰景星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爲明或曰星大而中空或曰有三星在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黃星在赤方氣中亦名德星二曰周伯星黃色煌煌然所見之國大昌三曰含譽光耀似彗喜則含譽射四曰格澤如炎火下大上銳色黃白起地而上見則不種而穫有土功有大客

妖星一曰彗星所謂掃星本類星末類彗小者數寸長或竟天見則兵起大水主掃除除舊布新有五色各依五行本精所主史臣按彗體無光傅日而爲光故夕見則東指晨見則西指在日南北皆隨日光而指頓挫其芒或長或短光芒所及則爲災二曰孛星彗之屬也偏指曰彗芒氣四出曰孛孛者孛孛然非常惡氣之所生也內不有大亂則外有大兵天下合謀闇蔽不明有所傷害晏子曰君若不政孛星將出彗星何懼乎由是言之災甚於彗三曰天棓一名覺星本類星末銳長四丈或出東北方西方主奮爭四曰天槍其出不過三月必有破國亂君伏死其辜殃之不盡當爲旱飢暴疾五曰天欃石氏曰雲如牛狀

甘氏本類星末銳巫咸曰彗星出西方長可二三丈主捕制六曰蚩尤旗類彗
而後曲象旗或曰赤雲獨見或曰其色黃上白下或曰若植雚而長名曰蚩尤
之旗或曰如箕可長二丈末有星主伐枉逆主惑亂所見之方下有兵兵大起
不然有喪也七曰天衝出如人蒼衣赤頭不動見則臣謀主武卒發天子亡八
曰國皇大而赤類南極老人星或曰去地三丈如炬火主內寇內難或曰其下
起兵兵強或曰外內有兵喪九曰昭明象如太白光芒不行或曰大而白無角
乍上乍下一曰赤彗分爲昭明昭明滅光以爲起霸起德之徵所起國兵多變
一曰大人凶兵大起十曰司危如太白有目或曰出正西西方之野星去地可
六丈大而白或曰大而有毛兩角或曰類太白數動察之而赤爲乖爭之徵主
擊強兵見則主失法豪傑起天子以不義失國有聲之臣行主德十一曰天讒
彗出西北狀如劍長四五丈或曰如鉤長四丈或曰狀白小數動主殺罰出則
其國內亂其下相讒爲饑兵赤地千里枯骨籍籍十二曰五殘一名五鋒出正
東東方之星狀類辰可去地六七丈或曰蒼彗散爲五殘如辰星出角或曰星
表有氣如暈有毛或曰大而赤數動察之而青主乖亡爲五分毀敗之徵亦爲
備急兵見則主誅政在伯野亂成有急兵有喪不利衛十三曰六賊見出正南
南方之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動有光或曰形如彗五殘六賊出禍合天下逆
侵關樞其下有兵衝不利十四曰獄漢一名咸漢出正北北方之野星去地可
六丈大而赤數動察之中青或曰赤表下有三彗從橫主逆王主刺王出則陰
精橫兵起其下又爲喪動則諸侯驚十五曰旬始出北斗旁如雄雞其怒有青
黑象伏鼈或曰怒雌也主爭兵又曰黃彗分爲旬始爲立主之題主亂主招橫
見則臣亂兵作諸侯虐期十年聖人起伐羣猾橫恣或曰出則諸侯雄鳴十六
曰天鋒彗象矛鋒天下從橫則天鋒星見十七曰燭星如太白其出也不行見
則不久而滅或曰主星上有三彗上出所出城邑亂有大盜不成又以五色占
十八曰蓬星大如二斗器色白一名王星狀如夜火之光多至四五少一二一
曰蓬星在西南長數丈左右兌出而易處星見不出三年有亂臣戮死又曰所
出大水大旱五穀不收人相食十九曰長庚如一疋布著天見則兵起二十曰

四填星出四隅去地六丈餘或曰可四丈或曰星大而赤去地二丈常以夜半
時出見十月而兵起皆爲兵起其下二十一曰地維藏光出四隅或曰大而赤
去地二三丈如月始出見則下有亂者亡有德者昌

河圖云歲星之精流爲天棓　天槍　天猾　天衝　國皇　及登　蒼彗
熒惑散爲昭旦　蚩尤之旗　昭明　司危　天讒　赤彗
填星散爲五殘　獄漢　大賁　昭星　絀流　旬始　蚩尤　虹蜺　擊咎

黃彗

太白散爲天杵　天柎　伏靈　大敗　司姦　天狗　天殘　卒起　白彗
辰星散爲枉矢　破女　拂樞　滅寶　繞綎　驚理　大奮祀　黑彗
五色之彗各有長短曲折應象

漢京房著風角書有集星章所載妖星皆見於月旁互有五色方雲以五寅日
見各有五星所生云

天槍　天根　天荊　真若　天猿　天樓　天垣　皆歲星所生也見以甲
寅其星咸有兩青方在其旁
天陰　晉若　官張　天惑　天崔　赤若　蚩尤　皆熒惑之所生也出在
景寅日有兩赤方在其旁
天上　天伐　從星　天樞　天翟　天沸　荊彗　皆填星所生也出在戊
寅日有兩黃方在其旁
若星　帚星　若彗　竹彗　牆星　楨星　白雚　皆太白之所生也出在
庚寅日有兩白方在其旁
天美　天毚　天社　天麻　天林　天蒿　端下　皆辰星之所生也出以
壬寅日有兩黑方在其旁
已前三十五星即五行氣所生皆出於月左右方氣之中各以其所生星將出
不出日數期候之當其未出之前而見見則有水旱兵喪饑亂所指亡國失地
王死破軍殺將

客星

薛衡曰老子四星及周伯王蓬絮芮各一錯乎五緯之閒其見無期其行無度

荆州占云老子星色淳白然所見之國爲饑爲凶爲善爲惡爲喜爲怒周伯星黃色煌煌然所至之國大昌蓬絮星色青而熒熒然所至之國風雨不節焦旱物不生五穀不登多蝗蟲又云東南有三星出名曰盜星出則天下有大盜西南有三大星出名曰種陵出則天下穀貴十倍西北三大星出而白名天狗出則人相食大凶東北有三大星出名曰女帛見則有大喪

流星

流星天使也自上而降曰流自下而升曰飛大者曰奔奔亦流星也星大者使大星小者使小星隆隆者怒之象也行疾者期速行遲者期遲大而無光者衆人之事小而有光者貴人之事大而光者其人貴且衆也乍明乍滅者賊敗成也前大後小者恐憂也前小後大者喜事也蛇行者姦事也往疾者往而不反也長者其事長久也短者事疾也奔星所墜其下有兵無風雲有流星見良久間乃入爲大風發屋折木小流星百數四面行者衆庶流移之象流星之類有音如炬火下地野雉鳴天保也所墜國安有喜若小流星色青赤名曰地鴈其所墜者起兵流星有光青赤長二三丈名曰天鴈軍中之精華也其國起兵將軍當從星所之流星曄然有光光白長竟天者人主之星也主相將軍從星所之飛星大如缶若甕後皎然白前卑後高此謂頓頑其所從者多死亡飛星大如缶若甕後皎然白星滅後白者曲環如車輪此謂解銜其國人相斬爲爵祿飛星大如缶若甕其後皎然白長數丈星滅後白者化爲雲流下名曰大滑所下有流血積骨

枉矢類流星色蒼黑蛇行望之如有毛目長數匹著天主反萌主射愚見則謀反之兵合射所誅亦爲以亂伐亂

天狗狀如大奔星色黃有聲其止地類狗所墜望之如火光炎炎衝天其上銳其下員如數頃田處或曰星有毛旁有短彗下有狗形者或曰星出其狀赤白有光下即爲天狗一曰流星有光見人面墜無音若有足者名曰天狗其色白其中黃黃如遺火狀主候兵討賊見則四方相射千里破軍殺將或曰五將鬭人相食所往之鄉有流血其君失地兵大起國易政戒守禦

營頭有雲如壞山墮所謂營頭之星所墜其下覆軍流血千里亦曰流星晝隕名營頭

雲氣

瑞氣一曰慶雲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亦曰景雲此喜氣也太平之應二曰歸邪如星非星如雲非雲或曰星有兩赤彗上向有蓋下連星見必有歸國者三曰昌光赤如龍狀聖人起帝受終則見

妖氣一曰虹蜺日旁氣也斗之亂精主惑心主內淫主臣謀君天子詘后妃顓妻不一二曰牂雲如狗赤色長尾爲亂君爲兵喪

十煇

周禮眡祲氏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一曰祲謂陰陽五色之氣浸淫相侵或曰抱珥背璚之屬如虹而短是也二曰象謂雲氣成形象如赤烏夾日以飛之類是也三曰鑴日旁氣刺日形如童子所佩之鑴四曰監謂雲氣臨在日上也五曰闇謂日月蝕或曰脫光也六曰瞢謂瞢瞢不光明也七曰彌謂白虹彌天而貫日也八曰序謂氣若山而在日上或曰冠珥背璚重疊次序在于日旁也九曰隮謂暈氣也或曰虹也詩所謂朝隮于西者也十曰想謂氣五色有形想也青饑赤兵白喪黑憂黃熟或曰想思也赤氣爲人狩之形可思而知其吉凶也

凡遊氣蔽天日月失色皆是風雨之候也沉陰日月俱無光晝不見日夜不見星有雲障之兩敵相當陰相圖議也日濛濛無光士卒內亂又曰數日俱出若鬬天下兵起大戰日鬬下有拔城日戴者形如直狀其上微起在日上爲戴戴者德也國有喜也一云立日上爲戴青赤氣抱在日上小者爲冠國有喜事青赤氣小而交於日下爲纓青赤氣小而員一二在日下左右者爲紐青赤氣如小半暈狀在日上爲負負者得地爲喜又曰青赤氣長而斜倚日旁爲戟青赤氣員而小在日左右爲珥黃白者有喜又曰有軍日有一珥爲喜在日西西軍戰勝在日東東軍戰勝南北亦如之無軍而珥爲拜將又日旁如半環向日爲

抱青赤氣如月初生背日者為背又曰背氣青赤而曲外向為叛象分為反城
璚者如帶璚在日四方青赤氣長而立旁為直日旁有一直敵在一旁欲自立
從直所擊者勝日旁有二直三抱欲自立者不成順抱擊者勝殺將氣形三角
在日四方為提青赤氣橫在日上下為格氣如半暈在日下為承承者臣承君
也又曰日下有黃氣三重若抱名曰承福人主有吉喜且得地青白氣如履在
日下者為履日旁抱五重戰順抱者勝日一抱一背為破走抱者順氣也背者
逆氣也兩軍相當順抱擊逆者勝故曰破走日抱且兩珥一虹貫抱至日順
虹擊者勝殺將日抱兩珥且璚二虹貫抱至日順虹擊者勝日重抱內有璚順
抱擊者勝亦曰軍內有欲反者日重抱左右二珥有白虹貫抱順抱擊者勝得二
將有三虹得三將日抱黃白潤澤內赤外青天子有喜有和親來降者軍不戰
敵降軍罷色青將喜赤將兵爭白將有喪黑將死日重抱且背順抱擊者勝
得地若有罷師日重抱抱內外有璚兩珥順抱擊者勝破軍軍中不和不相信
日旁有氣員而周匝內赤外青名為暈日暈者軍營之象周環匝日無厚薄敵
與軍勢齊等若無軍在外天子失御民多叛日暈有五色有喜不得五色者有
憂

凡占兩軍相當必謹審日月暈氣知其所起留止遠近應與不應疾遲大小厚
薄長短抱背為多少有無虛實久亟密疏澤枯相應等者勢等近勝遠疾勝遲
大勝小厚勝薄長勝短抱勝背多勝少有勝無實勝虛久勝亟密勝疏澤勝枯
重背大破重抱為和親抱多親者益多背為天下不和分離相去背於內者離
於內背於外者離於外也

雜氣

天子氣內赤外黃四方所發之處當有王者若天子欲有遊往處其地亦先發
此氣或如城門隱隱在氣霧中恆帶殺氣森森然或如華蓋在氣霧中或氣象
青衣人無手在日西或如龍馬或雜色鬱鬱衝天者此皆帝王之氣

猛將之氣如龍如猛獸或如火烟之狀或白如粉沸或如火光之狀夜照人或
白而赤氣繞之或如山林竹木或紫黑如門上樓或上黑下赤狀似黑旗或如
張弩或如埃塵頭銳而卑本大而高此皆猛將之氣也猛將氣發如雲霧作山
形將有深謀

凡軍勝之氣如堤如坂前後磨地或如火光將軍勇士卒猛或如山堤山上若
林木將士驍勇或如埃塵粉沸其色黃白或如人持斧向敵或如蛇舉首向敵
或氣如覆舟雲如牽牛或有雲如鬭雞赤白相隨在氣中或發黃氣皆將士精
勇

凡氣上黃下白名曰善氣所臨之軍欲求和退

凡負氣如馬肝色或如死灰色或類偃蓋或類偃魚或黑氣如壞山墮軍上者
名曰營頭之氣或如羣羊羣豬在氣中此衰氣也或如懸衣如人相隨或紛紛
如轉蓬或如揚灰或雲如卷席如匹布亂穰者皆為敗徵氣如繫牛如人臥如
雙蛇如飛鳥如決隄垣如壞屋如雙鹿相逐如兩雞相向此皆為敗軍之氣

凡降人氣如人十十五五皆叉手低頭又云如人叉手相向或氣如黑山以黃
為緣者皆欲降伏之象也

凡堅城之上有黑雲如屋名曰軍精或白氣如旌旗或青雲黃雲臨城皆有大
喜慶或氣青色如牛頭觸人或城上氣如煙火如雙蛇如杵形向外或有雲分
為兩彗狀者皆不可攻

凡屠城之氣或赤如飛鳥或赤氣如敗車或有赤黑氣如貍皮斑或城中氣聚
如樓出見於外皆上有雲如衆人頭赤色其城營皆可屠氣如雄雉臨城其下
必有降者

凡伏兵有黑氣渾渾員長赤氣在其中或白氣粉沸起如樓狀或如幢節狀在
烏雲中或如赤杵在烏雲中或如烏人在赤雲中

凡暴兵氣白如瓜蔓連結部隊相逐須臾罷而復出或白氣如仙人如仙人衣
千萬連結部隊相逐罷而復興當有千里兵來或氣如人持刀楯雲如人赤色
所臨城邑有卒兵至或赤氣如人持節兵來未息雲如方虹此皆有暴兵之象

凡戰氣青白如膏如人無頭如死人臥或如丹蛇赤氣隨之必大戰殺將四望無
雲見赤氣如狗入營其下有流血

凡連陰十日晝不見日夜不見月亂風四起欲雨而無雨名曰蒙臣有謀蒙氣者晝若夜其色青黃更相掩冒乍合乍散亦然視四方常有大雲五色具其下賢人隱也青雲潤澤蔽日在西北為舉賢良雲氣如亂穰大風將至視所從來避之雲甚潤而厚大雨必暴至四始之日有黑雲氣如陣厚大重者多雨氣若霧非霧衣冠不濡見則其城帶甲而趨日出沒時有雲橫截之白者喪烏者驚三日內雨者各解有雲如蛟龍所見處將軍失魄有雲如鵠尾來蔭國上三日亡有雲赤黃色四塞終日竟夜照地者大臣縱恣有雲如氣昧而濁賢人去小人在位

凡白虹者百殃之本眾亂所基霧者眾邪之氣陰來冒陽凡白虹霧姦臣謀君擅權立威晝霧夜明臣志得申凡夜霧白虹見臣有憂晝霧白虹見君有憂虹頭尾至地流血之象

凡霧氣不順四時逆相交錯微風小雨為陰陽氣亂之象積日不解晝夜昏闇天下欲分離

凡天地四方昏濛若下塵十日五日已上或一月或一時雨不沾衣而有土名曰霾故曰天地霾君臣乖

凡海旁蜃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北夷之氣如牛羊群畜穹閭南夷之氣類舟船幡旗自華以南氣下黑上赤嵩高三河之郊氣正赤恒山之北氣青勃碣海岱之間氣皆正黑江淮之間氣皆白東海氣如圓簦附漢河水氣如引布江漢氣勁如杼濟水氣如黑㹠渭水氣如狼白尾淮南氣如白羊少室氣如白兔青尾恒山氣如黑牛青尾東夷氣如樹西夷氣如室屋南夷氣如闍臺或類舟船陣雲如立垣杼軸雲類軸搏兩端兌杓雲如繩居前亘天其半半天其蛪者類闕旗故鉤雲句曲諸此雲見以五色占而澤搏密其見動人及有兵必起合鬬其直雲氣如三疋帛廣前銳後大軍行氣也韓雲如布趙雲如牛楚雲如日宋雲如車魯雲如馬衛雲如犬周雲如車輪秦雲如行人魏雲如鼠鄭雲如絳衣越雲如龍蜀雲如囷車氣乍高乍下往往而聚騎氣卑而布卒氣摶前卑後高者疾前方而高後銳而卑者卻其氣平者其行徐前高後卑者不止而返校騎之氣正者黑長數百丈遊兵之氣如彗掃一云長數百丈無根本喜氣上黃下赤怒氣上下赤憂氣上下黑土功氣黃白徙氣白凡候氣之法氣初出時若雲非雲若霧非霧髣髴若可見初出森森然若桑榆上高五六尺者是千五百里外平視則千里舉目望則五百里仰瞻中天則百里內平望桑榆間二千里登高而望下屬地者三千里欲在東日出候之在南日中候之在西日入候之在北夜半候之軍上氣高勝下厚勝薄實勝虛長勝短澤勝枯氣見以知大占期內有大風雨久陰則災不成

天變　史傳事驗

惠帝元康二年二月天西北大裂案劉向說天裂陽不足地動陰有餘是時人主昏妃后專制

太安二年八月庚午天中裂為二有聲如雷者三君道虧而臣下專僭之象也是日長沙王奉帝出距成都河間二王後成都河間東海又迭專威命是其應也

穆帝升平五年八月己卯夜天中裂廣三四丈有聲如雷野雉皆鳴是後哀帝荒疾海西失德皇太后臨朝太宗總萬機桓溫專權威振內外陰氣盛陽道微

元帝太興二年八月戊戌天鳴東南有聲如風水相薄京房易妖占曰天有聲人主憂

三年十月壬辰天又鳴甲午止其後王敦入石頭王師敗績元帝屈辱制於強臣既而晏駕大恥不雪

安帝隆安五年閏月癸丑天東南鳴十六年九月戊子天東南又鳴是後桓玄篡位安帝播越憂莫大焉鳴每東南者蓋中興江外天隨之而鳴也

義熙元年八月天鳴在東南京房易傳曰萬姓勞厥妖天鳴是時安帝雖反政而兵革歲動眾庶勤勞也

日蝕

魏文帝黃初二年六月戊辰晦日有蝕之有司奏免太尉詔曰災異之作以譴元首而歸過股肱豈禹湯罪己之義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職後有天地眚勿復

劾三公
三年正月景寅朔日有蝕之十一月庚申晦又日有蝕之
五年十一月戊申晦日有蝕之
明帝太和初太史令許芝奏日應蝕與太尉於靈臺祈禳帝曰蓋聞人主政有
不德則天懼之以災異所以譴告使得自修也故日月薄蝕明治道有不當
者朕即位以來既不能光明先帝聖德而施化有不合於皇神故上天有以寤
之宜勤政自修有以報於神明天之於人猶父之於子未有父欲有責其子而
可獻盛饌以求免也今外欲遣上公與太史令俱禳之於義未聞也羣公卿士
大夫其各勉修厥職有可以補朕不逮者各封上之
太和五年十一月戊戌晦日有蝕之
六年正月戊辰朔日有蝕之見吳歷
青龍元年閏月庚寅朔日有蝕之
少帝正始元年七月戊申朔日有蝕之
三年四月戊戌朔日有蝕之
四年五月丁丑朔日有蝕之
五年四月景辰朔日有蝕之
六年四月壬子朔日有蝕之 十月戊申朔又日有蝕之
八年二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是時曹爽專政丁謐鄧颺等轉改法度會有日蝕
之變詔羣臣問得失蔣濟上疏曰昔大舜佐治戒在比周周公輔政慎於其朋
齊侯問災晏子對以布惠魯君問異臧孫答以緩役塞變應天乃實人事濟旨
譬甚切而君臣不悟終至敗亡
嘉平元年二月己未日有蝕之
高貴鄉公甘露四年七月戊子朔日有蝕之
五年正月乙酉朔日有蝕之京房易占曰日蝕乙酉君弱臣強司馬將兵反征
其王五月有成濟之變

元帝景元二年五月丁未朔日有蝕之
三年十一月己亥朔日有蝕之
武帝泰始二年七月景午晦日有蝕之 十月景午朔日有蝕之
七年十月丁丑朔日有蝕之
八年十月辛未朔日有蝕之
九年四月戊辰朔日有蝕之 又七月丁酉朔日有蝕之
十年正月乙未三月癸亥並日有蝕之
咸寧元年七月甲申晦日有蝕之
三年正月景子朔日有蝕之
四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
太康四年三月辛丑朔日有蝕之
七年正月甲寅朔日有蝕之
八年正月戊申朔日有蝕之
九年正月壬申朔六月庚子朔並日有蝕之
永熙元年四月庚申帝崩
惠帝元康九年十一月甲子朔日有蝕之十二月廢皇太子遹為庶人尋殺之
永康元年正月己卯四月辛卯朔並日有蝕之
永寧元年閏月景戌朔日有蝕之
光熙元年正月戊子朔七月乙酉朔並日有蝕之十一月惠帝崩 十二月壬
午朔又日有蝕之
懷帝永嘉元年十一月戊申朔日有蝕之
二年正月景子朔日有蝕之
六年二月壬子朔日有蝕之
愍帝建興四年六月丁巳朔十二月甲申朔並日有蝕之
五年五月景子十一月景子並日有蝕之時帝蒙塵于平陽
元帝大興元年四月丁丑朔日有蝕之

明帝太寧三年十一月癸巳朔日有蝕之在卯至斗斗吳分也其後蘇峻作亂

成帝咸和二年五月甲申朔日有蝕之在井井主酒食女主象也明年皇太后以憂崩

六年三月壬戌朔日有蝕之是時帝已年長每幸司徒第猶出入見王導夫人曹氏如子弟之禮以人君而敬人臣之妻有虧君德之象也

九年十月乙未朔日有蝕之是時帝既冠當親萬幾而委政大臣者君道有虧也

咸康元年十月乙未朔日有蝕之

七年二月甲子朔日有蝕之三月杜皇后崩

八年正月乙未朔日有蝕之京都大雨郡國以聞是謂三朝王者惡之六月而帝崩

穆帝永和二年四月己酉七年正月丁酉八年正月辛卯並日有蝕之

十二年十月癸巳朔日有蝕之在尾尾燕分北狄之象也是時邊表姚襄苻生互相吞噬朝廷憂勞征伐不止

升平四年八月辛丑朔日有蝕之幾既在角凡蝕淺者禍淺深者禍大角為天門人主惡之明年而帝崩

哀帝隆和元年三月甲寅朔十二月戊午朔並日有蝕之明年而帝有疾不識萬幾

海西公太和三年三月丁巳朔五年七月癸酉朔並日有蝕之皆海西被廢之應也

孝武帝寧康三年十月癸酉朔日有蝕之

太元四年閏月己酉朔日有蝕之是時苻堅攻沒襄陽執朱序

六年六月庚子朔日有蝕之

九年十月辛亥朔日有蝕之

十七年五月丁卯朔日有蝕之

二十年三月庚辰朔日有蝕之明年帝崩

安帝隆安四年六月庚辰朔日有蝕之是時元顯執政

元興二年四月癸巳朔日有蝕之其冬桓玄篡位

義熙三年七月戊戌朔日有蝕之

十年九月丁巳朔日有蝕之

十一年七月辛亥晦日有蝕之

十三年正月甲戌朔日有蝕之明年帝崩

恭帝元熙元年十一月丁亥朔日有蝕之自義熙元年至是日蝕日從上始皆為革命之徵

周禮眡祲氏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有祲象鑴監闇瞢彌序隮想凡十後代名變說者莫同今錄其著應以次之云

吳孫權赤烏十一年二月白虹貫日權發詔戒懼

武帝泰始五年七月甲寅日暈再重白虹貫之

太康元年正月己丑朔五色氣冠日自卯至酉占曰君道失明丑為斗牛主吳越是時孫皓淫暴四月降

惠帝元康元年十一月甲申日暈再重青赤有光

九年正月日中有若飛燕者數日乃消王隱以為愍懷廢死之徵

永康元年正月癸亥朔日暈三重十月乙未日闇黃霧四塞占曰不及三年下有拔城大戰十二月庚戌日中有黑氣京房易傳曰祭天不順茲謂逆厥異日中有黑氣

永寧元年九月甲申日中有黑子京房易占黑者陰也臣不掩君惡令下見百姓惡君則有此變又曰臣有蔽主明者

太安元年十一月日中有黑氣

永興元年十一月日中有黑氣分日

光熙元年五月壬辰癸巳日光四散赤如血流照地皆赤甲午又如之占曰君道失明

懷帝永嘉元年十一月乙亥黃黑氣掩日所照皆黃案河圖占曰日薄也其說

日凡日蝕皆於朔晦有不於晦朔者爲日薄雖非日月同宿時陰氣盛掩日光也占類日蝕

二年正月戊申白虹貫日二月癸卯白虹貫日青黃暈五重占曰白虹貫日近臣爲亂不則諸侯有反者暈五重有國者受其祥天下有兵破亡其地明年司馬越暴蔑人主五年劉聰破京都帝蒙塵于寇庭

五年三月庚申日散光如血下流所照皆赤日中有若飛燕者

愍帝建興二年正月辛未辰時日隕于地又有三日相承出於西方而東行

五年正月庚子三日並照虹蜺彌天日有重暈左右兩珥占曰白虹兵氣也三四五六日俱出並爭天下兵作丁巳亦如其數又曰三日並出不過三旬諸侯爭爲帝日重暈天下有立王暈而珥天下有立侯故陳卓曰當有大慶天下其三分乎三月而江東改元爲建武劉聰李雄亦跨曹劉疆宇於是兵連累葉

元帝太興元年十一月乙卯日夜出高三丈中有赤青珥

四年二月癸亥日鬭三月癸未日中有黑子辛亥帝親錄訊囚徒

永昌元年十月辛卯日中有黑子時帝寵幸劉隗擅威福虧傷君道王敦因之舉兵逼京都禍及忠賢

明帝太寧元年正月己卯朔日暈無光癸巳黃霧四塞占曰君道失明陰陽昏臣有陰謀京房曰下專刑茲謂分威蒙微而日不明先是王敦害尚書令刁協僕射周顗驃騎將軍戴若思等是專刑之應敦既陵上卒伏其辜十一月景子白虹貫日史官不見桂陽太守華包以聞

成帝咸和九年七月白虹貫日

咸康元年七月白虹貫日

二年七月白虹貫日自後庾氏專政由后族而貴蓋亦婦人擅國之義故頻年白虹貫日

八年正月壬申日中有黑子景子乃滅夏帝崩

穆帝永和八年張重華在涼州日暴赤如火中有三足烏形見分明五日乃止

十年十月庚辰日中有黑子大如雞卵

十一年三月戊申日中有黑子大如桃二枚時天子幼弱久不親國政

升平三年十月景午日中有黑子大如雞卵少時而帝崩

海西公太和三年九月戊辰夜二虹見東方

四年四月戊辰日暈厚密白虹貫日中　十月乙未日中有黑子

五年二月辛酉日中有黑子大如李

六年三月辛未白虹貫日日暈五重十一月桓溫廢帝即簡文咸安元年也

簡文咸安二年十一月丁丑日中有黑子

孝武寧康元年十一月己酉日中有黑子大如李

三年三月庚寅日中有黑子二枚大如鴨卵十一月己巳日中有黑子大如雞卵時帝已長而康獻皇后以從嫂臨朝實傷君道故日有瑕也

太元十三年二月庚子日中有黑子二大如李

十四年六月辛卯日中又有黑子大如李

二十年十一月辛卯日中又有黑子是時會稽王以母弟干政

安帝隆安元年十二月壬辰日暈有背璚是後不親萬機會稽王世子元顯專行威罰

元興元年二月甲子日暈白虹貫日中三月庚子白虹貫日未幾桓玄剋京都王師敗績明年玄篡位

四年十一月辛亥日中有黑子

義熙元年五月庚午日有彩珥

六年五月景子日暈有璚時有盧循逼京都內外戒嚴七月循走

七年七月五虹見東方占曰天子黜其後劉裕代晉

十年日在東井有白虹十餘丈在南干日災在秦分秦亡之象

恭帝元熙二年正月壬辰白氣貫日東西有直珥各一丈白氣貫之交匝

月變

魏文帝黃初四年十一月月暈北斗占曰有大喪赦天下七年五月帝崩明帝即位大赦天下

孝懷帝永嘉五年三月壬申丙夜月蝕既丁夜又蝕既占曰月蝕盡大人憂又曰其國貴人死

海西公太和四年閏月乙亥月暈軫復有白暈貫月北暈斗柄三星占曰王者惡之六年桓溫廢帝

安帝隆安五年三月甲子月生齒占曰月生齒天子有賊臣羣下自相殘桓玄篡逆之徵也

義熙九年十二月辛卯朔月猶見東方是謂之仄慝則侯王其肅是時劉裕輔政威刑自己仄慝之應云

十一年十一月乙未月入輿鬼而暈占曰主憂財寶出一曰月暈有赦

月奄犯五緯

凡月蝕五星其國皆亡五星入月其野有逐相

魏明帝太和五年十二月甲辰月犯填星

青龍二年十月乙丑月又犯填星占同上戊寅月犯太白占曰人君死又爲兵

景初元年七月公孫淵叛二年正月遣宣帝討之三年正月天子崩

四年三月己巳太白與月俱加景晝見月犯太白占同上

景初元年十月丁未月犯熒惑占曰貴人死二年四月司徒韓暨薨

齊王嘉平元年正月甲午太白襲月宣帝奏永寧太后廢曹爽等

惠帝太安二年十一月庚辰歲星入月中占曰國有逐相十二月壬寅太白犯月占曰天下有兵

三年正月己卯月犯太白占同青龍元年七月左衛將軍陳眕等率衆奉帝伐成都王大軍敗績兵逼乘輿後二年帝崩

元帝太興二年十一月辛巳月犯熒惑占曰有亂臣

三年十二月己未太白入月在斗郭璞曰月屬坎陰府法象也太白金行而來犯之天意若曰刑理失中自毀其法

四年十二月丁亥月犯歲星在房占曰其國兵饑人流亡

永昌元年三月王敦作亂率江荆之衆來攻敗京師殺將相又鎮北將軍劉隗出奔百姓並去南敞困於兵革四月又殺湘州刺史譙王司馬承鎮南將軍甘卓

成帝咸康元年二月乙未太白入月四月甲午月犯太白

四年四月己巳七月乙巳月俱奄太白占曰人君死又爲兵人主惡之明年石季龍之衆大寇沔南於是內外戒嚴

五年四月辛未月犯歲星在胃占曰國饑人流乙未月犯歲星在昴及冬有沔南邾城之敗百姓流亡萬餘家

六年二月乙未太白入月占曰人主死四月甲午月犯太白占曰人主惡之

穆帝永和八年十二月月在東井犯歲星占曰秦饑人流亡是時兵革連起

十年十一月月奄填星在輿鬼占曰秦有兵時桓溫伐苻健健堅壁長安溫退

十二年八月桓溫破姚襄

升平元年十一月壬午月奄歲星在房占曰人飢一曰豫州有災

二年閏三月乙亥月犯歲星在房占同上三年豫州刺史謝萬敗

三年三月乙酉月犯太白在昴占曰人君死一曰趙地有兵四年正月慕容儁卒

五年正月乙丑辰時月在危宿奄太白占曰天下靡散三月丁未月犯填星在軫占曰爲大喪五月穆帝崩七月慕容恪攻冀州刺史呂護於野王拔之護奔走時桓溫以大衆次宛聞護敗乃退

哀帝興寧元年十月景戌月奄太白在須女占曰天下靡散一曰災在揚州三年洛陽沒其後桓溫傾揚州資實北討敗績死亡大半及征袁真淮南殘破後慕容暐及苻堅互來侵境

二年正月乙卯月奄歲星在參占曰參益州分也六月鎮西將軍益州刺史周撫卒十月梁州刺史司馬勳入益州以叛朱序率衆助刺史周楚討平之

海西太和元年二月景子月奄熒惑在參占曰爲內亂帝不終之徵一曰參魏地五年慕容暐爲苻堅所滅

孝武太元十二年二月戊寅熒惑入月占曰有亂臣死若有相戮者一曰女親

爲敗天下亂是時琅邪王輔政王妃從兄王國寶以姻妮受寵又陳郡人袁悅
昧私茍進交遘主相扇揚朋黨十三年帝殺悅於市於是主相有隙亂階興矣
十三年十一月戊子辰星入月在危占曰賊臣欲殺主不出三年必有內惡是
後慕容垂翟遼姚萇苻登慕容永並阻兵爭強
十四年十二月乙未月犯歲星占並同上十五年翟遼據司兗衆軍累討弗尅
慕容氏又跨略并冀七月旱八月諸郡大水兗州又蝗
十八年正月乙酉熒惑入月占曰憂在宮中非賊乃盜也一曰有亂臣若有戮
者二十一年九月帝暴崩內殿兆庶宣言夫人張氏潛行大逆又王國寶邪狡
卒伏其辜
十九年四月己巳月奄歲星在尾占曰爲饑燕國亡二十年慕容垂遣息寶伐
魏反爲所破死者數萬人二十一年垂死國遂衰亡
安帝隆安元年六月庚午月奄太白在太微端門外占曰國受兵乙酉月奄歲
星在東壁占曰爲饑衛地有兵二年六月郗恢遣鄧啓方等以萬人伐慕容寶
於滑臺啓方敗三年九月桓玄等並舉兵於是內外戒嚴
四年正月乙亥月犯填星在牽牛占曰吳越有兵喪女主憂六月乙未月又犯
填星在牽牛十月乙未月奄歲星在北河占曰爲饑胡有兵其四年五月孫恩
破會稽殺內史謝琰後又破高雅之於餘姚死者十七八七月太和太后李氏
崩元興元年孫恩寇臨海人衆餓死散亡殆盡
元興元年四月辛丑月奄辰星七月大饑人相食
二年十一月辛巳月犯熒惑占悉同上二年十二月桓玄簒位放遷帝后於尋
陽以永安何皇后爲零陵君三年二月劉裕盡誅桓氏
三年二月甲辰月奄歲星於左角占曰天下兵起是年三月景辰劉裕起義兵
殺桓脩等明年正月衆軍攻桓振卒滅諸桓
義熙元年四月己卯月犯填星在東壁占曰其地亡國一曰貴人死七月己未
月奄填星東壁占曰其國以伐亡一曰人流十月丁巳月奄填星在營室占同
上十一月荊州刺史魏詠之卒二年二月司馬國璠等攻沒弋陽三年司徒揚
州刺史王謐薨四年正月太保武陵王遵薨三月左僕射孔安國薨
二年十二月景午月奄太白在危占曰齊亡國一曰彊國君死五年四月劉裕
大軍北討慕容超卒滅之
七年六月庚子月犯歲星在畢占曰有邊兵且饑八月乙未月犯歲星在參占
曰益州兵飢七月朱齡石尅蜀蜀人尋反又討之
八年正月庚戌月犯歲星在畢占同上九年七月朱齡石滅蜀
十二年五月甲申月犯歲星在左角占曰爲饑
十四年四月壬申月犯填星於張占曰天下有大喪其明年帝崩
恭帝元熙元年七月月犯歲星占悉同上十二月丁巳月犯太白于羽林二年
六月帝遜位禪宋
五星聚會
魏明帝太和四年十一月壬戌太白犯歲星占曰太白犯五星有大兵五年三
月諸葛亮以大衆寇天水時宣帝爲大將軍距退之
青龍二年二月己未太白犯熒惑占曰大兵起有大戰是年四月諸葛亮據渭
南吳亦起兵應之魏東西奔命
惠帝元康三年填星歲星太白三星聚于畢昴占曰爲兵喪畢昴趙地也後賈
后陷殺太子趙王廢后又殺之斬張華裴頠遂簒位廢帝爲太上皇天下從此
遘亂連禍
永寧二年十一月熒惑太白鬬于虛危占曰大兵起破軍殺將虛危又齊分也
十二月熒惑襲太白于營室占曰天下兵起亡君之戒一曰易相初齊王冏之
京都因留輔政遂專慠無君是月成都河間檄長沙王乂討之冏乂交戰攻焚
宮闕冏兵敗夷滅又殺其兄上軍將軍實以下二十餘人太安二年成都又攻
長沙於是公私饑困百姓力屈
太安二年正月熒惑犯歲星占曰有戰七月左衛將軍陳眕奉帝伐成都六軍
敗績
光熙元年九月填星犯歲星占曰填與歲合爲內亂是時司馬越專權終以無

穰破滅內亂之應也十二月癸未太白犯填星占曰爲內兵有大戰是後河間王爲東海王越所殺明年正月東海王越殺諸葛玫等五月汲桑破馮嵩殺東燕王八月苟晞大破汲桑

懷帝永嘉六年七月熒惑歲星太白聚牛女之間徘徊進退案占曰牛女揚州分是後兩都傾覆而元帝中興揚土

建武元年五月癸未太白熒惑合於東井占曰金火合曰爍爲喪是時愍帝蒙塵于平陽七月崩于寇庭

元帝太興二年七月甲午歲星熒惑會于東井八月乙未太白犯歲星合在翼占曰爲兵饑

三年六月景辰太白與歲星合于房占同上永昌元年王敦攻京師六軍敗績王敦尋死

成帝咸康三年十一月乙丑太白犯歲星于營室占曰爲兵饑四年二月石季龍破幽州遷萬餘家以南五年季龍衆五萬寇沔南略七千餘家而去又騎二萬圍陷邾城殺略五千餘人

四年十二月癸丑太白犯填星在箕占曰王者亡地七年慕容皝自稱燕王

七年三月太白熒惑合于太微中犯右執法明年顯宗崩

八年十二月己酉太白犯熒惑于胃占曰大兵起其後庾翼大發兵謀伐石季龍專制上流

康帝建元元年八月丁未太白犯歲星在軫占曰有大兵是年石季龍將劉寧寇沒狄道

穆帝永和四年五月熒惑入婁犯填星占曰兵大起有喪災在趙其年石季龍死來年冉閔殺石遵及諸胡十萬餘人其後褚裒北伐喪衆而薨

六年三月戊戌熒惑犯歲星占曰爲戰

七年三月戊子歲星熒惑合于奎其年劉顯殺石祗及諸胡帥中土大亂

十二年七月丁卯太白犯填星在柳占曰周地有大兵其年八月桓溫伐苻健遇困破姚襄於伊水定周地

升平二年八月戊午熒惑犯填星在張占曰兵大起

三年八月庚午太白犯填星在太微中占曰王者惡之

五年十月丁卯熒惑犯歲星在營室占曰大臣有匿謀一曰衛地有兵時桓溫擅權謀移晉室

海西公太和元年八月戊午太白犯歲星在太微中

三年六月甲寅太白奄熒惑在太微端門中六年海西公廢

簡文咸安二年正月己酉歲星犯填星在須女占曰爲內亂七月帝崩桓溫擅權謀殺中侍王坦之等內亂之應

孝武寧康二年十一月癸酉太白奄熒惑在營室占曰金火合爲爍爲兵喪太元元年七月苻堅伐涼州破之虜張天錫

太元十一年十二月己丑太白犯歲星占曰爲兵饑是時河朔未平兵連在外冬大饑

十七年九月丁丑歲星熒惑填星同在亢氐十二月癸酉填星去熒惑歲星猶合占曰三星合是謂驚立絕行內外有兵喪與饑改立王公

十九年十月太白填星熒惑辰星合于氐十二月癸丑太白犯歲星在斗占曰爲亂饑爲內兵斗吳越分至隆安元年王恭等舉兵顯王國寶之罪朝廷殺之是後連歲水旱饑

安帝隆安元年二月歲星熒惑皆入羽林占曰中軍兵起四月王恭等舉兵內外戒嚴

元興元年八月庚子太白犯歲星在上將東南占曰楚兵饑一曰災在上將二年桓玄篡位三年劉裕盡誅桓氏

二年十月丁丑太白犯填星在婁占同上

三年二月壬辰太白熒惑合于羽林二年十二月桓玄篡位放遷帝后三年二月劉裕起義兵桓玄遷帝東下

義熙二年十二月丁未熒惑太白皆入羽林又合于壁

三年正月慕容超寇淮北徐州至下邳八月遣劉敬宣伐蜀

三年二月癸亥熒惑填星太白辰星聚于奎婁從填星也徐州分是時慕容超僭號於齊兵連徐兗連歲寇抄至于淮泗姚興譙縱僭號秦蜀盧循及魏南北交侵其五年劉裕北殄慕容超其六月辛卯熒惑犯辰星在翼占曰天下兵起八月己卯太白奄熒惑占曰有大兵其四年姚略遣衆征赫連勃勃大爲所破

五年四月甲戌熒惑犯辰星在東井占曰皆爲兵十二月辛丑太白犯歲星在奎占曰大兵起魯有兵是年四月劉裕討慕容超六年二月滅慕容超于魯地

七年七月丁卯歲星犯填星在參占曰歲填合爲內亂一曰益州戰不勝亡地是時朱齡石伐蜀後竟滅之明年誅謝混劉毅

八年十月甲申太白犯填星在東井占曰秦有大兵

九年二月景午熒惑填星皆犯東井占曰秦有兵三月壬辰歲星熒惑填星太白聚于東井從歲星也東井秦分十三年劉裕定關中其後遂移晉祚

十四年十月癸巳熒惑入太微犯西蕃上將仍順行至左掖門內留二十日乃逆行至恭帝元熙元年三月五日出西蕃上將西三尺許又順還入太微時填星在太微熒惑繞填星成鉤已其年四月景戌從端門出占曰熒惑與填星鉤已天庭天下更紀十二月安帝母弟瑯邪王踐阼是曰恭帝來年禪于宋

晉書卷十二

晉書卷十二考證

天文志中十一曰天鐘○史記天官書作天欃其正義解釋大略亦同下文引河圖作天欃引風角書作天毚

日夜出高三丈中有赤青珥○臣汞祚按珥不應在中疑中爲衍字

熒惑填星太白辰星聚于奎婁從填星也徐州分○臣龍官按汲古閣本也作北又徐州分上當有奎婁二字

晉書卷十二考證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志第三

天文下　月五星犯列舍　經星變附見　妖星客星　星流隕　雲氣

月五星犯列舍 經星變附見

魏文黃初四年三月癸卯月犯心大星占曰心為天王位王者惡之六月甲申太白晝見案劉向五紀論曰太白少陰弱不得專行故以己未為界不得經天而行經天則晝見其占為兵喪為不臣為更王彊國弱小國彊是時孫權受魏爵號而稱兵距守其十二月景子月犯心大星占同上

五年十月乙卯太白晝見占同上又歲星入太微逆行積百四十九日乃出占曰五星入太微從右入三十日以上人主有大憂一曰有赦至七年五月帝崩明帝即位大赦天下

六年五月壬戌熒惑入太微至壬申與歲星相及俱犯右執法至癸酉乃出占曰從右入三十日以上人主有大憂又曰月五星犯左右執法大臣有憂一曰執法者誅金火尤甚十一月皇子東武陽王鑒薨七年正月驃騎將軍曹洪免為庶人四月征南大將軍夏侯尚薨五月帝崩蜀記稱明帝問黃權曰天下鼎立何地為正對曰當驗天文往者熒惑守心而文帝崩吳蜀無事此其徵也案三國史並無熒惑守心之文疑是入太微八月吳遂圍江夏寇襄陽大將軍宣帝救襄陽斬吳將張霸等兵喪更王之應也

明帝太和五年五月熒惑犯房占曰房四星股肱臣將相位也月五星犯守之將相有憂其七月車騎將軍張郃追諸葛亮為亮所害十二月太尉華歆薨其十一月乙酉月犯軒轅大星占曰女主憂

六年三月乙亥月又犯軒轅大星十一月景寅太白晝見南斗遂歷八十餘日恆見占曰吳有兵明年孫權遣張彌等將兵萬人錫授公孫文懿為燕王文懿斬彌等虜其衆青龍二年正月太后郭氏崩

青龍三年三月辛卯月犯輿鬼輿鬼主斬殺占曰人多病國有憂又曰大臣憂是年夏及冬大疫四年五月司徒董昭薨其五月丁亥太白晝見積三十餘日以晷度推之非秦魏則楚也是時諸葛亮據渭南宣帝與相持孫權寇合肥又遣陸議孫韶等入淮沔天子親東征蜀本秦地則為秦魏及楚兵悉起矣其七月己巳月犯鍵閉占曰有火災三年七月崇華殿災三年六月丁未填星犯井鉞戊戌太白又犯之占曰凡月五星犯井鉞悉為兵災一曰斧鉞用大臣誅七月己丑填星犯東井距星占曰填星入井大人憂行近距為行陰其占曰大水五穀不成景初元年夏大水傷五穀其年十月壬申太白晝見在尾歷二百餘日恆晝見占曰尾為燕有兵十二月戊辰月犯鉤鈐占曰王者憂

四年閏正月己巳填星犯井鉞三月癸卯填星犯東井己巳太白與月加景晝見五月壬寅太白犯畢左股第一星占曰畢為邊兵又主刑罰九月涼州塞外胡阿畢師使侵犯諸國西域校尉張就討之斬首捕虜萬計其年七月甲寅太白犯軒轅大星占曰女主憂景初元年皇后毛氏崩

景初元年二月乙酉月犯房第二星占曰將軍有憂其七月司徒陳矯薨二年四月司徒韓曁薨其七月辛卯太白晝見積二百八十餘日時公孫文懿自立為燕王署置百官發兵拒守宣帝討滅之

二年二月己丑月犯心距星又犯中央大星五月乙亥月又犯心距星及中央大星案占曰王者惡之犯前星太子有憂三年正月帝崩太子立卒見廢其年十月甲午月犯箕占曰將軍死正始元年四月車騎將軍黃權薨其閏十一月癸丑月犯心中央大星

少帝正始元年四月戊午月犯昴東頭第一星十月庚寅月又犯昴北第四星占曰月犯昴胡不安二年六月鮮卑阿妙兒等寇西方燉煌太守王延破之斬二萬餘級三年又斬鮮卑大帥及千餘級

二年九月癸酉月犯輿鬼西北星三年二月丁未又犯西南星占曰有錢令一曰大臣憂三年二月太尉滿寵薨四年正月帝加元服賜羣臣錢各有差

四年十月十一月月再犯井鉞是月宣帝討諸葛恪恪棄城走五年二月曹爽征蜀

五年十一月癸巳填星犯亢距星占曰諸侯有失國者

七年七月丁丑月犯左角占曰天下有兵左將軍死七月乙亥熒惑犯畢距星占曰有邊兵一曰刑罰用

九年正月辛亥月犯亢南星占曰兵起一曰軍將死七月癸丑填犯楗閉占曰王者不宜出宮下殿嘉平元年天子謁陵宣帝奏誅曹爽等天子野宿於是失勢

嘉平元年六月壬戌太白犯東井距星占曰國失政大臣爲亂四月辛巳太白犯輿鬼占曰人臣誅一曰兵起二年三月己未太白又犯井距星三年七月王淩與楚王彪有謀皆伏誅人主遂卑

吳孫權赤烏十三年夏五月日北至熒惑逆行入南斗秋七月犯魁第二星而東漢晉春秋云逆行案占熒惑入南斗三月吳王死一曰熒惑逆行其地有死君太和二年權薨是其應也故國志書於吳是時王淩謀立楚王彪謂斗中有星當有暴貴者以問知星人浩詳詳疑有故欲悅其意不言吳有死喪而言淮南楚分吳楚同占當有王者興故淩計遂定

嘉平二年十二月景申月犯輿鬼

三年四月戊寅月犯東井五月甲寅月犯亢距星占曰將軍死一曰爲兵是月王淩楚王彪等誅七月皇后甄氏崩四年三月吳將爲寇鎭東將軍諸葛誕破走之其年七月己巳月犯輿鬼九月乙巳又犯之十月癸未熒惑犯亢南星占曰臣有亂四年十一月丁未月又犯鬼積尸五年六月戊午太白犯角占曰羣臣有謀不成庚辰月犯箕星占曰將軍死七月月犯井鉞景午月又犯鬼西北星占曰國有憂十一月癸酉月犯東井距星占曰將軍死正元元年正月鎭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反兵俱敗誅死二月李豐及弟翼后父張緝等謀亂事泄悉誅皇后張氏廢九月帝廢爲齊王蜀將姜維攻隴西車騎將軍郭淮討破之

高貴鄉公正元二年二月戊午熒惑犯東井北轅西頭第一星甘露元年七月乙卯熒惑犯東井鉞星壬戌月又犯鉞星八月辛亥月犯箕吳孫亮太平元年九月壬辰太白犯南斗吳志所書也占曰太白犯斗國有兵大臣有反者其明年諸葛誕反又明年孫綝廢亮吳魏並有兵事也

甘露元年九月丁巳月犯東井二年六月己酉月犯心中央大星八月壬子歲星犯井鉞九月庚寅歲星逆行乘井鉞十月景寅太白犯亢距星占曰逆臣爲亂人君憂景元元年五月有成濟之變及諸葛誕誅皆其應也

二年三月庚子太白犯東井占曰國失政大臣爲亂是夜歲星又犯東井占曰兵起至景元元年高貴鄉公敗

三年八月壬辰歲星犯輿鬼鑕星占曰斧鑕用大臣誅

四年四月甲申歲星又犯輿鬼東南星占曰鬼東南星主兵木入鬼大臣誅景元元年殺尚書王經

元帝景元元年二月月犯建星案占月五星犯建星大臣相譖是後鍾會鄧艾破蜀會譖艾

二年四月熒惑入太微犯右執法占曰人主有大憂一云大臣憂

四年十月歲星守房占曰將相憂一云有大赦明年鄧艾鍾會皆夷滅赦蜀土

五年帝遜位

武帝咸寧四年九月太白當見不見占曰是謂失舍不有破軍必有亡國是時羊祜表求伐吳上許之五年十一月兵出太白始夕見西方太康元年三月大破吳軍孫皓面縛請罪吳國遂亡

太康八年三月熒惑守心占曰王者惡之太熙元年四月乙酉帝崩

惠帝元康三年四月熒惑守太微六十日占曰諸侯三公謀其上必有斬臣一曰天子亡國是春太白守畢至是百餘日占曰有急令之憂一曰相死又爲邊境不安後賈后陷殺太子

六年十月乙未太白晝見九年六月熒惑守心占曰王者惡之八月熒惑入羽林占曰禁兵大起其後帝見廢爲太上皇俄而三王起兵討趙王倫倫悉遣中軍兵相距累月

永康元年三月中台星拆太白晝見占曰台星失常三公憂太白晝見爲不臣

是月賈后殺太子趙王倫尋廢殺后斬司空張華其五月熒惑入南斗占曰宰相死兵大起斗又吳分野是時趙王倫爲相明年篡位三公舉師誅之太安二年石冰破揚州其八月熒惑入箕占曰人主失位兵起明年趙王倫篡位改元

二年二月太白出西方逆行入東井占曰國失政大臣爲亂是時齊王冏起兵討趙王倫倫滅冏擁兵不朝專權淫奢明年誅死

永寧元年自正月至於閏月五星互經天縱横無常星傳曰日陽君道也星陰臣道也日出則星亡臣不得專也晝而星見午上者爲經天其占爲不臣爲更王今五星悉經天天變所未有也石氏說曰辰星晝見其國不亡則大亂是後台鼎方伯互執大權二帝流亡遂至六夷更王迭據華夏亦載籍所未有也其四月歲星晝見五月太白晝見占同前七月歲星守虛危占曰木守虛危有兵憂虛危齊分一曰守虛饑守危徭役煩多下屈竭辰星入太微占曰爲內亂一曰羣臣相殺太白守右掖門占曰爲兵爲亂爲賊八月戊午塡星犯左執法又犯上相占曰上相憂熒惑守昴占曰趙魏有災辰星守輿鬼占曰秦有災九月丁未月犯左角占曰人主憂一曰左衛將軍死天下有兵

二年四月癸酉歲星晝見占曰爲臣彊初齊王冏定京都因留輔政遂專慠無君是月成都河間檄長沙王乂討之冏乂交戰攻焚宮闕冏兵敗夷滅乂殺其兄上軍將軍寔以下二十餘人太安二年成都攻長沙於是公私饑困百姓力屈

太安二年二月太白入昴占曰天下擾兵大起七月熒惑入東井占曰兵起國亂是秋太白守太微上將占曰上將以兵亡是年冬成都河間攻洛陽八月長沙王奉帝出距二王三年正月東海王越執長沙王乂張方又殺之

三年正月熒惑入南斗占同永康七月左衛將軍陳眕率衆奉帝伐成都六軍敗績兵偪乘輿是時天下盜賊羣起張昌尤盛

永興元年七月庚申太白犯角亢經房心歷尾箕九月入南斗占曰犯角天下大戰犯亢有大兵人君憂入房心爲兵喪犯尾箕女主憂一曰天下大亂入南斗有兵喪一曰將軍爲亂其所犯守又兗豫幽冀揚州之分野是年七月有蕩陰之役九月王浚殺幽州刺史和演攻鄴鄴潰於是兗豫爲天下兵衝陳敏又亂揚土劉元海石勒李雄等並起微賤跨有州郡皇后羊氏數被幽廢皆其應也

二年四月景子太白犯狼星占曰大兵起九月歲星守東井占曰有兵井又秦分野是年苟晞破公師藩張方破范陽王虓關西諸將攻河間王顒顒奔走東海王迎殺之

光熙元年四月太白失行自翼入尾箕占曰太白失行而北是謂反生不有破軍必有屠城五月汲桑攻鄴魏郡太守馮嵩出戰大敗桑遂害東燕王騰殺萬餘人焚燒魏時宮室皆盡其九月丁未熒惑守心占曰王者惡之己亥塡星守房心占曰塡守房多禍喪守心國內亂天下赦是時司馬越專權終以無禮破滅內亂之應也十一月帝崩懷帝卽位大赦天下

懷帝永嘉元年十二月丁亥星流震散按劉向說天官列宿在位之象其衆小星無名者衆庶之類此百官衆庶將流散之象也是後天下大亂百官萬姓流移轉死矣

二年正月庚午太白伏不見二月庚子始晨見東方是謂當見不見占同上條其後破軍殺將不可勝數帝崩虜庭中夏淪覆

三年正月庚子熒惑犯紫微占曰當有野死之王又爲火燒宮是時太史令高堂沖奏乘輿宜還幸不然必無洛陽五年六月劉曜王彌入京都焚燒宮廟執帝歸平陽

三年塡星久守南斗占曰塡星所居久者其國有福是時安東將軍瑯邪王始有揚土其年十一月地動陳卓以爲是地動應也

五年十月熒惑守心六年六月丁卯太白犯太微占曰兵入天子庭王者惡之七月帝崩于寇庭天下行服大臨

元帝太興元年七月太白犯南斗占曰吳越有兵大人憂

二年二月甲申熒惑犯東井占曰兵起貴臣相戮八月己卯太白犯軒轅大星占曰後宮憂

三年五月戊子太白入太微又犯上將星占曰天子自將上將誅九月太白犯南斗十月己亥熒惑在東井居五諸侯南踟蹰留積三十日占曰熒惑守井二十日以上大人憂守五諸侯諸侯有誅者永昌元年三月王敦率江荆之衆來攻京都六軍距戰敗績人主謝過而已於是殺護軍將軍周顗尚書令刁協車騎將軍戴若思又鎮北將軍劉隗出奔四月又殺湘州刺史譙王司馬承鎮南將軍甘卓閏十二月帝崩

明帝太寧三年正月熒惑逆行入太微占曰爲兵喪王者惡之閏八月帝崩後二年蘇峻反攻焚宮室太后以憂偪崩天子幽劫于石頭城遠近兵亂至四年乃息

成帝咸和六年正月景辰月入南斗占曰有兵是月石勒殺略婁武進二縣人明年石勒衆又抄略南沙海虞其十一月熒惑守胃昴占曰趙魏有兵八年七月石勒死石季龍自立是時雖二石僭號而其强弱常占於昴不關太微紫宮也

八年三月己巳月入南斗與六年占同其年七月石勒死彭彪以譙石生以長安郭權以秦州並歸順於是遣督護喬球率衆救彪彪敗球退又石季龍石斌攻滅生權其七月熒惑入昴占曰胡王死一曰趙地有兵是月石勒死石季龍多所攻沒八月月又犯昴占曰胡不安

九年三月己亥熒惑入輿鬼犯積尸占曰兵在西北有沒軍死將六月八月月又犯昴是時石弘雖襲勒位而石季龍擅威橫暴十一月廢弘自立遂幽殺之

咸康元年二月己亥太白犯昴占曰兵起歲中旱四月石季龍略騎至歷陽加司徒王導大司馬治兵列戍衝要是時石季龍又圍襄陽六月旱其年二月景戌月入昴占曰胡王死八月戊戌熒惑入東井占曰無兵兵起有兵兵止十一月月犯昴

二年正月辛亥月犯房南第二星八月月又犯昴九月庚寅太白犯南斗因晝見占曰斗爲宰相又揚州分金犯之死喪之象晝見爲不臣又爲兵喪其後石季龍僭稱天王發衆七萬四年二月自龍西攻段遼于薊又襲慕容皝於棘城不克皝軍破其將麻秋并虜段遼殺之

三年七月己酉月犯房上星八月熒惑入輿鬼犯積尸甲戌月犯東井距星九月戊子月犯建星

四年四月己巳太白晝見在柳占曰爲兵爲不臣明年石季龍大寇沔南於是內外戒嚴其五月戊戌熒惑犯右執法占曰大臣死執政者憂九月太白又犯右執法案占五星災同金水尤甚十一月戊子太白犯房上星占曰上相憂

五年四月乙未月犯畢距星占曰兵起七月己酉月犯房上星占曰將相憂是月庚申丞相王導薨庾冰代輔政八月太尉郗鑒薨又有沔南邾城之敗百姓流亡萬餘家六年正月征西大將軍庾亮薨

六年三月甲辰熒惑犯太微上將星占曰上將憂四月丁丑熒惑犯右執法占曰執政者憂六月乙亥月犯牽牛中央星占曰大將憂是時尚書令何充爲執法有譴欲避其咎明年求爲中書令其四月景午太白犯畢距星占曰兵革起一曰女主憂六月乙卯太白犯軒轅大星占曰女主憂七年三月皇后杜氏崩

七年三月壬午月犯房四月己丑太白入輿鬼五月太白晝見八月辛丑月犯輿鬼

八年六月熒惑犯房上第二星占曰次相憂八月壬寅月犯畢占曰下犯上兵革起十月月又掩畢大星占同上其建元元年車騎將軍庾冰薨庾翼大發兵謀伐石季龍專制上流朝廷憚之

康帝建元二年正月壬午太白入昴占曰趙地有兵又曰天下兵起四月乙酉太白晝見是年石季龍殺其子邃又遣將寇沒狄道及屯薊東謀慕容晃三年歲星犯天關安西將軍庾翼與兄冰書曰歲星犯天關占云關梁當分比來江東無他故江道亦不艱難而石季龍頻年再閉關不通信使此復是天公憒憒無皂白之徵也其閏月乙酉太白犯斗占曰爲喪天下受爵祿九月帝崩太子立大赦賜爵

穆帝永和元年正月丁丑月入畢占曰兵大起戊寅月犯天關占曰有亂臣更天子之法五月辛巳太白晝見在東井占曰爲臣彊秦有兵六月辛丑月入太

微。犯屏西南星。占曰。輔臣有免罷者。七月。八月。月皆犯畢。占同上。己未。月犯輿
鬼。占曰。大臣有誅。九月庚戌。月犯畢。是年初。庾翼在襄陽。七月。翼疾將終。輒以
子爰之爲荆州刺史代己任。爰之尋被廢。明年。桓溫又輒率衆伐蜀。執李勢送
至京都。蜀本秦地也。

二年二月壬子。月犯房上星。四月景戌。月又犯房上星。八月壬申。太白犯左執
法。

三年正月壬午。月犯南斗第五星。占曰。將軍死。近臣去。五月壬申。月犯南斗第
四星。因入魁。占曰。有兵。一曰。有大赦。六月。月犯東井距星。占曰。將軍死。國有憂。
戊戌。月犯五諸侯。占曰。諸侯有誅。九月庚寅。太白犯南斗第五星。占曰。爲喪。爲
兵。

四年七月景申。太白犯左執法。甲寅。月犯房。丁巳。月入南斗。犯第二星。乙丑。太
白犯左執法。占悉同上。十月甲辰。月犯亢。占曰。兵起。將軍死。十一月戊戌。月犯
上將星。三年六月。大赦。是月。陳逵征壽春。敗而還。七月。氐蜀餘寇反亂。益土九
月。石季龍伐涼州。五年。征北大將軍褚裒卒。

四年四月。太白入昴。是時戎晉相侵。趙地連兵尤甚。七月。太白犯軒轅。占曰。在
趙。及爲兵喪。甲寅。月犯房。十月甲戌。月犯亢。占曰。兵起。將軍死。八月。石季龍太
子宣殺弟韜。宣亦死。其十一月戊戌。月犯上將星。五年正月。石季龍僭號稱皇
帝。尋死。

五年四月丁未。太白犯東井。占曰。秦有兵。九月戊戌。太白犯左角。占曰。爲兵。十
月。月犯昴。占曰。胡有憂。將軍死。是年八月。褚裒北征。兵敗。十月。關中二十餘壁
舉兵內附。石遵攻拔南陽。十一月。冉閔殺石遵。又盡殺胡十餘萬人。於是趙魏
大亂。十二月。褚裒薨。八年。劉顯。苻健。慕容儁並僭號。殷浩北伐。敗績。見廢。

六年二月辛酉。月犯心大星。占曰。大人憂。又豫州分野也。丁丑。月犯房。占曰。將
相憂。六月己丑。月犯昴。占同上。乙未。月犯五諸侯。占同上。七月壬寅。月始出西
方。犯左角。占曰。大將軍死。一曰。天下有兵。丁未。月犯箕。占曰。將軍死。景寅。熒惑
犯鉞星。占曰。大臣有誅。八月辛卯。月犯左角。太白晝見。在南斗。月犯右執法。占
並同上。是歲。司徒蔡謨免爲庶人。

七年二月。太白犯昴。占同上。三月乙卯。熒惑入輿鬼。犯積尸。占曰。貴人有憂。五
月乙未。熒惑犯軒轅大星。占曰。女主憂。太白入畢口。犯左股。占曰。將相當之。六
月乙亥。月犯箕。占曰。國有兵。景子。月犯斗。丁丑。熒惑入太微。犯右執法。八月庚
午。太白犯軒轅。戊子。太白犯右執法。占悉同上。七年。劉顯殺石祗及諸將帥。山
東大亂。疾疫死亡。

八年三月戊戌。月犯軒轅大星。癸丑。月入南斗。犯第二星。五月。月犯心星。六月
癸酉。月犯房。七月壬子。歲星犯東井距星。占曰。內亂。兵起。八月戊戌。熒惑入輿
鬼。占曰。忠臣戮死。景辰。太白入南斗。犯第四星。占曰。將爲亂。一曰。丞相免。

九年二月乙巳。月入南斗。犯第三星。三月戊戌。月犯房。八月。歲星犯輿鬼東南
星。占曰。兵起。是時帝幼沖。母后稱制。將相有隙。兵革連起。慕容儁僭號稱燕王。
攻伐不休。

十年正月己卯。月蝕昴星。占曰。趙魏有兵。癸酉。填星奄鉞星。占曰。斧鉞用。三月
甲申。月犯心大星。占曰。王者惡之。七月庚午。太白晝見。晷度推之。災在秦鄭。九
月辛酉。太白犯左執法。是時桓溫擅命。朝臣多見迫脅。四月。溫伐苻健。破其嶢
柳軍。十二月。慕容恪攻齊。

十一年三月辛亥。月奄軒轅。占同上。四月庚寅。月犯牛宿南星。占曰。國有憂。八
月己未。太白犯天江。占曰。河津不通。

十二年六月庚子。太白晝見。在東井。占如上。己未。月犯鉞星。八月癸酉。月奄建
星。九月戊寅。熒惑入太微。犯西蕃上將星。十一月丁丑。熒惑犯太微東蕃上將
星。十二年十一月。齊城陷。執段龕。殺三千餘人。永和三年。鮮卑侵略河冀。升平
元年。慕容儁遂據臨漳。盡有幽并青冀之地。緣河諸將奔散。河津隔絕。時權在
方伯。九服交兵。

升平元年四月壬子。太白入輿鬼。丁亥。月奄井南轅西頭第二星。占曰。秦地有
兵。一曰。將死。六月戊戌。太白晝見。在軫。占同上。軫是楚分野。壬子。月犯畢。占曰。
爲邊兵。七月辛巳。熒惑犯天江。占曰。河津不通。十一月。歲星犯房。占曰。豫州有

災其年五月苻堅殺苻生而立十二月慕容儁入屯鄴二年八月豫州刺史謝奕薨

二年十二月辛卯填星犯軒轅大星占曰人主惡之甲午月犯東井六月辛酉月犯房十月己未太白犯哭星占曰有大哭泣

三年正月壬辰熒惑犯楗閉星案占曰人主憂三月乙酉熒惑逆行犯鉤鈐案占王者惡之六月太白犯東井七月乙酉熒惑犯天江景戌太白犯輿鬼占悉同上戊子月犯牽牛中央大星占曰牽牛天將也犯中央大星將軍死八月丁未太白犯軒轅大星甲子月犯畢大星占曰爲邊兵一曰下犯上三年十月諸葛攸舟軍入河敗績豫州刺史謝萬入潁衆潰而歸萬除名十一月司徒會稽王以郄曇謝萬二鎮敗求自貶三等四年正月慕容儁死子暐代立慕容恪殺其尚書令陽騖等

四年正月乙亥月犯牽牛中央大星六月辛亥辰星犯軒轅占曰女主憂己未太白入太微右掖門從端門出占曰貴奪勢一曰有兵又曰出端門臣不臣八月戊申太白犯氐占曰國有憂景辰熒惑犯太微西蕃上將星九月壬午太白入南斗口犯第四星占曰爲喪有赦天下受爵祿十二月甲寅熒惑犯房景寅太白晝見庚寅月犯楗閉占曰人君惡之

五年正月乙巳填星逆行犯太微五月壬寅月犯太微庚戌月犯建星占曰大臣相謀是時殷浩敗績卒致遷徙其月辛亥月犯牽牛宿占曰國有憂六月癸亥月犯氐東北星占曰大將當之五年正月北中郎將郄曇薨五月帝崩哀帝立大赦賜爵褚后失勢七月慕容恪攻冀州刺史呂護於野王護奔滎陽是時桓溫以大衆次宛聞護敗乃退

五年六月癸酉月奄氐東北星占曰大將軍當之九月乙酉月奄畢占曰有邊兵十月丁未月犯畢大星占曰下犯上又曰有邊兵八月范汪廢隆和元年慕容暐遣將寇河陰

哀帝興寧三年七月庚戌月犯南斗占曰女主憂歲星犯輿鬼占曰人君憂十月太白晝見在亢占曰亢爲朝廷有兵喪爲臣彊明年五月皇后庾氏崩

海西太和二年正月太白入昴五年慕容暐爲苻堅所滅又據司冀幽并四州六年閏月熒惑守太微端門占曰天子亡國又曰諸侯三公謀其上一曰有斬臣辛卯月犯心大星占曰王者惡之十一月桓溫廢帝并奏誅武陵王簡文不許溫乃徙之新安皆臣彊之應也

簡文咸安元年十二月辛卯熒惑逆行入太微二年三月猶不退占曰國不安有憂是時帝有桓溫之逼

二年五月丁未太白犯天關占曰兵起歲星形色如太白占曰進退如度姦邪息變色亂行主無福歲星於仲夏當細小而不明此其失常也又爲臣彊六月太白晝見在七星乙酉太白犯輿鬼占曰國有憂七月帝崩桓溫以兵威擅權將誅王坦之等內外迫脅又庾希入京城廬悚入宮並誅滅之

孝武寧康元年正月戊申月奄心大星案占曰災不在王者則在豫州一曰王命惡之三月景午月奄南斗第五星占曰大臣有憂死亡一曰將軍死七月桓溫薨九月癸巳熒惑入太微是時女主臨朝政事多缺

二年閏月己未月奄牽牛南星占曰左將軍死十二月甲申太白晝見在氐氐兗州分野三年五月景午北中郎將王坦之薨

三年六月辛卯太白犯東井占曰秦地有兵九月戊申熒惑奄左執法占曰執法者死太元元年苻堅破涼州二年十月尚書令王彪之卒

太元元年四月景戌熒惑犯南斗第三星景申又奄第四星占曰兵大起中國饑一曰有赦八月癸酉太白晝見在氐氐兗州分野九月熒惑犯哭泣星遂入羽林占曰天子有哭泣事中軍兵起十一月己未月奄氐角占曰天下有兵一曰國有憂

二年二月熒惑守羽林占曰禁兵大起九月壬午太白晝見在角角兗州分野升平元年五月大赦三年八月秦人寇樊鄧襄陽彭城四年二月襄陽陷朱序沒四月魏興陷賊衆廣陵三河衆五六萬於是諸軍外次衛要丹陽尹屯衛京都六月兗州刺史謝玄討賊大破之是時中外連兵比年荒儉

四年十一月丁巳太白犯哭星占曰天子有哭泣事

五年七月景子辰星犯軒轅占曰女主當之九月癸未皇后王氏崩

六年九月景子太白晝見

七年十一月太白又晝見在斗占曰吳有兵喪

八年四月甲子太白又晝見在參占曰魏有兵喪是月桓沖征沔漢楊亮伐蜀竝拔城略地八月苻堅自將號百萬九月攻沒壽陽十月劉牢之破苻堅將梁成斬之殺獲萬餘人謝玄等又破苻堅於淝水斬其弟融堅大衆奔潰九年六月皇太后褚氏崩八月謝玄出屯彭城經略中州矣

九年七月景戌太白晝見十一月丁巳又晝見

十年四月乙亥又晝見于畢昴占曰魏國有兵喪是時苻堅大衆奔潰趙魏兵連相攻堅爲姚萇所殺

十一年三月戊申太白晝見在東井占曰秦有兵臣彊六月甲申又晝見于輿鬼占曰秦有兵時魏姚萇苻登連兵相征不息甲午歲星晝見在胃占曰魯有兵臣彊十二年慕容垂寇東阿翟遼寇河上姚萇假號安定苻登自立隴上呂光竊據涼土

十二年六月癸酉太白晝見在柳十月庚午太白晝見在斗

十三年正月景戌又晝見十二月熒惑在角亢形色猛盛占曰熒惑失其常吏且棄其法諸侯亂其政自是後慕容垂翟遼姚萇苻登慕容永竝阻兵爭彊十四年正月彭城妖賊又稱號於皇丘劉牢之破滅之三月張道破合鄉圍泰山向欽之擊走之是年翟遼又攻沒滎陽侵略陳項于時政事多弊君道陵遲矣

十四年四月己巳太白晝見于柳六月辛卯又晝見于翼九月景寅又晝見于軫十二月熒惑入羽林占並同上十五年翟遼掠司兗衆軍累討不剋慕容垂又跨略并冀等州七月旱八月諸郡大水兗州又蝗

十五年九月癸未熒惑入太微十月太白入羽林

十六年四月癸卯朔太白晝見十一月癸巳月奄心前星占曰太子憂是時太子常有篤疾

十七年七月丁丑太白晝見十月丁酉又晝見

十八年六月又晝見

十九年五月又晝見于柳六月辛酉又晝見于輿鬼九月又見于軫

二十年六月熒惑入天囷占曰大饑七月丁亥太白晝見在太微占曰太白入太微國有憂晝見爲兵喪十二月己巳月犯楗閉及東西咸占曰楗閉司心腹喉舌東西咸主陰謀

二十一年二月壬申太白晝見三月癸卯太白連晝見在羽林占曰有彊臣有兵喪中軍兵起三月太白晝見于胃占曰中軍兵起四月壬午太白入天囷占曰爲饑六月歲星犯哭泣星占曰有哭泣事是年九月帝崩隆安元年王恭等舉兵脅朝廷於是內外戒嚴殺王國寶以謝之及連歲水旱三方動衆人飢

安帝隆安元年正月癸亥熒惑犯哭泣星占曰有哭泣事四月丁丑太白晝見在東井占曰秦有兵喪六月姚興攻洛陽郗恢遣兵救之冬姚萇死子略代立魏王圭卽位於中山其八月熒惑守井鉞占曰大臣有誅

二年六月戊辰攝提移度失常歲星晝見在胃兗州分野是年六月郗恢遣鄧啓方等以萬人伐慕容寶於滑臺敗而還閏月太白晝見在羽林十一月犯東上相

三年五月辛酉月又奄東上相辛未辰星犯軒轅大星占悉同上二年九月庾楷等舉兵表誅王愉等於是內外戒嚴三年六月洛陽沒于寇桓玄破荊雍州殺殷仲堪等孫恩聚衆攻沒會稽殺內史

四年六月辛酉月犯哭泣星

五年正月太白晝見自去年十二月在斗晝見至于是月乙卯案占災在吳越

七月癸亥大角星散搖五色占曰王者流散丁卯月犯天關占曰王者憂九月庚子熒惑犯少微又守之占曰處士誅十月甲子月犯東次相其年七月太皇太后李氏崩十月妖賊大破高雅之於餘姚死者十七八五年孫恩攻侵郡縣殺內史至京口進軍蒲洲於是內外戒嚴恩遣別將攻廣陵殺三千餘人退據郁洲是時劉裕又追破之九月桓玄表至逆旨陵上十月司馬元顯大治水軍將以伐玄元興元年正月盧循自稱征虜將軍領孫恩餘衆略有永嘉晉安之

地二月帝戎服遣西軍三月桓玄剋京都殺司馬元顯放太傅會稽王道子

元興元年三月戊子太白犯五諸侯因晝見占曰諸侯有誅七月戊寅熒惑在東井熒惑犯輿鬼積尸占並同上八月景寅太白奄右執法九月癸未太白犯進賢占曰進賢者誅

二年二月歲星犯西上將六月甲辰月奄斗第四星占曰大臣誅不出三年八月癸丑太白犯房北第二星九月己丑歲星犯進賢熒惑犯西上將十月甲戌太白犯泣星十一月丁酉熒惑犯東上相十二月乙巳月奄軒轅第二星占悉同上升平元年冬魏破姚興軍二年十二月桓玄篡位放遷帝后於尋陽以永安何皇后爲零陵君三年二月劉裕盡誅桓氏

三年正月戊戌熒惑逆行犯太微西上相占曰天子戰於野上相死二月景辰熒惑逆行在左執法西北占曰執法者誅四月甲午月奄軒轅第二星五月壬申月奄斗第二星填星入羽林占並同上是年二月景辰劉裕殺桓修等三月己未破走桓玄遣軍西討辛未誅左僕射王愉桓玄劫天子如江陵五月玄下至崢嶸洲義軍破滅之桓振又攻沒江陵幽劫天子七月永安何皇后崩

義熙元年三月壬辰月奄左執法占同上丁酉月奄心前星占曰豫州有災太白犯東井占曰秦有兵七月庚辰太白晝見在翼軫占曰爲臣彊荆州有兵喪八月丁巳犯斗第一星占曰天下有兵一曰大臣憂九月甲子熒惑犯少微占曰處士誅庚寅熒惑犯右執法癸卯熒惑犯左執法占並同上十二月景戌太白犯鉤鈐占曰喉舌憂十二月己卯歲星犯天關占曰有兵亂河津不通十一月荆州刺史魏詠之薨二年二月司馬國璠等攻沒弋陽四月姚興伐仇池公楊盛擊走之九月益州刺史司馬榮期爲其參軍楊承祖所害三年十二月司徒揚州刺史王謐薨四年正月太保武陵王遵薨三月左僕射孔安國卒自後政在劉裕人主端拱而已

二年二月太白犯南斗占曰兵起己丑月犯心後星占曰豫州有災四月癸丑月犯太微西上將己未月犯房南第二星乙丑歲星犯天江占曰有兵亂河津不通五月癸未月犯左角占曰左將軍死天下有兵壬寅熒惑犯氐占曰氐爲宿宮人主憂六月庚午熒惑犯房北第二星八月癸亥熒惑犯南斗第五星丁巳犯建星占曰爲兵九月壬午熒惑犯哭星又犯泣星是年二月甲戌司馬國璠等攻沒弋陽又慕容超侵略徐兗三年正月又寇北徐州至下邳十二月司徒王謐薨四年正月武陵王遵薨五年慕容超復寇淮北四月劉裕大軍討之拔臨朐又圍廣固拔之

三年正月景子太白晝見在奎二月庚申月奄心後星占同上五月癸未月犯左角己丑太白晝見在參占曰益州有兵喪臣彊八月己卯太白犯左執法辛卯熒惑犯左執法九月壬子熒惑犯進賢星是年八月劉敬宣伐蜀不剋而旋四年三月左僕射孔安國卒七月司馬叔璠等攻沒鄒山魯郡太守徐邕破走之姚略遣衆征赫連勃勃大爲所破五年劉裕討慕容超滅之

四年正月庚子熒惑犯天關五月丁未月奄斗第二星壬子填星犯天廩占曰天下饑倉粟少六月己丑太白犯太微西上將乙卯又犯左執法十月戊子熒惑入羽林占悉同上五年劉裕討慕容超後南北軍旅運轉不息

五年二月甲子月犯昴占曰胡不安天子破匈奴五月戊戌歲星入羽林九月壬寅月犯昴十月熒惑犯氐閏月丁酉月犯昴辛亥熒惑犯鉤鈐己巳月奄心大星占曰王者惡之是年四月劉裕討慕容超十月魏王圭遇弒殂六年五月盧循逼郊甸宮衞被甲

六年三月丁卯月奄房南第二星災在次相己巳又奄斗第五星占曰斗主吳吳地兵起太白犯五諸侯占曰諸侯有誅五月甲子月奄斗第五星己亥月奄昴第三星占曰國有憂一曰有白衣之會六月己丑月犯房南第二星甲午太白晝見七月己亥月犯輿鬼占曰國有憂一曰秦有兵八月壬午太白犯軒轅大星甲申月犯心前星災在豫州景戌月犯斗第五星占同上丁亥月奄牛宿南星占曰天下有大誅乙未太白犯少微景午太白在少微而晝見九月甲寅太白犯左執法丁丑填星犯畢占曰有邊兵是年三月始興太守徐道覆反四月盧循寇湘中沒巴陵率衆逼京畿是月左僕射孟昶懼王威不振仰藥自殺七年十二月劉蕃梟徐道覆首杜慧度斬盧循並傳首京都八年六月劉道規

率時爲豫州刺史八月皇后王氏崩九月兗州刺史劉蕃尚書左僕射謝混伏
誅劉裕西討劉毅斬首徇之十二月遣益州刺史朱齡石伐蜀
七年四月辛丑熒惑入輿鬼占曰秦有兵一曰雍州有災六月太白晝見在翼
己亥填星犯天關占曰臣謀主八月太白犯房南第二星十一月景子太白犯
哭星其七月朱齡石剋蜀蜀又反討滅之
八年七月癸亥月奄房北第二星己未月犯井鉞八月戊申月犯泣星十月辛
亥月奄天關占曰有兵十一月丁丑填星犯東井占曰大人憂十二月癸卯填
星犯井鉞是年八月皇后王氏崩九年誅劉蕃謝混討滅劉毅十二月朱齡石
滅蜀
九年二月熒惑入輿鬼占曰有兵喪太白犯南河占曰兵起五月壬辰太白犯
右執法晝見七月庚午月奄鉤鈐占曰喉舌臣憂九月庚午歲星犯軒轅大星
己丑月犯左角時劉裕擅命兵革不休十年裕討司馬休之王師不利休之等
奔長安
十年正月丁卯月犯畢占曰將相有以家坐罪者二月己酉月犯房北星五月
壬寅月犯牽牛南星乙丑歲星犯軒轅大星占悉同上六月景申月奄氐占曰
將死之國有誅者七月庚辰月犯天關占曰兵起熒惑犯井鉞填星犯輿鬼遂
守之占曰大人憂宗廟改八月丁酉月奄牽牛南星占同上九月填星犯輿鬼
占曰人主憂丁巳太白入羽林十二月己酉月犯西咸占曰有陰謀十一年林
邑寇交州距敗之
十一年三月丁巳月入畢占曰天下兵起一曰有邊兵己卯熒惑入輿鬼閏月
景午填星又入輿鬼占曰爲旱大疫爲亂臣五月癸卯熒惑入太微甲辰犯右
執法六月己未太白犯東井占曰秦有兵戊寅犯輿鬼占曰國有憂七月辛丑
月犯畢占同上八月壬子月犯氐占同上庚申太白順行從右掖門入太微丁
卯奄左執法十一月癸亥月入畢占同上乙未月入輿鬼而暈
十二年五月甲申歲星留房心之閒宋之分野始封劉裕爲宋公六月壬子太
白順行入太微右掖門己巳月犯畢占同上七月月犯牛宿十月景戌月入畢

十三年五月景子月犯軒轅丁亥犯牽牛癸巳熒惑犯右執法八月己酉月犯
牽牛丁卯月犯太微占曰人君憂九月壬辰熒惑犯軒轅十月戊申月犯畢占
悉同上月犯箕占曰國有憂甲寅月犯畢占同上乙卯填星犯太微留積七十
餘日占曰亡君之戒壬戌月犯太微
十四年三月癸巳太白犯五諸侯五月庚子月犯太微七月甲辰熒惑犯輿鬼
占曰秦有兵又爲旱爲兵喪亦曰大人憂宗廟改亦爲亂臣時劉裕擅命軍旅
數興饑旱相屬其後卒移晉室丁巳月犯東井占曰將軍死八月甲子太白犯
軒轅癸酉填星入太微犯右執法因留太微中積二百餘日乃去占曰填星守
太微亡君之戒有徙王九月乙未太白入太微犯左執法丁巳入太微占曰大
人憂十月甲申月入太微癸巳熒惑入太微犯西蕃上將仍順行至左掖門內
留二十日乃逆行義熙十二年七月劉裕伐姚泓十三年八月擒姚泓司兗秦
雍悉平十四年劉裕還彭城受宋公十一月左僕射前將軍劉穆之卒明年西
虜寇長安雍州刺史朱齡石諸軍陷沒官軍捨而東十二月帝崩
恭帝元熙元年正月景午三月壬寅五月景申月皆犯太微占悉同上己卯辰
星犯軒轅六月庚辰太白犯太微七月己卯月犯太微太白晝見自義熙元年
至是太白經天者九月蝕者四皆從上始革代更王臣失君之象也是夜太白
犯哭星十二月丁巳月入太白俱入羽林
二年三月庚午填星犯太微占悉同上元年七月劉裕受宋王是年六月帝遜
位于宋
妖星客星
魏文帝黃初三年九月甲辰客星見太微左掖門內占曰客星出太微國有兵
喪十月帝南征孫權是後累有征役
六年十月乙未有星孛于少微歷軒轅占爲兵喪除舊布新之象時帝軍廣陵
辛丑親御甲冑觀兵明年五月帝崩
明帝太和六年十一月景寅有星孛于翼近太微上將星占曰爲兵喪甘氏曰
孛彗所當之國是受其殃翼又楚分野孫權封略也明年權有遼東之敗又明

年諸葛亮入秦川孫權發兵緣江淮屯要衝權自圍新城以應亮天子東征權遁

青龍四年十月甲申有星孛于大辰長三尺乙酉又孛于東方十一月己亥彗星見犯宦者天紀星占曰大辰爲天王天下有喪劉向五紀論曰春秋星孛于東方不言宿者不加宿也宦者在天市爲中外有兵天紀爲地震孛彗主兵喪

景初元年六月地震九月吳將朱然圍江夏皇后毛氏崩二年正月討公孫文懿三年正月明帝崩

景初二年八月彗星見張長三尺逆西行四十一日滅占同上張周分野十月癸巳客星見危逆行在離宮北騰蛇南甲辰犯宗星己酉滅占曰客星所出有兵喪虛危爲宗廟又爲墳墓客星近離宮則宮中將有大喪就先君於宗廟之象也三年正月帝崩

少帝正始元年十月乙酉彗星見西方在尾長二丈拂牽牛犯太白十一月甲子進犯羽林占曰尾爲燕又爲吳牛亦吳越之分太白爲上將羽林中軍兵爲吳越有喪中軍兵動二年五月吳遣三將寇邊吳太子登卒六月宣帝討諸葛恪於皖太尉滿寵薨

六年八月戊午彗星見七星長二尺色白進至張積二十三日滅七年十一月癸亥又見軫長一尺積百五十六日滅九年三月又見昴長六尺色青白芒西南指七月又見翼長二尺進至軫積四十二日滅案占曰七星張爲周分野翼軫爲楚昴爲趙魏彗所以除舊布新主兵喪也嘉平元年宣帝誅曹爽兄弟及其黨與皆夷三族京師嚴兵三年誅楚王彪又襲王淩於淮南淮南東楚也魏諸王幽於鄴

嘉平三年十一月癸亥有星孛于營室西行積九十日滅占曰有兵喪室爲後宮後宮且有亂

四年二月丁酉彗星見西方在胃長五六丈色白芒南指貫參積二十日滅五年十一月彗星又見軫長五丈在太微左執法西東南指積百九十日滅案占胃兗州之分野參主兵太微天子庭執法爲執政孛彗爲兵喪除舊布新之象正元元年二月李豐豐弟翼后父張緝等謀亂皆誅皇后亦廢九月廢帝爲齊王

高貴鄉公正元元年十一月白氣出南斗側廣數丈長竟天王肅曰蚩尤之旗也東南其有亂乎二年正月有彗星見于吳楚分西北竟天鎮東大將軍毋丘儉等據淮南叛景帝討平之案占蚩尤旗見王者征伐四方自後又征淮南西平巴蜀是歲吳主孫亮五鳳元年也斗牛吳越分案占吳有兵喪除舊布新之象也太平三年孫綝盛兵圍宮廢亮爲會稽王故國志又書於吳也淮南江東同揚州地故于時變見吳楚楚之分則魏之淮南多與吳同災是以毋丘儉以孛爲己應遂起兵而敗後三年即魏甘露二年諸葛誕又反淮南吳遣將救之及城陷誕衆與吳兵死沒各數萬人猶前長星之應也

甘露二年十一月彗星見角色白占曰彗星見兩角間色白者軍起不戰邦有大喪景元元年高貴鄉公爲成濟所害

四年十月丁丑客星見太微中轉東南行歷軫宿積七日滅占曰客星出太微有兵喪景元元年高貴鄉公被害

元帝景元三年十一月壬寅彗星見亢色白長五寸轉北行積四十五日滅占曰爲兵喪一曰彗星見亢天子失德四年鍾會鄧艾伐蜀剋之二將反亂皆誅

咸熙二年五月彗星見王良長丈餘色白東南指積十二日滅占曰王良天子御駟彗星掃之禪代之表除舊布新之象也色白爲喪王良在東壁宿又并州之分野八月文帝崩十二月武帝受魏禪

武帝泰始四年正月景戌彗星見軫青白色西北行又轉東行占曰爲兵喪軫又楚分野三月皇太后王氏崩十月吳寇江夏襄陽

五年九月星孛于紫宮占如上紫宮天子內宮十年武元楊皇后崩

十年十二月有星孛于軫占曰天下兵起軫又楚分野

咸寧二年六月甲戌星孛于氐占曰天子失德易政氐又兗州分七月星孛大角大角爲帝坐八月星孛太微至翼北斗三台占曰太微天子庭大人懸之一曰有改王翼又楚分野北斗主殺罰三台爲三公

三年正月星孛于西方三月星孛于胃胃徐州分四月星孛女御女御爲後宮

五月又孛于東方七月星孛紫宮占曰天下易王

四年四月蚩尤旗見于東井後二年傾三方伐吳是其應也

五年三月星孛于柳四月又孛于女御七月孛于紫宮占曰外臣陵主柳又三河分野大角太微紫宮女御並爲王者明年吳亡是其應也孛主兵喪征吳之役三河徐兗之兵悉出交戰於吳楚之地吳丞相都督以下梟戮十數偏裨行陣之徒馘斬萬計皆其徵也

太康二年八月有星孛于張占曰爲兵喪十一月星孛于軒轅占曰後宮當之

四年三月戊申星孛于西南是年齊王攸任城王陵琅邪王伷新都王該薨

八年九月星孛于南斗長數十丈十餘日滅占曰斗主爵祿國有大憂一曰孛于斗王者疾病天下易政大亂兵起

太熙元年四月客星在紫宮占曰爲兵喪太康末武帝耽宴遊多疾病是月己酉帝崩永平元年賈后誅楊駿及其黨與皆夷三族楊太后亦見弒又誅汝南王亮太保衛瓘楚王瑋王室兵喪之應也

惠帝元康五年四月有星孛于奎至軒轅太微經三台大陵占曰奎爲魯又爲庫兵軒轅爲後宮太微天子庭三台爲三司大陵有積尸死喪之事其後武庫火西羌反後五年司空張華遇禍賈后廢死魯公賈謐誅又明年趙王倫篡位於是三王興兵討倫兵士戰死十餘萬人

永康元年三月妖星見南方占曰妖星出天下大兵將起是月賈后殺太子趙王倫尋廢殺后斬司空張華又廢帝自立於是三王並起迭總大權其十二月彗星出牽牛之西指天市占曰牛者七政始彗出之改元易號之象也天市一名天府一名天子旗帝坐在其中明年趙王倫篡位改元尋爲大兵所滅

二年四月彗星見齊分占曰齊有兵喪是時齊王冏起兵討趙王倫倫滅冏擁兵不朝專權淫奢明年誅

太安元年四月彗星晝見

二年三月彗星見東方指三台占曰兵喪之象三台爲三公三年正月東海王越執太尉長沙王乂張方又殺之

永興元年五月客星守畢占曰天子絕嗣一曰大臣有誅時諸王擁兵其後惠帝失統終無繼嗣

二年八月有星孛于昴畢占曰爲兵喪昴畢又趙魏分野十月丁丑有星孛于北斗占曰蠻夷更授天子出走又曰疆國發兵諸侯爭權是後諸王交兵皆有應明年惠帝崩

成帝咸和四年七月有星孛于西北犯斗二十三日滅占曰爲兵亂十二月郭默殺江州刺史劉胤荊州刺史陶侃討默斬之時石勒又始僭號

咸康二年正月辛巳彗星夕見西方在奎占曰爲兵喪奎又爲邊兵三年正月石季龍僭天王位四年石季龍伐慕容皝不剋既退皝追擊之又破麻秋時皝稱藩邊兵之應也

六年二月庚辰有星孛于太微七年三月杜皇后崩

康帝建元元年十一月大日彗星見亢長七尺白色占曰亢爲朝廷主兵喪二年康帝崩

穆帝永和五年十一月乙卯彗星見于亢芒西向色白長一丈六年正月丁丑彗星又見于亢占曰爲兵喪疾疫其五年八月褚裒北征兵敗十一月冉閔殺石遵又盡殺胡十餘萬人於是中土大亂十二月褚裒薨是年大疫

升平二年五月丁亥彗星出天船在胃占曰爲兵喪除舊布新出天船外夷侵一曰爲大水四年五月天下大水五年穆帝崩

哀帝興寧元年八月有星孛于角亢入天市案占曰爲兵喪三年正月皇后王氏崩二月帝崩三月慕容恪攻沒洛陽沈勁等戰死

海西太和四年二月客星見紫宮西垣至七月乃滅占曰客星守紫宮臣弒主六年桓溫廢帝爲海西公

孝武寧康二年正月丁巳有星孛于女虛經氐亢角軫翼張至三月景戌彗星見於氐九月丁丑有星孛于天市占曰爲兵喪太元元年七月苻堅破涼州虜張天錫

太元十一年三月客星在南斗至六月乃沒占曰有兵有赦是後司雍兗冀常

有兵役十二年正月大赦八月又大赦

十五年七月壬申有星孛于北河或經太微三台文昌入北斗色白長十餘丈八月戊戌入紫宮乃滅占曰北河或一名胡門胡門有兵喪掃太微入紫微王者當之三台爲三公文昌爲將相將相三公有災入北斗諸侯戮一曰掃北斗彊國發兵諸侯爭權大人憂二十一年帝崩隆安元年王恭殷仲堪桓玄等並發兵表以誅王國寶爲名朝廷順而殺之并斬其從弟緒司馬道子由是失勢禍亂成矣

十八年二月客星在尾中至九月乃滅占曰燕有兵喪二十年慕容垂息寶伐魏爲所破死者數萬人二十一年垂死國遂衰亡

二十年九月有蓬星如粉絮東南行歷女虛至哭星占曰蓬星見不出三年必有亂臣戮死於市是時王國寶交構朝廷二十一年九月帝崩隆安元年王恭等舉兵而朝廷殺王國寶王緒

安帝隆安四年二月己丑有星孛于奎長三丈上至閣道紫宮西蕃入北斗魁至三台三月遂經于太微帝坐端門占曰彗星掃天子庭閣道易主之象經三台入北斗占同上條十二月戊寅有星孛于貫索天市天津占曰貴臣獄死內外有兵喪天津爲賊斷王道天下不通案占災在吳越五年二月有孫恩兵亂攻侵郡國於是內外戒嚴營陣屯守柵斷淮口九月桓玄表至逆旨陵上其後玄遂篡位亂京都大饑人相食百姓流亡皆其應也

元興元年十月有客星色白如粉絮在太微西至十二月入太微占曰兵入天子庭二年十二月桓玄篡位放遷帝后於尋陽以永安何皇后爲零陵君三年二月劉裕盡誅桓氏

義熙十一年五月甲申彗星二出天市掃帝坐在房心北房心宋之分野案占得彗柄者興除舊布新宋興之象

十四年五月庚子有星孛于北斗魁中七月癸亥彗星出太微西柄起上相星下芒漸長至十餘丈進掃北斗紫微中台占曰彗出太微社稷亡天下易王入北斗紫微帝宮空十四年劉裕還彭城受宋公十二月帝崩

恭帝元年正月戊戌有星孛于太微西蕃占曰革命之徵其年宋有天下

星流隕

蜀後主建興十三年諸葛亮帥大衆伐魏屯于渭南有長星赤而芒角自東北西南流投亮營三投再還往大還小占曰兩軍相當有大流星來走軍上及墜軍中者皆破敗之徵也九月亮卒于軍焚營而退羣帥交怨多相誅殘

魏明帝景初二年宣帝圍公孫文懿於襄平八月景寅夜有大流星長數十丈白色有芒鬣從首山東北流墜襄平城東南占曰圍城而有流星來走城上及墜城中者破又曰星墜當其下有戰場又曰凡星所墜國易姓九月文懿突圍走至星墜所被斬屠城坑其衆

元帝景元四年六月有大流星二並如斗見西方分流南北光照地隆隆有聲案占流星爲貴使星大者使大是年鍾鄧剋蜀二星蓋二帥之象二帥相背又分流南北之應鍾會既叛三軍憤怒隆隆有聲兵將怒之徵也

武帝泰始四年七月星隕如雨皆西流占曰星隕爲百姓叛西流吳人歸晉之象也二年吳夏口督孫秀率部曲二千餘人來降

太康九年八月壬子星隕如雨劉向傳云下去其上之象後三年帝崩而惠帝立天下自此亂矣

惠帝元康四年九月甲午枉矢東北行竟天

六年六月景午夜有枉矢自斗魁東南行案占曰以亂伐亂北斗主執殺出斗魁居中執殺者不直之象也是後趙王殺張裴廢賈后以理太子之寃因自篡盜以至屠滅以亂伐亂之應也一曰氐帥齊萬年反之應也

太安二年十一月辛巳有星晝隕中天北下光變白有聲如雷案占名曰營首營首所在下有大兵流血明年劉元海石勒攻略并州多所殘滅王浚起燕代引鮮卑攻掠鄴中百姓塗地有聲如雷怒之象也

永興元年七月乙丑星隕有聲

二年十月星又隕有聲占同上是後遂亡中夏

光熙元年五月枉矢西南流是時司馬越西破河間兵奉迎大駕尋收繆胤何

綏等肆無君之心，天下惡之，及死而石勒焚其屍柩，是其應也。

懷帝永嘉元年九月辛卯，有星大如日，自西南流于東北，小者如斗，相隨，天盡赤，聲如雷。占曰：「流星爲貴使，星大者使大。」是年五月，汲桑殺東燕王騰，遂據河北。十一月，始遣和郁爲征北將軍，鎮鄴。西田甄等大破汲桑，斬于樂陵。於是以甄爲汲郡太守，弟蘭鉅鹿太守。小星相隨者，小將別帥之象也。司馬越忿魏郡以東平原以南皆黨於桑，以賞甄等，於是使掠桑地。有聲如雷，忿怒之象也。

四年十月庚子，大星西北墜，有聲。尋而帝蒙塵于平陽。

元帝太興三年四月壬辰，枉矢出虛危，沒翼軫。占曰：「枉矢所觸，天下之所伐。」翼軫，荊州之分野。太寧二年，王敦殺譙王承及甘卓，而敦又梟夷，枉矢觸翼之應也。

永昌元年七月甲午，有流星大如瓮，長百餘丈，青赤色，從西方來，尾分爲百餘岐，或散。時王敦之亂，百姓流亡之應也。

成帝咸寧三年六月辛未，流星大如二斗魁，色青赤，光耀地，出奎中，沒婁北。案占爲饑，五穀不藏。是月大旱饑。六年二月庚午朔，有流星大如斗，光耀地，出天市，西行入太微。占曰：「大人當之。」八年六月，成帝崩。

穆帝永和八年六月辛巳，日未入，有流星大如三斗魁，從辰巳上東南行。晷度推之，在箕斗之閒，蓋燕分也。案占爲營首，營首之下流血滂沲。是時慕容儁僭稱大燕，攻伐無已。

十年四月癸未，流星大如斗，色赤黃，出織女，沒造父，有聲如雷。占曰：「燕齊有兵，百姓流亡。」其年十二月，慕容儁遂據臨漳，盡有幽并青冀之地，緣河諸將奔散，河津隔絕，慕容恪攻齊。

升平二年十二月，枉矢自東南流于西北，其長半天。四年十月庚戌，天狗見西南。占曰：「有大兵，流血。」

海西太和四年十月壬申，有大流星西下，有聲如雷。明年，遣使免袁真爲庶人。桓溫征壽春，真病死，息瑾代立，求救於苻堅。溫破苻堅軍。六月，壽春城陷。

孝武太元六年十月乙卯，有奔星東南經翼軫，聲如雷。占曰：「楚地有兵，軍破，百姓流亡。」十二月，苻堅荊州刺史梁成、襄陽太守閻震率衆伐竟陵，桓石虔擊大破之，生擒震，斬首七千，獲生口萬人。聲如雷，將帥怒之象也。

十三年閏月戊辰，天狗東北下，有聲。占曰：「有大戰流血。」自是後慕容垂、翟遼、姚萇、苻登、慕容永並阻兵爭彊。十四年正月，彭城妖賊又稱僞號於皇丘，劉牢之破滅之。三月，翟遼破合鄉，太山向欽之擊走之。

安帝隆安五年三月甲寅，流星赤色衆多，西行經牽牛、虛、危、天津、閣道，貫太微、紫宮。占曰：「星庶人類，衆多西行，衆將西流之象。經天子庭，主弱臣彊，諸侯兵不制。」其年五月，孫恩侵吳郡，殺內史。六月，至京口，於是內外戒嚴，營陣屯守，劉裕追破之。元興元年七月，大饑，人相食，浙江以東流亡十六七，吳郡、吳興戶口減半，又流奔而西者萬計。十月，桓玄遣將擊劉軌，破走之，軌奔青州。

雲氣

惠帝永興元年十二月壬寅，夜有赤氣亘天，砰隱有聲。

二年十月丁丑，赤氣見北方，東西竟天。占曰：「並爲大兵。砰隱有聲，怒之象也。」是後四海雲擾，九服交兵。

光熙元年十二月甲申，有白氣若虹，中天北下至地，夜見，五日乃滅。占曰：「大兵起。」明年，王彌起青徐，汲桑亂河北，毒流天下。

懷帝永嘉三年十一月乙亥，有白氣如帶，出南北方各二，起地至天，貫參伐中。占曰：「天下大兵起。」四年三月，司馬越收繆胤等，又三方雲擾，攻戰不休。五年三月，司馬越死於寧平城，石勒攻破其衆，死者十餘萬人。六月，京都焚滅，帝如虜庭。

愍帝建興元年十月己巳，夜有赤氣曜於西北。荊州刺史陶侃討杜弢之黨於石城，戰敗。

晉書卷十三

晉書卷十四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志第四

地理上（總敘　司州　兗州　豫州　冀州　幽州　平州　并州　雍州　涼州　秦州　梁州　益州　寧州）

昔者元胎無象太素流形對越在天以為元首則記所謂冬居營窟夏居橧巢飲血茹毛未有麻絲者也及燧人鑽火庖犧出震風宗下武炎胤昌基晝野無聞其歸一揆黃帝則東海南江登空躡岱至於崑峯振轡崆山訪道存諸汗竹不可厚誣高陽任地依神帝嚳順天行義東踰蟠木西濟流沙北至幽陵南撫交阯日月所經舟車所至莫匪王臣不踰茲域帝堯時禹平水土以為九州虞舜登庸厥功彌劭表提類而分區宇判山河而考疆域冀北創并部之名燕齊起幽營之號則書所謂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者也夏功則于唐堯殷因無所損益周武克商自豐徂鎬至成王時改作禹貢徐梁入於青雍冀野析於幽并職方掌天下之土以周厥利保章辨九州之野皆有分星東南曰揚州正南曰荊州河南曰豫州正東曰青州河東曰兗州正西曰雍州東北曰幽州河內曰冀州正北曰并州始皇初并天下懲戰國削罷列侯分天下為三十六郡（三川河東南陽南郡九江鄣郡會稽潁川碭郡泗水薛郡東郡瑯邪齊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代郡鉅鹿邯鄲上黨太原雲中九原鴈門上郡隴西北地漢中巴郡蜀郡黔中長沙凡三十五郡與內史為三十六郡也）於是興師踰江平取百越又置閩中南海桂林象郡凡四十郡郡一守焉其地則西臨洮而北沙漠東縈西帶皆臨大海漢祖龍興草秦之弊分內史為三部更置郡國二十有三（桂陽江夏豫章河內魏郡東海楚國平原梁國定襄泰山汝南淮陽千乘東萊燕國清河信都常山中山渤海廣漢涿郡合二十三也三內史書河上渭南中地也地理志曰高祖增二十六武帝改河上渭南中地以為京兆馮翊扶風是為三輔也）文增厥九（廣平城陽淄川濟南膠西膠東河閒廬江衡山武帝改衡山曰六安）景加其四（濟北濟南山陽北海也宣改濟北曰東平）武帝開越攘胡初置十七（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珠崖儋耳九郡平西南夷置牂牁越嶲沈黎汶山犍為益州六郡西置武都郡又分立零陵郡合十七郡）拓土分疆又增十四（弘農臨淮西河朔方酒泉陳留安定天水玄菟樂浪廣陵敦煌武威張掖）昭帝少事又增其一（金城也）至平帝元始二年凡新置郡國七十有一與秦四十合一百一十有一改雍曰涼改梁曰益又置徐州復夏舊號南置交阯北有朔方凡為十三部（涼益荊揚青豫兗徐幽并冀十一州交阯朔方二刺史合十三部）光武投戈之

歲在彫耗之辰郡國蕭條并省者八（城陽淄川高密膠東六安真定泗水廣陽）建武十一年省州牧復為刺史員十三人各掌一州明帝置一（永昌也）章帝置二（任城吳郡）和順改作其名有九（和置濟北廣陽順改淮陽為陳改楚為彭城濟東為東平臨淮為下邳千乘為樂安信都為安平天水為漢陽）省朔方刺史合之於司隸凡十三部（其與西漢不同者司隸校尉部郡始河南朔方隸於并部）而郡國百有八焉（省前漢八分置五改舊名七因舊九十六少前漢三也）桓靈頽增於前復置六郡（桓高陽高涼博陵置南安郡陽廬陵）魏武定霸三方鼎立生靈版蕩關洛荒蕪所置者十二（新興樂平西平新平略陽陰平帶方譙樂陵章武南鄉襄陽）所省者七（上郡朔方五原雲中定襄漁陽廬江）而文帝置七（朝歌陽平弋陽魏興新城義陽安豐）明及少帝增二（明上庸也少平陽也）得漢郡者五十四焉蜀先主於漢建安之間初置郡九（巴東巴西梓潼江陽汶山漢嘉朱提宕渠涪陵）後主增二（雲南興古）得漢郡者十有一焉吳主大皇帝初置郡五（臨賀武昌珠崖新安廬陵南部）少帝景帝各四（少臨川臨海衡陽湘東景天門建安建平合浦北部）歸命侯亦置十有二郡（始安始興邵陵安成新昌武平九德吳興東陽桂林榮陽宜都）得漢郡者十有八焉晉武帝太康元年既平孫氏凡增置郡國二十有三（滎陽上洛頓邱臨淮東莞襄城汝陰長廣廣寧昌黎新野隨郡陰平義陽毗陵宣城南康晉安寧浦始平略陽樂平南平）省司隸置司州別立梁秦寧平四州仍吳之廣州凡十九州（司冀兗豫荊徐揚青幽平并雍涼秦梁益寧交廣州）郡國一百七十三（仍吳所置二十五仍蜀新置十一仍魏所置二十二仍漢舊九十三置二十三）以為冠帶之國盡有殷周之土若乃教麗於天地之始昭晰於犧農之世用長黎元未爭疆埸而玉環楛矢夷裘鳳鶴南譬表貺東風入律光乎上德奚遠弗臻然則星象麗天山河紀地端拱裁其弘斂靖函判其郡邑仰觀俯察萬物攸歸是以洛汭咸陽宛然秦漢晉濱河西同知堯禹于茲新邑宅是鎬京五尺童子皆能口誦者史官弗之書也昔庖犧氏生于成紀而為天子都於陳神農氏都陳而別營于曲阜黃帝生於壽丘而都於涿鹿少昊始自窮桑而遷都曲阜顓頊始自窮桑而徙邑商丘高辛既號建都于亳孫卿子曰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大哉坤象萬物資生載崑華而不墜傾河海而寧泄考卜惟王乘飛駐軫睨嶓山而鑄勳覽會城以為歎時逢積瀍道接陵夷平王東遷星離豆剖當塗馭寓瓜分鼎立世祖武皇帝接千祀之餘當八堯之禪先王桑梓率宇來歸斯固可得而言者矣惠皇不虞中州蕪棄永嘉南度綸行建鄴九分天下而有二焉

昔大禹觀於濁河而受綠字寰瀛之內可得而言也天有七星地有七表天有四維地有四瀆八紘之外名爲八極地不足東南天不足西北八極之廣東西二億三萬一千三百里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三百里自地至天半八極之數自下亦如之昔黃帝令豎亥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五億十萬九千八百八步史臣按凡周天積百七萬九百一十三里徑三十五萬六千九百七十里所謂南北爲經東西爲緯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躔地有十二辰王侯之所國也或因生得姓因功命土邾西燕齊在乎兹域昔黃帝旁行天下方制萬里得百里之國萬區則周易所謂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者也昔在帝堯叶和萬邦制八家爲鄰三鄰爲朋三朋爲里五里爲邑十邑爲都十都爲師州十有二師焉夏后氏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南浮于江而朔南暨聲教窮豎亥所步莫不率俾會羣臣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於是九州之內作爲五服天子之國內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甸服外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任三百里侯侯服外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衞綏服外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要服外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訖于四海弼成五服五服至于五千里夏德中微遇有窮之亂少康中興不失舊物自孔甲之後以至於桀諸侯相兼其能存者三千餘國方於塗山十損其七矣成湯敗桀於焦還鼎于亳伊摯仲虺之徒大明憲典王者之制爵祿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天子之縣內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班其餘以祿士以爲閒田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天子百里之內以供官千里之內以爲御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爲左右曰二伯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

武王歸豐監於二代設爵惟五分土惟三封同姓五十餘國周公康叔建于魯衞各數百里太公封於齊表東海者也凡一千八百國布列於五千里內而太昊黃帝之後唐虞侯伯猶存大司徒以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方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諸伯之地方三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諸子之地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五州爲鄉使之相賓小司徒以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遺人則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候有館館有積遂人則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大司馬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衞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畿田限也自王城以外面五千里爲界有分限者九也）于時治致太平政稱刑措民口千三百七十一萬四千九百二十三蓋周之盛者也其衰也則禮樂征伐出自諸侯彊吞弱而衆暴寡春秋之初尚有千二百國迄獲麟之末二百四十二年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而見於春秋經傳者百有七十國焉百三十九知其所居（[illegible]）三十一國盡亡其處（[illegible]）

故於絲丘陽其莫氏毛胡崇信封又仍有仍巢鄭虞施衛商奄奄顧蚊莘有郜鄅覃國厲鄅桑覃蠻夷戎狄不在其間五伯迭興總其盟會陵夷至于戰國遂有七王韓魏趙燕齊秦楚又有宋衛中山不斷如綫如三晉墓華亦稱孤也司馬法廣陳三代曰古者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一夫一婦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爲廬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受耕之爰自其處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此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口有賦有稅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賦供車馬甲兵士徒之役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旱田中不得有樹以妨五穀環廬種桑柘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植於疆場雞豚狗彘無失其時閭有序鄉有庠庠以明教庠以行禮司馬之法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令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故井四爲邑邑四爲丘丘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是謂乘車之制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坑岸城池邑居園囿街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六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謂諸侯之大者也謂之千乘之國天子畿內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戎卒七十二萬人故天子稱萬乘之主焉

秦始皇既得志於天下訪周之敗以爲處士橫議諸侯尋戈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焉

漢興創艾亡秦孤立而敗於是割裂封疆立爵二等功臣侯者百有餘邑于時民罹秦項戶口彫弊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而尊王子弟大啓九國古者有分土而無分民若乃大者跨州連郡小則十有餘城以戶口爲差降略封疆之遠近所謂分民自漢始也起鴈門以東盡遼陽爲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漸于海爲齊趙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爲梁楚東帶江湖薄會稽爲荆吳北界淮瀕略廬衡爲淮南波漢之陽亘九嶷爲長沙諸侯比境周匝三垂外接胡越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至雲中西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鼂錯之計削吳楚武帝施主父之冊下推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自此以來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爲三皇子始立者大國不過十餘城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自文景與民休息至平帝元始二年民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其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各一人縣大率方百里民稠則減稀則曠鄉亭亦如之皆秦制也

光武中興不踰前制東海王彊以去就有禮故優以大封兼食魯郡二十九縣其餘稱爲寵錫者兼一郡而已至桓帝永壽三年戶千六十七萬七千九百六十口五千六百四十八萬六千八百五十六斯亦戶口之滋殖者也

獻帝建安元年拜曹操爲鎮東將軍封費亭侯

魏文帝黃初三年初制封王之庶子爲鄉公嗣王之庶子爲亭侯公侯之庶子爲亭伯

劉備章武元年亦以郡國封建諸王或遙採嘉名不由檢土地所出其戶二十萬男女口九十萬

孫權赤烏五年亦取中州嘉號封建諸王其戶五十二萬三千男女口二百四十萬

晉文帝爲晉王命裴秀等建立五等之制惟安平郡公孚邑萬戶制度如魏諸王其餘縣公邑千八百戶地方七十五里大國侯邑千六百戶地方七十里次國侯邑千四百戶地方六十五里大國伯邑千二百戶地方六十里次國伯邑千戶地方五十五里大國子邑八百戶地方五十里次國子邑六百戶地方四十五里男邑四百戶地方四十里

武帝泰始元年封諸王以郡爲國邑二萬戶爲大國置上中下三軍兵五千人

邑萬戶為次國置上軍下軍兵三千人五千戶為小國置一軍兵千五百人王不之國官於京師罷五等之制公侯邑萬戶以上為大國五千戶以上為次國不滿五千戶為小國太康元年平吳大凡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十口一千六百一十六萬三千八百六十三而江左諸國並三分食一元帝渡江太興元年始制九分食一

司州按禹貢豫州之地及漢武帝初置司隸校尉所部三輔三河諸郡其界西得雍州之京兆馮翊扶風三郡北得冀州之河東河內二郡東得豫州之弘農河南二郡郡凡七位望降于牧伯銀印青綬及光武都洛陽司隸所部與前漢不異魏氏受禪即都漢宮司隸所部河南河東河內弘農并冀州之平陽合五郡置司州晉仍居魏都乃以三輔還屬雍州分河南立滎陽分雍州之京兆立上洛廢東郡立頓丘遂定名司州以司隸校尉統之州統郡一十二縣一百戶四十七萬五千七百

河南郡漢置統縣十二戶一十一萬四千四百置尹

洛陽置尉五部三市東西七里南北九里東有建春東陽清明三門南有開陽平昌宣陽建陽四門西有廣陽西明閶闔三門北有大夏廣莫二門司隸校尉河南尹及百官列城內也 河南周東都王城郟鄏也 鞏周孝王封周桓公孫惠公於鞏號東周故戰國時有東西周號芒山首陽其界也 河陰 新安函谷關所居 成皋有關鄭之武牢 緱氏有劉聚周大夫劉子邑有延壽城仙人祠 陽城有郮阪關此邑是為地中夏至景尺五寸有陽城山箕山許由塚在焉 新城有延壽關故戎蠻子之國 陸渾故蠻子國楚莊王伐陸渾是也 梁戰國時謂為南梁別少梁也 陽翟

滎陽郡泰始二年置統縣八戶三萬四千

滎陽地名敖秦置敖倉者 京鄭大叔段所居 密故周畿內 卷有博浪長沙張良擊秦始皇處 陽武 苑陵 中牟六國時趙獻侯都 開封宋逢池在東北或曰逢澤

弘農郡漢置統縣六戶一萬四千

弘農本函谷關漢武帝遷於新安縣 湖故曰胡漢武更名湖 陝故虢國周分陝東西二相主之 宜陽 黽池 華陰華山在縣南

上洛郡泰始二年分京兆南部置統縣三戶萬七千

上洛嶢關在縣西北 商秦相衛商鞅邑 盧氏熊耳山在東伊水所出

平陽郡故屬河東魏分立統縣十二戶四萬二千

平陽舊堯都侯國 楊故楊侯國 端氏韓魏趙既為諸侯以端氏封晉君也 永安故霍伯國霍山在東 蒲子 狐讘 襄陵公國相 絳邑晉武公自曲沃徙此 濩澤析城山在西南 臨汾公國相 北屈壺口山在東南有南屈故城北 皮氏故耿國

河東郡秦置統縣九戶四萬二千五百

安邑舊舜都 聞喜故曲沃晉武公自晉陽徙此 垣王屋山在東北沇水所出 汾陽公國相 大陽吳山在西周武王封西周太伯後於此 猗氏古猗頓城 解有鹽池 蒲坂有歷山舜所耕也有雷首山夷齊居其陽所謂首陽山 河北

汲郡泰始二年置統縣六戶三萬七千

汲有銅關 朝歌紂所都 共故國北山淇水所出 林慮 獲嘉故汲新中鄉漢武帝行過時獲呂嘉首因改名 脩武晉所啟南陽秦改名脩武

河內郡漢置統縣九戶五萬二千

野王太行山在西北 州故晉邑 懷 平皋邢侯自襄國徙此 河陽 沁水 軹故周原邑 山陽 溫故國也蘇忿生封

廣平郡魏置統縣十五戶三萬五千二百

廣平 邯鄲秦置為郡 易陽 武安 涉 襄國故邢侯國都 南和 任 曲梁 列人 肥鄉 臨水 廣年侯相 斥漳 平恩

陽平郡魏置統縣七戶五萬一千

元城漢元后生邑 館陶 清泉 發干 東武陽 陽平 樂平

魏郡漢置統縣八戶四萬七百

鄴魏武受封居此 長樂 魏 斥丘 安陽 蕩陰 內黃黃池在西 黎陽故黎侯國

頓丘郡泰始二年置統縣四戶六千三百

頓丘 繁陽 陰安 衛

永嘉之後司州淪沒劉聰聰以洛陽為荊州及石勒復以為司州石季龍又分司州之河南河東弘農滎陽兗州之陳留東燕為洛州元帝渡江亦僑置司州於徐非本所也後以弘農人流寓尋陽者僑立為弘農郡又以河東人南寓者於漢武陵郡孱陵縣界上明地僑立河東郡統安邑聞喜永安臨汾弘農譙松滋大戚八縣並寄居焉永和五年桓溫入洛復置河南郡屬司州

○兗州。按禹貢濟河之地。舜置十二牧。則其一也。周禮河東曰兗州。春秋元命包云。五星流爲兗州。兗。端也。信也。又云。蓋取兗水以名焉。漢武帝置十三州。以舊名爲兗州。自此不改。州統郡國八。縣五十六。戶八萬三千三百。

陳留國 漢置。統縣十。戶三萬。魏武帝封。

小黃 浚儀 有洪溝。漢高祖項羽欲分處。 封丘 酸棗 烏巢地在東南。 濟陽 長垣 故匡城。孔子所厄也。 雍丘 故杞國。 尉氏 襄邑 外黃

濮陽國 故屬東郡。晉初分東郡置。統縣四。戶二萬一千。

濮陽 古昆吾國。師延爲紂作靡靡之樂。既而投此水。公國相。 廩丘 公國相。有華鈞城。 白馬 有瓠子堤。 鄄城 公國相。

濟陽郡 漢置。統縣九。戶七千六百。

定陶 漢高帝封彭越爲梁王。都此。 乘氏 故侯國。 句陽 離狐 宛句 己氏 成武 有楚丘亭。 單父 故侯國。 城陽 舜所漁。堯冢在西。

高平國 故屬梁國。晉初分山陽置。統縣七。戶三千八百。

昌邑 侯相。有甲父亭。 鉅野 魯獲麟所。 方與 金鄉 陸湖 高平 侯國。 南平陽 侯國。有漆亭。

任城國 漢置。統縣三。戶一千七百。

任城 古任國。 亢父 樊

東平國 漢置。統縣七。戶六千四百。

須昌。 壽張 有蚩尤祠。 范 無鹽 富城 東平陸 剛平

濟北國 漢置。統縣五。戶三千五百。

盧 扁鵲所生。縣西有石門。 臨邑 東阿 穀城 有烏下聚。 蛇丘 有下讙亭。

泰山郡 漢置。統縣十一。戶九千三百。

奉高 西南有明堂。 博 有龜山。 嬴 南武城 梁父 侯國。有菟裘聚。 山茌 茌山在東北。 新泰 故曰平陽。 南武陽 有顓臾城。 萊蕪 有原山。 東牟 故牟國。 鉅平 有陽關亭。

惠帝之末。兗州闔境淪沒石勒。後石季龍改陳留郡爲建昌郡。屬洛州。是時遺黎南渡。元帝僑置兗州。寄居京口。明帝以郗鑒爲刺史。寄居廣陵。置濮陽。濟陰。高平。泰山等郡。後改爲南兗州。或還江南。或居盱眙。或居山陽。後始割地爲境。常居廣陵。南與京口對岸。咸康四年。於北譙界立陳留郡。安帝分廣陵郡之建陵。臨江。如皋。寧海。蒲濤五縣。置山陽郡。屬南兗州。

○豫州。按禹貢爲荊河之地。周禮河南曰豫州。豫者舒也。言稟中和之氣。性理安舒也。春秋元命包云。鉤鈐星別爲豫州。地界西自華山。東至于淮。北自濟。南界荊山。秦兼天下。以爲三川。河東。南陽。潁川。碭。泗水。薛七郡。漢改三川爲河南郡。武帝置十三州。豫州舊名不改。以河南。河東二郡屬司隸。又以南陽屬荊州。先是改泗水曰沛。郡改碭郡曰梁。改薛曰魯。分梁沛立汝南郡。分潁川立淮陽郡。後漢章帝改淮陽曰陳郡。魏武分沛立譙郡。魏文分汝南立弋陽郡。及武帝受命。又分潁川立襄城郡。分汝南立汝陰郡。合陳郡於梁國。州統郡國十。縣八十五。戶十一萬六千七百九十六。

潁川郡 秦置。統縣九。戶一萬八千三百。

許昌 漢獻帝都許。魏禪。徙都洛陽。許宮室武庫存焉。改爲許昌。 長社 潁陰 臨潁 公國相。 郾 邵陵 公國相。 鄢陵 公國相。 新汲 長平

汝南郡 漢置。統縣十五。戶一萬一千五百。

新息 南安陽 安成 侯相。 慎陽 北宜春 朗陵 陽安 故江國。有江亭。 上蔡 平輿 故沈子國。有沈亭。 定潁 灈陽 南頓 汝陽 吳房 故房子國。 西平 故柏國。有龍泉。水可用淬刀劍。

襄城郡 泰始二年置。統縣七。戶一萬八千。

襄城 侯相。有西不羹城。 繁昌 魏文受禪於此。 郟 定陵 侯相。 父城 侯相。 昆陽 公國相。 舞陽 宣帝始封此邑。

汝陰郡 魏置郡。後廢。泰始二年復置。統縣八。戶八千五百。

汝陰 故胡子國。 慎 故楚邑。 原鹿 固始 鮦陽 新蔡 宋 侯相。 褒信

梁國 漢置。統縣十二。戶一萬三千。

睢陽 春秋時宋都。 蒙 虞 下邑 有碭山。山有文石。 寧陵 故葛伯國。 穀熟 陳 項 長平。 陽夏 武平 苦 東有賴鄉祠。老子所生地。

沛國 漢置。統縣九。戶五千九十六。

相 沛 漢高祖所起處。 豐 竺邑 符離 杼秋 洨 虹 蕭

譙郡 魏置。統縣七。戶一千。

譙 城父 酇 山桑 龍亢 蘄 銍

魯郡 漢置。統縣七。戶二千五百。

魯 曲阜之地魯侯伯禽所居 汶陽 卞 鄒 有鄒山 番 故小邾之國 薛 奚仲所封 公丘

弋陽郡 魏置統縣七戶一萬六千七百

西陽 故弦子國 軑 蘄春 邾 西陵 期思 弋陽

安豐郡 魏置統縣五戶一千一百

安風 雩婁 安豐 侯相 蓼 松滋 侯相

惠帝分汝陰立新蔡分梁國立陳郡分汝南立南頓永嘉之亂豫州淪沒石氏

元帝渡江以春穀縣僑立襄城郡及繁昌縣成帝乃僑立豫州於江淮之間居

蕪湖時淮南入北乃分丹陽僑立淮南郡居于湖又以舊當塗縣流人渡江僑

立爲縣并淮南廬江安豐並屬豫州寧康元年移鎮姑孰孝武改新蔡縣爲新

陽縣因新蔡縣人於漢九江王黥布舊城置南新蔡郡屬南豫州又於漢廬江

郡之南部置晉熙郡

○冀州按禹貢周禮並爲河內之地舜置十二牧則其一也春秋元命包云昴

畢散爲冀州分爲趙國其地有險有易帝王所都亂則冀安弱則冀彊荒則冀

豐舜以冀州南北闊大分衛以西爲并州燕以北爲幽州周人因焉及漢武置

十三州以其地依舊名焉冀州歷後漢至晉不改州統郡國十三縣八十三戶

三十一萬六千

趙國 漢置統縣九戶四萬二千

房子 元氏 平棘 高邑 公國相 中丘 柏人 平鄉 下曲陽 故鼓子國 鄡

鉅鹿國 秦置統縣二戶一萬四千

廮陶 鉅鹿

安平國 漢置統縣八戶二萬一千

信都 下博 武邑 武遂 觀津 侯相 扶柳 廣宗 侯相 經

平原國 漢置統縣九戶三萬一千

平原 高唐 茌平 博平 聊城 安德 西平昌 般 鬲

樂陵國 漢置統縣五戶三萬三千

厭次 陽信 漯沃 新樂 樂陵 有都尉居

渤海郡 漢置統縣十戶四萬

南皮 東光 浮陽 饒安 高城 重合 東安陵 脩 廣川 侯相 阜城

章武國 泰始元年置統縣四戶一萬三千

東平舒 文安 章武 束州

河間國 漢置統縣六戶二萬七千

樂成 侯相 武垣 鄚 侯相 易城 中水 成平

高陽國 泰始元年置統縣四戶七千

博陸 高陽 北新城 侯相 蠡吾

博陵國 漢置統縣四戶一萬

安平 饒陽 南深澤 安國

清河國 漢置統縣六戶二萬二千

清河 東武城 繹幕 侯相 貝丘 靈 鄃

中山國 漢置統縣八戶三萬二千

盧奴 魏昌 新市 安喜 蒲陰 望都 唐 北平

常山郡 漢置統縣八戶二萬四千

真定 石邑 井陘 上曲陽 恆山在縣西北有坂號飛狐口 蒲吾 南行唐 靈壽 九門 侯相

惠帝之後冀州淪沒於石勒勒以太興二年僭號於襄國稱趙後爲慕容儁所

滅慕容氏又爲苻堅所滅孝武太元八年堅敗其地入慕容垂垂僭號於中山

是爲後燕後燕卒滅於魏

○幽州按禹貢冀州之域舜置十二牧則其一也周禮東北曰幽州春秋元命

包云箕星散爲幽州分爲燕國言北方太陰故以幽冥爲號武王定殷封召公

於燕其後與六國俱稱王及秦滅燕以爲漁陽上谷右北平遼西遼東五郡漢

高帝分上谷置涿郡武帝置十三州幽州依舊名不改其後開東邊置玄菟樂

浪等郡亦皆屬焉元鳳元年改燕曰廣陽郡幽州所部凡九郡至晉不改幽州

統郡國七縣三十四戶五萬九千二百

范陽國漢置涿郡魏文更名范陽郡武帝置國封宣帝弟子綏為王統縣八戶一萬一千
涿 良鄉 方城 長鄉 遒 故安 范陽 容城侯相
燕國漢置孝昭改為廣陽郡統縣十戶二萬九千
薊 安次侯相 昌平 軍都有關 廣陽 潞 安國國相蜀主劉禪封此縣公 泉州侯相 雍奴 狐
奴
北平郡秦置統縣四戶五千
徐無 土垠 俊靡 無終
上谷郡秦置郡在谷之上頭故因名焉統縣二戶四千七十
沮陽 居庸
廣寧郡故屬上谷太康中置郡都尉居統縣三戶三千九百三十
下洛 潘 涿鹿
代郡秦置統縣四戶三千四百
代 廣昌 平舒 當城
遼西郡秦置統縣三戶二千八百
陽樂 肥如 海陽
惠帝之後幽州沒於石勒及穆帝永和五年慕容儁僭號於薊是為南燕七年
儁移都於鄴儁死子暐為苻堅所滅堅敗地復入慕容垂是為後燕垂死寶遷
于和龍
○平州按禹貢冀州之域於周為幽州界漢屬右北平郡後漢末公孫度自號
平州牧及其子康康子文懿並擅據遼東東夷九種皆服事焉魏置東夷校尉
居襄平而分遼東昌黎玄菟帶方樂浪五郡為平州後還合為幽州及文懿滅
後有護東夷校尉居襄平咸寧二年十月分昌黎遼東玄菟帶方樂浪等郡國
五置平州統縣二十六戶一萬八千一百
昌黎郡漢屬遼東屬國都尉魏置郡統縣二戶九百
昌黎 賓徒
遼東國秦立為郡漢光武以遼東等屬青州後還屬幽州統縣八戶五千四百
襄平東夷校尉所居 汶 居就 樂就 安市 西安平 新昌 力城
樂浪郡漢置統縣六戶三千七百
朝鮮周封箕子地 屯有 渾彌 遂城秦築長城之所起 鏤方 駟望
玄菟郡漢置統縣三戶三千二百
高句麗 望平 高顯
帶方郡公孫度置統縣七戶四千九百
帶方 列口 南新 長岑 提奚 含資 海冥
平州初置以慕容廆為刺史逮屬永嘉之亂廆為衆所推及其孫儁移都于薊
其後慕容垂子寶又遷于和龍自幽州至於廬溥鎮以南地入於魏慕容熙以
幽州刺史鎮令支青州刺史鎮新城并州刺史鎮凡城營州刺史鎮宿軍冀州
刺史鎮肥如高雲以幽冀二州牧鎮肥如并州刺史鎮白狼後為馮跋所篡跋
僭號於和龍是為後燕卒滅於魏
○并州按禹貢蓋冀州之域舜置十二牧則其一也周禮正北曰并州其鎮曰
恆山春秋元命包云營室流為并州分為衞國州不以衞水為號又不以恆山
為稱而云并者蓋以其在兩谷之閒也漢武帝置十三州并州依舊名不改統
上黨太原雲中上郡鴈門代郡定襄五原西河朔方十郡又別置朔方刺史後
漢建武十一年省朔方入并州靈帝末羌胡大擾定襄雲中五原朔方上郡等
五郡並流徙分散建安十八年省入冀州二十年始集塞下荒地立新興郡後
又分上黨立樂平郡魏黃初元年復置并州自陘嶺以北并棄之至晉因而不
改并州統郡國六縣四十五戶五萬九千二百
太原國秦置統縣十三戶一萬四千
晉陽侯相 陽曲 榆次 于離 盂 狼孟 陽邑 大陵 祁 平陶 京陵
中都 鄔
上黨郡秦置統縣十戶一萬三千
潞 屯留 壺關 長子 泫氏 高都 銅鞮 涅 襄垣 武鄉
西河國漢置統縣四戶六千三百

離石 隰城 中陽 介休

樂平郡泰始中置。統縣五，戶四千三百。

沾 上艾 壽陽 轑陽 樂平

鴈門郡秦置。統縣八，戶一萬二千七百。

廣武 崞 汪陶 平城 葰人 繁畤 原平 馬邑

新興郡魏置。統縣五，戶九千。

九原 定襄 雲中 廣牧 晉昌

惠帝改新興為晉昌郡。及永興元年，劉元海僭號於平陽，稱漢，於是并州之地皆為元海所有。元海乃以雍州刺史鎮平陽，幽州刺史鎮離石。及劉聰攻陷洛陽，置左右司隸，各領戶二十餘萬，萬戶置一內史，凡內史四十三人。單于左右輔，各主六夷。又置殷、衛、東梁、西河陽、北兗五州，以懷安新附。劉曜徙都長安，其平陽以東地入石勒。勒平朔方，又置朔州。自惠懷之間，離石縣荒廢，勒於其處置永石郡，又別置武鄉郡。及苻堅、姚興、赫連勃勃，并州並徙置河東。又姚興以河東為并冀二州云。

○雍州。按禹貢黑水、西河之地，舜置十二牧，則其一也。以其四山之地，故以雍名焉。亦謂西北之位，陽所不及，陰陽氣雍閼也。周禮：「西曰雍州。」蓋并禹梁州之地。周自武王剋殷，都於酆鎬，雍州為王畿。及平王東遷洛邑，以岐酆之地賜秦襄公，則為秦地。累世都之，至始皇遂平六國。秦滅，漢又都之。及武帝置十三州，其地以西偏為涼州，其餘並屬司隸，不統於州。後漢光武都洛陽，關中復置雍州。後罷，復置司隸校尉，統三輔如舊。獻帝時又置雍州，自三輔距西域皆屬焉。魏文帝即位，分河西為涼州，分隴右為秦州，改京兆尹為太守，馮翊、扶風各除左右，仍以三輔屬司隸。晉初於長安置雍州，統郡國七，縣三十九，戶九萬九千五百。

京兆郡漢置。統縣九，戶四萬。

長安 杜陵 霸城 藍田 高陸 萬年故櫟陽縣。 新豐 陰般 鄭周宣王弟鄭桓公邑。

馮翊郡漢置，名左馮翊。統縣八，戶七千七百。

臨晉故大荔，秦獲之，更名。有河水祠。臨晉水故名。 下邽秦武公伐邽戎，置。有上邽，故加下。 重泉 頻陽秦厲公置。在頻水之陽。

粟邑 蓮芍 郃陽 夏陽故少梁，秦惠文王更名。梁山在西北。

扶風郡漢武帝以為主爵都尉，太初中更名右扶風。統縣六，戶二萬三千。

池陽漢惠帝置。有嶻嶭山。 郿成國渠首受渭。 雍侯相。有五畤、太昊、黃帝以下祠三百三所。

汧吳山在西，古文以為汧山。 陳倉 美陽岐山在西北，周太王所邑。

安定郡漢置。統縣七，戶五千五百。

臨涇 朝那 烏氏 都盧 鶉觚 陰密殷時密國。 西川

北地郡秦置。統縣二，戶二千六百。

泥陽 富平

始平郡泰始三年置。統縣五，戶一萬八千。

槐里秦曰廢丘，漢高帝更名。有黃山宮。 始平 武功太一山在東，古文以為終南。 鄠古國，夏啓所伐。 蒯城

新平郡漢置。統縣二，戶二千七百。

漆漆水在西。 汾邑

惠帝即位，改扶風國為秦國。徙都建興之後，雍州沒於劉聰。及劉曜徙都長安，改號曰趙，以秦涼二州牧鎮上邽，朔州牧鎮高平，幽州刺史鎮北地，并州牧鎮蒲坂。石勒剋長安，復置雍州。石氏既敗，苻健僭據關中，又都長安，是為前秦。於是乃於雍州置司隸校尉，以豫州刺史鎮許昌，秦州刺史鎮上邽，荊州刺史鎮豐陽，洛州刺史鎮宜陽，并州刺史鎮蒲坂。苻堅時，分司隸為雍州，分京兆為咸陽郡，洛州刺史鎮陝城。滅燕之後，分幽州置平州，鎮龍城，幽州刺史鎮薊城，河州刺史鎮枹罕，并州刺史鎮晉陽，豫州刺史鎮洛陽，兗州刺史鎮倉垣，雍州刺史鎮蒲坂。於是移洛州居豐陽，以許昌置東豫州，以荊州刺史鎮襄陽，徐州刺史鎮彭城。既而姚萇滅苻氏，是為後秦。及萇子興剋洛陽，以并冀二州牧鎮蒲坂，豫州牧鎮洛陽，兗州刺史鎮倉垣，分司隸領北五郡置雍州，刺史鎮安定。及姚泓為劉裕所滅，其地尋入赫連勃勃，僭號於統萬，是為夏，置幽州牧於大城。又平劉義真於長安，遣子璝鎮焉，號曰南臺。以朔州牧鎮三城，秦州刺史鎮杏城，雍州刺史鎮陰密，并州刺史鎮蒲坂，梁州牧鎮安定，北秦州刺史鎮武

劝豫州牧鎮孝閣荊州刺史鎮陝其州郡之名並不可知也然自元帝渡江所置州亦皆遙領初以魏該爲雍州刺史鎮酇城尋省僑立始平郡寄居武當城有秦國流人至江南改堂邑爲秦郡僑立尉氏縣屬焉康帝時庾翼爲荊州刺史遷鎮襄陽其後秦雍流人多南出樊沔孝武始於襄陽僑立雍州仍立京兆始平扶風河南廣平義成北河南七郡並屬襄陽襄陽故屬荊州

○涼州按禹貢雍州之西界周衰其地爲狄秦興美陽甘泉宮本匈奴鑄金人祭天之處匈奴既失甘泉又使休屠渾邪王等居涼州之地二王後以地降漢漢置張掖酒泉敦煌武威郡其後又置金城郡謂之河西五郡漢改周之雍州爲涼州蓋以地處西方常寒涼也地勢西北邪出在南山之間南隔西羌西通西域于時號爲斷匈奴右臂獻帝時涼州數有亂河西五郡去州隔遠於是乃別以爲雍州末又依古典定九州乃合關右以爲雍州魏時復分以爲涼州刺史領戊己校尉護西域如漢故事至晉不改統郡八縣四十六戶三萬七百

金城郡漢置統縣五戶二千

榆中　允街　金城　白土　浩亹

西平郡漢置統縣四戶四千

西都　臨羌　長寧　安夷

武威郡漢置統縣七戶五千九百

姑臧　宣威　揖次　昌松　顯美　驪靬　番禾

張掖郡漢置統縣三戶三千七百

永平　臨澤漢昭武縣避景帝諱改也　屋蘭漢因屋蘭名焉

西郡漢置統縣五戶一千九百

日勒　刪丹　仙提　萬歲　蘭池一云蘭絶池

酒泉郡漢置統縣九戶四千四百

福祿　會水　安彌　騂馬　樂涫　表氏　延壽　玉門　沙頭

敦煌郡漢置統縣十二戶六千三百

昌蒲　敦煌　龍勒　陽關　效穀　廣至　宜禾　宜安　深泉　伊吾　新鄉　乾齊

西海郡故屬張掖漢獻帝興平二年武威太守張雅請置統縣一戶二千五百

居延澤在東南尚書所謂流沙也

元康五年惠帝分敦煌郡之宜禾伊吾宜安深泉廣至等五縣分酒泉之沙頭縣又別立會稽新鄉凡八縣爲晉昌郡永寧中張軌爲涼州刺史鎮武威上表請合秦雍流移人於姑臧西北置武興郡統武興大城烏支襄武晏然新鄣平狄司監等縣又分西平界置晉興郡統晉興枹罕永固臨津臨鄣廣昌大夏遂興罕唐左南等縣是時中原淪沒元帝徙居江左軌乃控據河西稱晉正朔是爲前涼及張寔分金城之令居枝楊二縣又立永登縣合三縣立廣武郡張茂分武興金城西平安故爲定州張駿分武威武興西平張掖酒泉建康西郡湟河晉興須武合十一郡爲涼州興晉金城武始南安永晉大夏武成漢中爲河州敦煌晉昌西域都護張茂以校尉玉門大護軍三郡三營爲沙州張駿假涼州都督攝三州張祚又以敦煌郡爲商州永興中置廣陽縣以守牧地張玄靚改爲祁連郡張天錫又別置臨松郡天錫降於苻氏其地尋爲呂光所據呂光都於姑臧後以郭摩直讖改昌松爲東張掖郡及呂隆降於姚興其地三分武昭王爲西涼建號於敦煌禿髮烏孤爲南涼建號於樂都沮渠蒙遜爲北涼建號於張掖而分據河西五郡

○秦州按禹貢本雍州之域魏始分隴右置焉刺史領護羌校尉中間暫廢及泰始五年又以雍州隴西五郡及涼州之金城梁州之陰平合七郡置秦州鎮冀城太康三年罷秦州并雍州七年復立鎮上邽統郡六縣二十四戶三萬二千一百

隴西郡秦置統縣四戶三千

襄武　首陽首陽山在東　臨洮　狄道

南安郡漢置統縣三戶四千三百

豲道　新興　中陶

天水郡漢武置孝明改爲漢陽晉復爲天水統縣六戶八千五百

上邽 冀秦州故居 始昌 新陽 顯新漢顯親縣 成紀

略陽郡本名廣魏秦始中更名統縣四戶九千三百二十

臨渭 平襄 略陽 清水

武都郡漢置統縣五戶三千

下辯 河池 沮 武都 故道

陰平郡泰始中置統縣二戶三千

陰平 平廣

惠帝分隴西之狄道臨洮河關又立洮陽遂平武街始興第五眞仇六縣合九縣置狄道郡屬秦州張駿分屬涼州又以狄道縣立武始郡江左分梁爲秦寄居梁州又立氐池爲北秦州

○梁州按禹貢華陽黑水之地舜置十二牧則其一也梁者言西方金剛之氣彊梁故因名焉周禮職方氏以梁幷雍漢不立州名以其地爲益州及獻帝初平六年以臨江縣屬永寧郡建安六年劉璋改永寧爲巴東郡分巴郡墊江置巴西郡劉備據蜀又分廣漢之葭萌涪城梓潼白水四縣改葭萌曰漢壽又立漢德縣以爲梓潼郡割巴郡之宕渠安漢漢昌三縣置宕渠郡尋省以縣並屬巴西郡泰始三年分益州立梁州於漢中改漢壽爲晉壽又分廣漢置新都郡梁州統郡八縣四十四戶七萬六千三百

漢中郡秦置統縣八戶一萬五千

南鄭 蒲池 褒中 沔陽 成固 西鄉 黃金 興道

梓潼郡蜀置統縣八戶一萬二百

梓潼 涪城 武連 黃安 漢德 晉壽 劍閣 白水

廣漢郡漢置統縣三戶五千一百

廣漢 德陽 五城

新都郡泰始二年置統縣四戶二萬四千五百

雒 什方 綿竹 新都

涪陵郡蜀置統縣五戶四千二百

漢復 涪陵 漢平 漢葭 萬寧

巴郡秦置統縣四戶三千三百

江州 墊江 臨江 枳

巴西郡蜀置統縣九戶一萬二千

閬中 西充國 蒼溪 岐愜 南充國 漢昌 宕渠 安漢 平州

巴東郡蜀置統縣三戶六千五百

魚復 朐䏰 南浦

太康六年九月罷新都郡幷廣漢郡惠帝復分巴西置宕渠郡統宕渠漢昌安漢三縣幷以新城魏興上庸合四郡以屬梁州尋而梁州郡縣沒于李特永嘉中又分屬楊茂搜其晉人流寓於梁益者仍於二州立南北二陰平郡及桓溫平蜀之後以巴漢流人立晉昌郡領長樂安晉延壽安樂安漢寧都新興吉陽東關永安十縣又置益昌晉興二縣屬巴西郡於德陽界東南置遂寧郡又於晉壽置劍閣縣屬梁州後孝武分梓潼北界立晉壽郡統晉壽白水邵歡興安四縣梓潼郡徙居梓潼罷劍閣縣又別置南漢中郡分巴西梓潼爲金山郡及安帝時又立新巴汶陽二郡又有北新巴華陽南陰平北陰平四郡其後又立巴渠懷安宋熙白水上洛北上洛南宕渠懷漢新興安康等十郡

○益州按禹貢及舜十二牧俱爲梁州之域周合梁於雍則又爲雍州之地春秋元命包云參伐流爲益州益之爲言阨也言其所在之地險阨也亦曰疆壤益大故以名焉始秦惠王滅蜀置郡以張若爲蜀守及始皇置三十六郡蜀郡之名不改漢初有漢中巴蜀高祖六年分蜀置廣漢凡爲四郡武帝開西南夷更置犍爲牂柯越巂益州四郡凡八郡遂置益州統焉益州蓋始此也及後漢明帝以新附置永昌郡安帝又以諸道置蜀廣漢犍爲三郡屬國都尉及靈帝又以汶江蠶陵廣柔三縣立汶山郡獻帝初平元年劉璋分巴郡立永寧郡建安六年改永寧爲巴東以巴郡爲巴西又立涪陵郡二十一年劉備分巴郡立固陵郡蜀章武元年又改固陵爲巴東郡巴西郡爲巴郡又分廣漢立梓潼郡分犍爲立江陽郡以蜀郡屬國爲漢嘉郡以犍爲屬國爲朱提郡劉禪建興二

年改益州郡為建寧郡廣漢屬國為陰平郡分建寧永昌立雲南郡分建寧牂牁立興古郡分廣漢立東廣漢郡魏景元中蜀平省東廣漢郡及武帝泰始二年分益州置梁州以漢中屬焉七年又分益州置寧州益州統郡八縣四十四戶十四萬九千三百

蜀郡 秦置統縣六戶五萬

成都 廣都 繁 江原 臨邛 郫

犍為郡 漢置統縣五戶一萬

武陽 南安 僰道 資中 牛鞞

汶山郡 漢置統縣八戶一萬六千

文山 升遷 都安 廣陽 興樂 平康 蠶陵 廣柔

漢嘉郡 蜀置統縣四戶一萬三千

漢嘉 徙陽 嚴道 旄牛

江陽郡 蜀置統縣三戶三千一百

江陽 符 漢安

朱提郡 蜀置統縣五戶二千六百

朱提 南廣 漢陽 南秦 堂狼

越巂郡 漢置統縣五戶五萬三千四百

會無 邛都 卑水 定筰 臺登

牂柯郡 漢置統縣八戶一千二百

萬壽 且蘭 談指 夜郎 毋斂 并渠 鱉 平夷

惠帝之後李特僭號於蜀稱漢益州郡縣皆沒于特李雄又分漢嘉蜀二郡立沈黎漢原二郡是時益州郡縣雖沒李氏江左並遙置之桓溫滅蜀其地復為晉有省漢原沈黎而立南陰平晉原寧蜀始寧四郡焉咸安二年益州復沒於苻氏太和八年復為晉有隆安二年又立晉熙遂寧晉寧三郡云

○寧州於漢魏為益州之域泰始七年武帝以益州地廣分益州之建寧興古雲南交州之永昌合四郡為寧州統縣四十五戶八萬二千四百

雲南郡 蜀置統縣九戶九千二百

雲平 雲南 梇棟 青蛉 姑復 邪龍 楪榆 遂久 永寧

興古郡 蜀置統縣十一戶六千二百

律高 句町 宛溫 漏臥 毋掇 賁古 勝休 鐔封 漢興 進乘 都篖

建寧郡 蜀置統縣十七戶二萬九千

味 昆澤 存䣓 新定 談稾 毋單 同瀨 漏江 牧麻 穀昌 連然 秦臧 雙柏 俞元 脩雲 泠丘 滇池

永昌郡 漢置統縣八戶三萬八千

不韋 永壽 比蘇 雍鄉 南涪 嶲唐 哀牢 博南

太康三年武帝又廢寧州入益州立南夷校尉以護之太安二年惠帝復置寧州又分建寧以西七縣別立為益州郡永嘉二年改益州郡曰晉寧分牂柯立平夷夜郎二郡然是時其地再為李特所有其後李壽分寧州興古永昌雲南朱提越巂河陽六郡為漢州咸康四年分牂柯夜郎朱提越巂四郡置安州八年又罷并寧州以越巂還屬益州省永昌郡焉

晉書卷十四

晉書卷十四考證

地理志上郡國一百七十三○臣龍官按注總數雖特細計之止得一百七十一未見漢末所置北海郡又考宋書則此書濟南所領之縣皆係北海所領而係濟南所領者皆此書之所無再按文獻通考却與此書同當是本書有脫誤耳

秦兼天下以爲三川河東南陽潁川碭泗水薛七郡漢改三川爲河南郡武帝置十三州豫州舊名不改以河南河東二郡屬司隸又以南陽屬荊州先是二改泗水曰沛郡改碭郡曰梁改薛曰魯○監本自薛七郡三字起至先是二字止共四十二字俱誤作小注今改正

平原國西平昌縣般○此下監本有放字按宋書有平昌縣有般縣有鬲縣從汲古閣本删放字

燕國安國注國相蜀主劉禪封此縣公○魏志蜀志俱云封安樂縣公似宜改國爲樂

晉書卷十四考證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志第五

地理下 青州 徐州 荆州 揚州 交州 廣州

○青州。按禹貢爲海岱之地，舜置十二牧，則其一也。舜以青州越海，又分爲營州，則遼東本爲青州矣。周禮：正東曰青州。蓋取土居少陽，其色爲青，故以名也。春秋元命包云：虛危流爲青州。漢武帝置十三州，因舊名。歷後漢至晉不改。州統郡國六，縣三十七，戶五萬三千。

齊國 秦置郡，漢以爲國，景帝以爲北海郡。統縣五，戶一萬四千。 臨淄 西安 有棘里亭。 東安平 汝水出東北。 廣饒 昌國 樂毅所封。

濟南郡 漢置。統縣五，戶五千。或云魏平蜀，徙其豪將家於濟河北，故改爲濟岷郡。而太康地理志無此郡名，未之詳。 平壽 古國寒浞封此。 下密 有三石祠。 膠東 侯國。 即墨 有天山祠。 祝阿

樂安國 漢置。統縣八，戶一萬一千。 高苑 臨濟 有蚩尤祠。 博昌 有薄姑祠。 利益 侯相。 蓼城 侯國。 鄒 壽光 古斟灌氏所封國。 東朝陽

城陽郡 漢置，屬北海，自魏至晉分北海而立爲郡。統縣十，戶一萬二千。 莒 故莒子國。 姑幕 古薄姑氏國。 諸 淳于 故淳于公國。 東武 高密 漢改爲郡。 壯武 黔陬 平昌 昌安

東萊國 漢置郡。統縣六，戶六千五百。 掖 侯相。 當利 侯相。 盧鄉 曲城 黃 有萊山松林萊君祠。 惤 侯國。有百支萊王祠。

長廣郡 咸寧三年置。統縣三，戶四千五百。 不其 侯國。 長廣 挺

惠帝元康十年，又置平昌郡。又分城陽之黔陬、壯武、淳于、昌安、高密、平昌、營陵、安丘、大劇、臨朐十一縣爲高密國。自永嘉喪亂，青州淪沒石氏。東萊人曹嶷爲刺史，造廣固城，後爲石季龍所滅。季龍末，遼西段龕自號齊王，據青州，慕容恪滅龕，尅青州。苻氏平燕，盡有其地。及苻氏敗，後刺史苻朗以州降朝廷，置幽州以別駕辟閭渾爲刺史，鎮廣固。隆安四年，爲慕容德所滅，遂都之，是爲南燕。復改爲青州。德以幷州牧鎮陰平，幽州刺史鎮發干，徐州刺史鎮莒城，青州刺史鎮東萊，兗州刺史鎮梁父。慕容超移青州於東萊郡，後爲劉裕所滅，留長史羊穆之爲青州刺史，築東陽城而居之。自元帝渡江，於廣陵僑置青州，至是始置北青州，鎮東陽城，以僑立州爲南青州，而後省南青州，而北青州直曰青州。

○徐州。按禹貢海岱及淮之地，舜十二牧則其一也。於周入青州之域。春秋元命包云：天氐流爲徐州，蓋取舒緩之義。或云因徐丘以立名。秦兼天下，以置泗水、薛、琅邪三郡。楚漢之際，分置東陽郡。漢又分置東海郡，改泗水爲沛，改薛爲魯，分沛置楚國，以東陽屬吳國。景帝改吳爲江都。武帝分沛、東陽置臨淮郡，改江都爲廣陵，及置十三州，以其地爲徐州，統楚國及東海、琅邪、臨淮、廣陵四郡。宣帝改楚爲彭城郡。後漢改爲彭城國，以沛郡之廣戚縣來屬，改臨淮爲下邳國。及太康元年，復分下邳屬縣在淮南者置臨淮郡，分琅邪置東莞郡。州凡領郡國七，縣六十一，戶八萬一千二十一。

彭城國 漢以爲郡。統縣七，戶四千一百二十一。 彭城 故殷伯大彭國。 留 張良所封。 廣戚 傅陽 武原 呂 梧

下邳國 漢置，爲臨淮郡。統縣七，戶七千五百。 下邳 葛嶧山在西，古嶧陽出。韓信爲楚王，都之。 淩 夏城 侯相。 睢陵 夏丘 取慮 僮

東海郡 漢置。統縣十二，戶一萬一千一百。 郯 故郯子國。 祝其 羽山在縣之西。 朐 襄賁 利城 贛榆 厚丘 蘭陵 承 昌慮 合鄉 戚

琅邪國 秦置郡。統縣九，戶二萬九千五百。 開陽 侯相。 臨沂 陽都 繒 即丘 華 費 魯季氏邑。 東安 蒙陰 山在西南。

東莞郡 太康中置。統縣八，戶一萬。 東莞 故魯鄆邑。 朱虛 營陵 尚父呂望所封。 安丘 故莒渠丘父封邑。 蓋 臨朐 有海水祠。 劇 廣

廣陵郡 漢置。統縣八，戶八千八百。 淮陰 射陽 輿 海陽 有江海會祠。 廣陵 鹽瀆 淮浦 江都 有江水祠。

臨淮郡 漢置，章帝以合下邳，太康元年復立。統縣十，戶一萬。 盱眙 東陽 高山 贅其 潘旌 高郵 淮陵 司吾 下相 徐

太康十年，以青州城陽郡之莒、姑幕、諸、東武四縣屬東莞。元康元年，分東海置蘭陵郡。七年，又分東莞置東安郡，分臨淮置淮陵郡，以堂邑置堂邑郡。永嘉之亂，臨淮、淮陵並淪沒石氏。元帝渡江之後，徐州所得惟半，乃僑置淮陽、陽平、濟

陰、北濟陰四郡。又琅邪國人隨帝過江者，遂置懷德縣及琅邪郡以統之。是時幽、冀、青、并、兗五州及徐州之淮北流人相帥過江淮，帝並僑立郡縣以司牧之。割吳郡之海虞北境立郯、朐、利城、祝其、厚丘、西隰、襄賁七縣，寄居曲阿，以江乘置南東海、南琅邪、南東平、南蘭陵等郡，分武進立臨淮、淮陵、南彭城等郡，屬南徐州，又置頓丘郡屬北徐州。明帝又立南沛、南清河、南下邳、南東莞、南平昌、南濟陰、南濮陽、南太平、南泰山、南濟陽、南魯等郡，以屬徐兗二州，初或居江南，或居江北，或以兗州領州。郗鑒都督青兗二州諸軍事、兗州刺史，加領徐州刺史，鎮廣陵。蘇峻平後，自廣陵還鎮京口，又於漢故九江郡界置鍾離郡，屬南徐州，江北又僑立幽、冀、青、并四州。穆帝時，移南東海七縣出居京口。義熙七年，始分淮北為北徐，淮南但為徐州，統彭城、沛、下邳、蘭陵、東莞、東安、琅邪、淮陽、陽平、濟陰、北濟陰十一郡，以盱眙立盱眙郡，統考城、直瀆、陽城三縣。又分廣陵界置海陵、山陽二郡。後又以幽冀合徐州，青州并合兗州。

○荊州。按禹貢荊及衡陽之地，舜置十二牧，則其一也。周禮：正南曰荊州。春秋元命包云：軫星散為荊州。荊，強也，言其氣躁強。亦曰警也，言南蠻數為寇逆，其人有道後服，無道先強，常警備也。又云取名於荊山。六國時，其地為楚。及秦，取楚郢為南郡，又取巫中地為黔中郡，以楚之漢北立南陽郡。滅楚之後，分黔中為長沙郡。漢高祖分長沙為桂陽郡，改黔中為武陵郡，分南郡為江夏郡。武帝又分長沙為零陵郡，及置十三州，因舊名為荊州，統南郡、南陽、零陵、桂陽、武陵、長沙、江夏七郡。後漢獻帝建安十三年，魏武盡得荊州之地，分南郡以北立襄陽郡，又分南陽西界立南鄉郡，分枝江以西立臨江郡。及敗於赤壁，南郡以南屬吳，吳後遂與蜀分荊州。於是南郡、零陵、武陵以西為蜀，江夏、桂陽、長沙三郡為吳，南陽、襄陽、南鄉三郡為魏。而荊州之名，南北雙立。蜀分南郡，立宜都郡，劉備沒後，宜都、武陵、零陵、南郡四郡之地悉復屬吳。魏文帝以漢中遺黎立魏興、新城二郡，明帝分新城立上庸郡。孫權分江夏立武昌郡，又分蒼梧立臨賀郡，分長沙立衡陽、湘東二郡。孫休分武陵立天門郡，分宜都立建平郡。孫皓分零陵立始安郡，分桂陽立始興郡，又分零陵立邵陵郡，分長沙立安成郡。荊州統南郡、武昌、武陵、宜都、建平、天門、長沙、零陵、桂陽、衡陽、湘東、邵陵、臨賀、始興、始安十五郡，其南陽、江夏、襄陽、南鄉、魏興、新城、上庸七郡屬魏之荊州。及武帝平吳，分南郡為南平郡，分南陽立義陽郡，改南鄉為順陽郡，又以始興、始安、臨賀三郡屬廣州，以揚州之安成郡來屬。州統郡二十二，縣一百六十九，戶三十五萬七千五百四十八。

江夏郡（漢置。統縣七，戶二萬四千。）　安陸（橫尾山在東北，古之陪尾山。）　雲杜（故鄖子國。）　曲陵　平春　鄳　竟陵　南新市（章山在東北，古之內方山。）

南郡（漢置。統縣十一，戶五萬五千。）　江陵（故楚都。）　編（有雲夢官。）　當陽　華容　鄀（故鄀子國。）　枝江（故羅國。）　旌陽　州陵（楚襄人州侯所邑。）　監利　松滋　石首

襄陽郡（魏置。統縣八，戶二萬二千七百。）　宜城（故鄢。）　中廬　臨沮（荊山在東北。）　邔　襄陽（侯相。）　山都　鄧城　鄀

南陽國（秦置郡。統縣十四，戶二萬四千四百。）　宛　西鄂（侯相。）　雉　魯陽（公國相。）　犨　淯陽（公國相。）　博望（公國相。）　堵陽　葉（侯相。有長城，號曰方城。）　舞陰（公國相。）　比陽（公國相。）　涅陽　冠軍　酈

順陽郡（太康中置。統縣八，戶二萬一百。）　酇　順陽　南鄉　丹水　武當（侯相。）　陰　筑陽　析

義陽郡（太康中置。統縣十二，戶一萬九千。）　新野（侯相。）　穰　鄧（故鄧侯國。）　蔡陽　隨（故隨國。）　安昌　棘陽　厥西　平氏（桐柏山在南。）　義陽　平林　朝陽

新城郡（魏置。統縣四，戶一萬五千二百。）　房陵　綏陽　昌魏　沶鄉

魏興郡（魏置。統縣六，戶一萬二千。）　晉興　安康　西城　錫　長利　洵陽

上庸郡（魏置。統縣六，戶一萬一千四百四十八。）　上庸（侯相。）　安富　北巫　武陵　上廉　微陽

建平郡（吳置，晉各有建平郡，太康元年合。統縣八，戶一萬三千二百。）　巫　北井　泰昌　信陵　興山　建始　秭歸（故夔子國。）　沙渠

宜都郡（吳置。統縣三，戶八千七百。）　夷陵　夷道　很山

南平郡（吳置，以江南為南郡，太康元年改曰南平。統縣四，戶七千。）　作唐　孱陵　南安　江安

武陵郡（漢置。統縣十，戶一萬四千。）　臨沅　龍陽　漢壽　沅陵　黚陽　酉陽　鐔城　沅南　遷陵　舞陽

天門郡（吳置。統縣五，戶三千一百。）　零陽　漊中　充　臨澧　澧陽

長沙郡漢置。統縣十，戶三萬三千。臨湘　攸　下雋　醴陵　劉陽　建寧　吳昌　羅　蒲圻　巴陵

衡陽郡吳置。統縣九，戶二萬一千。湘鄉　重安　湘南　湘西　烝陽　衡山　連道　新康　益陽

湘東郡吳置。統縣七，戶一萬九千五百。酃　茶陵　臨烝　利陽　陰山　新平　新寧

零陵郡吳置。統縣十一，戶二萬五千一百。泉陵有香茅，古者貢之以縮酒。祁陽　零陵　營浦　洮陽　永昌　觀陽　營道　舂陽　泠道　應陽東界有鼻墟，云象所封。

邵陵郡吳置。統縣六，戶一萬二千。邵陵　都梁　夫夷　建興　邵陽　高平

桂陽郡漢置。統縣六，戶一萬一千三百。郴項羽封義帝之邑。耒陽　便　臨武　晉寧　南平

武昌郡吳置。統縣七，戶一萬四千八百。武昌故東鄂也，楚子熊渠封中子紅於此。柴桑有湓口關。陽新　沙羨有夏口，對沔口，有津。沙陽　鄂有新興、馬頭鐵官。官陵

安成郡吳置。統縣七，戶三千。平都　宜春　新喻　永新　安復　萍鄉　廣興

惠帝分桂陽、武昌、安成三郡立江州，以新城、魏興、上庸三郡屬梁州，又分義陽立隨郡，分南陽立新野郡，分江夏立竟陵郡。懷帝又分長沙、衡陽、湘東、零陵、邵陵、桂陽及廣州之始安、始興、臨賀九郡置湘州。時蜀亂，又割南郡之華容、州陵、監利三縣，別立豐都，合四縣置成都郡，為成都王穎國，居華容。及愍帝建興中，併還南郡，亦併豐都於監利。元帝渡江，又僑立新興、南河東二郡。穆帝時，又分零陵立營陽郡，以義陽流人在南郡者，立為義陽郡。又以廣州之臨賀、始興、始安三郡及江州之桂陽、益州之巴東，合五郡來屬。以長沙、衡陽、湘東、零陵、邵陵、營陽六郡屬湘州。桓温又分南郡立武寧郡。安帝又僑立南義陽、東義陽、長寧三郡。義熙十三年，省湘州，置長沙、衡陽、湘東、零陵、邵陵、營陽，還入荊州。

○揚州。按禹貢淮海之地，舜置十二牧，則其一也。周禮：「東南曰揚州。」春秋元命包云：「牽牛流為揚州，分為越國，以為江南之氣躁勁，厥性輕揚。」亦曰：州界多水，水波揚也。於古則荒服之國，戰國時其地為楚分。秦始皇并天下，以置鄣郡、會稽、九江三郡。項羽封英布為九江王，盡有其地。漢改九江曰淮南，即封布為淮南王。六年，分淮南置豫章郡。十一年，布誅，立皇子長為淮南王，封劉濞為吳王，二國盡得揚州之地。文帝十六年，分淮南立廬江、衡山二郡。景帝四年，封皇子非為江都王，并得鄣郡，而不得豫章。武帝改江都曰廣陵，封皇子胥為王，而以屬徐州。元封二年，改鄣曰丹陽，改淮南復為九江。後漢順帝分會稽立吳郡。揚州統會稽、丹陽、吳、豫章、九江、廬江六郡。獻帝興平中，孫策分豫章立廬陵郡。孫權又分豫章立鄱陽郡，分丹陽立新都郡。孫亮又分豫章立臨川郡，分會稽立臨海郡。孫休又分會稽立建安郡。孫皓分會稽立東陽郡，分吳立吳興郡，分豫章、廬陵、長沙立安成郡，分廬陵立廬陵南部都尉。揚州統丹陽、吳、會稽、吳興、新都、東陽、臨海、建安、豫章、鄱陽、臨川、安成、廬陵南部十四郡。江西廬江、九江之地，自合肥之北至壽春悉屬魏，及晉平吳，以安成屬荊州，分丹陽之宣城、宛陵、陵陽、安吳、涇、廣德、寧國、懷安、石城、臨城、春穀十一縣立宣城郡，理宛陵，改新都曰新安郡，改廬陵南部為南康郡，分建安立晉安郡，又分丹陽立毗陵郡。揚州合統郡十八，縣一百七十三，戶三十一萬一千四百。

丹陽郡漢置。統縣十一，戶五萬一千五百。建鄴本秣陵，孫氏改為建業。武帝平吳，以為秣陵。太康二年，分秣陵北為建鄴，改業為鄴。江寧太康二年，分建鄴置。丹楊丹楊山多赤柳，在西也。于湖　蕪湖　永世　溧陽溧水所出。江乘　句容有茅山。湖熟　秣陵

宣城郡太康二年置。統縣十一，戶二萬三千五百。宛陵彭澤聚在西南。宣城　陵陽淮水出東北，入江。仙人陵陽子明所居。安吳　臨城　石城　涇　春穀[illegible]　廣德　寧國　懷安

淮南郡秦置九江郡，漢以為淮南國，後復為九江郡，武帝改為淮南郡。統縣十六，戶三萬三千四百。壽春　成德　下蔡　義城　西曲陽　平阿有塗山。歷陽　全椒　阜陵漢明帝時淪為麻湖。鍾離故州來邑。合肥　逡遒　陰陵　當塗[illegible]　東城　烏江

廬江郡漢置。統縣十，戶四千二百。舒[illegible]　灊天柱山在南，有祠。皖　尋陽　居巢[illegible]　臨湖　襄安　龍舒　六故六國。

毗陵郡吳分會稽無錫已西為屯田，置典農校尉。太康二年，省校尉為毗陵郡。統縣七，戶一萬二千。丹徒[illegible]　曲阿[illegible]　武進　延陵　毗陵　暨陽　無錫有歷山，春申君時立祠。

吳郡漢置。統縣十一，戶二萬五千。吳[illegible]　嘉興　海鹽　鹽官　錢唐有武林山，武林水所出。富陽　桐廬　建德　壽昌　海虞　婁

吳興郡吳置統縣十戶二萬四千 烏程 臨安 餘杭 武康故防風氏國 東遷 於潛有潛水 故
鄣 安吉 原鄉 長城
會稽郡秦置統縣十戶三萬 山陰會稽山在南上有禹冢 上虞有仇亭柯水東入于海舜避丹朱於此地 餘姚有句餘山在南 句章 鄞
有鄮縣亭 鄮 始寧 剡 永興 諸暨
東陽郡吳置統縣九戶一萬二千 長山有赤松子廟 永康 烏傷 吳寧 太末 信安 豐安
定陽 遂昌
新安郡吳置統縣六戶五千 始新 遂安 黟 歙 海寧 黎陽
臨海郡吳置統縣八戶一萬八千 章安 臨海 始豐 永寧 寧海 松陽 安固 橫
陽
建安郡故秦閩中郡漢高帝五年以立閩越王及武帝滅之徙其人名為東冶又更名東城後漢改為侯官都尉及吳置建安郡統縣七戶四千三百
建安 吳興 東平 建陽 將樂 邵武 延平
晉安郡太康三年置統縣八戶四千三百 原豐 新羅 宛平 同安 侯官 羅江 晉安
溫麻
豫章郡漢置統縣十六戶三萬五千 南昌 海昏 新淦 建城 望蔡 永修 建昌
吳平 豫章 彭澤 艾 康樂 豐城 新吳 宜豐 鍾陵
臨川郡吳置統縣十戶八千五百 臨汝 西豐 南城 東興 南豐 永成 宜黃 安
浦 西寧 新建
鄱陽郡吳置統縣八戶六千一百 廣晉 鄱陽 樂安 餘汗 鄡陽 歷陵 葛陽 晉
興
廬陵郡吳置統縣十戶一萬二千二百 西昌 高昌 石陽 巴丘 南野 東昌 遂興
吉陽 興平 陽豐
南康郡太康三年置統縣五戶一千四百 贛 雩都 平固 南康 揭陽

惠帝元康元年有司奏荊揚二州疆土廣遠統理尢難於是割揚州之豫章鄱陽廬陵臨川南康建安晉安荊州之武昌桂陽安成合十郡因江水之名而置江州永興元年分廬江之尋陽武昌之柴桑二縣置尋陽郡屬江州分淮南之烏江歷陽二縣置歷陽郡又以周玘創義討石冰割吳興之陽羨幷長城縣之北鄉置義鄉國山臨津幷陽羨四縣又分丹陽之永世置平陵及永世凡六縣立義興郡以表玘之功並屬揚州又以毗陵郡封東海王世子毗避毗諱改為晉陵永嘉元年又以豫章之彭澤縣屬尋陽郡愍帝立避帝諱改建鄴為建康元帝渡江建都揚州改丹陽太守為尹江州又置新蔡郡尋陽郡又置九江上甲二縣尋又省九江縣入尋陽是時司冀雍涼青幷兗豫幽平諸州皆淪沒江南所得但有揚荊湘江梁益交廣其徐州則有過半豫州惟得譙城而已明帝太寧元年分臨海立永嘉郡統永寧安固松陽橫陽等四縣而揚州統丹陽吳郡吳興新安東陽臨海永嘉宣城義興晉陵十一郡自中原亂離遺黎南渡並僑置牧司在廣陵丹徒南城非舊土也及胡寇南侵淮南百姓皆渡江成帝初蘇峻祖約為亂於江淮胡寇又大至百姓南渡者轉多乃於江南僑立淮南郡及諸縣又於尋陽僑置松滋郡遙隸揚州咸康四年僑置魏郡廣川高陽堂邑等諸郡幷所統縣幷寄居京邑改陵陽為廣陽孝武寧康二年又分永嘉郡之永寧縣置樂成縣是時上黨百姓南渡僑立上黨郡為四縣寄居蕪湖尋又省上黨郡為縣又省襄城郡為繁昌縣並以屬淮南安帝義熙八年省尋陽縣入柴桑縣柴桑仍為郡後又省上甲縣入彭澤縣舊江州督荊州之竟陵郡及何無忌為刺史表以竟陵去州遼遠去江陵三百里荊州所立綏安郡人戶入境欲資此郡助江濱戍防以竟陵郡還荊州又司州之弘農揚州之松滋二郡寄在尋陽人戶雜居並宜建督安帝從之後又省松滋郡為松滋縣弘農郡為弘農縣並屬尋陽郡

○交州按禹貢揚州之域是為南越之土秦始皇既略定揚越以謫戍卒五十萬人守五嶺自北徂南入越之道必由嶺嶠時有五處故曰五嶺後使任囂趙佗攻越略取陸梁地遂定南越以為桂林南海象等三郡非三十六郡之限乃置南海尉以典之所謂東南一尉也漢初以嶺南三郡及長沙豫章封吳芮為長沙王十一年以南武侯織為南海王陸賈使還拜趙佗為南越王割長沙之南三郡以封之武帝元鼎六年討平呂嘉以其地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日南九真交阯七郡蓋秦時三郡之地元封中又置儋耳珠崖二郡置交阯刺史以

晉之昭帝元始五年，罷儋耳并珠崖。元帝元初三年，又罷珠崖郡。後漢馬援平定交部，始調立城郭置井邑。順帝永和九年，交阯太守周敞求立爲州，朝議不許，卽拜敞爲交阯刺史。桓帝分立高興郡，靈帝改曰高涼。建安八年，張津爲刺史，士燮爲交阯太守，共表立爲州，乃拜津爲交州牧。十五年，移居番禺，詔以邊州使持節，郡給鼓吹，以重城鎭，加以九錫六佾之舞。吳黃武五年，割南海、蒼梧、鬱林三郡立廣州，交阯、日南、九眞、合浦四郡爲交州。戴良爲刺史，值亂不得入，呂岱擊平之，復還幷交部。赤烏五年，復置珠崖郡。永安七年，復以前三郡立廣州。及孫晧，又立新昌、武平、九德三郡。蜀以李恢爲建寧太守，遙領交州刺史。晉平蜀，以蜀建寧太守霍弋遙領交州，得以便宜選用長吏。平吳後，省珠崖入合浦。交州統郡七，縣五十三，戶二萬五千六百。

合浦郡漢置。統縣六，戶二千。合浦　南平　蕩昌　徐聞　毒質　珠官

交阯郡漢置。統縣十四，戶一萬二千。龍編　句漏　望海　麊泠　西于　武寧　朱䳒　曲易　交興　北帶　稽徐　安定　南定　海平

新昌郡吳置。統縣六，戶三千。麊泠婦人徵側爲主，馬援平之。嘉寧　吳定　封山　臨西　西道

武平郡吳置。統縣七，戶五千。武寧　武興　進山　根寧　安武　扶安　封溪

九眞郡漢置。統縣七，戶三千。胥浦　移風　津梧　建初　常樂　扶樂　松原

九德郡吳置。周時越裳氏地。統縣八，無戶。九德　咸驩　南陵　陽遂　扶苓　曲胥　浦陽　都洨

日南郡秦置象郡，漢武帝改名焉。統縣五，戶六百。象林自此南有四國，其人皆云漢人子孫，今有銅柱，亦是漢置此爲界，貢金供稅也。盧容象郡所居。朱吾　西卷　比景

○廣州。案禹貢揚州之域，秦末趙佗所據之地。及漢武帝，以其地爲交阯郡。至吳黃武五年，分交州之南海、蒼梧、鬱林、高梁四郡立爲廣州，俄復舊。永安六年，復分交州置廣州，分合浦北部以郡尉領之。孫晧分鬱林立桂林郡。及太康中，吳平，遂以荊州始安、始興、臨賀三郡來屬。合統郡十，縣六十八，戶四萬三千一百四十。

南海郡秦置。統縣六，戶九千五百。番禺　四會　增城　博羅　龍川　平夷

臨賀郡吳置。統縣六，戶二千五百。臨賀　謝沐　馮乘　封陽　興安　富川

始安郡吳置。統縣七，戶六千。始安　始陽　平樂　荔浦　常安　熙平　永豐

始興郡吳置。統縣七，戶五千。曲江　桂陽　始興　含洭　湞陽　中宿　陽山

蒼梧郡漢置。統縣十二，戶七千七百。廣信　端谿　高要　建陵　新寧　猛陵　鄣平　農城　元谿　臨允　都羅　武城

鬱林郡秦置桂林郡，漢武帝更名。統縣九，戶六千。布山　阿林　新邑　晉平　始建　鬱平　領方　武熙　安廣

桂林郡吳置。統縣八，戶二千。潭中　武豐　粟平　羊平　龍剛　夾陽　武城　軍陵

高涼郡吳置。統縣三，戶二千。安寧　高涼　思平

高興郡吳置。統縣五，戶一千二百二十。廣化　海安　化平　黃陽　西平

寧浦郡吳置。統縣五，戶一千二百二十。寧浦　連道　吳安　昌平　平山

武帝後省高興郡。懷帝永嘉元年，又以臨賀、始興、始安三郡凡二十縣爲湘州，元帝分鬱林立晉興郡。成帝分南海立東官郡，以始興、始安、臨賀三郡還屬荊州。穆帝分蒼梧立晉康、新寧、永平三郡。哀帝太和中，置新安郡。安帝分東官立義安郡，恭帝分南海立新會郡。

晉書卷十五

晉書卷十五考證

地理志下零陵郡泠道○道監本譌陽

揚州分廬陵立廬陵南部都尉○監本上陵字譌江郡譌邵

會稽郡尉○尉監本作郎譌也尉謂時會稽西部尉屬東陽郡矣

以始興始安臨賀三郡還屬荆州○各本俱脫始安二字今從本志荆州稱武帝平吳後又以始興始安臨賀屬廣州增正之

晉書卷十五考證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志第六

律曆上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夫神道廣大妙本於陰陽形器精微義先於律呂聖人觀四時之變刻玉紀其盈虛察五行之聲鑄金均其清濁所以遂八風而宣九德和大樂而成政道然金質從革侈弇無方竹體圓虛修短利制是以神瞽作律用寫鍾聲乃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又叶時日於晷度效地氣於灰管故陰陽和則景至律氣應則灰飛灰飛律通吹而命之則天地之中聲也故可以範圍百度化成萬品則虞書所謂叶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者也中聲節以成文德音章而和備則可以動天地感鬼神導性情移風俗叶言志於詠歌鑒盛衰於治亂故君子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蓋由茲道太史公律書云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一稟於六律六律為萬事之本其於兵械尤所重焉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及秦氏滅學其道浸微漢室初興丞相張蒼首言音律未能審備孝武帝創置協律之官司馬遷言律呂相生之次詳矣及王莽之際考論音律劉歆條奏大率有五一曰備數一十百千萬也二曰和聲宮商角徵羽也三曰審度分寸尺丈引也四曰嘉量龠合升斗斛也五曰權衡銖兩斤鈞石也班固因而志之蔡邕又記建武已後言律呂者至司馬紹統採而續之漢末天下大亂樂工散亡器法堙滅魏武始獲杜夔使定樂器聲調夔依當時尺度權備典章及武帝受命遵而不革至泰始十年光祿大夫荀勖奏造新度更鑄律呂元康中勖子藩嗣其事未及成功屬永嘉之亂中朝典章咸沒於石勒及元帝南遷皇度草昧禮容樂器掃地皆盡雖稍加採掇而多所淪胥終于恭安竟不能備今考古律相生之次及魏武已後言音律度量者以志于篇云傳云十二律黃帝之所作也使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崐崘之陰取竹之嶰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曰含少次制十二竹筒寫鳳之鳴雄鳴為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鍾之宮皆可以生之以定律呂則律之始造以竹為管取其自然圓虛也又云黃帝作律以玉為管長尺六孔為十二月音至舜時西王母獻昭華之琯以玉為之及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泠道舜祠下得白玉琯又武帝太康元年汲郡盜發六國時魏襄王冢亦得玉律則古者又以玉為管矣以玉者取其體含廉潤也而漢平帝時王莽又以銅為之銅者自名也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為物至精不為燥溼寒暑改節介然有常似士君子之行故用焉

周禮太師掌六律六呂以合陰陽之聲六律陽聲黃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六呂陰聲大呂應鍾南呂林鍾中呂夾鍾也又有太師則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以吉凶其典同掌六律六呂之和以辯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為樂器皆以十有二律而為之數度以十有二聲而為之齊量焉及周景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夫六中之色故名之一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由是第之二曰太蔟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三曰姑洗所以脩絜百物考神納賓也四曰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德平人無貳也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人軌儀也為之六間以揚沉伏而黜散越也元間大呂助宣物也二間夾鍾出四隙之細也三間中呂宣中氣也四間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五間南呂贊陽秀也六間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此皆所以律述時氣效節物也及秦始皇焚書蕩覆典策缺亡諸子璅言時有遺記呂不韋春秋言黃鍾之宮律之本也下生林鍾林鍾上生太蔟太蔟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下生大呂大呂下生夷則夷則上生夾鍾夾鍾下生無射無射上生中呂三分其所生益其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後代之言音律者多宗此說及漢興承秦之弊張蒼首治律曆頗未能詳故孝武帝正樂乃置協律之官雖律呂清濁之體粗正金石高下之音有準然徒共捃採遺存以成一時之制而數猶用五時淮南王安延致儒博亦為律呂云黃鍾之律九寸而宮音調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鍾之數立焉位在子林鍾位在未其數五十四太蔟其數

七十二。南呂之數四十八。姑洗之數六十四。應鐘之數四十二。蕤賓之數五十七。大呂之數七十六。夷則之數五十一。夾鐘之數六十八。無射之數四十五。中呂之數六十。極不生。以黃鐘爲宮，太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生應鐘，不比正音，故爲和。應鐘生蕤賓，不比正音，故爲繆。日冬至，音比林鐘，浸以濁。日夏至，音比黃鐘，浸以清。十二律應二十四時之變。甲子，中呂之徵也。景子，夾鐘之羽也。戊子，黃鐘之宮也。庚子，無射之商也。壬子，夷則之角也。其爲音也，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爲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故律曆之數，天地之道也。司馬遷八書言律呂粗舉大經，著於前史，則以太極元氣函三爲一，而始動於子，十二律之生，必所起焉，於是參一於丑得三，因而九三之，與本位合十辰，得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謂之成數，以爲黃鐘之法。又參之律於十二辰，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謂之該數，以爲黃鐘之實。實如法而一，得黃鐘之律長九寸。十二月冬至之氣應焉。蓋陰陽合德，氣鐘於子，而化生萬物，則物之生莫不函三。故十二律空徑三分，而上下相生，皆損益以三。其術則因黃鐘之長九寸，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所以明陽下生陰，陰上生陽。起子，爲黃鐘九寸一。　丑，三分之二。　寅，九分之八。　卯，二十七分之十六。　辰，八十一分之六十四。　巳，二百四十三分之一百二十八。　午，七百二十九分之五百一十二。　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之一千二十四。　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之四千九十六。　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之八千一百九十二。　戌，五萬九千四十九分之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　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之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

如是，周十二辰，在六律爲陽，則當位自得，而下生陰；在六呂爲陰，則得其所衝而上生於陽。推算之術，無重上生之法也。所謂律取妻，呂生子，陰陽升降，律呂之大經也。而遷又言十二律之長，今依淮南九九之數，則蕤賓爲重上。又言五音相生，而以宮生角，角生商，商生徵，徵生羽，羽生宮。求其理用，罔見通途。及元始中，王莽輔政，博徵通知鍾律者，考其音義，使羲和劉歆典領條奏，班固漢書採而志之。其序論雖博，而言十二律損益次第，自黃鐘長九寸，三分損一，下生林鐘長六寸；三分益一，上生太蔟。而左旋八八爲位，一上一下，終於無射，下生中呂。校其相生所得，與司馬遷正同。班固採以爲志。元帝時，郎中京房知五音六十律之數，上使太子太傅玄成、諫議大夫章雜試問房於樂府。房對：受學於故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呂，六十律畢矣。夫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宓羲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爲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黃鐘爲宮，太族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統一日，其餘以次運行，當日者各自爲宮，而商徵以類從焉。禮運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此之謂也。以六十律分期之日，黃鐘自冬至始，及冬至而復，陰陽寒燠風雨之占生焉。於以檢攝群音，考其高下，苟非革木之聲，則無不有所合。虞書曰律和聲，此之謂也。京房又曰：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準以定數。準之狀如瑟而長丈，十三弦，隱間九尺，以應黃鐘之律九寸；中央一弦下有畫分寸，以爲六十律清濁之節。房言律詳於歆所奏，其術施行於史官，候部用之。文多不悉載。截管爲律，吹以考聲，列以效氣，道之本也。術家以其聲微而體難知，其分數不明，故作準以代之。準之聲明暢易達，分寸又粗。然弦以緩急清濁，非管無以正也。均其中弦，令與黃鐘相得，按畫以求諸律，則無不如數而應者矣。續漢志具載其六十律準度數，其相生之次與呂覽、淮南同。漢章帝元和元年，待詔候鍾律殷肜上言：官無曉六十律以準調音者。故待詔嚴崇具以準法教子男宣，願召宣補學官，主調樂器。詔曰：崇子學審曉律，別其族，協其聲者，審試。不得依託父學，以聾爲聰。聲微妙，獨非莫知，獨是莫曉。以律錯吹，能知命十二律，其二中，不失一，乃爲能傳崇學耳。試宣十二律，其二中，其四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宣遂罷。自此律家莫能爲準。

靈帝熹平六年，東觀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張光等問準意。光等不知，歸閱舊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書，猶不能定其弦緩急。音不可書以曉人，知之者欲教而

無從心達者體知而無師故史官能辨清濁者遂絕其可以相傳者唯候氣而已漢末紛亂亡失雅樂

魏武時河南杜夔精識音韻爲雅樂郎中令鑄銅工柴玉鑄鍾其聲均清濁多不如法數毀改作玉甚厭之謂夔清濁任意更相訴白於魏武王魏武王取玉所鑄鍾雜錯更試然後知夔爲精於是罪玉

泰始十年中書監荀勖中書令張華出御府銅竹律二十五具部太樂郎劉秀等校試其三具與杜夔及左延年律法同其二十二具視其銘題尺寸是笛律也

問協律中郎將列和辭昔魏明帝時令和承受一笛聲以作此律欲使學者別居一坊歌詠講習依此律調至於都合樂時但識其尺寸之名則絲竹歌詠皆得均合歌聲濁者用長笛長律歌聲清者用短笛短律凡絃歌調張清濁之制不依笛尺寸名之則不可知也勖等奏昔先王之作樂也以振風蕩俗饗神祐賢必協律呂之和以節八音之中是故郊祀朝宴用之有制歌奏分敘清濁有宜故曰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宮此經傳記籍可得而知者也如和對辭笛之長短無所象則率意而作不由曲度考以正律皆不相應吹其聲均多不諧合又辭先師傳笛別其清濁直以長短工人裁制書不依律是爲作笛無法而和寫笛造律又令琴瑟歌詠從之爲正非所以稽古先哲垂憲于後者也謹條牒諸律問和意狀如左及依典制用十二律造笛象十二枚聲均調和器用便利講肄彈擊必合律呂況乎宴饗萬國奏之廟堂者哉雖伶夔曠遠至音難精猶宜儀形古者以求厥衷合乎經禮於制爲詳若可施用請更部笛工選竹造作下太樂樂府施行平議諸杜夔左延年律可皆留其御府笛正聲下徵各一具皆銘題作者姓名其餘無所施用還付御府毀奏可

勖又問和作笛爲可依十二律作十二笛令一孔依一律然後乃以爲樂不和辭太樂東箱長笛正聲已長四尺二寸今當復取其下徵之聲於法聲濁者笛當長計其尺寸乃五尺有餘知昔日作之不可吹也又笛諸孔雖不校試意謂不能得一孔輒應一律也案太樂四尺二寸笛正聲均應蕤賓以十二律還相爲宮推法下徵之孔當應律大呂大呂笛長二尺六寸有奇不得長五尺餘輒令大樂郎劉秀鄧昊等依作大呂笛以示和又吹七律一孔一校聲皆相應然後令郝生鼓筝宋同吹笛以爲雜引相和諸曲和乃辭曰自和父祖漢世以來笛家相傳不知此法而令調均與律相應實非所及也郝生魯基种整朱夏皆與和同

又問和笛有六孔及其體中之空爲七和爲能盡名其宮商角徵孔調與不調以何檢知和辭先師相傳吹笛但以作曲相語爲某曲當舉某指初不知七孔盡應何聲也若當作笛其仰俯方笛工依案舊像訖但吹取鳴者初不復校其諸孔調與不調也

按周禮調樂金石有一定之聲是故造鍾磬者先依律調之然後施於廂縣作樂之時諸音皆受鍾磬之均即爲悉應律也至於饗宴殿堂之上無廂縣鍾磬以笛有一定調故諸絃歌皆從笛爲正是爲笛猶鍾磬宜必合於律呂如和所對直以意造率短一寸七孔聲均不知其皆應何律調無以檢正唯取竹之鳴者爲無法制趣部郎劉秀鄧昊王豔魏邵等與笛工參共作笛工人造其形律者定其聲然後器象有制音均和協

又問和若不知律呂之義作樂音均高下清濁之調當以何名之和辭每合樂時隨歌者聲之清濁用笛有長短假令聲濁者用三尺二笛因名曰此三尺二調也聲清者用二尺九笛因名曰此二尺九調漢魏相傳施行皆然按周禮奏六樂乃奏黃鍾歌大呂乃奏太蔟歌應鍾皆以律呂之義紀歌奏清濁而和所稱以二尺三尺爲名雖漢魏用之俗而不典部郎劉秀鄧昊等以律作三尺二寸者應無射之律若宜用長笛執樂者曰請奏無射作二尺八寸四分四釐者應黃鍾之律若宜用短笛執樂者曰請奏黃鍾則歌奏之義若合經禮考之古典於制爲雅

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周禮國語載六律同禮紀又曰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宮劉歆班固撰律歷志亦紀十二律惟京房始創六十律至章帝時其法已絕蔡邕雖追紀其言亦曰今無能爲者依按古典及今音家所用六十

律者無施於樂。謹依典記，以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宮之法，制十二笛象，記注圖側，如別省圖，不如視笛之孔，故復重作蕤賓伏孔，笛其制云。

黃鍾之笛，正聲應黃鍾，下徵應林鍾，長二尺八寸四分四氂有奇。正聲調法，以黃鍾爲宮，則姑洗爲角，笛之聲應姑洗，故以四角之長爲黃鍾之笛也。其宮聲正而不倍，故曰正聲。正聲調法，黃鍾爲宮，第一孔也。應鍾爲變宮，第二孔也。南呂爲羽，第三孔也。林鍾爲徵，第四孔也。蕤賓爲變徵，第五孔也。附姑洗爲角，笛體中聲。太蔟爲商，笛後出孔也。商聲濁，以商當在角下，而角聲以在體中，故上其商孔，令在宮上，清於宮也。然則宮商正也，餘聲皆倍也。是故從宮以下，孔轉濁也。此章記笛孔上下次第之名也。下章說律呂相生笛之制也。正聲調法，黃鍾爲宮，作黃鍾之笛，將求宮孔，以姑洗及黃鍾律從笛首下度之，盡二律之長而爲孔，則得之宮聲者也。宮生徵，黃鍾生林鍾也。以林鍾之律從宮孔下度之，盡律作孔，則得徵聲也。徵生商，林鍾生太蔟也。以太蔟律從徵孔上度之，盡律以爲孔，則得商之聲也。商生羽，太蔟生南呂也。以南呂律從商孔下度之，盡律爲孔，則得羽聲也。羽生角，南呂生姑洗也。以姑洗律從羽孔上行度之，盡律而爲孔，則得角聲也。然則出於商孔之上吹者左手前不及也。從羽孔下行度之，盡律而爲孔，亦得角聲，出於商附孔之下，則吹者右手所不逮也。故不作角孔，推而下之，倍其均，是以角聲在笛體中，古之制也。音家舊法，雖一倍再倍，但令均同，適足爲唱和之聲，無害於曲均故也。國語曰匏竹利器，議宮調，便於事用，從宜者也。角生變宮，姑洗生應鍾也。上句所謂當爲角孔而出於商孔下者，墨點之，以應律也。從此點下行度之，應律爲孔，則得變宮之聲也。變宮生變徵，應鍾生蕤賓也。以蕤賓律從變宮下度之，盡律爲孔，則得變徵之聲。十二笛之制，各以其宮爲主，相生之法，或倍或半，其便事用，例皆一也。

下徵調法，林鍾爲宮，第四孔也。本正聲黃鍾之徵，徵清當在宮上，用笛之宜，倍令濁下，故曰下徵。下徵更爲宮者，記所謂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宮也。然則正聲清，下徵爲濁也。南呂爲商，第三孔也。本正聲黃鍾之羽，今爲下徵之商也。應鍾爲角，第二孔也。本正聲黃鍾之變宮，今爲下徵之角也。黃鍾爲變徵。下徵之調，林鍾爲宮，大呂當爲變徵，而黃鍾笛本無大呂之聲，故假用黃鍾以爲變徵也。假用之法，當爲變徵之聲，則俱發黃鍾及太蔟、應鍾三孔。黃鍾應濁而太蔟清，大呂律在二律之間，俱發三孔而微磑獲之，則得大呂變徵之聲矣。諸笛下徵調求變徵之法，皆如此也。太蔟爲徵，笛後出孔也。本正聲之商，今爲下徵之徵也。姑洗爲羽，笛體中聲，本正聲之角，今爲下徵之羽。蕤賓爲變宮。附孔是也。本正聲之變徵也，今爲下徵之變宮也。然則正聲之調，孔轉下轉濁，下徵之調，孔轉上轉清也。清角之調，以姑洗爲宮，是則笛體中聲，於正聲爲角，於下徵爲羽。清角之調乃以爲宮，而哨吹令清，故曰清角。惟得爲宛轉諸俗之曲，不合雅樂也。蕤賓爲商，正也。林鍾爲角，非正也。南呂爲變徵，非正也。應鍾爲徵，正也。黃鍾爲羽，非正也。太蔟爲變宮。非正也。清角之調，唯宮商及徵與律相應，餘四聲非正者皆濁一律，哨吹令清，假而用之，其例一也。

凡笛體用角律，其長者八之，蕤賓、林鍾也。短者四之。其餘十笛，皆四角也。宮中實容長者十六，短笛竹宜受八律之黍也。若長短大小不合於此，或器用不便，聲均法度之齊律也。然笛竹率上大下小，不能均齊，必不得也，取其聲均合。三宮，一曰正聲，二曰下徵，三曰清角也。二十一變也。宮有七聲，錯綜用之，故二十一變也。諸笛例皆一者也。伏孔四，所以便用事也。一曰正角，出於商上者也。二曰倍角，近笛下者也。三曰變宮，近於宮孔，倍令下者也。四曰變徵，遠於徵孔，倍令高者也。或倍或半，或四分一，取則於聲徵也。四者皆不作其孔，而取其度，以近邊遠上下之法，所以協聲均，便事用也。其本孔隱而不見，故曰伏孔也。

大呂之笛，正聲應大呂，下徵應夷則，長二尺六寸六分三氂有奇。

太蔟之笛，正聲應太蔟，下徵應南呂，長二尺五寸三分一氂有奇。

夾鍾之笛，正聲應夾鍾，下徵應無射，長二尺四寸。

姑洗之笛，正聲應姑洗，下徵應應鍾，長二尺二寸三分三氂有奇。

蕤賓之笛，正聲應蕤賓，下徵應大呂，長三尺九寸九分五氂有奇。變宮近宮孔，故倍半令下，便於用也。林鍾亦如之。

林鍾之笛，正聲應林鍾，下徵應太蔟，長三尺七寸九分七氂有奇。

夷則之笛，正聲應夷則，下徵應夾鍾，長三尺六寸。變宮之法，亦如蕤賓，體用四角，故四分益一也。

南呂之笛，正聲應南呂，下徵應姑洗，長三尺三寸七分有奇。

無射之笛，正聲應無射，下徵應中呂，長三尺二寸。

應鍾之笛，正聲應應鍾，下徵應蕤賓，長二尺九寸九分六氂有奇。

五音十二律

土音宮，數八十一，爲聲之始，屬土者，以其最濁，君之象也。季夏之氣和，則宮聲調。宮亂則荒，其君驕。黃鍾之宮，律最長也。

火音徵，三分宮去一以生，其數五十四，屬火者，以其次清，事之象也。夏氣和，則徵聲調。徵亂則哀，其事勤也。

金音商，三分徵益一以生，其數七十二，屬金者，以其濁次宮，臣之象也。秋氣和，則商聲調。商亂則陂，其官壞也。

水音羽，三分商去一以生，其數四十八，屬水者，以爲最清，物之象也。冬氣和，則羽聲調。羽亂則危，其財匱也。

木音角，三分羽益一以生，其數六十四，屬木者，以其清濁中，人之象也。春氣和，則角聲調。角亂則憂，其人怨也。

凡聲尊卑，取象五行，數多者濁，數少者清，大不逾宮，細不過羽。

十一月律中黃鍾，律之始也，長九寸。仲冬氣至，則其律應，所以宣養六氣九德

也。班固三分損一，下生林鐘。

十二月律中大呂。司馬遷未下生之律長四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五十二，倍之為八寸分寸之一百四。季冬氣至，則其律應，所以助宣物也。三分益一，上生夷則。京房三分損一，下生夷則。

正月律中太蔟，未上生之律長八寸。孟春氣至，則其律應，所以贊陽出滯也。三分損一，下生南呂。

二月律中夾鐘，酉下生之律長三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一千六百三十一，倍之為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一千七十五。仲春氣至，則其律應，所以出四隙之細也。三分益一，上生無射。京房三分損一，下生無射。

三月律中姑洗，酉上生之律長七寸九分寸之一。季春氣至，則其律應，所以修絜百物，考神納賓也。三分損一，下生應鐘。

四月律中中呂，亥下生之律長三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六千四百八十七，倍之為六寸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孟夏氣至，則其律應，所以宣中氣也。

五月律中蕤賓，亥上生之律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仲夏氣至，則其律應，所以安靜人神，獻酬交酢也。三分損一，下生大呂。京房三分益一，上生大呂。

六月律中林鐘，丑下生之律長六寸。季夏氣至，則其律應，所以和展百物，俾莫不任肅純恪也。三分益一，上生太蔟。

七月律中夷則，丑上生之律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孟秋氣至，則其律應，所以詠歌九則，平百姓而無貳也。三分損一，下生夾鐘。京房三分益一，上生夾鐘。

八月律中南呂，卯下生之律長五寸三分寸之一。仲秋氣至，則其律應，所以贊陽秀也。三分益一，上生姑洗。

九月律中無射，卯上生之律長四寸六分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季秋氣至，則其律應，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人軌儀也。三分損一，下生中呂。京房三分益一，上生中呂。

十月律中應鐘，巳下生之律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孟冬氣至，則其律應，所以均利器用，俾應復也。三分益一，上生蕤賓。

淮南、京房、鄭玄諸儒言律歷，皆上下相生，至蕤賓又重上生大呂，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百四。夷則上生夾鐘，長七寸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無射上生中呂，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此三呂於司馬遷、班固所生之寸數及分，皆倍為，餘則並同。斯則泠州鳩所謂大閒之道，揚沉伏，黜散越，假之為用者也。變通相半，隨事之宜，贊助之法也。凡音聲之體，務在和韻，益則加倍，損則減半，其於本音恆為無爽。然則言一上一下者，相生之道，言重上生者，吹候之用也。於蕤賓重上生者，適會為用之數，故言律者因焉，非相生之正也。

揚子雲曰：聲生於日，（謂甲己為角，乙庚為商，丙辛為徵，丁壬為羽，戊癸為宮也。）律生於辰。（謂子為黃鐘，丑為大呂之屬也。）聲以情質，（質，情也。各以其行本情為正也。）律以和聲，（當以律管鐘均和其清濁之聲。）聲律相協而八音生。（協，和也。）宮商角徵羽謂之五聲，金石匏革絲竹土木謂之八音，聲和音諧，是謂五樂。夫陰陽和則景至，律氣應則灰除，是故天子常以冬夏至日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陳八音，聽樂均，度晷景，候鐘律，權土灰，效陰陽。冬至陽氣應，則樂均清，景長極，黃鐘通，土灰輕而衡仰。夏至陰氣應，則樂均濁，景短極，蕤賓通，土灰重而衡低。進退於先後五日之中，八能各以候狀聞，太史令封上效，則和，否則占。

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釁必周，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為案，每律各一，內庳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莩灰抑其內端，案歷而候之。氣至者灰去。其為氣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殿中候，用玉律十二。惟二至乃候靈臺，用竹律。楊泉記云：取弘農宜陽縣金門山竹為管，河內葭莩為灰。或云以律著室中，隨十二辰埋之，上與地平，以竹莩灰實律中，以羅縠覆律呂，氣至吹灰動縠。小動為和，大動君弱臣強，不動君嚴暴之應也。

審度

起度之正，漢志言之詳矣。武帝泰始九年，中書監荀勖校大樂，八音不和，始知後漢至魏尺長於古四分有餘。勖乃部著作郎劉恭依周禮制尺，所謂古尺也。

依古尺更鑄銅律呂以調聲韻以尺量古器與本銘尺寸無差又汲郡盜發六國時魏襄王冢得古周時玉律及鍾磬與新律聲韻闇同于時郡國或得漢時故鍾吹律命之皆應勖銘其尺曰晉泰始十年中書考古器揆校今尺長四分半所校古法有七品一曰姑洗玉律二曰小呂玉律三曰西京銅望臬四曰金錯望臬五曰銅斛六曰古錢七曰建武銅尺姑洗微彊西京望臬微弱其與此尺同銘八十二字此八者勖新尺也今尺者杜夔尺也荀勖造新鍾律與古器諧韻時人稱其精密惟散騎侍郎陳留阮咸譏其聲高聲高則悲非興國之音亡國之音亡國之音哀以思其人困今聲不合雅懼非德正至和之音必古今尺有長短所致也會咸病卒武帝以勖律與周漢器合故施用之後始平掘地得古銅尺歲久欲腐不知所出何代果長勖尺四分時人服咸之妙而莫能厝意焉

史臣按勖於千載之外推百代之法度數既宜聲韻又契可謂切密信而有徵也而時人寡識據無聞之一尺忽周漢之兩器雷同臧否何其謬哉世說稱有田父於野地中得周時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勖試以校己所治金石絲竹皆短校一米又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史奚景於泠道舜祠下得玉律度以為尺相傳謂之漢官尺以校荀勖尺勖尺短四分漢官始平兩尺長短度同又杜夔所用調律尺比勖新尺得一尺四分七氂魏景元四年劉徽注九章云王莽時劉歆斛尺弱於今尺四分五氂比魏尺其斛深九寸五分五氂即荀勖所謂今尺長四分半是也元帝後江東所用尺比荀勖尺一尺六分二氂趙劉曜光初四年鑄渾儀八年鑄土圭其尺比荀勖尺一尺五分荀勖新尺惟以調音律至於人間未甚流布故江左及劉曜儀表並與魏尺略相依準

嘉量

周禮栗氏為量鬴深尺內方尺而圜其外其實一鬴其臀一寸其實一豆其耳三寸其實一升重一鈞其聲中黃鍾概而不稅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啟厥後茲器維則春秋左氏傳曰齊舊四量豆區鬴鍾四升曰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鬴四豆為區區斗六升也四區為鬴鬴六斗四升也鬴十則鍾六十四斗也鄭玄以為鬴方尺積千寸比九章粟米法少二斗八十一分升之二十二以算術考之古斛之積凡一千五百六十二寸半方尺而圓其外減傍一氂八毫其徑一尺四寸一分四毫七秒二忽有奇而深尺即古斛之制也

九章商功法程粟一斛積二千七百寸米一斛積一千六百二十七寸菽荅麻麥一斛積二千四百三十寸此據精麤為率使價齊而不等其器之積寸也以米斛為正則同于漢志

魏陳留王景元四年劉徽注九章商功曰當今大司農斛圓徑一尺三寸五分五氂深一尺積一千四百四十一寸十分寸之三王莽銅斛於今尺為深九寸五分五氂徑一尺三寸六分八氂七毫以徽術計之於今斛為容九斗七升四合有奇魏斛大而尺長王莽斛小而尺短也

衡權

衡權者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古有黍絫錘錙鐶鈞鋝溢之因歷代參差漢志言衡權名理甚備自後變更其詳未聞元康中裴頠以為醫方人命之急而稱兩不與古同為害特重宜因此改治權衡不見省趙石勒十八年七月造建德殿得圓石狀如水碓銘曰律權石重四鈞同律度量衡有辛氏造續咸議是王莽時物

晉書卷十六

晉書卷十六考證

律歷志上其與同掌大律大呂之和〇閩監本誤司今從周禮春官改正

其聲均清濁多不如法〇後漢律歷志注均長七尺讀爲韻古無韻字均卽韻也

猶宜儀形古者〇臣龍官按形當作型者當作昔

晉書卷十六考證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志第七

律曆中

昔者聖人擬宸極以運璿璣揆天行而序景曜分辰野辨躔歷敬農時興物利皆以繫順兩儀紀綱萬物者也然則觀象設卦扐閏成爻歷數之原存乎此也逮乎炎帝分八節以始農功軒轅紀三綱而闡書契乃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臾區占星氣伶倫造律呂大撓造甲子隸首作算數容成綜斯六術考定氣象建五行察發斂起消息正閏餘述而著焉謂之調歷洎于少昊則鳳鳥司歷顓頊則南正司天陶唐則分命羲和虞舜則因循堯法及夏殷承運周氏應期正朔既殊創法斯異傳曰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是故天子置日官諸侯有日御以和萬國以協三辰至乎寒暑晦明之徵陰陽生殺之數啓閉升降之紀消息盈虛之節皆應躔次而無淫流故能該浹生靈堪輿天地周德既衰史官失職疇人分散禨祥不理秦并天下頗推五勝自以獲水德之瑞用十月爲正漢氏初興多所未暇百有餘載襲秦正朔爰及武帝始詔司馬遷等議造漢歷乃行夏正其後劉歆更造三統以說左傳辯而非實班固惑之采以爲志逮光武中興太僕朱浮數言歷有乖謬于時天下初定未能詳考至永平之末改行四分七十餘年儀式乃備及光和中乃命劉洪蔡邕共修律歷其後司馬彪因之以繼班史今采魏文黃初已後言歷數行事者以續司馬彪云

漢靈帝時會稽東部尉劉洪考史官自古迄今歷注原其進退之行察其出入之驗視其往來度其終始始悟四分於天疏闊皆斗分太多故也更以五百八十九爲紀法百四十五爲斗分作乾象法冬至日日在斗二十二度以術追日月五星之行推而上則合於古引而下則應於今其爲之也依易立數遁行相號潛處相求名爲乾象歷又創制日行遲速兼考月行陰陽交錯於黃道表裏日行黃道於赤道宿度復有進退方於前法轉爲精密矣獻帝建安元年鄭玄受其法以爲窮幽極微又加注釋焉

魏文帝黃初中太史令高堂隆復詳議歷數更有改革太史丞韓翊以爲乾象減斗分太過後當先天造黃初歷以四千八百八十三爲紀法千二百五十爲斗分其後尚書令陳羣奏以爲歷數難明前代通儒多共紛爭黃初之元以四分歷久遠疏闊大魏受命宜改歷明時韓翊首建猶恐不審故以乾象互相參校其所校日月行度弦望朔晦校歷三年更相是非無時而決案三公議皆綜盡曲理殊塗同歸欲使效之璿璣各盡其法一年之間得失足定奏可太史令許芝云劉洪月行術用以來且四十餘年以復覺失一辰有奇孫欽議史遷造太初其後劉歆以爲疏復爲三統章和中改爲四分以儀天度考合符應時有差跌日蝕覺過半日至平中劉洪改爲乾象推天七曜之符與天地合其序董巴議云聖人迹太陽於晷景效太陰於弦望明五星於見伏正是非於晦朔弦望伏見者歷數之綱紀檢驗之明者也徐岳議劉洪以歷後天潛精內思二十餘載參校漢家太初三統四分歷術課弦望於兩儀郭間而月行九歲一終謂之九道九章百七十一歲九道小終九九八十一章五百六十七分而九終進退牛前四度五分學者務追合四分但減一道六十三分分不下通是以疏闊皆由斗分多故也課弦望當以昏明度月所在則知加時先後之意不宜用兩儀郭間洪加太初元十二紀減十斗下分元起己丑又爲月行遲疾交會及黃道去極度五星術理實粹密信可長行今韓翊所造皆用洪法小益斗下分所錯無幾翊所增減致亦留思然十術新立猶未就悉至於日蝕有不盡效效歷之要要在日蝕熹平之際時洪爲郎欲改四分先上驗日蝕日蝕在晏加時在辰蝕從下上三分後二事御之後如洪言海內識眞莫不聞見劉歆已來未有洪比夫以黃初二年六月二十七日戊辰加時未日蝕乾象術加時申半強於消息就加未黃初以爲加辛強乾象後天一辰半強爲近黃初二辰半爲遠消息與天近三年正月景寅朔加時申北日蝕黃初加酉弱乾象加午少消息加未黃初後天半辰近乾象先天二辰少弱於消息先天一辰強爲遠天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庚寅加時西南維日蝕乾象加未初消息加申黃初加未強乾

象先天一辰遠黃初先天半辰近消息乾象近中天二年七月十五日癸未日加壬月加景蝕乾象月加申消息加未黃初月加子強入甲申日乾象後天二辰消息後一辰為近黃初後天六辰遠三年十月十五日乙巳日加丑月加未蝕乾象月加巳半消息加午黃初以景午月加酉強乾象先天二辰近黃初後天二辰強為遠於消息於乾象先一辰凡課日月蝕五事乾象四遠黃初一近翊於課難徐岳乾象消息但可減不可加加之無可說不可用岳云本術自有消息受師法以消息為奇辭不能改故列之正法消息翊術自疎

木以三年五月二十四日丁亥晨見

黃初五月十七日庚辰見先七日　乾象五月十五日戊寅見先九日

土以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壬辰見

乾象十一月二十一日丁亥見先五日　黃初十一月十八日甲申見先八日

土以三年十月十二日壬申伏

乾象同壬申伏　黃初巳下十月八日戊辰伏先四日

土以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壬子見

乾象十一月十五日乙巳見先七日　黃初十一月十二日壬寅見先十日

金以三年閏六月十五日丁丑晨伏

乾象六月二十五日戊午伏先十九日　黃初六月二十一日乙卯伏先二十三日

金以三年九月十一日壬寅見

乾象以八月十八日庚辰見先二十三日　黃初八月十五日丁丑見先二十五日

水以二年十一月十七日癸未晨見

乾象十一月十三日己卯見先四日　黃初十一月十二日戊寅見先五日

水以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己酉晨伏

乾象十二月十五日辛亥伏後二日　黃初十二月十四日庚戌伏後一日

水以三年五月十八日辛亥夕見

乾象亦以五月十八日見　黃初五月十七日庚戌見先一日

水以三年六月十三日景午伏

乾象六月二十日癸丑伏後七日　黃初六月十九日壬子伏後六日

水以三年閏六月二十五日丁亥晨見

乾象以閏月九日辛未見先十六日　黃初閏月八日庚午見先十七日

水以三年七月七日己亥伏

乾象七月十一日癸卯伏後四日　黃初以七月十日壬寅伏後三日

水以三年十一月日於婁度十四日甲辰伏

乾象以十一月九日己亥伏先五日　黃初十一月八日戊戌伏先六日

水以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戊子夕見

二曆同以十二日壬申見俱先十六日

凡四星見伏十五

乾象七近二中　黃初五近一中

郎中李恩議以太史天度與相覆校二年七月三年十一月望與天度日皆差異月蝕加時乃後天六時半非從三度之謂定為後天過半日也董巴議曰昔伏羲始造八卦作三畫以象二十四氣黃帝因之初作調曆歷代十一更年五千凡有七曆顓頊以今之孟春正月為元其時正月朔旦立春五星會于天曆營室也冰凍始泮蟄蟲始發雞始三號天曰作時地曰作昌人曰作樂鳥獸萬物莫不應和故顓頊聖人為曆宗也湯作殷曆弗復以正月朔旦立春為節也更以十一月朔旦冬至為元首下至周魯及漢皆從其節據正四時夏為得天以承堯舜從顓頊故也禮記大戴曰虞夏之曆建正於孟春此之謂也楊偉請以六十日中疏密可知不待十年若不從法是校方員棄規矩考輕重背權衡課長短廢尺寸論是非違分理若不先定校曆之本法而懸聽棄法之末爭則孟軻所謂方寸之基可使高於岑樓者也今韓翊據劉洪術者知貴其術珍其法而棄其論背其術廢其言違其事是非必使洪奇妙之式不傳來世若知而違之是挾故而背師也若不知而據之是為挾不知而罔知也校議未定會帝崩而寢至明帝景初元年尚書郎楊偉造景初曆表上帝遂改正朔施行偉曆以建丑之月為正改其年三月為孟夏其孟仲季月雖與夏正不同至於郊祀蒐狩班宣時令皆以建寅為正三年正月帝崩復用夏正其劉氏在蜀仍漢四分曆

吳中書令闞澤受劉洪乾象法於東萊徐岳，又加解注。中常侍王蕃以洪術精妙，用推渾天之理，以制儀象及論，故孫氏用乾象曆，至吳亡。武帝踐阼，泰始元年，因魏之景初曆，改名泰始曆。楊偉推五星尤疏闊，故元帝渡江左以後，更以乾象五星法代偉曆。自黃初已後，改作曆術，皆斟酌乾象所減斗分、朔餘、月行陰陽遲疾，以求折衷。洪術爲後代推步之師表，故先列之云。

乾象曆

上元己丑以來，至建安十一年景戌，歲積七千三百七十八年。

乾法千一百七十。

會通七千一百七十一。

紀法五百八十九。

周天二十一萬五千一百四十。

通法四萬三千二十六。

通數四十一。

日法四百五十七。

歲中十二。

餘歲三千九十。

章歲十九。

沒法百三。

章閏七。

會數四十七。

會歲八百九十三。

章月二百四十五。

會率千八百八十二。

朔望合數九百四十一。

會日萬一千四十五。

紀月七千二百八十五。

元月一萬四千五百七十。

月周七千八百七十四。

小周二百五十四。

推入紀

置上元盡所求年，以乾法除之，不滿乾法，以紀法除之，餘不滿紀法者，入內紀甲子年也。滿法去之，入外紀甲午年也。

推朔

置入紀年外所求，以章月乘之，章歲而一，所得爲定積月，不盡爲閏餘。閏餘十二以上，歲有閏。以通法乘定積月爲假積日，滿日法爲定積日，不盡爲小餘。以六旬去積日，爲大餘，命以所入紀，算外，所求年天正十一月朔日也。

求次月，加大餘二十九，小餘七百七十三，小餘滿日法從大餘，小餘六百八十四以上，其月大。

推冬至

置入紀年外所求，以餘數乘之，滿紀爲大餘，不盡爲小餘，以六旬去之，命以紀，算外，天正冬至日也。

求二十四氣

置冬至小餘，加大餘十五，小餘五百一十五，滿二千三百五十六從大餘，命如法。

推閏月

以閏餘減章歲，餘以歲中乘之，滿章閏爲一月，不盡半法已上亦一，有進退，以無中月。

推弦望

加大餘七，小餘五百五十七半，小餘如日法從大餘，餘命如前，得上弦。又加得望，又加得下弦，又加得後月朔。其弦望定小餘四百一以下，以百刻乘之，滿日法得一刻，不盡什之，求分，以課所近節氣夜漏未盡，以算上爲日。

推沒

置入紀年外所求，以餘數乘之，滿紀法爲積沒，有餘加盡積爲一，以會通乘之，滿沒法爲大餘，不盡爲小餘，大餘命以紀，算外，冬至後沒日。求次沒，加大餘六十九，小餘六十，滿其法從大餘，無分爲滅。

推日度

以紀法乘積日，滿周天去之，餘以紀法除之，所得爲度，命度以牛前五度起，宿次除之，不滿宿，卽天正夜半日所在。

求次日，加一度，經斗除分，分少損一度爲紀法，加焉。

推月度

以月周乘積日，滿周天去之，餘滿紀法爲度，不盡爲分，命如上，則天正朔夜半月所在度。

求次月，小月加度二十二，分二百五十八，大月又加一日，度十三，分二百一十七，滿法得一度。其冬下旬夕在張心署之。

推合朔度

以章歲乘朔小餘，滿會數爲大分，不盡小分，以大分從朔夜半日分，滿紀法從度，命如前，天正合朔日月所共會也。

求次月，加度二十九，大分三百一十二，小分滿會數從大分，大分滿紀法從度，經斗除大分。

求弦望，日所在度加合朔度七，分二百二十五，小分十七半，大小分及度命如前，則上弦日所在度，又加得望、下弦、後月合。

求弦望，月行所在度加合朔度九十八，大分四百八，小分四十一，大小分及度命如前合朔，則上弦月所在，又加得望、下弦、後月合。

求日月昏明度，日以紀法，月以月周，乘所近節氣夜滿，二百而一，爲明分，日以減紀法，月以減月周，餘爲昏分，各以加夜半，如法爲度。

推月蝕

置上元年外所求，以會歲去之，其餘年以會率乘之，如會歲爲積蝕，有餘加積一。會月乘之，如會率爲積月，不盡爲月餘，以章閏乘餘年，滿章歲爲積閏，以減積月，餘以歲中去之，不盡數起天正。

求次蝕，加五月，月餘千六百三十五，五滿會率得一月，月以望。

推卦用事日

因冬至大餘，倍其小餘，坎用事日也。加小餘千七十五，滿乾法從大餘，中孚用事日也。

求次卦，各加大餘六，小餘百三，其四正各因其中日，而倍其小餘。

推五行用事

置冬至大小餘，加大餘二十七，小餘九百二十七，滿二千三百五十六從大餘，得土用事日也。加大餘十八，小餘六百一十八，得立春木用事日。加大餘七十三，小餘百一十六，復得土。又加土，如得其火、金、水放此。

推加時

以十二乘小餘，滿其法得一，度辰數從子起，算外，朔弦望以定小餘。

推漏刻

以百乘小餘，滿其法得一刻，不盡什之，求分，課所近節氣起夜分，盡夜上水未盡，以所近言之。推有進退，進加退減，所得也。進退有差，起分度後二率四度，轉增少，少每半者三而轉之，差滿三止，歷五度而減如初。

月行三道術

月行遲疾，周進有恆，會數從天地凡數，乘餘率自乘，如會數而一，爲遲周，分以從周天，月周除之，歷日數也。遲疾有衰，其變者勢也。以衰減加月行率，爲日轉度分，衰左右相加爲損益率，益轉相益，損轉相損，盈縮積也。半小周乘通法，如通數而一，以歷周減之，爲朔行分也。

日轉度分	列衰	損益率	盈縮積	月行分
一日十四度十分	一退減	益二十二	盈初	三百七十六
二日十四度九分	二退減	益二十二		

			盈二十二	二百七十五
三日十四度七分	三退減	益十九	盈四十三	二百七十三
四日十四度四分	四退減	益十六	盈六十三	二百七十
五日十四度八分	四退減	益十二	盈七十八	二百六十六
六日十三度十五分	四退減	益八	盈九十	二百六十二
七日十三度十一分	四退減	益四	盈九十八	二百五十八
八日十三度七分	四退減	損四	盈百二	二百五十四
九日十三度三分	四退減	損四	盈百二	二百五十
十日十二度十八分	三退減	損八	盈九十八	二百四十六
十一日十二度十五分	四退加	損十一	盈九十	二百四十三
十二日十二度七分	三退加	損十五	盈七十九	二百四十九
十三日十二度八分	二退加	損十八	盈六十四	二百四十六
十四日十二度六分	一退加	損二十	盈三十六	二百三十四
十五日十二度五分	二退加	損二十一	盈二十六	三百三十三
十六日十二度六分	二退減	損二十（損不足，反減五爲益，盈有五，謂益而損，縮初二十，故不足）	盈五縮初	二百四十四
十七日十二度八分	三退減	益十八	縮十五	二百三十六
十八日十二度十一分	四進減	益十五	縮三十三	二百三十九
十九日十二度十五分	三進減	益十一	縮四十八	三百四十三
二十日十三度十八分	四進減	益八	縮五十九	二百四十六
二十一日十三度三分	四進減	益四	縮六十七	二百五十
二十二日十三度七分	四進加	損四	縮七十一	二百五十四
二十三日十三度十一分	四進加	損四	縮七十一	二百五十八
二十四日十三度十五分	四進加	損八	縮六十七	二百六十二
二十五日十四度	四進加	損十三	縮五十九	二百六十六
二十六日十四度四分	三進加	損十六	縮三十七	二百七十
二十七日十四度七分	三曆初進加三大明日	損十九	縮三十一	二百七十三
周日十四度九分	少進加	損二十一		

縮十二　二百七十五

周日分三千三百三

周虛二千六百六十六

周日法五千九百六十九

通周十八萬五千三十九

歷周十六萬四千四百六十六

少大法一千一百一

朔行大分一千八百一

周半一百二十七

推合朔入歷

以上元積月乘朔行大小分滿通數四十一從大分大分滿歷周去之餘滿周法得一日不盡爲日餘日餘命筭外所求合朔入歷也

求次月加一日日餘五千二百三十三分二十五

求弦望各加七日日餘二千八百八十三小分二十九半分各如法成日日滿二十七日去之餘如周分不足除減一日加周虛

求弦望定大小餘

置所入歷盈縮積以通周乘之爲實令通數乘日餘分以乘損益率以損益實爲加時盈縮也章歲減月行分乘周半爲差法以除之所得盈減縮加大小餘如日法盈不足朔加時在前後日弦望進退大餘爲定小餘

求朔弦望加時定度

以章歲乘加時盈縮差法除之所得滿會數爲盈縮大小以盈減縮加本日月所在盈不足以紀法進退度爲日月所在定度分

推月行夜半入歷

以周半乘朔小餘如通數而一以減入歷日餘餘不足加周法而減焉却一日却得周日加其分即得夜半入歷

求次日轉一日因日餘到二十七日日餘滿周日分去之不直周日也其不滿直之加周虛於餘餘皆次日入歷日餘也

求月夜半定度

以夜半入歷日餘乘損益率如周法得一不盡爲餘以損益盈縮積餘無所損破全爲法損之爲夜半盈縮也滿章歲爲度不盡爲分通數乘分及餘餘如周法從分分滿紀法從度以盈加縮減本夜半度及餘爲定度

求變衰法

以入歷日餘乘列衰如周法得一不盡爲餘即各知其日變衰也

求次歷

以周虛乘列衰如周法爲常數歷竟輒以加率衰滿列衰去之轉爲次歷率衰也

求次日夜半定度

以變衰進加退減歷日轉分分盈不足章歲出入度也通數乘分及餘而日轉加夜定度爲次日也竟歷不直周日減餘千三十八乃以通數乘之直周日者加餘八百三十七又以少大分八百九十九加次歷變衰轉求如前

求次日夜半盈縮

以變衰減加損益率爲變損日益而以轉損益夜半盈縮歷竟損不足反減爲入次歷減加餘如上數

求昏明月度

以歷月行分乘所近節氣夜漏二百而一爲分以減月行分爲昏分分如章歲爲度以通數乘分以昏後以明加夜半定度餘分半法以上成不滿廢之

求月行遲疾

月經四表出入三道交錯分天以月率除之爲歷之日周天乘朔望合如會月而一朔合分也通數乘合數餘如會數而一退分也以從月周爲日進分會數而一爲差率也

陰陽歷	衰	損益率	兼數
一日	一減	益十七	初

二日 二減 益十六 十七
三日 三減 益十五 三十七
四日 四減 益十二 三十八
五日 四減 益八 六十
六日 三減 益四 六十八
七日 三減（減不足反損爲加謂益有一當加減三爲不足） 益一（過極損之謂月行半周度已過極則當損之） 七十二
八日 四加 損二 七十三
九日 四加 損六 七十一
十日 三加 損十 六十五
十一日 二加 損十三 五十五
十二日 一加 損十五 三十二
十三日（限餘三千九百一十三微分千七百五十二） 此爲後限 一加（歷初大分日） 損十六 大二十七
分日（五千二百而三） 少加小者 損十六 大十一
少大法四百七十三
歷周十萬七千五百六十五
差率萬一千九百八十六
朔合分萬八千三百二十八
微分九百一十四
微分法二千二百九
推朔入陰陽歷
以會月去上元積月餘以朔合分定微分各乘之微分滿其法從合分合分滿周天去之其餘不滿歷周者爲入陽歷餘去之餘爲入陰歷餘皆如月周得一日算外所求月合朔入歷不盡爲日餘
求次月
加二日日餘二千五百八十微分九百一十四如法成日滿十三去之除餘如分日陰陽歷竟互入端入歷在前限餘前後限後者月行中道也

求朔望定數
各置入遲疾歷盈縮大小分會數乘小分爲微盈減縮加陰陽日餘日餘盈不足進退日而定以定日餘乘損益率如月周得一以損益數爲加時定數
推夜半入歷
以差率乘朔小餘如微分法得一以減入歷日餘不足加月周而減之却得分日加其分以會數約微分爲小分即朔日夜半入歷日日餘三十一小分如會數從會餘餘滿月周去之又加一日歷竟下日餘滿分日去之爲入歷初也不滿分日者直之加餘二千七百二小分三十一爲入次歷
求夜半定日
以通數乘入遲疾歷夜半盈縮及餘餘滿半爲小分以盈加縮減入陰陽日餘日盈不足以月周進退日而定也以定日餘乘損益兼數爲夜半定數也
求昏明數
以損益率乘所近節氣夜漏二百而一爲明以減損益率爲昏而以損益夜半數爲昏明定數
求月去極度
置加時若昏明定數以十二除之爲度其餘三日而一爲少不盡一爲強二少弱也所得爲月去黃道度也其陽歷以加日所在黃道歷去極度陰歷以減之則月去極度強正弱負強弱相并同名相從異名相消其相減也同名相消異名相從無對互之二強進少而弱
上元己丑以來至建安十一年景戌歲積七千三百七十八
己丑 戊寅 丁卯 景辰 乙巳 甲午 癸未
壬申 辛酉 庚戌 己亥 戊子 丁丑 景寅
推五星
五行木歲星火熒惑土填星金太白水辰星各以終日與天度相約爲日率章歲乘周爲月法章月乘日爲月分分如法爲月數通數乘月法日度法也升分乘周率爲升分（日度法用紀法乘周率故此同以分乘之）

五星朔大餘小餘（以通法各乘月數日法各除之爲大餘不盡爲小餘以六十去大餘）
五星入月日日餘（各以通法乘月餘以合月法朔小餘并之會數約之所得各以日度法除之則皆是）
生度數度餘（減多爲度餘分以周天乘之以日度法約之所得爲度不盡爲度餘通周天法之及十分）
紀月七千二百八十五　章閏七
章月二百三十五
歲中十二
通法四萬三千二十六
日法千四百五十七
會數四十七
周天二十一萬五千一百三十
升分一百四十五

木
周率六千七百二十二
日率七千三百四十一
合月數十二
月餘六萬四千八百一
合月法十二萬七千七百一十八
日度法三百九十五萬九千二百五十八
朔大餘二十三
朔小餘一千三百七
入月日十五
日餘三百三十八萬四千四十六
朔虛分一百五十
升分九十七萬四千六百九十
度數三十三
度餘二百五十萬九千九百五十六

火
周率二千四百七
日率七千二百七十一
合月數二十六
月餘二萬五千六百二十七
合月法六萬四千七百三十三
日度法二百萬六千七百二十三
朔大餘四十七
朔小餘一千一百五十七
入月日十二（景初十三）
日餘九十七萬三千一十三
朔虛分三百
升分四十九萬四千二十五
度數四十八（景初五十）
度餘一百九十九萬一千七百六

土
周率三千五百二十九
日率三千六百五十三
合月數十二
月餘五萬三千八百四十三
合月法六萬七千五十一
日度法二百七萬八千五百八十
朔大餘五十四
朔小餘五百三十四
入月二十四
日餘十六萬六千二百七十二

朔虛分九百二十三。
升分五十一萬一千七百五。
度數十二。
度餘一百七十三萬三千一百四十八。

金

周率九千二十二。
日率七千二百一十三。
合月數九。
月餘十五萬二千二百九十三。
合月法十七萬一千四百一十六。
日度法五百三十一萬三千九百五十八。
朔大餘二十五。
朔小餘一千一百二十九。
入月日二十七。
日餘五萬六千九百五十四。
朔虛分三百二十八。
升分一百三十萬八千一百九十。
度數二百九十二。
度餘五萬六千九百五十四。

水

周率一萬一千五百六十一。
日率一千八百三十四。
合月數一。
月餘二十一萬一千三百三十一。
合月法二十一萬九千六百五十九。
日度法六百八十萬九千四百二十九。
朔大餘二十九。
朔小餘七百七十三。
入月日二十八。
日餘六百三十一萬九百六十七。
朔虛分六百八十四。
升分一百六十七萬六千三百四十五。
度數五十七。
度餘六百四十一萬九百六十七。

推五星

置上元盡所求年，以周率乘之，滿日率得一，名積合，不盡為合餘。以周率除之，得一星合往年，二合前往年，無所得合其年。合餘減周率為度分。金水積合奇為晨，耦為夕。

推星合月

以月數月餘各乘積合，滿合月法從月，不盡為月餘。以紀月去積月，餘為入紀月。副以章閏乘之，滿章月得一閏，以減入紀月，餘以歲中去之，命以天正，算外，合月也。其在閏交際，以朔御之。

推入月日

以通法乘月餘，合月法乘朔小餘，并以會數約之，所得滿日度法得一，則星合入月日也。不滿為日餘。命以朔，算外。

推星合度

以周天乘度分，滿日度法得一度，不盡為餘。命度以牛前五起，右求星合。

求後合月

以月數加月數，以月餘加月餘，滿合月法得一月。不滿歲中，即合其年；滿去之，有閏計焉，餘為後年；再滿在後二年。金水加晨得夕，加夕得晨。

求合朔日

以朔大小餘加合月大小餘，上成月者，又加大餘二十九，小餘七百七十三，小

餘滿日法從大餘命如前

求入月日術

以入月日日餘加合入月日及餘餘滿日度法得一日其前合朔小餘滿其虛分者減一日後小餘滿七百七十三以上者去三十日其餘則後合入月日也

求後度

以度加度度餘加度餘滿日度法得一度

木伏三十二日

三百四十八萬四千六百四十六分

見三百六十六日

伏行五度

二百五十萬九千九百五十六分

見行四十度除逆退十二度定行二十八度

火伏百四十三日

九十七萬三千一十三分

見行百三十六日

伏行一百一十度

四十七萬八千九百九十八分

見行三百二十度除逆十七度定行三百三度

土伏三十三日

十六萬六千二百七十二分

見三百三十五日

伏行三度

百七十三萬三千一百四十八分

見行十五度除逆六度定行九度

金晨伏東方八十二日

十一萬三千九百八分

見西方二百四十六日除逆六度定行二百四十六度

晨伏行百度

十一萬三千九百八分

見東方日度加西伏十日退八度

水晨伏三十三日

六百一萬二千五百五分

見西方三十二日除逆一度定行三十二度

伏行六十五度

六百一萬二千五百五分

見東方

五星歷步

以術法伏日度及餘加星合日度餘餘滿日度法得一從全命之如前得星見日及度也以星行分母乘見度餘如日度法得一分不盡半法以上亦得一而日加所行分分滿其母得一度逆順母不同以當行之母乘故分如母而一當行分也留者承前逆則減之伏不盡度經升除分以行母爲率分有損益前後相御凡言如盈約滿皆求實之除也去及除之取盡之除也

木晨與日合伏順十六日百七十四萬二千三百二十三分行星二度三百二十三萬四千六百七分而晨見東方在日後順疾日行五十八分之十一五十八日行十一度更順遲日行九分五十八日行九度留不行二十五日而旋逆日行七分之一八十四日退十二度復留二十五日而順日行五十八分之九五十八日行九度順疾日行十一分五十八日行十一度在日前夕伏西方十六日百七十四萬二千三百二十三分行星二度三百二十三萬四千大百七分而與日合凡一終三百九十八日三百四十八萬四千六百四十六分行星四十三度二百五十萬九千九百五十六分

火晨與日合伏順七十一日百四十八萬九千八百六十八分行星五十五度百二十四萬二千八百六十分半而晨見東方在日後順日行二十三分之十

四百八十四日行一百一十二度更順遲日行二十三分之十二九十二日行
四十八度留不行十一日旋逆日行六十二分之十七六十三日退十七度日
行十二分九十二日行四十八度復順疾日行十四分百八十四日行百一十
二度在日前
夕伏西方七十一日百四十八萬九千八百六十八分行星五十五度百二十
四萬二千八百六十分半而與日合凡一終七百七十九日九十七萬三千一
十三分行星四百一十四度四十七萬八千九十八分
土晨與日合伏順十六日百一十二萬二千四百二十六分半行星一度百九
十九萬五千八百六十四分半而晨見東方在日後順日行三十五分之三百
八十七日半行七度半留不行三十四日旋逆日行十七分之一百二日退六
度復三十四日而順日行三分八十七日逆行七度半在日前
夕伏西方十六日百一十二萬二千四百二十六分半行星一度百九十九萬
五千八百六十四分半而與日合也凡一終三百七十八日十六萬六千二百
七十二分行星十二度百七十三萬三千一百三十八分
金晨與日合伏逆五日退四度而晨見東方在日後逆日行五分度之三十日
退六度留不行八日旋順遲日行四十六分之三十三四十六日行三十三度
而順疾日行一度九十一分之十五九十一日行一百六度更順益疾日行一
度九十一分之二十二九十一日行百一十三度在日後晨伏東方順四十一
日五萬六千九百五十四度行星五十度五萬九千九百五十四分而與日合
二日五萬六千九百五十四分行星亦如之
金夕與日合伏順四十一日五萬六千九百五十四分行星五十度五萬九千
九百五十四分而夕見西方在日前順疾日行一度九十一分之二十二九十
一日行百一十三度更順減疾日行一度十五分九十一日行百六度而順遲
日行四十六分之三十三四十六日行三十三度留不行八日旋逆日行五分
之三十日退六度而與日合凡再合一終五百八十四日十一萬三千九百八
分行星亦如之

水晨與日合伏逆九日退七度而晨見東方在日後更逆疾一日退一度留不
行二日旋順遲日行九分之八九日行八度而順疾日行一度四分之一二十
日行二十五度在日後晨伏東方順十六日大百四十一萬九百六十七分而
與日合一合五十七日六百四十一萬九百六十七分行星三十二度六百四
十一萬九百六十七分行星亦如之
水夕與日合伏順十六日六百四十一萬九百六十七分而夕見西方在日前
順疾日行一度四分之一二十日行二十五度而順遲日行九分之八九日行
八度留不行二日旋逆一日退一度在日前夕伏西方逆遲九日退七度與日
合凡再合一終一百一十五日六百一萬二千五百五分行星亦如之

晉書卷十七

晉書卷十七考證

律歷志中臾區占星氣○臾監本誤車今從史記封禪書改正

土以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壬辰見注乾象十一月二十一日丁亥見先五日○監本二十六日誤作二十五日二十一日誤作二十八日

水以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己酉晨伏注乾象十二月十五日辛亥伏○監本十五日誤十三日

水以三年五月十八日辛亥夕見注黃初五月十七日庚戌見○庚戌監本誤作庚辰臣丞祚按正文十八日爲辛亥則十七日自爲庚戌非庚辰也

水以三年十一月日於曆度十四日甲辰伏注黃初十一月八日戊戌伏○監本誤作十月今補正

章月二百四十五○臣丞祚按太初三統法章月俱爲二百三十五玆列爲二百四十五疑有誤字

十三日注徵分十七百五十二○臣龍官按徵似當作微下文同

在前限餘前後限後者月行中道也○臣龍官按後限下脫餘字

會數乘小分爲徵盈減縮○臣龍官按徵下脫分字

日餘三十一小分如會數○宋書此句上有求太日加四字另作一條

以牛前五起右求星合○五字下疑脫度字

晉書卷十七考證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志第八

律曆下

魏尚書郎楊偉表曰臣覽載籍斷考曆數時以紀農月以紀事其所由來遠而尚矣乃自少昊則玄鳥司分顓頊帝嚳則重黎司天唐帝虞舜則羲和掌日三代因之則世有日官日官司曆則頒之諸侯諸侯受之則頒于境內夏后之世羲和湎淫廢時亂日則書載胤征由此觀之審農時而重人事歷代然之也逮至周室既衰戰國橫鶩告朔之羊廢而不紹登臺之禮滅而不遵閏分乖次而不識孟陬失紀而莫悟大火猶西流而怪蟄蟲之不藏也是時也天子不協時司曆不協日諸侯不受職日御不分朔人事不恤廢棄農時仲尼之撥亂於春秋託褒貶糾黜司曆失閏則譏而書之登臺頒朔則謂之有禮自此以降暨于秦漢乃復以孟冬爲歲首閏爲後九月中節乖錯時月紕繆加時後天蝕不在朔累載相襲久而不革也至武帝元封七年始乃悟其繆焉於是改正朔更曆數使大才通人更造太初曆校中朔所差以正閏分課中星得度以考疏密以建寅之月爲正朔以黃鍾之月爲律曆初其曆斗分太多後遂疏闊至元和二年復用四分曆施而行之至于今日考察日蝕率常在晦是則斗分太多故先密後疏而不可用也是以臣前以制典餘日推考天路稽之前典驗之以蝕朔詳而精之更建密曆則不先不後古今中天以昔在唐帝協日正時允釐百工咸熙庶績也欲使當今國之典禮凡百制度皆韜合往古郁然備足乃改正朔更曆數以大呂之月爲歲首以建子之月爲曆初臣以爲昔在往代則法曰顓頊曩自軒轅則曆曰黃帝暨至漢之孝武革正朔更曆數改元曰太初因名太初曆今改元爲景初宜曰景初曆臣之所建景初曆法數則約要施用則近密治之則省功學之則易知雖復使研桑心算隸首運籌重黎司晷羲和察景以考天路步驗日月究極精微盡術數之極者皆未能並臣如此之妙也是以累代曆數皆疏而不密自黃帝以來常改革不已壬辰元以來至景初元年丁巳

歲積四千四十六算上此元以天正建子黃鍾之月爲曆初元首之歲夜半甲子朔旦冬至元法萬一千五十八

紀法千八百四十三

紀月二萬二千七百九十五

章歲十九

章月二百四十五

章閏七

通數十三萬四千六百三十

日法四千五百五十九

餘數九千六百七十

周天六十七萬三千一百五十

紀歲中十二

氣法十二

沒分六萬七千三百一十五

沒法九百六十七

月周二萬四千六百三十八

通法四十七

會通七十九萬百一十

朔望合數六萬七千三百一十五

入交限數七十三萬二千七百九十五

通周十二萬五千六百二十一

周日日餘二千五百二十八

周虛二千三十一

斗分四百五十五

甲子紀第一

紀首合朔月在日道裏

交會差率四十一萬二千九百一十九。

遲疾差率十萬三千九百四十七。

甲戌紀第二

紀首合朔月在日道裏。

交會差率五十一萬六千五百二十九。

遲疾差率七萬三千七百六十七。

甲申紀第三

紀首合朔月在日道裏。

交會差率六十二萬一百三十九。

遲疾差率四萬三千五百八十七。

甲午紀第四

紀首合朔月在日道裏。

交會差率七十二萬三千七百三十九。

遲疾差率一萬三千四百七。

甲辰紀第五

紀首合朔月在日道裏。

交會差率三萬七千二百四十九。

遲疾差率一萬八千八百四十八。

甲寅紀第六

紀首合朔月在日道裏。

交會差率十四萬八百五十九。

遲疾差率十萬八千六百六十八。

交會紀差十萬三千六百一十。求其數之所生者，置一紀積月，以通數乘之，會通去之，所去之餘，紀差之數也。以之轉加前紀，則得後，加之未滿會通者，則紀首之歲天正合朔月在日道裏。滿去之，則月在日道表。加表滿在裏，加裏滿在表。

遲疾紀差三萬一百八十。求其數之所生者，置一紀積月，以通數乘之，通周去之，餘以減通周，所減之餘，紀差之數也。以之轉減前紀，則得後，不足減者，加通周。

求次元紀差率，轉減前元甲寅紀差率，餘則次元甲子紀差率也。求次紀，如上法也。

推朔積月術曰：置壬辰元以來盡所求年，外所求，以紀法除之，所得算外，所入紀第也。餘則入紀年數也。以章月乘之，如章歲而一，爲積月，不盡爲閏餘。閏餘十二以上，其年有閏。閏月以無中氣爲正。

推朔術曰：以通數乘積月，爲朔積分，如日法而一，爲積日，不盡爲小餘。以六十去積日，餘爲大餘。大餘命以紀，算外，所求年天正十一月朔日也。

求次月，加大餘二十九，小餘二千四百一十九。小餘滿日法，從大餘，命如前，次月朔日也。小餘二千一百四十以上，其月大也。

推弦望，加朔大餘七，小餘千七百四十四，小分一。小分滿二從小餘，小餘滿日法從大餘，大餘滿六十去之，餘命以紀，算外，上弦日也。又加得望、下弦、後月朔。其月蝕望者，定小餘如在中節者，定小餘如所近中節閏限數，限數以下者，算上爲日。望在中節前後各四日以還者，視限數；望在中節前後各五日以上者，視閏限。

推二十四氣術曰：置所入紀年，外所求，以餘數乘之，滿紀法爲大餘，不盡爲小餘。大餘滿六十去之，餘命以紀，算外，天正十一月冬至日也。

求次氣，加大餘十五，小餘四百二，小分十一。小分滿氣法從小餘，小餘滿紀法從大餘，命如前，次氣日也。

推閏月術曰：以閏餘減章歲，餘以歲中乘之，滿章閏得一月。餘滿半法以上，亦得一月。數從天正十一月起，算外，閏月也。閏有進退，以無中氣御之。

大雪十一月節。　限數千二百四十二　閏限千二百四十八

冬至十一月中。　限數千二百五十四　閏限千二百四十五

小寒十二月節。　限數千二百四十五　閏限千二百二十四

節氣	限數	間限
大寒十二月中	千二百一十三	千一百九十二
立春正月節	千一百七十二	千一百四十七
雨水正月中	千一百二十九	千九十二
驚蟄二月節	千六十七	千四十六
春分二月中	千八	九百七十九
清明三月節	九百五十一	九百二十五
穀雨三月中	九百	八百七十九
立夏四月節	八百五十七	八百四十
小滿四月中	八百二十三	八百一十三
芒種五月節	八百	七百九十九
夏至五月中	七百九十八	八百
小暑六月節	八百五	八百一十五
大暑六月中	八百二十五	八百四十五
立秋七月節	八百五十九	八百八十三
處暑七月中	九百七	九百三十五
白露八月節	九百六十三	九百九十二
秋分八月中	千二十一	千五十一
寒露九月節	千八十	千一百七
霜降九月中	千一百三十二	千一百五十七
立冬十月節	千一百八十一	千一百九十八
小雪十月中	千二百一十五	千二百三十九

推沒滅術曰因冬至積日有小餘者加積一以沒分乘之以沒法除之所得爲大餘不盡爲小餘大餘滿六十去之餘命以紀算外即去年冬至後沒日也

求次沒加大餘六十九小餘五百九十二小餘滿沒法得一從大餘命如前小餘盡爲滅也

推五行用事日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者即木火金水始用事日也各減其大餘十八小餘四百八十三小分六命以紀算外各四立之前土用事日也大餘不足減者加六十小餘不足減者減大餘一加紀法小分不足減者減小餘一加氣法

推卦用事日因冬至大餘六其小餘即坎卦用事日也加小餘萬九十一滿元法從大餘即中孚用事日也

求次卦各加大餘六小餘九百六十七其四正各因其中日六其小餘

推日度術曰以紀法乘朔積日滿周天去之餘以紀法除之所得爲度不盡爲分命度從牛前五起宿次除之不滿宿則天正十一月朔夜半日所在度及分也

求次日日加一度分不加經斗除斗分分少進退一度

推月度術曰以月周乘朔積日滿周天去之餘以紀法除之所得爲度不盡爲分命如上法則天正十一月朔夜半月所在度及分也

求次月小月加度二十二分八百六大月又加一日度十三分六百七十九分滿紀法得一度則次月朔夜半月所在度及分也其冬下旬夕在張心署之

推合朔度術曰以章歲乘朔小餘滿通法爲大分不盡爲小分以大分從朔夜半日度分滿紀法從度命如前則天正十一月合朔日月所共合度也

求次月加度二十九大分九百七十七小分四十二小分滿通法從大分大分滿紀法從度經斗除其分則次月合朔日月所共合度也

推弦望日所在度加合朔度七大分七百五小分十微分一微分滿二從小分小分滿通法從大分大分滿紀法從度命如前則上弦日所在度也又加得望下弦後月合也

推弦望月所在度加合朔度九十八大分千二百七十九小分四十四滿數命如前即上弦月所在度也又加得望下弦後月合也

推日月昏明度術曰日以紀法月以月周乘所近節氣夜漏二百而一爲明分日以減紀法月以減月周餘爲昏分各以分加夜半如法爲度

推會朔交會月蝕術曰置所以入紀朔積分以所入紀下交會差率之數加之

以會通去之，餘則所求年天正十一月合朔去交度分也。以通數加之，滿會通去之，餘則次月合朔去交度分也。以朔望合數各加其月合朔去交度分，滿會通去之，餘則各其月望去度分也。朔望去交分如朔望合數以下、入交限數以上者，朔則交會，望則月蝕。

推合朔交會月蝕月在日道表裏術曰：置所入紀朔積分，以前所入紀下交會差率之數加之，倍會通去之，餘不滿會通者，紀首表天正合朔月在表；紀首裏天正合朔月在裏。滿會通去之，表滿在裏，裏滿在表。

求次月，以通數加之，滿會通去之，加裏滿在表，加表滿在裏。先交會後月蝕者，朔在表則望在表，朔在裏則望在裏。先月蝕後交會者，看蝕月朔在裏則望在表，朔在表則望在裏。交會月蝕如朔望合數以下，則前交後會；如入交限數以上，則前會後交。其前交後會近於限數者，則豫伺之前；會後交近於限數者，則後伺之。

求去交度術曰：其前交後會者，今去交度分如日法而一，所得則却去交度分也。其前會後交者，以去交度分減會通，餘如日法而一，所得則前去交度也。餘皆度分也。去交度十五以上，雖交不蝕也；十以下是蝕；十以上虧蝕微少，光晷相及而已。虧之多少，以十五為法。

求日蝕虧起角術曰：其月在外道，先交後會者，虧蝕西南角起；先會後交者，虧蝕東南角起。其月在內道，先交後會者，虧蝕西北角起；先會後交者，虧蝕東北角起。虧蝕分多少如上，以十五為法。會交中者，蝕盡。月蝕在日之衡，虧角與上反也。

月行遲疾度　損益率　盈縮積分　月行分

一日十四度十四分　益二十六　盈初　二百八十

二日十四度十一分　益二十三　盈積分一十一萬八千五百四十四　二百七十七

三日十四度八分　益二十　盈積分二十二萬三千三百九十二　二百七十四

四日十四度五分　益十七　盈積分三十一萬四千五百七十一　二百七十一

五日十四度一分　益十三　盈積分三十九萬二千七十四　二百六十九

六日十三度十四分　益七　盈積分四十五萬一千三百四十一　二百六十一

七日十三度七分　損一　盈積分四十八萬三千三百五十四　二百五十四

八日十三度一分　損六　盈積分四十八萬三千三百五十四　二百四十八

九日十二度十六分　損十　盈積分四十五萬五千九百　二百四十四

十日十二度十三分　損十三　盈積分四十一萬三百一十　二百四十一

十一日十二度十一分　損十五　盈積分四十五萬一千四十二　二百三十九

十二日十二度八分　損十八　盈積分二十八萬二千六百五十八　二百三十六

十三日十二度五分　損二十一　盈積分二十萬五百九十六　二百三十六

十四日十二度三分　損二十三　盈積分十萬四千八百五十七　二百三十一

十五日十二度五分　益二十一　縮初　二百三十三

十六日	十二度七分	益十九	縮積分九萬五千七百三十九	二百三十五
十七日	十二度九分	益十七	縮積分十八萬二千三百六十	二百三十七
十八日	十二度十二分	益十四	縮積分二十五萬九千八百六十三	二百四十
十九日	十二度十五分	益十一	縮積分三十二萬三千六百八十九	二百四十一
二十日	十二度十八分	益八	縮積分四十七萬三千八百四十八	二百四十六
二十一日	十二度三分	益四	縮積分三十一萬三百二十	二百五十
二十二日	十二度七分	損一	縮積分四十二萬八千五百四十六	二百五十四
二十三日	十三度十二分	損五	縮積分四十二萬八千五百四十六	二百五十九
二十四日	十三度十八分	損十一	縮積分四十萬五千七百五十一	二百六十五
二十五日	十四度五分	損十七	縮積分三十五萬五千六百三	二百七十一
二十六日	十四度十一分	損二十三	縮積分二十七萬八千九十九	二百七十七
二十七日	十四度十一分	損二十四	縮積分十七萬三千二百四十	二百七十八
周日	十四度十三分有小分六百二十六	損二十五有小分六百二十六	縮積分六萬二千八百二十六	二百七十九有小分六百二十六

推合朔交會月蝕入遲疾曆術曰：置所入紀朔積分，以所入紀下遲疾差率之數加之，以通周去之，餘滿日法得一日，不盡爲日餘，命日算外，則所求年天正十一月合朔入曆日也。

求次月，加一日，餘四千四百五十。求望，加十四日，日餘三千四百八十九。日餘滿日法成日，日滿二十七去之，又除餘如周日，日餘不足除者減一日，加周虛。

推合朔交會月餘定大小餘，以曆日餘乘所入曆損益率，以損益盈縮積分爲定積分，以章歲減所入曆月行分，餘以除之，所得以盈減縮加大小餘，加之滿日法者，交會加時在後日；減之不足者，交會加時在前日。月蝕者，隨定大小餘爲日加時入曆。在周日者，以周日餘乘縮積分爲定積分，以損率乘入歷日餘，又以周日日餘乘之，以周日日度小分并之，以損定積分，餘爲後定積分。以章歲減周日月行分，餘以周日月餘乘之，以周日度小分并之，以除後定積分，所得以加大小餘，如上法。推加時，以十二乘定小餘，滿日法得一辰，數從子起，算外，則朔望加時所在辰也。有餘不盡者四之，如日法而一爲少，二爲半，三爲太。又有餘者三之，如日法而一爲彊，半法以上排成之，不滿法廢棄之。以彊并少爲少彊，并半爲半彊，并太爲太彊。得二彊者爲少弱，以之并少爲半弱，以之并半爲太弱，以之并太爲一辰弱。以所在辰命之，則各得其少太半及強弱也。其月餘蝕望在中節前後四日以還，日以上者，視限數在中節前後五日以上者，視閏限定小餘如閏限限數以下者，以算上爲日。

斗二十六分四百五十五　牛八　女十二　虛十

危十七　室十六　壁九

北方九十八度分四百五十五

奎十六　婁十二　胃十四　昴十一

畢十六　觜二　參九

西方八十度

井三十三　鬼四　柳十五　星七

張十八　翼十八　軫十七

南方百十二度

角十二　亢九　氐十五　房五

心五　尾十八　箕十一

東方七十五度

中節 日行在度	日行黃道去極度	日中晷影
晝漏刻	夜漏刻	昏中星
明中星		
冬至 十一月中 斗二十少	百一十五度	丈三尺三寸
四十五	五十五	奎六弱
亢二少強		
小寒 十二月節 女二	百一十三強	丈二尺三寸
四十五八分	五十四二分	婁半強
氐七強		
大寒 十二月中 虛半強	百一十一太強	丈一尺
四十六八分	五十二二分	胃十一太強
心半		
立春 正月節 危十太弱	百六少弱	九尺六寸
四十八六分	五十一四分	畢五少弱
尾七半弱		
雨水 正月中 室八太弱	百一強	七尺九寸五分
五十八分	四十九二分	參六半弱
箕半		
驚蟄 二月節 壁八強	九十五強	六尺五寸五分
五十三三分	四十六七分	井十七少弱
斗少		
春分 二月中 奎十四少強	八十九少強	五尺二寸五分
五十五八分	四十四二分	鬼四
斗十一弱		
清明 三月節 胃一半	八十三少弱	四尺一寸五分
五十八三分	四十一七分	星四太
斗二十一半		
穀雨 三月中 昴二太	七十七太強	三尺二寸
六十五分	三十九五分	張十七
斗六半		
立夏 四月節 畢七	七十三少強	二尺五寸二分
六十二四分	三十七六分	翼十七太
女十少弱		
小滿 四月中 參四少弱	六十九太	尺九寸八分
六十三九分	三十六一分	角太弱
危太弱		
芒種 五月節 井少半弱	六十七少弱	尺六寸八分
六十四九分	三十五一分	亢五太
危十四強		
夏至 五月中 井二十五半弱	六十七強	尺五寸
六十五	三十五	氐十二少弱
室十二強		
小暑 六月節 柳三太弱	六十七太強	尺七寸
六十四七分	三十五三分	尾一太強
奎二太強		
大暑 六月中 星四強	七十	二尺
六十三八分	三十六二分	尾十五半強

婁三太			
立秋 七月節 張十二少		七十三半強	二尺五寸五分
六十二二分		三十七八分	箕九太強
胃九太強			
處暑 七月中 翼九半		七十八半強	三尺三寸三分
六十三二分		三十九八分	斗十少
畢三太			
白露 八月節 軫六太		八十四少強	四尺二寸五分
五十七八分		四十二三分	斗二十一強
參五少強			
秋分 八月中 角五弱		九十半強	五尺五寸二分
五十五二分		四十四八分	牛五少
井十六少強			
寒露 九月節 亢八少弱		九十六太強	六尺八寸五分
五十二六分		四十七四分	女七太
鬼三少強			
霜降 九月中 氐十四少強		百二少強	八尺四寸
五十三分		四十九七分	虛六太
星三太			
立冬 十月節 尾四半強		百七少強	丈八寸二分
四十八二分		五十一八分	危八強
張十五太			
小雪 十月中 箕二太強		一百一十一弱	丈一尺四寸
四十六七分		五十三三分	室三半弱
翼十五太			
大雪 十一月節 斗六		百一十三太強	丈二尺五寸六分
四十五五分		五十四五分	壁半強
翼十五太			

右中節二十四氣，如術求之，得冬至十一月中也。加之得次月節，加節得其月中。星以日所在爲正，置所求年二十四氣小餘四之，如法得一爲少，不盡少三之，如法爲強，所得以減其節氣昏明中星各定。

推五星術

五星者，木曰歲星，火曰熒惑星，土曰填星，金曰太白星，水曰辰星。凡五星之行，有遲有疾，有留有逆。曩自開闢，淸濁始分，則日月五星聚于星紀。發自星紀，並而行天，遲疾留逆，互相逮及。星與日會，同宿共度，則謂之合。從合至合之日，則謂之終。各以一終之日與一歲之日通分相約，終而率之，歲數歲則謂之合終歲數，歲終則謂之合終合數。二率既定，則法數生焉。以章歲乘合數爲合月法，以紀法乘合數爲日度法，以章月乘歲數爲合月分。如合月法爲合月，合月之餘爲月餘。以通數乘合月數，如日法而一，爲大餘，以六十去大餘，爲星合朔大餘。大餘之餘爲朔小餘。以通數乘月餘，以合月法乘朔小餘，并之，以日法乘合月法除之，所得星合入月日數也。餘以朔通法約之，爲入月日。以朔小餘減日法，餘爲朔虛分。以歷斗分乘合數爲星度斗分。木火土各以合數減歲餘，以周天乘之，如日度法而一，所得則行星度數也，餘則度餘。金水以周天乘歲數，如日度法而一，所得則行星度數也，餘則度餘也。

木合終歲數，一千二百五十五。

合終合數，一千一百四十九。

合月度法，二萬一千八百四十一。

日度法，二百一十一萬七千六百七。

合月數，一十三。

月餘，一萬一千一百二十二。

朔大餘，二十三。

朔小餘，四千九十三。

入月日一十五。
日餘一百九十九萬五千六百六十四。
朔虛分四百六十六。
斗分五十二萬一千七百九十五。
行星度三十三。
度餘一百四十七萬二千八百六十九。
火合終歲數五千一百五。
合終合數三千三百八十八。
合月法四萬五千三百七十二。
日度法四百三十萬一千八百一十四。
合月數二十六。
月餘二萬二。
朔大餘四十七。
朔小餘三千六百二十七。
入月日一十三。
日餘三百五十八萬五千二百四十。
朔虛分九百三十三。
斗分一百八萬六千五百三十。
行星度五十。
度餘一百四十一萬二千一百五十。
土合終歲數三千九百四十三。
合終合數三千八百九。
合月法七萬二千三百七十一。
日度法七百一萬九百八十七。
合月數一十二。
月餘五萬八千一百五十三。
朔大餘五十四。
朔小餘一千六百七十四。
入月日二十四。
日餘六十七萬五千三百六十四。
朔虛分二千八百八十五。
斗分一百七十三萬三千九十五。
行星度一十二。
度餘五百九十六萬二千二百五十六。
金合終歲數一千九百七。
合終合數二千三百八十五。
合月法四萬五千三百一十五。
日度法四百三十九萬五千五百五十四。
合月數九。
月餘四萬三百一十。
朔大餘二十五。
朔小餘三千五百三十五。
入月日二十五。
日餘十九萬四千九百九十。
朔虛分一千二十四。
斗分一百八萬五千二百七十五。
行星度二百九十二。
度餘十九萬四千九百九十。
水合終歲數一千八百七十。
合終合數一萬一千七百八十九。
合月法二十二萬三千九百九十一。
日度法二千一百七十二萬七千一百二十七。

合月數一。
月餘二十一萬五千四百五十九。
朔大餘二十九。
朔小餘二千四百一十九。
入月日二十八。
日餘二千三十四萬四千二百九十一。
朔虛分二千。
斗分五百三十六萬三千九百九十五。
行星度五十七。
度餘二千三十四萬四千三百六十一。
推五星術曰：置壬辰元以來盡所求年，以合終合數乘之，滿合終歲數得一，名積合，不盡名爲合餘。以合終合數減合餘，得一者星合往年，得二者合前往年，無所得，合其年。餘以減合終合數，爲度分。金水積合，偶爲晨，奇爲夕。
推五星合月，以月數月餘各乘積合，餘滿合月滿法從月，爲積月，不盡爲月餘。以紀月除積月，所得算外，所入紀也，餘爲入紀月。副以章閏乘之，滿章月得一爲閏，以減入紀月，餘以歲中去之，餘爲入歲月，命以天正起，算外，星合月也。其在閏交際，以朔御之。
推合月朔，以通數乘入紀月，滿日法得一爲積日，不盡爲小餘，以六十去積日，餘爲大餘，命以所入紀，算外，星合朔日也。
推入月日，以通數乘月餘，合月法乘朔小餘，并之，通法約之，所得滿日度法得一，則星合入月日也。不滿日餘，命日以朔，算外，入月日也。
推星合度，以周天乘度分，滿日度法得一爲度，不盡爲餘，命以牛前五度起，算外，星所合度也。
求後合月，以月數加入歲月，以餘加月餘，餘滿合法得一月，月不滿歲中，即在其年；滿去之，有閏計焉，餘爲後年；再滿在後二年。金水加晨得夕，加夕得晨也。
求後合朔，以朔大小餘數加合朔月大小餘，其月餘上成月者，又加大餘二十九，小餘二千四百一十九，小餘滿日法從大餘，命如前法。
求後入月日，以入月日日餘加入月日及餘，餘滿日度法得一，其前合朔小餘滿其虛分者去一日，後小餘滿二千四百九十一以上去二十九日，不滿去三十日，其餘則後合入月日，命以朔。求後合度數及分，如前合宿次命之。
木晨與日合伏，順十六日九十九萬七千八百三十二分，行星二度百七十九萬五千二百三十八分，而晨見東方，在日後。順疾日行五十七分之十一，五十七日行十一度。順遲日行九分，五十七日行九度，而留不行二十七日而旋。逆日行七分之一，八十四日退十二度，而復留二十七日。復遲日行九分，五十七日行九度，而復順疾日行十一分，五十七日行十一度，在日前。
夕伏西方，順十六日九十九萬七千八百三十二分，行星二度百七十九萬五千二百三十八分，而與日合。凡一終三百九十八日九百九十九萬五千六百六十四分，行星三十三度百四十七萬二千八百六十九分。
火晨與日合伏七十二日一百七十九萬二千六百一十五分，行星五十六度百二十四萬九千三百四十五分，而晨見東方，在日後。順日行二十三分之十四，一百八十四日行百一十二度。更順遲日行十二分，九十二日行四十八度，而留不行十一日而旋。逆日行六十二分之十七，六十二日退十七度，而復留十一日。復順遲日行十二分，九十二日行四十八度，而復疾日行十四分，百八十四日行百一十二度，在日前。
夕伏西方，順七十二日百七十九萬二千六百一十五分，行星五十六度百二十四萬九千三百四十五分，而與日合。凡一終七百八十日三百五十八萬五千二百三十分，行星四百一十五度二百四十九萬八千六百九十分。
土晨與日合伏十九日三百八十四萬七千六百七十五分半，行星二度六百四十九萬一千一百二十一分半，而晨見東方，在日後。順行百七十二分之十三，八十六日行六度半，而留不行三十二日半而旋。逆日行七分之一，百二日半而退六度，而復留不行三十二日半。復順日行十三分，八十六日行六度半，在日前。

夕伏西方順十九日三百八十四萬七千六百七十五分半行星二度六百四十九萬一千一百二十一分半而與日合凡一終三百七十八日六十七萬五千三百六十四分行星十二度五百九十六萬二千二百五十六分

金晨與日合伏六日退四度而晨見東方在日後而逆遲日行五分之三十日退六度留不行七日而旋順遲日行四十五分之三十三四十五日行三十三度而順疾日行一度九十一分之十四九十一日行百五度而順益疾日行一度九十一分之二十一九十一日行百一十二度在日後而晨伏東方順四十二日十九萬四千九百九十分行星五十二度十九萬四千九百九十分而與日合一合二百九十三日十九萬四千九十分行星如之

金夕與日合伏順四十二日百十九萬四千九百九十分行星五十二度十九萬四千九百九十分而夕見西方在日前順疾日行一度九十一分之二十一六十一日行百一十二度而更順遲日行一度十四分九十一日行五度而順益遲日行四十五分之三十三四十五日行三十三度而留不行七日旋逆日行五分之三十日退六度在日前夕伏西方逆六日退四度而與日合再合一終五百八十四日三十八萬九千八百八十分行星如之

水晨與日合伏十一日退七度而晨見東方在日後逆疾一日退二度而留不行一日而旋順遲日行八分之七八日行七度而順疾日行一度十八分之四十八日行二十二度在日後晨伏東方順十八日二千二百三十四萬四千二百六十一分行星三十六度二千二百三十四萬四千二百六十一分而與日合凡一合五十七日二千二百二十四萬四千二百六十一分行星如之

水夕與日合伏十八日二千二百三十四萬四千二百六十一分行星三十六度二千二百三十四萬四千二百六十一分而夕見西方在日前順疾日行一度十八分之四十八日行二十二度而更順遲日行八分之七八日行七度而留不行一日而旋逆一日退一度在日前夕伏西方逆十一日退七度而與日合凡再合一終百一十五日千八百九十六萬一千三百九十五分行星如之

五星曆步術以法伏日度餘加星合日度餘餘滿日度法得一從全命之如前得星見日及餘度也以星行分母乘見度分如日度法得一分不盡半法以上亦得一而日加所行分滿其母得一度逆順母不同以當行之母乘故分如故母而一當行分也留者承前逆則減之伏不盡度除斗分以行母為率分有損益前後相御武帝侍中平原劉智以斗曆改憲推四分法三百年而減一日以百五十為度法三十七為斗分

推甲子為上元至泰始十年歲在甲午九萬七千四百一十一歲上元天正甲子朔夜半冬至日月五星始于星紀得元首之端餘以浮說名為正曆當陽侯杜預著春秋長曆說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之七有奇日官當會集此之遲疾以考成晦朔以設閏月閏月無中而北斗邪指兩辰之間所以異於他月積此以相通四時八節無違乃得成歲其微密至矣得其精微以合天道則事敘而不悖故傳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然陰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不已遂與曆錯故仲尼丘明每於朔閏發文蓋矯正得失因以宣明曆數也劉子駿造三正曆以修春秋日蝕有甲乙者三十四而三正曆惟得一蝕比諸家既最疎又六千餘歲輒益一日凡歲當累日為次而故益之此不可行之甚者自古已來諸論春秋者多述謬誤或造家術或用黃帝已來諸曆以推經傳朔日皆不諧合日蝕於朔此乃天驗經傳又書其朔蝕可謂得天而劉賈諸儒說皆以為月二日或三日公違聖人明文其弊在於守一元不與天消息也余感春秋之事嘗著曆論極言曆之通理其大指曰天行不息日月星辰各運其舍皆動物也物動則不一雖行度有大量可得而限累日為月累月為歲以新故相涉不得不有毫末之差此自然之理也故春秋日有頻月而蝕者有曠年不蝕者理不得一而算守恆數故曆無不有先後也始失於毫毛而尚未可覺積而成多以失弦望晦朔則不得不改憲以從之書所謂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易所謂治曆明時言當順天之求合非為合以驗天者也推此論之春秋二百餘年其治曆變通多矣雖數術絕滅遠尋經傳微旨大量可知時之違謬則經傳有驗學者固當曲循經傳月日日蝕以考晦朔以推時驗而皆不然各據其學以推春秋此無異於度己之跡而欲削他人足也余為曆論之後至咸寧中善

學者李修卜顯依論體爲術，名乾度曆，表上朝廷。其術合日行四分數而微增
月，術用三百歲改憲之意，二元相推，七十餘歲，承以強弱，強弱之差蓋少，而適
足以遠通盈縮。時尚書及史官，以乾度與泰始曆參校古今記注，乾度曆殊勝
泰始曆，上勝官曆四十五事。今其術具存。又幷考古今十曆以驗春秋，知三統
之最疏也。

春秋大凡七百七十九日，三百九十三經，三百八十六傳。　其四十七日蝕。三經，甲乙。

黃帝曆得四百六十六日。　一蝕。

顓頊曆得五百九日。　八蝕。

夏曆得五百三十六日。　十四蝕。

真夏曆得四百六十六日。　一蝕。

殷曆得五百三日。　十三蝕。

周曆得五百六日。　十三蝕。

真周曆得四百八十五日。　一蝕。

魯曆得五百二十九日。　十三蝕。

三統曆得四百八十四日。　一蝕。

乾象曆得四百九十五日。　七蝕。

泰始曆得五百一十日。　十九蝕。

乾度曆得五百三十八日。　十九蝕。

今長曆得七百三十六日。

三十日蝕。失三十三日，經傳誤。　四日蝕。三經，甲乙。

漢末宋仲子集七曆以考春秋，案其夏周二曆術數，皆與藝文志所記不同，故
更名爲真夏、真周曆也。

穆帝永和八年，著作郎瑯邪王朔之造通曆，以甲子爲上元，積九萬七千年，四
千八百八十三爲紀法，千二百五爲斗分，因其上元爲開闢之始。

後秦姚興時，當孝武太元九年，歲在甲申，天水姜岌造三紀甲子元曆，其略曰：
治曆之道，必審日月之行，然後可以上考天時，下察地化。一失其本，則四時變
移，故仲尼之作春秋，日以繼月，月以繼時，時以繼年，年以首事，明天時者人事
之本，是以王者重之。自皇羲以降，暨于漢魏，各自制曆，以求厥中，考其疏密，惟
交會薄蝕可以驗之。然書契所記，惟春秋著日蝕之變，自隱公訖于哀公，凡二
百四十二年之閒，日蝕三十有六。考其晦朔，不知用何曆也。班固以爲春秋因
魯曆，魯曆不正，故置閏失其序，魯以閏餘一之歲爲蔀首，檢春秋置閏，不與此
蔀相符也。命曆序曰：孔子爲治春秋之故，退修殷之故曆，使其數可傳於後。如
是春秋宜用殷曆正之。今考其交會，不與殷曆相應，以殷曆考春秋，月朔多不
及其日。又以檢經率多一日，傳率少一日。但公羊經傳異朔，於理可從，而經有
蝕朔之驗，傳爲失之也。服虔解傳用太極上元，太極上元乃三統曆劉歆所造
元也，何緣施於春秋？於春秋而用漢曆，於義無乃遠乎？傳之違失多矣，不惟斯
事而已。襄公二十七年冬十有一月乙亥朔，日有蝕之。傳曰：辰在申，司曆過，再
失閏也。考其去交分，交會應在此月，而不爲再失閏也。案歆曆於春秋日蝕一
朔，其餘多在二日，因附五行傳著脁與側匿之說云：春秋時諸侯多失其政，故
月行恆遲。歆不以曆失天，而爲之差說。日之蝕朔，此乃天驗也。而歆反以己曆
非此，冤天而負時曆也。杜預又以爲周衰世亂，學者莫得其真，今之所傳七曆，
皆未必是時王之術也。今誠以七家之曆以考古今交會，信無其驗也，皆由斗
分疏之所致也。殷曆以四分一爲斗分，三統以一千五百三十九分之三百八
十五爲斗分，乾象以五百八十九分之一百四十五爲斗分，今景初以一千八
百四十三分之四百五十五爲斗分，疏密不同，法數各異。殷曆斗分麤，故不施
於今；乾象斗分細，故不得通於古。景初斗分雖在麤細之中，而日之所在乃差
四度，日月虧已皆不及其次。假使日在東井而蝕，以月驗之，乃在參六度，差違
乃爾，安可以考天時人事乎？今治新曆，以二千四百五十一分之六百五爲斗
分，日在斗十七度，天正之首，上可以考合於春秋，下可以取驗於今世。以之考
春秋三十六蝕，正朔者二十有五，蝕二日者二，蝕晦者二，誤者五。凡三十三蝕，
其餘蝕經无日諱之名，無以考其得失。圖緯皆云：三百歲斗曆改憲。以今新曆
施於春秋之世，日蝕多在朔；春秋之世下至於今，凡一千餘歲，交會弦望故進

退於三蝕之間，此法乃可永載用之，豈三百歲斗歷改憲者乎。甲子上元以來，至魯隱公元年己未歲，凡八萬二千七百三十六，至晉孝武太元九年甲申歲，凡八萬三千八百四十一，算上。

元法，七千三百五十。

紀法，二千四百五十。

通數，十七萬九千四十四。

日法，六千六十三。

月周，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六。

氣分，萬二千八百六十。

元月，九萬九百四十五。

紀月，三萬三百一十五。

沒分，四萬四千七百六十一。

沒法，六百三十三。斗分六百五。

周天，八十九萬五千二百二十。一名紀日。

章月，二百三十五。

章歲，十九。

章閏，七。

章中，十二。

會數，四十七。日月八百九十三歲凡四十七會分盡。

氣中，十二。

甲子紀，　交差九千一百五十七。

甲申紀，　交差六千三百四十七。

甲辰紀，　交差三千一百一十七。

周半，一百二十七。

朔望合數，九百四十一。

周天，八十萬五千二百二十。

會歲，八百九十三。

會月，萬一千四十五。

日分法，二千五百。

章數，一百二十七。

小分，二千一百八十三。

周閏大分，七萬六千二百六十九。

歷周，四十萬七千六百一十。半周天。

會分，三萬八千一百四十四。

月周，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六。

差分，一萬一千九百八十六。

會率，一千八百八十三。

小分法，二千二百九。

入交限，一萬一百四。

小周，二百五十四。

甲子紀，　差率四萬九千一百七十八。

甲申紀，　差率五萬八千二百四十一。

甲辰紀，　差率六萬七千二百八十四。

通周，十六萬七千六百三。

周日日餘，三千三百六十三。

周虛，二千七百一。

五星約法

據出見以為正，不繫於元本。然則算步究於元初，約法施於今用，曲求其趣，則各有宜，故作者兩設其法也。岌以月蝕檢日宿度所在，為歷術者宗焉。又著渾天論，以步日於黃道，駁前儒之失，並得其中矣。

晉書卷十八

晉書卷十八考證

律曆志下章月二百四十五〇四十五宋書作三十五

會通七十九萬百一十〇一十宋書作二十

甲戌紀第二遲疾差率七萬三千九百六十七〇監本脫六十七三字今補入

甲午紀第四交會差率七十二萬三千七百三十九〇三十九宋書作四十九

又遲疾差率一萬三千四百七〇七宋書作九

甲辰紀第五遲疾差率一萬八千八百四十八〇一萬宋書作十萬

甲寅紀第六遲疾差率十萬八千六百六十八〇十萬宋書作七萬

求次月加大餘二十九小餘二千四百一十九〇 臣承祚按小餘係二千一百四十九雖云二千四百一十九疑字有譌

小寒十二月節注限數千二百四十五〇 臣龍官按此書小寒及下文立春驚蟄春分大暑霜降立冬注中數目俱與宋書小異

雨水注正月中宿八太弱〇太弱宋本作太强

木合終歲數一千二百五十五〇五十五宋書作五十三又下文合月度法二萬一千八百四十一四十一宋書作三十一度餘一百四十七萬二千八百六十九宋書無六十九三字

餘滿日度法得一從金命之〇金應作全

晉書卷十八考證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志第九

禮上

夫人含天地陰陽之靈有哀樂喜怒之情迺聖垂範以爲民極節其驕淫以防其暴亂崇高天地虔敬鬼神列尊卑之序成夫婦之義然後爲國爲家可得而治也傳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若迺太一初分燧人鑽火志有暢於恭儉情不由乎玉帛而酌玄流於春澗之右焚封豕於秋林之外亦無得而闕焉軒頊依神唐虞稽古逮乎隆周其文大備或垂百官之範置不刊之法或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皆所以弘宣天意雕刻人理叔代澆訛王風陵謝事睽光國禮亦愆家趙簡子問太叔以揖讓周旋之禮對曰蓋所謂儀而非禮也天經地義之道自茲尤缺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述三代之典垂百王之訓時無明后道噎不行若夫情尙分流隄防之仁是棄澆訛異術洙泗之風斯泯是以漢文罷再寢之與中興爲一郊之祭隨時之義不其然歟而西京元鼎之辰中興永平之日疏璧流而延冠帶啓儒門而引諸生兩京之盛於斯爲美及山魚登俎澤豕睽經禮樂恆委浮華相尙而郊禋之制綱紀或存魏氏光宅憲章斯美王肅高堂隆之徒博通前載三千條之禮十七篇之學各以舊文增損當世豈所謂致君於堯舜之道焉世屬雕牆時逢秕政周因之典務多違俗而遺編殘冊猶有可觀者也景初元年營洛陽南委粟山以爲圓丘祀之日以始祖帝舜配房俎生魚陶樽玄酒非搢紳爲之綱紀其孰能與於此者哉宣景戎旅未遑伊制太康平吳九州共一禮經咸至樂器同歸於是齊魯諸生各攜緗素武皇帝亦初平寇亂意先儀範其吉禮也則三茅不翦日觀停瑄其凶禮也則深衣布冠降席撤膳明乎一謙三益之義而教化行焉元皇中興事多權道遺文舊典不斷如髮是以常侍戴邈詣闕上疏云方今天地更始萬物權輿蕩近世之流弊創千齡之英範是故雙劍之節崇而飛白之俗成挾琴之容飾而赴曲之和作其所以興起禮文勸帝身先之也穆哀之後王猷漸替桓溫居揆政由己出而有司或曜斯文增暉執事主威長謝臣道專行記曰苟無其位不可以作禮樂豈斯之謂歟晉始則有荀顗鄭沖裁成國典江左則有荀崧刁協損益朝儀周官五禮吉凶軍賓嘉而吉禮之大莫過祭祀故洪範八政三曰祀祀者所以昭孝事祖通于神明者也漢興承秦滅學之後制度多未能復古歷東西京四百餘年故往往改變魏氏承漢末大亂舊章殄滅命侍中王粲尙書衛覬草創朝儀及晉國建文帝又命荀顗因魏代前事撰爲新禮參考今古更其節文羊祜任愷庾峻應貞並共刊定成百六十五篇奏之太康初尙書僕射朱整奏付尙書郎摯虞討論之虞表所宜損增曰臣典校故太尉顗所撰五禮臣以爲夫革命以垂統帝王之美事也隆禮以率教邦國之大務也是以臣前表禮事稽留求速訖施行又以喪服最多疑闕宜見補定又以今禮篇卷煩重宜隨類通合事久不出懼見寢嘿蓋冠婚祭會諸吉禮其制少變至於喪服世之要用而特易失旨故子張疑高宗諒陰三年子思不聽其子服出母子游謂異父昆弟大功而子夏謂之齊衰及孔子沒而門人疑於所服此等皆明達習禮仰讀周典俯師仲尼漸漬聖訓講肄積年及遇喪事猶尙若此明喪禮易惑不可不詳也況自此已來篇章焚散去聖彌遠喪制詭繆固其宜矣是以喪服一卷卷不盈握而爭說紛然三年之喪鄭云二十七月王云二十五月改葬之服鄭云服緦三月王云葬訖而除繼母出嫁鄭云皆服王云從乎繼寄育乃爲之服無服之殤鄭云子生一月哭之一日王云以哭之日易服之月如此者甚衆喪服本文省略必待注解事義迺彰其傳說差詳世稱子夏所作鄭王祖經宗傳而各有異同天下並疑莫知所定而顗直書古經文而已盡除子夏傳及先儒注說其事不可得行及其行事故當還頒異說一彼一此非所以定制也臣以爲今宜參采禮記略取傳說補其未備一其殊義可依準王景侯所撰喪服變除使類統明正以斷疑爭然後制無二門咸同所由又有此禮當班於天下不宜繁多顗爲百六十五篇篇爲一卷合十五餘萬言臣猶謂卷多文煩類皆重出案尙書堯典祀山川之禮惟於東嶽備稱牲幣之數陳所用之儀其餘則但曰如初周禮祀天地五帝享先王其事同者皆曰亦如之文約而義舉今禮儀事同

而名異者輒別爲篇篇卷煩而不典皆宜省文通事隨類合之事有不同乃列其異如此所減三分之一虞討論新禮訖以元康元年上之所陳惟明堂五帝二社六宗及吉凶王公制度凡十五篇有詔可其議後虞與傅咸纘續其事竟未成功中原覆沒虞之決疑注是其遺事也逮于江左僕射刁協太常荀崧補緝舊文光祿大夫蔡謨又踵修其事云

魏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祀武帝以配天宗祀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於是時二漢郊禋之制具存魏所損益可知

四年八月天子東巡過繁昌使執金吾臧霸行大尉事以特牛祠受禪壇

景初元年十月乙卯始營洛陽南委粟山爲圓丘詔曰昔漢氏之初承秦滅學之後採摭殘缺以備郊祀自甘泉后土雍宮五畤神祇兆位多不經見並以興廢無常一彼一此四百餘年廢無禘禮古代之所更立者遂有闕焉曹氏世係出自有虞氏今祀圓丘以始祖帝舜配號圓丘曰皇皇帝天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祇以武宣皇后配宗祀皇考高祖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十二月壬子冬至始祀皇皇帝天于圓丘以始祖有虞帝舜配自正始以後終魏世不復郊祀

魏元帝咸熙二年十二月甲子持節侍中太保鄭沖兼太尉司隸校尉李憙奉皇帝璽綬策書禪位于晉景寅武皇帝設壇場于南郊柴燎告類于上帝是時尚未有祖配泰始二年正月詔曰有司前奏郊祀權用魏禮朕不慮改作之難令便爲永制衆議紛互遂不時定不得以時供饗神祇配以祖考日夕難企貶食忘安其便郊祀時羣臣又議五帝即天地王氣時異故殊其號雖名有五其實一神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坐五郊改五精之號皆同稱昊天上帝各設一坐而已地郊又除先后配祀帝悉從之二月丁丑郊祀宣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是年十一月有司又議奏古者丘郊不異宜并圓丘方丘於南北郊更修立壇兆其二至之祀合於二郊帝又從之一如宣帝所用王肅議也是月庚寅冬至帝親祀圓丘於南郊自是後圓丘方澤不別立

太康三年正月帝親郊祀皇太子皇子悉侍祠十年十月又詔曰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而周官云祀天旅上帝又曰祀地旅四望望非地則明堂上帝不得爲天也往者衆議除明堂五帝位考之禮文不正且詩序曰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宣帝以神武創業既已配天復以先帝配天於義亦所不安其復明堂及南郊五帝位愍帝都長安未及立郊廟而敗元帝渡江太興二年始議立郊祀儀尚書令刁協國子祭酒杜夷議宜須旋都洛邑乃修之司徒荀組據漢獻帝都許即便立郊自宜於此修奉驃騎王導僕射荀崧太常華恆中書侍郎庾亮皆同組議事遂施行立南郊於巳地其制度皆太常賀循所定多依漢及晉初之儀三月辛卯帝親郊祀饗配之禮一依武帝始郊故事是時尚未立北壇地祇衆神共在天郊

明帝太寧三年七月始詔立北郊未及建而帝崩及成帝咸和八年正月追述前旨於覆舟山南立之天郊則五帝之佐日月五星二十八宿文昌北斗三台司命軒轅后土太一天一太微勾陳北極雨師雷電司空風伯老人凡六十二神也地郊則五嶽四望四海四瀆五湖五帝之佐沂山嶽山白山霍山醫無閭山蔣山松江會稽山錢唐江先農凡四十四神也江南諸小山蓋江左所立猶如漢西京關中小水皆有祭秩也是月辛未祀北郊始以宣穆張皇后配地魏氏故事非晉舊也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將北郊有疑議太常顧和表泰始中合二至之禮於二郊北郊之月古無明文或以夏至或同用陽月漢光武正月辛未始建北郊此則與南郊同月及中興草創百度從簡合七郊於一丘憲章未備權用斯禮蓋時宜也至咸和中議別立北郊同用正月魏承漢後正月祭天以地配時高堂隆等以爲禮祭天不以地配而稱周禮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於是從和議是月辛未南郊辛巳北郊帝皆親奉

安帝元興三年劉裕討桓玄走之己卯告義功于南郊是年帝蒙塵江陵未反其明年應郊朝議以爲宜依周禮宗伯攝職三公行事尚書左丞王訥之獨曰既殯郊祀自是天子當陽有君存焉稟命而行何所辯也郊之與否豈如今日

之比乎。議者又云今宜郊。故是承制所得令三公行事。又郊天極尊。惟一而已。故非天子不祀也。庶人以上莫不蒸嘗。嫡子居外。介子執事。未有不親受命而可祭天者。納之又曰。武皇受禪。用二月郊。元帝中興。以三月郊。今郊時未過日月。望輿駕無爲欲速。而使皇輿旋反。更不得親奉也。於是從納之議。

郊廟牲幣璧玉之色。雖有成文。秦世多以騮駒。漢則但云犢。未辯其色。江左南北郊同用玄牲。明堂廟社同以赤牲。禮有事告祖禰宜社之文。未有告郊之典也。漢儀天子之喪。使太尉告謚于南郊。他無聞焉。

魏文帝黃初四年七月。帝將東巡。以大軍當出。使太常以一特牛告祠南郊。及文帝崩。太尉鍾繇告謚南郊。皆是有事於郊也。江左則廢。

禮。春分祀朝日於東。秋分祀夕月於西。漢武帝郊泰畤。平旦出竹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既郊日月。又不在東西郊也。後遂旦夕常拜。故魏文帝詔曰。漢氏不拜日於東郊。而旦夕常於殿下東西拜日月。煩褻似家人之事。非事天神之道也。

黃初二年正月乙亥。祀朝日于東郊之外。又違禮二分之義。

魏明帝太和元年二月丁亥。祀朝日于東郊。八月己丑。祀夕月于西郊。始得古禮。及武帝太康二年。有司奏春分依舊請車駕祀朝日。寒溫未適。可不親出。詔曰。禮儀宜有常。若如所奏。與故太尉所撰不同。復爲無定制也。間者方難未平。故每從所奏。今戎事弭息。惟此爲大。按此詔帝復爲親祀朝日也。此後廢。

禮。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魏文帝卽位。用漢明堂而未有配。

明帝太和元年。始宗祀文帝於明堂。齊王亦行其禮。晉初以文帝配。後復以宣帝。尋復還以文帝配。其餘無所變革。是則郊與明堂同配異配。參差不同矣。摯虞議以爲漢魏故事。明堂祀五帝之神。新禮五帝卽上帝。卽天帝也。明堂除五帝之位。惟祭上帝。按仲尼稱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周禮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望非地。則上帝非天。斷可識矣。郊丘之祀。掃地而祭。牲用繭栗。器用陶匏。事反其始。故配以遠祖。明堂之祭。備物以薦。三牲並陳。籩豆成列。禮同人理。故配以近考。郊堂兆位。居然異體。牲牢品物。質文殊趣。且祖考同配。非謂尊嚴之美。三日再祀。非謂不黷之義。其非一神。亦足明矣。昔在上古。生爲明王。歿則配五行。故太昊配木。神農配火。少昊配金。顓頊配水。黃帝配土。此五帝者。配天之神。同兆之於四郊。報之於明堂。祀天大裘而冕。五帝亦如之。或以爲五精之帝。佐天育物者也。前代相因。莫之或廢。晉初始從異議。庚午詔書。明堂及南郊除五帝之位。惟祀天神。新禮奉而用之。前太醫令韓楊上書。宜如舊祀五帝。太康十年。詔已施用。宜定新禮。明堂及郊祀五帝如舊。詔從之。江左以議。後未遑脩建。

漢儀。太史每歲上其年曆。先立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常讀五時令。皇帝所服。各隨五時之色。帝升御坐。尚書令以下就席位。尚書三公郎以令置案上。奉以入。就席伏讀訖。賜酒一巵。魏氏常行其禮。魏明帝景初元年。通事白曰。前後但見讀春夏秋冬四時令。至於服黃之時。獨闕不讀。今不解其故。散騎常侍領太史令高堂隆以爲黃於五行。中央土也。王四季各十八日。土生於火。故用事之末服黃。三季則否。其令則隨四時。不以五行爲令也。是以服黃無令。斯則魏氏不讀大暑令也。及晉受命。亦有其制。傅咸云。立秋一日。白路光於紫庭。白旂陳於玉堦。然則其日旂路皆白也。

成帝咸和五年六月丁未。有司奏讀秋令。兼侍中散騎常侍荀弈。兼黃門侍郎散騎侍郎曹宇駁曰。尚書三公曹奏讀秋令。儀注舊典未備。臣等參議光祿大夫臣華恆議。武皇帝以秋夏盛暑。常闕不讀令。在春冬不廢也。夫先王所以順時讀令者。蓋後天而奉天時。正服尊嚴之所重。今服章多闕。加比熱隆赫。臣等謂可如恆議。依故事闕而不讀。詔可。六年三月。有司奏今月十六日立夏。今正服漸備。四時讀令。是祇述天和隆殺之道。謂今故宜讀夏令。奏可。

禮。孟春之月。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耤。至秦滅學。其禮久廢。漢文帝之後。始行斯典。魏之三祖亦皆親耕耤田。及武帝泰始四年。有司奏耕祠先農。可令有司行事。詔曰。夫國之大事。在祀與農。是以古之聖王。躬耕帝耤。以供郊廟之粢盛。且以訓化天下。近世以來。耕耤止於數步之中。空有慕古之名。曾無供祀訓農之實。而有百官車徒

之費今脩千畝之制當與羣公卿士躬稼穡之艱難以率先天下主者詳具其制下河南處田地於東郊之南洛水之北若無官田隨宜便換而不得侵人也於是乘輿御木輅以耕以太牢祀先農自惠帝之後其事便廢

江左元帝將脩耕藉尙書符問藉田至尊應躬祠先農不賀循答漢儀無止有至尊應自祭之文然則周禮王者祭四望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以此不爲無親祭之義也宜立兩儀注賀循等所上儀注又未詳允事竟不行後哀帝復欲行其典亦不能遂漢儀縣邑常以乙日祠先農乃耕於乙地以景戌日祠風伯於戌地以己丑日祠雨師於丑地牲用羊豕立春之日皆靑幡幘迎春于東郊外野中迎春至自野中出則迎拜之而還弗祭三時不迎

魏氏惟天子耕藉藩鎭闕諸侯百畝之禮及武帝末有司奏古諸侯耕藉田百畝躬執耒以奉社稷宗廟以勸率農功今諸王臨國宜依脩耕藉之義然竟未施行

周禮王后帥內外命婦享先蠶於北郊漢儀皇后親桑東郊苑中蠶室祭蠶神曰苑窳婦人寓氏公主祠用少牢

魏文帝黃初七年正月命中宮蠶于北郊依周典也及武帝太康六年散騎常侍華嶠奏先王之制天子諸侯親耕藉田千畝后夫人躬蠶桑宮今陛下以聖明至仁脩先王之緒皇后體資生之德合配乾之義而坤道未光蠶禮尙缺以爲宜依古式備斯盛典詔曰昔天子親藉以供粢盛后夫人躬蠶以備祭服所以聿遵孝敬明教示訓也今藉田有制而蠶禮不脩由中間務多未暇崇備今天下無事宜脩禮以示四海其詳依古典及近代故事以參今宜明年施行於是蠶於西郊蓋與藉田對其方也乃使侍中成粲草定其儀先蠶壇高一丈方二丈爲四出陛陛廣五尺在皇后採桑壇東南帷宮外門之外而東南去帷宮十丈在蠶室西南桑林在其東取列侯妻六人爲蠶母蠶將生擇吉日皇后著十二笄步搖依漢魏故事衣青衣乘油畫雲母安車駕六騩馬女尙書著貂蟬佩璽陪乘載筐鉤公主三夫人九嬪世婦諸太妃太夫人及縣鄉君郡公侯特進夫人外世婦命婦皆步搖衣青各載筐鉤從蠶先桑二日蠶室生蠶著簿上桑日皇后未到大祝令質明以一太牢告祠謁者一人監祠祠畢徹饌班餘胙於從桑及奉祠者皇后至西郊升壇公主以下陪列壇東皇后東面躬桑採三條諸妃公主各採五條縣鄉君以下各採九條悉以桑授蠶母還蠶室事訖皇后還便坐公主以下乃就位設饗宴賜絹各有差

前漢但置官社而無官稷王莽置官稷後復省故漢至魏但太社有稷而官社無稷故常二社一稷也

晉初仍魏無所損益至太康九年改建宗廟而社稷祠壇與廟俱徙乃詔曰社實一神其并二社之祀於是車騎司馬傅咸表曰祭法王社大社各有其義天子尊事宗廟故冕而躬耕躬耕也者所以重孝享之粢盛親耕故自報自爲立社者爲藉田而報者也國以人爲本人以穀爲命故又爲百姓立社而祈報焉事異報殊此社之所以有二也王景侯之論王社亦謂春祈藉田秋而報之也其論大社則曰王者布下圻內爲百姓立之謂之大社不自立之於京都也景侯此論據祭法祭法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景侯解曰今之里社是也景侯解祭法則以置社爲人間之社矣而別論復以大社爲人間之社未曉此旨也大社天子爲百姓而祀故稱天子社郊特牲曰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羣姓之衆王者通爲立社故稱大社也若夫置社其數不一蓋以里所爲名左氏傳盟于清丘之社是衆庶之社既已不稱大矣若復不立之京師當安所立乎祭法又曰王爲羣姓立七祀王自爲立七祀言自爲者自爲而祀也爲羣姓者爲羣姓而祀也大社與七祀其文正等說者窮此因云墳籍但有五祀無七祀也按祭五祀國之大祀七者小祀周禮所云祭凡小祀則墨冕之屬也景侯解大厲曰如周社鬼有所歸乃不爲厲今云無二社者稱景侯祭法不謂無二則曰口傳無其文也夫以景侯之明擬議而後爲解而欲以口論除明文如此非但二社當見思惟景侯之解亦未易除也前被勑尙書召誥乃社于新邑惟一太牢不二社之明義也按郊特牲曰社稷太牢必援一牢之文以明社之無二明稷無牲矣說者曰舉社則稷可知苟可舉社以明稷何獨不舉一以明二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若有二而除之不若過而存之況存之有義而除之無據

子周禮封人掌設社壝無稷字今帝社無稷蓋出於此然國主社稷故經傳動稱社稷周禮王祭社稷則絺冕此王社有稷之文也封人所掌壝之無稷字說者以爲略文從可知也謂宜仍舊立二社而加立帝社之稷時成粲議據景侯論大社不立京都欲破鄭氏學咸重表以爲如祭法之論景侯之解交以此壞大雅云乃立冢土毛公解曰冢土大社也景侯解詩即用此說禹貢惟土五色景侯解曰王者取五色土爲大社封四方諸侯各割其方色王者覆四方也如此大社復爲立京都也不知此論何從而出而與解乖上違經記明文下壞景侯之解臣雖頑蔽少長學門不能默已謹復續上劉寔與咸議同詔曰社稷一神而相襲二位衆議不同何必改作其便仍舊一如魏制其後摯虞奏以爲臣按祭法王爲羣姓立社曰太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又曰以血祭社稷則大社也又曰封人掌設王之社壝又有軍旅宜乎社則王社也太社爲羣姓祈報祈報有時主不可廢故凡被社釁鼓主奉以從是也此皆二社之明文前代之所尊以尙書召誥社于新邑三牲各文詩稱乃立冢土無兩社之文故廢帝社惟立大社詩書所稱各指一事又皆在公旦制作之前未可以易周禮之明典祭法之正義前改建廟社營一社之處朝議斐然執古匡今世祖武皇帝躬發明詔定二社之義以爲永制宜定新禮從二社詔從之至元帝建武元年又依洛京立二社一稷其大社之祝曰地德普施惠存無疆乃建大社保祐萬邦悠悠四海咸賴嘉祥其帝社之祝曰坤德厚載邦畿是保乃建帝社以神地道明祀惟辰景福來造

漢儀每月旦太史上其月曆有司侍郞尙書見讀其令奉行其正朔前後二日牽牛酒至社下故以祭日日有變割羊以祠社用救日變執事者長冠衣絳領袖緣中衣絳絝以行禮如故事自晉受命日月將交會太史乃上合朔尙書先事三日宣攝內外戒嚴摯虞決疑曰凡救日蝕者著赤幘以助陽也日將蝕天子素服避正殿內外嚴警太史登靈臺伺候日變便伐鼓於門聞鼓音侍臣皆著赤幘帶劍入侍三臺令史以上皆各持劍立其戶前衞尉卿驅馳繞宮伺察守備周而復始亦伐鼓於社用周禮也又以赤絲爲繩以繫社祝史陳辭以責之勾龍之神天子之上公故陳辭以責之日復常乃罷

漢建安中將正會而太史上言正旦當日蝕朝士疑會否共諮尙書令荀彧時廣平計吏劉卲在坐曰梓愼裨竈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天時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日蝕在一然則聖人垂制不爲變異豫廢朝禮者或災消異伏或推術謬誤也或及衆人咸善而從之遂朝會如舊日亦不蝕卲由此顯名至武帝咸寧三年四年並以正旦合朔却元會改魏故事也

元帝太興元年四月合朔中書侍郞孔愉奏曰春秋日有蝕之天子伐鼓于社攻諸陰也諸侯伐鼓于朝臣自攻也按尙書符若日之有變便擊鼓於諸門有違舊典詔曰所陳有正義輒勑外改之至康帝建元元年太史上元日合朔後復疑應却會與否庾冰輔政寫劉卲議以示八坐于時有謂卲爲不得禮意荀或從之是勝人之一失故蔡謨遂著議非之曰卲論災消異伏又以梓愼裨竈猶有錯失太史上言亦不必審其理誠然也而云聖人垂制不爲變異豫廢朝禮此則謬矣災祥之發所以譴告人君王者之所重誡故素服廢樂退避正寢百官降物用幣伐鼓躬親而救之夫敬誡之事與其疑而廢之寧愼而行之故孔子老聃助葬於巷黨以喪不見星而行故日蝕而止柩曰安知其不見星也而卲廢之是棄聖賢之成規也魯桓公壬申有災而以乙亥嘗祭春秋譏之災事既過猶追懼未已故廢宗廟之祭況聞天眚將至行慶樂之會於禮乖矣禮記所云諸侯入門不得終禮者謂日官不豫言諸侯入見蝕乃知耳非先聞當蝕而朝會不廢也引此可謂失其義旨劉卲所執者禮記也夫子老聃巷黨之事亦禮記所言復違而反之進退無據然荀令所言漢朝所從遂使此言至今見稱莫知其謬矣後君子將擬以爲式故正之云爾於是冰從衆議遂以却會至永和中殷浩輔政又欲從劉卲議不却會王彪之據咸寧建元故事又曰禮云諸侯旅見天子不得終禮而廢者四自謂卒暴有之非爲先存其事而僥倖史官推術謬錯故不豫廢朝禮也於是又從彪之議

尙書禋于六宗諸儒互說往往不同王莽以易六子遂立六宗祠魏明帝時疑其事以問王肅亦以爲易六子故不廢及晉受命司馬彪等表六宗之祀不應

特立新禮於是遂罷其祀其後摯虞奏之又以為按舜受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則六宗非上帝之神又非山川之靈也周禮四師職曰用牲于社宗黨正職曰春秋祭禜亦如之肆師之宗與社並列則班與社同也黨正之宗文不繫社則神與社異也周之命祀莫重郊社宗同於社則貴神明矣又月令孟冬祈于天宗則周禮祭禜月令天宗六宗之神也漢光武即位高邑依虞書禋于六宗安帝元初中立祀乾位禮同大社魏氏因之至景初二年大議其神朝士紛紜各有所執惟散騎常侍劉卲以為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六宗者太極沖和之氣為六氣之宗者也虞書謂之六宗周書謂之天宗是時考論異同而從其議漢魏相仍著為貴祀凡崇祀百神放而不致有其興之則莫敢廢之宜定新禮祀六宗如舊詔從之

禮王為羣姓立七祀曰司命中霤國門國行太厲戶竈仲春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祀高禖毛詩緜衣篇高子曰靈星之尸漢興高帝亦立靈星祠及武帝以李少君故始祠竈及生戾太子始立高禖漢儀云國家亦有五祀有司行事其禮頗輕於社稷則亦存其典矣又云常以仲春之月立高禖祠于城南祀以特牲又是月也祠老人星于國都南郊老人星廟立夏祭竈季秋祠心星于城南壇心星廟元康時洛陽猶有高禖壇百姓祠其旁或謂之落星是後諸祀無聞江左以來不立七祠靈星則配饗南郊不復特置焉左氏傳龍見而雩經典尚矣漢儀自立春至立夏盡立秋郡國尚旱郡縣各掃除社稷其旱也公卿官長以次行雩禮求雨閉諸陽衣皂興土龍立土人舞僮二佾七日一變如故事

武帝咸寧二年春分久旱四月丁巳詔曰諸旱處廣加祈請五月庚午始祈雨于社稷山川六月戊子獲澍雨此雩之舊典也

太康三年四月十年二月又如之其雨多則禜祭赤幘朱衣閉諸陰朱索禜社伐朱鼓焉

周禮王者祭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伯雨師社稷五土五嶽山林川澤四方百物兆四類四望亦如之

魏文帝黃初二年六月庚子初禮五嶽四瀆咸秩羣祀瘞沈珪璧六年七月帝以舟軍入淮九月壬戌遣使者沈璧于淮

魏明帝太和四年八月帝東巡遣使者以特牛祠中嶽

魏元帝咸熙元年行幸長安使使者以璧幣禮祠華山及穆帝升平中何琦論備五嶽祠曰唐虞之制天子五載一巡狩順時之方柴燎五嶽望于山川徧于羣神故曰因名山升中于天所以昭告神祇饗報功德是以災厲不作而風雨寒暑以時降及三代年數雖殊而其禮不易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著在經記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及秦漢都西京涇渭長水雖不在祀典以近咸陽故盡得比大川之祠而正立之祀可以闕哉自永嘉之亂神州傾覆茲事替矣惟灊之天柱在王略之內也舊臺選百戶吏卒以奉其職中興之際未有官守廬江郡常遣太史兼假四時禱賽春釋寒而冬請冰咸和迄今又復隳替計今非典之祠可謂非一考其正名則淫昏之鬼推其糜費則百姓之蠹而山川大神更為簡闕禮俗頹紊人神雜擾公私奔蔑漸以繁滋良由頃國家多難日不暇給草建廢滯事有未遑今元憝已殲宜修舊典嶽瀆之域風教所被來蘇之眾咸蒙德澤而神明禋祀未之或甄巡狩柴燎其廢尚矣崇明前典將俟皇輿北旋稽古憲章大釐制度俎豆牲牢祝嘏大辭舊章靡記可令禮官作式歸諸誠簡以達明德馨香如斯而已其諸祆孽可粗依法令先去其甚俾邪正不黷時不見省

昔武王入殷未及下車而封先代之後蓋追思其德也孔子以大聖而終於陪臣未有封爵至漢元帝孔霸以帝師賜爵號褒成君奉孔子後

魏文帝黃初二年正月詔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祀令魯郡脩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衞之及武帝泰始三年十一月改宗聖侯孔震為奉聖亭侯又詔太學及魯國四時備三牲以祀孔子

明帝太寧三年詔給奉聖亭侯孔亭四時祠孔子祭宜如泰始故事

禮始立學必先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用幣漢世雖立學斯禮無聞魏齊王正始二年二月帝講論語通五年正月講尚書通七年十二月講禮記通並使太常釋奠以太牢祠孔子於辟雍以顏回配

武帝泰始七年皇太子講孝經通咸寧三年講詩通太康三年講禮記通惠帝元康三年皇太子講論語通元帝太興二年皇太子講論語通太子並親釋奠以太牢祠孔子以顏回配成帝咸康元年帝講詩通穆帝升平元年三月帝講孝經通孝武寧康三年七月帝講孝經通並釋奠如故事穆帝孝武並權以中堂爲太學

故事祀皋陶於廷尉寺新禮移祀於律署以同祭先聖於太學也故事祀以社日新禮改以孟秋之月以應秋政摯虞以爲按虞書皋陶作士師惟明克允國重其功人思其當是以獄官禮其神繫者致其祭功在斷獄之成不在律令之始也太學之設義重太常故祭于太學是崇聖而從重也律署之置卑於廷尉移祀於署是去重而就輕也律非正署廢興無常宜如舊祀於廷尉又祭用仲春義取重生改用孟秋以應刑殺理未足以相易宜定新禮皆如舊制可

歲旦常設葦茭桃梗磔雞於宮及百寺之門以禳惡氣按漢儀則仲夏設之有桃印無磔雞及魏明帝大修禳禮故何晏禳祭議雞特牲供禳釁之事磔雞宜起於魏印本漢制所以輔卯金又宜魏所除也且未詳改仲夏在歲旦之所起耳

魏明帝青龍元年詔郡國山川不在祀典勿立祠

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詔曰昔聖帝明王修五嶽四瀆名山川澤各有定制所以報陰陽之功故也然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故祝史薦而無媿辭是以其人敬慎幽冥而淫祀不作末世信道不篤僭禮瀆神縱欲祈請曾不敬而遠之徒偷以求幸祆妄相煽舍正爲邪故魏朝疾之其按舊禮具爲之制使功著於人者必有其報而祆淫之鬼不亂其間二年正月有司奏春分祠厲殃及禳祠詔曰不在祀典除之

王制天子七廟諸侯以下各有等差禮文詳矣漢獻帝建安十八年五月以河北十二郡封魏武帝爲魏公是年七月始建宗廟于鄴自以諸侯禮立五廟也後雖進爵爲王無所改易

延康元年文帝繼王位七月追尊皇祖爲大王夫人曰大王后黃初元年十一月受禪又追尊大王曰大皇帝皇考武王曰武皇帝二年六月以洛京宗廟未成乃祠武帝於建始殿親執饋奠如家人禮按禮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庶人無廟故祭於寢帝者行之非禮甚矣

明帝太和三年六月又追尊高宗大長秋曰高皇夫人吳氏曰高皇后並在鄴廟之所祠則文帝之高祖處士曾祖高皇大帝共一廟考太祖武皇帝特一廟百世不毀然則所祠止於親廟四室也其年十一月洛京廟成則以親盡遷處士主置園邑使行太傅太常韓暨行太常宗正曹恪持節迎高祖以下神主共一廟猶爲四室而已至景初元年六月羣公有司始更奏定七廟之制曰大魏三聖相承以成帝業武皇帝肇建洪基撥亂夷險爲魏太祖文皇帝繼天革命應期受禪爲魏高祖上集成大命清定華夏興制禮樂宜爲魏烈祖於太祖廟北爲二祧其左爲文帝廟號曰高祖昭祧其右擬明帝號曰烈祖穆祧三祖之廟萬世不毀其餘四廟親盡迭遷一如周后稷文武廟祧之禮文帝甄后賜死故不列廟明帝即位有司奏請追謚曰文昭皇后使司空王朗持節奉策告祠于陵三公又奏曰自古周人禘祖后稷又特立廟以祀姜嫄今文昭皇后於後嗣聖德至化豈有量哉夫以皇家世妃之尊神靈遷化而無寢廟以承享祀非以報顯德昭孝敬也稽之古制宜依周禮別立寢廟奏可

太和元年二月立廟于鄴四月洛邑初營宗廟掘地得玉璽方一寸九分其文曰天子羨思慈親明帝爲之改容以太牢告廟至景初元年十二月己未有司又奏文昭皇后立廟京師永傳享祀樂舞與祖同廢在鄴廟

魏元帝咸熙元年進文帝爵爲王追命舞陽宣文侯爲宣王忠武侯爲景王是年八月文帝薨謚曰文王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景寅受禪丁卯追尊皇祖宣王爲宣皇帝伯考景王爲景皇帝考文王爲文皇帝宣王妃張氏爲宣穆皇后景王夫人羊氏爲景皇后二年正月有司奏置七廟帝重其役詔宜權立一廟於是羣臣議奏上古清廟一宮尊遠神祇逮至周室制爲七廟以辯宗祧聖旨深弘遠跡上世敦崇唐虞舍七廟之繁華遵一宮之遠旨昔舜承堯禪受終于文祖遂陟帝位蓋三十載月正元日又格于祖遂陟帝位此則虞氏不改唐廟

因仍舊宮可依有虞氏故事即用魏廟奏可於是追祭征西將軍豫章府君潁川府君京兆府君與宣皇帝景皇帝文皇帝爲三昭三穆是時宣皇未升太祖虛位所以祠六世與景帝爲七廟其禮則據王肅說也七月又詔曰主者前奏就魏舊廟誠亦有準然於祗奉明主情猶未安宜更營造於是改創宗廟十一月追尊景帝夫人夏侯氏爲景懷皇后任茂議以爲夏侯初嬪之時未有王業帝不從太康元年靈壽公主脩麗祔于太廟周漢未有其準魏明帝則別立平原主廟晉又異魏也六年因廟陷當改脩創羣臣又議奏曰古者七廟所建自宜如禮詔曰古雖七廟自近代以來皆廟七室於禮無廢於情爲敘亦隨時之宜也其便仍舊至十年乃更改築於宣陽門內窮極壯麗然坎位之制猶如初耳廟成帝用摯虞議率百官遷神主于新廟自征西以下車服導從皆如帝者之儀及武帝崩則遷征西及惠帝崩又遷豫章而惠帝世愍懷太子二子哀太孫臧沖太孫尚並祔廟元帝世懷帝殤太子又祔廟號爲陰室四殤懷帝初又策謚武帝楊后曰武悼皇后改葬峻陽陵側別祠弘訓宮不列於廟元帝既即尊位上繼武於元爲禰如漢光武上繼元帝故事也是時西京神主湮滅虜庭江左建廟皆更新造尋以登懷帝之主又遷潁川位雖七室其實五世蓋從刁協以兄弟爲世數故也于時百度草創舊禮未備毀主權居側室至太興三年正月乙卯詔曰吾雖上繼世祖然於懷愍皇帝皆北面稱臣今祠太廟不親執觴酌而令有司行事於情禮不安可依禮更處太常恆言今聖上繼武皇帝宜準漢世祖故事不親執觴爵又曰今上承繼武帝而廟之昭穆四世而已前太常賀循博士傅純並以爲惠懷及愍宜別立廟然臣愚謂廟室當以客主爲限無拘常數殷世有二祖三宗若拘七室則當祭禰而已推此論之宜還復豫章潁川全成七廟之禮驃騎長史溫嶠議凡言兄弟不相入廟既非禮文且光武奮劍振起不策名於孝平務神其事以應九世之讖又古不共廟故別立焉今上以策名而言殊於光武之事躬奉蒸嘗於繼既正於情又安矣太常恆欲還二府君以全七世嶠謂是宜驃騎將軍王導從嶠議嶠又曰其非子者可直言皇帝敢告某皇帝又若以一帝爲一世則不祭禰反不及庶人帝從嶠議悉施用之於是乃更定制還復豫章潁川于昭穆之位以同惠帝嗣武故事而惠懷愍三帝自從春秋尊尊之義在廟不替也及元帝崩則豫章復遷然元帝神位猶在愍帝之下故有坎室者十也至明帝崩而潁川又遷猶十室也于時續廣太廟故三遷主並還西儲名之曰祧以準遠廟成帝咸康五年始作武悼皇后神主祔于廟配饗世祖成帝崩而康帝承統以兄弟一世故不遷京兆始十一室也至康帝崩穆帝立永和二年七月有司奏十月殷祭京兆府君當遷祧室昔征西豫章潁川三府君毀主中興之初權居天府在廟門之西咸康中太常馮懷表續太廟奉還於西儲夾室謂之爲祧疑亦非禮今京兆遷入是爲四世遠祖長在太祖之上昔周室太祖世遠故遷有所歸今晉廟宣皇爲主而四祖居之是屈祖就孫也殷祫在上是代太祖也領司徒蔡謨議四府君宜改築別室若未展者當入就太廟之室人莫敢卑其祖文武不先不窋殷祭之日征西東面處宣皇之上其後遷廟之主藏於征西之祧祭薦不絕護軍將軍馮懷議禮無廟者爲壇以祭可立別室藏之至殷禘則祭于壇也輔國將軍譙王司馬無忌等議禘諸儒謂太王王季遷主藏於文武之祧如此府君遷主宜在宣帝廟中然今無寢室宜變通而改築又殷祫太廟征西東面尚書郎孫綽與無忌議同曰太祖雖位始九五而道以從暢替人爵之尊篤天倫之道所以成教本而光百代也尚書郎徐禪議禮去祧爲壇去壇爲墠歲祫則祭之今四祖遷主可藏之石室有禱則祭於壇墠又遣禪至會稽訪處士虞喜喜答曰漢世韋玄成等以毀主瘞於園魏朝議者云應埋兩階之間且神主本在太廟若今側室而祭則不如永藏又四君無追號之禮益明應毀而無祭是時簡文爲撫軍與尚書郎劉卲等奏四祖同居西祧藏主石室禘祫乃祭如先朝舊儀時陳留范宣兄子問此禮宣答曰舜廟所以祭皆是庶人其後世遠而毀不居舜廟上不序昭穆今四君號猶依本非以功德致祀也若依虞主之瘞則猶藏子孫之所若依夏主之埋則又非本廟之階宜思其變別築一室親未盡則禘祫處宣帝之上親盡則無緣下就子孫之列其後太常劉遐等同蔡謨議博士或疑陳於太祖者皆其後之毀主憑按古義無別前後之文也禹不先鯀則遷主居太祖

之上亦何疑也於是京兆遷入西儲同謂之祧如前三祖遷主之禮故正室猶十一也穆帝崩而哀帝海西並爲兄弟無所登除咸安之初簡文皇帝上繼元皇世秩登進於是潁川京兆二主復還昭穆之位至簡文崩潁川又遷孝武帝太元十二年五月壬戌詔曰昔建太廟每事從儉太祖虛位明堂未建郊祀國之大事而稽古之制闕然便可詳議祠部郎中徐邈議圜丘郊祀經典無二宣皇帝嘗辯斯義而檢以聖典爰及中興備加研極以定南北二郊誠非異學所可輕改也謂仍舊爲安武皇帝建廟六世祖三昭三穆宣皇帝創基之主實惟太祖而親則王考四廟在上未及遷也權虛東向之位也兄弟相及義非二世故當今廟祀世數未足而欲太祖正位則違事亡之義矣又禮曰庶子王亦禘祖立廟蓋謂支胤援立則親近必復京兆府君於今六世宜復立此室則宣皇未在六世之上須前世既遷乃太祖位定耳京兆遷毀宜藏主於石室雖禘祫猶弗及何者傳稱毀主升合乎太祖升者自下之名不謂可降尊就卑也太子太孫陰室四主儲嗣之重升祔皇祖所託之廟世遠應遷然後從食之孫與之俱毀明堂方圓之制綱領已舉不闕配帝之祀且王者以天下爲家未必一邦故周平光武無廢於二京也明堂所祀之神積疑莫辯按易殷薦上帝以配祖考祖考同配則上帝亦爲天而嚴父之義顯周禮旅上帝者有故告天與郊祀常祀同稱四主故並言之若上帝是五帝經文何不言祀天旅五帝祀地旅四望乎侍中車胤議同又曰明堂之制既其難詳且樂主於和禮主於敬故質文不同音器亦殊既茅茨廣夏不一其度何必守其形範而不弘本從俗乎九服咸寧河朔無塵然後明堂辟雍可崇而修之時朝議多同於是奏行所改十六年始改作太廟殿正室十四間東西儲各一間合十六間棟高八丈四尺備法駕遷神主于行廟征西至京兆四主及太孫各用其位之儀服四主不從帝者儀是與太康異也諸主既入廟設脯醢之奠及新廟成神主還室又設脯醢之奠十九年二月追尊簡文母會稽太妃鄭氏爲簡文皇帝宣太后立廟太廟道西及孝武崩京兆又遷如穆帝之世四祧故事義熙元年四月將殷祠詔博士議遷毀之禮大司馬琅邪王德文議泰始之初虛太祖之位而緣情流遠上及征西故世盡則宜毀而宣帝正太祖之位又漢光武移十一帝主於洛邑則毀主不設理可推矣宜築室以居四府君之主永藏而弗祀也大司農徐廣議四府君嘗處廟堂之首歆率土之祭若埋之幽壤於情理未必咸盡謂可遷藏西儲以爲遠祧而禘饗永絕也太尉諮議參軍袁豹議仍舊無革殷祠猶及四府君情理爲允時劉裕作輔意與大司馬議同須後殷祠行事改制會安帝崩未及禘而天祿終焉

武帝咸寧五年十一月己酉弘訓羊太后崩宗廟廢一時之祀天地明堂去樂且不上胙

穆帝升平五年十月己卯殷祀以帝崩後不作樂

孝武太元十一年九月皇女亡及應烝祠中書侍郎范甯奏按喪服傳有死宮中者三月不舉祭不別長幼之與貴賤也皇女雖在嬰孩臣竊以爲疑於是尙書奏使三公行事

武帝泰始七年四月帝將親祠車駕夕牲而儀注還不拜詔問其故博士奏歷代相承如此帝曰非致敬宗廟之禮也於是實拜而還遂以爲制夕牲必躬臨拜而江左以來復止

魏故事天子爲次殿於廟殿之北東天子入自北門新禮設次殿於南門中門外之右天子入自南門摯虞以爲次殿所以爲解息之處凡適尊以不顯爲恭以由隱爲順而設之於上位入自南門非謙厭之義宜定新禮皆如舊說從之

禮大事則告祖禰小事則特告禰秦漢久廢

魏文帝黃初四年七月將東巡以大軍當出使太常以特牛告南郊及文帝崩又使太尉告諡策於南郊自是迄晉相承告郊之後仍以告廟至江左其禮廢至成帝咸和三年蘇峻覆亂京都溫嶠等立行廟於白石復行其典告先帝及后曰逆臣蘇峻傾覆社稷毀棄三正汙辱海內臣侃臣嶠臣亮等手刃戎首龔行天罰惟中宗元皇帝肅祖明皇帝明穆皇后之靈降鑒有罪勦絕其命翦此羣凶以安宗廟臣等雖隕首摧軀猶生之年

魏明帝太和三年詔曰禮王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宗則當纂正統而奉公

義何得復顧私親哉漢宣繼昭帝後加悼考以皇號哀帝以外藩援立而董宏等稱引亡秦惑誤朝議遂尊恭皇立廟京師又寵籓妾使比長信僭差無禮人神弗佑非罪師丹忠正之諫用致丁傅焚如之禍自是之後相踵行之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爲戒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爲人後之義敢爲佞邪導諛君上妄建非正之號謂考爲皇稱妣爲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之金策藏之宗廟是後高貴常道援立皆不外尊及愍帝建興四年司徒梁芬議追尊之禮帝既不從而右僕射索綝等亦稱引魏制以爲不可故追贈吳王爲太保而已

元帝太興三年有詔琅邪恭王宜稱皇考賀循議云禮典之義子不敢以己爵加其父號帝又從之

晉書卷十九

晉書卷十九考證

禮志上北郊之月古無明文或以夏至或同用陽月○陽字下監本脫月字今從宋本增正

郊之與否豈如今日之比乎○郊監本譌作齊

又月令孟冬祈赴天宗則周禮祭禜月令天宗六宗之神也○監本脫禜字今增正

宣思其變別築一室○別監本作則今從宋本

晉書卷十九考證

唐 太宗文皇帝御撰

志第十

禮中

五禮之別二曰凶自天子至于庶人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其理既均其情亦等
生則養死則哀故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達禮者也漢禮天子崩自不豫至於登
遐及葬喪紀之制與夫三代變易魏晉以來大體同漢然自漢文革喪禮之制
後代遵之無復三年之禮及魏武臨終遺令天下以未安定未得遵古百官當
臨中者十五舉音葬畢便除其將兵屯戍者不得離部魏武以正月庚子崩辛
丑即殯是月丁卯而葬是爲不踰月也及宣帝景帝之崩並從權制文帝之崩
國內服三日武帝亦遵漢魏之典既葬除喪然猶深衣素冠降席撤膳太宰司
馬孚太傅鄭沖太保王祥太尉何曾司徒領中領軍司馬望司空荀顗車騎將
軍賈充尚書令裴秀尚書僕射武陔都護大將軍郭建侍中郭綏中書監荀勖
中軍將軍羊祜等奏曰臣聞禮典軌度豐殺隨時虞夏商周咸不相襲蓋有由
也大晉紹承漢魏有革有因期於足以興化而已故未得皆返太素同規上古
也陛下既以俯遵漢魏降喪之典以濟時務而躬蹈大孝情過乎哀素冠深衣
降席撤膳雖武丁行之於殷世曾閔履之於布衣未足以踰方今荊蠻未夷庶
政未乂萬機事殷動勞神慮豈遑全遂聖旨以從至情臣等以爲陛下宜割情
以康時濟俗輒勑御府易服內省改坐太官復膳諸所施行皆如舊制詔曰每
感念幽冥而不得終苴絰於草土以存此痛況當食稻衣錦誠詭然激切其心
非所以相解也本諸生家傳禮來久何至一旦便易此情於所天相從已多可
試省孔子答宰我之言無事紛紜也言及悲剝奈何奈何孚等重奏伏讀聖詔
感以悲懷輒思仲尼所以抑宰我之問聖思所以不能已甚深甚篤然今者
干戈未戢武事未偃萬機至重天下至衆陛下以萬乘之尊履布衣之禮服麤
席稿水飲蔬食殷憂內盈毀悴外表然而躬勤萬機坐而待旦降心接下仄不
遑食所以勞力者如斯之甚是以臣等悚息不寧誠懼神氣用損以疚大事輒
勑有司改坐復常率由舊典惟陛下察納愚款以慰皇太后之心又詔曰重覽
奏議益以悲剝不能自勝奈何奈何三年之喪自古達禮誠聖人稱情立哀明
恕而行也神靈日遠無所訴告雖薄於情食旨服美所不堪也不宜反覆重傷
其心言用斷絕奈何奈何帝遂以此禮終三年後居太后之喪亦如之泰始二
年八月詔曰此上旬先帝棄天下日也便以周年吾煢煢當復何時一得敘人
子之情邪思慕煩毒欲詣陵瞻侍以盡哀憤主者具行備太宰安平王孚尚書
令裴秀尚書僕射武陔等奏陛下至孝蒸蒸哀思罔極衰麻雖除哀毀疏食有
損神和秋節尚有餘暑謁見山陵悲感摧傷羣下竊用悚息以爲宜降抑聖情
以慰萬國詔曰孤煢忽爾日月已周痛慕摧感永無逮及欲瞻奉山陵以敘哀
情體氣自佳耳又已涼便當行不得如所奏也主者便具行備又詔曰漢文不
使天下盡哀亦帝王至謙之志當見山陵何心而無服其以衰絰行秀等重
奏曰臣聞上古喪期無數後世乃有年月之漸漢文帝隨時之義制爲短喪傳
之于後陛下社稷宗廟之重萬方億兆之故既從權制除衰麻羣臣百姓吉服
今者謁陵以敘哀慕若加衰絰進退無當不敢奉詔詔曰亦知不在此麻布耳
然人子情思爲欲令哀喪之物在身蓋近情也羣臣自當按舊制秀等又奏曰
臣聞聖人制作必從時宜故五帝殊樂三王異禮此古今所以不同質文所以
迭用也陛下隨時之宜既降心克己俯就權制既除衰麻而行心喪之禮今復
制服義無所依若君服而臣不服亦未之敢安也參議宜如前奏詔曰患情不
能跂及耳衣服何在諸君勤勤之至豈苟相違泰始四年皇太后崩有司奏前
代故事倚廬中施白縑帳蓐素牀以布巾裹草軺輦版輿細犢車皆施縑裹詔
不聽但令以布衣車而已其餘居喪之制不改禮文有司又奏大行皇太后當
以四月二十五日安厝故事虞著衰服既虞而除其內外官寮皆就朝晡臨位
御服齊衰各還所次除衰服詔曰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禮也受終身之愛而無
數年之報奈何葬而便即吉情所不忍也有司又奏世有險易道有洿隆所遇
之時異誠有由然非忽禮也方今戎馬未散王事至殷交須聽斷以熙庶績昔
周康王始登翌室猶戴冕臨朝降于漢魏既葬除釋諒闇之禮自遠代而廢矣

惟陛下割高宗之制從當時之宜詔曰夫三年之喪所以盡情致禮葬已便除所以不堪也當敘吾哀懷言用斷絕奈何奈何有司又固請詔曰不能篤孝勿以毀傷爲憂也誠知衣服末事耳然今思存草土率當以吉物奪之迺所以重傷至心非見念也每代禮典質文皆不同耳何爲限以近制使達喪闕然乎羣臣又固請帝流涕久之迺許文明皇后崩及武元楊后崩天下將吏發哀三日止

穆帝崩哀帝立帝於穆帝爲從父昆弟穆帝舅褚歆有表中書答表朝廷無其儀詔下議尚書僕射江彪等四人並云閔僖兄弟也而爲父子則哀帝應爲帝嗣衛軍王述等二十五人云成帝不私親愛越授天倫康帝受命顯宗社稷之重已移所授纂承之序宜繼康皇尚書謝奉等六人云繼體之正宜本天屬考之人情宜繼顯宗也詔從述等議上繼顯宗

寧康二年七月簡文帝崩再周而遇閏博士謝攸孔粲議魯襄二十八年十二月乙未楚子卒實閏月而言十二月者附正於前月也喪事先遠則應用博士吳商之言以閏月祥尚書僕射謝安中領軍王劭散騎常侍鄭襲右衛將軍殷康驍騎將軍袁宏散騎侍郎殷茂中書郎車胤左丞劉遵吏部郎劉耽意皆同康曰過七月而未及八月豈可謂之踰期必所不了則當從其重者宏曰假值閏十二月而不取者此則歲未終固不可得矣漢書以閏爲後九月明其同體也襲曰中宗肅祖皆以閏月崩祥除之變皆用閏之後月先朝尚用閏之後月令閏附七月取之何疑亦合遠日申請之言又閏是後七而非八也豈踰月之嫌乎尚書令王彪之侍中王混中丞譙王恬右丞戴謐等議異彪之曰吳商中才小官非名賢碩儒公輔重臣爲時所準則者又取閏無證據直攀遠日之義越祥忌限外取不合卜遠之理又丞相桓公嘗論云禮二十五月大祥何緣越期取閏乃二十六月乎於是啓曰或以閏附七月宜用閏月除者或以閏名雖附七月而實以三旬別爲一月故應以七月除者臣等與中軍將軍沖參詳一代大禮宜準經典三年之喪十三月而練二十五月而畢禮之明文也陽秋之義閏在年內則略而不數明閏在年外則不應取之以越期忌之重禮制祥除必正期月故也己酉晦帝除縞卽吉徐廣論曰凡辨義詳理無顯據明文可以折中者易則非疑如何禮疑從重喪易寧戚順情通物固有成言矣彪之不能徵援正義有以相屈但以名位格人君子虛受心無適莫豈其然哉執政從而行之其殆過矣魏武以正月崩魏文以其年七月設妓樂百戲是則魏不以喪廢樂也武帝以來國有大喪輒廢樂終三年惠帝太安元年太子喪未除及元會亦廢樂穆帝永和中爲中原山陵未脩復頻年元會廢樂是時太后臨朝后父褚裒薨元會又廢樂也孝武太元六年爲皇后王氏喪亦廢樂孝武崩太傅錄尚書會稽王道子議山陵之後通婚嫁不得作樂以一期爲斷

漢儀太皇太后皇太后崩長樂太僕少府大長秋典喪事三公奉制度他皆如禮魏晉亦同天子之儀

泰始十年武元楊皇后崩及將遷于峻陽陵依舊制既葬帝及羣臣除喪卽吉先是尚書祠部奏從博士張靖議皇太子亦從制俱釋服博士陳逵議以爲今制所依蓋漢帝權制興於有事非禮之正皇太子無有國事自宜終服有詔更詳議尚書杜預以爲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同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漢氏承秦天下爲天子脩服三年漢文帝見其下不可久行而不知古制更以意制祥禫除喪卽吉魏氏直以訖葬爲節嗣君皆不復諒闇終制學者非之久矣然竟不推究經傳考其行事專謂王者三年之喪當以衰麻終二十五月嗣君苟若此則天子羣臣皆不得除喪雖志在居篤更逼而不行至今世主皆從漢文輕典由處制者非制也今皇太子與尊同體宜復古典卒哭除衰麻以諒闇終制於義既不應不除又無取於漢文乃所以篤喪禮也於是尚書僕射盧欽尚書魏舒問杜預證據所依預云傳稱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此謂天子絕期唯有三年喪也非謂居喪衰服三年與士庶同也故后世子之喪而叔向稱有三年之喪二也周公不言高宗服喪三年而云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叔向不譏景王除喪而譏其燕樂已早明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春秋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時簡公未葬請免喪以聽命君子謂之得禮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傳曰弔生不及哀此皆既葬除服

諒闇之證先儒舊說往往亦見學者未之思耳喪服諸侯爲天子亦斬衰豈可
謂終服三年邪上考七代未知王者君臣上下衰麻三年者誰下推將來恐百
世之主其理一也非必不能乃事勢不得故知聖人不虛設不行之制仲尼曰
禮所損益雖百世可知此之謂也於是欽舒從之遂命預造議奏曰侍中尚書
令司空魯公臣賈充侍中尚書僕射奉車都尉大梁侯臣盧欽尚書新沓伯臣
山濤尚書奉車都尉平春侯臣胡威尚書劇陽子臣魏舒司徒尚書堂陽子臣
石鑒尚書豐樂亭侯臣杜預稽首言禮官參議博士張靖等議以爲孝文權制
三十六日之服以日易月道有污隆禮不得全皇太子亦宜割情除服博士陳
逵等議以爲三年之喪人子所以自盡故聖人制禮自上逮下是以今制將吏
諸遭父母喪皆假寧二十五月敦崇孝道所以風化天下皇太子至孝著於內
而衰服除于外非禮所謂稱情者也宜其不除臣欽臣舒臣預謹按靖逵等議
各見所學之一端未統帝者居喪古今之通禮也自上及下尊卑貴賤物有其
宜故禮有以多爲貴者有以少爲貴者有以高爲貴者有以下爲貴者唯其稱
也不然則本末不經行之不遠天子之與羣臣雖哀樂之情若一而所居之宜
實異故禮不得同易曰上古之世喪期無數虞書稱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其後
無文至周公旦乃稱殷之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其傳曰諒信也闇默也下逮五
百餘歲而子張疑之以問仲尼仲尼答云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
己以聽於冢宰三年周景王有后世子之喪既葬除喪而樂晉叔向譏之曰三
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已早亦非禮也此皆天子喪事見於古
文者也稱高宗不云服喪三年而云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譏景王不
譏其除喪而譏其宴樂已早明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堯崩舜諒闇三年
故稱遏密八音由此言之天子居喪齊斬之制菲杖絰帶當遂其服既葬而除
諒闇以終之三年無改父之道故百官總己聽於冢宰喪服已除故稱不言之
美明不復寢苫枕土以荒大政也禮記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又云父母之喪無
貴賤一也又云端衰喪車皆無等此通謂天子居喪衣服之節同於凡人心喪
之禮終於三年亦無服喪三年之文然繼體之君猶多荒寧自從廢諒闇之制

至今高宗擅名於往代子張致疑於當時此乃賢聖所以爲譏非譏天子不以
服終喪也秦燔書籍率意而行亢上抑下漢祖草創因而不革乃至率天下皆
終重服旦夕哀臨經罹寒暑禁塞嫁娶飲酒食肉制不稱情是以孝文遺詔斂
畢便葬葬畢制紅禫之除雖不合高宗諒闇之義近於古典故傳之後嗣于時
預脩陵廟故斂葬得在浹辰之內因以定制近至明帝存無陵寢五旬乃葬安
在三十六日此當時經學疏略不師前聖之病也魏氏革命以既葬爲節合於
古典然不垂心諒闇同譏前代自泰始開元陛下追遵諒闇之禮慎終居篤允
臻古制超絕於殷宗天下歌德誠非靖等所能原本也天子諸侯之禮當以具
矣諸侯惡其害己而削其籍今其存者唯士喪一篇戴聖之記雜錯其間亦難
以取正天子之位至尊萬幾之政至大羣臣之衆至廣不同之於凡人故大行
既葬祔祭于廟則因疏而除之己不除則羣臣莫敢除故屈己以除之而諒闇
以終制天下之人皆曰我王之仁也屈己以從宜皆曰我王之孝也既除而心
喪我王猶若此之篤也凡等臣子亦焉得不自勉以崇禮此乃聖制移風易俗
之本高宗所以致雍熙豈惟衰裳而已哉若如難者更以權制自居疑於屈伸
厭降欲以職事爲斷則父在爲母期父卒三年此以至親屈於至尊之義也出
母之喪以至親爲屬而長子不得有制體尊之義升降皆從不敢獨也禮諸子
之職掌國子之倅國有事則帥國子而致之太子唯所用之傳曰君行則守有
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不無事矣喪服母爲長子妻爲夫妾爲主皆三年
內宮之主可謂無事撰度漢制孝文之喪紅禫既畢孝景即吉於未央薄后竇
后必不得齊斬於別宮此可知也況皇太子配貳之至尊與國爲體固宜遠遵
古禮近同時制屈除以寬諸下協一代之成典君子之於禮有直而行曲而殺
有經而等有順而去之存諸內而已禮云非玉帛之謂喪云唯衰麻之謂乎此
既臣等所謂經制大義且卽實近言亦有不安今皇太子至孝蒸蒸發於自然
號咷之慕匍匐殯宮大行既奠往而不反必想像乎故彷徨寢殿若不變從諒
闇則東宮臣僕義不釋服此爲永福官屬當獨衰麻從事出入殿省亦難以繼
今將吏雖蒙同二十五月之寧至於大臣亦奪其制昔翟方進自以身爲漢

相。居喪三十六日。不敢踰國典。而況於皇太子。臣等以為皇太子宜如前奏。除服諒闇終制。於是太子遂以厭降之議。從國制除衰麻。諒闇終制。于時外內卒聞預異議。多怪之。或者乃謂其違禮以合時。時預亦不自解說。退使博士段暢博採典籍。為之證據。令大義著明。足以垂示將來。暢承預旨。遂撰集書傳舊文。條諸實事成言。以為定證。以弘指趣。其傳記有與今議同者。亦具列之。博舉二隅。明其會歸。以證斯事。文多不載。武帝楊悼皇后既母養懷帝。后遇難時。懷帝尚幼。及即位。中詔述后恩愛。及后祖載。屬官議帝應為追制服。或以庶母慈母已依禮制小功五月。或以謂慈母服如母服齊衰者。衆議不同。閻丘沖議云。楊后母養聖上。蓋以曲情。今以恩禮追崇。不配世祖廟。王者無慈養之服。謂宜祖載之日。可三朝素服發哀而已。於是從之。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晦。成恭杜皇后周忌。有司奏至尊期年應改服。詔曰。君親名教之重也。權制出於近代耳。於是素服如舊。固非漢魏之典也。

興寧元年。哀帝章皇太妃薨。帝欲服重。江虨啓。先王制禮。應在緦服。詔欲降期。虨又啓。厭屈私情。所以上嚴祖考。於是制緦麻三月。

孝武寧康中。崇德太后褚氏崩。后於帝為從嫂。或疑其服。博士徐藻議以為資父事君而敬同。又禮其夫屬父道者。其妻皆母道也。則夫屬君道。妻亦后道矣。服后宜以資母之義。魯譏逆祀。以明尊尊。今上躬奉康穆哀皇及靖后之禮。致敬同於所天。豈可敬之以君道。而服廢於本親。謂應服齊衰期。於是帝制期服。

隆安四年。孝武太皇太后李氏崩。疑所服。尚書左僕射何澄。右僕射王雅。尚書車胤。孔安國。祠部郎徐廣議。太皇太后名位允正。體同皇極。理制備盡。情禮彌申。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既稱夫人。禮服從正。故成風顯夫人之號。文公服三年之喪。子於父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禮祖不厭孫。固宜遂服無屈。而緣情立制。若嫌明文不存。則疑斯從重。謂應同於為祖母後齊衰期。永安皇后無服。但一舉哀。百官亦一期。詔可。

孝武帝太元十五年。淑媛陳氏卒。皇太子所生也。有司參詳。母以子貴。贈淑媛為夫人。置家令典喪事。太子前衛率徐邈議。喪服傳稱與尊者為體。則不服其私親。又君父所不服。子亦不敢服。故王公妾子服其所生母練冠麻衣。既葬而除。非五服之常。則謂之無服。從之。

太元二十一年。孝武帝崩。孝武太后制三年之服。

惠帝太安元年三月。皇太孫尚薨。有司奏。御服齊衰期。詔下通議。散騎常侍謝衡以為。諸侯之太子誓與未誓。尊卑體殊。喪服云。為嫡子長殤。謂未誓也。已誓則不殤也。中書令卞粹曰。太子始生。故已尊重。不待命誓。若衡議。已誓不殤。則元服之子。當斬衰三年。未誓而殤。則雖十九。當大功九月。誓與不誓。為其升降也。傳斬衰與大功。其為輕重也遠。而今注云諸侯不降嫡殤重。嫌於無服。以大功為重嫡之服。則雖誓無復有三年之理明矣。男能衛社稷。女能奉婦道。以可成之年。而有已成之事。故可無殤。非孩齔之謂也。謂殤後者尊之如父。猶無所加。而止殤服。況以天子之尊。而為服之殤。行成人之制邪。凡諸宜重之殤。皆士大夫不加服。而令至尊猶居其重。未之前聞也。博士蔡克同粹。秘書監摯虞云。太子初生。舉以成人之禮。則殤理除矣。太孫亦體君傳重。由位成而服全。非以年也。天子無服殤之義。絕期故也。於是從之。

魏氏故事。國有大喪。羣臣凶服。以帛為綬囊。以布為劍衣。新禮以傳稱去喪無所不佩。明在喪則無佩也。更制齊斬之喪。不佩劍綬。摯虞以為。周禮武賁氏。士大夫之職也。皆以兵守王宮。國有喪故。則衰葛執戈楯守門。葬則從車而哭。又成王崩。太保命諸大夫以干戈內外警設。明喪故之際。蓋重宿衛之防。去喪無所不佩。謂服飾之事。不謂防禦之用。宜定新禮布衣劍如舊。其餘如新制。詔從之。

漢魏故事。將葬。設吉凶鹵簿。皆有鼓吹。新禮以禮無吉駕導從之文。臣子不宜釋其衰麻以服玄黃。除吉駕鹵簿。又凶事無樂。遏密八音。除凶服之鼓吹。摯虞以為。葬有祥車曠左。則今之容車也。既葬。日中反虞。逆神而還。春秋傳。鄭大夫公孫蠆卒。天子追賜大路。使以行。士喪禮。葬有槁車乘車。以載生之服。此皆不唯載柩。兼有吉駕之明文也。既設吉駕。則宜有導從。以象平生之容。明不致死之義。臣子衰麻不得為身而釋。以為君父則無不可。顧命之篇足以明之。宜定新

禮設吉服導從如舊其凶服鼓吹宜除詔從之

漢魏故事大喪及大臣之喪執紼者輓歌新禮以爲輓歌出於漢武帝役人之勞歌聲哀切遂以爲送終之禮雖音曲摧愴非經典所制違禮設銜枚之義方在號慕不宜以歌爲名除不輓歌摯虞以爲輓歌因倡和而爲摧愴之聲銜枚所以全哀此亦以感衆雖非經典所載是歷代故事詩稱君子作歌惟以告哀以歌爲名亦無所嫌宜定新禮如舊詔從之

咸寧二年安平穆王薨無嗣以母弟敦上繼獻王後移太常問應何服博士張靖答宜依魯僖服閔三年例尚書符詰靖穆王不臣敦敦不繼穆與閔僖不同孫毓宋昌議以穆王不之國敦不仕諸侯不應三年以義處之敦宜服本服一期而除主穆王喪祭三年畢乃吉祭獻王毓云禮君之子孫所以臣諸兄者以臨國故也禮又與諸侯爲兄弟服斬者謂鄰國之臣於鄰國之君有猶君之義故也今穆王既不之國不臣兄弟敦不仕諸侯無鄰臣之義異於閔僖如符旨也但喪無主敦既奉詔紹國受重主喪典其祭祀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爲之再祭鄭氏注云謂死者之從父昆弟來爲喪主也有三年者謂妻若子幼少也再祭謂大小祥也穆妃及國臣於禮皆當三年此爲有三年者敦當爲之主大小兩祥祭也且哀樂不相雜吉凶不相干凶服在宮哭泣未絕敦據主穆王之喪而國制未除則不得以己本親服除而吉祭獻王也

咸寧四年陳留國上燕公是王之父王出奉明帝祀今於王爲從祖父有司奏應服期不以親疏尊卑爲降詔曰王奉魏氏所承者重不得服其私親穆帝時東海國言哀王薨踰年嗣王乃來不復追服羣臣皆已反吉國妃亦宜同除詔曰朝廷所以從權制者以王事奪之非爲變禮也婦人傳重義大若從權制義將安託於是國妃終三年之禮孫盛以爲廢三年之禮開偷薄之源漢魏失之者也今若以大夫宜奪以王事婦人可終本服是吉凶之儀雜陳於宮寢綵素之制乖異於內外無乃情禮俱違哀樂失所乎太元十七年太常車胤上言謹案喪服禮經庶子爲母緦麻三月傳曰何以緦麻以尊者爲體不敢服其私親也此經傳之明文聖賢之格言而自頃開國公侯至于卿士庶子爲後各肆私情服其庶母同之於嫡此末俗之弊溺情傷教縱而不革則流遁忘反矣且夫尊尊親親雖禮之大本然厭親於尊由來尚矣禮記曰爲父後出母無服也者不祭故也又禮天子父母之喪未葬越紼而祭天地社稷斯皆崇嚴至敬不敢以私廢尊也今身承祖宗之重而以庶母之私廢烝嘗之事五廟闕祀由一妾之終求之情禮失莫大焉舉世皆然莫之裁貶就心不同而事不敢異故正禮遂頹而習非成俗此國家所以思古小雅所以悲歎當今九服漸寧王化惟新誠宜崇明禮制以一風俗請臺省考修經典式明王度不答

十八年胤又上言去年上自頃開國公侯至于卿士庶子爲後者服其庶母同之於嫡違禮犯制宜加裁抑事上經年未被告報未審朝議以何爲疑若以所陳或謬則經有文若以古今不同則晉有成典升平四年故太宰武陵王所生母喪表求齊衰三年詔聽依昔樂安王故事制大功九月興寧三年故梁王逢又所生母喪亦求三年庚子詔書依太宰故事同服大功若謂不宜則緦麻三月若奉晉制則大功九月古禮今制並無居廬三年之文而頃年已來各申私情更相擬襲漸以成俗縱而不禁則聖典滅矣夫尊尊親親立人之本王化所由二端而已故先王設教務弘其極尊郊社之敬制越紼之禮嚴宗廟之祀厭庶子之服所以經緯人文化成天下夫屈家事於王道厭私恩於祖宗豈非上行乎下父行乎子若尊尊之心有時而替宜厭之情觸事而申祖宗之敬微而君臣之禮虧矣厭情微於祖宗致敬虧於事上而欲俗安化隆不亦難乎區區所惜實在於斯職之所司不敢不言請臺參詳尚書奏案如辭輒下主者詳尋依禮庶子與尊者爲體不敢服其私親此尊祖敬宗之義自頃陵遲斯禮遂廢封國之君廢五廟之重士庶匹夫闕烝嘗之禮習成頹俗宜被革正輒內外參詳謂宜聽胤所上可依樂安王大功爲正請爲告書如左班下內外以定永制普令依承事可奉行詔可

禮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大夫士疑衰首服弁絰天子諸侯爲貴臣貴妾服緦三月漢魏爲大臣制服無聞焉

漢明帝時東海恭王薨帝出幸津門亭發哀及武帝咸寧二年十一月詔諸王

公大臣薨，三朝發哀者踰月不舉樂其一朝發哀者三日不舉樂也元帝姨廣昌鄉君喪未葬中丞熊遠表云案禮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惻隱之心未忍行吉事故也按尚書符冬至後二日小會臣以為廣昌鄉君喪殯日聖恩垂悼禮大夫死廢一時之祭祭猶可廢而況餘事冬至唯可羣下奉賀而已未便小會詔以遠表示賀循又曰咸寧二年武皇帝故事云王公大臣薨三朝發哀踰月不舉樂其一朝發哀三日不舉樂此舊事明文賀循答曰案禮雜記君於卿大夫之葬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古者君臣義重雖以至尊之義降而無服三月之內猶錫衰以居不接吉事故春秋晉大夫智悼子未葬平公作樂屠蒯所譏如遠所答合於古義咸寧詔書雖不會經典然隨時立宜以為定制誠非羣下所得稱論升平元年帝姑廬陵公主未葬符問太常冬至小會應作樂不博士胡訥議云君於卿大夫比卒哭不舉樂公主有骨肉之親宜闕樂太常王彪之云案武帝詔三朝舉哀三旬乃舉樂其一朝舉哀者三日則舉樂泰始十年春長樂長公主薨太康七年秋扶風王亮薨武帝並舉哀一日而已中興已後更參論不改此制今小會宜作樂二議竟不知所取

喪服記公為所寓齊衰三月新禮以今無此事除此一章摯虞以為周禮作樂於刑厝之時而著荒政十二禮備制待物不以時衰而除盛衰與世隆而闕衰教也曩者王司徒失守播越自稱寄公是時天下又多此比皆禮之所及宜定新禮自如舊經詔從之

漢魏故事無五等諸侯之制公卿朝士服喪親疏各如其親新禮王公五等諸侯成國置卿者及朝廷公孤之爵皆傍親絕期而傍親為之服斬衰卿校位從大夫者皆絕緦摯虞以為古者諸侯君臨其國臣諸父兄今之諸侯未同于古未同于古則其尊未全不宜便從絕期之制而令傍親服斬衰之重也諸侯既然則公孤之爵亦宜如舊昔魏武帝建安中已曾表上漢朝依古為制事與古異皆不施行施行者著魏科大晉采以著令宜定新禮皆如舊詔從之

喪服無弟子為師服之制新禮弟子為師齊衰三月摯虞以為自古無師服之制故仲尼之喪門人疑於所服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顏回若喪子而無服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遂心喪三年此則懷三年之哀而無齊衰之制也羣居入則絰出則否所謂弔服加麻也先聖為禮必易從而可傳師徒義誠重而服制不著歷代相襲不以為缺且尋師者以彌高為得故屢遷而不嫌脩業者以日新為益故舍舊而不疑仲尼稱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子貢云夫何常師之有淺學之師暫學之師不可皆為之服義有輕重服有廢興則臧否由之而起是非因之而爭愛惡相攻悔吝生焉宜定新禮無服如舊詔從之

古者天子諸侯葬禮粗備漢世又多變革魏晉以下世有改變大體同漢之制而魏武以禮送終之制襲稱之數繁而無益俗又過之豫自制送終衣服四篋題識其上春秋冬夏日有不諱隨時以斂金珥珠玉銅鐵之物一不得送文帝遵奉無所增加及受禪刻金璽追加尊號不敢開埏乃為石室藏璽埏首以示陵中無金銀諸物也漢禮明器甚多自是皆省之矣

魏文帝黃初三年又自作終制曰禮國君即位為椑存不忘亡也壽陵因山為體無封樹無立寢殿造園邑通神道夫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禮不墓祭欲存亡不黷也皇后及貴人以下不隨王之國者有終沒皆葬澗西前又已表其處矣此詔藏之宗廟副在尚書祕書三府明帝亦遵奉之明帝之性雖崇奢然未遽營陵墓之制也

宣帝豫自於首陽山為土藏不墳不樹作顧命終制斂以時服不設明器景文皆謹奉成命無所加焉景帝崩喪事制度又依宣帝故事

武帝泰始四年文明王皇后崩將合葬開崇陽陵使太尉司馬望奉祭進皇帝密璽綬於便房神坐魏氏金璽此又儉矣

江左初元明崇儉且百度草創山陵奉終省約備矣

成帝咸康七年皇后杜氏崩詔外官五日一入臨內官旦一入而已過葬虞祭禮畢止有司奏大行皇后陵所作凶門柏歷門號顯陽端門詔曰門如所處凶門柏歷大為煩費停之案蔡謨說以二瓦器盛始死之祭繫於木裹以葦席置庭中近南名為重今之凶門是其象也禮既虞而作主今未葬未有主故以重當之禮稱為主道此其義也范堅又曰凶門非禮禮有懸重形似凶門後人出

之門外以表喪俗遊行之薄慢卽古弔幕之類也是時又詔曰重壤之下豈宜崇飾無用陵中唯絜掃而已有司又奏依舊選公卿以下六品子弟六十人爲挽郎詔又停之

孝武帝太元四年九月皇后王氏崩詔曰終事唯從儉速又詔遠近不得遣山陵使有司奏選挽郎三十四人詔停之

古無墓祭之禮漢承秦皆有園寢正月上丁祠南郊禮畢次北郊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供

魏武葬高陵有司依漢立陵上祭殿至文帝黃初三年乃詔曰先帝躬履節儉遺詔省約子以述父爲孝臣以繼事爲忠古不墓祭皆設於廟高陵上殿皆毀壞車馬還廄衣服藏府以從先帝儉德之志文帝自作終制又曰壽陵無立寢殿造園邑自後園邑寢殿遂絕齊王在位九年始一謁高平陵而曹爽誅其後遂廢終於魏世及宣帝遺詔子弟羣官皆不得謁陵於是景文遵旨至武帝猶再謁崇陽陵一謁峻平陵然遂不敢謁高原陵至惠帝復止也逮于江左元帝崩後諸公始有謁陵辭告之事蓋由眷同友執率情而舉非洛京之舊也成帝時中官亦年年拜陵議者以爲非禮於是遂止以爲永制至穆帝時褚太后臨朝又拜陵帝幼故也至孝武崩驃騎將軍司馬道子曰今雖權制服至於朔望諸節自應展情陵所以一周爲斷於是至陵變服單衣煩黷無準非禮意也及安帝元興元年尚書左僕射桓謙奏百僚拜陵起於中興非晉舊典積習生常遂爲近法尋武皇帝詔乃不使人主諸王拜陵豈唯百僚謂宜遵奉於是施行及義熙初又復江左之舊

太康七年大鴻臚鄭默母喪既葬當依舊攝職固陳不起於是始制大臣得終喪三年然元康中陳準傅咸之徒猶以權奪不得終禮自茲已往以爲成比也

太康元年東平王楙上言相王昌父毖本居長沙有妻息漢末使入中國值吳叛仕魏爲黃門郎與前妻息死生隔絕更娶昌母今江表一統昌聞前母久喪當追成服求平議守博士謝衡議曰雖有二妻蓋有故而然不爲害於道議宜更相爲服守博士許猛以爲地絕又無前母之制正以在前非沒則絕故也前母雖在猶不應服段暢秦秀騶沖從猛散騎常侍劉智安成禮爲常事制不爲非常設也亡父母不知其死生者不著於禮平生不相見去其加隆以期爲斷都令史虞溥議曰臣以爲禮不二嫡所以重正非徒如前議者防妒忌而已故曰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未有遭變而二嫡苟不二則昌父更娶之辰是前妻義絕之日也使昌父尚存二妻俱在必不使二嫡專堂兩婦執祭同爲之齊也秦秀議二妻之子父命令相慈養而便有三年之恩便同所生昌父何義不命二嫡依此禮乎父之執友有如子之禮況事兄之母乎許猛又議夫少婦稚則不可許以改娶更適矣今妻在許以更聘夫存而妻得改醮者非絕而何侍中領博士張惲議昔舜不告而娶婚禮蓋闕故堯典以釐降二女爲文不殊嫡媵傳記以妃夫人稱之明不立正后也夫以聖人之弘帝者嫡子猶權事而變以定典禮黃昌之告新妻使避正室時論許之推姬氏之讓執黃卿之決宜使各自服其母黃門侍郎崔諒荀悝中書監荀勖領中書令和嶠侍郎夏侯湛皆如溥議侍郎山雄兼侍郎著作陳壽以爲溥駁一與之齊非大夫也禮無二嫡不可以並耳若昌父及二母於今各存者則前母不廢已有明徵也設令昌父將前母之子來入中國尚在者當從出母之服苟昌父無棄前妻之命昌兄有服母之理則昌無疑於不服賊曹屬卞粹議昌父當其審之時而娶後妻則前妻同之於死而義不絕若生相及而後妻不去則妾列於前志矣死而會乎則同祔於葬無並嫡之實必欲使子孫於沒世之後追計二母隔絕之時以爲並嫡則背違死父追出亡母議者以爲禮無前母之服者可謂以文害意愚以爲母之不親而服三年非一無異於前母也倉曹屬衞恆議或云嫡不可二前妻宜絕此爲奪舊與新違母從子禮律所不許人情所未安也或云絕與死同無嫌二嫡據其相及欲令服此爲論嫡則死議服則生還自相伐理又不通愚以爲地絕死絕誠無異也宜一如前母不復追服主簿劉卞議毖在南爲邦族於北爲羈旅以此名分言之前妻爲元妃後婦爲繼室何至王路既通更當遂其今妻廢其嫡子不書姜氏絕不爲親以其犯至惡也趙姬雖貴必推叔隗原同雖寵必嫡宣孟若違禮苟讓何則春秋所當善也論者謂地絕其情終已不得往來

今地既通何為故當追而絕之邪黃昌見美斯又近世之明比司空齊王攸議禮記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諸儒皆以為父以他故子生異域不及此親存時歸見之父雖追服子不從稅不責非時之恩也但不相見尚不服其先終而況前母非親所生義不踰祖莫往莫來恩絕殊隔而令追服殆非稱情立文之謂也以為昌不宜追服司徒李胤議戎為黃門侍郎江南已叛石厚與焉大義滅親況於殘之義可得以為妻乎大司馬騫不議太尉充據驃大將軍汝南王亮議以土寒遠人隔絕已與俗殊而謂更娶前母宜且不使服非其親也夫死者終也終事已故無絕道分居兩存則離否由人夫婦以判合為義今土隔人殊則配合理絕彼已更娶代己安得自同於死婦哉伯夷讓孤竹不可以為後王法也且前已為嫡後服復云為妾生則或敗或離死則同祔於穆冥漠一以專夫之懷貳以接己同歸之殊則當以為相似以從乖衷不可難乎今昌二母雖土地殊隔而時並存何得為前母後母乎設使昌母先亡以嫡合葬而前母不絕遠隔當復相為制何服邪夫制禮之意防微而慮失於未萌不斷毅於不識何殊不時進而得答今同廟嫡於死婦使後擬居正而或處於二嫡之尊曾無所降乎而云前母之喪恐非文數之意難以定證否也禮達諸侯適天子不服舊君然則昌父絕前君矣更納後室廢舊妻矣又何取於宜誅宜撫乎且婦人之有惡疾乃禁夫之所忌也而猶七出況以人理應絕故也今夫婦殊域與無妻同方之惡疾理無以異據已更娶有絕前之證而云應服於義何居尚書八座以為設令有人於此父為敦煌太守而子從任於洛若父娶妻非徒不見乃可不知及其死亡不得不服但繫發已有情異而不相見名制雖感念之心殊而為之服一也又兩后匹嫡自謂違禮不謂非常之事而以禮處之也昔子思之哭出母於廟其門人曰庶氏之女死何為哭於孔氏之廟子思懼改哭於他室若昌不制服不得不告其父母擬其前母之尸從之他地若其不從昌為罪人何則異姓之女不得祔於先姑藏其墓次故也且夫婦人牽夫猶有所尊趙姬之舉禮得權通故先史辭之不譏其事耳今昌之二母各已終亡尚無並主輕重之事也昌之前母宜依叔隗為比若亡在昌未生之前者則昌不應復服生及母存自應如禮以名服三年訖正定為文章草下太常報祿事行制曰凡事有非常當依準舊典為之立斷今議此事稱引趙姬叔隗者相是也然僖狄與晉和故姬氏得迎叔隗而下之吳寇隔塞克與前妻終始永絕必義無兩嫡則趙衰可以專制隗氏昌為人子豈得擅替其母且晉二妻並以絕亡其子猶後母之子耳昌故不應制服也太興初著作郎干寶論之曰禮有經有變有權王毖之事有為為之也有不可責以始終之義不可求以循常之文何羣議之紛錯同產者無嫡側之別而先生為兄諸侯同爵無等級之差而先封為長今二妻之入無貴賤之禮則宜以先後為秩順序義也今生而同室者寡死而同廟者衆及其神位固有上下也故春秋賢趙姬遭禮之變而得禮情也且夫吉凶哀樂動乎情者也五禮之制所以敘情而節事也今二母者本他人也以名來親而恩否於時敬不及生愛不及喪夫何追服之道哉張惲劉卞得其先後之節齊王衛恆通於服絕之制可以斷矣朝廷於此宜導之以趙姬齊之以詔命使先妻恢含容之德後妻崇卑讓之道室人達長少之序百姓見變禮之中若此可以居生又況於死乎古之王者有師友之禮待其臣而不敢自尊今令先妻以一體接後而後妻不敢抗及其子孫交相為服禮之善物也然則王昌兄弟相得之日蓋宜祫祭二母等其禮饋序其先後配以左右兄弟肅雍交酬奏獻上以恕先父之志中以高二母之德下以齊兄弟之好使義風弘于王教慈讓洽乎急難不亦得禮之本乎是時沛國劉仲武先娶毋丘氏生子正舒正則二人毋丘儉反敗仲武出其妻娶王氏生陶仲武為毋丘氏別舍而不告絕及毋丘氏卒正舒求祔葬焉而陶不許舒不釋服訟于上下泣血露骨衰裳緣絡數十年不得從以至死亡時吳國朱某娶妻陳氏生子東伯入晉晉賜妻某氏生子綏伯太康之中某已亡綏伯將母以歸邦族兄弟交愛敬之道二母篤先後之序雍雍人無間焉及其終也二子交相為服君子以為賢安豐太守程諒先已有妻後又娶遂立二嫡前妻亡後妻子勳疑所服中書令張華造甲乙之問曰甲娶乙為妻後又娶景居不說有乙居家如二嫡無有貴賤之差乙亡景之子當何服本實並列嫡庶不殊雖二嫡非正此

失在先人，人子何得專制析其親也。若為庶母服，又不成為庶，進退不知所從。

太傅鄭沖議曰：甲失禮於家，二嫡並在，誠非人子所得正，則乙異之子並當三年，禮疑從重。車騎賈充、侍中少傅任愷議略與沖同。太尉荀顗議曰：春秋並后匹嫡，古之明典也。今不可以犯禮並立二妻，不別尊卑而遂其失也。故當斷之以禮，先至為嫡，後至為庶。異子宜以嫡母服乙，乙子宜以庶母事異。昔屈建去芰，古人以為違禮而得禮。異子非為抑其親，斯自奉禮先後貴賤順敘之義也。中書監荀勖議曰：昔鄉里鄭子羣娶陳司空從妹，後隔呂布之亂，不復相知存亡，更娶鄉里蔡氏女。徐州平定，陳氏得還，遂二妃並存。蔡氏之子字元釁，為陳氏服嫡母之服，事陳公以從舅之禮。族兄宗伯曾責元釁謂抑其親，鄉里先達以元釁為合宜，不審此事粗相似否。

建武元年，以溫嶠為散騎侍郎。嶠以母亡值寇，不臨殯葬，欲營改葬，固讓不拜。元帝詔曰：溫嶠不拜，以未得改卜葬送朔。議又頗有異同，為審由此邪？天下有闕，寡行禮制物者，當使理可經通。古人之制三年，非情之所盡，蓋存亡有斷，不以死傷生耳。衰絰而服金革之役者，豈營官邪？國王事之緩急也。今桀逆未梟，平陽道斷，奉迎諸軍猶未得徑進，嶠特一身，於何濟其私艱，而以理闕自疑，不服王命邪！其令三司八座門下三省外內羣臣，詳共通議，如嶠比，吾將親裁其中。於是太宰西陽王羕、司徒臨潁公組、驃騎將軍即丘子導、侍中紀瞻、尚書周顗、散騎常侍荀邃、薛兼議，以：昔伍員挾弓去楚，為吳行人以謀楚，誠志在報讎，不有誠身也。溫嶠遭難，昔在河朔，日尋干戈，志刷讎恥，萬里投身，歸赴朝廷，將欲因時竭力，憑賴王威，以展其情，此乃嶠之志也，無緣道路未通，師旅未進，而更中辭王事，留志家巷也。以為誠宜如明詔。於是有司奏曰：案如眾議，去建武元年九月下辛未令書，依禮文，父喪未葬，雖喪主不除，以他故未葬，人子之情不可居殯而除，故明於是葬無遠近之斷也。若亡遇賊難，喪屍無處，求索理絕，固應三年而除，不得從未葬之例也。若骨肉破於寇害，死亡處於中原，而壃埸以隔，寇賊未殄，亡者無收殯之實，存者又闕於奔赴之禮，而人子之情哀痛無斷，則依未葬之義，久而不除，若是其情，則人居無服之喪，非有禮無時不得之義也。諸如此，皆如東關故事，限行三年之禮畢而除也。唯二親生離，吉凶未分，服喪則凶事未據，從吉則疑於不存，心憂居素，出自人情，有如此者，非官制之所裁。今嶠以未得改卜奔赴，累設疾辭，案辛未之制，已有成斷，皆不得復遂其私情，不服王命，以虧法憲。參議可如前詔，嶠受拜。重告以中丞司徒諸如嶠比者，依東關故事辛未令書之制，嶠不得已乃拜。是時中原喪亂，室家離析，朝廷議二親陷沒寇難，應制服不。太常賀循曰：二親生離，吉凶未分，服喪則凶事未據，從吉則疑於不存，心憂居素，允當人情。元帝令以循議為然。太興二年，司徒荀組云：二親陷沒寇難，萬無一冀者，宜使依王法，隨例行喪。庾蔚之云：二親為戎狄所破，存亡未可知者，宜盡尋求之理。尋求之理絕，三年之外，便宜婚宦。胤嗣不可絕，王政不可廢故也。猶宜以哀素自居，不豫吉慶之事，待中壽而服之也。若境內賊亂，清平肆眚之後，尋覓無蹤跡者，便宜制服。

咸康二年，零陵李繁姊先適南平郡陳詵為妻，產四子而遭賊，於賊請活姑命，賊略將姊去。詵更娶嚴氏，生三子。繁後得姊消息，往迎還詵，詵籍注領二妻。及李亡，詵疑制服，以事言征西大將軍庾亮府平議。時議亦往往異同。司馬王愆期議曰：案禮不二嫡，故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諸侯猶爾，況庶人乎？士喪禮曰：繼母本實繼室，故稱繼母，事之如嫡，故曰如母也。詵不能遠慮避難，以亡其妻，非犯七出，見絕於詵，始不見絕，終又見迎，養姑於堂，子為首嫡，列名黃籍，則詵之妻為詵也妻，則為暉也母，暉之制服，無所疑矣。禮為繼母服而不為前母服者，如李比類實世所希，前母既終，乃有繼母，後子不及前母，故無制服之文。然祔祭祖姑，未有不以前母為母者，亡猶母之，況其存乎？詵有老母，不可以莫之養，妻無歸期，納妾可也。李雖沒賊，尚有生冀，詵尋求之理不盡，而便娶妻，誠詵之短也。然原詵之失，不違禮義，考之傳記，不勝施孝叔之妻失身於郤犨而不棄者，以非其罪也。詵有兩妻，非故犯法，李郵野人，而能臨危請活姑命，雖不忘身，可謂孝婦矣。議者欲令在沒略之中必全苦操，有隕無二，是望凡人皆為宋伯姬也。詵雖不應娶妻，妻以嚴為妻，妻則繼室，本非嫡也。雖云非嫡，擬在始終，事可以義斷，不屬二妻而已。詵二亡子若能下之，則趙姬之義。若云

不能官當有制先嫡後繼有自來矣[illegible]

定。

五經通義以為有德則諡善無德則諡惡故雖君臣可同魏朝初諡宣帝為文侯景王為武侯文王表不宜與二祖同於是改諡宣文忠武至文王受晉王之號魏帝又追命宣文為宣王忠武為景王

太康八年十月太常上諡故太常平陵男郭奕為景侯有司奏云晉受命以來祖宗號諡羣下未有同者故郭奕為景與景皇同不可聽宜諡曰穆王濟羊瑾等並云夫無窮之祚名諡不一若皆相避於制難全如柔不避復非推崇尊之禮宜依諱名之義但及七廟祖宗而已不及遷毀之廟成粲武茂劉訥並云同諡非嫌號諡者國之大典所以厲時作教經天人之遠旨也固雖君父義有所不隆及在臣子或以行顯故能使上下遵德罔有殆荒臣願聖世同符堯舜行周同諡之禮舍漢魏近制相避之嫌又引周公父子同諡曰文武帝詔曰非言君臣不可同正以奕諡景不相當耳宜諡曰簡及太元四年侍中王欣之表君臣不嫌同諡尚書奏以欣之言為然詔可

驃騎將軍溫嶠前妻李氏在嶠微時便卒又娶王氏何氏並在嶠前死及嶠薨朝廷以問陳舒三人並得為夫人不舒云禮記其妻為夫人而卒而後其夫不為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妻卒而後夫為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以大夫牲然則夫榮於朝妻貴於室雖先夫沒榮辱常隨於夫也禮記曰妻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其親者如禮則三人皆為夫人也自秦漢已來廢一娶九女之制近世無復繼室之禮先妻卒則更娶苟生加禮則亡不應貶庾蔚之云既時之妻不得並為夫人若有追贈之命則不論耳嶠傳贈王何二人夫人印綬不及李氏

永和十一年彭城國為李太妃求諡博士曹耽之議夫婦行不必同不得以夫諡諡婦春秋婦人有諡甚多經無譏文知禮得諡也胡訥云禮婦人生以夫爵死以夫諡春秋夫人有諡不復依禮耳安平獻王李妃瑯琊武王諸葛妃太傅東海王裴妃並無諡今宜率舊典王彪之云婦人有諡禮據故耳舉子為諡廢[illegible]所以為非社稷亦宜[illegible]人[illegible]之文所謂不待貶絕自明者也近世惟后乃有諡耳太尉祐[illegible]上諡法云若賜諡而道遠不及葬者皆封策下屬遣所承長吏奉策即冢[illegible]賜諡

太元十三年召孔安國為侍中安國表以黃門郎王愉名犯私諱不得連署求解有司議云名終諱之有心所[illegible]聞名心瞿亦明前誥而禮復云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無私諱又云詩書不諱臨文不諱豈非公義奪私情王制屈家禮哉尚書安衆男臣先表中兵曹郎王祐名犯父諱求解職明詔爰發聽許換曹蓋是恩出制外耳而頃者互相瞻式源流既啓莫知其極夫皇朝禮大百僚備職編官列署動相經涉若以私諱人遂其心則移官易職遷流莫已既違典法有虧政體請一斷之從之

晉書卷二十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志第十一

禮下

五禮之別，三曰賓，蓋朝宗、覲遇、會同之制是也。自周以下，其禮彌繁。自秦滅學之後，舊典殘缺。漢興，始使叔孫通制禮，參用先代之儀，然亦往往改異焉。漢儀有正會禮，正旦，夜漏未盡七刻，鐘鳴，受賀。公侯以下執贄來庭，二千石以上升殿，稱萬歲。然後作樂宴饗。魏武帝都鄴，正會文昌殿，用漢儀，又設百華燈。晉氏受命，武帝更定元會儀，咸寧注是也。傅玄元會賦曰：「考夏后之遺訓，綜殷周之典藝，采秦漢之舊儀，定元正之嘉會。」此則兼采眾代可知矣。

咸寧注，先正一日，有司各宿設。夜漏未盡十刻，群臣集到，庭燎起火。上賀起謁報，又賀皇后。還從雲龍東中華門入，詣東閤下，便坐。漏未盡七刻，百官及受贄郎官以下至計吏皆入立其次，其陛衛者如臨軒儀。漏未盡五刻，謁者僕射、大鴻臚各奏群臣就位定。漏盡，侍中奏外辦，皇帝出，鐘鼓作，百官皆拜伏。太常導皇帝升御坐，鐘鼓止，百官起。大鴻臚跪奏「請朝賀」。掌禮郎贊「皇帝延王登」。大鴻臚跪贊「藩王臣某等奉白璧各一，再拜賀」。太常報「王悉登」。謁者引上殿，當御坐。皇帝興，王再拜。皇帝坐，復再拜，跪置璧御坐前，復再拜。成禮訖，謁者引下殿，還故位。掌禮郎贊「皇帝延太尉等」。於是公、特進、匈奴南單于、金紫將軍當大鴻臚西，中二千石、二千石、千石、六百石當大行令西，皆北面伏。大鴻臚跪贊「太尉、中二千石等奉璧、皮、帛、羔、鴈、雉，再拜賀」。太常贊「皇帝延公等登」。掌禮引公至金紫將軍上殿。皇帝興，皆再拜。皇帝坐，又再拜。跪置璧皮帛御坐前，復再拜。成禮訖，謁者引下殿，還故位。公置璧成禮時，大行令並贊殿下，中二千石以下同。成禮訖，以贄授受贄郎，郎以璧帛付謁者，羔、鴈、雉付太官。太樂令跪請奏雅樂，樂以次作。乘黃令乃出車，皇帝罷入，百官皆坐。晝漏上水六刻，諸蠻夷胡客以次入，皆再拜訖，坐。御入後三刻又出，鐘鼓作。謁者僕射跪奏「請群臣上」。謁者引王公二千石上殿，千石、六百石停本位。謁者引王詣樽酌壽酒，跪授侍中，侍中跪置御坐前。王還自酌，置位前。謁者跪奏「藩王臣某等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四廂樂作，百官再拜。已飲，又再拜。謁者引王等還本位。陛下者傳就席，群臣皆跪諾。侍中、中書令、尚書令各於殿上上壽酒。登歌樂升，太官又行御酒。御酒升階，太官令跪授侍郎，侍郎跪進御坐前。乃行百官酒。太樂令跪奏「登歌」，三終乃降。太官令跪請具御飯，到階，群臣皆起。太官令持羹跪授司徒，持飯跪授大司農，尚食持案並授持節，持節跪進御坐前。群臣就席。太樂令跪奏「奏食舉樂」。太官行百官飯案遍。食畢，太樂令跪奏「請進儛」，舞以次作。鼓吹令又前跪奏「請以次進眾妓」。乃召諸郡計吏前，受敕戒於階下。宴樂畢，謁者一人跪奏「請罷退」。鐘鼓作，群臣北面再拜，出。然則夜漏未盡七刻謂之晨賀，晝漏上三刻更出，百官奉壽酒，謂之晝會。別置女樂三十人於黃帳外，奏房中之歌。江左多虞，不復晨賀。夜漏未盡十刻，開宣陽門，至平旦始開殿門，晝漏上五刻，皇帝乃出受賀。皇太子出會者，則在三恪下，王公上。正旦元會，設白獸樽於殿庭，樽蓋上施白獸，若有能獻直言者，則發此樽飲酒。案禮，白獸樽乃杜舉之遺式也，為白獸蓋，是後代所為，示忌憚也。

魏制，藩王不得朝覲。魏明帝時，有朝者皆由特恩，不得以為常。及泰始中，有司奏：「諸侯之國，其王公以下入朝者，四方各為二番，三歲而周，周則更始。若臨時有故，卻在明年。明年來朝之後，更滿三歲乃復朝，不得違本數。朝禮皆親執璧，如舊朝之制。不朝之歲，各遣卿奉聘。」奏可。江左王侯不之國，其有受任居外，則同方伯刺史二千石之禮，亦無朝聘之制，故此禮遂廢。

漢以高帝十月定秦，且為歲首。至武帝雖改用夏正，然每月朔朝。至於十月朔，猶常饗會，其儀：夜漏未盡七刻受賀及贄，公侯璧，中二千石、二千石羔，千石、六百石鴈，四百石以下雉。三公奉璧上殿，御坐前北面，太常贊曰「皇帝為君興」，三公伏，皇帝坐，乃前進璧。百官皆賀，二千石以上上殿稱萬歲，舉觴御坐前。司徒奉羹，大司農奉飯，奏食舉之樂。百官受賜宴饗，大作樂，如元正之儀。魏晉則冬至日受方國及百僚稱賀，因小會。其儀亞於獻歲之旦。

古者帝王莫不巡狩，[illegible]

時之務。非舊章也。明帝凡三東巡狩。所過存問高年。恤疾苦。或賜穀帛。有古巡幸之風焉。

齊王正始元年。巡洛陽縣。賜高年力田各有差。及武帝泰始四年。詔刺史二千石長吏曰。古之王者。以歲時巡狩方岳。其次則二伯述職。不然則行人順省。故雖幽遐側微。心無壅隔。下情上通。上指遠諭。至于鰥寡困不得所。用垂風遺烈。休聲猶存。朕在位累載。如臨深川。夙興夕惕。明發不寐。坐而待旦。思四方水旱災眚。爲之怛然。勤躬約己。欲令事事當宜。常恐衆吏用情。誠意未著。萬機兼猥。慮有不周。政刑失謬。而弗獲備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惟歲之不易。未遑卜征巡省之事。下之未乂。其何以恤之。今使使持節侍中副給事黃門侍郎。銜命四出。周行天下。親見刺史二千石長吏。申諭朕心。訪求得失損益諸宜。觀省政教。問人間患苦。周典有之。以其萬姓之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其暴亂作逆犯令爲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每國辨異之。以返命于王。舊章前訓。今率由之。還具條奏。俾朕昭然鑒于幽遠。若親行焉。大夫君子。其各悉乃心。敬乃事。嘉言令圖。苦言至戒。與使者盡之。無所隱諱。方將虛心以俟。其勉哉勖之。稱朕意焉。新禮。巡狩方岳。柴望告設遺宮如禮。諸侯之覲者。賓及執贄。皆如朝儀。而不建旗。摯虞以爲觀禮。諸侯覲天子。各建其旗。旗章所以殊爵命。示等威。詩稱君子至止。言觀其旂。宜定新禮。建旗如舊禮。詔可其議。然終晉代。其禮不行。

封禪之說。經典無聞。禮有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於天。而鳳皇降。龜龍格。天子所以巡狩至於方嶽。燔柴祭天。以告其成功。事似而非也。讖緯諸說皆云。王者封泰山。禪梁甫。易姓紀號。秦漢行其典。前史各陳其制矣。

魏文帝黃初中。護軍蔣濟曰。夫帝王大禮。巡狩爲先。昭祖揚禰。封禪爲首。是以自古革命受符。未有不蹈梁父登泰山刊無竟之名。紀天人之際者也。故司馬相如謂有文以來七十二君。或順所繇於前。謹遺教於後。太史公曰。主上有聖明而不宣布。有司之過也。然則元功懿德。不刊梁山之石。無以顯帝王之功。示兆庶不朽之觀也。語曰。當君而歎堯舜之美。譬猶人子對厥所生而譽它人之父。今大魏承百王之弊亂。拯流遁之艱厄。接千載之衰緒。繼百代之廢業。自文武至于聖躬。所以參成天地之道。綱維神人之化。上天報應。嘉瑞顯祥。以比往古。無所取喻。至於歷世迄今。未發大禮。雖志在掃盡殘盜。蕩滌餘穢。未遑斯事。若爾。三苗屈彊於江海。大舜當廢東巡之儀。徐夷跳梁於淮泗。周成當止岱嶽之禮。且去歲破吳虜於江漢。今茲屠蜀賊於隴右。其震蕩內潰。在不復淹。無累於封禪之事也。此議久廢。非倉卒所定。宜下公卿。廣撰其禮。卜年考時。昭告上帝。以副天下之望。臣待罪軍旅。不勝大願。冒死以聞。詔曰。聞蔣濟斯言。使吾汗出流足。自開闢以來。封禪者七十餘君耳。故太史公曰。雖有受命之君。而功有不洽。是以中間曠遠者千有餘年。近者數百載。其儀闕不可得記。吾何德之修。敢庶茲乎。濟豈謂世無管仲。以吾有桓公登泰山之志乎。吾不欺天也。濟之所言。華則華矣。非助我者也。公卿侍中尚書常侍省之而已。勿有所議。亦不須答詔也。天子雖距濟議。而實使高堂隆草封禪之儀。以天下未一。不欲便行大禮。會隆卒。不復行之。及武帝平吳。混一區宇。太康元年九月庚寅。尚書令衞瓘。尚書左僕射山濤。右僕射魏舒。尚書劉寔。司空張華等奏曰。臣聞肇自生靈。則有后辟。年載之數。莫之能紀。立德濟世。揮揚仁風。以登封泰山者。七十有四家。其諡號可知者。十有四焉。沉淪寂寞。曾無遺聲者。不可勝紀。大晉之德。始自重黎。實佐顓頊。至于夏商。世序天地。其在于周。不失其緒。金德將升。世濟明聖。外平蜀漢。海內歸心。武功之盛。實由文德。至于陛下。受命踐祚。弘建大業。羣生仰賴。惟獨江湖沅湘之表。凶桀負固。歷代不賓。神謀獨斷。命將出討。兵威暫加。數旬蕩定。羈其鯨鯢。赦其罪逆。雲覆雨施。八方來同。聲教所被。達于四極。雖黃軒遐征。大禹遠略。周之奕世。何以尚今。若夫玄石素文。底號前載。象以數表。言以事告。雖古河圖洛書之徵。不是過也。宜宣大典。禮中嶽。封泰山。禪梁父。發德號。明至尊。享天休。篤黎庶。勒千載之表。播流後之聲。俾百世之下。莫不興起。斯帝王之盛業。天人之至望也。詔曰。今逋寇雖殄。外則障塞有警。內則百姓未寧。此盛德之事。所未議也。瓘等又奏曰。今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大漢之陰。日南北戶。莫不通屬。芒芒禹跡。今實過之。天人之道已周。巍巍之功已著。宜修禮地祗。登

封泰山致誠上帝以答人神之願也乞如前奏詔曰今陰陽未和刑政未當百姓未得其所豈可以勒功告成邪詔不許瓘等又奏曰臣聞處帝王之位者必有歷運之期天命之應濟兆庶之功者必有盛德之容告成之典無不可誣有不敢讓自古道也而明詔謙沖屢辭其禮雖盛德攸在推而未居夫三公職典天地實掌人物國之大事取義於此故漢氏封禪非是官也不在其事臣等前奏蓋陳祖考之功天命又應陛下之德合同四海述古考今宜修此禮至於克定歲月須五府上議然後奏聞詔曰雖蕩清江表皆臨事者之勞何足以告成方望群后思隆大化以寧區夏百姓獲乂與之休息斯朕日夜之望無所復下諸府矣瓘等又奏臣聞唐虞三代濟世弘功之君莫不仰承天休俯協人志登介丘履梁父未有辭焉者蓋不可讓也今陛下勳高皇德無二茂績宏規巍巍之業固非臣等所能究論而聖旨勞謙屢自抑損時至弗應推美不居闕皇代之上儀塞靈祇之款望何以使大晉之典謨同風於三五臣等誠不敢奉詔請如前奏施行詔曰方當共思弘道以康庶績且俟它年無復紛紜也王公有司又奏自古聖明光宅四海封禪名山著於史籍作者七十四君矣舜禹之有天下也巡狩四嶽躬行其道易著觀俗省方禮有升中于天詩頌陟其高山皆載在方策文王為西伯以服事殷周公以魯藩列于諸侯或享于岐山或有事泰山徒以聖德猶得為其事自是以來功薄而僭其義者不可勝數號謚不泯以至于今況高祖宣皇帝肇開王業海外有截世宗景皇帝濟以大功輯寧區夏太祖文皇帝受命造晉盪定蜀漢陛下應期龍興混一六合澤被群生威震無外昔漢氏失統吳蜀鼎峙兵興以來近將百年地險俗殊人望絕塞今不羈之寇二代而平非聰明神武先天弗違孰能巍巍其成功若茲者歟臣等幸以千載得遭運會親服大化目覩太平至公至美誰與為讓宜祖述先明憲章古昔勒功岱嶽登封告成弘禮樂之制正三雍之典揚名萬世以顯祖宗是以不勝大願敢昧死以聞請告太常具禮儀上復詔曰所議誠列代之盛事也然方今未可以爾便報絕之

哀帝即位欲尊崇章皇太妃桓溫議宜稱太夫人尚書僕射江虨議曰虞舜體仁孝之性盡事親之禮貴為天王富有四海而瞽叟無立錐之地一級之爵蒸蒸之心昊天罔極寧當忍父卑賤不以徽號顯之豈不以子無爵父之道理屈義屈靡所厝情者哉春秋經曰紀季姜歸于京師傳曰父母之於子雖為天王后猶曰吾季姜言子尊不加父母也或以為子尊不加父母則武王何以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乎周之三王德配天地王跡之興自此始也是以武王仰尋前緒遂奉天命追崇祖考明不以子尊加父母也按禮幼不誄長賤不誄貴幼賤猶不得表彰長貴況敢錫之以榮命邪漢祖感家令之言而尊太公荀悅以為孝莫大于嚴父而以子貴加之父母家令之言過矣爰逮孝章不上賈貴人以尊號而厚其金寶幣帛非子道之不至也蓋聖典不可踰也當春秋時庶子承國其母得為夫人不審直子命母邪故當告於宗廟以先君之命命之邪竊見詔書當臨軒拜授貴人為皇太妃今稱皇帝策命命貴人斯則子爵母也貴人北面拜授斯則母臣子也天尊地卑名位定矣母貴子賤人倫序矣雖欲加崇貴人而實卑之雖顯明國典而實廢之且人主舉動史必書之如當載之方策以示後世無乃不順乎竊謂應告顯宗之廟稱貴人仁淑之至宜加殊禮以酬鞠育之惠奉先靈之命事不在己妃后雖是配君之名然自后以下有夫人九嬪無稱妃焉桓公謂宜進號太夫人非不允也如以夫人為少可言皇太夫人皇君也君太夫人於名禮順矣帝特下詔拜皇太妃三月景辰使兼太保王恬授璽綬儀服一如太后又詔曰朝臣不為太妃敬為合禮不太常江逌議位號不極不應盡敬孝武追崇會稽鄭太妃為簡文太后詔問當開墓不王珣答據三祖追贈及中宗敬后並不開墓位更為塋域制度耳

褚太后臨朝時議褚裒進見之典蔡謨王彪之並以虞舜漢高祖猶執子道況后乎王者父無拜禮尚書八座議以為純子則王道缺純臣則孝道虧謂公庭如臣私覿則嚴父為允

漢魏故事皇太子稱臣新禮以太子既以子為名而又稱臣臣子兼稱於義不通除太子稱臣之制摯虞以為孝經資於事父以事君義兼臣子則不嫌稱臣宜定新禮皇太子稱臣如舊詔從之

太寧三年三月戊辰，明帝立皇子衍為皇太子。癸巳，詔曰：「禮無生而貴者，故帝元子方之於士。而漢魏以來，尊崇儲貳，使官屬稱臣，朝臣咸拜，此甚無謂。吾昔在東宮，未及啓革。今衍幼沖之年，便臣先達，將令日習所見，謂之自然，此豈可以教之邪？主者其下公卿內外通議，使必允禮中。」尚書令卞壼議，以為：「周禮王后太子不會，明禮同於君，皆所以重儲貳，異正嫡，莇崇之如君，不得不拜矣。太子若存謙沖，故宜答拜。臣以為皇太子之立，郊告天地，正位儲宮，豈得同之皇子，揖讓而已。謂宜猶則漢魏闔朝同拜。」從之。

太元中，尚書符問王公已下見皇太子儀及所衣服。侍中領國子博士車胤議：「朝臣宜朱衣褠幘拜敬，太子答拜。按經傳不見其文，故太傅羊祜讓太子，稱叩頭死罪，此則拜之證也。又太寧三年詔議，其與尚書卞壼謂宜猶則漢魏闔朝同拜，其朱衣冠冕，惟施之天朝，宜褠幘而已。」朝議多同。

太元十二年，議二王後與太子先後。博士庾弘之及尚書參議，並以為陳留國之上賓，皇太子雖國之儲貳，猶在臣位，陳留王坐應在太子上。陳留王勱表稱疾病積年，求放罷。詔禮官博士議之。博士曹耽云：「勱為祭主而無執祭之期，宜與穆子孟摯事同。」王彪之云：「二王之後，不宜輕致廢立，記傳未見有已為君而疾病退罷者。當知古無此禮，孟摯穆子是方應為君，非陳留之比。」

咸康四年，成帝臨軒，遣使拜太傅太尉司空。儀注，太樂宿縣於殿庭，門下奏非祭祀宴饗，則無設樂之制。太常蔡謨議曰：「凡敬其事則備其禮，禮備則制有樂。樂者，所以敬事而明義，為耳目之娛，故冠亦用之，不惟宴饗。宴饗之有樂，亦所以敬賓也。故郤至使楚，楚子饗之，郤至辭曰『不忘先君之好，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尋斯辭也，則宴樂之意可知矣。公侯大臣，人君所重，故御坐為起，在輿為下，言稱伯舅。傳曰『國卿，君之貳也』，是以命使之日，御親臨軒，百僚陪列，此即敬事之意也。古者天王饗下國之使，及命將帥，遣使臣，皆有樂。故詩序曰『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又曰『採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皆作樂而歌之。今命大使，拜輔相，比於下國之臣，輕重殊矣。輕誠有之，重亦宜然。故謂臨軒遣使，宜有金石之樂。」議奏，從之。

漢魏故事，王公羣妾見於夫人，夫人不答拜。新禮以為禮無不答，更制妃公侯夫人答妾拜。摯虞以為禮妾事女君如婦之事姑，妾服女君朞，女君不報，則敬與婦同而又加賤也。名位不同，本無酬報，禮無不答，義不謂此。先聖殊嫡庶之別，以絕陵替之漸，峻明其防，猶有僭違，宜定新禮自如其舊。詔可其議。

五禮之別，其四曰軍。所以和外寧內，保大定功者也。但兵者凶事，故因蒐狩而習之。

漢儀，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於東門，以薦陵廟。其儀，乘輿御戎路，白馬朱鬣，躬執弩射牲，以為薦羞。太宰命謁者各一人載以獲車，馳送陵廟。還宮，遣使者齎束帛以賜武官。武官肄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貙劉。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既還，公卿已下陳雒陽都亭前街，乘輿到，公卿已下拜。天子下車，公卿親識顏色，然後還宮。古語曰在軍下車，則惟此時施行。漢世率以為常。至獻帝建安二十一年，魏國有司奏：古四時講武，皆於農隙。漢西京承秦制，三時不講，惟十月都試。今金革未偃，士眾素習，可無四時講武，但以立秋擇吉日大朝車騎，號曰閱兵。上合禮名，下承漢制。奏可。是冬，閱兵，魏王親執金鼓以令進退。

延康元年，魏文帝為魏王，是年六月立秋，閱兵于東郊，公卿相儀，王御華蓋，親令金鼓之節。

魏明帝太和元年十月，又閱兵。

武帝泰始四年九月、咸寧元年、太康四年六年冬，皆自臨宣武觀，大閱眾軍，然不自令進退也。自惠帝以後，其禮遂廢。

元帝太興四年，詔左右衛及諸營教習，依大習儀作鴈羽仗。

成帝咸和中，詔內外諸軍戲兵於南郊之場，故其地因名鬬場。自後藩鎮桓庾諸方伯，往往閱習，然朝廷無事焉。

漢魏故事，遣將出征，符節郎授節鉞於朝堂。其後荀顗等所定新禮，遣將，御臨軒，尚書受節鉞，依古兵書跪而推轂之義也。

五禮之別，其五曰嘉。宴饗冠婚之道，於是乎備。周末崩離，賓射宴饗之則罕復

能行冠婚飲食之法又多違變周禮雖有服冕之數而無天子冠文又儀禮云
公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王鄭皆以爲夏末上下相亂篡弑由生故作公侯
冠禮則明無天子冠禮之審也大夫又無冠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
之有周人年五十而有賢才則試以大夫之事猶行士禮也故筮日筮賓冠於
阼以著代醮於客位三加彌尊皆士禮耳然漢代以來天子諸侯頗採其儀正
月甲子若景子爲吉日可加元服儀從冠禮是也漢順帝冠又兼用曹褒新禮
乘輿初加緇布進賢次爵弁武弁次通天皆於高廟以禮謁見世祖廟王公已
下初加進賢而已按此文始冠緇布從古制也冠於宗廟是也魏天子冠一加
其說曰士禮三加加有成也至於天子諸侯無加數之文者將以踐阼臨下尊
極德備豈得與士同也魏氏太子再加皇子王公世子乃三加孫毓以爲一加
再加皆非也禮醮辭曰令月吉日以歲之正以月之令按魯襄公冠以冬漢惠
帝冠以三月明無定月而後漢以來帝加元服咸以正月及咸寧二年秋閏九
月遣使冠汝南王柬此則非必歲首冠禮於廟然武惠冠太子太子皆即廟見
斯亦擬在廟之儀也穆帝孝武將冠皆先以幣告廟訖又廟見也惠帝之爲太
子將冠武帝臨軒使兼司徒高陽王珪加冠兼光祿大夫屯騎校尉華廙贊冠
江左諸帝將冠金石宿設百僚陪位又豫於殿上鋪大牀御府令奉冕幘簪導
袞服以授侍中常侍太尉加幘太保加冕將加冕太尉跪讀祝文曰令月吉日
始加元服皇帝穆穆思弘袞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遵祖考永永無極眉壽
惟祺介茲景福加冕訖侍中繫玄紞侍中脫帝絳紗服加袞服冕冠事畢太保
率羣臣奉觴上壽王公以下三稱萬歲乃退按儀注一加幘冕而已

泰始十年南宮王承年十五依舊應冠有司奏禮十五成童國君十五而生
子以明可冠之宜又漢魏遣使冠諸王非古典於是制王十五而冠不復加使
命王彪之云禮傳冠皆在廟按武帝既加元服車駕出拜于太廟以告成也蓋
亦猶擬在廟之儀

魏齊王正始四年始立皇后甄氏其儀不存

武帝咸寧二年臨軒遣太尉賈充策立皇后楊氏納悼后也因大赦賜王公以
下各有差百僚上禮

太康八年有司奏婚納徵大婚用玄纁束帛加珪馬二駟王侯玄纁束帛加璧
乘馬大夫用玄纁束帛加羊古者以皮馬爲庭實天子加以穀珪諸侯加大璋
可依周禮改璧用璋其羊鴈酒米玄纁如故諸侯婚禮加納采告期親迎各帛
五匹及納徵馬四匹皆令夫家自備惟璋官爲具致之尚書朱整議按魏氏故
事王娶妃公主嫁之禮天子諸侯以皮馬爲庭實天子加以穀珪諸侯加以大
璋漢高后制聘后黃金二百斤馬十二匹夫人金五十斤馬四匹魏氏王娶妃
公主嫁之禮用絹百九十匹晉興故事用絹三百匹詔曰公主嫁由夫氏不宜
皆爲備物賜錢使足而已惟給璋餘如故事

成帝咸康二年臨軒遣使持節兼太保領軍將軍諸葛恢兼太尉護軍將軍孔
愉六禮備物拜皇后杜氏即日入宮帝御太極殿羣臣畢賀賀非禮也王者婚
禮禮無其制春秋祭公逆王后于紀穀梁左氏傳說與公羊又不同而自漢魏
遺事並皆闕略武惠納后江左又無復儀注故成帝將納杜后太常華恆始與
博士參定其儀據杜預左氏傳說主婚是供其婚禮之幣而已又周靈王求婚
於齊齊侯問於晏桓子桓子對曰夫婦所生若如人姑姊妹則稱先守某公之
遺女若如人此則天子之命自得下達臣下之答徑自上通先儒以爲丘明詳
錄其事蓋爲王者婚娶之禮也故成帝臨軒遣使稱制拜后然其儀注又不具
存

康帝建元元年納皇后褚氏而儀注陛者不設旄頭殿中御史奏今迎皇后依
成恭皇后入宮御物而儀注至尊袞冕升殿旄頭不設求量處又按昔迎恭皇
后惟作青龍旂其餘皆即御物今當臨軒遣使而五牛旂旗旄頭畢罕並出即
用故致今闕詔曰所以正法服升太極者以敬其始故備其禮也今云何更闕
所重而撤法物邪又恭后神主入廟先帝詔后禮宜降不宜建五牛旗而今猶
復設之邪既不設五牛旗則旄頭畢罕之物易具也又詔曰舊制既難準且於
今而備亦非宜府庫之儲惟當以供軍國之費耳法服儀飾粗令舉其餘兼副
雜器停之

穆帝升平元年將納皇后何氏太常王彪之大引經傳及諸故事以定其禮深非公羊婚禮不稱主人之義又曰王者之於四海無非臣妾雖復父兄之親師友之賓皆純臣也夫崇三綱之始以定乾坤之儀安有天父之尊而稱臣下之命以納伉儷安有臣下之卑而稱天父之名以行大禮遠尋古禮無王者此制近求史籍無王者此制比於情不安於義不通按咸寧二年納悼皇后時弘訓太后母臨天下而無命戚屬之臣為武皇父兄主婚之文又考大晉已行之事咸寧故事不稱父兄師友則咸寧華恆所上禮合於舊臣愚謂今納后儀制宜一依咸寧故事於是從之華恆所定之禮依漢書及晉已行之制故彪之多從咸寧由此也惟以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而咸康群臣賀為失禮故但依咸寧上禮不復賀其告廟六禮版文等儀皆彪之定也其納采版文璽書曰皇帝咨前太尉參軍何琦渾元資始肇經人倫爰及夫婦以奉天地宗廟社稷謀于公卿咸以宜率由舊典今使使持節太常彪之宗正綜以禮納采主人曰皇帝嘉命訪婚陋族備數采擇臣從祖弟故散騎侍郎準之遺女未閑教訓衣履若如人欽承舊章肅奉典制前太尉參軍都鄉侯糞土臣何琦稽首頓首再拜承詔次問名版文曰皇帝曰咨某官某姓兩儀配合承天統物正位于內必俟令族重章舊典今使使持節太常某宗正某以禮問名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某到重宣中詔問臣名族臣族女父母所生先臣故光祿大夫雩婁侯楨之遺玄孫先臣故豫州刺史關中侯惲之曾孫先臣安豐太守關中侯叡之孫先臣故散騎侍郎準之遺女外出自先臣故尚書左丞胄之外曾孫先臣故侍中關內侯夷之外孫女年十七欽承舊章肅奉典制次納吉版文曰皇帝曰咨某官某姓人謀龜從僉曰貞吉敬從典禮今使使持節太常某宗正某以禮納吉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詔太卜元吉臣陋族卑鄙憂懼不堪欽承舊章肅奉典制次納徵版文曰皇帝曰咨某官某姓之女有母儀之德窈窕之姿如山如河宜奉宗廟永承天祚以玄纁皮帛馬羊錢璧以章典禮今使使持節司徒某太常某以禮納徵主人曰皇帝嘉命降婚卑陋崇以上公寵以典禮備物典策欽承舊章肅奉典制次請期版文曰皇帝曰咨某官某姓謀于公卿泰筮元龜罔有不臧率遵典禮今使使持節太常某宗正某以禮請期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詔吉日惟某可迎臣欽承舊章肅奉典制次親迎版文曰皇帝曰咨某官某姓歲吉月令吉日惟某率禮以迎今使使持節太保某太尉某以禮迎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詔令月吉辰備禮以迎上公宗卿兼至副介近臣百兩臣螻蟻之族猥承大禮憂懼戰悸欽承舊章肅奉典制其稽首承詔皆如初答孝武納王皇后其禮亦如之其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皆用白雁白羊各一頭酒米各十二斛惟納徵羊一頭玄纁用帛三匹絳二匹絹二百匹獸皮二枚錢二百萬玉璧一枚馬六匹酒米各十二斛鄭玄所謂五雁六禮也其雁之制備物之數校太康所奏又有不同云古者婚冠皆有醮鄭氏醮文三首具存

升平八年臺符問迎皇后大駕應作鼓吹不博士胡訥議臨軒儀注闕無施安鼓吹處所又無舉麾鳴鐘之條太常王彪之以為婚禮不樂鼓吹亦樂之編名儀注所以無者依婚禮今宜備設而不作時用此議

永和二年納后議賀不王述云婚是嘉禮春秋傳曰娶者大吉非常吉又傳曰鄭子罕如晉賀夫人鄰國猶相賀況臣下邪如此便應賀但不在三日內耳今因廟見成禮而賀亦是一節也王彪之議云婚禮不樂不賀禮之明文傳稱子罕如晉賀夫人既無經文又傳不云禮也禮取婦三日不舉樂明三日之後自當樂至於不賀無三日之斷恐三日之後故無應賀之禮又云禮記所以言賀取妻者是因就酒食而有慶語也愚謂無直相賀之體而有禮貺共慶會之義今世所共行于時竟不賀

穆帝納后欲用九月九月是忌月苑汪問王彪之答云禮無忌月不敢以所不見便謂無之博士曹耽荀訥等並謂無忌月之文不應有妨王洽曰若有忌月當復有忌歲

太元十二年臺符問皇太子既拜廟朝臣奉賀應上禮與不國子博士車胤云百辟卿士咸預盛禮展敬拜伏不須復上禮惟方伯牧守不覲大禮自非酒牢貢羞無以表其乃誠故宜有上禮猶如元正大慶方伯莫不上禮朝臣奉璧而

巳太學博士庾弘之議按咸寧三年始平濮陽諸王新拜有司奏依故事辭京城近臣諸王公主應朝賀者復上禮今皇太子國之儲副既已崇建普天同慶朝廷上禮奉賀儀從同又引一有元良慶在於此封諸王及新宮上禮既有前事亦皆已禮仰致敬而又奉觴上壽禮亦無疑也

江左以來太子婚納徵禮用玉璧一獸皮二未詳何所準況或者獸取其威猛有班彩玉以象德而有潤尋珪璋亦玉之美者豹皮采蔚以譬君子王肅納徵辭云玄纁束帛儷皮鴈羊前漢聘后黃金二百斤馬十二匹亦無用羊之旨鄭氏婚物贊曰羊者祥也然則婚之有羊自漢末始也王者六禮尚未用焉是故太康中有司奏太子婚納徵用玄纁束帛加羊馬二駟

武帝泰始十年將納拜三夫人九嬪有司奏禮皇后聘以穀珪無妾媵禮贄之制詔曰拜授可依魏氏故事於是臨軒使使持節兼太常拜三夫人兼御史中丞拜九嬪

漢魏之禮云公主居第尚公主者來第成婚司空王朗以為不可其後乃革

太元中公主納徵以獸豹皮各一具禮豈謂婚禮不辨王公之序故取獸豹以尊儀其事乎

禮有三王養老膠庠之文鄉射飲酒之制周末淪廢漢明帝永平二年三月帝始率羣臣躬養三老五更于辟雍行大射之禮郡國縣道行鄉飲酒于學校皆祠先聖先師周公孔子牲以太牢孟冬亦如之及魏高貴鄉公甘露二年天子親帥羣司行養老之禮於是王祥為三老鄭小同為五更其儀注不存然漢禮猶在

武帝泰始六年十二月帝臨辟雍行鄉飲酒之禮詔曰禮儀之廢久矣乃今復講肄舊典賜太常絹百匹丞博士及學生牛酒咸寧三年惠帝元康九年復行其禮魏正始中齊王每講經遍輒使太常釋奠先聖先師於辟雍弗躬親及惠帝明帝之為太子及愍懷太子講經竟並親釋奠於太學太子進爵於先師中庶子進爵於顏回成穆孝武三帝亦皆親釋奠孝武時以學在水南縣遠有司議依升平元年於中堂權立行太學于時無復國子生有司奏應須復二學生百二十人太學生取見人六十國子生權銓大臣子孫六十人事訖罷奏可釋奠禮畢會百官六品以上

漢儀季春上巳官及百姓皆禊於東流水上洗濯祓除去宿垢而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以上巳也晉中朝公卿以下至于庶人皆禊洛水之側趙王倫篡位三日會天泉池誅張林懷帝亦會天泉池賦詩陸機云天泉池南石溝引御溝水池西積石為禊堂本水流杯飲酒亦不言曲水元帝又詔罷三日弄具海西於鍾山立流杯曲水延百僚皆其事也九月九日馬射或說云秋金之節講武習射象立秋之禮也

晉書卷二十一

晉書卷二十一考證

禮志下魏文帝黃初中○文帝。監本誤作明帝。今改正。

晉書卷二十一考證

晉書卷二十二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志第十二

樂上

夫性靈之表，不知所以發於詠歌；感動之端，不知所以關於手足。生於心者謂之道，成於形者謂之用。譬諸天地，其猶影響，百獸率舞，而況於人乎！美其和平，而哀其喪亂，以茲援律，乃播其聲，爲廣懸鐘和磬，達靈感性，象物昭功。由此言之，其來自遠。殷氏不綱，遺風餘響，淫奏既興，雅章奔散，其莖之制，蓋已微矣。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周始二南，風兼六代。昔黃帝作雲門，堯作咸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殷作大濩，周作大武，所謂因前王之禮，設俯仰之容，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書稱命夔典樂教胄子，則周官所謂奏大呂，歌黃鍾，天神來下，人祇動色，抑揚周監，以弘雅音。及秦燔典災，平王遷亂，禮廢親疏，樂沈河海。是以延陵季子聞歌小雅，曰：「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風焉。」而列壤稱孤，各與吟詠。魏文侯聆古樂而恐臥，晉平公聽新聲而忘食，先王之遺寖以陵夷。八方殊風，九州異則，秦氏并吞，遂專刑憲，至於鼓歌詩頌，干戚旄羽，投諸烟火，掃地無遺。漢祖提劍囊中，剸平天下，文匪躬於德化，武有心於制作。太后攬儒家之道，大臣排賈氏之言，搢紳先生所以長歎，而子政、仲舒猶不能已也。炎漢中興，明皇帝即位，袁圭袞而陳清廟，樹槐陰而就璧流，祀光武於明堂，以配上帝，召桓榮於太學，袒而割牲，濟濟焉，皇皇焉，有足觀者。自斯厥後，禮樂頹殷。永平三年，官之司樂改名大予，式揚典禮，旁求圖讖，遵踐雅頌，事遵中和。其有五方之樂者，則所謂大樂九變，天神可得而禮也；其有宗廟之樂者，則所謂肅雍和鳴，先祖是聽者也；其有社稷之樂者，則所謂琴瑟擊鼓，以迓田祖者也；其有辟雍之樂者，則所謂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者也；其有黃門之樂者，則所謂宴樂羣臣，蹲蹲舞我者也；其有短簫之樂者，則所謂王師大捷，令軍中凱歌者也。魏武挾天子而令諸侯，思一戎而匡九服，時逢吞滅，憲章咸蕩。及削平劉表，始獲杜夔，揚鼙總干，式遵前記，三祖紛綸，咸工篇什，聲歌雖有損益，愛翫在乎雕章。是以王粲等各造新詩，抽其藻思，吟詠神靈，贊揚來饗。武皇帝採漢魏之遺範，覽景文之垂則，鼎鼐唯新，前音不改。泰始九年，光祿大夫荀勗始作古尺，以調聲韻，仍以張華等所制高文，陳諸下管。永嘉之亂，伶官既滅，曲臺宣榭，咸變污萊。雖復象舞歌工，自胡歸晉，至於孤竹之管，雲和之瑟，空桑之琴，泗濱之磬，其能備者，百不一焉。夫人受天地之靈，含五常之氣，剛柔迭用，哀樂分情，經春陽而自喜，遇秋彫而不悅。嗟乎！金石之端，出乎管絃之外，因物遷逝，案流不反。是以楚王升輕軒於彭蠡，漢順雞鳴爲於奏徵。聖人功成作樂，化平裁曲，乃揚節奏，以暢中和，節其歡欣，止於哀思者也。凡樂之道，五聲、八音、六律、十二管，爲之綱紀云。

五聲：宮爲君，宮之爲言中也，中和之道，無往而不理焉。商爲臣，商之爲言強也，謂金性之堅強也。角爲民，角之爲言觸也，謂象諸陽氣觸物而生也。徵爲事，徵之爲言止也，言物盛則止也。羽爲物，羽之爲言舒也，言陽氣將復，萬物孳育而舒生也。古人有言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化上遷善，有如不及。是以聞其宮聲，使人溫良而寬大；聞其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聞其角聲，使人惻隱而仁愛；聞其徵聲，使人樂養而好施；聞其羽聲，使人恭儉而好禮。

八音，八方之風也。乾之音石，其風不周；坎之音革，其風廣莫；艮之音匏，其風融；震之音竹，其風明庶；巽之音木，其風清明；離之音絲，其風景；坤之音土，其風涼；兌之音金，其風閶闔。

陽六爲律，謂黃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六爲呂，謂大呂、應鍾、南呂、林鍾、仲呂、夾鍾。凡有十二，以配十二辰。律之爲言法也，言陽氣施生各有法也。呂之爲言助也，所以助成陽功也。正月之辰謂之寅，寅者津也，謂生物之津塗也。二月之辰名爲卯，卯者茂也，言陽氣生而孳茂也。三月之辰名爲辰，辰者震也，謂時物盡震動而長也。四月之辰謂爲巳，巳者起也，物至此時畢盡而起也。五月之辰謂爲午，午者長也，大也，言物皆長大也。六月之辰謂之未，未者味也，言時萬物向成，有滋味也。七月之辰謂爲申，申者身也，言時萬物身體皆成就也。八月之辰謂爲酉，酉者緧也，謂時物皆緧縮也。九月之辰謂之戌，戌者滅也，謂

時物皆衰滅也十月之辰謂為亥亥者劾也言時陰氣劾殺萬物也十一月之
辰謂為子子者孳也謂陽氣至此更孳生也十二月之辰謂為丑丑者紐也言
終始之際以紐結為名也十一月之管謂之黃鍾黃者陰陽之中色也天有六
氣地有五才而天地數畢焉或曰冬至德氣為土土色黃故曰黃鍾正月之管
謂為太蔟蔟者蔟也謂萬物隨於陽氣太蔟而生也三月之管名為姑洗姑洗
者姑枯也洗濯也謂物生新潔洗除其枯改柯易葉也五月之管名為蕤賓蕤
蕤垂下貌也賓敬也謂時陽氣下降陰氣始起相賓敬也七月之管名為夷則
夷平也則法也謂萬物將成平均皆有法則也九月之管名為無射射者出也
言時陽氣上升萬物收藏無復出也十二月之管名為大呂呂者助也謂陽氣
方大陰氣助也十月之管名為應鍾應者和也謂歲功皆成應和陽功收而聚
之也八月之管名為南呂南者任也謂時物皆秀有懷任之象也六月之管名
為林鍾林者林茂也謂時物茂盛於野也四月之管名為仲呂呂者助也謂陽
氣盛長陰助成功也二月之管名為夾鍾夾者佐也謂時物尚未盡出陰德佐
陽而出物也

漢自東京大亂絕無金石之樂樂章亡缺不可復知及魏武平荊州獲漢雅樂
郎河南杜夔能識舊法以為軍謀祭酒使創定雅樂時又有散騎侍郎鄧靜尹
商善訓雅樂歌師尹胡能歌宗廟郊祀之曲舞師馮肅服養曉知先代諸舞夔
悉總領之遠詳經籍近採故事考會古樂始設軒縣鍾磬而黃初中柴玉左延
年之徒復以新聲被寵改其聲韻及武帝受命之初百度草創泰始二年詔郊
祀明堂禮樂權用魏儀遵周室肇稱殷禮之義但改樂章而已使傅玄為之詞
云

祀天地五郊夕牲歌

天命有晉　穆穆明明　我其夙夜　祗事上靈　常于時假　迄用有成
於薦玄牡　進夕其牲　崇德作樂　神祇是聽

祀天地五郊迎送神歌

宣文蒸哉　日靖四方　永言保之　夙夜匪康　光天之命　上帝是皇
嘉樂殷薦　靈祚景祥　神祇降假　享福無疆

饗天地五郊歌

天祚有晉　其命惟新　受終于魏　奄有黎民　燕及皇天　懷和百神
不顯遺烈　之德之純　享其玄牡　式用肇禋　神祇來格　福祿是臻
時邁其猶　昊天子之　祐享有晉　兆庶戴之　畏天之威　敬授人時
不顯不承　於猶繹思　皇極斯建　庶績咸熙　庶幾夙夜　惟晉之祺
宣文惟后　克配彼天　撫寧四海　保有康年　於乎緝熙　肆用靖民
爰立典制　爰脩禮紀　作民之極　莫匪資始　克昌厥後　永言保之

天地郊明堂夕牲歌

皇矣有晉　時邁其德　受終于天　光濟萬國　萬國既光　神定厥祥
虔于郊祀　祗事上皇　祗事上皇　百福是臻　巍巍祖考　克配彼天
嘉牲匪歆　德馨惟饗　受天之祐　神化四方

天地郊明堂降神歌

於赫大晉　應天景祥　二帝邁德　宣此重光　我皇受命　奄有萬方
郊祀配享　禮樂孔章　神祇嘉享　祖考是皇　克昌厥後　保祚無疆

天郊饗神歌

整泰壇　禮皇神　精氣感　百靈賓　蘊朱火　燎芳薪　紫煙遊
冠青雲　神之體　靡象形　曠無方　幽以清　神之來　光景昭
聽無聞　視無兆　神之至　舉歆歆　靈爽協　動余心　神之坐
同歡娛　澤雲翔　化風舒　嘉樂奏　文中聲　八音諧　神是聽
咸潔齊　並芬芳　烹牷牲　享玉觴　神悅饗　歆禋祀　祐大晉
降繁祉　祚京邑　應四海　保天年　窮地紀

地郊饗神歌

整泰折　俟皇祇　眾神感　羣靈儀　陰祀設　吉禮施　夜將極
時未移　祇之體　無形象　潛泰幽　洞忽荒　祇之出　薆若有
靈無遠　天下母　祇之來　遺光景　昭若存　終冥冥　祇之至

樂欣欣。舞象德。歌成文。祇之坐。同歡豫。澤雨施。化雲布。樂八變。聲教敷。物咸亨。祇是娛。齊既醫。侍者肅。玉觴進。咸穆穆。饗嘉薦。歆德馨。祚有晉。暨群生。溢九壤。格天庭。保萬壽。延億齡。

明堂饗神歌

經始明堂。享祀匪懈。於皇烈考。光配上帝。赫赫上帝。既高既崇。聖考是配。明德顯融。率土敬職。萬方來祭。常于時假。保祚永世。

祠廟夕牲歌

我夕我牲。猗歟敬止。嘉薦孔時。供茲享祀。神鑒厥誠。博碩斯歆。祖考降饗。以虞孝孫之心。

祠廟迎送神歌

嗚呼悠哉。日監在茲。以時享祀。神明降之。神明斯降。既祐饗之。祚我無疆。受天之祜。赫赫太上。巍巍聖祖。明明烈考。丕承繼序。

祠征西將軍登歌

經始宗廟。神明戾止。申錫無疆。祗承享祀。假哉皇祖。綏予孫子。燕及後昆。錫茲繁祉。

祠豫章府君登歌

嘉樂肆筵。薦祀在堂。皇皇宗廟。乃祖乃皇。濟濟辟公。相予蒸嘗。享祀不忒。降福穰穰。

祠潁川府君登歌

於赫先后。實司于天。顯矣皇祖。帝祉攀臻。本支克昌。實始開元。惠我無疆。享祚永年。

祠京兆府君登歌

於惟曾皇。顯顯令德。高明清亮。匪競柔克。保乂命祜。基命惟則。篤生聖祖。光濟四國。

祠宣皇帝登歌

於鑠皇祖。聖德欽明。勤施四方。夙夜敬止。載敷文教。載揚武烈。匡定社稷。龔行天罰。經始大業。造創帝基。畏天之命。于時保之。

祠景皇帝登歌

執競景皇。克明克哲。旁作穆穆。惟祗惟畏。纂宣之緒。普定厥功。登此儁乂。糾彼群凶。業業在位。帝既勤止。惟天之命。於穆不已。

祠文皇帝登歌

於皇時晉。允文文皇。聰明叡哲。聖敬神武。萬機莫綜。皇斯清之。蚩蚩放命。皇斯平之。柔遠能邇。簡授英賢。創業垂統。勳格皇天。

祠廟饗神歌二篇

曰晉是常。享祀時序。宗廟致敬。禮樂具舉。惟其來祭。普天率土。犧罇既奠。清酤既載。亦有和羹。薦斯羞備。蒸蒸永慕。感時興思。登歌奏舞。神樂其和。祖考來格。祐我邦家。溥天之下。罔不休嘉。肅肅在位。濟濟臣工。四海來格。禮儀有容。鐘鼓振。管絃理。舞開元。歌永始。神胥樂兮。肅肅在位。臣工濟濟。小大咸敬。上下有禮。

理管絃。振鼓鐘。舞象德。歌詠功。神胥樂兮。肅肅在位。有來雍雍。穆穆天子。相維辟公。禮有儀。樂有則。舞象功。歌詠德。神胥樂兮。

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及太和中。左延年改夔騶虞伐檀文王三曲。更自作聲節。其名雖存。而聲實異。唯因夔鹿鳴全不改易。每正旦大會。太尉奉璧。群后行禮。東廂雅樂常作者是也。後又改三篇之行禮詩。第一曰於赫篇。詠武帝。聲節與古鹿鳴同。第二曰巍巍篇。詠文帝。用延年所改騶虞聲。第三曰洋洋篇。詠明帝。用延年所作文王聲。第四曰復用鹿鳴。鹿鳴之聲重用。而除古伐檀。及晉初。食舉亦用鹿鳴。至泰始五年。尚書奏。使太僕傅玄中書監荀勖黃門侍郎張華各造正旦行禮及王公上壽酒食舉樂歌詩。荀勖云。魏氏行禮食舉再取周詩鹿鳴以為樂章。又鹿鳴以宴嘉賓。無取於朝。考之舊聞。未知所應。勖乃除鹿鳴舊歌。更作行禮詩四篇。先陳

三朝朝宗之義。又為正旦大會、王公上壽歌詩，并食舉樂歌詩，合十三篇。又以魏氏歌詩或二言，或三言，或四言，或五言，與古詩不類，以問司律中郎將陳頎，頎曰：「被之金石，未必皆當。」故勖造晉歌，皆為四言，唯王公上壽酒一篇為三言五言。焉張華以為魏上壽食舉詩及漢氏所施用，其文句長短不齊，未皆合古，蓋以依詠弦節，本有因循，而識樂知音，足以制聲，度曲法用，率非凡近之所能改。二代三京，襲而不變，雖詩章辭異，廢興隨時，至其韻逗留曲折，皆繫於舊，有由然也。是以一皆因就，不敢有所改易。此則華、勖所明異旨也。時詔又使中書侍郎成公綏亦作焉。今並採列之云。

四廂樂歌

正旦大會行禮歌 成公綏

穆穆天子，光臨萬國。多士盈朝，莫匪俊德。流化罔極，王猷允塞。

嘉會置酒，嘉賓充庭。羽旄曜宸極，鐘鼓振太清。百辟朝三朝，彧彧明儀形。濟濟鏘鏘，金聲玉振。

禮樂具，宴嘉賓。眉壽祚聖皇，景福惟日新。群后戾止，有來雍雍。獻酬納贄，崇此禮容。豐薦萬俎，旨酒千鍾。嘉樂盡宴樂，福祿咸攸同。

樂哉天下安寧，道化行，風俗清。簫韶作，詠九成。年豐穰，世泰平。

至治哉，樂無疆。元首聰明，股肱忠。澍豐澤，揚清風。

嘉瑞出，靈應彰。麒麟見，鳳皇翔。醴泉湧，流中唐。嘉禾生，穗盈穡。降繁祉，祚聖皇。承天位，統萬國。受命應期，授聖德。

四世重光，宣開洪業。景克昌，文欽明。德彌彰，聲教晉邦。流祚無疆。

泰始建元，鳳皇龍興。龍興伊何，享祚萬乘。奄有八荒，化育黎蒸。圖書既煥，金石有徵。德光大，道熙隆。被四表，格皇穹。奕奕萬嗣，明明顯融。高朗令終，保茲永祚，與天比崇。

聖皇君四海，順人應天期。三葉合重光，泰始開洪基。明曜參日月，功化侔四時。宇宙清且泰，黎庶咸雍熙。普嘗雍熙。

惟天降命，輔仁祐聖。於穆三皇，載德彌盛。總齊璇璣，光統七政。百揆時序，化若神聖。四海同風，興至仁。濟民育物，擬陶均。擬陶均、垂惠潤。皇皇群賢，峨峨英雋。德化宣，芬芳播來胤。播來胤，垂後昆。清廟何穆穆，皇極闢四門。皇極闢四門，萬機無不綜。亹亹翼翼，樂不及荒，飢不遑食。大禮既行，樂無極。

登昆崙，上層城。乘飛龍，升泰清。冠日月，佩五星。揚虹蜺，建彗旌。披慶雲，蔭繁榮。覽八極，遊天庭。順天地，和陰陽。序四時，曜三光。張帝紀，正皇綱。播仁風，流惠康。邁洪化，振靈威。懷萬方，納九夷。朝閶闔，宴紫微。建五旗，羅鐘虡。列四懸，奏韶武。鏗金石，揚旌羽。縱八佾，巴渝舞。詠雅頌，和律呂。于胥樂，樂聖主。

化蕩蕩，清風泄。總英雄，御俊傑。開宇宙，掃四裔。光緝熙，美聖哲。超百代，揚休烈。流景祚，顯萬世。

皇皇顯祖，翼世佐時。寧濟六合，受命應期。神武鷹揚，大化咸熙。廓開皇衢，用成帝基。

光光景皇，無競惟烈。匡時拯俗，休功蓋世。宇宙既康，九域有截。天命降鑒，啓祚明哲。

穆穆烈考，克明克儁。實天生德，誕膺靈運。肇建帝業，開國有晉。載德奕世，垂慶洪胤。

明明聖帝，龍飛在天。與靈合契，通德幽玄。仰化青雲，俯育重川。受靈之祐，於萬斯年。

正旦大會王公上壽酒歌 荀勖

踐元辰，延顯融。獻羽觴，祈令終。我皇壽而隆，我皇茂而嵩。本支百世，休祚鍾無窮。

食舉樂東西廂歌 荀勖

煌煌七曜。重明交暢。我有嘉賓。是應是貺。邦政既圖。接以大饗。
人之好我。式遵德讓。
賓之初筵。藹藹濟濟。既朝乃宴。以洽百禮。頒以位敘。或庭或陛。
登儐台叟。亦有兄弟。胥子陪寮。憲茲度楷。觀頤養正。降福孔偕。
昔我三后。大業是維。今我聖皇。焜燿前暉。奕世重規。明照九畿。
思輯用光。時罔有違。陟禹之跡。莫不來威。天被顯祿。福履是綏。
赫矣太祖。克廣明德。廓開宇宙。正世立則。變化不經。民無瑕慝。
創業垂統。兆我晉國。
烈文伯考。時維帝景。夷險平亂。威而不猛。御衡不迷。皇塗煥景。
七德咸宣。其寧惟永。
猗歟威歟。先皇聖文。則天作孚。大哉爲君。慎徽五典。帝載是勤。
文武發揮。茂建嘉勳。脩己濟治。民用寧殷。懷遠燭幽。玄教氤氳。
彝世不伐。服事三分。德博化隆。道冒無垠。
隆化洋洋。帝命溥將。登我晉道。越惟聖王。龍飛革運。臨乘八荒。
叡喆欽明。配蹤虞唐。封建厥福。駿發其祥。三朝習吉。終然允臧。
其臧維何。總彼萬方。元侯列辟。四嶽蕃王。時見世享。率茲有常。
旅揖在庭。嘉客在堂。宋衞既臻。陳留山陽。有賓有使。觀國之光。
貢賢納計。獻璧奉璋。保祐命之。申錫無疆。
振鷺于飛。鴻漸其翼。京邑穆穆。四方是式。無競維人。王綱允敕。
君子來朝。言觀其極。
廙廙大君。民之攸塈。信理天工。惠康不匱。將遠不仁。訓以醇粹。
幽明有倫。俊乂在位。九族既睦。庶邦順比。開元布憲。四海鱗萃。
協時正統。殊塗同致。厚德載物。靈心隆貴。敷奏讜言。納以無諱。
樹之典象。誨之義類。上教如風。下應如卉。一人有慶。羣萌以遂。
我后宴喜。令問不墜。
既宴既喜。翕是萬邦。禮儀卒度。物其有容。晢晢庭燎。喤喤鼓鐘。

笙磬詠德。萬舞象功。八音克諧。俗易化從。其和如樂。庶品時邕。
時邕斌斌。六合同塵。往我祖宣。威靜殊鄰。首定荊楚。遂平燕秦。
亹亹文皇。邁德流仁。爰造草昧。應乾順民。靈瑞告符。休徵響震。
天地弗違。以和神人。既禽庸蜀。吳會是賓。肅慎率職。楛矢來陳。
韓濊進樂。宮徵清鈞。西旅獻獒。扶南效珍。蠻裔重譯。玄齒文身。
我皇撫之。景命惟新。
愔愔嘉會。有聞無聲。清酤既奠。籩豆既升。禮充樂備。簫韶九成。
愷樂飲酒。酣而不盈。率土歡豫。邦國以寧。王猷允塞。萬載無傾。

冬至初歲小會歌 張華

日月不留。四氣回周。節慶代序。萬國同休。庶尹羣后。奉壽升朝。
我有壽禮。式宴百僚。繁肴綺錯。旨酒泉渟。笙鏞和奏。磬管流聲。
上隆其愛。下盡其心。宣其壅滯。訓之德音。乃宣乃訓。配享交泰。
永載仁風。長撫無外。

宴會歌 張華

亹亹我皇。配天垂光。留精日昃。經覽無方。聽朝有暇。延命眾臣。
冠蓋雲集。罇俎星陳。肴蒸多品。八珍代變。羽爵無算。究樂極宴。
歌者流聲。舞者投袂。動容有節。絲竹並設。宣暢四體。繁手趣摯。
憺足發和。酣不忘禮。好樂無荒。翼翼濟濟。

命將出征歌 張華

重華隆帝道。戎蠻或不賓。徐夷興有周。鬼方亦違殷。今在盛明世。
寇虐動四垠。豺狼染牙爪。羣生號穹旻。元帥統方夏。出車撫涼秦。
衆貞必以律。臧否實在人。威信加殊類。疏逖思自親。單醪豈有味。
挾纊感至仁。武功尙止戈。七德美安民。遠跡由斯舉。永世無風塵。

勞還師歌 張華

獫狁背天德。構亂擾邦畿。戎車震朔野。羣帥贊皇威。將士齊心旅。
感義忘其私。積勢如鞹弩。赴節如發機。囂聲動山谷。金光曜素暉。

揮戈陵勁敵　武步蹈橫屍　鯨鯢皆授首　北土永清夷　昔往冒隆暑
今來白雪霏　征夫信勤瘁　自古詠采薇　收榮於舍爵　燕喜在凱歸

中宮所歌張華

先王統大業　玄化漸八維　儀刑孚萬邦　內訓隆壼闈　皇英垂帝典
大雅詠三妃　執德宣隆教　正位理厥機　含章體柔順　帥禮蹈謙祗
螽斯弘慈惠　樛木逮幽微　徽音穆清風　高義邈不追　遺榮參日月
百世仰餘暉

宗親會歌張華

族燕明禮順　餟食序親親　骨肉散不殊　昆弟豈他人　本支篤同慶
棠棣著先民　於皇聖明后　天覆弘且仁　降禮崇親戚　旁施協族姻
式宴盡酣娛　飲御備羞珍　和樂既宣洽　上下同懽欣　德教加四海
敦睦被無垠

泰始九年，光祿大夫荀勖以杜夔所制律呂，校太樂總章鼓吹八音，與律呂乖錯，乃制古尺，作新律呂，以調聲韻。事具律歷志。律成，遂班下太常，使太樂總章鼓吹清商施用。勖遂典知樂事，啓朝士解音律者共掌之。使郭瓊、宋識等造正德、大豫二舞，其樂章亦張華之所作云。

正德舞歌張華

曰皇上天　玄鑒惟光　神器周回　五德代章　祚命于晉　世有哲王
弘濟區夏　陶甄萬方　大明垂曜　旁燭無疆　蚩蚩庶類　風德永康
皇道惟清　禮樂斯經　金石在懸　萬舞在庭　象容表慶　協律被聲
軼武超濩　取節六英　同進退讓　化漸無形　太和宣洽　通於幽冥

大豫舞歌張華

惟天之命　符運有歸　赫赫大晉　三后重暉　繼明紹世　光撫九圍
我皇紹期　遂在璇璣　羣生屬命　奄有庶邦　慎徽五典　玄教遐通
萬方同軌　率土咸雍　爰制大豫　宣德舞功　醇化既穆　王道協隆
仁及草木　惠加昆蟲　億兆夷人　悅仰皇風　丕顯大業　永世彌崇

荀勖又作新律笛十二枚，以調律呂，正雅樂。正會殿庭作之，自謂宮商克諧，然論者猶謂勖暗解。時阮咸妙達八音，論者謂之神解。咸常心譏勖新律聲高，以爲高近哀思，不合中和。每公會樂作，勖意咸謂之不調，以爲異己，乃出咸爲始平相。後有田父耕於野，得周時玉尺，勖以校己所治鐘鼓金石絲竹，皆短校一米。於此伏咸之妙，復徵咸歸。勖既以新律造二舞，次更修正鐘磬，會勖薨，未竟其業。元康三年，詔其子藩修定金石，以施郊廟。尋值喪亂，莫有記之者。

漢高祖自蜀漢將定三秦，閬中范因率賨人以從帝，爲前鋒。及定秦中，封因爲閬中侯，復賨人七姓。其俗喜舞，高祖樂其猛銳，數觀其舞，後使樂人習之。閬中有渝水，因其所居，故名曰巴渝舞。舞曲有矛渝本歌曲、安弩渝本歌曲、安臺本歌曲、行辭本歌曲，總四篇。其辭既古，莫能曉其句度。魏初，乃使軍謀祭酒王粲改創其辭。粲問巴渝帥李管、种玉歌曲意，試使歌，聽之，以考校歌曲，而爲之改爲矛渝新福歌曲、弩渝新福歌曲、安臺新福歌曲、行辭新福歌曲，行辭以述魏德。黃初三年，又改巴渝舞曰昭武舞。至景初元年，尚書奏，考覽三代禮樂遺曲，據功象德，奏作武始、咸熙、章斌三舞，皆執羽籥。及晉，又改昭武舞曰宣武舞，羽籥舞曰宣文舞。咸寧元年，詔定祖宗之號，而廟樂乃停宣武、宣文二舞，而同用荀勖所使郭瓊、宋識等所造正德、大豫二舞云。

晉書卷二十二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志第十三

樂下

永嘉之亂海內分崩伶官樂器皆沒於劉石江左初立宗廟尚書下太常祭祀所用樂名太常賀循答云魏氏增損漢樂以爲一代之禮未審大晉樂名所以爲異遭離喪亂舊典不存然此諸樂皆和之以鍾律文之以五聲詠之以歌辭陳之於舞列宮懸在庭琴瑟在堂八音迭奏雅樂並作登歌下管各有常詠周人之舊也自漢氏以來依倣此禮自造新詩而已舊京荒廢今既散亡音韻曲折又無識者則於今難以意言于時以無雅樂器及伶人省大樂并鼓吹令是後頗得登歌食舉之樂猶有未備太寧末明帝又訪阮孚等增益之咸和中成帝乃復置太樂官鳩集遺逸而尚未有金石也庾亮爲荊州與謝尚脩復雅樂未具而亮薨庾翼桓溫專事軍旅樂器在庫遂至朽壞焉及慕容儁平冉閔兵戈之際而鄴下樂人亦頗有來者永和十一年謝尚鎮壽陽於是採拾樂人以備大樂并制石磬雅樂始頗具而王猛平鄴慕容氏所得樂聲又入關右太元中破苻堅又獲其樂工楊蜀等閑習舊樂於是四廂金石始備焉乃使曹毗王珣等增造宗廟歌詩然郊祀遂不設樂今列其詞於後云

歌宣帝 曹毗

於赫高祖 德協靈符 應運撥亂 龍整天衢 勳格宇宙 化動八區 肅以典刑 陶以玄珠 神石吐瑞 靈芝自敷 肇基天命 道均唐虞

歌景帝 曹毗

景皇承運 纂隆洪緒 皇羅重抗 天曜再舉 蠢矣二寇 擾我揚楚 乃整元戎 以膏齊斧 亹亹神算 赫赫王旅 鯨鯢既平 功冠帝宇

歌文帝 曹毗

太祖齊聖 王猷誕融 仁教四塞 天基累崇 皇室多難 嚴清紫宮 威厲秋霜 惠過春風 平蜀夷楚 以文以戎 奄有參墟 聲流無窮

歌武帝 曹毗

於穆武皇 允襲欽明 應期登禪 龍飛紫庭 百揆時序 聽斷以情 殊域既賓 僞吳亦平 晨流甘露 宵映朗星 野有擊壤 路垂頌聲

歌元帝 曹毗

運屯百六 天羅解貫 元皇勃興 網籠江漢 仰齊七政 俯平禍亂 化若風行 澤猶雨散 淪光更曜 金輝復煥 德冠千載 蔚有餘粲

歌明帝 曹毗

明明肅祖 闡弘帝祚 英風夙發 清暉載路 姦逆縱忒 罔式皇度 躬振朱旗 遂豁天步 宏猷允塞 高羅雲布 品物咸寧 洪基永固

歌成帝 曹毗

於休顯宗 道澤玄播 式宣德音 暢物以和 邁德蹈仁 匪禮不過 敷以純風 濯以清波 連理暎阜 鳴鳳棲柯 同規放勳 義蓋山河

歌康帝 曹毗

康皇穆穆 仰嗣洪德 爲而不宰 雅音四塞 閑邪以誠 鎮物以默 威靜區宇 道宣邦國

歌穆帝 曹毗

孝宗夙哲 休音久臧 如彼晨離 燿景扶桑 垂訓華幄 流潤八荒 幽贊玄妙 爰該典章 西平僭蜀 北靜舊疆 高猷遠暢 朝有遺芳

歌哀帝 曹毗

於穆哀皇 聖心虛遠 雅好玄古 大庭是踐 道尚無爲 治存易簡 化若風行 時猶草偃 雖曰登遐 徽音彌闡 愔愔雲韶 盡美盡善

歌簡文帝 王珣

皇矣簡文 於昭于天 靈明若神 周淡如川 沖應其來 實與其遷 亹亹心化 日用不言 易而有親 簡而可傳 觀流彌遠 求本踰玄

歌孝武帝 王珣

天鑒有晉 欽哉烈宗 同規文考 玄默允恭 威而不猛 約而能通

神鉦一震　九域來同　道積淮海　雅頌自東　氣陶醇露　化協時雍

四時祠祀　曹毗

肅肅清廟　巍巍聖功　萬國來賓　禮儀有容　鍾鼓振　金石熙　宣兆祚　武開基　神斯樂兮　理管絃　有來斯和　說功德　吐清歌　神斯樂兮　洋洋玄化　潤被九壤　民無不悅　道無不往　禮有容　樂有式　詠九功　永無極　神斯樂兮

漢時有短簫鐃歌之樂其曲有朱鷺　思悲翁　艾如張　上之回　雍離　戰城南　巫山高　將進酒　君馬黃　上陵　有所思　雉子班　聖人出　芳樹　上邪　臨高臺　遠如期　石留　務成　玄雲　黃爵行　釣竿等曲列於鼓吹多序戰陣之事及魏受命改其十二曲使繆襲為詞述以功德代漢改朱鷺為楚之平言魏也改思悲翁為戰滎陽言曹公也改艾如張為獲呂布言曹公東圍臨淮擒呂布也改上之回為克官渡言曹公與袁紹戰破之於官渡也改雍離為舊邦言曹公勝袁紹於官渡還譙收藏死亡士卒也改戰城南為定武功言曹公初破鄴武功之定始乎此也改巫山高為屠柳城言曹公越北塞歷白檀破三郡烏桓於柳城也改上陵為平南荊言曹公平荊州也改將進酒為平關中言曹公征馬超定關中也改有所思為應帝期言文帝以聖德受命應運期也改芳樹為邕熙言魏氏臨其國君臣邕穆庶績咸熙也改上邪為太和言明帝繼體承統太和改元德澤流布也其餘並同舊名是時吳亦使韋昭製十二曲名以述功德受命改朱鷺為炎精缺言漢室衰孫堅奮迅猛志念在匡救王迹始乎此也改思悲翁為漢之季言堅悼漢之微痛董卓之亂興兵奮擊功蓋海內也改艾如張為攄武師言權卒父之業而征伐也改上之回為烏林言魏武既破荊州順流東下欲來爭鋒權命將周瑜逆擊之於烏林而破走也改雍離為秋風言權悅以使人人忘其死也改戰城南為克皖城言魏武志圖并兼而權親征破之於皖也改巫山高為關背德言蜀將關羽背棄吳德權引師浮江而擒之也改上陵曲為通荊州言權與蜀交好齊盟中有關羽自失之愆終復初好也改將進酒為章洪德言權章其大德而遠方來附也改有所思為順歷數言權順籙圖之符而建大號也改芳樹為承天命言其時主聖德踐位道化至盛也改上邪曲為玄化言其時主修文武則天而行仁澤流洽天下喜樂也其餘亦用舊名不改及武帝受禪乃令傅玄製為二十二篇亦述以功德代魏改朱鷺為靈之祥言宣帝之佐魏猶虞舜之事堯既有石瑞之徵又能用武以誅孟達之逆命也改思悲翁為宣受命言宣帝禦諸葛亮養威重運神兵亮震怖而死也改艾如張為征遼東言宣帝陵大海之表討滅公孫氏而梟其首也改上之回為宣輔政言宣帝聖道深遠撥亂反正網羅文武之才以定二儀之序也改雍離為時運多難言宣帝致討吳方有征無戰也改戰城南為景龍飛言景帝克明威教賞順夷逆隆無疆崇洪基也改巫山高為平玉衡言景帝一萬國之殊風齊四海之乖心禮賢養士而纂洪業也改上陵為文皇統百揆言文帝始統百揆用人有序以敷太平之化也改將進酒為因時運言因時運變聖謀潛施解長蛇之交離羣桀之黨以武濟文以邁其德也改有所思為惟庸蜀言文帝既平萬乘之蜀封建萬國復五等之爵也改芳樹為天序言聖皇應歷受禪弘濟大化用人各盡其才也改上邪為大晉承運期言聖皇應籙受圖化象神明也改君馬黃為金靈運言聖皇踐阼致敬宗廟而孝道行於天下也改雉子班為於穆我皇言聖皇受禪德合神明也改聖人出為仲春振旅言大晉申文武之教畋獵以時也改臨高臺為夏苗田言大晉畋狩順時為苗除害也改遠如期為仲秋獮田言大晉雖有文德不廢武事順時以殺伐也改石留為順天道言仲冬大閱用武修文大晉之德配天也改務成為唐堯言聖皇陟帝位德化光四表也玄雲依舊名言聖皇用人各盡其材也改黃爵行為伯益言赤烏銜書有周以興今聖皇受命神雀來也釣竿依舊名言聖皇德配堯舜又有呂望之佐濟大功致太平也其辭並列之於後云

靈之祥

靈之祥　石瑞章　旗金德　出西方　天降命　授宣皇　應期運　時龍驪驤　大舜　佐陶唐　贊文武　建帝綱　孟氏叛　據南疆　追有扈　亂五常　吳寇叛　蜀虜彊　交誓盟　連遐荒　宣赫怒　奮鷹揚　震乾

威。曜靈光。陵九天。陷石城。梟逆命。拯有生。萬國安。四海寧。

宣受命

宣受命。應天機。風雲時動神龍飛。禦葛亮。鎮雍梁。邊境安。夷夏康。務節事。勤定傾。攬英雄。保持盈。深穆穆。赫明明。沖而泰。天之經。養威重。運神兵。亮乃震斃。天下安寧。

征遼東

征遼東。敵失據。威靈邁日域。公孫既授首。羣逆破膽。咸震怖。朔北響應。海表景附。武功赫赫。德雲布。

宣輔政

宣皇輔政。聖烈深。撥亂反正。順天心。網羅文武才。愼厥所生。所生賢。遺教施。安上治民。化風移。肇創帝基。洪業垂。於鑠明明。時赫戲。功濟萬世。定二儀。定二儀。雲行雨施。海外風馳。

時運多難

時運多難。遺教痡。天地變化。有盈虛。蠢爾吳蜀。武視江湖。我皇赫斯。致天誅。有征無戰。弭其圖。天威横被。廓東隅。

景龍飛

景龍飛。御天威。聰鑒玄察。動與神明協機。從之者顯。逆之者滅夷。文教敷。武功巍。普被四海。萬邦望風。莫不來綏。聖德潛斷。先天弗違。弗違祥。享世永長。猛以致寬。道化光。赫明明。祚隆無疆。帝績惟期。有命既集。崇此洪基。

平玉衡

平玉衡。糾姦回。萬國殊風。四海乖。禮賢養士。羈御英雄。思心齊纂戎洪業。崇皇階。品物咸亨。聖敬日躋。聰鑒盡下情。明明綜天機。

文皇統百揆

文皇統百揆。繼天理萬方。武將鎮四隅。英佐盈朝堂。謀言協秋蘭。清風發其芳。洪澤所漸潤。礫石爲珪璋。大道侔五帝。盛德踰三王。咸光大。上參天與地。至化無内外。無内外。六合並康乂。並康乂。遘茲嘉會。在昔羲與農。大晉德斯邁。鎮征及諸州。爲蕃衞。功濟四海。洪烈流萬世。

因時運

因時運。聖策施。長蛇交解。羣桀離。勢窮奔吳。歘騎厲。惟武進。審大計。時邁其德。清一世。

惟庸蜀

惟庸蜀。僭號天一隅。劉備逆帝命。禪亮承其餘。擁衆數十萬。闚隙乘我虛。驛騎進羽檄。天下不遑居。姜維屢寇邊。隴上爲荒蕪。文皇愍斯民。歷世受罪辜。外謨蕃屏臣。内謨衆士夫。爪牙應指受。腹心獻良圖。良圖協成文。大興百萬軍。雷鼓震地起。猛勢陵浮雲。逋虜畏天誅。面縛造壘門。萬里同風教。逆命稱妾臣。光建五等。紀綱天人。

天序

天序。應曆受禪。承靈祜。御羣龍。勒螭武。弘濟大化。英雋作輔。明明統萬機。赫赫鎮四方。咎繇稷契之疇協蘭芳。禮王臣。覆兆民。化之如天與地。誰敢愛其身。

大晉承運期

大晉承運期。德隆聖皇。時清晏。白日垂光。應籙圖。陟帝位。繼天正玉衡。化行象神明。至哉道隆虞與唐。元首敷洪化。百僚股肱並忠良。時太康。隆隆赫赫。福祚盈無疆。

金靈運

金靈運。天符發。聖徵見。參日月。惟我皇。體神聖。受魏禪。應天命。皇之輿。靈有徵。登大麓。御萬乘。皇之輔。若闞武。爪牙奮。莫之禦。皇之佐。贊清化。百事理。萬邦賀。神祇應。嘉瑞章。恭享

禮。薦先皇。樂時奏。磬管鏘。鼓殷殷。鐘鍠鍠。奠樽俎。實玉觴。神歆饗。咸悅康。宴孫子。祐無疆。大孝烝烝。德教被萬方。

於穆我皇

於穆我皇。盛德聖且明。受禪君世。光濟群生。普天率土。莫不來庭。顒顒六合內。望風仰泰清。萬國雍雍。興頌聲。大化洽。地平而天成。七政齊。玉衡惟平。峨峨佐命。濟濟群英。夙夜乾乾。萬機是經。雖治興。匪荒寧。謙道光。沖不盈。天地合德。日月同榮。赫赫煌煌。曜幽冥。三光克從。於顯天垂景星。龍鳳臻。甘露宵零。肅神祇。祇上靈。萬物欣戴。自天效其成。

仲春振旅

仲春振旅。大致人。武教於時日新。師執提。工執鼓。坐作起。節有序。盛矣允文允武。蒐田表禡。申法誓。遂圍禁。獻社祭。允以時明國制。文武並用禮之經。列車如戰大教明。古今誰能去兵。大晉繼天濟群生。

夏苗田

夏苗田。運將徂。軍國異容。文武殊。乃命群吏。撰車徒。辨其號名。讚契書。王軍啓八門。行同上帝居。時路建大麾。雲旗翳紫虛。百官象其事。疾則疾。徐則徐。回衡旋軫。罷陣弊車。獻禽享祀。烝烝配有虞。惟大晉德參兩儀。化雲敷。

仲秋獮田

仲秋獮田。金德常剛。涼風清且厲。凝露結爲霜。白藏司辰。金華時鷹揚。鷹揚猶尙父。順天以殺伐。春秋時序。雷霆振威曜。進退由鉦鼓。致禽祀祊。羽毛之用充軍府。赫赫大晉德。芬烈陵三五。敷化以文。雖安不廢武。光宅四海。永享天之祜。

順天道

順天道。握神契。三時示講武事。冬大閱。鳴鐲振鼓鐸。旌旗象虹霓。文制其中。武不窮武。動軍誓衆。禮成而義舉。三驅以崇仁。進止不失其序。兵卒練。將如闞武。惟闞武。氣陵青雲。解圍三面。殺不殄群。偃旌麾。班六軍。獻享烝。修典文。嘉大晉。德配天。祿報功。爵俟賢。饗燕樂。受茲百祿。壽萬年。

唐堯

唐堯諮務成。謙謙德其興。積漸終光大。履霜致堅冰。神明道自成。河海猶可凝。舜禹統百揆。元凱以次升。禪讓應大歷。睿聖世相承。我皇陟帝位。平衡正準繩。德化飛四表。祥氣見其徵。興王坐俟旦。亡主恬自矜。致遠由近始。覆簣成山陵。披圖按先籍。有其證靈液。

玄雲

玄雲起丘山。祥氣萬里會。龍飛何蜿蜿。鳳翔何翩翩。昔在唐虞朝。時見青雲際。今親遊萬國。流光溢天外。鶴鳴在後園。清音隨風邁。成湯隆顯命。伊摯來如飛。周文獵渭濱。遂載呂望歸。符合如影響。先天天不違。罷耕綜地綱。解褐衿天維。元功配二王。芬馨世所稀。我皇敘群才。洪烈何巍巍。桓桓征四表。濟濟理萬機。神化感無方。髦才盈帝畿。丕顯惟昧旦。日新孔所諮。茂哉明聖德。日月同光輝。

伯益

伯益佐舜禹。職掌山與川。德侔十六相。思心入無間。智理周萬物。下知衆鳥言。黃雀應清化。翔習何翩翩。和鳴棲庭樹。徘徊雲日間。夏桀爲無道。密網施山河。酷祝振纖網。當柰黃雀何。殷湯崇天德。去其三面羅。逍遙群飛來。鳴聲乃復和。朱雀作南宿。鳳皇統羽群。赤烏銜書至。天命瑞周文。神雀今來遊。爲我受命君。嘉祥致天和。膏澤降靑雲。蘭風發芳氣。蓋世同其芬。

釣竿

釣竿何冉冉。甘餌芳且鮮。臨川運思心。微綸沈九泉。太公寶此術。乃在靈秘篇。機變隨物移。精妙貫未然。遊魚驚著釣。潛龍飛戾天。

昊天安所至，撫翼翔太清。太清一何異，兩儀出渾成。玉衡正三辰，造化賦羣形。退願輔聖君，與神合其靈。我君弘遠略，天人不足并。天人初并時，昧昧何芒芒。日月有徵光，文象與二皇。蚩尤亂生靈，黃帝用兵征萬方。逮夏禹而德衰，三世不及虞與唐。我皇咸德配堯舜，受禪即祚享天祥。率土蒙祐，靡不肅，庶事康，庶事康。穆穆明明，荷百祿，保無極，永太平。

鞞舞未詳所起，然漢代已施於燕享矣。傅毅、張衡所賦，皆其事也。舊曲有五篇，一關東有賢女，二章和二年中，三樂久長，四四方皇，五殿前生桂樹，其辭並亡。曹植鞞舞詩序云：「故漢靈帝西園鼓吹有李堅者，能鞞舞。遭世荒亂，堅播越關西，隨將軍段煨。先帝聞其舊伎，下書召堅。堅年踰七十，中間廢而不為，又古曲甚多謬誤，異代之文，未必相襲，故依前曲作新歌五篇。」及泰始中，又製其辭焉。其舞故常二八，桓玄將僭位，尚書殿中郎袁明子啓增滿八佾，泰始中歌辭，今列之後云。

鞞舞歌詩五篇

洪業篇 當魏曲明明魏皇帝，古曲關中有賢女。

宣文創洪業，盛德在泰始。聖皇應靈符，受命君四海。萬國何所樂，上有明天子。唐堯禪帝位，虞舜惟恭己。恭己正南面，道化與時移。大赦蕩萌漸，文教被黃支。象天則地，體無為。聰明配日月，神聖參兩儀。雖有三凶類，靜言無所施。象天則地，體無為。稷契並佐命，伊呂升王臣。蘭芷登朝肆，下無失宿人。羣發奮自應，表立景來附。嘷嘷順嘉儀，潛龍升天路。備物立成器，變通極其數。百事以時敘，萬機有常度。訓之以克讓，納之以忠恕。羣下仰清風，海外同懽慕。象天則地，化雲布。昔日貴彫飾，今尚儉與素。昔日多纖介，今去情與故。象天則地，化雲布。濟濟大朝士，夙夜綜萬機。萬機無廢理，明明降訓辭。臣譬列星景，君配朝日暉。事業並通濟，功烈何巍巍。五帝繼三皇，三皇世所歸。聖德應期運，天地不能違。仰之彌已高，猶天不可階。將復御龍氏，鳳皇在庭棲。

天命篇 當魏曲太和有聖帝，古曲章和二年中。

聖祖受天命，應期輔魏皇。入則綜萬機，出則征四方。朝廷無遺理，方表寧且康。道隆舜臣堯，積德踰太王。孟度阻窮險，造亂天一隅。神兵出不意，奉命致天誅。赦善戮有罪，元惡宗為虛。威風震勁蜀，武烈懾強吳。諸葛不知命，肆逆亂天常。擁徒十餘萬，數來寇邊疆。我皇邁神武，秉鉞鎮雍涼。亮乃畏天威，未戰先仆僵。盈虛自然運，時變固多難。東征陵海表，萬里克朝鮮。受遺齊七政，曹爽又滔天。羣凶受誅殛，百祿咸來臻。黃華應福始，王凌為禍先。

景皇篇 當魏曲魏歷長，古曲樂久長。

景皇帝，聰明命世生。盛德參天地，帝王道大。創基既已難，繼世亦未易。外有夏侯玄，內則翼與李。三凶稱逆亂帝紀，順天行誅，窮其姦宄。遠將察其漸，潛謀不得起。罪人咸伏辜，威風震萬里。平衡綜萬機，萬機無不理。召陵恒不君，內外何紛紛。眾小便成羣，蒙昧恣心。治亂不分，乾聖獨斷。濟武常以文，順天惟廢立，掃霓披浮雲。雲霓既已闢，清和未幾間。羽檄首尾至，變起東南藩。儉欽為長蛇，外則憑吳蠻。萬國紛騷擾，戚戚天下懼不安。神武御六軍，我皇秉鉞征。儉欽起壽春，前鋒據項城。出其不意，並縱奇兵。奇兵誠難御，廟勝實難支。兩軍不期遇，敵退計無施。約輕懼武進，大戰沙陽陂。欽乃亡魂走，奔虜若雲披。天因赦有罪，東土放鯨鯢。

大晉篇 當魏曲天生烝民，古曲四方皇。

赫赫大晉，於穆文皇。蕩蕩巍巍，道邁陶唐。世稱三皇五帝，及今重其光。九德克明，文既顯，武又彰。恩弘六合，兼濟萬方。內舉元凱，朝政以綱。外簡武臣，時惟鷹揚。靡從不懷，逆命斯亡。仁配春日，威踰秋霜。濟濟多士，同茲蘭芳。唐虞至治，四凶滔天。致討儉欽，罔不肅虔。化感海內，海外來賓。獻其聲樂，並稱妾臣。西蜀猾夏，

僭號方域。命將致討。委國稽服。吳人放命。憑海阻江。飛書告喻。響應來同。先王建萬國。九服爲藩衛。亡秦壞諸侯。序祚不二世。歷代不能復。忽踰五百歲。我皇邁聖德。應期創典制。分土五等。藩國正封界。莘莘文武佐。千秋遘嘉會。洪澤溢區內。仁風翔海外。

明君篇 當魏曲爲君既不易古曲殿前生桂樹

明君御四海。聽鑒盡物情。顧望有譴罰。竭忠身必榮。蘭芷出荒野。萬里升紫庭。茨草穢堂階。掃截不得生。能否莫相蒙。百官正其名。恭己慎有爲。有爲無不成。闇君不自信。羣下執異端。正直羅浸潤。姦臣奪其權。雖欲盡忠誠。結舌不敢言。結舌以何憚。盡忠爲身患。清流豈不潔。飛塵濁其源。岐路令人迷。未遠勝不還。忠臣立君朝。正色不顧身。邪正不並存。譬若胡與秦。胡秦有合時。邪正各異津。忠臣遇明君。乾乾惟日新。羣目統在綱。衆星共北辰。設令遭闇主。斥退爲凡人。雖薄供時用。白茅猶爲珍。冰霜晝夜結。蘭桂摧爲薪。邪臣多端變。用心何委曲。便辟順情指。動隨君所欲。偷安樂目前。不問清與濁。積僞罔時主。養交以持祿。言行恆相違。難饜其谿谷。昧死射乾沒。覺露則滅族。

拂舞出自江左。舊云吳舞。檢其歌。非吳辭也。亦陳於殿庭。楊泓序云。自到江南。見白符舞。或言白鳧鳩舞。云有此來數十年矣。察其辭旨。乃是吳人患孫皓虐政。思屬晉也。今列之於後云。

拂舞歌詩五篇

白鳩篇

翩翩白鳩。再飛再鳴。懷我君德。來集君庭。白雀呈瑞。素羽明鮮。翔庭舞翼。以應仁乾。皎皎鳴鳩。或丹或黃。樂我君惠。振羽來翔。東壁餘光。魚在江湖。惠而不費。敬我微驅。策我良駟。習我驅馳。與君周旋。樂道忘飢。我心虛靜。我志霑濡。彈琴鼓瑟。聊以自娛。陵雲登臺。浮遊太清。攀龍附鳳。自望身輕。

濟濟篇

暢暢飛舞氣流芳。追念三五大綺黃。去失有。時可行。去來時同此未央。時冉冉。近桑榆。但當飲酒爲歡娛。衰老逝。何有期。多憂耿耿內懷思。深池瀨。魚獨希。願得黃浦來所依。恩感人。世無比。悲歌且舞無極已。

獨祿篇

獨獨祿祿。水深泥濁。泥濁尚可。水深殺我。雍雍雙鴈。遊戲田畔。我欲射鴈。念子孤散。翩翩浮萍。得風搖輕。我心何合。與之同并。空牀低幃。誰知無人。夜衣錦繡。誰別僞真。刀鳴鞘中。倚牀無施。父冤不報。欲活何爲。猛獸班班。遊戲山閒。獸欲嚙人。不避豪賢。

碣石篇

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水何澹澹。山島竦峙。樹木叢生。百草豐茂。秋風蕭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裏。幸甚至哉。歌以詠志。觀滄海

孟冬十月。北風徘徊。天氣肅清。繁霜霏霏。鵾雞晨鳴。鴈過南飛。鷙鳥潛藏。熊羆窟棲。錢鎛停置。農收積場。逆旅整設。以通賈商。幸甚至哉。歌以詠志。冬十月

鄉土不同。河朔隆寒。流澌浮漂。舟船行難。錐不入地。豐藾深奧。水竭不流。冰堅可蹈。士隱者貧。勇俠輕非。心常歎怨。戚戚多悲。幸甚至哉。歌以詠志。土不同

神龜雖壽。猶有竟時。騰蛇乘霧。終爲土灰。驥老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盈縮之期。不但在天。養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詠志。龜雖壽

淮南王篇

淮南王。自言尊。百尺高樓與天連。後園鑿井銀作牀。金瓶素綆汲寒漿。汲寒漿。飲少年。少年窈窕何能賢。揚聲悲歌音絕天。我欲渡河

河無梁願作雙黃鵠還故鄉還故鄉入故里徘徊故鄉苦身不已
繁舞奇歌無不泰徘徊桑梓遊天外

鼓角橫吹曲鼓按周禮以鼖鼓鼓軍事角說者云蚩尤氏帥魑魅與黃帝戰於涿鹿帝乃命始吹角為龍鳴以禦之其後魏武北征烏丸越沙漠而軍士思歸於是減為中鳴而尤更悲矣

胡角者本以應胡笳之聲後漸用之橫吹有雙角即胡樂也張博望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惟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為武樂後漢以給邊和帝時萬人將軍得之魏晉以來二十八解不復具存用者有黃鵠隴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黃覃子赤之楊望行人十曲按魏晉之世有孫氏善弘舊曲宋識善擊節唱和陳左善清歌列和善吹笛郝索善彈箏朱生善琵琶尤發新聲故傅玄著書曰人若欽所聞而忽所見不亦惑乎設此六人生於上世越今古而無儷何但夔牙同契哉按此說則自茲以後皆孫朱等之遺則也

相和漢舊歌也絲竹更相和執節者歌本一部魏明帝分為二更遞夜宿本十七曲朱生宋識列和等復合之為十三曲

但歌四曲自漢世無絃節作伎最先唱一人唱三人和魏武帝尤好之時有宋容華者清徹好聲善唱此曲當時之特妙自晉以來不復傳遂絕

凡樂章古辭今之存者並漢世街陌謠謳江南可採蓮烏生十五子白頭吟之屬也

吳歌雜曲並出江南東晉以來稍有增廣

子夜歌者女子名子夜造此聲孝武太元中瑯邪王軻之家有鬼歌子夜則子夜是此時人也

鳳將雛歌者舊曲也應璩百一詩云言是鳳將雛然則其來久矣

前溪歌者車騎將軍沈充所制

阿子及歡聞歌者穆帝升平初歌畢輒呼阿子汝聞不語在五行志後人衍其聲以為此二曲

團扇歌者中書令王珉與嫂婢有情愛好甚篤嫂捶撻婢過苦婢素善歌而珉好捉白團扇故制此歌

懊憹歌者隆安初俗閒訛謠之曲語在五行志

長史變者司徒左長史王廞臨敗所制

凡此諸曲始皆徒歌既而被之絃管又有因絲竹金石造歌以被之魏世三調歌辭之類是也

杯柈舞按太康中天下為晉世寧舞矜手以接杯柈反覆之此則漢世惟有柈舞而晉加之以杯反覆之也

公莫舞今之巾舞也相傳云項莊劍舞項伯以袖隔之使不得害漢高祖且語項莊云公莫古人相呼曰公言公莫害漢王也今之用巾蓋像項伯衣袖之遺式然按琴操有公莫渡河曲然則其聲所從來已久俗云項伯非也

白紵舞按舞辭有巾袍之言紵本吳地所出宜是吳舞也晉俳歌又云皎皎白緒節節為雙吳音呼緒為紵疑白紵即白緒也

鞞舞歌一篇幡舞歌一篇鼓舞伎六曲並陳於元會後漢正旦天子臨德陽殿受朝賀舍利從西方來戲於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魚跳躍嗽水作霧翳日畢又化成龍長八九丈出水遊戲炫燿日光以兩大絲繩繫兩柱頭相去數丈兩倡女對舞行於繩上相逢切肩而不傾魏晉訖江左猶有夏育扛鼎巨象行乳神龜抃舞背負靈嶽桂樹白雪畫地成川之樂

成帝咸康七年尚書蔡謨奏八年正會儀注惟作鼓吹鐘鼓其餘伎樂盡不作侍中張澄給事黃門侍郎陳逵駁以為王者觀時設教至於吉凶殊斷不易之道也今四方觀禮陵有償弔之位庭奏宮懸之樂二禮兼用哀樂不分體國經制莫大於此詔曰今既以天下體大禮從權宜三正之饗宜盡用吉禮也至於耳目之樂所不忍聞故闕之耳事之大者不過上壽酒稱萬歲已許其大不足復闕鐘鼓鼓吹也澄逵又啟今大禮雖降事吉於朝然償弔顯於園陵則未滅有哀禮服定於典文義無蠹吉是以咸寧之會有徹樂之典實先朝稽古憲章垂式萬世者也詔曰若元日大饗萬國朝宗庭廢鐘鼓之奏遂闕起居之節朝

無磬觸之音。賓無蹈履之度。其於義事。不亦闕乎。惟可量輕重以制事中。散騎侍郎顧臻表曰。臣聞聖王制樂。贊揚政道。養以仁義。防其淫佚。上享宗廟。下訓黎元。體五行之正音。協八風以陶物。宮聲正方而好義。角聲堅齊而率禮。絃歌鍾鼓金石之作備矣。故通神至化。有率舞之感。移風易俗。致和樂之極。末世之伎。設禮外之觀。逆行連倒。頭足入筥之屬。皮膚外剝。肝心內摧。敦彼行葦。猶謂勿踐。矧伊生靈。而不惻愴。加四海朝覲。言觀帝庭。耳聆雅頌之聲。目覩威儀之序。足以蹋天。頭以履地。反天地之至順。傷彝倫之大方。今夷狄對岸。外禦爲急。兵食七升。忘身赴難。過泰之戲。日廩五斗。方掃神州。經略中甸。若此之事。不可示遠。宜下太常。纂備雅樂。簫韶九成。惟新於盛運。功德頌聲。永著于來葉。此乃所以燕及皇天。克昌厥後者也。諸伎而傷人者。皆宜除之。流簡儉之德。邁康哉之詠。清風既行。下應如草。此之謂也。愚管之誠。惟垂採察。於是除高絙、紫鹿、跂行、鼈食及齊王捲衣、笮兒等樂。又減其廩。其後復高絙、紫鹿焉。

晉書卷二十三

晉書卷二十三考證

樂志下。歌聖帝。○各本俱脫此一章。今從宋志增入。

景龍飛御晉被四海萬邦並風莫不來綏聖德潛斷先天弗違。○晉被以下共二十字。監本脫去。今從宋志增。

玄靈劑周文獨殲逆載呂並歸符合如影響。○周文以下十五字。監本脫去。今從宋志增。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志第十四

職官

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所以襃導民萌裁成庶政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執法在南宮之右上相處端門之外而鳥龍居位雲火垂名前史詳之其以尚矣黃帝置三公之秩以觀黎元少昊配九扈之名以為農正命重黎於天地詔羲冥於水火則可得而言焉伊尹曰三公調陰陽九卿通寒暑大夫知人事列士去其私而成湯居亳初置二相以伊尹仲虺為之凡厥樞會仰承君命總及周武下車成康垂則六卿分職二公弘化咸樹司存各題標準苟非其道人弗虛榮貽厥孫謀其固本也如此及秦變周官漢遵嬴舊或隨時適用或因務遷革霸王之典義在於斯既獲厥安所謂得其時制者也四征興於漢代四安起於魏初四鎮通於柔遠四平止於喪亂其渡遼凌江輕車強弩式遏邊外用表攻伐興而復毀厥號彌繁及當塗得志剋平諸夏初有軍師祭酒參掌戎律建安十三年罷漢台司更置丞相而以曹公居之用兼端揆孫吳劉蜀多依漢制雖復臨時命氏而無忝舊章世祖武皇帝即位之初以安平王孚為太宰鄭沖為太傅王祥為太保司馬望為太尉何曾為司徒荀顗為司空石苞為大司馬陳騫為大將軍世所謂八公同辰攀雲附翼者也若乃成乎棟宇非一枝之勢處乎經綸稱萬夫之敵或牽羊以叶於夢或垂釣以申其道或空桑以獻其術或操版以啓其心臥龍飛鴻方金擬璧秦奚鄭產楚材晉用斯亦曩時之良具其又昭彰者焉宣王既誅曹爽政由己出網羅英俊以備天官及蘭卿受羈貴公顯戮雖復策名魏氏而乃心皇晉及文王纂業初啓晉臺始置二衞有前驅養由之弩及設三部有熊渠佽飛之衆是以武帝龍飛乘茲奮翼猶武王以周之十亂而理殷民者也是以泰始盡於太康喬柯茂葉來居斯位自太興訖于建元南金北銑用處茲秩雖未擬乎夔稷龍言天工人代亦庶幾乎任官惟賢莅事惟能者也

丞相相國並秦官也晉受魏禪並不置自惠帝之後省置無恆為之者趙王倫梁王彤成都王穎南陽王保王敦王導之徒皆非復尋常人臣之職

太宰太傅太保周之三公官也魏初唯置太傅以鍾繇為之末年又置太保以鄭沖為之晉初以景帝諱故又採周官官名置太宰以代太師之任秩增三司與太傅太保皆為上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無其人則闕以安平獻王孚居之自渡江以後其名不替而居之者甚寡

太尉司徒司空並古官也自漢歷魏置以為三公及晉受命迄江左其官相承不替

大司馬古官也漢制以冠大將軍驃騎車騎之上以代太尉之職故恆與太尉迭置不並列及魏有太尉而大司馬大將軍各自為官位在三司上晉受魏禪因其制以安平王孚為太宰鄭沖為太傅王祥為太保義陽王望為太尉何曾為司徒荀顗為司空石苞為大司馬陳騫為大將軍凡八公同時並置唯無丞相焉自義陽王望為大司馬之後定令如舊在三司上

大將軍古官也漢武帝置冠以大司馬名為崇重之職及漢東京大將軍不常置為之者皆擅朝權至景帝為大將軍亦受非常之任後以叔父孚為太尉奏改大將軍在太尉下及晉受命猶依其制位次三司下後復舊在三司上太康元年琅邪王伷遷大將軍復制在三司下伷薨後如舊

開府儀同三司漢官也殤帝延平元年鄧騭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儀同之名始自此也及魏黃權以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開府之名起於此也

驃騎車騎衞將軍伏波撫軍都護鎮軍中軍四征四鎮龍驤典軍上軍輔國等大將軍左右光祿光祿三大夫開府者皆為位從公

太宰太傅太保司徒司空左右光祿大夫光祿大夫開府位從公者為文官公冠進賢三梁黑介幘

大司馬大將軍太尉驃騎車騎衞將軍諸大將軍開府位從公者為武官公皆著武冠平上黑幘

文武官公皆假金章紫綬著五時服其相國丞相皆衮冕綠盭綬所以殊於常

公也

諸公及開府位從公者品秩第一食奉日五斛太康二年又給絹春百匹秋絹二百匹綿二百斤元康元年給菜田十頃騶十人立夏後不及田者食奉一年置長史一人秩一千石西東閤祭酒西東曹掾戶倉賊曹令史屬各一人御屬閤下令史西東曹倉戶賊曹令史門令史記室省事令史閤下記室書令史西東曹學事各一人給武賁二十人持班劍給朝車駕駟安車黑耳駕三各一乘祭酒掾屬白蓋小車七乘軺車施耳後戶皁輪犢車各一乘自祭酒已下令史已上皆皁零辟朝服太尉雖不加兵者吏屬皆絳服司徒加置左右長史各一人秩千石主簿左西曹掾屬各一人西曹稱右西曹其左西曹令史已下人數如舊令司空加置導橋掾一人諸公及開府位從公加兵者增置司馬一人秩千石從事中郎二人秩比千石主簿記室督各一人舍人四人兵鎧士曹營軍刺姦帳下都督外都督令史各一人主簿已下令史已上皆絳服司馬給吏卒如長史從事中郎給侍二人主簿記室督各給侍一人其餘臨時增崇者則襃加各因其時爲節文不爲定制

諸公及開府位從公爲持節都督增參軍爲六人長史司馬從事中郎主簿記室督祭酒掾屬舍人如常加兵公制

特進漢官也二漢及魏晉以加官從本官車服無吏卒太僕羊琇遜位拜特進加散騎常侍無餘官故給吏卒車服其餘加特進者唯食其祿賜位其班位而已不別給特進吏卒車服後定令特進品秩第二位次諸公在開府驃騎上冠進賢兩梁黑介幘五時朝服佩水蒼玉無章綬食奉日四斛太康二年始賜春服絹五十匹秋絹百五十匹綿一百五十斤元康元年給菜田八頃田騶八人立夏後不及田者食奉一年置主簿功曹史門亭長門下書佐各一人給安車黑耳駕御一人軺車施耳後戶一乘

左右光祿大夫假金章紫綬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者品秩第二祿賜班位冠幘車服佩玉置吏卒羽林及卒諸所賜給皆與特進同其以爲加官者唯假章綬祿賜班位而已不別給車服吏卒也又卒贈此位本已有卿官者不復重給吏卒其餘皆給

光祿大夫假銀章青綬者品秩第三位在金紫將軍下諸卿上漢時所置無定員多以爲拜假賵贈之使及監護喪事魏氏已來轉復優重不復以爲使命之官其諸公告老者皆家拜此位及在朝顯職復用加之及晉受命仍舊不改復以爲優崇之制而諸公遜位不復加之或更拜上公或以本封食公祿其諸卿尹中朝大官年老致仕者及內外之職加此者前後甚衆由是或因得開府或進加金章紫綬又復以爲禮贈之位泰始中唯太子詹事楊珧加給事中光祿大夫加兵之制諸所供給依三品將軍其餘自如舊制終武惠孝懷三世

光祿大夫與卿同秩中二千石著進賢兩梁冠黑介幘五時朝服佩水蒼玉食奉日三斛太康二年始給春賜絹五十匹秋絹百匹綿百斤惠帝元康元年始給菜田六頃田騶六人置主簿功曹史門亭長門下書佐各一人

驃騎已下及諸大將軍不開府非持節都督者品秩第二其祿與特進同置長史司馬各一人秩千石主簿功曹史門下督錄事兵鎧士賊曹營軍刺姦帳下都督功曹書佐門吏門下書吏各一人其假節爲都督者所置與四征鎮加大將軍不開府爲都督者同四征鎮安平加大將軍不開府持節都督者品秩第二置參佐吏卒幕府兵騎如常都督制唯朝會祿賜從二品將軍之例然則持節都督無定員前漢遣使始有持節光武建武初征伐四方始權時置督軍御史事竟罷建安中魏武爲相始遣大將軍督之二十一年征孫權還夏侯惇督二十六軍是也魏文帝黃初三年始置都督諸州軍事或領刺史又上軍大將軍曹真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則總統內外諸軍矣魏明帝太和四年秋宣帝征蜀加號大都督高貴鄉公正元二年文帝都督中外諸軍尋加大都督及晉受禪都督諸軍爲上監諸軍次之督諸軍爲下使持節爲上持節次之假節爲下使持節得殺二千石以下持節殺無官位人若軍事得與使持節同假節唯軍事得殺犯軍令者江左以來都督中外尤重唯王導等權重者乃居之

三品將軍秩中二千石著武冠平上黑幘五時朝服佩水蒼玉食奉春秋賜綿絹菜田田騶如光祿大夫諸卿制置長史司馬各一人秩千石主簿功曹門

下都督、錄事、兵鎧士賊曹、營軍、刺姦吏、帳下都督、功曹書佐、門吏、門下書吏各一人。

錄尚書。案漢武時，左右曹諸吏分平尚書奏事，知樞要者始領尚書事。張安世以車騎將軍，霍光以大將軍，王鳳以大司馬，師丹以左將軍，並領尚書事。後漢章帝以太傅趙憙、大尉牟融並錄尚書事，尚書有錄名，蓋自憙、融始，亦西京領尚書之任，猶虞唐大麓之職也。和帝時，大尉鄧彪為太傅，錄尚書事，位上公，在三公上。漢制遂以為常，每少帝立則置太傅錄尚書事，猶古冢宰總己之義，薨輒罷之。自魏晉以後，亦公卿權重者為之。

尚書令，秩千石，假銅印墨綬，冠進賢兩梁冠，納言幘，五時朝服，佩水蒼玉，食奉月五十斛。受拜則策命之，以在端右故也。太康二年，始給賜絹，春三十匹，秋七十匹，綿七十斤。元康元年，始給菜田六頃，田騶六人，立夏後不及田者，食奉一年。始賈充為尚書令，以目疾表置省事吏四人，省事蓋自此始。

僕射，服秩印綬與令同。案漢本置一人，至漢獻帝建安四年，以執金吾榮郃為尚書左僕射，僕射分置左右，蓋自此始。經魏至晉迄於江左，省置無恆，置二則為左右僕射，或不兩置，但曰尚書僕射。令闕則左為省主，若左右並闕，則置尚書僕射以主左事。

列曹尚書。案尚書本漢承秦置，及武帝遊宴後庭，始用宦者主中書，以司馬遷為之，中間遂罷其官，以為中書之職。至成帝建始四年，罷中書宦者，又置尚書五人，一人為僕射，而四人分為四曹，通掌圖書祕記章奏之事，各有其任。其一曰常侍曹，主丞相御史公卿事；其二曰二千石曹，主刺史郡國事；其三曰民曹，主吏民上書事；其四曰主客曹，主外國夷狄事。後成帝又置三公曹，主斷獄，是為五曹。後漢光武以三公曹主歲盡考課諸州郡事，改常侍曹為吏部曹，主選舉祠祀事，民曹主繕修功作鹽池園苑事，客曹主護駕羌胡朝賀事，二千石曹主辭訟事，中都官曹主水火盜賊事，合為六曹。并令僕二人，謂之八座。尚書雖有曹名，不以為號。靈帝以侍中梁鵠為選部尚書，於此始見曹名。及魏改選部為吏部，主選部事，又有左民、客曹、五兵、度支，凡五曹尚書、二僕射、一令為八座。及晉置吏部、三公、客曹、駕部、屯田、度支六曹，而無五兵。咸寧二年，省駕部尚書。四年，省一僕射，又置駕部尚書。太康中，有吏部、殿中及五兵、田曹、度支、左民為六曹尚書，又無駕部、三公、客曹。惠帝世又有右民尚書，止於六曹，不知此時省何曹也。及渡江，有吏部、祠部、五兵、左民、度支五尚書。祠部尚書常與右僕射通職，不恆置，以右僕射攝之，若右僕射闕，則以祠部尚書攝知右事。

左右丞。自漢武帝建始四年置尚書，而便置丞四人。及光武始減其二，唯置左右丞。左右丞蓋自此始也。自此至晉不改。晉左丞主臺內禁令，宗廟祠祀，朝儀禮制，選用署吏，急假；右丞掌臺內庫藏廬舍，凡諸器用之物，及廩振人租布，刑獄兵器，督錄遠道文書章表奏事。八座郎初拜，皆沿漢舊制，並集都座交禮，遷職又解交焉。

尚書郎。西漢舊置四人，以分掌尚書。其一人主匈奴單于營部，一人主羌夷吏民，一人主戶口墾田，一人主財帛委輸。及光武分尚書為六曹之後，合置三十四人，秩四百石，并左右丞為三十六人。郎主作文書起草，更直五日於建禮門內。尚書郎初從三署詣臺試，守尚書郎中，歲滿稱尚書郎，三年稱侍郎，選有吏能者為之。至魏，尚書郎有殿中、吏部、駕部、金部、虞曹、比部、南主客、祠部、度支、庫部、農部、水部、儀曹、三公、倉部、民曹、二千石、中兵、外兵、都兵、別兵、考功、定課，凡二十三郎。青龍二年，尚書陳矯奏置都官、騎兵，合凡二十五郎。每一郎缺，白試諸孝廉能結文案者五人，謹封奏其姓名以補之。及晉受命，武帝罷農部、定課，置直事、殿中、祠部、儀曹、吏部、三公、比部、金部、倉部、度支、都官、二千石、左民、右民、虞曹、屯田、起部、水部、左右主客、駕部、車部、庫部、左右中兵、左右外兵、別兵、都兵、騎兵、左右士、北主客、南主客，為三十四曹郎。後又置運曹，凡三十五曹，置郎二十三人，更相統攝。及江左，無直事、右民、屯田、車部、別兵、都兵、騎兵、左右士、運曹十曹郎。康穆以後，又無虞曹、二千石二郎，但有殿中、祠部、吏部、儀曹、三公、比部、金部、倉部、度支、都官、左民、起部、水部、主客、駕部、庫部、中兵、外兵十八曹郎。後又省主客、起部、水部，餘十五曹云。

侍中。案黃帝時風后為侍中，於周為常伯之任，秦取古名置侍中，漢因之。秦漢

僕無定員以功高者一人爲僕射魏晉以來置四人別加官者則非數掌儐贊威儀大駕出則次直侍中護駕正直侍中負璽陪乘不帶劍餘皆騎從御登殿與散騎常侍對扶侍中居左常侍居右備切問近對拾遺補闕及江左哀帝興寧四年桓溫奏省二人後復舊

給事黃門侍郎秦官也漢已後並因之與侍中俱管門下衆事無員及晉置員四人

散騎常侍本秦官也秦置散騎又置中常侍散騎騎從乘輿車後中常侍得入禁中皆無員亦以爲加官漢東京初省散騎而中常侍用宦者魏文帝黃初初置散騎合之於中司掌規諫不典事貂璫插右騎而散從至晉不改及元康中惠帝始以宦者董猛爲中常侍後遂止常爲顯職

給事中秦官也所加或大夫博士議郎掌顧問應對位次中常侍漢因之及漢東京省魏世復置至晉不改在散騎常侍下給事黃門侍郎上無員

通直散騎常侍案魏末散騎常侍又有在員外者泰始十年武帝使二人與散騎常侍通員直故謂之通直散騎常侍江左置四人

員外散騎常侍魏末置無員

散騎侍郎四人魏初與散騎常侍同置自魏至晉散騎常侍侍郎與侍中黃門侍郎共平尚書奏事江左乃罷

通直散騎侍郎四人初武帝置員外散騎侍郎及太興元年元帝使二人與散騎侍郎通員直故謂之通直散騎侍郎後增爲四人

員外散騎侍郎武帝置無員

奉朝請本不爲官無員漢東京罷三公外戚宗室諸侯多奉朝請奉朝請者奉朝會請召而已武帝亦以宗室外戚爲奉車駙馬騎三都尉而奉朝請焉元帝爲晉王以參軍爲奉車都尉掾屬爲駙馬都尉行參軍舍人爲騎都尉皆奉朝請後罷奉車騎二都尉唯留駙馬都尉奉朝請諸尚公主者劉惔桓溫皆爲之

中書監及令案漢武帝遊宴後庭始使宦者典事尚書謂之中書謁者置令僕射成帝改中書謁者令曰中謁者令罷僕射漢東京省中謁者令而有中宮謁者令非其職也魏武帝爲魏王置秘書令典尚書奏事文帝黃初初改爲中書置監令以秘書左丞劉放爲中書監右丞孫資爲中書令監令蓋自此始也及晉因之並置一人

中書侍郎魏黃初初中書既置監令又置通事郎次黃門郎已署事過通事乃署名已署奏以入爲帝省讀書可及晉改曰中書侍郎員四人中書侍郎蓋此始也及江左初改中書侍郎曰通事郎尋復爲中書侍郎

中書舍人案晉初初置舍人通事各一人江左令舍人通事謂之通事舍人掌呈奏案後省而以中書侍郎一人直西省又掌詔命

秘書監案漢桓帝延熹二年置秘書監後省魏武爲魏王置秘書令丞及文帝黃初初置中書令典尚書奏事而秘書改令爲監後以何禎爲秘書丞而秘書先自有丞乃以禎爲秘書右丞及晉受命武帝以秘書并中書省其秘書著作之局不廢惠帝永平中復置秘書監其屬官有丞有郎并統著作省

著作郎周左史之任也漢東京圖籍在東觀故使名儒著作東觀有其名尚未有官魏明帝太和中詔置著作郎於此始有其官隸中書省及晉受命武帝以繆徵爲中書著作郎元康二年詔曰著作舊屬中書而秘書既典文籍今改中書著作爲秘書著作於是改隸秘書省後別自置省而猶隸秘書著作郎一人謂之大著作郎專掌史任又置佐著作郎八人著作郎始到職必撰名臣傳一人

太常光祿勳衞尉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將作大匠太后三卿大長秋皆爲列卿各置丞功曹主簿五官等員

太常有博士協律校尉員又統太學諸博士祭酒及太史太廟太樂鼓吹陵等令太史又別置靈臺丞

太常博士魏官也魏文帝初置晉因之掌引導乘輿王公已下應追諡者則博士議定之

協律校尉漢協律都尉之職也魏杜夔爲之及晉改爲協律校尉

晉初承魏制置博士十九人及咸寧四年武帝初立國子學定置國子祭酒博

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博士皆取履行清淳通明典義者若散騎常
侍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以上乃得召試及江左初減爲九人元帝末增儀禮
春秋公羊博士各一人合爲十一人後又增爲十六人不復分掌五經而謂之
太學博士也孝武太元十年損國子助教員爲十人

光祿勳統武賁中郎將羽林郎將冗從僕射羽林左監五官左右中郎將東園
匠太官御府守宮黃門掖庭清商華林園暴室等令哀帝興寧二年省光祿勳
并司徒孝武寧康元年復置

衛尉統武庫公車衛士諸冶等令左右都候南北東西督冶掾及渡江省衛尉

太僕統典農典虞都尉典虞丞左右中典牧都尉車府典牧乘黃廄驊騮廄龍
馬廄等令典牧又別置羊牧丞太僕自元帝渡江之後或省或置太僕省故驊
騮爲門下之職

廷尉主刑法獄訟屬官有正監評并有律博士員

大鴻臚統大行典客園池華林園鉤盾等令又有青宮列丞鄴玄武苑丞及江
左有事則權置無事則省

宗正統皇族宗人圖諜又統太醫令史又有司牧掾員及渡江哀帝省并太常
太醫以給門下省

大司農統太倉籍田導官三令襄國都水長東西南北部護漕掾及渡江哀帝
省并都水孝武復置

少府統材官校尉中左右三尚方中黃左右藏左校甄官平準奚官等令左校
坊鄴中黃左右藏油官等丞及渡江哀帝省并丹陽尹孝武復置自渡江唯置
一尚方又省御府

將作大匠有事則置無事則罷

太后三卿衛尉少府太僕漢置皆隨太后宮爲官號在同名卿上無太后則闕
魏改漢制在九卿下及晉復舊在同號卿上

大長秋皇后卿也有后則置無后則省

御史中丞本秦官也秦時御史大夫有二丞其一御史丞其一爲中丞中丞外
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漢因之及成帝綏和元年更名
御史大夫爲大司空置長史而中丞官職如故哀帝建平二年復爲御史大夫
元壽二年又爲大司空而中丞出外爲御史臺主歷漢東京至晉因其制以中
丞爲臺主

治書侍御史案漢宣帝幸宣室齋居而決事令侍御史二人治書侍側後因別
置謂之治書侍御史蓋其始也及魏又置治書執法掌奏劾而治書侍御史掌
律令二官俱置及晉唯置治書侍御史員四人泰始四年又置黃沙獄治書侍
御史一人秩與中丞同掌詔獄及廷尉不當者皆治之後并河南遂省黃沙治
書侍御史及太康中又省治書侍御史二員

侍御史案二漢所掌凡有五曹一曰令曹掌律令二曰印曹掌刻印三曰供曹
掌齋祠四曰尉馬曹掌廄馬五曰乘曹掌護駕魏置八人及晉置員九人品同
治書而有十三曹吏曹課第曹直事曹印曹中都督曹外都督曹媒曹符節曹
水曹中壘曹營軍曹法曹算曹及江左初省課第曹置庫曹掌廄牧牛馬市租
後分曹置外左庫內左庫云

殿中侍御史案魏蘭臺遣二御史居殿中伺察非法卽其始也及晉置四人江
左置二人又案魏晉官品令又有禁防御史第七品孝武太元中有檢校御史
吳琨則此二職亦蘭臺之職也

符節御史秦符璽令之職也漢因之位次御史中丞至魏別爲一臺位次御史
中丞掌授節銅武符竹使符及泰始九年武帝省并蘭臺置符節御史掌其事
焉

司隸校尉案漢武初置十三州刺史各一人又置司隸校尉察三輔三河弘農
七郡歷漢東京及魏晉其官不替屬官有功曹都官從事諸曹從事部郡從事
主簿錄事門下書佐省事記室書佐諸曹書佐守從事武猛從事等員凡吏一
百人卒三十二人及渡江乃罷司隸校尉官其職乃揚州刺史也

謁者僕射秦官也自漢至魏因之魏置僕射掌大拜授及百官班次統謁者十
人及武帝省僕射以謁者并蘭臺江左復置僕射後又省

都水使者漢水衡之職也漢又有都水長丞主陂池灌溉保守河渠屬太常漢東京省都水置河隄謁者魏因之及武帝省水衡置都水使者一人以河隄謁者為都水官屬及江左省河隄謁者置謁者六人

中領軍將軍魏官也漢建安四年魏武丞相府自置及拔漢中以曹休為中領軍文帝踐阼始置領軍將軍以曹休為之主五校中壘武衛等三營武帝初省使中軍將軍羊祜統二衛前後左右驍衛等營即領軍之任也懷帝永嘉中改中軍曰中領軍永昌元年改曰北軍中候尋復為領軍成帝世復為中候尋復為領軍

護軍將軍案本秦護軍都尉官也漢因之高祖以陳平為護軍中尉武帝復以為護軍都尉屬大司馬魏武為相以韓浩為護軍史渙為領軍非漢官也建安十二年改護軍為中護軍領軍為中領軍置長史司馬魏初因置護軍將軍主武官選隸領軍晉世則不隸也元帝永昌元年省護軍并領軍明帝太寧二年復置領護各領營兵江左以來領軍不復別領營總統二衛驍騎材官諸營護軍猶別有營也資重者為領軍護軍資輕者為中領軍中護軍屬官有長史司馬功曹主簿五官受命出征則置參軍

左右衛將軍案文帝初置中衛及武帝受命分為左右衛以羊琇為左趙序為右並置長史司馬功曹主簿員江左罷長史

驍騎將軍游擊將軍並漢雜號將軍也魏置為中軍及晉以領護左右衛驍騎游擊為六軍

左右前後軍將軍案魏明帝時有左軍則左軍魏官也至晉不改武帝初又置前軍右軍泰始八年又置後軍是為四軍

屯騎步兵越騎長水射聲等校尉是為五校並漢官也魏晉逮于江左猶領營兵並置司馬功曹主簿後省左軍右軍前軍後軍為鎮衛軍其左右營校尉自如舊皆中領軍統之二衛始制前驅由基彊弩為三部司馬各置督史左衛熊渠武賁右衛佽飛武賁二衛各五部督其命中武賁驍騎遊擊各領之又置武賁羽林上騎異力四部并命中為五督其衛鎮四軍如五校各置千人更制殿中將軍中郎校尉司馬比驍騎持椎斧武賁分屬二衛殿中武賁持鈒冗從羽林司馬常從人數各有差武帝甚重兵官故軍校多選朝廷清望之士居之先是陳勰為文帝所待特有才用明解軍令帝為晉王委任使典兵事及蜀破使勰受諸葛亮圍陣用兵倚伏之法又甲乙校標幟之制勰悉闇練之遂以勰為殿中典兵中郎將遷將軍久之武帝每出入勰持白獸幡在乘輿左右鹵簿陳列齊肅太康末武帝嘗出射雉勰時已為都水使者散從車駕逼暗乃還漏已盡當合函停乘輿良久不得合乃詔勰合之勰舉白獸幡指麾須臾之間而函成皆謝勰閑解甚為武帝所任

太子太傅少傅皆古官也泰始三年武帝始建官各置一人尚未置詹事官事無大小皆由二傅並有功曹主簿五官太傅中二千石少傅二千石其訓導者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皇太子先拜諸傅然後答之武帝後以儲副體尊遂命諸公居之以本位重故或行或領時侍中任愷武帝所親敬復使領之蓋一時之制也咸寧元年以給事黃門侍郎楊珧為詹事掌宮事二傅不復領官屬及楊珧為衛將軍領少傅省詹事遂榮廣傅訓命太尉賈充領太保司空齊王攸領太傅所置吏屬復如舊二傅進賢兩梁冠黑介幘五時朝服佩水蒼玉食奉日三斛太康二年始給春賜絹五十匹秋絹百匹綿百斤其後太尉汝南王亮車騎將軍楊駿司空衛瓘石鑒皆領傅保猶不置詹事以終武帝之世惠帝元康元年復置詹事二傅給菜田六頃田騶六人立夏後不及田者食奉一年置丞一人秩千石主簿五官掾功曹史主記門下史錄事戶曹法曹倉曹賊曹功曹書佐門下亭長門下書佐省事各一人給赤印安車一乘及愍懷建官乃置六傅三太三少以景帝諱師故改太師為太保通省尚書事詹事文書關由六傅然自元康之後諸傅或二或三或四或六及永康中復不置詹事也自太安已來置詹事終孝懷之世渡江之後有太傅少傅不立師保

中庶子四人職如侍中

中舍人四人咸寧四年置以舍人才學美者為之與中庶子共掌文翰職如黃門侍郎在中庶子下洗馬上

食官令一人，職如太官令。

庶子四人，職比散騎常侍、中書監令。

舍人十六人，職比散騎中書等侍郎。

洗馬八人，職如謁者祕書，掌圖籍。釋奠講經則掌其事，出則直者前驅，導威儀。

率更令，主宮殿門戶及賞罰事，職如光祿勳、衛尉。

家令，主刑獄、穀貨、飲食，職比司農、少府。漢東京主食官令，食官令及晉自為官，不復屬家令。

僕，主車馬、親族，職如太僕、宗正。

左右衛率，案惠帝建東宮，置衛率，初曰中衛率，泰始五年，分為左右，各領一軍。惠帝時，愍懷太子在東宮，又加前後二率。及江左，省前後二率，孝武太元中又置。

王置師、友、文學各一人，景帝諱，故改師為傅。友者因文王、仲尼四友之名號。改太守為內史，省相及僕。有郎中令、中尉、大農為三卿。大國置左右常侍各一人，省郎中，置侍郎二人，典書、典祠、典衛、學官令、典書丞各一人，治書四人，中尉司馬、世子庶子、陵廟牧長各一人，謁者四人，中大夫六人，舍人十人，典府各一人。

咸寧三年，衛將軍楊珧與中書監荀勖以齊王攸有時望，懼惠帝有後難，因追故司空裴秀立五等封建之旨，從容共陳時宜於武帝，以為「古者建侯，所以藩衛王室。今吳寇未殄，方岳任大，而諸王為帥，都督封國，既各不臣其統內，於事重非宜。又異姓諸將居邊，宜參以親戚，而諸王公皆在京都，非扞城之義，萬世之固」。帝初未之察，於是下詔議其制。有司奏，從諸王公更制戶邑，皆中尉領兵。其平原、汝南、琅邪、扶風、齊為大國，梁、趙、樂安、燕、安平、義陽為次國，其餘為小國，皆制所近縣益滿萬戶。又為郡公，制度如小國王，亦中尉領兵。郡侯如不滿五千戶王，置一軍一千一百人，亦中尉領之。于時唯特增魯國公戶邑，追進封故司空博陵公王沈為郡公，鉅平侯羊祜為南城郡侯。又南宮王承、隨王邁各於泰始中封為縣王，邑千戶，至是改正縣王增邑為三千戶，制度如郡侯，亦置一軍。自此非皇子不得為王，而諸王之支庶，皆皇家之近屬至親，亦各以土推恩受封。其大國、次國始封王之支子為公，承封王之支子為侯，繼承封王之支子為伯。小國五千戶已上，始封王之支子為子，不滿五千戶始封王之支子及始封公侯之支子皆為男，非此皆不得封。其公之制度如五千戶國，侯之制度如不滿五千戶國，亦置一軍千人，中尉領之。伯子男以下各有差而不置軍。大國始封之孫罷下軍，曾孫又罷上軍，次國始封子孫亦罷下軍，其餘皆以一軍為常。大國中軍二千人，上下軍各千五百人，次國上軍二千人，下軍千人。其未之國者，大國置守土百人，次國八十人，小國六十人，郡侯縣公亦如小國制度。既行，所增徙各如本奏遣就國，而諸公皆戀京師，涕泣而去。及吳平後，齊王攸遂之國。

中朝制，典書令在常侍下、侍郎上。及渡江，則侍郎次常侍，而典書令居三軍下。公國則無中尉、常侍、三軍，侯國又無大農、侍郎，伯子男唯典書以下，又無學官令史，職皆以次損焉。公侯以下置官屬，隨國大小無定制，其餘官司各有差。名山大澤不以封，鹽鐵金銀銅錫、始平之竹園、別都宮室園囿，皆不為屬國。其仕在天朝者，與之國同，皆自選其文武官。諸入作卿士，而其世子年已壯者，皆遣莅國。其王公已下，茅社符璽，車旗命服，一如泰始初故事。

州置刺史，別駕、治中從事、諸曹從事等員。所領中郡以上及江陽、朱提郡，郡各置部從事一人，小郡亦置一人。又有主簿、門亭長、錄事、記室書佐、諸曹佐、守從事、武猛從事等。凡吏四十一人，卒二十人。諸州邊遠，或有山險，濱近寇賊羌夷者，又置弓馬從事五十餘人。徐州又置淮海，涼州置河津，諸州置都水從事各一人。涼、益州置吏八十五人，卒二十人。荊州又置監佃督一人。

郡皆置太守，河南郡京師所在，則曰尹。諸王國以內史掌太守之任。又置主簿、主記室、門下賊曹、議生、門下史、記室史、錄事史、書佐、循行、幹、小史、五官掾、功曹史、功曹書佐、循行小史、五官掾等員。郡國戶不滿五千者，置吏職五十人，散吏十三人；五千戶以上，則職吏六十三人，散吏二十一人；萬戶以上，職吏六十九人，散吏三十九人。郡國皆置文學掾一人。

縣大者置令，小者置長。有主簿、錄事史、主記室史、門下書佐、幹、游徼、議生、循行

功曹史小史廷掾功曹史小史書佐幹戶曹掾史幹法曹門幹金倉賊曹掾史兵曹史吏曹史獄小史獄門亭長都亭長賊捕掾等員戶不滿三百以下職吏十八人散吏四人三百以下職吏二十八人散吏六人五百以上職吏四十人散吏八人千以上職吏五十三人散吏十二人千五百以上職吏六十八人散吏一十八人三千已上職吏八十八人散吏二十六人

郡國及縣農月皆隨所領戶多少為差散吏為勸農又縣五百以上皆置鄉三千以上置二鄉五千以上置三鄉萬以上置四鄉鄉置嗇夫一人鄉戶不滿千以下置治書史一人千以上置史佐各一人正一人五千五百以上置史一人佐二人縣率百戶置里吏一人其土廣人稀聽隨宜置里吏限不得減五十戶戶千以上置校官掾一人

縣皆置方略吏四人洛陽縣置六部尉江左以後建康亦置六部尉餘大縣置二人次縣小縣各一人鄴長安置吏如三千戶以上之制

四中郎將並後漢置歷魏及晉並有其職江左彌重

護羌夷蠻等校尉案武帝置南蠻校尉於襄陽西戎校尉於長安南夷校尉於寧州元康中護羌校尉為涼州刺史西戎校尉為雍州刺史南蠻校尉為荊州刺史及江左初省南蠻校尉尋又置於江陵改南夷校尉曰鎮蠻校尉及安帝時於襄陽置寧蠻校尉

護匈奴羌戎蠻夷越中郎將案武帝置四中郎將或領刺史或持節為之武帝又置平越中郎將居廣州主護南越

晉書卷二十四

晉書卷二十四考證

職官志左右衛將軍案文帝初置中衛及武帝受命分為左右衛○各本武字上衍魏字臣龍官按晉文帝為相國時置中尉則此承上文言之乃晉武非魏武也今刪去

晉書卷二十四考證

晉書卷二十五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志第十五

輿服

史臣曰：昔者乘雲效駕，卷領垂衣，則黃帝皁衣縗裳，殷勤彤車白馬，叶三微之序，合實丑之建，玄戈玉刃，作會相暉，若乃參旗分景，帝車含曜，又所以營衛南宮，增華北極。月令季夏之月，命婦官染綵顏丹雘文，各有品章矣。高旗有日月之象，式視有威儀之選，衣裳精珮，衡載鳴和，是以閑邪屏棄，不可入也。若乃正名百物，補緝四維，疏懷山之水，靜傾天之害，功尤彰者飾彌娛，德逾盛者服彌尊，莫不質良用成其美。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禮記曰：「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鉤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而黻火山龍，以通其意。前史以為聖人見鳥獸容貌，草木英華，始創衣冠，而玄黃殊采；見秋蓬孤轉，杓觿旁建，乃作輿輪，而方圓異則。遞物成象，觸類興端，周因於殷，其來已舊。成王之會壇，垂陰羽五方之威，有八十物者焉。宗馬為旌，奚往不格，殷公曹叔，此焉低首。周禮巾車氏建大赤以朝，大白以戎，雅制弘多，式遵遺範，賓入異憲，師行殊則，是以有虞有翼，用光其武，鉤膺鞗革，乃暢其文。六服之冕，五時之路，王之常制，各有等差。逮禮業彫訛，人情馳爽，諸侯征伐，憲度淪亡，一紫亂於齊飾，長纓混於鄒翫。孔子曰：「君子其學也博，其服也鄉。」若乃豪傑不經，庶人干典，彫觿冠於鄭伯之門，躡珠履於春申之第。及秦皇并國，攬其餘軌，豐貂東至，獬豸南來，又有玄旗皁旐之制，旄頭罕車之飾，寫六王之廷於咸陽北阪，車輿之采，各樹其文，所謂秦人大備，而陳戰國之後車者也。及凝脂布網，經書咸爇，削滅三代，以金根為帝軫，除棄六冕，以袀玄為祭服。高祖入關，既因秦制。世祖挺英雄之略，總文景之資，揚霓拂霄，皮軒記鼓，橫汾河而祠后土，登甘泉而祭昊天，奉常獻儀，謂之大駕，車千乘而騎萬匹。至於成帝以幸姬趙飛燕置屬車間豹尾中，又揚雄所謂護天狼之威弧，張曜日之靈旄，駢羅列布，霧集雲合者也。於後王氏擅朝，武車常翫，赤眉之亂，文物無遺。建武十三年，吳漢平蜀，始送葆車輿輦，充庭之飾，漸以周備。明帝採周官禮記，更服袞章，天子冠通天而佩玉璽。魏明以黼黻之美，有疑於僭，於是隨章損略，而損者半焉。高堂隆奏曰：「改正朔，殊徽號者，帝王所以神明其政，變民耳目也。」帝從其議，改青龍五年為景初元年，服色尚黃，從地正也。世祖武皇帝接天人之貺，開典午之基，受終之禮，皆如唐虞故事。晉氏金行，而服色尚赤，豈有司失其傳歟。

玉、金、象、革、木等路，是為五路，並天子之法車，皆朱班漆輪，畫為樸文。三十輻，法月之數。重轂貳轄，以赤油，廣八寸，長三尺，注地，繫兩軸頭，謂之飛軨。金薄繆龍，繞之為輿倚較，較重為文獸伏軾，龍首銜軛，左右吉陽筩，鸞雀立衡，樸文畫轅及輔，青蓋黃為裏，謂之黃屋。金華施橑末，橑二十八，以象宿。兩箱之後，皆玳瑁為鶡翅，加以金銀雕飾，故世人亦謂之金鶡車。斜注旂旗於車之左，又加棨戟於車之右，皆橐而施之。棨戟韜以黼繡，上為亞字，繫大蛙蟆幡。軛長丈餘，於戟之杪，以犛牛尾，大如斗，置左騑馬軛上，是為左纛。輈皆曲向上，取禮緯山車垂句之義，言不揉而能自曲。

玉、金、象三路，各以其物飾車，因以為名。革者漆革，木者漆木。其制，玉路最尊，建太常，十有二旒，九仞委地，畫日月升龍，以祀天。金路建大旂，九旒，以會萬國之賓，亦以賜上公及王子母弟。象路建大赤，通赤無畫，所以視朝，亦以賜諸侯。革路建大白，以即戎，兵車亦以賜四鎮諸侯。木路建大麾，以田獵，其麾色黑，亦以賜蕃國。玉路駕六黑馬，餘四路皆駕四馬，馬並以黃金為文髦，插以翟尾，象鹿而鏤鍚（鍚在馬面，所謂當盧者也），金鋄而方釳（金鋄謂以金鋄為文，釳以鐵為之，其大三寸，中央低，兩頭高，如山形，貫中以翟尾而結著之也），繁纓赤罽易茸，金就十有二（繁纓，馬飾，纓在馬膺前，如索帬）。五路皆有鍚鸞之飾，和鈴之響，鉤膺玉瓖（鉤膺卽繁纓也，瓖，馬帶玦名也），龍輈華轙（輈，車轅也，頭為龍象。轙，謂車衡上環受轡者也），朱幩（幩，飾也，人君以朱纏鑣扇汗，以為飾也）。法駕行，則五路各有所主，不俱出。臨軒大會，則陳乘輿車輦旌鼓於其殿庭。

車坐乘者謂之安車，倚乘者謂之立車，亦謂之高車。按周禮惟王后有安車也，王亦無之，自漢已來制乘輿乃有之。有青立車、青安車、赤立車、赤安車、黃立車、黃安車、白立車、白安車、黑立車、黑安車，合十乘，名為五時車，俗謂之五帝車。天

子所御則駕六，其餘並駕四，建旂十二，各如車色，立車則正豎其旂，安車則邪注。駕馬亦各隨五時之色，白馬則朱其鬣尾，左右騑驂，金錽鏤鍚，黃屋左纛，如金根之制。行則從後。五牛旗，平吳後所造，以五牛建旗，車設五牛，青赤在左，黃在中，白黑在右。豎旗於牛背，行則使人輿之。牛之為義，蓋取其負重致遠而安穩也。旗常纏不舒，所謂德車結旌也。天子親戎則舒，所謂武車綏旌也。

金根車，駕四馬，不建旗幟，其上如畫輪車，下猶金根之飾。

耕根車，駕四馬，建赤旗十有二旒，天子親耕所乘者也。一名芝車，一名三蓋車，置耒耜於軾上。魏景初元年，改正朔，易服色，色尚黃，牲用白，戎事乘黑首白馬，建大赤之旂，朝會則建大白，行殿之時也。泰始二年，有司奏宜如有虞遵唐故事，皆用前代正朔服色，其金根耕根車並以建赤旗，帝從之。

蓋按自漢以來為人君之乘，魏晉御小出即乘之。

戎車，駕四馬，天子親戎所乘者也。載金鼓、羽旂、幢翳，置弩於軾上，其建矛麾悉斜注。

獵車，駕四馬，天子校獵所乘也。重輞漫輪，繆龍繞之。一名闟戟車，一名蹋猪車。魏文帝改名蹋獸車。記云：國君不乘奇車。奇車，亦獵車也。古天子獵則乘木輅，後人代以獵車也。

遊車九乘，駕四，先驅之乘是也。

雲罕車，駕四。

皮軒車，駕四，以獸皮為軒。

鸞旗車，駕四，先輅所載也。鸞旗者，謂析羽旄而編之，列繫幢傍也。

建華車，駕四，凡二乘，行則分居左右。

輕車，駕二，古之戰車也。前後二十乘，分居左右，輿輪洞朱，不巾不蓋，建矛戟幢麾，幢置弩箙於軾上。大駕法駕出，射聲校尉、司馬吏士載以次屬車。

司南車，一名指南車，駕四馬，其下制如樓，三級，四角金龍銜羽葆，刻木為仙人，衣羽衣，立車上，車雖回運而手常南指。大駕出行，為先啟之乘。

記里鼓車，駕四，形制如司南，其中有木人執槌向鼓，行一里則打一槌。

羊車，一名輦車，其上如軺，伏兔箱，漆畫輪軛。武帝時護軍羊琇輒乘羊車，司隸劉毅糾劾其罪。

畫輪車，駕牛，以綵漆畫輪轂，故名曰畫輪車。上起四夾杖，左右開四望，綠油幢，朱絲絡，青交路，其上形制事事如輦，其下猶如犢車耳。古之貴者不乘牛車，漢武帝推恩之末，諸侯寡弱，貧者至乘牛車，其後稍見貴之。自靈獻以來，天子至士遂以為常乘，至尊出朝堂舉哀乘之。　屬車一曰副車，一曰貳車，一曰左車。漢因秦制，大駕屬車八十一乘，行則中央左右分為行。法駕屬車三十六乘。最後一乘懸豹尾，以前比之省中。屬車皆皁蓋朱裏云。

御衣車、御書車、御軺車、御藥車，皆駕牛。騎遊四望屬車，輪小形，車駕牛。

象車，漢鹵簿最在前。武帝太康中平吳後，南越獻馴象，詔作大車駕之，以載黃門鼓吹數十人，使越人騎之。元正大會，駕象入庭。

中朝大駕鹵簿

先象車，鼓吹一部，十三人，中道。

次靜室令，駕一，中道。式道候二人，駕一，分左右也。

次洛陽尉二人，騎，分左右。

次洛陽亭長九人，赤車，駕一，分三道，各次正二人引。

次洛陽令，皁車，駕一，中道。

次河南中部掾，中道。河橋掾在左，功曹史在右，並駕一。

次河南尹，駕駟，戟吏六人。

次河南主簿，駕一，中道。

次河南主記，駕一，中道。

次司隸部河南從事，中道；都部從事居左，別駕從事居右，並駕一。

次司隸校尉，駕三，戟吏八人。

次司隸主簿，駕一，中道。

次司隸主記，駕一，中道。

次廷尉明法掾，中道；五官掾居左，功曹史居右，並駕一。

次廷尉卿，駕駟，戟吏六人。

次廷尉主簿主記並駕一在左太僕引從如廷尉在中宗正引從如廷尉在右

次太常駕駟中道戟吏六人太常外部掾居左五官掾功曹史居右並駕一

次光祿引從中道太常主簿主記居左衞尉引從居右並駕一

次太尉外督令史駕一中道

次西東賊倉戶等曹屬並駕一引從

次太尉駕駟中道太尉主簿舍人各一人祭酒二人並駕一在左

次司徒引從駕駟中道

次司空引從駕駟中道三公騎令史戟各八人鼓吹各一部七人

次中護軍中道駕駟鹵簿左右各二行戟楯在外弓矢在內鼓吹一部七人

次步兵校尉在左長水校尉在右並駕一各鹵簿左右二行戟楯在外刀楯在內鼓吹各一部七人

次射聲校尉在左翊軍校尉在右並駕一各鹵簿左右各二行戟楯在外刀楯在內鼓吹各一部七人

次驍騎將軍在左游擊將軍在右並駕一皆鹵簿左右引各二行戟楯在外刀楯在內鼓吹各一部七人

次左將軍在左前將軍在右並駕一皆鹵簿左右各二行戟楯在外刀楯在內騎隊五在左五在右隊各五十匹命中督二人分領左右各有戟吏二人麾幢獨揭鼓在隊前

次左將軍在左前將軍在右並駕一皆鹵簿左右各二行戟楯在外刀楯在內鼓吹各一部七人

次黃門麾騎中道

次黃門前部鼓吹左右各一部十三人駕駟八校尉佐仗左右各四行外大戟楯

次九尺楯

次弓矢次弩並熊渠佽飛督領之

次司南車駕駟中道　護駕御史騎夾左右

次謁者僕射駕駟中道

次御史中丞駕一中道

次武賁中郎將騎中道

次九游車中道武剛車夾左右並駕駟

次雲罕車駕駟中道

次闟戟車駕駟中道長戟邪偃向後

次皮軒車駕駟中道

次鸞旗車中道建華車分左右並駕駟

次護駕尚書郎三人都官郎中道駕部在左中兵在右並騎又有護駕尚書一人騎督攝前後無常

次相風中道

次司馬督在前中道左右各司馬史三人引仗左右各六行外大戟楯二行

次九尺楯　次刀楯

次弓矢　次弩

次五時車左右有遮列騎

次典兵中郎中道督攝前却無常

左殿中御史右殿中監並騎

次高蓋中道左罼右罕

次御史中道左右節郎各四人

次華蓋中道

次殿中司馬中道殿中都尉在左殿中校尉在右左右各四行細楯一行在弩內又殿中司馬一行殿中都尉一行殿中校尉一行

次檀鼓中道

次金根車駕六馬中道

太僕卿大將軍參乘左右又各增三行爲九行

司馬史九人引大戟楯二行九尺楯一行刀楯一行由基一行細弩一行跡禽一行椎斧一行力人刀楯一行連細楯殿中司馬殿中都尉殿中校尉爲左右

各十二行。
金根車。建青旂十二。左將軍騎在左。右將軍騎在右。殿中將軍持鑿腦斧夾車。
車後衣書主職步從六行。合左右三十二行。
次曲華蓋。中道。侍中散騎常侍黃門侍郎並騎分左右。
次黃鉞車。駕一。在左。御麾騎在右。
次相風。中道。
次中書監騎左。秘書監騎右。
次殿中御史騎左。殿中監騎右。
次五牛旗。赤青在左。黃在中。白黑在右。
次大輦。中道。太官令丞在左。太醫令丞在右。
次金根車。駕駟。不建旗。
次青立車。　次青安車。　次赤立車。　次赤安車。
次黃立車。　次黃安車。　次白立車。　次白安車。
次黑立車。　次黑安車。合十乘。並駕駟。建旗十二。如車色。立車正豎旗。安
車邪拖之。
次蹋豬車。駕駟。中道。無旗。
次耕根車。駕駟。中道。赤旗十二。熊渠督左。佽飛督右。
次御軺車。　次御四望車。　次御衣車。　次御書車。
次御藥車。並駕牛。中道。
次尚書令在左。尚書僕射在右。
又尚書郎六人。分次左右。並駕。
又治書侍御史二人。分左右。又侍御史二人。分次左右。
又蘭臺令史分次左右。並駕。
次豹尾車。駕一。
自豹尾車後而鹵簿盡矣。但以神弩二十張夾道。至後部鼓吹。其五張神弩置
一將。左右各二將。

次輕車二十乘。左右分駕。
次流蘇馬六十匹。
次金鉞車。駕三。中道。左右護駕尚書郎并令史並騎。各一人。
次金鉦車。駕三。中道。左右護駕侍御史并令史等並騎。各一人。
次黃門後部鼓吹。左右各十三人。
次戟鼓車。駕牛。二乘。分左右。
次左大鴻臚外部掾。右五官掾功曹史並駕。
次大鴻臚。駕駟。鉞吏六人。
次大司農。引從中道。左大鴻臚主簿。主記右。少府引從。
次三卿並騎。吏四人。鈴下二人。執馬鞭辟車六人。執方扇羽林郎十人。朱衣。
次領軍將軍。中道。鹵簿左右各二行。九尺楯在外。弓矢在內。鼓吹如護軍。
次後軍將軍在左。右將軍在右。各鹵簿鼓吹如左軍前軍。
次越騎校尉在左。屯騎校尉在右。各鹵簿鼓吹如步兵射聲。
次領護驍騎游軍校尉。皆騎。吏四人乘馬夾道。都督兵曹各一人。乘馬在中。騎
將軍四人。騎校鞉角金鼓鈴下信幡軍校並駕一。功曹史主簿並騎從。繖扇幢
麾各一。騎鼓吹一部。七騎。
次領護軍。加大車斧。五官掾騎從。
次騎十隊。隊各五十匹。將一人持幢。一人鞉。一人並騎。在前督戰伯長各一人
並騎。在後羽林騎督幽州突騎督分領之。郎簿十隊。隊各五十人。絳袍。將一人
騎。鞉角各一。人在前。督戰伯長各一。人步在後。騎皆持矟。
次大戟一隊。九尺楯一隊。刀楯一隊。弓一隊。弩一隊。隊各五十人。黑袴褶。將一
人騎。校鞉角各一。人步在前。督戰伯長各一。人步在後。金顏督將并領之。
皇太子安車。駕三。左右騑。朱斑輪。倚獸較。伏鹿軾。九旒。畫降龍。青蓋。金華蚤二
十八枚。黑櫝文。畫轓文。輈黃金塗五采。亦謂之鸞路。非法駕則乘畫輪車。上開
四望。綠油幢。朱絲絡。兩箱裏飾以金錦。黃金塗五采。其副車三乘。形制如所
乘。但不畫輪耳。

王青蓋車，皇孫綠蓋車，並駕三，左右騑。
雲母車，以雲母飾犢車，臣下不得乘，以賜王公耳。
皁輪車，駕駟牛，形制猶如犢車，但皁漆輪轂，上加青油幢，朱絲繩絡。諸王三公
有勳德者，特加之。
位至公或四望、三望、夾望車，油幢車，駕牛，形制如皁輪，但不漆轂耳。王公大臣
有勳德者，特給之。
通幰車，駕牛，猶如今犢車制，但舉其幰通覆車上也。諸王三公並乘之。
諸公給朝車駕四、安車黑耳駕三各一乘，皁輪犢車各一乘。自祭酒掾屬以下，
及令史，皆皁零辟朝服。其武官公，又別給大車。
特進及車騎將軍、驃騎將軍以下諸大將軍不開府非持節都督者，給安車黑
耳駕二，軺車施耳後戶一乘。
三公、九卿、中二千石、二千石、河南尹、謁者僕射、郊廟明堂法出，皆大車立乘，駕
駟，前後導從。大車駕二，右騑，他出乘安車。其去位致仕告老，賜安車駟馬。
郡縣公侯安車駕二，右騑，皆朱班輪，倚鹿較，伏熊軾，黑緇，皁繒蓋。
公旂旂八旒，侯七旒，卿五旒，皆畫降龍。
中二千石、二千石皆皁蓋，朱兩轓，銅五采，駕二。中二千石以上右騑。千石、六百
石朱左轓。車轓長六尺，下屈廣八寸，上業廣尺二寸，九文十二，初後謙一寸，若
月初生，示不敢自滿也。
王公之世子攝命理國者，安車駕三，旂旂七旒。其封侯之世子，五旒。
太康四年制，依漢故事，給九卿朝車駕四及安車各一乘。八年，詔諸尚書軍校
加侍中常侍者，皆給傳事乘軺車，給劍，得入殿省中，與侍臣升降相隨。
大使車，立乘，駕四，赤帷裳，騶騎導從。舊公卿二千石郊廟上陵從駕乘大使車，他出乘安車也。
小使車，不立乘，駕四，輕車之流也。蘭輿皆朱赤轂，赤屏泥，白蓋，赤帷裳，從騶騎
四十人。又別有小使車，赤轂皁蓋，追捕考校有所執取者之所乘也。凡諸使車，
皆朱班輪，赤衡軛。
追鋒車，去小平蓋，加通幰，如軺車，駕二。追鋒之名，蓋取其迅速也，施於戎陣之
間，是爲傳乘。
軺車，古之時軍車也。一馬曰軺車，二馬曰軺傳。漢世貴輜軿而賤軺車，魏晉重
軺車而賤輜軿。三品將軍以上、尚書令軺車黑耳有後戶，僕射但有後戶無耳，
並皁輪。尚書及四品將軍則無後戶，漆轂輪。其中書監令如僕射，侍中黃門散
騎初拜及謁陵廟，亦得乘之。
皇太后、皇后法駕，乘重翟羽蓋金根車，駕青輅，青帷裳，雲櫖畫轅，黃金塗五采，
蓋爪施金華，駕三，左右騑。其廟見小駕，則乘紫罽軿車，雲櫖畫轅，黃金塗五采，
駕三。非法駕，則皇太后乘雲皇后乘畫輪車。皇后先蠶，乘油畫雲母安車，駕六
騩馬。騩淺黑色。油畫兩轅安車，駕五騩馬，爲副。又金薄石山軿、紫絳罽軿車，皆駕三
騩馬，爲副。女施頭十二人，持棨戟二人，共載安車，儷駕。女尚輦十二人，乘輜車
儷駕。女長御八人，乘安車，儷駕。三夫人油軿車，駕兩馬，左騑。其貴人駕節畫輈
三夫人助蠶，乘青交路安車，駕三，皆以紫絳罽軿車，九嬪世婦乘軿車，駕三。
長公主赤罽軿車，駕兩馬。公主、王太妃、王妃皆油軿車，駕兩馬，右騑。公主油畫
安車，駕三，青交路，以紫絳罽軿車駕三爲副。王太妃、三夫人亦如之。公主助蠶，
乘油畫安車，駕三。公主有先置者，乘青交路安車，駕三。
諸王妃、公太夫人、夫人、縣鄉君、諸郡公侯特進夫人助蠶，乘皁交路安車，駕三。
諸侯監國世子之世婦、侍中常侍尚書中書監令卿校世婦命婦助蠶，乘皁交
路安車，儷駕。
郡縣公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會朝及蠶，各乘其夫之安車，皆右騑，皁交路，
皁帷裳。自非公會，則不得乘朝車，止乘漆布輜軿，銅五采而已。
王妃特進夫人封郡君，安車駕三，皁交路。封縣鄉君，油軿車，駕兩馬，右騑。
自過江之後，舊章多缺，元帝踐極，始造大路、戎路各一，皆卽古金根之制也。無
復充庭之儀，至於郊祀大事，則權飾餘車，以周用。六師親征，則用戎路，去其畫
而乘之。屬車但五乘而已，加綠油幢，朱絲絡，飾青交路，黃金塗五采，其輪轂猶
素，兩箱無金錦之飾。其一車，又是軺車。舊儀，天子所乘駕六，是時無復六馬之
乘，五路皆駕四而已，同用黑，是爲玄牡，無復五時車。有事則權以馬車代之，建

旗其上其後但以五色木牛象五時車豎旗於牛背行則使人輿之牛之義蓋取其負重致遠安而穩也旗常纏而不舒施所謂德車結旌者也惟天子親戎五旗舒施所謂武車綏旌者也指南車過江亡失及義熙五年劉裕屠廣固始復獲焉乃使工人張綱補緝周用十三年裕定關中又獲司南記里諸車制度始備其輦過江亦亡制度太元中謝安率意造焉及破苻堅於淮上獲京都舊輦形制無差大小如一時人服其精記義熙五年劉裕執慕容超獲金鉦輦豹尾舊式猶存

元帝太興三年皇太子釋奠制曰今草創未有高車可乘安車也太元中東宮建乘路有青赤旂致疑徐邈議太子既不備五路赤旂宜省漢制太子鸞路皆以安車為名自晉過江禮儀疏舛王公以下車服卑雜惟有東宮禮秩崇異上次辰極下納侯王而安帝為皇太子乘石山安車制如金路義不經見事無所出

中宮初建及祀先蠶皆用法駕太僕妻御大將軍妻參乘侍中妻陪乘丹陽尹建康令及公卿之妻奉引各乘其夫車服多以宮人權領其職

周禮弁師掌六冕司服掌六服自后王之制爰及庶人各有等差及秦變古制郊祭之服皆以袀玄舊法掃地盡矣漢承秦弊西京二百餘年猶未能有所制立及中興後明帝乃始採周官禮記尚書及諸儒記說還備袞冕之服天子車乘冠服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始制天子三公九卿特進之服侍祠天地明堂皆冠旒冕兼五冕之制一服而已天子備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九卿以下用華蟲七章皆具五采魏明帝以公卿袞衣黼黻之飾疑於至尊多所減損始制天子服刺繡文公卿服織成文及晉受命遵而無改天子郊祀天地明堂宗廟元會臨軒介幘通天冠平冕冕皁表朱綠裏廣七寸長二尺二寸加於通天冠上前圓後方垂白玉珠十有二旒以朱組為纓無緌佩白玉垂珠黃大旒綬黃赤縹紺四采衣皁上絳下前三幅後四幅衣畫而裳繡為日月星辰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之象凡十二章素帶廣四寸朱裏以朱綠裨飾其側中衣以絳緣其領袖赤皮為韍絳袴韎赤舄未加元服者空頂介幘其釋奠先聖則皁紗袍絳緣中衣絳袴韎黑舄其臨軒亦袞冕也其朝服通天冠高九寸金博山顏黑介幘絳紗袍皁緣中衣其拜陵黑介幘單衣其雜服有青赤黃白緗黑色介幘五色紗袍五梁進賢冠遠遊冠平上幘武冠其素服白帢單衣後漢以來天子之冕前後旒用真白玉珠魏明帝好婦人之飾改以珊瑚珠晉初仍舊不改及過江服章多闕而冕飾以翡翠珊瑚雜珠侍中顧和奏舊禮冕十二旒用白玉珠今美玉難得不能備可用白璇珠從之

通天冠本秦制高九寸正豎頂少斜卻乃直下鐵為卷梁前有展筩冠前加金博山述乘輿所常服也

平冕王公卿助祭於郊廟服之王公八旒卿七旒以組為纓色如其綬王公衣山龍以下九章卿衣華蟲以下七章

遠遊冠傅玄云秦冠也似通天而前無山述有展筩橫于冠前皇太子及王者後帝之兄弟帝之子封郡王者服之諸王加官者自服其官之冠服惟太子及王者後常冠焉太子則以翠羽為緌綴以白珠其餘但青絲而已

緇布冠蔡邕云即委貌冠也太古冠布齊則緇之緇布冠始冠之冠也其制有四形一似武冠又一似進賢其一上方其下如幘頍其一剌上而方下

行鄉射禮則公卿委貌冠以皁絹為之形如覆杯與皮弁同制長七寸高四寸衣黑而裳素其中衣以皁緣領袖其執事之人皮弁以鹿皮為之

進賢冠古緇布遺象也斯蓋文儒者之服前高七寸後高三寸長八寸有五梁三梁二梁一梁人主元服始加緇布則冠五梁進賢三公及封郡公縣公郡侯縣侯鄉亭侯則冠三梁卿大夫八座尚書關中內侯二千石及千石以上則冠兩梁中書郎秘書丞郎著作郎尚書丞郎太子洗馬舍人六百石以下至于令史門郎小吏並冠一梁漢建初中太官令冠兩梁親省御膳為重也博士兩梁崇儒也宗室劉氏亦得兩梁冠示加服也

武冠一名武弁一名大冠一名繁冠一名建冠一名籠冠即古之惠文冠或曰趙惠文王所造因以為名亦云惠者蟪也其冠文輕細如蟬翼故名惠文或云齊人見千歲涸澤之神名曰慶忌冠大冠乘小車好疾馳因象其冠而服焉漢

幸臣閎孺為侍中皆服大冠天子元服亦先加大冠左右侍臣及諸將軍武官通服之侍中常侍則加金璫附蟬為飾插以貂毛黃金為竿侍中插左常侍插右胡廣曰昔趙武靈王為胡服以金貂飾首秦滅趙以其君冠賜侍臣應劭漢官云說者以為金取剛強百鍊不耗蟬居高飲清口在掖下貂內勁悍而外柔縟又以蟬取清高飲露而不食貂則紫蔚柔潤而毛采不彰灼金則貴其寶瑩於義亦有所取或以為北土多寒胡人常以貂皮溫額後世效此遂以附冠漢貂用赤黑色王莽用黃貂各附服色所尚也

高山冠一名側注高九寸鐵為卷梁制似通天頂直豎不斜却無山述展筩高山者詩云高山仰止取其矜莊賓遠者也中外官謁者謁者僕射所服胡廣曰高山齊王冠也傳曰桓公好高冠大帶秦滅齊以其君冠賜謁者近臣應劭曰高山今法冠也秦行人使官亦服之而漢官儀云乘輿冠高山之冠飛翮之纓然則天子亦有時服焉傅子曰魏明帝以其制似通天遠遊故改令卑下

法冠一名柱後或謂之獬豸冠高五寸以纚為展筩鐵為柱卷取其不曲撓也侍御史廷尉正監平凡執法官皆服之或謂獬豸神羊能觸邪佞異物志云北荒之中有獸名獬豸一角性別曲直見人鬬觸不直者聞人爭咋不正者楚王嘗獲此獸因象其形以制衣冠胡廣曰春秋左氏傳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曰南冠而縶者誰也南冠即楚冠秦滅楚以其冠服賜執法臣也

長冠一名齊冠高七寸廣三寸漆纚為之制如版以竹為裏漢高祖微時以竹皮為此冠其世因謂劉氏冠後除竹用漆纚司馬彪曰長冠蓋楚制人間或謂之鵲尾冠非也救日蝕則服長冠而祠宗廟諸祀冠之此高祖所造後世以為祭服尊敬之至也

建華冠以鐵為柱卷貫大銅珠九枚古用雜木珠原憲所冠華冠是也又春秋左氏傳鄭子臧好聚鷸冠謂建華是也祀天地五郊明堂舞人服之漢高命舞樂人所服

方山冠其制似進賢鄭展曰方山冠以五采縠為之漢天子八佾五行樂人所服冠衣各如其行方之色而舞焉

巧士冠前高七寸要後相通直豎此冠不常用漢氏惟郊天黃門從官四人冠之在鹵簿中夾乘輿車前以備宦者四星或云掃除從官所服

却非冠高五寸制似長冠宮殿門吏僕射冠之負赤幡青翅燕尾諸僕射幡皆如之

却敵冠前高四寸通長四寸後高三寸制似進賢凡當殿門衛士服之

樊噲冠廣九寸高七寸前後出各四寸制似平冕昔楚漢會於鴻門項籍圖危高祖樊噲常持鐵楯聞急乃裂裳苞楯戴以為冠排入羽營因數羽罪漢王乘間得出後人壯其意乃制冠象焉凡殿門司馬衛士服之

術氏冠前圓其制差池四重趙武靈王好服之或曰楚莊王復古冠是也

鶡冠加雙鶡尾豎插兩邊鶡鳥名也形類鷂而微黑性果勇其鬬到死乃止上黨貢之趙武靈王以表顯壯士至秦漢猶施之武人

皮弁以鹿皮淺毛黃白色者為之禮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謂之合為弁其縫中名曰會以采玉朱為璂璂結也天子五采諸侯三采邸冠下抵也象骨為之音帝也天子則縫十二公侯伯七子男五孤四卿大夫三

韋弁制似皮弁頂上尖韎草染之色如淺絳

爵弁一名廣冕高八寸長二寸如爵形前小後大增其上似爵頭色有收持笄所謂夏收殷冔者也祠天地五郊明堂雲翹舞樂人服之

幘者古賤人不冠者之服也漢元帝額有壯髮始引幘服之王莽頂禿又加其屋也漢注曰冠進賢者宜長耳今介幘也冠惠文者宜短耳今平上幘也始時各隨所宜遂因冠為別介幘服文吏平上幘服武官也童子幘無屋者示不成人也又有納言幘幘後收又一重方三寸又有赤幘騎吏武吏乘輿鼓吹所服救日蝕文武官皆免冠著幘對朝服示武威也

漢儀立秋日獵服緗幘及江左哀帝從博士曹弘之等議立秋御讀令改用素白帢按漢末王公名士多委王服以幅巾為雅是以袁紹崔鈞之徒雖為將帥皆著縑巾魏武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擬古皮弁裁縑帛以為帢合乎簡易隨時之義以色別其貴賤本施軍飾非為國容也徐爰曰俗說帢本未有歧荀文

若巾之行觸樹枝成岐謂之爲善因而弗改今通以爲慶弔服

巾以葛爲之形如帢而橫著之古尊卑共服也故漢末妖賊以黃爲巾世謂黃巾賊

幘名猶冠也義取於蒙覆其首其本纚也古者冠無幘冠下有纚以繒爲之後世施幘於冠因或裁纚爲帽自乘輿宴居下至庶人無爵者皆服之成帝咸和九年制聽尚書八座丞郎門下三省侍官乘車白帢低幃出入掖門又二宮直官著烏紗帢然則往往士人宴居皆著帢矣而江左時野人已著帽人士亦往往而然但其頂圓耳後乃高其屋云

漢制自天子至于百官無不佩劍其後惟朝帶劍晉世始代之以木貴者猶用玉首賤者亦用蚌金銀玳瑁爲雕飾

乘輿六璽秦制也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漢遵秦不改又有秦始皇藍田玉璽螭獸紐在六璽之外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漢高祖佩之後世名曰傳國璽與斬白蛇劍俱爲乘輿所寶斬白蛇劍至惠帝時武庫火燒之遂亡及懷帝沒胡傳國璽沒於劉聰後又沒於石勒及石季龍死胡亂穆帝世乃還江南

革帶古之鞶帶也謂之鞶革文武眾官牧守丞令下及騶寺皆服之其有囊綬則以綴於革帶其戎服則以皮絡帶代之八坐尚書荷紫以生紫爲袷囊綴之服外加於左肩昔周公負成王制此服衣至今以爲朝服或云漢世用盛奏事負之以行未詳也

車前五百者卿行旅從五百人爲一旅漢氏一統故去其人留其名也

袴褶之制未詳所起近世凡車駕親戎中外戒嚴服之服無定色冠黑帽綴紫褾褾以繒爲之長四寸廣一寸腰有絡帶以代鞶中官紫褾外官絳褾又有纂嚴戎服而不綴褾行留文武悉同其畋獵巡幸則惟從官戎服帶鞶革文官不下纓武官脫冠

漢制一歲五郊天子與執事者所服各如方色百官不執事者服常服絳衣以從魏祕書監秦靜曰漢氏承秦改六冕之制但玄冠絳衣而已魏已來名爲五時朝服又有四時朝服又有朝服自皇太子已下隨官受給百官雖服五時朝服據今止給四時朝服闕秋服三年一易

諸假印綬而官不給鞶囊者得自具作其但假印不假綬者不得佩綬鞶古制也漢世著鞶囊者側在腰間或謂之傍囊或謂之綬囊然則以紫囊盛綬也或盛或散各有其時

笏古者貴賤皆執笏其有事則搢之於腰帶所謂搢紳之士者搢笏而垂紳帶也紳垂長三尺笏者有事則書之故常簪筆今之白筆是其遺象三臺五省二品文官簪之王公侯伯子男卿尹及武官不簪加內侍位者乃簪之手版即古笏矣尚書令僕射尚書手版頭復有白筆以紫皮裹之名曰笏

皇太子金璽龜紐朱黃綬四采赤黃縹紺給五時朝服遠遊冠介幘翠緌佩瑜玉垂組朱衣絳紗襮皁緣白紗其中衣白曲領帶劍火珠素首革帶玉鉤燮獸頭鞶囊其大小會祠宗廟朔望五日還朝皆朝服常還上宮則朱服預上宮正會則於殿下脫劍舄又有三梁進賢冠其侍祀則平冕九旒袞衣九章白紗絳緣中單絳繒韠采畫織成袞帶金辟邪首紫綠二色帶采畫廣領曲領各一赤舄絳袜若讀則著介幘單衣釋奠則遠遊冠玄朝服絳緣中單絳袴袜玄舄若未加元服則中舍人執冕從介幘單衣玄服

諸王金璽龜紐纁朱綬四采朱黃縹紺五時朝服遠遊冠介幘亦有三梁進賢冠朱衣絳紗襮皁緣中衣表素革帶黑舄佩山玄玉垂組大帶若加餘官則服其加官之服也

皇后謁廟其服皁上皁下親蠶則青上縹下皆深衣制隱領袖緣以絛首飾則假髻步搖俗謂之珠松是也簪珥步搖以黃金爲山題貫白珠爲支相繆八爵九華熊獸赤羆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諸爵獸皆以翡翠爲毛羽金題白珠璫繞以翡翠爲華元康六年詔曰魏以來皇后蠶服皆以文繡非古義也今宜純服青以爲永制

貴人夫人貴嬪是爲三夫人皆金章紫綬章文曰貴人夫人貴嬪之章佩于寘玉

淑妃淑媛淑儀脩華脩容脩儀婕妤容華充華是為九嬪銀印青綬佩采瓄玉
貴人貴嬪夫人助蠶服純縹為上與下皆深衣制太平髻七鏌蔽髻黑玳瑁又
加簪珥九嬪及公主夫人五鏌世婦三鏌助蠶之義自古而然矣
皇太子妃金璽龜鈕纁朱綬佩瑜玉
諸王太妃妃諸長公主公主封君金印紫綬佩山玄玉長公主公主見會太平
髻七鏌蔽髻其長公主得有步搖皆有簪珥衣服同制自公主封君以上皆帶
綬以綵組為緄帶各如其綬色金辟邪首為帶玦
郡公侯縣公侯太夫人夫人銀印青綬佩水蒼玉其特加乃金紫
公特進侯卿校世婦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紺繒幗黃金龍首銜白珠魚須擿
長一尺為簪珥入廟佐祭者皁絹上下助蠶者縹絹上下皆深衣制緣自二
千石夫人以上至皇后皆以蠶衣為朝服

晉書卷二十五

晉書卷二十五考證

輿服志華兩軸頭飾之飛軨金薄繆龍繞之○各本脫繞字今從下戲車章補
浸輪繆龍繞之增正
上為軶字○臣龍官按軶當作軛但音義作軶是自唐以來相沿久矣

晉書卷二十五考證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志第十六

食貨

昔者先王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因三才以節其務敬四序以成其業觀其謠俗而正其紀綱勸農桑之本通魚鹽之利登良山而採符玉泛瀛海而罩珠璣日中爲市總天下之隸先諸布帛繼以貨泉貿遷有無各得其所周禮正月始和乃布教于象魏若乃一夫之士十畝之宅三日之徭九均之賦施陽禮以興其讓命春社以勸其耕天之所貴者人也明之所求者學也治經入官則君子之道焉詩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是以農官還廬各有攸次父兄之習不勸而成十五從務始勝衣服鄉無遊手邑不廢時所謂厥初生民各從其事者也是以太公通市井之貨以致齊國之強鴟夷善發斂之居以盛中陶之業昔在金天勤於民事命春扈以耕稼召夏扈以耘耔秋扈所以收斂冬扈於蓋藏書曰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傳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者乃九土既敷四民承範東吳有齒角之饒西蜀有丹砂之富兖豫漆絲之廣燕齊怪石之府秦邠旄羽迥帶琅玕荊鄧桂林旁通竹箭江干橘柚河外舟車遼西旃罽之鄉蔥右蒲梢之駿殖物怪錯于何不有若乃上法星象下料無外因天地之利而總山海之饒百畝之田十一而稅九年躬稼而有三年之蓄可以長孺齒可以養耆年因乎人民用之邦國宮室有度旗章有序朝聘自其儀宴饗由其制家殷國阜遠至邇安救水旱之災卹寰瀛之弊然後王之常膳乃間笙鏞商周之興用此道也辛紂暴虐玩其經費金鏤傾宮廣延百里玉飾鹿臺崇高千仞宮中九市各有女司厚賦以實鹿臺之錢大斂以增鉅橋之粟多發妖冶以充傾宮之麗廣收珍玩以備沙丘之遊懸肉成林積醪爲沼使男女裸體相逐於其間伏詣酒池中牛飲者三千餘人宮中以錦綺爲席綾紈爲薦及周王誅紂肅拜殷墟乃盡振鹿財並頒橋粟上天降休殷人大喜王賴云季從都西周九鼎淪沒二南墮壤負於百姓無以償之乃上層臺以避其責周人號王所居爲逃責臺者也昔周姬公制以六典職方陳其九貢頒財內府永爲不刊及刑政陵夷菁茅罕至魯侯初畝之稅秦君收太半之入前王之範靡有孑遺史臣曰班固爲殖貨志自三代至王莽之誅網羅前載其文詳悉光武寬仁龔行天討王莽之後赤眉新敗雖復三暉乃睠而九服蕭條及得隴望蜀黎民安堵自此始行五銖之錢田租三十稅一民有産子者復以三年之算顯宗即位天下安寧民無橫徭歲比登稔永平五年作常滿倉立粟市於城東粟斛直錢二十草樹殷阜牛羊彌望作貢尤輕府廩還積姦回不用禮義專行于時東方既明百官詣闕戚里侯家自相馳騖車如流水馬若飛龍照映軒廡光華前載傳曰三統之元有陰陽之九焉蓋天地之恒數也安帝永初三年天下水旱人民相食帝以鴻陂之地假與貧民以用度不足三公又奏請令吏民入錢穀得爲關內侯云桓帝永興元年郡國少半遭蝗河泛數千里流人十餘萬戶所在廩給逮建寧永和之初西羌反叛二十餘年兵連師老軍旅之費三百二十餘億府帑空虛延及內郡沖質短祚桓靈不軌中平二年南宮災延及北闕於是復收天下田畝十錢用營宮宇帝出自侯門居貧即位常曰桓帝不能作家曾無私藏故於西園造萬金堂以爲私藏復寄小黃門私錢家至巨億於是懸鴻都之牓開賣官之路公卿以降悉有等差廷尉崔烈入錢五百萬以買司徒刺史二千石遷除皆責助治宮室錢大郡至二千萬錢不畢者或至自殺靈帝作五銖錢而有四道連於邊緣有識者尤之曰豈京師破壞此錢四出也及董卓尋戈火焚宮室乃劫鸞駕西幸長安悉壞五銖錢更鑄小錢盡取長安及洛陽銅人飛廉之屬以充鼓鑄又錢無輪郭文章不便時人以爲秦始皇見長人於臨洮乃鑄銅人卓臨洮人也興毀不同凶訛相類及卓誅死李傕郭汜自相攻伐於長安城中以爲戰地是時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盈積殘骸餘肉臭穢道路帝使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爲飢民作糜經日頒布而死者愈多帝於是始疑有司盜其糧廩乃親於御前自加臨給飢者人皆泣曰今始得耳帝東歸也李傕郭汜等追敗乘輿於曹陽夜潛渡河六宮皆步初出營柵后手持縑數匹董承使符節令孫徽以刃脅奪之殺傍侍者血濺后服既至安

邑衛衣寄敗唯以野棗園菜以為糇糧自此長安城中盡空並皆四散二三年間關中無復行人建安元年車駕至洛陽宮闕蕩滌百官披荊棘而居焉州郡各擁強兵而委輸不至尚書郎官自出採梠或不能自反死於墟巷魏武之初九州雲擾攻城略地保此懷民軍旅之資權時調給于時袁紹軍人皆資椹棗袁術戰士取給蠃蒲魏武于是乃募良民屯田許下又於州郡列置田官歲有數千萬斛以充兵戎之用及初平袁氏以定鄴都令收田租畝粟四升戶絹二匹而綿二斤餘皆不得擅興藏強賦弱文帝黃初二年以穀貴始罷五銖錢于時天下未幷戎車歲動孔子曰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此言兵凶之謀而沴氣應之也于時三方之人志相吞滅戰勝攻取耕夫釋耒江淮之鄉尤缺儲峙吳上大將軍陸遜抗疏請令諸將各廣其田權報曰甚善今孤父子親自受田車中八牛以為四耦雖未及古人亦欲與衆均其勞也有吳之務農重穀始於此焉魏明帝不恭淫於宮籞百僚編於手役天下失其躬稼此後關東遇水民亡產業而興師遼陽坐甲江甸皆以國乏經用胡可勝言世祖武皇帝太康元年既平孫皓納百萬而籍三吳之資接千年而總西蜀之用韜干戈於府庫破舟船於江壑河濱海岸三丘八藪耒耨之所不至者人皆受焉農祥晨正平秩東作荷鍤贏糧有同雲布若夫因天而資五緯因地而興五材世屬升平物流倉府宮闈增飾服玩相輝於是王君夫武子石崇等更相誇尚輿服鼎俎之盛連衡帝室布金埒之泉粉珊瑚之樹物盛則衰固其宜也永寧之初洛中尚有錦帛四百萬珠寶金銀百餘斛惠后北征蕩陰反駕寒桃在御隻雞以給其布衾兩幅囊錢三千以為車駕之資焉懷帝為劉曜所圍王師累敗府帑既竭百官飢甚比屋不見火烟飢人自相啖食愍皇西宅餒饉弘多斗米二金死者大半劉曜陳兵內外斷絕十餅之麴屑而供帝君臣相顧莫不揮涕元后渡江軍事草創蠻陬賧布不有恆準中府所儲數四千匹于時石勒勇銳挻亂江南帝懼其侵逼甚患之乃詔方鎮云有斬石勒首者賞布千匹云

漢自董卓之亂百姓流離穀石至五十餘萬人多相食魏武既破黃巾欲經略四方而苦軍食不足羽林監潁川棗祗建置屯田議魏武乃令曰夫定國之術在於強兵足食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世之良式也於是以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百姓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郡國列置田官數年之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祗死魏武後追思其功封爵其子建安初關中百姓流入荊州者十餘萬家及聞本土安寧皆企望思歸而無以自業於是衛覬議為鹽者國之大寶自喪亂以來放散今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犂牛百姓歸者以供給之勸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者聞之必多競還於是魏武遣謁者僕射監鹽官移司隸校尉居弘農流人果還關中豐實既而又以沛國劉馥為揚州刺史鎮合肥廣屯田修芍陂茹陂七門吳塘諸堨以溉稻田公私有蓄歷代為利賈逵之為豫州南與吳接修守戰之具堨汝水造新陂又通運渠三百餘里所謂賈侯渠者也當黃初中四方郡守墾田又加以故國用不匱時濟北顏斐為京兆太守京兆自馬超之亂百姓不專農殖乃無車牛斐又課百姓令閑月取車材轉相教匠其無牛者令養猪投貴賣以買牛始者皆以為煩一二年中編戶皆有車牛於田役省贍京兆遂以豐沃鄭渾為沛郡太守郡居下濕水潦為患百姓飢乏渾於蕭相二縣興陂堨開稻田郡人皆不以為便渾以為終有經久之利遂躬帥百姓興功一冬皆成比年大收頃畝歲增租入倍常郡中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鄭陂魏明帝世徐邈為涼州土地少雨常苦乏穀邈上修武威酒泉鹽池以收虜穀又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家家豐足倉庫盈溢及度支州界軍用之餘以市金錦犬馬通供中國之費西域人入貢財貨流通皆邈之功也其後皇甫隆為敦煌太守敦煌俗不使耬犂及不知用水人牛功力既費而收穀更少隆到乃教作耬犂又教使溉灌歲終率計所省庸力過半得穀加五西方以豐嘉平四年關中饑宣帝表徙冀州農夫五千人佃上邽興京兆天水南安鹽池以益軍實青龍元年開成國渠自陳倉至槐里築臨晉陂引汧洛溉舄鹵之地三千餘頃國以充實焉正始四年宣帝又督諸軍伐吳將諸葛恪焚其積聚棄城遁走帝因欲廣田積穀為兼并之計乃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地艾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又以為昔破黃巾因為屯田積穀

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爲
大役陳蔡之間土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幷水東下令淮北二萬人淮
南三萬人分休且佃且守水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爲
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餘斛於淮北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敵
無不剋矣宣帝善之皆如艾計施行遂北臨淮水自鍾離而南橫石以西盡沘
水四百餘里五里置一營營六十人且佃且守兼修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
流下通淮潁大治諸陂於潁南潁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淮南淮北皆
相連接自壽春到京師農官兵田雞犬之聲阡陌相屬每東南有事大軍出征
汎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及晉受命武帝欲平一江
表時穀賤而布帛貴帝欲立平糴法用布帛市穀以爲糧儲議者謂軍資尚少
不宜以貴易賤泰始二年帝乃下詔曰夫百姓年豐則用奢凶荒則窮匱是相
報之理也故古人權量國用取贏散滯有輕重平糴之法理財鈞施惠而不費
政之善者也然此事廢久天下希習其宜加以官蓄未廣言者異同財貨未能
達通其制更令國寶散於穰歲而上不收貧弱困於荒年而國無備豪人富商
挾輕資蘊重積以管其利故農夫苦其業而末作不可禁也今者省徭務本幷
力墾殖欲令農功益登耕者益勸而猶或騰踊至於農人並傷今宜通糴以充
儉乏主者平議具爲條制然事竟未行是時江南未平朝廷厲精於稼穡四年
正月丁亥帝親耕藉田庚寅詔曰使四海之內棄末反本競農務功能奉宣朕
志令百姓勸事樂業者其唯郡縣長吏乎先之勞之在於不倦每念其經營職
事亦爲勤矣其以中左典牧種草馬賜縣令長相及郡國丞各一匹是歲乃立
常平倉豐則糴儉則糶以利百姓五年正月癸巳勑戒郡國計吏諸郡國守相
令長務盡地利禁遊食商販其休假者令與父兄同其勤勞豪勢不得侵役寡
弱私相置名十月詔以司隸校尉石鑒所上汲郡太守王宏勤恤百姓導化有
方督勸開荒五千餘頃遇年普饑而郡界獨無匱乏可謂能以勸教時同功異
者矣其賜穀千斛布告天下八年司徒石苞奏州郡農桑未有殿最之制宜增
掾屬令史有所循行帝從之事見石苞傳苞既明於勸課百姓安之十年光祿
勳夏侯和上修新渠富壽遊陂三渠凡溉田千五百頃咸寧元年十二月詔曰
出戰入耕雖自古之常然事力未息未嘗不以戰士爲念也今以鄴奚官奴婢
著新城代田兵種稻奴婢各五十人爲一屯屯置司馬使皆如屯田法三年又
詔曰今年霖雨過差又有蟲災潁川襄城自春以來略不下種深以爲慮主者
何以爲百姓計促處當之杜預上疏曰臣輒思惟今者水災東南特劇非但五
稼不收居業幷損下田所在停汙高地皆多磽塉此即百姓困窮方在來年雖
詔書切告長吏二千石爲之設計而不廓開大制定其趣舍之宜恐徒文具所
益蓋薄當今秋夏蔬食之時而百姓已有不贍前至冬春野無青草則必指仰
官穀以爲生命此乃一方之大事不可不豫爲思慮者也臣愚謂既以水爲困
當恃魚菜螺蜯而洪波氾濫貧弱者終不能得今者宜大壞兗豫州東界諸陂
隨其所歸而宣導之交令饑者盡得水產之饒百姓不出境界之內旦暮野食
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淤之田畝收數鍾至春大種五穀五穀必豐
此又明年益也臣前啓典牧種牛不供耕駕至於老不穿鼻者無益於用而徒
有吏士穀草之費歲送任駕者甚少尚復不調習宜大出賣以易穀及爲賞直
詔曰孳育之物不宜殺散事遂停寢問主者今典虞右典牧種產牛大小相通
有四萬五千餘頭苟不益世用頭數雖多其費日廣古者匹馬丘牛居則以耕
出則以戰非如猪羊類也今徒養宜用之牛終爲無用之費甚失事宜東南以
水田爲業人無牛犢今既壞陂可分種牛三萬五千頭以付二州將吏士庶使
及春耕穀登之後頭責三百斛是爲化無用之費得運水次成穀七百萬斛此
又數年後之益也加以百姓降丘宅土將來公私之饒乃不可計其所留好種
萬頭可即令右典牧都尉官屬養之人多畜少可並佃牧地明其考課此又三
魏近甸歲當復入數千萬斛穀牛又皆當調習動可駕用皆今日之可全者也
預又言諸欲修水田者皆以火耕水耨爲便非不爾也然此事施於新田草萊
與百姓居相絕離者耳往者東南草創人稀故得火田之利自頃戶口日增而
陂堨歲決良田變生蒲葦人居沮澤之際水陸失宜放牧絕種樹木立枯皆陂
之害也陂多則土薄水淺潦不下潤故每有水雨輒復橫流延及陸田言者不

恩淇故因云此土不可陸種臣計漢之戶口以驗今之陂處皆陸業也其或有舊陂舊堨則堅完脩固非今所謂當為人害者也臣前見尚書胡威啟宜壞陂其言懇至臣中者又見宋侯相應遵上便宜求壞泗陂徙運道時下都督度支共處當各據所見不從遵言臣按遵上事運道東詣壽春有舊渠可不由泗陂泗陂在遵地界壞地凡萬三千餘頃傷敗成業遵縣領應佃二千六百口可謂至少而猶患地狹不足肆力此皆水之為害也當所共恤而都督度支方復執異非所見之難直以不同害理也人心所見既不同利害之情又有異軍家之與郡縣士大夫之與百姓其意莫有同者此皆偏其利以忘其害者也此理之所以未盡而事之所以多患也臣又案豫州界二度支所領佃者州郡大軍雜士凡用水田七千五百餘頃耳計三年之儲不過二萬餘頃以常理言之無為多積無用之水況於今者水潦瓫溢大為災害臣以為與其失當寧瀉之不滀宜發明詔敕刺史二千石其漢氏舊陂舊堨及山谷私家小陂皆當修繕以積水其諸魏氏以來所造立及諸因雨決溢蒲葦馬腸陂之類皆決瀝之長吏二千石躬親勸功諸食力之人並一時附功令比及水凍得粗枯涸其所修功實之人皆以俾之其舊陂堨溝渠當有所補塞者皆尋求微跡一如漢時故事豫為部分列上須冬東南休兵交代各留一月以佐之夫川瀆有常流地形有定體漢氏居人衆多猶以無患今因其所患而宣寫之跡古事以明近大理顯然可坐論而得臣不勝愚意竊謂最是今日之實益也朝廷從之及平吳之後有司又奏詔書王公以國為家京城不宜復有田宅今未暇作諸國邸當使城中有往來處近郊有芻藁之田今可限之國王公侯京城得有一宅之處近郊田大國田十五頃次國十頃小國七頃城內無宅城外有者皆聽留之又制戶調之式丁男之戶歲輸絹三匹緜三斤女及次丁男為戶者半輸其諸邊郡或三分之二遠者三分之一夷人輸賨布戶一匹遠者或一丈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外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十為正丁十五已下至十三六十一已上至六十五為次丁十二已下六十六已上為老小不事遠夷不課田者輸義米戶三斛遠者五斗極遠者輸算錢人二十八文其官品第一至于第九各以貴賤占田品第一者占五十頃第二品四十五頃第三品四十頃第四品三十五頃第五品三十頃第六品二十五頃第七品二十頃第八品十五頃第九品十頃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蔭其親屬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國賓先賢之後及士人子孫亦如之而又得蔭人以為衣食客及佃客品第六已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及舉輦跡禽前驅由基強弩司馬羽林郎殿中冗從武賁殿中武賁持椎斧武騎武賁持鈒冗從武賁命中武賁武騎一人其應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無過五十戶第三品十戶第四品七戶第五品五戶第六品三戶第七品二戶第八品第九品一戶是時天下無事賦稅平均人咸安其業而樂其事及惠帝之後政教陵夷至於永嘉喪亂彌甚雍州以東人多饑乏更相鬻賣奔迸流移不可勝數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馬毛皆盡又大疾疫兼以饑饉百姓又為寇賊所殺流尸滿河白骨蔽野劉曜之逼朝廷議欲遷都倉垣人多相食饑疫總至百官流亡者十八九元帝為晉王課督農功詔二千石長吏以入穀多少為殿最其非宿衞要任皆宜赴農使軍各自佃作即以為廩太興元年詔曰徐揚二州土宜三麥可督令熯地投秋下種至夏而熟繼新故之交於以周濟所益甚大昔漢遣輕車使者氾勝之督三輔種麥而關中遂穰勿令後晚其後頻年麥雖有旱蝗而為益猶多二年三吳大饑死者以百數吳郡太守鄧攸輒開倉廩賑之武帝時使黃門侍郎虞騑桓彝開倉廩振給并省衆役百官各上封事後軍將軍應詹表曰夫一人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飢者而軍興以來征戰運漕朝廷宗廟百官用度既已殷廣下及工商流寓僮僕不親農桑而遊食者以十萬計不思開立美利而望國足人給豈不難哉古人言曰飢寒並至堯舜不能使野無寇盜貧富并兼雖皐陶不能使強不陵弱故有國有家者何嘗不務農重穀近魏武皇帝用棗祗韓浩之議廣建屯田又於征伐之中分帶甲之士隨宜開墾故下不甚勞而大功克舉也閒者流人奔東吳東吳今儉皆已還反江西良田曠廢來久火耕水耨為功差易宜簡流人興復農官功勞報賞皆如魏氏故事一年中與百姓二年分稅三年計

賦稅以使之公私兼濟則倉盈庾億可計日而待也又曰昔高祖使蕭何鎮關中光武令寇恂守河內魏武委鍾繇以西事故能使八表夷蕩區內輯寧今中州蕭條未蒙疆理此兆庶所以企望壽春一方之會去此不遠宜選都督有文武經略者遠以振河洛之形勢近以為徐豫之藩鎮綏集流散使人有攸依專委農功令事有所局趙充國農於金城以平西零諸葛亮耕於渭濱規抗上國今諸軍自不對敵皆宜齊課咸和五年成帝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率畝稅米三升六年以海賊寇抄運漕不繼發王公以下餘丁各運米六斛是後頻年水災旱蝗田收不至咸康初算度田稅米空懸五十餘萬斛尚書褚裒以下免官穆帝之世頻有大軍糧運不繼制王公以下十三戶共借一人助度支運升平初荀羨為北府都督鎮下邳起田于東陽之石鼈公私利之哀帝即位乃減田租畝收二升孝武太元二年除度田收租之制王公以下口稅三斛唯蠲在役之身八年又增稅米口五石至於末年天下無事時和年豐百姓樂業穀帛殷阜幾乎家給人足矣

漢錢舊用五銖自王莽改革百姓皆不便之及公孫述僭號於蜀童謠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好事者竊言王莽稱黃述欲繼之故稱白腹五銖漢貨言漢當復併天下也至光武中興除莽貨泉建武十六年馬援又上書曰富國之本在於食貨宜如舊鑄五銖錢帝從之於是復鑄五銖錢天下以為便及章帝時穀帛價貴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憂之尚書張林言今非但穀貴也百物皆貴此錢賤故爾宜令天下悉以布帛為租市買皆用之封錢勿出如此則錢少物皆賤矣又鹽者食之急也縣官可自賣鹽武帝時施行之名曰均輸於是事下尚書通議尚書朱暉議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者不與百姓爭利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以布帛為租則吏多姦官自賣鹽與下爭利非明主所宜行帝本以林言為是得暉議因發怒遂用林言少時復止和帝時有上書言人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羣僚及太學能言之士孝廉劉陶上議曰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訪覃幽微不遺窮賤是以藿食之人謬延逮及蓋以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於人飢是以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使男不逋畝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百姓之至貴也竊以比年已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柚空於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食所患靡鹽之事豈謂錢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為南金瓦石變為和玉使百姓渴無所飲飢無所食雖皇羲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蓋百姓可百年無貨不可以一朝有飢故食為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況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飢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夫欲民財殷阜要在止役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聖德愍海內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貨以救其弊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木水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燋爛願陛下寬鍥薄之禁後冶鑄之議也帝竟不鑄錢及獻帝初平中董卓乃更鑄小錢由是貨輕而物貴穀一斛至錢數百萬至魏武為相於是罷之還用五銖是時不鑄錢既久貨本不多又更無增益故穀賤無已及黃初二年魏文帝罷五銖錢使百姓以穀帛為市至明帝世錢廢穀用既久人間巧偽漸多競濕穀以要利作薄絹以為市雖處以嚴刑而不能禁也司馬芝等舉朝大議以為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今若更鑄五銖錢則國豐刑省於事為便魏明帝乃更立五銖錢至晉用之不聞有所改創孫權嘉平五年鑄大錢一當五百赤烏元年又鑄當千錢故呂蒙定荊州孫權賜錢一億錢既太貴但有空名人間患之權聞百姓不以為便省息之鑄為器物官勿復出也私家有者並以輸藏平卑其直勿有所枉晉自中原喪亂元帝過江用孫氏舊錢輕重雜行大者謂之比輪中者謂之四文吳興沈充又鑄小錢謂之沈郎錢錢既不多由是稍貴孝武太元三年詔曰錢國之重寶小人貪利銷壞無已監司當以為意廣州夷人寶貴銅鼓而州境素不出銅聞官私賈人皆於此下貪比輪錢斤兩差重以入廣州貨與夷人鑄敗作鼓其重為禁制得者科罪安帝元興中桓玄輔政立議欲廢錢用穀帛孔琳之議曰洪範八政貨為食次豈不以交易所資為用之至要者乎若使

百姓用力於爲錢則是妨爲生之業禁之可也今農自務穀工自務器各肄其業何當致勤於錢故聖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既無毀敗之費又省難運之苦此錢所以嗣功龜貝歷代不廢者也穀帛爲寶本充衣食分以爲貨則致損甚多又勞毀於商販之手耗棄於割截之用此之爲弊著自於曩故鍾繇曰巧僞之人競濕穀以要利制薄絹以充資魏世制以嚴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馬芝以爲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錢之不用由於兵亂積久自致於廢有由而然漢末是也今既用而廢之則百姓頓亡其利今括囊天下之穀以周天下之食或倉庫充溢或糧靡斥餘以相資通則貧者仰富致富之道實假於錢一朝斷之便爲棄物是有錢無糧之人皆坐而飢困以此斷之又立弊也且據今用錢之處不以爲貧用穀之處不以爲富又人習來久革之必惑語曰利不百不易業况又錢便于穀邪魏明帝時錢廢穀用既久不以便於人乃舉朝大議精才達政之士莫不以宜復用錢下無異情朝無異論彼尙舍穀帛而用錢足以明穀帛之弊著於已誠也世或謂魏氏不用錢久積累巨萬故欲行之利公富國斯殆不然晉文後舅犯之謀而先成季之信以爲雖有一時之勳不如萬世之益于時名賢在列君子盈朝大謀天下之利害將定經國之要術若穀實便錢義不昧當時之近利而廢求用之通業斷可知矣斯實由困而思革改而更張耳近孝武之末天下無事時和年豐百姓樂業穀帛殷阜幾乎家給人足驗之實事錢又不妨人也頃兵革屢興荒饉荐及飢寒未振實此之由公既援而拯之大革視聽弘敦本之教明廣農之科敬授人時各從其業遊蕩知反務末自休同以南畝競力野無遺壤矣於此以往將升平必至何衣食之足卹愚謂救弊之術無取於廢錢朝議多同琳之故玄議不行

晉書卷二十六

晉書卷二十七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志第十七

五行上

夫帝王者配德天地叶契陰陽發號施令動關幽顯休咎之徵隨感而作故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昔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聖人行其道寶其真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三五已降各有司存爰及殷之箕子在父師之位典斯大範周既克殷以箕子歸武王虛己而問焉箕子對以禹所得雒書授之以垂訓然則河圖雒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更為表裏殷道絕文王演周易周道弊孔子述春秋奉乾坤之陰陽效洪範之休咎天人之道粲然著矣漢興承秦滅學之後文帝時宓生創紀大傳其言五行庶徵備矣後景武之際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之宗宣元之間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禍福以洪範與仲舒多所不同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其言春秋及五行又甚乖異班固據大傳采仲舒劉向劉歆著五行志而傳載眭孟夏侯勝京房谷永李尋之徒所陳行事訖于王莽博通祥變以傳春秋綜而為言凡有三術其一曰君治以道臣輔克忠萬物咸遂其性則和氣應休徵效國以安二曰君違其道小人在位衆庶失常則乖氣應咎徵效國以亡三曰人君大臣見災異退而自省責躬修德共禦補過則消禍而福至此其大略也輒舉斯例錯綜時變婉而成章有足觀者及司馬彪纂光武之後以究漢事災眚之說不越前規今採黃初以降言祥異者著于此篇

經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

說曰木東方也於易地上之木為觀於王事威儀容貌亦可觀者也故行步有佩玉之度登車有和鸞之節三驅之制飲食有享獻之禮出入有名使人以時務在勸農桑謀在安百姓如此則木得其性矣若乃田獵馳騁不反宮室飲食沉湎不顧法度妄興繇役以奪農時作為姦詐以傷人財則木失其性矣蓋工匠之為輪矢者多傷敗及木為變怪是為不曲直

魏文帝黃初六年正月雨木冰按劉歆說上陽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達故雨而木為之冰雰氣寒木不曲直也劉向曰冰者陰之盛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象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是年六月利成郡兵蔡方等殺太守徐質據郡反太守古之諸侯貴臣有害之應也一說以木冰為木介介者甲兵之象是歲既討蔡方又八月天子自將以舟師征吳戍卒十餘萬連旍數百里臨江觀兵又屬常雨也

元帝太興三年二月辛未雨木冰後二年周顗等遇害是陽施不下通也

穆帝永和八年正月乙巳雨木冰是年殷浩北伐明年軍敗十年廢黜又曰荀羨殷浩北伐桓溫入關之象也

孝武帝太元十四年十二月乙巳雨木冰明年二月王恭為北藩八月庚楷為西藩九月王國寶為中書令尋加領軍將軍十七年殷仲堪為荊州雖邪正異規而終同夷滅是其應也

吳孫亮建興二年諸葛恪征淮南後所坐聽事棟中折恪妄興徵役奪農時作邪謀傷國財力故木失其性致毀折也及旋師而誅滅於周易又為棟橈之凶也

武帝太康五年五月宣帝廟地陷梁折八年正月太廟殿又陷改作廟築基及泉其年九月遂更營新廟遠致名材雜以銅柱陳勰為匠作者六萬人至十年四月乃成十一月庚寅梁又折天戒若曰地陷者分離之象梁折者木不曲直也明年帝崩而王室遂亂

惠帝太安二年成都王穎使陸機率衆向京都擊長沙王乂及軍始引而牙竿折俄而戰敗機被誅穎遂奔潰卒賜死此姦謀之罰木不曲直也

元帝太興四年王敦在武昌鈴下儀仗生華如蓮華五六日而萎落此木失其性干寶以為狂華生枯木又在鈴閣之間言威儀之富榮華之盛皆如狂華之發不可久也其後王敦終以逆命加戮其尸一說亦華孽也於周易為枯楊生

華。

桓玄始篡龍旗竿折時玄田獵無度飲食奢恣土木妨農又多姦謀故木失其性天戒若曰旗所以掛三辰章著明也旗竿之折高明去矣玄果敗

傳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爲妻則火不炎上

說曰火南方揚光輝爲明者也其於王者南面嚮明而治書云知人則哲能官人故堯舜舉羣賢而命之朝遠四佞而放諸埜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矣賢佞分別官人有序帥由舊章敬重功勳殊別嫡庶如此則火得其性矣若乃信道不篤或燿虛僞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矣自上而降及濫炎妄起焚宗廟燒宮館雖興師衆不能救也是爲火不炎上

魏明帝太和五年五月清商殿災初帝爲平原王納河南虞氏爲妃及卽位不以爲后更立典虞車工卒毛嘉女爲后后本仄微非所宜升以妾爲妻之罰也

靑龍元年六月洛陽宮鞠室災二年四月崇華殿災延於南閣繕復之至二年七月此殿又災帝問高堂隆此何咎也於禮寧有祈禳之義乎對曰夫災變之發皆所以明教誡也惟率禮修德可以勝之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爲災此人君苟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殿起也按舊占曰災火之發皆以臺榭宮室爲誡今宜罷散作役務從節約清掃所災之處不敢於此有所營造蓂莆嘉禾必生此地以報陛下虔恭之德帝不從遂復崇華殿改曰九龍以郡國前後言龍見者九故以爲名多棄法度疲衆逞欲以妾爲妻之應也

吳孫亮建興元年十二月武昌端門災改作端門又災內殿門者號令所出殿者聽政之所是時諸葛恪執政而矜慢放肆孫峻總禁旅而險害終著武昌孫氏尊號所始天戒若曰宜除其貴要之首者恪果喪衆殄人峻授政於綝綝廢亮也或曰孫權毀徹武昌以增太初宮諸葛恪有遷都意更起門殿事非時宜故見災也京房易傳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燒宮

太平元年二月朔建鄴火人之火也是秋孫綝始執政矯以亮詔殺呂據滕胤明年又輒殺朱異棄法律逐功臣之罰也

孫休永安五年二月城西門北樓災六年十月石頭小城火燒西南百八十丈是時嬖人張布專擅國勢多行無禮而韋昭盛沖終斥不用兼遣察戰等爲內史驚擾州郡致使交阯反亂是其咎也

孫皓建衡元年二月大火燒萬餘家死者七百人按春秋齊火劉向以爲桓公好內聽女口妻妾數更之罰也時皓制令詭暴蕩棄法度勞臣名士誅斥甚衆後宮萬餘女謁數行其中隆寵佩皇后璽紱者又多矣故有火災

武帝太康八年三月乙丑震災西閣楚王所止坊及臨商觀窗

十年四月癸丑崇賢殿災十月庚辰含章鞠室修成堂前廡景坊東屋暉章殿南閣火時有上書曰漢王氏五侯兄弟迭任今楊氏三公並在大位故天變屢見竊爲陛下憂之由是楊珧求退是時帝納馮紞之間廢張華之功聽楊駿之讒離衞瓘之寵此逐功臣之罰也明年宮車晏駕其後楚王承竊發之旨戮害二公身亦不免震災其坊又天意乎

惠帝元康五年閏月庚寅武庫火張華疑有亂先命固守然後救火是以累代異寶王莽頭孔子屐漢高祖斷白蛇劍及二百八萬器械一時蕩盡是後愍懷見殺太子之罰也天戒若曰夫設險擊柝所以固其國儲積戎器所以戒不虞今冢嗣將傾社稷將泯禁兵無所復施皇旅又將誰衞帝后不悟終喪四海是其應也張華閣纂皆曰武庫火而氐羌反太子見廢則四海可知

八年十一月高原陵火是時賈后凶恣賈謐擅朝惡積罪稔宜見誅絕天戒若曰臣妾之不可者雖親貴莫比猶宜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原陵也帝既眊弱而張華又不納裴頠劉卞之謀故后遂與謐殺太子也干寶以爲高原陵火太子廢之應漢武帝世高園便殿火董仲舒對與此占同

永康元年帝納皇后羊氏后將入宮衣中忽有火衆咸怪之永興元年成都王遂廢后處之金墉城是後還立立而復廢者四又詔賜死荀藩表全之雖來還在位然憂逼折辱終古未聞此孽火之應也

永興二年七月甲午尙書諸曹火起延崇禮闥及閣道夫百揆王化之本王者棄法律之應也後淸河王覃入嗣不終於位又殺太子之罰也

孝懷帝永嘉四年十一月襄陽火燒死者三千餘人是時王如自號大將軍司
雍二州牧衆四五萬攻略郡縣此下陵上陽失其節之應也
元帝太興中王敦鎮武昌武昌災火起興衆救之救於此而發於彼東西南北
數十處俱應數日不絕舊說所謂濫炎妄起雖興師衆不能救之之謂也干寶
以為此臣而君行亢陽失節是謂王敦陵上有無君之心故災也
永昌二年正月癸巳京師大火三月饒安東光安陵三縣火燒七千餘家死者
萬五千人
明帝太寧元年正月京都火是時王敦威侮朝廷多行無禮內外臣下咸懷怨
毒極陰生陽也
成帝咸和二年五月京師火
康帝建元元年七月庚申吳郡災
穆帝永和五年六月震災石季龍太武殿及兩廟端門震災月餘乃滅金石皆
盡其後季龍死大亂遂滅亡
海西公太和中郗愔為會稽太守六月大旱災火燒數千家延及山陰倉米數
百萬斛炎煙蔽天不可撲滅此亦桓溫強盛將廢海西極陰生陽之應也
孝武帝寧康元年三月京師風火大起是時桓溫入朝志在陵上少主踐位人
懷憂恐此與太寧火事同
太元十年正月國子學生因風放火焚房百餘間是後考課不厲賞黜無章蓋
有育才之名而無收賢之實此不哲之罰先兆也 十三年十二月乙未延賢
堂災是月景申螽斯則百堂及客館驃騎府庫皆災于時朝多弊政衰陵日兆
不哲之罰皆有象類主相不悟終至亂亡會稽王道子寵幸尼及姆母各樹用
其親戚乃至出入宮掖禮見人主天戒若曰登延賢堂及客館者多非其人故
災之也又孝武帝更不立皇后寵幸微賤張夫人夫人驕妬皇子不繁乖螽斯
則百之道故災其殿焉道子復賞賜不節故府庫被災斯亦其罰也
安帝隆安二年三月龍舟二乘災是水沴火也其後桓玄篡位帝乃播越天戒
若曰王者流遷不復御龍舟故災之耳

元興元年八月庚子尚書下舍曹火時桓玄遙錄尚書故天火示不復居也
三年盧循攻略廣州刺史吳隱之閉城固守其十月壬戌夜火起時百姓避寇
盈滿城內隱之懼有應賊者但務嚴兵不先救火由是府舍焚蕩燒死者萬餘
人因遂散潰悉為賊擒
義熙四年七月丁酉尚書殿中吏部曹火 九年京都大火燒數千家 十一
年京都所在大行火災吳界尤甚火防甚峻猶自不絕王弘時為吳郡晝在聽
事見天上有一赤物下狀如信幡遙集路南人家屋上火即大發弘知天為之
災故不罪火主此帝室衰微之應也
傳曰修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兄弟則稼穡不成
說曰土中央生萬物者也其於王者為內事宮室夫婦親屬亦相生者也古者
天子諸侯宮廟大小高卑有制后夫人媵妾多少有度九族親疏長幼有序孔
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故禹卑宮室文王刑于寡妻此聖人之所以昭教化也
如此則土得其性矣若乃奢淫驕慢則土失其性亡水旱之災而草木百穀不
熟是為稼穡不成
吳孫皓時常歲無水旱苗稼豐美而實不成百姓以飢闔境皆然連歲不已吳
人以為傷露非也按劉向春秋說曰水旱當書不書水旱而曰大無麥禾者土
氣不養稼穡不成此其義也皓初遷都武昌尋還建鄴又起新館綴飾珠玉壯
麗過甚破壞諸營增廣苑囿犯暑妨農官私疲怠月令季夏不可以興土功皓
皆冒之此修宮室飾臺榭之罰也
元帝太興二年吳郡吳興東陽無麥禾大饑
成帝咸和五年無麥禾天下大饑
穆帝永和十年三麥不登 十二年大無麥
孝武太元六年無麥禾天下大饑
安帝元興元年無麥禾天下大饑
傳曰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
說曰金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也故立秋而鷹隼擊秋分而微霜降其於王

事出軍行師把旄杖鉞誓士衆抗威武所以征叛逆止暴亂也詩云有虔執鉞如火烈烈又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動靜應宜說以犯難人忘其死金得其性矣若乃貪欲恣睢務立威勝不重人命則金失其性蓋工冶鑄金鐵冰滯涸堅不成者衆乃爲變怪是爲金不從革魏時張掖石瑞雖是晉之符命而於魏爲妖好攻戰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魏氏三祖皆有其事石圖發於非常之文此不從革之異也

晉定大業多斃曹氏石瑞文大討曹之應也按劉歆以春秋石言于晉爲金石同類也是爲金不從革失其性也劉向以爲石白色爲主屬白祥

魏明帝青龍中盛修宮室西取長安金狄承露槃折聲聞數十里金狄泣於是因留霸城此金失其性而爲異也

吳時歷陽縣有巖穿似印咸云石印封發天下太平孫晧天璽元年印發又陽羨山有石穴長十餘丈晧初修武昌宮有遷都之意是時武昌爲離宮班固云離宮與城郭同占飾城郭之謂也其寶鼎三年後晧出東關遣丁奉至合肥建衡三年晧又大舉出華里侵邊境之謂也故令金失其性卒面縛而吳亡

惠帝元康三年閏二月殿前六鍾皆出涕五刻止前年賈后殺楊太后於金墉城而賈后爲惡不止故鍾出涕猶傷之也

永興元年成都伐長沙每夜戈戟鋒有火光如懸燭此輕人命好攻戰金失其性而爲光變也天戒若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成都不悟終以敗亡

懷帝永嘉元年項縣有魏豫州刺史賈逵石碑生金可採此金不從革而爲變也五月汲桑作亂羣寇飈起

清河王覃爲世子時所佩金鈴忽生起如粟者康王母疑不祥毀棄之及後爲惠帝太子不終于位卒爲司馬越所殺

愍帝建興五年石言于平陽是時帝蒙塵亦在平陽故有非言之物而言妖之大者俄而帝爲逆胡所弒

元帝永昌元年甘卓將襲王敦既而中止及還家多變怪照鏡不見其頭此金失其性而爲妖也尋爲敦所襲遂夷滅

石季龍時鄴城鳳陽門上金鳳皇二頭飛入漳河

海西太和中會稽山陰縣起倉鑿地得兩大船滿中錢錢皆輪文大形時日向暮鑿者馳以告官官夜遣防守甚嚴至明旦失錢所在惟有船存視其狀悉有錢處

安帝義熙初東陽太守殷仲文照鏡不見其頭尋亦誅翦占與甘卓同也

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

說曰水北方終藏萬物者也其於人道命終而形藏精神放越聖人爲之宗廟以收魂氣春秋祭祀以終孝道王者即位必郊祀天地禱祈神祇望秩山川懷柔百神亡不宗事慎其齋戒致其嚴敬是故鬼神歆饗多獲福助此聖王所以順事陰氣和神人也及至發號施令亦奉天時十二月咸得其氣則陰陽調而終始成如此則水得其性矣若迺不敬鬼神政令逆時水失其性霧水暴出百川逆溢壞鄉邑溺人民及淫雨傷稼穡是爲水不潤下

京房易傳曰顓事者加誅罰絕理厥災水其水也雨殺人以隕霜大風天黃饑而不損茲謂泰厥大水水殺人辟遏有德茲謂狂厥水水流殺人也已水則地生蟲歸獄不解茲謂追非厥水寒殺人追誅不解茲謂不理厥水五穀不收大敗不解茲謂皆陰厥水流入國邑隕霜殺穀仲舒曰交兵結讎伏尸流血百姓愁怨陰氣盛故大水也

魏文帝黃初四年六月大雨霖伊洛溢至津陽城門漂數千家殺人初帝即位自鄴遷洛營造宮室而不起宗廟太祖神主猶在鄴嘗於建始殿饗祭如家人禮終黃初不復還鄴又郊社神祇未有定位此簡宗廟廢祭祀之罰也

吳孫權赤烏八年夏茶陵縣鴻水溢出漂二百餘家　十三年秋丹陽故鄣等縣又鴻水溢出按權稱帝三十年竟不於建鄴創七廟惟父堅一廟遠在長沙而郊祀禮闕嘉禾初羣臣奏宜郊祀又不許末年雖一南郊而北郊遂無聞焉吳楚之望亦不見秩反祀羅陽妖神以求福助天戒若曰權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故示此罰欲其感悟也

太元元年吳又有大風涌水之異是冬權南郊宜是鑒咎徵乎還而寢疾明年

四月蔑一日權時信納譖訴雖陸遜勳重子和儲貳猶不得其終與漢安帝聽
讒免楊震廢太子同事也且赤烏中無年不用兵百姓愁怨八年秋將軍馬茂
等又圖逆
魏明帝景初元年九月淫雨冀兗徐豫四州水出沒溺殺人漂失財產帝自初
即位便淫奢極欲多占幼女或奪士妻崇飾宮室妨害農戰觸情恣欲至是彌
甚號令逆時饑不損役此水不潤下之應也
吳孫亮五鳳元年夏大水亮即位四年乃立權廟又終吳世不上祖宗之號不
修嚴父之禮昭穆之數有闕亮及休晧又並廢二郊不秩群神此簡宗廟不祭
祀之罰也又是時孫峻專政陰勝陽之應乎
孫休永安四年五月大雨水泉涌溢昔歲作浦里塘功費無數而田不可成士
卒死叛或自賊殺百姓愁怨陰氣盛也休又專任張布退盛沖等吳人賊之應
也　五年八月壬午大雨震電水泉涌溢
武帝泰始四年九月青州徐兗豫四州大水　七年六月大雨霖河洛伊沁皆
溢殺二百餘人自帝即尊位不加三后祖宗之號
泰始二年又除明堂南郊五帝座同稱昊天上帝一位而已又省先后配地之
祀此簡宗廟廢祭祀之罰也
咸寧元年九月徐州大水　二年七月癸亥河南魏郡暴水殺百餘人閏月荊
州郡國五大水流四千餘家去年採擇良家子女露面入殿帝親簡閱務在姿
色不訪德行有蔽匿者以不敬論搢紳愁怨天下非之陰盛之應也　三年六
月益梁二州郡國八暴水殺三百餘人七月荊州大水九月始平郡大水青徐
兗豫荊益梁七州又大水是時賈充等用事專恣而正人疏外者多陰氣盛也
　四年七月司冀兗豫荊揚郡國二十大水傷秋稼壞屋室有死者
太康二年六月泰山江夏大水泰山流三百家殺六十餘人江夏亦殺人時平
吳後王濬為元功而詆劾妄加荀賈為無謀而並蒙重賞收吳姬五千納之後
宮此其應也　四年七月兗州大水十二月河南及荊揚六州大水　五年九
月郡國四大水又隕霜是月南安等五郡大水　六年四月郡國十大水壞廬
舍　七年九月郡國八大水　八年六月郡國八大水
惠帝元康二年有水災　五年五月潁川淮南大水六月城陽東莞大水殺人
荊揚徐兗豫五州又水是時帝即位已五載猶未郊祀其蒸嘗亦多不親行事
此簡宗廟廢祭祀之罰　六年五月荊揚二州大水是時賈后亂朝寵樹賈郭
女主專政陰氣盛之應也　八年五月金墉城井溢漢志成帝時有此妖後王
莽僭逆今有此妖趙王倫篡位倫廢帝於此城井溢所在其天意也九月荊揚
徐冀豫五州大水是時賈后暴戾滋甚韓謐驕猜彌扇卒害太子旋以禍滅
九年四月宮中井水沸溢
永寧元年七月南陽東海大水是時齊王冏專政陰盛之應也
太安元年七月兗豫徐冀四州水時將相力政無尊主心陰盛故也
孝懷帝永嘉四年四月江東大水時王導等潛懷翼戴之計陰氣盛也
元帝太興三年六月大水是時王敦內懷不臣傲很陵上此陰氣盛也　四年
七月又大水
永昌二年五月荊州及丹陽宣城吳興壽春大水
明帝太寧元年五月丹陽宣城吳興壽春大水是時王敦威權震主陰氣盛故
也
成帝咸和元年五月大水是時嗣主幼沖母后稱制庾亮以元舅決事禁中陰
勝陽故也　二年五月戊子京都大水是冬以蘇峻稱兵都邑塗地　四年七
月丹陽宣城吳興會稽大水是冬郭默作亂荊豫共討之半歲乃定兵役之應
也　七年五月大水是時帝未親機務政在大臣陰勝陽也
咸康元年八月長沙武陵大水
穆帝永和四年五月大水　五年五月大水　六年五月又大水時幼主沖弱
母后臨朝又將相大臣各執權政與咸和初同事也　七年七月甲辰夜濤水
入石頭死者數百人是時殷浩以私忿廢蔡謨遐邇非之又幼主在上而殷桓
交惡選徒聚甲各樂私權陰勝陽之應也一說濤水入石頭以為兵占是後殷
浩桓溫謝尚荀羨連年征伐百姓愁怨也

升平二年五月，大水。五年四月，又大水。是時桓溫權制朝廷，專征伐，陰勝陽也。

海西太和六年六月，京師大水，平地數尺，浸入太廟，朱雀大航纜斷，三艘流入大江。丹陽、晉陵、吳郡、吳興、臨海五郡又大水，稻稼蕩沒，黎庶饑饉。初，四年桓溫北伐敗績，十喪其九，五年又征淮南，踰歲乃克，百姓愁怨之應也。

簡文帝咸安元年十二月壬午，濤水入石頭。明年，妖賊盧竦率其屬數百人入殿，略取武庫三庫甲仗，游擊將軍毛安之討滅之。兵興陰盛之應也。

孝武帝太元三年六月，大水。是時帝幼弱，政在將相。五年五月，大水。六年六月，揚、荊、江三州大水。八年三月，始興、南康、廬陵大水，平地五丈。十年五月，大水。自八年破苻堅後，有事中州，役無寧歲，愁怨之應也。十三年十二月，濤水入石頭，毀大航，殺人。明年，慕容氏寇擾司、兗，鎮戍西北，疲於奔命，愁怨之應也。十五年七月，沔中諸郡及兗州大水。是時緣河紛爭，征戍勤瘁之應也。

十七年六月甲寅，濤水入石頭，毀大航，漂船舫，有死者。京口西浦亦濤入，殺人。永嘉郡潮水湧起，近海四縣人多死。後四年，帝崩，而王恭再攻京師，京師亦發眾以禦之，兵役頻興，百姓愁怨之應也。十八年六月己亥，始興、南康、廬陵大水，深五丈。十九年七月，荊、徐大水，傷秋稼。二十年六月，荊、徐又大水。

二十一年五月癸卯，大水。是時政事多弊，兆庶非之。

安帝隆安三年五月，荊州大水，平地三丈。去年殷仲堪舉兵向京師，是年春又殺郗恢，陰盛作威之應也。仲堪尋亦敗亡。五年五月，大水。是時會稽王世子元顯作威陵上，又桓玄擅西夏，孫恩亂東國，陰勝陽之應也。

元興二年十二月，桓玄篡位。其明年二月庚寅夜，濤水入石頭，商旅方舟萬計，漂敗流斷，骸胔相望。江左雖頻有濤變，未有若斯之甚。三月，義軍克京都，玄敗走，遂夷滅之。三年二月己丑朔夜，濤水入石頭，漂沒殺人，大航流敗。

義熙元年十二月己未，濤水入石頭。二年十二月己未夜，濤水入石頭。明年，駱球父環潛結桓胤、殷仲文等謀作亂，劉稚亦謀反，凡所誅滅數十家。三年五月丙午，大水。四年十二月戊寅，濤水入石頭。明年，王旅北討。六年五月丁巳，大水。乙丑，盧循至蔡州。八年六月，大水。九年五月辛巳，大水。十年五月丁丑，大水。戊寅，西明門地穿，涌水出，毀門扉及限，亦水沴土也。七月乙丑，淮北風災，大水殺人。十一年七月丙戌，大水，淹漬太廟，百官赴救。明年，王旅北討關河。

經曰：「敬用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休徵：曰肅，時雨若；乂，時暘若；哲，時燠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咎徵：曰狂，恆雨若；僭，恆暘若；豫，恆燠若；急，恆寒若；霿，恆風若。」

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恆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雞旤（音禍），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痾，時則有青眚青祥，惟金沴木。」

說曰：凡草木之類謂之妖。妖猶夭胎，言尚微也。蟲豸之類謂之孽。孽則牙孽矣。及六畜謂之旤，言其著也。及人謂之痾。痾，病貌也，言浸深也。甚則有異物生謂之眚；自外來謂之祥。祥猶禎也。氣相傷謂之沴。沴猶臨莅，不和意也。每一事云時則以絕之，言非必俱至，或有或亡，或在前或在後也。孝武時，夏侯始昌通五經，善推五行傳，以傳族子夏侯勝，下及許商，皆以教所賢弟子。其傳與劉向同，惟劉歆傳獨異。

貌之不恭，是謂不肅。肅，敬也。內曰恭，外曰敬。人君行己，體貌不恭，怠慢驕蹇，則不能敬萬事，失則狂易，故其咎狂也。上嫚下暴，則陰氣勝，故其罰常雨也。水傷百穀，衣食不足，則姦宄並作，故其極惡也。

一曰，人多被刑，或形貌醜惡，亦是也。風俗狂慢，變節易度，則為剽輕奇怪之服，故有服妖。水類動，故有龜孽。於易，巽為雞，雞有冠距，文武之貌。不為威儀，貌氣毀，故有雞旤。一曰，水歲雞多死及為怪，亦是也。上失威儀，則有強臣害君上，故有下體生於上之痾。木色青，故有青眚青祥。凡貌傷者病木氣，木氣病則金沴之。衝氣相通也。於易，震在東方，為春為木；兌在西方，為秋為金；離在南方，為夏為火；坎在北方，為冬為水。春與秋，日夜分，寒暑平，是以金木之氣易以相變，故貌傷則致秋陰常雨，言傷則致春陽常旱也。至於冬夏，日夜相反，寒暑殊絕，水

火之氣不得相并故視傷常燠聽傷常寒者其氣然也逆之其極曰惡順之其福曰攸好德劉歆傳曰有鱗蟲之孽羊旤鼻痾說以為於天文東方辰為龍星故為鱗蟲於易兌為羊木為金所病故致羊旤與常雨同應此說非是春與秋氣陰陽相敵木病金盛故能相并惟此一事耳旤與妖痾祥眚同類不得獨異

魏尚書鄧颺行步弛縱筋不束體坐起傾倚若無手足此貌之不恭也管輅謂之鬼躁鬼躁者凶終之徵後卒誅也

惠帝元康年中貴游子弟相與為散髮倮身之飲對弄婢妾逆之者傷好非之者負譏希世之士恥不與焉蓋貌之不恭胡狄侵中國之萌也其後遂有五胡之亂此失在狂也

元康中賈謐親貴數入二宮與儲君遊戲無降下心又嘗因弈棊爭道成都王穎厲色曰皇太子國之儲貳賈謐何敢無禮謐猶不悛故及於禍貌不恭之罰也

齊王冏既誅趙王倫因留輔政坐拜百官符敕臺府淫醟專驕不一朝覲此狂恣不肅之咎也天下莫不高其功而慮其亡也冏終弗改遂至夷滅

司馬道子於府園內列肆使姬人酤鬻身自貿易干寶以為貴者失位降在皁隸之象也俄而道子見廢以庶人終此貌不恭之應也

安帝義熙七年將拜授劉毅世子毅以王命之重當設饗宴親請吏佐臨視至拜日國僚不重白默拜於廐中王人將反命毅方知之大以為恨免郎中令劉敬叔官天戒若曰此惰略嘉禮不肅之妖也其後毅遂被殺焉

庶徵恆雨劉歆以為春秋大雨劉向以為大水

魏明帝太和元年秋數大雨多暴卒雷電非常至殺鳥雀按楊阜上疏此恆雨之罰也時天子居喪不哀出入弋獵無度奢侈繁興奪農時故水失其性而恆雨為罰

大和四年八月大雨霖三十餘日伊洛河漢皆溢歲以凶饑

吳孫亮太平二年二月甲寅大雨震電乙卯雪大寒按劉歆說此時當雨而不當大大雨恆雨之罰也於始震雷之明日而雪大寒又常寒之罰也劉向以為既已雷電則雪不復當降皆失時之異也天戒若曰為君失時賊臣將起先震電而後雪者陰見間隙起而勝陽逆殺之禍將成也亮不悟尋見廢此與春秋魯隱同

武帝泰始六年六月大雨霖甲辰河洛伊沁水同時並溢流四千九百餘家殺二百餘人沒秋稼千三百六十餘頃

太康五年七月任城梁國暴雨害豆麥九月南安郡霖雨暴雪樹木摧折害秋稼是秋魏郡西平郡九縣淮南平原霖雨暴水霜傷秋稼

惠帝永寧元年十月義陽南陽東海霖雨淹害秋麥

元帝太興三年春雨至于夏是時王敦執權不恭之罰也

永昌九年春雨卌餘日晝夜雷電震卌餘日是時王敦興兵王師敗績之應也

成帝咸和四年春雨五十餘日恆雷電是時雖斬蘇峻其餘黨猶據守石頭城至其誅滅後淫雨乃霽

咸康元年八月乙丑荊州之長沙攸醴陵武陵之龍陽三縣雨水浮漂屋室殺人損秋稼是時帝幼權在於下

服妖

魏武帝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始擬古皮弁裁縑帛為白帢以易舊服傅玄曰白乃軍容非國容也干寶以為縞素凶喪之象也名之為帢毀辱之言也蓋革伐之後劫殺之妖也

魏明帝著繡帽披縹紈半袖常以見直臣楊阜諫曰此禮何法服邪帝默然近服妖也夫縹非禮之色褻服尚不以紅紫況接臣下乎人主親御非法之章所謂自作孽不可禳也帝既不享永年身沒而祿去王室後嗣不終遂亡天下

景初元年發銅鑄為巨人二號曰翁仲置之司馬門外按古長人見為國亡長狄見臨洮為秦亡之禍始皇不悟反以為嘉祥鑄銅人以象之魏法亡國之器而於義竟無取焉蓋服妖也

尚書何晏好服婦人之服傅玄曰此妖服也夫衣裳之制所以定上下殊內外也大雅云玄袞赤舄鉤膺鏤鍚歌其文也小雅云有嚴有翼共武之服歌其武

也君內外不殊王制失敘服妖既作身隨之亡妹嬉冠男子之冠桀亡天下何晏服婦人之服亦亡其家其咎均也

吳婦人修容者急束其髮而劘角過于耳蓋其俗自操束太急而廉隅失中之謂也故吳之風俗相驅以急言論彈射以刻薄相尚居三年之喪者往往有致毀以死諸葛患之著正交論雖不可以經訓整亂蓋亦救時之作也

孫休後衣服之制上長下短又積領五六而裳居一二干寶曰上饒奢下儉逼上有餘下不足之妖也至孫晧果奢暴恣情於上而百姓彫困於下卒以亡國是其應也

武帝泰始初衣服上儉下豐著衣者皆厭褸此君衰弱臣放縱下掩上之象也至元康末婦人出兩襠加乎交領之上此內出外也為車乘者苟貴輕細又數變易其形皆以白篾為純蓋古喪車之遺象也夫乘者君子之器蓋君子立心無恆事不崇實也干寶以為晉之禍徵也及惠帝踐阼權制在於寵臣下掩上之應也至永嘉末六宮才人流冗沒於戎狄內出外之應也及天下撓亂宰輔方伯多負其任又數改易不崇實之應也

泰始之後中國相尚用胡床貊槃及為羌煑貊炙貴人富室必畜其器吉享嘉會皆以為先太康中又以氈為絈頭及絡帶袴口百姓相戲曰中國必為胡所破夫氈毳產於胡而天下以為絈頭帶身袴口胡既三制之矣能無敗乎至元康中氐羌互反永嘉後劉石遂篡中都自後四夷迭據華土是服妖之應也

初作屐者婦人頭圜男子頭方圜者順之義所以別男女也至太康初婦人屐乃頭方與男無別此賈后專妬之徵也

太康中天下為晉世寧之舞手接杯盤而反覆之歌曰晉世寧舞杯盤識者曰夫樂生人心所以觀事也今接杯盤於手上而反覆之至危之事也杯盤者酒食之器而名曰晉世寧言晉世之士苟偷於酒食之間而知不及遠晉世之寧猶杯盤之在手也

惠帝元康中婦人之飾有五兵佩又以金銀玳瑁之屬為斧鉞戈戟以當笄干寶以為男女之別國之大節故服物異等贄幣不同今婦人而以兵器為飾此婦人妖之甚者於是遂有賈后之事終亡天下是時婦人結髮者既成以繒急束其環名曰擷子紒始自中宮天下化之其後賈后廢害太子之應也

元康中天下始相倣為烏杖以柱掖其後稍施其鐓住則植之夫木東方之行金之臣也杖者扶體之器烏其頭者尤便用也必旁柱掖者旁救之象也施其金住則植之言木因於金能孤立也及懷愍之世王室多故而此中都喪敗元帝以藩臣樹德東方維持天下柱掖之應也至社稷無主海內歸之遂承天命建都江外獨立之應也

元康太安之間江淮之域有敗屩自聚于道多者至四五十量人或散投坑谷明日視之復如故或云見狸銜聚之干寶以為夫屩者人之賤服處于勞辱黔庶之象也敗者疲弊之象道者四方往來所以交通王命也今敗屩聚於道者象黔庶罷病將相聚為亂以絕王命也

太安中發壬午兵百姓怨叛江夏張昌唱亂荊楚從之如流於是兵革歲起服妖也

初魏造白帢橫縫其前以別後名之曰顏帢傳行之至永嘉之間稍去其縫名無顏帢而婦人束髮其緩彌甚紒之堅不能自立髮被于額目出而已無顏者愧之言也覆額者慚之貌也其緩彌甚者言天下亡禮與義放縱情性及其終極至于大恥也永嘉之後二帝不反天下媿焉

孝懷帝永嘉中士大夫競服生箋單衣識者指之曰此則古者繐衰諸侯所以服天子也今無故服之殆有應乎其後遂有胡賊之亂帝遇害焉

元帝太興中兵士以絳囊縛紒識者曰紒者在首為乾君道也囊者坤臣道也今以朱囊縛紒臣道上侵君之象也於是王敦陵上焉舊為羽扇柄者刻木象其骨形列羽用十取全數也自中興初王敦南征始改為長柄下出可捉而減其羽用八識者尤之曰夫羽扇翼之名也創為長柄者將執其柄以制羽翼也改十為八者將未備奪已備也此殆敦之擅權以制朝廷之柄又將以無德之材欲竊非據也是時為衣者又上短帶纔至于掖著帽者又以帶縛項下逼上上無地也為袴者直幅為口無殺下大之象尋而王敦謀逆再攻京師

海西嗣位忘設豹尾天戒若曰夫豹尾儀服之主大人所以豹變也而海西豹變之日非所宜忘而忘之非主社稷之人故忘其豹尾示不終也尋而被廢焉

孝武太元中人不復著帩頭天戒若曰頭者元首帩者助元首為儀飾者也今忽廢之若人君獨立無輔佐以至危亡也至安帝桓玄乃篡位焉

舊為屐者齒皆達楄上名曰露卯太元中忽不徹名曰陰卯識者以為卯謀也必有陰謀之事至烈宗末驃騎參軍袁悅之始攬搆內外隆安中遂謀詐相傾以至大亂

太元中公主婦女必緩鬢傾髻以為盛飾用髲既多不可恆戴乃先於木及籠上裝之名曰假髻或名假頭至於貧家不能自辦自號無頭就人借頭遂布天下亦服妖也無幾時孝武晏駕而天下騷動刑戮無數多喪其元至於大殮皆刻木及蠟或縛菰草為頭是假頭之應云

桓玄篡位殿上施絳帳鏤黃金為顏四角金龍銜五色羽葆流蘇羣下相謂曰頗類轜車尋而玄敗此服之妖也

晉末皆冠小而衣裳博大風流相放輿臺成俗識者曰上小而下大此禪代之象也尋而宋受終焉

雞禍

魏明帝景初二年廷尉府中雌雞化為雄不鳴不將干寶曰是歲宣帝平遼東百姓始有與能之義此其象也然晉三后並以人臣終不鳴不將又天意也

惠帝元康六年陳國有雞生雄雞無翅既大墜坑而死王隱以為雄者胤嗣子之象坑者母象今雞生無翅墜坑而死此子無羽翼為母所陷害乎於後賈后誣殺愍懷此其應也

太安中周玘家雌雞逃承霤中六七日而下奮翼鳴將獨毛羽不變其後有陳敏之事敏雖控制江表終無紀綱文章殆其象也卒為玘所滅雞禍見玘家又天意也京房易傳曰牝雞雄鳴主不榮

元帝太興中王敦鎮武昌有雌雞化為雄天戒若曰雌化為雄臣陵其上其後王敦再攻京師

孝武太元十三年四月廣陵高平閻嵩家雌雞生無右翅彭城人劉象之家雞有三足京房易傳曰君用婦人言則雞生妖是時主相並用尼媼之言寵賜過厚故妖象見焉

安帝隆安元年八月琅邪王道子家青雌雞化為赤雄雞不鳴不將桓玄將篡不能成業之象　四年荊州有雞生角角尋墮落是時桓玄始擅西夏狂慢不肅故有雞禍天戒若曰角兵象尋墮落者暫起不終之妖也後皆應也

元興二年衡陽有雌雞化為雄八十日而冠萎天戒若曰衡陽桓玄楚國之邦略也及桓玄篡位果八十日而敗此其應也

青祥

武帝咸寧元年八月丁酉大風折大社樹有青氣出焉此青祥也占曰東莞當有帝者明年元帝生是時帝大父武王封東莞由是徙封琅邪孫盛以為中興之表晉室之亂武帝子孫無孑遺社樹折之應又常風之罰

惠帝元康中洛陽南山有䖟作聲曰韓尸尸識者曰韓氏將尸也言尸尸者盡死意也其後韓謐誅而韓族殲焉此青祥也

金沴木

魏文帝黃初七年正月幸許昌許昌城南門無故自崩帝心惡之遂不入還洛陽此金沴木木動之也五月宮車晏駕京房易傳曰上下咸悖厥妖城門壞

元帝太興二年六月吳郡米廩無故自壞天戒若曰夫米廩貨糴之屋無故自壞此五穀踴貴所以無糴賣也是歲遂大饑死者千數焉

明帝太寧元年周筵自歸王敦既立其宅宇所起五間六梁一時躍出墜地餘桁猶亘柱頭此金沴木也明年五月錢鳳謀亂遂族滅筵而湖熟尋亦為墟矣

安帝元興元年正月景子會稽王世子元顯將討桓玄建牙竿於揚州南門其東者難立良久乃正近沴妖也而元顯尋為玄所擒　三年五月樂賢堂壞時帝嚚眊無樂賢之心故此堂見沴

義熙九年五月國子聖堂壞天戒若曰聖堂禮樂之本無故自壞業祚將墜之象未及十年而禪位焉

晉書卷二十七

晉書卷二十八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志第十八

五行中

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咎僭厥罰恆陽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犬禍時則有口舌之痾時則有白眚白祥惟木沴金言之不從從順也是謂不乂乂治也孔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詩曰如蜩如螗如沸如羹言上號令不順人心虛譁憒亂則不能治海內失在過差故其咎僭僭差也刑罰妄加羣陰不附則陽氣勝故其罰常陽也旱傷百穀則有寇難上下俱憂故其極憂也君炕陽而暴虐臣畏刑而箝口則怨謗之氣發於歌謠故有詩妖介蟲孽者謂小蟲有甲飛揚之類陽氣所生也於春秋爲螽今謂之蝗皆其類也於易兌爲口犬以吠守而不可信言氣毀故有犬禍一曰旱歲犬多狂死及爲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口喉欬嗽者故有口舌痾金色白故有白眚白祥凡言傷者病金氣金氣病則木沴之其極憂者順之其福康寧劉歆言傳曰則時有毛蟲之孽說以爲於天文西方參爲獸星故爲毛蟲

魏齊王嘉平初東郡有訛言云白馬河出妖馬夜過官牧邊鳴呼衆馬皆應明日見其跡大如斛行數里還入河楚王彪本封白馬兗州刺史令狐愚以彪有智勇及聞此言遂與王淩謀共立之事泄淩愚被誅彪賜死此言不從之罰也詩云人之訛言寧莫之懲蜀劉禪嗣位譙周曰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若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甚於晉穆侯漢靈帝命子之祥也蜀果亡此言之不從也劉備卒劉禪即位未葬亦未踰月而改元爲建興此言之不從也禮國君即位踰年而後改元者緣臣子之心不忍一年而有二君也今可謂亟而不知禮義矣後遂降焉

魏明帝太和中姜維歸蜀失其母魏人使其母手書呼維令反并送當歸以譬之維報書曰良田百頃不計一畝但見遠志無有當歸維卒不免

景初元年有司奏帝爲烈祖與太祖高祖並爲不毀之廟從之案宗廟之制祖宗之號皆身沒名成乃正其禮故雖功赫天壤德邁前王未有豫定之典此蓋言之不從失之甚者也後二年而宮車晏駕於是統微政逸去

吳孫休時烏程人有得困病及差能以響言者言於此而聞於彼自其所聽之不覺其聲之大也自遠聽之如人對言不覺聲之自遠來也聲之所往隨其所向遠者所過十數里其鄰人有責息於外歷年不還乃假之使爲責讓懼以禍福負物者以爲鬼神即傾倒畀之其人亦不自知所以然也言不從之咎也

魏時起安世殿武帝後居之安世武帝字也武帝每延羣臣多說平生常事未嘗及經國遠圖此言之不從也何曾謂子遵曰國家無貽厥之謀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此子孫之憂也自永熙後王室漸亂永嘉中天下大壞及何綏以非辜被殺皆如曾言

趙王倫廢惠帝於金墉城改號金墉城爲永安宮帝尋復位而倫誅

惠帝永興元年詔廢太子覃還爲清河王立成都王穎爲皇太弟猶加侍中大都督領丞相備九錫封三十郡如魏王故事案周禮傳國以胤不以勳故雖公旦之聖不易成王之嗣所以遠絕覬覦永一宗祧後代遵履改之則亂今擬非其實僭差已甚且既爲國嗣則不應復開封土兼領庶職此言之不從進退乖爽故帝既播越穎亦不終是其咎僭也後猶不悟又立懷帝爲太弟懷終流弑不永厥祚又其應也語曰變古易常不亂則亡此之謂乎

元帝永昌二年大將軍王敦下據姑孰百姓訛言行蟲病食人大孔數日入腹入腹則死療之有方當得白犬膽以爲藥自淮泗遂及京都數日之閒百姓驚擾人人皆自云已得蟲病又云始在外時當燒鐵以灼之於是翕然被燒灼者十七八矣而白犬暴貴至相請奪其價十倍或有自云能行燒鐵灼者賃灼百姓日得五六萬憊而後已四五日漸靜說曰夫裸蟲人類而人爲之主今云蟲食人言本同臭類而相殘賊也自下而上明其逆也必入腹者言害由中不由外也犬有守衞之性白者金色而膽用武之主也帝王之運王霸會於戌戌主用兵金者晉行火燒鐵以療疾者言必去其類而來火與金合德共除蟲害也

按中興之際大將軍本以腹心受伊呂之任而元帝末年遂改京邑明帝諒闇又有異謀是以下逆上腹心內爛也及錢鳳沈充等逆兵四合而爲王師所挫踰月而不能濟水北中郎劉遐及淮陵內史蘇峻率淮泗之衆以救朝廷故其謠言首作於淮泗也朝廷卒以弱制強罪人授首是用白犬膽可救之效也

海西公時庾晞四五年中喜爲挽歌自搖大鈴爲唱使左右齊和又燕會輒令倡伎作新安人歌舞離別之辭其聲悲切時人怪之後亦果敗太元中小兒以兩鐵相打於土中名曰鬬族後王國寶王孝伯一姓之中自相攻擊也

桓玄初改年爲大亨遐邇讙言曰二月了故義謀以仲春發也玄篡立又改年爲建始以與趙王倫同又易爲永始永始復是王莽受封之年也始徙司馬道子于安成安帝遜位出永安宮封爲平固王琅邪王德文爲石陽公並使住尋陽城識者皆以爲言不從之妖僭也

武帝初何曾薄太官御膳自取私食子劭又過之而王愷又過劭王愷羊琇之儔盛致聲色窮珍極麗至元康中夸恣成俗轉相高尚石崇之儔遂兼王何而儷人主矣崇既誅死天下尋亦淪喪僭踰之咎也

庶徵恆暘劉向以爲春秋大旱也其夏旱雩祀謂之大雩不傷二穀謂之不雨京房易傳曰厥德不用茲謂張厥災荒旱也其旱陰雲不雨變而赤因四際師出過時茲謂廣其旱不生上下皆蔽茲謂隔其旱天赤三月時有雹殺飛禽上緣求妃茲謂僭其旱三月大溫亡雲君高臺府茲謂犯陰侵陽其旱萬物根死數有火災庶位踰節茲爲僭其旱澤物枯爲火所傷

魏明帝太和二年五月大旱元年以來崇廣宮府之應也又是春宣帝南擒孟達置二郡張郃西破諸葛亮亢陽自大又其應也

太和五年三月自去冬十月至此月不雨辛巳大雩

齊王正始元年二月自去冬十二月至此月不雨去歲正月明帝崩二月曹爽白嗣主轉宣帝爲太傅外示尊崇內實欲令事先由己是時宣帝功蓋魏朝厥德不用之應也

高貴鄉公甘露三年正月自去秋至此月旱是時文帝圍諸葛誕衆出過時之應也初壽春秋夏常雨淹城而此旱踰年城陷乃大雨咸以誕爲天亡

吳孫亮五鳳二年大旱百姓飢是歲征役煩興軍士怨叛此亢陽自大勞役失衆之罰也其役彌歲故旱亦竟年

孫晧寶鼎元年春夏旱時孫晧遷都武昌勞役動衆之應也

武帝泰始七年五月閏月旱大雩　八年五月旱是時帝納荀勖邪說留賈充不復西鎭而任愷漸疏上下皆蔽之應也及李熹魯芝李胤等並在散職近厥德不用之謂也　九年自正月旱至于六月祈宗廟社稷山川癸未雨　十年四月旱去年秋冬採擇卿校諸葛沖等女是春五十餘人入朝簡選又取小將吏女數十人母子號哭於宮中聲聞于外行人悲酸是殆積陰生陽上緣求妃之應也

咸寧二年五月旱大雩至六月乃澍雨

太康二年旱自去冬旱至此春　三年四月旱乙酉詔司空齊王攸與尚書廷尉河南尹錄訊繫囚事從蠲宥　五年六月旱此年正月天陰解而復合劉毅上疏曰必有阿黨之臣姦以事君者當誅而不赦也帝不答是時荀勖馮紞僭作威福亂朝尤甚　六年三月青梁幽冀郡國旱六月濟陰武陵旱傷麥　七年夏郡國十三大旱　八年四月冀州旱　九年夏郡國三十三旱扶風始平京兆安定旱傷麥　十年二月旱

太熙元年三月旱自太康已後雖正人滿朝不被親仗而賈充荀勖楊駿馮紞等迭居要重所以無年不旱者厥德不用上下皆蔽庶位踰節之罰也

惠帝元康七年七月秦雍二州大旱疾疫關中饑米斛萬錢因此氐羌反叛雍州刺史解系敗績而饑疫薦臻戎晉並困朝廷不能振詔聽相賣鬻其九月郡國五旱

永寧元年自夏及秋青徐幽并四州旱十二月又郡國十二旱是年春三王討趙王倫六旬之中數十戰死者十餘萬人

懷帝永嘉三年五月大旱襄平縣梁水淡池竭河洛江漢皆可涉是年三月司馬越歸京都遣兵入京收中書令繆播等九人殺之皆僭踰之罰也又四方諸

使多懷無君之心劉元海石勒王彌李雄之徒賊害百姓流血成渠又其應也

五年自去冬旱至此春去歲十一月司馬越以行臺自隨斥黜宮衛無君臣之節

愍帝建武元年六月揚州旱去年十二月淳于伯冤死其年即旱而太興元年六月又旱干寶曰殺淳于伯之後旱三年是也刑罰妄加羣陰不附則陽氣勝之罰也

元帝太興四年五月旱是時王敦陵僭已著

永昌元年夏大旱是年三月王敦有石頭之變二宮陵辱大臣誅死僭踰無上故旱尤甚也其閏十一月京都大旱川谷并竭

明帝太寧三年自春不雨至于六月

成帝咸和元年夏秋旱是時庾太后臨朝稱制言不從而僭踰之罰也　二年夏旱　五年五月大旱　六年四月大旱　八年秋七月旱　九年自四月不雨至于八月

咸康元年六月旱是時成帝沖弱未親萬機內外之政決之將相此僭踰之罰連歲旱也至四年王導固讓太傅復子明辟是後不旱殆其應也時天下普旱會稽餘姚特甚米斗直五百人有相鬻者　二年三月旱　三年六月旱時王導以天下新定務在遵養不任刑罰遂盜賊公行頻五年亢旱亦舒緩之應也

康帝建元元年五月旱

穆帝永和元年五月旱是時帝在襁褓褚太后臨朝如明穆太后故事　五年七月不雨至于十月　六年夏旱　八年夏旱　九年春旱

升平三年冬大旱　四年冬大旱

哀帝隆和元年夏旱是時桓溫強恣權制朝廷僭踰之罰也

海西公太和元年夏旱　四年冬旱涼州春旱至夏

簡文帝咸安二年十月大旱饑自永和至是嗣主幼沖桓溫陵僭用兵征伐百姓愁苦

孝武帝寧康元年三月旱是時桓溫入覲高平陵闚朝致拜踰僭之應也　三年冬旱

太元四年夏大旱　八年六月旱　十年七月旱饑初八年破苻堅九年諸將略地有事徐豫揚兗趙統攻討巴沔是年正月謝安又出鎮廣陵使子琰進次彭城頻有軍役　十三年六月旱去歲北府遣戍胡陸荊州經略河南是年夏郭銓置戍野王又遣軍破黃淮　十五年七月旱　十七年秋旱至冬是時烈宗仁恕信任會稽王道子政事舒緩又茹千秋爲驃騎諮議竊弄主相威福又比丘尼乳母親黨及婢僕之子階緣近習臨部領衆又所在多上春竟囚不以其辜建康獄吏枉暴既甚此又僭踰不從寃濫之罰

安帝隆安三年冬旱寒甚　四年五月旱　五年夏秋大旱十二月不雨時孫恩作亂桓玄擬貳遂殺殷仲堪而朝廷即授以荊州之任司馬元顯又驅百僚悉使敬己內外騷動兵革煩興此皆陵僭憂愁之應也

元興元年七月大饑九月十月不雨泉水涸　二年六月不雨冬又旱時桓玄奢僭十二月遂篡位　三年八月不雨

義熙四年冬不雨　六年九月不雨　八年十月不雨　九年秋冬不雨　十年九月旱十二月又旱井瀆多竭是時軍役煩興

詩妖

魏明帝太和中京師歌兜鈴曹子其唱曰其奈汝曹何此詩妖也其後曹爽見誅曹氏遂廢

景初初童謠曰阿公阿公駕馬車不意阿公東渡河阿公來還當奈何及宣帝遼東歸至白屋當還鎮長安會帝疾篤急召之乃乘追鋒車東渡河終如童謠之言

齊王嘉平中有謠曰白馬素羈西南馳其誰乘者朱虎騎朱虎者楚王小字也王淩令狐愚聞此謠謀立彪事發淩等伏誅彪賜死

吳孫亮初童謠曰吁汝恪何若若蘆葦單衣篾鉤落於何相求常子閣常子閣者反語石子堈也鉤落鉤帶也及諸葛恪死果以葦席裹身篾束其要投之石子堈後聽恪故吏收斂求之此堈云

孫亮初公安有白鼉鳴童謠曰白鼉鳴龜背平南郡城中可長生守死不去義
無成南郡城中可長生者有急易以逃也明年諸葛恪敗弟融鎮公安亦見襲
融刮金印龜服之而死鼉有鱗介甲兵之象又曰白祥也
孫休永安三年將守質子羣聚嬉戲有異小兒忽來言曰三公鋤司馬如又曰
我非人熒惑星也言畢上昇仰視若曳一匹練有頃沒干寶曰後四年而蜀亡
六年而魏廢二十一年而吳平於是九服歸晉魏與吳蜀並戰國三公鋤司馬
如之謂也
孫皓遣使者祭石印山下妖祠使者因以丹書巖曰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
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矣皓聞之意益張曰從太皇帝至朕四世太平之主非
朕復誰恣虐踰甚尋以降亡近詩妖也
孫皓天紀中童謠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游渡江不畏岸上獸但畏水中龍武帝
聞之加王濬龍驤將軍及征吳江西衆軍無過者而王濬先定秣陵
武帝太康三年平吳後江南童謠曰局縮肉數橫目中國當敗吳當復又曰宮
門柱且當朽吳當復在三十年後又曰雞鳴不拊翼吳復不用力于時吳人皆
謂在孫氏子孫故竊發爲亂者相繼按橫目者四字自吳亡至元帝興幾四十
年元帝興於江東皆如童謠之言焉元帝懦而少斷局縮肉者有所斥也
太康末京洛爲折楊柳之歌其曲始有兵革苦辛之辭終以擒獲斬截之事是
時三楊貴盛而被族滅太后廢黜幽死中宮折楊柳之應也
惠帝永熙中河內溫縣有人如狂造書曰光光文長大戟爲牆毒藥雖行戟還
自傷又曰兩火沒地哀哉秋蘭歸形街郵終爲人歎及楊駿居內府以戟爲衛
死時又爲戟所害僞楊后被廢賈后絕其膳八日而崩葬街郵亭北百姓哀之
也兩火武帝諱蘭楊后字也其時又有童謠曰二月末三月初荊筆楊板行詔
書宮中大馬幾作驢此時楊駿專權楚王用事故言荊筆楊板二人不誅則君
臣禮悖故云幾作驢也
元康中京洛童謠曰南風起吹白沙遙望魯國何嵯峨千歲髑髏生齒牙又曰
城東馬子莫嚨哅比至來年纏汝鬉南風賈后字也白晉行也沙門太子小名
也魯賈謐國也言賈后將與謐爲亂以危太子而趙王因釁咀嚼豪賢以成篡
奪不得其死之應也
元康中天下商農通著大鄣日時童謠曰屠蘇鄣日覆兩耳當見瞎兒作天子
及趙王倫篡位其目實眇焉趙王倫既篡洛中童謠曰獸從北來鼻頭汗龍從
南來登城看水從西來河灌灌數月而齊王成都河間義兵同會誅倫案成都
西藩而在鄴故曰獸從北來齊東藩而在許故曰龍從南來河間水源而在關
中故曰水從西來齊留輔政居宮西又有無君之心故言登城看也
太安中童謠曰五馬游渡江一馬化爲龍後中原大亂宗藩多絕唯琅邪汝南
西陽南頓彭城同至江東而元帝嗣統矣司馬越還洛有童謠曰洛中大鼠長
尺二若不早去大狗至及荀晞將破汲桑又謠曰元超兄弟大落度上桑打椹
爲苟作由是越惡晞奪其兗州隙難遂構焉
愍帝初有童謠曰天子何在豆田中至建興四年帝降劉曜在城東豆田壁中
建興中江南謠歌曰訇如白坑破合集持作甒揚州破換敗吳興覆瓿甊案白
者晉行坑器有口屬瓮瓦瓮質剛亦金之類也訇如白坑破者言二都傾覆王
室大壞也合集持作甒者元帝鳩集遺餘以主社稷未能克復中原但偏王江
南故其喻也及石頭之事六軍大潰兵人抄掠京邑爰及二宮其後三年錢鳳
復攻京邑阻水而守相持月餘日焚燒城邑井堙木刊矣鳳等敗退沈充將其
黨還吳興官軍躡之蹈藉郡縣充父子授首黨與誅者以百數所謂揚州破換
敗吳興覆瓿甊瓿甊瓦器又小於甒也
明帝太寧初童謠曰惻惻力力放馬山側大馬死小馬餓高山崩石自破及明
帝崩成帝幼爲蘇峻所逼遷于石頭御膳不足此大馬死小馬餓也高山峻也
又言峻尋死石峻弟蘇石也峻死後石據石頭尋爲諸公所破復是崩山石破
之應也
成帝之末又有童謠曰礚礚何隆隆駕車入梓宮少日而宮車晏駕
咸康二年十二月河北謠曰麥入土殺石武後如謠言庾亮初鎮武昌出至石
頭百姓於岸上歌曰庾公上武昌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旐旒又曰

庾公初上時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旒旐後連徵不入及薨於鎮以喪還都葬皆如謠言

穆帝升平中童兒輩忽歌於道曰阿子聞曲終輒云阿子汝聞不無幾而帝崩太后哭之曰阿子汝聞不

升平末俗間忽作廉歌有扈謙者聞之曰廉者臨也歌云白門廉宮庭廉內外悉臨國家其大諱乎少時而穆帝晏駕

哀帝隆和初童謠曰升平不滿斗隆和那得久桓公入石頭陛下徒跣走朝廷聞而惡之改年曰興寧人復歌曰雖復改興寧亦復無聊生哀帝尋崩升平五年而穆帝崩不滿斗升平不至十年也

海西公太和中百姓歌曰青青御路楊白馬紫遊韁汝非皇太子那得甘露漿識者曰白者金行馬者國族紫爲奪正之色明以紫閒朱也海西公尋廢其三子並非海西公之子縊以馬韁死之明日南方獻甘露焉

太和末童謠曰犂牛耕御路白門種小麥及海西公被廢百姓耕其門以種小麥遂如謠言

海西公初生皇子百姓歌曰鳳皇生一雛天下莫不喜本言是馬駒今定成龍子其歌甚美其言甚微海西公不男使左右向龍與內侍接生子以爲己子

桓石民爲荊州鎮上明百姓忽歌曰黃曇子曲中又曰黃曇英揚州大佛來上明頃之而桓石民死王忱爲荊州黃曇子乃是王忱字也忱小字佛大是大佛來上明也

孝武帝太元末京口謠曰黃雌雞莫作雄父啼一旦去毛衣衣被拉颯栖尋而王恭起兵誅王國寶旋爲劉牢之所敗故言拉颯栖也

會稽王道子於東府造土山名曰靈秀山無幾而孫恩作亂再踐會稽會稽道子所封靈秀孫恩之字也

庾楷鎮歷陽百姓歌曰重羅黎重羅黎使君南上無還時後楷南奔桓玄爲玄所誅

殷仲堪在荊州童謠曰芒籠目繩縛腹殷當敗桓當復未幾而仲堪敗桓玄遂有荊州

王恭鎮京口舉兵誅王國寶百姓謠云昔年食白飯今年食麥麩天公誅譴汝教汝捻嚨喉嚨喉喝復喝京口敗復敗識者曰昔年食白飯言得志也今年食麥麩麩麤穢其精已去明將敗也天公將加譴謫而誅之也捻嚨喉氣不通死之祥也敗復敗丁寧之辭也恭尋死京都又大行欬疾而喉並喝焉

王恭在京口百姓間忽云黃頭小兒欲作賊阿公在城下指縛得又云黃頭小人欲作亂賴得金刀作藩扞黃字上恭字頭也小人恭字下也尋如謠言者焉

安帝隆安中百姓忽作懊憹之歌其曲曰草生可攬結女兒可攬擷尋而桓玄篡位義旗以三月二日掃定京都誅之玄之宮女及逆黨之家子女妓妾悉爲軍賞東及甌越北流淮泗皆人有所獲故言時則草可結事則女可擷也

桓玄既篡童謠曰草生及馬腹烏啄桓玄目及玄敗走至江陵時正五月中誅如其期焉

安帝義熙初童謠曰官家養蘆化成荻蘆生不止自成積其時官養盧龍寵以金紫奉以名州養之極也而龍不能懷我好音舉兵內伐遂成讎敵也蘆生不止自成積及盧龍之敗斬伐其黨猶如草木以成積也

盧龍據廣州人爲之謠曰蘆生漫漫竟天半後擁上流數州之地內逼京畿應天半之言

義熙二年小兒相逢於道輒舉其兩手曰盧健健次曰鬥歎鬥歎末曰翁年老翁年老當時莫知所謂其後盧龍內逼舟艦蓋川健健之謂也既至查浦屢剋期欲與官鬥鬥歎之應也翁年老羣公有期頤之慶知妖逆之徒自然消殄也其時復有謠言曰盧橙橙逐水流東風忽如起那得入石頭盧龍果敗不得入石頭也

昔溫嶠令郭景純卜己與庾亮吉凶景純云元吉嶠語亮曰景純每筮是不敢盡言吾等與國家同安危而曰元吉是事有成也於是協同討滅王敦

苻堅初童謠曰阿堅連牽三十年後若欲敗時當在江湖邊及堅在位凡三十年敗於淝水是其應也又謠語云河水清復清苻詔死新城及堅爲姚萇所殺

死於新城復謠歌云魚羊田斗當滅秦識者以爲魚羊鮮也田斗卑也堅自號秦言滅之者鮮卑也其羣臣諫堅令盡誅鮮卑堅不從及淮南敗還初爲慕容沖所攻又爲姚萇所殺身死國滅

毛蟲之孽

武帝太康六年南陽獻兩足猛獸此毛蟲之孽也識者爲其文曰武形有虧金獸失儀聖主應天斯異何爲言兆亂也京房易傳曰足少者下不勝任也干寶以爲獸者陰精居于陽金獸也南陽火名也金精入火而失其形王室亂之妖也六水數言水數既極火慝得作而金受其敗也至元康九年始殺太子距此十四年二七十四火始終相乘之數也自帝受命至愍懷之廢凡三十五年焉

太康七年十一月景辰四角獸見于河間河間王顒獲以獻天戒若曰角兵象也四者四方之象當有兵亂起於四方後河間王遂連四方之兵作爲亂階殆其應也

懷帝永嘉五年蝘鼠出延陵郭景純筮之曰此郡東之縣當有妖人欲稱制者亦尋自死矣其後吳興徐馥作亂殺太守袁琇馥亦時滅是其應也

成帝咸和六年正月丁巳會州郡秀孝於樂賢堂有麏見於前獲之孫盛以爲吉祥夫秀孝天下之彥士樂賢堂所以樂養賢也自喪亂以後風教陵夷秀孝策試乏四科之實麏興於前或斯故乎

哀帝隆和元年十月甲申有麏入東海第百姓讙言曰麏入東海第識者怪之及海西廢爲東海王乃入其第

孝武太元十三年四月癸巳祠廟畢有兔行廟堂上天戒若曰兔野物也而集宗廟之堂不祥莫之甚焉

犬禍

公孫文懿家有犬冠幘絳衣上屋此犬禍也屋上亢陽高危之地天戒若曰亢陽無上偷自尊高狗而冠者也及文懿自立爲燕王果爲魏所滅京房易傳曰君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出朝門魏侍中應璩在直廬欻見一白狗出門問衆人無見者踰年卒近犬禍也

吳諸葛恪征淮南歸將朝會犬銜引其衣恪曰犬不欲我行乎還坐有頃復起犬又銜衣乃令逐犬遂升車入而被害

武帝太康九年幽州有犬鼻行地三百餘步天戒若曰是時帝不思和嶠之言卒立惠帝以致衰亂是言不從之罰也

惠帝元康中吳郡婁縣人家聞地中有犬子聲掘之得雌雄各一還置窟中覆以磨石經宿失所在天戒若曰帝既衰弱藩王相譖故有犬禍

永興元年丹陽內史朱逵家犬生三子皆無頭後逵爲揚州刺史曹武所殺

孝懷帝永嘉五年吳郡嘉興張林家狗人言云天下人餓死於是果有二胡之亂天下饑荒焉

愍帝建興元年狗與豬交案漢書景帝時有此以爲悖亂之氣亦犬豕禍也犬兵革之占也豕北方匈奴之象逆言失聽異類相交必生害也俄而帝沒于胡是其應也

元帝太興中吳郡太守張懋聞齋內床下犬聲求而不得既而地自拆見有二犬子取而養之皆死尋而懋爲沈充所害京房易傳曰讒臣在側則犬生妖

太興四年廬江灊縣何旭家忽聞地中有犬子聲掘之得一母犬青黃色狀甚羸瘦走入草中不知所在視其處有二犬子一雄一雌哺而養之雌死雄活及長爲犬善噬獸其後旭里中爲蠻所沒

安帝隆安初吳郡治下狗恆夜吠聚高橋上人家狗有限而吠聲甚衆或有夜覘視之云一狗假有兩三頭皆前向亂吠無幾孫恩亂於吳會焉是時輔國將軍孫無終家于既陽地中聞犬子聲尋而地坼有二犬子皆白色一雄一雌取而養之皆死後無終爲桓玄所誅滅案尸子曰地中有犬名曰地狼夏鼎志曰掘地得犬名曰賈此蓋自然之物不應出而出爲犬禍也

桓玄將拜楚王已設拜席羣官陪位玄未及出有狗來便其席莫不驚怪玄性猜暴竟無言者逐狗改席而已天戒若曰桓玄無德而叨竊大位故犬便其席示其妄據之甚也八十日玄敗亡焉

白眚白祥

魏明帝青龍三年正月乙亥隕石于壽光縣案左氏傳隕石星也劉歆說曰庶衆
惟星隕于宋者象宋襄公將得諸侯而不終也秦始皇時有隕石班固以為石
陰類也又白祥臣將危君是後宣帝得政云
武帝太康五年五月丁巳隕石于温及河陽各二　六年正月隕石于温三
成帝咸和八年五月星隕于肥鄉一　九年正月隕石于涼州二
吳孫亮五鳳二年五月陽羨縣離里山大石自立案京房易傳曰庶士為天子
之祥也其說曰石立於山同姓平地異姓干寶以為孫晧承廢故之家得位其
應也或曰孫休見立之祥也
武帝太康十年洛陽宮西宜秋里石生地中始高三尺如香鑪形後如偃人槊
薄不可掘案劉向說此白眚也明年宮車晏駕王室始騷卒以亂亡京房易傳
曰石立如人庶士為天下雄此近之矣
惠帝元康五年十二月有石生于宜年里
永康元年襄陽郡上言得鳴石撞之聲聞七八里
太安元年丹陽湖熟縣夏架湖有大石浮二百步而登岸民驚噪相告曰石來
干寶曰尋有石冰入建鄴
車騎大將軍東嬴王騰自并州遷鎮鄴行次真定時久積雪而當門前方數丈
獨消釋騰怪而掘之得玉馬高尺許口齒缺騰以馬者國姓上送之以為瑞然
馬無齒則不得食妖祥之兆衰亡之徵案占此白祥也是後騰為汲桑所殺而
天下遂亂
武帝泰始八年五月蜀地雨白毛此白祥也時益州刺史皇甫晏伐汶山胡從
事何旅固諫不從牙門張弘等因衆之怨誣晏謀逆害之京房易傳曰前樂後
憂厥妖天雨羽又曰邪人進賢人逃天雨毛其易妖曰天雨毛羽貴人出走三
占皆應
惠帝永寧元年齊王冏舉義軍軍中有小兒出於襄城繁昌縣年八歲髮體悉
白頗能卜於洪範白祥也
成帝咸康初地生毛近白祥也孫盛以為人勞之異也是後石季龍滅而中原

向化將相皆甘心焉於是方鎮屢革邊戍仍遷皆擁帶部曲動有萬數其間征
伐徵賦役無寧歲天下勞擾百姓疲怨
咸康三年六月地生毛
孝武太元二年五月京都地生毛至四年而氐賊次襄陽圍彭城向廣陵征戍
仍出兵連年不解
太元十四年四月京都地生毛是時苻堅滅後經略多事人勞之應也　十七
年四月地生毛
安帝隆安四年四月乙未地生毛或白或黑
元興三年五月江陵地生毛是後江陵見襲交戰者數矣
義熙三年三月地生白毛　十三年三月地生毛明年王敬西討司馬休之又
明年北掃關洛
木沴金
魏齊王正始末河南尹李勝治聽事有小材激墮檔受符吏石虎頭斷之此木
沴金也勝後旬日而敗
惠帝元康八年五月郊禖壇石中破為二此木沴金也郊禖壇者求子之神位
無故自毀太子將危之象也明年愍懷廢死
孝武帝太元十年四月謝安出鎮廣陵始發石頭金鼓無故自破此木沴金之
異也天意也天戒若曰安徒揚經略之聲終無其實鉦鼓不用之象也月餘以
疾還而薨
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咎舒厥罰恆燠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羸蟲
之孽時則有羊禍時則有目痾時則有赤眚赤祥惟水沴火視之不明是謂不
哲哲知也詩云爾德不明以亡陪亡卿不明爾德以亡背亡側言上不明暗昧
蔽惑則不能知善惡親近習長同類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百官廢亂失在
舒緩故其咎舒也盛夏日長暑以養物政弛緩故其罰常燠也燠則冬温春夏
不和傷病疾人其極病疾也誅不行則霜不殺草繇臣下則殺不以時故有草
妖凡妖貌則以服言則以詩聽則以聲視則以色色者五色物之大分也在於眚

祥故聖人以爲草妖失物柄之明者也溫燠生蟲故有蠃蟲之孽謂螟螣之類當死不死當生而不生或多於故而爲災也劉歆以爲屬思心不容於易剛而苞柔爲離離爲火爲目羊上角下蹄剛而苞柔羊大目而不精明視氣毀故有羊禍一曰暑歲羊多疫死及爲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目者故有目痾火色赤故有赤祥凡視傷者病火氣火氣傷則水沴之其極疾者順之其福曰壽劉歆視傳曰有羽蟲之孽雞禍說以爲於天文南方朱張爲鶉鳥星故爲羽蟲禍亦從羽故爲雞雞於易自在巽說非是庶徵之恆燠劉向以爲春秋無冰也小燠不書無冰然後書舉其大者也京房易傳曰祿不遂行茲謂欺厥咎燠其燠雨雲四至而溫臣安祿樂逸茲謂亂燠而生蟲知罪不誅茲謂舒其燠夏則暑殺人冬則物華實重過不誅茲謂亡徵其咎當寒而燠盡六日也

吳孫亮建興元年九月桃李華孫權世政煩賦重人彫於役是時諸葛恪始輔政息校官原逋責除關梁崇寬厚此舒緩之應也一說桃李寒華爲草妖或屬孽

魏文帝景元三年十月桃李華時文帝深樹恩德事崇優緩此其應也

惠帝元康二年二月巴西郡界草皆生華結子如麥可食時帝初卽位楚王瑋矯詔誅汝南王亮及太保衛瓘帝不能察今非時草結實此恆燠寬舒之罰

穆帝永和九年十二月桃李華是時簡文輔政事多弛略舒緩之應也

草妖

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魏武帝在洛陽起建始殿伐濯龍樹而血出又掘徙梨根傷亦血出帝惡之遂寢疾是月崩蓋草妖又赤祥是歲魏文帝黃初元年也

吳孫亮五鳳元年六月交阯稗草化爲稻昔三苗將亡五穀變種此草妖也其後亮廢

蜀劉禪景耀五年宮中大樹無故自折譙周憂之無所與言乃書柱曰衆而大期之會具而授若何復言曹者衆也魏者大也衆而大天下其當會也具而授如何復有立者乎蜀果亡如周言此草妖也

吳孫晧天璽元年吳郡臨平湖自漢末穢塞是時一夕忽開除無草長老相傳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平吳尋亡而九服爲一

天紀三年八月建鄴有鬼目菜生於工黃狗家依緣棗樹長丈餘莖廣四寸厚二分又有買菜生工吳平家高四尺如枇杷形上圓徑一尺八寸莖廣五寸兩邊生葉綠色東觀案圖名鬼目作芝草買菜作平慮遂以狗爲侍芝郎平爲平慮郎皆銀印青綬干寶曰明年平吳王濬止船正得平渚姓名顯然指事之徵也黃狗者吳以土運承漢故初有黃龍之瑞及其季年而有鬼目之妖託黃狗之家黃稱不改而貴賤大殊天道精微之應也

惠帝元康二年春巴西郡界竹生花紫色結實如麥外皮青中赤白味甘

元康九年六月庚子有桑生東宮西廂日長尺餘甲辰枯死此與殷太戊同妖太子不能悟故至廢戮也班固稱野木生朝而暴長小人將暴居大臣之位危國亡家之象朝將爲墟也是後孫秀張林用事遂至大亂

永康元年四月立皇孫臧爲皇太孫五月甲子就東宮桑又生於西廂明年趙王倫簒位鴆殺臧此與愍懷同妖也是月壯武國有桑化爲柏而張華遇害壯武華之封邑也

孝懷帝永嘉二年冬項縣桑樹有聲如解材人謂之桑樹哭案劉向說桑者喪也又爲哭聲不祥之甚是時京師虛弱胡寇交侵東海王越無衞國之心四年冬季而南出五年春薨于此城石勒邀其衆圍而射之王公以下至衆庶死者十餘萬人又剖越棺焚其屍是敗也中原無所請命洛京亦尋覆沒桑哭之應也 六年五月無錫縣有四株茱萸樹相樛而生狀若連理先是郭景純筮延陵蝘鼠遇臨之益曰後當復有妖樹生若瑞而非辛螫之木也儻有此東西數百里必有作逆者及此木生其後徐馥果作亂亦草妖也郭又以爲木不曲直其七月豫章郡有樟樹久枯是月忽更榮茂與漢昌邑枯社復生同占是懷愍淪陷之徵元帝中興之應也

明帝太寧元年九月會稽剡縣木生如人面是後王敦稱兵作逆禍敗無成昔漢哀成之世並有此妖而人貌備具故其禍亦大今此但如人面而已故其變

也驗矣。

成帝咸和六年五月癸亥，曲阿有柳樹枯倒六載，是日忽復起生。至九年五月甲戌，吳縣吳雄家有死榆樹，是日因風雨起生，與漢上林斷柳起生同象。初，康帝為吳王，于時雖改封琅邪，而猶食吳郡為邑，是帝越正體饗國之象也。曲阿先亦吳地，象見吳邑雄之舍，又天意乎。

哀帝興寧三年五月癸卯，廬陵西昌縣修明家有僵栗樹，是日忽復起生。時孝武年始四歲，俄而哀帝崩，海西即位，未幾而廢，簡文越自藩王入纂大業，登阼享國又不踰二年，而孝武嗣統。帝諱昌明，識者竊謂西昌修明之祥，帝諱實應焉。是亦與漢宣帝同象也。

海西太和九年，涼州楊樹生松。天戒若曰：松者不改柯易葉，楊者柔脆之木，今松生於楊，豈非永久之業將集危亡之地邪？是時張天錫稱雄於涼州，尋而降苻堅。

孝武太元十四年六月，建寧郡銅樂縣枯樹斷折，忽然自立相屬。京房易傳曰：「棄正作淫，厥妖木斷自屬。妃后有專，木仆反立。」是時正道多僻，其後張夫人專寵，及帝崩，兆庶歸咎張氏焉。

安帝元興三年，荊江二州界竹生實如麥。

義熙二年九月，揚武將軍營士陳蓋家有苦蕢菜，莖高四尺六寸，廣三尺二寸，厚二寸，亦草妖也。此殆與吳終同象。識者以為苦蕢者，買勤苦也。自後歲歲征討，百姓勞苦，是買苦也。十餘年中，姚泓滅，兵始戢，是苦蕢之應也。

義熙中，宮城上及御道左右皆生蒺藜，亦草妖也。蒺藜有刺，不可踐而行，生宮牆及馳道，天戒若曰：人君不聽政，雖有宮室馳道，若空廢也，故生蒺藜。

羽蟲之孽

魏文帝黃初四年五月，有鵜鶘鳥集靈芝池，按劉向說，此羽蟲之孽，又青祥也。詔曰：「此詩人所謂污澤者也。曹詩刺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今豈有賢智之士處于下位否？則斯鳥何為而至哉？其博舉天下儁德茂才獨行君子，以答曹人之刺。」於是楊彪、管寧之徒咸見薦舉。此所謂覩妖知懼者也。然猶不能優容亮直，而多溺偏私矣。京房易傳曰：「辟退有德，厥妖水鳥集于國井。」

黃初元年，未央宮中又有燕生鷹，口爪俱赤，此與商紂、宋隱同象。景初元年，又有燕生巨鷇於衛國李蓋家，形若鷹，吻似燕。此羽蟲之孽，又赤眚也。高堂隆曰：「此魏室之大異，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其後宣帝起，誅曹爽，遂有魏室。

漢獻帝建安二十三年，禿鶖鳥集鄴宮文昌殿後池。明年，魏武王薨。魏文帝黃初三年，又集雒陽芳林園池。七年，又集，其夏文帝崩。景初末，又集芳林園池。已前再至，輒有大喪，帝惡之。其明年，帝崩。

蜀劉禪建興九年十月，江陽至江州有鳥從江南飛渡江北，不能達，墮水死者以千數。是時諸葛亮連年動眾，志吞中夏，而終死渭南，所圖不遂。又諸將分爭，頗喪徒旅，鳥北飛不能達，墮水死者，皆有其象也。亮竟不能過渭，又其應乎！此與漢時楚國烏鬬墮泗水相類矣。

景初元年，陵霄闕始構，有鵲巢其上。鵲體白黑雜色，此羽蟲之孽，又白黑祥也。帝以問高堂隆，對曰：「詩云『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興起宮室而鵲來巢，此宮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天戒若曰：宮室未成，將有他姓制御之，不可不深慮。」於是帝改顏動色。

吳孫權赤烏十二年四月，有兩烏銜鵲墮東館。權使領丞相朱據燎鵲以祭。按劉歆說，此羽蟲之孽，又黑祥也。視不明聽不聰之罰也。是時權意溢德衰，信讒好殺，二子將危，將相俱殆，覩妖不悟，加之以燎，昧道之甚者也。明年，太子和廢，魯王霸賜死，朱據左遷，陸議憂卒，是其應也。東館，典教之府，鵲墮東館，又天意乎！

吳孫權太元二年正月，封前太子和為南陽王，遣之長沙，有鵲巢其帆檣。和故官僚聞之，皆憂慘，以為檣末傾危，非久安之象。是後果不得免。

孫亮建興二年十一月，有大鳥五見于春申，吳人以為鳳皇。明年，改元為五鳳。漢桓帝時有五色大鳥，司馬彪云：「政道衰缺，無以致鳳，乃羽蟲孽耳。」孫亮未有德政，孫峻驕暴方甚，此與桓帝同事也。按瑞應圖，大鳥似鳳而為孽者非一，宜皆是也。

孫皓建衡三年，西苑言鳳凰集，以之改元。義同於亮。

武帝泰始四年八月，有翟雉飛上閶闔門。天戒若曰，閶闔門非雉所止，猶殷宗雉登鼎耳之戒也。

惠帝永康元年，趙王倫既篡，京師得異鳥，莫能名。倫使人持出，周旋城邑市以問人。積日，宮西有小兒見之，遂自言曰「服留鳥」。持者即還白倫，倫使更求，又見之，乃將入宮，密籠鳥，并閉小兒戶中，明日視之，悉不見。此羽蟲之孽。時趙王倫有目瘤之疾，言服留者，謂倫留將服其罪也。尋而倫誅。

趙王倫篡位，有鶉入太極殿，雉集東堂。天戒若曰，太極東堂皆朝享聽政之所，而鶉雉同日集之者，趙王倫不當居此位也。詩云「鶉之疆疆」，「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為君，其此之謂乎。尋而倫誅。

孝懷帝永嘉元年二月，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有蒼白二色鵝出，蒼者飛翔沖天，白者止焉。此羽蟲之孽，又黑白祥也。陳留董養曰：「步廣，周之狄泉，盟會地也。白者金色，國之行也。蒼為胡象，其可盡言乎。」是後劉元海、石勒相繼亂華。

明帝太寧三年八月庚戌，有大鳥二，蒼黑色，翼廣一丈四尺。其一集司徒府，射而殺之；其一集市北家人舍，亦獲焉。此羽蟲之孽也，又黑祥也。及閏月戊子而帝崩，後遂有蘇峻、祖約之亂。

成帝咸和二年正月，有五鶚鳥集殿庭，此又白祥也。是時庾亮苟違眾謀，將召蘇峻，有言不從之咎，故白祥先見也。三年二月，峻果作亂，宮掖焚毀，化為汙萊，此其應也。

咸康八年七月，有白鷺集殿屋。是時康帝初即位，不永之祥也。後涉再期而帝崩。案劉向曰「野鳥入處，宮室將空」，此其應也。

海西初以興寧三年二月即位，有野雉集于相風，此羽蟲之孽也。尋為桓溫所廢也。

孝武帝太元十六年六月，鵲巢太極東頭鴟尾，又巢國子學堂西頭。十八年東宮始成，十九年正月，鵲又巢其西門。此始與魏景初同占。學堂，風教之所聚；西頭，又金行之祥。及帝崩後，安帝嗣位，桓玄遂篡，風教乃頹，金行不競之象也。

安帝義熙三年，龍驤將軍朱猗戍壽陽，婢炊飯，忽有群鳥集竈，競來啄噉，婢驅逐不去。有獵狗咋殺兩鳥，餘鳥因共啄殺狗，又噉其肉，唯餘骨存。此亦羽蟲之孽，又黑祥也。明年六月，猗死，此其應也。

羊禍

成帝咸和二年五月，司徒王導廄羊生無後足，此羊禍也。京房易傳曰：「足少者，下不勝任也。」明年，蘇峻破京都，導與帝俱幽石頭，僅乃得免，是其應也。

赤眚赤祥

公孫文懿時，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搖。此赤祥也。占曰：「有形不成，有體不聲，其國滅亡。」文懿尋為魏所誅。

吳戎將鄧喜殺豬祠神，治畢懸之，忽見一人頭往食肉。喜引弓射中之，咋咋作聲，繞屋三日。近赤祥也。後人白喜謀北叛，闔門被誅。京房易傳曰：「山見葆，江于邑，邑有兵，狀如人頭，赤色。」

武帝太康五年四月壬子，魯國池水變赤如血。七年十月，河陰有赤雪二頃。此赤祥也。是後四載而帝崩，王室遂亂。

惠帝元康五年三月，呂縣有流血，東西百餘步。此赤祥也。至元康末，窮凶極亂，僵尸流血之應也。干寶以為後八載而封雲亂徐州，殺傷數萬人，是其應也。

永康元年三月，尉氏雨血。夫政刑舒緩，則有常燠赤祥之妖。此歲正月，送愍懷太子幽于許宮。天戒若曰，不宜縱恣姦人，將使太子冤死。惠帝愚眊不寤，是月愍懷遂斃。於是王室成釁，禍流天下。淖齒殺齊湣王日，天雨血沾衣，天以告也。此之謂乎。京房易傳曰：「歸獄不解，茲謂追非，厥咎天雨血；茲謂不親，下有惡心，不出三年，無其宗。」又曰：「佞人祿，功臣戮，天雨血。」

愍帝建興元年十二月，河東地震，雨肉。　四年十二月景寅，丞相府斬督運令史淳于伯，血逆流上柱二丈三尺。此赤祥也。是時後將軍褚裒鎮廣陵，丞相揚聲北伐，伯以督運稽留，及役使贓罪，依軍法戮之。其息訴稱：「督運事訖，無所稽乏，受賕役使，罪不及死。兵家之勢，先聲後實，實是屯戍，非為征軍。自四年已來，運漕稽廢，皆不以軍興法論。」僚佐莫之理。及有變，司直彈劾眾官，元帝不問，遂

頻旱三年干寶以爲寃氣之應也郭景純曰血者水類同屬於坎坎爲法象水平潤下不宜逆流此政有咎失之徵也

劉聰僞建元元年正月平陽地震其崇明觀陷爲池水赤如血赤氣至天有赤龍奮迅而去流星起于牽牛入紫微龍形委蛇其光照地落于平陽北十里視之則肉臭聞于平陽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肉旁常有哭聲晝夜不止數日聰后劉氏產一蛇一獸各害人而走尋之不得頃之見於隕肉之旁是時劉聰納劉殷三女並爲其后天戒若曰聰既自稱劉姓三后又俱劉氏逆骨肉之綱亂人倫之則隕肉諸妖其眚亦大俄而劉氏死哭聲自絕矣

晉書卷二十八

晉書卷二十八考證

五行志中負物者以爲鬼神即儺頭倒舁之○儺同頭句有誤

晉書卷二十八考證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志第十九

五行下

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恆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禍時則有耳痾時則有黑眚黑祥惟火沴水聽之不聰是謂不謀言上偏聽不聰下情隔塞則謀慮利害失在嚴急故其咎急也盛冬日短寒以殺物政促迫故其罰常寒也寒則不生百穀上下俱貧故其極貧也君嚴猛而閉下臣戰慄而塞耳則妄聞之氣發於音聲故有鼓妖寒氣動故有魚孽而龜能為孽龜能陸處非極陰也魚去水而死極陰之孽也於易坎為水為豕豕大耳而不聰察聽氣毀故有豕禍也一曰寒歲豕多死及為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耳者故有耳痾水色黑故有黑眚黑祥凡聽傷者病水氣水氣病則火沴之其極貧者順之其福曰富劉歆聽傳曰有介蟲之孽也庶徵之恆寒劉歆以為大雨雪及未當雨雪而雨雪及大雨雹隕霜殺叔草皆恆寒之罰也京房易傳曰有德遭險茲謂逆命厥異寒誅罰過深當燠而寒盡六日亦為雹害正不誅茲謂養賊寒七十二日殺飛禽道人始去茲謂傷其寒物無霜而死涌水而出戰不量敵茲謂辱命其寒雖雨物不茂聞善不予厥咎聾

吳孫權嘉禾三年九月朔隕霜傷穀按劉向說誅罰不由君出在臣下之象也是時校事呂壹專作威福與漢元帝時石顯用事隕霜同應班固書九月二日陳壽言朔皆明未可以傷穀也壹後亦伏誅京房易傳曰興兵妄誅茲謂亡法厥災霜夏殺五穀冬殺麥誅不原情茲謂不仁其霜夏先大雷風冬先雨乃隕霜有芒角賢聖遭害其霜附木不下地佞人依刑茲謂私賊其霜在草根土隙間不教而誅茲謂虐其霜反在草下　四年七月雨雹又隕霜按劉向說雹者陰脅陽也是時呂壹作威用事詆毀重臣排陷無辜自太子登以下咸患毒之而壹反獲封侯寵異與春秋時公子遂專任雨雹同應也漢安帝信讒多殺無辜亦雨雹董仲舒曰凡雹皆為有所脅行專壹之政故也

赤烏四年正月大雪平地深三尺鳥獸死者大半是年夏全琮等四將軍攻略淮南襄陽戰死者千餘人其後權以讒邪數責讓陸議議憤恚致卒與漢景武大雪同事　十一年四月雨雹是時權聽讒將危太子其後朱據屈晃以迕意黜辱陳正陳象以忠諫族誅而太子終廢此有德遭險誅罰過深之應也

武帝太始六年冬大雪七年十二月又大雪明年有步闡楊肇之敗死傷甚眾不聽之罰也　九年四月辛未隕霜是時賈充親黨比周用事與魯定公漢元帝時隕霜同應也

咸寧三年八月平原安平上黨泰山四郡霜害三豆是月河間暴風寒冰郡國五隕霜傷穀是後大舉征吳馬隆又帥精勇討涼州　五年五月丁亥鉅鹿魏郡雨雹傷禾麥辛卯鴈門雨雹傷秋稼六月庚戌汲郡廣平陳留滎陽雨雹景辰又雨雹隕霜傷秋麥千三百餘頃壞屋百二十餘間癸亥安定雨雹七月景申魏郡又雨雹閏月壬子新興又雨雹八月庚子河南河東弘農又雨雹兼傷秋稼三豆

太康元年三月河東高平霜雹傷桑麥四月河南河內河東魏郡弘農雨雹傷麥豆是月庚午畿內縣二及東平范陽雨雹癸酉畿內縣五又雨雹五月東平平陽上黨鴈門濟南雨雹傷禾麥三豆是時王濬有大功而權戚互加陷抑帝從容不斷陰脅陽之應也　二年二月辛酉隕霜于濟南琅邪傷麥壬申琅邪雨雹傷麥三月甲午河東隕霜害桑五月景戌城陽章武琅邪傷麥庚寅河東樂安東平濟陰弘農濮陽齊國頓丘魏郡河內汲郡上黨雨雹傷禾稼六月郡國十七雨雹七月上黨雨雹　三年十二月大雪　五年七月乙卯中山東平雨雹傷秋稼甲辰中山雨雹九月南安大雪折木　六年二月東海隕霜傷桑麥三月戊辰齊郡臨淄長廣不其等四縣樂安梁鄒等八縣琅邪臨沂等八縣河間易城等六縣高陽北新城等四縣隕霜傷桑麥六月滎陽汲郡鴈門雨雹　八年四月齊國天水二郡隕霜十二月大雪　九年正月京都大風雨雹發屋拔木四月隴西隕霜　十年四月郡國八隕霜

惠帝元康二年八月沛及湯陰雨雹　三年四月滎陽雨雹六月弘農湖城華

陰又雨雹深三尺是年賈后凶淫專恣與春秋魯桓夫人同事陰氣盛也 五年六月東海雨雹深五寸二月丹陽建鄴雨雹是月丹陽建鄴大雪 六年三月東海隕霜殺桑麥 七年五月魯國雨雹七月秦雍二州隕霜殺稼也 九年三月旬有八日河南滎陽潁川隕霜傷禾五月雨雹是時賈后凶躁滋甚及冬遂廢愍懷

永寧元年七月襄城河南雨雹十月襄城河南高平平陽又風雹折木傷稼

光熙元年閏八月甲申朔霰雪劉向曰盛陽雨水湯熱陰氣脅之則轉而為雹盛陰雨雪凝滯陽氣薄之則散而為霰今雪非其時此聽不聰之應是年帝崩

孝懷帝永嘉元年十二月冬雪平地三尺 七年十月庚午大雪

元帝太興二年三月丁未成都風雹殺人 三年三月海鹽雨雹是時王敦陵上

永昌二年十二月幽冀并三州大雨

明帝太寧元年十二月幽冀并三州大雪 二年四月庚子京都大雨雹燕雀死 三年三月丁丑雨雪癸巳隕霜四月大雨雹是年帝崩尋有蘇峻之亂

成帝咸和六年三月癸未雨雹是時帝幼弱政在大臣 九年八月成都大雪是歲李雄死

咸康二年正月丁巳皇后見于太廟其夕雨雹

康帝建元元年八月大雪是時政在將相陰氣盛也劉向曰凡雨陰也雪又雨之陰也出非其時迫近象也

穆帝永和三年八月冀方大雪人馬多凍死 五年六月臨漳暴風震電雨雹大如升 十年五月涼州雪明年八月張祚枹罕護軍張瓘帥宋混等攻滅祚更立張曜靈弟玄靚京房易傳曰夏雪戒臣為亂此其亂之應也 十一年四月壬申朔霜十二月戊午雪己未雪是時帝幼母后稱制政在大臣陰盛故也

升平二年正月大雪

海西太和三年四月雨雹折木

孝武太元二年四月己酉雨雹十二月大雪是時帝幼政在將相陰之盛也 十二年四月己丑雨雹 二十年五月癸卯上虞雨雹 二十一年四月丁亥雨雹是時張夫人專幸及帝暴崩兆庶尤之十二月遂雪二十三日是時嗣主幼沖冢宰專政

安帝隆安二年三月乙卯雨雹是秋王恭殷仲堪稱兵內侮終皆誅之也

元興二年十二月酷寒過甚是時桓玄篡位政事煩苛識者以為朝政失在舒緩玄則反之以酷按劉向曰周衰無寒歲秦滅無燠年此之謂也 三年正月甲申霰雪又雷雷霰同時皆失節之應也四月景午江陵雨雹是時安帝蒙塵

義熙元年四月壬申雨雹是時四方未一鉦鼓日戒 五年三月己亥雪深數尺五月癸巳溧陽雨雹九月己丑廣陵雨雹明年盧循至蔡州 六年正月景寅雪又雷五月壬申雨雹 八年四月辛未朔雨雹六月癸亥雨雹大風發屋是秋誅劉蕃等 十年四月辛卯雨雹

雷震

魏明帝景初中洛陽城東橋城西洛水浮橋桓楹同日三處俱時震尋又震西城上候風木飛鳥時勞役大起帝尋晏駕 吳孫權赤烏八年夏震宮門柱又擊南津大橋桓楹

孫亮建興元年十二月朔大風震電是月又雷雨義同前說亮終廢

武帝太康六年十二月甲申朔淮南郡震電 七年十二月己亥毗陵雷電南沙司鹽都尉戴亮以聞 十年十二月癸卯廬江建安雷電大雨

惠帝永康元年六月癸卯震崇陽陵標西南五百步標破為七十片是時賈后陷害鼎輔寵樹私戚與漢桓帝時震憲陵寢同事也后終誅滅

永興二年十月丁丑雷震

懷帝永嘉四年十月震電

愍帝建興元年十一月戊午會稽大雨震電己巳夜赤氣曜於西北是夕大雨震電庚午大雪按劉向說雷以二月出八月入今此月震電者陽不閉藏也既發泄而明日便大雪皆失節之異也是時劉聰僭號平陽李雄稱制於蜀九州幅裂西京孤微為君失時之象也赤氣赤祥也

元帝太興元年十一月乙卯暴雨雷電 永昌二年七月庚子朔雷震太極殿柱十二月會稽吳郡雷震電

成帝咸和元年十月己巳會稽郡大雨震電 三年六月辛卯臨海大雷破郡府內小屋柱十枚殺人九月二日壬午立冬會稽雷電 四年十一月吳郡會稽大震電

穆帝永和七年十月壬午雷雨震電

升平元年十一月庚戌雷乙丑又雷 五年十月庚午雷發東南方

孝武帝太元五年六月甲寅雷震含章殿四柱并殺內侍二人 十年十二月雷聲在南方 十四年七月甲寅雷震燒宣陽門西柱

安帝隆安二年九月壬辰雷雨

元興三年永安皇后至自巴陵將殺儀導入宮天雷震人馬各一俱殪焉

義熙四年十一月辛卯朔西北方疾風發癸丑雷六月景寅雷震太廟破東鴟尾徹柱又震太子西池合堂是時帝不親蒸嘗故天震之明簡宗廟也西池是明帝為太子時所造次故號太子池及安帝多病患無嗣故天震之明無後也

六年正月景寅雷又雷十二月壬辰大雷 九年十一月甲戌雷乙亥又雷

鼓妖

惠帝元康九年三月有聲若牛出許昌城十二月廢愍懷太子幽于許宮明年賈后遣黃門孫慮殺太子擊以藥杵聲聞于外是其應也 蘇峻在歷陽外營將軍鼓自鳴如人弄鼓者峻手自破之曰我鄉土時有此則城空矣俄而作亂夷滅此聽不聰之罰也 石季龍末洛陽城西北九里石牛在青石趺上忽鳴聲聞四十里季龍遣人打落兩耳及尾鐵釘釘四腳尋而季龍死

孝武太元十五年三月己酉朔東北方有聲如雷按劉向說以為雷當託於雲猶君託於臣無雲而雷此君不恤於下下人將叛之象也及帝崩而天下漸亂孫恩桓玄交陵京邑 吳興長城夏架山有石鼓長丈餘面徑三尺許下有盤石為足鳴則聲如金鼓三吳有兵至安帝隆安中大鳴後有孫恩之亂

魚孽

魏齊王嘉平四年五月有二魚集于武庫屋上此魚孽也王肅曰魚生於水而亢於屋介鱗之物失其所也邊將其殆有棄甲之變乎後果有東關之敗干寶又以為高貴鄉公兵禍之應二說皆與班固旨同

武帝太康中有鯉魚二見武庫屋上干寶以為武庫兵府魚有鱗甲亦兵類也魚既極陰屋上太陽魚見屋上象至陰以兵革之禍干太陽也至惠帝初誅楊駿廢太后矢交館閣元康末賈后謗殺太子尋亦誅廢十年之間母后之難再興是其應也自是禍亂構矣京房易妖曰魚去水飛入道路兵且作

蝗蟲

春秋螽劉歆從介蟲之孽與魚同占

魏文帝黃初三年七月冀州大蝗人饑按蔡邕說蝗者在上貪苛之所致也是時孫權歸順帝因其有西陵之役舉大眾襲之權遂背叛也

武帝泰始十年六月蝗是時荀賈任政疾害公直

惠帝永寧元年郡國六蝗

懷帝永嘉四年五月大蝗自幽并司冀至于秦雍草木牛馬毛鬣皆盡是時天下兵亂漁獵黔黎存亡所繼惟司馬越苟晞而已競為暴刻經略無章故有此孽

愍帝建興四年六月大蝗去歲劉曜頻攻北地馮翊麴允等悉眾御之卒為劉曜所破西京遂潰 五年帝在平陽司冀青雍螽

元帝太興元年六月蘭陵合鄉蝗害禾稼乙未東莞蝗蟲縱廣三百里害苗稼七月東海彭城下邳臨淮四郡蝗蟲害禾豆八月冀青徐三州蝗食生草盡至于二年是時中州淪喪暴亂滋甚也 二年五月淮陵臨淮淮南安豐廬江等五郡蝗蟲食秋麥是月癸丑徐州及揚州江西諸郡蝗吳郡百姓多餓死是年王敦并領荊州苛暴之釁自此興矣

孝武帝太元十五年八月兗州蝗是時慕容氏逼河南征戍不已故有斯孽

十六年五月飛蝗從南來集堂邑縣界害禾稼是年春發江州兵營甲士二千人家口六七千配護軍及東宮後尋散亡殆盡又邊將連有征役故有斯孽

豕禍

吳孫皓寶鼎元年，野豕入右大司馬丁奉營，此豕禍也。後奉見遣攻穀陽，無功而反，皓怒，斬其導軍。及舉大衆北出，奉及萬彧等相謂曰：「若至華里，不得不各自還也。」此謀泄。奉時雖已死，皓追討穀陽事，殺其子溫，家屬皆遠徙，豕禍之應也。襲遂曰：山野之獸來入宮室，宮室將空，又其象也。

懷帝永嘉中，壽春城內有豕生兩頭而不活，周馥取而觀之。時識者云：豕，北方畜，胡狄象。兩頭者，無上也。生而死，不遂也。天戒若曰，勿生專利之謀，將自致傾覆也。周馥不寤，遂欲迎天子令諸侯，俄為元帝所敗，是其應也。石勒亦尋渡淮，百姓死者十有其九。

元帝建武元年，有豕生八足，此聽不聰之罰，又所任邪也。是後有劉隗之變。

成帝咸和六年六月，錢唐人家猳豕產兩子，而皆人面，如胡人狀，其身猶豕。京房易妖曰：「豕生人頭豕身者，危且亂。」今此猳豕而產，異之甚者也。

孝武帝太元十年四月，京都有豚一頭二脊八足。十三年，京都人家豕產子一頭二身八足，並與建武同妖也。是後宰相沉酗，不恤朝政，近習用事，漸亂國綱，至於大壞也。

黑眚黑祥

孝懷帝永嘉五年十二月，黑氣四塞，近黑祥也。帝尋淪陷，王室丘墟，是其應也。

愍帝建興二年正月己巳朔，黑霧著人如墨，連夜，五日乃止。此近黑祥也。其四年，帝降劉曜。

元帝永昌元年十月，京師大霧，黑氣蔽天，日月無光。十一月，帝崩。

火沴水

武帝太康五年六月，任城、魯國池水皆赤如血。按劉向說，近火沴水，聽之不聰之罰也。京房易傳曰：「君淫於色，賢人潛，國家危，厥異水流赤。」

穆帝升平三年二月，涼州城東池中有火。四年四月，姑臧澤水中又有火。此火沴水之妖也。明年，張天錫殺中護軍張邕，邕執政之人也。

安帝元興二年十月，錢唐臨平湖水赤。桓玄諷吳郡使言開除以為己瑞，俄而桓玄敗。

傳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厥咎霿，厥罰恆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時則有牛禍，時則有心腹之痾，時則有黃眚黃祥，時則有金木水火沴土。」思心不容，是謂不聖。思心者，心思慮也；容，寬也。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言上不寬大包容臣下，則不能居聖位。貌言視聽，以心為主，四者皆失，則區霿無識，故其咎霿也。雨旱寒燠，亦以風為本，四氣皆亂，故其罰恆風也。恆風傷物，故其極凶短折也。傷人曰凶，禽獸曰短，草木曰折。一曰，凶，夭也；兄喪弟曰短，父喪子曰折。在人腹中，肥而包裹心者脂也。心區霿則冥晦，故有脂夜之妖。一曰，有脂物而夜為妖，若脂夜汙人衣，淫之象也。一曰，夜妖者，雲風並起而杳冥，故與常風同象也。溫而風則生螟螣，有裸蟲之孽。劉向以為於易巽為風為木，卦在三月四月，繼陽而治，主木之華實。風氣盛，至秋冬木復華，故有華孽。一曰，地氣盛則秋冬復華。一曰，華者色也，土為內事，謂女孽也。於易坤為土為牛，牛大心而不能思慮，思心氣毀，故有牛禍。一曰，牛多死及為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心腹者，故有心腹之痾。土色黃，故有黃眚黃祥。凡思心傷者病土氣，土氣病則金木水火沴之，故曰「時則有金木水火沴土」。不言惟而獨曰時則有者，非一衝氣所沴，明其異大也。其極凶短折者，順之，其福曰考終命。劉歆思心傳曰時有臝蟲之孽，謂螟螣之屬也。

庶徵恆風

魏齊王正始九年十一月，大風數十日，發屋折樹。十二月戊午晦，尤甚，動太極東閣。

嘉平元年正月壬辰朔，西北大風，發屋折樹木，昏塵蔽天。按管輅說，此為時刑大臣執政之憂也。是時曹爽區霿自專，驕僭過度，天戒數見，終不改革。此思心不睿恆風之罰也。後踰旬而爽等誅滅。京房易傳曰：「衆逆同志，至德乃潛，厥異風。其風也，行不解物，不長，雨小而傷。政悖德隱，茲謂亂，厥風先風不雨，大風暴起，發屋折木。守義不進，茲謂耗，厥風與雲俱起，折五穀莖。臣易上政，茲謂不順，厥風大飆發屋。賦斂不理，茲謂禍，厥風絕經紀，止即溫，溫即蟲。侯專封，利，茲謂

不就厥風疾而樹不搖穀不成辟不思道利茲謂無澤厥風不搖木旱無雲傷禾
公常於利茲謂亂厥風微而溫生蟲蝗害五穀棄正作淫茲謂惑厥風溫螟蟲
起害有益人之物諸侯不朝茲謂叛厥風無恆地變赤而殺人
吳孫權太元元年八月朔大風江海涌溢平地水深八尺拔高陵樹二千株石
碑蹉動吳城兩門飛落按華覈對役繁賦重區霿不容之罰也明年權薨
孫亮建興元年十二月丙申大風震電是歲魏遣大眾三道來攻諸葛恪破其
東興軍二軍亦退明年恪又攻新城喪眾大半還伏誅
孫休永安元年十一月甲午風四轉五復蒙霧連日是時孫綝一門五侯權傾
吳主風霧之災與漢五侯丁傅同應也十二月丁卯夜有大風發木揚沙明日
綝誅
武帝泰始五年五月辛卯朔廣平大風折木
咸寧元年五月下邳廣陵大風壞千餘家折樹木其月甲申廣陵司吾下邳大
風折木　三年八月河間大風折木
太康二年五月濟南暴風折木傷麥六月高平大風折木發壞邸閣四十餘區
七月上黨又大風傷秋稼　八年六月郡國八大風　九年正月京都風雹發
屋拔樹後二年宮車晏駕
惠帝元康四年六月大風雨拔木　五年四月庚寅夜暴風城東渠波浪殺人
七月下邳大風壞廬舍九月鴈門新興太原上黨災風傷稼明年氐羌反叛大
兵西討　九年六月飄風吹賈謐朝服飛數百丈明年謐誅十一月甲子朔京
都大風發屋折木十二月愍懷太子廢幽于許昌
永康元年二月大風拔木三月愍懷被害己卯喪柩發許昌還洛是日又大風
雷電幃蓋飛裂四月張華第舍飄風起折木飛繒折軸六七是月華遇害十一
月戊午朔大風從西北來折木飛沙石六日止明年正月趙王倫篡位
永寧元年八月郡國三大風
永興元年正月乙丑西北大風
趙王倫建始元年正月癸酉趙王倫祠太廟災風暴起塵四合其年四月倫伏

誅
元帝永昌元年七月丙寅大風拔木屋瓦皆飛八月暴風壞屋拔御道柳樹百
餘株其風縱橫無常若風自八方來者是時王敦專權害尚書令刁協僕射周
顗等故風縱橫若非一處也此臣易上諸侯不朝之罰也十一月宮車晏駕
成帝咸康四年三月壬辰成都大風發屋折木四月李壽襲殺李期自立
康帝建元元年七月庚寅晉陵吳郡災風
穆帝升平元年八月丁未策立皇后何氏是日疾風後桓玄篡位乃降后爲零
陵縣君不寧之罰也　五年正月戊午朔疾風
海西公太和六年二月大風迅急是年被廢
孝武帝寧康元年三月京都大風火大起是時桓溫入朝志在陵上帝又幼少
人懷憂恐斯不寧之徵也　三年三月戊申朔暴風迅起從丑上來須臾逆轉
從子上來飛沙揚礫
太元二年二月乙丑朔暴風折木閏三月甲子朔暴風疾雨俱至發屋折木
三年六月長安大風拔苻堅宮中樹其後堅再南伐遂有淝水之敗身戮國亡
四年八月乙未暴風揚沙石　十二年正月壬午夜暴風七月甲辰大風折
木　十三年十二月己未大風晝晦其後帝崩而諸侯違命權奪於元顯禍成
於桓玄是其應也　十七年六月乙未大風折木
安帝元興二年二月夜大風雨大航門屋瓦飛落明年桓玄篡位由此門入
三年正月桓玄出遊大航南飄風飛其輅蓋經三月而玄敗歸江陵五月江
陵又大風折木是月桓玄敗於崢嶸洲身以屠裂十二月丁酉大風江陵多死
者
義熙四年十一月辛卯朔西北疾風起　五年閏十一月丁亥大風發屋明年
盧循至蔡洲　六年五月壬申大風拔北郊樹樹幾百年也并吹瑯邪揚州二
射堂倒壞是日盧循大艦漂沒甲戌又風發屋折木是冬王師南討　九年正
月大風白馬寺浮圖剎柱折壞　十年四月己丑朔大風拔木六月辛亥大風
拔木七月淮北大風壞廬舍明年西討司馬休之

夜妖

魏高貴鄉公正元二年正月戊戌景帝討毋丘儉大風晦暝行者皆頓伏近夜妖也劉向曰正晝而暝陰爲陽臣制君也

元帝景元三年十月京都大震晝晦此夜妖也班固曰夜妖者雲風並起而杳冥故與常風同象也劉向春秋說云天戒若曰勿使大夫世官將令專事冥晦公室卑矣魏見此妖晉有天下之應也

懷帝永嘉四年十一月辛卯晝昏至于庚子此夜妖也後年劉曜寇洛川王師頻爲賊所敗帝蒙塵于平陽

孝武帝太元十三年十二月乙未大風晦暝其後帝崩而諸侯違命干戈內侮權奪於元顯禍成於桓玄

蠃蟲之孽

京房易傳曰臣安祿位茲謂貪厥災蟲蟲食根德無常茲謂煩蟲食葉不絀無德蟲食本與東作爭茲謂不時蟲食節蔽惡生孽蟲食心

武帝咸寧元年七月郡國螟九月青州又螟是月郡國有青蟲食其禾稼 四年司冀兗豫荊揚郡國二十螟

太康四年會稽彭蜞及蟹皆化爲鼠甚衆復大食稻爲災

九年八月郡國二十四螟九月蟲又傷秋稼是時帝聽讒諛寵任賈充楊駿故有蟲蝗之災不絀無德之罰

惠帝元康三年九月帶方等六縣螟食禾葉盡

永寧元年七月梁益涼三州螟是時齊王冏執政貪苛之應也

永寧元年十月南安巴西江陽太原新興北海青蟲食禾葉甚者十傷五六十二月郡國六螟

牛禍

武帝太康九年幽州塞北有死牛頭語近牛禍也是時帝多疾病深以後事爲念而託付不以至公思瞀亂之應也按師曠曰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又其義也京房易傳曰殺無罪牛生妖

惠帝太安中江夏張騁所乘牛言曰天下亂乘我何之騁懼而還犬又言曰歸何早也尋後牛又人立而行騁使善卜者卦之謂曰天下將有兵亂爲禍非止一家其年張昌反先略江夏騁爲將帥於是五州殘亂騁亦族滅京房易妖曰牛能言如其言占吉凶易萌氣樞曰人君不好士走馬被文繡犬狼食人食則有六畜談言時天子諸侯不以惠下爲務又其應也

元帝建武元年七月晉陵陳門才牛生犢一體兩頭按京房易傳言牛生子二首一身天下將分之象也是時愍帝蒙塵於平陽尋爲逆胡所殺元帝即位江東天下分爲二是其應也

太興元年武昌太守王諒牛生子兩頭八足兩尾共一腹三年後死又有牛一足三尾皆生而死按司馬彪說兩頭者政在私門上下無別之象也京房易傳曰足多者所任邪也足少者不勝任也其後王敦等亂政此其祥也 四年十二月郊牛死按劉向說春秋郊牛死曰宣公區霿昏亂故天不饗其祀今元帝中興之業實王導之謀也劉隗探會上意以得親幸導見疏外此區霿不睿之禍

成帝咸和二年五月護軍牛生犢兩頭六足是冬蘇峻作亂 七年九德人袁榮家牛產犢兩頭八足二尾共身

桓玄之國在荊州詣刺史殷仲堪行至鶴穴逢一老公驅青牛形色瓌異桓玄即以所乘牛易取乘至零陵涇溪駿駛非常息駕飲牛牛逕入江水不出玄遣人覘守經日無所見於後玄敗被誅

黃眚黃祥

蜀劉備章武二年東伐二月自秭歸進屯夷道六月秭歸有黃氣見長十餘里廣數十丈後數旬備爲陸遜所破近黃祥也 魏齊王正始中中山王周南爲襄邑長有鼠從穴出語曰王周南爾以某日死周南不應鼠還穴後至期更冠幘皂衣出語曰周南汝日中死又不應鼠復入穴斯須更出語如向日適欲中鼠入須臾復出出復入轉更數語如前日適中鼠曰周南汝不應我復何道言絶顚蹶而死即失衣冠取視俱如常鼠按班固說此黃祥也是時曹爽專政競

爲比周故風作變也

惠帝元康四年十二月大霧帝時昏眊政非已出故有區霧之妖

元帝太興四年八月黃霧四塞埃氛蔽天

永昌元年十月京師大霧黑氣蔽天日無光

明帝太寧元年正月癸巳黃霧四塞二月又黃霧四塞是時王敦擅權謀逆愈甚

穆帝永和七年三月涼州大風拔木黃霧下塵是時張重華納譖出謝艾爲酒泉太守而所任非其人至九年死嗣子見殺是其應也京房易傳曰聞善不予茲謂不知厥異黃厥咎聾厥災不嗣黃者有黃濁氣四塞天下蔽賢絕道災至絕世也

孝武太元八年二月癸未黃霧四塞是時道子專政親近佞人朝綱方替

安帝元興元年十月景申朔黃霧昏濁不雨是時桓玄謀逆之應

義熙五年十一月大霧　十年十一月又大霧是時帝室衰微臣下權威兵及土地略非君有此其應也

地震

劉向曰地震金木水火沴土者也伯陽甫曰天地之氣不過其序若過其序人之亂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升於是有地震

吳孫權黃武四年江東地連震是時權受魏爵命爲大將軍吳王改元專制不修臣跡京房易傳曰臣事雖正專必震其震於水則波於木則搖於屋則瓦落大經在辟而易臣茲謂陰動厥震搖政宮大經搖政茲謂不陰厥震搖山出涌水嗣子無德專祿茲謂不順厥震動丘陵涌水出劉向並云臣下強盛將動而爲害之應也

魏明帝青龍二年十一月京都地震從東來隱隱有聲搖屋瓦

景初元年六月戊申京都地震是秋吳將朱然圍江夏荊州刺史胡質擊退之又公孫文懿叛自立爲燕王改年置百官明年討平之

吳孫權嘉禾六年五月江東地震

赤烏二年正月地再震是時呂壹專事步騭上疏曰伏聞校事吹毛求瑕趣欲陷人成其威福無罪無辜橫受重刑雖有大臣不見信任如此天地焉得無變故地連震動臣下專政之應也冀所以警悟人主可不深思其意哉壹後卒敗

魏齊王正始二年十一月南安郡地震　三年七月甲申南安郡地震十二月魏郡地震　六年二月丁卯南安郡地震是時曹爽專政遷太后于永寧宮太后與帝相泣而別連年地震是其應也

吳孫權赤烏十一年二月江東地仍震是時權聽讒譖黜朱據廢太子

蜀劉禪炎興元年蜀地震是時宦人黃皓專權按司馬彪說閹官無陽施猶婦人也皓見任之應與漢和帝時同事也是冬蜀亡

武帝泰始五年四月辛酉地震是年冬新平氐羌叛明年孫皓遣大衆入渦口

七年六月景申地震

咸寧二年八月庚辰河南河東平陽地震　四年六月丁未陰平廣武地震甲子又震

太康二年二月庚申淮南丹陽地震　五年正月朔壬辰京師地震　六年七月己丑地震　七年七月南安犍爲地震八月京兆地震　八年五月壬子建安地震七月陰平地震九月丹陽地震　九年正月會稽丹陽吳興地震四月辛酉長沙南海等郡國八地震七月至于八月地又四震其三有聲如雷九月臨賀地震十二月又震　十年十二月己亥丹陽地震

太熙元年正月地又震武帝世始於賈充終於楊駿阿黨昧利苟竊朝權至于末年所任轉弊故頻年地震過其序也終喪天下

惠帝元康元年十二月辛酉京都地震此夏賈后使楚王瑋殺汝南王亮及太保衛瓘此陰道盛陽道微故也　四年二月上谷上庸遼東地震五月蜀郡山移淮南壽春洪水出山崩地陷壞城府八月上谷地震水出殺百餘人十月京都地震十一月滎陽襄城汝陰梁國南陽地皆震十二月京都又震是時賈后亂朝終至禍敗之應也漢鄧太后攝政時郡國地震李固以爲地陰也法當安靜今乃越陰之職專陽之政故應以震此同事也京房易傳曰小人剝廬厥妖

山崩茲謂陰乘陽弱勝彊又曰陰背陽則地裂父子分離夷羌叛去

元康五年五月丁丑地震六月金城地震　六年正月丁丑地震　八年正月景辰地震

太安元年十二月地震時齊王冏專政之應　二年十二月景辰地震是時長沙王乂專政之應也

孝懷帝永嘉三年十月荊襄二州地震時司馬越專政　四年四月兗州地震五月石勒寇汲郡執太守胡寵遂南濟沔是其應也

愍帝建興二年四月甲辰地震　三年六月丁卯長安又地震是時主幼權傾於下四方雲擾兵亂不息之應也

元帝太興元年四月西平地震湧水出十二月廬陵豫章武昌西陵地震湧水出山崩干寶以為王敦陵上之應也　二年五月己丑祁山地震山崩殺人是時相國南陽王保在祁山稱晉王不終之象也　三年四月庚寅丹陽吳郡晉陵又地震

成帝咸和二年二月江陵地震三月益州地震四月己未豫州地震是年蘇峻作亂　九年三月丁酉會稽地震

穆帝永和元年六月癸亥地震是時嗣主幼沖母后稱制政在臣下所以連年地震　二年十二月地震　三年正月景辰地震九月地又震　四年十月己未地震　五年正月庚寅地震是時石季龍僭即皇帝位亦猶其序也　九年八月丁酉京都地震有聲如雷　十年正月丁卯地震聲如雷雞雉皆鳴呴　十一年四月乙酉地震五月丁未地震

升平二年十一月辛酉地震　五年八月涼州地震

哀帝隆和元年四月甲戌地震是時政在將相人主南面而已

興寧元年四月甲戌揚州地震湖瀆溢　二年三月庚寅江陵地震是時桓溫專政

海西公太和元年二月涼州地震水涌是海西將廢之應也

簡文帝咸安二年十月辛未安成地震是年帝崩

孝武帝寧康元年十月辛未地震　二年二月丁巳地震七月甲午涼州地又震山崩是時嗣主幼沖權在將相陰盛之應

太元二年閏三月壬午地震五月丁丑地震　十一年六月己卯地震是後緣河諸將連歲兵役人勞之應也　十五年二月己酉朔夜地震八月京都地震十二月己未地震　十七年六月癸卯地震十二月己未地又震是時群小弄權天下側目　十八年正月癸亥朔地震二月乙未夜地震

安帝隆安四年四月乙未地震九月癸丑地震是時幼主沖昧政在臣下

義熙四年正月壬子夜地震有聲十月癸亥地震　五年正月戊戌夜尋陽地震有聲如雷明年盧循下　八年自正月至四月南康廬陵地四震明年王旅西討荊益　十年三月戊寅地震

山崩地陷裂

吳孫權赤烏十三年八月丹陽句容及故鄣寧國諸山崩鴻水溢按劉向說山陽君也水陰百姓也天戒若曰君道崩壞百姓將失其所與春秋梁山崩漢齊楚衆山發水同事也夫三代命祀祭不越望吉凶禍福不是過也吳雖稱帝其實列國災發丹陽其天意矣劉歆以為國主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後二年而權薨又二十六年而吳亡

魏元帝咸熙二年二月太行山崩此魏亡之徵也其冬晉有天下

武帝泰始三年三月戊午大石山崩　四年七月泰山崩墜三里京房易傳曰自上下者為崩厥應泰山之石顛而下聖王受命人君虜及帝晏駕而祿去王室惠懷晏駕懷愍二帝俱辱虜庭淪胥於北元帝中興於南此其應也

太康五年景午宣帝廟地陷　六年十月南安新興山崩湧水出　七年二月朱提之大瀘山崩震壞郡舍陰平之仇池崖隕　八年七月大雨殿前地陷方五尺深數丈中有破船

惠帝元康四年蜀郡山崩殺人五月壬子壽春山崩洪水出城壞地陷方三十丈殺人六月壽春大雷山崩地坼人家陷死上庸郡亦如之八月居庸地裂廣三十六丈長八十四丈水出大飢上庸四處山崩地墮廣三十丈長百三十丈水出殺人皆賈后亂朝之應也

太安元年四月西掖崩

懷帝永嘉元年三月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 二年八月乙亥鄄城城無故自壞七十餘丈司馬越惡之遷于濮陽此見沴之異也越卒以陵上受禍 三年七月戊辰當陽地裂三所廣三丈長三百餘步京房易傳曰地坼裂者臣下分離不肯相從也其後司馬越苟晞交惡四方牧伯莫不離散王室遂亡 三年十月宜都夷道山崩 四年四月湘東黝黑石山崩

元帝太興元年二月廬陵豫章武昌西陽地震山崩 二年五月祁山地震山崩殺人 三年南平郡山崩出雄黃數千斤時王敦陵傲帝優容之示含養禍萌也 四年八月常山崩水出滹沱盈溢大木傾拔

成帝咸和四年十月柴桑廬山西北崖崩十二月劉胤為郭默所殺

穆帝永和七年九月峻平崇陽二陵崩 十二年十一月遣散騎常侍車灌修峻平陵開埏道崩壓殺數十人

升平五年二月南掖門馬足陷地得鍾一有文四字

哀帝隆和元年四月丁丑梓潼山崩張天錫亡徵也

安帝義熙八年三月壬寅山陰地陷方四丈有聲如雷 十年五月戊寅西明門地穿涌水出毀門扇及限此水沴土也 十一年五月霍山崩出銅鐘六枚

十三年七月漢中城固縣水涯有聲若雷既而岸崩出銅鐘十有二枚

惠帝元康九年六月夜暴雷雨賈謐齋屋柱陷入地壓謐牀帳此木沴土土失其性不能載也明年謐誅滅

光熙元年五月范陽國地燃可以爨此火沴土也是時禍亂征伐自諸侯出

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眊厥罰恆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時則有龍蛇之孽時則有馬禍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痾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皇之不極是謂不建皇君也極中建立也人君貌言視聽思五事皆失不得其中不能立萬事失在眊悖故其咎眊也王者自下承天理物雲起於山而彌於天天氣亂故其罰恆陰一曰上失中則下彊盛而蔽君明也易曰亢龍有悔貴而亡位高而亡民賢人在下位而亡輔如此則君有南面之尊而亡一人之助故其極弱也盛陽動進輕疾禮春而大射以順陽氣上微弱則下奮動故有射妖易曰雲從龍又曰龍蛇之蟄以存身也陰氣動故有龍蛇之孽於易乾為君為馬任用而強力君氣毀故有馬禍一曰馬多死及為怪亦是也君亂且弱人之所叛天之所去不有明王之誅則有篡殺之禍故有下人伐上之痾凡君道傷者病天氣不言五行沴天而曰日月亂行星辰逆行者為若下不敢沴天猶春秋曰王師敗績于貿戎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為文尊尊之意也劉歆皇極傳曰有下體生於上之痾說以為下人伐上天誅已成不得復為痾云

恆陰

吳孫亮太平三年自八月沈陰不雨四十餘日是時將誅孫綝謀泄九月戊午綝以兵圍宮廢亮為會稽王此恆陰之罰也

吳孫皓寶鼎元年十二月太史奏久陰不雨將有陰謀孫皓驚懼時陸凱等謀因其謁廟廢之及出留平領兵前驅凱先語平平不許是以不果皓既肆虐羣下多懷異圖終至降亡

射妖

蜀車騎將軍鄧芝征涪陵見玄猨緣山手射中之猨拔其箭卷木葉塞其創芝曰嘻吾違物之性其將死矣俄而卒此射妖也一曰猨母抱子芝射中之子為拔箭取木葉塞創芝歎息投弩水中自知當死

恭帝為琅邪王好奇戲嘗閑一馬於門內令人射之欲觀幾箭死左右有諫者曰馬國姓也今射之不祥於是乃止而馬已被十許箭矣此蓋射妖也俄而禪位於宋焉

龍蛇之孽

魏明帝青龍元年正月甲申青龍見郟之摩陂井中凡瑞興非時則為妖孽況困于井非嘉祥矣魏以改年非也干寶曰自明帝終魏世青龍黃龍見者皆其主廢興之應也魏土運青木色而不勝于金黃得位青失位之象也青龍多見者君德國運內相剋伐也故高貴鄉公卒敗于兵按劉向說龍貴象而困井中諸侯將有幽執之禍也魏世龍莫不在井此居上者逼制之應高貴鄉公著潛

龍詩即此旨也

高貴鄉公正元元年戊戌黃龍見于鄴井中

甘露元年正月辛丑青龍見軹縣井中六月乙丑青龍見元城縣界井中　二年二月青龍見溫縣井中　三年黃龍青龍俱見頓丘冠軍陽夏縣界井中

四年正月黃龍二見寧陵縣界井中

元帝景元元年十二月甲申黃龍見華容縣井中　三年二月龍見軹縣井中

吳孫晧天冊中龍乳於長沙人家啖雞雛京房易妖曰龍乳人家王者爲庶人其後晧降晉

武帝咸寧二年六月景午白龍二見于九原井中

太康五年正月癸卯二龍見武庫井中帝觀之有喜色百寮將賀劉毅獨表曰昔龍降夏庭禍發周室龍見鄭門子產不賀帝答曰朕德政未修未有以膺受嘉祥遂不賀也孫盛曰龍水物也何與於人子產言之當矣但非其所處實爲妖災夫龍以飛翔顯見爲瑞今則潛伏幽處非休祥也漢惠帝二年兩龍見蘭陵井中本志以爲其後趙王幽死之象武庫者帝王威御之器所寶藏也屋宇邃密非龍所處是後七年藩王相害二十八年果有二胡僭竊神器二逆皆字曰龍此之表異爲有證矣

愍帝建興二年十一月枹罕羌妓產一龍子色似錦文常就母乳遙見神光少得就視此亦皇之不建於是帝竟淪沒　呂纂末龍出東廂井中到其殿前蟠臥比旦失之俄又有黑龍升其宮門纂咸以爲美瑞或曰龍者陰類出入有時今而屢見必有下人謀上之變後纂果爲呂超所殺

武帝咸寧中司徒府有二大蛇長十許丈居聽事平橑上而人不知但數年怪府中數失小兒及豬犬之屬後有一蛇夜出被刃傷不能去乃覺之發徒攻擊移時乃死夫司徒五教之府此皇極不建故蛇孽見之漢靈帝時蛇見御座楊賜云爲帝溺於色之應也魏代宮人猥多晉又過之燕逸是殉此其孽也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也

惠帝元康五年三月癸巳臨淄有大蛇長十餘丈負二小蛇入城北門逕從市入漢陽城景王祠中不見天戒若曰昔漢景王有定傾之功而不厲節忠慎以至失職奪功之辱今齊王冏不鑒雖建興復之功而驕陵取禍此其徵也

明帝太寧初武昌有大蛇常居故神祠空樹中每出頭從人受食京房易妖曰蛇見於邑不出三年有大兵國有大憂尋有王敦之逆

馬禍

武帝太熙元年遼東有馬生角在兩耳下長三寸按劉向說曰此兵象也及帝晏駕之後王室毒於兵禍是其應也京房易傳曰臣易上政不順厥妖馬生角茲謂賢士不足又曰天子親伐馬生角呂氏春秋曰人君失道馬有生角及惠帝踐阼昏愚失道又親征伐成都是其應也

惠帝元康八年十二月皇太子將釋奠太傅趙王倫驂乘至南城門馬止力士推之不能動倫入軺車乃進此馬禍也天戒若曰倫不知義方終爲亂逆非傅導行禮之人也　九年十一月戊寅忽有牡騂馬驚奔至廷尉訊堂悲鳴而死天戒若曰愍懷冤死之象也見廷尉訊堂其天意乎

懷帝永嘉六年二月神馬鳴南城門

愍帝建興二年九月蒲子縣馬生人京房易傳曰上亡天子諸侯相伐厥妖馬生人是時帝室衰微不絕如綫胡狄交侵兵戈日逼尋而帝亦淪陷故此妖見也

元帝太興二年丹陽郡吏濮陽演馬生駒兩頭自項前別生而死司馬彪說曰此政在私門二頭之象也其後王敦陵上

成帝咸康八年五月甲戌有馬色赤如血自宣陽門直走入于殿前盤旋走出尋逐莫知所在己卯帝不豫六月崩此馬禍又赤祥也是年張重華在涼州將誅其西河相張祚廐馬數十匹同時悉無後尾也

安帝隆安四年十月梁州有馬生角刺史郭銓送示桓玄按劉向說曰馬不當生角猶玄不當舉兵向上也玄不悟以至夷滅　石季龍在鄴有一馬尾有燒狀入其中陽門出顯陽門東宮皆不得入走向東北俄爾不見術者佛圖澄歎曰災其及矣逾年季龍死其國遂滅

人痾

魏文帝黃初初清河宋士宗母化爲鼈入水

明帝太和三年曹休部曲兵奚農女死復生時又有開周世冢得殉葬女子數日而有氣數月而能言郭太后愛養之又太原人發冢破棺棺中有一生婦人問其本事不知也視其墓木可三十歲按京房易傳曰至陰爲陽下人爲上宣帝起之象也漢平帝獻帝並有此異占以爲王莽曹操之徵

孫休永安四年安吳民陳焦死七日復生穿冢出干寶曰此與漢宣帝同事烏程侯皓承廢故之家得位之祥也

孫皓寶鼎元年丹陽宣騫母年八十因浴化爲黿兄弟閉戶衛之掘堂上作大坎實水其中黿入坎遊戲一二日恒延頸外望伺戶小開便輪轉自躍入于遠潭遂不復還與漢靈帝時黃氏母同事吳亡之象也

魏元帝咸熙二年八月襄武縣言有大人見長三丈餘跡長三尺二寸髮白著黃巾黃單衣拄杖呼王始語曰今當太平晉尋代魏

武帝泰始五年元城人年七十生角殆趙王倫篡亂之象也

咸寧二年十二月琅邪人顏畿病死棺斂已久家人咸夢畿謂己曰我當復生可急開棺遂出之漸能飲食屈伸視瞻不能行語二年復死京房易傳曰至陰爲陽下人爲上厥妖人死復生其後劉元海石勒僭逆遂亡晉室下爲上之應也顏含傳作十有三年不起

惠帝元康中安豐有女子周世寧年八歲漸化爲男至十七八而氣性成京房易傳曰女子化爲丈夫茲謂陰昌賤人爲王此亦劉元海石勒蕩覆天下之妖也

永寧初齊王冏唱義兵誅除亂逆乘輿反正忽有婦人詣大司馬門求寄產門者詰之婦曰我截臍便去耳是時齊王冏匡復王室天下歸功識者爲其惡之後果斬戮

永寧元年十二月甲子有白頭公入齊王冏大司馬府大呼曰有大兵起不出甲子旬冏殺之明年十二月戊辰冏敗即甲子旬也

太安元年四月癸酉有人自雲龍門入殿前北面再拜曰我當作中書監即收斬之干寶以爲禁庭尊秘之處今賤人徑入而門衛不覺者宮室將虛而下人踰上之妖也是後帝北遷鄴又遷長安宮闕遂空焉

元康中梁國女子許嫁已受禮娉尋而其夫戍長安經年不歸女家更以適人女不樂行其父母逼彊不得已而去尋得病亡後其夫還問其女所在其家具說之其夫徑至女墓不勝哀情便發冢開棺女遂活因與俱歸後壻聞知詣官爭之所在不能決秘書郎王導議曰此是非常事不得以常理斷之宜還前夫朝廷從其議

惠帝世杜錫家葬而婢誤不得出後十年開冢祔葬而婢尚生始如瞑有頃漸覺問之自謂再宿耳初婢之埋年十五六及開冢更生猶十五六也嫁之有子

光熙元年會稽謝真生子頭大而有髮兩蹠反向上有男女兩體生便作丈夫聲經一日死此皇之不極下人伐上之痾於是諸王有僭亂之象也

惠帝之世京洛有人兼男女體亦能兩用人道而性尤淫此亂氣所生自咸寧太康之後男寵大興甚於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天下相倣效或至夫婦離絕多生怨曠故男女氣亂而妖形之作也

懷帝永嘉元年吳郡吳縣萬詳婢生子鳥頭兩足馬蹄一手無毛尾黃色大如枕此亦人妖亂之象也　五年五月枹罕令嚴根妓產一龍一女一鵝京房易傳曰人生他物非人所見者皆爲天下大兵是時帝承惠皇之後四海沸騰尋而陷於平陽爲逆胡所害此其徵也

愍帝建興四年新蔡縣吏任僑妻產二女腹與心相合自胸以上臍以下各分此蓋天下未一之妖也時內史呂會上言按瑞應圖異根同體謂之連理異畝同穎謂之嘉禾草木之異猶以爲瑞今二人同心易稱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蓋四海同心之瑞也時皆哂之俄而四海分崩帝亦淪沒

元帝太興初有女子其陰在腹當臍下自中國來至江東其性淫而不產又有女子陰在首渡在揚州性亦淫京房易妖曰人生子陰在首天下大亂在腹天下有事在背天下無後于時王敦據上流將欲爲亂是其徵　三年十二月尚

書騶謝平妻生女墮地濞濞有聲須臾便死鼻目皆在項上面處如項有口齒都連爲一胸如鼈手足爪如鳥爪皆下勾此亦人生他物非人所見者後二年有石頭之敗

明帝太寧二年七月丹陽江寧侯紀妻死經三日復生

成帝咸康五年四月下邳民王和僑居墾陽息女可年二十自云上天來還得徵瑞印綬當母天下晉陵太守以爲妖收付獄至十一月有人持柘杖絳衣詣止車門口列爲聖人使求見天子門侯受辭辭稱姓呂名賜其言王和女可右足下有七星星皆有毛長七寸天今命可爲天下母奏聞即伏誅并下晉陵誅可

康帝建元二年十月衞將軍營督過望所領兵陳瀆女臺有文在其足曰天下之母灸之愈明京都讙譁有司收繫以聞俄自建康縣獄亡去明年帝崩獻后臨朝此其祥也

孝武帝寧康初南郡州陵女唐氏漸化爲丈夫

安帝義熙十年無錫人趙未年八歲一旦暴長八尺髭鬚蔚然三日而死

義熙中東陽人莫氏生女不養埋之數日於土中啼取養遂活

義熙末吳豫章人有二陽道重累生

恭帝元熙元年建安人陽道無頭正平本下作女人形體

晉書卷二十九

晉書卷二十九考證

五行志下六月庚戌汲郡廣平陳留滎陽雨雹〇監本郡誤縣滎誤榮

是年王敦幷領荆州〇是宋本作去

京房易傳曰闕善不予兹謂不知〇臣龍官按易傳作不知諸本俱訛作有知今從原文改正

晉書卷二十九考證

晉書卷三十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志第二十

刑法

傳曰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刑之不可犯不若禮之不可踰則昊歲比於犧年宜有降矣若夫穹圓肇判宵貌攸分流形播其喜怒稟氣彰其善惡則有自然之理焉念室後刑衢樽先惠將以屏除災害引導休和取譬琴瑟不忘銜策擬陽秋之成化若堯舜之爲心也郊原布肅軒皇有轡野之師雷電揚威高辛有觸山之務陳乎兵甲而肆諸市朝具嚴天刑以懲亂首論其本意蓋有不得已而用之者焉是以丹浦興仁羽山咸服而世屬僥倖事關攸蠹政失禮微獄成刑起則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及周氏龔行却收鋒刃祖述生成憲章堯禹政有膏露威兼禮樂或觀辭以明其趣或傾耳以照其微或彰善以激其情或除惡以崇其本至夫取威定霸一匡九合寓言成康不由凝網此所謂酌其遺美而愛民治國者焉若乃化蔑彝倫道睽明慎則夏癸之虐劉百姓商辛之毒痛四海衛鞅之無所自容韓非之不勝其虐與夫甘棠流詠未或同歸秦文初造參夷始皇加之抽脅囹圄如市悲哀盈路漢王以三章之法以弔之文帝以刑厝之道以臨之于時百姓欣然將逢交泰而犴逐情遷科隨意往獻瓊杯於闕下徙青衣於蜀路覆醢裁刑傾宗致獄況乃數囚於京兆之夜五日於長安之市北闕相引中都繼及者亦往往而有焉而將亡之國典刑咸棄刑章以急其憲適意以寬其網桓靈之季不其然歟魏明帝時宮室盛興而期會迫急有稽限者帝親召問言猶在口身首已分王肅抗疏曰陛下之所行刑皆宜死之人也然衆庶不知將爲倉卒願陛下下之於吏而暴其罪均其死也不汙宮掖不爲搢紳驚惋不爲遠近所疑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氣絕而不續者也是以聖王重之孟軻云殺一不辜而取天下者仁者不爲也世祖武皇帝接三統之微酌千年之範乃命有司大明刑憲于時詔書頒新法於天下海內同軌人甚安之條綱雖設稱爲簡惠仰昭天睠下濟民心道有法而無敗德俟刑而久立及晉圖南徙百有二年仰止前規挹其流潤江左無外蠻陬來格孝武時會稽王道子傾弄朝權其所樹之黨貨官私獄烈祖惛迷不聞司敗晉之綱紀大亂焉

傳曰三皇設言而民不違五帝畫象而民知禁則書所謂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者也然則犯黥者皁其巾犯劓者丹其服犯臏者墨其體犯宮者雜其屨大辟之罪殊刑之極布其衣裾而無領緣投之於市與衆棄之舜命咎陶曰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方乎前載事既參倍夏后氏之王天下也則五刑之屬三千殷因於夏有所損益周人以三典刑邦國以五聽察民情左嘉右肺事均鎔造而五刑之屬猶有二千五百焉乃置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一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惷愚司馬法或起甲兵以征不義廢貢職則討不朝會則誅亂嫡庶則縶變禮刑則放

傳曰殷周之質不勝其文及昭后徂征穆王斯耄爰制刑辟以詰四方姦宄弘多亂離斯永則所謂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者也古者大刑用甲兵中刑用刀鋸薄刑用鞭扑自茲厥後狙詐彌繁武皇帝並以爲往憲猶疑不可經國乃命車騎將軍守尚書令魯公徵求英俊刊律定篇云爾漢自王莽篡位之後舊章不存光武中興留心庶獄常臨朝聽訟躬決疑事是時承離亂之後法網弛縱罪名既輕無以懲肅梁統乃上疏曰臣竊見元帝初元五年輕殊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盡四年輕殊死者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人皆減死罪一等著爲常法自是以後人輕犯法吏易殺人吏民俱失至於不羈臣愚以爲刑罰不苟務輕務其中也君人之道仁義爲主仁者愛人義者理務愛人故當爲除害理務亦當爲去亂是以五帝有流殛放殺之誅三王有大辟刻肌之刑所以爲除殘去亂也故孔子稱仁者必有勇又曰理財正辭禁人爲非曰義高帝受命制約令定法律傳之後世可常施行文帝寬惠溫克遭世康平因時施恩省去肉刑除相坐之法他皆率由舊章天下幾致升平武帝值中國隆盛財力有餘出兵命將征伐遠方軍役數興

百姓罷弊豪桀犯禁姦吏弄法故設遁匿之科著知縱之律宣帝聰明正直履道握要以御海內臣下奉憲不失繩墨元帝法律少所改更天下稱安孝成孝哀承平繼體即位日淺聽斷尙寡丞相王嘉等猥以數年之間虧除元帝舊約穿令斷律凡百餘事或不便於政或不厭人心臣謹表取其尤妨政事害善良者傳奏如左伏惟陛下苞五常履九德推時撥亂博施濟時而反因循季世末節衰微軌迹誠非所以還初反本據元更始也願陛下宣詔有司悉舉初元建平之所穿鑿考其輕重察其化俗足以知政教所處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定不易之典施之無窮天下幸甚事下三公廷尉議以爲隆刑峻法非明王急務不可開許統復上言曰有司猥以臣所上不可施行今臣所言非曰嚴刑竊謂高帝以後至于宣帝其所施行考合經傳比方今事非隆刑峻法不勝至願願得召見若對尙書近臣口陳其意帝令尙書問狀統又對極言政刑宜改議竟不從及明帝即位常臨聽訟觀錄洛陽諸獄帝性既明察能得下姦故尙書奏決罰近於苛碎至章帝時尙書陳寵上疏曰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不濫故唐堯著典曰流宥五刑眚災肆赦帝舜命皋陶以五宅三居惟明克允文王重易六爻而列叢棘之聽周公作立政戒成王勿誤乎庶獄陛下即位率由此義而有司執事未悉奉承斷獄者急於榜格酷烈之痛執憲者繁於詐欺放濫之文違本離實箠楚爲姦或因公行私以逞威福夫爲政也猶張琴瑟大弦急者小弦絶故子貢非臧孫之猛法而美鄭僑之仁政方今聖德充塞假於上下宜因此時隆先聖之務蕩滌煩苛輕薄箠楚以濟羣生廣至德也帝納寵言決罪行刑務於寬厚其後遂詔有司禁絶鉆鑽諸酷痛舊制解祆惡之禁除文致請讞五十餘事定著于令是後獄法和平永元六年寵又代郭躬爲廷尉復校律令刑法溢於甫刑者奏除之曰臣聞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即入刑相爲表裏者也今律令犯罪應死刑者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贖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於甫刑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贖罪春秋保乾圖曰王者三百年一蠲法漢興以來三百二年憲令稍增科條無限又律有三家說各駮異刑法繁多宜令三公廷尉集平律令應經合義可施行者大辟二百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合爲三千與禮相應其餘千九百八十九事悉可詳除使百姓改易視聽以成大化致刑措之美傳之無窮未及施行會寵抵罪遂寢寵子忠忠後復爲尙書略依寵意奏上三十二條爲決事比以省請讞之弊又上除蠶室刑解臧吏三世禁錮狂易殺人得減重論母子兄弟相代死聽赦所代者事皆施行雖時有蠲革而舊律繁蕪未經纂集獻帝建安元年應劭又删定律令以爲漢議表奏之曰夫國之大事莫尙載籍載籍也者決嫌疑明是非賞刑之宜允執厥中俾後之人永有鑒焉故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折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逆臣董卓蕩覆王室典憲焚燎靡有孑遺開闢以來莫或茲酷今大駕東邁巡省許都拔出險難其命惟新臣竊不自揆輒撰具律本章句尙書舊事廷尉板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及春秋折獄凡二百五十篇蠲去復重爲之節文又集議駮三十篇以類相從凡八十二事其見漢書二十五漢記四皆删敘潤色以全本體其二十六博採古今瓌瑋之士德義可觀其二十七臣所創造左氏云雖有姬姜不弃憔悴雖有絲麻不弃菅蒯蓋所以代匱也是用敢露頑才廁于明哲之末雖未足綱紀國體宣洽時雍庶幾觀察增闡聖德惟因萬機之餘暇遊意省覽獻帝善之於是舊事存焉是時天下將亂百姓有土崩之勢刑罰不足以懲惡於是名儒大才故遼東太守崔實大司農鄭玄大鴻臚陳紀之徒咸以爲宜復行肉刑漢朝既不議其事故無所用及魏武帝匡輔漢室尙書令荀彧博訪百官復欲申之而少府孔融議以爲古者敦厖善否區別政閑刑清一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教故曰上失其道人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弃非所謂與時消息也紂斮朝涉之脛天下謂爲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刖一人是天下常有千八百紂也求世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夙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英布爲世大患不能止人遂爲非也適足絶人還爲善耳雖忠如鬻拳

傳如卞和智如孫臏冤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一罹刀鋸沒世不齒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陳湯之都賴魏尚之臨邊無所復施也漢開改惡之路凡為此也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弃短就長不苟革其政者也朝廷善之卒不改焉及魏國建陳紀子羣時為御史中丞魏武帝下令又欲復之使羣申其父論羣深陳其便時鍾繇為相國亦贊成之而奉常王脩不同其議魏武帝亦難以藩國改漢朝之制遂寢不行於是乃定甲子科犯釱左右趾者易以木械是時乏鐵故易以木焉又嫌漢律太重故令依律論者聽得科半使從半減也魏文帝受禪又議肉刑詳議未定會有軍事復寢時有大女劉朱撾子婦酷暴前後三婦自殺論朱減死輸作尚方因是下怨毒殺人減死之令魏明帝改士庶罰金之令男聽以罰金婦人加笞還從鞭督之例以其形體裸露故也是時承用秦漢舊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師李悝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以為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故其律始於盜賊盜賊須劾捕故著網捕二篇其輕狡越城博戲借假不廉淫侈踰制以為雜律一篇又以其律具其加減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商君受之以相秦漢承秦制蕭何定律除參夷連坐之罪增部主見知之條益事律興廄戶三篇合為九篇叔孫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張湯越宮律二十七篇趙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又漢時決事集為令甲以下三百餘篇及司徒鮑公撰嫁娶辭訟決為法比都目凡九百六卷世有增損集類為篇結事為章一章之中或事過數十事類雖同輕重乖異而通條連句上下相蒙雖大體異篇實相採入盜律有賊傷之例賊律有盜章之文興律有上獄之法廄律有逮逋之事若此之比錯糅無常後人生意各為章句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玄諸儒章句十有餘家家數十萬言凡斷罪所當由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二千二百餘言言數益繁覽者益難天子於是下詔但用鄭氏章句不得雜用餘家衞覬又奏曰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縣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轉相教授事遂施行然而律文煩廣事比衆多離本依末決獄之吏如廷尉獄吏范洪受囚絹二丈附輕法論之獄吏劉象受屬偏考囚張茂物故附重法論之洪象雖皆弃市而輕枉者相繼是時太傅鍾繇又上疏求復肉刑詔下其奏司徒王朗議又不同時議百餘人與朗同者多帝以吳蜀未平又寢其後天子又下詔改定刑制命司空陳羣散騎常侍劉邵給事黃門侍郎韓遜議郎庾嶷中郎黃休荀詵等刪約舊科傍采漢律定為魏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書官令軍中令合百八十餘篇其序略曰舊律所難知者由於六篇篇少故也篇少則文荒文荒則事寡事寡則罪漏是以後人稍增更與本體相離今制新律宜都總事類多其篇條舊律因秦法經就增三篇而具律不移因在第六罪條例既不在始又不在終非篇章之義故集罪例以為刑名冠於律首盜律有劫略恐猲和賣買人科有持質皆非盜事故分以為劫略律賊律有欺謾詐偽踰封矯制囚律有詐偽生死令景有詐自復免事類衆多故分為詐律賊律有賊伐樹木殺傷人畜產及諸亡印金布律有毀傷亡失縣官財物故分為毀亡律囚律有告劾傳覆廄律有告反逮受科有登聞道辭故分為告劾律囚律有繫囚鞫獄斷獄之法興律有上獄之事科有考事報讞宜別為篇故分為繫訊斷獄律盜律有受所監受財枉法雜律有假借不廉令乙有呵人受錢科有使者驗賂其事相類故分為請賕律盜律有勸辱強賊興律有擅興徭役具律有出賣呈科有擅作修舍事故分為興擅律興律有乏徭稽留賊律有儲峙不辦廄律有乏軍之興及舊典有奉詔不謹不承用詔書漢氏施行有小愆之反不如令輒劾以不承用詔書乏軍要斬又減以丁酉詔書丁酉詔書漢文所下不宜復以為法故別為之留律秦世舊有廄置乘傳副車食廚漢初承秦不改後以費廣稍省故後漢但設騎置而無車馬律猶著其文則為虛設故除廄律取其可用合科者以為郵驛令其告反逮驗別入告劾律上言變事以為變事令以驚事告急與興律烽燧及科令者以為驚事律盜律有還贓畀主金布律有罰贖入責以呈黃金為價科有平庸坐贓事以為償贓律律之初制無免坐之文張湯趙禹始作監臨部主見知故縱之例其見知而故不舉劾各與同罪失不舉劾各以贖論其不見不知不坐也是以文約而例通科之為制每條有違科不覺不知從坐之免不復分別而免坐繁

多宜總爲免例以省科文故更制定其由例以爲免坐律諸律令中有其教制本條無從坐之文者皆從此取法也凡所定增十三篇故就五篇合十八篇於正律九篇爲增於旁章科令爲省矣改漢舊律不行於魏者皆除之更依古義制爲五刑其死刑有三髡刑有四完刑作刑各三贖刑十一罰金六雜抵罪七凡三十七名以爲律首又改賊律但以言語及犯宗廟園陵謂之大逆無道要斬家屬從坐不及祖父母孫至於謀反大逆臨時捕之或汙潴或梟菹夷其三族不在律令所以嚴絕惡跡也賊鬬殺人以劾而亡許依古義聽子弟得追殺之會赦及過誤相殺不得報讎所以止殺害也正殺繼母與親母同防繼假之隙也除異子之科使父子無異財也毆兄姊加至五歲刑以明教化也囚徒誣告人反罪及親屬異於善人所以累之使省刑息誣也改投書棄市之科所以輕刑也正篡囚棄市之罪斷凶強爲義之蹤也二歲刑以上除以家人乞鞫之制省所煩獄也改諸郡不得自擇伏日所以齊風俗也斯皆魏世所改其大略如是其後正始之間天下無事於是征西將軍夏侯玄河南尹李勝中領軍曹羲尚書丁謐又追議肉刑卒不能決其文甚多不載及景帝輔政是時魏法犯大逆者誅及已出之女毋丘儉之誅其子甸妻荀氏應坐死其族兄顗與景帝姻通表魏帝以匄其命詔聽離婚荀氏所生女芝爲潁川太守劉子元妻亦坐死以懷姙繫獄荀氏辭詣司隸校尉何曾乞恩求沒爲官婢以贖芝命曾哀之使主簿程咸上議曰夫司寇作典建三等之制甫侯修刑通輕重之法叔世多變秦立重辟漢又修之大魏承秦漢之弊未及革制所以追戮已出之女誠欲殄醜類之族也然則法貴得中刑慎過制臣以爲女人有三從之義無自專之道出適他族還喪父母降其服紀所以明外成之節異在室之恩而父母有罪追刑已出之女夫黨見誅又有隨姓之戮一人之身內外受辟今女既嫁則爲異姓之妻如或產育則爲他族之母此爲元惡之所忽戮無辜之所重於防則不足懲姦亂之源於情則傷孝子之心男不得罪於他族而女獨嬰戮於二門非所以哀矜女弱蠲明法制之本分也臣以爲在室之女從父母之誅既醮之婦從夫家之罰宜改舊科以爲永制於是有詔改定律令文帝爲晉王患前代律令本注煩雜陳羣劉邵雖經改革而科網本密又叔孫郭馬杜諸儒章句但取鄭氏又爲偏黨未可承用於是令賈充定法律令與太傅鄭沖司徒荀顗中書監荀勖中軍將軍羊祜中護軍王業廷尉杜友守河南尹杜預散騎侍郎裴楷潁川太守周權齊相郭頎騎都尉成公綏尚書郎柳軌及吏部令史榮邵等十四人典其事就漢九章增十一篇仍其族類正其體號改舊律爲刑名法例辨囚律爲告劾繫訊斷獄分盜律爲請賕詐僞水火毀亡因事類爲衛宮違制撰周官爲諸侯律合二十篇六百二十條二萬七千六百五十七言蠲其苛穢存其清約事從中典歸於益時其餘未宜除者若軍事田農酤酒未得皆從人心權設其法太平當除故不入律悉以爲令施行制度以此設教違令有罪則入律其常事品式章程各還其府爲故事減梟斬族誅從坐之條除謀反適養母出女嫁皆不復還坐父母棄市省禁固相告之條去捕亡亡沒爲官奴婢之制輕過誤老小女人當罰金杖罰者皆令半之重姦伯叔母之令棄市淫寡女三歲刑崇嫁娶之要一以下娉爲正不理私約峻禮教之防準五服以制罪也凡律令合二千九百二十六條十二萬六千三百言六十卷故事三十卷泰始三年事畢表上武帝詔曰昔蕭何以定律令受封叔孫通制儀爲奉常賜金五百斤弟子百人皆爲郎夫立功立事古今之所重宜加祿賞其詳考差叙輒如詔簡異弟子百人隨才品用賞帛萬餘匹武帝親自臨講使裴楷執讀四年正月大赦天下乃班新律其後明法掾張裴又注律表上之其要曰律始於刑名者所以定罪制也終於諸侯者所以畢其政也王政布於上諸侯奉於下禮樂撫於中故有三才之義焉其相須而成若一體焉刑名所以經略罪法之輕重正加減之等差明發衆篇之多義補其章條之不足較舉上下綱領其犯盜賊詐僞請賕者則求罪於此作役水火畜養守備之細事皆求之作本名告訊爲之心舌捕繫爲之手足斷獄爲之定罪名例齊其制自始及終往而不窮變動無常周流四極上下無方不離于法律之中也其知而犯之謂之故意以爲然謂之失違忠欺上謂之謾背信藏巧謂之詐虧禮廢節謂之不敬兩訟相趣謂之鬬兩和相害謂之戲無變斬擊謂之賊不意誤犯謂之過失逆節絕理謂之

不道陵上僭貴謂之惡逆將害未發謂之戕唱首先言謂之造意二人對議謂之謀制眾建計謂之率不和謂之強攻惡謂之略三人謂之群取非其物謂之盜貨財之利謂之贓凡二十者律義之較名也夫律者當慎其變審其理若不承用詔書無故失之刑當從贖謀反之同伍實不知情當從刑此故失之變也卑與尊鬭皆為賊鬭之加兵刃水火中不得為戲戲之重也向人室廬道徑射不得為過失之禁也都城人眾中走馬殺人當為賊賊之似也過失似賊戲似鬭鬭而殺傷傍人又似誤盜傷縛守似強盜呵人取財似受賕囚辭所連似告劾諸勿聽理似故縱持質似恐猲如此之比皆為無常之格也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意善功惡以金贖之故律制生罪不過十四等死刑不過三徒加不過六囚加不過五累作不過十一歲累笞不過千二百刑等不過一歲金等不過四兩月贖不計日日作不拘月歲數不疑閏不以加至死并死不復加不可累者故有并數不可并數乃累其加以加論者但得其加與加同者連得其本不在次者不以通論以人得罪與人同以法得罪與法同侵生害死不可齊其防親疏公私不可常其教禮樂崇於上故降其刑刑法閑於下故全其法是故尊卑敘仁義明九族親王道平也律有事狀相似而罪名相涉者若加威勢下手取財為強盜不自知亡為縛守將中有惡言為恐猲不以罪名呵為呵人以罪名呵為受賕劫名其財為持質此八者以威勢得財而名殊者也即不求自與為受求所監求而後取為盜賊輸入呵受為留難斂人財物積藏於官為擅賦加毆擊之為戮辱諸如此類皆為以威勢得財而罪相似者也夫刑者司理之官理者求情之機情者心神之使心感則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暢於四支發於事業是故姦人心愧而面赤內怖而色奪論罪者務本其心審其情精其事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然後乃可以正刑仰手似乞俯手似奪捧手似謝擬手似訴拱臂似自首攘臂似格鬭矜莊似威怡悅似福喜怒憂懽貌在聲色奸真猛弱候在視息出口有言當為告下手有禁當為賊喜子殺怒子當為戲怒子殺喜子當為賊諸如此類自非至精不能極其理也律之名例非正文而分明也若八十非殺傷人他皆勿論即誣告謀反者反坐十歲不得告

者人即奴婢捍主主得謁殺之賊燒人廬舍積聚盜贓五匹以上棄市即燔官府積聚盜亦當與同毆人教令者與同罪即令人毆其父母不可與行者同得重也若得遺物強取強乞之類無還贓法隨例畀之文法律中諸不敬違儀失式及犯罪為公為私贓入身不入身皆隨事輕重取法以例求其名也夫理者精玄之妙不可以一方行也律者幽理之奧不可以一體守也或計過以配罪或化略不循常或隨事以盡情或趣舍以從時或推重以立防或引輕而就下公私廢避之宜除削重輕之變皆所以臨時觀釁使用法執詮者幽於未制之中采其根牙之微致之於機格之上稱輕重於豪銖考輩類於參伍然後乃可以理直刑正夫奉聖典者若操刀執繩刀妄加則傷物繩妄彈則侵直梟首者惡之長斬刑者罪之大棄市者死之下髡作者刑之威贖罰者誤之誡王者立此五刑所以寶君子而逼小人故為敕慎之經皆擬周易有變通之體焉欲令提綱而大道清舉略而王法齊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通天下之志唯忠也斷天下之疑唯文也切天下之情唯遠也彌天下之務唯大也變無常體唯理也非天下之賢聖孰能與於斯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格刑殺者是冬震曜之象髡罪者似秋彫落之變贖失者是春陽悔吝之疵也五刑成章輒相依准法律之義焉是時侍中盧珽中書侍郎張華又表抄新律諸死罪條目懸之亭傳以示兆庶有詔從之及劉頌為廷尉頻表宜復肉刑不見省又上言曰臣昔上行肉刑從來積年遂寢不論臣竊以為議者拘孝文之小仁而輕違聖王之典刑未詳之甚莫過於此今死刑重故非命者眾生刑輕故罪不禁姦所以然者肉刑不用之所致也今為徒者類性元惡不軌之族也去家懸遠作役山谷飢寒切身志不聊生雖有廉士介者茍慮不首死則皆為盜賊豈況本性奸凶無賴之徒乎又令徒富者輸財解日歸家乃無役之人也貧者起為姦盜又不制之虜也不刑則罪無所禁不制則羣惡橫肆為法若此近不盡善也是以徒亡日屬賊盜日煩亡之數者至有十數得輒加刑日益一歲此為終身之徒也自顧反善無期而災困逼身其志亡思盜勢不得息事使之然也古者用刑以止刑今反於此諸重犯亡者發

過三寸輒重髡之此以刑生刑加作一歲此以徒生徒也亡者積多繫囚猥畜
議者曰囚不可不赦復從而赦之此謂刑不制罪法不勝姦下知法之不勝相
聚而謀為不軌月異而歲不同故自頃年以來姦惡陵暴所在充斥議者不深
思此故而曰肉刑於名忤聽忤聽孰與盜賊不禁聖王之制肉刑遠有深理其
事可得而言非徒懲其畏剝割之痛而不為也乃去其為惡之具使夫姦人無
用復肆其志止姦絕本理之盡也亡者刖足無所用復亡盜者截手無所用復
盜淫者割其勢理亦如之除惡塞源莫善於此非徒然也此等已刑之後便各
歸家父母妻子共相養恤不流離於塗路有今之困創愈可役上準古制隨宜
業作雖已刑殘不為虛棄而所患都塞又生育繁阜之道自若也今宜取死刑
之限輕及三犯逃亡淫盜悉以肉刑代之其三歲刑以下已自杖罰遣又宜制
其罰數使有常限不得減此其有宜重者又任之官長應四五歲刑者皆髡笞
笞至一百稍行使各有差悉不復居作然後刑不復生刑徒不復生徒而殘體
為戮終身作誡人見其痛畏而不犯必數倍於今且為惡者隨發被刑去其為
惡之具此為諸已刑者皆良士也豈與全其為姦之手足而蹴居必死之窮地
同哉而猶曰肉刑不可用臣竊以為不識務之甚也臣昔常侍左右數聞明詔
謂肉刑宜用事便於政願陛下信獨見之斷使夫能者得奉聖慮行之於今比
填溝壑冀見太平周禮三赦三宥施於老幼悼耄黔黎不屬逮者此非為惡之
所出故刑法逆舍而宥之至於自非此族犯罪則必刑而無赦此政之理也暨
至後世以時嶮多難因赦解結權以行之又不以寬罪人也至今恆以罪積獄
繁赦以散之是以赦愈數而獄愈塞如此不已將至不勝原其所由肉刑不用
之故也今行肉刑非徒不積且為惡無具則姦息去此二端獄不得繁故無取
於數赦於政體勝矣疏上又不見省至惠帝之世政出羣下每有疑獄各立私
情刑法不定獄訟繁滋尚書裴頠表陳之曰夫天下之事多塗非一司之所管
中才之情易撓賴恆制而後定先王知其所以然也是以辨方分職為之準局
準局既立各掌其務刑賞相稱輕重無二故下聽有常羣吏安業也舊官掖
廟有水火毀傷之變然後尚書乃躬自奔赴其非此也皆止於郎令史而已刑

罰所加各有常刑去元康四年大風之後廟闕屋瓦有數枚傾落免太常荀寓
于時以嚴詔所譴莫敢據正然內外之意僉謂事輕責重有違於常會五年二
月有大風主者懲懼前事臣新拜尚書始三日本曹尚書有疾權令兼出按行
蘭臺主者乃瞻望阿棟之間求索瓦之不正者得棟上瓦小邪十五處或是始
瓦時邪蓋不足言風起倉卒臺官更往太常按行不及得周文書未至之頃便
競相禁止臣以權宜宣出出還使寵不復得窮其事而本曹據執却問無已臣
時具加解遣而主者畏咎不從臣言禁止太常復興刑獄昔漢氏有盜廟玉環
者文帝欲族誅釋之但處以死刑曰若侵長陵一抔土何以復加文帝從之大
晉垂制深惟經遠山陵不封園邑不飾墓而不墳同乎山壤是以丘阪存其陳
草使齊乎中原矣雖陵兆尊嚴唯毀發然後族之此古典也若登踐犯損失盡
敬之道事止刑罪可也去八年奴聽教加誣周龍燒草廷尉遂奏族龍一門八
口并命會龍獄翻然後得免考之情理準之前訓所處實重今年八月陵上荊
一枝圍七寸二分者被斫司徒太常奔走道路雖知事小而案劾難測搔擾驚
馳各競免負于今太常禁止未解近日太祝署失火燒屋三間半署在廟北隔
道在重牆之內又即已滅頻為詔旨所問主者以詔旨使問頻繁便責尚書不
即案行輒禁止尚書免皆在法外刑書之文有限而舛違之故無方故有臨時
議處之制誠不能皆得循常也至於此事皆為過當每相逼迫不復以理上替
聖朝畫一之德下損崇禮大臣之望臣愚以為犯陵上草木不應乃用同產異
刑之制案行奏劾應有定準相承務重體例遂虧或因餘事得容淺深頠雖有
此表曲議猶不止時劉頌為三公尚書又上疏曰自近世以來法漸多門令甚
不一臣今備掌刑斷職思其憂謹具啓聞臣竊伏惟陛下為政每盡善故事
求曲當則例不得直盡善故法不得全何則夫法者固以盡理為法而上求盡
善則諸下牽文就意以赴主之所許是以法不得全刑書徵文徵文必有乖於
情聽之斷而上安於曲當故執平者因文可引則生二端是法多門令不一則
吏不知所守下不知所避姦偽者因法之多門以售其情所欲淺深苟斷不一
則居上者難以檢下於是事同議異獄犴不平有傷於法古人有言人主詳其

致荒人主期其事理詳匪他盡善則法傷故其政荒也期者輕重之當雖不厭情苟入於文則循而行之故其事理也夫善用法者忍違情不厭聽之斷輕重雖不允人心經於凡覽若不可行法乃得直又君臣之分各有所司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守文理有窮塞故使大臣釋滯事有時宜故人主權斷主者守文若釋之執犯蹕之平也大臣釋滯若公孫弘斷郭解之獄也人主權斷若漢祖戮丁公之為也天下萬事自非斯格重為故不近似此類不得出以意妄議其餘皆以律令從事然後法信於下人聽不惑吏不容姦可以言政人主軌斯格以責羣下大臣小吏各守其局則法一矣古人有言善為政者看人設教看人設教制法之謂也又曰隨時之宜當務之謂也然則看人隨時在大量也而制其法法軌既定則行之行之信如四時執之堅如金石羣吏豈得在成制之內復稱隨時之宜傍引看人設教以亂政典哉何則始制之初固已看人而隨時矣今若設法未盡當則宜改之若謂已善不得盡以為制而使奉用之司公得出入以差輕重也夫人君所與天下共者法也已令四海不可以不信以為教方求天下之不慢不可繩以不信之法且先識有言人至愚而不可欺也不謂平時背法意斷不勝百姓願也上古議事以制不為刑辟夏殷及周書法象魏三代之君齊聖然咸弃曲當之妙鑒而任徵文之直準非聖有殊所遇異也今論時敎不及中古而執平者欲適情之所安自託於議事以制臣竊以為聽言則美論理則違然天下至大事務衆雜時有不得悉循文如令故臣謂宜立格為限使主者守文死生以之不敢錯思於成制之外以差輕重則法恆全事無正據名例不及大臣論當以釋不滯則事無閡至如非常之斷出法賞罰若漢祖戮楚臣之私己封趙氏之無功唯人主專之非奉職之臣所得擬議然後情求傍請之跡絕似是而非之奏塞此蓋齊法之大準也主者小吏處事無常何則無情則法徒克有情則撓法積克似無私然乃所以得其私又恆所岨以衞其身斷當恆克世謂盡公時一曲法乃所不疑故人君不善倚深似公之斷而責守文如令之奏然後得為有檢此又平法之一端也夫出法權制指施一事厭情合聽可適耳目誠有臨時當意之快勝於徵文不允人心也然起為經制終年施用恆得一而失十故小有所得者必大有所失近有所漏者必遠有所苞故諳事識體者善權輕重不以小害大不以近妨遠忍曲當之近適以全簡直之大準不牽於凡聽之所安必守徵文以正例每臨其事恆御此心以決斷此又法之大概也又律法斷罪皆當以法律令正文若無正文依附名例斷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論法吏以上所執不同得為異議如律之文守法之官唯當奉用律令至於法律之內所見不同迺得為異議也今限法曹郎令史意有不同為駮唯得論釋法律以正所斷不得援求諸外論隨時之宜以明法官守局之分詔下其事侍中太宰汝南王亮奏以為夫禮以訓世而法以整俗理化之本事實由之若斷不斷常輕重隨意則王憲不一人無所錯矣故觀人設教在上之舉守文直法臣吏之節也臣以去太康八年隨事異議周懸象魏之書漢詠畫一之法誠以法與時共義不可二今法素定而法為議則有所開長以為宜如頌所啟為永久之制於是門下屬三公曰昔先王議事以制自中古以來執法斷事既以立法誠不宜復求法外小善也若常以善奪法則人逐善而不忌法其害甚於無法也按啟事欲令法令斷一事無二門郎令史以下應復出法駮按隨事以聞也及于江左元帝為丞相時朝廷草創議斷不循法律人立異議高下無狀主簿熊遠奏曰禮以崇善法以閑非故禮有典法有常防人之懸而無邪心是以周建象魏之制漢創畫一之法故能闡弘大道以至刑厝律令之作由來尚矣經賢智歷夷險隨時斟酌最為周備自軍興以來法度陵替至於處事不用律令競作屬命人立異議曲適物情虧傷大例府立節度復不奉用臨事改制朝作夕改至於主者不敢任法每輒關諮委之大官非為政之體若本曹處事不合法令監司當以法彈違不得動用開塞以壞成事按法蓋粗術非妙道也矯割物情以成法耳若每隨物情輒改法制此為以情壞法法之不一是謂多門開人事之路廣私請之端非先王立法之本意也凡為駮議者若違律令節度當合經傳及前比故事不得任情以破成法愚謂宜令錄事更立條制諸立議者皆當引律令經傳不得直以情言無所依準以虧舊典也若開塞從宜權道制物此是人君之所得行非臣子所宜專用主者唯

當徵文據法以事為斷耳是時帝以權宜從事尚未能從而河東衞展為晉王
大理考擿故事有不合情者又上書曰今施行詔書有考子正父死刑或鞭父
母問子所在近主者所稱庚寅詔書舉家逃亡家長斬若長是逃亡之主斬之
雖重猶可設子孫犯事將考祖父逃亡逃亡是子孫而父祖嬰其酷傷順破教
如此者衆相隱之道離則君臣之義廢君臣之義廢則犯上之奸生矣秦網密
文峻漢興掃除煩苛風移俗易幾於刑厝大人革命不得不蕩其穢匿通其圮
滯今詔書宜除者多有便於當今著為正條則法差簡易元帝令曰禮樂不興
則刑罰不中是以明罰勑法先王所慎自元康以來事故薦臻法禁滋漫大理
所上宜朝堂會議蠲除詔書不可用者此孤所虛心者也及帝即位展為廷尉
又上言古者肉刑事經前聖漢文除之增加大辟今人戶彫荒百不遺一而刑
法峻重非句踐養胎之義也愚謂宜復古施行以隆太平之化詔內外通議於
是驃騎將軍王導太常賀循侍中紀瞻中書郎庾亮大將軍諮議參軍梅陶散
騎郎張嶷等議以肉刑之典由來尚矣肇自古先以及三代聖哲明王所未曾
改也豈是漢文常主所能易者乎時蕭曹已沒絳灌之徒不能正其義逮班固
深論其事以為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又死刑太重生刑太輕生刑縱於上
死刑怨於下輕重失當故刑政不中也且原先王之造刑也非以過怒也非以
殘人也所以救奸所以當罪今盜者竊人之財淫者好人之色亡者避叛之役
皆無殺害也則刖之以刑刑之則止而加之斬戮戮過其罪死不可生縱虐於
此歲以巨計此迺仁人君子所不忍聞而況行之於政乎若乃惑其名而不練
其實惡其生而趣其死此畏水投舟避坎蹈井愚夫之不若何取於政哉今大
晉中興遵復古典率由舊章起千載之滯義拯百殘之遺黎使皇典廢而復存
黔首死而更生至義暢于三代之際遺風播乎百世之後生肉枯骨惠侔造化
豈不休哉惑者乃曰死猶不懲而況於刑然人者冥也其至愚矣雖加斬戮忽
為灰土死事日往生欲日存未以為改若刑諸市朝朝夕鑒戒刑者詠為惡之
永痛惡者覩殘刖之長廢故足懼也然後知先王之輕刑以御物顯誡以懲愚
其理遠矣尚書令刁協尚書薛兼等議以為聖上悼殘荒之遺黎傷犯死之繁
衆欲行刖以代死刑使犯死之徒得存性命則率土蒙更生之澤兆庶必懷恩
以反化也今中興祚隆大命惟新誠宜設寬法以育人然懼羣小愚蔽習翫所
見而忽異聞或未能咸服愚謂行刑之時先明申法令樂刑者刖甘死者殺則
心必服矣古典刑不上大夫今士人有犯者謂宜如舊不在刑例則進退為允
尚書周顗郎曹彥中書郎桓彝等議以為復肉刑以代死誠是聖王之至德哀
矜之弘私然竊以為刑罰輕重隨時而作時人少罪而易威則從輕而寬之時
人多罪而難威則宜死刑而濟之肉刑平世所應立非救弊之宜也方今聖化
草創人有餘奸習惡之徒為非未已截頭絞頸尚不能禁而乃更斷足劓鼻輕
其刑罰使欲為惡者輕犯寬刑蹈罪更衆是為輕其刑以誘人於罪殘其身以
加楚酷也昔之畏死刑以為善人者今皆犯輕刑而殘其身畏重之常人反為
犯輕而致囚此則何異斷刖常人以為恩仁邪受刑者轉廣而為非者日多踊
貴屨賤有鼻者醜也徒有輕刑之名而實開長惡之源不如以殺止殺重以全
輕權小停之須聖化漸著兆庶易威之日徐施行也議奏元帝猶欲從展所上
大將軍王敦以為百姓習俗日久忽復肉刑必駭遠近且逆寇未殄不宜有慘
酷之聲以聞天下於是乃止咸康之世庾冰好為糾察近於繁細後益矯違復
存寬縱疏密自由律令無用矣至安帝元興末桓玄輔政又議欲復肉刑斬左
右趾之法以輕死刑命百官議蔡廓上議曰建邦立法弘教穆化必隨時置制
德刑兼施長貞一以閑其邪教禁以檢其慢灑湛露以流潤厲嚴霜以肅威雖
復質文迭用而斯道莫革肉刑之設肇自哲王蓋由曩世風淳人多惇謹圖像
既陳則機心直戢刑人在塗則不逞改操故能勝殘去殺化隆無為季末澆偽
設網彌密利巧之懷日滋恥畏之情轉寡終身劇役不足止其奸況乎黥劓豈
能反於善徒有酸慘之聲而無濟俗之益至於弃市之條實非不赦之罪事非
手殺考律同歸輕重均科減降路塞鍾陳以之抗言元皇所為留愍今英輔翼
贊道邁伊周誠宜明慎用刑愛人弘育申哀矜以革濫移大辟於支體全性命
之至重恢繁息於將來而孔琳之議不同用王朗夏侯玄之旨時論多與琳之
同故遂不行

晉書卷三十

晉書卷三十考證

刑法志淫越肅刑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贖罪

○監本千五百下衍七字今以上四百一十及下七十九核之則此當作千五百乃合千九百八十九之數也故刪去

晉書卷三十考證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一

后妃上

夫乾坤定位男女流形伉儷之義同歸貴賤之名異等若乃作配皇極齊體紫宸象玉牀之連後星喻金波之合羲璧爰自夏古是崇元妃降及中年乃稱王后四人並列光于帝嚳之宮二妃同降著彼有虞之典夏商以上六宮之制其詳靡得而聞焉爰暨以降五聖之規其事可略而言矣周禮天子立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王者內職故婚義曰天子之與后如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由斯而談其所從來遠矣故能母儀天下助宣王化德均載物比大坤維宗廟歆其蘋蘩宮掖俟其交泰是以哲王垂憲尤重造舟之禮詩人立言先獎葛覃之訓後庭流景所以裁其宴私房樂希聲是用節其容止履端正本抑斯之謂歟若乃娉納有方防閑有禮肅尊儀而修四德體柔範而弘六義陰教洽於宮闈淑譽騰於區域則玄雲入戶上帝錫母萌之符黃神降徵坤靈贊壽丘之道終能鼎祚惟永胤嗣克昌至若儷極虧閑遠天作孽倒裳衣於袵席感朓側於弦望則龍漦結釁宗周鞠為黍苗燕尾挺災隆漢墜其枌社矣自曹劉內主位以色登甄衛之家榮非德舉淫荒挺性虧西郊之禮容婉孌含辭作南國之奇態釁觴由斯外入穢德於是內宣椒掖播晨牝之風蘭殿絕河睢之響采言彤史大練之範遂復緬視青蒲脫珥之獻替矣晉承其末與世污隆宣皇創基功弘而道屈穆后一善勳侔於十亂洎乎太祖始納邁賈家既而帝掩執扇將行請託后採長白實彰妬忌之情實納短青竟膺禮士之譏得失遺跡煥在緗緗興誠所由義同畫一故列其本事以為后妃傳云

宣穆張皇后

宣穆張皇后諱春華河內平臯人也父汪魏粟邑令母河內山氏司徒濤之從祖姑也后少有德行智識過人生景帝文帝平原王幹南陽公主宣帝初辭魏武之命託以風痺嘗暴書遇暴雨不覺自起收之家惟有一婢見之后乃恐事泄致禍遂手殺之以滅口而親自執爨帝由是重之其後柏夫人有寵后罕得進見帝嘗臥疾后往省病帝曰老物可憎何煩出也后慚恚不食將自殺諸子亦不食帝驚而致謝后乃止帝退而謂人曰老物不足惜慮困我好兒耳魏正始八年崩時年五十九葬洛陽高原陵追贈廣平縣君咸熙元年追號宣穆妃及武帝受禪追尊為皇后

景懷夏侯皇后

景懷夏侯皇后諱徽字媛容沛國譙人也父尚魏征南大將軍母曹氏魏德陽鄉主后雅有識度帝每有所為必豫籌畫魏明帝世宣帝居上將之重諸子並有雄才大略后知帝非魏之純臣而后既魏氏之甥帝深忌之青龍二年遂以鴆崩時年二十四葬峻平陵武帝登阼初未追崇弘訓太后每以為言泰始二年始加號諡后無男生五女

景獻羊皇后

景獻羊皇后諱徽瑜泰山南城人父衜上黨太守后母陳留蔡氏漢左中郎將邕之女也后聰敏有才行景懷皇后崩景帝更娶鎮北將軍吳質女見黜復納后無子武帝受禪居弘訓宮號弘訓太后泰始九年追贈蔡氏濟陽縣君諡曰穆咸寧四年太后崩時年六十五祔葬峻平陵

文明王皇后

文明王皇后諱元姬東海郯人也父肅魏中領軍蘭陵侯后年八歲誦詩論尤善喪服苟有文義目所一見必貫於心年九歲遇母疾扶侍不捨左右衣不解帶者久之每先意候指動中所適由是父母令摠家事每盡其理祖朗甚愛異之曰興吾家者必此女也惜不為男矣年十二朗薨后哀戚哭泣發於自然其父益加敬異既笄歸于文帝生武帝及遼東悼王定國齊獻王攸城陽哀王兆廣漢殤王廣德京兆公主后事舅姑盡婦道謙沖接下嬪御有序及居父喪身不勝衣言與淚俱時鍾會以才能見任后每言於帝曰會見利忘義好為事端寵過必亂不可大任會後果反武帝受禪尊為皇太后宮曰崇化初置宮卿重選其職以太常諸葛緒為衛尉太僕劉原為太僕宗正曹楷為少府后雖處尊位

位不忘素業躬執紡績器服無文御浣濯之衣食不參味而敦睦九族垂心萬物言必典禮浸潤不行帝以后母羊氏未崇謚號泰始三年下詔曰昔漢文追崇靈文之號武宣有平原博平之封咸所以奉尊尊之敬廣親親之恩也故衞將軍蘭陵景侯夫人羊氏含章體順仁德醇備內承世冑出嬪大國三從之行率禮無違仍遭不造頻喪統嗣撫育衆胤克成家道母儀之教光于邦族誕啓聖明祚流萬國而早世殂隕不逮休寵皇太后孝思蒸蒸永慕罔極朕感存遺訓追遠傷懷其封夫人爲縣君依德紀謚主者詳如舊典於是使使持節謁者何融追謚爲平陽縣君四年后崩時年五十二合葬崇陽陵將遷祔帝手疏后德行命史官爲哀策曰明明先后與我晉道暉章淑問以翼皇考遂德實獻大業有造貽厥孫謀堂構是保庶黃復顯永享難老奄然登遐棄我何早沉哀罔訴如何昊天嗚呼哀哉厥初生民樹之惠康帝遷明德顯于先皇天立厥配我皇是光作邦作對德音無斁啓予不弔天篤降殃日沒明爽中年隕喪氣殘在疚永懷推傷尋惟景行於穆不已海岱降靈世荷繁祉永錫祚胤篤生文母誕膺純和淑慎容止質直不渝體茲孝友詩書是悅禮籍是紀三從無違中饋允理追惟先后勞謙是衍愛初在室竭力致養嬪于大邦皇基是相綏靜膺化帝業以創內敘幾御外叶時雍履信居順德行洽暢密勿無荒劬勞克讓崇儉抑華沖素是放雖享崇高歡喜未奏胡寧棄之我將曷仰咨余不造大罰屢臻皇考背世始踰三年仰奉慈親冀無後艱凶災仍集何辜于天嗚呼哀哉靈輔夙駕啓祖中闈龍輀勤軫旣往不追哀哀皇妣永潛靈暉進攀梓宮顧接素屏管翣痛離告離依祈情瞻靡以紓傷悲銜或有聞顧予孤遺嗚呼哀哉其後帝追慕不已復下詔曰外曾祖母故司徒王朗夫人楊氏舅氏尊屬劉二從母先后至愛每惟聖善教睦遺旨渭陽之感永懷靡及其封楊夫人及從母爲鄉君邑各五百戶太康七年追贈繼祖母夏侯氏爲滎陽鄉君

武元楊皇后

武元楊皇后諱豔字瓊芝弘農華陰人也父文宗見外戚傳母天水趙氏早卒后依舅家舅妻仁愛親乳養后遣他人乳其子及長又隨後母段氏依其家后少聰慧善書姿質美麗閑於女工有善相者嘗相后當極貴文帝聞而爲世子聘焉甚被寵遇生毗陵悼王軌惠帝秦獻王柬平陽新豐陽平公主武帝卽位立爲皇后有司奏依漢故事皇后太子各食湯沐邑四十縣而帝以非古典不許后追懷舅氏之恩顯官趙俊納俊兄虞女粲於後宮爲夫人帝以皇太子不堪奉大統密以語后后曰立嫡以長不以賢豈可動乎初賈充妻郭氏使賂后求以女爲太子妃及議太子婚帝欲娶衞瓘女然后盛稱賈后有淑德又密使太子太傅荀顗進言上乃聽之泰始中帝博選良家以充後宮先下書禁天下嫁娶使宦者乘使車給騶騎馳傳州郡召充選者使后揀擇后性妬惟取潔白長大其端正美麗者並不見留時卞藩女有美色帝掩扇謂后曰卞氏女佳后曰藩三世后族其女不可枉以卑位帝乃止司徒李胤鎮軍大將軍胡奮廷尉諸葛沖太僕臧權侍中馮蓀祕書郎左思及世族子女並充三夫人九嬪之列司冀兗豫四州二千石將吏家補良人以下名家盛族子女多敗衣瘁貌以避之及后有疾見帝素幸胡夫人恐後立之慮太子不安臨終枕帝膝曰叔父駿女男胤有德色願陛下以備六宮因悲泣帝流涕許之泰始十年崩于明光殿絕于帝膝時年三十七詔曰皇后逮事先后常冀能終始永奉宗廟一旦殂隕痛悼傷懷每自以夙喪二親於家門之情特隆又有心欲改葬父祖以頃者務崇儉約初不有言近垂困說此意情亦愍之其使領前軍將軍駿等自克改葬之宜至時主者供給葬事賜謚母趙氏爲縣君以繼母段氏爲鄉君傳不云乎愼終追遠民德歸厚且使亡者有知尙或嘉之於是有司卜吉宅兆有期乃命史臣作哀策敘懷其辭曰天地配序成化兩儀王假有家道在伉儷姜嫄佐嚳二妃興嬀仰希古昔冀亦同規今胡不然景命夙虧嗚呼哀哉我應圖籙統臨萬方正位于內實在嬪嬙天作之合駿發之祥河嶽降靈啓祚華陽奕世豐衍朱紱斯煌纘女惟行受命溥將來翼家邦憲度是常藹藹陰教徽音穆揚昔我先妣暉曜休光后承前訓奉述遺芳宮闈穆音雍序無荒如何不弔背世隕喪蓋齊無主長去蒸嘗追懷永悼率土摧傷嗚呼哀哉陵兆旣窆將遷幽都宵陳夙駕元妃其祖宮闈遂啓背離崇陛寢殿祖布綃帷含翳翠華旒翣旂旐曾象容車

金路晻藹裳帳不舒千乘動軫六驥躊躇銘旌樹表翣柳雲敷祁祁同軌岌岌烝徒執不云懷哀感萬夫寧神虞卜安體玄廬土房陶簋齊制遂初依行紀謚聲被八區雖背明光亦歸皇姑沒而不朽世德作謨嗚呼哀哉乃葬于峻陽陵

武悼楊皇后

武悼楊皇后諱芷字季蘭小字男胤元后從妹父駿別有傳以咸寧二年立為皇后婉嫕有婦德美暎椒房甚有寵生渤海殤王早薨遂無子太康九年后率內外夫人命婦躬桑于西郊賜帛各有差太子妃賈氏妬忌帝將廢之后言于帝曰賈公閭有勳社稷猶當數世宥之賈妃是其親女正復妬忌之閒不足以一眚掩其大德后又數誡厲妃妃不知后之助己因以致恨謂后搆之於帝忿怨彌深及帝崩尊為皇太后賈后凶悖忌后父駿執權遂誣駿為亂使楚王瑋與東安王繇稱詔誅駿內外隔塞后題帛為書射之城外曰救太傅者有賞賈后因宣言太后同逆駿既死詔使後軍將軍荀悝送后于永寧宮特全后母高都君龐氏之命聽就后居止賈后諷羣公有司奏曰皇太后陰漸姦謀圖危社稷飛箭繫書要募將士同惡相濟自絕于天魯侯絕文姜春秋所許蓋以奉順祖宗任至公於天下陛下雖懷無已之情臣下不敢奉詔可宣勑王公於朝堂會議詔曰此大事更詳之有司又奏駿藉外戚之資居冢宰之任陛下既居諒闇委以重權至乃陰圖凶逆布樹私黨皇太后內為脣齒叶同逆謀禍釁既彰背捍詔命阻兵負衆血刃宮省而復流書募衆以獎凶黨上背祖宗之靈下絕億兆之望昔文姜與亂春秋所貶呂宗叛戾高后降配宜廢皇太后為峻陽庶人中書監張華等以為太后非得罪於先帝者也今黨其所親為不母於聖世宜依孝成趙皇后故事曰武帝皇后處之離宮以全貴終之恩尚書令下邳王晃等議曰皇太后與駿潛謀欲危社稷不可復奉承宗廟配合先帝宜貶尊號廢詣金墉城於是有司奏請從晃等議廢太后為庶人遣使者以太牢告于郊廟以奉承祖宗之命稱萬國之望至於諸所供奉可順聖恩務從豐厚詔不許有司又固請乃可之又奏楊駿造亂家屬應誅詔原其妻龐命以慰太后之心今太后廢為庶人請以龐付廷尉行刑詔曰聽龐與庶人相隨有司希賈后旨固請乃從之龐臨刑太后抱持號叫截髮稽顙上表詣賈后稱妾請全母命不見省初太后尚有侍御十餘人賈后奪之絕膳而崩時年三十四在位十五年賈后又信妖巫謂太后必訴冤先帝乃覆而殯之施諸厭劾符書藥物衆嘉元年追復尊號別立廟神主不配武帝至成帝咸康七年下詔使內外詳議衛將軍虞潭議曰世祖武皇帝光有四海元皇后應乾作配元后既崩悼后繼作至楊駿肆逆禍延天母孝懷皇帝追復號謚豈不以鯀殛禹興義在不替者乎又太寧二年臣忝宗正帝譜泯棄罔所循按時博諮舊齒以定昭穆與故驃騎將軍華恆尚書荀崧侍中荀邃因舊譜參論撰次尊號之重一無改替今聖上孝思祗肅禋祀詢及羣司將以恢定大禮臣輒思議伏見惠皇帝起居注羣臣議奏列駿作逆謀危社稷引魯之文姜漢之呂后臣竊以文姜雖莊公之母實為父讎呂后寵樹私戚幾危劉氏按此二事異於今日昔漢章帝竇后殺和帝之母和帝即位盡誅諸竇當時議者欲貶竇后及后之亡欲不以禮葬和帝以奉事十年義不可違臣子之道務從豐厚仁明之稱表於往代又見故尚書僕射裴頠議悼后故事稱繼母雖出追服無改是以孝懷皇帝尊崇號謚還葬峻陵此則母子道全而廢事蕩革也于時祭於弘訓之宮未入太廟蓋是事之未盡非義典也若以悼后復位為宜則應配食世祖若以復之為非則諱謚宜闕未有位號居正而偏祠別室者也若以孝懷皇帝私隆母子之道特為立廟者此苟崇私情有虧國典則國譜帝諱皆宜除棄匪徒不得同祠於世祖之廟也會稽王昱中書監庾冰中書令何充尚書令諸葛恢尚書謝廣光祿勳留權丹陽尹殷融護軍將軍馮懷散騎常侍鄧逸等咸從潭議由是太后配食武帝

左貴嬪

左貴嬪名芬兄思別有傳芬少好學善綴文名亞於思武帝聞而納之泰始八年拜修儀受詔作愁思之文因為離思賦曰生蓬戶之側陋兮不閑習於文符不見圖畫之妙像兮不聞先哲之典謨既愚陋而寡識兮謬忝廁於紫廬非草茅之所處兮恆怵惕以憂懼懷思慕之切怛兮兼始終之萬慮嗟隱憂之沉積兮獨鬱結而靡訴意慘憒而無聊兮思纏綿以增慕夜耿耿而不寐兮魂憧憧

而至曙風蕭蕭而四起兮霜皚皚而依庭日晻曖而無光兮氣懰慄以冽清懷慼之多感兮患涕淚之自零昔伯瑜之婉孌兮每綵衣以娛親悼今日之乖隔兮奄與家爲參辰豈相去之云遠兮曾不盈乎數尋何宮禁之清切兮欲瞻覩而莫因仰行雲以歔欷兮涕流射而沾巾惟屈原之哀感兮嗟悲傷於離別彼城闕之作詩兮亦以日而喻月況骨肉之相於兮永緬邈而兩絕長含哀而抱戚兮仰蒼天而泣血亂曰骨肉至親化爲它人永長辭兮慘愴愁悲夢想魂歸見所思兮驚寤號咷心不自聊泣漣洏兮援筆舒情涕淚增零訴斯詩兮後爲貴嬪姿陋無寵以才德見禮體羸多患常居薄室帝每遊華林輒回輦過之言及文義辭對清華左右侍聽無不稱美及元楊皇后崩芬獻誄曰惟泰始十年秋七月景寅晉元皇后楊氏崩嗚呼哀哉昔有莘適殷妾姒歸周宣德中闈徽音永流樊衛二姬匡齊翼楚馬鄧兩妃亦毗漢主峨峨元后光嬪晉宮伉儷聖皇比蹤往古遭命不永背陽即陰六宮號咷四海慟心嗟予鄙妾銜恩特深追慕三良甘心自沉何用存思不忘德音何用紀述託辭翰林乃作誄曰赫赫元后出自有楊奕世朱輪燿彼華陽惟嶽降神顯茲禎祥篤生英媛休有烈光含靈握文異于庶姜和暢春日操厲秋霜疾彼攸遂敎此義方率由四敎匪怠匪荒行周六親徽音顯揚顯揚伊何京室是臧乃娉乃納聿嬪聖皇正位閨闥惟德是將鳴珮有節發言有章仰觀列圖俯覽篇籍顧問女史咨詢竹帛思媚皇姑虔恭朝夕允釐中饋執事有恪于禮斯勞于敬斯勤雖曰齊聖邁德日新日新伊何克廣弘仁終溫且惠帝妹是親經緯六宮罔不彌綸羣妾惟仰譬彼北辰亦既青陽鳴鳩告時躬執桑曲率導媵姬修成蠶蔟分繭理絲女工是察祭服是治祗奉宗廟永言孝思于彼六行靡不蹈之皇英佐舜塗山翼禹惟衛惟樊二霸是輔明明我后異世同軌亦能有亂謀及天府內敷陰敎外毗陽化綢繆庶正密勿夙夜恩從風翔澤隨雨播中外禔福遐邇詠歌天祚貞吉克昌克繁則百斯慶育聖育賢敎踰妊姒訓邁姜嫄堂堂太子惟國之元濟濟南陽爲屏爲藩本支菴藹四海蔭焉斯皇妣執茲克讓曰乾蓋職曰聖允誠積善之堂五福所并宜享高年匪陨匪傾如彭之齒如聃之齡云胡不造于茲禍殃

寢疾彌留寤寐不康巫咸騁術扁鵲奏方祈禱無應嘗藥無良形神既離載昏載荒奄忽崩殂湮精滅光哀哀太子南陽繁昌攀援不逮擗踊摧傷嗚呼哀哉闔宮號咷宇內震驚奔者填衢赴者塞庭哀慟雷駭流涕雨零歔欷不已若喪所生惟帝與后契闊在昔比翼白屋雙飛紫閣悼后傾背早即窀穸言斯既及涕泗隕落追惟我后實聰實哲通于性命達于儉節送終之禮比素上世襚無珍寶唅無明月潛輝梓宮永背昭晰臣妾哀號同此斷絕庭宇遏密幽室增陰空設帷帳虛置衣衾人亦有言神道難尋悠悠精爽豈浮豈沉豐奠日陳孰云之臨孰云元后不聞其音乃議景行景行已溢乃考龜筮龜筮襲吉爰定宅兆克成玄室魂之往矣于以今日仲秋之晨啓明始出星陳夙駕靈輿結駟其輿伊何金根玉箱其駟伊何二駱雙黃習習容車朱服丹章隱隱輀軒弁絰繐裳華轂曜野素蓋被原方相仡仡旌旐翩翩輓童引歌白驥鳴轅觀者夾塗士女涕漣千乘萬騎迄彼峻山峻山峨峨層阜重阿弘高顯敞據洛背河左瞻皇姑右睎帝家惟存捧亡明神所嘉諸姑姊妹娣姒媵御追送塵軌號咷衢路王侯卿士雲會星布羣官庶僚縞蓋無數咨嗟通夜東方云曙百祗奉迎我后安厝中外俱臨同哀並慕涕如連雲淚如湛露扃闥既闔窈窈冥冥有夜無晝曷用其明不封不樹山坂同形昔后之崩大火西流寒往暑過今亦孟秋自我銜卹倏忽一周衣服將變痛心若抽逼彼禮制惟以增憂去此素衣結戀靈丘有始有終天地之經自非三光誰能不零存播令德沒圖丹青先哲之志以此爲榮溫溫元后實宣慈寧撫育羣生恩惠滋蒿遺愛不已永見思慕懸名日月垂萬春焉嗚呼庶妾感四時焉言思言慕涕漣洏焉咸寧二年納悼后芬於座受詔作頌其辭曰峨峨華嶽峻極泰清巨靈導流河瀆是經惟瀆之神惟嶽之靈鍾于楊族載育盛明穆穆我后應期挺生含聰履哲岐嶷夙成如蘭之茂如玉之榮越在幼沖休有令名飛聲八極翕習紫庭超任邁姒比德皇英京室是嘉備禮致聘令月吉辰百僚奉迎周生歸韓詩人是詠我后戾止車服暉暎登位太微明德日盛羣黎欣戴函夏同慶翼贊聖皇敷教孔純恩茲狂戾闡惠播仁綱雲漢緝熙時惟新沛然洪敎恩格皇天后之踐祚因圖虞陳萬國齊歡六合同

欣坤神朴儉天人載悅輿順降祥表精日月和氣烟熅三光朗烈既獲嘉時壽播甘雪玄雲晻藹靈液霏霏既儲既積待陽而晞曖曖玭玭沾濡柔潤中饑長享豐年稱禄柔綏及帝女萬年公主薨帝痛悼不已詔芬爲誄其文甚麗帝重芬詞藻每有方物異寶必詔爲賦頌以是屢獲恩賜焉答兄思詩書及雜賦頌數十篇並行於世

胡貴嬪

胡貴嬪名芳父奮别有傳泰始九年帝多簡良家子女以充內職自擇其美者以絳紗繫臂而芳既入選下殿號泣左右止之曰陛下聞聲芳曰死且不畏何畏陛下帝遣洛陽令司馬肇策拜芳爲貴嬪帝每有顧問不飾言辭率爾而答進退方雅時帝多內寵平吳之後復納孫皓宮人數千自此掖庭殆將萬人而並寵者甚衆帝莫知所適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乃取竹葉插戶以鹽汁灑地而引帝車然芳最蒙愛幸殆有專房之寵焉侍御服飾亞于皇后帝嘗與之樗蒱爭矢遂傷上指帝怒曰此固將種也芳對曰北伐公孫西距諸葛非將種而何帝甚有慚色芳生武安公主

諸葛夫人

諸葛夫人名婉琅邪陽都人也父沖字茂長廷尉卿婉以泰始九年春入宮帝臨軒使使持節洛陽令司馬肇拜爲夫人兄銓字德林散騎常侍銓弟玫字仁林侍中御史中丞玫婦弟周穆清河王覃之舅也永嘉初穆與玫勸東海王越廢懷帝立覃越不許重言之越怒遂斬玫及穆臨刑玫謂穆曰我語卿何道穆曰今日復何所說時人方知謀出于穆非玫之意

惠賈皇后

惠賈皇后諱南風平陽人也小名旹父充別有傳初武帝欲爲太子娶衛瓘女元后納賈郭親黨之說欲婚賈氏帝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家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家種妬而少子醜而短黑元后固請荀顗荀勖並稱充女之賢乃定婚始欲聘后妹午午年十二小太子一歲短小未勝衣更娶南風時年十五大太子二歲泰始八年二月辛卯冊拜太子妃妬忌多權詐太子畏而惑之嬪御罕有進幸者帝常疑太子不慧且朝臣和嶠等多以爲言故欲試之盡召東宮大小官屬爲設宴會而密封疑事使太子決之停信待反妃大懼倩外人作答答者多引古義給使張泓曰太子不學而答詔引義必責作草主更益譴負不如直以意對妃大喜語泓便爲我好答富貴與汝共之泓素有小才具草令太子自寫帝省之甚悅先示太子少傅衛瓘瓘大踧踖衆人乃知瓘先有毀言殿上皆稱萬歲充密遣語妃云衛瓘老奴幾破汝家妃性酷虐嘗手殺數人或以戟擲孕妾子隨刃墮地帝聞之大怒已修金墉城將廢之充華趙粲從容言曰賈妃年少妬是婦人之情耳長自當差願陛下察之其後楊珧亦爲之言曰陛下忘賈公閭耶荀勖深救之故得不廢惠帝即位立爲皇后生河東臨海始平公主哀獻皇女后暴戾日甚侍中賈模后之族兄右衞郭彰后之從舅並以才望居位與楚王瑋東安公繇分掌朝政后母廣城君養孫賈謐干預國事權侔人主繇密欲廢后賈氏憚之及太宰亮衛瓘等表繇徙帶方奪楚王中候后知瑋怨之乃使帝作密詔令瑋誅瓘亮以報宿憾模知后凶暴恐禍及己乃與裴頠王衍謀廢之衍悔而謀寢后遂荒淫放恣與太醫令程據等亂彰內外洛南有盜尉部小吏端麗美容止既給廝役忽有非常衣服衆咸疑其竊盜尉嫌而辯之賈后疏親欲求盜物往聽對辭小吏云先行逢一老嫗說家有疾病師卜云宜得城南少年厭之欲暫相煩必有重報於是隨去上車下帷內簏箱中行可十餘里過六七門限開簏箱忽見樓闕好屋問此是何處云是天上即以香湯見浴好衣美食將入見一婦人年可三十五六短形青黑色眉後有疵見留數夕共寢歡宴臨出贈此衆物聽者聞其形狀知是賈后慚笑而去尉亦解意時宅人入者多死惟此小吏以后愛之得全而出及河東公主有疾師巫以爲宜施寬令乃稱詔大赦天下初后詐有身內藁物爲產具遂取妹夫韓壽子慰祖養之託諒闇所生故弗顯遂謀廢太子以所養代立時洛中謠曰南風烈烈吹黃沙遙望魯國鬱嵯峨前至三月滅汝家后母廣城君以后無子甚敬重愍懷每勸厲后使加慈愛賈謐恃貴驕縱不能推崇太子廣城君恆切責之及廣城君病篤占術謂不宜封廣城乃改封宜城后出侍疾十餘日

太子常往宜城第將醫出入恂恂盡禮宜城臨終執后手令盡意於太子言甚切至又曰趙粲及午必亂汝事我死後勿復聽入深憶吾言后不能遵之遂專制天下威服內外更與粲午專為姦謀誣害太子眾惡彰著初誅楊駿及汝南王亮太保衛瓘楚王瑋等皆臨機專斷宦人董猛參預其事猛武帝時為寺人監侍東宮得親信於后預誅楊駿封武安侯猛三兄皆為亭侯天下咸怨及太子廢黜趙王倫孫秀等因眾怨謀欲廢后后數遣宮婢微服於人間視聽其謀頗泄后甚懼遂害太子以絕眾望趙王倫乃率兵入宮使翊軍校尉齊王冏入殿廢后后與冏母有隙故倫使之后驚曰卿何為來冏曰有詔收后后曰詔當從我出何詔也后至上閤遙呼帝曰陛下有婦使人廢之亦行自廢又問冏曰起事者誰冏曰梁趙后曰繫狗當繫頸今反繫其尾何得不然至宮西見謐尸再舉聲而哭遽止倫乃矯詔遣尚書劉弘等持節齎金屑酒賜后死后在位十一年趙粲賈午韓壽董猛等皆伏誅臨海公主先封清河洛陽之亂為人所略傳賣吳興錢溫溫以送女女遇主甚酷元帝鎮建鄴主詣縣自言元帝誅溫及女改封臨海宗正曹統尚之

惠羊皇后

惠羊皇后諱獻容泰山南城人祖瑾父玄之並見外戚傳賈后既廢孫秀議立后后外祖孫旂與秀合族又諸子自結於秀故以太安元年立為皇后將入宮衣中有火成都王穎伐長沙王乂以討玄之為名乂敗穎奏廢后為庶人處金墉城陳眕等唱伐成都王大赦復后位張方入洛又廢后方逼遷大駕幸長安留臺復后位永興初張方又廢后河間王顒矯詔以后屢為姦人所立遣尚書田淑勑留臺賜后死詔書累至司隸校尉劉暾與尚書僕射荀藩河南尹周馥馳上奏曰奉被手詔伏讀惶悴臣按古今書籍亡國破家毀喪宗祐皆由犯眾違人之所致也陛下遷幸舊京廓然眾庶悠悠罔所依倚家有跂踵之心人想鑾輿之聲思蒙大德釋兵歸農而兵纏不解處處互起豈非善者不至人情猜隔故耶今上官巳犯闕稱兵焚燒宮省百姓離散宜鎮之以靜而大使卒至赫然執藥當詣金墉內外震動謂非聖意羊庶人門戶殘破廢放空宮門禁峻密若絕天地無緣得與姦人構亂眾無智愚皆謂不然刑書猶至罪不值辜人心一憤易致興動夫殺一人而天下喜悅者宗廟社稷之福也今殺一枯窮之人而令天下傷慘臣懼凶豎乘間妄生變故臣忝司京輦觀察眾心實以深憂宜當含忍不聽所見請密啟聞願陛下更深與太宰參詳勿令遠近疑惑取謗天下顒見表大怒乃遣陳顏呂朗東收暾暾奔青州后遂得免帝還洛迎后復位後洛陽令何喬又廢后及張方首至其日復后位會帝崩后慮太弟立為嫂叔不得稱太后催前太子清河王覃入將立之不果懷帝即位尊后為惠帝皇后居弘訓宮洛陽敗沒于劉曜曜僭位以為皇后因問曰吾何如司馬家兒后曰胡可並言陛下開基之聖主彼亡國之暗夫有一婦一子及身三耳不能庇之貴為帝王而妻子辱於凡庶之手遣妾爾時實不思生何圖復有今日妾生於高門常謂世間男子皆然自奉巾櫛以來始知天下有丈夫耳曜甚愛寵之生曜二子而死偽謚獻文皇后

謝夫人

謝夫人名玖家本貧賤父以屠羊為業玖清惠貞正而有淑姿選入後庭為才人惠帝在東宮將納妃武帝慮太子尚幼未知帷房之事乃遣往東宮侍寢由是得幸有身賈后妬忌之玖求還西宮遂生愍懷太子年三四歲惠帝不知也入朝見愍懷與諸皇子共戲執其手武帝曰是汝兒也及立為太子拜玖為淑媛賈后不聽太子與玖相見處之一室及愍懷遇酷玖亦被害焉永康初詔改葬太子因贈玖夫人印綬葬顯平陵

懷王皇太后

懷王皇太后諱媛姬不知所出初入武帝宮為中才人早卒懷帝即位追尊皇太后

元夏侯太妃

元夏侯太妃名光姬沛國譙人也祖威兗州刺史父莊字仲容淮南太守清明亭侯妃生自華宗幼而明慧琅邪武王為世子覲納焉生元帝及恭王薨元帝嗣立稱王太妃永嘉元年薨于江左葬琅邪國初有讖云銅馬入海建鄴期太

妃小字銅環。而元帝中興於江左焉。

晉書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二

后妃下

元敬虞皇后

元敬虞皇后

元敬虞皇后諱孟母，濟陽外黃人也。父豫，見外戚傳。帝爲琅邪王，納后爲妃，無子。永嘉六年薨，時年三十五。帝爲晉王，追尊爲王后。有司奏王后應別立廟。令曰：「今宗廟未成，不宜更興作，便修飾陵上屋以爲廟。」太興三年，冊曰：「皇帝咨前琅邪王妃虞氏：朕祗順昊天成命，用陟帝位，悼妃夙徂，徽音潛翳，御于家邦，靡所儀刑，陰教有虧，用傷于懷。追號制謚，先王之典。今遣使持節兼太尉萬勝奉冊贈皇后璽綬，祀以太牢。魂而有靈，嘉茲寵榮。」乃祔于太廟，葬建平陵。太寧初，明帝追懷母養之恩，贈豫妻王氏爲邛陽縣君，從母散騎常侍新野王罕妻爲平陽鄉君。

豫章君

豫章君荀氏，元帝宮人也。初有寵，生明帝及琅邪王裒，由是爲虞后所忌。自以位卑，每懷怨望，爲帝所譴，漸見疏薄。及明帝即位，封建安君，別立第宅。太寧元年，帝迎還臺內，供奉隆厚。及成帝立，尊重同於太后。咸康元年薨。詔曰：「朕少遭憫凶，慈訓無稟，撫育之勤，建安君之仁也。一旦薨殂，實思報復，永惟平昔，感痛哀摧。其贈豫章郡君，別立廟于京都。」

明穆庾皇后

明穆庾皇后諱文君，潁川鄢陵人也。父琛，見外戚傳。后性仁惠，美姿儀。元帝聞之，聘爲太子妃，以德行見重。明帝即位，立爲皇后。冊曰：「妃庾氏昔承明命，作嬪東宮，虔恭中饋，思媚軌則。履信思順，以成肅雝之道；正位閨房，以著協德之美。朕夙罹不造，煢煢在疚，羣公卿士，稽之往代，僉以崇嫡明統，載在典謨，宜建長秋，以奉宗廟。是以追述先志，不替舊命，使使持節兼太尉授皇后璽綬。夫坤德尚柔，婦道承姑，崇粢盛之禮，敦螽斯之義，是以利在永貞，克隆堂基，母儀天下，潛暢陰教，鑒于六列，考之篇籍，禍福無門，盛衰由人，雖休勿休。其敬之哉，可不慎歟！」及成帝即位，尊后曰皇太后。羣臣奏天子幼沖，宜依漢和熹皇后故事。辭讓數四，不得已而臨朝攝萬機。后兄中書令亮管詔命，公卿奏事稱皇太后陛下。咸和元年，有司奏請追贈后父及夫人毋丘氏，后陳讓不許，三請不從。及蘇峻作逆，京都傾覆，后見逼辱，遂以憂崩，時年三十二。后即位凡六年。其後帝孝思無極，贈琛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毋丘氏安陵縣君，從母荀氏永寧縣君，何氏建安縣君。亮表陳先志，讓而不受。

成恭杜皇后

成恭杜皇后諱陵陽，京兆人，鎮南將軍預之曾孫也。父乂，見外戚傳。成帝以后奕世名德，咸康二年備禮拜爲皇后，即日入宮。帝御太極前殿，羣臣畢賀，晝漏盡懸籥，百官乃罷。后少有姿色，然長猶無齒，有來求婚者輒中止。及帝納采之日，一夜齒盡生。改宣城陵陽縣爲廣陽縣。七年三月，后崩，年二十一。外官五日一臨，內官旦一入，葬訖止。后在位六年，無子。先是，三吳女子相與簪白花，望之如素柰，傳言天公織女死，爲之著服，至是而后崩。帝下詔曰：「吉凶典儀，誠宜備設，然豐約之度，亦當隨時，況重壤之下，而崇飾無用邪！今山陵之事，一從節儉，陵中唯潔掃而已，不得施塗車芻靈。」有司奏造凶門柏歷及調挽郎，皆不許。又禁遠近遣使。明年元會，有司奏廢樂，詔曆嘗赦，奏金石如故。孝武帝立，寧康二年，以后母裴氏爲廣德縣君。裴氏名穆，長水校尉綽孫，太傅主簿遐女，太尉王夷甫外孫，中表之美，高於當世。遐隨東海王越遇害，無子，唯穆渡江，遂享榮慶，立第南掖門外，世所謂杜姥宅云。

章太妃

章太妃周氏，以選入成帝宮，有寵，生哀帝及海西公，始拜爲貴人。哀帝即位，詔有司議貴人位號，太尉桓溫議宜稱夫人，尚書僕射江虨議應曰太夫人。詔崇爲太皇妃，儀服與太后同。又詔朝臣不爲太妃敬，合禮典不，太常江逌議位號不極，不應盡敬。興寧元年薨，帝欲服重，江虨啓應緦麻三月，詔欲降爲期年，虨又啓：「厭屈私情，所以上嚴祖考。」帝從之。

康獻褚皇后

康獻褚皇后諱蒜子，河南陽翟人也。父裒，見外戚傳。后聰明有器識，少以名家入為琅邪王妃。及康帝即位，立為皇后，封母謝氏為尋陽鄉君。及穆帝即位，尊后曰皇太后。時帝幼沖，未親國政，領司徒蔡謨等上奏曰：「嗣皇誕哲，岐嶷繼承天統，率土宅心，兆庶蒙賴。陛下體茲坤道，訓隆文母，昔塗山光夏，簡狄熙殷，實由宣哲，以隆休祚。伏惟陛下德侔二嬀，淑美關雎，臨朝攝政，以寧天下。今社稷危急，兆庶懸命，臣等章惶，一日萬幾。事運之期，天祿所鍾，非復沖虛高讓之日。漢和熹、順烈並亦臨朝，近明穆故事，以為先制。臣等不勝悲怖，謹伏地上請，乞陛下上順祖宗，下念臣吏，推公弘道，以協天人，則萬邦承慶，羣黎更生。」太后詔曰：「帝幼沖，當賴羣公卿士將順匡救，以酬先帝禮賢之意，且是舊德世濟之美，則莫重之命不墜，祖宗之基有奉，是其所以欲正位于內而已。所奉懇到，形于翰墨，執省未究，以悲以懼。先后允恭謙抑，思順坤道，所以不距羣情，固為國計，豈敢執守沖闇，以違先旨。輒敬從所奏。」於是臨朝稱制。有司奏，謝夫人既封，荀卞二夫人亦應追贈，皆后之前母也。太后不許。太常殷融議依鄭玄義，衞將軍裒在宮庭則盡臣敬，太后歸寧之日自如家人之禮。太后詔曰：「典禮誠所未詳，如所奏，是情所不能安也，更詳之。」征西將軍翼、南中郎尚議謂父尊盡於一家，君敬重於天下，鄭玄義合情禮之中。太后從之。自後朝臣皆敬裒焉。帝既冠，太后詔曰：「昔遭不造，帝在幼沖，皇緒之微，眇若綴旒，百辟卿士率遵前朝，勸喻攝政。以社稷之重，先代成義，僶俛敬從，弗遑固守。仰憑七廟之靈，俯仗羣后之力，帝加元服，禮成德備，當陽親覽，臨御萬國。今歸事反政，一依舊典。」於是居崇德宮，手詔羣公曰：「昔以皇帝幼沖，從羣后之議，既以闇弱，又頻丁極艱，銜恤歷祀，沉憂在疚。司徒親尊德重，訓救其弊，王室之不壞，實公是憑。帝既備茲冠禮，而四海未一，五胡叛逆，豺狼當路，費役日興，百姓困苦。願諸君子思量遠算，戮力一心，輔翼幼主，匡救不逮。未亡人永歸別宮，以終餘齒，仰惟家國，故以一言託懷。」及哀帝、海西公之世，太后復臨朝稱制。桓溫之廢海西公也，太后方在佛屋燒香，內侍啓云「外有急奏」，太后乃出。倚戶前視奏數行，乃曰：「我本自疑此。」至半便止，索筆答奏云：「未亡人罹此百憂，感念存沒，心焉如割。」溫始呈詔草，慮太后意異，悚動流汗，見於顏色。及詔出，溫大喜。簡文帝即位，尊后為崇德太后。及帝崩，孝武帝幼沖，桓溫又薨，羣臣啓曰：「王室多故，禍難仍臻，國憂始周，復喪元輔，天下惘然，若無攸濟。主上雖聖資奇茂，固天誕縱，而春秋尚富，如在諒闇，蒸蒸之思，未遑庶事。伏惟陛下德應坤厚，宣慈聖善，遭家多艱，臨朝親覽，光大之美，化洽在昔，謳歌流詠，播溢無外。雖有莘熙殷，任姒隆周，未足以喻。是以五謀克從，人鬼同心，仰望來蘇，懸心日月。夫隨時之義，周易所尚，寧固社稷，大人之任。伏願陛下撫綜萬幾，釐和政道，以慰祖宗，以安兆庶。不勝憂國喁喁至誠。」太后詔曰：「王室不幸，仍有艱屯，覽省啓事，感增悲歎。內外諸君並以主上春秋沖富，加蒸蒸之慕，未能親覽，號令宜有所由。苟可安社稷，利天下，亦豈有所執，輒敬從所啓。但闇昧之闕，望盡弼諧之道。」於是太后復臨朝。帝既冠，乃詔曰：「皇帝婚冠禮備，遐邇宅心，宜當陽親覽，緝熙惟始。今歸政事，率由舊典。」於是復稱崇德太后。太元九年，崩于顯陽殿，年六十一，在位凡四十年。太后於帝為從嫂，朝議疑其服。太學博士徐藻議曰：「資父事君而敬同。又禮云：其夫屬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則夫屬君道，妻亦后道矣。服后以齊母之義也。魯譏逆祀，以明尊卑。今上躬奉康、穆、哀皇及靖后之祀，致敬同於所天。豈可敬之以君道，而服廢於本親？謂應服齊衰期。」從之。

穆章何皇后

穆章何皇后諱法倪，廬江灊人也。父準，見外戚傳。以名家膺選。升平元年八月，下璽書曰：「皇帝咨前太尉參軍何琦：混元資始，肇經人倫，爰及夫婦，以奉天地宗廟社稷。謀於公卿，咸以宜率由舊典。今使使持節太常彪之、宗正綜以禮納采。」琦答曰：「前太尉參軍都鄉侯糞土臣何琦稽首再拜。皇帝嘉命，訪婚陋族，備數采擇。臣從祖弟故散騎侍郎準之遺女，未閑教訓，衣履若如人，欽承舊章，肅奉典制。」又使兼太保武陵王晞、兼太尉中領軍洽持節奉冊立為皇后。后無子。哀帝即位，稱穆皇后，居永安宮。桓玄篡位，移后入司徒府，路經太廟，后停輿慟哭，哀感路人。玄聞而怒曰：「天下禪代常理，何預何氏女子事耶！」乃降后為

零陵縣君與安帝俱西至巴陵及劉裕建義殷仲文奉后還京都下令曰戎車屢警黎元阻饑而鍗御豐靡豈與百姓同其儉約減損供給勿令游過后時以遠還欲奉拜陵廟有司以寇難未平奏停永興三年崩年六十六在位凡四十八年

哀靖王皇后

哀靖王皇后諱穆之太原晉陽人也司徒左長史濛之女也后初爲琅邪王妃哀帝即位立爲皇后追贈母爰氏爲安國鄉君后在位三年無子興寧二年崩

廢帝孝庾皇后

廢帝孝庾皇后諱道憐潁川鄢陵人也父冰自有傳初爲東海王妃及帝即位立爲皇后太和六年崩葬于敬平陵帝廢爲海西公追貶后曰海西公夫人太元九年海西公薨于吳又以后合葬于吳陵

簡文宣鄭太后

簡文宣鄭太后諱阿春河南滎陽人也世爲冠族祖合臨濟令父愷字祖元安豐太守后少孤無兄弟唯姊妹四人后最長先適渤海田氏生一男而寡依于舅濮陽吳氏元帝爲丞相敬后先崩將納吳氏女爲夫人后及吳氏女並游後園或見之言於帝曰鄭氏女雖嫠賢於吳氏遠矣建武元年納爲琅邪王夫人甚有寵后雖貴幸而恆有憂色帝問其故對曰妾有妹中者已適長沙王褒餘二妹未有所適恐姊爲人妾無復求者帝因從容謂劉隗曰鄭氏二妹卿可爲求佳對使不失舊隗舉其從子傭娶第三者以小者適漢中李氏皆得舊門帝召王褒爲尚書郎以悅后意后生琅邪悼王簡文帝尋陽公主帝稱尊號后雖爲夫人詔太子及東海武陵王皆母事之帝崩后稱建平國夫人咸和元年薨簡文帝時爲琅邪王制服重有司以王出繼宜降所生國臣不能匡正奏免國相諸葛頤王上疏曰亡母生臨臣國沒留國第臣雖出後亦無所厭則私情得敘昔敬后崩孝王已出繼亦還服重此則明比臣所憲章也明穆皇后不奪其志乃徙琅邪王爲會稽王追號后曰會稽太妃及簡文帝即位未及追尊臨崩封皇子道子爲琅邪王領會稽國奉太妃祀太元十九年孝武帝下詔曰會稽太妃文母之德徽音有融誕載聖明光延于晉先帝追尊聖善朝議不一道以疑屈朕述遵先志常惕于心今仰奉遺旨依陽秋二漢孝懷皇帝故事上太妃尊號曰簡文太后於是立廟於太廟路西陵曰嘉平時羣臣希旨多謂鄭太后應配食於元帝者帝以問太子前率徐邈邈曰臣按陽秋之義母以子貴魯隱尊桓母別考仲子之宮而不配食於惠廟又平素之時不伉儷於先帝至於子孫豈可爲祖考立配其崇尊盡禮由於臣子故得稱太后陵廟備典若乃祔葬配食則義所不可從之

簡文順王皇后

簡文順王皇后諱簡姬太原晉陽人也父遐見外戚傳后以冠族初爲會稽王妃生子道生爲世子永和四年母子並失帝意俱被幽廢后遂以憂薨咸安二年孝武帝即位追尊曰順皇后合葬高平陵追贈后父遐特進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

孝武文李太后

孝武文李太后諱陵容本出微賤始簡文帝爲會稽王有三子俱夭自道生廢黜獻王早世其後諸姬絕孕將十年帝令卜者扈謙筮之曰後房中有一女當育二貴男其一終盛晉室時徐貴人生新安公主以德美見寵帝常冀之有娠而彌年無子會有道士許邁者朝臣時望多稱其得道帝從容問焉答曰邁是好山水人本無道術斯事豈所能判但殿下德厚慶深宜隆奕世之緒當從扈謙之言以存廣接之道帝然之更加採納又數年無子乃令善相者召諸愛妾而示之皆云非其人又悉以諸婢媵示焉時后爲宮人在織坊中形長而色黑宮人皆謂之崑崙既至相者驚云此其人也帝以大計召之侍寢后數夢兩龍枕膝日月入懷意以爲吉祥向儕類說之帝聞而異焉遂生孝武帝及會稽文孝王鄱陽長公主及孝武帝初即位尊爲淑妃太元三年進爲貴人九年又進爲夫人十二年加爲皇太妃儀服一同太后十九年會稽王道子啓母以子貴慶厚禮崇伏惟皇太妃純德光大休祐攸鍾啓嘉祚於聖明嗣徽音於上列雖幽顯同謀而稱謂未盡非所以仰述聖心允答天人宜崇正名號詳案舊典八

月辛巳帝臨軒遣兼太保劉耽尊為皇太后稱崇訓宮安帝即位尊為太皇太后隆安四年崩于含章殿朝議疑其服制左僕射何澄右僕射王雅尚書車胤孔安國祠部郎徐廣等議曰太皇太后名位允正體同皇極理制備盡情禮兼申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既稱夫人禮服從正故成風顯夫人之號文公服三年之喪子於父母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禮祖不厭孫固宜追服無屈而緣情立制若嫌明文不存則疑斯從重謂應同於為祖母後齊衰三年從之皇后及百官皆服齊衰期永安皇后一舉哀於是設廬於西堂凶儀施于神獸門葬修平陵神主祔于宣太后廟

孝武定王皇后

孝武定王皇后諱法慧哀靖皇后之姪也父蘊見外戚傳初帝將納后訪于公卿于時蘊子恭以弱冠見僕射謝安安深敬重之既而謂人曰昔毛嘉恥於魏朝楊駿幾傾晉室若帝納后有父者唯應聖如王蘊乃可既而訪蘊女容德淑令乃舉以應選寧康三年中軍將軍桓沖等奏曰臣聞天地之道蓋相須而化成帝后之德必相協而政隆然後品物流形彝倫攸敘靈根長固本支百世天人同致莫不由此是以塗山作儷而夏族以熙任姒配周而姬祚以昌今長秋將建宜時簡擇伏聞試守晉陵太守王蘊女天性柔順四業允備且盛德之胄美善先積臣等參議可以配德乾元恭承宗廟徽音六宮母儀天下於是帝始納焉封蘊妻劉氏為樂平鄉君后性嗜酒驕妒帝深患之乃召蘊於東堂具說后過狀令加訓誡蘊免冠謝焉后於是少自改飾太元五年崩年二十一葬隆平陵

安德陳太后

安德陳太后諱歸女松滋潯陽人也父廣以倡進仕至平昌太守后以美色能歌彈入宮為淑媛生安恭二帝太元十五年薨贈夫人追崇曰皇太后神主祔于宣太后廟陵曰熙平

安僖王皇后

安僖王皇后諱神愛琅邪臨沂人也父獻之見別傳母新安愍公主后以太元二十一年納為太子妃及安帝即位立為皇后無子義熙八年崩於徽音殿時年二十九葬休平陵

恭思褚皇后

恭思褚皇后諱靈媛河南陽翟人義興太守爽之女也后初為琅邪王妃元熙元年立為皇后生海鹽富陽公主及帝禪位于宋降為零陵王妃宋元嘉十三年崩時年五十三祔葬沖平陵

史臣曰方祇體安儷乾儀而合德圓蓋備象配羲曜以齊明故知陽爍陰凝萬物假其陶鑄火炎水潤大氣由其綱理取譬實繁作伉文思靈根式固實資於此寔繫閫禮儷徽猶潛鱗翊天造之艱虞嗣塗山之逸響寶運歸其後胤蓋有母儀之助焉武元楊氏預聞朝政明不燭遠愛溺私情深杜衛瓘之言不曉賈充之詐運其陰沴紹繼乾明晉道中微基於是矣惠皇寡實天縱其慝識睹鳴蛙智昏文蛤南風肆狡扇禍稽天禍睽椒宮逞梟心於長樂方觀梓樹頒鴆羽於離明褒后滅周方之蓋小妹妃傾夏曾何足喻中原陷於鳴鏑其兆彰於此焉昔者高宗諒闇總百官于元老成王沖眇託萬幾于上公太后御宸諒知非古而明穆康獻仍世臨朝時屬委裘躬行負扆各免華陽之譏竟疏和熹之蹤保陵遲以克終所幸實為多矣

贊曰二妃光舜三母翼周妹升夷癸褒進亡幽家邦興滅職此之由穆后沉斷忘情執摯故劍辭恩沈璿起嘆榮化紫社肇基南亂二楊繼寵禍極災生南風孅虐國喪身傾獻容幸亂居辱凝榮援筆廢主持尺威帝契闊終儷殷憂以寵芬實窈窕芳菲婉孅呂妾變嬴黃姬化羊石文遠著金行潛徙婦德傾城迷朱奪紫

晉書卷三十二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三

王祥

王祥字休徵琅邪臨沂人漢諫議大夫吉之後也祖仁青州刺史父融公府辟不就祥性至孝早喪親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由是失愛於父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常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幙復以供母鄉里驚嘆以為孝感所致焉有丹柰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祥輒抱樹而泣其篤孝純至如此漢末遭亂扶母攜弟覽避地廬江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母終居喪毀瘁杖而後起徐州刺史呂虔檄為別駕祥年垂耳順固辭不受覽勸之為具車牛祥乃應召虔委以州事于時寇盜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州界清靜政化大行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舉秀才除溫令累遷大司農高貴鄉公即位與定策功封關內侯拜光祿勳轉司隸校尉從討毌丘儉增邑四百戶遷太常封萬歲亭侯天子幸太學命祥為三老祥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祥陳明王聖帝君臣政化之要以訓之聞者莫不砥礪及高貴鄉公之弒也朝臣舉哀祥號哭曰老臣無狀涕淚交流衆有愧色頃之拜司空轉太尉加侍中五等建封睢陵侯邑一千六百戶及武帝為晉王祥與荀顗往謁顗謂祥曰相王尊重何侯既已盡敬今便當拜也祥曰相國誠為尊貴然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階而已班例大同安有天子三司而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吾不為也及入顗遂拜而祥獨長揖帝曰今日方知君見顧之重矣武帝踐阼拜太保進爵為公加置七官之職帝新受命虛己以求讜言祥與何曾鄭沖等耆艾篤老希復朝見帝遣侍中任愷諮問得失及政化所先祥以年老疲耄累乞遜位帝不許御史中丞侯史光以祥久疾闕朝會禮請免祥官詔曰太保元老高行朕所毗倚以隆政道者也前後遜讓不從所執此非有司所得議也遂寢光奏祥固乞骸骨詔聽以睢陵公就第位同保傅在三司之右祿賜如前詔曰古之致仕不事王侯今雖以國公留居京邑不宜復苦以朝請其賜几杖不朝大事皆諮訪之賜安車駟馬第一區錢百萬絹五百匹牀帳簟褥以舍人六人為睢陵公舍人置官騎二十人以公子騎都尉肇為給事中使常優游定省又以太保高潔清素家無宅宇其權留本府須所賜第成乃出及疾篤著遺令訓子孫曰夫生之有死自然之理吾年八十有五啟手何恨不有遺言使爾無述吾生值季末登庸歷試無毗佐之勳沒無以報氣絕但洗手足不須沐浴勿纏尸皆澣故衣隨時所服所賜山玄玉佩衞氏玉玦綬笥皆勿以斂西芒上土自堅貞勿用甓石勿起墳隴穿深二丈槨取容棺勿作前堂布几筵置書箱鏡奩之具棺前但可施牀榻而已糒脯各一盤玄酒一杯為朝夕奠家人大小不須送喪大小祥乃設特牲無違余命高柴泣血三年夫子謂之愚閔子除喪出見援琴切切而哀仲尼謂之孝故哭泣之哀日月降殺飲食之宜自有制度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過德之至也揚名顯親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臨財莫過乎讓此五者立身之本顏子所以為命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其子皆奉而行之泰始五年薨詔賜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帛百匹時文明皇太后崩始踰月其後詔曰為睢陵公發哀事乃至今雖每為之感傷要未得特叙哀情今便哭之明年策謚曰元祥之薨奔赴者非朝廷之賢則親親故吏而已門無雜弔之賓族孫戎歎曰太保可謂清達矣又稱祥在正始不在能言之流及與之言理致清遠將非以德掩其言乎祥有五子肇夏馥烈芬肇孽庶夏早卒馥嗣爵咸寧初以祥家甚貧儉賜絹三百匹馥歷上洛太守卒謚曰孝子根嗣散騎郎肇仕至始平太守肇子俊太子舍人封永世侯俊子遐鬱林太守烈芬並幼知名為祥所愛二子亦同時而亡將死烈欲還葬舊土芬欲留葬京邑祥流涕曰不忘故鄉仁也不戀本土達也惟仁與達吾二子有焉

王覽

覽字玄通母朱遇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至于成童每諫

其母其母少止凶虐朱屢以非理使祥覽輒與祥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
共之朱患之乃止祥喪父之後漸有時譽朱深疾之密使酖祥覽知之徑起取
酒祥疑其有毒爭而不與朱遽奪反之自後朱賜祥饌覽輒先嘗朱懼覽致斃
遂止覽孝友恭恪名亞於祥及祥仕進覽亦應本郡之召稍遷司徒西曹掾清
河太守五等建封即丘子邑六百戶泰始末除弘訓少府職省轉太中大夫祿
賜與卿同咸寧初詔曰覽少篤至行服仁履義貞素之操長而彌固其以覽為
宗正卿頃之以疾上疏乞骸骨詔聽之以太中大夫歸老賜錢二十萬牀帳薦
褥遣殿中醫療疾給藥後轉光祿大夫門施五馬咸寧四年卒時年七十三諡
曰貞有六子裁基會正彥琛裁字士初撫軍長史基字士先治書御史會字士
和侍御史正字士則尚書郎彥字士治中護軍琛字士瑋國子祭酒初呂虔有
佩刀工相之以為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謂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為害卿有公
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固辭彊之乃受祥臨薨以刀授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
覽後奕世多賢才興於江左矣裁子導別有傳

鄭沖

鄭沖字文和滎陽開封人也起自寒微卓爾立操清恬寡欲耽玩經史遂博究
儒術及百家之言有姿望動必存禮任真自守不要鄉曲之譽由是州郡久不
加禮及魏文帝為太子搜揚側陋命沖為文學累遷尚書郎出補陳留太守沖
以儒雅為德莅職無幹局之譽簞食縕袍不營資產世以此重之大將軍曹爽
引為從事中郎轉散騎常侍光祿勳嘉平三年拜司空及高貴鄉公講尚書沖
執經親授與侍中鄭小同俱被賞賜俄轉司徒常道鄉公即位拜太保位在三
司之上封壽光侯沖雖位階台輔而不預世事時文帝輔政平蜀之後命賈充
羊祜等分定禮儀律令皆先諮於沖然後施行及魏帝告禪使沖奉策武帝踐
阼拜太傅進爵為公頃之司隸李憙中丞侯史光奏沖及何曾荀顗等各以疾
病俱應免官帝不許沖遂不視事表乞骸骨優詔不許遣使申喻沖固辭上貂
蟬印綬詔又不許泰始六年詔曰昔漢祖以知人善任克平宇宙推述勳勞歸
美三後遂與功臣剖符作誓藏之宗廟副在有司所以明德庸勳藩翼王室者
也昔我祖考遭世多難攬授英儁與之斷金遂濟時務克定大業太傅壽光公
鄭沖太保朗陵公何曾太尉臨淮公荀顗各尚德依仁明允篤誠翼亮先皇光
濟帝業故司空博陵元公王沈衛將軍鉅平侯羊祜才兼文武忠肅居正朕甚
嘉之書不云乎天秩有禮五服五章哉其為壽光朗陵臨淮博陵鉅平國置郎
中令假夫人世子印綬食本秩三分之一皆如郡公侯比九年沖又抗表致仕
詔曰太傅韞德深粹履行高潔恬遠清虛確然絕世艾服王事六十餘載忠肅
在公慮不及私遂應眾舉歷登三事仍荷保傅之重綢繆論道之任光輔奕世
亮茲天工迪宣謀猷弘濟大烈可謂朝之儁老眾所具瞻者也朕昧于政道庶
事未康挹仰耆訓導揚厥衷庶賴顯德緝熙有成而公屢以年高疾篤致仕告
退惟從公志則朕孰與諮謀曾彼涉川罔知攸濟是用未許迄于累載而高讓
彌篤至意難違覽其威指俾朕憮然夫功成弗有上德所隆成人之美君子與
焉豈必遂朕憑賴之心以枉大雅進止之度哉今聽其所執以壽光公就第位
同保傅在三司之右公宜頤精養神保衛太和以究遐福其賜几杖不朝古之
哲王欽祗國老憲行乞言以彌縫其闕若朝有大政皆就諮之又賜安車駟馬
第一區錢百萬絹五百匹牀帳簟褥置舍人六人官騎二十人以世子徽為散
騎常侍使常優游定省祿賜所供策命儀制一如舊典而有加焉明年薨帝於
朝堂發哀追贈太傅賜祕器朝服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諡曰成咸寧初有
司奏沖與安平王孚等十二人皆存銘太常配食于廟初沖與孫邕曹羲荀顗
何晏共集論語諸家訓詁之善者記其姓名因從其義有不安者輒改易之名
曰論語集解成奏之魏朝于今傳焉沖無子以從子徽為嗣位至平原內史徽
卒子簡嗣

何曾

何曾字穎考陳國陽夏人也父夔魏太僕陽武亭侯曾少襲爵好學博聞與同
郡袁侃齊名魏明帝初為平原侯曾為文學及即位累遷散騎侍郎汲郡典農
中郎將給事黃門侍郎上疏曰臣聞為國者以清靜為基而百姓以良吏為本
今海內虛耗事役眾多誠宜恤養黎元悅以使人郡守之權雖輕猶專任千里

比之於古則列國之君也上當奉宣朝恩以致惠和下當興利而除其害得其人則可安非其人則為患故漢宣稱曰百姓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此誠可謂知政之本也方今國家大舉新有發調軍師遠征上下劬勞夫百姓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愚戒之人能厭目前之小勤而忘為亂之大禍者是以郡守益不可不得其人才雖難備猶宜粗有威恩為百姓所信憚者臣聞諸郡守有年老或疾病皆委政丞掾不恤庶事或體性疏怠不以政理為意在官積年惠澤不加於人然於考課之限罪亦不至黜免故得經延歲月而無斥罷之期臣愚以為可密詔主者使隱核參訪郡守其有老病不隱親人物及宰牧少恩好修人事煩擾百姓者皆可徵還為更選代頃之遷散騎常侍及宣帝將伐遼東曾上疏魏帝曰臣聞先王制法必全於慎故建官受任則置副佐陳師命將則立監貳宣命遣使則設介副臨敵交刃又參御右蓋以盡思謀之功防安危之變也是以在險當難則權足相濟隕缺不豫則才足相代其為國防至深至遠及至漢氏亦循舊章韓信伐趙張耳為貳馬援討越劉隆副軍前世之迹著在篇志今太尉奉辭誅罪精甲銳鋒步騎數萬道路迴阻且四千里雖假天威有征無戰寇或潛遁消引日月命無常期人非金石遠慮詳備誠宜有副今北軍諸將及太尉所督皆為寮屬名位不殊素無定分統御之尊卒有變急不相鎮攝存不忘亡聖達所裁臣愚以為宜選大臣名將威重宿著者成其禮秩遣詣北軍進同謀略退為副佐雖有萬一不虞之變軍主有儲則無患矣帝不從出補河內太守在任有威嚴之稱徵拜侍中母憂去官嘉平中為司隸校尉撫軍校事尹模憑寵作威姦利盈積朝野畏憚莫敢言者曾奏劾之朝廷稱焉時曹爽專權宣帝稱疾曾亦謝病爽誅乃起視事魏帝之廢也曾預其謀焉時步兵校尉阮籍負才放誕居喪無禮曾面質籍於文帝座曰卿縱情背禮敗俗之人今忠賢執政綜核名實若卿之曹不可長也因言於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座宜擯四裔無令汙染華夏帝曰此子羸病若此君不能為吾忍邪曾重引據辭理甚切帝雖不從時人敬憚之毋丘儉誅子甸妻荀應坐死其族兄顗族父虞並景帝姻通共表魏帝以匄其命詔聽離婚荀所生女芝為潁川太守劉子元妻亦坐死以懷妊繫獄荀辭詣曾乞恩曰芝繫在廷尉顧影知命計日備法乞沒為官婢以贖芝命曾哀之騰辭上議朝廷僉以為當遂改法語在刑法志曾在司隸積年遷尚書正元年中為鎮北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假節將之鎮文帝使武帝齊王攸辭送數十里曾盛為賓主備太牢之饌侍從吏騶莫不醉飽帝既出又過其子劭曾先勑劭曰客必過汝汝當豫嚴劭不冠帶停帝良久曾深以譴劭曾見崇重如此遷征北將軍進封潁昌鄉侯咸熙初拜司徒改封朗陵侯文帝為晉王曾與高柔鄭沖俱為三公將入見曾獨致拜盡敬二人猶揖而已武帝襲王位以曾為晉丞相加侍中與裴秀王沉等勸進踐阼拜太尉進爵為公食邑千八百戶泰始初詔曰蓋謨明弼諧王躬是保所以宣崇大訓克諴四海也侍中太尉何曾立德高峻執心忠亮博物洽聞明識弘達翼佐先皇勳庸顯著朕纂洪業首相王室迪惟前人施于朕躬實佐命興化光贊政道夫三司之任雖左右王事若乃予違汝弼匡奬不逮則存乎保傅故將明袞職未如用乂厥辟之重其以曾為太保侍中如故久之以本官領司徒曾固讓不許遣散騎常侍諭旨乃視事進位太傅曾以老年屢乞遜位詔曰太傅明朗高亮執心弘毅可謂舊德老成國之宗臣者也而高尚其事屢辭祿位朕以寡德憑賴保佑省覽章表實用憮然雖欲成人之美豈得遂其雅志而忘翼佐之益哉又司徒所掌務煩不可久勞耆艾其進太宰侍中如故朝會劍履乘輿上殿如漢相國蕭何田千秋魏太傅鍾繇故事賜錢百萬絹五百匹及八尺牀帳簟褥自副置長史掾屬祭酒及員吏一依舊制所給親兵官騎如前主者依次按禮典務使優備後每召見勑以常所飲食服物自隨令二子侍從咸寧四年薨時年八十帝於朝堂素服舉哀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將葬下禮官議謚博士秦秀謚為繆醜帝不從策謚曰孝太康末子劭自表改謚為元曾性至孝閨門整肅自少及長無聲樂嬖幸之好年老之後與妻相見皆正衣冠相待如賓己南向妻北面再拜上酒酬酢既畢便出一歲如此者不過再三焉初司隸校尉傅玄著論稱曾及荀顗曰以文王之道事其親

者其穎昌何侯乎其荀侯乎古稱曾閔今曰荀何內盡其心以事其親外崇禮讓以接天下孝子百世之宗仁人天下之命有能行孝之道君子之儀表也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令德不遐二夫子之景行者非樂中正之道也又曰荀何君子之宗也又曰穎昌侯之事親其盡孝子之道乎存盡其和事盡其敬亡盡其哀予於穎昌侯見之矣又曰見其親之黨如見其親六十而孺慕予於穎昌侯見之矣然性奢豪務在華侈帷帳車服窮極綺麗廚膳滋味過於王者每燕見不食太官所設帝輒命取其食蒸餅上不坼作十字不食食日萬錢猶曰無下箸處人以小紙為書者勅記室勿報劉毅等數劾奏曾侈忲無度帝以其重臣一無所問都官從事劉享嘗奏曾華侈以銅鉤紖引車瑩牛蹄角後曾辟享為掾或勸勿應享謂至公之體不以私憾違應辟曾常因小事加享杖罰其外寬內忌亦此類也時司空賈充權擬人主曾卑充而附之及充與庾純因酒相競曾議黨充而抑純以此為正直所非二子遵劭劭嗣劭字敬祖少與武帝同年有總角之好帝為王太子以劭為中庶子及即位轉散騎常侍甚見親待劭雅有姿望遠客朝見必以劭侍直每諸方貢獻帝輒賜之而觀其占謝焉咸寧初有司奏劭及兄遵等受故鬲令袁毅貨雖經赦宥宜皆禁止事下廷尉詔曰太保與毅有累世之交遵等所取差薄一皆置之遷侍中尚書惠帝即位初建東宮太子年幼欲令親萬幾故盛選六傅以劭為太子太師通省尚書事後轉特進累遷尚書左僕射劭博學善屬文陳說近代事若指諸掌永康初遷司徒趙王倫篡位以劭為太宰及三王交爭劭以軒冕而游其間無怨之者而驕奢簡貴亦有父風衣裘服翫新故巨積食必盡四方珍異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為限時論以為太官御膳無以加之然優游自足不貪權勢嘗語鄉人王詮曰僕雖名位過幸少無可書之事惟與夏侯長容諫授博士可傳史冊耳所撰荀粲王弼傳及諸奏議文章並行於世永寧元年薨贈司徒謚曰康子岐嗣劭初亡袁粲弔岐岐辭以疾粲獨哭而出曰今年決下婢子品王詮謂之曰知死弔死何必見生岐前多罪爾時不下何公新亡便下岐品人謂中正畏彊易弱粲乃止遵字思祖劭庶兄也少有幹能起家散騎黃門郎散騎常侍侍中累轉大鴻臚性亦奢忲役使御府工匠作禁物又鬻行器為司隸劉毅所奏免官太康初起為魏郡太守遷太僕卿又免官卒於家四子嵩綏機羨嵩字泰基寬弘愛士博觀墳籍尤善史漢少歷清官領著作郎綏字伯蔚位至侍中尚書自以繼世名貴奢侈過度性既輕物翰札簡傲城陽王尼見綏書疏謂人曰伯蔚居亂而矜豪乃爾豈其免乎劉輿潘滔譖之於東海王越越遂誅綏初曾侍武帝宴退而告遵等曰國家應天受禪創業垂統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兆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此子孫之憂也汝等猶可獲沒指諸孫曰此等必遇亂亡也及綏死嵩哭之曰我祖其大聖乎機為鄒平令性亦矜傲責鄉里謝鯤等拜或戒之曰禮敬年爵以德為主令鯤拜勢懼傷風俗機不以為慚羨為離狐令既驕且吝陵駕人物鄉閭疾之如讎永嘉之末何氏滅亡無遺焉

石苞

石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也雅曠有智局容儀偉麗不修小節故時人為之語曰石仲容姣無雙縣召為吏給農司馬會謁者陽翟郭玄信奉使求人為御司馬以苞及鄧艾給之行十餘里玄信謂二人曰子後並當至卿相苞曰御隸也何卿相乎既而又被使到鄴事久不決乃販鐵於鄴市市長沛國趙元儒名知人見苞異之因與結交歎苞遠量當至公輔由是知名見吏部郎許允求為小縣允謂苞曰卿是我輩人當相引在朝廷何欲小縣乎苞還歎息不意允之知己乃如此也稍遷景帝中護軍司馬宣帝聞苞好色薄行以讓景帝帝答曰苞雖細行不足而有經國才略夫貞廉之士未必能經濟世務是以齊桓忘管仲之奢僭而錄其匡合之大謀漢高捨陳平之汙行而取其六奇之妙算苞雖未可以上儔二子亦今日之選也意乃釋徙鄴典農中郎將時魏世王侯多居鄴下尚書丁謐貴傾一時並較時利苞奏列其事由是益見稱歷東萊琅邪太守所在皆有威惠遷徐州刺史文帝之敗於東關也苞獨全軍而退帝指所持節謂苞曰恨不以此授卿以究大事乃遷苞為奮武將軍假節監青州諸軍事及諸葛誕舉兵淮南苞統青州諸軍督兗州刺史周泰徐州刺史胡質簡銳卒為

諸軍以備外寇吳遣大將朱異丁奉等來迎誕等留輜重於都陸輕兵渡黎水苞等逆擊大破之泰山太守胡烈以奇兵襲都陸焚其委輸異等收餘衆而退壽春平拜苞鎮東將軍封東光侯假節頃之代王基都督揚州諸將事苞因入朝當還辭高貴鄉公留語盡日既出白文帝曰非常主也數日而有成濟之事後進位征東大將軍俄遷驃騎將軍文帝崩賈充荀勗議葬禮未定苞時奔喪慟哭曰基業如此而以人臣終乎葬禮乃定後每與陳騫諷魏帝以歷數已終天命有在及禪位苞有力焉武帝踐阼遷大司馬進封樂陵郡公加侍中羽葆鼓吹自諸葛誕破滅苞便鎮撫淮南士馬彊盛邊境多務苞既勤庶事又以威惠服物淮北監軍王琛輕苞素微又聞童謠曰宮中大馬幾作驢大石壓之不得舒因是密表苞與吳人交通先時望氣者云東南有大兵起及琛表至武帝甚疑之會荊州刺史胡烈表吳人欲大出為寇苞亦聞吳師將入乃築壘遏水以自固帝聞之謂羊祜曰吳人每來常東西相應無緣偏爾豈石苞果有不順乎祜深明之而帝猶疑焉會苞子喬為尚書郎上召之經日不至帝謂為必叛欲討苞而隱其事遂下詔以苞不料賊勢築壘遏水勞擾百姓策免其官遣太尉義陽王望率大軍徵之以備非常又勑征東將軍琅邪王伷自下邳會壽春苞用掾孫鑠計放兵步出住都亭待罪帝聞之意解及苞詣闕以公還第苞自恥受任無效而無怨色時鄴奚官督郭廙上書理苞帝詔曰前大司馬苞忠允清亮才經世務幹用之績所歷可紀宜掌教典以贊時政其以苞為司徒有司奏苞前有折撓不堪其任以公還第已為弘厚不宜擢用詔曰吳人輕脆終無能為故疆埸之事但欲完固守備使不得越逸而已以苞計畫不同慮敵過甚故徵還更授昔鄧禹撓於關中而終輔漢室豈以一眚而掩大德哉於是就位苞奏州郡農桑未有賞罰之制宜遣掾屬循行皆當均其土宜舉其殿最然後黜陟焉詔曰農殖者為政之本有國之大務也雖欲安時興化不先富而教之其道無由而至今四海多事軍國用廣加承征伐之後屢有水旱之事倉庫不充百姓無積古者稼穡樹藝司徒掌之今雖登論道然經國立政惟時所急故陶唐之世稷官為重今司徒位當其任乃心王事有毀家紓國乾乾匪躬之志其使司徒督察州郡播殖將委事任成垂拱仰辦若宜有所循行者其增置掾屬十人聽取王官更練事業者苞在位稱為忠勤帝每委任焉泰始八年薨帝發哀於朝堂賜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及葬給節幢麾曲蓋追鋒車鼓吹介士大車皆如魏司空陳泰故事車駕臨送於東掖門外策謚曰武咸寧初詔苞等並為王功列於銘饗苞豫為終制曰延陵薄葬孔子以為達禮華元厚葬春秋以為不臣古之明義也自今死亡者皆斂以時服不得兼重又不得飯晗為愚俗所為又不得設牀帳明器也定窆之後復土滿坎一不得起墳種樹昔王孫裸葬矯時其子奉命君子不譏況於合禮典者耶諸子皆奉遵遺令又斷親戚故吏設祭有六子越喬統浚儁崇以統為嗣統字弘緒歷位射聲校尉大鴻臚子順為尚書郎越字弘倫早卒喬字弘祖歷尚書郎散騎侍郎帝既召喬不得深疑苞反及苞至有慚色謂之曰卿子幾破卿門苞遂廢之終身不聽仕又以有穢行徙頓丘與弟崇同被害二子超熙亡走得免成都王穎之起義也以超為折衝將軍討孫秀以功封侯又為振武將軍征荊州賊李辰穎與長沙王乂相攻超常為前鋒遷中護軍陳眕等挾惠帝北伐超走還鄴穎使超距帝於蕩陰王師敗績超逼帝幸鄴宮會王浚攻穎於鄴穎以超為右將軍以距浚大敗而歸從駕之洛陽西遷長安河間王顒以超領北中郎將使與穎共距東海王越超於滎陽募兵右將軍王闡與典兵中郎趙則並受超節度為豫州刺史劉喬繼援范陽王虓逆擊斬超而熙得走免永嘉中為大傅越參軍浚字景倫清儉有鑒識敬愛人物位至黃門侍郎為當世名士早卒儁字彥倫少有名譽議者稱為令器官至陽平太守早卒崇字季倫生於青州故小名齊奴少敏惠勇而有謀苞臨終分財物與諸子獨不及崇其母以為言苞曰此兒雖小後自能得年二十餘為修武令有能名入為散騎郎遷城陽太守伐吳有功封安陽鄉侯在郡雖有職務好學不倦以疾自解頃之拜黃門郎兄統忤扶風王駿有司承旨奏統將加重罰既而見原以崇不詣闕謝恩有司欲復加統罪崇自表曰臣兄統以先父之恩早被優遇出入清顯歷位盡勤伏度聖心有以垂察近為扶風王駿橫所誣謗司隸中丞等飛筆重奏劾案深

文皇歷天縱臣兄弟跼蹐憂心如惔駿戚屬尊重權要赫奕內外有司望風承
旨苟有所懸易於投卵自統枉劾以來臣兄弟不敢一言稍自申理戢舌鉗口
惟須刑書古人稱榮華於順旨枯槁於逆違誠哉斯言於今信矣是以雖董司
直繩不能不深其文抱枉含謗不得不輸其理幸賴陛下天聽四達靈鑒昭遠
存先父勳德之重察臣等勉勵之志中詔申料罪譴澄雪臣等刻肌碎首未足
上報臣即以今月十四日與兄統浚等詣公車門拜表謝恩伏度奏御之日暫
經天聽此月二十日忽被蘭臺禁止符以統蒙宥恩出非常臣晏然私門曾不
陳謝復見彈奏訕辱理盡臣始聞此惶懼狼狽靜而思之固無怪也苟尊勢所
驅何所不至望奉法之直繩不可得也臣以凡才累荷顯重不能負載析薪以
答萬分一月之中奏劾頻加曲之與直非臣所計所愧不能承奉戚屬自陷於
此不媚於灶實愧王孫隨巢子稱明君之德察情爲上察事次之所懷具經聖
聽伏待罪黜無所多言由是事解累遷散騎常侍侍中武帝以崇功臣子有幹
局深器重之元康初楊駿輔政大開封賞多樹黨援崇與散騎郎蜀郡何攀共
立議奏於惠帝曰陛下聖德光被皇靈啓祚正位東宮二十餘年道化宣流萬
國歸心今承洪基此乃天授至於班賞行爵優於泰始革命之初不安一也吳
會僭逆幾於百年邊境被其荼毒朝廷爲之旰食先帝決獨斷之聰奮神武之
略蕩滅逋寇易於摧枯然謀臣猛將猶有致思竭力之效而今恩澤之封優於
滅吳之功不安二也上天眷祐實在大晉卜世之數未知其紀今之開制當垂
於後若尊卑無差有爵必進數世之後莫非公侯不安三也臣等敢冒陳聞竊
謂泰始之初及平吳論功制度名牒皆悉具存縱不能遠遵古典尚當依準舊
事書奏弗納出爲南中郎將荊州刺史領南蠻校尉加鷹揚將軍崇在南中得
鴆鳥雛以與後軍將軍王愷時制鴆鳥不得過江爲司隸校尉傅祗所糾詔原
之燒鴆於都街崇穎悟有才氣而任俠無行檢在荊州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貲
徵爲大司農以徵書未至擅去官免頃拜太僕出爲征虜將軍假節監徐州諸
軍事鎮下邳崇有別館在河陽之金谷一名梓澤送者傾都帳飲於此焉至鎮
與徐州刺史高誕爭酒相侮爲軍司所奏免官復拜衛尉與潘岳諂事賈謐謐

與之親善號曰二十四友廣城君每出崇降車路左望塵而拜其卑佞如此財
產豐積室宇宏麗後房百數皆曳紈繡珥金翠絲竹盡當時之選庖膳窮水陸
之珍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愷以飴澳釜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
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崇塗屋以椒愷用赤石脂崇愷爭
豪如此武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枝柯扶疏世所罕比愷以示
崇崇便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又以爲嫉己之寶聲色方厲崇曰
不足多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條幹絕俗光
彩曜日如愷比者甚眾愷怳然自失矣崇爲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每冬得韭蓱
齏嘗與愷出遊爭入洛城崇牛迅若飛禽愷絕不能及愷每以此三事爲恨乃
密貨崇帳下問其所以答云豆至難煮豫作熟末客來但作白粥以投之耳韭
蓱齏是擣韭根雜以麥苗耳牛奔不遲良由馭者逐不及反制之可聽蹁轅則
駃矣於是悉從之遂爭長焉崇後知之因殺所告者嘗與王敦入太學見顏回
原憲之象顧而歎曰若與之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敦曰不知餘人云何子
貢去卿差近崇正色曰士當身名俱泰何至甕牖哉其立意類此劉輿兄弟少
時爲王愷所嫉愷召之宿因欲坑之崇素與輿等善聞當有變夜馳詣愷問二
劉所在愷迫卒不得隱崇徑進於後齋索出同車而去語曰年少何以輕就人
宿輿深德之及賈謐誅崇以黨與免官時趙王倫專權崇甥歐陽建與倫有隙
崇有妓曰綠珠美而豔善吹笛孫秀使人求之崇時在金谷別館方登涼臺臨
清流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盡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皆蘊蘭麝被羅縠曰
在所擇使者曰君侯服御麗則麗矣然本受命指索綠珠不識孰是崇勃然曰
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通今察遠照邇願加三思崇曰不然
使者出而又反崇竟不許秀怒乃勸倫誅崇建崇建亦潛知其計乃與黃門郎
潘岳陰勸淮南王允齊王冏以圖倫秀秀覺之遂矯詔收崇及潘岳歐陽建等
崇正宴於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今爲爾得罪綠珠泣曰當效死於官
前因自投于樓下而死崇曰吾不過流徙交廣耳及車載詣東市崇乃歎曰奴
輩利吾家財收者答曰知財致害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崇母兄妻子無少長

皆被害死者十五人崇時年五十二初崇家稻米飯在地經宿皆化為螺時人以為族滅之應有司簿閱崇水碓三十餘區蒼頭八百餘人他珍寶貨賄田宅稱是及惠帝復阼詔以卿禮葬之封崇從孫演為樂陵公苞曾孫樸字玄真為人謹厚無他材藝沒於胡石勒以與樸同姓俱出河北引樸為宗室特加優寵位至司徒

歐陽建字堅石世為冀方右族雅有理思才藻美贍擅名北州時人為之語曰渤海赫赫歐陽堅石辟公府歷山陽令尚書郎馮翊太守甚得時譽及遇禍莫不悼惜之年三十餘臨命作詩文甚哀楚

孫鑠字巨鄴河內懷人也少樂為縣吏太守吳奮轉以為主簿鑠自微賤登綱紀時僚大姓不與鑠同坐奮大怒遂薦鑠為司隸都官從事司隸校尉劉訥甚知賞之時奮又薦鑠於大司馬石苞苞辟為掾鑠將應命行達許昌會臺已密遣輕車襲苞于時汝陰王鎮許鑠過謁之王先識鑠以鄉里之情私告鑠曰無與禍鑠既出即馳詣壽春為苞畫計苞賴而獲免遷尚書郎在職數年十有餘事為當時所稱

史臣曰若夫經為帝師鄭沖於焉無愧孝為德本王祥所以當仁何曾善其親而及其親之黨者也夏禹恭儉殷因損益牲牢服用各有品章諸侯不恒牛命士不恒豕稟而驕奢其關乎治政秉時立制莫不由之石崇學乃多聞情乖寡悔超四豪而取富踰五侯而競爽春畦靡靡列於凝沍之晨錦障逶迤亘以山川之外撞鐘舞女流宕忘歸至於金谷含悲吹樓將墜所謂高蟬處乎輕陰不知螳螂襲其後也

贊曰鄭沖含素王祥邁慕百行斯融雙飛天路何石殊操芬餌標奇帝風流靡崇心載馳矜奢不極寇害成貲邦分身墜樂往哀隨

晉書卷三十三

晉書卷三十四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四

羊祜

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也世吏二千石至祜九世並以清德聞祖續仕漢南陽太守父衜上黨太守祜蔡邕外孫景獻皇后同產弟祜年十二喪父孝思過禮事叔父耽甚謹嘗遊汶水之濱遇父老謂之曰孺子有好相年未六十必建大功於天下既而去莫知所在及長博學能屬文身長七尺二寸美鬚眉善談論郡將夏侯威異之以兄霸之子妻之舉上計吏州四辟從事秀才五府交命皆不就太原郭奕見之曰此今日之顏子也與王沈俱被曹爽辟沈勸就徵祜曰委質事人復何容易及爽敗沈以故吏免因謂祜曰常識卿前語祜曰此非始慮所及其先識不伐如此夏侯霸之降蜀也姻親多告絕祜獨安其室恩禮有加焉尋遭母憂長兄發又卒毀慕寢頓十餘年以道素自居恂恂若儒者文帝為大將軍辟祜未就公車徵拜中書侍郎俄遷給事中黃門郎時高貴鄉公好屬文在位者多獻詩賦汝南和逌以忤意見斥祜在其間不得而親疏有識尚焉陳留王立賜爵關中侯邑百戶以少帝不願為侍臣求出補吏徙祕書監及五等建封鉅平子邑六百戶鍾會有寵而忌祜亦憚之及會誅拜相國從事中郎與荀勗共掌機密遷中領軍悉統宿衛入直殿中執兵之要事兼內外武帝受禪以佐命之勳進號中軍將軍加散騎常侍改封郡公邑三千戶固讓封不受乃進本爵為侯置郎中令備九官之職加夫人印綬泰始初詔曰夫總齊機衡允釐六職朝政之本也祜執德清劭忠亮純茂經緯文武謇謇正直雖處腹心之任而不總樞機之重非垂拱無為委任責成之意也其以祜為尚書右僕射衛將軍給本營兵時王佑賈充裴秀皆前朝名望祜每讓不處其右帝將有滅吳之志以祜為都督荊州諸軍事假節散騎常侍衛將軍如故祜率營兵出鎮南夏開設庠序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時長吏喪官後人惡之多毀壞舊府祜以死生有命非由居室書下征鎮普加禁斷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里每為邊害祜患之竟以詭計令吳罷守於是戍邏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積詔罷江北都督置南中郎將以所統諸軍在漢東江夏者皆以益祜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者不過十數人而頗以畋漁廢政嘗欲夜出軍司徐胤執棨當營門曰將軍都督萬里安可輕脫將軍之安危亦國家之安危也胤今日若死此門乃開耳祜改容謝之此後稀出矣後加車騎將軍開府如三司之儀祜上表固讓曰臣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臣自出身以來適十數年受任外內每極顯重之任常以智力不可頓進恩寵不可久謬夙夜戰悚以榮為憂臣聞古人之言德未為人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為人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今臣身託外戚事連運會誡在過寵不患見遺而猥降發中之詔加非次之榮臣有何功可以堪之何心可以安之身辱高位傾覆尋至願守先人弊廬豈可得哉違命誠忤天威曲從即復若此蓋聞古人申於見知大臣之節不可則止臣雖小人敢緣所蒙念存斯義今天下自服化以來方漸八年雖側席求賢不遺幽賤然臣不能推有德達有功使聖聽知勝臣者多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於版築之下有隱才於屠釣之間而朝議用臣不以為非臣處之不以為愧所失豈不大哉臣忝竊雖久未若今日兼文武之極寵等宰輔之高位也且臣雖所見者狹據今光祿大夫李憙執節高亮在公正色光祿大夫魯芝潔身寡欲和而不同光祿大夫李胤清亮簡素立身在朝皆服事華髮以禮終始雖歷位外內之寵不異寒賤之家而猶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少益日月是以誓心守節無苟進之志今道路行通方隅多事乞留前恩使臣得速還屯不爾留連必於外虞有闕匹夫之志有不可奪不聽及還鎮吳西陵督步闡舉城來降吳將陸抗攻之甚急詔祜迎闡祜率兵五萬出江陵遣荊州刺史楊肇攻抗不剋闡竟為抗所擒有司奏祜所統八萬餘人賊眾不過三萬祜頓兵江陵使賊備得設乃遣楊肇偏軍入險兵少糧懸軍人挫衄背違詔命無大臣節可免官以侯就第竟坐貶為平南將軍而免楊肇為庶人祜以孟獻營武牢而鄭人懼晏弱城東陽

而萊子服乃進據險要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奪吳人之資石城以西盡爲晉有自是前後降者不絕乃增修德信以懷柔初附慨然有吞并之心每與吳人交兵剋日方戰不爲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詐之策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人有略吳二兒爲俘者祜遣送還其家後吳將夏詳邵顗等來降二兒之父亦率其屬與俱吳將陳尚潘景來寇祜追斬之美其死節而厚加殯斂景尚子弟迎喪祜以禮遣還吳將鄧香掠夏口祜募生縛香既至宥之香感其恩甚率部曲而降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爲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衆江沔遊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爲吳人所傷而爲晉兵所得者皆封還之於是吳人翕然悅服稱爲羊公不之名也祜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祜之德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也抗嘗病祜饋之藥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抗曰羊祜豈酖人者時談以爲華元子反復見於今日抗每告其戍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孫皓聞二境交和以詰抗抗曰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況大國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於祜無傷也祜貞愨無私疾惡邪佞荀勖馮紞之徒甚忌之從甥王衍嘗詣祜陳事辭甚俊辯祜不然之衍拂衣而起祜顧謂賓客曰王夷甫方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步闡之役祜以軍法將斬王戎故戎衍並憾之每言論多毀祜時人爲之語曰二王當國羊公無德咸寧初除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得專辟召初祜以伐吳必藉上流之勢又時吳有童謠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浮渡江不畏岸上獸但畏水中龍祜聞之曰此必水軍有功但當思應其名者耳會益州刺史王濬徵爲大司農祜知其可任濬又小字阿童因表留濬監益州諸軍事加龍驤將軍密令修舟楫爲順流之計祜繕甲訓卒廣爲戎備至是上疏曰先帝順天應時西平巴蜀南和吳會海內得以休息兆庶有樂安之心而吳復背信使邊事更興夫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由人而成不一大舉掃滅則衆役無時得安亦所以隆先帝之勳成無爲之化也故堯有丹水之伐舜有三苗之征咸以寧靜宇宙戢兵和衆者也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并亡自此來十三年是謂一周平定之期復在今日矣議者常言吳楚有道後服無禮先彊此乃諸侯之時耳今當一統不得與古同諭夫適道之論皆未應權是故謀之雖多而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存者謂所敵者同力足自固苟其輕重不齊彊弱異勢則智士不能謀而險阻不可保也蜀之爲國非不險也高山尋雲霓深谷肆無景束馬懸車然後得濟皆言一夫荷戟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斬將搴旗伏尸數萬乘勝席卷徑至成都漢中諸城皆鳥棲而不敢出非皆無戰心誠力不足相抗至劉禪降服諸營堡者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難不過劍閣山川之險不過岷漢孫皓之暴侈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衆多於前世資儲器械盛於往時今不於此平吳而更阻兵相守征夫苦役日尋干戈經歷盛衰不可長久宜當時定以一四海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荊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誤之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吳緣江爲國無有內外東西數千里以藩籬自持所敵者大無有寧息孫皓恣情任意與下多忌名臣重將不復自信是以孫秀之徒皆畏逼而至將疑於朝士困於野無有保世之計一定之心平常之日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齊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楯不如中國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固還保城池則去長入短而官軍縣進人有致節之志吳人戰於其內有憑城之心如此軍不踰時剋可必矣帝深納之會秦涼屢敗祜復表曰吳平則胡自定但當速濟大功耳而議者多不同祜歎曰天下不如意恆十居七八故有當斷不斷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恨於後時哉其後詔以泰山之南武陽牟南城梁父平陽五縣爲南城郡封祜爲南城侯置相與郡公同祜讓曰昔張良請受留萬戶漢祖不奪其志臣受鉅平於先帝敢辱重爵以速官謗固執不拜帝許之祜每被登進常守沖退至心素著故特見申於分列之外是以名德遠播朝野具瞻搢紳僉議當居台輔帝方有兼并之志仗祜以東南之任故寢之祜歷職二朝任典樞要政事損益皆諮訪焉勢利之求無所關與其嘉謀讜議皆焚其草故世莫聞凡所進達人皆不知所由或謂祜慎密太過者祜曰是何言歟夫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君臣

不密之誠吾惟懼其不及不能舉賢取異豈得不愧知人之難哉且拜爵公朝
謝恩私門吾所不取祜女夫嘗勸祜有所營置令有歸載者可不美乎祜默然
不應退告諸子曰此可謂知其一不知其二人臣樹私則背公是大惑也汝宜
識吾此意嘗與從弟琇書曰既定邊事當角巾東路歸故里為容棺之墟以白
士而居重位何能不以盛滿受責乎疏廣是吾師也祜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
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慨然歎息顧謂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
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
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也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望必與此山
俱傳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祜當討吳賊有功將進爵土乞以賜舅子蔡襲
詔封襲關內侯邑三百戶會吳人寇弋陽江夏略戶口詔遣侍臣移書詰祜不
追討之意并欲移州復舊之宜祜曰江夏去襄陽八百里比知賊問賊去亦已
經日矣步軍方往安能救之哉勞師以免責恐非事宜也昔魏武帝置都督類
皆與州相近以兵勢好合惡離疆埸之間一彼一此慎守而已古之善教也若
輒徙州賊出無常亦未知州之所宜據也使者不能詰祜寢疾求入朝既至洛
陽會景獻宮車在殯哀慟至篤中詔申諭扶疾引見命乘輦入殿無下拜甚見
優禮及侍坐面陳伐吳之計帝以其病不宜常入遣中書令張華問其籌策祜
曰今主上有禪代之美而功德未著吳人虐政已甚可不戰而克混一六合以
興文教則主齊堯舜臣同稷契為百代之盛軌如舍之若孫皓不幸而沒吳人
更立令主雖百萬之衆長江未可而越也將為後患乎華深贊成其計祜謂華
曰成吾志者子也帝欲使祜臥護諸將祜曰取吳不必須臣自行但既平之後
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所不敢居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疾漸篤
乃舉杜預自代尋卒時年五十八帝素服哭之甚哀是日大寒帝涕淚霑鬚鬢
皆為冰焉南州人征市日聞祜喪莫不號慟罷市巷哭者聲相接吳守邊將士
亦為之泣其仁德所感如此賜以東園秘器朝服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詔曰
征南大將軍南城侯祜蹈德沖素思心清遠始在內職值登大命乃心篤誠左
右王事入綜機密出統方岳當終顯烈永輔朕躬而奄忽殂隕悼之傷懷其追

贈侍中太傅持節如故祜立身清儉被服率素祿俸所資皆以贍給九族賞賜
軍士家無餘財遺令不得以南城侯入柩從弟琇等述祜素志求葬於先人墓
次帝不許賜去城十里外近陵葬地一頃謚曰成祜喪既引帝於大司馬門南
臨送祜甥齊王攸表祜妻不以侯斂之意帝乃詔曰祜固讓歷年志不可奪身
沒讓存遺操益厲此夷叔所以稱賢季子所以全節也今聽復本封以彰高美
初文帝崩祜謂傅玄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自天子達而漢文除之毀禮傷義
常以歎息今主上天縱至孝有曾閔之性雖奪其服實行喪禮喪禮實行除服
何為邪若因此革漢魏之薄而興先王之法以敦風俗垂美百代不亦善乎玄
曰漢文以末世淺薄不能行國君之喪故因而除之除之數百年一旦復古難
行也祜曰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主上遂服不猶善乎玄曰主上不除而天下
除此為但有父子無復君臣三綱之道虧矣祜乃止祜所著文章及為老子傳
並行於世襄陽百姓於峴山祜平生遊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饗祭焉望其碑
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為墮淚碑荊州人為祜諱名屋室皆以門為稱改戶曹
為辭曹焉祜開府累年謙讓不辟士始有所命會卒不得除署故參佐劉儈趙
寅劉彌孫勃等牋詣預曰昔以謬選忝備官屬各得與前征南大將軍祜參同
庶事祜執德沖虛操尚清遠德高而體卑位優而行恭前膺顯命來撫南夏既
有三司之儀復加大將軍之號雖居其位不行其制至今海內渴佇羣俊望風
涉其門者貪夫反廉懦夫立志雖夷惠之操無以尚也自鎮此境政化被乎江
漢潛謀遠計闢國開疆諸所規摹皆有軌量志存公家以死勤事始辟四掾未
至而隕夫舉賢報國台輔之遠任也搜揚側陋亦台輔之宿心也中道而廢亦
台輔之私恨也履謙積稔晚節不遂此遠近所以為之感痛者也昔召伯所憩
愛流甘棠宣子所游封殖其樹夫思其人尚及其樹況生存所辟之士便當隨
例放棄者乎乞蒙列上得依已至掾屬預表曰祜雖開府而不備僚屬引謙之
至宜見顯明及扶疾辟士未到而沒家無胤嗣官無命士此方之望隱憂載懷
夫篤終追遠人德歸厚漢祖不惜四千戶之封以慰趙子弟心請議之詔不許
祜卒二歲而吳平羣臣上壽帝執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因以克定之功

策告祜廟，仍依蕭何故事，封其夫人。策曰：「皇帝使謁者杜宏告故侍中、太傅、鉅平成侯祜：昔吳為不恭，負險稱號，郊境不闢，多歷年所。祜受任南夏，思靜其難，外揚王化，內經廟略，著德推誠，江漢歸心，舉有成資，謀有全策。昊天不弔，所志不卒，朕用悼恨于厥心。乃班命群帥，致天之討，兵不踰時，一征而滅，疇昔之規，若合符契。夫賞不失勞，國有彝典，宜增啓土宇，以崇前命，而重違公高讓之素。今封夫人夏侯氏萬歲鄉君，食邑五千戶，又賜帛萬匹，穀萬斛。」祜年五歲時，令乳母取所弄金鐶。乳母曰：「汝先無此物。」祜即詣鄰人李氏東垣桑樹中探得之。主人驚曰：「此吾亡兒所失物也，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李氏悲惋。時人異之，謂李氏子則祜之前身也。又有善相墓者，言祜祖墓所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祜遂鑿之。相者見曰：「猶出折臂三公。」而祜竟墮馬折臂，位至公而無子。帝以祜兄子暨為嗣，暨以父沒不得為人後。帝又令暨弟伊為祜後，又不奉詔。帝怒，並收免之。太康二年，以伊弟篇為鉅平侯，奉祜嗣。篇歷官清慎，有私牛於官舍產犢，及遷而留之，位至散騎常侍，早卒。孝武太元中，封祜兄玄孫之子法興為鉅平侯，邑五千戶。以桓玄黨誅，國除。尚書祠部郎荀伯子上表訟之曰：「臣聞咎繇亡嗣，臧文以為深嘆；伯氏奪邑，管仲所以稱仁。功高可百世不泯，濫賞無得崇朝。故太傅、鉅平侯羊祜，明德通賢，國之宗主，勳參佐命，功成平吳，而後嗣闕然，烝嘗莫寄。漢以蕭何元功，故絕世輒紹，愚謂鉅平封宜同酇國。故太尉廣陵公準，黨翼賊倫，禍加淮南，因逆為利，竊饗大邦。值西朝政刑失裁，中興因而不奪。今王道維新，豈可不大判臧否。謂廣陵國宜在削除，故太保衛瓘本爵菑陽縣公，既被橫害，乃進茅土，始贈蘭陵，又轉江夏。中朝名臣，多非理終，瓘功德無殊，而獨受偏賞，謂宜罷其郡封，復邑菑陽，則與奪有倫，善惡分矣。」覽表不報。祜前母孔融女，生兄發，官至都督淮北護軍。初，發與祜同母兄承俱得病，祜母度不能兩存，乃專心養發，故得濟，而承竟死。發長子倫，高陽相。倫弟暨，陽平太守。暨弟伊，初為車騎賈充掾，後歷平南將軍、都督江北諸軍事，鎮宛，為張昌所殺，追贈鎮南將軍。祜伯父祕，官至京兆太守。子祉，魏郡太守。祕孫亮，字長玄，有才能，多計數。與之交者，必偽盡款誠，人皆謂得其心，而殊非其實也。初為太傅楊駿參軍。時京兆多盜竊，駿欲更重其法，盜百錢加大辟，請官屬會議。亮曰：「昔楚江乙母失布，以為盜由令尹。公若無欲，盜宜自止，何重法為？」駿慚而止。累轉大鴻臚。時惠帝在長安，亮與關東連謀，內不自安，奔于并州，為劉元海所害。亮弟陶，為徐州刺史。

杜預

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也。祖畿，魏尚書僕射。父恕，幽州刺史。預博學多通，明於興廢之道，常言：「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幾也。」初，其父與宣帝不相能，遂以幽死，故預久不得調。文帝嗣立，預尚帝妹高陸公主，起家拜尚書郎，襲祖爵豐樂亭侯。在職四年，轉參相府軍事。鍾會伐蜀，以預為鎮西長史。及會反，寮佐並遇害，唯預以智獲免，增邑千一百三十戶。與車騎將軍賈充等定律令，既成，預為之注解，乃奏之曰：「法者，蓋繩墨之斷例，非窮理盡性之書也。故文約而例直，聽省而禁簡。例直易見，禁簡難犯。易見則人知所避，難犯則幾於刑厝。刑之本在於簡直，故必審名分。審名分者，必忍小理。古之刑書，銘之鍾鼎，鑄之金石，所以遠塞異端，使無淫巧也。今所注皆網羅法意，格之以名分。使用之者執名例以審趣舍，伸繩墨之直，去析薪之理也。」詔班于天下。泰始中，守河南尹。預以京師王化之始，自近及遠，凡所施論，務舉大體。受詔為黜陟之課，其略曰：

臣聞上古之政，因循自然，虛己委誠，而信順之道應，神感心通，而天下之理得。逮至淳樸漸散，彰美顯惡，設官分職，以頒爵祿，弘宣六典，以詳考察。然猶倚明哲之輔，建忠貞之司，使名不得越功而獨美，功不得後名而獨隱，皆疇咨博詢，敷納以言。及至末世，不能紀遠而求於密微，疑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偽，法令滋章，巧飾彌多。昔漢之刺史，亦歲終奏事，不制算課，而清濁粗舉。魏氏考課，即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由於累細以違其體，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申唐堯之舊，去密就簡，則簡而易從也。夫宣盡物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去人而任法，則以傷理。今科舉優劣，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言優者一人為上第，劣者一人為下第，因計偕以名聞。如此六載，主者總集採案，其六歲處優舉者超用之，六歲處劣舉者奏免之，

其優多劣少者敘用之劣多優少者左遷之今考課之品所對不鈞誠有難易
若以難取優以易而否主者固當準量輕重微加降殺不足復曲以法盡也己
丑詔書以考課難成聽通薦例薦例之理即亦取於風聲六年頓薦黜陟無漸
又非古者三考之意也今每歲一考則積優以成陟累劣以取黜以士君子之
心相處未有官故六年六黜清能六進否劣者也監司將亦隨而彈之若令上
下公相容過此為清議大頹亦無取於黜陟也司隸校尉石鑒以宿憾奏預免
職時虜寇隴右以預為安西軍司給兵三百人騎百匹到長安更除秦州刺史
領東羌校尉輕車將軍假節屬虜兵強盛石鑒時為安西將軍使預出兵擊之
預以虜乘勝馬肥而官軍懸乏宜并力大運須春進討陳五不可四不須鑒大
怒復奏預擅飾城門官舍稽乏軍興遣御史檻車徵詣廷尉以預尚主在八議
以侯贖論其後隴右之事卒如預策是時朝廷皆以預明於籌略會匈奴帥劉
猛舉兵反自并州西及河東平陽詔預以散侯定計省闥俄拜度支尚書預乃
奏立藉田建安邊論處軍國之要又作人排新器興常平倉定穀價較鹽運制
課調內以利國外以救邊者五十餘條皆納焉石鑒自軍還論功不實為預所
糾遂相讎恨言論諠譁並坐免官以侯兼本職數年復拜度支尚書元皇后梓
宮將遷於峻陽陵舊制既葬帝及群臣即吉尚書奏皇太子亦宜釋服預議皇
太子宜復古典以諒闇終制從之預以時曆差舛不應晷度奏上二元乾度曆
行於世預又以孟津渡險有覆沒之患請建河橋于富平津議者以為殷周所
都歷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預曰造舟為梁則河橋之謂也及橋成帝
從百僚臨會舉觴屬預曰非君此橋不立也對曰非陛下之明臣亦不得施其
微巧周廟欹器至漢東京猶在御坐漢末喪亂不復存形制遂絕預創意造成
奏上之帝甚嘉歎焉咸寧四年秋大霖雨蝗蟲起預上疏多陳農要事在食貨
志預在內七年損益萬機不可勝數朝野稱美號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
時帝密有滅吳之計而朝議多違唯預羊祜張華與帝意合祜病舉預自代因
以本官假節行平東將軍領征南軍司及祜卒拜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
事給追鋒車第二駙馬預既至鎮繕甲兵耀威武乃簡精銳襲吳西陵督張政
大破之以功增封三百六十五戶政吳之名將也據要害之地恥以無備取敗
不以所喪之實告于孫晧預欲間吳邊將乃表還其所獲之眾於晧晧果召政
遣武昌監劉憲代之故大軍臨至使其將帥移易以成傾蕩之勢預處分既定
乃啟請伐吳之期帝報待明年方欲大舉預表陳至計曰自閏月以來賊但敕
嚴下無兵上以理勢推之賊之窮計力不兩完必先護上流勤保夏口以東以
延視息無緣多兵西上空其國都而陛下過聽便用委棄大計縱敵患生此誠
國之遠圖使舉而有敗勿舉可也事為之制務從完牢若或有成則開太平之
基不成不過費損日月之間何惜而不一試之若當須後年天時人事不得如
常臣恐其更難也陛下宿議分命臣等隨界分進其所禁持東西同符萬安之
舉未有傾敗之慮臣心實了不敢以曖昧之見自取後累惟陛下察之預旬月
之中又上表曰羊祜與朝臣多不同不先博畫而密與陛下共施此計故益令
多異凡事當以利害相較今此舉十有八九利其一二止於無功耳其言破敗
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計不出己功不在身各恥其前言故守之也自頃朝廷事
無大小異意鋒起雖人心不同亦由恃恩不慮後患故輕相同異也昔漢宣帝
議趙充國所上事效之後詰責諸議者皆叩頭而謝以塞異端也自秋已來討
賊之形頗露若今中止孫晧怖而生計或徙都武昌更完修江南諸城遠其居
人城不可攻野無所掠積大船於夏口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時帝與中書令
張華圍棋而預表適至華推枰斂手曰陛下聖明神武朝野清晏國富兵強號
令如一吳主荒淫驕虐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帝乃許之預以太康
元年正月陳兵于江陵遣參軍樊顯尹林鄧圭襄陽太守周奇等率眾循江西
上授以節度旬日之間累克城邑皆如預策焉又遣牙門管定周旨伍巢等率
奇兵八百泛舟夜渡以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出於要害之地以奪賊心
吳都督孫歆震恐與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吳之男女降者萬餘口
旨巢等伏兵樂鄉城外歆遣軍出距王濬大敗而還旨等發伏兵隨歆軍而入
歆不覺直至帳下虜歆而還故軍中為之謠曰以計代戰一當萬於是進逼江
陵吳督將伍延偽請降而列兵登陴預攻克之既平上流於是沅湘以南至于

交廣吳之州郡皆望風歸命奉送印綬預仗節稱詔而綏撫之凡所斬及生獲吳都督監軍十四牙門郡守百二十餘人又因兵威徙將士屯戍之家以實江北南郡故地各樹之長吏荊土肅然吳人赴者如歸矣王濬先列上得孫歆頭預後生送歆洛中以為大笑時衆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克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將起宜俟來冬更為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彊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遂指授羣帥徑進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議者乃以書謝之孫皓既平振旅凱入以功進爵當陽縣侯增邑并前九千六百戶封子耽為亭侯千戶賜絹八千匹初攻江陵吳人知預病癭憚其智計以瓠繫狗頸示之每大樹似癭輒斫使白題曰杜預頸及城平盡捕殺之預既還鎮累陳家世吏職武非其功請退不許預以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勤於講武修立泮宮江漢懷德化被萬里攻破山夷錯置屯營分據要害之地以固維持之勢又修邵信臣遺跡激用滍淯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衆庶賴之號曰杜父舊水道唯沔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北無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會表裏山川實為險固荊蠻之所恃也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南土歌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預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凡所興造必考度始終鮮有敗事或譏其意碎者預曰禹稷之功期於濟世所庶幾也預好為後世名常言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刻石為二碑紀其勳績一沉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為陵谷乎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每任大事輒居將率之列結交接物恭而有禮問無所隱誨人不倦敏於事而慎於言既立功之後從容無事乃耽思經籍為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衆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學比老乃成又撰女記讚當時論者謂預文義質直世人未之重唯秘書監摯虞賞之曰左丘明本為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為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時王濟解相馬又甚愛之而和嶠頗聚斂預常稱濟有馬癖嶠有錢癖武帝聞之謂預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預在鎮數餉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預曰吾但恐為害不求益也預初在荊州因宴集醉臥齋中外人聞嘔吐聲竊窺於戶止見一大蛇垂頭而吐聞者異之其後徵為司隸校尉加位特進行次鄧縣而卒時年六十三帝甚嗟悼追贈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成預先為遺令曰古不合葬明於終始之理同於無有也中古聖人改而合之蓋以別合無在更緣生以示教也自此以來大人君子或合或否未能知生安能知死故各以己意所欲也吾往為臺郎嘗以公事使過密縣之邢山山上有冢問耕父云是鄭大夫祭仲或云子產之冢也遂率從者祭而觀焉其造冢居山之頂四望周達連山體南北之正而邪東北向新鄭城意不忘本也其隧道唯塞其後而空其前不填之示藏無珍寶不取於重深也山多美石不用必集洧水自然之石以為冢藏貴不勞工巧而此石不入世用也君子尚其有情小人無利可動歷千載無毀儉之致也吾去春入朝因郭氏喪亡緣陪陵舊義自表營洛陽城東首陽之南為將來兆域而所得地中有小山上無舊冢其高顯雖未足比邢山然東奉二陵西瞻宮闕南觀伊洛北望夷叔曠然遠覽情之所安也故遂表樹開道為一定之制至時皆用洛水圓石開隧道南向儀制取法於鄭大夫欲以儉自完耳棺器小斂之事皆當稱此子孫一以遵之子錫嗣錫字世嘏少有盛名起家長沙王乂文學累遷太子中舍人性亮直忠烈屢諫愍懷太子言辭懇切太子患之後置針著錫常所坐處氈中刺之流血他日太子問錫向著何事錫對醉不知太子詰之曰君喜責人何自作過也後轉衛將軍長史趙王倫篡位以為治書御史孫秀求交於錫而錫拒之秀雖銜之憚其名高不敢害也惠帝反正遷吏部郎城陽太守不拜仍遷尚書左丞年四十八卒贈散騎常侍子乂嗣在外戚傳

史臣曰泰始之際人祇星聚羊公起平吳之策其見天地之心焉昔齊有黔夫燕人祭北門之鬼趙有李牧秦王罷東并之勢桑枝不競瓜潤空慚垂大信於南服傾吳人於漢渚江衢如砥襁負同歸而在乎成功弗居幅巾窮巷落落焉其有風飇者也杜預不有生知用之則習振長策而攻取兼儒風而轉戰孔門稱四則仰止其三春秋有五而獨擅其一不其優歟夫三年之喪云無貴賤

纂戎於在位可以興嗟既葬釋於儲君何其斯昧徇以苟合不求其正以當代之元良爲諸侯之庶子檀弓習於變禮者也杜預其有焉

贊曰漢地西險吳江左迴羊公恩信百萬歸來善之善教懷經罕素元凱文場稱爲武庫

晉書卷三十四

晉書卷三十四考證

羊祜傳時王佑賈充裴秀皆前朝名望○臣人龍按本書當時知名士不數及王佑或王沈之訛耳

此夷叔所以稱賢季子所以全節也○臣宗楷按風俗通云清河夷叔陶潛詩夷叔在西山皆謂伯夷叔齊也並稱兩人而一氏一名日知錄所謂文中之變體

晉書卷三十四考證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五

陳騫 子輿

陳騫臨淮東陽人也父矯魏司徒矯本廣陵劉氏為外祖陳氏所養因而改焉騫沈厚有智謀初矯為尚書令侍中劉曄見幸於魏明帝譖矯專權矯憂懼以問騫騫曰主上明聖大人大臣今若不合意不過不作公耳後帝意果釋騫尚少為夏侯玄所侮意色自若玄以此異之起家尚書郎遷中山安平太守並著稱績徵為相國司馬長史御史中丞遷尚書封安國亭侯蜀賊寇隴右以尚書持節行征蜀將軍破賊而還會諸葛誕之亂復以尚書行安東將軍壽春平拜使持節都督淮北諸軍事安東將軍進爵廣陵侯轉都督豫州諸軍事豫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又轉都督江南諸軍事徙都督荊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封郯侯武帝受禪以佐命之勳進車騎將軍封高平郡公遷侍中大將軍出為都督揚州諸軍事餘如故假黃鉞攻拔吳枳里城破涂中屯戍賜騫兄子悝爵關中侯咸寧初遷太尉轉大司馬騫因入朝言於帝曰胡烈牽弘皆勇而無謀彊於自用非綏邊之材將為國之恥願陛下詳之時弘為揚州刺史不承順騫命帝以為不協相構於是徵弘既至尋復以為涼州刺史騫竊歎息以為必敗二人後果失羌戎之和皆被寇喪沒征討連歲僅而得定帝乃悔之騫少有度量含垢匿瑕所在有績與賈充石苞裴秀等俱為心膂而騫智度過之充等亦自以為不及也累處方任為士庶所懷既位極人臣年踰致仕思欲退身咸寧三年求入朝因乞骸骨賜袞冕之服詔曰騫元勳舊德統乂東夏方弘遠績以一吳會而所苦未除每表懇切重勞以方事今聽留京城以前太尉府為大司馬府增置祭酒二人帳下司馬官騎大車鼓吹皆如前親兵百人廚田十頃廚園五十畝廚士十人器物經用皆留給焉又給乘輿輦出入殿中加鼓吹如漢蕭何故事騫累稱疾辭位詔曰騫履德論道朕所諮詢方賴謀猷以弘庶績宜時視事可遣散騎常侍諭意騫輒歸第詔又遣侍中敦諭還府遂固請許之位同保傅在三司之上賜以几杖不朝安車駟馬以高平公還第帝以其勳舊耆老禮之甚重又以騫有疾聽乘輿上殿騫素無謇諤之風然與帝語傲及見皇太子加敬時人以為諂弟稚與其子輿忿爭遂說騫子女穢行騫表徙弟以此獲譏於世元康二年薨年八十一加以袞斂贈太傅謚曰武及葬帝於大司馬門臨喪望柩流涕禮依大司馬石苞故事子輿嗣輿字顯初拜散騎侍郎洛陽令遷黃門侍郎歷將校左軍將軍大司農侍中坐與叔父不睦出為河內太守輿雖無檢正而有力致壽卒子植字弘先嗣官至散騎常侍卒子粹嗣永嘉中遇害孝武帝以騫玄孫襲爵卒弟子浩之嗣宋受禪國除

裴秀 子頠 從弟楷 楷子憲

裴秀字季彥河東聞喜人也祖茂漢尚書令父潛魏尚書令秀少好學有風操八歲能屬文叔父徽有盛名賓客甚衆秀年十歲有詣徽者出則過秀然秀母賤嫡母宣氏不之禮嘗使進饌於客見者皆為之起秀母曰微賤如此當應為小兒故也宣氏知之後遂止時人為之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渡遼將軍毌丘儉嘗薦秀於大將軍曹爽曰生而岐嶷長蹈自然玄靜守真性入道奧博學彊記無文不該孝友著於鄉黨高聲聞於遠近誠宜弼佐謨明助和鼎味畢贊大府光昭盛化非徒子奇甘羅之儔兼包游夏顏冉之美爽乃辟為掾襲父爵清陽亭侯遷黃門侍郎爽誅以故吏免頃之為廷尉正歷文帝安東及衛將軍司馬軍國之政多見信納遷散騎常侍帝之討諸葛誕也秀與尚書僕射陳泰黃門侍郎鍾會以行臺從豫參謀略及誕平轉尚書進封魯陽鄉侯增邑千戶常道鄉公立以豫議定策進爵縣侯增邑七百戶遷尚書僕射魏咸熙初釐革憲司時荀顗定禮儀賈充正法律而秀改官制焉秀議五等之爵自騎督已上六百餘人皆封於是秀封濟川侯地方六十里邑千四百戶以高苑縣濟川墟為侯國初文帝未定嗣而屬意舞陽侯攸武帝懼不得立問秀曰人有相否因以奇表示之秀後言於文帝曰中撫軍人望既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由是世子乃定武帝既即王位拜尚書令右光祿大夫與御史大夫王沈衛將軍賈充俱開府加給事中及帝受禪加左光祿大夫封鉅鹿郡公邑三千戶時安

遠護軍郗詡與故人書云與尚書令裴秀相知望其爲益有司奏免秀官詔曰不能使人之不加誚我此古人所難交關人事詡之罪耳豈尚書令能防乎其勿有所問司隸校尉李憙復上言騎都尉劉尚爲尚書令裴秀占官稻田求禁止秀詔又以秀幹翼朝政有勳績於王室不可以小疵掩大德使推正尚罪而解秀禁止焉久之詔曰夫三司之任以翼宣皇極弼成王事者也故經國論道賴之明喆苟非其人官不虛備尚書令左光祿大夫裴秀雅量弘博思心通遠先帝登庸贊事前朝朕受明命光佐大業勳德茂著配蹤元凱宜正位居體以康庶績其以秀爲司空秀儒學洽聞且留心政事當禪代之際總納言之要其所裁當禮無違者又以職在地官以禹貢山川地名從來久遠多有變易後世說者或彊牽引漸以暗昧於是甄擿舊文疑者則闕古有名而今無者皆隨事注列作禹貢地域圖十八篇奏之藏於祕府其序曰圖書之設由來尚矣自古立象垂制而賴其用三代置其官國史掌厥職暨漢屠咸陽丞相蕭何盡收秦之圖籍今祕書既無古之地圖又無蕭何所得惟有漢氏輿地及括地諸雜圖各不設分率又不考正準望亦不備載名山大川雖有麤形皆不精審不可依據或荒外迂誕之言不合事實於義無取大晉龍興混一六合以清宇宙始於庸蜀深入其阻文皇帝乃命有司撰訪吳蜀地圖蜀土既定六軍所經地域遠近山川險易征路迂直校驗圖記罔或有差今上考禹貢山海川流原隰陂澤古之九州及今之十六州郡國縣邑疆界鄉陬及古國盟會舊名水陸徑路爲地圖十八篇制圖之體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廣輪之度也二曰準望所以正彼此之體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數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險之異也有圖象而無分率則無以審遠近之差有分率而無準望雖得之於一隅必失之於他方有準望而無道里則施於山海絕隔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無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則徑路之數必與遠近之實相違失準望之正矣故以此六者參而考之然遠近之實定於分率彼此之實定於道里度數之實定於高下方邪迂直之算故雖有峻山鉅海之隔絕域殊方之迥登降詭曲之因皆可得舉而定者準望之法既正則曲

直遠近無所隱其形也秀創制朝儀廣陳刑政朝廷多遵用之以爲故事在位四載爲當世名公服寒食散當飲熱酒而飲冷酒泰始七年薨時年四十八詔曰司空經德履哲體蹈儒雅佐命翼世勳業弘茂方將宣獻敷制爲世宗範不幸薨殂朕甚痛之其賜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謚曰元初秀以尚書三十六曹統事準例不明宜使諸卿任職未及奏而薨其友人料其書記得表草言平吳之事其詞曰孫皓酷虐不及聖明御世兼弱攻昧使遺子孫將遂不能臣時有否泰非萬安之勢也臣昔雖已屢言未有成旨今既疾篤不起謹重尸啓願陛下時共施用乃封以上聞詔報曰司空薨痛悼不能去心又得表草雖在危困不忘王室盡忠憂國省益傷切輒當與諸賢共論也咸寧初與石苞等並爲王公配享廟廷有二子濬頠濬嗣位至散騎常侍早卒濬庶子憬不惠別封高陽亭侯以濬少弟頠嗣頠字逸民弘雅有遠識博學稽古自少知名御史中丞周弼見而歎曰頠若武庫五兵縱橫一時之傑也賈充即頠從母夫也表秀有佐命之勳不幸嫡長喪亡遺孤稚弱頠才德英茂足以興隆國嗣詔頠襲爵頠固讓不許太康二年徵爲太子中庶子遷散騎常侍惠帝即位轉國子祭酒兼右軍將軍初頠兄子憬爲白衣頠論述世勳賜爵高陽亭侯楊駿將誅也駿黨左軍將軍劉豫陳兵在門遇頠問太傅所在頠紿之曰向於西掖門遇公乘素車從二人西出矣豫曰吾何之頠曰宜至廷尉豫從頠言遂委而去尋而詔頠代豫領左軍將軍屯萬春門及駿誅以功當封武昌侯頠請以封憬帝竟封頠次子該頠苦陳憬本承嫡宜襲鉅鹿先帝恩旨辭不獲命武昌之封己之所蒙特請以封憬該時尚主故帝不聽累遷侍中時天下暫寧頠奏修國學刻石寫經皇太子既講釋奠祀孔子飲饗射侯甚有儀序又令荀藩終父勗之志鑄鐘鑿磬以備郊廟朝享禮樂頠通博多聞兼明醫術荀勗之修律度也檢得古尺短世所用四分有餘頠上言宜改諸度量若未能悉革可先改太醫權衡此若差違遂失神農岐伯之正藥物輕重分兩乖互所可傷夭爲害尤深古壽考而今短折者未必不由此也卒不能用樂廣嘗與頠清言欲以理服之而頠辭論豐博廣笑而不言時人謂頠爲言談之林藪頠以賈后不悅太

子抗表請增崇太子所生謝淑妃位號仍啓增置後衞率吏給三千兵於是東宮宿衞萬人遷尚書侍中如故加光祿大夫每受一職未嘗不殷勤固讓表疏十餘上博引古今成敗以爲言覽之者莫不寒心頠深慮賈后亂政與司空張華侍中賈模議廢之而立謝淑妃華模皆曰帝自無廢黜之意若吾等專行之上心不以爲是且諸王方剛朋黨異議恐禍如發機身死國危無益社稷頠曰誠如公慮但昏虐之人無所忌憚亂可立待將如之何華曰卿二人猶且見信然勤爲左右陳禍福之戒冀無大悖幸天下尚安庶可優游卒歲此謀遂寢頠旦夕勸說從母廣城君令戒諭賈后親待太子而已或說頠曰幸與中宮內外可得盡言言若不行則辭病而退若二者不立雖有十表難乎免矣頠慨然久之而竟不能行遷尚書左僕射侍中如故頠雖后之親屬然雅望素隆四海不謂之以親戚進也惟恐其不居位俄復使頠專任門下事固讓不聽頠上言賈模適亡復以臣代崇外戚之望彰偏私之舉后族何常有能自保皆知重親無脫者也然漢二十四帝惟孝文光武明帝不重外戚皆保其宗豈將獨賢實以安理故也昔穆叔不拜越禮之饗臣亦不敢聞殊常之詔又表云咎繇謨虞伊尹相商呂望翊周蕭張佐漢咸播功化光格四極暨于繼體咎單傅說祖己樊仲亦隆中興或明揚側陋或起自庶族豈非尚德之舉以臻斯美哉歷觀近世不能慕遠溺於近情多任后親以致不靜昔疎廣戒太子以舅氏爲官屬前世以爲知禮況朝廷何取於外戚正復才均尚當先其疎者以明至公漢世不用馮野王卽其事也表上皆優詔敦譬時以陳準子匡韓蔚子嵩並侍東宮頠諫曰東宮之建以儲皇極其所與遊接必簡英俊宜用成德匡嵩幼弱未識人理立身之節東宮實體夙成之表而今有童子侍從之聲未是光闡遐風之弘理也愍懷太子之廢也頠與張華苦爭不從語在華傳頠深患時俗放蕩不尊儒術何晏阮籍素有高名於世口談浮虛不遵禮法尸祿耽寵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聲譽太盛位高勢重不以物務自嬰遂相放效風教陵遲乃著崇有之論以釋其蔽曰夫總混羣本宗極之道也方以族異庶類之品也形象著分有生之體也化感錯綜理迹之原也夫品而爲族則所稟者偏偏無自足故憑乎外資是以生而可尋所謂理也理之所體所謂有也有之所須所謂資也資有攸合所謂宜也擇乎厥宜所謂情也識智既授雖出處異業默語殊塗所以寶生存宜其情一也衆理並而無害故貴賤形焉失得由乎所接故吉凶兆焉是以賢人君子知欲不可絕而交物有會觀乎往復稽中定務惟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躬其力任勞而後饗居以仁順守以恭儉率以忠信行以敬讓志無盈求事無過用乃可濟乎故大建厥極綏理羣生訓物垂範於是乎在斯則聖人爲政之由也若乃淫抗陵肆則危害萌矣故欲衍則速患情佚則怨博擅恣則興攻專利則延寇可謂以厚生而失生者也悠悠之徒駭乎若茲之釁而尋艱爭所緣察夫偏質有弊而覩簡損之善遂闡貴無之議而建賤有之論賤有則必外形外形則必遺制遺制則必忽防忽防則必忘禮禮制弗存則無以爲政矣衆之從上猶水之居器也故兆庶之情信於所習習則心服其業業服則謂之理然是以君人必慎所教班其政刑一切之務分宅百姓各授四職能令稟命之者不肅而安忽然忘異莫有遷志況於據在三之尊懷所隆之情敦以爲訓者哉斯乃昏明所階不可不審夫盈欲可損而未可絕有也過用可節而未可謂無貴也蓋有講言之具者深列有形之故盛稱空無之美形器之故有徵空無之義難檢辯巧之文可悅似象之言足惑衆聽眩焉溺其成說雖頗有異此心者辭不獲濟屈於所狎因謂虛無之理誠不可蓋唱而有和多往弗反遂薄綜世之務賤功烈之用高浮游之業埤經實之賢人情所殉篤夫名利於是文者衍其辭訥者讚其旨染其衆也是以立言藉於虛無謂之玄妙處官不親所司謂之雅遠奉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故砥礪之風彌以陵遲放者因斯或悖吉凶之禮而忽容止之表瀆棄長幼之序混漫貴賤之級其甚者至於裸裎言笑忘宜以不惜爲弘士行又虧矣老子既著五千之文表摭穢雜之弊甄舉靜一之義有以令人釋然自夷合於易之損謙艮節之旨而靜一守本無虛無之謂也損艮之屬蓋君子之一道非易之所以爲體守本無也觀老子之書雖博有所經而云有生於無以虛爲主偏立一家之辭豈有以而然哉人之既生以保生爲全全之所階以順感爲務若味近以虧業則沉溺之釁興懷末以忘本

則天理之眞滅故動之所交存亡之會也夫有非有於無非無於無非無於有非有是以申縱播之累而著貴無之文將以絕所非之盈謬存大善之中節收流遁於既過反澄正于胸懷宜其以無爲辭而旨在全有故其辭曰以爲文不足若斯則是所寄之塗一方之言也若謂至理信以無爲宗則偏而害當矣先賢達識以非所滯示之深論惟班固著難未足折其情孫卿揚雄大體抑之猶偏有所許而虛無之言日以廣衍衆家扇起各列其說上及造化下被萬事莫不貴無所存僉同情以衆固乃號凡有之理皆義之卑者薄而鄙焉辯論人倫及經明之業遂易門肆頠用矍然申其所懷而攻者盈集或以爲一時口言有客幸過咸見命著文擿列虛無不允之徵若未能每事釋正則無家之義弗可奪也頠退而思之雖君子宅情無求於顯及其立言在乎達旨而已然去聖久遠異同紛糾苟少有彷彿可以崇濟先典扶明大業有益於時則惟患言之不能焉得靜默及未舉一隅略示所存而已哉夫至無者無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體有則有遺而生虧矣生以有爲已分則虛無是有之所謂遺者也故養既化之有非無用之所能全也理既有之衆非無爲之所能循也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於心然不可以制事以非事謂心爲無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須於匠然不可以制器以非器謂匠非有也是以欲收重泉之鱗非偃息之所能獲也隕高墉之禽非靜拱之所能捷也審投弦餌之用非無知之所能覽也由此而觀濟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於已有之羣生哉王衍之徒攻難交至並莫能屈又著辯才論古今精義皆辨釋焉未成而遇禍初趙王倫諂事賈后頠甚惡之倫數求官頠與張華復固執不許由是深爲倫所怨倫又潛懷篡逆欲先除朝望因廢賈后之際遂誅之時年三十四二子嵩該倫亦欲害之梁王肜東海王越稱頠父秀有勳王室配食太廟不宜滅其後嗣故得不死徙帶方惠帝反正追復頠本官改葬以卿禮謚曰成以嵩嗣爵爲中書黃門侍郎該出後從伯凱爲散騎常侍並爲乞活賊陳午所害

楷字叔則父徽魏冀州刺史楷明悟有識量弱冠知名尤精老易少與王戎齊名鍾會薦之於文帝辟相國掾遷尚書郎賈充改定律令以楷爲定科郎事畢詔楷於御前執讀平議當否楷善宣吐左右屬目聽者忘倦武帝爲撫軍妙選僚采以楷爲參軍事吏部郎闕文帝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於是以楷爲吏部郎楷風神高邁容儀俊爽博涉羣書特精理義時人謂之玉人又稱見裴叔則如近玉山照映人也轉中書郎出入宮省見者肅然改容武帝初登阼探策以卜世數多少而得一帝不悅羣臣失色莫有言者楷正容儀和其聲氣從容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武帝大悅羣臣皆稱萬歲俄拜散騎侍郎累遷散騎常侍河內太守入爲屯騎校尉右軍將軍轉侍中石崇以功臣子有才氣與楷志趣各異不與之交長水校尉孫季舒嘗與崇酣燕慢傲過度崇欲表免之楷聞之謂崇曰足下飲人狂藥責人正禮不亦乖乎崇乃止楷性寬厚與物無忤不持儉素每遊榮貴輒取其珍玩雖車馬器服宿昔之間便以施諸窮乏嘗營別宅其從兄衍見而悅之即以宅與衍梁趙二王國之近屬貴重當時楷歲請二國租錢百萬以散親族人或譏之楷曰損有餘以補不足天之道也安於毀譽其行己任率皆此類也與山濤和嶠並以盛德居位帝嘗問曰朕應天順時海內更始天下風聲何得何失楷對曰陛下受命四海承風所以未比德於堯舜者但以賈充之徒尚在朝耳方宜引天下賢人與弘政道不宜示人以私時任愷庾純亦以充爲言帝乃出充爲關中都督充納女於太子乃止平吳之後帝方修太平之化每延公卿與論政道楷陳三五之風次序漢魏盛衰之迹帝稱善坐者歎服楷子瓚娶楊駿女然楷素輕駿與之不平駿既執政乃轉爲衛尉遷太子少師優游無事默如也及駿誅楷以婚親收付廷尉將加法是日事起倉卒誅戮縱橫衆人爲之震恐楷容色不變舉動自若索紙筆與親故書賴侍中傅祗救護得免猶坐去官太保衛瓘太宰亮稱楷貞正不阿附宜蒙爵土乃封臨海侯食邑二千戶代楚王瑋爲北軍中候加散騎常侍瑋怨瓘亮斥己任楷聞之不敢拜轉爲尚書楷長子與先娶亮女女適衛瓘子楷慮內難未已求出外鎮除安南將軍假節都督荊州諸軍事垂當發而瑋果矯詔誅亮瓘瑋以前奪己中候又與亮瓘婚親密遣討楷楷素知瑋有望於己聞有變單車入城匿于妻父

王渾家與亮小子一夜八徙故得免難璋既伏誅以楷爲中書令加侍中與張華王戎並管機要楷有渴利疾不樂處勢王渾爲楷請曰楷受先帝拔擢之恩復蒙陛下寵遇誠竭節之秋也然楷性不競於物昔爲常侍求出爲河內太守後爲侍中復求出爲河南尹與楊駿不平求爲衛尉及轉東宮班在時類之下安於淡退有識有以見其心也楷今委頓臣深憂之光祿勳缺以爲可用今張華在中書王戎在尚書足舉其契無爲復令楷入名臣不多當見將養勿違其志要其遠濟之益不聽就加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及疾篤詔遣黃門郎王衍省疾楷回眸矚之曰竟未相識衍深嘆其神儁楷有知人之鑒初在河南樂廣僑居郡界未知名楷見而奇之致之於宰府嘗目夏侯玄云肅肅如入宗廟中但見禮樂器鍾會如觀武庫森森但見矛戟在前傅嘏汪翔靡所不見山濤若登山臨下幽然深遠初楷家炊黍在甑或變爲拳或作血或作蕪菁子其年而卒時年五十五謚曰元有子五輿瓚憲禮遜輿字祖明少襲父爵官至散騎侍郎卒謚曰簡瓚字國寶中書郎風神高邁見者皆敬之特爲王綏所重每從其遊綏父戎謂之曰國寶初不來汝數往何也對曰國寶雖不知綏綏自知國寶楊駿之誅爲亂兵所害憲字景思少而穎悟好交輕俠及弱冠更折節嚴重修尚儒學足不窺園者數年陳郡謝鯤潁川庾敳皆儁朗士也見而奇之相謂曰裴憲鯁亮宏達通機識命不知其何如父至於深弘保素不以世物嬰心者其殆過之初侍講東宮歷黃門吏部郎侍中東海王越以爲豫州刺史北中郎將假節王浚承制以憲爲尚書永嘉末王浚爲石勒所破棗嵩等莫不謝罪軍門貢賂交錯惟憲及荀綽恬然私室勒素聞其名召而謂之曰王浚虐暴幽州人鬼同疾孤恭行乾憲拯茲黎元遺黎歡慶謝交路二君齊惡傲威誠信阻絕防風之戮將誰歸乎憲神色儼然泣而對曰臣等世荷晉榮恩遇隆重王浚凶粗醜正尚晉之遺藩雖欣聖化義岨誠心且武王伐紂表商容之閭未聞商容在倒戈之例也明公既不欲以道化厲物必於刑忍爲治者防風之戮臣之分也請就辟有司不拜而出勒深嘉之待以賓禮勒乃簿王浚官寮親屬皆貲至巨萬惟憲與荀綽家有書百餘袠鹽米各十數斛而已勒聞之謂其長史張賓曰名不虛也吾不喜得幽州喜獲二子署從事中郎出爲長樂太守及勒僭號未遑制度與王波爲之撰朝儀於是憲章文物擬於王者勒大悅署太中大夫遷司徒及季龍之世彌加禮重憲有二子挹瑴並以文才知名數仕季龍爲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挹瑴俱豪俠就酒好臧否人物與河間邢魚有隙魚竊乘瑴馬奔段遼爲人所獲魚懼誣瑴使己以季龍虛實告之爲備時季龍適謀伐遼而與魚辭正會季龍惑信誅挹瑴憲亦坐免未幾復以爲右光祿大夫司徒太傅封安定郡公憲歷官無幹績之稱然在朝玄默未嘗以物務經懷但以德重名高動見尊禮竟卒於石氏以族人峙子邁爲嗣楷長兄黎次兄康並知名康子盾少歷顯位永嘉中爲徐州刺史委任長史司馬奧奧勸盾刑殺立威大發良人爲兵有不奉法者罪便至死在任三年百姓嗟怨東海王越盾妹夫也越既薨騎督滿衡便引所發良人東還尋而劉元海遣將王桑趙固向彭城前鋒數騎至下邳文武不堪苛政悉皆散走盾與奔淮陰妻子爲賊人所得奧又誘盾降趙固固妻盾女有寵盾向女涕泣固遂殺之盾弟邵字道期元帝爲安東將軍以邵爲長史王導爲司馬二人相與爲深交徵爲太子中庶子復轉散騎常侍使持節都督揚州江西淮北諸軍事東中郎將隨越出項而卒於軍中及王導爲司空既拜嘆曰裴道期劉王喬在吾不得獨登此位導子仲豫與康同字導思舊好乃改爲敬豫焉楷弟綽字季舒器宇宏曠官至黃門侍郎長水校尉綽子遐善言玄理音辭清暢泠然若琴瑟嘗與河南郭象談論一坐嗟服又嘗在平東將軍周馥坐與人圍棊馥司馬行酒遐未即飲司馬醉怒因曳遐墮地遐徐起還坐顏色不變復棊如故其性虛和如此東海王越引爲主簿後爲越子毗所害初裴王二族盛於魏晉之世時人以爲八裴方八王徽比王祥楷比王衍康比王綏綽比王澄瓚比王敦遐比王導頠比王戎邈比王玄云

史臣曰周稱多士漢曰得人取類星象頡頏符契時乏名流多以幹翻相許自家光國豈陳群之謂歟秀則聲蓋朋僚稱爲領袖楷則機神幼發自以清通俱爲晉代名臣良有以也

贊曰世既頹才才爲世至高平沉敏蘊茲名器鉅鹿自然亦云經衡揭皋蜂石

晉圖開祕頗有清規承家來媚

晉書卷二十五

晉書卷三十五考證

裴秀傳檢得古尺短世所用四分有餘○日知錄明末富平民掊地得王莽貨布一罌凡古尺所謂長二十五分者今之一寸六分有奇廣一寸者今之六分有半八分者今之五分與此可以相證

晉書卷三十五考證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六

衛瓘 子恆 孫璪 玠

衛瓘字伯玉河東安邑人也高祖暠漢明帝時以儒學自代郡徵至河東安邑卒因賜所亡地而葬之子孫遂家焉父覬魏尚書瓘年十歲喪父至孝過人性貞靜有名理以明識清允稱襲父爵閔鄉侯弱冠爲魏尚書郎時魏法嚴苛母陳氏憂之瓘自請得徙爲通事郎轉中書郎時權臣專政瓘優游其間無所親疎甚爲傅嘏所重謂之甯武子在位十年以任職稱累遷散騎常侍陳留王卽位拜侍中持節慰勞河北以定議功增邑戶數歲轉廷尉卿瓘明法理每至聽訟小大以情鄧艾鍾會之伐蜀也瓘以本官持節監會艾軍事行鎭西軍司給兵千人蜀既平艾輒承制封拜會陰懷異志因艾專擅密與瓘俱奏其狀詔使檻車徵之會遣瓘先收艾會以瓘兵少欲令艾殺瓘因加艾罪瓘知欲危己然不可得而距乃夜至成都檄艾所統諸將稱詔收艾其餘一無所問若來赴官軍爵賞如先敢有不出誅及三族比至雞鳴悉來赴瓘唯艾帳內在焉平旦開門瓘乘使者車徑入至成都殿前艾臥未起父子俱被執艾諸將圖欲劫艾整仗趣瓘營瓘輕出迎之僞作表草將申明艾事諸將信之而止俄而會至乃悉請諸將胡烈等因執之囚益州解舍遂發兵反於是士卒思歸內外騷動人情憂懼會留瓘謀議乃書板云欲殺胡烈等舉以示瓘瓘不許因相疑貳瓘如廁見胡烈故給使使宣語三軍言會反會逼瓘定議經宿不眠各橫刀膝上在外諸軍已潛欲攻會瓘既不出未敢先發會使瓘慰勞諸軍瓘心欲去且堅其意曰卿三軍主宜自行會曰卿監司且先行吾當後出瓘便下殿會悔遣之使呼瓘瓘辭眩疾動詐仆地比出閤數十信追之瓘至外解服鹽湯大吐瓘素羸便似困篤會遣所親人及醫視之皆言不起會由是無所憚及暮門閉瓘作檄宣告諸軍諸軍並已唱義陵旦共攻會會率左右距戰諸將擊敗之唯帳下數百人隨會繞殿而走盡殺之瓘於是部分諸將羣情肅然鄧艾本營將士復追破檻車出艾還向成都瓘自以與會共陷艾懼爲變又欲專誅會之功乃遣護軍田續至緜竹夜襲艾於三造亭斬艾及其子忠初艾之入江由也以續不進將斬之既而赦焉及瓘遣續謂之曰可以報江由之辱矣事平朝議封瓘瓘以剋蜀之功羣帥之力二將跋扈自取滅亡雖運智謀而無搴旗之效固讓不受除使持節都督關中諸軍事鎭西將軍尋遷都督徐州諸軍事鎭東將軍增封菑陽侯以餘爵封弟實開陽亭侯泰始初轉征東將軍進爵爲公都督青州諸軍事青州刺史加征東大將軍青州牧所在皆有政績除征北大將軍都督幽州諸軍事幽州刺史護烏桓校尉至鎭表立平州後兼督之于時幽幷東有務桓西有力微並爲邊害瓘離閒二虜遂致嫌隙於是務桓降而力微以憂死朝廷嘉其功賜一子亭侯瓘乞以封弟未受命而卒子密受封爲亭侯瓘六男無爵悉讓二弟遠近稱之累求入朝既至武帝善遇之俄使旋鎭咸寧初徵拜尚書令加侍中性嚴整以法御下視尚書若參佐尚書郎若掾屬瓘學問深博明習文藝與尚書郎敦煌索靖俱善草書時人號爲一臺二妙漢末張芝亦善草書論者謂瓘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太康初遷司空侍中令如故爲政清簡甚得朝野聲譽武帝勑瓘第四子宣尚繁昌公主瓘自以諸生之冑婚對微素抗表固辭不許又領太子少傅加千兵百騎鼓吹之府以日蝕瓘與太尉汝南王亮司徒魏舒俱遜位帝不聽瓘以魏立九品是權時之制非經通之道宜復古鄉舉里選與太尉亮等上疏曰昔聖王崇賢舉善而教用使朝廷德讓野無邪行誠以閭伍之政足以相檢詢事考言必得其善人知名不可虛求故還修其身是以崇賢而俗益穆黜惡而行彌篤斯則鄉舉里選者先王之令典也自茲以降此法陵遲魏氏承顛覆之運起喪亂之後人士流移考詳無地故立九品之制粗具一時選用之本耳其始造也鄉邑清議不拘爵位褒貶所加足爲勸勵猶有鄉論餘風中閒漸染遂計資定品使天下觀望唯以居位爲貴人棄德而忽道業爭多少於錐刀之末傷損風俗其弊不細今九域同規大化方始臣等以爲宜皆蕩除末法一擬古制以土斷定自公卿以下皆以所居爲正無復縣客遠屬異土者如此則同鄉鄰伍皆爲邑里郡縣之宰卽以居長盡除中正九

品之制，使舉善進才，各由鄉論。然則下敦其上，人安其教，俗與政俱清，化與法
並濟。人知善否之教，不在交遊，即華競自息，各求於己矣。今除九品，則宜準古
制，使朝臣共相舉任，於出才之路既博，且可以厲進賢之公心，覈在位之明闇，
誠令典也。」武帝善之，而卒不能改。惠帝之為太子也，朝臣咸謂純質，不能親政
事。瓘每欲陳啟廢之，而未敢發。後會宴陵雲臺，瓘託醉，因跪帝牀前曰：「臣欲有
所啟。」帝曰：「公所言何耶？」瓘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座可惜！」帝意乃悟，
因謬曰：「公真大醉耶？」瓘於此不復有言。賈后由是怨瓘。宣尚繁昌公主，數有酒色之
過，楊駿素與瓘不平，駿復欲自專權重，宣若離婚，瓘必遜位，於是遂與黃門等
毀之，諷帝奪宣公主。瓘慚懼，告老遜位。乃下詔曰：「司空瓘年未致仕，而遜讓歷
年，欲及神志未衰，以果本情，至真之風，實感吾心。今聽其所執，進位太保，以公
就第。給親兵百人，置長史、司馬、從事中郎掾屬；及大車、官騎、麾蓋、鼓吹諸威儀，
一如舊典。給廚田十頃、園五十畝、錢百萬、絹五百匹。牀帳簟褥，主者務令優備，
以稱吾崇賢之意焉。」有司又奏收宣付廷尉，免瓘位，詔不許。帝後知黃門虛構，
欲還復主，而宣疾亡。惠帝即位，復瓘千兵。及楊駿誅，以瓘錄尚書事，加綠綟綬，
劍履上殿，入朝不趨，給騎司馬，與汝南王亮共輔朝政。亮奏遣諸王還藩，與朝
臣廷議，無敢應者，唯瓘贊其事，楚王瑋由是憾焉。賈后素怨瓘，且忌其方直，不
得騁己淫虐；又聞瓘與瑋有隙，遂謗瓘與亮欲為伊霍之事，啟帝作手詔，使瑋
免瓘等官。黃門齎詔授瑋，瑋性輕險，欲騁私怨，夜使清河王遐收瓘。左右疑遐
矯詔，咸諫曰：「禮律刑名，台輔大臣，未有此比，且請距之。須自表得報，就戮未晚
也。」瓘不從，遂與子恆、嶽、裔及孫等九人同被害，時年七十二。恆二子璪、玠，時在
醫家得免。初，杜預聞瓘殺鄧艾，言於眾曰：「伯玉其不免乎！身為名士，位居總帥，
既無德音，又不御下以正，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當何以堪其責乎？」瓘聞之，不
俟駕而謝。終如預言。初，瓘家人炊飯，墮地盡化為螺，歲餘及禍。太保主簿劉繇
等冒難收瓘而葬之。初，瓘為司空，時帳下督榮晦有罪，瓘斥遣之。及難作，隨兵
討瓘，故子孫皆及于禍。楚王瑋之伏誅也，瓘女與國臣書曰：「先公名諡未顯，無
異凡人，每怪一國蔑然無言。春秋之失，其咎安在？悲憤感慨，故以示意。」於是繇

等執黃旛，撾登聞鼓，上言曰：「初，矯詔者至，公承詔當免，即便奉送章綬，雖有兵
仗，不施一刃，重敕出第，單車從命。如矯詔之文，唯免公官，右軍以下，即承詐偽，
違其本文，輒戮宰輔，不復表上，橫收公子孫，輒皆行刑，賊害大臣父子九人。伏
見詔書，為楚王所誑誤，非本同謀者皆弛遣。如書之旨，謂里舍人被驅逼齎白
杖者耳，律受教殺人，不得免死，況乎手害功臣，賊殺忠良，雖云非謀，理所不赦。
今元惡雖誅，殺賊猶存，臣懼有司未詳事實，或有縱漏，不加精盡，使公父子讎
賊不滅，冤魂永恨，訴於穹蒼，酷痛之臣，悲於明世。臣等身被創痍，殯斂始訖。謹
條瓘前在司空時，帳下給使榮晦無情被黜，知瓘家人數，小孫名字。晦後為將，
右軍其夜晦在門外揚聲大呼，宣詔免公還第。及開門，晦前到中門，復讀所齎
偽詔，手取公章綬貂蟬，催公出第。晦按次錄瓘家口及其子孫，皆兵仗將送著
東亭道北圍守，一時之間，便皆斬斫，害公子孫，實由於晦。及將人劫盜府庫，皆
晦所為。考晦一人，眾姦皆出。乞驗盡情偽，加以族誅。」詔從之。朝廷以瓘舉門無
辜受禍，乃追瓘伐蜀勳，封蘭陵郡公，增邑三千戶，諡曰成，贈假黃鉞。恆字巨山，
少辟司空齊王府，轉太子舍人、尚書郎、秘書丞、太子庶子、黃門郎。恆善草隸書，
為四體書勢曰：「昔在黃帝，創制造物。有沮誦、倉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繩，蓋覩
鳥跡以興思也。因而遂滋，則謂之字，有六義焉。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
日月是也；三曰形聲，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老考是也；六曰
假借，令長是也。夫指事者，在上為上，在下為下。象形者，日滿月虧，效其形也。形
聲者，以類為形，配以聲也。會意者，止戈為武，人言為信也。轉注者，以老壽考也。
假借者，數言同字，其聲雖異，文意一也。自黃帝至三代，其文不改。及秦用篆書，
焚燒先典，而古文絕矣。漢武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
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秘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
淳。恆祖敬侯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
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冢，得策書十餘萬言。按
敬侯所書，猶有髣髴。古書亦有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為工妙。恆竊悅之，故
竭愚思以贊其美，愧不足廁前賢之作，冀以存古人之象焉。古無別名，謂之字。

勢云黃帝之史沮誦倉頡眺彼鳥跡始作書契紀綱萬事垂法立制帝典用宣質文著世爰暨暴秦滔天作戾大道既泯古文亦滅魏文好古世傳丘墳歷代莫發真僞靡分大晉開元弘道敷訓天垂其象地耀其文其文乃耀粲矣其章因聲會意類物有方日處君而盈其度月執臣而虧其旁雲委蛇而上布星離離以舒光木卉荂寧以垂穎山嶽峨嵯而連岡蟲跂跂以若動鳥似飛而未揚觀其錯筆綴墨用心精專勢和體均發止無間或守正循檢矩折規旋或方圓靡則因事制權其曲如弓其直如弦矯然特出若龍騰于川森爾下頹若雨墜于天或引筆奮力若鴻鴈高飛邈邈翩翩或縱肆阿那若流蘇懸羽靡靡綿綿是故遠而望之若翔風厲水清波漪漣就而察之有若自然信黃唐之遺跡為六藝之範先籀篆蓋其子孫隸草乃其曾玄覩物象以致思非言辭之所宣昔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者也及平王東遷諸侯力政家殊國異而文字乖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益之罷不合秦文者斯作蒼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或曰下土人程邈為衙獄吏得罪始皇幽繫雲陽十年從獄中作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損減方者使員員者使方奏之始皇始皇善之出以為御史使定書或曰邈所定乃隸字也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王莽時使司空甄豐校文字部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秦篆書也四曰佐書即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書所以書幡信也又許慎撰說文用篆書為正以為體例最可得而論也秦時李斯號為工篆諸山及銅人銘皆斯書也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於斯而亦稱善邯鄲淳師焉略究其妙韋誕師淳而不及也太和中誕為武都太守以能書留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誕書也漢末又有蔡邕采斯喜之法為古今雜形然精密閑理不如淳也邕作篆勢曰鳥遺跡皇頡循聖作則制斯文體有六篆為真形要妙巧入神或龜文鍼列櫛比龍鱗紆體放尾長翅短身頹若黍稷之垂穎蘊若蟲蛇之棼縕揚波振激鷹跱鳥震延頸脅翼勢欲凌雲或輕筆內投微本濃末若絕若連似水露緣絲凝垂下端從者如懸衡者如編杳杪斜趨不方不員若行若飛跂跂翾翾遠而望之象鴻鵠群游駱驛遷延迫而視之端際不可得見指撝不可勝原研桑不能數其詰屈離婁不能覩其郄間般倕揖讓而辭巧籀誦拱手而韜翰處篇籍之首目粲粲其可觀摛華艷於紈素為學藝之範先嘉文德之弘蘊懿作者之莫稽思字體之俯仰舉大略而論旃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難成即令隸人佐書曰隸字漢因行之獨符印璽幡信題署用篆隸書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為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或時不持錢詣酒家飲因書其壁顧觀者以酬酒討錢足而滅之每書輒削而焚其柎梁鵠乃益為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柎鵠卒以書至選部尚書宜官後為袁術將今鉅鹿宋子有耿球碑是術所立其書甚工云是宜官也梁鵠奔劉表魏武帝破荊州募求鵠鵠之為選部也魏武欲為洛陽令而以為北部尉故懼而自縛詣門署軍假司馬在祕書以勤書自效是以今者多有鵠手跡魏武帝懸著帳中及以釘壁玩之以為勝宜官今宮殿題署多是鵠篆鵠宜為大字邯鄲淳宜為小字鵠謂淳得次仲法然鵠之用筆盡其勢矣鵠弟子毛弘教於祕書今八分皆弘法也漢末有左子邑小與淳鵠不同然亦有名魏初有鍾胡二家為行書法俱學之於劉德昇而鍾氏小異然亦各有巧今大行於世云作隸勢曰鳥跡之變乃惟佐隸蠲彼繁文崇此簡易厥用既弘體象有度煥若星陳鬱若雲布其大徑尋細不容髮隨事從宜靡有常制或穹窿恢廓或櫛比鍼列或砥平繩直或蜿蜒膠戾或長邪角趣或規旋矩折修短相副異體同勢奮筆輕舉離而不絕纖波濃點錯落其間若鍾虡設張庭燎飛煙嶄巖嵯峨高下屬連似崇臺重宇層雲冠山遠而望之若飛龍在天近而察之心亂目眩奇姿譎詭不可勝原研桑所不能計宰賜所不能言何草篆之足算而斯文之未宣豈體大之難睹將秘奧之不傳聊佇思而詳觀舉大較而論旃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寔亦皆稱工杜氏殺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疏弘農

張伯英者因而轉精甚巧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為楷則號忩忩不暇草書寸紙不見遺至今世尤寶其書韋仲將謂之草聖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姜孟穎梁孔達田彥和及韋仲將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於世然殊不及文舒也羅叔景趙元嗣者與伯英並時見稱於西州而矜巧自與衆頗惑之故英自稱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河間張超亦有名然雖與崔氏同州不如伯英之得其法也崔瑗作草書勢曰書契之興始自頡皇寫彼鳥跡以定文章爰暨末葉典籍彌繁時之多僻政之多權官事荒蕪勦其墨翰惟作佐隸舊字是刪草書之法蓋又簡略應時諭指用於卒迫兼功并用愛日省力純儉之變豈必古式觀其法象俯仰有儀方不中矩員不副規抑左揚右望之若崎竦企鳥跱志在飛移狡獸暴駭將奔未馳或黜黕點黶狀似連珠絕而不離畜怒怫鬱放逸生奇或凌邃惴慄若據高臨危旁點邪附似蜩螗挶枝絕筆收勢餘綖糾結若杜伯揵毒緣巇騰蛇赴穴頭沒尾垂是故遠而望之漼焉若沮岑崩崖就而察之一畫不可移幾微要妙臨時從宜略舉大較髣髴若斯及瓘為楚王瑋所構恆聞變以何劭嫂之父也從牆孔中詰之以問消息劭知而不告恆還經廚下收人正食因而遇害後贈長水校尉諡蘭陵真世子二子璪玠璪字仲寶襲瓘爵後東海王越以蘭陵益其國改封江夏郡公邑八千五百戶懷帝即位為散騎侍郎永嘉五年沒於劉聰元帝以瓘玄孫崇嗣玠字叔寶年五歲風神秀異祖父瓘曰此兒有異於衆顧吾年老不見其長成耳總角乘羊車入市見者皆以為玉人觀之者傾都驃騎將軍王濟玠之舅也儁爽有風姿每見玠輒歎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又嘗語人曰與玠同遊冏若明珠之在側朗然照人及長好言玄理其後多病體羸母恆禁其語遇有勝日親友時請一言無不咨嗟以為入微琅邪王澄有高名少所推服每聞玠言輒歎息絕倒故時人為之語曰衛玠談道平子絕倒澄及王玄王濟並有盛名皆出玠下世云王家三子不如衛家一兒玠妻父樂廣有海內重名議者以為婦公冰清女壻玉潤辟命屢至皆不就久之為太傅西閤祭酒拜太子洗馬璪為散騎侍郎內侍懷帝玠以天下大亂欲移家南行母曰我不能舍仲寶去也玠啓諭深至為門戶大計母涕泣從之臨別玠謂兄曰在三之義人之所重今可謂致身之日兄其勉之乃扶輿母轉至江夏玠妻先亡征南將軍山簡見之甚相欽重簡曰昔戴叔鸞嫁女唯賢是與不問貴賤況衛氏權貴門戶令望之人乎於是以女妻焉遂進豫章是時大將軍王敦鎮豫章長史謝鯤先雅重玠相見欣然言論彌日敦謂鯤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何平叔若在當復絕倒玠嘗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慍之容以王敦豪爽不羣而好居物上恐非國之忠臣求向建鄴京師人士聞其姿容觀者如堵玠勞疾遂甚永嘉六年卒時年二十七時人謂玠被看殺葬於南昌謝鯤哭之慟人問曰子有何恤而致斯哀答曰棟梁折矣不覺哀耳咸和中改塋於江寧丞相王導教曰衛洗馬明當改葬此君風流名士海內所瞻可修薄祭以敦舊好後劉惔謝尚共論中朝人士或問杜乂可方衛洗馬不尚曰安得相比其間可容數人惔又云杜乂膚清叔寶神清其為有識者所重若此于時中興名士唯王承及玠為當時第一云恆族弟展字道舒歷尚書郎南陽太守永嘉中為江州刺史累遷晉王大理詔有考子證父或鞭父母問子所在展以為恐傷正教並奏除之中興建為廷尉上疏宜復肉刑語在刑法志卒贈光祿大夫

張華　子禕　韙　劉卞

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也父平魏漁陽郡守華少孤貧自牧羊同郡盧欽見而器之鄉人劉放亦奇其才以女妻焉華學業優博辭藻溫麗朗贍多通圖緯方伎之書莫不詳覽少自修謹造次必以禮度勇於赴義篤於周急器識弘曠時人罕能測之初未知名著鷦鷯賦以自寄其詞曰何造化之多端播羣形於萬類惟鷦鷯之微禽亦攝生而受氣育翩翾之陋體無玄黃以自貴毛無施於器用肉不登乎俎味鷹鸇過猶戢翼尚何懼於罿尉翳薈蒙籠是焉游集飛不飄揚翔不翕集其居易容其求易給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棲無所滯游無所盤匪陋荊棘匪榮茝蘭動翼而逸投足而安委命順理與物無患伊茲

禽之無知而處身之似智不懷寶以買害不飾表以招累靜守性而不矜動因循而簡易任自然以爲資無誘慕於世僞鷦鷯介其觜距鵠鷺軼於雲際鵾鷄竄於幽險孔翠生乎遐裔彼晨鳧與歸鴈又矯翼而增逝咸美羽而豐肌故無罪而皆斃徒銜蘆以避繳終爲戮於此世蒼鷹鷙而受緤鸚鵡慧而入籠屈猛志以服養塊幽縶於九重變音聲以順旨思摧翮而爲庸戀鍾岱之林野慕隴坻之高松雖蒙幸於今日未若疇昔之從容海鳥鶢鶋避風而至條支巨爵踰嶺自致提挈萬里飄颻逼畏夫惟體大妨物而形瓌足偉也陰陽陶烝萬品一區巨細舛錯種繁類殊鷦螟巢於蚊睫大鵬彌乎天隅將以上方不足而下比有餘普天壤而遐觀吾又安知大小之所如陳留阮籍見之歎曰王佐之才也由是聲名始著郡守鮮于嗣薦華爲太常博士盧欽言之於文帝轉河南尹丞未拜除佐著作郎頃之遷長史兼中書郎朝議表奏多見施用遂卽眞晉受禪拜黃門侍郎封關內侯華彊記默識四海之內若指諸掌武帝嘗問漢宮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戶華應對如流聽者忘倦畫地成圖左右屬目帝甚異之時人比之子產數歲拜中書令後加散騎常侍遭母憂哀毀過禮中詔勉厲逼令攝事初帝潛與羊祜謀伐吳而羣臣多以爲不可唯華贊成其計其後祜疾篤帝遣華詣祜問以伐吳之計語在祜傳及將大舉以華爲度支尚書乃量計運漕決定廟算衆軍既進而未有剋獲賈充等奏誅華以謝天下帝曰此是吾意華但與吾同耳時大臣皆以爲未可輕進華獨堅執以爲必剋及吳滅詔曰尙書關內侯張華前與故太傅羊祜共創大計遂典掌軍事部分諸方算定權略運籌決勝有謀謨之勳其進封爲廣武縣侯增邑萬戶封子一人爲亭侯千五百戶賜絹萬匹華名重一世衆所推服晉史及儀禮憲章並屬於華多所損益當時詔誥皆所草定聲譽益盛有台輔之望焉而荀勗自以大族恃帝恩深憎疾之每伺閒隙欲出華外鎭會帝問華誰可託寄後事者對曰明德至親莫如齊王攸既非上意所在微爲忤旨閒言遂行乃出華爲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桓校尉安北將軍撫納新舊戎夏懷之東夷馬韓新彌諸國依山帶海去州四千餘里歷世未附者二十餘國並遣使朝獻於是遠夷賓服四境無虞頻歲豐稔士馬彊盛朝議欲徵華入相又欲進號儀同初華毀徵士馮紞於帝紞卽恢之弟也深有寵於帝紞嘗侍帝從容論魏晉事因曰臣竊謂鍾會之釁頗由太祖帝變色曰卿何言邪紞免冠謝曰臣愚蠢瞽言罪應萬死然臣微意猶有可申帝曰何以言之紞曰臣以爲善御者必識六轡盈縮之勢善政者必審官方控帶之宜故仲由以兼人被抑冉求以退弱被進漢高八王以寵過夷滅光武諸將由抑損克終非上有仁暴之殊下有愚智之異蓋抑揚與奪使之然耳鍾會才具有限而太祖誇獎太過嘉其謀猷盛其名器居以重勢委以大兵故使會自謂算無遺策功在不賞輈張跋扈遂造凶逆耳向令太祖錄其小能節以大禮抑之以權勢納之以軌則則亂心無由而生亂事無由而成矣帝曰然紞稽首曰陛下既已然微臣之言宜思堅冰之漸無使如會之徒復致覆喪帝曰當今豈有如會者乎紞曰東方朔有言談何容易易曰臣不密則失身帝乃屏左右曰卿極言之紞曰陛下謀謨之臣著大功於天下海內莫不聞知據方鎭總戎馬之任者皆在陛下聖慮矣帝默然頃之徵華爲太常以太廟屋棟折免官遂終帝之世以列侯朝見惠帝卽位以華爲太子少傅與王戎裴楷和嶠俱以德望爲楊駿所忌皆不與朝政及駿誅後將廢皇太后會羣臣於朝堂議者皆承望風旨以爲春秋絕文姜今太后自絕於宗廟亦宜廢黜惟華議以爲夫婦之道父不能得之於子子不能得之於父皇太后非得罪於先帝者也今黨其所親爲不母於聖世宜依漢廢趙太后爲孝成后故事貶太后之號還稱武皇后居異宮以全貴終之恩不從遂廢太后爲庶人楚王瑋受密詔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等內外兵擾朝廷大恐計無所出華白帝以瑋矯詔擅害二公將士倉卒謂是國家意故從之耳今可遣騶虞幡使外軍解嚴理必風靡上從之瑋兵果敗及瑋誅華以首謀有功拜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中書監金章紫綬固辭開府賈謐與后共謀以華庶族儒雅有籌略進無逼上之嫌退爲衆望所依欲倚以朝綱訪以政事疑而未決以問裴頠頠素重華深贊其事華遂盡忠匡輔彌縫補闕雖當闇主虐后之朝而海內晏然華之功也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以爲諷賈后雖凶妬而知敬重華久之論前後

忠勳進封壯武郡公華十餘讓中詔敦譬乃受數年代下邳王晃為司空領著
作及賈后謀廢太子左衞率劉卞甚為太子所信遇每會宴卞必預焉屢見賈
謐驕傲太子恨之形于言色謐亦不能平卞以賈后謀問華華曰不聞卞曰卞
以寒悴自須昌小吏受公成拔以至今日士感知己是以盡言而公更有疑於
卞邪華曰假令有此君欲如何卞曰東宮俊乂如林四率精兵萬人公居阿衡
之任若得公命皇太子因朝入錄尚書事廢賈后於金墉城兩黃門力耳華曰
今天子當陽太子人子也吾又不受阿衡之命忽相與行此是無其君父而以
不孝示天下也雖能有成猶不免罪況權戚滿朝威柄不一而可以安乎及帝
會羣臣於式乾殿出太子手書徧示羣臣莫敢有言者惟華諫曰此國之大禍
自漢武以來每廢黜正嫡恒至喪亂且國家有天下日淺願陛下詳之尚書左
僕射裴頠以為宜先檢校傳書者又請比校太子手書不然恐有詐妄賈后乃
內出太子素啓事十餘紙衆人比視亦無敢言非者議至日西不決后知華等
意堅因表乞免為庶人帝乃可其奏初趙王倫為鎮西將軍撓亂關中氐羌反
叛乃以梁王肜代之或說華曰趙王貪昧信用孫秀所在為亂而秀變詐姦人
之雄今可遣梁王斬秀刈趙之半以謝關右不亦可乎華從之肜許諾秀友人
辛冉從西來言於肜曰氐羌自反非秀之為故得免死倫既還諂事賈后因求
錄尚書事後又求尚書令華與裴頠皆固執不可由是致怨倫秀疾華如讎武
庫火華懼因此變作列兵固守然後救之故累代之寶及漢高斬蛇劍王莽頭
孔子屐等盡焚焉時華見劍穿屋而飛莫知所向初華所封壯武郡有桑化為
柏識者以為不祥又華舍及監省數有妖怪少子韙以中台星坼勸華遜位華
不從曰天道玄遠惟修德以應之耳不如靜以待之以俟天命及倫秀將廢賈
后秀使司馬雅夜告華曰今社稷將危趙王欲與公共匡朝廷為霸者之事華
知秀等必成篡奪乃距之雅怒曰刃將加頸而吐言如此不顧而出華方晝臥
忽夢見屋壞覺而惡之是夜難作詐稱詔召華遂與裴頠俱被收華將死謂張
林曰卿欲害忠臣耶林稱詔詰之曰卿為宰相任天下事太子之廢不能死節
何也華曰式乾之議臣諫事具存非不諫也林曰諫若不從何不去位華不能

答使者曰詔斬公華曰臣先帝老臣中心如丹臣不愛死懼王室之難
禍不可測也遂害之於前殿馬道南夷三族朝野莫不悲痛之時年六十九華
性好人物誘進不倦至于窮賤候門之士有一介之善者便咨嗟稱詠為之延
譽雅愛書籍身死之日家無餘財惟有文史溢于机篋嘗徙居載書三十乘秘
書監摯虞撰定官書皆資華之本以取正焉天下奇祕世所希有者悉在華所
由是博物洽聞世無與比惠帝中人有得鳥毛三丈以示華華見慘然曰此謂
海鳧毛也出則天下亂矣陸機嘗餉華鮓于時賓客滿座華發器便曰此龍肉
也衆未之信華曰試以苦酒濯之必有異既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鮓主果云園
中茅積下得一白魚質狀殊常以作鮓過美故以相獻武庫封閉甚密其中忽
有雉雊華曰此必蛇化為雉也開視雉側果有蛇蛻焉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
鼓槌之無聲帝以問華華曰可取蜀中桐材刻為魚形扣之則鳴矣於是如其
言聲聞數十里初吳之未滅也斗牛之間常有紫氣道術者皆以吳方強盛未
可圖也惟華以為不然及吳平之後紫氣愈明華聞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乃
要煥宿屏人曰可共尋天文知將來吉凶因登樓仰觀煥曰僕察之久矣惟斗
牛之間頗有異氣華曰是何祥也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華曰君言得之
吾少時有相者言吾年出六十位登三事當得寶劍佩之斯言豈效與因問曰
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曰欲屈君為宰密共尋之可乎煥許之華大喜即
補煥為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入地四丈餘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劍
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斗牛間氣不復見焉煥以南昌西山北巖下
土以拭劍光芒艶發大盆盛水置劍其上視之者精芒炫目遣使送一劍并土
與華留一自佩或謂煥曰得兩送一張公豈可欺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
其禍此劍當繫徐君墓樹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永為人服也華得劍寶愛
之常置坐側華以南昌土不如華陰赤土報煥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
何復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因以華陰土一斤致煥煥更以拭劍倍益
精明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子華為州從事持劍行經延平津劍忽於腰間躍出
墮水使人沒水取之不見劍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縈有文章沒者懼而反須

奐光彩顯水波浸𣽽沸於是失劍華歎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乎華之博物多此類不可詳載焉後倫秀伏誅齊王冏輔政摯虞致箋於冏曰閒於張華沒後入中書省得華先帝時答詔本草先帝問華可以輔政持重付以後事者華答明德至親莫如先王宜留以為社稷之鎮其忠良之謀款誠之言信於幽冥沒而後彰與苟且隨時者不可同世而論也議者有責華以愍懷太子之事不抗節廷爭當此之時諫者必得違命之死先聖之教死而無益者不以責人故晏嬰齊之正卿不死崔杼之難季札吳之宗臣不爭逆順之理理盡而無所施者固聖教之所不責也冏於是奏曰臣聞興微繼絕聖王之高政貶惡嘉善春秋之美義是以武王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誠幽明之故有以相通也孫秀逆亂滅佐命之國誅骨鯁之臣以斲喪王室肆其虐戾功臣之後多見泯滅張華裴頠各以見憚取誅於時解系解結同以羔羊並被其害歐陽建等無罪而死百姓憐之今陛下更日月之光布維新之命然此等諸族未蒙恩理昔欒郤降在皁隸而春秋傳其違幽王絕功臣之後棄賢者子孫而詩人以為刺臣備忝在職思納愚誠若合聖意可令羣官通議議者各有所執而多稱其冤壯武國臣竺道又詣長沙王求復華爵位依違者久之太安二年詔曰夫愛惡相攻佞邪醜正自古而有故司空壯武公華竭其忠貞思翼朝政謀謨之勳每事賴之前以華弼濟之功宜同封建而華固讓至于八九深陳大制不可得爾終有顛敗危辱之慮辭義懇誠足勸遠近華之至心誓於神明華以伐吳之勳受爵於先帝後封既非國體又不宜以小功踰前大賞華之見害俱以姦逆圖亂濫被枉賊其復華侍中中書監司空公廣武侯及所沒財物與印綬符策遣使弔祭之初陸機兄弟志氣高爽自以吳之名家初入洛不推中國人士見華一面如舊欽華德範如師資之禮焉華誅後作誄又為詠德賦以悼之華著博物志十篇及文章並行於世二子禕韙禕字彥仲好學謙敬有父風歷位散騎常侍韙儒博曉天文散騎侍郎同時遇害禕子輿字公安襲華爵避難過江辟丞相掾太子舍人

劉卞

劉卞字叔龍東平須昌人也本兵家子質直少言少為縣小吏功曹夜醉如廁使卞執燭不從功曹銜之以他事補亭子有祖秀才者於亭中與刺史箋久不成卞教之數言卓犖有大致秀才謂縣令曰卞公府掾之精者云何以為亭子令即召為門下史百事疎簡不能周密令問卞能學不答曰願之即使就學無幾卞兄為太子長兵既死兵例須代功曹請以卞代兄役令曰祖秀才有言遂不聽卞後從令至洛得入太學試經為臺四品吏訪問令寫黃紙一鹿車卞曰劉卞非為人寫黃紙者也訪問知怒言於中正退為尚書令史或謂卞曰君才簡略堪大不堪小不如作守舍人卞從其言後為吏部令史遷齊王攸司空主簿轉太常丞司徒左西曹掾尚書郎所歷皆稱職累遷散騎侍郎除幷州刺史入為左衞率知賈后廢太子之謀甚憂之以計干張華而不見用益以不平賈后親黨微服聽察外閒頗聞卞言乃遷卞為輕車將軍雍州刺史卞知言泄恐為賈后所誅乃飲藥卒初卞知幷州昔同時為須昌小吏者十餘人祖餞之其一人輕卞卞遣扶出之人以此少之

史臣曰夫忠為令德學乃國華譬衆星之有禮義人倫之有冠冕也衞瓘撫武帝之牀張華距趙倫之命進諫則伯玉居多臨危則茂先為美遭乎陰轢理有可言昏亂方凝則事睽其趣松筠無改則死膠於生圖以猷蹈為期而不辭乎傾覆者也俱陷淫網同嗟承劍邦家殄瘁不亦傷哉

贊曰賢人委質道映陵寒尸祿觀敗吾生未安衞以賈滅張由趙殘忠於亂世自古為難

晉書卷三十六

晉書卷三十六考證

衛瓘傳每書輒削而焚其柎○臣宗楷按柎當係柹字之訛若監本作柎則更誤矣今仍閣本而辯其說於此

晉書卷三十六考證

晉書卷三十七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七

宗室

安平獻王孚　子邕　邕弟義陽成王望　望子河間平王洪　洪子威　洪弟隨穆王整　整弟竟陵王楙　望弟太原成王輔　輔弟翼　翼弟下邳獻王晃　晃弟太原烈王瓌　瓌弟高陽元王珪　珪弟常山孝王衡　衡弟沛順王景

安平獻王孚字叔達，宣帝次弟也。初，孚長兄朗字伯達，宣帝字仲達，孚弟馗字季達，恂字顯達，進字惠達，通字雅達，敏字幼達，俱知名，故時號爲八達焉。孚溫厚廉讓，博涉經史。漢末喪亂，與兄弟處危亡之中，簞食瓢飲，而披閱不倦。性通恕，以貞白自立，未嘗有怨於人。陳留殷武有名於海內，嘗罹罪譴，孚往省之，遂與同處分食，談者稱焉。魏陳思王植有俊才，清選官屬，以孚爲文學掾。植負才陵物，孚每切諫，初不合意，後乃謝之。遷太子中庶子。魏武帝崩，太子號哭過甚，孚諫曰：「大行晏駕，天下恃殿下爲命。當上爲宗廟，下爲萬國，奈何效匹夫之孝乎！」太子良久乃止，曰：「卿言是也。」時羣臣初聞帝崩，相聚號哭，無復行列。孚厲聲於朝曰：「今大行晏駕，天下震動，當早拜嗣君，以鎭海內，而但哭邪！」孚與尚書和洽罷羣臣，備禁衛，具喪事，奉太子以即位，是爲文帝。時當選侍中、常侍等官，太子左右舊人頗諷諭主者，便欲就用，不調餘人。孚曰：「雖有堯舜，必有稷契。今嗣王新立，當進用海內英賢，猶患不得，如何欲因際會自相薦舉邪！官失其任，得者亦不足貴。」遂更他選。轉孚爲中書郎、給事常侍，宿省內，除黃門侍郎，加騎都尉。時孫權稱藩，請送任子，當遣前將軍于禁還，久而不至。天子以問孚，孚曰：「先王設九服之制，誡以要荒難以德懷，不以諸夏禮責也。陛下承緒，遣人率貢，權雖未送任子，于禁不至，猶宜以寬待之，畜養士馬，以觀其變。不可以嫌疑責讓，恐傷懷遠之義。自孫策至權，奕世相繼，惟彊與弱，不在一禁。禁之未至，當有他故耳。」後禁至，果以疾還留，而任子竟不至。大軍臨江，責其違言，吳遂絕不貢獻。後出爲河內典農，賜爵關內侯，轉清河太守。初，魏文帝置度支尚書，專掌軍國支計。朝議以征討未息，動須節量。及明帝嗣位，欲用孚，問左右曰：「有兄風不？」答云：「似兄。」天子曰：「吾得司馬懿二人，復何憂哉！」轉爲度支尚書。孚以爲擒敵制勝，宜有備預。每諸葛亮入寇關中，邊兵不能制敵，中軍奔赴，輒不及事機，宜預選步騎二萬，以爲二部，爲討賊之備。又以關中連遭賊寇，穀帛不足，遣冀州農丁五千屯於上邽，秋冬習戰陣，春夏修田桑。由是關中軍國有餘，待賊有備矣。後除尚書右僕射，進爵昌平亭侯，遷尚書令。及大將軍曹爽擅權，李勝、何晏、鄧颺等亂政，孚不視庶事，但正身遠害而已。及宣帝誅爽，孚與景帝屯司馬門，以功進爵長社縣侯，加侍中。時吳將諸葛恪圍新城，以孚進督諸軍二十萬防禦之。孚次壽春，遣毌丘儉、文欽等進討。諸將欲速擊之，孚曰：「夫攻者，借人之力以爲功，且當詐巧，不可力爭也。」故稽留月餘乃進軍，吳師望風而退。魏明悼后崩，議書銘旌，或欲去姓而書魏，或欲兩書。孚以爲：「經典正義，皆不應書。凡帝王皆因本國之名以爲天下之號，而與往代相別耳，非爲擇美名以自光也。天稱皇天，則帝稱皇帝；地稱后土，則后稱皇后。此乃所以同天地之大號，流無二之尊名，不待稱國號以自表，不俟稱氏族以自彰。是以春秋隱公三年經曰：『三月庚戌，天王崩。』尊而稱天，不曰周王者，所以殊乎列國之君也。『八月庚辰，宋公和卒。』書國稱名，所以異乎天王也。襄公十五年經曰：『劉夏逆王后于齊。』不云逆周王后姜氏者，所以異乎列國之夫人也。至乎列國，則曰：『夫人姜氏至自齊。』又曰：『紀伯姬卒。』書國稱姓，此所以異乎天王后也。由此考之，尊稱皇帝，赫赫無二，何待於魏乎？尊稱皇后，彰以諡號，何待於姓乎？議者欲書魏者，此以爲天皇之尊同於往古列國之君也；或欲書姓者，此以爲天皇之后同於往古之夫人也。乖經典之大義，異乎聖人之明制，非所以垂訓將來，爲萬世不易之式者也。」遂從孚議。遷司空，代王淩爲太尉。及蜀將姜維寇隴右，雍州刺史王經戰敗，遣孚西鎭關中，統諸軍事。征西將軍陳泰與安西將軍鄧艾進擊維，維退。孚還京師，轉太傅。及高貴鄉公遭害，百官莫敢奔赴，孚枕尸於股，哭之慟，曰：「殺陛下者，臣之罪。」奏推主者。會太后令以庶人禮葬，孚與羣公上表，乞以王禮葬，從之。孚性至慎。宣帝執政，常自退損。後逢廢立之際，未嘗預謀。景文二帝以孚屬尊，不敢逼。後進封長樂公。及武帝受禪，陳留王就金墉城，孚拜辭，執王手，流涕歔欷，不能自勝。

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詔曰太傅勳德弘茂朕所瞻仰以光導弘訓鎮
靜宇內願率以不臣之禮其封爲安平王邑四萬戶進拜太宰持節都督中外
諸軍事有司奏諸王未之國者所置官屬權未有備帝以孚明德屬尊當宣化
樹教爲群后作則遂備置官屬焉又以孚內有親戚外有交游惠下之費而經
用不豐奉絹二千匹及元會詔孚乘輿車上殿帝於阼階迎拜既坐帝親奉觴
上壽如家人禮帝每拜孚跪而止之又給以雲母輦青蓋車孚雖見尊寵不以
爲榮常有憂色臨終遺令曰有魏貞士河內溫縣司馬孚字叔達不伊不周不
夷不惠立身行道終始若一當以素棺單椁斂以時服泰始八年薨時年九十
三帝於太極東堂舉哀三日詔曰王勳德超世尊寵無二期頤在位朕之所倚
庶永百齡諧仰訓導奄忽殂隕哀慕感切其以東園溫明秘器朝服一具衣一
襲緋練百匹絹布各五百匹錢百萬穀千斛以供喪事諸所施行皆依漢東平
獻王蒼故事其家遵孚遺旨所給器物一不施用帝再臨喪親拜盡哀及葬又
幸都亭望柩而拜哀動左右給鑾輅輕車介士武賁百人吉凶導從二千餘人
前後鼓吹配饗太廟九子邕望輔晃瓌珪衡景

邕字子魁初爲世子拜步兵校尉侍中先孚卒追贈輔國將軍謚曰貞邕子崇
爲世孫又早夭泰始九年立崇弟平陽亭侯隆爲安平王立四年咸寧三年薨
謚曰穆無子國絕

義陽成王望字子初出繼伯父朗寬厚有父風仕郡上計吏舉孝廉辟司徒掾
歷平陽太守洛陽典農中郎將從宣帝討王淩以功封永安亭侯遷護軍將軍
改封安樂鄉侯加散騎常侍時魏高貴鄉公好才愛士望與裴秀王沈鍾會並
見親待數侍宴筵公性急秀等居內職急有召便至以望外官特給追鋒車一
乘武賁五人時景文相繼輔政未嘗朝覲權歸晉室望雖見寵待每不自安由
是求出爲征西將軍持節都督雍涼二州諸軍事在任八年威化明肅先是蜀
將姜維屢寇關中及望至廣設方略維不得爲寇關中賴之進封順陽侯徵拜
衛將軍領中領軍典禁兵尋加驃騎將軍開府頃之代何曾爲司徒武帝受禪
封義陽王邑萬戶給兵二千人泰始三年詔曰夫尚賢庸勳尊宗茂親所以體
國經化式是百辟也且台司之重存乎天官故周建大職冢宰爲首司徒中領
軍以明德近屬世濟其美祖考創業翼佐大命出典方任入贊朝政文德既著
武功宣暢逮朕嗣位弼道惟明宜登上司兼統軍戎內輔帝室外隆威重其進
位太尉中領軍如故置太尉軍司一人參軍事六人騎司馬五人又增置官騎
十人并前三十假羽葆鼓吹吳將施績寇江夏邊境騷動以望統中軍步騎二
萬出屯龍陂爲二方重鎮假節加大都督諸軍事會荊州刺史胡烈距績破之
望乃班師俄而吳將丁奉寇芍陂望又率諸軍以赴之未至而奉退拜大司馬
皓率衆向壽春詔望統中軍二萬騎三千據淮北皓退軍罷泰始七年薨時年
六十七賻賵有加望性儉吝而好聚斂身亡之後金帛盈溢以此獲譏四子奕
洪整楙奕至黃門郎先望卒整亦早亡以奕子奇襲爵奇亦好畜聚不知紀極
遣三部使到交廣商貨爲有司所奏太康九年詔貶爲三縱亭侯更以章武王
威爲望嗣後威誅復奇爲棘陽王以嗣望

河間平王洪字孔業出繼叔父略武平侯遷仕魏歷位典農中郎將原武太守
封襄賁男武帝受禪封河間王立十二年咸寧二年薨二子威混威嗣徙封章
武其後威既繼義陽王望更立混爲洪嗣混歷位散騎常侍薨及洛陽陷混諸
子皆沒于胡而小子滔初嗣新蔡王確亦與其兄俱沒後得南還與新蔡太妃
不協太興二年上疏以兄弟並沒在遼東章武國絕宜還所生太妃訟之事下
太常太常賀循議章武新蔡俱承一國不絕之統義不得替其本宗而先後傍
親按滔既已被命爲人後矣必須無復兄弟本國永絕然後得還所生今兄弟
在遼不得言無道里雖阻復非絕域且鮮卑恭命信使不絕自宜詔下遼東依
劉群盧諶等例發遣令還繼嗣本封則滔今未得便委離所後也元帝詔曰滔
雖出養自有所生母新蔡太妃相待甚薄滔執意如此如其不離終爲縈紜更
爲不可今便順其所執還奉章武滔歷位散騎常侍薨子休嗣休與彭城王雄
俱奔蘇峻峻平休已戰死弟珍年八歲以小弟坐咸和六年復爵位至大宗正
薨無嗣河間王欽以子範之繼位至游擊大將軍薨子秀嗣義熙元年爲桂陽
太守秀妻桓振之妹振作逆秀不自安謀反伏誅國除

威字景曜初封洪咸寧三年徙封章武太康九年嗣義陽王威凶暴無操行諂附趙王倫元康末為散騎常侍倫將篡使威與黃門郎駱休逼帝奪璽綬倫以威為中書令倫敗惠帝反正曰阿皮捩吾指奪吾璽綬不可不殺阿皮威小字也於是誅威

隨穆王整兄奕卒以整為世子歷南中郎將封清泉侯先父薨追贈冠軍將軍武帝以義陽國一縣追封為隨縣王子邁嗣太康九年以義陽之平林益邁為隨郡王

竟陵王楙字孔偉初封樂陵亭侯起家參相國軍事武帝受禪封東平王邑三千九十七戶入為散騎常侍尚書楙諂諛曲事楊駿及駿誅依法當死東安公繇與楙善故得不坐尋遷大鴻臚加侍中繇欲擅朝政與汝南王亮不平亮託以繇討駿顯擅並免繇楙等官遣楙就國楙遂殖財貨[illegible]趙王倫篡位召還及義兵起倫以楙為衛將軍都督諸軍事倫敗楙免官齊王冏輔政楙復為[illegible]楙為平東將軍都督徐州諸軍事鎮下邳成都王穎輔政進楙為衛將軍會惠帝北征即以楙為車騎將軍都督如故使率衆赴鄴蕩陰之役東海王越奔于下邳楙不納越乃還國帝既西幸越糾合兵謀迎大駕楙甚懼長史王脩說曰東海宗室重望今將興義公宜舉徐州以授之此克讓之美也楙從之乃自承制都督兗州刺史車騎將軍表於天子時帝在長安遣使者劉虔即拜[illegible]楙為兗州刺史苟晞[illegible]乃給度兵使[illegible]晞晞時已避位楙在州徵求不已郡縣不堪命范陽王虓遣晞還兗州徙楙都督青州諸軍事楙不受命背山東諸侯與豫州刺史劉喬相結虓遣將田徽擊楙破之楙走還國帝還洛陽楙乃詣闕及懷帝即祚改封竟陵王拜光祿大夫越出牧豫州留世子毗及其黨何倫防察宮省楙白帝討越乃合衆襲倫不剋帝委罪於楙楙奔竄獲免越薨乃出及洛陽傾覆為亂兵所害

太原成王輔魏末為野王太守武帝受禪封渤海王邑五千三百七十九戶泰始二年之國後為衛尉出為東中郎將轉南中郎將咸寧三年徙為太原王監并州諸軍事太康四年入朝五年薨追贈鎮北將軍永平元年更贈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子弘立元康中為散騎常侍徙封中丘王三年薨子鑠立

翼字子世少歷顯位官至[illegible]中郎將武帝未受禪而卒以兄弟之支子承為嗣封南宮縣王薨子祐嗣立承遂無後

下邳獻王晃字子明魏封武始亭侯拜黃門侍郎改封西安男出為東莞太守武帝受禪封下邳王邑五千一百七十六戶泰始二年就國晃孝友貞廉謙虛下士甚得宗室之稱從為長水校尉南中郎將九年詔曰南中郎將下邳王晃清亮中正體行明潔才周政理有文武策識其以晃為使持節都督寧益二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領益州刺史晃以疾不行更拜尚書遷右僕射久之出為鎮東將軍都督青徐二州諸軍事惠帝即位入為車騎將軍加散騎常侍及誅楊駿以晃領護軍屯東掖門尋守尚書令遷司空加侍中令如故元康六年薨追贈太傅二子裒縡裒早卒縡有篤疾別封長樂縣王以太原王輔第三子韡為嗣官至侍中尚書早薨子韶立

太原烈王瓌字子泉魏長樂亭侯改封貴鄉侯歷位[illegible]將軍秘書監封固始子武帝受禪封太原王邑五千四百九十六戶泰始二年就國四年入朝賜衮冕之服遷東中郎將十年薨詔曰瓌乃心忠篤智器雅亮歷位文武有幹事之績出臨封土[illegible]鎮守許都厥績可紀不幸早薨朕甚悼之今安厝在近其追贈前將軍子顒立徙封河間王別有傳

高陽元王珪字子璋少有才望魏高陽鄉侯歷河南令遷封湞陽子拜給事黃門侍郎武帝受禪封高陽王邑五千五百七十戶歷北中郎將督鄴城守諸軍事泰始六年入朝以父年高乞留供養拜尚書遷右僕射十年薨追贈大將軍侍中[illegible]儀同三司珪有[illegible]子[illegible]以太原王輔子[illegible]立五年咸寧四年薨[illegible]太康二年紹以太原王[illegible]子[illegible]封真定縣侯

常山孝王衡字子平魏封德陽鄉侯[illegible]武帝受禪封常山王邑三千七百九十戶二年薨子殷字子[illegible]

沛順王景字子文魏樂安亭侯[illegible]大夫武帝受禪封沛王邑三千四百戶

王穎大軍敗績騰與安北將軍王浚共殺穎所署幽州刺史和演率衆討穎穎遣北中郎將王斌距戰浚率鮮卑騎擊斌騰爲後係大破之穎懼挾帝歸洛陽進騰位安北將軍永嘉初遷車騎將軍都督鄴城守諸軍事鎭鄴又以迎駕之勳改封新蔡王初騰發并州次於真定值大雪平地數尺營門前方數丈雪融不積騰怪而掘之得玉馬高尺許表獻之其後公師藩與平陽人汲桑等爲群盜起於清河鄃縣衆千餘人寇頓丘以葬成都王穎爲辭載穎主而行與張泓故將李豐等將攻鄴騰曰孤在并州七年胡圍城不能剋汲桑小賊何足憂也及豐等至騰不能守率輕騎而走爲豐所害四子虞矯紹確虞有勇力騰之被害虞逐豐豐投水而死是日虞及矯紹并鉅鹿太守崔曼車騎長史羊恒從事中郎蔡克等又爲豐餘黨所害及諸名家流移依鄴者死亡並盡初鄴中雖府庫虛竭而騰資用甚饒性儉嗇無所振惠臨急乃賜將士米可數升帛各丈尺是以人不爲用遂致於禍及苟晞救鄴桑還平陽于時盛夏尸爛壞不可復識騰及三子骸骨不獲庶子確立

莊王確字嗣安歷東中郎將都督豫州諸軍事鎭許昌永嘉末爲石勒所害無子初以章武王混子滔奉其祀其後復以汝南威王祐子弼爲確後太興元年薨無子又以弼弟邈嗣確位至侍中薨子晃立拜散騎侍郎桓溫廢武陵王免晃爲庶人徙衡陽孝武帝立晃弟崇繼邈後爲叔所害子惠立宋受禪國除

南陽王模字元表少好學與元帝及范陽王虓俱有稱於宗室初封平昌公惠帝末拜冗從僕射累遷太子庶子員外散騎常侍成都王穎奔長安東海王越以模爲北中郎將鎭鄴永興初成都王穎故帳下督公師藩樓權郝昌等攻鄴模左右謀應之廣平太守丁邵率衆救模范陽王虓又遣兗州刺史苟晞援之藩等散走遷鎭東大將軍鎭許昌進爵南陽王永嘉初轉征西大將軍開府都督秦雍梁益諸軍事代河間王顒鎭關中模感丁邵之德敕國人爲邵生立碑時關中饑荒百姓相噉加以疾癘盜賊公行模力不能制乃鑄銅人鍾鼎爲釜器以易穀議者非之東海王越表徵模爲司空遣中書監傅祗代之模謀臣淳于定說模曰關中天府之國霸王之地今以不能綏撫而還旣於聲望有虧又公兄弟唱起大事而並在朝廷若自彊則有專權之罪弱則受制於人非公之利也模納其言不就徵表遣世子保爲西中郎將東羌校尉鎭上邽秦州刺史裴苞距之模使帳下都尉陳安率衆攻苞苞奔安定太守賈疋以郡迎苞模遣軍司謝班伐疋疋退奔盧水其年進位太尉大都督洛京傾覆模使牙門趙染戍蒲坂染求馮翊太守不得怒率衆降于劉聰聰使其子粲及染攻長安模使淳于定距之爲染所敗士衆離叛倉庫虛竭軍祭酒韋輔曰事急矣早降可以免模從之遂降于染染箕踞攘袂數模之罪送詣粲粲殺之以模妃劉氏賜胡張本爲妻子保立

保字景度少有文義好述作初拜南陽國世子模遇害保在上邽其後賈疋死裴苞又爲張軌所殺保全有秦州之地自號大司馬承制置百官隴右氐羌並從之涼州刺史張寔遣使貢獻及愍帝卽位以保爲右丞相加侍中都督陝西諸軍事尋進位相國模之敗也都尉陳安歸於保保命統精勇千餘人以討羌寵遇甚厚保將張春等疾之譖安有異志請除之保不許春等輒伏刺客以刺安安被創馳還隴城遣使詣保貢獻不絕愍帝之蒙塵也保自稱晉王時上邽大饑士衆窘困張春奉保之南安陳安自號秦州刺史稱藩於劉曜春復奉保奔桑城將投于張寔寔使兵迎保實禦之也是歲保病薨時年二十七保體質豐偉嘗自稱重八百斤喜睡癖疾不能御婦人無子張春立宗室司馬瞻奉保後陳安舉兵攻春春走瞻降于安安送詣劉曜曜殺之安奉保喪以天子禮葬于上邽謚曰元

范陽康王綏　子虓

范陽康王綏字子都彭城王權季弟也初爲諫議大夫泰始元年受封在位十五年咸寧五年薨子虓立

虓字武會少好學馳譽研考經記清辯能言論以宗室選拜散騎常侍累遷尚書出爲安南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持節鎭許昌進位征南將軍河閒王顒表立成都王穎爲太弟爲王浚所敗挾天子還洛陽虓與東平王楙鎭東將軍周馥等上言曰自愍懷被害皇儲不建委重前相輔政失宜是以前年太宰與臣

永惟社稷之貳不可久空所以共舉成都王穎以為副貳受重之後而弗克負荷務小人勿用而以為腹心骨肉宜敦而猜嫌至深忠良宜進而讒邪並行此皆臣等不專不明失所宗賴遂令陛下蒙於陵越致臣等不足以衛天下今大駕還宮文武空曠制度荒破靡有孑遺臣等雖劣足匡王室而道路之言謂張方與臣等不同既惜所在興異又以太宰惇德允元著於具瞻每當義節輒為社稷宗盟之先張方受其指教為國效節昔年之舉有死無貳此即太宰之良將陛下之忠臣但以受性強毅不達變通遂守前志已致紛紜退惟既是其不易之節且慮事翻之後為天下所罪故不即西還耳原其本事實無深責臣聞先代明主未嘗不全護功名令福流子孫自中間以來陛下功臣初無全者非獨人才皆劣其於取禍實由朝廷策之失宜不相容恕以一旦之咎喪其積年之勳既違周禮議功之典且使天下之人莫敢復為陛下致節者臣等此言豈獨為一張方實為社稷遠計欲令功臣長守富貴臣愚以為宜委太宰以關右之任一方事重及自州郡已下選舉授任一皆仰成若朝之大事廢興損益每輒疇諮此則二伯述職周召分陝之義陛下復行於今時遣方還郡令群后申志時定王室如加方官爵秩如舊此則忠臣義士有勸功臣必全矣司徒戎異姓之賢司空越公族之望並忠國愛主小心翼翼宜幹機事委以朝政安北將軍王浚佐命之胤率身履道忠亮清正遠近所推如今日之大舉實有定社稷之勳此是臣等所以嘆息歸高也浚宜特崇重之以副群望遂撫幽朔長為北藩臣等竭力扞城藩屏皇家陛下垂拱而四海自正則四祖之業必隆於今日月之曜昧而復曜乞垂三思察臣所言又可以臣表西示太宰又表曰成都王失道為姦邪所誤論王之身不宜深責且先帝遺體陛下群弟自元康以來罪戮相尋實海內所為匈匈而臣等所以痛心今廢成都更封一邑宜其必許若廢黜有禍害既傷陛下矜慈之恩又令遠近恆謂公族無復骨肉之情此實臣等內省慚懼無顏於四海也乞陛下察臣忠款於是虓先率眾自許屯於滎陽會惠帝西遷虓與從兄平昌公模長史馮嵩等刑白馬歃血而盟推東海王越為盟主虓都督河北諸軍事驃騎將軍持節領豫州刺史劉喬不受越旨節度乘虛破許虓自拔渡河王浚表虓領冀州刺史資以兵馬虓入冀州發兵又南濟河破喬等河間王顒聞喬敗殺張方傳首於虓虓與越西迎帝而顒出奔於是奉天子還都拜虓為司徒永興三年暴疾薨時年三十七無子養模子黎為嗣與模俱沒於長安遇害

濟南惠王遂　曾孫勳

濟南惠王遂字子伯宣帝弟魏鴻臚丞恂之子也仕魏關內侯進封平昌亭侯歷典軍郎將景元二年轉封武城鄉侯督鄴城守諸軍事北中郎將五等建封祝阿伯累遷冠軍將軍武帝受禪封濟南王泰始二年薨二子耽緝耽嗣立咸寧三年徙為中山王是年薨無子緝繼成都王穎以緝為建威將軍與石超等距王浚戰沒於陣薨無子國除後遂之曾孫勳字偉長年十餘歲愍帝末長安陷劉曜將令狐泥養為子及壯便弓馬能左右射咸和六年自關右還自列云是大長秋恂之玄孫冠軍將軍濟南惠王遂之曾孫略陽太守瓘之子遂拜謁者僕射以勇聞庾翼之鎮襄陽以梁州刺史桓宣卒請勳代之初屯西城退守武當時石季龍死中國亂雍州諸豪帥馳告勳勳率眾出駱谷壁于懸鉤去長安二百里遣部將劉煥攻長安又拔賀城於是關中皆殺季龍太守令長以應勳勳兵少未能自固復還梁州永和中張琚據隴東遣使招勳勳復入長安初京兆人杜洪以豪族陵琚琚以勇俠侮洪洪知勳憚琚兵彊因說勳曰不殺張琚關中非國家有也勳乃偽請琚於坐殺之琚弟走池陽合眾攻勳頻戰不利請和歸梁州後桓溫伐關中命勳出子午道而為苻雄所敗退屯女媧堡俄遷征虜將軍監關中軍事領西戎校尉賜爵通吉亭侯為政暴酷至於治中別駕及州之豪右言語忤意即於坐梟斬之或引弓自射西土患其凶虐在州常懷據蜀有僭偽之意桓溫聞之務相綏懷以其子康為漢中太守勳逆謀已成憚益州刺史周撫未發及撫卒遂擁眾入劍閣梁州別駕雍端西戎司馬隗粹並切諫勳皆誅之自號梁益二州牧成都王桓溫遣朱序討勳勳兵潰為序所獲及息龍子長史梁憚司馬金壹等送于溫溫並斬之傳首京師

譙剛王遜　子閔王承　承子烈王無忌　無忌子敬王恬　恬子忠王尚之　尚之弟恢之　休之　允之　譚之　恬弟愔

譙剛王遜字子悌，宣帝弟魏中郎進之子也。仕魏關內侯，改封城陽亭侯，參鎮東軍事，拜輕車將軍、羽林左監。五等建，徙封涇陽男。武帝受禪，封譙王，邑四千四百戶。泰始二年薨。二子：隨、承。定王隨立，薨，子邃立，沒于石勒。元帝以承嗣遜。

閔王承字敬才，少篤厚有志行。拜奉車都尉、奉朝請，稍遷廣威將軍、安夷護軍，鎮安定。從惠帝還雒陽，拜游擊將軍。永嘉中，天下漸亂，間行依征南將軍山簡，會簡卒，進至武昌。元帝初鎮揚州，承歸建康，補軍諮祭酒。愍帝徵為龍驤將軍，不行。元帝為晉王，承制更封承為譙王。太興初，拜屯騎校尉，加輔國將軍，領左軍將軍。承居官儉約，家無別室。尋加散騎常侍，輔國、左軍如故。王敦有無君之心，表疏輕慢，帝夜召承，以敦表示之，曰：「王敦頃年位任足矣，而所求不已，言至於此，將若之何？」承曰：「陛下不早裁之，難將作矣。」帝欲樹藩屏，會敦表以宣城內史沈充為湘州，帝謂承曰：「湘州南楚險固，在上流之要，控三州之會，是用武之國也。今以叔父居之，如何？」承曰：「臣幸託末屬，身當宿衛，未有驅馳之勞，頻受過厚之遇，夙夜自厲，思報天德。君之所命，惟力是視，敢有辭焉！然湘州蜀寇之餘，人物凋盡，若上憑天威，得之所莅，比及三年，請從戎役；若未及此，雖復灰身，亦無益也。」於是詔曰：「夫王者體天理物，非羣才不足濟其務，外建賢哲，以樹風聲，內睦親親，以廣藩屏。是以太公封齊，伯禽居魯，此先王之令典，古今之通義也。我晉開基，列國相望，乃授琅邪武王鎮統東夏，汝南文成總一淮許，扶風梁王迭據關右，爰暨東嬴，作司并州。今公族雖寡，不遠曩時，豈得替舊章乎！散騎常侍、左將軍、譙王承貞素款亮，志存忠恪，便蕃左右，恭肅彌著。今以承監湘州諸軍事、南中郎將、湘州刺史。」初，劉隗以王敦威權太盛，終不可制，勸帝出諸心膂，以鎮方隅，故先以承為湘州，續用隗及戴若思等並為州牧。承行達武昌，釋戎備見王敦，敦與之宴，欲觀其意，謂承曰：「大王雅素佳士，恐非將帥才也。」承曰：「公未見知耳，鉛刀豈不能一割乎！」承以敦欲測其情，故發此言。敦果謂錢鳳曰：「彼不知懼而學壯語，此之不武，何能為也。」聽承之鎮。時湘土荒殘，公私困弊，承躬自儉約，乘葦茭車，而傾心綏撫，甚有能名。敦恐其為己患，詐稱北伐，悉召境內船乘。承知其姦計，分半與之。敦尋構難，遣參軍桓羆說承以劉隗專寵，今便討羆。請承以為軍司，以軍期上道。承歎曰：「吾其死矣！地荒人鮮，勢孤援絕，赴君難，忠也；死王事，義也。惟忠與義，夫復何求！」便欲唱義，而眾心疑惑。承曰：「吾受國恩，義無有貳。」府長史虞悝慷慨有志節，謂承曰：「王敦居分陝之任，而一旦作逆，天地所不容，人神所痛疾。大王宗室藩屏，寧可從其偽邪！便宜電奮，存亡以之。」於是與悝及弟前丞相掾望、建昌太守長沙王循、衡陽太守淮陵劉翼等共盟誓，囚桓羆，馳檄湘州，指期至巴陵。零陵太守尹奉首同義謀，出軍營陽。於是一州之內皆同義舉。乃使虞望討諸不服，斬湘東太守鄭澹。敦姊夫也。敦遣南蠻校尉魏乂、將軍李恒、田嵩等甲卒二萬以攻承，承且戰且守，待救於尹奉、虞望，而城池不固，人情擾恐。或勸承南投陶侃，又云可退據零桂。承曰：「吾舉義眾，志在死節，寧偷生苟免，為奔敗之將乎！事之不濟，其令百姓知吾心耳。」初，安南將軍甘卓與承書，勸使固守，當以兵出沔口，斷敦歸路，則湘圍自解。承答書曰：「季思足下：勞於王事。天綱暫圮，中原丘墟，四海義士，方謀克復，中興江左，草創始爾，豈圖惡逆萌自寵臣，吾以闇短，託宗皇屬，仰豫密命，作鎮南夏，親奉中詔，成規在心。伯仁諸賢，扼腕歧路，至止尚淺，凡百茫然。豺狼易驚，遂肆醜毒，闚知賊歸，神氣衝越，子來之義，人思自百，不命而至，衆過數千，誠足以決一旦之機，攄山海之憤矣。然迫於倉卒，舟檝未備，魏乂、李恒尋見圍逼，是故事與意違，志力未展。猥辱來使，深同大趣，嘉謀英算，發自深衷，執讀周復，欣無以量。足下若能卷甲電赴，猶或有濟；若其狐疑，求我枯魚之肆矣。兵聞拙速，未覩工遲，季思足下，勉之勉之！書不盡意，絕筆而已。」卓軍次豬口，聞王師敗績，停師不進。乂等攻戰日逼，敦又送所得臺中人書疏，令乂射以示承。城內知朝廷不守，莫不悵惋。劉翼戰死。相持百餘日，城遂沒。乂檻送承荊州，刺史王廙承敦旨，於道中害之，時年五十九。敦平，詔贈車騎將軍。子無忌立。

烈王無忌字公壽。承之難，以年小獲免。咸和中，拜散騎侍郎，累遷屯騎校尉、中書黃門侍郎、江州刺史。褚裒當之鎮，無忌及丹陽尹桓景等餞於板橋。時王廙子丹陽丞耆之在坐，無忌志欲復讎，拔刀將手刃之，裒、景命左右救捍，獲免。御史中丞車灌奏無忌欲專殺人，付廷尉科罪。成帝詔曰：「王敦作亂，閔王遇禍，尋

事原情今王何責然公私憲制亦已有斷王當以體國爲大豈可尋繹由來以亂朝憲主者其申明法令自今已往有犯必誅於是聽以贖論建元初遷散騎常侍轉御史中丞出爲輔國將軍長沙相又領江夏相尋轉南郡河東二郡太守將軍如故隨桓溫伐蜀以勳賜少子愔爵廣晉伯進號前將軍永和六年薨贈衞將軍二子恬愔恬立

敬王恬字元愉少拜散騎侍郎累遷散騎常侍黃門郎御史中丞值海西廢簡文帝登阼未解嚴大司馬桓溫屯中堂吹警角恬奏劾溫大不敬請科罪溫視奏歎曰此兒乃敢彈我眞可畏也恬忠正有幹局在朝憚之遷右衞將軍司雍秦梁四州大中正拜尚書轉侍中領左衞將軍補吳國內史又領太子詹事恬既宗室勳望有才用孝武帝時深杖之以爲都督兗青冀幽幷揚州之晉陵徐州之南北郡軍事領鎭北將軍兗青二州刺史假節太元十五年薨追贈車騎將軍四子尙之恢之允之休之尙之立

忠王尙之字伯道初拜祕書郎遷散騎侍郎恬鎭京口尙之爲振威將軍廣陵相父憂去職服闋爲驃騎諮議參軍宗室之內世有人物王國寶之誅也散騎常侍劉鎭之彭城內史劉涓子徐州別駕徐放並以同黨被收將加大辟尙之言於會稽王道子曰刑獄不可廣宜釋鎭之等道子以尙之昆季並居列職每事仗焉乃從之兗州刺史王恭忌其威也與豫州刺史庾楷並稱兵以討尙之爲名南連荊州刺史殷仲堪南郡公桓玄等道子命前將軍王珣右將軍謝琰討恭尙之距楷允之與楷子鴻戰於當利鴻敗走斬楷將段方楷單馬奔于桓玄道子以尙之爲建威將軍豫州刺史假節一依楷故事尋進號前將軍允之爲吳國內史恢之驃騎司馬丹陽尹休之襄城太守各擁兵馬勢傾朝廷後將軍元顯執政亦倚以爲援元顯寵倖張法順每宴會坐起無別尙之入朝正色謂元顯曰張法順驅走小人有何才異而暴被拔擢當今聖世不宜如此元顯默然尙之又曰宗室雖多匡諫者少王者尙納芻蕘之言況下官與使君骨肉不遠豈容累世何可坐視得失而不盡言因叱法順令下舉坐失色尙之言笑自若元顯深銜之後符下西府令出勇力二千人尙之不與曰西藩濱接荒餘寇虜無常兵止數千不足戍衞無復可分徹者元顯尤怒會欲伐桓玄故無他及元顯稱詔西伐命尙之爲前鋒尙之子文仲爲寧遠將軍宣城內史桓玄至姑孰遣馮該等攻歷陽斷洞浦焚尙之舟艦尙之率步卒九千陣於浦上先遣武都太守楊秋屯橫江秋奔于玄軍尙之衆潰逃于涂中十餘日譙國人韓連丁元等以告玄玄害之於建康市玄上疏以閔王不宜絕嗣乃更封尙之從弟康之爲譙縣王安帝反正追贈尙之衞將軍以休之長子文思爲尙之嗣襲封譙郡王

文思性凶暴每違軌度多殺弗辜好田獵燒人墳墓數爲有司所糾遂與羣小謀逆劉裕聞之誅其黨與送文思付父休之令自訓厲後與休之同怨望稱兵爲裕所敗而死國除

恢之字季明歷官驃騎司馬丹陽尹尙之爲桓玄所害徙恢之等於廣州而於道中害之安帝反正追贈撫軍將軍

休之字季預少仕淸塗以平王恭庾楷功拜龍驤將軍襄城太守鎭歷陽桓玄攻歷陽休之嬰城固守及尙之戰敗休之以五百人出城力戰不捷乃還城攜子姪奔于慕容超聞義軍起復還京師大將軍武陵王令曰前龍驤將軍休之才幹貞審功業既成歷陽之戰事在機捷及至勢乖力屈牽身出奔猶竭集義徒崎嶇險阻既應親寶之舉宜委分陝之重可監荊益梁寧秦雍六州軍事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假節到鎭無幾桓振復襲江陵休之戰敗出奔襄陽寧朔將軍張暢之高平相劉懷肅自沔攻振走之休之還鎭御史中丞王楨之奏休之失戍免官朝廷以豫州刺史魏詠之代之徵休之還京師拜後將軍會稽內史御史中丞阮歆之奏休之與尙書虞嘯父犯禁嬉戲降號征虜將軍尋復爲後將軍及盧循作逆加督浙江東五郡軍事坐公事免劉毅誅復以休之都督荊雍梁秦寧益六州軍事平西將軍荊州刺史假節以子文思爲亂上疏謝曰文思不能聿修自貽罪戾憂懼震惶惋愧交集臣御家無方威訓不振致使子姪愆法仰負聖朝悚赧兼懷胡顏自處請解所任歸罪闕庭不許後以文思事怨望遂結雍州刺史魯宗之將共誅執政時休之次子文寶及兄子文祖並

在都收付廷尉賜死劉裕親自征之密使遣休之治中韓延之書曰文思事意
遠近所知去秋遣康之送還司馬君者推至公之極也而了無愧心久絕表疏
此是天地所不容吾受命西征止其父子而已彼土僑舊爲之驅逼一無所問
往年郗僧施謝邵任集之等交構積歲專爲劉毅規謀所以至此今卿諸人一
時逼迫本無纖釁吾虛懷期物自有由來今在近路是諸賢濟身之日若大軍
相臨交鋒接刃蘭艾雜揉或恐不分故白此意并可示同懷諸人延之報曰聞
親率戎馬遠履西畿闔境士庶莫不惶駭何者莫知師出之名故也辱來疏始
委以譙王前事良增歎息司馬平西體國忠貞款懷待物以君有匡復之勳家
國蒙賴推德委誠每事詢仰譙王往以微事見劾猶自遜位況以大過而當默
然也但康之前言有所不盡故重使胡道申白所懷道未及反已奏表廢之所
不盡者命耳推寄相與正當如此有何不可便及兵戈自義旗以來方伯誰敢
不先相諮疇而徑表天子可謂欲加之辨其無辭乎劉裕足下海內之人誰不
見足下此心而復欲誑國士天地所不容在彼不在此矣來言虛懷期物自有
由來今伐人之君啗人以利真可謂虛懷期物自有由來矣劉藩死於閶闔之
門諸葛喋血於左右之手甘言詫方伯襲之以輕兵遂使席上靡款懷之士閫
外無自信諸侯以是爲得算良可恥也吾誠鄙劣嘗聞道於君子以平西之至
德寧可無授命之臣乎假令天長喪亂九流渾濁當與臧洪游於地下耳裕得
書嘆息示諸佐曰事君應如此宋之閒裕向荊州自襄陽就休之共屯江陵使
文思及宗之子軌以兵距裕戰于江津休之大敗遂與宗之俱奔于姚興裕平
姚泓休之將奔于魏未至道死

允之字季度出後叔父恬襲爵廣晉伯歷位輔國將軍吳國宣城譙梁內史王
恭廢楷桓玄等內伐也會稽王道子命允之兄弟距楷破之元興初與兄恢之同
徙廣州於道被害義熙初追贈太常卿從弟康之以子文思襲爵宋受禪國除

恬字敬王初封廣晉伯早卒無子兄恬以子允之嗣

韓延之字顯宗南陽赭陽人魏司徒暨之後也少以分義稱安帝時爲建威將
軍荊州治中轉平西府錄事參軍以劉裕父名翹字顯宗延之遂字顯宗名兒
爲翹以示不臣劉氏與休之俱奔姚興劉裕入關又奔于魏

高陽王睦

高陽王睦字子友譙王遜之弟也魏安平亭侯歷侍御史武帝受禪封中山王
邑五千二百戶睦自表乞依六蓼祀皋陶鄎祀相立廟事下太常依禮典平
議博士祭酒劉憙等議禮記王制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是則立始
祖之廟謂嫡統承重一人得立耳假令支弟並爲諸侯始封之君不得立廟也
今睦非爲正統若立祖廟中山不得並也後世中山乃得爲睦立廟爲後世子
孫之始祖耳詔曰禮文不明此制度大事宜令詳審可下禮官博議乃處當之
咸寧三年睦遣使募徙國內八縣受逋逃私占及變易姓名詐冒復除者七百
餘戶冀州刺史杜友奏睦招誘逋亡不宜君國有司奏事在赦前應原詔曰中
山王所行何乃至此覽奏甚用憮然廣樹親戚將以上輔王室下惠百姓也豈
徒榮崇其身而使民蹈典憲乎此事當大論得失正臧否所在耳苟不宜君國
何論於赦令之閒邪其貶睦爲縣侯乃封丹水縣侯及吳平太康初詔復爵有
司奏封江陽王帝曰睦退靜思愆改修其德今有爵土不但以赦江陽險遠其
以高陽郡封之乃封爲高陽王元康元年爲宗正薨於位世子蔚早卒孫毅立
拜散騎侍郎永嘉中沒於石勒隆安元年詔以譙敬王恬次子恢之子文深繼
毅後立五年薨無嗣復以高密王純之子法蓮繼之宋受禪國除

任城景王陵 弟順 斌

任城景王陵字子山宣帝弟魏司隸從事安城亭侯通之子也初拜議郎泰始
元年封北海王邑四千七百戶三年轉封任城王之國咸寧五年薨子濟立拜
散騎侍郎給事中散騎常侍輔國將軍隨東海王越在項爲石勒所害二子俱
沒有二弟順斌

順字子思初封習陽亭侯及武帝受禪順歎曰事乖唐虞而假爲禪名遂悲泣
由是廢黜徙武威姑臧縣雖受罪流放守意不移而卒

西河繆王斌字子政魏中郎武帝受禪封陳王邑千七百一十戶三年改封西
河咸寧四年薨子隱立薨子喜立

史臣曰秦始之初天下少事革魏餘弊遵周舊典並建宗室以為藩翰諸父同
虞號之尊兄弟受魯衛之祉以為歷紀長久本支百世安平風度宏邈器宇高
雅內弘道義外闡忠貞洎高貴薨殂則枕尸流慟陳留就國則拜辭隕涕語曰
疾風彰勁草獻王其有焉故能位班上列享年眉壽清徽至範為晉宗英子孫
遵業世篤其慶高密風監清遠閑素寡欲孝以承親忠以奉上方諸枝庶實謂
國楨新蔡南陽俱莅方嶽值王室多難中原蕪梗袁義甄節效績艱危于時醜
類實繁凶威日逞勢懸衆寡相繼淪亡悲夫譙閔抗雄壯勇作鎮南服屬姦回
肆亂稱兵內侮懷忠憤發建義湘州荊沔響應羣才效力雖元勳不立而誠節
克彰垂裕後昆奕世貞烈豈不休哉勳托末屬稟性凶暴仍荷朝寄推轂梁岷
遂棄親背主負恩放命憑庸蜀之饒苞藏不逞恃江山之固姦謀日深是以縉
紳切齒蓄積憤之志義士思奮屬忘身之節天道禍淫應時蕩定昔汲黯猶在
淮南寢謀閔撫若存凶渠未發以邪忌正異代同規詩云自貽伊戚其勳之謂
矣習陽湯廣枝葉守約懷逸棲情塵外希蹤物表類匹夫之獨善遺節之弘
規言出身播猶為幸也

贊曰安平立節雅性貞亮高密含和宗室之望新蔡遇禍忠全元喪譙門狥義
力屈志揚勳自貽戚名隕身亡順不愧忌流播遐方

晉書卷三十七

晉書卷三十七考證

下邳獻王晃傳字子明魏封武始亭侯○監本作魏武封始亭侯今改正

高密文獻王泰傳永嘉初檄令劉根起兵東萊○根監本訛恨今從本紀改正

濟南惠王遂傳初京兆人杜洪○監本此下脫以豪族陵勳勳以勇俠侮洪共
十一字今照宋本增

晉書卷三十七考證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八

宣五王

宣帝九男穆張皇后生景帝文帝平原王幹伏夫人生汝南文成王亮琅邪武王伷清惠亭侯京扶風武王駿張夫人生梁王肜柏夫人生趙王倫汝南王亮亮及倫別有傳

平原王幹字子良少以公子魏時封安陽亭侯稍遷撫軍中郎將進爵平陽鄉侯五等建改封定陶伯武帝踐阼封平原王邑萬一千三百戶給鼓吹駙馬二疋加侍中之服咸寧初遣諸王之國幹有篤疾性理不恆而頗清虛靜退簡於情欲故特詔留之太康末拜光祿大夫加侍中特假金章紫綬班次三司惠帝即位進左光祿大夫侍中如故劍履上殿入朝不趨幹雖王大國不事其務有所調補必以才能雖有爵祿若不在己秩奉布帛皆露積腐爛陰雨則出犢車而內露車或問其故對曰露者宜內也朝士造之雖通姓名必令立車馬於門外或終夕不見時有得覲與人物酬接亦恂恂恭遜初無闕失前後愛妾死既斂輒不釘棺置後空室中數日一發視或行淫穢須其尸壞乃葬之趙王倫輔政以幹為衞將軍惠帝反正復為侍中加太保齊王冏之平趙王倫也宗室朝士皆以牛酒勞冏幹獨懷百錢見冏出之曰趙王逆亂汝能義舉是汝之功今以百錢賀汝雖然大勢難居不可不慎冏既輔政幹詣之冏出迎拜幹入踞其牀不命冏坐語之曰汝勿效白女兒其意指倫也及冏誅幹哭之慟謂左右曰宗室日衰唯此兒最可而復害之從今殆矣東海王越興義至洛陽往視幹幹閉門不通越駐車良久幹乃使人謝遣而自於門閤闚之當時莫能測其意或謂之有疾或以為晦迹焉永嘉五年薨時年八十會劉聰寇洛不遑贈諡有二子世子廣早卒次子永以太熙中封安德縣公散騎常侍皆為書士遇難合門堙滅

琅邪武王伷字子將正始初封南安亭侯早有才望起家為寧朔將軍監守鄴城有綏懷之稱累遷散騎常侍進封東武鄉侯拜右將軍監兗州諸軍事兗州刺史五等初建封南皮伯轉征虜將軍假節武帝踐阼封東莞郡王邑萬六百戶始置二卿特詔諸王自選令長伷表讓不許入為尚書右僕射撫軍將軍出為鎮東大將軍假節徐州諸軍事代衞瓘鎮下邳伷鎮御有方得將士死力吳人憚之加開府儀同三司改封琅邪王以東莞益其國平吳之役率衆數萬出涂中孫皓奉箋送璽綬詣伷請降詔曰琅邪王伷督率所統連據涂中使賊不得相救又使琅邪相劉弘等進軍逼江賊震懼遣使奉偽璽綬又使長史王恆率諸軍渡江破賊邊守獲督蔡機斬首降附五六萬計諸葛靚孫奕等皆歸命請死功勳茂著其封子二人為亭侯各三千戶賜絹六千匹頃之并督青州諸軍事加侍中之服進拜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伷既戚屬尊重加有平吳之功克己恭儉無矜滿之色僚吏盡力百姓懷化疾篤賜牀帳衣服錢帛秔粱等物遣侍中問焉太康四年薨時年五十七臨終表求葬母太妃陵次并乞分國封四子帝許之恭王覲立又封次子澹為武陵王繇為東安王漼為淮陵王

覲字思祖拜冗從僕射太熙元年薨時年三十五子睿立是為元帝中興初以皇子裒為琅邪王奉恭王祀裒早薨更以皇子煥為琅邪王其日薨復以皇子昱為琅邪王咸和之初既徙封會稽成帝又以康帝為琅邪王康帝即位封成帝長子哀帝為琅邪王哀帝即位以廢帝為琅邪王廢帝即位以會稽王攝行琅邪國祀簡文帝登阼琅邪王無嗣及帝臨崩封少子道子為琅邪王道子後為會稽王更以恭帝為琅邪王帝既即位琅邪國除

武陵莊王澹字思弘初為冗從僕射後封東武公邑五千二百戶轉前將軍中護軍性忌害無孝友之行弟東安王繇有令名為父母所愛澹惡之如讎遂譖繇於汝南王亮亮素與繇有隙奏廢徙之趙王倫作亂以澹為領軍將軍澹妻與河內郭俶俶弟侃親善酒酣俶等言張華之冤澹性酗酒因並殺之送首于倫其凶虐如此澹妻郭氏賈后內妹也初恃勢無禮於澹母齊王冏輔政澹母諸葛太妃表澹不孝乞還繇由是澹與妻子徙遼東其子禧年五歲不肯隨去曰要當為父求還無為俱徙陳訴歷年太妃薨繇被害然後得還拜光祿大夫

尙書太子太傅改封武陵王永嘉末爲石勒所害子哀王喆立喆字景林拜散騎常侍亦爲勒所害無子其後元帝立皇子晞爲武陵王以奉澹祀焉

東安王繇字思玄初拜東安公歷散騎黃門侍郎遷散騎常侍美鬚髯性剛毅有威望博學多才事親孝居喪盡禮誅楊駿之際繇屯雲龍門兼統諸軍以功拜右衞將軍領射聲校尉進封郡王邑二萬戶加侍中兼典軍大將軍領右衞如故遷尙書右僕射加散騎常侍是日誅賞三百餘人皆自繇出東夷校尉文俶父欽爲繇外祖諸葛誕所殺繇慮俶爲舅家之患是日亦以非罪誅俶繇兄澹屢搆繇於汝南王亮亮不納至是以繇專行誅賞澹因隙譖之亮惑其說遂免繇官以公就第坐有悖言廢徙帶方永康中徵繇復封拜宗正卿遷尙書轉左僕射惠帝之討成都王穎時繇遭母喪在鄴勸穎解兵而降及王師敗績穎怨繇乃害之後立琅邪王覲子長樂亭侯渾爲東安王以奉繇祀尋薨國除

淮陵元王漼字思沖初封廣陵公食邑二千九百戶歷左將軍散騎常侍趙王倫之篡也三王起義漼與左衞將軍王輿攻殺孫秀因而廢倫以功進封淮陵王入爲尙書加侍中轉宗正光祿大夫薨子貞王融立薨無子安帝時立武陵威王孫蘊爲淮陵王以奉元王之祀位至散騎常侍薨無子以臨川王寶子安之爲嗣宋受禪國除

淸惠亭侯京字子佐魏末以公子賜爵年二十四薨追贈射聲校尉以文帝子機字太玄爲嗣泰始元年封燕王邑六千六百六十三戶機之國咸寧初徵爲步兵校尉以漁陽郡益其國加侍中之服拜靑州都督鎭東將軍假節以北平上谷廣甯郡一萬三百三十七戶增燕國爲二萬戶薨無子齊王冏表以子幾嗣後冏敗國除

扶風武王駿字子臧幼聰惠年五六歲能書疏諷誦經籍見者奇之及長淸貞守道宗室之中最爲儁望魏景初中封平陽亭侯齊王芳立駿年八歲爲散騎常侍侍講焉尋遷步兵屯騎校尉常侍如故進爵鄉侯出爲平南將軍假節都督淮北諸軍事改封平壽侯轉安東將軍咸熙初徙封東牟侯轉安東大將軍鎭許昌武帝踐阼進封汝陰王邑萬戶都督豫州諸軍事吳將丁奉寇芍陂駿督諸軍距退之遷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代石苞鎭壽春尋復都督豫州還鎭許昌遷鎭西大將軍使持節都督雍涼等州諸軍事代汝南王亮鎭關中加袞冕侍中之服駿善撫御有威恩勸督農桑與士卒分役己及寮佐并將帥兵士等人限田十畝具以表聞詔遣普下州縣使各務農事咸寧初羌虜樹機能等叛遣衆討之斬三千餘級進位征西大將軍開府辟召儀同三司持節都督如故又詔駿遣七千人代涼州守兵樹機能侯彈勃等欲先劫佃兵駿命平虜護軍文俶督涼秦雍諸軍各進屯以威之機能乃遣所領二十部及彈勃面縛軍門各遣入質子安定北地金城諸胡吉軻羅侯金多及北虜熱冏等二十萬口又來降其年入朝徙封扶風王以氐戶在國界者增封給羽葆鼓吹太康初進拜驃騎將軍開府持節都督如故駿有孝行母伏太妃隨兄亮在官駿常涕泣思慕若聞有疾輒憂懼不食或時委官定省少好學能著論與荀顗論仁孝先後文有可稱及齊王攸出鎭駿表諫懇切以帝不從遂發病薨追贈大司馬加侍中假黃鉞西土聞其薨也泣者盈路百姓爲之樹碑長老見碑無不下拜其遺愛如此有子十人暢歆最知名

暢字玄舒改封順陽王拜給事中屯騎校尉游擊將軍永嘉末劉聰入洛不知所終

新野莊王歆字弘舒武王薨後兄暢推恩請分國封歆太康中詔封新野縣公邑千八百戶儀比縣王歆雖少貴而謹身履道母臧太妃薨居喪過禮以孝聞拜散騎常侍趙王倫篡位以爲南中郎將齊王冏舉義兵移檄天下歆未知所從嬖人王綏曰趙親而彊齊疏而弱公宜從趙參軍孫洵大言於衆曰趙王凶逆天下當共討之大義滅親古之明典歆從之乃使洵詣冏冏迎執其手曰使我得成大節者新野公也冏入洛歆躬貫甲冑率所領導冏以勳進封新野郡王邑二萬戶遷使持節都督荊州諸軍事鎭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歆將之鎭與冏同乘謁陵因說冏曰成都至親同建大勳今宜留之與輔政若不能耳當奪其兵權冏不從俄而冏敗歆懼自結於成都王穎歆爲政嚴刻蠻夷並怨及張昌作亂於江夏歆表請討之時長沙王乂執政與成都王穎有隙疑歆與

賴建議不聽歆出兵昌衆日盛時孫洵爲從事中郎謂歆曰古人有言一日縱敵數世之患公荷藩屏之任居推轂之重拜表輒行有何不可而使姦凶滋蔓禍釁不測豈維翰王室鎮靜方夏之謂乎歆將出軍王綏又曰昌等小賊偏裨自足制之不煩違帝命親矢石也乃止昌至樊城歆出距之衆潰爲昌所害追贈驃騎將軍無子以兄子劭爲後永嘉末沒於石勒

梁孝王彤字子徽清脩恭慎無他才能以公子封平樂亭侯及五等建改封開平子武帝踐阼封梁王邑五千三百五十八戶及之國遷北中郎將督鄴城守事時諸王自選官屬彤以汝陰上計吏張蕃爲中大夫蕃素無行本名雄妻劉氏解音樂爲曹爽教伎蕃又往來何晏所而恣爲姦淫晏誅徙河閒乃變名自結於彤爲有司所奏詔削一縣咸寧中復以陳國汝南南頓增封爲次國太康中代孔洵監豫州軍事加平東將軍鎮許昌頃之又以本官代下邳王晃監青徐州軍事進號安東將軍元康初轉征西將軍代秦王柬都督關中軍事領護西戎校尉加侍中進督梁州尋徵爲衞將軍錄尚書事行太子太保給千兵百騎久之復爲征西大將軍代趙王倫鎮關中都督涼雍諸軍事置左右長史司馬又領西戎校尉屯好畤督建威將軍周處振威將軍盧播等伐氐賊齊萬年於六陌彤與處有隙促令進軍而絕其後播又不救之故處見害朝廷尤之尋徵拜大將軍尚書令領軍將軍錄尚書事彤嘗大會謂參軍王銓曰我從兄爲尚書令不能啖大臠大臠故難銓曰公在此獨嚼尚難矣彤曰長史大臠爲誰曰盧播是也彤曰是家吏隱之耳銓曰天下咸是家吏便恐王法不可復行彤又曰我在長安作何等不善因指單衣補綻以爲清銓答曰朝野望公舉薦賢才使不仁者遠而位居公輔以衣補綻以此爲清無足稱也彤有慚色永康初共趙王倫廢賈后詔以彤爲太宰守尚書令增封二萬戶趙王倫輔政有星變占曰不利上相孫秀懼倫受災乃省司徒爲丞相以授彤猥加崇進欲以應之或曰彤無權不益也彤固讓不受及倫篡位以彤爲阿衡給武賁百人軒懸之樂十人倫滅詔以彤爲太宰領司徒又代高密王泰爲宗師永康二年薨喪葬依汝南文成王亮故事博士陳留蔡克議謚曰彤位爲宰相責深任重屬尊親近且爲宗師朝所仰望下所具瞻而臨大節無不可奪之志當危事不能舍生取義愍懷之廢不聞一言之諫淮南之難不能因勢輔義趙王倫篡逆不能引身去朝宋有蕩氏之亂華元自以不能居官曰君臣之訓我所司也公室卑而不正吾罪大矣夫以區區之宋猶有不素餐之臣而況帝王之朝有苟容之相此而不貶法將何施謹按謚法不勤成名曰靈彤見義不爲不可謂勤宜謚曰靈梁國常侍孫霖及彤親黨稱枉臺乃下符曰賈氏專權趙王倫篡逆皆力制朝野彤勢不得去而責其不能引身去朝義何所據克重議曰彤爲宗室臣而國亂不能匡主顛不能扶非所以爲相故春秋譏華元樂舉謂之不臣且賈氏之酷烈不甚於呂后而王陵猶得杜門趙王倫之無道不甚於殷紂而微子猶得去之近者太尉陳準異姓之人加弟徽有射鉤之隙亦得託疾辭位不涉僞朝何至於彤親倫之兄而不得去乎趙盾入諫不從出亡不遠猶不免於責況彤不能去位北面事僞主乎宜如前議加其貶責以廣爲臣之節明事君之道於是朝廷從克議彤故吏復追訴不已故改謚焉無子以武陵王澹子禧爲後是爲懷王拜征虜將軍與澹俱沒於石勒元帝時以西陽王羕子悝爲彤嗣早薨是爲殤王至是懷王子翹自石氏歸國得立是爲聲王官至散騎常侍薨無子詔以武陵威王子璲爲翹嗣歷永安太僕與父晞俱廢從新安薨太元中復國子龢立薨子珍之立桓玄篡位國臣孔璞奉珍之奔于壽陽義旗初乃歸累遷左衞將軍太常卿劉裕伐姚泓請爲諮議參軍爲裕所害國除

文六王

文帝九男文明王皇后生武帝齊獻王攸城陽哀王兆遼東悼惠王定國廣漢殤王廣德其樂安平王鑒燕王機皇子永祚樂平王延祚不知母氏燕王機繼清惠亭侯別有傳永祚早亡無傳

齊獻王攸字大猷少而岐嶷及長清和平允親賢好施愛經籍能屬文善尺牘爲世所楷才望出武帝之右宣帝每器之景帝無子命攸爲嗣從征王淩封長樂亭侯及景帝崩攸年十歲哀動左右大見稱嘆襲封武陽侯奉景獻羊后於別第事后以孝聞復歷散騎常侍步兵校尉時年十八綏撫軍部甚有威惠五

等建改封安昌侯遷衛將軍居文帝喪哀毀過禮杖而後起左右以稻米乾飯雜理中丸進之攸泣而不受太后自往勉諭曰若萬一加以他疾將復如何宜遠慮深計不可專守一志常遣人逼進飲食司馬嵇喜又諫曰毀不滅性聖人之教且大王地即密親任惟元輔匹夫猶惜其命以爲祖宗況荷天下之大業輔帝室之重任而可盡無極之哀與顏閔爭孝不可令賢人笑愚人幸也喜躬自進食攸不得已爲之强飯喜退攸謂左右曰嵇司馬將令我不忘居喪之節得存區區之身耳武帝踐阼封齊王時朝廷草創而攸總統軍事撫寧內外莫不景附焉詔議藩王令自選國內長吏攸奏議曰昔聖王封建萬國以親諸侯軌跡相承莫之能改誠以君不世居則人心偷幸人無常主則風俗偽薄是以先帝深覽經遠之統思復先哲之軌分土畫疆建爵五等或以進德或以酬功伏惟陛下應期創業樹建親戚聽使藩國自除長吏而今草創制度初立雖庸蜀順軌吳猶未賓宜俟清泰乃議復古之制書比三上輒報不許其後國相上長吏缺典書令請求差選攸下令曰忝受恩禮不稱惟憂至於官人敘才皆朝廷之事非國所宜裁也其令自上請之時王家人衣食皆出御府攸表租秩足以自供求絕之前後十餘上帝又不許攸雖未之國文武官屬下至士卒分租賦以給之疾病死喪賜與之而時有水旱國內百姓則加振貸須豐年乃責十減其二國內賴之遷驃騎將軍開府辟召禮同三司降身虛己待物以信常歎公府不接吏然以董御戎政復有威克之宜乃下教曰夫先王馭世明罰勑法鞭朴作教以正逋慢且唐虞之朝猶須督責前欲撰次其事使粗有常懼煩簡之宜未審其要故令劉程二君詳定然思惟之鄭鑄刑書叔向不韙范宣議制仲尼譏之令皆如舊無所增損其常節度所不及者隨事處決諸吏各竭乃心思同在公古人之節如有所闕以賴股肱匡佐之規庶以免負於是內外祗肅時驃騎當罷營兵兵士數千人戀攸恩德不肯去遮京兆主言之帝乃還攸兵攸每朝政大議悉心陳之詔以比年饑饉議所節省攸奏議曰臣聞先王之教莫不先正其本務農重本國之大綱當今方隅清穆武夫釋甲廣分休假以就農業然守相不能勸心恤公以盡地利昔漢宣歎曰與朕理天下者惟良二千石乎勸加賞罰黜陟幽明于時翕然用多名守計今地有餘羨而不農者衆加附業之人復有虛假通天下謀之則飢者必不少矣今宜嚴勑州郡檢諸虛詐害農之事督實南畝上下同奉所務則天下之穀可復古政豈患於暫一水旱便憂饑餒哉考績黜陟畢使嚴明長吏懷惠莫不自厲又都邑之內游食滋多巧伎末業服飾奢麗富人兼美猶有魏之遺弊染化日淺靡財害穀動復萬計宜申明舊法必禁絕之使去奢節儉不奪農時畢力稼穡以實倉廩則榮辱禮節由之而生興化反本於茲爲盛轉鎮軍大將軍加侍中羽葆鼓吹行太子少傅數年授太子太傅獻箴於太子曰伊昔上皇建國立君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創業恢道以安人承祀祚延統重故援立太子尊以弘道固以貳己儲德既立邦有所恃夫親仁者功成遠佞者國傾故保相之材必擇賢明昔在周成旦奭作傅外以明德自輔內以親親立固德以義濟親則自然嬴廢公族其崩如山劉建子弟漢祚永傳楚以無極作亂宋以伊戾興難張禹佞給卒危彊漢輔弼不忠禍及乃躬匪徒乃躬乃喪乃邦無曰父子不聞昔有江充無曰至親匪貳或容潛釁齊宣亂真嫡淪斃驪姬之讒晉侯疑申固親以道勿固以恩修身以敬勿託以尊自損者有餘自益者彌昏庶事不可以不恤大本不可以不敬見亡戒危覩安思存冢子司義敢告在閤世以爲工咸寧二年代賈充爲司空侍中太傅如故初攸特爲文帝所寵愛每見攸輒撫牀呼其小字曰此桃符座也幾爲太子者數矣及帝寢疾慮攸不安爲武帝敘漢淮南王魏陳思故事而泣臨崩執攸手以授帝先是太后有疾既瘳帝與攸奉觴上壽攸以太后前疾危篤因歔欷流涕帝有愧焉攸嘗侍帝疾恆有憂戚之容時人以此稱歎之及太后臨崩亦流涕謂帝曰桃符性急而汝爲兄不慈我若遂不起恐必不能相容以是屬汝勿忘我言及帝晚年諸子並弱而太子不令朝臣內外皆屬意於攸中書監荀勖侍中馮紞皆諂諛自進攸素疾之勖等以朝望在攸恐其爲嗣禍必及己乃從容言於帝曰陛下萬歲之後太子不得立也帝曰何故勖曰百僚內外皆歸心於齊王太子焉得立乎陛下試詔齊王之國必舉朝以爲不可則臣言有徵矣紞又言曰陛下遣諸侯之國成五等之制者宜先從親始親莫

若齊王帝既信勖言又納紞說太康三年乃下詔曰古者九命作伯或入毗朝政或出御方嶽周之呂望五侯九伯實得征之侍中司空齊王攸明德清暢忠允篤誠以母弟之親受台輔之任佐命立勳劬勞王室宜登顯位以稱具瞻其以為大司馬都督青州諸軍事侍中如故假節將本營千人親騎帳下司馬大車皆如舊增鼓吹一部官騎滿二十人置騎司馬五人餘主者詳案舊制施行攸不悅主簿丁頤曰昔太公封齊猶表東海桓公九合以長五伯況殿下誕德欽明恢弼大藩穆然東軫莫不得所何必絳闕乃弘帝載攸曰吾無匡時之用節言何多明年策攸曰於戲惟命不于常天既遷有魏之祚我有晉既受順天明命光建羣后越造王國于東土錫茲青社用藩翼我邦家茂哉無怠以永保宗廟又詔下太常議崇錫之物以濟南郡益齊國又以攸子寔為北海王於是備物典策設軒縣之樂六佾之舞黃鉞朝車乘輿之副從焉攸知勖紞構己憤怨發疾乞守先后陵不許帝遣御醫診視諸醫希旨皆言無疾疾轉篤猶催上道攸自強入辭素持容儀疾雖困尚自整厲舉止如常帝益疑無疾辭出信宿歐血而薨時年三十六帝哭之慟馮紞侍側曰齊王名過其實而天下歸之今自薨殞社稷之福也陛下何哀之過帝收淚而止詔喪禮依安平王孚故事廟設軒縣之樂配饗太廟子冏立別有傳攸以禮自拘鮮有過事就人借書必手刊其謬然後反之加以至性過人有觸其諱者輒泫然流涕雖武帝亦敬憚之每引之同處必擇言而後發三子蕤贊寔

蕤字景回出繼遼東王定國太康初徙封東萊王元康中歷步兵屯騎校尉蕤性強暴使酒數陵侮弟冏冏以兄故容之冏起義兵趙王倫收蕤及弟北海王寔繫廷尉當誅倫太子中庶子祖納上疏諫曰罪不相及惡止其身此先哲之弘謨百王之達制也是故鯀既殛死禹乃嗣興二叔誅放而邢衛無貶違乎戰國及至秦漢明恕之道寖息猜嫌之情用乃立質任以御衆設從罪以發姦其所由來蓋三代之弊法耳蕤寔獻王之子明德之胤宜蒙特宥以全穆親之典會孫秀死蕤等悉得免冏擁衆入洛蕤於路迎之冏不即見須符付前頓蕤恚曰吾坐爾殆死曾無友于之情及冏輔政詔以蕤為散騎常侍加大將軍領後軍侍中特進增邑滿二萬戶又從冏求開府冏曰武帝子吳豫章尚未開府宜且須後蕤以是益怨密表冏專權與左衛將軍王輿謀共廢冏事覺免為庶人尋詔曰大司馬以經識明斷高謀遠略猥率同盟安復社稷自書契所載周召之美未足比勳故授公上宰東萊王蕤潛懷怨妬包藏禍心與王輿密謀圖欲譖害收輿之日蕤與青衣共載微服奔走經宿乃還姦凶赫然妖惑外內又前表冏所言深重雖管蔡失道牙慶亂宋不復過也春秋之典大義滅親其徙蕤上庸後封微陽侯永寧初上庸內史陳鍾承冏旨害蕤冏死詔誅鍾復蕤改葬以王禮

贊字景期繼廣漢殤王廣德後年六歲太康元年薨諡沖王

寔字景深初為長樂亭侯攸以贊薨又以寔繼廣漢殤王後改封北海王永寧初為平東將軍假節加散騎常侍代齊王冏鎮許昌尋進安南將軍都督豫州軍事增邑滿二萬戶未發留為侍中上軍將軍給千兵百騎

城陽哀王兆字千秋年十歲而夭武帝踐阼詔曰亡弟千秋少聰慧有夙成之質不幸早亡先帝先后特所哀愍先后欲紹立其後而竟未遂每追遺意情懷感傷其以皇子景度為千秋後雖非典禮亦近世之所行且以述先后本旨也於是追加兆封諡景度以泰始六年薨復以第五子憲繼哀王後薨復以第六子祗為東海王繼哀王後薨咸寧初又封第十三子遐為清河王以繼兆後

遼東悼惠王定國年三歲薨咸寧初追加封諡齊王攸以長子蕤為嗣蕤薨子遵嗣

廣漢殤王廣德年二歲薨咸寧初追加封諡齊王攸以第五子贊紹封贊薨攸更以第二子寔嗣廣德

樂安平王鑒字大明初封臨泗亭侯武帝踐阼封樂安王帝為鑒及燕王機高選師友下詔曰樂安王鑒燕王機並以長大宜得輔導師友取明經儒學有行義節儉使足嚴憚昔韓起與田蘇游而好善宜必得其人泰始中拜越騎校尉咸寧初以齊之梁鄒益封因之國服侍中之服元康初徵為散騎常侍上軍大將軍領射聲校尉尋遷使持節都督豫州軍事安南將軍代清河王遐鎮許昌

以疾不行七年薨子殤王籍立薨無子齊王冏以子冰紹鑒後以濟陰萬一千二百一十九戶改爲廣陽國立冰爲廣陽王冏敗廢

樂平王延祚字大思少有篤疾不任封爵太康初詔曰弟祚早孤無識情所哀愍幼得篤疾日冀其差今遂廢痼無復後望意甚傷之其封爲樂平王使有名號以慰吾心尋薨無子

史臣曰平原性理不恆世莫之測及其處亂離之際屬交爭之秋而能遠害全身享茲介福其愚不可及已瑯邪武功既暢飾之以溫恭扶風文教克宣加之以孝行抑宗室之可稱者也齊王以兩獻之親弘二南之化道光雅俗望重台衡百辟具瞻萬方屬意既而地疑致逼文雅見疵純勛陳蔓草之邪謀武皇深翼子之滯愛遂乃褫龍章於衮職徙侯服於下藩未及戒塗終於憤恚惜哉若使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奉綴衣之命膺負圖之託光輔嗣君允釐邦政求諸冥兆或廢興之有期徵之人事庶勝殘之可及何八王之敢力爭五胡之能競逐哉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攸實有之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其荀勗之謂也

贊曰文宣孫子或賢或鄙扶風遺愛瑯邪克己澹韶凶魁肜參釁始幹雖靜退性乖恆理彼美齊獻卓爾不羣自家刑國緯武經文木摧於秀蘭燒以薰

晉書卷三十八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九

王沈 子浚

王沈字處道太原晉陽人也祖柔漢匈奴中郎將父機魏東郡太守沈少孤養
於從叔司徒昶事昶如父奉繼母寡嫂以孝義稱好書善屬文大將軍曹爽辟
爲掾累遷中書黃門侍郎及爽誅以故吏免後起爲治書侍御史轉祕書監正
元中遷散騎常侍侍中典著作與荀顗阮籍共撰魏書多爲時諱未若陳壽之
實錄也時魏高貴鄉公好學有文才引沈及裴秀數於東堂講讌屬文號沈爲
文籍先生秀爲儒林丈人及高貴鄉公將攻文帝召沈及王業告之沈業馳白
帝以功封安平侯邑二千戶沈既不忠於主甚爲衆論所非尋遷尚書出監豫
州諸軍事奮武將軍豫州刺史至鎮乃下教曰自古賢聖樂聞誹謗之言聽輿
人之論芻蕘有可錄之事負薪有廊廟之語故也自至鎮日未聞逆耳之言豈
未明虛心故令言者有疑其宣下屬城及士庶若能舉遺逸於林藪黜姦佞於
州國陳長吏之可否說百姓之所患興利除害損益昭然者給穀五百斛若達
一至之言說刺史得失朝政寬猛令剛柔得適者給穀千斛謂余不信明如皦
日主簿陳廞褚䂮曰奉省教旨伏用感歎勞謙日昃思聞苦言愚謂上之所好
下無不應而近未有極諫之辭遠無傳言之箴者誠得失之事將未有也今使
教命班下示以賞勸將恐拘介之士或憚賞而不言貪賕之人將慕利而妄舉
苟不合宜賞不虛行則遠聽者未知當否之所在徒見言之不用謂設有而不
行愚以告下之事可小須後沈又教曰夫德薄而位厚功輕而祿重貪夫之所
徇高士之所不處也若陳至言於刺史興益於本州達幽隱之賢去祝鮀之佞
立德於上受分於下斯乃君子之操何不言之有直言至理忠也惠加一州仁
也功成辭賞廉也兼斯而行仁智之事何故懷其道而迷其國哉褚䂮復白曰
堯舜周公所以能致忠諫者以其款誠之心著也冰炭不言而冷熱之質自明
者以其有實也若好忠直如冰炭之自然則諤諤之臣將濟濟而盈庭逆耳之
言不求而自至若德不足以配唐虞明不足以並周公實不可以同冰炭雖懸
重賞忠諫之言未可致也昔魏絳由和戎之功蒙女樂之賜管仲有興齊之勳
而加上卿之禮功勳明著然後賞勸隨之未聞張重賞以待諫臣懸穀帛以求
盡言也沈無以奪之遂從䂮議沈探尋善政案賈逵以來法制禁令諸所施行
擇善者而從之又教曰後生不聞先王之教而望政道日興不可得也文武並
用長久之道也俗化陵遲不可不革革俗之要實在敦學昔原伯魯不悅學閔
馬父知其必亡將吏子弟優閑家門若不教之必致游戲傷毀風俗矣於是九
郡之士咸悅道教移風易俗遷征虜將軍持節都督江北諸軍事五等初建封
博陵侯班在次國平蜀之役吳人大出聲爲救蜀振蕩邊境沈鎮御有方寇聞
而退轉鎮南將軍武帝卽王位拜御史大夫守尚書令加給事中沈以才望名
顯當世是以創業之事羊祜荀勖裴秀賈充等皆與沈諮謀焉及帝受禪以佐
命之勳轉驃騎將軍錄尚書事加散騎常侍統城外諸軍事封博陵郡公固讓
不受乃進爵爲縣公邑千八百戶帝方欲委以萬機泰始二年薨帝素服舉哀
賜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葬田一頃謚曰元明年帝追思沈
勳詔曰夫表揚往行所以崇賢垂訓慎終紀遠厚德興教也故散騎常侍驃騎
將軍博陵元公沈蹈德居正執心清粹經綸墳典才識通洽入歷常伯納言之
位出幹監牧方嶽之任內著謀猷外宣威略建國設官首登公輔兼統中朝出
納大命實有翼亮佐世之勳其贈沈司空公以寵靈旣往使沒而不朽又前以
翼贊之勳當受郡公之封而固辭懇至嘉其讓德不奪其志可以郡公官屬送
葬沈素清儉不營產業其使所領兵作屋五十間子浚嗣後沈夫人荀氏卒將
合葬沈棺槨已毀更賜東園祕器咸寧中復追封沈爲郡公

浚字彭祖母趙氏婦良家女也貧賤出入沈家遂生浚沈初不齒之年十五沈
薨無子親戚共立浚爲嗣拜駙馬都尉太康初與諸王侯俱就國三年來朝除
員外散騎侍郎元康初轉員外常侍遷越騎校尉右軍將軍出補河內太守以
郡公不得爲二千石轉東中郎將鎮許昌及愍懷太子幽于許昌浚承賈后旨
與黃門孫慮共害太子遷寧北將軍青州刺史尋徙寧朔將軍持節都督幽州

諸軍事于時朝廷昏亂盜賊蜂起浚為自安之計結好夷狄以女妻鮮卑務勿塵又以一女妻蘇恕延及趙王倫篡位三王起義兵浚擁衆挾兩端遏絕檄書使其境內士庶不得赴義成都王穎欲討之而未暇也倫誅進號安北將軍及河間王顒成都王穎興兵內向害長沙王乂而浚有不平之心穎表請幽州刺史石堪為右司馬以右司馬和演代堪密使演殺浚并其衆演與烏丸單于審登謀之於是與浚期游薊城南清泉水上薊城內西行有二道演浚各從一道演與浚欲合鹵簿因而圖之值天暴雨兵器霑濕不果而還單于由是與其種人謀曰演圖殺浚事垂克而天卒雨使不得果是天助浚也違天不祥我不可久與演同乃以謀告浚浚密嚴兵與單于圍演演持白幡詣浚降遂斬之自領幽州大營器械召務勿塵率胡晉合二萬人進軍討穎以主簿祁弘為前鋒遇穎將石超於平棘擊敗之浚乘勝遂克鄴城士衆暴掠死者甚多鮮卑大略婦女浚命敢有挾藏者斬於是沉於易水者八千人黔庶荼毒自此始也浚還薊聲實益盛東海王越將迎大駕浚遣祁弘率烏丸突騎為先驅惠帝旋洛陽轉浚驃騎大將軍都督東夷河北諸軍事領幽州刺史以燕國增博陵之封懷帝即位以浚為司空領烏丸校尉務勿塵為大單于浚又表封務勿塵遼西郡公其別部大飄滑及其弟渴末別部大屠瓮等皆為親晉王永嘉中石勒寇冀州浚遣鮮卑文鴦討勒勒走南陽明年勒復寇冀州刺史王斌為勒所害浚又領冀州詔進浚為大司馬加侍中大都督督幽冀諸軍事使者未及發會洛京傾覆浚大樹威令專征伐遣督護王昌中山太守阮豹等率諸軍及務勿塵世子疾陸眷并弟文鴦從弟末杯攻石勒於襄國勒率衆來距昌逆擊敗之末杯逐北入其壘門為勒所獲勒質末杯遣間使求和疾陸眷遂以鎧馬二百五十匹金銀各一簏贖末杯結盟而退其後浚布告天下稱受中詔承制乃以司空荀藩為太尉光祿大夫荀組為司隸大司農華薈為太常中書令李絙為河南尹又遣祁弘討勒及於廣宗時大霧弘引軍就道卒與勒遇為勒所殺由是劉琨與浚爭冀州琨使宗人劉希還中山合衆代郡上谷廣寧三郡人皆歸于琨浚患之遂輟討勒之師而與琨相距浚遣燕相胡矩督護諸軍與疾陸眷并力攻破希驅略三郡士女出塞琨不復能爭浚還欲討勒使棗嵩督諸軍屯易水召疾陸眷將與之俱攻襄國浚為政苛暴將吏又貪殘並廣占山澤引水灌田潰陷冢墓調發殷煩下不堪命多叛入鮮卑從事韓咸切諫浚怒殺之疾陸眷自以前後違命恐浚誅之勒亦遣使厚賂疾陸眷等由是不應召浚怒以重幣誘單于猗盧子右賢王日律孫令攻疾陸眷反為所破時劉琨大為劉聰所迫諸避亂游士多歸于浚浚日以強盛乃設壇告類建立皇太子備置衆官浚自領尚書令以棗嵩裴憲並為尚書使其子居王宮持節領護匈奴中郎將以妻舅崔毖為東夷校尉又使嵩監司冀并兗諸軍事行安北將軍以田徽為兗州李惲為青州惲為石勒所殺以薄盛代之浚以父字處道為當塗高應王者之讖謀將僭號胡矩諫浚盛陳其不可浚忿之出矩為魏郡守前渤海太守劉亮從子北海太守搏司空掾高柔並切諫浚怒誅之浚素不平長史燕國王悌遂因他事殺之時童謠曰十囊五囊入棗郎棗嵩浚之子壻也浚聞責嵩而不能罪之也又謠曰幽州城門似藏戶中有伏尸王彭祖有狐踞府門翟雉入聽事時燕國霍原北州名賢浚以僭位示之原不答浚遂害之由是士人憤怨內外無親以矜豪日甚不親為政所任多苛刻加亢旱災蝗士卒衰弱浚之承制也參佐皆內敘唯司馬游統外出統怨密與石勒通謀勒乃詐降於浚許奉浚為主時百姓內叛疾陸眷等侵逼浚喜勒之附己勒遂為卑辭以事之獻遺珍寶使驛相繼浚以勒為誠不復設備勒乃遣使剋日上尊號於浚浚許之勒屯兵易水督護孫緯疑其詐馳白浚而引軍逆勒浚不聽使勒直前衆議皆曰胡貪而無信必有詐請距之浚怒欲斬諸言者衆遂不敢復諫盛張設以待勒勒至城便縱兵大掠浚左右復請討之不許及勒登聽事浚乃走出堂皇勒衆執以見勒勒遂與浚妻並坐立浚于前浚罵曰胡奴調汝公何凶逆如此勒數浚不忠於晉并責以百姓餒乏積粟五十萬斛而不振給遂遣五百騎先送浚于襄國收浚麾下精兵萬人盡殺之停二日而還孫緯遮擊之勒僅得免勒至襄國斬浚浚竟不為之屈大罵而死無子太元二年詔興滅繼絕封沉從孫道素為博陵公卒子崇之嗣義熙十一年改封東莞郡公宋受禪國除

荀顗

荀顗字景倩，潁川人，魏太尉彧之第六子也。幼爲姊壻陳羣所賞。性至孝，總角知名，博學洽聞，理思周密。魏時以父勳除中郎。宣帝輔政，見顗奇之，曰：「荀令君之子也。」擢拜散騎侍郎，累遷侍中。爲魏少帝執經，拜騎都尉，賜爵關內侯。難鍾會易無互體，又與扶風王駿論仁孝孰先，見稱於世。時曹爽專權，何晏等欲害太常傅嘏，顗營救得免。及高貴鄉公立，顗言於景帝曰：「今上踐阼，權道非常，宜速遣使宣德四方，且察外志。」毌丘儉、文欽果不服，舉兵反。顗預討儉等有功，進爵萬歲亭侯，邑四百戶。文帝輔政，遷尚書。帝征諸葛誕，留顗鎮守。顗甥陳泰卒，顗代泰爲僕射，領吏部，四辭而後就職。顗承泰後，加之淑慎，綜核名實，風俗澄正。咸熙中，遷司空，進爵鄉侯。顗年踰耳順，孝養蒸蒸，以母憂去職，毀幾滅性，海內稱之。文帝奏，宜依漢太傅胡廣喪母故事，給司空吉凶導從。及蜀平，興復五等，命顗定禮儀。顗上請羊祜、任愷、庾峻、應貞、孔顥共刪改舊文，撰定晉禮。咸熙初，封臨淮侯。武帝踐阼，進爵爲公，食邑一千八百戶。又詔曰：「昔禹命九官，契敷五教，所以弘崇王化，示人軌儀也。朕承洪業，昧于大道，思訓五品，以康四海。侍中、司空顗，明允篤誠，思心通遠，翼亮先皇，遂輔朕躬，實有佐命弼導之勳。宜掌教典，以隆時雍。其以顗爲司徒。」尋加侍中，遷太尉、都督城外牙門諸軍事，置司馬親兵百人。頃之，又詔曰：「侍中、太尉顗，溫恭忠允，至行純備，博古洽聞，耆艾不殆。其以公行太子太傅，侍中、太尉如故。」時以正德、大豫雅頌未合，命顗定樂。事未終，以泰始十年薨。帝爲舉哀，皇太子臨喪，二宮賻贈，禮秩有加。詔曰：「侍中、太尉、行太子太傅、臨淮公顗，清純體道，忠允立朝，歷司內外，茂績既崇，訓傳東宮，徽猷弘著，可謂行歸于周，有始有卒者矣。不幸薨殂，朕甚痛之。其賜溫明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諡曰康。」又詔曰：「太尉不恤私門，居無館宇，素絲之志，沒而彌顯。其賜家錢二百萬，使立宅舍。」咸寧初，詔論次功臣，將配饗宗廟。所司奏顗等十二人銘功太常，配饗清廟。顗明三禮，知朝廷大儀，而無質直之操，唯阿意苟合於荀勖、賈充之間。初，皇太子將納妃，顗上言賈充女姿德淑茂，可以參選，以此獲譏於世。顗無子，以從孫徽嗣。中興初，以顗兄玄孫序爲顗後，封臨淮公。序卒，又絕，孝武帝又封序子恆繼顗後。恆卒，子龍符嗣。宋受禪，國除。

荀勖 子藩 藩子邃 闓 藩弟組 組子奕

荀勖字公曾，潁川潁陰人，漢司空爽曾孫也。祖棐，射聲校尉。父肹，早亡。勖依于舅氏。岐嶷夙成，年十餘歲能屬文。從外祖魏太傅鍾繇曰：「此兒當及其曾祖。」既長，遂博學，達於從政。仕魏，辟大將軍曹爽掾，遷中書通事郎。爽誅，門生故吏無敢往者，勖獨臨赴，衆乃從之。爲安陽令，轉驃騎從事中郎。勖有遺愛，安陽生爲立祠。遷廷尉正，參文帝大將軍軍事，賜爵關內侯，轉從事中郎，領記室。高貴鄉公欲爲變時，大將軍掾孫佑等守閶闔門。帝弟安陽侯幹聞難欲入，佑謂幹曰：「未有入者，可從東掖門。」及幹至，帝遲之，幹以狀白，帝欲族誅佑。勖諫曰：「孫佑不納安陽，誠宜深責。然事有逆順，用刑不可以喜怒爲輕重。今成倅刑止其身，佑乃族誅，恐義士私議。」乃免佑爲庶人。時官騎路遺求爲刺客入蜀，勖言於帝曰：「明公以至公宰天下，宜杖正義以伐違貳，而名以刺客除賊，非所謂刑于四海，以德服遠也。」帝稱善。及鍾會謀反，審問未至，而外人先告之。帝待會素厚，未之信也。勖曰：「會雖受恩，然其性未可許以見得思義，不可不速爲之備。」帝即出鎮長安。主簿郭奕、參軍王深以勖是會從甥，少長舅氏，勸帝斥出之。帝不納，而使勖陪乘，待之如初。先是，勖啓伐蜀，宜以衛瓘爲監軍。及蜀中亂，賴瓘以濟。會平，還洛，與裴秀、羊祜共管機密。時將發使聘吳，並遣當時文士作書與孫晧，帝用勖所作。晧既報命和親，帝謂勖曰：「君前作書，使吳思順，勝十萬之衆也。」帝即晉王位，以勖爲侍中，封安陽子，邑千戶。武帝受禪，改封濟北郡公。勖以羊祜讓，乃固辭爲侯。拜中書監，加侍中，領著作，與賈充共定律令。充將鎮關右也，勖謂馮紞曰：「賈公遠放，吾等失勢。太子婚尚未定，若使充女得爲妃，則不留而自停矣。」勖與紞伺帝間，並稱充女才色絕世，若納東宮，必能輔佐君子，有關雎后妃之德。遂成婚。當時甚爲正直者所疾，而獲佞媚之譏焉。久之，進位光祿大夫。既掌樂事，又修律呂，並行於世。初，勖於路逢趙賈人牛鐸，識其聲。及掌樂，音韻未調，乃曰：「得趙之牛鐸則諧矣。」遂下郡國，悉送牛鐸，果得諧者。又嘗在帝坐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勞薪所炊。」咸未之信。帝遣問膳夫，乃云：「實用故車腳。」舉世伏其

明識，使領秘書監，與中書令張華依劉向別錄整理記籍。又立書博士，置弟子教習，以鍾胡爲法。咸寧初，與石苞等並爲佐命功臣，列於銘饗。及王濬表請伐吳，勗與賈充固諫不可，帝不從，而吳果滅。以專典詔命論功，封子一人爲亭侯，邑一千戶，賜絹千匹。又封孫顯爲潁陽亭侯。及得汲郡冢中古文竹書，詔勗撰次之，以爲中經，列在秘書。時議遣王公之國，帝以問勗，勗對曰：諸王公已爲都督，而使之國，則廢方任。又分割郡縣，人心戀本，必用嗷嗷。國皆置軍，官兵還當給國，而闕邊守。帝重使勗思之，勗又陳曰：如詔準古方伯選才，使軍國各隨方面爲都督，誠如明旨。至於割正封疆，使親疏不同，誠爲佳矣。然分裂舊土，猶懼多所搖動，必使人心恩擾，思惟竊宜如前。若於事不得不時有所轉封，而不至分割土域，有所損奪者，可隨宜節度。其五等體國經遠，實不成制度。然但虛名，其於實事，略與舊郡縣鄉亭無異。若造次改奪，恐不能不以爲恨。今方了其大者，以爲五等可須後裁度。凡事雖有久而益善者，若臨時或有不解，亦不可忽。帝以勗言爲允，多從其意。時又議省州郡縣半吏以赴農功，勗議以爲：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蕭曹相漢，載其清靜，致畫一之歌，此清心之本也。漢文垂拱，幾致刑措，此省事也。光武并合吏員，縣官國邑裁置十一，此省官也。魏太和中，遣王人四出，減天下吏員，正始中亦并合郡縣，此省吏也。今必欲求之於本，則宜以省事爲先。凡居位者，使務思蕭曹之心，以翼佐大化。篤義行，崇敦睦，使昧寵忘本者不得容，而僞行自息，浮華者懼矣。重敬讓，尚止足，令賤不妨貴，少不陵長，遠不間親，新不間舊，小不加大，淫不破義，則上下相安，遠近相信矣。位不可以進趣得，譽不可以朋黨求，則是非不妄而明，官人不惑於聽矣。去奇技，抑異說，好變舊以徼非常之利者，必加其誅，則官業有常，人心不遷矣。事留則政稽，政稽則功廢。處位者而孜孜不怠，奉職司者而夙夜不懈，則雖在挈瓶，而守不假器矣。使信若金石，小失不害大政，忍忿損以容之。簡文案，略細苛，令之所施，必使人易視聽，願之如陽春，畏之如雷震。勿使微文煩撓，爲百吏所黷，二三之命，爲百姓所厭，則吏竭其誠，下悅上命矣。設官分職，委事責成，君子心競而不力爭，量能受任，思不出位，則官無異業，政典不奸矣。

凡此皆愚所謂省事之本也。苟無此愆，雖不省吏，天下必謂之省矣。若欲省官，私謂九寺可并於尚書，蘭臺宜省付三府。然施行歷代，世之所習，是以久抱愚懷而不敢言。至於省事，實以爲善。若直作大例，皆減其半，恐文武衆官郡國職業，及事之興廢，不得皆同。凡發號施令，典而當則安，儻有駁者，或致壅否。凡職所臨履，先精其得失。使忠信之官，明察之長，各裁其中，先條上言之，然後混齊大體，詳宜所省，則令下必行，不可搖動。如其不爾，恐適惑人聽，比前行所省，皆須臾輒復，或激而滋繁，亦不可不重。勗論議損益多此類。太康中詔曰：勗明哲聰達，經識天序，有佐命之功，兼博洽之才，久典內任，著勳弘茂，詢事考言，謀猷允誠。宜登大位，毗贊朝政。今以勗爲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開府辟召，守中書監、侍中、侯如故。時太尉賈充、司徒李胤並薨，太子太傅又缺，勗表陳三公保傅宜得其人，若使楊珧參輔東宮，必當仰稱聖意。尚書令衛瓘、吏部尚書山濤皆可爲司徒。若以瓘新爲令未出者，濤即其人。帝並從之。明年秋，諸州郡大水，兗土尤甚，勗陳宜立都水使者。其後門下啟通事令史伊羨、趙咸爲舍人，對掌文法。詔以問勗，勗曰：今天下幸賴陛下聖德，六合爲一，望道化隆洽，垂之將來。而門下上稱程咸、張惲，下稱此等，欲以文法爲政，皆愚臣所未達者。昔張釋之諫漢文，謂獸圃嗇夫不宜見用；邴吉住車，明調和陰陽之本。此二人豈不知小吏之惠，誠重惜大化也。昔魏武帝使中軍司荀攸典刑獄，明帝時猶以付內常侍。以臣所聞，明帝時唯有通事劉泰等官，不過與殿中同號耳。又頃言論者皆云省官減事，而求益吏者相尋矣。多云尚書郎太令史不親文書，乃委付書令史及幹，誠吏多則相倚也。增置文法之職，適恐更耗擾臺閣，臣竊謂不可。時帝素知太子闇弱，恐後亂國，遣勗及和嶠往觀之。勗還盛稱太子之德，而嶠云太子如初。於是天下貴嶠而誚勗。帝將廢賈妃，勗與馮紞等諫請，故得不廢。時議以勗傾國害時，孫資、劉放之匹。然性慎密，每有詔令大事，雖已宣布，然終不言，不欲使人知己預聞也。族弟良曾勸勗曰：公大失物情，有所進益者自可語之，則懷恩多矣。其婿武統亦說勗宜有所營置，令有歸戴者。勗並默然不應，退而語諸子曰：人臣不密則失身，樹私則背公，是大戒也。汝等亦當宦達人間，宜識吾此

意久之以勖守尚書令勖久在中書專管機事及失之甚惘惘悵悵或有賀之者勖曰奪我鳳凰池諸君賀我邪及在尚書課試令史以下覈其才能有闇於文法不能決疑處事者即時遣出帝嘗謂曰魏武帝言荀文若之進善不進不止荀公達之退惡不退不休二令君之美亦望於君也居職月餘以母憂上還印綬帝不許遣常侍周恢喻旨勖乃奉詔視職勖久管機密有才思探得人主微旨不犯顏忤爭故得始終全其寵祿太康十年卒詔贈司徒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錢五十萬布百匹遣兼御史持節護喪謚曰成勖有十子其達者輯藩組輯嗣官至衞尉卒謚曰簡子畯嗣卒謚曰烈無適子以弟息識爲嗣輯子綽

綽字彥舒博學有才能撰晉後書十五篇傳於世永嘉末爲司空從事中郎沒於石勒爲勒參軍

藩字大堅元康中爲黃門侍郎受詔成父所治鍾磬以從舅討齊王冏勳封西華縣公累遷尚書令永嘉末轉司空未拜而洛陽陷沒藩出奔密王浚承制奉藩爲留臺太尉及愍帝爲太子委藩督攝遠近建興元年薨於開封年六十九因葬亡所謚曰成追贈太保藩二子邃闓

邃字道玄解音樂善談論弱冠辟趙王倫相國掾遷太子洗馬長沙王乂以爲參軍乂敗成都王爲皇太弟精選僚屬以邃爲中舍人鄴城不守隨藩在密元帝召爲丞相從事中郎以道險不就愍帝就加左將軍陳留相父憂去職服闋襲封愍帝欲納邃女先徵爲散騎常侍邃懼西都危逼故不應命而東渡江元帝以爲軍諮祭酒太興初拜侍中邃與刁協婚親時協執權欲以邃爲吏部尚書邃深距之尋而王敦討協黨與並及於難唯邃以疏協獲免敦表爲廷尉以疾不拜遷太常轉尚書蘇峻作亂邃與王導荀崧並侍天子於石頭峻平徙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靖子汪嗣

闓字道明亦有名稱京師爲之語曰洛中英英荀道明大司馬齊王冏辟爲掾冏敗暴尸已三日莫敢收葬闓與冏故吏李述嵇含等露板請葬朝議聽之論者稱焉爲太傅主簿中書郎與邃俱渡江拜丞相軍諮祭酒中興建遷右軍將軍轉少府明帝嘗從容問王廙曰二荀兄弟孰賢廙答以闓才明過邃帝以問庾亮亮曰邃眞粹之地亦闓所不及由是議者莫能定其兄弟優劣歷御史中丞侍中尚書封射陽公太寧二年卒追贈衞尉謚曰定子達嗣

組字大章弱冠太尉王衍見而稱之曰夷雅有才識初爲司徒左西屬補太子舍人司徒王渾請爲從事中郎轉左長史歷太子中庶子滎陽太守趙王倫爲相國欲收大名選海內德望之士以江夏李重及組爲左右長史東平王堪沛國劉謨爲左右司馬倫篡以組爲侍中及長沙王乂敗惠帝遣組及散騎常侍閭丘沖詣成都王穎勞其軍帝西幸長安以組爲河南尹遷尚書轉衞尉賜爵成陽縣男加散騎常侍中書監轉司隸校尉加特進光祿大夫常侍如故于時天下已亂組兄弟貴盛懼不容於世雖居大官並諷議而已永嘉末復以組爲侍中領太子太保未拜會劉曜王彌逼洛陽組與藩俱出奔懷帝蒙塵司空王浚以組爲司隸校尉組與藩移檄天下以琅邪王爲盟主愍帝稱皇太子組即太子之舅及領司隸校尉行豫州刺史事與藩並保滎陽之開封建興初詔藩行留臺事俄而藩薨帝更以組爲司空領尚書左僕射又兼司隸復行留臺事州征郡守皆承制行焉進封臨潁縣公加太夫人世子印綬明年進位太尉領豫州牧假節元帝承制以組都督司州諸軍加散騎常侍餘如故頃之又除尚書令表讓不拜及西都不守組乃遣使移檄天下共勸進帝欲以組爲司徒以問太常賀循循曰組舊望清重忠勤顯著遷訓五品實允衆望於是拜組爲司徒組逼於石勒不能自立太興初自許昌率其屬數百人渡江給千兵百騎組先所領仍皆統攝頃之詔組與太保西陽王羕並錄尚書事各加班劍六十人永昌初遷太尉領太子太保未拜薨年六十五謚曰元子奕嗣

奕字玄欣少拜太子舍人駙馬都尉侍講東宮出爲鎭東參軍行揚武將軍新淦令愍帝爲皇太子召爲中舍人尋拜散騎侍郎皆不就隨父渡江元帝踐祚拜中庶子遷給事黃門郎父憂去職服闋補散騎常侍侍中時將繕宮城尚書符下陳留王使出城夫奕駮曰昔虞賓在位書稱其美詩詠有客載在雅頌今陳留王位在三公之上坐在太子之右故答表曰書賜物曰與此古今之所崇禮國之高義也謂宜除夫役時尚書張闓僕射孔愉難奕以爲昔宋不城周春

秋所譏特獨非體宜應滅夫奕重敬以爲春秋之末文武之道將墜于地新有子朝之亂于時諸侯適晉莫肯率職宋之于周實有列國之權且同已勤王而主之者晉客而辭役貴之可也今之陳留無列國之勢此之作否何益有無臣以爲宜除於國職爲全詔從之時又通議元會日帝應敬司徒王導不博士郭熙杜援等以爲禮無拜臣之文謂宜除敬侍中馮懷議曰天子修禮莫盛於辟雍當爾之日猶拜三老況今先帝師傅謂宜盡敬事下門下奕議曰三朝之首宜明君臣之體則不應敬若它日小會自可盡禮又至尊與公書手詔則曰頓首言中書爲詔則云敬問散騎優冊則曰制命今詔文尚異況大會之與小會理豈得同詔從之咸和七年卒追贈太僕謚曰定

馮紞

馮紞字少冑安平人也祖浮魏司隸校尉父員汲郡太守紞少博涉經史識悟機辯歷仕爲魏郡太守轉步兵校尉徙越騎得幸於武帝稍遷左衛將軍承顏悅色寵愛日隆賈充荀勖並與之親善充女之爲皇太子妃也紞有力焉及妃之將廢紞勖乾沒救請故得不廢伐吳之役紞領汝南太守以郡兵隨王濬入秣陵遷御史中丞轉侍中帝病篤得愈紞與勖見朝野之望屬在齊王攸攸素薄勖勖以太子愚劣恐攸得立有害於己乃使紞言於帝曰陛下前者疾若不差太子其廢矣齊王爲百姓所歸公卿所仰雖欲高讓其得免乎宜遣還藩以安社稷帝納之及攸薨朝野悲恨初帝友于之情甚篤既納紞勖邪說遂爲身後之慮以固儲位既聞攸殞哀慟特深紞侍立因言曰齊王名過於實今得自終此乃大晉之福陛下何乃過哀帝收淚而止初謀伐吳紞與賈充荀勖同共苦諫不可吳平紞內懷慚懼疾張華如讎及華外鎮威德大著朝論當徵爲尚書令紞從容侍帝論晉魏故事因諷帝言華不可授以重任帝默然而止事具華傳太康七年紞疾詔以紞爲散騎常侍賜錢二十萬牀帳一具尋卒二子播熊播字長秋熊字文羆中書郎紞兄恢自有傳

史臣曰夫立身之道曰仁與義荀勖既形傳吝斯及有華之應殊北門之情漸瀆之虞匪西山之節湯武有以濟其功夏殷不能議其志王況才經文武早尸人爵在魏豢席上之珍居晉爲幄中之士構宮之謀遠泄武關之禍遂殊是知田光之口豈燕丹之可絶豫讓之形非智氏之能變動靜之際有據蒺藜仁義之方求之彌遠矣彭祖闕由擇雉孕本質緣因家乏主遂登顯秩擁北州之士馬偶東京之應沸自可感召諸侯宣力王室而乘間伺隙潛圖不軌放肆豺虎遷播秦輿遂使漳滏蕭然黎元塗地縱貪夫於藏戶戮高士於燕垂阻越石之內難遂世龍之外府忍稔毒痛坐致焚燎假手仇敵方申凶獷慶封之戮慢罵何補截公會感明之孫景倩文若之子嬪騰堂而高視齊逸軌而長騖孝敬足以承親周慎足以事主刊姬公之書典探蕭相之遺法然而援朱均以貳極婦褒閻而偶震雖慶與有在塵替靡常稽之人事乃二荀之力也至於斗粟興謠鯖里成詠勖之階禍又已甚焉馮紞外騁威施內騁狙詐能佞安賈交勖讒謏心焰楚費過踰晉伍奚絲獻壽空取慰於仁心紞之陳說幸收哀於迷慮投畀之罰無聞青蠅之詩不作矣

贊曰處道文林胡貳爾心彭祖凶孽自貽伊感臨淮翼翼孝形于色安陽英英匪懈其職偵齊附會是爲螢賊紞之不藏交亂罔極

晉書卷三十九

晉書卷三十九考證

王沈傳演與沈欲合曲筆○史記黥布傳注楚軍前鋒鋒者曲筆誤書王僧儒傳道遙中丞曲筆是知百官皆可稱曲筆并各分塗等矣

荀勖傳東平王楙沛國劉模爲左右司馬○楙監本誤楨今從閣本

晉書卷三十九考證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十

賈充

賈充字公閭平陽襄陵人也父逵魏豫州刺史陽里亭侯逵晚始生充言後當有充閭之慶故以爲名字焉充少孤居喪以孝聞襲父爵爲侯拜尚書郎典定科令兼度支考課辯章節度事皆施用累遷黃門侍郎汲郡典農中郎將參大將軍軍事從景帝討毋丘儉文欽於樂嘉帝疾篤還許昌留充監諸軍事以勞增邑三百五十戶後爲文帝大將軍司馬轉右長史帝新執朝權恐方鎮有異議使充詣諸葛誕圖欲伐吳陰察其變充既論說時事因謂誕曰天下皆願禪代君以爲何如誕厲聲曰卿非賈豫州子乎世受魏恩豈可欲以社稷輸人乎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充默然及還白帝曰誕在揚州威名夙著能得人死力觀其規略爲反必也今徵之反速而事小不徵事遲而禍大帝乃徵誕爲司空而誕果叛復從征誕充進計曰楚兵輕而銳若深溝高壘以逼賊城可不戰而克也帝從之城陷帝登壘以勞充帝先歸洛陽使充統後事進爵宣陽鄉侯增邑千戶遷廷尉充雅長法理有平反之稱轉中護軍高貴鄉公之攻相府也充率衆距戰於南闕軍將敗騎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濟謂充曰今日之事何如充曰公等養汝正擬今日復何疑濟於是抽戈犯蹕及常道鄉公即位進封安陽鄉侯增邑千二百戶統城外諸軍加散騎常侍鍾會謀反於蜀帝假充節以本官都督關中隴右諸軍事西據漢中未至而會死時軍國多事朝廷機密皆與籌之帝甚信重充與裴秀王沉羊祜荀勖同受腹心之任帝又命充定法律假金章賜甲第一區五等初建封臨沂侯爲晉元勳深見寵異祿賜常優於羣官充有刀筆才能觀察上旨初文帝以景帝恢贊王業方傳位於舞陽侯攸充稱武帝寬仁且又居長有人君之德宜奉社稷及文帝寢疾武帝請問後事文帝曰知汝者賈公閭也帝襲王位拜充晉國衛將軍儀同三司給事中改封臨潁侯及受禪充以建明大命轉車騎將軍散騎常侍尚書僕射更封魯郡公母柳氏爲魯國太夫人充所定新律既班于天下百姓便之詔曰漢氏以來法令嚴峻故自元成之世及建安嘉平之間咸欲辯章舊典刪革刑書述作體大歷年無成先帝愍元元之命陷於密網親發德音釐正名實車騎將軍賈充獎明聖意諮詢善道太傅鄭沖又與司空荀顗中書監荀勖中軍將軍羊祜中護軍王業及廷尉杜友守河南尹杜預散騎侍郎裴楷潁川太守周雄齊相郭頎騎都尉成公綏荀煇尚書郎柳軌等典正其事朕每鑒其用心常慨然嘉之今法律既成始班天下刑寬禁簡足以克當先旨昔蕭何以定律受封叔孫通以制儀爲奉常賜金五百斤弟子皆爲郎夫立功立事古之所重自太傅車騎以下皆加祿賞其詳依故典於是賜充子弟一人關內侯絹五百匹固讓不許後代裴秀爲尚書令常侍車騎將軍如故尋改常侍爲侍中賜絹七百匹以母憂去職詔遣黃門侍郎慰問又以東南有事遣典軍將軍楊囂宣諭使六旬還內充爲政務農節用并官省職帝善之又以文武異容求罷所領兵及羊祜等出鎮充復上表欲立勳邊境帝並不許從容任職褒貶在己頗好進士每有所薦達必始終經緯之是以士多歸焉帝舅王恂嘗毀充而充更進恂或有背充以要權貴者充皆陽以素意待之而充無公方之操不能正身率下專以諂媚取容侍中任愷中書令庾純等剛直守正咸共疾之又以充女爲齊王妃懼後益盛及氏羌反叛時帝深以爲慮愷因進說請充鎮關中乃下詔曰秦涼二境比年屢敗胡虜縱暴百姓荼毒遂使異類扇動害及中州雖復吳蜀之寇未嘗至此誠由所任不足以内撫夷夏外鎮醜逆輕用其衆而不能盡其力非得心膂之重推轂委成大匡其弊恐爲患未已每慮斯難忘寢與食侍中守尚書令車騎將軍賈充雅量弘高達見明遠武有折衝之威文懷經國之慮信結人心名震域外使權統方任綏靜西夏則吾無西顧之念而遠近獲安矣其以充爲使持節都督秦涼二州諸軍事侍中車騎將軍如故假羽葆鼓吹給第一駙馬朝之賢良欲進忠規獻替者皆幸充此舉望隆惟新之化充既外出自以爲失職深銜任愷計無所從將之鎮百僚餞于夕陽亭荀勖私焉充以憂告勖曰公國之宰輔而爲一夫所制不亦鄙乎然是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不頓駕而自

留矣充曰然孰可寄懷對曰勗請行之俄而侍宴論太子婚姻事勗因言充女才質令淑宜配儲宮而楊皇后及荀顗亦並稱之帝納其言會京師大雪平地二尺軍不得發既而皇儲當婚遂不西行詔充居本職先是羊祜密啓留充及是帝以語充充謝祜曰始知君長者時吳將孫秀降拜為驃騎大將軍帝以充舊臣欲改班使車騎居驃騎之右充固讓見聽尋遷司空侍中尚書令領兵如故會帝寢疾充及齊王攸荀勗參醫藥及疾愈賜絹各五百匹初帝疾篤朝廷屬意於攸河南尹夏侯和謂充曰卿二女壻親疏等耳立人當立德充不答及是帝聞之徙和光祿勳乃奪充兵權而位遇無替尋轉太尉行太子太保錄尚書事咸寧三年日食於三朝充請遜位不許更以沛國之公丘益其封寵幸愈甚朝臣咸側目焉河南尹王恂上言弘訓太后入廟合食於景皇帝齊王攸不得行其子禮充議以為禮諸侯不得祖天子公子不得禰先君皆謂奉統承祀非謂不得復其父祖也攸身宜服三年喪事自如臣制有司奏若如充議服子服行臣制未有前比宜如恂表攸喪服從諸侯之例帝從充議伐吳之役詔充為使持節假黃鉞大都督總統六師給羽葆鼓吹緹幢兵萬人騎二千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增參軍騎司馬各十人帳下司馬二十人大車官騎各三十人充慮大功不捷表陳西有昆夷之患北有幽并之戍天下勞擾年穀不登興軍致討懼非其時又臣老邁非所克堪詔曰君不行吾便自出充不得已乃受節鉞將中軍為諸軍節度以冠軍將軍楊濟為副南屯襄陽吳江陵諸守皆降充乃徙屯項王濬之克武昌也充遣使表曰吳未可悉定方夏江淮下濕疾疫必起宜召諸軍以為後圖雖腰斬張華不足以謝天下華豫平吳之策故充以為言中書監荀勗奏宜如充表帝不從杜預聞充有奏馳表固爭言平在旦夕使及至轘轅而孫晧已降吳平軍罷帝遣侍中程咸犒勞賜充帛八千匹增邑八千戶分封從孫暢新城亭侯蓋安陽亭侯弟陽里亭侯混從孫關內侯衆增戶邑充本無南伐之謀固諫不見用及師出而吳平大慚懼議欲請罪帝聞充當詣闕豫幸東堂以待之罷節鉞僚佐仍假鼓吹麾幢充與羣臣上告成之禮請有司具其事帝謙讓不許及疾篤上印綬遜位帝遣侍臣諭旨問疾殿中太醫致湯藥賜牀帳錢帛自皇太子宗室躬省起居太康三年四月薨時年六十六帝為之慟使使持節太常奉策追贈太宰加袞冕之服綠綟綬御劍賜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大鴻臚護喪事假節鉞前後部羽葆鼓吹緹麾大路鑾路轀輬車帳下司馬大車椎斧文衣武賁轀輬車介士葬禮依霍光及安平獻王故事給塋田一頃與石苞等為王功配饗廟庭謚曰武追贈充子黎民為魯殤公充婦廣城君郭槐性妒忌初黎民年三歲乳母抱之當閤黎民見充入喜笑充就而拊之槐望見謂充私乳母即鞭殺之黎民戀念發病而死後又生男過期復為乳母所抱充以手摩其頭郭疑乳母又殺之兒亦思慕而死充遂無胤嗣及薨槐輒以外孫韓謐為黎民子奉充後郎中令韓咸中尉曹軫諫槐曰禮大宗無後以小宗支子後之無異姓為後之文無令先公懷腆后土良史書過豈不痛心槐不從咸等上書求改立嗣事寢不報槐遂表陳是充遺意帝乃詔曰太宰魯公充崇德立勳勤勞佐命背世殂隕每用悼心又胤子早終世嗣未立古者列國無嗣取始封支庶以紹其統而近代更除其國至於周之公旦漢之蕭何或預建元子或封爵元妃蓋尊顯勳庸不同常例太宰素取外孫韓謐為世子黎民後吾退而斷之外孫骨肉至近推恩計情合於人心其以謐為魯公世孫以嗣其國自非功如太宰始封無後如太宰所取必以己自出不如太宰皆不得以為比及下禮官議充謚博士秦秀議謚曰荒帝不納博士段暢希旨建議謚曰武帝乃從之自充薨至葬賻賜二千萬惠帝即位賈后擅權加充廟備六佾之樂母郭為宜城君及郭氏亡謚曰宣特加殊禮時人譏之而莫敢言者初充前妻李氏淑美有才行生二女褒裕褒一名荃裕一名濬父豐誅李氏坐流徙後娶城陽太守郭配女即廣城君也武帝踐阼李以大赦得還帝特詔充置左右夫人充母亦敕充迎李氏郭槐怒攘袂數充曰刊定律令為佐命之功我有其分李那得與我並充乃答詔託以謙沖不敢當兩夫人盛禮實畏槐也而荃為齊王攸妃欲令充遣郭而還其母時沛國劉含母及帝舅羽林監王虔前妻皆毋丘儉孫女此例既多質之禮官俱不能決雖不遣後妻多異居私通充自以宰相為海內準則乃為李築室於永年里而不往來荃濬每號

泣請充充竟不往會充當鎮關右公卿供帳祖道荃濬懼充遂去乃排幔出於
坐中叩頭流血向充及羣僚陳母應還之意衆以荃王妃皆驚起而散充甚愧
愕遣黃門將宮人扶去既而郭槐女爲皇太子妃帝乃下詔斷如李比皆不得
還後荃恚憤而薨初槐欲省李氏充曰彼有才氣卿往不如不往及女爲妃槐
乃盛威儀而去既入戶李氏出迎槐不覺腳屈因遂再拜自是充每出行槐輒
使人尋之恐其過李也初充母柳見古今重節義竟不知充與成濟事以濟不
忠數追罵之侍者聞之無不竊笑及將亡充問所欲言柳曰我教汝迎李新婦
尚不肯安問他事遂無言及充薨後李氏二女乃欲令其母祔葬賈后弗之許
也及后廢李氏乃得合葬李氏作女訓行於世謐字長深母賈午充少女也父
韓壽字德真南陽堵陽人魏司徒暨曾孫美姿貌善容止賈充辟爲司空掾充
每讌賓僚其女輒於青璅中窺之見壽而悅焉問其左右識此人不有一婢說
壽姓字云是故主人女大感想發於寤寐婢後往壽家具說女意并言其女光
麗豔逸端美絕倫壽聞而心動便令爲通殷勤婢以白女女遂潛修音好厚相
贈結呼壽夕入壽勁捷過人踰垣而至家中莫知惟充覺其女悅暢異於常日
時西域有貢奇香一著人則經月不歇帝甚貴之惟以賜充及大司馬陳騫其
女密盜以遺壽充寮屬與壽燕處聞其芬馥稱之於充自是充意知女與壽通
而其門閤嚴峻不知所由得入乃夜中陽驚託言有盜因使循牆以觀其變左
右白曰無餘異惟東北角如狐狸行處充乃考問女之左右具以狀對充秘之
遂以女妻壽壽官至散騎常侍河南尹元康初卒贈驃騎將軍謐好學有才思
既爲充嗣繼佐命之後又賈后專恣謐權過人主至乃鏁繫黃門侍郎其爲威
福如此負其驕寵奢侈踰度室宇崇僭器服珍麗歌僮舞女選極一時開閣延
賓海內輻湊貴遊豪戚及浮競之徒莫不盡禮事之或著文章稱美謐以方賈
誼渤海石崇歐陽建滎陽潘岳吳國陸機陸雲蘭陵繆徵京兆杜斌摯虞琅邪
諸葛詮弘農王粹襄城杜育南陽鄒捷齊國左思清河崔基沛國劉瓌汝南和
郁周恢安平牽秀潁川陳眕太原郭彰高陽許猛彭城劉訥中山劉輿劉琨皆
傅會於謐號曰二十四友其餘不得預焉歷位散騎常侍後軍將軍廣城君薨

去職喪未終起爲秘書監掌國史先是朝廷議立晉書限斷中書監荀勖謂宜
以魏正始起年著作郎王瓚欲引嘉平已下朝臣盡入晉史于時依違未有所
決惠帝立更使議之謐上議請從泰始爲斷於是事下三府司徒王戎司空張
華領軍將軍王衍侍中樂廣黃門侍郎嵇紹國子博士謝衡皆從謐議騎都尉
濟北侯荀畯侍中荀藩黃門侍郎華混以爲宜用正始開元博士荀熙刁協謂
宜嘉平起年謐重執奏戎華之議事遂施行尋轉侍中領秘書監如故謐時從
帝幸宣武觀校獵謐於帳中召盛德受拜誡左右勿使人知於是衆疑其有
異志矣謐既親貴數入二宮共愍懷太子遊處無屈降心常與太子弈棋爭道
成都王穎在坐正色曰皇太子國之儲君賈謐何得無禮謐懼言之於后遂出
穎爲平北將軍鎮鄴及爲常侍侍講東宮太子意有不悅謐患之而其家數有
妖異飄風吹其朝服飛上數百丈墜于中丞臺又蛇出其被中夜暴雷震其室
柱陷入地壓毀牀帳謐益恐及遷侍中專掌禁內遂與后成謀誣陷太子及趙
王倫廢后以詔召謐於殿前將戮之走入西鐘下呼曰阿后救我乃就斬之韓
壽少弟蔚有器望及壽兄鞏令保弟散騎侍郎預吳王友鑒謐母賈午皆伏誅
初充伐吳時嘗屯項城軍中忽失充所在充帳下都督周勤時晝寢夢見百餘
人錄充引入一逕勤驚覺聞失充乃出尋索忽覩所夢之道遂往求之果見充
行至一府舍侍衛甚盛府公南面坐聲色甚厲謂充曰將亂吾家事必爾與荀
勖既惑吾子又亂吾孫間使任愷黜汝而不去又使庾純詈汝而不改今吳寇
當平汝方表斬張華汝之闇戇皆此類也若不悛慎當旦夕加罪充因叩頭流
血公曰汝所以延日月而名器如此者是衛府之勳耳終當使係嗣死於鍾虡
之間大子斃於金酒之中小子困於枯木之下荀勖亦宜同然其先德小濃故
在汝後數世之外國嗣亦替言畢命去充忽然得還營顏色憔悴性理昏喪經
日乃復及是謐死於鍾下賈后服金酒而死賈午考竟用大杖終皆如所言趙
王倫之敗朝廷追述充勳議立其後欲以充從孫散騎侍郎衆爲嗣衆陽狂自
免以于充後充封魯公又病死永興中立充從曾孫湛爲魯公奉充後遭亂死
國除泰始中人爲充等謠曰賈裴王亂紀綱王裴賈濟天下言亡魏而成晉也

充弟混字宮奇，篤厚自守，無衆才能。太康中為宗正卿，歷鎮軍將軍，領城門校尉，加侍中，封永平侯。卒，贈中軍大將軍、儀同三司。充從子彝、遵並有操行。彝為黃門郎。遵弟模最知名。

模字思範，少有志尚，頗覽載籍，而沉深有智算，確然難奪。深為充所信愛，每事籌之焉。充年衰疾劇，恆憂己謚傳，模曰：「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也。」起家為邵陵令，遂歷事二宮，尚書吏部郎，以公事免。起為車騎司馬。豫誅楊駿，封平陽鄉侯，邑千戶。及楚王瑋矯詔害汝南王亮、太保衛瓘，詔使模將中騶二百人收之。是時賈后既豫朝政，欲委信親黨，拜模散騎常侍，二日擢為侍中。模乃盡心匡弼，推張華、裴頠同心輔政。數年之中，朝野寧靜，模之力也。乃加授光祿大夫。然模潛執權勢，外形欲遠之，每事啓奏賈后，事入輒取急，或託疾以避之。至於素有嫌忿，多所中陷，朝廷甚憚之。加以貪冒聚斂，富擬王公。但賈后性甚強暴，模每盡言陳禍福，后不能從，反謂模毀己。於是委任之情日衰，而讒間之徒遂進，模不得志，憂憤成疾。卒，追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成。子遊，字彥將，嗣。歷官太子侍講、員外散騎侍郎。

郭彰

郭彰字叔武，太原人，賈后從舅也。與賈充素相親遇，充妻待彰若同生。歷散騎常侍、尚書、衛將軍，封冠軍縣侯。及賈后專朝，彰豫參權勢，物情歸附，賓客盈門。世人稱為「賈郭」，謂謐及彰也。卒，謚曰烈。

楊駿

楊駿字文長，弘農華陰人也。少以王官為高陸令、驍騎鎮軍二府司馬。後以后父超居重任，自鎮軍將軍遷車騎將軍，封臨晉侯。識者議之曰：「夫封建諸侯，所以藩屏王室也。后妃，所以供奉宗廟也。后父始封而以臨晉為侯，兆於亂矣。」尚書褚䂮、郭奕並表駿小器，不可以任社稷之重。武帝不從。帝自太康以後，天下無事，不復留心萬機，惟耽酒色，始寵后黨，請謁公行。而駿及珧、濟勢傾天下，時人有「三楊」之號。及帝疾篤，未有顧命，佐命功臣皆已沒矣，朝臣惶惑，計無所從。而駿盡斥群公，親侍左右。因輒改易公卿，樹其心腹。會帝小間，見所用者非，乃正色謂駿曰：「何得便爾！」乃詔中書，以汝南王亮與駿夾輔王室。駿恐失權寵，從中書借詔觀之，得便藏匿。中書監華廙恐懼，自往索之，終不肯與。信宿之間，上疾遂篤，后乃奏帝以駿輔政，帝頷之。便召中書監華廙、令何劭，口宣帝旨使作遺詔，曰：「昔伊望作佐，勳垂不朽；周霍拜命，名冠往代。侍中、車騎將軍、行太子太保、領前將軍楊駿，經德履哲，鑒識明遠，毗翼二宮，忠肅茂著，宜正位上台，擬跡阿衡。其以駿為太尉、太子太傅、假節、都督中外諸軍事，侍中、錄尚書、領前將軍如故。置參軍六人、步兵三千人、騎千人，移止前衛將軍珧故府。若止宿殿中，宜有翼衛，其差左右衛三部司馬各二十人、殿中都尉司馬十人給駿，令得持兵仗出入。」詔成，后對廙、劭以呈帝，帝親視而無言。自是二日而崩，駿遂當寄託之重，居太極殿。梓宮將殯，六宮出辭，而駿不下殿，以武賁百人自衛。不恭之迹，自此而始。惠帝即位，進駿為太傅、大都督、假黃鉞，錄朝政，百官總己。慮左右間己，乃以其甥段廣、張劭為近侍之職。凡有詔命，帝省訖，入呈太后，然後乃出。駿知賈后情性難制，甚畏憚之。又多樹親黨，皆領禁兵。於是公室怨望，天下憤然矣。駿弟珧、濟並有俊才，數相諫止，駿不能用，因廢於家。駿闇於古義，動違舊典。武帝崩未踰年而改元，議者咸以為違春秋踰年書即位之義。朝廷惜於前失，令史官沒之，故明年正月復改年焉。駿自知素無美望，懼不能輯和遠近，乃依魏明帝即位故事，遂大開封賞，欲以悅眾。為政嚴碎，愎諫自用，不允眾心。馮翊太守孫楚素與駿厚，說之曰：「公以外戚居伊霍之重，握大權，輔弱主，當仰思古人至公至誠謙順之道。於周則周召為宰，在漢則朱虛、東牟，未有庶姓專朝而克終慶祚者也。今宗室親重，藩王方壯，而公不與共參萬機，內懷猜忌，外樹私昵，禍至無日矣。」駿不能從。弘訓少府蒯欽，駿之姑子，少而相昵，直亢不回，屢以正言犯駿，珧、濟為之寒心。欽曰：「楊文長雖闇，猶知人之無罪不可妄殺，必當疏我。我得疏外，可以不與俱死。不然，傾宗覆族不能久矣。」殿中中郎孟觀、李肇素不為駿所禮，陰構駿將圖社稷。賈后欲預政事，而憚駿未得逞其所欲，又不肯以婦道事皇太后。黃門董猛，始自帝之為太子即為寺人監，在東宮給事於賈后，后密通消息於猛，謀廢太后。猛又與肇、觀潛相結託。賈后又令肇報大司馬

汝南王亮使連兵討駿亮曰駿之凶暴死亡無日不足憂也肇報楚王瑋瑋然
之於是求入朝駿素憚瑋先欲召入防其為變因遂聽之及瑋至觀肇乃啟帝
夜作詔中外戒嚴遣使奉詔廢駿以侯就第東安公繇率殿中四百人隨其後
以討駿段廣跪而言於帝曰楊駿受恩先帝竭心輔政且孤公無子豈有反理
願陛下審之帝不答時駿居曹爽故府在武庫南聞內有變召衆官議之太傅
主簿朱振說駿曰今內有變其趣可知必是閹豎為賈后設謀不利於公宜燒
雲龍門以示威索造事者首開萬春門引東宮及外營兵公自擁翼皇太子入
宮取姦人殿內震懼必斬送之可以免難駿素怯懦不決乃曰魏明帝造此大
功奈何燒之侍中傅祗夜白駿請與武茂俱入雲龍門觀察事勢祗因謂羣寮
宮中不宜空便起揖於是皆走尋而殿中兵出燒駿府又令弩士於閣上臨駿
府而射之駿兵皆不得出駿逃于馬廄以戟殺之觀等受賈后密旨誅駿親黨
皆夷三族死者數千人又令李肇焚駿家私書賈后不欲令武帝顧命手詔聞
于四海也駿既誅莫敢收者惟太傅舍人巴西閻纂殯斂之初駿徵高士孫登
遺以布被登截被於門大呼曰斫斫刺刺旬日託疾詐死及是其言果驗永熙
中溫縣有人如狂造書曰光光文長大戟為牆毒藥雖行戟還自傷及駿居內
府以戟為衛焉永寧初詔曰舅氏失道宗族隕墜渭陽之思孔懷感傷其以蓩
亭侯楊超為奉朝請騎都尉以慰蓼莪之思焉

珧字文琚歷位尚書令衛將軍素有名稱得幸於武帝時望在駿前以兄貴盛
知權寵不可居自乞遜位前後懇至終不獲許初聘后珧表曰歷觀古今一族
二后未嘗以全而受覆宗之禍乞以表事藏之宗廟若如臣之言得以免禍從
之右軍督趙休上書陳王莽五公兄弟相代今楊氏三公並在大位而天變屢
見臣竊為陛下憂之由此珧益懼固求遜位聽之賜錢百萬絹五千匹珧初以
退讓稱乃合朋黨構出齊王攸中護軍羊琇與北軍中候成粲謀欲因見珧
而手刃之珧知而辭疾不出諷有司奏琇轉為太僕自是舉朝莫敢枝梧而素
論益衰珧臨刑稱冤云事在石函可問張華當時皆謂宜為申理合依鍾毓事
例而賈氏族黨待諸楊如讎促行刑者遂斬之時人莫不嗟歎焉

濟字文通歷位鎮南征北將軍遷太子太傅濟有才藝嘗從武帝校獵北芒下
與侍中王濟俱著布袴褶騎馬執角弓在輦前猛獸突出帝命王濟射之應弦
而倒須臾復一出濟受詔又射殺之六軍大叫稱快帝重兵官多授貴戚清望
濟以武藝號為稱職與兄珧深慮盛滿乃與諸甥李斌等共切諫駿斥出王佑
為河南太守建立皇儲皆濟謀也初駿忌大司馬汝南王亮催使之藩濟與斌
數諫止之駿遂疏濟濟謂傅咸曰若家兄徵大司馬入退身避之門戶可得免
耳不爾行當赤族咸曰但徵還共崇至公便立太平無為避也夫人臣不可有
專豈獨外戚今宗室疏因外戚之親以得安外戚危倚宗室之重以為援所謂
脣齒相依計之善者濟益懼而問石崇曰人心云何崇曰賢兄執政疏外宗室
宜與四海共之濟曰見兄可及此崇見駿及焉駿不納後與諸兄俱見害駿被
誅之夕東宮召濟濟謂裴楷曰吾將何之楷曰子為保傅當至東宮濟好施久典
兵馬所從四百餘人皆秦中壯士射則命中皆欲救濟濟已入宮莫不歎恨

史臣曰賈充以諂諛陋質刀筆常材幸屬昌辰濫叨非據抽戈犯順曾無猜憚
之心杖鉞推亡遽有知難之請非惟魏朝之悖逆抑亦晉室之罪人者歟然雖
身極寵光任兼文武存荷台衡之寄沒有從享之榮可謂無德而祿殃將及矣
逮乎貽厥乃乞丐之徒嗣惡稔之餘基縱姦邪之凶德煽茲哲婦索彼惟家雖
及誅夷曷云塞責昔當塗闡業公閭實肆其勞典午分崩南風亦盡其力可謂
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楊駿階緣寵幸遂荷棟梁之任敬之猶恐弗
逮驕奢淫泆庶可免乎括母以明智全身會昆以先言獲宥文琚識同曩彥而
罰異昔人悲夫

贊曰公閭便佞心乖雅正邀遇時來遂階榮命乞丐承緒凶家亂政覆宗文長
遂居棟梁寄重位乃底滅亡珧雖先覺亦罹禍殃

晉書卷四十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十一

魏舒

魏舒字陽元任城樊人也少孤爲外家甯氏所養甯氏起宅相宅者云當出貴甥外祖母以魏氏甥小而慧意謂應之舒曰當爲外氏成此宅相久乃別居身長八尺二寸姿望秀偉飲酒石餘而遲鈍質朴不爲鄉親所重從叔父吏部郎衡有名當世亦不之知使守水碓每歎曰舒堪數百戶長我願畢矣舒亦不以介意不修常人之節不爲皎厲之事每欲容才長物終不顯人之短性好騎射著韋衣入山澤以漁獵爲事唯太原王乂謂舒曰卿終當爲台輔然今未能令妻子免飢寒吾當助卿營之常振其匱乏舒受而不辭嘗詣野王主人妻夜產俄而聞車馬之聲相問曰男也女也曰男書之十五以兵死復問寢者爲誰曰魏公舒後十五載詣主人問所生兒何在曰因條桑爲斧傷而死舒自知當爲公矣年四十餘郡上計掾察孝廉宗黨以舒無學業勸令不就可以爲高耳舒曰若試而不中其負在我安可虛竊不就之高以爲己榮乎於是自課百日習一經因而對策升第除澠池長遷浚儀令入爲尚書郎時欲沙汰郎官非其才者罷之舒曰吾卽其人也襆被而出同寮素無清論者咸有愧色談者稱之累遷後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常爲畫籌而已後遇朋人不足以舒滿數毓初不知其善射舒容範閑雅發無不中舉坐愕然莫有敵者毓謝而歎曰吾之不足以盡卿才有如此射矣豈一事哉轉相國參軍封劇陽子府朝碎務未嘗見是非至於廢興大事衆人莫能斷者舒徐爲籌之多出衆議之表文帝深器重之每朝會坐罷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也遷宜陽滎陽二郡太守甚有聲稱徵拜散騎常侍出爲冀州刺史在州三年以簡惠稱入爲侍中武帝以舒清素特賜絹百匹遷尚書以公事當免官詔以贖論舒三娶妻皆亡是歲自表乞假還本郡葬妻詔賜葬地一頃錢五十萬太康初拜右僕射舒與衛瓘山濤張華等以六合混一宜用古典封禪東嶽前後累陳其事帝謙讓不許以舒爲左僕射領吏部上言今選六宮婢以玉帛而舊使御府丞奉婢宣成嘉禮贄重使輕以爲拜三夫人宜使卿九嬪使五官中郎將美人貴人使謁者於典制爲弘有詔許之衆議異同遂寢加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及山濤薨以舒領司徒有頃卽眞舒有威重德望祿賜散之九族家無餘財陳留周震累爲諸府所辟辟書既下公輒喪亡僉號震爲殺公掾莫有辟者舒乃命之而竟無患識者以此稱其達命以年老每稱疾遜位中復暫起署兗州中正尋又稱疾尚書左丞郤詵與舒書曰公久疾小差視事是也唯上所念何意起訖還臥曲身迴法甚失具瞻之望公少立巍巍一旦棄之可不惜哉舒稱疾如初後以災異遜位帝不聽後因正旦朝罷還第表送章綬帝手詔敦勉而舒執意彌固乃下詔曰司徒劇陽子舒體道弘粹思量經遠忠肅居正在公盡規入管銓衡官人允敘出贊袞職敷弘五教惠訓播流德聲茂著可謂朝之俊乂者也而屢執沖讓辭旨懇誠申覽反覆省用憮然蓋成人之美先典所與難違至情今聽其所執以劇陽子就第位同三司祿賜如前几杖不朝賜錢百萬牀帳簟褥百副以舍人四人爲劇陽子舍人置官騎十人使光祿勳奉策主者詳案典禮令皆如舊制於是賜安車駟馬門施行馬舒爲事必先行而後言遜位之際莫有知者時論以爲晉興以來三公能辭榮祿終者未之有也司空衛瓘與舒書曰每與足下共論此事日日未果可謂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矣太熙元年薨時年八十二帝甚傷悼賵賻優厚謚曰康子混字延廣清惠有才行爲太子舍人年二十七先舒卒朝野咸爲舒悲惜舒每哀慟退而歎曰吾不及莊生遠矣豈以無益自損乎於是終服不復哭詔曰舒唯一子薄命短折舒告老之年處窮獨之苦每念怛然爲之嗟悼思所以散愁養氣可更增滋味品物仍給賜陽燧四望總隱戶皁輪車牛一乘庶出入觀望或足散憂也以庶孫融嗣又早卒從孫晃嗣

李憙

李憙字季和上黨銅鞮人也父佺漢大鴻臚憙少有高行博學研精與北海管寧以賢良徵不行累辟三府不就宣帝復辟憙爲太傅屬固辭疾郡縣扶輿上

道時憙母疾篤乃輒歸陵氏城而徙遣還母喪歸著其志節後為并州別駕時驍騎將軍秦朗過并州州將畢軌敬焉令乘車至閤憙固諫以為不可軌不得已從之景帝輔政命憙為大將軍從事中郎憙到引見謂憙曰昔先公辟君而君不應今孤命君而君至何也對曰先君以禮見待憙得以禮進退明公以法見繩憙畏法而至帝甚重之轉司馬尋拜右長史從討毌丘儉還遷御史中丞當官正色不憚彊禦百僚震肅焉薦樂安孫璞亦以道德顯時人稱為知人尋遷大司馬以公事免司馬伷為寧北將軍鎮鄴以憙為軍司頃之除涼州刺史加揚威將軍假節領護羌校尉綏御華夷甚有聲績羌虜犯塞憙因其隙會不及啟聞輒以便宜出軍深入遂大克獲以功重免譴時人比之漢朝馮甘焉於是請還許之居家月餘拜冀州刺史累遷司隸校尉及魏帝告禪于晉憙以本官行司徒事副太尉鄭沖奉策泰始初封祁侯憙上言故立進令劉友前尚書山濤中山王睦故尚書僕射武陔各占官三更稻田請免濤睦等官陔已亡請貶謚詔曰法者天下取正不避親貴然後行耳吾豈將枉縱其間哉然案此事皆是友所作侵剋百姓以繆惑朝士姦吏乃敢作此其考竟友以懲邪佞濤等不貳其過者皆勿有所問易稱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今憙亢志在公當官而行可謂邦之司直者矣光武有云貴戚且斂手以避二鮑豈其然乎其申勑羣寮各慎所司寬宥之恩不可數遇也憙為二代司隸朝野稱之以公事免其年皇太子立以憙為太子太傅自魏明帝以後久曠東宮制度廢闕官司不具詹事左右率庶子中舍人諸官並未置唯置衛率令典兵二傅并攝眾事憙在位累年訓道盡規遷尚書僕射拜特進光祿大夫以年老遜位詔曰光祿大夫特進李憙杖德居義當升台司毗亮朕躬而以年尊致仕雖優游無為可以頤神而虛心之望能不悵然其因光祿之號改假金紫置官騎十人賜錢五十萬祿賜班禮一如三司門施行馬初憙為僕射時涼州虜寇邊憙唱義遣軍討之朝士謂出兵不易虜未足為患竟不從之後虜果大縱逸涼州覆沒朝廷深悔焉以憙清素貧儉賜絹百匹及齊王攸出鎮憙上疏諫爭辭甚懇切憙自歷仕雖清非異眾而家無儲積親舊故人乃至分衣共食未嘗私以王官及卒追贈太保謚曰成子贊嗣少子儉字仲約歷左積弩將軍屯騎校尉儉子弘字世彥少有清節永嘉末歷給事黃門侍郎散騎常侍

劉寔

劉寔字子真平原高唐人也漢濟北惠王壽之後也父廣斥丘令寔少貧苦賣牛衣以自給然好學手約繩口誦書博通古今清身潔己行無瑕玷郡察孝廉州舉秀才皆不行以計吏入洛調為河南尹丞遷尚書郎廷尉正後歷吏部郎參文帝相國軍事封循陽子鍾會鄧艾之伐蜀也有客問寔曰二將其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客問其故笑而不答竟如其言寔之先見皆此類也以世多進趣廉遜道闕乃著崇讓論以矯之其辭曰古之聖王之化天下所以貴讓者欲以出賢才息爭競也夫人情莫不欲己之賢也故勸令讓賢以自明賢也豈假讓不賢哉故讓道興賢能之人不求而自出矣至公之舉自立矣百官之副亦豫具矣一官缺擇眾官所讓最多者而用之審之道也在朝之士相讓於上草廬之人咸皆化之推賢讓能之風從此生矣為一國所讓則一國士也天下所共推則天下士也推讓之風行則賢與不肖灼然殊矣此道之行在上者無所用其心因成清議隨之而已故曰蕩蕩乎堯之為君莫之能名言天下自安矣不見堯所以化之故不能名也又曰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無為而化者其舜也歟賢人相讓於朝大才之人恆在大官小人不爭於野天下無事矣以賢才化無事至道興矣已仰其成復何與焉故可以歌南風之詩彈五弦之琴也成此功者非有他崇讓之所致耳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則不難也在朝之人不務相讓久矣天下化之自魏代以來登進辟命之士及在職之吏臨見受敘雖自辭不能終莫肯讓有勝己者夫推讓之風息爭競之心生孔子曰上興讓則下不爭明讓不興下必爭也推讓之道興則賢能之人日見推舉爭競之心生則賢能之人日見謗毀夫爭者之欲自先甚惡能者之先不能無毀也故孔墨不能免世之謗己況不及孔墨者乎議者僉然言世少高名之才朝廷不有大才之人可以為大官者山澤人小官吏亦復云朝廷之士雖有大官名德皆不及往時人也余以為此二者皆失之矣非時獨乏賢也時不貴讓

一人有先衆之譽毀必隨之名不得成使之然也雖令稷契復存亦不復全其
名矣能否混雜優劣不分士無素定之價官職有缺主選之吏不知所用但案
官次而舉之同才之人先用者非勢家之子則必爲有勢者之所念也非能獨
賢因其先用之資而復遷之無已遷之無已不勝其任之病發矣觀在官之人
政績無聞自非勢家之子率多因資次而進也向令天下貴讓士必由於見讓
而後名成名成而官乃得用之諸名行不立之人在官無政績之稱讓之者必
矣官無因得而用之也所以見用不息者由讓道廢因資用人之有失久矣故
自漢魏以來時開大舉令衆官各舉所知唯才所任不限階次如此者甚數矣
其所舉必有當者不聞時有擢用不知何誰最賢故也所舉必有不當而罪不
加不知何誰最不肖也所以不可得知由當時之人莫肯相推賢愚之名不別
令其如此舉者知在上者察不能審故敢漫舉而進之或舉所賢因及所念一
頓而至人數猥多各言所舉者賢加之高狀相似如一難得而分矣參錯相亂
眞僞同貫更復由此而甚雖舉者不能盡忠之罪亦由上開聽察之路濫令其
爾也昔齊王好聽竽聲必令三百人合吹而後聽之廩以數人之俸南郭先生
不知吹竽者也以三百人合吹可以容其不知因請爲王吹竽虛食數人之俸
嗣王覺而改之難彰先王之過乃下令曰吾之好聞竽聲有甚於先王欲一一
列而聽之先生於此逃矣推賢之風不立濫舉之法不改則南郭先生之徒盈
於朝矣才高守道之士日退馳走有勢之門日多矣雖國有典刑弗能禁矣夫
讓道不興之弊非徒賢人在下位不得時進也國之良臣荷重任者亦將以漸
受罪退矣何以知其然也孔子以爲顏氏之子不貳過耳明非聖人皆有過寵
貴之地欲之者多矣惡賢能者塞其路其過而毀之者亦多矣夫謗毀之生非
徒空設必因人之微過而甚之者也毀謗之言數聞在上者雖欲弗納不能不
杖所聞因事之來而微察之也無以其驗至矣得其驗安得不理其罪若知而
縱之王之威日衰令之不行自此始矣知之皆理之受罪退者稍多大臣有不
自固之心夫賢才不進貴臣日疏此有國者之深憂也詩曰受祿不讓至于已
斯亡不讓之人憂士不用而患其遂固朝不亦難乎獨以爲改此俗甚易耳何

以知之夫一時在官之人雖雜有凡猥之才其中賢明者亦多矣豈可謂皆不
知讓賢爲貴邪直以其時皆不讓習以成俗故遂不爲耳人臣初除皆通表上
聞名之謝章所由來尚矣原謝章之本意欲進賢能以謝國恩也昔舜以禹爲
司空禹拜稽首讓于稷契及咎繇使益爲虞官讓于朱虎熊羆使伯夷典三禮
讓于夔龍唐虞之時衆官初除莫不皆讓也謝章之義蓋取於此書紀之者欲
以永世作則季世所用不賢不能讓賢虛謝見用之恩而已相承不變習俗之
失也夫叙用之官得通章表者其讓賢推能乃通其不能有所讓徒費簡紙者
皆絕不通人臣初除各思推賢能而讓之矣讓之文付主者掌之三司有缺擇
三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一公缺三公已豫選之矣且主選之吏不必任
公而選三公不如令三公自共選一公爲詳也四征缺擇四征所讓最多者而
用之此爲一征缺四征已豫選之矣必詳於停缺而令主者選四征也尚書缺擇
尚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八尚書共選一尚書詳於臨缺令主者選八尚
書也郡守缺擇衆郡所讓最多者而用之詳於任主者令選百郡守也夫以衆
官百郡之讓與主者共相比不可同歲而論也雖復令三府參舉官本不委以
舉選之任各不能以根其心也其所用心者裁之不二三但令主者案官次而
舉之不用精也賢愚皆讓百姓耳目盡爲國耳目夫人情爭則欲毀己所不知
讓則競推於勝己故世爭則毀譽交錯優劣不分難得而讓也時讓則賢智顯
出能否之美歷歷相次不可得而亂也當此時也能退身修己者讓之者多矣
雖欲守貧賤不可得也馳騖進趣而欲人見讓猶卻行而求前也夫如此愚智
咸知進身求通非修之於己則無由矣游外求者於此相隨而歸矣浮聲虛論
不禁而自息矣人人無所用其心任衆人之議而天下自化矣不言之化行巍
巍之美於此著矣讓可以致此豈可不務之哉春秋傳曰范宣子之讓其下皆
讓欒黶雖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上世之化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
小人力農以事其上上下有禮讒慝遠黜由不爭也及其亂也國家之敝恆必
由之夫審了如此在朝君子典選大官能不以人廢言舉而行之各以讓賢
舉能爲先務則羣才猥出[illegible]大於此[illegible]

遷少府咸寧中爲太常轉尙書杜預之伐吳也寔以本官行鎭南軍司初寔妻盧氏生子躋而卒華氏將以女妻之寔弟智諫曰華家類貪必破門戶辭之不得竟婚華氏而生子夏寔竟坐夏受賂免官頃之爲大司農又以夏罪免寔每還州里鄉人載酒肉以餉之寔難逆其意輒共啖而返其餘或謂寔曰君行高一世而諸子不能遵何不旦夕切磋使知過而自改邪寔曰吾之所行是所聞見不相祖習豈復教誨之所得乎世以寔言爲當後起爲國子祭酒散騎常侍愍懷太子初封廣陵王高選師友以寔爲師元康初進爵爲侯累遷太子太保加侍中特進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冀州都督九年策拜司空遷太保轉太傅太安初寔以老病遜位賜安車駟馬錢百萬以侯就第及長沙成都之相攻也寔爲軍人所掠潛歸鄉里惠帝崩寔赴山陵懷帝卽位復授太尉寔自陳年老固辭不許左丞劉坦上言曰夫堂高級遠主尊相貴是以古之哲王莫不師其元臣崇養老之教訓示四海使少長有禮七十致仕亦所以優異舊德厲廉高之風太尉寔體清素之操執不渝之潔懸車告老二十餘年浩然之志老而彌篤可謂國之碩老邦之宗模臣聞老者不以筋力爲禮寔年踰九十命在日側遂自扶輿冒險而至展哀山陵致敬闕庭大臣之節備矣聖詔殷勤必使寔正位上台光飪鼎實斷章敦喻經涉二年而寔頻上露板辭旨懇誠臣以爲古之養老以不事爲優不以吏之爲重謂宜聽寔所守三年詔曰昔虞任五臣致垂拱之化漢相蕭何興寧一之譽故能光隆於當時垂裕于百代朕紹天明命臨御萬邦所以崇顯政道者亦賴之於元臣庶尹畢力股肱以副至望而君年耆告老確然難違今聽君以侯就第位居三司之上秩祿準舊賜几杖不朝及宅一區國之大政將就諮于君副朕意焉歲餘薨時年九十一諡曰元寔少貧窶杖策徒行每所憩止不累主人薪水之事皆自營給及位望通顯每崇儉素不尙華麗嘗詣石崇家如廁見有絳紋帳裀褥甚麗兩婢持香囊寔便退笑謂崇曰誤入卿內崇曰是廁耳寔曰貧士未嘗得此乃更如他廁雖處榮寵居無第宅所得俸祿贍卹親故雖禮教陵遲而行己以正喪妻爲廬杖之制終喪不御內輕薄者笑之寔不以介意自少及老篤學不倦雖居職務卷弗離手尤精三傳辨正公羊以爲衞輒不應辭以王父命祭仲失爲臣之節舉此二端以明臣子之體遂行於世又撰春秋條例二十卷有二子躋夏躋字景雲官至散騎常侍夏以貪污棄放於世

寔弟智字子房貞素有兄風少貧窶每負薪自給讀誦不輟竟以儒行稱歷中書黃門吏部郎出爲潁川太守平原管輅嘗謂人曰吾與劉潁川兄弟語使人神思清發昏不假寐自此之外殆白日欲寢矣入爲祕書監領南陽王師加散騎常侍遷侍中尙書太常著喪服釋疑論多所辨明太康末卒諡曰成

高光

高光字宣茂陳留圉城人魏太尉柔之子也光少習家業明練刑理初以太子舍人累遷尙書郎出爲幽州刺史潁川太守是時武帝置黃沙獄以典詔囚以光歷世明法用爲黃沙御史秩與中丞同遷廷尉元康中拜尙書典三公曹時趙王倫篡逆光於其際守道全貞及倫賜死齊王冏輔政復以光爲廷尉遷尙書加奉車都尉從駕討成都王穎有勳封延陵縣公邑千八百戶于時朝廷咸推光明於用法故頻典理官惠帝爲張方所逼幸長安朝臣奔散莫有從者光獨侍帝而西遷尙書左僕射加散騎常侍光兄誕爲上官巳等所用歷徐雍二州刺史誕性任放無倫次而決烈過人與光異操常謂光小節恆輕侮之光事誕愈謹帝旣還洛陽時太弟新立重選傅訓以光爲少傅加光祿大夫常侍如故及懷帝卽位加光祿大夫金章紫綬與傅祗並見推崇爲尙書令本官如故以疾卒贈司空侍中屬京洛傾覆竟未加諡子韜字子遠放佚無檢光爲廷尉時韜受貨賕有司奏案之而光不知時人雖非光不能防閑其子以其用心有素不以爲累初光詣長安留臺以韜兼右衞將軍韜與殿省小人交通及光卒仍於喪中往來不絕時東海王越輔政不朝覲韜知人心有望密與太傅參軍姜贖京兆杜概等謀討越事覺伏誅

史臣曰下士競而文中庸靜而質不若進不足而退有餘也魏舒劉寔發揮精華結綬登槐覽止成務季和切問近對當官正色詩云貪人敗類豈劉夏之謂歟

贊曰：舒言不矜，憲對千乘。子真宣茂，雅志難陵。進忠能舉，退讓攸興。皎皎瑚器，來光玉繩。

晉書卷四十一

晉書卷四十一考證

高光傳是時武帝置黃沙獄以典詔囚○監本黃誤長下黃沙御史同今從本紀改正

晉書卷四十一考證

晉書卷四十二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十二

王渾　子濟

王渾字玄沖太原晉陽人也父昶魏司空渾沉雅有器量襲父爵京陵侯辟大將軍曹爽掾爽誅隨例免起爲懷令參文帝安東軍事累遷散騎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咸熙中爲越騎校尉武帝受禪加揚烈將軍遷徐州刺史時年荒歲饑渾開倉振贍百姓賴之泰始初增封邑千八百戶久之遷東中郎將督淮北諸軍事鎮許昌數陳損益多見納用轉征虜將軍監豫州諸軍事假節領豫州刺史渾與吳接境宣布威信前後降附甚多吳將薛瑩魯淑衆號十萬淑向弋陽瑩向新息時州兵並放休息衆裁一旅浮淮潛濟出其不意瑩等不虞晉師之至渾擊破之以功封次子尚爲關內侯遷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鎮壽春吳人大佃皖城圖爲邊害渾遣揚州刺史應綽督淮南諸軍攻破之并破諸別屯焚其積穀百八十餘萬斛稻苗四千餘頃船六百餘艘渾遂陳兵東疆視其地形險易歷觀敵城察攻取之勢及大舉伐吳渾率師出橫江遣參軍陳愼都尉張喬攻尋陽瀨鄉又擊吳牙門將孔忠皆破之獲吳將周興等五人又遣殄吳護軍李純據高望城討吳將俞恭破之多所斬獲吳厲武將軍陳代平虜將軍朱明懼而來降吳丞相張悌大將軍孫震等率衆數萬指城陽渾遣司馬孫疇揚州刺史周浚擊破之臨陣斬二將及首虜七千八百級吳人大震孫皓司徒何植建威將軍孫晏送印節詣渾降既而王濬破石頭降孫皓威名益振明日渾始濟江登建業宮釃酒高會自以先據江上破皓中軍案甲不進致在王濬之後意甚愧恨有不平之色頻奏濬罪狀時人譏之帝下詔曰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安東將軍京陵侯王渾督率所統遂逼秣陵令賊孫皓救死自衞不得分兵上赴以成西軍之功又摧大敵獲張悌使皓塗窮勢盡面縛乞降遂平定秣陵功勳茂著其增封八千戶進爵爲公封子澄爲亭侯弟湛爲關內侯賜絹八千匹轉征東大將軍復鎮壽陽渾不尙刑名處斷明允時吳人新附頗懷畏懼渾撫循羇旅虛懷綏納座無空席門不停賓於是江東之士莫不悅附徵拜尙書左僕射加散騎常侍會朝臣立議齊王攸當之藩渾上書諫曰伏承聖詔憲章古典進齊王攸爲上公崇其禮儀遣攸之國昔周氏建國大封諸姬以藩帝室永世作憲至於公旦武王之弟左右王事輔濟大業不使歸藩明至親義著不可遠朝故也是故周公得以聖德光弼幼主忠誠著於金縢光述文武仁聖之德攸於大晉姬旦之親也宜贊皇朝與聞政事實爲陛下腹心不貳之臣且攸爲人修絜義信加以懿親志存忠貞今陛下出攸之國假以都督虛號而無典戎幹方之實去離天朝不預王政傷母弟至親之體虧友于款篤之義懼非陛下追述先帝文明太后待攸之宿意也若以攸望重於事宜出者今以汝南王亮代攸亮宣皇帝子文皇帝弟伷駿各處方任有內外之資論以後慮亦不爲輕攸今之國適足長異同之論以損仁慈之美耳而令天下窺陛下有不崇親親之情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若以妃后外親任以朝政則有王氏傾漢之權呂產專朝之禍若以同姓至親則有吳楚七國逆亂之殃歷觀古今苟事輕重所在無不爲害也不可事事曲設疑防慮方來之患者也唯當任正道而求忠良若以智計猜物雖親見疑至於疏遠者亦何能自保乎人懷危懼非爲安之理此最有國有家者之深忌也愚以爲太子太保缺宜留攸居之與太尉汝南王亮衞將軍楊珧共爲保傅幹理朝事三人齊位足相持正進有輔納廣義之益退無偏重相傾之勢令陛下有篤親親之恩使攸蒙仁覆之惠臣同國休戚義在盡言心之所見不能默已私慕魯女存國之志敢陳愚見觸犯天威欲陛下事每盡善冀萬分之助臣而不言誰當言者帝不納太熙初遷司徒惠帝卽位加侍中又京陵置士官如睢陵比及誅楊駿崇重舊臣乃加渾兵渾以司徒文官主史不持兵持兵乃吏屬絳衣自以偶因時寵權得持兵非是舊典皆令皁服論者美其謙而識體楚王瑋將害汝南王亮等也公孫宏說瑋曰昔宣帝廢曹爽引太尉蔣濟參乘以增威重大王今舉非常事宜得宿望鎮厭衆心司徒王渾宿有威名爲三軍所信服可請同乘使物情有憑也瑋從之渾辭疾歸第以家兵千餘人閉門距瑋瑋不敢逼俄而瑋以矯詔伏誅渾乃率兵

赴宮帝嘗訪渾元會問郡國計吏方俗之宜渾奏曰陛下欽明聖哲光于遠近明詔沖虛詢及芻蕘斯乃周文疇咨之求仲尼不恥下問也舊三朝元會前計吏詣軒下侍中讀詔計吏跪受臣以詔文相承已久無他新聲非陛下留心方國之意也可令中書指宣明詔問方土異同賢才秀異風俗好尚農桑本務刑獄得無冤濫守長得無侵虐其勤心政化興利除害者授以紙筆盡意陳聞以明聖指垂心四遠不復因循常辭且察其答對文義以觀計吏人才之實又先帝時正會後東堂見征鎮長史司馬諸王國卿諸州別駕今若不能別見可前詣軒下使侍中宣問以審察方國於事為便帝然之又詔渾錄尚書事渾所歷之職前後著稱及居台輔聲望日減元康七年薨時年七十五諡曰元長子尚早亡次子濟嗣

濟字武子少有逸才風姿英爽氣蓋一時好弓馬勇力絕人善易及莊老文詞秀茂伎藝過人有名當世與姊夫和嶠及裴楷齊名尚常山公主年二十起家拜中書郎以母憂去官起為驍騎將軍累遷侍中與侍中孔恂王恂楊濟同列為一時秀彥武帝嘗會公卿藩牧於式乾殿顧濟恂而謂諸公曰朕左右可謂恂恂濟濟矣每侍見未嘗不諮論人物及萬幾得失濟善於清言修飾辭令諷議將順朝臣莫能尚焉帝益親貴之仕進雖速論者不以主壻之故咸謂才能致之然外雖弘雅而內多忌刻好以言傷物儕類以此少之以其父之故每排王濬時議譏焉齊王攸當之藩濟既諫請又累使公主與甄德妻長廣公主俱入稽顙泣請帝留攸帝怒謂侍中王戎曰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濟連遣婦來生哭人以忤旨左遷國子祭酒常侍如故數年入為侍中時渾為僕射主者處事或不當濟性峻厲明法繩之素與從兄佑不平佑黨頗謂濟不能顧其父由是長同異之言出為河南尹未拜坐鞭王官吏免官而王佑始見委任而濟遂被斥外於是乃移第北芒山下性豪侈麗服玉食時洛京地甚貴濟買地為馬埒編錢滿之時人謂為金溝王愷以帝舅奢豪有牛名八百里駁常瑩其蹄角濟請以錢千萬與牛對射而賭之愷亦自恃其能令濟先射一發破的因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而至一割便去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帝求之不過數十濟候其上直率少年詣園共啖畢伐樹而去帝嘗幸其宅供饌甚豐悉貯琉璃器中蒸肫甚美帝問其故答曰以人乳蒸之帝色甚不平食未畢而去濟善解馬性嘗乘一馬著連乾鄣泥前有水終不肯渡濟云此必是惜鄣泥使人解去便渡故杜預謂濟有馬癖帝嘗謂和嶠曰我將罵濟而後官爵之何如嶠曰濟俊爽恐不可屈帝因召濟切讓之既而曰知愧不濟答曰尺布斗粟之謠常為陛下恥之他人能令親疏臣不能使親親以此愧陛下耳帝默然帝嘗與濟弈棋而孫皓在側謂皓曰何以好剝人面皮皓曰見無禮於君者則剝之濟時伸腳局下而皓譏焉尋使白衣領太僕年四十六先渾卒追贈驃騎將軍及其將葬時賢無不畢至孫楚雅敬濟而後來哭之甚悲賓客莫不垂涕哭畢向靈牀曰卿常好我作驢鳴我為卿作之體似聲真賓客皆笑楚顧曰諸君不死而令王濟死乎初濟尚主主兩目失明而妬忌尤甚然終無子有庶子二人卓字文宣嗣渾爵拜給事中次聿字茂宣襲公主封敏陽侯濟二弟澄字道深汶字茂深皆辨慧有才藻並歷清顯

王濬

王濬字士治弘農湖人也家世二千石濬博涉墳典美姿貌不修名行不為鄉曲所稱晚乃變節疎通亮達恢廓有大志嘗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人或謂之何太過濬曰吾欲使容長戟幡旗眾咸笑之濬曰陳勝有言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州郡辟河東從事守令有不廉潔者皆望風自引而去刺史燕國徐邈有女才淑擇夫未嫁邈乃大會佐吏令女於內觀之女指濬告母邈遂妻之後參征南軍事羊祜深知待之祜兄子暨白祜濬為人志大奢侈不節不可專任宜有以裁之祜曰濬有大才將欲濟其所欲必可用也轉車騎從事中郎識者謂祜可謂能舉善焉除巴郡太守郡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養濬乃嚴其科條寬其徭課其產育者皆與休復所全活者數千人轉廣漢太守垂惠布政百姓賴之濬夜夢懸三刀於臥屋梁上須臾又益一刀濬驚覺意甚惡之主簿李毅再拜賀曰三刀為州字又益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及賊張弘殺益州刺史皇甫晏果遷濬為益州刺史濬設方略悉誅弘等以勳封關內侯懷輯殊俗待

以威信著夷徼外多來歸降徵拜右衛將軍除大司農車騎將軍羊祜雅知濬有奇略乃密表留濬於是重拜益州刺史武帝謀伐吳詔濬修舟艦濬乃作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爲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來往又畫鷁首怪獸於船首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濬造船於蜀其木柹蔽江而下吳建平太守吾彥取流柹以呈孫皓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終不敢渡皓不從尋以謠言拜濬爲龍驤將軍監益梁諸軍事語在羊祜傳時朝議咸諫伐吳濬乃上疏曰臣數參訪吳楚同異孫皓荒淫凶逆荊揚賢愚無不嗟怨且觀時運宜速征伐若今不伐天變難預令皓卒死更立賢主文武各得其所則強敵也臣作船七年日有朽敗又臣年已七十死亡無日三者一乖則難圖也誠願陛下無失事機帝深納焉賈充荀勖陳諫以爲不可唯張華固勸又杜預表請帝乃發詔分命諸方節度濬於是統兵先在巴郡之所全育者皆堪徭役供軍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爾必勉之無愛死也太康元年正月濬發自成都率巴東監軍廣武將軍唐彬攻吳丹陽尅之擒其丹陽監盛紀吳人於江險磧要害之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距船先是羊祜獲吳間諜具知情狀濬乃作大筏數十亦方百餘步縛草爲人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遇鐵錐錐輒著筏去又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然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二月庚申尅吳西陵獲其鎮南將軍留憲征南將軍成據宜都太守虞忠壬戌尅荊門夷道二城獲監軍陸晏乙丑尅樂鄉獲水軍督陸景平西將軍施洪等來降乙亥詔進濬爲平東將軍假節都督益梁諸軍事濬自發蜀兵不血刃攻無堅城夏口武昌無相支抗於是順流鼓棹徑造三山皓遣游擊將軍張象率舟軍萬人禦濬象軍望旗而降皓聞濬軍旌旗器甲屬天滿江威勢甚盛莫不破膽用光祿勳薛瑩中書令胡沖計送降文於濬曰吳郡孫皓叩頭死罪昔漢室失御九州幅裂先人因時略有江南遂阻山河與魏乖隔大晉龍興德覆四海闇劣偷安未喻天命至于今者猥煩六軍衡蓋露次還臨江渚舉國震惶假息漏刻敢緣天朝含弘光大謹遣私署太常張夔等奉所佩璽綬委質請命壬寅濬入于石頭皓乃備亡國之禮素車白馬肉袒面縛銜璧牽羊大夫衰服士輿櫬率其偽太子瑾瑾弟魯王虔等二十一人造于壘門濬躬解其縛受璧焚櫬送于京師收其圖籍封其府庫軍無私焉帝遣使者犒濬軍初詔書使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秣陵受王渾節度預至江陵謂諸將帥曰若濬得下建平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令受制於我若不能尅則無緣得施節度濬至西陵預與之書曰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泝河而上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濬大悅表呈預書及濬將至秣陵王渾遣信要令暫過論事濬舉帆直指報曰風利不得泊也王渾久破皓中軍斬張悌等頓兵不敢進而濬乘勝納降渾恥而且忿乃表濬違詔不受節度誣罪狀之有司遂按濬檻車徵帝弗許詔讓濬曰伐國事重宜令有一前詔使將軍受安東將軍渾節度渾思謀深重案甲以待將軍云何徑前不從渾命違制昧利甚失大義將軍功勳簡在朕心當率由詔書崇成王法而於事終恃功肆意朕將何以令天下濬上書自理曰臣前被庚戌詔書曰軍人乘勝猛氣益壯便當順流長騖直造秣陵臣被詔之日即便東下又前被詔書云太尉賈充總統諸方自鎮東大將軍伷及渾濬彬等皆受充節度無令臣別受渾節度之文臣自達巴丘所向風靡知孫皓窮踧勢無所至十四日至牛渚去秣陵二百里宿設部分爲攻取節度前至三山見渾軍在北岸遣書與臣可暫來過共有所議亦不語臣當受節度之意臣水軍風發乘勢造賊城加宿設部分行有次第無緣得於長流之中迴船過渾令首尾斷絕須臾之間皓遣使歸命臣即報渾書并寫皓牋具以示渾使速來當於石頭相待軍以日中至秣陵暮乃被渾所下當受節度之符欲令臣明十六日悉將所領還圍石頭備皓越逸又索蜀兵及鎮南諸軍人名定見臣以爲皓已來首都亭無緣共合空圍又兵人定見不可倉卒皆非當今之急不可承用中詔謂臣忽棄明制專擅自由伏讀嚴詔驚怖悚慄不知軀命當所投厝豈惟老臣獨懷戰灼三軍上下咸盡喪氣臣受國恩任重事大常恐託付不效孤負聖朝故投身死地轉戰萬里被蒙寬恕之恩得從臨履之宜是以憑賴威靈幸而能濟皆是陛下

神策廟算。臣承指授，效鷹犬之用耳，有何勳勞而恃功肆意，寧敢昧利而違聖
詔。臣以十五日至秣陵，而詔書以十二日起洛陽，其間懸闊，不相赴接，則臣之
罪責宜蒙察恕。假令孫皓猶有螳蜋舉斧之勢，而臣輕軍單入，有所虧喪，罪之
可也。臣所統八萬餘人，乘勝席卷。皓以衆叛親離，無復羽翼，匹夫獨立，不能庇
其妻子，雀鼠貪生，苟乞一活耳。而江北諸軍不知其虛實，不早縛取，自爲小誤。
臣至便得，更見怨恚，並云守賊百日，而令他人得之，言語噂𠴲，不可聽聞。案春
秋之義，大夫出疆，由有專輒。臣雖愚蠢，以爲事君之道，唯當竭節盡忠，奮不顧
身，量力受任，臨事制宜，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若其顧護嫌疑以避咎責，此是人
臣不忠之利，實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不自料，忘其鄙劣，披布丹心，輸寫肝腦，
欲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庶必掃除兇逆，清一宇宙，願令聖世與唐虞比隆。
陛下粗察臣之愚款，而識其欲自效之誠，是以授臣以方牧之任，委臣以征討
之事。雖燕王之信樂毅，漢祖之任蕭何，無以加焉。受恩深重，死且不報，而以頑
疏，舉錯失宜。陛下弘恩，財加切讓，惶怖怔營，無地自厝，願陛下明臣赤心而已。
濬又騰周浚書，云濬軍得吳寶物。濬復表曰：被壬戌詔書，下安東將軍所上揚
州刺史周浚書，謂臣諸軍得孫皓寶物，又謂牙門將李高放火燒皓僞宮。輒公
文上尚書，具列本末。又聞渾案陷上臣。臣受性愚忠，行事舉動，信心而前，期於
不負神明而已。秣陵之事，皆如前所表，而惡直醜正，實繁有徒，欲構南箕，成此
貝錦，公於聖世，反白爲黑。夫佞邪害國，自古而然。故無極破楚，宰嚭滅吳，及至
石顯，傾亂漢朝，皆載在典籍，爲世所戒。昔樂毅伐齊，下城七十，而卒被讒間，脫
身出奔。樂羊既反，謗書盈篋。況臣頑疏，能免讒慝之口？然所望全其首領者，實
賴陛下聖哲欽明，使浸潤之譖不得行焉。然臣孤根獨立，朝無黨援，久棄遐外，
人道斷絕，而結恨彊宗，取怨豪族。以累卵之身，處雷霆之衝，繭栗之質，當豺狼
之路，其見吞噬，豈抗脣齒！夫犯上干主，其罪可救，乖忤貴臣，則禍在不測。故朱
雲折檻，嬰逆鱗之怒，慶忌救之，成帝不問。望之、周堪違忤石顯，雖闔朝嗟歎，而
死不旋踵。此臣之所大怖也。今渾之支黨姻族內外，皆根據磐互，並處世位。聞
遣人在洛中，專共交構，盜言孔甘，疑惑觀聽。夫曾參之不殺人，亦以明矣，然三
人傳之，其母投杼。今臣之信行，未若曾參之著，而讒構沸騰，非徒三夫之對，外
內扇助，爲二五之應。夫猛獸當塗，麒麟恐懼，況臣脆弱，敢不悚怖！僞吳君臣，今
皆生在，便可驗問，以明虛實。前僞中郎將孔攄說，去二月武昌失守，水軍行至，
皓案行石頭還，左右人皆跳刀大呼，云「要當爲陛下一死戰決之」。皓意大喜，謂
必能然，便盡出金寶以賜與之。小人無狀，得便持走，皓懼，乃圖降首。降使適去，
左右劫奪財物，略取妻妾，放火燒宮。皓逃身竄首，恐不脫死，臣至，遣參軍主者
救斷其火耳。周浚以十六日前入皓宮，臣時遣記室吏往觀書籍，浚使收縛。若
有遺寶，則浚前得，不應移蹤後人，欲求苟免也。臣前在三山得浚書云，皓散寶
貨以賜將士，府庫略虛。而今復言金銀篋笥，動有萬計，疑臣軍得之。言語反覆，
無復本末。臣復與軍司張牧、汝南相滿弘等共入觀皓宮，乃無席可坐。後日又
與牧等共視皓舟船，渾又先臣一日上其船，船上之物，皆渾所知見。臣之案行，
皆出其後，若有寶貨，渾應得之。又臣將軍素嚴，兵人不得妄離部陣，間在秣陵
諸軍，凡二十萬衆，臣軍先至，爲土地之主，百姓之心，皆歸仰臣，臣切勑所領，秋
毫不犯。諸有市易，皆有伍任證左，明從券契，有違犯者，凡斬十三人，皆吳人所
知也。餘軍縱橫，詐稱臣軍，而臣軍類皆蜀人，幸以此自別耳。豈獨浚之將士皆
夷齊，而臣諸軍悉聚盜跖邪！時有八百餘人，緣石頭城劫取布帛，臣衙門將軍
馬潛即收得二十餘人，并疏其督將姓名，移以付浚，使得自科結，而寂無反報，
疑皆縱遣，絕其端緒也。又聞吳人言，前張悌戰時，所殺財有二千人，而渾、浚露
布言以萬計。以吳剛子爲主簿，而遣剛至洛，欲令剛增斬級之數。可具問孫皓
及其諸臣，則知其定審。若信如所聞，浚等虛詐，尚欺陛下，豈惜於臣！云臣屯聚
蜀人，不時送皓，欲有反狀。又恐動吳人，言臣皆當誅殺，取其妻子，冀其作亂，得
騁私忿。謀反大逆，尚以見加，其餘謗𧬈，故其宜耳。渾案臣瓶罄小器，蒙國厚恩，
頻繁擢敘，遂過其任。渾此言最信，內省慚懼。今年平吳，誠爲大慶，於臣之身，更
受咎累。既無孟側策馬之好，而令濟濟之朝有讒邪之人，虧穆穆之風，損皇代
之美。由臣頑疏，使致於此，拜表流汗，言不識次。濬至京都，有司奏，濬表既不列
前後所被七詔月日，又赦後違詔不受渾節度，大不敬，付廷尉科罪。詔曰：濬前

受詔徑造秣陵後乃下受渾節度詔書稽留所下不至便令與不受詔同責未
爲經通濬不即表上被渾宣詔此可責也濬有征伐之勞不足以一眚掩之有
司又奏濬赦後燒賊船百三十五艘輒勑付廷尉禁推詔曰勿推拜濬輔國大
將軍領步兵校尉舊校唯五置此營自濬始也有司又奏輔國依比未爲達官
不置司馬不給官騎詔依征鎮給五百大車增兵五百人爲輔國營給親騎百
人官騎十人置司馬封爲襄陽縣侯邑萬戶封子彝楊鄉亭侯邑千五百戶賜
絹萬匹又賜衣一襲錢三十萬及食物濬自以功大而爲渾父子及豪強所抑
屢爲有司所奏每進見陳其功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忿憤徑出不辭帝
每容恕之益州護軍范通濬之外親也謂濬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
未盡善也濬曰何謂也通曰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
者輒曰聖主之德群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焉如斯顏老之不伐龔遂之雅對
將何以過之藺生所以屈廉頗王渾能無愧乎濬曰吾始懼鄧艾之事畏禍及
不得無言末不能遣諸胸中是吾褊也時人咸以濬功重報輕博士秦秀太子
洗馬孟康前溫令李密等並表訟濬之屈帝乃遷濬鎮軍大將軍加散騎常侍
領後軍將軍王渾詣濬濬嚴設備衛然後見之其相猜防如此濬平吳之後以
勳高位重不復素業自居乃玉食錦服縱奢侈以自逸其有辟引多是蜀人示
不遺故舊也後又轉濬撫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特進散騎常侍後軍將
軍如故太康六年卒時年八十諡曰武葬柏谷山大營塋域葬垣周四十五里
面別開一門松柏茂盛子矩嗣矩弟暢散騎郎暢子粹太康十年武帝詔粹尙
潁川公主仕至魏郡太守濬有二孫過江不見齒錄安西將軍桓溫鎮江陵表
言之曰臣聞崇德賞功爲政之所先興滅繼絕百王之所務故德參時雍則奕
世承祀功烈一代則永錫祚胤案故撫軍王濬歷職內外任兼文武料敵制勝
明勇獨斷義存社稷之利不顧專輒之罪荷戈長驚席卷萬里僭號之吳面縛
象魏令皇澤被於九州玄風洽於區外襄陽之封廢而莫續恩寵之號墜於近
嗣遐邇酸懷臣竊悼之濬今有二孫年出六十室如懸磬餬口江濱四節蒸嘗
菜羹不給昔漢高定業求樂毅之嗣世祖旌賢建葛亮之胤夫效忠異代立功
異國尙通天下之善使不泯棄况濬建元勳於當年著嘉慶於身後靈基旣根
於南垂皇祚中興於江左舊物克彰神器重耀豈不由伊人之功力也哉誠宜
加恩少垂矜憫追錄舊勳纂錫茅土則聖朝之恩宣暢於上忠臣之志不墜于
地矣卒不見省

唐彬

唐彬字儒宗魯國鄒人也父臺泰山太守彬有經國大度而不拘行檢少便弓
馬好遊獵身長八尺走及奔鹿強力兼人晚乃敦悅經史尤明易經隨師受業
還家教授恆數百人初爲郡門下掾轉主簿刺史王沈集諸參佐盛論距吳之
策以問九郡吏彬與譙郡主簿張惲俱陳吳有可兼之勢沈善其對又使彬難
言吳未可伐者而辭理皆屈還遷功曹舉孝廉州辟主簿累遷別駕彬忠肅公
亮盡規匡救不顯諫以自彰又奉使詣相府計事于時僚佐皆當世英彥見彬
莫不欽悅稱之於文帝薦爲掾屬帝以問其參軍孔顥顥忌其能良久不答陳
騫在坐斂板而稱曰彬之爲人勝騫甚遠帝笑曰但能如卿固未易得何論於
勝因辟彬爲鎧曹屬帝問曰卿何以致辟對曰修業陋巷觀古人之遺迹言滿
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帝顧四坐曰名不虛行他日謂孔顥曰近見唐
彬卿受蔽賢之責矣初鄧艾之誅也文帝以艾久在隴右素得士心一旦夷滅
恐邊情搔動使彬密察之彬還白帝曰鄧艾忌克詭狹矜能負才順從者謂爲
見事直言者謂之觸迕雖長史司馬參佐牙門答對失指輒見罵辱處身無禮
大失人心又好施行事役數勞衆力隴右甚患苦之喜聞其禍不肯爲用今諸
軍已至足以鎮壓內外願無以爲慮俄除尙書水部郎泰始初賜爵關內侯出
補鄴令彬導德齊禮期月化成遷弋陽太守明設禁防百姓安之以母喪去官
益州東接吳寇監軍位缺朝議用武陵太守楊宗及彬武帝以問散騎常侍文
立立曰宗彬俱不可失然彬多財欲而宗好酒惟陛下裁之帝曰財欲可足酒
者難改遂用彬尋又詔彬監巴東諸軍事加廣武將軍上征吳之策甚合帝意
後與王濬共伐吳彬屯據衝要爲衆軍前驅每設疑兵應機制勝陷西陵樂鄉
多所禽獲自巴陵沔口以東諸賊所聚莫不震懼倒戈肉袒彬知賊寇已殄孫

晧將降未至建業二百里稱疾遲留以示不競果有先到者爭功于時有識莫不高彬此舉吳平詔曰廣武將軍唐彬受任方隅東禦吳寇南臨蠻越撫寧疆場有綏禦之績又每慷慨志在立功頃者征討扶疾奉命首啓戎行獻俘授馘勳效顯著其以彬爲右將軍都督巴東諸軍事徵拜翊軍校尉改封上庸縣侯食邑六千戶賜絹六千匹朝有疑議每參預焉北虜侵掠北平以彬爲使持節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丸校尉右將軍彬既至鎭訓卒利兵廣農重稼震威耀武宣諭國命示以恩信於是鮮卑二部大莫廆擿何等並遣侍子入貢兼修學校誨誘無倦仁惠廣被遂開拓舊境却地千里復秦長城塞自溫城洎于碣石緜亘山谷且三千里分軍屯守烽堠相望由是邊境獲安無犬吠之警自漢魏征鎭莫之比焉鮮卑諸種畏懼遂殺大莫廆彬欲討之恐列上俟報虜必逃散乃發幽冀車牛參軍許祇密奏之詔遣御史檻車徵彬付廷尉以事直見釋百姓追慕彬功德生爲立碑作頌彬初受學於東海閻德門徒甚多獨目彬有廊廟才及彬官成而德已卒乃爲之立碑元康初拜使持節前將軍領西戎校尉雍州刺史下教曰此州名都士人林藪處士皇甫申叔嚴舒龍姜茂時梁子遠等並志節清妙履行高潔踐境望風虛心饑渴思加延致待以不臣之典幅巾相見論道而已豈以吏職屈染高規郡國備禮發遣以副於邑之望於是四人皆到彬敬而待之元康四年卒官時年六十謚曰襄賜絹二百匹錢二十萬長子嗣官至廣陵太守少子岐征虜司馬

史臣曰孫氏負江山之阻隔恃牛斗之妖氛奄有水鄉抗衡上國二王屬當戎旅受律遄征渾既獻捷橫江濬亦剋清建鄴于時討吳之役將帥雖多定吳之功此焉爲最向使弘范父之不伐慕陽夏之推功上稟廟堂下憑將士豈非懋勳懋德善始善終者歟此而不存彼焉是務或矜功負氣或恃勢驕陵競構南箕成茲貝錦遂乃喧黷宸扆斁亂彝倫既爲戒於功臣亦致譏於清論豈不惜哉王濬遂驕父之福心乖爭子之明義儁材雖多亦奚以爲也唐彬畏避交爭屬疾遲留退讓之風賢於渾濬遠矣傳云不拘行檢安得長者之行哉

贊曰二王總戎淮海攸同渾既害善濬亦矜功武子豪傑夙參朝列遲懲牛心紆情馬埒儒宗知退避名全節

晉書卷四十二

晉書卷四十三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十三

山濤　子簡　簡子遐

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人也父曜宛句令濤早孤居貧少有器量介然不羣性好莊老每隱身自晦與嵇康呂安善後遇阮籍便爲竹林之游著忘言之契康後坐事臨誅謂子紹曰巨源在汝不孤矣濤年四十始爲郡主簿功曹上計掾舉孝廉州辟部河南從事與石鑒共宿濤夜起蹴鑒曰今爲何等時而眠邪知太傅臥何意鑒曰宰相三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卿何慮也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閒邪投傳而去未二年果有曹爽之事遂隱身不交世務與宣穆后有中表親是以見景帝帝曰呂望欲仕邪命司隸舉秀才除郎中轉驃騎將軍王昶從事中郎久之拜趙國相遷尚書吏部郎文帝與濤書曰足下在事清明雅操邁時念多所乏今致錢二十萬穀二百斛魏帝嘗賜景帝春服帝以賜濤又以母老并賜藜杖一枚晚與尚書和逌交又與鍾會裴秀並申款昵以二人居勢爭權濤平心處中各得其所而俱無恨焉遷大將軍從事中郎鍾會作亂於蜀而文帝將西征時魏氏諸王公並在鄴帝謂濤曰西偏吾自了之後事深以委卿以本官行軍司馬給親兵五百人鎮鄴咸熙初封新沓子轉相國左長史典統別營時帝以濤鄉閭宿望命太子拜之帝以齊王攸繼景帝後素又重攸嘗問裴秀曰大將軍開建未遂吾但承奉後事耳故立攸將歸功於兄何如秀以爲不可又以問濤濤對曰廢長立少違禮不祥國之安危恒必由之太子位於是乃定太子親拜謝濤及武帝受禪以濤守大鴻臚護送陳留王詣鄴泰始初加奉車都尉進爵新沓伯及羊祜執政時人欲危裴秀濤正色保持之由是失權臣意出爲冀州刺史加寧遠將軍冀州俗薄無相推轂濤甄拔隱屈搜訪賢才旌命三十餘人皆顯名當時人懷慕尚風俗頗革轉北中郎將督鄴城守事入爲侍中遷尚書以母老辭職詔曰君雖乃心在於色養然職有上下旦夕不廢醫藥且當割情以隆在公濤心求退表疏數十上久乃見聽除議郎帝以濤清儉無以供養特給日契加賜牀帳茵褥禮秩崇重時莫爲比後除太常卿以疾不就會遭母喪歸鄉里濤年踰耳順居喪過禮負土成墳手植松柏詔曰吾所共致化者官人之職是也方今風俗陵遲人心進動宜崇明好惡鎮以退讓山太常雖尚居諒闇情在難奪方今務殷何得遂其志邪其以濤爲吏部尚書濤辭以喪病章表懇切會元皇后崩遂扶輿還洛逼迫詔命自力就職前後選舉周徧內外而並得其才咸寧初轉太子少傅加散騎常侍除尚書僕射加侍中領吏部固辭以老疾上表陳情章表數十上久不攝職爲左丞白褒所奏帝曰濤以病自聞但不聽之耳使濤坐執銓衡則可何必上下邪不得有所問濤不自安表謝曰古之王道正直而已陛下不可以一老臣爲加曲私臣亦何心屢屢日月乞如所表以章典刑帝再手詔曰白褒奏君甚妄所以不即推直不喜凶赫耳君之明度豈當介意邪便當攝職令斷章表也濤志必欲退因發從弟婦喪輒還外舍詔曰山僕射近日暫出遂以微苦未還豈吾側席之意其遣丞掾奉詔諭旨若體力故未平康者便以輿車輿還寺舍濤辭不獲已乃起視事濤再居選職十有餘年每一官缺輒啟擬數人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隨帝意所欲爲先故帝之所用或非舉首衆情不察以濤輕重任意或譖之於帝故帝手詔戒濤曰夫用人惟才不遺疏遠卑賤天下便化矣而濤行之自若一年之後衆情乃寢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爲題目時稱山公啟事濤中立於朝晚值后黨專權不欲任楊氏多有諷諫帝雖悟而不能改後以年衰疾篤上疏告退曰臣年垂八十救命旦夕若有毫末之益豈遺力於聖時迫於老耄不復任事今四海休息天下思化從而靜之百姓自正但當崇風尚教以敦之耳陛下亦復何事臣耳目聾瞑不能自勵君臣父子其閒無文是以直陳愚情乞聽所請乃免冠徒跣上還印綬詔曰天下事廣加吳土初平凡百草創當共盡意化之君不深識往心而以小疾求退豈所望於君邪朕猶側席未得垂拱君亦何得高尚其事乎當崇至公勿復爲虛飾之煩濤苦表請退詔又不許尚書令衛瓘奏濤以微苦久不視職手詔頻煩猶未順旨參議以爲無專節之尚違至公之義若實沉篤亦不宜居位可免濤官中詔瓘曰濤以德素爲朝之望而常深退讓至

于懇切故比有詔欲必奪其志以匡輔不逮主者旣不思明詔旨而反深加詆案虧崇賢之風以重吾不德何以示遠近邪濤不得已又起視事太康初遷右僕射加光祿大夫侍中掌選如故濤以老疾固辭手詔曰君以道德爲世模表況自先帝識君遠意吾將倚君以穆風俗何乃欲舍遠朝政獨高其志邪吾之至懷故不足以喻乎何來言至懇切也且當以時自力深副至望君不降志朕不安席濤又上表固讓不許吳平之後帝詔天下罷軍役示海內大安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帝嘗講武于宣武場濤時有疾詔乘步輦從因與盧欽論用兵之本以爲不宜去州郡武備其論甚精于時咸以濤不學孫吳而闇與之合帝稱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寧之後屢有變難寇賊猋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天下遂以大亂如濤言焉後拜司徒濤復固讓詔曰君年耆德茂朝之碩老是以授君台輔之位而遠崇克讓至于反覆良用於邑君當終始朝政翼輔朕躬濤又表曰臣事天朝三十餘年卒無毫釐以崇大化陛下私臣無已猥授三司臣聞德薄位高力少任重上有折足之凶下有廟門之咎願陛下垂累世之恩乞臣骸骨詔曰君翼贊朝政保乂皇家匡佐之勳朕所倚賴司徒之職實掌邦教故用敬授以答羣望豈宜沖讓以自抑損邪已勑斷章表使者乃臥加章綬濤曰垂歿之人豈可污官府乎輿疾歸家以太康四年薨時年七十九詔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五十萬布百匹以供喪事策贈司徒蜜印紫綬侍中貂蟬新沓伯蜜印青朱綬祭以太牢謚曰康將葬賜錢四十萬布百匹左長史范晷等上言濤舊第屋十間子孫不相容帝爲之立室初濤布衣家貧謂妻韓氏曰忍饑寒我後當作三公但不知卿堪作夫人不耳及居榮貴貞慎儉約雖爵同千乘而無嬪媵祿賜俸秩散之親故初陳郡袁毅嘗爲鬲令貪濁而賂遺公卿以求虛譽亦遺濤絲百斤濤不欲異於時受而藏於閣上後毅事露檻車送廷尉凡所受賂皆見推檢濤乃取絲付吏積年塵埃印封如初濤飲酒至八斗方醉帝欲試之乃以酒八斗飲濤而密益其酒濤極本量而止有五子該淳允謨簡

該字伯倫嗣父爵仕至幷州刺史太子左率贈長水校尉該子瑋字彥祖翊軍校尉次子世回吏部郎散騎常侍淳字子玄不仕允字叔真奉車都尉並少尫病形甚短小而聰敏過人武帝聞而欲見之濤不敢辭以問於允允自以尫陋不肯行濤以爲勝己乃表曰臣二子尫病宜絕人事不敢受詔謨字季長明惠有才智官至司空掾

簡字季倫性溫雅有父風年二十餘濤不之知也簡歎曰吾年幾三十而不爲家公所知後與譙國嵇紹沛郡劉謨弘農楊準齊名初爲太子舍人累遷太子庶子黃門郎出爲青州刺史徵拜侍中頃之轉尚書歷鎮軍將軍荊州刺史領南蠻校尉不行復拜尚書光熙初轉吏部尚書永嘉初出爲雍州刺史鎮西將軍徵爲尚書左僕射領吏部簡欲令朝臣各舉所知以廣得才之路上疏曰臣以爲自古興替實在官人苟得其才則無物不理書言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唐虞之盛元愷登庸周室之隆濟濟多士秦漢以來風雅漸喪至於後漢女君臨朝尊官大位出於阿保斯亂之始也是以郭泰許劭之倫明清議於草野陳蕃李固之徒守忠節於朝廷然後君臣名節古今遺典可得而言自初平之元訖於建安之末三十年中萬姓流散死亡略盡斯亂之極也世祖武皇帝應天順人受禪于魏泰始初躬親萬幾佐命之臣咸皆率職時黃門侍郎王恂庾純始於太極東堂聽政評尚書奏事多論刑獄不論選舉臣以爲不先所難而辨其所易陛下初臨萬國人思盡誠每於聽政之日命公卿大臣先議選舉各言所見後進儁才鄉邑尤異才堪任用者皆以名奏主者隨缺先敘是爵人於朝與衆共之之義也朝廷從之永嘉三年出爲征南將軍都督荊湘交廣四州諸軍事假節鎮襄陽于時四方寇亂天下分崩王威不振朝野危懼簡優游卒歲唯酒是耽諸習氏荊土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出遊嬉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時有童兒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䍦舉鞭向葛彊何如幷州兒彊家在幷州簡愛將也尋加督寧益軍事時劉聰入寇京師危逼簡遣督護王萬率師赴難次于涅陽爲宛城賊王如所破遂嬰城自守及洛陽陷沒簡又爲賊嚴嶷所逼乃遷于夏口招納流亡江漢歸附時華軼以江州作難或勸簡討之簡曰與彥夏舊友爲之惆

悵惘豈利人之機以為功伐乎其篤厚如此時樂府伶人避難多奔沔漢讌會之日寮佐或勸奏之簡曰社稷傾覆不能匡救有晉之罪人也何作樂之有因流涕慷慨坐者咸愧焉年六十卒追贈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子遐

遐字彥林為餘姚令時江左初基法禁寬弛豪族多挾藏戶口以為私附遐繩以峻法到縣八旬出口萬餘縣人虞喜以藏戶當棄市遐欲繩喜諸豪彊莫不切齒於遐言於執事以喜有高節不宜屈辱又以遐輒造縣舍遂陷其罪遐與會稽內史何充牋乞留百日窮翦逋逃退而就罪無恨也充申理不能得竟坐免官後為東陽太守為政嚴猛康帝詔曰東陽頃來竟囚每多入重豈郡多罪人將捶楚所求莫能自固邪遐處之自若郡境肅然卒於官

史臣曰若夫居官以絜其務欲以啓天下之方事親以終其身將以勸天下之俗非山公之具美其孰能與於此者哉自東京喪亂吏曹湮滅西園有三公之錢蒲陶有一州之任貪饕方駕寺署斯滿時移三代世歷九王拜謝私庭此焉成俗若乃餘風稍殄理或可言委以銓綜則羣情自抑通乎魚水則專用生疑將矯前失歸諸後正惠絕臣名恩馳天口世稱山公啓事者豈斯之謂歟若盧子家之前代何足算也

王戎 從弟衍 澄 郭舒

王戎字濬沖瑯邪臨沂人也祖雄幽州刺史父渾涼州刺史貞陵亭侯戎幼而穎悟神彩秀徹視日不眩裴楷見而目之曰戎眼爛爛如巖下電年六七歲於宣武場觀戲猛獸在檻中虓吼震地眾皆奔走戎獨立不動神色自若魏明帝於閣上見而奇之又嘗與羣兒戲於道側見李樹多實等輩競趣之戎獨不往或問其故戎曰樹在道邊而多子必苦李也取之信然阮籍與渾為友戎年十五隨渾在郎舍戎少籍二十歲而籍與之交籍每適渾俄頃輒去過視戎良久然後出謂渾曰濬沖清賞非卿倫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及渾卒於涼州故吏賻贈數百萬戎辭而不受由是顯名為人短小任率不修威儀善發談端賞其要會朝賢嘗上巳禊洛或問王濟曰昨遊有何言談濟曰張華善說史漢裴頠論前言往行衮衮可聽王戎談子房季札之間超然玄著其為識鑒者所賞如此戎嘗與阮籍飲時兗州刺史劉昶字公榮在坐籍以酒少酌不及昶昶無恨色戎異之他日問籍曰彼何如人也答曰勝公榮不可不與飲若減公榮則不敢不共飲惟公榮可不與飲戎每與籍為竹林之游戎嘗後至籍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戎笑曰卿輩意亦復易敗耳鍾會伐蜀過與戎別問計將安出戎曰道家有言為而不恃非成功難保之難也及會敗議者以為知言襲父爵辟相國掾歷吏部黃門郎散騎常侍河東太守荊州刺史坐遣吏修園宅應免官詔以贖論遷豫州刺史加建威將軍受詔伐吳戎遣參軍羅尚劉喬領前鋒進攻武昌吳將楊雍孫述江夏太守劉朗各率眾詣戎降戎督大軍臨江吳牙門將孟泰以蘄春邾二縣降吳平進爵安豐縣侯增邑六千戶賜絹六千匹戎渡江綏慰新附宣揚威惠吳光祿勳石偉方直不容皓朝稱疾歸家戎嘉其清節表薦之詔拜偉為議郎以二千石祿終其身荊土悅服徵為侍中南郡太守劉肇賂戎筒中細布五十端為司隸所糾以知而未納故得不坐然議者尤之帝謂朝臣曰戎之為行豈懷私苟得正當不欲為異耳帝雖以是言釋之然為清慎者所鄙由是損名戎在職雖無殊能而庶績脩理後遷光祿勳吏部尚書以母憂去職性至孝不拘禮制飲酒食肉或觀弈棊而容貌毀悴杖然後起裴頠往弔之謂人曰若使一慟能傷人濬沖不免滅性之譏也時和嶠亦居父喪以禮法自持量米而食哀毀不踰於戎帝謂劉毅曰和嶠毀頓過禮使人憂之毅曰嶠雖寢苫食粥乃生孝耳至於王戎所謂死孝陛下當先憂之戎先有吐疾居喪增甚帝遣醫療之并賜藥物又斷賓客楊駿執政拜太子太傅駿誅之後東安公繇專斷刑賞威振外內戎誡繇曰大事之後宜深遠之繇不從果得罪轉中書令加光祿大夫給恩信五十人遷尚書左僕射領吏部戎始為甲午制凡選舉皆先治百姓然後授用司隸傅咸奏戎曰書稱三載考績三載黜陟幽明今內外羣官居職未期而戎奏還既未定其優劣且送故迎新相望道路巧詐由生傷農害政戎不仰依堯舜典謨而驅動浮華虧敗風俗非徒無益乃有大損宜免戎官以敦風俗戎與賈郭通親竟得不坐尋轉司徒以王政將圮苟媚取容屬愍懷太子之廢竟無一言匡諫裴頠戎之壻也頠誅戎坐免官齊王

冏起義孫秀錄戎於城內趙王倫子欲取戎爲軍司博士王繇曰濬沖譎詐多端安肯爲少年用乃止惠帝反宮以戎爲尚書令既而河間王顒遣使就說成都王穎將誅齊王冏檄書至冏謂戎曰孫秀作逆天子幽逼孤糾合義兵掃除元惡臣子之節信著神明二王聽讒造構大難當賴忠謀以和不協卿其善爲我籌之戎曰公首舉義衆匡定大業開闢已來未始有也然論功報賞不及有勞朝野失望人懷貳志今二王帶甲百萬其鋒不可當若以王就第不失故爵委權崇讓此求安之計也冏謀臣葛旟怒曰漢魏以來王公就第寧有得保妻子乎議者可斬於是百官震悚戎僞藥發墮廁得不及禍戎以晉室方亂慕蘧伯玉之爲人與時舒卷無蹇諤之節自經典選未嘗進寒素退虛名但與時浮沉戶調門選而已尋拜司徒雖位總鼎司而委事僚寀間乘小馬從便門而出游見者不知其三公也故吏多至大官道路相遇輒避之性好興利廣收八方園田水碓周徧天下積實聚錢不知紀極每自執牙籌晝夜算計恆若不足而又儉嗇不自奉養天下人謂之膏肓之疾女適裴頠貸錢數萬久而未還女後歸寧戎色不悅女遽還直然後乃懽從子將婚戎遺其一單衣婚訖而更責取家有好李常出貨之恐人得種恆鑽其核以此獲譏於世其後從帝北伐王師敗績於蕩陰戎復詣鄴隨帝還洛陽車駕之西遷也戎出奔于郟在危難之間親接鋒刃談笑自若未嘗有懼容時召親賓歡娛永日永興二年薨于郟縣時年七十二諡曰元戎有人倫鑒識常目山濤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知名其器王衍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表物謂裴頠拙於用長荀勖工於用短陳道寧緩緩如束長竿族弟敦有高名戎惡之敦每候戎輒託疾不見敦後果爲逆亂其鑒賞先見如此嘗經黃公酒壚下過顧謂後車客曰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酣暢於此竹林之游亦預其末自嵇阮云亡吾便爲時之所羈紲今日視之雖近邈若山河初孫秀爲琅邪郡吏求品於鄉議戎從弟衍將不許戎勸品之及秀得志朝士有宿怨者皆被誅而戎衍獲濟焉子萬有美名少而大肥戎令食穅而肥愈甚年十九卒有庶子興戎所不齒以從弟陽平太守愔子爲嗣

衍字夷甫神情明秀風姿詳雅總角嘗造山濤濤嗟歎良久既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父乂爲平北將軍常有公事使行人列上不時報衍年十四時在京師造僕射羊祜申陳事狀辭甚清辯祜名德貴重而衍幼年無屈下之色衆咸異之楊駿欲以女妻焉衍恥之遂陽狂自免武帝聞其名問戎曰夷甫當世誰比戎曰未見其比當從古人中求之泰始八年詔舉奇才可以安邊者衍初好論從橫之術故尚書盧欽舉爲遼東太守不就於是口不論世事唯雅詠玄虛而已嘗因宴集爲族人所怒舉樏擲其面衍初無言引王導共載而去然心不能平在車中攬鏡自照謂導曰爾看吾目光乃在牛背上矣父卒於北平送故甚厚爲親識之所借貸因以捨之數年之間家資罄盡出就洛城西田園而居焉後爲太子舍人還尚書郎出補元城令終日清談而縣務亦理入爲中庶子黃門侍郎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爲天地萬物皆以無爲爲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萬物恃以成形賢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無之爲用無爵而貴矣衍甚重之惟裴頠以爲非著論以譏之而衍處之自若衍既有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貢兼聲名藉甚傾動當世妙善玄言唯談老莊爲事每捉玉柄麈尾與手同色義理有所不安隨即改更世號口中雌黃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矣累居顯職後進之士莫不景慕放效選舉登朝皆以爲稱首矜高浮誕遂成風俗焉衍嘗喪幼子山簡弔之衍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衍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於情然則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簡服其言更爲之慟衍妻郭氏賈后之親藉宮中之勢剛愎貪戾聚斂無厭好干預人事衍患之而不能禁時有鄉人幽州刺史李陽京師大俠也郭氏素憚之衍謂郭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不可郭氏爲之小損衍疾郭之貪鄙故口未嘗言錢郭欲試之令婢以錢繞牀使不得行衍晨起見錢謂婢曰舉阿堵物卻其措意如此後歷北軍中候中領軍尚書令女爲愍懷太子妃太子爲賈后所誣衍懼禍自表離婚賈后既廢有司奏衍曰衍與司徒梁王肜書寓呈皇太子手與妃及衍書陳見誣之狀肜等伏讀辭旨懇惻衍備位大臣應以義責也太子

被誣得罪衍不能守死善道即求離婚得太子手書隱蔽不出志在苟免無忠
蹇之操宜加顯責以厲臣節可禁錮終身從之衍素輕趙王倫之為人及倫篡
位衍陽狂斫婢以自免及倫誅拜河南尹轉尚書又為中書令時齊王冏有匡
復之功而專權自恣公卿皆為之拜衍獨長揖焉以病去官成都王穎以衍為
中軍師累遷尚書僕射領吏部後拜尚書令司空司徒衍雖居宰輔之重不以
經國為念而思自全之計說東海王越曰中國已亂當賴方伯宜得文武兼資
以任之乃以弟澄為荊州族弟敦為青州因謂澄敦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
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為三窟矣識者鄙之及石勒王彌寇
京師以衍都督征討諸軍事持節假黃鉞以距之衍使前將軍曹武左衛將軍
王景等擊賊退之獲其輜重遷太尉尚書令如故封武陵侯辭封不受時洛陽
危逼多欲遷都以避其難而衍獨賣牛車以安眾心越之討苟晞也衍以太尉
為太傅軍司及越薨眾共推為元帥衍以賊寇鋒起懼不敢當辭曰吾少無宦
情隨牒推移遂至於此今日之事安可以非才處之俄而舉軍為石勒所破勒
呼王公與之相見問衍以晉故衍為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己勒甚悅之與語
移日衍自說少不豫事欲求自免因勸勒稱尊號勒怒曰君名蓋四海身居重
任少壯登朝至於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壞天下正是君罪使左右扶出
謂其黨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如此人當可活不萇曰彼晉之三公必
不為我盡力又何足貴乎勒曰要不可加以鋒刃也使人夜排牆填殺之衍將
死顧而言曰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
至今日時年五十六衍儁秀有令望希心玄遠未嘗語利王敦過江常稱之曰
夷甫處眾中如珠玉在瓦石間顧愷之作畫贊亦稱衍巖巖清峙壁立千仞其
為人所尚如此子玄字眉子少慕簡曠亦有俊才與衛玠齊名荀藩用為陳留
太守屯尉氏玄素名家有豪氣荒弊之時人情不附將赴祖逖為盜所害焉
澄字平子生而警悟雖未能言見人舉動便識其意衍妻郭性貪鄙欲令婢路
上擔糞澄年十四諫郭以為不可郭大怒謂澄曰昔夫人臨終以小郎屬新婦
不以新婦屬小郎因捉其衣裾將杖之澄爭得脫踰窗而走衍有重名於世時
人許以人倫之鑒尤重澄及王敦庾敳嘗為天下人士目曰阿平第一子嵩第
二處仲第三澄嘗謂衍曰兄形似道而神鋒太儁衍曰誠不如卿落落穆穆然
也澄由是顯名有經澄所題目者衍不復有言輒云已經平子矣少歷顯位累
遷成都王穎從事中郎穎嬖豎孟玖譖殺陸機兄弟天下切齒澄發玖私姦勸
穎殺玖穎乃誅之士庶莫不稱善及穎敗東海王越請為司空長史以迎大駕
勳封南鄉侯遷建威將軍雍州刺史不之職時王敦謝鯤庾敳阮脩皆為衍所
親善號為四友而亦與澄狎又有光逸胡毋輔之等亦豫焉酣讌縱誕窮歡極
娛惠帝末衍白越以澄為荊州刺史持節都督領南蠻校尉敦為青州衍因問
以方略敦曰當臨事制變不可豫論澄辭義鋒出算略無方一坐嗟服澄將之
鎮送者傾朝澄見樹上鵲巢便脫衣上樹探鷇而弄之神氣蕭然傍若無人劉
琨謂澄曰卿形雖散朗而內實動俠以此處世難得其死澄默然不答澄既至
鎮日夜縱酒不親庶事雖寇戎急務亦不以在懷擢順陽人郭舒於寒悴之中
以為別駕委以州府時京師危逼澄率眾軍將赴國難而飄風折其節柱會王
如寇襄陽澄前鋒至宜城遣使詣山簡為如黨嚴嶷所獲嶷偽使人從襄陽來
而問之曰襄陽拔未答曰昨旦破城已獲山簡乃陰緩澄使令得亡去澄聞襄
陽陷以為信然散眾而還既而恥之託糧運不贍委罪長史蔣俊而斬之竟不
能進巴蜀流人散在荊湘者與土人忿爭遂殺縣令屯聚樂鄉澄使成都內史
王機討之賊請降澄偽許之既而襲之於寵洲以其妻子為賞沉八千餘人於
江中於是益梁流人四五萬家一時俱反推杜弢為主南破零桂東掠武昌敗
王機于巴陵澄亦無憂懼之意但與機日夜縱酒投壺博戲數十局俱起殺富
人李才取其家資以賜郭舒南平太守應詹驟諫不納於是上下離心內外怨
叛澄望實雖損猶傲然自得後出軍擊杜弢次于作塘山簡參軍王沖叛于豫
州自稱荊州刺史澄懼使杜蕤守江陵澄遷于孱陵尋奔沓中郭舒諫曰使君
臨州雖無異政未失眾心今西收華容向義之兵足以擒此小醜柰何自棄澄
不能從初澄命武陵諸郡同討杜弢天門太守扈瓌次于益陽武陵內史武察
為其郡夷所害瓌以孤軍引還澄怒以杜曾代瓌夷袁遂瓌故吏也託為瓌報

饑遂舉兵逕會自稱平晉將軍澄使司馬毋丘邈討之爲逵所敗會元帝徵澄爲軍諮祭酒於是赴召時王敦爲江州鎮豫章澄過詣敦澄夙有盛名出於敦右士庶莫不傾慕之兼勇力絕人素爲敦所憚澄猶以舊意侮敦敦益忿怒請澄入宿陰欲殺之而澄左右有二十人持鐵馬鞭爲衛澄手嘗捉玉枕以自防故敦未之得發後敦賜澄左右酒皆醉借玉枕觀之因下牀而謂澄曰何與杜弢通信澄曰事自可驗敦欲入內澄手引敦衣至于絕帶乃登于梁因罵敦曰行事如此殃將及焉敦令力士路戎搤殺之時年四十四載尸還其家劉琨聞澄之死歎曰澄自取之及敦平澄故吏佐著作郎桓稚上表理澄請加贈謚詔復澄將官謚曰憲長子詹早卒次子徽右軍司馬

郭舒

郭舒字稚行幼請其母從師歲餘便歸粗識大義鄉人少府范晷宗人武陵太守郭景咸稱舒當爲後來之秀終成國器始爲領軍校尉坐擅放司馬彪繫廷尉世多義之刺史夏侯含辟爲西曹轉主簿含坐事舒自繫理含事得釋刺史宗岱命爲治中喪母去職劉弘牧荊州引爲治中弘卒舒率將士推弘子璠爲主討逆賊郭勸滅之保全一州王澄聞其名引爲別駕澄終日酣飲不以眾務在意舒常切諫之及天下大亂又勸澄修德養威保完州境澄以爲亂自京都起非復一州所能匡禦雖不能從然重其忠亮荊土士人宗廞嘗因酒忤澄澄怒叱左右棒廞舒厲色謂左右曰使君過醉汝輩何敢妄動澄恚曰別駕狂邪誑言我醉因遣掐其鼻灸其眉頭舒跪而受之澄意少釋而廞遂得免澄之奔敗也以舒領南郡澄又欲將舒東下舒曰舒爲萬里紀綱不能匡正令使君奔亡不忍渡江乃留屯沌口採稆湖澤以自給鄉人盜食舒牛事覺來謝舒曰卿饑所以食牛耳餘肉可共啖之世以此服其弘量舒少與杜曾厚曾嘗召之不往曾銜之至是澄又轉舒爲順陽太守曾密遣兵襲舒遁逃得免王敦召爲參軍轉從事中郎襄陽都督周訪卒敦遣舒監襄陽軍甘卓至乃還朝廷徵舒爲右丞敦留不遣敦謀爲逆舒諫不從使守武昌荊州別駕宗澹忌舒才能數譖之於王廙廙疑舒與甘卓同謀密以白敦敦不受高官督護繆坦嘗請武昌城西地爲營太守樂凱言於敦曰百姓久買此地種菜自贍不宜奪之敦大怒曰王處仲不來江湖當有武昌地不而人云是我地邪凱懼不敢言舒曰公聽舒一言敦曰平子以卿病狂故掐鼻灸眉頭舊疾復發邪舒曰古之狂也直周昌汲黯朱雲不狂也昔堯立誹謗之木舜置敢諫之鼓然後事無枉縱公爲勝堯舜邪乃逆折舒使不得言何與古人相遠敦曰卿欲何言舒曰繆坦可謂小人疑誤視聽奪人私地以彊陵弱晏子稱君曰其可臣獻其否以成其可是以舒等不敢不言敦即使還地眾咸壯之敦重舒公亮給賜轉豐數詣其家表爲梁州刺史病卒

樂廣

樂廣字彥輔南陽淯陽人也父方參魏征西將軍夏侯玄軍事廣時年八歲玄常見廣在路因呼與語還謂方曰向見廣神姿朗徹當爲名士卿家雖貧可令專學必能興卿門戶也方早卒廣孤貧僑居山陽寒素爲業人無知者性沖約有遠識寡嗜慾與物無競尤善談論每以約言析理以厭人之心其所不知默如也裴楷嘗引廣共談自夕申旦雅相欽挹歎曰我所不如也王戎爲荊州刺史聞廣爲夏侯玄所賞乃舉爲秀才楷又薦廣於賈充遂辟太尉掾轉太子舍人尚書令衛瓘朝之耆舊逮與魏正始中諸名士談論見廣而奇之曰自昔諸賢既沒常恐微言將絕而今乃復聞斯言於君矣命諸子造焉曰此人之水鏡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覩青天也王衍自言與人語甚簡至及見廣便覺己之煩其爲識者所歎美如此出補元城令遷中書侍郎轉太子中庶子累遷侍中河南尹廣善清言而不長於筆將讓尹請潘岳爲表岳曰當得君意廣乃作二百句語述己之志岳因取次比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廣不假岳之筆岳不取廣之旨無以成斯美也嘗有親客久闊不復來廣問其故答曰前在坐蒙賜酒方欲飲見盃中有蛇意甚惡之既飲而疾于時河南聽事壁上有角漆畫作蛇廣意盃中蛇即角影也復置酒於前處謂客曰酒中復有所見不答曰所見如初廣乃告其所以客豁然意解沉痾頓愈衛玠總角時嘗問廣夢廣云是想玠曰神形所不接而夢豈是想邪廣曰因也玠思之經月不得遂以成疾廣聞故

命駕為剖析之，所病即愈。廣歎曰：此賢胸中當必無膏肓之疾。廣所在為政，無當時功譽，然每去職，遺愛為人所思。凡所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而自見矣。人有過，先盡弘恕，然後善惡自彰矣。廣與王衍俱宅心事外，名重於時，故天下言風流者，謂王、樂為稱首焉。少與弘農楊準相善，準之二子曰喬曰髦，皆知名於世。準使先詣裴頠，頠性弘方，愛喬有高韻，謂準曰：喬當及卿，髦少減也。又使詣廣，廣性清淳，愛髦有神檢，謂準曰：喬自及卿，然髦亦清出。準笑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也。論者以為喬雖有高韻，而神檢不足，樂為得之矣。是時王澄、胡毋輔之等，皆亦任放為達，或至裸體者。廣聞而笑曰：名教內自有樂地，何必乃爾。其居才愛物，動有理中，皆此類也。值世道多虞，朝章紊亂，清己中立，任誠保素而已。時人莫有見其際焉。先是河南官舍多妖怪，前尹皆不敢處正寢，廣居之不疑。嘗外戶自閉，左右皆驚，廣獨自若。顧見牆有孔，使人掘牆，得狸而殺之，其怪亦絕。愍懷太子之廢也，詔故臣不得辭送，眾官不勝憤歎，皆冒禁拜辭。司隸校尉滿奮敕河南中部收縛拜者送獄，廣即便解遣。眾人代廣危懼。孫琰說賈謐曰：前以太子罪惡，有斯廢黜，其臣不懼嚴詔，冒罪而送，今若繫之，是彰太子之善，不如釋去。謐然其言，廣故得不坐。遷吏部尚書左僕射，後東安王繇當為僕射，轉廣為右僕射，領吏部，代王戎為尚書令，始戎薦廣，而終踐其位，時人美之。成都王穎，廣之壻也，及與長沙王乂遘難，而廣既處朝望，羣小讒謗之。乂以問廣，廣神色不變，徐答曰：廣豈以五男易一女。乂猶以為疑，廣竟以憂卒。荀藩聞廣之不免也，為之流涕。三子：凱、肇、謨。凱字弘緒，大司馬齊王掾，參驃騎軍事。肇字弘茂，太傅東海王掾，洛陽陷，兄弟相攜南渡江。謨字弘範，征虜將軍、吳郡內史。

史臣曰：漢相清靜，見譏於糟粕；周史清虛，不嫌於尸祿。豈台揆之任有異於常班者歟？濬沖善發談端，夷甫仰希方外，登槐庭之顯列，顧漆園而高視。彼既憑虛，朝章已亂，戎則取容於世，旁委貨財，衍則自保其身，寧論宗稷。及三方構亂，六戎藉手，犬羊之侶，鋒鏑如雲，夷甫區區焉，佞彼兇渠，以求容貸，頹牆之隕，猶有禮也。平子肆情傲物，對境難堪，終夭厥生，自貽伊敗。且夫衣服表容，珪璋範德。肇移害覡，彩照山華，布武有章，立言成訓。澄之箕踞，不已甚矣。若乃解衵登枝，裸形捫鵲，以此為達，謂之高致，輕薄是效，風流臣及，道睽將聖，事乖肝揖，情獨往自夭，其生者焉。昔晏嬰哭莊公之尸，樂令解愍懷之客，豈聞伯夷之風歟？懦夫能立志者也。

贊曰：晉家求士，乃構仙臺。陵雲切漢，山濤知材。濬沖居鼎，談優務劣。夷甫兩顧，退求三穴。神亂當年，忠乖曩列。平子陵傲，多於用拙。樂令披雲，高天澄澈。

晉書卷四十三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十四

鄭袤子默 默子球

鄭袤字林叔滎陽開封人也高祖衆漢大司農父泰揚州刺史有高名袤少孤早有識鑒荀攸見之曰鄭公業為不亡矣隨叔父渾避難江東時華歆為豫章太守渾往依之歆素與泰善撫養袤如己子年十七乃還鄉里性清正時濟陰魏諷為相國掾名重當世袤同郡任覽與結交袤以諷奸雄終必為禍勸覽遠之及諷敗論者稱焉魏武帝初封諸子為侯精選賓友袤與徐幹俱為臨菑侯文學轉司隸功曹從事司空王朗辟為掾袤舉高陽許允扶風魯芝東萊王基朗皆命之後咸至大位有重名袤遷尚書郎出為黎陽令吏民悅服太守班下屬城特見甄異為諸縣之最遷尚書右丞轉濟陰太守下車旌表孝悌敬禮賢能興立庠序開誘後進轉補大將軍從事中郎拜散騎常侍會廣平太守缺宣帝謂袤曰賢叔大匠垂稱於陽平魏郡百姓家惠化且盧子家王子雍繼蹤此郡使世不乏賢故復相屈袤在廣平以德化為先善作條教郡中愛之徵拜侍中百姓戀慕涕泣路隅遷少府高貴鄉公即位袤與河南尹王肅備法駕奉迎於元城封廣昌亭侯從光祿勳領宗正毌丘儉作亂景帝自出征之百官祖送於城東袤疾病不任會帝謂中領軍王肅曰唯不見鄭光祿為恨肅以語袤袤自輿追帝及於近道帝笑曰故知侯生必來也遂與袤共載曰計將何先袤曰昔與儉俱為臺郎特所知悉其人好謀而不達事情自昔建勳幽州志望無限文欽勇而無算今大軍出其不意江淮之卒銳而不能固深溝高壘以挫其氣此亞夫之長也帝稱善轉太常高貴鄉公議立明堂辟雍精選博士袤舉劉毅劉寔程咸庾峻後並至公輔大位及常道鄉公立與議定策進封安城鄉侯邑千戶景元初疾病失明屢乞骸骨不許拜光祿大夫五等初建封密陵伯武帝踐阼進爵為侯雖寢疾十餘年而時賢並相推薦泰始中詔曰光祿大夫密陵侯袤履行純正守道沖粹退有清和之風進有素絲之節宜登三階之曜補袞職之闕今以袤為司空天子臨軒遣五官中郎將國坦就第拜授袤前後辭讓遣息稱上送印綬至于十數辭坦曰魏以徐景山為司空吾時為侍中受詔當替徐公語吾曰三公當上應天心苟非其人實傷和氣不敢以垂死之年累辱朝廷也終於不就遂大雅君子之跡可不務乎固辭久之見許以侯就第拜儀同三司置舍人官騎賜牀帳簟褥錢五十萬九年薨時年八十五帝於東堂發哀賜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絹布各百匹以供喪事謚曰元有子六人長子默嗣次質舒詡稱子位並列卿

默字思元起家秘書郎考覈舊文刪省浮穢中書令虞松謂曰而今而後朱紫別矣轉尚書考功郎專典伐蜀事封關內侯遷司徒左長史武帝受禪與太原郭奕俱為中庶子朝廷以太子官屬宜稱陪臣默上言皇太子體皇極之尊無私於天下宮臣皆受命天朝不得同之藩國事遂施行出為東郡太守值歲荒人飢默輒開倉振給乃舍都亭自表待罪朝廷嘉默憂國詔書褒歎比之汲黯班告天下若郡縣有此比者皆聽出給入為散騎常侍初帝以貴公子當品鄉里莫敢與為輩求之州內於是十二郡中正僉共舉默文帝與袤書曰小兒得廁賢子之流愧有竊賢之累及武帝出祠南郊詔使默驂乘因謂默曰卿知何以得驂乘乎昔州里舉卿相輩常愧有累清談遂問政事對曰勸穡務農為國之基選人得才濟世之道居官久職政事之宜明慎黜陟勸戒之由崇尚儒素化導之本如此而已矣帝善之後以父喪去官尋起為廷尉是時鬲令袁毅坐交通貨賂大興刑獄在朝多見引逮唯默兄弟以潔慎不染其流遷太常時僕射山濤欲舉一親親為博士謂默曰卿似尹翁歸令吾不敢復言默為人敦重柔而能整皆此類也及齊王攸當之國下禮官議崇錫典制博士祭酒曹志等並立異議默容過其事坐免尋拜大鴻臚遭母喪舊制既葬還職默自陳懇至久而見許遂改法定令聽大臣終喪自默始也服闋為大司農轉光祿勳太康元年卒時年六十八謚曰成尚書令衛瓘奏默才行名望宜居論道五升九卿位未稱德宜贈三司而后父楊駿先欲以女妻默子豫默曰吾每讀雋不疑傳常想其人畏遠權貴奕世所守遂辭之駿深為恨至此駿議不同遂不施行默

寬沖博愛謙虛溫讓不以才地矜物事上以禮遇下以和雖僮豎廝養不加聲色而猶嫌惡故士君子以爲居世之難子球

球字子瑜少辟宰府入侍二宮成都王爲大將軍起義討趙王倫球自頓丘太守爲右長史以功封平壽公累遷侍中尚書散騎常侍中護軍尚書右僕射領吏部永嘉二年卒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諡曰元球弟豫永嘉末爲尚書

李胤

李胤字宣伯遼東襄平人也祖敏漢河內太守去官還鄉里遼東太守公孫度欲彊用之敏乘輕舟浮滄海莫知所終胤父信追求積年浮海出塞竟無所見欲行喪制服則疑父尚存情若居喪而不聘娶後有鄰居故人與其父同年者亡因行喪制服燕國徐邈與之同州里以不孝莫大於無後勸使娶妻既生胤遂絕房室恆如居喪禮不堪其憂數年而卒胤既幼孤母又改行有識之後降食哀戚亦以喪禮自居又以祖不知存亡設木主以事之由是以孝聞容貌質素頹然若不足者而知度沉邃言必有則初仕郡上計掾州辟部從事治中舉孝廉參鎮北軍事遷樂平侯相政尚清簡入爲尚書郎遷中護軍司馬吏部郎銓綜廉平賜爵關內侯出補安豐太守文帝引爲大將軍從事中郎遷御史中丞恭恪直繩百官憚之伐蜀之役爲西中郎將督關中諸軍事後爲河南尹封廣陸伯泰始初拜尚書進爵爲侯胤奏以爲古者三公坐而論道內參六官之事外與六卿之教或處三槐兼聽獄訟稽疑之典謀及卿士陛下聖德欽明垂心萬幾猥發明詔儀刑古式雖唐虞疇諮周文翼翼無以加也自今以往國有大政可親延羣公詢納讜言其軍國所疑延詣省中使侍中尚書諮論所宜若有疾疢不任覲會臨時遣侍臣訊訪詔從之遷吏部尚書僕射尋轉太子少傅詔以胤忠允高亮有匪躬之節使領司隸校尉胤屢自表讓忝傅儲宮不宜兼監司之官武帝以二職並須忠賢故每不許咸寧初皇太子出居東宮帝以司隸事任峻重而少傅有旦夕輔導之務胤素羸不宜久勞之轉拜侍中加特進俄遷尚書令侍中特進如故胤雖歷職內外而家至貧儉兒病無以市藥帝聞之賜錢十萬其後帝以司徒舊丞相之職詔以胤爲司徒在位五年簡亮持重稱爲任職以吳會初平大臣多有勳勞宜有登進乃上疏遜位帝不聽遣侍中宣旨優詔敦諭絕其章表胤不得已起視事太康三年薨詔遣御史持節監喪致祠諡曰成皇太子命舍人王贊誄之文義甚美帝後思胤清節詔曰故司徒李胤太常彭灌並履忠清儉身沒家無餘積賜胤家錢二百萬穀千斛灌家半之三子固眞長儀固字萬基散騎郎先胤卒固子志嗣爵志字彥道歷位散騎侍郎建威將軍陽平太守眞長位至太僕卿儀黃門侍郎太弟中庶子

盧欽 弟子志　志子諶

盧欽字子若范陽涿人也祖植漢侍中父毓魏司空世以儒業顯欽清澹有遠識篤志經史舉孝廉不行魏大將軍曹爽辟爲掾爽弟嘗有所屬請欽白爽子弟不宜干犯法度爽深納之而罰其弟除尚書郎爽誅免官後爲侍御史襲父爵大利亭侯累遷琅邪太守宣帝爲太傅辟從事中郎出爲陽平太守遷淮北都督伏波將軍甚有稱績徵拜散騎常侍大司農遷吏部尚書進封大梁侯武帝受禪以爲都督沔北諸軍事平南將軍假節給追鋒軺臥車各一乘第二駙馬二乘騎具刀器御府人馬鎧等及錢三十萬欽在鎮寬猛得中蠻揚無虞入爲尚書僕射加侍中奉車都尉領吏部以清貧特賜絹百匹欽舉必以材稱爲廉平咸寧四年卒詔曰欽履道清正執德貞素文武之稱著於方夏入贊機衡惟允庶事肆勤內外有匪躬之節不幸薨歿朕甚悼之其贈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布五十匹錢三十萬諡曰元又以欽忠清高潔不營產業身沒之後家無所庇特賜錢五十萬爲立第舍復下詔曰故司空王基衛將軍盧欽領典軍將軍楊囂並素清貧身沒之後居無私積頃者饑饉聞其家大匱其各賜穀三百斛欽歷宰州郡不尚功名唯以平理爲務祿奉散之親故不營資產動循禮典妻亡制廬杖終喪居外所著詩賦論難數十篇名曰小道子浮嗣

浮字子雲起家太子舍人病疽截手遂廢然朝廷器重之以爲國子博士祭酒祕書監皆不就欽弟珽字子笏衛尉卿珽子志

志字子道初辟公府掾尚書郎出爲鄴令成都王穎之鎮鄴也愛其才量委以

心幷送竊謀主齊王冏起義遣使告穎穎召志計事志曰趙王無道肆行篡逆四海人神莫不憤怒今殿下總率三軍應期電發子來之衆不召自至掃夷凶逆必有征無戰然兵事至重聖人所慎宜旌賢任才以收時望穎深然之改選上佐高辟掾屬以志爲諮議參軍仍補左長史專掌文翰穎前鋒都督趙驤爲倫所敗士衆震駭議者多欲還保朝歌志曰今我軍失利敵新得勝必有輕易陵轢之情若頓兵不進三軍畏衄懼不可用且戰何能無勝負宜更選精兵星行倍道出賊不意此用兵之奇也穎從之及倫敗志勸穎曰齊王衆號百萬與張泓等相持不能決大王逕得濟河此之大勳莫之與比而齊王今當與大王共輔朝政志聞兩雄不俱處功名不並立今宜因太妃微疾求還定省推崇齊王徐結四海之心此計之上也穎納之遂以母疾還藩委重於冏由是穎獲四海之譽天下歸心朝廷封志爲武強侯加散騎常侍及河間王顒納李含之說欲內除二王樹穎儲副遣報穎穎將應之志正諫不從及冏滅穎遙執朝權遂懷驕奢之心以長沙王乂在內不得恣其所欲密欲去乂時荊州有張昌之亂穎表求親征朝廷許之會昌等平乃迴兵以討乂志諫曰公前有復皇祚之大勳及事平歸功於齊辭九錫之賞不當朝政之權振陽翟飢人葬黃橋白骨皆盛德之事四海之人莫不歸穎矣逆寇縱肆猶據荊楚今公掃清羣難南土以寧振旅而旋頓軍關外文服入朝此霸王者之事也穎不納及乂死穎表志爲中書監留鄴參署相府事衆與敗於蕩陰穎遣志督兵迎帝及王浚攻鄴志勸穎奉天子還洛陽時甲士尚萬五千人志夜部分至曉衆皆成列而程太妃戀鄴不欲去穎未能決俄而衆潰唯志與子謐兄子綝殿中武賁千人而已志復勸穎早發時有道士姓黃號曰聖人太妃信之及使呼入道士求兩杯酒飲乾拋杯而去於是志計始決而人馬復散志於營陣間尋索得數乘鹿車司馬督韓玄收集黃門得百餘人志入帝問志曰何故散敗至此志曰賊去鄴尚八十里而人士一朝駭散太弟今欲奉陛下還洛陽帝曰甚佳於是御犢車便發屯騎校尉郝昌先領兵八千守洛陽帝召之至汲郡而昌至兵仗甚盛志喜於復振啓天子宜下赦書與百姓同其休慶既達洛陽志啓以滿奮爲司隸校尉奔散者多還百官粗備帝悅賜志絹二百匹綿百斤衣一襲鶴綾袍一領初河間王顒聞王浚起兵遣右將軍張方救鄴方聞成都軍敗頓兵洛陽不敢進縱兵虜掠密欲遷都長安將焚宗廟宮室以絕人心志說方曰昔董卓無道焚燒洛陽怨毒之聲百年猶存何爲襲之乃止方遂逼天子幸其壘帝垂泣就輿唯志侍側曰陛下今日之事當一從右將軍臣駑怯無所云補唯知盡微誠不離左右而已停方壘三日便西志復從至長安穎被黜志亦免官及東海王越奉迎大駕顒啓帝復穎還鄴以志爲魏郡太守加左將軍隨穎北鎮行達洛陽而平昌公模遣前鋒督護馮嵩距穎穎還長安未至而聞顒斬張方求和於越穎住華陰志進長安詣闕陳謝即還就穎於武關奔南陽復爲劉陶所驅迴詣河北及穎薨官屬奔散唯志親自殯送時人嘉之越命志爲軍諮祭酒遷衞尉永嘉末轉尚書洛陽沒志將妻子北投幷州刺史劉琨至陽邑爲劉粲所虜與次子謐詵等俱遇害於平陽長子諶

諶字子諒清敏有理思好老莊善屬文選尚武帝女滎陽公主拜駙馬都尉未成禮而公主卒後州舉秀才辟太尉掾洛陽沒隨志北依劉琨與志俱爲劉粲所虜粲據晉陽留諶爲參軍琨收散卒引猗盧騎還攻粲粲敗走諶得赴琨先父母兄弟在平陽者悉爲劉聰所害琨爲司空以諶爲主簿轉從事中郎琨妻即諶之從母既加親愛又重其才地建興末隨琨投段匹磾匹磾自領幽州取諶爲別駕匹磾既害琨尋亦敗喪時南路阻絕段末波在遼西諶往投之元帝之初末波通使於江左諶因其使抗表理琨文旨甚切於是即加弔祭累徵諶爲散騎中書侍郎而爲末波所留遂不得南渡末波死弟遼代立諶流離世故且二十載石季龍破遼西復爲季龍所得以爲中書侍郎國子祭酒侍中中書監屬冉閔誅石氏諶隨閔軍於襄國遇害時年六十七是歲永和六年也諶名家子早有聲譽才高行潔爲一時所推值中原喪亂與清河崔悅潁川荀綽河東裴憲北地傅暢並淪陷非所雖俱顯於石氏恆以爲辱諶每謂諸子曰吾身沒之後但稱晉司空從事中郎爾撰祭法注莊子及文集皆行於世悅字道儒魏司空林曾孫劉琨妻之姪也與諶俱爲琨司空從事中郎後爲末波佐史沒

石氏亦居大官其緒蕃暢並別有傳

華表 子廙 廙子恆 廙弟嶠

華表字偉容平原高唐人也父歆清德高行爲魏太尉表年二十拜散騎黃門郎累遷侍中正元初石苞來朝盛稱高貴鄉公以爲魏武更生時聞者流汗沾背表懼禍作頻稱疾歸下舍故免於大難後遷尚書五等建封觀陽伯坐供給喪事不整免泰始中拜太子少傅轉光祿勳遷太常卿數歲以老病乞骸骨詔曰表清貞履素有老成之美久幹王事靜恭匪懈而以疾固辭章表懇至今聽如所上以爲太中大夫賜錢二十萬牀帳褥席祿賜與卿同門施行馬表以苦節垂名司徒李胤司隸王宏等並歎美表清澹退靜以爲不可得貴賤而親疏也咸寧元年八月卒時年七十二諡曰康詔賜朝服有六子廙岑嶠鑒澹簡

廙字長駿弘敏有才義妻父盧毓典選難舉姻親故廙年三十五不得調晚爲中書通事郎泰始初遷冗從僕射少爲武帝所禮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前軍將軍侍中南中郎將都督河北諸軍事父疾篤輒還仍遭喪舊例葬訖復任廙因辭乞留初表有賜客在鬲使廙因縣令袁毅錄名三客各代以奴及毅以貨賕致罪獄辭迷謬不復顯以奴代客直言送三奴與廙而毅亦盧氏婿也又中書監荀勖先爲中子求廙女廙不許爲恨因密啓帝以袁毅貨賕者多不可盡罪宜責最所親者一人因指廙當之又緣廙有違忤之咎遂於喪服中免廙官削爵土大鴻臚何遵奏廙免爲庶人不應襲封請以表世孫混嗣表有司奏曰廙所坐除名削爵一時之制廙爲世子著在名簿不聽襲嗣此爲刑罰再加諸侯犯法八議平處者褒功重爵也嫡統非犯終身棄罪廢之爲重依律應聽襲封詔曰諸侯薨子踰年即位此古制也應即位而廢之爵命皆去矣何爲罪罰再加且吾之責廙以肅貪穢本不論常法也諸賢不能將明此意乃更詭易禮律不顧憲度君命廢之而羣下復之此爲上下正相反也於是有司奏免議者官詔皆以贖論混以世孫當受封逃避斷髮陽狂病瘖不能語故不得拜世咸稱之廙棲遲家巷垂十載教誨子孫講誦經典集經書要事名曰善文行於世與陳勰共造豬闌於宅側帝嘗出視之問其故左右以實對帝心憐之帝後又登陵雲臺望見廙苜蓿園阡陌甚整依然感舊太康初大赦乃得襲封久之拜城門校尉遷左衞將軍數年以爲中書監惠帝即位加侍中光祿大夫尚書令進爵爲公廙因楊駿召不時還有司奏免官尋遷太子少傅加散騎常侍動遵禮典得傅導之義後年衰病篤詔遣太醫療病進位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時河南尹韓壽因託賈后求以女配廙孫陶廙距而不許后深以爲恨故遂不登台司年七十五卒諡曰元三子混薈恆

混字敬倫嗣父爵清貞簡正歷位侍中尚書卒官子陶嗣轉尚書令沒於石勒

薈字敬叔爲河南尹與荀藩荀組俱避賊至臨潁父子並遇害

恆字敬則博學以清素爲稱尚武帝女滎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元康初東宮建恆以選爲太子寶友賜爵關內侯食邑百戶辟司徒王渾倉曹掾屬除散騎侍郎累遷散騎常侍北軍中候俄拜領軍加散騎常侍愍帝即位以恆爲尚書進爵苑陵縣公頃之劉聰逼長安詔出恆爲鎮軍將軍領潁川太守以爲外援恆興合義軍得二千人未及西赴而關中陷沒時羣賊方盛所在州郡相繼奔敗恆亦欲棄郡東渡而從兄軼爲元帝所誅以此爲疑先書與驃騎將軍王導導言於帝帝曰兄弟罪不相及況羣從乎即召恆補光祿勳恆到未及拜更以爲衞將軍加散騎常侍本州大中正尋拜太常議立郊祀尚書刁協國子祭酒杜夷議須還洛乃修郊祀恆議漢獻帝居許即便郊祭宜於此修立司徒荀組驃騎將軍王導同恆議遂定郊祀尋以疾求解詔曰太常職主宗廟烝嘗敬重而華恆所疾不堪親奉職事夫子稱吾不與祭如不祭況宗伯之任職所司邪今轉恆爲廷尉頃之加特進太寧初遷驃騎將軍加散騎常侍督石頭水陸諸軍事王敦表轉恆爲護軍疾病不拜授金紫光祿大夫又領太子太保成帝即位加散騎常侍領國子祭酒咸和初以愍帝時賜爵進封一皆削除恆更以討王敦功封苑陵縣侯復領太常蘇峻之亂恆侍帝左右從至石頭備履艱危困悴踰年初恆爲州大中正鄉人任讓輕薄無行爲恆所黜及讓在峻軍中任勢多所殺害見恆輒恭敬不肆其虐鍾雅劉超之死亦將及恆讓盡心救衞故得免及帝加元服又將納后寇難之後典籍靡遺婚冠之禮無所依據恆推尋舊

典撰定遑儀幷郊廟辟雍朝廷軌則事並施用遷左光祿大夫開府常侍如故固讓未拜會卒時年六十九冊贈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諡曰敬恆清恪儉素雖居顯列常布衣蔬食年老彌篤死之日家無餘財唯有書數百卷時人以此貴之子俊嗣爲尚書郎俊子仰之大長秋

嶠字叔駿才學深博少有令聞文帝爲大將軍辟爲掾屬補尚書郎轉車騎從事中郎泰始初賜爵關內侯遷太子中庶子出爲安平太守辭親老不行更拜散騎常侍典中書著作領國子博士遷侍中太康末武帝頗親宴樂又多疾病屬小瘳嶠與侍臣表賀因微諫曰伏惟聖體漸就平和上下同慶不覺抃舞臣等愚戇竊有微懷以爲收功於所忽事乃無悔慮福於垂成祚乃日新唯願陛下深垂聖明遠思所忽之悔以成日新之福沖靜和氣嗇養精神頤身於清簡之宇留心於虛曠之域無厭世俗常戒以忽羣下之言則豐慶日延天下幸甚帝手詔報曰輒自消息無所爲慮元康初封宣昌亭侯誅楊駿改封樂鄉侯遷尚書後以嶠博聞多識屬書典實有良史之志轉祕書監加散騎常侍班同中書寺爲內臺中書散騎著作及治禮音律天文數術南省文章門下撰集皆典統之初嶠以漢紀煩穢慨然有改作之意會爲臺郎典官制事由是得徧觀祕籍遂就其緒起于光武終於孝獻一百九十五年爲帝紀十二卷皇后紀二卷十典十卷傳七十卷及三譜序傳目錄凡九十七卷嶠以皇后配天作合前史作外戚傳以繼末編非其義也故易爲皇后紀以次帝紀又改志爲典以有堯典故也而改名漢後書奏之詔朝臣會議時中書監荀勖令和嶠太常張華侍中王濟咸以嶠文質事核有遷固之規實錄之風藏之祕府後太尉汝南王亮司空衞瓘爲東宮傅列上通講事遂施行嶠所著論議難駁詩賦之屬數十萬言其所奏官制太子宜還宮及安邊郊祭明堂辟雍浚導河渠巡禹之舊跡置都水官修黌宮之禮置長秋事多施行元康三年卒追贈少府諡曰簡嶠性嗜酒率常沉醉所撰書十典未成而終祕書監何劭奏嶠中子徹爲佐著作郎使踵成之未竟而卒後監繆徵又奏嶠少子暢爲佐著作郎克成十典幷草魏晉紀傳與著作郎張載等俱在史官永嘉喪亂經籍遺沒嶠書存者五十餘卷嶠有三子頤徹暢頤嗣官至長樂內史暢有才思所著文章數萬言遭寇亂避難荆州爲賊所害時年四十

石鑒

石鑒字林伯樂陵厭次人也出自寒素雅志公亮仕魏歷尚書郎侍御史尚書左丞御史中丞多所糾正朝廷憚之出爲幷州刺史假節護匈奴中郎將武帝受禪封堂陽子入爲司隸校尉轉尚書時秦涼爲虜所敗遣鑒都督隴右諸軍事坐論功虛僞免官後爲鎮南將軍豫州刺史坐討吳賊虛張首級詔曰昔雲中守魏尚以斬首不實受刑武牙將軍田順以詐增虜獲自殺誣罔敗法古今所疾鑒備大臣吾所取信往者西事公欺朝廷以敗爲得竟不推究中間黜免未久尋復授用冀能補過而乃與下同詐所謂大臣義得爾乎有司奏是也顧未忍耳今遣歸田里終身不得復用勿削爵土也久之拜光祿勳復爲司隸校尉稍加特進遷右光祿大夫開府領司徒前代三公冊拜皆設小會所以崇宰輔之制也自魏末已後廢不復行至鑒有詔令會遂以爲常太康末拜司空領太子太傅武帝崩鑒與中護軍張劭監統山陵時大司馬汝南王亮爲太傅楊駿所疑不敢臨喪出營城外時有告亮欲舉兵討駿駿大懼白太后令帝爲手詔詔鑒及張劭使率陵兵討亮劭駿甥也便率所領催鑒速發鑒以爲不然保持之遣人密覘視亮已別道還許昌於是駿止論者稱之山陵訖封昌安縣侯元康初爲太尉年八十餘克壯慷慨自遇若少年時人美之尋薨諡曰元子陋字處賤襲封歷屯騎校尉

溫羨

溫羨字長卿太原祁人漢護羌校尉序之後也祖恢魏揚州刺史父恭濟南太守兄弟六人並知名於世號曰六龍羨少以朗寤見稱齊王攸辟爲掾遷尚書郎惠帝即位拜豫州刺史入爲散騎常侍累遷尚書及齊王冏輔政以羨攸之故吏意特親之轉吏部尚書先是張華被誅冏建議欲復其官爵論者或以爲非羨駁之曰自天子已下爭臣各有差不得歸罪於一人也故晏子曰爲己死亡非其親昵誰能任之里克之殺二庶陳乞之立陽生漢朝之誅諸呂皆積年

之後乃得立事未有事主見存而得行其志於數月之內者也式乾之會張華獨諫上宰不和不能承風贊善慝其指麾從命不亦難乎況今皇后譖害其子內離不預禮非所任且后體齊於帝尊同皇極罪在枉子事不爲逆義非所討今以華不能廢枉子之后與趙盾不討殺君之賊同而貶責之於義不經通也華竟得追復爵位其後以從駕討成都王穎有勳封大陵縣公邑千八百戶出爲冀州刺史加後將軍范陽王虓敗於許昌也自牧冀州虓乃避之惠帝之幸長安以虓爲中書令不就及帝還洛陽徵爲中書監加散騎常侍未拜會帝崩懷帝即位遷左光祿大夫開府領司徒論者僉謂爲速在位未幾病卒贈司徒諡曰元有三子秖允裕秖字敬齊太傅西曹掾允字敬咸太子舍人裕字敬嗣尙武安長公主官至左光祿大夫

史臣曰晉氏中朝承累世之資建兼并之業衣冠斯盛英彥如林此數公者或以雅望處台槐或以高名居保傅自非一時之秀亦曷能至于斯惜其三緘於論道之辰獨善於兼濟之日夏圖鯁議無足多譏然退己進賢林叔弘推讓之美自家刑國宣伯協恭孝之規子若之儒素爲基偉容之苦節流譽慶垂來葉不亦宜哉石鑒以公亮升擢羨以明雅顯屬于危亂不隕其名歲寒見松柏之後彫斯人之謂矣

贊曰讓矣密陵孝哉廣陸敘既博雅羨亦貞肅鑒績克宣擢犖載穆同鏘玉振爭芬蘭郁

晉書卷四十四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十五

劉毅

劉毅字仲雄東萊掖人漢陽城景王章之後父喈丞相屬毅幼有孝行少厲清節然好臧否人物王公貴人望風憚之僑居平陽太守杜恕請為功曹沙汰郡吏百餘人三魏稱焉為之語曰但聞劉功曹不聞杜府君魏末本郡察孝廉辟司隸都官從事京邑肅然毅將彈河南尹司隸不許曰攫獸之犬鼷鼠蹈其背毅曰既能攫獸又能殺鼠何損於犬投傳而去同郡王基薦毅於公府曰毅方正亮直挺然不群言不苟合行不苟容往日僑仕平陽為郡股肱正色立朝舉綱引墨朱紫有分鄭衞不雜孝弟著於邦族忠貞效於三魏昔孫陽取騏驥於吳坂秦穆拔百里於商旅毅未遇知己無所自呈前已口白謹復申請太常鄭袤舉博士文帝辟為相國掾辭疾積年不就時人謂毅忠於魏氏而帝怒其顧望將加重辟毅懼應命轉主簿武帝受禪為尚書郎駙馬都尉遷散騎常侍國子祭酒帝以毅忠蹇正直使掌諫官轉城門校尉遷太僕拜尚書坐事免官咸寧初復為散騎常侍博士祭酒轉司隸校尉糾正豪右京師肅然司部守令望風投印綬者甚衆時人以毅方之諸葛豐蓋寬饒皇太子朝鼓吹將入東掖門毅以為不敬止之於門外奏劾保傅以下詔赦之然後入帝嘗南郊禮畢喟然問毅曰卿以朕方漢何帝也對曰可方桓靈帝曰吾雖德不及古人猶克己為政又平吳會混一天下方之桓靈其已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有直臣故不同也散騎常侍鄒湛進曰世談以陛下比漢文帝人心猶不多同昔馮唐答文帝云不能用頗牧而文帝怒今劉毅言犯順而陛下歡然以此相校聖德乃過之矣帝曰我平天下而不封禪焚雉頭裘行布衣禮卿初無言今於小事何見褒之甚湛曰臣聞猛獸在田荷戈而出凡人能之蜂蠆作於懷袖勇夫為之驚駭出於意外故也夫君臣有自然之尊卑言語有自然之逆順向劉毅始言臣等莫不變色陛下發不世之詔出思慮之表臣之喜慶不亦宜乎在職六年遷尚書左僕射時龍見武庫井中帝親觀之有喜色百官將賀毅獨表曰昔龍降鄭時門之外子產不賀龍降夏庭沫流不禁卜藏其漦至周幽王禍釁乃發易稱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證據舊典無賀龍之禮詔報曰正德未修誠未有以膺受嘉祥省來示以為瞿然賀慶之事宜詳依典義動靜數示尚書郎劉漢等議以為龍體既蕃雖以來文意者大晉之行戢武興文之應也而毅乃引衰世妖異以疑今之吉祥又以龍在井為潛皆失其意潛之為言隱而不見今龍彩質明煥示人以物非潛之謂也毅應推處詔不聽後陰氣解而復合毅上言必有阿黨之臣姦以事君者當誅而不誅故也毅以魏立九品權時之制未見得人而有八損乃上疏曰臣聞立政者以官才為本官才有三難而興替之所由也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情僞難明三也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勢愛憎決於心情僞由於己公無考校之負私無告訐之忌用心百態求者萬端廉讓之風滅苟且之俗成天下訩訩但爭品位不聞推讓竊為聖朝恥之夫名狀以當才為清品輩以得實為平安危之要不可不明清平者政化之美也枉濫者亂敗之惡也不可不察然人才異能備體者寡器有大小達有早晚前鄙後修宜受日新之報抱正違時宜有質直之稱度遠闕小宜得殊俗之狀任直不飾宜得清實之譽行寡才優宜獲器任之用是以三仁殊塗而同歸四子異行而均義陳平韓信笑侮於邑里而收功於帝王屈原伍胥不容於人主而顯名於竹帛是篇論之所明也今之中正不精才實務依黨利不均稱尺務隨愛憎所欲與者獲虛以成譽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高下逐強弱是非由愛憎隨世興衰不顧才實衰則削下興則扶上一人之身旬日異狀或以貨賂自通或以計協登進附託者必達守道者困悴無報於身必見割奪有私於己必得其欲是以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暨時有之皆曲有故慢主罔時實為亂源損政之道一也置州都者取州里清議咸所歸服將以鎮異同一言議不謂一人之身了一州之才一人不審便坐之若然自仲尼以上至于庖犧莫不有失則皆不堪何獨責於中人者哉若殊不

修自可更選今重其任而輕其人所立品格還訪刁攸攸非州里之所歸非職分之所置今訪之歸正於所不服決事於所不職以長讒搆之源以生乖爭之兆似非立都之本旨理俗之深防也主者既善刁攸攸之所下而復選以二千石已有數人劉良上攸之所下石公罪攸之所行敗遠之論橫於州里嫌讎之隙結於大臣夫桑妾之訟禍及吳楚鬪雞之變難興魯邦況乃人倫交爭而部黨興刑獄滋生而禍根結損政之道一也本立格之體將謂人倫有序若貫魚成次也爲九品者取下者爲格謂才德有優劣倫輩有首尾今之中正務自遠者則抑割一國使無上人穢劣下比則拔舉非次并容其身公以爲格坐成其私君子無小人之怨官政無繩姦之防使得上欺明主下亂人倫乃使優劣易地首尾倒錯推貴異之器使在凡品之下負戴不肖越在成人之首損政之道三也陛下踐阼開天地之德弘不諱之詔納忠直之言以覽天下之情太平之基不世之法也然賞罰自王公以至于庶人無不加法置中正委以一國之重無賞罰之防人心多故清平者寡故怨訟者衆聽之則告訐無已禁絕則侵枉無極與其理訟之煩猶愈淸枉之害今禁訟訴則杜一國之口培一人之勢使得縱橫無所顧憚諸受枉者抱怨積直獨不蒙天地無私之德而長壅蔽於邪人之銓使上明不下照下情不上聞損政之道四也昔在前聖之世欲敎風俗鎭靜百姓隆鄉黨之義崇六親之行禮敎庠序以相率賢不肖於是見矣然鄉老書其善以獻天子司馬論其能以官於職有司考績以明黜陟故天下之人退而修本州黨有德義朝廷有公正浮華邪佞無所容厝今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或取給殊方面猶不識況盡其才力而中正知與不知其當品狀采譽於臺府納毀於流言任己則有不識之蔽聽受則有彼此之僞所知者以愛憎奪其平所不知者以人事亂其度既無鄉老紀行之譽又非朝廷考績之課遂使進官之人棄近求遠背本逐末位以求成不由行立品不校功黨譽虛妄損政五也凡所以立品設狀者求人才以理物也非虛飾名譽相爲好醜雖孝悌之行不施朝廷故門外之事以義斷恩既以在官職有大小事有劇易各有功報此人才之實效功分之所得也今則反之於限當報雖職之高還附卑品無績於官而獲高敘是爲抑功實而隆虛名也上奪天朝考績之分下長浮華朋黨之士損政六也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得其能則成失其能則敗今品不狀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爲例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爲本品之所限若狀得其實猶品狀相妨繫縶選舉使不得精於才宜況今九品所疏則削其長所親則飾其短徒結白論以爲虛譽則品不料能百揆何以得理萬機何以得修損政七也前九品詔書善惡必書以爲褒貶當時天下少有所忌今之九品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廢褒貶之義任愛憎之斷清濁同流以植其私故反違前品大其形勢以驅動衆人使必歸己進者無功以表勸退者無惡以成懲懲勸不明則風俗汙濁天下人焉得不解德行而銳人事損政八也由此論之選中正而非其人授權勢而無賞罰或缺中正而無禁檢故邪黨得肆枉濫從橫雖職名中正實爲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或恨結於親親猜生於骨肉當身困於敵讎子孫離其殃咎斯乃歷世之患非徒當今之害也是以時主觀時立法防姦消亂靡有常制故周因於殷有所損益至于中正九品上聖古賢皆所不爲豈蔽於此事而有不周哉將以政化之宜無取於此也自魏立以來未見其得人之功而生讎薄之累毀風敗俗無益於化古今之失莫大於此愚臣以爲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制疏奏優詔答之後司空衞瓘等亦共表宜省九品復古鄉議里選帝竟不施行

毅夙夜在公坐而待旦言議切直無所曲撓爲朝野之所式瞻嘗散齋而疾其妻省之毅便奏加妻罪而請解齋妻子有過立加杖捶其公正如此然以峭直故不至公輔帝以毅淸貧賜錢三十萬日給米肉年七十告老久之見許以光祿大夫歸第門施行馬復賜錢百萬後司徒舉毅爲青州大中正尚書以毅懸車致仕不宜勞以碎務陳留相樂安孫尹表曰禮凡卑者執勞尊者居逸是順敘之宜也司徒魏舒司隸校尉嚴詢與毅年齒相近往者同爲散騎常侍後分授外內之職資塗所經出處一致今詢管四十萬戶州兼董司百僚總攝機要舒所統殷廣兼執九品銓十六州論議主者不以爲劇毅但以知一州便謂不宜累以碎事於毅太優詢舒太劣若以前聽致仕不宜復與遷授位者故光祿

大夫鄭袤為司空是也夫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尚可復委以宰輔之任不可諮以人倫之論臣竊所未安昔鄭武公年過八十入為周司徒雖過懸車之年必有可用毅前為司隸直法不撓當朝之臣多所按劾諺曰受堯之誅不能稱堯直臣無黨古今所悉是以汲黯死於淮陽董仲舒裁為諸侯之相而毅獨遭聖明不離輦轂當世之士咸以為榮毅雖身偏有風疾而志氣聰明一州品第不足勞其思慮毅疾惡之心小過主者必疑其論議傷物故高其優禮令去事實此為機閣毅使絕人倫之路也臣州茂德惟毅越毅不用則清談倒錯矣於是青州自二品已上還毅取正光祿勳石鑒等共奏曰謹按陳留相孫尹表及與臣等書如左臣州履境海岱參風齊魯故人俗務本而世敦德讓今雖不克於舊而遺訓猶存是以人倫歸行士識所守也前被司徒符當參舉州大中正僉以光祿大夫毅純孝至素著在鄉閭忠允亮直竭於事上仕不為榮惟期盡節正身率道崇公忘私行高義明出處同揆故能令義士宗其風景州閭歸其清流雖年耆偏疾而神明克壯實臣州人士所思準繫誠以毅之明格能不言而信風之所動清濁必偃以稱一州咸同之望也竊以為禮賢尚德教之大典王制奪與動為開塞而士之所歸人倫為大臣等虛劣雖言廢於前今承尹書敢不列啓按尹所執非惟惜名議於毅之身亦通陳朝宜奪與大準以為尹言當否應蒙評議由是毅遂為州都銓正人流清濁區別其所彈貶自親貴者始太康六年卒武帝撫几驚曰失吾名臣不得生作三公即贈儀同三司使者監護喪事羽林左監北海王宮上疏曰中詔以毅忠允匪躬贈班台司斯誠聖朝考績以毅著勳之美事也臣謹按謚者行之迹而號者功之表今毅功德並立而有號無謚於義不體臣竊以春秋之事求之謚法主於行而不繫爵然漢魏相承爵非列侯則雖沒而高行不加之謚至使三事之賢臣不如野戰之將銘跡所殊臣願聖世舉春秋之遠制改列爵之舊限使夫功行之實不相掩替則莫不率賴若以革舊毀制非所倉卒則毅之忠益雖不攻城略地論德進爵亦應在例臣敢惟行甫請周之義謹牒毅功行如右帝出其表使八座議之多同宮議奏寢不報二子暾總暾字長升正直有父風太康初為博士會議齊王攸之國加崇典禮暾與諸博士坐議迕旨武帝大怒收暾等付廷尉會赦得出免官

初暾父毅疾馮紞姦佞欲奏其罪未果而卒至是紞位宦日隆暾慨然曰使先人在不令紞得無患後為酸棗令轉侍御史會司徒王渾主簿劉輿獄辭連暾將收付廷尉渾不欲使府有過欲距劾自舉之與暾更相曲直渾怒便遜位還第暾乃奏渾曰謹按司徒王渾蒙國厚恩備位鼎司不能上佐天子調和陰陽下遂萬物之宜使卿大夫各得其所敢因劉輿拒扞詔使私欲大府興長獄訟昔陳平不答漢文之問邴吉不問死人之變誠得宰相之體也既興刑獄怨懟而退舉動輕速無大臣之節請免渾官右長史楊丘亭侯劉肇便辟善柔苟於阿順請大鴻臚削爵土詔聞暾此奏者皆歎美之其後武庫火尚書郭彰率百人自衛而不救火暾正色詰之彰怒曰我能截君角也暾勃然謂彰曰君何敢恃寵作威作福天子法冠而欲截角乎求紙筆奏之彰伏不敢言眾人解釋乃止彰久貴豪侈每出輒從百餘人自此之後務從簡素暾遷太原內史趙王倫篡位假征虜將軍不受與三王共舉義惠帝復阼暾為左丞正色立朝三臺清肅尋兼御史中丞奏免尚書僕射東海公繇及王粹董艾等十餘人朝廷嘉之遂即真遷中庶子左衛將軍司隸校尉奏免武陵王澹及何綏劉坦溫畿李晅等長沙王乂討齊王冏暾豫謀封朱虛縣公千八百戶乂死坐免頃之復為司隸及惠帝之幸長安也留暾守洛陽河間王顒遣使鴆羊皇后暾乃與留臺僕射荀藩河南尹周馥等上表理后無罪語在后傳顒見表大怒遣陳顏呂朗率騎五千收暾暾東奔高密王略會劉根作逆略以暾為大都督加鎮軍將軍討根暾戰失利還洛至酸棗值東海王越奉迎大駕及帝還洛羊后反宮后遣使謝暾曰賴劉司隸忠誠之志得有今日以舊勳復封爵加光祿大夫暾妻前卒先陪陵葬子更生初婚家法婦當拜墓攜賓客親屬數十乘載酒食而行先是洛陽令王稜為越所信而輕暾暾每欲繩之稜以為怨時劉聰王彌屯河北京邑危懼稜告越云暾與彌鄉親而欲投之越嚴騎將追暾右長史傅宣明暾不然暾聞之未至墓而反以正義責越越甚慚及劉曜寇京師以暾為撫軍將軍假節都督城守諸軍事曜退遷尚書僕射越憚暾久居監司又為眾情所歸乃

以爲右光祿大夫領太子少傅加散騎常侍外示崇進實奪其權懷帝又詔暾領衛尉加特進後復以暾爲司隸加侍中暾五爲司隸允協物情故也王彌入洛百官殲焉彌以暾鄉里宿望故免於難暾因說彌曰今英雄競起九州幅裂有不世之功者宇內不容將軍自興兵已來何攻不剋何戰不勝而復與劉曜不協宜思文種之禍以范蠡爲師且將軍可無帝王之意東王本州以觀事勢上可以混一天下下可以成鼎峙之事豈失孫劉乎蒯通有言將軍宜圖之彌以爲然使暾于青州與曹嶷謀且徵之暾至東阿爲石勒游騎所獲見彌與嶷書而大怒乃殺之暾有二子佑白佑爲太傅屬白太子舍人白果烈有才用東海王越忌之諷遣上軍何倫率百餘人入暾第僞爲劫取財物殺白而去總字弘紀好學直亮後叔父彪位至北軍中候

程衛

程衛字長玄廣平曲周人也少立操行彊正方嚴劉毅聞其名辟爲都官從事毅奏中護軍羊琇犯憲應死武帝與琇有舊乃遣齊王攸喻毅毅許之衛正色以爲不可徑自馳車入護軍營收琇屬吏考問陰私先奏琇所犯狼籍然後言於毅由是名振遐邇百官厲行遂辟公府掾遷尚書郎侍御史在職皆以事幹顯補洛陽令歷安定頓丘太守所莅著績卒於官

和嶠

和嶠字長輿汝南西平人也祖洽魏尚書令父逌魏吏部尚書嶠少有風格慕舅夏侯玄之爲人厚自崇重有盛名於世朝野許其能整風俗理人倫襲父爵上蔡伯起家太子舍人累遷潁川太守爲政清簡甚得百姓歡心太傅從事中郎庾顗見而歎曰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磥砢多節目施之大廈有棟梁之用賈充亦重之稱於武帝入爲給事黃門侍郎遷中書令帝深器遇之舊監令共車入朝時荀勖爲監嶠鄙勖爲人以意氣加之每同乘高抗專車而坐乃使監令異車自嶠始也吳平以參謀議功賜弟郁爵汝南亭侯嶠轉侍中愈被親禮與任愷張華相善嶠見太子不令因侍坐曰皇太子有淳古之風而季世多僞恐不了陛下家事帝默然不答後與荀顗荀勖同侍帝曰太子近入朝差長進卿可俱詣之粗及世事既奉詔而還顗勖並稱太子明識弘雅誠如明詔嶠曰聖質如初耳帝不悅而起嶠退居恆懷慨歎知不見用猶不能已在御坐言及社稷未嘗不以儲君爲憂帝知其言忠每不酬和後與嶠語不及來事或以告賈妃妃銜之太康末爲尚書以母憂去職及惠帝即位拜太子太傅加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太子朝西宮嶠從入賈后使帝問嶠曰卿昔謂我不了家事今日定云何嶠曰臣昔事先帝曾有斯言言之不效國之福也臣敢逃其罪乎元康二年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本位如前永康初策謚曰簡嶠家產豐富擬於王者然性至吝以是獲譏於世杜預以爲嶠有錢癖以弟郁子濟嗣位至中書郎郁字仲輿才望不及嶠而以清幹稱歷尚書左右僕射中書令尚書令洛陽傾沒奔于苟晞疾卒

武陔

武陔字元夏沛國竹邑人也父周魏衛尉陔沈敏有器量早獲時譽與二弟韶叔夏茂季夏並總角知名雖諸父兄弟及鄉閭宿望莫能覺其優劣同郡劉公榮有知人之鑒常造周周見其三子焉公榮曰皆國士也元夏最優有輔佐之才陳力就列可謂亞公叔夏季夏不減常伯納言也陔少好人倫與潁川陳泰友善魏明帝世累遷下邳太守景帝爲大將軍引爲從事中郎累遷司隸校尉轉太僕卿初封亭侯五等建改封薛縣侯文帝甚親重之數與詮論時人常問陳泰孰若其父羣陔各稱其所長以爲羣泰略無優劣帝然之泰始初拜尚書掌吏部遷左僕射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陔以宿齒舊臣名位隆重自以無佐命之功又在魏已爲大臣不得已而居位深懷遜讓終始全潔當世以爲美談卒於位謚曰定子輔嗣韶歷吏部郎太子右衛率散騎常侍茂以德素稱名亞於陔爲上洛太守散騎常侍侍中尚書潁川荀愷年少於茂即武帝姑子自負貴戚欲與茂交距而不答由是致怨及楊駿誅愷時爲僕射以茂駿之姨弟陷爲逆黨遂見害茂清正方直聞於朝野一旦枉酷天下傷焉侍中傅祇上表申明之後追贈光祿勳

任愷

任愷字元褒樂安博昌人也父昊魏太常愷少有識量尙魏明帝女累遷中書侍郎員外散騎常侍晉國建爲侍中封昌國縣侯愷有經國之幹萬幾大小多管綜之性忠正以社稷爲己任帝器而昵之政事多諮焉泰始初鄭沖王祥何曾荀顗裴秀等各以老疾歸第帝優寵大臣不欲勞以筋力數遣愷諭旨於諸公諮以當世大政參議得失愷惡賈充之爲人也不欲令久執朝政每裁抑焉充病之不知所爲後承閒言愷忠貞局正宜在東宮使護太子帝從之以爲太子少傅而侍中如故充計畫不行會秦雍寇擾天子以爲憂愷因曰秦涼覆敗關右騷動此誠國家之所深慮宜速鎭撫使人心有庇自非威望重臣有計略者無以康西土也帝曰誰可任者愷曰賈充其人也中書令庾純亦言之於是詔充西鎭長安充用荀勖計得留充既爲帝所遇欲專名勢而庾純張華溫顒向秀和嶠之徒皆與愷善楊珧王恂華廙等充所親敬於是朋黨紛然帝知之召充愷宴於式乾殿而謂充等曰朝廷宜一大臣當和充愷各拜謝而罷既而充愷等以帝已知之而不責結怨愈深外相崇重內甚不平或爲充謀曰愷總門下樞要得與上親接宜啓令典選便得漸疏此一都令史事耳且九流難精間隙易乘充因稱愷才能宜在官人之職帝不之疑謂充舉得其才即日以愷爲吏部尙書加奉車都尉愷既在尙書選舉公平盡心所職然侍覲轉希充與荀勖馮紞承閒浸潤謂愷豪侈用御食器充遣尙書右僕射高陽王珪奏愷遂免官有司收太官宰人檢覆是愷妻齊長公主得賜魏時御器也愷既免而毀謗益至帝漸薄之然山濤明愷爲人通敏有智局舉爲河南尹坐賊發不獲又免官復遷光祿勳愷素有識鑒加以在公勤恪甚得朝野稱譽而賈充朋黨又諷有司奏愷與立進令劉友交關事下尙書愷對不伏尙書杜友廷尉劉良並忠公士也知愷爲充所抑欲申理之故遲留而未斷以是愷及友良皆免官愷既失職乃縱酒耽樂極滋味以自奉養初何劭以公子奢侈每食必盡四方珍饌愷乃踰之一食萬錢猶云無可下箸處愷時因朝請帝或慰諭之愷初無復言惟泣而已後起爲太僕轉太常初魏舒雖歷位郡守而未被任遇愷爲侍中薦舒爲散騎常侍至是舒爲右光祿開府領司徒帝臨軒使愷拜授舒雖以弘量寬簡爲稱時以愷有佐世器局而舒登三公愷止守散卿莫不爲之憤歎也愷不得志竟以憂卒時年六十一諡曰元子罕嗣罕字子倫幼有門風才望不及愷以淑行致稱爲清平佳士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兗州刺史大鴻臚

崔洪

崔洪字良伯博陵安平人也高祖寔著名漢代父讚魏吏部尙書左僕射以雅量見稱洪少以淸厲顯名骨鯁不同於物人之有過輒面折之而退無後言武帝世爲御史治書時長樂馮恢父爲弘農太守愛少子淑欲以爵傳之恢父終服闋乃還鄉里結草爲廬陽瘖不能言淑得襲爵恢始仕爲博士祭酒散騎常侍翼學厲恢高行邈俗侔繼古烈洪奏恢不敎儒素令學生番直左右雖有讓侯微善不得稱無倫輩學爲浮華之目遂免學官朝廷憚之尋爲尙書左丞時人爲之語曰叢生棘刺來自博陵在南爲鷂在北爲鷹遷吏部尙書舉用甄明門無私謁薦雍州刺史郤詵代己爲左丞詵後糾洪洪謂人曰我舉郤丞而還奏我是挽弩自射也詵聞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爲司馬以軍法戮宣子之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我選厥也任其事崔侯爲國舉才我以才見用惟官是視各明至公何故私言乃至此洪聞其言而重之洪口不言貨財手不執珠玉汝南王亮常讌公卿以琉璃鍾行酒酒及洪洪不執亮問其故對曰慮有執玉不趨之義故爾然實乖其常性故爲詭說楊駿誅洪與都水使者王佑親坐見黜後爲大司農卒於官子廓散騎侍郎亦以正直稱

郭奕

郭奕字大業太原陽曲人也少有重名山濤稱其高簡有雅量初爲野王令羊祜常過之奕歎曰羊叔子何必減郭大業少選復往又歎曰羊叔子去人遠矣遂送祜出界數百里坐此免官咸熙末爲文帝相國主簿時鍾會反於蜀荀勖即會之從甥少長會家勖爲文帝掾奕啓出之帝雖不用然知其雅正武帝踐阼初建東宮以奕及鄭默並爲中庶子遷右衞率驍騎將軍封平陵男咸寧初遷雍州刺史鷹揚將軍尋假赤幢曲蓋鼓吹奕有寡姊隨奕之官姊下僮僕多有姦犯而爲人所糾奕省按畢曰大丈夫豈當以老姊求名遂遣而不問時亭

長孝含有俊才而門寒爲素族所排奕用爲別駕含後果有名位時以奕爲知人太康中徵爲尚書奕有重名當世朝臣皆出其下時帝委任楊駿奕表駿小器不可任以社稷帝不聽駿後果誅及奕疾病詔賜錢二十萬日給酒米太康八年卒太常上謚爲景有司議以貴賤不同號謚與景皇同不可請謚曰穆詔曰謚所以旌德表行按謚法一德不懈爲簡奕忠毅清直立德不渝於是遂賜謚曰簡

侯史光

侯史光字孝明東萊掖人也幼有才悟受學於同縣劉夏舉孝廉州辟別駕咸熙初爲洛陽典農中郎將封關內侯泰始初拜散騎常侍尋兼侍中與皇甫陶荀廙持節循省風俗及還奏事稱旨轉城門校尉進爵臨海侯其年詔曰光忠亮篤素有居正執義之心歷職內外恪勤在公其以光爲御史中丞雖屈其列校之位亦所以伸其司直之才光在職寬而不縱太保王祥久疾廢朝光奏請免之詔優祥而寢光奏後遷少府卒官詔賜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及葬又詔曰光厲志守約有清忠之節家極貧儉其賜錢五十萬光儒學博士歷官著續文筆奏議皆有條理長子玄嗣官至玄菟太守卒子施嗣東莞太守

何攀

何攀字惠興蜀郡郫人也仕州爲主簿屬刺史皇甫晏爲牙門張弘所害誣以大逆時攀適丁母憂遂詣梁州拜表證晏不反故晏冤理得申王濬爲益州辟爲別駕濬謀伐吳遣攀奉表詣臺口陳事機詔再引見乃令張華與攀籌量進討之宜濬兼遣攀過羊祜面陳伐吳之策攀善於將命帝善之詔攀參濬軍事及孫皓降於濬而王渾恚於後機欲攻濬攀勸濬送皓與渾由是事解以攀爲濬輔國司馬封關內侯轉滎陽令上便宜十事甚得名稱除廷尉平時廷尉卿諸葛沖以攀蜀士輕之及共斷疑獄沖始歎服遷宣城太守不行轉散騎侍郎楊駿執政多樹親屬大開封賞欲以恩澤自衛攀以爲非乃與石崇共立議奏之語在崇傳帝不納以豫誅駿功封西城侯邑萬戶賜絹萬匹弟逵平鄉侯兄子逵關內侯攀固讓所封戶及絹之半餘所受者分給中外宗親略不入己遷翊軍校尉頃之出爲東羌校尉徵爲揚州刺史在任三年遷大司農轉兗州刺史加鷹揚將軍固讓不就太常成粲左將軍卞粹勸攀涖職中詔又加切厲攀竟稱疾不起及趙王倫纂位遣使召攀更稱疾篤倫怒將誅之攀不得已扶疾赴召卒于洛陽時年五十八攀居心平允涖官整肅愛樂人物敦儒貴才爲梁益二州中正引致遺滯巴西陳壽閻乂犍爲費立皆西州名士並被鄉閭所謗清議十餘年攀申明曲直咸免冤濫攀雖居顯職家甚貧素無妾媵伎樂惟以周窮濟乏爲事子璋嗣亦有父風

史臣曰幽厲不君上德猶懷進善共驩在位大聖之所不堪況乎志士仁人寧求苟合懷其寵秩所以繫其存亡者也雖復自口銷金投光撫劍馳書北闕敢車猶踐而諫主不易識臣實難劉毅一遇寬容任和兩遭膺受詳觀餘烈亦各其心焉若夫武陵懷魏臣之志崔洪愛郤詵之道長升勸王彌之尊何攀從趙倫之命君子之人觀乎臨事者也

贊曰仲雄初令忠謇揚庭身方諸葛帝擬桓靈大業非楊元褒誚買和氏條暢堪施大廈崔門不謁譽飛朝野侯史武陵輔佐之才何攀平允寃濫多迴

晉書卷四十五

劉毅傳漢城陽景王章之後○城陽監本訛陽城

奏免尚書僕射東海公繇○海一本作安

和嶠傳永康初策謚曰簡○康監本誤平臣龍官按永平元年即太熙之元年而永平之二月即改永熙至三月而復改元康上文既云元康二年卒則元康之後安得復稱永平定爲永康之誤今改正

晉書卷四十五考證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十六

劉頌

劉頌字子雅廣陵人漢廣陵厲王胥之後也世爲名族同郡有雷蔣穀魯四姓皆出其下時人爲之語曰雷蔣穀魯劉最爲祖父觀平陽太守頌少能辨物理爲時人所稱察孝廉舉秀才皆不就文帝辟爲相府掾奉使于蜀時蜀新平人飢土荒頌表求振貸不待報而行由是除名武帝踐阼拜尚書三公郎典科律申寃訟累遷中書侍郎咸寧中詔頌與散騎郎白褒巡撫荊揚以奉使稱旨轉黃門郎遷議郎守廷尉時尚書令史扈寅非罪下獄詔使考竟頌執據無罪寅遂得免時人以頌比張釋之在職六年號爲詳平會滅吳諸將爭功遣頌校其事以王渾爲上功王濬爲中功帝以頌持法失理左遷京兆太守不行轉任河內臨發上便宜多所納用郡界多公主水碓遏塞流水轉爲浸害頌表罷之百姓獲其便利尋以母憂去職服闋除淮南相在官嚴整甚有政績舊修芍陂年用數萬人豪彊兼并孤貧失業頌使大小戮力計功受分百姓歌其平惠頌在郡上疏曰臣昔忝河內臨辭受詔卿所言悉要事宜小大數以聞恆苦多事或不能悉有報勿以爲疑臣受詔之日喜懼交集益思自竭用忘其鄙願以螢燭增暉重光到郡草具所陳如左未及書上會臣嬰丁天罰寢頓累年今謹封上前事臣雖才不經國言淺多違猶願陛下垂省使臣微誠得經聖鑒不總棄於常案如有足採冀補萬一伏見詔書開啓土宇以支百世封建戚屬咸出之藩夫豈不懷公理然也樹國全制始成於今超秦漢魏氏之局節紹五帝三代之絕跡功被無外光流後裔魏魏盛矣三五之君殆有慚德何則彼因自然而就之異乎絕跡之後更創之難然封幼稚皇子於吳蜀臣之愚慮謂未盡善夫吳越剽輕庸蜀險絕此故變釁之所出易生風塵之地且自吳平以來東南六州將士更守江表此時之至患也又內兵外守吳人有不自信之心宜得壯王以鎮撫之使內外各安其舊又孫氏爲國文武眾職數擬天朝一旦堙替同於編戶不識所蒙更生之恩而災困逼身自謂失地用懷不靖今得長王以臨其國隨才授任文武並敘士卒百役不出其鄉求富貴者取之於國內內兵得散新邦乂安兩獲其所於事爲宜宜取同姓諸王年二十以上人才高者分王吳蜀以其去近就遠割裂土宇令倍於舊以徙封故地用王幼稚須皇子長乃遣君之於事無晚也急所須地交得長主此事宜也臣所陳封建今大義已舉然餘眾事儻有足採以參成制故皆并列本事臣聞不憚危侮之患而顧獻所見者盡忠之臣也垂聽逆耳甘納苦言者濟世之君也臣以期運幸遇無諱之朝雖當抗疏陳辭汎論政體猶未悉所見指言得失徒荷恩寵不異凡流臣竊自愧不盡忠規無以上報謹列所見如左臣誠未自許所言必當然要以不隱所懷爲上報之節若萬一足採則微臣更生之年如皆瞽妄則國之福也願陛下缺半日之間垂省臣言伏惟陛下雖應天順人龍飛踐阼爲創業之主然所遇之時實是叔世何則漢末陵遲閹豎用事小人專朝君子在野政荒眾散遂以亂亡魏武帝以經略之才撥煩理亂兼肅文教積數十年至于延康之初然後吏清下順法始大行逮至文明二帝奢淫驕縱傾殆之主也然內盛臺榭聲色之娛外當三方英豪嚴敵事成克舉少有愆違其故何也實賴前緒以濟勳業然法物政刑固已漸穨矣自嘉平之初晉祚始基逮于咸熙之末其間累年雖鈇鉞屢斷翦除凶醜然其存者咸蒙遭時之恩不軌於法泰始之初陛下踐阼其所服乘皆先代功臣之胤非其子孫則其曾玄古人有言膏粱之性難正故曰時遇叔世當此之秋天地之位始定四海洗心整綱之會也然陛下猶以用才因宜法寬有由積之在素異於漢魏之先三祖崛起易朝之爲未可一旦直繩御下誠時宜也然至所以爲政矯世眾務自宜漸出公塗法正威斷日遲就肅譬由行舟雖不橫截迅流然俄向所趣漸靡而往終得其濟積微稍著以至于今可以言政而自泰始以來將三十年政功美績未稱聖旨凡諸事業不茂既往以陛下明聖猶未及叔世之弊以成始初之隆傳之後世不無慮乎意者臣言豈不少槪聖心夫穨惟萬載之事理在二端天下大器一安難傾一傾難正故慮經後世者必精目下之政政安遺業使數世賴之若乃兼建諸侯而樹藩

屏深根固蒂則祚延無窮可以比跡三代如或當身之政遺風餘烈不及後嗣雖樹親戚而成國之制不建使夫後世獨任智力以安大業若未盡其理雖經異時憂責猶追在陛下將如之何願陛下善當今之政樹不拔之勢則天下無遺憂矣夫聖明不世及後嗣不必賢此天理之常也故善為天下者任勢而不任人任勢者諸侯是也任人者郡縣是也郡縣之察小政理而大勢危諸侯為邦近多違而遠慮固聖王推終始之弊權輕重之理包彼小違以據大安然後足以藩固內外維鎮九服夫武王聖主也成王賢王也然武王不恃成王之賢而廣封建者慮經無窮也且善言今者必有驗之於古唐虞以前書文殘缺其事難詳至於三代則並建明德及興王之顯親列爵五等開國承家以藩屏帝室延祚久長近者五六百歲遠者僅將千載逮至秦氏罷侯置守子弟不分尺土孤立無輔二世而亡漢承周秦之後雜而用之前後二代各二百餘年揆其封建不用雖彊弱不適制度舛錯不盡事中然跡其衰亡恆在同姓失職諸侯微時不在彊盛昔呂氏作亂幸賴齊代之援以寧社稷七國叛逆梁王扞之卒弭其難自是之後威權削奪諸侯止食租奉甚者至乘牛車是以王莽得擅本朝遂其姦謀傾蕩天下毒流生靈光武紹起雖封樹子弟而不建成國之制祚亦不延魏氏承之圈閉親戚幽囚子弟是以神器速傾天命移在陛下長短之應禍福之徵可見於此又魏氏雖正位居體南面稱帝然三方未賓正朔有所不加實有戰國相持之勢大晉之興宣帝定燕太祖平蜀陛下滅吳可謂功格天地土廣三王舟車所至人跡所及皆為臣妾四海大同始於今日宜承大勳之籍及陛下盛明之時開啓土宇使同姓必王建久安於萬載垂長世於無窮臣又聞國有任臣則安有重臣則亂而王制人君立子以適不以長立適以長不以賢此事情之不可易者也而賢明至少不肖至眾此固天理之常也物類相求感應而至又自然也是以闇君在位則重臣盈朝明后臨政則任臣列職夫任臣之與重臣俱執國統而立斷者也然成敗相反邪正相背其故何也重臣假所資以樹私任臣因所藉以盡公盡公者政之本也樹私者亂之源也推斯言之則泰日少亂日多政教漸穨欲國之無危不可得也又非徒唯然而已借令愚劣之嗣蒙先哲之遺緒得中賢之佐而樹國本根不深無幹輔之固則所謂任臣者化而為重臣矣何則國有可傾之勢則執權者見疑眾疑難以自信而甘受死亡者非人情故也若乃建基既厚藩屏彊禦雖置幼君赤子而天下不懼曩之所謂重臣者今悉反忠而為任臣矣何則理無危勢懷不自猜忠誠得著不惕於邪故也聖王知賢哲之不世及故立相持之勢以御其臣是以五等既列臣無忠慢同於竭節以徇其上晉后既建繼體賢鄙亦均一契等於無慮且樹國苟固則所任之臣得賢益理次委中智亦足以安何則勢固易持故也然則建邦苟盡其理則無向不可是以周室自成康以下逮至宣王宣王之後到于赧王其閒歷載朝無名臣而宗廟不隕者諸侯維持之也故曰為社稷計莫若建國夫邪正逆順者人心之所繫服也今之建置宜審量事勢使諸侯率義而動同忿俱奮令其力足以維帶京邑若包藏禍心惕於邪而起孤立無黨所蒙之藉不足獨以有為然齊此甚難陛下宜與達古今善識事勢之士深共籌之建侯之理使君樂其國臣榮其朝各流福祚傳之無窮上下一心愛國如家視百姓如子然後能保荷天祿兼翼王室今諸王裂土皆兼於古之諸侯而君賤其爵臣恥其位莫有安志其故何也法同郡縣無成國之制故也今之建置宜使率由舊章一如古典然人心繫常不累十年好惡未改情願未移臣之愚慮以為宜早創大制遲迴眾望猶在十年之外然後能令君臣各安其位榮其所蒙上下相持用成藩輔如今之為適足以虧天府之藏徒棄穀帛之資無補鎮國衛上之勢也古者封建既定各有其國後雖王之子孫無復尺土此今事之必不行者也若推親疏轉有所廢以有所樹則是郡縣之職非建國之制今宜豫開此地令十世之內使親者得轉處近十世之遠近郊地盡然後親疏相維不得復如十世之內然猶樹親有所遲天下都滿已彌數百千年矣今方始封而親疏倒施甚非所宜宜更大量天下土田方里之數都更裂土分人以王同姓使親疏遠近不錯其宜然後可以永安古者封國大者不過土方百里然後人數殷眾境內必盈其力足以備充制度今雖一國周環近將千里然力實寡不足以奉國典所遇不同故當因時制宜以盡事適今宜令諸王國

容少而軍容多然於古典所應有者悉立其制然非急所須漸而備之不得頓設也須車甲器械既具羣臣乃服綵章倉廩已實乃營宮室百姓已足乃備官司境內充實乃作禮樂唯宗廟社稷則先建之至於境內之政官人用才自非內史國相命於天子其餘衆職及死生之斷穀帛資實慶賞刑威非封爵者悉得專之今臣所舉二端蓋事之大較其所不載應在二端之屬者以此爲率今諸國本一郡之政耳若備舊典則官司以數事所不須而以虛制損實力至於慶賞刑斷所以衞下之權不重則無以威衆人而衞上故臣之愚慮欲令諸侯權具國容少而軍容多然亦終於必備今事爲宜周之建侯長享其國與王者並遠者僅將千載近者猶數百年漢之諸王傳祚暨至曾玄人性不甚相遠古今一揆而短長甚違其故何邪立意本殊而制不同故也周之封建使國重於君公侯之身輕於社稷故無道之君不免誅放敦興滅繼絕之義故國祚不泯不免誅放則羣后思懼胤嗣必繼是無亡國也諸侯思懼然後軌道下無亡國天子乘之理勢自安此周室所以長在也漢之樹置君國輕重不殊故諸王失度陷於罪戮國隨以亡不崇興滅繼絕之序故下無固國下無固國天子居上勢孤無輔故姦臣擅朝易傾大業今宜反漢之弊修周舊跡國君雖或失道陷於誅絕又無子應除苟有始封支胤不問遠近必紹其祚若無遺類則虛建之須皇子生以繼其統然後建國無滅又班固稱諸侯失國亦由網密今又宜都寬其檢且建侯之理本經盛衰大制都定班之羣后著誓丹青書之玉版藏之金匱置諸宗廟副在有司寡弱小國猶不可危豈況萬乘之主承難傾之邦而加其上則自然永久居重固之安可謂根深華岳而四維之也臣之愚願陛下置天下於自安之地寄大業於固成之勢則可以無遺憂矣今閻閻少名士官司無高能其故何也清議不肅人不立德行在取容故無名士下不專局又無考課吏不竭節故無高能無高能則有疾世事少名士則後進無準故臣思立吏課而肅清議夫欲富貴而惡貧賤人理然也聖王大諳物情知不可去故直同公私之利而詭其求道使夫欲富者必先由貧欲貴者必先安賤安賤則不矜不矜然後廉恥厲守貧者必節欲節欲然後操全以此處務乃得盡公盡公者富貴之徒也爲無私者終得其私故公私之利同也今欲富者不由貧自得富欲貴者不安賤自得貴公私之塗既乖而人情不能無私私利不可以公得則恒背公而橫務是以風節日穨公理漸替人士富貴非軌道之所得以此爲政小大難期然教穨來既久難反一朝又世放都靡營欲比肩羣士渾然庸行相似不可頓肅甚殊黜陟也且教不求盡善善在抑尤同侈之中猶有甚泰使夫昧適情之樂者損其顯榮之貴俄在不鮮之地約己潔素者蒙儉德之報列于清官之上二業分流令各有實然俗放都奢不可頓肅故臣私慮願先從事於漸也天下至大萬事至衆人君至少同於天日故非垂聽所得周覽是以聖王之化執要而已委務於下而不以事自嬰也分職既定無所與焉非憚日昃之勤而牽於逸豫之虞誠以政體宜然事勢致之也何則夫造創謀始逆闇是非以別能否甚難察也既以施行因其成敗以分功罪甚易識也易識在考終難察在造始故人君恒居其易則安人臣不處其難則亂今陛下每精事始而略於考終故羣吏慮事懷成敗之懼輕飾文采以避目下之譴畫此政功所以未善也今人主能恒居易執要以御其下然後人臣功罪形於成敗之徵無逃其誅賞故罪不可蔽功不可誣功不可誣則能者勸罪不可蔽則違慢日肅此爲國之大略也臣竊惟陛下聖心意在盡善懼政有違故精事始以求無失又以衆官勝任者少故不委務寧居日昃也臣之愚慮竊以爲今欲盡善故宜考終何則精始難校故也又羣官多不勝任亦宜委務使能者得以成功不能者得以著敗敗著可得而廢功成可得遂任然後賢能常居位以善事闇劣不得以尸祿害政如此不已則勝任者漸多經年少久即羣司徧得其人矣此校才考實政之至務也今人主不委事仰成而與諸下共造事始則功罪難分下不專事居官不久故能否不別何以驗之今世士人決不悉良能也又決不悉疲軟也然今欲舉一忠賢不知所賞求一負敗不知所罰及其免退自以犯法耳非不能也登進者自以累資及人間之譽耳非功實也若謂不然則當今之政未稱聖旨此其徵也陛下御今法爲政將三十年而功未日新其咎安在古人有言琴瑟不調甚者必改而更張凡臣所言誠政體之常然古今異宜所遇不

同陛下纔未得盡仰成之理都委務於下至於今事應奏御者獨除不急使要事得精可三分之二古者六卿分職冢宰爲師秦漢已來九列執事丞相都總今尚書制斷諸卿奉成於古制爲重事所不須然今未能省幷可出衆事付外寺使得專之尚書爲其都統若丞相之爲惟立法創制死生之斷除名流徙退免大事及連度支之事臺乃奏處其餘外官皆專斷之歲終臺閣課功校簿而已此爲九卿造創事始斷而行之尚書書主賞罰繩之其勢必愈考成司非而已於今親掌者動受成於上上之所失不得復以罪下歲終事功不建不知所責也夫監司以法舉罪獄官案劾盡實法吏據辭守文大較雖同然至於施用監司與夫法獄體宜小異獄官唯實法吏唯文監司則欲舉大而略小何則夫細過微闕謬妄之失此人情之所必有而悉糾以法則朝野無全人此所謂欲理而反亂者也故善爲政者綱舉而網疏綱舉則所羅者廣網疏則小必漏所羅者廣則爲政不苛此爲政之要也而自近世以來爲監司者類大綱不振而微過必舉微過不足以害政舉之則微而益亂大綱不振則豪彊橫肆豪彊橫肆則百姓失職矣此錯所急而倒所務之由也今宜令有司反所常之政使天下可善化及此非難也人主不善碎密之案必責犯彊舉尤之奏當以盡公則害政之姦自然禽矣夫大姦犯政而亂兆庶之罪者類出富彊而豪富者其力足憚其貨足欲是以官長顧勢而頓筆下吏縱姦懼所司之不舉則謹密網以羅微罪使奏劾相接狀似盡公而撓法不亮固已在其中矣非徒無益於政體清議乃由此而益傷古人有言曰君子之過如日之蝕焉又曰過而能改又曰不貳過凡此數者皆是賢人君子不能無過之言也苟不至於害政則皆天網之所漏所犯在甚泰然後王誅所必加此舉罪淺深之大例者也故君子得全美以善事不善者必夷戮以警衆此爲政誅赦之準式也何則所爲賢人君子苟不能無過小疵不可以廢其身而氣繩以法則愧於明時何則雖有所犯輕重甚殊於士君子之心受責不同而名不異者故不軌之徒得引名自方以惑衆聽因名可亂假力取直故清議益傷也凡舉過彈違將以肅風論而整世教今舉小過清議益頹是以聖人深識人情而達政體故其稱曰不以一眚掩大德又曰赦小過舉賢才又曰無求備於一人故冕而前旒充纊塞耳意在善惡之報必取其尤然後簡而不漏大罪必誅法禁易全也何則害法在犯尤而謹搜微過何異放兕豹於公路而禁鼠盜於隅隙古人有言鈇鉞不用而刀鋸日弊不可以爲政此言大事緩而小事急也時政所失少有此類陛下宜反而求之乃得所務也夫權制不可以經常政乖不可以守安此言攻守之術異也百姓雖愚望不虛生必因時而發有因而發則望不可奪事變異前則時不可違明聖達政應赴之速不及下車故能動合事機大得人情昔魏武帝分離天下使人役居戶各在一方旣事勢所須且意有曲爲權假一時以赴所務非正典也然逡巡至今積年未改百姓雖身丁其困而私怨不生誠以三方未悉蕩幷知時未可以求安息故也是以甘役如歸視險若夷至於吳平之日天下懷靜而東南二方六州郡兵將士武吏戍守江表或給京城運漕父南子北室家分離咸更不寧又不習水土運役勤瘁並有死亡之患勢不可久此宜大見處分以副人望魏氏錯役亦應改舊此二者各盡其理然後黔首感恩懷德謳吟樂生必十倍於今也自董卓作亂以至今近出百年四海勤瘁丁難極矣六合渾幷始於今日兆庶思寧非虛望也然古今異宜所遇不同誠亦未可以希遵在昔放息馬牛然使受百役者不出其國兵備待事其鄉實在可爲縱復不得悉然爲之苟盡其理可靜三分之二吏役可不出千里之內但如斯而已天下所蒙已不訾矣政務多端世事之未盡理者難徧以疏舉振領總綱要在三條凡政欲靜靜在息役息役在無爲倉廩欲實實在利農利農在平糴爲政欲著信著信在簡賢簡賢在官久官久非難也連其班級自非才宜不得傍轉以終其課則事善矣平糴已有成制其未備者可就周足則穀積矣無爲匪他卻功作之勤抑似益而損之利如斯而已則天下靜矣此三者旣舉雖未足以厚化然可以爲安有餘矣夫王者之利在生天地自然之財農是也所立爲損於此事誠有功益苟或妨農皆務所息此悉似益而損之謂也然今天下自有事所必須不得止已或用功甚少而所濟至重目下爲之雖少有廢而計終已大益農官有十百之利及有妨害在始似如未急終作大患宜逆加功以塞其漸如河

汁將合沉萊衍善則役不可息諸如此類亦不得已已然事患緩急權計輕重自非近如此類準以爲率乃可興爲其餘皆務在静息然能善算輕重權審其宜知可與可廢甚難了也自非上智遠才不幹此任夫創業之美勤在垂統使夫後世蒙賴以安其爲安也雖昏猶明雖愚若智濟世功者實在善化之爲要在静國至夫修飾官署凡諸作役務爲恆傷過泰不患不舉此將來所不須於陛下而自能者也至於仰蒙前緒所憑日月者實在遺風繫人心餘烈匡幼弱而令勤所不須以傷所憑鈞此二者何務孰急陛下少垂恩迴慮詳擇所安則大理盡矣世之私議竊比陛下於孝文臣以爲聖德隆殺將在乎後不在當今何則陛下龍飛鳳翔應期踐阼有創業之勤矣掃滅彊吳奄征南海又有之矣以天子之貴而躬行布衣之所難孝儉之德冠于百王又有之矣履宜無細動成軌度又有之矣若善當身之政建藩屏之固使晉代久長後世仰瞻遺跡校功考事實與湯武比隆何孝文足云臣之此言非臣下褒上虛美常辭其事實然若所以資爲安之理或未盡善則恐良史書勤不得遺盡弘美甚可惜也然不可使夫知政之士得參聖慮經年少久終必有成願陛下少察臣言又論肉刑見刑法志詔答曰得表陳封國之制宜如古典任刑齊法宜復肉刑及六州將士之役居職之宜諸所陳聞具知卿之乃心爲國也動靜數以聞元康初從淮南王允入朝會誅楊駿頌屯衞殿中其夜詔以頌爲三公尚書又上疏論律令事爲時論所美久之轉吏部尚書建九班之制欲令百官居職希遷考課能否明其賞罰賈郭專朝仕者欲速竟不施行及趙王倫之害張華也頌哭之甚慟聞華子得逃喜曰茂先卿尚有種也倫黨張林聞之大怒憚頌持正而不能害也孫秀等推崇倫功宜加九錫百僚莫敢異議頌獨曰昔漢之錫魏魏之錫晉皆一時之用非可通行今宗廟乂安雖嬖后被退勢臣受誅周勃誅諸吕而尊孝文霍光廢昌邑而奉孝宣並無九錫之命違舊典而習權變非先王之制九錫之議請無所施張林積忿不已以頌爲張華之黨將害之孫秀曰誅張裴已傷時望不可復誅頌林乃止於是以頌爲光祿大夫門施行馬尋病卒使使者弔祭賜錢二十萬朝服一具謚曰貞中書侍郎劉沉議頌當時少輩應贈開府孫秀素恨之不聽頌無子養弟和子雍早卒更以雍弟翻子陽爲適孫襲封永康元年詔以頌誅賈謐督攝衆事有功追封梁鄒縣侯食邑千五百戶頌弟彪字仲雅參安東軍事伐吳獲張悌累官積弩將軍及武庫火彪建計斷屋得出諸寶器歷荆州刺史次弟仲字世混歷黄門郎魏陽太守未之官卒初頌嫁女臨淮陳矯矯本劉氏子與頌近親出養於姑改姓陳氏中正劉友譏之頌曰舜後姚虞陳田本同根系而世皆爲婚禮律不禁今與此同義爲婚可也友方欲列上爲陳騫所止故得不劾頌問明法掾陳默蔡畿曰鄉里誰最屈二人俱云劉友屈頌作色呵之畿曰友以私議冒犯明府爲非然鄉里公論稱屈友辟公府掾尚書郎黄沙御史

李重

李重字茂曾江夏鍾武人也父景秦州刺史都亭定侯重少好學有文辭早孤與羣弟居以友愛著稱弱冠爲本國中正遜讓不行後爲始平王文學上疏陳九品曰先王議制以時因革因革之理唯變所適九品始於喪亂軍中之政誠非經國不刊之法也且其檢防轉碎徵刑失實故朝野之論僉謂驅動風俗爲弊已甚而至於議改又以爲疑臣以革法創制當先盡開塞利害之理舉而錯之使體例大通而無否滯亦未易故也古者諸侯之治分土有常國有定主人無異望卿大夫世祿仕無出位之思臣無越境之交上下體固人德歸厚秦反斯道罷侯置守風俗淺薄自此來矣漢革其弊斟酌周秦並建侯守亦使分土有定而牧司必各舉賢貢士任之鄉議事合聖典比蹤三代方今聖德之隆光被四表兆庶顒顒欣覩太平然承魏氏彫弊之跡人物播越仕無常朝人無定處郎吏蓄於軍府豪右聚於都邑事體駁錯與古不同謂九品既除宜先開移徙聽相并就且明貢舉之法不濫於境外則冠帶之倫將不分而自均即土斷之實行矣又建樹官司功在簡久階級少則人心定久其事則政化成而能否著在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以爲選例九等當今之要所宜施用也聖王知天下之難常從事於其易故寄隱括於閭伍則邑屋皆爲有司若任非所由事非所履則雖竭聖智猶不足以贍其事由此而觀誠令二者既行即人思反本修

之於鄉華競自息而禮讓日隆矣遷太子舍人轉尚書郎時太中大夫恬和表陳便宜稱漢孔光魏徐幹等議使王公已下制奴婢限數及禁百姓賣田宅中書啓可屬主者爲條制重奏曰先王之制士農工商有分不遷其業所以利用厚生各肆其力也周官以土均之法經其土地井田之制而辨其五物九等貢賦之序然後公私制定率土均齊自秦立阡陌建郡縣而斯制已沒降及漢魏因循舊跡王法所峻者唯服物車器有貴賤之差令不僭擬以亂尊卑耳至於奴婢私產則實皆未嘗曲爲之立限也八年己巳詔書申明律令諸士卒百工以上所服乘皆不得違制若一縣一歲之中有違犯者三家洛陽縣十家已上官長免如詔書之旨法制已嚴令如和所陳而稱光幹之議此皆衰世踰侈當時之患然盛漢之初不議其制光等作而不行非漏而不及能而不用也蓋以諸侯之軌既滅而井田之制未復則王者之法不得制人之私也人之田宅既無定限則奴婢不宜偏制其數懼徒爲之法實碎而難檢方今聖明垂制每尚簡易法禁已具和表無施又司隸校尉石鑒奏鬱林太守介登役使所監求召還尚書荀愷以爲遠郡非人情所樂奏登貶秩居官重駁曰臣聞立法有制所以齊衆檢邪非必曲尋事情而理無所遺也故所滯者寡而所濟者衆今如登郡比者多若聽其貶秩居官動爲準例懼庸才負遠必有黷貨之累非所以肅清王化輯寧殊域也臣愚以爲宜聽鑒所上先召登還且使體例有常不爲遠近異制詔從之太熙初遷廷尉平駁廷尉奏邯鄲醇等文多不載再遷中書郎每大事及疑議輒參以經典處決多皆施行遷尚書吏部郎務抑華競不通私謁特留心隱逸由是羣才畢舉拔用北海西郭湯琅邪劉珩燕國霍原馮翊吉謀等爲祕書郎及諸王文學故海內莫不歸心時燕國中正劉沈舉霍原爲寒素司徒府不從沈又抗詣中書奏原而中書復下司徒參論司徒左長史荀組以爲寒素者當謂門寒身素無世祚之資原爲列侯顯佩金紫先爲人間流通之事晚乃務學少長異業年踰始立草野之譽未洽德禮無聞不應寒素之目重奏曰案如癸酉詔書廉讓宜崇浮競宜黜其有履謙寒素靖恭求己者應有以先之如詔書之旨以二品繫資或失廉退之士故開寒素以明尚德之舉司徒總御人倫實掌邦教當務峻準評以一風流然古之屬行高尚之士或棲身巖穴或隱跡丘園或克己復禮或耄期稱道出處默語唯義所在未可以少長異操疑其所守之美而遠同終始之責非所謂擬人必於其倫之義也誠當考之於邦黨之倫審之於任舉之主沉爲中正親執銓衡陳原隱居求志篤古好學學不爲利行不要名絕迹窮山韞韜道藝外無希世之容內全遁逸之節行成名立縉紳慕之委質受業者千里而應有孫孟之風嚴鄭之操始舉原先諸侍中領中書監華前州大中正後將軍嬰河南尹軼去三年諸州還朝幽州刺史許猛特以原名聞擬之西河求加徵聘如沉所列州黨之議既舉又刺史班詔表薦如此而猶謂草野之譽未洽德禮無聞舍所徵檢之實而無明理正辭以奪沉所執且應二品非所求備但原定志窮山修述儒道義在可嘉若遂抑替將負幽邦之望傷敦德之教如詔書所求之旨應爲二品詔從之重與李毅同爲吏部郎時王戎爲尚書重以清尚見稱毅淹通有智識雖二人操異然俱處要職戎以識會待之各得其所毅字茂彥晉書史闕其行事于時內官重外官輕兼階級繁多重議之見百官志又上疏曰凡山林避寵之士雖違世背時出處殊軌而先王許之者嘉其服膺高義也昔先帝患風流之弊而思反純朴乃諮詢朝衆搜求隱逸咸寧二年始以太子中庶子徵安定皇甫謐四年又以博士徵安南朱沖太康元年復以太子庶子徵沖雖皆以病疾不至而朝野悅服陛下遠遵先帝禮賢之旨臣訪沖州邑言其雖年近耋耄而志氣克壯耽道窮藪老而彌新操尚貞純所居成化誠山棲耆德足以表世篤俗者也臣以爲宜垂聖恩及其未沒顯加優命時朝廷政亂竟不能從出爲行討虜護軍平陽太守崇德化修學校表篤行拔賢能清簡無欲正身率下在職三年彈黜四縣第疑亡表去官永康初趙王倫用爲相國左司馬以憂逼成疾而卒時年四十八家貧宅宇狹小無殯斂之地詔於典客署營喪追贈散騎常侍諡曰成子式有美名官至侍中咸和初卒

史臣曰子雅束髮登朝竭誠奉國廣陳封建深中機宜詳辨刑名該覈政體雖文慚華婉而理歸切要遊目西京望賈誼而非遠眷言東國顧郎顗而有餘遠

元康之間賊臣專命舉朝戰慄苟避菹醢頌以此時忠鯁不撓哭張公之非罪拒趙王之妄錫雖古遺直何以尚茲至於緣其私議不平劉友異夫憎而知善舉不避讎者歟李重言因革之理駁田產之制詞愜事當亹亹可觀及銳志銓衡留心隱逸濬沖期之識會豈虛也哉

贊曰劉頌剛直義形於詞自下摩上彼實有之李重清雅志迺無私推賢拔滯嘉言在茲懋哉兩哲邦家之基

晉書卷四十六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十七

傅玄 子咸 咸從父弟祗

傅玄字休奕北地泥陽人也祖燮漢漢陽太守父幹魏扶風太守玄少孤貧博學善屬文解鍾律性剛勁亮直不能容人之短郡上計吏再舉孝廉太尉辟皆不就州舉秀才除郎中與東海繆施俱以時譽選入著作撰集魏書後參安東衞軍軍事轉溫令再遷弘農太守領典農校尉所居稱職數上書陳便宜多所匡正五等建封鶉觚男武帝為晉王以玄為散騎常侍及受禪進爵為子加駙馬都尉帝初即位廣納直言開不諱之路玄及散騎常侍皇甫陶共掌諫職玄上疏曰臣聞先王之臨天下也明其大教長其義節道化隆於上清議行於下上下相奉人懷義心亡秦蕩滅先王之制以法術相御而義心亡矣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而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野使天下無復清議而亡秦之病復發於今陛下聖德龍興受禪弘堯舜之化開正直之路體夏禹之至儉綜殷周之典文臣詠歎而已將又奚言惟未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未退虛鄙以懲不恪臣是以猶敢有言詔報曰舉清遠有禮之臣者此尤今之要也乃使玄草詔進之玄復上疏曰臣聞舜舉五臣無為而化用人得其要也天下羣司猥多不可不審得其人也不得其人一日則損不貲況積日乎典謨曰無曠庶官言職之不可久廢也諸有疾病滿百日不差宜令去職優其禮秩而寵存之既差而後更用臣不廢職於朝國無曠官之累此王政之急也臣聞先王分士農工商以經國制事各業其業而殊其務自士已上子弟為之立太學以教之選明師以訓之各隨其才優劣而授用之農以豐其食工以足其器商賈以通其貨故雖天下之大兆庶之衆無有一人游手分數之法周備如此漢魏不定其分百官子弟不修經藝而務交游未知蒞事而坐享天祿農工之業多廢或逐淫利而離其事徒繫名於太學然不聞先王之風今聖明之政資始而漢魏之失未改散官衆而學校未設游手多而親農者少工器不盡其宜臣以為亟定其制通計天下若干人為士足以副在官之吏若干人為農三年足有一年之儲若干人為工足其器用若干人為商賈足以通貨而已尊儒尚學貴農賤商此皆事業之要務也前皇甫陶上事欲令賜拜散官皆課使親耕天下享足食之利禹稷躬稼祚流後世是以明堂月令著帝籍之制伊尹古之名臣耕於有莘晏嬰齊之大夫避莊公之難亦耕於海濱昔者聖帝明王賢佐俊士皆嘗從事於農矣王人賜官冗散無事者不督使學則當使耕無緣放之使坐食百姓也今文武之官既衆而拜賜不在職者又多加以服役為兵不得耕稼當農者之半南面食祿者參倍於前使冗散之官農而收其租稅家得其實而天下之穀可以無乏矣夫家足食為子則孝為父則慈為兄則友為弟則悌天下足食則仁義之教可不令而行也為政之要計人而置官分人而授事士農工商之分不可斯須廢也若未能精其防制計天下文武之官足為副貳者使學其餘皆歸之於農若百工商賈有長者亦皆歸之於農務農若此何有不贍乎虞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為九年之後乃有遷敘也故居官久則念立慎終之化居不見久則競為一切之政六年之限日月淺近不周黜陟陶之所上義合古制夫儒學者王教之首也尊其道貴其業重其選猶恐化之不崇忽而不以為急臣懼日有陵遲而不覺也仲尼有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然則尊其道者非惟尊其書而已尊其人之謂也貴其業者不妄教非其人也重其選者不妄用非其人也若此而學校之綱舉矣書奏帝下詔曰二常侍懇懇於所論可謂乃心欲佐益時事者也而主者率以常制裁之豈得不使發憤耶二常侍所論或舉其大較而未備其條目亦可便令作之然後主者八坐廣共研精凡關言於人主人臣之所至難而人主若不能虛心聽納自古忠臣直士之所慷慨至使杜口結舌每念於此未嘗不歎息也故前詔敢有直言勿有所距庶幾得以發懞補過獲保高位苟言有偏善情在忠益雖文辭有謬誤言語有失得皆當曠然恕之古人猶不拒誹謗況皆善意在可採錄乎近者孔晁綦毋龢皆案以輕慢之罪所以皆原欲使四海知區區之朝無諱言之忌也俄遷侍中初玄進皇甫陶及入而抵

玄以事與陶爭言諠譁爲有司所奏二人竟坐免官泰始四年以爲御史中丞時頗有水旱之災玄復上疏曰臣聞聖帝明王受命天時未必無災是以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惟能濟之以人事耳故洪水滔天而免沉溺野無生草而不困匱伏惟陛下聖德欽明時小水旱人未大飢下祗畏之詔求極意之言同禹湯之罪己侔周文之夕惕臣伏懽喜上便宜五事其一曰耕夫務多種而耕暵不熟徒喪功力而無收又舊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與官中分施行來久衆心安之今一朝減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私牛及無牛者官得七分士得三分人失其所必不懽樂臣愚以爲宜佃兵持官牛者與四分持私牛與官中分則天下兵作懽然悅樂愛惜成穀無有損棄之憂其二曰以二千石雖奉務農之詔猶不勤心以盡地利昔漢氏以墾田不實徵殺二千石以十數臣愚以爲宜申漢氏舊典以警戒天下郡縣皆以死刑督之其三曰以魏初未留意於水事先帝統百揆分河堤爲四部并本凡五謁者以水功至大與農事並興非一人所周故也今謁者一人之力行天下諸水無時得徧伏見河堤謁者車誼不知水勢轉爲他職更選知水者代之可分爲五部使各精其方宜其四曰古以步百爲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爲一畝所覺過倍近魏初課田不務多其頃畝但務修其功力故白田收至十餘斛水田收數十斛自頃以來日增田頃畝之課而田兵益甚功不能修理至畝數斛已還或不足以償種非與曩時異天地橫遇災害也其病正在於務多頃畝而功不修耳竊見河堤謁者石恢甚精練水事及田事知其利害乞中書召恢委曲問其得失必有所補益其五曰臣以爲胡夷獸心不與華同鮮卑最甚本鄧艾苟欲取一時之利不慮後患使鮮卑數萬散居人間此必爲害之勢也秦州刺史胡烈素有恩信於西方今烈往諸胡雖已無惡必且消弭然獸心難保不必其久安也若後有動釁烈計能制之惟恐胡虜適困於討擊便能東入安定西赴武威外名爲降可動復動此二郡非烈所制則惡胡東西有窟穴浮游之地故復爲患無以禁之也宜更置一郡於高平川因安定西州都尉募樂徙民重其復除以充之以通北道漸以實邊詳議此二郡及新置郡皆使并屬秦州令烈得專御邊之宜詔曰得所陳便宜言農事得失及水官興廢又安邊御胡政事寬猛之宜申省周備一二具之此誠爲國大本當今急務也如所論皆善深知乃心廣思諸宜動靜以聞也五年遷太僕時比年不登羌胡擾邊詔公卿會議玄應對所問陳事切直雖不盡施行而常見優容轉司隸校尉獻皇后崩於弘訓宮設喪位舊制司隸於端門外坐在諸卿上絕席其入殿按本品秩在諸卿下以次坐不絕席而謁者以弘訓宮爲殿內制玄位在卿下玄恚怒厲聲色而責謁者謁者妄稱尚書所處玄對百僚而罵尚書以下御史中丞庾純奏玄不敬玄又自表不以實坐免官然玄天性峻急不能有所容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竦踊不寐坐而待旦於是貴游懾伏臺閣生風尋卒於家時年六十二謚曰剛玄少時避難於河內專心誦學後雖顯貴而著述不廢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爲區例名爲傅子爲內外中篇凡有四部六錄合百四十首數十萬言并文集百餘卷行於世玄初作內篇成子咸以示司空王沈沈與玄書曰省足下所著書言富理濟經綸政體存重儒教足以塞楊墨之流遁齊孫孟於往代每開卷未嘗不歎息也不見賈生自以過之乃今不及信矣其後追封清泉侯子咸嗣

咸字長虞剛簡有大節風格峻整識性明悟疾惡如讎推賢樂善常慕季文子仲山甫之志好屬文論雖綺麗不足而言成規鑒潁川庾純常歎曰長虞之文近乎詩人之作矣咸寧初襲父爵拜太子洗馬累遷尚書右丞出爲冀州刺史繼母杜氏不肯隨咸之官自表解職三旬之間遷司徒左長史時帝留心政事詔訪朝臣政之損益咸上言曰陛下處至尊之位而修布衣之事親覽萬幾勞心日昃在昔帝王躬自菲薄以利天下未有踰陛下也然泰始開元以暨于今十有五年矣而軍國未豐百姓不贍一歲不登便有菜色者誠由官衆事殷復除猥濫蠶食者多而親農者少也臣以頑疎謬忝近職每見聖詔以百姓饑饉爲慮無能云補伏用慚恧敢不自竭以對天問舊都督有四今并監軍乃盈於十夏禹敷土分爲九州今之刺史幾向一倍戶口比漢十分之一而置郡縣更多空校牙門無益宿衛而虛立軍府動有百數五等諸侯復坐置官屬諸所寵

給皆生於百姓一夫不農有受其飢今之不農不可勝計縱使五稼普收僅足相接暫有災患便不繼贍以爲當今之急先幷官省事靜事息役上下用心惟農是務也咸在位多所執正豫州大中正夏侯駿上言魯國小中正司空司馬孔毓四移病所不能接賓求以尚書郎曹馥代毓旬日復上毓爲中正司徒三卻駿故據正咸以駿與奪惟意乃奏免駿大中正司徒魏舒駿之姻屬屢卻不署咸據正甚苦舒終不從咸遂獨上舒奏咸激訕不直詔轉咸爲車騎司馬咸以世俗奢侈又上書曰臣以爲穀帛難生而用之不節無緣不匱故先王之化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制竊謂奢侈之費甚於天災古者堯有茅茨今之百姓競豐其屋古者臣無玉食今之賈豎皆厭粱肉古者后妃乃有殊飾今之婢妾被服綾羅古者大夫乃不徒行今之賤隸乘輕驅肥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蓄由於節也今者土廣人稀而患不足由於奢也欲時之儉當詰其奢奢不見詰轉相高尚昔毛玠爲吏部尚書時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帝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令使諸部用心各如毛玠風俗之移在不難矣又議移縣獄於郡及二社應立朝廷從之遷尚書左丞惠帝即位楊駿輔政咸言於駿曰事與世變禮隨時宜諒闇之不行尚矣由世道彌薄權不可假故雖斬焉在疚而躬覽萬機也逮至漢文以天下體大服重難久遂制既葬而除世祖武皇帝雖大孝烝烝亦從時釋服制心喪三年至於萬機之事則有不違今聖上欲委政於公諒闇自居此雖謙讓之心而天下未以爲善天下未以爲善者以億兆顒顒戴仰宸極聽於冢宰懼天光有蔽人心既已若此而明公處之固未爲易也竊謂山陵之事既畢明公當思隆替之宜周公聖人猶不免謗以此推之周公之任既未易而處況聖上春秋非成王之年乎得意忘言言未易盡苟明公有以察其悾款言豈在多時司隸荀愷從兄喪自表赴哀詔聽之而未下愷乃造駿咸因奏曰死喪之戚兄弟孔懷同堂亡隕方在信宿聖恩矜憫聽使臨喪詔未下而便以行造急諂媚之敬無友于之情宜加顯貶以隆風教帝以駿管朝政有詔不問駿甚憚之咸復與駿箋諷切之駿意稍折漸以不平由是欲出爲京兆弘農太守駿甥李斌說駿不宜斥出正人乃止駿弟濟素與咸善與咸書曰江海之

流混混故能成其深廣也天下大器非可稍了而相觀每事欲了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了事正作癡復爲快耳左丞總司天臺維正八坐此未易居以君盡性而處未易居之任益不易也想慮破頭故具有白咸答曰衞公云酒色之殺人此甚於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爲悔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直正欲以苟且爲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者當自矯枉過直或不忠允欲以亢厲爲聲故致忿耳安有悾悾爲忠益而當見疾乎居無何駿誅咸轉爲太子中庶子遷御史中丞時太宰汝南王亮輔政咸致書曰咸以爲太甲成王年在蒙幼故有伊周之事聖人且猶不免疑況臣既不聖王非孺子而可以行伊周之事乎上在諒闇聽於冢宰而楊駿無狀便作伊周自爲居天下之安所以至死其罪既不可勝亦是殿下所見駿之見討發自天聰孟觀李肇與知密旨耳至於論功當歸美於上觀等已數千戶縣侯聖上以駿死莫不欣悅故論功寧厚以敘其歡心此輦下所宜以實裁量而遂扇動東安封王孟李郡公餘侯伯子男既妄有加復又三等超遷此之熏赫震動天地自古以來封賞未有若此者也無功而厚賞莫不樂國有禍禍起當復有大功也人而樂禍其可極乎作此者皆由東安公謂殿下至止當有以正之正之以道衆亦何所怒乎衆之所怒在於不平耳而今皆更倍論莫不失望咸之愚冗不惟失望而已竊以爲憂又討駿之時殿下在外實所不綜今欲委重故令殿下論功論功之事實未易可處莫若坐觀得失有居正之事宜也咸復以亮輔政專權又諫曰楊駿有震主之威委任親戚此天下所以喧嘩今之處重宜反此失謂宜靜默頤神有大得失乃維持之自非大事一皆抑遣比四造詣及經過尊門冠蓋車馬填塞街衢此之翕習既宜弭息又夏侯長容奉使爲先帝請命祈禱無感先帝崩背宜自咎責而自求請命之勞而公以爲少府私竊之論云長容則公之姻故至於此一犬吠形羣犬吠聲懼於羣吠遂至叵聽也咸之爲人不能面從而有後言嘗觸楊駿幾爲身禍況於殿下而當有惜往從駕殿下見語卿不識韓非逆鱗之言邪而欲摩天子逆鱗自知所陳誠頡頏觸猛獸之鬚耳所以敢言庶殿下當識其不勝區區前摩天子逆鱗欲以盡忠今觸猛獸之鬚非欲爲惡必將以此見恕亮

不納長容者夏侯駿也會景寅詔羣僚舉郡縣之職以補內官咸復上書曰臣咸以爲夫興化之要在于官人才非一流職有不同譬諸林木洪纖枉直各有攸施故明揚逮于仄陋嘉咨無拘內外之任出處隨宜中間選用惟內是隆外舉既頹復多節目競內薄外遂成風俗此弊誠宜亟革之當內外通塞無所偏耳既使通塞無偏若選用不平有以深責責之苟深無憂不平也且膠柱不可以調瑟況乎官人而可以限乎伏思所限者以防選用不能出人不能出人當隨事而制無須限法法之有限其於致遠無乃泥乎或謂不制其法以何爲貴臣聞刑懲小人義責君子君子之責在心不在限也正始中任何晏以選舉內外之衆職各得其才粲然之美於斯可觀如此非徒御之以限法之所致乃委任之由也委任之懼甚於限法是法之失非己之尤尤不在己責之無懼所謂齊之以刑人免而無恥者也苟委任之一則虞罪之及二則懼致怨謗己快則朝野稱詠不善則衆惡見歸此之戰戰孰與倚限法以苟免乎咸再爲本郡中正遭繼母憂去官頃之起以議郎長兼司隸校尉咸前後固辭不聽勑使者就拜咸復送還印綬公車不通催使攝職咸以身無兄弟喪祭無主重自陳乞乃使於官舍設靈坐咸又上表曰臣既駑弱不勝重任加在哀疚假息日闋陛下過意授非所堪披露丹款歸窮上聞謬詔既往終然無改臣雖不能滅身以全禮教義無靦然虛忝隆寵前受嚴詔視事之日私心自誓隕越爲報以貨賂流行所宜深絕切勑都官以此爲先而經彌日月未有所得斯由陛下有以獎勵慮於愚戇將必死繫故自搏檢以避其鋒耳在職有日既無赫然之舉又不應弦垂翅人誰復憚故光祿大夫劉毅爲司隸聲震內外遠近清肅非徒毅有王臣匪躬之節亦由所奏見從威風得伸也詔曰但當思必應繩中理威風自伸何獨劉毅時朝廷寬弛豪右放恣交私請託朝野溷淆咸奏免河南尹澹左將軍倩廷尉高光兼河南尹何攀等京都肅然貴戚懾伏咸以聖人久於其道天下化成是以唐虞三載考績九年黜陟其在周禮三年大比孔子亦云三年有成而中間以來長吏到官未幾便遷百姓困於無定吏卒疲於送迎時僕射王戎兼吏部咸奏戎備位台輔兼掌選舉不能謐靜風俗以凝庶績至今人心傾動闕設浮競中郎李重李義不相匡正請免戎等官詔曰政道之本誠宜久於其職咸奏是也戎職在論道吾所崇委其解禁止御史中丞解結以咸劾戎爲違典制越局侵官干非其分奏免咸官詔亦不許咸上事以爲按令御史中丞督司百僚皇太子以下其在行馬內有違法憲者彈糾之雖在行馬外而監司不糾亦得奏之如今之文行馬之內有違法憲謂禁防之事耳宮內禁防外司不得而行故專施中丞今道路橋梁不修鬬訟屠沽不絕如此之比中丞推責州坐即今所謂行馬內語施於禁防既云中丞督司百僚矣何復說行馬之內乎既云百僚而不得復說行馬之內者內外衆官謂之百僚則通內外矣司隸所以不復說行馬內外者禁防之事已於中丞說之故也中丞司隸俱糾皇太子以下則共對司內外矣不爲中丞專司內百僚司隸專司外百僚自有中丞司隸以來更互奏內外衆官惟所糾得無內外之限也而結一旦橫挫臣臣前所以不羅縷者冀因結奏得從私願也今既所願不從而勑云但爲過耳非所不及也以此見原臣忝司直之任宜當正己率人若其有過不敢受原是以申陳其愚司隸與中丞俱共糾皇太子以下則從皇太子以下無所不糾也得糾皇太子而不得糾尚書臣之闇塞既所未譬皇太子爲在行馬之內邪皇太子在行馬之內而得糾之尚書在行馬之內而不以糾無有此理此理灼然而結以此挫臣臣可無恨耳其於觀聽無乃有怪邪臣識石公前在殿上脫衣爲司隸苟慢所奏先帝不以爲非于時莫謂侵官今臣裁糾尚書而當有罪乎咸累自上稱引故事條理灼然朝廷無以易之吳郡顧榮常與親故書曰傅長虞爲司隸勁直忠果劾按驚人雖非周才偏亮可貴也元康四年卒官時年五十六詔贈司隸校尉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二十萬謚曰貞有三子敷晞纂長子敷嗣

敷字穎根清靜有道素解屬文除太子舍人轉尚書郎太傅參軍皆不起永嘉之亂避地會稽元帝引爲鎮東從事中郎素有羸疾頻見敦喻辭不獲免輿病到職數月卒時年四十六晞亦有才思爲上虞令甚有政績卒於司徒西曹屬

祗字子莊父嘏魏太常祗性至孝早知名以才識明練稱武帝始建東宮起家太子舍人累遷散騎黃門郎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母憂去職及葬母詔給

太常五等吉凶導從其後諸卿夫人葬給導從自此始也服終爲榮陽太守自
親黃初大水之後河濟汎溢鄧艾常著濟河論開石門而通之至是復浸壞祗
乃進汎萊堰至今兗豫無水患百姓爲立碑頌焉尋表兼廷尉遷常侍左軍將
軍及帝崩梓宮在殯而太傅楊駿輔政欲悅衆心議普進封爵祗與駿書曰未
有帝王始崩臣下論功者也駿不從入爲侍中時將誅駿而駿不之知祗侍駿
坐而雲龍門閉內外不通祗請與尚書武茂聽國家消息揖而下階茂猶坐祗
顧曰君非天子臣邪今內外隔絕不知國家所在何得安坐茂乃驚起駿既伏
誅裴楷息瓚駿之婿也爲亂兵所害尚書左僕射荀愷與楷不平因奏楷是駿
親收付廷尉祗證楷無罪有詔赦之時又收駿官屬祗復啓曰昔魯芝爲曹爽
司馬斬關出赴爽宣帝義之尚遷青州刺史駿之僚佐不可加罰詔又赦之祗
多所維正皆如此除河南尹未拜遷司隸校尉以討楊駿勳當封郡公八千戶
固讓減半降封靈川縣公千八百戶餘二千二百戶封少子暢爲武鄉亭侯又
以本封賜兄子儁爲東明亭侯楚王瑋之矯詔也祗以聞奏稽留免官期年遷
光祿勳復以公事免氐人齊萬年舉兵反以祗爲行安西軍司加常侍率安西
將軍夏侯駿討平之遷衛尉以風疾遜位就拜常侍食卿祿秩賜錢及牀帳等
尋加光祿大夫門施行馬及趙王倫輔政以爲中書監常侍如故以鎮衆心祗
辭之以疾倫遣御史輿祗就職王戎陳準等相與言曰傅公在事吾屬無憂矣
其爲物所倚信如此倫篡又爲右光祿開府加侍中惠帝還宮祗以經受僞職
請退不許初倫之篡也孫秀與義陽王威等十餘人預撰儀式禪文及倫敗齊
王冏收侍中劉逵常侍騶捷杜育黃門郎陸機右丞周導王尊等付廷尉以禪
文出中書復議處祗罪會赦得原後以禪文草本非祗所撰於是詔復光祿大
夫子宣尚弘農公主尋遷太子少傅上章遜位還第及成都王穎爲太傅復以
祗爲少傅加侍中懷帝即位遷光祿大夫侍中未拜加右僕射中書監時太傅
東海王越輔政祗既居端右每宣君臣謙光之道由此上下雍穆祗明達國體
朝廷制度多所經綜歷左光祿開府行太子太傅侍中如故疾篤遜位不許遷
司徒以足疾詔版輿上殿不拜大將軍苟晞表請遷都使祗出詣河陰修理舟
楫爲水行之備及洛陽陷沒遂共建行臺推祗爲盟主以司徒持節大都督諸
軍事傳檄四方遣子宣將公主與尚書令和郁赴告方伯徵義兵祗自屯盟津
小城宣弟暢行河陰令以待宣祗以暴疾薨時年六十九祗自以義誠不終力
疾手筆敕屬其二子宣暢辭旨深切覽者莫不感激慷慨祗著文章駁論十餘
萬言

宣字世弘年六歲喪繼母哭泣如成人中表異之及長好學趙王倫以爲相國
掾尚書郎太子中舍人遷司徒西曹掾去職累遷爲祕書丞驃騎從事中郎惠
帝至自長安以宣爲左丞不就遷黃門郎懷帝即位轉吏部郎又爲御史中丞
卒年四十九無子以暢子沖爲嗣

暢字世道年五歲父友見而戲之解暢衣取其金環與侍者暢不之惜以此賞
之年未弱冠甚有重名以選入侍講東宮爲祕書丞尋沒於石勒勒以爲大將
軍右司馬諳識朝儀恆居機密勒甚重之作晉諸公敘贊二十二卷又爲公卿
故事九卷咸和五年卒子詠過江爲交州刺史太子右率

史臣曰武帝覽觀四方平章百姓采言登沃任切爭臣傅玄體彊直之姿懷匪
躬之操抗辭正色補闕弼違謇諤當朝不忝其職者矣及乎位居三獨彈擊是
司遂能使臺閣生風貴戚斂手雖前代鮑葛何以加之然而惟此褊心乏弘雅
之度驟聞競爽爲物議所譏惜哉古人取戒於韋弦良有以也長虞風格凝峻
弗墜家聲及其納諫汝南獻書臨晉居諒直之地有先見之明矣傅祗名父之
子早樹風猷崎嶇危亂之朝匡救君臣之際卒能保全祿位可謂有道存焉

贊曰鶉觚貞諒實惟朝望志厲彊直性乖夷曠長虞剛簡無虧風尚子莊才識
爰膺衮職忠績未申泉塗遽逼

晉書卷四十七

晉書卷四十七考證

傅玄傳父幹魏扶風太守○幹監本訛韓

晉書卷四十七考證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十八

向雄

向雄字茂伯河內山陽人也父韶彭城太守雄初仕郡爲主簿事太守王經及經之死也雄哭之盡哀市人咸爲之悲後太守劉毅嘗以非罪笞雄及吳奮代毅爲太守又以少譴繫雄於獄司隸鍾會於獄中辟雄爲都官從事會死無人殯斂雄迎喪而葬之文帝召雄而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王經於東市我不問也今鍾會躬爲叛逆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昔者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葬之哉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何必使雄違生背死以立於時殿下讎枯骨而捐之中野爲將來仁賢之資不亦惜乎帝甚悅與談宴而遣之累遷黃門侍郎時吳奮劉毅俱爲侍中同在門下雄初不交言武帝聞之勑雄令復君臣之好雄不得已乃詣毅再拜曰向被詔命君臣義絕如何於是即去帝聞而大怒問雄曰我令卿復君臣之好何以故絕雄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今之進人若加諸膝退人若墜諸川劉河內於臣不爲戎首亦已幸甚安復爲君臣之好帝從之泰始中累遷秦州刺史假赤幢曲蓋鼓吹賜錢二十萬咸寧初入爲御史中丞遷侍中又出爲征虜將軍太康初爲河南尹賜爵關內侯齊王攸將歸藩雄諫曰陛下子弟雖多然有名望者少齊王卧在京邑所益實深不可不思帝不納雄固諫忤旨起而徑出遂以憤卒弟匡惠帝世爲護軍將軍

段灼

段灼字休然敦煌人也世爲西土著姓果直有才辯少仕州郡稍遷鄧艾鎮西司馬從艾破蜀有功封關內侯累遷議郎武帝即位灼上疏追理艾曰故征西將軍鄧艾心懷至忠而荷反逆之名平定巴蜀而受三族之誅臣竊悼之惜哉言艾之反也以艾性剛急矜功伐善而不能協同朋類輕犯雅俗失君子之心故莫肯理之臣敢昧死言艾所以不反之狀艾本屯田掌犢人宣皇帝拔之於農吏之中顯之於宰府之職處內外之官據文武之任所在輒有名績固足以明宣皇帝之知人矣會值洮西之役官兵失利刺史王經困於圍城之中當爾之時二州危懼隴右懍懍幾非國家之有也先帝以爲深憂重慮思惟可以安邊殺敵莫賢於艾故授之以兵馬解狄道之圍圍解留屯上邽承官軍大敗之後士卒破膽將吏無氣倉庫空虛器械殫盡艾欲積穀彊兵以待有事是歲少雨又爲區種之法手執耒耜率先將士所統萬數而身不離僕虜之勞親執士卒之役故落門段谷之戰能以少擊多摧破彊賊斬首萬計遂委艾以廟勝成圖指授長策艾受命忘身龍驤麟振前無堅敵蜀地阻險山高谷深而艾步乘不滿二萬束馬懸車自投死地勇氣淩雲將士乘勢故能使劉禪震怖君臣面縛軍不踰時而巴蜀蕩定此艾固足以彰先帝之善任矣艾功名已成亦當書之竹帛傳祚萬世七十老公復何所求哉艾以禪初降遠郡未附矯令承制權安社稷雖違常科有合古義原心定罪事可詳論故鎮西將軍鍾會有吞天下之心恐艾威名知必不同因其疑似構成其事艾被詔書即遣彊兵束身就縛不敢顧望誠自知奉見先帝必無當死之理也會受誅之後艾參佐官屬部曲將吏愚戇相聚自共追艾破壞檻車解其囚執艾在困地是以狼狽失據夫反非小事若懷惡心既當謀及豪傑然後乃能興動大衆不聞艾有腹心一人臨死口無惡言獨受腹背之誅豈不哀哉故見之者垂涕聞之者歎息此賈誼所以慷慨於漢文天下之事可爲痛哭者良有以也陛下龍興闡弘大度受誅之家不拘敘用聽艾立後祭祀不絕昔秦人憐白起之無罪吳人傷子胥之冤酷皆爲之立祠天下之人爲艾悼心痛恨亦由是也謂可聽艾門生故吏收艾尸柩歸葬舊墓還其田宅以平蜀之功繼封其後使艾闔棺定謚死無所恨赦冤魂於黃泉收信義於後世則天下徇名之士思立功之臣必投湯火樂爲陛下死矣帝省表甚嘉其意灼後復陳時宜曰臣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五里之郭圍圍而攻之有不剋者此天時不如地利城非不高池非不深穀非不多兵非不利委而去之此地利不如人和然古之王者非不先推

恩德結固人心人心苟和雖三里之城五里之郭不可攻也人心不和雖金城湯池不能守也臣推此以廣其義舜彈五弦之琴詠南風之詩而天下自理由堯人可比屋而封也曩者多難姦雄屢起攪亂衆心刀鋸相乘流死之孤哀聲未絕故臣以爲陛下當深思遠念杜漸防萌彈琴詠詩垂拱而已其要莫若推恩以協和黎庶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是故唐堯以親睦九族爲先周文以刑于寡妻爲急明王聖主莫不先親後疏自近及遠臣以爲太宰司徒衞將軍三王宜留洛中鎮守其餘諸王自州征足任者年十五以上悉遣之國爲選中郎傅相才兼文武以輔佐之聽於其國繕修兵馬廣布恩信必撫下猶子愛國如家君臣分定百世不遷連城開地爲晉藩衞所謂盤石之宗天下服其彊矣雖云割地譬猶囊漏貯中亦一家之有耳若慮後世彊大自可豫爲制度使得推恩以分子弟如此則枝分葉布稍自削小漸使轉至萬國亦後世之利非所患也昔在漢世諸呂自疑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有諸侯九國之彊故不敢動搖於今之宜諸侯彊大是爲太山之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魏法禁錮諸王親戚隔絕不祥莫大焉間者無故又瓜分天下立五等諸侯上不象賢下不議功而是非雜揉例受茅土似權時之宜非經久之制將遂不改此亦煩擾之人漸亂之階也夫國之興也由於九族親睦黎庶協和其衰在於骨肉疏絕百姓離心故夏邦不安伊尹歸殷殷邦不和呂氏入周殷鑒在於夏后去事之誡鍼來事之鑒也又陳曰昔伐蜀募取涼州兵馬羌胡健兒許以重報五千餘人隨艾討賊功皆第一而乙亥詔書州郡將督不與中外軍同雖在上功無應封者唯金城太守楊欣所領兵以逼江由之勢得封者三十人自金城以西非在欣部無一人封者苟在中軍之例雖下功必侯如在州郡雖功高不封非所謂近不重施遠不遺恩之謂也臣聞魚懸由於甘餌勇夫死於重報故荊軻慕燕丹之義專諸感闔閭之愛匕首振於秦庭吳刀耀於魚腹視死如歸豈不有由也哉夫功名重賞士之所競不平致怨由來久矣詩曰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臣以爲此等宜蒙爵封灼前後陳事輒見省覽然身微宦孤不見進序乃取長假還鄉里臨去遣息上表曰臣受恩三世剖符守境試用無績沉伏數年犬馬之力無所復堪陛下弘廣納之施採狂夫之言原臣優官之罪不問干忤之愆天地恩厚於臣足矣臣聞忠臣之於其君猶孝子之於其親進則有欣然之慶非貪官也退則有戚然之憂非懷祿也其意在於不忘光君榮親情所不能已已者也臣伏自悼私懷至恨生長荒裔而久在外任自還抱疾未嘗覲見陛下竟不知臣何人此臣之恨一也遭運會之世値有事之時而不能垂功名於竹帛此臣之恨二也遠事聖明之君而尪悴羸劣膂力又不能當歸死於地下此臣之恨三也哀二親早亡顧兄弟並凋喪孝敬無復施於家門此臣之恨四也夏之日怨以過冬之夜尋復來人生百歲術以爲不足而臣中年舉災此臣之恨五也衞日月之所養愧吳蒼而無報此臣之所以懷五恨而歎息臨歸路而自悼者也諺有之曰華言虛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臣欲言天下太平而靈龜神狐未見仙芝瑞蘭未生麒麟未游乎靈禽之囿鳳皇未儀於太極之庭此臣之所以不敢華言而爲佞者也昔漢高祖初定天下于時戍卒婁敬上書諫曰陛下取天下不與成周同而欲比隆成周臣竊以爲不侔於是漢祖感悟深納其言賜姓爲劉氏又顧謂陸賈曰爲我著秦所以亡而吾所以得之者賈乃作新語之書述敘前世成敗以爲勸戒又田肯建一言之計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而受千金之賜故世稱漢祖之寬明博納所以能成帝業也今之言世者皆曰堯舜復興天下已太平矣臣獨以爲未亦竊有所勸焉且百王垂制聖賢吐言來事之明鑒也孟子曰堯不能以天下與舜則舜之有天下也天與之也昔舜爲相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天下諸侯朝覲者獄訟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舜曰天也乃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若居堯之宮逼堯之子非天所與者也曩昔西有不臣之蜀東有僭號之吳三主鼎足並稱天子魏文帝率萬乘之衆受禪於繁陽而自以德同唐虞以爲漢獻即是古之堯自謂即是今之舜乃謂孟軻稱堯不通禪代之變遂作禪代之文刻石垂戒班示天下傳之後世亦安能使將來君子皆曉然心服其義乎然魏文徒希慕堯舜之名推崇集之魏欲以同於唐虞之盛忽骨肉之恩忘藩屏之固寬不能使四海賓服混一皇化而于時羣臣莫有諫者

不其過矣哉孫卿曰堯舜禪讓是不然矣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彊莫之能任至
大也非至辯莫之能分至衆也非至明莫之能和此三至者非聖人莫之能盡
由此言之孫卿孟軻亦各有所不取焉陛下受禪從東府入西宮兵刃耀天旌
旗翳日雖應天順人同符唐虞然法度損益則亦不異於昔魏文矣故宜實三
至以彊制之而今諸王有立國之名而無襟帶之實又蜀地有自然之險是歷
世姦雄之所闚闞逋逃之所聚也而無親戚子弟之守此豈深思遠慮杜漸防
萌者乎昔漢文帝據已成之業六合同風天下一家而賈誼上疏陳當時之勢
猶以為譬如抱火厝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此言誠存不
忘亡安不忘亂者也然臣之愚懷亦竊願居安思危無曰高高在上常念臨深
之義不忘履冰之戒盡除魏世之弊法綏以新政之大化使萬邦欣欣喜戴洪
惠昆蟲草木咸蒙恩澤朝廷詠康哉之歌山藪無伐檀之人此固天下所覬望
者也陛下自初踐阼發無諱之詔置箴諫之官藹然龍興諤諤之臣以明好直
言之信恐陳事者知直言之不用皆杜口結舌祥瑞亦焉由來哉臣無陸生之
才不在顧問之地蓋聞主聖臣直義在於有犯無隱臣不惟疏遠未信而言敢
歷論前代隆名之君及亡敗之主廢興所由又博陳舉賢之路廣開養老之制
崇必信之道又張設議者之難凡五事以聞臣之所言皆直陳古今已行故事
非新聲異端也辭義實淺不足採納然臣私心誠謂有可發起覺悟遺忘願陛
下察臣愚忠愍臣狂直無使天下以言者為戒疾痛增篤還命桑梓之時惟狐
死之義輒取長休歸近墳墓願覩宮闕眷情皇極不勝丹款遣息頎表言其一
曰臣聞善有章也著在經典惡有罰也戒在刑書上自遠古下洎秦漢其明王
霸主及亡國闇君故可得而稱至於忠謇賢相及佞諂姦臣亦可得而言故朝
有諤諤盡規之臣無不昌也任用阿諛唯唯之士無不亡也是有國者皆欲求
忠以自輔舉賢以自佐而亡國破家者相繼皆由任失其人所謂賢者不賢忠
者不忠也臣謹言前任賢所由興任不肖所以亡者堯之末年四凶在朝而不
去八元在家而不舉然致天平地寧四門穆穆其功固在重華之為相夏癸放
於鳴條商辛梟於牧野此俱萬乘之主而國滅身擒由不能屬任賢相用婦人
之言荒淫無道肆志沉宴作靡靡之樂長夜之飲於是登糟丘臨酒池觀牛飲
懸肉林龍逢忠而被害比干諫而剖心天下之所以歸惡者也太甲暴虐顛覆
湯之典制於是伊尹放之桐宮而能改悔反善三年而後歸于亳既已放而復
還殷道衰而復興諸侯咸服號稱太宗實賴阿衡之盡忠也周室既衰諸侯並
爭天王微弱政遂陵遲齊桓公淫亂之主耳然所以能九合一匡之功有尊周
之名誠管夷吾之力及其死也蟲流出戶豈非任豎貂之過乎且一桓公之身
得管仲其功如彼用豎貂其亂如此夫榮辱存亡實在所任可不審哉秦本伯
翳之後微微小邑至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自穆公至於始皇皆
能留心待賢遠求異士招由余於西戎致五羖於宛市取丕豹於晉卿迎蹇叔
於宋里由是四方雄俊繼踵而至故能世為彊國吞滅諸侯奄有天下兼稱皇
帝由謀臣之助也道化未淳崩於沙丘胡亥乘虐用詐自娛不能弘濟統緒克
成堂構而乃殘賊仁義毒流黔首故陳勝吳廣奮臂大呼而天下響應於是趙
高逆亂閻樂承指二世窮迫自殺望夷子嬰雖立去帝為王孤危無輔四旬而
亡此由邪臣擅命指鹿為馬所以速秦之禍也秦失其鹿豪桀競逐項羽既得
而失之其咎在烹韓生而范增之謀不用假令羽既距項伯之邪說斬沛公於
鴻門都咸陽以號令諸侯則天下無敵矣而羽距韓生之忠諫背范增之深計
自謂霸王之業已定都彭城還故鄉為晝被文繡此蓋世俗兒女之情耳而羽
樂之是故五戰為漢所擒至死尚不知覺悟乃曰天亡我非戰之罪甚痛矣哉
且夫士之歸仁猶水之歸下禽之走壙野故曰為川驅魚者獺也為藂驅雀者
鸇也為湯武驅人者桀紂也漢高祖起於布衣提三尺之刃而取天下用六國
之資無唐虞之禪豈徒賴陳平之奇謀英雄之智力而已乎亦由項氏為驅
人也子孫承基二百餘年遂成帝委政舅家使權勢外移安昌侯張禹者漢之
三公成帝保傅也帝親幸其家拜禹牀下深問天災人事禹常懼大臣之節為
社稷深慮忠言嘉謀陳其災患則王氏不得專權寵王莽無緣乘勢位遂託靈
龍而登天衡令漢祚中絕也禹佞諂不忠挾懷私計徒低仰於王侯之間苟取
容媚而已是以朱雲抗節求尚方斬馬劍欲以斬禹以戒其餘可謂忠矣而成

帝倘復不寤乃以爲居下訕上廷辱保傅罪死無赦詔御史將雲下欲急烹之雲攀殿折檻幸賴左將軍辛慶忌叩頭流血以死爭之若不然則雲已摧碎矣後雖釋檻不修欲以彰明直臣誠足以爲後世之戒何益於漢室所由亡也哉然世之論者以爲亂臣賊子無道之甚者莫過於莽此亦猶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傳稱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稱孝朋友歸仁及其輔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動見稱述然于時人士詣闕上書薦莽者不可稱紀內外羣臣莫不歸莽功德遭遇漢室中微國嗣三絕而太后壽考爲之宗主故莽得遂篡命孺子而奪其位也昔湯武之興亦逆取而順守之耳向莽深惟殷周取守之術崇道德務仁義履信實去華僞施惠天下十有八年恩足以感百姓義足以結英雄人懷其德豪傑並用如此宗廟社稷宜未滅也光武雖復賢才大業詎可冀哉莽即位之後自謂得天人之助以爲功廣三王德茂唐虞乃自驕矜奮其威詐班宣符讖震暴殘酷窮凶極惡人怨神怒冬雷電以驚其耳目夏地動以惕其心腹而莽猶不知覺悟方復重行不順時之令竟連伍之刑佞媚者親幸忠諫者誅夷由是天下忿憤內外俱發四海分崩城池不守身死於匹夫之手爲天下笑豈不異哉其所由然者非取之過而守之非道也莽既屠肌六合雲擾劉聖公已立而不辨盆子承之而覆敗公孫述又稱帝於蜀漢如此數子固非所謂應天順人者徒爲光武之驅除者耳夫天下者蓋亦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又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由此言之主非常人也有德則天下歸之無德則天下叛之故古之明王其勞心遠慮常如臨川無津涯於是法天地象四時隆恩德敬大臣近忠直遠佞人仁孝著乎宮牆弘化洽乎兆庶爲平直如砥矢信義感人神雖有椒房外戚之寵不受其委曲之言雖有近習愛幸之豎不聽其姑息之辭四門穆穆關而不閉待諫者而無忌恆戰戰慄慄不忘戒懼所以欲求終天祿恐爲將來賢聖之驅除也且臣聞之懼危者常安者也憂亡者恆存者也使夫有國之君能安不忘危則本支百世長保榮祚名位與天地無窮亦何慮乎爲來者之驅除哉傳有之曰狂夫之言明主察焉其二曰士之立業行非一槩吳起貪官母死不歸殺妻求將不孝之甚然在魏使秦人不敢東向在楚則三晉不敢南謀曾參閔騫誠孝子也不能宿夕離其親豈肯出身致死涉危險之地哉今大晉應期運之所授齊聖羨於有虞而吳人不臣稱帝私附此亦國之羞也陛下誠欲致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使奮威淮浦震服荊楚者故宜曠咨博采廣開貢士之路厲巖穴搴賢才徵命考試匪使莫用今臺閣選舉徒塞耳目九品訪人唯問中正故據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孫則當塗之昆弟也二者苟然則蓽門蓬戶之俊安得不有陸沉者哉其三曰昔田子方養老馬而窮士知所歸況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乎昔明王聖主無不養老老人衆多未必皆賢不可悉養故父事三老所以明孝宗事五更所以明敬孟子曰吾老以及人之老吾幼以及人之幼今天下雖定而華山之陽無放馬之羣桃林之下未有休息之牛固以吳人倘未臣服故也夫饑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天下元元瞻望新政願陛下思子方之仁念犬馬之勞恩帷蓋之報發仁惠之詔廣開養老之制其四曰法令賞罰莫大乎信古人有言人而無信不知其可況有養人以惠使人以義而可以不信行之哉臣前爲西郡太守被州所下己未詔書羌胡道遠其但募取樂行不樂勿彊臣被詔書輒宣恩廣募示以賞信所得人名即條言征西其晉人自可差簡丁彊如法調取至於羌胡非恩意告諭則無欲度金城河西者也自往每興軍渡河未曾有攀故刺史郭綏勸帥有方深加獎厲要許重報是以所募感恩利賞遂立績效功在第一今州郡督將並已受封羌胡健兒或王或侯不蒙論敘也晉文猶不食原而失信齊桓不惜地而背盟況聖主乎其五曰昔周漢之興樹親建德周因五等之爵漢有河山之誓及其衰也神器奪於重臣國祚移於他人故滅周者秦非姬姓也代漢者魏非劉氏也於今國家大計使異姓無裂土專封之邑同姓並據有連城之地縱復令諸王後世子孫還自相幷蓋亦楚人失繁弱於雲夢倘未爲亡其弓也其於神器不移他族則始祖不遷之廟萬年億兆不改其名矣大晉諸王二十餘人而公侯伯子男五百餘國欲言其國皆小乎則漢祖之起俱無尺土之地況有國者哉將謂大晉世世賢聖而諸侯之胤常不肖邪則放勳欽明而有丹朱

瞽叟頑凶而有虞舜天下有事無不由兵而無故多樹兵本廣開亂原臣故曰
五等不便也臣以爲可如前表諸王宜大其國增益其兵悉遣守藩使形勢足
以相接則陛下可高枕而臥耳臣以爲諸侯伯子男名號皆宜改易之使封爵
之制祿奉禮秩並同天下諸侯之例臣聞與覆車同軌者未嘗安也與死人同
病者未嘗生也與亡國同法者未嘗存也況夫魏魏大晉方將登太山禪梁父
刻石書勳垂示無窮宜遠鑒往代興廢深爲嚴防使著事晉篆必有紀焉昔伊
尹恥其君不爲堯舜此臣所以私懷慷慨自忘輕賤者也灼書奏帝覽而異焉
擢爲明威將軍魏興太守卒于官

閻纘

閻纘字續伯巴西安漢人也祖圃爲張魯功曹勸魯降魏封平樂鄉侯父璞嗣
爵仕吳至牂牁太守纘僑居河南新安少游英豪多所交結博覽墳典該通物
理父卒繼母不慈纘恭事彌謹而母疾之愈甚乃誣纘盜父時金寶訟于有司
遂被清議十餘年纘無怨色孝謹不怠母後意解更移中正乃得復品爲太傅
楊駿舍人轉安復令駿之誅也纘棄官歸要駿故主簿潘岳掾崔基等共葬之
基岳畏罪推纘爲主墓成當葬駿從弟模告武陵王澹將表殺造意者衆咸懼
填冢而逃纘獨以家財成墓葬駿而去國子祭酒鄒湛以纘才堪佐著薦於祕
書監華嶠嶠曰此職閑廩重貴勢多爭之不暇求其才遂不能用河間王顒引
爲西戎校尉司馬有功封平樂鄉侯愍懷太子之廢也纘與棺詣闕上書理太
子之冤曰伏見赦文及榜下前太子遹手疏以爲驚愕自古以來臣子悖逆未
有如此之甚也幸賴天慈全其首領臣伏念遹生於聖父而至此者由於長養
深宮沈淪富貴受饒先帝父母驕之每見選師傅下至群吏率取膏粱擊鍾鼎
食之家希有寒門儒素如衛綰周文石奮疏廣洗馬舍人亦無汲黯鄭莊之比
遂使不見事父事君之道臣案古典太子居以士禮與國人齒以此明先王欲
令知先賤然後乃貴自頃東宮亦微太盛所以致敗也非但東宮歷觀諸王師
友文學皆豪族力能得者率非龔遂王陽能以道訓友無亮直三益之節官以
文學爲名實不讀書但共鮮衣好馬縱酒高會嬉遊博弈豈有切磋能相長益

臣常恐公族遲陵以此歎息今遹可以爲戒恐其被斥棄逐遠郊始當悔過無
所復及昔戾太子無狀稱兵距命而壺關三老上書有田千秋之言猶曰子弄
父兵罪應笞耳漢武感悟築思子之臺今遹無狀言語悖逆受罪之日不敢
失道猶爲輕於戾太子尙可禁持重選保傅如司空張華道德深遠乃心忠誠
以爲之師光祿大夫劉寔寒苦自立終始不衰年同呂望經籍不廢以爲之保
尙書僕射裴頠明允恭肅體道居正以爲之友置游談文學皆選寒門孤宦以
學行自立者及取服勤更事涉履艱難事君事親名行素聞者使與共處使嚴
御史監護其家絕貴戚子弟輕薄賓客如此左右前後莫非正人師傅文學可
令十日一講使共論議於前勑使但道古今孝子慈親忠臣事君及思愆改過
之義皆聞善道庶幾可全昔太甲有罪放之三年思庸克復爲殷明王又魏文
帝懼於見廢夙夜自祗竟能自全及至明帝因母得罪廢爲平原侯爲置家臣
庶子師友文學皆取正人共相匡矯兢兢慎罰事父以孝父沒事母以謹聞于
天下于今稱之漢高皇帝數置酒於庭欲廢太子後四皓爲師子房爲傅竟復
成就前事不忘後事之戒孟軻有云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慮患也深故多善
功李斯云慈母多敗子嚴家無格虜由陛下驕遹使至於此庶其受罪以來足
自思改方今天下多虞四夷未寧將伺國隙儲副大事不宜空虛宜爲大計小
復傅留先加嚴誨依平原侯故事若不悛改棄之未晚也臣素寒門無力仕宦
不經東宮情不私遹念昔楚國處女諫其王曰有龍無尾言年四十未有太子
臣嘗備近職雖未得自結天日情同閹寺悾悾之誠皆爲國計臣老母見臣爲
表乃爲臣卜卦云書御即死妻子守臣涕泣見止臣獨以爲頻見拔擢嘗爲近
職此恩難忘何以報德唯當陳誠以死獻忠輒具棺絮伏須刑誅書御不省及
張華遇害賈謐被誅朝野震悚纘獨撫華尸慟哭曰早語君遜位而不肯今果
不免死也夫遍叱賈謐尸曰小兒亂國之由誅其晚矣皇太孫立纘復上疏曰
臣前上書訟太子之枉不見省覽昔壺關三老陳衛太子之冤而漢武築思子
之臺高廟令田千秋上書不敢正言託以鬼神之教而孝武大感月中三遷位
至丞相乘車入殿號曰車氏假臣精誠微薄不能有感竟使太子流離殞命許

昌向令陛下卽納臣言不致此禍天贊聖意三公獻誅庶人賜死罪人斯得太子以明臣恨其晚無所復及詔書慈悼迎喪反葬復其禮秩誠副衆望不意呂霍之變復生於今日伏見詔書建立太孫斯誠陛下上順先典以安社稷中慰慈悼寃魂之痛下令萬國心有所繫追惟庶人所爲無狀幾傾宗廟賴國相太宰至忠憤發潛謀俱斷奉贊聖意以成神武雖周誅二叔漢誅諸呂未足以喩臣願陛下因此大更釐改以爲永制禮置太子居以士禮與國人齒爲置官屬皆如朋友不爲純臣既使上厭至尊以崇孝道又令不相嚴憚易相規正昔漢武既信奸讒危害太子復用望氣之言欲盡誅詔獄中囚邴吉以皇孫在焉閉門距命後遂擁護皇孫督罰乳母卒至成人立爲孝宣皇帝苟志於忠無往不可歷觀古人雖不避死亦由世教寬以成節吉雖距詔書事在於忠故宥而不責自晉興已來用法太嚴遲速之間輒加誅斬一身伏法猶可彊爲今世之誅動輒滅門昔呂后臨朝肆意無道周昌相趙三召其王而昌不遣先徵昌入乃後召王此由漢制本寬得使爲快假令如今呂后必誚昌已反夷其三族則誰敢復爲殺身成義者哉此法宜改可使經遠又漢初廢趙王張敖其臣貫高謀弒高祖高祖不誅以明臣道田叔孟舒十人爲奴髡鉗隨王隱親侍養故令平安向使晉法得容爲義東宮之臣得如周昌固護太子得如邴吉距詔不坐伏死諫爭則聖意必變太子以安如田叔孟舒侍從不罪者則隱親左右姦凶毒藥無緣得設太子不夭也臣每責東宮臣故無侍從者後聞頗有於道路望車拜辭而有司收付洛陽獄奏科其罪然臣故莫從者有以也又本置三率盛其兵馬所以宿衛防虞而使者卒至莫有警嚴覆請審者此由恐畏滅族今皇孫冲幼去事多故若有不虞彊臣專制姦邪矯詐雖有相國保訓東宮擁佑之恩同於邴吉適可使玉體安全宜開來防可著于令自今已後諸有廢與倉卒重臣皆得輒嚴須錄詣殿前面受口詔然後爲信得同周昌不遣王節下聽臣子隱親得如田叔孟舒不加罪責則永固儲副以安後嗣之遠慮也東事雖如往事可改臣前每見詹事裴權用心懇惻舍人杜蕤數上疏啓諫而受優贈以九列權有忠意獨不蒙實謂宜依優爲比以寵其魂推尋表疏如蕤輩及司隸所奏諸敢拜辭於道路者明詔稱揚使微異於衆以勸爲善以獎將來也纘又陳今相國雖已保傅東宮保其安危至於旦夕訓誨輔道出入動靜物勞宜選寒苦之士忠貞清正老而不衰如城門校尉梁柳白衣南安朱冲比者以爲師傅其侍臣以下文武將吏且勿復取盛戚豪門子弟若吳太妃家室及賈郭之黨如此之輩生而富溢無念修己率多輕薄浮華相驅放縱皆非所補益於吾少主者也皆可擇寒門篤行學問素士更履險易節義足稱者以備羣臣可輕其禮儀使與古同以相切磋爲益昔魏文帝之在東宮徐幹劉楨爲友文學相接之道並如氣類吳太子登顧譚爲友諸葛恪爲賓臥同牀帳行則參乘交如布衣相呼以字此則近代之明比也天子之子不患不富貴不患人不敬畏患於驕盈不聞其過不知稼穡之艱難耳至於甚者乃不知名六畜可不勉哉昔周公親撻伯禽曾參笞蹈二百聖考慈父皆不傷恩今不忍小相維持令至闕失頓相罪責不亦緩哉在禮太子朝夕視膳昏定晨省跪問安否於情得盡五日一朝於敬既簡於恩亦疎易致構間故曰一朝不朝其間容刀五日之制起漢高祖身爲天子父猶庶人萬幾事多故闕私敬耳今主上臨朝太子無事事主孝養宜改此俗文王世子篇曰王季一飯亦一飯再飯亦再飯安有遠隸五日一覲哉纘又陳今迎太子神柩孤魂獨行太孫幼沖不可涉道謂可遣妃奉迎遠路令其父衍隨行衛護皇太子初見誣陷臣家門無祐三世僞親具嘗辛苦以家觀國固知太子有變臣故求副監國欲依邴吉故事距違來使供養擁護身親飲食醫藥冀足救危主者以臣名賤輕淺不肯見與世人見笑謂爲此職進退難居有必死憂臣獨以爲苟全儲君賈氏所誅甘心所願今監國御史直副皆當三族侍衛無狀實自宜然臣謂其小人不足具責故孔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是以聖王慎選故河南尹向雄昔能犯難葬故將鍾會文帝嘉之始拔顯用至於先帝以爲右率如閻之事若得向雄之比則豈可偏哉此二使者但爲懸怯亦非與謀但可誅身自全三族如郭俶郭斌則於刑爲當又東宮亦宜妙選忠直亮正如向雄比陛下千秋萬歲之後太孫幼沖選置兵衛宜得柱石之士如周昌者世俗淺薄士無廉節賈謐小兒恃寵恣睢

而淩中弱植之徒更相翕習故世號魯公二十四友又謐前見臣表理太子曰
閹兄作此爲健然觀其意欲與諸司馬家同皆爲臣寒心伏見詔書稱明滿奮
樂廣侍郎賈胤與謐親理而亦疏遠往免父喪之後停家五年雖爲小屈有識
貴之潘岳繆徵等皆謐父黨共相沉浮人士羞之聞其晏然莫不爲怪今詔書
暴揚其罪並皆遣出百姓咸云清當臣獨謂非但岳徵二十四人宜皆齊黜以
肅風教朝廷善其忠烈擢爲漢中太守趙王倫死既葬續以車轢其冢時張華
兄子景後徙漢中續又表宜還續不護細行而慷慨好大節卒於官時年五十
九續五子皆開朗有才力長子享爲遼西太守屬王浚自用其人享不得之官
依青州刺史苟晞刑政苛虐享數切諫爲晞所害

史臣曰愍懷之廢也天下稱其冤然皆懾亂政之慘虐懼淫嬖之凶忍遂使謀
臣懷忠而結舌義士蓄憤而吞聲閻纘伯官既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輕生
重義視死如歸伏奏而待嚴誅輿棺以趨鼎鑊寤言觀行豈非忠直壯乎顧視
晉朝公卿曾不得與其徒隸齒也茂伯篤終哭王經以全節休然追遠理鄧艾
以成名故得義感明時仁流枯骨雖朱勃追論新息欒布奏事彭王弗之尚也

贊曰感義收會篤終理艾道既相侔名亦俱泰纘伯區區輿櫬陳謇儷茲淫嬖
弗遂良圖啜其泣矣何嗟及乎

晉書卷四十八

晉書卷四十八考證

段灼傳唯金城太守楊欣所領兵以逼江由之勢得封者三十人○由綱目作
油

魏文帝率萬乘之衆受禪於摩陂○臣宗楷按綱目漢後主建興十一年春正
月青龍見魏摩陂井中水經注摩陂在郟縣襟廣可十五里此摩字當係摩
字之訛

晉書卷四十八考證

晉書卷四十九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十九

阮籍 兄子咸 咸子瞻 瞻弟孚 從子修 族弟放 放弟裕

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父瑀，魏丞相掾，知名於世。籍容貌瓌傑，志氣宏放，傲然獨得，任性不羈，而喜怒不形於色。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日忘歸。博覽羣籍，尤好莊老。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時人多謂之癡，惟族兄文業每歎服之，以爲勝己，由是咸共稱異。籍嘗隨叔父至東郡，兗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開一言，自以不能測。太尉蔣濟聞其有雋才而辟之，籍詣都亭奏記曰：「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位，英豪翹首，俊賢抗足。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爲掾屬；辟書始下，而下走爲首。昔子夏在於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鄒子處於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夫布衣韋帶之士，孤居特立，王公大人所以禮下之者，爲道存也。今籍無鄒卜之道，而有其陋，猥見採擇，無以稱當。方將耕於東皋之陽，輸黍稷之餘稅。負薪疲病，足力不彊，補吏之召，非所克堪。乞迴謬恩，以光清舉。」初，濟恐籍不至，得記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於是鄉親共喻之，乃就吏。後謝病歸。復爲尚書郎，少時，又以病免。及曹爽輔政，召爲參軍。籍因以疾辭，屏於田里。歲餘而爽誅，時人服其遠識。宣帝爲太傅，命籍爲從事中郎。及帝崩，復爲景帝大司馬從事中郎。高貴鄉公即位，封關內侯，徙散騎常侍。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爲常。文帝初欲爲武帝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及文帝輔政，籍嘗從容言於帝曰：「籍平生曾遊東平，樂其風土。」帝大悅，即拜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鄣，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帝引爲大將軍從事中郎。有司言有子殺母者，籍曰：「嘻！殺父乃可，至殺母乎！」坐者怪其失言。帝曰：「殺父，天下之極惡，而以爲可乎？」籍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殺父，禽獸之類也。殺母，禽獸之不若。」衆乃悅服。籍聞步兵廚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爲步兵校尉，遺落世事。雖去佐職，恆遊府內，朝宴必與焉。會帝讓九錫，公卿將勸進，使籍爲其辭。籍沈醉忘作，臨詣府，使取之，見籍方據案醉眠。使者以告，籍便書案，使寫之，無所改竄。辭甚清壯，爲時所重。籍雖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性至孝，母終，正與人圍棊，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及將葬，食一蒸肫，飲二斗酒，然後臨訣，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因又吐血數升。毀瘠骨立，殆致滅性。裴楷往弔之，籍散髮箕踞，醉而直視，楷弔唁畢便去。或問楷：「凡弔者，主哭，客乃爲禮。籍既不哭，君何爲哭？」楷曰：「阮籍既方外之士，故不崇禮典。我俗中之士，故以軌儀自居。」時人歎爲兩得。籍又能爲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嵇喜來弔，籍作白眼，喜不懌而退。喜弟康聞之，乃齎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由是禮法之士疾之若讎，而帝每保護之。籍嫂嘗歸寧，籍相見與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爲我設邪！」鄰家少婦有美色，當壚沽酒。籍嘗詣飲，醉，便臥其側。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識其父兄，徑往哭之，盡哀而還。其外坦蕩而內淳至，皆此類也。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反。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歎，於是賦豪傑詩。景元四年冬卒，時年五十四。籍能屬文，初不留思。作詠懷詩八十餘篇，爲世所重。著達莊論，敘無爲之貴。文多不錄。籍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略終古及棲神導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乎巖谷，乃登之嘯也。遂歸著大人先生傳，其略曰：「世之所謂君子，惟法是修，惟禮是克。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欲爲目前檢，言欲爲無窮則。少稱鄉黨，長聞鄰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獨不見羣蝨之處褌中，逃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爲吉宅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褌襠，自以爲得繩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滅都，羣蝨處於褌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內，何異夫蝨之處褌中乎！」此亦籍之胸懷本趣也。子渾，字長成，有父風。少慕通達，不飾小節。籍謂曰：「仲容已預吾此流，汝不得復爾。」太康中，爲太子庶子。

咸字仲容。父熙，武都太守。咸任達不拘，與叔父籍爲竹林之游，當世禮法者譏

其所爲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服皆錦綺粲目咸以竿挂大布犢鼻於庭人或怪之荅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歷仕散騎侍郎山濤舉咸典選曰阮咸貞素寡欲深識清濁萬物不能移若在官人之職必絕於時武帝以咸耽酒浮虛遂不用太原郭奕高爽有識量知名於時少所推先見咸心醉不覺歎焉而居母喪縱情越禮素幸姑之婢姑當歸於夫家初云留婢既而自從去時方有客咸聞之遽借客馬追婢既及與婢累騎而還論者甚非之咸妙解音律善彈琵琶雖處世不交人事惟共親知弦歌酣宴而已與從子脩特相善每以得意爲歡諸阮皆飲酒咸至宗人間共集不復用杯觴斟酌以大盆盛酒圓坐相向大酌更飲時有羣豕來飲其酒咸直接去其上便共飲之羣從昆弟莫不以放達爲行籍弗之許荀勖每與咸論音律自以爲遠不及也疾之出補始平太守以壽終二子瞻孚

瞻字千里性清虛寡欲自得於懷讀書不甚研求而默識其要遇理而辯辭不足而旨有餘善彈琴人聞其能多往求聽不問貴賤長幼皆爲彈之神氣沖和而不知向人所在內兄潘岳每令鼓琴終日達夜無忤色由是識者歎其恬淡不可榮辱矣舉止灼然見司徒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即命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太尉王衍亦雅重之瞻嘗羣行冒熱渴甚逆旅有井衆人競趨之瞻獨逡巡在後須飲者畢乃進其夷退無競如此東海王越鎮許昌以瞻爲記室參軍與王承謝鯤鄧攸俱在越府越與瞻等書曰禮年八歲出就外傅明始可以加師訓之則十年曰幼學明可漸先王之教也然學之所入淺體之所安深是以閑習禮容不如式瞻儀度諷誦遺言不若親承音旨小兒毗既無令淑之質不聞道德之風望諸君時以閑豫周旋誨接永嘉中爲太子舍人瞻素執無鬼論物莫能難每自謂此理足可以辯正幽明忽有一客通名詣瞻寒温畢聊談名理客甚有才辯瞻與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覆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得獨言無即僕便是鬼於是變爲異形須臾消滅瞻默然意色大惡後歲餘病卒於倉垣時年三十

孚字遙集其母即胡婢也孚之初生其姑取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曰胡人遙集於上楹而以字焉初辟太傅府遷騎兵屬避亂渡江元帝以爲安東參軍蓬髮飲酒不以王務嬰心時帝既用申韓以救世而孚之徒未能棄也雖然不以事任處之轉丞相從事中郎終日酣縱恒爲有司所按帝每優容之琅邪王裒爲車騎將軍鎮廣陵高選綱佐以孚爲長史帝謂曰卿既統軍府郊壘多事宜節飲也孚荅曰陛下不以臣不才委之以戎旅之重臣僶俛從事不敢有言者竊以今王莅鎮威風赫然皇澤遐被賊寇斂迹氛祲既澄日月自明臣亦何可爝火不息正應端拱嘯詠以樂當年耳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嘗以金貂換酒復爲所司彈劾帝宥之轉太子中庶子左衞率領屯騎校尉明帝即位遷侍中從平王敦賜爵南安縣侯轉吏部尚書領東海王師稱疾不拜詔就家用之尚書令郗鑒以爲非禮帝曰就用之誠不快不爾便廢才及帝疾大漸溫嶠入受顧命過孚要與同行升車乃告之曰主上遂大漸江左危弱實資羣賢共康世務卿時望所歸今欲屈卿同受顧託孚不荅固求下車嶠不許垂至臺門告嶠內迫求暫下便徒步還家初祖約性好財孚性好屐同是累而未判其得失有詣約見正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簏以著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正見自蠟屐因自歎曰未知一生當著幾量屐神色甚閑暢於是勝負始分咸和初拜丹陽尹時太后臨朝政出舅族孚謂所親曰今江東雖累世而年數實淺主幼時艱運終百六而庾亮年少德信未孚以吾觀之將兆亂矣會廣州刺史劉顗卒遂苦求出王導等以孚疎放非京尹才乃除都督交廣寧三州軍事鎮南將軍領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未至鎮卒年四十九尋而蘇峻作逆識者以爲知幾無子從孫廣嗣

脩字宣子好易老善清言嘗有論鬼神有無者皆以人死者有鬼脩獨以爲無曰今見鬼者云著生時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有鬼邪論者服焉後遂伐社樹或止之脩曰若社而爲樹伐樹則社移樹而爲社伐樹則社亡矣性簡任不修人事絕不喜見俗人遇便舍去意有所思率爾褰裳不避晨夕至或無言但欣然相對常步行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當世富貴而不肯顧家無

傳石之儔晏如也與兄弟同志常自得於林阜之間王衍當時談宗自以論易略盡然有所未了研之終莫悟每云不知比沒當見能通之者不衍族子敦謂衍曰阮宣子可與言衍曰吾亦聞之但未知其亹亹之處定何如耳及與修談言寡而旨暢衍乃歎服焉梁國張偉志趣不常自隱於屠釣修愛其才美而知其不真偉後為黃門郎陳留內史果以世事受累修居貧年四十餘未有室王敦等斂錢為婚皆名士也時慕之者求入錢而不得修所著述甚寡嘗作大鵬贊曰蒼蒼大鵬誕自北溟假精靈鱗神化以生如雲之翼如山之形海運水擊扶搖上征翕然層舉背負太清志存天地不屑唐庭鶯鳩仰笑尺鷃所輕超世高逝莫知其情王敦時為鴻臚卿謂修曰卿常無食鴻臚丞差有祿能作不修曰亦復可爾耳遂為之轉太傅行參軍太子洗馬避亂南行至西陽期思縣為賊所害時年四十二

放字思度祖略齊郡太守父顗淮南內史放少與孚並知名中興除太學博士太子中舍人庶子時雖戎車屢駕而放侍太子常說老莊不及軍國明帝甚友愛之轉黃門侍郎遷吏部郎在銓管之任甚有稱績時成帝幼沖庾氏執政放求為交州乃除監交州軍事揚威將軍交州刺史行達寧浦逢陶侃將高寶平梁碩自交州還放設饌請寶伏兵殺之寶眾擊放敗走保簡陽城得免到州少時暴發渴見寶為祟遂卒朝廷甚悼惜之年四十四追贈廷尉放素知名而性清約不營產業為吏部郎不免飢寒王導庾亮以其名士常供給衣食子晞之南頓太守

裕字思曠宏達不及放而以德業知名弱冠辟太宰掾大將軍王敦命為主簿甚被知遇裕以敦有不臣之心乃終日酣觴以酒廢職敦謂裕非當世實才徒有虛譽而已出為溧陽令復以公事免官由是得違敦難論者以此貴之咸和初除尚書郎時事故之後公私殫廢裕遂去職還家居會稽剡縣司徒王導引為從事中郎固辭不就朝廷將欲徵之裕知不得已乃求為王舒撫軍長史舒薨除吏部郎不就即家拜臨海太守少時去職司空郗鑒請為長史詔徵祕書監皆以疾辭復除東陽太守尋徵侍中不就還剡山有肥遁之志有以間王羲之羲之曰此公近不驚寵辱雖古之沈冥何以過此又云裕骨氣不及逸少簡秀不如真長韶潤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殷浩而兼有諸人之美成帝崩裕赴山陵事畢便還諸人相與追之裕亦審時流必當逐己而疾去至方山不相及劉惔歎曰我入東正當泊安石渚下耳不敢復近思曠傍裕雖不博學論難甚精嘗問謝萬云未見四本論君試為言之萬敘說既畢裕以傅嘏為長於是搆辭數百言精義入微聞者皆嗟味之裕嘗以人不須廣學正應以禮讓為先故終日靜默無所修綜而物自宗焉在剡曾有好車借無不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後裕聞之乃歎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為遂命焚之在東山久之復徵散騎常侍領國子祭酒俄而復以為金紫光祿大夫領琅邪王師經年敦逼並無所就御史中丞周閔奏裕及謝安違詔累載並應有罪禁錮終身詔書貰之或問裕曰子屢辭徵聘而宰二郡何邪裕曰雖屢辭王命非敢為高也吾少無宦情兼拙於人閒既不能躬耕自活必有所資故曲躬二郡豈以騁能私計故耳年六十二卒三子傭寧普傭早卒寧鄱陽太守普驃騎諮議參軍傭子歆之中領軍寧子腆祕書監腆弟萬齡及歆之子彌之元熙中並列顯位

嵇康

嵇康字叔夜譙國銍人也其先姓奚會稽上虞人以避怨徙焉銍有嵇山家于其側因而命氏兄喜有當世才歷太僕宗正康早孤有奇才遠邁不羣身長七尺八寸美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為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恬靜寡欲含垢匿瑕寬簡有大量學不師受博覽無不該通長好老莊與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常修養性服食之事彈琴詠詩自足於懷以為神仙稟之自然非積學所得至於導養得理則安期彭祖之倫可及乃著養生論又以為君子無私其論曰夫稱君子者心不措乎是非而行不違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氣靜神虛者心不存於矜尚體亮心達者情不繫於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繫於所欲故能審貴賤而通物情物情順通故大道無違越名任心故是非無措也是故言君子則以無措為主以通物為美言小人則以匿情為非以違道為闕何者匿情矜吝小人之至惡虛心無措君子之篤

行也是以大道言及吾無身吾又何患無以生爲貴者是賢於貴生也由斯而言夫至人之用心固不存有措矣故曰君子行道忘其爲身斯言是矣君子之行賢也不察於有度而後行也任心無邪不議於善而後正也顯情無措不論於是而後爲也是故傲然忘賢而賢與度會忽然任心而心與善遇儻然無措而事與是俱也其略如此蓋其胸懷所寄以高契難期每思郢質所與神交者惟陳留阮籍河內山濤豫其流者河內向秀沛國劉伶籍兄子咸琅邪王戎遂爲竹林之游世所謂竹林七賢也戎自言與康居山陽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慍之色康嘗採藥游山澤會其得意忽焉忘反時有樵蘇者遇之咸謂神至汲郡山中見孫登康遂從之游登沈默自守無所言說康臨去登曰君性烈而才儁其能免乎康又遇王烈共入山烈嘗得石髓如飴即自服半餘半與康皆凝而爲石又於石室中見一卷素書遽呼康往取輒不復見烈乃歎曰叔夜趣非常而輒不遇命也其神心所感每遇幽逸如此山濤將去選官舉康自代康乃與濤書告絕曰聞足下欲以吾自代雖事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也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故爲足下陳其可不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爲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以此觀之故知堯舜之居世許由之巖棲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塗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意氣所先亦不可奪也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爲人加少孤露母兄驕恣不涉經學又讀老莊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頹任逸之情轉篤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惟飲酒過差耳至爲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仇讎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吾以不如嗣宗之資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物情闇於機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久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聞道士遺言餌朮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

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逼伯成子高全其長也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近諸葛孔明不迫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强幼安以卿相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自卜已審若道盡塗窮則已耳足下無事冤之令轉於溝壑也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況復多疾顧此悢悢如何可言今但欲守陋巷教養子孫時時與親舊敘離闊陳說平生濁酒一盃彈琴一曲志意畢矣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欲共登王塗期於相致時爲懽益一旦迫之必發狂疾自非重讎不至此也既以解足下并以爲別此書既行知其不可羈屈也性絕巧而好鍛宅中有一柳樹甚茂乃激水圜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鍛東平呂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康友而善之後安爲兄所枉訴以事繫獄辭相證引遂復收康康性慎言行一旦縲紲乃作幽憤詩曰嗟余薄祜少遭不造哀煢靡識越在繈緥母兄鞠育有慈無威恃愛肆好不訓不師爰及冠帶憑寵自放抗心希古任其所尚託好莊老賤物貴身志在宗樸養素全真曰予不敏好善闇人子玉之敗屢增惟塵大人含弘藏垢懷恥人之多僻政不由己惟此褊心顯明臧否感悟思愆怛若創痏欲寡其過謗議沸騰性不傷物頻致怨憎昔慚柳惠今愧孫登內負宿心外恧良朋仰慕嚴鄭樂道閑居與世無營神氣晏如咨予不淑嬰累多虞匪降自天寔由頑疏理弊患結卒致囹圄對答鄙訊縶此幽阻實恥訟冤時不我與雖曰義直神辱志沮澡身滄浪曷云能補雍雍鳴鴈厲翼北游順時而動得意忘憂嗟我憤歎曾莫能儔事與願違遘茲淹留窮達有命亦又何求古人有言善莫近名奉時恭默咎悔不生萬石周慎安親保榮世務紛紜祇攪余情安樂必誡乃終利貞煌煌靈芝一年三秀予獨何爲有志不就懲難思復心焉內疚庶勗將來無馨無臭采薇山阿散髮巖岫永嘯長吟頤神養壽初康居貧嘗與向秀共鍛於大樹之下以自贍給潁川鍾會貴公子也精練有才辯故往造焉康不爲之禮而鍛不輟良久會去康謂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會以此憾之及是言於文帝曰嵇康臥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顧以康爲慮耳因譖康欲助毋丘儉賴山濤不聽昔齊戮華士

會誅少正卯誠以害時亂教故聖賢去之康安等言論放蕩非毀典謨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釁除之以淳風俗帝既昵聽信會遂并害之康將刑東市太學生三千人請以爲師弗許康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廣陵散於今絕矣時年四十海內之士莫不痛之帝尋悟而恨焉初康嘗遊于洛西暮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分忽有客詣之稱是古人與康共談音律辭致清辯因索琴彈之而爲廣陵散聲調絕倫遂以授康仍誓不傳人亦不言其姓字康善談理又能屬文其高情遠趣率然玄遠撰上古以來高士爲之傳贊欲友其人於千載也又作太師箴亦足以明帝王之道焉復作聲無哀樂論甚有條理子紹別有傳

向秀

向秀字子期河內懷人也清悟有遠識少爲山濤所知雅好老莊之學莊周著內外數十篇歷世才士雖有觀者莫適論其旨統也秀乃爲之隱解發明奇趣振起玄風讀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時也惠帝之世郭象又述而廣之儒墨之迹見鄙道家之言遂盛焉始秀欲注嵇康曰此書詎復須注正是妨人作樂耳及成示康曰殊復勝不又與康論養生辭難往復蓋欲發康高致也康善鍛秀爲之佐相對欣然傍若無人又共呂安灌園於山陽康既被誅秀應本郡計入洛文帝問曰聞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爲巢許狷介之士未達堯心豈足多慕帝甚悅秀乃自此役作思舊賦云余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並有不羈之才嵇意遠而疏呂心曠而放其後並以事見法嵇博綜伎藝於絲竹特妙臨當就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逝將西邁經其舊廬于時日薄虞泉寒冰淒然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想曩昔遊宴之好感音而歎故作賦曰將命適於遠京兮遂旋反以北徂濟黃河以汎舟兮經山陽之舊居瞻曠野之蕭條兮息余駕乎城隅踐二子之遺迹兮歷窮巷之空廬歎黍離之愍周兮悲麥秀於殷墟惟追昔以懷今兮心徘徊以躊躇棟宇在而弗毀兮形神逝其焉如昔李斯之受罪兮歎黃犬而長吟悼嵇生之永辭兮顧日影而彈琴託運遇於領會兮寄餘命於寸陰聽鳴笛之慷慨兮妙聲絕而復尋佇駕言其將邁兮故援翰以寫心後爲散騎侍郎轉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在朝不任職容迹而已卒於位二子純悌

劉伶

劉伶字伯倫沛國人也身長六尺容貌甚陋放情肆志常以細宇宙齊萬物爲心澹默少言不妄交遊與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攜手入林初不以家產有無介意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嘗渴甚求酒於其妻妻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惟當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酲婦兒之言慎不可聽仍引酒御肉隗然復醉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伶雖陶兀昏放而機應不差未嘗厝意文翰惟著酒德頌一篇其辭曰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爲一朝萬期爲須臾日月爲扃牖八荒爲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惟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先生於是方捧甖承槽銜盃漱醪奮髯箕踞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恍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睹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若江海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嘗爲建威參軍泰始初對策盛言無爲之化時輩皆以高第得調伶獨以無用罷竟以壽終

謝鯤

謝鯤字幼輿陳國陽夏人也祖纘典農中郎將父衡以儒素顯仕至國子祭酒鯤少知名通簡有高識不修威儀好老易能歌善鼓琴王衍嵇紹並奇之永興中長沙王乂入輔政時有疾鯤者言其將出奔乂欲鞭之鯤解衣就罰曾無忤容既舍之又無喜色太傅東海王越聞其名辟爲掾任達不拘尋坐家僮取官稟除名于時名士王玄阮修之徒並以鯤初登宰府便至黜辱爲之歎恨鯤聞之方清歌鼓琴不以屑意莫不服其遠暢而恬於榮辱鄰家高氏女有美色鯤

嘗挑之女投梭折其兩齒時人爲之語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鯤聞之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越尋更辟之轉參軍事鯤以時方多故乃謝病去職避地于豫章嘗行經空亭中夜宿此亭舊每殺人將曉有黃衣人呼鯤字令開戶鯤憺然無懼色便於窗中度手牽之胛斷視之鹿也尋血獲焉爾後此亭無復妖怪左將軍王敦引爲長史以討杜弢功封咸亭侯母憂去職服闋遷敦大將軍長史時王澄在敦坐見鯤談話無勌惟歎謝長史可與言都不盼敦其爲人所慕如此鯤不徇功名無砥礪行居身於可否之間雖自處若穢而動不累高敦有不臣之迹顯於朝野鯤知不可以道匡弼乃優游寄遇不屑政事從容諷議卒歲而已每與畢卓王尼阮放羊曼桓彝阮孚等縱酒敦以其名高雅相賓禮嘗使至都明帝在東宮見之甚相親重問曰論者以君方庾亮自謂何如答曰端委廟堂使百僚準則鯤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溫嶠嘗謂鯤子尙曰尊大君豈惟識量淹遠至於神鑒沉深雖諸葛瑾之喻孫權不過也及敦將爲逆謂鯤曰劉隗奸邪將危社稷吾欲除君側之惡匡主濟時何如對曰隗誠始禍然城狐社鼠也敦怒曰君庸才豈達大理出鯤爲豫章太守又留不遣藉其才望逼與俱下敦至石頭歎曰吾不復得爲盛德事矣鯤曰何爲其然但使自今以往日忘日去耳初敦謂鯤曰吾當以周伯仁爲尚書令戴若思爲僕射及至都復曰近來人情何如鯤對曰明公之舉雖欲大存社稷然悠悠之言實未達高義周顗戴若思南北人士之望明公舉而用之羣情怗然矣是日敦遣兵收周戴而鯤弗知敦怒曰君麤疏邪二子不相當吾已收之矣鯤與顗素相親重聞之愕然若喪諸己參軍王嶠以敦誅顗諫之甚切敦大怒命斬嶠時人士畏懼莫敢言者鯤曰明公舉大事不戮一人嶠以獻替忤旨便以釁鼓不亦過乎敦乃止敦既誅害忠賢而稱疾不朝將還武昌鯤喻敦曰公大存社稷建不世之勳然天下之心實有未達若能朝天子使君臣釋然萬物之心於是乃服杖衆望以順羣情盡沖退以奉主上如斯則勳侔一匡名垂千載矣敦曰君能保無變乎對曰鯤近日入覲主上側席遲得見公宮省穆然必無虞矣公若入朝鯤請侍從敦勃然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人亦復何損於時竟不朝而去是時朝望被害皆爲其憂而鯤推理安常時進正言敦既不能用內亦不悅軍還使之郡莅政清肅百姓愛之尋卒官時年四十三敦死後追贈太常諡曰康子尙嗣別有傳

胡母輔之

胡母輔之字彥國泰山奉高人也高祖班漢執金吾父原練習兵馬山濤稱其才堪邊任舉爲太尉長史終河南令輔之少擅高名有知人之鑒性嗜酒任縱不拘小節與王澄王敦庾敳俱爲太尉王衍所昵號曰四友澄嘗與人書曰彥國吐佳言如鋸木屑霏霏不絕誠爲後進領袖也辟別駕太尉掾並不就以家貧求試守繁昌令始節酒自厲甚有能名遷尙書郎豫討齊王冏賜爵陰平男累轉司徒左長史復求外出爲建武將軍樂安太守與郡人光逸晝夜酣飲不視郡事成都王穎爲太弟召爲中庶子遂與謝鯤王澄阮修王尼畢卓俱爲放達嘗過河南門下飲河南騶王子博箕坐其傍輔之叱使取火子博曰我卒也惟不乏吾事則已安復爲人使輔之因就與語歎曰吾不及也薦之河南尹樂廣廣召見甚悅之擢爲功曹其甄拔人物若此東海王越聞輔之名引爲從事中郎復補振威將軍陳留太守王彌經其郡輔之不能討坐免官尋除寧遠將軍揚州刺史不之職越復以爲右司馬本州大中正越薨避亂渡江元帝以爲安東將軍諮議祭酒遷揚武將軍湘州刺史假節到州未幾卒時年四十九子謙之

謙之字子光才學不及父而傲縱過之至酣醉常呼其父字輔之亦不以介意談者以爲狂輔之正酣飲謙之闚而厲聲曰彥國年老不得爲爾將令我尻背東壁輔之歡笑呼入與共飲其所爲如此年未三十卒

畢卓

畢卓字茂世新蔡鮦陽人也父諶中書郎卓少希放達爲胡母輔之所知太興末爲吏部郎常飲酒廢職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之爲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遽釋其縛卓遂引主人宴於甕側致醉而去卓嘗謂人曰得酒滿數百斛船四時甘味置兩頭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

船中。便足了一生矣。及過江。爲溫嶠平南長史。卒官。

王尼

王尼字孝孫。城陽人也。或云河內人。本兵家子。寓居洛陽。卓犖不羈。初爲護軍府軍士。胡毋輔之與琅邪王澄北地傅暢中山劉輿潁川荀邃河東裴遐迭屬河南功曹甄述及洛陽令曹攄請解之。攄等以制旨所及。不敢。輔之等齎羊酒詣護軍門。門吏疏名呈護軍。護軍歎曰。諸名士持羊酒來。將有以也。尼時以給府養馬。輔之等入。遂坐馬廄下。與尼炙羊飲酒。醉飽而去。竟不見護軍。護軍大驚。即與尼長假。因免爲兵。東嬴公騰辟爲車騎府舍人。不就。時尚書何綏奢侈過度。尼謂人曰。綏居亂世。矜豪乃爾。將死不久。人曰。伯蔚聞言。必相危害。尼曰。伯蔚比聞我語。已死矣。未幾。綏果爲東海王越所殺。初入洛。尼詣越不拜。越問其故。尼曰。公無宰相之能。是以不拜。因數之。言甚切。又云。公負尼物。越大驚曰。寧有是也。尼曰。昔楚人亡布。謂令尹盜之。今尼屋舍資財。悉爲公軍人所略。尼今飢凍。是亦明公之負也。越大笑。即賜絹五十疋。諸貴人聞。競往餉之。洛陽陷。避亂江夏。時王澄爲荊州刺史。遇之甚厚。尼早喪婦。有一子。無居宅。惟畜露車。有牛一頭。每行。輒使御之。暮則共宿車上。常歎曰。滄海橫流。處處不安也。俄而澄卒。荊土饑荒。尼不得食。乃殺牛壞車。煑肉噉之。既盡。父子俱餓死。

羊曼

羊曼字祖延。太傅祜兄孫也。父暨。陽平太守。曼少知名。本州禮命。太傅辟。皆不就。避難渡江。元帝以爲鎮東參軍。轉丞相主簿。委以機密。歷黃門侍郎尚書吏部郎晉陵太守。以公事免。曼任達頹縱。好飲酒。溫嶠庾亮阮放桓彝同志友善。並爲中興名士。時州里稱陳留阮放爲宏伯。高平郗鑒爲方伯。泰山胡毋輔之爲達伯。濟陰卞壼爲裁伯。陳留蔡謨爲朗伯。阮孚爲誕伯。高平劉綏爲委伯。而曼爲䵚伯。凡八人。號兗州八伯。蓋擬古之八儁也。王敦既與朝廷乖貳。羈錄朝士。曼爲右長史。曼知敦不臣。終日酣醉。諷議而已。敦以其士望。厚加禮遇。不委以事。故得不涉其難。敦敗。代阮孚爲丹陽尹。時朝士過江。初拜官。相飾供饌。曼拜丹陽。客來早者得佳設。日晏則漸罄。不復及精。隨客早晚而不問貴賤。有羊固拜臨海太守。竟日皆美。雖晚至者。猶獲盛饌。論者以固之豐腆。乃不如曼之真率。蘇峻作亂。加前將軍。率文武守雲龍門。王師不振。或勸曼避峻。曼曰。朝廷破敗。吾安所求生。勒馬不動。爲峻所害。年五十五。峻平。追贈太常。子賁嗣。少知名。尚明帝女南郡悼公主。除祕書郎。早卒。弟聃。聃字彭祖。少不經學。時論皆鄙其凡庸。先是。兗州有八伯之號。其後更有四伯。大鴻臚陳留江泉以能食爲穀伯。豫章太守史疇以大肥爲笨伯。散騎郎高平張嶷以狡妄爲猾伯。而聃以狼戾爲瑣伯。蓋擬古之四凶。聃初辟元帝丞相府。累遷廬陵太守。剛克麤暴。恃國戚。縱恣尤甚。睚眦之嫌。輒加刑殺。疑郡人簡良等爲賊。殺二百餘人。誅及嬰孩。所髡鎖復百餘。庾亮執之。歸于京都。有司奏聃罪當死。以景獻皇后是其祖姑。應八議。成帝詔曰。此事古今所無。何八議之有。猶未忍肆之市朝。其賜命獄所。兄子賁尚公主。自表求解婚。詔曰。罪不相及。古今之令典也。聃雖極法。於賁何有。其特不聽離婚。琅邪太妃山氏。聃之甥也。入殿叩頭請命。王導又啓聃罪不容恕。宜極重法。山太妃憂慼成疾。陛下罔極之恩。宜蒙生全之宥。於是詔下曰。太妃惟此一舅。發言摧咽。乃至吐血。情慮深重。朕往丁荼毒。受太妃撫育之恩。同於慈親。若不堪難忍之痛。以致頓斃。朕亦何顏以寄。今便原聃生命。以慰太妃渭陽之思。於是除名。頃之遇疾。恆見簡良等爲祟。旬日而死。

光逸

光逸字孟祖。樂安人也。初爲博昌小吏。縣令使逸送客。冒寒舉體凍濕。還遇令不在。逸解衣炙之。入令被中臥。令還。大怒。將加嚴罰。逸曰。家貧衣單。沾濕無可代。若不暫溫。勢必凍死。奈何惜一被而殺一人乎。君子仁愛。必不爾也。故寢而不疑。令奇而釋之。後爲門亭長。迎新令至京師。胡毋輔之與荀邃共詣令家。望見逸。謂邃曰。彼似奇才。便呼上車與談。良久。果俊器。令恠客不入。吏白與光逸語。令大怒。除逸名。斥遣之。後舉孝廉。爲州從事。棄官投輔之。輔之時爲太傅越從事中郎。薦逸於越。越以門寒而不召。越後因閑宴。責輔之無所舉薦。輔之曰。前舉光逸。公以非世家不召。非不舉也。越即辟焉。書到郡縣。皆以爲誤。審知是逸。乃備禮遣之。尋以世難。避亂渡江。復依輔之。初至。屬輔之與謝鯤阮放畢卓

羊曼桓彝阮孚散髮裸袒閉室酣飲已累日逸將排戶入守者不聽逸便於戶外脫衣露頭於狗竇中窺之而大叫輔之驚曰他人決不能爾必我孟祖也遽呼入遂與飲不捨晝夜時人謂之八達元帝以逸補軍諮祭酒中興建爲給事中卒官

史臣曰夫學非常道則物靡不通理有忘言則在情斯遣其進也撫俗同塵不居名利其退也餐和履順以保天眞若乃一其本源體無爲之用分其華葉開寓言之道是以伯陽垂範鳴謙置式欲崇諸己先下於人猶大巢無饗而踰驚斯應者也莊生放達其旨而馳辯無窮棄彼榮華則俯輕爵位懷其道術則顧蔑王公舐痔兼車鳴鳶吞腐以茲自口於焉翫物殊異虛舟有同攘臂嵇阮竹林之會劉畢芳樽之友馳騁莊門排登李室若夫儀天布憲百官從軌經禮之外棄而不存是以帝堯縱許由於埃壒之表光武舍子陵於潺湲之瀨松蘿低舉用以優賢嚴水澄華茲焉賜隱臣行厥志主有嘉名至於嵇康遺巨源之書阮氏創先生之傳軍諮散髮吏部盜樽豈以世疾名流茲焉自垢臨鍛竈而不迴登廣武而長歎則嵇琴絕響阮氣徒存通其旁徑必彫風俗召以效官居然尸素軌蹈之外或有可觀者焉咸能符契情靈各敦終始偕神交於曉笛或相思而動駕史臣是以拾其遺事附于篇云

贊曰老篇爰植孔教提衡各存其趣道貴無名相彼非禮遵乎達生秋水揚波春雲斂映旨酒厥德憑虛其性不翫斯風誰虧王政

晉書卷四十九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二十

曹志

曹志字允恭譙國譙人魏陳思王植之孽子也少好學以才行稱夷簡有大度兼善騎射植曰此保家主也立以爲嗣後改封濟北王武帝爲撫軍將軍迎陳留王于鄴志夜謁見帝與語自暮達旦甚奇之及帝受禪降爲鄄城縣公詔曰昔在前世雖歷運迭興至於先代苗裔傳祚不替或列藩九服式序王官選衆命賢惟德是與蓋至公之道也魏氏諸王公養德藏器壅滯曠久前雖有詔當須簡授而自頃衆職少缺未得式敘前濟北王曹志履德清純才高行絜好古博物爲魏宗英朕甚嘉之其以志爲樂平太守志在郡上書以爲宜尊儒重道請爲博士置吏卒遷章武趙郡太守雖累郡職不以政事爲意晝則游獵夜誦詩書以聲色自娛當時見者未審其量也咸寧初詔曰鄄城公曹志篤行履素達學通識宜在儒林以弘胄子之教其以志爲散騎常侍國子博士帝嘗閱六代論問志曰是卿先王所作邪志對曰先王有手所作目錄請歸尋按還奏曰按錄無此帝曰誰作志曰以臣所聞是臣族父冏所作以先王文高名著欲令書傳於後是以假託帝曰古來亦多有是顧謂公卿曰父子證明足以爲審自今以後可無復疑後遷祭酒齊王攸將之國下太常議崇錫文物時博士秦秀等以爲齊王宜內匡朝政不可之藩志又常恨其父不得志於魏因愴然歎曰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親不得樹本助化而遠出海隅晉朝之隆其殆乎哉乃奏議曰伏聞大司馬齊王當出藩東夏備物盡禮同之二伯今陛下爲聖君稷契爲賢臣內有魯衛之親外有齊晉之輔坐而守安此萬世之基也古之夾輔王室同姓則周公其人也異姓則太公其人也皆身在內五世反葬後雖有五霸代興桓文譎主下有請隧之僭上有九錫之禮終於譎而不正驗於尾大不掉豈與召公之歌棠棣周詩之詠鶺鴒同日論哉今聖朝創業之始始之不諒後事難工幹植不强枝葉不茂骨鯁不存皮膚不充自羲皇以來豈是一姓之獨有欲結其心者當有磐石之固夫欲享萬世之利者當與天下議之故天之聰明自我人之聰明秦魏欲獨擅其威而財得沒其身周漢能分其利而親疏爲之用此自聖主之深慮日月之所照事雖淺當深謀之言雖輕當重思之志備位儒官若言不及禮是志寇竊知忠不言議所不敢志以爲當如博士等議議成當上見其從弟高邑公嘉嘉曰兄議甚切百年之後必書晉史目下將見責邪帝覽議大怒曰曹志尚不明吾心況四海乎以議者不指答所問橫造異論策免太常鄭默於是有司奏收志等結罪詔惟免志官以公還第其餘皆付廷尉頃之志復爲散騎常侍遭母憂居喪過禮因此篤病喜怒失常九年卒太常奏以惡諡崔褒歎曰魏顆不從亂以病爲亂故也今諡曹志而諡其病豈謂其病不爲亂乎於是諡爲定

庾峻 子珉 敳

庾峻字山甫潁川鄢陵人也祖乘才學洽聞漢司徒辟有道徵皆不就伯父嶷中正簡素仕魏爲太僕父道廉退貞固養志不仕牛馬有踶齧者恐傷人不貨於市及諸子貴賜拜太中大夫峻少好學有才思嘗游京師聞魏散騎常侍蘇林老疾在家往候之林嘗就乘學見峻流涕良久曰尊祖高才而性退讓慈和汎愛清靜寡欲不營當世惟修德行而已鄢陵舊五六萬戶聞今裁有數百君二父孩抱經亂獨至今日尊伯爲當世令器君兄弟復俊茂此尊祖積德之所由也歷郡功曹舉計掾州辟從事太常鄭袤見峻大奇之舉爲博士時重莊老而輕經史峻懼雅道陵遲乃潛心儒典屬高貴鄉公幸太學問尚書義於峻峻援引師說發明經旨申暢疑滯對答詳悉遷秘書丞長安有大獄久不決拜峻侍御史往斷之朝野稱允武帝踐阼賜爵關中侯遷司空長史轉秘書監御史中丞拜侍中加諫議大夫常侍帝講詩中庶子何劭論風雅正變之義峻起難往反四坐莫能屈之是時風俗趣競禮讓陵遲峻上疏曰臣聞黎庶之性人衆而貴寡設官分職則官寡而貴衆爲賢衆而多官則妨化以無官而棄賢則廢道是故聖王之御世也因人之性或出或處故有朝廷之士又有山林之士朝廷之士佐主成化猶人之有股肱心膂共爲一體也山林之士被褐懷玉太上

棲於丘園高節出於衆庶其次輕爵服遠恥辱以全名最下就列位雖無功而能知止彼其清劭足以抑貪汙退讓足以息鄙事故在朝之士聞其風而悅之將受爵者皆恥躬之不逮斯山林之士避寵之臣所以爲美也先王嘉之節雖離世而德合于主行雖詭朝而功同于政故大者有玉帛之命其次有几杖之禮以厚德載物出處有地既廊廟多賢才而野人亦不失爲君子此先王之弘也秦塞斯路利出一官唯有處士之名而無爵列於朝者商君謂之六蝎韓非謂之五蠹時不知德惟爵是聞故閭閻以公乘侮其鄉人郎中以上爵傲其父兄漢祖反之大暢斯否任蕭曹以天下重四皓於南山以張良之勳而班在叔孫之後蓋公之賤而曹相諮之以政帝王貴德於上俗亦反本於下故田叔等十人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而未嘗干祿於時以釋之之貴結王生之襪於朝而其名愈重自非主臣尙德兼愛孰能通天下之志如此其大者乎夫不革百王之弊徒務救世之政文士競智而務入武夫恃力而爭先官高矣而意未滿功報矣其求不已又國無隨才任官之制俗無難進易退之恥位一高雖無功而不見下已負敗而復見用故因前而升則處士之路塞矣又仕者黜陟無章是以普天之下先競而後讓舉世之士有進而無退大人溺於動俗執政撓於羣言衡石爲之失平清濁安可復分昔者先王患向之所以取天下者今之爲弊是故功成必改其物業定必易其教雖以爵祿使下臣無貪陵之行雖以甲兵定功主無窮武之悔也臣愚以爲古者大夫七十懸車今自非元功國老三司上才可聽七十致仕則士無懷祿之嫌矣其父母八十可聽終養則孝莫大於事親矣吏歷試無績依古終身不仕則官無秕政矣能小而不能大可降還涖小則使人以器矣人主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人臣亦量能受爵矣其有孝如王陽臨九折而去官潔如貢禹冠一免而不著及知止如王孫知足如疏廣雖去列位而居東野與人父言依於慈與人子言依於孝此其出言合於國檢危行彰於本朝去勢如脫屣路人爲之隕涕辭寵如金石肅夫爲之興行是故先王許之而聖人貴之夫人之性陵上猶水之趣下也益而不已必決升而不已必困始於匹夫行義不敎終於皇輿爲之敗績固不可不愼也下人并心進趣上宜以退讓去其甚者退讓不可以刑罰使莫若聽朝士時時從志山林往往聞出無使入者不能復出往者不能復反然後出處交泰提衡而立時廓有爭天下可得而化矣又疾世浮華不修名實著論以非之文繁不載九年卒詔賜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臨終勅子珉朝卒夕殯幅巾布衣葬勿擇日珉奉遵遺命斂以時服二子珉敳

珉字子琚性淳和好學行已忠恕少歷散騎常侍本國中正侍中封長岑男懷帝之沒劉元海也珉從在平陽元海大會因使帝行酒珉不勝悲憤再拜上酒因大號哭賊惡之會有告珉及王儁等謀應劉琨者元海因圖弑逆珉等並遇害初洛陽之未陷也珉爲侍中直于省內謂同僚許遐曰世路如此禍難將及吾當死乎此屋耳及是竟不免焉太元末追謚曰貞

敳字子嵩長不滿七尺而腰帶十圍雅有遠韻爲陳留相未嘗以事嬰心從容酣暢寄通而已處衆人中居然獨立嘗讀老莊曰正與人意闇同太尉王衍雅重之敳見王室多難終知嬰禍乃著意賦以豁情猶賈誼之服鳥也其詞曰至理歸於渾一兮榮辱固亦同貫存亡既已均齊兮正盡死復何歎物咸定於無初兮俟時至而後驗若四節之素代兮豈當今之得遠且安有壽之與夭兮或者情橫多戀宗統竟初不別兮大德亡其情願蠢動皆神之爲兮癡聖惟質所建眞人都遣穢累兮性茫蕩而無岸縱驅於遼廓之庭兮委體乎寂寥之館天地短於朝生兮億代促於始旦顧瞻宇宙微細兮眇若豪鋒之半飄飄玄曠之域兮深漠暢而靡玩元與自然并體兮融液忽而四散從子亮見賦問曰若有意也非賦所盡若無意也復何所賦答曰在有無之閒耳遷吏部郎是時天下多故機變屢起敳常靜默無爲參東海王越太傅軍事轉軍諮祭酒時越府多儁異敳在其中常自袖手豫州牧長史河南郭象善老莊時人以爲王弼之亞敳甚知之每曰郭子玄何必減庾子嵩象後爲太傅主簿任事專勢敳謂象曰卿自是當世大才我疇昔之意都已盡矣敳有重名爲搢紳所推而聚斂積實談者譏之都官從事溫嶠奏之敳更器嶠目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磊砢多節施之大廈有棟梁之用時劉輿見任於越人士多爲所構惟敳縱心事外無迹可

間使以其性儉家富說越令就換錢千萬冀其有吝因此可乘越於衆坐中問於敳而敳乃頹然已醉幘墮机上以頭就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有二千萬隨公所取矣輿於是乃服越甚悅因曰不可以小人之慮度君子之心王衍不與敳交敳卿之不置衍曰君不得為耳敳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我家法卿自用卿家法衍甚奇之石勒之亂與衍俱被害時年五十

郭象

郭象字子玄少有才理好老莊能清言太尉王衍每云聽象語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州郡辟召不就常閑居以文論自娛後辟司徒掾稍至黃門侍郎東海王越引為太傅主簿甚見親委遂任職當權熏灼內外由是素論去之永嘉末病卒著碑論十二篇先是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統向秀於舊注外而為解義妙演奇致大暢玄風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其義零落然頗有別本遷流象為人行薄以秀義不傳于世遂竊以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衆篇或點定文句而已其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

庾純 子旉

庾純字謀甫博學有才義為世儒宗郡補主簿仍參征南府累遷黃門侍郎封關內侯歷中書令河南尹初純以賈充姦佞與任愷共舉充西鎮關中充由是不平充嘗宴朝士而純後至充謂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後純曰旦有小市井事不了是以來後世言純之先嘗有伍伯者充之先有市魁者充純以此相譏焉充自以位隆望重意殊不平及純行酒充不時飲純曰長者為壽何敢爾乎充曰父老不歸供養將何言也純因發怒曰賈充天下兇兇由爾一人充曰充輔佐二世蕩平巴蜀有何罪而天下為之兇兇純曰高貴鄉公何在衆坐因罷充左右欲執純中護軍羊琇侍中王濟佑之因得出充慙怒上表解職純懼上河南尹關內侯印綬上表自劾曰司空公賈充請諸卿校并及臣臣不自量飲酒過多醉亂行酒重酌於公公不肯飲言語往來公遂訶臣父老不歸供養卿為無天地臣不服罪自引而更忿怒厲聲名公臨時諠譁遂至荒越禮入十月制誡以衰老之年變難無常也臣不惟生育之恩求養老父而懷祿貪榮烏鳥之不若充為三公論道興化以教義責臣是也而以枉錯直居下犯上醉酒迷荒昏亂儀度臣得以凡才擢授顯任易戒濡首論誨酒困而臣闇聾不服過言盈庭黷慢台司違犯憲度不可以訓請臺免臣官廷尉結罪大鴻臚削爵土勅身不謹伏須罪誅御史中丞孔恂劾純請免官詔曰先王崇尊卑之禮明貴賤之序著溫克之德記沉酗之禍所以光宣道化示人軌儀也昔廣漢陵慢宰相獲犯上之刑灌夫託醉肆忿致誅斃之罪純以凡才備位卿尹不惟謙敬之節不忌覆車之戒陵上無禮悖言自口宜加顯黜以肅朝倫遂免純官又以純父老不求供養使據禮典正其臧否太傅何曾太尉荀顗驃騎將軍齊王攸議曰凡斷正臧否宜先稽之禮律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新令亦如之按純父年八十一兄弟六人三人在家不廢侍養純不求供養其於禮律未有違也司空公以純備位卿尹望其有加於人而純荒酒肆其忿怒臣以為純不遠布孝至之行而近惜常人之失應在議貶司徒石苞議純榮官忘親惡聞格言不忠不孝宜除名削爵土司徒西曹掾劉斌議以為敦敍風俗以人倫為先人倫之教以忠孝為主忠故不忘其君孝故不忘其親若孝必事心於色養則明君不得而臣忠必不顧其親則父母不得而子也是以為臣者必以義斷其恩為子也必以情割其義在朝則從君之命在家則隨父之制然後君父兩濟忠孝各序純兄峻以父老求歸峻若得歸純無不歸之勢峻不得歸純無得歸之理純雖自聞同不見聽近遼東太守孫和廣漢太守鄧良皆有老母良無兄弟授之遠郡辛苦自歸皆不見聽且純近為京尹父在界內時得自啓定省獨於禮法外處其貶黜斌愚以為非理也禮年八十一子不從政純有二弟在家不為違禮又令年九十乃聽悉歸今純父實未九十不為犯令罵辱宰相宜加放斥以明國典聖恩愷悌示加貶退臣愚無所清議河南功曹史龐札等表曰臣郡前尹關內侯純醉酒失常戊申詔書既免尹官以父篤老不求供養下五府依禮典正其臧否臣謹按三王養老之制八十一子不從政九十其家不從政斯誡使人無闕孝養之道為臣不違在公之節也先王制禮垂訓

莫尙於周當其時也姬公留周伯禽之魯孝子不匱與禮無愆今公府議七十
時制八十月制欲以較奪從政之限制除爵土是爲公旦立法還自越之魯侯
爲子即爲罰首也石奮期頤四子列郡近太宰獻王諸子亦在藩外古今同符
忠孝並濟臣聞悔吝之疵君子有之尹性少飲多遂至沉醉尹醒聞之悼恨前
失執謙引罪深自奏劾求入重法今公府不原所由而謂傲狠是爲重罪過醉
之言而沒迷復之義也臣聞父子天性愛由自然君臣之交出自義合而求忠
臣必於孝子是以先王立禮敬同於父原始要終齊於所生如此猶患人臣罕
能致身今公府議云禮律雖有常限至於疾病歸養不奪其志如此則爲禮禁
正直而陷人以詐違越王制開其殆原尹少履清苦事親色養歷職內外公廉
無私此陛下之所以屢發明詔而尹之所以仍見擢授也尹行己也恭率下也
敬先衆後己實是宿心一旦由醉責以暴慢按奏狀不忠不孝郡公建議削除
爵土此愚臣所以自悲自悼拊心泣血也按今父母年過八十聽令其子不給
限外職誠以得有歸來之錄今尹居在郡內前每表屢求定省尹昆弟六人三
人在家孝養不廢兄侍中峻家之嫡長往比自表求歸供養詔喻不聽國體法
同兄弟無異而虛責尹不求供養如斯臣懼長假飾之名而損忠誠之實也夫
禮者所以經國家定社稷也故陶唐之隆順考古典周成之美率由舊章伏惟
陛下聖德欽明敦禮崇教疇諮四嶽以詳典制尹以犯違受黜而所由者醉公
以教義是責而所因者忿積忿以立義由醉以得罪禮律不復爲斷文致欲以
成法是以愚臣敢冒死亡之誅而恥不伸於盛明之世惟蒙哀察帝復下詔曰
自中世以來多爲貴重順意賤者生情故令釋之定國得揚名於前世今議責
庾純不惟溫克醉酒沉湎此責人以齊聖也疑賈公亦醉若其不醉終不於百
客之中責以不去官供養也大晉依聖人典禮制臣子出處之宜若有八十皆
當歸養亦不獨純也古人云由醉之言俾出童羖明不責醉恐失度也所以免
純者當爲將來之醉戒耳齊王劉掾議當矣復以純爲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
後將軍荀眅於朝會中奏純以前坐不孝免黜不宜升進侍中甄德進曰孝以
顯親爲大祿養爲榮詔赦純前愆擢爲近侍兼掌教官此純召不俟駕之日而

後將軍荀眅奏以私議貶奪公輔抗言矯情誣罔朝廷宜加貶黜眅坐免官初眅
與純俱爲大將軍所辟眅整麗車服純率素而已眅以爲愧恨至是毁純眅既
免黜純更以此愧之亟往慰勉之時人稱純通恕遷侍中以父憂去官起爲御
史中丞轉尙書除魏郡太守不之官拜少府年六十四卒子旉
旉字允臧少有清節歷位博士齊王攸之就國也下禮官議崇錫之物旉與博
士太叔廣劉暾繆蔚郭頤秦秀傅珍等上表諫曰書稱帝堯克明俊德以親九
族武王光有天下兄弟之國十有六人同姓之國四十人元勳睦親顯以殊禮
而魯衞齊晉大啓土宇並受分器所謂惟善所在親疎一也大晉龍興隆唐周
之遠迹王室親屬佐命功臣咸受爵土而四海乂安今吳會已平詔大司馬齊
王出統方嶽當遂撫其國家將準古典以垂永制昔周之選建明德以左右王
室也則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及召芮畢毛諸國皆入居公卿
大夫之位明股肱之任重守地之位輕也未聞古昔以三事之重出之國者漢
氏諸侯王位尊勢重在丞相三公上其入贊朝政者乃有兼官其出之國亦不
復假台司虛名爲隆寵也昔申無宇曰五大不在邊先儒以爲貴寵公子公孫
累世正卿也又曰五細不在庭先儒以爲賤妨貴少陵長遠閒親新閒舊小加
大也不在庭不在朝廷爲政也又曰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
內君其少戒之叔向有言公室將卑其枝葉先落公族公室之本而去之譬所
謂芘焉而縱尋斧柯者也今使齊王賢邪則不宜以母弟之親尊居魯衞之常
職不賢邪不宜大啓土宇表見東海也古禮三公無職坐而論道不聞以方任
嬰之惟周室大壞宣王中興四夷交侵救急朝夕然後命召穆公征淮夷故其
詩曰徐方不回王曰旋歸宰相不得久在外也今天下已定六合爲家將數延
三事與論太平之基而更出之去王城二千里違舊章矣旉草議先以呈父純
純不禁太常鄭默博士祭酒曹志並過其事武帝以博士不答所問答所不問
大怒事下有司尙書朱整褚䂮等奏旉等侵官離局迷罔朝廷崇飾惡言假託
無諱請收旉等八人付廷尉科罪旉父純詣廷尉自首旉以議草見示愚淺聽
之詔免純罪廷尉劉頌又奏旉等大不敬棄市論求平議尙書又奏請報聽廷

尉行刑尚書夏侯駿謂朱整曰國家乃欲誅諫臣官立八座正爲此時卿可共駁正之整不從駿怒起曰非所望也乃獨爲駁議左僕射魏舒右僕射下邳王晃等從駿議奏留中七日乃詔曰旉等備爲儒官不念奉憲制不指答所問敢肆其誣罔之言以干亂視聽而旉是議主應爲戮首但旉及家人並自首大信不可奪秦秀傅珍前者虛妄幸而得免復不以爲懼當加罪戮以彰凶慝猶復不忍皆勾其死命秀珍旉等並除名後數歲復起爲散騎侍郎終於國子祭酒

秦秀

秦秀字玄良新興雲中人也父朗魏驍騎將軍秀少敦學行以忠直知名咸寧中爲博士何曾卒下禮官議謚秀議曰故太宰何曾雖階世族之胤而少以高亮嚴肅顯登王朝事親有色養之名在官奏科尹模此二者實得臣子事上之概然資性驕奢不循軌則詩云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言其德行高峻動必以禮耳丘明有言儉德之恭侈惡之大也大晉受命勞謙隱約曾受寵二代顯赫累世暨乎耳順之年身兼三公之位食大國之租荷保傅之貴執司徒之均二子皆金貂卿校列于帝側方之古人責深負重雖舉門盡死猶不稱位而乃驕奢過度名被九域行不履道而享位非常以古義言之非惟失輔相之宜違斷金之利也穢皇代之美壞人倫之教生天下之醜示後生之傲莫大於此自近世以來宰臣輔相未有受垢辱之聲被有司之劾父子塵累而蒙恩貸若曾者也周公弔二季之陵遲哀大教之不行於是作謚以紀其終曾參奉之啓手歸全易簀而沒蓋明慎終死而後已齊之史氏亂世陪臣耳猶書君賊累死不懲況於皇代守典之官敢畏彊盛而不盡禮管子有言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宰相大臣人之表儀若生極其情死又無貶是則帝室無正刑也王公貴人復何畏哉所謂四維復何寄乎謹按謚法名與實爽曰繆怙亂肆行曰醜曾之行己皆與此同宜謚繆醜公時雖不同秀議而聞者懼焉秀性悲讒佞疾之如讎素輕鄙賈充及伐吳之役聞其爲大都督謂所親者曰充文案小才乃居伐國大任吾將哭以送師或止秀曰昔蹇叔知秦軍必敗故哭送其子耳今吳君無道國有自亡之形羣率踐境將不戰而潰子之哭也既爲不智乃不赦之罪於是乃止及孫皓降于王濬充未之知方以吳未可平抗表請班師充表與告捷同至朝野以充位居人上智出人下僉以秀爲知言及充薨秀議曰充舍宗族弗授而以異姓爲後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鄫養外孫莒公子爲後春秋書莒人滅鄫聖人豈不知外孫親邪但以義推之則無父子耳又按詔書自非功如太宰始封無後如太宰所取必己自出如太宰不得以爲比然則以外孫爲後自非元功顯德不之得也天子之禮蓋可然乎絕父祖之血食開朝廷之禍門謚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謚荒公不從王濬有平吳之勳而爲王渾所譖毀帝雖不從無明賞罰以濬爲輔國大將軍天下咸爲之怨秀乃上言曰自大晉啓祚輔國之號率以舊恩此爲王濬無功之時受九列之顯位立功之後更得寵人之辱號也四海視之孰不失望蜀小吳大平蜀之後二將皆就加三事今濬還而降等天下安得不惑乎吳之未亡也雖以三祖之神武猶躬受其屈以孫皓之虛名足以驚動諸夏每一小出雖聖心知其垂亡然中國輒懷惶怖當爾時有借天子百萬之衆平而有之與國家結兄弟之交臣恐朝野實皆甘之耳今濬舉蜀漢之卒數旬而平吳雖舉吳人之財寶以與之本非己分有焉而據與計校乎後與劉暾等同議齊王攸事忤旨除名尋復起爲博士秀性悻直與物多忤爲博士前後垂二十年卒於官

史臣曰齊獻王以明德茂親經邦論道允釐庶績式敘彝倫武帝納姦謟之邪謀懷終始之遠慮遂乃君茲青土作牧東藩違邇驚嗟朝野失望曹志等服膺教義方軌儒門謇謇匪躬懷懷體國故能抗言鳳闕忤犯龍鱗身雖躓屈道亦弘矣庾氏世載清德見稱於世汝穎之多奇士斯焉取斯謀甫秦疾佞邪而發因醉飽投鼠忌器豈易由言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子玄假譽攘善將非盜乎

贊曰魏氏雄城濟北知名穎川多士峻亦飛英長岑恂義祭酒遺榮謀甫三爵酗醟斯作象既攘善秀惟蹇悪專獻嘉謀幾逮鼎鑊

晉書卷五十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二十一

皇甫謐 子方回

皇甫謐字士安幼名靜安定朝那人漢太尉嵩之曾孫也出後叔父徙居新安年二十不好學游蕩無度或以爲癡嘗得瓜果輒進所後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爲不孝汝今年餘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因歎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教豈我居不擇鄰教有所闕何爾魯鈍之甚也修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乃感激就鄉人席坦受書勤力不怠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農遂博綜典籍百家之言沉靜寡欲始有高尚之志以著述爲務自號玄晏先生著禮樂聖眞之論後得風痺疾猶手不輟卷或勸謐修名廣交謐以爲非聖人孰能兼存出處居田里之中亦可以樂堯舜之道何必崇接世利事官鞅掌然後爲名乎作玄守論以答之曰或謂謐曰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何故委形待於窮而不變乎且道之所貴者理世也人之所美者及時也先生年邁齒變饑寒不贍轉死溝壑其誰知乎謐曰人之所至惜者命也道之所必全者形也性形所不可犯者疾病也若擾全道以損性命安得去貧賤存所欲哉吾聞食人之祿者懷人之憂形強猶不堪況吾之弱疾乎且貧者士之常賤者道之實處常得實沒齒不憂孰與富貴擾神耗精者乎又生爲人所不知死爲人所不惜至矣喑聾之徒天下之有道者也夫一人死而天下號者以爲損也一人生而四海笑者以爲益也然則號笑非益死損生也是以至道不損至德不益何哉體足也如迴天下之念以追損生之禍運四海之心以廣非益之病豈道德之至乎夫唯無損則至堅矣夫唯無益則至厚矣堅故終不損厚故終不薄苟能體堅厚之實居不薄之眞立乎損益之外游乎形骸之表則我道全矣遂不仕耽翫典籍忘寢與食時人謂之書淫或有箴其過篤將損耗精神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況命之修短分定懸天乎叔父有子既冠謐年四十喪所生後母遂還本宗城陽太守梁柳謐從姑子也當之官人勸謐餞之謐曰柳爲布衣時過吾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者不以酒肉爲禮今作郡而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賤梁柳豈中古人之道是非吾心所安也時魏郡召上計掾舉孝廉景元初相國辟皆不行其後鄉親勸令應命謐爲釋勸論以通志焉其辭曰相國晉王辟余等三十七人及泰始登禪同命之士莫不畢至皆拜騎都尉或賜爵關內侯進奉朝請禮如侍臣唯余疾困不及國寵宗人父兄及我寮類咸以爲天下大慶萬姓賴之雖未成禮不宜安寢縱其疾篤猶當致身余惟古今明王之制事無巨細斷之以情實力不堪豈慢也哉乃伏枕而歎曰夫進者身之榮也退者命之實也設余不疾執高箕山尚當容之況余實篤故堯舜之世士或收迹林澤或過門不敢入咎繇之徒兩遂其願者遇時也故朝貴致功之臣野美全志之士彼獨何人哉今聖帝龍興配名前哲仁道不遠斯亦然乎客或以常言見逼或以逆世爲慮余謂上有寬明之主必有聽意之人天綱恢恢至否一也何尤於出處哉遂究賓主之論以解難者名曰釋勸客曰蓋聞天以懸象致明地以含通吐靈故黃鍾次序律呂分形是以春華發萼夏繁其實秋風逐暑冬冰乃結人道以之應機乃發三材運利明若符契故士或同升於唐朝或先覺於有莘或通夢以感主或釋釣於渭濱或叩角以干齊或解褐以相秦或冒謗以安鄭或乘駟以救屯或班荊以求友或借術於黃神故能電飛景拔超次邁倫騰高聲以奮遠抗宇宙之清音由此觀之進德貴乎及時何故屈此而不伸今子以英茂之才研精於六藝之府散意於衆妙之門者有年矣既遭皇禪之朝又投祿利之際委聖明之主偶知己之會時清道眞可以沖邁此眞吾生濯髮雲漢鴻漸之秋也韜光逐藪含章未曜龍潛九泉硜然執高棄通道之遠由守介人之局操無乃乖於道之趣乎且吾聞招搖昏迴則天位正五教班敘則人理定如今王命切至委慮有司上招迕主之累下致駭衆之疑達者貴同何必獨異羣賢可從何必守意方今同命並臻饑不待食振藻皇塗咸秩天官子獨栖遲衡門放形世表遜遯丘園不睨華好惠不加人行不合道身嬰大疢性命難保若其羲和促轡大火西頹臨川恨晚將復何階夫貴陰賤璧聖所約也顛倒衣裳明所箴也子其

鑒先哲之洪範副聖朝之虛心沖靈翼於雲路浴天池以濯鱗排閶闔步玉岑登紫闥侍北辰翻然景曜雜沓英塵輔唐虞之主化堯舜之人宣刑錯之政配殷周之臣銘功景鍾參敘彝倫存則鼎食亡爲貴臣不亦茂哉而忽金白之輝曜忘青紫之班瞵辭容服之光粲抱弊褐之終年無乃勤乎主人笑而應之曰吁若賓可謂習外觀之暉暉未覩幽人之髣髴也見俗人之不容未喻聖皇之兼愛也循方圓於規矩未知大形之無外也故曰天玄而清地靜而寧含羅萬類旁薄群生寄身聖世託道之靈若夫春以陽散冬以陰凝泰液含光元氣混蒸衆品仰化誕制殊徵故進者享天祿處者安丘陵是以寒暑相推四宿代中陰陽不治運化無窮自然分定兩克厥中二物俱靈是謂大同彼此無怨是謂至通若乃衰周之末貴詐賤誠牽於權力以利要榮故蘇子出而六主合張儀入而橫勢成廉頗存而趙重樂毅去而燕輕公叔沒而魏敗孫臏刖而齊寧蠡種親而越霸屈子疏而楚傾是以君無常籍臣無定名損義放誠一虛一盈故馮以彈劍感主女有反賜之說項奮拔山之力蒯陳鼎足之勢東郭劫於田榮顏闔恥於見逼斯皆棄禮喪真苟榮朝夕之急者也豈道化之本與若乃聖帝之創化也參德乎三皇齊風乎虞夏欲溫溫而和暢不欲察察而明切也欲混混若玄流不欲蕩蕩而名發也欲索索而條解不欲契契而繩結也欲芒芒而無垠際不欲區區而分別也欲闇然而內章不欲示白若冰雪也欲醇醇而任德不欲瑣瑣而執法也是以見機者以動成好遯者無所迫故曰一明一昧得道之概一弛一張合禮之方一浮一沉兼得其真故上有勞謙之愛下有不名之臣朝有聘賢之禮野有遁竄之人是以支伯以幽疾距唐李老寄迹於西鄰顏氏安陋以成名原思娛道於至貧榮期以三樂感尼父黔婁定謚於布衾干木偃息以存魏荊萊志邁於江岑君平因蓍以道著四皓潛德於洛濱鄭真躬耕以致譽幼安發令乎今人皆持難奪之節執不迴之意遭拔俗之主全彼人之志故有獨定之計者不借謀於衆人守不動之安者不假慮於群賓故能棄外親之華通內道之真去顯顯之明路入昧昧之埃塵宛轉萬情之形表排託虛寂以寄身居無事之宅交釋利之人輕若鴻毛重若泥沉損之不得測之愈深真吾徒之師表余迫疾而不能及者也子議吾失宿而駭衆吾亦怪子較論而不折中也夫才不周用衆所斥也寢疾彌年朝所棄也是以胥克之廢丘明列焉伯牛有疾孔子斯歎若黃帝創制於九經岐伯剖腹以蠲腸扁鵲造虢而尸起文摯徇命於齊王醫和顯術於秦晉倉公發祕於漢皇華佗存精於獨識仲景垂妙於定方徒恨生不逢乎若人故乞命訴乎明王求絕編於天錄亮我躬之辛苦冀微誠之降霜故俟罪而窮處其後武帝頻下詔敦逼不已謐上疏自稱草莽臣曰臣以尪弊迷於道趣因疾抽簪散髮林阜人綱不閑鳥獸爲群陛下披榛採蘭并收蒿艾是以皋陶振褐不仁者遠臣惟頑蒙備食晉粟猶識唐人擊壤之樂宜赴京城稱壽闕外而小人無良致災速禍久嬰篤疾軀半不仁右腳偏小十有九載又服寒食藥違錯節度辛苦荼毒于今七年隆冬裸袒食冰當暑煩悶加以咳逆或若溫瘧或類傷寒浮氣流腫四肢酸重於今困劣救命呼噏父兄見出妻息長訣仰迫天威扶輿就道所苦加焉不任進路委身待罪伏枕歎息臣聞韶衛不並奏雅鄭不兼御故郤子入周禍延王叔虞丘稱賢樊姬掩口君子小人禮不同器況臣糠𪍿糅之彫胡庸夫錦衣不稱其服也竊聞同命之士咸以畢到唯臣疾疢抱釁牀蓐雖貪明時懼斃命路隅設臣不疾已遭堯舜之世執志箕山猶當容之臣聞上有明聖之主下有輸實之臣上有在寬之政下有委情之人唯陛下留神垂恕更旌瓌俊索隱於傅巖收釣於渭濱無令泥滓久濁清流謐辭切言至遂見聽許歲餘又舉賢良方正並不起自表就帝借書帝送一車書與之謐雖羸疾而披閱不怠初服寒食散而性與之忤每委頓不倫嘗悲恚叩刃欲自殺叔母諫之而止濟陰太守蜀人文立表以命士有贄爲煩請絕其禮幣詔從之謐聞而歎曰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而以革歷代之制其可乎夫束帛戔戔易之明義玄纁之贄自古之舊也故孔子稱夙夜強學以待問席上之珍以待聘士於是乎三揖乃進明致之難也一讓而退明去之易也若殷湯之於伊尹文王之於太公或身即莘野或就載以歸唯恐禮之不重豈吝其煩費哉且一禮不備貞女恥之況命士乎孔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棄之如何政之失賢於此乎在矣咸寧初又詔曰男子

皇甫謐沉靜履素守學好古與流俗異趣其以謐爲太子中庶子謐固辭篤疾帝初雖不奪其志尋復發詔徵爲議郎又召補著作郎司隸校尉劉毅請爲功曹並不應著論爲葬送之制名曰篤終曰玄晏先生以爲亡存天下之定制人理之必至也故禮六十而制壽至于九十各有等差防終以素豈流俗之多忌者哉吾年雖未制壽然嬰疢彌紀仍遭喪難神氣損劣困頓數矣常懼夭隕不期慮終無素是以略陳至懷夫人之所貪者生也所惡者死也雖貪不得越期雖惡不可逃遁人之死也精歇形散魂無不之故氣屬于天寄命終盡窮體反眞故尸藏于地是以神不存體則與氣升降尸不久寄與地合形形神不隔天地之性也尸與土并反眞之理也今生不能保七尺軀死何故隔一棺之土然則衣衾所以穢尸棺椁所以隔眞故桓司馬石椁不如速朽季孫璵璠比之暴骸文公厚葬春秋以爲華元不臣楊王孫親土漢書以爲賢於秦始皇如令魂必有知則人鬼異制黄泉之親死多於生必將備其器物用待亡者今若以存況終非即靈之意也如其無知則空奪生用損之無益而啓奸心是招露形之禍增亡者之毒也夫葬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不得見也而大爲棺椁備贈存物無異於埋金路隅而書表於上也雖甚愚之人必將笑之豐財厚葬以啓姦心或剖破棺椁或牽曳形骸或剝臂捋金環或捫腸求珠玉焚如之形不痛於是自古及今未有不死之人又無不發之墓也故張釋之曰使其中有欲雖固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欲雖無石椁又何戚焉斯言達矣吾之師也夫贈終加厚非厚死也生者自爲也遂生意於無益棄死者之所屬知者所不行也易稱古之葬者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是以死得歸眞亡不損生故吾欲朝死夕葬夕死朝葬不設棺椁不加纏斂不修沐浴不造新服殯唅之物一皆絕之吾本欲露形入阬以身親土或恐人情染俗來久頓革理難今故觕爲之制奢不石椁儉不露形氣絕之後便即時服幅巾故衣以籧篨裹尸麻約二頭置尸牀上擇不毛之地穿阬深十尺長一丈五尺廣六尺阬訖舉牀就阬去牀下尸平生之物皆無自隨唯齎孝經一卷示不忘孝道籧篨之外便以親土土與地平還其故草使生其上無種樹木削除使生迹無處自求不知不見可欲則奸不生心終始無怵惕千載不慮患形骸與后土同體魂爽與元氣合靈眞篤愛之至也若亡有前後不得移祔祔葬自周公來非古制也舜葬蒼梧二妃不從以爲一定何必周禮無問師工無信卜筮無拘俗言無張神坐無十五日朝夕上食禮不墓祭但月朔於家設席以祭百日而止臨必昏明不得以夜制服常居不得墓次夫古不崇墓智也今之封樹愚也若不從此是戮尸地下死而重傷魂而有靈則寃悲沒世長爲恨鬼王孫之子可以爲誡死誓難違幸無改焉而竟不仕太康三年卒時年六十八子童靈方回等遵其遺命謐所著詩賦誄頌論難甚多又撰帝王世紀年曆高士逸士列女等傳玄晏春秋並重於世門人摯虞張軌牛綜席純皆爲晉名臣

方回少遵父操兼有文才永嘉初博士徵不起避亂荆州閉戶閑居未嘗入城府蠶而後衣耕而後食先人後己尊賢愛物南土人士咸崇敬之刺史陶侃禮之甚厚侃每造之著素士服望門輒下而進王敦遣從弟廙代侃遷侃爲廣州侃將詣敦方回諫曰吾聞敵國滅功臣亡足下新破杜弢功莫與二欲無危其可得乎侃不從而行敦果欲殺侃賴周訪獲免廙既至荆州大失物情百姓叛廙迎杜弢廙大行誅戮以立威以方回爲侃所敬責其不來詣己乃收而斬之荆土華夷莫不流涕

摯虞

摯虞字仲洽京兆長安人也父模魏太僕卿虞少事皇甫謐才學通博著述不倦郡檄主簿虞嘗以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之所祐者義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順所以延福違此而行所以速禍然道長世短禍福舛錯怵迫之徒不知所守蕩而積憤或迷或放故借之以身假之以事先陳處世不遇之難遂棄彝倫輕舉遠游以極常人罔惑之情而後引之以正反之以義推神明之應於視聽之表崇否泰之運於智力之外以明天任命之不可違故作思游賦其辭曰有軒轅之遐胄兮氏仲任之洪裔敷華穎於末葉兮晞靈根於上世準乾坤以幹度兮儀陰陽以定制匪時運其焉行兮乘太虛而遙曳戴朔月之高冠兮綴太白之明璜製文霓以爲衣兮襲采雲以爲裳要華電之煜爚兮佩玉衡之

琳琅明景日以鑒形兮信煥曜而重光至奚詭好於凡觀兮修稀合而靡呈燕石緹襲以華國兮和璞遙棄於南荊夏像韜塵于市北兮瓶罍抗方於兩楹鸞皇耿介而傷栖兮蘭桂背時而獨榮闕寒暑以練真兮豈改容而爽情惑尾吾之易越兮懷暉光之速暮羨一稔而三春兮尙含英以容豫悼曜靈之靡暇兮限天晷之有度聆鳴蜩之號節兮恐隕葉于凝露希前軌而增騖兮眷後塵而旋顧往者倏忽而不逮兮來者冥昧而未著二儀泊焉其無央兮四節環轉而靡窮星鳥逝而時反兮夕景潛而且融景三后之在天兮歎聖哲之永終諒遺修而命微兮孰含盈而戢沖握隋珠與蕙若兮時莫悅而未遑彼未遑其何恤兮懼獨美之有傷蹇委深而投奥兮庶芬藻之不彰芳處幽而彌馨兮寶在夜而愈光逼區內之迫脅兮思攄翼乎八荒望雲階之崇壯兮願輕舉而高翔造庖犧以問象兮辨吉繇於姬文將遠游於太初兮鑒形魄之未分四靈儀而爲衛兮六氣紛以成羣驂白獸於商風兮御蒼龍於景雲躪斯徒於靈圃兮從馮夷而問津召陵陽於游谿兮旌王子於柏人前祝融以掌燧兮殿玄冥以掩塵形影彯而遂遐兮氣霽霽而愈新挹玉膏於萊嵎兮掇芝英於瀛濱揖太昊以假憩兮聽賦政於三春洪範翕而復張兮百卉隕而更振聯玉女之紛影兮執懿筐於扶木覽玄象之韡曄兮仍騰躍乎陽谷吸朝霞以療飢兮降廩泉而濯足將縱轡以逍遙兮恨東極之路促詔纖阿而右迴兮覿朱明之赫曦莅羣神於夏庭兮迴蒼梧而結知驪熊明以承旂兮跙天馬而高馳聽羲和於丹丘兮請倒景之亂儀尋凱風而南暨兮謝太陽於炎離感溽暑之陶鬱兮余安能乎留斯閱碧雞之長晨兮吾將往乎西游與浮鷁於弱水兮泊舳艫於中流苟精粹之攸存兮誠沉羽以汎舟軼望舒以陵厲兮羌神漂而氣浮訊碩老於金室兮采舊聞於前修撰機論陰於危山兮問王母於椒丘覿玄烏之參趾兮會根壹之神籌擾毚兔於月窟兮詰姮娥於蓐收爰攬轡而旋驅兮訪北叟之倚伏乘增冰而遂濟兮凌固陰之所儲探龜蛇於幽穴兮職罔養之潛胄晒倏忽之躁狂兮喪中黄於耳目偭燭龍而游衍兮聘大明於北陸攀招搖而上躋兮忽蹈廓而凌虛登閶闔而遺眷兮類玄黄於地輿召黔雷以先導兮覲天帝於清都觀渾儀以寓目兮拊造化之大鑪爰辨惑於上皇兮稽吉凶之元符蓐則天而民咨兮癸亂常而感虞孔揮涕於西狩兮臧考祥於婁句跖肆暴而保乂兮顏履仁而夙徂何否泰之靡所兮眩榮辱之不圖運可期兮不可思道可知兮不可爲求之者勞兮欲之者惑信天任命兮理乃自得且也四位爲匠乾巛爲均散而爲物結而爲人陽降陰升一替一興流而爲川滯而爲陵禍不可攘福不可徵其否兮有豫其泰兮有數成形兮未察靈像兮已固承明訓以發蒙兮審性命之靡求將澄神而守一兮奚飄颻而遐遊斐陳辭以告退兮主悖惘而永歎惟升降之不仍兮詠別易而會難願大饗以致好兮盍息駕於一飡會司儀於有始兮延嘉賓於九乾陳鈞天之廣樂兮展萬舞之至歡枉矢鏃其在手兮狠弧翔其斯彎睨翟犬於帝側兮獲熊羆於靈軒爾乃清道夙蹕載輪修祖班命授號輚輈整旅光司戮以居路兮萬靈森而陳庭豐隆軒其警衆兮鉤陳帥以屬兵壘輿楝而進時兮文昌肅以司行抗蚩尤之修旃兮建雄虹之采旄乘雲車電鞭之扶輿委移兮駕應龍青虬之容裔陸離俯游光逸景倏爍徽霍兮仰流旌垂旄焱攸攕纚前湛湛而攙進兮後僷僷而方馳且啓行於重陽兮奄稅駕乎少儀跨列缺兮闚乾巛揮玉關兮出天門跇漢津兮望崐崙經赤霄兮臨玄根覯品物兮終復魂形已消兮氣猶存眺懸舟之離離兮懷舊都之藹藹仍繁榮而督引兮將遄降而速邁華雲依霏而翼衡兮日月炫晃而映蓋蹈煙熅兮辭天衢心闇昜兮識故居路遂遒兮情欣欣奄忽歸兮反常閭修中和兮崇彝倫大道繇兮味琴書樂自然兮識窮達澹無思兮心恆娛舉賢良與夏侯湛等十七人策爲下第拜中郞武帝詔曰省諸賢良答策雖所言殊塗皆明於王義有益政道欲詳覽其對究觀賢士大夫用心因詔諸賢良方正直言會東堂策問曰頃日食正陽水旱爲災將何所修以變大眚及法令有不宜於今爲公私所患苦者皆何事凡平世在於得才得才者亦借耳目以聽察若有文武器能有益於時務而未見申敘者各舉其人及有負俗謗議宜先洗濯者亦各言之虞對曰臣聞古之聖明原始以要終體本以正末故憂法度之不當而不憂人物之失所憂人物之失所而不憂災害之流行誠以法得於此則物理於

彼人和於下則災沴於上其有日月之眚水旱之災則反聽內視求其所由遠觀諸物近驗諸身耳目聽察豈或有蔽其聰明者乎動心出令豈或有傾其常正者乎大官大職豈或有授非其人者乎賞罰黜陟豈或有不得其所者乎河瀆山嶽豈或有懷道鈞樂而未感於夢兆者乎方外遐裔豈或有命世傑出而未蒙膏澤者乎推此類也以求其故詢事考言以盡其實則天人之情可得而見咎徵之至可得而救也若推之於物則無忤求之於身則無尤萬物理順內外咸宜祝史正辭言不負誠而日月錯行夭癘不戒此則陰陽之事非吉凶所在也期運度數自然之分固非人事所能供御其亦振廪散滯貶食省用而已矣是故誠遇期運則雖陶唐殷湯有所不變苟非期運則宋衞之君諸侯之相猶能有感唯陛下審其所由以盡其理則天下幸甚臣生長蓽門不逮異物雖有賢才所未接識不敢瞽言妄舉無以疇答聖問擢爲太子舍人除聞喜令時天子留心正道又吳寇新平天下乂安上太康頌以美晉德其辭曰於休上古人之資始四隩咸宅萬國同軌有漢不競喪亂靡紀畿服外叛侯衞內圮天難既降時惟鞠凶龍戰獸爭分裂遐邦備僭岷蜀度逆海東權乃緣間割據三江明明上帝臨下有赫乃宣皇威致天之辟奮武遼隧罪人斯獲撫定朝鮮奄征韓貊文既應期席卷梁益元憝委命九夷重譯邛冉哀牢是焉底績我皇之登二國既平靡適不懷以育羣生吳乃負固放命南冥聲教未暨弗及王靈皇震其威赫如雷霆截彼江沔荆舒以清邈矣聖皇參乾兩離陶化以正取亂以奇耀武六旬輿徒不疲飲至數實干戚無虧洋洋四海率禮和樂穆穆宮廟歌雍詠鑠光天之下莫匪帝略窮髮反景承正受朔龍馬騤騤風于華陽弓矢櫜服干戈戢藏嚴嚴南金業業餘皇雄劍班朝造舟爲梁聖明有造實代天工天地不違黎元時邕三務斯協用底厥庸既遠其迹將明其蹤喬山惟嶽望帝之封猗歟聖帝胡不封哉以母憂解職久之召補尚書郎將作大匠陳勰掘地得古尺尚書奏今尺長於古尺宜以古爲正潘岳以爲習用已久不宜復改虞駮曰昔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其形容象物制器以存時用故參天兩地以正算數之紀依律計分以定長短之度其作之也有則故用之也有徵考步兩儀則天地無所隱其情準正三辰則懸象無所容其謬施之金石則音韻和諧措之規矩則器用合宜一本不差而萬物皆正及其差也事皆反是今尺長於古尺幾於半寸樂府用之律呂不合史官用之曆象失占醫署用之孔穴乖錯此三者度量之所由生得失之所取徵皆絓閡而不得通故宜改今而從古也唐虞之制同律度量衡仲尼之訓謹權審度今兩尺並用不可謂之同知失而行不可謂之謹不同不謹是謂謬法非所以軌物垂則示人之極凡物有多而易改亦有少而難變亦有改而致煩有變而之簡度量是人所常用而長短非人所戀惜是多而易改者也正失於得反邪於正一時之變永世無二是變而之簡者也憲章成式不失舊物季末苟合之制異端雜亂之用當以時釐改貞夫一者也臣以爲宜如所奏又表論封禪見禮志虞以漢末喪亂譜傳多亡失雖其子孫不能言其先祖撰族姓昭穆十卷上疏進之以爲足以備物致用廣多聞之益以定品違法爲司徒所劾詔原之時太廟初建詔普增位一等後以主者承詔失旨改除之虞上表曰臣聞昔之聖明不愛千乘之國而惜桐葉之信所以重至尊之命而達於萬國之誠也前乙巳赦書遠稱先帝遺惠餘澤普增位一等以酬四海欣戴之心驛書班下被于遠近莫不鳥騰魚躍喜蒙德澤今一旦更以主者思文不審收既往之詔奪已澍之施臣之愚心竊以爲不可詔從之元康中遷吳王友時荀顗撰新禮使虞討論得失而後施行元皇后崩杜預奏諒闇之制乃自上古是以高宗無服喪之文而唯文稱不言漢文限三十六日魏氏以降既虞爲節皇太子與國爲體理宜釋服卒哭便除虞答預書曰唐稱遏密殷云諒闇各舉事以爲名非既葬有殊降周室以來謂之喪服喪服者以服表喪今帝者一日萬幾太子監撫之重以宜奪禮葬訖除服變制通理垂典將來何必附之於古使老儒致爭哉皇太孫尚薨有司奏御服齊衰朞詔令博士議虞曰太子生舉以成人之禮則殤理除矣太孫亦體君傳重由位成而服全非以年也從之虞又議玉輅兩社事見輿服志後歷秘書監衞尉卿從惠帝幸長安及東軍來迎百官奔散遂流離鄠杜之間轉入南山中糧絕飢甚拾橡實而食之後得還洛歷光祿勳太常卿時懷帝親郊自元康以來不親郊

祀禮儀弛廢虞考正舊典法物粲然及洛京荒亂盜竊從橫人飢相食虞素清貧遂以餒卒虞撰文章志四卷注解三輔決錄又撰古文章類聚區分爲三十卷名曰流別集各爲之論辭理愜當爲世所重虞善觀玄象嘗謂友人曰今天下方亂避難之國其唯涼土乎性愛士人有表薦者恆爲其辭東平太叔廣樞機清辯廣談虞不能對虞筆廣不能答更相嗤笑紛然於世云

束皙

束皙字廣微陽平元城人漢太子太傅疏廣之後也王莽末廣曾孫孟達避難自東海徙居沙鹿山南因去疏之足遂改姓焉祖混隴西太守父龕馮翊太守並有名譽皙博學多聞與兄璆俱知名少游國學或問博士曹志曰當今好學者誰乎志曰陽平束廣微好學不倦人莫及也還鄉里察孝廉舉茂才皆不就璆娶石鑒從女棄之鑒以爲憾諷州郡公府不得辟故皙等久不得調太康中郡界大旱皙爲邑人請雨三日而雨注衆爲皙誠感爲作歌曰束先生通神明請天三日甘雨零我黍以育我稷以生何以疇之報束長生皙與衛恆厚善聞恆遇禍自本郡赴喪嘗爲勸農及餅諸賦文頗鄙俗時人薄之而性沉退不慕榮利作玄居釋以擬客難其辭曰束皙閑居門人並侍方下帷深譚隱机而咍含毫散藻考撰同異在側者進而問之曰蓋聞道尙變通達者無窮世亂則救其紛時泰則扶其隆振天維以贊百務熙帝載而鼓皇風生則率土樂其存死則宇內哀其終是以君子屈己伸道不恥干時上國有不索何獲之言周易著躍以求進之辭莘老負金鉉以陳烹割之說齊客當康衢而詠白水之詩今先生耽道修藝嶷然山峙潛朗通微洽覽深識夜兼忘寐之勤晝騁鑽玄之思曠年累稔不墮其志鱗翼成而愈伏術業優而不試乃欲闔匱辭價泥蟠深處永戢琳琅之耀匿首窮魚之渚當唐年而慕長沮邦有道而反甯武識彼迷此愚竊不取若乃士以援登進必待求附勢之黨橫擢則林藪之彥不抽丹墀步紈袴之童東野遺白顛之叟盍亦因子都而事博陸憑鷁首以涉洪流蹈翠雲以駭逸龍振光耀以驚沉鮪徒屈蟠於埳井眄天路而不游學既積而身困夫何爲乎秘丘且歲不我與時若奔駟有來無反難得易失先生不知盱豫之纖悔遲而忘夫朋盍之義務疾亦豈能登海湄而仰東流之水臨虞泉而招西歸之日徒以曲畏爲梏儒學自桎囚大道於環堵苦形骸於蓬室豈若託身權戚憑勢假力擇棲芳林飛不待翼夕宿七娥之房朝享五鼎之食匡三正則太階平贊五教而玉繩直孰若茹藿殖蔬終身自匿哉束子曰居吾將導爾以君子之道諭爾以出處之事爾其明受余訊謹聽余志昔元一既啓兩儀肇立離光夜隱望舒晝戢羽族翔林蟄昭赴淵物從性之所安士樂志之所執或背豐榮以巖棲或排閶闔而求入在野者龍逸在朝者鳳集雖其軌迹不同而道無貴賤必安其業交不相羨稷契奮庸以宣道巢由洗耳以避禪同垂不朽之稱俱入賢者之流參名比譽誰劣誰優何必貪與二八爲羣而恥爲七人之疇乎且道睽而通士不同趣吾竊綴處者之末行未敢闚子之高躅將忽蒲輪而不眄夫何權戚之云附哉昔周漢中衰時難自託福兆既開患端亦作朝游巍峨之宮夕墜崢嶸之壑晝笑夜歎晨華暮落忠不足以衞己禍不可以預度是士諱登朝而競赴林薄或毀名自汙或不食其祿比從政於匣笥之龜譬官者於郊廟之犢公孫泣涕而辭相楊雄抗論於赤族今大晉熙隆六合寧靜蜂蠆止毒熊羆輟猛五刑勿用八紘備整主無驕肆之怒臣無鞿緤之譴上下相安率禮從道朝養觸邪之獸庭有指佞之草禍戮可以忠逃寵祿可以順保且夫進無險懼而惟寂之務者率其性也兩可俱是而舍彼趣此者從其志也蓋無爲可以解天下之紛澹泊可以救國家之急當位者事有所窮陳策者言有不入翟璜不能迴西鄰之寇平勃不能正如意之立干木臥而秦師退四皓起而戚姬泣夫如是何舍何執何去何就譚山岑之林爲芳谷底之莽爲臭守分任性唯天所授鳥不假甲於龜魚不假足於獸何必笑孤竹之貧而羨齊景之富恥布衣以肆志寧文裘而拖繡且能約其躬則儋石之畜以豐苟肆其欲則海陵之積不足存道德者則匹夫之身可榮忘大倫者則萬乘之主猶辱將研六籍以訓世守寂泊以鎭俗偶鄭老於海隅匹嚴叟於僻蜀且世以太虛爲輿玄螭爲馬神游莫競之林心存無營之室榮利不擾其覺殷憂不干其寐捐夸者之所貪收躁務之所棄雖聖藉之荒蕪遵畢吉之一至全素履於丘園背纓緌而長逝

請子謀吾業於千載無聽吾言於今日也張華見而奇之石鑒卒王戎乃辟玙華召晳爲掾又爲司空下邳王晃所辟華爲司空復以爲賊曹屬時欲廣農晳上議曰伏見詔書以倉廩不實關右饑窮欲大興田農以蕃嘉穀此誠有虞戒大禹盡力之謂然農穰可致所由者三一曰天時不愆二曰地利無失三曰人力咸用若必春無霢霂之潤秋繁滂沱之患水旱失中零穰有請雖使羲和平秩后稷親農理疆甽於原隰勤藨蓘於中田猶不足以致倉庾盈億之積也然地利可以計生人力可以課致詔書之旨亦將欲盡此理乎今天下千城人多游食廢業占空無田課之實較計九州數過萬計可申嚴此防令監司精察一人失課負及郡縣此人力之可致也又州司十郡土狹人繁三魏尤甚而猪羊馬牧布其境內宜悉破廢以供無業業少之人雖頗割徙在者猶多田諸菀牧不樂曠野貪在人間故謂北土不宜畜牧此誠不然案古今之語以爲馬之所生實在冀北大賈牸羊取之清渤放豕之歌起於鉅鹿是其效也可悉徙諸牧以充其地使馬牛猪羊齕草於空虛之田游食之人受業於賦給之賜此地利之可致者也昔騶虞在坰史克所以頌魯僖却馬務田老氏所以稱有道豈利之所以會哉又如汲郡之吳澤良田數千頃泞水停洿人不墾植聞其國人皆謂通泄之功不足爲難舄鹵成原其利甚重而豪強大族惜其魚蒲之饒搆說官長終於不破此亦谷口之謠載在史篇謂宜復下郡縣以詳當今之計荊揚兗豫汙泥之土渠塢之宜必多此類最是不待天時而豐年可獲者也以其雲雨生於畚臿多稌生於決泄不必望朝隮而黃潦臻榮山川而霖雨息是故兩周爭東西之流史起惜漳渠之浸明地利之重也宜詔四州刺史使謹按以聞又昔魏氏徙三郡人在陽平頓丘界今者繁盛合五六千家二郡田地逼狹謂可徙還西州以充邊土賜其十年之復以慰重遷之情一舉兩得外實內寬增廣窮人之業以闢西郊之田此又農事之大益也轉佐著作郎撰晉書帝紀十志遷轉博士著作如故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爲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書大略與春秋皆多相應其中經傳大異則云夏年多殷益干啟位啟殺之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易繇陰陽卦二篇與周易略同繇辭則異卦下易經一篇似說卦而異公孫段二篇公孫段與邵陟論易國語三篇言楚晉事名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卜筮師春似是造書者姓名也瑣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怪相書也梁丘藏一篇先敘魏之世數次言丘藏金玉事繳書二篇論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曆二篇鄒子談天類也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遊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圖詩一篇畫贊之屬也又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冢中又得銅劍一枚長二尺五寸漆書皆科斗字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燼簡斷札文既殘缺不復詮次武帝以其書付祕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晳在著作得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遷尚書郎武帝嘗問摯虞三日曲水之義虞對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村人以爲怪乃招攜之水濱洗祓遂因水以汎觴其義起此帝曰必如所談便非好事晳進曰虞小生不足以知臣請言之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汎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霸諸侯因此立爲曲水二漢相緣皆爲盛集帝大悅賜晳金五十斤時有人於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晳晳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驗果然時人伏其博識趙王倫爲相國請爲記室晳辭疾罷歸教授門徒年四十卒元城市里爲之廢業門生故人立碑墓側晳才學博通所著三魏人士傳七代通記晉書紀志遇亂亡失其五經通論發蒙記補亡詩文集數十篇行於世云

王接

王接字祖游河東猗氏人漢京兆尹尊十世孫也父蔚世修儒史之學魏中領軍曹羲作至公論蔚書之而著至機論辭義甚美官至夏陽侯相接幼喪父哀

毀過禮鄉親皆歎曰王氏有子哉渤海劉原為河東太守好奇以旌才為務同郡濩收試經為郎七十餘薦接於原曰夫騂駒不總轡則非造父之肆明月不流光則非隋侯之掌伏惟明府苞黃中之德耀重離之明求賢與能小無遺錯是以鄙老思獻所知竊見處士王接岐嶷儁異十三而孤居喪盡禮學過目而知義觸類而長斯玉鐨之妙味經世之徽猷也不患玄黎之不啓竊樂春英之及時原即禮命接不受原乃呼見曰君欲慕肥遯之高邪對曰接薄祜少孤而無兄弟母老疾篤故無心為吏及母終柴毀骨立居墓次積年備覽衆書多出異義性簡率不修俗操鄉里大族多不能善之唯裴頠雅知焉平陽太守柳澹散騎侍郎裴遐尚書僕射鄭攸皆與接友善後為郡主簿迎太守溫宇宇奇之轉功曹史州辟部平陽從事時泰山羊亮為平陽太守薦之於司隸校尉王堪出補都官從事丞軍初舉秀才友人滎陽潘滔遺接書曰摯虞卞玄仁並謂足下應和鼎味可無以應秀才行接報書曰今世道交喪將遂剝亂而識智之士鉗口韜筆禍敗日深如火之燎原其可救乎非榮斯行欲極陳所見冀有覺悟耳是歲三王義舉惠帝復阼以國有大慶天下秀才一皆不試接以為恨除中郎補征虜將軍司馬蕩陰之役侍中嵇紹為亂兵所害接議曰夫謀人之軍軍敗則死之謀人之國國危則亡之古之道也蕩陰之役百官奔北唯嵇紹守職以遇不道可謂臣矣又可稱痛矣今山東方欲大舉宜明高節以號令天下依春秋褒三累之義加紹致命之賞則遐邇向風莫敢不肅矣朝廷從之河間王顒欲還駕長安與關東乖異以接成都王佐難之表轉臨汾公相國及東海王越率諸侯討顒尚書令王堪統行臺上請接補尚書殿中郎未至而卒年三十九接學雖博通特耕禮傳常謂左氏辭義贍富自是一家書不主為經發公羊附經立傳經所不書傳不妄起於文為儉通經為長任城何休訓釋甚詳而黜周王魯大體乖硋且志通公羊而往往還為公羊疾病接乃更注公羊春秋多有新義時祕書丞衞恆考正汲冢書未訖而遭難佐著作郎束皙述而成之事多證異義時東萊太守陳留王庭堅難之亦有證據皙又釋難而庭堅已亡散騎侍郎潘滔謂接曰卿才學理識足解二子之紛可試論之接遂詳其得失摯虞謝衡皆博物多聞咸以為允當又撰列女後傳七十二人雜論議詩賦碑頌駁難十餘萬言喪亂盡失長子愆期流寓江南緣父本意更注公羊又集列女後傳云

史臣曰皇甫謐素履幽貞閑居養疾留情筆削敦悅丘墳軒冕未足為榮貧賤不以為恥確乎不拔斯固有晉之高人者歟洎乎篤終立論薄葬昭儉既戒奢於季氏亦無取於王孫可謂達存亡之機矣摯虞束皙等並詳覽載籍多識舊章奏議可觀文詞雅贍可謂博聞之士也或擿官延閣裁成書事之書或蒞政秩宗參定郊禋之禮虞既厄於從理皙乃年位不充天之報施何其爽也王接才調秀出見賞知音惜其夭枉未申驥足嗟夫

贊曰士安好逸棲心蓬蓽屬意文雅忘懷榮秩遺制可稱養生乖術摯虞博聞廣微絕羣財成禮度刊緝遺文魏篇式序漢冊斯分祖游後出亦播清芬

晉書卷五十一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二十二

郤詵

郤詵字廣基濟陰單父人也父晞尚書左丞詵博學多才瓌偉倜儻不拘細行州郡禮命並不應泰始中詔天下舉賢良直言之士太守文立舉詵應選詔曰蓋太上以德撫時易簡無文至于三代禮樂大備制度彌繁文質之變其理何由虞夏之際聖明係踵而損益不同周道既衰仲尼猶曰從周因革之宜又何殊也聖王既沒遺制猶存霸者迭興而翼輔之王道之缺其無補乎何陵遲之不反也豈霸德之淺歟期運不可致歟且夷吾之智而功止於霸何哉夫昔人之為政革亂亡之弊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刑措不用豈非化之盛歟何修而嚮茲朕獲承祖宗之休烈于茲七載而人未服訓政道罔述以古況今何不相逮之遠也雖明之弗及猶思與群賢慮之將何以辨所聞之疑昧獲至論於讜言乎加自頃戎狄內侵災眚屢作邊甿流離征夫苦役豈政刑之謬將有司非其任歟各悉乃心究而論之上明古制下切當今朕之失德所宜振補其正議無隱將敬聽之詵對曰伏惟陛下以聖德君臨猶垂意於博採故招賢正之士而臣等謭陋不足以降大問也是以竊有自疑之心雖致身於闕庭亦僶俛矣伏讀聖策乃知下問之旨篤焉臣聞上古推賢讓位教同德一故易簡而人化三代世及季末相承故文繁而後整虞夏之相因而損益不同非帝王之道異救弊之路殊也周當二代之流承彫僞之極盡禮樂之致窮制度之理其文詳備仲尼因時宜而曰從周非殊論也臣聞聖王之化先禮樂五霸之興勤政刑禮樂之化深政刑之用淺動之則可以小安墮之則遂陵遲所由之路本近故所補之功不倍也而齊桓失之葵丘夷吾諭于小器功止於霸不亦宜乎策曰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使天下洽和何修而嚮茲臣以為莫大於擇人而官之也今之典刑匪無一統宰牧之才優劣異績或以之興或以之替此蓋人能弘政非政弘人也舍人務政雖勤何益臣竊觀乎古今而考其美惡古人相與求賢今人相與求爵古之官人君責之於上臣舉之於下得其人有賞失其人有罰安得不求賢乎今之官者父兄營之親戚助之有人事則通無人事則塞安得不求爵乎賢苟求達達在修道窮在失義故靜以待之也爵苟可求得在進取失在後時故動以要之也動則爭競爭競則朋黨朋黨則誣罔誣罔則臧否失實真僞相冒主聽用惑姦之所會也靜則貞固貞固則正直正直則信讓信讓則推賢推賢不伐相下無壓主聽用察德之所趣也故能使之靜雖曰高枕而人自正不能禁動雖復夙夜俗不一也且人無愚智咸慕名宦莫不飾正於外藏邪於內故邪正之人難得而知也任得其正則眾正益至若得其邪則眾邪亦集物繁其類誰能止之故國亡失世者未嘗不為眾邪所積也方其初作必始於微微而不絕其終乃著天地不能頓為寒暑人主亦不能頓為隆替故寒暑漸於春秋隆替起於得失當今之世宦者無關梁邪門啟矣朝廷不責賢正路塞矣得失之源何以甚此所謂責賢使之相舉也所謂關梁使之相保也賢不舉則有咎保不信則有罰故古者諸侯必貢士不貢者削貢而不適亦削夫士者難知也不適者薄過也不得不責彊其所不知也罰其所不適深其薄過非恕也且天子於諸侯有不純臣之義斯責之矣施刑之道寧縱不濫之矣今皆反是何也夫賢者天地之紀品物之宗其急之矣故寧濫以得之無縱以失之也今則不然世之悠悠者各自取辨耳故其材行並不可必於公則政事紛亂於私則污穢狼籍自頃長吏特多此累有亡命而被購懸者矣有縛束而絞戮者矣貪鄙竊位不知誰升之者獸兕出檻不知誰可咎者網漏吞舟何以過此人之於利如蹈水火焉前人雖敗後人復起如彼此無已誰止之者風流日競誰憂之者雖今聖思勞於夙夜所使為政恆得此屬欲聖世化美俗平亦俟河之清耳若欲善之宜創舉賢之典峻關梁之防其制既立則人慎其舉慎而不苟則賢者可知知賢而試則官得其人矣官得其人則事得其序事得其序則物得其宜物得其宜則生生豐植人用資給和樂興焉是故寡過而遠刑知恥以近禮此所以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刑措而不用也策曰自頃夷狄內侵災眚屢降將所任非其人乎何由而至此臣聞蠻夷猾夏則皐陶作士此欲

善其末則先其本也夫任賢則政惠使能則刑怨政惠則下仰其施刑怨則人懷其勇施以殖其財勇以結其心故人居則資贍而知方動則親上而志勇苟思其利而除其害以生道利之者雖死不貳以逸道勞之者雖勤不怨故其命可授其力可竭以戰則剋以攻則拔是以善者慕德而安服惡者畏懼而削迹止戈而武義實在文唯任賢然後無患耳若夫水旱之災自然理也故古者三十年耕必有十年之儲堯湯遭之而人不困有備故也自頃風雨雖頗不時考之萬國或境土相接而豐約不同或頃畝相連而成敗異流固非天之必害於人人實不能均其勞苦失之於人而求之於天則有司惰職而不勤百姓殆業而咎時非所以定人志致豐年也宜勤人事而已臣誠愚鄙不足以奉對聖朝猶進之于廷者將使取諸其懷而獻之乎臣懼不足也若收不知言以致知言臣則可矣是以辭鄙不隱也以對策上第拜議郎母憂去職詵母病苦無車及亡不欲車載柩家貧無以市馬乃於所住堂北壁外假葬開戶朝夕拜哭養雛種蒜竭其方術喪過三年得馬八匹輿柩至冢負土成墳未畢召為征東參軍徙尚書郎轉車騎從事中郎吏部尚書崔洪薦詵為左丞及在職奮以事劾洪洪怨詵詵以公正距之語在洪傳洪聞而慚服累遷雍州刺史武帝於東堂會送問詵曰卿自以為何如詵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為天下第一猶桂林之一枝崐山之片玉帝笑侍中奏免詵官帝曰吾與之戲耳不足怪也詵在任威嚴明斷甚得四方聲譽卒於官子延登為州別駕

阮种

阮种字德猷陳留尉氏人漢侍中胥卿八世孫也弱冠有殊操為嵇康所重康著養生論所稱阮生即种也察孝廉為公府掾是時西虜內侵災眚屢見百姓饑饉詔三公卿尹常伯牧守各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於是太保何曾舉种賢良策曰在昔哲王承天之序光宅宇宙咸用規矩乾坤惠康品類休風流衍彌于千載朕應踐洪運統位七載於今矣惟德弗嗣不明于政寤興惕厲未燭厥猷子大夫韞積道術儼然而進朕甚嘉焉其各悉乃心以闡喻朕志深陳王道之本勿有所隱朕虛心以覽焉种對曰夫天地設位聖人成能王道至深所以行化至遠故能闡物成務而功業不匱近無不聽遠無不服德逮羣生澤被區宇澤施無窮而典垂百代故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宜師蹤往代襲迹三五矯世更俗以從人望令率土遷義下知所適播醇美之化杜邪枉之路斯誠羣黎之所欣想盛德而幸望休風也又問政刑不宣禮樂不立對曰政刑之宣故由乎禮樂之用昔之明王唯此之務所以防過暴慢感動心術制節生靈而陶化萬姓也禮以體德樂以詠功樂本於和而禮歸於敬矣又問戎蠻猾夏對曰戎蠻猾夏侵敗王略雖古盛世猶有此虞故詩稱獫狁孔熾書歎蠻夷帥服自魏氏以來夷虜內附鮮有桀悍侵漁之患由是邊守遂怠鄣塞不設而令醜虜內居與百姓雜處邊吏擾習人又忘戰受方任者又非其材或以狙詐侵侮邊夷或干賞啗利妄加討戮夫以微羈而御悍馬又乃操以煩策其不制者固其理也是以羣醜蕩駭緣閒而動雖三州覆敗牧守不反此非胡虜之甚勁蓋用之者過也臣聞王者之伐有征無戰懷遠以德不聞以兵夫兵凶器而戰危事也兵興則傷農衆集則費積農傷則人匱積費則國虛昔漢武之世承文帝之業資海內之富役其材臣以甘心匈奴競戰勝之功貪攻取之利良將勁卒屈於沙漠勝敗相若克不過當夭百姓之命填餓狼之口及其以衆制寡令匈奴遠迹收功祁連飲馬瀚海天下之耗以過太半矣夫虛中國以事夷狄誠非計之得者也是以盜賊蜂起山東不振暨宣元之時趙充國征西零馮奉世征南羌皆兵不血刃摧抑彊暴橋其首惡此則折衝厭難勝敗相辨中世之明效也又問咎徵作見對曰陰陽否泰六沴之災則人主修政以禦之思患而防之建皇極之首詳庶徵之用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天聰明自我人聰明是以人主祖承天命日慎一日也故能應受多福而永世克祚此先王之所以退災消眚也又問經化之務對曰夫王道之本經國之務必先之以禮義而致人於廉恥禮義立則君子軌道而讓於善廉恥立則小人謹行而不淫於制度賞以勸其能威以懲其廢此先王所以保乂定功化洽黎元而勳業長世也故上有克讓之風則下有不爭之俗朝有矜節之士則野無貪冒之人夫廉恥之於政猶樹藝之有豐壤良歲之有膏澤其生物必油然茂矣若廉恥不存而惟

刑是御則風俗彫弊人失其性錐刀之末皆有爭心雖峻刑嚴辟猶不勝矣其於政也如農者之殖磽野旱年之望豐穫必不幾矣此三代所以享德長久風醇俗美皆數百年保天之祿而秦二世而弊者蓋其所由之塗殊也又問將使武成七德文濟九功何路而臻于茲凡厥庶事曷後曷先對曰夫文武經德所以成功丕業咸熙庶績者莫先於選建明哲授方任能令才當其官而功稱其職則萬幾咸理庶寮不曠書曰天工人其代之然則繼天理物寧國安家非賢無以成也夫賢才之畜於國由良工之須利器巧匠之待繩墨也器用利則斲削易而材不病繩墨設則曲直正而衆形得矣是以人主必勤求賢而佚以任之也賢臣之於主進則忠國愛人退則砥節潔志營職不干私義出心必由公塗明度量以呈其能審經制以效其功此昔之聖王所以恭己南面而化於陶鈞之上者以其所任之賢與所賢之信也方今海內之士皆傾望休光希心紫極唯明主之所趣舍若開四聰之聽廣疇咨之求抽羣英延俊乂考功授職呈能制官朝無素餐之士如此化流罔極樹功不朽矣時种與郤詵及東平王康俱居上第即除尚書郎然毀譽之徒或言對者因緣假託帝乃更延羣士庭以問之詔曰前者對策各指答所問未盡子大夫所欲言故復延見其具陳所懷又比年連有水旱災眚雖戰戰兢兢未能究天人之理當何修以應其變人遇水旱饑饉者何以救之中間多事未得寧靜思以省息煩務令百姓不失其所若人有所患苦者有宜損益使公私兩濟者委曲陳之又政在得人而知之至難唯有因人視聽耳若有文武隱逸之士各舉所知雖幽賤負俗勿有所限故虛心思聞事實勿務華辭莫有所諱也种對曰伏惟陛下以聖哲玄覽降卹黎蒸將濟元元同之三代旁求俊乂以輔至化此誠堯舜之用心也臣猥以頑魯之質應清明之舉前者對策不足以曉塞聖詔所陳不究臣誠蒙昧所以爲罪臣聞天生蒸庶樹君以司牧之人君道洽則彝倫攸敘五福來備若政有愆失刑理頗僻則庶徵不應而妖亢爲災此則天人之理而興廢之由也昔之聖王政道備而制先具軌人以務致之於本是以雖有水旱之眚而無饑饉之患也自頃陰陽隔并水旱爲災亦由期運之致不然則亦有司之不[illegible]承聖德以宣揚大化致和氣未降而人事未敘也方今百姓凋弊公私無儲誠在於休役靜人勸耆務分此其救也人之所患由於役煩網密而信道未孚也役煩則百姓失業網密則下背其誠信道未孚則人無固志此則損益之至務安危之大端也傳曰始與善善進則不善蔑由至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人焉廋哉若夫文武隱逸之士幽賤負俗之才故非愚臣之所能識鑒竭愚以對策奏帝親覽焉又擢爲第一轉中書郎進止有方正己率下朝廷咸憚其威容每爲駁議事皆施用遂爲楷則遷平原相時襄邑衛京自南陽太守遷于河內與种俱拜帝望而歎曰二千石皆若此朕何憂乎种爲政簡惠百姓稱之卒於郡

華譚

華譚字令思廣陵人也祖融吳左將軍錄尚書事父諝吳黃門郎譚頻歲而孤母年十八便守節鞠養勤勞備至及長好學不倦爽慧有口辯爲鄰里所重揚州刺史周浚引爲從事史愛其才器待以賓友之禮太康中刺史嵇紹舉譚秀才將行別駕陳總餞之因問曰思賢之主以求才爲務進取之士以功名爲先何仲舒不仕武帝之朝賈誼失分漢文之時此吳晉之滯論可辯此理而後別譚曰夫聖人在上物無不理百揆之職非賢不居故山林無匿景衡門不棲遲至承統之主或是中才或復凡人居聖人之器處兆庶之上是以其教日頹風俗漸弊又中才之君所貴者偏物以類感必於其黨黨言雖非彼以爲是以所授有顏冉之賢所用有廟廊之器居官者日冀元凱之功在上者日庶堯舜之美彼豈知其政漸毀哉朝雖有求賢之名而無知才之實言雖當彼以爲輕賢雖奇彼以爲妄輕則毀己之言入妄則不忠之責生豈故爲哉淺明不見深理近才不覩遠體也是以言不用計不施恐死亡之不暇何論功名之立哉故上官昵而屈原放宰嚭寵而伍員戮豈不哀哉若仲舒抑於孝武賈誼失於漢文蓋復是其輕者耳故白起有云非得賢之難用之難非用之難信之難得賢而不能用用而不能信功業豈可得而成哉譚至洛陽武帝親策之曰今四海一統萬里同風天下有道莫斯之盛然北有未賓之虜西有醜施之氐故謀夫未得高枕邊人未獲晏然將何以長弭斯患混清六合對曰臣聞聖人之臨天下

也祖乾綱以流化順谷風以興仁兼三才以御物開四聰以招賢故勞謙日昃務在擇才宣明巖穴垂光隱滯俊乂龍躍帝道以光清德鳳翔王化克舉是以皐陶見舉不仁者遠陸賈重漢遠夷折節今聖朝德音發於帷幄清風翔乎無外戎旗南指江漢席卷干戈西征羌蠻慕化誠闡四門之秋興禮教之日也故髦俊闡聲而響赴殊才望險而雲集虛高館以俟賢設重爵以待士急善過於饑渴用人疾於應響杜佞諂之門廢鄭聲之樂混清六合實由乎此雖西北有未羈之寇殊漢有不朝之虜征之則勞師得之則無益故班固云有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人不可臣而畜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蓋安邊之術也又策曰吳蜀恃險今既蕩平蜀人服化無攜貳之心而吳人趑雎屢作妖寇豈蜀人敦樸易可化誘吳人輕銳難安易動乎今將欲綏靜新附何以為先對曰臣聞漢末分崩英雄鼎峙蜀棲岷隴吳據江表至大晉龍興應期受命文皇運籌安樂順軌聖上潛謀歸命向化蜀染化日久風教遂成吳始初附未改其化非為蜀人敦愨而吳人易動也然殊俗遠境風土不同吳阻長江舊俗輕悍所安之計當先籌其人士使雲翔閶闔進其賢才待以異禮明選牧伯致以威風輕其賦斂將順咸悅可以永保無窮長為人臣者也又策曰聖人稱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今天成地平大化無外雖匈奴未羈羌氐驕黠將修文德以綏之舞干戚以來之故兵戈載戢武夫寢息如此已可消鋒刃為佃器罷尙方武庫之用未邪對曰夫唐堯歷載頌聲乃作文武相承禮樂大同清一八紘綏盪無外萬國順軌海內斐然雖復被髮之鄉徒跣之國皆習章甫而入朝要衣裳以磬折夫大舜之德猶有三苗之征以周之盛獫狁為寇雖有文德又須武備備預不虞古之善教安不忘危聖人常誡無為罷武庫之常職鑠鋒刃為佃器自可倒載干戈苞以獸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於散樂休風未為不泰也又策曰夫法令之設所以隨時制也時險則峻法以取平時泰則寬綱以將化今天下太平四方無事百姓承德將就無為而乂至於律令應有所損益不對曰臣聞五帝殊禮三王異教故或禪讓以光政或干戈以攻取至於興禮樂以和人流清風以寧俗其歸一也今誠風教大同四海無虞人皆感化去邪從正夫以堯舜之盛而猶設象刑殷周之隆而甫侯制律律令之存何妨於政若乃大道四達禮樂交通凡人修行黎庶勵節刑罰懸而不用律令存而無施適足以隆太平之雅化飛仁風乎無外矣又策曰昔帝舜以二八成功文王以多士興周夫制化在於得人而賢才難得今大統雖同宜搜才實州郡有貢薦之舉猶未獲出羣卓越之倫將時無其人有而致之未得其理也對曰臣聞興化立法非賢無以光其道平世理亂非才無以宣其業上自皇羲下及帝王莫不張皇綱以羅遠飛仁風以被物故得賢則教興失人則政廢今四海一統萬里同風州郡貢秀孝臺府簡良才以八紘之廣兆庶之衆豈當無卓越儁逸之才乎譬猶南海不少明月之寶大宛不乏千里之駒也異哲難見遠數難覩故堯舜大平之化二八由舜而甫顯殷湯革王之命伊尹負鼎而方用當今聖朝禮亡國之士接遐裔之人或貂蟬於帷幄或剖符於千里巡狩必有呂公之遇宵夢必有巖穴之感賢儁之出可企踵而待也時九州秀孝策無逮譚者譚素以才學為東土所推同郡劉頌時為廷尉見之歎息曰不悟鄉里乃有如此才也博士王濟於衆中嘲之曰五府初開羣公辟命採英奇於仄陋拔賢儁於巖穴君吳楚之人亡國之餘有何秀異而應斯舉譚答曰秀異固產於方外不出於中域也是以明珠文貝生於江鬱之濱夜光之璞出乎荊藍之下故以人求之文王生於東夷大禹生於西羌子弗聞乎昔武王克商遷殷頑民于洛邑諸君得非其苗裔乎濟又曰夫危而不持顚而不扶至於君臣失位國亡無主凡在冠帶將何所取哉答曰吁存亡有運興衰有期天之所廢人不能支徐偃修仁義而失國仲尼逐魯而適齊段干偃息而成名諒否泰有時曷人力之所能哉濟甚禮之尋除郎中遷太子舍人本國中正以母憂去職服闋為鄄城令過濮水作莊子贊以示功曹而廷掾張延為作答教其文甚美譚異而薦之遂見升擢及譚為廬江延已為淮陵太守又舉寒族周訪為孝廉訪果立功名時以譚為知人以父墓毀去官尋除尙書郎永寧初出為郟令于時兵亂之後境內饑饉譚傾心撫卹司徒王戎聞而善之出穀三百斛以助之譚甚有政績再遷廬江內史加綏遠將軍時石冰之黨陸珪等屯據諸縣譚遣司馬褚敦討平之又遣別軍擊冰

都督孟徐獲其驍率以功封都亭侯食邑千戶賜絹千匹陳敏之亂吳士多爲其所逼顧榮先受敏官而潛謀圖之譚不悟榮旨露檄遠近極言其非由此爲榮所怨又在郡政嚴而與上司多忤揚州刺史劉陶素與譚不善因法收譚下壽陽獄鎮東將軍周馥與譚素相親善理而出之及甘卓討馥百姓奔散譚已去遣人視之而更移近馥馥歎曰吾嘗調華令思是臧子源之儔今果效矣甘卓嘗爲東海王越所捕下令敢有匿者誅之卓投譚而免及此役也卓遣人求之曰華侯安在吾甘揚威使也譚答不知遺絹二匹以遣之使反告卓卓曰此華侯也復求之譚已亡矣後爲紀瞻所薦而爲顧榮所止遂數年不得調建興初元帝命爲鎮東軍諮祭酒譚博學多通在府無事乃著書三十卷名曰辨道上牋進之帝親自覽焉轉丞相軍諮祭酒領郡大中正譚薦干寶范珧於朝乃上牋求退曰譚聞霸主遠聽以求才爲務僚屬量身以審己爲分故疎廣告老漢宣不違其志千木偃息文侯就式其廬譚無古人之實竊有懷遠之慕自登清顯出入二載執筆無贊事之功拾遺無補闕之績過在納言闕於舉善狂寇未賓復乏謀策年向七十志力日衰素飡無勞實宜辭退謹奉還所假左丞相軍諮祭酒版不聽建武初授祕書監固讓不拜太興初拜前軍以疾復轉祕書監自負宿名恆怏怏不得志時晉陵朱鳳吳郡吳震並學行清修老而未調譚皆薦爲著作佐郎或問譚曰諺言人之相去如九牛毛寧有此理乎譚對曰昔許由巢父讓天子之貴市道小人爭半錢之利此之相去何啻九牛毛也聞者稱善戴若思弟邈則譚女壻也譚平生時常抑若思而進邈若思每銜之逮用事恆毀譚於帝由是官塗不至譚每懷觖望嘗從容言於帝曰臣已老矣將待死祕閣汲黯之言復存於今帝不懌久之加散騎常侍屢以疾辭及王敦作逆譚疾甚不能入省坐免卒於家贈光祿大夫金章紫綬加散騎常侍謚曰胡二子化茂化字長風爲征虜司馬討汲桑戰沒茂嗣爵

袁甫

淮南袁甫字公胄亦好學與譚齊名以詞辯稱嘗詣中領軍何勖自言能爲劇縣勖曰唯欲宰縣不爲臺閣職何也甫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譬繒中之好莫過錦錦不可以爲帢穀中之美莫過稻稻不可以爲齏是以聖王使人必先以器苟非周材何能悉長賁霸馳名於州郡而息譽於京邑廷尉之材不爲三公自昔然也勖善之除松滋令轉淮南國大農郎中令石珩問甫曰卿名能辯豈知壽陽已西何以恆旱壽陽已東何以恆水甫曰壽陽已東皆是吳人夫亡國之音哀以思鼎足強邦一朝失職憤歎甚積積憂成陰陰積成雨雨久成水故其域恆澇也壽陽已西皆是中國新平彊吳美寶皆入志盈心滿用長歡娛公羊有言魯僖甚悅故致旱京師若能抑彊扶弱先疎後親則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矣觀者歎其敏捷年八十餘卒於家

史臣曰夫緝政釐俗拔羣才以成務擢景觀光俟明主而宣績武皇之世天下久安朝廷屬意於求賢疏軸有懷於干祿郤詵等並韞價州里褰然應召對揚天問高步雲衢求之前哲亦足稱矣令思行己徇義志篤周甘仁者必勇抑斯之謂雖才行夙章而待終祕閣積薪之恨豈獨古人乎

贊曰郤阮洽聞含章體政華生毓德褫巾膺命鳥路曾飛龍津派泳素業可久高芬斯感

晉書卷五十二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二十三

愍懷太子　子虨　臧　尚

愍懷太子遹字熙祖惠帝長子母曰謝才人幼而聰慧武帝愛之恆在左右嘗與諸皇子共戲殿上惠帝來朝執諸皇子手次至太子帝曰是汝兒也惠帝乃止宮中嘗夜失火武帝登樓望之太子時年五歲牽帝裾入闇中帝問其故太子曰暮夜倉卒宜備非常不宜令照見人君也由是奇之嘗從帝觀豕牢言於帝曰豕甚肥何不殺以享士而使久費五穀帝嘉其意即使烹之因撫其背謂廷尉傅祗曰此兒當興我家嘗對群臣稱太子似宣帝於是令譽流於天下時望氣者言廣陵有天子氣故封為廣陵王邑五萬戶以劉寔為師孟珩為友楊準馮蓀為文學惠帝即位立為皇太子盛選德望以為師傅以何劭為太師王戎為太傅楊濟為太保裴楷為少師張華為少傅和嶠為少保元康元年出就東宮又詔曰遹尚幼蒙今出東宮惟當賴師傅群賢之訓其遊處左右宜得正人使共周旋能相長益者於是使太保衛瓘息庭司空泰息略太子太傅楊濟息毖太子少師裴楷息憲太子少傅張華息禕尚書令華廙息恆與太子游處以相輔導焉及長不好學惟與左右嬉戲不能尊敬保傅賈后素忌太子有令譽因此密敕黃門閹宦媚諛於太子曰殿下誠可及壯時極意所欲何為恆自拘束每見喜怒之際輒歎曰殿下不知用威刑天下豈得畏服太子所幸蔣美人生男又言宜隆其賞賜多為皇孫造玩弄之器太子從之於是慢弛益彰或廢朝侍恆在後園遊戲愛埤車小馬令左右馳騎斷其鞅勒使墮地為樂或有犯忤者手自捶擊之性拘小忌不許繕壁修牆正瓦動屋而於宮中為市使人屠酤手揣斤兩輕重不差其母本屠家女也故太子好之又令西園賣葵菜籃子雞麪之屬而收其利東宮舊制月請錢五十萬備於眾用太子恆探取二月以供嬖寵洗馬江統陳五事以諫之太子不納語在統傳中舍人杜錫以太子非賈后所生而后性凶暴深以為憂每盡忠規勸太子修德進善遠於讒謗太子怒使人以針著錫常所坐氈中而刺之太子性剛知賈謐恃后之貴不能假借之謐至東宮或捨之而於後庭遊戲詹事裴權諫曰賈謐甚有寵於中宮而有不順之色若一旦交構大事去矣宜深自謙屈以防其變廣延賢士用自輔翼太子不能從初賈后母郭槐欲以韓壽女為太子妃太子亦欲婚韓氏以自固而壽妻賈午及后皆不聽而為太子聘王衍小女惠風太子聞衍長女美而賈后為謐聘之心不能平頗以為言謐嘗與太子圍棊爭道成都王穎見而訶謐謐意愈不平因此譖太子於后曰太子廣買田業多畜私財以結小人者為賈后故也密聞其言云皇后萬歲後吾當魚肉之非但如是也若宮車晏駕彼居大位依楊氏故事誅臣等而廢后於金墉如反手耳不如早為之所更立慈順者以自防衛后納其言又宣揚太子之短布諸遠近于時朝野咸知賈后有害太子意中護軍趙俊請太子廢后太子不聽九年六月有桑生于宮西廂日長尺餘數日而枯十二月賈后將廢太子詐稱上不和呼太子入朝既至后不見置于別室遣婢陳舞賜以酒棗逼飲醉之使黃門侍郎潘岳作書草若禱神之文有如太子素意因醉而書之令小婢承福以紙筆及書草使太子書之文曰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當入了之中宮又宜速自了不了吾當手了之并謝妃共要剋期而兩發勿疑猶豫致後患茹毛飲血於三辰之下皇天許當掃除患害立道文為王蔣為內主願成當三牲祠北君大赦天下要疏如律令太子醉迷不覺遂依而寫之其字半不成既而補成之后以呈帝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使黃門令董猛以太子書及青紙詔曰遹書如此今賜死徧示諸公王莫有言者惟張華裴頠證明太子賈后使董猛矯以長廣公主辭白帝曰事宜速決而群臣各有不同若有不從宜以軍法從事議至日西不決后懼事變乃表免太子為庶人詔許之於是使尚書和郁持節解結為副及大將軍梁王肜鎮東將軍淮南王允前將軍東武公澹趙王倫太保何劭詣東宮廢太子為庶人是日太子游玄圃聞有使者至改服出崇賢門再拜受詔步出承華門乘麤犢車澹以兵仗送太子妃王氏三皇孫於金墉城考竟謝淑妃及太子保林蔣俊明年正月賈后又使黃門自首欲與太子為逆詔以黃門首辭班示公卿又

遣澹以千兵防送太子更幽于許昌宮之別坊令治書御史劉振持節守之先
是有童謠曰東宮馬子莫聾空前至臘月纏汝閡又曰南風起兮吹白沙遙望
魯國鬱嵯峨千歲髑髏生齒牙南風后名沙門太子小字也初太子之廢也妃
父王衍表請離婚太子至許遺妃書曰鄙雖頑愚心念爲善欲盡忠孝之節無
有惡逆之心雖非中宮所生奉事有如親母自爲太子以來勅見禁檢不得見
母自宜城君亡不見存恤恆在空室中坐去年十二月道文疾病困篤父子之
情實相憐愍于時表國家乞加徽號不見聽許疾病既篤爲之求請恩福無有
惡心自道文病中宮三遣左右來視云天教呼汝到二十八日暮有短函來題
言東宮發疏云言天教欲見汝即便作表求入二十九日早入見國家須臾遣
至中宮中宮左右陳舞見語中宮旦來吐不快使住空屋中坐須臾中宮遣陳
舞見語聞汝表陛下爲道文乞王不得王是成國耳中宮遙呼陳舞昨天教與
太子酒棗便持三升酒大盤棗來見與使飲酒噉棗盡鄙素不飲酒即便遣舞
啓說不堪三升之意中宮遙呼曰汝常陛下前持酒可喜何以不飲天與汝酒
當使道文差也便答中宮陛下會同一日見賜故不敢辭通日不飲三升酒也
且實未食恐不堪又未見殿下飲此或至顛倒陳舞復傳語曰不孝那天與汝
酒飲不肯飲中有惡物邪遂可飲二升餘有一升求持還東宮飲盡逼迫不得
已更飲一升飲已體中荒迷不復自覺須臾有一小婢持封箱來云詔使寫此
文書鄙便驚起視之有一白紙一青紙催促云陛下停待又小婢承福持筆研
墨黃紙來使寫急疾不容復視實不覺紙上語輕重父母至親實不相疑事理
如此實爲見誣想衆人見明也太子既廢非其罪衆情憤怨右衛督司馬雅宗
室之疏屬也與常從督許超並有寵於太子二人深傷之說趙王倫謀臣孫秀
曰國無適嗣社稷將危大臣之禍必起而公奉事中宮與賈后親密太子之廢
皆云豫知一旦事起禍必及矣何不先謀之秀言於趙王倫倫深納焉計既定
而秀說倫曰太子爲人剛猛若得志之日必肆其情性矣明公素事賈后街談
巷議皆以公爲賈氏之黨今雖欲建大功於太子太子雖將含忍宿忿必不能
加賞於公當謂公逼百姓之望翻覆以免罪耳若有瑕釁猶不免誅不若遷延

卻期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賈后爲太子報讎猶足以爲功乃可以得志倫然
之秀因使反間言殿中人欲廢賈后迎太子賈后聞之憂怖乃使太醫令程據
合巴豆杏仁丸三月矯詔使黃門孫慮齎至許昌以害太子初太子恐見酖恆
自煑食於前慮以告劉振振乃徙太子於小坊中絕不與食宮中猶於牆壁上
過食與太子慮乃逼太子以藥太子不肯服因如廁慮以藥杵椎殺之太子大
呼聲聞于外時年二十三將以庶人禮葬之賈后表曰遹不幸喪亡傷其迷悖
又早短折悲痛之懷不能自已妾私心冀其刻肌刻骨更思孝道規爲稽顙正
其名號此志不遂重以酸恨遹雖罪在莫大猶王者子孫便以匹庶送終情實
憐愍特乞天恩賜以王禮妾誠闇淺不識禮義不勝至情冒昧陳聞詔以廣陵
王禮葬之及賈庶人死乃誅劉振孫慮程據等冊復太子曰皇帝使使持節兼
司空衞尉伊策故皇太子之靈曰嗚呼維爾少資岐嶷之質荷先帝殊異之寵
大啓土宇奄有淮陵朕奉遵遺旨越建爾儲副以光顯我祖宗祗爾德行以從
保傅事親孝敬禮無違者而朕昧于凶構致爾于非命之禍俾申生孝己復見
於今賴宰相賢明人神憤怨用啓朕心討厥有罪咸伏其辜何補於荼毒冤魂
酷痛哉是用切怛悼恨震動於五內今追復皇太子喪禮反葬京畿祠以太牢
魂而有靈尚獲爾心帝爲太子服長子斬衰羣臣齊衰使尚書和郁率東宮官
屬具吉凶之制迎太子喪於許昌喪之發也大風雷電幃蓋飛裂又爲哀策曰
皇帝臨軒使洗馬劉務告于皇太子之殯曰咨爾遹幼稟英挺芬馨誕茂既茂
譽亂高明逸秀昔爾聖祖嘉爾淑美顯詔仍崇名振同軌是用建爾儲副永統
皇基如何凶戾潛構禍害如茲哀感和氣痛貫四時嗚呼哀哉爾之降廢實我
不明牝亂沉裁釁結禍成爾之逝矣雖百其形昔之申生含枉莫訟今爾之負
抱冤于東悠悠有識孰不哀慟靈關于主千秋悟己異世同規古今一理皇孫
啓建降祚爾子雖悴前終庶榮後始寵光既彰將寧爾神華髮靈輀戎車雷震
芒芒羽蓋翼翼緹紳同悲等痛孰不酸辛庶光來葉永世不泯謚曰愍懷六月
己卯葬于顯平陵帝感閻纘之言立思子臺故臣江統陸機並作誄頌焉太子
三子虨臧尚並與父同幽金墉虨字道文永康元年正月薨四月追封南陽王

臧字敬文永康元年四月封臨淮王己巳詔曰咎徵數發姦回作變遹既逼廢
非命而沒今立臧爲皇太孫還妃王氏以母之稱太孫太妃太子官屬即轉爲
太孫官屬趙王倫行太孫太傅五月倫與太孫俱之東宮太孫自西掖門出車
服侍從皆愍懷之舊也到銅駝街宮人哭侍從者皆哽咽路人抆淚焉桑復生
于西廂太孫廢乃枯永寧元年正月趙王倫篡位廢爲濮陽王與帝俱遷金墉
尋被害太安初追謚曰哀
尚字敬仁永康元年四月封爲襄陽王永寧元年八月立爲皇太孫太安元年
三月癸卯薨帝服齊衰朞謚曰沖太孫
史臣曰愍懷挺岐嶷之姿表夙成之質武皇鍾愛既深貽厥之謀天下歸心頗
有後來之望及于繼明宸極守器春坊四教不勤三朝或闕豹姿未變鳳德已
衰信惑姦邪疎斥正士好屠酤之賤役躭苑囿之佚游可謂靡不有初鮮克有
終者也既而中宮凶忍久懷危害之心外戚謟諛競進讒邪之說坎牲之謀已
搆犧犬之譖遂行一人乏探隱之聰百辟無爭臣之節遂使冤逾楚建酷甚戾
園雖復禮備哀榮情深悽慟亦何補於荼毒者哉
贊曰愍懷聰穎諒惟天挺皇祖鍾心庶僚引領震宮肇建儲德不恢掇蜂構隙
歸胙生災既罹凶忍徒望歸來

晉書卷五十三

晉書卷五十三考證

愍懷太子傳先是有童謠曰東宮馬子莫聾空前至臘月纏汝閡○本書五行
志聾空作龍嚀前作比臘月作來年與此小異
不若遷延却期○却監本作刼綱目分注作緩今從閣本

晉書卷五十三考證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二十四

陸機 弟雲 雲弟耽 孫拯 從父兄喜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祖遜吳丞相父抗吳大司馬機身長七尺其聲如鍾少有異才文章冠世伏膺儒術非禮不動抗卒領父兵為牙門將年二十而吳滅退居舊里閉門勤學積有十年以孫氏在吳而祖父世為將相有大勳於江表深慨孫皓舉而棄之乃論權所以得皓所以亡又欲述其祖父功業遂作辨亡論二篇其上篇曰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禍基京畿毒徧宇內皇綱弛頓王室遂卑於是羣雄蜂駭義兵四合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荆南權略紛紜忠勇伯世威稜則夷羿震蕩兵交則醜虜授馘遂掃清宗祊蒸禋皇祖于時雲興之將帶州猋起之師跨邑哮闞之羣風驅熊羆之族霧合雖兵以義動同盟勠力然皆苞藏禍心阻兵怙亂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忠規武節未有如此其著者也武烈既沒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招覽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衆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底定飭法脩師則威德翕赫賓禮名賢而張公為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為之傑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江東蓋多士矣將北伐諸華誅鉏干紀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坐於紫闥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戎車既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殞用集我大皇帝以奇蹤襲逸軌叡心因令圖從政咨於故實播憲稽乎遺風而加之以篤敬申之以節儉疇咨俊茂好謀善斷東帛旅於丘園旌命交於塗巷故豪彥尋聲而響臻志士晞光而景鶩異人輻輳猛士如林於是張公為師傅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疇入為腹心出為股肱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騭以名聲光國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惇以風義舉政奉使則趙咨沈珩以敏達延譽術數則吳範趙達以禨祥協德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駱統劉基彊諫以補過謀無遺計舉不失策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荆吳而與天下爭衡矣魏氏嘗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浮鄧塞之舟下漢陰之衆羽楫萬計龍躍順流銳師千旅武步原隰謨臣盈室武將連衡喟然有吞江滸之志壹宇宙之氣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迹遠遁漢王亦憑帝王之號帥巴漢之人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敗圖收湘西之地而我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絕命永安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銳蓬蘢之戰孑輪不反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挫鋒勢衂財匱而吳莞然坐乘其弊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躋天號鼎峙而立西界庸益之郊北裂淮漢之涘東苞百越之地南括羣蠻之表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王之樂告類上帝拱揖羣后武臣毅卒循江而守長棘勁鎩望猋而奮庶尹盡規於上黎元展業于下化協殊裔風衍退圻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域巨象逸駿擾於外閑明珠瑋寶耀於內府珍瑰重迹而至奇玩應響而赴輶軒騁於南荒衝輣息於朔野黎庶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大皇既沒幼主涖朝姦回肆虐景皇聿興虔修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故老猶存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謇諤盡規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丁奉鍾離斐以武毅稱孟宗丁固之徒為公卿樓玄賀邵之屬掌機事元首雖病股肱猶良爰逮末葉羣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患皇家有土崩之釁曆命應化而微王師躡運而發卒散於陣衆奔于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非有工輸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之隊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夫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貿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其下篇曰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荆揚而奄有交廣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人怨劉翁因險以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夫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叡達懿度弘遠矣其求賢如弗及卹人如稚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拔呂蒙於戎行識潘濬於係虜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

我偏執鞭鞠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衞以濟周瑜之師卑宮菲食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己納謨士之算故魯肅一面而自託士燮蒙險而效命高張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娛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法之煩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屏氣跼蹐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統之孤登壇慷慨歸魯子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是以忠臣競盡其謨志士咸得肆力洪規遠略固不厭夫區區者也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初都建鄴羣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弗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輿服蓋慊如也爰及中葉天人之分既定故百度之缺粗修雖醲化懿綱未齒乎上代抑其體國經邦之具亦足以爲政矣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兵練其器利其財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見有弘於玆者也借使守之以道御之有術敦率遺典勤人謹政修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也或曰吳蜀脣齒之國也夫蜀滅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川阨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啓行不過千夫軸艫千里前驅不過百艦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禦其變天子總羣議以諮之大司馬陸公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而機械則彼我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即荆楚而爭舟檝之用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禽耳逮步闡之亂憑寶城以延彊寇資重幣以誘羣蠻于時大邦之衆雲翔電發懸旍江介築壘遵渚衿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巴漢舟師泝江東下陸公偏師三萬北據東坑深溝高壘按甲養威反虜蹈迹待戮而不敢北窺生路彊寇敗績宵遁喪師太半分命銳師五千西禦水軍東西同捷獻俘萬計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自是烽燧罕驚封域寡虞陸公沒而潛謀兆吳釁深而六師駭夫太康之役衆未盛乎曩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而邦家顛覆宗廟爲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歟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或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爲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在人也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舍其參者也夫四州之萌非無衆也大江以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修也功不興而禍遘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謙己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沖以誘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庶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同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同患則其難不足卹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也

至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造太常張華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又嘗詣侍中王濟濟指羊酪謂機曰卿吳中何以敵此答云千里蓴羹未下鹽豉時人稱爲名對張華薦之諸公後太傅楊駿辟爲祭酒會駿誅累遷太子洗馬著作郎范陽盧志於衆中問機曰陸遜陸抗於君近遠機曰如君於盧毓盧珽志默然既起雲謂機曰殊邦遐遠容不相悉何至於此機曰我父祖名播四海寧不知邪議者以此定二陸之優劣吳王晏出鎮淮南以機爲郎中令遷尙書中兵郎轉殿中郎趙王倫輔政引爲相國參軍豫誅賈謐功賜爵關中侯倫將篡位以爲中書郎倫之誅也齊王冏以機職在中書九錫文及禪詔疑機與焉遂收機等九人付廷尉賴成都王穎吳王晏並救理之得減死徙邊遇赦而止初機有駿犬名曰黃耳甚愛之既而羈寓京師久無家問笑語犬曰我家絕無書信汝能齎書取消息不犬搖尾作聲機乃爲書以竹筩盛之而繫其頸犬尋路南走遂至其家得報還洛其後因以爲常時中國多難顧榮戴若思等咸勸機還吳機負其才望而志匡世難故不從冏既矜功自伐受爵不讓機惡之作豪士賦以刺焉其序曰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何則修心以爲量者存乎我因物以成務者係乎彼存乎我者隆殺止乎其域係乎彼者豐約惟所遭遇落葉俟微飈以隕而風之力蓋寡孟嘗遭雍門以泣而琴之感以末何哉欲隕之葉無所假烈風將墜之泣不足煩哀響也是故苟時啓於天理盡於人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筲可以定烈士之業故曰才不半古功已倍之蓋得之於時世也歷觀今古徼

一時之功而居伊周之位者有矣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夫以自我之量而挾非常之勳神器暉其顧眄萬物隨其俯仰心玩居常之安耳飽從諛之說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者哉且好榮惡辱有生之大期忌盈害上鬼神猶且不免人主操其常柄天下服其大節故曰天可讎乎而時有袨服荷戟立乎廟門之下援旗誓衆奮於阡陌之上況乎世主制命自下裁物者乎廣樹恩不足以敵怨勤興利不足以補害故曰代大匠斲者必傷手且夫政由寗氏忠臣所以慷慨祭則寡人人主所不久堪是以君奭怏怏不悅公旦之舉高平師師側目博陸之勢而成王不遣嫌吝於懷宣帝若負芒刺於背非其然者歟嗟乎光于四表德莫富焉王曰叔父親莫昵焉登帝天位功莫厚焉守節沒齒忠莫至焉而傾側顛沛僅而自全則伊生抱明允以嬰戮文子懷忠敬而齒劍固其所也因斯以言夫以篤聖穆親如彼之懿大德至忠如此之盛尚不能取信於人主之懷止謗於衆多之口過此以往惡覩其可安危之理斷可識矣又況乎饕大名以冒道家之忌運短才而易聖哲所難者哉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見百姓之謀己則申宮警守以崇不畜之威懼萬方之不服則嚴刑峻制以賈傷心之怨然後威窮乎震主而怨行乎上下衆心日陊危機將發而方偃仰瞪眄謂足以夸世笑古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知曩勳之可矜闇成敗之有會是以事窮運盡必於顛仆風起塵合而禍至常酷也聖人忌功名之過己惡寵祿之踰量蓋爲此也夫惡欲之大端賢愚所共有而遊子殉高位於生前志士思垂名於身後受生之分惟此而已夫蓋世之業名莫盛焉率意無違欲莫順焉借使伊人頗覽天道知盡不可益盈難久持超然自引高揖而退則巍巍之盛仰邈前賢洋洋之風俯覲來籍而大欲不止於身至樂無愆乎舊節彌效而德彌廣身逾逸而名逾劭此之不爲而彼之必昧然後河海之迹堙爲窮流一匱之釁積成山嶽名編凶頑之條身厭荼毒之痛豈不謬哉故聊爲賦焉庶使百世少有悟云罔不之悟而竟以敗橫又以聖王經國義在封建因採其遺指著五等論曰夫體國經野先王所慎創制垂基思隆後業然而經略不同長世異術

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於秦漢得失成敗備在典謨是以其詳可得而言夫王者知帝業至重天下至廣廣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力制廣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並建伍長所以弘其制也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裁其親疏之宜使萬國相維以成盤石之固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又有以見綏世之長御識人情之大方知其爲人不如厚己利物不如圖身安上在於悅下爲己存乎利人故易曰悅以使人人忘其勞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利也是以分天下以厚樂則己得與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而己得與之共害利博而恩篤樂遠則憂深故諸侯享食土之實萬國受傳世之祚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政九服之內知有定主上之子愛於是乎生下之禮信於是乎結世平足以敦風道衰足以禦暴故彊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雄俊之人無所寄霸王之志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化主尊賴羣后之圖身譬猶衆目營方則天網自昶四體辭難而心膂獲乂蓋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垂業也夫盛衰隆弊理所固有教之廢興繫乎其人原法期於必諒明道有時而闇故世及之制弊於彊禦厚下之典漏於末折侵弱之釁遘自三季陵夷之禍終乎七雄昔成湯親照夏后之鑒公旦目涉商人之戒文質相濟損益有物然五等之禮不革於時封畛之制有隆爾者豈玩二王之禍而闇經世之算乎固知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弊而侵弱之辱愈於殄祀土崩之困痛於陵夷也是以經始獲其多福慮終取其少禍非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興化之具故國憂賴其釋位主弱憑於翼戴及承微積弊王室遂卑猶保名位祚垂後嗣皇統幽而不輟神器否而必存者豈非事勢使之然歟降及亡秦棄道任術懲周之失自矜其得尋斧始於所庇制國昧於弱下國慶獨饗其利主憂莫與共害雖速亡趨亂不必一道顛沛之釁實由孤立是蓋思五等之小怨忘萬國之大德知陵夷之可患闇土崩之爲痛也周之不競有自來矣國乏令主十有餘世然片言勤王諸侯必應一朝振矜遠國先叛故彊晉收其請隧之圖暴楚頓其觀鼎之志豈劉項之能窺關勝廣之敢號澤哉借使秦人因循其制雖則無道有與共亡覆滅之禍豈在曩日漢矯秦枉大啓王侯境

士踰溢不遵舊典故賈生憂其危晁錯痛其亂是以諸侯阻其國家之富憑其士庶之力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衝其漏網皇祖夷於黔徒西京病於東帝是蓋過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累也然呂氏之難朝士外顧宋昌策漢必稱諸侯逮至中葉忌其失節割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襲亡秦之軌矣是以五侯作威不忌萬國新都襲漢易於拾遺也光武中興纂隆皇統而猶遵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疾僅及數世姦宄充斥卒有彊臣專朝則天下風靡一夫從衡而城池自夷豈不危哉在周之衰難興王室放命者七臣干位者三子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鉦鼙震於閨宇鋒鏑流於絳闕然禍止畿甸害不覃及天下晏然以安待危是以宣王興於共和襄惠振於晉鄭豈若二漢階闥暫擾而四海已沸孽臣朝入九服夕亂哉遠惟王莽篡逆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兆悼心愚智同痛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乏曩時之臣士無匡合之志歟蓋遠績屈於時異雄心挫於卑勢耳故烈士扼腕終委寇讎之手中人變節以助虐國之桀雖復時有鳩合同志以謀王室然上非奧主下皆市人師旅無先定之班君臣無相保之志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劫殺之禍衆望未改而已見大漢之滅矣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昏主暴君有時比迹故五等所以多亂今之牧守皆官方庸能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為政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長率連屬咸述其職而淫昏之君無所容過何則其不治哉故先代有以興矣苟或衰陵百度自悖鬻官之吏以貨準才則貪殘之萌皆羣后也安在其不亂哉故後王有以之廢矣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為己思政郡縣之長為吏圖物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修己安人良士所希及夫進取之情銳而安人之譽遲是故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憚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慕也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為己土衆皆我民民安己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為上無苟且之心羣下知膠固之義使其並賢居政則功有厚薄兩愚處亂則過有深淺然則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秦漢之典殆可以一言蔽也時成都王穎推功不居勞謙下士機既感全濟之恩又見朝廷屢有變難謂穎必能康隆晉室遂委身焉穎以機參大將軍軍事表為平原內史太安初穎與河間王顒起兵討長沙王乂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督北中郎將王粹冠軍牽秀等諸軍二十餘萬人機以三世為將道家所忌又羇旅入宦頓居羣士之右而王粹牽秀等皆有怨心固辭都督穎不許機鄉人孫惠亦勸機讓都督於粹機曰將謂吾為首鼠避賊適所以速禍也遂行穎謂機曰若功成事定當爵為郡公位以台司將軍勉之矣機曰昔齊桓任夷吾以建九合之功燕惠疑樂毅以失垂成之業今日之事在公不在機也穎左長史盧志心害機寵言於穎曰陸機自比管樂擬君闇主自古命將遣師未有臣陵其君而可以濟事者也穎默然機始臨戎而牙旗折意甚惡之列軍自朝歌至于河橋鼓聲聞數百里漢魏以來出師之盛未嘗有也長沙王乂奉天子與機戰於鹿苑機軍大敗赴七里澗而死者如積焉水為之不流將軍賈稜皆死之初宦人孟玖弟超並為穎所嬖寵超領萬人為小都督未戰縱兵大掠機錄其主者超將鐵騎百餘人直入機麾下奪之顧謂機曰貉奴能作督不機司馬孫拯勸機殺之機不能用超宣言於衆曰陸機將反又還書與玖言機持兩端軍不速決及戰超不受機節度輕兵獨進而沒玖疑機殺之遂譖機於穎言其有異志將軍王闡郝昌公師藩等皆玖所用與牽秀等共證之穎大怒使秀密收機其夕機夢黑幰繞車手決不開天明而秀兵至機釋戎服著白帢與秀相見神色自若謂秀曰自吳朝傾覆吾兄弟宗族蒙國重恩入侍帷幄出剖符竹成都命吾以重任辭不獲已今日受誅豈非命也因與穎牋詞甚悽惻既而歎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遂遇害於軍中時年四十三二子蔚夏亦同被害機既死非其罪士卒痛之莫不流涕是日昏霧晝合大風折木平地尺雪議者以為陸氏之冤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張華嘗謂之曰人之為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弟雲嘗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燒其筆硯後葛洪著書稱機文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焉五河之吐流泉源如一焉其弘麗妍贍英銳漂逸亦一代之絕乎其為人所推服如此然好游權門與賈謐親善以進趣獲譏所著文章凡二百餘篇並行於世

孫拯者字顯世吳郡富春人也能屬文仕吳爲黃門郎孫晧世侍臣多得罪惟拯與顧榮以智全吳平後爲涿令有稱績機既爲孟玖等所誣收拯考掠兩踝骨見終不變辭門生費慈宰意二人詣獄明拯拯譬遣之曰吾義不可誣枉知故卿何宜復爾二人曰僕亦安得負君拯遂死獄中而慈意亦死

雲字士龍六歲能屬文性清正有才理少與兄機齊名雖文章不及機而持論過之號曰二陸幼時吳尚書廣陵閔鴻見而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當是鳳雛後舉雲賢良時年十六吳平入洛機初詣張華華問雲何在機曰雲有笑疾未敢自見俄而雲至華爲人多姿制又好帛繩纏鬚雲見而大笑不能自已先是嘗著縗絰上船於水中顧見其影因大笑落水人救獲免雲與荀隱素未相識嘗會華坐華曰今日相遇可勿爲常談雲因抗手曰雲間陸士龍隱曰日下荀鳴鶴鳴鶴隱字也雲又曰既開青雲覩白雉何不張爾弓挾爾矢隱曰本謂是雲龍騤騤乃是山鹿野麋獸微弩強是以發遲華撫手大笑刺史周浚召爲從事謂人曰陸士龍當今之顏子也俄以公府掾爲太子舍人出補浚儀令縣居都會之要名爲難理雲到官肅然下不能欺市無二價人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其去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來既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欲與語憚近縣故遠相要候於是一縣稱其神明郡守害其能屢譴責之雲乃去官百姓追思之圖畫形象配食縣社尋拜吳王晏郎中令晏於西園大營第室雲上書曰臣竊見世祖武皇帝臨朝拱默訓世以儉即位二十有六載宮室臺榭無所新營屢發明詔厚戒豐奢國家纂承務在遵奉而世俗陵遲家競盈溢漸漬波蕩遂已成風雖嚴詔屢宣而侈俗滋廣每觀詔書衆庶歎息清河王昔起墓宅時手詔追述先帝節儉之教懇切之旨形于四海清河王毀壞成宅以奉詔命海內聽望咸用欣然臣愚以先帝遺教日以陵替今與國家協崇大化追闡前蹤者實在殿下先敎素朴而後可以訓正四方凡在崇麗一宜節之以制然後上厭帝心下允時望臣以凡才特蒙拔擢亦思竭忠效節以報所受之施是以不慮犯迕敢陳所懷如愚臣言有可采乞垂三省時晏信任部將使覆察諸官錢帛雲又陳曰伏見令書以部曲將李咸馮南司馬吳定給使徐泰等覆校諸官市買錢帛簿臣愚以聖德龍興光有大國選衆官材庶工肄業中尉該大農誕皆清廉淑慎恪居所司其下衆官悉州閭一介疎闊之咎雖可日聞至於處義用情庶無大戾今咸南軍旅小人定泰士卒廝賤非有清慎素著忠公足稱大臣所關猶謂未詳咸等督察然後得信既非開國勿用之義又傷殿下推誠曠蕩之量雖使咸等能盡節益國而功利百倍至於光輔國美猶未若開懷信士之無失況所益不過姑息之利而使小人用事大道陵替此臣所以慷慨也臣備位大臣職在獻可苟有管見敢不盡規愚以爲宜發明令罷此等覆察衆事一付治書則大信臨下人思盡節矣雲愛才好士多所貢達移書太常府薦同郡張贍曰蓋聞在昔聖王承天御世殷薦明德思和人神莫不崇典謨以教思興禮學以陶遠是以帝堯昭煥而道協人天西伯質文而周隆二代大晉建皇崇配天地區夏既混禮樂將廣君侯應歷運之會贊天人之期博延俊茂熙隆載典伏見衛將軍舍人同郡張贍茂德清粹器思深通初慕聖門棲心重仞啓塗及階遂升樞奧抽靈匱於祕宮披金縢於玄夏思樂百氏博採其珍辭邁翰林言敷其藻探微集逸思心洞神論道屬書篇章光觀含奇宰府婆娑公門棲靜隱寶淪虛藏器褧裳襲錦緇衣被玉曾泉改路懸車將邁考槃下位歲聿屢遷播紳之士具懷慨恨方今太清闢宇四門啓籥玄綱括地天網廣羅慶雲興以招龍和風起而儀鳳誠巖穴耀穎之秋河津託乘之日也而贍沉淪下位羣望悼心若得端委大學錯綜先典垂纓玉階論道紫宮誠帝室之瑰寶清廟之偉器廣樂九奏必登昊天之庭韶夏六變必饗上帝之祀矣入爲尚書郎侍御史太子中舍人中書侍郎成都王穎表爲清河內史穎將討齊王冏以雲爲前鋒都督會冏誅轉大將軍右司馬穎晚節政衰雲屢以正言忤旨孟玖欲用其父爲邯鄲令左長史盧志等並阿意從之而雲固執不許曰此縣皆公府掾資豈有黃門父居之邪玖深忿怨張昌爲亂穎上雲爲使持節大都督前鋒將軍以討昌會伐長沙王乃止機之敗也幷收雲穎官屬江統蔡克棗嵩等上疏曰統等聞人主聖明臣下盡規苟有所懷不敢不獻昨聞教以陸機後失

軍期師徒敗績以法加刑莫不謂當誠足以肅齊三軍威示遠近所謂一人受
戮天下知誡者也且聞重教以機圖為反逆應加族誅未知本末者莫不疑惑
夫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惟刑之恤古人所慎今明公興舉
義兵以除國難四海同心雲合響應罪人之命縣於漏刻泰平之期不旦則夕
矣機兄弟並蒙拔擢俱受重任不當背罔極之恩而向垂亡之寇去泰山之安
而赴累卵之危也直以機計慮淺近不能董攝羣帥致果殺敵進退之間事有
疑似故令聖鑒未察其實耳刑誅事大言機有反逆之徵宜令王粹牽秀檢校
其事令事驗顯然暴之萬姓然後加雲等之誅未足為晚今此舉措實為太重
得則足令天下情服失則必使四方心離不可不令審諦不可不令詳慎統等
區區非為陸雲請一身之命實慮此舉有得失之機敢竭愚戇以備誹謗穎不
納統等重請穎遲迴者三日盧志又曰昔趙王殺中護軍趙浚赦其子驤驤詣
明公而擊趙即前事也蔡克入至穎前叩頭流血曰雲為孟玖所怨遠近莫不
聞今果見殺罪無彰驗將令羣心疑惑竊為明公惜之僚屬隨克入者數十人
流涕固請穎惻然有宥雲色孟玖扶穎入催令殺雲時年四十二有二女無男
門生故吏迎喪葬清河修墓立碑四時祠祭所著文章三百四十九篇又撰新
書十篇並行於世初雲嘗行逗宿故人家夜暗迷路莫知所從忽望草中有火
光於是趣之至一家便寄宿見一年少美風姿共談老子辭致深遠向曉辭去
行十許里至故人家云此數十里中無人居雲意始悟却尋昨宿處乃王弼冢
雲本無玄學自此談老殊進雲弟耽為平東祭酒亦有清譽與雲同遇害大將
軍參軍孫惠與淮南內史朱誕書曰不意三陸相攜闇朝一旦湮滅道業淪喪
痛酷之深荼毒難言國喪儁望悲豈一人其為州里所痛悼如此後東海王越
討穎移檄天下亦以機雲兄弟枉害罪狀穎云

喜字恭仲父瑁吳吏部尚書喜仕吳累遷吏部尚書少有聲名好學有才思嘗
為自敘其略曰劉向省新語而作新序桓譚詠新序而作新論余不自量感子
雲之法言而作言道覩賈子之美才而作訪論觀子政洪範而作古今歷覽蔣
子通萬機而作審機讀幽通思玄四愁而作娛賓九思真所謂忍愧者也其書
近百篇吳平又作西州清論傳於世借稱諸葛孔明以行其書也有較論格品
篇曰或問予薛瑩最是國士之第一者乎答曰以理推之在乎四五之間問者
愕然請問答曰夫孫皓無道肆其暴虐若龍蛇其身沈默其體潛而勿用趣不
可測此第一人也避尊居卑祿代耕養玄靜守約沖退澹然此第二人也侃然
體國思治心不辭貴以方見憚執政不懼此第三人也斟酌時宜在亂猶顯意
不忘忠時獻微益此第四人也溫恭修慎不為諂首無所云補從容保寵此第
五人也過此已往不足復數故第二已上多淪沒而遠悔吝第三已下有聲位
而近咎累是以深識君子晦其明而履柔順也問者曰始聞高論終年啓寤矣
太康中下詔曰僞尚書陸喜等十五人南士歸稱並以貞潔不容皓朝或忠而
獲罪或退身修志放在草野主者可皆隨本位就下拜除勑所在以禮發遣須
到隨才授用乃以喜為散騎常侍尋卒子育為尚書郎弋陽太守

制曰古人云雖楚有才晉實用之觀夫陸機陸雲實荊衡之杞梓挺珪璋於秀
實馳英華於早年風鑒澄爽神情俊邁文藻宏麗獨步當時言論慷慨冠乎終
古高詞迥映如朗月之懸光疊意迴舒若重巖之積秀千條析理則電坼霜開
一緒連文則珠流璧合其詞深而雅其義博而顯故足遠超枚馬高躡王劉百
代文宗一人而已然其祖考重光羽楫吳運文武奕葉將相連華而機以廊廟
蘊才瑚璉標器宜其承俊乂之慶奉佐時之業申能展用保譽流功屬吳祚傾
基金陵畢氣君移國滅家喪臣遷矯翮南辭翻棲火樹飛鱗北逝卒委湯池遂
使穴碎雙龍巢傾兩鳳激浪之心未騁遽骨修鱗陵雲之意將騰先灰勁翮望
其翔躍焉可得哉夫賢之立身以功名為本士之居世以富貴為先然則榮利
人之所貪禍辱人之所惡故安居保名則君子處焉冒危履貴則哲士去焉是
知蘭植中塗必無經時之翠桂生幽壑終保彌年之丹非蘭怨而桂親豈塗害
而壑利而生滅有殊者隱顯之勢異也故曰衒美非所罕有常安韜奇擇居故
能全性觀機雲之行己也智不逮言矣觀其文章之誡何知易而行難自以智
足安時才堪佐命庶保名位無忝前基不知世屬未通運鍾方否進不能闢昏
匡亂退不能屏跡全身而奮力危邦竭心庸主忠抱實而不諒謗緣虛而見疑

生在己而難長死因人而易足上蔡之犬不誠於前華亭之鶴方悔於後卒令覆宗絕祀良可悲夫然則三世爲將釁鍾來葉誅降不祥殃及後昆是知西陵結其凶端河橋收其禍末其天意也豈人事乎

晉書卷五十四

晉書卷五十四考證

陸機傳丁奉鍾離斐以武毅稱○鍾離斐文選作離斐注離斐與丁奉解壽春之圍者

晉書卷五十四考證

晉書卷五十五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二十五

夏侯湛 弟淳 淳子承

夏侯湛字孝若，譙國譙人也。祖威，魏兗州刺史。父莊，淮南太守。湛幼有盛才，文章宏富，善構新詞，而美容觀，與潘岳友善，每行止同輿接茵，京都謂之連璧。少爲太尉掾。泰始中，舉賢良，對策中第，拜郎中，累年不調，乃作抵疑以自廣。其辭曰：當路子有疑夏侯湛者而謂之曰：吾聞有其才而不遇者，時也；有其時而不遇者，命也。吾子童幼而岐嶷，弱冠而著德，少而流聲，長而垂名。拔萃始立，而登宰相之朝，揮翼初儀，而受卿尹之舉，盪典籍之華，談先王之語，入閶闔，躡丹墀，染彤管，吐洪煇，干當世之務，觸人主之威，有效矣。而官不過散郎，舉不過賢良。鳳栖五期，龍蟠六年，英耀秃落，羽儀摧殘，而獨雍容藝文，蕩駘儒林，志不輟著述之業，口不釋雅頌之音，徒費精而耗力，勞神而苦心，此術亦以薄矣，而終莫之辯，宜吾子之陸沉也。且以言乎才，則吾子優矣；以言乎時，則子之所與二三公者，義則骨肉之固，交則明道之觀也。富於德，貴於官，其所發明，雖叩牛操築之客，傭賃抱關之隸，負俗懷譏之士，猶將登爲大夫，顯爲卿尹，於何有寶吐唾之音，愛錙銖之力，向若垂一鱗，迴一翼，令吾子攀其飛騰之勢，挂其羽翼之末，猶奮迅於雲霄之際，騰驤於四極之外。今乃金口玉音，漠然沉默，使吾子棲遲窮巷，守此困極，心有窮志，貌有饑色，吝江河之流，不以濯舟船之畔，惜東壁之光，不以寓貧婦之目，抑非二三公之蔽賢也，實吾子之拙惑也。夏侯子曰：噫，湛也幸，有過人，必知之矣。吾子所以褒飾之太矣，斟酌之喻，非小醜之所堪也。然過承古人之誨，抑因子大夫之忝在弊室也，敢布其腹心，豈能隱几以覽其概乎？客曰：敢祇以聽。夏侯子曰：吾聞先大夫孔聖之言，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四德具而名位不至者，非吾任也。是以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僕也承門戶之業，受過庭之訓，是以得接冠帶之末，充乎士大夫之列，頗窺六經之文，覽百家之學，覊年而入公朝，蒙蔽而當顯舉，進不能拔羣出萃，却不能抗排當世，志則乍顯乍昧，文則乍幽乍蔚，知之者則謂之欲遺遙以養生，不知之者則謂之欲逴逴以求達，此皆未是僕之所匱也。僕又聞世有道則士無所執其節，黜陟明則下不在量其力，是以當舉而不辭，入朝而酬問。僕，東野之鄙人，頑直之陋生也，不識當世之便，不達朝廷之情，不能倚靡容悅，出入崎傾，逐巧點妍，嘔喁辯佞，隨羣班之次，伏簡墨之後，當此之時，若失水之魚，喪家之狗，行不勝衣，言不出口，安能干當世之務，觸人主之威，適足以露狂簡而增塵垢，縱使心有至言，言有偏直，此委巷之誠，非朝廷之欲也。今天子以茂德臨天下，以八方六合爲四境，海內無虞，萬國玄靜，九夷之從王化，猶洪聲之收清響，黎苗之樂函夏，若遊形之招惠[illegible]，[illegible]出之徒，一介之士，苟諷急就，習甲子者，皆奮筆揚文，議制論道，出草苗，[illegible]御青瑣，入金墉者，無日不有，充三臺之寺，盈中書之閣，有司不能竟其[illegible]，當年不能編其籍，此執政之所厭聞也。若乃羣公百辟，卿士常伯，被朱佩紫，耀金帶白，坐而論道者，又充路盈寢，黃幄玉階之內，飽其尺牘矣。若僕之言，皆糞土之說，消磨灰爛，垢辱招穢，適可充衛士之爨，盈掃除之器，譬投盈寸之膠，而欲使江海易色，燒一羽之毛，而欲令大爐增勢，若燎原之煙，彌天之雲，爐之不益其熱，喻之不減其氣。今子見僕入朝覲對，便欲坐望高位，吐言數百，[illegible]增一世，何吾子之失評也。僕固脂車以須，放秣馬以待，[illegible]志乎渦瀨，從容乎農夫，優游乎卒歲矣。古者天子晝土以封羣后，羣后受國以臨其邦，懸大賞以樂其成，列九伐以討其違，興衰相形，安危相傾，故在位者以求賢爲務，受任者以進才爲急。今也則九州爲一家，萬國爲百郡，政有常道，法有恆訓，因循而禮樂自定，揖讓而天下大順。夫道學之貴游，閭邑之搢紳，皆高門之子，世臣之胤，弘風長譽，推成而進，悠悠者皆天下之彥也。諷詁訓，傳詩書，講儒墨，說玄虛，僕皆不如也。二三公之簡僕於凡庸之肆，顯僕於細猥之中，則爲功也重矣，時而清談，則爲親也周矣。且古之君子，不知士則不明，不安是以居逸而思危，對食而肴乾。今也則否，居位者以善身爲靜，以寡交爲慎，以弱斷爲重，以怯言爲信，不知士者無公誹，不得士者不私愧。彼在位者，皆稷契咎益、伊呂周召之倫，叔豹仲熊之儔，稽古則

蹈黃唐經緯則越虞夏蔑昆吾之功嗤桓文之勳抵掀管仲蹉跎晏嬰遠升鼎湖近超太平方將保重嗇神獨善其身玄白沖虛仡爾養真雖力挾太山將不舉一羽揚波萬里將不濯一鱗咳唾成珠玉揮袂出風雲豈肯瞰勝鄙事取才進人此又吾子之失言也子獨不聞夫神人乎噏風飲露不食五穀登太清遊山嶽靡芝草弄白玉不因而獨備無假而自足不與人路同嗜欲不與世務齊榮辱故能入無窮之門享不死之年以此言之何待進賓客曰聖人有言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今子值有道之世當太平之會不操袂奮氣發謀出奇使嗚鶴受和好爵見縻抑乃沉身郎署約志勤卑不亦羸哉且伊尹之干成湯甯戚之迕桓公或投己鼎俎或膺身飯牛明廢與之機歌白水之流德入殷王義感齊侯故伊尹起庖廚而登阿衡甯戚出車下而階大夫外無微介內無請謁矯身擢手徑躡名位吾子亦何不慕賢以自厲希古以慷慨乎夏侯子曰嗚呼是何言歟富與貴是人之所欲非僕之所惡也夫干將之劍陸斷狗馬水截蛟龍而鉛刀不能入泥騏驥驊騮之乘一日而致千里而駑蹇不能邁畝百鍊之鑑別鬚眉之數而壁土不見泰山鴻鵠一舉橫四海之區出青雲之外而尺鷃不陵桑榆此利鈍之覺優劣之決也夫欲進其身者不過千萬乘而僕以上朝堂答世問不過顯所知僕以竭心思盡才學意無雅正可準論無片言可採是以頓於鄙劣而莫之能起也以此言之僕何為其不自衒哉子不嫌僕德之不劭而疑其位之不到是猶反鏡而索照登木而下釣僕未以此為不肖也若乃伊尹負鼎以干湯呂尚隱遊以徼文傅說操築以藉主甯戚擊角以要君此非僕所能也莊周駘蕩以放言君平賣卜以自賢接輿陽狂以蔽身梅福棄家以求仙此又非僕之所安也若乃季札抗節於延陵揚雄覃思於太玄伯玉和柔於人懷柳惠三黜於士官僕雖不敏竊願彷彿其清塵後遷補太子舍人轉尚書郎出為野王令以卹隱為急而緩於公調政清務閑優游多暇乃作昆弟誥其辭曰惟正月才生魄湛若曰咨爾昆弟淳琬瑁謨總瞻古人有言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死喪之戚兄弟孔懷又曰周之有至德也莫如兄弟於戲古之載于訓籍傳于時書者厥乃不思不可不行爾其專乃心一乃聽砥礪乃性以聽我之格言淳等拜手稽首湛若曰嗚呼惟我皇乃祖滕公肇釐厥德厥功以左右漢祖弘濟于嗣君用垂祚于後世世增數前軌濟其好行美德明允相繼冠冕胥及以逮于皇曾祖愍侯寅亮魏祖用康乂厥世遂啓土宇以大綜厥勳于家我皇祖穆侯崇厥基以允釐顯志用恢闡我令業維我后府君侯祗服哲命欽明文思以熙柔我家道丕隆我先緒欽若稽古訓用敷訓典籍乃綜其微言嗚呼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圖緯六藝及百家衆流罔不探賾索隱鉤深致遠洪範九疇彝倫攸敘乃命世立言越用繼尼父之大業斯文在茲且九齡而我王母薛妃登遐我后孝思罔極惟以奉于穆侯之繼室蔡姬以致其子道蔡姬登遐臨于穆侯之命厥禮乃不得成用不祔于祖姑惟乃用騁其永慕厥乃以疾辭位用遜于厥家布衣席稾以終于三載厥乃古訓無文我后丕孝其心用假于厥制以穆于世父使君侯惟伯后聰明叡智奕世載德用慈友于我后我惟烝烝是虔罔不克承厥誨用增茂我敦篤以播休美于一世厥乃可不遵惟我用夙夜匪懈日鑽其道而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我用欲罷不敢豈唯予躬是懼實令跡是奉厥乃畫分而食夜分而寢豈唯令跡是畏實爾猶是儀嗚呼予其敬哉俞予聞之周之有至德有婦人焉我母氏羊姬宣慈愷悌明粹篤誠以撫訓羣子厥乃我齔齒則受厥教于書學未逴惟寧教詩書禮樂孳孳弗倦我有識惟與汝服厥誨惟仁義惟孝友是尚憂深思遠祗以防于微翳義形於色厚愛平恕以濟其寬裕用緝和我七子訓諧我五妹惟我兄弟姊妹束脩慎行用不辱于冠帶實母氏是憑予其為政蕞爾惟母氏仁之不行是戚予其望色思寬獄之不情教之不泰是訓予其納戒思詳嗚呼惟母氏信著于不言行感于神明若夫恭事于蔡姬敦穆于九族乃高于古之人古之人厥乃千里承師矧我惟父惟母世德之餘烈服膺之弗可及景仰之弗可階汝其念哉俾羣弟天祚于我家俾爾咸休明是履淳英哉文明柔順琬乃沉毅篤固惟瑁厥清粹平理謨茂哉儁哲寅亮總其弘肅簡雅瞻乃純鑠惠和惟我蒙蔽極否于義訓嗟爾六弟汝其滋義洗心以補予之尤予乃亦不敢忘汝之闕嗚呼小子瞻汝其見予之長於仁未見予之長於義也瞻曰俞以如何湛若曰我之肇于總角以

逮于弱冠暨于今之二毛受學于先載納誨于嚴父慈母予其敬忌于厥身而匡予之纖介翼予之小疵使予有過未曾不知予知之遒改惟沖子是賴予覩于心愛于中敬于貌厥乃口無擇言柔惠且直廉而不劌肅而不厲厥其成予哉用集我父母之訓庶明厲翼邇可遠在玆瞻拜手稽首曰俞湛曰都在修身在愛人瞻曰吁惟聖其難之湛曰都厥不行惟難厥行惟易淳曰俞明而昧崇而卑沖而恆顯而實同而疑厲而柔和而矜湛曰俞乃言厥有道淳曰俞祗服訓湛曰來琬汝亦昌言琬曰俞身不及於人不敢墮於勤厥故惟新湛曰俞瑤亦昌言瑤曰俞滋敬于己不滋敬于己惟敬乃恃無忘有恥湛曰俞謨亦昌言謨曰俞無忘於不可不虞形貌以心訪心於虞湛曰俞總亦昌言總曰俞若憂厥憂以休湛曰俞瞻亦昌言瞻曰俞復外惟內取諸內不忘諸外湛曰俞休哉淳等拜手稽首湛亦拜手稽首乃歌曰明德復哉家道休哉世祚悠哉百祿周哉又作歌曰訊德恭哉訓翼從哉內外康哉皆拜曰欽哉居邑累年朝野多歎其屈除中書侍郎出補南陽相還太子僕未就命而武帝崩惠帝即位以為散騎常侍元康初卒年四十九著論三十餘篇別為一家之言初湛作周詩成以示潘岳岳曰此文非徒溫雅乃別見孝悌之性岳因此遂作家風詩湛族為盛門性頗豪侈侯服玉食窮滋極珍及將沒遺命小棺薄斂不修封樹論者謂湛雖生不砥礪名節死則儉約令終是深達存亡之理

淳字孝沖亦有文藻與湛俱知名官至弋陽太守遭中原傾覆子姪多沒胡寇唯息承渡江

承字文子參安東軍事稍遷南平太守太與末王敦舉兵內向承與梁州刺史甘卓巴東監軍柳純宜都太守譚該等並露檄遠近列敦罪狀會甘卓懷疑不進王師敗績敦悉誅滅異己者收承欲殺之承外兄王廙苦請得免尋為散騎常侍

潘岳 從子尼

潘岳字安仁滎陽中牟人也祖瑾安平太守父芘琅邪內史岳少以才穎見稱鄉邑號為奇童謂終賈之儔也早辟司空太尉府舉秀才泰始中武帝躬耕籍田岳作賦以美其事曰伊晉之四年正月丁未皇帝親率群后藉于千畝之甸禮也於是乃使甸師清畿野廬埽路封人壝宮掌舍設柧青壇蔚其嶽立兮翠幕黕以雲布結崇基之靈阯兮啟四塗之廣阼沃野墳腴膏壤平砥清洛濁渠引流激水遐阡繩直邇陌如矢葱犗服于縹軛兮紺轅綴於黛耜儼儲駕於廛左兮俟萬乘之躬履百寮先置位以職分自上下下具惟命臣襲春服之萋萋兮接游車之轔轔微風生於輕幰兮纖埃起乎朱輪森奉璋以階列兮望皇軒而肅震若湛露之晞朝陽兮衆星之拱北辰也於是前驅魚麗屬車鱗萃閶闔洞啟參塗方駟常伯陪乘太僕執轡后妃獻穜稑之種司農撰播殖之器挈壺掌升降之節宮正設門閭之蹕天子乃御玉輦蔭華蓋衝牙錚鎗綃紈綷縩金根照耀以炯晃兮龍驥騰驤而沛艾表朱玄於離坎兮飛青縞於震兌中黃曄以發輝兮方綵紛其繁會五路鳴鑾九旗揚旆瓊鈒入蘂雲罕晻藹簫管嘲哳以啾嘈兮鼓鞞硡磤以砰磕筍簴嶷以軒翥兮洪鐘越乎區外震震填填塵霧連天以幸乎藉田蟬冕熲以灼灼兮碧色肅其芊芊似夜光之剖荊璞兮若茂松之倚山巔也於是我皇乃降靈壇撫御耦游場染屨洪縻在手三推而舍庶人終畝貴賤以班或五或九于斯時也居靡都鄙人無華裔長幼雜遝以交集士女頒斌而咸戾被褐振裾垂髫總髮躡踵側肩掎裳連襼黃塵為之四合陽光為之潛翳動容發音而觀者莫不抃舞乎康衢謳吟乎聖世情欣樂乎昬作兮慮盡力乎樹藝靡誰督而常勤兮莫之課而自厲躬先勞而悅使兮豈嚴刑而猛制哉有邑老田父或進而稱曰蓋損益隨時理有常然高以下為基人以食為天正其末者端其本善其後者慎其先夫九土之宜弗任四業之務不壹野有菜蔬之色朝乏代耕之秩無儲畜以虞災徒望歲以自必三代之衰皆此物也今聖上昧旦丕顯夕惕若慄圖匱於豐防儉於逸欽哉欽哉惟穀之恤展三時之弘務致倉廩於盈溢固堯舜之用心而存救之要術也若乃廟祧有事祝宗諏日簠簋普淖則此之自實縮鬯蕭茅又於是乎出黍稷馨香旨酒嘉粟宜其時和年登而神降之吉也古人有言曰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夫孝者天之性人之所由靈也昔者明王以孝治天下其或繼之者鮮哉希矣逮我皇

晉實光斯道儀刑孚于萬國愛敬盡於祖考故躬稼以供粢盛所以致孝也勸
穡以足百姓所以固本也能本而孝盛德大業至矣哉此一役也二美顯焉不
亦遠乎不亦重乎敢作頌曰思樂甸畿薄採其芳大君戾止言耤其農其農三
推萬國以祇耨我公田遂及我私我簠斯盛我簋斯齊我倉如陵我庾如坻念
茲在茲永言孝思人力普存祝史正辭神祇攸歆逸豫無期一人有慶兆民賴
之岳才名冠世爲衆所疾遂栖遲十年出爲河陽令負其才而鬱鬱不得志時
尚書僕射山濤領吏部王濟裴楷等並爲帝所親遇岳內非之乃題閣道爲謠
曰閣道東有大牛王濟鞅裴楷鞧和嶠刺促不得休轉懷令時以逆旅逐末廢
農奸淫亡命多所依湊敗亂法度勅當除之十里一官樆使老小貧戶守之又
差吏掌主依客舍收錢岳議曰謹案逆旅久矣其所由來行者賴以頓止居者
薄收其直交易貿遷各得其所官無役賦因人成利惠加百姓而公無末費語
曰許由辭帝堯之命而舍於逆旅外傳曰晉陽處父過甯舍於逆旅魏武皇帝
亦以爲宜其詩曰逆旅整設以通商賈然則自堯到今未有不得客舍之法唯
商鞅尤之固非聖世所言也方今四海會同九服納貢八方翼翼公私滿路近
畿輻湊客舍亦稠冬有溫廬夏有涼蔭芻秣成行器用取給疲牛必投乘涼近
進發槅寫鞍皆有所憩又諸劫盜皆起於迥絕止乎人衆十里蕭條則奸宄生
心連陌接館則寇情震懾且聞聲有救已發有追不救有罪不追有戮禁暴捕
亡恆有司存凡此皆客舍之益而官樆之所乏也又行者貪路告糴炊爨皆以
昏晨盛夏晝熱又兼星夜既限早閉不及樆門或避晚關迸逐路隅祇是慢藏
誨盜之原苟以客舍多敗法教官守棘樆獨復何人彼河橋孟津解券輸錢高
第督察數入校出品郎兩岸相檢猶懼或失之故懸以祿利許以功報今賤吏
疲人獨專樆稅管開閉之權藉不校之勢此道路之蠹奸利所殖也率歷代之
舊俗獲行留之懽心使客舍灑掃以待征旅擇家而息豈非衆庶顒顒之望請
曹列上朝廷從之岳頻宰二邑勤於政績調補尚書度支郎遷廷尉評以公事
免楊駿輔政高選吏佐引岳爲太傅主簿駿誅除名初譙人公孫宏少孤貧客
田於河陽善鼓琴頗屬文岳之爲河陽令愛其才藝待之甚厚至是宏爲楚王

瑋長史專殺生之政時駿綱紀皆當從坐同署主簿朱振已就戮岳其夕取急
在外宏言之瑋謂之假吏故得免未幾選爲長安令作西征賦述所經人物山
水文清旨詣辭多不錄徵補博士未召以母疾輒去官免尋爲著作郎轉散騎
侍郎岳性輕躁趨世利與石崇等諂事賈謐每候其出與崇輒望塵而拜構愍
懷之文岳之辭也謐二十四友岳爲其首謐晉書限斷亦岳之辭也其母數誚
之曰爾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而岳終不能改既仕宦不達乃作閑居賦曰岳
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書之題以巧宦之目未曾不慨然廢書
而歎也曰嗟乎巧誠有之拙亦宜然顧常以爲士之生也非至聖無軌微妙玄
通者則必立功立事效當年之用是以資忠履信以進德修辭立誠以居業僕
少竊鄉曲之譽忝司空太尉之命所奉之主卽太宰魯武公其人也舉秀才爲
郎逮事世祖武皇帝爲河陽懷令尚書郎廷尉評今天子諒闇之際領太傅主
簿府誅除名爲民俄而復官除長安令遷博士未召拜親疾輒去官免自弱冠
涉于知命之年八徙官而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職遷者三而已矣雖通
塞有遇抑亦拙之效也昔通人和長輿之論余也固曰拙於用多稱多者吾豈
敢言拙則信而有徵方今俊乂在官百工惟時拙者可以絕意乎寵榮之事矣
太夫人在堂有羸老之疾尚何能違膝下色養而屑屑從斗筲之役於是覽止
足之分庶浮雲之志築室種樹逍遙自得池沼足以漁釣舂稅足以代耕灌園
鬻蔬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俟伏臘之費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此亦拙者之爲
政也乃作閑居賦以歌事遂情焉其辭曰遨墳素之長圃步先哲之高衢雖無
顏之云厚猶內愧於甯蘧有道余不仕無道吾不愚何巧智之不足而拙艱之
有餘也於是退而閑居于洛之涘身齊逸民名綴下士背京泝伊面郊後市浮
梁黝以逕度靈臺傑其高峙闚天文之祕奧覩人事之終始其西則有元戎禁
營玄幕綠徽谿子巨黍異絭同歸礮石雷駭激矢蝱飛以先啓行燿我皇威其
東則有明堂辟雍清穆敞閑環林縈映圓海回淵聿追孝以嚴父宗文考以配
天祇聖敬以明順養更老以崇年若乃背冬涉春陰謝陽施天子有事于柴燎
以郊祖而展義張鈞天之廣樂備千乘之萬騎服振振以齊玄管啾啾而並吹

煌煌乎隱隱乎茲禮容之壯觀而王制之巨麗也兩學齊列雙宇如一右延國胄左納良逸祁祁生徒濟濟儒術或升之堂或入之室教無常師道在則是故髦士投紱名王懷璽訓若風行應猶草靡此里仁所以為美孟母所以三徙也爰定我居築室穿池長楊映沼芳枳樹籬游鱗瀺灂菡萏敷披竹木蓊藹靈果參差張公大谷之棃梁侯烏椑之柿周文弱枝之棗房陵朱仲之李靡不畢植三桃表櫻胡之別二柰耀丹白之色石榴蒲桃之珍磊落蔓延乎其側梅杏郁棣之屬繁榮藻麗之飾華實照爛言所不能極也菜則蔥韭蒜芋青筍紫薑堇薺甘旨蓼荾芬芳蘘荷依陰時藿向陽綠葵含露白薤負霜於是凜秋暑退熙春寒往微雨新晴六合清朗太夫人乃御板輿升輕軒遠覽王畿近周家園體以行和藥以勞宣常膳載加舊痾有痊於是席長筵列孫子柳垂陰車結軌陸摘紫房水挂赬鯉或宴于林或禊于汜昆弟班白兒童稚齒稱萬壽以獻觴咸一懼而一喜壽觴舉慈顏和浮杯樂飲絲竹駢羅頓足起舞抗音高歌人生安樂孰知其他退求己而自省信用薄而才劣奉周任之格言敢陳力而就列幾陋身之不保而奚擬乎明哲仰衆妙而絕思終優游以養拙初芘為琅邪內史孫秀為小史給岳而狡黠自喜岳惡其為人數撻辱之秀常銜忿及趙王倫輔政秀為中書令岳於省內謂秀曰孫令猶憶疇昔周旋不答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於是自知不免俄而秀遂誣岳及石崇歐陽建謀奉淮南王允齊王冏為亂誅之夷三族岳將詣市與母別曰負阿母初被收俱不相知石崇已送在市岳後至崇謂之曰安仁卿亦復爾邪岳曰可謂白首同所歸岳金谷詩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讖岳母及兄侍御史釋弟燕令豹司徒掾據據弟詵兄弟之子已出之女無長幼一時被害唯釋子伯武逃難得免而豹女與其母相抱號呼不可解會詔原之岳美姿儀辭藻絕麗尤善為哀誄之文少時常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者皆連手縈繞投之以果遂滿載以歸時張載甚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擲之委頓而反岳從子尼

尼字正叔祖勗漢東海相父滿平原內史並以學行稱尼少有清才與岳俱以文章見知性靜退不競唯以勤學著述為事著安身論以明所守其辭曰蓋崇德莫大乎安身安身莫尚乎存正存正莫重乎無私無私莫深乎寡欲是以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篤其志而後行然則動者吉凶之端也語者榮辱之主也求者利病之幾也行者安危之決也故君子不妄動也動必適其道不徒語也語必經於理不苟求也求必造於義不虛行也行必由於正夫然用能免或繫之凶享自天之祐故身不安則殆言不從則悖交不審則惑行不篤則危四者行乎中則患憂接於外矣憂患之接必生於自私而興於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有欲者不能濟其欲理之至也欲苟不濟能無爭乎私苟不從能無伐乎人人自私家家有欲衆欲並爭羣私交伐爭則亂之萌也伐則怨之府也怨亂既構危害及之得不懼乎然棄本要末之徒知進忘退之士莫不飾才銳智抽鋒擢穎傾側乎勢利之交馳騁乎當塗之務朝有彈冠之朋野有結綬之友黨與熾於前榮名扇其後握權則赴者鱗集失寵則散者瓦解求利則託刎頸之懽爭路則搆刻骨之隙於是浮僞波騰曲辯雲沸寒暑殊聲朝夕異價駑蹇希奔放之跡鉛刀競一割之用至於愛惡相攻與奪交戰誹謗噂沓毀譽縱橫君子務能小人伐技風頹於上俗弊於下禍結而恨爭也不彊患至而悔伐之未辯大者傾國喪家次則覆身滅祀其故何邪豈不始於私欲而終於爭伐哉君子則不然知自私之害公也故後外其身知有欲之傷德也故遠絕榮利知爭競之遘災也故犯而不校知好伐之招怨也故有功而不德安身而不為私故身正則私全慎言而不適欲故言濟而欲從定交而不求益故交立而益厚謹行而不求名故行成而名美止則立乎無私之域行則由乎不爭之塗必將通天下之理而濟萬物之性天下猶我故與天下同其欲己猶萬物故與萬物同其利夫能保其安者非謂崇生生之厚而耽逸豫之樂也不忘危而已有期進者非謂窮貴寵之榮而藉名位之重也不忘退而已存其治者非謂嚴刑政之威而明司察之禁也不忘亂而已故寢蓬室隱陋巷披短褐茹藜藿環堵而居易衣而出苟存乎道非不安也雖坐華殿載文軒服黼繡御方丈重門而處成列而行不得與之齊榮用天時分地利甘布衣安藪澤沾體塗足耕而後食苟崇乎德非不進也雖居高位饗重祿執權衡握機

祕功蓋當時勢侔人主不得與之比逸遺意慮沒才智忘肝膽棄形器貌若無能志若不及苟正乎心非不治也雖繁計策廣術藝審刑名峻法制文辯流離議論絕世不得與之爭功故安也者安乎道者也進也者進乎德者也治也者治乎心者也未有安身而不能保國家進德而不能處富貴治心而不能治萬物者也然思危所以求安慮退所以能進懼亂所以保治戒亡所以獲存也若乃弱志虛心曠神遠致徙倚乎不拔之根浮遊乎無垠之外不自貴於物而物宗焉不自重於人而人敬焉可親而不可慢也可尊而不可遠也親之如不足天下莫之能狎也舉之如易勝而當世莫之能困也達則濟其道而不榮也窮則善其身而不悶也用則立於上而非爭也舍則藏於下而非讓也夫榮之所不能動者則辱之所不能加也利之所不能勸者則害之所不能懼也譽之所不能益者則毀之所不能損也今之學者誠能釋自私之心塞有欲之求杜交爭之原去矜伐之態動則行乎至通之路靜則入乎大順之門泰則翔乎寥廓之宇否則淪乎渾冥之泉邪氣不能干其度外物不能擾其神哀樂不能盪其守死生不能易其真而以造化為工匠天地為陶鈞名位為糟粕勢利為埃塵治其內而不飾其外求諸己而不假諸人忠肅以奉上愛敬以事親可以御一體可以牧萬民可以處富貴可以安賤貧經盛衰而不改則庶幾能安身矣初應州辟後以父老辭位致養太康中舉秀才為太常博士歷高陸令淮南王允鎮東參軍元康初拜太子舍人上釋奠頌其辭曰元康元年冬十二月上以皇太子富於春秋而人道之始莫先於孝悌初命講孝經於崇正殿實應天縱生知之量微言奧義發自聖問業終而體達至二年春閏月將有事於上庠釋奠于先師禮也越二十四日景申侍祠者既齊輿駕次于太學太傅在前少傅在後恂恂乎弘保訓之道宮臣畢從三率備衛濟濟乎肅翼贊之敬乃埽壇為殿懸幕為宮夫子位于西序顏回侍于北墉宗伯掌禮司儀辨位二學儒官搢紳先生之徒垂纓佩玉規行矩步者皆端委而陪於堂下以待執事之命設樽篚於兩楹之間陳罍洗於阼階之左几筵既布鍾懸既列我后乃躬拜俯之勤資在三之義謙光之美彌劭闕里之教克崇穆穆焉邕邕焉真先王之徽典不刊之美業允不可替已於是牲饋之事既終享獻之禮已畢釋玄衣御春服弛齋禁反故式天子乃命內外群司百辟卿士蕃王三事至于學徒國子咸來觀禮我后皆延而與之燕金石簫管之音八佾六代之舞鏗鏘闛閣般辟俛仰可以徵神滌欲移風易俗者罔不畢奏抑淫哇屏鄭衛遠佞邪釋巧辯是日也人無愚智路無遠邇離鄉越國扶老攜幼不期而俱萃皆延頸以視傾耳以聽希道慕業洗心革志想洙泗之風歌來蘇之惠然後知居室之善著應乎千里之外不言之化洋溢于九有之內於熙乎若典固皇代之壯觀萬載之一會也尼昔忝禮官嘗闕俎豆今厠末列親覩盛美瀸漬徽猷沐浴芳潤不知手舞口詠竊作頌一篇義近辭陋不足測盛德之形容光聖明之遐度其辭曰三元迭運五德代微黃精既亢素靈乃暉有皇承天造我晉畿祚以大寶登以龍飛宣基擬命景熙退緒三分自文受終惟武席卷要釁蕩定荒阻遺濟羣生化流率土俊帝承哉丕隆曾構奄有萬方光宅宇宙篤生上嗣繼期挺秀聖敬日躋濬哲圖茂留精儒術敦閱古訓遵道讓齒降心下問鏞以金聲光以玉潤如日之升如乾之運乃延台保乃命學臣聖容穆穆侍講誾誾抽演微言啓發道真探幽窮賾溫故知新講業既終精義既研崇聖重師卜日告奠陳其三牢引其四縣既戒既式乃盥乃薦恂恂孔聖百王攸希亹亹顏生好學無違曰皇儲后體神合機兆吉先見知來洞微濟濟二宮藹藹庶寮俊乂蟬萃髦士盈朝如彼和肆莫匪瑰瑤如彼儀鳳樂我雲韶瑰瑤離剖四門洞開雲韶奏樂神人允諧蟬冕耀庭細珮振階德以謙光仁以恩懷我酒惟清我肴惟馨舞以六代歌以九成莘莘胄子祁祁學生洗心自百觀國之榮學猶蒔苗化若偃草博我以文弘我以道萬邦蟬蛻翔乃俊造鑽蚌瑩珠剖石摛藻綵匪玄黃水罔方圓引之斯流染之斯鮮若金受範若埴在甄上好如雲下效如川昔在周興王化之始曰文曰武時惟世子今我皇儲濟聖通理緝熙重光於穆不已於穆伊何思文哲后媚茲一人寔副元首孝洽家邦光照九有純嘏自晉永世昌阜微微下臣遇忝近侍猥蹈風雲攀龍是厠身綠芳流目玩盛事竭誠作頌祗詠聖志出為宛令在任寬而不縱恤隱勤政屬公平而遺人事入補尚書郎俄轉著作郎為乘輿箴

其辭曰易稱有天地然後有人倫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傳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然君臣父子之道天地人倫之本末有以先之者也故天生蒸人而樹之君使司牧之將以導羣生之性而理萬物之情豈以寵一人之身極無量之欲如斯而已哉夫古之爲君者無欲而至公故有茅茨土階之儉而後之爲君有欲而自利故有瑤臺瓊室之侈無欲者天下共推之有欲者天下共爭之推之之極雖禪代猶脫屣爭之之極雖劫殺而不避故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安可求而得辭而已者乎夫修諸己而化諸人出乎邇而見乎遠者言行之謂也故人主所患莫甚於不知其過而所美莫美於好聞其過若有君於此而曰予必無過唯其言而莫之違斯孔子所謂其庶幾乎一言而喪國者也蓋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雖以堯舜湯武之盛必有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盤杅之銘無諱之史所以閑其邪僻而納諸正道其自維持如此之備故箴規之興將以救過補闕然猶依違諷喻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誡先儒既援古義舉內外之殊而高祖亦序六官論成敗之要義正辭約又盡善矣自虞人箴以至于百官非唯規其所司誠欲人主斟酌其得失焉春秋傳曰命百官箴王闕則亦天子之事也尼以爲王者膺受命之期當神器之運總萬幾而撫四海簡羣才而審所授孜孜於得人汲汲於聞過雖廷爭面折猶將祈請而求焉至於箴規諫之順者曷爲獨闕之哉是以不量其學陋思淺因負擔之餘嘗試撰而述之不敢斥至尊之號故以乘輿目篇蓋帝王之事至大而古今之變至衆文繁而義詭意局而辭野將欲希企前賢髣髴崇軌譬猶丘垤之望華岱恆星之繫日月也其不逮明矣頌曰元元遂初芒芒太始清濁同流玄黃錯跱上下弗形尊卑靡紀赫胥悠哉大庭尙矣皇極啓建兩儀既分彝倫永序萬邦已紛國事明王家奉嚴君各有攸尊德用不勤羲農已降暨于夏殷或禪或傳乃質乃文太上無名下知有之仁義不存而人歸孝慈無爲無執何欲何思忠信之薄禮刑實滋既譽既畏以侮以欺作誓作盟而人始叛疑煌煌四海藹藹萬乘匪賢焉憑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一日萬幾業業兢兢夫出其言善則千里是應而莫余違亦喪邦有微樞機之動式以廢興殷監不遠若之何勿懲且厚味腊毒豐屋生災辛作璇室而夏興瑤臺糟丘酒池象箸玉杯厥肴伊何龍肝豹胎惟此哲婦職爲亂階殷用喪師夏亦不恢是以帝堯在位茅茨不翦周文日昃昧旦丕顯夫德輶如毛而或舉之者鮮故湯有慙德武未盡善下世道衰末俗化淺耽樂逸遊荒淫沈湎不式古訓而好是佞辯不遵王路而覆車是踐成敗之效載在先典匪唯陵夷厥世用殄故曰樹君如之何將人是司牧視之猶傷而知其寒燠故能撫之斯柔而教之斯睦無遠不懷靡思不服夫豈厭繼一人而玩其耳目內迷聲色外荒馳逐不修政事而終於顛覆昔唐氏授舜舜亦命禹受終納祖丕承天序放桀惟湯剋殷伊武故禪代非一姓社稷無常主四嶽三塗九州之阻彭蠡洞庭殷商之旅虞夏之隆非由尺土而紂之百剋卒於絕緒故王者無親唯在擇人傾蓋惟舊白首乃新望由釣夫伊起有莘負鼎鼓刀而謀合聖神夫豈借官左右而取介近臣蓋有國有家者莫云我聰或此面從莫謂我智聽受未易甘言美疢黈不爲累由夷逃寵遠於脫屣奈何人主位極則侈知人則哲惟帝所難唐朝既泰四族作奸周室既隆而管蔡不虔匪我二聖孰弭斯患若九德咸受俊乂在官君非臣莫治臣非君莫安故書美康哉而易貴金蘭有皇司國敢告納言及趙王倫纂位孫秀專政忠貞之士皆罹禍酷尼遂疾篤取假拜埽墳墓聞齊王冏起義乃赴許昌冏引爲參軍與謀時務兼管書記事平封安昌公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侍中秘書監永興末爲中書令時三王戰爭皇家多故尼職居顯要從容而已雖憂虞不及而備嘗艱難永嘉中遷太常卿洛陽將沒攜家屬東出城皋欲還鄉里道遇賊不得前病卒於塢壁年六十餘

張載　弟協　協弟亢

張載字孟陽安平人也父收蜀郡太守載性閑雅博學有文章太康初至蜀省父道經劍閣載以蜀人恃險好亂因著銘以作誡曰巖巖梁山積石峨峨遠屬荆衡近綴岷嶓南通邛僰北達褒斜狹過彭碣高踰嵩華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劍閣壁立千仞窮地之險極路之峻世濁則逆道清斯順閉由往漢開自有晉秦得百二幷吞諸侯齊得十二田生獻籌矧茲狹隘土之外區一人荷戟

葛夫趑趄形勝之地非親勿居昔在武侯中流而喜河山之固見屈吳起洞庭孟門二國不祀興實由德險亦難恃自古及今天命不易憑阻作昏鮮不敗績公孫既沒劉氏銜璧覆車之軌無或重跡勒銘山河敢告梁益益州刺史張敏見而奇之乃表上其文武帝遣使鐫之於劍閣山焉載又為權論曰夫賢人君子將立天下之功成天下之名非遇其時曷由致之哉故書誠論之殷湯無鳴條之事則伊尹有莘之匹夫也周武無牧野之陣則呂牙渭濱之釣翁也若茲之類不可勝紀蓋聲發響應形動影從時平則才伏世亂則奇用豈不信歟設使秦莽修三王之法時致隆平則漢祖泗上之健吏光武舂陵之俠客耳況乎附麗者哉故當其有事也則足非千里不入於輿刃非斬鴻不韜於鞘是以駑蹇望風而退頑鈍未試而廢及其無事也則牛驥共牢利鈍齊列而無長塗犀革以決之此離朱與瞽者同眡之說也處守平之世而欲建殊常之勳居太平之際而吐違俗之謀此猶却步而登山鬻章甫於越也漢文帝見李廣而歎曰惜子不遇當高祖時萬戶侯豈足道哉故智無所運其籌勇無所奮其氣則勇怯一也才無所騁其能辯無所展其說則頑慧均也是以吳榜越船不能無水而浮青虬赤螭不能無雲而飛故和璧之在荊山隋珠之潛重川非遇其人焉有連城之價照車之名乎青骹繁霜縶於籠中何以效其撮東郭於韝下也白猨玄豹藏於靈檻何以知其接垂條於千仞也孱夫與烏獲訟力非龍文赤鼎無以明之蓋聶政與荊卿爭勇非強秦之威孰能辨之故餓夫庸隸拘關屠釣之倫一旦而都卿相之位建金石之號者或有懷顏孟之術抱伊管之略沒世而不齒者此言有事之世易為功無為之時難為名也若斯湮滅而不稱曾不足以多說況夫庸庸之徒少有不得意者則自以為枉伏莫不飾小辯立小善以偶時結朋黨聚虛譽以驅俗進之無補於時退之無損於化而世主相與雷同齊口吹而煦之豈不哀哉今士循常習故規行矩步積階級累閥閱碌碌然以取世資若夫魁梧儁傑卓躒俶儻之徒直將伏死嶔岑之下安能與步驟共爭道里乎至如軒冕黻班之士苟不能匡化輔政佐時益世而徒俯仰取容要榮求利厚自封之資豐私家之積此沐猴而冠耳尚焉足道哉載又為濛汜賦司隸校尉傅玄見而嗟歎以車迎之言談盡日為之延譽遂知名起家佐著作郎出補肥鄉令復為著作郎轉太子中舍人遷樂安相弘農太守長沙王乂請為記室督拜中書侍郎復領著作載見世方亂無復進仕意遂稱疾篤告歸卒於家

協字景陽少有儁才與載齊名辟公府掾轉祕書郎補華陰令征北大將軍從事中郎遷中書侍郎轉河間內史在郡清簡寡欲于時天下已亂所在寇盜協遂棄絕人事屏居草澤守道不競以屬詠自娛擬諸文士作七命其辭曰沖漠公子含華隱曜嘉遯龍蟠翫世高蹈遊心於浩然玩志乎衆妙絕景乎大荒之遐阻吞響乎幽山之窮奧於是徇華大夫聞而造焉乃整雲輅驂飛黃越奔沙輾流霜陵扶搖之風躡堅冰之津旌拂霄崿軌出蒼垠天清泠而無霞野曠朗而無塵臨重岫而攬轡顧石室而迴輪遂適沖漠公子之所居其居也崢嶸幽藹蕭瑟虛玄溟海渾濩涌其後嶰谷嶆嶒張其前尋竹竦莖蔭其壑百籟羣鳴籠其山衝飇發而回日飛礫起而灑天於是登絕巘遡長風陳辯惑之辭命公子於巖中曰蓋聞聖人不卷道而背時智士不遺身而匿跡生必耀華名於玉牒沒則勒鴻伐於金冊今公子違世陸沉避地獨竄有生之懽滅資父之義廢愁洽百年苦溢千載何異促鱗之遊汀濘短羽之栖翳薈今將榮子以天人之大寶悅子以縱性之至娛窮地而遊中天而居傾四海之歡殫九州之腴鑽屈轂之瓠解疏屬之拘子欲之乎公子曰大夫不遺來萃荒外雖在不敏敬聽嘉話大夫曰寒山之桐出自太冥含黃鍾以吐幹據蒼岑而孤生既乃瓊巘層陵金岸崢嶸右當風谷左臨雲谿上無陵虛之巢下無跖實之蹊搖刖峻挺茗邈嶕嶢晞三春之溢露遡九秋之鳴飇零雪寫其根霏霜封其條木既繁而後綠草未素而先雕於是構雲梯陟崢嶸羇賓之陽柯剖大呂之陰莖營匠斵其樸伶倫均其聲器舉樂奏促調高張音朗號鍾韻清繞梁追逸響於八風採奇律於歸昌啓中黃之妙宮發蓐收之變商若乃龍火西頹暄氣初收飛霜迎節高風送秋羇旅懷土之徒流宕百罹之儔撫促柱則酸鼻揮危弦則涕流若乃追清哇赴嚴節奏淥水吐白雪激楚迴流風結悲覽莢之朝落悼望舒之夕缺

榮聲為之辟摽孀老為之嗚咽王子拂纓而傾耳六馬噓天而仰秣此蓋音曲之至妙子豈能從我而聽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大夫曰蘭宮祕宇雕堂綺櫳雲屏爛旰瓊壁青蔥應門八襲璇臺九重表以百常之闕圜以萬雉之墉爾乃嶢榭迎風秀出中天翠觀岑青彤閣霞連長翼臨雲飛陛陵山望玉繩而結極承倒景而開軒頳素煥爛枌栱嵯峨陰虬負檐陽馬承阿錯以瑤英鏤以金華方疏含秀圓井吐葩重殿疊起交綺對幌幽堂晝密明室夜朗焦冥飛而風生尺蠖動而成響若乃目厭常玩體倦帷幄攜公子而雙遊時娛觀於林麓登翠阜臨丹谷華草錦繁飛采星燭陽葉春青陰條秋綠華實代新承意恣觀仰折神蘺俯採朝蘭總蕙風於衡薄眷椒塗於瑤壇爾乃浮三翼戲中沚潛鰓駭驚翰起沉絲結飛矰理挂歸翮於赤霄之表出華鱗於紫潭之裏然後縱櫂隨風弭楫乘波吹孤竹撫雲和川客唱淮南之曲榜人奏採菱之歌歌曰乘鷁舟兮為水嬉臨芳洲兮拔靈芝樂以忘戚遊以卒時窮夜為日畢歲為期此蓋宴居之浩麗子豈能從我而處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大夫曰若乃白商素節月既授衣天凝地閉風厲霜飛柔條夕勁密葉晨稀將因氣以效殺臨金郊而講師爾乃列輕武整戎剛建雲髦啓雄芒駕紅陽之飛燕驂唐公之驌驦屯羽隊於外林縱飛翼於中荒爾乃張脩罠布飛羅凌黃岑挂青巒晝長壑以為限帶流谿以為關既乃內無疏蹊外無漏跡叩鉦散校舉麾賞獲殺金機馳鳴鏑韝剛豪落勁翮連騎競驚騁武奮轍禽忽揮霍雲迴風烈羣動響飛形移影發舉戈林聳揮鋒電滅仰傾雲巢俯殫地穴乃有圓文之豻班題之貙鼓鬣風生怒目電睒口歕霜刃足撥飛鋒蹴林蹶石扣拔幽叢於是飛黃奮銳賁育逞伎殪封豨撞馮豕拉甝虪挫解豸鉤爪摧鋸牙撫爛漫狼籍傾榛倒壑隕嶺挂山僵踣掩澤藪為毛林隰為丹薄於是徹圍頓網卷旆收鳶虞人數獸林衡計鮮論最犒勤息馬韜弦肴駟連鑣酒駕方軒千鍾電釂萬燧星繁陵阜沾流膏谿谷厭芳烟歡極樂殫迴節而旋此亦畋遊之壯觀子豈能從我而為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大夫曰楚之陽劍歐冶所營邪谿之鋌赤山之精銷踰羊頭鏷鉞鍛成乃鍊乃鑠萬辟千灌豐隆奮椎飛廉扇炭神器化成陽文陰縵既乃流綺星連浮采豔發光如散電質如耀雪霜鍔水凝冰刃露潔形冠豪曹名珍巨闕指鄭則三軍白首麾晉則千里流血豈徒水截蛟龍陸灑奔駟斷浮翮以為工絕重甲而稱利云爾而已哉若其靈寶則舒辟無方奇鋒異模形震薛燭光駭風胡價兼三鄉聲貴二都或馳名傾秦或夜飛去吳是以功冠萬載威曜無窮揮之者無前擁之者身雄可以從服九國橫制八戎爪牙景附函夏承風此蓋希世之神兵子豈能從我而服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大夫曰天驥之駿逸態超越稟氣靈川受精皎月眸矑黑照玄綵紺發沫如揮紅汗如振血秦青不能識其衆尺方堙不能覩其若滅爾乃巾雲軒踐朝霧赴春衢整秋御虬蟠螭騰麟超龍翥望山載奔視林載赴氣盛怒發星飛電駭志陵九州勢越四海影不及形塵不暇起浮箭未移再踐千里爾乃踰天根越地隔適汗漫之所不遊躡章亥之所未跡陽烏為之頓羽夸父為之投策斯蓋天下之俊乘子豈能從我而御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大夫曰大梁之黍瓊山之禾唐稷播其根農帝嘗其華爾乃六禽殊珍四膳異肴窮海之錯極陸之毛伊公爨鼎庖丁揮刀味重九沸和兼勺藥晨鳧露鵠霜鶂黃雀圓案星亂方丈華錯封熊之蹯翰音之跖燕髀猩脣髦殘象白靈川之龜萊黃之鮐丹穴之鷚玄豹之胎燀以秋橙酤以春梅接以商王之箸承以帝辛之杯范公之鱗出自九谿頳尾丹腮紫翼青鬐爾乃命支離飛霜鍔紅肌綺散素膚雪落婁子之毫不能廁其細秋蟬之翼不足擬其薄繁肴既闋亦有嘉羞商山之果漢皋之榛析龍眼之房剖椰子之殼芳旨萬選承意代奏乃有荊南烏程豫北竹葉浮蟻星沸飛華萍接玄石嘗其味儀氏進其法傾罍一朝可以流湎千日單醪投川可使三軍告捷斯人神之所欣羨觀聽之所煒曄也子豈能強起而御之乎公子曰耽爽口之饌甘腊毒之味服腐腸之藥御亡國之器雖子大夫之所榮顧亦吾人之所畏余病未能也大夫曰蓋有晉之融皇風也金華啓徵大人有作繼明代照配天光宅其基德也隆於姬公之處岐其垂仁也富乎有殷之在亳南箕之風不能暢其化離畢之雲無以豐其澤皇道昭煥帝載緝熙導氣以樂宣德以詩教清乎雲官之世政穆乎鳥紀之時王猷四塞函夏謐靜丹冥投鋒青徼釋警却馬於

輦車之輹銘德於昆吾之鼎羣萌反素時人載郁耕父推畔漁豎讓陸樵夫恥危冠之飾輿臺笑短後之服六合時雍巍巍蕩蕩玄髫巷歌黃髮擊壤解羲皇之繩錯陶唐之象若乃華裔之夷流荒之貊語不傳於輶軒地未被乎正朔莫不駿奔稽顙委質重譯于時昆蚑感惠無思不服苑戲九尾之禽囿棲三足之烏鳴鳳在林夥於黃帝之園有龍遊川盈於孔甲之沼萬物烟熅天地交泰義懷靡內化感無外林無被褐山無韋帶皆象刻於百工兆發乎靈蔡搢紳濟濟軒冕藹藹功與造化爭流德與二儀比大言未終公子蹶然而興曰鄙夫固陋守茲狂狷蓋理有毀之而爭寶之訟解言有怒之而齊王之疾痊向子誘我以聾耳之樂栖我以鄙家之屋田遊馳蕩利刃駿足既老氏之攸戒非吾人之所欲故靡得而應子至聞皇風載韙時聖道醇舉實爲秋摛藻爲春下有可封之人上有大哉之君余雖不敏請從後塵世以爲工永嘉初復徵爲黃門侍郎託疾不就終於家

亢字季陽才藻不逮二昆亦有屬綴又解音樂伎術時人謂載協亢陸機雲曰二陸三張中興初過江拜散騎侍郎秘書監荀崧舉亢領佐著作郎出補烏程令入爲散騎常侍復領佐著作述歷贊一篇見律歷志

史臣曰孝若掞蔚春華時標麗藻覩其抵疑詮理本窮通於自天作牿數文流英馨於孝悌旨深致遠殊有大雅之風烈焉安仁思緒雲騫詞鋒景煥前史傳於賈誼先達方之士衡賈論政範源王化之幽賾潘著哀詞貫人靈之情性機文喻海韞蓬山而育蕪岳藻如江濯美錦而增絢混三家以通校爲二寶之亞匹矣然其挾彈盈果拜塵趍貴蔑棄倚門之訓乾沒不逞之間斯才也而有斯行也天之所賦何其駁歟正叔含咀藝文履危居正安其身而後動契其心而後言著論究人道之綱裁箴懸表輿之鑒可謂玉質而金相者矣孟陽鐫石之文見奇於張敏濛汜之詠取重於傅玄爲名流之所挹亦當代之文宗矣景陽摛光王府棣萼相輝洎乎二陸入洛三張減價考覈遺文非徒語也

贊曰湛稱弄翰縟彩彫煥才高位卑往哲攸歎岳實含章藻思抑揚趍權冒勢終亦罹殃尼標雅性夙闡詞令載協飛芳棣華增映

晉書卷五十五

晉書卷五十五考證

潘岳傳從子尼○尼監本誤產今按本傳改正

徒蓬歲以自必○必本集作畢文選注畢卒也所謂卒歲之計也

尋爲著作郎轉散騎侍郎○汲古閣本此句下尚有遷給事黃門侍郎七字

鐵蚌藝珠○蚌本書音義作蛖字書不載蛖字今從監本

晉書卷五十五考證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二十六

江統　子彪　惇

江統字應元陳留圉人也祖蕤以義行稱爲譙郡太守封亢父男父祚南安太守統靜默有遠志時人爲之語曰嶷然稀言江應元與鄉人蔡克俱知名襲父爵除山陰令時關隴屢爲氐羌所擾孟觀西討自擒氐帥齊萬年統深惟四夷亂華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論其辭曰夫夷蠻戎狄謂之四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義內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語不通贄幣不同法俗詭異種類乖殊或居絕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嶇川谷阻險之地與中國壤斷土隔不相侵涉賦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禹平九土而西戎即敘其性氣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強則侵叛雖有賢聖之世大德之君咸未能以通化率導而以恩德柔懷也當其強也以殷之高宗而憊於鬼方有周文王而患昆夷獫狁高祖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及其弱也周公來九譯之貢中宗納單于之朝以元成之微而猶四夷賓服此其已然之效也故匈奴求守邊塞而侯應陳其不可單于屈膝未央望之議以不臣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爲寇賊強暴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埸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以大兼小轉相殘滅封疆不固而利害異心戎狄乘閒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爲己用故申繒之禍顛覆宗周襄公要秦遽興姜戎當春秋時義渠大荔居秦晉之域陸渾陰戎處伊洛之閒鄋瞞之屬害及濟東侵入齊宋陵虐邢衛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不絕若線齊桓攘之存亡繼絕北伐山戎以開燕路故仲尼稱管仲之力嘉左衽之功逮至春秋之末戰國方盛楚吞蠻氏晉翦陸渾趙武胡服開榆中之地秦雄咸陽滅義渠之等始皇之并天下也南兼百越北走匈奴五嶺長城戎卒億計雖師役煩殷寇賊橫暴然一世之功戎虜奔卻當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興而都長安關中之郡號曰三輔禹貢雍州宗周豐鎬之舊也及至王莽之敗赤眉因之西都荒毀百姓流亡建武中以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而與華人雜處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既恃其肥強且苦漢人侵之永初之元騎都尉王弘使西域發調羌氐以爲行衛於是羣羌奔駭互相扇動二州之戎一時俱發覆沒將守屠破城邑鄧騭之征棄甲委兵輿尸喪師前後相繼諸戎遂熾至於南入蜀漢東掠趙魏唐突軹關侵及河內及遣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於孟津距羌十年之中夷夏俱斃任尚馬賢僅乃克之此所以爲害深重累年不定者雖由御者之無方將非其才亦豈不以寇發心腹害起肘腋疢篤難療瘡大遲愈之故哉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馬賢狃忕終於覆敗段熲臨衝自西徂東雍州之戎常爲國患中世之寇惟此爲大漢末之亂關中殘滅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埸之戎一彼一此魏武皇帝令將軍夏侯妙才討叛氐阿貴千萬等後因拔棄漢中遂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欲以弱寇強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一時之勢非所以爲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弊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厥田上上加以涇渭之流溉其舄鹵鄭國白渠灌浸相通黍稷之饒畝號一鍾百姓謠詠其殷實帝王之都每以爲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志態不與華同而因其衰弊遷之畿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眾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爲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爲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眾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罕幵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氐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地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得其所上合往古即敘之義下爲盛世永久之規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閡山河雖爲寇暴所害不廣是以充國子明能以數萬之眾制羣羌之命有征無戰全軍獨剋雖有謀謨深計廟勝遠圖豈不以華夷異處戎夏區別要塞易守之故得成其功也哉難者曰方今關中之禍暴兵二載征戍之勞老師十萬水旱之害荐饑累荒疫癘之災札

毒天昏凶逆既戮悔惡初附且款且畏咸懷危懼百姓愁苦異人同慮望寧息之有期若枯旱之思雨露誠宜鎮之以安豫而子方欲作役起徙興功造事使疲悴之衆徙自猜之寇以無穀之人遷乏食之虜恐勢盡力屈緒業不卒羌戎離散心不可一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横出矣答曰羌戎狡猾擅相號署攻城野戰傷害牧守連兵聚衆載離寒暑矣而今異類瓦解同種土崩老幼繫虜丁壯降散禽離獸迸不能相一子以此等爲尚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勢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於此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短長之命而令其進退由己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其居者無遷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死亡散流離逷未鳩與關中之人戶皆爲讎故可遐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夫聖賢之謀事也爲之於未有理之於未亂道不著而平德不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值困必濟遇否能通今子遭弊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愛易轍之勤而得覆車之軌何哉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若有窮乏糝粒不繼者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生之計必無擠於溝壑而不爲侵掠之害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使相贍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此爲濟行者以廩糧遺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暫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開物成務創業垂統崇基拓跡謀及子孫者也并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漢宣之世凍餒殘破國内五裂後合爲二呼韓邪遂衰弱孤危不能自存依阻塞下委質柔服建武中南單于復來降附遂令入塞居於漠南數世之後亦輒叛戾故何熙梁慬戎車屢征中平中以黄巾賊起發調其兵部衆不從而殺羌渠由是於彌扶羅求助於漢以討其賊仍值世喪亂遂乘釁而作鹵掠趙魏寇至河南建安中又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廚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際以一部太强分爲三率泰始之初又增爲四於是劉猛内叛連結外虜近者郝散之變發於穀遠今五部之衆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然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於氐羌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域可爲寒心滎陽句驪本居遼東塞外正始中幽州刺史毌丘儉伐其叛者徙其餘種始徙之時戶落百數子孫孳息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況於夷狄能不爲變但顧其微弱勢力不逮耳夫爲邦者患不在貧而在不均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庶之富豈須夷虜在内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羇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於計爲長帝不能用未及十年而夷狄亂華時服其深識

遷中郎選司以統叔父春爲宜春令統因上疏曰故事父祖與官職同名皆得改選而未有身與官職同名不在改選之例臣以爲父祖改選者蓋爲臣子開地不爲父祖之身也而身名所加亦施於臣子佐吏係屬朝夕從事官位之號發言所稱若指實而語則違經禮諱尊之義若詭辭避迴則爲廢官擅犯憲制今以四海之廣職位之衆名號繁多士人殷富至使有受寵皇朝出身宰牧而令佐吏不得表其官稱子孫不得言其位號所以上嚴君父下爲臣子體例不通若易私名以避官職則違春秋不奪人親之義臣以爲身名與官職同者宜與觸父祖名爲比體例既全於義爲弘朝廷從之

轉太子洗馬在東宮累年甚被親禮太子頗闕朝覲又奢費過度多諸禁忌統上書諫曰臣聞古之爲臣者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獻可替否拾遺補闕是以人主得以舉無失行言無口過德音發聞揚名後世臣等不逮無能云補思竭愚誠謹陳五事如左惟蒙一省再省少垂察納其一曰六行之義以孝爲首虞舜之德以孝爲稱故太子以朝夕視君膳爲職左右就養無方文王之爲世子可謂篤於事親者也故能擅三代之美爲百王之宗自頃聖體屢有疾患數闕朝侍遠近觀聽者不能深知其故以致疑惑伏願殿下雖有微苦可堪扶輿則宜自力易曰君子終日乾乾蓋自勉強不息之謂也其二曰古之人君雖有聰明之姿叡喆之質必須輔弼之助相導之功故虞舜以五臣興周文以四友隆及成王之爲太子也則周召爲保傅史佚昭文章故能聞道早備登崇大業刑措不用流聲洋溢伏惟殿下天授逸才聰鑒特達臣謂猶宜時發聖令宣揚德音諮詢保傅訪逮侍臣覲見賓客得令接盡壅否之情

沛然交泰殿下之美煥然光明如此則高朗之風扇於前人弘範令軌永爲後式其三曰古之聖王莫不以儉爲德故堯稱采椽茅茨禹稱卑宮惡服漢文身衣弋綈足履草舄以身先物政致太平存爲明主沒見宗祀及諸侯修之者魯僖以躬儉節用聲列雅頌蚡冒以篳路藍縷用張楚國大夫修之者文子相魯妾不衣帛晏嬰相齊鹿裘不補亦能匡君濟俗興國隆家庶人修之者顏回以簞食瓢飲揚其仁聲原憲以蓬戶繩樞邁其清德此皆聖主明君賢臣智士之所履行也故能懸名日月永世不朽蓋儉之福也及到末世以奢失之者帝主則有瑤臺瓊室玉杯象箸肴膳之珍則熊蹯豹胎酒池肉林諸侯爲之者至於丹楹刻桷饌徹百牢大夫有瓊弁玉纓庶人有擊鍾鼎食亦罔不亡國喪宗破家失身醜名彰聞以爲後戒竊聞後園鏤飾金銀刻磨犀象畫室之巧課試日精臣等以爲今四海之廣萬物之富以今方古不足爲侈也然上之所好下必從之是故居上者必慎其所好也昔漢光武皇帝時有獻千里馬及寶劍者馬以駕鼓車劍以賜騎士世祖武皇帝有上雉頭裘者即詔有司焚之都街高世之主不尙尤物故能正天下之俗刑四方之風臣等以爲畫室之功可且減省後園雜作一皆罷遣肅然清靜優游道德則日新之美光于四海矣其四曰以天下而供一人以百里而供諸侯故王侯食藉而衣稅公卿大夫受爵而資祿莫有不贍者也是以士農工商四業不離交易而退以通有無者庶人之業也周禮三市旦則百族晝則商賈夕則販夫販婦買賤賣貴販鬻菜果收千百之盈以救旦夕之命故爲庶人之貧賤者也樊遲匹夫請學爲圃仲尼不答魯大夫臧文仲使妾織蒲又譏其不仁公儀子相魯則拔其園葵言食祿者不與貧賤之人爭利也秦漢以來風俗轉薄公侯之尊莫不殖園圃之田而收市井之利漸冉相放莫以爲恥乘以古道誠可愧也今西園賣葵菜藍子雞麪之屬虧敗國體貶損令問其五曰竊見禁土令不得繕修牆壁動正屋瓦臣以爲此既違典彝舊義且以拘攣小忌而廢弘廓大道宜可蠲除於事爲宜朝廷善之及太子廢徙許昌賈后諷有司不聽宮臣追送統與宮臣冒禁至伊水拜辭道左悲泣流漣都官從事悉收統等付河南洛陽獄付郡者河南尹樂廣悉散遣之繫洛陽者猶未釋都官從事孫琰說賈謐曰所以廢徙太子以爲惡故耳東宮故臣冒罪拜辭涕泣路次不顧重辟乃更彰太子之德不如釋之謐語洛陽令曹攄由是皆免及太子薨改葬統作誄敘哀爲世所重後爲博士尙書郎參大司馬齊王冏軍事冏驕荒將敗統切諫文多不載遷廷尉正每州郡疑獄斷處從輕成都王穎請爲記室多所箴諫申論陸雲兄弟辭甚切至以母憂去職服闋爲司徒左長史東海王越爲兗州牧以統爲別駕委以州事與統書曰昔王子師爲豫州未下車辟荀慈明下車辟孔文舉貴州人士有堪應此者不統舉高平郗鑒爲賢良陳留阮脩爲直言濟北程收爲方正時以爲知人尋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永嘉四年避難奔于成皋病卒凡所造賦頌表奏皆傳於後二子彪惇

彪字思玄本州辟舉秀才平南將軍溫嶠以爲參軍復爲州別駕辟司空郗鑒掾除長山令鑒又請爲司馬轉黃門郎車騎將軍庾冰鎮江州請爲長史冰薨庾翼以爲諮議參軍俄而復補長史翼薨大將于瓚作難彪討平之除尙書吏部郎仍遷御史中丞侍中吏部尙書永和中代桓景爲護軍將軍出補會稽內史加右軍將軍代王彪之爲尙書僕射哀帝即位疑周貴人名號所宜彪議見禮志帝欲於殿庭立鴻祀又欲躬自耤田彪並以爲禮廢日久儀注不存中興以來所不行謂宜停之爲僕射積年簡文帝爲相每訪政事彪多所補益轉護軍將軍領國子祭酒卒官子歠歷琅邪內史驃騎諮議歠子恆元熙中爲西中郎長史恆弟夷尙書

惇字思悛孝友淳粹高節邁俗性好學儒玄並綜每以爲君子立行應依禮而動雖隱顯殊途未有不傍禮教者也若乃放達不羈以肆縱爲貴者非但動違禮法亦道之所棄也乃著通道崇檢論世咸稱之蘇峻之亂避地東陽山太尉郗鑒檄爲兗州治中又辟太尉掾康帝爲司徒亦辟焉征西將軍庾亮請爲羽林將軍徵拜博士著作郎皆不就邑里宗其道有事必諮而後行東陽太守阮裕長山令王濛皆一時名士並與惇遊處深相欽重養志二十餘年永和九年卒時年四十九友朋相與刊石立頌以表德美云

孫楚 子衆 洵 纂 纂子統 統弟綽

孫楚字子荆太原中都人也祖資魏驃騎將軍父宏南陽太守楚才藻卓絕爽邁不羣多所陵傲缺鄉曲之譽年四十餘始參鎮東軍事文帝遣符劭孫郁使吳將軍石苞令楚作書遺孫皓曰蓋見機而作周易所貴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此乃吉凶之萌兆榮辱所由生也是故許鄭以銜璧全國曹譚以無禮取滅載籍既記其成敗古今又著其愚智不復廣引譬類崇飾浮辭苟以夸大爲名更喪忠告之實今粗論事要以相覺悟昔炎精幽昧歷數將終桓靈失德災釁並興豺狼抗爪牙之毒生靈罹塗炭之難由是九州絕貫王綱解紐四海蕭條非復漢有太祖承運神武應期征討暴亂剋寧區夏協建靈符天命既集遂廓洪基奄有魏域土則神州中嶽器則九鼎猶存世載淑美重光相襲故知四隩之攸同帝者之壯觀也昔公孫氏承藉父兄世居東裔擁帶燕胡憑陵險遠講武游盤不供職貢內傲帝命外通南國乘桴滄海交酬貨賄葛越布于朔土貂馬延于吳會自以控弦十萬奔走之力信能右折燕齊左震扶桑輮轢沙漠南面稱王宣王薄伐猛銳長驅師次遼陽而城池不守枹鼓暫鳴而元凶折首於是遠近疆埸列郡大荒收離聚散大安其居衆庶悅服殊俗款附自茲以降九野清泰東夷獻其樂器肅慎貢其楛矢曠世不羈應化而至魏魏蕩蕩想所具聞也吳之先祖起自荆楚遭時擾攘潛播江表劉備震懼亦逃巴岷遂因山陵積石之固三江五湖浩汗無涯假氣游魂迄茲四紀兩邦合從東西唱和互相扇動距捍中國自謂三分鼎足之勢可與太山共相終始也相國晉王輔相帝室文武桓桓志厲秋霜廟勝之算應變無窮獨見之鑒與衆絕慮主上欽明委以萬幾長轡遠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下用力凌威奮伐深入其阻幷敵一向奪其膽氣小戰江由則成都自潰曜兵劍閣則姜維面縛開地六千領郡三十兵不踰時梁益肅清使竊號之雄稽顙絳闕球琳重錦充於府庫夫韓幷魏徙虢滅虞亡此皆前鑒後事之表又南中呂興深覩天命蟬蛻內附願爲臣妾外失輔車脣齒之援內有羽毛零落之漸而徘徊危國冀延日月此由魏武侯卻指山河自以爲彊殊不知物有興亡則所美非其地也方今百僚濟濟俊乂盈朝武臣猛將折衝萬里國富兵彊六軍精練思復翰飛飲馬南海自頃國家整脩器械興造舟楫簡習水戰樓船萬艘千里相望刳木已來舟車之用未有如今之殷盛者也驍勇百萬畜力待時役不再舉今日之師也然主相眷眷未便電發者猶以爲愛人治國道家所尚崇城遂卑文王退舍故先開大信喻以存亡殷勤之指往使所究也若能審識安危自求多福蹶然改容祗承往錫追慕南越嬰齊入侍北面稱臣伏聽告策則世祚江表永爲魏藩豐功顯報隆於今日矣若侮慢未順王命然後謀力雲合指麾從風雍梁二州順流而東青徐戰士列江而西荆揚兗豫爭驅入衛征東甲卒武步秣陵爾乃王輿整駕六戎徐征羽校燭日旌旗星流龍游曜路歌吹盈耳士卒奔邁其會如林烟塵俱起震天駭地渴賞之士鋒鏑爭先忽然一旦身首橫分宗祀淪覆取戒萬世引領南望良助寒心夫療膏肓之疾者必進苦口之藥決狐疑之慮者亦告逆耳之言如其猶豫迷而不反恐俞附見其已死扁鵲知其無功矣勉思良圖惟所去就劭等至吳不敢爲通楚後遷佐著作郎復參石苞驃騎軍事楚既負其材氣頗侮易於苞初至長揖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因此而嫌隙遂構苞奏楚與吳人孫世山共訕毀時政楚亦抗表自理紛紜經年事未判又與鄉人郭奕忿爭武帝雖不顯明其罪然以少賤受責遂湮廢積年初參軍不敬府主楚既輕苞遂制施敬自楚始也征西將軍扶風王駿與楚舊好起爲參軍轉梁令遷衞將軍司馬時龍見武庫井中羣臣將上賀楚上言曰頃聞武庫井中有二龍羣臣或有謂之禎祥而稱賀者或有謂之非祥無所賀者可謂楚既失之而齊亦未爲得也夫龍或俯鱗潛于重泉或仰攀雲漢游乎蒼昊而今蟠于坎井同於蛙蝦者豈獨管庫之士或有隱伏厮役之賢沒於行伍故龍見光景有所感悟願陛下赦小過舉賢才垂夢於傅巖望想於渭濱修學官起淹滯申命公卿舉獨行君子可惇風厲俗者又舉亮拔秀異之才可以撥煩理難矯世抗言者無繫世族必先逸賤夫戰勝攻取之勢幷兼混一之威五伯之事韓白之功耳至於制禮作樂闡揚道化甫是士人出筋力之秋也伏願陛下擇狂夫之言惠帝初爲馮翊太守太康三年卒初楚與同郡王濟友善濟爲本州大中正訪問銓邑

人品狀至楚，濟曰：「此人非鄉所能目，吾自爲之。」乃狀楚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羣。」楚少時欲隱居，謂濟曰「當欲枕石漱流」，誤云「漱石枕流」。濟曰：「流非可枕，石非可漱。」楚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厲其齒。」楚少所推服，惟雅敬濟。初，楚除婦服，作詩以示濟，濟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三子：衆、洵、纂。衆及洵俱未仕而早終。惟纂子統、綽並知名。

統字承公。幼與綽及從弟盛過江。誕任不羈，而善屬文，時人以爲有楚風。征北將軍褚裒聞其名，命爲參軍，辭不就，家于會稽。性好山水，乃求爲鄞令，轉在吳寧。居職不留心碎務，縱意遊肆，名山勝川，靡不窮究。後爲餘姚令，卒。子騰嗣，以博學著稱，位至廷尉。騰弟登，少善名理，注老子，行於世，仕至尚書郎，早終。

綽字興公。博學善屬文，少與高陽許詢俱有高尚之志。居于會稽，游放山水，十有餘年，乃作遂初賦以致其意。嘗鄙山濤，而謂人曰：「山濤吾所不解，吏非吏，隱非隱，若以元禮門爲龍津，則當點額暴鱗矣。」所居齋前種一株松，恒自守護，鄰人謂之曰：「樹子非不楚楚可憐，但恐永無棟梁日耳。」綽答曰：「楓柳雖復合抱，亦何所施邪！」綽與詢一時名流，或愛詢高邁，則鄙於綽，或愛綽才藻，而無取於詢。沙門支遁試問綽：「君何如許？」答曰：「高情遠致，弟子早已伏膺；然一詠一吟，許將北面矣。」絕重張衡、左思之賦，每云：「三都、二京，五經之鼓吹也。」嘗作天台山賦，辭致甚工，初成，以示友人范榮期，云：「卿試擲地，當作金石聲也。」榮期曰：「恐此金石非中宮商。」然每至佳句，輒云：「應是我輩語。」除著作佐郎，襲爵長樂侯。綽性通率，好譏調。嘗與習鑿齒共行，綽在前，顧謂鑿齒曰：「沙之汰之，瓦石在後。」鑿齒曰：「簸之颺之，糠秕在前。」征西將軍庾亮請爲參軍，補章安令，徵拜太學博士，遷尚書郎。揚州刺史殷浩以爲建威長史。會稽內史王羲之引爲右軍長史。轉永嘉太守，遷散騎常侍，領著作郎。時大司馬桓溫欲經緯中國，以河南粗平，將移都洛陽。朝廷畏溫，不敢爲異，而北土蕭條，人情疑懼，雖並知不可，莫敢先諫。綽乃上疏曰：「伏見征西大將軍臣溫表便當躬率三軍，討除二寇，蕩滌河、渭，清灑舊京，然後神旂電舒，朝服濟江，反皇居於中土，正玉衡於天極。斯超世之宏圖，千載之盛事。然臣之所懷，竊有未安，以爲帝王之興，莫不藉地利人和以建功業，貴能以義平暴，因而撫之。懷愍不建，滄胥秦京，遂令胡戎交侵，神州絕綱，土崩之釁，誠由道喪，然中夏蕩蕩，一時橫流，百郡千城曾無完郛者，何哉？亦以地不可守，投奔有所故也。天祚未革，中宗龍飛，非惟信順協於天人而已，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義大矣哉！斯已然之明效也。今作勝談，自當任道而遺險；校實量分，不得不保小以固存。自喪亂已來六十餘年，蒼生殄滅，百不遺一，河洛丘墟，函夏蕭條，井堙木刊，阡陌夷滅，生理茫茫，永無依歸。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長子老孫，亡者丘隴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爲交切。若遷都旋軫之日，中興五陵，即復緬成遐域。泰山之安既難以理保，烝烝之思豈不纏於聖心哉！溫今此舉，誠欲大覽始終，爲國遠圖，向無山陵之急，亦未首決大謀，獨任天下之至難也。今發憤忘食，忠慨亮到，凡在有心，孰不致感！而百姓震駭，同懷危懼者，豈不以反舊之樂賒，而趣死之憂促哉！何者？植根於江外數十年矣，一朝拔之，頓驅蹙於空荒之地，提挈萬里，踰險浮深，離墳墓，棄生業，富者無三年之糧，貧者無一飡之飯，田宅不可復售，舟車無從而得，捨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出必安之地，就累卵之危，將頓仆道塗，飄溺江川，僅有達者。夫國以人爲本，疾寇所以爲人，衆喪而寇除，亦安所取裁？此仁者所宜哀矜，國家所宜深慮也。自古今帝王之都，豈有常所，時隆則宅中而圖大，勢屈則遵養以待會。使德不可勝，家有三年之積，然後始可謀太平之事耳。今天時人事，有未至者矣，一朝欲一宇宙，無乃頓而難舉乎？臣之愚計，以爲且可更遣一將有威名資實者，先鎮洛陽，於陵所築二壘以奉衛山陵，埽平梁、許，清一河南，運漕之路既通，然後盡力於開墾，廣田積穀，漸爲徙者之資。如此，賊見亡徵，勢必遠竄。如其迷逆不化，復欲送死者，南北諸軍風馳電赴，若身手之救痛癢，率然之應首尾，山陵既固，中夏小康。陛下且端委紫極，增修德政，躬行漢文簡樸之至，去小惠，節游費，審官人，練甲兵，以養士滅寇爲先。十年行之，無使隳廢，則貧者殖其財，怯者充其勇，人知天德，赴死如歸，以此致政，猶運諸掌握。何故捨百勝之長理，舉天下而一擲哉？陛下春秋方富，溫克壯其猷，君臣相與，弘養德業，括囊元吉，豈不快乎？今溫唱高議，聖朝互同，臣以輕微

獨獻管見出言之難實在今日而臣區區必聞天聽者切以無諱之朝狂瞽進說芻蕘之謀聖賢所察所以不勝至憂觸冒干陳若陛下垂神温少留恩豈非屈於一人而允億兆之願哉如以干忤罪大欲加顯戮使丹誠上達退受刑誅雖沒泉壤尸且不朽桓温見綽表不悅曰致意興公何不尋君遂初賦知人家國事邪尋轉廷尉卿領著作綽少以文才垂稱于時文士綽為其冠温王郗庾諸公之薨必須綽為碑文然後刊石焉年五十八卒子嗣有綽風文章相亞位至中軍參軍早亡

史臣曰江統風檢操行良有可稱陳留多士斯為其冠徙戎之論實是經國遠圖然運距中衰陵替有漸假其言見用恐速禍招怨無救於將顛也逮愍懷廢徙冒禁拜辭所謂命輕鴻毛義貴熊掌彪位隆端右竭誠獻替惇遺忽榮利聿修天爵雖出處異塗俱難兄弟矣孫楚體英絢之姿超然出類見知武子誠無愧色覽其貽皓之書諒曩代之佳筆也而負才誕傲蔑苞忿奕違遜讓之道肆陵憤之氣十年沉廢盡自取矣統綽棣華秀發名顯中興可謂無忝爾祖統竟淪跡下邑竊覦勝地會其心焉綽獻直論辭甚不慴元子有匪躬之節豈徒文雅而已哉

贊曰應元蹈義子荆越俗江寡悔尤孫貽擯辱彪統昆弟江左馳譽彬彬藻思綽冠羣英

晉書卷五十六

晉書卷五十六考證

江統傳濟北程收為方正〇收一本作牧本書成都王穎傳以黄門郎程牧爲

左司馬未知卽其人否

征西將軍庾亮請爲羽林將軍〇羽林將軍監本作儒林參軍今從宋本

晉書卷五十六考證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二十七

羅憲　兄子尚

羅憲字令則，襄陽人也。父蒙，蜀廣漢太守。憲年十三能屬文，早知名。師事譙周，周門人稱爲子貢。性方亮嚴整，待士無倦，輕財好施，不營產業。仕蜀爲太子舍人、宣信校尉。再使於吳，吳人稱焉。時黃皓預政，衆多附之，憲獨介然。皓恚之，左遷巴東太守。時大將軍閻宇都督巴東，拜憲領軍，爲宇副貳。魏之伐蜀，召宇西還，憲守永安城。及成都敗，城中擾動，邊江長吏皆棄城走，憲斬亂者一人，百姓乃安。知劉禪降，乃率所統臨于都亭三日。吳聞蜀敗，遣將軍盛憲西上，外託救援，內欲襲憲。憲曰：「本朝傾覆，吳爲脣齒，不恤我難，而邀其利，吾寧當爲降虜乎！」乃歸順。於是繕甲完聚，厲以節義，士皆用命。及鍾會、鄧艾死，百城無主，吳又使步協西征，憲大破其軍。孫休怒，又遣陸抗助協。憲距守經年，救援不至，城中疾疫太半。或勸南出牂牁，北奔上庸，可以保全。憲曰：「夫爲人主，百姓所仰，既不能存，急而棄之，君子不爲也，畢命於此矣。」會荊州刺史胡烈等救之，抗退。加陵江將軍、監巴東軍事、使持節，領武陵太守。泰始初入朝，詔曰：「憲忠烈果毅，有才鑒器幹，可給鼓吹。」又賜山玄玉佩劍。泰始六年卒，贈使持節、安南將軍、武陵太守，追封西鄂侯，諡曰烈。初，憲侍讌華林園，詔問蜀大臣子弟，後問先輩宜時敘用者，憲薦蜀人常忌、杜軫等，皆西國之良器，武帝並召而任之。子襲，歷給事中、陵江將軍，統其父部曲，至廣漢太守。兄子尚。

尚字敬之，一名仲。父式，牂牁太守。尚少孤，依叔父憲。善屬文。荊州刺史王戎以尚及劉喬爲參軍，並委任之。太康末，爲梁州刺史。及趙廞反于蜀，尚表曰：「廞非雄才，必無所成，計日聽其敗耳。」乃假尚節，爲平西將軍、益州刺史、西戎校尉。性貪少斷，蜀人言曰：「尚之所愛，非邪則佞，尚之所憎，非忠則正。富擬魯衞，家成市里，貪如豺狼，無復極已。」又曰：「蜀賊尚可，羅尚殺我。平西將軍，反更爲禍。」時李特亦起於蜀，攻蜀，殺趙廞，又攻尚於成都，尚退保江陽。初，尚乞師方嶽，荊州刺史宋岱率建平太守孫阜救之，次于江州。岱、阜兵盛，諸爲寇所逼者，人有奮志。尚乃使兵曹從事任銳僞降，因出密宣告於外，剋日俱擊，遂大破之，斬李特，傳首洛陽。特子雄僭號，都於郫城，尚遣將軍隗伯攻之，不剋。俄而尚卒，雄遂據有蜀土。

滕脩

滕脩字顯先，南陽西鄂人也。仕吳爲將帥，封西鄂侯。孫皓時，代熊睦爲廣州刺史，甚有威惠。徵爲執金吾。廣州部曲督郭馬等爲亂，皓以脩宿有威惠，爲嶺表所伏，以爲使持節、都督廣州軍事、鎮南將軍、廣州牧以討之。未剋而王師伐吳，脩率衆赴難，至巴丘而皓已降，乃縞素流涕而還，與廣州刺史閭豐、蒼梧太守王毅各送印綬，詔以脩爲安南將軍，廣州牧、持節、都督如故，封武當侯，加鼓吹，委以南方事。脩在南積年，爲邊夷所附。太康九年卒，請葬京師，帝嘉其意，賜墓田一頃，諡曰聲。脩之子並上表曰：「亡父脩羈紲吳壤，爲所驅馳，幸逢開通，沐浴至化，得從俘虜握戎馬之要，未覲聖顏，委南藩之重，實由勳勞少聞天聽故也。年衰疾篤，屢乞骸骨，未蒙垂哀，奄至薨隕。臣承遺意，輿櫬還都，瞻望雲闕，實懷痛裂。竊聞博士諡脩曰聲，直彰流播，不稱行績，不勝愚情，冒昧聞訴。」帝乃賜諡曰忠。並子含，初爲庾冰輕車長史，討蘇峻有功，封夏陽縣開國侯，邑千六百戶，授平南將軍、廣州刺史，在任積年，甚有威惠，卒，諡曰戴。含弟子遯，交州刺史。脩曾孫恬之，龍驤將軍、魏郡太守，戍黎陽，爲翟遼所執，死之。

馬隆

馬隆字孝興，東平平陸人。少而智勇，好立名節。魏兗州刺史令狐愚坐事伏誅，舉州無敢收者，隆以武吏託稱愚客，以私財殯葬，服喪三年，列植松柏，禮畢乃還，一州以爲美談。署武猛從事。泰始中，將興伐吳之役，下詔曰：「吳會未平，宜得猛士以濟武功。雖舊有薦舉之法，未足以盡殊才。其普告州郡，有壯勇秀異、才力傑出者，皆以名聞，將簡其尤異，擢而用之。苟有其人，勿限所取。」兗州舉隆才堪良將。稍遷司馬督。初，涼州刺史楊欣失羌戎之和，隆陳其必敗。俄而欣爲虜所沒，河西斷絕，帝每有西顧之憂，臨朝而歎曰：「誰能爲我討此虜通涼州者乎？」

朝臣莫對隆進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必能滅賊何爲不任顧卿方略何如耳隆曰陛下若能任臣當聽臣自任帝曰云何隆曰臣請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率之鼓行而西稟陛下威德醜虜何足滅哉帝許之乃以隆爲武威太守公卿僉曰六軍既衆州郡兵多但當用之不宜橫設賞募以亂常典隆小將妄說不可從也帝弗納隆募限腰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立標簡試自旦至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因請自至武庫選杖武庫令與隆忿爭御史中丞奏劾隆隆曰臣當亡命戰場以報所受武庫令乃以魏時朽杖見給不可復用非陛下使臣滅賊意也帝從之又給其三年軍資隆於是西渡溫水虜樹機能等以衆萬計或乘險以遏隆前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奇謀間發出敵不意或夾道累磁石賊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甲無所留礙賊咸以爲神轉戰千里殺傷以千數自隆之西音問斷絕朝廷憂之或謂已沒後隆使夜到帝撫掌歡笑詰朝召羣臣謂曰若從諸卿言是無秦涼也乃詔曰隆以偏師寡衆奮不顧難冒險能濟其假節宣威將軍加赤幢曲蓋鼓吹隆到武威虜大人猝跋韓且萬能等率萬餘落歸降前後誅殺及降附者以萬計又率善戎沒骨能等與樹機能大戰斬之涼州遂平朝議將加隆將士勳賞有司奏隆將士皆先加顯爵不應更授衛將軍楊珧駁曰前精募將士少加爵命者此適所以爲誘引今隆全軍獨剋西土獲安不得便以前授塞此後功宜皆聽許以明要信乃從珧議賜爵加秩各有差太康初朝廷以西平荒毀宜時興復以隆爲平虜護軍西平太守將所領精兵又給牙門一軍屯據西平時南虜成奚每爲邊患隆至帥軍討之虜據險距守隆令軍士皆負農器將若田者虜以隆無征討意御衆稍怠隆因其無備進兵擊破之畢隆之政不敢爲寇太熙初封奉高縣侯加授護東羌校尉積十餘年威信振於隴右時洛陽太守馮翊嚴舒與楊駿通親密圖代隆毀隆年老謬耄不宜服戎於是徵隆以舒代鎮氐羌聚結百姓驚懼朝廷恐關隴復擾乃免舒遣隆復職竟卒於官子咸嗣亦驍勇成都王穎攻長沙王乂以咸爲鷹揚將軍率兵屯河橋中渚爲乂將王瑚所敗沒於陣

胡奮

胡奮字玄威安定臨涇人也魏車騎將軍陰密侯遵之子也奮性開朗有籌略少好武事宣帝之伐遼東也以白衣侍從左右甚見接待還爲校尉稍遷徐州刺史封夏陽子匈奴中部帥劉猛叛使驍騎路蕃討之以奮爲監軍假節頓軍陘北爲蕃後繼擊猛破之猛帳下將李恪斬猛而降以功累遷征南將軍假節都督荊州諸軍事遷護軍加散騎常侍奮家世將門晚乃好學有刀筆之用所在有聲績居邊特有威惠泰始末武帝怠政事而耽於色大採擇公卿女以充六宮奮女選入爲貴人奮唯有一子爲南陽王友早亡及聞女爲貴人哭曰老奴不死唯有二兒男入九地之下女上九天之上奮既舊臣兼有椒房之助甚見寵待遷左僕射加鎮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時楊駿以后父驕傲自得奮謂駿曰卿恃女更益豪邪歷觀前代與天家婚未有不滅門者但早晚事耳觀卿舉措適所以速禍駿曰卿女不在天家乎奮曰我女與卿女作婢耳何能損益時人皆爲之懼駿雖銜之而不能害後卒於官贈車騎將軍諡曰壯奮兄弟六人兄廣弟烈並知名廣字宣祖位至散騎常侍少府廣子喜字林甫亦以開濟爲稱仕至涼州刺史建武將軍假節護羌校尉烈字武玄爲將伐蜀鍾會之反也烈與諸將皆被閉烈子世元時年十八爲士卒先攻殺會名馳遠近烈爲秦州刺史及涼州叛烈屯於萬斛堆爲虜所圍無援遇害

陶璜

陶璜字世英丹陽秣陵人也父基吳交州刺史璜仕吳歷顯位孫皓時交阯太守孫諝貪暴爲百姓所患會察戰鄧荀至擅調孔雀三千頭遣送秣陵既苦遠役咸思爲亂郡吏呂興殺諝及荀以郡內附武帝拜興安南將軍交阯太守尋爲其功曹李統所殺帝更以建寧爨谷爲交阯太守谷又死更遣巴西馬融代之融病卒南中監軍霍弋又遣犍爲楊稷代融與將軍毛炅九真太守董元牙門孟幹孟通李松王業爨能等自蜀出交阯破吳軍于古城斬大都督脩則交州刺史劉俊吳遣虞汜爲監軍薛珝爲威南將軍大都督璜爲蒼梧太守距稷

戰于分水璜敗退保合浦亡其二將珝怒謂璜曰若自表討賊而喪二帥其責安在璜曰下官不得行意諸軍不相順故致敗耳珝怒欲引軍還璜夜以數百兵襲董元獲其寶物船載而歸珝乃謝之以璜領交州爲前部督璜從海道出於不意徑至交阯元距之諸將將戰璜疑斷牆內有伏兵列長戟於其後兵纔接元僞退璜追之伏兵果出長戟逆之大破元等以前所得寶船上錦物數千匹遺扶嚴賊帥梁奇奇將萬餘人助璜元有勇將解系同在城內璜誘其弟象使爲書與系又使象乘璜軺車鼓吹導從而行元等曰象尚若此系必有去志乃就殺之珝璜遂陷交阯吳因用璜爲交州刺史璜有謀策周窮好施能得人心滕脩數討南賊不能制璜曰南岸仰吾鹽鐵斷勿與市皆壞爲田器如此二年可一戰而滅也脩從之果破賊初霍弋之遣稷炅等與之誓曰若賊圍城未百日而降者家屬誅若過百日救兵不至吾受其罪稷等守未百日糧盡乞降璜不許給其糧使守諸將並諫璜曰霍弋已死不能救稷等必矣可須其日滿然後受降使彼得無罪我受有義內訓百姓外懷鄰國不亦可乎稷等期訖糧盡救兵不至乃納之脩則既爲毛炅所殺則子允隨璜南征城既降允求復讎璜不許炅密謀襲璜事覺收炅呵曰晉賊炅厲聲曰吳狗何等爲賊允剖其腹曰復能作賊不炅猶罵曰吾志殺汝孫皓汝父何死狗也璜既擒稷等並送之稷至合浦發病死孟幹爨能李松等至建鄴皓將殺之或勸皓幹等忠於所事宜宥之以勸邊將皓從其言將徙之臨海幹等志欲北歸慮東徙轉遠以吳人愛蜀側竹弩言能作之皓留付作部後幹逃至京都松能爲皓所殺幹陳伐吳之計帝乃厚加賞賜以爲日南太守先是以楊稷爲交州刺史毛炅爲交阯太守印綬未至而敗即贈稷交州炅及松能子並關內侯九真郡功曹李祚保郡內附璜遣將攻之不剋祚舅黎晃隨軍勸祚令降祚答曰舅自吳將祚自晉臣唯力是視耳踰時乃拔皓以璜爲使持節都督交州諸軍事前將軍交州牧武平九德新昌土地阻險夷獠勁悍歷世不賓璜征討開置三郡及九真屬國三十餘縣徵璜爲武昌都督以合浦太中脩允代之交土人請留璜以千數於是遣還皓既降晉手書遣璜息融勑璜歸順璜流涕數日遣使送印綬詣洛陽帝詔復其本職封宛陵侯改爲冠軍將軍吳既平晉減州郡兵璜上言曰交土荒裔斗絕一方或重譯而言連帶山海又南郡去州海行千有餘里外距林邑纔七百里夷帥范熊世爲逋寇自稱爲王數攻百姓且連接扶南種類猥多朋黨相倚負險不賓往隸吳時數作寇逆攻破郡縣殺害長吏臣以尫駑昔爲故國所採偏戍在南十有餘年雖前後征討翦其魁桀深山僻穴尚有逋竄又臣所統之卒本七千餘人南土溫溼多有氣毒加累年征討死亡減耗其見在者二千四百二十人今四海混同無思不服當卷甲消刃禮樂是務而此州之人識義者寡厭其安樂好爲禍亂又廣州南岸周旋六千餘里不賓屬者乃五萬餘戶及桂林不羈之輩復當萬戶至於服從官役纔五千餘家二州脣齒唯兵是鎮又寧州興古接據上流去交阯郡千六百里水陸並通互相維衞州兵未宜約損以示單虛夫風塵之變出於非常臣亡國之餘議不足採聖恩廣厚猥垂飾擢蠲其罪釁改授方任去辱即寵拭目更視誓念投命以報所受臨履所見謹冒瞽陳又以合浦郡土地磽确無有田農百姓唯以採珠爲業商賈去來以珠貿米而吳時珠禁甚嚴慮百姓私散好珠禁絕來去人以飢困又所調猥多限每不充今請上珠三分輸二次者輸一麤者蠲除自十月訖二月非採上珠之時聽商旅往來如舊並從之在南三十年威恩著于殊俗及卒舉州號哭如喪慈親朝廷乃以員外散騎常侍吾彥代璜彥卒又以員外散騎常侍顧祕代彥祕卒州人逼祕子參領州事參尋卒參弟壽求領州州人不聽固求之遂領州壽乃殺長史胡肇等又將殺帳下督梁碩碩走得免起兵討壽禽之付壽母令鴆殺之碩乃迎璜子蒼梧太守威領刺史在職甚得百姓心三年卒威弟淑子綏後並爲交州自基至綏四世爲交州者五人璜弟濬吳鎮南大將軍荊州牧濬弟抗太子中庶子濬子湮字恭之湮弟猷字恭豫並有名湮至臨海太守黃門侍郎猷宣城內史王導右軍長史湮子馥于湖令爲韓晃所殺追贈廬江太守抗子回自有傳

吾彥

吾彥字士則吳郡吳人也出自寒微有文武才幹身長八尺手格猛獸膂力絕

羣仕吳爲通江吏時冠軍薛珝杖節南征軍容甚盛彥觀之慨然而歎有善相者劉札謂之曰以君之相後當至此不足慕也初爲小將給吳大司馬陸抗抗奇其勇略將拔用之患衆情不允乃會諸將密使人陽狂拔刀跳躍而來坐上諸將皆懼而走唯彥不動舉几禦之衆服其勇乃擢用焉稍遷建平太守時王濬將伐吳造船於蜀彥覺之請增兵爲備皓不從彥乃輒爲鐵鎖橫斷江路及師臨境緣江諸城皆望風降附或見攻而拔唯彥堅守大衆攻之不能剋乃退舍禮之吳亡彥始歸降武帝以爲金城太守帝嘗從容問薛瑩曰孫皓所以亡國者何也瑩對曰歸命侯臣皓之君吳昵近小人刑罰妄加大臣大將無所親信人人憂恐各不自安敗亡之釁由此而作矣其後帝又問彥對曰吳主英俊宰輔賢明帝笑曰君明臣賢何爲亡國彥曰天祿永終曆數有屬所以爲陛下擒此蓋天時豈人事也張華時在坐謂彥曰君爲吳將積有歲年蔑爾無聞竊所惑矣彥厲聲曰陛下知我而卿不聞乎帝甚嘉之轉在敦煌威恩甚著遷鴈門太守時順陽王暢驕縱前後內史皆誣之以罪及彥爲順陽內史彥清身率下威刑嚴肅衆皆長慴暢不能誣乃更薦之冀其去職遷員外散騎常侍帝嘗問彥陸喜陸抗二人誰多也彥對曰道德名望抗不及喜立功立事喜不及抗會交州刺史陶璜卒以彥爲南中都督交州刺史重餉陸機兄弟機將受之雲曰彥本微賤爲先公所拔而答詔不善安可受之機乃止因此每毀之長沙孝廉尹虞謂機等曰自古由賤而興者乃有帝王何但公卿若何元幹侯孝明唐儒宗張義允等並起自寒微皆內侍外鎮人無譏者卿以士則答詔小有不善毀之無已吾恐南人皆將去卿卿便獨坐也於是機等意始解毀言漸息矣初陶璜之死也九真戍兵作亂逐其太守九真賊帥趙祉圍郡城彥悉討平之在鎮二十餘年威恩宣著南州寧靖自表求代徵爲大長秋卒於官

張光

張光字景武江夏鍾武人也身長八尺明眉目美音聲少爲郡吏家世有部曲以牙門將伐吳有功遷江夏西部都尉轉北地都尉初趙王倫爲關中都督氐羌反叛太守張損戰沒郡縣吏士少有全者光以百餘人戍馬蘭山北賊圍之百餘日光撫厲將士屢出奇兵擊賊破之光以兵少路遠自分敗沒會梁王肜遣司馬索靖將兵迎光舉軍悲泣遂還長安肜表光處絕圍之地有耿恭之忠宜加甄賞以明獎勸於是擢授新平太守加鼓吹屬雍州刺史劉沈被密詔討河間王顒光起兵助沈沈時委任秦州刺史皇甫重重自以關西大族心每輕光謀多不用及二州軍潰爲顒所擒顒謂光曰前起兵欲作何策光正色答曰但劉雍州不用鄙計故令大王得有今日也顒壯之引與歡宴彌日表爲右衛司馬陳敏作亂除光順陽太守加陵江將軍率步騎五千詣荊州討之刺史劉弘雅敬重光稱爲南楚之秀時江夏太守陶侃與敏大將錢端相距於長岐將戰襄陽太守皮初爲步軍使光設伏以待之武陵太守苗光爲水軍藏舟艦於沔水皮初等與賊交戰光發伏兵應之水陸同奮賊衆大敗弘表光有殊勳遷材官將軍梁州刺史先是秦州人鄧定等二千餘家饑餓流入漢中保于城固漸爲抄盜梁州刺史張殷遣巴西太守張燕討之定窘急偽乞降于燕并餽燕金銀燕喜爲之緩師定密結李雄雄遣衆救定燕退定遂進逼漢中太守杜正沖東奔魏興殷亦棄官而遁光不得赴州止於魏興乃結諸郡守共謀進取燕唱言曰漢中荒敗迫近大賊剋復之事當俟英雄正沖曰張燕受賊金銀不時進討阻兵緩寇致喪漢中實燕之罪也光於是發怒呵燕令出斬之以徇綏撫荒殘百姓悅服光於是卻鎮漢中時逆賊王如餘黨李運楊武等自襄陽將三千餘家入漢中光遣參軍晉邈率衆於黃金距之邈受運重賂勸光納運光從邈言使居城固既而邈以運多珍貨又欲奪之復言於光曰運之徒屬不事佃農但營器杖意在難測可掩而取之光又信焉遣邈衆討運不尅光乞師於氐王楊茂搜茂搜遣子難敵助之難敵求貨於光光不與楊武乃厚賂難敵謂之曰流人寶物悉在光處今伐我不如伐光難敵大喜聲言助光內與運同光弗之知也遣息援率衆助邈運與難敵夾攻邈等援爲流矢所中死賊遂大盛光嬰城固守自夏迄冬憤激成疾佐吏及百姓咸勸光退據魏興光按劍曰吾受國厚恩不能翦除寇賊今得自死便如登仙何得退還也聲絕而卒時年五十五百姓悲泣遠近傷惜之有二子炅邁炅少辟太宰掾邁多才略有父風州人

推遷權領州事與賊戰沒別駕苑瓆及督護王喬奉光妻息率其遺衆還據魏興其後義陽太守任愔爲梁州光妻子歸本郡南陽太守應詹白都督王敦稱光在梁州能興微繼絕威振巴漢值中原傾覆征鎮太守外無救助內闕資儲以寡敵衆經年抗禦厲節不撓宜應追論顯贈以慰存亡敦不能從

趙誘

趙誘字元孫淮南人也世以將顯州辟主簿值刺史郗隆被齊王冏檄使起兵討趙王倫隆欲承檄舉義而諸子姪並在洛陽欲坐觀成敗恐爲冏所討進退有疑會羣吏計議誘說隆曰趙王簒逆海內所病今義兵飈起其敗必矣今爲明使君計莫若自將精兵徑赴許昌上策也不然且可留後遣猛將將兵會盟亦中策也若遣小軍隨形助勝下策耳隆曰我受二帝恩無所偏助正欲保州而已誘與治中留寶主簿張褒等諫隆若無所助變難將生州亦不可保也隆猶豫不決遂爲其下所害誘還家杜門不出左將軍王敦以爲參軍加廣武將軍與甘卓周訪共討華軼破之又擊杜弢於西湘太興初復與卓攻弢滅之累功賜爵平阿縣侯代陶侃爲武昌太守時杜曾迎第五猗於荊州作亂敦遣誘與襄陽太守朱軌共距之猗既愍帝所遣加有時望爲荊楚所歸誘等苦戰皆沒敦甚悼惜之表贈征虜將軍秦州刺史諡曰敬子龔與誘俱死元帝爲晉王下令贈新昌太守龔弟胤字伯舒王敦使周訪擊杜曾胤請從行訪憚曾之彊欲先以胤餌曾使其衆疲而後擊之胤多梟首級王導引爲從事中郎南頓王宗反胤殺宗於是王導庾亮並倚杖之轉冠軍將軍西豫州刺史卒於官

史臣曰忠爲令德貞曰事君徇國家而竭身歷夷險而一節羅憲滕脩濯纓入仕指巴東而受賑出嶺嶠而揚麾屬鼎命淪胥本朝失守居巴丘而流涕集都亭而大臨古之忠烈罕儔于茲孝興之智勇玄威之武藝滅醜虜於河西制凶會於硜北審楊欣之必敗識楊駿之速禍陶璜吾彥逸足齊驅毛炅屈其深謀陸抗奇其茂略薪櫃之任清規自遠鼙鼓之臣厥聲彌劭景武南楚秀士元孫累葉將門赴死愉於登仙效誠陳於上策竟而俱斃貞則斯存

贊曰憲居玉壘才博流譽脩赴石門惠政攸著孝興玄威操履無違感墳畢禮楊門致譏璜謀超絕彥材雄傑濬師蟄蓋觀兵敗薛惟趙與張神略多方作尉北地立功西湘

晉書卷五十七

晉書卷五十七考證

陶璜傳會察戰鄧荀至擅調孔雀三千頭○吳志孫休傳使察戰到交阯調孔爵大豬注察戰吳官名號今揚都有察戰巷

晉書卷五十七考證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二十八

周處　子玘　玘子勰　玘弟札　札兄子筵

周處字子隱義興陽羨人也父魴吳鄱陽太守處少孤未弱冠膂力絕人好馳騁田獵不修細行縱情肆慾州曲患之處自知為人所惡乃慨然有改勵之志謂父老曰今時和歲豐何苦而不樂耶父老歎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答曰南山白額猛獸長橋下蛟并子為三矣處曰若此為患吾能除之父老曰子若除之則一郡之大慶非徒去害而已處乃入山射殺猛獸因投水搏蛟蛟或沉或浮行數十里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人謂死皆相慶賀處果殺蛟而反聞鄉里相慶始知人患己之甚乃入吳尋二陸時機不在見雲具以情告曰欲自修而年已蹉跎恐將無及雲曰古人貴朝聞夕改君前塗尚可且患志之不立何憂名之不彰處遂勵志好學有文思志存義烈言必忠信克己期年州府交辟仕吳為東觀左丞孫皓末為無難督及吳平王渾登建鄴宮釃酒既酣謂吳人曰諸君亡國之餘得無慼乎處對曰漢末分崩三國鼎立魏滅於前吳亡於後亡國之感豈惟一人渾有愧色入洛稍遷新平太守撫和戎狄叛羌歸附雍土美之轉廣漢太守郡多滯訟有經三十年而不決者處詳其枉直一朝決遣以母老罷歸尋除楚內史未之官徵拜散騎常侍處曰古人辭大不辭小乃先之楚而郡既經喪亂新舊雜居風俗未一處敦以教義又檢尸骸無主及白骨在野收葬之然始就徵遠近稱歎及居近侍多所規諷遷御史中丞凡所糾劾不避寵戚梁王肜違法處深文按之及氐人齊萬年反朝臣惡處彊直皆曰處吳之名將子也忠烈果毅乃使隸夏侯駿西征伏波將軍孫秀知其將死謂之曰卿有老母可以此辭也處曰忠孝之道安得兩全既辭親事君父母復安得而子乎今日是我死所也萬年聞之曰周府君昔臨新平我知其為人才兼文武若專斷而來不可當也如受制於人此成擒耳既而梁王肜為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處知肜不平必當陷己自以人臣盡節不宜辭憚乃悲慨就路志不生還中書令陳準知肜將逞宿憾乃言於朝曰駿及梁王皆是貴戚非將帥之才進不求名退不畏咎周處吳人忠勇果勁有怨無援將必喪身宜詔孟觀以精兵萬人為處前鋒必能殄寇不然肜當使處先驅其敗必也朝廷不從時賊屯梁山有衆七萬而駿逼處以五千兵擊之處曰軍無後繼必至覆敗雖在亡身為國取恥肜復命處進討乃與振威將軍盧播雍州刺史解系攻萬年於六陌將戰處軍人未食肜促令速進而絕其後繼處知必敗賦詩曰去去世事已策馬觀西戎藜藿甘粱黍期之克令終言畢而戰自旦及暮斬首萬計弦絕矢盡播系不救左右勸退處按劍曰此是吾效節授命之日何退之為且古者良將受命凶門以出蓋有進無退也今諸軍負信勢必不振我為大臣以身徇國不亦可乎遂力戰而沒追贈平西將軍賜錢百萬葬地一頃京城地五十畝為第又賜王家近田五頃詔[illegible]處母年老加以遠人朕每愍念給其醫藥酒米賜以終年處著默語三十篇及風土記并撰集吳書時潘岳奉詔作關中詩曰周殉師令身膏齊斧人之云亡貞節克舉又西戎校尉閻纘亦上詩云周全其節令聞不已身雖云沒書名良史及元帝為晉王將加處策諡太常賀循議曰處履德清方才量高出歷守四郡安人立政入司百僚貞節不撓在戎致身見危授命此皆忠賢之茂實烈士之遠節按諡法執德不回曰孝遂以諡焉有三子玘靖札靖早卒玘札並知名

玘字宣佩彊毅沉斷有父風而文學不及閉門潔己不妄交游士友咸望風敬憚焉故名重一方弱冠州郡命不就刺史初到召為別駕從事虛己備禮方始應命累薦名宰府舉秀才除議郎太安初妖賊張昌丘沉等聚衆於江夏百姓從之如歸惠帝使監軍華宏討之敗于障山昌等浸盛殺平南將軍羊伊鎮南大將軍新野王歆等所在覆沒昌別率封雲攻徐州石冰攻揚州刺史陳徽出奔冰遂略有揚土玘密欲討冰潛結前南平內史王矩共推吳興太守顧祕都督揚州九郡軍事及江東人士同起義兵斬冰所置吳興太守區山及諸長史冰遣其將羌毒領數萬人距玘玘臨陣斬毒時右將軍陳敏自廣陵率衆助玘斬冰別率趙驤於蕪湖因與玘俱前攻冰於建康冰北走投封雲雲司馬張統

斬雲冰以降徐揚並平玘不言功賞散衆還家陳敏反于揚州以玘爲安豐太守加四品將軍玘稱疾不行密遣使告鎭東將軍劉準令發兵臨江己爲內應翦髮爲信準在壽春遣督護衡彥率衆而東時敏弟昶爲廣武將軍歷陽內史以吳興錢廣爲司馬玘密諷廣殺昶玘與顧榮甘卓等以兵攻敏敏衆奔潰單馬北走獲之於江乘界斬之於建康夷三族東海王越聞其名召爲參軍詔補尙書郎散騎郎並不行元帝初鎭江左以玘爲倉曹屬初吳興人錢璯亦起義兵討陳敏越命爲建武將軍使率其屬會于京都璯至廣陵聞劉聰逼洛陽畏愞不敢進帝促以軍期璯乃謀反時王敦遷尙書當應徵與璯俱西璯陰欲殺敦藉以舉事敦聞之奔告帝璯遂殺度支校尉陳豐焚燒邸閣自號西平大將軍八州都督劫孫皓子充立爲吳王既而殺之來寇玘縣帝遣將軍郭逸郡尉宋典等討之並以兵少未敢前玘復率合鄉里義衆與逸等俱進討璯斬之傳首於建康玘三定江南開復王略帝嘉其勳以玘行建威將軍吳興太守封烏程縣侯吳興寇亂之後百姓饑饉盜賊公行玘甚有威惠百姓敬愛之期年之閒境內寧謐帝以玘頻興義兵勳誠並茂乃以陽羨及長城之西鄉丹陽之永世別爲義興郡以彰其功焉玘宗族彊盛人情所歸帝疑憚之于時中州人士佐佑王業而玘自以爲不得調內懷怨望復爲刁協輕之恥恚愈甚時鎭東將軍祭酒東萊王恢亦爲周顗所侮乃與玘陰謀誅諸執政推玘及戴若思與諸南士共奉帝以經緯世事先是流人帥夏鐵等寓於淮泗恢陰書與鐵令起兵己當與玘以三吳應之建興初鐵已聚衆數百人臨淮太守蔡豹斬鐵以聞恢聞鐵死懼罪奔于玘玘殺之埋于豕牢帝聞而祕之召玘爲鎭東司馬未到復改授建武將軍南郡太守玘既南行至蕪湖又下令曰玘奕世忠烈義誠顯著孤所欽喜今以爲軍諮祭酒將軍如故進爵爲公祿秩僚屬一同開國之例玘忿於迴易又知其謀泄遂憂憤發背而卒時年五十六將卒謂子勰曰殺我者諸傖子能復之乃吾子也吳人謂中州人曰傖故云耳贈輔國將軍謚曰忠烈子勰嗣

勰字彥和常緘父言時中國亡官失守之士避亂來者多居顯位駕御吳人吳人頗怨勰因之欲起兵潛結吳興郡功曹徐馥馥家有部曲勰使馥矯稱叔父札命以合衆豪俠樂亂者翕然附之以討王導刁協爲名孫皓族人弼亦起兵於廣德以應之馥殺吳興太守袁琇有衆數千將奉札爲主時札以疾歸家聞而大驚乃告亂於義興太守孔侃勰知札不同不敢發兵馥黨懼攻馥殺之孫弼衆亦潰宣城太守陶猷滅之元帝以周氏奕世豪望吳人所宗故不窮治撫之如舊勰爲札所責失志歸家淫侈縱恣每謂人曰人生幾時但當快意耳終於臨淮太守勰弟彝少知名元帝辟爲丞相掾早亡

札字宣季性矜險好利外方內荏少以豪右自處州郡辟命皆不就察孝廉除郎中大司馬齊王冏參軍出補句容令遷吳國上軍將軍辟東海王越參軍不就以討錢璯功賜爵漳浦亭侯元帝爲丞相表札爲寧遠將軍歷陽內史不之職轉從事中郎徐馥平以札爲奮武將軍吳興內史錄前後功改封東遷縣侯進號征虜將軍監揚州江北軍事東中郎將鎭涂中未之職轉右將軍都督石頭水陸軍事札腳疾不堪拜固讓經年有司彈奏不得已乃視職加散騎常侍王敦舉兵攻石頭札開門應敦故王師敗績敦轉札爲光祿勳尋補尙書頃之遷右將軍會稽內史時札兄靖子懋晉陵太守淸流亭侯懋弟筵征虜將軍吳興內史筵弟贊大將軍從事中郎武康縣侯贊弟縉太子文學都鄉侯次兄子勰臨淮太守烏程公札一門五侯並居列位吳士貴盛莫與爲比王敦深忌之後筵喪母送者千數敦益憚焉及敦疾錢鳳以周氏宗彊與沈充權勢相侔欲自託於充謀滅周氏使充得專威揚土乃說敦曰夫有國者患於彊逼自古釁難恒必由之今江東之豪莫彊周沈公萬世之後二族必不靜矣周彊而多俊才宜先爲之所後嗣可安國家可保耳敦納之時有道士李脫者妖術惑衆自言八百歲故號李八百自中州至建鄴以鬼道療病又署人官位時人多信事之弟子李弘養徒灊山云應讖當王故敦使廬江太守李恒告札及其諸兄子與脫謀圖不軌時筵爲敦諮議參軍即營中殺筵及脫弘又遣參軍賀鸞就沈充盡掩殺札兄弟子既而進軍會稽襲札札先不知卒聞兵至率麾下數百人出拒之兵散見殺札性貪財好色惟以業產爲務兵至之日庫中有精杖外白

以配兵札猶惜不與以畝者給之其鄙吝如此故士卒莫爲之用及敦死札莚故吏並詣闕訟周氏之冤宜加贈謚事下八坐尚書卞壼議以札石頭之役開門延寇遂使賊敦恣亂札之責也追贈意所未安懋莚兄弟宜復本位司徒王導議以札在石頭忠在社稷義在亡身至於往年之事自臣等有識以上與札情豈有異此言實貫於聖鑒論者見姦逆既彰便欲徵往年已有不臣之漸即復使爾要當時衆所未悟既悟其姦萌札與臣等便以身許國死而後已札亦尋取梟夷朝廷檄命既下大事既定便正以爲逆黨邪正失所進退無據誠國體所宜深惜臣謂宜與周顗戴若思等同例尚書令郗鑒議曰夫褒貶臧否宜令體明例通今周戴以死節復位周札以開門同例事異實均意所疑惑如司徒議謂往年之事自有識以上皆與札不異此爲邪正坦然有在昔宋文失禮華樂荷不臣之罰齊靈嬖孽高厚有從昏之戮以古況今譙王周戴宜受若此之責何加贈復位之有乎今據已顯復則札宜貶責明矣導重議曰省令君議必札之開門與譙王周戴異今札開門直出風言竟實事邪使以風言定褒貶意莫若原情考徵也論者謂札知隗協亂政信敦匡救苟匡救信姦佞除即所謂流四凶族以隆人主巍巍之功耳如此札所以忠於社稷也後敦悖謬出所不圖札亦闔門不同以此滅族是其死於爲義也夫信敦當時之匡救不圖將來之大逆惡隗協之亂政不失爲臣之貞節者於時朝士豈惟周札邪若盡謂不忠懼有誣乎譙王周戴各以死衞國斯亦人臣之節也但所見有同異然期之於必忠故宜申明耳即如令君議宋華齊高其在隗協矣昔子糾之難召忽死之管仲不死若以死爲賢則管仲當貶若以不死爲賢則召忽死爲失先典何以兩通之明爲忠之情同也死雖是忠之一目亦不必爲忠皆當死也漢祖遺約非劉氏不王非功臣不侯違命天下共誅之後呂后王諸呂周勃從之王陵廷爭可不謂忠乎周勃誅呂尊文安漢社稷忠莫尚焉則王陵又何足言而前史兩爲美談固知死與不死爭與不爭苟原情盡意不可定於一概也且札闔棺定謚違逆黨順受戮凶邪不負忠義明矣鑒又駮不同而朝廷竟從導議追贈札衞尉遣使者祠以少牢札長子澹太宰府掾太子稚舉孝廉不行

莚卓犖有才幹拜征虜將軍吳興太守還黃門侍郎徐馥之役莚族兄續亦聚衆應之元帝議欲討之王導以爲兵少則不足制寇多遣則根本空虛黃門侍郎周莚忠烈至到爲一郡所敬意謂直遣莚足能殺續於是詔以力士百人給莚使輕騎還陽羨莚即日取道晝夜兼行既至郡將入遇續於門莚謂續曰宜與君共詣孔府君有所論續不肯入莚逼牽與俱坐定莚謂太守孔侃曰府君何以置賊在坐續衣裏帶小刀便操刀逼莚莚叱郡傳教吳曾何不舉手曾有膂力便以刀環築續殺之莚因欲誅勰札拒不許委罪於從兄邵誅之莚不歸家省母遂長驅而去母狼狽追之其忠公如此遷太子右衞率及王敦作難加冠軍將軍都督會稽吳興義興晉陵東陽軍事率水軍三千人討沈充未發而王師敗績莚聞札開城納敦憤咤慷慨形于辭色尋遇害敦平後與札同被復官初莚於姑孰立屋五間而六梁一時躍出墮地衡獨立柱頭零節之上甚危難以人功不能然也後竟覆族莚弟縉少無行檢嘗在建康烏衣道中逢孔氏婢時與同寮二人共載便令左右捉婢上車其彊暴若此

周訪 子撫 撫子楚 楚子瓊 瓊子虓 撫弟光 光子仲孫

周訪字士達本汝南安城人也漢末避地江南至訪四世吳平因家廬江尋陽焉祖纂吳威遠將軍父敏左中郎將訪少沉毅謙而能讓果於斷割周窮振乏家無餘財爲縣功曹時陶侃爲散吏訪薦爲主簿相與結友以女妻侃子瞻訪察孝廉除郎中上甲令皆不之官鄉人盜訪牛於冢閒殺之訪得之密埋其肉不使人知及元帝渡江命參鎮東軍事時有與訪同姓名者罪當死吏誤收訪訪奮擊收者數十人皆散走而自歸於帝帝不之罪尋以爲揚烈將軍領兵一千二百屯尋陽鄂陵與甘卓趙誘討華軼所統廣武將軍丁乾與軼所統武昌太守馮逸交通訪收斬之逸來攻訪訪率衆擊破之逸遁保柴桑訪乘勝進討軼遣其黨王約傅札等萬餘人助逸大戰於湓口約等又敗訪與甘卓等會於彭澤與軼水軍將朱矩等戰又敗之軼將周廣燒城以應訪軼衆潰訪執軼斬之遂平江州帝以訪爲振武將軍尋陽太守加鼓吹曲蓋復命訪與諸軍共征杜弢弢作桔槔打官軍船艦訪作長岐棖以拒之桔槔不得爲害而賊從青草

湖密抄官軍又遣其將張彥陷豫章焚燒城邑王敦時鎭湓口遣督護繆蕤李恒受訪節度共擊彥蕤於豫章石頭與彥交戰彥軍退走訪率帳下將李午等追彥破之臨陣斬彥時訪爲流矢所中折前兩齒形色不變及暮訪與賊隔水賊衆數倍自知力不能敵乃密遣人如樵採者而出於是結陣鳴鼓而來大呼曰左軍至士卒皆稱萬歲至夜令軍中多布火而食賊謂官軍益至未曉而退訪謂諸將曰賊必引退然終知我無救軍當還掩人宜促渡水北既渡斷橋訖而賊果至隔水不得進於是遂歸湘州訪復以舟師造湘城軍達富口而弢遣杜弘出海昏時湓口騷動訪步上柴桑偷渡與賊戰斬首數百賊退保廬陵訪追擊敗之賊嬰城自守尋而軍糧爲賊所掠退住巴丘糧廩既至復圍弘於廬陵弘大擲寶物於城外軍人競拾之弘因陣亂突圍而出訪率軍追之獲輜馬鎧仗不可勝數弘入南康太守將率兵逆擊又破之奔於臨賀帝又進訪龍驤將軍王敦表爲豫章太守加征討都督賜爵尋陽縣侯時梁州刺史張光卒愍帝以侍中第五猗爲征南大將軍監荆梁益寧四州出自武關賊率杜曾摯瞻胡混等並迎猗奉之聚兵數萬破陶侃於石頭攻平南將軍荀崧於宛不剋引兵向江陵王敦以從弟廙爲荆州刺史令督護征虜將軍趙誘襄陽太守朱軌江陵將軍黃峻等討曾而大敗於女觀湖誘軌並遇害曾遂逐廙徑進沔口大爲寇害威振江沔元帝命訪擊之訪有衆八千進至沌陽曾等銳氣甚盛訪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使將軍李恒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訪自領中軍高張旗幟曾果畏訪先攻左右甄曾勇冠三軍訪甚惡之自於陣後射雉以安衆心令其衆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趙胤領其父餘兵屬左甄力戰敗而復合胤馳馬告訪訪怒叱令更進胤號哭還戰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聞鼓音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勑不得妄動聞鼓音乃進賊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曾遂大潰殺千餘人訪夜追之諸將請待明日訪曰曾驍勇能戰向之敗也彼勞我逸是以剋之宜及其衰乘之可滅鼓行而進遂定漢沔曾等走固武當訪以功遷南中郎將督梁州諸軍梁州刺史屯襄陽訪謂其僚佐曰昔城濮之役晉文以得臣不死而有憂色今不斬曾禍難未已於是出其不意又擊破之曾遁走訪部將蘇溫收曾詣軍幷獲第五猗胡混摯瞻等送於王敦又白敦說猗逼於曾不宜殺敦不從而斬之進位安南將軍持節都督刺史如故初王敦懼杜曾之難謂訪曰擒曾當相論爲荆州刺史及是而敦不用至王廙去職詔以訪爲荆州敦以訪名將勳業隆重有疑色其從事中郎郭舒說敦曰鄙州雖遇寇難荒弊實爲用武之國若以假人將有尾大之患公宜自領訪爲梁州足矣敦從之訪大怒敦手書譬釋幷遺玉環玉椀以申厚意訪投椀于地曰吾豈賈豎可以寶悅乎陰欲圖之既在襄陽務農訓卒勤於採納守宰有缺輒補然後言上敦患之而憚其強不敢有異訪威風既著遠近悅服智勇過人爲中興名將性謙虛未嘗論功伐或問訪曰人有小善鮮不自稱卿功勳如此初無一言何也訪曰朝廷威靈將士用命訪何功之有士以此重之訪練兵簡卒欲宣力中原與李矩郭默相結慨然有平河洛之志善於撫納士衆皆爲致死聞敦有不臣之心訪恒切齒敦雖懷逆謀故終訪之世未敢爲非初訪少時遇善相者廬江陳訓謂訪與陶侃曰二君皆位至方嶽功名略同但陶得上壽周得下壽優劣更由年耳訪小侃一歲太興三年卒時年六十一帝哭之甚慟詔贈征西將軍謚曰壯立碑於本郡二子撫光撫字道和彊毅有父風而將御不及元帝辟爲丞相掾父喪去官服闋襲爵除鷹揚將軍武昌太守王敦命爲從事中郎與鄧嶽俱爲敦爪牙甘卓遇害敦以撫爲沔北諸軍事南中郎將鎭沔中及敦作逆撫領二千人從之敦敗撫與嶽俱亡走撫弟光將資遣其兄而陰欲取嶽撫怒曰我與伯山同亡何不先斬我會嶽至撫出門遙謂之曰何不速去今骨肉尚欲相危況他人乎嶽迴船而走撫遂共入西陽蠻中蠻酋向蠶納之初嶽爲西陽欲伐諸蠻及是諸蠻皆怨將殺之蠶不聽曰鄧府君窮來歸我我何忍殺之由是俱得免明年詔原敦黨嶽撫詣闕請罪有詔禁錮之咸和初司徒王導以撫爲從事中郎出爲寧遠將軍江夏相蘇峻作逆率所領從溫嶠討之峻平還監沔北軍事南中郎將鎭襄陽石勒將郭敬率騎攻撫撫不能守率所領奔於武昌坐免官尋遷振威將軍豫章太守復代毋丘奧監巴東諸軍事益州刺史假節將軍如故尋進征虜將軍加督寧州諸軍

事永和初桓溫征蜀進撫督梁州之漢中巴西梓潼陰平四郡軍事鎮彭模撫擊破蜀餘寇隗文鄧定等斬僞尚書僕射王誓平南將軍王潤以功遷平西將軍隗文鄧定等復反立范賁子賁爲帝初賁爲李雄國師以左道惑百姓人多事之賁遂有衆一萬撫與龍驤將軍朱壽擊破斬之以功進爵建城縣公征西督護蕭敬文作亂殺征虜將軍楊謹據涪城自號益州牧桓溫使督護鄧遐助撫討之不能拔引退溫又令梁州刺史司馬勳等會撫伐之敬文固守自二月至于八月乃出降撫斬之傳首京師升平中進鎮西將軍在州三十餘年興寧三年卒贈征西將軍謚曰襄子楚嗣

楚字元孫起家參征西軍事從父入蜀拜鷹揚將軍犍爲太守父卒以楚監梁益二州假節襲爵建城公世在梁益甚得物情時梁州刺史司馬勳作逆楚與朱序討平之進冠軍將軍太和中蜀盜李金銀廣漢妖賊李弘並聚衆爲寇僞稱李勢子當以聖道王年號鳳皇又隴西人李高詐稱李雄子破涪城梁州刺史楊亮失守楚遣其子討平之是歲楚卒謚曰定子瓊嗣

瓊勁烈有將略歷數郡代楊亮爲梁州刺史建武將軍領西戎校尉初氐人竇衝求降朝廷以爲東羌校尉後衝反欲入漢川安定人皇甫釗京兆人周勳等謀納衝瓊密知之收釗勳等斬之尋卒子虓嗣

虓字孟威少有節操州召爲祭酒後歷位至西夷校尉領梓潼太守寧康初苻堅將楊安寇梓潼虓固守涪城遣步騎數千送母妻從漢水將抵江陵爲堅將朱彤邀而獲之虓遂降於安堅欲以爲尚書郎虓曰蒙國厚恩以至今日但老母見獲失節於此母子獲全秦之惠也雖公侯之貴不足爲榮況郎任乎堅乃止自是每入見堅輒箕踞而坐呼之爲氐賊堅不悅屬元會威儀甚整堅因謂虓曰晉家元會何如此虓攘袂厲聲曰戎狄集聚譬猶犬羊相羣何敢比天子及呂光征西域堅出餞之戎士二十萬旌旗數百里又問虓曰朕衆力何如虓曰戎狄已來未之有也堅黨以虓不遜屢請除之堅待之彌厚虓乃密書與桓沖說賊姦計太元三年虓潛至漢中堅追得之後又與堅兄子苞謀襲堅事泄堅引虓問其狀虓曰昔漸離豫讓燕智之微臣猶漆身吞炭不忘忠節況虓世荷晉恩豈敢忘也生爲晉臣死爲晉鬼復何問乎堅曰今殺之適成其名矣遂撻之徙于太原後堅復陷順陽魏興獲二守皆執節不撓堅歎曰周孟威不屈於前丁彥遠潔己於後吉祖沖不食而死皆忠臣也虓竟以病卒於太原其子興迎致其喪冠軍將軍謝玄親臨哭之因上疏曰臣聞旌善表功崇義明節所以振揚聲教垂美來葉故西夷校尉梓潼太守周虓執心忠烈厲節寇庭遂舉禍荒裔痛實衆壤臣每悲其志以爲蘇武之賢不復過也前宣告并州訪求虓喪并索其家負荷數千始得來至即以資送還其舊壠伏願聖朝追其志心表其殊節使貞霜之志不墜於地則榮慰存亡惠被幽顯矣孝武帝詔曰虓厲志貞亮無愧古烈未及拔身奄隕厥命甄表義節國之典也贈龍驤將軍益州刺史賻錢二十萬布百匹又贍賜其家

光少有父風年十一見王敦敦謂曰貴郡未有將誰可用者光曰明公不恥下問竊謂無復見勝敦笑以爲寧遠將軍尋陽太守及敦舉兵光率千餘人赴之既至敦已死光未之知求見敦王應秘不言以疾告光退曰令我遠來而不得見王公公其死乎遽見其兄撫曰王公已死兄何爲與錢鳳作賊衆並愕然其夕衆散錢鳳走出至闔廬洲光捕鳳詣闕贖罪故得不廢蘇峻作逆隨溫嶠力戰有功峻平賜爵曲江男卒官子仲孫興寧初督寧州軍事振武將軍寧州刺史在州貪暴人不堪命桓溫以梁益多寇周氏世有威稱復除仲孫監益梁州之三郡寧康初楊安寇蜀仲孫失守免官後徵爲光祿勳卒初陶侃微時丁艱將葬家中忽失牛而不知所在遇一老父謂曰前岡見一牛眠山汙中其地若葬位極人臣矣又指一山云此亦其次當世出二千石言訖不見侃尋牛得之因葬其處以所指別山與訪訪父死葬焉果爲刺史著稱寧益自訪以下三世爲益州四十一年如其所言云

史臣曰夫仁義豈有常蹈之即君子背之即小人周子隱以跅弛之材負不羈之行比凶蛟猛獸縱毒鄉閭終能克己厲精朝聞夕改輕生重義殉國亡軀可謂志節之士也宣佩奮茲忠勇屢殄妖氛威略冠於本朝庸績書於王府既而結憾朝宰潛構異圖忿不思難斯爲隘矣終於憤恚豈不惜哉札筵等負俯逸

之才，以豪雄自許，始見疑於朝廷，終獲戾於權右。彊弗如弱，信有徵矣。而札受委扞城，乃開門揖盜，法順效逆，彼實有之。彼雖假手凶徒，可謂弊人斯得。朝廷議加榮贈，不其僭乎！有晉之刑，斯陵夷用此道也。周訪器兼文武，任在折衝，戡定湘、羅，剋清江、漢，謀孫翼子，杖節擁旄，西蜀仰其威風，中興推爲名將，功成名立，不亦美哉！孟威陷迹虜廷，抗辭偽主，雖圖史所載，何以加焉。

贊曰：平西果勁，始邪末正。勇足除殘，忠能致命。宣佩勳功，三定江東。札雖啓敵，筵實懷忠。尋陽肆武，擁旄持斧。曰子曰孫，重規疊矩。孟威抗烈，心存晉主。

晉書卷五十八

晉書卷五十八考證

周處傳雍州刺史解系〇本書陶璜傳有解系，乃九真太守董元之牙將郭暮

元等所殺者，此解系別爲一人，乃姓名相同者耳。

身膏齊斧〇齊，文選作資，注齊資所殺也。

外方內荏〇本書音義，荏一作痿。

晉書卷五十八考證

晉書卷五十九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二十九

自古帝王之臨天下也皆欲廣樹藩屏崇固維城唐虞以前憲章蓋闕夏殷以
後遺迹可知然而玉帛會于塗山雖云萬國至於分疆胙土猶或未詳洎乎周
室粲焉可觀封建親賢並爲列國當其興也周召贊其升平及其衰也桓文輔
其危亂故得卜世之祚克昌卜年之基惟永逮王赧即位天祿已終虛位無主
三十餘載爰及暴秦并吞天下戒衰周之削弱忽帝業之遠圖謂王室之陵遲
由諸侯之彊大於是罷侯置守獨尊諸己至乎子弟並爲匹夫惟欲肆虐陵威
莫顧謀孫翼子枝葉微弱宗祏孤危內無社稷之臣外闕藩維之助陳項一呼
海內沸騰隕身於望夷繫頸於軹道事不師古二世而滅漢祖勃興爰革斯弊
於是分王子弟列建功臣錫之山川誓以帶礪然而矯枉過直懲羹吹韲土地
封疆踰越往古始則韓彭菹醢次乃吳楚稱亂然雖克滅權偪猶足維翰王畿
洎成哀之後戚藩陵替君臣乘茲間隙竊位偷安光武雄略緯天慷慨下國遂
能除兇靜亂復禹配天休祉咸於兩京鼎祚隆於四百宗支繼絕之力可得而
言魏武忘經國之宏規行忌刻之小數功臣無立錐之地子弟君不使之人徒
分茅社實傳虛爵本根無所庇廕遂乃三葉而亡有晉思改覆車復隆盤石或
出擁旄節莅嶽牧之榮入踐台階居端揆之重然而付託失所授任乖方政令
不恆賞罰斯濫或有才而不任或無罪而見誅朝爲伊周夕爲莽卓機權失於
上橫亂作於下楚趙諸王相仍構釁徒與晉陽之甲竟匪勤王之師始則爲身
擇利利未加而害及初迺無心憂國國非憂而奚拯遂使昭陽興廢有甚弈棋
乘輿幽縶更同羑里胡羯陵侮宗廟丘墟良可悲也夫爲國之有藩屏猶濟川
之有舟楫安危成敗義實相資舟楫且完波濤不足稱其險藩屏式固禍亂何
以成其階向使八王之中一藩繫賴如梁王之禦大敵若朱虛之除大憝則外
寇焉敢凴陵內難奚由竊發縱令天子暗劣鼎臣奢放雖或顛沛未至土崩何
以言之瑯邪譬彼諸王權輕衆寡度長絜大不可同年遂能匹馬濟江奄有吳
會存重宗社百有餘年雖曰天時抑亦人事豈如趙倫齊冏之輩河間東海之
徒家國俱亡身名並滅善惡之數此非其效歟西晉之政亂朝危雖由時主然
而煽其風速其禍者咎在八王故序而論之總爲其傳云耳

汝南王亮 子粹 矩 羕 宗 熙

汝南文成王亮字子翼宣帝第四子也少清警有才用仕魏爲散騎侍郎萬歲
亭侯拜東中郎將進封廣陽鄉侯討諸葛誕於壽春失利免官頃之拜左將軍
加散騎常侍假節出監豫州諸軍事五等建改封祁陽伯轉鎮西將軍武帝踐
阼封扶風郡王邑萬戶置騎司馬增參軍掾屬持節都督關中雍涼諸軍事會
秦州刺史胡烈爲羌虜所害亮遣將軍劉旂騎督敬琰赴救不進坐是貶爲平
西將軍旂當斬亮與軍司曹冏上言節度之咎由亮而出乞丐旂死詔曰高平
困急計城中及旂足以相拔就不能徑至尚當深進今奔突有投而坐視覆敗
故加旂大戮今若罪不在旂當有所在有司又奏免亮官削爵土詔惟免官頃
之拜撫軍將軍是歲吳將步闡來降假亮節都督諸軍事以納之尋加侍中之
服咸寧初以扶風池陽四千一百戶爲太妃伏氏湯沐邑置家令丞僕後改食
南郡枝江太妃嘗有小疾祓於洛水亮兄弟三人侍從並持節鼓吹震耀洛濱
武帝登陵雲臺望見曰伏妃可謂富貴矣其年進號衞將軍加侍中時宗室殷
盛無相統攝乃以亮爲宗師本官如故使訓導觀察有不遵禮法小者正以義
方大者隨事聞奏三年徙封汝南出爲鎮南大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開府假
節之國給追鋒車皁輪犢車錢五十萬頃之徵亮爲侍中撫軍大將軍領後軍
將軍統冠軍步兵射聲長水等營給兵五百人騎百匹遷太尉錄尚書事領太
子太傅侍中如故及武帝寢疾爲楊駿所排乃以亮爲侍中大司馬假黃鉞大
都督督豫州諸軍事出鎮許昌加軒懸之樂六佾之舞封子羕爲西陽公未發
帝大漸詔留亮委以後事楊駿聞之從中書監華廙索詔視遂不還帝崩亮懼
駿疑己辭疾不入於大司馬門外敍哀而已表求過葬駿欲討亮亮知之問計
於廷尉何勖勖曰今朝廷皆歸心於公公何不討人而懼爲人所討或說亮率
所領入廢駿亮不能用夜馳赴許昌故得免及駿誅詔曰大司馬汝南王亮體

道沖粹通識政理宣翼之績顯於本朝二南之風流于方夏將渫遠猷以康王化其以亮爲太宰錄尚書事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增掾屬十人給千兵百騎與太保衞瓘對掌朝政亮輸賞誅楊駿之功過差欲以茍悅衆心由是失望楚王瑋有勳而好立威亮憚之欲奪其兵權瑋甚憾乃承賈后旨誣亮與瓘有廢立之謀矯詔遣其長史公孫宏與積弩將軍李肇夜以兵圍之帳下督李龍白外有變請距之亮不聽俄然楚兵登牆而呼亮驚曰吾無二心何至於是若有詔書其可見乎宏等不許促兵攻之長史劉準謂亮曰觀此必是姦謀府中俊乂如林猶可盡力距戰又弗聽遂爲肇所執而歎曰我之忠心可破示天下也如何無道枉殺不辜是時大熱兵人坐亮于車下時人憐之爲之交扇將及日中無敢害者瑋出令曰能斬亮者賞布千匹遂爲亂兵所害投于北門之壁鬢髮耳鼻皆悉毀焉及瑋誅追復亮爵位給東園溫明祕器朝服一襲錢三百萬布絹三百匹喪葬之禮如安平獻王孚故事廟設軒懸之樂有五子粹矩羕宗熙

粹字茂弘早卒矩字延明拜世子爲屯騎校尉與父亮同被害追贈典軍將軍諡懷王子祐立是爲威王祐字承猷永安中從惠帝北征帝遷長安祐反國及帝還洛以征南兵八百人給之特置四部牙門永興初率衆依東海王越討劉喬有功拜揚武將軍以江夏雲社益封并前二萬五千戶越征汲桑表留祐領兵三千守許昌加鼓吹麾旗越還祐歸國永嘉末以寇賊充斥遂南渡江元帝命爲軍諮祭酒建武初爲鎮軍將軍太興末領左軍將軍太寧中進號衞將軍加散騎常侍咸和元年薨贈侍中特進子恭王統立以南頓王宗謀反被廢其後成帝哀亮一門殄絕詔統復封累遷祕書監侍中薨追贈光祿勳子義立官至散騎常侍薨子遵之立義熙初梁州刺史劉稚謀反推遵之爲主事泄伏誅弟楷之子遵扶立宋受禪國除羕字延年太康末封西陽縣公拜散騎常侍亮之被害也羕時年八歲鎮南將軍裴楷與之親姻竊之以逃一夜八遷故得免及瑋誅進爵爲王歷步兵校尉左軍驍騎將軍元康初進封郡王永興初拜侍中以長沙王乂黨廢爲庶人惠帝還洛復羕封爲撫軍將軍又以汝南期思西陵益其國永嘉初拜鎮軍將軍加散騎常侍領後軍將軍復以邾蘄春益之并前三萬五千戶隨東海王越東出鄄城遂南渡江元帝承制更拜撫軍大將軍開府給千兵百騎詔與南頓王宗統流人以實中州江西荒梗復還及元帝踐阼進位侍中太保以羕屬尊元會特爲設牀太興初錄尚書事尋領大宗師加羽葆斧鉞班劍六十人進位太宰及王敦平領太尉明帝即位以羕宗室元老特爲之拜羕放縱兵士劫鈔所司奏免羕官詔不問及帝寢疾羕與王導同受顧命輔成帝時帝幼沖詔羕依安平獻王孚故事設牀帳於殿上帝親迎拜咸和初坐弟南頓王宗免官降爲弋陽縣王及蘇峻作亂羕詣峻稱述其勳峻大悅矯詔復羕爵位峻平賜死世子播播弟充及息崧並伏誅國除咸康初復其屬籍以羕孫珉爲奉車都尉奉朝請

宗字延祚元康中封南頓縣侯尋進爵爲公討劉喬有功進封王增邑三千并前萬戶爲征虜將軍與兄羕俱過江元帝承制拜散騎常侍愍帝之在西都以宗爲平東將軍元帝即位拜撫軍將軍領左將軍明帝踐阼加長水校尉轉左衞將軍與虞胤俱爲帝所昵委以禁旅宗與王導庾亮志趣不同連結輕俠以爲腹心導亮並以爲言帝以宗戚屬每容之及帝疾篤宗胤密謀爲亂亮排闥入升御牀流涕言之帝始悟轉爲驃騎將軍胤爲大宗正宗遂怨望形於辭色咸和初御史中丞鍾雅劾宗謀反庾亮使右衞將軍趙胤收之宗以兵距戰爲胤所殺貶其族爲馬氏徙妻子于晉安既而原之三子綽超演廢爲庶人咸康中復其屬籍綽爲奉車都尉奉朝請

熙初封汝陽公討劉喬有功進爵爲王永嘉末沒於石勒

楚隱王瑋

楚隱王瑋字彥度武帝第五子也初封始平王歷屯騎校尉太康末徙封於楚出之國都督荊州諸軍事平南將軍轉鎮南將軍武帝崩入爲衞將軍領北軍中候加侍中行太子少傅楊駿之誅也瑋屯司馬門瑋少年果銳多立威刑朝廷忌之汝南王亮太保衞瓘以瑋性狠戾不可大任建議使與諸王之國瑋甚忿之長史公孫宏舍人岐盛並薄於行爲瑋所昵瓘等惡其爲人慮致禍亂將收盛盛知之遂與宏謀因積弩將軍李肇矯稱瑋命譖亮瓘於賈后而后不之

察使惠帝爲詔曰太宰太保欲爲伊霍之事王宜宣詔令淮南長沙成都王屯宮諸門廢二公夜使黃門齎以授瑋瑋欲復奏黃門曰事恐漏泄非密詔本意也瑋乃止遂勒本軍復矯詔召三十六軍手令告諸軍曰天禍晉室凶亂相仍間者楊駿之難實賴諸君剋平禍亂而二公潛圖不軌欲廢陛下以絶武帝之祀今輒奉詔免二公官吾今受詔都督中外諸軍諸在直衛者皆嚴加警備其在外營便相率領逕詣行府助順討逆天所福也懸賞開封以待忠效皇天后土實聞此言又矯詔使亮瑋上太宰太保印綬侍中貂蟬之國官屬皆罷遣之又矯詔赦亮瑋官屬曰二公潛謀欲危社稷今免還第官屬以下一無所問若不奉詔便軍法從事能率所領先出降者封侯受賞朕不食言遂收亮瓘殺之岐盛說瑋可因兵勢誅賈模郭彰匡正王室以安天下瑋猶豫未決會天明帝用張華計遣殿中將軍王宮齎騶虞幡麾衆曰楚王矯詔衆皆釋杖而走瑋左右無復一人窘迫不知所爲惟一奴年十四駕牛車將赴秦王柬帝遣謁者詔瑋還營執之於武賁署遂下廷尉詔以瑋矯制害二公父子又欲誅滅朝臣謀圖不軌遂斬之時年二十一其日大風雷雨霹靂詔曰周公決二叔之誅漢武斷昭平之獄所不得已者廷尉奏瑋已伏法情用悲痛吾當發哀瑋臨死出其懷中青紙詔流涕以示監刑尚書劉頌曰受詔而行謂爲社稷今更爲罪託體先帝受枉如此幸見申列頌亦歔欷不能仰視公孫宏岐盛並夷三族瑋性開濟好施能得衆心及此莫不隕淚百姓爲之立祠賈后先惡瑋亮又忌瑋故以計相次誅之永寧元年追贈驃騎將軍封其子範爲襄陽王拜散騎常侍後爲石勒所害

趙王倫

趙王倫字子彝宣帝第九子也母曰柏夫人魏嘉平初封安樂亭侯五等建改封東安子拜諫議大夫武帝受禪封琅邪郡王坐使散騎將劉緝買工所將盜御裘廷尉杜友正緝棄市倫當與緝同罪有司奏倫爵重屬親不可坐諫議大夫劉毅駮曰王法賞罰不阿貴賤然後可以齊禮制而明典刑也倫知裘非常蔽不語吏與緝同罪當以親貴議減不得闕而不論宜自於一時法中如友所正毅是毅駮然以倫親親故下詔赦之及之國行東中郞將宣威將軍咸寧中改封於趙遷平北將軍督鄴城守事進安北將軍元康初遷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鎭關中倫刑賞失中氐羌反叛徵還京師尋拜車騎將軍太子太傅深交賈郭諂事中宮大爲賈后所親信求錄尚書張華裴頠固執不可又求尚書令華頠復不許愍懷太子廢使倫領右軍將軍時左衛司馬督司馬雅及常從督許超並嘗給事東宮二人傷太子無罪與殿中中郞士猗等謀廢賈后復太子以華頠不可移難與圖權倫執兵之要性貪冒可假以濟事乃說倫嬖人孫秀曰中宮凶妒無道與賈謐等共廢太子今國無嫡嗣社稷將危大臣將起大事而公名奉事中宮與賈郭親善太子之廢皆云豫知一朝事起禍必相及何不先謀之乎秀許諾言於倫倫納焉遂告通事令史張林及省事張衡殿中侍御史殷渾右衛司馬督路始使爲內應事將起而秀知太子聰明若還東宮將與賢人圖政量己必不得志乃更說倫曰太子爲人剛猛不可私請明公素事賈后時議皆以公爲賈氏之黨今雖欲建大功於太子太子含宿怒必不加賞於明公矣當謂逼百姓之望翻覆以免罪耳此乃所以速禍也今且緩其事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后爲太子報讎亦足以立功豈徒免禍而已倫從之秀乃微泄其謀使謐黨頗聞之倫秀因勸謐等早害太子以絶衆望太子既遇害倫秀之謀益甚而超雅懼後難欲悔其謀乃辭疾秀復告右衛佽飛督閭和和從之期四月三日景夜一籌以鼓聲爲應至期乃矯詔勑三部司馬曰中宮與賈謐等殺吾太子今使車騎入廢中宮汝等皆當從命賜爵關中侯不從誅三族於是衆皆從之倫又矯詔開門夜入陳兵道南遣翊軍校尉齊王冏將三部司馬百人排閤而入華林令駱休爲內應迎帝幸東堂遂廢賈后爲庶人幽之于建始殿收吳太妃趙粲及韓壽妻賈午等付暴室考竟詔尚書以廢后事仍收捕賈謐等召中書監侍中黃門侍郞八坐皆夜入殿執張華裴頠解結杜斌等於殿前殺之尚書始疑詔有詐郞師景露版奏請手詔倫等以爲沮衆斬之以徇明日倫坐端門屯兵北向遣尚書和郁持節送賈庶人于金墉誅趙粲叔父中護軍趙浚及散騎侍郞韓豫等內外羣官多所黜免倫尋矯詔自爲使持節

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相國侍中王如故一依宣文輔魏故事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參軍十人掾屬二十人兵萬人以其世子散騎常侍荂領冗從僕射子馥前將軍封濟陽王虔黃門郎封汝陰王詡散騎侍郎封霸城侯孫秀等封皆大郡並據兵權文武官封侯者數千人百官總己聽於倫倫素庸下無智策復受制於秀秀之威權振於朝廷天下皆事秀而無求於倫秀起自琅邪小史累官於趙國以諂媚自達既執機衡遂恣其姦謀多殺忠良以逞私欲司隸從事游顥與殷渾有隙渾誘顥奴晉興僞告顥有異志秀不詳察即收顥及襄陽中正李邁殺之厚待晉興以爲己部曲督前衞尉石崇黃門郎潘岳皆與秀有嫌並見誅於是京邑君子不樂其生矣淮南王允齊王冏以倫秀驕僭內懷不平秀等亦深忌焉乃出冏鎮許奪允護軍允發憤起兵討倫允既敗滅倫加九錫增封五萬戶倫僞爲飾讓詔遣百官詣府敦勸侍中宣詔然後受之加荂撫軍將軍領軍將軍馥鎮軍將軍領護軍將軍虔中軍將軍領右衞將軍詡爲侍中又以孫秀爲侍中輔國將軍相國司馬右率如故張林等並居顯要增相府兵爲二萬人與宿衞同又隱匿兵士衆過三萬起東宮三門四角華檐斷宮東西道爲外徼或謂秀曰散騎常侍楊準黃門侍郎劉逵欲奉梁王肜以誅倫會有星變乃徙肜爲丞相居司徒府轉準逵爲外官倫無學不知書秀亦以狡黠小才貪淫昧利所共立事者皆邪佞之徒惟競榮利無深謀遠略荂淺薄鄙陋馥虔闇狠彊戾詡愚嚚輕訬而各乖異互相憎毀秀子會年二十爲射聲校尉尚帝女河東公主公主母喪未𦵏便納聘禮會形貌短陋奴僕之下者初與富室兒於城西販馬百姓忽聞其尚主莫不駭愕倫秀並惑巫鬼聽妖邪之說秀使牙門趙奉詐爲宣帝神語命倫早入西宮又言宣帝於北芒爲趙王佐助於是別立宣帝廟於芒山謂逆謀可成以太子詹事裴劭左軍將軍卞粹等二十人爲從事中郎掾屬又二十人秀等部分諸軍分布腹心使散騎常侍義陽王威兼侍中出納詔命矯作禪讓之詔使使持節尚書令滿奮僕射崔隨爲副奉皇帝璽綬以禪位于倫倫僞讓不受於是宗室諸王羣公卿士咸假稱符瑞天文以勸進倫乃許之左衞王輿與前軍司馬雅等率甲士入殿譬喻三部司馬示以威賞皆莫敢違其夜使張林等屯守諸門義陽王威及駱休等逼奪天子璽綬夜漏未盡內外百官以乘輿法駕迎倫惠帝乘雲母車鹵簿數百人自華林西門出居金墉城尚書和郁兼侍中散騎常侍琅邪王睿中書侍郎陸機從到城下而反使張衡衞帝實幽之也倫從兵五千人入自端門登太極殿滿奮崔隨樂廣進璽綬於倫乃僭即帝位大赦改元建始是歲賢良方正直言秀才孝廉良將皆不試計吏及四方使命之在京邑者太學生年十六以上及在學二十年皆署吏郡縣二千石令長赦日在職者皆封侯郡綱紀並爲孝廉縣綱紀爲廉吏以世子荂爲太子馥爲侍中大司農領護軍京兆王虔爲侍中大將軍領軍廣平王詡爲侍中撫軍將軍霸城王孫秀爲侍中中書監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張林等諸黨皆登卿將並列大封其餘同謀者咸超階越次不可勝紀至於奴卒廝役亦加以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爲之諺曰貂不足狗尾續而以苟且之惠取悅人情府庫之儲不充於賜金銀冶鑄不給於印故有白版之侯君子恥服其章百姓亦知其不終矣倫親祠太廟還遇大風飄折麾蓋孫秀既立非常之事倫敬重焉秀住文帝爲相國時所居內府事無巨細必諮而後行倫之詔令秀輒改革有所與奪自書青紙爲詔或朝行夕改者數四百官轉易如流矣時有雉入殿中自太極東階上殿驅之更飛西鐘下有頃飛去又倫於殿上得異鳥問皆不知名累日向夕宮西有素衣小兒言是服劉鳥倫使錄小兒幷鳥閉置牢室明旦開視戶如故並失人鳥所在倫目上有瘤時以爲妖焉時齊王冏河間王顒成都王穎並擁彊兵各據一方秀知冏等必有異圖乃選親黨及倫故吏爲三王參佐及郡守秀本與張林有隙雖外相推崇內實忌之及林爲衞將軍深怨不得開府潛與荂牋具說秀專權動違衆心而功臣皆小人撓亂朝廷可一時誅之荂以書白倫倫以示秀秀勸倫誅林倫從之於是倫請宗室會於華林園召林秀及王輿入因收林殺之誅三族及三王起兵討倫檄至倫秀始大懼遣其中堅孫輔爲上軍將軍積弩李嚴爲折衝將軍率兵七千自延壽關出征虜張泓左軍蔡璜前軍閭和等率九千人自堮坂關出鎮軍司馬雅揚威莫原等率八千人自成皋關出召東平王楙爲使持

節衛將軍都督諸軍以距義師使楊珍晝夜詣宣帝別廟祈請輒言宣帝謝陛下某日當破賊拜道士胡沃爲太平將軍以招福佑秀家日爲淫祀作厭勝之文使巫祝選擇戰日又令近親於嵩山著羽衣詐稱仙人王喬作神仙書述倫祚長久以惑衆秀欲遣馥虔領兵助諸軍戰馥虔不肯虔素親愛劉輿秀乃使輿說虔虔然後率衆八千爲三軍繼援而泓雅等連戰雖勝義軍散而輒合雅等不得前許超等與成都王穎軍戰于黃橋殺傷萬餘人泓徑造陽翟又於城南破齊王冏輜重殺數千人遂據城保邸閣而冏軍已在潁陰去陽翟四十里冏分軍渡潁攻泓等不利泓乘勝至于潁上夜臨潁而陣冏縱輕兵擊之諸軍不動而孫輔徐建軍夜亂徑歸洛自首輔建之走也不知諸軍督尚存乃云齊王兵盛不可當泓等已沒倫大震祕之而召虔及超還會泓敗冏露布至倫大喜乃復遣超而虔還已至庾倉超還濟河將士疑阻銳氣內挫泓等悉其諸軍濟潁進攻冏營冏出兵擊其別率孫髦司馬譚孫輔皆破之士卒散歸洛陽泓等收衆還營秀等知三方日急詐傳破冏營執得冏以誑惑其衆令百官皆賀而士猗伏胤孫會皆杖節各不相從倫復授太子詹事劉琨節督河北將軍率步騎千人催諸軍戰會等與義軍戰于激水大敗退保河上劉琨燒斷河橋自義兵之起百官將士咸欲誅倫秀以謝天下秀知衆怒難犯不敢出省及聞河北軍悉敗憂懣不知所爲義陽王威勸秀至尚書省與八坐議征戰之備秀從之使京城四品以下子弟年十五以上皆詣司隸從倫出戰內外諸軍悉欲劫殺秀威懼自崇禮闥走還下舍許超士猗孫會等軍既並還乃與秀謀或欲收餘卒出戰或欲焚燒宮室誅殺不附己者挾倫南就孫旂孟觀等或欲乘船東走入海計未決王輿反之率營兵七百餘人自南掖門入敕宮中兵各守衛諸門三部司馬爲應於內輿自往攻秀秀閉中書南門輿放兵登牆燒屋秀及超猗遽走出左衛將軍趙泉斬秀等以徇收孫奇於右衛營付廷尉誅之執前將軍謝惔黃門令駱休司馬督王潛皆於殿中斬之三部司馬兵於宣化闥中斬孫弼以徇時司馬馥在秀坐輿使將士囚之于散騎省以大戟守省閤八坐皆入殿中坐東除樹下王輿屯雲龍門使倫爲詔曰吾爲孫秀等所誤以怒三王今已誅秀其迎太上復位吾歸老于農畝傳詔以騶虞幡勑將士解兵文武官皆奔走莫敢有居者黃門將倫自華林東門出及荂皆還汶陽里第於是以甲士數千迎天子于金墉百姓咸稱萬歲帝自端門入升殿御廣室送倫及荂等付金墉城初秀懼西軍至復召虔還是日宿九曲詔遣使者免虔官虔懼棄軍將數十人歸于汶陽里梁王肜表倫父子凶逆宜伏誅百官會議于朝堂皆如肜表遣尚書袁敞持節賜倫死飲以金屑苦酒倫慚以巾覆面曰孫秀誤我孫秀誤我於是收荂馥虔詡付廷尉獄考竟馥臨死謂虔曰坐爾破家也百官是倫所用者皆斥免之臺省府衛僅有存者自兵興六十餘日戰所殺害僅十萬人凡與倫爲逆豫謀大事者張林爲秀所殺許超士猗孫弼謝惔殷渾與秀爲王輿所誅張衡閭和孫髦高越自陽翟還伏胤戰敗還洛陽皆斬于東市蔡璜自陽翟降齊王冏還洛自殺王輿以功免誅後與東萊王蕤謀殺冏又伏法

齊王冏

齊武閔王冏字景治獻王攸之子也少稱仁惠好振施有父風初攸有疾武帝不信遣太醫診候皆言無病及攸薨帝往臨喪冏號踊訴父病爲醫所誣詔即誅醫由是見稱遂得爲嗣元康中拜散騎常侍領左軍將軍翊軍校尉趙王倫密與相結廢賈后以功轉游擊將軍冏以位不滿意有恨色孫秀微覺之且憚其在內出爲平東將軍假節鎮許昌倫篡遷鎮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欲以寵安之冏因衆心怨望潛與離狐王盛潁川王處穆謀起兵誅倫倫遣腹心張烏覘之烏反曰齊無異志冏既有成謀未發恐事泄乃與軍司管襲殺穆送首於倫以安其意謀定乃收襲殺之遂與豫州刺史何勖龍驤將軍董艾等起軍遣使告成都河間常山新野四王移檄天下征鎮州郡縣國咸使聞知揚州刺史郗隆承檄猶豫未決參軍王邃斬之送首于冏冏屯軍陽翟倫遣其將閭和張泓孫輔出堮坂與冏交戰冏軍失利堅壘自守會成都軍破倫衆於黃橋冏乃出軍攻和等大破之及王輿廢倫惠帝反正冏誅討賊黨既畢率衆入洛頓軍通章署甲士數十萬旌旗器械之盛震於京都天子就拜大司馬加九錫之命備物典策如宣景文武輔魏故事冏於是輔政居攸故宮置掾屬四十人大

築第館北取五穀市南開諸署毀壞廬舍以百數使大匠營制與西宮等鑿千秋門牆以通西閤後房施鐘懸前庭舞八佾沈于酒色不入朝見坐拜百官符勑三臺選舉不均惟寵親昵以車騎將軍何勖領中領軍封葛旟爲牟平公路秀小黃公衛毅陰平公劉真安鄉公韓泰封丘公號曰五公委以心膂殿中御史桓豹奏事不先經冏府即考竟之於是朝廷側目海內失望矣南陽處士鄭方露版極諫主簿王豹屢有箴規冏並不能用遂奏豹殺之有白頭公入大司馬府大呼言有兵起不出甲子旬即收殺之冏驕恣日甚終無悛志前賊曹屬孫惠復上諫曰惠聞天下五難四不可而明公皆以居之矣捐宗廟之主忽千乘之重躬貫甲冑犯冒鋒刃此一難也奮三百之卒決全勝之策集四方之衆致英豪之士此二難也舍殿堂之尊居單幕之陋安囂塵之慘同將士之勞此三難也驅烏合之衆當凶彊之敵任神武之略無疑阻之懼此四難也檄六合之內著明信之誓升幽宮之帝復皇祚之業此五難也大名不可久荷大功不可久任大權不可久執大威不可久居未有行其五難而不以爲難遺其不可而謂之爲可惠竊所不安也自永熙以來十有一載人不見德惟戮是聞公族構篡奪之禍骨肉遭梟夷之刑羣王被囚檻之困妃主有離絕之哀歷觀前代國家之禍至親之亂未有今日之甚者也良史書過後嗣何觀天下所以不去於晉符命長存於世者主無嚴虐之暴朝無酷烈之政武帝餘恩獻王遺愛聖慈惠和尙經人心四海所係實在於茲今明公建不世之義而未爲不世之讓天下惑之思求所悟長沙成都魯衛之密國之親親與明公計功受賞尙不自先今公宜放桓文之勳邁臧札之風芻狗萬物不仁其化崇親推近功遂身退委萬幾於二王命方嶽於羣后燿義讓之旗鳴思歸之鑾宅大齊之墟振泱泱之風垂拱青徐之域高枕營丘之藩金石不足以銘高八音不足以讚美姬文不得專聖於前太伯不得獨賢於後今明公忘亢極之悔忽窮高之凶棄五嶽之安居累卵之危外以權勢受疑內以百揆損神雖處高臺之上逍遙重仞之墉及其危亡之憂過於穎翟之慮羣下悚戰莫之敢言惠以衰亡之餘遭陽九之運甘矢石之禍赴大王之義脫褐冠胄從戎于許契闊戰陣功無可記當隨風塵待罪初服屈原放斥心存南郢樂毅適趙志戀北燕況惠受恩偏蒙識養雖復暫違情隆二臣是以披露血誠冒昧干迕言入身戮義讓功舉退就鈇鑕此惠之死實於生也冏不納亦不加罪翊軍校尉李含奔于長安詐云受密詔使河間王顒誅冏因導以利謀顒從之上表曰王室多故禍難罔已大司馬冏雖唱義有興復皇位之功而定都邑克寧社稷實成都王之勳力也而冏不能固守臣節實協異望在許昌營有東西掖門官置治書侍御史長史司馬直立左右如侍臣之儀京城大清篡逆誅夷而率百萬之衆來繞洛城阻兵經年不一朝覲百官拜伏晏然南面壞樂官市署用自增廣輒取武庫祕杖嚴列不解故東萊王蕤知其逆節表陳事狀而見誣陷加罪黜徙以樹私黨僭立官屬幸妻嬖妾名號比之中宮沈湎酒色不恤羣黎董艾放縱無所畏忌中丞按奏而取退免張偉惚恫擁傳詔旨葛旟小豎維持國命操弄王爵貨賂公行羣姦聚黨擅斷殺生密署腹心實爲貨謀斥罪忠良伺闚神器臣受重任蕃衛方嶽見冏所行實懷激憤即日翊軍校尉李含乘馹密至宣騰詔旨臣伏讀感切五情若灼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冏擁彊兵樹置私黨權官要職莫非腹心雖復重責之誅恐不義服今輒勒兵精卒十萬與州征並協忠義共會洛陽驃騎將軍長沙王乂同奮忠誠廢冏還第有不順命軍法從事成都王穎明德茂親功高勳重往歲去就允合衆望宜爲宰輔代冏阿衡之任顒表既至冏大懼會百僚曰昔孫秀作逆篡逼帝王社稷傾覆莫能禦難孤糾合義衆掃除元惡臣子之節信著神明二王今日聽信讒言造構大難當賴忠謀以和不協耳司徒王戎司空東海王越說冏委權崇讓冏從事中郎葛旟怒曰趙庶人聽任孫秀移天易日當時喋喋莫敢先唱公蒙犯矢石躬貫甲冑攻圍陷陣得濟今日計功行封事殷未遍三臺納言不恤王事賞報稽緩責不在府讒言僭逆當共誅討虛承僞書令公就第漢魏以來王侯就第寧有得保妻子者乎議者可斬於是百官震悚無不失色長沙王乂徑入宮發兵攻冏府冏遣董艾陳兵宮西乂又遣宋洪等放火燒諸觀閣及千秋神武門冏令黃門令王湖悉盜騶虞幡唱云長沙王矯詔乂又稱大司馬謀反助者誅五族是夕城內大戰飛矢雨集火光屬天

帝幸上東門矢集御前羣臣救火死者相枕明日冏敗乂擒冏至殿前帝惻然
欲活之乂叱左右促牽出冏猶再顧遂斬於閶闔門外徇首六軍諸黨屬皆夷
三族幽其子淮陵王超樂安王冰濟陽王英于金墉暴冏尸於西門亭三日而
莫敢收斂冏故掾屬荀闓等表乞殯葬許之初冏之盛也有一婦人詣大司馬
府求寄產吏詰之婦人曰我截齊便去耳識者聞而惡之時又謠曰著布袙腹
爲齊持服俄而冏誅永興初詔以冏輕陷重刑前勳不宜堙沒乃赦其三子超
冰英還第封超爲縣王以繼冏祀歷員外散騎常侍光熙初追冊冏曰咨故大
司馬齊王冏王昔以宗藩穆胤紹世緒于東國作翰許京允鎮靜我王室誕率
義徒同盟觸澤克成元勳大濟穎東朕用應嘉茂績謂篤爾勞俾式先典以疇
茲顯懿廓土殊分跨兼吳楚崇禮備物寵侔蕭霍庶憑翼戴之重永隆邦家之
望而恭德不建取侮二方有司過舉致王于戮古人有言曰用其法猶思其人
況王功濟朕身勳存社稷追惟既往有悼於厥心哉今復王本封命嗣子還紹
厥緒禮秩典度一如舊制使使持節大鴻臚即墓賜策祠以太牢魂而有靈祗
服朕命肆寧爾心嘉茲寵榮子超嗣爵永嘉中懷帝下詔重述冏唱義元勳還
贈大司馬加侍中假節追謚及洛陽傾覆超兄弟皆沒于劉聰冏遂無後太元
中詔以故南頓王宗子柔之襲封齊王紹攸冏之祀歷散騎常侍元興初會稽
王道子將討桓玄詔柔之兼侍中以騶虞幡宣告江荊二州至姑孰爲玄前鋒
所害贈光祿勳子建之立宋受禪國除

鄭方

鄭方者字子回慷慨有志節博涉史傳卓犖不常鄉閭有識者歎其奇而未能
薦達及冏輔政專恣方發憤步詣洛陽自稱荊楚逸民獻書於冏曰方聞聖明
輔世夙夜祗懼泰而不驕所以長守貴也今大王安不慮危耽于酒色燕樂過
度其失一也大王檄命當使天下穆如清風宗室骨肉永無纖介今則不然其
失二也四夷交侵邊境不靜大王自以功業興隆不以爲念其失三也大王興
義羣庶競赴天下雖寧人勞窮苦不聞大王振救之令其失四也又與義兵歃
血而盟事定之後賞不踰時自清泰已來論功未分此則食言其失五也大王
建非常之功居宰相之任謗聲盈塗人懷忿怨方以狂愚冒死陳誠冏含忍答
之云孤不能致五闕若無子則不聞其過矣未幾而敗焉

長沙王乂

長沙厲王乂字士度武帝第六子也太康十年受封拜員外散騎常侍及武帝
崩乂時年十五孺慕過禮會楚王瑋奔喪諸王皆近路迎之乂獨至陵所號慟
以俟瑋拜步兵校尉及瑋之誅二公也乂守東掖門會騶虞幡出乂投弓流涕
曰楚王被詔是以從之安知其非瑋既誅乂以同母貶爲常山王之國乂身長
七尺五寸開朗果斷才力絕人虛心下士甚有名譽三王之舉義也乂率國兵
應之過趙國房子令距守乂殺之進軍爲成都後係常山內史程恢將貳於乂
乂到鄴斬恢及其五子至洛拜撫軍大將軍領左軍將軍頃之遷驃騎將軍開
府復本國乂見齊王冏漸專權嘗與成都王穎俱拜陵因謂穎曰天下者先帝
之業也王宜維之時聞其言者皆憚之及河間王顒將誅冏傳檄以乂爲內主
冏遣其將董艾襲乂乂將左右百餘人手斫車幰露乘馳赴宮閉諸門奉天子
與冏相攻起火燒冏府連戰三日冏敗斬之并誅諸黨與二千餘人顒本以乂
弱冏彊冀乂爲冏所擒然後以乂爲辭宣告四方共討之因廢帝立成都王己
爲宰相專制天下既而乂殺冏其計不果乃潛使侍中馮蓀河南尹李含中書
令卞粹等襲乂乂並誅之顒遂與穎同伐京都穎遣刺客圖乂時長沙國左常
侍王矩侍直見客色動遂殺之詔以乂爲大都督以距顒連戰自八月至十月
朝議以乂穎兄弟可以辭說而釋乃使中書令王衍行太尉光祿勳石陋行司
徒使說穎令與乂分陝而居穎不從乂因致書於穎曰先帝應乾撫運統攝四
海勤身苦己克成帝業六合清泰慶流子孫孫秀作逆反易天常卿與義衆還
復帝位齊王恃功肆行非法上無宰相之心下無忠臣之行遂其讒惡離逖骨
肉主上怨傷尋已蕩除吾之與卿友于十人同產皇室受封外都各不能闡敷
王教經濟遠略今卿復與太尉共起大衆阻兵百萬重圍宮城羣臣同忿聊即
命將示宣國威未擬摧殄自投溝澗蕩平山谷死者日萬酷痛無罪豈國恩之
不慈則用刑之有常卿所遣陸機不樂受卿節鉞將其所領私通國家想來逆

者嘗前行一尺却行一丈御寬還鎮以寧四海令宗族無羞子孫之福也如其不然念骨肉分裂之痛故復遣書穎復書曰文景受圖武皇乘運庶幾堯舜共康政道恩隆洪業本支百世豈期骨肉豫禍后族專權楊賈縱毒齊趙內篡幸以誅夷而未靜息每憂王室心悸肝爛羊玄之皇甫商等恃寵作禍能不興慨於是征西羽檄四海雲應本謂仁兄同其所懷便當內擒商等收級遠送如何迷惑自為戎首上矯君詔下離愛弟推移輦轂妄動兵威還任豺狼棄戮親善行惡求福如何自勉前遣陸機董督節鉞雖黃橋之退而溫南收勝一彼一此未足增慶也今武士百萬良將銳猛要當與兄整頓海內若能從太尉之命斬商等首投戈退讓自求多福穎亦自歸鄴都與兄同之奉覽來告緬然慷慨慎哉太兄深思進退也乂前後破穎軍斬獲六七萬人戰久糧乏城中大飢雖曰疲弊將士同心皆願效死而乂奉上之禮未有虧失張方以為未可剋欲還長安而東海王越慮事不濟潛與殿中將收乂送金墉城乂表曰陛下篤睦委臣朝事臣小心忠孝神祇所鑒諸王承謬率眾見責朝臣無正各慮私困收臣別省送臣幽宮臣不惜軀命但念大晉衰微枝黨欲盡陛下孤危若臣死國寧亦家之利但恐快凶人之志無益於陛下耳殿中左右恨乂功垂成而敗謀劫出之更以距穎越懼難作欲遂誅乂黃門郎潘滔勸越密告張方方遣部將郅輔勒兵三千就金墉收乂至營炙而殺之乂冤痛之聲達於左右三軍莫不為之垂涕時年二十八乂將殯於城東官屬莫敢往故掾劉佑獨送之步持喪車悲號斷絕哀感路人張方以其義士不之問也初乂執權之始洛下謠曰草木萌牙殺長沙乂以正月二十五日廢二十七日死如謠言焉永嘉中懷帝以乂子碩嗣拜散騎常侍後沒于劉聰

成都王穎

成都王穎字章度武帝第十六子也太康末受封邑十萬戶後拜越騎校尉加散騎常侍車騎將軍賈謐嘗與皇太子博爭道穎在坐厲聲呵謐曰皇太子國之儲君賈謐何得無禮謐懼由此出穎為平北將軍鎮鄴轉鎮北大將軍趙王倫之篡也進征北大將軍加開府儀同三司及齊王冏舉義穎發兵應冏以鄴令盧志為左長史頓丘太守鄭琰為右長史黃門郎程收為左司馬陽平太守和演為右司馬使兗州刺史王彥冀州刺史李毅督護趙驤石超等為前鋒羽檄所及莫不響應至朝歌眾二十餘萬趙驤至黃橋為倫將士猗許超所敗死者八千餘人士眾震駭穎欲退保朝歌用盧志王彥策又使趙驤率眾八萬與王彥俱進倫復遣孫會劉琨等率三萬人與猗超合兵距驤等精甲耀日鐵騎前驅猗既戰勝有輕驤之心未及溫十餘里復大戰猗等奔潰穎遂過河乘勝長驅左將軍王輿殺孫秀幽趙王倫迎天子反正及穎入京都誅倫使趙驤石超等助齊王冏攻張泓於陽翟泓等遂降冏始率眾入洛自以首建大謀遂擅威權穎營于太學及入朝天子親勞焉穎拜謝曰此大司馬臣冏之勳臣無預焉見訖即辭出不復還營便謁太廟出自東陽城門遂歸鄴遣信與冏別冏大驚馳出送穎至七里澗及之穎住車言別流涕不及時事惟以太妃疾苦形於顏色百姓觀者莫不傾心至鄴詔遣兼太尉王粹加九錫殊禮進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節加黃鉞錄尚書事入朝不趨劍履上殿穎拜受徽號讓殊禮九錫表論興義功臣盧志和演董洪王彥趙驤等五人皆封開國公侯又表稱大司馬前在陽翟與強賊相持既久百姓創痍饑餓凍餒宜急振救乞差發郡縣車一時運河北邸閣米十五萬斛以振陽翟饑人盧志言於穎曰黃橋戰亡者有八千餘人既經夏暑露骨中野可為傷惻昔周王葬枯骨故詩云行有死人尚或墐之況此等致死王事乎穎乃造棺八千餘枚以成都國秩為衣服斂祭葬於黃橋北樹枳籬為之塋域又立都祭堂刊石立碑紀其赴義之功使亡者之家四時祭祀有所仍表其門閭加常戰亡二等又命河內溫縣埋藏趙倫戰死士卒萬四千餘人穎形美而神昏不知書然器性敦厚委事於志故得成其美焉及齊王冏驕侈無禮於是眾望歸之詔遣侍中馮蓀中書令卞粹喻穎入輔政并使受九錫穎猶讓不拜尋加太子太傅穎嬖人孟玖不欲還洛又程太妃愛戀鄴都以此議久不決留義募將士既久咸怨曠思歸或有輒去者乃題鄴城門云大事解散蠶欲遽請且歸赴時務昔以義來今以義去若復有急更相語穎知不可留因遣之百姓乃安及冏敗穎雖執朝政事無巨細皆就

鄴諸之使張昌擾亂荊土穎拜表南征所在響赴既恃功驕奢百度弛廢甚於冏時穎方恣其欲而憚長沙王乂在內遂與河間王顒表請誅后父羊玄之左將軍皇甫商等檄乂使就第乃與顒將張方伐京都以平原內史陸機爲前鋒都督前將軍假節穎次朝歌每夜矛戟有光若火其壘井中有龍象進軍屯河南阻清水爲壘造浮橋以通河北以大木函盛石沉之以繫橋名曰石鼈陸機戰敗死者甚衆機又爲孟玖所譖穎收機斬之夷其三族語在機傳於是進攻京城時常山人王輿合衆萬餘欲襲穎會乂被執其黨斬輿降穎既入京師復旋鎮于鄴增封二十郡拜丞相河間王顒表穎宜爲儲副遂廢太子覃立穎爲皇太弟丞相如故制度一依魏武故事乘輿服御皆遷于鄴表罷宿衛兵屬相府更以王官宿衛僭侈日甚有無君之心委任孟玖等大失衆望永興初左衛將軍陳眕殿中中郎逯苞成輔及長沙故將上官巳等奉大駕討穎馳檄四方赴者雲集軍次安陽衆十餘萬鄴中震懼穎欲走其掾步熊有道術曰勿動南軍必敗穎會其衆問計東安王繇乃曰天子親征宜罷甲縞素出迎請罪司馬王混參軍崔曠勸穎距戰穎從之乃遣奮武將軍石超率衆五萬次于蕩陰眕二弟匡規自鄴赴王師云鄴中皆已離散由是不甚設備超衆奄出王師敗績矢及乘輿侍中嵇紹死於帝側左右皆奔散乃棄天子於藁中超遂奉帝幸鄴穎改元建武害東安王繇署置百官殺生自己立郊於鄴南平北將軍王浚寧北將軍東嬴公騰殺穎所置幽州刺史和演穎徵浚浚屯冀州不進與騰及烏丸羯朱襲穎候騎至鄴穎遣幽州刺史王斌及石超李毅等距浚爲羯朱等所敗鄴中大震百寮奔走士卒分散穎懼將帳下數十騎擁天子與中書監盧志單車而走五日至洛羯朱追至朝歌不及而還河間王顒遣張方率甲卒二萬救穎至洛方乃挾帝擁穎及豫章王并高光盧志等歸于長安顒廢穎歸藩以豫章王爲皇太弟穎既廢河北思之鄴中故將公師藩汲桑等起兵以迎穎衆情翕然顒復拜穎鎮軍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給兵千人鎮鄴穎至洛而東海王越率衆迎大駕所在鋒起穎以北方盛强懼不可進自洛陽奔關中值大駕還洛穎自華陰趨武關出新野帝詔鎮南將軍劉弘南中郎將劉陶收捕穎於是棄母妻單車與二子廬江王普中都王廓渡河赴朝歌收合故將士數百人欲就公師藩頓丘太守馮嵩執穎及普廓送鄴范陽王虓幽之而無他意屬虓暴薨虓長史劉輿見穎爲鄴都所服慮爲後患祕不發喪僞令人爲臺使稱詔夜賜穎死穎謂守者田徽曰范陽王亡乎徽曰不知穎曰卿年幾徽曰五十穎曰知天命不徽曰不知穎曰我死之後天下安乎不安乎我自放逐於今三年身體手足不見洗沐取數斗湯來其二子號泣穎勑人將去乃散髮東首臥命徽縊之時年二十八二子亦死鄴中哀之穎之敗也官屬並奔散惟盧志隨從不怠論者稱之其後汲桑害東嬴公騰稱爲穎報讐遂出穎棺載之於軍中每事啓靈以行軍令桑敗棄棺於古井中穎故臣收之改葬于洛陽懷帝加以縣王禮穎死後數年開封間有傳穎子年十餘歲流離百姓家東海王越遣人殺之永嘉中立東萊王蕤子遵爲穎嗣封華容縣王後沒於賊國除

河間王顒

河間王顒字文載安平獻王孚孫太原烈王瓌之子也初襲父爵咸寧二年就國三年改封河間少有清名輕財愛士與諸王俱來朝武帝歎顒可以爲諸國儀表元康初爲北中郎將監鄴城九年代梁王肜爲平西將軍鎮關中石函之制非親親不得都督關中顒於諸王爲疏特以賢舉及趙王倫篡位齊王冏謀討之前安西參軍夏侯奭自稱侍御史在始平合衆得數千人以應冏遣信要顒顒遣主簿房陽河間國人張方討擒奭及其黨十數人於長安市腰斬之及冏檄至顒執冏使送之於倫倫徵兵於顒顒遣方率關右健將赴之方至華陰顒聞二王兵盛乃加長史李含龍驤將軍領督護席薳等追方軍迴以應二王義兵至潼關而倫秀已誅天子反正含方各率衆還及冏論功雖怒顒初不同而終能濟義進位侍中太尉加三賜之禮後含爲翊軍校尉與冏參軍皇甫商司馬趙驤等有隙遂奔顒詭稱受密詔伐冏因說利害顒納之便發兵遣使邀成都王穎以含爲都督率諸軍屯陰盤前鋒次于新安去洛百二十里檄長沙王乂討冏及冏敗顒以含爲河南尹使與馮蓀卞粹等潛圖害乂商知含前構姦及與顒陰謀具以告乂乂乃誅含等顒聞含死即起兵以討商爲名使張方

為都督領精卒七萬向洛方攻商商距戰而潰方遂進攻西明門乂率中軍左右衛擊之方衆大敗死者五千餘人方初於馺水橋西為營於是築壘數重外引廪穀以足軍實乂復從天子出攻方戰輒不利及乂死方還長安詔以顒為太宰大都督雍州牧顒廢皇太子覃立成都王穎為太弟改年大赦左衛將軍陳眕奉天子伐穎顒又遣方率兵二萬救鄴天子已幸鄴方屯兵洛陽及王浚等伐穎穎挾天子歸洛陽方將兵入殿中逼帝幸其壘掠府庫將焚宮廟以絶衆心盧志諫乃止方又逼天子幸長安顒乃選置百官改秦州為定州及東海王越起兵徐州西迎大駕關中大懼方謂顒曰方所領猶有十餘萬衆奉送大駕還洛宮使成都王反鄴公自留鎮關中方北討博陵如此天下可小安無復舉手者顒慮事大難濟不許乃假劉喬節進位鎮東大將軍遣成都王穎總統樓褒王闡等諸軍據河橋以距越王浚遣督護劉根將三百騎至河上闡出戰為根所殺穎頓軍張方故壘范陽王虓遣鮮卑騎與平昌博陵衆襲河橋樓褒西走追騎至新安道路死者不可勝數初越以張方劫遷車駕天下怨憤唱義與山東諸侯剋期奉迎先遣說顒令送帝還都與顒分陝而居顒欲從之而方不同及東軍大捷成都等敗顒乃令方親信將郅輔夜斬方送首以示東軍尋變計更遣刁默守潼關乃咎輔殺方又斬輔顒先遣將呂朗等據滎陽范陽王虓司馬劉琨以方首示朗於是朗降時東軍既盛破刁默以入關顒懼又遣馬瞻郭偉於霸水禦之瞻等戰敗散走顒乘單馬逃于太白山東軍入長安大駕旋以太弟太保梁柳為鎮西將軍守關中馬瞻等出詣柳因共殺柳於城內瞻等與始平太守梁邁合從迎顒於南山顒初不肯入府長安令蘇衆記室督朱永勸顒表稱柳病卒輒知方事弘農太守裴廙秦國內史賈龕安定太守賈疋等起義討顒斬馬瞻梁邁等東海王越遣督護麋晃率國兵伐顒至鄭顒將牽秀距晃晃斬秀幷其二子義軍據有關中顒保城而已永嘉初詔書以顒為司徒乃就徵南陽王模遣將梁臣於新安雍谷車上扼殺之幷其三子詔以彭城元王植子融為顒嗣改封樂成縣王薨無子建興中元帝又以彭城康王釋子欽為顒嗣

東海王越

東海孝獻王越字元超高密王泰之次子也少有令名謙虛持布衣之操為中外所宗初以世子為騎都尉與駙馬都尉楊邈及瑯邪王伷子繇俱侍講東宮拜散騎侍郎歷左衛將軍加侍中討楊駿有功封五千戶侯遷散騎常侍輔國將軍尚書右僕射領游擊將軍復為侍中加奉車都尉給温信五千人別封東海王食六縣永康初為中書令徙侍中遷司空領中書監成都王穎攻長沙王乂乂固守洛陽殿中諸將及三部司馬疲於戰守密與左衛將軍朱默夜收乂別省逼越為主啓惠帝免乂官事定越稱疾遜位帝不許加守尚書令太安初帝北征鄴以越為大都督六軍敗越奔下邳徐州都督東平王楙不納越徑還東海成都王穎以越兄弟宗室之美下寬令招之越不應命帝西幸以越為太傅與太宰顒夾輔朝政讓不受東海中尉劉洽勸越發兵以備穎越以洽為左司馬尚書曹馥為軍司既起兵楙懼乃以州與越越以司空領徐州都督以楙領兖州刺史越三弟並據方任征伐輒選刺史守相朝士多赴越而河間王顒挾天子發詔罷越等皆令就國越唱義奉迎大駕還復舊都率甲卒三萬西次蕭縣豫州刺史劉喬不受越命遣子祐距之越軍敗范陽王虓遣督護田徽以突騎八百迎越遇祐於譙祐衆潰越進屯陽武山東兵盛關中大懼顒斬送張方首求和尋變計距越越率諸侯及鮮卑許扶歷駒次宿歸等步騎迎惠帝反洛陽詔越以太傅錄尚書以下邳濟陽二郡增封及懷帝即位委政於越吏部郎周穆清河王覃舅越之姑子也與其妹夫諸葛玫共說越曰主上之為太弟張方意也清河王本太子為羣凶所廢先帝暴崩多疑東宮公盍思伊霍之舉以寧社稷乎言未卒越曰此豈宜言邪遂叱左右斬之以玫穆世家罪止其身因此表除三族之法帝始親萬幾留心庶事越不悅求出藩帝不許越遂出鎮許昌永嘉初自許昌率苟晞及冀州刺史丁劭討汲桑破之越還于許長史潘滔說之曰兖州天下樞要公宜自牧乃轉苟晞為青州刺史由是與晞有隙尋詔越為丞相領兖州牧督兖豫司冀幽幷六州越辭丞相不受自許遷于鄄城越恐清河王覃終為儲副矯詔收付金墉城尋害之王彌入許越遣左司馬王

賊率甲士五千人入衛京都鄄城自壞越惡之移屯濮陽又遷于滎陽召田甄等六率甄不受命越遣監軍劉望討甄初東嬴公騰之鎮鄴也攜并州將田甄甄弟蘭任祉祁濟李渾薄盛等部衆萬餘人至鄴遣就穀冀州號爲乞活及騰敗甄等邀破汲桑於赤橋越以甄爲汲郡蘭爲鉅鹿太守甄求魏郡越不許甄怒故召不至望既渡河甄退李渾薄盛斬田蘭率其衆降甄祉濟棄軍奔上黨越自滎陽還洛陽以太學爲府疑朝臣貳己乃誣帝舅王延等爲亂遣王景率甲士三千人入宮收延等付廷尉殺之越解兗州牧領司徒越既與苟晞構怨又以頃與事多由殿省乃奏宿衛有侯爵者皆罷之時殿中武官並封侯由是出者略盡皆泣涕而去乃以東海國上軍將軍何倫爲右衛將軍王景爲左衛將軍領國兵數百人宿衛越自誅王延等大失衆望而多有猜嫌散騎侍郎高韜有憂國之言越誣以訕謗時政害之而不自安乃戎服入見請討石勒且鎮集兗豫以援京師帝曰今逆虜侵逼郊畿王室蠢蠢莫有固志朝廷社稷倚賴於公豈可遠出以孤根本對曰臣今率衆邀賊勢必滅之賊滅則不逞消殄已東諸州職貢流通此所以宣暢國威藩屏之宜也若端坐京輦以失據會則釁弊日滋所憂逾重遂行留妃裴氏世子鎮軍將軍毗及龍驤將軍李惲幷何倫等守衛京都表以行臺隨軍率甲士四萬東屯于項王公卿士隨從者甚衆詔加九錫越乃羽檄四方曰皇綱失御社稷多難孤以弱才備當大任自頃胡寇內逼偏裨失利帝鄉便爲戎州冠帶奄成殊域朝廷上下以爲憂懼皆由諸侯蹉跎遂及此難投袂忘履討之已晚人情奉本莫不義奮當須合會之衆以俟戰守之備宗廟主上相賴匡救檄至之日便望風奮發忠臣戰士效誠之秋也所徵皆不至而苟晞又表討越語在晞傳越以豫州刺史馮嵩爲左司馬自領豫州牧越專擅威權圖爲霸業朝賢素望選爲佐吏名將勁卒充于己府不臣之迹四海所知而公私罄乏所在寇亂州郡攜貳上下崩離禍結釁深遂憂懼成疾永嘉五年薨于項祕不發喪以襄陽王範爲大將軍統其衆還葬東海石勒追及於苦縣寧平城將軍錢端出兵距勒戰死軍潰勒命焚越柩曰此人亂天下吾爲天下報之故燒其骨以告天地於是數十萬衆勒以騎圍而射之相踐如山王公士庶死者十餘萬王彌弟璋焚其餘衆幷食之天下歸罪於越帝發詔貶越爲縣王何倫李惲聞越之死祕不發喪奉妃裴氏及毗出自京邑從者傾城所經暴掠至洧倉又爲勒所敗毗及宗室三十六王俱沒于賊李惲殺妻子奔廣宗何倫走下邳裴妃爲人所略賣於吳氏大興中得渡江欲招魂葬越元帝詔有司詳議博士傅純曰聖人制禮以事緣情設冢槨以藏形而事之以凶立廟祧以安神而奉之以吉送形而往迎精而還此墓廟之大分形神之異制也至於宗廟寢廟祊祭非一處所以廣求神之道而獨不祭於墓明非神之所處也今亂形神之別錯廟墓之宜違禮制義莫大於此於是下詔不許裴妃不奉詔遂葬越於廣陵大興末墓毀改葬丹徒初元帝鎮建鄴裴妃之意也帝深德之數幸其第以第三子沖奉越後薨無子成帝以少子奕繼之哀帝徙奕爲琅邪王而東海無嗣隆安初安帝更以會稽忠王次子彥璋爲東海王繼沖爲曾孫爲桓玄所害國除

史臣曰昔高辛撫運釁起參商宗周嗣歷禍纏管蔡詳觀曩冊逖聽前古亂臣賊子昭鑒在焉有晉鬱興載崇藩翰分茅錫瑞道光恆典儀古飾袞禮備彝章汝南以純和之姿失於無斷楚隱習果銳之性遂成凶狠或位居朝右或職參近禁俱爲女子所詐相次受誅雖曰自貽良可哀也倫實庸瑣見欺孫秀潛構異圖煽成姦慝乃使元良遘怨酷上宰陷誅夷乾耀以之暫傾皇綱於焉中圮遂裂冠毀冕幸百六之會綰璽揚纛窺九五之尊夫神器焉可偷安鴻名豈容妄假而欲託茲淫祀享彼天年凶闇之極未之有也冏名父之子唱義勤王摧僞業於既成拯皇輿於已墜策勳考績良足可稱然而臨禍忘憂逞心縱欲曾不知樂不可極盈難久持笑古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向若采王豹之奇策納孫惠之嘉謀高謝袞章永表東海雖古之伊霍何以加焉長沙才力絕人忠概邁俗投弓掖門落落標壯夫之氣馳車魏闕懍懍懷烈士之風雖復陽九數屯在三之情無奪撫其遺節終始可觀穎既入總大權出居重鎮中臺藉以成務東夏賞其宅心乃協契河閒共圖進取而顧任李含之狙詐杖張方之陵虐遂使武閔喪元長沙授首逞其無君之志矜其不義之彊釁駕北巡異乎有征

無戰乘輿西幸非由望秩覩風若火燎原猶可撲滅矧茲安忍能無及乎東海糾合同盟創爲義舉匡復之功未立陵暴之釁以彰罄彼車徒固求出鎮既而帝京寡弱狡寇憑陵遂令神器劫遷宗社顛覆數十萬衆並垂餌於豺狼三十六王咸隕身於鋒刃禍難之極振古未聞雖及焚如猶爲幸也自惠皇失政難起蕭牆骨肉相殘黎元塗炭胡塵驚而天地閉戎兵接而宗廟隳支屬肇其禍端戎羯乘其閒隙悲夫詩所謂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其八王之謂矣

贊曰亮總朝政瑋懷職競讒巧乘閒豔妻過聽構怨連禍遞遭非命倫實下愚敢竊龍圖亂常姦位遄及嚴誅偉哉武閔首創玄謀德之不建良可悲夫長沙奉國始終靡慝功虧一簣奄罹殘賊章度勤王效立名揚合從關右犯順爭彊專窮勢蹙俱爲亂亡元超作輔出征入撫敗國喪師無君震主焚如之變抑惟自取

晉書卷五十九

晉書卷五十九考證

趙王倫傳飢悉罷輕玅〇本書音義玅健也蓋據淮南子修務訓越人有重遲者而人謂之玅是也又說文玅擾也一曰玅倫書所稱當指此

會等與戰軍敗于激水〇綱目分注類纂之于溴水會等大敗與此作激水異

東海王越傳給溫信五千人〇溫疑衍字之訛

晉書卷五十九考證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三十

解系 弟結 結弟育

解系字少連，濟南著人也。父脩，魏琅邪太守、梁州刺史，考績爲天下第一。武帝受禪，封梁鄒侯。系及二弟結、育並清身絜己，甚得聲譽。時荀勖門宗強盛，朝野畏憚之。勖諸子謂系等曰：「我與卿爲友，應向我公拜。」勖又曰：「我與尊先使君親厚。」系曰：「不奉先君遺教。公若與先君厚，往日哀頓當垂書問。親厚之誨，非所敢承。」勖父子大慚，當世壯之。後辟公府掾，歷中書黃門侍郎、散騎常侍、豫州刺史，遷尚書，出爲雍州刺史、揚烈將軍、西戎校尉、假節。會氐羌叛，與征西將軍趙王倫討之。倫信用佞人孫秀，與系爭軍事，更相表奏。朝廷知系守正不撓，而召倫還。系表殺秀以謝氐羌，不從。倫、秀譖之，系坐免官，以白衣還第，闔門自守。及張華、裴頠之被誅也，倫、秀以宿憾收系兄弟。梁王肜救系等，倫怒曰：「我於水中見蟹，且惡之，況此人兄弟輕我邪！此而可忍，孰不可忍！」肜苦爭之不得，遂害之，并戮其妻子。後齊王冏起義，時以裴、解爲冤首。倫、秀既誅，冏乃奏曰：「臣聞興微繼絕，聖主之高致；貶惡嘉善，春秋之美談。是以武王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誠幽明之故有以相通也。孫秀逆亂，滅佐命之國，誅骨鯁之臣，以斲喪王室；肆其虐戾，功臣之後，多見泯滅。至如張華、裴頠各以見憚取誅於時，系、結同以羔羊被害，歐陽建等無罪而死，百姓憐之。陛下更日月之光，照布惟新之明，命然此等未蒙恩理。昔欒郤降在皁隸，而春秋傳其人。幽王絕功臣之後，棄賢者子孫，而詩人以爲刺。臣備忝右職，思竭股肱，獻納愚誠。若合聖意，可羣官通議。」八坐議以「系等清公正直，爲姦邪所疾，無罪橫戮，冤痛已甚。如大司馬所啓，彰明枉直，顯宣當否，使冤魂無愧無恨，爲恩大矣。」永寧二年，追贈光祿大夫，改葬，加弔祭焉。

結字叔連，少與系齊名。辟公府掾，累遷黃門侍郎，歷散騎常侍、豫州刺史、魏郡太守、御史中丞。時孫秀亂關中，結在都，坐議秀罪應誅，秀由是致憾。及系被害，結亦同戮。女適裴氏，明日當嫁，而禍起，裴氏欲認活之。女曰：「家既若此，我何活爲！」亦坐死。朝廷遂議革舊制，女不從坐，由結女始也。後贈光祿大夫，改葬，加弔祭。

結弟育，字稚連，名亞二兄，歷公府掾、太子洗馬、尚書郎、衞軍長史、弘農太守，與二兄俱被害，妻子徙邊。

孫旂

孫旂字伯旗，樂安人也。父歷，魏晉際爲幽州刺史、右將軍。旂家諧少自脩立，察孝廉，累遷黃門侍郎，出爲荊州刺史，名位與二解相亞。永熙中，徵拜太子詹事，轉衞尉，坐武庫火免官。歲餘，出爲兗州刺史，遷平南將軍、假節。旂子弼及弟子髦、輔、琰四人並有吏材，稱於當世，遂與孫秀合族。及趙王倫起事，夜從秀開神武門下觀閣，撰校兄弟，旬月相次爲公府掾、尚書郎。弼又爲中堅將軍，領尚書左丞，轉爲上將軍，領射聲校尉。髦爲武衞將軍，領太子詹事。琰爲武衞將軍，領太子左率，皆賜爵開國郡侯，推崇旂爲車騎將軍、開府。初，旂以弼等受署偽朝，違小惠回，責讓弼等以過差之事，必爲家禍。弼等終不從，旂制之不可，但慟哭而已。及齊王冏起義，四子皆伏誅。襄陽太守宗岱承冏檄斬旂，夷三族。弟尹，字文旗，歷陳留、陽平太守，早卒。

孟觀

孟觀字叔時，渤海東光人也。少好讀書，解天文。惠帝即位，稍遷殿中中郎。賈后悖婦姑之禮，陰欲誅楊駿而廢太后，因駿專權，數言之於帝，又使人諷觀。會楚王瑋將討駿，觀度賈后旨宣詔，頗加誣其事。及駿誅，以觀爲黃門侍郎，特給親信四十人。遷積弩將軍，封上谷郡公。氐帥齊萬年反於關中，衆數十萬，諸將覆敗相繼。中書令陳準、監張華以趙、梁諸王在關中，雍容貴戚，進不貪功，退不懼罪，士卒雖衆，不爲之用，周處喪敗，職此之由，上下離心，難以勝敵。以觀沈毅，有文武材用，乃啓觀討之。觀所領宿衞兵，皆趫捷勇悍，并統關中士卒，身當矢石，大戰十數，皆破之，生擒萬年，威懾氐羌。轉東羌校尉，徵拜右將軍。趙王倫篡位，以觀所在著績，署爲安南將軍、監河北諸軍事、假節，屯宛。觀子平爲淮南王允

前鋒將軍討倫戰死孫秀以觀杖兵在外假言平爲允兵所害贈積弩將軍以
安觀義軍既起多勸觀應齊王冏觀以紫宮帝坐無他變謂倫應之遂不從衆
議而爲倫守及帝反正承饒冶令空桐機斬觀首傳于洛陽遂夷三族

牽秀

牽秀字成叔武邑觀津人也祖招魏鴈門太守秀博辯有文才性豪俠弱冠得
美名爲太保衞瓘尚書崔洪所知太康中調補新安令累遷司空從事中郎與
帝舅王愷素相輕侮愷諷司隸荀愷奏秀夜在道中載高平國守士田興妻秀
即表訴被誣論愷穢行文辭亢厲以譏詆外戚于時朝臣雖多證明其行而秀
盛名美譽由是而損遂坐免官後司空張華請爲長史秀任氣好爲將帥張昌
作亂長沙王乂遣秀討昌秀出關因奔成都王穎穎伐乂以秀爲冠軍將軍與
陸機王粹等共爲河橋之役機戰敗秀譖成其罪又諂事黃門孟玖故見親於
穎惠帝西幸長安以秀爲尚書秀少在京輦見司隸劉毅奏事而扼腕慷慨自
謂居司直之任當能激濁揚清處鼓鞞之間必建將帥之勳及在常伯納言亦
未曾有規獻弼違之奇也河間王顒甚親任之關東諸軍奉迎大駕以秀爲平
北將軍鎮馮翊秀與顒將馬瞻等將輔顒以守關中顒密遣使就東海王越求
迎越遣將麋晃等迎顒時秀擁衆在馮翊晃不敢進顒長史楊騰前不應越軍
懼越討之欲取秀以自効與馮翊大姓諸嚴詐稱顒命使秀罷兵秀信之騰遂
殺秀於萬年

繆播　從弟胤

繆播字宣則蘭陵人也父悅光祿大夫播才思清辯有意義高密王泰爲司空
以播爲祭酒累遷太弟中庶子惠帝幸長安河間王顒欲挾天子令諸侯東海
王越將起兵奉迎天子以播父時故吏委以心膂播從弟右衞率胤顒前妃之
弟也越遣播胤詣長安說顒令奉帝還洛約與顒分陝爲伯播胤素爲顒所敬
信既相見虛懷從之顒將張方自以罪重懼爲誅首謂顒曰今據形勝之地國
富兵彊奉天子以號令誰敢不服顒惑方所謀猶豫不決方惡播胤爲越游說
陰欲殺之播等亦慮方爲難不敢復言時越兵鋒甚盛顒深憂之播胤乃復說
顒急斬方以謝可不勞而安顒從之於是斬方以謝山東諸侯顒後悔之又以
兵距越屢爲越所敗帝反舊都播亦從太弟還洛契闊艱難深相親狎及帝崩
太弟即帝位是爲懷帝以播爲給事黃門侍郎俄轉侍中從中書令任遇日隆
專管詔命時越威權自己帝力不能討心甚惡之以播胤等有公輔之量又盡
忠於國故委以心膂越懼爲己害因入朝以兵入宮執播等於帝側帝歎曰姦
臣賊子無世無之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哀哉起執播等手涕泗歔欷不能自禁
越遂害之朝野憤惋咸曰善人國之紀也而加虐焉其能終乎及越薨帝贈播
衞尉祠以少牢

胤字休祖安平獻王外孫也與播名譽略齊初爲尚書郎後遷太弟左衞率轉
魏郡太守及王浚軍逼鄴石超等大敗胤奔東海王越於徐州越使胤與播俱
入關而所說得行大駕東還越以胤爲冠軍將軍南陽太守胤從藍田出武關
之南陽前守衞展距胤不受胤乃還洛懷帝即位拜胤左衞將軍轉散騎常侍
太僕卿既而與播及帝舅王延尚書何綏太史令高堂沖並參機密爲東海王
越所害

皇甫重

皇甫重字倫叔安定朝那人也性沉果有才用爲司空張華所知稍遷新平太
守元康中華版爲秦州刺史齊王冏輔政以重弟商爲參軍冏誅長沙王乂又
以爲參軍時河間王顒鎮關中其將李含先與商重有隙每銜之及此說顒曰
商爲乂所任重終不爲人用宜急除之以去一方之患可表遷重爲內職因其
經長安乃執之重知其謀乃露檄上尚書以顒信任李含將欲爲亂召集隴上
士衆以討含爲名乂以兵革累興令始寧息表請遣使詔重罷兵徵含爲河南
尹含既就徵重不奉詔顒遣金城太守游楷隴西太守韓稚等四郡兵攻之頃
之成都王穎與顒起兵共攻乂以討后父尚書僕射羊玄之及商爲名乂以商
爲左將軍河東太守領萬餘人於關門距張方爲方所破顒軍遂進乂既屢敗
乃使商間行齎帝手詔使游楷盡罷兵令重進軍討顒商行過長安至新平遇
其從甥從甥素憎商以告顒顒捕得商殺之乂既敗重猶堅守閉塞外門城內

莫知而四郡兵築土山攻城重輒以連弩射之所在爲地窟以防外攻權變百端外軍不得近城將士爲之死戰顒知不可拔乃上表求遣御史宣詔喻之令降重知非朝廷本意不奉詔獲御史騶人問曰我弟將兵來欲至未騶云已爲河閒王所害重失色立殺騶於是城內知無外救遂共殺重先是重被圍急遣養子昌請救於東海王越越以顒新廢成都王穎與山東連和不肯出兵昌乃與故殿中人楊篇詐稱越命迎羊后於金墉城入宮以后令發兵討張方奉迎大駕事起倉卒百官初皆從之俄而又共誅昌

張輔

張輔字世偉南陽西鄂人漢河閒相衡之後也少有幹局與從母兄劉喬齊名初補藍田令不爲豪彊所屈時彊弩將軍龐宗西州大姓護軍趙浚宗婦族也故僮僕放縱爲百姓所患輔繩之殺其二奴又奪宗田二百餘頃以給貧戶一縣稱之轉山陽令太尉陳準家僮亦暴橫輔復擊殺之累遷尚書郎封宜昌亭侯轉御史中丞時積弩將軍孟觀與明威將軍郝彥不協而觀因軍事害彥又賈謐潘岳石崇等共相引重及義陽王威有詐冒事輔並糾劾之梁州刺史楊欣有姊喪未經旬車騎長史韓預彊聘其女爲妻輔爲中正貶預以清風俗論者稱之及孫秀執權威構輔於秀秀惑之將繩輔以法輔與秀牋曰輔徒知希慕古人當官而行不復自知小爲身計今義陽王誠弘恕不以介意然輔母年七十六常見憂慮恐輔將以怨疾獲罪願明公留神省察輔前後行事是國之愚臣而已秀雖凶狡知輔雅正爲威所誣乃止後遷馮翊太守是時長沙王乂以河閒王顒專制關中有不臣之跡言於惠帝密詔雍州刺史劉沈秦州刺史皇甫重使討顒於是沈等與顒戰於長安輔遂將兵救顒沈等敗績顒德之乃以輔伐重爲秦州刺史當赴顒之難金城太守游楷亦皆有功轉梁州刺史不之官楷聞輔之還不時迎輔陰圖之又殺天水太守封尙欲揚威西土召隴西太守韓稚會議未決稚子朴有武幹斬異議者卽收兵伐輔輔與稚戰於遮多谷口輔軍敗績爲天水故帳下督富整所殺初輔嘗著論云管仲不若鮑叔知所奉知所投管仲奉主而不能濟所奔又非濟事之國三歸反坫皆鮑不爲又論班固司馬遷云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敘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班固敘三百年事乃八十萬言煩省不同不如遷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獎勸惡足以監誡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無取焉而班皆書之不如二也毀貶鼂錯傷忠臣之道不如三也遷既造創固又因循難易益不同矣又遷爲蘇秦張儀范雎蔡澤作傳逞辭流離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辯士則辭藻華靡敘實錄則隱核名檢此所以遷稱良史也又論魏武帝不及劉備樂毅減於諸葛亮詞多不載

李含

李含字世容隴西狄道人也僑居始平少有才幹兩郡並舉孝廉安定皇甫商州里年少少恃豪族以含門寒微欲與結交含距而不納商恨焉遂諷州以短檄召含爲門亭長會州刺史郭奕素聞其賢下車擢含爲別駕遂處羣僚之右尋舉秀才薦之公府自太保掾轉秦國郎中令司徒選含領始平中正秦王柬薨含依臺儀葬訖除喪尙書趙浚有內寵疾含不事己遂奏含不應除喪本州大中正傅祗以名義貶含中丞傅咸上表理含曰臣州秦國郎中令始平李含忠公清正才經世務實有史魚秉直之風雖以此不能協和流俗然其名行峻厲不可得掩二郡並舉孝廉異行尙書郭奕臨州含寒門少年而奕超爲別駕太保衞瓘辟含爲掾每語臣曰李世容當爲晉匪躬之臣秦王之薨悲慟感人百僚會喪皆所目見也今以含俯就王制謂之背戚居榮奪其中正天王之朝既葬不除藩國之喪既葬而除藩國欲同不除乃當責引尊準卑非所宜言耳今天朝告于上欲令藩國服于下此爲藩國之義隆而天朝之禮薄也又云諸王公皆終喪禮寧盡乃敘明以喪制宜隆務在敦重也夫寧盡乃敘明以哀其病耳異於天朝制使終喪未見斯文國制既葬而除既除而祔爰自漢魏迄于聖晉文皇升遐武帝崩殂世祖過哀陛下毀頓銜疚諒闇以終三年率土臣妾豈無攀慕遂服之心實以國制不可而踰故於既葬不敢不除天王之喪釋除於上藩國之臣獨遂于下此不可安復以秦王無後含應爲喪主而王喪既除而祔則應吉祭因曰王未有廟主不應除服秦王始封無所連祔靈主所居卽便爲廟不問國制云何而以無廟爲貶以含今日之所行移博士使案禮文必

也放勳之殂，遏密三載，世祖之崩，數旬即吉，引古繩今，闔世有貶，何但李含不應除服，令也無貶，王制故也。聖上諒闇，哀聲不輟，股肱近侍，猶宜心喪，不宜便行婚娶歡樂之事，而莫云者，豈不以大制不可而曲邪。且前以含有王喪，上爲差伐，尚書勅王葬日在近，葬訖含應攝職，不聽差伐。葬訖，含猶躊躇，司徒屢罰訪問，踰含攝職，而隨舉之，此爲臺勑府符陷含於惡。若謂臺府爲傷教義，則當據正，不正符勑，唯含是貶，含之困躓，尚足惜乎，國制不可偏耳。又含自以隴西人，雖戶屬始平，非所綜悉，自初見使爲中正，反覆言辭，說非始平國人，不宜爲中正。後爲郎中令，又自以選官引臺府爲比，以讓常山太守蘇韶，辭意懇切，形于文墨。含之固讓，乃在王未薨之前，葬後躊躇，窮於對罰而攝職耳。臣從弟祗爲州都督，意在欲隆風教，議含已過，不良之人遂相扇動，冀挾名義，法外致案，足有所邀。中正龐騰便劉含品，臣雖無祁大夫之德，見含爲騰所侮，謹表以聞，乞朝廷以時博議，無令騰得妄弄刀尺。」帝不從，含遂被貶，退割爲五品。歸長安，歲餘，光祿差含爲壽城邸閣督。司徒王戎表含曾爲大臣，雖見割削，不應降爲此職。詔停。後爲始平令。及趙王倫篡位，或謂孫秀曰：「李含有文武大才，無以資人。」秀以爲東武陽令。河間王顒表請含爲征西司馬，甚見信任。頃之，轉爲長史。顒誅夏侯奭，送齊王冏使與趙王倫，遣張方率衆赴倫，皆含謀也。後顒聞三王兵盛，乃加含龍驤將軍，統席薳等鐵騎，迴遣張方軍以應義師。天子反正，含至潼關而還。初，梁州刺史皇甫商爲趙王倫所任，倫敗去職，詣顒，顒慰撫之甚厚。含諫顒曰：「商，倫之信臣，懼罪至此，不宜數與相見。」商知而恨之。及商當還都，顒置酒餞行，商因與含忿爭，顒和釋之。後含被徵爲翊軍校尉。時商參齊王冏軍事，而夏侯奭兄在冏府，稱奭立義，被西藩枉害，含心不自安。冏右司馬趙驤又與含有隙，冏將閱武，含懼驤因兵討之，乃單馬出奔于顒，矯稱受密詔。顒即夜見之，乃說顒曰：「成都王至親，有大功，還藩，甚得衆心。齊王越親而專執威權，朝廷側目。今檄長沙王令討齊，使先聞於齊，齊必誅長沙，因傳檄以加齊罪，則冏可擒也。既去齊，立成都，除逼建親，以安社稷，大勳也。」顒從之，遂表請討冏，拜含爲都督，統張方等率諸軍以向洛陽。含屯陰盤，而長沙王乂誅冏，含等旋師。初，含之本謀欲并去乂、冏，使權歸於顒，含因得肆其宿志。既長沙勝齊，顒、穎猶各守藩，志望未允。顒表含爲河南尹。時商復被乂任遇，商兄重時爲秦州刺史，含疾商滋甚，復與重構隙。顒自含奔還之後，委以心膂，復慮重襲己，乃使兵圍之，更相表罪。侍中馮蓀黨顒，請召重還。商說乂曰：「河間之奏，皆李含所交構也。若不早圖，禍將至矣。且河間前舉，由含之謀。」乂乃殺含。

張方

張方，河間人也。世貧賤，以材勇得幸於河間王顒，累遷兼振武將軍。永寧中，顒表討齊王冏，遣方領兵二萬爲前鋒。及冏被長沙王乂所殺，顒及成都王穎復表討乂，遣方率衆自函谷入屯河南。惠帝遣左將軍皇甫商距之，方以潛軍破商之衆，遂入城。乂奉帝討方于城內，方軍望見乘輿，於是小退，方止之不得，衆遂大敗，殺傷滿于衢巷。方退壁于十三里橋，人情挫衂，無復固志，多勸方夜遁。方曰：「兵之利鈍是常，貴因敗以爲成耳。我更前作壘，出其不意，此用兵之奇也。」乃夜潛進逼洛城七里。乂既新捷，不以爲意，忽聞方壘成，乃出戰，敗績。東海王越等執乂送于金墉城，方使郅輔取乂還營，炙殺之。於是大掠洛中官私奴婢萬餘人而西還長安。顒加方右將軍、馮翊太守。蕩陰之役，顒又遣方鎮洛陽。上官己、苗願等距之，大敗而退。清河王覃夜襲己、願，己、願等奔，方乃入洛陽。覃於廣陽門迎方而拜，方馳下車扶止之。於是復廢皇后羊氏。及帝自鄴還洛，方遣息羆以三千騎奉迎。將渡河橋，方又以所乘陽燧車青蓋素升三百人爲小鹵簿，迎帝至芒山下。方自帥萬餘騎奉雲母輿及旌旗之飾，衛帝而進。初，方見帝將拜，帝下車自止之。方在洛既久，兵士暴掠，發哀獻皇女墓。軍人喧喧，無復留意，議欲西遷，尚匿其跡，欲須天子出因劫移都。乃請帝謁廟，帝不許。方遂率引兵入殿迎帝，帝見兵至，避之於竹林中。軍人引帝出，方於馬上稽首曰：「胡賊縱逸，宿衛單少，陛下今日幸臣壘，臣當捍禦寇難，致死無二。」於是軍人便亂入宮閣，爭割流蘇武帳而爲馬韉。方奉帝至弘農，顒遣司馬周弼報方，欲廢太弟，方以爲不可。帝至長安，以方爲中領軍、錄尚書事，領京兆太守。時豫州刺史劉喬檄稱潁川太守劉輿迫脅范陽王虓距逆詔命，及東海王越等起兵於山東，乃

遣方率步騎十萬往討之方屯兵霸上而劉喬爲虓等所破顒聞喬敗大懼將罷兵恐方不從遲疑未決初方從山東來甚微賤長安富人郅輔厚相供給及貴以輔爲帳下督甚昵之顒參軍畢垣河閒冠族爲方所侮忿而說顒曰張方久屯霸上聞山東賊盛盤桓不進宜防其未萌其親信郅輔具知其謀矣而繆播等先亦構之顒因使召輔垣迎說輔曰張方欲反人謂卿知之王若問卿何辭以對輔驚曰實不聞方反爲之若何垣曰王若問卿但言爾爾不然必不免禍輔既入顒問之曰張方反卿知之乎輔曰爾顒曰遣卿取之可乎又曰爾顒於是使輔送書於方因令殺之輔既昵於方持刀而入守閤者不疑因火下發函便斬方頭顒以輔爲安定太守初繆播等議斬方送首與越冀東軍可罷及聞方死更爭入關顒頗恨之又使人殺輔

史臣曰晉氏之禍難荐臻實始藩翰解系等以干時之用處危亂之辰並託迹府朝參謀王室或抗忠盡節或飾詐懷姦雖邪正殊途而咸至誅戮豈非時艱政紊利深禍速者乎古人所以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戒懼於此也

閻鼎

閻鼎字台臣天水人也初爲太傅東海王越參軍轉卷令行豫州刺史事屯許昌遭母喪乃於密縣閒鳩聚西州流人數千欲還鄉里值京師失守秦王出奔密中司空荀藩藩弟司隸校尉組及中領軍華恒河南尹華薈在密縣建立行臺以密近賊南趣許潁司徒左長史劉疇在密爲塢主中書令李暅太傅參軍騶捷劉蔚鎮軍長史周顗司馬李述皆來赴疇僉以鼎有才用且手握彊兵勸藩假鼎冠軍將軍豫州刺史蔚等爲參佐鼎少有大志因西土人思歸欲立功鄉里乃與撫軍長史王毗司馬傅遜懷翼戴秦王之計謂疇捷等曰山東非霸王處不如關中河陽令傅暢遺鼎書勸奉秦王過洛陽謁拜山陵徑據長安綏合夷晉興起義衆剋復宗廟雪社稷之恥鼎得書便欲詣洛流人謂北道近河懼有抄截欲南自武關向長安疇等皆山東人咸不願西入荀藩及疇捷等並逃散鼎追藩不及暅等見殺唯顗述走得免遂奉秦王行止上洛爲山賊所襲殺百餘人率餘衆西至藍田時劉聰向長安爲雍州刺史賈疋所逐走還平陽疋遣人奉迎秦王遂至長安而與大司馬南陽王保衞將軍梁芬京兆尹梁綜等並同心推戴立王爲皇太子登壇告天立社稷宗廟以鼎爲太子詹事總攝百揆梁綜與鼎爭權鼎殺綜以王毗爲京兆尹鼎首建大謀立功天下始平太守麴允撫夷護軍索綝並害其功且欲專權馮翊太守梁緯北地太守梁肅並綜母弟綝之姻也謀欲除鼎乃證其有無君之心專戮大臣請討之遂攻鼎鼎出奔雍爲氐竇首所殺傳首長安

索靖 子綝

索靖字幼安敦煌人也累世官族父湛北地太守靖少有逸羣之量與鄉人氾衷張甝索紾索永俱詣太學馳名海內號稱敦煌五龍四人並早亡唯靖該博經史兼通內緯州辟別駕郡舉賢良方正對策高第傅玄張華與靖一面皆厚與之相結拜駙馬都尉出爲西域戊己校尉長史太子僕同郡張勃特表以靖才藝絕人宜在臺閣不宜遠出邊塞武帝納之擢爲尚書郎與襄陽羅尚河南潘岳吳郡顧榮同官咸器服焉靖與尚書令衞瓘俱以善草書知名帝愛之瓘筆勝靖然有楷法遠不能及靖靖在臺積年除鴈門太守遷魯相又拜酒泉太守惠帝即位賜爵關內侯靖有先識遠量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荊棘中耳元康中西戎反叛拜靖大將軍梁王肜左司馬加蕩寇將軍屯兵粟邑擊賊敗之遷始平內史及趙王倫篡位靖應三王義舉以左衞將軍討孫秀有功加散騎常侍遷後將軍太安末河閒王顒舉兵向洛陽拜靖使持節監洛城諸軍事游擊將軍領雍秦涼義兵與賊戰大破之靖亦被傷而卒追贈太常時年六十五後又贈司空進封安樂亭侯諡曰莊靖著五行三統正驗論辯理陰陽氣運又撰索子晉詩各二十卷又作草書狀其辭曰聖皇御世隨時之宜倉頡旣生書契是爲科斗鳥篆類物象形叡哲變通意巧茲生損之隸草以崇簡易百官畢修事業並麗蓋草書之爲狀也婉若銀鉤漂若驚鸞舒翼未發若舉復安蟲蛇虯蟉或往或還類阿那以羸形欻奮亹而桓桓及其逸遊盼嚮乍正乍邪騏驥暴怒逼其轡海水窊隆揚其波芝草蒲陶還相繼棠棣融融載其華玄熊對踞于山嶽飛燕相追而差池舉而察之又似乎和風吹林

偃草扇樹，枝條順氣，轉相比附，窈嬈廉苫，隨體散布，紛擾擾以猗靡，中持疑而猶豫，玄螭狡獸嬉其間，騰猨飛鼬相奔趣，凌魚奮尾，駭龍反據，投空自竄，張設牙距，或若登高望其類，或若既往而中顧，或若倚儷而不群，或若自檢於常度。於是多才之英，篤藝之彥，役心精微，耽此文憲，守道兼權，觸類生變，離析八體，靡形不判，去繁存微，大象未亂，上理開元，下周謹案，騁辭放手，雨行冰散，高音翰厲，溢越流漫，忽班班而成章，信奇妙之煥爛，體磥落而壯麗，姿光潤以粲粲。命杜度運其指，使伯英迴其腕，著絕勢於紈素，垂百世之殊觀。先時，靖行見姑臧城南石地，曰：「此後當起宮殿。」至張駿，於其地立南城，起宗廟，建宮殿焉。靖有五子：鯁、緒、璆、聿、綝，皆舉秀才。聿，安昌鄉侯。卒，少子綝最知名。

綝字巨秀，少有逸群之量，靖每曰：「綝廊廟之才，非簡札之用，州郡吏不足汙吾兒也。」舉秀才，除郎中。嘗報兄讎，手殺三十七人，時人壯之。俄轉太宰參軍，除好時令，入為黃門侍郎，出參征西軍事，轉長安令，在官有稱。及成都王穎劫遷惠帝幸鄴，穎為王浚所破，帝遂播越，河間王顒使張方及綝東迎乘輿，以功拜鷹揚將軍，轉南陽王模從事中郎。劉聰侵掠關東，以綝為奮威將軍以禦之，斬聰將呂逸，又破聰黨劉豐，遷新平太守。聰將蘇鐵、劉五斗等劫掠三輔，除綝安西將軍、馮翊太守。綝有威恩，華夷嚮服，賊不敢犯。及懷帝蒙塵，長安又陷，模被害，綝泣曰：「與其俱死，寧為伍子胥。」乃赴安定，與雍州刺史賈疋、扶風太守梁綜、安夷護軍麴允等糾合義眾，頻破賊黨，修復舊館，遷定宗廟。進救新平，小大百戰，綝手擒賊帥李羌。與閻鼎立秦王為皇太子，及即尊位，是為愍帝。綝遷侍中、太僕，以首迎大駕，升壇授璽之功，封弋居伯。又遷前將軍、尚書右僕射、領吏部、京兆尹，加平東將軍，進號征東，尋又詔曰：「朕昔遇厄運，遭家不造，播越宛楚，爰失舊京。幸宗廟寵靈，百辟宣力，得從藩衛，託乎羣公之上，社稷之不隕，實公是賴。宜贊百揆，傅弼朕躬，其授衛將軍、領太尉，位特進，軍國之事悉以委之。」及劉曜侵逼王城，以綝為都督征東大將軍，持節討之，破曜，呼日逐王呼延莫，以功封上洛郡公，食邑萬戶，拜夫人荀氏為新豐君，子石元為世子，賜子弟二人鄉亭侯。劉曜入關，芟麥苗，綝又擊破之，自長安伐劉聰，聰將趙染，染仗其累捷，有自矜之色，帥精騎數百與綝戰，大敗之，染單馬而走。轉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錄尚書、承制行事。劉曜復率眾入馮翊，帝累徵兵於南陽王保，保左右議曰：「蝮蛇在手，壯士解其腕。且斷隴道，以觀其變。」從事中郎裴詵曰：「蛇已螫頭，頭可截不？」保以胡崧行前鋒都督，須諸軍集乃當發。麴允欲挾天子趣保，綝以保必逞私欲，乃止。自長安以西，不復奉朝廷，百官飢乏，採稆自存。時三秦人尹桓、解武等數千家，盜發漢霸、杜二陵，多獲珍寶。帝問綝曰：「漢陵中物何乃多邪？」綝對曰：「漢天子即位一年而為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充山陵。漢武帝饗年久長，比崩而茂陵不復容物，其樹皆已可拱。赤眉取陵中物不能減半，于今猶有朽帛委積，珠玉未盡。此二陵是儉者耳，亦百世之誡也。」後劉曜又率眾圍京城，綝與麴允固守長安小城。胡崧承檄奔命，破曜于靈臺。崧慮國家威舉則麴、索功盛，乃案兵渭北，遂還槐里。城中飢窘，人相食，死亡逃奔不可制，唯涼州義眾千人守死不移。帝使侍中宋敞送牋降於曜，綝潛留敞，使其子說曜曰：「今城中食猶足支一歲，未易可克也。若許綝以車騎、儀同、萬戶郡公者，請以城降。」曜斬而送之，曰：「帝王之師，以義行也。孤將軍十五年，未嘗以譎詭敗人，必窮兵極勢，然後取之。今索綝所說如是，天下之惡一也，輒相為戮之。若審兵食未盡者，便可勉強固守；如其糧竭兵微，亦宜早悟天命。孤恐霜威一震，玉石俱摧。」及帝出降，綝隨帝至平陽，劉聰以其不忠於本朝，戮之於東市。

賈疋

賈疋字彥度，武威人，魏太尉詡之曾孫也。少有志略，器望甚偉，見之者莫不悅附，特為武夫之所瞻仰，願為致命。初辟公府，遂歷顯職，遷安定太守。雍州刺史丁綽貪橫失百姓心，乃譖疋於南陽王模，模以軍司謝班伐之，疋奔瀘水，與胡彭蕩仲及氐竇首結為兄弟，聚眾攻班。綽奔武都，疋復入安定，殺班。愍帝以疋為驃騎將軍、雍州刺史，封酒泉公。時諸郡百姓饑饉，白骨蔽野，百無一存。疋帥戎晉二萬餘人將伐長安，西平太守竺恢亦固守。劉粲聞之，使劉曜、劉雅及趙染距疋，先攻恢不剋，疋邀擊，大敗之，曜中流矢，退走，疋追之，至于甘泉。疋自渭橋襲蕩仲，殺之，遂迎秦王，奉為皇太子。後蕩仲子夫護帥羣胡攻之，疋敗走，夜

墮于澗。爲夫讒所害。乏勇略有志節。以匡復晉室爲己任。不幸顚墜。時人咸痛惜之。

史臣曰。自永嘉蕩覆。寓內横流。億兆靡依。人神乏主。于時武皇之胤。惟有建興。衆望攸歸。曾無與二。閻鼎等忠存社稷。志在經綸。乃契闊艱難。扶持幼孺。遂得纂堯承緒。祀夏配天。校績論功。有足稱矣。然而抗滔天之巨寇。接彫弊之餘基。威略未申。尋至傾覆。昔宗周遭犬戎而東徙。有晉遭獯狄而西遷。彼既豐慶悠長。此則禍難遄及。豈愍皇地非輿主。將綝允材謝輔臣。何脩短之殊途。而成敗之異數者也。

贊曰。懷惠不競。戚藩力爭。狙詐參謀。憑凶亂政。爲惡不已。並罹非命。解繆忠肅。無閒餘慶。愍皇纂戎。實賴羣公。鼎圖福始。綝遂凶終。

晉書卷六十

晉書卷六十考證

解系傳濟南著人也○本書地理志濟南所統縣五並無著縣而宋書濟南郡下則别有廣城東平陵等縣著爲其一凡本書所屬濟南郡者皆屬北海郡前已詳辨之今觀此云濟南著人益信本志之訛也

晉書卷六十考證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三十一

周浚 子嵩 謨 從父弟馥

周浚字開林汝南安成人也父裴少府卿浚性果烈以才理見知有人倫鑒識鄉人史曜素微賤衆所未知浚獨引之爲友遂以妹妻之曜竟有名於世浚初不應州郡之辟後仕魏爲尚書郎累遷御史中丞拜折衝將軍揚州刺史封射陽侯隨王渾伐吳攻破江西屯戍與孫晧中軍大戰斬僞丞相張悌等首級數千俘馘萬計進軍屯於橫江時聞龍驤將軍王濬既破上方別駕何惲說浚曰張悌率精銳之卒悉吳國之衆殄滅於此吳之朝野莫不震懾今王龍驤既破武昌兵威甚盛順流而下所向輒克土崩之勢見矣竊謂宜速渡江直指建鄴大軍卒至奪其膽氣可不戰而擒浚善其謀便使白渾惲曰渾闇於事機而欲慎己免咎必不我從浚固使白之渾果曰受詔但令江北抗衡吳軍不使輕進貴州雖武豈能獨平江東今者違命勝不足多若其不勝爲罪已重且詔令龍驤受我節度但當具君舟楫一時俱濟耳惲曰龍驤克萬里之寇以既濟之功來受節度未之聞也且握兵之要可則奪之所謂受命不受辭也今渡江必全克獲將有何慮若疑於不濟不可謂智知而不行不可謂忠實鄙州上下所以恨恨也渾執不聽居無何而濬至渾召之不來乃直指三江山孫晧遂降於濬渾深恨之而欲與濬爭功惲牋與浚曰書貴克讓易大謙光斯古文所誌道家所崇前破張悌吳人失氣龍驤因之陷其區宇論其前後我實緩師動則爲傷事則不及而今方競其功彼既不吞聲將虧雍穆之弘興矜爭之鄙斯愚情之所不取也浚得牋即諫止渾渾不能納遂相表奏浚既濟江與渾共行吳城壘綏撫新附以功進封成武侯食邑六千戶賜絹六千匹明年移鎮秣陵時吳初平屢有逃亡者頻討平之賓禮故老搜求俊乂甚有威德吳人悅服初吳之未平也浚在弋陽南北爲互市而諸將多相襲奪以爲功吳將蔡敏守于沔中其兄珪爲將在秣陵與敏書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閒軍國固當舉信義以相高而聞疆埸之上往往有襲奪互市甚不可行弟慎無爲小利而忘大備也候者得珪書以呈浚浚曰君子也及渡江求珪得之問其本曰汝南人也浚戲之曰吾固疑吳無君子而卿果吾鄉人遷侍中武帝問浚卿宗後生稱誰爲可答曰臣叔父子恢稱重臣宗從父子馥稱清臣宗帝並召用浚轉少府以本官領將作大匠改營宗廟訖增邑五百戶後代王渾爲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安東將軍卒于位三子顗嵩謨顗嗣爵別有傳云

嵩字仲智狷直果俠每以才氣陵物元帝作相引爲參軍及帝爲晉王又拜奉朝請嵩上疏曰臣聞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故古之王者必應天順時義全而後取讓成而後得是以享世長久重光萬載也今議者以殿下化流江漢澤被六州功濟蒼生欲推崇尊號臣謂今梓宮未反舊京未清義夫泣血士女震動宜深明周公之道先雪社稷大恥盡忠言嘉謨之助以時濟弘仁之功崇謙謙之美推後己之誠然後揖讓以謝天下誰敢不應誰敢不從由是忤旨出爲新安太守嵩怏怏不悅臨發與散騎郎張嶷在侍中戴邈坐褒貶朝士又詆毀邈邈密表之帝召嵩入面責之曰卿矜豪傲慢敢輕忽朝廷由吾不德故耳嵩跪謝曰昔唐虞至聖四凶在朝陛下雖聖明御世亦安能無碌碌之臣乎帝怒收付廷尉廷尉華恆以嵩大不敬棄市論嶷以扇和減罪除名時顗方貴重帝隱忍久之補廬陵太守不之職更拜御史中丞是時帝以王敦勢盛漸疏忌王導等嵩上疏曰臣聞明君思隆其道故賢智之士樂在其朝忠臣將明其節故量時而後仕思隆其道故無遇任之譏將明其節故無過寵之謗是以君臣並隆功格天地近代以來德廢道衰君懷術以御臣臣挾利以事君君臣交利而禍亂相尋故得失之迹難可詳言臣請較而明之夫傅說之相高宗申召之相宣王管仲之佐齊桓衰范之輿晉文或宗師其道垂拱受成委以權重終致匡主未有憂其逼已還爲國蠹者也始田氏擅齊王莽篡漢皆藉封土之彊假累世之寵因闇弱之主資母后之權樹比周之黨階絕滅之勢然後乃能行其私謀以成篡奪之禍耳豈遇立功之主爲天人所相而能運其姦計以濟其不軌者哉光武以王族奮於閭閻因時之望收攬英奇遂續漢

業以美中興之功及天下既定頗廢黜功臣者何哉武力之士不達國體以立
一時之功不可久假以權勢其興廢之事亦可見矣近者三國鼎峙並以雄略
之才命世之能皆委賴俊哲終成功業貽之後嗣未有愆失遺方來之恨者也
今王導王廙等方之前賢猶有所後至於忠素竭誠義以輔上共隆洪基翼成
大業亦昔之亮也雖陛下乘奕世之德有天人之會割據江東奄有南極龍飛
海嵎興復舊物此亦羣才之明豈獨陛下之力也今王業雖建羯寇未梟天下
蕩蕩不賓者衆公私匱竭倉庾未充梓宮沉淪妃后不反正委賢任能推轂之
日也功業垂就晉祚方隆而一旦聽孤臣之言惑疑似之說乃更以危爲安以
疎易親放逐舊德以佞伍賢遠虧既往之明顧傷伊管之交傾巍巍之望喪如
山之功將令賢智杜心義士喪志近招當時之患遠遺來世之笑夫安危在號
令存亡在寄任以古推今豈可不寒心而哀歎哉臣兄弟受遇無彼此之嫌而
臣干犯時諱觸忤龍鱗者何誠念社稷之憂欲報之於陛下也古之明王思聞
其過悟逆旅之言以明成敗之由故採納愚言以考虛實上爲宗廟無窮之計
下收億兆元元之命臣不勝憂憤竭愚以聞疏奏帝感悟故導等獲全王敦既
害顗而使人弔嵩嵩曰亡兄天下人爲天下人所殺復何所弔敦甚銜之懼失
人情故未加害用爲從事中郎嵩王應嫂父也以顗橫遇禍意恆憤憤嘗衆中
云應不宜統兵敦密使妖人李脫誣嵩及周筵潛相署置遂害之嵩精於事佛
臨刑猶於市誦經云

謨以顗故頻居顯職王敦死後詔贈戴若思譙王承等而未及顗時謨爲後軍
將軍上疏曰臣亡兄顗昔蒙先帝顧眄之施特垂表啓以參戎佐顯居上列遂
管朝政並與羣后共隆中興仍典選曹重蒙寵授忝位師傅得與陛下揖讓抗
禮恩結特隆加以鄙族結婚帝室義深任重庶竭股肱以報所受凶逆所忌惡
直醜正身陷極禍忠不忘君守死善道有隕無二顗之云亡誰不痛心况臣同
生能不哀結王敦無君由來實久元惡之甚古今無二幸賴陛下聖聰神武故
能摧破凶彊撥亂反正以寧區宇前軍事之際聖恩不遺取顗息閔得充近侍
臣時面啓欲令閔還襲臣亡父侯爵時卞壼庾亮並侍御座壼云事了當論顗
贈時未淹久言猶在耳至於譙王承甘卓已蒙清復王澄久遠猶在議論况顗
忠以衛主身死王事雖嵇紹之不達難何以過之至今不聞復封加贈褒顯之
言不知顗有餘責獨負殊恩爲朝廷急於時務不暇論及此臣所以痛心疾首
重用哀歎者也不勝辛酸冒陳愚款疏奏不報謨復重表然後追贈顗官謨歷
少府丹陽尹侍中中護軍封西平侯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貞

馥字祖宣浚從父弟也父蕤安平太守馥少與友人成公簡齊名俱起家爲諸
王文學累遷司徒左西屬司徒王渾表馥理識清正兼有才幹主定九品檢括
精詳臣委任責成褒貶允當請補尚書郎許之稍遷司徒左長史吏部郎選舉
精密論望益美轉御史中丞侍中拜徐州刺史加冠軍將軍假節徵爲廷尉惠
帝幸鄴成都王穎以馥守河南尹李胗上官巳等奉清河王覃爲太子加馥衞
將軍錄尚書馥辭不受軍令馥與上官巳合軍馥以巳小人縱暴終爲國賊乃
共司隸滿奮等謀共除之謀泄爲巳所襲奮被害馥走得免及巳爲張方所敗
召馥還攝河南尹暨東海王越迎大駕以馥爲中領軍未就遷司隸校尉加散
騎常侍假節都督諸軍事於澠池帝還宮出爲平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伐
劉準爲鎮東將軍與周玘等討陳敏滅之以功封永寧伯馥自經世故每欲維
正朝廷忠情懇至以東海王越不盡臣節每言論厲然越深憚之馥覩羣賊孔
熾洛陽孤危乃建策迎天子遷都壽春永嘉四年與長史吳思司馬殷識上書
曰不圖厄運遂至於此戎狄交侵畿甸危逼臣輒與祖納裴憲華譚孫惠等三
十人伏思大計僉以殷人有屢遷之事周王有岐山之徙方今王都罄乏不可
久居河朔蕭條崤函險澀宛都屢敗江漢多虞於今平夷東南爲愈淮揚之地
北阻塗山南抗靈嶽名川四帶有重險之固是以楚人東遷遂宅壽春徐邳東
海亦足戍禦且運漕四通無患空乏雖聖上神聰元輔賢明居儉守約用保宗
廟未若相土遷宅以享永祚臣謹選精卒三萬奉迎皇駕輒檄前北中郎將裴
憲行使持節監豫州諸軍事東中郎將風馳卽路荊湘江揚各先運四年米租
十五萬斛布絹各十四萬匹以供大駕令王浚苟晞共平河朔臣等戮力以啓
南路遷都弭寇其計並得皇輿來巡臣宜轉據江州以恢王略知無不爲古人

所務敢竭忠誠庶報萬分朝遂夕隕猶生之年越與苟晞不協馥不先白於越而直上書越大怒先是越召馥及淮南太守裴碩馥不肯行而令碩率兵先進碩貳於馥乃舉兵稱馥擅命已奉越密旨圖馥遂襲之爲馥所敗碩退保東城求救於元帝帝遣揚威將軍甘卓建威將軍郭逸攻馥于壽春安豐太守孫惠率衆應之使謝摛爲檄摛馥之故將也馥見檄流涕曰必謝摛之辭摛聞之遂毀草旬日而馥衆潰奔于項爲新蔡王確所拘憂憤發病卒初華譚之失廬江也往壽春依馥及馥軍敗歸于元帝帝問曰周祖宣何至于反譚對曰周馥雖死天下尚有直言之士馥見寇賊滋蔓王威不振故欲移都以紓國難方伯不同遂致其伐曾不踰時而京都淪沒若使從馥之謀或可後亡也原情求實何得爲反帝曰馥位爲征鎮握兵方隅召而不入危而不持亦天下之罪人也譚曰然馥振纓中朝素有俊彥之稱出據方嶽實有偏任之重而高略不舉往往失和危而不持當與天下共受其責然謂之反不亦誣乎帝意始解馥有二子密矯密字泰玄性虛簡時人稱爲清士位至尚書郎矯字正玄亦有才幹

成公簡

成公簡字宗舒東郡人也家世二千石性朴素不求榮利潛心道味罔有干其志者默識過人張茂先每言簡清靜比楊子雲默識擬張安世後爲中書郎時馥已爲司隸校尉遷鎮東將軍簡自以才高而在馥之下謂馥曰楊雄爲郎三世不徙而王莽董賢位列三司古今一揆耳馥甚慚之官至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永嘉末奔苟晞與晞同沒

苟晞

苟晞字道將河南山陽人也少爲司隸部從事校尉石鑒深器之東海王越爲侍中引爲通事令史累遷陽平太守齊王冏輔政晞參冏軍事拜尚書右丞轉左丞廉察諸曹八座以下皆側目憚之及冏誅晞亦坐免長沙王乂爲驃騎將軍以晞爲從事中郎惠帝征成都王穎以爲北軍中候及帝還洛陽晞奔范陽王虓虓承制用晞行兗州刺史汲桑之破鄴也東海王越出次官渡以討之命晞爲前鋒桑素憚之於城外爲柵以自守晞將至頓兵休士先遣單騎示以禍福桑衆大震棄柵宵遁嬰城固守晞陷其九壘遂定鄴而還西討呂朗等滅之後高密王泰討青州賊劉根破汲桑故將公師藩敗石勒於河北威名甚盛時人擬之韓白進位撫軍將軍假節都督青兗諸軍事封東平郡侯邑萬戶晞練於官事文簿盈積斷決如流人不敢欺其從母依之奉養甚厚從母子求爲將晞拒之曰吾不以王法貸人將無後悔邪固欲之晞乃以爲督護後犯法晞杖節斬之從母叩頭請救不聽既而素服哭之流涕曰殺卿者兗州刺史哭弟者苟道將其杖法如此晞見朝政日亂懼禍及己而多所交結每得珍物即遣都下親貴兗州去洛五百里恐不鮮美募得千里牛每遣信旦發暮還初東海王越以晞復其讎恥甚德之引升堂結爲兄弟越司馬潘滔等說曰兗州要衝魏武以之輔相漢室苟晞有大志非純臣久令處之則患生心腹矣若遷于青州厚其名號晞必悅公自牧兗州經緯諸夏藩衛本朝此所謂謀之於未有爲之於未亂也越以爲然乃遷晞征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假節都督青州諸軍事領青州刺史進爲郡公晞乃多置參佐轉易守令以嚴刻立功日加斬戮流血成川人不堪命號曰屠伯頓丘太守魏植爲流人所逼衆五六萬大掠兗州晞出屯無鹽以弟純領青州刑殺更甚於晞百姓號小苟酷於大苟晞尋破植時潘滔及尚書劉望等共誣陷晞晞怒表求滔等首又請越從事中郎劉洽爲軍司越皆不許晞於是昌言曰司馬元超爲宰相不平使天下淆亂苟道將豈可以不義使之韓信不忍衣食之惠死於婦人之手今將誅國賊尊王室桓文豈遠哉乃移告諸州稱己功伐陳越罪狀時懷帝惡越專權乃詔晞曰朕以不德戎車屢興上懼宗廟之累下愍兆庶之困當賴方嶽爲國藩翰公威振赫然梟斬藩桑走降喬朗魏植之徒復以誅除豈非高識明斷朕用委成加王彌石勒爲社稷之憂故有詔委統六州而公謙分小節稽違大命非所謂與國同憂也今復遣詔便施檄六州協同大舉翦除國難稱朕意焉晞復移諸征鎮州郡曰天步艱難禍難殷流劉元海造逆於汾陰石世龍階亂於三魏薦食畿甸覆喪鄴都結壘近郊仍震兗豫害三刺史殺二都督郡守官長殞沒數十百姓流離肝腦塗地晞以虛薄負荷國重是以弭節海隅援枹曹衛猥被中詔

委以關東督統諸軍欽承詔命尅今月二日當西經濟黎陽即日得滎陽太守丁嶷白事李惲陳午等救懷諸軍與羯大戰皆見破散懷城已陷河內太守裴整爲賊所執宿衛闕乏天子蒙難宗廟之危甚於累卵承問之日憂恩累息晞以爲先王選建明德庸以服章所以藩固王室無俾城壞是以舟檝不固齊桓責楚襄王逼狄晉文致討夫翼獎皇家宣力本朝雖陷湯火大義所甘加諸方牧俱受榮寵義同畢力以報國恩晞雖不武首啓戎行秣馬裹糧以俟方鎮凡我同盟宜同赴救顯立名節在此行矣會王彌遣曹嶷破瑯邪北攻齊地苟純城守嶷衆轉盛連營數十里晞還登城望之有懼色與賊連戰輒破之後簡精銳與賊大戰會大風揚塵晞遂敗績棄城夜走嶷追至東山部衆皆降嶷晞單騎奔高平收邸閣募得數千人帝又密詔晞討越晞復上表曰殿中校尉李初至奉被手詔肝心若裂東海王越得以宗臣遂執朝政委任邪佞寵樹奸黨至使前長史潘滔從事中郎畢邈主簿郭象等操弄大權刑賞由己尚書何綏中書令繆播太僕繆胤黃門侍郎應紹皆是聖詔親所抽拔而滔等妄搆陷以重戮帶甲臨宮誅討后弟翦除宿衛私樹國人崇獎魏植招誘逋亡覆喪州郡王塗圮隔方貢乖絕宗廟闕蒸嘗之饗聖上有約食之匱鎮東將軍周馥豫州刺史馮嵩前北中郎將裴憲並以天朝空曠權臣專制事難之興慮在旦夕各率士馬奉迎皇輿思隆王室以盡臣禮而滔邈等劫越出關矯立行臺逼徙公卿擅爲詔令縱兵寇抄茹食居人交尸塞路暴骨盈野遂令方鎮失職城邑蕭條淮豫之氓陷離塗炭臣雖憤懣守局東嵎自奉明詔三軍奮厲卷甲長驅次于倉垣即日承司空博陵公浚書稱殿中中郎劉權齎詔勅浚與臣共尅大舉輒遣前鋒征虜將軍王讚徑至項城使越稽首歸政斬送滔等伏願陛下寬宥宗臣聽越還國其餘逼迫宜蒙蕩滌輒寫詔宣示征鎮顯明義舉遣揚烈將軍閻弘步騎五千鎮衛宗廟五年帝復詔晞曰太傅信用姦佞阻兵專權內不遵奉皇憲外不協比方州遂令戎狄充斥所在犯暴留軍何倫抄掠宮寺劫剝公主殺害賢士悖亂天下不可忍聞雖惟親親宜明九伐詔至之日其宣告天下率齊大舉桓文之績一以委公其思盡諸宜善建弘略道澀故練寫副手筆示意

晞表曰奉被手詔委臣征討喻以桓文紙練兼備伏讀跪歎五情惶怛自頃宰臣專制委杖佞邪內擅朝威外殘兆庶矯詔專征遂圖不軌縱兵寇掠陵踐宮寺前司隸校尉劉暾御史中丞溫畿右將軍杜育並見攻劫廣平武安公主先帝遺體咸被逼辱逆節虐亂莫此之甚輒祗奉前詔部分諸軍遣王讚率陳午等將兵詣項躬行天罰初越疑晞與帝有謀使游騎於成皋閒獲晞使果得詔令及朝廷書遂大構疑隙越出牧豫州以討晞復下檄說晞罪惡遣從事中郎楊瑁爲兗州與徐州刺史裴盾共討晞晞使騎收河南尹潘滔滔夜遁乃執尚書劉曾侍中程延斬之會越薨盾敗詔晞爲大將軍大都督督青徐兗豫荊揚六州諸軍事增邑二萬戶加黃鉞先官如故晞以京邑荒饉日甚寇難交至表請遷都遣從事中郎劉會領船數十艘宿衛五百人獻穀千斛以迎帝朝臣多有異同俄而京師陷晞與王讚屯倉垣豫章王端及和郁等東奔晞晞率羣官尊端爲皇太子置行臺端承制以晞領太子太傅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自倉垣徙屯蒙城讚屯陽夏晞出於孤微位至上將志頗盈滿奴婢將千人侍妾數十終日累夜不出庭戶刑政苛虐縱情肆欲遼西閻亨以書固諫晞怒殺之晞從事中郎明預有疾居家聞之乃轝病諫晞曰皇晉遭百六之數當危難之機明公親禀廟算將爲國家除暴閻亨美士奈何無罪一旦殺之晞怒曰我自殺閻亨何關人事而轝病來罵我左右爲之戰慄預曰以明公以禮見進預欲以禮自盡今明公怒預其若遠近怒明公何昔堯舜之在上也以和理而興桀紂之在上也以惡逆而滅天子且猶如此況人臣乎願明公且置其怒而思預之言晞有慚色由是衆心稍離莫爲致用加以疾疫饑饉其將溫畿傅宣皆叛之石勒攻陽夏滅王讚馳襲蒙城執晞署爲司馬月餘乃殺之晞無子弟純亦遇害

華軼

華軼字彥夏平原人魏太尉歆之曾孫也祖表太中大夫父澹河南尹軼少有才氣聞於當世汎愛博納衆論美之初爲博士累遷散騎常侍東海王越牧兗州引爲留府長史永嘉中歷振威將軍江州刺史雖逢喪亂每崇典禮置儒林

祭酒以弘道訓乃下敎曰今大義頹替禮典無宗朝廷滯議莫能攸正常以慨然宜特立此官以弘其事軍諮祭酒杜夷棲情玄遠確然絕俗才學精博道行優備其以爲儒林祭酒俄被越檄使助討諸賊軼遣前江夏太守陶侃爲揚武將軍率兵三千屯夏口以爲聲援軼在州甚有威惠州之豪士接以友道得江表之歡心流亡之士赴之如歸時天子孤危四方瓦解軼有匡天下之志每遣貢獻入洛不失臣節謂使者曰若洛都道斷可輸之琅邪王以明吾之爲司馬氏也軼自以受洛京所遣而爲壽春所督時洛京尚存不能祗承元帝教命郡縣多諫之軼不納曰吾欲見詔書耳時帝遣揚烈將軍周訪率衆屯彭澤以備軼訪過姑孰著作郎干寶見而問之訪曰大府受命令屯彭澤彭澤江州西門也華彥夏有憂天下之誠而不欲碌碌受人控御頃來紛紜粗有嫌隙今又無故以兵守其門將成其釁吾當屯尋陽故縣既在江西可以捍禦北方又無嫌於相逼也尋洛都不守司空荀藩移檄而以帝爲盟主既而帝承制改易長史軼又不從命於是遣左將軍王敦都督甘卓周訪宋典趙誘等討之軼遣別駕陳雄屯彭澤以距敦自爲舟軍以爲外援武昌太守馮逸次于湓口訪擊逸破之前江州刺史衛展不爲軼所禮心常怏怏至是與豫章太守周廣爲內應潛軍襲軼軼衆潰奔于安城追斬之及其五子傳首建鄴初廣陵高悝寓居江州軼辟爲西曹掾尋而軼敗悝藏匿軼二子及妻崎嶇經年既而遇赦悝攜之出首帝嘉而宥之

劉喬　孫耽　耽子柳

劉喬字仲彥南陽人也其先漢宗室封安衆侯傳襲歷三代祖廙魏侍中父阜陳留相喬少爲秘書郎建威將軍王戎引爲參軍伐吳之役戎使喬與參軍羅尚濟江破武昌還授滎陽令遷太子洗馬以誅楊駿功賜爵關中侯拜尚書右丞豫誅賈謐封安衆男累遷散騎常侍齊王冏爲大司馬初嵇紹爲冏所重每下階迎之喬言於冏曰裴張之誅朝臣畏憚孫秀故不敢不受財物嵇紹今何所逼忌故畜裴家車牛張家奴婢邪樂彥輔來公未嘗下牀何獨加敬於紹冏乃止紹謂喬曰大司馬何故不復迎客喬曰似有正人言以卿不足迎者紹曰正人爲誰喬曰其則不遠紹默然頃之遷御史中丞冏腹心董艾勢傾朝廷百僚莫敢忤旨喬二旬之中奏劾艾罪釁者六艾諷尚書右丞苟晞免喬官復爲屯騎校尉張昌之亂喬出爲威遠將軍豫州刺史與荊州刺史劉弘共討昌進左將軍惠帝西幸長安喬與諸州郡舉兵迎大駕東海王越承制轉喬安北將軍冀州刺史以范陽王虓領豫州刺史喬以虓非天子命不受代發兵距之穎川太守劉輿昵於虓喬上尚書列輿罪惡河間王顒得喬所上乃宣詔使鎮南將軍劉弘征東大將軍劉準平南將軍彭城王釋與喬并力攻虓於許昌輿弟琨率衆救虓未至而虓敗虓乃與琨俱奔河北未幾琨率突騎五千濟河攻喬喬劫琨父蕃以檻車載之據考城以距虓虓衆不敵而潰喬復收散卒屯於平氏河間王顒進喬鎮東將軍假節以其長子祐爲東郡太守又遣劉弘劉準彭城王釋等率兵援喬弘與喬牋曰適承范陽欲代明使君明使君受命本朝列居方伯當官而行同獎王室橫見遷代誠爲不允然古人有言牽牛以蹊人之田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亦重矣明使君不忍亮直狷介之忿甘爲戎首竊以爲過何者至人之道用行舍藏跨下之辱猶宜俯就況於換代之嫌纖介之釁哉范陽國屬使君庶姓周之宗盟疏不間親曲直既均責有所在廉藺區區戰國之將猶能升降以利社稷況命世之士哉今天下紛紜主上播越正是忠臣義士同心勠力之時弘實闇劣過蒙國恩願與使君共戴盟主鴈行下風掃除凶寇救蒼生之倒懸反北辰於太極此功未立不宜乖離備蒙顧遇情隆於常披露丹誠不敢不盡春秋之時諸侯相伐復爲和親者多矣願明使君迴既往之恨追不二之蹤解連環之結修如初之好范陽亦將悔前之失思崇後信矣東海王越將討喬弘又與越書曰適聞以吾州將擅舉兵逐范陽當討之誠明同異懲禍亂之宜然吾竊謂不可何者今北辰遷居元首移幸群后抗義以謀王室吾州將荷國重恩列位方伯亦伐鼓即戎勠力致命之秋也而范陽代之吾州將不從由代之不允但矯枉過正更以爲罪耳昔齊桓赦射鉤之讎而相管仲晉文忘斬袪之怨而親勃鞮方之於今當何有哉且君子猶自厚而薄責於人今奸臣弄權朝廷困逼此四海之所危懼宜釋私嫌共存公義含垢匿瑕忍

所難忍以大逆爲先奉迎爲急不可思小怨忘大德也苟崇忠恕共明分局違旗推鋒各致臣節吾州將必輸寫肝膽以報所蒙實不足計一朝之謬發赫然之怒使韓盧東郭相困而爲豺狽之擒也吾雖庶姓負乘過分實賴足下率齊內外以康王室竊恥同儕自爲蠹害貪獻所懷惟足下圖之又上表曰苑陽王虓欲代豫州刺史喬喬舉兵逆虓司空東海王越以喬不從命討之臣以爲喬忝受殊恩顯居州司自欲立功於時以徇國難無他罪闕而苑陽代之代之爲非然喬亦不得以虓之非專威輒討誠應顯戮以懲不恪然自頃兵戈紛亂猜禍鋒生恐疑隙構於羣王災難延于宗子權柄隆於朝廷逆順效於成敗今夕爲忠明旦爲逆翩其反而互爲戎首載籍以來骨肉之禍未有如今者也臣竊悲之痛心疾首今邊陲無備豫之儲中華有杼軸之困而股肱之臣不惟國體職競尋常自相楚剝爲害轉深積毁銷骨萬一四夷乘虛爲變此亦猛獸交鬬自效於卞莊者矣臣以爲宜速發明詔詔越等令兩釋猜嫌各保分局自今以後其有不被詔書擅興兵馬者天下共伐之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若誠濯之必無灼爛之患永有泰山之固矣時河閒王顒方距關東倚喬爲助不納其言東海王越移檄天下帥甲士三萬將入關迎大駕軍次於蕭喬懼遣子祐距越於蕭縣之靈壁劉琨分兵向許昌許昌人納之琨自滎陽率兵迎越遇祐衆潰見殺喬衆遂散與五百騎奔平氏帝還洛陽大赦越復表喬爲太傅軍諮祭酒越薨復以喬爲都督豫州諸軍事鎮東將軍豫州刺史卒於官時年六十三愍帝末追贈司空子挺潁川太守挺子耽

耽字敬道少有行檢以義尚流稱爲宗族所推博學明習詩禮三史歷度支尚書加散騎常侍在職公平廉慎所在著績桓玄耽女婿也及玄輔政以耽爲尚書令加侍中不拜改授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尋卒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耽子柳

柳字叔惠亦有名譽少登清官歷尚書左右僕射時右丞傅迪好廣讀書而不解其義柳唯讀老子而已迪每輕之柳云卿讀書雖多而無所解可謂書簏矣時人重其言出爲徐兗江三州刺史卒贈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喬弟乂始安太守乂子成丹陽尹

史臣曰周浚人倫鑒悟周馥理識精詳華軼勤顧禮經劉喬志存諒直用能歷官內外咸著勳庸而祖宣獻策遷都乖忤於東海彥夏保心宸極獲罪於瑯邪乃被以惡名加其顯戮豈不哀哉向若違左衽於伊川建右社於淮服據方城之險藉全楚之資簡練吳越之兵漕引淮海之粟縱未能祈天永命猶足以紓難緩亡嗟乎不用其良覆俾我悖其此之謂也苟晞擢自庸微位居上將釋位之功未立貪暴之釁已彰假手世龍以至屠戮斯所謂殺人多矣能無及此乎

贊曰開林才理爰登貴仕績著折衝化行江汜軼既尊主馥亦勤王背時獲戾違天不祥喬爲戎首未識行藏道將鞠旅成名克舉貪虐有聞忠勤未取

晉書卷六十一

晉書卷六十一考證

周浚傳乃直指三江山○三江山一本作三山王濬傳濬舟師過三山是也今仍監本

苟晞傳龔行天罰○龔監本誤襲今從閣本改正

晉書卷六十一考證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三十二

劉琨 琨子羣 琨兄輿 輿子演

劉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漢中山靜王勝之後也祖邁有經國之才爲相國參軍散騎常侍父蕃清高沖儉位至光祿大夫琨少得儁朗之目與范陽祖納俱以雄豪著名年二十六爲司隸從事時征虜將軍石崇河南金谷澗中有別廬冠絕時輩引致賓客日以賦詩琨預其間文詠頗爲當時所許秘書監賈謐參管朝政京師人士無不傾心石崇歐陽建陸機陸雲之徒並以文才降節事謐琨兄弟亦在其間號曰二十四友太尉高密王泰辟爲掾頻遷著作郎太學博士尚書郎趙王倫執政以琨爲記室督轉從事中郎倫子荂即琨姊壻也故琨父子兄弟並爲倫所委任及篡荂爲皇太子琨爲荂詹事三王之討倫也以琨爲冠軍假節與孫秀子會率宿衞兵三萬距成都王穎戰于黃橋琨大敗而還焚河橋以自固及齊王冏輔政以其父兄皆有當世之望故特宥之拜兄輿爲中書郎琨爲尙書左丞轉司徒左長史冏敗范陽王虓鎮許昌引爲司馬及惠帝幸長安東海王越謀迎大駕以琨父蕃爲淮北護軍豫州刺史劉喬攻范陽王虓於許昌也琨與汝南太守杜育等率兵救之未至而虓敗琨與虓俱奔河北琨之父母遂爲劉喬所執琨乃說冀州刺史溫羨使讓位於虓及虓領冀州遣琨詣幽州乞師於王浚得突騎八百人與虓濟河共破東平王楙於廩丘南走劉喬始得其父母又斬石超降呂朗因統諸軍奉迎大駕於長安以勳封廣武侯邑二千戶永嘉元年爲并州刺史加振威將軍領匈奴中郎將琨在路上表曰臣以頑蔽志望有限因緣際會遂忝過任九月末得發道險山峻胡寇塞路輒以少擊衆冒險而進頓伏艱危辛苦備嘗即日達壺口關臣自涉州疆目覩困乏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攜老扶弱不絕於路及其在者鬻賣妻子生相捐棄死亡委厄白骨橫野哀呼之聲感傷和氣羣胡數萬周匝四山動足遇掠開目覩寇唯有壺關可得告糴而此二道九州之險數人當路則百夫不敢進公私往反沒喪者多嬰守窮城不得薪采耕牛既盡又乏田器以臣愚短當此至難憂如循環不遑寢食臣伏思此州雖云邊朔實邇皇畿南通河內東連司冀北捍殊俗西禦彊虜是勁弓良馬勇士精騎之所出也當須委輸乃全其命今上尙書請此州穀五百萬斛絹五百萬匹緜五百萬斤願陛下時出臣表速見聽處朝廷許之時東嬴公騰自晉陽鎮鄴并土饑荒百姓隨騰南下餘戶不滿二萬寇賊縱橫道路斷塞琨募得千餘人轉鬭至晉陽府寺焚毀僵尸蔽地其有存者饑羸無復人色荊棘成林豺狼滿道琨翦除荊棘收葬枯骸造府朝建市獄寇盜互來掩襲恆以城門爲戰場百姓負楯以耕屬鞬而耨琨撫循勞來甚得物情劉元海時在離石相去三百許里琨密遣離間其部雜虜降者萬餘落元海甚懼遂城蒲子而居之在官未朞流人稍復雞犬之音復相接矣琨父蕃自洛赴之人士奔迸者多歸於琨琨善於懷撫而短於控御一日之中雖歸者數千去者亦以相繼然素奢豪嗜聲色雖暫自矯勵而輒復縱逸河南徐潤者以音律自通遊於貴勢琨甚愛之署爲晉陽令潤恃寵驕恣干預琨政奮威護軍令狐盛性亢直數以此爲諫并勸琨除潤琨不納初單于猗㐌以救東嬴公騰之功琨表其弟猗盧爲代郡公與劉希合衆於中山王浚以琨侵己之地數來擊琨琨不能抗由是聲實稍損徐潤又譖令狐盛於琨曰盛將勸公稱帝矣琨不之察便殺之琨母曰汝不能弘經略駕豪傑專欲除勝己以自安當何以得濟如是禍必及我不從盛子泥奔于劉聰具言虛實聰大喜以泥爲鄉導屬上黨太守襲醇降于聰鴈門烏丸復反琨親率精兵出禦之聰遣子粲及令狐泥乘虛襲晉陽太原太守高喬以郡降聰琨父母並遇害琨引猗盧并力攻粲大敗之死者十五六琨乘勝追之更不能剋猗盧以爲聰未可滅遺琨牛羊車馬而去留其將箕澹段繁等戍晉陽琨志在復讎而屈於力弱泣血尸立撫慰傷痍移居陽邑城以招集亡散愍帝即位拜大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加散騎常侍假節琨上疏謝曰陛下略臣大愆錄臣小善猥蒙天恩光授殊寵顯以蟬冕之榮崇以上將之位伏省詔書五情飛越臣聞晉文以郤縠爲元帥而定霸功高祖以韓信爲大將而成王業咸有敦詩閱禮之德戎昭果毅之威故能

振豐功於荆南拓洪基於河北況臣凡闇擬蹤前哲俯懼折鼎慮在覆餗昔曾沬三北而收功於柯盟馮異垂翅而奮翼於澠池皆能因敗爲成以功補過陛下宥過之恩已隆而臣自新之善不立臣雖不逮預聞前訓恭讓之節臣猶庶幾所以冒承寵命者實欲沒身報國輒死自效要以致命寇場盡其臣節至於寵榮之施非言辭所謝又謁者史蘭殿中中郎王春等繼至奉詔臣俯尋聖旨伏紙飲淚臣聞夷險流行古今代有靈厭皇德曾未悔禍蟻狄縱毒於神州夷裔肆虐於上國七廟闕禋祀之饗百官喪彝倫之序梓宮淪辱山陵未兆率土永慕恩同考妣陛下龍姿日茂叡質彌光升區宇於既穎崇社稷於已替四海之內肇有上下九服之萌復覩典制伏惟陛下蒙塵于外越在秦郊蒸嘗之敬在心桑梓之思未克臣備位歷年才質駑下丘山之釁已彰毫釐之效未著頃以時宜權假位號竟無薄戎之績而有負乘之累當肆刑書以明黜陟是以臣前表上聞敢緣愚款乞奉先朝之班苟存偏師之職赦其三敗之愆收其一功之用得騁志虜場快意大逆雖身膏野草無恨黃墟陛下偏恩過隆曲蒙權拔遂授上將位兼常伯征討之務得從事宜拜命驚惶五情戰悸惕於隕越以爲朝虀昔申胥不徇伯舉而成公壻之勳伍員不從城父而濟入郢之庸臣雖頑凶無覩古人其於被堅執銳致身寇讎所謂天地之施羣生莫謝不勝受恩至深謹拜表陳聞及麴允敗劉曜斬趙冉琨又表曰逆胡劉聰敢率犬羊憑陵輦轂人神發憤遐邇奮怒伏省詔書相國南陽王保太尉涼州刺史軌糾合二州同恤王室冠軍將軍允護軍將軍綝總齊六軍戮力國難王旅大捷俘馘千計旌旗首於晉路金鼓振於河曲崤函無虔劉之驚汧隴有安業之慶斯誠宗廟社稷陛下神武之所致含氣之類莫不引領況臣之心能無踴躍臣前表當與鮮卑猗盧剋今年三月都會平陽會匈羯石勒以三月三日徑掩薊城大司馬博陵公浚受其僞和爲勒所虜勒勢轉盛欲來襲臣城塢駭懼志在自守又猗盧國內欲生姦謀幸盧警慮尋皆誅滅遂使南北顧慮用愆成舉臣所以泣血宵吟扼腕長歎者也勒據襄國與臣隔山寇騎朝發夕及臣城同懸相求其徒實繁自東北八州勒滅其七先朝所授存者唯臣是以勒朝夕謀慮以圖臣爲

計闚伺間隙寇抄相尋戎士不得解甲百姓不得在野天網雖張靈澤未及唯臣孑然與寇爲伍自守則稽聰之誅進討則勒襲其後進退唯谷首尾狼狽徒懷憤踊力不從願慚怖征營痛心疾首形留所在神馳寇庭秋穀既登胡馬已肥前鋒諸軍並有至者臣當首啓戎行身先士卒臣與二虜勢不並立聰勒不梟臣無歸志庶憑陛下威靈使微意獲展然後隕首謝國沒而無恨三年帝遣兼大鴻臚趙廉持節拜琨爲司空都督并冀幽三州諸軍事琨上表讓司空受都督剋期與猗盧討劉聰尋猗盧父子相圖盧及兄子根皆病死部落四散琨子遵先質於盧衆皆附之及是遵與箕澹等帥盧衆三萬人馬牛羊十萬悉來歸琨琨由是復振率數百騎自平城撫納之屬石勒攻樂平太守韓據請救於琨而琨自以士衆新合欲因其銳以威勒箕澹諫曰此雖晉人久在荒裔未習恩信難以法御今內收鮮卑之餘穀外抄殘胡之牛羊且閉關守險務農息士既服化感義然後用之則功可立也琨不從悉發其衆命澹領步騎二萬爲前驅琨自爲後繼勒先據險要設伏以擊澹大敗之一軍皆沒并土震駭尋又災旱琨窮蹙不能復守幽州刺史鮮卑段匹磾數遣信要琨欲與同獎王室琨由是率衆赴之從飛狐入薊匹磾見之甚相崇重與琨結婚約爲兄弟是時西都不守元帝稱制江左琨乃令長史溫嶠勸進於是河朔征鎮夷夏一百八十人連名上表語在元紀令報曰豺狼肆毒荐覆社稷億兆顒顒延首罔繫是以居于王位以答天下庶以剋復聖主掃蕩讎恥豈可猥當隆極此孤之至誠著於遐邇者也公受奕世之寵極人臣之位忠允義誠精感天地實賴遠謀共濟艱難南北迥邈同契一致萬里之外心存咫尺公其撫寧華戎致罰醜類動靜以聞建武元年琨與匹磾期討石勒匹磾推琨爲大都督喢血載書檄諸方守俱集襄國琨匹磾進屯固安以俟衆軍匹磾從弟末波納勒厚賂獨不進乃沮其計琨匹磾以勢弱而退是歲元帝轉琨爲侍中太尉其餘如故并贈名刀琨答曰謹當躬自執佩馘截二虜匹磾奔其兄喪琨遣世子羣送之而末波率衆要擊匹磾而敗走之羣爲末波所得末波厚禮之許以琨爲幽州刺史共結盟而襲匹磾密遣使齎羣書請琨爲內應而爲匹磾邏騎所得時琨別屯故征北府

小城不之知也因來見匹磾匹磾以羣書示琨曰意亦不疑公是以白公耳琨曰與公同盟志獎王室仰憑威力庶雪國家之恥若兒書密達亦終不以一子之故負公忘義也匹磾雅重琨初無害琨志將聽還屯其中弟叔軍好學有智謀爲匹磾所信謂匹磾曰吾胡夷耳所以能服晉人者畏吾衆也今我骨肉構禍是其良圖之日若有奉琨以起吾族盡矣匹磾遂留琨琨之庶長子遵懼誅與琨左長史楊橋并州治中如綏閉門自守匹磾諭之不得因縱兵攻之琨將龍季猛迫於乏食遂斬橋綏而降初琨之去晉陽也慮及危亡而大恥不雪亦知夷狄難以義伏冀輸寫至誠僥倖萬一每見將佐發言慷慨悲其道窮欲率部曲死於賊壘斯謀未果竟爲匹磾所拘自知必死神色怡如也爲五言詩贈其別駕盧諶曰握中有懸璧本自荊山璆惟彼太公望昔是渭濱叟鄧生何感激千里來相求白登幸曲逆鴻門賴留侯重耳憑五賢小白相射鉤能隆二伯主安問黨與讎中夜撫枕歎想與數子遊吾衰久矣夫何其不夢周誰云聖達節知命故無憂宣尼悲獲麟西狩泣孔丘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時哉不我與去矣如雲浮朱實隕勁風繁英落素秋狹路傾華蓋駭駟摧雙輈何意百鍊剛化爲繞指柔琨詩託意非常攄暢幽憤遠想張陳感鴻門白登之事用以激諶諶素無奇略以常詞酬和殊乖琨心重以詩贈之乃謂琨曰前篇帝王大志非人臣所言矣然琨既忠於晉室素有重望被拘經月遠近憤歎匹磾所署代郡太守辟閭嵩與琨所署鴈門太守王據後將軍韓據連謀密作攻具欲以襲匹磾而韓據女爲匹磾兒妾聞其謀而告之匹磾於是執王據辟閭嵩及其徒黨悉誅之會王敦密使匹磾殺琨匹磾又懼衆反己遂稱有詔收琨初琨聞敦使至謂其子曰處仲使來而不我告是殺我也死生有命但恨讎恥不雪無以下見二親耳因歔欷不能自勝匹磾遂縊之時年四十八子姪四人俱被害朝廷以匹磾尚彊當爲國討石勒不舉琨哀三年琨故從事中郎盧諶崔悅等上表理琨曰臣聞經國之體在於崇明典刑立政之務在於固慎關塞況方岳之臣殺生之柄而可不正其枉直以杜其姦邪哉竊見故司空廣武侯琨在惠帝擾攘之際值羣后鼎沸之難戮力皇家義誠彌厲躬統華夷親受矢石石超授首呂朗面縛社稷克寧鑾輿反駕奉迎之勳琨實爲隆此琨效忠之一驗也其後并州刺史東嬴公騰以晉川荒匱移鎮臨漳太原西河盡徙三魏琨受任并州屬承其弊到官之日遺戶無幾當易危之勢處難濟之土鳩集傷痍撫和戎狄數年之間公私漸振會京都失守羣逆縱逸邊萌頓仆苟懷宴安咸以爲并州之地四塞爲固且可閉關守險畜資養徒抗辭厲聲忠亮奮發以爲天子沉辱而不隕身死節情非所安遂乃跋履山川東西征討屠各乘虛晉陽沮潰琨父母罹屠戮之殃門族受殲夷之禍向使琨從州人之心爲自守之計則聖朝未必加誅而族黨可以不喪及猗盧敗亂晉人歸奔琨於平城納其初附將軍箕澹又以爲此雖晉人久在荒裔難以法整不可便用琨又讓之義形於色假從澹議偷於苟存則晏然於并土必不亡身於燕薊也琨自以備位方嶽綱維不舉無緣虛荷大任坐居三司是以陛下登祚便引愆告遜前後章表具陳誠款尋令從事中郎臣續澹以章綬節傳奉還本朝與匹磾使榮邵期一時俱發又匹磾以琨王室大臣懼奪己威重忌琨之形漸彰於外琨知其如此慮不可久欲遣妻息大小盡詣京城以其門室一委陛下有征舉之會則身充一卒若匹磾縱凶慝則妻息可免具令臣澹密宣此旨求詔勑路次令相迎衛會王成從平陽逃來說南陽王保稱號隴右士衆甚盛當移關中匹磾聞此私懷顧望留停榮邵欲遣前兼鴻臚邊邈奉使詣保懼澹獨南言其此事遂不許引路丹誠赤心卒不上達匹磾兄眷喪亡嗣子幼弱欲因奔喪奪取其國又自以欺國陵家懷邪樂禍恐父母宗黨不容其罪是以卷甲櫜弓陰圖作亂欲害其從叔騏從弟末波等以取其國匹磾親信密告騏波騏波乃遣人距之匹磾僅以身免百姓謂匹磾已沒皆憑向琨若琨于時有害匹磾之情則居然可擒不復勞於人力自此之後上下並離匹磾遂欲盡勒胡晉徙居上谷琨深不然之勸移厭次南憑朝廷匹磾不能納反禍害父息四人從兄二息同時并命琨未遇害知匹磾必有禍心語臣等云受國厚恩不能克報雖才略不及亦由遇此厄運人誰不死死生命也唯恨下不能效節於一方上不得歸誠於陛下辭旨慷慨動於左右匹磾既害琨橫加誣謗言琨欲闚神器謀圖不軌琨免述囂頑凶之

思又無信布懼誅之情蹻距亂亡之際夾肩異類之閒而有如此之心哉雖臧獲之愚斷蕃之智猶不爲之況在國士之列忠節先著者乎匹磾之害琨稱陛下密詔琨信有罪陛下加誅自當肆諸市朝與衆棄之不令殊俗之豎戮台輔之臣亦已明矣然則擅詔有罪雖小必誅矯制有功雖大不論正以興替之根咸在於此開塞之由不可不閉故也而匹磾無所顧忌怙亂專殺虛假王命虐害鼎臣辱諸夏之望敗王室之法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若聖朝猶加隱忍未明大體則不逞之人襲匹磾之跡殺生自由好惡任意陛下將何以誅之哉折衝厭難唯存戰勝之將除暴討亂必須知略之臣故古語云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採非虛言矣自河以北幽并以南醜類有所顧憚者唯琨而已琨受害之後羣凶欣欣莫不得意鼓行中州曾無纖介此又華夷小大所以長歎者也伏惟陛下叡聖之隆中興之緒方將平章典刑以經序萬國而琨受害非所寃痛已甚未聞朝廷有以甄論昔壺關三老訟衞太子之罪谷永劉向辨陳湯之功下足以明功罪之分上足以悟聖主之懷臣等祖考以來世受殊遇入侍翠幄出幹彤管弗克負荷播越遐荒與琨周旋接事終始是以仰慕三臣在昔之義謹陳本末冒以上聞仰希聖朝曲賜哀察太子中庶子溫嶠又上疏理之帝乃下詔曰故太尉廣武侯劉琨忠亮開濟乃誠王家不幸遭難志節不遂朕甚悼之往以戎事未加弔祭其下幽州便依舊弔祭贈侍中太尉諡曰愍琨少負志氣有縱橫之才善交勝己而頗浮誇與范陽祖逖爲友聞逖被用與親故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著鞭其意氣相期如此在晉陽嘗爲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琨乃乘月登樓淸嘯賊聞之皆悽然長歎中夜奏胡笳賊又流涕歔欷有懷土之切向曉復吹之賊並棄圍而走子羣嗣

羣字公度少拜廣武侯世子隨父在晉陽遭逢寇亂數領偏軍征討性淸慎有裁斷得士類懽心及琨爲匹磾所害琨從事中郎盧諶等率餘衆奉羣依末波溫嶠前後表稱姨弟劉羣內弟崔悅盧諶等皆在末波中翹首南望愚謂此等並有文思於人之中少可愍惜如蒙錄召繼絕興亡則陛下更生之恩望古無二咸康二年成帝詔徵羣等爲末波兄弟愛其才託以道險不遣石季龍滅遼西羣及諶悅同沒胡中季龍皆優禮之以羣爲中書令至冉閔敗後羣遇害時勒及季龍得公卿人士多殺之其見擢用終至大官者唯有河東裴憲渤海石璞滎陽鄭系潁川荀綽北地傅暢及羣悅諶等十餘人而已

輿字慶孫儁朗有才局與琨並尚書郭奕之甥名著當時京都爲之語曰洛中奕奕慶孫越石辟宰府尚書郎兄弟素侮孫秀及趙王倫輔政孫秀執權並免其官妹適倫世子荂荂與秀不協復以輿爲散騎侍郎齊王冏輔政以輿爲中書侍郎東海王越范陽王虓之舉兵也以輿爲潁川太守及河閒王顒擁劉喬討虓於許昌矯詔曰潁川太守劉輿迫脅范陽王虓距逆詔命多樹私黨擅劫郡縣合聚兵衆輿兄弟昔因趙王婚親擅弄權勢凶狡無道久應誅夷以遇赦令得全首領小人不忌爲惡日滋輒用荀晞爲兗州斷截王命鎮南大將軍弘平南將軍彭城王釋征東大將軍準各勒所領逕會許昌與喬并力今遣右將軍張方爲大都督督建威將軍呂朗陽平太守刁默率步騎十萬同會許昌以除輿兄弟敢有舉兵距違王命誅及五族能殺輿兄弟送首者封三千戶縣侯賜絹五千匹虓之敗輿與之俱奔河北虓既鎮鄴以輿爲征虜將軍魏郡太守虓薨東海王越將召之或曰輿猶膩也近則污人及至越疑而御之輿密視天下兵簿及倉庫牛馬器械水陸之形皆默識之是時軍國多事每會議自潘滔以下莫知所對輿既見越應機辯畫越傾膝酬接卽以爲左長史越既總錄以輿爲上佐賓客滿筵文案盈机遠近書記日有數千終日不倦或以夜繼之皆人人懽暢莫不悅附命議如流酬對款備時人服其能比之陳遵時稱越府有三才潘滔大才劉輿長才裴邈淸才越誅繆播王延等皆輿謀也延愛妾荊氏有音伎延尙未殯輿便娉之未及迎又爲太傅從事中郎王儁所爭奪御史中丞傅宣劾奏越不聞輿而免儁官輿乃說越遣琨鎮并州爲越北面之重洛陽未敗病指疽卒時年四十七追贈驃騎將軍先有功封定襄侯諡曰貞子演嗣

演字始仁初辟太尉掾除尚書郎以父憂去職服闋襲爵太傅東海王越引爲主簿遷太子中庶子出爲陽平太守自洛奔琨琨以爲輔國將軍魏郡太守琨將討石勒以演領勇士千人行北中郎將兗州刺史鎮廩丘演斬王桑走趙固

得衆七千人爲石勒所攻濱距戰勒退元帝拜爲都督後將軍假節後爲石季龍所圍求救於邵續段龕龕騎救之季龍走隨龕屯厭次被害弟胤爲琨引兵路逢爲桓賊戰沒胤弟挹初爲太傅東海王越掾與琨俱被害挹弟啓啓弟述與琨子羣俱在末波中後並入石季龍啓爲季龍尙書僕射後歸國穆帝拜爲前將軍加給事中永和九年隨中軍將軍殷浩北伐爲姚襄所敗啓戰沒述爲季龍侍中隨啓歸國拜驍騎將軍

祖逖 兄納

祖逖字士稚范陽遒人也世吏二千石爲北州舊姓父武晉王掾上谷太守逖少孤兄弟六人兄該納等並開爽有才幹逖性豁蕩不修儀檢年十四五猶未知書諸兄每憂之然輕財好俠慷慨有節尙每至田舍輒稱兄意散穀帛以賙貧乏鄉黨宗族以是重之後乃博覽書記該涉古今往來京師見者謂逖有贊世才具僑居陽平年二十四陽平辟察孝廉司隸再辟舉秀才皆不行與司空劉琨俱爲司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同寢中夜聞荒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逖琨並有英氣每語世事或中宵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豪傑並起吾與足下當相避於中原耳辟齊王冏大司馬掾長沙王乂驃騎祭酒轉主簿累遷太子中舍人豫章王從事中郎從惠帝北伐王師敗績於蕩陰遂退還洛大駕西幸長安關東諸侯范陽王虓高密王略平昌公模等競召之皆不就東海王越以逖爲典兵參軍濟陰太守母喪不之官及京師大亂逖率親黨數百家避地淮泗以所乘車馬載同行老疾躬自徒步藥物衣糧與衆共之又多權略是以少長咸宗之推逖爲行主達泗口元帝逆用爲徐州刺史尋徵軍諮祭酒居丹徒之京口逖以社稷傾覆常懷振復之志賓客義徒皆暴桀勇士逖遇之如子弟時揚土大饑此輩多爲盜竊攻剽富室逖撫慰問之曰比復南塘一出不或爲吏所繩逖輒擁護救解之談者以此少逖然自若也時帝方拓定江南未遑北伐逖進說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藩王爭權自相誅滅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原今遺黎既被殘酷人有奮擊之志大王誠能發威命將使若逖等爲之統主則郡國豪傑必因風向赴沈溺之士欣於來蘇庶幾國恥可雪願大王圖之帝乃以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匹不給鎧仗使自招募仍將本流徙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淸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衆皆慨歎屯于江陰起冶鑄兵器得二千餘人而後進初北中郎將劉演距于石勒也流人塢主張平樊雅等在譙演署平爲豫州刺史雅爲譙郡太守又有董瞻于武謝浮等十餘部衆各數百皆統屬平逖誘浮使取平浮譎平與會遂斬以獻逖帝嘉逖勳使運糧給之而道遠不至軍中大飢進據太丘樊雅遣衆夜襲逖遂入壘拔戟大呼直趣逖幕軍士大亂逖命左右距之督護董昭與賊戰走之逖率衆追討而張平餘衆助雅攻逖蓬陂塢主陳川自號寧朔將軍陳留太守逖遣使求救於川川遣將李頭率衆援之逖遂尅譙城初樊雅之據譙也逖以力弱求助於南中郎將王含含遣桓宣領兵助逖逖既尅譙宣等乃去石季龍聞而引衆圍譙含又遣宣救逖季龍聞宣至而退宣遂留助逖討諸屯塢未附者李頭之討樊雅也力戰有勳逖時獲雅駿馬頭甚欲之而不敢言逖知其意遂與之頭感逖恩遇每歎曰若得此人爲主吾死無恨川聞而怒遂殺頭頭親黨馮寵率其屬四百人歸于逖川益怒遣將魏碩掠豫州諸郡大獲子女車馬逖遣將軍衛策邀擊於谷水盡獲所掠者皆令歸本軍無私焉川大懼遂以衆附石勒逖率衆伐川石季龍領兵五萬救川逖設奇以擊之季龍大敗收兵掠豫州徙陳川還襄國留桃豹等守川故城住西臺逖遣將韓潛等鎭東臺同一大城賊從南門出入放牧逖軍開東門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又令數人擔米僞爲疲極而息於道賊果逐之皆棄擔而走賊既獲米謂逖士衆豐飽而胡戍飢久益懼無復膽氣石勒將劉夜堂以驢千頭運糧以饋桃豹逖遣韓潛馮鐵等追擊於汴水盡獲之豹宵遁退據東燕城逖使潛進屯封丘以逼之馮鐵據二臺逖鎭雍丘數遣軍要截石勒勒屯戍漸蹙候騎常獲濮陽人逖厚待遣歸咸感逖恩德率鄉里五百家降逖勒又遣精騎萬人距逖復爲逖所破勒鎭戍歸附者甚多時趙固上官已李矩郭默等各以詐力相攻擊逖遣使和解之示以禍福遂受逖節度逖愛人下士雖疏交賤隸皆恩禮遇之由是黃河以南

壘爲晉上河上堡固先有任子在胡者皆聽兩屬時遣游軍僞抄之明其未附諸塢主感戴胡中有異謀輒密以聞前後克獲亦由此也其有微功賞不踰日躬自儉約勸督農桑克己務施不畜資產子弟耕耘負擔樵薪又收葬枯骨爲之祭醊百姓感悅嘗置酒大會耆老中坐流涕曰吾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將何恨乃歌曰幸哉遺黎免俘虜三辰既朗遇慈父玄酒忘勞甘瓠脯何以詠恩歌且舞其得人心如此故劉琨與親故書盛贊逖威德詔進逖爲鎮西將軍石勒不敢窺兵河南使成皋縣修逖母墓因與逖書求通使交市逖不報書而聽互市收利十倍於是公私豐贍士馬日滋方當推鋒越河掃清冀朔會朝廷將遣戴若思爲都督逖以若思是吳人雖有才望無弘致遠識且已翦荊棘收河南地而若思雍容一旦來統之意甚怏怏且聞王敦與劉隗等構隙慮有內難大功不遂感激發病乃致妻孥汝南大木山下時中原士庶咸謂逖當進據武牢而反置家險阨或諫之不納逖雖內懷憂憤而圖進取不輟營繕武牢城城北臨黃河西接成皋四望甚遠逖恐南無堅壘必爲賊所襲乃使從子汝南太守濟率汝陽太守張敞新蔡內史周閎率衆築壘未成而逖病甚先是華譚庾闡問術人戴洋洋曰祖豫州九月當死初有妖星見于豫州之分歷陽陳訓又謂人曰今年西北大將當死逖亦見星曰爲我矣方平河北而天欲殺我此乃不祐國也俄卒於雍丘時年五十六豫州士女若喪考妣譙梁百姓爲之立祠冊贈車騎將軍王敦久懷逆亂畏逖不敢發至是始得肆意焉尋以逖弟約代領其衆約別有傳逖兄納

納字士言最有操行能清言文義可觀性至孝少孤貧常自炊爨以養母平北將軍王敦聞之遺其二婢辟爲從事中郎有戲之曰奴價倍婢納曰百里奚何必輕於五羖皮邪轉尙書三公郎累遷太子中庶子歷官多所駁正有補於時齊王冏建義趙王倫收冏弟北海王寔及前黃門郎弘農董祚弟艾與冏俱起皆將害之納上疏救焉並見宥後爲中護軍太子詹事封晉昌公以洛下將亂乃避地東南元帝作相引爲軍諮祭酒納好弈棋王隱謂之曰禹惜寸陰不聞數棊對曰我亦忘憂耳隱曰蓋聞古人遭達則以功達其道若其不遇則以言達其道古必有之今亦宜然當晉未有書而天下大亂舊事蕩滅君少長五都游宦四方華夷成敗皆當聞見何不記述而有裁成應仲遠作風俗通崔子真作政論蔡伯喈作勸學篇史游作急就章猶皆行於世便成沒而不朽僕雖無才非志不立故疾沒世而無聞焉所以自彊不息也況國史明乎得失之跡俱取散愁此可兼濟何必圍棊然後忘憂也納喟然歎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耳乃言之於帝曰自古小國猶有史官況於大府安可不置因舉隱稱清純亮直學思沉敏五經羣史多所綜悉且好學不倦從善如流若使修著一代之典褒貶與奪誠一時之儁也帝以問記室參軍鍾雅雅曰納所舉雖有史才而今未能立也事遂停然史官之立自納始也初納與逖同母偏相親愛納與約異母頗有不平乃密以啓帝稱約懷陵上之性抑而使之可也今顯侍左右假其權勢將爲亂階人謂納與約異母忌其寵貴乃露其表以示約約憎納如讎朝廷因此棄納納既閑居但清談披閱文史而已及約爲逆朝野歎納有鑒裁焉溫嶠以納州里父黨敬而拜之嶠既爲時用盛言納有名理除光祿大夫納嘗問梅陶曰君鄉里立月旦評何如陶曰善褒惡貶則佳法也納曰未益時王隱在坐因曰尙書稱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何得一月便行褒貶陶曰此官法也月旦私法也隱曰易稱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稱家者豈不是官必須積久善惡乃著公私何異古人有言貞良而亡先人之殃酷烈而存先人之勳累世乃著豈但一月若必月旦則顏回食埃不免貪汙盜跖引少則爲清廉朝種暮穫善惡未定矣時梅陶及鍾雅數說餘事納輒困之因曰君汝潁之士利如錐我幽冀之士鈍如槌持我鈍槌捶君利錐皆當摧矣陶雅並稱有神錐不可得槌納曰假有神錐必有神槌雅無以對卒於家

史臣曰劉琨弱齡本無異操飛纓賈謐之館借箸馬倫之幕當于是日實佻巧之徒歟祖逖散穀周貧聞雞暗舞思中原之燎火幸天步之多艱原其素懷抑爲貪亂者矣及金行中毀乾維失統三后流亡遞縈居彘之禍六戎橫噬交肆長蛇之毒於是素絲改色跅弛易情各運奇才並騰英氣遇時屯而感激因世亂以驅馳陳力危邦犯疾風而表勁勵其貞操契寒松而立節咸能自致三鉉

成名一時古人有言曰世亂識忠良蓋斯之謂矣天不祚晉方啓戎心越石區區獨與鯨鯢之銳推心異類竟終幽圄痛哉士稚叶迹中興剋復九州之半而災星告釁笠轂徒招惜矣

贊曰越石才雄臨危效忠枕戈長息投袂徵功崎嶇汾晉契闊獯戎見欺段氏于嗟道窮祖生烈烈夙懷奇節扣楫中流誓清凶孽鄰醜景附遺萌載悅天妖是儆國恥奚雪

晉書卷六十二

晉書卷六十二考證

劉琨傳匹磾從弟末波○本書及後魏書波或作杯或作柸

能隆二伯主○文選作苟能隆二伯

祖逖傳祖逖字士稚范陽遒人也○稚監本作雅又遒訛作道今從本書地理志改正

蓬陂塢主陳川自號寧朔將軍○綱目分注逖攻川於蓬關與此小異

晉書卷六十二考證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三十三

邵續

邵續字嗣祖魏郡安陽人也父乘散騎侍郞續朴素有志烈博覽經史善談理義妙解天文初爲成都王穎參軍穎將討長沙王乂續諫曰續聞兄弟如左右手今明公當天下之敵而欲去一手乎續竊惑之穎不納後爲苟晞參軍除沁水令時天下漸亂續去縣還家糾合亡命得數百人王浚假續綏集將軍樂陵太守屯厭次以續子乂爲督護續綏懷流散多歸附之石勒既破浚遣乂還招續續以孤危無援權附於勒勒亦以乂爲督護既而段匹磾在薊遣書要續俱歸元帝續從之其下諫曰今棄勒歸匹磾任子危矣續垂泣曰我出身爲國豈得顧子而爲叛臣哉遂絕於勒勒乃害乂續懼勒攻先求救於匹磾匹磾遣弟文鴦救續文鴦未至勒已率八千騎圍續勒素畏鮮卑及聞文鴦至乃棄攻具東走續與文鴦追勒至安陵不及虜勒所署官并驅三千餘家又遣騎入散勒北邊掠常山亦二千家而還匹磾既殺劉琨夷晉多怨叛遂徙其徒依續勒南和令趙領等率廣川渤海千餘家背勒歸續而帝以續爲平原樂安太守右將軍冀州刺史進平北將軍假節封祝阿子續遣兄子武邑內史存與文鴦率匹磾衆就食平原爲石季龍所破續先與曹嶷亟相侵掠嶷因存等敗乃破續屯田又抄其戶口續首尾相救疲於奔命太興初續遣存及文鴦屯濟南黃巾固因以逼嶷嶷懼求和俄而匹磾率衆攻段末杯石勒知續孤危遣季龍乘虛圍續季龍騎至城下掠其居人續率衆出救季龍伏騎斷其後遂爲季龍所得使續降其城續呼其兄子竺等曰吾志雪國難以報所受不幸至此汝等努力自勉便奉匹磾爲主勿有二心時帝既聞續沒下詔曰邵續忠烈在公義誠慷慨綏集荒餘憂國亡身功勳未遂不幸陷沒朕用悼恨于懷所統任重宜時有代其部曲文武已共推其息緝爲營主續之忠誠著于公私今立其子足以安衆一以續本位即授緝使總率所統效節國難雪其家仇季龍遣使送續於勒勒使使徐光讓之曰國家應符撥亂八表宅心遺晉怖威遠竄揚越而續蟻封海阿敢距王命以夷狄不足爲君邪何無上之甚也國有常刑於分甘乎續對曰晉末饑亂奔控無所保合鄉宗庶全老幼屬大王龍飛之始委命納質精誠無感不蒙慈恕會歸遣晉仍荷寵授書盡忠節實無二心且受彼厚榮而復二三其趣者恐亦不容於明朝矣周文生于東夷大禹出於西羌帝王之興蓋惟天命所屬德之所招當何常邪伏惟大王聖武自天道隆虞夏凡在含生孰不延首神化恥隔皇風而況囚乎使囚去眞即僞不得早叩天門者大王負囚囚不負大王也釁鼓之刑囚之恆分但恨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勒曰其言慨至孤愧之多矣夫忠于其君者乃吾所求也命張賓延之于館厚撫之尋以爲從事中郞令自後諸剋敵擒俘皆送之不得輒害冀獲如續之流初季龍之攻續也朝廷有王敦之逼不遑救恤續既爲勒所執身灌園鬻菜以供衣食勒屢遣察之歎曰此眞高人矣不如是安足貴乎嘉其清苦數賜穀帛每臨朝嗟歎以勵羣官續被擒之後存及竺緝等與匹磾嬰城距寇而帝又假存揚武將軍武邑太守勒屢遣季龍攻之戰守疲苦不能自立久之匹磾及其弟文鴦與竺緝等悉見獲惟存得潰圍南奔在道爲賊所殺續竟亦遇害

李矩

李矩字世迴平陽人也童亂時與羣兒聚戲便爲其率計畫指授有成人之量及長爲吏送故縣令於長安征西將軍梁王肜以爲牙門伐氐齊萬年有殊功封東明亭侯還爲本郡督護太守宋胄欲以所親吳畿代之矩謝病去畿恐矩復還陰使人刺矩會有人救之故得免屬劉元海攻平陽百姓奔走矩素爲鄉人所愛乃推爲塢主東屯滎陽後移新鄭矩勇毅多權略志在立功東海王越以爲汝陰太守永嘉初使矩與汝南太守袁孚率衆修洛陽千金堨以利運漕及洛陽不守太尉荀藩奔陽城衞將軍華薈奔成皋時大饑賊帥侯都等每略人而食之藩薈部曲多爲所啖矩討都等滅之乃營護藩薈各爲立屋宇輸穀以給之及藩承制建行臺假矩滎陽太守矩招懷離散遠近多附之石勒親率大衆襲矩矩遣老弱入山令所在散牛馬因設伏以待之賊爭取牛馬伏發齊

呼延勤山谷遂大破之斬獲甚衆勒乃退藩表元帝加矩冠軍將軍軺車幢蓋
進封陽武縣侯領河東平陽太守時饑饉相仍又多疫癘矩垂心撫恤百姓賴
焉會長安羣盜東下所在多虜掠矩遣部將擊破之盡得賊所略婦女千餘人
諸將以非矩所部欲遂留之矩曰俱是國家臣妾焉有彼此乃一時遣之時劉
琨所假河內太守郭默為劉元海所逼乞歸於矩矩將使其甥郭誦迎致之而
不敢進會劉琨遣參軍張肇率鮮卑范勝等五百餘騎往長安屬默被圍道路
不通將還依邵續行至矩營矩謂肇曰默是劉公所授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屠
各舊畏鮮卑遂遣肇為默援肇許之賊望見鮮卑不戰而走誦潛遣輕舟濟河
使勇士夜襲懷城掩賊留營又大破之默遂率其屬歸于矩後劉聰遣從弟暢
步騎三萬討矩屯于韓王故壘相去七里遣使招矩時暢卒至矩未暇為備遣
使奉牛酒詐降于暢潛匿精勇見其老弱暢不以為虞大饗渠帥人皆醉飽矩
謀夜襲之兵士以賊衆皆有懼色矩令郭誦禱鄭子產祠曰君昔相鄭惡鳥不
鳴凶胡臭羯何得過庭使巫揚言東里有教當遣神兵相助將士聞之皆踴躍
爭進乃使誦及督護楊璋等選勇敢千人夜掩暢營獲鎧馬甚多斬首數千級
暢僅以身免先是郭默聞矩被攻遣弟芝率衆援之既而聞破暢芝復馳來赴
矩矩乃與芝馬五百匹分軍為三道夜追賊復大獲而旋先是聰使其將趙固
鎮洛陽長史周振與固不協密陳固罪矩之破暢也幔中得聰書勑暢平矩訖
過洛陽收固斬之便以振代固矩送以示固固即斬振父子遂率騎一千來降
矩還令守洛後數月聰遣其太子粲率劉雅生等步騎十萬屯孟津北岸分遣
雅生攻趙固於洛固奔陽城山遣弟告急矩遣郭誦屯洛口以救之誦使將張
皮簡精卒千人夜渡河粲候者告有兵至粲恃其衆不以為虞既而誦等奄至
十道俱攻粲衆驚擾一時奔潰殺傷大半因據其營獲其器械軍資不可勝數
及旦粲見皮等人少更與雅生悉餘衆攻之苦戰二十餘日不能下矩進救之
使壯士三千泛舟迎皮賊臨河列陣作長鉤以鉤船連戰數日不得渡矩夜遣
部將格增潛濟入皮壘與皮選精騎千餘而殺所獲牛馬焚燒器械夜突圍而
出奔武牢聰追之不及而退聰因憤恚發病而死帝嘉其功除矩都督河南三

郡軍事安西將軍滎陽太守封脩武縣侯及劉粲嗣位昏虐日甚其將靳準乃
起兵殺粲并其宗族發聰冢斬其尸遣使歸矩稱劉元海屠各小醜因大晉事
故之際作亂幽并矯稱天命至令二帝幽沒虜庭輒率衆扶侍梓宮因請上聞
矩馳表于帝帝遣太常韓胤等奉迎梓宮未至而準已為石勒劉曜所沒矩以
衆少不足立功每慷慨憤歎及帝踐阼以為都督司州諸軍事司州刺史改封
平陽縣侯將軍如故時弘農太守尹安振威將軍宋始等四軍並屯洛陽各相
疑阻莫有固志矩默各遣千騎至洛以鎮之安等乃同謀告石勒勒遣石生率
騎五千至洛陽矩默軍皆退還俄而四將復背勒遣使乞迎默又遣步卒五百
人入洛石生以四將相謀不能自安乃虜宋始一軍渡河而南百姓相率歸矩
於是洛中遂空矩乃表郭誦為揚武將軍陽翟令阻水築壘且耕且守為滅賊
之計屬趙固死石生遣騎襲誦誦多計略賊至輒設伏破之虜掠無所得生怒
又自率四千餘騎暴掠諸縣因攻誦壘接戰須臾退軍堮坂誦率勁勇五百追
及生於磐脂故亭又大破之矩以誦功多表加赤幢曲蓋封吉陽亭侯郭默欲
投祖約矩禁之不可遂為約所破石勒遣其養子恩襲默默懼後患未已將降
於劉曜遣參軍鄭雄詣矩謀之矩距而不許後勒遣其將石良率精兵五千襲
矩矩逆擊不利郭誦弟元復為賊所執賊遣元以書說矩曰去年東平曹嶷西
賓猗盧矩如牛角何不歸命矩以示誦誦曰昔王陵母在賊猶不改意弟當何
論勒復遣誦麈尾馬鞭以示殷勤誦不答勒將石生屯洛陽大掠河南矩默大
飢默因復說矩降曜矩既為石良所破遂從默計遣使於曜曜遣從弟岳軍于
河陰欲與矩謀攻石生勒使將圍岳岳閉門不敢出默後為石恩所敗自密南
奔建康矩聞之大怒遣其將郭誦等賫書與默又勑誦曰汝識脣亡之歎不迎
接郭默皆由於卿臨難逃走其必留之誦追及襄城默自知負矩棄妻子而遁
誦擁其餘衆而歸矩待其妻子如初劉岳以外救不至降于石季龍矩所統將
士有陰欲歸勒者矩知之而不能討乃率衆南走將歸朝廷衆皆道亡惟郭誦
及參軍郭方功曹張景主簿苟遠將軍騫韜江霸梁志司馬尚季弘李瓌段秀
等百餘人棄家送矩至於魯陽縣矩墜馬卒葬襄陽之峴山

段匹磾

段匹磾東郡鮮卑人也種類勁健世為大人父務勿塵遣軍助東海王越征討有功王浚表為親晉王封遼西公嫁女與務勿塵以結鄰援懷帝即位以務勿塵為大單于匹磾為左賢王率衆助國征討假撫軍大將軍務勿塵死弟涉復辰以務勿塵子疾陸眷襲號劉曜逼洛陽王浚遣督護王昌等率疾陸眷及弟文鴦從弟末杯攻石勒於襄國勒敗還壘末杯追入壘門為勒所獲勒質末杯遣使求和於疾陸眷疾陸眷將許之文鴦諫曰受命討勒寧以末杯一人故縱成擒之寇既失浚意且有後憂必不可許疾陸眷不聽以鎧馬二百五十匹金銀各一簏贖末杯勒歸之又厚以金寶綵繒報疾陸眷疾陸眷令文鴦與石季龍同盟約為兄弟遂引騎還昌等不能獨守亦還薊初匹磾推劉琨為大都督結盟討勒幷檄涉復辰疾陸眷末杯等三面俱集襄國琨匹磾進屯固安以候衆軍勒懼遣間使厚賂末杯然末杯既思報其舊恩且因匹磾在外欲襲奪其國乃間匹磾於涉復辰疾陸眷曰以父兄而從子弟邪雖一旦有功匹磾獨收之矣涉復辰等以為然引軍而還匹磾亦止會疾陸眷病死匹磾從薊奔喪至于右北平末杯宣言匹磾將篡出軍擊敗之末杯遂害涉復辰及其子弟黨與二百餘人自立為單于及王浚敗匹磾領幽州刺史劉琨自幷州依之復與匹磾結盟俱討石勒匹磾復為末杯所敗士衆離散懼琨圖己遂害之於是晉人離散矣匹磾不能自固北依邵續末杯又攻敗之匹磾被瘡謂續曰吾夷狄慕義以至破家君若不忘舊要與吾進討君之惠也續曰賴公威德續得效節今公有難豈敢不俱遂幷力追末杯斬獲略盡又令文鴦北討末杯弟於薊城及還去城八十里聞續已沒衆懼而散復為石季龍所遮文鴦以其親兵數百人力戰破之始得入城季龍復抄城下文鴦登城臨見欲出擊之匹磾不許文鴦曰我以勇聞故百姓杖我見人被略而不救非丈夫也令衆失望誰復為我致死乎遂將壯士數十騎出戰殺胡甚多遇馬乏伏不能起季龍呼曰大兄與我俱是戎狄久望共同天不違願今日相見何故復戰請釋杖文鴦罵曰汝為寇虐久應合死吾兄不用吾計故令汝得至此吾寧死不為汝擒遂下馬苦戰槊折執刀力戰不已季龍軍四面解馬羅披自鄣前捉文鴦文鴦戰自辰至申力極而後被執城內大懼匹磾欲單騎歸朝續弟樂安內史洎勒兵不許洎復欲執臺使王英送於季龍匹磾正色責之曰卿不能遵兄之志逼吾不得歸朝亦以甚矣復欲執天子使者我雖胡夷所未聞也因謂英曰匹磾世受重恩不忘忠孝今日事逼欲歸罪朝廷而見逼迫忠款不遂若得假息未死之日心不忘本遂渡黃河南匹磾著朝服持節賓從出見季龍曰我受國恩志在滅汝不幸吾國自亂以至於此既不能死又不能為汝敬也勒及季龍素與匹磾結為兄弟季龍起而拜之匹磾到襄國又不為勒禮常著朝服持晉節經年國中謀推匹磾為主事露被害文鴦亦遇鴆死惟末杯存焉及死弟牙立牙死其後從祖就陸眷之孫遼立自務勿塵已後值晉喪亂自稱位號據有遼西之地而臣御晉人其地西盡幽州東界遼水然所統胡晉可三萬餘家控弦可四五萬騎而與石季龍遞相侵掠連兵不息竟為季龍所破徙其遺黎數千家於司雍之地其子蘭復聚兵與季龍為患久之及石氏之亡末杯之子勤鳩集胡羯得萬餘人保枉人山自稱趙王附于慕容儁俄為冉閔所敗徙于繹幕僭即尊號儁遣慕容恪擊之勤懼而降

魏浚 浚族子該

魏浚東郡東阿人也寓居關中初為雍州小史河間王顒敗亂之後以為武威將軍後為度支校尉有幹用永嘉末與流人數百家東保河陰之硤石時京邑荒儉浚劫掠得穀麥獻之懷帝帝以為揚威將軍平陽太守度支如故以亂不之官及洛陽陷屯于洛北石梁塢撫養遺衆漸修軍器其附賊者皆先解喻說大晉運數靈長行已建立歸之者甚衆其有恃遠不從命者遣將討之服從而已不加侵暴於是遠近感悅襁負至者甚衆劉琨承制假浚河南尹時太尉荀藩建行臺在密縣浚詣藩諮謀軍事藩甚悅要李矩同會矩將夜赴之矩官屬以浚不可信不宜夜往矩曰忠臣同心將何疑乎及會客主盡歡浚因與矩相結而去劉曜忌浚得衆率衆圍之劉演郭默遣軍來救曜分兵逆於河北乃伏兵深覆處以邀演默軍大破之盡虜演等騎浚夜遁走為曜所得遂死之追

贈平西將軍。矩子該領其衆。

該一名亥，本僑居京兆陰盤。河間王顒之伐趙王倫，以該爲將兵都尉，及劉曜攻洛陽，隨浚赴難。先領兵守金墉城，故得無他。曜引去，餘衆依之。時杜預子尹爲弘農太守，屯宜陽界一泉塢，數爲諸賊所抄掠，尹要該共距之。該遣其將馬瞻將三百人赴尹。瞻知其無備，夜襲尹，殺之，迎該據塢。塢人震懼，並服從之。乃與李矩、郭默相結，以距賊衝。潘卽以該爲武威將軍，統城西雍、涼人，使討劉曜。元帝承制，加冠軍將軍、河東太守，督護河東、河南、平陽三郡。曜書攻李矩，該破之。及矩將迎郭默，該遣軍助之。又與河北尹任愔相連結，後漸饑弊，曜寇日至，欲率衆南徙，衆不從，該遂單騎走至南陽。帝又以爲前鋒都督、平北將軍、雍州刺史。馬瞻率該餘衆降曜。曜徵發既苦，瞻又驕虐，部曲遣使呼該，該密往赴之，其衆殺瞻而納該。該遷於新野，率衆助周訪討平杜曾。詔以該爲順陽太守。王敦之反也，梁州刺史甘卓不從，欲觀該去就，試以敦旨動之。該曰：「我本去賊，惟忠於國。今王公舉兵向天子，非吾所宜與也。」遂距而不應。及蘇峻反，率衆救臺，軍次石頭，受陶侃節度。峻未平，該病篤，還屯，卒於道，葬于武陵。從子雄統其衆。

郭默

郭默，河內懷人。少微賤，以壯勇事太守裴整，爲督將。永嘉之亂，默率遺衆自爲塢主，以漁舟抄東歸行旅，積年遂致巨富，流人依附者漸衆。撫循將士，甚得其歡心。默婦兄同郡陸嘉取官米數石餉妹，默以爲違制，將殺嘉，嘉懼，奔石勒。默乃自射殺婦以明無私。遣使謁劉琨，琨加默河內太守。劉元海遣從子曜討默，曜列三屯圍之，欲使餓死。默送妻子爲質，幷請糴焉。糴畢，設守。曜怒，沉默妻子于河而攻之。默遣弟芝求救於劉琨，琨知默狡猾，留芝而緩其救。默更遣人告急。會芝出城浴馬，使強與俱歸，乃遣芝質於石勒。勒以默多詐，封默書與劉曜。默使人伺得勒書，便突圍投李矩。後與矩幷力距劉、石，事見矩傳。太興初，除潁川太守。默與石聰戰敗。矩轉憂弱，默深憂懼，解印授其參軍殷嶠，謂之曰：「李使君遇吾甚厚，今遂棄去，無顏謝之。三日可白，吾去也。」乃奔陽翟。矩聞之大怒，遣其將郭誦追默，至襄城及之。默棄家人，單馬馳去。默至京都，明帝授征虜將軍。

劉遐卒，以默爲北中郎將、監淮北軍事、假節。遐故部曲李龍等謀反，詔默爲右衛將軍。趙胤討平之。朝廷將徵蘇峻，懼其爲亂，召默拜後將軍，領屯騎校尉。初戰有功，及六軍敗績，南奔。郗鑒議於曲阿北大業里作壘，以分賊勢，使默守之。峻遣韓晃等攻默甚急，壘中頗乏水，默懼，分人馬出外，乃潛從南門遁出，留人堅守。會峻死，圍解，徵爲右軍將軍。默樂爲邊將，不願宿衛，及赴召，謂平南將軍劉胤曰：「我能禦胡而不見用。右軍主禁兵，若疆埸有虞，被使出征，方始配給將卒，無素恩信，不著，以此臨敵，少有不敗矣。時當爲官擇才，若人臣自擇官，安得不亂乎？」胤曰：「所論事雖然，非小人所及也。」當發，求資於胤，時胤被詔免官，不卽歸罪，方自申理，而驕侈更甚，遠近怪之。初，默之被徵距蘇峻也，下次尋陽，見胤，胤參佐張滿等輕默，倨覽視之。默常切齒。至是，胤臘日餉默酒一器、㹠一頭，默對信投之水中，忿憤益甚。又僑人蓋肫先略取祖煥所殺孔煒女爲妻，煒家求之，張滿等使還其家，肫不與，因與胤、滿有隙。至是，肫謂默曰：「劉江州不受免，密有異圖，與長史司馬張滿、荀楷等日夜計謀，反逆已形。惟忌郭侯一人，云當先除郭侯而後起事。禍將至矣，宜深備之。」默既懷恨，便率其徒候旦門開襲胤。胤將吏欲距默，默呵之曰：「我被詔有所討，動者誅及三族。」遂入至內寢。胤尚與妾臥，默牽下斬之。出取胤僚佐張滿、荀楷等，誣以大逆，傳胤首于京師。詐作詔書，宣視內外。掠胤女及諸妾幷金寶還船，初云下都，俄而遂停胤故府。招桓宣、王愆期。愆期懼逼，勸默爲平南、江州，默從之。愆期因逃廬山，桓宣固守不應。司徒王導懼不可制，乃大赦天下，梟胤首於大航，以默爲西中郎將、豫州刺史。武昌太守鄧嶽馳白太尉陶侃。侃聞之，投袂起曰：「此必詐也。」卽日率衆討默。上疏陳默罪惡。導聞之，乃收胤首，詔庾亮助侃討默。默欲南據豫章，而侃已至城下，築土山以臨之。諸軍大集，圍之數重。侃惜默驍勇，欲活之，遣郭誦見默，默許降。而默將張丑、宋侯等恐爲侃所殺，故致進退，不時得出。攻之轉急，宋侯遂縛默來降，卽斬于軍門，同黨死者四十人，傳首京師。

史臣曰：邵、李、魏、郭等諸將契闊喪亂之辰，驅馳戎馬之際，威懷足以容衆，勇略足以制人，乃保據危城，折衝千里，招集義勇，抗禦仇讐，雖艱阻備嘗，皆乃心王

寔而矩能以少擊衆戰勝獲多遂使玄明憤恚世龍挫衄惜其寡弱功虧一簣
方之數子其最優乎默既拔迹危亡參陪朝伍忿因眦睚禍及誅夷非夫狂悖
豈宜至此段匹磾本自遐方而係心朝廷始則盡忠國難終乃抗節虜廷自鮮
子卿以來一人而已越石之見誅段氏實以威名匹磾之取戮世龍亦由衆望
禍福之應何其速哉詩云無言不酬無德不報此之謂也
贊曰邵李諸將實惟忠壯蒙犯艱危驅馳亭鄣力小任重功虧身喪匹磾勁烈
隕身全節默實凶殘自貽罪戾

晉書卷六十三

晉書卷六十三考證

邵續傳俄而匹磾率衆攻段末杯○前劉琨傳稱匹磾從弟末波此更稱末杯
先後互異

段匹磾傳以務勿塵子疾陸眷襲號○疾陸眷石勒載記作段就六眷又作段
疾六眷陽裕傳又作段眷亦猶段末波與末柸末杯先後互異耳

晉書卷六十三考證

晉書卷六十四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三十四

武十三王

武帝二十六男楊元后生毗陵悼王軌惠帝秦獻王柬審美人生城陽懷王景楚隱王瑋長沙厲王乂徐才人生城陽殤王憲匱才人生東海沖王祗趙才人生始平哀王裕趙美人生代哀王演李夫人生淮南忠壯王允吳孝王晏嚴保林生新都懷王該陳美人生清河康王遐諸姬生汝陰哀王謨程才人生成都王穎王才人生孝懷帝楊悼后生渤海殤王恢餘八子不顯母氏並早夭又無封國及追謚今並略之其瑋乂穎自有傳

毗陵悼王軌字正則初拜騎都尉年二歲而夭太康十年追加封謚以楚王瑋子義嗣

秦獻王柬字弘度沉敏有識量泰始六年封汝南王咸寧初徙封南陽王拜左將軍領右軍將軍散騎常侍武帝嘗幸宣武場以三十六軍兵簿令柬料校之柬一省便摘脫謬帝異之於諸子中尤見寵愛以左將軍居齊獻王故府甚貴寵爲天下所屬目性仁訥無機辯之譽太康十年徙封於秦邑八萬戶于時諸王封中土者皆五萬戶以柬與太子同產故特加之轉鎮西將軍西戎校尉假節與楚淮南王俱之國及惠帝卽位來朝拜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錄尚書事進位大將軍時楊駿伏誅柬既痛舅氏覆滅甚有憂危之慮屢述武帝旨請還藩而汝南王亮留柬輔政及亮與楚王瑋被誅時人謂柬有先識元康元年薨時年三十朝野痛惜之葬禮如齊獻文王攸故事廟設軒懸之樂無子以淮南王允子郁爲嗣與允俱被害永寧二年追謚曰悼又以吳王晏子鄴嗣懷帝崩鄴入纂帝位國絕

城陽懷王景字景度出繼叔父城陽哀王兆後泰始五年受封六年薨

東海沖王祗字敬度泰始九年五月受封殤王薨復以祗繼兆其年薨時年三歲

始平哀王裕字濬度咸寧三年受封其年薨年七歲無子以淮南王允子迪爲嗣太康十年改封漢王爲趙王倫所害

淮南忠壯王允字欽度咸寧二年封濮陽王拜越騎校尉太康十年徙封淮南仍之國都督揚江二州諸軍事鎮東大將軍假節元康九年入朝初愍懷之廢議者將立允爲太弟會趙王倫廢賈后詔遂以允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都督如故領中護軍允性沉毅宿衞將士皆敬服之倫既有篡逆志允陰知之稱疾不朝密養死士潛謀誅倫倫甚憚之轉爲太尉外示優崇實奪其兵也允稱疾不拜倫遣御史逼允收官屬以下劾以大逆允恚視詔乃孫秀手書也大怒便收御史將斬之御史走而獲免斬其令史二人厲色謂左右曰趙王欲破我家遂率國兵及帳下七百人直出大呼曰趙王反我將攻之佐淮南王者左袒於是歸之者甚衆允將赴宮尚書左丞王輿閉東掖門允不得入遂圍相府允所將兵皆淮南奇才劍客也與戰頻敗之倫兵死者千餘人太子左率陳徽勒東宮兵鼓譟於內以應允結陣於承華門前弓弩齊發射倫飛矢雨下主書司馬眭秘以身蔽倫箭中其背而死倫官屬皆隱樹而立每樹輒中數百箭自辰至未徽兄淮時爲中書令遣麾騶虞幡以解鬬倫子虔爲侍中在門下省密要壯士約以富貴於是遣司馬督護伏胤領騎四百從宮中出舉空版詐言有詔助淮南王允允不之覺開陣納之下車受詔爲胤所害時年二十九初倫兵敗皆相傳曰已擒倫矣百姓大悅既而聞允死莫不歎息允三子皆被害坐允夷滅者數千人及倫誅齊王冏上表理允曰故淮南王允忠孝篤誠憂國忘身討亂奮發幾於剋捷遭天凶運奄至隕歿逆黨進懸并害三子冤魂酷毒莫不悲酸洎興義兵淮南國人自相率領衆過萬人人懷慷愾愍國統滅絕發言流涕臣輒以息超繼允後以慰存亡有詔改葬賜以殊禮追贈司徒冏敗超被幽金墉城後更以吳王晏子祥爲嗣拜散騎常侍洛京傾覆爲劉聰所害

代哀王演字宏度太康十年受封少有廢疾不之國演常止于宮中薨無子以成都王穎子廓爲嗣改封中都王後與穎俱死

新都王該字玄度咸寧三年受封太康四年薨時年十二無子國除

清河康王遐字深度美容儀有精彩武帝愛之既受封出繼叔父城陽哀王兆太康十年增封渤海郡歷右將軍散騎常侍前將軍元康初進撫軍將軍加侍中遐長而懦弱無所是非性好內不能接士大夫及楚王瑋之舉兵也使遐收衛瓘而瓘故吏榮晦遂盡殺瓘子孫遐不能禁爲世所尤永康元年薨時年二十八四子覃籥銓端覃嗣立及沖太孫薨齊王冏表曰東宮曠然冢嗣莫繼天下大業帝王神器必建儲副以固洪基今者後宮未有孕育不可庶幸將來而虛天緒非祖宗之遺志社稷之長計也禮兄弟之子猶子故漢成無嗣繼由定陶孝和之絕安以紹興此先王之令典往代之成式也清河王覃神姿岐嶷慧智早成康王正妃周氏所生先帝眾孫之中於今爲嫡昔薄姬寶明文則承位覃外祖恢世載名德覃宜奉宗廟之重統無窮之祚以寧四海顒顒之望覃兄弟雖並出紹可簡令淑還爲國胤不替其嗣輒諮大將軍穎及羣公卿士咸同大願請具禮儀擇日迎拜遂立覃爲皇太子既而河間王顒脅遷大駕表成都王穎爲皇太弟廢覃復爲清河王初覃爲清河世子所佩金鈴欻生隱起如麻粟祖母陳太妃以爲不祥毀而賣之占者以金是晉行大興之祥覃爲皇胤是其瑞也毀而賣之象覃見廢不終之驗也永嘉初前北軍中候任城呂雍度支校尉陳顏等謀立覃爲太子事覺幽於金墉城未幾被害時年十四葬以庶人禮籥初封新蔡王覃薨還封清河王銓初封上庸王懷帝卽位更封豫章王二年立爲皇太子洛京傾覆沒于劉聰端初封廣川王銓之爲皇太子也轉封豫章禮秩如皇子拜散騎常侍平南將軍都督江州諸軍事假節當之國會洛陽陷沒端東奔苟晞於蒙晞立爲皇太子七十日爲石勒所沒

汝陰哀王謨字令度太康七年薨時年十一無後國除

吳敬王晏字平度太康十年受封食丹陽吳興幷吳三郡歷射聲校尉後軍將軍與兄淮南王允共攻趙王倫允敗收晏付廷尉欲殺之傅祗於朝堂正色而爭於是羣官並諫倫乃貶爲賓徒縣王後徙封代王倫誅詔復晏本封拜上軍大將軍開府加侍中長沙王乂成都王穎之相攻也乂以晏爲前鋒都督數交戰永嘉中爲太尉大將軍晏爲人恭愿才不及中人於武帝諸子中最劣又少有風疾視瞻不端後轉增劇不堪朝覲及洛京傾覆晏亦遇害時年三十一愍帝卽位追贈太保五子長子不顯名與晏同沒餘四子祥鄴固衍祥嗣淮南王允鄴卽愍帝固初封漢王改封濟南衍初封新都王改封濟陰爲散騎常侍皆沒于賊

渤海殤王恢字思度太康五年薨時年二歲追加封諡

元四王

元帝六男宮人荀氏生明帝及瑯邪孝王裒石婕妤生東海哀王沖王才人生武陵威王晞鄭夫人生瑯邪悼王煥及簡文帝

瑯邪孝王裒字道成母荀氏以微賤入宮元帝命虞妃養之裒初繼叔父長樂亭侯渾後徙封宣城郡公拜後將軍及帝爲晉王有司奏立太子帝以裒有成人之量過於明帝從容謂王導曰立子以德不以年導曰世子宣城俱有朗儁之目固當以年於是太子位遂定更封裒瑯邪嗣恭王後改食會稽宣城邑五萬二千戶拜散騎常侍使持節都督青徐兗三州諸軍事車騎將軍徵還京師建武元年薨年十八贈車騎大將軍加侍中及妃山氏薨祔葬穆帝更贈裒太保子哀王安國立未踰年薨

東海哀王沖字道讓元帝以東海王越世子毗沒于石勒不知存亡乃以沖繼毗後稱東海世子以毗陵郡增本封邑萬戶又改食下邳蘭陵以越妃裴氏爲太妃拜長水校尉高選寮佐以沛國劉耽爲司馬潁川庾懌爲功曹吳郡顧和爲主簿永昌初遷中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及東海太妃薨因發毗喪沖卽王位以滎陽益東海國轉車騎將軍徙驃騎將軍咸康七年薨年三十一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無子成帝臨崩詔曰哀王無嗣國統將絕朕所哀恒其以小晚生奕繼哀王爲東海王以遺遠罷滎陽更以臨川郡益東海及哀帝以瑯邪王卽尊位徙奕爲瑯邪王東海國闕無嗣奕後入纂大業桓溫廢之復爲東海王既而貶爲海西公東海國又闕嗣隆安三年安帝詔以會稽忠王次子彥璋爲東海王繼哀王爲曾孫改食吳興郡爲桓玄所害國除

武陵威王晞字道叔出繼武威王祜後太興元年受封咸和初拜散騎常侍後

以湘東增武陵國除左將軍遷鎮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康帝即位加侍中特進
建元初領秘書監穆帝即位轉鎮軍大將軍遷太宰太和初加羽葆鼓吹入朝
不趨贊拜不名劍履上殿固讓晞無學術而有武幹爲桓溫所忌及簡文帝即
位溫乃表晞曰晞體自皇極故寵靈光世不能率由王度脩己慎行而聚納輕
剽苞藏亡命又息綜矜忍虐加于人衰眞叛逆事相連染頃日猜懼將成亂階
請免晞官以王歸藩免其世子綜官解子遜散騎常侍遜以梁王隨晞晞既見
黜送馬八十五匹三百人杖以歸溫溫又逼新蔡王晃使自誣與晞綜及著作
郎殷涓太宰長史庾倩掾曹秀舍人劉彊等謀逆遂收付廷尉請誅之簡文帝
不許溫於是奏徙新安郡家屬悉從之而族誅殷涓等廢晃徙衡陽郡太元六
年晞卒于新安時年六十六孝武帝三日臨于西堂詔曰感惟摧慟便奉迎靈
柩并改移妃應氏及故世子梁王諸喪家屬悉還復下詔曰故前武陵王體自
皇極克己思愆仰惟先朝仁宥之旨豈可情禮靡寄其追封新寧郡王邑千戶
晞三子綜遜遵以遵嗣追贈綜給事中遜散騎郎十二年追復晞武陵國綜遜
各復先官遜還繼梁國

梁王遜字寶明出繼梁王翹官至永安太僕與父晞俱廢薨子龢嗣太元中復
國薨子珍之嗣桓玄篡位國人孔璞奉珍之奔于壽陽桓玄敗珍之歸朝廷大
將軍武陵王令曰梁王珍之理悟貞立蒙險違難撫義懷順載奔闕庭值壽陽
擾亂在危克固且可通直散騎郎累遷游擊將軍左衛太常劉裕伐姚泓請爲
諮議參軍裕將篡王室誣其罪害之

忠敬王遵字茂遠初襲封新寧時年十二拜受流涕哀感左右右將軍桓伊嘗
詣遵遵曰門何爲通桓氏左右曰伊與桓溫疏宗相見無嫌遵曰我聞人姓木
邊便欲殺之況諸桓乎由是少稱聰慧及晞追復封武陵王以遵嗣歷位散騎
常侍秘書監太常中領軍桓玄用事拜金紫光祿大夫玄篡貶爲彭澤侯遣之
國行次石頭夜濤水入淮船破未得發會義旗興復遣國第朝廷稱受密詔使
遵總攝萬機加侍中大將軍移入東宮內外畢敬遷轉百官稱制書又教稱令
書安帝反正更拜太保加班劍二十人義熙四年薨時年三十五詔賜東園溫
明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百萬布千匹贈太傅葬加殊禮子定王季度立
拜散騎侍郎薨子球之立宋興國除

琅邪悼王煥字耀祖母有寵元帝特所鍾愛初繼帝弟長樂亭侯渾後封顯義
亭侯尚書令刁協奏昔魏臨淄侯以邢顒爲家丞劉楨爲庶子今侯幼蒙宜選
明德帝令曰臨淄萬戶封又植少有美才能同遊田蘇者今曉生聰蒙何論於
此閒封此兒不以寵稚子也亡弟當應繼嗣不獲已耳家丞庶子足以攝祠祭
而已豈宜屈賢才以受無用乎及煥疾篤帝爲之撤膳乃下詔封爲琅邪王嗣
恭王後俄而薨年二歲帝悼念無已將葬以煥既封列國加以成人之禮詔立
凶門柏歷備吉凶儀服營起陵園功役甚衆琅邪國右常侍會稽孫霄上疏諫
曰臣聞法度典制先王所重吉凶之禮事貴不過是以世豐不使奢放凶荒必
務約殺朝聘嘉會足以展庠序之儀殯葬送終務以稱哀榮之情上無奢泰之
謬下無匱竭之困故華元厚葬君子謂之不臣嬴博至儉仲尼稱其合禮明傷
財害時古人之所譏節省簡約聖賢之所嘉也語曰上之化下如風靡草京邑
翼翼四方所則明教化法制不可不慎也陛下龍飛踐阼興微濟弊聖懷勞謙
務從簡儉憲章舊制猶欲節省禮典所無而反尙飾此臣愚情竊所不安也棺
槨輿服旒翣之屬禮典舊制不可廢闕凶門柏歷禮典所無天晴可不用遇雨
則無益此至宜節省者也若琅邪一國一時所用不爲大費臣在機近義所不
言今天臺所居王公百寮聚在都輦凡有喪事皆當供給材木百數竹薄千計
凶門兩表衣以細竹及材價直既貴又非表凶哀之宜如此過飾宜從粗簡又
案禮記國君之葬棺槨之間容柷大夫容壺士容甒以壺甒爲差則柷財大於
壺明矣槨周於棺槨不甚大也語曰葬者藏也藏欲其深而固也槨大則難爲
堅固無益於送終而有損於財力凶荒殺禮經國常典既滅殺而猶過舊此爲
國之所厚惜也又禮將葬遷柩于廟祖而行及墓即窆葬之日即反哭而虞如
此則柩不宿於墓上也聖人非不哀親之在土而無情於丘墓蓋以墓非安神
之所故修虞於殯宮始則營草宮於山陵遷神柩於墓側又非典也非禮之事
不可以訓萬國臣至愚至賤忽求革前之非可謂狂瞽不知忌諱條今天下至

弊自古所希宗廟社稷遠託江表半州之地凋殘以甚加之荒旱百姓困瘁非但不足死亡是懼此乃陛下至仁之所矜愍可憂之至重也正是匡矯末俗改張易調之時而猶當竭已罷之人營無益之事殫已困之財修無用之費此固臣之所不敢安也今琅邪之於天下國之最大若割損非禮之事務遵古典上以彰聖朝簡易之至化下以表萬世無窮之規則此芻蕘之言有補萬一塵露之微有增山海表寢不報永昌元年立煥母弟昱爲琅邪王即簡文帝也咸和二年徙封會稽以康帝爲琅邪王康帝即位哀帝爲琅邪王哀帝即位廢帝爲琅邪王廢帝即位又以簡文帝攝行琅邪王國祀簡文登祚國遂無嗣帝臨崩封少子道子爲琅邪王太元十七年道子爲會稽王更以恭帝爲琅邪王恭帝即位於是琅邪國除

簡文三子

簡文帝七子王皇后生會稽思世子道生皇子俞生胡淑儀生臨川獻王郁皇子朱生王淑儀生皇子天流李夫人生孝武帝會稽文孝王道子俞生朱生天流並早夭今並略之

會稽思世子道生字延長帝爲會稽王立道生爲世子拜散騎侍郎給事中性疎躁不脩行業多失禮度竟以幽廢而卒時年二十四無後及孝武帝即位帝晝日見道生及臨川獻王郁郁曰大郎飢乏辛苦言竟不見帝傷感因以西陽王羕玄孫珣之爲後珣之歷吳興太守劉裕之伐關中以爲諮議參軍時帝道方謝珣之爲宗室之美與梁王珍之俱被害

臨川獻王郁字深仁幼而敏慧道生初以無禮失旨郁數勸以敬慎之道道生不納郁爲之流涕簡文帝深器異之年十七而薨久之追謚獻世子寧康初贈左將軍加散騎常侍追封郡王以武陵威王曾孫寶爲嗣追尊其母胡淑儀爲臨川太妃

寶字弘文歷秘書監太常左將軍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宋興以爲金紫光祿大夫降爲西豐侯食邑千戶

會稽文孝王道子字道子出後琅邪孝王少以清澹爲謝安所稱年十歲封琅邪王食邑一萬七千六百五十一戶攝會稽國五萬九千一百四十戶太元初拜散騎常侍中軍將軍進驃騎將軍後公卿奏道子親賢莫二宜正位司徒固讓不拜使錄尚書六條事尋加開府領司徒及謝安薨詔曰新喪哲輔華戎未一自非明賢懋德莫能綏御內外司徒琅邪王道子體道自然神識穎遠實當旦奭之重宜總二南之任可領揚州刺史錄尚書假節都督中外諸軍事衞府文武一以配驃騎府讓不受數年領徐州刺史太子太傅公卿又奏宜進位丞相揚州牧假黃鉞羽葆鼓吹並讓不受于時孝武帝不親萬機但與道子酣歌爲務姏姆尼僧尤爲親暱並竊弄其權凡所幸接皆出自小豎郡守長吏多爲道子所樹立既爲揚州總錄勢傾天下自是朝野奔湊中書令王國寶性卑佞特爲道子所寵昵官以賄遷政刑謬亂又崇信浮屠之學用度奢侈下不堪命太元以後爲長夜之宴蓬首昏目政事多闕桓玄嘗候道子正遇其醉賓客滿坐道子張目謂人曰桓溫晚塗欲作賊云何玄伏地流汗不得起長史謝重舉板答曰故宣武公黜昏登聖功超伊霍紛紜之議宜裁之聽覽道子頷曰儂知儂知因舉酒屬玄玄乃得起由是玄益不自安切齒於道子于時朝政既紊左衞領營將軍會稽許榮上疏曰今臺府局吏直衞武官及僕隸婢兒取母之姓者本臧獲之徒無鄉邑品第皆得命議用爲郡守縣令並帶職在內委事於小吏手中僧尼乳母競進親黨又受貨賂輒臨官領衆無衞霍之才而比方古人爲患一也臣聞佛者清遠玄虛之神以五誡爲教絕酒不淫而今之奉者穢慢阿尼酒色是耽其違二矣夫致人於死未必手刃害之若政教不均暴濫無罪必夭天命其違三矣盜者未必躬竊人財江乙母失布罪由令尹今禁令不明刦盜公行其違四矣在上化下必信爲本昔年下書敕使盡規而衆議兼集無所採用其違五矣尼僧成羣依傍法服五誡麤法尚不能遵況精妙乎而流惑之徒競加敬事又侵漁百姓取財爲惠亦未合布施之道也又陳太子宜出臨東宮克獎德業疏奏並不省中書郎范甯亦深陳得失帝由是漸不平於道子然外每優崇之國寶即甯之甥以謟事道子甯奏請黜之國寶懼使陳郡袁悅之因尼妙音致書與太子母陳淑媛說國寶忠謹宜見親信帝因發怒斬悅之

國寶甚懼復譖寧於帝帝不獲已流涕出寧爲豫章太守道子由是專恣嬖人
趙牙出自倡優茹千秋本錢塘捕賊吏因賂諂進道子以牙爲魏郡太守千秋
驃騎諮議參軍牙爲道子開東第築山穿池列樹竹木功用鉅萬道子使宮人
爲酒肆沽賣於水側與親昵乘船就之飲宴以爲笑樂帝嘗幸其宅謂道子曰
府內有山因得遊矚甚善也然修飾太過非示天下以儉道子無以對唯唯而
已左右侍臣莫敢有言帝還宮道子謂牙曰上若知山是板築所作爾必死矣
牙曰公在牙何敢死營造彌甚千秋賣官販爵聚貲貨累億又道子既爲皇太
妃所愛親遇同家人之禮遂恃寵乘酒時失禮敬帝益不能平然以太妃之故
加崇禮秩博平令吳興聞人奭上疏曰驃騎諮議參軍茹千秋協附宰相起自
微賤竊弄威權衒賣天官其子壽齡爲樂安令贓私狼藉畏法奔逃竟無罪罰
傲然還縣又尼姏屬類傾動亂時穀賤人飢流殣不絕由百姓單貧役調深刻
又振武將軍庾恆嗚角京邑主簿戴良夫苦諫被囚殆至亡命而恆以醉酒見
怒良夫以執忠廢棄又權寵之臣各開小府施置吏佐無益於官有損於國疏
奏帝益不平而逼於太妃無所廢黜乃出王恭爲兗州殷仲堪爲荊州王珣爲
僕射王雅爲太子少傅以張王室而潛制道子也道子復委任王緒由是朋黨
競扇友愛道盡太妃每和解之而道子不能改中書郎徐邈以國之至親唯道
子而已宜在敦穆從容言於帝曰昔漢文明主猶悔淮南世祖聰達負愧齊王
兄弟之際實宜深慎帝納之復委任道子如初時有人爲雲中詩以指斥朝廷
曰相王沉醉輕出教命捕賊千秋干豫朝政王愷守常國寶馳競荊州大度散
誕難名盛德之流法護王寧仲堪仙民特有言詠東山安道執操高抗何不徵
之以爲朝匠荊州謂王忱也法護即王珣寧即王恭仙民即徐邈字安道戴逵
字也及恭帝爲琅邪王道子受封會稽國并宣城爲五萬九千戶安帝踐阼有
司奏道子宜進位太傅揚州牧中書監假黃鉞備殊禮固辭不拜又解徐州詔
內外衆事動靜諮之帝既冠道子稽首歸政王國寶始總國權勢傾朝廷王恭
乃舉兵討之道子懼收國寶付廷尉并其從弟琅邪內史緒悉斬之以謝於恭
恭即罷兵道子乞解中外都督錄尚書以謝方岳詔不許道子世子元顯時年

十六爲侍中心惡恭請道子討之乃拜元顯爲征虜將軍其先衛府及徐州文
武悉配之屬道子妃薨帝下詔曰會稽王妃尊賢莫二朕義同所親今葬加殊
禮一依琅邪穆太妃故事元顯夙令光懋乃心所寄誠孝性蒸蒸至痛難奪然
不以家事辭王事陽秋之明義不以私限違公制中代之變禮故閔子騫經山
王逼屈良以至感由中軌容著外有禮無時賢哲斯順須妃葬畢可居職如故
于時王恭威振內外道子甚懼復引譙王尚之以爲腹心尚之說道子曰藩伯
彊盛宰相權輕宜密樹置以自藩衛道子深以爲然乃以其司馬王愉爲江州
刺史以備恭與尚之等日夜謀議以伺四方之隙王恭知之復舉兵以討尚之
爲名荊州刺史殷仲堪豫州刺史庾楷廣州刺史桓玄並應之道子使人說楷
曰本情相與可謂斷金往年帳中之飲結帶之言寧可忘邪卿今棄舊交結新
援忘王恭疇昔陵侮之恥乎若乃欲委體而臣之若恭得志以卿爲反覆之人
必不相信何富貴可保禍敗亦旋及矣楷怒曰王恭昔赴山陵相王憂懼無計
我知事急即勒兵而至去年之事亦俟命而奮我事相王無相負者既不能距
恭反殺國寶自爾已來誰復敢攘袂於君之事乎庾楷實不能以百口助人屠
滅當與天下同舉誅鉏姦臣何憂府不開爵不至乎時楷已應恭檄正徵士馬
信反朝廷憂懼於是內外戒嚴元顯攘袂慷慨謂道子曰去年不討王恭致有
今役今若復從其欲則太宰之禍至矣道子日飲醇酒而委事於元顯元顯雖
年少而聰明多涉志氣果銳以安危爲己任尚之爲之羽翼時相傅會者皆謂
元顯有明帝神武之風於是以爲征討都督假節統前將軍王恂左將軍謝琰
及將軍桓之才毛泰高素等伐恭滅之既而楊佺期桓玄殷仲堪等復至石頭
元顯於竹里馳還京師遣丹陽尹王愷鄱陽太守桓放之新蔡內史何嗣潁川
太守溫詳新安太守孫泰等發京邑士庶數萬人據石頭以距之道子將出頓
中堂忽有驚馬蹂藉軍中因而擾亂赴江而死者甚衆仲堪既知王恭敗死狼
狽西走與桓玄屯于尋陽朝廷嚴兵相拒內外騷然詔元顯甲杖百人入殿尋
加散騎常侍中書令又領中領軍持節都督如故會道子有疾加以昏醉元顯
知朝望去之謀奪其權諷天子解道子揚州司徒而道子不之覺元顯自以少

年頻居權重慮有譏議於是以琅邪王領司徒元顯自爲揚州刺史既而道子
酒醒方知去職於是大怒而無如之何廬江太守會稽張法順以刀筆之才爲
元顯謀主交結朋援多樹親黨自桓謙以下諸貴遊皆斂衽請交元顯性苛刻
生殺自己法順屢諫不納又發東土諸郡免奴爲客者號曰樂屬移置京師以
充兵役東土囂然人不堪命天下苦之矣既而孫恩乘釁作亂加道子黃鉞元
顯爲中軍以討之又加元顯錄尚書事然道子更爲長夜之飲政無大小一委
元顯時謂道子爲東錄元顯爲西錄西府車騎填湊東第門下可設雀羅矣元
顯無良師友正言弗聞諂譽日至或以爲一時英傑或謂爲風流名士由是自
謂無敵天下故驕侈日增帝又以元顯有翼亮之功加其所生母劉氏爲會稽
王夫人金章紫綬會洛陽覆沒道子以山陵幽辱上疏送章綬請歸藩不許及
太皇太后崩詔道子乘輿入殿元顯因諷禮官下議稱己德隆望重既錄百揆
內外羣僚皆應盡敬於是公卿皆拜于時軍旅荐興國用虛竭自司徒已下日
廩七升而元顯聚斂不已富過帝室及謝琰爲孫恩所害元顯求領徐州刺史
加侍中後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十六州諸軍事封其子彥璋爲東海王尋
以星變元顯解錄復加尚書令會孫恩至京口元顯柵斷石頭率兵距戰頻不
利道子無他謀略唯日禱蔣侯廟爲厭勝之術既而孫恩遁于北海桓玄復據
上流致牋於道子曰賊造近郊以風不得進以雨不致火食盡故去耳非力屈
也昔國寶卒後王恭不乘此威入統朝政足見其心非侮於明公也而謂之非
忠今之貴要腹心有時流清望者誰乎豈可云無佳勝直是不能信之耳用理
之人然後可以信義相期求利之徒豈有所惜而更委信邪爾來一朝一夕遂
成今日之禍矣阿衡之重言何容易求福則立至干忤或致禍在朝君子豈不
有懷但懼害及身耳玄忝任在遠是以披寫事實元顯覽而大懼張法順謂之
曰桓玄承藉門資素有豪氣既并殷楊專有荊楚然桓氏世在西藩人或爲用
而第下之所控引止三吳耳孫恩爲亂東土塗地編戶饑饉公私不贍玄必乘
此縱其姦凶竊用憂之元顯曰爲之柰何法順曰玄始據荊州人情未輯方就
綏撫未遑他計及其如此發兵誅之使劉牢之爲前鋒而第下以大軍繼進桓

玄之首必懸於麾下矣元顯以爲然遣法順至京口謀於牢之而牢之有疑色
法順還說元顯曰觀牢之顏色必貳於我未若召入殺之不爾敗人大事元顯
不從道子尋拜侍中太傅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崇異之儀備盡盛
典其驃騎將軍僚佐文武即配太傅府加元顯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征討大
都督十八州諸軍事儀同三司加黃鉞班劍二十人以伐桓玄竟以牢之爲前
鋒法順又言於元顯曰自舉大事未有威斷桓謙兄弟每爲上流耳目斬之以
孤荊楚之望且事之濟不繼在前軍而牢之反覆萬一有變則禍敗立至可令
牢之殺謙兄弟以示不貳若不受命當逆爲其所元顯曰非牢之無以當桓玄
且始事而誅大將人情必動二三不可于時揚土饑虛運漕不繼玄斷江路商
旅遂絕於是公私匱乏士卒唯給稃橡大軍將發玄從兄驃騎長史石生馳使
告玄玄進次尋陽傳檄京師罪狀元顯俄而玄至西陽帝戎服餞元顯于西池
始登舟而玄至新亭元顯棄船退屯國子學堂明日列陣於宣陽門外元顯佐
吏多散走或言玄已至大桁劉牢之遂降于玄元顯迴入宣陽門牢之參軍張
暢之率衆逐之衆潰元顯奔入相府唯張法順隨之問計於道子道子對之泣
玄遣太傅從事中郎毛泰收元顯送于新亭縛於舫前而數之元顯答曰爲王
誕張法順所誤於是送付廷尉并其六子皆害之玄又奏道子酣縱不孝當棄
市詔徙安成郡使御史杜竹林防衛竟承玄旨酖殺之時年三十九帝三日哭
於西堂及玄敗大將軍武陵王遵承旨下令曰故太傅公阿衡二世契闊皇家
親賢之重地無與二驃騎大將軍內總朝維外宣威略志蕩世難以寧國祚天
未靜亂禍酷備鍾悲動區宇痛貫人鬼感惟永往心情崩隕今皇祚反正幽顯
式敘宜崇明國體述以舊典便可追崇太傅爲丞相加殊禮一依安平獻王故
事追贈驃騎爲太尉加羽葆鼓吹丞相墳塋翳然飄薄非所須南道清通便奉
迎神柩太尉宜便遷改可下太史詳吉日定宅兆於是遣通直常侍司馬珣之
迎道子柩于安成時寇賊未平喪不時達義熙元年合葬于王妃陵追謚元顯
曰忠以臨川王寶子脩之爲道子嗣尊妃王氏爲太妃義熙中有稱元顯子秀
熙避難蜀中而至者太妃謂以爲嗣於是脩之歸于別第劉裕意其詐而案驗

之某散騎郎滕羨奴勺藥也竟坐棄市太妃不悟哭之甚慟脩之復爲嗣譙悼王無子國除

史臣曰泰始之受終也乃憲章往昔稽古前王廣晉山河大開藩屏文昭武穆方駕於魯衛應韓磐石犬牙連衡於吳楚齊代然而作法於亂付託非才何曾歎經國之無謀郭欽識危亡之有兆及宮車晏駕壞土未乾國難荐臻朝章弛廢重以八王繼亂九服沸騰戎羯交馳乘輿幽逼瑤枝瓊萼隨鋒鏑而消亡朱芾綠車與波塵而殄瘁遂使茫茫禹跡咸窟穴於豺狼惵惵周餘竟沉淪於塗炭嗚呼運極數窮一至於此詳觀載籍未或前聞道子地則親賢任惟元輔耽荒麴蘖信惑讒諛遂使尼媼竊朝權姦邪制國命始則彝倫攸斁終則宗社淪亡元顯以童丱之年受棟梁之寄專制朝廷陵蔑君親奮庸瑣之常材抗姦兇之巨寇喪師殄國不亦宜乎斯則元顯爲安帝之孫強道子實晉朝之宰嚭者也列代之崇建維城用藩王室有晉之分封子弟實樹亂階詩云懷德惟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城既壞矣畏也宜哉典午之喪亂弘多實此之由也

贊曰帝子分封舉此鞠凶札瘥繼及禍難仍鍾秦獻聰悟清河內顧淮南忠勇宣城識度道子昏凶遂傾國祚

晉書卷六十四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三十五

王導 子悅 恬 洽 協 劭 薈 洽子珣 珉 劭子謐

王導字茂弘光祿大夫覽之孫也父裁鎮軍司馬導少有風鑒識量清遠年十四陳留高士張公見而奇之謂其從兄敦曰此兒容貌志氣將相之器也初襲祖爵即丘子司空劉寔尋引為東閣祭酒遷祕書郎太子舍人尚書郎並不行後參東海王越軍事時元帝為琅邪王與導素相親善導知天下已亂遂傾心推奉潛有興復之志帝亦雅相器重契同友執帝之在洛陽也導每勸令之國會帝出鎮下邳請導為安東司馬軍謀密策知無不為及徙鎮建康吳人不附居月餘士庶莫有至者導患之會敦來朝導謂之曰琅邪王仁德雖厚而名論猶輕兄威風已振宜有以匡濟者會三月上巳帝親觀禊乘肩輿具威儀敦導及諸名勝皆騎從吳人紀瞻顧榮皆江南之望竊覘之見其如此咸驚懼乃相率拜於道左導因進計曰古之王者莫不賓禮故老存問風俗虛己傾心以招俊乂況天下喪亂九州分裂大業草創急於得人者乎顧榮賀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帝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由是吳會風靡百姓歸心焉自此之後漸相崇奉君臣之禮始定俄而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導勸帝收其賢人君子與之圖事時荊揚晏安戶口殷實導為政務在清靜每勸帝克己勵節匡主寧邦於是尤見委杖情好日隆朝野傾心號為仲父帝常從容謂導曰卿吾之蕭何也對曰昔秦為無道百姓厭亂巨猾陵暴人懷漢德革命反正易以為功自魏氏以來迄于太康之際公卿世族豪侈相高政教陵遲不遵法度羣公卿士皆饜於安息遂使姦人乘釁有虧至道然否終斯泰天道之常大王方立命世之勳一匡九合管仲樂毅於是乎在豈區區國臣所可擬議願弘深神慮廣擇良能顧榮賀循紀瞻周玘皆南土之秀願盡優禮則天下安矣帝納焉永嘉末遷丹陽太守加輔國將軍導上牋曰昔魏武達政之主也荀文若功臣之最也封不過亭侯倉舒愛子之寵贈不過別部司馬以此格萬物得不局跡乎今者臨郡不問賢愚豪賤皆加重號輒有鼓蓋動見相準時有不得者或為恥辱天官混雜朝望頹毀導忝荷重任不能崇浚山海而開導亂源饕竊名位取紊彝典謹送鼓蓋加崇之物請從導始庶令雅俗區別羣望無惑帝下令曰導德重勳高孤所深倚誠宜表彰殊禮而更約己沖心進思盡誠以身率眾宜順其雅志式允開塞之機拜寧遠將軍尋加振威將軍愍帝即位徵吏部郎不拜晉國既建以導為丞相軍諮祭酒桓彝初過江見朝廷微弱謂周顗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欲求全活而寡弱如此將何以濟憂懼不樂往見導極談世事還謂顗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過江人士每至暇日相要出新亭飲宴周顗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山之異皆相視流涕惟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邪眾收淚而謝之俄拜右將軍揚州刺史監江南諸軍事遷驃騎將軍加散騎常侍都督中外諸軍領中書監錄尚書事假節刺史如故導以敦統六州固辭中外都督後坐事除節于時軍旅不息學校未修導上書曰夫風化之本在於正人倫人倫之政存乎設庠序庠序設五教明德禮洽通彝倫攸敘而有恥且格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順而君臣之義固矣易所謂正家而天下定者也故聖王蒙以養正少而教之使化浹肌骨習以成性遷善遠罪而不自知行成德立然後裁之以位雖王之世子猶與國子齒使知道而後貴其取才用士咸先本之於學故周禮卿大夫獻賢能之書于王王拜而受之所以尊道而貴士也人知士之貴由道存則退而修其身以及家正其家以及鄉學於鄉以登朝反本復始各求諸己敦樸之業著浮偽之競息教使然也故以之事君則忠用之莅下則仁孟軻所謂未有仁而遺其親義而後其君者也自頃皇綱失統頌聲不興于今將二紀矣傳曰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而況如此之久乎先進忘揖讓之容後生惟金鼓是聞干戈日尋俎豆不設先王之道彌遠華偽之俗遂滋非所以端本靖末之謂也殿下以命世之資屬陽九之運禮樂征伐翼成中興誠宜經綸稽古建明學業以訓後生漸之教義使文武之道墜而復興俎豆之儀幽而更彰方今戎虜扇熾國恥未雪忠

臣義夫所以拯頹將心者禮儀膠固淳風漸著則化之所感者深而德之所被者大使帝典闕而復補皇綱弛而更張獸心革面饕餮檢情揖讓而服四夷緩帶而天下從得乎其道豈難也哉故有虞舞干戚而化三苗魯僖作泮宮而服淮夷桓文之霸皆先教而後戰今若聿遵前典興復道教擇朝之子弟並入于學選明博修禮之士而為之師化成俗定莫尚於斯帝甚納之及帝登尊號百姓陸列命導升御牀共坐導固辭至于三四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帝乃止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以討華軼功封武岡侯進位侍中司空假節錄尚書領中書監會太山太守徐龕反帝訪可以鎮撫河南者導舉太子左衛率羊鑒既而鑒敗抵罪導上疏曰徐龕叛戾久稽天誅臣創議征討綱舉羊鑒鑒闇弱覆師有司極法聖恩降天地之施全其首領然臣受重任總錄機衡使三軍挫衄臣之責也乞自貶黜以穆朝倫詔不許尋代賀循領太子太傅時中興草創未置史官導始啟立於是典籍頗具時孝懷太子為胡所害始奉諱有司奏天子三朝舉哀群臣一哭而已導以為皇太子副貳宸極普天有情宜同三朝之哀從之及劉隗用事導漸見疏遠任真推分澹如也有識咸稱導善處興廢焉王敦之反也劉隗勸帝悉誅王氏論者為之危心導率群從昆弟子姪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帝以導忠節有素特還朝服召見之導稽首謝曰逆臣賊子何世無之豈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執之曰茂弘方託百里之命於卿是何言邪乃詔曰導以大義滅親可以吾為安東時節假之及敦得志加導守尚書令初西都覆沒四海無主群臣及四方並勸進於帝時王氏彊盛有專天下之心敦憚帝賢明欲更議所立導固爭乃止及此役也敦謂導曰不從吾言幾致覆族導猶執正議敦無以能奪自漢魏已來賜諡多由封爵雖位通德重先無爵者例不加諡導乃上疏稱武官有爵必諡卿校常伯無爵不諡甚失制度之本意也從之自後公卿無爵而諡導所議也初帝愛琅邪王裒將有奪嫡之議以問導導曰夫立子以長且紹又賢不宜改革帝猶疑之導日夕諫諍故太子卒定及明帝即位導受遺詔輔政解揚州遷司徒一依陳群輔魏故事王敦又舉兵內向時敦始寢疾導便率子弟發哀眾聞謂敦死咸有奮志及帝伐敦假導節都督諸軍領揚州刺史敦平進封始興郡公邑三千戶賜絹九千匹進位太保司徒如故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讚拜不名固讓帝崩導復與庾亮等同受遺詔共輔幼主是為成帝加羽葆鼓吹班劍二十人及石勒侵阜陵詔加導大司馬假黃鉞出討之軍次江寧帝親餞于郊俄而賊退解大司馬庾亮將徵蘇峻訪之於導導曰峻猜險必不奉詔且山藪藏疾宜包容之固爭不從亮遂召峻既而難作六軍敗績導入宮侍帝峻以導德望不敢加害猶以本官居己之右峻又逼乘輿幸石頭導爭之不得峻日來帝前肆醜言導深懼有不測之禍時路永匡術賈寧並說峻令殺導盡誅大臣更樹腹心峻敬導不納故永等貳於峻導使參軍袁耽潛諷誘永等謀奉帝出奔義軍而峻衛御甚嚴事遂不果導乃攜二子隨永奔于白石及賊平宗廟宮室並為灰燼溫嶠議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二論紛紜未有所適導曰建康古之金陵舊為帝里又孫仲謀劉玄德俱言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必以豐儉移都苟弘衛文大帛之冠則無往不可若不績其麻則樂土為虛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求之望實懼非良計今特宜鎮之以靜群情自安由是嶠等謀並不行導善於因事雖無日用之益而歲計有餘時帑藏空竭庫中惟有練數千端鬻之不售而國用不給導患之乃與朝賢俱制練布單衣於是士人翕然競服之練遂踊貴乃令主者出賣端至一金其為時所慕如此六年冬蒸詔歸胙於導曰無下拜導辭疾不敢當初帝幼沖見導每拜又常與導書手詔則云惶恐言中書作詔則曰敬問於是以為定制自後元正導入帝猶為之興焉時大旱導上疏遜位詔曰夫聖王御世動合至道運無不周故能人倫攸敘萬物獲宜朕荷祖宗之重託於王公之上不能仰陶玄風俯洽宇宙亢陽踰時兆庶胥怨邦之不臧惟予一人公體道明哲弘猷深遠勳格四海翼亮三世國典之不墜實仲山甫補之而猥崇謙光引咎克讓元首之愆寄責宰輔祗增其闕博綜萬幾不可一日有曠公宜遣履謙之近節遵經國之遠略門下速遣侍中以下敦喻導固讓詔累遣之然後視事導簡素寡欲倉無儲穀衣不重帛帝知之給布萬匹以供私費導有羸疾不堪朝會帝幸其府縱酒作樂後令輿車入殿

其見敬如此石季龍掠騎至歷陽導請出討之加大司馬假黃鉞中外諸軍事置左右長史司馬給布萬匹俄而賊退解大司馬復轉中外大都督進位太傅又拜丞相依漢制罷司徒官以并之冊曰朕夙罹不造肆陟帝位未堪多難禍亂旁興與公文質九功武經七德外綏四海內齊八政天地以平人神以和業同伊尹道隆姬旦仰恩唐虞登庸儁乂申命羣官允釐庶績朕思憑高謨弘濟遠猷維稽古建爾于上公永為晉輔往踐厥職敬敷道訓以亮天工不亦休哉公其戒之是歲妻曹氏卒贈金章紫綬初曹氏性妒導甚憚之乃密營別館以處衆妾曹氏知將往焉導恐妾被辱遽令命駕猶恐遲之以所執麈尾柄驅牛而進司徒蔡謨聞之戲導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導弗之覺但謙退而已謨曰不聞餘物惟有短轅犢車長柄麈尾導大怒謂人曰吾往與羣賢共游洛中何曾聞有蔡克兒也于時庾亮以望重地逼出鎮於外南蠻校尉陶稱閒說亮當舉兵內向或勸導密為之防導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悠悠之談宜絕智者之口則如君言元規若來吾便角巾還第復何懼哉又與稱書以為庾公帝之元舅宜善事之於是讒間遂息時亮雖居外鎮而執朝廷之權既據上流擁彊兵趣向者多歸之導內不能平常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污人自漢魏以來羣臣不拜山陵導以元帝睠同布衣匪惟君臣而已每一崇進皆就拜不勝哀戚由是詔百官拜陵自導始也咸和五年薨時年六十四帝舉哀於朝堂三日遣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賵襚之禮一依漢博陸侯及安平獻王故事及葬給九游轀輬車黃屋左纛前後羽葆鼓吹武賁班劍百人中興名臣莫與為比冊曰蓋高位以酬明德厚爵以答懋勳至乎闔棺標跡莫尚號謚風流百代於是乎在惟公邁達沖虛玄鑒劭邈夷淡以約其心體仁以流其惠棲遲務外則名僑中夏應期濯纓則潛算獨運昔我中宗肅祖之基中興也下帷委誠而策定江左拱己宅心而庶績咸熙故能威之所振寇虐改心化之所鼓檮杌易質調陰陽之和通彝倫之紀遐邇承風丹穴景附隆高世之功復宣武之績舊物不失公協其猷若乃荷負顧命保朕沖人遭遇艱圮夷險委順拯其淪墜而濟之以道扶其顛傾而弘之以仁經緯三朝而蕃道彌著方賴高謨以穆四海昊天不弔奄忽薨殂朕用震慟于心雖有殷之殞保衡有周之喪二南曷論茲懷今遣使持節謁者僕射任瞻錫謚曰文獻祠以太牢魂而有靈嘉茲榮寵二弟穎敞少與導俱知名時人以穎方溫太真以敞比鄧伯道並早卒導六子悅恬洽協劭薈

悅字長豫弱冠有高名事親色養導甚愛之導嘗共悅弈棊爭道導笑曰相與有瓜葛那得為爾邪導性儉節帳下甘果爛敗令棄之云勿使大郎知悅少侍講東宮歷吳王友中書侍郎先導卒謚貞世子先是導夢人以百萬錢買悅潛為祈禱者備矣尋掘地得錢百萬意甚惡之一皆藏閉及悅疾篤導憂念特至不食積日忽見一人形狀甚偉被甲持刀導問君是何人曰僕是蔣侯也公兒不佳欲為請命故來耳公勿復憂因求食遂噉數升食畢勃然謂導曰中書患非可救者言訖不見悅亦殞絕悅與導語恆以慎密為端導還臺及行悅未嘗不送至車後又恆為母曹氏襞斂箱篋中物悅亡後導還臺自悅常所送處哭至臺門其母長封作篋不忍復開悅無子以弟恬子琨為嗣襲導爵丹陽尹卒贈太常子嘏嗣尚鄱陽公主歷中領軍尚書卒子恢嗣義熙末為游擊將軍

恬字敬豫少好武不為公門所重導見悅輒喜見恬便有怒色州辟別駕不行襲爵即丘子性傲誕不拘禮法謝萬嘗造恬既坐少頃恬便入內萬以為必厚待己殊有喜色恬久之乃沐頭散髮而出據胡牀於庭中曬髮神氣傲邁竟無賓主之禮萬悵然而歸晚節更好士多技藝善弈棊為中興第一遷中書郎帝欲以為中書令導固讓從之除後將軍魏郡太守加給事中領兵鎮石頭導薨去官俄起為後將軍復鎮石頭轉吳國內史加散騎常侍卒贈中軍將軍謚曰憲

洽字敬和導諸子中最知名與荀羨俱有美稱弱冠歷散騎中書郎中軍長史司徒左長史建武將軍吳郡內史徵拜領軍尋加中書令固讓表疏十上穆帝詔曰敬和清裁貴令昔為中書郎吾時尚小數呼見意甚親之今所以用為令既機任須才且欲時時相見共講文章待以友臣之義而累表固讓甚違本懷其催洽令拜苦讓遂不受升平二年卒於官年三十六二子珣珉

珣字元琳。弱冠與陳郡謝玄爲桓溫掾，俱爲溫所敬重，嘗謂之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旄杖節。王掾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珣轉主簿。時溫經略中夏，竟無寧歲，軍中機務並委珣焉。文武數萬人，悉識其面。從討袁真，封東亭侯，轉大司馬參軍、琅邪王友、中軍長史、給事黃門侍郎。珣兄弟皆謝氏婿，以猜嫌致隙。太傅安既與珣絕婚，又離珉妻，由是二族遂成仇釁。時希安旨，乃出珣爲豫章太守，不之官。除散騎常侍，不拜。遷秘書監。安卒後，遷侍中，孝武深杖之。轉輔國將軍、吳國內史，在郡爲士庶所悅。徵爲尚書右僕射，領吏部，轉左僕射，加征虜將軍，復領太子詹事。時帝雅好典籍，珣與殷仲堪、徐邈、王恭、郗恢等並以才學文章見暱於帝。及王國寶自媚於會稽王道子，而與珣等不協，帝慮晏駕後怨隙必生，故出恭、恢爲方伯，而委珣端右。珣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既覺，語人曰：「此當有大手筆事。」俄而帝崩，哀冊謚議，皆珣所草。隆安初，國寶用事，謀黜舊臣，遷珣尚書令。王恭赴山陵，欲殺國寶，珣止之曰：「國寶雖終爲禍亂，要罪逆未彰，今便先事而發，必大失朝野之望。況擁強兵，竊發於京輦，誰謂非逆？國寶若遂不改，惡布天下，然後順時望除之，亦無憂不濟也。」恭乃止。既而謂珣曰：「比來視君，一似胡廣。」珣曰：「王陵廷爭，陳平慎默，但問歲終何如耳。」恭尋起兵，國寶將殺珣等，僅而得免，語在國寶傳。二年，恭復舉兵，假珣節，進衛將軍、都督琅邪水陸軍事。事平，上所假節，加散騎常侍。四年，以疾解職。歲餘，卒，時年五十二。追贈車騎將軍，開府，謚曰獻穆。桓玄與會稽王道子書曰：「珣神情朗悟，經史明徹，風流之美，公私所寄，雖逼嫌謗，才用不盡，然君子在朝，弘益自多。時事艱難，忽爾喪失，歎懼之深，豈但風流相悼而已！其崎嶇九折，風霜備經，雖賴明公神鑒，亦識會居之故也。卒以壽終，殆無所哀，但情發去來，置之未易耳。」玄輔政，改贈司徒。初，珣既與謝安有隙，在東聞安薨，便出京師，詣族弟獻之，曰：「吾欲哭謝公。」獻之驚曰：「所望於法護。」於是直前哭之甚慟。法護，珣小字也。珣五子：弘、虞、柳、孺、曇首，宋世並有高名。

珉字季琰。少有才藝，善行書，名出珣右。時人爲之語曰：「法護非不佳，僧彌難爲兄。」僧彌，珉小字也。時有外國沙門，名提婆，妙解法理，爲珣兄弟講毗曇經。珉時尚幼，講未半，便云已解，即於別室與法綱等數人自講。法綱歎曰：「大義皆是，但小未精耳。」辟州主簿，舉秀才，不行。後歷著作、散騎郎、國子博士、黃門侍郎、侍中，代王獻之爲長兼中書令。二人素齊名，世謂獻之爲大令，珉爲小令。太元十三年卒，時年三十八。追贈太常。二子：朗、練，義熙中並歷侍中。

協字敬祖，元帝撫軍參軍，襲爵武岡侯，早卒，無子，以弟劭子謐爲嗣。

謐字稚遠，少有美譽，與譙國桓胤、太原王綏齊名。拜秘書郎，襲父爵，遷秘書丞，歷中軍長史、黃門郎、侍中。及桓玄舉兵，詔謐銜命詣玄，玄深敬昵焉。拜建威將軍、吳國內史。未至郡，玄以爲中書令，領軍將軍、吏部尚書，遷中書監，加散騎常侍，領司徒。及玄將篡，以謐兼太保，奉璽冊詣玄。玄篡，封武昌縣開國公，加班劍二十人。初，劉裕爲布衣，衆未之識也，惟謐獨奇貴之，嘗謂裕曰：「卿當爲一代英雄。」及裕破桓玄，謐以本官加侍中，領揚州刺史、錄尚書事。謐既受寵桓氏，常不自安。護軍將軍劉毅嘗問謐曰：「璽綬何在？」謐益懼。會王綏以桓氏甥自疑謀反，父子兄弟皆伏誅。謐從弟諶少驍果輕俠，欲誘謐還吳，起兵爲亂，乃說謐曰：「王綏無罪，而義旗誅之，是除時望也。兄少立名譽，加位地如此，欲不危得乎！」謐懼而出奔。劉裕牋詣大將軍武陵王遵，遣人追躡，謐既還，委任如先，加謐班劍二十人。義熙三年卒，時年四十八。追贈侍中、司徒，謚曰文恭。三子：瓘、球、琇，入宋皆至大官。

劭字敬倫，歷東陽太守、吏部郎、司徒左長史、丹陽尹。劭美姿容，有風操，雖家人近習，未嘗見其墮替之容。桓溫甚器之。遷吏部尚書、尚書僕射，領中領軍，出爲建威將軍、吳國內史。卒，贈車騎將軍，謚曰簡。三子：穆、默、恢。穆，臨海太守。默，吳國內史，加二千石。恢，右衛將軍。穆三子：簡、智、超。默二子：鑒、惠，義熙中並歷顯職。

薈字敬文，恬虛守靖，不競榮利，少歷清官，除吏部郎、侍中、建威將軍、吳國內史。時年饑粟貴，人多餓死，薈以私米作饘粥，以飴餓者，所濟活甚衆。徵補中領軍，不拜。徙尚書，領中護軍，復爲征虜將軍、吳國內史。頃之，桓沖表請薈爲江州刺史，固辭不拜。轉督浙江東五郡、左將軍、會稽內史，進號鎮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卒於官，贈衛將軍。子廞，歷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以母喪居于吳。王恭舉兵，

假廞建武將軍吳國內史令起軍助爲聲援廞即墨絰合衆誅殺異己仍遣前吳國內史虞嘯父等入吳興義興聚兵輕俠赴者萬計廞自謂義兵一動勢必未寧可乘間而取富貴而曾不旬日國寶賜死恭罷兵符廞去職廞大怒迴衆討恭恭遣司馬劉牢之距戰于曲阿廞衆潰奔走遂不知所在長子泰爲恭所殺少子華以不知廞存亡憂毀布衣蔬食後從兄謐言其死所華始發喪入仕初導渡淮使郭璞筮之卦成璞曰吉無不利淮水絕王氏滅其後子孫繁衍竟如璞言

史臣曰飛龍御天故資雲雨之勢帝王興運必俟股肱之力軒轅聖人也杖師臣而授圖商湯哲后也託負鼎而成業自斯已降罔不由之原夫典午發跡本于陵寡金行撫運無德在時九土未宅其心四夷已承其弊既而中原蕩覆江左嗣興兆著玄石之圖乖少康之祀夏時無思晉之士異文叔之興劉輔佐中宗艱哉甚矣茂弘策名枝屏叶情交好負其才智恃彼江湖思建剋復之功用成翼宣之道於是王敦內侮憑天邑而狼顧蘇峻連兵指宸居而隼擊實賴元宰固懷匪石之心潛運忠謨竟翦吞沙之寇乃誠貫日主垂餌以終全貞志陵霜國綴旒而不滅觀其開設學校存乎沸鼎之中爰立章程在乎櫛風之際雖則世道多故而規模弘遠矣比夫蕭曹弼漢六合爲家奭望匡周萬方同軌功未半古不足爲儔至若夷吾體仁能相小國孔明踐義善翊新邦撫事論情抑斯之類也提挈三世終始一心稱爲仲父蓋其宜矣恬珣踵德副呂虔之贈刀謐乃隤聲慚劉毅之徵璽語曰深山大澤有龍有蛇實斯之謂也

贊曰虎嘯焱馳龍升雲映武岡矯矯匡時緝政懿績克宣忠規靡競契叶三主榮逾九命貽刀表祥筮水流慶赫矣門族重光斯盛

晉書卷六十五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三十六

劉弘

劉弘字和季沛國相人也祖馥魏揚州刺史父靖鎮北將軍弘有幹略政事之才少家洛陽與武帝同居永安里又同年共研席以舊恩起家太子門大夫累遷率更令轉太宰長史張華甚重之由是爲寧朔將軍假節監幽州諸軍事領烏丸校尉甚有威惠寇盜屏迹爲幽朔所稱以勳德兼茂封宣城公太安中張昌作亂轉使持節南蠻校尉荊州刺史率前將軍趙驤等討昌自方城至宛新野所向皆平及新野王歆之敗也以弘代爲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餘官如故弘遣南蠻長史陶侃爲大都護參軍蒯恆爲義軍督護牙門將皮初爲都戰帥進據襄陽張昌并軍圍宛敗趙驤軍弘退屯梁侃初等累戰破昌前後斬首數萬級及到官昌懼而逃其衆悉降荊土平初弘之退也范陽王虓遣長水校尉張奕領荊州弘至奕不受代舉兵距弘弘遣軍討奕斬之表曰臣以凡才謬荷國恩作司方州奉辭伐罪不能奮揚雷霆折衝萬里軍退於宛分受顯戮猥蒙含宥被遣之職即進達所鎮而范陽王虓先遣前長水校尉張奕領荊州臣至不受節度擅舉兵距臣今張昌姦黨初平昌未梟擒益梁流人蕭條猥集無賴之徒易相扇動飆風駭蕩則滄海橫波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比須表上慮失事機輒遣軍討奕即梟其首奕雖貪亂欲爲荼毒由臣劣弱不勝其任令奕肆心以勞資斧敢引覆餗之刑甘受專輒之罪詔曰將軍文武兼資前委方夏宛城不守咎由趙驤將軍所遣諸軍剋滅羣寇張奕貪禍距違詔命將軍致討傳首闕庭雖有不請之嫌古人有專之之義其恢宏奧略鎮綏南海以副推轂之望焉張昌竄于下儁山弘遣軍討昌斬之悉降其衆時荊部守宰多闕弘請補選帝從之弘迺敘功銓德隨才補授甚爲論者所稱乃表曰被中詔勑臣隨資品選補諸缺吏夫慶賞刑威非臣所專且知人則哲聖帝所難非臣闇蔽所能斟酌然萬事有機豪釐宜慎謹奉詔書差所應用蓋崇化莫若貴德則所以濟屯故太上立德其次立功也頃者多難淳朴彌凋臣輒以徵士伍朝補零陵太守庶以懲波蕩之弊養退讓之操臣以不武前退於宛長史陶侃參軍蒯恆牙門皮初戮力致討蕩滅姦凶侃恆各以始終軍事初爲都戰帥忠勇冠軍漢沔清肅實初等之勳也司馬法賞不踰時欲人知爲善之速福也若不超報無以勸徇功之士慰熊羆之志臣以初補襄陽太守侃爲府行司馬使典論功事恆爲山都令詔惟令臣以散補空缺然沶鄉令虞潭忠誠烈正首唱義舉舉善以教不能者勸臣輒特轉潭補醴陵令南郡廉吏仇勃母老疾困賊至守衞不移以致拷掠幾至隕命尚書令史郭貞張昌以爲尚書郎欲訪以朝議遁逃不出昌質其妻子避之彌遠勃孝篤著於臨危貞忠厲於強暴雖各四品皆可以訓獎臣子長益風教臣輒以勃爲歸鄉令貞爲信陵令皆功行相參循名校實條列行狀公文具上朝廷以初雖有功襄陽又是名郡名器宜慎不可授初乃以前東平太守夏侯陟爲襄陽太守餘並從之陟弘之壻也弘下教曰夫統天下者宜與天下一心化一國者宜與一國爲任若必姻親然後可用則荊州十郡安得十女壻然後爲政哉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皮初之勳宜見酬報詔聽之弘於是勸課農桑寬刑省賦歲用有年百姓愛悅弘嘗夜起聞城上持更者歎聲甚苦遂呼省之兵年過六十羸疾無襦弘愍之乃謫罰主者遂給韋袍複帽轉以相付舊制峴方二山澤中不聽百姓捕魚弘下教曰禮名山大澤不封與共其利今公私并兼百姓無復厝手地當何謂邪速改此法又酒室中云齊中酒聽事酒猥酒同用麴米而優劣三品投醪當與三軍同其薄厚自今不得分別時益州刺史羅尚爲李特所敗遣使告急請糧弘移書贈給而州府綱紀以運道懸遠文武匱乏欲以零陵一運米五千斛與尚弘曰諸君未之思耳天下一家彼此無異吾今給之則無西顧之憂矣遂以零陵米三萬斛給之尚賴以自固于時流人在荊州十餘萬戶羈旅貧乏多爲盜賊弘乃給其田種糧食擢其賢才隨資敘用時總章大樂伶人避亂多至荊州或勸可作樂者弘曰昔劉景升以禮壞樂崩命杜夔爲天子合樂樂成欲庭作之夔曰爲天子合樂而庭作之恐非將軍本意吾常爲之歎息今主上蒙塵吾未能展效臣節雖

有案使轄不宜聽充御樂哉乃下郡縣使安慰之須朝廷旋返送還本署論平張昌功應封次子一人縣侯弘上疏固讓許之進拜侍中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惠帝幸長安河間王顒挾天子詔弘爲劉喬繼援弘以張方殘暴知顒必敗遣使受東海王越節度時天下大亂弘專督江漢威行南服前廣漢太守辛冉說弘以從橫之事弘大怒斬之河間王顒使張光爲順陽太守南陽太守衛展說弘曰彭城王前東奔有不善之言張光太宰腹心宜斬光以明向背弘曰宰輔得失豈張光之罪危人自安君子弗爲也展深恨之陳敏寇揚州引兵欲西上弘乃解南蠻以授前北軍中候蔣超統江夏太守陶侃武陵太守苗光以大衆屯于夏口又遣治中何松領建平宜都襄陽三郡兵屯巴東爲羅尚後繼又加南平太守應詹寧遠將軍督三郡水軍繼蔣超侃與敏同郡又同歲舉吏或有間侃者弘不疑之乃以侃爲前鋒督護委以討敏之任侃遣子及兄子爲質弘遣之曰賢叔征行君祖母年高便可歸也匹夫之交尙不負心何況大丈夫乎陳敏竟不敢闚境永興三年詔進號車騎將軍開府及餘官如故弘每有興廢手書守相丁寧款密所以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及東海王越奉迎大駕弘遣參軍劉盤爲督護率諸軍會之盤既旋弘自以老疾將解州及校尉適分授所部未及表上卒于襄陽士女嗟痛若喪所親矣初成都王穎南奔欲之本國弘距之及弘卒弘司馬郭勱欲推穎爲主弘子璠追遵弘志於是墨絰率府兵討勱戰於濁水斬之襄沔肅清初東海王越疑弘與劉喬貳于己雖下節度心未能安及弘距穎璠又斬勱朝廷嘉之越手書與璠贊美之表贈弘新城郡公諡曰元以高密王略代鎮寇盜不禁詔起璠爲順陽內史江漢之間翕然歸心及略薨山簡代之簡至知璠得衆心恐百姓逼以爲主表陳之由是徵璠爲越騎校尉璠亦深慮逼迫被書便輕至洛陽然後遣迎家累備人侯脫路難等相率衛送至都然後辭去南夏遂亂父老追思弘雖甘棠之詠召伯無以過也

陶侃　兄子臻　臻弟輿

陶侃字士行本鄱陽人也吳平徙家廬江之尋陽父丹吳揚武將軍侃早孤貧爲縣吏鄱陽孝廉范逵嘗過侃時倉卒無以待賓其母乃截髮得雙髲以易酒肴樂飲極歡雖僕從亦過所望及逵去侃追送百餘里逵曰卿欲仕郡乎侃曰欲之困於無津耳逵過廬江太守張夔稱美之夔召爲督郵領樅陽令有能名遷主簿會州部從事之郡欲有所按侃閉門部勒諸吏謂從事曰若鄙郡有違自當明憲直繩不宜相逼若不以禮吾能禦之從事卽退夔妻有疾將迎醫於數百里時正寒雪諸綱紀皆難之侃獨曰資於事父以事君小君猶母也安有父母之疾而不盡心乎乃請行衆咸服其義長沙太守萬嗣過廬江見侃虛心敬悅曰君終當有大名命其子與之結友而去夔察侃爲孝廉至洛陽數詣張華華初以遠人不甚接遇侃每往神無忤色華後與語異之除郎中伏波將軍孫秀以亡國支庶府望不顯中華人士恥爲掾屬以侃寒宦召爲舍人時豫章國郎中令楊晫侃州里也爲鄉論所歸侃詣之晫曰易稱貞固足以幹事陶士行是也與同乘見中書郎顧榮榮甚奇之吏部郎溫雅謂晫曰奈何與小人共載晫曰此人非凡器也尙書樂廣欲會荆陽士人武庫令黃慶進侃於廣人或非之慶曰此子終當遠到復何疑也慶後爲吏部令史舉侃補武岡令與太守呂岳有嫌棄官歸爲郡小中正會劉弘爲荆州刺史將之官辟侃爲南蠻長史遣先向襄陽討賊張昌破之弘既至謂侃曰吾昔爲羊公參軍謂吾其後當居身處今相觀察必繼老夫矣後以軍功封東鄉侯邑千戶陳敏之亂弘以侃爲江夏太守加鷹揚將軍侃備威儀迎母官舍鄉里榮之敏遣其弟恢來寇武昌侃出兵禦之隨郡內史扈瓌間侃於弘曰侃與敏有鄉里之舊居大郡統彊兵脫有異志則荆州無東門矣弘曰侃之忠能吾得之已久豈有是乎侃潛聞之遽遣子洪及兄子臻詣弘以自固弘引爲參軍資而遣之又加侃爲督護使與諸軍幷力距恢侃乃以運船爲戰艦或言不可侃曰用官物討官賊但須列上有本末耳於是擊恢所向必破侃戎政齊肅凡有虜獲皆分士卒身無私積後以母憂去職嘗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化爲雙鶴沖天而去時人異之服闋參東海王越軍事江州刺史華軼表侃爲揚武將軍使屯夏口又以臻爲參軍軼與元帝素不平臻懼難作託疾而歸白侃曰華彥夏有憂天下之志而才不足

且與瑯邪不平難將作矣侃怒遣臻還軼臻遂東歸於帝帝見之大悅命臻為參軍加侃奮威將軍假赤幢曲蓋軺車鼓吹侃乃與華軼告絕頃之遷龍驤將軍武昌太守時天下饑荒山夷多斷江劫掠侃令諸將詐作商船以誘之劫果至生獲數人是西陽王羕之左右侃即遣兵逼羕令出向賊侃整陣於釣臺為後繼羕縛送帳下二十人侃斬之自是水陸肅清流亡者歸之盈路侃竭資振給焉又立夷市於郡東大收其利而帝使侃擊杜弢令振威將軍周訪廣武將軍趙誘受侃節度侃令二將為前鋒兄子輿為左甄擊賊破之時周顗為荊州刺史先鎮潯水城賊掠其良口侃使部將朱伺救之賊退保泠口侃謂諸將曰此賊必更步向武昌吾宜還城晝夜三日行可至卿等誰能忍饑鬭邪部將吳寄曰要欲十日忍飢晝當擊賊夜分捕魚足以相濟侃曰卿健將也賊果增兵來攻侃使朱伺等逆擊大破之獲其輜重殺傷甚衆遣參軍王貢告捷於王敦敦曰若無陶侯便失荊州矣伯仁方入境便為賊所破不知那得刺史貢對曰鄙州方有事難非陶龍驤莫可敦然之即表拜侃為使持節寧遠將軍南蠻校尉荊州刺史領西陽江夏武昌鎮于沌口又移入沔江遣朱伺等討江夏賊殺之賊王沖自稱荊州刺史據江陵王貢還至竟陵矯侃令以杜曾為前鋒大督護進軍斬沖悉降其衆侃召曾不到貢又恐矯命獲罪遂與曾舉兵反擊侃督護鄭攀於沌陽破之又敗朱伺於沔口侃欲退入溳中部將張奕將貳於侃詭說曰賊至而動衆必不可侃惑之而不進無何賊至果為所敗賊鉤侃所乘艦侃窘急走入小船朱伺力戰僅而獲免張奕竟奔于賊侃坐免官王敦表以侃白衣領職侃復率周訪等進軍入湘使都尉楊舉為先驅擊杜弢大破之屯兵于城西侃之佐史辭詣王敦曰州將陶使君孤根特立從微至著忠允之功所在有效出佐南夏輔翼劉征南前遇張昌後屬陳敏侃以偏旅獨當大寇無征不剋羣醜破滅近者王如亂北杜弢跨南二征奔走一州星馳其餘郡縣所在土崩侃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子來之衆前後累至奉承指授獨守危阨人往不勸人離不散往年董督徑造湘城志陵雲霄神機獨斷徒以軍少糧懸不果獻捷然杜弢慴懼來還夏口未經信宿建平流人迎賊俱叛侃即迴軍溯流芟夷

醜類至使西門不鍵華圻無虞者侃之功也明將軍愍此荊楚救命塗炭使侃統領窮殘之餘寒者衣之饑者食之比屋相慶有若挾纊江濱孤危地非重險非可單軍獨能保固故移就高祚以避其衝賊輕易先至大衆在後侃距戰經日殺其名帥賊尋犬羊相結并力來攻侃以忠臣之節義無退顧被堅執銳身當戎行將士奮擊莫不用命當時死者不可勝數賊衆參伍更息更戰侃以孤軍一隊力不獨禦量宜取全以俟後舉而主者責侃重加黜削侃性謙沖功成身退今奉還所受唯恐稽遲然某等區區實恐理失於內事敗於外毫釐之差將致千里使荊蠻乖離西嵎不守脣亡齒寒侵逼無限也敦於是奏復侃官弢將王貢精卒三千出武陵江誘五谿夷以舟師斷官運徑向武昌侃使鄭攀及伏波將軍陶延夜趣巴陵潛師掩其不備大破之斬千餘級降萬餘口貢遁還湘城賊中離阻杜弢遂疑張奕而殺之衆情益懼降者滋多王貢復挑戰侃遙謂之曰杜弢為益州吏盜用庫錢父死不奔喪卿本佳人何為隨之也天下寧有白頭賊乎貢初橫腳馬上侃言訖貢斂容下腳辭色甚順侃知其可動復令諭之截髮為信貢遂來降而弢敗走進剋長沙獲其將毛寶高寶梁堪而還王敦深忌侃功將還江陵欲詣敦別皇甫方回及朱伺等諫以為不可侃不從敦果留侃不遣左轉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以王廙為荊州侃之佐吏將士詣敦請留侃敦怒不許侃將鄭攀蘇溫馬儁等不欲南行遂西迎杜曾以距廙敦意攀承侃風旨被甲持矛將殺侃出而復迴者數四侃正色曰使君之雄斷當裁天下何此不決乎因起如廁諮議參軍梅陶長史陳頒言於敦曰周訪與侃親姻如左右手安有斷人左手而右手不應者乎敦意遂解於是設盛饌以餞之侃便夜發敦引其子瞻為參軍侃既達豫章見周訪流涕曰非卿外援我殆不免侃因進至始興先是廣州人背刺史郭訥迎長沙人王機為刺史機復遣使詣王敦乞為交州敦從之而機未發會杜弘據臨賀因機乞降勸弘取廣州弘遂與溫邵及交州秀才劉沉俱謀反或勸侃且住始興觀察形勢侃不聽直至廣州弘遣使偽降侃知其詐先於封口起發石車俄而弘率輕兵而至知侃有備乃退侃追擊破之執劉沉於小桂又遣部將許高討機斬之傳首京都諸將

皆請乘勝擊溫邵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紙自足耳於是下書
諭之邵懼而走追獲於始興以功封柴桑侯食邑四千戶侃在州無事輒朝運
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
其勵志勤力皆此類也太興初進號平南將軍尋加都督交州軍事及王敦舉
兵反詔侃以本官領江州刺史尋轉都督湘州刺史敦得志上侃復本職加散
騎常侍時交州刺史王諒為賊梁碩所陷侃遣將高寶進擊平之以侃領交州
刺史錄前後功封次子夏為都亭侯進號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王敦
平遷都督荊雍益梁州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征西大將軍荊州刺史餘如故
楚郢士女莫不相慶侃性聰敏勤於吏職恭而近禮愛好人倫終日斂膝危坐
閫外多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手答筆翰如流未嘗壅滯引接
疏遠門無停客常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
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乃命取其
酒器蒱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吏將則加鞭扑曰樗蒱者牧豬奴戲耳老莊浮華
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
達邪有奉饋者皆問其所由若力作所致雖微必喜慰賜參倍若非理得之則
切厲訶辱還其所饋嘗出遊見人持一把未熟稻侃問用此何為人云行道所
見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既不佃而戲賊人稻執而鞭之是以百姓勤於農殖
家給人足時造船木屑及竹頭悉令舉掌之咸不解所以後正會積雪始晴廳
事前餘雪猶濕於是以屑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丁裝船其綜
理微密皆此類也暨蘇峻作逆京都不守侃子瞻為賊所害平南將軍溫嶠要
侃同赴朝廷初明帝崩侃不在顧命之列深以為恨答嶠曰吾疆埸外將不敢
越局嶠固請之因推為盟主侃乃遣督護龔登率衆赴嶠而又追迴嶠以峻殺
其子重遣書以激怒之侃妻龔氏亦固勸自行於是便戎服登舟星言兼邁瞻
喪至不臨五月與溫嶠庾亮等俱會石頭諸軍即欲決戰侃以賊盛不可爭鋒
當以歲月智計擒之累戰無功諸將請於查浦築壘監軍部將李根建議請立
白石壘侃不從曰若壘不成卿當坐之根曰查浦地下又在水南唯白石峻極

險固可容數千人賊來攻不便滅賊之術也侃笑曰卿良將也乃從根謀夜修
曉訖賊見壘大驚賊攻大業壘侃將救之長史殷羨曰若遣救大業步戰不如
峻則大事去矣但當急攻石頭峻必救之而大業自解侃又從羨言峻果棄大
業而救石頭諸軍與峻戰陳陵東侃督護竟陵太守李陽部將彭世斬峻於陣
賊衆大潰峻弟逸復聚衆侃與諸軍斬逸於石頭初庾亮少有高名以明穆皇
后之兄受顧命之重蘇峻之禍職亮是由及石頭平懼侃致討亮用溫嶠謀詣
侃拜謝侃遽止之曰庾元規乃拜陶士行邪王導入石頭城令取故節侃笑曰
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慚色使人屏之侃旋江陵尋以為侍中太尉加羽葆鼓
吹改封長沙郡公邑三千戶賜絹八千匹加都督交廣寧七州軍事以江陵偏
遠移鎮巴陵遣諮議參軍張誕討五谿夷降之屬後將軍郭默矯詔襲殺平南
將軍劉胤輒領江州侃聞之曰此必詐也遣將軍宋夏陳脩率兵據湓口侃以
大軍繼進默遣使奴婢絹百匹寫中詔呈侃參佐多諫曰默不被詔豈敢為此
事若進軍宜待詔報侃厲色曰國家年小不出胸懷且劉胤為朝廷所禮雖方
任非才何緣猥加極刑郭默虓勇所在暴掠以大難新除威網寬簡欲因隙會
騁其縱橫耳發使上表討默與王導書曰郭默殺方州即用為方州害宰相便
為宰相乎導答曰默居上流之勢加有船艦成資故苞含隱忍使其有地一月
潛嚴足下軍到是以得風發相赴豈非遵養時晦以定大事者邪侃省書笑曰
是乃遵養時賊也侃既至默將宗侯縛默父子五人及默將張丑詣侃降侃斬
默等默在中原數與石勒等戰賊畏其勇聞侃討之兵不血刃而擒也益畏侃
蘇峻將馮鐵殺侃子奔于石勒勒以為戍將侃告勒以故勒召而殺之詔侃都
督江州領刺史增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掾屬十二人侃旋于巴陵
因移鎮武昌侃命張夔子隱為參軍范逵子珧為湘東太守辟劉弘曾孫安為
掾屬表論梅陶凡微時所荷一餐咸報遣子斌與南中郎將桓宣西伐樊城走
石勒將郭敬使兄子臻竟陵太守李陽等共破新野遂平襄陽拜大將軍劍履
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上表固讓曰臣非貪榮於曩昔而虛讓於今日事有
合於時宜臣豈敢與陛下有違理有益於聖世臣豈與朝廷作異臣常欲除諸

浮長之事遣諸虛假之用非獨臣身而已若臣杖國威靈梟雄斬勒則又何以加咸和七年六月疾篤又上表遜位曰臣少長孤寒始願有限過蒙聖朝歷世殊恩陛下睿鑒寵靈彌泰有始必終自古而然臣年垂八十位極人臣啓手啓足當復何恨但以陛下春秋尚富餘寇不誅山陵未反所以憤愾兼懷不能已已臣雖不知命年時已邁國恩殊特賜封長沙隕越之日當歸骨國土臣父母舊葬今在尋陽緣存處亡無心分違已勒國臣修遷之事刻以來秋奉迎窀穸葬事訖乃告老下藩不圖所患遂爾緜篤伏枕感結情不自勝臣間者猶為犬馬之齒尚可小延欲為陛下西平李雄北吞石季龍是以遣母丘奧於巴東授桓宣於襄陽良圖未敘於此長乖此方之任內外之要願陛下速選臣代使必得良才奉宣王猷遵成臣志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陛下雖聖姿天縱英奇日新方事之殷當賴羣俊司徒導鑒識經遠光輔三世司空鑒簡素貞正內外惟允平西將軍亮雅量詳明器用周時即陛下之周召也獻替疇諮敷融政道地平天成四海幸賴謹遣左長史殷羨奉送所假節麾幢曲蓋侍中貂蟬太尉章荊江州刺史印傳棨戟仰戀天恩悲酸感結以後事付右司馬王愆期加督護統領文武侃輿車出臨津就船明日薨于樊谿時年七十六成帝下詔曰故使持節侍中太尉都督荊江雍梁交廣益寧八州諸軍事荊江二州刺史長沙郡公經德蘊哲謀猷弘遠作藩于外八州肅清勤王于內皇家以寧乃者桓文之勳伯舅是憑方賴大猷俾屏予一人前進位大司馬禮秩策命未及加崇昊天不弔奄忽薨殂朕用震悼于厥心今遣兼鴻臚追贈大司馬假蜜章祠以太牢魂而有靈嘉茲寵榮又策謚曰桓祠以太牢侃遺令葬國南一十里故吏刊石碑畫像於武昌西侃在軍四十一載雄毅有權明悟善決斷自南陵迄于白帝數千里中路不拾遺蘇峻之役庾亮輕進失利亮司馬殷融詣侃謝曰將軍為此非融等所裁將軍王章至曰章自為之將軍不知也侃曰昔殷融為君子王章為小人今王章為君子殷融為小人侃性纖密好問頗類趙廣漢嘗課諸營種柳都尉夏施盜官柳植之於己門侃後見駐車問曰此是武昌西門前柳何因盜來此施惶怖謝罪時武昌號為多士殷浩庾翼等皆為佐吏侃每飲酒有定限常歡有餘而限已竭浩等勸更少進侃悽懷良久曰年少曾有酒失亡親見約故不敢踰議者以武昌北岸有邾城宜分兵鎮之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迺渡水獵引將佐語之曰我所以設險而禦寇正以長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羣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寇虜迺致禍之由非禦寇也且吳時此城乃三萬兵守今縱有兵守之亦無益於江南若羯虜有可乘之會此又非所資也後庾亮戍之果大敗季年懷止足之分不與朝權未亡一年欲遜位歸國佐吏等苦留之及疾篤將歸長沙軍資器仗牛馬舟船皆有定簿封印倉庫自加管鑰以付王愆期然後登舟朝野以為美談將出府門顧謂愆期曰老子婆娑正坐諸君輩尚書梅陶與親人曹識書曰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謝安每言陶公雖用法而恒得法外意其為世所重如此然媵妾數十家僮千餘珍奇寶貨富於天府或云侃少時漁於雷澤網得一織梭以挂于壁有頃雷雨自化為龍而去又夢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已登其八唯一門不得入閽者以杖擊之因墜地折其左翼及寤左腋猶痛又嘗如廁見一人朱衣介幘斂板曰以君長者故來相報君後當為公位至八州都督有善相者師圭謂侃曰君左手中指有豎理當為公若徹於上貴不可言侃以針決之見血灑壁而為公字以紙裛手公字愈明及都督八州據上流握強兵潛有窺窬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侃有子十七人唯洪瞻夏琦旗斌稱範岱見舊史餘者並不顯

洪辟丞相掾早卒

瞻字道真少有才器歷廣陵相廬江建昌二郡太守遷散騎常侍都亭侯為蘇峻所害追贈大鴻臚謚愍悼世子以夏為世子及送侃喪還長沙夏與斌及稱各擁兵數千以相圖既而解散斌先往長沙悉取國中器仗財物夏至殺斌庾亮上疏曰斌雖醜惡罪在難忍然王憲有制骨肉至親親運刀鋸以刑同體傷父母之恩無惻隱之心應加放黜以懲暴虐亮表未至都而夏病卒詔復以瞻息弘襲侃爵仕至光祿勳卒子綽之嗣綽之卒子延壽嗣宋受禪降為吳昌侯五百戶

琦司空掾。

旗歷位散騎常侍郴縣開國伯咸和末爲散騎侍郎性甚凶暴卒子定嗣卒子綝之嗣卒子謙之嗣宋受禪國除。

斌尚書郎。

稱東中郎將南平太守南蠻校尉假節性虓勇不倫與諸弟不協後加建威將軍咸康五年庾亮以稱爲監江夏隨義陽三郡軍事南中郎將江夏相以本所領二千人自隨到夏口輕將二百人下見亮亮大會吏佐責稱前後罪惡稱拜謝因罷出亮使人於閤外收之棄市亮上疏曰案稱大司馬侃之孽子父亡不居喪位荒耽于酒昧利偷榮擅攝五郡自謂監軍輒召王官聚之軍府故車騎將軍劉弘曾孫安寓居江夏及將楊恭趙韶並以吉色有忤稱放聲當殺安恭懼自赴水而死韶於獄自盡將軍郭開從稱往長沙赴喪稱疑開附其兄弟乃反縛懸頭於帆檣仰而彈之鼓棹渡江二十餘里觀者數千莫不震駭又多藏匿府兵收坐應死臣猶未忍直上且免其司馬稱肆縱醜言無所顧忌要結諸將欲阻兵擅亂諸將惶懼莫敢酬答由是姦謀未即發露臣以侃勳勞王室是以依違容掩故表爲南中郎將與臣相近思欲有以匡救之而稱豺狼愈甚發言激切不忠不孝莫此之甚苟利社稷義有專斷輒收稱伏法。

範最知名太元初爲光祿勳。

岱散騎侍郎。

臻字彥遐有勇略智謀賜爵當陽亭侯咸和中爲南郡太守領南蠻校尉假節卒官追贈平南將軍諡曰肅。

臻弟輿果烈善戰以功累遷武威將軍初賊張奕本中州人元康中被差西征遇天下亂遂留蜀至是率三百餘家欲就杜弢爲侃所獲諸將請殺其丁壯取其妻息輿曰此本官兵數經戰陣可赦之以爲用侃赦之以配輿及侃與杜弢戰敗賊以桔槔打沒官軍船艦軍中失色輿率輕舸出其上流以擊之所向輒剋賊又率衆將焚侃輜重輿又擊破之自是每戰輒剋賊盜見輿軍相謂曰避陶武威無敢當者後與杜弢戰輿被重創卒侃哭之慟曰喪吾家寶三軍皆爲之垂泣詔贈長沙太守。

史臣曰古者明王之建國也下料疆宇列爲九州輔相玄功咨于四岳所以仰希齊政俯寄宣風備連率之儀威騰閫外總頒條之務禮縟區中委稱其才甘棠以之流詠據非其德鑄鼎以是興嗟中朝叔世要荒多阻分符建節並紊天綱和季以同里之情申盧綰之契居方牧之地振吳起之風自曲徂荆亟斂豺狼之迹搴旗登壽羇授孔翠之毛由是吏民畢力華夷順命一州清晏恬波於沸海之中百城安堵靜褫於稽天之際猶獨稱善政何其寡歟易云貞固足以幹事於征南見之矣士行望非世族俗異諸華拔萃陬落之間比肩髦儁之列超居外相宏總上流布澤懷邊則嚴城靜柝釋位匡主則淪鼎再寧元規以咸里之榮挹其膚而下拜茂弘以保衡之貴服其言而動色望隆分陝理則宜然至於時屬雷屯富逾天府潛有包藏之志顧思折翼之祥悖矣夫子曰人無求備斯言之信於是有徵。

贊曰和季承恩建旟南服威靜荆塞化揚江澳戮力天朝匪忘忠肅長沙勤王擁旆戎揚任隆三事功宣一匡緊賴之重匪伊舟航。

晉書卷六十六

晉書卷六十六考證

陶侃傳追贈大司馬假密章○臣宗楷按本書山濤傳策賜司徒蜜印紫綬侍中貂蟬新沓伯蜜印青朱綬此云密章疑蜜字之譌也

晉書卷六十六考證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三十七

溫嶠

溫嶠字太真司徒羨弟之子也父憺河東太守嶠性聰敏有識量博學能屬文少以孝悌稱於邦族風儀秀整美於談論見者皆愛悅之年十七州郡辟召皆不就司隸命爲都官從事散騎常侍庾敳有重名而頗聚斂嶠舉奏之京都振肅後舉秀才灼然二品司徒辟東閣祭酒補上黨潞令平北大將軍劉琨妻嶠之從母也琨深禮之請爲參軍琨遷大將軍嶠爲從事中郎上黨太守加建威將軍督護前鋒軍事將兵討石勒屢有戰功琨遷司空以嶠爲右司馬于時幷土荒殘寇盜羣起石勒劉聰跨帶疆埸嶠爲之謀主琨所憑恃焉屬二都傾覆社稷絶祀元帝初鎭江左琨誠繫王室謂嶠曰昔班彪識劉氏之復興馬援知漢光之可輔今晉祚雖衰天命未改吾欲立功河朔使卿延譽江南子其行乎對曰嶠雖無管鮑之才而明公有桓公之志欲建匡合之功豈敢辭命乃以爲左長史檄告華夷奉表勸進嶠既至引見具陳琨忠誠志在效節因說社稷無主天人係望辭旨慷慨舉朝屬目帝器而嘉焉王導周顗謝鯤庾亮桓彝等並與親善于時江左草創綱維未舉嶠殊以爲憂及見王導共談歡然曰江左自有管夷吾吾復何慮屢求反命不許會琨爲段匹磾所害嶠表琨忠誠雖勳業不遂然家破身亡宜在褒崇以慰海內之望帝然之除散騎侍郎初嶠欲將命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絶裾而去其後母亡嶠阻亂不獲歸葬由是固讓不拜苦請北歸詔三司八坐議其事皆曰昔伍員志復私讎先假諸侯之力東奔闔閭位爲上將然後鞭荊王之尸若嶠以母未葬歿在胡虜者乃應竭其智謀仰憑皇靈使逆寇冰消反哀墓次豈可稍以乖嫌廢其遠圖哉嶠不得已乃受命後歷驃騎王導長史遷太子中庶子及在東宮深見寵遇太子與爲布衣之交數陳規諷又獻侍臣箴甚有弘益時太子起西池樓觀頗爲勞費嶠上疏以爲朝廷草創巨寇未滅宜應儉以率下務農重兵太子納焉王敦舉兵內向六軍敗績太子將自出戰嶠執鞚諫曰臣聞善戰者不怒善勝者不武如何萬乘儲副而以身輕天下太子乃止明帝卽位拜侍中機密大謀皆所參綜詔命文翰亦悉豫焉俄轉中書令嶠有棟梁之任帝親而倚之甚爲王敦所忌因請爲左司馬敦阻兵不朝多行陵縱嶠諫敦曰昔周公之相成王勞謙吐握豈好勤而惡逸哉誠由處大任者不可不爾而公自還輦轂入輔朝政闕拜覲之禮簡人臣之儀不達聖心者莫不於邑昔帝舜服事唐堯伯禹竭身虞庭文王雖盛臣節不愆故有庇人之大德必有事君之小心俾芳烈奮乎百世休風流乎萬祀至聖遺軌所不宜忽願思舜禹文王服事之勤惟公旦吐握之事則天下幸甚敦不納嶠知其終不悟於是謬爲設敬綜其府事干說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鳳爲之聲譽每曰錢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知人之稱鳳聞而悅之深結好於嶠會丹陽尹缺嶠說敦曰京尹輦轂喉舌宜得文武兼能公宜自選其才若朝廷用人或不盡理敦然之問嶠誰可作者嶠曰愚謂錢鳳可用鳳亦推嶠嶠僞辭之敦不從表補丹陽尹嶠猶懼錢鳳爲之姦謀因敦餞別嶠起行酒至鳳前鳳未及飲嶠因僞醉以手版擊鳳幘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爲醉兩釋之臨去言別涕泗橫流出閤復入如是再三然後卽路及發後鳳入說敦曰嶠於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必可信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豈得以此便相讒貳由是鳳謀不行而嶠得還都乃具奏敦之逆謀請先爲之備及敦構逆加嶠中壘將軍持節都督東安北部諸軍事敦與王導書曰太真別來幾日作如此事表誅姦臣以嶠爲首募生得嶠者當自拔其舌及王含錢鳳奄至都下嶠燒朱雀桁以挫其鋒帝怒之嶠曰今宿衛寡弱徵兵未至若賊豕突危及社稷陛下何惜一橋賊果不得渡嶠自率衆與賊夾水戰擊王含敗之復督劉遐追錢鳳於江寧事平封建寧縣開國公賜絹五千四百匹進號前將軍時制王敦綱紀除名參佐禁錮嶠上疏曰王敦剛愎不仁忍行殺戮親任小人疎遠君子朝廷所不能抑骨肉所不能閒處其朝者恆懼危亡故人士結舌道路以目誠賢人君子道窮數盡遵養時晦之辰也且敦爲大逆之日拘錄人士自免無路原其私心豈遑晏處如陸玩羊曼劉胤蔡謨郭璞常與臣言

備知之矣必其凶悖自可葬人斯傳如其枉入姦黨宜施之以寬加以玩等之誠聞於聖聽當受同賊之責實負其心陛下仁聖含弘思求允中臣階緣博納干非其事誠在愛才不忘忠益帝從之是時天下凋弊國用不足詔公卿以下詣都坐論時政之所先嶠因奏軍國要務其一曰祖約退舍壽陽有將來之難今二方守禦為功尚易淮泗都督宜竭力以資之選名重之士配征兵五千人又擇一偏將將二千兵以益壽陽可以保固徐豫援助司土其二曰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飢者今不耕之夫動有萬計春廢勸課之制冬峻出租之令下未見施惟賦是聞賦不可以已當思令百姓有以殷實司徒置田曹掾州一人勸課農桑察吏能否今宜依舊置之必得清恪奉公足以宣示惠化者則所益實弘矣其三曰諸外州郡將兵者及都督府非臨敵之軍且田且守又先朝使五校出田今四軍五校有兵者及護軍所統外軍可分遣二軍出并屯要處緣江上下皆有良田開荒須一年之後即易且軍人累重者在外有樵採蔬食之人於事為便其四曰建官以理世不以私人也如此則官寡而材精周制六卿莅事春秋之時入作卿輔出將三軍後代建官漸多誠由事有煩簡耳然今江南六州之土尚又荒殘方之平日數十分之一耳三省軍校無兵者九府寺署可有并相領者可有省半者粗計閑劇隨事減之荒殘之縣或同在一城可并合之如此選既可精祿俸可優令足代耕然後可責以清公耳其五曰古者親耕藉田以供粢盛舊制藉田廩犧之官今臨時市求既上黷至敬下費生靈非所以虔奉宗廟蒸嘗之旨宜如舊制立此二官其六曰使命愈遠益宜得才宣揚王化延譽四方人情不樂遂取卑品之人虧辱國命生長患害故宜重其選不可減二千石見居二品者其七曰罪不相及古之制也近者大逆誠由凶戾凶戾之甚一時權用今遂施行非聖朝之令典宜如先朝除三族之制議奏多納之

帝疾篤嶠與王導郗鑒庾亮陸曄卞壼等同受顧命時歷陽太守蘇峻藏匿亡命朝廷疑之征西將軍陶侃有威名於荊楚又以西夏為虞故使嶠為上流形援咸和初代應詹為江州刺史持節都督平南將軍鎮武昌甚有惠政甄異行能親祭徐孺子之墓又陳豫章十郡之要宜以刺史居之尋陽濱江都督應鎮其地今以州帖府進退不便且古鎮將多不領州皆以文武形勢不同故也宜選單車刺史別撫豫章專理黎庶詔不許在鎮見王敦畫像曰敦大逆宜加斲棺之戮受崔杼之刑古人闔棺而定諡春秋大居正崇王父之命未有受戮於天子而圖形於群下命削去之嶠聞蘇峻之徵也慮必有變求還朝以備不虞不聽未幾而蘇峻果反嶠屯尋陽遣督護王愆期西陽太守鄧嶽鄱陽內史紀瞻等率舟師赴難及京師傾覆嶠聞之號慟人有候之者悲哭相對俄而庾亮來奔宣太后詔進嶠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嶠曰今日之急殄寇為先未效勳庸而逆受榮寵非所聞也何以示天下乎固辭不受時亮雖奔敗嶠每推崇之分兵給亮遣王愆期等要陶侃同赴國難侃恨不受顧命不許嶠初從之後用其部將毛寶說復固請侃行語在寶傳初嶠與庾亮相推為盟主嶠從弟充言於嶠曰征西位重兵彊宜共推之嶠於是遣王愆期奉侃為盟主侃許之遣督護龔登率兵詣嶠嶠於是列上尚書陳峻罪狀有眾七千灑泣登舟移告四方征鎮曰賊臣祖約蘇峻同惡相濟用生邪心天奪其魄死期將至譴負天地自絕人倫寇不可縱宜增軍討撲輒屯次湓口即日護軍庾亮至宣太后詔寇逼宮城王旅撓敗出告藩臣謀寧社稷後將軍郭默冠軍將軍趙胤奮武將軍龔保與嶠督護王愆期西陽太守鄧嶽鄱陽內史紀瞻率其所領相尋而至逆賊肆凶陵蹈宗廟火延宮掖矢流太極二御幽逼宰相困迫殘虐朝士劫辱子女承問悲惶精魂飛散嶠闇弱不武不能殉難哀恨自咎五情摧隕慚負先帝託寄之重義在畢力死而後已今躬率所統為士卒先催進諸軍一時電擊西陽太守鄧嶽尋陽太守褚誕等連旗相繼宣城內史桓彝已勒所屬屯濱江之要江夏相周撫乃心求征軍已向路昔包胥楚國之微臣重趼致誠義感諸侯藺相如趙邦之陪隸恥君之辱按劍秦庭皇漢之季董卓作亂劫遷獻帝虐害忠良關東州郡相率同盟廣陵功曹臧洪郡之小吏耳登壇喢血涕淚橫流慷慨之節實厲群后況今居台鼎據方州列名邦受國恩者哉不期而會不謀而同不亦宜乎二賊合眾不盈五千且外畏胡寇城內饑乏後將軍郭默即於戰陣俘殺賊千人賊今雖殘破都邑其宿衛兵人即時出散不為賊用且祖約情

性獷阬忌剋不仁蘇峻小子惟利是視殘酷驕猜權相假合江表興義以抗其前彊胡外寇以繼其後運漕隔絕資食空懸內乏外孤勢何得久羣公征鎮職在禦侮征西陶公國之耆德忠肅義正勳庸弘著諸方鎮州郡咸齊斷金同稟規略以雪國恥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嶠雖怯劣忝據一方賴忠賢之規文武之助君子竭誠小人盡力高操之士被褐而從戎負薪之徒匍匐而赴命率其私僕致其私杖人士之誠竹帛不能載也豈嶠無德而致之哉士稟義風人感皇澤且護軍庾公帝之元舅德望隆重率郭後軍趙龔三將與嶠戮力得有資憑且悲且慶若朝廷之不泯也其各明率所統無後事機賞募之信明如日月有能斬約峻者封五等侯賞布萬匹夫忠為令德為仁由己萬里一契義不在言也時陶侃雖許自下而未發復追其督護龔登嶠重與侃書曰僕謂軍有進而無退宜增而不可減近已移檄遠近言於盟府剋後月半大舉南康建安晉安三郡軍並在路次同赴此會惟須仁公所統至便齊進耳仁公今召軍還疑惑遠近成敗之由將在於此僕才輕任重實憑仁公篤愛遠稟成規至於首啓戎行不敢有辭僕與仁公當如常山之蛇首尾相衛又脣齒之喻也恐惑者不達高旨將謂仁公緩於討賊此聲難追僕與仁公並受方嶽之任安危休感理既同之且自頃之顧綢繆往來情深義重著於人士之口一旦有急亦望仁公悉衆見救況社稷之難惟僕偏當一州州之文武莫不翹企假令此州不守約峻樹置官長於此荊楚西逼彊胡東接逆賊因之以饑饉將來之危乃當甚於此州之今日也以大義言之則社稷顛覆主辱臣死公進當為大晉之忠臣參桓文之義開國承家銘之天府退當以慈父雪愛子之痛約峻凶逆無道囚制人士裸其五形近日來者不可忍見骨肉生離痛感天地人心齊一咸皆切齒今之進討若以石投卵耳今出軍既緩復召兵還人心乖離是為敗於幾成也願深察所陳以副三軍之望峻時殺侃子瞻由是侃激勵遂率所統與嶠亮同赴京師戎卒六萬旌旗七百餘里鉦鼓之聲震於百里直指石頭次于蔡洲侃屯查浦嶠屯沙門浦時祖約據歷陽與峻為首尾見嶠等軍盛謂其黨曰吾本知嶠能為四公子之事今果然矣峻聞嶠將至逼大駕幸石頭時峻軍多馬南軍杖舟楫不敢輕與交鋒用將軍李根計據白石築壘以自固使庾亮守之賊步騎萬餘來攻不下而退追斬二百餘級嶠又於四望磯築壘以逼賊曰賊必爭之設伏以逸待勞是制賊之一奇也是時義軍屢戰失利嶠軍食盡陶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將士惟得老僕為主耳今數戰皆北良將安在荊州接胡蜀二虜倉廩當備不虞若復無食僕便欲西歸更思良算但今歲計殄賊不為晚也嶠曰不然自古成監師克在和光武之濟昆陽曹公之拔官渡以寡敵衆杖義故也峻約小豎為海內所患今日之舉決在一戰峻勇而無謀藉驕勝之勢自謂無前今挑之戰可一鼓而擒也奈何捨垂立之功設進退之計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四海臣子肝腦塗地嶠等與公並受國恩是致命之日事若克濟則臣主同祚如其不捷身雖灰滅不足以謝責於先帝今之事勢義無旋踵騎猛獸安可中下哉公若違衆獨反人心必沮沮衆敗事義旗將迴指於公矣侃無以對遂留不去嶠於是創建行廟廣設壇場告皇天后土祖宗之靈親讀祝文聲氣激揚流涕覆面三軍莫能仰視其日侃督水軍向石頭亮嶠等率精勇一萬從白石以挑戰時峻勞其將士因醉突陣馬躓為侃將所斬峻弟逸及子碩嬰城自固嶠乃立行臺布告天下凡故吏二千石臺郎御史以下皆令赴臺於是至者雲集司徒王導因奏嶠侃錄尚書遣閒使宣旨並讓不受賊將匡術以臺城來降為逸所擊求救於嶠江州別駕羅洞曰今水暴長救之不便不如攻榻杭榻杭軍若敗術圍自解嶠從之遂破賊石頭軍奮威長史滕含抱天子奔于嶠船時陶侃雖為盟主而處分規略一出於嶠及賊滅拜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封始安郡公邑三千戶初峻黨路永匡術賈寧中塗悉以衆歸順王導將褒顯之嶠曰術輩首亂罪莫大焉晚雖改悟未足以補前失全其首領為幸已過何可復寵授哉導無以奪朝議將留輔政嶠以導先帝所任固辭還藩復以京邑荒殘資用不給嶠借資蓄具器用而後旋于武昌至牛渚磯水深不可測世云其下多怪物嶠遂燬犀角而照之須臾見水族覆火奇形異狀或乘馬車著赤衣者嶠其夜夢人謂己曰與君幽明道別何意相照也意甚惡之嶠先有齒疾至是拔之因中風至鎮未旬而卒時年四十二江州士

庶閒之冀不相顧而泣帝下冊書曰朕以眇身纂承洪緒不能光闡大道化洽時雍至乃狂狡滔天社稷危逼惟公明鑒特達識心經遠懼皇綱之不維忿凶寇之縱暴倡率群后五州響應首啓戎行元惡授馘王室危而復安三光幽而復明功格宇宙勳著八表方賴大猷以拯區夏天不憖遺早世薨殂朕用痛悼于厥心夫褒德銘勳先王之明典今追贈公侍中大將軍持節都督刺史公如故賜錢百萬布千匹諡曰忠武祠以太牢初葬于豫章後朝廷追嶠勳德將爲造大墓於元明二帝陵之北陶侃上表曰故大將軍嶠忠誠著於聖世勳義感于人神非臣筆墨所能稱陳臨卒之際與臣書別臣藏之篋笥時時省視每一思述未嘗不中夜撫膺臨飯酸噎人之云亡嶠實當之謹寫嶠書上呈伏惟陛下既垂御省傷其情旨死不忘忠身沒黃泉追恨國恥將臣戮力救濟艱難使亡而有知抱恨結草豈樂今日勞費之事願陛下慈恩停其移葬使嶠棺柩無風波之危魂靈安於后土詔從之其後嶠後妻何氏卒子放之便載喪還都詔葬建平陵北并贈嶠前妻王氏及何氏始安夫人印綬放之嗣爵少歷清官累至給事黃門侍郎以貧求爲交州朝廷許之王述與會稽王牋曰放之溫嶠之子宜見優異而投之嶺外竊用愕然願遠存周禮近參人情則望實惟允時竟不納放之既至南海甚有威惠將征林邑交阯太守杜寶別駕阮朗並不從放之以其阻衆誅之勒兵而進遂破林邑而還卒于官弟式之新建縣侯位至散騎常侍

郗鑒　子愔　愔子超　愔弟曇　鑒叔父隆

郗鑒字道徽高平金鄉人漢御史大夫慮之玄孫也少孤貧博覽經籍躬耕隴畝吟詠不倦以儒雅著名不應州命趙王倫辟爲掾知倫有不臣之迹稱疾去職及倫篡其黨皆至大官而鑒閉門自守不染逆節惠帝反正參司空軍事累遷太子中舍人中書侍郎東海王越辟爲主簿舉賢良不行征東大將軍苟晞檄爲從事中郎晞與越方以力爭鑒不應其召從兄旭晞之別駕恐禍及己勸之赴召鑒終不迴晞亦不之逼也及京師不守寇難鋒起鑒遂陷於陳午賊中邑人張寔先求交於鑒鑒不許至是寔於午營來省鑒疾既而卿鑒鑒謂寔曰相與邦壤義不及通何可怙亂至此邪寔大慚而退午以鑒有名於世將逼爲主鑒逃而獲免午尋潰散鑒得歸鄉里于時所在饑荒州中之士素有感其恩義者相與資贍鑒復分所得以賉宗族及鄉曲孤老賴而全濟者甚多咸相謂曰今天子播越中原無伯當歸依仁德可以後亡遂共推鑒爲主舉千餘家俱避難於魯之嶧山元帝初鎮江左承制假鑒龍驤將軍兗州刺史鎮鄒山時荀藩用李述劉琨用兄子演並爲兗州各屯一郡以力相傾闔州編戶莫知所適又徐龕石勒左右交侵日尋干戈外無救援百姓饑饉或掘野鼠蟄燕而食之終無叛者三年間衆至數萬帝就加輔國將軍都督兗州諸軍事永昌初徵拜領軍將軍既至轉尚書以疾不拜時明帝初即位王敦專制內外危逼謀杖鑒爲外援由是拜安西將軍兗州刺史都督揚州江西諸軍假節鎮合肥敦忌之表爲尚書令徵還道經姑孰與敦相見敦謂曰樂彥輔短才耳後生流宕言違名檢考之以實豈勝滿武秋邪鑒曰擬人必于其倫彥輔道韻平淡體識沖粹處傾危之朝不可得而親疏及愍懷太子之廢可謂柔而有正武秋失節之士何可同日而言敦曰愍懷廢徙之際交有危機之急人何能以死守之乎以此相方其不減明矣鑒曰丈夫既潔身北面義同在三豈可偷生屈節靦顏天壤邪苟道數終極固當存亡以之耳敦素懷無君之心聞鑒言大忿之遂不復相見拘留不遣敦之黨與譖毀日至鑒舉止自若初無懼心敦謂錢鳳曰郗道徽儒雅之士名位既重何得害之乃放還臺鑒遂與帝謀滅敦既而錢鳳攻逼京都假鑒節加衛將軍都督從駕諸軍事鑒以無益事實固辭不受軍號時議者以王含錢鳳衆力百倍苑城小而不固宜及軍勢未成大駕自出距戰鑒曰羣逆縱逸其勢不可當可以算屈難以力競且含等號令不一抄盜相尋百姓懲往年之暴皆人自爲守乘逆順之勢何往不剋且賊無經略遠圖惟恃豕突一戰曠日持久必啓義士之心令謀猷得展今以此弱力敵彼強寇決勝負於一朝定成敗於呼吸雖有申胥之徒義存投袂何補於既往哉帝從之鑒以尚書令領諸屯營及鳳等平溫嶠上議請宥敦佐吏鑒以爲先王崇君臣之教故貴伏死之節昏亡之主故開待放之門王敦佐吏雖多逼迫然居逆亂之朝無出

關之操準之前訓宜加義責又奏錢鳳母年八十宜蒙全宥乃從之封高平侯賜絹四千八百匹帝以其有器望萬幾動靜輒問之乃詔鑒特草上表疏以從簡易王導議欲贈周札官鑒以爲不合語在札傳導不從鑒於是駁之曰敦之逆謀履霜日久緣札開門令王師不振若敦前者之舉義同桓文則先帝可爲幽厲邪朝臣雖無以難而不能從俄而遷車騎將軍都督徐兗青三州軍事兗州刺史假節鎮廣陵尋而帝崩鑒與王導卞壼溫嶠庾亮陸曄等並受遺詔輔少主進位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咸和初領徐州刺史及祖約蘇峻反鑒聞難便欲率所領東赴詔以北寇不許於是遣司馬劉矩領三千人宿衛京都尋而王師敗績矩遂退還中書令庾亮宣太后口詔進鑒爲司空鑒去賊密邇城孤糧絕人情業業莫有固志奉詔流涕設壇場刑白馬大誓三軍曰賊臣祖約蘇峻不恭天命不畏王誅凶戾肆逆干國之紀陵汨五常侮弄神器遂制脅幽主拔本塞原殘害忠良禍虐黎庶使天地神祇靡所依歸是以率土怨酷兆庶泣血咸願奉辭罰罪以除元惡昔戎狄泯周齊桓糾盟董卓陵漢羣后致討義存君親古今一也今主上幽危百姓倒懸忠臣正士志存報國凡我同盟既盟之後戮力一心以救社稷若二寇不梟義無偷安有渝此盟明神殛之鑒登壇慷慨三軍爭爲用命乃遣將軍夏侯長等間行謂平南將軍溫嶠曰今賊謀欲挾天子東入會稽宜先立營壘屯據要害既防其越逸又斷賊糧運然後靜鎮京口清壁以待賊賊攻城不拔野無所掠東道既斷糧運自絕不過百日必自潰矣嶠深以爲然及陶侃爲盟主進鑒都督揚州八郡軍事時撫軍將軍王舒輔軍將軍虞潭皆受鑒節度率衆渡江與侃會于茄子浦鑒築白石壘而據之會舒潭戰不利鑒與後將軍郭默還丹徒立大業曲阿庱亭三壘以距賊而賊將張健來攻大業城中乏水郭默窘迫遂突圍而出三軍失色參軍曹納以爲大業京口之扞一旦不守賊方軌而前勸鑒退還廣陵以俟後舉鑒乃大會僚佐責納曰吾蒙先帝厚顧荷託付之重正復捐軀九泉不足以報今彊寇在郊衆心危逼君腹心之佐而生長異端當何以率先義衆鎮一三軍邪將斬之久而乃釋會峻死大業圍解及蘇逸等走吳興鑒遣參軍李閎追斬之降男女萬餘口拜司空加侍中解八郡都督更封南昌縣公以先爵封其子曇時賊帥劉徵聚衆數千浮海抄東南諸縣鑒遂城京口加都督揚州之晉陵吳郡諸軍事率衆討平之進位太尉後以寢疾上疏遜位曰臣疾彌留遂至沈篤自忖氣力差理難冀有生有死自然之分但忝位過才曾無以報上慚先帝下愧日月伏枕哀歎抱恨黃泉臣今虛乏救命朝夕輒以府事付長史劉遐乞骸骨歸丘園惟願陛下崇山海之量弘濟大猷任賢使能事從簡易使康哉之歌復興於今則臣雖死猶生之日耳臣所統錯雜率多北人或逼遷徙或是新附百姓懷土皆有歸本之心臣宣國恩示以好惡處與田宅漸得少安聞臣疾篤衆情駭動若當北渡必啓寇心太常臣謨平簡貞正素望所歸謂可以爲都督徐州刺史臣亡兄息晉陵內史邁謙愛養士甚爲流亡所宗又是臣門戶子弟堪任兗州刺史公家之事知無不爲是以敢希祁奚之舉疏奏以蔡謨爲鑒軍司鑒尋薨時年七十一帝朝晡哭于朝堂遣御史持節護喪事贈一依溫嶠故事冊曰惟公道德冲邃體識弘遠忠亮雅正行爲世表歷位內外勳庸彌著乃者約峻狂狡毒流朝廷社稷之危賴公以寧功侔古烈勳邁桓文方倚大猷藩翼時難昊天不弔奄忽薨殂朕用震悼于厥心夫爵以顯德謚以表行所以崇明軌迹丕揚徽劭今贈太宰謚曰文成祠以太牢魂而有靈嘉茲寵榮初鑒值永嘉喪亂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鑒名德傳共飴之時兄子邁外甥周翼並小常攜之就食鄉人曰各自饑困以君賢欲共相濟耳恐不能兼有所存鑒於是獨往食訖以飯著兩頰邊還吐與二兒後並得存同過江邁位至護軍翼爲剡縣令鑒之薨也翼追撫育之恩解職而歸席苫心喪三年二子愔曇

愔字方回少不交競弱冠除散騎侍郎不拜性至孝居父母憂殆將滅性服闋襲爵南昌公徵拜中書侍郎驃騎何充輔政征北將軍褚裒鎮京口皆以愔爲長史再遷黃門侍郎時吳郡守闕欲以愔爲太守愔自以資望少不宜超莅大郡朝議嘉之轉爲臨海太守會弟曇卒益無處世意在郡優游頗稱簡默與姊夫王羲之高士許詢並有邁世之風俱棲心絕穀修黃老之術後以疾去職乃築宅章安有終焉之志十許年間人事頓絕簡文帝輔政與尚書僕射江虨等

薦愔以爲執德存正識懷沉敏而辭職遺榮有不拔之操成務須才豈得遂其獨善宜見徵引以參政術於是徵爲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既到更除太常固讓不拜深抱沖退樂補遠郡從之出爲輔國將軍會稽內史大司馬桓溫以愔與徐兗有故義乃遷愔都督徐兗靑幽揚州之晉陵諸軍事領徐兗二州刺史假節雖居藩鎭非其好也俄屬桓溫北伐愔請督所部出河上用其子超計以己非將帥才不堪軍旅又固辭解職勸溫幷領己所統轉冠軍將軍會稽內史及帝踐阼就加鎭軍都督浙江東五郡軍事久之以年老乞骸骨因居會稽徵拜司空詔書優美敦獎殷勤固辭不起大元九年卒時年七十二追贈侍中司空諡曰文穆三子超融沖超最知名

超字景興一字嘉賓少卓犖不羈有曠世之度交游士林每存勝拔善談論義理精微愔事天師道而超奉佛愔又好聚斂積錢數千萬嘗開庫任超所取超性好施一日中散與親故都盡其任心獨詣皆此類也桓溫辟爲征西大將軍掾溫遷大司馬又轉爲參軍溫英氣高邁罕有所推與超言常謂不能測遂傾意禮待超亦深自結納時王珣爲溫主簿亦爲溫所重府中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超髯珣短故也尋除散騎侍郎時愔在北府徐州人多勁悍溫恆云京口酒可飲兵可用深不欲愔居之而愔暗於事機遣牋詣溫欲共獎王室修復園陵超取視寸寸毀裂乃更作牋自陳老病甚不堪人間乞閑地自養溫得牋大喜即轉愔爲會稽太守溫懷不軌欲立霸王之基超爲之謀謝安與王坦之嘗詣溫論事溫令超帳中臥聽之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太和中溫將伐慕容氏於臨漳超諫以道遠汴水又淺運道不通溫不從遂引軍自濟入河超又進策於溫曰淸水入河無通運理若寇不戰運道又難因資無所實爲深慮也今盛夏悉力徑造鄴城彼伏公威略必望陣而走退還幽朔矣若能決戰呼吸可定設欲城鄴難爲功力百姓布野盡爲官有易水以南必交臂請命但恐此計輕決公必務其持重耳若此計不從便當頓兵河濟控引糧運令資儲充備足及來夏雖如賒遲終亦濟剋若舍此二策而連軍西進進不速決退必愆乏賊因此勢日月相引僶俛秋冬船道澀滯且北土早寒三軍裘褐者少恐不可以涉冬此大限閡非惟無食而已溫不從果有枋頭之敗溫深慚之尋而有壽陽之捷問超曰此足以雪枋頭之恥乎超曰未厭有識之情也既而超就溫宿中夜謂溫曰明公都有慮不溫曰卿欲有所言邪超曰明公既居重任天下之責將歸於公矣若不能行廢立大事爲伊霍之舉者不足鎭壓四海震服宇內豈不可深思哉溫既素有此計深納其言遂定廢立超始謀也遷中書侍郎謝安嘗與王文度共詣超日旰未得前文度便欲去安曰不能爲性命忍俄頃邪其權重當時如此轉司徒左長史母喪去職常謂其父名公之子位遇應在謝安右而安入掌機權愔優游而已恆懷憤憤發言慷慨由是與謝氏不穆安亦深恨之服闋除散騎常侍不起以爲臨海太守加宣威將軍不拜年四十二先愔卒初超雖實黨桓氏以愔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將亡出一箱書付門生曰本欲焚之恐公年尊必以傷愍爲弊我亡後若大損眠食可呈此箱不爾便燒之愔後果哀悼成疾門生依旨呈之則悉與溫往反密計愔於是大怒曰小子死恨晚矣更不復哭凡超所交友皆一時美秀雖寒門後進亦拔而友之及死之日貴賤操筆而爲誄者四十餘人其爲衆所宗貴如此王獻之兄弟自超未亡見愔常躡履問訊甚修舅甥之禮及超死見愔慢怠屐而候之命席便遷延辭避愔每慨然曰使嘉賓不死鼠子敢爾邪性好聞人棲遁有能辭榮拂衣者超爲之起屋宇作器服畜僕豎費百金而不吝又沙門支遁以淸談著名于時風流勝貴莫不崇敬以爲造微之功足參諸正始而遁常重超以爲一時之儁甚相知賞超無子從弟儉之以子僧施嗣

僧施字惠脫襲爵南昌公弱冠與王綏桓胤齊名累居淸顯領宣城內史入補丹陽尹劉毅鎭江陵請爲南蠻校尉假節與毅俱誅國除

曇字重熙少賜爵東安縣開國伯司徒王導辟祕書郎朝論以曇名臣之子每逼以憲制年三十始拜通直散騎侍郎遷中書侍郎簡文帝爲撫軍引爲司馬尋除尚書吏部郎拜御史中丞時北中郎荀羡有疾朝廷以曇爲羡軍司加散騎常侍頃之羨徵還仍除北中郎將都督徐兗靑幽揚州之晉陵諸軍事領徐兗二州刺史假節鎭下邳後與賊帥傅末波等戰失利降號建威將軍尋卒年

四十二追贈北中郎諡曰簡子恢嗣

恢字道胤少襲父爵散騎侍郎累遷給事黃門侍郎領太子右衛率恢身長八尺美鬚髯孝武帝深器之以爲有藩伯之望會朱序自表去職擢恢爲梁秦雍司荆揚并等州諸軍事建威將軍雍州刺史假節鎮襄陽恢甚得關隴之和降附者動有千計初姚萇將竇衝來降拜東羌校尉衝後舉兵反入漢川襲梁州時關中有巴蜀之衆皆背萇據弘農以結苻登而登署衝爲左丞相徙屯華陰河南太守楊佺期遣上黨太守荀靜戍皇天塢以距之衝數來攻恢遣將軍趙睦守金墉城而佺期率衆次湖城討衝走之尋而慕容垂圍慕容永於潞川永窮蹙遣其子弘求救於恢并獻玉璽一紐恢獻璽於臺又陳垂若并永其勢難測今於國計謂宜救永永垂並存自爲仇讎連難不棲無能爲患然後乘機雙斃則河北可平孝武帝以爲然詔王恭庾楷救之未及發而永沒楊佺期以疾去職恢以隨郡太守夏侯宗之爲河南太守戍洛陽姚萇遣其子略攻湖城及上洛又使其將楊佛嵩圍洛陽恢遣建武將軍辛恭靜救洛陽梁州刺史王正胤率衆出子午谷以爲聲援略懼而退恢以功進征虜將軍又領秦州刺史加督隴上軍時魏氏彊盛山陵危逼恢遣江夏相鄧啓方等以萬人距之與魏王拓跋珪戰于滎陽大敗而還及王恭討王國寶桓玄殷仲堪皆舉兵應恭恢與朝廷掎角玄等襄陽太守夏侯宗之府司馬郭毗並以爲不可恢皆殺之既而玄等退守尋陽以恢爲尚書將家還都至楊口仲堪陰使人於道殺之及其四子託以羣蠻所殺喪還京師贈鎮軍將軍子循嗣

隆字弘始謇亮有匪躬之節初爲尚書郎轉左丞在朝爲百寮所憚坐漏洩事免頃之爲吏部郎復免補東郡太守隆少爲趙王倫所善及倫專擅召爲散騎常侍倫之篡也以爲揚州刺史寮屬有犯輒依臺閣峻制繩之遠近咸怨尋加寧東將軍未拜而齊王冏檄至中州人在軍者皆欲赴義隆以兄子鑒爲趙王掾諸子悉在京洛故猶豫未決主簿趙誘前秀才虞潭白隆曰當今上計明使君自將精兵徑赴齊王中計明使君可留督攝速遣猛將率精兵疾赴下計示遣兵將助而稱背倫隆素檄別駕顧彥密與謀之彥曰趙誘下計乃上策也西曹留承聞彥言請見曰不審明使君當令何施隆曰我俱受二帝恩無所偏助惟欲守州而已承曰天下者世祖皇帝之天下也太上承代已積十年今上取四海不平齊王應天順時成敗之事可見使君若顧二帝自可不行宜急下檄文速遣精兵猛將若其疑惑此州豈可得保也隆無所言而停檄六日時寧遠將軍陳留王邃領東海都尉鎮石頭隆軍人西赴邃甚衆隆遣從事於牛渚禁之不得止將士憤怒夜扶邃爲主而攻之隆父子皆死顧彥亦被害經隆聚合遠近圖爲不軌隆之死也時議莫不痛惜焉

史臣曰忠臣本乎孝子奉上資乎愛親自家刑國於斯極矣太真性履純深譽流邦族始則承顏候色老萊弗之加也既而辭親蹈義申胥何以尚焉封狐萬里投軀而弗顧猰窳千羣探穴而忘死竟能宣力王室揚名本朝負荷受遺繼之全節言念主辱義聲動於天地祇赴國屯信誓盟於日月枕戈雨泣若雪分天之仇皇輿從軫卒復夷庚之躅微夫人之誠懇大盜幾移國乎道徽儒雅柔而有正協德始安頗均連璧方回踵武奕世登台露冕爲飾援高人以同志抑惟大隱者歟愛子云亡省遺文而輟泣殊有大義之風矣

贊曰太真懷貞勤宣乃誠謀敎蘋峻奮節擒名道徽忠勁高芬遠映愔克負荷超衞雅正

晉書卷六十七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三十八

顧榮

顧榮字彥先吳國吳人也爲南土著姓祖雍吳丞相父穆宜都太守榮機神朗悟弱冠仕吳爲黃門侍郎太子輔義都尉吳平與陸機兄弟同入洛時人號爲三俊例拜爲郎中歷尚書郎太子中舍人廷尉正恆縱酒酣暢謂友人張翰曰惟酒可以忘憂但無如作病何耳會趙王倫誅淮南王允收允寮屬付廷尉皆欲誅之榮平心處當多所全宥及倫篡位倫子虔爲大將軍以榮爲長史初榮與同寮宴飲見執炙者貌狀不凡有欲炙之色榮割炙啗之坐者問其故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及倫敗榮被執將誅而執炙者爲督率遂救之得免齊王冏召爲大司馬主簿冏擅權驕恣榮懼及禍終日昏酣不綜府事以情告友人長樂馮熊熊謂冏長史葛旟曰以顧榮爲主簿所以甄拔才望委以事機不復計南北親疎欲平海內之心也今府大事殷非酒客之政旟曰榮江南望士且居職日淺不宜輕代易之熊曰可轉爲中書侍郎榮不失清顯而府更收實才旟然之白冏以爲中書侍郎在職不復飲酒人或問之曰何前醉而後醒邪榮懼罪乃復更飲與州里楊彥明書曰吾爲齊王主簿恆慮禍及見刀與繩每欲自殺但人不知耳及冏誅榮以討葛旟功封嘉興伯轉太子中庶子長沙王乂爲驃騎復以榮爲長史乂敗轉成都王穎丞相從事中郎惠帝幸臨漳以榮兼侍中遣行園陵會張方據洛不得進避之陳留及帝西遷長安徵爲散騎常侍以世亂不應遂還吳東海王越聚兵於徐州以榮爲軍諮祭酒屬廣陵相陳敏反南渡江逐揚州刺史劉機丹陽內史王曠阻兵據州分置子弟爲列郡收禮豪傑有孫氏鼎峙之計假榮右將軍丹陽內史榮數踐危亡之際恆以恭遜自勉會敏欲誅諸士人榮說之曰中國喪亂胡夷內侮觀太傅今日不能復振華夏百姓無復遺種江南雖有石冰之寇人物尚全榮常憂無竇氏孫劉之策有以存之耳今將軍懷神武之略有孫吳之能功勳效於已著勇略冠於當世帶甲數萬舳艫山積上方雖有數州亦可傳檄而定也若能委信君子各得盡懷散蔕芥之恨塞讒諂之口則大事可圖也敏納其言悉引諸豪族委任之敏乃遣甘卓出橫江堅甲利器盡以委之榮私於卓曰若江東之事可濟當共成之然卿觀事勢當有濟理不敏既常才本無大略政令反覆計無所定然其子弟各已驕矜其敗必矣而吾等安然受其官祿事敗之日使江西諸軍函首送洛題曰逆賊顧榮甘卓之首豈惟一身顛覆辱及萬世可不圖之卓從之明年周玘與榮及甘卓紀瞻潛謀起兵攻敏榮發橋斂舟於南岸敏率萬餘人出不獲濟榮麾以羽扇其衆潰散事平還吳永嘉初徵拜侍中行至彭城見禍難方作遂輕舟而還語在紀瞻傳元帝鎮江東以榮爲軍司加散騎常侍凡所謀畫皆以諮焉榮既南州望士躬處右職朝野甚推敬之時帝所幸鄭貴嬪有疾以祈禱頗廢萬幾榮上牋諫曰昔文王父子兄弟乃有三聖可謂窮理者也而文王日昃不暇食周公一沐三握髮何哉誠以一日萬幾不可不理一言蹉跌患必及之故也當今衰季之末屬亂離之運而天子流播豺狼塞路公宜露營野次星言夙駕伏軾怒蛙以募勇士懸膽於庭以表辛苦貴嬪未安藥石實急禱祀之事誠復可修豈有便塞參佐白事斷賓客問訊今疆賊臨境流言滿國人心萬端去就紛紜願沖虛納下廣延儁彥思畫今日之要塞鬼道淫祀弘九合之勳雪天下之恥則羣生有賴開泰有期矣時南土之士未盡才用榮又言陸士光貞正清貴金玉其質甘季思忠款盡誠膽幹殊快殷慶元質略有明規文武可施用榮族兄公讓明亮守節困不易操會稽楊彥明謝行言皆服膺儒教足爲公望賀生沉潛青雲之士陶恭兄弟才幹雖少實事極佳凡此諸人皆南金也書奏皆納之六年卒官帝臨喪盡哀欲表贈榮依齊王功臣格吳郡內史殷祐牋曰昔賊臣陳敏憑寵藉權滔天作亂兄弟姻婭盤固州郡威逼士庶以爲臣僕于時賢愚計無所出故散騎常侍安東軍司嘉興伯顧榮經德體道謀猷弘遠忠貞之節在困彌厲崎嶇艱險之中逼迫姦逆之下每惟社稷發憤忼慨密結腹心同謀致討信著羣士名冠東夏德聲所振莫不響應荷戈駿奔其會如林榮躬當矢石爲衆率先忠義奮發忘家爲國歷年逋寇一朝土崩

兵不血刃蕩平六州勳茂上代義彰天下伏聞論功依故大司馬齊王格不在帷幕密謀參議之例下附州征野戰之比不得進爵拓土賜拜子弟退遐同歎江表失望齊王親則近屬位爲方嶽杖節握兵都督近畿外有五國之援內有宗室之助稱兵彌時役連天下元功雖建所喪亦多榮衆無一旅任非藩翰孤絕江外王命不通臨危獨斷以身徇國官無一金之費人無終朝之勞元惡既殄高尚成功封閉倉庫以俟大軍故國安物阜以義成俗今日匡霸事舉未必不由此而隆也方之於齊彊弱不同優劣亦異至於齊府參佐扶義助彊非創謀之主皆錫珪受瑞或公或侯榮首建密謀爲方面盟主功高元帥賞卑下佐上虧經國紀功之班下孤忠義授命之士夫考績幽明王教所崇況若榮者濟難寧國應天先事歷觀古今未有立功若彼酬報如此者也由是贈榮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元及帝爲晉王追封爲公開國食邑榮素好琴及卒家人常置琴於靈座吳郡張翰哭之慟既而上牀鼓琴數曲撫琴而歎曰顧彥先復能賞此不因又慟哭不弔喪主而去子毗嗣官至散騎侍郎

紀瞻

紀瞻字思遠丹陽秣陵人也祖亮吳尚書令父陟光祿大夫瞻少以方直知名吳平徙家歷陽郡察孝廉不行後舉秀才尚書郎陸機策之曰昔三代明王啓建洪業文質殊制而令名一致然夏人尚忠忠之弊也朴救朴莫若敬殷人革而修焉敬之弊也鬼救鬼莫若文周人矯而變焉文之弊也薄救薄則又反之於忠然則王道之反覆其無一定邪亦所祖之不同而功業各異也自無聖王人散久矣三代之損益百姓之變遷其故可得而聞邪今將反古以救其弊明風以蕩其穢三代之制將何所從太古之化有何異道瞻對曰瞻聞有國有家者皆欲邁化隆政以康庶績垂歆億載永傳于後然而俗變事弊得失隨時雖經聖哲無以易也故忠弊質野敬失多儀周鑒二王之弊崇文以辯等差而流遁者歸薄而無款誠款誠之薄則又反之於忠三代相循如水濟火所謂隨時之義救弊之術也羲皇簡朴無爲而化後聖因承所務或異非賢聖之不同世變使之然耳今大晉闡元聖功日躋承天順時九有一貫荒服之君莫不來同然而大道既往人變由久謂當今之政宜去文存朴以反其本則兆庶漸化太和可致也又問在昔哲王象事備物明堂所以崇上帝清廟所以寧祖考辟雍所以班禮教太學所以講藝文此蓋有國之盛典爲邦之大司亡秦廢學制度荒闕諸儒之論損益異物漢氏遺作居爲異事而蔡邕月令謂之一物將何所從對曰周制明堂所以宗其祖以配上帝敬恭明祀永光孝道也其大數有六古者聖帝明王南面而聽政其六則以明堂爲主又其正中皆云太廟以順天時施行法令宗祀養老訓學講肄朝諸侯而選造士備禮辨物一教化之由也故取其宗祀之類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室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圜如璧則曰璧雍異名同事其實一也是以蔡邕謂之一物又問庶明亮采故時雍穆唐有命既集而多士隆周故書稱明良之歌易貴金蘭之美此長世所以廢興有邦所以崇替夫成功之君勤於求才立名之士急於招世理無世不對而事千載恆背古之興王何道而如彼後之衰世何闕而如此對曰興隆之政務在得賢清平之化急於拔才故二八登庸則百揆序有亂十人而天下泰武丁擢傅巖之徒周文攜渭濱之士居之上司委之國政故能龍奮天衢垂勳百代先王身下白屋搜揚仄陋使山無扶蘇之才野無伐檀之詠是以化厚物感神祇來應翔鳳飄颻甘露豐墜醴泉吐液朱草自生萬物滋茂日月重光和氣四塞大道以成序君臣之義敦父子之親明夫婦之道別長幼之宜自九州被八荒海外移心重譯入貢頌聲穆穆南面垂拱也今貢賢之塗已闓而教學之務未廣是以進競之志恆銳而務學之心不修若闢四門以延造士宣五教以明令德考績殿最審其優劣厝之百寮置之羣司使調物度宜節宣國典必協濟康哉符契往代明良來應金蘭復存也又問昔唐虞垂五刑之教周公明四罪之制故世歎清問而時歌緝熙姦宄既殷法物滋有叔世崇三辟之文暴秦加族誅之律淫刑淪胥虐濫已甚漢魏遵承因而弗革亦由險泰不同而救世異術不得已而用之故也寬剋之中將何立而可族誅之法足爲永制與不對曰二儀分則兆庶生兆庶生則利害作利害之作有由而然也太古之時化道德之教賤勇力而貴仁義

仁義貴則彊不陵弱衆不暴寡三皇結繩而天下泰非惟象刑緝熙而已也且太古知法所以遠獄及其末不失有罪是以獄用彌繁而人彌暴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叔世道衰既興三辟而文網之弊又加族誅淫刑淪胥感傷和氣化染後代不能變改故漢祖指麾而六合響應魏承漢末因而未革將以俗變由久權時之宜也今四海一統人思反本漸尚簡樸則貪夫不競尊賢黜否則不仁者遠爾則斟參夷之刑除挾誅之律品物各順其生緝熙異世而偕也又問曰夫五行迭代陰陽相須二儀所以陶育四時所以化生易稱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形象之作相須之道也若陰陽不調則大數不得不否一氣偏廢則萬物不得獨成此應同之至驗不偏之明證也今有溫泉而無寒火其故何也思聞辯之以釋不同之理對曰蓋聞陰陽升降山澤通氣初九純卦潛龍勿用泉源所託其溫宜也若夫水潤下火炎上剛柔燥溼自然之性故陽動而外陰靜而內內性柔弱以含容爲質外動剛直以外接爲用是以金水之明內鑒火日之光外輝剛施柔受陽勝陰伏水之受溫含容之性也又問曰夫窮神知化才之盡稱備物致用功之極目以之爲政則黃義之規可踵以之革亂則玄古之風可紹然而唐虞密皇人之闊網夏殷繁帝者之約法機心起而日進淳德往而莫返豈太樸一離理不可振將聖人之道稍有降殺邪對曰政因時以興機隨物而動故聖王究窮通之源審始終之理適時之宜期於濟世皇代質朴禍難不作結繩爲信人知所守大道既離智惠擾物夷險不同否泰異數故唐虞密皇人之網夏殷繁帝者之法皆廢興有由輕重以節此窮神之道知化之術隨時之宜非有降殺也永康初州又舉寒素大司馬辟東閤祭酒其年除鄢陵公國相不之官明年左降松滋侯相太安中棄官歸家與顧榮等共誅陳敏語在榮傳召拜尚書郎與榮同赴洛在塗共論易太極榮曰太極者蓋謂混沌之時曚昧未分日月含其輝八卦隱其神天地混其體聖人藏其身然後廓然既變清濁乃陳二儀著象陰陽交泰萬物始萌六合闡拓老子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誠易之太極也而王氏云太極天地愚謂未當夫兩儀之謂以體爲稱則是天地以氣爲名則名陰陽今若謂太極爲天地則是天地自生無生天地者也老子又云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久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以資始冲氣以爲和原元氣之本求天地之根恐疑以此爲準也瞻曰昔庖犧畫八卦陰陽之理盡矣文王仲尼係其遺業三聖相承共同一致稱易準天無復其餘也夫天清地平兩儀交泰四時推移日月輝其間自然之數雖經諸聖孰知其始吾子云曚昧未分豈其然乎聖人人也安得混沌之初能藏其身於未分之內老氏先天之言此蓋虛誕之說非易者之意也亦謂吾子神通體解所不應疑意者直謂太極極盡之稱言其理極無復外形外形既極而生兩儀王氏指向可謂近之古人舉至極以爲驗謂二儀生於此非復謂有父母若必有父母非天地其孰在榮遂止至徐州聞亂日甚將不行會刺史裴盾得東海王越書若榮等顧望以軍禮發遣乃與榮及陸玩等各解船棄車牛一日一夜行三百里得還揚州元帝爲安東將軍引爲軍諮祭酒轉鎮東長史帝親幸瞻宅與之同乘而歸以討周馥華軼功封都鄉侯石勒入寇加揚威將軍都督京口以南至蕪湖諸軍事以距勒勒退除會稽內史時有詐作大將軍府符收諸暨令令已受拘瞻覺其詐便破檻出之訊問使者果伏詐妄尋遷丞相軍諮祭酒論討陳敏功封臨湘縣侯西臺除侍中不就及長安不守與王導俱入勸進帝不許瞻曰陛下性與天道猶復役機神於史籍觀古人之成敗今世事舉目可知不爲難見二帝失御宗廟虛廢神器去晉于今二載梓宮未殯人神失御陛下膺籙受圖特天所授使六合革面遐荒來庭宗廟既建神主復安億兆向風殊俗畢至若列宿之綰北極百川之歸巨海而猶欲守匹夫之謙非所以闡七廟隆中興也但國賊宜誅當以此屈己謝天下耳而欲逆天時違人事失地利三者一去雖復傾匡於將來豈得救祖宗之危急哉適時之宜萬端其可綱維大業者惟理與當晉祚屯否理盡於今促之則得可以隆中興之祚縱之則失所以資姦寇之權此所謂理也陛下身當厄運纂承帝緒顧望宗室誰復與讓當承大位此所謂當也四祖廓開宇宙大業如此今五都燔爇宗廟無主劉石竊弄神器於西北陛下方欲高讓於東南此所謂揖讓而救火也臣等區區尚所不許況大人與天地合德日月並明而可以

失機後時哉帝猶不許使殿中將軍韓績徹去御坐贍叱績曰帝坐上應星宿敢有動者斬帝爲之改容及帝踐位拜侍中轉尚書上疏諫諍多所匡益帝甚嘉其忠烈會久疾不堪朝請上疏曰臣疾疢不痊曠廢轉久比陳誠款未見哀察重以尸素抱罪枕席憂責之重不知垂没之餘當所投厝臣聞易失者時不再者年故古之志士義人負鼎趣走商歌於市誠欲及時效其忠規名傳不朽也然失之者億萬得之者一兩耳常人之情貪求榮利臣以凡庸邂逅遭遇勞無負鼎口不商歌橫逢大運頻煩饕竊雖思慕古人自效之志竟無毫釐報塞之效而犬馬齒衰衆疾廢頓僵臥救命百有餘日叩棺曳衾日頓一日如復天假之年蒙陛下行葦之惠適可薄存性命枕息陋巷亦無由復廁八坐升降臺閣也臣目冥齒墮胸腹冰冷創既不差足復偏跛爲病受困既以荼毒七十之年禮典所遺衰老之徵皎然露見臣雖欲勤自藏護隱伏何地臣之職掌戶口租稅國之所重方今六合波盪人未安居始被大化百度草創發卒轉運皆須人力以臣平彊兼以晨夜尚不及事今俟命漏刻而當久停機職使王事有廢若朝廷以之廣恩則憂責日重以之序官則官廢事弊須臣差則臣日月衰退今以天慈使官曠事滯臣受偏私之宥於大望亦有虧損今萬國革面賢俊比跡而當虛停好爵不以糜賢以臣穢病之餘妨官固職誠非古今黜進之急惟陛下割不已之仁賜以敝帷隕仆之日得以藉尸時銓俊乂使官修事舉臣免罪戾死生厚幸因以疾免尋除尚書右僕射屢辭不聽遂稱病篤還第不許時郄鑒據鄒山屢爲石勒等所侵逼贍以鑒有將相之材恐朝廷棄而不恤上疏請徵之曰臣聞皇代之興必有爪牙之佐干城之用帝王之利器也故虞舜舉十六相而南面垂拱伏見前輔國將軍郄鑒少立高操體清望峻文武之略時之良幹昔與戴若思同辟推放荒地所在孤特衆無一旅救援不至然能綏集殘餘據險歷載遂使凶寇不敢南侵但士衆單寡無以立功既統名州又爲常伯若使鑒從容臺閣出內王命必能盡抗直之規補袞職之闕自先朝以來諸所授用已有成比戴若思以尚書爲六州都督征西將軍復加常侍劉隗鎭北陳眕鎭東以鑒年時則與若思同以資則俱八坐況鑒雅望清重一代名器聖明以至公臨天下惟平是與是以臣寢頓陋巷思盡聞見惟開聖懷垂問臣導冀有毫釐萬分之一明帝嘗獨引贍於廣室慨然憂天下曰社稷之臣欲無復十人如何因屈指曰君便其一贍辭讓帝曰方欲與君善語復云何崇謙讓邪贍才兼文武朝廷稱其忠亮雅正俄轉領軍將軍當時服其嚴毅雖恆疾病六軍敬憚之贍以久病請去官不聽復加散騎常侍及王敦之逆帝使謂贍曰卿雖病但爲朕臥護六軍所益多矣乃賜布千匹贍不以歸家分賞將士賊平復自表還家帝不許固辭不起詔曰贍忠亮雅正識局經濟屢以年耆病久逡巡告誠朕深明此操重違高志今聽所執其以爲驃騎將軍常侍如故服物制度一按舊典遣使就拜止家爲府尋卒時年七十二冊贈本官開府儀同三司諡曰穆遣御史持節監護喪事論討王含功追封華容子降先爵二等封次子一人亭侯贍性靜默少交遊好讀書或手自抄寫凡所著述詩賦牋表數十篇兼解音樂殆盡其妙厚自奉養立宅於烏衣巷館宇崇麗園池竹木有足賞翫焉愼行愛士老而彌篤尚書閔鴻太常薛兼廣川太守河南褚沉給事中宣城章遼歷陽太守沛國武嘏並與贍素疏咸藉其高義臨終託後於贍贍悉營護其家爲起居宅同於骨肉焉少與陸機兄弟親善及機被誅贍卹其家周至及嫁機女資送同於所生長子景早卒景子友嗣官至廷尉景弟鑒太子庶子大將軍從事中郎先贍卒

賀循

賀循字彥先會稽山陰人也其先慶普漢世傳禮世所謂慶氏學族高祖純博學有重名漢安帝時爲侍中避安帝父諱改爲賀氏曾祖齊仕吳爲名將祖景滅賊校尉父邵中書令爲孫皓所殺徙家屬邊郡循少嬰家難流放海隅吳平乃還本郡操尚高厲童齓不羣言行進止必以禮讓國相丁乂請爲五官掾刺史嵇喜舉秀才除陽羨令以寬惠爲本不求課最後爲武康令俗多厚葬及有拘忌迴避歲月停喪不葬者循皆禁焉政教大行鄰城宗之然無援於朝久不進序著作郎陸機上疏薦循曰伏見武康令賀循德量邃茂才鑒清遠服膺道素風操凝峻歷試二州刑政肅穆前蔡陽令郭訥風度簡曠器識朗拔通濟敏

悟才足幹事循守下縣編名凡悴訥歸家巷棲遲有年皆出自新邦朝無知己
居在遐外志不自營年時倏忽而邈無階緒實州黨愚瞀所爲恨恨臣等伏思
臺郎所以使州州有人非徒以均分顯路惠及外州而已誠以庶士殊風四方
異俗壅隔之害遠國益甚至於荊揚二州戶各數十萬今揚州無郎而荊州江
南乃無一人爲京城職者誠非聖朝待四方之本心至於才望資品循可尚書
郎訥可太子洗馬舍人此乃衆望所積非但企及清塗苟充方選也謹條資品
乞蒙簡察久之召補太子舍人趙王倫篡位轉侍御史辭疾去職後除南中郎
長史不就會逆賊李辰起兵江夏征鎮不能討皆望塵奔走辰別帥石冰略有
揚州逐會稽相張景以前寧遠護軍程超代之以其長史宰與領山陰令前南
平內史王矩吳興內史顧祕前秀才周玘等唱義傳檄州郡以討之循亦合衆
應之冰大將抗寵有衆數千屯郡講堂循移檄於寵爲陳逆順寵遂遁走超與
皆降一郡悉平循迎景還郡卽謝遣兵士杜門不出論功報賞一無豫焉及陳
敏之亂詐稱詔書以循爲丹陽內史循辭以腳疾手不制筆又服寒食散露髮
袒身示不可用敏竟不敢逼是時州內豪傑皆見維縶或有老疾就加秩命惟
循與吳郡朱誕不豫其事及敏破征東將軍周馥上循領會稽相尋除吳國內
史公車徵賢良皆不就元帝爲安東將軍復上循爲吳國內史與循言及吳時
事因問曰孫皓嘗燒鋸截一賀頭是誰邪循未及言帝悟曰是賀邵也循流涕
曰先父遭遇無道循創巨痛深無以上答帝甚愧之三日不出東海王越命爲
參軍徵拜博士並不起及帝遷鎮東大將軍以軍司顧榮卒引循代之循稱疾
篤牋疏十餘上帝遺之書曰夫百行不同故出處道殊因性而用各任其真耳
當宇宙清泰彝倫攸敍隨運所遇動默在己或有遐棲高蹈輕舉絕俗逍遙養
和恬神自足斯蓋道隆人逸勢使其然若乃時運屯弊主危國急義士救時驅
馳拯世燭之武乘縋以入秦園綺彈冠而匡漢豈非大雅君子卷舒合道乎虛
薄寡德忝備近親謬荷寵位受任方鎮餐服玄風景羨高矩常願棄結駟之軒
軌策柴篳而造門徒有其懷而無從賢之實者何良以寇逆殷擾諸夏分崩皇
居失御黎元荼毒是以日夜憂懷慷慨發憤志在竭節耳前者顧公臨朝深賴

高算元凱既登巢許獲逸至於今日所謂道之云亡邦國殄悴群望顒顒實在
君侯苟義之所在豈得讓勞居逸想達者亦一以貫之也庶稟徽猷以弘遠規
今上尚書屈德爲軍司謹遣參軍沈禎銜命奉授望必屈臨以副傾遲循猶不
起及帝承制復以爲軍諮祭酒循稱疾敦逼不得已乃轝疾至帝親幸其舟因
諮以政道循羸疾不堪拜謁乃就加朝服賜第一區車馬牀帳衣褥等物循辭
讓一無所受廷尉張闓住在小市將奪左右近宅以廣其居乃私作都門早閉
晏開人多患之訟於州府皆不見省會循出至破岡連名詣循質之循曰見張
廷尉當爲言及之闓聞而遽毀其門詣循致謝其爲世所敬服如此時江東草
創盜賊多有帝思所以防之以問於循循答曰江道萬里通涉五州朝貢商旅
之所來往也今議者欲出宣城以鎮江渚或欲使諸縣領兵愚謂令長威弱而
兼才難備發憚役之人而御之不肅恐未必爲用以循所聞江中劇地惟有闔
廬一處地勢險奧亡逃所聚特宜以重兵備戍隨勢討除絕其根蒂沿江諸縣
各有分界分界之內官長所任自可度土分力多置亭候恒使徼行峻其綱目
嚴其刑賞使越常科勤則有殊榮之報墮則有一身之罪謂於大理不得不肅
所給人以時番休役不至困代易有期按漢制十里一亭亦以防禁切密故也
當今縱不能爾要宜籌量使力足相周若寇劫彊多不能獨制者可指其蹤跡
言所在都督尋當致討今不明部分使所在百姓與軍家雜其徼備兩情俱墮
莫適任負故所以徒有備名而不能爲益者也帝從之及愍帝卽位徵爲宗正
元帝在鎮又表爲侍中道險不行以討華軼功將封鄉侯循自以臥疾私門固
讓不受建武初爲中書令加散騎常侍又以老疾固辭帝下令曰孤以寡德忝
當大位若涉巨川罔知所憑循言行以禮乃時之望俗之表也實賴其謀猷以
康萬幾疾患有素猶望臥相規輔而固守撝謙自陳懇至此賢履信思順非以
讓爲高者也今從其所執於是改拜太常常侍如故循以九卿舊不加官今又
疾患不宜兼處此職惟拜太常而已時宗廟始建舊儀多闕或以惠懷二帝應
各爲世則潁川世數過七宜在迭毀事下太常循議以爲禮兄弟不相爲後不
得以承代爲世殷之盤庚不序陽甲漢之光武不繼成帝別立廟寢使臣下祭

之此前代之明典而承繼之著義也惠帝無後懷帝承統弟不後兄則懷帝自上繼世祖不繼惠帝當同殷之陽甲漢之成帝議者以聖德沖遠未便改舊茲如此禮通所未論是以惠帝尙在太廟而懷帝復入數則盈八盈八之理由惠帝不出非上祖宜遷也下世既升上世乃遷遷毀對代不得相通未有下升一世而上毀二世者也惠懷二帝俱繼世祖兄弟旁親同為一世而上毀二為一世今以惠帝之崩已毀豫章懷帝之入復毀潁川如此則一世再遷祖位橫折求之古義未見此例惠帝宜出尙未輕論況可輕毀一祖而無義例乎潁川既無可毀之理則見神之數居然自八此蓋有由而然非謂數之常也既有八神則不得不於七室之外權安一位也至尊於惠懷俱是兄弟自上後世祖不繼二帝則二帝之神行應別出不為廟中恆有八室也又武帝初成太廟時正神止七而楊元后之神亦權立一室永熙元年告世祖謚於太廟八室此是苟有八神不拘於七之舊例也又議者以景帝俱已在廟則惠懷一例景帝盛德元功王基之本義著祖宗百世不毀故所以特在本廟且亦世代尙近數得相容安神而已無逼上祖如王氏昭穆既滿終應別廟也以今方之既輕重義異又七廟七世之親昭穆父子位也若當兄弟旁滿輒毀上祖則祖位空懸世數不足何取於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然後成七哉今七廟之義出於王氏從禰以上至於高祖親廟四世高祖以上復有五世六世無服之祖故為三昭三穆并太祖而七也故世祖郊定廟禮京兆潁川曾高之親豫章五世征西六世以應此義今至尊繼統亦宜有五六世之祖豫章六世潁川五世俱不應毀今既云豫章先毀又當重毀潁川此為廟中之親惟從高祖已下無復高祖以上二世之祖於王氏之義三昭三穆廢闕其二甚非宗廟之本所據承又違世祖祭征西豫章之意於一王定禮所闕不少時尙書僕射刁協與循異議循答義深備辭多不載竟從循議焉朝廷疑滯皆諮之於循循輒依經禮而對為當世儒宗

其後帝以循清貧下令曰循冰清玉潔行為俗表位處上卿而居身服物蓋周形而已屋室財庇風雨孤近造其廬以為慨然其賜六尺牀薦席褥并錢二十萬以表至德暢孤意焉循又讓不許不得已留之初不服用及帝踐位有司奏琅邪恭王宜稱皇考循又議曰按禮子不敢以己爵加父帝納之俄以循行太子太傅太常如故循自以枕疾廢頓臣節不修上隆降尊之義下替交敍之敬懼非垂典之教也累表固讓帝以循體德率物有不言之益敦厲備至期於不許命皇太子親往拜焉循有羸疾而恭於接對詔斷賓客其崇遇如此疾漸篤表乞骸骨上還印綬改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帝臨軒遣使持節加印綬循雖口不能言指麾左右推去章服車駕親幸執手流涕太子親臨者三焉往還皆拜儒者以為榮太興二年卒時年六十帝素服舉哀哭之甚慟贈司空謚曰穆將葬帝又出臨其柩哭之盡哀遣兼侍御史持節監護皇太子追送近塗望船流涕循少玩篇籍善屬文博覽衆書尤精禮傳雅有知人之鑒拔同郡楊方於卑陋卒成名於世子隱康帝時官至臨海太守

楊方

楊方字公回少好學有異才初為郡鈴下威儀公事之暇輒讀五經鄉邑未之知內史諸葛恢見而奇之待以門人之禮由是始得周旋貴人間時虞喜兄弟以儒學立名雅愛方為之延譽恢嘗遣方為文薦郡功曹主簿虞預稱美之送以示循循報書曰此子開拔有志意只言異於凡猥耳不圖偉才如此其文甚有奇分若出其胸臆乃是一國所推豈但牧豎中逸羣邪聞處舊黨之中好有謙沖之行此亦立身之一隅然世衰道喪人物凋弊每聞一介之徒有向道之志冀之願之如方者乃荒萊之特苗鹵田之善秀姿質已良但沾染未足耳移植豐壤必成嘉穀足下才為世英位為朝右道隆化立然後為貴昔許子將拔樊仲昭於賈豎郭林宗成龐德公於畎畝足下志隆此業二賢之功不為難及也循遂稱方於京師司徒王導辟為掾轉東安太守遷司徒參軍事方在都邑搢紳之士咸厚遇之自以地寒不願久留京華求補遠郡欲閑居著述導從之上補高梁太守在郡積年著五經鉤沉更撰吳越春秋并雜文筆皆行於世以年老棄郡歸導將進之臺閣固辭還鄉里終於家

薛兼

薛兼字令長丹陽人也祖綜仕吳為尙書僕射父瑩有名吳朝吳平為散騎常

侍兼清素有器宇少與同郡紀瞻廣陵閔鴻吳郡顧榮會稽賀循齊名號爲五儁初入洛司空張華見而奇之曰皆南金也察河南孝廉辟公府除比陽相莅任有能名歷太子洗馬散騎常侍懷令司空東海王越引爲參軍轉祭酒賜爵安陽亭侯元帝爲安東將軍以爲軍諮祭酒稍遷丞相長史甚勤王事以上佐祿優每自約損取周而已進爵安陽鄉侯拜丹陽太守中興建轉尹加秩中二千石遷尚書領太子少傅自綜至兼三世傳東宮談者美之永昌初王敦表兼爲太常明帝卽位加散騎常侍帝以東宮時師傅猶宜盡敬乃下詔曰朕以不德夙遭閔凶猥以眇身託于王公之上哀煢在疚靡所諮仰憂懷惴惴如臨于谷孔子有云故雖天子必有尊也朕將祇奉先師之禮以諮有德太宰西陽王秩尊望重在貴思降丞相武昌公司空卽丘子體道高邈勳德兼備先帝執友朕之師傅太常安陽鄉侯訓保朕躬忠肅篤誠夫崇親尊賢先帝所重朕見四君及書疏儀體一如東宮故事是歲卒詔曰太常安陽鄉侯兼履德沖素盡忠恪己方賴德訓弘濟政道不幸殂殞痛于厥心今遣持節侍御史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魂而有靈嘉茲榮寵及葬屬王敦作逆朝廷多故不得議謚直遣使者祭以太牢子顒先兼卒無後

史臣曰元帝樹基淮海百度權輿夢想羣材共康庶績顧紀賀薛等並南金東箭世胄高門委質霸朝豫聞邦政典憲資其刊輯帷幄佇其謀猷望重搢紳任惟元凱官成名立光國榮家非惟感會所鍾抑亦材能斯至而循位登保傅朝望特隆遂使鑾蹕降臨承明下拜雖西漢之恩崇張禹東都之禮重桓榮弗是過也

贊曰彥先通識思遠方直薛既清貞賀惟學植逢時遇主摶風矯翼

晉書卷六十八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三十九

劉隗　孫波

劉隗字大連彭城人楚元王交之後也父砥東光令隗少有文翰起家秘書郎稍遷冠軍將軍彭城內史避亂渡江元帝以為從事中郎隗雅習文史善求人主意帝深器遇之遷丞相司直委以刑憲時建康尉收護軍士而為府將篡取之隗奏免護軍將軍戴若思官世子文學王籍之居叔母喪而婚隗奏之帝下令曰詩稱殺禮多婚以會男女之無夫家正今日之謂也可一解禁止自今以後宜為其防東閣祭酒顏含在叔父喪嫁女隗又奏之廬江太守梁龕明日當除父服今日請客奏伎丞相長史周顗等三十餘人同會隗奏曰夫嫡妻長子皆杖居廬故周景王有三年之喪既除而宴春秋猶譏況龕匹夫暮宴朝祥慢服之愆宜肅喪紀之禮請免龕官削侯爵顗等知龕有喪吉會非禮宜各奪俸一月以肅其違從之丞相行參軍宋挺本揚州刺史劉陶門人陶亡後挺娶陶愛妾以為小妻建興中挺又割盜官布六百餘匹正刑棄市遇赦免既而奮武將軍阮抗請為長史隗劾奏曰挺蔑其死主而專其室悖在三之義傷人倫之序當投之四裔以禦魑魅請除挺名禁錮終身而奮武將軍太山太守阮抗請為長史抗緯文經武剖符東藩當庸勳忠良昵近仁賢而褒求贓污舉頑用嚚請免抗官下獄理罪奏可而挺病死隗又奏符旨挺已喪亡不復追貶愚蠢意闇未達斯義昔鄭人斲子家之棺漢明追討史遷經傳褒貶皆追書先世數百年間非徒區區欲釐當時亦將作法垂於來世當朝亡夕沒便無善惡也請曹如前追除挺名為民錄妾還本顯證惡人班下遠近從之南中郎將王含以族彊顯貴驕傲自恣一請參佐及守長二十許人多取非其才隗劾奏文致甚苦事雖被寢王氏深忌疾之而隗之彈奏不畏彊禦皆此類也建興中丞相府斬督運令史淳于伯而血逆流隗又奏曰古之為獄必察五聽三槐九棘以求民情雖明庶政不敢折獄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續是以明王哀矜用刑曹參去齊以市獄為寄自頃蒸荒殺戮無度罪同斷異刑罰失宜謹按行督運令史淳于伯刑血著柱遂逆上終極柱末二丈三尺旋復下流四尺五寸百姓諠譁士女縱觀咸曰其冤伯息忠訴辭稱枉云伯督運訖去二月事畢代還無有稽乏受賕使役罪不及死軍是戍軍非為征軍以乏軍興論於理為枉四年之中供給運漕凡諸徵發租調百役皆有稽停而不以軍興論至於伯也何獨明之捶楚之下無求不得囚人畏痛飾辭應之理曹國之典刑而使忠等稱冤明時謹按從事中郎周筵法曹參軍劉胤屬李匡幸荷殊寵並登列曹當思敦奉政道詳法慎殺使兆庶無枉人不稱訴而令伯枉同周青冤魂哭於幽都訴靈恨於黃泉嗟歎甚於杞梁血妖過於崩城故有隕霜之人夜哭之鬼伯有晝見彭生為豕刑殺失中妖眚並見以古況今其揆一也皆由筵等不勝其任請皆免官於是右將軍王導等上疏引咎請解職帝曰政刑失中皆吾闇塞所由尋示愧懼思聞忠告以補其闕而引過求退豈所望也由是導等一無所問晉國既建拜御史中丞周嵩嫁女門生斷道解廬斫傷二人建康左尉赴變又被斫隗劾嵩兄顗曰顗幸荷殊寵列位上寮當崇明憲典協和上下刑于左右以御于家邦而乃縱肆小人羣為凶害公於廣都之中白日刃尉遠近詾駭百姓諠譁虧損風望漸不可長既無大臣檢御之節不可對揚休命宜加貶黜以肅其違顗坐免官太興初長兼侍中賜爵都鄉侯尋代薛兼為丹陽尹與尚書令刁協並為元帝所寵欲排抑豪彊諸刻碎之政皆云隗協所建隗雖在外萬機秘密皆豫聞之拜鎮北將軍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軍事假節加散騎常侍率萬人鎮泗口初隗以王敦威權太盛終不可制勸帝出腹心以鎮方隅故以譙王承為湘州續用隗及戴若思為都督敦甚惡之與隗書曰頃承聖上顧眄足下今大賊未滅中原鼎沸欲與足下周生之徒戮力王室共靜海內若其泰也則帝祚於是乎隆若其否也則天下永無望矣隗答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竭股肱之力效之以忠貞吾之志也敦得書甚怒及敦作亂以討隗為名詔徵隗還京師百官迎之於道隗岸幘大言意氣自若及入見與刁協奏請誅王氏不從有懼色率衆屯金城及敦剋石頭隗攻之不拔入宮告辭帝雪涕與之

別隗至淮陰爲劉遐所襲攜妻子及親信二百餘人奔于石勒勒以爲從事中郎太子太傅卒年六十一子綏初舉秀才除駙馬都尉奉朝請隨隗奔勒卒孫波嗣

波字道則初爲石季龍冠軍將軍王洽參軍及季龍死洽與波俱降穆帝以波爲襄城太守累遷桓沖中軍諮議參軍大司馬桓溫西征袁眞朝廷空虛以波爲建威將軍淮南內史領五千人鎭石頭壽陽平除尚書左丞不拜轉冠軍將軍南郡相時苻堅弟融圍雍州刺史朱序於襄陽波率衆八千救之以敵彊不敢進序竟陷沒波以畏懦免官後復以波爲冠軍將軍累遷散騎常侍苻堅敗朝廷欲鎭靖北方出波督淮北諸軍冀州刺史以疾未行上疏曰臣聞天地以弘濟爲仁君道以惠下爲德是以禹湯有身勤之績唐虞有在予之誥用能惠被蒼生勳流後葉宣帝開拓洪圖始基成命爰及文武歷數在躬而猶虛心側席卑己崇物然後知積累之功重勳王之業難先君之德弘貽厥之賜厚惠皇不懷委政內任遂使神器幽淪三光翳曜園陵懷九泉之感宮廟巢胡馬之跡所謂肉食失之於朝黎庶暴骸於外也賴元皇帝神武應期祚隆淮海振乾綱於已墜紐絕維而更張陛下承宣帝開始之宏基受元帝克終之成烈保大定功戢兵靜亂故使負鱗橫海之鯨僭位滔天之寇望雲旗而宵潰覩太陽而霧散巍巍蕩蕩人無名焉而頃年已來天文違錯妖怪屢生會稽先帝本封而地動經年昔周之文武有魚烏之瑞君臣猶懷震悚況今災變衆集曾莫之疑公旦有勿休之誡賈誼有積薪之喻臣鑒先徵竊惟今事是以敢肆狂瞽直言無諱往者先帝以玄風御世責成羣后坐運天綱隨化委順故忘日計之功收歲成之用今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相王賢儁協和百揆六合承風天下響振而鈞臺之詠弗聞景亳之命未布將羣臣之不稱陛下用之不盡乎凡聖王之化莫不敦崇忠信存正棄邪傷化毀俗者雖親雖貴必疎而遠之淸公貞修者雖微雖賤必親而近之今則不然此風既替利競滋甚朋黨比周毀譽交興饋求苟進人希分外見賢而居其上受祿每過其量希旨承意者以爲奉公共相讚白者以爲忠節舉世見之誰敢正言陛下不明必行之法以絕穿鑿之源者恐脫因疲倦以誤視聽且苻堅滅亡於今五年舊京殘毀山陵無衞百姓塗炭未蒙拯接伏願遠觀漢魏衰滅之由近覽西朝傾覆之際超然易慮爲於未有則靈根永固社稷無虞臣豈誣一朝之人皆無忠節但任非其才求之不至耳今政煩役殷所在凋弊倉廩空虛國用傾竭下民侵削流亡相屬略計戶口但咸安已來十分去三百姓懷浮游之歎下泉興周京之思昔漢宣有云與我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是以臨下有方者就加璽贈法苛政亂者恤刑不赦事簡於上人悅於下今則不然告時乞職者以家弊爲辭振窮恤滯者以公爵爲施古者爲百姓立君使之司牧今者以百姓恤君使之饕貪至乃貪污者謂之淸勤愼法者謂之怯劣何反古道一至於此陛下雖躬自節儉哀矜於上而羣寮肆欲縱心於下六司垂翼三事拱默故有識者覩人事以歎息觀天會而大懼昔宋景退熒惑之災殷宗消鼎雉之異伏願陛下仰觀大禹過門之志俯察商辛沉湎之失遠思國風恭公之刺深惟定姜小臣之喻鑒迴聖恩大詢羣后延納衆賢訪以得失令百寮率職人言損益察其所由觀其所以審識羣才助鼎和味克念作聖以答天休則四海宅心天下幸甚臣亡祖先臣隗昔荷殊寵匪躬之操猶存舊史有志無時懷恨黃泉及臣凡劣復蒙罔極之眷恩隆累世實非糜身傾宗所能上報前作此表未及得通暴嬰篤疾恐命在奄忽食及視息望達愚情氣力慨然不能自宣疏奏而卒追贈前將軍子淡嗣元熙初爲廬江太守隗伯父訥字令言有人倫鑒識初入洛見諸名士而歎曰王夷甫太鮮明樂彥輔我所敬張茂先我所不解周弘武巧於用短杜方叔拙於用長終於司隸校尉子疇字王喬少有美譽善談名理曾避亂塢壁賈胡百數欲害之疇無懼色援笳而吹之爲出塞入塞之聲以動其游客之思於是羣胡皆垂泣而去之永嘉中位至司徒左長史尋爲閻鼎所殺司空蔡謨每歎曰若使劉王喬得南渡司徒公之美選也又王導初拜司徒謂人曰劉王喬若過江我不獨拜公也其爲名流之所推服如此疇兄子劭有才幹辟琅邪王丞相掾咸康世歷御史中丞侍中尚書豫章太守秩中二千石劭族子黃老太元中爲尚書郎有義學注愼子老子並傳於世

刁協 子彝 彝子逵

刁協字玄亮渤海饒安人也祖恭魏齊郡太守父攸武帝時御史中丞協少好經籍博聞彊記釋褐濮陽王文學累轉太常博士本郡大中正成都王穎請爲平北司馬後歷趙王倫相國參軍長沙王乂驃騎司馬及東嬴公騰鎮臨漳以協爲長史轉潁川太守永嘉初爲河南尹未拜避難渡江元帝以爲鎮東軍諮祭酒轉長史愍帝卽位徵爲御史中丞例不行元帝爲丞相以協爲左長史中興建拜尚書左僕射于時朝廷草創憲章未立朝臣無習舊儀者協久在中朝諳練舊事凡所制度皆稟於協焉深爲當時所稱許太興初遷尚書令在職數年加金紫光祿大夫令如故協性剛悍與物多忤每崇上抑下故爲王氏所疾又使酒放肆侵毀公卿見者莫不側目然悉力盡心志在匡救帝甚信任之以奴爲兵取將吏客使轉運皆協所建也衆庶怨望之及王敦構逆上疏罪協帝使協出督六軍既而王師敗績協與劉隗俱侍帝於太極東除帝執協隗手流涕嗚咽勸令避禍協曰臣當守死不敢有貳帝曰今事逼矣安可不行乃令給協隗人馬使自爲計協年老不堪騎乘素無恩紀募從者皆委之行至江乘爲人所殺送首於敦敦聽刁氏收葬之帝痛協不免密捕送協首者而誅之敦平後周顗戴若思等皆被顯贈惟協以出奔不在其例咸康中協子彝上疏訟之在位者多以明帝之世褒貶已定非所得更議且協不能抗節隕身乃出奔遇害不可復其官爵也丹陽尹殷融議曰王敦惡逆罪不容誅則協之善亦不容賞若以忠非良圖謀事失算以此爲責者蓋在於譏議之間耳卽凶殘之誅以爲國刑將何以沮勸乎當敦專逼之時慶賞威刑專自己出是以元帝慮深崇本以協爲比事由國計蓋不爲私昔孔寧儀行父從君於昏楚復其位者君之黨故也況協之比君在於義順且中興四佐位爲朝首于時事窮計屈奉命違寇非爲逃刑謂宜顯贈以明忠義時庾冰輔政疑不能決左光祿大夫蔡謨與冰書曰夫爵人者宜顯其功罰人者宜彰其罪此古今之所慎也凡小之人猶尙如此刁令中興上佐有死難之名天下不聞其罪而見其貶致令刁氏稱冤此乃爲王敦復讎也內沮忠臣之節論者惑之若實有大罪宜顯其事令天下知之明聖朝不貶死難之臣春秋之義以功補過過輕功重者得以加封功輕過重者不免誅絕功足贖罪者無黜雖先有邪佞之罪而臨難之日黨於其君者不絕之也孔寧儀行父親與靈公淫亂於朝君殺國滅由此二臣而楚尙納之傳稱有禮不絕其位者君之黨也若刁令有罪重於孔儀絕之可也若無此罪宜見追論或謂明帝之世已見寢廢今不宜復改吾又以爲不然夫大道宰世殊塗一致萬幾之事或異或同同不相善異不相譏故堯抑元凱而舜舉之堯不爲失舜不爲非何必前世所廢便不宜改乎漢蕭何之後坐法失侯文帝不封而景帝封之後復失侯武昭二帝不封而宣帝封之近去元年車駕釋奠拜孔子之坐此亦元明二帝所不行也又刁令但是明帝所不贈耳非誅之也王平子第五猗皆元帝所誅而今日所贈豈以改前爲嫌乎凡處事者當上合古義下準今例然後談者不惑受罪者無怨耳按周僕射戴征西本非王敦唱檄所讎也事定後乃見害耳周筵郭璞等並亦非爲主禦難也自平居見殺耳皆見褒贈刁令事義豈輕於此乎自頃員外散騎尙得追贈況刁令位亞三司若先自壽終不失員外散騎之例也就不蒙贈不失以本官殯葬也此爲一人之身壽終則蒙贈死難則見絕豈所以明事君之道厲爲臣之節乎宜顯評其事以解天下疑惑之論又聞談者亦多謂宜贈凡事不允當而得衆助者若以善柔得衆而刁令麤剛多怨若以貴也刁氏今賤若以富也刁氏今貧人士何故反助寒門而此言之足下宜察此意冰然之事奏成帝詔曰協情在忠主而失爲臣之道故令王敦得託名公義而實肆私忌遂令社稷受屈元皇銜恥致禍之原豈不有由若極明國典則曩刑非重今正當以協之勤有可書敦之逆命不可長故議其事耳今可復協本位加之冊祭以明有忠於君者纖介必顯雖於貶裁未盡然或足有勸矣於是追贈本官祭以太牢

彝字大倫少遭家難王敦誅後彝斬讎人黨以首祭父墓詣廷尉請罪朝廷特宥之由是知名歷尙書吏部郞吳國內史累遷北中郞將徐兖二州刺史假節鎭廣陵卒於官子逵字伯道逵弟暢字仲遠次子弘字叔仁並歷顯職隆安中逵爲廣州刺史領平越中郞將假節暢爲始興相弘爲冀州刺史兄弟子姪並

不拘名行以貨殖爲務有田萬頃奴婢數千人餘貲稱是桓玄篡位以逵爲西中郎將豫州刺史鎮歷陽暢右衞將軍弘撫軍桓脩司馬劉裕起義斬桓脩時暢弘謀起兵襲裕裕遣劉毅討之暢伏誅弘亡不知所在逵在歷陽執劉裕參軍諸葛長民檻車送於桓玄至當利而玄敗送人共破檻出長民遂趣歷陽逵棄城而走爲下人所執斬於石頭子姪無少長皆死惟小弟騁被宥爲給事中尋謀反伏誅刁氏遂滅刁氏素殷富奴客縱橫固吝山澤爲京口之蠹裕散其資蓄令百姓稱力而取之彌日不盡時天下饑弊編戶賴之以濟焉

戴若思 弟邈

戴若思廣陵人也名犯高祖廟諱祖烈吳左將軍父昌會稽太守若思有風儀性閑爽少好遊俠不拘操行遇陸機赴洛船裝甚盛遂與其徒掠之若思登岸據胡牀指麾同旅皆得其宜機察見之知非常人在舫屋上遙謂之曰卿才器如此乃復作劫邪若思感悟因流涕投劍就之機與言深加賞異遂與定交焉若思後舉孝廉入洛機薦之於趙王倫曰蓋聞繁弱登御然後高墉之功顯孤竹在肆然後降神之曲成是以高世之主必假遠邇之器蘊匱之才思託大音之和伏見處士廣陵戴若思年三十清沖履道德量允塞思理足以研幽才鑒足以辯物安窮樂志無風塵之慕砥節立行有井渫之潔誠東南之遺寶宰朝之奇璞也若得託迹康衢則能結軌驥騄曜質廊廟必能垂光璵璠矣惟明公垂神採察不使忠允之言以人而廢倫乃辟之除沁水令不就遂往武陵省父時同郡人潘京素有理鑒名知人其父遣若思就京與語既而稱若思有公輔之才累轉東海王越軍諮祭酒出補豫章太守加振威將軍領義軍都督以討賊有功賜爵秣陵侯遷治書侍御史驃騎司馬拜散騎侍郎元帝召爲鎮東右司馬將征杜弢加若思前將軍未發而弢滅帝爲晉王以爲尚書中興建爲中護軍轉護軍將軍尚書僕射皆辭不拜出爲征西將軍都督兗豫幽冀雍幷六州諸軍事假節加散騎常侍發投刺王官千人爲軍吏調揚州百姓家奴萬人爲兵配之以散騎常侍王遐爲軍司鎮壽陽與劉隗同出帝親幸其營勞勉將士臨發祖餞置酒賦詩若思至合肥而王敦舉兵詔追若思還鎮京都進驃騎將軍與右衞將軍郭逸夾道築壘於大桁之北尋而石頭失守若思與諸軍攻石頭王師敗績若思率麾下百餘人赴宮受詔與公卿百官於石頭見敦敦問若思曰前日之戰有餘力乎若思不謝而答曰豈敢有餘但力不足耳又曰吾此舉動天下以爲如何若思曰見形者謂之逆體誠者謂之忠敦笑曰卿可謂能言敦參軍呂猗昔爲臺郎有刀筆才性尤姦諂若思爲尚書惡其爲人猗亦深憾焉至是乃說敦曰周顗戴若思皆有高名足以惑衆近者之言曾無愧色公若不除恐有再舉之患爲將來之憂耳敦以爲然又素忌之俄而遣鄧嶽繆坦收若思而害之若思素有重望四海之士莫不痛惜焉賊平冊贈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諡曰簡

邈字望之少好學尤精漢史才不逮若思儒博過之弱冠舉秀才遷太子洗馬出補西陽內史永嘉中元帝版行邵陵內史丞相軍諮祭酒出爲征南軍司于時凡百草創學校未立邈上疏曰臣聞天道之所大莫大於陰陽帝王之至務莫重於禮學是以古之建國有明堂辟雍之制鄉有庠序黌校之儀皆所以抽導幽滯啓廣才思蓋以六四有困蒙之吝君子大養正之功也昔仲尼列國之大夫耳興禮修學於洙泗之間四方髦俊斐然向風身達者七十餘人自茲以來千載絕塵豈天下小於魯衞賢哲乏於曩時勵與不勵故也自頃國遭無妄之禍社稷有綴旒之危寇羯飲馬於長江兇狡鴟張於萬里遂使神州蕭條鞠爲茂草四海之內人跡不交霸主有旰食之憂黎元懷荼毒之苦戎首交并於中原何遽籩豆之事哉然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況曠載累紀如此之久邪今末進後生目不覩揖讓升降之儀耳不聞鐘鼓管弦之音文章散滅圖讖無遺此蓋聖達之所深悼有識之所嗟歎也夫平世尚文遭亂尚武文武遞用長久之道譬之天地昏明之迭自古以來未有不由之者也今或以天下未一非興禮學之時此言似之而不其然夫儒道深奧不可倉卒而成古之俊乂必三年而通一經比天下平泰然後修之則功成事定誰與制禮作樂者哉又貴遊之子未必有斬將搴旗之才亦未有從軍征戍之役不及盛年講肄道義使明珠加瑩之功荊璞發採琢之榮不亦負可惜乎臣愚以世

衰道久人情玩於所習純風日去華競日彰猶火之消膏而莫之覺也今天地告始萬物權輿聖朝以神武之德値革命之運蕩近世之流弊繼千載之絕軌篤道崇儒創立大業明主唱之於上宰輔督之於下夫上之所好下必有過之者焉是故雙劍之節崇而飛白之俗成挾琴之容飾而赴曲之和作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實在感之而已臣以闇淺不能遠識格言奉誦明令慷慨下風謂宜以三時之隙漸就修建疏奏納焉於是始修禮學代劉隗爲丹陽尹王敦作逆加左將軍及敦得志而若思遇害遐坐免官敦誅後拜尚書僕射卒官贈衛將軍謚曰穆子謐嗣歷義興太守大司農

周顗

周顗字伯仁安東將軍浚之子也少有重名神彩秀徹雖時輩親狎莫能媟也司徒掾同郡賁嵩有清操見顗歎曰汝潁固多奇士自頃雅道陵遲今復見周伯仁將振起舊風清我邦族矣廣陵戴若思東南之美舉秀才入洛素聞顗名往候之終坐而出不敢顯其才辯顗從弟穆亦有美譽欲陵折顗顗陶然弗與之校於是人士益宗附之州郡辟命皆不就弱冠襲父爵武城侯拜祕書郎累遷尚書吏部郎東海王越子毗爲鎭軍將軍以顗爲長史元帝初鎭江左請爲軍諮祭酒出爲寧遠將軍荊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假節始到州而建平流人傅密等叛迎蜀賊杜弢顗狼狽失據陶侃遣將吳寄以兵救之故顗得免因奔王敦於豫章敦留之軍司戴邈曰顗雖退敗未有莅衆之咎德望素重宜還復之敦不從帝召爲揚威將軍兗州刺史顗還建康帝留顗不遣復以爲軍諮祭酒尋轉右長史中興建補吏部尚書頃之以醉酒爲有司所糾白衣領職復坐門生斫傷人免官太興初更拜太子少傅尚書如故顗上疏讓曰臣退自循省學不通一經智不效一官止足良難未能守分遂忝顯任名位過量不悟天鑒忘臣頑弊乃欲使臣內管銓衡外忝傅訓質輕蟬翼事重千鈞此之不可不待識而明矣若臣受負乘之責必貽聖朝惟塵之恥俯仰愧懼不知所圖詔曰紹幼沖便居儲副之貴當賴軌匠以袪蒙蔽望之儼然斯不言之益何學之習邪所謂與田蘇遊忘其鄙心者便當副往意不宜沖讓轉尚書左僕射領吏部如故庾亮嘗謂顗曰諸人咸以君方樂廣顗曰何乃刻畫無鹽唐突西施也帝讌羣公于西堂酒酣從容曰今日名臣共集何如堯舜時邪顗因醉厲聲曰今雖同人主何得復比聖世帝大怒而起手詔付廷尉將加戮累日方赦之及出諸公就省顗曰近日之罪固知不至于死尋代戴若思爲護軍將軍尚書紀瞻置酒請顗及王導等顗荒醉失儀復爲有司所奏詔曰顗參副朝右職掌銓衡當敬慎德音式是百辟屢以酒過爲有司所繩吾亮其極懽之情然亦是濡首之誡也顗必能克己復禮者今不加黜責初顗以雅望獲海內盛名後頗以酒失爲僕射略無醒日時人號爲三日僕射庾亮曰周侯末年所謂鳳德之衰也顗在中朝時能飲酒一石及過江雖日醉每稱無對偶有舊對從北來顗遇之欣然乃出酒二石共飲各大醉及顗醒使視客已腐脅而死顗性寬裕而友愛過人弟嵩嘗因酒瞋目謂顗曰君才不及弟何乃橫得重名以所然蠟燭投之顗神色無忤徐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王導甚重之嘗枕顗膝而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也答曰此中空洞無物然足容卿輩數百人導亦不以爲忤又於導坐傲然嘯詠導云卿欲希嵇阮邪顗曰何敢近捨明公遠希嵇阮及王敦構逆溫嶠謂顗曰大將軍此舉似有所在當無濫邪顗曰君少年未更事人主自非堯舜何能無失人臣豈可得舉兵以脅主共相推戴未能數年一旦如此豈云非亂乎處仲剛愎強忍很抗無上其意寧有限耶既而王師敗績顗奉詔詣敦敦曰伯仁卿負我顗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率六軍不能其事使王旅奔敗以此負公敦憚其辭正不知所荅帝召顗於廣室謂之曰近日大事二宮無恙諸人平安大將軍故副所望邪顗曰二宮自如明詔於臣等故未可知護軍長史郝嘏等勸顗避敦顗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喪敗寧可復草間求活外投胡越邪俄而與戴若思俱被收路經太廟顗大言曰天地先帝之靈賊臣王敦傾覆社稷枉殺忠臣陵虐天下神祇有靈當速殺敦無令縱毒以傾王室語未終收人以戟傷其口血流至踵顏色不變容止自若觀者皆爲流涕遂於石頭南門外石上害之時年五十四顗之死也敦坐有一參軍樗蒱馬於博頭被殺因謂敦曰周家奕世令望而位不至公及伯仁將登而墜有似下官此馬敦曰伯仁

總角於東宮相遇一面披襟便許之三事何圖不幸自貽王法敎素憚顗每見顗輒面熱雖復冬月扇面手不得休敎使繆坦籍顗家收得素牋數枚盛故絮而已酒五甕米數石在位者服其清約敎卒後追贈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謚曰康祀以少牢初敎之舉兵也劉隗勸帝盡除諸王司空導率羣從詣闕請罪值顗將入導呼顗謂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顗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顗喜飲酒致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顗顗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既出又上表明導言甚切至導不知救己而甚銜之敎既得志問導曰周顗戴若思南北之望當登三司無所疑也導不答又曰若不三司便應令僕邪又不答敎曰若不爾正當誅爾導又無言導後料檢中書故事見顗表救己殷勤款至導執表流涕悲不自勝告其諸子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顗三子閔恬頤

閔字子騫方直有父風歷衡陽建安臨川太守侍中中領軍吏部尚書尚書左僕射加中軍將軍轉護軍領祕書監卒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烈無子以弟頤長子琳爲嗣琳仕至東陽太守恬頤並歷鄉守琳少子文驃騎諮議參軍

史臣曰夫太剛則折至察無徒以之爲政則害于而國用之行己則凶于乃家誠以器乖容衆非先王之道也大連司憲陰候主情當約法之秋獻斵棺之議玄亮剛愎與物多違雖有崇上之心專行刻下之化同薄相濟並運天機是使賢宰見疎致物情於解體權臣發怒借其名以誓師既而謀人之國國危而苟免見昵於主主辱而圖生自取流亡非不幸也若思閑爽照理研幽伯仁凝正處腴能約咸以高才雅道參豫疇咨及京室淪胥抗言無撓甘赴鼎而全操蓋事君而盡節者歟顗招時論尤其酒德禮經曰瑕不揜瑜未足韜其美也

贊曰劉刁亮直志奉興王姦回醜正終致奔亡周戴英爽忠謨允塞道屬屯蒙禍罹兇慝

晉書卷六十九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四十

應詹

應詹字思遠汝南南頓人魏侍中璩之孫也詹幼孤爲祖母所養年十餘歲祖母又終居喪毀頓杖而後起遂以孝聞家富於財年又稚弱乃請族人共居委以資產情若至親世以此異焉弱冠知名性質素弘雅物雖犯而弗之校以學藝文章稱司徒何劭見之曰君子哉若人初辟公府爲太子舍人趙王倫以爲征東長史倫誅坐免成都王穎辟爲掾時驃騎從事中郎諸葛玫委長沙王乂奔鄴盛稱乂之非玫浮躁有才辯臨漳人士無不詣之詹與玫有舊歎曰諸葛成林何與樂毅之相詭乎卒不見之玫聞甚愧鎮南大將軍劉弘詹之祖舅也請爲長史謂之曰君器識弘深後當代老子於荆南矣仍委以軍政弘著績漢南詹之力也遷南平太守王澄爲荆州假詹督南平天門武陵三郡軍事及洛陽傾覆詹攘袂流涕勸澄赴援澄使詹爲檄詹下筆便成辭義壯烈見者慷慨然竟不能從也天門武陵谿蠻並反詹討降之時政令不一諸蠻怨望並謀背叛詹召蠻酋破銅券與盟由是懷詹數郡無虞其後天下大亂詹境獨全百姓歌之曰亂離既普殆爲灰朽僥倖之運賴茲應后歲寒不凋孤境獨守拯我塗炭惠隆丘阜潤同江海恩猶父母鎮南將軍山簡復假詹督五郡軍事會蜀賊杜疇作亂來攻詹郡力戰摧之尋與陶侃破杜弢於長沙賊中金寶溢目詹一無所取唯收圖書莫不歎之元帝假詹建武將軍王敦又上詹監巴東五郡軍事賜爵潁陽鄉侯陳人王沖擁衆荆州素服詹名迎爲刺史詹以沖等無賴棄還南平沖亦不怨其得人情如此遷益州刺史領巴東監軍詹之出郡也士庶攀車號泣若戀所生俄拜後軍將軍詹上疏陳便宜曰先王設官使君有常尊臣有定卑上無苟且之志下無覬覦之心下至亡秦罷侯置守本替末陵綱紀廢絕漢興雖未能興復舊典猶雜建侯守故能享年享世殆參古迹今大荒之後制度改創宜因斯會釐正憲則先舉盛德元功以爲封首則聖世之化比隆唐虞矣又曰性相近習相遠訓導之風宜慎所好魏正始之間蔚爲文林元康以來賤經尚道以玄虛宏放爲夷達以儒術清儉爲鄙俗永嘉之弊未必不由此也今雖有儒官教養未備非所以長育人材納之軌物也宜修辟雍崇明教義先令國子受訓然後皇儲親臨釋奠則普天尚德率土知方矣元帝雅重其才深納之頃之出補吳國內史以公事免鎮北將軍劉隗出鎮以詹爲軍司加散騎常侍累遷光祿勳詹以王敦專制自樹故優游諷詠無所標明及敦作逆明帝問詹計將安出詹厲然慷慨曰陛下宜奮赫斯之威臣等當得負戈前驅庶憑宗廟之靈有征無戰如其不然王室必危帝以詹爲都督前鋒軍事護軍將軍假節都督朱雀橋南賊從竹格渡江詹與建威將軍趙胤等擊敗之斬賊率杜發梟首數千級賊平封觀陽縣侯食邑一千六百戶賜絹五千匹上疏讓曰臣聞開國承家光啓土宇唯令德元功乃宜封錫臣雖忝當一隊策無微略勞不扞馬猥以疏賤倫亞親密暫厠披練列勳司勳乞迴謬恩聽其所守不許遷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平南將軍江州刺史詹將行上疏曰夫欲用天下之智力者莫若使天下信之也商鞅移木豈禮也哉有由而然自經荒弊綱紀頹陵清直之風既澆糟粃之俗猶在誠宜濯以滄浪之流漉以吞舟之網則幽顯明別於變時雍矣弘濟茲務在乎官人今南北雜錯屬託者無保負之累而輕舉所知此博采所以未精職理所以多闕今凡有所用宜隨其能不而與舉主同乎褒貶則人有慎舉之恭官無廢職之吝昔冀缺有功胥臣蒙先茅之賞子玉敗軍子文受蔿賈之責古既有之今亦宜然漢朝使刺史行部乘傳奏事猶恐不足以辨彰幽明弘宣政道故復有繡衣直指今之艱弊過於往昔宜分遣黃散若中書郎等循行天下觀採得失舉善彈違斷截苟且則人不敢爲非矣漢宣帝時二千石有居職修明者則入爲公卿其不稱職免官者皆還爲平人懼勸必行故歷世長久中間以來遷不足競免不足懼或有進而失意退而得分莅官雖美當以素論降替在職實劣直以舊望登敘校游談爲多少不以實事爲先後以此責成臣未見其兆也今宜峻左降舊制可二千石免官三年乃得敘用長史六年戶口折半道里倍之此法必明使天下知官難得而易失

必人慎其職朝無惰官矣都督可課佃二十頃州十頃郡五頃縣三頃皆取文武吏醫卜不得撓亂百姓三臺九府中外諸軍有可減損皆令附農市息末伎道無游人不過一熟豐穰可必然後重居職之俸使祿足以代耕頃大事之後遐邇皆想宏略而寂然未副宜早振綱領肅起羣望時王敦新平人情未安詹撫而懷之莫不得其歡心百姓賴之疾篤與陶侃書曰每憶密計自沔入湘頡頏繾綣齊好斷金子南我東忽然一紀其間事故何所不有足下建功嶠南旋鎮舊楚吾承乏幸會來忝此州圖與足下進共竭節本朝報恩幼主退以申尋平生繾綣舊好豈悟時不我與長卽幽冥永言莫從能不慨悵今神州未夷四方多難足下年德並隆功名俱盛宜務建洪範雖休勿休至公至平至謙至順卽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足下察吾此誠以咸和六年卒時年五十三冊贈鎮南大將軍儀同三司謚曰烈祠以太牢子玄嗣位至散騎侍郎玄弟誕有器幹歷六郡太守龍驤將軍追贈冀州刺史初京兆韋泓喪亂之際親屬遇飢疫並盡客遊洛陽素聞詹名遂依託之詹與分甘共苦情若弟兄遂隨從積年爲營伉儷置居宅矜薦之於元帝曰自遭喪亂人士易操至乃任運固窮耿介守節者鮮矣伏見議郎韋泓年三十八字元量執心清沖才識備濟躬耕隴畝不煩人役靜默居常不豫政事昔年流移來在詹境經寇喪資一身特立短褐不掩形菜蔬不充朝而抗志彌厲不遊非類顏回稱不改其樂泓有其分明公輔亮皇室恢維宇宙四門開闢英彥鳧藻收春花於京輦採秋實於巖藪而泓抱璞荊山未剖和璧若蒙銓召付以列曹必能協隆鼎味緝熙庶績者也帝卽辟之自後位至少府卿既受詹生成之惠詹卒遂製朋友之服哭止宿草追趙氏祀程嬰杵臼之義祭詹終身

甘卓

甘卓字季思丹陽人秦丞相茂之後也曾祖寧爲吳將祖述仕吳爲尚書父昌太子太傅吳平卓退居自守郡命主簿功曹察孝廉州舉秀才爲吳王常侍討石冰以功賜爵都亭侯東海王越引爲參軍出補離狐令卓見天下大亂棄官東歸前至歷陽與陳敏相遇敏甚悅共圖縱橫之計遂爲其子景娶卓女共相結託會周玘倡義密使錢廣攻敏弟昶敏遣卓討廣頓朱雀橋南會廣殺昶玘告丹陽太守顧榮共邀說卓卓素敬服榮且以昶死懷懼良久乃從之遂詐疾迎女斷橋收船南岸共滅敏傳首于京都元帝初渡江授卓前鋒都督揚威將軍歷陽內史其後討周馥征杜弢屢經苦戰多所擒獲以前後功進爵南鄉侯拜豫章太守尋遷湘州刺史將軍如故復進爵于湖侯中興初以邊寇未靜學校陵遲特聽不試孝廉而秀才猶依舊策試卓上疏以爲答問損益當須博古通今明達政體必求諸墳索乃堪其舉臣所忝州往遭寇亂學校久替人士流播不得比之餘州策試之由當藉學功謂宜同孝廉例申與期限疏奏朝議不許卓於是精加隱括備禮舉桂陽谷儉爲秀才儉辭不獲命州厚禮遣之諸州秀才聞當考試皆憚不行惟儉一人到臺遂不復策試儉恥其州少士乃表求試以高第除中郎儉少有志行寒苦自立博涉經史于時南土凋荒經籍道息儉不能遠求師友唯在家研精雖所得實深未有名譽又恥衒燿取達遂歸終身不仕卒於家卓遷安南將軍梁州刺史假節督沔北諸軍鎮襄陽卓外柔內剛爲政簡惠善於綏撫估稅悉除市無二價州境所有魚池先恒責稅卓不收其利皆給貧民西土稱爲惠政王敦稱兵遣使告卓卓乃僞許而心不同之及敦升舟而卓不赴使參軍孫雙詣武昌諫止敦敦聞雙言大驚曰甘侯前與吾語云何而更有異正當慮吾危朝廷邪吾今下唯除姦凶耳卿還言之事濟當以甘侯作公雙還報卓卓不能決或說卓且僞許敦待敦至都而討之卓曰昔陳敏之亂吾亦先從後圖而論者謂懼逼而謀之雖吾情本不爾而事實有似心恒愧之今若復爾誰能明我時湘州刺史譙王承遣主簿鄧騫說卓曰劉大連雖乘權寵非有害於天下也大將軍以其私憾稱兵象魏雖託討亂之名實失天下之望此忠臣義士匡救之時也昔魯連匹夫猶懷蹈海之志況受任方伯位同體國者乎今若因天人之心倡桓文之舉杖大順以掃逆節擁義兵以勤王室斯千載之運不可失也卓笑曰桓文之事豈吾所能至於盡力國難乃其心也當共詳思之參軍李梁說卓曰昔隗囂亂隴右竇融保河西以歸光武今日之事有似於此將軍有重名於天下但當推亡固存坐而待之使大將軍

勝方當崇將軍以方面之重如其不勝朝廷必以將軍代之何憂不富貴而釋此廟勝決存亡於一戰邪騫謂梁曰光武創業中國未平故隗囂斷隴右竇融兼河西各據一方鼎足之勢故得文服天子從容顧望及海內已定君臣正位終於隴右傾覆河西入朝何則向之文服義所不容也今將軍之於本朝非竇融之喻也襄陽之於大府非河西之固也且人臣之義安忍國難而不陳力何以北面於天子邪使大將軍平劉隗還武昌增石城之守絕荊湘之粟將軍安歸乎勢在人手而曰我處廟勝未之聞也卓尙持疑未決騫又謂卓曰今既不義舉又不承大將軍檄此必至之禍愚智所見也且議者之所難以彼彊我弱是不量虛實者也今大將軍兵不過萬餘其留者不能五千而將軍見衆既倍之矣將軍威名天下所聞也此府精銳戰勝之兵也擁彊衆藉威名杖節而行豈王含所能御哉遡流之衆勢不自救將軍之舉武昌若摧枯拉朽何所顧慮乎武昌既定據其軍實鎮撫二州施惠士卒使還者如歸此呂蒙所以剋敵也如是大將軍可不戰而自潰今釋必勝之策安坐以待危亡不可言知計矣願將軍孰慮之時敦以卓不至慮在後爲變遣參軍樂道融苦要卓俱下道融本欲背敦因說卓襲之語在融傳卓既素不欲從敦得道融說遂決曰吾本意也乃與巴東監軍柳純南平太守夏侯承宜都太守譚該等十餘人俱露檄遠近陳敦肆逆率所統致討遣參軍司馬讚孫雙奉表詣臺參軍羅英至廣州與陶侃剋期參軍鄧騫虞沖至長沙令譙王承堅守征西將軍戴若思在江西先得卓書表上之臺內皆稱萬歲武昌大驚傳卓軍至人皆奔散詔書遷卓爲鎮南大將軍侍中都督荊梁二州諸軍事荊州牧梁州刺史如故陶侃得卓信即遣參軍高寶率兵下卓雖懷義正而性不果毅且年老多疑計慮猶豫軍次豬口累旬不前敦大懼遣卓兄子行參軍印求和謝卓曰君此自是臣節不相責也吾家計急不得不爾想便旋軍襄陽當更結好時王師敗績敦求臺騶虞幡駐卓卓聞周顗戴若思遇害流涕謂印曰吾之所憂正謂今日每得朝廷人書常以胡寇爲先不悟忽有蕭牆之禍且使聖上元吉太子無恙吾臨敦上流亦未敢便危社稷吾適徑據武昌敦勢逼必劫天子以絕四海之望不如還襄陽更思後圖卽命旋軍都尉秦康說卓曰今分兵取敦不難但斷彭澤上下不得相越自然離散可一戰擒也將軍既有忠節中道而廢更爲敗軍將恐將軍之下亦各便求西還不可得守也卓不能從樂道融亦日夜勸卓速下卓性先寬和忽便彊塞徑還襄陽意氣騷擾舉動失常自照鏡不見其頭視庭樹而頭在樹上心甚惡之其家金櫃鳴聲似槌鐃清而悲巫云金櫃將離是以悲鳴主簿何無忌及家人皆勸令自警卓轉更狠愎聞諫輒怒方散兵使大佃而不爲備功曹榮建固諫不納襄陽太守周慮等密承敦意知卓無備詐言湖中多魚勸卓遣左右皆捕魚乃襲害卓于寢傳首于敦四子散騎郎蕃等皆被害太寧中追贈驃騎將軍謚曰敬

鄧騫

鄧騫字長真長沙人少有志氣爲鄉鄰所重常推誠行己能以正直全於多難之時刺史譙王承命爲主簿使說甘卓卓留爲參軍欲與同行以母老辭卓而返承爲魏乂所敗以虞悝兄弟爲承黨乂盡誅之而求騫甚急鄉人皆爲之懼騫笑曰欲用我耳彼新得州多殺忠良是其求賢之時豈以行人爲罪乃往詣乂乂喜曰君所謂古之解楊也以爲別駕騫有節操忠信兼識量弘遠善與人交久而益敬太尉庾亮稱之以爲長者歷武陵始興太守遷大司農卒於官

卞壼　從父兄敦

卞壼字望之濟陰冤句人也祖統琅邪內史父粹以清辯鑒察稱兄弟六人並登宰府世稱卞氏六龍玄仁無雙玄仁粹字也弟裒嘗忤其郡將郡將怒訐其門內之私粹遂以不訓見譏議陵遲積年惠帝初爲尙書郎楊駿執政人多附會而粹正直不阿及駿誅超拜右丞封成陽子稍遷至右軍將軍張華之誅粹以華壻免官齊王冏輔政爲侍中中書令進爵爲公及長沙王乂專權粹立朝正色乂忌而害之初粹如廁見物若兩眼俄而難作壼弱冠有名譽司兗二州齊王冏辟皆不就遇家禍還鄉里永嘉中除著作郎襲父爵征東將軍周馥請爲從事中郎不就遭本州傾覆東依妻兄徐州刺史裴盾盾以壼行廣陵相元帝鎮建鄴召爲從事中郎委以選舉甚見親杖出爲明帝東中郎長史遭繼母

憂既葬起復舊職累辭不就元帝遣中使敦逼壼履自陳曰壼天性狷狹不能和俗退以情事欲畢志家門亡父往爲中書令時壼蒙大例望門見辟信其所執得不祇就門戶遇禍迸竄易名得存視息私志有素加嬰極難流寄蘭陵爲荀晞所召恐見逼迫依下邳裴盾又見假授思暫之郡規得託身尋蒙見召爲從事中郎豈曰貪榮直欲自致規暫恭命行當乞退屬華軼之難不敢自陳軼既梟懸壼亦嬰病具自歸聞未蒙恕遣世子北征選寵顯望復以無施忝充元佐榮則榮矣實非素懷顧以命重人輕不敢辭憚閑西臺召壼爲尚書郎實欲因此以避賢路未及陳誠奄丁窮罰壼年九歲爲先母弟表所見孤背十二蒙亡母張所見覆育壼以陋賤不能榮親家產屢空養道多闕存無歡娛終不備禮拊心永恨五內抽割於公無效如彼私情艱苦如此實無情顏昧冒榮進若廢壼一人江北便有傾危之慮壼居事之日功績以隆者誠不得私其身今東中郎岐嶷自然神明日茂軍司馬諸參佐並以明德宣力王事壼之去留曾無損益賀循謝端顧景丁琛傳晞等皆荷恩命高枕家門壼委質二府漸冉五載考效則不能已彰論心則頻累恭順奈何哀孤之日不見愍恕哉帝以其辭苦不奪其志服闋爲世子師壼前後居師佐之任盡匡輔之節一府貴而憚焉中興建補太子中庶子轉散騎常侍侍講東宮遷太子詹事以公事免尋復職轉御史中丞忠於事上權貴屏迹時淮南小中正王式繼母前夫終更適式父式父終喪服訖議還前夫家前夫家亦有繼子奉養至終遂合葬於前夫式自云父臨終母求去父許諾於是制出母齊衰朞壼奏曰就如式父臨終許諾必也正名依禮爲無所據若夫有命須顯七出之責當存時棄之無緣以絕義之妻留家制服若式父臨困謬亂使去留自由者此必爲相要以非禮則存亡無所得從式宜正之以禮魏顆父命不從其亂陳乾昔欲以二婢子殉其子以非禮不從春秋禮記善之並以妾媵猶正以禮況其母乎式母於夫生事奉終非爲既絕之妻夫亡制服不爲無義之婦自云守節非爲更嫁離絕之斷在夫沒之後夫之既沒是其從子之日而式以爲出母此母以子出也致使存無所容居沒無所託地寄命於他人之門埋尸於無名之冢若式父亡後母尋沒於式家必不以爲出母明矣許諾之命一耳以爲母子同居之時至沒前子之門而不以爲母此爲制離絕於二居裁出否於意斷離絕之斷非式而誰假使二門之子皆此母之生母戀前子求去求絕非禮於後家還反又非禮於前門去不可去還不可還則爲無寄之人也式必內盡匡諫外極防閑不絕明矣何至守不移於至親略情禮於假繼乎繼母如母聖人之教式爲國士閨門之內犯禮違義開闢未有於父則無追亡之善於母則無孝敬之道存則去留自由亡則合葬路人可謂生事不以禮死葬不以禮者也虧損世教不可以居人倫銓正之任案侍中司徒臨潁公組敷宣五教實在任人而含容違禮曾不貶黜揚州大中正侍中平望亭侯曄淮南大中正散騎侍郎弘顯執邦論朝野取信曾不能率禮正違崇孝敬之教並爲不勝其任請以見事免組曄弘官大鴻臚削爵土廷尉結罪疏奏詔特原組等式付鄉邑清議廢棄終身壼遷吏部尚書王含之難加中軍將軍含滅以功封建興縣公尋遷領軍將軍明帝不豫領尚書令與王導等俱受顧命輔幼主復拜右將軍加給事中尚書令帝崩成帝即位羣臣進璽司徒王導以疾不至壼正色於朝曰王公豈社稷之臣邪大行在殯嗣皇未立寧是人臣辭疾之時導聞之乃輿疾而至皇太后臨朝壼與庾亮對直省中共參機要時召南陽樂謨爲郡中正潁川庾怡爲廷尉評謨怡各稱父命不就壼奏曰人無非父而生職無非事而立有父必有命居職必有悔有家各私其子此爲王者無人職不軌物官不立政如此則先聖之言廢五教之訓塞君臣之道散上下之化替矣樂廣以平夷稱庾珉以忠篤顯受寵聖世身非己有況及後嗣而可專哉所居之職若順夫羣心則戰戍者之父母皆當以命子不以處也若順謨父之意則人皆不爲郡中正人倫廢矣順怡父之意人皆不爲獄官則刑辟息矣凡如是者其可聽歟若不可聽何以許謨怡之得稱父命乎此爲謨以名父子可以虧法怡是親戚可以自專以此二塗服人示世臣所未悟也宜一切班下不得以私廢公絕其表疏以爲永制朝議以爲然謨怡不得已各居所職是時王導稱疾不朝而私送車騎將軍郗鑒壼奏以導虧法從私無大臣之節御史中丞鍾雅阿撓王典不加準繩並請免官雖事寢不行舉朝

震肅壼斷裁切直不畏彊禦皆此類也壼幹實當官以褒貶為己任勤於吏事欲軌正督世不肯苟同時好然性不弘裕才不副意故為諸名士所少而無卓爾優譽明帝深器之於諸大臣而最任職阮孚每謂之曰卿恆無閑泰常如含瓦石不亦勞乎壼曰諸君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壼而誰時貴遊子弟多慕王澄謝鯤為達壼厲色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斯甚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奏推之王導庾亮不從乃止然而聞者莫不折節時王導以勳德輔政成帝每幸其宅嘗拜導婦曹氏侍中孔坦密表不宜拜導聞之曰王茂弘駑痾耳若卞望之之巖巖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峰岠當敢爾邪壼廉潔儉素居甚貧約息當婚詔特賜錢五十萬固辭不受後患面創累乞解職拜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時庾亮將徵蘇峻言於朝曰峻狼子野心終必為亂今日徵之縱不順命為禍猶淺若復經年為惡滋蔓不可復制此是晁錯勸漢景帝早削七國事也當時議者無以易之壼固爭謂亮曰峻擁彊兵多藏無賴且逼近京邑路不終朝一旦有變易為蹉跌宜深思遠慮恐未可倉卒亮不納壼知必敗與平南將軍溫嶠書曰元規召峻意定懷此於邑溫生足下柰此事何吾今所慮是國之大事且峻已出狂意而召之更速必縱其羣惡以向朝廷朝廷威力誠桓桓交須接鋒履刃尚不知便可即擒不王公亦同此情吾與之爭甚懇切不能如之何本出足下為外藩任而今恨出足下在外若卿在內俱諫必當相從今內外戒嚴四方有備峻凶狂必無所至耳恐不能使無傷如何壼司馬任台勸壼宜畜良馬以備不虞壼笑曰以逆順論之理無不濟若萬一不然豈須馬哉峻果稱兵壼復為尚書令右將軍領右衞將軍餘官如故峻至東陵口詔以壼都督大桁東諸軍事假節復加領軍將軍給事中壼率郭默趙胤等與峻大戰於陵西為峻所破壼與鍾雅皆退還死傷者以千數壼雅並還節詣闕謝罪峻進攻青溪柵壼與諸軍距擊不能禁賊放火燒宮寺六軍敗績壼時發背創猶未合力疾而戰率厲散衆及左右吏數百人攻賊麾下苦戰遂死之時年四十八二子眕盱見父沒相隨赴賊同時見害峻平朝議贈壼左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尚書郎弘訥議以為死事之臣古今所重卞令忠貞之節當書於竹帛今之追贈實未副衆望謂宜加鼎司之號以旌忠烈之勳司徒王導見議進贈驃騎將軍加侍中訥重議曰夫事親莫大於孝事君莫尚於忠唯孝也故能盡敬竭誠唯忠也故能見危授命此在三之大節臣子之極行也案壼委質三朝盡規翼亮遭世險難存亡以之受顧託之重居端右之任擁衞至尊則有保傅之恩正色在朝則有匪躬之節賊峻造逆戮力致討身當矢旝再對賊鋒父子并命可謂破家為國守死勤事昔許男疾終猶蒙二等之贈況壼伏節國難者乎夫賞疑從重況在不疑可謂上準許穆下同嵇紹則允合典謨克厭衆望於是改贈壼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貞祠以太牢贈世子眕散騎侍郎眕弟盱奉車都尉眕母裴氏撫二子尸哭曰父為忠臣汝為孝子夫何恨乎徵士翟湯聞之歎曰父死於君子死於父忠孝之道萃于一門眕子誕嗣咸康六年成帝追思壼下詔曰壼立朝忠恪喪身凶寇所封懸遠租秩薄少妻息不贍以為慨然可給實口廩其後盜發壼墓尸僵鬢髮蒼白面如生兩手悉拳爪甲穿達手背安帝詔給錢十萬以修塋兆壼第三子瞻位至廣州刺史瞻弟耽尚書郎

敦字仲仁父俊清貞有檢識以名理著稱其鄉人郤詵恃才陵傲俊兄弟俊等亦以門盛輕詵相視如讎詵以楊駿故吏被繫俊時為尚書郎按其獄詵懼不免俊平心斷決正之詵卒以免而猶不悛後為左丞復奏陷卞氏俊歷位汝南相廷尉卿敦弱冠仕州郡辟司空府稍遷太子舍人尚書郎朝士多稱之東海王越聞召以為主簿王彌逼洛敦及胡毋輔之勸越擊王彌而王衍潘滔共執不聽敦庭爭苦至衆咸壯之出補汝南內史元帝之為鎮東請為軍諮祭酒不就征南將軍山簡以為司馬尋而王如杜曾相繼為亂簡乃使敦監沔北七郡軍事振威將軍領江夏相戍夏口敦攻討沔中皆平既而杜弢寇湘中加敦征討大都督伐弢有功賜爵安陵亭侯鎮東大將軍王敦請為軍司中興建拜太子左衞率時石勒侵逼淮泗帝備求良將可以式遏邊境者公卿舉敦除征虜將軍徐州刺史鎮泗口及勒寇彭城敦自度力不能支與征北將軍王邃退保盱眙賊勢遂張淮北諸郡多為所陷竟以畏懦貶秩三等為鷹揚將軍徵拜大

司農王敦表爲征虜將軍都督石頭軍事明帝之討王敦也以爲鎮南將軍假節事平更拜尚書以功封益陽侯徙光祿勳出爲都督安南將軍湘州刺史假節尋進征南將軍固辭不拜蘇峻反溫嶠庾亮移檄征鎮同赴京師敦擁兵不下又不給軍糧唯遣督護荀璲領數百人隨大軍而已時朝野莫不怪歎獨陶侃亦切齒忿之峻平侃奏敦阻軍顧望不赴國難無大臣之節請檻車收付廷尉丞相王導以喪亂之後宜加寬宥轉安南將軍廣州刺史病不之職徵爲光祿大夫領少府敦既不討蘇峻常懷愧恥名論自此虧矣尋以憂卒追贈本官加散騎常侍謚曰敬子滔嗣

劉超

劉超字世瑜琅邪臨沂人漢城陽景王章之後也章七世孫封臨沂縣慈鄉侯子孫因家焉父和爲琅邪國上軍將軍超少有志尚爲縣小吏稍遷琅邪國記室掾以忠謹清慎爲元帝所拔恆親侍左右遂從渡江轉安東府舍人專掌文檄相府建又爲舍人于時天下擾亂伐叛討貳超自以職在近密而書跡與帝手筆相類乃絕不與人交書時出休沐閉門不通賓客由是漸得親密以左右勤勞賜爵原鄉亭侯食邑七百戶轉行參軍中興建爲中書舍人拜騎都尉奉朝請時臺閣初建庶績未康超職典文翰而畏慎靜密彌見親待加以處身清苦衣不重帛家無儋石之儲每帝所賜皆固辭曰凡陋小臣橫竊賞物無德而祿殃咎是懼帝嘉之不奪其志尋出補句容令推誠於物爲百姓所懷常年賦稅主者常自四出詰評百姓家貲至超但作大函村別付之使各自書家產投函中訖送還縣百姓依實投上課輸所入有踰常年入爲中書通事郎以父憂去官既葬屬王敦稱兵詔超復職又領安東上將軍尋六軍敗散唯超案兵直衛帝感之遣歸終喪禮及錢鳳構禍超招合義士從明帝征鳳事平以功封零陵伯超家貧妻子不贍帝手詔褒之賜以魚米超辭不受超後須純色牛市不可得啓買官外廐牛詔便以賜之出爲義興太守未幾徵拜中書侍郎拜受往還朝廷莫有知者會帝崩穆后臨朝遷射聲校尉時軍校無兵義興人多義隨超因統其衆以宿衛號爲君子營咸和初遭母憂去官衰服不離身朝夕號泣朔望輒步至墓所哀感路人及蘇峻謀逆超代趙胤爲左衛將軍時京邑大亂朝士多遣家人入東避難義興故吏欲迎超家而超不聽盡以妻孥入處宮內及王師敗績王導以超爲右衛將軍親侍成帝屬太后崩軍衛禮章損闕超躬率將士奉營山陵峻遷車駕石頭時天大雨道路沉陷超與侍中鍾雅步侍左右賊給馬不肯騎而悲哀慷慨峻聞之甚不平然未敢加害而以其所親信許方等補司馬督殿中監外託宿衛內實防禦超等時饑饉米貴峻等問遺一無所受繾綣朝夕臣節愈恭帝時年八歲雖幽厄之中超猶啓授孝經論語溫嶠等至峻猜忌朝士而超爲帝所親遇疑之尤甚後王導出奔超與懷德令匡術建康令管旆等密謀將欲奉帝而出未及期事泄峻使任讓將兵入收超及鍾雅帝抱持悲泣曰還我侍中右衛任讓不奉詔因害之及峻平任讓與陶侃有舊侃欲特不誅之乃請於帝帝曰讓是殺我侍中右衛者不可宥由是遂誅讓及超將改葬帝痛念之不已詔遷高顯近地葬之使出入得瞻望其墓追贈衛尉謚曰忠超天性謙慎歷事三帝恆在機密並蒙親遇而不敢因寵驕諂故士人皆安而敬之子訥閑謹飭有石慶之風歷中書侍郎下邳內史子享亦清慎爲散騎郎

鍾雅

鍾雅字彥冑潁川長社人也父曄公府掾早終雅少孤好學有才志舉四行除汝陽令入爲佐著作郎母憂去官服闋復職東海王越請爲參軍遷尚書郎避亂東渡元帝以爲丞相記室參軍遷臨淮內史振威將軍頃之徵拜散騎侍郎轉尚書右丞時有事於太廟雅奏曰陛下繼承世數於京兆府君爲玄孫而今祝文稱曾孫恐此因循之失宜見改正又禮祖之昆弟從祖父也景皇帝自以功德爲世宗不以伯祖而登廟亦宜除伯祖之文詔曰禮事宗廟自曾孫已下皆稱曾孫此非因循之失也義取於重孫可歷世共其名無所改也稱伯祖不安如所奏轉北軍中候大將軍王敦請爲從事中郎補宣城內史錢鳳作逆加廣武將軍率衆屯青弋時廣德縣人周玘爲鳳起兵攻雅雅退據涇縣收合士庶討玘斬之鳳平徵拜尚書左丞明帝崩遷御史中丞時國喪未期而尚書梅

陶私奏女妓雅劾奏曰臣聞放勛之殂八音遏密雖在凡庶猶能三載自茲以來歷代所同肅祖明皇帝崩背萬國當期來月聖主縞素泣血臨朝百僚慘愴動無歡容陶無大臣忠慕之節家庭侈靡聲妓紛葩絲竹之音流聞衢路宜加放黜以整王憲請下司徒論正清議穆后臨朝特原不問雅直法繩違百僚皆憚之北中郎將劉遐卒遐部曲作亂詔郭默討之以雅監征討軍事假節事平拜驍騎將軍蘇峻之難詔雅為前鋒監軍假節領精勇千人以距峻雅以兵少不敢擊退還拜侍中尋王師敗績雅與劉超並侍衛天子或謂雅曰晃可而進知難而退古之道也君性亮直必不容於寇讎何不隨時之宜而坐待其斃雅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各遜遁以求免吾懼董狐執簡而至矣庾亮臨去顧謂雅曰後事深以相委雅曰棟折榱崩誰之責也亮曰今日之事不容復言卿當期剋復之效耳雅曰想足下不愧荀林父耳及峻逼遷車駕幸石頭惟超流涕步從明年並為賊所害賊平追贈光祿勳其後以家貧詔賜布帛百匹子誕位至中軍參軍早卒

史臣曰應詹行業聿修文史足用入居列位則嘉謀屢陳出撫藩條則惠政斯洽甘卓伐暴寧亂庸績克宣作鎮扞城威略具舉及兇渠犯順志在勤王既而人撓其謀天奪其鑒疑留不斷自取誅夷卞壼束帶立朝以匡正為己任褰裳衛主蹈忠義以成名遂使臣死於君子死於父惟忠與孝萃其一門古稱社稷之臣忠貞之謂矣劉超勤肅奉上鍾雅正直當官屬巨猾滔天幼君危逼乃崎嶇寇難契闊艱虞匪石為心寒松比操貞軌皆沒亮迹雙升雖高赫在難彌恭荀息繼之以死方之二子曾何足云

贊曰卓臨南服詹蒞西州政刑克舉威惠兼修應嗟遲促甘斃疑留望之徇義處死為易惟子惟臣名節斯寄鍾劉入仕忠貞攸履竭其股肱繼之以死

晉書卷七十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四十一

孫惠

孫惠字德施吳國富陽人吳豫章太守賁曾孫也父祖並仕吳惠口訥好學有才識州辟不就寓居蕭沛之間永寧初赴齊王冏義討趙王倫以功封晉興縣侯辟大司馬戶曹掾轉東曹屬冏驕矜僭侈天下失望惠獻言於冏諷以五難四不可勸令歸藩辭甚切至冏不納惠懼罪辭疾去頃之冏果敗成都王穎薦惠爲大將軍參軍領奮威將軍白沙督是時穎將征長沙王乂以陸機爲前鋒都督惠與機同鄉里憂其致禍勸機讓都督於王粹及機兄弟被戮惠甚傷恨之時惠又擅殺穎牙門將梁俊懼罪因改姓名以遁後東海王越舉兵下邳惠乃詭稱南嶽逸士秦祕之以書干越曰天禍晉國遘茲厄運歷觀危亡其萌有漸枝葉先零根株乃斃伏惟明公咨叡哲之才應神武之略承衰亂之餘當傾險之運側身昏讒之俗跼蹐凶諂之間執夷正立則取疾姦佞抱忠懷直則見害賊臣鯁精非聖性所堪苟免非英雄之節是以感激於世發憤忘身抗辭金門則謇諤之言顯扶翼皇家則匡主之功著事雖未集大命有在夫以漢祖之賢猶有彭城之恥魏武之能亦有濮陽之失孟明三退終於致果句踐喪衆期於擒吳今明公名著天下聲振九域公族歸美萬國宗賢加以四王齊聖仁明篤友急難之感同獎王室股肱爪牙足相維持皇穹無親惟德是輔懸象盈禍讎鬼神所讚以明公達存亡之符察成敗之變審所履之運思天人之功虎視東夏之藩龍躍海嵎之野西諮河間南結征鎮東命勁吳銳卒之富北有幽并率義之旅宣喻青徐啓示羣王旁收雄俊廣延秀傑糾合攜貳明其賞信仰惟天子蒙塵鄴宮外矯詔命擅誅無辜豺狼羣噬其事無遠天心火傾移喪亂可必太白橫流兵家攸杖歲鎮所去天厭其德玄象著明讖謠彰見違天不祥奉時必剋明公思安危人神之應慮禍敗前後之徵弘勞謙日昃之德躬吐握求賢之義傾府竭庫以振貧乏將有濟世之才淪滯之士含奇謨於朱脣擁神策於玉堂遁逸川嶽之上以俟真人之求曰想不世之佐耳聽非常之輔舉而任之則元勳建矣祕之不天值此衰運竊慕墨翟申包之誠跋涉荊棘重繭而至櫛風沐雨來承禍難思以管穴毗佐大猷道險時否未敢自顯伏在川泥繫情宸極謹先白箋以啓天慮若猶沉吟際會徘徊二端儌倖在險請從怒宥之例明公今旋軫臣子之邦宛轉名義之國指麾則五嶽可傾呼噏則江湖可竭況履順討逆執正伐邪是烏獲摧冰賁育拉朽猛獸吞狐泰山壓卵因風燎原未足方也今時至運集天與神助復不能鸞起於慶命之會拔劍於時哉之機恐流濫之禍不在一人自先帝公王海內名士近者死亡皆如蟲獸尸元曝於糞壤形骸捐於溝瀆非其口無忠貞之辭心無義正之節皆希目下之小生而惑終焉之大死凡人知友猶有刎頸之報朝廷之內而無死命之臣非獨祕之所恥惜乎晉世之無人久矣今天下喁喁四海注目社稷危而復安宗廟替而復紹惟明公兄弟能弘濟皇猷國之存亡在斯舉矣祕之以不才之姿而值危亂之運竭其狗馬之節加之忠貞之心左屬平亂之鞬右操滅逆之矢控馬鶴立計日俟命時難獲而易失機速變而成禍介如石焉實無終日自求多福惟君裁之越省書榜道以求之惠乃出見越即以爲記室參軍專掌文疏豫參謀議除散騎郎太子中庶子復請補司空從事中郎越誅周穆等夜召參軍王廣造表廣戰懼壞數紙不成時惠不在越歎曰孫中郎在表久就矣越遷太傅以惠爲軍諮祭酒數諮訪得失每造書檄越或驛馬催之應命立成皆有文采除祕書監不拜轉彭城內史廣陵相遷廣武將軍安豐內史以迎大駕之功封臨湘縣公元帝遣甘卓討周馥於壽陽惠乃率衆應卓馥敗走廬江何銳爲安豐太守惠權留郡境銳以他事收惠下人推之惠既非南朝所授常慮銳因此大懼遂攻殺銳奔入蠻中尋病卒時年四十七表還鄉里朝廷明其本心追加弔賻

熊遠

熊遠字孝文豫章南昌人也祖翹嘗爲石崇蒼頭而性廉直有士風黃門郎潘岳見而稱異勸崇免之乃還鄉里遠有志尚縣召爲功曹不起強與衣幘扶之使謁十餘日薦於郡由是辟爲文學掾遠曰辭大不辭小也固請留縣太守察

遠孝廉屬太守討氐羌遠諫不行送至隴右而還後太守會稽夏靜辟爲功曹
及靜去職遠送至會稽以歸州辟主簿別駕舉秀才除監軍華軼司馬領武昌
太守寧遠護軍元帝作相引爲主簿時傳北陵被發帝將舉哀遠上疏曰園陵
既不親行承傳言之者未可爲定且園陵非一而直言侵犯遠近弔問答之宜
當有主謂應更遣使攝河南尹按行得審問然後可發哀即宜命將至洛修復
園陵討除逆類昔宋殺無畏莊王奮袂而起衣冠相追於道軍成宋城之下況
此酷辱之大恥臣子奔馳之日夫修園陵至孝也討逆叛至順也救社稷至義
也卹遺黎至仁也若修此四道則天下響應無思不服矣昔項羽殺義帝以爲
罪漢祖哭之以爲義劉項存亡在此一舉羣賊豺狼弱於往日懸逆之甚重於
丘山大晉受命未改於上兆庶謳吟思德於下今順天下之心命貔貅之士鳴
檄前驅大軍後至威風赫然聲振朔野則上副西土義士之情下允海內延頸
之望矣屬有杜弢之難不能從時江東草創農桑弛廢遠建議曰立春之日天
子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載耒耜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以勸農功
詩云弗躬弗親庶人不信自喪亂以來農桑不修遊食者多皆由去本逐末故
也時議美之建興初正旦將作樂遠諫曰謹按尚書堯崩四海遏密八音禮云
凶年天子徹樂減膳孝懷皇帝梓宮未反豺狼當塗人神同忿公明德茂親社
稷是賴今杜弢蟻聚湘川比歲征行百姓疲弊故使義衆奉迎未舉履端元日
正始之初貢士鱗萃南北雲集有識之士於是觀禮公與國同體憂容未歇昔
齊桓貫澤之會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數國及葵丘自矜叛者九國人心
所歸惟道與義將紹皇綱於既往恢霸業於來今表道德之軌闡忠孝之儀明
仁義之統弘禮樂之本使四方之士退懷嘉則今榮耳目之觀崇戲弄之好懼
違雲韶雅頌之美非納軌物有塵大教謂宜設饌以賜羣下而已元帝納之轉
丞相參軍是時琅邪國侍郎王鑒勸帝親征杜弢遠又上疏曰皇綱失統中夏
多故聖主肇祚遠奉西都梓宮外次未反園陵逆寇遊魂國賊未夷明公憂勞
乃心王室伏讀聖教人懷慷慨杜弢小豎寇抄湘川比年征討經載不夷昔高
宗伐鬼方三年乃剋用兵之難非獨在今伏以古今之霸王遭時艱難亦有親

征以隆大勳亦有遣將以平小寇今公親征文武將吏度支籌量舟輿器械所
出若足用者然後可征愚謂宜如前遣五千人徑與水軍進征既可得速必不
後時昔齊用穰苴燕晉退軍秦用王翦剋平南荊必使督護得才即賊不足慮
也會弢已平轉從事中郎累遷太子中庶子尚書左丞散騎常侍帝每歎其忠
公謂曰卿在朝正色不茹柔吐剛忠亮至到可謂王臣也吾所欣賴卿其勉之
及中興建帝欲賜諸吏投刺勸進者加位一等百姓投刺者賜司徒吏凡二十
餘萬遠以爲秦漢因赦賜爵非長制也今按投刺者不獨近者情重遠者情輕
可依漢法例賜天下爵於恩爲普無偏頗之失可以息檢覈之煩塞巧僞之端
帝不從轉御史中丞時尚書刁協用事衆皆憚之尚書郎盧綝將入直遇協於
大司馬門外協醉使綝避之綝不迴協令威儀牽捽綝墮馬至協車前而後釋
遠奏免協官時冬雷電且大雨帝下書責躬引過遠復上疏曰被庚午詔書以
雷電震暴雨非時深自剋責雖禹湯罪己未足以喻臣聞於天道貴以人事論
之陛下節儉敦朴愷悌流惠而王化未興者皆羣公卿士不能夙夜在公以益
大化素餐負乘秕穢明時之責也今逆賊猾夏暴虐滋甚二帝幽殯梓宮未反
四海延頸莫不東望而未能遣軍北討讎賊未報此一失也昔齊侯既敗七年
不飲酒食肉況此恥尤大臣子之責宜在枕戈爲王前驅若此志未果者當上
下克儉恤人養士徹樂減膳惟修戎事陛下憂勞於上而羣官未同戚容於下
每有會同務在調戲酒食而已此二失也選官用人不料實德惟在白望不求
才幹鄉舉道廢請託交行有德而無力者退修望而有助者進稱職以違俗見
譏虛資以從容見貴是故公正道虧私塗日開強弱相陵冤枉不理今當官者
以理事爲俗吏奉法爲苛刻盡禮爲諂諛從容爲高妙放蕩爲達士驕蹇爲簡
雅此三失也世所謂三失者公法加其身私議貶其非轉見排退陸沉泥滓時
所謂三善者王法所不加清論美其賢漸相登進仕不輟官攀龍附鳳翱翔雲
霄遂使世人削方爲圓撓直爲曲豈待顧道德之清塗踐仁義之區域乎是以
萬機未整風俗僞薄皆此之由不明其黜陟以審能否此則俗未可得而變也
今朝廷羣司以從順爲善相違見貶不復論才之曲直言之得失也時有言者

或不見用是以朝少辯爭之臣士有祿仕之志焉郭翼上書武帝擢爲屯留令又置諫官所以容受直言發進將來故人得自盡言無隱諱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數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舜猶歷試諸難而今先祿不試甚違古義亂之所由也求才急於疎賤用刑先於親貴然後令行禁止野無遺滯堯取舜於仄陋舜拔賢於巖穴姬公不曲繩於天倫叔向不虧法於孔懷今朝廷法吏多出於寒賤是以章書日奏而不足以懲物官人選才而不足以濟事宜招賢良於屠釣聘耿介於丘園若此道不改雖并官省職無救弊亂也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此官得其人之益也累遷侍中出補會稽內史時王敦作逆沈充舉兵應之加遠將軍距而不受不輸軍資於充保境安衆爲務敦至石頭諷朝廷徵遠還乃拜太常卿加散騎常侍敦深憚其正而有謀引爲長史數月病卒遠弟緝名亞於遠爲王敦主簿終於鄱陽太守緝子鳴鶴位至武昌太守

王鑒

王鑒字茂高堂邑人也父濬御史中丞鑒少以文筆著稱初爲元帝琅琊國侍郎時杜弢作逆江湘流弊王敦不能制朝廷深以爲憂鑒上疏勸帝征之曰天禍晉室四海顛覆喪亂之極開闢未有明公遭歷運之厄當陽九之會聖躬負伊周之重朝廷延匡合之望方將振長轡而御八荒掃河漢而清天塗所藉之資江南之地蓋九州之隅角垂盡之餘人耳而百越鴟視於五嶺蠻蜀狼顧於湘漢江州蕭條白骨塗地豫章一郡十殘其八繼以荒年公私虛匱倉庫無旬月之儲三軍有絕乏之色賦斂搜奪周而復始卒散人流相望於道殘弱之源日深全勝之勢未舉鑒懼雲旗反旆元戎凱入未在旦夕也昔齊桓未兼而申侯懼其老況暴甲三年介胄生蟣蝨而可不深慮者哉江揚本六郡之地一州封域耳若兵不時戢人不堪命三江受敵彭蠡振搖是賊躡我垣牆之內闚我室家之好黷武之衆易動驚弓之鳥難安鑒之所甚懼也去年已來累喪偏將軍師屢失送死之寇兵厭奔命賊量我力矣雖繼遣偏裨懼未足成功也愚謂尊駕宜親幸江州然後方召之臣其方可得而宣熊羆之士其銳可得而奮進左軍於武昌爲陶侃之重建名將於安成連甘卓之壘南望交廣西撫蠻夷要害之地勸勵卒以保之深溝堅壁按精甲而守之六軍既贍戰士思奮爾乃乘隙騁奇擾其窟穴顯示大信開以生塗杜弢之頸固以鎖於麾下矣議者將以大舉役重人不可擾鑒謂暫擾以制敵愈於放敵而常擾也夫四體者人之所甚愛苟宜伐病則削肌刮骨矣然守不可虛鑒謂王導可委以蕭何之任或以小賊方熾不足勤千乘之重鑒見王彌之初亦小寇也官軍不重其威狡逆得肆其變卒令溫懷不守三河傾覆致有今日之弊此已然之明驗也蔓草猶不可長況虎兕之寇乎當五霸之世將非不良士非不勇征伐之役君必親之故齊桓免胄於邵陵晉文擐甲於城濮昔漢高光武二帝征無遠近敵無大小必手振金鼓身當矢石櫛風沐雨壺漿不贍馳騖四方匪皇寧處然後皇基克構元勳以融今大弊之極劇於曩代崇替之命繫我而已欲使攀旂無野次之役聖躬遠風塵之勞而大功坐就鑒未見其易也魏武既定中國親征柳城揚旍盧龍之嶺頓轡重塞之表非有當時烽燧之虞蓋一日縱敵終己之患雖戎輅蒙險不以爲勞況急於此者乎劉玄德躬登漢山而夏侯之鋒摧吳僞祖親泝長江而關羽之首懸袁紹猶豫後機挫衄三分之勢劉表臥守其衆卒亡全楚之地歷觀古今撥亂之主雖聖賢未有高拱閑居不勞而濟者也前鑒不遠可謂蓍龜議者或以當今暑夏非出軍之時鑒謂今宜嚴戒須秋而動高風啓塗龍舟電舉曾不十日可到豫章豫章去賊尚有千里之限但臨之以威靈則百勝之理濟矣既掃清湘野滌蕩楚郢然後班爵序功酬將士之勞卷甲韜旗廣農桑之務播愷悌之惠除煩苛之賦比及數年國富兵彊龍驤虎步以威天下何思而不服何往而不濟桓文之功不難擬也今惜一舉之勞而緩垂死之寇誠國家之大恥臣子之深憂也鑒以凡瑣謬蒙獎育思竭愚忠以裨萬一芻蕘之言聖主不棄戍卒之謀先后採之乞留神鑒思其所陳疏奏帝深納之即命中外戒嚴將自征弢會弢已平故止中興建拜駙馬都尉奉朝請出補永興令大將軍王敦請爲記室參軍未就而卒時年四十一文集傳於世鑒弟濤及弟子戢並有才筆濤字茂略歷著作郎無錫令戢字庭堅亦爲著作並早卒

陳頵

陳頵字延思陳國苦人也少好學有文義父斵立宅起門頵曰當使容馬車斵笑而從之仕爲郡督郵檢擿隱匿者三千人爲一州尤最太守劉享拔爲主簿州辟部從事乘馬車還家宗黨榮之劾按沛王韜獄未竟會解結代楊準爲刺史韜因河間王顒屬結結至大會問主簿史鳳曰沛王貴藩州據何法而擅拘邪時頵在坐對曰甲午詔書刺史衛命國之外盡其非所部而在境者刺史并糾事徵文墨前後列上七被詔書如州所劾無有違謬結曰衆人之言不可妄聽宜依法窮竟又問僚佐曰河北白壤膏粱何故少人士每以三品爲中正答曰詩稱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夫英偉大賢多出於山澤河北土平氣均蓬蒿裁高三尺不足成林故也結曰張彥真以爲汝穎巧辯恐不及靑徐儒雅也頵曰彥真與元禮不協故設過言老子莊周生陳梁伏羲傅說師曠大項出陽夏漢魏二祖起於沛譙準之衆州莫之與比結甚異之曰豫州人士常半天下此言非虛會結還尚書結恨不得盡其才用元康中舉孝廉而州將留之頵薦同縣焦保曰保出自寒素稟質淸沖若得參嘉命必能光贊大猷允淸朝望使賁憲之徒不乏於豫土令頵庶免臧文之責州乃辟保齊王冏起義州遣頵將兵赴之拜駙馬都尉遭賊避難于江西歷陽內史朱彥引爲參軍鎮東從事中郎袁琇薦頵於元帝遷鎮東行參軍事典法兵二曹頵與王導書曰中華所以傾弊四海所以土崩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後實事浮競驅馳互相貢薦言重者先顯言輕者後敍遂相波扇乃至陵遲加有莊老之俗傾惑朝廷養望者爲弘雅政事者爲俗人王職不恤法物墜喪夫欲制遠先由近始故出其言善千里應之今宜改張明賞信罰拔卓茂於密縣顯朱邑於桐鄉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耳建興初制版補錄事參軍參佐掾屬多設解故以避事任頵議諸僚屬乘昔西臺養望餘弊小心恭肅更以爲俗偃蹇倨慢以爲優雅至今朝士縱誕臨事遊行漸弊不革以至傾國故百尋之屋突直而焚燎千里之隄蟻垤而穿敗古人防小以全大愼微以杜萌自今臨使稱疾須催乃行者皆免官初趙王倫篡位三王起義制己亥格其後論功雖小亦皆依用頵意謂不宜以爲常式駮之曰聖王懸爵賞功制罰糾違斯道苟明人赴水火且名器之實不可妄假非才則之致寇寵厚戒在斯亡昔孫秀口唱篡逆手弄天機惠皇失御九服無載三王建義席卷四海合起義之衆結天下之心故設己亥義格以權濟難此自一切之法非常倫之格也其起義以來依格雜猥遭人爲侯或加兵伍或出阜僕金紫佩士卒之身符策委廝隸之門使天官降辱王爵黷賤非所以正皇綱重名器之謂也請自今以後宜停之頵以孤寒數有奏議朝士多惡之出除譙郡太守太興初以疾徵久之白衣兼尙書因陳時務以爲昔江外初平中州荒亂故貢舉不試宜漸循舊搜揚隱逸試以經策又馬隆孟觀雖出貧賤勳濟甚大以所不習而統戎事鮮能以濟宜開舉武略任將率者言問核試盡其所能然後隨才授任舉十得一猶勝不舉況或十得二三日磾降虜七世內侍由余戎狄入爲秦相豈藉華宗之族見齒於奔競之流乎宜引幽滯之儁抑華校實則天淸地平人神感應俄拜天門太守殊俗安之遷腹心之吏爲荊州參軍若有禍發動靜馳白故恆得宿辦陶侃征還頵先至巴陵上禮侃以爲能表爲梁州刺史綏懷荒弊甚有威惠梁州大姓互相嫉妬說頵年老耳聾侃召頵還以西陽太守蔣巽代之年六十九卒

高崧

高崧字茂琰廣陵人也父悝少孤事母以孝聞年十三值歲饑悝菜蔬不饜每致甘肥於母撫幼弟以友愛稱寓居江州刺史華軼辟爲西曹書佐及軼敗悝藏匿軼子經年會赦乃出元帝嘉而宥之以爲參軍遂歷顯位至丹陽尹光祿大夫封建昌伯崧少好學善史書總角時司空何充稱其明惠充爲揚州引崧爲主簿益相欽重轉驃騎主簿舉州秀才除太學博士父艱去職初悝以納妾致訟被黜及終崧乃自繫廷尉訟冤遂停喪五年不葬表疏數十上帝哀之乃下詔曰悝備位大臣違憲被黜事已久判其子崧求直無已今特聽傳侯爵由是見稱拜中書郎再遷黃門侍郎簡文帝輔政引爲撫軍司馬時桓溫擅威率衆北伐軍次武昌簡文患之崧曰宜致書喻以禍福自當反旆如其不爾便六軍整駕逆順於茲判矣若有異計請先釁鼓便於坐爲簡文書草曰寇難宜平

時會宜接此實爲國遠圖經略大算能弘斯會非足下而誰但以此興師動衆要當以資實爲本運轉之艱古人之所難不可易之於始而不熟慮須所以深用惟疑在乎此耳然異常之舉衆之所駭遊聲噂㗾想足下亦少聞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或能望風振擾一時崩散如其不然者則望實並喪社稷之事去矣皆由吾闇弱德信不著不能鎮靜羣庶保固維城所以內愧于心外慙良友吾與足下雖職有內外安社稷保家國其致一也天下安危繫之明德先存寧國而後圖其外使王基克隆大義弘著所望於足下區區誠懷豈可復顧嫌而不盡哉溫得書還鎮崧累遷侍中是時謝萬爲豫州都督疲於親賓相送方臥在室崧徑造之謂曰卿今疆理西藩何以爲政萬粗陳其意崧便爲敘刑政之要數百言萬遂起坐呼崧小字曰阿酃故有才具邪哀帝雅好服食崧諫以爲非萬乘所宜陛下此事實日月之一食也後以公事免卒於家子耆官至散騎常侍

史臣曰昔張良抽說項氏巧謀於沛公孫惠沮計齊王躍奇於東海終而嘗甘之旅炎運載昌耕狩之師金行不競豈遭時之會斯蹇將謀國之道未適迷於委質之真闇於所修之慮本既顛矣何以能終熊遠王鑒有叱濟之道比之大廈其榱桷之佐乎崧之詆溫頵之距結挫其勞役之策申其汝穎之論採郭嘉之風貴把朱育之餘波故桓溫覽許攸之謀解結欽王朗之跡錯之時典用此遺獻

贊曰臨湘遊藝才識英發飽名遠穎陳書千越孝文忠摹嘉言斯臻茂高器鑒彤章尤著侯爵崧傳高明穎顯

晉書卷七十一

晉書卷七十二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四十二

郭璞

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也父瑗尚書都令史時尚書杜預有所增損瑗多駁正之以公方著稱終於建平太守璞好經術博學有高才而訥於言論詞賦為中興之冠好古文奇字妙於陰陽算曆有郭公者客居河東精於卜筮璞從之受業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攘災轉禍通致無方雖京房管輅不能過也璞門人趙載嘗竊青囊書未及讀而為火所焚惠懷之際河東先擾璞筮之投策而歎曰嗟乎黔黎將湮於異類桑梓其翦為龍荒乎於是潛結姻昵及交遊數十家欲避地東南抵將軍趙固會固所乘良馬死固惜之不接賓客璞至門吏不為通璞曰吾能活馬吏驚入白固固趨出曰君能活吾馬乎璞曰得健夫二三十人皆持長竿東行三十里有丘林社廟者便以竿打拍當得一物宜急持歸得此馬活矣固如其言果得一物似猴持歸此物見馬死便噓吸其鼻頃之馬起奮迅嘶鳴食如常不復見向物固奇之厚加資給行至廬江太守胡孟康被丞相召為軍諮祭酒時江淮清晏孟康安之無心南渡璞為占曰敗康不之信璞將促裝去之愛主人婢無由而得乃取小豆三斗繞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甚惡之請璞為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於東南二十里賣之慎勿爭價則此妖可除也主人從之璞陰令人賤買此婢復為符投于井中數千赤衣人皆反縛一一自投于井主人大悅璞攜婢去後數旬而廬江陷璞既過江宣城太守殷祐引為參軍時有物大如水牛灰色卑腳腳類象胸前尾上皆白大力而遲鈍來到城下衆咸異焉祐使人伏而取之令璞作卦遇遯之蠱其卦曰艮體連乾其物壯巨山潛之畜匪兕匪虎身與鬼并精見二午法當為禽兩靈不許遂被一創還其本墅按卦名之是為驢鼠卜適了伏者以戟刺之深尺餘遂去不復見郡綱紀上祠請殺之巫云廟神不悅曰此是䢵亭驢山君鼠使詣荊山暫來過我不須觸之其精妙如此祐遷石頭督護璞復隨之時有鼮鼠出延陵璞占之曰此郡東當有妖人欲稱制者尋亦自死矣後當有妖樹生然若瑞而非瑞辛螫之木也儻有此者東南數百里必有作逆者期明年矣無錫縣欻有茱萸四株交枝而生若連理者其年盜殺吳興太守袁琇或以問璞璞曰卯爻發而沴金此木不曲直而成災也王導深重之引參己軍事嘗令作卦璞言公有震厄可命駕西出數十里得一柏樹截斷如身長置常寢處災當可消矣導從其言數日果震柏樹粉碎時元帝初鎮建鄴導令璞筮之遇咸之井璞曰東北郡縣有武名者當出鐸以著受命之符西南郡縣有陽名者井當沸其後晉陵武進縣人於田中得銅鐸五枚歷陽縣中井沸經日乃止及帝為晉王又使璞筮遇豫之睽璞曰會稽當出鍾以告成功上有勒銘應在人家井泥中得之繇辭所謂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者也及帝即位太興初會稽剡縣人果於井中得一鍾長七寸二分口徑四寸半上有古文奇書十八字云會稽嶽命餘字時人莫識之璞曰蓋王者之作必有靈符塞天人之心與神物合契然後可以言受命矣觀五鐸啓號於晉陵棧鍾告成於會稽瑞不失類出皆以方豈不偉哉若夫鐸發其響鍾徵其象器以數臻事以實應天人之際不可不察帝甚重之璞著江賦其辭甚偉為世所稱後復作南郊賦帝見而嘉之以為著作佐郎于時陰陽錯繆而刑獄繁興璞上疏曰臣聞春秋之義貴元慎始故分至啓閉以觀雲物所以顯天人之統存休咎之徵臣不揆淺見輒依歲首粗有所占卦得解之既濟按爻論思方涉春木王龍德之時而為廢水之氣來見乘加升陽未布隆陰仍積坎為法象刑獄所麗變坎加離厥象不燭以義推之皆為刑獄殷繁理有壅濫又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太白蝕月月者屬坎羣陰之府所以照察幽情以佐太陽者也太白金行之星而來犯之天意若曰刑理失中自壞其所以為法者也臣術學庸近不練內事卦理所及敢不盡言又去秋以來沉雨跨年雖為金家涉火之祥然亦是刑獄充溢怨歎之氣所致往建興四年十二月中行丞相令史淳于伯刑於市而血逆流長標伯者小人雖罪在未允何足感動靈變致若斯之怪邪明皇天所以保祐金家子愛陛下屢見災異殷勤無

已陛下宜側身思懼以應靈譴皇極之謫事不虛降不然恐將來必有愆陽苦雨之災崩震薄蝕之變狂狡蠢戾之妖以益陛下旰食之勞也臣謹尋按舊經尚書有五事供禦之術京房易傳有消復之救所以緣咎而致慶因異而邁政故木不生庭太戊無以隆雉不鳴鼎武丁不爲宗夫寅畏者所以饗福怠傲者所以招患此自然之符應不可不察也按解卦繇云君子以赦過宥罪既濟云思患而豫防之臣愚以爲宜發哀矜之詔引在予之責蕩除瑕釁贊陽布惠使幽斃之人應蒼生以悅育否滯之氣隨谷風而紓散此亦寄時事以制用藉開塞而曲成者也臣竊觀陛下貞明仁恕體之自然天假其祚奄有區夏啓重光於已昧廓四祖之遐武祥靈表瑞人鬼獻謀應天順時殆不尚此然陛下即位以來中興之化未闡雖躬綜萬幾勞逾日昃玄澤未加於羣生聲教未被乎宇宙臣主未寧於上黔細未輯於下鴻鴈之詠不興康衢之歌不作者何也杖道之情未著而任刑之風先彰經國之略未震而軌物之迹屢遷夫法令不一則人情惑職次數改則覬覦生官方不審則秕政作懲勸不明則善惡渾此有國者之所慎也臣竊爲陛下惜之夫以區區之曹參猶能遵蓋公之一言倘清靖以鎮俗寄市獄以容非德音不忘流詠于今漢之中宗聰悟獨斷可謂令主然厲意刑名用虧純德老子以禮爲忠信之薄況刑又是禮之糟粕者乎夫無爲而爲之不宰以宰之固陛下之所體者也恥其君不爲堯舜者亦豈惟古人是以敢肆狂瞽不隱其懷若臣言可採或所以爲塵露之益若不足採所以廣聽納之門願陛下少留神鑒賜察臣言疏奏優詔報之其後日有黑氣璞復上疏曰臣以頑昧近者冒陳所見陛下不遺狂言事蒙御省伏讀聖詔歡懼交戰臣前云升陽未布隆陰仍積坎爲法象刑獄所麗變坎加離厥象不燭疑將來必有薄蝕之變也此月四日日出山六七丈精光暫昧而色都赤中有異物大如雞子又有青黑之氣共相搏擊良久方解按時在歲首純陽之月日在癸亥全陰之位而有此異殆元首供禦之義不顯消復之理不著之所致也計去微臣所陳未及一月而便有此變益明皇天留情陛下懇懇之至也往年歲末太白蝕月今在歲始日有咎謫會未數旬大會再見日月告釁見懼詩人無曰天高其鑒不遠故宋景言善熒惑退次光武寧亂呼沲結冰此明天人之懸符有若形影之相應應之以德則休祥臻酬之以怠則咎徵作陛下宜恭承靈譴敬天之怒施沛然之恩諧玄同之化上所以允塞天意下所以弭息羣謗臣聞人之多幸國之不幸赦不宜數實如聖旨臣愚以爲子產知鑄刑書非政事之善然不得不作者須以救弊故也今之宜赦理亦如之隨時之宜亦聖人所善者此家國大信之要誠非微臣所得干豫今聖朝明哲思弘謀猷方闢四門以亮采訪輿誦於羣小況臣蒙珥筆朝末而可不竭誠盡規哉頃之遷尚書郎數言便宜多所匡益明帝之在東宮與溫嶠庾亮並有布衣之好璞亦以才學見重埒於嶠亮論者美之然性輕易不修威儀嗜酒好色時或過度著作郎干寶常誡之曰此非適性之道也璞曰吾所受有本限用之恆恐不得盡卿乃憂酒色之爲患乎璞既好卜筮縉紳多笑之又自以才高位卑乃著客傲其辭曰客傲郭生曰玉以兼城爲寶士以知名爲賢明月不妄映蘭葩豈虛鮮今足下既以拔文秀於叢薈蔭弱根於慶雲陵扶搖而竦翮揮清瀾以濯鱗而響不徹於一皐價不登乎千金傲岸榮悴之際頡頏龍魚之閒進不爲諧隱退不爲放言無沉冥之韻而希風乎嚴先徒費思於鑽味革洞林乎連山尚何名乎夫攀驪龍之髯撫翠禽之毛而不得絕霞肆跨天津者未之前聞也郭生粲然而笑曰鷦鷯不可與論雲翼井蛙難與量海鼇雖然將祛子之惑訊以未悟其可乎乃者地維中絕乾光墜采皇運暫迴廓祚淮海龍德時乘羣才雲駭蔚若鄧林之會逸翰爛若溟海之納奔濤不煩咨嗟之訪不假蒲帛之招羈九有之奇駿咸總之於一朝豈惟豐沛之英南陽之豪昆吾挺鋒驌驦軒髦杞梓競敷蘭荑爭翹嚶聲冠於伐木援類繁乎拔茅是以水無浪士巖無幽人刈蘭不暇爨桂不給安事錯薪乎且夫窟泉之潛不思雲翬熙冰之采不羨旭晞混光燿於埃藹者亦曷願滄浪之深秋陽之映乎登降紛於九五淪湧懸乎龍津蚓蛾以不才陸槁蟒蛇以騰驁暴鱗連城之寶藏於褐裏三秀雖豔糜于麗采香懸乎芬實懸乎在是以不壘不巽不驪不騂支離其神蕭悴其形形廢則神王跡粗而名生體全者爲犧至獨者不孤傲俗者不得以自得默覺者不足以涉無故不恢心而

形遺不外累而智喪無巖穴而冥寂無江湖而放浪玄悟不以應機洞鑒不以
昭曠不物物我我不是是非非忘意非我意意得非我懷寄羣籟乎無象域萬
殊於一歸不壽殤子不夭彭涓不壯秋豪不小太山蚑蟓與天地齊流蜉蝣與
大椿齒年然一闔一開兩儀之跡一沖一溢懸象之節渙沍期於寒暑凋蔚要
乎春秋青陽之翠秀龍豹之委顡駿狼之長暉玄陸之短景故皋壤爲悲欣之
府胡蝶爲化物之器矣夫欣黎黄之音者不顰蟪蛄之吟豁雲臺之觀者必悶
帶索之歡縱蹈而詠採齊擁璧而歎抱關戰機心以外物不能得意於一弦悟
往復於嗟歎安可與言樂天者乎若乃莊周偃蹇於漆園老萊婆娑於林窟嚴
平澄漠於塵肆梅真隱淪乎市卒梁生吟嘯而矯跡焦光混沌而槁杌阮公昏
酣而賣傲翟叟遁形以倏忽吾不能幾韻於數賢故寂然玩此員策與智骨永
昌元年皇孫生璞上疏曰有道之君未嘗不以危自持亂世之主未嘗不以安
自居故存而不忘亡者三代之所以興也亡而自以爲存者三季之所以廢也
是以古之令主開納忠讜以弼其違標顯切直用攻其失至乃聞一善則拜見
規誡則懼何者蓋不私其身處天下以至公也臣竊惟陛下符運至著勳業至
大而中興之祚不隆聖敬之風未躋者殆由法令太明刑教太峻故水至清則
無魚政至察則衆乖此自然之勢也臣去春啓事以囹圄充斥陰陽不和推之
卦理宜因郊祀作赦以蕩滌瑕穢不然將來必有愆陽苦雨之災崩震薄蝕之
變狂狡蠢戾之妖其後月餘日果薄鬭去秋以來諸郡並有暴雨水皆洪潦歲
用無年適聞吳興復欲有構妄者咎徵漸成臣甚惡之頃者以來役賦轉重獄
犴日結百姓困擾甘亂者多小人愚嶮共相扇惑雖勢無所至然不可不虞按
洪範傳君道虧則日蝕人憤怨則水涌溢陰氣積則下代上此微理潛應已著
實於事者也假令臣遂不幸謬中必貽陛下側席之憂今皇孫載育天固靈基
黔首顒顒實望惠潤又歲涉午位金家所忌宜於此時崇恩布澤則火氣潛消
災譴不生矣陛下上承天意下順物情可因皇孫之慶大赦天下然後明罰勑
法以肅理官克厭天心慰塞人事兆庶幸甚禎祥必臻矣臣今所陳蹔而省之
或未允聖旨久而尋之終亮臣誠若所啓上合願陛下勿以臣身廢臣之言臣

言無隱而陛下納之適所以顯君明臣直之義耳疏奏納焉即大赦改年時暨
陽人任谷因耕息於樹下忽有一人著羽衣就淫之既而不知所在谷遂有娠
積月將產羽衣人復來以刀穿其陰下出一蛇子便去谷遂成宦者後詣闕上
書自云有道術帝留谷于宮中璞復上疏曰任谷所爲妖異無有因由陛下玄
鑒廣覽欲知其情狀引之禁內供給安處臣聞爲國以禮正不聞以奇邪所聽
惟人故神降之吉陛下簡默居正動遵典刑按周禮奇服怪人不入宮況谷妖
詭怪人之甚者而登講肄之堂密邇殿省之側塵點日月穢亂天聽臣之私情
竊所以不取也陛下若以谷信爲神靈所憑者則應敬而遠之夫神聰明正直
接以人事若以谷爲妖蠱詐妄者則當投畀裔土不宜令褻近紫闥若以谷或
是神祇告譴爲國作眚者則當克己修禮以弭其妖不宜令谷安然自容肆其
邪變也臣愚以爲陰陽陶蒸變化萬端亦是狐狸魍魎憑假作慝願陛下採臣
愚懷特遣谷出臣以人乏忝荷史任敢忘直筆惟義是規其後元帝崩谷因亡
走璞以母憂去職卜葬地於暨陽去水百步許人以近水爲言璞曰當即爲陸
矣其後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爲桑田未葬王敦起璞爲記室參軍是時穎川陳
述爲大將軍掾有美名爲敦所重未幾而沒璞哭之哀甚呼曰嗣祖嗣祖焉知
非福未幾而敦作難時明帝即位踰年未改號而熒惑守房璞時休歸帝乃遣
使齎手詔問璞會暨陽縣復上言曰赤烏見璞乃上疏請改年肆赦文多不載
璞嘗爲人葬帝微服往觀之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璞
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也帝曰出天子邪答曰能致天子問耳帝甚
異之璞素與桓彝友善彝每造之或值璞在婦間便入璞曰卿來他處自可徑
前但不可廁上相尋耳必客主有殃彝後因醉詣璞正逢在廁掩而觀之見璞
裸身被髮銜刀設醊璞見彝撫心大驚曰吾每屬卿勿來反更如是非但禍吾
卿亦不免矣天實爲之將以誰咎璞終嬰王敦之禍彝亦死蘇峻之難王敦之
謀逆也溫嶠庾亮使璞筮之璞對不決嶠亮復令占己之吉凶璞曰大吉嶠等
退相謂曰璞對不了是不敢有言或天奪敦魄今吾等與國家共舉大事而璞
云大吉是爲舉事必有成也於是勸帝討敦初璞每言殺我者山宗至是果有

姓榮者構璞於敦敦將舉兵又使璞筮璞曰無成敦固疑璞之勸嶠亮又聞卦凶乃問璞曰卿更筮吾壽幾何答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怒收璞詣南岡斬之璞臨出謂行刑者欲何之曰南岡頭璞曰必在雙柏樹下既至果然復云此樹應有大鵲巢衆索之不得璞更令尋覓果於枝間得一大鵲巢密葉蔽之初璞中興初行經越城間遇一人呼其姓名因以袴褶遺之其人辭不受璞曰但取後自當知其人遂受而去至是果此人行刑時年四十九及王敦平追贈弘農太守初庾翼幼時嘗令璞筮公家及身卦成曰建元之末丘山傾長順之初子凋零及康帝即位將改元爲建元或謂庾冰曰子忘郭生之言邪丘山上名此號不宜用冰撫心歎恨及帝崩何充改元爲永和庾翼歎曰天道精微乃當如是長順者永和也吾庸得免乎其年翼卒冰又令筮其後嗣卦成曰卿諸子並當貴盛然有白龍者凶徵至矣若墓碑生金庾氏之大忌也後冰子蘊爲廣州刺史妾房内忽有一新生白狗子莫知所由來其妾秘愛之不令蘊知狗轉長大蘊入見狗眉眼分明又身至長而弱異於常狗蘊甚怪之將出共視在衆人前忽失所在蘊慨然曰殆白龍乎庾氏禍至矣又墓碑生金俄而爲桓溫所滅終如其言璞之占驗皆如此類也璞撰前後筮驗六十餘事名爲洞林又抄京費諸家要最更撰新林十篇卜韻一篇注釋爾雅別爲音義圖譜又注三倉方言穆天子傳山海經及楚辭子虛上林賦數十萬言皆傳於世所作詩賦誄頌亦數萬言子驁官至臨賀太守

葛洪

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也祖系吳大鴻臚父悌吳平後入晉爲邵陵太守洪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貿紙筆夜輒寫書誦習以儒學知名性寡欲無所愛翫不知棋局幾道摴蒱齒名爲人木訥不好榮利閉門却掃未嘗交游於餘杭山見何幼道郭文舉目擊而已各無所言時或尋書問義不遠數千里崎嶇冒涉期於必得遂究覽典籍尤好神仙導養之法從祖玄吳時學道得仙號曰葛仙公以其煉丹秘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焉後師事南海太守上黨鮑玄玄亦内學逆占將來見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傳玄業兼綜練醫術凡所著撰皆精覈是非而才章富贍太安中石冰作亂吳興太守顧秘爲義軍都督與周玘等起兵討之秘檄洪爲將兵都尉攻冰別率破之遷伏波將軍冰平洪不論功賞徑至洛陽欲搜求異書以廣其學洪見天下已亂欲避地南土乃參廣州刺史嵇含軍事及含遇害遂停南土多年征鎮檄命一無所就後還鄉里禮辟皆不赴元帝爲丞相辟爲掾以平賊功賜爵關内侯咸和初司徒導召補州主簿轉司徒掾遷諮議參軍干寶深相親友薦洪才堪國史選爲散騎常侍領大著作洪固辭不就以年老欲煉丹以祈遐壽聞交阯出丹求爲句漏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爲榮以有丹耳帝從之洪遂將子姪俱行至廣州刺史鄧嶽留不聽去洪乃止羅浮山煉丹嶽表補東官太守又辭不就嶽乃以洪兄子望爲記室參軍在山積年優游閑養著述不輟其自序曰洪體乏進趣之才偶好無爲之業假令奮翅則能陵厲玄霄騁足則能追風躡景猶欲戢勁翮於鷦鷃之羣藏逸迹於跛驢之伍豈況大塊稟我以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我以至駑之蹇足自卜者審不能者止又豈敢力蒼蠅而慕沖天之舉策跛鼈而追飛兔之軌飾嫫母之篤陋求媒陽之美談推沙礫之賤質索千金於和肆哉夫僬僥之步而企及夸父之蹤近才所以躓礙也要離之羸而強赴扛鼎之勢秦人所以斷筋也是以望絕於榮華之塗而志安乎窮圮之域藜藿有八珍之甘蓬蓽有藻棁之樂也故權貴之家雖咫尺弗從也知道之士雖艱遠必造也考覽奇書既不少矣率多隱語難可卒解自非至精不能究自非篤勤不能悉見也道士弘博洽聞者寡而意斷妄說者衆至於時有好事者欲有所修爲倉卒不知所從而意之所疑又無足諮今爲此書粗舉長生之理其至妙者不得宣之於翰墨蓋粗言較略以示一隅儻憤悱之徒省之可以思過半矣豈謂闇塞必能窮微暢遠乎聊論其所先覺者耳世儒徒知服膺周孔莫信神仙之書不但大而笑之又將謗毀真正故予所著子言黃白之事名曰内篇其餘駮難通釋名曰外篇大凡内外一百一十六篇雖不足藏諸名山且欲緘之金匱以示識者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其餘所著碑誄詩賦百卷移檄章表三十卷神

仙夏吏隱逸集異等傳各十卷又抄五經史漢百家之言方技雜事三百一十卷金匱藥方一百卷肘後要急方四卷洪博聞深洽江左絶倫著述篇章富於班馬又精辯玄賾析理入微後忽與嶽疏云當遠行尋師剋期便發嶽得疏狼狽往别而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嶽至遂不及見時年八十一視其顔色如生體亦柔軟舉尸入棺甚輕如空衣世以爲尸解得仙云

史臣曰景純篤志綈緗洽聞强記在異書而畢綜瞻往滯而咸釋情源秀逸思業高奇襃文雅於西朝振辭鋒於南夏爲中興才學之宗矣夫語怪徵神伎成則賤前修貽訓鄙乎玆道景純之探策定數考往知來邁京管於前圖軼梓竈於遐篆而宦微於世禮薄於時區區然寄客傲以申懷斯亦伎成之累也若乃大塊流形玄天賦命吉凶修短定乎自然雖稽象或通而厭勝難恃稟之有在必也無差自可居常待終頽心委運何至銜刀被髮遑遑於幽穢之間哉晚抗忠言無救王敦之逆初慚智免竟斃山宗之謀仲尼所謂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悲夫稚川束髮從師老而忘倦紬奇册府總百代之遺編紀化仙都窮九丹之秘術謝浮榮而捐雜藝賤尺寶而貴分陰游德棲真超然事外全生之道其最優乎

贊曰景純通秀夙振宏材沉研鳥册洞曉龜枚匪寧國釁坐致身災稚川優洽貧而樂道載範斯文永傳洪藻

晉書卷七十二

晉書卷七十二考證

郭璞傳是爲舉事必有成也於是勸帝討敦初璞每言殺我者山宗至是果有姓崇者○監本是爲舉事之下有姓崇者之上共脱去二十二字今照宋本增入

晉書卷七十二考證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四十三

庾亮 子彬 羲 龢 弟懌 冰 條 翼

庾亮字元規明穆皇后之兄也父琛在外戚傳亮美姿容善談論性好莊老風
格峻整動由禮節閨門之內不肅而成時人或以為夏侯太初陳長文之倫也
年十六東海王越辟為掾不就隨父在會稽嶷然自守時人皆憚其方嚴莫敢
造之元帝為鎮東時聞其名辟西曹掾及引見風情都雅過於所望甚器重之
由是聘亮妹為皇太子妃亮固讓不許轉丞相參軍預討華軼功封都亭侯轉
參丞相軍事掌書記中興初拜中書郎領著作侍講東宮其所論釋多見稱述
與溫嶠俱為太子布衣之好時帝方任刑法以韓子賜皇太子亮諫以申韓刻
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太子甚納焉累遷給事中黃門侍郎散騎常侍時王敦在
蕪湖帝使亮詣敦籌事敦與亮談論不覺改席而前退而歎曰庾元規賢於裴
頠遠矣因表為中領軍明帝即位以為中書監亮上書讓曰臣凡鄙固陋少無
殊操昔以中州多故舊邦喪亂隨侍先臣遠庇有道爰容逃難求食而已不悟
徼時之福遭遇嘉運先帝龍興垂異常之顧既眷同國士又申以婚姻遂階親
寵累忝非服弱冠濯纓沐浴芳風頻煩省闥出總六軍十餘年間位超先達無
勞受遇無與臣比小人祿薄福過災生止足之分臣所宜守而偷榮昧進日爾
一日謗讟既集上塵聖朝始欲自聞而先帝登遐區區微誠竟未上達陛下踐
阼聖政惟新宰輔賢明庶僚咸允康哉之歌實存于至公而國恩不已復以臣
領中書臣領中書則示天下以私矣何者臣於陛下后之兄也姻婭之嫌與骨
肉中表不同雖太上至公聖德無私然世之喪道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
姻人皆有私則天下無公矣是以前後二漢咸以抑后黨安進婚族危向使西
京七族東京六姓皆非姻族各以平進縱不悉全決不盡敗今之盡敗更由姻
昵臣歷觀庶姓在世無黨於朝無援於時植根之本輕也苟無大瑕猶或見容
至於外戚憑託天地連勢四時根援扶疏重矣大矣而或居權寵四海側目事
有不允罪不容誅身既招殃國為之弊其故何邪由姻媾之私羣情之所不能
免是以疏附則信姻進則疑疑積於百姓之心則禍成於重闈之內矣此皆往
代成鑒可為寒心者也夫萬物之所不通聖賢因而不奪冒親以求一寸之用
未若防嫌以明至公今以臣之才兼如此之嫌而使內處心膂外總兵權以此
求治未之聞也以此招禍可立待也雖陛下二相明其愚款朝士百僚頗識其
情天下之人安可門到戶說使皆坦然邪夫富貴榮寵臣所不能忘也刑罰貧
賤臣所不能甘也今恭命則愈違命則苦臣雖不達何事背時違上自貽患責
邪實仰覽殷鑒量己知弊身不足惜為國取悔是以悾悾屢陳丹款而微誠淺
薄未垂察諒憂惶屏營不知所措願陛下垂天地之鑒察臣之愚則臣雖死之
日猶生之年矣疏奏帝納其言而止王敦既有異志內深忌亮而外崇重之亮
憂懼以疾去官復代王導為中書監及敦舉兵加亮左衛將軍與諸將距錢鳳
及沈充之走吳興也又假亮節都督東征諸軍事追充事平以功封永昌縣開
國公賜絹五千四百匹固讓不受轉護軍將軍及帝疾篤不欲見人羣臣無得
進者撫軍將軍南頓王宗右衛將軍虞胤等素被親愛與西陽王羕將有異謀
亮直入臥內見帝流涕不自勝既而正色陳羕與宗等謀廢大臣規共輔政社
稷安否將在今日辭旨切至帝深感悟引亮升御座遂與司徒王導受遺詔輔
幼主加亮給事中徙中書令太后臨朝政事一決於亮先是王導輔政以寬和
得衆亮任法裁物頗以此失人心又先帝遺詔褒進大臣而陶侃祖約不在其
例侃約疑亮刪除遺詔並流怨言亮懼亂於是出溫嶠為江州以廣聲援修石
頭以備之會南頓王宗復謀廢執政亮殺宗而廢宗兄羕宗帝室近屬羕國族
元老又先帝保傅天下咸以亮翦削宗室瑯邪人卞咸宗之黨也與宗俱誅咸
兄闡亡奔蘇峻亮符峻送闡而峻保匿之峻又多納亡命專用威刑亮知峻必
為禍亂徵為大司農舉朝謂之不可平南將軍溫嶠亦累書止之皆不納峻遂
與祖約俱舉兵反溫嶠聞峻不受詔便欲下衛京都三吳又欲起義兵亮並不
聽而報嶠書曰吾憂西陲過於歷陽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也既而峻將韓晃寇
宣城亮遣距之不能制峻乘勝至于京都詔假亮節都督征討諸軍事戰于建

陽門外軍未及陣士衆棄甲而走亮乘小船西奔亂兵相剝掠亮左右射賊誤中柂工應弦而倒船上咸失色欲散亮不動容徐曰此手何可使著賊衆心乃安亮攜其三弟懌條翼南奔溫嶠嶠素欽重亮雖在奔敗猶欲推爲都統亮固辭乃與嶠推陶侃爲盟主侃至尋陽既有憾於亮議者咸謂侃欲誅執政以謝天下亮甚懼及見侃引咎自責風止可觀侃不覺釋然乃謂亮曰君侯修石頭以擬老子今日反見求耶便談宴終日亮啖薤因留白侃問曰安用此爲亮云故可以種侃於是尤相稱歎云非唯風流兼有爲政之實既至石頭亮遣督護王彰討峻黨張曜反爲所敗亮送節傳以謝侃侃答曰古人三敗君侯始二當今事急不宜數爾又曰朝政多門用生國禍喪亂之來豈獨由峻也亮時以二千人守白石壘峻步兵萬餘四面來攻衆皆震懼亮激厲將士並殊死以戰峻軍乃走追斬數百級峻平帝幸溫嶠舟亮得進見稽顙鯁噎詔羣臣與亮俱升御坐亮明日又泥首謝罪乞骸骨欲闔門投竄山海帝遣尚書侍中手詔慰喻此社稷之難非舅之責也亮上疏曰臣凡鄙小人才不經世階緣戚屬累忝非服叨竊彌重謗讟彌興皇家多難未敢告退遂隨牒展轉便煩顯任先帝不豫臣參侍醫藥登遐顧命又豫聞後事豈云德授蓋以親也臣知其不可而不敢逃命實以田夫之交猶有寄託況君臣之義道實自然哀悲眷戀不敢違距且先帝謬顧情同布衣既今恩重命輕遂感遇忘身加以陛下初在諒闇先后親覽萬機宣通外內臣當其地是以激節驅馳不敢依違雖知無補志以死報而才下位高知進忘退乘寵驕盈漸不自覺進不能撫寧外內退不能推賢宗長遂使四海側心謗讟沸騰祖約蘇峻不堪其憤縱肆兇逆事由臣發社稷傾覆宗廟虛廢先后以憂逼登遐陛下旰食踰年四海哀惶肝腦塗地臣之招也臣之罪也朝廷寸斬之屠戮之不足以謝祖宗七廟之靈臣灰身滅族不足以塞四海之責臣負國家其罪莫大實天所不覆地所不載陛下矜而不誅有司縱而不戮自古及今豈有不忠不孝如臣之甚不能伏劍北闕偷存視息雖生之日亦猶死之年朝廷復何理齒臣於人次臣亦何顏自次於人理臣欲自投草澤思省之心也而明詔謂之獨善其身聖旨不垂矜察所以重其罪也願陛下覽先朝謬授之失雖垂寬宥全其首領猶宜棄之任其自存自沒則天下粗知勸戒之綱矣疏奏詔曰省告懇惻執以感歎誠是仁舅處物宗之責理亦盡矣若大義既不開塞舅所執理勝何必區區其相易奪賊峻姦逆書契所未有也是天地所不容人神所不宥今年不反明年當反愚智所見也舅與諸公勃然而召正是不忍見無禮於君者也論情與義何得謂之不忠乎若以已總率征討事至敗喪有司宜明直繩以肅國體誠則然矣且舅遂上告方伯席卷來下舅躬貫甲冑賊峻梟懸大事既平天下開泰衍得反正社稷乂安宗廟有奉豈非舅二三方伯忘身陳力之勳邪方當策勳行賞豈復議既往之咎乎且天下大弊死者萬計而與桀寇對岸舅且當上奉先帝顧託之旨弘濟艱難使衍沖人永有憑賴則天下幸甚亮欲遁逃山海自暨陽東出詔有司錄奪舟船亮乃求外鎮自效出爲持節都督豫州揚州之江西宣城諸軍事平西將軍假節豫州刺史領宣城內史亮遂受命鎮蕪湖頃之後將軍郭默據湓口以叛亮表求親征於是以本官加征討都督率將軍路永毛寶趙胤匡術劉仕等步騎二萬會太尉陶侃俱討破之亮還蕪湖不受爵賞侃移書曰夫賞罰黜陟國之大信竊怪矯然獨爲君子亮曰元帥指揮武臣效命亮何功之有遂苦辭不受進號鎮西將軍又固讓初以誅王敦功封永昌縣公亮比陳讓疏數十上至是許之陶侃薨遷亮都督江荊豫益梁雍六州諸軍事領江荊豫三州刺史進號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假節亮固讓開府乃遷鎮武昌時王導輔政主幼時艱務存大綱不拘細目委任趙胤賈寧等諸將並不奉法大臣患之陶侃嘗欲起兵廢導而郗鑒不從乃止至是亮又欲率衆黜導又以諮鑒而鑒又不許亮與鑒牋曰昔於蕪湖反覆謂彼罪雖重而時弊國危且令方嶽道勝亦足有所鎮壓故共隱忍解釋陶公自茲迄今曾無悛改主上自八九歲以及成人入則在宮人之手出則唯武官小人讀書無從受音句顧問未嘗遇君子侍臣雖非俊士皆時之良也知古今顧問豈與殿中將軍司馬督同年而語哉不云當高選侍臣而云高選將軍司馬督豈合賈生願人主之美翼以成德之意乎秦政欲愚其黔首天下猶知不可況乃欲愚其主哉主之少也不登進賢哲以輔導聖躬

春秋既盛宜復子明辟不稽首歸政甫居師傅之尊成人之主方受師臣之悖主上知君臣之道不可以然而不得不行殊禮之事萬乘之君寄坐上九亢龍之爻有位無人被震主之威以臨制百官百官莫之敢忤是先帝無顧命之臣勢屈於驕姦而遵養之也趙賈之徒有無君之心是而可忍孰不可忍且往日之事含容隱忍謂其罪可宥良以時弊國危兵甲不可屢動又冀其當謝往釁懼而修己如頃日之縱是上無所忌下無所憚謂多養無賴足以維持天下公與下官並蒙先朝厚顧荷託付之重大姦不掃何以見先帝於地下願公深惟安國家固社稷之遠算次計公之與下官負荷輕重量其所宜鑒又不許故其事得息時石勒新死亮有開復中原之謀乃解豫州授輔國將軍毛寶使與西陽太守樊峻精兵一萬俱戍邾城又以陶稱為南中郎將江夏相率部曲五千人入沔中亮弟翼為南蠻校尉南郡太守鎮江陵以武昌太守陳囂為輔國將軍梁州刺史趣子午又遣偏軍伐蜀至江陽執偽荊州刺史李閎巴郡太守黃植送于京都亮當率大衆十萬據石頭城為諸軍聲援乃上疏曰蜀胡二寇凶虐滋甚內相誅鋤衆叛親離蜀甚弱而胡尚彊並佃並守修進取之備襄陽北接宛許南阻漢水其險足固其土足食臣宜移鎮襄陽之石城下并遣諸軍羅布江沔比及數年戎士習練乘釁齊進以臨河洛大勢一舉衆知存亡開反善之路宥逼脅之罪因天時順人情誅逋逆雪大恥實聖朝之所先務也願陛下許其所陳濟其此舉淮泗壽陽所宜進據臣輒簡練部分乞槐棘參議以定經略帝下其議時王導與亮意同郗鑒議以資用未備不可大舉亮又上疏便欲遷鎮會寇陷邾城毛寶赴水而死亮陳謝自貶三等行安西將軍有詔復位尋拜司空餘官如故固讓不拜亮自邾城陷沒憂慨發疾會王導薨徵亮為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又固辭帝許之咸康六年薨時年五十二追贈太尉諡曰文康喪至車駕親臨及葬又贈永昌公印綬亮弟冰上疏曰臣謹詳先事亦曾聞臣亮對臣等之言懇懇於斯事是以屢自陳請將迄十年豈特臣好讓而不肅恭顯命時之釁近出宇下加先帝神武算略兼該是以役不踰時而凶彊馘滅計之以事則功歸聖主推之於運則勝非人力至如亮等因聖略之弘得效所職事將何論功將何賞及後偽賊賞踰先功是以陛下優詔聽許亮實恩自効以報天德何悟身潛聖世微志長絕存亡哀恨痛貫心膂願陛下發明詔遂先恩則臣亮死且不朽帝從之亮將葬何充會之歎曰埋玉樹於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初亮所乘馬有的顱殷浩以為不利於主勸亮賣之亮曰曷有己之不安而移之於人浩慚而退亮在武昌諸佐吏殷浩之徒乘秋夜往共登南樓俄而不覺亮至諸人將起避之亮徐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便據胡床與浩等談詠竟坐其坦率行己多此類也三子彬羲龢

彬年數歲雅量過人溫嶠嘗隱暗恒之彬神色恬如也乃徐跪謂嶠曰君侯何至於此論者謂不減於亮蘇峻之亂遇害

羲少有時譽初為吳興內史時穆帝頗愛文義羲至郡獻詩頗存諷諫因上表曰陛下以聖明之德方隆唐虞之化而事役殷繁百姓凋殘以數州之資經贍四海之務其為勞弊豈可具言昔漢文居隆盛之世躬自儉約斷獄四百殆致刑厝賈誼歎息猶有積薪之言以古況今所以益其憂懼陛下明鑒天挺無幽不燭弘濟之道豈待管言臣受恩奕世恩蓋緒髮受任到東親臨所見敢緣弘政獻其丹愚伏願聽斷之暇少垂察覽其詩文多不載羲方見授用而卒子準太元中自侍中代桓石虔為豫州刺史西中郎將鎮歷陽卒官準子悅義熙中江州刺史準弟楷自有傳

龢字道季好學有文章叔父翼將遷襄陽龢年十五以書諫曰承進據襄陽耀威荊楚且田且戍漸臨河洛使向化之萌懷德而附凶愚之徒畏威反善太平之基便在於旦夕昔殷伐鬼方三年而剋樂生守齊遂至歷載今皇朝雖隆無有殷之威凶羯雖衰猶醜類有徒而沔漢之水無萬仞之固方城雖峻無千尋之險加以運漕供繼有泝流之艱征夫勤役有勞來之歎若賊窺虞遠送死一決東西互出首尾俱進則屢權有抄截之慮遠略乏率然之勢進退惟思不見其可此明闇所共見賢愚所共聞況於臨事者乎願迴師反旆詳擇全勝修城池立壘壁勤耕農練兵甲若凶運有極天亡此虜則可泛舟北濟方軌齊進水陸騁邁亦不踰旬朔矣願詳思遠猷算其可者翼甚奇之升平中代孔嚴為丹

陽尹表除重役六十餘事太和初代王恬爲中領軍卒於官子恆尚書僕射贈光祿大夫

懌字叔豫少以通簡爲兄亮所稱弱冠西陽王羕辟不就東海王沖爲長水校尉淸選綱紀以懌爲功曹除暨陽令又爲沖中軍司馬轉散騎侍郎遷左衛將軍以討蘇峻功封廣饒男出補臨川太守歷監梁雍二州軍事轉輔國將軍梁州刺史假節鎭魏興時兄亮總統六州以懌寬厚容衆故授以遠任爲東西勢援尋進監秦州氐羌諸軍事懌遣牙門霍佐迎將士妻子佐驅三百餘口亡入石季龍亮表上貶懌爲建威將軍朝議欲召還亮上疏曰懌御衆簡而有惠州戶雖小賴其寬政佐等同惡大數不多且懌名號大不可以小故輕議進退其文武之心轉已安定賊帥艾秀遣使歸誠上洛附賊降者五百餘口冀一安穩無復怵惕從之後以所鎭險遠糧運不繼詔懌以將軍率所領還屯半洲尋遷輔國將軍豫州刺史進號西中郎將監宣城廬江歷陽安豐四郡軍事假節鎭蕪湖懌嘗以白羽扇獻成帝帝嫌其非新反之侍中劉劭曰柏梁雲構大匠先居其下管弦繁奏夔牙先聆其音懌之上扇以好不以新後懌聞之曰此人宜在帝之左右又嘗以毒酒餉江州刺史王允之允之覺其有毒飲犬犬斃乃密奏之帝曰大舅已亂天下小舅復欲爾邪懌聞遂飲鴆而卒時年五十贈侍中衛將軍謚曰簡子統嗣統字長仁少有令名司空太尉辟皆不就綱補撫軍會稽王司馬出爲建威將軍寧夷護軍尋陽太守年二十九卒時人稱其才器甚痛惜之子玄之官至宣城內史

冰字季堅兄亮以名德流訓冰以雅素垂風諸弟相率莫不好禮爲世論所重亮常以爲庾氏之寶司徒辟不就徵祕書郎預討華軼功封都鄉侯王導請爲司徒右長史出補吳興內史會蘇峻作逆遣兵攻冰冰不能禦便棄郡奔會稽會稽內史王舒以冰行奮武將軍距峻別率張健於吳中時健黨甚衆諸將莫敢先進冰率衆擊健走之於是乘勝西進赴于京都又遣司馬滕含攻賊石頭城拔之冰勳爲多封新吳縣侯固辭不受遷給事黃門侍郎又讓不拜司空郗鑒請爲長史不就出補振武將軍會稽內史徵爲領軍將軍又辭尋入爲中書監揚州刺史都督揚豫兗三州軍事征虜將軍假節是時王導新喪人情恇然冰兄亮既固辭不入衆望歸冰既當重任經綸時務不捨晝夜賓禮朝賢升擢後進由是朝野注心咸曰賢相初導輔政每從寬惠冰頗任威刑殷融諫之冰曰前相之賢猶不堪其弘況吾者哉范汪謂冰曰頃天文錯度足下宜盡消禦之道冰曰玄象豈吾所測正當勤盡人事耳又隱實戶口料出無名萬餘人以充軍實詔復論前功冰上疏曰臣門戶不幸以短才贊務釁及天庭殃流邦族若晉典休明夷戮久矣而于時顛沛刑憲廢墜遂令臣等復得爲時陳力猶國之臣因之而奮立功於大難之後建義於顛覆之餘此是臣等所以復得視息於天壤王憲不復必明於往譽也此之厚幸可謂弘矣豈復得計勞納封受賞司勳哉願陛下曲降靈澤哀恕由中申命有司惠臣所乞則愚臣之願於此畢矣許之成帝疾篤時有妄爲中書符勅宮門宰相不得前左右皆失色冰神氣自若曰是必虛妄推問果詐衆心乃定進號左將軍康帝卽位又進車騎將軍冰懼權盛乃求外出會弟翼當伐石季龍於是以本號除都督江荊寧益梁交廣七州豫州之四郡軍事領江州刺史假節鎭武昌以爲翼援冰臨發上疏曰臣因循家寵冠冕當世而志無殊操量不及遠頃皇家多難釁故頻仍朝望國器與時殲落遂令天眷下墜降及臣身俯仰伏事於今五年上不能光贊聖猷下不能緝熙政道而陛下遇之過分求之不已復策敗駕之駟以冀萬里之功非天眷之隆將何以至此是以敢竭狂瞽以獻血誠願陛下暫屏旒纊以弘聽納今彊寇未殄戎車未戢兵弱於郊人疲於內寇之侵逸未可量也黎庶之困未之安也羣才之用未之盡也而陛下綵高事與下隔視聽察覽必寄之羣下羣下宜忠不引不進百司宜勤不督不勤是以古之帝王勤於降納雖日總萬幾猶兼將相或借訟與人或求諮芻蕘有以也況今日之弊開闢之極而陛下歷數屬當其運否剝之難舉之聖躬普天所以痛心於既往而傾首於將來者也實冀否終而泰屬運在今誠願陛下弘天覆之量深地載之厚宅沖虛以爲本勤訓督以爲務廣引時彥詢于政道朝之得失必關聖聽人之情僞必達天聰然後覽其大當以總國綱躬儉節用堯舜豈遠大布之衣衛文何人是以

古人有云非知之難行之難非行之難安之難也願陛下既思日側於勞謙納其起予之情則天下幸甚矣臣朝夕伏膺猶不能暢臨疏徘徊不覺辭盡頃之獻皇后臨朝徵冰輔政冰辭以疾篤尋而卒時年四十九冊贈侍中司空諡曰忠成祠以太牢冰天性淸愼常以儉約自居中子襲嘗貸官絹十匹冰怒撻之市絹還官臨卒謂長史江虨曰吾將逝矣恨報國之志不展命也如何死之日斂以時服無以官物也及卒無絹爲衾又室無妾媵家無私積世以此稱之冰七子希襲友蘊倩邈柔

希字始彥初拜祕書郎累遷司徒右長史黃門侍郎建安太守未拜復爲長史兼右衛將軍遷侍中出爲輔國將軍吳國內史希既后之戚屬冰女又爲海西公妃故希兄弟並顯貴太和中希爲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蘊爲廣州刺史並假節友東陽太守倩太宰長史邈會稽王參軍柔散騎常侍倩最有才器桓溫深忌之初慕容厲圍梁父斷澗水太山太守諸葛攸奔鄒山魯高平等數郡皆沒希坐免官頃之徵爲護軍將軍希怒固辭希初免時多盜北府軍資溫諷有司劾之復以罪免遂客于晉陵之暨陽初郭璞筮冰云子孫必有大禍唯用三陽可以有後故希求鎭山陽友爲東陽家于暨陽及海西公廢桓溫陷倩及柔以武陵王黨殺之希聞難便與弟邈及子攸之逃于海陵陂澤中蘊於廣州飲鴆而死及友當伏誅友子婦桓祕女也請溫故得免故青州刺史武沉希之從母兄也潛餉給希經年溫後知之遣兵捕希武沉之子遵與希聚衆於海濱略漁人船夜入京口城平北司馬卞耽踰城奔曲阿吏士皆散走希放城內囚徒數百人配以器仗遵於外聚衆宣令云逆賊桓溫廢帝殺王稱海西公密旨除凶逆京都震擾內外戒嚴屯備六門平北參軍劉奭與高平太守郗逸之遊軍督護郭龍等集衆距之卞耽又與曲阿人弘戎發諸縣兵二千并力屯新城以擊希希戰敗閉城自守溫遣東海太守周少孫討之城陷被擒希邈及子姪五人斬于建康市遵及黨與並伏誅唯友及蘊諸子獲全友子叔宣右衛將軍蘊子郎之東陽太守

條字幼序初辟太宰府累遷黃門郎豫章太守徵拜祕書監賜爵鄉亭侯出爲冠軍將軍臨川太守豫章黃韜自稱孝神皇帝臨川人李高爲相聚黨數百人乘犢車衣皁袍攻郡縣條討平之條於兄弟最凡劣故祿位不至卒官贈左將軍

翼字稚恭風儀秀偉少有經綸大略京兆杜乂陳郡殷浩並才名冠世而翼弗之重也每語人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議其任耳見桓溫總角之中便期之以遠略因言於成帝曰桓溫有英雄之才願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婿畜之宜委以方邵之任必有弘濟艱難之勳蘇峻作逆翼時年二十二兄亮使白衣領數百人備石頭亮敗與翼俱奔事平始辟太尉陶侃府轉參軍累遷從事中郎在公府雍容諷議頃之除振威將軍鄱陽太守轉建威將軍西陽太守撫和百姓甚得歡心遷南蠻校尉領南郡太守加輔國將軍假節及邾城失守石城被圍翼屢設奇兵潛致糧杖石城得全翼之勳也賜爵都亭侯及亮卒授都督江荊司雍梁益六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荊州刺史假節代亮鎭武昌翼以帝舅年少超居大任遐邇屬目慮其不稱翼每竭志能勞謙匪懈戎政嚴明經略深遠數年之中公私充實人情翕然稱其才幹由是自河以南皆懷歸附石季龍汝南太守戴開率數千人詣翼降又遣使東至遼東西到涼州要結二方欲同大舉慕容皝張駿並報使請期翼雅有大志欲以滅胡平蜀爲己任言論慷慨形于辭色將兵都尉錢頎陳事合旨翼拔爲五品將軍賜穀二百斛時東土多賦役百姓乃從海道入廣州刺史鄧嶽大開鼓鑄諸夷因此知造兵器翼表陳東境國家所資侵擾不已逃逸漸多夷人常伺隙若知造鑄之利將不可禁時殷浩徵命無所就而翼請爲司馬及軍司並不肯赴翼遺浩書因致其意先是浩父羨爲長沙在郡貪殘兄冰與翼書屬之翼報曰殷君始往雖多驕豪實有風力之益亦似由有佳兒弟故小令物情難之自頃以來奉公更退私累日滋亦不稍以此寒蕭之也既雅敬洪遠又與浩親善其父兄得失豈以小小計之大較江東政以傴僂豪彊以爲民蠹時有行法輒施之寒劣如往年偷石頭倉米一百萬斛皆是豪將輩而直打殺倉督監以塞責山遐作餘姚半年而爲官出二千戶政雖不倫公彊官長也而羣共驅之不得安席紀瞻徐寧

牽王使糾罪人船頭到渚桓逸還復而二使免官雖皆前宰之惛謬江東事去實此之由也兄弟不幸橫陷此中自不能拔腳於風塵之外當共明目而治之荊州所統一二十郡唯長沙最惡惡而不黜與殺督監者復何異耶翼有風力格裁發言立論皆如此康帝卽位翼欲率衆北伐上疏曰賊季龍年已六十奢淫理盡醜類怨叛又欲決死遼東鮮雖驍果未必能固若北無掣手之虞則江南將不異遼左矣臣所以輒發良人不顧忿咎然東西形援未必齊舉且欲北進移鎮安陸入沔五百須水通流輒率南郡太守王愆期江夏相謝尚尋陽太守袁眞西陽太守曹據等精銳三萬風馳上道幷勒平北將軍桓宣撲取黃季欲幷丹水搖蕩秦雍御以長轡用逸待勞比及數年興復可冀臣既臨許洛竊謂桓溫可渡戍廣陵何充可移據淮泗赭圻路永進屯合肥伏願表御之日便決聖聽不可廣詢同異以乖事會兵聞拙速不聞工之久也於是並發所統六州奴及車牛驢馬百姓嗟怨時欲向襄陽慮朝廷不許故以安陸爲辭帝及朝士皆遣使譬止車騎參軍孫綽亦致書諫翼不從遂違詔輒行至夏口復上表曰臣近以胡寇有弊亡之勢暫率所統致討山北並分見衆略復江夏數城臣等以九月十九日發武昌以二十四日達夏口輒簡卒搜乘停當上道而所調借牛馬來處皆遠百姓所稽穀草不充並多羸瘠難以涉路加以向冬野草漸枯往反二千或容躓頓輒便隨事籌量權停此舉又山南諸城每至秋冬水多燥涸運漕用功實爲艱阻計襄陽荊楚之舊西接益梁與關隴咫尺北去洛河不盈千里土沃田良方城險峻水路流通轉運無滯進可以掃盪秦趙退可以保據上流臣雖不武意略淺短荷國重恩志存立效是以受任四年唯以習戎爲務實欲上憑聖朝威靈高略下藉士民義慨之誠因寇衰弊漸臨逼之而入年春上表請據樂鄉廣農稽穀以伺二寇之釁而値天高聽邈未垂察照朝議紛紜遂令微誠不暢自爾以來上參天人之徵下採降俘之言胡寇衰滅其日不遠臣雖未獲長驅中原饑截凶醜亦不可以不進據要害思攻取之宜是以輒量宜入沔徙鎮襄陽其謝尚王愆期等悉令還據本戍須到所在馳遣啓聞翼時有衆四萬詔加都督征討軍事師次襄陽大會僚佐陳旌甲親授弧矢曰我之行也若此射矣遂三起三疊徒衆屬目其氣十倍初翼還襄陽舉朝謂之不可議者或謂避衰唯兄冰意同桓溫及譙王無忌贊成其計至是冰求鎮武昌爲翼繼援朝議謂冰不宜出冰乃止又進翼征西將軍領南蠻校尉胡賊五六百騎出樊城翼遣冠軍將軍曹據追擊於撓溝北破之死者近半獲馬百匹翼綏來荒遠務盡招納之宜立客館置典賓參軍桓宣卒翼以長子方之爲義成太守代領宣衆司馬應誕爲龍驤將軍襄陽太守參軍司馬勳爲建威將軍梁州刺史戍西城康帝崩兄冰卒以家國情事留方之戍襄陽還鎮夏口悉取冰所領兵自配以兄子統爲尋陽太守詔使翼還督江州又領豫州刺史辭豫州後欲移鎮樂鄉詔不許繕修軍器大佃積穀欲圖後舉遣益州刺史周撫西陽太守曹據伐蜀破蜀將李桓於江陽翼如廁見一物如方相俄而疽發背疾篤表第二子爰之行輔國將軍荊州刺史司馬朱燾爲南蠻校尉以千人守巴陵永和元年卒時年四十一追贈車騎將軍謚曰肅翼卒未幾部將干瓚戴羲等作亂殺將軍曹據翼長史江虨司馬朱燾將軍袁眞等共誅之爰之有翼風尋爲桓溫所廢溫既廢爰之又以征虜將軍劉惔監沔中軍事領義城太守代方之而方之爰之並遷徙于豫章

史臣曰外戚之家連輝椒掖舅氏之族同氣蘭闈靡不憑藉寵私階緣險謁門藏金穴地使其驕馬控龍媒勢成其過古者右賢左戚用杜溺私之路愛而知惡深愼滿覆之災是以厚贈瓊瑰罕升津要塗山在夏廟與禹稷同驅姒氏居周不預燕齊等列聖人慮遠殊有旨哉晉昵元規參聞顧命然其筆勢華藻吻縱濤波方駕搢紳足爲翹楚而智小謀大昧經邦之遠圖才高識寡闕安國之長算璿萼見誅物議稱其拔本牙尺垂訓帝念深於負芒是使蘇祖尋戈宗祧殆覆已而猜嫌上宰謀黜負圖向使郗鑒協從必且戎車犯順則與夫呂產安僕亦何以異哉幸漏吞舟免淪昭憲是庾宗之大福非晉政之不綱明矣懌敢恣凶懷鴆加璉率再世之後三陽僅存餘殃所及蓋其宜也

贊曰元規矯迹寵階椒掖識闇釐道亂由乘隙下拜長沙有慚中詮季堅淸貞毓德馳名庭瑧逾約居權戒盈稚恭慷慨亦擅雄聲

晉書卷七十三

晉書卷七十三考證

史臣論則與夫呂臺安儀亦何以異哉○呂本書音義作台幷注云史記台作駘

晉書卷七十三考證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四十四

桓彝 子雲 雲弟豁 豁子石虔 虔子振 虔弟石秀 石民 石生 石綏 石康 豁弟祕 祕弟沖 沖子嗣 嗣子胤 嗣弟謙 謙弟脩 徐寧

桓彝字茂倫譙國龍亢人漢五更榮之九世孫也父顥官至郎中彝少孤貧雖簞瓢處之晏如性通朗早獲盛名有人倫識鑒拔才取士或出於無聞或得之孩抱時人方之許郭少與庾亮深交雅為周顗所重顗嘗歎曰茂倫嶔崎歷落固可笑人也起家州主簿赴齊王冏義拜騎都尉元帝為安東將軍版行逡遒令尋辟丞相中兵屬累遷中書郎尚書吏部郎名顯朝廷于時王敦擅權嫌忌士望彝以疾去職嘗過輿縣縣宰東海徐寧字安期通朗博涉彝遇之欣然停留累日結交而別先是庾亮每屬彝覓一佳吏部及至都謂亮曰為卿得一吏部矣亮問所在彝曰人所應有而不必有人所應無而不必無徐寧真海岱清士因為敘之即遷吏部郎竟歷顯職明帝將伐王敦拜彝散騎常侍引參密謀及敦平以功封萬寧縣男丹陽尹溫嶠上言宣城阻帶山川頻經變亂宜得望實居之竊謂桓彝可充其選帝手詔曰適得太真表如此今大事新定朝廷須才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方今外務差輕欲停此事彝上疏深自撝挹內外之任並非所堪但以墳柏在此郡欲暫結名義遂補彝宣城內史在郡有惠政為百姓所懷蘇峻之亂也彝糾合義眾欲赴朝廷其長史裨惠以郡兵寡弱山人易擾可案甲以須後舉彝厲色曰夫見無禮於其君者若鷹鸇之逐鳥雀今社稷危逼義無晏安乃遣將軍朱綽討賊別帥於蕪湖破之彝尋出石頭會朝廷遣將軍司馬流先據慈湖為賊所破遂長驅逕進彝以郡無堅城遂退據廣德尋王師敗績彝聞而慷慨流涕進屯涇縣時州郡多遣使降峻裨惠又勸彝偽與通和以紓交至之禍彝曰吾受國厚恩義在致死焉能忍垢蒙辱與醜逆通問如其不濟此則命也遣將軍俞縱守蘭石峻遣將韓晃攻之縱將敗左右勸縱退軍縱曰吾受桓侯厚恩本以死報吾之不可負桓侯猶桓侯之不負國也遂力戰而死晃因進軍攻彝彝固守經年勢孤力屈賊曰彝若降者當待以優禮將士多勸彝偽降更思後舉彝不從辭氣壯烈志節不撓城陷為晃所害年五十三時賊尚未平諸子並流迸宣城人紀世和率義故葬之賊平追贈廷尉謚曰簡咸安中改贈太常俞縱亦以死節追贈興古太守初彝與郭璞善嘗令璞筮卦成璞以手壞之彝問其故曰卦與吾同丈夫當此非命如何竟如其言有五子溫雲豁祕沖溫別有傳

雲字雲子初為驃騎何充參軍尚書郎不拜襲爵萬寧男歷位建武將軍義城太守遭母憂去職葬畢起為江州刺史稱疾廬于墓次詔書敦逼固辭不行服闋然後莅職加都督司豫二州軍事領鎮蠻護軍西陽太守假節雲招集眾力志在足兵多所枉濫眾皆嗟怨時溫執權有司不敢彈劾升平四年卒贈平南將軍謚曰貞子序嗣官至宣城內史

豁字朗子初辟司徒府祕書郎皆不就簡文帝召為撫軍從事中郎除吏部郎以疾辭遷黃門郎未拜時謝萬敗於梁濮許昌潁川諸城相次陷沒西藩騷動溫命豁督沔中七郡軍事建威將軍新野義城二郡太守擊慕容屈塵破之進號右將軍溫既內鎮以豁監荊揚雍州軍事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假節將軍如故時梁州刺史司馬勳以梁益叛豁使其參軍桓羆討之而南陽督護趙弘趙憶等逐太守桓淡據宛城以叛豁與竟陵太守羅崇討破之又攻偽南中郎將趙盤於宛盤退走豁追至魯陽獲之送于京師置戍而旋又監寧益軍事溫薨遷征西將軍進督交廣并前五州軍事苻堅寇蜀豁遣江夏相竺瑤距之廣漢太守趙長等戰死瑤引軍退頃之堅又寇涼州弟沖遣輔國將軍朱序與豁子江州刺史石秀泝流就路稟節度豁遣督護桓羆與序等游軍沔漢為涼州聲援俄而張天錫陷沒詔遣中書郎王尋之詣豁諮謀邊事豁表以梁州刺史毛憲祖監沔北軍事兗州刺史朱序為南中郎將監沔中軍事鎮襄陽以固北鄙太元初遷征西大將軍開府豁上疏固讓曰臣聞三台麗天辰極以之增耀論道作弼王猷以之時邕必將仰參神契對揚成務弘易衡以翼化暢玄風於宋極故宜明揚仄陋登庸賢儁使服袞有沖天之舉渭濱無垂竿之逸用乃

功濟蒼生道光千載是以德非時望成典所不虛授功微賞厚實違不以擬心臣實凡人量無遠致階藉門寵遂叨非據進不能闡揚皇風贊明其政道退不能宣力所莅混一華戎尸素積載庸績莫紀是以敢冒成命歸陳丹款伏願陛下迴神玄覽追收謬眷則具瞻革望臣知所免竟不許及苻堅陷仇池豁以新野太守吉挹行魏興太守督護梁州五郡軍事戍梁州堅陷涪城梁州刺史楊亮益州刺史周仲孫並委戍奔潰豁以威略不振所在覆敗又上疏陳謝固辭不拜開府尋卒時年五十八贈司空本官如故謚曰敬賻錢五十萬布五百匹使者持節監護喪事豁時譽雖不及沖而甚有器度但遇彊寇故功業不建初豁聞苻堅國中有謠云誰謂爾堅石打碎有子二十人皆以石爲名以厭之唯石虔石秀石民石生石綏石康知名

石虔小字鎮惡有才幹趫捷絕倫從父在荊州於獵圍中見猛獸被數箭而伏諸督將素知其勇戲令拔箭石虔因急往拔得一箭猛獸跳石虔亦跳高於獸身猛獸伏復拔一箭以歸從溫入關沖爲苻健所圍垂沒石虔躍馬赴之拔沖於數萬衆之中而還莫敢抗者三軍歎息威震敵人時有患瘧疾者謂曰桓石虔來以怖之病者多愈其見畏如此初袁真以壽陽叛石虔以寧遠將軍南頓太守帥諸將攻之剋其南城又擊苻堅將王鑒于石橋獲馬五百匹除竟陵太守以父憂去職尋而苻堅又寇淮南詔曰石虔文武器幹御戎有方古人絕哭金革弗避況在餘哀豈得辭事可授奮威將軍南平太守尋進冠軍將軍苻堅荊州刺史梁成襄陽太守閻震率衆入寇竟陵石虔與弟石民距之賊阻滶水屯管城石虔設計夜渡水既濟賊始覺力戰破之進剋管城擒震斬首七千級俘獲萬人馬數百匹牛羊千頭具裝鎧三百領成以輕騎走保襄陽石虔復領河東太守進據樊城逐堅兗州刺史張崇納降二千家而還沖卒石虔以冠軍將軍監豫州揚州五郡軍事豫州刺史尋以母憂去職服闋復本位久之命移鎮馬頭石虔求停歷陽許之太元十三年卒追贈右將軍追論平閻震功進爵作塘侯第五子誕嗣誕長兄洪襄城太守洪弟振

振字道全少果銳而無行玄爲荊州以振爲揚武將軍淮南太守轉江夏相以兇橫見黜及玄之敗也桓謙匿於沮中振逃于華容之涌中玄先令將軍王稚徽戍巴陵稚徽遣人報振云桓歆已剋京邑馮稚等復平尋陽劉毅諸軍並敗於中路振大喜時安帝在江陵振乃聚黨數十人襲江陵比至城有衆二百謙亦聚衆而出遂陷江陵迎帝於行宮振聞桓昇死大怒將肆逆於帝謙苦禁之乃止遂命羣臣辭以楚祚不終百姓之心復歸于晉更奉進璽綬以琅邪王領徐州刺史振爲都督八州鎮西將軍荊州刺史帝侍御左右皆振之腹心既而歎曰公昔早不用我遂致此敗若使公在我爲前鋒天下不足定今獨作此安歸乎遂肆意酒色暴虐無道多所殘害振營於江津南陽太守魯宗之自襄陽破振將溫楷于柞溪進屯紀南振聞楷敗留其將馮該守營自率衆與宗之大戰振勇冠三軍衆莫能禦宗之敗績振追奔遇宗之單騎於道弗之識也乃問宗之所在紿曰已前走矣於是自後而退尋而劉毅等破馮該平江陵振聞該敗衆潰而走後與該子宏出自鄖城復襲江陵荊州刺史司馬休之奔襄陽振自號荊州刺史建威將軍劉懷肅率寧遠將軍索邈與振戰於沙橋振兵雖少左右皆力戰每一合振輒瞋目奮擊衆莫敢當振時醉且中流矢廣武將軍唐興臨陣斬之

石秀幼有令名風韻秀徹博涉羣書尤善老莊常獨處一室簡於應接時人方之庾純甚爲簡文帝所重豁爲荊州請爲寧遠將軍竟陵太守非其好也尋代叔父沖爲寧遠將軍江州刺史領鎮蠻護軍西陽太守居尋陽性放曠常弋釣林澤不以榮爵嬰心善騎射發則命中常從沖獵登九井山徒旅甚盛觀者傾坐石秀未嘗屬目止嘯咏而已謝安嘗訪以世務默然不荅安甚怪之他日安以語其從弟嗣嗣以問之石秀曰世事此公所諳吾又何言哉在州五年以疾去職年四十三卒於家朝野悼惜之追贈後將軍後改贈太常子稚玉嗣玄之纂也以石秀一門之令封稚玉爲臨沅王

石民弱冠知名衛將軍謝安引爲參軍叔父沖上疏版督荊江豫三州之十郡軍事振武將軍領襄城太守戍夏口與石虔攻苻堅荊州刺史梁成等於竟陵明年又與隨郡太守夏侯澄之破苻堅將慕容垂婁成等於漳口復領譙國內

史梁郡太守沖薨詔以石民監荊州軍事西中郎將荊州刺史桓氏世莅荊土石民兼以才望甚爲人情所仰初沖遣竟陵太守趙統伐襄陽至是石民復遣兵助之尋而苻堅敗於淮肥石民遣南陽太守高茂衞山陵時堅雖破敗而慕容垂等復盛石民遣將軍晏謙伐弘農賊東中郎將慕容夔降之始置湖陜二戍獲關中擔幢伎以充太樂時苻堅子丕僭號於河北謀襲洛陽石民遣將軍馮該討之臨陣斬丕及其左僕射王孚吏部尚書苟操等傳首京都而丁零翟遼復侵逼山陵石民使河南太守馮遵討之時乞活黃淮自稱幷州刺史與遼共攻長社衆數千人石民復遣南平太守郭銓松滋太守王遐之擊淮斬之遼走河北以前後功進左將軍卒無子

石生隆安中以司徒左長史遷侍中歷驃騎太傅長史會稽世子元顯將伐桓玄石生馳書報玄玄甚德之及玄用事以爲前將軍江州刺史尋卒於官

石綏元顯時爲司徒左長史玄用事拜黃門郎左衞將軍玄敗石綏走江西塗中聚衆攻歷陽後爲梁州刺史傅歆之所殺

石康儁爲玄所親愛玄爲荊州以爲振威將軍累遷荊州刺史封庾仄功封武陵王事具玄傳

秘字穆子少有才器不倫於俗初拜秘書郎兄溫抑而不用久之爲輔國將軍宣城內史時梁州刺史司馬勳叛入蜀秘以本官監梁益二州征討軍事假節勳平遷郡後爲散騎常侍從中領軍孝武帝初卽位妖賊盧竦入宮秘與左衞將軍殷康俱入擊之溫入朝窮考竦事收尚書陸始等被罪者甚衆秘亦免官居于宛陵每憤憤有不平之色溫疾篤秘與溫子熙濟等謀共廢沖沖密知之不敢入頃溫氣絕先遣力士拘錄熙濟而後臨喪秘於是廢棄遂居于墓所放志田園好遊山水後起爲散騎常侍凡三表自陳詔曰秘受遇先朝是以延之而頻有讓表以栖尙告誠兼有疾疢省用增歎可順其所執秘素輕沖沖時貴盛秘恥常侍位卑故不應朝命與謝安書及詩十首辭理可觀其文多引簡文帝之眄遇先沖卒長子蔚官至散騎常侍游擊將軍玄篡以爲醴陵王

沖字幼子溫諸弟中最淹識有武幹溫甚器之弱冠太宰武陵王晞辟不就除鷹揚將軍鎮蠻護軍西陽太守從溫征伐有功遷督荊州之南陽襄陽新野義陽順陽雍州之京兆揚州之義城七郡軍事寧朔將軍義城新野二郡太守鎮襄陽又從溫破姚襄及虜周城進號征虜將軍賜爵豐城公尋遷振威將軍江州刺史領鎮蠻護軍西陽譙二郡太守溫之破姚襄也獲襄將張駿楊凝等徙于尋陽沖在江陵未及之職而駿率其徒五百人殺江州督護趙毗掠武昌府庫將妻子北叛沖遣將討獲之遷還所鎮初彝亡後沖兄弟並少家貧母患須羊以解無由得之溫乃以沖爲質羊主甚富言不欲爲質幸爲養買德郎買德郎沖小字也及沖爲江州出射羊主於堂邊看沖識之謂曰我買德也遂厚報之頃之進監江荊豫三州之六郡軍事南中郎將假節州郡如故在江州凡十三年而溫薨孝武帝詔沖爲中軍將軍都督揚江豫三州軍事揚豫二州刺史假節時詔賻溫錢布漆蠟等物而不及大殮沖上疏陳溫素懷每存清儉且私物足舉凶事求還官庫詔不許沖猶固執不受初溫執權大辟之罪皆自己決沖既莅事上疏以爲生殺之重古今所慎凡諸死罪先上須報沖既代溫居任則盡忠王室或勸沖誅除時望專執權衡沖不從謝安以時望輔政爲羣情所歸沖懼逼寧康三年乃解揚州自求外出桓氏黨與以爲非計莫不扼腕苦諫郗超亦深止之沖皆不納處之澹然不以爲恨忠言嘉謀每盡心力於是改授都督徐兗豫青揚五州之六郡軍事車騎將軍徐州刺史以北中郎府幷中軍鎮京口假節又詔沖及謝安並加侍中以甲杖五十人入殿時丹陽尹王蘊以后父之重昵于安安意欲出蘊爲方伯乃復解沖徐州直以車騎將軍都督豫江二州之六郡軍事自京口遷鎮姑孰既而苻堅寇涼州沖遣宣城內史朱序豫州刺史桓伊率衆向壽陽淮南太守劉波汎舟淮泗乘虛致討以救涼州乃表曰氐賊自幷東胡醜類實繁而易漢塞羈西涼無備斯賊暴與疾顛祇速其亡然而天未勦絕虜爲國患臣聞勝於無形功立事表伐謀之道兵之上略況此賊陸梁終必越逸北狄陸縱常在秋冬今日月迅邁高風行起臣輒較量畿甸守衞重複又淮泗通流長江如帶荊楚偏遠密邇寇讎方城漢水無天險之實而邊備之重勢在西門臣雖凡庸識乏武略然猥荷重任恩在投袂請率所

統徑進南鄭與征西將軍臣豁參同謀猷賊若果疆犬羊送死沔漢庶仰憑正順因致人利一舉乘風掃清氛穢不復重勞王師有事三秦則先帝盛業永隆於聖世宣武遺志無恨於在昔如其偽幡畏威闔闢計屈則觀兵伺釁更議進取振旅旋旆遲速唯宜伏願陛下覽臣所陳特垂聽許詔答曰醜類違天比年縱肆梁益不守河西傾喪每惟宇內未一憤歎盈懷將軍經略深長思算重復忠國之誠形于義言覽省未周以感以慨寇雖乘間縱利而以無道臨之黷武窮兇虐用其衆滅亡之期勢何得久然備豫不虞軍之善政輒詢于羣后敬從高算想與征西協參令圖嘉謀遠猷動靜以聞會張天錫陷沒於是罷兵俄而豁卒遷都督江荊梁益寧交廣七州揚州之義成雍州之京兆司州之河東軍事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持節將軍侍中如故又以其子嗣為江州刺史沖將之鎮帝餞於西堂賜錢五十萬又以酒三百四十石牛五十頭犒賜文武謝安送至溧洲沖既到江陵時苻堅彊盛沖欲移阻江南乃上疏曰自中興以來荊州所鎮隨宜迴轉臣亡兄溫以石季龍死經略中原因江陵路便即而鎮之事與時遷勢無常定且兵者詭道示之以弱今宜全重江南輕戍江北南平孱陵縣界地名上明田土膏良可以資業軍人在吳時樂鄉城以上四十餘里北枕大江西接三峽若狂狡送死則舊郢以北堅壁不戰接會濟江路不云遠乘其疲墮撲翦為易臣司存閫外輒隨宜處分於是移鎮上明使冠軍將軍劉波守江陵諮議參軍楊亮守江夏詔以荊州水旱饑荒又沖新移草創歲運米三十萬斛以供軍資須年豐乃止堅遣其將苻融寇樊鄧石越寇魯陽姚萇寇南鄉韋鍾寇魏興所在陷沒沖遣江夏相劉奭南中郎將朱序擊之而奭畏懦不進序又為賊所擒沖深自咎責上疏送章節請解職不許遣左衛將軍張玄之詣沖諮謀軍事沖率前將軍劉波及兄子振威將軍石民冠軍將軍石虔等伐苻堅拔堅筑陽攻武當走堅兗州刺史張崇堅遣慕容垂毛當寇鄧城苻熙石越寇新野沖既憚堅衆又以疾疫還鎮上明表以夏口江沔衝要密邇彊寇兄子石民堪居此任輒版督荊江十郡軍事振武將軍襄城太守尋陽北接彊蠻西連荊郢亦一任之要今府州既分請以王薈補江州刺史詔從之時薈始遭兄邵喪將葬辭不欲出於是衛將軍謝安更以中領軍謝輶代之沖聞之而怒上疏以為輶文武無堪求自領江州帝許之沖使石虔伐堅襄陽太守閭震擒之及大小帥二十九人送于京都詔歸沖府以平震功封次子謙宜陽侯堅使其將郝貴守襄陽沖使揚威將軍朱綽討之遂焚燒沔北田稻拔六百餘戶而還又遣上庸太守郭寶伐堅魏興太守褚垣上庸太守段方並降之新城太守麴常遁走三郡皆平詔賜錢百萬袍表千端初沖之西鎮以賊寇方彊故移鎮上明謂江東力弱正可保固封疆自守而已又以將相異宜自以德望不逮謝安故委之內相而四方鎮扞以為己任又與朱序款密俄而序沒於賊沖深用愧惋既而苻堅盡國內侵沖深以根本為慮乃遣精銳三千來赴京都謝安謂三千人不足以為損益而欲外示閑暇聞軍在近固不聽報云朝廷處分已定兵革無闕西藩宜以為防時安已遣兄子玄及桓伊等諸軍沖謂不足以為廢興召佐吏對之歎曰謝安乃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略今大敵垂至方遊談不暇雖遣諸不經事少年衆又寡弱天下事可知吾其左衽矣俄而聞堅破大勳克舉又知朱序因以得還沖本疾病加以慚恥發病而卒時年五十七歲贈太尉本官如故諡曰宣穆賻錢五十萬布五百匹沖性儉素而謙虛愛士嘗浴後其妻送以新衣沖大怒促令持去其妻復送之而謂曰衣不經新何緣得故沖笑而服之命處士南陽劉驎之為長史驎之不屈親往迎之禮之甚厚又辟處士長沙鄧粲為別駕備禮盡恭粲感其好賢乃起應命初郗鑒庾亮庾翼臨終皆有表樹置親戚唯沖獨與謝安書云妙靈寶尚小亡兄寄託不終以此為恨言不及私論者益嘉之及喪下江陵士女老幼皆臨江瞻送號哭盡哀後玄簒位追贈太傅宣城王有七子嗣謙脩崇弘羨怡

嗣字恭祖少有清譽與豁子石秀並為桓氏子姪之冠沖既代豁西鎮詔以嗣督荊州之三郡豫州之四郡軍事建威將軍江州刺史蒞事簡約脩所住齋應作板檐嗣命以茅代之版付船官轉西陽襄城二郡太守鎮夏口後領江夏相卒官追贈南中郎將諡曰靖子胤嗣

胤字茂遠少有清操雖奕世華貴甚以恬退見稱初拜秘書丞累遷中書郎秘

書監玄甚欽愛之遷中書令玄篡位爲吏部尚書隨玄西奔玄死歸降詔曰夫善著則祚遠勳彰故事殊以宣孟之忠蒙後晉國子文之德世嗣獲存故太尉沖昔藩陝西忠誠王室諸子染凶自貽罪戮念沖遺勳用懷于懷其孫胤宜見矜宥以爲爲善可特全生命徙于新安及東陽太守殷仲文永嘉太守駱球等謀反陰欲立胤爲玄嗣事覺伏誅

謙字敬祖詳正有器望初以父功封宜陽縣開國侯累遷輔國將軍吳國內史孫恩之亂謙出奔無錫徵拜尚書驃騎大將軍元顯引爲諮議參軍轉司馬元興初朝廷將伐玄以桓氏世在陝西謙父沖有遺惠於荆楚懼人情向背乃用謙爲持節都督荆益寧梁四州諸軍事西中郎將荆州刺史假節以安荆楚玄既用事以謙爲尚書左僕射領吏部加中軍將軍謙兄弟顯列玄甚倚杖之而內不能善也改封謙爲寧都侯拜尚書令加散騎常侍遷侍中衛將軍開府錄尚書事玄篡位復領揚州刺史本官如故封新安王及桓振作亂謙保護乘輿頗有功焉然而暗懦尤不可以濟事初勸振率軍下戰以守江陵振既輕謙用事故不從及振敗謙奔于姚興先是譙縱稱藩於姚興縱與盧循通使潛相影響乃表興請謙共順流東下興請謙謙曰臣門著恩荆楚從弟玄雖謂纂位皆是逼迫人神所明今臣與縱東下百姓自應駭動興曰小水不容大舟若縱才力足以濟事亦不假君爲鱗翼宜自求多福遂遣之謙至蜀欲虛懷引士縱疑之乃置謙於龍格使人守之謙向諸弟泣曰姚主言神矣後與縱引譙道福俱下謙於道占募百姓感沖遺惠投者二萬人劉道規破謙斬之

脩字承祖尚簡文帝女武昌公主歷吏部郎稍遷左衛將軍王恭將伐譙王尚之先遣何澹之孫無終向句容脩以左衛領振武將軍與輔國將軍陶無忌距之脩次句容俄而恭敗無終遣書求降脩既旋軍而楊佺期已至石頭時朝廷無備內外駭懼脩進說曰殷桓之下專恃王恭恭既破滅莫不失色今若優詔用玄玄必內喜則能制仲堪佺期使並順命朝廷納之以脩爲龍驤將軍荆州刺史假節權領左衛文武之鎮又令劉牢之以千人送之轉仲堪爲廣州脩未及發而玄等盟於尋陽求誅牢之尚之幷訴仲堪無罪獨被降黜於是詔復仲堪荆州刺史中丞江績奏脩承受楊佺期之言交通信命宣傳不盡以爲身計疑誤朝算請收付廷尉特詔免官尋代王凝之爲中護軍頃之玄破仲堪佺期詔以脩爲征虜將軍江州刺史尋復爲中護軍玄執政以脩都督六州右將軍徐兗二州刺史假節尋進撫軍將軍加散騎常侍玄篡以爲撫軍大將軍封安成王劉裕義旗起斬之

徐寧

徐寧東海郯人也少知名爲輿縣令時廷尉桓彝稱有人倫鑒識彝嘗去職至廣陵尋親舊還遇風停浦中累日憂悒因上岸見一室宇有似廨署訪之云是輿縣彝乃造之寧清惠博涉相遇欣然因留數夕彝大賞之結交而別至都謂庾亮曰吾爲卿得一佳吏部郎語在彝傳即遷吏部郎左將軍江州刺史卒官

史臣曰醨風潛煽醇源浸竭遺道德於情性顯忠信於名教首陽高節求仁而得仁泗上微言朝聞而夕死原軫免冑懍然於往策季路絕纓邈矣於前志況交霜雪於杪歲晦風雨於將晨嚶響或以變其音貞柯罕能全其性桓茂倫抱中和之氣懷不撓之節邁周庾之清塵遵許郭之遐軌懼臨危於取免知處死之爲易揚芬千載之上淪胥九泉之下仁者之勇不其然乎至夫基構迭汙隆龍蛇俱山澤冲逡巡於內輔豁陵厲於上游虔振北門之威秀坦西陽之務外有扞城之用裏無末大之嫌求之名臣抑亦可算而溫爲亢極之資玄遂履霜之業是知敬仲之美不息檀臺之亂甯俞之忠無救弈棋之禍子文之不血食悲夫

贊曰矯矯宣城貞心莫陵身隨露夭名與雲興虔豁重世沖秀變美國賴英臣家推才子振武謙文尋邑爲墓歸之簒亂曷足以示

晉書卷七十四

晉書卷七十四考證

桓豁傳故太尉沖昔藩陝西○臣宗萬按本傳沖爲荊州刺史而謂爲陝西者東晉時以荊州爲陝西故也

晉書卷七十四考證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四十五

王湛 子承 承子述 述子坦之 禕之 坦之子愷 愉 國寶 忱 愉子綏 承族子嶠 袁悅之 祖台之

王湛字處沖司徒渾之弟也少有識度身長七尺八寸龍顙大鼻少言語初有隱德人莫能知兄弟宗族皆以爲癡其父昶獨異焉遭父喪居于墓次服闋闔門守靜不交當世沖素簡淡器量隤然有公輔之望兄子濟輕之所食方丈盈前不以及湛湛命取菜蔬對而食之濟嘗詣湛見牀頭有周易問曰叔父何用此爲湛曰體中不佳時脫復看耳濟請言之湛因剖析玄理微妙有奇趣皆濟所未聞也濟才氣抗邁於湛略無子姪之敬既聞其言不覺慄然心形俱肅遂留連彌日累夜自視缺然乃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之罪也既而辭去湛送至門濟有從馬絕難乘濟問湛曰叔頗好騎不湛曰亦好之因騎此馬姿容既妙迴策如縈善騎者無以過之又濟所乘馬甚愛之湛曰此馬雖快然力薄不堪苦行近見督郵馬當勝但芻秣不至耳濟試養之當與己馬等湛又曰此馬任重方知之平路無以別也於是當蟻封內試之濟馬果躓而督郵馬如常濟益歎異還白其父曰濟始得一叔乃濟以上人也武帝亦以湛爲癡每見濟輒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以答及是帝又問如初濟曰臣叔殊不癡因稱其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時人謂湛上方山濤不足下比魏舒有餘湛聞曰欲處我於季孟之間乎湛少仕歷秦王文學太子洗馬尚書郎太子中庶子出爲汝南內史元康五年卒年四十七子承嗣

承字安期清虛寡欲無所修尚言理辯物但明其指要而不飾文辭有識者服其約而能通弱冠知名太尉王衍雅貴異之比南陽樂廣焉永寧初爲驃騎參軍值天下將亂乃避難南下遷司空從事中郎豫迎大駕賜爵藍田縣侯遷尚書郎不就東海王越鎮許以爲記室參軍雅相知重勑其子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若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在府數年見朝政漸替辭以母老求出越不許久之遷東海太守政尚清靜不爲細察小吏有盜池中魚者綱紀推之承曰文王之囿與衆共之池魚復何足惜邪有犯夜者爲吏所拘承問其故答曰從師受書不覺日暮承曰鞭撻寧越以立威名非政化之本使吏送令歸家其從容寬恕若此尋去官東渡江是時道路梗澀人懷危懼承每遇艱險處之夷然雖家人近習不見其憂喜之色既至下邳登山北望歎曰人言愁我始欲愁矣及至建鄴爲元帝鎮東府從事中郎甚見優禮承少有重譽而推誠接物盡弘恕之理故衆咸親愛焉渡江名臣王導衛玠周顗庾亮之徒皆出其下爲中興第一年四十六卒朝野痛惜之自昶至承世有高名論者以爲祖不及孫孫不及父子述嗣

述字懷祖少孤事母以孝聞安貧守約不求聞達性沈靜每坐客馳辨異端競起而述處之恬如也少襲父爵年三十尚未知名人或謂之癡司徒王導以門地辟爲中兵屬既見無他言惟問以在東米價述但張目不答導曰王掾不癡人何言癡也嘗見導每發言一坐莫不贊美述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導改容謝之謂庾亮曰懷祖清貞簡貴不減祖父但曠澹微不及耳康帝爲驃騎將軍召補功曹出爲宛陵令太尉司空頻辟又除尚書吏部郎並不行歷庾冰征虜長史時庾翼鎮武昌以累有妖怪又猛獸入府欲移鎮避之述與冰牋曰竊聞安西欲移鎮樂鄉不審此爲算邪將爲情邪若謂爲算則彼去武昌千有餘里數萬之衆創造移徙方當興立城壁公私勞擾若信要害之地所宜進據猶當計移徙之煩權二者輕重況此非今日之要邪方今彊胡陸梁當畜力養銳而無故遷動自取非算又江州當泝流數千供繼軍府力役增倍疲曳道路且武昌實是江東鎮戍之中非但扞禦上流而已急緩赴告駿奔不難若移樂鄉遠在西陲一朝江渚有虞不相接救方嶽取重將故當居要害之地爲內外形勢使闚闟之心不知所向若是情邪則天道玄遠鬼神難言妖祥吉凶誰知其故是以達人君子直道而行不以情失會秦忌亡胡之讖卒爲劉項之資周惡檿弧之謠而成褒姒之亂此既然矣歷觀古今鑒其遺事妖異速禍敗者蓋不少矣禳避之道苟非所審且當擇人事之勝理思社稷之長計斯則天

下官甚令名可保矣若安西咸意已爾不能安於武昌但得近移夏口則其文也樂鄉之舉咸謂不可願將軍體國爲家固審此舉時朝議亦不允翼遂不移鎭述出補臨海太守遷建威將軍會稽內史蒞政清肅終日無事母憂去職服闋代殷浩爲揚州刺史加征虜將軍初至主簿請諱報曰亡祖先君名播海內遠近所知內諱不出門餘無所諱尋加中書監固讓經年不拜復加征虜將軍進都督揚州徐州之瑯邪諸軍事衛將軍并冀幽平四州大中正刺史如故尋遷散騎常侍尚書令將軍如故述每受職不爲虛讓其有所辭必於不受至是子坦之諫以爲故事應讓述曰汝謂我不堪邪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既云堪何爲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坦之爲桓溫長史溫欲爲子求婚於坦之及還家省父而述愛坦之雖長大猶抱置膝上坦之因言溫意述大怒遽排下曰汝竟癡邪詎可畏溫面而以女妻兵也坦之乃辭以他故溫曰此尊君不肯耳遂止簡文帝每言述才既不長直以眞率便敵人耳謝安亦歎美之初述家貧求試宛陵令頗受贈遺而修家具爲州司所檢有一千三百條王導使謂之曰名父之子不患無祿屈臨小縣甚不宜爾述答曰足自當止時人未之達也比後屢居州郡清潔絕倫祿賜皆散之親故宅宇舊物不革於昔始爲當時所歎但性急爲累嘗食雞子以筯刺之不得便大怒擲地雞子圓轉不止便下牀以屐齒蹍之又不得瞋甚掇內口中齧破而吐之既躋重位每以柔克爲用謝奕性麤嘗忿述極言罵之述無所應面壁而已居半日奕去始復坐人以此稱之太和二年以年追懸車上疏乞骸骨曰臣曾祖父魏司空昶白牋於文皇帝曰昔與南陽宗世林共爲東宮官屬世林少得好名州里瞻敬及其年老汲汲自勵恐見廢棄時人咸共笑之若天假其壽致仕之年不爲此公婆娑之事情旨慷慨深所鄙薄雖是臣祖乃實誡臣忝端右而以疾患禮敬廢替猶謂可有差理日復一日而年衰疾痼永無復瞻奉輦之期乞奉先誡歸老丘園不許述竟不起三年卒時年六十六初桓溫平洛陽議欲遷都朝廷憂懼將遣侍中止之述曰溫欲以虛聲威朝廷非事實也但從之自無所至事果不行又議欲移洛陽鍾虡述曰永嘉不競暫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爾宜改遷園陵不應先事鍾虡溫竟無以奪之追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謚曰穆以避穆帝改曰簡子坦之嗣

坦之字文度弱冠與郗超俱有重名時人爲之語曰盛德絕倫郗嘉賓江東獨步王文度嘉賓超小字也僕射江虨領選將擬爲尚書郎坦之聞曰自過江來尚書郎正用第二人何得以此見擬虨遂止簡文帝爲撫軍將軍辟爲掾累遷參軍從事中郎仍爲司馬加散騎常侍出爲大司馬桓溫長史尋以父憂去職服闋徵拜侍中襲父爵時卒士韓悵逃亡歸首云失牛故叛有司劾悵偷牛考掠服罪坦之以爲悵束身自歸而法外加罪懈怠失牛事或可恕加之木石理有自誣宜附罪疑從輕之例遂以見原海西公廢領左衛將軍坦之有風格尤非時俗放蕩不敦儒教頗尚刑名學著廢莊論曰荀卿稱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楊雄亦曰莊周放蕩而不法何晏云鬻莊軀放玄虛而不周乎時變三賢之言遠有當乎夫獨構之唱唱虛而莫和無感之作義偏而用寡動人由於兼忘應物在乎無心孔父非不體遠以體遠故用近顏子豈不具德以德備故膺教胡爲其然哉不獲已而然也夫自足者寡故理懸於羲農徇教者衆故義申於三代道心惟微人心惟危吹萬不同孰知正是雖首陽之情三黜之智磨頂之甘落毛之愛枯槁之生負石之死格諸中庸未入乎道而況下斯者乎先王知人情之難肆懼違行以致訟悼司徹之貽悔審褫帶之所緣故陶鑄羣生謀之未兆每攝其契而爲節焉使夫敦禮以崇化日用以成俗誠存而邪忘利損而競息成功遂事百姓皆曰我自然蓋善闇者無怪故所遇而無滯執道以離俗孰踰於不達語道而失其爲者非其道也辯德而有其位者非其德也言默所未究況揚之以爲風乎且即濠以尋魚想彼之我同推顯以求隱理得而情昧若夫莊生者望大庭而撫契仰彌高於不足寄積想於三篇恨我之懷未盡其言詭譎其義恢誕君子內應從我遊方之外衆人因藉之以爲弊薄之資然則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多莊生之利天下也少害天下也多故曰魯酒薄而邯鄲圍莊生作而風俗頹禮與浮雲俱征僞與利蕩並肆人以克己爲恥士以無措爲通時無履德之譽俗有蹈義之愆驟語賞罰不可以造次屢稱無爲不可

與適變雖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人昔漢陰丈人修渾沌之術孔子以爲識其一不識其二莊生之道無乃類乎與夫如愚之契何殊間哉若夫利而不害天之道也爲而不爭聖之德也群方所資而莫知誰氏在儒而非儒非道而有道彌貫九流玄同彼我萬物用之而不旣亹亹日新而不朽昔吾孔老固已言之矣又領本州大中正簡文帝臨崩詔大司馬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坦之自持詔入於帝前毀之帝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專之帝乃使坦之改詔焉溫薨坦之與謝安共輔幼主遷中書令領丹陽尹俄授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鎮廣陵將之鎮上表曰臣聞人君之道以孝敬爲本臨御四海以委任爲貴恭順無爲則盛德日新親杖賢能則政道邕睦昔周成漢昭並以幼年纂承大統當時天下未爲無難終能顯揚祖考保安社稷蓋尊尊親親信納大臣之所致也伏惟陛下誕奇秀之姿稟生知之量春秋尚富涉道未曠方須訓導以成天德皇太后仁淑之體過於三母先帝奉事積年每稱聖明臣願奉事之心便當自同孝宗太后慈愛之隆亦不必異所生琅邪王餘姚王及諸皇女宜朝夕定省承受教誨導習儀刑以成景仰恭敬之美不可以屬非至親自爲疎疑昔肅祖崩殂成康幼沖事無大小必諮丞相導所以克就聖德實此之由今僕射臣安中軍臣沖人望具瞻社稷之臣且受遇先帝綢繆繾綣並志竭忠貞盡心盡力歸誠陛下以報先帝愚謂周旋舉動皆應諮此二臣二臣之於陛下則周之旦奭漢之霍光顯宗之於王導沖雖在外路不云遠事容信宿必宜參詳然後情聽獲盡庶事可畢又天聽雖聰不啓不廣群情雖忠不引不盡宜數引侍臣詢求讜言平易之世有道之主猶尚誠懼日昃不倦況今艱難理盡慮經安危祖宗之基繫之陛下不可不精心務道以申先帝堯舜之風可不敬修至德以保宣元天地之祚表奏帝納之初謝安愛好聲律朞功之慘不廢妓樂頗以成俗坦之非而苦諫之安遺坦之書曰知君思相愛惜之至僕所求者聲謂稱情義無所不可爲聊復以自娛耳若絜軌跡崇世教非所擬議亦非所屑常謂君粗得鄙趣者猶未悟之濠上邪故知莫逆未易爲人坦之答曰具君雅旨此是誠心而行獨往之美然恐非大雅中庸之謂意者以爲人之體韻猶器之方圓方圓不可錯用體韻豈可易處各順其方以弘其業則歲寒之功必有成矣吾子少立德行體識沖允加以令地優游自居僉曰之談咸以清遠相許至於此事實有疑焉公私二三莫見其可以此爲濠上悟之者得無鮮乎且天下之寶故爲天下所惜天下之所非何爲不可以天下爲心乎想君幸復三思書往反數四安竟不從坦之又嘗與殷康子書論公謙之義曰夫天道以無私成名二儀以至公立德立德存乎至公故無親而非理成名在乎無私故在當而忘我此天地所以成功聖人所以濟化由斯論之公道體於自然故理泰而愈降謙義生於不足故時弊而義著故大禹咎繇稱功言惠而成功於彼孟反苑燮殿軍後入而全身於此從此觀之則謙公之義固以殊矣夫物之所美已不可收人之所貴我不可取誠患人惡其上衆不可蓋故君子居之而每加損焉隆名在於矯伐而不在於期當匿迹在於違顯而不在於求是於是謙光之義與矜競而俱生卑挹之義與夸伐而並進由親譽生於不足未若不知之有餘良藥效於瘳疾未若無病之爲貴也夫乾道確然示人易矣坤道隤然示人簡矣二象顯於萬物兩德彰於群生豈矯枉過直而失其所哉由此觀之則大通之道公坦於天地謙伐之義險巇於人事今存公而廢謙則自伐者託至公以生嫌自美者因存黨以致惑此王生所謂同貌而實異不可不察者也然理必有源教亦有主苟探其根則玄指自顯若尋其末弊無不至豈可以嫌似而疑至公弊貪而忘於諒哉康子及袁宏並有疑難坦之標章摘句一一申而釋之莫不厭服又孔嚴著通葛論坦之與書贊美之其忠公慷慨標明賞勝皆此類也初坦之與沙門竺法師甚厚每共論幽明報應便要先死者當報其事後經年師忽來云貧道已死罪福皆不虛惟當勤修道德以升濟神明耳言訖不見坦之尋亦卒時年四十六臨終與謝安桓沖書言不及私惟憂國家之事朝野甚痛惜之追贈安北將軍謚曰獻

禕之字文邵少知名尚尋陽公主歷中書侍郎年未三十而卒贈散騎常侍坦之四子愷愉國寶忱

愷字茂仁愉字茂和並少踐清階愷襲父爵愉稍遷驃騎司馬加輔國將軍愷太元末爲侍中領右衛將軍多所獻替兄弟貴盛當時莫比及王恭等討國寶愷愉並請解職以與國寶異生又素不協故得免禍國寶既死出愷爲吳郡內史愉爲江州刺史都督豫州四郡輔國將軍假節未幾徵愷爲丹陽尹及桓玄等至江寧愷領兵守石城俄而玄等走復爲吳郡病卒追贈太常愉至鎮未幾殷仲堪桓玄楊佺期舉兵應王恭乘流奄至愉既無備惶遽奔臨川爲玄所得玄盟于尋陽以愉置壇所愉甚恥之及事解除會稽內史玄篡位以爲尚書僕射劉裕義旗建加前將軍愉既桓氏壻父子寵貴又嘗輕侮劉裕心不自安潛結司州刺史溫詳謀作亂事泄被誅子孫十餘人皆伏法

國寶少無士操不修廉隅婦父謝安惡其傾側每抑而不用除尚書郎國寶以中興膏腴之族惟作吏部不爲餘曹郎甚怨望固辭不拜從妹爲會稽王道子妃由是與道子遊處遂間毀安焉及道子輔政以爲祕書丞俄遷琅邪內史領堂邑太守加輔國將軍入補侍郎遷中書令中領軍與道子持威權扇動內外中書郎范寧國寶舅也儒雅方直疾其阿諛勸孝武帝黜之國寶乃使陳郡袁悅之因尼支妙音致書與太子母陳淑媛說國寶忠謹宜見親信帝知之託以他罪殺悅之國寶大懼遂因道子譖毀寧寧由是出爲豫章太守及弟忱卒國寶自表求解職迎母并奔忱喪詔特賜假而盤桓不時進發爲御史中丞褚粲所奏國寶懼罪衣女子衣託爲王家婢詣道子告其事道子言之於帝故得原後驃騎參軍王徽請國寶同讌國寶素驕貴使酒怒尚書左丞祖台之攘袂大呼以盤醆樂器擲台之台之不敢言復爲粲所彈詔以國寶縱肆情性甚不可長台之懦弱非監司體並坐免官頃之復職愈驕蹇不遵法度起齋侔清暑殿帝惡其僭侈國寶懼遂諂媚於帝而頗疎道子道子大怒嘗於內省面責國寶以劍擲之舊好盡矣是時王雅亦有寵薦王珣於帝帝夜與國寶及雅宴帝微有酒令召珣將至國寶自知才出珣下恐至傾其寵因曰王珣當今名流不可以酒色見帝遂止而以國寶爲忠將納國寶女爲琅邪王妃未婚而帝崩安帝即位國寶復事道子進從祖弟緒爲琅邪內史亦以佞邪見知道子復惑之倚爲心腹並爲時之所疾國寶遂參管朝權威震內外遷尚書左僕射領選加後將軍丹陽尹道子悉以東宮兵配之時王恭與殷仲堪並以才器各居名藩恭惡道子國寶亂政屢有憂國之言道子等亦深忌憚之將謀去其兵未及行而恭檄至以討國寶爲名國寶惶遽不知所爲緒說國寶令矯道子命召王珣車胤殺之以除群望因挾主相以討諸侯國寶許之珣胤既至而不敢害反問計於珣珣勸國寶放兵權以迎恭國寶信之語在珣傳又問計於胤胤曰南北同舉而荊州未至若朝廷遣軍恭必城守昔桓公圍壽陽彌時乃剋若京城未拔而上流奄至君將何以待之國寶尤懼遂上疏解職詣闕待罪既而悔之詐稱詔復其本官欲收其兵距王恭道子既不能距諸侯欲委罪國寶乃遣譙王尚之收國寶付廷尉賜死并斬緒於市以謝王恭國寶貪縱聚斂不知紀極後房伎妾以百數天下珍玩充滿其室及王恭伏法詔追復國寶本官元興初桓玄得志表徙其家屬於交州

忱字元達弱冠知名與王恭王珣俱流譽一時歷位驃騎長史嘗造其舅范寧與張玄相遇寧使與玄語玄正坐斂衽待其所發忱竟不與言玄失望便去寧讓忱曰張玄吳中之秀何不與語忱笑曰張祖希欲相識自可見詣寧謂曰卿風流雋望真後來之秀忱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既而寧使報玄玄束帶造之始爲賓主太元中出爲荊州刺史都督荊益寧三州軍事建武將軍假節忱自恃才氣放酒誕節慕王澄之爲人又年少居方伯之任談者憂之及鎮荊州威風肅然殊得物和桓玄時在江陵既其本國且奕葉故義常以才雄駕物忱每裁抑之玄嘗詣忱通人未出乘輿直進忱對玄鞭門幹玄怒去之忱亦不留嘗朔日見客仗衛甚盛玄言欲獵借數百人忱悉給之玄憚而服焉性任達不拘末年尤嗜酒一飲連月不醒或裸體而遊每歎三日不飲便覺形神不相親婦父嘗有慘忱乘醉弔之婦父慟哭忱與賓客十許人連臂被髮裸身而入繞之三匝而出其所行多此類數年卒官追贈右將軍諡曰穆

綏字彥猷少有美稱厚自矜邁實鄙而無行愉爲殷桓所捕綏未測存亡在都有憂色居處飲食每事貶降時人每謂爲試守孝子桓玄之爲太尉綏以桓氏

甥甚見寵待爲太尉右長史及玄纂逆中書令劉裕建義以爲冠軍將軍其家
夜中梁上無故有人頭墮於牀而流血滂沲俄拜荊州刺史假節坐父愉之謀
與弟納並被誅初綏與王謐桓胤齊名爲後進之秀謐位官既極保身而終胤
以從坐誅靈稱猶全綏身死名論殆盡亦以薄行矜峭而傾人故也自昶父淇
鴈門太守澤已有名稱忱又秀出綏亦著稱八葉繼軌軒冕莫與爲比焉
嶠字開山祖默魏尙書父佑以才智稱爲楊駿腹心駿之排汝南王亮退衛瓘
皆佑之謀也位至北軍中候嶠少有風尙辟司二州交辟不就永嘉末攜其二
弟避亂渡江時元帝鎭建鄴敎曰王佑三息始至名德之胄並有操行宜蒙飾
敘且可給錢三十萬帛三百匹米五十斛親兵二十人尋以嶠參世子東中郎
軍事不就愍帝徵拜著作郎右丞相南陽王保辟皆以道險不行元帝作相以
爲水曹屬除長山令遷太子中舍人以疾不拜王敦請爲參軍爵九原縣公敦
在石頭欲禁私伐蔡州荻以問羣下時王師新敗士庶震懼莫敢異議嶠獨曰
中原有菽庶人採之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若禁人樵伐未知其可敦不悅敦將
殺周顗戴若思嶠於坐諫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安可戮諸名士以自全生敦
大怒欲斬嶠頼謝鯤以免敦猶銜之出爲領軍長史敦平後除中書侍郎兼大
著作固辭轉越騎校尉頻遷吏部郎御史中丞祕書監領本州大中正咸和初
朝議欲以嶠爲丹陽尹嶠以京尹望重不宜以疾居之求補廬陵郡乃拜嶠廬
陵太守以嶠家貧無以上道賜布百匹錢十萬尋卒官謚曰穆子洪嗣歷位右
衛將軍侍中中護軍尙書廣州刺史洪子虔世驍騎將軍

袁悅之

袁悅之字元禮陳郡陽夏人也父朗給事中悅之能長短說甚有精理始爲謝
玄參軍爲玄所遇丁憂去職服闋還都止齎戰國策言天下要惟此書後甚爲
會稽王道子所親愛每勸道子專攬朝權道子頗納其說俄而見誅

祖台之

祖台之字元辰范陽人也官至侍中光祿大夫撰志怪書行於世

荀崧 子蕤 羨

荀崧字景猷潁川臨潁人魏太尉彧之玄孫也父頵羽林右監安陵鄉侯與王
濟何劭爲拜親之友崧志操淸純雅好文學齠齔時族曾祖顗見而奇之以爲
必興頵門弱冠太原王濟甚相器重以方其外祖陳郡袁侃謂侃弟奧曰近見
荀監子淸虛明理當不及父德性純粹是賢兄輩人也其爲名流所賞如此泰
始中詔以崧代兄襲父爵補濮陽王允文學與王敦顧榮陸機等友善趙王倫
引爲相國參軍倫纂轉護軍司馬給事中稍遷尙書吏部郎太弟中庶子累遷
侍中中護軍王彌入洛崧與百官奔于密末至而母亡賊追將及同旅散走崧
被髮從車守喪號泣賊至棄其母尸于地奪車而去崧被四創氣絕至夜方蘇
葬母于密山服闋族父藩承制以崧監江北軍事南中郎將後將軍假節襄陽
太守時山陵發掘崧遣主簿石覽將兵入洛修復山陵以勳進爵舞陽縣公遷
都督荊州江北諸軍事平南將軍鎭宛改封曲陵公爲賊杜曾所圍石覽時爲
襄城太守崧力弱食盡使其小女灌求救於覽及南中郎將周訪訪卽遣子撫
率兵三千人會石覽俱救崧賊聞兵至散走崧既得免乃遣南陽中部尉王國
劉願等潛軍襲穰縣獲曾從兄儲新野太守保斬之元帝踐阼徵拜尙書僕射
使崧與刁協共定中興禮儀從弟馗早亡二息序廞年各數歲崧迎與共居恩
同其子太尉臨淮公荀顗國胤廢絕朝廷以崧屬近欲以崧子襲封崧哀序孤
微乃讓封與序論者稱焉轉太常時方修學校簡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尙書鄭
氏古文尙書孔氏毛詩鄭氏周官禮記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論語孝經鄭
氏博士各一人凡九人其儀禮公羊穀梁及鄭易皆省不置崧以爲不可乃上
疏曰自喪亂以來儒學尤寡今處學則闕朝廷之秀仕朝則廢儒學之俊昔咸
寧太康永嘉之中侍中常侍黃門通洽古今行爲世表者領國子博士一則應
對殿堂奉酬顧問二則參訓國子以弘儒訓三則稱儀二曹及太常之職以得
質疑今皇朝中興美隆往初宜憲章令軌祖述前典世祖武皇帝應運登禪崇
儒興學經始明堂營建辟雍告朔班政鄉飲大射西閤東序河圖祕書禁籍臺
省有宗廟太府金墉故事太學有石經古文先儒典訓賈馬鄭杜服孔王何顏
尹之徒章句傳注衆家之學置博士十九人九州之中師徒相傳學士如林猶

選發華劉實居太常之官以重儒教傳稱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二子終而大義乖自頃中夏殄瘁講誦遏密斯文之道將墮于地陛下聖哲龍飛恢崇道教樂正雅頌於是乎在江揚二州先漸聲教學士遺文於今爲盛然方疇昔猶千之一臣學不章句才不弘通方之華實儒風殊邈思竭駑駘庶增萬分願斯道隆於百世之上搢紳詠於千載之下伏聞節省之制皆三分置二博士舊置十九人今五經合九人準古計今猶未能半宜及節省之制以時施行今九人以外猶宜增四願陛下萬機餘暇時垂省覽宜爲鄭易置博士一人鄭儀禮博士一人春秋公羊博士一人穀梁博士一人昔周之衰下陵上替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孔子懼而作春秋諸侯諱妬懼犯時禁是以微辭妙旨義不顯明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其惟春秋時左丘明子夏造膝親受無不精究孔子既沒微言將絕於是丘明退撰所聞而爲之傳其書善禮多膏腴美辭張本繼末以發明經意信多奇偉學者好之稱公羊高親受子夏立於漢朝辭義清儁斷決明審董仲舒之所善也穀梁赤師徒相傳暫立於漢世向歆漢之碩儒猶父子各執一家莫肯相從其書文清義約諸所發明或是左氏公羊所不載亦足有所訂正是以三傳並行於先代通才未能孤廢今去聖久遠其文將墮與其過廢寧與過立臣以爲三傳雖同曰春秋而發端異趣按知三家異同之說此乃義則戰爭之場辭亦劍戟之鋒於理不可得共博士宜各置一人以博其學元帝詔曰崧表如此皆經國之務爲政所由息馬投戈猶可講藝今雖日不暇給豈忘本而遺存邪可共博議者詳之議者多請從崧所奏詔曰穀梁膚淺不足置博士餘如奏會王敦之難不行敦表以崧爲尚書左僕射及帝崩羣臣議廟號王敦遣使謂曰豺狼當路梓宮未反祖宗之號宜別思詳崧議以爲禮祖有功宗有德元皇帝天縱聖哲光啓中興德澤侔於太戊功惠邁于漢宣臣敦復前與上號曰中宗既而與敦書曰承以長蛇未翦別詳祖宗先帝應天受命以隆中興中興之主寧可隨世數而遷毀敢率丹直詢之朝野上號中宗卜日有期不及重請專輒之愆所不敢辭初敦待崧甚厚欲以爲司空於此銜之而止大寧初加散騎常侍後領太子太傅以平王敦功更封平樂伯坐使威儀爲猛獸所食免職後拜金紫光祿大夫錄尚書事散騎常侍如故遷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如故又領祕書監給親兵百二十人年雖衰老而孜孜典籍世以此嘉之蘇峻之役崧與王導陸曄共登御牀擁衛帝及帝被逼幸石頭崧亦侍從不離帝側賊平帝幸溫嶠舟崧時年老病篤猶力步而從咸和三年薨時年六十七贈侍中諡曰敬其後著作郎虞預與丞相王導牋曰伏見前祕書光祿大夫荀公生於積德之族少有儒雅之稱歷位內外在貴能降蘇峻肆虐乘輿失幸公處嫌忌之地有累卵之危朝士爲之寒心論者謂之不免而公將之以智險而不懾扶侍至尊繾綣不離雖無扶迎之勳宜賞守節之報且其寬慈之美早彰遠近朝野之望許以台司雖未正位已加儀同至守終純固名定闔棺而薨卒之日直加侍中生有三槐之望沒無鼎足之名寵不增於前秩榮不副於本望此一時愚智所慷慨也今承大弊之後淳風頹散苟有一介之善宜在旌表之例而況國之元老志節若斯者乎不從升平四年崧改葬詔賜錢百萬布五千匹有二子蕤羨蕤嗣

蕤字令遠起家祕書郎稍遷尚書左丞蕤有儀操風望雅爲簡文帝所重時桓溫平蜀朝廷欲以豫章郡封溫蕤言於帝曰若溫復假王威北平河洛修復園陵將何以加此於是乃止轉散騎常侍少府不拜出補東陽太守除建威將軍吳國內史卒官子籍嗣位至散騎常侍大長秋

羨字令則清和有準裁年七歲遇蘇峻難隨父在石頭峻甚愛之恆置膝上羨陰白其母曰得一利刀子足以殺賊母掩其口曰無妄言年十五將尚尋陽公主羨不欲連婚帝室仍遠遁去監司追不獲已乃出尚公主拜駙馬都尉弱冠與琅邪王洽齊名沛國劉恢太原王濛陳郡殷浩並與交好驃騎將軍何充出鎮京口請爲參軍穆帝又以爲撫軍參軍徵補太常博士皆不就後拜祕書丞義興太守征北將軍褚裒以爲長史既到裒謂佐吏曰荀生資逸群之氣將有沖天之舉諸君宜善事之尋遷建威將軍吳國內史除北中郎將徐州刺史監徐兗二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假節殷浩以羨在事有能名故居以重任時年二十八中興方伯未有如羨之少者羨至鎮發二州兵使參軍鄭襲戍淮陰羨

尋北鎮淮陽屯田于東陽之石鼈尋加監青州諸軍事又領兗州刺史鎮下邳羨自鎮來朝時蔡謨固讓司徒不起中軍將軍殷浩欲加大辟以問於羨羨曰蔡公今日事危明日必有桓文之舉浩乃止及慕容儁攻段龕於青州詔使羨救之儁將王騰趙盤寇瑯邪鄄城北境騷動羨討之擒騰盤迸走軍次瑯邪而龕已沒羨退還下邳留將軍諸葛攸高平太守劉莊等三千人守瑯邪參軍戴遂蕭鎋二千人守泰山是時慕容蘭以數萬衆屯汴城甚爲邊害羨自光水引汶通渠至于東阿以征之臨陣斬蘭帝將封之羨固辭不受先是石季龍死胡中大亂羨撫納降附甚得衆心以疾篤解職後除右軍將軍加散騎常侍讓不拜升平二年卒時年三十八帝聞之歎曰荀令則王敬和相繼凋落股肱腹心將復誰寄乎追贈驃騎將軍

范汪 子寧 汪叔堅

范汪字玄平雍州刺史晷之孫也父稚早卒汪少孤貧六歲過江依外家新野庾氏荊州刺史王澄見而奇之曰興范族者必是子也年十三喪母居喪盡禮親鄰哀之及長好學外氏家貧無以資給汪乃廬于園中布衣蔬食然薪寫書寫畢誦讀亦遍遂博學多通善談名理弱冠至京師屬蘇峻作難王師敗績汪乃遁逃西歸庾亮溫嶠屯兵尋陽時行李斷絕莫知峻之虛實咸恐賊彊未敢輕進及汪至嶠等訪之汪曰賊政令不一貪暴縱橫滅亡已兆雖彊易弱朝廷有倒懸之急宜時進討嶠深納之是日護軍平南二府禮命交至始解褐參護軍事賊平賜爵都鄉侯復爲庾亮平西參軍從討郭默進爵亭侯辟司空郗鑒掾除宛陵令復參亮征西軍事轉州別駕汪爲亮佐吏十有餘年甚相欽待轉鷹揚將軍安遠護軍武陵內史徵拜中書侍郎時庾翼將悉郢漢之衆以事中原軍次安陸尋轉屯襄陽汪上疏曰臣伏思安西將軍翼今至襄陽倉卒攻討凡百草創安陸之調不復爲襄陽之用而玄冬之月沔漢乾涸皆當魚貫而行排推而進設一處有急勢不相救臣所至慮一也又既至之後桓宣當出宜往實翦豺狼之林招攜貳之衆待之以至寬御之以無法田疇墾闢生產始立而當移之必有嗷然悔吝難測臣所至慮二也襄陽頻益數萬口奉師之費皆當出於江南運漕之難船人之力不可不熟計臣之所至慮三也且申伯之尊而與邊將並驅又東軍不進殊爲孤懸兵書云知彼知此百戰不殆知彼不知此一勝一負賊誠衰弊然得臣猶在我雖方隆今實未暇而連兵不解患難將起臣所至慮四也翼豈不知兵家所患常在於此顧以門戶事任憂責莫大晏然終年非心情所安是以抗表輒行畢命原野以翼宏規經略文武用命忽遇釁會大事便濟然國家之慮常以萬全非至安至審王者不舉臣謂宜嚴詔諭翼還鎮養銳以爲後圖若少合聖聽乞密出臣表與車騎臣冰等詳共集議尋而驃騎將軍何充輔政請爲長史桓溫代翼爲荊州復以汪爲安西長史溫西征蜀委以留府蜀平進爵武興縣侯而溫頻請爲長史江州刺史皆不就自請還京求爲東陽太守溫甚恨焉在郡大興學校甚有惠政頃之召入頻遷中領軍本州大中正時簡文帝作相甚相親昵除都督徐兗青冀四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安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假節既而桓溫北伐令汪率文武出梁國以失期免爲庶人朝廷憚溫不敢執談者爲之歎恨汪屏居吳郡從容講肄不言枉直後至姑孰見溫溫時方起屈滯以傾朝廷謂汪遠來詣己傾身引望謂袁宏曰范公來可作太常邪汪既至纔坐溫謝其遠來意汪實來造溫恐以趨時致損乃曰亡兒瘞此故來視之溫殊失望而止時年六十五卒于家贈散騎常侍諡曰穆長子康嗣早卒康弟甯最知名

甯字武子少篤學多所通覽簡文帝爲相將辟之爲桓溫所諷遂寢不行故終溫之世兄弟無在列位者時以浮虛相扇儒雅日替甯以爲其源始於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乃著論曰或曰黃唐緬邈至道淪翳濠濮輟詠風流靡託爭奪兆於仁義是非成於儒墨平叔神懷超絕輔嗣妙思通微振千載之頹綱落周孔之塵網斯蓋軒冕之龍門豪梁之宗匠嘗聞夫子之論以爲罪過桀紂何哉答曰子信有聖人之言乎夫聖人者德侔二儀道冠三才雖帝皇殊號質文異制而統天成務曠代齊趣王何蔑棄典文不遵禮度游辭浮說波蕩後生飾華言以翳實騁繁文以惑世搢紳之徒翻然改轍洙泗之風緬焉將墜遂令仁義幽淪儒雅蒙塵禮壞樂崩中原傾覆古之所謂言僞而辯行僻而堅者

其斯人之徒歟昔夫子斬少正於魯太公戮華士於齊豈非曠世而同誅乎桀紂暴虐正足以滅身覆國爲後世鑒戒耳豈能迴百姓之視聽哉王何叨海內之浮譽資膏粱之傲誕畫螭魅以爲巧扇無檢以爲俗鄭聲之亂樂利口之覆邦信矣哉吾固以爲一世之禍輕歷代之罪重自喪之釁小迷衆之愆大也寧崇儒抑俗率皆如此溫嶠之後始解褐爲餘杭令在縣興學校養生徒絜己脩禮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朞年之後風化大行自中興已來崇學敦教未有如寧者也在職六年遷臨淮太守封陽遂鄉侯頃之徵拜中書侍郎在職多所獻替有益政道時更營新廟博求辟雍明堂之制寧據經傳奏上皆有典證孝武帝雅好文學甚被親愛朝廷疑議輒諮訪之寧指斥朝士直言無諱王國寶寧之甥也以諂媚事會稽王道子懼爲寧所不容乃相驅扇因被疎隔求補豫章太守帝曰豫章不宜太守何急以身試死邪寧不信卜占固請行臨發上疏曰臣聞道尙虛簡政貴平靜坦公亮於幽顯流子愛於百姓然後可以輕夷險而不憂乘休否而常夷先王所以致太平如此而已今四境晏如烽燧不舉而倉庾虛耗帑藏空匱古者使人歲不過三日今之勞擾殆無三日休停至有殘形翦髮要求復除生兒不復舉養鰥寡不敢妻娶豈不怨結人鬼感傷和氣臣恐社稷之憂積薪不足以爲喩臣久欲粗啓所懷日復一日今當永離左右不欲令心有餘恨請出臣啓事付外詳擇帝詔公卿牧守普議得失寧又陳時政曰古者分土割境以益百姓之心聖王作制籍無黃白之別昔中原喪亂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許其挾注本郡自爾漸久人安其業丘壟墳柏皆已成行雖無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實今宜正其封疆以土斷人戶明考課之科修閭伍之法難者必曰人各有桑梓俗自有南北一朝屬戶長爲人隸君子則有土風之慨小人則懷下役之慮斯誠并兼者之所執而非通理者之篤論也古者失地之君猶臣所寓之主列國之臣亦有違適之禮隨會仕秦致稱春秋樂毅宦燕見襃良史且今普天之人原其氏出皆隨世遷移何至於今而獨不可凡荒郡之人星居東西遠者千餘近者數百而舉召役調皆相資須期會差違輒致嚴坐人不堪命叛爲盜賊是以山湖日積刑獄愈滋今荒小郡縣皆宜并合不滿五千戶不得爲郡不滿千戶不得爲縣守宰之任宜得淸平之人頃者選舉惟以卹貧爲先雖制有六年而富足便退又郡守長吏牽置無常或兼臺職或帶府官夫府以統州州以監郡郡以莅縣如令互相領帖則是下官反爲上司賦調役使無復節限且牽曳百姓營起廨舍東西流遷人人易處文書簿籍少有存者先之室宇皆爲私家後來新官復應修立其爲弊也胡可勝言又方鎭去官皆割精兵器仗以爲送故米布之屬不可稱計監司相容初無彈糾其中或有淸白亦復不見甄異送兵多者至於千餘家少者數十戶既力入私門復資官廩布兵役既竭枉服良人牽引無端以相充補若是功勳之臣則已享裂土之祚豈應封外復置吏兵乎謂送故之格宜爲節制以三年爲斷夫人性無涯奢儉由勢今并兼之士亦多不贍非力不足以厚身非祿不足以富家是得之有由而用之無節蒱酒永日馳騖卒年一宴之饌費過十金麗服之美不可貲算盛狗馬之飾營鄭衛之音南畝廢而不墾講誦闕而無聞凡庸競馳傲誕成俗謂宜驗其鄉黨考其業尙試其能否然後升進如此匪惟家給人足賢人豈不繼踵而至哉官制謫兵不相襲代頃者小事便以補役一愆之違辱及累世親戚傍支罹其禍毒戶口減耗亦由於此皆宜料遣以全國信禮十九爲長殤以其未成人也十五爲中殤以爲尙童幼也今以十六爲全丁則備成人之役矣以十三爲半丁所任非復童幼之事矣豈可傷天理違經典困苦萬姓乃至此乎今宜修禮文以二十爲全丁十六至十九爲半丁則人無夭折生長滋繁矣帝善之初寧之出非帝本意故所啓多合旨寧在郡又大設庠序遣人往交州採磬石以供學用改革舊制不拘常憲遠近至者千餘人資給衆費一出私祿并取郡四姓子弟皆充學生課讀五經又起學臺功用彌廣江州刺史王凝之上言曰豫章郡居此州之半太守臣寧入參機省出宰名郡而肆其奢濁所爲狼籍郡城先有六門寧悉改作重樓復更開二門合前爲八私立下舍七所臣伏尋宗廟之設各有品秩而寧自置家廟又下十五縣皆使左宗廟右社稷準之太廟皆資人力又奪人居宅工夫萬計寧若以古制宜崇自當列上而敢專輒惟在任心州既聞知即符從事制不復聽而寧嚴威屬縣惟令速立廟

出臣妻下太常議之禮典詔曰漢宣云可與共治天下者良二千石也若范甯果如凝之所表者豈可復宰郡乎以此抵罪子泰時爲天門太守棄官稱訴帝以甯所務惟學事久不判會赦免初甯嘗患目痛就中書侍郞張湛求方湛因嘲之曰古方宋陽里子少得其術以授魯東門伯魯東門伯以授左丘明遂世世相傳及漢杜子夏鄭康成魏高堂隆晉左太沖凡此諸賢並有目疾得此方云用損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觀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氣簁蘊於胸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修之一時近能數其目睫遠視尺捶之餘長服不已洞見牆壁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年既免官家于丹陽猶勤經學終年不輟年六十三卒于家初甯以春秋穀梁氏未有善釋遂沉思積年爲之集解其義精審爲世所重既而徐邈復爲之注世亦稱之子泰元熙中爲護軍將軍

堅字子常博學善屬文永嘉中避亂江東拜佐著作郞撫軍參軍討蘇峻賜爵都亭侯累遷尚書右丞時廷尉奏殿中帳吏邵廣盜官幔三張合布三十匹有司正刑棄市廣二子宗年十三雲年十一黃幡撾登聞鼓乞恩辭求自沒爲奚官奴以贖父命尚書郞朱暎議以爲天下之人父無子者少一事遂行便成永制懼死罪之刑於此而弛堅亦同暎議時議者以廣爲鉗徒二兒沒入既足以懲又使百姓知父子之道聖朝有垂恩之仁可特聽減廣死罪爲五歲刑宗等付奚官爲奴而不爲永制堅駮之曰自淳朴澆散刑辟仍作刑之所以止刑殺之所以止殺雖時有赦過宥罪議獄緩死未有行小不忍而輕易典刑者也且既許宗等宥廣以死若復有宗比而不求贖父者豈得不擯絕人倫同之禽獸邪按主者今奏云惟特聽宗等而不爲永制臣以爲王者之作動關盛衰嚬笑之間尚慎所加況於國典可以徒虧今之所以宥廣正以宗等耳人之愛父誰不如宗今既居然許宗之請將來訴者何獨匪民特聽之意未見其益不以爲例交與怨讟此爲施一恩於今而開萬怨於後也成帝從之正廣死刑後遷護軍長史卒官子啓字榮期雖經學不及堅而以才義顯於當世于時清談之士庾龢韓伯袁宏等並相知友爲秘書郞累居顯職終於黃門侍郞父子並有文筆傳於世

劉惔

劉惔字眞長沛國相人也祖宏字終嘏光祿勳宏兄粹字純嘏侍中宏弟潢字沖嘏吏部尚書並有名中朝時人語曰洛中雅雅有三嘏父耽晉陵太守亦知名惔少清遠有標奇與母任氏寓居京口家貧織芒屩以爲養雖蓽門陋巷晏如也人未之識惟王導深器之後稍知名論者比之袁羊惔喜還告其母其母聰明婦人也謂之曰此非汝比勿受之又有方之荀粲者惔復喜母又不聽及惔年德轉升論者遂比之荀粲尚明帝女廬陵公主以惔雅善言理簡文帝初作相與王濛並爲談客俱蒙上賓禮時孫盛作易象妙於見形論帝使殷浩難之不能屈帝曰使眞長來故應有以制之乃命迎惔盛素敬服惔及至便與抗答辭甚簡至盛理遂屈一坐撫掌大笑咸稱美之累遷丹陽尹爲政淸整門無雜賓時百姓頗有訟官長者諸郡往往有相舉正惔歎曰夫居下訕上此弊道也古之善政司契而已豈不以其敦本正源鎭靜流末乎君雖不君下安可以失禮若此風不革百姓將往而不反遂寢而不問性簡貴與王羲之雅相友善郗愔有傖奴善知文章羲之愛之每稱奴於惔惔曰何如方回邪羲之曰小人耳何比郗公惔曰若不如方回故常奴耳桓溫嘗問惔會稽王談更進邪惔曰極進然故第二流耳溫曰第一復誰惔曰故在我輩其高自標置如此惔每奇溫才而知其有不臣之迹及溫爲荊州惔言於帝曰溫不可使居形勝地其位號常宜抑之勸帝自鎭上流而已爲軍司帝不納又請自行復不聽及溫伐蜀時咸謂未易可制惟惔以爲必剋或問其故云以蒱博驗之其不必得則不爲也恐溫終專制朝廷及後竟如其言嘗薦吳郡張憑憑卒爲美士衆以此服其知人尤好老莊任自然趣疾篤百姓欲爲之祈禱家人又請祭神惔曰丘之禱久矣年三十六卒官孫綽爲之誄云居官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時人以爲名言後綽嘗詣褚裒言及惔流涕曰可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裒大怒曰眞長生平何嘗相比數而卿今日作此面向人邪其爲名流所敬重如此

張憑

張憑字長宗祖鎮蒼梧太守憑年數歲鎮謂其父曰我不如汝有佳兒憑曰阿翁豈宜以子戲父邪及長有志氣爲鄉閭所稱舉孝廉負其才自謂必參時彥初欲詣惔鄉里及同舉者共笑之既至惔處之下坐神意不接憑欲自發而無端會王濛就惔清言有所不通憑於末坐判之言旨深遠足暢彼我之懷一坐皆驚惔延之上坐清言彌日留宿至旦遣之憑既還船須臾惔遣傳教覓張孝廉船便召與同載遂言之於簡文帝帝召與語歎曰張憑勃窣爲理窟官至吏部郎御史中丞

韓伯

韓伯字康伯潁川長社人也母殷氏高明有行家貧窶伯年數歲至大寒母方爲作襦令伯捉熨斗而謂之曰且著襦尋當作複褌伯曰不復須母問其故對曰火在斗中而柄尚熱今既著襦下亦當煖母甚異之及長清和有思理留心文藝舅殷浩稱之曰康伯能自標置居然是出羣之器潁川庾龢名重一時少所推服常稱伯及王坦之曰思理倫和我敬韓康伯志力彊正吾愧王文度自此以還吾皆百之矣舉秀才徵佐著作郎並不就簡文帝居藩引爲談客自司徒左西屬轉撫軍掾中書郎散騎常侍豫章太守入爲侍中陳郡周勰爲謝安主簿居喪廢禮崇尚莊老脫落名教伯領中正不通勰議曰拜下之敬猶違衆從禮情理之極不宜以多比爲通時人憚焉識者謂伯可謂澄世所不能澄而裁世所不能裁者矣與夫容己順衆者豈得同時而共稱哉王坦之又嘗著公謙論袁宏作論以難之伯覽而美其辭旨以爲是非既辯誰與正之遂作辯謙以折中曰夫尋理辯疑必先定其名分所存所存既明則彼我之趣可得而詳也夫謙之爲義存乎降己者也以高從卑以賢同鄙故謙名生焉孤寡不穀人之所惡而侯王以自稱降其貴者也執御執射衆之所賤而君子以自目降其賢者也與夫山在地中之象其致豈殊哉捨此二者而更求其義雖南轅求冥終莫近也夫有所貴故有降焉夫有所美故有謙焉譬影響之與形聲相與而立道足者忘貴賤而一賢愚體公者乘理當而均彼我降挹之義於何而生則謙之爲美固不可以語至足之道涉乎大方之家矣然君子之行己必尚於至當而必造乎匿善至理在乎無私而動之於降己者何誠由未能一觀於能鄙則貴賤之情立非忘懷於彼我則私己之累存當其所貴在我則矜值其所賢能之則伐處貴非矜而矜己者常有其貴言善非伐而伐善者驟稱其能是以知矜貴之傷德者故宅心於卑素悟驟稱之虧理者故情存乎不言情存於不言則善斯匿矣宅心於卑素則貴斯降矣夫所況君子之流苟理有未盡情有未爽存我之理未冥於內豈不同心於降挹洗之所滯哉體有而擬無者聖人之德有累而存理者君子之情雖所滯不同其於遣情之累雖有弊而用降己之道由私我而存一也故懲忿窒欲著於損象卑以自牧實繫謙爻皆所以存其所不足拂其所有餘者也王生之談以至理無謙近得之矣云人有爭心善不可收假後物之迹以逃動者之患以語聖賢則可施之於下斯者豈惟逃患於外亦所以洗心於內也轉丹陽尹吏部尚書領軍將軍既疾病占候者云不宜此官朝廷改授太常未拜卒時年四十九卽贈太常子璯官至衡陽太守

史臣曰王湛門資台鉉地處膏腴識表鄰幾才惟王佐叶宣尼之遠契誑道韋編遵伯陽之幽旨含虛牝谷所謂天質不雕合於太朴者也安期英姿挺秀籍甚一時朝對挹其風流人倫推其表燭雖崇勳懋績有闕於旂常素德清規足傳於汗簡矣懷祖鑒局夷遠沖衿玉粹坦之牆宇凝曠逸操金貞膺飆庾之貢箋情嚾譎怪演嚴莊之宏論道煥崇儒或寄重文昌允釐於袞職或任華綸閣密勿於王言咸能克著徽音保其榮秩美矣國寶檢行無聞坐升彼相混暗識於心鏡開險路於情田于時疆埸多虞憲章罕備天子居綴旒之運人臣微覆餗之憂於是竊勢擁權黷明王之彝典窮奢縱侈假凶豎之餘威纖芮雕檣陵跨於宸極藏珍冶寶充牣於帷房亦猶犬彘腴肥不知禍之將及告盡私室固其宜哉苟景猷履孝居忠無慚往烈范玄平陳謀獻策有會時機嵇則思業該通纘遺經於已素汪則風飆直亮抗高節於將顛揚搉而言俱爲雅士劉韓儁爽標置軼羣勝氣籠霄飛談卷霧並蘭芬菊耀無絶於終古矣

贊曰處沖絶慾是稱奇器養素虛庭同塵下位雅道雖屈高風不墜猗歟後胤世傳清德帝室馳芬士林揚則國寶庸暗託意驕奢既豐其屋終蔀其家苟范

令望。金聲遺暢。劉韓秀士。珠談間起。異術同華。葳蕤胥史。

晉書卷七十五

晉書卷七十五考證

王綏傳少有美稱厚自矜邁○邁。一本作遇。

袁悅之傳上齎戰國策○上一本作止。

韓伯傳其於遺情之累緣有弊而用○各本脫情字累字。今從本集增正。

晉書卷七十五考證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四十六

王舒 子允之

王舒字處明丞相導之從弟也父會侍御史舒少爲從兄敦所知以天下多故不營當時名恆處私門潛心學植年四十餘州禮命太傅辟皆不就及敦爲青州舒往依焉時敦被徵爲祕書監以寇難路險輕騎歸洛陽委棄公主時輜重金寶甚多親賓無不競取惟舒一無所眄益爲敦所賞及元帝鎮建康因與諸父兄弟俱渡江委質焉參鎮東軍事出補溧陽令明帝之爲東中郎將妙選上佐以舒爲司馬轉後將軍宣城公褚裒諮議參軍遷軍司固辭不受裒鎮廣陵復以舒爲車騎司馬頻領望府咸稱明練裒薨遂代裒鎮除北中郎將監青徐二州軍事頃之徵國子博士加散騎常侍未拜轉少府太寧初徙廷尉敦表舒爲鷹揚將軍荊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監荊州沔南諸軍事及敦敗王含父子俱奔舒舒遣軍逆之並沉于江進都督荊州平西將軍假節尋以陶侃代舒遷舒爲安南將軍廣州刺史舒疾病不樂越嶺朝議亦以其有功不應遠出乃徙爲湘州刺史將軍都督持節如故徵代鄧攸爲尚書僕射時將徵蘇峻司徒王導欲出舒爲外援乃授撫軍將軍會稽內史秩中二千石舒上疏辭以父名朝議以字同音異於禮無嫌舒復陳音雖異而字同求換它郡於是改會字爲鄶舒不得已而行在郡二年而蘇峻作逆乃假舒節都督行揚州刺史事時吳國內史庾冰棄郡奔舒舒移告屬縣以吳王師虞斐爲軍司御史中丞謝藻行龍驤將軍監前鋒征討軍事率衆一萬與庾冰俱渡浙江前義興太守顧衆護軍參軍顧颺等皆起義軍以應舒舒假衆揚威將軍督護吳中軍事颺監晉陵軍事於御亭築壘峻聞舒等兵起乃赦庾亮諸弟以悅東軍舒率衆次郡之西江爲冰藻後繼冰颺等遣前鋒進據無錫遇賊將張健等數千人交戰大敗奔還御亭復自相驚擾冰颺等並退于錢唐藻守嘉興賊遂入吳燒府舍掠諸縣所在塗地舒以輕進奔敗斬二軍主者免冰颺督護以白衣行事更以顧衆督護吳晉陵軍屯兵章埭吳興太守虞潭率所領討健屯烏苞亭並不敢進時暴雨大水賊管商乘船旁出襲潭及衆潭等奔敗潭還保吳興衆退守錢唐舒更遣將軍陳孺率精銳千人增戍海浦所在築壘或勸舒宜還都使謝藻守西陵扶海立柵舒不聽留藻守錢唐使衆颺守紫壁於是賊轉攻吳興潭諸軍復退賊復掠東遷餘杭武康諸縣舒遣子允之行揚烈將軍與將軍徐遜陳孺及揚烈司馬朱燾以精銳三千輕邀賊於武康出其不意遂破之斬首數百級賊悉委舟步走允之收其器械進兵助潭時賊韓晃既破宣城轉入故鄣長城允之遣朱燾何準等擊之戰於于湖潭以彊弩射之晃等退走斬首千餘級納降二千人潭由是得保郡是時臨海新安諸山縣並反應賊舒分兵悉討平之會陶侃等至京都舒潭等並以屢戰失利移書盟府自貶去節侃遣使敦喻不聽及侃立行臺上舒監浙江東五郡軍事允之督護吳郡義興晉陵三郡征討軍事既而晃等南走允之追躡於長塘西復大破之賊平以功封彭澤縣侯尋卒官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謚曰穆長子晏之蘇峻時爲護軍參軍遇害晏之子崐之嗣卒子陋之嗣宋受禪國除晏之弟允之最知名

允之字深猷總角從伯敦謂爲似己恆以自隨出則同輿入則共寢敦嘗夜飲允之辭醉先臥敦與錢鳳謀爲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或疑己便於臥處大吐衣面並污鳳既出敦果照視見允之臥吐中以爲大醉不復疑之時父舒始拜廷尉允之求還定省敦許之至都以敦鳳謀議事白舒舒即與導俱啓明帝舒爲荊州允之隨在西府及敦平帝欲令允之仕舒請曰臣子尚少不樂早官帝許隨舒之會稽及蘇峻反允之討賊有功封番禺縣侯邑千六百戶除建武將軍錢唐令領司鹽都尉舒卒去職既葬除義興太守以憂哀不拜從伯導與其書曰太保安豐侯以孝聞天下不得辭司隸和長輿海內名士不免作中書令吾羣從死亡略盡子弟零落遇汝如親如其不爾吾復何言允之固不肯就咸和末除宣城內史監揚州江西四郡事建武將軍鎮于湖咸康中進號西中郎將假節尋遷南中郎將江州刺史莅政甚有威惠時王恬服闋除豫章郡允之聞之驚愕以爲恬丞相子應被優遇不可出爲遠郡乃求自解州欲與庾

冰旨之冰聞甚愧郎以恬為吳郡而以允之為衛將軍會稽內史未到卒年四十謚曰忠子晞之嗣卒子擎之嗣

王廙 弟彬 彬子彪之

王廙字世將丞相導從弟而元帝姨弟也父正尚書郎廙少能屬文多所通涉工書畫善音樂射御博弈雜伎辟太傅掾轉參軍豫迎大駕封武陵縣侯拜尚書郎出為濮陽太守元帝作鎮江左廙棄郡過江帝見之大悅以為司馬頻守廬江鄱陽二郡豫討周馥杜弢以功累增封邑除冠軍將軍鎮石頭領丞相軍諮祭酒王敦啓為寧遠將軍荆州刺史及帝即位廙奏中興賦上疏曰臣託備肺腑幼蒙洪潤爰自齠齔至于弱冠陛下之所撫育恩侔於兄弟義同於交友恩欲攀龍鱗附鳳翼者有年矣是以昔忝濮陽棄官遠跡扶侍老母攜將細弱越長江歸陛下者誠以道之所存願託餘庇故也天誘其願遇陛下中興當大明之盛而守局遐外不得奉瞻大禮闕閤之日悲喜交集昔司馬相如不得覩封禪之事慷慨發憤況臣情則骨肉服膺聖化哉又臣昔嘗侍坐於先后說陛下誕育之日光明映室白毫生於額之左相者謂當王有四海又臣以壬申歲見用為鄱陽內史七月四星聚于牽牛又臣郡有枯樟更生及臣後還京都陛下見臣白兔命臣作賦時琅邪郡又獻甘露陛下命臣嘗之又驃騎將軍導向臣說晉陵有金鐸之瑞郭璞云必致中興璞之爻筮雖京房管輅不過也明天之歷數在陛下矣臣少好文學志在史籍而飄放遐外常與桀寇為對臣犬馬之年四十三矣未能上報天施而晉負屢彰恐先朝露填溝壑令微情不得上達謹竭其頑獻中興賦一篇雖未足以宣揚盛美亦是詩人嗟嘆詠歌之義也文多不載初王敦左遷陶侃使廙代為荆州將吏馬俊鄭攀等上書請留侃敦不許廙為俊等所襲奔于江安賊杜曾與俊攀北迎第五猗以距廙廙督諸軍討曾又為曾所敗敦命湘州刺史甘卓豫章太守周廣等助廙攀曾曾衆潰廙得到州廙性褊率審從南下且自尋陽迅風飛帆暮至都倚舫樓長嘯神氣甚逸王導謂庾亮曰世將為傷時識事亮曰正足舒其逸氣耳廙在州大誅戮侃時將佐及徵士皇甫方回於是大失荆士之望人情乖阻帝乃徵廙為輔國將軍加散騎常侍以母喪去職服闋拜征虜將軍進左衛將軍及王敦構禍帝遣廙喻敦既不能諫其悖逆乃為敦所留受任助亂敦得志以廙為平南將軍領護南蠻校尉荆州刺史尋病卒帝猶以親故深痛愍之喪還京都皇太子親臨拜柩如家人之禮贈侍中驃騎將軍謚曰康明帝與大將軍溫嶠書曰痛謝琨未絕於口世將復至於此並盛年儁才不遂其志痛切于心廙明古多通經達有識致其言雖未足令人改聽然味之不倦近未易有也坐相視盡如何子頤之嗣仕至東海內史頤之弟胡之字修齡弱冠有聲譽歷郡守侍中丹陽尹素有風眩疾發動甚數而神明不損石季龍死朝廷欲綏輯河洛以胡之為西中郎將司州刺史假節以疾固辭未行而卒子茂之亦有美譽官至晉陵太守子敬弘義熙末為尚書

彬字世儒少稱雅正弱冠不就州郡之命光祿大夫傅祗辟為掾後與兄廙俱渡江為揚州刺史劉機建武長史元帝引為鎮東賊曹參軍轉典軍參軍豫討華軼功封都亭侯愍帝召為尚書郎以道險不就遷建安太守徙義興內史未之職轉軍諮祭酒中興建稍遷侍中從兄敦舉兵入石頭帝使彬勞之會周顗遇害彬素與顗善先往哭顗甚慟既而見敦敦怪其有慘容而問其所以彬曰向哭伯仁情未能已敦怒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人遇汝復何為者哉彬曰伯仁長者君之親友在朝雖無謇諤亦非阿黨而赦後加以極刑所以傷惋也因勃然數敦曰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良謀圖不軌禍及門戶音辭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厲聲曰爾狂悖乃可至此為吾不能殺汝邪時王導在坐為之懼勸彬起謝彬曰有腳疾已來見天子尚欲不拜何跪之有此復何所謝敦曰腳痛孰若頸痛彬意氣自若殊無懼容後敦議舉兵向京師彬諫甚苦敦變色目左右將收彬彬正色曰君昔歲害兄今又殺弟邪先是彬從兄豫章太守棱為敦所害敦以彬親故容忍之俄而以彬為豫章太守彬為人樸素方直乏風味之好雖居顯位常布衣蔬食遷前將軍江州刺史及敦死王含欲投王舒王應勸含投彬含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汝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宜往也江州當人強盛時能立同異此非常人所及覩衰危必興愍惻荆州守文豈能意外行

事舍不從遂共投舒舒果沉舍父子于江彬聞廙來密具船以待之既不至深以爲恨敦平有司奏彬及兄子安成太守籍之並是敦親皆除名詔曰司徒導以大義滅親其後昆雖或有違猶將百世宥之況彬等公之近親乃原之徵拜光祿勳轉度支尚書蘇峻平後改築新宮彬爲大匠以營創勳勞賜爵關內侯遷尚書右僕射卒官年五十九贈特進衛將軍加散騎常侍謚曰肅長子彭之嗣位至黃門郎次彪之最知名

彪之字叔武年二十鬚鬢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鬚初除佐著作郎東海王文學從伯導謂曰選官欲以汝爲尚書郎汝幸可作諸王佐邪彪之曰位之多少既不足計自當任之於時至於超遷是所不願遂爲郎鎮軍將軍武陵王晞以爲司馬累遷尚書左丞司徒左長史御史中丞侍中廷尉時永嘉太守謝毅赦後殺郡人周矯矯從兄球詣州訴冤揚州刺史殷浩遣從事收毅付廷尉彪之以球爲獄主身無王爵非廷尉所料不肯受與州相反覆穆帝發詔令受之彪之又上疏執據時人比之張釋之時當南郊簡文帝爲撫軍執政訪彪之應有赦不答曰中興以來郊祀往往有赦愚意常謂非宜何者黎庶不達其意將謂郊祀必赦至此時凶愚之輩復生心於僥倖矣遂從之轉吏部尚書簡文有命用秣陵令曲安遠補句容令殿中侍御史奚朗補湘東郡彪之執不從曰秣陵令三品縣耳殿下昔用安遠談者紛然句容近畿三品佳邑豈可處卜術之人無才用者邪湘東雖復遠小所用未有朗比談者謂頗兼卜術得進殿下若超用寒悴當令人才可拔朗等凡器實未足充此選太尉桓溫欲北伐屢詔不許溫輒下武昌人情震懼或勸殷浩引身告退彪之言於簡文曰此非保社稷爲殿下計皆自爲計耳若殷浩去職人情崩駭天子獨坐既爾當有任其責者非殿下而誰又謂浩曰彼抗表問罪卿爲其首事任如此猜釁已構欲作匹夫豈有全地邪且當靜以待之令相王與手書示以款誠陳以成敗當必旋旆若不順命即遣中詔如復不奉乃當以正義相裁無故怱怱先自猖獗浩曰決大事正自難頃日來欲使人悶聞卿此謀意始得了溫亦奉帝旨果不進時衆官漸多而遷徙每速彪之上議曰爲政之道以得賢爲急非謂雍容廊廟標的而已固將蒞任贊時職思其憂也得賢之道在於蒞任蒞任之道在於能久久於其道天下化成是以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不收一切之功不採速成之譽故勳格辰極道融四海風流遐邈聲冠百代凡庸之族衆賢能之才寡才寡於世而官多於朝焉得不賢鄙共貫清濁同官官衆則闕多闕多則遷速前後去來更相代補非爲故然理固然耳所以職事未修朝風未澄者也職事之修在於省官朝風之澄在於幷職官省則選清而得久職幷則吏簡而俗靜選清則勝人久於其事事久則中才猶足有成今內外百官較而計之固應有幷省者矣大卿之任太常望雅而職重然其所司義高務約宗正所統蓋鮮可以幷太常宿衛之重二衛任之其次驍騎左軍各有所領無兵軍校皆應罷廢四軍皆罷則左軍之名不宜獨立宜改游擊以對驍騎內官自侍中以下舊員皆四中興之初二人而已二人對直或有不周愚謂三人於事則無闕也凡餘諸官無綜事實者可令大官隨才位所帖而領之若未能頓廢自可因缺而省之委之以職分責之以有成能否因考績而著清濁隨黜陟而彰雖緝熙之隆康哉之歌未能遂臻且可使庶官之選差清蒞職之日差久無奉祿之虛費簡吏寺之煩役矣永和末多疾疫舊制朝臣家有時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雖無病百日不得入宮至是百官多列家疾不入彪之又言疾疫之年家無不染若以之不復入宮則直侍頓闕王者宮省空矣朝廷從之既而長安人雷弱兒梁安等詐云殺苻堅苻眉請兵應接時殷浩鎮壽陽便進據洛營復山陵屬彪之疾歸上簡文帝咸陳弱兒等容有詐僞浩未應輕進尋而弱兒果詐姚襄反叛浩大敗退守譙城簡文笑謂彪之曰果如君言自頃以來君謀無遺策張陳復何以過之轉領軍將軍遷尚書僕射以疾病不拜從太常領崇德衛尉時或謂簡文曰武陵第中大修器仗將謀非常也簡文以問彪之彪之曰武陵王志意盡於馳騁田獵耳願深靜之以懷異同者或復以此爲言簡文甚悅復轉尚書僕射時豫州刺史謝奕卒簡文遽使彪之舉可以代奕者對曰當今時賢備簡高監簡文曰人有舉桓雲者君謂如何彪之曰雲不必非才然溫居上流割天下之半其弟復處西藩兵權盡在一門亦非深根固蒂之宜也人才非可豫量但當令不與殿下

作異者耳彪之文領曰君言是也後以彪之爲鎭軍將軍會稽內史加散騎常侍居郡八年豪右斂跡亡戶歸者三萬餘口桓溫下鎭姑孰威勢震主四方修敬皆遣上佐綱紀彪之獨曰大司馬誠爲富貴朝廷既有宰相動靜之宜自當諮稟修敬若遣綱紀致貢天子復何以過之竟不遣溫以山陰縣折布米不時畢郡不彈糾上免彪之彪之去郡郡見罪謫未上州臺者皆原散之溫復以爲罪乃檻收下吏會赦免左降爲尚書頃之復爲僕射是時溫將廢海西公百寮震慄溫亦色動莫知所爲彪之既知溫不臣迹已著理不可奪乃謂溫曰公阿衡皇家便當倚傍先代耳命取霍光傳禮度儀制定於須臾曾無懼容溫歎曰作元凱不當如是邪時廢立之儀既絕於曠代朝廷莫有識其故典者彪之神彩毅然朝服當階文武儀準莫不取定朝廷以此服之溫又廢武陵王遵以事示彪之彪之曰武陵親尊未有顯罪不可以猜嫌之間便相廢徙公建立聖明遐邇歸心當崇獎王室伊周同美此大事宜更深詳溫曰此已成事卿勿復言及簡文崩羣臣疑惑未敢立嗣或云宜當須大司馬處分彪之正色曰君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若先面諮必反爲所責矣於是朝議乃定及孝武帝即位太皇太后令以帝沖幼加在諒闇令溫依周公居攝故事事已施行彪之曰此異常大事大司馬必當固讓使萬機停滯稽廢山陵未敢奉令謹具封還內請停事遂不行溫遇疾諷朝廷求九錫袁宏爲文以示彪之彪之視訖歎其文辭之美謂宏曰卿固大才安可以此示人時謝安見其文又頻使宏改之宏遂逡巡其事既屢引日乃謀於彪之彪之曰聞彼病日增亦當不復支久自可更小遲迴宏從之溫亦尋薨時桓沖及安夾輔朝政以新喪元輔主上未能親覽萬機時太皇太后宜臨朝彪之曰先代前朝主在襁抱母子一體故可臨朝太后亦不能決政事終是顧問僕與君諸人耳今上年出十歲垂婚冠反令從嫂臨朝示人君幼弱豈是翼戴讚揚立德之謂乎二君必行此事豈僕所制所惜者大體耳時安不欲委任桓沖故使太后臨朝決政獻替專在乎己彪之不達安旨故以爲言安竟不從尋遷尚書令與安共掌朝政安每曰朝之大事衆不能決者諮王公無不得判以年老上疏乞骸骨詔不許轉拜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安欲更營宮室彪之曰中興初即位東府殊爲儉陋元明二帝亦不改制蘇峻之亂成帝止蘭臺都坐殆不蔽寒暑是以更營修築方之漢魏誠爲儉狹復不至陋殆合豐約之中今自可隨宜增益修補而已彊寇未殄正是休兵養士之時何可大興功力勞擾百姓邪安曰宮室不壯後世謂之無能彪之曰任天下事當保國寧家朝政爲允豈以修屋宇爲能邪安無以奪之故終彪之之世不改營焉加光祿大夫儀同三司未拜疾篤帝遣黃門侍郎問所苦賜錢三十萬以營醫藥太元二年卒年七十三即以光祿爲贈諡曰簡二子越之撫軍將軍臨之東陽太守

稜字文子彬季父國子祭酒琛之子也少歷清官渡江爲元帝丞相從事中郎從兄導以稜有政事宜守大郡乃出爲豫章太守加廣武將軍稜知從兄敦驕傲自負有問上心日夕諫諍以爲宜自抑損推崇盟主且羣從一門並相與服事膺務相崇高以隆勳業每言苦切敦不能容潛使人害之弟侃亦知名少歷顯職位至吳國內史

虞潭　孫嘯父　兄子騑

虞潭字思奧會稽餘姚人吳騎都尉翻之孫也父忠仕至宜都太守吳之亡也堅壁不降遂死之潭清貞有檢操州辟從事主簿舉秀才大司馬齊王冏請爲祭酒除祁鄉令徙醴陵令值張昌作亂郡縣多從之潭獨起兵斬昌別率鄧穆等襄陽太守華恢上潭領建平太守以疾固辭遂周旋征討以軍功賜爵都亭侯陳敏反潭東下討敏弟贊於江州廣州刺史王矩上潭領廬陵太守綏撫荒餘咸得其所又與諸軍共平陳恢仍轉南康太守進爵東鄉侯尋被元帝檄使討江州刺史華軼潭至廬陵會軼已平而湘川賊杜弢猶盛江州刺史衛展上潭并領安成太守時甘卓屯宜陽爲弢所逼潭進軍救卓卓上潭領長沙太守固辭不就王敦版潭爲湘東太守復以疾辭弢平後元帝召補丞相軍諮祭酒轉琅邪國中尉帝爲晉王除屯騎校尉徙右衛將軍遷宗正卿以疾告歸會王含沈充等攻逼京都潭遂於本縣招合宗人及郡中大姓共起義軍衆以萬數自假明威將軍乃進赴國難至上虞明帝手詔潭爲冠軍將軍領會稽內史潭

即受命義眾雲集時有野鷹飛集屋梁眾咸懼潭曰起大義而剛鷙之鳥來集破賊必矣遣長史孔坦領前鋒過浙江追躡充潭次于西陵為坦後繼會充已擒罷兵徵拜尚書尋補右衛將軍加散騎常侍成帝即位出為吳興太守秩中二千石加輔國將軍以討充功進爵零陵縣侯蘇峻反加潭督三吳晉陵宣城義興五郡軍事會王師敗績大駕逼遷潭勢弱不能獨振乃固守以俟四方之舉會陶侃等下潭與郗鑒王舒協同義舉侃等假潭節監揚州浙江西軍事潭率眾與諸軍并勢東西掎角遣督護沈伊距管商於吳縣為商所敗潭自貶還節尋而峻平潭以母老輒去官還餘姚詔轉鎮軍將軍吳國內史復徙會稽內史未發還復吳郡以前後功進爵武昌縣侯邑一千六百戶是時軍荒之後百姓饑饉死亡塗地潭乃表出倉米振救之又修滬瀆壘以防海抄百姓賴之咸康中進衛將軍潭貌雖和弱而內堅明有膽決雖屢統軍旅而功有傾敗以母憂去職服闋以侍中衛將軍徵既至更拜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給親兵三百人侍中如故年七十九卒于位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侍中如故謚曰孝烈子仡嗣官至右將軍司馬仡卒子嘯父嗣

嘯父少歷顯位後至侍中為孝武帝所親愛嘗侍飲宴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所獻替邪嘯父家近海謂帝有所求對曰天時尚溫鮆魚蝦鮓未可致尋當有所上獻帝大笑因飲大醉出拜不能起帝顧曰扶虞侍中嘯父曰臣位未及扶醉不及亂非分之賜所不敢當帝甚悅隆安初為吳國內史徵補尚書未發而王廞舉兵版嘯父行吳興太守嘯父即入吳興應廞廞敗有司奏嘯父與廞同謀罪應斬詔以祖潭舊勳聽以疾贖為庶人四年復拜尚書桓玄用事以為太尉左司馬尋遷護軍將軍出為會稽內史義熙初去職卒於家

騤字思行潭之兄子也雖機幹不及於潭然而素行過之與譙國桓彝俱為吏部郎情好甚篤彝遣溫拜騤騤使子谷拜彝歷吳興太守金紫光祿大夫王導常謂騤曰孔愉有公才而無公望丁潭有公望而無公才兼之者其在卿乎官未達而喪時人惜之子谷位至吳國內史

顧眾

顧眾字長始吳郡吳人驃騎將軍榮之族弟也父秘交州刺史有文武才幹眾出後伯父早終事伯母以孝聞光祿朱誕舉之州辟主簿舉秀才除餘杭秣陵令並不行元帝為鎮東將軍命為參軍以討華軼功封東鄉侯辟丞相掾秘卒交州人立眾兄壽為州人所害眾往交州迎喪值杜弢之亂崎嶇六年乃還秘曾莅吳興吳興義故以眾經離寇難共遺錢二百萬一無所受及帝踐阼徵拜駙馬都尉奉朝請轉尚書郎大將軍王敦請為從事中郎上補南康太守會詔除鄱陽太守加廣武將軍眾徑之鄱陽不過敦敦甚怪焉及敦構逆令眾出軍眾遲迴不發敦大怒以軍期召眾還詰之聲色甚厲眾不為動容敦意漸釋時敦又怒宣城內史陸喈眾又辨明之敦長史陸玩在坐代眾危懼出謂眾曰卿真所謂剛亦不吐柔亦不茹雖仲山甫何以加之敦事捷欲以眾為吳興內史眾固辭舉吏部郎桓彝彝亦讓眾事並不行敦鎮姑孰復以眾為從事中郎敦平除太子中庶子為義興太守加揚威將軍蘇峻反王師敗績眾還吳潛圖義舉時吳國內史庾冰奔于會稽峻以蔡謨代之前陵江將軍張悊為峻收兵於吳眾遣人喻悊悊從之眾乃遣郎中徐機告謨曰眾已潛合家兵待時而奮又與張悊剋期效節謨乃檄眾為本國督護揚威將軍仍舊眾從弟護軍將軍颺為威遠將軍前鋒督護吳中人士同時響應峻遣將弘徽領甲卒五百鼓行而前眾與颺逆擊徽戰于高莋大破之收其軍實謨以冰當還任故便去郡眾遣颺率諸軍屯無錫冰至鎮御亭恐賊從海虞道入眾自往備之而賊率張健馬流攻無錫颺等大敗庾冰亦失守健等遂據吳城眾自海虞由婁縣東倉與賊別率交戰破之義軍又集進屯烏包會稽內史王舒吳興內史虞潭並檄眾為五郡大督護統諸義軍討健潭遣將姚休為眾前鋒與賊戰沒眾退守紫壁時賊黨方銳義軍沮退人咸勸眾過浙江眾曰不然今保固紫壁可得全錢唐以南五縣若被宅境便為寇有控引無所非長計也臨平人范明亦謂眾曰此地險要可以制寇不可委也眾乃版明為參軍明率宗黨五百人合諸軍凡四千人復進討健健退于曲阿督錢弘為吳令軍次路丘即斬弘首眾進往吳城遣督護朱祈等九軍與晉陵太守李閎共守庱亭健遣馬流陶陽等

往攻之。闓與祈等逆擊，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峻平，論功，衆以承檄奮義推功于謨，謨以衆唱謀非己之力，俱表相讓，論者美之。封鄱陽縣伯，除平南軍司，不就。更拜丹陽尹、本國大中正，入為侍中，轉尚書。咸康末，遷領軍將軍、揚州大中正，固讓不拜，以母憂去職。穆帝即位，何充執政，復徵衆為領軍，不起。服闋，乃就。是時充與武陵王不平，衆會通其間，遂得和釋。充崇信佛教，衆譏其糜費，每以為言。嘗與充同載，經佛寺，充要衆入門，衆不下車。充以衆州里宿望，每優遇之。以年老上疏乞骸骨，詔書不許，遷尚書僕射。永和二年卒，時年七十三。追贈特進、光祿大夫，謚曰靖。長子昌嗣，為建康令。第三子會，中軍諮議參軍，時稱美士。

張闓

張闓字敬緒，丹陽人，吳輔吳將軍昭之曾孫也。少孤，有志操。太常薛兼進之於元帝，言闓才幹貞固，當今之良器，即引為安東參軍，甚加禮遇。轉丞相從事中郎，以母憂去職。既葬，帝強起之，闓固辭疾篤，優命敦逼，遂起視事。及帝為晉王，拜給事黃門侍郎，領本郡大中正。以佐翼勳，賜爵丹陽縣侯，遷侍中。帝踐阼，出補晉陵內史，在郡甚有威惠。帝下詔曰：「夫二千石之任，當勉勵其德，綏齊所莅，使寬而不縱，嚴而不苛，其於勤功督察，便國利人，抑彊扶弱，使無雜濫，真太守之任也。若聲過其實，古人所不取，攻乎異端，為政之甚害，蓋所貴者本也。」闓遵而行之。時所部四縣並以旱失田，闓乃立曲阿新豐塘，溉田八百餘頃，每歲豐稔。葛洪為其頌。計用二十一萬一千四百二十功，以擅興造免官。後公卿並為之言曰：「張闓興陂溉田，可謂益國，而反被黜，使臣下難復為善。」帝感悟，乃下詔曰：「丹陽侯闓昔以勞役部人免官，雖從吏議，猶未掩其忠節之志也。倉廩國之大本，宜得其才，今以闓為大司農。」闓陳黜免始爾，不宜便居九列。疏奏，不許，然後就職。帝以闓為大匠卿，營建平陵，事畢，遷尚書。蘇峻之役，闓與王導俱入宮侍衛。峻使闓持節權督東軍，王導潛與闓謀，密宣太后詔於三吳，令速起義軍。陶侃等至，假闓節，行征虜將軍，與振威將軍陶回共督丹陽義軍。闓到晉陵，使內史劉耽盡以一郡穀，并遣吳郡度支運四郡穀，以給車騎將軍郗鑒。又與吳郡內史蔡謨、前吳興內史虞潭、會稽內史王舒等招集義兵，以討峻。峻平，以尚書加散騎常侍，賜爵宜陽伯。遷廷尉，以疾解職，拜金紫光祿大夫。尋卒，時年六十四。子混嗣。闓履表文議傳於世。

史臣曰：季孫行父稱見有禮於其君者，如孝子之養父母；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是以石碏戮厚，叔向誅鮒，前史以為美譚，王教之所不足矜其類。然而朱家容布，為大俠之首；鄭寄載呂，興賣友之譏。亦所以激揚風俗，弘長名教。王彬犧船，而厚其所薄；王舒沉江，而薄其所厚。較之優劣，斷乎可知。思行彪之屬風規於多僻之日，虞潭、顧衆徇貞心於危懸之辰。龍驤為出納之端，饗魚非獻替之術，嚮父之對，何其鄙歟！

贊曰：處明夙令，羣穎暮年。允之騂角，無棄山川。廙稱多藝，綢繆哲后。二三其德，亦孔之醜。世儒憤發，敷陂教虎之不撓，軍浩旋退。顧實南金，虞惟東箭。銑質無改，筠心不變。公望公才，寔為其選。

晉書卷七十六

晉書卷七十六考證

史臣論龍筦爲出納之端○筦各本誤莞臣人龍按前漢谷永傳昔龍筦言而帝命惟允此以虞嘯父爲門下侍郎故史臣引之今改正

晉書卷七十六考證

晉書卷七十七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四十七

陸曄　曄弟玩　玩子納

陸曄字士光吳郡吳人也伯父喜吳吏部尚書父英高平相員外散騎常侍曄少有雅望從兄機每稱之曰我家世不乏公矣居喪以孝聞同郡顧榮與鄉人書曰士光氣息裁屬慮其性命言之傷心矣後察孝廉除永世烏江二縣令皆不就元帝初鎮江左辟爲祭酒尋補振威將軍義興太守以疾不拜預討華軼功封平望亭侯累遷散騎常侍本郡大中正太興元年遷太子詹事時帝以侍中皆北士宜兼用南人曄以清貞著稱遂拜侍中徙尚書領州大中正明帝即位轉光祿勳遷太常代紀瞻爲尚書左僕射領太子少傅尋加金紫光祿大夫代卞壼爲領軍將軍以平錢鳳功進爵江陵伯帝不豫曄與王導卞壼庾亮溫嶠郗鑒並受顧命輔皇太子更入殿將兵直宿遺詔曰曄清操忠貞歷職顯允且其兄弟事君如父憂國如家歲寒不凋體自門風既委以六軍可錄尚書事加散騎常侍成帝踐阼拜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給親兵百人常侍如故蘇峻之難曄隨帝在石頭舉動方正不以凶威變節峻以曄吳士之望不敢加害使守留臺匡術以苑城歸順時共推曄督宮城軍事峻平加衛將軍給千兵百騎以勳進爵爲公封次子嘏新康子咸和中求歸鄉里拜墳墓有司奏舊制假六十日侍中顏含黃門侍郎馮懷駁曰曄內蘊至德清一其心受託付之重居台司之位既蒙詔許歸省墳壟大臣之義本在忘己豈容有期而反無期必違愚謂宜還自還不須制日帝從之曄因歸以疾卒時年七十四追贈侍中車騎大將軍謚曰穆子諶散騎常侍

玩字士瑤器量淹雅弱冠有美名賀循每稱其清允平當郡檄綱紀東海王越辟爲掾皆不就元帝引爲丞相參軍時王導初至江左思結人情請婚於玩玩對曰培塿無松柏薰蕕不同器玩雖不才義不能爲亂倫之始導乃止玩嘗詣導食酪因而得疾與導牋曰僕雖吳人幾爲傖鬼其輕易權貴如此累加奮武將軍徵拜侍中以疾辭王敦請爲長史逼以軍期不得已乃從命敦平尚書令郗鑒議敦佐吏不能匡正姦惡宜皆免官禁錮會溫嶠上表申理得不坐復拜侍中遷吏部尚書領會稽王師讓不拜轉尚書左僕射領本州大中正及蘇峻反遣玩與兄曄俱守宮城玩潛說匡術歸順以功封興平伯轉尚書令又詔曰玩體道清純雅量弘遠歷位內外風績顯著宜居台司以允衆望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餘如故玩頻自表優詔褒揚重復自陳曰臣實凡短風操不立階緣嘉會便蕃榮顯遂總括憲臺豫聞政道竟不能敷融玄風清一朝序咎實之來於臣已重誠以身許國義忘曲讓而惓惓所守終於陳訴者特以端右機要事務殷多臣已盈六十之年智力有限疾患深重體氣日弊朝夕自勵非復所堪若僶俛苟免職事並廢則莫大之悔天下將謂臣何乞陛下披豁聖懷霈然垂允詔不許玩重表曰臣比披誠款不足上暢天聽聖恩俳佪屬以體國臣聞至公之道上下交同用才不負其長量力不受其短雖加官重祿無世不有皆庸勳親賢時所須賴兼統以濟世務非優崇以榮一人臣受遇三世恩隆寵厚豈敢辭職事之勞求沖讓之譽徒以端右要重輿替所存久以無任妨賢曠職臣猶自知不可況天下之人乎今復外參論道內統百揆不堪之名有如皎日願陛下少垂哀矜使四海知官不可以私於人人不可以私取官則天工弘坦雖不請允猶不許尋而王導郗鑒庾亮相繼而薨朝野咸以爲三良既沒國家殄瘁以玩有德望乃遷侍中司空給羽林四十人玩既拜有人詣之索杯酒瀉置柱梁之閒呪曰當今乏材以爾爲柱石莫傾人梁棟邪玩笑曰戢卿良箴既而歎息謂賓客曰以我爲三公是天下爲無人談者以爲知言玩雖登公輔謙讓不辟掾屬成帝聞而勸之玩不得已而從命所辟皆寒素有行之士玩翼亮累世常以弘重爲人主所貴加性通雅不以名位格物誘納後進謙若布衣由是搢紳之徒莫不廕其德宇後疾甚上表曰臣嬰遘疾疢沉頓歷月不蒙痊損而日夕漸篤自省微綿無復生望荷恩不報孤負已及仰瞻天覆伏枕實深臣年向中壽寵極榮終身歸全將復何恨惟願陛下崇明聖德弘敷洪化會構祖宗之基道濟羣生之命臣不勝臨命遺戀之情貪及視息

上表以聞薨年六十四謚曰康給兵千人守冢七十家太元中功臣普被減削司空何充等止得六家以玩有佐命之勳先陪陵而葬由是特置與平伯官屬以衞墓子始嗣歷侍中尚書

納字祖言少有清操貞厲絕俗初辟鎮軍大將軍武陵王掾州舉秀才太原王述雅敬重之引爲建威長史累遷黄門侍郎本州別駕尚書吏部郎出爲吳興太守將之郡先至姑孰辭桓溫因問溫曰公致醉可飲幾酒食肉多少溫曰年大來飲三升便醉白肉不過十臠卿復云何納曰素不能飲止可二升肉亦不足言後伺溫閑謂之曰外有微禮方守遠郡欲與公一醉以展下情溫欣然納之時王坦之刁彝在坐及受禮唯酒一斗鹿肉一柈坐客愕然納徐曰明公近云飲酒三升納止可二升今有一斗以備杯杓餘瀝溫及賓客並歎其率素更勑中廚設精饌酣飲極懽而罷納至郡不受俸祿頃之徵拜左民尚書領州大中正將應召外白宜裝幾船納曰私奴裝糧食來無所復須也臨發止有被襆而已其餘並封以還官遷太常徙吏部尚書加奉車都尉衞將軍謝安嘗欲詣納而納殊無供辦其兄子俶不敢問之乃密爲之具安既至納所設唯茶果而已俶遂陳盛饌珍羞畢具客罷納大怒曰汝不能光益父叔乃復穢我素業邪於是杖之四十其舉措多此類後以愛子長生有疾求解官營視兄子禽又犯法應刑乞免官謝罪詔特許輕降頃長生小佳詣還攝職尋遷尚書僕射轉左僕射加散騎常侍俄拜尚書令常侍如故恪勤貞固始終不渝時會稽王道子以少年專政委任羣小納望闕而歎曰好家居纖兒欲撞壞之邪朝士咸服其忠亮尋除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未拜而卒即以爲贈長生先卒無子以弟子道隆嗣元熙中爲廷尉

何充

何充字次道廬江灊人魏光祿大夫禎之曾孫也祖惲豫州刺史父叡安豐太守充風韻淹雅文義見稱初辟大將軍王敦掾轉主簿敦兄含時爲廬江郡貪汙狼藉敦嘗於坐中稱曰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充正色曰充即廬江人所聞異於此敦默然傍人皆爲之不安充晏然自若由是忤敦左遷東海王文學尋屬敦敗累遷中書侍郎充即王導妻之姊子充妻明穆皇后之妹也故少與導善早歷顯官嘗詣導導以麈尾指牀呼充共坐曰此是君坐也導繕揚州廨舍顧而言曰正爲次道耳明帝亦友昵之成帝即位遷給事黄門侍郎蘇峻作亂京都傾覆導從駕在石頭充東奔義軍其後導奔白石充亦得還賊平封都鄉侯拜散騎常侍出爲東陽太守仍除建威將軍會稽內史在郡甚有德政薦徵士虞喜拔郡人謝奉魏顗等以爲佐吏後以墓被發去郡詔徵侍中不拜改葬畢除建威將軍丹陽尹王導庾亮並言於帝曰何充器局方概有萬夫之望必能緫錄朝端爲老臣之副臣死之日願引充內侍則外譽唯緝社稷無虞矣由是加吏部尚書進號冠軍將軍又領會稽王師及導薨轉護軍將軍與中書監庾冰參錄尚書事詔充冰各以甲杖五十人至止車門尋遷尚書令加左將軍充以內外統任宜相糾正若使事綜一人於課對爲嫌乃上疏固讓許之徙中書令加散騎常侍領軍如故又領州大中正以州有先達宿德固讓不拜庾冰兄弟以舅氏輔王室權侔人主慮易世之後戚屬轉疏將爲外物所攻謀立康帝即帝母弟也每說帝以國有彊敵宜須長君帝從之充建議曰父子相傳先王舊典忽妄改易懼非長計故武王不授聖弟即其義也昔漢景亦欲傳祚梁王朝臣咸以爲虧亂典制據而弗聽今瑯邪踐阼如孺子何社稷宗廟將其危乎冰等不從既而康帝立帝臨軒冰充侍坐帝曰朕嗣鴻業二君之力也充對曰陛下龍飛臣冰之力也若如臣議不覩升平之世帝有慚色建元初出爲驃騎將軍都督徐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假節領徐州刺史鎮京口以避諸庾頃之庾翼將北伐庾冰出鎮江州充入朝言於帝曰臣冰舅氏之重宜居宰相不應遠出朝議不從於是徵充入爲都督揚豫徐州之瑯邪諸軍事假節領揚州刺史將軍如故先是翼悉發江荊二州編戶奴以充兵役士庶嗷然充復欲發揚州奴以均其謗後以中興時已發三吳今不宜復發而止俄而帝疾篤冰翼意在簡文帝而充建議立皇太子奏可及帝崩充奉遺旨便立太子是爲穆帝冰翼甚恨之獻后臨朝詔曰驃騎任重可以甲杖百人入殿又加中書監錄尚書事充自陳既錄尚書不宜復監中書許之復加侍中羽林騎十人

冰翼等尋卒充專輔幼主翼臨終表以後任委息爰之于時論者並以諸庾世在西藩人情所歸宜依翼所請以安物情充曰不然荊楚國之西門戶口百萬北帶强胡西鄰勁蜀經略險阻周旋萬里得賢則中原可定勢弱則社稷同憂所謂陸抗存則吳存抗亡則吳亡者豈可以白面年少猥當此任哉桓溫英略過人有文武識度西夏之任無出溫者議者又曰庾爰之肯避溫乎如令阻兵恥懼不淺充曰溫足能制之諸君勿憂乃使溫西爰之果不敢爭充以衞將軍褚裒皇太后父宜綜朝政上疏薦裒參錄尙書裒以地逼固求外出充每曰桓溫褚裒爲方伯殷浩居門下我可無勞矣充居宰相雖無澄正改革之能而彊力有器局臨朝正色以社稷爲己任凡所選用皆以功臣爲先不以私恩樹親戚談者以此重之然所昵庸雜信任不得其人而性好釋典崇修佛寺供給沙門以百數糜費巨億而不吝也親友至於貧乏無所施遺以此獲譏於世阮裕嘗戲之曰卿志大宇宙勇邁終古充問其故裕曰我圖數千戶郡尙未能得卿圖作佛不亦大乎于時郗愔及弟曇奉天師道而充與弟準崇信釋氏謝萬譏之云二郗諂於道二何佞於佛充能飲酒雅爲劉惔所貴惔每云見次道飲令人欲傾家釀言其能溫克也永和二年卒時年五十五贈司空謚曰文穆無子弟子放嗣卒又無子又以兄孫松嗣位至驃騎諮議參軍充弟準見外戚傳

褚翜

褚翜字謀遠太傅裒之從父兄也父頠少知名早卒翜以才藝稱襲爵關內侯補冠軍參軍于時長沙王乂擅權成都河間阻兵于外翜知內難方作乃棄官避地幽州後河北有寇難復還鄉里河南尹舉翜行本縣事及天下鼎沸翜招合同志將圖過江先移住陽城界穎川庾敳卽翜之舅也亦憂世亂以家付翜翜道斷不得前東海王越以爲參軍辭疾不就尋洛陽覆沒與滎陽太守郭秀共保萬氏臺秀不能綏衆與將陳撫郭重等構怨遂相攻擊翜懼禍及謂撫等曰以諸君所以在此謀逃難也今宜共戮力以備賊幸無外難而內自相擊是避坑落井也郭秀誠爲失理應且容之若遂所忿城內自潰胡賊聞之指來掩襲諸君雖得殺秀無解胡虜矣累辭非一宜深思之撫等悔悟與秀交和時數萬口賴翜獲全明年率數千家將謀東下遇道險不得進因留密縣司隸校尉荀組以爲參軍廣威將軍復領本縣率邑人三千督新城梁陽城三郡諸營事頃之遷司隸司馬仍督營事率衆進至汝水柴肥口復阻賊翜乃單馬至許昌見司空荀藩以爲振威將軍行梁國內史建興初復爲豫州司馬督司州軍事太傅參軍王玄代翜爲郡時梁國部曲將耿奴甚得人情而專勢翜常優遇之玄爲政旣急翜知其不能容奴因戒之曰卿威殺已多而人情難一宜深慎之玄納翜言外羈縻奴而內懷憤會遷爲陳留將發乃收奴斬之奴餘黨聚衆殺玄梁郡旣有內難而徐州賊發平等欲掩襲之郡人遑惑將以郡歸平荀組遣翜往撫之衆心乃定頃之組舉翜爲吏部郎不應召遂東過江元帝爲晉王以翜爲散騎郎轉太子中庶子出爲奮威將軍淮南內史永昌初王敦構逆征西將軍戴若思令翜出軍赴難翜遣將領五百人從之明帝卽位徵拜屯騎校尉遷太子左衞率成帝初爲左衞將軍蘇峻之役朝廷戒嚴以翜爲侍中與征討軍事旣而王師敗績司徒王導謂翜曰至尊當御正殿君可啓令速出翜卽入上閤躬自抱帝登太極前殿導升御床抱帝翜及鍾雅劉超侍立左右時百官奔散殿省蕭然峻兵旣入叱翜令下翜正立不動呵之曰蘇冠軍來覲至尊軍人豈得侵逼由是兵士不敢上殿及峻執政猶以爲侍中從乘輿幸石頭明年與光祿大夫陸曄等出據苑城蘇逸任讓圍之翜等固守賊平以功封長平縣伯遷丹陽尹時京邑焚蕩人物凋殘翜收集散亡甚有惠政代庾亮爲中護軍鎭石頭尋爲領軍從五兵尙書加奉車都尉監新宮事遷尙書右僕射轉左僕射加散騎常侍久之代何充爲護軍將軍常侍衞如故咸康七年卒時年六十七贈衞將軍謚曰穆子希嗣官至豫章太守

蔡謨

蔡謨字道明陳留考城人也世爲著姓曾祖睦魏尙書祖德樂平太守父克少好學博涉書記爲邦族所敬性公亮守正行不合己雖富貴不交也高平劉整恃才縱誕服飾詭異無所拘忌嘗行造人遇克在坐整終席慚不自安克時爲處士而見憚如此後爲成都王穎大將軍記室督穎爲丞相擢爲東曹掾克素

有格量及居選官苟進之徒望風畏憚初充未仕時河內山簡嘗與瑯邪王衍書曰蔡子尼今之正人衍以書示衆曰山子以一字拔人然未易可稱後衍聞充在選官曰山子正人之言驗於今矣陳留時爲大郡號稱多士瑯邪王澄行經其界太守呂豫遣吏迎之澄入境問吏曰此郡人士爲誰吏曰有蔡子尼江應元是時郡人多居大位者澄以其姓名問曰甲乙等非君郡人邪吏曰是也曰然則何以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問位澄笑而止到郡以吏言謂豫曰舊名此郡有風俗果然小吏亦知如此充以朝政日弊遂絕不仕東嬴公騰爲車騎將軍鎮河北以充爲從事中郎知必不就以軍期致之充不得已至數十日騰爲汲桑所攻城陷充見害謨弱冠察孝廉州辟從事舉秀才東海王越召爲掾皆不就避亂渡江時明帝爲東中郎將引爲參軍元帝拜丞相復辟爲掾轉參軍後爲中書侍郎歷義興太守大將軍王敦從事中郎司徒左長史遷侍中蘇峻構逆吳國內史庾冰出奔會稽乃以謨爲吳國內史謨既至與張闓顧衆顧颺等共起義兵迎冰還郡峻平復爲侍中遷五兵尚書領瑯邪王師謨上疏讓曰八座之任非賢莫居前後所用資名有常孔愉諸葛恢並以清節令才少著名望昔愉爲御史中丞臣尚爲司徒長史恢爲會稽太守臣爲尚書郎恢尹丹陽臣守小郡名輩不同階級殊懸今猥以輕鄙超倫踰等上亂聖朝貫魚之序下違羣士準平之論豈惟微臣其亡之誡實招聖政惟塵之累且左長史一超而侍帷幄再登而廁納言中興已來上德之舉所未嘗有臣何人斯而猥當之是以叩心自忖三省愚身與其苟進以穢清塗寧受違命猖固之罪疏奏不許轉掌吏部以平蘇峻勳賜爵濟陽男又讓不許冬烝謨領祠部主者忘設明帝位與太常張泉俱免白衣領職頃之遷太常領秘書監以疾不堪親職上疏自解不聽成帝臨軒遣使拜太傅太尉司空會將作樂宿縣於殿庭門下奏非祭祀燕饗則無設樂之制事下太常謨議臨軒遣使宜有金石之樂遂從之臨軒作樂自此始也彭城王紘上言樂賢堂有先帝手畫佛象經歷寇難而此堂猶存宜勑作頌帝下其議謨曰佛者夷狄之俗非經典之制先帝量同天地多才多藝聊因臨時而畫此象至於雅好佛道所未承聞也盜賊奔突王都隳敗而此堂塊然獨存斯誠神靈保祚之徵然未是大晉盛德之形容歌頌之所先也人臣覩物興義私作賦頌可也今欲發王命勑史官上稱先帝好佛之志下爲夷狄作一象之頌於義有疑焉於是遂寢時征西將軍庾亮以石勒新死欲移鎮石城爲滅賊之漸事下公卿謨議曰時有否泰道有屈伸暴逆之寇雖終滅亡然當其彊盛皆屈而避之是以高祖受黜於巴漢忍辱於平城也若爭強於鴻門則亡不終日故蕭何曰百戰百敗不死何待也原始要終歸於大濟而已豈與當亡之寇爭遲速之間哉夫惟鴻門之不爭故垓下莫能與之爭文王身圮於羑里故道泰於牧野句踐見屈於會稽故威申於彊吳今日之事亦由此矣賊假息之命垂盡而豺狼之力尚彊宜抗威以待時或曰抗威待時時已可矣愚以爲時之可否在賊之彊弱賊之彊弱在季龍之能否季龍之能否可得而言矣自勒初起則季龍爲爪牙百戰百勝遂定中國境土所據同於魏世及勒死之日將相內外欲誅季龍季龍獨起於衆異之中殺嗣主誅寵臣內難既定千里遠出一攻而拔金墉再戰而斬石生禽彭彪殺石聰滅郭權還據根本內外並定四方鎮守不失尺土詳察此事豈能乎將不能也假令不能者爲之其將濟乎將不濟也賊前攻襄陽而不能拔誠有之矣不信百戰之效而執一攻之驗棄多從少於理安乎譬若射者百發而一不中可謂之拙乎且不拔襄陽者非季龍身也桓平北守邊之將耳賊前攻之爭疆場耳得之爲善不得則止非其所急也今征西之往則異於是何者重鎮也名賢也中國之人所聞而歸心也今而西度實有席卷河南之勢賊所大懼豈與桓宣同哉季龍必率其精兵身來距爭若欲與戰戰何如石生若欲城守守何如金墉若欲阻沔沔何如大江蘇峻何如季龍凡此數者宜詳校之愚謂石生猛將關中精兵征西之戰不能勝也金墉險固劉曜十萬所不能拔今征西之守不能勝也又是時兗州洛陽關中皆舉兵擊季龍此今三處反爲其用方之於前倍半之覺也若石生不能敵其半而征西欲當其倍愚所疑也蘇峻之彊不及季龍沔水之險不及大江大江不能禦蘇峻而以沔水禦季龍又所疑也昔祖士稚在譙佃於城北慮賊來攻因以爲資故豫安軍屯以禦其外穀將熟賊果至

丁夫戰於外老弱穫於內多持炬火急則燒穀而走如此數年竟不得其利是時賊唯據沔北方之於今四分之一耳士稚不能捍其一而征西欲禦其四又所疑也或云賊若多來則必無糧然致糧之難莫過崤函而季龍昔涉此險深入敵國平關中而後還今至襄陽路既無險又行其國內自相供給方之於前難易百倍前已經至難而謂今不能濟其易又所疑也然此所論但說征西既至之後耳尚未論道路之慮也自沔以西水急岸高魚貫泝流首尾百里若賊無宋襄之義及我未陣而擊之將如之何今王士與賊水陸異勢便習不同寇若送死雖開江延敵以一當千猶吞之有餘宜誘而致之以保萬全棄江遠進以我所短擊彼所長懼非廟勝之算朝議同之故亮不果移鎮初皇后每年拜陵勞費甚多謨建議曰古者皇后廟見而已不拜陵也由是遂止及太尉郗鑒疾篤出謨為太尉軍司加侍中鑒卒即拜謨為征北將軍都督徐兗青三州揚州之晉陵豫州之沛郡諸軍事領徐州刺史假節時左衛將軍陳光上疏請伐胡詔令攻壽陽謨上疏曰今壽陽城小而固自壽陽至琅邪城壁相望其間遠者裁百餘里一城見攻眾城必救且王師在路五十餘日劉仕一軍早已入淮又遣數部北取堅壁大軍未至聲息久聞而賊之郵驛一日千里河北之騎足以來赴非唯鄰城相救而已夫以白起韓信項籍之勇猶發梁焚舟背水而陣今欲停船水渚引兵造城前對堅敵顧臨歸路此兵法之所誡也若進攻未拔胡騎卒至懼桓子不知所為而舟中之指可掬今征軍五千皆王都精銳之眾又光為左衛遠近聞之名為殿中之軍宜令所向有征無戰而頓之堅城之下勝之不武不勝為笑今以國之上駟擊寇之下邑得之則利薄而不足損敵失之則害重而足以益寇懼非策之長者臣愚以為聞寇而致討賊退而振旅於事無失不勝管見謹冒陳聞季龍於青州造船數百掠緣海諸縣所在殺戮朝廷以為憂謨遣龍驤將軍徐玄等守中洲并設募若得賊大白船者賞布千匹小船百匹是時謨所統七千餘人所戍東至土山西至江乘鎮守八所城壘凡十一處烽火樓望三十餘處隨宜防備甚有算略先是郗鑒上部下有勤勞者凡一百八十人帝並酬其功未卒而鑒薨斷不復與謨上疏以為先已許鑒今不宜斷且鑒所上者皆積年勳效百戰之餘亦不可不報詔聽之康帝即位徵拜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司徒代殷浩為揚州刺史又錄尚書事領司徒如故初謨沖讓不辟寮佐詔屢敦逼之始取掾屬石季龍死中國大亂時朝野咸謂當太平復舊謨獨謂不然語所親曰胡滅誠大慶也然將貽王室之憂或曰何哉謨曰夫能順天而奉時濟六合於草昧若非上哲必由英豪度德量力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疲人以逞志才不副意略不稱心財單力竭智勇俱屈此韓盧東郭所以雙斃也遷侍中司徒上疏讓曰伏自惟省昔階謬恩叨忝非據尸素累積而光寵更崇謗讟彌興而榮進復加上虧聖朝棟隆之舉下增微臣覆餗之釁惶懼戰灼寄顏無所乞賜天鑒回恩改謬以允羣望皇太后詔報不許謨猶固讓謂所親曰我若為司徒將為後代所哂義不敢拜也皇太后遣使喻意自四年冬至五年末詔書屢下謨固守所執六年復上疏以疾病乞骸骨上左光祿大夫領司徒印綬章表十餘上穆帝臨軒遣侍中紀璩黃門郎丁纂徵謨謨陳疾篤使主簿謝攸對曰臣謨不幸有公族穆子之疾天威不違顏咫尺不敢奉詔寢伏待罪自旦至申使者十餘反而謨不至時帝年八歲甚倦問左右曰所召人何以至今不來臨軒何時當竟君臣俱疲弊皇太后詔必不來者宜罷朝中軍將軍殷浩奏免吏部尚書江彪官簡文時為會稽王命曹曰蔡公傲違上命無人臣之禮若人主卑屈於上大義不行於下亦不知復所以為政矣於是公卿奏曰司徒謨頃以常疾久逋王命皇帝臨軒百僚齊立俯僂之恭有望於謨若志存止退自宜致辭闕庭安有人君卑勞終日而人臣曾無一酬之禮悖慢傲上罪同不臣臣等參議宜明國憲請送廷尉以正刑書謨懼率子弟素服詣闕稽顙躬到廷尉待罪皇太后詔曰謨先帝師傅服事累世且歸罪有司內訟思愆若遂致之于理情所未忍可依舊制免為庶人謨既被廢杜門不出終日講誦教授子弟數年皇太后詔曰前司徒謨以道素著稱軌行成名故歷事先朝致位台輔以往年之失用致黜責自爾已來闔門思愆誠合大臣罪己之義以謨為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於是遣謁者僕射孟洪就加冊命謨上疏陳謝曰臣以頑薄昔忝殊寵尸素累紀加違慢詔命當肆

市朝幸蒙寬宥不悟天施復加光飾非臣隕越所能上報臣寢疾未損不任詣
闕不勝仰感聖恩謹遣拜章遂以疾篤不復朝見詔賜几杖門施行馬十二年
卒時年七十六賵贈之禮一依太尉陸玩故事詔贈侍中司空謚曰文穆謨博
學於禮儀宗廟制度多所議定文筆論議有集行於世總應劭以來注班固漢
書者爲之集解謨初渡江見彭蜞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吐
下委頓方知非蟹後詣謝尚而說之尚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爲勸學死謨性方
雅丞相王導作女伎施設牀席謨先在坐不悅而去導亦不止之性尤篤慎每
事必爲過防故時人云蔡公過浮航脫帶腰舟長子邵永嘉太守少子系有才
學位至撫軍長史

諸葛恢

諸葛恢字道明琅邪陽都人也祖誕魏司空爲文帝所誅父靚奔吳爲大司馬
吳平逃竄不出武帝與靚有舊靚姊又爲琅邪王妃帝知靚在姊閒因就見焉
靚逃于廁帝又逼見之謂曰不謂今日復得相見靚流涕曰不能漆身皮面復
覩聖顏詔以爲侍中固辭不拜歸于鄉里終身不向朝廷而坐恢弱冠知名試
守卽丘長轉臨沂令爲政和平值天下大亂避地江左名亞王導庾亮導嘗謂
曰明府當爲黑頭公及導拜司空恢在坐導指冠謂曰君當復著此導嘗與恢
戲爭族姓曰人言王葛不言葛王也恢曰不言馬驢而言驢馬豈驢勝馬邪其
見親狎如此于時潁川荀闓字道明陳留蔡謨字道明與恢俱有名譽號曰中
興三明人爲之語曰京都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元帝爲安東將軍以
恢爲主簿再遷江寧令討周馥有功封博陵亭侯復爲鎮東參軍與卞壼並以
時譽遷從事中郎兼統記室時四方多務牋疏殷積恢斟酌酬答咸稱折中于
時王氏爲將軍而恢兄弟及顏含並居顯要劉超以忠謹掌書命時人以帝善
任一國之才愍帝卽位徵用四方賢儁召恢爲尚書郎元帝以經緯須才上疏
留之承制調爲會稽太守臨行帝爲置酒謂曰今之會稽昔之關中足食足兵
在於良守以君有莅任之方是以相屈四方分崩當匡振圮運政之所先君爲
言之恢陳謝因對曰今天下喪亂風俗陵遲宜尊五美屏四惡進忠實退浮華

帝深納焉太興初以政績第一詔曰自頃多難官長數易益有諸弊雖聖人猶
久於其道然後化成況其餘乎漢宣帝稱與我共安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斯
言信矣是以黃霸等或十年或二十年而不徙所以能濟其中興之勳也賞罰
黜陟所以明政道也會稽內史諸葛恢莅官三年政清人和爲諸郡首宜進其
位班以勸風教今增恢秩中二千石頃之以母憂去官服闋拜中書令王敦上
恢爲丹陽尹以久疾免明帝征敦以恢爲侍中加奉車都尉討王含有功進封
建安伯以先爵賜次子虪爲關內侯又拜恢後將軍會稽內史徵爲侍中遷左
民尚書武陵王師吏部尚書累遷尚書右僕射加散騎常侍銀青光祿大夫領
選本州大中正尚書令常侍吏部如故成帝踐阼加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卒年
六十二贈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賵贈之禮一依太尉興平伯故事謚曰敬祠
以太牢子虪嗣位至散騎常侍恢兄頤字道回亦爲元帝所器重終於太常

殷浩

殷浩字深源陳郡長平人也父羨字洪喬爲豫章太守都下人士因其致書者
百餘函行次石頭皆投之水中曰沈者自沈浮者自浮殷洪喬不爲致書郵其
資性介立如此終於光祿勳浩識度清遠弱冠有美名尤善玄言與叔父融俱
好老易融與浩口談則辭屈著篇則融勝浩由是爲風流談論者所宗或問浩
曰將莅官而夢棺將得財而夢糞何也浩曰官本臭腐故將得官而夢尸錢本
糞土故將得錢而夢穢時人以爲名言三府辟皆不就征西將軍庾亮引爲記
室參軍累遷司徒左長史安西庾翼復請爲司馬除侍中安西軍司並稱疾不
起遂屏居墓所幾將十年于時擬之管葛王濛謝尚猶伺其出處以卜江左興
亡因相與省之知浩有確然之志既反相謂曰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庾翼貽
浩書曰當今江東社稷安危內委何褚諸君外託庾桓數族恐不得百年無憂
亦朝夕而弊足下少標令名十餘年閒位經內外而欲潛居利貞斯理難全且
夫濟一時之務須一時之勝何必德均古人韻齊先達邪王夷甫先朝風流士
也然吾薄其立名非真而始終莫取若以道非虞夏自當超然獨往而不能謀
始大合聲譽極致名位正當抑揚名教以靜亂源而乃高談莊老說空終日雖

云誅遺實長華競及其末年人並猶存恩安懼亂寄命推務而甫自申述銜小好名既身囚胡虜棄言非所凡明德君子遇會處際寧可然乎而世皆然之益知名實之未定弊風之未革也浩固辭不起建元初庾冰兄弟及何充等相繼卒簡文帝時在藩始綜萬機衛將軍褚裒薦浩徵爲建武將軍揚州刺史浩上疏陳讓并致牋於簡文具自申敘簡文答之曰屬當厄運危弊理盡誠賴時有其才不復遠求版築足下沈識淹長思綜通練起而明之足以經濟若復深存挹退苟遂本懷吾恐天下之事於此去矣今紘領不振晉綱不綱願蹈東海復可得邪由此言之足下去就即是時之廢興時之廢興則家國不異足下弘思之靜算之亦將有以深鑒可否望必廢本懷率羣情也浩頻陳讓自三月至七月乃受拜焉時桓溫既滅蜀威勢轉振朝廷憚之簡文以浩有盛名朝野推伏故引爲心膂以抗於溫爲是與溫頗相疑貳會遭父憂去職時以蔡謨攝揚州以俟浩服闋徵爲尚書僕射不拜復爲建武將軍揚州刺史遂參綜朝權潁川荀羨少有令聞浩擢爲義興吳郡以爲羽翼王羲之密說浩羨令與桓溫和同不宜內構嫌隙浩不從及石季龍死胡中大亂朝廷欲遂蕩平關河於是以浩爲中軍將軍假節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軍事浩既受命以中原爲己任上疏北征許洛將發墜馬時咸惡之既而以淮南太守陳逵兗州刺史蔡裔爲前鋒安西將軍謝尚北中郎將荀羨爲督統開江西疁田千餘頃以爲軍儲師次壽陽潛誘苻健大臣梁安雷弱兒等使殺健許以關右之任初降人魏脫卒其弟憬代領部曲姚襄殺憬以并其衆浩大惡之使龍驤將軍劉啓守譙遷襄於梁既而魏氏子弟往來壽陽襄猜懼俄而襄部曲有欲歸浩者襄殺之浩於是謀誅襄會苻健殺其大臣健兄子眉自洛陽西奔浩以爲梁安事捷意苻健已死請進屯洛陽修復園陵使襄爲前驅冠軍將軍劉洽鎮鹿臺建武將軍劉遯據倉垣又求解揚州專鎮洛陽詔不許浩既至許昌會張遇反謝尚又敗績浩還壽陽後復進軍次山桑而襄反浩懼棄輜重退保譙城器械軍儲皆爲襄所掠士卒多亡叛浩遣劉啓王彬之擊襄於山桑並爲襄所殺桓溫素忌浩及聞其敗上疏罪浩曰按中軍將軍浩過蒙朝恩叨竊非據寵靈超卓再司京輦不能恭慎所任怡居職次而侵官離局高下在心前司徒臣謨執義履素位居台輔師傅先帝朝之元老年登七十以禮請退雖臨軒固辭不順恩旨適足以明遜讓之風弘優賢之禮而浩虛生狡說疑誤朝聽獄之有司將致大辟自羯胡天亡羣凶殄滅而百姓塗炭企遲拯接浩受專征之重無雪恥之志坐自封殖妄生風塵遂使寇讎稽誅姦逆並起華夏鼎沸黎元殄悴浩懼罪將及不容於朝外羣進討內求苟免出次壽陽頓甲彌年傾天府之資竭五州之力收合無賴以自彊衛爵命無章猜害罔顧故范豐之屬反叛於芍陂奇德龍會作變於肘腋羌帥姚襄率衆歸化遣其母弟入質京邑浩不能撫而用之陰圖殺害再遣刺客爲襄所覺襄遂惶懼用致逆命生長亂階自浩始也復不能以時掃滅縱放小豎鼓行毒害身狼狽於山桑軍破碎於梁國舟車焚燒輜重覆沒三軍積實反以資寇精甲利器更爲賊用神怒人怨衆之所棄傾危之憂將及社稷臣所以忘寢屏營啓處無地夫率正顯義所以致訓明罰勅法所以齊衆伏願陛下上追唐堯放命之刑下鑒春秋無君之典若聖上含弘未忍誅殛且宜遐棄擯之荒裔雖未足以塞山海之責粗可以宣誡於將來矣竟坐廢爲庶人徙于東陽之信安縣浩少與溫齊名而每心競溫嘗問浩君何如我浩曰我與君周旋久寧作我也溫既以雄豪自許每輕浩浩不之憚也至是溫語人曰少時吾與浩共騎竹馬我棄去浩輒取之故當出我下也又謂郗超曰浩有德有言向使作令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浩雖被黜放口無怨言夷神委命談詠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有流放之感但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浩甥韓伯浩素賞愛之隨至徙所經歲還都浩送至渚側詠曹顏遠詩云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而泣下後溫將以浩爲尚書令遺書告之浩欣然許焉將答書慮有謬誤開閉者數十竟達空函大忤溫意由是遂絕永和十二年卒子涓亦有美名咸安初桓溫廢太宰武陵王晞誣涓及庾倩與晞謀反害之浩從將改葬其故吏顧悅之上疏訟浩曰伏見故中軍將軍揚州刺史殷浩體德沈粹識理淹長風流雅勝聲蓋當時再臨神州萬里肅清勳績茂著聖朝欽嘉遂授分陝推轂之任戎旗既建出鎮壽陽驅其豺狼翦其荊棘收羅向義廣開屯

田，沐雨櫛風，等勤臺僕，仰憑皇威，羣醜革面，進軍河洛，修復園陵，不虞之變，中路猖蹶，遂令爲山之功，崩於垂成，忠款之志，於是而廢。既受削黜，自擯山海，杜門終身，與世兩絕，可謂克己復禮，窮而無怨者也。尋浩所犯，蓋負敗之常科，非即情之永實。論其名德深誠則如彼，察其補過罪己則如此，豈可棄而不卹，使法有餘冤。方今宅兆已成，埏隧已開，懸棺而窆，禮同庶人，存亡有非命之分，九泉無自訴之期，仰感三夏，昊天罔極。若使明詔爰發，旌我善人，崇復本官，遠彰幽昧，斯則國家威恩有兼濟之美，死而可作無負心之恨。疏奏，詔追復浩本官。

顧悅之

顧悅之字君叔，少有義行，與簡文同年，而髮早白。帝問其故，對曰：「松柏之姿，經霜猶茂；蒲柳常質，望秋先零。」簡文悅其對。始將抗表訟浩，浩親故多謂非宜，悅之決意以聞，又與朝臣爭論，故衆無以奪焉，時人咸稱之。爲州別駕，歷尚書右丞，卒。子凱之，別有傳。

蔡裔

蔡裔者，有勇氣，聲若雷震。嘗有二偷入室，裔拊牀一呼，而盜俱隕，故浩委以軍鋒焉。

史臣曰：陸曄等並以時望國華，效彰歷試，迭居端揆，參掌機衡，然皆率由舊章，得免祗悔。而光抗言彌子，雖屈壓於權臣；翊奉儲君，竟導揚於末命，頻參大議，屢畫嘉謀，可謂忠貞在斯而已。殷浩清徽雅量，衆議攸歸，高秩厚禮，不行而至，咸謂教義由其興替，社稷俟以安危。及其入處國鈞，未有嘉謀善政，出總戎律，唯聞蹙國喪師，是知風流異貞固之才，談論非奇正之要。違方易任，以致播遷，悲夫！蔡謨度德而處，弘斯止足，寘以刑書，斯爲過矣。

贊曰：士光時望，士瑤允當。政既弟兄，任惟台相。祖言簡率，道風可尚。蔡葛知名，或雅或清。文道方概，謀遠忠貞。中軍鑒局，唯光雅俗。爽賴有餘，經綸不足。會長任短，功虧名辱。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四十八

孔愉 子汪 安國 弟祗 從子坦 嚴 從弟羣 羣子沈

孔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也其先世居梁國曾祖潛太子少傅漢末避地會稽
因家焉祖竺吳豫章太守父恬湘東太守從兄侃大司農俱有名江左愉年十
三而孤養祖母以孝聞與同郡張茂字偉康丁潭字世康齊名時人號曰會稽
三康吳平愉遷于洛惠帝末歸鄉里行至江淮閒遇石冰封雲爲亂雲逼愉爲
參軍不從將殺之賴雲司馬張統營救獲免東還會稽入新安山中改姓孫氏
以稼穡讀書爲務信著鄉里後忽捨去皆謂爲神人而爲之立祠永嘉中元帝
始以安東將軍鎭揚土命愉爲參軍邦族尋求莫知所在建興初始出應召爲
丞相掾仍除駙馬都尉參丞相軍事時年已五十矣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
愉嘗行經餘不亭見籠龜於路者愉買而放之溪中龜中流左顧者數四及是
鑄侯印而印龜左顧三鑄如初印工以告愉乃悟遂佩焉帝爲晉王使長兼中
書郎于時刁協劉隗用事王導頗見疏遠愉陳導忠賢有佐命之勳謂事無大
小皆宜諮訪由是不合旨出爲司徒左長史累遷吳興太守沈充反愉棄官還
京師拜御史中丞遷侍中太常及蘇峻反愉朝服守宗廟初愉爲司徒長史以
平南將軍溫嶠母亡遭亂不葬乃不過其品至是峻平而嶠有重功愉往石頭
詣嶠嶠執愉手而流涕曰天下喪亂忠孝道廢能持古人之節歲寒不凋者唯
君一人耳時人咸稱嶠居公而重愉之守正尋徙大尚書遷安南將軍江州刺
史不行轉尚書右僕射領東海王師尋遷左僕射咸和八年詔曰尚書令玩左
僕射愉並恪居官次祿不代耕端右任重先朝所崇其給玩親信三十人愉二
十人稟賜愉上疏固讓優詔不許重表曰臣以朽闇忝廁朝右而以惰劣無益
毗佐方今彊寇未殄疆埸日駭政煩役重百姓困苦奸吏擅威暴人肆虐大弊
之後倉廩空虛功勞之士賞報不足困悴之餘未見拯恤呼嗟之怨人鬼感動
宜并官省職貶食節用勤撫其人以濟其艱臣等不能贊揚大化糾明刑政而
偷安高位橫受寵給無德而祿殃必及之不敢橫受殊施以重罪戾從之王導
聞而非之於都坐謂愉曰君言姦吏擅威暴人肆虐爲患是誰愉欲大論朝廷
得失陸玩抑之乃止後導將以趙胤爲護軍愉謂導曰中興以來處此官者周
伯仁應思遠耳今誠乏才豈宜以趙胤居之邪導不從其守正如此由是爲導
所銜後省左右僕射以愉爲尚書僕射愉年在懸車累乞骸骨不許轉護軍將
軍加散騎常侍復徙領軍將軍加金紫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頃之出爲鎭軍
將軍會稽內史加散騎常侍句章縣有漢時舊陂毀廢數百年愉自巡行修復
故堰溉田二百餘頃皆成良業在郡三年乃營山陰湖南侯山下數畝地爲宅
草屋數間便棄官居之送資數百萬悉無所取病篤遺令斂以時服鄉邑義賵
一不得受年七十五咸康八年卒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貞三子闇
汪安國闇嗣爵位至建安太守闇子靜字季恭再爲會稽內史累遷尚書左僕
射加後將軍

汪字德澤好學有志行孝武帝時位至侍中時茹千秋以佞媚見幸於會稽王
道子汪屢言之於帝帝不納遷尚書太常卿以不合意求出爲假節都督交廣
二州諸軍事征虜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甚有政績爲嶺表所稱太元十
七年卒

安國字安國年小諸兄三十餘歲童從諸兄並乏才名以富彊自立唯安國與
汪少厲孤貧之操汪既以直亮稱安國亦以儒素顯孝武帝時甚蒙禮遇仕歷
侍中太常及帝崩安國形素羸瘦服衰絰涕泗竟日見者以爲眞孝再爲會稽
內史領軍將軍安帝隆安中下詔曰領軍將軍孔安國貞慎清正出內播譽可
以本官領東海王師必能導達津梁依仁游藝後歷尚書左右僕射義熙四年
卒贈左光祿大夫

祗字承祖太守周札命爲功曹史札爲沈充所害故人賓吏莫敢近者祗冒刃
號哭親行殯禮送喪還義興時人義之

坦字君平祖沖丹陽太守父侃大司農坦少方直有雅望通左氏傳解屬文元
帝爲晉王以坦爲世子文學東宮建補太子舍人遷尚書郎時臺郎初到普加

策試。帝手策問曰：「吳興徐馥爲賊，殺郡將，郡今應舉孝廉不？」坦對曰：「四罪不相及，殛鯀而興禹。徐馥爲逆，何妨一郡之賢。」又問：「姦臣賊子弒君，汙宮瀦宅，莫大之惡也。鄉舊廢四科之選，今何所依？」坦曰：「季平子逐魯昭公，豈可廢仲尼也。」竟不能屈。先是，以兵亂之後，務存慰悅，遠方秀孝到，不策試，普皆除署。至是，帝申明舊制，皆令試經，有不中科，刺史、太守免官。太興三年，秀孝多不敢行，其有到者，並託疾。帝欲除署孝廉，而秀才如前制。坦奏議曰：「臣聞經邦建國，教學爲先，移風崇化，莫尚斯矣。古者且耕且學，三年而通一經，以平康之世，猶假漸漬，積以日月。自喪亂以來，十有餘年，干戈載揚，俎豆禮戢，家廢講誦，國闕庠序，率爾責試，竊以爲疑。然宜下以來，涉歷三載，累遇慶會，遂未一試。揚州諸郡接近京都，懼累及君父，多不敢行。其遠州邊郡，掩誣朝廷，冀於不試，冒昧來赴。既到審試，遂不敢會。臣愚以不會與不行，其爲闕也同。若當偏加除署，是爲肅法奉憲者失分，僥倖投射者得官，頹風傷教，懼於是始。夫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臨事改制，示短天下，人聽有惑，臣竊惜之。愚以王命無貳，憲制宜信。去年察舉，一皆策試。如不能試，可不拘到，遣歸不署。又秀才雖以事策，亦汎問經義，苟所未學，實難闇通，不足復曲碎乖例，違舊造異。謂因宜其不會，徐更革制，可申明前下，崇修學校，普延五年，以展講習，鈞法齊訓，示人軌則。夫信之與法，爲政之綱，施之家室，猶弗可貳，況經國之典而可翫黷乎！」帝納焉，聽孝廉申至七年，秀才如故。

時典客令萬默領諸胡，胡人相誣，朝廷疑默有所偏助，將加大辟，坦獨不署，由是被譴，遂棄官歸會稽。久之，除領軍司馬，未赴召。會王敦反，與右衛將軍虞潭俱在會稽起義，而討沈充。事平，始就職。揚州刺史王導請爲別駕。咸和初，遷尚書左丞，深爲臺中之所敬憚。尋屬蘇峻反，坦與司徒司馬陶回白王導曰：「及峻未至，宜急斷阜陵之界，守江西當利諸口，彼少我衆，一戰決矣。若峻未至，可往逼其城。今不先往，峻必先至。先人有奪人之功，時不可失。」導然之。庾亮以爲峻脫逕來，是襲朝廷虛也，故計不行。峻遂破姑孰，取鹽米，亮方悔之。坦謂人曰：「觀峻之勢，必破臺城，自非戰士，不須戎服。」既而臺城陷，戎服者多死，白衣者無他，時人稱其先見。及峻挾天子幸石頭，坦奔陶侃，侃引爲長史。時侃等夜築白石壘，至曉而成。聞峻軍嚴聲，咸懼來攻。坦曰：「不然。若峻攻壘，必須東北風急，令我水軍不得往救。今天清靜，賊必不動，決遣軍出江乘，掠京口以東矣。」果如所籌。時郗鑒鎮京口，侃等各以兵會。既至，坦議以爲本不應須召郗公，遂使東門無限。今宜遣還，雖晚，猶勝不也。侃等猶疑，坦固爭甚切，始令鑒還據京口，遣郭默屯大業，又令驍將李閎、曹統、周光與默并力，賊遂勢分，卒如坦計。

及峻平，以坦爲吳郡太守。自陳吳多賢豪，而坦年少，未宜臨之。王導、庾亮並欲用坦爲丹陽尹。時亂離之後，百姓凋弊，坦固辭之。導等猶未之許，坦慨然曰：「昔肅祖臨崩，諸君親據御牀，共奉遺詔。孔坦疏賤，不在顧命之限。既有艱難，則以微臣爲先。今由俎上肉，任人膾截耳！」乃拂衣而去。導等亦止。於是遷吳興內史，封晉陵男，加建威將軍。以歲饑，運家米以賑窮乏，百姓賴之。時使坦募江淮流人爲軍，有殿中兵因亂東還，來應坦募，坦不知而納之。或諷朝廷以坦藏臺叛兵，遂坐免。尋拜侍中。

咸康元年，石聰寇歷陽，王導爲大司馬，討之，請坦爲司馬。會石勒新死，季龍專恣，石聰及譙郡太守彭彪等各遣使請降。坦與聰書曰：「華狄道乖，南北迥邈，瞻河企宋，每懷飢渴。數會陽九，天禍晉國，姦凶猾夏，乘釁肆虐。我德雖衰，天命未改，乾符啓再集之慶，中興應靈期之會。百六之釁既過，惟新之美日隆。而神州振蕩，遺氓波散，誓命戎狄之手，蹻蹐豺狼之穴，朝廷每臨寐永歎，痛心疾首。天罰既集，罪人斯隕，王旅未加，自相魚肉，豈非人怨神怒，天降其災！蘭艾同焚，賢愚所歎，矜哀勿喜，我后之仁。大赦讎鄙，唯季龍是討。彭譙使至，粗具動靜，知將軍忿疾醜類，翻然同舉，承問欣豫，慶若在己。何知幾之先覺，介石之易悟哉！引領來儀，怪無聲息。將軍出自名族，誕育洪冑，遭世多故，國傾家覆，生離親屬，假養異類，雖逼僞寵，將亦何賴！聞之者猶或有悼，況身嬰之，能不憤慨哉！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誠反族歸正之秋，圖義建功之日也。若將軍喻納往言，宣之同盟，率關右之衆，輔河南之卒，申威趙魏，爲國前驅，雖竇融之保西河，黥布之去項羽，比諸古今，未足爲喻。聖上寬明，宰輔弘納，雖射鉤之隙，賞之故行，雍齒之侯，侯之列國。況二三子無曩人之嫌，而遇天啓之會，當如影響，有何遲疑！今六軍誡嚴，水陸齊舉，熊羆踴躍，龍驤爭先，鋒鏑一交，玉石同碎，雖復後悔，何

嗟及矣僕以不才世荷國寵雖實不敏誠爲行李之主區區之情還信所具夫機事不先鮮不後悔自求多福唯將軍圖之朝廷遂不果北伐人皆懷恨坦在職數年遷侍中時成帝每幸丞相王導府拜導妻曹氏有同家人坦每切諫時帝刻日納后而尚書左僕射王彬卒議者以爲欲却期坦曰婚禮之重重於救日蝕救日蝕有后之喪太子薨并則止納后盛禮豈可以臣喪而廢從之及帝既加元服猶委政王導坦每發憤以國事爲己憂嘗從容言於帝曰陛下春秋以長聖敬日躋宜博納朝臣諮諏善道由是忤導出爲廷尉怏怏不悅以疾去職加散騎常侍遷尚書未拜疾篤庾冰省之乃流涕坦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問安國寧家之術乃作兒女子相問邪冰深謝焉臨終與庾亮書曰不謂疾苦遂至頓弊自省綿綿奄忽無日脩短命也將何所悲但以身往名沒朝恩不報所懷未敘卽命多恨耳足下以伯舅之尊居方伯之重抗威顧盼名震天下榱椽之佐常願下風使九服式序四海一統封京觀於中原反紫極於華壤是宿昔之所味詠慷慨之本誠矣今中道而斃豈不惜哉若死而有靈潛聽風烈俄卒時年五十一追贈光祿勳諡曰簡亮報書曰廷尉孔君神游體離嗚呼哀哉得八月十五日書知疾患轉篤遂不起濟悲恨傷楚不能自勝足下方在中年素少疾患雖天命有在亦禍出不圖且足下才經於世世常須才況於今日倍相痛惜吾以寡乏忝當大任國恥未雪夙夜憂憤常欲足下同在外藩戮力時事此情未果來書奄至申尋往復不覺深慟深明足下慷慨之懷深痛足下不遂之志邈然永隔夫復何言謹遣報答幷致薄祭望足下降神饗之子混嗣

嚴字彭祖祖父奕全椒令明察過人時有遺其酒者始提入門奕遙呵之曰人餉吾兩罌酒其一何故非也檢視之一罌果是水或問奕何以知之奕曰酒重水輕提酒者手有輕重之異故耳在官有惠化及卒市人若喪慈親焉父倫黃門郎嚴少仕州郡歷司徒掾尚書殿中郎殷浩臨揚州請爲別駕遷尚書左丞時朝廷崇樹浩以抗擬桓溫溫深以不平浩又引接荒人謀立功於閫外嚴言於浩曰當今時事艱難可謂百六之運使君屈己應務屬當其會聖懷所以日昃匪懈臨朝斤斤每欲深根固本靜邊寧國耳亦豈至私哉而處任者所至不同所見各異人口云云無所不至頃來天時人情良可寒心古人爲政防人之口甚於防川間日侍坐亦已粗申所懷不審竟當何以鎭之老子云夫唯不爭則萬物不能與之爭此言不可不察也愚蒙故謂朝廷宜更明授任之方韓彭可專征伐蕭曹守管籥內外之任各有攸司深思廉藺屈申之道平勃相和之義令婉然通順人無間言然後乃可保大定功平濟天下也又觀頃日降附之徒皆人面獸心貪而無親難以義感而聚著都邑雜處人間使君常疲聖體以接之虛府庫以拯之足以疑惑視聽耳浩深納之及哀帝踐阼議所承統時多異議嚴與丹陽尹庾龢議曰順本居正親親不可奪宜繼成皇帝諸儒咸以嚴議爲長竟從之隆和元年詔曰天文失度太史雖有祈禳之事猶釁眚屢彰今欲依鴻祀之制於太極殿前庭親執虔肅嚴諫曰鴻祀雖出尚書大傳先儒所不究歷代莫之興承天接神豈可以疑殆行事乎天道無親唯德是輔陛下祗順恭敬留心兆庶可以消災復異皆已蹈而行之德合神明丘禱久矣豈須屈萬乘之尊修雜祀之事君舉必書可不愼歟帝嘉之而止以爲揚州大中正嚴不就有司奏免詔特以侯領尚書時東海王奕求海鹽錢塘以水牛牽埭稅取錢直帝初從之嚴諫乃止初帝或施私恩以錢帛賜左右嚴又啓諸所別賜及給廚食皆應減省帝曰左右多困乏故有所賜今通斷之又廚膳宜有減徹思詳具聞嚴多所匡益太和中拜吳興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善於宰牧甚得人和餘杭婦人經年荒賣其子以活夫之兄子武康有兄弟二人妻各有孕弟遠行未反遇荒歲不能兩全棄其子而活弟子嚴並褒薦之又甄賞才能之士論者美焉五年以疾去職卒于家三子道民宣城內史靜民散騎侍郎福民太子洗馬皆爲孫恩所害

羣字敬林嚴叔父也有智局志尚不羈蘇峻入石頭時匡術有寵於峻賓從甚盛羣與從兄愉同行於橫塘遇之愉止與語而羣初不視術術怒欲刃之愉下車抱術曰吾弟發狂卿爲我宥之乃獲免後峻平王導保存術嘗因衆坐令術勸羣酒以釋橫塘之憾羣答曰羣非孔子厄同匡人雖陽和布氣鷹化爲鳩至於識者猶憎其目導有愧色任歷中丞性嗜酒導嘗戒之曰卿恆飲不見酒家

覆瓿布日月久糜爛邪答曰公不見肉糟淹更堪久邪嘗與親友書云今年田得七百石秫米不足了麴糵事其耽湎如此卒於官嗣子沈

沈字德度有美名何充薦沈於王導曰文思通敏宜登宰門辟丞相司徒掾琅邪王文學並不就從兄坦以裘遺之辭不受坦曰晏平仲儉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猶狐裘數十年卿復何辭於是受而服之是時沈與魏顗虞球虞存謝奉並爲四族之儁沈子歟位至吳興太守廷尉歟子琳之以草書擅名又爲吳興太守侍中

丁潭

丁潭字世康會稽山陰人也祖固吳司徒父彌梁州刺史潭初爲郡功曹察孝廉除郎中稍遷丞相西閣祭酒時元帝稱制使各陳時事損益潭上書曰爲國者恃人須才蓋二千石長吏是也安可不明簡其才使必允當既得其人使久於其職在官者無茍且居下者有恆心此爲政之較也今之長吏遷轉既數有送迎之費古人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中才處局故難以速成矣夫兵所以防禦未然鎮壓姦凶周雖三聖功成由武今戎戰之世益宜留心簡選精銳以備不虞無事則優其身有難則責其力竊聞今之兵士或私有役使而營陳不充夫爲國者由爲家也計財力之所任審趣舍之舉動不營難成之功損棄分外之役令兵人未彊當審其宜經塗遠舉未獻大捷更使力單財盡而威望挫弱也及帝踐阼拜駙馬都尉奉朝請尚書祠部郎時琅邪王裒始受封帝欲引朝賢爲其國上卿將用潭以問中書令賀循循曰郎中令職望清重實宜審授潭清淳貞粹雅有隱正聖明所簡才實宜之遂爲琅邪王郎中令會裒薨潭上書求行終喪禮曰在三之義禮有達制近代已來或隨時降殺宜一匡革以敎于後輒案令文王侯之喪官僚服斬既葬而除今國無繼統喪庭無主臣實陋賤不足當重猥備首任禮宜終喪詔下博議國子祭酒杜夷議古者諒闇三年不言下及周世稅衰效命春秋之時天子諸侯既葬而除此所謂三代損益禮有不同故三年之喪由此而廢然則漢文之詔合於隨時凡有國者皆宜同也非唯施於帝皇而已按禮殤與無後降於成人有後既葬而除今不得以無後之故而獨不除也愚以丁郎中應除衰麻自宜主祭以終三年太常賀循議禮天子諸侯俱以至尊臨人上下之義君臣之禮自古以來其例一也故禮盛則並全其重禮殺則從其降春秋之事天子諸侯不行三年至於臣爲君服亦宜以君爲節未有君除而臣服君服而臣除者今法令諸侯卿相官屬爲君斬衰既葬而除以令文言之明諸侯不以三年之喪與天子同可知也君若遂服則臣子輕重無應除者也若當皆除無一人獨重之文禮有攝主而無攝重故大功之親主人喪者必爲之再祭練祥以大功之服主人三年喪者也茍謂諸侯與天子同制國有嗣王自不全服而人主居喪素服主祭三年不攝吉事以尊令制若當遠迹三代令復舊典不依法令者則侯之服貴賤一例亦不得唯一人論於是詔使除服心喪三年太興三年遷王導驃騎司馬轉中書郎出爲廣武將軍東陽太守以清潔見稱徵爲太子左衛率不拜成帝踐阼以爲散騎常侍侍中蘇峻作亂帝蒙塵於石頭唯潭及侍中鍾雅劉超等隨從不離帝側峻誅以功賜爵永安伯遷大尙書徙廷尉累遷左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本國大中正加散騎常侍康帝卽位屢表乞骸骨詔以光祿大夫還第門施行馬祿秩一如舊制給傳詔二人賜錢二十萬牀帳褥席年八十卒贈侍中大夫如故謚曰簡王導嘗謂孔敬康有公才而無公望丁世康有公望而無公才子詁位至散騎侍郎

張茂

張茂字偉康少單貧有志行爲鄉里所敬信初起義兵討賊陳斌一郡用全元帝辟爲掾屬官有老牛數十將賣之茂曰殺牛有禁買者不得輒屠齒力疲老又不任耕駕是以無用之物收百姓利也帝乃止遷太子右衛率出補吳興內史沈充之反也茂與三子並遇害茂弟盎爲周札將軍充討札盎又死之贈茂太僕茂少時夢得大象以問占夢萬推推曰君當爲大郡而不善也問其故推曰象者大獸獸者守也故知當得大郡然象以齒焚爲人所害果如其言

陶回

陶回丹陽人也祖基吳交州刺史父抗太子中庶子回辟司空府中軍主簿並

不就大將軍王敦命爲參軍轉州別駕敦死司徒王導引爲從事中郎遷司馬蘇峻之役回與孔坦言於導請早出兵守江口語在坦傳峻將至回復謂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丹陽南道步來宜伏兵要之可一戰而擒亮不從峻果由小丹陽經秣陵迷失道逢郡人執以爲鄉導時峻夜行甚無部分亮聞之深悔不從回等之言尋王師敗績回還本縣收合義軍得千餘人並爲步軍與陶侃溫嶠等并力攻峻又別破韓晃以功封康樂伯時大賊新平綱維弛廢司徒王導以回有器幹擢補北軍中候俄轉中護軍久之遷征虜將軍吳興太守時人飢穀貴三吳尤甚詔欲聽相鬻賣以拯一時之急回上疏曰當今天下不普荒儉唯獨東土穀價偏貴便相鬻賣聲必遠流北賊聞此將窺疆埸如愚臣意不如開倉廩以賑之乃不待報輒便開倉及割府郡軍資數萬斛米以救乏絶由是一境獲全既而下詔并勑會稽吳郡依回振恤二郡賴之在郡四年徵拜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征虜將軍如故回性雅正不憚彊禦丹陽尹桓景佞事王導甚爲導所昵回常慷慨謂景非正人不宜親狎會熒惑守南斗經旬導語回曰南斗揚州分而熒惑守之吾當遜位以厭此譴回答曰公以明德作相輔弼聖主當親忠貞遠邪佞而與桓景造膝熒惑何由退舍導深愧之咸和二年以疾辭職帝不許徙護軍將軍常侍領軍如故未拜卒年五十一諡曰威四子汪陋隱無忌汪嗣爵位至輔國將軍宣城內史陋冠軍將軍隱少府無忌光祿勳兄弟咸有幹用

史臣曰孔愉父子暨丁潭等咸以篠簜之材邀締構之運策名霸府騁足高衢歷試清階遂登顯要外宣政績內盡謀猷罄心力以佐時竭股肱以衛主並能保全名節善始令終而愉高謝百萬之貲辭榮數畝之宅弘止足之分有廉讓之風者矣陶回陳邪佞之宜遠明鬻賣之非宜並補闕弼違良可稱也

贊曰愉既公才潭惟公望領軍儒雅平越忠亮君平料敵彰祖弘益茂以象焚羣由匡厄陶回規過言同金石

晉書卷七十八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四十九

謝尚

謝尚字仁祖豫章太守鯤之子也幼有至性七歲喪兄哀慟過禮親戚異之八歲神悟夙成鯤嘗攜之送客或曰此兒一坐之顏回也尚應聲答曰坐無尼父焉別顏回席賓莫不歎異十餘歲遭父憂丹陽尹溫嶠弔之尚號咷極哀既而收涕告訴舉止有異常童嶠甚奇之及長開率穎秀辨悟絕倫脫略細行不為流俗之事好衣刺文袴諸父責之因而自改遂知名善音樂博綜眾藝司徒王導深器之比之王戎常呼為小安豐辟為掾襲父爵咸亭侯始到府通謁導以其有勝會謂曰聞君能作鴝鵒舞一坐傾想寧有此理不尚曰佳便著衣幘而舞導令坐者撫掌擊節尚俯仰在中傍若無人其率詣如此轉西曹屬時有遭亂與父母乖離議者或以進仕理王事婚姻繼百世於禮非嫌尚議曰典禮之興皆因循情理開通弘勝如運有屯夷要當斷之以大義夫無後之罪三千所不過今婚姻將以繼百世崇宗緒此固不可塞也然至於天屬生離之哀父子乖絕之痛痛之深者莫深於茲夫以一體之小患猶或忘思慮損聽察況於抱傷心之巨痛懷切怛之至戚方寸既亂豈能綜理時務哉有心之人決不冒榮苟進冒榮苟進之疇必非所求之旨徒開偷薄之門而長流弊之路或有執志丘園守心不革者猶當崇其操業以弘風尚而況含艱履戚之人勉之以榮貴邪遷會稽王友入補給事黃門侍郎出為建武將軍歷陽太守轉督江夏義陽隨三郡軍事江夏相將軍如故時安西將軍庾翼鎮武昌尚數詣翼諮謀軍事嘗與翼共射翼曰卿若破的當以鼓吹相賞尚應聲中之翼即以其副鼓吹給之尚為政清簡始到官郡府以布四十匹為尚造烏布帳尚壞之以為軍士襦袴建元二年詔曰尚往以戎戍事要故輟黃散以授軍旅所處險要宜崇其威望今以為南中郎將餘官如故會庾冰薨復以本號督豫州四郡領江州刺史俄而復轉西中郎將督揚州之六郡諸軍事豫州刺史假節鎮歷陽大司馬桓溫欲有事中原使尚率衆向壽春進號安西將軍初苻健將張遇降尚尚不能綏懷之遇怒據許昌叛尚討之為遇所敗收付廷尉時康獻皇后臨朝即尚之甥也特令降號為建威將軍初尚之行也使建武將軍濮陽太守戴施據枋頭會冉閔之子智與其大將蔣幹來附復遣行人劉猗詣尚請救施止猗求傳國璽猗歸以告幹幹謂尚已敗慮不能救己猶豫不許施遣參軍何融率壯士百人入鄴登三臺助戍譎之曰今且可出璽付我凶寇在外道路梗澀亦未敢送璽當遣單使馳白天子聞璽已在吾許知卿等至誠必遣重軍相救幷厚相餉幹乃出璽付融融齎璽馳還枋頭尚遣振武將軍胡彬率騎三百迎璽致諸京師時苻健將楊平戍許昌尚遣兵襲破之徵授給事中賜軺車鼓吹戍石頭永和中拜尚書僕射出為都督江西淮南諸軍事前將軍豫州刺史給事中僕射如故鎮歷陽加都督豫州揚州之五郡軍事在任有政績上表求入朝因留京師署僕射事尋進號鎮西將軍鎮壽陽尚於是採拾樂人幷制石磬以備太樂江表有鍾石之樂自尚始也桓溫北平洛陽上疏請尚為都督司州諸軍事將鎮洛陽以疾病不行升平初又進都督豫冀幽幷四州病篤徵拜衛將軍加散騎常侍未至卒於歷陽時年五十詔贈散騎常侍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簡無子從弟奕以子康襲爵早卒康弟靜復以子肅嗣又無子靜子虔以子靈祐繼鯤後

謝安 安子琰　琰子混　安弟萬　萬弟石　安兄奕　奕子玄　石兄子朗　朗子邈

謝安字安石尚從弟也父裒太常卿安年四歲時譙郡桓彝見而歎曰此兒風神秀徹後當不減王東海及總角神識沈敏風宇條暢善行書弱冠詣王濛清言良久既去濛子脩曰向客何如大人濛曰此客亹亹為來逼人王導亦深器之由是少有重名初辟司徒府除佐著作郎並以疾辭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及高陽許詢桑門支遁遊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無處世意揚州刺史庾冰以安有重名必欲致之累下郡縣敦逼不得已赴召月餘告歸復除尚書郎琅邪王友並不起吏部尚書范汪舉安為吏部郎安以書距絕之有司奏安被召歷年不至禁錮終身遂棲遲東土嘗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濬谷悠然歎

曰此去伯夷何遠嘗與孫綽等汎海風起浪涌諸人並懼安吟嘯自若舟人以
安為悅猶去不止風轉急安徐曰如此將何歸邪舟人承言即迴眾咸服其雅
量安雖放情丘壑然每遊賞必以妓女從既累辟不就簡文帝時為相曰安石
既與人同樂必不得不與人同憂召之必至時安弟萬為西中郎將總藩任之
重安雖處衡門其名猶出萬之右自然有公輔之望處家常以儀範訓子弟安
妻劉惔妹也既見家門富貴而安獨靜退乃謂曰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
不免耳及萬黜廢安始有仕進志時年已四十餘矣征西大將軍桓溫請為司
馬將發新亭朝士咸送中丞高崧戲之曰卿累違朝旨高臥東山諸人每相與
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將如卿何安甚有愧色既到溫甚喜言
生平歡笑竟日既出溫問左右頗嘗見我有如此客不溫後詣安值其理髮安
性遲緩久而方罷使取幘溫見留之曰令司馬著帽進其見重如此溫當北征
會萬病卒安投牋求歸尋除吳興太守在官無當時譽去後為人所思頃之徵
拜侍中遷吏部尚書中護軍簡文帝疾篤溫上疏薦安宜受顧命及帝崩溫入
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安及王坦之欲於坐害之坦之甚懼問
計於安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既見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
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
笑曰正自不能不爾耳遂笑語移日坦之與安初齊名至是方知坦之之劣溫
嘗以安所作簡文帝諡議以示坐賓曰此謝安石碎金也時孝武帝富於春秋
政不自己溫威振內外人情噂𠴲互生同異安與坦之盡忠匡翼終能輯穆及
溫病篤諷朝廷加九錫使袁宏具草安見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會溫薨錫命
遂寢尋為尚書僕射領吏部加後將軍及中書令王坦之出為徐州刺史詔安
總關中書事安義存輔導雖會稽王道子亦賴弼諧之益時彊敵寇境邊書續
至梁益不守樊鄧陷沒安每鎮以和靖御以長算德政既行文武用命不存小
察弘以大綱威懷外著人皆比之王導謂文雅過之嘗與王羲之登冶城悠然
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謂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
多壘宜思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
亡豈清言致患邪是時宮室毀壞安欲繕之尚書令王彪之等以外寇為諫安
不從竟獨決之宮室用成皆仰模玄象合體辰極而役無勞怨又領揚州刺史
詔以甲仗百人入殿時帝始親萬機進安中書監驃騎將軍錄尚書事固讓軍
號于時懸象失度亢旱彌年安奏興滅繼絕求晉初佐命功臣後而封之頃之
加司徒後軍文武盡配大府又讓不拜復加侍中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幽州
之燕國諸軍事假節時苻堅強盛疆埸多虞諸將敗退相繼安遣弟石及兄子
玄等應機征討所在克捷拜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建昌縣公堅後率眾號
百萬次于淮肥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玄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答曰已
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
與玄圍棊賭別墅安常棊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為敵手而又不勝安顧謂其甥
羊曇曰以墅乞汝安遂游涉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玄等既破堅有驛
書至安方對客圍棊看書既竟便攝放牀上了無喜色棊如故客問之徐答云
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屐齒之折其矯情鎮物如此
以總統功進拜太保安方欲混一文軌上疏求自北征乃進都督揚江荊司豫
徐兗青冀幽幷寧益雍梁十五州軍事加黃鉞其本官悉如故置從事中郎二
人安上疏讓太保及爵不許是時桓沖既卒荊江二州並缺物論以玄勳望宜
以授之安以父子皆著大勳恐為朝廷所疑又懼桓氏失職桓石虔復有沔陽
之功慮其驍猛在形勝之地終或難制乃以桓石民為荊州改桓伊於中流石
虔為豫州既以三桓據三州彼此無怨各得所任其經遠無競類皆如此性好
音樂自弟萬喪十年不聽音樂及登台輔期喪不廢樂王坦之書喻之不從衣
冠效之遂以成俗又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攜中外子姪往來游集肴
饌亦屢費百金世頗以此譏焉而安殊不以屑意常疑劉牢之既不可獨任又
知王味之不宜專城牢之既以亂終而味之亦以貪敗由是識者服其知人時
會稽王道子專權而姦諂頗相扇構安出鎮廣陵之步丘築壘曰新城以避之
帝出祖于西池獻觴賦詩焉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於言色
及鎮新城盡室而行造汎海之裝欲須經略粗定自江道還東雅志未就遂遇

疾篤上疏請量宜旋旆并召子征虜將軍琰解甲息徒命龍驤將軍朱序進據洛陽前鋒都督玄抗威彭沛委以董督若二賊假延來年水生東西齊舉詔遣侍中慰勞遂還都聞當輿入西州門自以本志不遂深自慨失因悵然謂所親曰昔桓溫在時吾常懼不全忽夢乘溫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雞而止乘溫輿者代其位也十六里止今十六年矣白雞主酉今太歲在酉吾病殆不起乎乃上疏遜位詔遣侍中尚書喻旨先是安發石頭金鼓忽破又語未嘗謬而忽一誤衆亦怪異之尋薨時年六十六帝三日臨于朝堂賜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百萬布千匹蠟五百斤贈太傅謚曰文靖以無下舍詔府中備凶儀及葬加殊禮依大司馬桓溫故事又以平苻堅勳更封廬陵郡公安少有盛名時多愛慕鄉人有罷中宿縣者還詣安安問其歸資答曰有蒲葵扇五萬安乃取其中者捉之京師士庶競市價增數倍安本能為洛下書生詠有鼻疾故其音濁名流愛其詠而弗能及或手掩鼻以斅之及至新城築埭於城北後人追思之名為召伯埭羊曇者太山人知名士也為安所愛重安薨後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嘗因石頭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州門左右白曰此西州門曇悲感不已以馬策扣扉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慟哭而去安有二子瑤琰瑤襲爵官至琅邪王友早卒子該嗣終東陽太守無子弟光祿勳模以子承伯嗣有罪國除劉裕以安勳德齊世特更封該弟澹為柴桑侯邑千戶奉安祀澹少歷顯位桓玄篡位以澹兼太尉與王謐俱齎冊到姑孰元熙中為光祿大夫復兼太保持節奉冊禪宋琰字瑗度弱冠以貞幹稱美風姿與從兄護軍淡雖比居不往來宗中子弟惟與才令者數人相接拜著作郎轉秘書丞累遷散騎常侍侍中苻堅之役安以琰有軍國才用出為輔國將軍以精兵八千與從兄玄俱陷陣破堅以勳封望蔡公尋遭父憂去官服闋除征虜將軍會稽內史頃之徵為尚書右僕射領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將軍如故又遭母憂朝廷疑其葬禮時議者云潘岳為賈充婦宜城宣君誄云昔在武侯喪禮殊倫伉儷一體朝儀則均謂宜資給葬禮悉依太傅故事先是王珣娶萬女珣弟珉娶安女並不終由是與謝氏有隙珣時為僕射猶以前憾緩其事琰聞恥之遂自遣輿輟車以葬議者譏之太元末為護軍將軍加右將軍會稽王道子以為司馬右將軍如故王恭舉兵假琰節都督前鋒軍事恭平遷衞將軍徐州刺史假節孫恩作亂加督吳興義興二郡軍事討恩至義興斬賊許允之迎太守魏鄢還郡進討吳興賊丘尪破之又詔琰與輔國將軍劉牢之俱討孫恩恩逃于海島朝廷憂之以琰為會稽內史都督五郡軍事本官並如故琰既以資望鎮越土議者謂無復東顧之虞及至郡無綏撫之能而不為武備將帥皆諫曰強賊在海伺人形便宜振揚仁風開其自新之路琰曰苻堅百萬尚送死淮南況孫恩奔衄歸海何能復出若其復至正是天不養國賊令速就戮耳遂不從其言恩後果復寇浹口入餘姚破上虞進及邢浦去山陰北三十五里琰遣參軍劉宣之距破恩既而上黨太守張虔碩戰敗羣賊銳進人情震駭咸以宜持重嚴備且列水軍於南湖分兵設伏以待之琰不聽賊既至尚未食琰曰要當先滅此寇而後食也跨馬而出廣武將軍桓寶為前鋒摧鋒陷陣殺賊甚多而塘路迮狹琰軍魚貫而前賊於艦中傍射之前後斷絕琰至千秋亭敗績琰帳下都督張猛於後斫琰馬琰墮地與二子肇峻俱被害寶亦死之後劉裕左里之捷生擒猛送琰小子混混刳肝生食之詔以琰父子隕於君親忠孝萃於一門贈琰侍中司空謚曰忠肅二子肇峻混肇歷驃騎參軍峻以琰勳封建昌侯及琰於賊詔贈肇散騎常侍峻散騎侍郎

混字叔源少有美譽善屬文初孝武帝為晉陵公主求壻謂王珣曰主壻但如劉真長王子敬便足如王處仲桓元子誠可才小富貴便豫人家事珣對曰謝混雖不及真長不減子敬帝曰如此便足未幾帝崩袁崧欲以女妻之珣曰卿莫近禁臠初元帝始鎮建業公私窘罄每得一㹠以為珍膳項上一臠尤美輒以薦帝羣下未嘗敢食于時呼為禁臠故珣因以為戲混竟尚主襲父爵桓玄嘗欲以安宅為營混曰召伯之仁猶惠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邪玄聞慚而止歷中書令中領軍尚書左僕射領選以黨劉毅誅國除及宋受禪謝晦謂劉裕曰陛下應天受命登壇日恨不得謝益壽奉璽紱裕亦歎曰吾甚恨之使後生不得見其風流益壽混小字也

奕字無奕少有名譽初為剡令有老人犯法奕以醇酒飲之醉猶未已安時年七八歲在奕膝邊諫止之奕為改容遣之與桓溫善溫辟為安西司馬猶推布衣好在溫坐岸幘笑詠無異常日桓溫曰我方外司馬奕每因酒無復朝廷禮常逼溫飲溫走入南康主門避之主曰君若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奕遂攜酒就聽事引溫一兵帥共飲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所在溫不之責從兄尚有德政既卒為西藩所思朝議以奕立行有素必能嗣尚事乃遷都督豫兗冀并四州軍事安西將軍豫州刺史假節未幾卒官贈鎮西將軍三子泉靖玄泉有名譽歷義興太守靖官至太常

玄字幼度少穎悟與從兄朗俱為叔父安所器重安嘗戒約子姪因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玄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安悅玄少好佩紫羅香囊安患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賭取即焚之於此遂止及長有經國才略屢辟不起後與王珣俱被桓溫辟為掾並禮重之轉征西將軍桓豁司馬領南郡相監北征諸軍事于時苻堅彊盛邊境數被侵寇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安乃以玄應舉中書郎郗超雖素與玄不善聞而歎之曰安違眾舉親明也玄必不負舉才也時咸以為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間亦得其任所以知之於是徵還拜建武將軍兗州刺史領廣陵相監江北諸軍事時苻堅遣軍圍襄陽車騎將軍桓沖禦之詔玄發三州人丁遣彭城內史何謙游軍淮泗以為形援襄陽既沒堅將彭超攻龍驤將軍戴逯於彭城玄率東莞太守高衡後軍將軍何謙次于泗口欲遣間使報逯令知救至其道無由小將田泓請行乃沒水潛行將趣城為賊所獲賊厚賂泓使云南軍已敗泓偽許之既而告城中曰南軍垂至我單行來報為賊所得勉之遂遇害時彭超置輜重於留城玄乃揚聲遣謙等向留城超聞之還保輜重謙馳進解彭城圍超復進軍南侵堅將句難毛當自襄陽來會超圍幽州刺史田洛於三阿有眾六萬詔征虜將軍謝石率水軍次涂中右衛將軍毛安之游擊將軍河間王曇之淮南太守楊廣宣城內史丘準次堂邑既而盱眙城陷高密內史毛藻沒安之等軍人相驚遂各分散朝廷震動玄於是自廣陵西討難等何謙解田洛圍進據白馬與賊大戰破之斬其偽將都顏因復進擊又破之斬其偽將邵保超難引退玄率何謙戴逯田洛追之戰于君川復大破之玄參軍劉牢之攻破浮航及白船督護諸葛侃單父令李都又破其運艦難等相率北走僅以身免於是罷彭城下邳二戍詔遣殿中將軍慰勞進號冠軍加領徐州刺史還于廣陵以功封東興縣侯及苻堅自率兵次于項城眾號百萬而涼州之師始達咸陽蜀漢順流幽并係至先遣苻融慕容暐張蚝苻方等至潁口梁成王先等屯洛澗詔以玄為前鋒都督徐兗青三州揚州之晉陵幽州之燕國諸軍事與叔父征虜將軍石從弟輔國將軍琰西中郎將桓伊龍驤將軍檀玄建威將軍戴熙揚武將軍陶隱等距之眾凡八萬玄先遣廣陵相劉牢之五千人直指洛澗即斬梁成及成弟雲步騎崩潰爭赴淮水牢之縱兵追之生擒堅偽將梁他王顯梁悌慕容屈氏等收其軍實堅進屯壽陽列陣臨肥水玄軍不得渡玄使謂苻融曰君遠涉吾境而臨水為陣是不欲速戰諸君稍却令將士得周旋僕與諸君緩轡而觀之不亦樂乎堅眾皆曰宜阻肥水莫令得上我眾彼寡勢必萬全堅曰但却軍令得過而我以鐵騎數十萬向水逼而殺之融亦以為然遂麾使却陣眾因亂不能止於是玄與琰伊等以精銳八千涉渡肥水石軍距張蚝小退玄琰仍進決戰肥水南堅中流矢臨陣斬融堅眾奔潰自相蹈藉投水死者不可勝計肥水為之不流餘眾棄甲宵遁聞風聲鶴唳皆以為王師已至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十七八獲堅乘輿雲母車儀服器械軍資珍寶山積牛馬驢騾駱駝十萬餘詔遣殿中將軍慰勞進號前將軍假節固讓不受賜錢百萬綵千匹既而安奏苻堅喪敗宜乘其釁會以玄為前鋒都督率冠軍將軍桓石虔徑造渦潁經略舊都玄復率眾次于彭城遣參軍劉襲攻堅兗州刺史張崇於鄄城走之使劉牢之守鄄城兗州既平玄患水道險澀糧運艱難用督護聞人奭謀堰呂梁水樹柵立七埭為派擁二岸之流以利運漕自此公私利便又進伐青州故謂之青州派遣淮陵太守高素以三千人向廣固降堅青州刺史苻朗又進伐冀州遣龍驤將軍劉牢之濟北太守丁匡據碻磝濟陽太守郭滿據滑臺奮武將軍顏雄渡河立營堅子丕

遣將桑據屯黎陽玄命劉襲夜襲據走之丕懼遂欲降玄許之丕告飢玄饋丕
米二千斛又遣晉陵太守滕恬之渡河守黎陽三魏皆降以兗青司豫平加玄
都督徐兗青司冀幽幷七州軍事玄上疏以方平河北幽冀宜須總督司州縣
遠應統豫州以勳封康樂縣公玄請以先封東興侯賜兄子玩詔聽之更封玩
豫寧伯復遣寧遠將軍晉濟伐申凱於魏郡破之玄欲令豫州刺史朱序鎮梁
國玄住彭城北固河上西援洛陽內藩朝廷朝議以征役既久宜置戍而還使
玄還鎮淮陰序鎮壽陽會翟遼據黎陽反執滕恬之又泰山太守張願舉郡叛
河北騷動玄自以處分失所上疏送節盡求解所職詔慰勞令且還鎮淮陰以
朱序代鎮彭城玄既還遇疾上疏解職詔書不許玄又自陳既不堪攝職慮有
曠廢詔又使移鎮東陽城玄即路於道疾篤上疏曰臣以常人才不佐世忽蒙
殊遇不復自量遂從戎政驅馳十載不辭鳴鏑之險每有征事輒請爲軍鋒由
恩厚忘軀甘死若生也冀有毫釐上報榮寵天祚大晉王威屢舉實由陛下神
武英斷無思不服亡叔臣安協贊雍熙以成天工而雰霧尚翳六合未朗遺黎
塗炭巢窟宜除復命臣荷戈前驅董司戎首冀仰憑皇威宇宙寧一陛下致太
平之化庸臣以塵露報恩然後從亡叔臣安退身東山以道養壽此誠以形于
文旨達於聖聽矣臣所以區區家國實在於此不謂臣愆咎夙積罪鍾中年上
延亡叔臣安亡兄臣靖數月之間相係殂背下逮稚子尋復夭昏哀毒兼纏痛
百常情臣不勝禍酷暴集每一慟殆弊所以含哀忍悲期之必存者雖哲輔傾
落聖明方融伊周嗣作人懷自厲猶欲申臣本志隆國保家故能豁其情滯同
之無心耳去冬奉司徒道子告括囊遠圖逮問臣進止之宜臣進不達事機以
蒙境爲恥退不自揆故欲順其宿心豈謂經略不振自貽斯戾是以奉送章節
待罪有司執徇常儀實有愧心而聖恩赦過黷法垂宥使抱罪之臣復得更名
於所司木石猶感而況臣乎顧將身不良動與釁會謙德不著害盈是荷先疾
既動便至委篤陛下體臣疢重使還藩淮側甫欲休兵靜眾綏懷善撫兼苦自
療冀日月漸瘳繕甲俟會思更奮迅而所患沈頓有增無損今者惙惙救命朝
夕臣之平日率其常矩加以匪懈猶不能令政理弘宣況今內外天隔永不復
接寧可臥居重任以招患虞追尋前事可爲寒心臣之微身復何足惜區區血
誠憂國實深謹遣兼長史劉濟重奉送節蓋章傳伏願陛下垂天地之仁拯將
絕之氣時遣軍司鎮慰荒雜聽臣所乞盡醫藥消息歸誠道門冀神祇之祐若
此而不差修短命也使臣得及視息瞻覩墳柏以此之盡公私眞無恨矣伏枕
悲慨不覺流渧詔遣高手醫一人令自消息又使還京口療疾玄奉詔便還病
久不差又上疏曰臣同生七人凋落相繼惟臣一己孑然獨存在生荼酷無如
臣比所以含哀忍痛希延視息者欲報之德實懷罔極庶蒙一瘳申其此志且
臣孤遺滿目顧之惻然爲欲極其求生之心未能自分於灰土慺慺之情可哀
可愍伏願陛下矜其所訴霈然垂恕不令微臣銜恨泉壤表寢不報前後表疏
十餘上久之乃轉授散騎常侍左將軍會稽內史時吳興太守晉寧侯張玄之
亦以才學顯自吏部尚書與玄同年之郡而玄之名亞於玄時人稱爲南北二
玄論者美之玄既輿疾之郡十三年卒於官時年四十六追贈車騎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諡曰獻武子瑍嗣秘書郎早卒子靈運嗣瑍少不惠而靈運文藻豔
逸玄嘗稱曰我尚生瑍瑍那得不生靈運永熙中爲劉裕世子左衞率始從玄
征伐者何謙字恭子東海人戴遯字安丘處士逵之弟並驍果多權略逵厲操
東山而遯以武勇顯謝安嘗謂逵曰卿兄弟志業何殊逵曰下官不堪其憂家
兄不改其樂遯以軍功封廣信侯位至大司農

萬字萬石才器雋秀雖器量不及安而善自衒曜故早有時譽工言論善屬文
敍漁父屈原季主賈誼楚老龔勝孫登嵇康四隱四顯爲八賢論其旨以處者
爲優出者爲劣以示孫綽綽與往反以體公識遠者則出處同歸嘗與蔡系送
客于征虜亭與系爭言系推萬落牀冠帽傾脫萬徐拂衣就席神意自若坐定
謂系曰卿幾壞我面系曰本不爲卿面計然俱不以介意時亦以此稱之弱冠
辟司徒掾遷右西屬不就簡文帝作相聞其名召爲撫軍從事中郎萬著白綸
巾鶴氅裘履版而前既見與帝共談移日太原王述萬之妻父也爲揚州刺史
萬嘗衣白綸巾乘平肩輿徑至聽事前謂述曰人言君侯癡君侯信自癡述曰
非無此論但晚合耳萬再遷豫州刺史領淮南太守監司豫冀幷四州軍事假

節王羲之與桓溫箋曰謝萬才流經通處廊廟參諷議故是後來一器而今屈其邁往之氣以俯順荒餘近是違才易務矣溫不從萬既受任北征矜豪傲物嘗以嘯詠自高未嘗撫衆兄安深憂之自隊主將帥已下安無不慰勉謂萬曰汝爲元帥諸將宜數接對以悅其心豈有傲誕若斯而能濟事也萬乃召集諸將都無所說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將皆勁卒諸將益恨之既而先遣征虜將軍劉建修治馬頭城池自率衆入渦潁以援洛陽北中郎將郗曇以疾病退還彭城萬以爲賊盛致退便引軍還衆遂潰散狼狽單歸廢爲庶人後復以爲散騎常侍會卒時年四十二因以爲贈子韶字穆度少有名時謝氏尤彥秀者稱封胡羯末封謂韶胡謂朗羯謂玄末謂川皆其小字也韶朗川並早卒惟玄以功名終韶至車騎司馬韶子恩字景伯宏達有遠略韶爲黃門郎武昌太守恩三子曜弘微皆歷顯位

朗字長度父據早卒朗善言玄理文義豔發名亞於玄總角時病新起體甚羸未堪勞於叔父安前與沙門支遁講論遂至相苦其母王氏再遣信令還安欲留使竟論王氏因出云新婦少遭艱難一生所寄惟在此兒遂流涕攜朗去安謂坐客曰家嫂辭情慷慨恨不使朝士見之朗終於東陽太守子重字景重明秀有才名爲會稽王道子驃騎長史嘗因侍坐于時月夜明淨道子歎以爲佳重率爾曰意謂乃不如微雲點綴道子因戲重曰卿居心不淨乃復強欲滓穢太清邪子絢字宣映曾於公坐戲調無禮於其舅袁湛湛甚不堪之謂曰汝父昔已輕舅汝今復來加我可謂世無渭陽情也絢父重即王胡之外孫與舅亦有不協之論湛故有此及云

石字石奴初拜秘書郎累遷尚書僕射征句難以勳封興平縣伯淮肥之役詔石解僕射以將軍假節征討大都督與兄子玄琰破苻堅先是童謠云誰謂爾堅石打碎故桓豁皆以石名子以邀功焉堅之敗也雖功始牢之而成于玄琰然石時實爲都督焉遷中軍將軍尚書令更封南康郡公于時學校陵遲石上疏請興復國學以訓冑子班下州郡普修鄉校疏奏孝武帝納焉兄安薨石遷衛將軍加散騎常侍以公事與吏部郎王恭互相短長恭甚忿恨自陳褫阨不允且疾源深固乞還私門石亦上疏遜位有司奏石輒去職免官詔曰石以疾求退豈準之常制其喻令還歲餘不起表十餘上帝不許石乞依故尚書令王彪之例於府綜攝詔聽之疾篤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加鼓吹未拜卒時年六十二石少患面創療之莫愈乃自匿夜有物來舐其瘡隨舐隨差舐處甚白故世呼爲謝白面石在職務存文刻既無他才望直以宰相弟兼有大勳遂居清顯而聚斂無饜取譏當世追贈司空禮官議謚博士范弘之議謚曰襄墨公語在弘之傳朝議不從單謚曰襄子汪嗣早卒汪從兄沖以子明慧嗣爲孫恩所害明慧從兄喈復以子景嗣宋受禪國除

邈字茂度父鐵永嘉太守邈性剛鯁無所屈撓頗有理識累遷侍中時孝武帝觴樂之後多賜侍臣文詔辭義有不雅者邈輒焚毀之其他侍臣被詔者或宣揚之故論者以此多邈後爲吳興太守孫恩之亂爲賊胡桀郜驃等所執害之賊逼令北面邈厲聲曰我不得罪天子何北面之有遂害之邈妻郗氏甚妒邈先娶妾郗氏怨懟與邈書告絕邈以其書非婦人詞疑其門下生仇玄達爲之作遂斥玄達玄達怒遂投孫恩并害邈兄弟竟至滅門

史臣曰建元之後時政多虞巨猾陸梁權臣橫恣其有兼將相於中外系存亡於社稷負扆資之以端拱鑿井賴之以晏安者其惟謝氏乎簡侯任總中臺效彰分闑正議云唱喪禮墮而復弘遺音既補雅樂缺而還備君子哉斯人也文靖始居塵外高謝人間嘯咏山林浮泛江海當此之時蕭然有陵霞之致暨于褫薜蘿而襲朱組去衡泌而踐丹墀庶績於是用康彝倫以之載穆苻堅百萬之衆已瞰吳江桓溫九五之心將移晉鼎衣冠易慮遠邇崩心從容而杜奸謀宴衎而清群寇宸居獲太山之固惟揚去累卵之危斯爲盛矣然激繁會於期服之辰敦一歡於百金之費廢禮於偸薄之俗崇侈於耕戰之秋雖欲混哀樂而同歸齊奢儉於一致而不知穨風已扇雅道日淪國之儀刑豈期若是琰稱貞幹卒以忠勇垂名混曰風流競以文詞獲譽並階時宰無墮家風奕萬以放肆爲高石奴以褊濁興累雖曰微纇猶稱名實康樂才兼文武志存匡濟淮肥之役勍寇望之而土崩渦潁之師中州應之而席卷方欲西平鞏洛北定幽燕

廟算有餘。夏圖不果。降齡何促。功敗垂成。拊其遺文。經綸遠矣。

贊曰。安西英爽。才兼辯博。宣力方鎮。流聲臺閣。太保沉浮。曠若虛舟。任高百辟。情惟一丘。琰邈忠壯。奕萬虛放。爲龍爲光。或卿或將。偉哉獻武。功宣授斧。剋翦凶渠。幾清中寓。

晉書卷七十九

晉書卷七十九考證

謝安傳顧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文選曹植箜篌引五言。晉書所謂是也。存文選作在。

晉書卷七十九考證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五十

王羲之 子玄之 凝之 徽之 徽之子楨之 徽之弟操之 獻之

王羲之字逸少司徒導之從子也祖正尚書郎父曠淮南太守元帝之過江也曠首創其議羲之幼訥於言人未之奇年十三嘗謁周顗顗察而異之時重牛心炙坐客未噉顗先割啗羲之於是始知名及長辯贍以骨鯁稱尤善隸書為古今之冠論者稱其筆勢以為飄若浮雲矯若驚龍深為從伯敦導所器重時陳留阮裕有重名為敦主簿敦嘗謂羲之曰汝是吾家佳子弟當不減阮主簿裕亦目羲之與王承王悅為王氏三少時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女婿於導導令就東廂徧觀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牀坦腹食獨若不聞鑒曰正此佳婿邪訪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起家祕書郎征西將軍庾亮請為參軍累遷長史亮臨薨上疏稱羲之清貴有鑒裁遷寧遠將軍江州刺史羲之既少有美譽朝廷公卿皆愛其才器頻召為侍中吏部尚書皆不就復授護國將軍又推遷不拜揚州刺史殷浩素雅重之勸使應命乃遺羲之書曰悠悠者以足下出處足觀政之隆替如吾等亦謂為然至如足下出處正與隆替對豈可以一世之存亡必從足下從容之適幸徐求眾心卿不時起復可以求美政不若豁然開懷當知萬物之情也羲之遂報書曰吾素自無廊廟志直王丞相時果欲內吾誓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尚矣不於足下參政而方進退自兒娶女嫁便懷尚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若蒙驅使關隴巴蜀皆所不辭吾雖無專對之能直謹守時命宣國家威德故當不同於凡使必令遠近咸知朝廷留心於無外此所益殊不同居護軍也漢末使太傅馬日磾慰撫關東若不以吾輕微無所為疑宜及初冬以行吾惟恭以待命羲之既拜護軍又苦求宣城郡不許乃以為右軍將軍會稽內史時殷浩與桓溫不協羲之以國家之安在於內外和因以與浩書以誡之浩不從及浩將北伐羲之以為必敗以書止之言甚切至浩遂行果為姚襄所敗復圖再舉又遺浩書曰知安西敗喪公私惋怛不能須臾去懷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固以久矣而加之敗喪此可熟念往事豈復可追顧思弘將來令天下寄命有所自隆中興之業政以道勝寬和為本力爭武功作非所當因循所長以固大業想識其由來也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括囊至計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紀忠言嘉謀棄而莫用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何能不痛心悲慨也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追咎往事亦何所復及宜更虛己求賢當與有識共之不可復令忠允之言常屈於當權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志非復所及莫過還保長江都督將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任國鈞者引咎責躬深自貶降以謝百姓更與朝賢思布平正除其煩苛省其賦役與百姓更始庶可以允塞群望救倒懸之急使君起於布衣任天下之重尚德之舉未能事事允稱當董統之任而喪敗至此恐闔朝群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今亟修德補闕廣延群賢與之分任尚未知獲濟所期若猶以前事為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知言不必用或取怨執政然當情慨所在正自不能不盡懷極言若必親征未達此旨果行者愚智所不解也願復與眾共之復被州符增運千石徵役兼至皆以軍期對之喪氣罔知所厝自頃年割剝遺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惟未加參夷之刑耳恐勝廣之憂無復日矣又與會稽王牋陳浩不宜北伐并論時事曰古人恥其君不為堯舜北面之道豈不願尊其所事比隆往代況遇千載一時之運顧智力屈於當年何得不權輕重而處之也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己而所憂乃重於所欣傳云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外不寧內憂已深古之弘大業者或不謀於眾傾國以濟一時功者亦往往而有之誠獨運之明足以邁眾暫勞之弊終獲永逸者可也求之於今可得擬議乎夫廟算決勝必宜審量彼我萬全而後動功就之日便當因其眾而即其實今功未可期而遺黎殲盡萬不餘一且千里饋糧自古為難況今轉運供繼西輸許洛北入黃河雖秦政之弊未至於此而十室之憂便以交至今運無還期徵求日重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此封內所痛心歎悼

而莫敢吐誠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願殿下更垂三思解而更張令殷浩荀
羡還據合肥廣陵許昌譙郡梁彭城諸軍皆還保淮爲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勢
舉謀之未晚此實當今策之上者若不行此社稷之憂可計日而待安危之機
易於反掌考之虛實著於目前願運獨斷之明定之於一朝也地淺而言深豈
不知其未易然古人處閭閻行陣之間尚或干時謀國評裁者不以爲譏況廁
大臣末行豈可默而不言哉存亡所係決在行之不可復持疑後機不定之於
此後欲悔之亦無及也殿下德冠宇內以公室輔朝最可直道行之致隆當年
而未允物望受殊遇者所以寤寐長歎實爲殿下惜之國家之慮深矣常恐伍
員之憂不獨在昔麋鹿之遊將不止林藪而已願殿下暫廢虛遠之懷以救倒
懸之急可謂以亡爲存轉禍爲福則宗廟之慶四海有賴矣時東土饑荒羲之
輒開倉振貸然朝廷賦役繁重吳會尤甚羲之每上疏爭之事多見從又遺尚
書僕射謝安書曰頃所陳論每蒙允納所以令下小得蘇息各安其業若不爾
此一郡久以蹈東海矣今事之大者未布漕運是也吾意望朝廷可申下定期
委之所司勿復催下但當歲終考其殿最長吏尤殿命檻車送詣天臺三縣不
舉二千石必免或可左降令在疆塞極難之地又自吾到此從事常有四五兼
以臺司及都水御史行臺文符如雨倒錯違背不復可知吾又瞑目循常推前
取重者及綱紀輕者在五曹主者莅事未嘗得十日吏民趨走功費萬計卿方
任其重可徐尋所言江左平日揚州一良刺史便足統之況以群才而更不理
正由爲法不一牽制者衆思簡而易從便足以保守成業倉督監耗盜官米動
以萬計吾謂誅翦一人其後便斷而時意不同近檢校諸縣無不皆爾餘姚近
十萬斛重斂以資姦吏令國用空乏良可歎也自軍興以來征役及充運死亡
叛散不反者衆虛耗至此而補代循常所在凋困莫知所出上命所差上道多
叛則吏及叛者席卷同去又有常制輒令其家及同伍課捕課捕不擒家及同
伍尋復亡叛百姓流亡戶口日減其源在此又有百工醫寺死亡絕沒家戶空
盡差代無所上命不絕事起或十年十五年彈舉獲罪無懈息而無益實事何
以堪之謂自今諸死罪原輕者及五歲刑可以充此其減死者可長充兵役五

歲者可充雜工醫寺皆令移其家以實都邑都邑既實是政之本又可絕其亡
叛不移其家逃亡之患復如初耳今除罪而充雜役盡移其家小人愚迷或以
爲重於殺戮可以絕姦刑名雖輕懲肅實重豈非適時之宜邪羲之雅好服食
養性不樂在京師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
未仕時亦居焉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並築室東土與羲之同
好嘗與同志宴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羲之自爲之序以申其志曰永和九年
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
地有崇山峻領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爲流觴曲水列坐其
次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
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游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
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
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蹔得於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
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已爲陳迹猶不能
不以之興懷況修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
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爲虛誕齊
彭殤爲妄作後之視今亦由今之視昔悲夫故列敘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
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或以潘岳金谷詩序方其
文羲之比於石崇聞而甚喜性愛鵝會稽有孤居姥養一鵝善鳴求市未得遂
攜親友命駕就觀姥聞羲之將至烹以待之羲之歎惜彌日又山陰有一道士
養好鵝羲之往觀焉意甚悅固求市之道士云爲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耳羲
之欣然寫畢籠鵝而歸甚以爲樂其任率如此嘗詣門生家見棐几滑淨因書
之真草相半後爲其父誤刮去之門生驚懊者累日又嘗在蕺山見一老姥持
六角竹扇賣之羲之書其扇各爲五字姥初有慍色因謂姥曰但言是王右軍
書以求百錢邪姥如其言人競買之他日姥又持扇來羲之笑而不答其書爲
世所重皆此類也每自稱我書比鍾繇當抗行比張芝草猶當鴈行也曾與人
書云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後之也羲之書初不勝庾

羲鄙帖及其暮年方妙嘗以章草答庾亮而翼深歎伏因與羲之書云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顛狽遂乃亡失常歎妙迹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時驃騎將軍王述少有名譽與羲之齊名而羲之甚輕之由是情好不協述先為會稽以母喪居郡境羲之代述止一弔遂不重詣述每聞角聲謂羲之當候己輒灑埽而待之如此者累年而羲之竟不顧述深以為恨及述為揚州刺史將就徵周行郡界而不過羲之臨發一別而去先是羲之常謂賓友曰懷祖正當作僕書耳投老可得僕射更求會稽便自邈然及述蒙顯授羲之恥為之下遣使詣朝廷求分會稽為越州行人失辭大為時賢所笑既而內懷愧歎謂其諸子曰吾不減懷祖而位遇懸邈當由汝等不及坦之故邪述後檢察會稽郡辯其刑政主者疲於簡對羲之深恥之遂稱病去郡於父母墓前自誓曰維永和十一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小子羲之敢告二尊之靈羲之不天夙遭閔凶不蒙過庭之訓母兄鞠育得漸庶幾遂因人乏蒙國寵榮進無忠孝之節退違推賢之義每仰詠老氏周任之誡常恐死亡無日憂及宗祀豈在微身而已是用寤寐永歎若墜深谷止足之分定之於今謹以今月吉辰肆筵設席稽顙歸誠告誓先靈自今之後敢渝此心貪冒苟進是有無尊之心而不子也子而不子天地所不覆載名教所不得容信誓之誠有如皦日羲之既去官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游弋釣為娛又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採藥石不遠千里徧游東中諸郡窮諸名山泛滄海歎曰我卒當以樂死謝安嘗謂羲之曰中年以來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羲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須正賴絲竹陶寫恆恐兒輩覺損其懽樂之趣朝廷以其誓苦亦不復徵之時劉惔為丹陽令許詢嘗就惔宿牀帷新麗飲食豐甘詢曰若此保全殊勝東山惔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保此羲之在坐曰令巢許遇稷契當無此言二人並有愧色初羲之既優游無事與吏部郎謝萬書曰古之辭世者或被髮佯狂或污身穢跡可謂艱矣今僕坐而獲免遂其宿心其為慶幸豈非天賜違天不祥頃東游還修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游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或有輕薄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君謂此何如比當與安石東游山海并行田視地利頤養閑暇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懽讌雖不能興言高詠銜杯引滿語田里所行故以為撫掌之資其為得意可勝言邪常依陸賈班嗣楊王孫之處世甚欲希風數子老夫志願盡於此也萬後為豫州都督又遺萬書誡之曰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辟誠難為意也然所謂通識正自當隨事行藏乃為遠耳願君每與士之下者同則盡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為美談濟否所由實在積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萬不能用果敗年五十九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諸子遵父先旨固讓不受有七子知名者五人玄之早卒次凝之亦工草隸仕歷江州刺史左將軍會稽內史王氏世事張氏五斗米道凝之彌篤孫恩之攻會稽寮佐請為之備凝之不從方入靖室請禱出語諸將佐曰吾已請大道許鬼兵相助賊自破矣既不設備遂為孫恩所害

徽之字子猷性卓犖不羈為大司馬桓溫參軍蓬首散帶不綜府事又為車騎桓沖騎兵參軍沖問卿署何曹對曰似是馬曹又問管幾馬曰不知馬何由知數又問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嘗從沖行值暴雨徽之因下馬排入車中謂曰公豈得獨擅一車沖嘗謂徽之曰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徽之初不酬答直高視以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耳時吳中一士大夫家有好竹欲觀之便出坐輿造竹下諷嘯良久主人灑埽請坐徽之不顧將出主人乃閉門徽之便以此賞之盡歡而去嘗寄居空宅中便令種竹或問其故徽之但嘯詠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邪嘗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朗四望皓然獨酌酒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逵逵時在剡便夜乘小船詣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反人問其故徽之曰本乘興而來興盡而反何必見安道邪雅性放誕好聲色嘗夜與弟獻之共讀高士傳贊獻之賞井丹高潔徽之曰未若長卿慢世也其傲達若此時人皆欽其才而穢其行後為黃門侍郎棄官東歸與獻之俱病篤時有術人云人命應終而有生人樂代者則死者可生徽之謂曰吾才位不如弟請以餘年代之術者曰代死者以己年有餘得以足亡者耳今君與弟算俱盡何代也未幾獻之卒徽之奔喪不哭直上靈牀坐取獻之琴彈之久而

不綱獻曰嗚呼子敬人琴俱亡因頓絕先有背疾遂潰裂月餘亦卒子楨之

楨之字公幹歷位侍中大司馬長史桓玄為太尉朝臣畢集問楨之我何如君亡叔在坐咸為氣咽楨之曰亡叔一時之標公是千載之英一坐皆悅

操之字子重歷侍中尚書豫章太守

獻之字子敬少有盛名而高邁不羈雖閑居終日容止不怠風流為一時之冠年數歲嘗觀門生樗蒱曰南風不競門生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獻之怒曰遠慚荀奉倩近愧劉真長遂拂衣而去嘗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俗事獻之寒溫而已既出客問安王氏兄弟優劣安曰小者佳客問其故安曰吉人之辭寡以其少言故知之嘗與徽之共在一室忽然火發徽之遽走不遑取履獻之神色恬然徐呼左右扶出夜臥齋中而有偷人入其室盜物都盡獻之徐曰偷兒青氈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羣偷驚走工草隸善丹青七八歲時學書羲之密從後掣其筆不得歎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嘗書壁為方丈大字羲之甚以為能觀者數百人桓溫嘗使書扇筆誤落因畫作烏駮牸牛甚妙起家州主簿秘書郎轉丞以選尚新安公主嘗經吳郡聞顧辟疆有名園先不相識乘平肩輿徑入時辟疆方集賓友而獻之遊歷既畢傍若無人辟疆勃然數之曰傲主人非禮也以貴驕士非道也失是二者不足齒之傖耳便驅出門獻之傲如也不以屑意謝安甚欽愛之請為長史安進號衞將軍復為長史太元中新起太極殿安欲使獻之題榜以為萬代寶而難言之試謂曰魏時陵雲殿榜未題而匠者誤釘之不可下乃使韋仲將懸櫈書之比訖鬚鬢盡白裁餘氣息還語子弟宜絕此法獻之揣知其旨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寧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安遂不之逼安又問曰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故當不同安曰外論不爾答曰人那得知尋除建威將軍吳興太守徵拜中書令及安薨贈禮有同異之議惟獻之與徐邈共明安之忠勳獻之乃上疏曰故太傅臣安少振玄風道譽洋溢弱冠遐棲則契齊箕皓應運釋褐而王猷允塞及至載宣威靈彊猾消殄功勳既融投紱高讓且服事先帝眷隆布衣陛下踐阼陽秋尚富盡心竭智以輔聖明考其潛躍始終事情緬邈實大晉之儁輔義篤於曩臣矣伏惟陛下留心宗臣澄神於省察孝武帝遂加安殊禮未幾獻之遇疾家人為上章道家法應首過問其有何得失對曰不覺餘事惟憶與郗家離婚獻之前妻郗曇女也俄而卒於官安僖皇后立以后父追贈侍中特進光祿大夫太宰諡曰憲無子以兄子靜之嗣位至義興太守時議者以為羲之草隸江左中朝莫有及者獻之骨力遠不及父而頗有媚趣桓玄雅愛其父子書各為一袠置左右以翫之始羲之所與共遊者許邁

許邁

許邁字叔玄一名映丹陽句容人也家世士族而邁少恬靜不慕仕進未弱冠嘗造郭璞璞為之筮遇泰之大畜其上六爻發璞謂曰君元吉自天宜學升遐之道時南海太守鮑靚隱跡潛遁人莫知之邁乃往候之探其至要父母尚存未忍違親謂餘杭縣懸霤山近延陵之茅山是洞庭西門潛通五嶽陳安世茅季偉常所遊處於是立精舍於懸霤而往來茅嶺之洞室放絕世務以尋仙館朔望時節還家定省而已父母既終乃遣婦孫氏還家遂攜其同志徧遊名山焉初採藥於桐廬縣之桓山餌朮涉三年時欲斷穀以此山近人不得專一四面藩之好道之徒欲相見者登樓與語以此為樂常服氣一氣千餘息永和二年移入臨安西山登巖茹芝眇爾自得有終焉之志乃改名玄字遠游與婦書告別又著詩十二首論神仙之事焉羲之造之未嘗不彌日忘歸相與為世外之交玄遺羲之書云自山陰南至臨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之徒漢末諸得道者皆在焉羲之自為之傳述靈異之跡甚多不可詳記玄自後莫測所終好道者皆謂之羽化矣

制曰書契之興肇乎中古繩文鳥跡不足可觀末代去朴歸華舒牋點翰爭相誇尚競其工拙伯英臨池之妙無復餘蹤師宜懸帳之奇罕有遺跡逮乎鍾王以降略可言焉鍾雖擅美一時亦為迥絕論其盡善或有所疑至於布纖濃分疎密霞舒雲卷無所間然但其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語其大量以此為瑕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疎瘦如隆冬枯樹覽其筆蹤拘束若嚴家之餓隸其枯樹也雖槎枒而無屈伸其餓隸也則羈羸而不放縱兼斯二

者故翰墨之病歟子雲近世擅名江表然僅得成書無丈夫之氣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綰秋蛇臥王濛於紙中坐徐偃於筆下雖禿千兎之翰聚無一毫之筋窮萬榖之皮斂無半分之骨以茲播美非其濫名邪此數子者皆譽過其實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煙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正翫之不覺爲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

晉書卷八十

晉書卷八十考證

王羲之傳吾素自無廊廟志○監本脫志字今增

恆恐兒輩覺損其懽樂之趣○監本脫損字今增

吾已請大道許鬼兵相助○監本脫許字今從閣本增

王獻之傳徽之遽走不遑取履○監本脫不遑二字今從閣本增

晉書卷八十考證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五十一

王遜

王遜字邵伯魏興人也仕郡察孝廉為吏部令史轉殿中將軍累遷上洛太守私牛馬在郡生駒犢者秩滿悉以付官云是郡中所產也轉魏興太守惠帝末西南夷叛寧州刺史李毅卒城中百餘人奉毅女固守經年永嘉四年治中毛孟詣京師求刺史不見省孟固陳曰君亡親喪幽閉窮城萬里訴哀不垂愍救既慚包胥無哭秦之感又愧梁妻無崩城之驗存不若亡乞賜臣死朝廷憐之乃以遜為南夷校尉寧州刺史使於郡便之鎮遜與孟俱行道遇寇賊踰年乃至外逼李雄內有夷寇吏士散沒城邑丘墟遜披荒糾厲收聚離散專杖威刑鞭撻殊俗遜未到州遙舉董聯為秀才建寧功曹周悅謂聯非才不下版檄遜既到收悅殺之悅弟潛謀殺遜以前建寧太守趙混子濤代為刺史事覺並誅之又誅豪右不奉法度者數十家征伐諸夷俘馘千計獲馬及牛羊數萬餘於是莫不振服威行寧土又遣子澄奉表勸進於元帝帝嘉之累加散騎常侍安南將軍假節校尉刺史如故賜爵褒中縣公遜以地勢形便上分牂柯為平夷郡分朱提為南廣郡分建寧為夜郎郡分永昌為梁水郡又改益州郡為晉寧郡事皆施行先是越巂太守李釗為李雄所執自蜀逃歸遜復以釗為越巂太守李雄遣李驤任回攻釗釗自南秦與漢嘉太守王載共距之戰于溫水釗敗績載遂以二郡附雄後驤等又渡瀘水寇寧州遜使將軍姚崇爨琛距之戰于堂狼大破驤等崇追至瀘水透水死者千餘人崇以道遠不敢渡水遜以崇不窮追也怒囚群帥執崇鞭之怒甚髮上衝冠冠為之裂夜中卒遜在州十四年州人復立遜中子堅行州府事詔除堅為南夷校尉寧州刺史假節謚遜曰壯陶侃懼堅不能抗對蜀人太寧末表以零陵太守尹奉為寧州徵堅還京病卒兄澄襲爵歷魏興太守散騎常侍

蔡豹

蔡豹字士宣陳留圉城人高祖質漢衛尉左中郎將邕之叔父也祖睦魏尚書父宏陰平太守豹有氣幹歷河南丞長樂清河太守避亂南渡元帝以為振武將軍臨淮太守遷建威將軍徐州刺史初祖逖為徐州豹為司馬素易豹至是逖為豫州而豹為徐州俱受征討之寄逖甚愧之是時泰山太守徐龕與彭城內史劉遐同討反賊周撫於寒山龕將于藥斬撫及論功而遐先之龕怒以泰山叛自號安北將軍兗州刺史攻破東莞太守侯史旄而據其塢石季龍伐之龕懼求降元帝許焉既而復叛歸石勒勒遣其將王伏都張景等數百騎助龕詔征虜將軍羊鑒武威將軍侯禮臨淮太守劉遐鮮卑段文鴦等與豹共討之諸將畏懊頓兵下邳不敢前豹欲進軍鑒固不許龕遣使請救於勒勒辭以外難而多求於龕又王伏都等淫其室龕知勒不救且患伏都等縱暴乃殺之復求降元帝惡其反覆不納勑豹鑒以時進討鑒及劉遐等並疑憚不相聽從互有表聞故豹久不得進尚書令刁協奏曰臣等伏思淮北征軍已失不速今方盛暑且涉山險山人便弓弩習土俗一人守阨百夫不當且運漕至難一朝乏非復智力所能防禦也書云軍致人不致於人宜頓兵所在深壁固壘至秋不了乃進大軍詔曰知難而退誠合兵家之言然小賊雖狡猾故成擒耳未戰而退先自摧衄亦古之所忌且邳存已據賊壘威勢既振不可退一步也於是遣治書御史郝嘏為行臺催攝令進討豹欲逕進鑒執不聽協又奏免鑒官委豹為前鋒以鑒兵配之降號折衝將軍以責後効豹進據卞城欲以逼龕時石季龍屯鉅平將攻豹豹夜遁退守下邳徐龕襲取豹輜重於檀丘將軍留寵陸黨力戰死之豹既敗將歸謝罪北中郎王舒止之曰胡寇方至使君且當攝職為百姓障扞賊退謝罪不晚也豹從之元帝聞豹退使收之使者至王舒夜以兵圍豹豹以為他難率麾下擊之聞有詔乃止舒執豹送至建康斬之尸于市三日時年五十二豹在徐土內撫將士外懷諸衆甚得遠近情聞其死多悼惜之無子兄子裔字元子散騎常侍兗州刺史高陽鄉侯殷浩北伐使裔率衆出彭城卒於軍

羊鑒

羊鑒字景期泰山人也父濟匈奴中郎將兄煒歷太僕兗徐二州刺史鑒爲東陽太守累遷太子左衞率時徐龕反叛司徒王導以鑒是龕州里冠族必能制之請遣北討鑒深辭才非將帥太尉郄鑒亦表謂鑒非才不宜妄使導不納強啓授以征討都督果敗績導以舉鑒非才請自貶帝不從有司正鑒斬刑元帝詔以鑒太妃外屬特免死除名久之爲少府及王敦反明帝以鑒敦舅又素相親黨徵被嫌責及成帝卽位豫討蘇峻以功封豐城縣侯徙光祿勳卒

劉胤

劉胤字承胤東萊掖人漢齊悼惠王肥之後也美姿容善自任遇交結時豪名著海岱閒士咸慕之舉賢良辟司空掾並不就會天下大亂攜母欲避地遼東路經幽州刺史王浚留胤表爲渤海太守浚敗轉依冀州刺史邵續續徒衆寡弱謀降於石勒胤言於續曰夫田單包胥齊楚之小吏耳猶能存已滅之邦全喪敗之國今將軍杖精銳之衆居全勝之城如何墜將登之功於一簣委忠信之人於豺狼乎且項羽袁紹非不強也高祖縞冠人應如響曹公奉帝而諸侯綏穆何者蓋逆順之理殊自然之數定也況夷戎醜類屯結無賴雖有犬羊之盛終有庖宰之患而欲託根結援無乃殆哉續曰若如君言計將安出胤曰琅邪王以聖德欽明創基江右中興之隆可企踵而待今爲將軍計者莫若抗大順以激義士之心奉忠正以厲軍人之志夫機事在密時至難違存亡廢興在此舉矣續從之乃殺異議者數人遣使江南朝廷嘉之胤仍求自行續厚遣之既至元帝命爲丞相參軍累遷尙書吏部郎胤聞石季龍攻厭次言於元帝曰北方方鎭皆沒惟餘邵續而已如使復爲季龍所制孤義士之心阻歸本之路愚謂宜存救援元帝將遣救之會續已沒而止王敦素與胤交甚欽貴之請爲右司馬胤知敦有不臣心枕疾不視事以是忤敦意出爲豫章太守辭以腳疾詔就家授印綬郡人莫鴻南士豪族因亂殺本縣令橫恣無道百姓患之胤至誅鴻及諸豪右界內肅然咸和初爲平南軍司加散騎常侍蘇峻作亂溫嶠率衆而下留胤等守湓口事平以勳賜爵豐城子俄而代嶠爲平南將軍都督江州諸軍事領江州刺史假節胤位任轉高矜豪日甚縱酒耽樂不恤政事大殖財貨商販百萬初胤之代嶠也遠近皆謂非選陶侃郄鑒咸云胤非方伯才朝廷不從或問王悅曰今大難之後綱紀弛頓自江陵至于建康三千餘里流人萬計布在江州江州國之南藩要害之地而胤以傷忲之性臥而對之不有外變必有內患悅曰聞溫平南語家公云連得惡夢思見代者尋云可用劉胤此乃溫意非家公也是時朝廷空罄百官無祿惟資江州運漕而胤商旅繼路以私廢公有司奏免胤官書始下而胤爲郭默所害年四十九子赤松嗣尙南平長公主位至黃門郎義興太守

桓宣　族子伊

桓宣譙國銍人也祖詡義陽太守父弼冠軍長史宣開濟篤素爲元帝丞相舍人時塢主張平自稱豫州刺史樊雅自號譙郡太守各據一城衆數千人帝以宣信厚又與平雅同州里轉宣爲參軍使就平雅平雅遣軍主簿隨宣詣丞相府受節度帝皆加四品將軍卽其所部使扞禦北方南中郎將王含請宣爲參軍頃之豫州刺史祖逖出屯蘆州遣參軍殷乂詣平雅乂意輕平視其屋云當持作馬廐見大鑊欲鑄作鐵器平曰此是帝王大鑊天下定後方當用之奈何打破乂曰卿能保頭不而惜大鑊邪平大怒於坐斬乂阻兵固守歲餘逖攻平殺之而雅據譙城逖以力弱求助於含含遣宣領兵五百助逖逖謂宣曰卿先已說平雅信義大著於彼今復爲我說雅雅若降者方相擢用不但免死而已宣復單馬從兩人詣雅曰祖逖方欲平蕩二寇每倚卿爲援前殷乂輕薄非豫州意今若和解則忠勳可立富貴可保若猶固執東府赫然更遣猛將以卿烏合之衆憑阻窮城強賊伺其北國家攻其南萬無一全也願善量之雅與宣置酒結友遣子隨宣詣逖少日雅便自詣逖逖遣雅還撫其衆雅僉謂前數屬辱懼罪不敢降雅復閉城自守逖往攻之復遣宣入說雅雅卽斬異己者遂出降未幾石勒別將圍譙城含又遣宣率衆救逖未至而賊退逖留宣討諸未服皆破之遷譙國內史祖約之棄譙城也宣以牋諫不從由是石勒遂有陳留及約與蘇峻同反宣謂祖智曰今強胡未滅將戮力以討之而與峻俱反此安得久乎使君若欲爲雄霸何不助國討峻威名自舉智等不能用宣欲諫約遣其子

戎白約求入約知宣必諫不聽宣遂距約不與之同郃陵人陳光率部落數百家降宣宣皆慰撫之約遣歷陽宣將數千家欲南投尋陽營於馬頭山值祖煥欲襲湓口陶侃使毛寶救之煥遣衆攻宣宣使戎求救於寶寶擊煥破之宣因投溫嶠嶠以戎爲參軍賊平宣居于武昌戎復爲劉胤參軍郭默害胤復以戎爲參軍陶侃討默默遣戎求救於宣宣僞許之西陽太守鄧嶽武昌太守劉詡皆疑宣與默同豫州西曹王隨曰宣尚背祖約何緣同郭默邪嶽詡乃遣隨詣宣以觀之隨譎宣曰明府心雖不爾無以自明惟有以戎付隨耳宣乃遣戎與隨俱迎陶侃辟戎爲掾上宣爲武昌太守尋還盤沔中軍事南中郎將江夏相石勒荊州刺史郭敬戍襄陽陶侃使其子平西參軍斌與宣俱攻樊城拔之竟陵太守李陽又破新野敬懼遁走宣與陽遂平襄陽侃使宣鎮之以其淮南部曲立義成郡宣招懷初附勸課農桑簡刑罰略威儀或載鉏耒於軺軒或親芸穫於隴畝十餘年間石季龍再遣騎攻之宣能得衆心每以寡弱距守論者以爲次於祖逖周訪侃方欲使宣北事中原會侃薨從庾亮爲荊州將謀北伐以宣爲都督沔北前鋒征討軍事平北將軍司州刺史假節鎮襄陽季龍使騎七千渡沔攻之亮遣司馬王愆期輔國將軍毛寶救宣賊三面爲地窟攻城宣募精勇出其不意殺傷數百多獲鎧馬賊解圍退走久之宣遣步騎收南陽諸郡百姓沒賊者八千餘人以歸庾翼代亮欲傾國北討更以宣爲都督司雍梁三州荊州之南陽襄陽新野南鄉四郡軍事梁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以前後功封竟陵縣男宣久在襄陽綏撫僑舊甚有稱績庾翼還鎮襄陽令宣進伐石季龍將李羆軍次丹水爲賊所敗翼怒貶宣爲建威將軍使移戍峴山宣望實俱喪兼以老疾時南蠻校尉王愆期守江陵以疾求代翼以宣爲鎮南將軍南郡太守代愆期宣不得志未之官發憤卒追贈鎮南將軍戎官至新野太守

伊字叔夏父景有當世才幹仕至侍中丹陽尹中領軍護軍將軍長社侯伊有武幹標格簡率爲王濛劉惔所知頻參諸府軍事累遷大司馬參軍時苻堅強盛邊鄙多虞朝議選能距捍疆場者乃授伊淮南太守以綏御有方進督豫州之十二郡揚州之江西五郡軍事建威將軍歷陽太守淮南如故與謝玄共破賊別將王鑒張蚝等以功封宣城縣子又進都督豫州諸軍事西中郎將豫州刺史及苻堅南寇伊與冠軍將軍謝玄輔國將軍謝琰俱破堅於肥水以功封永脩縣侯進號右軍將軍賜錢百萬袍表千端伊性謙素雖有大功而始終不替善音樂盡一時之妙爲江左第一有蔡邕柯亭笛常自吹之王徽之赴召京師泊舟青溪側素不與徽之相識伊於岸上過船中客稱伊小字曰此桓野王也徽之便令人謂伊曰聞君善吹笛試爲我一奏伊是時已貴顯素聞徽之名便下車踞胡床爲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時謝安女壻王國寶專利無檢行安惡其爲人每抑制之及孝武末年嗜酒好內而會稽王道子昏醟尤甚惟狎昵諂邪於是國寶讒諛之計稍行於主相之間而好利險詖之徒以安功名盛極而構會之嫌隙遂成帝召伊飲讌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神色無迕即吹爲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箏分乃不及笛然自足以韻合歌管請以箏歌幷請一吹笛人帝善其調達乃勑御妓奏笛伊又云御府人於臣必自不合臣有一奴善相便串帝彌賞其放率乃許召之奴既吹笛伊便撫箏而歌怨詩曰爲君既不易爲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刊推心輔王政二叔反流言聲節慷慨俯仰可觀安泣下沾衿乃越席而就之捋其鬚曰使君於此不凡帝甚有愧色伊在州十年綏撫荒雜甚得物情桓沖卒遷都督江州荊州十郡豫州四郡軍事江州刺史將軍如故假節伊到鎮以邊境無虞宜以寬卹爲務乃上疏以江州虛耗加連歲不登今餘戶有五萬六千宜幷合小縣除諸郡逋米移州還鎮豫章詔令移州尋陽其餘皆聽之伊隨宜拯撫百姓賴焉在任累年徵拜護軍將軍以右軍府千人自隨配護軍府卒官贈右將軍加散騎常侍諡曰烈初伊有馬步鎧六百領豫爲表令死乃上之表曰臣過蒙殊寵受任西藩淮南之捷逆兵奔北人馬器鎧隨處放散于時收拾敗破不足貫連比年營繕並已修整今六合雖一餘燼未滅臣不以朽邁猶欲輸效力命仰報皇恩此志永絕銜恨泉壤謹奉輸馬具裝百具步鎧五百領並在尋陽請勑所屬領受詔曰伊忠誠不遂益以傷懷仍受其所上之鎧子肅之嗣卒子陵嗣宋受禪國除伊弟不才亦有將略討孫恩至冠軍將軍

朱伺

朱伺字仲文安陸人少爲吳牙門將陶丹給使吳平內徙江夏伺有武勇而訥口不知書爲郡將督見鄉里士大夫揖稱名而已及爲將遂以謙恭稱張昌之逆太守弓欽走灄口伺與同輩郴寶布興合衆討之不克乃與欽奔武昌後更率部黨攻滅之轉騎部曲督加綏夷都尉伺部曲等以諸縣附昌惟本部唱義討逆逆順有嫌求別立縣因此遂割安陸東界爲灄陽縣而貫焉其後陳敏作亂陶侃時鎭江夏以伺能水戰曉作舟艦乃遣作大艦署爲左甄據江口摧破敏前鋒敏弟恢稱荆州刺史在武昌侃率伺及諸軍進討破之敏恢既平伺以功封亭侯領騎督時西陽夷賊抄掠江夏太守楊珉每請督將議距賊之計伺獨不言珉曰朱將軍何以不言伺答曰諸人以舌擊賊伺惟以力耳珉又問將軍前後擊賊何以每得勝邪伺曰兩敵共對惟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耳珉大笑永嘉中石勒破江夏伺與楊珉走夏口及陶侃來戍夏口伺依之加明威將軍隨侃討杜弢有殊功語在侃傳夏口之戰伺用鐵面自衞以弩的射賊大帥數人皆殺之賊挽船上岸於水邊作障伺逆水上下以遣之箭中其脛氣色不變諸軍尋至賊潰追擊之皆棄船投水死者大半賊夜還長沙伺追至蒲圻不及而反加威遠將軍赤幢曲蓋建興中陳聲率諸無賴二千餘家斷江抄掠侃遣伺爲督護討聲聲衆雖少伺容之不擊求遣弟詣侃降伺外許之及聲去伺乃遣勁勇要聲弟斬之潛軍襲聲聲正旦並出祭祀飲食伺軍入其門方覺聲將閻晉鄭進皆死戰伺軍人多傷乃還營聲東走保董城伺又率諸軍圍守之遂重柴繞城作高樓以勁弩下射之又斷其水道城中無水殺牛飲血閻晉聲婦弟也乃斬聲首出降又以平蜀賊襲高之功加伺廣威將軍領竟陵內史時王敦欲用從弟廙代侃爲荆州侃故將鄭攀馬儁等乞侃於敦敦不許攀等以侃始滅大賊人皆樂附又以廙忌戾難事謀共距之遂屯結灄口遣使告伺伺外許之而稱疾不赴攀等遂進距廙既而士衆疑阻復散還橫桑口欲入杜曾時朱軌趙誘李桓率衆將擊之攀等懼誅以司馬孫景造謀距廙因斬之降軌等廙將西出遣長史劉浚留鎭揚口壘時杜曾請討第五猗於襄陽伺謂廙曰曾是猾賊外示西還以疑衆心欲誘引官軍使西然後兼道襲揚口耳宜大部分未可便西廙性矜厲自用兼以伺老怯難信遂西行曾等果馳還廙乃遣伺歸裁至壘卽爲曾等所圍劉浚以壘北門危欲令伺守之或說浚云伺與鄭攀同者乃轉守南門賊知之攻其北門時鄭攀黨馬儁等亦來攻壘儁妻子先在壘內或請皮其面以示之伺曰殺其妻子未能解圍但益其怒耳乃止伺常所調弩忽噤不發伺甚惡之及賊攻陷北門伺被傷退入船初浚開諸船底以木掩之名爲船械伺旣入賊舉鋋摘伺伺逆接得鋋反以摘賊賊走上船屋大喚云賊帥在此伺從船底沉行五十步乃免遇醫療創小差杜曾遣說伺云馬儁等感卿恩妻孥得活盡以卿家外內百口付儁儁已盡心收視卿可來也伺答曰賊無白首者今吾年六十餘不能復與卿作賊吾死當歸南妻子付汝乃還甑山時王廙與李桓杜曾相持累戰甑山下軍士數驚喚云賊欲至伺驚創而卒因葬甑山

毛寶 子穆之 安之 孫璩 宋人傳祖

毛寶字碩眞滎陽陽武人也王敦以爲臨湘令敦卒爲溫嶠平南參軍蘇峻作逆嶠將赴難而征西將軍陶侃懷疑不從嶠屢說不能迴更遣使順侃意曰仁公且守僕宜先下遣信已二日會寶別使還聞之說嶠曰凡舉大事當與天下共同衆克在和不聞有異假令可疑猶當外示不覺況自作疑邪便宜急追信改書說必應俱征若不及前信宜更遣使嶠意悟卽追信改書侃果共征峻寶領千人爲嶠前鋒俱次茄子浦初嶠以南軍習水峻軍便步欲以所長制之宜令三軍有上岸者死時蘇峻送米萬斛饋祖約約遣司馬桓撫等迎之寶告其衆曰兵法軍令有所不從豈可不上岸邪乃設變力戰悉獲其人虜殺萬計約用大飢嶠嘉其勳上爲廬江太守約遣祖煥桓撫等欲襲湓口陶侃將自擊之寶曰義軍恃公公不可動寶請討之侃顧謂坐客曰此年少言可用也乃使寶行先是桓宣背約南屯馬頭山爲煥撫所攻求救於寶寶衆以宣本是約黨疑之宣遣子戎重請寶卽隨戎赴之未至而賊已與宣戰寶軍次兵少器杖濫惡大爲煥撫所破寶中箭貫髀徹鞍使人蹋鞍拔箭血流滿靴夜奔船所百餘

壘鑿壁而行到先哭戰亡將士洗瘡就夜遣救宣寶至宣營而焚燒亦退寶進攻祖約軍次東關破合肥戍召歸石頭陶侃溫嶠未能破賊侃欲率衆南還寶諫嶠曰下官能留之乃往說侃曰公本應領蕪湖為南北勢援前既已下勢不可還且軍政有進無退非直整齊三軍示衆必死而已亦謂退無所據終至滅亡往者杜弢非不強盛公竟滅之何至於峻獨不可破邪賊亦畏死非皆勇健公可試與寶兵使上岸斷賊資糧出其不意使賊困蹙若寶不立效然後公去人心不恨侃然之加寶督護寶燒峻句容湖孰積聚峻頗乏食侃遂留不去峻既死匡術以苑城降侃使寶守南城鄧嶽守西城賊遣韓晃攻之寶登城射殺數十人晃問寶曰君是毛廬江邪寶曰是晃曰君名壯勇何不出鬬寶曰君若健將何不入鬬晃笑而退賊平封州陵縣開國侯千六百戶庾亮西鎮請為輔國將軍江夏相督隨義陽二郡鎮上明又進南中郎隨亮討郭默默平與亮司馬王愆期等救桓宣於章山擊賊將石遇破之進征虜將軍亮謀北伐上疏解豫州請以授寶於是詔以寶監揚州之江西諸軍事豫州刺史將軍如故與西陽太守樊峻以萬人守邾城石季龍惡之乃遣其子鑒與其將夔安李菟等五萬人來寇張貉渡二萬騎攻邾城寶求救於亮亮以城固不時遣軍城遂陷寶峻等率左右突圍出赴江死者六千人寶亦溺死亮哭之慟因發疾遂薨詔曰寶之傾敗宜在貶裁然蘇峻之難致力王室今咎其過故不加贈祭之可也其後公卿言寶有重勳加死王事不宜奪爵升平二年乃下詔復本封初寶在武昌軍人有於市買得一白龜長四五寸養之漸大放諸江中邾城之敗養龜人被鎧持刀自投於水中如覺墮一石上視之乃先所養白龜長五六尺送至東岸遂得免焉寶二子穆之安之

穆之字憲祖小字武生名犯王靖后諱故行字後又以桓溫母名憲乃更稱小字穆之果毅有父風安西將軍庾翼以為參軍襲爵州陵侯翼等事威陝西以子方之為建武將軍守襄陽方之年少翼選武將可信杖者為輔弼乃以穆之為建武司馬俄而翼薨大將干瓚戴羲等作亂穆之與安西長史江虨司馬朱燾等共平之桓溫伐蜀復取為參軍從溫平蜀以功賜次子都鄉侯尋除揚威將軍潁川太守隨溫平洛入關溫將旋師以謝尚未至留穆之以二千人衞山陵升平初遷督寧州諸軍事揚威將軍寧州刺史以桓溫封南郡徙穆之為建安侯復為溫太尉參軍加冠軍將軍以所募兵配之溫伐慕容暐使穆之監鑿鉅野百餘里引汶會于濟川及溫焚舟步歸使穆之督東燕四郡軍事領東燕太守本官如故袁真以壽陽叛溫將征之穆之以冠軍領淮南太守守歷陽真平餘黨分散乃以穆之督揚州之江西軍事復領陳郡太守俄而徙督揚州之義成荊州五郡雍州之京兆軍事襄陽義成河南三郡太守將軍如故尋進領梁州刺史頃之以疾解職詔以冠軍徵還苻堅別將寇彭城復以將軍假節監江北軍事鎮廣陵遷右將軍宣城內史假節鎮姑孰穆之以為戍在近畿無復軍督不宜加節上疏辭讓許之苻堅別將圍襄陽詔穆之就上明受桓沖節度沖使穆之游軍沔中穆之始至而朱序陷沒引軍還郡堅衆又寇蜀漢梁州刺史楊亮益州刺史周仲孫奔退沖使穆之督梁州之三郡軍事右將軍西蠻校尉益州刺史領建平太守假節戍巴郡以子球為梓潼太守穆之與球伐堅至于巴西郡以糧運乏少退屯巴東病卒追贈中軍將軍謚曰烈子珍嗣位至天門太守珍弟璩球瑾瑗璩最知名

璩字叔璉弱冠右將軍桓豁以為參軍尋遭父憂服闋為謝安衞將軍參軍除尙書郎安復請為參軍轉安子琰征虜司馬淮肥之役苻堅迸走璩與田次之共躡堅至中陽不及而歸遷寧朔將軍淮南太守尋補鎮北將軍譙王恬司馬海陵縣界地名青蒲四面湖澤皆是菰葑逃亡所聚威令不能及璩建議率千人討之時大旱璩因放火菰葑盡然亡戶窘迫悉出詣璩自首近有萬戶皆以補兵朝廷嘉之轉西中郎司馬龍驤將軍譙梁二郡內史尋代郭銓為建威將軍益州刺史安帝初進征虜將軍及桓玄篡位遣使加璩散騎常侍左將軍璩執留玄使不受命玄以桓希為梁州刺史王異據涪郭法戍宕渠師寂戍巴郡周道子戍白帝以防之璩傳檄遠近列玄罪狀遣巴東太守柳約之建平太守羅述征虜司馬甄季之擊破希等仍率衆次于白帝武陵王令曰益州刺史毛璩忠誠懇亮自桓玄萌禍常思躡其後今若平殄兇逆肅清荊郢者便當即授

上流之任。初，璩弟寧州刺史璠喪官，璩兄球孫祐之及參軍費恬以數百人送喪葬江陵，會玄敗，謀奔梁州，璩弟瑾子脩之時爲玄屯騎校尉，誘玄使入蜀。既而脩之與祐之、費恬及漢嘉人馮遷共殺玄、約之等。聞玄死，進軍到枝江，而桓振復攻沒江陵，劉毅等還尋陽，約之亦退。俄而季之、述等皆病，約之詣振僞降，因欲襲振，事泄被害。約之司馬時延祖、涪陵太守文處茂等撫其餘衆保涪陵。振遣桓放之爲益州，屯西陵，處茂距擊破之。振死，安帝反正，詔曰：「夫貞松標於歲寒，忠臣亮于國危。益州刺史璩體識弘正，誠契義旗，受命偏師，次于近畿，匡翼之勳，實感朕心，可進征西將軍，加散騎常侍、都督益梁秦涼寧五州軍事，行宜都寧蜀太守。文處茂宣讚蕃牧，蒙險夷難，可輔國將軍、西夷校尉、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又詔西夷校尉瑾爲持節、監梁秦二州軍事、征虜將軍、梁秦二州刺史、略陽武都太守，瑾弟蜀郡太守瑗爲輔國將軍、寧州刺史。初，璩聞振陷江陵，率衆赴難，使瑾、瑗順外江而下，使參軍譙縱領巴西梓潼二郡軍下涪水，當與璩軍會於巴郡。蜀人不樂東征，縱因人情思歸，於五城水口反，還襲涪，害瑾。瑾留府長史鄭純之自成都馳使告璩，璩時在略城，去成都四百里，遣參軍王瓊討反者，相距於廣漢，瓊道令何林聚黨助縱，而璩下人受縱誘說，遂共害璩及瑗并子姪之在蜀者，一時殄沒。璩子弘之嗣。義熙中，時延祖爲始康太守，上疏訟璩兄弟，於是詔曰：「故益州刺史璩、西夷校尉瑾、蜀郡太守瑗勤王忠烈，事乖慮外，葬送日近，益懷惻愴，可皆贈先所授官，給錢三十萬，布三百匹。」論璩討桓玄功，追封歸鄉公，千五百戶，又以祐之斬玄功，封夷道縣侯。自寶至璩三葉擁旄開國者四人，將帥之家與尋陽周氏爲輩，而人物不及也。瑾子脩之頗歷清顯，至右衞將軍，從劉裕平姚泓，後爲安西司馬，歿于魏。

安之字仲祖，亦有武幹，累遷撫軍參軍、魏郡太守。簡文輔政，委以爪牙，及登阼，安之領兵從駕，使止宿宮中。尋拜游擊將軍。時庾希入京口，朝廷震動，命安之督城門諸軍事。孝武即位，妖賊盧悚突入殿廷，安之聞難，率衆直入雲龍門，手自奮擊。既而左衞將軍殷康、領軍將軍桓祕等至，與安之并力，悚因勦滅。遷右衞將軍，定后廟，領將作大匠，卒官，追贈光祿勳。四子：渾、泰、寁、遹。渾嗣爵，官至江夏相。泰歷太傅從事中郎、後軍諮議參軍，與寁俱爲會稽王父子所昵，乃追論安之討盧悚勳，賜爵平都子，命渾襲爵。元顯嘗宴泰家，既而欲去，泰苦留之，曰：「公若遂去，當取公腳。」元顯大怒，奮衣而出，遂與元顯有隙。及元顯敗，泰時爲冠軍將軍、堂邑泰山二郡太守，寁爲游擊將軍，遹爲太傅主簿。桓玄得志，使泰收元顯送于新亭，泰因宿恨手加毆辱，俄並爲玄所殺，惟遹被徙廣州。義熙初，得還，至宜都太守。

德祖，璩宗人也。父祖並沒于賊中。德祖兄弟五人相攜南渡，皆有武幹。荊州刺史劉道規以德祖爲建武將軍、始平太守，又從涪陵太守盧循之役，道規又以爲參軍。伐徐道覆於始興，尋遭母憂。劉裕伐司馬休之，版補太尉參軍、義陽太守，賜爵還陵縣侯。轉南陽太守，從劉裕伐姚泓，頻攻滎陽、扶風、南安、馮翊數郡，所在剋捷，裕嘉之，以爲龍驤將軍、秦州刺史。裕第二子義真爲安西將軍、雍州刺史，以德祖爲中兵參軍，領天水太守。從義真還，裕以德祖督河東平陽二郡軍事、輔國將軍、河東太守，代劉遵考守蒲坂。及河北覆敗，德祖全軍而歸。裕方欲蕩平關洛，先以德祖督九郡軍事、冠軍將軍、滎陽京兆太守，以前後功賜爵灌陽縣男。尋遷督司雍并三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司州刺史，戍武牢，爲魏所沒。

德祖次弟嶷，嶷弟辯，並有志節。嶷死於盧循之難，辯沒於魯宗之役，並奮不顧命，爲世所歎。

劉遐

劉遐字正長，廣平易陽人也。性果毅，便弓馬，開豁勇壯。值天下大亂，遐爲塢主，每擊賊，率壯士陷堅摧鋒，冀方比之張飛、關羽。鄉人冀州刺史邵續深器之，以女妻焉。遂壁于河濟之間，賊不敢逼。遐閒道遣使受元帝節度，朝廷嘉之，璽書慰勉，以爲龍驤將軍、平原內史。建武初，元帝令曰：「遐忠勇果毅，義誠可嘉。」以遐爲下邳內史，將軍如故。初，沛人周堅一名撫，與同郡周默因天下亂，各爲塢主，以寇抄爲事。默降祖逖，撫怒，遂襲殺默，以彭城叛石勒。勒遣騎援之，詔遐領彭城內史，與徐州刺史蔡豹、泰山太守徐龕共討撫，戰於寒山，撫敗走。詔從遐爲臨淮太守。徐龕復反，事平，以遐爲北中郎將、兗州刺史。太寧初，自彭城移屯泗口。

王含反遐與蘇峻俱赴京都含敗隨丹陽尹溫嶠追含至于淮南遐頗放兵虜掠嶠曰天道助順故王含剿絕不可因亂為亂也遐深自陳而拜謝事平以功封泉陵公遷散騎常侍監淮北軍中郎將徐州刺史假節代王邃鎮淮陰咸和元年卒追贈安北將軍子肇年幼成帝以徐州授郄鑒以郭默為北中郎將領遐部曲遐妹夫田防及遐故將史迭卞咸李龍等不樂他屬共立肇襲遐故位以叛成帝遣郭默等率諸郡討之默等始上道而臨淮太守劉矯率將士數百掩襲遐營迭等迸走斬田防及督護卞咸等追斬迭龍於下邳傳首詣闕遐母妻子參佐將士悉還建康遐妻驍果有父風遐嘗為石季龍所圍妻單將數騎拔遐出於萬衆之中及田防等欲為亂遐妻止之不從乃密起火燒甲杖都盡肇襲爵官至散騎侍郎肇卒子舉嗣卒子遵之嗣卒子伯齡嗣宋受禪國除

鄧嶽 子遐

鄧嶽字伯山陳郡人也本名岳以犯康帝諱改為嶽後竟改名為岱焉少有將帥才略為王敦參軍轉從事中郎西陽太守王含構逆嶽領兵隨含向京都及含敗嶽與周撫俱奔蠻王向蠶後遇赦與撫俱出久之司徒王導命為從事中郎後復為西陽太守及蘇峻反平南將軍溫嶠遣嶽與督護王愆期鄱陽太守紀睦等率舟軍赴難峻平還郡郭默之殺劉胤也大司馬陶侃使嶽率西陽之衆討之默平遷督交廣二州軍事建武將軍領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錄前後勳封宜城縣伯咸康三年嶽遣軍伐夜郎破之加督寧州進征虜將軍遷平南將軍卒子遐嗣

遐字應遠勇力絕人氣蓋當時時人方之樊噲桓溫以為參軍數從溫征伐歷冠軍將軍數郡太守號為名將襄陽城北沔水中有蛟常為人害遐遂拔劍入水蛟繞其足遐揮劍截蛟數段而出枋頭之役溫既懷恥忿且忌憚遐之勇果因免遐官尋卒寧康中追贈廬陵太守嶽弟逸字茂山亦有武幹嶽卒後以逸監交廣州建威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

朱序

朱序字次倫義陽人也父燾以才幹歷西蠻校尉益州刺史序世為名將累遷鷹揚將軍江夏相興寧末梁州刺史司馬勳反桓溫表序為征討都護往討之以功拜征虜將軍封襄平子太和中遷兗州刺史時長城人錢弘聚黨百餘人藏匿原鄉山以序為中軍司馬吳興太守序至郡討擒之事訖還兗州寧康初拜使持節監沔中諸軍事南中郎將梁州刺史鎮襄陽是歲苻堅遣其將苻丕等率衆圍序序固守賊糧將盡率衆苦攻之初苻丕之來攻也序母韓自登城履行謂西北角當先受弊遂領百餘婢并城中女丁於其角斜築城二十餘丈賊攻西北角果潰衆便固新築城丕遂引退襄陽人謂此城為夫人城序累戰破賊人情勞懈又以賊退稍遠疑未能來守備不謹督護李伯護密與賊相應襄陽遂沒序陷於苻堅堅殺伯護徇之以其不忠也序欲逃歸潛至宜陽藏夏揆家堅疑揆收之序乃詣苻暉自首堅嘉而不問以為尚書太元中苻堅南侵謝石率衆距之時堅大兵尚在項苻融以三十萬衆先至堅遣序說謝石稱己兵威序反謂石曰若堅百萬之衆悉到莫可與敵及其未會擊之可以得志於是石遣謝琰選勇士八千人涉肥水挑戰堅衆小却序時在其軍後唱云堅敗衆遂大奔序乃得歸拜龍驤將軍琅邪內史轉揚州豫州五郡軍事豫州刺史屯洛陽後丁零翟遼反序遣將軍秦膺童斌與淮泗諸郡共討之又監兗青二州諸軍事二州刺史將軍如故進鎮彭城序求鎮淮陰帝許焉翟遼又使其子釗寇陳潁序還遣秦膺討釗走之拜征虜將軍表求運江州米十萬斛布五千匹以資軍費詔聽之加都督司雍梁秦四州軍事帝遣廣威將軍河南太守楊佺期南陽太守趙睦各領兵千人隸序序又表求故荊州刺史桓石生府田百頃并穀八萬斛給之仍戍洛陽衞山陵也其後慕容永率衆向洛陽序自河陰北濟與永偽將王次等相遇乃戰於沁水次敗走斬其支將勿支首參軍趙睦江夏相桓不才追永破之于太行永歸上黨時楊楷聚衆數千在湖陝聞永敗遣任子詣序乞降序追永至上黨之白水與永相持二旬聞翟遼欲向金墉乃還遂攻翟釗於石門遣參軍趙蕃破翟遼於懷縣遼宵遁序退次洛陽留鷹揚將軍朱黨戍石門序仍使子略督護洛城趙蕃為助序還襄陽會稽王道子以序勝負相補不加褒貶其後東羌校尉竇衡欲入漢川安定人皇甫釗京兆人

周勤等謀納之。梁州刺史周瓊失巴西三郡，眾寡力弱，告急於序，序遣將軍皇甫貞率衆赴之，衝據長安，東劍勤散走。序以老病，累表解職，不許，詔斷表，遂輒去任。數旬，歸罪廷尉，詔原不問。太元十八年卒，贈左將軍、散騎常侍。

史臣曰：晉氏淪喪，播遷江表，內難薦臻，外虞不息，經略之道，是所未弘。將帥之功，無聞焉爾。邈豹宣亂，服勤於太興之間；毛鄧劉朱，馳騖乎咸和之後。雖人不逮古，亦足列於當世焉。

贊曰：氣分淮海，災流瀍澗。覆頻玄蚖，興徵鴻雁。鼓鞞在聽，兔罝有作。赳赳羣英，勤茲王略。

晉書卷八十一

晉書卷八十一考證

毛璩傳俄而寧之述等皆病○寧各本譌之。按上文云，征虜將軍甄寧之，建平太守羅述。不應作述之也，今改正。

晉書卷八十一考證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五十二

陳壽

陳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也少好學師事同郡譙周仕蜀爲觀閣令史宦人黃
皓專弄威權大臣皆曲意附之壽獨不爲之屈由是屢被譴黜遭父喪有疾使
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爲貶議及蜀平坐是沉滯者累年司空張華愛其才
以壽雖不遠嫌原情不至貶廢舉爲孝廉除佐著作郎出補陽平令撰蜀相諸
葛亮集奏之除著作郎領本郡中正撰魏吳蜀三國志凡六十五篇時人稱其
善敍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時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己書而罷張華深善之
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其爲時所重如此或云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壽謂
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爲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爲立傳壽父爲馬
謖參軍謖爲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髡諸葛瞻又輕壽壽爲亮立傳謂亮將
略非長無應敵之才言瞻惟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張華將舉壽爲中
書郎荀勗忌華而疾壽遂諷吏部遷壽爲長廣太守辭母老不就杜預將之鎮
復薦之於帝宜補黃散由是授御史治書以母憂去職母遺言令葬洛陽壽遵
其志又坐不以母歸葬竟被貶議初譙周嘗謂壽曰卿必以才學成名當被損
折亦非不幸也宜深慎之壽至此再致廢辱皆如周言後數歲起爲太子中庶
子未拜元康七年病卒時年六十五梁州大中正尚書郎范頵等上表曰昔漢
武帝詔曰司馬相如病甚可遣悉取其書使者得其遺書言封禪事天子異焉
臣等按故治書侍御史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誡明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豔
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願垂採錄於是詔下河南尹洛陽令就家寫其書壽又
撰古國志五十篇益都耆舊傳十篇餘文章傳於世

王長文

王長文字德叡廣漢郪人也少以才學知名而放蕩不羈州府辟命皆不就州
辟別駕乃微服竊出舉州莫知所之後於成都市中蹲踞齧胡餅刺史知其不
屈禮遣之閉門自守不交人事著書四卷擬易名曰通玄經有文言卦象可用
卜筮時人比之揚雄太玄同郡馬秀曰揚雄作太玄惟桓譚以爲必傳後世晚
遭陸績玄道遂明長文通玄經未遭陸績君山耳太康中蜀土荒饉開倉振貸
長文居貧貸多後無以償郡縣切責送長文到州刺史徐幹捨之不謝而去後
成都王穎引爲江源令或問前不降志今何爲屈長文曰祿以養親非爲身也
梁王肜爲丞相引爲從事中郎在洛出行輒著白旃小鄣以載車當時異焉後
終於洛

虞溥

虞溥字允源高平昌邑人也父祕爲偏將軍鎮隴西溥從父之官專心墳籍時
疆埸閱武人爭視之溥未嘗寓目郡察孝廉除郎中補尚書都令史尚書令衛
瓘尚書褚䂮並器重之溥謂瓘曰往者金馬啓符大晉應天宜復先王五等之
制以綏久長不可承暴秦之法遵漢魏之失也瓘曰歷代歎此而終未能改稍
遷公車司馬令除鄱陽內史大修庠序廣招學徒移告屬縣曰學所以定情理
性而積眾善者也情定於內而行成於外積善於心而名顯於教故中人之性
隨教而移善積則習與性成唐虞之時皆比屋而可封及其廢也而云可誅豈
非化以成俗教移人心者哉自漢氏失御天下分崩江表寇隔久替王教庠序
之訓廢而莫修今四海一統萬里同軌熙熙兆庶咸休息乎太和之中宜崇尚
道素廣開學業以讚協時雍光揚盛化乃具爲條制於是至者七百餘人溥乃
作誥以獎訓之曰文學諸生皆冠帶之流年盛志美始涉學庭講修典訓此大
成之業立德之基也夫聖人之道淡而寡味故始學者不好也及至期月所觀
彌博所習彌多日聞所不聞日見所不見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群忽然不覺
大化之陶己至道之入神也故學之染人甚於丹青丹青吾見其久而渝矣未
見久學而渝者也夫工人之染先修其質後事其色質修色積而染工畢矣學
亦有質孝悌忠信是也君子內正其心外修其行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文質彬
彬然後爲德夫學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故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希顏
之徒亦顏之倫也又曰鍥而舍之朽木不知鍥而不舍金石可虧斯非其效乎

令諸生口誦聖人之典體閑庠序之訓比及三年可以小成而令名宣流雅譽日新朋友欽而樂之朝士敬而歎之於是州府交命擇官而仕不亦美乎若乃含章舒藻揮翰流離稱述世務探賾究奇使楊班韜筆仲舒結舌亦惟才所居固無常人也然積一勺以成江河累微塵以崇峻極匪志匪勤理無由濟也諸生若絕人間之務心專親學累一以貫之積漸以進之則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耳何滯而不通何遠而不至邪時祭酒求更起屋行禮瑯曰君子行禮無常處也故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而行禮於大樹之下況今學庭庠序高堂顯敞乎溥為政嚴而不猛風化大行有白烏集于郡庭注春秋經傳撰江表傳及文章詩賦數十篇卒於洛時年六十二子勃過江上江表傳於元帝詔藏于秘書

司馬彪

司馬彪字紹統高陽王睦之長子也出後宣帝弟敏少篤學不倦然好色薄行為睦所責故不得為嗣雖名出繼實廢之也彪由此不交人事而專精學習故得博覽羣籍終其綴集之務初拜騎都尉泰始中為秘書郎轉丞注莊子作九州春秋以為先王立史官以書時事載善惡以為沮勸撮教世之要也是以春秋不修則仲尼理之關雎既亂則師摯修之前哲豈好煩哉蓋不得已故也漢氏中興訖于建安忠臣義士亦以昭著而時無良史記述煩雜譙周雖已刪除然猶未盡安順以下亡缺者多彪乃討論眾書綴其所聞起於世祖終於孝獻編年二百錄世十二通綜上下旁貫庶事為紀志傳凡八十篇號曰續漢書泰始初武帝親祠南郊彪上疏定議語在郊祀志後拜散騎侍郎惠帝末年卒時年六十餘初譙周以司馬遷史記書周秦以上或採俗語百家之言不專據正經周於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憑舊典以糾遷之謬誤彪復以周為未盡善也條古史考中凡百二十二事為不當多據汲冢紀年之義亦行於世

王隱

王隱字處叔陳郡陳人也世寒素父銓歷陽令少好學有著述之志每私錄晉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隱以儒素自守不交勢援博學多聞受父遺業西都舊事多所諳究建興中過江丞相軍諮祭酒涿郡祖納雅相知重納好博弈每諫止之納曰聊用忘憂耳隱曰蓋古人遭時則以功達其道不遇則以言達其才故否泰不窮也當今晉未有書天下大亂舊事蕩滅非凡才所能立君少長五都游宦四方華夷成敗皆在耳目何不述而裁之應仲遠作風俗通崔子真作政論蔡伯喈作勸學篇史游作急就章猶行於世便為沒而不朽當其同時人豈少哉而了無聞皆由無所述作也故君子疾沒世而無聞易稱自強不息況國史明乎得失之跡何必博弈而後忘憂哉納喟然嘆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乃上疏薦隱元帝以草創務殷未遑史官遂寢不報太興初典章稍備乃召隱及郭璞俱為著作郎令撰晉史豫平王敦功賜爵平陵鄉侯時著作郎虞預私撰晉書而生長東南不知中朝事數訪於隱并借隱所著書竊寫之所聞漸廣是後更疾隱形于言色預既豪族交結權貴共為朋黨以斥隱竟以謗免黜歸于家貧無資用書遂不就乃依征西將軍庾亮於武昌亮供其紙筆書乃得成詣闕上之隱雖好著述而文辭鄙拙蕪舛不倫其書次第可觀者皆其父所撰文體混漫義不可解者隱之作也年七十餘卒於家

隱兄瑚字處仲少重武節成都王穎舉兵向洛以為冠軍參軍積功累遷游擊將軍與司隸滿奮河南尹周馥等俱屯大司馬門以衛宮掖時上官巳縱暴瑚與奮等共謀除之反為所害

虞預

虞預字叔寧徵士喜之弟也本名茂犯明穆皇后母諱故改焉預十二而孤少好學有文章餘姚風俗各有朋黨宗人共薦預為縣功曹欲使沙汰穢濁預書與其從叔父曰近或聞諸君以預入仕便應委質則當親事不得徒已然預下愚過有所懷邪黨互瞻異同蜂至一旦差跌眾鼓交鳴毫釐之失差以千里此古人之炯戒而預所大恐也卒如預言未半年遂見斥退太守庾琛命為主簿預上記陳時政所失曰軍寇以來賦役繁數兼值年荒百姓失業是輕繇薄斂寬刑省役之時也自頃長吏輕多去來送故迎新交錯道路受迎者惟恐船馬之不多見送者惟恨吏卒之常少窮奢竭費謂之忠義省煩從簡呼為薄俗轉相放效流而不反雖有常防莫肯遵脩加以王塗未夷所在停滯送者經年永

失播植一夫不耕十夫無食況轉百數所妨不訾愚謂宜勒屬縣若令尉先去官者人船吏侍皆具條列到當依法減省使公私允當又令統務多端動加重制每有特急輒立督郵計今直兼三十餘人人船吏侍皆當出官益不堪命宜復減損嚴為之防琛善之郎皆施行太守紀瞻到預復為主簿轉功曹史察孝廉不行安東從事中郎諸葛恢參軍庾亮等薦預召為丞相行參軍兼記室遭母憂服竟除佐著作郎太興二年大旱詔求讜言直諫之士預上書諫曰大晉受命于今五十餘載自元康以來王德始闕戎翟及於中國宗廟焚為灰燼千里無煙爨之氣華夏無冠帶之人自天地開闢書籍所載大亂之極未有若茲者也陛下以聖德先覺超然遠鑒作鎮東南聲教遐被上天眷顧人神贊謀雖云中興其實受命少康宣王誠未足喻然南風之歌可著而陵遲之俗未改者何也臣愚謂為國之要在於得才得才之術在於抽引苟其可用讎賤必舉高宗文王思佐發夢拔巖徒以為相載釣老而師之下至列國亦有斯事故燕重郭隗而三士競至魏式干木而秦兵退舍今天下雖弊人士雖寡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世不乏驥求則可致而束帛未賁於丘園蒲輪頓轂而不駕所以大化不洽而雍熙有闕者也預以寇賊未平當須良將又上疏曰臣聞承平之世其教先文撥亂之運非武不剋故牧野之戰呂望杖鉞淮夷作難召伯專征玁狁為暴衛霍長驅故陰陽不和擢士為相三軍不勝拔卒為將漢帝既定天下猶思猛士以守四方孝文志存鉅鹿馮唐進說魏尚復守詩稱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折衝之佐豈可忽哉況今中州荒弊百無一存牧守官長非戎貊之族類則寇竊之幸脫陛下登阼威暢四遠故令此等反善向化然狼子獸心輕薄易動羯虜未殄益使難安周撫陳川相係背叛徐龕驕黠無所拘忌放兵侵掠罪已彰灼昔葛伯違道湯獻之牛吳濞失禮錫以几杖惡成罪著方復加戮龕之小醜可不足滅然豫備不虞古之善教矧乃有虞可不為防為防之術宜得良將將不素簡難以應敵壽春無鎮祖逖孤立前有勁虜後無係援雖有智力非可持久願陛下諮之群公博舉於衆若當局之才必允其任則宜獎厲使不顧命旁料宄猾或有可者厚加寵待足令忘身昔英布見慢恚欲自裁出觀供置然後致力禮遇之恩可不隆哉誠知山河之量非塵露可益神鑒之慮非愚淺所測然匹夫嫠婦猶有憂國之言況臣得厠朝堂之末蒙冠帶之榮者乎轉琅邪國常侍遷秘書丞著作郎咸和初夏旱詔衆官各陳致雨之意預議曰臣聞天道貴信地道貴誠誠信者蓋二儀所以生植萬物人君所以保乂黎蒸是以殺伐擬於震電推恩象於雲雨刑罰在於必信慶賞貴於平均臣聞閒者以來刑獄轉繁多力者則廣牽連逮以稽年月無援者則嚴其櫝楚期於入重是以百姓嗷然感傷和氣臣愚以為輕刑耐罪宜速決遣殊死重囚重加以請寬徭息役務遵節儉砥礪朝臣使各知禁蓋老牛不犧禮有常制而自頃衆官拜授祖贈轉相夸尚屠殺牛犢動有十數醉酒沉湎無復限度傷財敗俗所虧不少昔殷宗修德以消桑穀之異宋景善言以退熒惑之變楚國無災莊王是懼盛德之君未嘗無眚應以信順天祐乃隆臣學見淺闇言不足採從平王含賜爵西鄉侯蘇峻作亂預先假歸家太守王舒請為諮議參軍峻平進爵平康縣侯遷散騎侍郎著作如故除散騎常侍仍領著作以年老歸卒于家預雅好經史憎疾玄虛其論阮籍裸袒比之伊川被髮所以胡虜遍於中國以為過衰周之時著晉書四十餘卷會稽典錄二十篇諸虞傳十二篇皆行於世所著詩賦碑誄論難數十篇

孫盛

孫盛字安國太原中都人祖楚馮翊太守父恂潁川太守恂在郡遇賊被害盛年十歲避難渡江及長博學善言名理于時殷浩擅名一時與抗論者惟盛而已盛嘗詣浩談論對食奮擲麈尾毛悉落飯中食冷而復暖者數四至暮忘餐理竟不定盛又著醫卜及易象妙於見形論浩等竟無以難之由是遂知名起家佐著作郎以家貧親老求為小邑出補瀏陽令太守陶侃請為參軍庾亮代侃引為征西主簿轉參軍時丞相王導執政亮以元舅居外南蠻校尉陶稱讒構其間導亮頗懷疑貳盛密諫亮曰王公神情朗達常有世外之懷豈肯為凡人事邪此必佞邪之徒欲間內外耳亮納之庾翼代亮以盛為安西諮議參軍尋遷廷尉正會桓溫代翼留盛為參軍與俱伐蜀軍次彭模溫自以輕兵入蜀

盛領羸老輜重在後賊數千忽至衆皆遑遽盛部分諸將并力距之應時敗走蜀平賜爵安懷縣侯累遷溫從事中郎從入關平洛以功進封吳昌縣侯出補長沙太守以家貧頗營資貨部從事至郡察知之服其高明而不劾之盛與溫牋而辭旨放蕩稱州遣從事觀採風聲進無威鳳來儀之美退無鷹鸇搏擊之用徘徊湘川將爲怪鳥溫得盛牋復遣從事重按之贓私狼藉檻車收盛到州捨而不罪累遷祕書監加給事中年七十二卒盛篤學不倦自少至老手不釋卷著魏氏春秋晉陽秋并造詩賦論難復數十篇晉陽秋詞直而理正咸稱良史焉既而桓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爲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說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遽拜謝謂請刪改之時盛年老還家性方嚴有軌憲雖子孫班白而庭訓愈峻至此諸子乃共號泣稽顙請爲百口切計盛大怒諸子遂竊改之盛寫兩定本寄於慕容儁太元中孝武帝博求異聞始於遼東得之以相考校多有不同書遂兩存子潛放

潛字齊由爲豫章太守殷仲堪之討王國寶也潛時在郡仲堪逼以爲諮議參軍固辭不就以憂卒

放字齊莊幼稱令慧年七八歲在荊州與父俱從庾亮獵亮謂曰君亦來邪應聲答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亮又問欲齊何莊邪放曰欲齊莊周亮曰不慕仲尼邪答曰仲尼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亮大奇之曰王輔嗣弗過也庾翼子爰客嘗候盛見放而問曰安國何在放答曰庾稚恭家爰客大笑曰諸孫大盛有兒如此也放又曰未若諸庾翼翼既而語人曰我故得重呼奴父也終於長沙相

干寶

干寶字令升新蔡人也祖統吳奮武將軍都亭侯父瑩丹陽丞寶少勤學博覽書記以才器召爲著作郎平杜弢有功賜爵關內侯中興草創未置史官中書監王導上疏曰夫帝王之迹莫不必書著爲令典垂之無窮宣皇帝廓定四海武皇帝受禪於魏至德大勳等蹤上聖而紀傳不存於王府德音未被乎管絃陛下聖明當中興之盛宜建立國史撰集帝紀上敷祖宗之烈下紀佐命之勳務以實錄爲後代之準厭率土之望悅人神之心斯誠雍熙之至美王者之弘基也宜備史官勑佐著作郎干寶等漸就撰集元帝納焉寶於是始領國史以家貧求補山陰令遷始安太守王導請爲司徒右長史遷散騎常侍著晉紀自宣帝迄于愍帝五十三年凡二十卷奏之其書簡略直而能婉咸稱良史性好陰陽術數留思京房夏侯勝等傳寶父先有所寵侍婢母甚妬忌及父亡母乃生推婢於墓中寶兄弟年小不之審也後十餘年母喪開墓而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恩情如生在家中吉凶輒語之考校悉驗地中亦不覺爲惡既而嫁之生子又寶兄嘗病氣絕積日不冷後遂寤云見天地間鬼神事如夢覺不自知死寶以此遂撰集古今神祇靈異人物變化名爲搜神記凡二十卷以示劉惔惔曰卿可謂鬼之董狐寶既博採異同遂混虛實因作序以陳其志曰雖考先志於載籍收遺逸於當時蓋非一耳一目之所親聞覩也亦安敢謂無失實者哉衞朔失國二傳互其所聞呂望事周子長存其兩說若此比類往往有焉從此觀之聞見之難一由來尙矣夫書赴告之定辭據國史之方策猶尙若茲況仰述千載之前記殊俗之表綴片言於殘闕訪行事於故老將使事不二迹言無異塗然後爲信者固亦前史之所病然而國家不廢注記之官學士不絕誦覽之業豈不以其所失者小所存者大乎今之所集設有承於前載者則非余之罪也若使采訪近世之事苟有虛錯願與先賢前儒分其譏謗及其著述亦足以明神道之不誣也羣言百家不可勝覽耳目所受不可勝載今粗取足以演八略之旨成其微說而已幸將來好事之士錄其根體有以游心寓目而無尤焉寶又爲春秋左氏義外傳注周易周官凡數十篇及雜文集皆行於世

鄧粲

鄧粲長沙人少以高絜著名與南陽劉驎之南郡劉尙公同志友善並不應州郡辟命荊州刺史桓沖卑辭厚禮請粲爲別駕粲嘉其好賢乃起應召驎之尙公謂之曰卿道廣學深衆所推懷忽然改節誠失所望粲笑答曰足下可謂有志於隱而未知隱夫隱之爲道朝亦可隱市亦可隱隱初在我不在於物尙公

華無以雕之然蟲亦於此名譽減半矣後患足疾不能朝拜求去職不聽令臥視事後以病篤乞骸骨許之桀以父爲有忠信言而世無知者乃著元明紀十篇注老子並行於世

謝沈

謝沈字行思會稽山陰人也曾祖斐吳豫章太守父秀吳翼正都尉沈少孤事母至孝博學多識明練經史郡命爲主簿功曹察孝廉太尉郗鑒辟並不就會稽內史何充引爲參軍以母老去職平西將軍庾亮命爲功曹征北將軍蔡謨版爲參軍皆不就閑居養母不交人事耕耘之暇研精墳籍康帝即位朝議疑七廟迭毀乃以太學博士徵以質疑滯以母憂去職服闋除尚書度支郎何充庾冰並稱沈有史才遷著作郎撰晉書三十餘卷會卒時年五十二沈先著後漢書百卷及毛詩漢書外傳所著述及詩賦文論皆行於世其才學在虞預之右云

習鑿齒

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也宗族富盛世爲鄉豪鑿齒少有志氣博學洽聞以文筆著稱荊州刺史桓溫辟爲從事江夏相袁喬深器之數稱其才於溫轉西曹主簿親遇隆密時溫有大志追蜀人知天文者至夜執手問國家祚運修短答云世祀方永溫疑其難言乃飾辭云如君言豈獨吾福乃蒼生之幸然今日之語自可令盡必有小小厄運亦宜說之星人曰太微紫微文昌三宮氣候如此決無憂虞至五十年外不論耳溫不悅乃止異日送絹一疋錢五千文以與之星人乃馳詣鑿齒曰家在益州被命遠下今受旨自裁無由致其骸骨緣君仁厚乞爲標碣棺木耳鑿齒問其故星人曰賜絹一疋令僕自裁惠錢五千以買棺耳鑿齒曰君幾誤死君嘗聞前知星宿有不覆之義乎此以絹戲君以錢供道中資是聽君去耳星人大喜明便詣溫別溫問去意以鑿齒言答溫笑曰鑿齒憂君誤死君定是誤活然徒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累遷別駕溫出征伐鑿齒或從或守所在任職每處機要莅事有績善尺牘論議溫甚器遇之時清談文章之士韓伯伏滔等並相友善後使至京師簡文亦雅重焉既還溫問相王何似答曰生平所未見以此大忤溫旨左遷戶曹參軍時有桑門釋道安俊辯有高才自北至荊州與鑿齒初相見道安曰彌天釋道安鑿齒曰四海習鑿齒時人以爲佳對初鑿齒與其二舅羅崇羅友俱爲州從事及遷別駕以坐越舅右屢經陳請溫後激怒既盛乃超拔其二舅相繼爲襄陽都督出鑿齒爲滎陽太守溫弟秘亦有才氣素與鑿齒相親善鑿齒既罷郡歸與秘書曰吾以去五月三日來達襄陽觸目悲感略無歡情痛惻之事故非書言之所能具也每定省家舅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臥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魚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徘徊移日惆悵極多撫乘躊躇慨爾而泣曰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孫堅之所隕斃裴杜之故居繁王之舊宅遺事猶存星列滿目瑣瑣常流碌碌凡士焉足以感其方寸哉夫芬芳起於椒蘭清響生乎琳琅命世而作佐者必垂可大之餘風高尚而邁德者必有明勝之遺事若向八君子者千載猶使義想其爲人況相去之不遠乎彼一時也此一時也焉知今日之才不如疇辰百年之後吾與足下不並爲景升乎其風期俊邁如此是時溫覬覦非望鑿齒在郡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起漢光武終於晉愍帝於三國之時蜀以宗室爲正魏武雖受漢禪晉尚爲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爲漢亡而晉始興焉引世祖諱炎興而爲禪受明天心不可以勢力彊也凡五十四卷後以腳疾遂廢於里巷及襄陽陷於苻堅堅素聞其名與道安俱輿而致焉既見與語大悅之賜遺甚厚又以其蹇疾與諸鎮書昔晉氏平吳利在二陸今破漢南獲士裁一人有半耳俄以疾歸襄陽尋而襄鄧反正朝廷欲徵鑿齒使典國史會卒不果臨終上疏曰臣每謂皇晉宜越魏繼漢不應以魏後爲三恪而身微官卑無由上達懷抱愚情三十餘年今沈淪重疾性命難保遂嘗懷此當與之朽爛區區之情切所悼惜謹力疾著論一篇寫上如左願陛下考尋古義求經常之表超然遠覽不以臣微賤廢其所言論曰或問魏武帝功蓋中夏文帝受禪於漢而吾子謂漢終有晉豈實理乎且魏之見廢晉道亦病晉之臣子寧可以同此言哉答曰此乃所以尊晉也但絕節赴曲非常耳所悲見殊心異雖奇莫察請爲子

言焉昔漢氏失御九州殘隔三國乘間鼎峙數世干戈日尋流血百載雖各有
偏平而其實亂也宣皇帝勢逼當年力制魏氏蠖屈從時遂羈戎役晦明掩耀
龍潛下位俛首重足鞠躬屏息道有不容之難躬蹈履霜之險可謂危矣魏武
既亡大難獲免始南擒孟達東蕩海隅西抑勁蜀旋撫諸夏摧吳人入侵之鋒
埽曹爽見忌之黨植靈根以跨中嶽樹羣才以翼子弟命世之志既恢非常之
業亦固景文繼之靈武冠世剋伐貳違以定厥庸席卷梁益奄征西極功格皇
天勳侔古烈豐規顯祚故以灼如也至於武皇遂并彊吳混一宇宙乂清四海
同軌二漢除三國之大害靜漢末之交爭開九域之蒙晦定千載之盛功者皆
司馬氏也而推魏繼漢以晉承魏比義唐虞自託純臣豈不惜哉今若以魏有
代王之德則其道不足有靜亂之功則孫劉鼎立道不足則不可謂制當年當
年不制於魏則魏未曾爲天下之主王道不足於曹則曹未始爲一日之王矣
昔共工伯有九州秦政奄平區夏鞭撻華戎專總六合猶不見序於帝王淪沒
於戰國何況暫制數州之人威行境內而已便可推爲一代者乎若以晉嘗事
魏懼傷皇德拘惜禪名謂不可割則惑之甚者也何者隗囂據隴公孫帝蜀蜀
隴之人雖服其役取之大義於彼何有且吳楚僭號周室未亡子文延陵不見
貶絕宣皇帝官魏逼於性命舉非擇木何虧德美禪代之義不同堯舜校實定
名必彰於後人各有心事胡可掩定空虛之魏以屈於己孰若杖義而以貶魏
哉夫命世之人正情遇物假之際會必兼義勇宣皇祖考立功于漢世篤爾勞
思報亦深魏武超越志在傾主德不素積義險冰薄宣帝與之情將何重雖形
屈當年意申百世降心全己憤慨於下非道服北面有純臣之節畢命曹氏忘
濟世之功者也夫成業者係於所爲不係所藉立功者言其所濟不言所起是
故漢高稟命於懷王劉氏乘斃於亡秦超二僞以遠嗣不論近而計功考五德
於帝典不疑道於力政季無承楚之號漢有繼周之業取之既美而己德亦重
故也凡天下事有可借喻於古以曉於今定之往昔而足爲來證者當陽秋之
時吳楚二國皆僭號之王也若使楚莊推鄢郢以尊有德闔閭舉三江以奉命
世命世之君有德之主或藉之以應天或撫之而光宅彼心自係於周室不推
吳楚以爲代明矣況積勳累功靜亂寧衆數之所鍾衆之所與不資於燕噲之
授不賴於因藉之力長轡廟堂吳蜀兩斃運奇二紀而平定天下服魏武之所
不能臣蕩累葉之所不能除者哉自漢末鼎沸五六十年吳魏犯順而強蜀人
杖正而弱三家不能相一萬姓曠而無主夫有定天下之大功爲天下之所推
孰如見推於闇人受尊於微弱配天而爲帝方駕於三代豈比俛首於曹氏側
足於不正即情而恆實取之而無慚何與詭事而託僞開亂於將來者乎是故
故舊之恩可封魏後三恪之數不宜見列以晉承漢功實顯然正名當事情體
亦厭又何爲虛尊不正之魏而虧我道於大通哉昔周人詠祖宗之德追述翦
商之功仲尼明大孝之道高稱配天之義然后稷勤於所職聿來未以翦商異
於司馬氏仕乎曹族三祖之寓於魏世矣且夫魏自君之道不正則三祖臣魏
之義未盡義未盡故假塗以運高略道不正故君臣之節有殊然則弘道不以
輔魏而無逆取之嫌高拱不勞汗馬而有靜亂之功者蓋勳足以王四海義可
以登天位雖我德慚於有周而彼道異於殷商故也今子不疑共工之不得列
於帝王不嫌漢之係周而不係秦何至於一魏猶疑滯而不化哉夫欲尊其君
而不知推之於堯舜之道欲重其國而反厝之於不勝之地豈君子之高義若
猶未悟請於是止矣子辟彊才學有父風位至驃騎從事中郎

徐廣

徐廣字野民東莞姑幕人侍中邈之弟也世好學至廣尤爲精純百家數術無
不研覽謝玄爲兖州辟從事譙王恬爲鎮北補參軍孝武世除祕書郎典校祕
書省增置省職轉員外散騎侍郎仍領校書尚書令王珣深相欽重舉爲祠部
郎會稽世子元顯時錄尚書欲使百僚致敬內外順之使廣爲議廣常以爲愧
元顯引爲中軍參軍遷領軍長史桓玄輔政以爲大將軍文學祭酒義熙初
奉詔撰車服儀注除鎮軍諮議領記室封樂成侯轉員外散騎常侍領著作尚
書奏左史述言右官書事乘志顯於晉鄭春秋著乎魯史自聖代有造中興記
者道風帝典煥乎史策而太和以降世歷三朝玄風聖迹倏爲疇古臣等參詳
宜敕著作郎徐廣撰成國史於是敕廣撰集焉遷驍騎將軍領徐州大中正轉

正員常侍大司農仍領著作如故十二年勒成晉紀凡四十六卷表上之因乞解史任不許遷祕書監初桓玄篡位帝出宮廣陪列悲動左右及劉裕受禪恭帝遜位廣獨哀感涕泗交流謝晦見之謂曰徐公將無小過也廣收淚而言曰君爲宋朝佐命吾乃晉室遺老憂喜之事固不同時乃更歔欷因辭衰老乞歸桑梓性好讀書老猶不倦年七十四卒於家廣答禮問行於世

史臣曰古之王者咸建史官昭法立訓莫近於此若夫原始要終紀情括性其言微而顯其義皎而明然後可以茵藹緹油作程遐世者也丘明既没班馬迭興奮鴻筆於西京騁直詞於東觀自斯已降分明競爽可以繼明先典者陳壽得之乎江漢英靈信有之矣允源將率之子篤志典墳紹統戚藩之胤研機載籍咸能綜緝遺文垂諸不朽豈必克傳門業方擅箕裘者哉處叔區區勵精著述混淆蕪舛良不足觀叔寧寡聞穿窬王氏雖勒成一家未足多尚令升安國有良史之才而所著之事惜非正典悠悠晉室斯文將墜鄧粲謝沉祖述前史葺宇重軒之下施牀連構之上奇詞異義罕見稱焉習氏徐公俱云筆削彰善癉惡以爲懲勸夫蹈忠履正貞士之心背義圖榮君子不取而彥威跡淪寇壤逡巡於僞國野民運遭革命流連於舊朝行不違言廣得之矣

贊曰陳壽含章巖巖孤峙彪謂勵節摛辭綜理王恧雅才虞慚傳史干孫撫翰前良可擬鄧謝懷鉛異聞無紀習亦研思徐非絢美咸被簡冊共傳遙祀

晉書卷八十二

晉書卷八十二考證

王長文傳長文通玄經未遭陸續君山耳○臣宗楷按山各本訛出漢書桓譚字君山今改正

習鑿齒傳繁王之舊宅○臣宗楷按繁王謂繁欽王粲也

晉書卷八十二考證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五十三

顧和

顧和字君孝侍中衆之族子也曾祖容吳荊州刺史祖相臨海太守和二歲喪父總角便有淸操族叔榮雅重之曰此吾家麒麟興吾宗者必此子也時宗人球亦有令聞爲州別駕榮謂之曰卿速步君孝超卿矣王導爲揚州辟從事月旦當朝未入停車門外周顗遇之和方擇蝨夷然不動顗旣過顧指和心曰此中何所有和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顗入謂導曰卿州吏中有一令僕才導亦以爲然和嘗詣導導小極對之疲睡和欲叩會之因謂同坐曰昔每聞族叔元公道公叶贊中宗保全江表體小不安令人喘息導覺之謂和曰卿珪璋特達機警有鋒不徒東南之美實爲海內之俊由是遂知名旣而導遣八部從事之部和爲下傳還同時俱見諸從事各言二千石官長得失和獨無言導問和卿何所聞答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採聽風聞以察察爲政導咨嗟稱善累遷司徒掾時東海王沖爲長水校尉妙選僚屬以沛國劉耽爲司馬和爲主簿永昌初除司徒左曹掾太寧初王敦請爲主簿遷太子舍人車騎參軍護軍長史王導爲揚州請爲別駕所歷皆著稱遷散騎侍郎尚書吏部司空郗鑒請爲長史領晉陵太守咸康初拜御史中丞劾奏尚書左丞戴抗贓汙百萬付法議罪幷免尚書傳玩郎劉傭官百僚憚之遷侍中初中興東遷舊章多闕而冕旒飾以翡翠珊瑚及雜珠等和奏舊冕有十二旒皆用玉珠今用雜珠等非禮若不能用玉可用白璇成帝於是始下太常改之先是帝以保母周氏有阿保之勞欲假其名號內外皆奉詔和獨上疏以爲周保祐聖躬不遺其勳第舍供給擬於戚屬恩澤所加已爲過隆若假名號記籍未見明比惟漢靈帝以乳母趙嬈爲平氏君此末代之私恩非先代之令典且君舉必書將軌物垂則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帝從之轉吏部尚書頻徙領軍將軍太常卿國子祭酒康帝卽位將祀南北郊和議以爲車駕宜親行帝從之皆躬親行禮遷尚書僕射以母老固辭詔書勸諭特聽暮出朝還其見優遇如此尋朝議以端右之副不宜處外更拜銀青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頃之母憂去職居喪以孝聞旣練衞將軍褚裒上書薦和起爲尚書令遣散騎郎喻旨和每見逼促輒號咷慟絕謂所親曰古人或有釋其憂服以祗王命蓋以才足幹時故不得不體國殉義吾在常日猶不如人況今中心荒亂將何以補於萬分祗足以示輕忘孝道貽素冠之譏耳帝又下詔曰百揆務殷端右總要而曠職經久甚以悒然昔先朝政道休明中夏隆盛山賈諸公皆釋服從時不獲遂其情禮況今日艱難百王之弊尚書令禮已過祥練豈得聽不赴急疾而遂罔極之情乎和表疏十餘上遂不起服闋然後視職時南中郎將謝尚領宣城內史收涇令陳幹殺之有司以尚違法糾黜詔原之和重奏曰尚先劾姦贓罪入甲戌赦聽自首減死而尚近表云幹包藏姦猾輒收行刑幹事狀自郡非犯軍戎不由都督按尚豪親寶之舉荷文武之任不能爲國惜體平心聽斷內挾小憾肆其威虐遠近怪愕莫不解體尚忝外屬宥之有典至於下吏宜正刑辟尚皇太后舅故寢其奏時汝南王統江夏公衞崇並爲庶母制服三年和乃奏曰禮所以軌物成教故有國家者莫不崇正明本以一其統斯人倫之紀不二之道也爲人後者降其所出奪天屬之性顯至公之義降殺節文著于周典按汝南王統爲庶母居廬服重江夏公衞崇本由疎屬開國之緖近喪所生復行重制違冒禮度肆其私情閭閻許其過厚談者莫以爲非則政道陵遲由乎禮廢憲章顚替始於容違若弗糾正無以齊物皆可下太常奪服若不祗王命應加貶黜詔從之和居任多所獻納雖權臣不苟阿撓永和七年以疾篤辭位拜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尚書令如故其年卒年六十四追贈侍中司空諡曰穆子淳歷尚書吏部郎給事黃門侍郎左衞將軍

袁瓌 子喬 喬孫山松 瓌弟猷 從祖準 準孫耽 耽子質 質子湛 湛弟豹

袁瓌字山甫陳郡陽夏人魏郎中令煥之曾孫也祖父並早卒瓌與弟猷欲奉母避亂求爲江淮閒縣拜呂令轉江都因南渡元帝以爲丹陽令中興建拜奉朝請遷治書御史時東海王越尸旣爲石勒所焚妃裴氏求招魂葬越朝廷疑

之喪與博士傳純議以爲招魂葬是謂埋神不可從也帝然之雖許裴氏招魂葬越遂下詔禁之尋除廬江太守大將軍王敦引爲諮議參軍徙爲臨川太守敦平爲鎮南將軍卞敦軍司尋自解還都游于會稽蘇峻之難與王舒共起義軍以功封長合鄉侯徵補散騎常侍徙大司農尋除國子祭酒頃之加散騎常侍于時喪亂之後禮教陵遲瓌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教也崇典訓以弘遠代明禮學以統後生所以導萬物之性暢爲善之道也宗周既興文史載煥端委垂於南蠻頌聲溢於四海故延州聘魯聞雅而歎韓起適魯觀易而美何者立人之道於斯爲首孔子恂恂以教洙泗孟軻係之誨誘無倦是以仁義之聲于今猶存禮讓之節時或有之曩昔皇運陵替喪亂屢臻儒林之教漸頹庠序之禮有闕國學索然墳籍莫啓有心之徒抱志無由昔魏武帝身親介胄務在武功猶尚廢鞍覽卷投戈吟詠況今陛下以聖明臨朝百官以虔恭莅事朝野無虞江外謐靜如之何泱泱之風漠然無聞洋洋之美墜於聖世乎古人有言詩書義之府禮樂德之則實宜留心經籍闡明學義使諷誦之音盈於京室味道之賢是則是詠豈不盛哉若得給其宅地備其學徒博士僚屬粗有其官則臣之願也疏奏成帝從之國學之興自瓌始也以年在懸車上疏告老尋卒追贈光祿大夫謚曰恭子喬嗣

喬字彥叔初拜佐著作郎輔國將軍桓溫請爲司馬除司徒左西屬不就拜尚書郎桓溫鎮京口復引爲司馬領廣陵相初喬與褚裒友善及康獻皇后臨朝喬與裒書曰皇太后踐登正祚臨御皇朝將軍之於國外姓之太上皇也至於皇子近屬咸有揖讓之禮而況策名人臣而交媟人父天性攸尊亦宜體國而重矣故友之好請於此辭染絲之變墨翟致懷岐路之感楊朱興歎況與將軍游處少長雖世譽先後而臭味同歸也平昔之交與禮數而降箕踞之懽隨時事而替雖欲虛詠濠肆脫落儀制其能得乎來物無停變化遷代豈惟寸晷事亦有之夫御器者神制衆以約願將軍怡情無事以理勝爲任親仗賢達以納善爲大執筆惆悵不能自盡論者以爲得禮遷安西諮議參軍長沙相不拜尋督沔中諸戍江夏隨義陽三郡軍事建武將軍江夏相時桓溫謀伐蜀衆以爲不可喬勸溫曰夫經略大事故非常情所具智者了於胸心然後舉無遺算耳今天下之難二寇而已蜀雖險固方胡爲弱將欲除之先從易者今泝流萬里經歷天險彼或有備不必可剋然蜀人自以斗絕一方恃其完固不修攻戰之具若以精卒一萬輕軍速進比彼聞之我已入其險要李勢君臣不過自力一戰擒之必矣論者恐大軍既西胡必闚覦此又似是而非何者胡聞萬里征伐以爲內有重備必不敢動縱復越逸江渚諸軍足以守境此無憂矣蜀土富實號稱天府昔諸葛武侯欲以抗衡中國今誠不能爲害然勢據上流易爲寇盜若襲而取之者有其人衆此國之大利也溫從之使喬以江夏相領二千人爲軍鋒師次彭模去賊已近議者欲兩道並進以分賊勢喬曰今深入萬里置之死地士無反顧之心所謂人自爲戰者也今分爲兩軍軍力不一萬一偏敗則大事去矣不如全軍而進棄去釜甑齎三日糧勝可必矣溫以爲然即一時俱進去成都十里與賊大戰前鋒失利喬軍亦退矢及馬首左右失色喬因麾而進聲氣愈厲遂大破之長驅至成都李勢既降勢將鄧定隗文以其屬反衆各萬餘溫自擊定喬擊文破之進號龍驤將軍封湘西伯尋卒年三十六溫甚悼惜之追贈益州刺史謚曰簡喬博學有文才注論語及詩并諸文筆皆行於世子方平嗣亦以執素自立辟大司馬掾歷義興琅邪太守卒子山松嗣

山松少有才名博學有文章著後漢書百篇衿情秀遠善音樂舊歌有行路難曲辭頗疏質山松好之乃文其辭句婉其節制每因酣醉縱歌之聽者莫不流涕初羊曇善唱樂桓伊能挽歌及山松行路難繼之時人謂之三絕時張湛好爲齋前種松柏而山松每出游好令左右作挽歌人謂湛屋下陳尸山松道上行殯山松歷顯位爲吳郡太守孫恩作亂山松守滬瀆城城陷被害

猷字申甫少與瓌齊名代瓌爲呂令復相繼爲江都由是俱渡江瓌爲丹陽猷爲武康兄弟列宰名邑論者美之歷位侍中衛尉卿猷孫宏見文苑傳

準字孝尼以儒學知名注喪服經官至給事中準子沖字景玄光祿勳沖子耽

耽字彥道少有才氣倜儻不羈爲士類所稱桓溫少時游于博徒資產俱盡尚有負進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欲求濟於耽而耽在艱試以告焉耽略無難色

遂變服懷布帽隨逞與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者聞之而不相識謂之曰卿當不辦作袁彥道也遂就局十萬一擲直上百萬耽投馬絕叫探布帽擲地曰竟識袁彥道不其通脫若此蘇峻之役王導引爲參軍隨導在石頭初路永匡術賈寧等皆峻心腹聞祖約奔敗懼事不立迭說峻誅大臣峻既不納永等慮必敗陰結於導導使耽潛說路永使歸順峻平封秭歸男拜建威將軍歷陽太守咸康初石季龍游騎十餘匹至歷陽耽上列不言騎少時胡寇強盛朝野危懼王導以宰輔之重請自討之既而賊騎不多又已退散導止不行朝廷以耽失於輕妄黜之尋復爲導從事中郎方加大任會卒時年二十五子質

質字道和自渙至質五世並以道素繼業惟其父耽以雄豪著及質又以孝行稱官歷瑯邪內史東陽太守質子湛

湛字士深少有操植以沖粹自立而無文華故不爲流俗所重時謝混爲僕射范泰贈湛及混詩云亦有後出儁離羣頗騫騫湛恨而不答自中書令爲僕射左光祿大夫晉寧男卒於官湛弟豹

豹字士蔚博學善文辭有經國才爲劉裕所知後爲太尉長史丹陽尹卒

江逌 從弟灌 子績

江逌字道載陳留圉人也曾祖蕤譙郡太守祖允蕪湖令父濟安東參軍逌少孤與從弟灌共居甚相友悌由是獲當時之譽避蘇峻之亂屏居臨海絕棄人事翦茅結宇耽翫載籍有終焉之志本州辟從事除佐著作郎並不就征北將軍蔡謨命爲參軍何充復引爲驃騎功曹以家貧求試守爲太末令縣界深山中有亡命數百家恃險爲阻前後守宰莫能平逌到官召其魁帥厚加撫接諭以禍福旬月之閒襁負而至朝廷嘉之州檄爲治中轉別駕遷吳令中軍將軍殷浩將謀北伐請爲諮議參軍浩甚重之遷長史浩方修復洛陽經營荒梗逌爲上佐甚有匡弼之益軍中書檄皆以委逌時羌及丁零叛浩軍震懼姚襄去浩十里結營以逼浩浩令逌擊之逌進兵至襄營謂將校曰今兵非不精而衆少於羌且其壍柵甚固難與校力吾當以計破之乃取數百雞以長繩連之繫火於足羣雞駭散飛集襄營襄營火發因其亂隨而擊之襄遂少敗及桓溫奏廢浩佐吏遂免頃之除中書郎升平中遷吏部郎長兼侍中穆帝將修後池起闕道逌上疏曰臣聞王者處萬乘之極享富有之大必顯明制度以表崇高盛其文物以殊貴賤建靈臺浚辟雍立宮館設苑囿所以弘於皇之尊彰臨下之義前聖創其禮後代遵其矩當代之君咸營斯事周宣興百堵之作鴻鴈歌安宅之歡魯僖修泮水之宮採芹有思樂之頌蓋上之有爲非予欲是盈下之奉上不以劬勞爲勸此自古之令典軌儀之大式也夫理無常然三正相詭司牧之體與世而移致飾則素故實返於剝有大必盈則受之以謙損上益下順兆庶之悅享以二簋用至約之義是以唐虞流化於茅茨夏禹垂美於卑室過儉之陋非中庸之制然三聖行之以致王道漢高祖當營建之始怒宮庫之壯孝文處既富之世愛十家之產亦以播惠當時著稱來葉今者二虜未殄神州荒蕪舉江左之衆經略艱難漕揚越之粟北魄河洛兵不獲戢運戍悠遠倉庫內罄百姓力竭加春夏以來水旱爲害遠近之收普減常年財傷人困大役未已軍國之用無所取給方之往代豐弊相懸損之又損實在今日伏惟陛下聖質天縱凝曠清虛闡日新之盛茂欽明之量無欲體於自然沖素刑乎萬國韶既盡美則必盡善宜養以玄虛守以無爲登覽不以臺觀游豫不以苑沼偃息畢於仁義馳騁極於六藝觀巍巍之隆鑒二代之文仰味羲農俯尋周孔其爲逍遙足以尊道德之輔親搢紳之秀諏咨以時顧問不倦獻替諷諫日月而聞則庶績惟凝六合咸熙中興之盛邁於殷宗休嘉之慶流乎無窮昔漢起德陽鍾離抗言魏營宮殿陳羣正辭臣雖才非若人然職忝近侍言不足採而義在以聞帝嘉其言而止復領本州大中正升平末遷太常逌累讓不許穆帝崩山林將用寶器逌諫曰以宣皇顧命終制山陵不設明器以貽後則景帝奉遵遺制逮文明皇后崩武皇帝亦承前制無所施設惟脯糒之奠瓦器而已昔康皇帝玄宮始用寶劍金舄此蓋太妃罔己之情實違先旨累世之法今外欲以爲故事臣請述先旨停此二物書奏從之哀帝以天文失度欲依尚書洪祀之制於太極前殿親執虔肅冀以免咎使太常集博士草其制逌上疏諫曰臣尋史漢舊制藝文志劉向五行傳洪祀出於其中然自前代以來莫有用者又其文

惟說爲祀而不載儀注此蓋久遠不行之事非常人所參校按漢儀天子所親之祠惟宗廟而已祭天於雲陽祭地於汾陰在於別宮遙拜不詣壇所其餘羣祀之所必在幽靜是以圜丘方澤列於郊野今若於承明之庭正殿之前設羣神之坐行躬親之禮準之舊典有乖常式臣聞妖眚之發所以鑒悟時主故寅畏上通則宋災退度德禮增修則殷道以隆此往代之成驗不易之定理頃者星辰頗有變異陛下祗戒之誠達於天人在予之懼忘寢與食仰虔玄象俯凝庶政嘉祥之應實在今日而猶乾乾夕惕思廣茲道誠實聖懷殷勤之至然洪祀有書無儀不行於世詢訪時學莫識其禮且其文曰洪祀大祀也陽曰神陰曰靈舉國相率而行祀順四時之序無令過差今按文而言皆漫而無適不可得詳若不詳而修其失不小帝不納逌又上疏曰臣謹更思尋參之時事今强戎據於關雍桀狄縱於河朔封豕四逸虔劉神州長旌不卷鉦鼓日戒兵疲人困歲無休已人事弊於下則七曜錯於上災沴之作固其宜然又頃者以來無乃大異彼月之蝕義見詩人星辰莫同載於五行故洪範不以爲沴陛下今以晷度之失同之六沴引其輕變方之重眚求己篤於禹湯憂勤踰乎日昃將修大祀以禮神祇傳曰外順天地時氣而祭其鬼神然則神必有號祀必有儀按洪祀之文惟神靈大略而無所祭之名稱舉國行祀而無貴賤之阻有赤黍之盛而無牲醴之奠儀法所用闕略非一若率文而行則舉義皆闕有所施補則不統其源漢侍中盧植時之達學受法不究則不敢厝心誠以五行深遠神道幽昧探賾之求難以常思錯綜之理不可一數臣非至精孰能與此帝猶勸撰定逌又陳古義帝乃止逌在職多所匡諫著阮籍序贊逸士箴及詩賦奏議數十篇行於世病卒時年五十八子蔚吳興太守

灌字道茂父耆尚書郎灌少知名才識亞於逌州辟主簿舉秀才爲治中轉別駕歷司徒屬北中郎長史領晉陵太守簡文帝引爲撫軍從事中郎後遷吏部郎時謝奕爲尚書銓敘不允灌每執正不從奕託以他事免之受黜無怨色頃之簡文帝又以爲撫軍司馬甚相賓禮遷御史中丞轉吳興太守灌性方正視權貴蔑如也爲大司馬桓溫所惡溫欲中傷之徵拜侍中以在郡時公事有失逌免之後爲秘書監尋復解職時溫方執權朝廷希旨故灌積年不調溫末年以爲諮議參軍溫薨遷尚書中護軍復出爲吳郡太守加秩中二千石未拜卒子績

績字仲元有志氣除秘書郎以父與謝氏不穆故謝安之世辟召無所從論者多之安薨始爲會稽王道子驃騎主簿多所規諫歷諮議參軍出爲南郡相會荊州刺史殷仲堪舉兵以應王恭仲堪要績與南蠻校尉殷顗同行並不從仲堪等屢以爲言績終不爲之屈顗慮績及禍乃於仲堪坐和解之績曰大丈夫何至以死相脅江仲元行年六十但未知獲死所耳一坐皆爲之懼仲堪憚其堅正以楊佺期代之朝廷聞而徵績爲御史中丞奏劾無所屈撓會稽世子元顯專政夜開六門績密啟會稽王道子欲以奏聞道子不許車胤亦曰元顯驕縱宜禁制之道子默然元顯聞而謂衆曰江績車胤閒我父子遣人密讓之俄而績卒朝野悼之

車胤

車胤字武子南平人也曾祖浚吳會稽太守父育郡主簿太守王胡之名知人見胤於童幼之中謂胤父曰此兒當大興卿門可使專學胤恭勤不倦博學多通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照書以夜繼日焉及長風姿美劭機悟敏速甚有鄉曲之譽桓溫在荊州辟爲從事以辯識義理深重之引爲主簿稍遷別駕征西長史遂顯於朝廷時惟胤與吳隱之以寒素博學知名于世又善於賞會當時每有盛坐而胤不在皆云無車公不樂謝安遊集之日輒開筵待之寧康初以胤爲中書侍郎關內侯孝武帝嘗講孝經僕射謝安侍坐尚書陸納侍講侍中卞耽執讀黃門侍郎謝石吏部郎袁宏執經胤與丹陽尹王混摘句時論榮之累遷侍中太元中增置太學生百人以胤領國子博士其後年饑郊廟明堂之事胤以明堂之制既甚難詳且樂主於和禮主於敬故質文不同音器亦殊既茅茨廣廈不一其度何必守其形範而不弘本順時乎九服咸寧四野無虞然後明堂辟雍可光而修之時從其議又遷驃騎長史太常進爵臨湘侯以疾去職俄爲護軍將軍時王國寶諂於會稽王道子諷八坐啟

以道子為丞相加殊禮胤曰此乃成王所以尊周公也今主上當陽非成王之地相王在位豈得為周公乎望實二三並不宜爾必大忤上意乃稱疾不署其事疏奏帝大怒而甚嘉胤隆安初為吳興太守秩中二千石辭疾不拜加輔國將軍丹陽尹頃之遷吏部尚書元顯有過胤與江績密言於道子將奏之事泄元顯逼令自裁俄而胤卒朝廷傷之

殷顗

殷顗字伯通陳郡人也祖融太常卿父康吳興太守顗性通率有才氣少與從弟仲堪俱知名太元中以中書郎擢為南蠻校尉莅職清明政績肅舉及仲堪得王恭書將興兵內伐告顗欲同舉顗不平之曰夫人臣之義慎保所守朝廷是非宰輔之務豈藩屏之所圖也晉陽之事宜所不豫仲堪要之轉切顗怒曰吾進不敢同退不敢異仲堪甚以為恨猶密諫仲堪辭甚切至仲堪既貴素情亦殊而志望無厭謂顗言為非顗見江績亦以正直為仲堪所斥知仲堪當逐異己樹置所親因出行散託疾不還仲堪聞其病出省之謂顗曰兄病殊為可憂顗曰我病不過身死但汝病在滅門幸熟為慮勿以我為念也仲堪不從卒與楊佺期桓玄同下顗遂以憂卒隆安中詔曰故南蠻校尉殷顗忠績未融奄焉隕喪可贈冠軍將軍弟仲文叔獻別有傳

王雅

王雅字茂達東海剡人魏衛將軍肅之曾孫也祖隆後將軍父景大鴻臚雅少知名州檄主簿舉秀才除郎中出補永興令以幹理著稱累遷尚書左右丞歷廷尉侍中左衛將軍丹陽尹領太子左衛率雅性好接下敬慎奉公孝武帝深加禮遇雖在外職侍見甚數朝廷大事多參謀議帝每置酒宴集雅未至不先舉觴其見重如此然任遇有過其才時人被以佞幸之目帝起清暑殿於後宮開北上閤出華林園與美人張氏同游止惟雅與焉會稽王道子領太子太傅以雅為太子少傅時王珣兒婚賓客車騎甚衆會聞雅拜少傅迴詣雅者過半時風俗頹敝無復廉恥然少傅之任朝望屬珣珣亦頗以自許及中詔用雅衆遂赴雅焉將拜遇雨請以繖入王珣不許之因冒雨而拜雅既貴倖威權甚震門下車騎常數百而善應接傾心禮之帝以道子無社稷器幹慮晏駕之後皇室傾危乃選時望以為藩屏將擢王恭殷仲堪等先以訪雅雅以恭等無當世之才不可大任乃從容曰王恭風神簡貴志氣方嚴既居外戚之重當親賢之寄然其稟性峻隘無所苞容執自是之操無守節之志仲堪雖謹於細行以文義著稱亦無弘量且幹略不長若委以連率之重據形勝之地今四海無事足能守職若道不常隆必為亂階矣帝以恭等為當時秀望謂雅疾其勝己故不從二人皆被升用其後竟敗有識之士稱其知人遷領軍尚書散騎常侍方大崇進之將參副相之重而帝崩倉卒不獲顧命雅素被優遇一旦失權又以朝廷方亂內外攜離但慎默而已無所辯正雖在孝武世亦不能犯顏廷爭凡所謀謨唯唯而已尋遷左僕射隆安四年卒時年六十七追贈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長子準之散騎侍郎次協之黃門次少卿侍中並有士操立名於世云

史臣曰爰在中興玄風滋扇溺王綱於拱默撓國步於清虛骨鯁謇諤之風蓋亦微矣而君孝固情禮而違顯命山甫獻誠讜而振頹風彥叔之兵謀道載之正諫洋洋盈耳有足可稱灌不屈節於權臣績敢危言於賊將道子殊物之禮車胤沮之無懼心仲堪反常之舉殷顗折之以正色求諸古烈何以加焉山松悅哀挽於軒冕之辰彥道歡博徒於衰絰之日天心已喪其能濟乎旋及於促齡俄致於非命宜哉

贊曰顧生軌物屢申誠讜袁子崇儒拯斯頹喪道績剛謇車殷忠壯瞻言遺直莫之能尚

晉書卷八十三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五十四

王恭

王恭字孝伯光祿大夫蘊子定皇后之兄也少有美譽清操過人自負才地高華恒有宰輔之望與王忱齊名友善慕劉惔之爲人謝安常曰王恭人地可以爲將來伯舅嘗從其父自會稽至都忱訪之見恭所坐六尺簟忱謂其有餘因求之恭輒以送焉遂坐薦上忱聞而大驚恭曰吾平生無長物其簡率如此起家爲佐著作郎歎曰仕宦不爲宰相才志何足以騁因以疾辭俄爲祕書丞轉中書郎未拜遭父憂服闋除吏部郎歷建威將軍太元中代沈嘉爲丹陽尹遷中書令領太子詹事孝武帝以恭后兄深相欽重時陳郡袁悅以傾巧事會稽王道子恭言之於帝遂誅之道子嘗集朝士置酒於東府尚書令謝石因醉爲委巷之歌恭正色曰居端右之重集藩王之第而肆淫聲欲令羣下何所取則石深銜之淮陵內史虞珧子妻裴氏有服食之術常衣黃衣狀如天師道子甚悅之令與賓客談論時人皆爲降節恭抗言曰未聞宰相之坐有失行婦人坐賓莫不反側道子甚愧之其後帝將擢時望以爲藩屏乃以恭爲都督兗青冀幽并徐州晉陵諸軍事平北將軍兗青二州刺史假節鎮京口初都督以北爲號者累有不祥故桓沖王坦之刁彝之徒不受鎮北之號恭表讓軍號以超受爲辭而實惡其名於是改號前將軍慕容垂入青州恭遣偏師禦之失利降號輔國將軍及帝崩會稽王道子執政寵昵王國寶委以機權恭每正色直言道子深憚而忿之及赴山陵罷朝歎曰榱棟雖新便有黍離之歎矣時國寶從弟緒說國寶因恭入覲相王伏兵殺之國寶不許而道子亦欲輯和內外深布腹心於恭冀除舊惡恭多不順每言及時政輒厲聲色道子知恭不可和協王緒之說遂行於是國難始結或勸恭因入朝以兵誅國寶而庾楷黨於國寶士馬甚盛恭憚之不敢發遂還鎮臨別謂道子曰主上諒闇冢宰之任伊周所難願大王親萬幾納直言遠鄭聲放佞人辭色甚厲故國寶等愈懼以恭爲安北將軍不拜乃謀誅國寶遣使與殷仲堪桓玄相結仲堪僞許之恭得書大喜乃抗表京師曰後將軍國寶得以姻戚頻登顯列不能感恩效力以報時施而專寵肆威將危社稷先帝登遐夜乃犯閤叩扉欲矯遺詔賴皇太后聰明相王神武故逆謀不果又劃東宮見兵以爲己府讒疾二昆甚於讎敵與其從弟緒同黨凶狡共相扇連此不忠不義之明白也以臣忠誠必亡身殉國是以譖臣非一賴先帝明鑒浸潤不行昔趙鞅興甲誅君側之惡臣雖駑劣敢忘斯義表至內外戒嚴國寶及緒惶懼不知所爲用王珣計請解職道子收國寶賜死斬緒於市深謝愆失恭乃還京口恭之初抗表也慮事不捷乃版前司徒左長史王廞爲吳國內史令起兵於東會國寶死令廞解軍去職廞怒以兵伐恭恭遣劉牢之擊滅之上疏自貶詔不許譙王尚之復說道子以藩伯強盛宰相權弱宜多樹置以自衛道子然之乃以其司馬王愉爲江州刺史割庾楷豫州四郡使愉督之由是楷怒遣子鴻說恭曰尚之兄弟專弄相權欲假朝威貶削方鎮懲警前事勢轉難測及其議未成宜早圖之恭以爲然復以謀告殷仲堪桓玄玄等從之推恭爲盟主剋期同赴京師時內外疑阻津邏嚴急仲堪之信因庾楷達之以斜絹爲書內箭簳中合鏑漆之楷送於恭恭發書絹文角戾不復可識謂楷爲詐又料仲堪去年已不赴盟今無違理乃先期舉兵司馬劉牢之諫曰將軍今動以伯舅之重執忠貞之節相王以姬旦之尊時望所係昔年已戮寶緒送王廞書是深伏將軍也頃所授用雖非皆允未爲大失割庾楷四郡以配王愉於將軍何損晉陽之師其可再乎恭不從乃上表以討王愉司馬尚之兄弟爲辭朝廷使元顯及王珣謝琰等距之恭夢牢之坐其處旦謂牢之曰事剋即以卿爲北府遣牢之率帳下督顏延先據竹里元顯使說牢之啗以重利牢之乃斬顏延以降是日牢之遣其壻高雅之子敬宣因恭曜軍輕騎擊恭恭敗將還雅之已閉城門恭遂與弟履單騎奔曲阿恭久不騎乘髀生瘡不復能去曲阿人殷確恭故參軍也以船載之藏於葦席之下將奔桓玄至長塘湖遇商人錢強強宿憾於確以告湖浦尉尉收之以送京師道子聞其將至欲出與語面折之而未之殺也時桓玄等已至石頭懼其有變即於建康之倪塘斬之恭五

男及弟爽爽兄子秘書郎和及其黨孟璞張恪等皆殺之恭性抗直深存節義讀左傳至奉王命討不庭每輟卷而歎爲性不弘以闇於機會自在北府雖以簡惠爲政然自矜貴與下殊隔不閑用兵尤信佛道調役百姓修營佛寺務在壯麗士庶怨嗟臨刑猶誦佛經自理鬚鬢神無懼容謂監刑者曰我闇於信人所以致此原其本心豈不忠於社稷但令百代之下知有王恭耳家無財帛唯書籍而已爲識者所傷恭美姿儀人多愛悅或目之云濯濯如春月柳嘗被鶴氅裘涉雪而行孟昶窺見之歎曰此真神仙中人也初見執遇故吏戴耆之爲湖孰令恭私告之曰我有庶兒未舉在乳母家卿爲我送寄桓南郡耆之遂送之於夏口桓玄撫養之爲立喪庭弔祭焉及玄執政上表理恭詔贈侍中太保謚曰忠簡爽贈太常和及子簡並通直散騎郎殷確散騎侍郎滕斬湖浦尉及錢強等恭庶子曇亨宋義熙中爲給事中

庾楷

庾楷征西將軍亮之孫會稽內史羲小子也初拜侍中代兄準爲西中郎將豫州刺史假節鎭歷陽隆安初進號左將軍時會稽王道子憚王恭殷仲堪等擅兵故出王愉爲江州督豫州四郡以爲形援楷上疏以江州非險塞之地而西府北帶寇戎不應使愉分督詔不許時楷懷恨使子鴻說王恭以譙王尙之兄弟復握機權勢過國寶恭亦素忌尙之遂連謀舉兵事在恭傳詔使尙之討楷楷遣汝南太守段方逆尙之戰于慈湖方大敗被殺楷奔于桓玄及玄等盟于柴桑連名上疏自理詔赦玄等而不赦恭楷楷遂依玄玄用爲武昌太守楷後懼玄必敗密遣使結會稽世子元顯若朝廷討玄當爲內應及玄得志楷以謀泄爲玄所誅

劉牢之 子敬宣

劉牢之字道堅彭城人也曾祖羲以善射事武帝歷北地鴈門太守父建有武幹爲征虜將軍世以壯勇稱牢之面紫赤色鬚目驚人而沈毅多計畫太元初謝玄北鎭廣陵時苻堅方盛玄多募勁勇牢之與東海何謙琅邪諸葛侃樂安高衡東平劉軌西河田洛及晉陵孫無終等以驍猛應選玄以牢之爲參軍領精銳爲前鋒百戰百勝號爲北府兵敵人畏之及堅將句難南侵玄率何謙等距之牢之破難輜重於盱眙獲其運船遷鷹揚將軍廣陵相時車騎將軍桓沖擊襄陽宣城內史胡彬率衆向壽陽以爲沖聲援牢之領卒二千爲彬後繼淮肥之役苻堅遣其弟融及驍將張蚝攻陷壽陽謝玄使彬與牢之距之師次硤石不敢進堅將梁成又以二萬人屯洛澗玄遣牢之以精卒五千距之去賊十里成阻澗列陣牢之率參軍劉襲諸葛求等直進渡水臨陣斬成及其弟雲又分兵斷其歸津賊步騎崩潰爭赴淮水殺獲萬餘人盡收其器械堅尋亦大敗歸長安餘黨所在屯結牢之進平譙城使安豐太守戴寶戍之遷龍驤將軍彭城內史以功賜爵武岡縣男食邑五百戶牢之進屯鄄城討諸未服河南城堡承風歸順者甚衆時苻堅子丕據鄴爲慕容垂所逼請降牢之引兵救之垂聞軍至出新興城北走牢之與沛郡太守田次之追之行二百里至五橋澤中爭趣輜重稍亂爲垂所擊牢之敗績士卒殲焉牢之策馬跳五丈澗得脫會丕救至因入臨漳集亡散兵復少振牢之以軍敗徵還頃之復爲龍驤將軍守淮陰後進戍彭城復領太守祆賊劉黎僭尊號於皇丘牢之討滅之苻堅將張遇遣兵擊破金鄉圍太山太守羊邁牢之遣參軍向欽之擊走之會慕容垂叛將翟釗救遇牢之引還釗還牢之進平太山追釗於鄄城釗走河北因獲張遇以歸之彭城祆賊司馬徽聚黨馬頭山牢之遣參軍竺朗之討滅之時慕容氏掠廩丘高平太守徐含遠告急牢之不能救坐畏懦免及王恭將討王國寶引牢之爲府司馬領南彭城內史加輔國將軍恭使牢之討破王廞以牢之領晉陵太守恭本以才地陵物及檄至京師朝廷戮國寶王緒自謂威德已著雖杖牢之爲爪牙但以行陣武將相遇禮之甚薄牢之負其才能深懷恥恨及恭之後舉元顯遣廬江太守高素說牢之使叛恭事成當卽其位號牢之許焉恭參軍何澹之以其謀告恭牢之與澹之有隙故恭疑而不納乃置酒請牢之於衆中拜牢之爲兄精兵利器悉以配之使爲前鋒行至竹里牢之背恭歸朝廷恭旣死遂代恭爲都督兗青冀幽幷徐揚州晉陵軍事牢之本自小將一朝據恭位衆情不悅乃樹用腹心徐謙之等以自強時楊佺期桓玄將兵逼京師上表理王

恭求誅牢之牢之率北府之衆馳赴京師次于新亭玄等受詔退兵牢之還鎮京口及孫恩陷會稽牢之遣將桓寶率師救三吳復遣子敬宣爲寶後繼比至曲阿吳郡內史桓謙已棄郡走牢之乃率衆東討拜表輒行至吳與衛將軍謝琰擊賊屢勝殺傷甚衆徑臨浙江進拜前將軍都督吳郡諸軍事時謝琰屯烏程遣司馬高素助牢之牢之率衆軍濟浙江恩懼逃于海牢之還鎮恩復入會稽害謝琰牢之進號鎮北將軍都督會稽五郡率衆東征屯上虞分軍戍諸縣恩復攻破吳國殺內史袁山松牢之使參軍劉裕討之恩復入海頃之恩浮海奄至京口戰士十萬樓船千餘牢之在山陰使劉裕自海鹽赴難牢之率大衆而還裕兵不滿千人與賊戰破之恩聞牢之已還京口乃走郁州又爲敬宣劉裕等所破及恩死牢之威名轉振元興初朝廷將討桓玄以牢之爲前鋒都督征西將軍領江州事元顯遣使以討玄事諮牢之牢之以玄少有雄名杖全楚之衆懼不能制又慮平玄之後功蓋天下必不爲元顯所容深懷疑貳不得已率北府文武屯洌洲桓玄遣何穆說牢之曰自古亂世君臣相信者有燕昭樂毅玄德孔明然皆勳業未卒而二主早世設使功成事遂未保二臣之禍也鄙諺有之高鳥盡良弓藏狡兎殫獵犬烹故文種誅於勾踐韓白戮於秦漢彼皆英雄霸王之主猶不敢信其功臣況凶愚凡庸之流乎自開闢以來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以見容於闇世者而誰至如管仲相齊雍齒侯漢則往往有之況君見與無射鉤屢通之仇邪今君戰敗則傾宗戰勝亦覆族欲以安歸乎孰若翻然改圖保其富貴則身與金石等固名與天壤無窮孰與頭足異處身名俱滅爲天下笑哉惟君圖之牢之自謂握强兵才能算略足以經綸江表時譙王尚之已敗人情轉沮乃頗納穆說遣使與玄交通其甥何無忌與劉裕固諫之並不從俄令敬宣降玄玄大喜與敬宣置酒宴集陰謀誅之陳書法畫圖與敬宣共觀以安悅其志敬宣不之覺玄佐吏莫不相視而笑元顯既敗玄以牢之爲征東將軍會稽太守牢之乃歎曰始爾便奪我兵禍將至矣時玄屯相府敬宣勸牢之襲玄猶豫不決移屯班瀆將北奔廣陵相高雅之欲據江北以距玄集衆大議參軍劉襲曰事不可者莫大於反而將軍往年反王兗州近日司馬郎君今復欲反桓公一人而三反豈得立也語畢趨出佐吏多散走而敬宣先還京口援其家失期不到牢之謂其爲劉襲所殺乃自縊而死俄而敬宣至不遑哭奔于高雅之將吏共殯斂牢之喪歸丹徒桓玄令斲棺斬首暴尸於市及劉裕建義追理牢之乃復本官

敬宣牢之長子也智略不及父而技藝過之孫恩之亂隨父征討所向有功爲元顯從事郎又爲桓玄諮議參軍牢之敗與廣陵相高雅之俱奔慕容超夢丸土而服之既覺喜曰丸者桓也丸既吞矣我當復本土也旬日而玄敗遂與司馬休之還京師拜輔國將軍晉陵太守與諸葛長民破桓歆於芍陂遷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鎮尋陽又擊桓亮苻宏於湘中所在有功安帝反政徵拜冠軍將軍宣城內史領襄城太守譙縱反以敬宣督征蜀諸軍事假節與寧朔將軍臧熹西伐敬宣入自白帝所攻皆剋軍次黃獸與僞將譙道福相持六十餘日遇癘疫又以食盡班師爲有司所劾免官頃之爲中軍諮議加冠軍將軍尋遷鎮蠻護軍安豐太守梁國內史會盧循反以冠軍將軍從大軍南討循平遷左衛將軍散騎常侍又遷征虜將軍青州刺史尋改鎮冀州爲其參軍司馬道賜所害

殷仲堪

殷仲堪陳郡人也祖融太常吏部尚書父師驃騎諮議參軍晉陵太守沙陽男仲堪能清言善屬文每云三日不讀道德論便覺舌本閒強其談理與韓康伯齊名士咸愛慕之調補佐著作郎冠軍謝玄鎮京口請爲參軍除尚書郎不拜玄以爲長史厚任遇之仲堪致書於玄曰胡亡之後中原子女鬻於江東者不可勝數骨肉星離荼毒終年怨苦之氣感傷和理誠喪亂之常足以懲戒復非王澤廣潤愛育蒼生之意也當世大人既慨然經略將以救其塗炭而使理至於此良可歎息願節下弘之以道德運之以神明隱心以及物垂理以禁暴使足踐晉境者必無懷戚之心枯槁之類莫不同漸天潤仁義與干戈並運德心與功業俱隆實所期於明德也頃聞抄掠所得多皆採稆飢人壯者欲以救子少者志在存親行者傾筐以顧念居者吁嗟以待延而一旦幽縶生離死絕求

之於情可傷之甚昔孟孫獵而得麑使秦西以之歸其母隨而悲鳴不忍而放
之孟孫赦其罪以傳其子禽獸猶不可離況於人乎夫飛鴞惡鳥也食桑葚猶
懷好音雖曰戎狄其無情乎苟感之有物非難化也必使邊界無貪小利強弱
不得相陵德音一發必響振沙漠二寇之黨將靡然向風何憂黃河之不濟函
谷之不開哉玄深然之領晉陵太守居郡禁產子不舉久喪不葬錄父母以質
亡叛者所下條教甚有義理父病積年仲堪衣不解帶躬學醫術究其精妙執
藥揮淚遂眇一目居喪哀毀以孝聞服闋孝武帝召爲太子中庶子甚相親愛
仲堪父嘗患耳聰聞牀下蟻動謂之牛鬭帝素聞之而不知其人至是從容問
仲堪曰患此者爲誰仲堪流涕而起曰臣進退惟谷帝有愧焉復領黃門郎寵
任轉隆帝嘗示仲堪詩乃曰勿以己才而笑不才帝以會稽王非社稷之臣擢
所親幸以爲藩捍乃授仲堪都督荆益寧三州軍事振威將軍荆州刺史假節
鎮江陵將之任又詔曰鄉去有日使人酸然常謂永爲廊廟之寶而忽爲荆楚
之珍良以慨恨其恩狎如此仲堪雖有英譽議者未以分陝許之既受腹心之
任居上流之重朝野屬想謂有異政及在州綱目不舉而好行小惠夷夏頗安
附之先是仲堪游於江濱見流棺接而葬焉旬日間門前之溝忽起爲岸其夕
有人通仲堪自稱徐伯玄云感君之惠無以報也仲堪因問門前之岸是何祥
乎對曰水中有岸其名爲洲君將爲州言終而沒至是果臨荆州桂陽人黃欽
生父沒已久詐服衰麻言迎父喪府曹先依律詐取父母卒棄市仲堪乃曰律
詐取父母寧依毆詈法棄市原此之旨當以二親生存而橫言死沒情事悖逆
忍所不當故同之毆詈之科正以大辟之刑今欽生父實終沒墓在舊邦積年
久遠方詐服迎喪以此爲大妄耳比之於父存言亡相殊遠矣遂活之又以異
姓相養禮律所不許子孫繼親族無後者唯令主其蒸嘗不聽別籍以避役也
佐吏咸服之時朝廷徵益州刺史郭銓犍爲太守卞苞於坐勸銓以蜀反仲堪
斬之以聞朝廷以仲堪事不預察降號鷹揚將軍尚書下以益州所統梁州三
郡人丁一千番戍漢中益州未肯承遣仲堪乃奏之曰夫制險分國各有攸宜
劍閣之隘實蜀之關鍵巴西梓潼宕渠三郡去漢中遼遠在劍閣之內成敗與
蜀爲一而統屬梁州蓋定鼎中華慮在後伏所以分斗絕之勢開荷戟之路自
皇居南遷守在岷邛衿帶之形事異曩昔是以李勢初平割此三郡配隸益州
將欲重複上流爲習坎之防事經英略歷年數紀梁州以統接曠遠求還得三
郡忘王侯設險之義背地勢內外之實盛陳事力之寡弱飾哀矜之苦言今華
陽乂清氐羌順軌關中餘燼自相魚肉梁州以論求三郡益州以本統有定更
相牽制莫知所從致令巴宕二郡爲羣獠所覆城邑空虛士庶流亡要害膏腴
皆爲獠有今遠慮長規宜保全險塞又羣獠熾盛兵力寡弱如遂經理乖謬號
令不一則劍閣非我保醜類轉難制此乃藩扞之大機上流之至要昔三郡全
實正差文武三百以助梁州今洋沒羣獠十不遺二加逐食鳥散資生未立苟
順符指以副梁州恐公私困弊無以堪命則劍閣之守無擊柝之儲號令選用
不專於益州虛有監統之名而無制御之用懼非分位之本旨經國之遠術謂
今正可更加梁州文武五百合前爲一千五百自此之外一仍舊貫設梁州有
急蜀當傾力救之書奏朝廷許焉桓玄在南郡論四皓來儀漢庭孝惠以立而
惠帝柔弱呂后凶忌此數公者觸彼埃塵欲以救弊二家之中各有其黨奪彼
與此其讎必興不知匹夫之志四公何以逃其患素履終吉隱以保生者其若
是乎以其文贈仲堪仲堪乃答之曰隱顯默語非賢達之心蓋所遇之時不同
故所乘之塗必異道無所屈而天下以之獲寧仁者之心未能無感若夫四公
者養志巖阿道高天下秦網雖虐游之而莫懼漢祖雖雄請之而弗顧徒以一
理有感汎然而應事同賓客之禮言無是非之對孝惠以之獲安莫由報其德
如意以之定藩無所容其怨且爭奪滋生主非一姓則百姓生心祚無常人則
人皆自賢況夫漢以劍起人未知義式遏姦邪特宜以正順爲寶天下大器也
苟亂亡見懼則滄海橫流原夫若人之振策豈爲一人之廢興哉苟可以暢其
仁義與夫伏節委質可榮可辱者道迹懸殊理勢不同君何疑之哉又謂諸呂
強盛幾危劉氏如意若立必無此患夫禍福同門倚伏萬端又未可斷也于時
天下新定權由上制高祖分王子弟有磐石之固社稷深謀之臣森然比肩豈
瑣瑣之祿產所能傾奪之哉此或四公所預于今亦無以辨之但求古賢之心

宜存之遠大耳端本正源者雖不能無危其危易持苟啓競津雖未必不安而其安難保此最有國之要道古今賢哲所同惜也玄屈之仲堪自在荊州連年水旱百姓饑饉仲堪食常五椀盤無餘肴飯粒落席閒輒拾以噉之雖欲率物亦緣其性真素也每語子弟云人物見我受任方州謂我豁平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爾其存之其後蜀水大出漂浮江陵數千家以隄防不嚴復降爲寧遠將軍安帝卽位進號冠軍將軍固讓不受初桓玄將應王恭乃說仲堪推恭爲盟主共興晉陽之舉立桓文之功仲堪然之仲堪以王恭在京口去都不盈二百自荊州道遠連兵勢不相及乃僞許恭而實不欲下聞恭已誅王國寶等始抗表興師遣龍驤將軍楊佺期次巴陵會稽王道子遣書止之仲堪乃還初桓玄棄官歸國仲堪憚其才地深相交結玄亦欲假其兵勢誘而悅之國寶之役仲堪既納玄之誘乃外結雍州刺史郗恢內要從兄南蠻校尉覬南郡相江績等恢覬績並不同之乃以楊佺期代績覬自遜位會王恭復與豫州刺史庾楷舉兵討江州刺史王愉及譙王尚之等仲堪因集議以爲朝廷去年自戮國寶王恭威名已震今其重舉勢無不剋而我去年緩師已失信於彼今可整棹晨征參其霸功於是使佺期舟師五千爲前鋒桓玄次之仲堪率兵二萬相繼而下佺期玄至湓口王愉奔于臨川玄遣偏軍追獲之佺期等進至橫江庾楷敗奔於玄譙王尚之等退走尚之弟恢之所領水軍皆沒玄等至石頭仲堪至蕪湖忽聞王恭已死劉牢之反恭領北府兵在新亭玄等三軍失色無復固志乃迴師屯于蔡州時朝廷新平恭楷且不測西方人心仲堪等擁衆數萬充斥郊畿內外憂逼玄從兄修告會稽王道子曰西軍可說而解也修知其情矣若許佺期以重利無不倒戈於仲堪者道子納之乃以玄爲江州佺期爲雍州黜仲堪爲廣州以桓修爲荊州遣仲堪叔父太常茂宣詔迴軍仲堪恚被貶退以王恭雖敗己衆亦足以立事令玄等急進軍玄等喜於寵授並欲順朝命猶豫未決會仲堪弟遹爲佺期司馬夜奔仲堪說佺期受朝命納桓修仲堪惶遽卽於蕪湖南歸使徇於玄等軍曰若不各散而歸大軍至江陵當悉戮餘口仲堪將劉系先領二千人隸于佺期輒率衆而歸玄等大懼狼狽追仲堪至尋陽及之於是仲堪失職倚玄爲援玄等又資仲堪之兵雖互相疑阻亦不得異仲堪與佺期以子弟交質遂於尋陽結盟玄爲盟主臨壇歃血並不受詔申理王恭求誅劉牢之譙王尚之等朝廷深憚之於是詔仲堪曰間以將軍憑寄失所朝野懷憂然既往之事宜其兩忘用乃班師迴旆祗順朝旨所以改授方任蓋隨時之宜將軍大讓誠感朕心今還復本位卽撫所鎭釋甲休兵則內外寧一故遣太常茂具宣乃懷仲堪等並奉詔各旋所鎭頃之桓玄將討佺期先告仲堪云今當入沔討除佺期已頓兵江口若見與無貳可殺楊廣若其不然便當率軍入江仲堪乃執玄兄偉遣從弟遹等水軍七千至江西口玄使郭銓苻宏擊之遹等敗走玄頓巴陵而館其穀玄又破楊廣於夏口仲堪既失巴陵之積又諸將皆敗江陵震駭城內大飢以胡麻爲廩仲堪急召佺期佺期率衆赴之直濟江擊玄爲玄所敗走還襄陽仲堪出奔酇城爲玄追兵所獲逼令自殺死于柞溪弟子道護參軍羅企生等並被殺仲堪少奉天師道又精心事神不吝財賄而怠行仁義嗇於周急及玄來攻猶勤請禱然善取人情病者自爲診脈分藥而用計倚伏煩密少於鑒略以至於敗子簡之載喪下都葬于丹徒遂居墓側義旗建率私僮客隨義軍躡桓玄玄死簡之食其肉桓振之役義軍失利簡之沒陣弟曠之有父風仕至剡令

楊佺期

楊佺期弘農華陰人漢太尉震之後也曾祖準太常自震至準七世有名德祖林少有才望值亂沒胡父亮少仕僞朝後歸國終於梁州刺史以貞幹知名佺期沉勇果勁而兄廣及弟思平等皆強獷麤暴自云門戶承籍江表莫比有以其門地比王珣者猶恚恨而時人以其晚過江婚宦失類每排抑之恆慷慨切齒欲因事際以逞其志佺期少仕軍府咸康中領衆屯城固苻堅將潘猛距守康回壘佺期擊走之其衆悉降拜廣威將軍河南太守戍洛陽苻堅將竇衝率衆攻平陽太守張元熙於皇天塢佺期擊走之佺期自湖城入潼關累戰皆捷斬獲千計降九百餘家歸於洛陽進號龍驤將軍以病改爲新野太守領建威司馬遷唐邑太守督石頭軍事以疾去職荊州刺史殷仲堪引爲司馬代江績

爲南郡相仲堪與桓玄舉兵應王恭庾楷仲堪素無戎略軍旅之事一委佺期
兄弟以兵五千人爲前鋒與桓玄相次而下至石頭恭死楷敗朝廷未測玄軍
乃以佺期代郗恢爲都督梁雍秦三州諸軍事雍州刺史仲堪玄皆有遷換於
是俱還尋陽結盟不奉詔俄而朝廷復仲堪本職乃各還鎮初玄未奉詔欲自
爲雍州以郗恢爲廣州恢懼玄之來問於衆咸曰佺期來者誰不戮力若桓玄
來恐難與爲敵既知佺期代己乃謀於南陽太守閭丘羨稱兵距守佺期慮事
不濟乃聲言玄來入沔而佺期爲前驅恢衆信之無復固志恢軍散請降佺期
入府斬閭丘羨放恢還都撫將士恤百姓繕修城池簡練甲卒甚得人情佺期
仲堪與桓玄素不穆佺期屢欲相攻仲堪每抑止之玄以是告執政求廣其所
統朝廷亦欲成其釁隙故以桓偉爲南蠻校尉佺期內懷忿懼勒兵建牙聲云
援洛欲與仲堪襲玄仲堪雖外結佺期內疑其心苦止之又遣從弟遹屯北境
以距之佺期不得舉乃解兵隆安三年桓玄遂舉兵[illegible]
得玄書急召佺期佺期曰江陵無食當何以[illegible]
以保境全軍無棄城逆走憂佺期不赴乃紿之曰比來[illegible]
信之乃率衆赴焉步騎八千精甲耀日既至仲堪唯以[illegible]
今茲敗矣乃不見仲堪時玄在零口佺期與兄廣擊玄[illegible]
馬頭明日佺期率殷道護等精銳萬人乘艦出戰玄距之不[illegible]
退下數十艘直濟江徑向玄船俄而迴擊郭銓[illegible]會玄[illegible]
衆潰敗單馬奔襄陽玄追軍至佺期與兄廣俱死之[illegible]
弟思平從弟尚保孜孜俱逃于蠻[illegible]
異於行事[illegible]
仲堪[illegible]乃止及玄[illegible]州刺史[illegible]
期之[illegible]
制千[illegible]
史臣曰[illegible]
[illegible]

心弈抗節王恭鯁言時政有昔賢之風圖覺既誅而晉陽猶起是以仲堪侁偉
佺期無狀雅志多隙佳兵不和足以亡身不足以靜亂也

贊曰孝伯懷功牢之總戎王因起釁劉亦憤忠殷楊乃武抽旆舉旌庾君含怨
交鬬其中猶獸羣采道暌心異是曰亂階非關臣事

晉書卷八十四

殷仲堪傳頃聞抄掠所得多皆採稆飢人○稆監本訛樨本書音義訛梠今俱改正

晉書卷八十四考證

漢籍電子文獻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五十五

劉毅　兄邁

劉毅字希樂，彭城沛人也。曾祖距，廣陵相。叔父鎮，左光祿大夫。毅少有大志，不修家人產業，仕爲州從事，桓弘以爲中兵參軍屬。桓玄篡位，毅與劉裕、何無忌、魏詠之等起義兵，密謀討玄。毅討徐州刺史桓脩於京口、青州刺史桓弘於廣陵。裕率毅等至竹里，玄使其將皇甫敷、吳甫之北距義兵，遇之於江乘，臨陣斬甫之，進至羅落橋，又斬敷首。玄大懼，使桓謙、何澹之屯覆舟山。毅等軍至蔣山，裕使羸弱登山，多張旗幟，玄不之測，益以危懼。謙等士卒多北府人，素情伏裕，莫敢出鬬。裕與毅等分爲數隊，進突謙陣，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時東北風急，義軍放火，烟塵張天，鼓譟之音震駭京邑，謙等諸軍一時奔散。玄既西走，裕以毅爲冠軍將軍、青州刺史，與何無忌、劉道規躡玄。玄逼帝及琅邪王西上，毅與道規及下邳太守孟懷玉等追及玄，戰於崢嶸洲。毅乘風縱火，盡銳爭先，玄衆大潰，燒輜重夜走。玄將郭銓、劉雅等襲陷尋陽，毅遣武威將軍劉懷肅討平之。及玄死，桓振、桓謙復聚衆距毅於靈溪。玄將馮該以兵會於振，毅進擊，爲振所敗，退次尋陽，坐免官，尋原之。劉裕命何無忌受毅節度，無忌以督攝爲煩，輒便解統。毅疾無忌專擅，免其琅邪內史，以輔國將軍攝軍事。無忌遂與毅不平。毅唯自引咎，時論韙之。毅復與道規發尋陽，桓亮自號江州刺史，遣劉敬宣擊走之。毅軍次夏口。時振黨馮該戍大岸，孟山圖據魯城，桓山客守偃月壘，衆合萬人，連艦二岸，水陸相援。毅督衆軍進討，未至夏口，遇風飄没千餘人。毅與劉懷肅、索邈等攻魯城，道規攻偃月壘，何無忌與檀祗列艦於中流，以防越逸。毅躬貫甲胄，陵城半日而二壘俱潰，生擒山客，而馮該遁走。毅進平巴陵。以毅爲使持節、兗州刺史，將軍如故。毅號令嚴整，所經墟邑，百姓安悅。南陽太守魯宗之起義襲襄陽，破桓蔚。毅等諸軍次江陵之馬頭。振擁乘輿出營江津，宗之又破僞將溫楷，振自擊宗之。毅因率無忌、道規等諸軍破馮該於豫章口，推鋒而進，遂入江陵。振擁閔城陷，與謙北走，乘輿反正。毅執玄黨卞範之、羊僧壽、夏侯崇之、桓道恭等，皆斬之。桓振復與苻宏自鄖城襲陷江陵，與劉懷肅相持。毅遣部將擊振，殺之，并斬僞輔國將軍桓珍。毅又攻拔遷陵，斬玄太守劉叔祖於臨嶂。其餘擁衆假號以十數，皆討平之。二州既平，以毅爲撫軍將軍。時刁預等作亂，屯於湘中，毅遣將分討，皆滅之。初，毅丁憂在家，及義旗初興，遂墨絰從事。至是軍役漸寧，上表乞還京口，以終喪禮，曰：「弘道爲國者，理盡於仁孝；訴窮歸天者，莫甚於喪親。但臣凡庸，本無感槩，不能隕越，故其宜耳。往年國難滔天，故志竭愚忠，靦然苟存。去春鑾駕迴軫，而狂狡未滅，雖姦凶時梟，餘燼竄伏，威懷寡方，文武勞弊，微情未申，顧景悲憤。今皇威遐肅，海內清蕩，臣窮毒艱穢，亦已具於聖聽。蒙羸患滋甚，衆疾互動，如今羸頓，無復人理。臣之情也，本不甘生；語其事也，亦可以沒。乞賜餘骸，終其丘壤，庶幾忠孝之道獲宥於聖世。」不許。詔以毅爲都督豫州揚州之淮南歷陽廬江安豐五郡諸軍事、豫州刺史，持節、將軍、常侍如故，本府文武悉令西屬。以匡復功，封南平郡開國公，兼都督宣城軍事，給鼓吹一部。梁州刺史劉稚反，毅遣將討擒之。初，桓玄於南州起齋，悉畫盤龍於其上，號爲盤龍齋。毅小字盤龍，至是，遂居之。俄進拜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何無忌爲盧循所敗，賊軍乘勝而進，朝廷震駭。毅具舟船討之，將發而疾篤，內外失色。朝議欲奉乘輿北就中軍劉裕，會毅疾瘳，將率軍南征，裕與毅書曰：「吾往與妖賊戰，曉其變態。今修船垂畢，將居前撲之，剋平之日，上流之任，皆以相委。」又遣毅從弟藩往止之。毅大怒，謂藩曰：「我以一時之功相推耳，汝便謂我不及劉裕也。」投書於地，遂以舟師二萬發姑孰。徐道覆聞毅將至建鄴，報盧循曰：「劉毅兵重，成敗繫此一戰，宜併力距之。」循乃引兵發巴陵，與道覆連旗而下。毅次于桑落洲，與賊戰，敗績，棄船，以數百人步走，餘衆皆爲賊所虜，輜重盈積，皆棄之。毅走，經涉蠻晉，飢困死亡，至者十二三。參軍羊邃竭力營護之，僅而獲免。劉裕深慰勉之，復其本職。毅乃以邃爲諮議參軍。及裕討循，詔毅知內外留事。毅以喪師，乞解任，降爲後將軍。尋轉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都督。毅上表曰：「臣聞天以盈虛爲運，政以損益爲道。時否而政不革，人凋而事不損，則無以救急

病於已危救㢮蒙於將絶自頃戎車屢駭干戈溢境所統江州以一隅之地當逆順之衝自桓玄以來驅蹙殘敗至乃男不被養女無匹對逃亡去就不避幽深自非財殫力竭無以至此若不曲心矜理有所釐改則靡遺之歎奄焉必及夫設官分職軍國殊用牧養以息務爲大武略以濟事爲先兼而領之盖出於權事因藉既久遂似常體江州在腹心之內憑接揚豫藩屏所倚實爲重複昔胡寇縱逸朔馬臨江抗禦之宜盖權爾耳今江左區區戶不盈數十萬地不踰數千里而統旅鱗次未獲減息大而言之足爲國恥況乃地在無虞而猶置軍府文武將佐資費非要豈所謂經國大情揚湯去火者哉自州郡邊江百姓遼落加郵亭險閡畏阻風波轉輸往復恆有淹廢又非所謂因其所利以濟其弊者也愚謂宜解軍府移鎮豫章處十郡之中厲簡惠之政比及數年可有生氣且屬縣凋散亦有所存而役調送迎不得止息亦謂應隨宜幷合以簡衆費刺史庾悅自臨莅以來甚有恤隱之誠但綱維不革自非綱目所理尋陽接蠻宜示有遏防可即州府千兵以助郡戍於是解悅毅移鎮豫章遣其親將趙恢領千兵守尋陽俄進毅爲都督荊寧秦雍四州之河東河南廣平揚州之義城四郡諸軍事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持節公如故毅表荊州編戶不盈十萬器械索然廣州雖凋殘猶出丹漆之用請依先準於是加督交廣二州毅至江陵乃輒取江州兵及豫州西府文武萬餘留而不遣又告疾困請藩爲副劉裕以毅貳於己乃奏之安帝下詔曰劉毅傲很凶戾履霜日久中間覆敗宜即顯戮晉法含弘復蒙寵授曾不思愆內訟怨望滋甚賴宰輔藏疾特加遵養遂復推轂陝西寵榮隆泰庶能洗心感遇革音改意而長惡不悛志爲姦先陵上虐下縱逸無度既解督任江州非復所統而輒徙兵衆略取軍資驅斥舊戍厚樹親黨西府二局文武盈萬悉皆割留曾無片言肆心恣欲罔顧天朝又與從弟藩遠相影響招聚剽狡繕甲阻兵外託省疾實規伺隙同惡相濟圖會荊郢尚書左僕射謝混憑藉世資超蒙殊遇而輕佻躁脫職爲亂階扇動內外連謀萬里是而可忍孰不可懷乃誅藩混劉裕自率衆討毅命王弘王鎮惡蒯恩等率軍至豫章口於江津燔舟而進毅參軍朱顯之逢鎮惡以所統千人赴毅鎮惡等攻陷外城毅守內城精銳尚數千人戰至日昃鎮惡以裕書示城內毅怒不發書而焚之毅冀有外救督士卒力戰衆知裕至莫有鬭心既暮鎮惡焚諸門齊力攻之毅衆乃散毅自北門單騎而走去江陵二十里而縊經宿居人以告乃斬於市子姪皆伏誅毅兄模奔於襄陽魯宗之斬送之毅剛猛沈斷而專肆很愎與劉裕協成大業而功居其次深自矜伐不相推伏及居方嶽常怏怏不得志裕每柔而順之毅驕縱滋甚每覽史籍至藺相如降屈於廉頗輒絶歎以爲不可能也嘗云恨不遇劉項與之爭中原又謂郗僧施曰昔劉備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今吾與足下雖才非古賢而事同斯言衆咸惡其陵傲不遜及敗於桑落知物情去己而彌復憤激初裕征盧循凱歸帝大宴於西池有詔賦詩毅詩云六國多雄士正始出風流自知武功不競故示文雅有餘也後在東府聚樗蒱大擲一判應至數百萬餘人並黑犢以還唯劉裕及毅在後毅次擲得雉大喜褰衣繞牀叫謂同坐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裕惡之因挼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爲卿答既而四子俱黑其一子轉躍未定裕厲聲喝之即成盧焉毅意殊不快然素黑其面如鐵色焉而乃和言曰亦知公不能以此見借既出西藩雖上流分陝而頓失內權又頗自嫌事計故欲擅其威强伺隙圖裕以至於敗初江州刺史庾悅隆安中爲司徒長史曾至京口毅時甚屯窶先就府借東堂與親故出射而悅後與僚佐徑來詣堂毅告之曰毅輩屯否之人合一射甚難君於諸堂並可望以今日見讓悅不許射者皆散唯毅留射如故既而悅食鵝毅求其餘悅又不答毅常銜之義熙中故奪悅豫章解其軍府使人微示其旨悅忿懼而死毅之褊躁如此

邁字伯羣少有才幹爲殷仲堪中兵參軍桓玄之在江陵甚豪橫士庶畏之過於仲堪玄曾於仲堪廳事前戲馬以矟擬仲堪邁時在坐謂玄曰馬矟有餘精理不足玄自以才雄冠世而心知外物不許之仲堪爲之失色玄出仲堪謂邁曰卿乃狂人也玄夜遣殺卿我豈能相救邁以正辭折仲堪而不以爲悔仲堪使邁下都以避之玄果令追之邁僅而免禍後玄得志邁詣門稱謁玄謂邁曰安知不死而敢相見邁對曰射鉤斬袪與邁爲三故不知死玄甚喜以爲刑獄

參軍，後爲竟陵太守。及毅與劉裕等同謀起義，遵將應之，事泄，爲玄所害。

諸葛長民

諸葛長民，琅邪陽都人也。有文武幹用，然不持行檢，無鄉曲之譽。桓玄引爲參軍平西軍事，尋以貪刻免。及劉裕建義，與之定謀，爲揚武將軍，從裕討桓玄，以功拜輔國將軍、宣城內史。于時桓歆聚衆向歷陽，長民擊走之。又與劉敬宣破歆于芍陂，封新淦縣公，食邑二千五百戶。以本官督淮北諸軍事，鎮山陽。義熙初，慕容超寇下邳，長民遣部將徐琰擊走之，進位使持節、督青揚二州諸軍事、青州刺史，領晉陵太守，鎮丹徒，本號及公如故。及何無忌爲徐道覆所害，賊乘勝逼京師，朝廷震駭，長民率衆入衞京都，因表曰：「妖賊集船伐木，而南康相郭澄之隱蔽經年，又深相保明，屢欺無忌，罪合斬刑。」詔原澄之。及盧循之敗劉毅也，循與道覆連旗而下，京都危懼，長民勸劉裕權移天子過江。裕不聽，令長民與劉毅屯于北陵，以備石頭。事平，轉督豫州揚州之六郡諸軍事、豫州刺史，領淮南太守。及裕討劉毅，以長民監太尉留府事，詔以甲杖五十人入殿。長民驕縱貪侈，不恤政事，多聚珍寶美色，營建第宅，不知紀極，所在殘虐，爲百姓所苦。自以多行無禮，恒懼國憲。及劉毅被誅，長民謂所親曰：「昔年醢彭越，前年殺韓信，禍其至矣！」謀欲爲亂，問劉穆之曰：「人間論者謂太尉與我不平，其故何也？」穆之曰：「相公西征，老母弱弟委之將軍，何謂不平！」長民弟黎民輕狡好利，固勸之曰：「黥彭異體而勢不偏全，劉毅之誅，亦諸葛氏之懼，可因裕未還以圖之。」長民猶豫未發，既而歎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今日欲爲丹徒布衣，豈可得也！」裕深疑之，駱驛遣輜重兼行而下，前剋至日，百司於道候之，輒差其期。既而輕舟徑進，潛入東府。明旦，長民聞之，驚而至門，裕伏壯士丁旿於幔中，引長民進語，素所未盡皆說焉。長民悅，旿自後拉而殺之，輿尸付廷尉。使收黎民，黎民驍勇絕人，與捕者苦戰而死。小弟幼民爲大司馬參軍，逃于山中，追擒戮之。諸葛氏之誅也，士庶咸恨正刑之晚，若釋桎梏焉。初，長民富貴之後，常一月中輒十數夜眠中驚起，跳踉如與人相打。毛脩之嘗與同宿，見之駭愕，問其故，長民答曰：「正見一物，甚黑而有毛，脚不分明，奇健，非我無以制之。」其後來轉數屢中柱及椽桷間，悉見有蛇頭，令人以刀懸斫，應刃隱藏，去輒復出。又擣衣杵相與語，如人聲，不可解。於壁見有巨手，長七八尺，臂大數圍，令斫之，豁然不見。未幾伏誅。

何無忌

何無忌，東海郯人也。少有大志，忠亮任氣，人有不稱其心者，輒形於言色。州辟從事，轉太學博士。鎮北將軍劉牢之，即其舅也，時鎮京口，每有大事，常與參議之。會稽世子元顯子彥章封東海王，以無忌爲國中尉，加廣武將軍。及桓玄害彥章於市，無忌入市慟哭而出，時人義焉。隨牢之南征桓玄，牢之將降於玄也，無忌屢諫，辭旨甚切，牢之不從。及玄篡位，無忌與玄吏部郎曹靖之有舊，請莅小縣。靖之白玄，玄不許。無忌乃還京口。初，劉裕嘗爲劉牢之參軍，與無忌素相親結，至是因密共圖玄。劉毅家在京口，與無忌素善，言及興復之事，無忌曰：「桓氏強盛，其可圖乎？」毅曰：「天下自有強弱，雖強易弱，正患事主難得耳。」無忌曰：「天下草澤之中非無英雄也。」毅曰：「所見唯有劉下邳。」無忌笑而不答，還以告裕，因共要毅，與相推結，遂共舉義兵，襲京口。無忌僞著傳詔服，稱敕使，城中無敢動者。初，桓玄聞裕等及無忌之起兵也，甚懼。其黨曰：「劉裕烏合之衆，勢必無成，願不以爲慮。」玄曰：「劉裕勇冠三軍，當今無敵。劉毅家無儋石之儲，樗蒱一擲百萬。何無忌，劉牢之之甥，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其見憚如此。及玄敗走，武陵王遵承制，以無忌爲輔國將軍、琅邪內史，以會稽王道子所部精兵悉配之。南追桓玄，與振武將軍劉道規俱受冠軍將軍劉毅節度。玄留其龍驤將軍何澹之、前將軍郭銓、江州刺史郭昶之守湓口。無忌等次桑落洲，澹之等率軍來戰。澹之常所乘舫旌旗甚盛，無忌曰：「賊帥必不居此，欲詐我耳，宜亟攻之。」衆咸曰：「澹之不在其中，其徒得之無益。」無忌謂道規曰：「今衆寡不敵，戰無全勝。澹之雖不居此舫，取則易獲，因縱兵騰之，可以一鼓而敗也。」道規從之，遂獲賊舫，因傳呼曰：「已得何澹之矣。」賊中驚擾，無忌之衆亦謂爲然。道規乘勝徑進，無忌又鼓譟赴之，澹之遂潰。進據尋陽，遣使奉送宗廟主祏及武康公主、琅邪王妃還京都。又與毅、道規破走玄於崢嶸洲。無忌進據巴陵。玄從兄謙、從子振聚間陷

江陵無忌遣規進攻譙於馬頭攻桓蔚於龍泉皆破之既而爲桓振所敗退還尋陽無忌與毅道規復進討振剋夏口三城遂平巴陵進次馬頭桓謙請割荊江二州奉送天子無忌不許進軍破江陵謙等敗走無忌侍衞安帝還京師以無忌督豫州揚州淮南廬江安豐歷陽堂邑五郡軍事右將軍豫州刺史加節甲杖五十人入殿未之職遷會稽內史督江東五郡軍事持節將軍如故給鼓吹一部義熙二年遷都督江荊二州江夏隨義陽綏安豫州西陽新蔡汝南潁川八郡軍事江州刺史將軍持節如故以興復之功封安城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增督司州之弘農揚州之松滋加散騎侍郎進鎮南將軍盧循遣別帥徐道覆順流而下舟艦皆重樓無忌將率衆距之長史鄧潛之諫曰今以神武之師抗彼逆衆迴山壓卵未足爲譬然國家之計在此一舉聞其舟艦大盛勢居上流蜂蠆之毒邾鄶成鑒宜決破南塘守二城以待之其必不敢捨我遠下蓄力俟其疲老然後擊之若棄萬全之長策而決成敗於一戰如其失利悔無及矣無忌不從遂以舟師距之既及賊令強弩數百登西岸小山以邀射之而薄于山側俄而西風暴急無忌所乘小艦被飄東岸賊乘風以大艦逼之衆遂奔敗無忌尚厲聲曰取我蘇武節來節至乃躬執以督戰賊衆雲集登艦者數十人無忌辭色無撓遂握節死之詔曰無忌秉哲履正忠亮明允亡身殉國則契協英謨經綸屯昧則重氛載廓及數政方夏實播惠風妖寇構亂侵擾邦畿投袂致討志清王略而事出慮外臨危彌厲握節隕難誠貫古賢朕用傷慟于厥懷其贈侍中司空本官如故諡曰忠肅子邕嗣初桓玄剋京邑劉裕東征無忌密至裕軍所潛謀舉義勸裕於山陰起兵裕以玄大逆未彰恐在遠舉事剋濟爲難若玄遂竊天位然後於京口圖之事未晚也無忌乃還及義師之舉參贊大勳皆以算略攻取爲效而此舉敗於輕脫朝野痛之

檀憑之

檀憑之字慶子高平人也少有志力閨門邕肅爲世所稱從兄子韶兄弟五人皆稚弱而孤憑之撫養若己所生初爲會稽王驃騎行參軍轉桓脩長流參軍領東莞太守加寧遠將軍與劉裕有州閭之舊又數同東討情好甚密義旗之建憑之與劉毅俱以私艱墓廷而赴難才望居毅之後而官次及威聲過之故裕以爲建武將軍裕將義舉也嘗與何無忌魏詠之同會憑之所會善相者晉陵韋叟見憑之大驚曰卿有急兵之厄其候不過三四日耳且深藏以避之不可輕出及桓玄將皇甫敷之至羅落橋也憑之與裕各領一隊而戰軍敗爲敷軍所害贈冀州刺史義熙初詔曰夫旌善紀功有國之通典沒而不朽節義之篤行故冀州刺史檀憑之忠烈果毅亡身爲國既義敦其情故臨危授命考諸心迹古人無以遠過近者之贈意猶恨焉可加贈散騎常侍本官如故既隕身王事亦宜追論封賞可封曲阿縣公邑三千戶

魏詠之

魏詠之字長道任城人也家世貧素而躬耕爲事好學不倦生而兔缺有善相者謂之曰卿當富貴年十八聞荊州刺史殷仲堪帳下有名醫能療之貧無行裝謂家人曰殘醜如此用活何爲遂齎數斛米西上以投仲堪既至造門自通仲堪與語嘉其盛意召醫視之醫曰可割而補之但須百日進粥不得笑語詠之曰半生不語而有半生亦當療之況百日邪仲堪於是處之別屋令醫善療之詠之遂閉口不語唯食薄粥其厲志如此及差仲堪厚資遣之初爲州主簿嘗見桓玄既出玄鄙其精神不儁謂坐客曰庸神而宅偉幹不成令器竟不調而遣之詠之早與劉裕游款及玄篡位協贊義謀玄敗授建威將軍豫州刺史桓歆寇歷陽詠之率衆擊走之義熙初進征虜將軍吳國內史尋轉荊州刺史持節都督六州領南蠻校尉詠之初在布衣不以貧賤爲恥及居顯位亦不以富貴驕人始爲仲堪之客未幾竟踐其位論者稱之尋卒于官詔曰魏詠之器宇弘劭識局貞隱同獎之誠實銘王府數績之效垂惠在人奄致隕喪惻愴于心可贈太常加散騎常侍其後錄其贊義之功追封江陵縣公食邑二千五百戶諡曰桓弟順之至琅邪內史

史臣曰臣觀自古承平之化必杖正人非常之業莫先奇士當衰晉陵夷之際逆玄僭擅之秋外乏桓文內無平勃不有雄傑安能濟之哉此數子者氣足以冠時才足以經世屬大事數窮之運乘義熙天啓之資建大功若轉圜剪羣凶

如拉朽勢傾百辟褫極萬鍾斯亦丈夫之盛也然希樂陵傲而速禍諸葛驕淫以成釁逵宋而乖同德復晉而異純臣謀之不臧自取夷滅無忌挾功名之大志挺文武之良才追舊而慟感時人率義而響震勍敵因機効捷處死不懾比乎向時之釁豈同日而言歟

贊曰劉生剛愎葛侯凶恣患結滿盈禍生疑貳安成英武體兹忠烈捨家殉義亡生存節檀實稜威身隕名飛魏終協契効績揚輝

晉書卷八十五

晉書卷八十五考證

劉毅傳知物情去已而獨復憤激〇監本脫已字今從宋本增

晉書卷八十五考證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五十六

張軌　軌子寔　寔弟茂　寔子駿　駿子重華　華子耀靈　重伯父祚　重弟玄靚　靚叔天錫

張軌字士彥安定烏氏人漢常山景王耳十七代孫也家世孝廉以儒學顯父溫為太官令軌少明敏好學有器望姿儀典則與同郡皇甫謐善隱于宜陽女几山泰始初受叔父錫官五品中書監張華與軌論經義及政事損益甚器之謂安定中正為蔽善抑才乃美為之談以為二品之精衛將軍楊珧辟為掾除太子舍人累遷散騎常侍征西軍司軌以時方多難陰圖據河西筮之遇泰之觀乃投策喜曰霸者兆也於是求為涼州公卿亦舉軌才堪御遠永寧初出為護羌校尉涼州刺史于時鮮卑反叛寇盜從橫軌到官即討破之斬首萬餘級遂威著西州化行河右以宋配陰充氾瑗陰澹為股肱謀主徵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學校始置崇文祭酒位視別駕春秋行鄉射之禮祕書監繆世徵少府摯虞夜觀星象相與言曰天下方亂避難之國唯涼土耳張涼州德量不恆殆其人乎及河間成都二王之難遣兵三千東赴京師初漢末金城人陽成遠殺太守以叛郡人馮忠赴尸號哭嘔血而死張掖人吳詠為護羌校尉馬賢所辟後為太尉龐參掾參賢相誣罪應死各引詠為證詠計理無兩直遂自刎而死參賢慙悔自相和釋軌皆祭其墓而旌其子孫永興中鮮卑若羅拔能皆為寇軌遣司馬宋配擊之斬拔能俘十餘萬口威名大震惠帝遣加安西將軍封安樂鄉侯邑千戶於是大城姑臧其城本匈奴所築也南北七里東西三里地有龍形故名臥龍城初漢末博士敦煌侯瑾謂其門人曰後城西泉水當竭有雙闕起其上與東門相望中有霸者出焉至魏嘉平中郡官果起學館築雙闕于泉上與東門正相望矣至是張氏遂霸河西永嘉初會東羌校尉韓稚殺秦州刺史張輔軌少府司馬楊胤言於軌曰今稚逆命擅殺張輔明公杖鉞一方宜懲不恪此亦春秋之義諸侯相滅亡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軌從之遣中督護氾瑗率眾二萬討之先遣稚書曰今王綱紛撓牧守宜戮力勤王適得雍州檄云舉兵內備誓盡任一方義在伐叛武旅三萬駱驛繼發伐木之感心豈可言古之行師全國為上卿若單馬軍門者當與卿共平世難也稚得書而降遣主簿令狐亞聘南陽王模模甚悅遺軌以帝所賜劍謂軌曰自隴以西征伐斷割悉以相委如此劍矣俄而王彌寇洛陽軌遣北宮純張纂馬魴陰濬等率州軍擊破之又敗劉聰于河東京師歌之曰涼州大馬橫行天下涼州鴟苕寇賊消鴟苕翩翩怖殺人帝嘉其忠進封西平郡公不受張掖臨松山石有金馬字磨滅粗可識而張字分明又有文曰初祚天下西方安萬年姑臧又有玄石白點成二十八宿于時天下既亂所在使命莫有至者軌遣使貢獻歲時不替朝廷嘉之屢降璽書慰勞軌後患風口不能言使子茂攝州事酒泉太守張鎮潛引秦州刺史賈龕以代軌密使詣京師請尚書侍郎曹祛為西平太守圖為輔車之勢軌別駕麴晁欲專威福又遣使詣長安告南陽王模稱軌廢疾以請賈龕而龕將受之其兄讓龕曰張涼州一時名士威著西州汝何德以代之龕乃止更以侍中爰瑜為涼州刺史治中楊澹馳詣長安割耳盤上訴軌之被誣模乃表停之晉昌張越涼州大族讖言張氏霸涼自以才力應之從隴西內史遷涼州刺史越志在涼州遂託病歸河西陰圖代軌及遣兄鎮及曹祛麴佩移檄廢軌以軍司杜耽攝州事使耽表越為刺史軌令曰吾在州八年不能綏靖區域又值中州兵亂秦隴倒懸加以寢患委篤實思斂跡避賢但負荷任重未便輒遂不圖諸人橫興此變是不明吾心也吾視去貴州如脫屣耳欲遣主簿尉髦奉表詣闕便速脂轄將歸老宜陽長史王融參軍孟暢蹋折鎮檄排閤入諫曰晉室多故人神塗炭實賴明公撫寧西夏張鎮兄弟敢肆凶逆宜聲其罪而戮之不可成其志也軌嘿然融等出而戒嚴武威太守張琠遣子坦馳詣京表曰魏尚安邊而獲戾充國盡忠而被譴皆前史之所譏今日之明鑒也順陽之為劉陶守闕者十人刺史之蒞臣州若慈母之於赤子百姓之愛臣軌若旱苗之得膏雨伏聞信惑流言當有遷代民情嗷嗷如失父母今戎夷猾夏不宜擾動一方尋以子寔為中督護率兵討鎮遣鎮外甥太府主簿令狐亞前喻鎮曰舅何不審安危明成敗主公西河著德兵馬如雲此猶烈火已焚待江漢之水

彌於洪流望越人之助其何及哉今數萬之軍已臨近境今唯全老親存門戶輸誠歸官必保萬全之福鎮流涕曰人誤我也乃委罪功曹魯連而斬之詣寔歸罪南討曹祛走之張坦至自京師帝優詔勞軌依模所表命誅曹祛軌大悅赦州內殊死已下命寔率尹員宋配步騎三萬討祛別遣從事田迥王豐率騎八百自姑臧西南出石驢據長寧祛遣麴晁距戰于黃阪寔詭道出浩亹戰于破羌軌斬祛及牙門田囂遣治中張閬送義兵五千及郡國秀孝貢計器甲方物歸于京師令有司可推詳立州已來清貞德素嘉遯遺榮高才碩學著述經史臨危殉義殺身爲君忠諫而嬰禍專對而釋患權智雄勇爲時除難謟佞誤主傷陷忠賢具狀以聞州中父老莫不相慶光祿傅祗太常摯虞遺軌書告京師饑匱軌即遣參軍杜勳獻馬五百匹毯布三萬匹帝遣使者進拜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封霸城侯進車騎將軍開府辟召儀同三司策未至而王彌遂逼洛陽軌遣將軍張斐北宮純郭敷等率精騎五千來衛京都及京都陷斐等皆沒於賊中州避難來者日月相繼分武威置武興郡以居之太府主簿馬魴言於軌曰四海傾覆乘輿未反明公以全州之力徑造平陽必當萬里風披、有征無戰未審何憚不爲此舉軌曰是孤心也又聞秦王入關乃馳檄關中曰主上遘危遷幸非所普天分崩率土喪氣秦王天挺聖德神武應期世祖之孫王今爲長凡我晉人食土之類龜筮克從幽明同款宜簡令辰奉登皇位今遣前鋒督護宋配步騎二萬徑至長安翼衛乘輿折衝左右西中郎寔中軍三萬武威太守張琠胡騎二萬駱驛繼發仲秋中旬會于臨晉俄而秦王爲皇太子遣使拜張軌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固辭秦州刺史裴苞東羌校尉貫與據險斷使命宋配討之西平王叔與曹祛餘黨麴儒等劫前福祿令麴恪爲主執太守趙彝東應裴苞寔迴師討之斬儒等左督護陰預與苞戰狹西大敗之苞奔桑凶塢是歲北宮純降劉聰皇太子遣使重申前授固辭左司馬竇濤言於軌曰曲阜周旦弗辭營丘齊望承命所以明國憲厲殊勳天下崩亂皇輿遷幸州雖僻遠不忘匡衛故朝廷傾懷嘉命屢集宜從朝旨以副羣心軌不從初寔平麴儒徙元惡六百餘家治中令狐瀏曰夫除惡人猶農夫之去草令絕其本勿使能滋今宜悉徙以絕後患寔不納儒黨果叛寔進平之愍帝即位進位司空固讓太府參軍索輔言於軌曰古以金貝皮幣爲貨息穀帛量度之秏二漢制五銖錢通易不滯泰始中河西荒廢遂不用錢裂匹以爲段數縑布既壞市易又難徒壞女工不任衣用弊之甚也今中州雖亂此方安全宜復五銖以濟通變之會軌納之立制準布用錢錢遂大行人賴其利是時劉曜寇北地軌又遣參軍麴陶領三千人衛長安帝遣大鴻臚辛攀拜軌侍中太尉涼州牧西平公軌又固辭在州十三年寢疾遺令曰吾無德於人今疾病彌留殆將命也文武將佐咸當弘盡忠規務安百姓上思報國下以寧家素棺薄葬無藏金玉善相安遜以聽朝旨表立子寔爲世子卒年六十諡曰武公

寔字安遜學尚明察敬賢愛士以秀才爲郎中永嘉初固辭驍騎將軍請還涼州許之改授議郎及至姑臧以討曹祛功封建武亭侯尋遷西中郎將進爵福祿縣侯建興初除西中郎將領護羌校尉軌卒州人推寔攝父位愍帝因下策書曰維乃父武公著勳西夏頃胡賊狡猾侵逼近甸義兵銳卒萬里相尋方貢遠珍府無虛歲方委事征蕩清九域昊天不弔凋余藩后朕用悼厥心維爾儁劭英毅宜世表西海今授持節都督涼州諸軍事西中郎將涼州刺史領護羌校尉西平公往欽哉其闡弘先緒俾屏王室蘭池長趙奭上軍士張冰得璽文曰皇帝璽羣僚上慶稱德寔曰孤常忿袁本初擬肘諸君何忽有此言因送于京師下令國中曰忝紹前蹤庶幾刑政不爲百姓之患而比年饑旱殆由庶事有缺竊慕箴誦之言以補不逮自今有面刺孤罪者酬以束帛翰墨陳孤過者答以筐篚謗言於市者報以羊米賊曹佐高昌隗瑾進言曰聖王將舉大事必崇三訊之法朝置諫官以匡大理疑承輔弼以補闕拾遺今事無巨細盡決聖慮興軍布令朝中不知若有謬闕則下無分謗竊謂宜偃聰塞智開納羣言政刑大小與衆共之若恆內斷聖心則羣僚長威而面從矣善惡專歸於上雖賞千金終無言也寔納之增位三等賜帛四十匹遣督護王該送諸郡貢計獻名馬方珍經史圖籍于京師會劉曜逼長安寔遣將軍王該率衆以援京城帝嘉之拜都督陝西諸軍事及帝將降于劉曜下詔于寔曰天步厄運禍降晉室京

師傾陷先帝晏駕賊庭朕流漂宛許爰暨舊京群臣以宗廟無主歸之於朕違以沖眇之身託于王公之上自踐寶位四載于茲不能翦除巨寇以救危難元元兆庶仍遭塗炭皆朕不明所致羯賊劉載僭稱大號禍加先帝肆殺藩王深惟仇恥枕戈待旦劉曜自去年九月率其蟻衆乘虛深寇劫質羌胡攻沒北地麴允總戎在外六軍敗績侵逼京城矢流宮闕胡崧等雖赴國難殿而無效圍塹十重外救不至糧盡人窮遂爲降虜仰慚乾靈俯痛宗廟君世篤忠亮勳隆西夏四海具瞻朕所憑賴今進君大都督涼州牧侍中司空承制行事琅邪王宗室親賢遠在江表今朝廷播越社稷倒懸朕已詔王時攝大位君其協贊琅邪共濟艱運若不忘主宗廟有賴明便出降故夜見公卿屬以後事密遣黃門郎史淑侍御史王沖齎詔假授臨出寄命公其勉之寔以天子蒙塵沖讓不拜建威將軍西海太守張肅寔叔父也以京師危逼請爲先鋒擊劉曜寔以肅年老弗許肅曰狐死首丘心不忘本鍾儀在晉楚弁南音肅受晉寵剖符列位羯逆滔天朝廷傾覆肅宴安方裔難至不奮何以爲人臣寔曰門戶受重恩自當闔宗効死忠衛社稷以申先公之志但叔父春秋已高氣力衰竭軍旅之事非耆老所堪乃止既而聞京師陷沒肅悲憤而卒寔知劉曜逼遷天子大臨三日遣太府司馬韓璞滅寇將軍田齊撫戎將軍張閬前鋒督護陰預步騎一萬東赴國難命討虜將軍陳安故太守賈騫隴西太守吳紹各統郡兵爲璞等前驅戒璞曰前遣諸將多違機信所執不同致有乖阻且內不和親焉能服物今遣卿督五將兵事當如一體不得令乖異之問達孤耳也復遣南陽王保書曰王室有事不忘投軀孤州遠域首尾多難是以前遣賈騫瞻望公舉中被符命勅騫還軍忽聞北地陷沒寇逼長安胡崧不進麴允持金五百請救於崧是以決遣騫等進軍度嶺會聞朝廷傾覆爲忠不達於主遣兵不及於難痛慨之深死有餘責今更遣韓璞等唯公命是從及璞次南安諸羌斷軍路相持百餘日糧竭矢盡璞殺駕牛饗軍泣謂衆曰汝曹念父母乎曰念念妻子乎曰念欲生還乎曰欲從我令乎曰諾乃鼓譟進戰會張閬率金城軍繼至夾擊大敗之斬級數千時焦崧陳安寇隴右東與劉曜相持雍秦之人死者十八九初永嘉中長安謠曰秦川中血沒腕唯有涼州倚柱觀至是謠言驗矣焦崧陳安逼上邽南陽王保遣使告急以金城太守竇濤爲輕車將軍率威遠將軍宋毅及和苞張閬宋輯辛韜張選董廣步騎二萬赴之軍次新陽會愍帝崩問至素服舉哀大臨三日時南陽王保謀稱尊號破羌都尉張詵言於寔曰南陽王忘莫大之恥而欲自尊天不受其圖籙德不足以應運終非濟時救難者也晉王明德昵藩先帝憑屬宜表稱聖德勸即尊號傳檄諸藩副言相府則欲競之心息未合之徒散矣從之於是馳檄天下推崇晉王爲天子遣牙門蔡忠奉表江南勸即尊位是歲元帝即位于建鄴改年太興寔猶稱建興六年不從中興之所改也保聞愍帝崩自稱晉王建元署置百官遣使拜寔征西大將軍儀同三司增邑三千戶俄而保爲陳安所叛氐羌皆應之保窘迫遂去上邽遷祁山寔遣將韓璞步騎五千赴難陳安退保緜諸保歸上邽未幾保復爲安所敗使詣寔乞師寔遣宋毅赴之而安退會保爲劉曜所逼遷于桑城將謀奔寔寔以其宗室之望若至河右必動物情遣其將陰監逆保聲言翼衛寔禦之也會保薨其衆散奔涼州者萬餘人寔自恃險遠頗自驕恣初寔寢室梁間有人像無頭久而乃滅寔甚惡之京兆人劉弘者挾左道客居天梯第五山然燈懸鏡於山穴中爲光明以惑百姓受道者千餘人寔左右皆事之帳下閻沙牙門趙仰皆弘鄉人弘謂之曰天與我神璽應王涼州沙仰信之密與寔左右十餘人謀殺寔奉弘爲主寔潛知其謀收弘殺之沙等不知之以其夜害寔在位六年私諡曰昭公元帝賜諡曰元子駿年幼弟茂攝事

茂字成遜虛靖好學不以世利嬰心建興初南陽王保辟從事中郎又薦爲散騎侍郎中壘將軍皆不就二年徵爲侍中以父老固辭尋拜平西將軍秦州刺史太興三年寔既遇害州人推茂爲大都督太尉涼州牧茂不從但受使持節平西將軍涼州牧乃誅閻沙及黨與數百人赦其境內復以兄子駿爲撫軍將軍武威太守西平公歲餘茂築靈鈞臺周輪八十餘堵基高九仞武陵人閻曾夜叩門呼曰武公遣我來曰何故勞百姓而築臺乎姑臧令辛巖以曾妖妄請殺之茂曰吾信勞人曾稱先君之令何謂妖乎太府主簿馬魴諫曰今世難未

夷唯當弘尙道素不宜勞役崇飾臺榭且比年以來轉覺眾務日奢於往每所
經營輕違雅度實非士女所望於明公茂曰吾過也吾過也命止作役明年劉
曜遣其將劉咸攻韓璞於冀城呼延寔攻寧羌護軍陰鑒于桑壁臨洮人翟楷
石琮等逐令長以縣應曜河西大震參軍馬岌勸茂親征長史氾禕怒曰亡國
之人復欲干亂大事宜斬岌以安百姓岌曰氾公書生糟粕刺舉近才不惟國
家大計且朝廷旰食有年矣今大賊自至不煩遠師遐邇之情實繫此州事勢
不可以不出且宜立信勇之驗以副秦隴之望茂曰馬生之言得之矣乃出次
石頭茂謂參軍陳珍曰劉曜以乘勝之聲握三秦之銳繕兵積年士卒習戰若
以精騎奄剋南安席卷河外長驅而至者計將何出珍曰曜雖乘威怙眾恩德
未結於下又其關東離貳內患未除精卒寡少多是氐羌烏合之眾終不能近
舍關東之難增隴上之戍曠日持久與我爭衡也若二旬不退者珍請為明公
率弊卒數千以擒之茂大悅以珍為平虜護軍率卒騎一千八百救韓璞曜陰
欲引歸聲言要先收隴西然後迴滅桑壁珍募發氐羌之眾擊曜走之剋復南
安茂深嘉之拜折衝將軍未幾茂復大城姑臧修靈鈞臺別駕吳紹諫曰伏惟
脩城築臺蓋是懲既往之事愚以為恩德未洽於近侍雖處層樓適所以疑諸
下徒見不安之意而失士民繫託之本心示怯弱之形乖匡霸之勢遐方異境
窺我之釁瞰也必有乘人之規當願止役省勞與下休息而更興功動眾百姓
豈所望於明君哉茂曰亡兄怛然失身於物王公設險武夫重閉亦達人之至
戒也且忠臣義士豈不欲盡節義於亡兄哉直以危機密發雖有賁育之勇無
所復施今事未靖不可以拘繫常言以太平之理責人於屯邅之世紹無以對
茂雅有志節能斷大事涼州大姓賈摹寔之妻弟也勢傾西土先是謠曰手莫
頭圖涼州茂以為信誘而殺之於是豪右屏跡威行涼域永昌初茂使將軍韓
璞率眾取隴西南安之地以置秦州太寧二年卒臨終執駿手泣曰昔吾先人
以孝友見稱自漢初以來世執忠順今雖華夏大亂皇輿播遷汝當謹守人臣
之節無或失墜吾遭擾攘之運承先人餘德假攝此州以全性命上欲不負晉
室下欲保完百姓然官非王命位由私議苟以集事豈榮之哉氣絕之日白帢

入棺無以朝服以彰吾志焉年四十八在位五年私諡曰成茂無子駿嗣位
駿字公庭幼而奇偉建興四年封霸城侯十歲能屬文卓越不羈而淫縱過度
常夜微行于邑里國中化之及統任年十八先是愍帝使人黃門侍郎史淑在
姑臧左長史氾禕右長史馬謨等諷淑令拜駿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
領護羌校尉西平公赦其境內置左右前後四率官繕南宮劉曜又使人拜駿
涼州牧涼王時辛晏阻兵於枹罕駿讌羣寮于閑豫堂命竇濤等進討辛晏從
事劉慶諫曰霸王不以喜怒興師不以乾沒取勝必須天時人事然後起也辛
晏父子安忍凶狂其亡可待奈何以饑年大舉猛寒攻城昔周武迴戈以須亡
殷之期曹公緩袁氏使自斃何獨殿下以旋兵為恥乎駿納之遣參軍王騭聘
于劉曜曜謂之曰貴州必欲追蹤竇融款誠和好卿能保之乎騭曰不能曜侍
中徐邈曰君來和同而云不能何也騭曰齊桓貫澤之盟憂心兢兢諸侯不召
自至葵丘之會驕而矜誕叛者九國趙國之化常如今日可也若政教陵遲尙
未能察邇者之變況鄙州乎曜顧謂左右曰此涼州高士使乎得人禮而遣之
太寧元年駿猶稱建興十二年駿親耕藉田尋承元帝崩問駿大臨三日會有
黃龍見于揖次之嘉泉右長史氾禕言於駿曰按建興之年是少帝始起之號
帝以凶終理應改易朝廷越在江南音問隔絕宜因龍改號以章休徵不從初
駿之立也姑臧謠曰鴻從南來雀不驚誰謂孤雛尾翅生高舉六翮鳳皇鳴至
是而復收河南之地咸和初駿遣武威太守竇濤金城太守張閬武興太守辛
巖揚烈將軍宋輯等率眾東會韓璞攻討秦州諸郡曜遣其將劉胤來距屯于
狄道城韓璞進度沃干嶺辛巖曰我握眾數萬藉氐羌之銳宜速戰以滅之不
可以久久則變生璞曰自夏末以來太白犯月辰星逆行白虹貫日皆變之大
者不可以輕動輕動而不捷為禍更深吾將久而斃之且曜與石勒相攻胤亦
不能久也積七十餘日軍糧竭遣辛巖督運於金城胤聞之大悅謂其將士曰
韓璞之眾十倍於吾羌胡皆叛不為之用吾糧廩將懸難以持久今虜分兵運
糧可謂天授吾也若敗辛巖璞等自潰彼眾我寡宜以死戰戰而不捷當無匹
馬得還宜厲爾戈矛竭汝智力眾咸奮於是率騎三千襲巖于沃干嶺敗之璞

軍敗績死者二萬餘人面縛歸罪駿曰孤之罪也將軍何辱皆赦之胤乘勝追
奔濟河攻陷令居入據振武河西大震駿遣皇甫該禦之赦其境內會劉曜東
討石生長安空虛大蒐講武將襲秦雍理曹郎中索詢諫曰劉曜東征胤獨守
本險阻路遠為主人甚易胤若輕騎憑氐羌以距我者則奔突難測曜後東合
而更戰者則寇我未已頃年頻出戎馬生郊外有饑羸內有虛耗豈是殿下子
物之謂邪駿曰每患忠言不獻面從背違吾政教缺然而莫我匡者卿盡辭規
諫深副孤之望也以羊酒禮之西域諸國獻汗血馬火浣布犛牛孔雀巨象及
諸珍異二百餘品西域長史李柏請擊叛將趙貞為貞所敗議者以柏造謀致
敗請誅之駿曰吾每以漢世宗之殺王恢不如秦穆之赦孟明竟以減死論羣
心咸悅駿觀兵新鄉狩于北野因討軻沒虜破之下令境中曰昔鯀殛而禹興
芮誅而缺進唐帝所以殄洪災晉侯所以成五霸法律犯死罪期親不得在朝
今盡聽之唯不宜內參宿衛耳於是刑清國富羣寮勸駿稱涼王領秦涼二州
牧置公卿百官如魏武晉文故事駿曰此非人臣所宜言也敢有言此者罪在
不赦然境內皆稱之為王羣寮又請駿立世子駿不從中堅將軍宋輯言於駿
曰禮急儲君者蓋重宗廟之故周成漢昭立於襁褓誠以國嗣不可曠儲宮當
素定也昔武王始有國元王作儲君建興之初先王在位殿下正名統況今社
稷彌崇聖躬介立大業遂殷繼貳闕然哉臣竊以為國有累卵之危而殿下以
為安踰泰山非所謂也駿納之遂立子重華為世子先是駿遣傅穎假道于蜀
通表京師李雄弗許駿又遣治中從事張淳稱藩于蜀託以假道焉雄大悅雄
又有憾於南氏楊初淳因說曰南氏無狀屢為邊害宜先討百頃次平上邽二
國并勢席卷三秦東清許洛埽氛燕趙拯二帝梓宮於平陽反皇輿於洛邑此
英霸之舉千載一時寡君所以遣下臣冒險通誠不遠萬里者以陛下義聲遠
播必能恤寡君勤王之志天下之善一也惟陛下圖之雄怒偽許之將覆淳於
東峽蜀人橋贊密以告淳淳言於雄曰寡君使小臣行無迹之地適北暨之域
萬里表誠者誠以陛下義矜致力之臣能成人之美節故也若欲殺臣者當顯
於都市宣示衆目云涼州不忘舊義通使琅邪為表忠誠假途於我主聖臣明
發怒殺之此則義聲遠播天下畏威今盜殺江中威刑不顯何足以揚休烈示
天下也雄大驚曰安有此邪當相放遣河右耳雄司隸校尉景騫言於雄曰張
淳壯士宜留任之雄曰壯士豈為人留且可以卿意觀之騫謂淳曰卿體大暑
熱可且遣下吏少住須涼淳曰寡君以皇輿幽辱梓宮未反天下之恥未雪蒼
生之命倒懸故遣淳來表誠大國所論事重非下吏能傳若下吏所了者則淳
本亦不來雖有火山湯海無所辭難豈寒暑之足避哉雄曰此人矯矯不可得
用也厚禮遣之謂淳曰貴主英名蓋世土險兵盛何不稱帝自娛一方淳曰寡
君以乃祖乃父世濟忠良未能雪天人之大恥解衆庶之倒懸日昃忘食枕戈
待旦以琅邪中興江東故萬里翼戴將成桓文之事何言自娛邪雄有慚色曰
我乃祖乃父亦是晉臣往與六郡避難此都為同盟所推遂有今日琅邪若能
中興大晉於中州者亦當率衆輔之淳還至龍鶴募兵通表後皆達京師朝廷
嘉之駿議欲嚴刑峻制衆咸以為宜參軍黃斌進曰臣未見其可駿問其故斌
曰夫法制所以經綸邦國篤俗齊物既立必行不可洿隆也若尊者犯令則法
不行矣駿屏机改容曰夫法唯上行制無高下且微黃君吾不聞過矣黃君可
謂忠之至也於坐擢為敦煌太守駿有計略於是厲操改節勤修庶政總御文
武咸得其用遠近嘉詠號曰積賢君自軌據涼州屬天下之亂所在征伐軍無
寧歲至駿境內漸平又使其將楊宣率衆越流沙伐龜茲鄯善於是西域並降
鄯善王元孟獻女號曰美人立賓遐觀以處之焉耆前部于寘王並遣使貢方
物得玉璽於河其文曰執萬國建無極時駿盡有隴西之地士馬強盛雖稱臣
於晉而不行中興正朔舞六佾建豹尾所置官僚府寺擬於王者而微異其名
又分州西界三郡置沙州東界六郡置河州二府官僚莫不稱臣又於姑臧城
南築城起謙光殿畫以五色飾以金玉窮盡珍巧殿之四面各起一殿東曰宜
陽青殿以春三月居之章服器物皆依方色南曰朱陽赤殿夏三月居之西曰
政刑白殿秋三月居之北曰玄武黑殿冬三月居之其傍皆有直省內官寺署
一同方色及末年任所遊處不復依四時而居咸和初懼為劉曜所逼使將軍
宋輯魏纂將兵徙隴西南安人二千餘家于姑臧使聘於李雄修鄰好及曜攻

枹罕護軍辛晏告急駿使韓璞辛巖率步騎二萬擊之戰于臨洮大爲曜軍所敗璞等退走追至令居駿遂失河南之地初戊己校尉趙貞不附于駿至是駿擊擒之以其地爲高昌郡及石勒殺劉曜駿因長安亂復收河南地至于狄道置武衞石門侯和漒川甘松五屯護軍與勒分境勒遣使拜駿官爵駿不受留其使後懼勒強遣使稱臣於勒兼貢方物遣其使歸駿境內嘗大饑穀價踊貴市長譚詳請出倉穀與百姓秋收三倍徵之從事陰據諫曰昔西門豹宰鄴積之於人解扁莅東封之邑計入三倍文侯以豹有罪而可賞扁有功而可罰今詳欲因人之饑以要三倍反裘傷皮未足喻之駿納之初建興中敦煌計吏耿訪到長安旣而遇賊不得反奔漢中因東渡江以太興二年至京都屢上書以本州未知中興宜遣大使乞爲鄉導時連有內難許而未行至是始以訪守治書御史拜駿鎭西大將軍校尉刺史公如故選西方人隴西賈陵等十二人配之訪停梁州七年以驛道不通召還訪以詔書付賈陵託爲賈客到長安不敢進以咸和八年始達涼州駿受詔遣部曲督王豐等報謝幷遣陵歸上疏稱臣而不奉正朔猶稱建興二十一年九年復使訪隨豐等齎印板進駿大將軍自是每歲使命不絕後駿遣參軍麴護上疏曰東西隔塞踰歷年載夙承聖德心繫本朝而江吳寂蔑餘波莫及雖肆力修塗同盟靡恤奉詔之日悲喜交幷天恩光被褒寵輝渥卽以臣爲大將軍都督陝西雍秦涼州諸軍事休寵振赫萬里懷戴嘉命顯至衡感屏營伏惟陛下天挺岐嶷堂構晉室遭家不造播幸吳楚宗廟有黍離之哀園陵有殄廢之痛普天咨嗟含氣悲傷臣專命一方職在斧鉞遐域僻陋勢極秦隴勒雄既死人懷反正謂季龍李期之命曾不崇朝而皆篡繼凶逆鴟目有年東西遼曠聲援不接遂使桃蟲鼓翼四夷諠譁向義之徒更思背誕鉛刀有干將之志螢燭希日月之光是以臣前章懇切欲齊力時討而陛下雍容江表坐觀禍敗懷目前之安替四祖之業馳檄布告徒設空文臣所以宵吟荒漠痛心長路者也且兆庶離主漸冉經世先老消落後生靡識忠良受梟懸之罰羣凶貪縱橫之利懷君戀故日月告流雖時有尙義之士畏逼首領哀歎窮廬臣聞少康中興由於一旅光武嗣漢衆不盈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況以荆揚慓悍臣州突騎吞噬遺羯在於掌握哉願陛下敷弘臣慮永念先績勑司空鑒征西亮等泛舟江沔使首尾俱至也自後駿遣使多爲季龍所獲不達後駿又遣護羌參軍陳寓從事徐虓華馭等至京師征西大將軍亮上疏言陳寓等冒險遠至宜蒙銓敘詔除寓西平相虓等爲縣令永和元年以世子重華爲五官中郎將涼州刺史酒泉太守馬岌上言酒泉南山卽崐崘之體也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卽謂此山此山有石室玉堂珠璣鏤飾煥若神宮宜立西王母祠以裨朝廷無疆之福駿從之駿在位二十二年卒時年四十私諡曰文公穆帝追諡曰忠成公

重華字泰臨駿之第二子也寬和懿重沉毅少言父卒時年十六以永和二年自稱持節大都督太尉護羌校尉涼州牧西平公假涼王赦其境內尊其母嚴氏爲太王太后居永訓宮所生母馬氏爲王太后居永壽宮輕賦斂除關稅省園囿以恤貧窮遣使奉章於石季龍季龍使王擢麻秋孫伏都等侵寇不輟金城太守張沖降于秋於是涼州振動重華掃境內使其征南將軍裴恆禦之恆壁于廣武欲以持久弊之牧府相司馬張耽言於重華曰臣聞國以兵爲彊以將爲主主將者存亡之機吉凶所繫故燕任樂毅剋平全齊及任騎劫喪七十城之地是以古之明君靡不慎于將相也今之所要在於軍師然議者舉將多推宿舊未必妙盡精才也且韓信之舉非舊名也穰苴之信非舊將也呂蒙之進非舊勳也魏延之用非舊德也蓋明王之舉舉無常人才之所能則授以大事今彊寇在郊諸將不進人情騷動危機稍逼主簿謝艾兼資文武明識兵略若授以斧鉞委以專征必能折衝禦侮殲殄凶類重華召艾問以討寇方略艾曰昔耿弇不欲以賊遺君父黃權願以萬人當寇乞假臣兵七千爲殿下吞王擢麻秋等重華大悅以艾爲中堅將軍配步騎五千擊秋引師出振武夜有二梟鳴于牙中艾曰梟邀也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剋敵之兆於是進戰大破之斬首五千級重華封艾爲福祿伯善待之諸寵貴惡其賞共毀譖之乃出爲酒泉太守季龍又令麻秋進陷大夏大夏護軍梁式執太守宋晏以城應秋秋遣晏以書誘宛戍都尉宋矩宋矩謂秋曰辭父事君當立功義功義不立當

守名節距終不背主偷生於世於是先殺妻子自刎而死是月有司議遣司兵趙長迎秋西郊謝艾以春秋之義國有大喪省蒐狩之禮宜待踰年別駕從事索遐議曰禮天子崩諸侯薨未殯五祀不行既殯而行之魯宣三年天王崩不廢郊祀今聖上統承大位百揆惟新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立秋萬物將成殺氣之始其於王事杖麾誓衆釁鼓禮神所以討逆除暴成功濟務寧宗廟社稷致天下之福不可廢也重華從之俄而麻秋進攻枹罕時晉陽太守郎坦以城大難守宜棄外城武城太守張悛曰棄外城則大事去矣不可以動衆心寧戎校尉張璩從之固守大城秋率衆八萬圍塹數重雲梯雹車地突百道皆通於內城中亦應之殺傷秋衆已數萬季龍復遣其將劉渾等率步騎二萬會之郎坦恨言之不從教軍士李嘉潛與秋通引賊千餘人上城西北隅璩使宋脩張弘辛挹郭普距之短兵接戰斬二百餘人賊乃退璩戮李嘉以徇燒其攻具秋退保大夏謂諸將曰我用兵於五都之閒攻城略地往無不捷及登秦隴謂有征無戰豈悟南鸞仇池破軍殺將築城長最匹馬不歸及攻此城傷兵挫銳殆天所贊非人力也季龍聞而歎曰吾以偏師定九州今以九州之力困於枹罕真所謂彼有人焉未可圖也重華以謝艾爲使持節軍師將軍率步騎三萬進軍臨河秋以三萬衆距之艾乘軺車冠白幍鳴鼓而行秋望而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矟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左戰帥李偉勸艾乘馬艾不從乃下車踞胡床指麾處分賊以爲伏兵發也懼不敢進張瑁從左南緣河而截其後秋軍乃退艾乘勝奔擊遂大敗之斬秋將杜勳汲魚俘斬一萬三千級秋匹馬奔大夏重華論功以謝艾爲太府左長史進封福祿縣伯邑五千戶帛八千匹麻秋又據枹罕有衆十二萬進屯河內遣王擢略地晉興廣武越洪池嶺至于曲柳姑臧大震重華議欲親出距之謝艾因諫以爲不可別駕從事索遐進曰賊衆甚盛漸逼京畿君者國之鎮也不可以親動左長史謝艾文武兼資國之方邵宜委以推轂之任殿下居中作鎮授以算略小賊不足平也重華納之於是以艾爲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行衛將軍遐爲軍正將軍率步騎二萬距之艾建牙旗盟將士有西北風吹旌旗東南指遐曰風爲號令今能令旗指之天所贊也破之必矣軍次神鳥王擢與前鋒戰敗遁還河南進討叛虜斯骨真萬餘落破之斬首千餘級俘擒二千八百獲牛羊十餘萬頭重華自以連破勍敵頗怠政事希接賓客司直索遐諫曰殿下承四聖之基當升平之會荷當今之任憂率土之塗炭宜將親萬幾開延英乂夙夜乾乾勉於庶政自頃內外囂然皆云去賊投誠者應即撫慰而彌日不接國老朝賢當虛己引納詢訪政事比多經旬積朔不留意接之文奏入內歷月不省廢替見務注情於棊弈之閒躭暱左右小臣之娛不存將相遠大之謀至使親臣不言朝吏杜口愚臣所以迴惶忘寢與食也今王室如燬百姓倒懸正是殿下銜膽茹辛厲心之日深願垂心朝政延納直言周爰五美以成六德捐彼近習弭塞外聲修政聽朝使下觀而化重華覽之大悅優文答謝然不之改也詔遣侍御史俞歸拜重華護羌校尉涼州刺史假節是時石季龍西中郎將王擢屯結隴上爲苻雄所破奔重華重華厚寵之以爲征虜將軍秦州刺史假節使張弘宗悠率步騎萬五千配擢伐苻健健遣苻碩禦之戰于龍黎擢等大敗單騎而還弘悠皆沒重華痛之素服爲戰亡吏士舉哀號慟各遣弔問其家復授擢兵使攻秦州剋之遣使上疏曰季龍自斃遺燼游魂取亂侮亡覩機則發臣今遣前鋒都督裴恆步騎七萬逕出隴上以俟聖朝赫然之威山東騷擾不足曆懷長安膏腴宜速平蕩臣守任西荒山川悠遠大誓六軍不及聽受之末猛將鷹揚不豫告成之次瞻雲望日孤憤義傷彈劍慷慨中情蘊結於是康獻皇后詔報遣使進重華爲涼州牧是時御史俞歸至涼州重華方謀爲涼王不肯受詔使親信人沈猛謂歸曰我家主公奕世忠於晉室而不如鮮卑矣臺加慕容皝燕王今甫授州主大將軍何以加勸有功忠義之臣乎明臺今且移河右共勸州主爲涼王大夫出使苟利社稷專之可也歸對曰王者之制異姓不得稱王九州之內重爵不得過公漢高一時王異姓尋皆誅滅蓋權時之宜非舊體也故王陵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伐之至於夷狄不從此例春秋時吳楚稱王而諸侯不以爲非者蓋蠻狄畜之也假令齊魯稱王諸侯豈不伐之故聖上以貴公忠實是以爵以上公位以方伯鮮卑北狄豈足爲比哉子失問也吾又聞

之有殊勳絕世者亦有不世之賞若今便以貴公爲王者設貴公以河右之衆
南平巴蜀東掃趙魏修復舊都以迎天子天子復以何爵何位可以加賞幸三
思之猛具宣歸晉重華遂止重華好與羣小遊戲屢出錢帛以賜左右徵事索
振諫曰先王寢不安席志平天下故繕甲兵積資實大業未就懷恨九泉殿下
遭巨寇於諒闇之中賴重餌以挫勍敵今遺燼尚廣倉帑虛竭金帛之費所宜
慎之昔世祖即位躬親萬幾章奏詣闕報不終日故能隆中興之業定萬世之
功今章奏停滯動經時月下情不得上達哀窮困於囹圄蓋非明主之事臣竊
未安重華善之將受詔未及而卒時年二十七在位十一年私諡曰昭公後改
曰桓公穆帝賜諡曰敬烈子耀靈嗣
耀靈字元舒年十歲嗣事稱大司馬校尉刺史西平公伯父長寧侯祚性傾巧
善承內外初與重華寵臣趙長尉緝等結異姓兄弟長等矯稱重華遺令以祚
爲持節督中外諸軍撫軍將軍輔政長等議以耀靈沖幼時難未夷宜立長君
祚先烝重華母馬氏馬氏遂從緝議命廢耀靈爲涼寧侯而立祚祚尋使楊秋
胡害耀靈於東苑埋之於沙坑私諡曰哀公

張祚

祚字太伯博學雄武有政事之才既立自稱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涼公淫暴
不道又通重華妻裴氏自閣內媵妾及駿重華未嫁子女無不暴亂國人相目
咸賦牆茨之詩永和十年祚納尉緝趙長等議僭稱帝位立宗廟舞八佾置百
官下書曰昔金行失馭戎狄亂華胡羯氐羌咸懷竊璽我武公以神武撥亂保
寧西夏貢款勤王旬朔不絕四祖承光忠誠彌著往受晉禪天下所知謙沖遜
讓四十年于茲矣今中原喪亂華裔無主羣后僉以九州之望無所依歸神祇
嶽瀆罔所憑係逼孤攝行大統以一四海之心辭不獲已勉從羣議待掃穢二
京蕩清周魏然後迎帝舊都謝罪天闕思與兆庶同茲更始改建興四十二年
爲和平元年赦殊死賜鰥寡帛加文武爵各一級追崇曾祖軌爲武王祖寔爲
昭王從祖茂爲成王父駿爲文王弟重華爲明王立妻辛氏爲皇后弟天錫爲
長寧王子泰和爲太子庭堅爲建康王耀靈弟玄靚爲涼武侯其夜天有光如
車蓋聲若雷霆震動城邑明日大風拔木災異屢見而祚凶虐愈甚其尚書馬
岌以切諫免官郎中丁琪又諫曰先公累執忠節遠宗吳會持盈守謙五十餘
載蒼生所以鶴企西望四海所以注心大涼皇天垂贊士庶効死者正以先公
道高彭昆忠踰西伯萬里通虔任節不貳故也能以一州之衆抗崩天之虜師
徒歲起人不告疲陛下雖以大聖雄姿纂戎鴻緒勳德未高於先公而行革命
之事臣竊未見其可華夷所以歸係大涼義兵所以千里響赴者以陛下爲本
朝之故今既自尊人斯高競一隅之地何以當中國之師城峻衝生負乘致寇
惟陛下圖之祚大怒斬之于闕下遣其將和昊率衆伐驪軒戎於南山大敗而
還太尉桓溫入關王擢時鎮隴西馳使於祚言溫善用兵勢在難測祚既震懼
又慮擢反噬即召馬岌復位而與之謀密遣親人刺擢事覺不剋祚益懼大聚
衆聲言東征實欲西保敦煌會溫還而止更遣其平東將軍秦州刺史牛霸司
兵張芳率三千人擊擢破之擢奔于苻健其國中五月霜降殺苗稼果實祚宗
人張瓘時鎮枹罕祚惡其彊遣其將易揣張玲率步騎萬三千以襲之時張掖
人王鸞頗知神道言於祚曰軍出不復還涼國將有不利矣祚大怒以鸞妖言
沮衆斬之以徇三軍乃發鸞臨刑曰我死不二十日軍必敗時有神降於玄武
殿自稱玄冥與人交語祚日夜祈之神言與之福利祚甚信之祚又遣張掖太
守索孚代瓘鎮枹罕爲瓘所殺玲等濟河未畢又爲瓘兵所破揣單騎奔走瓘
軍躡之祚衆震懼敦煌人宋混與弟澄等聚衆以應瓘趙長張璹等懼罪入閣
呼重華母馬氏出殿拜耀靈庶弟玄靚爲主揣等率衆入殿伐長殺之瓘弟琚
及子嵩募數百市人揚聲言張祚無道我兄大軍已到城東敢有舉手者誅三
族祚衆披散琚嵩率衆入城祚按劍殿上大呼令左右死戰祚既失衆心莫有
鬬志於是被殺梟其首宣示內外暴尸道左國內咸稱萬歲祚纂立三年而亡
玄靚字元安既立自號大都督大將軍校尉涼州牧西平公赦其國內廢和平
之號復稱建興四十三年誅祚二子以張瓘爲衛將軍領兵萬人行大將軍事
改易儀屬有隴西人李儼誅大姓彭姚自立於隴右奉中興年號百姓悅之玄
靚遣牛霸率衆討之未達而西平人衛綝又據郡叛霸衆潰單騎而還瓘先欲

征琳以兄珪在琳中爲疑琳亦以弟在瓘中故彼我經年不相伐西平人郭勛解天文不應州郡之命琳禮聘之勛曰張氏應衰衛氏當興豈得以一弟而滅一門宜速伐瓘琳將從之瓘遣弟琚領大衆征琳敗之西平田旋要酒泉太守馬基背瓘應琳旋謂基曰琳擊其東我等絕其西不六旬天下可定斯閉口捕舌也基許之瓘遣司馬張姚王國將二千人伐基敗之斬基旋二人之首傳姑臧瓘兄弟彊盛負其勳力有篡立之謀輔國宋混與弟澄共討瓘盡夷其屬玄靚以混爲都督中外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假節輔政混卒又以澄代之玄靚右司馬張邕惡澄專擅殺之遂滅宋氏玄靚乃以邕爲中護軍叔父天錫爲中領軍共輔政邕自以功大驕矜淫縱又通馬氏樹黨專權國人患之天錫腹心郭增劉肅二人並年十八九因寢謂天錫曰天下事欲未靜天錫曰何謂也二人曰今護軍出入有似長寧天錫大驚曰我早疑之未敢出口計當云何肅曰政當速除之耳天錫曰安得其人肅曰肅即是也天錫曰汝年少更求可與謀者肅曰趙白駒及肅二人足以辦之矣於是天錫從兵四百人與邕俱入朝肅與白駒剔刀鞘出刃從天錫入值邕於門下肅斫之不中白駒繼之又不剋二人與天錫俱入禁中邕得逸走因率甲士三百餘人反攻禁門天錫上屋大呼謂將士曰張邕凶逆所行無道諸宋何罪盡誅滅之傾覆國家肆亂社稷我不惜死實懼大人廢祀事不獲已故耳我家門戶事而將士豈可以干戈見向今之所取邕身而已天地有靈吾不食言邕衆聞之悉散走邕以劍自刎而死於是悉誅邕黨玄靚年既幼沖性又仁弱天錫既剋邕專掌朝政改建興四十九年奉升平之號興寧元年駿妻馬氏卒玄靚以其庶母郭氏爲太妃郭氏以天錫專政與大臣張欽等謀討之事泄欽等伏法是歲天錫率衆入禁門潛害玄靚宣言暴薨時年十四在位九年私諡曰沖公孝武帝賜諡曰敬悼公

天錫字純嘏駿少子也小名獨活初字公純嘏入朝人笑其三字因自改爲玄靚死國人立之自號大將軍校尉涼州牧西平公遣司馬綸騫奉章請命并送御史俞歸還京都太和初詔以天錫爲大將軍大都督督隴右關中諸軍事護羌校尉涼州刺史西平公天錫數宴園池政事頗廢盪難將軍校書祭酒索商上疏極諫天錫答曰吾非好行行有得也觀朝榮則敬才秀之士翫芝蘭則愛德行之臣覩松竹則思貞操之賢臨清流則貴廉絜之行覽蔓草則賤貪穢之吏逢颷風則惡凶狡之徒若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庶無遺漏矣羌廉岐自稱益州刺史率略陽四千家背苻堅就李儼天錫自往討之以別駕楊遹爲監前鋒軍事前將軍趣金城晉興相常據爲使持節征東將軍向左南游擊將軍張統出白土天錫自率三萬人次倉松伐儼儼大敗入城固守遣子純求救於苻堅堅使其將王猛救之天錫敗績死者十二三天錫乃還立子大懷爲世子自天錫之嗣事也連年地震山崩水泉湧出柳化爲松火生泥中而天錫荒于聲色不卹政事初安定梁景敦煌劉肅並以門胄總角與天錫友昵張邕之誅肅景有勳天錫深德之賜姓張氏又改其字以爲己子天錫諸子皆以大爲字故景曰大奕肅曰大誠廢大懷爲高昌公更立嬖子大豫爲世子景肅等俱參政事人情忿懼從弟從事中郎憲切諫不納時苻堅彊盛每攻之兵無寧歲天錫甚懼乃立壇刑牲率典軍將軍張寧中堅將軍馬芮等遙與晉三公盟誓獻書大司馬桓溫剋六年夏誓同大舉遣從事中郎韓博奮節將軍康妙奉表并送盟文博有口才溫甚稱之嘗大會溫使司馬刁彝嘲之彝謂博曰君是韓盧後邪博曰卿是韓盧後溫笑曰刁以君姓韓故相問焉他自姓刁那得韓盧後邪博曰明公脫未之思短尾者則爲刁也一坐推歎焉太元元年苻堅遣其將苟萇毛當梁熙姚萇來寇渡石城津天錫集議中錄事席仂曰先公既有故事徐思後變此孫仲謀屈身之略也衆以仂爲老怯咸曰龍驤將軍馬達精兵萬人距之必不敢進廣武太守辛章保城固守章與晉興相彭知正西平相趙疑謀曰馬達出於行陣必不爲用則秦軍深入吾相與率三郡精卒斷其糧運決一朝命矣征東常據亦欲先擊姚萇須天錫命天錫率萬人頓金昌城馬達率萬人逆萇等因請降兵人散走常據席仂皆戰死司兵趙充哲與萇苦戰又死中衞將軍史景亦歿于陣天錫大懼出城自戰城內又反天錫窘逼降于萇等初天錫所居西昌門及平章殿無故而崩旬日而國亡即位凡十三年自軌爲涼州至天錫凡九世七十六年矣苻堅先爲天錫起宅至以爲尙書封歸義侯堅

大敗于淮肥時天錫爲苻融征南司馬於陣歸國詔曰昔孟明不替終顯厥功豈以一眚而廢才用其以天錫爲散騎常侍左員外又詔曰故太尉西平公張軌著德遐域世襲前勞彊兵縱害遂至失守散騎常侍天錫拔迹登朝先祀淪替用增矜慨可復天錫西平郡公爵俄拜金紫光祿大夫天錫少有文才流譽遠近及歸朝甚被恩遇朝士以其國破身虜多共毀之會稽王道子嘗問其西土所出天錫應聲曰桑葚甜甘鴟鴞革響乳酪養性人無妬心後形神昏喪雖處列位不復被齒遇隆安中會稽世子元顯用事常延致之以爲戲弄以其家貧拜廬江太守本官如故桓玄時欲招懷四遠乃用天錫爲護羌校尉涼州刺史尋卒年六十一追贈金紫光祿大夫

史臣曰長河外區流沙作紀玉關懸險金城負固有苗攸寘帝舜投而不羈渠搜是居大禹卽而方敘世逢多難擧五郡以誰何時遇兵凶阻三邊而高視雖非久安之地足爲苟全之所乎周公保之而立功士彥擁之而延世摯虞觀象記洪災之不流侯瑾覘泉知霸者之斯在匪唯地勢抑亦有天道歟茂駿重華資忠踵武崎嶇僻陋無忘本朝故能西控諸戎東攘巨猾綰累葉之珪組賦絶域之琛賨振曜遐荒良由杖順之効矣祚以卑孽陰傾冢嗣播有泆於彤管擬宸居於黑山丁琪以切諫遇誅夷王鸞以讜言舉覆戮境內雲擾釁其窺名卒致梟懸自然之理也純嘏微弱竟亡其衆奉身魏闕齒迹朝流再駿銀黃祖德之延慶矣

贊曰三象構氛九土瓜分鼎遷江介地絶河濆歸誠晉室美矣張君內撫遺黎外攘逋寇世既緜遠國亦完富杖順爲基靈天所祐

晉書卷八十六

晉書卷八十六考證

張軌傳軌遣北宮純○純監本譌屯今從下文軌遣北宮純等率兵衞京師句改正

張寔傳胡崧等雖赴國難○崧監本譌松今從下文胡崧不違詔允持金五百請救于崧改正

張重華傳時晉陽太守郎坦○監本時作與郎譌郞今從宋本

朝吏杜口○監本朝字下衍廷字從宋本刪

晉書卷八十六考證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五十七

涼武昭王 子士業

武昭王諱暠字玄盛小字長生隴西成紀人姓李氏漢前將軍廣之十六世孫也廣曾祖仲翔漢初爲將軍討叛羌于素昌素昌乃狄道也衆寡不敵死之仲翔子伯考奔喪因葬于狄道之東川遂家焉世爲西州右姓高祖雍曾祖柔仕晉並歷位郡守祖弇仕張軌爲武衛將軍安世亭侯父昶幼有令名早卒遺腹生玄盛少而好學性沉敏寬和美器度通涉經史尤善文義及長頗習武藝誦孫吳兵法嘗與呂光太史令郭黁及其同母弟宋繇同宿黁起謂繇曰君當位極人臣李君有國士之分家有騧草馬生白額駒此其時也呂光末京兆段業自稱涼州牧以敦煌太守趙郡孟敏爲沙州刺史署玄盛效穀令敏尋卒敦煌護軍馮翊郭謙沙州治中敦煌索僊等以玄盛溫毅有惠政推爲寧朔將軍敦煌太守玄盛初難之會宋繇仕於業告歸敦煌言於玄盛曰兄忘郭黁之言邪白額駒今已生矣玄盛乃從之尋進號冠軍稱藩于業業以玄盛爲安西將軍敦煌太守領護西胡校尉及業僭稱涼王其右衛將軍索嗣構玄盛於業乃以嗣爲敦煌太守率騎五百而西未至二十里移玄盛使迎己玄盛驚疑將出迎之效穀令張邈及宋繇止之曰呂氏政衰段業闇弱正是英豪有爲之日將軍據一國成資奈何束手於人索嗣自以本邦爲人情附己不虞將軍卒能距之可一戰而擒矣宋繇亦曰大丈夫已爲世所推今日便授首於嗣豈不爲天下笑乎大兄英姿挺傑有雄霸之風張王之業不足繼也玄盛曰吾少無風雲之志因官至此不圖此郡士人忽爾見推向言出迎者未知士大夫之意故也因遣繇覘嗣繇見嗣焰以甘言還謂玄盛曰嗣志驕兵弱易擒耳於是遣其二子士業讓與邈繇及司馬尹建興等逆戰破之嗣奔還張掖玄盛素與嗣善結爲刎頸交反爲所構故深恨之乃罪狀嗣於段業業將且渠男又惡嗣至是因勸除之業乃殺嗣遣使謝玄盛分敦煌之涼興烏澤晉昌之宜禾三縣爲涼興郡進玄盛持節都督涼興已西諸軍事鎭西將軍領護西夷校尉時有赤氣起于玄盛後園龍跡見于小城隆安四年晉昌太守唐瑤移檄六郡推玄盛爲大都督大將軍涼公領秦涼二州牧護羌校尉玄盛乃赦其境內建年爲庚子追尊祖弇曰涼景公父昶涼簡公以唐瑤爲征東將軍郭謙爲軍諮祭酒索僊爲左長史張邈爲右長史尹建興爲左司馬張體順爲右司馬張條爲牧府左長史令狐溢爲右長史張林爲太府主簿宋繇張稷爲從事中郎繇加折衝將軍稷加揚武將軍索承明爲牧府右司馬令狐遷爲武衛將軍晉興太守氾德瑜爲寧遠將軍西郡太守張靖爲折衝將軍河湟太守索訓爲威遠將軍西平太守趙開爲騂馬護軍大夏太守索慈爲廣武太守陰亮爲西安太守令狐赫爲武威太守索術爲武興太守以招懷東夏又遣宋繇東伐涼興幷擊玉門已西諸城皆下之遂屯玉門陽關廣田積穀爲東伐之資初呂光之稱王也遣使市六璽玉於于寘至是玉至敦煌納之郡府仍於南門外臨水起堂名曰靖恭之堂以議朝政閱武事圖讚自古聖帝明王忠臣孝子烈士貞女玄盛親爲序頌以明鑒戒之義當時文武羣寮亦皆圖焉有白雀翔于靖恭堂玄盛觀之大悅又立泮宮增高門學生五百人起嘉納堂於後園以圖讚所志義熙元年玄盛改元爲建初遣舍人黃始梁興間行奉表詣闕曰昔漢運將終三國鼎峙鈞天之歷數鍾皇晉高祖闡鴻基景文弘帝業嗣武受終要荒率服六合同風宇宙齊貫而惠皇失馭權臣亂紀懷愍屯邅蒙塵于外懸象上分九服下裂眷言顧之普天同憾伏惟中宗元皇帝基天紹命遷幸江表荆揚蒙弘覆之矜五都爲荒榛之藪故太尉西平武公軌當元康之初屬擾攘之際受命典方出撫此州威略所振聲蓋海內明盛繼統不隕前志長旌所指仍闢三秦義立兵強拓境萬里文桓嗣位奕葉載德囊括關西化被崐裔遐邇款藩世修職貢晉德之遠揚繄此州是賴大都督大將軍天錫以英挺之姿承七世之業志匡時難剋隆先勳而中年降災兵寇侵境皇威遐邈同獎弗及以一方之師抗七州之衆兵孤力屈社稷以喪臣聞歷數相推歸餘於終帝王之興必以閏位是以共工亂象於黃農之間秦項篡竊於周漢之際皆機不轉踵覆餗成凶自戎狄陵華已涉

百齡五胡僭襲期運將杪四海顒顒懸心象魏故師次東駢趙魏莫不企踵淮南大捷三方欣然引領伏惟陛下道協少康德侔光武繼天統位志清函夏至如此州世篤忠義臣之群寮以臣高祖東莞太守雍曾祖北地太守柔荷寵前朝參忝時務伯祖龍驤將軍廣晉太守長寧侯卓亡祖武衞將軍天水太守安世亭侯弇毗佐涼州著功秦隴殊寵之隆勒于天府妄臣無庸輒依竇融故事追臣以義上臣大都督大將軍涼公領秦涼二州牧護羌校尉臣以爲荆楚替貢齊桓興召陵之師諸侯不恭晉文起城濮之役用能勳光踐土業隆一匡九域賴其弘猷春秋恕其專命功冠當時美垂千祀況今帝居未復諸夏昏墊大禹所經奄爲戎墟五嶽神山狄汙其三九州名都夷穢其七辛有所言於茲而驗微臣所以叩心絕氣忘寢與食彫肝焦慮不遑寧息者也江涼雖遼義誠密邇風雲苟通實如脣齒臣雖名未結於天臺量未著於海內然憑賴累祖寵光餘烈義不細辭以稽大務輒順群議亡身即事輕弱任重憚忝威命昔在春秋諸侯宗周國皆稱元以布時令今天臺邈遠正朔未加發號施令無以紀數輒年冠建初以崇國憲冀杖寵靈全制一方使義誠著於所天玄風扇于九壤殉命灰身隕越慷慨玄盛謂群寮曰昔河右分崩群豪競起吾以寡德爲衆賢所推何嘗不忘寢與食思濟黎庶故前遣母弟繇董率雲騎東殄不庭軍之所至莫不賓下今惟蒙遜鴟跱一城自張掖已東晉之遺黎雖爲戎虜所制至於向義思風過於殷人之望西伯大業須定不可安寢吾將遷都酒泉漸逼寇穴諸君以爲何如張邈贊成其議玄盛大悅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張長史與孤同矣夫復何疑乃以張體順爲寧遠將軍建康太守鎮樂涫徵宋繇爲右將軍領敦煌護軍與其子敦煌太守讓鎮敦煌遂遷居于酒泉手令誡其諸子曰吾自立身不營世利經涉累朝通否任時初不役智有所要求今日之舉非本願也然事會相驅遂荷州土憂責不輕門戶事重雖詳人事未知天心登車理轡百慮填胸後事付汝等粗舉旦夕近事數條遺意便言不能次比至於杜漸防萌深識情變此當任汝所見深淺非吾敕誡所益也汝等雖年未至大若能剋己纂修比之古人亦可以當事業矣苟其不然雖至白首亦復何成汝等其戒之

慎之節酒慎言喜怒必思愛而知惡憎而知善動念寬恕審而後舉衆之所惡勿輕承信詳審人核真僞遠佞諛近忠正蠲刑獄忍煩擾存高年恤喪病勤省按聽訟訴刑法所應和顏任理慎勿以情輕加聲色賞勿漏疏罰勿容親耳目人間知外患苦禁禦左右無作威福勿伐善施勞逆詐億必以示己明廣加諮詢無自專用從善如順流去惡如探湯富貴而不驕者至難也念此貫心勿忘須臾寮佐邑宿盡禮承敬讌饗饌食事事留懷古今成敗不可不知退朝之暇念觀典籍面牆而立不成人也此郡世篤忠厚人物敦雅天下全盛時海內猶稱之況復今日實是名邦正爲五百年鄉黨婚親相連至於公理時有小小頗迴爲當隨宜斟酌吾臨蒞五年兵難騷動未得休衆息役惠康士庶至於掩瑕藏疾滌除疵垢朝爲寇讎夕委心膂雖未足希準古人粗亦無負於新舊事任公平坦然無類初不容懷有所損益計近便爲少經遠如有餘亦無愧於前志也初玄盛之西也留女敬愛養於外祖尹文文既東遷玄盛從姑梁褒之母養之其後秃髮傉檀假道於北山鮮卑遣褒送敬愛于酒泉并通和好玄盛遣使報聘贈以方物玄盛親率騎二萬略地至於建康東鄯善前部王遣使貢其方物且渠蒙遜來侵至於建康掠三千餘戶而歸玄盛大怒率騎追之及于彌安大敗之盡收所掠之戶初苻堅建元之末徙江漢之人萬餘戶于敦煌中州之人有田疇不闢者亦徙七千餘戶郭黁之寇武威武威張掖已東人西奔敦煌晉昌者數千戶及玄盛東遷皆徙之于酒泉分南人五千戶置會稽郡中州人五千戶置廣夏郡餘萬三千戶分置武威武興張掖三郡築城於敦煌南子亭以威南虜又以前表未報復遣沙門法泉閒行奉表曰江山悠隔朝宗無階延首雲極翹企遐方伏惟陛下應期踐位景福自天臣去乙巳歲順從群議假統方城時遣舍人黃始奉表通誠遙途嶮曠未知達不吳涼懸邈蜂蠆充衢方珍貢使無由展御謹副寫前章或希簡達臣以其歲進師酒泉戒戎廣平庶攘茨穢而黠虜恣睢未率威教憑守巢穴阻臣前路竊以諸事草創倉帑未盈故息兵按甲務農養士時移節邁荏苒三年撫劍歎憤以日成歲今資儲已足器械已克西招城郭之兵北引丁零之衆冀憑國威席卷河隴揚旌秦川承望詔旨盡

節竭誠隕越為效又臣州界迥遠敵寇未除當須鎮副為行留部分輒假臣世子士業監前鋒諸軍事撫軍將軍護羌校尉督攝前軍為臣先驅又敦煌郡大眾殷制御西域管轄萬里為軍國之本輒以次子讓為寧朔將軍西夷校尉敦煌太守統攝崐裔輯寧殊方自餘諸子皆在戎間率先士伍臣總督大綱畢在輸力臨機制命動靜續聞玄盛既遷酒泉乃敦勸稼穡羣僚以年穀頻登百姓樂業請勒銘酒泉玄盛許之於是使儒林祭酒劉彥明為文刻石頌德既而蒙遜每年侵寇不止玄盛志在以德撫其境內但與通和立盟弗之校也是時白狼白兔白雀白雉白鳩皆棲其園囿其羣下以為白祥金精所誕皆應時邕而至又有神光甘露連理嘉禾衆瑞請史官記其事玄盛從之尋而蒙遜背盟來侵玄盛遣世子士業要擊敗之獲其將且渠百年玄盛上巳日讌于曲水命羣寮賦詩而親為之序於是寫諸葛亮訓誡以勗諸子曰吾負荷艱難寧濟之勳未建雖外總良能憑股肱之力而戎務孔殷坐而待旦以維城之固宜兼親賢故使汝等未及師保之訓皆弱年受任常懼弗剋以貽咎悔古今之事不可以不知苟近而可師何必遠也覽諸葛亮訓勵應璩奏諫尋其終始周孔之教盡在中矣為國足以致安立身足以成名質略易通寓目則了雖言發往人道師於此且經史道德如採菽中原勤之者則功多汝等可不勉哉玄盛乃修敦煌舊塞東西二圍以防北虜之患築敦煌舊塞西南二圍以威南虜玄盛以緯世之量當呂氏之末為羣雄所奉遂啟霸圖兵無血刃坐定千里謂張氏之業指期而成河西十郡歲月而一既而禿髮傉檀入據姑臧且渠蒙遜基宇稍廣於是慨然著述志賦焉其辭曰涉至虛以誕駕乘有輿於本無稟玄元而陶衍承景靈之冥符蔭朝雲之菴藹仰朗日之照昫既敷既載以育以成幼希顏子曲肱之榮游心上典玩禮教經蔑玄冕於朱門羨漆園之傲生尙漁父於滄浪善沮溺之耦耕穢鶵鶖之籠嚇欽飛鳳于太清杜世競於方寸絕時譽之嘉譽超嘯吟於崇嶺奇秀木之陵霜挺修幹之青蔥經歲寒而彌芳情遙遙以遠寄想四老之暉光將戢繁榮於常衢控雲轡而高驤攀瓊枝於玄圃漱華泉之淥瀣和吟鳳之逸響應鳴鸞于南嵩時弗獲彰心往形留眷駕陽林宛首一丘衡風

沐雨載沉載浮利害繽紛以交錯歡感循環而相求乾扉奄寂以重閉天池絕津而無舟悼貞信之道薄謝惑德於圜流遂乃去玄覽應世賓肇弱巾於東宮並羽儀於英倫躡寶德之嶔庭翼明后於紫宸赫赫謙光崇明奕奕岌岌王居眈眈百辟君希虞夏臣庶夔益張王頹岩梁后墜壑淳風杪莽以永喪縉紳淪胥而覆溺呂發釁於閨牆厥構摧以傾顛疾風飄于高木迴湯沸於重泉飛塵翕以蔽日大火炎其燎原名都幽然影絕千邑闃而無煙斯乃百六之恆數起滅相因而迭然於是人希逐鹿之圖家有雄霸之想闇王命而不尋邀非分於無象故覆車接路而繼軌膏生靈於土壤哀餘類之忪懞遘蒯依而靡仰求欲專而失逾遠寄玄珠於罔象悠悠涼道鞠焉荒凶杪杪余躬迢迢西邦非相期之所會諒冥契而來同跨弱水以建基躡崐墟以為墉總奔駟之駭轡接摧轅於峻峯崇崖巘嶮重巘萬尋玄邃窈窕磐紆嶔岑榛棘交橫河廣水深狐狸夾路鵂鶹羣吟挺非我以為用任至當如影響執同心以御物懷自彼於握掌匪矯情而任荒乃冥合而一往華德是用來庭野逸所以就鞅休矣時英茂哉儁哲庶罩網以遠籠豈徒射鉤與斬袂或脫梏而纓緌或後至而先列採殊才於巖陸拔翹彥於無際思留侯之神遇振高浪以蕩穢想孔明於草廬運玄籌之罔滯洪操槃而慷慨起三軍以激銳詠羣豪之高軌嘉關張之飄傑誓報曹而歸劉何義勇之超世據斷橋而橫矛亦雄姿之壯發輝輝南珍英英周魯挺奇荆吳昭文烈武建策烏林龍驤江浦推堂堂之勁陣鬱風翔而雲舉紹樊韓之遠蹤侔徽猷於召武非劉孫之鴻度孰能臻茲大祜信乾坤之相成庶物希風而潤雨嶓岱既蕩三江已清穆穆盛勳濟濟隆平御羣龍而奮策彌萬載以飛榮仰遺塵於絕代企高山而景行將建朱旗以啓路驅長轂而迅征靡商風以抗旆拂招搖之華旌資神兆於皇極協五緯之所寧赳赳干城翼翼上弼志誠奔鯨截彼醜類且灑遊塵於當陽拯涼德於已墜間昌寓之驂乘暨襄城而按轡知去害之在茲體牧童之所述審機動之至微思遺餘而忘賺表略韻於紈素託精誠于白日玄盛寢疾顧命宋繇曰吾少離荼毒百艱備嘗於喪亂之際遂為此方所推才弱智淺不能一同河右今氣力惙然當不復起矣死者大理

吾不悲之所恨志不申耳居元首之位者宜深誡危殆之機吾終之後世子猶
卿子也善相輔導述吾平生勿令居人之上專驕自任軍國之宜委之於卿無
使籌略乖衷失成敗之要十三年薨時年六十七國人上謚曰武昭王墓曰建
世陵廟號太祖先是河右不生楸槐柏漆張駿之世取於秦隴而植之終於皆
死而酒泉宮之西北隅有槐樹生焉玄盛又著槐樹賦以寄情蓋歎僻陋遐方
立功非所也亦命主簿梁中庸及劉彥明等並作文感兵難繁興時俗諠競乃
著大酒容賦以表恬豁之懷與辛景辛恭靖同志友善景等歸晉遇害江南玄
盛聞而弔之玄盛前妻同郡辛納女貞順有婦儀先卒玄盛親爲之誄自餘詩
賦數十篇世子譚早卒第二子士業嗣

涼後主諱歆字士業玄盛薨時府寮奉爲大都督大將軍涼公領涼州牧護羌
校尉大赦境內改年爲嘉興尊母尹氏爲太后以宋繇爲武衞將軍廣夏太守
軍諮祭酒錄三府事索僊爲征虜將軍張掖太守且
渠廣宗詐降誘士業士業遣武衞溫宜等赴之親勒大軍爲之後繼蒙遜率衆
三萬設伏于蓼泉士業聞引兵還爲遜所逼士業親貫甲先登大敗之追奔百
餘里俘斬七千餘級明年蒙遜又伐士業士業將出距之左長史張體順固諫
乃止蒙遜大芟秋稼而還是歲朝廷以士業爲持節都督七郡諸軍事鎮西大
將軍護羌校尉酒泉公士業用刑頗嚴又繕築不止從事中郎張顯上疏諫曰
入歲已來陰陽失序屢有賊風暴雨犯傷和氣今區域三分勢不久並并兼之
本實在農戰懷遠之略事歸寬簡而更繁刑峻法宮室是務人方凋殘百姓愁
悴致災之咎實此之由主簿氾稱又上疏諫曰臣聞天之子愛人后殷勤至矣
故政之不修則垂災譴以誡之改者雖危必昌宋景是也其不改者雖安必亡
虢公是也元年三月癸卯敦煌謙德堂陷八月效穀地裂二年元日昏霧四塞
四月日赤無光二旬乃復十一月狐上南門今茲春夏地頻五震六月隕星于
建康臣雖學不稽古敏謝仲舒頗亦聞道于先師且行年五十有九請爲殿下
略言耳目之所聞見不復能遠論書傳之事也乃者咸安之初西平地裂狐入
謙光殿前俄而秦師奄至都城不守梁熙既爲涼州藉秦氏兵亂規有全涼之
地外不撫百姓內多聚斂建元十九年姑臧南門崩隕石於閑豫堂二十年而
呂光東反子敗於前身戮於後段業因羣胡創亂遂稱制此方三年之中地震
五十餘所既而先王龍興瓜州蒙遜殺之張掖此皆目前之成事亦殿下之所
聞知效穀先主鴻漸之始謙德即尊之室基陷地裂大凶之徵也日者太陽之
精中國之象赤而無光中國將爲胡夷之所陵滅諺曰野獸入家主人將去今
狐上南門亦災之大也又狐者胡也天意若曰將有胡人居于此城南面而居
者也昔春秋之世星隕于宋襄公卒爲楚所擒地者至陰胡夷之象當靜而動
反亂天常天意若曰胡夷將震動中國中國若不修德將有宋襄之禍臣蒙先
朝布衣之眷輒自同子弟之親是以不避忤上之誅昧死而進愚款願殿下親
仁善鄰養威觀釁罷宮室之務止游畋之娛後宮嬪妃諸弟子女躬受分田身
勸蠶績以清儉素德爲榮息茲奢靡之費百姓租稅專擬軍國虛衿下士廣招
英儁修秦氏之術以強國富俗待國有數年之積庭盈文武之士然後命韓白
爲前驅納子房之妙算一鼓而姑臧可平長驅可以飲馬涇渭方東面而爭天
下豈蒙遜之足憂不然臣恐宗廟之危必不出紀士業並不納士業立年而宋
受禪士業將謀東伐張體順切諫乃止士業聞蒙遜南伐禿髮傉檀命中外戒
嚴將攻張掖尹氏固諫不聽宋繇又固諫士業並不從繇退而歎曰大事去矣
吾見師之出不見師之還也士業遂率步騎三萬東伐次于都瀆澗蒙遜自浩
亹來距戰于懷城爲蒙遜所敗左右勸士業還酒泉士業曰吾違太后明誨遠
取敗辱不殺此胡復何面目以見母也勒衆復戰敗于蓼泉爲蒙遜所害士業
諸弟酒泉太守翻新城太守預領羽林右監密左將軍眺右將軍亮等西奔敦
煌蒙遜遂入于酒泉士業之未敗也有大蛇從南門而入至于恭德殿前有雙
雉飛出宮內通衢大樹上有烏鵲爭巢鵲爲烏所殺又有敦煌父老令狐熾夢
白頭公衣帢而謂熾曰南風動吹長木胡桐椎不中轂言訖忽然不見士業小
字桐椎至是而亡翻及弟敦煌太守恂與諸子等棄敦煌奔于北山蒙遜以索
嗣子元緒行敦煌太守元緒麤險好殺大失人和郡人宋承張弘以恂在郡有
惠政密信招恂恂率數十騎入于敦煌元緒東奔涼州與宋承等推恂爲冠軍將

軍涼州刺史蒙遜遣世子德政率衆攻恂恂閉門不戰蒙遜自率衆二萬攻之三面起堤以水灌城恂遣壯士一千連版爲橋潛欲決堤蒙遜勒兵逆戰屠其城士業子重耳脫身奔于江左仕于宋後歸魏爲恆農太守蒙遜徙翻子寶等于姑臧歲餘北奔伊吾後歸于魏獨尹氏及諸女死於伊吾玄盛以安帝隆安四年立至宋少帝景平元年滅據河右凡二十四年

史臣曰王者受圖咸資世德猶混成之先大帝若一氣之生兩儀是以中陽勃興資豢龍之構趾景亳垂統本吞燕之開基涼武昭王英姿傑出運陰陽而緯武應變之道如神吞日月以經天成物之功若歲故能懷荒弭暴開國化家宅五郡以稱藩屈三分而奉順若乃詩褒秦仲後嗣建削平之業頌美公劉末孫興配天之祚或發迹於汧渭或布化於邠岐覆簣創元天之基疏涓開環海之宅彼既有漸此亦同符是知景命攸歸非一朝之可致累功積慶其所由來遠矣

贊曰武昭英叡忠勇霸世王室雖微乃誠無替遺黎飲德絕壤霑惠積祉丕基克昌來裔

晉書卷八十七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五十八

孝友

大矣哉孝之爲德也分渾元而立體道貫三靈資品彙以順名功包萬象用之于國動天地而降休徵行之于家感鬼神而昭景福乃若博施備物尊仁安義柔色承顏怡怡盡樂擊鮮就養亹亹忘劬集苞恩蓺黍之勤循陔有採蘭之詠事親之道也屬屬如在哀哀罔極聚薪流慟銜索興嗟灑風樹以隤心顧寒泉而沬泣追遠之情也審德從仕正務移官居高匪危在醜無爭協修升以匡化懷履冰而砥節立身之行也是以閔曾異貫遵六教而緝貞規蔡董烝烝弘七體而垂令迹亦有至誠上感明祇下贊郭巨致錫金之慶陽雍標蒔玉之祉爲馴丹羽巢叔和之室鹿呈白彘援功文之廬然則因彼孝慈而生友悌理在兼綜義歸一揆夫天倫之重共氣分形心睽則葉頳荆枝性合則華承棣萼乃有推肥代瘦徇急難之情讓果同衾盡懽愉之致緬窺緗素載流塵躅者數晉氏始自中朝逮于江左雖百六之災遄及而君子之道未消孝悌名流猶爲繼踵王偉元之行己許季義之立節夏方盛彦體至性以馳芬庾袞顏含篤友于而宣範自餘羣士咸標懿德採其遺絢足厲澆風故著孝友篇以續前史云耳

李密

李密字令伯犍爲武陽人也一名虔父早亡母何氏改醮密時年數歲感戀彌至烝烝之性遂以成疾祖母劉氏躬自撫養密奉事以孝謹聞劉氏有疾則涕泣側息未嘗解衣飲膳湯藥必先嘗後進有暇則講學忘疲而師事譙周周門人方之游夏少仕蜀爲郎數使吳有才辯吳人稱之蜀平泰始初詔徵爲太子洗馬密以祖母年高無人奉養遂不應命乃上疏曰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見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孝苦至于成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朞功彊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煢煢孑立形影相弔而劉早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嘗廢離自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明詔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苟徇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爲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卹況臣孤苦尩羸之極且臣少仕僞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猥蒙拔擢寵命殊私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是以私情區區不敢棄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而報養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但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之所明知皇天后土實所鑒見伏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臣生當隕身死當結草帝覽之曰士之有名不虛然哉乃停召後劉終服闋復以洗馬徵至洛司空張華問之曰安樂公何如密曰可次齊桓華問其故對曰齊桓得管仲而霸用豎刁而蟲流安樂公得諸葛亮而抗魏任黃皓而喪國是知成敗一也次問孔明言教何碎密曰昔舜禹皋陶相與語故得簡雅大誥與凡人言宜碎孔明與言者無己敵言教是以碎耳華善之出爲溫令而憎疾從事嘗與人書曰慶父不死魯難未已從事白其書司隸司隸以密在縣清慎弗之劾也密有才能常望內轉而朝廷無援乃遷漢中太守自以失分懷怨及賜餞東堂詔密令賦詩末章曰人亦有言有因有緣官無中人不如歸田明明在上斯語豈然武帝忿之於是都官從事奏免密官後卒於家二子賜興賜字宗石少能屬文嘗爲玄鳥賦詞甚美州辟別駕舉秀才未行而終興字雋石亦有文才刺史羅尚辟別駕尚爲李雄所攻使興詣鎮南將軍劉弘求救興因願留爲弘參軍而不還尚白弘即奪其手版而遣之興之在弘府弘立諸葛孔明羊叔子碣使興俱爲之文甚有辭理

盛彦

盛彥字翁子廣陵人也少有異才年八歲詣吳太尉戴昌昌贈詩以觀之彥於
坐答之辭甚慷慨母王氏因疾失明彥每言及未嘗不流涕於是不應辟召躬
自侍養母食必自哺之母既疾久至於婢使數見捶撻婢忿恨伺彥暫行取蠐
螬炙飴之母食以為美然疑是異物密藏以示彥彥見之抱母慟哭絕而復蘇
母目豁然即開從此遂愈彥仕吳至中書侍郎吳平陸雲薦之於刺史周浚本
邑大中正劉頌又舉彥為小中正太康中卒

夏方

夏方字文正會稽永興人也家遭疫癘父母伯叔群從死者十三人方年十四
夜則號哭晝則負土十有七載葬送得畢因廬于墓側種植松柏烏鳥猛獸馴
擾其旁吳時拜仁義都尉累遷五官中郎將朝會未嘗乘車行必讓路吳平除
高山令百姓有罪應加捶撻者方向之涕泣而不加罪大小莫敢犯焉在官三
年州舉秀才還家卒年八十七

王裒

王裒字偉元城陽營陵人也祖脩有名魏世父儀高亮雅直為文帝司馬東關
之役帝問於眾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對曰責在元帥帝怒曰司馬欲委罪
於孤邪遂引出斬之裒少立操尚行己以禮身長八尺四寸容貌絕異音聲清
亮辭氣雅正博學多能痛父非命未嘗西向而坐示不臣朝廷也於是隱居教
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廬于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柏悲號涕淚著樹樹為
之枯母性畏雷母沒每雷輒到墓曰裒在此及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
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廢蓼莪之篇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或
有助之者不聽諸生密為刈麥裒遂棄之知舊有致遺者皆不受門人為本縣
所役告裒求屬令裒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蔭卿屬之何益且吾
不執筆已四十年矣乃步擔乾飯兒負鹽豉草屩送所役生到縣門徒隨從者
千餘人安丘令以為詣己整衣出迎之裒乃下道至土牛旁磬折而立云門生
為縣所役故來送別因執手涕泣而去令即放之一縣以為恥鄉人管彥少有
才而未知名裒獨以為必當自達拔而友之男女各始生便共許為婚彥後為
西夷校尉卒而葬於洛陽裒後更嫁其女彥弟馥問裒裒曰吾薄志畢願山藪
昔嫁姊妹皆遠吉凶斷絕每以此自誓今賢兄子葬父於洛陽此則京邑之人
也豈吾結好之本意哉馥曰嫂齊人也當還臨淄裒曰安有葬父河南而隨母
還齊用意如此何婚之有北海邴春少立志操寒苦自居負笈游學鄉邑僉以
為邴原復出裒以春性險狹慕名終必不成其後春果無行學業不終有識以
此歸之裒常以為人之所行期於當歸善道何必以所能而責人所不能及洛
京傾覆寇盜蜂起親族悉欲移渡江東裒戀墳壟不去賊大盛方行猶思慕不
能進遂為賊所害

許孜

許孜字季義東陽吳寧人也孝友恭讓敏而好學年二十師事豫章太守會稽
孔沖受詩書禮易及孝經論語學竟還鄉里沖在郡喪亡孜聞問盡哀負擔奔
赴送喪還會稽蔬食執役制服三年俄而二親沒柴毀骨立杖而能起建墓於
縣之東山躬自負土不受鄉人之助或愍孜羸憊苦求來助孜晝則不逆夜便
除之每一悲號鳥獸翔集孜以方營大功乃棄其妻鎮宿墓所列植松柏亘五
六里時有鹿犯其松栽孜悲歎曰鹿獨不念我乎明日忽見鹿為猛獸所殺置
於所犯栽下孜悵惋不已乃為作冢埋於隧側猛獸即於孜前自撲而死孜益
歎息又取埋之自後樹木滋茂而無犯者積二十餘年孜乃更娶妻立宅墓次
烝烝朝夕奉亡如存鷹雉棲其梁簷鹿與猛獸擾其庭圃交頸同游不相搏噬
元康中郡察孝廉不起巾褐終身年八十餘卒于家邑人號其居為孝順里咸
康中太守張虞上疏曰臣聞聖賢明訓存乎舉善褒貶所興不遠千載謹按所
領吳寧縣物故人許孜至性孝友立節清峻與物恭讓言行不貳當其奉師則
在三之義盡及其喪親實古今之所難咸稱殊類致感猛獸弭害雖臣不及見
然備聞斯語竊謂蔡順董黯無以過之孜沒積年其子尚在性行純愨今亦家
於墓側臣以為孜之履操世所希逮宜標其令跡甄其後嗣以酬既往以獎方
來陽秋傳曰善善及其子孫臣不達大體請臺量議疏奏詔旌表門閭蠲復子
孫其子生亦有孝行圖孜像於堂朝夕拜焉

庾袞

庾袞字叔褒明穆皇后伯父也少履勤儉篤學好問事親以孝稱咸寧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復殆癘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於外袞獨留不去諸父兄強之乃曰袞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其閒復撫柩哀臨不輟如此十有餘旬疫勢既歇家人乃反毗病得差袞亦無恙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始疑疫癘之不相染也初袞諸父並貴盛惟父獨守貧約袞躬親稼穡以給供養而執事勤恪與弟子樹籬跪以授條或曰今在隱屏先生何恭之過袞曰幽顯易操非君子之志也父亡作筥賣以養母母見其勤曰我無所食對曰母食不甘袞將何居母感而安之袞前妻荀氏繼室樂氏皆官族富室及適袞俱棄華麗散資財與袞共安貧苦相敬如賓母終服喪居于墓側歲大饑藜羹不糝門人欲進其飯者而袞每曰已食莫敢爲設及麥熟穫者已畢而採捃尚多袞乃引其羣子以退曰待其閒及其捃也不曲行不旁掇跪而把之則亦大獲又與邑人入山拾橡分夷嶮序長幼推易居難禮無違者或有斬其墓柏莫知其誰乃召鄰人集于墓而自責焉因叩頭泣涕謝祖禰曰德之不修不能庇先人之樹袞之罪也父老咸亦爲之垂泣自後人莫之犯撫諸孤以慈奉諸寡以仁事加於厚而教之義方使長者體其行幼者忘其孤孤甥郭秀比諸子姪衣食而每先之孤兄女曰芳將嫁美服既具袞乃刈荆苕爲箕箒召諸子集之于堂男女以班命芳曰芳乎汝少孤汝逸汝豫不汝疵瑕今汝適人將事舅姑灑埽庭內婦之道也故賜汝此匪器之爲美欲溫恭朝夕雖休勿休也而以舊宅與其長兄子賡翕及翕卒袞哀其早孤痛其成人而未娶乃撫柩長號哀感行路聞者莫不垂涕初袞父誡袞以酒每醉輒自責曰余廢先父之誡其何以訓人乃於父墓前自杖三十鄉人褚儁逸者善事其親老而不倦袞每拜之書與諸兄遍邑人陳準兄弟諸兄友之皆拜其母袞獨不拜準弟徽曰子不拜吾親何袞曰未知所以拜也夫拜人之親者將自同於人之子也其義至重袞敢輕之乎遂不拜準徽歎曰古有亮直之士君近之矣君若當朝則社稷之臣歟君若握兵臨大節孰能奪之方今徵聘君實宜之於是鄉黨薦之州郡交命察孝廉舉秀才清白異行皆不降志世遂號之爲異行元康末潁川太守召爲功曹袞服造役之衣杖鍤荷斧不俟駕而行曰請受下夫之役太守飾車而迎袞逡巡辭退請徒行入郡將命者遂逼扶升車納於功曹舍既而袞自取己車而寢處焉形雖恭而神有不可動之色太守知其不屈乃歎曰非常士也吾何以降之厚爲之禮而遣焉齊王冏之唱義也張泓等肆掠于陽翟袞乃率其同族及庶姓保于禹山是時百姓安寧未知戰守之事袞曰孔子云不教而戰是謂棄之乃集諸羣士而謀曰二三君子相與處於險將以安保親尊全妻孥也古人有言千人聚而不以一人爲主不散則亂矣將若之何衆曰善今日之主非君而誰袞默然有閒乃言曰古人急病讓夷不敢逃難然人之立主貴從其命也乃誓之曰無恃險無怙亂無暴鄰無抽屋無樵採人所植無謀非德無犯非義戮力一心同恤危難衆咸從之於是峻險阨杜蹊徑修壁塢樹藩障考功庸計丈尺均勞逸通有無繕完器備量力任能物應其宜使邑推其長里推其賢而身率之分數既明號令不二上下有禮少長有儀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及賊至袞乃勒部曲整行伍皆持滿而勿發賊挑戰晏然不動且辭焉賊服其慎而畏其整是以皆退如是者三時人語曰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其庾異行乎及冏歸于京師踰年不朝袞曰晉室卑矣寇難方興乃攜其妻子適林慮山事其新鄉如其故鄉言忠信行篤敬比及朞年而林慮之人歸之咸曰庾賢及石勒攻林慮父老謀曰此有大頭山九州之絕險也上有古人遺迹可共保之惠帝遷于長安袞乃相與登于大頭山而田於其下年穀未熟食木實餌石蘂同保安之有終焉之志及將收穫命子怞與之下山中塗目眩瞀墜崖而卒同保赴哭曰天乎獨不可舍我賢乎時人傷之曰庾賢絕塵避地超然遠迹固窮安陋木食山棲不與世同榮不與人爭利不免遭命悲夫袞學通詩書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尊事耆老惠訓蒙幼臨人之喪必盡哀會人之葬必躬築勞則先之逸則後之言必行之行必安之是以宗族鄉黨莫不崇仰門人感慕爲之樹碑焉有四子怞蔑澤捃在澤生故名澤因捃生故曰捃蔑後南渡江中興初爲侍中蔑生願安成太守

孫晷

孫晷字文度吳國富春人吳伏波將軍秀之曾孫也晷爲兒童未嘗被呵怒顧榮見而稱之謂其外祖薛兼曰此兒神明清審志氣貞立非常童也及長恭孝清約學識有理義每獨處幽闇之中容止瞻望未嘗傾邪雖侯家豐厚而晷常布衣蔬食躬親壟畝誦詠不廢欣然獨得父母愍其如此欲加優饒而夙興夜寐無蹔懈也父母起居嘗饌雖諸兄親饋而晷不離左右富春車道既少動經山川父難於風波每行乘篮輿晷躬自扶侍所詣之處則於門外樹下藩屏之間隱息初不令主人知之兄嘗篤疾經年晷躬自扶侍藥石甘苦必經心目跋涉山水祈求懇至而聞人之善欣若有得聞人之惡慘若有失見人饑寒並周贍之鄉里贈遺一無所受親故有窮老者數人恆往來告索人多厭慢之而晷見之欣敬逾甚寒則與同衾食則與同器或解衣推被以恤之時年饑穀貴人有生刈其稻者晷見而避之須去而出既而自刈送與之鄉鄰感愧莫復侵犯會稽虞喜隱居海嵎有高世之風晷欽其德娉喜弟預女爲妻喜戒女棄華尙素與晷同志時人號爲梁鴻夫婦濟陽江惇少有高操聞晷學行遇人自東陽往候之始面便終日譚宴結歡而別司空何充爲揚州檄晷爲主簿司徒蔡謨辟爲掾屬並不就尙書張闓明州土之望表薦晷公車特徵會卒時年三十八朝野嗟痛之晷未及大斂有一老父縕袍草屨不通姓名徑入撫柩而哭哀聲慷慨感于左右哭止便出容貌甚清眼瞳又方門者告之喪主怪而追焉直去不顧同郡顧和等百餘人歎其神貌有異而莫之測也

顏含

顏含字弘都琅邪莘人也祖欽給事中父默汝陰太守含少有操行以孝聞兄畿咸寧中得疾就醫自療遂死於醫家家人迎喪旐每繞樹而不可解引喪者顛仆稱畿言曰我壽命未死但服藥太多傷我五臟耳今當復活慎無葬也其父祝之曰若爾有命復生豈非骨肉所願今但欲還家不爾葬也旐乃解及還其婦夢之曰吾當復生可急開棺婦頗說之其夕母及家人又夢之卽欲開棺而父不聽含時尙少乃慨然曰非常之事古則有之今靈異至此開棺之痛孰與不開相負父母從之乃共發棺果有生驗以手刮棺指爪盡傷然氣息甚微存亡不分矣飲哺將護累月猶不能語飲食所須託之以夢闔家營視頓廢生業雖在母妻不能無倦矣含乃絕棄人事躬親侍養足不出戶者十有三年石崇重含惇行贈以甘旨含謝而不受或問其故答曰病者綿昧生理未全既不能進噉又未識人惠若當謬留豈施者之意也畿竟不起含二親既終兩兄繼沒次嫂樊氏因疾失明含課勵家人盡心奉養每日自嘗省藥饌察問息秏必簪屨束帶醫人疏方應須髯蛇膽而尋求備至無由得之含憂歎累時嘗晝獨坐忽有一青衣童子年可十三四持一青囊授含含開視乃蛇膽也童子逡巡出戶化成青鳥飛去得膽藥成嫂病卽愈由是著名本州辟不就東海王越以爲太傅參軍出補闓陽令元帝初鎮下邳復命爲參軍過江以含爲上虞令轉王國郎中丞相東閣祭酒出爲東陽太守東宮初建含以儒素篤行補太子中庶子遷黃門侍郎本州大中正歷散騎常侍大司農豫討蘇峻功封西平縣侯拜侍中除吳郡太守王導問含曰卿今涖名郡政將何先答曰王師歲動編戶虛耗南北權豪競招游食國弊家豐執事之憂且當徵之勢門使反田桑數年之間欲令戶給人足如其禮樂俟之明宰含所歷簡而有恩明而能斷然以威御下導歎曰顏公在事吳人斂手矣未之官復爲侍中尋除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遷光祿勳以年老遜位成帝美其素行就加右光祿大夫門施行馬賜牀帳被褥勅大官四時致膳固辭不受于時論者以王導帝之師傅名位隆重百僚宜爲降禮太常馮懷以問於含含曰王公雖重理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既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佞於我我有邪德乎人嘗論少正卯盜跖其惡孰深或曰正卯雖姦不至剖人充膳盜跖爲甚含曰爲惡彰露人思加戮隱伏之姦非聖不誅由此言之少正爲甚衆咸服焉郭璞嘗遇含欲爲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蓍龜桓溫求婚於含含以其盛滿不許惟與鄧攸深交或問江左羣士優劣答曰周伯仁之正鄧伯道之清卞望之之節餘則吾不知也其雅重行實抑絕浮僞如此致仕二十餘年年九十三卒

遺命素棺薄斂諡曰靖喪在殯而鄰家失火移棺紼斷火將至而滅僉以爲淳
誠所感也三子髦謨約髦歷黃門郎侍中光祿勳謨至安成太守約零陵太守
並有聲譽

劉殷

劉殷字長盛新興人也高祖陵漢光祿大夫殷七歲喪父哀毀過禮服喪三年
未曾見齒曾祖母王氏盛冬思堇而不言食不飽者一旬矣殷怪而問之王言
其故殷時年九歲乃於澤中慟哭曰殷罪釁深重幼丁艱罰王母在堂無旬月
之養殷爲人子而所思無獲皇天后土願垂哀愍聲不絕者半日於是忽若有
人云止止聲殷收淚視地便有堇生焉因得斛餘而歸食而不減至時堇生乃
盡又嘗夜夢人謂之曰西籬下有粟寤而掘之得粟十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石
以賜孝子劉殷自是食之七載方盡時人嘉其至性通感競以穀帛遺之殷受
而不謝直云待後貴當相酬耳弱冠博通經史綜核羣言文章詩賦靡不該覽
性倜儻有濟世之志儉而不陋清而不介望之頹然而不可侵也鄉黨親族莫
不稱之郡命主簿州辟從事皆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司空齊王攸辟爲掾征
南將軍羊祜召參軍事皆以疾辭同郡張宣子識達之士也勸殷就徵殷曰當
今二公有晉之棟楹也吾方希達如榱椽耳不憑之豈能立乎吾今王母在堂
既應他命無容不竭盡臣禮便不得就養子輿所以辭齊大夫良以色養爲主
故耳宣子曰如子所言豈庸人所識哉而今而後吾子當爲吾師矣遂以女妻
之宣子者并州豪族也家富於財其妻怒曰我女年始十四姿識如此何慮不
得爲公侯妃而遽以妻劉殷乎宣子曰非爾所及也誡其女曰劉殷至孝冥感
兼才識超世此人終當遠達爲世名公汝其謹事之張氏性亦婉順事王母以
孝聞奉殷如君父及王氏卒殷夫婦毀瘠幾至滅性時柩在殯而西鄰失火
風勢甚盛殷夫婦叩殯號哭火遂越燒東家後有二白鳩巢其庭樹自是名譽
彌顯太傅楊駿輔政備禮聘殷殷以母老固辭駿於是表之優詔遂其高志聽
終色養勑所在供其衣食蠲其傜賦賜帛二百匹穀五百斛趙王倫篡位孫秀
夙重殷名以散騎常侍徵之殷逃奔鴈門及齊王冏輔政辟爲大司馬軍諮祭
酒既至謂殷曰先王虛心召君君不至今孤辟君君何能屈也殷曰世祖以大
聖應期先王以至德輔世既堯舜爲君稷契爲佐故殷希以一夫而距千乘爲
不可迴之圖幸遇唐虞之世是以不懼斧鉞之戮耳今殿下以神武睿姿除殘
反政然聖迹稍麤嚴威滋肅殷若復爾恐招華士之誅故不敢不至也冏奇之
轉拜新興太守明刑措善甚有政能屬永嘉之亂沒於劉聰聰奇其才而擢任
之累至侍中太守錄尚書事殷恆戒子孫曰事君之法當務幾諫凡人尚不可
面斥其過而況萬乘乎夫犯顏之禍將彰君過宜上思召公咨商之義下念鮑
勛觸鱗之誅也在聰之朝與公卿恂恂然常有後己之色士不修操行者無得
入其門然靖理不申稽殷而濟者亦已百數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
史公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北州之學殷門爲盛竟以壽終

王延

王延字延元西河人也九歲喪母泣血三年幾至滅性每至忌日則悲啼至旬
繼母卜氏遇之無道恆以蒲穰及敗麻頭與延貯衣其姑聞而問之延知而不
言事母彌謹卜氏嘗盛冬思生魚勑延求而不獲杖之流血延尋汾叩凌而哭
忽有一魚長五尺踊出冰上延取以進母卜氏食之積日不盡於是心悟撫延
如己生延事親色養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溫被隆冬盛寒體無全衣而親極
滋味晝則傭賃夜則誦書遂究覽經史皆通大義州郡禮辟貪供養不起父母
終後廬於墓側非其蠶不衣非其耕不食屬天下喪亂隨劉元海遷于平陽農
蠶之暇訓誘宗族侃侃不勌家牛生一犢他人認之延牽而授與初無吝色其
人後自知妄認送犢還延叩頭謝罪延仍以與之不復取也年六十方仕於劉
聰稍遷尚書左丞至金紫光祿大夫聰死後靳準將作亂謀之于延延不從準
既誅劉氏自號漢天王以延爲左光祿大夫延又大罵不受準遂殺之

王談

王談吳興烏程人也年十歲父爲鄰人竇度所殺談陰有復讎志而懼爲度所
疑寸刃不畜日夜伺度未得至年十八乃密市利鍤陽若耕鉏者度常乘船出
入經一橋下談伺度行還伏草中度既過談於橋上以鍤斬之應手而死既而

歸葬有司太守孔巖義其孝勇列上宥之。巖諸子爲孫恩所害，無嗣，毅乃移居會稽修理巖父子墳墓，盡其心力。後太守孔廞究其義行，元興三年，舉毅爲孝廉。時稱其得人。毅不應召，終于家。

桑虞

桑虞字子深，魏郡黎陽人也。父沖，有深識遠量，惠帝時爲黃門郎。河間王顒執權，引爲司馬。沖知顒必敗，就職一旬，便稱疾求退。虞仁孝自天，至年十四喪父，毀瘠過禮，日以米百粒用糁藜藿。其姊諭之曰：「汝毀瘠如此，必至滅性，滅性不孝，宜自抑割。」虞曰：「藜藿雜米，足以勝哀。」虞有園在宅北數里，瓜果初熟，有人踰垣盜之。虞以園援多棘刺，恐偷見人驚走而致傷損，乃使奴爲之開道。及偷負瓜將出，見道通利，知虞使除之，乃送所盜瓜，叩頭請罪。虞乃懽然，盡以瓜與之。嘗行寄宿逆旅，同宿客失脯，疑虞爲盜。虞默然無言，便解衣償之。主人曰：「此舍數失魚肉雞鴨，多是狐狸偷去，君何以疑人？」乃將脯主至山冢間尋求，果得之。客求還衣，虞投之不顧。虞諸兄仕於石勒之世，咸登顯位，惟虞恥臣非類，陰欲避地海東，會丁母憂，遂止。哀毀骨立，廬於墓側。五年，後石勒以爲武城令。虞以密邇黃河，去海微近，將申前志，欣然就職。石季龍太守劉徵甚器重之，徵還青州刺史，請虞爲長史，帶祝阿郡。徵遇疾，還鄴，令虞監行州府。屬季龍死，國中大亂，朝廷以虞名父之子，必能立功海岱，潛遣東莞人華挺授虞寧朔將軍、青州刺史。虞曰：「功名非吾志也。」乃附使者辭讓。刺史靖居海右，不交境外，雖歷僞朝而不豫亂世，以此高之。卒於官。虞五世同居，閨門邕穆。苻堅青州刺史苻朗甚重之，嘗詣虞家，升堂拜其母，時人以爲榮。

何琦

何琦字萬倫，司空充之從兄也。祖父龕，後將軍。父阜，淮南內史。琦年十四喪父，哀毀過禮。性沉敏有識度，好古博學，居于宣城陽穀縣，事母孜孜，朝夕色養。常患甘鮮不贍，乃爲郡主簿，察孝廉，除郎中，以選補宣城涇縣令。司徒王導引爲參軍，不就。及丁母憂，居喪泣血，杖而後起。停柩在殯，爲鄰火所逼，烟焰已交，家乏僮使，計無從出，乃匍匐撫棺號哭。俄而風止火息，堂屋一間免燒，其精誠所感如此。服闋，乃慨然歎曰：「所以出身仕者，非謂有尺寸之能以效智力，實利微祿，私展供養。一旦煢然，無復恃怙，豈可復以朽鈍之質塵黷清朝哉！」於是養志衡門，不交人事，耽翫典籍，以琴書自娛。不營產業，節儉寡欲，豐約與鄉鄰共之。鄉里遭亂，姊沒人家，琦惟有一婢，便爲購贖。然不爲小讓，凡有贈遺，亦不苟讓。但於己有餘，輒復隨而散之。任心而行，率意而動，不占卜，無所事。司空陸玩、太尉桓溫並辟命，皆不就。詔徵博士，又不起。簡文帝時，爲撫軍，欽其名行，召爲參軍，固辭以疾。公車再徵通直散騎侍郎、散騎常侍，不行。由是君子仰德，莫能屈也。桓溫嘗登琦縣北山，喟然歎曰：「此山南有人焉，何公真止足者也。」琦善養性，老而不衰，布褐蔬食，恆以述作爲事，著三國評論，凡所撰錄百許篇，皆行於世。年八十二卒。

吳逵

吳逵，吳興人也。經荒饑疾病，合門死者十有三人，逵時亦病篤，其喪皆鄰里以葦席裹而埋之。逵夫妻既存，家極貧窘，冬無衣被，晝則傭賃，夜燒塼甓，晝夜在山，未嘗休止。遇毒蟲猛獸，輒爲之下道。朞年成七墓，十三棺。時有賻贈，一無所受。太守張崇義之，以羔鴈之禮禮焉。卒於家。

史臣曰：尊親之道，禮經之明訓；孝友之義，詩人之美談。是知人倫之本，罔茲攸尚。咸爲子立行，淳至素蓄，異才流慟，致其感通，含哺中其就養，戴昌實其清韻，陸雲嘉其茂德，王裒隱居不從其辟，行己莫逾其禮，枯柏以應其誠，驚雷以危其廬。永吉蓋蓁異時，均美許孜，少而敦學，禮備在三，馴雉棲其梁棟，猛獸擾其庭園。居喪之禮，實古今之所難焉。庾衮叔褒不匱，表於執勤，則裕存乎敬業。幽顯不易其操，疫癘不駭其心，急病讓夷之規，有古人之風烈矣。孫晷之匪懈，王談之復讎，神人惜其亡，夏守宥其罪。劉殷幼丁艱酷，柴毀逾制，發三冬之菫，賜七年之粟，至誠之契，義形于茲。王延叩冰而召鱗，扇席而清暑，雖黃香、孟宗，抑爲倫輩。其餘羅子並孝養可榮，清風素範，高山景行，會其宗流，同斯志也。

贊曰：德之所居，有感必徵。孝哉王、許，永慕烝烝。擇泗凋柏，對槐巢鷹。密彥夏庚，風標至性。文度弘都，勤修懿行。敦彼孝友，載光謠詠。鳩馴長威，息厲延元。談桑

義闡。琦吳道存。專調之德。咸擒左言。

晉書卷八十八

晉書卷八十八考證

李密傳昔舜禹皋陶相與語故得簡雅大誥與凡人言宜碎○簡雅大誥。監本作簡大雅誥。臣龍官按三國志陳壽表咎繇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遠。此當以昔舜禹皋陶相與語。故得簡雅爲一句。大誥與凡人言宜碎爲一句。今改正。

孫晷傳此兒神明清審○明監本作用。今從宋本。

顏含傳轉王國郎中○王各本作主。今從元帝本紀改正。

晉書卷八十八考證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五十九

忠義

古人有言君子殺身以成仁不求生以害仁又云非死之難處死之難信哉斯言也是知隕節苟合其宜義夫豈吝其歿捐軀若得其所烈士不愛其存故能守鐵石之深衷厲松筠之雅操見貞心於歲寒標勁節於嚴風赴鼎鑊其如歸履危亡而不顧書名竹帛畫象丹青前史以為美談後來仰其徽烈者也晉自元康之後政亂朝昏禍難荐興艱虞孔熾遂使奸凶放命戎狄交侵函夏沸騰蒼生塗炭干戈日用戰爭方興雖背恩忘義之徒不可勝載而蹈節輕生之士無乏於時至若嵇紹之衞難乘輿卞壼之亡軀鋒鏑桓雄之義高田叔周崎之節邁解揚羅丁致命於舊君辛吉恥臣於戎虜張禕引鴆以全節王諒斷臂以厲忠莫不志烈秋霜精貫白日足以激清風於萬古厲薄俗於當年者歟所謂亂世識忠臣斯之謂也卞壼劉超鍾雅周虓等已入列傳其餘即敘其行事以為忠義傳用旌晉氏之有人焉

嵇紹 從子含

嵇紹字延祖魏中散大夫康之子也十歲而孤事母孝謹以父得罪靖居私門山濤領選啓武帝曰康誥有言父子罪不相及嵇紹賢侔郤缺宜加旌命請為祕書郎帝謂濤曰如卿所言乃堪為丞何但郎也乃發詔徵之起家為祕書丞紹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始見嵇紹昂昂然如野鶴之在雞羣戎曰君復未見其父耳累遷汝陰太守尚書左僕射裴頠亦深器之每曰使延祖為吏部尚書可使天下無復遺才矣沛國戴晞少有才智與紹從子含相友善時人許以遠致紹以為必不成器晞後為司州主簿以無行被斥州黨稱紹有知人之明轉豫章內史以母憂不之官服闋拜徐州刺史時石崇為都督性雖驕暴而紹將之以道崇甚親敬之後以長子喪去職元康初為給事黃門侍郎時侍中賈謐以外戚之寵年少居位潘岳杜斌等皆附託焉謐求交於紹紹距而不答及謐誅紹時在省以不阿比凶族封弋陽子遷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太尉廣陵公陳準薨太常奏謚紹駮曰謚號所以垂之不朽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文武顯於功德靈厲表於闇蔽自頃禮官協情謚不依本準謚為過宜謚曰繆事下太常時雖不從朝廷憚焉趙王倫篡位署為侍中惠帝復阼遂居其職司空張華為倫所誅議者追理其事欲復其爵紹又駮之曰臣之事君當除煩去惑華歷位內外雖麤有善事然闇楷之責著于遠近兆禍始亂華實為之故鄭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魯戮隱罪終篇貶責未忍重戮事已弘矣謂不宜復其爵位理其無罪時帝初反正紹又上疏曰臣聞改前轍者則車不傾革往弊者則政不爽太一統於元首百司役於多士故周文興於上成康穆於下也存不忘亡易之善義願陛下無忘金墉大司馬無忘潁上大將軍無忘黃橋則禍亂之萌無由而兆矣齊王冏既輔政大興第舍驕奢滋甚紹以書諫曰夏禹以卑室稱美唐虞以茅茨顯德豐屋蔀家無益危亡竊承毀敗太樂以廣第舍興造功力為三王立宅此豈今日之先急哉今大事始定萬姓顒顒咸待覆潤宜省起造之煩深思謙損之理復主之勳不可棄矣矢石之殆不可忘也冏雖謙順以報之而卒不能用紹嘗詣冏諮事遇冏讌會召董艾葛旟等共論時政艾言於冏曰嵇侍中善於絲竹公可令操之左右進琴紹推不受冏曰今日為懽卿何吝此邪紹對曰公匡復社稷當軌物作則垂之於後紹雖虛鄙忝備常伯腰紱冠冕鳴玉殿省豈可操執絲竹以為伶人之事若釋公服從私宴所不敢辭也冏大慙艾等不自得而退頃之以公事免冏以為左司馬旬日冏被誅初兵交紹奔散赴宮有持弩在東閣下者將射之遇有殿中將兵蕭隆見紹姿容長者疑非凡人趣前拔箭於此得免遂還滎陽舊宅尋徵為御史中丞未拜復為侍中河間王顒成都王穎舉兵向京都以討長沙王乂大駕次于城東乂宣言於眾曰今日西討欲誰為都督乎六軍之士皆曰願嵇侍中戮力前驅死猶生也遂拜紹使持節平西將軍屬乂被執紹復為侍中公王以下皆詣鄴謝罪於穎紹等咸見廢黜免為庶人尋而朝廷復有北征之役徵紹復其爵位紹以天子蒙塵承詔馳詣行在所值王師敗績於蕩陰百官及侍衞莫不散潰

唯紹儼然端冕，以身捍衛，兵交御輦，飛箭雨集，紹遂被害於帝側，血濺御服，天子深哀歎之。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勿去。」初，紹之行也，侍中秦準謂曰：「今日向難，卿有佳馬否？」紹正色曰：「大駕親征，以正伐逆，理必有征無戰。若使皇輿失守，臣節有在，駿馬何為！」聞者莫不歎息。及張方逼帝遷長安，河間王顒表贈紹司空，進爵為公。會帝還洛陽，事遂未行。東海王越屯許，路經滎陽，過紹墓，哭之悲慟，刊石立碑，又表贈官爵。帝乃遣使冊贈侍中、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進爵為侯，賜墓田一頃，客十戶，祠以少牢。元帝為左丞相，承制，以紹死節事重，而贈禮未副勳德，更表贈太尉，祠以太牢。及帝即位，賜謚曰忠穆，復加太牢之祠。紹誕於行己，不飾小節，然曠而有檢，通而不雜。與從子含等五人共居，撫卹如所同生。門人故吏思慕遺愛，行服墓次，畢三年者三十餘人。長子眕，有父風，早夭，以從孫翰襲封。成帝時，追述紹忠，以翰為奉朝請。翰以無兄弟，自表還本宗。太元中，孝武帝詔曰：「褒德顯仁，哲王令典。故太尉、忠穆公執德高邈，在否彌亮，臣節之風，義著千載，每念其事，愴然傷懷。忠貞之胤，蒸嘗宜遠，所以大明至節，崇獎名教。可訪其宗族，襲爵主祀。」於是復以翰孫曠為弋陽侯。

含字君道。祖喜，徐州刺史。父蕃，太子舍人。含好學能屬文。家在鞏縣亳丘，自號亳丘子，門曰歸厚之門，室曰慎終之室。楚王瑋辟為掾，瑋誅，坐免。舉秀才，除郎中。時弘農王粹以貴公子尚主，館宇甚盛，圖莊周於室，廣集朝士，使含為之讚。含援筆為弔文，文不加點。其序曰：「帝婿王弘遠華池豐屋，廣延賢彥，圖莊生垂綸之象，記先達辭聘之事，畫真人於刻桷之室，載退士於進趣之堂，可謂託非其所，可弔不可讚也。其辭曰：邈矣莊周，天縱特放，大塊授其生，自然資其量，器虛神清，窮玄極曠。人偽俗季，真風既散，野無訟屈之聲，朝有爭寵之歎，上下相陵，長幼失貫，於是借玄虛以助溺，引道德以自獎，戶詠恬曠之辭，家畫老莊之象。今王生沉淪名利，身尚帝女，連耀三光，有出無處，池非嚴石之溜，宅非茅茨之宇，馳屈產於皇衢，畫茲象其焉取！嗟乎先生，高跡何局！生處嶽嶠之居，死寄彫楹之屋，託非其所，沒有餘辱，悼大道之湮晦，遂含悲而吐曲。」粹有愧色。齊王冏辟為征西參軍，襲爵武昌鄉侯。長沙王乂召為驃騎記室督、尚書郎。乂與成都王穎交戰，穎軍轉盛，尚書郎旦出督戰，夜還理事。含言於乂曰：「昔魏武每有軍事，增置掾屬。青龍二年，尚書令陳矯以有軍事，亦奏增郎。今奸逆四逼，王路擁塞，倒懸之急，不復過此。但居曹理事，尚須增郎，況今都官中騎三曹晝出督戰，夜還理事，一人兩役，內外廢乏。」含謂今有十萬人，都督各有主帥，推轂授綏，委付大將，不宜復令臺僚雜與其間。乂從之，乃增郎及令史。懷帝為撫軍將軍，以含為從事中郎。惠帝北征，轉中書侍郎。及蕩陰之敗，含走歸滎陽。永興初，除太弟中庶子。西道阻閡，未得應召。范陽王虓為征南將軍，屯許昌，復以含為從事中郎。尋授振威將軍、襄城太守。虓為劉喬所破，含奔鎮南將軍劉弘於襄陽。弘待以上賓之禮。含性通敏，好薦達才賢，常欲舉趨武之徒，加緘文之孫。屬陳敏作亂，江揚震蕩，南越險遠，而廣州刺史王毅病卒，弘表含為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未發，會弘卒。時或欲留含領荊州。含性剛躁，素與弘司馬郭勱有隙，勱疑含將為己害，夜掩殺之，時年四十四。懷帝即位，謚曰憲。

王豹

王豹，順陽人也。少而抗直。初為豫州別駕，齊王冏為大司馬，以豹為主簿。冏驕縱，失天下心。豹致牋於冏曰：「豹聞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將以安主定時，保存社稷者也。是以為人臣而欺其君者，刑罰不足以為誅；為人主而逆其諫者，靈厲不足以為謚。伏惟明公虛心下士，開懷納善，款誠以著，而逆耳之言未入於聽。豹伏思晉政漸缺，始自元康以來，宰相在位，未有一人獲終，乃事勢使然，未為輒有不善也。今公克平禍亂，安國定家，故復因前傾敗之法，尋中間覆車之軌，欲冀長存，非所敢聞。今河間樹根於關右，成都盤桓於舊魏，新野大封於江漢，三面貴王，各以方剛強盛，並典戎馬，處險害之地。且明公興義討逆，功蓋天下，聖德光茂，名震當世。今以難賞之功，挾震主之威，獨據京都，專執大權，進則亢龍有悔，退則蒺藜生害，冀此求安，未知其福。敢以淺見，陳寫愚情。昔武王伐紂，封建諸侯為二伯，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及至其末，霸國之盛，不過數州之地，四海強兵不敢入窺九鼎，所以然者，天下習於所奉故也。今誠能尊用周法，以成都為北州伯，統河北之王侯，明公為南州伯，以統南土之

官長各因本職出居其方傾衛於外盡忠於內歲終率所領而貢於朝簡賢才命賢儁以為天子百官則四海長寧萬國幸甚明公之德當與周召同其至美危敗殊塗社稷可保願明公思高祖納婁敬之策悟張良躡足之謀遠覽累卵之危保泰山之安若合聖思宛許可都也書入無報豹重牋曰豹書御已來十有二日而聖旨高遠未垂採察不賜一字之令不勑可否之宜蓋霸王之神寶安危之祕術不可須臾而忽者也伏思明公挾大功抱大名懷大德執大權此四大者域中所不能容賢聖所以戰戰兢兢日昃不暇食雖休勿休者也昔周公以武王為兄成王為君伐紂有功以親輔政執德弘深聖恩博遠至忠至仁至孝至敬而攝事之日四國流言離主出奔居東三年賴風雨之變成王感悟若不遭皇天之應神人之察恐公旦之禍未知所限也至於執政猶與召公分陝為伯今明公自視功德孰如周公旦元康以來宰相之患危機竊發不及容思密禍潛起輒在呼噏豈復晏然得全生計前鑒不遠公所親見也君子不有遠慮必有近憂憂至乃悟悔無所及也今若從豹此策皆遣王侯之國北與成都分河為伯成都在鄴明公都宛寬方千里以與圻內侯伯子男小大相率結好要盟同獎皇家貢御之法一如周典若合聖規可先旨與成都共論雖以小才願備行人昔厮養燕趙之微者耳百里奚秦楚之商人也一開其說兩國以寧況豹雖陋大州之綱紀加明公起事險難之主簿也故身雖輕其言未必否也冏令曰得前後白事具意輒別思量也會長沙王乂至於冏案上見豹牋謂冏曰小子離間骨肉何不銅駝下打殺冏既不能嘉豹之策遂納乂言乃奏豹曰臣忿奸凶肆逆皇祚顛墜與成都長沙新野共舉義兵安復社稷唯欲戮力皇家與親親宗室腹心從事此臣夙夜自誓無負神明而主簿王豹比有白事敢造異端謂臣忝備宰相必遘危害慮在一旦不祥之聲可蹻足而待欲臣與成都分陝為伯盡出藩王上誣聖朝鑒御之威下長妖惑疑阻眾心噂𠴲背憎巧賣兩端訕上謗下讒內間外遘惡搆奸坐生猜嫌昔孔丘匡魯乃誅少正子產相鄭先戮鄧析誠以交亂名實若趙高詭怪之類也豹為臣不忠不順不義輒勑都街考竟以明邪正豹將死曰懸吾頭大司馬門見兵之攻齊也眾庶冤之俄而冏敗

劉沈

劉沈字道真燕國薊人也世為北州名族少仕州郡博學好古太保衛瓘辟為掾領本邑大中正敦儒道愛賢能進霍原為二品及申理張華皆辭旨明峻為當時所稱齊王冏輔政引為左長史遷侍中于時李流亂蜀詔沈以侍中假節統益州刺史羅尚梁州刺史許雄等以討流行次長安河間王顒請留沈為軍司遣席薳代之使領雍州刺史及張昌作亂詔顒遣沈將州兵萬人征西府五千人自藍田關以討之顒不奉詔沈自領州兵至藍田顒又逼奪其眾長沙王乂命沈將武吏四百人還州張方既逼京都王師屢敗王瑚祖逖言於乂曰劉沈忠義果毅雍州兵力足制河間宜啟上詔與沈使發兵襲顒顒窘急必召張方以自救此計之良也乂從之沈奉詔馳檄四境合七郡之眾及守防諸軍塢壁甲士萬餘人以安定太守衙博新平太守張光安定功曹皇甫澹為先登襲長安顒時頓于鄭縣之高平亭為東軍聲援聞沈兵起還鎮渭城遣督護虞夔率步騎萬餘人逆沈於好畤接戰夔眾敗顒大懼退入長安果急呼張方沈渡渭而壘顒每遣兵出關輒不利沈乘勝攻之使澹博以精甲五千從長安門而入力戰至顒帳下沈軍來遲顒軍見澹等無繼氣益倍馮翊太守張輔率眾救顒橫擊之大戰於府門博父子皆死之澹又被擒顒奇澹壯勇將活之澹不為之屈於是見殺沈軍遂敗率餘卒屯于故營張方遣其將敦偉夜至沈軍大驚而潰與麾下百餘人南遁為陳倉令所執沈謂顒曰夫知己之顧輕在三之節重不可違君父之詔量強弱以苟全投袂之日期之必死菹醢之戮甘之如薺辭義慷慨見者哀之顒怒鞭之而後腰斬有識者以顒干上犯順虐害忠義知其滅亡不久也

麴允

麴允金城人也與游氏世為豪族西州為之語曰麴與游牛羊不數頭南開朱門北望青樓洛陽傾覆閻鼎等立秦王為皇太子於長安鼎總攝百揆允時為安夷護軍始平太守心害鼎功且規權勢因鼎殺京兆太守梁綜乃與綜弟馮

翊太守韓等攻鼎走之會雍州刺史賈疋為屠各所殺允代其任愍帝即尊位以允為尚書左僕射領軍持節西戎校尉錄尚書事雍州如故時劉曜殷凱趙染數萬衆逼長安允擊破之擒凱於陣曜復攻北地允為大都督驃騎將軍次于濟白城以救之曜聞而轉寇上郡允軍于靈武以兵弱不敢進曜後復圍北地太守麴昌遣使求救允率步騎赴之去城數十里賊繞城放火煙塵蔽天縱反間詐允曰郡城已陷焚燒向盡無及矣允信之衆懼而潰後數日麴昌突圍赴長安北地遂陷允性仁厚無威斷吳皮王隱之徒無賴凶人皆加重爵新平太守竺恢始平太守楊像扶風太守竺爽安定太守焦嵩皆征鎮杖節加侍中常侍村塢主帥小者猶假銀青將軍之號欲以撫結衆心然諸將驕恣恩不及下人情頗離由是羌胡因此跋扈關中淆亂劉曜復攻長安百姓飢甚死者太半久之城中窘逼帝將出降歎曰誤我事者麴索二公也帝至平陽為劉聰所幽辱允伏地號哭不能起聰大怒幽之於獄允發憤自殺聰嘉其忠烈贈車騎將軍諡節愍侯

焦嵩安定人初率衆據雍曜之逼京都允告難於嵩嵩素侮允曰須允困當救之及京都敗嵩亦尋為寇所滅

賈渾

賈渾不知何郡人也太安中為介休令及劉元海作亂遣其將喬晞攻陷之渾抗節不降曰吾為晉守不能全之豈苟求生以事賊虜何面目以視息世間哉晞怒執將殺之晞將尹崧曰將軍舍之以勸事君晞不聽遂害之

王育

王育字伯春京兆人也少孤貧為人傭牧羊每過小學必歔欷流涕時有暇即折蒲學書忘而失羊為羊主所責育將鬻己以償之同郡許子章敏達之士也聞而嘉之代育償羊給其衣食使與子同學遂博通經史身長八尺餘鬚長三尺容貌絕異音聲動人子章以兄之子妻之為立別宅分之資業育受之無愧色然行己任性頗不偶俗妻喪弔之者不過四五人然皆鄉閭名士太守杜宣命為主簿俄而宣左遷萬年令杜令王攸詣宣宣不迎之攸怒曰卿往為二千石吾所敬也今吾儕耳何故不見迎欲以小雀遇我使我長死鷂乎育執刀叱攸曰君辱臣死自昔而然我府君以非罪黜降如日月之蝕耳小縣令敢輕辱吾君汝謂吾刀鈍邪敢如是乎前將殺之宣懼跣下抱育乃止自此知名司徒王渾辟為掾除南武陽令為政清約宿盜逃奔他郡遷并州督護成都王穎在鄴又以育為振武將軍劉元海之為北單于育說穎曰元海今去育請為殿下促之不然懼不至也穎然之以育為破虜將軍元海遂拘之其後以為太傅

韋忠

韋忠字子節平陽人也少慷慨有不可奪之志好學博通性不虛諾閉門修己不交當世每至吉凶親表贈遺一無所受年十二喪父哀慕毀悴杖而後起司空裴秀弔之匍匐號訴哀慟感人秀出而告人曰此子長大必為佳器歸而命子頠造焉服闋遂廬於墓所頠慕而造之皆託行不見家貧藜藿不充人不堪其憂而忠不改其樂頠為僕射數言之於司空張華華辟之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吾茨簷賤士本無宦情且茂先華而不實裴頠慾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若此豈大丈夫之所宜行邪裴常有心託我常恐洪濤蕩嶽餘波見漂況可臨尾閭而闚沃焦哉太守陳楚迫為功曹會山羌破郡楚攜子出走賊射之中三創忠冒刃伏楚以身捍之泣曰韋忠願以身代君乞諸君哀之亦遭五矢賊相謂曰義士也舍之忠於是負楚以歸後仕劉聰為鎮西大將軍平羌校尉討叛羌矢盡不屈節而死

辛勉

辛勉字伯力隴西狄道人也父洪左衛將軍勉博學有貞固之操懷帝世累遷為侍中及洛陽陷隨帝至平陽劉聰將署為光祿大夫勉固辭不受聰遣其黃門侍郎喬度齎藥酒逼之勉曰大丈夫豈以數年之命而虧高節事二姓下見武皇帝哉引藥將飲度遽止之曰主上相試耳君真高士也歎息而去聰嘉其貞節深敬異之為築室於平陽西山月致酒米勉亦辭而不受年八十卒勉族弟賓愍帝時為尚書郎及帝蒙塵於平陽劉聰使帝行酒洗爵欲觀晉臣在朝者意賓起而抱帝大哭聰曰前殺庾珉輩故不足為戒邪引出遂加害焉

劉敏元

劉敏元字道光北海人也厲己修學不以險難改心好星歷陰陽術數潛心易太玄不好讀史常謂同志曰誦書當味義根何為費功於浮辭之文易者義之源太玄理之門能明此者即吾師也永嘉之亂自齊西奔同縣管平年七十餘隨敏元而西行及滎陽為盜所劫敏元已免乃還謂賊曰此公孤老餘年無幾敏元請以身代願諸君舍之賊曰此公於君何親敏元曰同邑人也窮窶無子依敏元為命諸君若欲役之老不堪使若欲食之復不如敏元乞諸君哀也有一賊瞋目叱敏元曰吾不放此公憂不得汝乎敏元奮劍曰吾豈望生邪當殺汝而後死此公窮老神祇尚當哀矜之吾親非骨肉義非師友但以見投之故乞以身代諸大夫慈惠皆有聽吾之色汝何有靦面目而發斯言顧謂諸盜長曰夫仁義何常寧可失諸君子上當為高皇光武之事下豈失為陳項乎當取之由道使所過稱詠威德奈何容畜此人以損盛美當為諸君除此人以成諸君霸王之業前將斬之盜長遽止之而相謂曰義士也害之犯義乃俱免之後仕劉曜為中書侍郎太尉長史

周該

周該天門人也性果烈以義勇稱雖不好學而率由名教叔父級為宜都內史該亦忠節士也聞譙王承立義湘州甘卓又不同王敦之舉而書檄不至級謂該曰晉常疾王敦狹陵上之心今稱兵構逆有危社稷之勢譙王宗室之望據方州之重建旗奮眾圖襲武昌甘安南少著勇名士馬器械當今為盛聞與譙王剋期舉義此乃烈士急病之秋吾致死之時也汝其成吾之志申款於譙王乎該欣然奉命潛至湘州與承相見口陳至誠承大悅會王敦遣其將魏乂圍承甚急該乃與湘州從事周崎間出反命俱為乂所執考之至死竟不言其故級由是獲免王敦之難

桓雄

桓雄長沙人也少仕州郡譙王承為湘州刺史命為主簿王敦之逆承為敦將魏乂所執佐吏奔散雄與西曹韓階從事武延並毀服為僮豎隨承向武昌乂見雄姿貌長者進退有禮知非凡人有畏憚之色因害之

韓階

韓階長沙人也性廉謹篤慎為閭里所敬愛刺史譙王承辟為議曹祭酒轉西曹書佐及承為魏乂所執送武昌階與武延等同心隨從在承左右桓雄被害之後二人執志愈固及承遇禍階延親營殯斂送柩還都朝夕哭奠俱葬畢乃還

周崎

周崎邵陵人也為湘州從事王敦之難譙王承使崎求救于外與周該俱為魏乂偵人所執乂責崎辭情臨以白刃崎曰州將使求援于外本無定指隨時制宜耳乂謂崎曰汝為我語城中稱大將軍已破劉隗戴若思甘卓住襄陽無復異議三江州郡萬里肅清外援理絕如是者我當活汝崎偽許之既到城下大呼曰王敦軍敗於于湖甘安南已剋武昌即日分遣大眾來赴此急努力堅守賊今散矣乂於是數而殺之

易雄

易雄字興長長沙瀏陽人也少為縣吏自念卑淺無由自達乃脫幘挂縣門而去因習律令及施行故事交結豪右州里稍稱之仕郡為主簿張昌之亂也執太守萬嗣將斬之雄與賊爭論曲直賊怒叱使牽雄斬之雄趨出自若賊又呼問之雄對如初如此者三賊乃舍之嗣由是獲免雄遂知名舉孝廉為州主簿遷別駕自以門寒不宜久處上綱謝職還家後為舂陵令刺史譙王承既距王敦將謀起兵以赴朝廷雄承符馳檄遠近列敦罪惡宣募縣境數日之中有眾千人負糧荷戈而從之承既固守而湘中殘荒之後城池不完兵資又闕敦遣魏乂李恆攻之雄勉厲所統捍禦累旬士卒死傷者相枕力屈城陷為乂所虜意氣慷慨神無懼色送到武昌敦遣人以檄示雄而數之雄曰此實有之惜雄位微力弱不能救國之難王室如燬雄安用生為今日即戮得作忠鬼乃所願也敦憚其辭正釋之眾人皆賀雄雄笑曰昨夜夢乘車挂肉其傍夫肉必有筋筋者斤也車傍有斤吾其戮乎尋而敦遣殺之當時見者莫不傷惋

樂道融，丹楊人也。少有大志，好學不倦，與朋友信，每約己而務周給，有國士之風。為王敦參軍。敦將圖逆，謀害朝賢，以告甘卓，卓以為不可，遲留不赴。敦遣道融召之。道融雖為敦佐，忿其逆節，因說卓曰：主上躬統萬機，非專任劉隗。今慮七國之禍，故割湘州以削諸侯，而王氏擅權日久，卒見分政，便謂被奪耳。王敦背恩肆逆，舉兵伐主，國家待君至厚，今若同之，豈不負義！生為逆臣，死為愚鬼，永成宗黨之恥邪！君當偽許應命，而馳襲武昌，大衆聞之，必不戰自散，大勳可就矣。卓大然之，乃與巴東監軍柳純等露檄陳敦過逆，率所統致討，又遣奉表詣臺。卓性不果決，且年老多疑，遂待諸方同進出軍，稽遲至豬口，累旬。卓已下兵，卓兄子卬時為敦參軍，使卬求和於卓，令其旋軍。卓信之，將旋，主[illegible]卓曰：將軍起義兵而中廢，為敗軍之將，竊為將軍不取。今將軍之下，士卒各求其利，一旦而還，恐不可得也。卓不從。道融晝夜涕泣諫卓，憂憤而死。

虞悝

虞悝，長沙人也。弟望，字子都，並有士操，孝悌廉信為鄉黨所稱，而俱好臧否，以人倫為己任。少仕州郡，兄弟更為治中、別駕。元帝為丞相，招延四方之士，多辟府掾，時人謂之百六掾。[illegible]召而不[illegible]。譙王承臨州，知其名，檄[illegible]為長史。未到，遭母喪。會王敦作逆，承往弔悝，因[illegible]與語曰：吾前被詔遣，鎮此州，豈以王敦[illegible]今[illegible]吾受任一方，欲率所領[illegible]朝廷，而衆少糧乏，且始到此州，恩信未著。卿兄弟南夏之[illegible]，而智勇遠聞，古人墨絰即戎，況今[illegible]王室危急，[illegible]閑居之情，忘忠義之節乎？如今起事，將士[illegible]可以濟不？悝答曰：王[illegible]居分陝之任，一旦[illegible]危社稷，此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共棄。大王不以[illegible]枉[illegible]及悝兄弟，[illegible]不自量。今天[illegible]中興，人[illegible]大王以宗子之親，奉信順而討有[illegible]，[illegible]不有克？[illegible]湘州[illegible]少[illegible]以[illegible]討，宜且收衆固守，[illegible]四方，其勢必分，然後圖之，事可[illegible]以[illegible]乃命悝為長史，[illegible]為司馬，督護[illegible]湘東太守鄭[illegible]之[illegible]討之[illegible]一[illegible]入[illegible]以衛四境。及[illegible]又來攻，望[illegible]而死。城陷，[illegible]所執，將害之，子弟對之號泣，悝謂曰：人生有死，闔門為忠義鬼，亦何恨哉！及王[illegible]平，[illegible]悝襄陽太守，望[illegible]陽太守，遣謁者至墓，祭以少牢。

沈勁

沈勁，字世堅，吳興武康人也。父充，與王敦構逆，衆敗而逃，為部曲將吳儒所殺。勁當坐誅，鄉人錢舉匿之得免。其後竟殺儒。勁少有節操，哀父死於非義，志欲立勳以雪先恥，年三十餘，以刑家不得仕進。郡將王胡之深異之，及遷平北將軍、司州刺史，將鎮洛陽，上疏曰：臣當蒞衛山陵，式遏戎狄，雖義督羣心，人思自百，然方[illegible]事，[illegible]病，非才不濟。吳興男子沈勁，清操著於鄉邦，貞固足以幹事。且臣今西，文武義故，吳興人最多，若令勁參臣府事者，見人既悅，義附亦衆。勁父充昔雖得罪先朝，然其門戶累蒙曠蕩，不審可得特垂沛澤，許臣所上否？詔聽之。勁既應命，胡之以疾病解職。升平中，慕容恪侵逼山陵。時冠軍將軍陳祐守洛陽，衆不過二千，勁自表求配祐效力，因以勁補冠軍長史。令自募壯士，得千餘人，以助祐擊賊，頻以寡制衆。而糧盡援絕，祐懼不能保全。會賊寇許昌，祐因以救許昌為名，興寧三年，留勁以五百人守城，祐率衆而東。會許昌已沒，祐因奔崖塢。勁志欲致命，欣獲死所。尋為恪所攻，城陷被執，神氣自若。恪奇而將宥之。其中軍將軍慕容虔曰：勁雖奇士，觀其志度，終不為人用。今若赦之，必為後患。遂遇害。恪還，從容言於慕容暐曰：前平廣固，不能濟辟閭，今定洛陽而殺沈勁，實有愧於四海。朝廷聞而嘉之，贈東陽太守。子赤黔，為大長秋。赤黔子叔任，義熙中為益州刺史。

吉挹

吉挹，字祖沖，馮翊蓮勺人也。祖朗，愍帝時為御史中丞，西朝不守，朗歎曰：吾智不能謀，勇不能死，何忍君臣相隨，北面事賊虜乎！乃自殺。挹少有志節，孝武帝初，苻堅陷梁州，[illegible]挹為魏興太守，加輕車將軍，領晉昌太守，以距堅之功，拜員外散騎侍郎。苻堅將韋鍾攻魏興，挹遣衆距之，斬七百餘級，加督五郡軍事。鍾[illegible]又[illegible]斬[illegible]千餘級，鍾怒，進軍圍之。挹又屢挫其銳

其後賊衆轉至，挹力不能抗，城將陷，引刀欲自殺，其友止之曰：「且苟存以展他計。」挹曰：「計不立，死未晚也。」挹不從，友人遂奪其刀。會賊執之，挹閉口不言，不食而死。車騎將軍桓沖上言曰：「故輕車將軍、魏興太守吉挹祖朗西臺傾覆，身守節死。挹世篤忠孝，乃心本朝。臣亡兄溫昔伐咸陽，軍次灞水，挹攜將二弟單馬來奔。鎮其此誠，仍加擢授，自新野太守轉在魏興，久處兵任，委以邊戍，耀揚威績，著稱所在。前年狡氐縱逸，浮河而下，挹孤城獨立，衆無一旅，外摧凶鋒，內固津要，賊舟船俘馘千計。而賊并力攻圍，經歷時月，會襄陽失守，邊情沮喪，加衆寡勢殊，以至陷沒。挹辭氣慷慨，志在不辱，杖刃推戈，期之以隕，將吏持守，用不即斃，遂乃杜口無言，絶粒而死。挹參軍史穎近於賊中得還，齎挹臨終手疏，并具說意狀。挹之忠志，猶在可錄，若蒙天地垂曲宥之恩，則榮加枯朽，惠隆泉壤矣。」帝嘉之，追贈益州刺史。

王諒

王諒字幼成，丹陽人也。少有幹略，為王敦所擢，參其府事，稍遷武昌太守。初，新昌太守梁碩專威交土，迎立陶咸為刺史。咸卒，王敦以王機為刺史，碩發兵距機，自領交阯太守，乃迎前刺史脩則子湛行州事。永興三年，敦以諒為交州刺史。諒將之任，敦謂曰：「脩湛、梁碩皆國賊也，卿至便收斬之。」諒既到境，湛退還九真。廣州刺史陶侃遣人誘湛來詣諒所，諒敕從人不得入閤，既前，執之。碩時在坐，曰：「湛故州將之子，有罪可遣，不足殺也。」諒曰：「是君義故，無豫我事。」即斬之。碩怒而出。諒陰謀誅碩，使客刺之，弗克，遂率衆圍諒於龍編。陶侃遣軍救之，未至，而諒敗。碩逼諒奪其節，諒固執不與，遂斷諒右臂。諒正色曰：「死且不畏，臂斷何有！」十餘日，憤恚而卒。碩據交州，凶暴酷虐，一境患之，竟為侃軍所滅，傳首京都。

宋矩

宋矩字處規，敦煌人也。慷慨有志節。張重華據涼州，以矩為宛戍都尉。石季龍遣將麻秋攻大夏，護軍梁式執太守宋晏，以城應秋。秋遣晏以書致矩，矩既至，謂秋曰：「辭父事君，當立功與義；苟功義不立，當守名節。」矩終不背主覆宗，偷生於世。先殺妻子，自刎而死。秋曰：「義士也。」命葬之。重華嘉其誠節，贈揚威將軍。

車濟

車濟字萬度，敦煌人也。果毅有大量。張重華以為金城令，為石季龍將麻秋所陷。濟不為秋屈，秋必欲降之，乃臨之以兵。濟辭色不撓，曰：「吾雖才非龐德，而受任同之，身可殺，志不可移。」乃伏劍而死。秋歎其忠節，以禮葬之。後重華迎致其喪，親臨慟哭，贈宜禾都尉。

丁穆

丁穆字彥遠，譙國人也。積功勞封真定侯，累遷為順陽太守。太元四年，除振武將軍、梁州刺史，受詔未發，會苻堅遣衆寇順陽，穆戰敗被執，至長安，稱疾不仕偽朝。堅又傾國南寇，穆與關中人士唱義，謀襲長安，事泄，遇害。臨死作表以付其妻周。其後周得至京師，詣闕上之。孝武帝下詔曰：「故順陽太守、真定侯丁穆力屈身陷，而誠節彌固，宜亮壯勁，義貫古烈。其喪柩始反，言尋傷悼，可贈龍驤將軍、雍州刺史，賻賜一依周撫故事，為立屋宅，并給其妻衣食，以終厥身。」

辛恭靖

辛恭靖，隴西狄道人也。少有器幹，才量過人。隆安中為河南太守。會姚興來寇，恭靖固守百餘日，以無救而陷。被執至長安，興謂之曰：「朕將任卿以東南之事，可乎？」恭靖厲色曰：「我寧為國家鬼，不為羌賊臣。」興怒，幽之別室。經三年，至元興中，踰垣而遁，歸于江東。安帝嘉之，桓玄請為諮議參軍，置之朝。會尋而病卒。

羅企生

羅企生字宗伯，豫章人也。多才藝。初拜佐著作郎，以家貧親老，求補臨汝令。刺史王凝之請為別駕。殷仲堪之鎮江陵，引為功曹，累遷武陵太守。未之郡而桓玄攻仲堪，仲堪更以企生為諮議參軍。仲堪多疑少決，企生深憂之，謂弟遵生曰：「殷侯仁而無斷，事必無成。成敗，天也，吾當死生以之。」仲堪果走，文武無送者，唯企生從焉。路經家門，遵生曰：「作如此分離，何可不執手！」企生迴馬授手，遵生有勇力，便牽下之，謂曰：「家有老母，將欲何之？」企生揮淚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養不失子道，一門之中有忠與孝，亦復何恨！」遵生抱之愈急。仲堪於路

待之企生遙呼曰生死是同願少見待仲堪見企生無脫理策馬而去玄至荊州人士無不詣者企生獨不往而營理仲堪家或謂之曰玄猜忍之性未能取卿誠節若遂不詣禍必至矣企生正色曰我是殷侯吏見遇以國士為弟以力見制遂不我從不能共殄醜逆致此奔敗亦何面目復就桓求生乎玄聞之大怒然素待企生厚先遣人謂曰若謝我當釋汝企生曰為殷荊州吏荊州奔亡存亡未判何顏復謝玄即收企生遣人問欲何言答曰文帝殺嵇康嵇紹為晉忠臣從公乞一弟以養老母玄許之又引企生於前謂曰吾相遇甚厚何以見負今者死矣企生對曰使君既興晉陽之甲軍次尋陽並奉王命各還所鎮升壇盟誓口血未乾而生奸計自傷力劣不能翦滅凶逆恨死晚也玄遂害之時年三十七衆咸悼焉先是玄以羔裘遺企生母胡氏及企生遇害即日焚裘

張禕

張禕吳郡人也少有操行恭帝為瑯邪王以禕為郎中令及帝踐阼劉裕以禕帝之故吏素所親信封藥酒一罌付禕密令鴆帝禕既受命而歎曰鴆君而求生何面目視息世間哉不如死也因自飲之而死

史臣曰中散以膚受見誅王儀以抗言獲戾時皆可謂死非其罪也偉元恥臣晉室延祖甘赴危亡所由之理雖同所趣之塗即異而並見稱當世垂芳竹帛豈不以君父居在三之極忠孝為百行之先者乎且裒獨善其身故得全其孝而紹兼濟於物理宜竭其忠可謂蘭桂異質而齊芳韶武殊音而並美或有論紹者以死難獲譏揚搉言之未為篤論夫君天也天可讎乎安既享其榮危乃違其禍進退無據何以立人嵇生之隕身全節用此道也

贊曰重義輕生亡軀殉節勁松方操嚴霜比烈白刃可陵貞心難折道光振古芳流來哲

晉書卷八十九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六十

良吏

漢宣帝有言百姓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此則長吏之官實為撫導之本是以東里相鄭西門宰鄴潁川黃霸蜀郡文翁或吏不敢欺或人懷其惠或教移齊魯或政務寬和斯並惇史播其徽音良能以為準的有晉肇茲王業光啓霸圖授方任能經文緯武泰始受禪改物君臨纂三葉之鴻基膺百王之大寶勞心庶績垂意黎元申勑守宰之司屢發憂矜之詔辭旨懇切誨諭殷勤欲使直道正身抑末敦本當此時也可謂農安其業吏盡其能者歟而帝寬厚足以君人明威未能厲俗政刑以之私謁賄賂於此公行結綬者以放濁為通彈冠者以苟得為貴流遁忘反寖以為常劉毅抗直官之言當時以為矯枉察其風俗豈虛也哉爰及惠懷中州鼎沸遂於江左晉政多門元帝比少康之隆處仲為梗海西微昌邑之罪元子亂常既權偪是憂故羈縻成俗莅職者為身擇利銓綜者為人擇官下僚多英儁之才勢位必高門之胄遂使良能之績僅有存焉雖復茂弘以明允贊經綸安石以時宗鎮雅俗然外虞孔熾內難方殷而匡救彌縫方免傾覆弘風革弊彼則未遑今采其政績可稱者以為良吏傳

魯芝

魯芝字世英扶風郿人也世有名德為西州豪族父為郭汜所害芝襁褓流離年十七乃移居雍耽思墳籍郡舉上計吏州辟別駕魏車騎將軍郭淮為雍州刺史深敬重之舉孝廉除郎中會蜀相諸葛亮侵隴右淮復請芝為別駕事平薦於公府辟大司馬曹真掾轉臨淄侯文學鄭袤薦於司空王朗朗即加禮命後拜騎都尉參軍事行安南太守遷尚書郎曹真出督關右又參大司馬軍事真薨宣帝代焉乃引芝參驃騎軍事轉天水太守郡鄰于蜀數被侵掠戶口減削寇盜充斥芝傾心鎮衛更造城市數年間舊境悉復遷廣平太守天水夷夏慕德老幼赴闕獻書乞留芝魏明帝許焉仍策書嘉歎勉以黃霸之美加討寇將軍曹爽輔政引為司馬芝屢有讜言嘉謀爽弗能納及宣帝起兵誅爽芝率餘衆犯門斬關馳出赴爽勸爽曰公居伊周之位一旦以罪見黜雖欲牽黃犬復可得乎若挾天子保許昌杖大威以羽檄徵四方兵孰敢不從捨此而去欲就東市豈不痛哉爽懦惑不能用遂委身受戮芝坐爽下獄當死而口不訟直志不苟免宣帝嘉之赦而不誅俄而起為使持節領護匈奴中郎將振威將軍并州刺史以綏緝有方遷大鴻臚高貴鄉公即位賜爵關內侯邑二百戶毌丘儉平隨例增邑二百戶拜揚武將軍荊州刺史諸葛誕以壽春叛文帝奉魏帝出征徵兵四方芝率荊州文武以為先驅誕平進爵武進亭侯又增邑九百戶遷大尚書掌刑理常道鄉公即位進爵斄城鄉侯又增邑八百戶遷監青州諸軍事振武將軍青州刺史轉平東將軍五等建封陰平伯武帝踐阼轉鎮東將軍進爵為侯帝以芝清忠履正素無居宅使軍兵為作屋五十間芝以年及懸車告老遜位章表十餘上於是徵為光祿大夫位特進給吏卒門施行馬羊祜為車騎將軍乃以位讓芝曰光祿大夫魯芝潔身寡欲和而不同服事華髮以禮終始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上不從其為人所重如是泰始九年卒年八十四帝為舉哀贈有加謚曰貞賜塋田百畝

胡威

胡威字伯武一名貔淮南壽春人也父質以忠清著稱少與鄉人蔣濟朱績俱知名於江淮間仕魏至征東將軍荊州刺史威早厲志尚質之為荊州也威自京都定省家貧無車馬僮僕自驅驢單行每至客舍躬放驢取樵炊爨食畢復隨侶進道既至見父停廐中十餘日告歸父賜絹一匹為裝威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以為汝糧耳威受之辭歸質帳下都督先威未發請假還家陰資裝於百餘里要威為伴每事佐助行數百里威疑而誘問之既知乃取所賜絹與都督謝而遣之後因他信以白質質杖都督一百除吏名其父子清慎如此於是名譽著聞拜侍御史歷南鄉侯安豐太守遷徐州刺史勤於政術風化大行後入朝武帝語及平生因歎其父清謂威曰卿孰與

父猗對曰臣不如也帝曰卿父以何爲勝邪對曰臣父淸畏人知臣淸畏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帝以威言直而婉謙而順累遷監豫州諸軍事右將軍豫州刺史入爲尚書加奉車都尉威每諫時政之宜帝曰尚書郎以下吾無所假借威曰臣之所陳豈在丞郎令史正謂如臣等輩始可以肅化明法耳拜前將軍監青州諸軍事青州刺史以功封平春侯太康元年卒于位追贈使持節都督青州諸軍事鎭東將軍餘如故謚曰烈子奕嗣奕字文祖仕至東平將軍威弟羆字季象亦有幹用仕至益州刺史安東將軍

杜軫

杜軫字超宗蜀郡成都人也父雄綿竹令軫師事譙周博涉經書州辟不就爲郡功曹史時鄧艾至成都軫白太守曰今大軍來征必除舊布新明府宜避之此全福之道也太守乃出艾果遣其參軍牽弘自之郡弘問軫前守所在軫正色對曰前守達去就之機輒自出官舍以俟君子弘器之命復爲功曹軫固辭察孝廉除建寧令導以德政風化大行夷夏悅服秩滿將歸羣蠻追送賂遺甚多軫一無所受去如初至又除池陽令爲雍州十一郡最百姓生爲立祠得罪者無怨言累遷尚書郎軫博聞廣涉奏議駁論多見施用時涪人李驤亦爲尚書郎與軫齊名每有論議朝廷莫能踰之號蜀有二郞軫後拜犍爲太守甚有聲譽當遷會病卒年五十一子毗毗字長基州舉秀才成都王穎辟大將軍掾遷尚書郎參太傅軍事及洛陽覆沒毗南渡江王敦表爲益州刺史將與宜都太守柳純共圖白帝杜弢遣軍要毗遂遇害毗弟秀字彥穎爲羅尙主簿州沒爲氐賊李驤所得欲用爲司馬秀不受見害毗子歆舉秀才軫弟烈明政事察孝廉歷平康安陽令所居有異績遷衡陽太守聞軫亡因自表兄子幼弱求去官詔聽犍爲太守蜀土榮之後遷湘東太守爲成都王穎郎中令病卒烈弟良舉秀才除新都令涪陵太守不就補州大中正卒

竇允

竇允字雅始平人也出自寒門淸尙自修少仕縣稍遷郡主簿察孝廉除浩亹長勤於爲政勸課田蠶平均調役百姓賴之遷謁者泰始中詔曰當官者能潔身修己然後在公之節乃全身善有章雖賤必賞此興化立教之務也謁者竇允前爲浩亹長以修勤淸白見稱河右是輩當擢用使立行者有所勸主者詳復參訪有以旌表之拜臨水令克己厲俗改修政事士庶悅服咸歌詠之遷鉅鹿太守甚有政績卒於官

王宏

王宏字正宗高平人魏侍中粲之從孫也魏時辟公府累遷尚書郎歷給事中泰始初爲汲郡太守撫百姓如家耕桑樹藝屋宇阡陌莫不躬自教示曲盡事宜在郡有殊績司隸校尉石鑒上其政術武帝下詔稱之曰朕惟人食之急而懼天時水旱之運夙夜警戒念在於農雖詔書屢下敕厲殷勤猶恐百姓廢惰以損生植之功而刺史二千石百里長吏未能盡勸至使地有遺利而人有餘力每思聞監司糾舉能不將行其賞罰以明沮勸今司隸校尉石鑒上汲郡太守王宏勤恤百姓導化有方督勸開荒五千餘頃而熟田常課頃畝不減比年普饑人不足食而宏郡界獨無匱乏可謂能矣其賜宏穀千斛布告天下咸使聞知俄遷衛尉河南尹大司農無復能名更爲苛碎坐桎梏罪人以泥墨塗面置深坑中餓不與食又擅縱五歲刑以下二十一人爲有司所劾帝以宏累有政績聽以贖罪論太康中代劉毅爲司隸校尉於是檢察士庶使車服異制庶人不得衣紫絳及綺繡錦繢帝常遣左右微行觀察風俗宏緣此復遣吏科檢婦人衵服至褰發於路論者以爲暮年謬妄由是獲譏於世復坐免官後起爲尚書太康五年卒追贈太常

曹攄

曹攄字顏遠譙國譙人也祖肇魏衛將軍攄少有孝行好學善屬文太尉王衍見而器之調補臨淄令縣有寡婦養姑甚謹姑以其年少勸令改適婦守節不移姑愍之密自殺親黨告婦殺姑官爲考鞫寡婦不勝苦楚乃自誣服獄當決適値攄到攄知其有冤更加辨究具得情實時稱其明獄有死囚歲夕攄行獄愍之曰卿等不幸致此非所知何如新歲人情所重豈不欲暫見家邪衆囚皆涕泣曰若得暫歸死無恨也攄悉開獄出之剋日令還掾吏固爭咸謂不可攄曰此

雖小人義不見負，自爲諸君任之。」至日，相率而還，並無違者，一縣歎服，號曰聖君。入爲尚書郎，轉洛陽令，仁惠明斷，百姓懷之。時天大雨雪，宮門夜失行馬，群官檢察，莫知所在，攄使收門士，衆官咸謂不然。攄曰：「宮掖禁嚴，非外人所敢盜，必是門士以燎寒耳。」詰之，果服。以病去官。復爲洛陽令。及齊王冏輔政，攄與左思俱爲記室督。冏嘗從容問攄曰：「天子爲賊臣所逼，莫有能奮。吾率四海義兵，興復王室，今入輔朝廷，匡振時艱，或有勸吾還國，於卿意如何？」攄曰：「蕩平國賊，匡復帝祚，古今人臣之功未有如大王之盛也。然道罔隆而不殺，物無盛而不衰，非唯人事，抑亦天理。竊預下問，敢不盡情。願大王居高慮危，在盈思沖，精選百官，存公屏欲，舉賢進善，務得其才，然後脂車秣馬，高揖歸藩，則上下同慶，攄等幸甚。」冏不納，尋轉中書侍郎。長沙王乂以爲驃騎司馬。乂敗，免官。因丁母憂。惠帝末，起爲襄城太守。時襄城屢經寇難，攄綏懷振理，旬月克復。永嘉二年，高密王簡鎮襄陽，以攄爲征南司馬。其年，流人王逌等聚衆屯冠軍，寇掠城邑，簡遣參軍崔曠討之，令攄督護。曠，姦凶人也，譎攄前戰，期爲後繼，既而不至。攄獨與逌戰于酈縣，軍敗死之。故吏及百姓並奔喪會葬，號哭即路，如赴父母焉。

潘京

潘京字世長，武陵漢壽人也。弱冠，郡辟主簿，太守趙廞甚器之，嘗問曰：「貴郡何以名武陵？」京曰：「鄙郡本名義陵，在辰陽縣界，與夷相接，數爲所攻，光武時移東出，遂得全完，共議易號。傳曰止戈爲武，詩稱高平曰陵，於是名焉。」爲州所辟，因謁見問策，探得不孝字，刺史戲京曰：「辟士爲不孝邪？」京舉版答曰：「今爲忠臣，不得復爲孝子。」其機辯皆此類。後太廟立，州郡皆遣使賀，京白太守曰：「夫太廟立，移神主，應問訊，不應賀。」遂遣京作文使詣京師，以爲永式。京仍舉秀才，到洛，尚書令樂廣，京州人也，共談累日，深歎其才，謂京曰：「君天才過人，恨不學耳。若學，必爲一代談宗。」京感其言，遂勤學不倦。時武陵太守戴昌亦善談論，與京共談，京假借之，昌以爲不如己，笑而遣之，令過其子若思，京方極其言論，昌竊聽之，乃歎服曰：「才不可假。」遂父子俱屈焉。歷巴丘、邵陵、泉陵三令，京明於政術，路不拾遺。遷桂林太守，不就，歸家，年五十卒。

范晷

范晷字彥長，南陽順陽人也。少游學清河，遂徙家僑居。郡命爲五官掾，歷河內郡丞。太守裴楷雅知之，薦爲侍御史。調補上谷太守，遭喪不之官。後爲司徒左長史，轉馮翊太守，甚有政能，善於綏撫，百姓愛悅之。徵拜少府，出爲涼州刺史，轉雍州。于時西土荒毀，氐羌蹈藉，田桑失收，百姓困弊，晷傾心化導，勸以農桑，所部甚賴之。元康中，加左將軍，卒於官。二子：廣、稚。廣字仲將，舉孝廉，除闅鄉令，不之官。姊適劉氏早亡，有孫名邁，廣負以南奔，險阻艱難，不棄之。元帝承制，以爲堂邑令。丞劉榮坐事當死，郡劾以付縣。榮即縣人，家有老母，至節，廣輒聽暫還，榮亦如期而反。縣堂爲野火所及，榮脫械救火，事畢，還自著械。後大旱，米貴，廣散私穀振饑人至數千斛，遠近流寓歸投之，戶口十倍。卒於官。稚少知名，辟大將軍掾，早卒。子汪，別有傳。

丁紹

丁紹字叔倫，譙國人也。少開朗公正，早歷清官，爲廣平太守，政平訟理，道化大行。于時河北騷擾，靡有完邑，而廣平一郡四境乂安，是以皆悅其法而從其令。及臨漳被圍，南陽王模窘急，紹率郡兵赴之，模賴以獲全。模感紹恩，生爲立碑。遷徐州刺史。士庶戀慕，攀附如歸，未之官，復轉荊州刺史，從車千乘，南渡河至許。時南陽王模爲都督，留紹，啓轉爲冀州刺史。到鎮，率州兵討破汲桑，有功，加寧北將軍、假節、監冀州諸軍事。時境內羯賊爲患，紹捕而誅之，號爲嚴肅，河北人畏而愛之。紹自以爲才足爲物雄，當官蒞政，每事克舉，視天下之事若運於掌握，遂慨然有董正四海之志矣。是時王浚盛於幽州，苟晞盛於青州，然紹視二人蔑如也。永嘉三年，暴疾而卒。臨終歎曰：「此乃天亡冀州，豈吾命哉！」懷帝策贈車騎將軍。

喬智明

喬智明字元達，鮮卑前部人也。少喪二親，哀毀過禮。長而以德行著稱。成都王穎辟爲輔國將軍。穎之敗趙王倫也，表智明爲殄寇將軍、隆慮共二縣令。二縣愛之，號爲神君。部人張兌爲父報讎，母老單身，有妻無子，智明愍之，停其獄歲

餘令兒將妻入獄兼陰縱之人有勸兒逃者兒曰有君如此吾何忍累之縱吾得免作何面目視息世間於獄產一男會赦得免其仁感如是惠帝之伐鄴也穎以智明爲折衝將軍參丞相先鋒軍事智明勸穎奉迎乘輿穎大怒曰卿名曉事投身事孤主上爲羣小所逼將加非罪於孤卿奈何欲使孤束手就刑邪共事之義正若此乎智明乃止尋屬永嘉之亂仕於劉曜

鄧攸

鄧攸字伯道平陽襄陵人也祖殷亮直彊正鍾會伐蜀奇其才自黽池令召爲主簿賈充伐吳請殷爲長史後授皇太子詩爲淮南太守夢行水邊見一女子猛獸自後斷其盤囊占者以爲水邊有女汝字也斷盤囊者新獸頭代故獸頭也不作汝陰當汝南也果遷汝陰太守後爲中庶子攸七歲喪父尋喪母及祖母居喪九年以孝致稱淸和平簡貞正寡欲少孤與弟同居初祖父殷有賜官敕攸受之後太守勸攸去王官欲舉爲孝廉攸曰先人所賜不可改也嘗詣鎮軍賈混混以人訟事示攸使決之攸不視曰孔子稱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混奇之以女妻焉舉灼然二品爲吳王文學歷太子洗馬東海王越參軍越欽其爲人轉爲世子文學吏部郎越弟騰爲東中郎將請攸爲長史出爲河東太守永嘉末沒于石勒然勒宿忌諸官長二千石聞攸在營馳召將殺之攸至門門幹乃攸爲郎時幹識攸攸求紙筆作辭幹候勒和悅致之勒重其辭乃命勿殺勒長史張賓先與攸比舍重攸名操因稱攸于勒勒召至幕下與語悅之以爲參軍給車馬勒每東西置攸車營中勒夜禁火犯之者死攸與胡鄰轂胡夜失火燒車吏按問胡乃誣攸攸度不可與爭遂對以弟婦散發溫酒爲辭勒赦之既而胡人深感自縛詣勒以明攸而陰遺攸馬驢諸胡莫不歎息宗敬之石勒過泗水攸乃斫壞車以牛馬負妻子而逃又遇賊掠其牛馬步走擔其兒及其弟子綏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自棄我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棄之其子朝棄而暮及明日攸繫之於樹而去至新鄭投李矩三年將去而矩不聽荀組以爲陳郡汝南太守愍帝徵爲尙書左丞長水校尉皆不果就後密捨矩去投荀組於許昌矩深恨焉久之乃遣家屬還攸攸與刁協周顗素厚遂至江東元帝以攸爲太子中庶子時吳郡闕守人多欲之帝以授攸攸載米之郡俸祿無所受唯飲吳水而已時郡中大饑攸表振貸未報乃輒開倉救之臺遣散騎常侍桓彝虞駿慰勞饑人觀聽善不乃劾攸以擅出穀俄而有詔原之攸在郡刑政淸明百姓歡悅爲中興良守後稱疾去職郡常有送迎錢數百萬攸去郡不受一錢百姓數千人留牽攸船不得進攸乃小停夜中發去吳人歌之曰紞如打五鼓雞鳴天欲曙鄧侯挽不留謝令推不去百姓詣臺乞留一歲不聽拜侍中歲餘轉吏部尙書蔬食弊衣周急振乏性謙和善與人交賓無貴賤待之若一而頗敬媚權貴永昌中代周顗爲護軍將軍太寧二年王敦反明帝密謀起兵乃遷攸爲會稽太守初王敦伐都之後中外兵數每月言之於敦攸已出在家不復知護軍事有惡攸者誣攸尙白敦兵數帝聞而未之信轉攸爲太常時帝南郊攸病不能從車駕過攸問疾攸力病出拜有司奏攸不堪行郊而拜道左坐免攸每有進退無喜慍之色久之遷尙書右僕射咸和元年卒贈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祠以少牢攸棄子之後妻不復孕過江納妾甚寵之訊其家屬說是北人遭亂憶父母姓名乃攸之甥攸素有德行聞之感恨遂不復畜妾卒以無嗣時人義而哀之爲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弟子綏服攸喪三年

吳隱之

吳隱之字處默濮陽鄄城人魏侍中質六世孫也隱之美姿容善談論博涉文史以儒雅標名弱冠而介立有淸操雖日晏歠菽不饗非其粟儋石無儲不取非其道年十餘丁父憂每號泣行人爲之流涕事母孝謹及其執喪哀毀過禮家貧無人鳴鼓每至哭臨之時恆有雙鶴警叫及祥練之夕復有羣鴈俱集時人咸以爲孝感所致嘗食鹹菹以其味旨掇而棄之與太常韓康伯鄰居康伯母殷浩之姊賢明婦人也每聞隱之哭輟餐投箸爲之悲泣既而謂康伯曰汝若居銓衡當舉如此輩人及康伯爲吏部尙書隱之遂階淸級解褐輔國功曹轉參征虜軍事兄坦之爲袁眞功曹眞敗將及禍隱之詣桓溫乞代兄命溫矜而釋之遂爲溫所知賞拜奉朝請尙書郎累遷晉陵太守在郡淸儉妻自負

薪入爲中書侍郎國子博士太子右衛率轉散騎常侍領著作郎孝武帝欲用爲黃門郎以隱之貌類簡文帝乃止尋守廷尉祕書監御史中丞領著作如故遷左衛將軍雖居清顯祿賜皆班親族冬月無被嘗澣衣乃披絮勤苦同於貧庶廣州包帶山海珍異所出一篋之寶可資數世然多瘴疫人情憚焉唯貧窶不能自立者求補長史故前後刺史皆多黷貨朝廷欲革嶺南之弊隆安中以隱之爲龍驤將軍廣州刺史假節領平越中郎將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既至語其親人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越嶺喪清吾知之矣乃至泉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在州清操踰厲常食不過菜及乾魚而已帷帳器服皆付外庫時人頗謂其矯然亦始終不易帳下人進魚每剔去骨存肉隱之覺其用意罰而黜焉元興初詔曰夫孝行篤於閨門清節厲乎風霜實立人之所難而君子之美致也龍驤將軍廣州刺史吳隱之孝友過人祿均九族菲己絜素儉愈魚飧夫處可欲之地而能不改其操饗惟錯之富而家人不易其服革奢務嗇南域改觀朕有嘉焉可進號前將軍賜錢五十萬穀千斛及盧循寇南海隱之率厲將士固守彌時長子曠之戰沒循攻擊百有餘日踰城放火焚燒三千餘家死者萬餘人城遂陷隱之攜家累出欲奔還都爲循所得循表朝廷以隱之黨附桓玄宜加裁戮詔不許劉裕與循書令遣隱之還久方得反歸舟之日裝無餘資及至數畝小宅籬垣仄陋內外茅屋六間不容妻子劉裕賜車牛更爲起宅固辭尋拜度支尚書太常以竹篷爲屏風坐無氈席後遷中領軍清儉不革每月初得祿裁留身糧其餘悉分振親族家人績紡以供朝夕時有困絕或并日而食身恒布衣不完妻子不霑寸祿義熙八年請老致事優詔許之授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賜錢十萬米三百斛九年卒追贈左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隱之清操不渝屢被褒飾致事及於身沒常蒙優錫顯贈廉士以爲榮

初隱之爲奉朝請謝石請爲衛將軍主簿隱之將嫁女石知其貧素遣女必當率薄乃令移廚帳助其經營使者至方見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辦後至自番禺其妻劉氏齎沉香一斤隱之見之遂投於湖亭之水子延之復厲清操爲鄱陽太守延之弟及子爲郡縣者常以廉慎爲門法雖才學不逮隱之而孝悌絜敬猶爲不替

史臣曰魯芝等建旗剖竹布政宣條存樹威恩沒留遺愛咸見知明主流譽當年若伯武之絜己克勤顏遠之申冤緩獄鄧攸羸糧以述職吳隱酌水以厲精晉代良能此焉爲最而攸棄子存姪以義斷恩若力所不能自可割情忍痛何至預加徽纆絕其奔走者乎斯豈慈父仁人之所用心也卒以絕嗣宜哉勿謂天道無知此乃有知矣世英蠢節曹氏犯門斬關宣帝收雷霆之威獎中心貞之烈豈非既已在我欲其厲人者歟

贊曰猗歟良宰嗣美前賢威同御黠靜若烹鮮唯書吳水但挹貪泉人風既偃俗化斯遷

晉書卷九十

晉書卷九十考證

魯芝傳進爵斄城鄉侯○前漢地理志右扶風斄周后稷所封注斄同邰音義云音來非也

曹攄傳流人王逌等○逌監本訛逍下文同今從音義改正

丁紹傳模感紹恩生為立碑○紹南陽王模傳作劭

晉書卷九十考證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六十一

儒林

昔周德既衰，諸侯力政，禮經廢缺，雅頌陵夷。夫子將聖多能，固天攸縱，歎鳳鳥之不至，傷麟出之非時，於是乃刪詩書，定禮樂，贊易道，修春秋，載籍逸而復存，風雅變而還正。其後卜商衛賜、田吳孫孟之儔，或親稟微言，或傳聞大義，猶能強晉存魯，藩魏却秦，既抗禮於邦君，亦馳聲於海內。及嬴氏慘虐，棄德任刑，煬墳籍於埃塵，填儒林於坑穽，嚴是古之法，抵挾書之罪，先王徽烈，靡有孑遺。漢祖勃興，救焚拯溺，粗修禮律，未遑俎豆，逮于孝武，崇尚文儒，爰及東京，斯風不墜。於是傍求蠹簡，博訪遺書，創甲乙之科，擢賢良之舉，莫不紆青拖紫，服冕乘軒，或徒步而取公卿，或累旬以膺台鼎，故搢紳之士靡然嚮風，餘芳遺烈，煥乎可紀者也。洎當塗篡創，深務兵權，而主好斯文，朝多君子，鴻儒碩學，無乏於時。武帝受終，憂勞軍國，時既初并庸蜀，方事江湖，訓卒厲兵，務農積穀，猶復修立學校，臨幸辟雍。而荀顗以制度贊惟新，鄭沖以儒宗登保傅，茂先以博物參朝政，子真以好禮居秩宗，雖愧明揚，亦非遐棄。既而荆揚底定，區寓乂安，群公草封禪之儀，天子發謙沖之詔，未足比隆三代，固亦擅美一時。惠帝纘戎，朝昏政弛，釁起宮掖，禍成藩翰，惟懷逮愍，喪亂弘多，衣冠禮樂，掃地俱盡。元帝運鍾百六，光啓中興，賀荀刁杜諸賢，並稽古博文，財成禮度，雖尊儒勸學，亟降於綸言，東序西膠，未聞於弦誦。明皇聰睿，雅愛流略，簡文玄嘿，敦悅丘墳，乃招集學徒，弘獎風烈，並時艱祚促，未能詳備。有晉始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飾華競，祖述虛玄，擯闕里之典經，習正始之餘論，指禮法為流俗，目縱誕以清高，遂使憲章弛廢，名教頹毀，五胡乘間而競逐，二京繼踵以淪胥，運極道消，可為長歎息者矣。鄭沖等名位既隆，自有列傳，其餘綴之于左，以續前史儒林云。

苑平

苑平字子安，吳郡錢塘人也。其先銍侯馥，避王莽之亂，適吳，因家焉。平研覽墳索，遍該百氏，姚信、賀邵之徒皆從受業。吳時舉茂才，累遷臨海太守，政有異能。孫晧初，謝病還家，敦悅儒學。吳平，太康中頻徵不起，年六十九卒。有詔追加諡號曰文貞先生，賀循勒碑紀其德行。三子：奭、咸、泉，並以儒學至大官。泉子蔚，關內侯。家世好學，有書七千餘卷，遠近來讀者恒有百餘人，蔚為辦衣食。蔚子文才，亦幼知名。

文立

文立字廣休，巴郡臨江人也。蜀時游太學，專毛詩、三禮，師事譙周，門人以立為顏回，陳壽、李虔為游夏，羅憲為子貢。仕至尚書。蜀平，舉秀才，除郎中。泰始初，拜濟陰太守，入為太子中庶子。上表請以諸葛亮、蔣琬、費禕等子孫流徙中畿，宜見敘用，一以慰巴蜀之心，其次傾吳人之望，事皆施行。詔曰：太子中庶子文立忠貞清實，有思理器幹，前在濟陰，政事修明，後事東宮，盡輔導之節。昔光武平隴蜀，皆收其賢才以敘之，蓋所以拔幽滯而濟殊方也。其以立為散騎常侍。蜀故尚書犍為程瓊雅有德業，與立深交。武帝聞其名，以問立，對曰：臣至知其人，但年垂八十，稟性謙退，無復當時之望，不以上聞耳。瓊聞之曰：廣休可謂不黨矣，故吾善夫人也。時西域獻馬，帝問立馬何如，對曰：乞問太僕。帝善之。遷衛尉。咸寧末卒。所著章奏詩賦數十篇行於世。

陳邵

陳邵字節良，東海襄賁人也。郡察孝廉，不就。以儒學徵為陳留內史，累遷燕王師。撰周禮評，甚有條貫，行於世。泰始中，詔曰：燕王師陳邵清貞絜靜，行著邦族，篤志好古，博通六籍，耽悅典誥，老而不倦，宜在左右，以篤儒教，可為給事中。卒於官。

虞喜

虞喜字仲寧，會稽餘姚人，光祿潭之族也。父察，吳征虜將軍。喜少立操行，博學好古。諸葛恢臨郡，屈為功曹。察孝廉，州舉秀才，司徒辟，皆不就。元帝初鎮江左，上疏薦喜。懷帝即位，公車徵拜博士，不就。喜邑人賀循為司空，先達貴顯，每詣喜，信宿忘歸，自云不能測也。太寧中，與臨海任旭俱以博士徵，不就。復下詔曰

夫興化致政莫尙乎崇道教明退素也喪亂以來儒雅陵夷每覽子衿之詩未嘗不慨然臨海任旭會稽虞喜並絜靜其操歲寒不移研精墳典居今行古志操足以勵俗博學足以明道前雖不至其更以博士徵之喜辭疾不赴咸和末詔公卿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太常華恆舉喜爲賢良會國有軍事不行咸康初內史何充上疏曰臣聞二八舉而四門穆十亂用而天下安徵猷克闡有自來矣方今聖德欽明思恢遐烈旌輿整駕俟賢而動伏見前賢良虞喜天挺貞素高尙邈世束修立德皓首不倦加以傍綜廣深博聞强識鑽堅研微有弗及之勤處靜味道無風塵之志高枕柴門怡然自足宜使蒲輪紆衡以旌殊操一則翼贊大化二則敎勵薄俗疏奏詔曰尋陽翟湯會稽虞喜並守道清貞不營世務耽學高尙操擬古人往雖徵命而不降屈豈素絲難染而搜引禮簡乎政道須賢宜納諸廊廟其並以散騎常侍徵之又不起永和初有司奏稱十月殷祭京兆府君當遷祧室征西豫章潁川三府君初毀主內外博議不能決時喜在會稽朝廷遣就喜諮訪焉其見重如此喜專心經傳兼覽讖緯乃著安天論以難渾蓋又釋毛詩略注孝經爲志林三十篇凡所注述數十萬言行於世年七十六卒無子弟豫自有傳

劉兆

劉兆字延世濟南東平人漢廣川惠王之後也兆博學洽聞溫篤善誘從受業者數千人武帝時五辟公府三徵博士皆不就安貧樂道潛心著述不出門庭數十年以春秋一經而三家殊塗諸儒是非之議紛然互爲讎敵乃思三家之異合而通之周禮有調人之官作春秋調人七萬餘言皆論其首尾使大義無乖時有不合者舉其長短以通之又爲春秋左氏解名曰全綜公羊穀梁解詁皆納經傳中朱書以別之又撰周易訓注以正動二體互通其文凡所贊述百餘萬言嘗有人著鞾騎驢至兆門外曰吾欲見劉延世兆儒德道素青州無稱其字者門人大怒兆曰聽前既進踞牀問兆曰聞君大學比何所作兆答如上事末云多有所疑客問之兆說疑畢客曰此易解耳因爲辯釋疑者是非耳兆別更立意客一難兆不能對客去已出門兆欲留之使人重呼還客曰親親在此營葬宜赴之後當更來也既去兆令人視葬家不見此客竟不知姓名兆年六十六卒有五子卓炤燿育牖

氾毓

氾毓字稚春濟北盧人也奕世儒素敦睦九族客居青州逮毓七世時人號其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毓少履高操安貧有志業父終居于墓所三十餘載至晦朔躬掃墳壠循行封樹還家則不出門庭或薦之武帝召補南陽王文學秘書郎太傅參軍並不就于時青土隱逸之士劉兆徐苗等皆務教授惟毓不蓄門人清靜自守時有好古慕德者諮詢亦傾懷開誘以三隅示之合三傳爲之解注撰春秋釋疑肉刑論凡所述造七萬餘言年七十一卒

徐苗

徐苗字叔胄高密淳于人也累世相承皆以博士爲郡守曾祖華有至行嘗宿亭舍夜有神人告之亭欲崩遽出得免祖邵爲魏尙書郎以廉直見稱苗少家貧晝執鉏耒夜則吟誦弱冠與弟賈就博士濟南宋鈞受業遂爲儒宗作五經同異評又依道家著玄微論前後所造數萬言皆有義味性抗烈輕財貴義兼有知人之鑒弟患口癰膿潰苗爲吮之其兄弟皆早亡撫養孤遺慈愛聞于州里田宅奴婢盡推與之鄉鄰有死者便輟耕助營棺槨門生亡於家即斂於講堂其行己純至類皆如此遠近咸歸其義師其行焉郡察孝廉州辟從事治中別駕舉異行公府五辟博士再徵並不就武惠時計吏至臺帝輒訪其安不永寧二年卒遺命濯巾澣衣榆棺雜塼露車載尸葦席瓦器而已

崔遊

崔遊字子相上黨人也少好學儒術甄明恬靖謙退自少及長口未嘗語及財利魏末察孝廉除相府舍人出爲氐池長甚有惠政以病免遂爲廢疾泰始初武帝錄敘文帝故府僚屬就家拜郎中年七十餘猶敦學不倦撰喪服圖行於世及劉元海僭位命爲御史大夫固辭不就卒於家時年九十三

范隆

范隆字玄嵩鴈門人父方魏鴈門太守隆在孕十五月生而父亡年四歲又喪

母哀號之聲感慟行路單孤無緦功之親疎族死廣憖而養之迎歸教書爲立祠堂隆好學修謹奉廣如父博通經籍無所不覽著春秋三傳撰三禮吉凶宗紀甚有條義惠帝時天下將亂隆隱迹不應州郡之命晝勤耕稼夜誦書典頗習祕歷陰陽之學知并州將有氛祲之祥故彌不復出仕與上黨朱紀友善嘗共紀避山見一父老於窮澗之濱父老曰二公何爲在此隆等拜之仰視則不見後與紀依于劉元海元海以隆爲大鴻臚紀爲太常並封公隆死于劉聰之世聰贈太師

杜夷

杜夷字行齊廬江灊人也世以儒學稱爲郡著姓夷少而恬泊操尚貞素居甚貧窘不營產業博覽經籍百家之書算歷圖緯靡不畢究寓居汝潁之間十載足不出門年四十餘始還鄉里閉門教授生徒千人惠帝時三察孝廉州命別駕永嘉初公車徵拜博士太傅東海王越辟並不就懷帝詔王公舉賢良方正刺史王敦以賀循爲賢良夷爲方正乃上疏曰臣聞有唐曠咨元凱時登漢武欽賢俊彥響應故能允協時雍敷崇盛化伏見太孫舍人會稽賀循處士廬江杜夷履道彌高清操絕俗思學融通才經王務循宰二縣皆有名績備僚東宮忠恪允著夷清虛沖淡與俗異軌考槃空谷肥遁匿跡盡經國之良寶聘命之所急若得待詔公車承對冊問必有忠讜良謨弘益政道矣敦於是逼夷赴洛夷遁於壽陽鎮東將軍周馥傾心禮接引爲參軍夷辭之以疾馥知不可屈乃自詣夷爲起宅宇供其醫藥馥敗夷歸舊居道遇兵寇刺史劉陶告廬江郡曰昔魏文侯軾干木之閭齊相曹參尊崇蓋公皆所以優賢表德敦勵末俗徵士杜君德懋行絜高尚其志頃流離道路聞其頓躓刺史忝任不能崇飾有道而使高操之士有此艱屯今遣吏宣慰郡可遣一吏縣五吏恆營卹之常以市租供給家人糧廩勿令闕乏尋以胡寇又移渡江王導遣吏周贍之元帝爲丞相教曰今大義頹替禮典無宗朝廷滯義莫能攸正宜特立儒林祭酒官以弘其事處士杜夷棲情遺遠確然絕俗才學精博道行優備其以夷爲祭酒夷辭疾未嘗朝會帝常欲詣夷夷陳萬乘之主不宜往庶人之家帝乃與夷書曰吾與足下雖情在忘言然虛心歷載正以足下羸疾故欲相省寧論常儀也又除國子祭酒建武中令曰國子祭酒杜夷安貧樂道靜志衡門日不暇給雖原憲無以加也其賜穀二百斛皇太子三至夷第執經問義夷雖逼時命亦未嘗朝謁國有大政恆就夷諮訪焉明帝即位夷自表請退詔曰先王之道將墜於地君下帷研思今之劉揚縉紳之徒景仰軌訓豈得高退而朕靡所取則焉太寧元年卒年六十六贈大鴻臚諡曰貞子夷臨終遺命子晏曰吾少不出身頃雖見羈錄冠舄之飾未嘗加體其角巾素衣斂以時服殯葬之事務從簡儉亦不須苟取矯異也夷著幽求子二十篇行於世晏仕至蒼梧太守夷兄弟三人兄崧字行高亦有志節惠帝時俗多浮僞著任子春秋以刺之弟援高平相援子潛右衛將軍

董景道

董景道字文博弘農人也少而好學千里追師所在惟晝夜讀誦略不與人交通明春秋三傳京氏易馬氏尚書韓詩皆精究大義三禮之義專遵鄭氏著禮通論非駁諸儒演廣鄭旨永平中知天下將亂隱於商洛山衣木葉食樹果彈琴歌笑以自娛毒蟲猛獸皆繞其傍是以劉元海及聰屢徵皆礙而不達至劉曜時出山廬于渭汭曜徵爲太子少傅散騎常侍並固辭竟以壽終

續咸

續咸字孝宗上黨人也性孝謹敦重履道貞素好學師事京兆杜預專春秋鄭氏易教授常數十人博覽羣言高才善文論又修陳杜律明達刑書永嘉中歷廷尉平東安太守劉琨承制于并州以爲從事中郎後遂沒石勒勒以爲理曹參軍持法平詳當時稱其清裕比之于公著遠游志異物志汲冢古文釋皆十卷行於世年九十七死于石季龍之世季龍贈儀同三司

徐邈

徐邈東莞姑幕人也祖澄之爲州治中屬永嘉之亂遂與鄉人臧琨等率子弟并閭里士庶千餘家南渡江家于京口父藻都水使者邈姿性端雅勤行勵學博涉多聞以慎密自居少與鄉人臧壽齊名下帷讀書不游城邑及孝武帝始

覽典籍招延儒學之士邈既東州儒素太傅謝安舉以應選年四十四始補中書舍人在西省侍帝雖不口傳章句然開釋文義標明指趣撰正五經音訓學者宗之遷散騎常侍猶處西省前後十年每被顧問輒有獻替多所匡益甚見寵待帝宴集酣樂之後好爲手詔詩章以賜侍臣或文詞率爾所言穢雜邈每應時收斂還省刊削皆使可觀經帝重覽然後出之是時侍臣被詔者或宣揚之故時議以此多邈及謝安薨論者或有異同邈固勸中書令王獻之奏加殊禮仍崇進謝石爲尚書令玄爲徐州邈轉祠部郎上南北郊宗廟迭毀禮皆有證據豫章太守范甯欲遣十五議曹下屬城採求風政并吏假還訊問官長得失邈與甯書曰知足下遣十五議曹各之一縣又吏假歸白所聞見誠是足下留意百姓故廣其視聽吾謂勸導以實不以文十五議曹欲何所敷宣邪庶事辭訟足下聽斷允塞則物理足矣上有理務之心則下之求理者至矣日昃省覽庶事無滯則吏慎其負而人聽不惑豈須邑至里詣飾其游聲哉非徒不足致益乃是蠶漁之所資又不可縱小吏爲耳目也豈有善人君子而干非其事多所告白者乎君子之心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由歷試如有所毀必以著明託社之鼠政之甚害自古以來欲爲左右耳目者無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君子道消善人輿尸前史所書可爲深鑒足下選綱紀必得國士足以攝諸曹諸曹皆是良吏則足以掌文案又擇公方之人以爲監司則清濁能否與事而明足下但平心居宗何取於耳目哉昔明德馬后未嘗顧與左右言可謂遠識況大丈夫而不能免此乎遷中書侍郎專掌綸詔帝甚親昵之初范甯與邈皆爲帝所任使共補朝廷之闕甯才素高而措心正直遂爲王國寶所讒出遠郡邈孤宦易危而無敢排彊族乃爲自安之計會帝頗疎會稽王道子邈欲和協之因從容言於帝曰昔淮南齊王漢晉成戒會稽王雖有酣媟之累而奉上純一宜加弘貸消散紛議外爲國家之計內慰太后之心帝納焉邈常詣東府遇衆賓沉湎引滿諠譁道子曰君時有暢不邈對曰邈陋巷書生惟以節儉清修爲暢耳道子以邈業尚道素笑而不以爲忤也道子將用爲吏部郎邈以波競成俗非己所能節制苦辭乃止時皇太子尚幼帝甚鍾心文武之選皆一時之俊以邈爲前衞率領本郡大中正授太子經帝謂邈曰雖未勑以師禮相待然不以博士相遇也古之帝王受經必敬自魏晉以來多使微人教授號爲博士不復尊以爲師故帝有云邈雖在東宮猶朝夕入見參綜朝政修飾文詔拾遺補闕劬勞左右帝嘉其謹密方之於金霍有託重之意將進顯位未及行而帝暴崩安帝卽位拜驍騎將軍隆安元年遭父憂邈先疾患因哀毀增篤不踰年而卒年五十四州里傷悼識者悲之邈莅官簡惠達於從政論精議密當時多諮稟之觸類辯釋問則有對舊疑歲辰在卯此宅之左則彼宅之右何得俱忌於東邈以爲太歲之屬自是遊神譬如日出之時向東皆逆非爲藏體地中也所注穀梁傳見重於時邈長子豁有父風以孝聞爲太常博士祕書郎豁弟浩散騎侍郎鎮南將軍何無忌請爲功曹出補西陽太守與無忌俱爲盧循所害邈弟廣別有傳

孔衍

孔衍字舒元魯國人孔子二十二世孫也祖文魏大鴻臚父毓征南軍司衍少好學年十二能通詩書弱冠公府辟本州舉異行直言皆不就避地江東元帝引爲安東參軍專掌記室書令殷積而衍每以稱職見知中興初與庾亮俱補中書郎明帝之在東宮領太子中庶子于時庶事草創衍經學深博又練識舊典朝儀軌制多取正焉由是元明二帝並親愛之王敦專權衍私於太子曰殿下宜博延朝彥搜揚才俊詢謀時政以廣聖聽敦聞而惡之乃啓出衍爲廣陵郡時人爲之寒心而衍不形于色雖郡鄰接西賊猶教誘後進不以戎務廢業石勒常騎至山陽勑其黨以衍儒雅之士不得妄入郡境視職期月以太興三年卒於官年五十三衍雖不以文才著稱而博覽過於賀循凡所撰述百餘萬言子啓廬陵太守宗人騫吾有美名博學不及衍步世聲譽過之元帝以爲主簿轉參軍稍遷侍中徙太子左衞率卒追贈太僕

范宣

范宣字宣子陳留人也年十歲能誦詩書嘗以刀傷手捧手改容人問痛邪答曰不足爲痛但受全之體而致毀傷不可處耳家人以其年幼而異焉少尙隱

遁加以好學手不釋卷以夜繼日遂博綜衆書尤善三禮家至貧儉躬耕供養
親没負土成墳廬于墓側太尉郗鑒命爲主簿詔徵太學博士散騎郎並不就
家于豫章太守殷羨見宣茅茨不完欲爲改宅宣固辭之庾爰之以宣素貧加
年荒疾疫厚餉給之宣又不受爰之問宣曰君博學通綜何以太儒宣曰漢興
貴經術至於石渠之論實以儒爲弊正始以來世尚老莊逮晉之初競以裸裎
爲高僕誠太儒然立不與易宣言談未嘗及老莊客有問人生與憂俱生不知
此語何出宣云出莊子至樂篇客曰君言不讀老莊何由識此宣笑曰小時嘗
一覽時人莫之測也宣雖閑居屢空常以讀誦爲業譙國戴逵等皆聞風宗仰
自遠而至諷誦之聲有若齊魯太元中順陽范甯爲豫章太守甯亦儒博通綜
在郡立鄉校教授恆數百人由是江州人士並好經學化二范之風也年五十
四卒著禮易論難皆行於世子輯歷郡守國子博士大將軍從事中郎自免歸
亦以講授爲事義熙中連徵不至

韋謏

韋謏字憲道京兆人也雅好儒學善著述於羣言祕要之義無不綜覽仕於劉
曜爲黃門郎後又入石季龍署爲散騎常侍歷守七郡咸以清化著名又徵爲
廷尉識者擬之于張前後四登九列六在尚書三爲侍中再爲太子太傅封京
兆公好直諫陳軍國之宜多見允納著伏林三千餘言遂演爲典林二十三篇
凡所述作及集記世事數十萬言皆深博有才義至冉閔又署爲光祿大夫時
閔拜其子胤爲大單于而以降胡一千處之麾下謏諫曰今降胡數千接之如
舊誠是招誘之恩然胡羯本爲讎敵今之款附苟全性命耳或有刺客變起須
臾敗而悔之何所及也古人有言一夫不可狃而況千乎願誅屏降胡去單于
之號深思聖王苞桑之誡也閔志在綏撫銳於澄定聞其言大怒遂誅之幷殺
其子伯陽謏性不嚴重好徇己之功論者亦以是少之嘗謂伯陽曰我高我曾
重光累徽我祖我考父父子子汝爲我對正值惡抵伯陽曰伯陽之不肖誠如
尊教尊亦正值軟抵耳謏慚無言時人傳之以爲嗤笑

范弘之

范弘之字長文安北將軍汪之孫也襲爵武興侯雅正好學以儒術該明爲太
學博士時衞將軍謝石薨請謚下禮官議弘之議曰石階藉門廕屢登崇顯總
司百揆翼贊三臺閑練庶事勤勞匪懈內外僉議皆曰與能當淮肥之捷勳拯
危墜雖皇威遐震狡寇天亡因時立功石亦與焉又開建學校以延胄子雖盛
化未洽亦愛禮存羊然古之賢輔大則以道事君侃侃終日次則厲身奉國夙
夜無怠下則愛人惜力以濟時務此數者然後可以免惟塵之譏塞素餐之責
矣今石位居朝端任則論道唱言無忠國之謀守職則容身而已不可謂事君
貨黷京邑聚斂無厭不可謂厲身坐擁大衆侵食百姓大東流於遠近怨毒結
於衆心不可謂愛人工徒勞於土木思慮殫於機巧紈綺盡於婢妾財用縻於
絲桐不可謂惜力此人臣之大害有國之所去也先王所以正風俗理人倫者
莫尚乎節儉故夷吾受謗乎三歸平仲流美於約己自頃風軌陵遲奢僭無度
廉恥不興利競交馳不可不深防原本以絕其流漢文襲弋綈之服諸侯猶侈
武帝焚雉頭之裘靡麗不息良由儉德雖彰而威禁不肅道自我建而刑不及
物若存罰其違亡貶其惡則四維必張禮義行矣按謚法因事有功曰襄貪以
敗官曰墨宜謚曰襄墨公又論殷浩宜加贈謚不得因桓溫之黜以爲國典仍
多敍溫移鼎之迹時謝族方顯桓宗猶盛尚書僕射王珣溫故吏也素爲溫所
寵三怨交集乃出弘之爲餘杭令將行與會稽王道子牋曰下官輕微寒士謬
得廁在俎豆實懼辱累清流惟塵聖世竊以人君居廟堂之上智周四海之外
者非徒聰明內照亦賴羣言之助也是以舜之佐堯以啓闢爲首咎繇謩禹以
侃侃爲先故下無隱情之責上收神明之功敢緣斯義志在輸盡常以謝石黷
累應被清澄殷浩忠貞宜蒙褒顯是以不量輕弱先衆言之而惡直醜正其徒
實繁雖仰恃聖主欽明之度俯賴明公愛物之隆而交至之患實有無賴下官
與石本無怨忌生不相識事無相干正以國體宜明不應稍計彊弱與浩年時
邈絕世不相及無復藉聞故老語其遺事耳於下官之身有何痛癢而當爲之
犯時干主邪每觀載籍志士仁人有發中心任直道而行者有懷知陽愚負情
曲從者所用雖異而並傳後世故比干處三仁之中箕子爲名賢之首後人用

捨參差不同各信所見率應而至或榮名顯赫或禍敗係踵此皆不量時趣以身嘗禍雖有硜硜之稱而非大雅之致此亦下官所不為也世人乃云下官正直能犯艱難斯談實過下官知主上聖明明公虛己思求格言必不使盡忠之臣屈於邪枉之門也是以敢獻愚誠布之執事豈與昔人擬其輕重邪亦以臣之事君惟思盡忠而已不應復計利鈍事不允心則讜言悟主義感於情則陳辭靡悔若懷情藏意蘊而不言此乃古人所以得罪於明君明君所以致法於羣下者也桓溫事跡布在天朝逆順之情暴之四海在三者臣子情豈或異凡厥黔首誰獨無心舉朝嘿嘿未有唱言者是以頓筆按氣不敢多云桓溫於亡祖雖其意難測求之於事止免黜耳非有至怨也亡父昔為溫吏推之情禮義兼他人所以每懷憤發痛若身首者明公有以尋之王珣以下官議殷浩謚不宜暴揚桓溫之惡珣感其提拔之恩懷其入幕之遇託以廢黜昏闇建立聖明自謂此事足以明其忠貞之節明公試復以一事觀之昔周公居攝道致升平禮樂刑政皆自己出以德言之周公大聖以年言之成王幼弱猶復遠避君位復子明辟漢之霍光大勳赫然孝宣年未二十亦反萬幾故能君臣俱隆道邁千歲若溫忠為社稷誠存本朝便當仰遵二公式是令矩何不奉還萬幾退守藩屏方提勒公王匡總朝廷豈為先帝幼弱未可親政邪將德桓溫不能聽政邪又逼脅袁宏使作九錫備物光赫其文具存朝廷畏怖莫不景從惟謝安王坦之以死守之故得稽留耳會上天降怒姦惡自亡社稷危而復安靈命墜而復構晉自中興以來號令威權多出彊臣中宗肅祖斂衽於王敦先皇受屈於桓氏今主上親覽萬幾明公光讚百揆政出王室人無異望復不於今大明國典作制百代不審復欲待誰先王統物必明其典誥貽厥孫謀故令問休嘉千歲承風願明公遠覽殷周近察漢魏慮其所以危求其所以安如此而已又與王珣書曰見足下答仲堪書深具義發之懷夫人道所重莫過君親君親所係忠孝而已孝以揚親為主忠以義節為先殷侯忠貞居正心貫人神加與先帝隆布衣之好著莫逆之契契闊艱難夷嶮以之雖受屈姦雄志達千載此忠貫之徒所以義干其心不獲以已者也既當時貞烈之徒所究見亦後生所備聞吾亦何敢苟避狂狡以欺聖明足下不推居正之大致而懷知己之小惠欲以幕府之小節奪名教之重義於君臣之際既以虧矣尊大君以殷侯協契忠規同戴王室志厲秋霜誠貫一時殷侯所以得宣其義聲實尊大君協贊之力也足下不能光大君此之直志乃感溫小顧懷其曲澤公在聖世欺罔天下使丞相之德不及三葉領軍之基一構而傾此忠臣所以解心孝子所以喪氣父子之道固若是乎足下言臣則非忠語子則非孝二者既亡吾誰畏哉吾少嘗過庭備聞祖考之言未嘗不發憤衝冠情見乎辭當爾之時惟覆亡是懼豈暇謀及國家不圖今日得操筆斯事是以上憤國朝無正義之臣次惟祖考有沒身之恨豈得與足下同其肝膽邪先君往亦嘗為其吏于時危懼恆不自保仰首聖朝心口憤歎豈復得計策名昔日自同在三邪昔子政以五世純臣子駿以下委質王莽先典既已正其逆順後人亦已鑒其成敗每讀其事未嘗不臨文痛歎憤慨交懷以今況古乃知一揆耳弘之詞雖亮直終以桓謝之故不調卒於餘杭令年四十七

王歡

王歡字君厚樂陵人也安貧樂道專精耽學不營產業常丐食誦詩雖家無斗儲意怡如也其妻患之或焚毀其書而求改嫁歡笑而謂之曰卿不聞朱買臣妻邪時聞者多哂之歡守志彌固遂為通儒至慕容暐僭號署為國子博士親就受經遷祭酒及暐為苻堅所滅歡死於長安

史臣曰范平等學府儒宗譽隆望重或質疑是屬或師範攸歸雖為未及古人故亦一時之俊者仲寧之清貞守道抗志柴門行齊之居室屢空棲心陋巷文博之漱流枕石韜跡銷聲宣子之樂道安貧弘風闡教斯並通儒之高尚者也而邈協和主相刊削繁辭可謂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舒元入參機務明主實其博聞出莅邊隅獫狁歛其明德弘之抗言立論不避朝權貶石抵溫斯為當矣遂乃厄於三怨以至陵遲悲夫

贊曰郁郁周文洋洋漢典炙輠流譽解頤飛辯雅誥弗淪微言復顯爰及晉代斯風逾闡

晉書卷九十一

晉書卷九十一考證

范隆傳鴟門人○鴟監本誤鵩今改正

孔衍傳公府辟本州舉異行直言皆不就○監本言誤孔皆誤衍今改從宋本

范弘之傳安北將軍汪之孫也○汪監本誤注今從本書范汪傳改正

晉書卷九十一考證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六十二

文苑

夫文以化成惟聖之高義行而不遠前史之格言是以溫洛禎圖綠字符其丕業苑山靈篆金簡成其帝載既而書契之道聿興鍾石之文逾廣移風俗於王化崇孝敬於人倫經緯乾坤彌綸中外故知文之時義大哉遠矣洎姬歷云季歌頌滋繁荀宋之流導源自遠總金羈而齊騖揚玉軑而並馳言泉會於九流文律諧於六變自時已降軌躅相趨西都賈馬耀靈蛇於掌握東漢班張發雕龍於綈槧俱標稱首咸推雄伯逮乎當塗基命文宗鬱起三祖叶其高韻七子分其麗則翰林總其菁華典論詳其藻絢彬蔚之美競爽當年獨彼陳王思風遒舉備乎典奥懸諸日月及金行纂極文雅斯盛張載擢銘山之美陸機挺焚研之奇潘夏連輝頡頏名輩並綜採繁縟杼軸清英窮廣內之青編緝平臺之麗曲嘉聲茂跡陳諸別傳至於吉甫太沖江右之才傑曹毗庾闡中興之時秀信乃金相玉潤林薈川沖埒美前修垂裕來葉今撰其鴻筆之彥著之文苑云

應貞

應貞字吉甫汝南南頓人魏侍中璩之子也自漢至魏世以文章顯軒冕相襲爲郡盛族貞善談論以才學稱夏侯玄有盛名貞詣玄玄甚重之舉高第頻歷顯位武帝爲撫軍大將軍以爲參軍及踐阼遷給事中帝於華林園宴射貞賦詩最美其辭曰悠悠太上人之厥初皇極肇建彝倫攸敷五德更運膺籙受符陶唐既謝天歷在虞於時上帝乃顧惟眷光我晉祚應期納禪位以龍飛文以豹變玄澤旁流仁風潛扇區內宅心方隅迴面天垂其象地耀其文鳳鳴朝陽龍翔景雲嘉禾重穎蓂莢載芬率土咸寧人胥悅欣恢恢皇度穆穆聖容言思其允貌思其恭在視斯明在聽斯聰登庸以德明試以功其恭惟何昧旦丕顯無義不經無理不踐行舍其華言去其辯游心至虛同規易簡六府孔修九有來踐澤罔不被化莫不加聲教南暨西漸流沙幽人肆險遠國忘遐越裳重譯充牣皇家峨峨列辟赫赫武臣內和五品外威四賓順時貢職入覲天人備言錫命羽蓋朱輪貽宴好會不常厥數神心所授不言而喻於時肆射弓矢斯具發彼互的有酒斯飫文武之道厥猷未墜在昔先王射御茲器示武懼荒過則有失凡厥羣后無懈于位初置太子中庶子官貞與護軍長史孔恂俱爲之後遷散騎常侍以儒學與太尉荀顗撰定新禮未施行泰始五年卒文集行於世弟純純子紹永嘉中至黃門郎爲東海王越所害純弟秀秀子詹自有傳

成公綏

成公綏字子安東郡白馬人也幼而聰敏博涉經傳性寡欲不營資產家貧歲饑常晏如也少有俊才詞賦甚麗閑默自守不求聞達時有孝烏每集其廬舍綏謂有反哺之德以爲祥禽乃作賦美之文多不載又以賦者貴能分賦物理敷演無方天地之盛可以致思矣歷觀古人未之有賦豈獨以至麗無文難以辭贊不然何其闕哉遂爲天地賦曰惟自然之初載兮道虛無而玄清太素紛以溷淆兮始有物而混成何元一之芒昧兮廓開闢而著形爾乃清濁剖分玄黃判離太極既殊是生兩儀星辰煥列日月重規天動以尊地靜以卑昏明迭炤或盈或虧陰陽協氣而代謝寒暑隨時而推移三才殊性五行異位千變萬化繁育庶類授之以形稟之以氣色表文采聲有音律覆載無方流形品物鼓以雷霆潤以慶雲八風翱翔六氣氤氳蚑行蠕動方聚類分鱗殊族別羽毛異羣各含精而鎔冶咸受範於陶鈞何滋育之罔極兮偉造化之至神若夫懸象成文列宿有章三辰燭燿五緯重光河漢委蛇而帶天虹蜺偃蹇於昊蒼望舒彌節於九道羲和正轡於中黃衆星回而環極招搖運而指方白獸峙據於參伐青龍垂尾於心房玄龜匿首於女虛朱鳥奮翼於注張帝皇正坐於紫宮輔臣列位於文昌垣屏駱驛而珠連三台差池而鴈翔軒轅華布而曲列攝提鼎跱而相望若乃徵瑞表祥災變呈異交會薄蝕抱暈帶珥流逆犯歷譴悟象事蓬容著而妖害生老人形而主受喜天矢黃而國吉祥彗孛發而世所忌爾乃旁觀四極俯察地理川瀆浩汗而分流山嶽磊落而羅峙滄海沆漭而四周懸圃隆崇而特起昆吾嘉於南極燭龍曜於北阯扶桑高于萬仞尋木長于千里

崐崙鎮於陰隅赤縣據于辰巳於是八十一域區分方別風乖俗異險斷阻絕萬國羅布九州並列青冀白壤荊衡塗泥海岱赤埴華梁青黎兗帶河洛揚有江淮辯方正土經略建邦王圻九服列國一同連城比邑深池高墉康衢交路四達五通東至暘谷西極泰濛南暨丹𤋮北盡空同遐方外區絕域殊鄰人首蛇軀鳥翼龍身衣毛被羽或介或鱗棲林浮水若獸若人居于大荒之外處于巨海之濱於是六合混一而同宅宇宙結體而括囊渾元運流而無窮陰陽循度而率常回動糾紛而乾乾天道不息而自强統羣生而載育人託命於所繫尊太一於上皇奉萬神於五帝故萬物之所宗必敬天而事地若乃共工赫怒天柱摧折東南俄其既傾西北豁而中裂斷鼇足而續毁鍊玉石而補缺豈斯事之有徵將言者之虛設何陰陽之難測偉二儀之奓闊坤厚德以載物乾資始而至大俯盡鑒於有形仰蔽視於所蓋游萬物而極思故一言于天外綏雅好音律嘗當暑承風而嘯泠然成曲因為嘯賦曰逸羣公子體奇好異傲世忘榮絕棄人事希高慕古長想遠思將登箕山以抗節浮滄海以游志於是延友生集同好精性命之至機研道德之玄奧愍流俗之未悟獨超然而先覺狹世路之阨僻仰天衢而高蹈邈跨俗而遺身乃慷慨而長嘯于時曜靈俄景流光濛汜逍遙攜手躊躇步趾發妙聲於丹脣激哀音於皓齒響抑揚而潛轉氣衝鬱而熛起協黃宮於清角雜商羽於流徵飄游雲於泰清集長風乎萬里曲既終而響絕遺餘玩而未已良自然之至音非絲竹之所擬是故聲不假器用不借物近取諸身役心御氣動脣有曲發口成音觸類感物因歌隨吟大而不洿細而不沉清激切於竽笙優潤和於瑟琴玄妙足以通神悟靈精微足以窮幽測深收激楚之哀荒節北里之奢淫濟洪災於炎旱反亢陽於重陰引唱萬變曲用無方和樂怡懌悲傷摧藏時幽散而將絕中矯厲而慨慷徐婉約而優游紛繁騖而激揚情既思而能反心雖哀而不傷總八音之至和固極樂而無荒若乃登高臺以臨遠披文軒而騁望喟仰抃而抗首嘈長引而憀亮或舒肆而自反或徘徊而復放或冉弱而柔撓或澎濞而奔壯橫鬱鳴而滔涸冽飄眇而清昶逸氣奮涌繽紛交錯烈烈飈揚啾啾響作奏胡馬之長思迴寒風乎北朔

又似鴻雁之將雛羣鳴號乎沙漠故能因形創聲隨事造曲應物無窮機發響速怫鬱衝流參譚雲屬若離若合將絕復續飛廉鼓於幽隧猛獸應於中谷南箕動於穹蒼清飈振于喬木散滯積而播揚蕩埃藹之溷濁變陰陽於至和移淫風之穢俗若乃游崇岡陵景山臨巖側望流川坐磐石漱清泉藉臯蘭之猗靡蔭脩竹之蟬蜎乃吟詠而發散聲駱驛而響連舒蓄思之悱憤奮久結之纏綿心滌蕩而無累志離俗而飄然若夫假象金革擬則陶匏眾聲繁奏若笳若簫磞硠震隱訇磕䆗嘈發徵則隆冬熙蒸騁羽則嚴霜夏凋動商則秋霖春降奏角則谷風鳴條音均不恒曲無定制行而不流止而不滯隨口吻而發揚假芳氣而遠逝音要妙而流響聲激嚁而清厲信自然之極麗羌殊尤而絕世越韶夏與咸池何徒取異乎鄭衛于時綿駒結舌而喪精王豹杜口而失色虞公輟聲而止歌甯子斂手而歎息鍾期棄琴而改聽尼父忘味而不食百獸率儛而抃足鳳皇來儀而拊翼乃知長嘯之奇妙此音聲之至極張華雅重綏每見其文歎伏以為絕倫薦之太常徵為博士歷秘書郎轉丞遷中書郎每與華受詔並為詩賦又與賈充等參定法律泰始九年卒年四十三所著詩賦雜筆十餘卷行於世

左思

左思字太沖齊國臨淄人也其先齊之公族有左右公子因為氏家世儒學父雍起小吏以能擢授殿中侍御史思少學鍾胡書及鼓琴並不成雍謂友人曰思所曉解不及我少時思遂感激勤學兼善陰陽之術貌寢口訥而辭藻壯麗不好交遊惟以閑居為事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復欲賦三都會妹芬入宮移家京師乃詣著作郎張載訪岷邛之事遂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筆紙遇得一句即便疏之自以所見不博求為秘書郎及賦成時人未之重思自以其作不謝班張恐以人廢言安定皇甫謐有高譽思造而示之謐稱善為其賦序張載為注魏都劉逵注吳蜀而序之曰觀中古已來為賦者多矣相如子虛擅名於前班固兩都理勝其辭張衡二京文過其意至若此賦擬議數家傅辭會義抑多精致非夫研覈者不能練其旨非夫博物者不能統其異世咸貴遠而賤

近夏肯用心於明物。斯文吾有異焉，故聊以餘思為其引詁，亦猶胡廣之於官箴，蔡雍之於典引也。陳留衞瓘又為思賦作略解，序曰：余觀三都之賦，言不苟華，必經典要，品物殊類，稟之圖籍，辭義瓌瑋，良可貴也。有晉徵士故太子中庶子安定皇甫謐，西州之逸士，耽籍樂道，高尚其事，覽斯文而慷慨，為之都序。中書著作郎安平張載、中書郎濟南劉逵，並以經學洽博，才章美茂，咸皆悅玩，為之訓詁，其山川土域，草木鳥獸，奇怪珍異，僉皆研精，所由紛散其義矣。余嘉其文，不能默已，聊藉二子之遺忘，又為之略解，祇增煩重，覽者闕焉。自是之後，盛重於時，文多不載。司空張華見而歎曰：班張之流也。使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於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初，陸機入洛，欲為此賦，聞思作之，撫掌而笑，與弟雲書曰：此間有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及思賦出，機絕歎伏，以為不能加也，遂輟筆焉。祕書監賈謐請講漢書，謐誅，退居宜春里，專意典籍。齊王冏命為記室督，辭疾不就。及張方縱暴都邑，舉家適冀州，數歲以疾終。

趙至

趙至字景真，代郡人也。寓居洛陽。緱氏令初到官，至年十三，與母同觀。母曰：汝先世本非微賤，世亂流離，遂為士伍耳。爾後能如此不？至感母言，詣師受業。聞父耕叱牛聲，投書而泣。師怪問之，至曰：我小未能榮養，使老父不免勤苦。師甚異之。年十四，詣洛陽，游太學，遇嵇康於學寫石經，徘徊視之，不能去，而請問姓名。康曰：年少何以問邪？曰：觀君風器非常，所以問耳。康異而告之。後乃亡到山陽求康，不得而還。又將遠學，母禁之，至遂陽狂，走三五里，輒追得之。年十六，游鄴，復與康相遇，隨康還山陽，改名浚，字允元。康每曰：卿頭小而銳，童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風矣。及康卒，至詣魏興見太守張嗣宗，甚被優遇。嗣宗遷江夏相，隨到溳川，欲因入吳，而嗣宗卒，乃向遼西而占戶焉。初，至與康兄子蕃友善，及將遠適，乃與蕃書敘離，并陳其志曰：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梁生適越，登嶽長謠。夫以嘉遁之舉，猶懷戀恨，況乎不得已者哉！惟別之後，離羣獨逝，背榮讌，辭倫好，經迥路，造沙漠，雞鳴戒旦，則飄爾晨征，日薄西山，則馬首靡託，尋歷曲阻，則沉思紆結，登高遠眺，則山川悠隔，或乃迴飇狂厲，白日寢光，徙倚交錯，陵隰相望，徘徊九皋之內，慷慨重阜之顛，進無所由，退無所據，涉澤求蹊，披榛覓路，嘯詠溝渠，良不可度，斯亦行路之艱難，然非吾心之所懼也。至若蘭芷傾頓，桂林移殖，根萌未樹，而牙淺弦急，每恐風波潛駭，危機密發，此所以怵惕於長衢也。又北土之性，難以託根，投人夜光，鮮不按劍，今將殖橘柚於玄朔，榮華藕於修陵，表龍章於裸壤，奏韶武於聾俗，固難以取貴矣。夫物不我貴，則莫之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飄颻遠游之士，託身無人之鄉，總轡遐路，則有前言之難；懸鞍陋宇，則有後慮之戒，朝霞啓暉，則身疲而遄征，太陽戢曜，則情劬而夕惕，肆目平隰，則寥廓而無覩，極聽修原，則淹寂而無聞，吁其悲矣！心傷瘁矣！然後知步驟之士不足為貴也。顧景中原，憤氣雲踊，哀物悼世，激情風厲，龍嘯大野，獸睇六合，猛志紛紜，雄心四據，思躡雲梯，橫奮八極，披艱掃穢，蕩海夷嶽，蹴崑崙使西倒，蹋太山令東覆，平滌九區，恢維宇宙，斯吾之鄙願也。時不我與，垂翼遠逝，鋒距靡加，六翮摧屈，自非知命，孰能不憤悒者哉！吾子殖根芳苑，濯秀清流，晞葉華崖，飛藻雲肆，俯據潛龍之渚，仰蔭游鳳之林，榮曜眩其前，豔色餌其後，良儔交其左，聲名馳其右，翱翔倫黨之間，弄姿帷房之裏，從容顧眄，綽有餘裕，俯仰吟嘯，自以為得志矣，豈能與吾曹同大丈夫之憂樂哉！去矣嵇生，永離隔矣！煢煢飄寄，臨沙漠矣！悠悠三千，路難涉矣！攜手之期，邈無日矣！思心彌結，誰云釋矣！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身雖胡越，意存斷金。各敬爾儀，敦履璞沉，繁華流蕩，君子弗欽。臨紙意結，知復何云。至身長七尺四寸，論議精辯，有從橫才氣。遼西舉郡計吏，到洛，與父相遇，時母已亡，父欲令其宦立，弗之告，仍戒以不歸。至乃還遼西。幽州三辟部從事，斷九獄，見稱精審。太康中，以良吏赴洛，方知母亡。初，至自恥士伍，欲以宦學立名，期於榮養，既而其志不就，號憤慟哭，歐血而卒，時年三十七。

鄒湛

鄒湛字潤甫，南陽新野人也。父軌，魏左將軍。湛少以才學知名，仕魏歷通事郎、太學博士。泰始初，轉尚書郎、廷尉平、征南從事中郎，深為羊祜所器重，入為太

子中庶子太康中拜散騎常侍出補渤海太守轉太傅楊駿長史遷侍中駿誅以僚佐免官尋起爲散騎常侍國子祭酒轉少府元康末卒所著詩及論事議二十五首爲時所重初湛嘗見一人自稱甄舒仲餘無所言如此非一久之乃悟曰吾宅西有積土敗瓦其中必有死人甄舒仲者予舍西土瓦中人也檢之果然厚加斂葬葬畢遂夢此人來謝子捷字太應亦有文才永康中爲散騎侍郎及趙王倫簒逆捷與陸機等俱作禪文倫誅坐下廷尉遇赦免後爲太傅參軍永嘉末卒

棗據

棗據字道彥潁川長社人也本姓棘其先避讎改焉父叔禕魏鉅鹿太守據美容貌善文辭弱冠辟大將軍府出爲山陽令有政績遷尚書郎轉右丞賈充伐吳請爲從事中郎軍還徙黃門侍郎冀州刺史太子中庶子太康中卒時年五十餘所著詩賦論四十五首遇亂多亡失子腆字玄方亦以文章顯永嘉中爲襄城太守弟嵩字臺產才藝尤美爲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爲石勒所殺

褚陶

褚陶字季雅吳郡錢塘人也弱不好弄少而聰慧清淡閑默以墳典自娛年十二作鷗鳥水碓二賦見者奇之陶嘗謂所親曰聖賢備在黃卷中捨此何求州郡辟不就吳平召補尚書郎張華見之謂陸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機曰公但未覩不鳴不躍者耳華曰故知延門之德不孤川嶽之寶不匱矣遷九真太守轉中尉年五十五卒

王沉

王沉字彥伯高平人也少有俊才出於寒素不能隨俗沉浮爲時豪所抑仕郡文學掾鬱鬱不得志乃作釋時論其辭曰東野丈人觀時以居隱耕汙腴之墟有冰氏之子者出自沍寒之谷過而問塗丈人曰子奚自曰自涸陰之鄉奚適曰欲適煌煌之堂丈人曰入煌煌之堂者必有赫赫之光今子困於寒而欲求諸熱無得熱之方冰子瞿然曰胡爲其然也丈人曰融融者皆趣熱之士其得爐冶之門者惟挾炭之子苟非斯人不如其已冰子曰吾聞宗廟之器不要華林之木四門之賓何必冠蓋之族前賢有解韋索而佩朱紱舍徒擔而乘丹轂由此言之何恤而無祿惟先生告我塗之速也丈人曰嗚呼子聞得之若是不知時之在彼吾將釋子夫道有安危時有險易才有所應行有所適英奇奮於縱橫之世賢智顯於霸王之初當厄難則騁權譎以良圖值制作則展儒道以暢攄是則衮龍出於縕褐卿相起於匹夫故有朝賤而夕貴先卷而後舒當斯時也豈計門資之高卑論勢位之輕重乎今則不然上聖下明時隆道寧羣后逸豫宴安守平百辟君子奕世相生公門有公卿門有卿指禿腐骨不簡蚩儜多士豐於貴族爵命不出閨庭四門穆穆綺襦是盈仍叔之子皆爲老成賤有常辱貴有常榮肉食繼踵於華屋疏飯襲跡於耨耕談名位者以諂媚附勢舉高譽者因資而隨形至乃空囂者以泓噌爲雅量瑣慧者以淺利爲鎗鎗脢胎者以無檢爲弘曠僂垢者以守意爲堅貞嘲哮者以麤發爲高亮韞蠢者以色厚爲篤誠萎婁者以博納爲通濟眂眂者以難入爲凝清拉答者有沉重之譽嗛閃者得清勦之聲嗆哼怯畏於謙讓闒茸勇敢於饕諍斯皆寒素之死病榮達之嘉名凡茲流也視其用心察其所安責人必急於己恒寬德無厚而自貴位未高而自尊眼罔嚮而遠視鼻驤魁而刺天忌惡君子悅媚小人敖蔑道素徧吁權門心以利傾智以勢惛姻黨相扇毀譽交紛當局迷於所受聽採惑於所聞京邑翼翼羣士千億奔集勢門求官買職童僕闚其車乘閽寺相其服飾親客陰參於靖室疏賓徙倚於門側時因接見矜厲容色心懷內荏外詐剛直諱道義謂之俗生論政刑以爲鄙極高會曲宴惟言遷除消息官無大小問是誰力今以子孤寒懷真抱素志陵雲霄偶景獨步直順常道關津難渡欲騁韓盧時無狡兔衆塗圮塞投足何錯於是冰子釋然乃悟曰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僕少長於孔顏之門久處於清寒之路不謂熱勢自共遮錮敬承明誨服我初素彈琴詠典以保年祚伯成延陵高節可慕丹轂滅族呂霍哀吟朝榮夕滅旦飛暮沉聃周遺節巢由德林豐屋蔀家易著明箴人謙位尊積罰離任三郤尸晉宋華谷深拔局正幅實獲我心是時王政陵遲官才失實君子多退而窮處遂終于里閭元康初松滋令吳郡蔡洪字叔開有才名作孤奮論與

釋時意同。讀之者莫不歎息焉。

張翰

張翰字季鷹。吳郡吳人也。父儼。吳大鴻臚。翰有清才。善屬文。而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會稽賀循赴命入洛。經吳閶門。於船中彈琴。翰初不相識。乃就循言譚。便大相欽悅。問循。知其入洛。翰曰。吾亦有事北京。便同載即去。而不告家人。齊王冏辟為大司馬東曹掾。冏時執權。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執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著首丘賦。文多不載。俄而冏敗。人皆謂之見機。然府以其輒去。除吏名。翰任心自適。不求當世。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盃酒。時人貴其曠達。性至孝。遭母憂。哀毀過禮。年五十七卒。其文筆數十篇行於世。

庾闡

庾闡字仲初。潁川鄢陵人也。祖輝。安北長史。父東。以勇力聞。武帝時。有西域健胡。趫捷無敵。晉人莫敢與校。帝募勇士。惟東應選。遂撲殺之。名震殊俗。闡好學。九歲能屬文。少隨舅孫氏過江。母隨兄肇為樂安長史。在項城。永嘉末。為石勒所陷。闡母亦沒。闡不櫛沐。不婚宦。絕酒肉。垂二十年。鄉親稱之。州舉秀才。元帝為晉王。辟之。皆不行。後為太宰西陽王羕掾。累遷尚書郎。蘇峻之難。闡出奔郗鑒。為司空參軍。峻平。以功賜爵吉陽縣男。拜彭城內史。鑒復請為從事中郎。尋召為散騎侍郎。領大著作。頃之。出補零陵太守。入湘川。弔賈誼。其辭曰。中興二十三載。余忝守衡南。鼓栧三江。路次巴陵。望君山而過洞庭。涉湘川而觀汨水。臨賈生投書之川。慨以永懷矣。及造長沙。觀其遺象。喟然有感。乃弔之云。偉哉蘭生而芳。玉產而絜。陽葩熙冰。寒松負雪。莫邪挺鍔。天驥汗血。苟云奇儁。誰與比傑。是以高明倬茂。獨發其秀。道率天真。不議世疚。煥乎若望舒耀景而焯羣星。矯乎若翔鸞拊翼而逸宇宙也。飛榮洛汭。擢穎山東。質清浮磬。聲若孤桐。璵璠其璞。巖巖其峯。信道居正。而以天下為公。方駕逸步。不以曲路期通。是以張高弦。悲聲激柱。清唱未和。而桑濮代作。雖有惠音。莫過韶濩。雖有騰鱗。終仆一壑。嗚呼。大庭既邈。玄風悠緬。皇道不以智隆。上德不以仁顯。三五親譽。其軌可仰。而據霸功。雖逸其塗。可翼而闡。悲矣先生。何命之蹇。懷寶如玉。而生運之淺。昔咎繇謨虞。呂尚歸昌。德協充符。乃應帝王。夷吾相桓。漢登蕭張。草廬三顧。臭若蘭芳。是以道隱則蠖屈。數感則鳳翔。若棲不擇木。翔非九五。雖曰玉折。儁才何補。夫心非死灰。智必存形。形託神用。故能全生。奈何蘭膏。揚芳漢庭。摧景飈風。獨喪厥明。悠悠太素。存亡一指。道來斯通。世往斯圮。吾哀其生。未見其死。敢不見弔。寄之滲水。後以疾徵。拜給事中。復領著作。吳國內史虞潭為太伯立碑。闡製其文。又作揚都賦。為世所重。年五十四卒。謚曰貞。所著詩賦銘頌十卷行於世。子肅之。亦有文藻著稱。歷給事中。相府記室。湘東太守。太元中卒。

曹毗

曹毗字輔佐。譙國人也。高祖休。魏大司馬。父識。右軍將軍。毗少好文籍。善屬詞賦。郡察孝廉。除郎中。蔡謨舉為佐著作郎。父憂去職。服闋。遷句章令。徵拜太學博士。時桂陽張碩為神女杜蘭香所降。毗因以二篇詩嘲之。并續蘭香歌詩十篇。甚有文彩。又著揚都賦。亞於庾闡。累遷尚書郎。鎮軍大將軍從事中郎。下邳太守。以名位不至。著對儒以自釋。其辭曰。或問曹子曰。夫寶以含珍為貴。士以藏器為峻。麟以絕跡標奇。松以負霜稱儁。是以蘭生幽澗。玉輝千仞。故子州浮滄瀾而龍蟠。吳季忽萬乘以解印。虞公潛崇嚴以頤神。梁生適南越以保慎。固能全真養和。夷跡洞庭。陵冬揚芳。披雪獨振也。今子少睎冥風。弱挺秀容。奇發幼齡。翰披儒童。吐辭則藻落揚班。抗心則志擬高鴻。味道則理貫莊肆。研妙則穎奪豪鋒。固以騰廣莫而萋籥。排素薄而青蔥者矣。何必以刑禮為己任。申韓為宏通。既登東觀。染史筆。又據太學。理儒功。曾無玄韻淡泊。逸氣虛洞。養采幽翳。晦明蒙籠。不追林棲之迹。不希抱鱗之龍。不營練真之術。不慕內聽之聰。而處汎位以核物。局塵教以自濛。負璽車以顯能。飾一己以求恭。退不居漆園之場。出不躡曾城之衝。遊不踐綽約之室。起不希騶虞之蹤。徒以區區之懷。而整

名目之典覆實之量而塞兆川之洪檢名實於俄頃之間定得失乎一管之鋒子者謂我果是邪則是不必以合俗子若云俗果非邪則俗非不可以苟從俗我紛以交爭利害渾而彌重何異執朽轡以御逸駟承勁風以握秋蓬役恬性以充勞府對羣物以耦怨變者乎子不聞乎終軍之穎賈生之才拔奇山東玉映漢臺可謂響播六合聲駭嬰孩而見毀絳灌之口身離狼狽之災由此言之名爲實賓福萌禍胎朝敷榮華夕歸塵埃未若澄虛心於玄圃蔭瑤林於蓬萊絕世事而僞黄綺鼓滄川而浪龍鰓者矣蒙籍慨焉主人煥耳而笑欣然而言曰夫兩儀既闢陰陽仟浩五才迭用化生紛擾萬類云云孰測其兆故不登閬風安以瞻殊目之形不步景宿何以覩恢廓之表是以迷蠡者循一往之智狷介者守一方之矯豈知火林之蔚炎柯冰津之擢陽草故大人達觀任化昏曉出不極勞處不巢皓在儒亦儒在道亦道運屈則紆其清暉時申則散其龍藻此蓋員動之用舍非尋常之所實也今三明互照二氣載宣玄教夕凝朗風晨鮮道以才暢化隨理全故五典剋明於百揆虞音齊響於五絃安期解褐於秀林漁父擺鉤於長川如斯則化無不融道無不延風澄於俗波清于川方將舞黄虬於慶雲招儀鳳於靈山流玉醴乎華闥秀朱草於庭前何有違理之患累真之嫌子徒知辯其說而未測其源明朝菌不可踰晦朔蟪蛄無以覩大年固非管翰之所述聊敷對以終篇累遷至光祿勳卒凡所著文筆十五卷傳於世

李充

李充字弘度江夏人父矩江州刺史充少孤其父墓中柏樹嘗爲盜賊所斫充手刃之由是知名善楷書妙參鍾索世咸重之辟丞相王導掾轉記室參軍幼好刑名之學深抑虛浮之士嘗著學箴稱老子云絕仁棄義家復孝慈豈仁義之道絕然後孝慈乃生哉蓋患乎情仁義者寡而利仁義者衆也道德喪而仁義彰仁義彰而名利作禮教之弊直在茲也先王以道德之不行故以仁義化之行仁義之不篤故以禮律檢之檢之彌繁而僞亦愈廣老莊是乃明無爲之益塞爭欲之門夫極靈智之妙總會通之和者莫尚乎聖人革一代之弘制垂千載之遺風則非聖不立然則聖人之在世吐言則爲訓辭莅事則爲物軌運通則與時隆理喪則與世弊矣是以大爲之論以標其旨物必有宗事必有主寄責於聖人而遺累乎陳迹也故化之以絕聖棄智鎮之以無名之樸聖教救其末老莊明其本本末之塗殊而爲教一也人之迷也其日久矣見形者衆及道者尠不覩千仞之門而逐適物之迹逐迹逾篤離本逾遠遂使華端與薄俗俱興妙緒與淳風並絕所以聖人長潛而迹未嘗滅矣懼後進惑其如此將越禮棄學而希無爲之風見義教之殺而不覩其隆矣略言所懷以補其闕引道家之弘旨會世教之適當義不違本言不流放庶以袪困蒙之蔽悟一往之惑乎其辭曰芒芒太初悠悠鴻荒蚩蚩萬類與道兼忘聖迹未顯賢名不彰怡此鼓腹率我猖狂賁生既殷羣盜思通闇實師明匪予求蒙遺己濟物而天下爲公大庭唱基羲農宏贊六位時成離暉大觀澤洽雨濡化流風散比屋同塵而人罔僭亂爰暨中古哲王胥承質文代作禮統迭興事藉用以繁化因阻而凝動非性擾靜豈神澄名之攸彰道之攸廢乃損所隆乃崇所替刑作由於德衰三辟興乎叔世既敦既誘乃矯乃厲教亦既備矯亦既深雕琢生文抑揚成音羣能騁技衆巧竭心野無陸馬山無散林風罔不動化罔不移人之失德反正作奇乃放欲以越禮不知希競之爲病違彼夷塗而遵此險徑狡兔陵岡游魚遁川至賾深妙大象幽玄棄餌收罝而責功蹄筌先統喪歸而寄旨忘言政異徵辭拔本塞源遁迹永日尋響窮年刻意離性而失其常然世有險夷運有通圮損益適時升降惟理道不可以一日廢亦不可以一朝擬禮不可爲千載制亦不可以當年止非仁無以長物非義無以齊恥仁義固不可遠去其害仁義者而已力行猶懼不逮希企邈以遠矣室有善言應在千里況乎行止復禮克己風人司箴敬貽君子征北將軍褚裒又引爲參軍充以家貧苦求外出裒將許之爲縣試問之充曰窮猿投林豈暇擇木乃除剡縣令遭母憂服闋爲大著作郎于時典籍混亂充刪除煩重以類相從分作四部甚有條貫秘閣以爲永制累遷中書侍郎卒官充注尚書及周易旨六篇釋莊論上下二篇詩賦表頌等雜文二百四十首行於世子顒亦有文義多所述作郡舉孝廉充從兄式以平直見稱善楷隸中興初仕至侍郎

袁宏

袁宏字彦伯侍中猷之孫也父勗臨汝令宏有逸才文章絕美曾為詠史詩是其風情所寄少孤貧以運租自業謝尚時鎮牛渚秋夜乘月率爾與左右微服泛江會宏在舫中諷詠聲既清會辭又藻拔遂駐聽久之遣問焉答云是袁臨汝郎誦詩即其詠史之作也尚傾率有勝致即迎升舟與之譚論申旦不寐自此名譽日茂尚為安西將軍豫州刺史引宏參其軍事累遷大司馬桓溫府記室溫重其文筆專綜書記後為東征賦賦末列稱過江諸名德而獨不載桓彝時伏滔先在溫府又與宏善苦諫之宏笑而不答溫知之甚忿而憚宏一時文宗不欲令人顯問後游青山飲歸命宏同載衆為之懼行數里問宏云聞君作東征賦多稱先賢何故不及家君宏答曰尊公稱謂非下官敢專既未遑啓不敢顯之耳溫疑不實乃曰君欲為何辭宏即答云風鑒散朗或搜或引身雖可亡道不可隕宣城之節信義為允也溫泫然而止宏賦又不及陶侃侃子胡奴嘗於曲室抽刃問宏曰家公勳跡如此君賦云何相忽宏窘急答曰我已盛述尊公何乃言無因曰精金百汰在割能斷功以濟時職思靜亂長沙之勳為史所贊胡奴乃止後為三國名臣頌曰夫百姓不能自牧故立君以治之明君不能獨治則為臣以佐之然則三五迭隆歷代承基揖讓之與干戈文德之與武功莫不宗匠陶鈞而羣才緝熙元首經略而股肱肆力雖遭罹不同迹有優劣至於體分冥固道契不墜風美所扇訓革千載其揆一也故二八升而唐朝盛伊呂用而湯武寧三賢進而小白興五臣顯而重耳霸中古陵遲斯道替矣居上者不以至公理物為下者必以私路期榮御員者不以信誠率衆執方者必以權謀自顯於是君臣離而名教薄世多亂而時不治故蘧寗以之卷舒柳下以之三黜接輿以之行歌魯連以之赴海衰世之中保持名節君臣相體若合符契則燕昭樂毅古之流矣夫未遇伯樂則千載無一驥時值龍顏則當年控三傑漢之得賢於斯為貴高祖雖不以道勝御物羣下得盡其忠蕭曹雖不以三代事主百姓不失其業靜亂庇人抑亦其次夫時方顛沛則顯不如隱萬物思治則默不如語是以古之君子不患弘道難患遭時難遭時匪難遇君難故有道無時孟子所以咨嗟有時無君賈生所以垂泣夫萬歲一期有生之通塗千載一遇賢智之嘉會遇之不能無欣喪之何能無慨古人之言信有情哉余以暇日常覽國志考其君臣比其行事雖道謝先代亦異世一時也文若懷獨見之照而有救世之心論時則人方塗炭計能則莫出魏武故委圖霸朝豫謀世事舉才不以標鑒故人亡而後顯籌畫不以要功故事至而後定雖亡身明順識亦高矣董卓之亂神器遷逼公達慨然志在致命由斯而譚故以大存名節至如身為漢隸而跡入魏幕源流趣舍抑亦文若之謂所以存亡殊致始終不同將以文若既明且哲名教有寄乎夫仁義不可不明則時宗舉其致生理不可不全故達識攝其契相與弘道豈不遠哉崔生高朗折而不撓所以策名魏武執笏霸朝者蓋以漢主當陽魏后北面者哉若乃一旦進璽君臣易位則崔生所以不與魏氏所以不容夫江湖所以濟舟亦所以覆舟仁義所以全身亦所以亡身然而先賢玉摧於前來哲攘袂於後豈天懷發中而名教束物者乎孔明盤桓俟時而動遐想管樂遠明風流治國以禮人無怨聲刑罰不濫沒有餘泣雖古之遺愛何以加茲及其臨終顧託受遺作相劉后授之無疑心武侯受之無懼色繼體納之無貳情百姓信之無異辭君臣之際良可詠矣公瑾卓爾逸志不羣總角斷主則契於伯符晚節曜奇則三分於赤壁惜其齡促志未可量子布佐策致延譽之美輟哭止哀有翼戴之功神情所涉豈徒謇諤而已哉然杜門不用登壇受譏夫一人之身所照未異而用舍之間俄有不同況沉跡溝壑遇與不遇者乎夫詩頌之作有自來矣或以吟詠情性或以紀德顯功雖大指同歸所託或乖若夫出處有道名體不滯風軌德音為世作範不可廢也復綴序所懷以為之贊曰火德既微運纏大過洪飆扇海二溟揚波虬獸雖驚風雲未和潛魚擇川高鳥候柯赫赫三雄並迴乾軸競收杞梓爭採松竹鳳不及棲龍不暇伏谷無幽蘭嶺無停菊英英文若靈鑒洞照應變知微頤奇賞要日月在躬隱之彌曜文明映心鑽之愈妙滄海橫流玉石俱碎達人兼善廢己存愛謀解時紛功濟宇內始救生靈終明風槩公達潛朗思同蓍蔡運用無方動攝羣會爰初發跡遘此顛沛神情玄定處之彌泰愔愔幕裏算無不

經奮臺通韻跡不暫停雖懷尺璧顧哂連城智能極物愚足全生郎中溫雅器識純素貞而不諒通而能固恂恂德心汪汪軌度志成弱冠道敷歲暮仁者必勇德亦有言雖遇履尾神氣恬然行不修飾名跡無愆操不激切素風愈鮮邈哉崔生體正心直天骨疏朗牆岸高嶷忠存軌跡義形風色思樹芳蘭翦除荊棘人惡其上世不容哲琅琅先生雅杖名節雖遇塵霧猶震霜雪運極道消碎此明月景山恢誕韻與道合形器不存方寸海納和而不同通而不雜遇醉忘辭在醒貽答長文通雅義格終始思戴元首擬伊同恥人未知德懼若在己嘉謀肆庭讜言盈耳玉生雖麗光不踰把德積雖微道映天下邈哉太初宇量高雅器範自然標準無假全身由直跡洿必偽處死匪難理存則易萬物波蕩孰任其累六合徒廣容身靡寄君親自然匪由名教愛敬既同情禮兼到烈烈王生知死不撓求仁不遠期在忠孝玄伯剛簡大存名體志在高構增堂及陛端委獻門正言彌啓臨危致命盡其心禮堂堂孔明基宇宏邈器同生民獨秉先覺標牓風流遠明管樂初九龍盤雅志彌確百六道喪干戈迭用苟非命世孰掃雰雺宗子思寧薄言解控釋褐中林鬱為時棟士元弘長雅性內融崇善愛物觀始知終喪亂備矣勝塗未隆先生標之振起清風綢繆哲后無妄惟時夙夜匪懈義在緝熙三略既陳霸業已基公琰殖根不忘中正豈曰模擬實在雅性亦既羈勒負荷時命推賢恭己久而可敬公衡仲達秉志淵塞媚茲一人臨難不惑暫替不進假翮鄰國進能徽音退不失德六合紛紜人心將變鳥擇高梧臣須顧眄公瑾英達朗心獨見披草求君定交一面桓桓魏武外託霸跡志推衡霍恃戰忘敵卓卓若人曜奇赤壁三光參分宇宙暫隔子布擅名遭世方擾撫翼桑梓息肩江表王略威夷吳魏同寶遂贊宏謨匡此霸道桓王之薨大業未純把臂託孤惟賢與親輟哭止哀臨難忘身成此南面實由老臣才為世生世亦須才得而能任貴在無猜昂昂子敬拔跡草萊荷檐吐奇乃構雲臺子瑜都長體性純懿諫而不犯正而不毅將命公庭退忘私位豈無鶺鴒固慎名器伯言謇謇以道佐世出能勤功入亦獻替謀寧社稷解紛挫銳正以招疑忠而獲戾元歎穆遠神和形檢如彼白珪質無塵玷立行以恒匡主以漸清不增絜濁不加染仲翔高亮性不和物好是不羣折而不屈屢摧逆鱗直道受黜歎過孫陽放同賈屈莘莘衆賢千載一遇整轡高衢驤首天路仰揖玄流俯弘時務名節殊塗雅致同趣日月麗天瞻之不墜仁義在躬用之不匱尚想遐風載揖載味後生擊節懦夫增氣

從桓溫北征作北征賦皆其文之高者嘗與王珣伏滔同在溫坐溫令滔讀其北征賦至聞所傳於相傳云獲麟於此野誕靈物以瑞德奚授體於虞者疚尼父之洞泣似實慟而非假豈一性之足傷乃致傷於天下其本至此便改韻珣云此賦方傳千載無容率耳今於天下之後移韻徙事然於寫送之致似為未盡滔云得益寫韻一句或為小勝溫曰卿思益之宏應聲答曰感不絕於余心愬流風而獨寫珣誦味久之謂滔曰當今文章之美故當共推此生性彊正亮直雖被溫禮遇至於辯論每不阿屈故榮任不至與伏滔同在溫府府中呼為袁伏宏心恥之每歎曰公之厚恩未優國士而與滔比肩何辱之甚謝安常賞其機對辯速後安為揚州刺史宏自吏部郎出為東陽郡乃祖道於冶亭時賢皆集安欲以卒迫試之臨別執其手顧就左右取一扇而授之曰聊以贈行宏應聲答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時人歎其率而能要焉宏見漢時傳毅作顯宗頌辭甚典雅乃作頌九章頌簡文之德上之於孝武太元初卒於東陽時年四十九撰後漢紀三十卷及竹林名士傳三卷詩賦誄表等雜文凡三百首傳於世三子長超子次成子次明子明子有父風最知名官至臨賀太守

伏滔

伏滔字玄度平昌安丘人也有才學少知名州舉秀才辟別駕皆不就大司馬桓溫引為參軍深加禮接每宴集之所必命滔同游從溫伐袁真至壽陽以淮南屢叛著論二篇名曰正淮其上篇曰淮南者三代揚州之分也當春秋時吳楚陳蔡之與地戰國之末楚全有之而考烈王都焉秦并天下建立郡縣是為九江劉項之際號曰東楚爰自戰國至于晉之中興六百有餘年保淮南者九姓稱兵者十一人皆亡不旋踵禍溢於世而終莫戒焉其天時歟地勢歟人事歟何喪亂之若是也試商較而論之夫懸象著明而休徵表於列宿山河衿帶

而地險彰於丘陵治亂推移而興亡見於人事由此而觀則兼也必矣昔妖星出於東南而弱楚以亡飛孛橫於天漢而劉安誅絕近則火精晨見而王陵首謀長彗宵映而毋丘交亂斯則表乎天時也彼壽陽者南引荊汝之利東連三吳之富北接梁宋平塗不過七日西援陳許水陸不出千里外有江湖之阻內保淮肥之固龍泉之陂良疇萬頃舒六之貢利盡蠻越金石皮革之具萃焉苞木箭竹之族生焉山湖藪澤之隈水旱之所不害土產草滋之實荒年之所取給此則係乎地利者也其俗尚氣力而多勇悍其人習戰爭而貴詐偽豪右并兼之門十室而七藏甲挾劍之家比屋而發然而仁義之化不漸刑法之令不及所以屢多亡國也昔考烈以衰弱之楚屢遷其都外迫強秦之威內遭陽申之禍逃死劫殺二世而滅黥布以三雄之選功成垓下淮陰既囚梁越受戮嫌結實主之威慮生同體之禍遂謀圖全之計庶幾後亡之福衆潰於一戰身脂於漢斧劉長支庶奄王大國承喪亂之餘御新化之俗無德而寵欲極禍發王安內懷先父之憾外眩姦臣之說招引賓客沉溺數術藉二世之資恃戈甲之盛屈強江淮之上西向而圖宗國言未絕口身嗣俱滅李憲因亡新之餘袁術嘗衰漢之末負力幸亂遂生僭逆之計建號九江稱制下邑狼狽奔亡傾城受戮及至彥雲仲恭公休之徒或憑宿名或怙前功握兵淮楚力制東夏屬當多難之世仍值廢興之會謀非所議相係禍敗祖約助逆身亡家族彼十亂者成乎人事者也然則侵弱昏迷以至絕滅亡楚當之恃彊畏逼逆謀叛亂黥布有焉二王僭逆寵之之過也公路僭偽衆叛之盜也二將以圖功首難士少以驕矜樂禍本其所因考其成跡皆寵盛禍淫福過災生而制之不漸積之有由也

其下篇曰昔高祖之誅黥布也撮三軍之要馳赦過之書乘人主之威以除逆節之虜然猶決戰陳郡暴尸積野僅乃剋之事亦深矣長安之謀兵未交於山東禍未徧於天下而馳說之士與闔境之人皆因誅放者亦已衆矣光武建兵於肥鮮魏祖馳周於蘄苦而歷九之間流離兵去者十而七八焉夫王陵面縛得之於斫石仲恭接刃成之於後覺也而高祖以之宵征世宗以之發疾豈不勤哉文皇挾萬乘之威杖伊周之權內舉京畿之衆外徵四海之銳要合兩集淮鋒以臨淮浦而誕斂衆然方學城自固憑軾以觀王師於是築長圍起芬樓高壁連塹負戈擊柝以守之自夏及春而後始知亡焉然則屠城之禍其可極言乎約之出奔淮左爲墟悲夫信哉魯哀之言夫生乎深宮長於膏粱憂懼不切於身榮辱不交於前則其仁義之本淺矣奉以南面之尊藉以列城之富宅以制險之居養以衆彊之威而無德以臨之無制以節之則厭溢樂禍之心生矣夫以昏主御姦臣利甲資堅城飾令行於封內邪惠結於人心衆聞幸濟之說日交於側積詐縕怨之羣各馳於前見利如歸安在其不爲亂乎況乘舊寵挾前功長遷懼亡以謀圖身之舉者望其俛首就羈不亦遠哉易稱履霜堅冰馴致之道董言漸也嗚呼斯所以亂臣賊子亡國覆家累世而不絕者歟昔先王之宰天下也選於有德訪之三吏正其分位明其等級畫之封疆宣之政令上下有序無僭差之嫌四人安業無并兼之國三載考陟功罪不得逃其跡九伐時修刑賞無所謬其實令之有漸軌之有度寵之有節權不外授威不下黷所以杜其萌際重其名器深根固本傳之百世雖時有盛衰覇者無所懼其亡運有興廢彊者不得資其弊夫如是將使天下從風穆然軌道慶自一人惠流萬國安有向時之患哉

壽陽平以功封聞喜縣侯除永世令還爲征西將軍桓豁引爲參軍領華容令太元中拜著作郎專掌國史領本州大中正孝武帝嘗會於西堂滔豫坐還下車先呼子系之謂曰百人高會天子先問伏滔在坐不此故未易得爲人作父如此定何如也遷游擊將軍著作如故卒官子系之亦有文才歷黃門郎侍郎侍中尚書光祿大夫

羅含

羅含字君章桂陽耒陽人也曾祖彥臨海太守父綏滎陽太守含幼孤爲叔母朱氏所養少有志尚嘗晝臥夢一鳥文彩異常飛入口中因起驚說之朱氏曰鳥有文彩汝後必有文章自此後藻思日新弱冠州三辟不就含父嘗宰新淦新淦人楊羨後爲含州將引含爲主簿含傲然不顧羨招致不已辭不獲而就焉及羨去職含送之到縣新淦人以含舊宰之子咸致賂遺含難違而受之及歸悉封置而去由是遠近推服焉後爲郡功曹刺史庾亮以爲部江夏從事太

守謝尚與含爲方外之好乃稱曰羅君章可謂湘中之琳琅尋轉州主簿後桓溫臨州又補征西參軍溫嘗使含詣尚有所檢劾含至不問郡事與尚累日酣飲而還溫問所劾事含曰公謂尚何如人溫曰勝我也含曰豈有勝公而行非邪故一無所問溫奇其意而不責焉轉州別駕以廨舍諠擾於城西池小洲上立茅屋伐木爲材織葦爲席而居布衣蔬食晏如也溫嘗與寮屬讌會含後至溫問衆坐曰此何如人或曰可謂荆楚之材溫曰此自江左之秀豈惟荆楚而已徵爲尚書郎溫雅重其才又表轉征西戶曹參軍俄遷宜都太守及溫封南郡公引爲郎中令尋徵正員郎累遷散騎常侍侍中仍轉廷尉長沙相年老致仕加中散大夫門施行馬初含在官舍有一白雀棲集堂宇及致仕還家階庭忽蘭菊叢生以爲德行之感焉年七十七卒所著文章行於世

顧愷之

顧愷之字長康晉陵無錫人也父悅之尚書左丞愷之博學有才氣嘗爲箏賦成謂人曰吾賦之比嵇康琴不賞者必以後出相遺深識者亦當以高奇見貴桓溫引爲大司馬參軍甚見親昵溫薨後愷之拜溫墓賦詩云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依或問之曰卿憑重桓公乃爾哭狀其可見乎答曰聲如震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愷之好諧謔人多愛狎之後爲殷仲堪參軍亦深被眷接仲堪在荆州愷之嘗因假還仲堪特以布帆借之至破冢遭風大敗愷之與仲堪牋曰地名破冢眞破冢而出行人安穩布帆無恙還至荆州人問以會稽山川之狀愷之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若雲興霞蔚桓玄時與愷之同在仲堪坐共作了語愷之先曰火燒平原無遺燎玄曰白布纏棺樹旒旐仲堪曰投魚深淵放飛鳥復作危語玄曰矛頭淅米劍頭炊仲堪曰百歲老翁攀枯枝有一參軍云盲人騎瞎馬臨深池仲堪眇目驚曰此太逼人因罷愷之每食甘蔗恒自尾至本人或怪之云漸入佳境尤善丹青圖寫特妙謝安深重之以爲有蒼生以來未之有也愷之每畫人成或數年不點目精人問其故答曰四體妍蚩本無關少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嘗悅一鄰女挑之弗從乃圖其形於壁以棘鍼釘其心女遂患心痛愷之因致其情女從之遂密去鍼而愈愷之每重嵇康四言詩因爲之圖恒云手揮五絃易目送歸鴻難每寫起人形妙絕於時嘗圖裴楷象頰上加三毛觀者覺神明殊勝又爲謝鯤象在石巖裏云此子宜置丘壑中欲圖殷仲堪仲堪有目病固辭愷之曰明府正爲眼耳若明點瞳子飛白拂上使如輕雲之蔽日豈不美乎仲堪乃從之愷之嘗以一廚畫糊題其前寄桓玄皆其深所珍惜者玄乃發其廚後竊取畫而緘閉如舊以還之紿云未開愷之見封題如初但失其畫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亦猶人之登仙了無怪色愷之矜伐過實少年因相稱譽以爲戲弄又爲吟詠自謂得先賢風制或請其作洛生詠答曰何至作老婢聲義熙初爲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夜於月下長詠瞻每遙贊之愷之彌自力忘倦瞻將眠令人代己愷之不覺有異遂申旦而止尤信小術以爲求之必得桓玄嘗以一柳葉紿之曰此蟬所翳葉也取以自蔽人不見己愷之喜引葉自蔽玄就溺焉愷之信其不見己也甚以珍之初愷之在桓溫府常云愷之體中癡黠各半合而論之正得平耳故俗傳愷之有三絕才絕畫絕癡絕年六十二卒於官所著文集及啓蒙記行於世

郭澄之

郭澄之字仲靜太原陽曲人也少有才思機敏兼人調補尚書郎出爲南康相値盧循作逆流離僅得還都劉裕引爲相國參軍從裕北伐旣剋長安裕意更欲西伐集寮屬議之多不同次問澄之澄之不答西向誦王粲詩曰南登霸陵岸迴首望長安裕便意定謂澄之曰當與卿共登霸陵岸耳因還澄之位至裕相國從事中郎封南豐侯卒於官所著文集行於世

史臣曰夫賞好生於情剛柔本於性情之所適發乎詠歌而感召無象風律殊製至於應貞宴射之文極形言之美華林羣藻罕或疇之子安幼標明敏少蓄清思懷天地之寥廓賦辭人之所遺特構新情豈常均之所企太沖含豪歷載以賦三都士安見而稱善平原覩而韜翰匪惟高步當年故以騰華終古鄒湛之持論棗據之緣情實南陽之人傑儻潁川之時秀季雅摛屬遒邁風備成德稱爲泉岱之珍固其然矣彥伯未能混跡光塵而屈乎卑位揮時宏論亦足見其志耳季鷹縱誕一時不邀名爵黃花之什濬發神府仲初之文風流可尚稚

秀士林陽郡之美尤重時彥曹毗沉研秘籍踠足下寮綺靡降神之歌朗暢對
儒之論李充之學箴信清壯也袁宏東征名臣之作抑潘陸之亞玄度學藝優
贍筆削擅奇降帝問於西堂故其榮觀也君章耀湘中之寶挺荊楚之材夢鳥
發乎精誠豈獨日者之蛟鳳長康矜能過實譎諂取容而才多逸氣故有三絕
之目仲靜機思通敏延譽清流德與西伐之計取定於儀指者矣

贊曰爻彖垂法宮徵流音美哉群彥揚蕤翰林俱諧振玉各擅鏘金子安太沖
遒文綺爛袁庾充愷縟藻霞煥架彼辭人共超清貫

晉書卷九十二

晉書卷九十二考證

袁宏傳塲委欵門○欵門文選作鉤門注鉤門巽門也

晉書卷九十二考證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六十三

外戚

詳觀往誥，逖聽前聞，階緣外戚以致顯榮者，其所由來尚矣。而多至禍敗，鮮克令終者，何哉？豈不由祿以恩升，位非德舉，識慚明悊，材謝經通，假椒房之寵靈，總軍國之樞要，或威權震主，或勢力傾朝，居安而不慮危，務進而不知退，驕奢既至，釁隙隨之者乎！是以呂霍之家誅夷於西漢，梁鄧之族勦絕於東都，其餘干紀亂常，害時蠹政者，不可勝載。至若樊靡卿之父子，竇廣國之弟兄，陰興之守約戒奢，史丹之掩惡揚善，斯並后族之所美者也。由此觀之，干時縱溢者必以凶終，守道謙沖者永保貞吉，古人所謂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此非其效歟！逮于晉籙，始自宮掖，楊駿籍武帝之寵私，叨竊非據，賈謐乘惠皇之蒙昧，成此厲階，遂使悼后遇雲林之災，愍懷濫湖城之酷，天人道盡，喪亂弘多，宗廟以之顛覆，黎庶於焉殄瘁。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其此之謂也。爰及江左，未改覆車，庾亮世族羽儀，王恭高門領袖，既而職兼出納，任切股肱，孝伯竟以亡身，元規幾於敗國，豈不哀哉！若褚季野之畏避朝權，王叔仁之固求出鎮，用能全身遠害，有可稱焉。賈充、楊駿、庾亮、王獻之、王恭等已入列傳，其餘即敘其成敗，以爲外戚篇云。

羊琇

羊琇，字稚舒，景獻皇后之從父弟也。父耽，官至太常。兄瑾，尚書右僕射。琇少舉郡計，參鎮西鍾會軍事，從平蜀。及會謀反，琇正言苦諫，還，賜爵關內侯。琇涉學有智算，少與武帝通門，甚相親狎，每接筵同席，嘗謂帝曰：「若富貴見用，任領護各十年。」帝戲而許之。初，帝未立爲太子，而聲論不及弟攸，文帝素意重攸，恆有代宗之議。琇密爲武帝畫策，甚有匡救。又觀察文帝爲政損益，揆度應所顧問之事，皆令武帝默而識之。其後文帝與武帝論當世之務及人間可否，武帝答無不允，由是儲位遂定。及帝爲撫軍，命琇參軍事。帝即王位，後擢琇爲左衛將軍，封甘露亭侯。帝踐阼，累遷中護軍，加散騎常侍。琇在職十三年，典禁兵，豫機密，寵遇甚厚。初，杜預拜鎮南將軍，朝士畢賀，皆連榻而坐。琇與裴楷後至，曰：「杜元凱乃復以連榻而坐客邪！」遂不坐而去。琇性豪侈，費用無復齊限，而屑炭和作獸形以溫酒，洛下豪貴咸競效之。又喜游讌，以夜續晝，中外五親無男女之別，時人譏之。然黨慕勝己，其所推奉，便盡心無二。窮窘之徒，特能振恤。選用多以得意者居先，不盡銓次之理。將士有冒官位者，爲其致節，不惜軀命。然放恣犯法，每爲有司所貸。其後司隸校尉劉毅劾之，應至重刑，武帝以舊恩直免官而已。尋以侯白衣領護軍。頃之，復職。及齊王攸出鎮也，琇以切諫忤旨，左遷太僕。既失寵憤怨，遂發病，以疾篤求退。拜特進，加散騎常侍，還第，卒。帝手詔曰：「琇與朕有先后之親，少小之恩，歷位外內，忠允茂著，不幸早亡，朕甚悼之。其追贈輔國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錢三十萬，布百匹。謚曰威。

王恂 弟虔 愷

王恂，字良夫，文明皇后之弟也。父肅，魏蘭陵侯。恂文義通博，在朝忠正。累遷河南尹，建立二學，崇明五經。兩令袁毅嘗餽以驄馬，恂不受。及毅敗，受貨者皆被廢黜。魏氏給公卿已下租牛客戶，數各有差，自後小人憚役，多樂爲之，貴勢之門動有百數。又太原諸部亦以匈奴胡人爲田客，多者數千。武帝踐位，詔禁募客，恂明峻其防，所部莫敢犯者。咸寧四年卒，贈車騎將軍。恂弟虔、愷。

虔字恭祖，以功幹見稱，累遷衞尉，封安壽亭侯，拜平東將軍、假節、監青州諸軍事，徵爲光祿勳，轉尚書。卒，子士文嗣，歷右衞將軍、南中郎將，鎮許昌，爲劉聰所害。

愷字君夫，少有才力，歷位清顯，雖無細行，有在公之稱。以討楊駿勳，封山都縣公，邑千八百戶。遷龍驤將軍，領驍騎將軍，加散騎常侍，尋坐事免官。起爲射聲校尉，久之，轉後將軍。愷既世族國戚，性復豪侈，用赤石脂泥壁。石崇與愷將爲鴆毒之事，司隸校尉傅祗劾之，有司皆論正重罪，詔特原之。由是衆人僉畏愷，故敢肆其意，所欲之事無所顧憚焉。及卒，謚曰醜。

楊文宗

楊文宗，元武皇后父也。其先事漢，四世為三公。文宗為魏通事郎，襲封蓩亭侯，早卒。以后父追贈車騎將軍，謚曰穆。

羊玄之

羊玄之，惠皇后父，尚書右僕射瑾之子也。玄之初為尚書郎，以后父拜光祿大夫、特進、散騎常侍，更封興晉侯，遷尚書右僕射，加侍中，進爵為公。成都王穎之攻長沙王乂也，以討玄之為名，遂憂懼而卒。追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虞豫　子胤

虞豫，元敬皇后父也。少有美稱，州郡禮辟，並不就，拜南陽王文學，早卒。明帝即位，追贈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平山縣侯，子胤嗣。

胤，敬后弟也。初拜散騎常侍，遷步兵校尉。太寧末，追贈豫官，以胤襲侯爵，轉右衛將軍，與南頓王宗俱為明帝所昵，並典禁兵。及帝不豫，宗以陰謀發覺，事連胤，帝隱忍不問，徙胤為宗正卿，加散騎常侍。咸和二年，宗伏誅，左遷胤為桂陽太守，秩中二千石，頻徙琅邪、廬陵太守。咸康元年卒，追贈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子洪襲爵。

庾琛

庾琛字子美，明穆皇后父也。兄袞，在孝友傳。琛永嘉初為建威將軍。過江，為會稽太守，徵為丞相軍諮祭酒，卒官。以后父追贈左將軍，妻毋丘氏追封鄉君。子亮，陳先志不受。咸和中，成帝又下詔追贈琛驃騎將軍、儀同三司，亮又辭讓。亮在列傳。

杜乂

杜乂字弘理，成恭皇后父，鎮南將軍預孫，尚書左丞錫之子也。性純和，美姿容，有盛名於江左。王羲之見而目之曰：「膚若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人也。」桓彝亦曰：「衛玠神清，杜乂形清。」襲封當陽侯，辟公府掾，為丹陽丞，早卒，無男，生后而乂終。妻裴氏，鞠居養后，以禮自防，甚有德音。咸康初，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穆。封裴氏為高安鄉君，邑五百戶。至孝武帝時，裴進為廣德縣君。裴氏壽考，百姓號曰杜姥。初，司徒蔡謨甚賞重乂，嘗言於朝曰：「恨諸君不見杜乂也。」其為名流所重如此。

褚裒

褚裒字季野，康獻皇后父也。祖䂮有局量，以幹用稱，嘗為縣吏，事有不合，令欲鞭之，䂮曰：「物各有所施，榱椽之材，不合以為藩落也。願明府垂察。」乃捨之。家貧，辭吏，年垂五十，鎮南將軍羊祜與䂮有舊，言於武帝，始被升用，官至安東將軍。父洽，武昌太守。裒少有簡貴之風，與京兆杜乂俱有盛名，冠于中興。譙國桓彝見而目之曰：「季野有皮裏春秋。」言其外無臧否，而內有所褒貶也。謝安亦雅重之，恆云：「裒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矣。」初辟西陽王掾、吳王文學。蘇峻之構逆也，車騎將軍郗鑒以裒為參軍。峻平，以功封都鄉亭侯，稍遷司徒從事中郎，除給事黃門侍郎。康帝為琅邪王時，將納妃，妙選素望，詔娉裒女為妃，於是出為豫章太守。及康帝即位，徵拜侍中，遷尚書。以后父苦求外出，除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鎮半洲。在官清約，雖居方伯，恆使私童樵採。頃之，徵為衛將軍，領中書令。裒以中書銓管詔命，不宜以姻戚居之，固讓，詔以為左將軍、兗州刺史、都督兗州徐州之琅邪諸軍事、假節，鎮金城，又領琅邪內史。初，裒總角詣庾亮，亮使郭璞筮之，卦成，璞駭然。亮曰：「有不祥乎？」璞曰：「此非人臣卦，不知此年少何以乃表斯祥。二十年外，吾言方驗。」及此二十九年，而康獻皇太后臨朝。有司以裒皇太后父，議加不臣之禮，拜侍中、衛將軍、錄尚書事，持節、都督、刺史如故。裒以近戚，懼獲譏嫌，上疏固請居藩曰：「臣以虛鄙，才不周用，過蒙國恩，累忝非據，無勞受寵，負愧實深，豈可復加殊特之命，顯號重疊。臣有何勳，可以克堪；何顏可以冒進。委身聖世，豈復遺力，實懼顛墜，所誤者大。今王略未振，萬機至殷，陛下宜委誠宰輔，一遵先帝任賢之道，虛己受成，坦平心於天下，無宜內示私親之舉，朝野失望，所損豈少。」於是改授都督徐兗青揚州之晉陵吳國諸軍事、衛將軍、徐兗二州刺史、假節，鎮京口。永和初，復徵裒將以為揚州、錄尚書事，吏部尚書劉遐說裒曰：「會稽王令德，國之周公也，足下宜以大政付之。」裒長史王胡之亦勸焉，於是固辭歸藩，朝野咸歎服之。進號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固辭開府。裒又以政道在於得才，宜委賢任能，升敬舊齒，乃薦前光祿大夫顧和、侍中殷

浩疏奏即以和爲尙書令浩爲揚州刺史及石季龍死裒上表請伐之即日戒嚴直指泗口朝議以裒事任貴重不宜深入可先遣偏師裒重陳前所遣前鋒督護王頤之等徑造彭城示以威信後遣督護麋嶷進軍下邳賊即奔潰嶷率所領據其城池今宜速發以成聲勢於是除征討大都督靑揚徐兗豫五州諸軍事裒率衆三萬徑進彭城河朔士庶歸降者日以千計裒撫納之甚得其歡心先遣督護徐龕伐沛獲僞相支重郡中二千餘人歸降魯郡山有五百餘家亦建義請援裒遣龕領銳卒三千迎之龕違裒節度軍次代陂爲石遵將李菟所敗死傷大半龕執節不撓爲賊所害裒以春秋責帥授任失所威略虧損上疏自貶以征北將軍行事求留鎭廣陵詔以偏帥之責不應引咎逼寇未殄方鎭任重不宜貶降使還鎭京口解征討都督時石季龍新死其國大亂遺戶二十萬口渡河將歸順乞師救援會裒已旋威勢不接莫能自拔皆爲慕容皝及苻健之衆所掠死亡咸盡裒以遠圖不就憂慨發病及至京口聞哭聲甚衆裒問何哭之多左右曰代陂之役也裒益慚恨永和五年卒年四十七遠近嗟悼吏士哀慕之贈侍中太傅本官如故諡曰元穆子歆字幼安以學行知名歷散騎常侍秘書監

何準

何準字幼道穆章皇后父也高尙寡欲弱冠知名州府交辟並不就兄充爲驃騎將軍勸其令仕準曰第五之名何減驃騎準兄弟中第五故有此言充居宰輔之重權傾一時而準散帶衡門不及人事唯誦佛經修營塔廟而已徵拜散騎郎不起年四十七卒升平元年追贈金紫光祿大夫封晉興縣侯子惔以父素行高絜表讓不受三子放惔澄放嗣充惔官至南康太守早卒惔子元度西陽太守次叔度太常卿尙書澄字季玄起家秘書郎轉丞淸正有器望累遷秘書監太常中護軍孝武帝深愛之以爲冠軍將軍吳國內史太元末琅琊王出居外第妙選師傅徵拜尙書領琅琊王師安帝即位遷尙書左僕射典選王師如故時澄脚疾固讓特聽不朝坐家視事又領本州大中正及桓玄執政以疾委免卒于家安帝反正追贈金紫光祿大夫長子籍早卒次子融元熙中爲大司農

王濛 子脩

王濛字仲祖哀靖皇后父也曾祖黯歷位尙書祖佑北軍中候父訥新淦令濛少時放縱不羈不爲鄉曲所齒晚節始克己勵行有風流美譽虛己應物恕而後行莫不敬愛焉事諸母甚謹奉祿資產常推厚居薄喜慍不形於色不修小絜而以淸約見稱善隸書美姿容嘗覽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此兒邪居貧帽敗自入市買之嫗悅其貌遺以新帽時人以爲達與沛國劉惔齊名友善惔常稱濛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每云劉君知我勝我自知時人以惔方荀奉倩濛比袁曜卿凡稱風流者舉濛惔爲宗焉司徒王導辟爲掾導復引匡術弟孝濛致牋於導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杖德義以尹天下方將澄淸彝倫崇重名器夫軍國殊用文武異容豈可令涇渭混流虧淸穆之風以允答具瞻儀刑海內導不答後出補長山令復爲司徒左西屬濛以此職有譴則應受杖固辭詔爲停罰猶不就徙中書郎簡文帝之爲會稽王也嘗與孫綽商略諸風流人綽言曰劉惔淸蔚簡令王濛溫潤恬和桓溫高爽邁出謝尙淸易令達而濛性和暢能言理辭簡而有會及簡文帝輔政益貴幸之與劉惔號爲入室之賓轉司徒左長史晚求爲東陽不許及濛病乃恨不用之濛聞之曰人言會稽王癡竟癡也疾漸篤於燈下轉麈尾視之歎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也年三十九卒臨殯劉惔以犀杷麈尾置棺中因慟絕久之謝安亦常稱美濛云王長史語甚不多可謂有令音二子脩蘊

脩字敬仁小字苟子明秀有美稱善隸書號曰流奕淸舉年十二作賢全論濛以示劉惔曰敬仁此論便足以參微言起家著作郎琅邪王文學轉中軍司馬未拜而卒年二十四臨終歎曰無愧古人年與之齊矣

王遐

王遐字桓子簡順皇后父驃騎將軍述之從叔也少以華族仕至光祿勳寧康初追贈特進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諡曰靖長子恪領軍將軍恪子欣之豫章太守秩中二千石欣之弟歡之廣州刺史遐少子臻崇德衛尉

王蘊

王蘊字叔仁，孝武定皇后父，司徒左長史濛之子也。起家佐著作郎，累遷尚書吏部郎。性平和，不抑寒素，每一官缺，求者十輩，蘊無所是非。時簡文帝為會稽王，輔政，蘊輒連狀白之，曰某人有地，某人有才，務存進達，各隨其方，故不得者無怨焉。補吳興太守，甚有德政。屬郡荒人飢，輒開倉贍卹。主簿執諫，請先列表上待報，蘊曰：「今百姓嗷然，路有饑饉，若表上須報，何以救將死之命乎！專輒之愆，罪在太守，且行仁義而敗，無所恨也。」於是大振貸之，賴蘊全者十七八焉。朝廷以違科免蘊官，士庶詣闕訟之，詔特左降晉陵太守。復有惠化，百姓歌之。定后立，以后父遷光祿大夫，領五兵尚書、本州大中正，封建昌縣侯。蘊以恩澤賜爵，非三代令典，固辭不受。朝廷嘉其讓，乃授都督京口諸軍事、左將軍、徐州刺史、假節。復固讓，謝安謂蘊曰：「卿居后父之重，不應妄自菲薄，以虧時遇。宜依褚公故事，但令在貴權於事不專耳。可暫臨此任，以紓國姻之重。」於是乃受命，鎮于京口。頃之，徵拜尚書左僕射，將軍如故，遷丹楊尹，即本軍號加散騎常侍。蘊以姻戚，不欲在內，苦求外出，復以為都督浙江東五郡、鎮軍將軍、會稽內史，常侍如故。蘊素嗜酒，末年尤甚。及在會稽，略少醒日，然猶以和簡為百姓所悅。時王悅來拜墓，蘊子恭往省之，素相善，遂留十餘日方還。蘊問其故，恭曰：「與阿大語，蟬連不得歸。」蘊曰：「恐阿大非爾之友。」阿大，悅小字也。後竟乖初好，時以為知人。太元九年卒，年五十五。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長子華早卒。次恭，在列傳。恭弟爽字季明，強正有志力，歷給事黃門侍郎、侍中。孝武帝崩，王國寶夜欲開門入為遺詔，爽距之曰：「大行晏駕，皇太子未至，敢入者斬！」乃止。爽嘗與會稽王道子飲，道子醉呼爽為小子，爽曰：「亡祖長史，與簡文皇帝為布衣之交；亡姑亡姊，伉儷二宮，何小子之有！」及國寶執權，免爽官。從兄恭再起兵，並以爽為寧朔將軍，參預軍事。恭敗被誅。

褚爽

褚爽字弘茂，小字期生，恭思皇后父也。祖裒，父歆。爽少有令稱，謝安甚重之，嘗曰：「若期生不佳，我不復論士矣。」為義興太守，早卒。以后父追贈金紫光祿大夫。爽子秀之、炎之、喻之，宋中並歷大官。

史臣曰：羊琇託肺腑之親，處參閭之舊，豈遭逢潛躍之際，預參經始之謀，故得繾綣恩顧，便蕃任遇，寵貴而逞淫，恃勢位而驕矜，屢犯憲章，頻干國紀，皆蒙寬政，得免刑書。王愷地即渭陽，家承世祿，奢侈聞於泰儉，但榮繼於奢淫，競爽於季倫，爭先於武子。既虧清論，有黷王猷，雖復佚行易名，未足懲惡勸善。弘理儀形外朗，季野神鑒內融，仲祖延祖風流，劭遠清虛，蒙懋好，譽洽江表，見重當時，豈惟后族之英華，抑亦搢紳之令望者也。

贊曰：託屬丹掖，承輝紫地。既稱寵任，惟執鈞約。乃眷失驕，則貽人覆。車遺戒，諒足書紳。

晉書卷九十三

晉書卷九十四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六十

隱逸

若夫穹昊垂景少微以懸其象文藝探幽貞遯以成其象故有避於言色其道聞乎孔公遯乎富貴厥義彰於孫子是以處柔伊存有生之恆性在盈斯害惟神之常道古先智士體其若茲介焉超俗浩然養素藏聲江海之上卷迹囂氛之表漱流而激其清寢巢而韜其耀良畫以符其志絕機以虛其心玉輝冰潔川渟嶽峙修至樂之道固無疆之休長往邈而不追安排窅而無悶修身自保悔吝弗生詩人考槃之歌抑在茲矣至於體天作制之后訟息刑清之時尚乃側席幽貞以康神化徵聘之禮賁於巖穴玉帛之贄委於塞衡故月令曰季春之月聘名士禮賢者斯之謂歟自典午運開旁求隱逸譙元彥之杜絕人事江思悛之嘯詠林藪峻其貞白之軌成其出塵之迹雖不應其嘉招亦足激其貪競今美其高尚之德綴集于篇

孫登

孫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無家屬於郡北山為土窟居之夏則編草為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撫一絃琴見者皆親樂之性無恚怒人或投諸水中欲觀其怒登既出便大笑時時游人間所經家或設衣食者一無所受辭去皆捨棄嘗往宜陽山有作炭人見之知非常人與語登亦不應文帝聞之使阮籍往觀既見與語亦不應嵇康又從之游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康每歎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而果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求乎康不能用果遭非命仍作幽憤詩曰昔慚柳下今愧孫登或謂登以魏晉去就易生嫌疑故或嘿者也竟不知所終

董京

董京字威輦不知何郡人也初與隴西計吏俱至洛陽被髮而行逍遙吟詠常宿白社中時乞於市得殘碎繒絮結以自覆全帛佳綿則不肯受或見推排罵辱曾無怒色孫楚時為著作郎數就社中與語遂載與俱歸京不肯坐楚乃貽之書勸以今堯舜之世胡為懷道迷邦京答之以詩曰周道斁兮頌聲沒夏政衰兮五常汨便便君子顧望而逝洋洋乎滿目而作者七豈不樂天地之化也哀哉乎時之不可與對之以獨處無娛我以為歡清流可飲至道可餐何為棲棲自使疲單魚懸獸檻鄙夫知之夫古之至人藏器於靈縕袍不能令暖軒冕不能令榮動如川之流靜如川之渟鸚鵡能言泗濱浮磬眾人所玩豈合物情玄鳥紆幙而不被害鳴隼遠巢咸以欲死眄彼梁魚逡巡倒尾沉吟不決忽焉失水嗟乎魚鳥相與萬世而不悟以我觀之乃明其故焉知不有達人深穆其度亦將窺我顰顣而去萬物皆賤惟人為貴動以九州為狹靜以環堵為大後數年遁去莫知所之於其所寢處惟有一石竹子及詩二篇其一曰乾道剛簡坤體敦密茫茫太素是則是述末世流奔以文代質悠悠世目孰知其實逝將去此至虛歸我自然之室又曰孔子不遇時彼感麟麟乎麟胡不遁世以存真

夏統

夏統字仲御會稽永興人也幼孤貧養親以孝聞睦於兄弟每採梠求食星行夜歸或至海邊拘螊蛦以資養雅善談論宗族勸之仕謂之曰卿清亮質直可作郡綱紀與府朝接自當顯至如何甘辛苦於山林畢性命於海濱也統悖然作色曰諸君待我乃至此乎使統屬太平之時當與元凱評議出處遇濁代念與屈生同汙共泥若汙隆之間自當耦耕沮溺豈有辱身曲意於郡府之間乎聞君之談不覺寒毛盡戴白汗四匝顏如渥丹心熱如炭舌縮口張兩耳壁塞也言者大慚統自此遂不與宗族相見會母疾統侍醫藥宗親因得見之其從父敬寧祠先人迎女巫章丹陳珠二人並有國色莊服甚麗善歌舞又能隱形匿影甲夜之初撞鐘擊鼓間以絲竹丹珠乃拔刀破舌吞刀吐火雲霧杳冥流光電發統諸從兄弟欲往觀之難統於是共紿之曰從父間疾病得瘳大小以為喜慶欲因其祭祀並往賀之卿可俱行乎統從之入門忽見丹珠在中庭輕

步佪儛靈談鬼笑飛觸挑柈酬酢翩翻統驚愕而走不由門破藩直出歸責諸人曰昔淫亂之俗興衛文公爲之悲惋螮蝀之氣見君子尚不敢指季桓納齊女仲尼載馳而退子路見夏南憤恚而忼愾吾常恨不得頓叔向之頭陷華父之眼奈何諸君迎此妖物夜與游戲放傲逸之情縱奢淫之行亂男女之禮破貞高之節何也遂隱牀上被髮而臥不復言衆親踧踖即退遣丹珠各各分散後其母病篤乃詣洛市藥會三月上巳洛中王公已下並至浮橋士女駢填車服燭路統時在船中曝所市藥諸貴人車乘來者如雲統並不之顧太尉賈充怪而問之統初不應重問乃徐答曰會稽夏仲御也充使問其土地風俗統曰其人循循猶有大禹之遺風太伯之義讓嚴遵之抗志黃公之高節又問卿居海濱頗能隨水戲乎答曰可統乃操柂正櫓折旋中流初作鯔鮆躍後作鯆鮃引飛鷁首掇獸尾奮長梢而船直逝者三焉於是風波振駭雲霧杳冥俄而白魚跳入船者有八九觀者皆悚遽充心尤異之乃更就船與語其應如響欲使之仕即俛而不答充又謂曰昔堯亦歌舜亦歌子與人歌而善必反而後和之明先聖前哲無不盡歌卿頗能作卿土地間曲乎統曰先公惟寓稽山朝會萬國授化鄙邦崩殂而葬恩澤雲布聖化猶存百姓感詠遂作慕歌又孝女曹娥年甫十四貞順之德過越梁宋其父墮江不得尸娥仰天哀號中流悲歎便投水而死父子喪尸後乃俱出國人哀其孝義爲歌河女之章伍子胥諫吳王言不納用見戮投海國人痛其忠烈爲作小海唱今欲歌之衆人僉曰善統於是以足叩船引聲喉囀清激慷慨大風應至含水嗽天雲雨響集叱咤讙呼雷電晝冥集氣長嘯沙塵煙起王公已下皆恐止之乃已諸人顧相謂曰若不游洛水安見是人聽慕歌之聲便髣髴見大禹之容聞河女之音不覺涕淚交流即謂伯姬高行在目前也聆小海之唱謂子胥屈平立吾左右矣充欲耀以文武鹵簿覲其來觀因而謝之遂命建朱旗舉幡校分羽騎爲隊軍伍肅然須臾鼓吹亂作胡葭長鳴車乘紛錯縱橫馳道又使妓女之徒服袿襹炫金翠繞其船三匝統危坐如故若無所聞充等各散曰此吳兒是木人石心也統歸會稽竟不知所終

朱沖

朱沖字巨容南安人也少有至行閑靜寡欲好學而貧常以耕藝爲事鄰人失犢認沖犢以歸後得犢於林下大慚以犢還沖沖竟不受有牛犯其禾稼沖屢持芻送牛而無恨色主愧之乃不復爲暴咸寧四年詔補博士沖稱疾不應尋又詔曰東宮官屬亦宜得履蹈至行敦悅典籍者其以沖爲太子右庶子沖每聞徵書至輒逃入深山時人以爲梁管之流沖居近夷俗羌戎奉之若君沖亦以禮讓爲訓邑里化之路不拾遺村無凶人毒蟲猛獸皆不爲害卒以壽終

范粲

范粲字承明陳留外黃人漢萊蕪長丹之孫也粲高亮貞正有丹風而博涉強記學皆可師遠近請益者甚衆性不矜莊而見之皆肅如也魏時州府交辟皆無所就久之乃應命爲治中轉別駕辟太尉掾尚書郎出爲征西司馬所歷職皆有聲稱及宣帝輔政遷武威太守到郡選良吏立學校勸農桑是時戎夷頗侵疆埸粲明設防備敵不敢犯西域流通無烽燧之警又郡壤富實珍玩充積粲檢制之息其華侈以母老罷官郡既接近寇戎粲以重鎮輒去職朝廷尤之左遷樂涫令頃之轉太宰從事中郎遭母憂以至孝稱服闋復爲太宰中郎齊王芳被廢遷于金墉城粲素服拜送哀慟左右時景帝輔政召羣官會議粲又不到朝廷以其時望優容之粲又稱疾闔門不出於是特詔爲侍中持節使于雍州粲因陽狂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子孫恆侍左右至有婚宦大事輒密諮焉合者則色無變不合則眠寢不安妻子以此知其旨武帝踐阼泰始中粲同郡孫和時爲太子中庶子表薦粲稱其操行高絜久嬰疾病可使郡縣輿致京師加以聖恩賜其醫藥若遂瘳除必有益於政乃詔郡縣給醫藥又以二千石祿養病歲以爲常加賜帛百匹子喬以父疾篤辭不敢受詔不許以太康六年卒時年八十四不言三十六載終於所寢之車長子喬

喬字伯孫年二歲時祖馨臨終撫喬首曰恨不見汝成人因以所用硯與之至五歲祖母以告喬喬便執硯涕泣九歲請學在同輩之中言無媟辭弱冠受業於樂安蔣國明濟陰劉公榮有知人之鑒見喬深相器重友人劉彥秋夙有聲

嘗謂人曰范伯孫體應純和理思周密吾每欲錯其一事而終不能光祿大夫李銓嘗論楊雄才學優於劉向喬以爲向定一代之書正群籍之篇使雄當之故非所長遂著劉楊優劣論文多不載喬好學不倦父粲陽狂不言喬與二弟並棄學業絕人事侍疾家庭至粲沒足不出邑里司隸校尉劉毅嘗抗論於朝廷曰使范武威疾若不篤其爲伯夷叔齊復存於今如其疾篤益是聖主所宜哀矜其子久侍父疾名德著茂不加敘用深爲朝廷惜遺賢之譏也元康中詔求廉讓沖退履道寒素者不計資以參選敘尚書郎王琨乃薦喬曰喬稟德真粹立操高絜儒學精深含章內奧安貧樂道棲志窮巷簞瓢詠業長而彌堅誠當今之寒素著厲俗之清彥時張華領司徒天下所舉凡十七人於喬特發優論又吏部郎郗隆亦思求海內幽遁之士喬供養衡門至于白首於是除樂安令辭疾不拜喬凡一舉孝廉八薦公府再舉清白異行又舉寒素一無所就初喬邑人臘夕盜斫其樹人有告者喬陽不聞邑人愧而歸之喬往喻曰卿節日取柴欲與父母相歡娛耳何以愧爲其通物善導皆此類也外黃令高頲歎曰諸士大夫未有不及私者而范伯孫恂恂率道名諱未嘗經於官曹士之貴異於今而見大道廢而有仁義信矣其行身不穢爲物所歎服如此以元康八年卒年七十八

魯勝

魯勝字叔時代郡人也少有才操爲佐著作郎元康初遷建康令到官著正天論云以冬至之後立晷測影準度日月星臣按日月裁徑百里無千里星十里不百里遂表上求下群公卿士考論若臣言合理當得改先代之失而正天地之紀如無據驗甘即刑戮以彰虛妄之罪事遂不報嘗歲日望氣知將來多故便稱疾去官中書令張華遣子勸其更仕再徵博士舉中書郎皆不就其著述爲世所稱遭亂遺失惟註墨辯存其敘曰名者所以別同異明是非道義之門政化之準繩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事不成墨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述其學以正刑名顯於世孟子非墨子其辯言正辭則與墨同荀卿莊周等皆非毀名家而不能易其論也名必有形察形莫如別色故有堅白之辯名必有分明分明莫如有無故有無序之辯是有不是可有不可是名兩可同而有異異而有同是之謂辯同異至同無不同至異無不異是謂辯同辯異同異生是非是非生吉凶取辯於一物而原極天下之汙隆名之至也自鄧析至秦時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頗難知後學莫復傳習於今五百餘歲遂亡絕墨辯有上下經經各有說凡四篇與其書衆篇連第故獨存今引說就經各附其章疑者闕之又采諸衆雜集爲刑名二篇略解指歸以俟君子其或興微繼絕者亦有樂乎此也

董養

董養字仲道陳留浚儀人也泰始初到洛下不干祿求榮及楊后廢養因游太學升堂歎曰建斯堂也將何爲乎每覽國家赦書謀反大逆皆赦至於殺祖父母父母不赦者以爲王法所不容也奈何公卿處議文飾禮典以至此乎夫人之理既滅大亂作矣因著無化論以非之永嘉中洛城東北步廣里中地陷有二鵝出焉其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養聞歎曰昔周時所盟會狄泉即此地也今有二鵝蒼者胡象白者國家之象其可盡言乎顧謂謝鯤阮孚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君等可深藏矣乃與妻荷擔入蜀莫知所終

霍原

霍原字休明燕國廣陽人也少有志力叔父坐法當死原入獄訟之楚毒備加終免叔父年十八觀太學行禮因留習之貴游子弟聞而重之欲與相見以其名微不欲晝往乃夜共造焉父友同郡劉岱將舉之未果而病篤臨終敕其子沉曰霍原慕道清虛方成奇器汝後必薦之後歸鄉里高陽許猛素服其名會爲幽州刺史將詣之主簿當車諫不可出界猛歎恨而止原山居積年門徒百數燕王月致羊酒及劉沉爲國大中正元康中進原爲二品司徒不過沉乃上表理之詔下司徒參論中書監張華令陳準奏爲上品詔可元康末原與王褒等俱以賢良徵累下州郡以禮發遣皆不到後王浚稱制謀僭使人問之原不答浚心銜之又有遼東囚徒三百餘人依山爲賊意欲劫原爲主事亦未行時有謠曰天子在何許近在豆田中浚以豆爲霍收原斬之懸其首諸生悲哭夜

縞尸共埋殯之遺近親收恤莫不冤痛之

郭琦

郭琦字公偉太原晉陽人也少方直有雅量博學善五行作天文志五行傳注穀梁京氏易百卷鄉人王游等皆就琦學武帝欲以琦為佐著作郎問琦族人尚書郭彰彰素疾琦答云不識帝曰若如卿言烏丸家兒能事卿即堪為郎矣遂決意用之及趙王倫篡位又欲用琦琦曰我已為武帝吏不容復為今世吏終身處於家

伍朝

伍朝字世明武陵漢壽人也少有雅操閑居樂道不修世事性好學以博士徵不就刺史劉弘薦朝為零陵太守主者以非選例不聽尚書郎胡濟奏曰臣以為當今資喪亂之餘運承百王之遺異逸遁者衆固故以僥倖守道者被蓋寵以終身故令教養之化虧退讓之風薄按朝游心物外不屑時務守靜衡門志道日新年過耳順而所尚無虧誠江南之奇才丘園之逸老也不加饒進何以勸善且白衣為郡前漢有舊宜聽光顯以獎風尚奏可而朝不就終于家

魯褒

魯褒字元道南陽人也好學多聞以貧素自立元康之後綱紀大壞褒傷時之貪鄙乃隱姓名而著錢神論以刺之其略曰錢之為體有乾坤之象內則其方外則其圓其積如山其流如川動靜有時行藏有節市井便易不患耗折難朽象壽不匱象道故能長久為世神寶親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昌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發之口錢多者處前錢少者居後處前者為君長在後者為臣僕君長者豐衍而有餘臣僕者窮竭而不足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錢之為言泉也無遠不往無幽不至京邑衣冠疲勞講肆厭聞清談對之睡寐見我家兄莫不驚視錢之所祐吉無不利何必讀書然後富貴昔呂公欣悅於空版漢祖克之於贏二文君解布裳而被錦繡相如乘高蓋而解犢鼻官尊名顯皆錢所致空版至虛而況有實贏二雖少以致親密由此論之謂為神物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而入紫闥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怨讎非錢不解令問非錢不發洛中朱衣當途之士愛我家兄皆無已已執我之手抱我終始不計優劣不論年紀賓客輻輳門常如市諺曰錢無耳可使鬼凡今之人惟錢而已故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仕無中人不如歸田雖有中人而無家兄不異無翼而欲飛無足而欲行蓋疾時者共傳其文褒不仕莫知其所終

氾騰

氾騰字無忌敦煌人也舉孝廉除郎中屬天下兵亂去官還家太守張閟造之閉門不見禮遺一無所受歎曰生於亂世貴而能貧乃可以免散家財五十萬以施宗族柴門灌園琴書自適張軌徵之為府司馬騰曰門一杜其可開乎固辭病兩月餘而卒

任旭

任旭字次龍臨海章安人也父訪吳南海太守旭幼孤弱兒童時勤於學及長立操清修不染流俗鄉曲推而愛之郡將蔣秀嘉其名請為功曹秀居官貪穢每不奉法旭正色苦諫秀既不納旭謝去閉門講習養志而已久之秀坐事被收旭狼狽營送秀慨然歎曰任功曹真人也吾違其讜言以至於此復何言哉尋察孝廉除郎中州郡仍舉為郡中正固辭歸家永康初惠帝博求清節儁異之士太守仇馥薦旭清貞潔素學識通博詔下州郡以禮發遣旭以朝廷多故志尚隱遁辭疾不行尋天下大亂陳敏作逆江東名豪並見羈絷惟旭與賀循守死不回敏卒不能屈元帝初鎮江東聞其名召為參軍手書與旭欲使必到旭固辭以疾後帝進位鎮東大將軍復召之及為左丞相辟為祭酒並不就中興建公車徵會遭母憂于時司空王導啟立學校選天下明經之士旭與會稽虞喜俱以隱學被召事未行會有王敦之難尋而帝崩事遂寢明帝即位又徵拜給事中旭稱疾篤經年不到尚書以稽留除名僕射荀崧議以為不可太寧末明帝復下詔備禮徵旭始下而帝崩咸和二年卒太守馮懷上疏謂宜贈九列值蘇峻作亂事竟不行子琚位至大宗正終于家

郭文

郭文字文舉。河內軹人也。少愛山水。尚嘉遯。年十三。每遊山林。彌旬忘反。父母
終。服畢。不娶。辭家遊名山。歷華陰之崖。以觀石室之石函。洛陽陷。乃步擔入吳
興餘杭大辟山中窮谷無人之地。倚木於樹。苫覆其上而居焉。亦無壁障。時猛
獸為暴。入屋害人。而文獨宿十餘年。卒無患害。恒著鹿裘葛巾。不飲酒食肉。區
種菽麥。採竹葉木實。貿鹽以自供。人或酬下價者。亦即與之。後人識文。不復賤
酬。食有餘穀。輒恤窮匱。人有致遺。取其粗者。示不逆而已。有猛獸殺大麀鹿於
菴側。文以語人。人取賣之。分錢與文。文曰。我若須此。自當賣之。所以相語。正以
不須故也。聞者皆嗟嘆之。嘗有猛獸忽張口向文。文視其口中有橫骨。乃以手
探去之。猛獸明旦致一鹿於其室前。獵者時往寄宿。文夜為擔水而無倦色。餘
杭令顧颺與葛洪共造之。而攜與俱歸。颺以文山行或須皮衣。贈以韋袴褶一
具。文不納。辭歸山中。颺追遣使者置衣室中而去。文亦無言。韋衣乃至爛于戶
內。竟不服用。王導聞其名。遣人迎之。文不肯就船車。荷擔徒行。既至。導置之西
園。園中果木成林。又有鳥獸麋鹿。因以居文焉。於是朝士咸共觀之。文頹然踑
踞。傍若無人。溫嶠嘗問文曰。人皆有六親相娛。先生棄之何樂。文曰。本行學道。
不謂遭世亂。欲歸無路。是以來也。又問曰。饑而思食。壯而思室。自然之性。先生
安獨無情乎。文曰。情由憶生。不憶故無情。又問曰。先生獨處窮山。若疾病遭命。
則為烏鳥所食。顧不酷乎。文曰。藏埋者亦為螻蟻所食。復何異乎。又問曰。猛獸
害人。人之所畏。而先生獨不畏邪。文曰。人無害獸之心。則獸亦不害人。又問曰。
苟世不寧。身不得安。今將用先生以濟時。若何。文曰。山草之人。安能佐世。導嘗
眾賓共集。絲竹並奏。試使呼之。文瞪眸不轉。跨躡華堂如行林野。于時坐者咸
有鉤深味遠之言。文常稱不達來語。天機鏗宏。莫有闚其門者。溫嶠嘗稱曰。文
有賢人之性。而無賢人之才。柳下梁踦之亞乎。永昌中。大疫。文病亦殆。王導遺
藥。文曰。命在天。不在藥也。夭壽長短。時也。居導園七年。未嘗出入。一旦忽求還
山。導不聽。後逃歸臨安。結廬舍於山中。臨安令萬寵迎至縣中。及蘇峻反。破餘
杭。而臨安獨全。人皆異之。以為知機。自後不復語。但舉手指麾。以宣其意。病甚。
求還山。欲枕石安尸。不令人殯葬。寵不聽。不食二十餘日。亦不瘦。寵問曰。先生
復可得幾日。文三舉手。以十五日終。寵葬之於所居之處而祭哭之。葛洪庾
闡並為作傳。贊頌其美云。

龔壯

龔壯字子瑋。巴西人也。潔己自守。與鄉人譙秀齊名。父叔為李特所害。壯積年
不除喪。力弱不能復讎。及李壽戍漢中。與李期有嫌。期。特孫也。壯欲假壽以報。
乃說壽曰。節下若能并有西土。稱藩於晉。人必樂從。且捨小就大。以危易安。莫
大之策也。壽然之。遂率眾討期。果克之。壽欲官之。壯誓不仕。賂遺一
無所取。會天久雨。百姓饑墊。壯上書說壽以歸順。允天心。應人望。永為國藩。福
流子孫。壽省書內愧。秘而不宣。乃遣使入胡。壯又諫之。壽又不納。壯謂百行之
本莫大忠孝。既假壽殺期。私仇以雪。又欲使其歸朝。以明臣節。壽既不從。壯遂
稱聾。又云手不制物。終身不復至成都。惟研考經典。譚思文章。至李勢時卒。初
壯每歎中夏多經學。而巴蜀鄙陋。兼遭李氏之難。無復學徒。乃著邁德論。文多
不載。

孟陋

孟陋字少孤。武昌人也。吳司空宗之曾孫也。兄嘉。桓溫征西長史。陋少而貞立。
清操絕倫。布衣蔬食。以文籍自娛。口不及世事。未曾交遊。時或弋釣。孤興獨歸。
雖家人亦不知其所之也。喪母。毀瘠殆於滅性。不飲酒食肉十有餘年。親族迭
謂之曰。少孤。誰無父母。誰有父母。聖人制禮。令賢者俯就。不肖企及。若使毀性
無嗣。更為不孝也。陋感此言。然後從吉。由是名著海內。簡文帝輔政。命為參軍。
稱疾不起。桓溫躬往造焉。或謂溫曰。孟陋高行。學為儒宗。宜引在府。以和鼎味。
溫歎曰。會稽王尚不能屈。非敢擬議也。陋聞之曰。桓公正當以我不往故耳。億
兆之人。無官者十居其九。豈皆高士哉。我疾病不堪恭相王之命。非敢為高也。
由是名稱益重。博學多通。長於三禮。注論語。行於世。卒以壽終。

韓績

韓績字興齊。廣陵人也。其先避亂。居于吳之嘉興。父建。仕吳至大鴻臚。績少好
文學。以潛退為操。布衣蔬食。不交當世。由是東土並宗敬焉。司徒王導聞其名。

辟以爲掾不就咸康末會稽內史孔愉上疏薦之詔以安車束帛徵之尙書令諸葛恢奏績名望猶輕未宜備禮於是召拜博士稱老病不起卒於家于時高密劉緬字長魚城陽邴郁字弘文並有高名緬幼不慕俗長而希古篤學厲行化流邦邑郁魏徵士原之曾孫少有原風敎身謹絜口不妄說耳不妄聽端拱恂恂舉動有禮咸康中成帝博求異行之士緬郁並被公卿薦舉於是依績及翟湯等例以博士徵之郁辭以疾緬贖使者到京師自陳年老不拜各以壽終

譙秀

譙秀字元彥巴西人也祖周以儒學著稱顯名蜀朝秀少而靜默不交於世知天下將亂預絕人事雖內外宗親不與相見郡察孝廉州舉秀才皆不就及李雄據蜀略有巴西雄叔父驤驤子壽皆慕秀名具束帛安車徵之皆不應常冠皮弁弊衣躬耕山藪龔壯常歎服焉桓溫滅蜀上疏薦之朝廷以秀年在篤老兼道遠故不徵遣使勑所在四時存問尋而范賁蕭敬相繼作亂秀避難宕渠鄉里宗族依憑之者以百數秀年出八十衆人欲代之負擔秀曰各有老弱當先營護吾氣力猶足自堪豈以垂朽之年累諸君也年九十餘卒

翟湯

翟湯字道深尋陽人篤行純素仁讓廉絜不屑世事耕而後食人有餽贈雖釜庾一無所受永嘉末寇害相繼聞湯名德皆不敢犯鄉人賴之司徒王導辟不就隱于縣界南山始安太守干寶與湯通家遣船餉之勑吏云翟公廉讓卿致書訖便委船還湯無人反致乃貨易絹物因寄還寶寶本以爲惠而更煩之益愧歎焉咸康中征西大將軍庾亮上疏薦之成帝徵爲國子博士湯不起建元初安西將軍庾翼北征石季龍大發僮客以充戎役勑有司特蠲湯所調湯悉推僕使委之鄉吏吏奉旨一無所受湯依所調限放免其僕使令編戶爲百姓康帝復以散騎常侍徵湯固辭老疾不至年七十三卒於家

子莊字祖休少以孝友著名遵湯之操不交人物耕而後食語不及俗惟以弋釣爲事及長不復獵或問漁獵同是害生之事而先生止去其一何哉莊曰獵自我釣自物未能頓盡故先節其甚者且夫貪餌吞鉤豈我哉時人以爲知言晚節亦不復釣端居蓽門歠菽飲水州府禮命及公車徵並不就年五十六卒子矯亦有高操屢辭辟命矯子法賜孝武帝以散騎郎徵亦不至世有隱行云

郭翻

郭翻字長翔武昌人也伯父訥廣州刺史父察安城太守翻少有志操辭州郡辟及賢良之舉家于臨川不交世事惟以漁釣射獵爲娛居貧無業欲墾荒田先立表題經年無主然後乃作稻將熟有認之者悉推與之縣令聞而詰之以稻還翻翻遂不受嘗以車獵去家百餘里道中逢病人以車送之徒步而歸其漁獵所得或從買者便與之而不取直亦不告姓名由是士庶咸敬貴焉與翟湯俱爲庾亮所薦公車博士徵不就咸康末乘小船暫歸武昌省墳墓安西將軍庾翼以帝舅之重躬往造翻欲強起之翻曰人性各有所短焉可彊逼翼又以其船小狹欲引就大船翻曰使君不以鄙賤而辱臨之此固野人之舟也翼俯屈入其船中終日而去嘗墜刀於水路人有爲取者因與之路人不取固辭翻曰爾向不取我豈能得路人曰我若取此將爲天地鬼神所責矣翻知其終不受復沈刀於水路人悵焉乃復沉沒取之翻於是不逆其意乃以十倍刀價與之其廉不受惠皆此類也卒于家

辛謐

辛謐字叔重隴西狄道人也父怡幽州刺史世稱冠族謐少有志尙博學善屬文工草隸書爲時楷法性恬靜不妄交游召拜太子舍人諸王文學累徵不起永嘉末以謐兼散騎常侍慰撫關中謐以洛陽將敗故應之及長安陷沒于劉聰聰拜太中大夫固辭不受又歷石勒季龍之世並不應辟命雖處喪亂之中頹然高邁視榮利蔑如也及冉閔僭號復備禮徵爲太常謐遺閔書曰昔許由辭堯以天下讓之全其淸高之節伯夷去國子推逃賞皆顯史牒傳之無窮此往而不反者也然賢人君子雖居廟堂之上無異於山林之中斯窮理盡性之妙豈有識之者邪是故不擧於禍難者非爲避之但冥心至趣而與吉會耳謐聞物極則變冬夏是也致高則危累棊是也君王功以成矣而久處之非所以顧萬全遠危亡之福也宜因玆大捷歸身本朝必有許由伯夷之廉享松喬之

壽不爲世累其美哉因不食而卒。

劉驎之

劉驎之字子驥南陽人光祿大夫耽之族也驎之少尚質素虛退寡欲不修儀操人莫之知好游山澤志存遯逸嘗採藥至衡山深入忘反見有一澗水水南有二石囷一囷閉一囷開水深廣不得過欲還失道遇伐弓人問徑僅得還家或說囷中皆仙靈方藥諸雜物驎之欲更尋索終不復知處也車騎將軍桓沖聞其名請爲長史驎之固辭不受沖嘗到其家驎之於樹條桑使者致命驎之曰使君既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沖聞大愧於是乃造其父父命驎之然後方還拂短褐與沖言話父使驎之於內自持濁酒葅菜供賓沖勑人代驎之斟酌父辭曰若使從者非野人之意也沖慨然至昏乃退驎之雖冠冕之族信義著於群小凡厮伍之家婚娶葬送無不躬自造焉居于陽岐在官道之側人物來往莫不投之驎之躬自供給士君子頗以勞累更憚過焉凡人致贈一無所受去驎之家百餘里有一孤姥病將死歎息謂人曰誰當埋我惟有劉長史耳何由令知驎之先聞其有患故往候之值其命終乃身爲營棺殯送之其仁愛隱惻若此卒以壽終

索襲

索襲字偉祖敦煌人也虛靖好學不應州郡之命舉孝廉賢良方正皆以疾辭游思於陰陽之術著天文地理十餘篇多所啓發不與當世交通或獨語獨笑或長歎涕泣或請問不言張茂時敦煌太守陰澹奇而造焉經日忘反出而歎曰索先生碩德名儒真可以諮大義澹欲行鄉射之禮請襲爲三老曰今四表輟寧將行鄉射之禮先生年耆望重道冠一時養老之義實係儒賢既樹非梧桐而希鸞鳳降翼器謝曹公而冀蓋公枉駕誠非所謂也然夫子至聖有召赴焉孟軻大德無聘不至蓋欲弘闡大猷敷明道化故也今之相屈遵道崇教非有爵位意者或可然乎會病卒時年七十九澹素服會葬贈錢二萬澹曰世人之所有餘者富貴也目之所好者五色也耳之所玩者五音也而先生棄衆人之所收收衆人之所棄味無味於慌惚之際兼重玄於衆妙之內宅不彌畝而志忽九州形居塵俗而棲心天外雖黔婁之高遠莊生之不願寔以過也乃諡曰玄居先生。

楊軻

楊軻天水人也少好易長而不娶學業精微養徒數百常食粗飲水衣褐縕袍人不堪其憂而軻悠然自得疏賓異客音旨未曾交也雖受業門徒非入室弟子莫得親言欲所論授須旁無雜人授入室弟子令遞相宣授劉曜僭號徵拜太常軻固辭不起曜亦敬而不逼遂隱于隴山曜後爲石勒所擒秦人東徙軻留長安及石季龍嗣僞位備玄纁束帛安車徵之軻以疾辭迫之乃發既見季龍不拜與語不言命舍之于永昌乙第其有司以軻倨傲請從大不敬論季龍不從下書任軻所尚軻在永昌季龍每有饋餼輒口授弟子使爲表謝其文甚美覽者歎有深致季龍欲觀其真趣乃密令美女夜以動之軻蕭然不顧又使人將其弟子盡行遣魁壯羯士衣甲持刀臨之以兵并竊其所賜衣服而去軻視而不言了無懼色常臥土牀覆以布被倮寢其中下無茵褥潁川荀鋪好奇之士也造而談經軻瞑目不答鋪發軻被露其形大笑之軻神體頹然無驚怒之狀于時咸以爲焦先之徒未有能量其深淺也後上疏陳鄉思求還季龍送以安車蒲輪蠲十戶供之自歸秦州仍教授不絕其後秦人西奔涼州軻弟子以牛負之爲戍軍追擒并爲所害

公孫鳳

公孫鳳字子鸞上谷人也隱于昌黎之九城山谷冬衣單布寢土牀夏則并食于器停令臭敗然後食之彈琴吟詠陶然自得人咸異之莫能測也慕容暐以安車徵至鄴及見暐不言不拜衣食舉動如在九城賓客造請勤得與言數年病卒。

公孫永

公孫永字子陽襄平人也少而好學恬虛隱于平郭南山不娶妻妾非身所墾植則不衣食之吟詠巖間欣然自得年餘九十操尚不虧與公孫鳳俱被慕容暐徵至鄴及見暐不拜王公已下造之皆不與言雖經隆冬盛暑端然自若一

歲餘詐狂睢送之平郭後苻堅又將備禮徵之難其年耆路遠乃遣使者致問未至而恭亡堅深悼之諡曰樂虛先生

張忠

張忠字巨和中山人也永嘉之亂隱于泰山恬靜寡欲清虛服氣餐芝餌石修導養之法冬則縕袍夏則帶索端拱若尸無琴書之適不修經典勸教但以至道虛無爲宗其居依崇巖幽谷鑿地爲窟室弟子亦以窟居去忠六十餘步五日一朝其教以形不以言弟子受業觀形而退立道壇于窟上每旦朝拜之食用瓦器鑿石爲釜左右居人饋之衣食一無所受好事少年頗或問以水旱之祥忠曰天不言而四時行焉萬物生焉陰陽之事非窮山野叟所能知之其遺諸外物皆此類也年在期頤而視聽無爽苻堅遣使徵之使者至忠沐浴而起謂弟子曰吾餘年無幾不可以逆時主之意浴訖就車及至長安堅賜以冠衣辭曰年朽髮落不堪衣冠請以野服入覲從之及見堅謂之曰先生考磐山林研精道素獨善之美有餘兼濟之功未也故遠屈先生將任齊尙父忠曰昔因喪亂避地泰山與鳥獸爲侶以全朝夕之命屬堯舜之世思一奉聖顏年衰志謝不堪展効尙父之況非敢竊擬山棲之性情存巖岫乞還餘齒歸死岱宗堅以安車送之行達華山歎曰我東嶽道士沒於西嶽命也奈何行五十里及關而死使者馳驛白之堅遣黃門郎韋華持節策弔祀以太牢褒賜命服諡曰安道先生

石垣

石垣字洪孫自云北海劇人居無定所不娶妻妾不營產業食不求美衣必麤弊或有遺其衣服受而施人人有喪葬輒杖策弔之路無遠近時有寒暑必在其中或同日共時咸皆見焉又能闇中取物如晝無差姚萇之亂莫知所終

宋纖

宋纖字令艾敦煌效穀人也少有遠操沈靖不與世交隱居于酒泉南山明究經緯弟子受業三千餘人不應州郡辟命惟與陰顒齊好友善張祚時太守楊宣畫其象於閣上出入視之作頌曰爲枕何石爲漱何流身不可見名不可求酒泉太守馬岌高尙之士也具威儀鳴鐃鼓造焉纖高樓重閣距而不見岌歎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覩吾而今而後知先生人中之龍也銘詩於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奇木蓊鬱蔚若鄧林其人如玉維國之琛室邇人遐實勞我心纖注論語及爲詩頌數萬言年八十篤學不倦張祚後遣使者張興備禮徵爲太子友興逼喻甚切纖喟然歎曰德非莊生才非干木何敢稽停明命遂隨興至姑臧祚遣其太子太和以執友禮造之纖稱疾不見贈遺一皆不受尋遷太子太傅頃之上疏曰臣受生方外心慕太古生不喜存死不悲沒素有遺屬屬諸知識在山投山臨水投水處澤露形在人親土聲聞書疏勿告我家今當命終乞如素願遂不食而卒時年八十二諡曰玄虛先生

郭荷

郭荷字承休略陽人也六世祖整漢安順之世公府八辟公車五徵皆不就自整及荷世以經學致位荷明究羣籍特善史書不應州郡之命張祚遣使者以安車束帛徵爲博士祭酒使者迫而致之及至署太子友荷上疏乞還祚許之遣以安車蒲輪送還張掖東山年八十四卒諡曰玄德先生

郭瑀

郭瑀字元瑜敦煌人也少有超俗之操東遊張掖師事郭荷盡傳其業精通經義雅辯談論多才藝善屬文荷卒瑀以爲父生之師成之君爵之而五服之制師不服重蓋聖人謙也遂服斬衰廬墓三年禮畢隱于臨松薤谷鑿石窟而居服柏實以輕身作春秋墨說孝經錯緯弟子著錄千餘人張天錫遣使者孟公明持節以蒲輪玄纁備禮徵之遺瑀書曰先生潛光九臯懷真獨遠心與至境冥符志與四時消息豈知蒼生倒懸四海待拯者乎孤忝承時運負荷大業思與賢明同贊帝道昔傳說龍翔殷朝尙父鷹揚周室孔聖車不停軌墨子駕不俟旦皆以黔首之禍不可以不救君不獨立道由人弘故也況今九服分爲狄場二都盡爲戎穴天子僻陋江東名教淪於左衽創毒之甚開闢未聞先生懷濟世之才坐觀而不救其於仁智孤竊惑焉故遣使者虛左授綏鶴企先生乃眷下國公明至山瑀指翔鴻以示之曰此鳥也安可籠哉遂深逃絕跡公明拘

其門人瑀歎曰吾逃祿非避罪也豈得隱居行義害及門人乃出而就徵及至姑臧值天錫母卒瑀括髮入弔三踊而出還于南山及天錫滅苻堅又以安車徵瑀定禮儀會父喪而止太守辛章遣書生三百人就受業焉及苻氏之末略陽王穆起兵酒泉以應張大豫遣使招瑀瑀歎曰臨河救溺不卜命之短長脈病三年不豫絕其飡饋魯連在趙義不結舌況人將左衽而不救之乃與敦煌索嘏起兵五千運粟三萬石東應王穆穆以瑀為太府左長史軍師將軍雖居元佐而口詠黃老冀功成世定追伯成之蹤穆惑於讒間西伐索嘏瑀諫曰昔漢定天下然後誅功臣今事業未建而誅之立見麋鹿遊于此庭矣穆不從瑀出城大哭舉手謝城曰吾不復見汝矣還而引被覆面不與人言不食七日輿疾而歸旦夕祈死夜夢乘青龍上天至屋而止寤而歎曰龍飛在天今止于屋屋之為字尸下至也龍飛至尸吾其死也古之君子不卒內寢況吾正士乎遂還酒泉南山赤崖閣飲氣而卒

祈嘉

祈嘉字孔賓酒泉人也少清貧好學年二十餘夜忽窗中有聲呼曰祈孔賓祈孔賓隱去來隱去來修飾人世甚苦不可諧所得未毛銖所喪如山崖旦而逃去西至敦煌依學官誦書貧無衣食為書生都養以自給遂博通經傳精究大義西遊海渚教授門生百餘人張重華徵為儒林祭酒性和裕教授不倦依孝經作二九神經在朝卿士郡縣守令彭和正等受業獨拜牀下者二千餘人天錫謂為先生而不名之竟以壽終

瞿硎先生

瞿硎先生者不得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太和末常居宣城郡界文脊山中山有瞿硎因以為名焉大司馬桓溫嘗往造之既至見先生被鹿裘坐于石室神無忤色溫及僚佐數十人皆莫測之乃命伏滔為之銘贊竟卒於山中

謝敷

謝敷字慶緒會稽人也性澄靖寡欲入太平山十餘年鎮軍郗愔召為主簿臺徵博士皆不就初月犯少微少微一名處士星占者以隱士當之譙國戴逵有美才人或憂之俄而敷死故會稽人士以嘲吳人云吳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死

戴逵

戴逵字安道譙國人也少博學好談論善屬文能鼓琴工書畫其餘巧藝靡不畢綜總角時以雞卵汁溲白瓦屑作鄭玄碑又為文而自鐫之詞麗器妙時人莫不驚歎性不樂當世常以琴書自娛師事術士范宣於豫章宣異之以兄女妻焉太宰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為王門伶人晞怒乃更引其兄述述聞命欣然擁琴而往逵後徙居會稽之剡縣性高潔常以禮度自處深以放達為非道乃著論曰夫親沒而採藥不反者不仁之子也君危而屢出近關者苟免之臣也而古之人未始以彼害名教之體者何達其旨故也達其旨故不惑其迹若元康之人可謂好遁跡而不求其本故有捐本徇末之弊舍實逐聲之行是猶美西施而學其顰眉慕有道而折其巾角所以為慕者非其所以為美徒貴貌似而已矣夫紫之亂朱以其似朱也故鄉原似中和所以亂德放達似達所以亂道然竹林之為放有疾而為顰者也元康之為放無德而折巾者也可無察乎且儒家尚譽者本以興賢也既失其本則有色取之行懷情喪真以容貌相欺其弊必至於末偽道家去名者欲以篤實也苟失其本又有越檢之行情禮俱虧則仰詠兼忘其弊必至於本薄夫偽薄者非二本之失而為弊者必託二本以自通夫道有常經而弊無常情是以六經有失王政有弊苟乖其本固聖賢所無奈何也嗟夫行道之人自非性足體備闇蹈而當者亦曷能不棲情古烈擬規前修苟迷擬之然後動儀之然後言固當先辯其趣舍之極求其用心之本識其枉尺直尋之旨採其被褐懷玉之由若斯塗雖殊而其歸可觀也跡雖亂而其契不乖也不然則流遁忘反為風波之行自驅以物自誑以偽外眩囂華內喪道實以矜尚奪其真主以塵垢翳其天正貽笑千載可不慎歟孝武帝時以散騎常侍國子博士累徵辭父疾不就郡縣敦逼不已乃逃于吳吳國內史王珣有別館在武丘山逵潛詣之與珣遊處積旬會稽內史謝玄慮逵遠遁不反乃上疏曰伏見譙國戴逵希

心俗表不嬰世務棲遲衡門與琴書爲友雖寵命屢加幽操不回超然絕跡自求其志且年垂耳順常抱羸疾時或失適轉至委篤今王命未回將離風霜之患陛下既已愛而器之亦宜使其身名並存請絕其召命疏奏帝許之逵復還剡後王珣爲尚書僕射上疏復請徵爲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徵之復不至太元二十年皇太子始出東宮太子太傅會稽王道子少傅王雅詹事王珣又上疏逵執操貞厲含味獨游年在耆老清風彌劭東宮虛德式延事外宜加旌命以參僚侍逵既重幽居之操必以難進爲美宜下所在備禮發遣會病卒長子勃有父風義熙初以散騎常侍徵不起尋卒

龔玄之

龔玄之字道玄武陵漢壽人也父登歷長沙相散騎常侍玄之好學潛默安於陋巷州舉秀才公府辟不就孝武帝下詔曰夫哲王御世必搜揚幽隱故空谷流縶維之詠丘園旅束帛之觀譙國戴逵武陵龔玄之並高尚其操依仁游藝絜己貞鮮學弘儒業朕虛懷久矣二三君子豈其戢賢於懷抱哉思挹雅言希承讜議可並以爲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指下所在備禮發遣不得循常以稽側席之望郡縣敦逼苦辭疾篤不行尋卒時年五十八弟子元嘉亦有德操高尚不仕舉秀才及州辟召並稱疾不就孝武帝以太學博士散騎侍郎給事中累徵遂不起卒於家

陶淡

陶淡字處靜太尉侃之孫也父夏以無行被廢淡幼孤好導養之術謂仙道可祈年十五六便服食絕穀不婚娶家累千金僮客百數淡終日端拱曾不營問頗好讀易善卜筮於長沙臨湘山中結廬居之養一白鹿以自偶親故有候之者輒移渡澗水莫得近之州舉秀才淡聞遂轉逃羅縣埤山中終身不返莫知所終

陶潛

陶潛字元亮大司馬侃之曾孫也祖茂武昌太守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羈任真自得爲鄉鄰之所貴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恆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必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其自序如此時人謂之實錄以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復爲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秫穀曰令吾常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一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素簡貴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邪義熙二年解印去縣乃賦歸去來其辭曰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希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來迎稚子候門三逕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牕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而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而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其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暮將有事乎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芸耔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而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頃之徵著作郎不就既絕州郡覲謁其鄉親張野及周旋人羊松齡寵遵等或有酒要之或要之共至酒坐雖不識主人亦欣然無忤酣醉便反未嘗有所造詣所之唯至田舍及廬山游觀而已刺史王弘以元熙中臨州甚欽遲之後自造焉潛稱疾不見既而語人云我性不狎世因疾守閑幸非潔志慕聲豈敢以王公紆軫爲榮邪夫謬以不賢此劉公幹所以招謗君子其罪不細也弘每令人候之密知

嘗往廬山。乃遣其故人龐通之等齎酒先於半道要之。潛既遇酒。便引酌野亭。欣然忘進。弘乃出與相見。遂歡宴窮日。潛無履。弘顧左右爲之造履。左右請履度。潛便於坐申脚令度焉。弘要之還州。問其所乘。答云。素有脚疾。向乘籃輿。亦足自反。乃令一門生二兒共轝之至州。而言笑賞適。不覺其有羨於華軒也。弘後欲見。輒於林澤間候之。至於酒米乏絶。亦時相贍。其親朋好事。或載酒肴而往。潛亦無所辭焉。每一醉。則大適融然。又不營生業。家務悉委之兒僕。未嘗有喜慍之色。唯遇酒則飲。時或無酒。亦雅詠不輟。嘗言夏月虛閑。高臥北窗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性不解音。而畜素琴一張。絃徽不具。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以宋元嘉中卒。時年六十三。所有文集並行於世。

史臣曰。君子之行殊途。顯晦之謂也。出則允釐庶政。以道濟時。處則振拔囂埃。以卑自牧。詳求厥義。其來夐矣。公和之居窟室。裳唯編草。誡叔夜而凝神鑒。威輦之處叢祠。衣無金帛。對子荆而陳貞則。並滅景而弗追。柳禽尚平之流。亞夏統遠邇稱其孝友。宗黨高其諒直。歌小海之曲。則伍胥猶存。固貞石之心。則公閭尤愧。時幸洛濱之觀。信乎茲言。宋纖幼懷遠操。清規映拔。楊宣頌其畫象。馬岌歎其人龍。玄虛之號。實斯爲美。餘之數子。或移病而去官。或著論而矯俗。或箕踞而對時人。或弋釣而棲衡泌。含和隱璞。乘道匿輝。不屈其志。激清風於來葉者矣。

贊曰。厚秩招累。修名順欲。確乎羣士。超然絶俗。養粹巖阿。銷聲林曲。激貪止競。永垂高躅。

晉書卷九十四

晉書卷九十四考證

董京傳字威輦○逸士傳作董威輦。與此云京字威輦小異。

亦將闚我擧顧而去○擧。監本誤卑。今從音義改正。

郭文傳乃步擔入吳興餘杭大滌山中○臣宗楷按。滌。監本訛肆。羅隱詩。杳杳諸天路。蒼蒼大滌山。正指其地。今改正。

譙秀傳秀避難宕渠○宕。監本誤巖。地理志。宕渠郡名。殆宕誤岩。岩復誤巖也。今改正。

翟湯傳始安太守干寶與湯通家○干。監本訛千。今從本書干寶傳改正。

晉書卷九十四考證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六十五

藝術

藝術之興由來尚矣先王以是決猶豫定吉凶審存亡省禍福曰神與智藏往知來幽贊冥符弼成人事既興利而除害亦威衆以立權所謂神道設教率由於此然而詭託近於妖妄迂誕難可根源法術紛以多端變態諒非一緒真雖存矣偽亦憑焉聖人不語怪力亂神良有以也逮丘明首唱敘妖夢以垂文子長繼作援龜策以立傳自茲厥後史不絕書漢武雅好神仙世祖尤耽讖術遂使文成五利逞詭詐而取寵榮尹敏桓譚由忤時而嬰罪戾斯固通人之所蔽千慮之一失者乎詳觀衆術抑惟小道棄之如或可惜存之又恐不經載籍既務在博聞筆削則理宜詳備晉謂之乘義在於斯今錄其推步尤精伎能可紀者以為藝術傳式備前史云

陳訓

陳訓字道元歷陽人少好秘學天文算曆陰陽占候無不畢綜尤善風角孫皓以為奉禁都尉使其占候皓政嚴酷訓知其必敗而不敢言時錢塘湖開或言天下當太平青蓋入洛陽皓以問訓訓曰臣止能望氣不能達湖之開塞退而告其友曰青蓋入洛將有輿櫬銜璧之事非吉祥也尋而吳亡訓隨例內徙拜諫議大夫俄而去職還鄉及陳敏作亂遣弟宏為歷陽太守訓謂邑人曰陳家無王氣不久當滅宏聞將斬之訓鄉人秦璩為宏參軍乃說宏曰訓善風角可試之如不中徐斬未晚也乃赦之時宏攻征東參軍衡彥於歷陽乃問訓曰城中有幾千人攻之可拔不訓登牛渚山望氣曰不過五百人然不可攻攻之必敗宏復大怒曰何有五千人攻五百人而有不得理會將士攻之果為彥所敗方信訓有道術乃優遇之郡水參軍淮南周亢嘗問訓以官位訓曰君至卯年當剖符近郡酉年當有曲蓋亢曰脫如來言當相薦拔訓曰性不好官惟欲得米耳後亢果為義興太守金紫將軍時劉聰王彌寇洛陽歷陽太守武瑕問訓曰國家人事如何訓曰胡賊三逼國家當敗天子野死今尚未也俄而二帝果有平陽之酷王敦與周訪問其以明年吉凶者訓曰揚州刺史當死武昌大火上方將亦當死至明年揚州刺史劉陶卒武昌大火燒數千家時甘卓為歷陽太守訓私謂所親曰甘侯頭低而視仰相法名為盼刀又目有赤脈自外而入不出十年必以兵死不領兵則可以免卓果為王敦所害丞相王導多病每自憂慮以問訓訓曰公耳豎垂肩必壽亦大貴子孫當興於江東咸如其言卒年八十餘卒

戴洋

戴洋字國流吳興長城人也年十二遇病死五日而蘇說死時天使其為酒藏吏授符籙給吏從幡麾將上蓬萊崑崙積石太室恒廬衡等諸山既而遣歸逢一老父謂之曰汝後當得道為貴人所識及長遂善風角為人短陋無風望然好道術妙解占候卜數吳末為臺吏知吳將亡託病不仕及吳平還鄉里後行至瀨鄉經老子祠皆是洋昔死時所見使處但不復見昔物耳因問守藏應鳳曰去二十餘年嘗有人乘馬東行經老君祠而不下馬未達橋墜馬死者不鳳言有之所問之事多與洋同揚州刺史嘗問吉凶於洋答曰侯或入關耳八月有暴水九月當有客軍西南來如期果大水而石冰作亂冰既據揚州洋謂人曰視賊雲氣四月當破果如其言時陳敏為右將軍當邑令孫混見而憂之洋曰敏當作賊族滅何足願也未幾敏果反而誅孫混欲迎其家洋曰此地當敗得屬不得正豈可移家於賊中乎混便止陳敏弟昶攻當邑混遂以單身走免其後都水馬武舉洋為都水令史洋請急還鄉將赴洛夢神人謂之曰洛中當敗人盡南渡後五年揚州必有天子洋信之遂不去既而皆如其夢廬江太守華譚問洋曰天下誰當復作賊者洋曰王機今反陳聯問洋曰人言江南當有貴人顧彥先周宣珮當是不洋曰顧不及臘周不見來年八月榮果以十二月十七日卒十九日臘玘以明年七月晦亡王導遇病召洋問之洋曰君侯本命在申金為土使之主而於申上石頭立冶火光照天此為金火相爍水火相煎以故受害耳導即移居東府病遂差後從事中郎賀循舉洋為丞

相令史時司馬颺爲烏程令將赴職洋曰君宜深慎下吏颺後果坐吏免官洋又謂曰卿雖免官十一月當作郡加將軍至期爲太山太守鎭武將軍颺實宅將行洋止之曰君不得至當還不可無宅颺果爲徐龕所逼不得之郡元帝增颺衆二千使助祖逖洋勸颺不行颺乃稱疾收付廷尉俄而因赦得出元帝將登阼使洋擇日洋以爲宜用三月二十四日景午太令史陳卓奏用二十二日言昔越王用甲辰三月反國范蠡稱在陽之前當主盡出上下盡空德將出游刑入中宮今與此同洋曰越王爲吳所囚雖當時遜媚實懷怨憤蠡故用甲辰乘德而歸留刑吳宮今大王內無含咎外無怨憤當承天洪命納祚無窮何爲追越王去國留殃故事邪乃從之及祖約代兄鎭譙請洋爲中典軍遷督護永昌元年四月庚辰禺中時有大風起自東南折木洋謂約曰十月必有賊到譙城東至歷陽南方有反者主簿王振以洋爲妖白約收洋付刺奸而絕其食五十日言語如故約知其有神術乃赦之而讓振振後有罪被收洋救之約曰振往日相繫今何以救之洋曰振不識風角非有宿嫌振往時垂飢死洋養活之振猶尚遺忘夫處富貴而不棄貧賤其難約義之卽原振賜洋米三十石至十月三日石勒騎果到譙城東洋言於約曰賊必向城父可遣騎水南追之步軍於水北斷要路賊必敗約竟不追賊乃掠城父婦女輜重而去約將督延求追賊洋曰不可約不從使兄子智與延追之賊僞棄婦女輜重走智與延等爭物賊還掩之智延僅以身免士卒皆死約表洋爲下邑長時梁國人反逐太守袁晏梁城嶮峻約欲討之而未決洋曰賊以八月辛酉日反日辰俱王辛德在南方酉受自刑梁在譙北乘德伐刑賊必破亡又甲子日東風而雷西行譙在東南雷在軍前爲軍驅除昔吳伐關羽天雷在前周瑜拜賀今與往同故知必尅約從之果平梁城太寧三年正月有大流星東南行洋曰至秋府當移壽陽及王敦作逆約問其勝敗洋曰太白在東方辰星不出兵法先起爲主應者爲客辰星若出太白爲主辰星爲客辰星不出太白爲客先起兵者敗今有客無主有前無後宜傳檄所部應詔伐之約乃率衆向合肥俄而敦死衆敗遂住壽陽洋又曰江淮之間當有軍事譙城虛曠宜還固守不者雍丘沛皆非官有也約

不從豫土遂陷於賊咸和元年春約南行佃遇大雷雨西南來洋曰甲子西南天雷其夏必失大將至夏汝南人反執約兄子濟送于石勒約府內地忽赤如丹洋曰按河圖徵云地赤如丹血丸丸當有下犯上者恐十月二十七日胡馬當來飲淮水至時石勒騎大至攻城大戰其日西南兵火俱發約大懼會風迴賊退時傳言勒遣騎向壽陽約欲送其家還江東洋曰必無此事尋而傳言果妄咸和初月暈在角有赤白珥約問洋洋曰角爲天門開布陽道官門當有大戰俄而蘇峻遣使招約俱反洋謂約曰蘇峻必敗然其初起兵鋒不可當可外和內嚴以待其變約不從遂與峻反至三年五月大風雷雨西北來城內晦暝洋謂約曰雷鳴人上明使君當遠依近直愛下振貧昔秦有此變卒致亂亡約大怒收洋繫之遣部將李槪將兵到廬江其衆盡散約召洋出問之曰吾還東何如留壽陽若留壽陽何如入胡洋曰東入失半入胡滅門留壽陽尚可約欲東向歷陽其衆不樂東下皆叛約劫約姊及嫂奔于石勒約到歷陽祖煥問洋曰君昔言平西在壽陽可得五年果如君言今在歷陽可得幾時洋曰得六月耳約問洋臺下及此氣候何如洋曰此當復有反者臺下來年三月當太平江州當大喪後南方復有軍事去此千里尋而牽騰叛約約率所親將家屬奔于石勒二月而天子反正四月而溫嶠卒郭默據湓口以叛後勒誅約及親屬並盡皆如洋言約既敗洋往尋陽時劉胤鎭尋陽胤問洋曰我病當差不洋曰不憂使君不差憂使君今年有大厄使君年四十七行年入庚寅太公陰謀曰六庚爲白獸在上爲客星在下爲害氣年與命并必凶當忌十二月二十二日庚寅勿見客胤曰我當解職將君還野中治病洋曰使君當作江州不得解職胤曰溫公不復還邪洋曰溫公雖還使君故作江州俄如其言九月甲寅申時迴風從東來入胤兒船中西過狀如匹練長五六丈洋曰風從咸池下來觸提下去咸池爲刀兵大殺爲死喪到甲子日申時府內大聚骨埋之胤問在何處洋曰不出州府門也胤架府東門洋又曰東爲天牢牢下開門憂天獄至十二月十七日洋又曰臘近可開門以五十人備守并以百人備東北寅上以却害氣胤不從二十四日壬辰胤遂爲郭默所害南中郎將桓宣以洋爲參軍將隨宣

住襄陽太尉陶侃留之住武昌時侃謀北伐洋曰前年十一月熒惑守胃昴至今年四月積五百餘日昴趙之分野石勒遂死熒惑以七月退從畢右順行入黃道未及天關以八月二十二日復逆行還鉤繞畢向昴昴畢爲邊兵主胡夷故置天弓以射之熒惑逆行司無德之國石勒死是也勒之餘燼以自殘害今年官與太歲太陰三合癸巳癸爲北方北方當受災歲鎮二星共合翼軫從子及巳徘徊六年荊楚之分歲鎮所守其下國昌豈非功德之徵也今年六月鎮星前角亢角亢鄭之分歲星移入房太白在心心房宋分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石季龍若興兵東南此其死會也官若應天伐刑徑據宋鄭則無敵矣若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侃志在中原聞而大喜會病篤不果行侃薨征西將軍庾亮代鎮武昌復引洋問氣候洋曰天有白氣喪必東行不過數年必應尋有大鹿向西城門洋曰野獸向城主人將去城東家夜半望見城內有數炬火從城上出如大車狀白布幔覆與火俱出城東北行至江乃滅洋聞而歎曰此與前白氣同時亮欲西鎮石城或問洋此西足當欲東不洋曰不當也咸康三年洋言於亮曰武昌土地有山無林政可圖始不可居終山作八字數不及九昔吳用壬寅來上創立宮城至己酉還下秣陵陶公亦涉八年土地盛衰有數人心去就有期不可移也公宜更擇吉處武昌不可久住五年亮令毛寶屯邾城九月洋言於亮曰毛豫州今年受死問昨朝大霧晏風當有怨賊報仇攻圍諸侯誡宜遠偵邏寶問當在何時答曰五十日內其夕又曰九月建戌朱雀飛驚征軍還歸乘戴火光天示有信災厭東房葉落歸本憂有後患明日又曰昨夜火殃非國福今年架屋致使君病可因燒屋移家南渡無嫌也寶即遣兒婦還武昌尋傳賊當來攻城洋曰十月丁亥夜半時得賊問干爲君支爲臣丁爲征西府亥爲邾城功曹爲賊神加子時十月水王木相王相氣合賊必來寅數七子數九賊高可九千人下可七千人從魁爲貴人加丁下剋上有空亡之事不敢進武昌也賊果陷邾城而去亮問洋曰故當不失石城否洋曰賊從安陸向石城逆太白當伐身無所慮亮曰天何以利胡而病我洋曰天符有吉凶土地有盛衰今年害氣三合已亥已爲天下亥爲戎胡季龍亦當受死今乃不憂賊但憂公病耳亮曰何方救我疾洋曰荊州受兵江州受災公可去此二州亮曰如此當有解不洋曰恨晚猶差不也亮竟不能解二州遂至大困洋曰昔蘇峻時公於白石祠中祈福許賽其牛至今未解故爲此鬼所考亮曰有之君是神人也或問洋曰庾公可得幾時洋曰見明年時亮已不識人咸以爲妄果至正月一日而薨庾翼代亮洋復爲占候少時卒年八十餘所占驗者不可勝紀

韓友

韓友字景先廬江舒人也爲書生受易於會稽伍振善占卜能圖宅相冢亦行京費厭勝之術龍舒長鄧林婦病積年垂死醫巫皆息意友爲筮之使畫作野豬著臥處屏風上一宿覺佳於是遂差舒縣廷掾王睦病死已復魄友爲筮之令以丹書版作日月置牀頭又以豹皮馬鄣泥臥上立愈劉世則女病魅積年巫爲攻禱伐空冢故城間得狸鼉數十病猶不差友筮之命作布囊依女發時張囊著牕牖間友閉戶作氣若有所驅斯須之間見囊大脹如吹因決敗之女仍大發友乃更作皮囊二枚沓張之施張如前囊復脹滿因急縛囊口懸著樹二十許日漸消開視有二斤狐毛女遂差宣城邊洪以四月中就友卜家中安否友曰卿家有兵殃其禍甚重可伐七十束柴積於庚地至七月丁酉放火燒之咎可消也不爾其凶難言洪即聚柴至日大風不敢發火洪後爲廣陽領校遭母喪歸家友來投之時日已暮出告從者速裝束吾當夜去從者曰今日已暝數十里草行何急復去友曰非汝所知也此間血覆地寧可復往苦留之不待食而去其夜洪欻發狂絞殺兩子并殺婦又斫父妾二人皆被創因出亡走明日其宗族往收殯亡者尋索洪數日於宅前林中得之已自經死宣城太守殷祐有病友筮之曰七月晦日將有大鷙鳥來集廳事上宜勤伺取若獲者爲善不獲將成禍祐乃謹爲其備至日果有大鷙垂尾九尺來集廳事上捷捕得之祐乃遷石頭督護後爲吳郡太守友卜占神效甚多而消殃轉禍無不皆驗干寶問其故友曰然卦用五行相生殺如按方投藥治病以冷熱相救其差與不差不可必也友以元康六年舉賢良元帝渡江以爲廣武將軍永嘉末卒

淳于智

淳于智字叔平濟北盧人也有思義能易筮善厭勝之術高平劉柔夜臥鼠齧其左手中指以問智智曰是欲殺君而不能當爲君使其反死乃以朱書手腕橫文後三寸作田字辟方一寸二分使露手以臥明旦有大鼠伏死手前譙人夏侯藻母病困詣智卜忽有一狐當門向之嗥藻怖愕馳見智智曰其禍甚急君速歸在狐嗥處拊心啼哭令家人驚怪大小必出一人勿出哭勿止然後其禍可救也藻還如其言母亦扶病而出家人既集堂屋五間拉然而崩護軍張劭母病篤智筮之使西出市沐猴繫母臂令傍人搥拍恆使作聲三日放去劭從之其猴出門即爲犬所咋死母病遂差上黨鮑瑗家多喪病貧苦或謂之曰淳于叔平神人也君何不試就卜知禍所在瑗性質直不信卜筮曰人生有命豈卜筮所移會智來應詹謂曰此君寒士每多屯虜君有通靈之思可爲一卦智乃爲卦卦成謂瑗曰君安宅失宜故令君困君舍東北有大桑樹君徑至市入門數十步當有一人持荊馬鞭者便就買以懸此樹三年當暴得財瑗承言詣市果得馬鞭懸之三年浚井得錢數十萬銅鐵器復二十餘萬於是致贍疾者亦愈其消災轉禍不可勝紀而卜筮所占千百皆中應詹少亦多病智乃爲符使詹佩之誦其文既而皆驗莫能學也性深沉常自言短命曰辛亥歲天下有事當有巫醫挾道術者死吾守易義以行之猶當不應此乎太元末爲司馬督有寵於楊駿故見殺

步熊

步熊字叔羆陽平發干人也少好卜筮數術門徒甚盛熊學舍側有一人燒死吏持熊諸生謂爲失火熊曰已爲卿卜得其人矣使從道南行當有一人來問得火主來者便縛之吏如熊言果是耕人自言草惡難耕故燒之忽風起延燒遠近實不知草中有人又鄰人兒遠行或告以死其父母號哭制服熊爲之卜剋日當還如期果至趙王倫聞其名召之熊謂諸生曰倫死不久不足應也倫怒遣兵圍之數重熊乃使諸生著其裘南走倫兵悉赴捉之熊密從北出得脫後爲成都王穎所辟穎使熊射覆物無所失後穎奔關中平昌公模鎮鄴以熊穎黨誅之

杜不愆

杜不愆廬江人也少就外祖郭璞學易卜屢有驗高平郗超年二十餘得重疾試令筮之不愆曰按卦言之卿所苦尋除然宜於東北三十里上官姓家索其所養雄雉籠盛置東檐下卻後九日景午日午時必當有雌雉飛來與交既而雙去若如此不出二十日病都除又是休應年將八十位極人臣若但雌逝雄留者病一周方差年半八十名位亦失超時正羸篤慮命在旦夕笑而荅曰若保八十之半便有餘矣一周病差何足爲淹然未之信或勸依其言索雉果得至景午日超臥南軒之下觀之至日晏果有雌雉飛入籠與雄雉交而去雄雉不動超歎息曰雖管郭之奇何以尚此超病彌年乃起至四十卒於中書郞不愆後占筮輒驗無復此類後爲桓嗣建威參軍

嚴卿

嚴卿會稽人也善卜筮鄉人魏序欲暫東行荒年多抄盜令卿筮之卿筮曰君愼不可東行必遭暴害之氣而非劫也序不之信卿曰既必不停宜以禳之可索西郭外獨母家白雄狗繫著船前求索止得駁狗無白者卿曰駁者亦足然猶恨其色不純當餘小毒正及六畜輩耳無所復憂序行半路狗忽然作聲甚急如有人打之者比視已死吐黑血斗餘其夕序墅上白鵝數頭無故自死而序家無恙

隗炤

隗炤汝陰人也善於易臨終書版授其妻曰吾亡後當大荒窮雖爾愼莫賣宅也卻後五年春當有詔來頓此亭姓龔此人負吾金卽以此版往責之勿違言也炤亡後其家大困乏欲賣宅憶夫言輒止期日有龔使者止亭中妻遂齎版往責之使者執版惘然不知所以妻曰夫臨亡手書版見命如此不敢妄也使者沉吟良久而悟謂曰賢夫何善妻曰夫善於易而未曾爲人卜也使者曰噫可知矣乃命取蓍筮之卦成撫掌而歎曰妙哉隗生含明隱迹可謂鏡窮達而洞吉凶者也於是告炤妻曰吾不相負金也賢夫自有金耳知亡後當暫窮故藏金以待太平所以不告兒婦者恐金盡而困無已也知吾善易故書版以寄

處耳。金有五百斤，盛以青瓷，覆以銅柈，埋在堂屋東頭，去壁一丈，入地九尺。妻還掘之，皆如卜焉。

卜珝

卜珝字子玉，匈奴後部人也。少好讀易，郭璞見而歎曰：「吾所弗如也，奈何不免兵厄！」珝曰：「然。吾大厄在四十一，位為卿將，當受禍耳。不爾者，亦為猛獸所害。吾亦未見子之令終也。」璞曰：「吾禍在江南，甚營之，未見免兆。雖然，在南猶可延期，住此不過時月。」珝曰：「子勿為公吏，可以免諸。」璞曰：「吾不能免公吏，猶子之不能免卿將也。」珝曰：「吾此雖當有帝王，子終不復奉二京矣。琅邪可奉，卿謹奉之，主晉祀者必此人也。」珝遂隱于龍門山。劉元海僭號，徵為大司農、侍中，固以疾辭。元海曰：「人各有心，卜珝之不欲在吾朝，何異高祖四公哉！可遂其高志。」後復徵為光祿大夫，珝謂使者曰：「非吾死所也。」及劉聰嗣偽位，徵為太常。時劉琨據并州，聰問何時可平，珝答曰：「并州，陛下之分，今茲尅之必矣。」聰戲曰：「朕欲勞先生一行，可乎？」珝曰：「臣所以來不及裝者，正為是行也。」聰大悅，署珝使持節、平北將軍。將行，謂其妹曰：「此行也，死自吾分，後慎勿紛紜。」及攻晉陽，為琨所敗，珝卒先奔，為其元帥所殺。

鮑覯

鮑覯字太玄，東海人也。年五歲，語父母云：「本是曲陽李家兒，九歲墜井死。」其父母尋訪得李氏，推問皆符驗。覯學兼內外，明天文河洛書，稍遷南陽中部都尉，為南海太守。嘗行部入海，遇風，飢甚，取白石煑食之以自濟。王機時為廣州刺史，入廁，忽見二人著烏衣，與機相捍，良久擒之，得二物似烏鴨。覯曰：「此物不祥。」機焚之，徑飛上天，機尋誅死。覯嘗見仙人陰君，授道訣，百餘歲卒。

吳猛

吳猛，豫章人也。少有孝行，夏日常手不驅蚊，懼其去己而噬親也。年四十，邑人丁義始授其神方。因還豫章，江波甚急，猛不假舟楫，以白羽扇畫水而渡，觀者異之。庾亮為江州刺史，嘗遇疾，聞猛神異，乃迎之，問己疾何如。猛辭以算盡，請具棺服。旬日而死，形狀如生，未及大斂，遂失其尸。識者以為亮不祥之徵。亮疾果不起。

幸靈

幸靈者，豫章建昌人也。性少言，與小人群居，見侮而無慍色，邑里號之癡。雖其父母兄弟亦以為癡也。嘗使守稻，群牛食之，靈見而不驅，待牛去，乃往理其殘亂者。其父母見而怒之，靈曰：「夫萬物生天地之間，各欲得食，牛方食，奈何驅之！」其父愈怒曰：「即如汝言，復用理壞者何為？」靈曰：「此稻又欲得終其性，牛自犯之，靈可以不收乎！」時順陽樊長賓為建昌令，發百姓作官船於建城山中，吏令人各作箸一雙，靈作而未輸，或竊之。俄而竊者心痛欲死，靈謂之曰：「爾得無竊我箸乎？」竊者不應。有頃愈急，靈曰：「若爾不以情告我者，今真死矣。」竊者急，遽乃首出之。靈於是飲之以水，病即立愈。行人由此敬畏之。船成，當下，吏以二百人引一艘，不能動，方請益人。靈曰：「此以過足，但部分未至耳。」靈請自牽之，乃手執箸，惟用百人，而船去如流。衆大驚怪，咸稱其神，於是知名。有龔仲儒女病積年，氣息財屬，靈使以水含之，已而強起，應時大愈。又呂猗母皇氏得痿痺病，十有餘年，靈療之，去皇氏數尺而坐，瞑目寂然，有頃，顧謂猗曰：「扶夫人令起。」猗曰：「老人得病累年，奈何可倉卒起邪？」靈曰：「但試扶起。」於是兩人夾扶以立，少選，靈又令去扶，即能自行，由此遂愈。於是百姓奔趣，水陸輻輳，從之如雲。皇氏自以病久，懼有發動，靈乃留水一器，令食之，每取水，輒以新水補處。二十餘年，水清如新，塵垢不能加焉。時高悝家有鬼怪，言語訶叱，投擲內外，不見人形，或器物自行，再三發火，巫祝厭劾而不能絕。適值靈，乃要之，靈於陌頭望其屋，謂悝曰：「此君之家邪？」悝曰：「是也。」靈曰：「知之足矣。」悝固請之，靈不得已，至門，見符索甚多，謂悝曰：「當以正止邪，而以邪救邪，惡得已乎！」並使焚之，惟據軒小坐而去，其夕鬼怪即絕。靈所救愈多此類。然不取報謝，行不騎乘，長不娶妻，性至恭，見人即先拜，言輒自名。凡草木之夭傷於山林者，必起理之；器物之傾覆於途路者，必舉正之。周旋江州間，謂其士人曰：「天地之於人物一也，咸欲不失其情性，奈何制服人以為奴婢乎！諸君若欲享多福以保性命，可悉免遣之。」十餘年間，賴其術以濟者極多。後乃娶妻，畜車馬奴婢，受貨賂致遺，於是其術稍衰，所療得失

相半滅

佛圖澄

佛圖澄天竺人也本姓帛氏少學道妙通玄術永嘉四年來適洛陽自云百有
餘歲常服氣自養能積日不食善誦神呪能役使鬼神腹旁有一孔常以絮塞
之每夜讀書則拔絮孔中出光照于一室又嘗齋時平旦至流水側從腹旁孔
中引出五藏六府洗之訖還內腹中又能聽鈴音以言吉凶莫不懸驗及洛中
寇亂乃潛草野以觀變石勒屯兵葛陂專行殺戮沙門遇害者甚衆澄投勒大
將軍郭黑略家黑略每從勒征伐輒豫剋勝負勒疑而問曰孤不覺卿有出衆
智謀而每知軍行吉凶何也黑略曰將軍天挺神武幽靈所助有一沙門智術
非常云將軍當略有區夏已應爲師臣前後所白皆其言也勒召澄試以道術
澄即取鉢盛水燒香呪之須臾鉢中生青蓮花光色曜日勒由此信之勒自葛
陂還河北過枋頭枋頭人夜欲斫營澄謂黑略曰須臾賊至可令公知果如其
言有備故不敗勒欲試澄夜冠冑衣甲執刀而坐遣人告澄云夜來不知大將
軍何所在使人始至未及有言澄逆問曰平居無寇何故夜嚴勒益信之勒後
因忿欲害諸道士并欲苦澄澄乃潛避至黑略舍語弟子曰若將軍信至問吾
所在者報云不知所之既而勒使至覓澄不得使還報勒驚曰吾有惡意向
澄澄捨我去矣通夜不寢思欲見澄澄知勒意悔明旦造勒勒曰昨夜何行澄
曰公有怒心昨故權避公今改意是以敢來勒大笑曰道人謬矣襄國城塹水
源在城西北五里其水源暴竭勒問澄何以致水澄曰今當勑龍取水遂與弟
子法首等數人至故泉源上坐繩牀燒安息香呪願數百言如此三日水泫然
微流有一小龍長五六寸許隨水而來諸道士競往視之有頃水大至隍塹皆
滿鮮卑段末波攻勒衆甚盛勒懼問澄澄曰昨日寺鈴鳴云明旦食時當擒段
末波勒登城望末波軍不見前後失色曰末波如此豈可獲乎更遣夔安問澄
澄曰已獲末波矣時城北伏兵出遇末波執之澄勸勒宥末波遣還本國勒從
之卒獲其用劉曜遣從弟岳攻勒勒遣石季龍距之岳敗退保石梁塢季龍堅
柵守之澄在襄國忽歎曰劉岳可憫弟子法祚問其故澄曰昨日亥時岳已敗

被執果如所言及曜自攻洛陽勒將救之其羣下咸諫以爲不可勒以訪澄澄
曰相輪鈴音云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禿當此羯語也秀支軍也替戾岡出也僕
谷劉曜胡位也劬禿當捉也此言軍出捉得曜也又令一童子潔齋七日取麻
油合胭脂躬自研於掌上舉手示童子粲然有輝童子驚曰有軍馬甚衆見一
人長大白晳以朱絲縛其肘澄曰此即曜也勒甚悅遂赴洛距曜生擒之勒僭
稱趙天王行皇帝事敬澄彌篤時石葱將叛澄誡勒曰今年葱中有蟲食必害
人可令百姓無食葱也勒班告境內慎無食葱俄而石葱果走勒益重之事必
諮而後行號曰大和尚勒愛子斌暴病死將殯勒歎曰朕聞虢太子死扁鵲能
生之今可得效乎乃令告澄澄取楊枝沾水灑而呪之就執斌手曰可起矣因
此遂蘇有頃平復自是勒諸子多在澄寺中養之勒死之年天靜無風而塔上
一鈴獨鳴澄謂衆曰鈴音云國有大喪不出今年矣既而勒果死及季龍僭位
遷都于鄴傾心事澄有重於勒下書衣澄以綾錦乘以彫輦朝會之日引之升
殿常侍以下悉助舉輿太子諸公扶翼而上主者唱大和尚衆坐皆起以彰其
尊又使司空李農旦夕親問其太子諸公五日一朝尊敬莫與爲比支道林在
京師聞澄與諸公遊乃曰澄公其以季龍爲海鷗鳥也百姓因澄故多奉佛皆
營造寺廟相競出家真偽混淆多生愆過季龍下書料簡其著作郎王度奏曰
佛方國之神非諸華所應祠奉漢代初傳其道惟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
其神漢人皆不出家魏承漢制亦循前軌今可斷趙人悉不聽詣寺燒香禮拜
以遵典禮其百辟卿士逮衆隸例皆禁之其有犯者與淫祠同罪其趙人爲沙
門者還服百姓朝士多同度所奏季龍以澄故下書曰朕出自邊戎忝君諸夏
至於饗祀應從本俗佛是戎神所應兼奉其夷趙百姓有樂事佛者特聽之澄
時止鄴城寺中弟子徧於郡國常遣弟子法常比至襄國弟子法佐從襄國還
相遇於梁基城下對車夜談言及和尚比旦各去佐始入澄逆笑曰昨夜爾與
法常交車共說汝師邪佐愕然愧懺於是國人每相語莫起惡心和尚知汝及
澄之所在無敢向其方面涕唾者季龍太子邃有二子在襄國澄語邃曰小阿
彌比當得疾可往看之邃即馳信往視則果已得病太醫殷騰及外國道士自

言能療之澄告弟子法牙曰正使聖人復出不愈此疾況此等乎後三日果死邃將圖爲逆謂內豎曰和倘神通倘發吾謀明日來者當先除之澄月望將入覲季龍謂弟子僧慧曰昨夜天神呼我曰明日若入還勿過人我倘有所過汝當止我澄常入必過邃邃知澄入要候甚苦澄將上南臺僧慧引衣澄曰事不得止坐未安便起邃固留不住所謀遂差還寺歎曰太子作亂其形將成欲言難言欲忍難忍乃因事從容箴季龍季龍終不能解俄而事發方悟澄言後郭黑略將兵征長安北山羌墮羌伏中時澄在堂上坐慘然改容曰郭公今有厄乃唱云衆僧祝願澄又自祝願須臾更曰若東南出者活餘向者則困復更祝願有頃曰脫矣後月餘黑略還自說墜羌圍中東南走馬乏正遇帳下人推馬與之曰公乘此馬小人乘公馬濟與不濟命也略得其馬故獲免推檢時日正是澄祝願時也時天旱季龍遣其太子詣臨漳西滏口祈雨久而不降乃令澄自行即有白龍二頭降於祠所其日大雨方數千里澄嘗遣弟子向西域市香既行澄告餘弟子曰掌中見買香弟子在某處被劫垂死因燒香祝願遙救護之弟子後還云某月某日某處爲賊所劫垂當見殺忽聞香氣賊無故自驚曰救兵已至棄之而走黃河中舊不生黿時有得者以獻季龍澄見而歎之曰桓溫入河其不久乎溫字元子後果如其言也季龍嘗晝寢夢見羣羊負魚從東北來寤以訪澄澄曰不祥也鮮卑其有中原乎後亦皆驗澄嘗與季龍升中臺澄忽驚曰變變幽州當火災仍取酒噀之久而笑曰救已得矣季龍遣驗幽州云爾日火從四門起西南有黑雲來驟雨滅之雨亦頗有酒氣石宣將殺石韜宣先到寺與澄同坐浮屠一鈴獨鳴澄謂曰解鈴音乎云胡子洛度宣變色曰是何言歟澄謬曰老胡爲道不能山居無言重茵美服豈非洛度乎石韜後至澄熟視良久韜懼而問澄澄曰怪公血臭故相視耳季龍夢龍飛西南自天而落旦而問澄澄曰禍將作矣宜父子慈和深以慎之季龍引澄入東閤與其后杜氏問訊之澄曰脅下有賊不出十日自浮圖以西此殿以東當有血流慎勿東也杜后曰和倘耄邪何處有賊澄即易語云六情所受皆悉是賊老自應耄但使少者不昏即好耳遂便寓言不復彰的後二日宣果遣人害韜於佛寺中欲因季龍臨喪殺之季龍以澄先誡故獲免及宣被收澄諫季龍曰皆陛下之子也何爲重禍邪陛下若含恕加慈者倘有六十餘歲如必誅之宣當爲彗星下掃鄴宮季龍不從後月餘有一妖馬髦尾皆有燒狀入中陽門出顯陽門東首東宮皆不得入走向東北俄爾不見澄聞而歎曰災其及矣季龍大享羣臣於太武前殿澄吟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將壞人衣季龍令發殿石下視之有棘生焉冉閔小字棘奴季龍造太武殿初成圖畫自古賢聖忠臣孝子烈士貞女皆變爲胡狀旬餘頭悉縮入肩中惟冠髮髣髴微出季龍大惡之祕而不言也澄對之流涕乃自啓塋墓於鄴西紫陌還寺獨語曰得三年乎自答不得又曰得二年一年百日一月乎自答不得遂無復言謂弟子法祚曰戊寅歲禍亂漸萌己酉石氏當滅吾及其未亂先從化矣卒於鄴宮寺後有沙門從雍州來稱見澄西入關季龍掘而視之惟有一石而無尸季龍惡之曰石者朕也葬我而去吾將死矣因而遇疾明年季龍死遂大亂

麻襦

麻襦者不知何許人也莫得其姓名石季龍時在魏縣市中乞丐恆著麻襦布裳故時人謂之麻襦言語卓越狀如狂者乞得米穀不食輒散置大路云飴天馬趙興太守籍狀收送詣季龍先是佛圖澄謂季龍曰國東二百里某月日當送一非常人勿殺之也如期果至季龍與共語了無異言惟道陛下當終一柱殿下季龍不解送以詣澄麻襦謂澄曰昔在光和中會奄至今日酉戎受玄命絕歷終有期金離消于壞邊荒不能遵驅除靈期迹莫己巳之懿裔苗葉繁其來方積休期於何期永以歎之澄曰天迴運極否將不支九木水爲難無可以術寧玄哲雖存世莫能基必莫能基必頼久游閻浮利擾擾多此患行登淩雲宇會於虛游間其所言人莫能曉季龍遣驛馬送還本縣既出城請步云我當有所過君至合口橋見待使人如言而馳至橋麻襦已先至後慕容儁投季龍尸於漳水倚橋柱不流時人以爲一柱殿下即謂此也及元帝嗣位江左亦以爲天馬之應云

單道開

單道開敦煌人也常衣麤褐或贈以繒服皆不著不畏寒暑晝夜不臥恆服細石子一吞數枚日一服或多或少好山居而山樹諸神見異形試之初無懼色石季龍時從西平來一日行七百里其一沙彌年十四行亦及之至秦州表送到鄴季龍令佛圖澄與語不能屈也初止鄴城西沙門法綝祠中後徙臨漳昭德寺於房內造重閣高八九尺於上編菅為禪室常坐其中季龍資給甚厚道開皆以施人人或來諮問者道開都不答日服鎮守藥數丸大如梧子藥有松蜜薑桂茯苓之氣時復飲茶蘇一二升而已自云能療目疾就療者頗驗視其行動狀若有神佛圖澄曰此道士觀國興衰若去者當有大亂及季龍末道開南渡許昌尋而鄴中大亂升平三年至京師後至南海入羅浮山獨處茅茨蕭然物外年百餘歲卒于山舍勑弟子以尸置石穴中弟子乃移入石室陳郡袁宏為南海太守與弟穎叔及沙門支法防共登羅浮山至石室口見道開形骸如生香火瓦器猶存宏曰法師業行殊羣正當如蟬蛻耳乃為之贊云

黃泓

黃泓字始長魏郡斥丘人也父沉善天文祕術泓從父受業精妙踰深兼博覽經史尤明禮易性忠勤非禮不動永嘉之亂與渤海高瞻避地幽州說瞻曰王浚昏暴終必無成宜思去就以圖久安慕容廆法政修明虛懷引納且讖言真人出東北儻或是乎宜相與歸之同建事業瞻不從泓乃率宗族歸廆廆待以客禮引為參軍軍國之務動輒訪之泓止說成敗事皆如言廆常曰黃參軍孤之仲翔也及皝嗣位遷左常侍領史官甚重之石季龍攻皝皝將走遼東泓曰賊有敗氣無可憂也不過二日必當奔潰宜嚴勒士馬為追擊之備皝曰今寇盛如此卿言必走孤未敢信泓曰殿下言盛者人事耳臣言必走者天時也胡足為疑及期季龍果退皝益奇之及慕容儁即王位遷從事中郎儁將圖經中原訪之於泓泓勸行儁從之及儁僭號署為奮威將軍太史令關內侯遷拜奉車都尉西海太守領太史令開陽亭侯又封平舒縣五等伯常從左右每決大事每令許敦善其謀暐事慕容評設異議以毀之乃以泓為太史靈臺令暐統於評事中泓奇象厲不以毀己易心慕容暐敗以老歸家歎曰燕必中興其在吳人恨吾年過不見耳年九十七卒卒後三年僞吳王慕容垂興焉

索紞

索紞字叔徹敦煌人也少游京師受業太學博綜經籍遂為通儒明陰陽天文善術數占候司徒辟除郎中知中國將亂避世而歸鄉人從紞占問吉凶門中如市紞曰攻乎異端戒在害己無為多事多事多患遂詭言虛說無驗乃止惟以占夢為無悔吝乃不逆問者孝廉令狐策夢立冰上與冰下人語紞曰冰上為陽冰下為陰陰陽事也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婚姻事也君在冰上與冰下人語為陽語陰媒介事也君當為人作媒冰泮而婚成策曰老夫耄矣不為媒也會太守田豹因策為子求鄉人張公徵女仲春而成婚焉郡主簿張宅夢走馬上山還繞舍三周但見松柏不知門處紞曰馬屬離離為火火禍也人上山為凶字但見松柏墓門象也不知門處為無門也三周三期也後三年必有大禍宅果以謀反伏誅索充初夢天上有二棺落充前紞曰棺者職也當有京師貴人舉君二官者頻再遷俄而司徒王戎書屬太守使舉充太守先署充功曹而舉孝廉充後夢見一虜脫上衣來詣充紞曰虜去上中下半男字夷狄陰類君婦當生男終如其言宋桷夢內中有一人著赤衣桷手把兩杖極打之紞曰內中有人肉字也肉色赤也兩杖箸象也極打之飽肉食也俄而亦驗黃平問紞曰我昨夜夢舍中馬舞數十人向馬拍手此何祥也紞曰馬者火也舞為火起向馬拍手救火人也平未歸而火作索綏夢東有二角書皆綾大角朽敗小角有題書角觸一在前一在後紞曰大角朽敗腐棺木小角有題題所詣一在前前凶也一在後後背也當有凶背之問時綏父在東居三日而凶問至郡功曹張邈嘗奉使詣州夜夢狼啖一腳紞曰腳肉被啖為却字會東虜反遂不行凡所占莫不驗太守陰澹從求占書紞曰昔入太學因一父老為主人其人無所不知又匿姓名有似隱者紞因從父老問占夢之術審測而說實無書也澹命為西閣祭酒紞辭曰少無山林之操游學京師交結時賢希申鄙藝會中國不靖欲養志終年老亦至矣不求聞達又少不習勤老無吏幹蒙汜之年弗敢聞命澹以束帛禮之月致羊酒年七十五卒于家

孟欽

孟欽洛陽人也學左慈趙明之術百姓咸而趨之苻堅召詣長安惡其惑衆命苻融誅之欽飲酒至數斛醉之遂大醉臥而瞑目左右收欽欽化為旋風飛出門外俄而已在城東者融遣騎追之垂及忽然已遠或有兵衆距戰或前有溝澗不得過遂不知所在堅末復見於青州苻朗尋之入于海島

王嘉

王嘉字子年隴西安陽人也輕舉止醜形貌外若不足而聰睿內明滑稽好語笑不食五穀不衣美麗清虛服氣不與世人交遊隱於東陽谷鑿崖穴居弟子受業者數百人亦皆穴處石季龍之末棄其徒衆至長安潛隱于終南山結菴廬而止門人聞而復隨之乃遷于倒獸山苻堅累徵不起公侯已下咸躬往參詣好尚之士無不師宗之問其當世事者皆隨問而對好為譬喻狀如戲調言未然之事辭如讖記當時鮮能曉之事過皆驗堅將南征遣使者問之嘉曰金剛火強乃乘使者馬正衣冠徐徐東行數百步而策馬還反脫衣服棄冠履而歸下馬踞床一無所言使者還告堅不悟復遣問之曰吾世祚云何嘉曰未央咸以為吉明年癸未敗于淮南所謂未年而有殃也人候之者至心則見之不至心則隱形不見衣服在架履杖猶存或欲取其衣者終不及企而取之衣架踰高而屋亦不大履杖諸物亦如之姚萇之入長安禮嘉如苻堅故事逼以自隨每事諮之萇既與苻登相持問嘉曰吾得殺苻登定天下不嘉曰略得之萇怒曰得當云得何略之有遂斬之先此釋道安謂嘉曰世故方殷可以行矣嘉答曰卿其先行吾負債未果去俄而道安亡至是而嘉戮死所謂負債者也苻登聞嘉死設壇哭之贈太師諡曰文及萇死萇子興字子略方殺登略得之謂也嘉之死日人有隴上見之其所造牽三歌讖事過皆驗累世猶傳之又著拾遺錄十卷其記事多詭怪今行於世

僧涉

僧涉者西域人也不知何姓少為沙門苻堅時入長安虛靜服氣不食五穀日能行五百里言未然之事驗若指掌能以祕祝下神龍每旱堅常使之呪龍請雨俄而龍下鉢中天輒大雨堅及羣臣親就鉢觀之卒于長安後大旱移時苻堅歎曰涉公若在豈憂此乎

郭黁

郭黁西平人也少明老易仕郡主簿張天錫末年苻氏每有西伐之問太守趙凝使黁筮之黁曰若郡內二月十五日失囚者東軍當至涼祚必終凝乃申約屬縣至十五日鮮卑折掘送馬於凝凝怒其非時鞭之鮮卑懼而夜遁凝以告黁黁曰是也國家將亡不可復振苻堅末當陽門震刺史梁熙問黁曰其殃安在黁曰為四夷之率也當有外國二王來朝主上一當反國一死此城歲餘而鄯善及前部王朝于苻堅西歸鄯善王死於姑臧呂光之王河西也西海太守王穆叛黁勸光攻之光之左丞呂寶曰千里襲人自昔所難況王者之師天下所聞何可僥倖以邀成功黁不可從誤人大事黁曰若其不捷黁自伏鈇鑕之誅如其剋也左丞為無謀矣光從而剋之光比之京管常參幃幄謀光將伐乞伏乾歸黁諫曰今太白未出不宜行師往必無功終當覆敗太史令賈曜以為必有秦隴之地及剋金城光使曜詰黁黁密謂光曰昨有流星東隕當有伏尸死將雖得此城憂在不守正月上旬河冰將解若不早渡恐有大變後二日而敗問至光引軍渡河訖冰泮時人服其神驗光以黁為散騎常侍太常黁後以光年老知其將敗遂與光僕射王詳起兵作亂百姓聞黁起兵咸以聖人起事事無不成故相率從之如不及黁以為代呂者王乃推王乞基為主後呂隆降姚興興以王尚為涼州刺史終如黁言黁之與光相持也逃人稱呂纂病死黁曰未也光纂之命甚在一時後纂死三日而光死黁嘗曰涼州謙光殿後當有索頭鮮卑居之終於禿髮傉檀沮渠蒙遜迭據姑臧黁性褊隘不為士庶所附戰敗奔乞伏乾歸乾歸敗入姚興黁以滅姚者晉也遂將妻子南奔為追兵所殺也

鳩摩羅什

鳩摩羅什天竺人也世為國相父鳩摩羅炎聰懿有大節將嗣相位乃辭避出家東度葱嶺龜茲王聞其名郊迎之請為國師王有妹年二十才悟明敏諸國

文辭並不許及見炎心欲當之王乃逼以妻焉既而羅什在胎其母慧解倍常及年七歲母遂與俱出家羅什從師受經日誦千偈偈有三十二字凡三萬二千言義亦自通年十二其母攜到沙勒國王甚重之遂停沙勒一年博覽五明諸論及陰陽星算莫不必盡妙達吉凶言若符契為性率達不拘小檢修行者頗共疑之然羅什自得於心未嘗介意專以大乘為化諸學者皆共師焉年二十龜茲王迎之還國廣說諸經四遠學徒莫之能抗有頃羅什母辭龜茲王往天竺留羅什住謂之曰方等深教不可思議傳之東土惟爾之力但於汝無利其可何如什曰必使大化流傳雖苦而無恨母至天竺道成進登第三果西域諸國咸伏羅什神儁每至講說諸公皆長跪坐側令羅什踐而登焉苻堅聞之密有迎羅什之意會太史奏云有星見外國分野當有大智入輔中國堅曰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將非此邪乃遣驍騎將軍呂光等率兵七萬西伐龜茲謂光曰若獲羅什即馳驛送之光軍未至羅什謂龜茲王白純曰國運衰矣當有勍敵從日下來宜恭承之勿抗其鋒純不從出兵距戰光遂破之乃獲羅什光見其年齒尚少以凡人戲之強妻以龜茲王女羅什距而不受辭甚苦至光曰道士之操不踰先父何所固辭乃飲以醇酒同閉密室羅什被逼遂妻之光還中路置軍於山下將士已休羅什曰在此必狼狽宜徙軍隴上光不納至夜果大雨洪潦暴起水深數丈死者數千人光密異之光欲留王西國羅什謂光曰此凶亡之地不宜淹留中路自有福地可居光還至涼州聞苻堅已為姚萇所害於是竊號河右屬姑臧大風羅什曰不祥之風當有奸叛然不勞自定也俄而有叛者尋皆殄滅沮渠蒙遜先推建康太守段業為主光遣其子纂率眾討之時論謂業等烏合纂有威聲勢必全剋光以訪羅什答曰此行未見其利既而纂敗於合棃俄又郭馨起兵纂棄大軍輕還復為馨所敗僅以身免中書監張資病光博營救療有外國道人羅叉云能差資病光喜給賜甚重羅什知叉誑詐告資曰叉不能為益徒煩費耳冥運雖隱可以事試也乃以五色絲作繩結之燒為灰末投水中灰若出水還成繩者病不可愈須臾灰聚浮出復為繩叉療果無效少日資亡頃之光死纂立有豬生子一身三頭龍出東廂井中於殿前蟠臥比旦失之纂以為美瑞號其殿為龍翔殿俄而有黑龍升於當陽九宮門纂改九宮門為龍興門羅什曰比日潛龍出遊豕妖表異龍者陰類出入有時而今屢見則為災眚必有下人謀上之變宜剋己脩德以答天戒纂不納後果為呂超所殺羅什之在涼州積年呂光父子既不弘道故蘊其深解無所宣化姚興遣姚碩德西伐破呂隆乃迎羅什待以國師之禮仍使入西明閣及逍遙園譯出眾經羅什多所暗誦無不究其義旨既覽舊經多有紕繆於是興使沙門僧䂮僧遷等八百餘人傳受其旨更出經論凡三百餘卷沙門慧叡才識高明常隨羅什傳寫羅什每為慧叡論西方辭體商略同異云天竺國俗甚重文制其宮商體韻以入管弦為善凡覲國王必有贊德經中偈頌皆其式也羅什雅好大乘志在敷演常歎曰吾若著筆作大乘阿毗曇非迦旃子比也今深識者既寡將何所論惟為姚興著實相論二卷興奉之若神嘗講經于草堂寺興及朝臣大德沙門千有餘人肅容觀聽羅什忽下高坐謂興曰有二小兒登吾肩欲鄣須婦人興乃召宮女進之一交而生二子焉興嘗謂羅什曰大師聰明超悟天下莫二何可使法種少嗣遂以伎女十人逼令受之爾後不住僧坊別立廨舍諸僧多效之什乃聚針盈鉢引諸僧謂之曰若能見效食此者乃可畜室耳因舉匕進針與常食不別諸僧愧服乃止杯渡比丘在彭城聞羅什在長安乃歎曰吾與此子戲別三百餘年相見杳然未期遲有遇於來生耳羅什未終少日覺四大不愈乃口出三番神咒令外國弟子誦之以自救未及致力轉覺危殆於是力疾與眾僧告別曰因法相遇殊未盡心方復後世惻愴可言死於長安姚興於逍遙園依外國法以火焚屍薪滅形碎惟舌不爛

曇霍

沙門曇霍者不知何許人也禿髮傉檀時從河南來持一錫杖令人跪曰此是波若眼奉之可以得道時人咸異之或遺以衣服受而投之於河後日以還其本主衣無所污行步如風雲言人死生貴賤無毫釐之差人或藏其錫杖曇霍大哭數聲閉目須臾起而取之咸奇其神異莫能測也每謂傉檀曰若能安坐無為則天下可定祚胤克昌如其窮兵好殺禍將及己傉檀不能從傉檀女病

甚請救療。曇霍曰：人之生死，自有定期，聖人亦不能轉禍為福，曇霍安能延命邪。正可知早晚耳。傉檀固請之，時後宮門閉，曇霍曰：急開後門，及開門則生，不及則死。傉檀命開之，不及而死。後兵亂，不知所在也。

臺產

臺產字國儁，上洛人，漢侍中崇之後也。少專京氏易，善圖讖、祕緯、天文、洛書、風角、星算、六日六分之學，尤善望氣、占候、推步之術。隱居商洛南山，兼善經學，汎情教授，不交當世。劉曜時災異特甚，命公卿各舉博識直言之士一人，其大司空劉均舉產。曜親臨東堂，遣中黃門策問之。產極言其故，曜覽而嘉之，引見訪以政事。產流涕歔欷，具陳災變之禍，政化之闕，辭甚懇至。曜改容禮之，署為博士祭酒、諫議大夫，領太史令。至明年而其言皆驗，曜彌重之，轉太中大夫。歲中三遷，歷位尚書、光祿大夫、太子少師，位特進、金章紫綬，爵關中侯。

史臣曰：陳載等諸子，並該洽墳典，研精數術，究推步之幽微，窮陰陽之祕奧。雖前代京、管，何以加之。郭黁知有晉之亡，姚去姚以歸晉，道兵奄及，致斃中塗，斯則遠見秋毫，不能近知目睫。澄、什爰自遐裔，來游諸夏，什既兆見星象，澄乃驅役鬼神，並通幽洞冥，垂文闡教，諒見珍於道藝，非取貴於他山，姚、石奉之若神，良有以也。鮑、吳、王、幸等，或假靈道訣，或受教神方，遂能厭勝禳災，隱文彰義，雖獲譏於妖妄，頗有益於世用者焉。然而碩學通人，未宜枉轍。

贊曰：傳敘災祥，書稱龜筮，應如影響，叶若符契。怪力亂神，詭時惑世，崇尚弗已，必致流弊。

晉書卷九十五

晉書卷九十五考證

韓友傳使畫作野豬著臥處屏風上○畫一本作盡。

卜珝傳猶子之不能免鄉將也○將監本訛相，今從上文有位為鄉將句改。

佛圖澄傳勒召澄試以道術○道監本作智，今從宋本。

孟欽傳洛陽人也有左慈劉根之術○監本脫有字，從宋本增。

王嘉傳又著拾遺錄十卷○汪士漢云：原書一十九卷，共二百二十篇，所載伏羲以來異事，前世奇詭之說，書遭不完，蕭綺綴拾殘缺而敘之，今約為十卷。

晉書卷九十五考證

晉書卷九十六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六十六

烈女

夫三才分位室家之道克隆二族交歡貞烈之風斯著振高情而獨秀魯冊於是飛華挺峻節而孤標周篇於焉騰茂徽烈兼劭柔順無愆隔代相望諒非一緒然則虞興嬀汭夏盛塗山有娀有㜪廣隆殷之業太任太姒衍昌姬之化馬鄧恭儉漢朝推德宣昭懿淑魏代揚芬斯皆禮極中闈義殊月室者矣至若恭姜誓節孟母求仁華率傳而經齊樊授規而霸楚譏文伯於奉劍讓子發於分菽少君之從約禮孟光之符隱志既昭婦則且擅母儀子政緝之於前元凱編之於後具宣閫範有裨陰訓故上從泰始下迄恭安一操可稱一藝可紀咸加撰錄爲之傳云或位極后妃或事因夫子各隨本傳今所不錄在諸僞國暫阻王猷天下之善足以懲勸亦同搜次附于篇末

羊耽妻辛氏

羊耽妻辛氏字憲英隴西人魏侍中毗之女也聰朗有才鑒初魏文帝得立爲太子抱毗項謂之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憲英憲英歎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而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弟敞爲大將軍曹爽參軍宣帝將誅爽因其從魏帝出而閉城門爽司馬魯芝率府兵斬關赴爽呼敞同去敞懼問憲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憲英曰事有不可知然以吾度之太傅殆不得不爾明皇帝臨崩把太傅臂屬以後事此言猶在朝士之耳且曹爽與太傅俱受寄託之任而獨專權勢於王室不忠於人道不直此舉不過以誅爽耳敞曰然則敞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以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恤之爲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也且爲人任爲人死親昵之職也汝從衆而已敞遂出宣帝果誅爽事定後敞歎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其後鍾會爲鎮西將軍憲英謂耽從子祜曰鍾士季何故西出祜曰將爲滅蜀也憲英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及會將行請其子琇爲參軍憲英憂曰他日吾爲國憂今日難至吾家矣琇固請於文帝帝不聽憲英謂琇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則致孝於親出則致節於國在職思其所司在義思其所立不遺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會至蜀果反琇竟以全歸祜嘗送錦被憲英嫌其華反而覆之其明鑒儉約如此泰始五年卒年七十九

杜有道妻嚴氏

杜有道妻嚴氏字憲京兆人也貞淑有識量年十三適于杜氏十八而嫠居子植女韡並孤藐憲雖少誓不改節撫育二子教以禮度植遂顯名於時韡亦有淑德傅玄求爲繼室憲便許之時玄與何晏鄧颺不穆晏等每欲害之時人莫肯共婚及憲許玄内外以爲憂懼或曰何鄧執權必爲玄害亦由排山壓卵以湯沃雪耳奈何與之爲親憲曰爾知其一不知其他晏等驕侈必當自敗司馬太傅獸睡耳吾恐卵破雪銷行自有在遂與玄爲婚晏等尋亦爲宣帝所誅植後爲南安太守植從兄預爲秦州刺史被輕徵還憲與預書戒之曰諺云忍辱至三公卿今可謂辱矣能忍之公是卿坐預後果爲儀同三司玄前妻子咸年六歲嘗隨其繼母省憲謂咸曰汝千里駒也必當遠至以其妹之女妻之咸後亦有名於海内其知人之鑒如此年六十六卒

王渾妻鍾氏

王渾妻鍾氏字琰潁川人魏太傅繇曾孫也父徽黃門郎琰數歲能屬文及長聰慧弘雅博覽記籍美容止善嘯詠禮儀法度爲中表所則既適渾生濟渾嘗共琰坐濟趨庭而過渾欣然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琰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子故不翅如此參軍謂渾中弟淪也琰女亦有才淑爲求賢夫時有兵家子甚俊濟欲妻之白琰琰曰要令我見之濟令此兵與羣小雜處琰自幃中察之既而謂濟曰緋衣者非汝所拔乎濟曰是琰曰此人才足拔萃然地寒壽促不足展其器用不可與婚遂止其人數年果亡琰明鑒遠識皆此類也渾弟湛妻郝氏亦有德行琰雖貴門與郝雅相親重郝不以賤下琰琰不以貴陵郝時人稱鍾夫人之禮郝夫人之法云

鄭袤妻曹氏

鄭袤妻曹氏魯國薛人也袤先娶孫氏早亡娉之為繼室事舅姑甚孝躬紡績
之勤以充奉養至於叔妹羣娣之間盡其禮節咸得歡心及袤為司空其子默
等又顯朝列時人稱其榮貴曹氏深懼盛滿每默等升進輒憂之形於聲色然
食無重味服浣濯之衣袤等所獲祿秩曹氏必班散親姻務令周給家無餘貲
初孫氏瘞于黎陽及袤薨議者以久喪難舉欲不合葬曹氏曰孫氏元妃理當
從葬不可使孤魂無所依邪於是備吉凶導從之儀以迎之具衣衾几筵親執
鴈行之禮聞者莫不歎息以為趙姬之下叔隗不足稱也太康元年卒年八十
二

愍懷太子妃王氏

愍懷太子妃王氏太尉衍女也字惠風貞婉有志節太子既廢居于金墉衍請
絕婚惠風號哭而歸行路為之流涕及劉曜陷洛陽以惠風賜其將喬屬屬將
妻之惠風拔劍距屬曰吾太尉公女皇太子妃義不為逆胡所辱屬遂害之

鄭休妻石氏

鄭休妻石氏不知何許人也少有德操年十餘歲鄉邑稱之既歸鄭氏為九族
所重休前妻女既幼又休父布臨終有庶子沉生命棄之石氏曰奈何使舅之
胤不存乎遂養沉及前妻女力不兼舉九年之中三不舉子

陶侃母湛氏

陶侃母湛氏豫章新淦人也初侃父丹娉為妾生侃而陶氏貧賤湛氏每紡績
貲給之使交結勝己侃少為尋陽縣吏嘗監魚梁以一坩鮓遺母湛氏封鮓及
書責侃曰爾為吏以官物遺我非唯不能益吾乃以增吾憂矣鄱陽孝廉范逵
寓宿於侃時大雪湛氏乃徹所臥新薦自剉給其馬又密截髮賣與鄰人供肴
饌逵聞之歎息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侃竟以功名顯

賈渾妻宗氏

賈渾妻宗氏不知何許人也渾為介休令被劉元海將喬晞攻破死之宗氏有
姿色晞欲納之宗氏罵曰屠販奴豈有害人之夫而欲加無禮於爾安乎何不
促殺我因仰天大哭晞遂害之時年二十餘

梁緯妻辛氏

梁緯妻辛氏隴西狄道人也緯為散騎常侍西都陷沒為劉曜所害辛氏有殊
色曜將妻之辛氏據地大哭仰謂曜曰妾聞男以義烈女不再醮妾夫已死理
無獨全且婦人再辱明公亦安用哉乞即就死下事舅姑遂號哭不止曜曰貞
婦也任之乃自縊而死曜以禮葬之

許延妻杜氏

許延妻杜氏不知何許人也延為益州別駕為李驤所害驤欲納杜氏為妻杜
氏號哭守夫尸罵驤曰汝輩逆賊無道死有先後寧當久活我杜家女豈為賊
妻也驤怒遂害之

虞潭母孫氏

虞潭母孫氏吳郡富春人孫權族孫女也初適潭父忠恭順貞和甚有婦德及
忠亡遺孤藐爾孫氏雖少誓不改節躬自撫養劬勞備至性聰敏識鑒過人潭
始自幼童便訓以忠義故得聲望允洽為朝廷所稱永嘉末潭為南康太守值
杜弢構逆率衆討之孫氏勉潭以必死之義俱傾其資產以餽戰士潭遂克捷
及蘇峻作亂潭時守吳興又假節征峻孫氏戒之曰吾聞忠臣出孝子之門汝
當捨生取義勿以吾老為累也仍盡發其家僮令隨潭助戰貿其所服環珮以
為軍資于時會稽內史王舒遣子允之為督護孫氏又謂潭曰王府君遣兒征
汝何為獨不潭即以子楚為督護與允之合勢其憂國之誠如此拜武昌侯太
夫人加金章紫綬潭立養堂於家王導以下皆就拜謁咸和末卒年九十五成
帝遣使弔祭謚曰定夫人

周顗母李氏

周顗母李氏字絡秀汝南人也少時在室顗父浚為安東將軍時嘗出獵遇雨
過止絡秀之家會其父兄不在絡秀聞浚至與一婢於內宰豬羊具數十人之
饌甚精辦而不聞人聲浚怪使覘之獨見一女子甚美浚因求為妾其父兄不
許絡秀曰門戶殄瘁何惜一女若連姻貴族將來庶有大益矣父兄許之遂生

數及嵩謨而顗等既長絡秀謂之曰我屈節爲汝家作妾門戶計耳汝不與我家爲親親者吾亦何惜餘年顗等從命由此李氏遂得爲方雅之族中興時顗等並列顯位嘗冬至置酒絡秀舉觴賜三子曰吾本渡江託足無所不謂爾等並貴列吾目前吾復何憂嵩起曰恐不如尊旨伯仁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抗直亦不容於世唯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阿奴謨小字也後果如其言

張茂妻陸氏

張茂妻陸氏吳郡人也茂爲吳郡太守被沈充所害陸氏傾家產率茂部曲爲先登以討充充敗陸詣闕上書爲茂謝不剋之責詔曰茂夫妻忠誠舉門義烈宜追贈茂太僕

尹虞二女

尹虞二女長沙人也虞前任始興太守起兵討杜弢戰敗二女爲弢所獲並有國色弢將妻之女曰我父二千石終不能爲賊婦有死而已弢並害之

荀崧小女灌

荀崧小女灌幼有奇節崧爲襄城太守爲杜曾所圍力弱食盡欲求救於故吏平南將軍石覽計無從出灌時年十三乃率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賊追甚急灌督厲將士且戰且前得入魯陽山獲免自詣覽乞師又爲崧書與南中郎將周訪請援仍結爲兄弟訪即遣子撫率三千人會石覽俱救崧賊聞兵至散走灌之力也

王凝之妻謝氏

王凝之妻謝氏字道韞安西將軍奕之女也聰識有才辯叔父安嘗問毛詩何句最佳道韞稱吉甫作頌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安謂有雅人深致又嘗內集俄而雪驟下安曰何所似也安兄子朗曰散鹽空中差可擬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安大悅初適凝之還甚不樂安曰王郎逸少子不惡汝何恨也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弟復有封胡羯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封謂謝韶胡謂謝朗羯謂謝玄末謂謝川皆其小字也又嘗譏玄學植不進曰爲塵務經心爲天分有限邪凝之弟獻之嘗與賓客談議詞理將屈道韞遣婢白獻之曰欲爲小郎解圍乃施青綾步鄣自蔽申獻之前議客不能屈及遭孫恩之難舉厝自若既聞夫及諸子已爲賊所害方命婢肩輿抽刃出門亂兵稍至手殺數人乃被虜其外孫劉濤時年數歲賊又欲害之道韞曰事在王門何關他族必其如此寧先見殺恩雖毒虐爲之改容乃不害濤自爾釐居會稽家中莫不嚴肅太守劉柳聞其名請與談議道韞素知柳名亦不自阻乃簪髻素褥坐於帳中柳束脩整帶造于別榻道韞風韻高邁敘致清雅先及家事慷慨流漣徐酬問旨詞理無滯柳退而歎曰實頃所未見瞻察言氣使人心形俱服道韞亦云親從凋亡始遇此士聽其所問殊開人胸府初同郡張玄妹亦有才質適於顧氏玄每稱之以敵道韞有濟尼者游於二家或問之濟尼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道韞所著詩賦誄頌並傳於世

劉臻妻陳氏

劉臻妻陳氏者亦聰辯能屬文嘗正旦獻椒花頌其詞曰旋穹周迴三朝肇建青陽散輝澄景載煥標美靈葩爰採爰獻聖容映之永壽於萬又撰元日及冬至進見之儀行於世

皮京妻龍氏

皮京妻龍氏字憐西道縣人也年十三適京未逾年而京卒京二弟亦相次而隕既無胤嗣又無朞功之親憐貧其嫁時資裝躬自紡績數年間三喪俱舉葬斂既畢每時享祭無闕州里聞其賢屢有娉者憐誓不改醮守節窮居五十餘載而卒

孟昶妻周氏

孟昶妻周氏昶弟顗妻又其從妹也二家並豐財產初桓玄常推重昶而劉邁毀之昶知深自惋失及劉裕將建義與昶定謀昶欲盡散財物以供軍糧其妻非常婦人可語以大事乃謂之曰劉邁毀我於桓公便是一生淪陷決當作賊卿幸可早爾離絕脫得富貴相迎不晚也周氏曰君父母在堂欲建非常之謀

豈婦人所諫事之不成當於奚官中奉養大家義無歸志也昶愴然久之而起周氏追昶坐云觀君舉厝非謀及婦人者不過欲得財物耳時其所生女在抱推而示之曰此而可賣亦當不惜況資財乎遂傾資產以給之而託以他用及事之將舉周氏謂顗妻云一昨夢殊不好門內宜浣濯沐浴以除之且不宜赤色我當悉取作七日藏厭顗妻信之所有絳色者悉斂以付焉乃置帳中潛自剔綿以絳與昶遂得數十人被服赫然悉孟氏所出而家人不之知也

何無忌母劉氏

何無忌母劉氏征虜將軍建之女也少有志節弟牢之爲桓玄所害劉氏每銜之常思報復及無忌與劉裕謀而劉氏察其舉厝有異喜而不言會無忌夜於屏風裏制檄文劉氏潛以器覆燭徐登橙於屏風上窺之既知泣而撫之曰我不如東海呂母明矣既孤其誠常恐壽促汝能如此吾讎恥雪矣因問其同謀知事在裕彌喜乃說桓玄必敗義師必成之理以勸勉之後果如其言

劉聰妻劉氏

劉聰妻劉氏名娥字麗華僞太保殷女也幼而聰慧晝營女工夜誦書籍傅母恆止之娥敦習彌厲每與諸兄論經義理趣超遠諸兄深以歎伏性孝友善風儀進止聰既僭位召爲右貴嬪甚寵之俄拜爲后將起鷂儀殿以居之其廷尉陳元達切諫聰大怒將斬之娥時在後堂私勑左右停刑手疏啓曰伏聞將爲妾營殿今昭德足居鷂儀非急四海未一禍難猶繁動須人力資財尤宜愼之廷尉之言國家大政夫忠臣之諫豈爲身哉帝王距之亦非顧身也妾仰謂陛下上尋明君納諫之昌下忿闇主距諫之禍宜賞廷尉以美爵酬廷尉以列土如何不惟不納而反欲誅之陛下此怒由妾而起廷尉之禍由妾而招人怨國疲咎歸於妾距諫害忠亦妾之由自古敗國喪家未始不由婦人者也妾每覽古事忿之忘食何意今日妾自爲之後人之觀妾亦猶妾之視前人也復何面目仰侍巾櫛請歸死此堂以塞陛下誤惑之過聰覽之色變謂其羣下曰朕比得風疾喜怒過常元達忠臣也朕甚愧之以娥表示元達曰外輔如公內輔如此后朕無憂矣及娥死僞諡武宣皇后其姊英字麗芳亦聰敏涉學而文詞機辯曉達政事過於娥初與娥同名拜左貴嬪尋卒僞追諡武德皇后

王廣女

王廣女者不知何許人也容質甚美慷慨有丈夫之節廣仕劉聰爲西揚州刺史蠻帥梅芳攻陷揚州而廣被殺王時年十五芳納之俄於闇室擊芳不中芳驚起曰何故反邪王罵曰蠻畜我欲誅反賊何謂反乎吾聞父仇不同天母仇不同地汝反逆無狀害人父母而復以無禮陵人吾所以不死者欲誅汝耳今死自吾分不待汝殺但恨不得梟汝首於通逵以塞大恥辭氣猛厲言終乃自殺芳止之不可

陝婦人

陝婦人不知姓字年十九劉曜時嫠居陝縣事叔姑甚謹其家欲嫁之此婦毀面自誓後叔姑病死其叔姑有女在夫家先從此婦乞假不得因而誣殺其母有司不能察而誅之時有羣鳥悲鳴尸上其聲甚哀盛夏暴尸十日不腐亦不爲蟲獸所敗其境乃經歲不雨曜遣呼延謨爲太守既知其冤乃斬此女設少牢以祭其墓諡曰孝烈貞婦其日大雨

靳康女

靳康女者不知何許人也美姿容有志操劉曜之誅靳氏將納靳女爲妻靳曰陛下既滅其父母兄弟復何用妾爲妾聞逆人之誅也尚污宮伐樹而況其子女乎因號泣請死曜哀之免康一子

韋逞母宋氏

韋逞母宋氏不知何郡人也家世以儒學稱宋氏幼喪母其父躬自養之及長授以周官音義謂之曰吾家世學周官傳業相繼此又周公所制經紀典誥百官品物備於此矣吾今無男可傳汝可受之勿令絕世屬天下喪亂宋氏諷誦不輟其後爲石季龍徙之于山東宋氏與夫在徙中推鹿車背負父所授書到冀州依膠東富人程安壽壽養護之逞時年少宋氏晝則樵採夜則教逞然紡績無廢壽每歎曰學家多士大夫得無是乎逞遂學成名立仕苻堅爲太常堅嘗幸其太學問博士經典乃憫禮樂遺闕時博士盧壼對曰廢學既久書傳零

篤，比年綴撰正經，粗集，唯周官禮注未有其師。竊見太常韋逞母宋氏世學家女，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今年八十，視聽無闕，自非此母無可以傳授後生。於是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幔而受業，號宋氏爲宣文君，賜侍婢十人。周官學復行於世，時稱韋氏宋母焉。

張天錫妾閻氏薛氏

張天錫妾閻氏、薛氏，並不知何許人也。咸有寵於天錫。天錫寢疾，謂之曰：「汝二人將何以報我？吾死後，豈可爲人妻乎！」皆曰：「尊若不諱，妾請效死，供灑掃地下，誓無他志。」及其疾篤，二姬皆自刎。天錫疾瘳，追悼之，以夫人禮葬焉。

苻堅妾張氏

苻堅妾張氏，不知何許人，明辯有才識。堅將入寇江左，群臣切諫不從。張氏進曰：「妾聞天地之生萬物，聖王之馭天下，莫不順其性而暢之，故黃帝服牛乘馬，因其性也；禹鑿龍門，決洪河，因水之勢也；后稷之播殖百穀，因地之氣也；湯武之滅夏商，因人之欲也。是以有因成，無因敗。今朝臣上下皆言不可，陛下復何所因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猶若此，況于人主乎！妾聞人君有伐國之志者，必上觀乾象，下採衆祥。天道崇遠，非妾所知。以人事言之，未見其可。諺言：『雞夜鳴者不利行師，犬群嗥者宮室必空，兵動馬驚，軍敗不歸。』秋冬以來，每夜群犬大嗥，衆雞夜鳴，伏聞廄馬驚逸，武庫兵器有聲，吉凶之理，誠非微妾所論，願陛下詳而思之。」堅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豫也。」遂興兵。張氏請從。堅果大敗於壽春，張氏乃自殺。

竇滔妻蘇氏

竇滔妻蘇氏，始平人也，名蕙，字若蘭。善屬文。滔，苻堅時爲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爲迴文旋圖詩以贈滔。宛轉循環以讀之，詞甚悽惋，凡八百四十字，文多不錄。

苻登妻毛氏

苻登妻毛氏，不知何許人，壯勇善騎射。登爲姚萇所襲，營壘既陷，毛氏猶彎弓跨馬，率壯士數百人，與萇交戰，殺傷甚衆。衆寡不敵，爲萇所執。萇欲納之，毛氏罵曰：「吾天子后，豈爲賊羌所辱，何不速殺我！」因仰天大哭曰：「姚萇無道，前害天子，今辱皇后，皇天后土，寧不鑒照！」萇怒，殺之。

慕容垂妻段氏

慕容垂妻段氏，字元妃，僞右光祿大夫儀之女也。少而婉慧，有志操，常謂妹季妃曰：「我終不作凡人妻。」季妃亦曰：「妹亦不爲庸夫婦。」鄰人聞而笑之。垂之稱燕王，納元妃爲繼室，遂有殊寵。僞范陽王德亦娉季妃焉。姊妹俱爲垂、德之妻，卒如其志。垂既僭位，拜爲皇后。垂立其子寶爲太子也，元妃謂垂曰：「太子姿質雍容，柔而不斷，承平則爲仁明之主，處難則非濟世之雄，陛下託之以大業，妾未見克昌之美。遼西、高陽二王，陛下兒之賢者，宜擇一以樹之。趙王麟奸詐負氣，常有輕太子之心，陛下一旦不諱，必有難作。此陛下之家事，宜深圖之。」垂不納。寶及麟聞之，深以爲恨。其後元妃又言之，垂曰：「汝欲使我爲晉獻公乎？」元妃泣而退，告季妃曰：「太子不令，群下所知，而主上比吾爲驪戎之女，何其苦哉！主上百年之後，太子必亡社稷。范陽王有非常器度，若燕祚未終，其在王乎！」垂死，寶嗣僞位，遣麟逼元妃曰：「后常謂主上不能嗣守大統，今竟何如？宜早自裁，以全段氏。」元妃怒曰：「汝兄弟尚逼殺母，安能保守社稷！吾豈惜死，念國滅不久耳。」遂自殺。寶議以元妃謀廢嫡統，無母后之道，不宜成喪，群下咸以爲然。僞中書令眭邃大言於朝曰：「子無廢母之義，漢之安思閻后親廢順帝，猶配饗安皇，先后言虛實尚未可知，宜依閻后故事。」寶從之。其後麟果作亂，寶亦被殺，德復僭稱尊號，終如元妃之言。

段豐妻慕容氏

段豐妻慕容氏，德之女也。有才慧，善書史，能鼓琴。德既僭位，署爲平原公主。年十四，適於豐。豐爲人所譖，被殺。慕容氏寡歸，將改適僞壽光公餘熾。慕容氏謂侍婢曰：「我聞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段氏既遭無辜，己不能同死，豈復有心於重行哉！今主上不顧禮義嫁我，若不從，則違嚴君之命矣。」於是剋日交禮。慕容氏姿容婉麗，服飾光華，熾覩之甚喜。經再宿，慕容氏僞辭以疾，熾亦不之逼。三日還第，沐浴置酒，言笑自若，至夕，密書其裙帶云：「死後當埋我於段氏

墓側若魂魄有知當歸彼矣遂於浴堂自縊而死及葬男女觀者數萬人莫不歎息曰貞哉公主路經餘娥宅前娥聞挽歌之聲慟絕良久

呂纂妻楊氏　呂紹妻張氏

呂纂妻楊氏弘農人也美豔有義烈纂被呂超所殺楊氏與侍婢十數人殯纂于城西將出宮超慮齎珍物出外使人搜之楊氏厲聲責超曰爾兄弟不能和睦手刃相屠我旦夕死人何用金寶超慚而退又問楊氏玉璽所在楊氏怒曰盡毀之矣超將妻之謂其父桓曰后若自殺禍及卿宗桓以告楊氏楊氏曰大人本賣女與氐以圖富貴一之已甚其可再乎乃自殺時呂紹妻張氏亦有操行年十四紹死便請爲尼呂隆見而悅之欲穢其行張氏曰欽樂至道誓不受辱遂昇樓自投於地二脛俱折口誦佛經俄然而死

涼武昭王李玄盛后尹氏

涼武昭王李玄盛后尹氏天水冀人也幼好學清辯有志節初適扶風馬元正元正卒爲玄盛繼室以再醮之故三年不言撫前妻子踰於己生玄盛之創業也謨謀經略多所毗贊故西州諺曰李尹王敦煌及玄盛薨子士業嗣位尊爲太后士業將攻沮渠蒙遜尹氏謂士業曰汝新造之國地狹人稀靖以守之猶懼其失云何輕舉闚冀非望蒙遜驍武善用兵汝非其敵吾觀其數年已來有并兼之志且天時人事似欲歸之今國雖小足以爲政知足不辱道家明誡也且先王臨薨遺令殷勤志令汝曹深慎兵戰俟時而動言猶在耳奈何忘之不如勉修德政蓄力以觀之彼若淫暴人將歸汝汝苟德之不建事之無日矣汝此行也非唯師敗國亦將亡士業不從果爲蒙遜所滅尹氏至姑臧蒙遜引見勞之對曰李氏爲胡所滅知復何言或諫之曰母子命懸人手奈何倨傲且國敗子孫屠滅何獨無悲尹氏曰興滅死生理之大分何爲同凡人之事起兒女之悲吾一婦人不能死亡豈憚斧鉞之禍求爲臣妾乎若殺我者吾之願矣蒙遜嘉之不誅爲子茂虔娉其女爲妻及魏氏以武威公主妻茂虔尹氏及女遷居酒泉既而女卒撫之不哭曰汝死晚矣沮渠無諱時鎮酒泉每謂尹氏曰后諸孫在伊吾后能去不尹氏未測其言答曰子孫流漂託身醜虜老年餘命當死於此不能作氈裘鬼也俄而潛奔伊吾無諱遣騎追及之尹氏謂使者曰沮渠酒泉許我歸北何故來追汝可斬吾首歸終不迴矣使者不敢逼而還年七十五卒于伊吾

史臣曰夫繁霜降節彰勁心於後凋橫流在辰表貞期於上德匪伊君子抑亦婦人焉自晉政陵夷罕樹風檢虧閑爽操相趨成俗荐之以劉石汨之以苻姚三月歌胡唯見爭新之飾一朝辭漢曾微戀舊之情馳鶩風埃脫落名教頹縱忘反於茲爲極至若惠風之數喬屬道韞之對孫恩荀女釋急於重圍張妻報怨於強寇僭登之后蹈死不迴偽纂之妃捐生匪吝宗辛抗情而致夭王靳守節而就終斯皆冥踐義途匪因教至聳清漢之喬葉有裕徽音振幽谷之貞蕤無慚雅引比夫懸梁靡顧齒劍如歸異日齊風可以激揚千載矣

贊曰從容陰禮婉娩柔則載循六行爰昭四德操絜風霜譽流邦國彤管貽訓清芬靡忒

晉書卷九十六

晉書卷九十六考證

王渾妻傳琰女亦有才淑○琰監本訛鍔今改正

陶侃母湛氏傳以一髻鬄遺母○髻應作髢此因音義作鬄而誤耳又鬄集韻作鬀

周顗母李氏傳唯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阿奴謨小字也○臣宗楷按本書周顗傳弟嵩嘗因酒瞋目以所燃蠟燭投之顗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是呼嵩爲阿奴而此復以阿奴爲弟謨小字前後小異

何無忌母劉氏傳劉氏潛以器覆燭徐登橙於屏風上窺之○橙各本訛撜今以音義改正

晉書卷九十六考證

晉書卷九十七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六十七

四夷

夫恢恢乾德萬類之所資始蕩蕩坤儀九區之所均載考羲軒於往統肇承天而理物訊炎昊於前辟爰制地而疏疆襲冠帶以辨諸華限要荒以殊遐裔區分中外其來尚矣九夷八狄被青野而亘玄方七戎六蠻緜西宇而橫南極繁種落異君長遇有道則時遵聲教鍾無妄則爭肆虔劉趨扇風塵蓋其常性也詳求遐議歷選深謨莫不待以羈縻防其猾夏武帝受終衰魏廓境全吳威略既申招攜斯廣迷亂華之議矜來遠之名撫舊懷新歲時無怠凡四夷入貢者有二十三國既而惠皇失德中宗遷播凶徒分據天邑傾淪朝化所覃江外而已賝貢之禮於茲殆絕殊風異俗所未能詳故採其可知者爲之傳云北狄竊號中壤備于載記在其諸部種類今略書之

東夷 夫餘國 馬韓 辰韓 肅慎氏 倭人 裨離等十國

夫餘國

夫餘國在玄菟北千餘里南接鮮卑北有弱水地方二千里戶八萬有城邑宮室地宜五穀其人強勇會同揖讓之儀有似中國其出使乃衣錦罽以金銀飾腰其法殺人者死沒入其家盜者一責十二男女淫婦人妒皆殺之若有軍事殺牛祭天以其蹄占吉凶蹄解者爲凶合者爲吉死者以生人殉葬有槨無棺其居喪男女皆衣純白婦人著布面衣去玉佩出善馬及貂豽美珠珠大如酸棗其國殷富自先世以來未嘗被破其王印文稱穢王之印國中有古穢城本穢貊之城也武帝時頻來朝貢至太康六年爲慕容廆所襲破其王依慮自殺子弟走保沃沮帝爲下詔曰夫餘王世守忠孝爲惡虜所滅甚愍念之若其遺類足以復國者當爲之方計使得存立有司奏護東夷校尉鮮于嬰不救夫餘失於機略詔免嬰以何龕代之明年夫餘後王依羅遣詣龕求率見人還復舊國仍請援龕上列遣督郵賈沈以兵送之廆又要之於路沈與戰大敗之廆衆退羅得復國爾後每爲廆掠其種人賣於中國帝愍之又發詔以官物贖還下司冀二州禁市夫餘之口

馬韓

韓種有三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辰韓在帶方南東西以海爲限馬韓居山海之間無城郭凡有小國五十六所大者萬戶小者數千家各有渠帥俗少綱紀無跪拜之禮居處作土室形如冢其戶向上舉家共在其中無長幼男女之別不知乘牛馬畜者但以送葬俗不重金銀錦罽而貴瓔珠用以綴衣或飾髮垂耳其男子科頭露紒衣布袍履草蹻性勇悍國中有所調役及起築城隍年少勇健者皆鑿其背皮貫以大繩以杖搖繩終日讙呼力作不以爲痛善用弓楯矛櫓雖有鬭爭攻戰而貴相屈服俗信鬼神常以五月耕種畢羣聚歌舞以祭神至十月農事畢亦如之國邑各立一人主祭天神謂爲天君又置別邑名曰蘇塗立大木懸鈴鼓其蘇塗之義有似西域浮屠也而所行善惡有異武帝太康元年二年其主頻遣使入貢方物七年八年十年又頻至太熙元年詣東夷校尉何龕上獻咸寧三年復來明年又請內附

辰韓

辰韓在馬韓之東自言秦之亡人避役入韓韓割東界以居之立城柵言語有類秦人由是或謂之爲秦韓初有六國後稍分爲十二又有弁辰亦十二國合四五萬戶各有渠帥皆屬於辰韓辰韓常用馬韓人作主雖世世相承而不得自立明其流移之人故爲馬韓所制也地宜五穀俗饒蠶桑善作縑布服牛乘馬其風俗有類馬韓兵器亦與之同初生子便以石押其頭使扁喜舞善彈瑟瑟形似筑武帝太康元年其王遣使獻方物二年復來朝貢七年又來

肅慎氏

肅慎氏一名挹婁在不咸山北去夫餘可六十日行東濱大海西接寇漫汗國北極弱水其土界廣袤數千里居深山窮谷其路險阻車馬不通夏則巢居冬則穴處父子世爲君長無文墨以言語爲約有馬不乘但以爲財產而已無牛羊多畜豬食其肉衣其皮績毛以爲布有樹名雒常若中國有聖帝代立則其

木生皮可衣無井竈作瓦鬲受四五升以食坐則箕踞以足挾肉而啖之得凍肉坐其上令暖土無鹽鐵燒木作灰灌取汁而食之俗皆編髮以布作襜徑尺餘以蔽前後將嫁娶男以毛羽插女頭女和則持歸然後致禮聘之婦貞而女淫貴壯而賤老死者其日即葬之於野交木作小槨殺豬積其上以爲死者之糧性凶悍以無憂哀相尚父母死男子不哭泣哭者謂之不壯相盜竊無多少皆殺之故雖野處而不相犯有石砮皮骨之甲檀弓三尺五寸楛矢長尺有咫其國東北有山出石其利入鐵將取之必先祈神周武王時獻其楛矢石砮逮于周公輔成王復遣使入賀爾後千餘年雖秦漢之盛莫之致也及文帝作相魏景元末來貢楛矢石砮弓甲貂皮之屬魏帝詔歸于相府賜其王傉雞錦罽緜帛至武帝元康初復來貢獻元帝中興又詣江左貢其石砮至成帝時通貢於石季龍問之答曰每候牛馬向西南眠者三年矣是知有大國所在故來云

倭人

倭人在帶方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國地多山林無良田食海物舊有百餘小國相接至魏時有三十國通好戶有七萬男子無大小悉黥面文身自謂太伯之後又言上古使詣中國皆自稱大夫昔夏少康之子封於會稽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害今倭人好沉沒取魚亦文身以厭水禽計其道里當會稽東冶之東其男子衣以橫幅但結束相連略無縫綴婦人衣如單被穿其中央以貫頭而皆被髮徒跣其地溫暖俗種禾稻紵麻而蠶桑織績土無牛馬有刀楯弓箭以鐵爲鏃有屋宇父母兄弟臥息異處食飲用俎豆嫁娶不持錢帛以衣迎之死有棺無槨封土爲冢初喪哭泣不食肉已葬舉家入水澡浴自絜以除不祥其舉大事輒灼骨以占吉凶不知正歲四節但計秋收之時以爲年紀人多壽百年或八九十國多婦女不淫不妒無爭訟犯輕罪者沒其妻孥重者族滅其家舊以男子爲主漢末倭人亂攻伐不定乃立女子爲王名曰卑彌呼宣帝之平公孫氏也其女王遣使至帶方朝見其後貢聘不絕及文帝作相又數至泰始初遣使重譯入貢

裨離等十國

裨離國在肅慎西北馬行可二百日領戶二萬養雲國去裨離馬行又五十日領戶二萬寇莫汗國去養雲國又百日行領戶五萬餘一羣國去莫汗又百五十日計去肅慎五萬餘里其風俗土壤並未詳泰始三年各遣小部獻其方物至太熙初復有牟奴國帥逸芝惟離模盧國帥沙支臣芝于離末利國帥加牟臣芝蒲都國帥因末繩余國帥馬路沙樓國帥鈐加各遣正副使詣東夷校尉何龕歸化

西戎

吐谷渾 焉耆國 龜茲國 大宛國 康居國 大秦國

吐谷渾

吐延 葉延 辟奚 視連 視羆 樹洛干

吐谷渾慕容廆之庶長兄也其父涉歸分部落一千七百家以隸之及涉歸卒廆嗣位而二部馬鬬廆怒曰先公分建有別奈何不相遠離而令馬鬬吐谷渾曰馬爲畜耳鬬其常性何怒於人乖別甚易當去汝於萬里之外矣於是遂行廆悔之遣其長史史那樓馮及父時耆舊追還之吐谷渾曰先公稱卜筮之言當有二子克昌祚流後裔我卑庶也理無並大今因馬而別殆天所啓乎諸君試驅馬令東馬若還東我當相隨去矣樓馮遣從者二千騎擁馬東出數百步輒悲鳴西走如是者十餘輩樓馮跪而言曰此非人事也遂止鮮卑謂兄爲阿干廆追思之作阿干之歌歲暮窮思常歌之吐谷渾謂其部落曰我兄弟俱當享國廆及曾玄纔百餘年耳我玄孫已後庶其昌乎於是乃西附陰山屬永嘉之亂始度隴而西其後子孫據有西零已西甘松之界極乎白蘭數千里然有城郭而不居隨逐水草廬帳爲屋以肉酪爲糧其官置長史司馬將軍頗識文字其男子通服長裙帽或戴羃䍦婦人以金花爲首飾辮髮縈後綴以珠貝其婚姻富家厚出聘財竊女而去父卒妻其羣母兄亡妻其諸嫂喪服制葬訖而除國無常稅調用不給輒斂富室商人取足而止殺人及盜馬者罪至死他犯則徵物以贖地宜大麥而多蔓菁頗有菽粟出蜀馬犛牛西北雜種謂之爲阿柴虜或號爲野虜焉吐谷渾年七十二卒有子六十人長曰吐延嗣

吐延身長七尺八寸雄姿魁傑羌虜憚之號曰項羽性俶儻不羣常慷慨謂其下曰大丈夫生不在中國當高光之世與韓彭吳鄧並驅中原定天下雌雄使

名委付鳥而滑寘窮山隔在殊俗不聞禮教於上京不得策名於天府生與麋
鹿同羣死作氈裘之鬼雖偷觀日月獨不愧於心乎性酷忍而負其智不能恤
下爲羌酋姜聰所刺劍猶在其身謂其將紇拔泥曰豎子刺吾吾之過也上負
先公下愧士女所以控制諸羌者以吾故也吾死之後善相葉延速保白蘭言
終而卒在位十三年有子十二人長子葉延嗣
葉延年十歲其父爲羌酋姜聰所害每旦縛草爲姜聰之象哭而射之中之則
號泣不中則瞋目大呼其母謂曰姜聰諸將已屠鱠之矣汝何爲如此葉延泣
曰誠知射草人不益於先讎以申罔極之志耳性至孝母病五日不食葉延亦
不食長而沈毅好問天地造化帝王年曆司馬薄洛鄰曰臣等不學實未審三
皇何父之子五帝誰母所生延曰自羲皇以來符命玄象昭言著見而卿等面
牆何其鄙哉語曰夏蟲不知冬冰良不虛也又曰禮云公孫之子得以王父字
爲氏吾始祖自昌黎光宅於此今以吐谷渾爲氏尊祖之義也在位二十三年
卒年三十三有子四人長子辟奚嗣
辟奚性仁厚慈惠初聞苻堅之盛遣使獻馬五十匹金銀五百斤堅大悅拜爲
安遠將軍時辟奚三弟皆專恣長史鍾惡地恐爲國害謂司馬乞宿雲曰昔鄭
莊公秦昭王以一弟之寵宗祀幾傾况今三孽並驕必爲社稷之患吾與公忝
當元輔若棲保首領以歿于地先君有問其將何辭吾今誅之矣宿雲請白辟
奚惡地曰吾王無斷不可以告於是因羣下入覲遂執三弟而誅之辟奚自投
于牀惡地等奔而扶之曰臣昨夢先王告臣云三弟將爲逆亂汝速除之臣謹
奉先王之命矣辟奚素友愛因恍惚成疾謂世子視連曰吾禍滅同生何以見
之於地下國事大小汝宜攝之吾餘年殘命寄食而已遂以憂卒在位二十五
年時年四十二有子六人視連嗣
視連既立通聘於乞伏乾歸拜爲白蘭王視連幼廉慎有志性以父憂卒不知
政事不飲酒遊田七年矣鍾惡地進曰夫人君者以德御世以威齊衆養以五
味娛以聲色此四者聖帝明王之所先也而公皆略之昔昭公儉嗇而喪偃王
仁義而亡然則仁義所以存身亦所以亡己經國者德禮也濟世者刑法也二
者或差則綱維失緒明公奕葉重光恩結西夏雖仁孝發於天然猶宜憲章周
孔不可獨追徐偃之仁使刑德委而不建視連泣曰先王追友于之痛悲憤升
遐孤雖纂業尸存而已聲色遊娛豈所安也綱維刑禮付之將來臨終謂其子
視羆曰我高祖吐谷渾公常言子孫必有興者永爲中國之西藩慶流百世吾
已不及汝亦不見當在汝之子孫輩耳在位十五年而卒有二子長曰視羆少
曰烏紇堤
視羆性英果有雄略嘗從容謂博士金城騫苞曰易云動靜有常剛柔斷矣先
王以仁宰世不任威刑所以剛柔靡斷取輕鄰敵當仁不讓豈宜拱默者乎今
將秣馬厲兵爭衡中國先生以爲何如苞曰大王之言高世之略秦隴英豪所
願聞也於是虛襟撫納衆赴如歸乞伏乾歸遣使拜爲使持節都督龍涸已西
諸軍事沙州牧白蘭王視羆不受謂使者曰自晉道不綱姦雄競逐劉石虐亂
秦燕跋扈河南王處形勝之地宜當糾合義兵以懲不順奈何私相假署擬僭
羣兇寡人承五祖之休烈控弦之士二萬方欲掃氛秦隴清彼沙涼然後飲馬
涇渭戮問鼎之豎以一丸泥封東關閉燕趙之路迎天子於西京以盡遐藩之
節終不能如季孟子陽妄自尊大爲吾白河南王何不立勳帝室策名王府建
當年之功流芳來葉邪乾歸大怒然憚其強初猶結好後竟遣衆擊之視羆大
敗退保白蘭在位十一年年三十三卒子樹洛干年少傳位於烏紇堤烏紇堤
一名大孩性懦弱耽酒淫色不恤國事乞伏乾歸之入長安也烏紇堤屢抄其
境乾歸怒率騎討之烏紇堤大敗亡失萬餘口保于南涼遂卒於胡國在位八
年時年三十五視羆之子樹洛干立
樹洛干九歲而孤其母念氏聰惠有姿色烏紇堤妻之有寵遂專國事洛干十
歲便自稱世子年十六嗣立率所部數千家奔歸莫何川自稱大都督車騎大
將軍大單于吐谷渾王化行所部衆庶樂業號爲戊寅可汗沙漒雜種莫不歸
附乃宣言曰孤先祖避地於此暨孤七世思與羣賢共康休緒今士馬桓桓控
弦數萬孤將振威梁益稱霸西戎觀兵三秦遠朝天子諸君以爲何如衆咸曰
此盛德之事也願大王自勉乞伏乾歸甚忌之率騎二萬攻之於赤水樹洛干

大敗遂降乾歸乾歸拜為平狄將軍赤水都護又以其弟吐護真為捕虜將軍層城都尉其後屢為乞伏熾磐所破又保白蘭慚憤發病而卒在位九年時年二十四熾磐聞其死喜曰此虜矯矯所謂有豕白蹢也有子四人世子拾虔嗣其後世嗣不絕

焉耆國

焉耆國西去洛陽八千二百里其地南至尉犂北與烏孫接方四百里四面有大山道險隘百人守之千人不過其俗丈夫翦髮婦人衣襦著大袴婚姻同華夏好貨利任姦詭王有侍衛數十人皆倨慢無尊卑之禮武帝太康中其王龍安遣子入侍安夫人獪胡之女姙身十二月剖脅生子曰會立之為世子會少而勇傑安病篤謂會曰我嘗為龜茲王白山所辱不忘於心汝能雪之乃吾子也及會立襲滅白山遂據其國遣子熙歸本國為王會有膽氣籌略遂霸西胡葱嶺以東莫不率服然恃勇輕率嘗出宿于外為龜茲國人羅雲所殺其後張駿遣沙州刺史楊宣率衆疆理西域宣以部將張植為前鋒所向風靡軍次其國熙距戰於賁崙城為植所敗植進屯鐵門未至十餘里熙又率衆先要之於遮留谷植將至或曰漢祖畏於柏人岑彭死於彭亡今谷名遮留殆將有伏植單騎嘗之果有伏發植馳擊敗之進據尉犂熙率其羣下四萬人肉袒降于宣呂光討西域復降于光及光僭位熙又遣子入侍

龜茲國

龜茲國西去洛陽八千二百八十里俗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廟千所人以田種畜牧為業男女皆翦髮垂項王宮壯麗煥若神居武帝太康中其王遣子入侍惠懷末以中國亂遣使貢方物於張重華苻堅時堅遣其將呂光率衆七萬伐之其王白純距境不降光進軍討平之

大宛國

大宛西去洛陽萬三千三百五十里南至大月氏北接康居大小七十餘城土宜稻麥有蒲萄酒多善馬馬汗血其人皆深目多鬚其俗娶婦先以金同心指鐶為娉又以三婢試之不男者絕婚姦淫有子皆卑其母與人馬乘不調墜死者馬主出斂具善市賈爭分銖之利得中國金銀輒為器物不用為幣也太康六年武帝遣使楊顥拜其王藍庾為大宛王藍庾卒其子摩之立遣使貢汗血馬

康居國

康居國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與粟弋伊列鄰接其王居蘇薤城風俗及人貌衣服略同大宛地和暖饒桐柳蒲萄多牛羊出好馬泰始中其王那鼻遣使上封事并獻善馬

大秦國

大秦國一名犂鞬在西海之西其地東西南北各數千里有城邑其城周迴百餘里屋宇皆以珊瑚為梲栭琉璃為牆壁水精為柱礎其王有五宮其宮相去各十里每旦於一宮聽事終而復始若國有災異輒更立賢人放其舊王被放者亦不敢怨有官曹簿領而文字習胡亦有白蓋小車旌旗之屬及郵驛制置一如中州其人長大貌類中國人而胡服其土多出金玉寶物明珠大貝有夜光璧駭雞犀及火浣布又能刺金縷繡及織錦縷罽以金銀為錢銀錢十當金錢之一安息天竺人與之交市於海中其利百倍鄰國使到者輒廩以金錢途經大海海水鹹苦不可食商客往來皆齎三歲糧是以至者稀少漢時都護班超遣掾甘英使其國入海船人曰海中有思慕之物往者莫不悲懷若漢使不戀父母妻子者可入英不能渡武帝太康中其王遣使貢獻

南蠻 林邑 扶南

林邑

林邑國本漢時象林縣則馬援鑄柱之處也去南海三千里後漢末縣功曹姓區有子曰連殺令自立為王子孫相承其後王無嗣外孫范熊代立熊死子逸立其俗皆開北戶以向日至於居止或東西無定人性凶悍果於戰鬬便山習水不閑平地四時暄暖無霜無雪人皆倮露徒跣以黑色為美貴女賤男同姓為婚婦先娉壻女嫁之時著迦盤衣橫幅合縫如井欄首戴寶花居喪翦鬢謂之孝燔尸中野以為葬其王服天冠被纓絡每聽政子弟侍臣皆不得近之自

孫權以來不朝中國至武帝太康中始來貢獻咸康二年范逸死奴文篡位文日南西卷縣夷帥范椎奴也嘗牧牛澗中獲二鯉魚化成鐵用以爲刀刀成乃對大石嶂而祝之曰鯉魚變化冶成雙刀石嶂破者是有神靈進斫之石即瓦解文知其神乃懷之隨商賈往來見上國制度至林邑遂教逸作宮室城邑及器械逸甚愛信之使爲將文乃譖逸諸子或徙或奔及逸死無嗣文遂自立爲王以逸妻妾悉置之高樓從己者納之不從者絕其食於是乃攻大岐界小岐界式僕徐狼屈都乾魯扶單等諸國并之有衆四五萬人遣使通表入貢於帝其書皆胡字至永和三年文率其衆攻陷日南害太守夏侯覽殺五六千人餘奔九真以覽尸祭天鏟平西卷縣城遂據日南告交州刺史朱蕃求以日南北鄙橫山爲界初徼外諸國嘗齎寶物自海路來貿貨賄而交州刺史日南太守多貪利侵侮十折二三至刺史姜壯時使韓戢領日南太守戢估較太半又伐船調枹聲云征伐由是諸國恚憤且林邑少田貪日南之地戢死繼以謝擢侵刻如初及覽至郡又耽荒于酒政教愈亂故被破滅既而文還林邑是歲朱蕃使督護劉雄戍于日南文復攻陷之四年文又襲九真害士庶十八九明年征西督護滕畯率交廣之兵伐文於盧容爲文所敗退次九真其年文死子佛嗣升平末廣州刺史滕含率衆伐之佛懼請降含與盟而還至孝武帝寧康中遣使貢獻至義熙中每歲又來寇日南九真九德等諸郡殺傷甚衆交州遂致虛弱而林邑亦用疲弊佛死子胡達立上疏貢金盤椀及金鉦等物

扶南國

扶南西去林邑三千餘里在海大灣中其境廣袤三千里有城邑宮室人皆醜黑拳髮倮身跣行性質直不爲寇盜以耕種爲務一歲種三歲穫又好雕文刻鏤食器多以銀爲之貢賦以金銀珠香亦有書記府庫文字有類於胡喪葬婚姻略同林邑其王本是女子字葉柳時有外國人混潰者先事神夢神賜之弓又教載舶入海混潰旦詣神祠得弓遂隨賈人汎海至扶南外邑葉柳率衆禦之混潰舉弓葉柳懼遂降之於是混潰納以爲妻而據其國後胤衰微子孫不紹其將范尋復世王扶南矣武帝泰始初遣使貢獻太康中又頻來穆帝升平初復有竺旃檀稱王遣使貢馴象帝以殊方異獸恐爲人患詔還之

北狄

匈奴

匈奴之類總謂之北狄匈奴地南接燕趙北暨沙漠東連九夷西距六戎世世自相君臣不稟中國正朔夏曰薰鬻殷曰鬼方周曰獫狁漢曰匈奴其強弱盛衰風俗好尚區域所在皆列于前史前漢末匈奴大亂五單于爭立而呼韓邪單于失其國攜率部落入臣於漢漢嘉其意割幷州北界以安之於是匈奴五千餘落入居朔方諸郡與漢人雜處呼韓邪感漢恩來朝漢因留之賜其邸舍猶因本號聽稱單于歲給綿絹錢穀有如列侯子孫傳襲歷代不絕其部落隨所居郡縣使宰牧之與編戶大同而不輸貢賦多歷年所戶口漸滋彌漫北朔轉難禁制後漢末天下騷動羣臣競言胡人猥多懼必爲寇宜先爲其防建安中魏武帝始分其衆爲五部部立其中貴者爲帥選漢人爲司馬以監督之魏末復改帥爲都尉其左部都尉所統可萬餘落居于太原故泫氏縣右部都尉可六千餘落居祁縣南部都尉可三千餘落居蒲子縣北部都尉可四千餘落居新興縣中部都尉可六千餘落居太陵縣武帝踐阼後塞外匈奴大水塞泥黑難等二萬餘落歸化帝復納之使居河西故宜陽城下後復與晉人雜居由是平陽西河太原新興上黨樂平諸郡靡不有焉泰始七年單于猛叛屯孔邪城武帝遣婁侯何楨持節討之楨素有志略以猛衆凶悍非少兵所制乃潛誘猛左部督李恪殺猛於是匈奴震服積年不敢復反其後稍因忿恨殺害長史漸爲邊患侍御史西河郭欽上疏曰戎狄彊獷歷古爲患魏初人寡西北諸郡皆爲戎居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爲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實馮翊於平陽已北諸縣募取死罪徙三河三魏見士四萬家以充之裔不亂華漸徙平陽弘農魏郡京兆上黨雜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萬世之長策也帝不納至太康五年復有匈奴胡太阿厚率其部落二萬九千三百人歸化七年又有匈奴胡都大博及萎莎胡等

各率種類大小凡十萬餘口詣雍州刺史扶風王駿降附明年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復率種落大小萬一千五百口牛二萬二千頭羊十萬五千口車廬什物不可勝紀來降并貢其方物帝並撫納之北狄以部落為類其入居塞者有屠各種鮮支種寇頭種烏譚種赤勒種捍蛭種黑狼種赤沙種鬱鞞種萎莎種禿童種勃蔑種羌渠種賀賴種鍾跂種大樓種雍屈種真樹種力羯種凡十九種皆有部落不相雜錯屠各最豪貴故得為單于統領諸種其國號有左賢王右賢王左奕蠡王右奕蠡王左於陸王右於陸王左漸尚王右漸尚王左朔方王右朔方王左獨鹿王右獨鹿王左顯祿王右顯祿王左安樂王右安樂王凡十六等皆用單于親子弟也其左賢王最貴唯太子得居之其四姓有呼延氏卜氏蘭氏喬氏而呼延氏最貴則有左日逐右日逐世為輔相卜氏則有左沮渠右沮渠蘭氏則有左當戶右當戶喬氏則有左都侯右都侯又有車陽沮渠餘地諸雜號猶中國百官也其國人有綦毋氏勒氏皆勇健好反叛武帝時有騎督綦毋俔邪伐吳有功遷赤沙都尉惠帝元康中匈奴郝散攻上黨殺長史入守上郡明年散弟度元又率馮翊北地羌胡攻破二郡自此已後北狄漸盛中原亂矣

史臣曰夫宵形稟氣是稱萬物之靈繫土隨方迺有羣分之異蹈仁義者為中寓肆凶獷者為外夷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夷狄之徒名教所絕闚邊候隙自古為患稽諸前史憑陵匪一軒皇北逐唐帝南征殷后東戡周王西狩皆所以禦其侵亂也嬴劉之際匈奴最強元成之間呼韓委質漢嘉其節處之中壤歷年斯永種類逾繁弁號殊名不可勝載爰及泰始匪革前迷廣闢塞垣更招種落納萎莎之後附開育鞠之新降接帳連韝充郊掩甸既而沸脣成俗鳴鏑為羣振鵝鸛而挺災恣狼心而逞暴何楨縱策弗沮於姦萌郭欽馳疏無救於妖漸未窮星紀坐傾都邑黎元塗地凶族滔天迹其所由抑武皇之失也吐谷渾分緒伯蕃遠辭正嫡率東胡之餘眾奄西羌之舊宇綱疎政暇地廣兵全廓萬里之基貽一匡之訓弗忘忠義良可嘉焉吐延風標宏偉見方於項籍始遵朝化遽夭於姜聰高節不羣亦殊蕃之秀也葉延至孝寄新哀於射草辟奚深友邁古烈於分荊視連森森光率先之義視羆矯矯蘊經時之略洛干童幼早擅英規未騁雄心先摧凶手率順者必敗豈天亡晉乎且渾廆連枝生自邊極各謀孫而翼子咸革裔而希華廆胤姦凶假鳳圖而竊號渾嗣忠謹距龍洄而歸誠懷姦者數世而亡資忠者累葉彌劭積善餘慶斯言信矣

贊曰逖矣前王區別羣方叛由德弛朝因化昌武后升圖智昧遷胡遽淪家國多謝明謨谷渾英裔思矯頹運克昌其緒實資忠訓

晉書卷九十七

晉書卷九十七考證

辰韓傳善彈瑟瑟形似筑○上瑟字監本誤琴今從宋本改

賜其王傉雞錦罽綵帛○傉監本訛禪讀者遂疑雞字為訛音義傉內沃反蓋其王之名也今改正

至成帝時通貢於石季龍○一本此句下有四年方達季龍六字

都督龍涸巳西諸軍事○龍各本誤罷今從本卷史臣論渾酬忠謹距龍涸而歸誠改正

晉書卷九十七考證

晉書卷九十八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六十八

王敦

王敦字處仲司徒導之從父兄也父基治書侍御史敦少有奇人之目尚武帝女襄城公主拜駙馬都尉除太子舍人時王愷石崇以豪侈相尚愷嘗置酒敦與導等俱在坐有女伎吹笛小失聲韻愷便敺殺之一坐改容敦神色自若他日又造愷愷使美人行酒以客飲不盡輒殺之酒至敦導所敦故不肯持美人悲懼失色而敦傲然不視導素不能飲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強盡觴導還歎曰處仲若當世心懷剛忍非令終也洗馬潘滔見敦而目之曰處仲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若不噬人亦當為人所噬及太子遷許昌詔東宮官屬不得送敦及洗馬江統潘滔舍人杜蕤魯瑤等冒禁於路側望拜流涕時論稱之遷給事黃門侍郎趙王倫篡位敦叔父彥為兗州刺史倫遣敦慰勞之會諸王起兵彥被齊王冏檄懼倫兵彊不敢應命敦勸彥起兵應諸王故彥遂立勳績惠帝反正敦遷散騎常侍左衞將軍大鴻臚侍中出除廣武將軍青州刺史永嘉初徵為中書監于時天下大亂敦悉以公主時侍婢百餘人配給將士金銀寶物散之於眾單車還洛東海王越自滎陽來朝敦謂所親曰今威權悉在太傅而選用表請尚書猶以舊制裁之太傅今至必有誅罰俄而越收中書令繆播等十餘人殺之越以敦為揚州刺史潘滔說越曰今樹處仲於江外使其肆豪強之心是見賊也越不從其後徵拜尚書不就元帝召為安東軍諮祭酒會揚州刺史劉陶卒帝復以敦為揚州刺史加廣武將軍尋進左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假節帝初鎮江東威名未著敦與從弟導等同心翼戴以隆中興時人為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尋與甘卓等討江州刺史華軼斬之蜀賊杜弢作亂荊州刺史周顗退走敦遣武昌太守陶侃豫章太守周訪等討弢而敦進住豫章為諸軍繼援及侃破弢敦以元帥進鎮東大將軍加開府儀同三司加都督江揚荊湘交廣六州諸軍事江州刺史封漢安侯敦始自選置兼統州郡焉頃之杜弢將杜弘南走廣州求討桂林賊自效敦許之陶侃距弘不得進乃詣零陵太守尹奉降奉送弘與敦敦以為將遂見寵待南康人何欽所居嶮固聚眾數千人敦就加四品將軍於是專擅之迹漸彰矣建武初又遷征南大將軍開府如故中興建拜侍中大將軍江州牧遣部將朱軌趙誘伐杜曾為曾所殺敦自貶免侍中并辭牧不拜尋加荊州牧敦上疏曰昔漢祖以神武革命開建帝業以文帝之賢纂承洪緒清虛玄默擬跡成康賈誼歎息以為天下倒懸雖言有抑揚不失事體今聖朝肇建漸振宏綱往段匹磾遣使求效忠節尚未有命便以方州與之今靳明等為國雪恥欲除大逆此之志望皆欲附翼天飛騁功大宜報亦宜有以裁之當杜漸防萌慎之在始中間不逞互生事變皆非忠義率以一朝之榮天下漸弊實由於此春秋之時天子微弱諸侯奢僭晉文匡周室至有求隧之請襄王譬之以禮聞義而服自是諸侯莫敢越度臣聞寵者雖寵未殊衞以輔事朝廷所加授頗多爵位兼重今自臣以下宜皆除之且以塞羣小勢功之望其秋毫之求若復遷延朝基流俗使姦狡生心遂相傳授有損朝廷號欲鋒起臣有以知陛下無以正之此安危之機天下之望臣門戶特受榮任備兼權重兼居優陛寵遇公族行路所歎猶謂不可臣獨何心可以安之臣一宗誤陛下傾覆亦將尋至雖復灰身剖心陛下追悔將何所及伏願鑒臣至款及今際會小解散之並授實得少慰有識各得盡其所懷則人思自勸矣州牧之號所不敢當輒送所假侍中貂蟬又宜并官省職以塞羣小覬覦之釁帝優詔不許又固辭州牧聽為刺史時劉隗用事頗疏間王氏導等甚不平之敦上疏曰導昔蒙殊寵委以事機虛己求賢竭誠奉國遂藉恩私居輔政之重帝王體遠事不關表樞機勅密節表方隅惟衛之美有所關臣每慨歎嫌疑之門未是以前後表疏何嘗不寄言及此陛下未能少垂顧眄臣每思譬云導頃見疏外所陳如昨而其萌已著其為咎責豈惟導身而已羣從所蒙並過才分不能自盡陛下亦愛忘其短常人近情恃恩昧進猶犯此嫌迷不自了臣竊所自憂深解所由惟恨敦情如友土

天下事大盡理實難導雖凡近未有穢濁之累既往之勳疇昔之顧情好綢繆
足以厲薄俗明君臣合德義同古賢昔臣親受嘉命云吾與卿及茂弘當管鮑
之交臣忝外任漸再十載訓誘之誨日有所忘至於斯命銘之於心竊猶眷眷
謂前恩不得一朝而盡伏惟陛下聖哲日新廣延俊乂臨之以政齊之以禮頃
者令導內綜機密出錄尚書杖節京都并統六軍既為刺史兼居重號殊非人
臣之體流俗好評必有譏謗宜省錄尚書杖節及都督且王佐之器當得宏達
遠識高正明斷道德優備者以臣闇識未見其才然於見人未有超於導者加輔翼
積年實盡心力霸王之主何嘗不任賢使能共相終始管仲有三歸反坫之譏
子犯有臨河要君之責蕭何周勃得罪囹圄然終為良佐以導之才何能無失
當令任不過分役其所長以功補過要之將來導性慎密尤能忍事善於斟酌
有文章才義動靜顧問起予聖懷外無過寵公私得所今皇祚肇建八表承風
聖恩不終則遐邇失望天下荒弊人心易動物聽一移將致疑惑臣非敢苟私
親親惟欲忠於社稷表至導封以還敦敦復遣奏之初敦務自矯厲雅尚清談
口不言財色既素有重名又立大功於江左專任閫外手控彊兵羣從貴顯威
權莫貳遂欲專制朝廷有問鼎之心帝畏而惡之遂引劉隗刁協等以為心膂
敦益不能平於是嫌隙始構矣每酒後輒詠魏武帝樂府歌曰老驥伏櫪志在
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為節壺邊盡缺及湘州刺史甘卓遷
梁州敦欲以從事中郎陳頒代卓帝不從更以譙王承鎮湘州敦復上表陳古
今忠臣見疑於君而蒼蠅之人交構其間欲以感動天子帝愈忌憚之俄加敦
羽葆鼓吹增從事中郎掾屬舍人各二人帝以劉隗為鎮北將軍戴若思為征
西將軍悉發揚州奴為兵外以討胡實禦敦也永昌元年敦率眾內向以誅隗
為名上疏曰劉隗前在門下邪佞諂媚譖毀忠良疑惑聖聽遂居權寵撓亂天
機威福自由有識杜口大起事役勞擾士庶外託舉義內自封植奢僭過制乃
以黃散為參軍晉魏以來未有此比傾盡帑藏以自資奉賦役不均百姓嗟怨
免良人奴自為惠澤自可使其大田以充倉廩今便割配皆充隗軍臣前求迎
諸將妻息聖恩聽許而隗絕之使三軍之士莫不怨憤又徐州流人辛苦經載
家計始立隗悉驅逼以實己府當陛下踐阼之始投刺王官本以非常之慶使
豫蒙榮分而更充征役復依舊名普取出客從來久遠經涉年載或死亡滅絕
或自贖得免或見放遣或父兄時事身所不及有所不得輒罪本主百姓哀憤
怨聲盈路身欲北渡以遠朝廷為名而密知機要潛行險慝進人退士高下任
心姦狡饕餮未有隗比雖無忌宰嚭弘恭石顯未足為喻是以遐邇憤慨羣后
失望臣備位宰輔與國存亡誠乏平勃濟時之略然自忘駑駘志存社稷豈可
坐視成敗以虧聖美事不獲已今輒進軍同討姦孽願陛下深垂省察速斬隗
首則眾望厭服皇祚復隆隗首朝懸諸軍夕退昔太甲不能遵明湯典顛覆厥
度幸納伊尹之勳殷道復昌漢武雄略亦惑江充讒佞邪說至乃父子相屠流
血丹地終能克悟不失大綱今日之事有逾於此願陛下深垂三思諮詢善道
則四海乂安社稷永固矣又曰陛下昔鎮揚州虛心下士優賢任能寬以得眾
故君子盡心小人畢力臣以闇蔽豫奉徽猷是以遐邇望風有識自竭王業遂
隆惟新克建四海延頸咸望太平自從信隗已來刑罰不中街談巷議皆云如
吳之將亡聞之惶惑精魂飛散不覺胸臆摧破泣血橫流陛下當全祖宗之業
存神器之重察臣前後所啟奈何棄忽忠言遂信姦佞誰不痛心願出臣表諮
之朝臣介石之幾不俟終日令諸軍早還不至虛擾敦黨吳興人沈充起兵應
敦敦至蕪湖又上表罪狀刁協帝大怒下詔曰王敦憑恃寵靈敢肆狂逆方朕
太甲欲見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親率六軍以誅大逆有殺敦者封五
千戶侯召戴若思劉隗並會京師敦兄含時為光祿勳叛奔于敦敦至石頭欲
攻劉隗其將杜弘曰劉隗死士眾多未易可克不如攻石頭周札少恩兵不為
用攻之必敗札敗則隗自走敦從之札果開城門納弘諸將與敦戰王師敗績
既入石頭擁兵不朝放肆兵士劫掠內外官省奔散惟有侍中二人侍帝帝脫
戎衣著朝服顧而言曰欲得我處但當早道我自還琅邪何至困百姓如此敦
收周顗戴若思害之以敦為丞相江州牧進爵武昌郡公邑萬戶使太常荀崧
就拜又加羽葆鼓吹並偽讓不受還屯武昌多害忠良寵樹親戚以兄含為衛
將軍都督沔南軍事領南蠻校尉荊州刺史以義陽太守任愔督河北諸軍事

南中郎將敦又自督寧益二州及帝崩太寧元年敦諷朝廷徵己明帝乃手詔
徵之語在明帝紀又使兼太常應詹拜授加黃鉞班劍武賁二十人奏事不名
入朝不趨劍履上殿敦移鎮姑孰帝使侍中阮孚齎牛酒犒勞敦稱疾不見使
主簿受詔以王導為司徒敦自為揚州牧敦既得志暴慢愈甚四方貢獻多入
己府將相嶽牧悉出其門徙含為征東將軍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從弟舒為
荊州彬為江州邃為徐州含字處弘凶頑剛暴時所不齒以敦貴重故歷顯位
敦以沈充錢鳳為謀主諸葛瑤鄧嶽周撫李恒謝雍為爪牙充等並凶險驕恣
共相驅扇殺戮自己又大起營府侵人田宅發掘古墓剽掠市道士庶解體咸
知其禍敗焉敦從弟豫章太守稜日夜切諫敦怒陰殺之敦無子養含子應及
敦病甚拜應為武衛將軍以自副錢鳳謂敦曰脫其不諱便當以後事付應敦
曰非常之事豈常人所能且應年少安可當大事我死之後莫若解衆放兵歸
身朝廷保全門戶此計之上也退還武昌收兵自守貢獻不廢亦中計也及吾
尚存悉衆而下萬一僥倖計之下也鳳謂其黨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與沈
充定謀須敦死後作難敦又忌周札殺之而盡滅其族常從督冉曾公乘雄等
為元帝腹心敦又害之以宿衛尚多奏令三番休二及敦病篤詔遣侍中陳晷
散騎常侍虞騑問疾時帝將討敦微服至蕪湖察其營壘又屢遣大臣訊問其
起居遷含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含子瑜散騎常侍敦以溫嶠為丹陽尹
欲使覘伺朝廷嶠至具言敦逆謀帝欲討之知其為物情所畏服乃偽言敦死
於是下詔曰先帝以聖德應運創業江東司徒導首居心膂以道翼讚故大將
軍敦參處股肱或內或外夾輔之勳與有力焉階緣際會遂據上宰杖節專征
委以五州刁協劉隗立朝不允敦抗義致討情希鬻拳兵雖犯順猶嘉乃誠禮
秩優崇人臣無貳事解之後劫掠城邑放恣兵人侵及宮省背違赦信誅戮大
臣縱凶極逆不朝而退六合阻心人情同憤先帝含垢忍恥容而不責委任如
舊禮秩有加朕以不天尋丁酷罰煢煢在疚哀悼靡寄而敦曾無臣子追遠之
誠又無輔孤同獎之操繕甲聚兵盛夏來至輒以天官假授私屬將以威脅朝
廷傾危宗社朕愍其狂戾冀其覺悟故且含隱以觀其終而敦將其不義之彊

有侮弱朝廷之志棄親用羇背賢任惡錢鳳豎子專為謀主逞其凶慝誣罔忠
良周嵩亮直讜言致禍周札周筵累世忠義聽受讒構殘夷其宗秦人之酷刑
不過五族敦之誅戮傍濫無辜滅人之族莫知其罪天下駭心道路以目神怒人
怨篤疾所嬰昏荒悖逆日以滋甚輒立兄息以自承代多樹私黨莫能同惡未
有宰相繼體而不由王命者也頑凶相獎無所顧忌擅錄冶工輒割運漕志騁
凶醜以窺神器社稷之危匪夕則旦天不長姦敦以隕斃鳳承凶宄彌復煽逆
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遣司徒導鎮南將軍丹陽尹嶠建威將軍趙胤武旅
三萬十道並進平西將軍邃率兗州刺史遐奮武將軍峻奮威將軍瞻精銳三
萬水陸齊勢朕親御六軍左衛將軍亮右衛將軍胤護軍將軍詹領軍將軍瞻
中軍將軍壼驍騎將軍艾驃騎將軍南頓王宗鎮軍將軍汝南王祐太宰西陽
王羕被練三千組甲三萬總統諸軍討鳳之罪罪止一人朕不濫刑有能殺鳳
送首封五千戶侯賞布五千匹冠軍將軍鄧嶽志氣平厚識經邪正前將軍周
撫質性詳簡義誠素著功臣之胄情義兼常往年從敦情節不展畏逼首領不
得相違論其乃心無貳王室朕嘉其誠方任之以事其餘文武諸為敦所授用
者一無所問刺史二千石不得輒離所職書到奉承自求多福無或猜嫌以取
誅滅敦之將士從敦彌年怨曠日久或父母隕沒或妻子喪亡不得奔赴銜哀
從役朕甚愍之希不悽愴其單丁在軍無有兼重者皆遣歸家終身不調其餘
皆與假三年休訖還臺當與宿衛同例三番明承詔書朕不負信又詔曰敢有
捨王敦姓名而稱大將軍者軍法從事敦病轉篤不能御衆使錢鳳鄧嶽周撫
等率衆三萬向京師含謂敦曰此家事吾便當行於是以含為元帥鳳等問敦
曰事剋之日天子云何敦曰尚未南郊何得稱天子便盡卿兵勢保護東海王
及裴妃而已乃上疏罪狀溫嶠以誅姦臣為名含至江寧司徒導遺含書曰近
承大將軍困篤綿綿或云已有不諱悲怛之情不能自勝尋知錢鳳大嚴欲肆
姦逆朝士忿憤莫不扼腕去月二十三日得征北告劉遐陶瞻蘇峻等深懷憂
慮不謀同辭都邑大小及二宮宿衛咸懼有往年之掠不復保其妻孥是以聖
主發赫斯之命具如檄旨近有嘉詔崇兄八命望兄奬羣賢忠義之心抑姦細

不達之計當還武昌盡力藩任卒奉來告乃承與犬羊俱下雖當逼迫揣以罔
然兄立身率素見信明於門宗年踰耳順位極人臣仲玉安期亦不足作佳少
年本來門戶良可惜也兄之此舉謂可得如大將軍昔年之事乎昔年佞臣亂
朝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濟今則不然大將軍來屯于湖漸失人心君子
危怖百姓勞弊將終之日委重安期安期斷乳未幾日又於時望便可襲宰相
之跡邪自開闢以來頗有宰相孺子者不諸有耳者皆是將禪代非人臣之
事也先帝中興遺愛在人聖主聰明德洽朝野[illegible]不北面而
執臣節乃敢相構逆率行威福凡在人臣誰不憤歎此直錢鳳不良之心聞於
遠近自知無地遂唱奉逆至如鄧伯山周道和恒有好情往來人士咸皆明之
方欲委任共戮力非徒無慮而已也導門戶小大受國厚恩兄弟顯寵可謂
矣導雖不武情在寧國今日之事明目張膽為六軍之首寧為忠臣而死不為無
賴而生矣但恨大將軍桓文之勳不遂而兄一旦為逆節之臣負先人平素之
志既沒之日何顏見諸父於黃泉謁先帝於地下邪執省來告為兄羞之且悲
且慚願速建大計惟取錢鳳一人使天下獲安家國有福故是[illegible]之事非惟
[illegible]而已夫福如反手用之即是今所統六軍石頭萬五千人宮內後苑二萬
人護軍屯金城六千人劉遐已至征北昨已濟江萬五千人以天子之威文武
[illegible]違中
[illegible]老婢耳門戶衰矣兄弟才
[illegible]事去矣[illegible]曰我當力行因作勢而
[illegible]
[illegible]夢白犬
[illegible]令左右執之俄而敦死時年五十
九應祕不發喪裹尸以席蠟塗其外埋於廳事中與諸葛瑤等恒縱酒淫樂沈
充自吳率眾萬餘人至與含等合充司馬顧颺說充曰今舉大事而天子已扼
其喉情離眾沮鋒摧氣喪持疑猶豫必致禍敗今若決破柵塘因湖水以灌京邑
肆舟艦之勢極水軍之用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上策也藉初至之銳并東
南來軍之力十道俱進眾寡過倍理必摧陷中策也轉禍為福因敗為成召錢
鳳計事因斬之以降下策也充不能用颺逃歸于吳含復率眾渡淮蘇峻等逆
擊大敗之充亦燒營而退既而周光斬錢鳳吳儒斬沈充並傳首京師有司議
曰王敦滔天作逆有無君之心宜依崔杼王淩故事剖棺戮尸以彰元惡於是
發瘞出尸焚其衣冠跽而刑之敦充首同日懸于南桁觀者莫不稱慶敦首既
懸莫敢收葬者尚書令郗鑒言於帝曰昔王莽漆頭以輗董卓然腹以照市
王淩儭土徐馥焚首前朝誅楊駿等皆先極官刑後聽私殯臣以為春秋許齊襄之
葬紀侯魏武義王脩之哭袁譚由斯言之王誅加於上私義行於下臣以為可
聽私葬於義為弘詔許之於是敦家收葬焉含父子乘單船奔荊州刺史王舒
舒使人沈之于江餘黨悉平敦眉目疏朗性簡脫有鑒裁學通左氏口不言財
利尤好清談時人莫知惟族兄戎異之經略指麾千里之外肅然而麾下擾而
不能整武帝嘗召時賢共言伎藝之事人人皆有所說惟敦都無所關意色殊
惡自言知擊鼓因振袖揚枹音節諧韻神氣自得傍若無人舉坐歎其雄爽石
崇以奢豪矜物廁上常有十餘婢侍列皆有容色置甲煎粉沈香汁有如廁者
皆易新衣而出客多羞脫衣而敦脫故著新意色無怍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
作賊又嘗荒恣於色體為之弊左右諫之敦曰此甚易耳乃開後閤驅諸婢妾
數十人並放之時人歎異焉

沈充

沈充字士居少好兵書頗以雄豪聞於鄉里敦引為參軍充因薦同郡錢鳳鳳
字世儀敦以為鎧曹參軍數得進見知敦有不臣之心因進邪說遂相朋構專
弄威權言成禍福遭父喪外託還葬而密為敦使與充交構[illegible]南見
[illegible]小人勿用[illegible]在位[illegible]不敗業
[illegible]曰小人[illegible]曰但[illegible]山陵
[illegible]曰玉石[illegible]知其[illegible]已而不納明
[illegible]人沈禎諭充許以為司空充謂禎曰三司具瞻之重豈吾所
任幣厚言甘古人所畏且丈夫共事終始當同寧可中道改易人誰容我禎曰

不然舍底具順未有不亡者也大將軍阻兵不覲爵賞自己五尺之童知其異志沈充之衆將行篡弒耳豈聞於往年乎是以[illegible][illegible]背將莫不歸赴本朝內外之士咸願效死正以國家易主義不北面以事之也奈何同逆圖當不義之實[illegible]朝廷[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所具也賊之黨與[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與之更始況見義而作邪充不納遂舉兵顧謂其妻子曰男兒不豎豹尾終不還也及敗歸吳興亡失道誤入其故將吳儒家儒誘充內重壁中因笑謂充曰三千戶侯也充曰封侯不足貪也爾以大義存我我宗族必厚報汝若必殺我汝族滅矣儒遂殺之充子勁竟滅吳氏勁見忠義傳

史臣曰琅邪之初鎮建鄴龍德猶潛雖當璧之符已定於冥兆光寶功厚君未被參錢王敦歷官中朝威名夙著作牧淮海望實逾隆遂能託魚水之深規定金蘭之契翼成王度光佐中興卜世延百二之期論都創三分之業此功固不細也既而負勳高而圖非望恃勢逞而肆驕陵釁起自刁劉禍成於錢沈興晉陽之甲擁象魏之兵舉目既[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又發[illegible][illegible]圖命殺害忠貞遂欲篡[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君英略晉祚靈長諸侯釋位股肱戮力用能運茲廟算殄彼凶徒克固鴻圖載清天步者矣

桓溫

桓溫字元子宣城太守彝之子也生未期而太原溫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真英物也彝以嶠所賞故遂名之曰溫嶠笑曰果爾後將易吾姓也彝為韓晃所害涇令江播豫焉溫時年十五枕戈泣血志在復讎至年十八會播已終子彪兄弟三人居喪置刃杖中以為溫備溫詭稱弔賓得進刃彪於廬中并追二弟殺之時人稱焉溫豪爽有風概姿貌甚偉面有七星少與沛國劉惔善惔嘗稱之曰溫眼如紫石稜鬚作蝟毛磔孫仲謀晉宣王之流亞也選尚南康長公主拜駙馬都尉襲爵萬寧男除琅邪太守累遷徐州刺史溫與庾翼友善恆相期以寧濟之事翼嘗薦溫於明帝曰桓溫少有雄略願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壻畜之宜委以方召之任託其弘濟艱難之勳翼卒以溫為都督荊梁四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荊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假節時李勢微弱溫志在立勳于蜀永和二年率衆西伐時康獻太后臨朝溫將發上疏而行朝廷以蜀險遠而溫兵寡少深入敵場甚以為憂初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為八行行相去二丈溫見之謂此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能識之及軍次彭模乃命參軍周楚孫盛守輜重自將步卒直指成都勢使其叔父福及從兄權等攻彭模楚等禦之福退走溫又進擊權等三戰三捷賊衆散自間道歸成都勢於是悉衆與溫戰于笮橋參軍龔護戰沒衆懼欲退而鼓吏誤鳴進鼓於是攻之勢衆大潰溫乘勝直進焚其小城勢遂夜遁九十里至晉壽葭萌城其將鄧嵩昝堅勸勢降乃面縛輿櫬請命溫解縛焚櫬送于京師溫停蜀三旬舉賢旌善偽尚書僕射王誓中書監王瑜鎮東將軍鄧定散騎常侍常璩等皆蜀之良也並以為參軍百姓咸悅軍未旋而王誓鄧定隗文等反溫復討平之振旅還江陵進位征西大將軍開府封臨賀郡公及石季龍死溫欲率衆北征先上疏求朝廷議水陸之宜久不報時知朝廷杖殷浩等以抗己溫甚忿之然素知浩弗之憚也以國無他釁遂得相持彌年雖有君臣之跡亦相羈縻而已八州士衆資調殆不為國家用聲言北伐拜表便行順流而下行達武昌衆四五萬殷浩慮為溫所廢將謀避之又欲以騶虞幡住溫軍內外噂𠴲人情震駭簡文帝時為撫軍與溫書明社稷大計疑惑所由溫即迴軍還鎮上疏曰

臣近親率所統欲北掃趙魏軍次武昌獲撫軍大將軍會稽王昱書說風塵紛紜妄生疑惑辭旨危急憂及社稷省之惋愕不解所由形影相顧隕越無地臣以闇蔽忝荷重任雖才非其人職在靜亂寇仇不滅國恥未雪幸因開泰之期遇可乘之會匹夫有志猶懷憤慨臣亦何心坐觀其弊故荷戈驅馳不遑寧處前後表陳于今歷年矣丹誠坦然公私所察有何纖介容此嫌忌豈醜正之徒心懷怵惕操弄虛說以惑朝聽昔樂毅謁誠垂涕流奔霍光盡忠上官告變讒說殄行奸邪亂德乃歷代之常患存亡之所由也今主上富於陽秋陛下以聖淑臨朝恭己委任責成羣下方寄會通於羣才布德信於遐荒況臣世蒙殊恩服事三朝身非羈旅之賓跡無韓彭之釁而反間起於胸心交亂過於四國此古賢所以歎息於既往而臣亦大懼於當年也今寇賊冰消大事垂定晉之遺

黎儁立南望赴義之衆懷慨卽路元凶之命懸在漏刻而橫議妄生成此貝錦使垂滅之賊復獲蘇息所以痛心絕氣悲慨彌深臣雖所存者公所務者國然外難未弭而內弊交興則臣本心陳力之志也進位太尉固讓不拜時殷浩至洛陽脩復園陵經涉數年屢戰屢敗器械都盡溫復進督司州因朝野之怨乃奏廢浩自此內外大權一歸溫矣溫遂統步騎四萬發江陵水軍自襄陽入均口至南鄉步自淅川以征關中命梁州刺史司馬勳出子午道別軍攻上洛獲苻健荊州刺史郭敬進擊青泥破之健又遣子生弟雄衆數萬屯嶢柳愁思堆以距溫遂大戰生親自陷陣殺溫將應誕劉泓死傷千數溫軍力戰生衆乃散雄又與將軍桓沖戰白鹿原又爲沖所破雄遂馳襲司馬勳勳退次女媧堡溫進至霸上健以五千人深溝自固居人皆安堵復業持牛酒迎溫於路者十八九耆老感泣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初溫恃麥熟取以爲軍資而健芟苗清野軍糧不屬收三千餘口而還帝使侍中黃門勞溫于襄陽初溫自以雄姿風氣是宣帝劉琨之儔有以其比王敦者意甚不平及是征還於北方得一巧作老婢訪之乃琨伎女也一見溫便潸然而泣溫問其故荅曰公甚似劉司空溫大悅出外整理衣冠又呼婢問婢云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溫於是褫冠解帶昏然而睡不怡者數日母孔氏卒上疏解職欲送葬宛陵詔不許贈臨賀太夫人印綬諡曰敬遣侍中弔祭謁者監護喪事旬月之中使者八至軺軒相望於道溫葬畢視事欲脩復園陵移都洛陽表疏十餘上不許進溫征討大都督督司冀二州諸軍事委以專征之任溫遣督護高武據魯陽輔國將軍戴施屯河上勒舟師以逼許洛以譙梁水道既通請徐豫兵乘淮泗入河溫自江陵北伐行經金城見少爲瑯邪時所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涕於是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寮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袁宏曰運有興廢豈必諸人之過溫作色謂四座曰頗聞劉景升有千斤大牛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牸魏武入荊州以享軍士意以況宏坐中皆失色師次伊水姚襄屯水北距水而戰溫結陣而前親被甲督弟沖及諸將奮擊襄大敗自相殺死者數千人越北芒而西走追之不及遂奔平陽溫屯故太極殿前徙入金墉城謁先帝諸陵陵被侵毀者皆繕復之兼置陵令遂旋軍執降賊周成以歸遷降人三千餘家於江漢之閒遣西陽太守滕畯出黃城討蠻賊文盧等又遣江夏相劉岵義陽太守胡驥討妖賊李弘皆破之傳首京師溫還軍之後司豫青兗復陷于賊升平中改封南郡公降臨賀爲縣公以封其次子濟隆和初寇逼河南太守戴施出奔冠軍將軍陳祐告急溫使竟陵太守鄧遐率三千人助祐并欲還都洛陽上疏曰巴蜀既平逆胡消滅時來之會既至休泰之慶顯著而人事乖違屢喪王略復使二賊雙起海內崩裂河洛蕭條山陵危逼所以遐邇悲惶痛心於既往者也伏惟陛下稟乾坤自然之姿挺羲皇玄朗之德鳳棲外藩龍飛皇極時務陵替備徹天聽人之情僞盡知之矣是以九域宅心幽遐企踵思佇雲羅混網四裔誠宜遠圖廟算大存經略光復舊京疆理華夏使惠風陽澤洽被八表霜威寒飆陵振無外豈不允應靈休天人齊契今江河悠闊風馬殊邈故向義之徒履亡相尋而建節之士猶繼踵無悔況辰極既迴衆星斯仰本源既運枝泒自還則晉之餘黎欣皇德之攸憑羣凶妖逆知滅亡之無日騁思順之心鼓雷霆之勢則二豎之命不誅而自絕矣故員通貴於無滯明哲尙於應機砎如石焉所以成務若乃海運既徙而鵬翼不舉永結根於南垂廢神州於龍漢令五尺之童掩口而歎息夫先王經始玄聖宅心畫爲九州制爲九服貴中區而內諸夏誠以晷度自中霜露惟均冠冕萬國朝宗四海故也自彊胡陵暴中華蕩覆狼狽失據權幸揚越蠖屈以待龍申之會潛蟠以俟風雲之期蓋屯圮所鍾非理勝而然也而喪亂緬邈五十餘載先舊徂沒後來童幼班荊輟音積習成俗遂望絕於本邦宴安於所託眷言悼之不覺悲歎臣雖庸劣才不周務然攝官承乏屬當重任願竭筋骨宣力先鋒翦除荊棘驅諸豺狼自永嘉之亂播流江表者請一切北徙以實河南資其舊業反其土宇勸農桑之務盡三時之利導之以義齊之以禮使文武兼宣信順交暢井邑既脩綱維粗舉然後陛下建三辰之章振旂旗之旌冕旒錫鑾朝服濟江則宇宙之內誰不幸甚夫人情昧安難與圖始非常

之事眾人所疑伏願陛下決玄照之明斷常均之外責臣以興復之效委臣以
終濟之功此事既就此功既成則陛下盛勳比隆前代周宣之詠復興當年如
其不效臣之罪也褰裳赴鎮其甘如薺詔曰在昔喪亂忽涉五紀戎狄肆暴繼
襲凶跡眷言西顧慨歎盈懷知欲躬率三軍蕩滌氛穢廓清中畿光復舊京非
夫外身殉國孰能若此者哉諸所處分委之高算但河洛丘墟所營者廣經始
之勳致勞懷也於是改授并司冀三州以交廣遼遠罷都督溫表辭不受又加
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溫以既總督內外不宜在遠又上疏陳
便宜七事其一朋黨雷同私議沸騰宜抑杜浮競莫使能植其二戶口凋寡不
當漢之一郡宜并官省職令久於其事其三機務不可停廢常行文按宜為限
日其四宜明長幼之禮獎忠公之吏其五褒貶賞罰宜允其實其六宜述遵前
典敦明學業其七宜選建史官以成晉書有司皆奏行之尋加羽葆鼓吹置左
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受鼓吹餘皆辭復率舟軍進合肥加揚州牧錄尚
書事使侍中顏旄宣旨召溫入參朝政溫上疏曰方攘除羣凶掃平禍亂當竭
天下智力與眾共濟之而朝議咸疑聖詔彌固事異本圖豈敢執遂至於入參
朝政非所敢聞臣違離宮省二十餘載軒轅戎務役勤思苦若得解帶逍遙鳴
玉闕廷參贊無為之契豫聞曲成之化雖實不敏豈不是願但顧以江漢艱難
不同曩日而益梁新平寧州始服懸兵漢川戍禦彌廣加彊蠻羣牙勢處上流
江湖悠遠當制命侯伯自非望實重威無以鎮御遐外臣知捨此之艱危敢背
之而無怨願奮臂投身造事中原者實恥帝道皇居仄陋於東南痛神華桑梓
遂埋於戎狄若憑宗廟之靈則雲徹席卷呼吸蕩清如當假息遊魂則臣據河
洛親臨二寇廣宣皇靈襟帶秦趙遠不五載大事必定今臣豈以親覲國光
輔二世卻無煩以臣疎鈍並間機務且不有行者誰扞牧圉表裏相濟實深實
重伏願陛下察臣所陳兼訪內外乞時還屯擁軍方隅詔不許復徵溫溫至赭
圻詔又使尚書車灌止之溫遂城赭圻固讓內錄遙領揚州牧屬鮮卑攻洛陽
陳祐出奔簡文帝時輔政會溫于洌洲議征討事溫移鎮姑孰會哀帝崩事遂
寢溫性儉每讌惟下七奠柈茶果而已然以雄武專朝窺覦非望或臥對親寮

曰為爾寂寂將為文景所笑眾莫敢對既而撫枕起曰既不能流芳後世不足
復遺臭萬載邪常行經王敦墓望之曰可人可人其心迹若是時有遠方比丘
尼名有道術於別室浴溫竊窺之尼倮身先以刀自破腹次斷兩足浴竟出溫
問吉凶尼云公若作天子亦當如是太和四年又上疏悉眾北伐平北將軍郗
愔以疾解職又以溫領平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率弟南中郎沖西中郎袁真
步騎五萬北伐百官皆於南州祖道都邑盡傾軍次胡陸攻慕容暐將慕容忠
獲之進次金鄉時亢旱水道不通乃鑿鉅野三百餘里以通舟運自清水入河
暐將慕容垂傅末波等率眾八萬距溫戰于林渚溫擊破之遂至枋頭先使袁
真伐譙梁開石門以通運真討譙梁皆平之而不能開石門軍糧竭盡溫焚舟
步退自東燕出倉垣經陳留鑿井而飲行七百餘里垂以八千騎追之戰于襄
邑溫軍敗績死者三萬人溫甚恥之歸罪於真表廢為庶人真怨溫誣己據壽
陽以自固潛通苻堅慕容暐帝遣侍中羅含以牛酒犒溫於山陽使會稽王昱
會溫于涂中詔以溫世子給事熙為征虜將軍豫州刺史假節及南康公主薨
詔賻布千匹錢百萬溫辭不受又陳息熙三年之孤且年少未宜使居偏任詔
不許發州人築廣陵城移鎮之時溫行役既久又兼疾癘死者十四五百姓嗟
怨袁真病死其將朱輔立其子瑾以嗣事慕容暐苻堅並遣軍援瑾溫使督護
竺瑤矯陽之等與水軍擊之時暐軍已至瑤等與戰於武丘破之溫率二萬人
自廣陵又至瑾嬰城固守溫築長圍守之苻堅乃使其將王鑒張蚝等率兵以
救瑾屯洛澗先遣精騎五千次于肥水北溫遣桓伊及弟子石虔等逆擊大破
之瑾眾遂潰生擒之并其宗族數十人及朱輔送于京都而斬之瑾所侍養乞
活數百人悉坑之以妻子為賞溫以功詔加班劍十人備軍於路次文武論功
賞賜各有差溫既負其才力久懷異志欲先立功河朔還受九錫既逢覆敗名
實頓減於是參軍郗超進廢立之計溫乃廢帝而立簡文帝詔溫依諸葛亮故
事甲仗百人入殿賜錢五千萬絹二萬匹布二萬匹溫多所廢徙誅庾倩殷涓
曹秀等是時溫威勢翕赫侍中謝安見而遙拜溫驚曰安石卿何事乃爾安曰
未有君拜於前臣揖於後時溫有腳疾詔乘輿入朝既見欲陳廢立本意帝便

雖下數十行，溫既懼不得一言而出。初，元明世，郭璞為讖曰：「君非無嗣，兄弟代禪。」謂成帝有子而以國祚傳弟。又曰：「有人姓李，兒專征戰，譬如車軸，脫在一面。」兒者，子也，李去子木存，車去軸為亘，合成桓字也。又曰：「爾來爾來，河內大縣。」爾來，謂自爾已來為元始，溫字元子也；故河內大縣，溫也；成康既崩，桓氏始大，故連言之。又曰：「賴子之薨，延我國祚。痛子之隕，皇運其暮。」二子者，元子、道子也。溫終以篡奪事未成而死，幸之也；會稽王道子雖首亂晉國，而其死亦晉衰之由也，故云痛也。溫復還白石，上疏求歸姑孰。詔曰：「夫乾坤體合而化成萬物，二人同心則不言所利。古之哲王咸賴元輔，姬旦光于四表而周道以隆，伊尹格于皇天而殷化以洽。大司馬明德應期，光大深遠，上合天心，含章時發，用集大命，輔予一人，功美博陸，道固萬世。今進公丞相，其大司馬如故，留公京都，以寧社稷。」溫固辭，仍請還鎮。遣侍中王坦之徵溫入相，增邑為萬戶，又辭。詔以西府經袁真事故，軍用不足，給世子熙布三萬匹、米六萬斛，又以熙弟濟為給事中。及帝不豫，詔溫曰：「吾遂委篤，足下便入，冀得相見。便來，便來！」於是一日一夜頻有四詔。溫上疏曰：「聖體不和，以經積日，愚心惶無所寄情。夫盛衰常理，備無害，故漢高枕疾，呂后問相，孝武不豫，霍光啓嗣，嗚噎以問身後，所存者大也。今皇子幼稚，而朝賢時譽，惟謝安、王坦之才識智能，簡在聖鑒，內輔幼君，外禦強寇，實群情之大懼，然理盡於此。陛下便宜崇授，使群下知所寄，而安等奉命陳力，公私為宜。至如臣溫，位兼將相，加陛下垂布衣之顧，但朽邁疾病，懼不支久，無所復堪託以後事。」疏未及奏而帝崩，遺詔家國事一稟之於公，如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溫初望簡文臨終禪位於己，不爾便為周公居攝。事既不副所望，故甚憤怨，與弟沖書曰：「遺詔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耳。」王、謝處大事之際，日憤憤少懷。及孝武即位，詔曰：「先帝遺敕云：『事大司馬如事吾。』令答表便可盡敬。」又詔：「大司馬社稷所寄，先帝託以家國，內外眾事便就關公施行。」復遣謝安徵溫入輔，加前部羽葆鼓吹，武賁六十人，溫讓不受。及溫入朝，赴山陵，詔曰：「公勳德尊重，師保朕躬，兼有風患，其無敬。」又敕尚書安等於新亭奉迎，百僚拜于道側。當時豫有位望者咸戰慴失色，或云因此殺王、謝，內外懷懼。溫既至，以盧悚入宮，乃收尚書陸始付廷尉，責替慢罪也。於是拜高平陵，左右覺其有異，既登車，謂從者曰：「先帝向遂靈見。」既不述帝所言，故眾莫之知，但見將拜時頻言「臣不敢」而已。又問左右殷涓形狀，答者言肥短，溫云：「向亦見在帝側。」初，殷浩既為溫所廢死，涓頗有氣尚，遂不詣溫，而與武陵王晞游，故溫疑而害之，竟不識也。及是，亦見涓為祟，因而遇疾。凡停京師十有四日，歸于姑孰，遂寢疾不起。諷朝廷加己九錫，累相催促。謝安、王坦之聞其病篤，密緩其事。錫文未及成而薨，時年六十二。皇太后與帝臨于朝堂三日，詔賜九命袞冕之服，及朝服一具，衣一襲，東園秘器，錢二百萬，布二千匹，蠟五百斤，以供喪事。及葬，一依太宰安平獻王、漢大將軍霍光故事，賜九旒鸞輅，黃屋左纛，轀輬車，挽歌二部，羽葆鼓吹，武賁班劍百人，優冊即前南郡公，增七千五百戶，進地方三百里，賜錢五千萬，絹二萬匹，布十萬匹，追贈丞相。初，沖問溫以謝安、王坦之所任，溫曰：「伊等不為汝所處分。」溫知己存彼不敢異，害之無益於沖，更失時望，所以息謀。

溫六子：熙、濟、歆、禕、偉、玄。熙字伯道，初為世子，後以才弱，使沖領其眾。及溫病，熙與叔秘謀殺沖，沖知之，徙于長沙。濟字仲道，與熙同謀，俱徙長沙。歆字叔道，賜爵臨賀公。禕最愚，不辨菽麥。偉字幼道，平厚篤實，居藩為士庶所懷，歷使持節、督荊益寧秦梁五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領南蠻校尉、荊州刺史，西昌侯，贈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玄嗣爵，別有傳。

孟嘉

孟嘉字萬年，江夏鄳人，吳司空宗曾孫也。嘉少知名，太尉庾亮領江州，辟部廬陵從事。嘉還都，亮引問風俗得失，對曰：「還傳當問吏。」亮舉麈尾掩口而笑，謂弟翼曰：「孟嘉故是盛德人。」轉勸學從事。褚裒時為豫章太守，正旦朝亮，裒有器識，亮大會州府人士，嘉坐次甚遠。裒問亮：「聞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覓。」裒歷觀，指嘉謂亮曰：「此君小異，將無是乎？」亮欣然而笑，喜裒得嘉，奇嘉為裒所得，乃益器焉。後為征西桓溫參軍，溫甚重之。九月九日，溫燕龍山，寮佐畢集，時佐吏並著戎服，有風至，吹嘉帽墮落，嘉不之覺，溫使左右勿言，欲觀其舉止。嘉良久如廁，溫令取還之，命孫盛作文嘲嘉，著嘉坐處。嘉還見，即答之，其

文甚美四坐嗟歎嘉好酣飲愈多不亂溫問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公未得酒中趣耳又問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謂也嘉答曰漸近使之然一坐咨嗟轉從事中郎遷長史年五十三卒于家

史臣曰桓溫挺雄豪之逸氣韞文武之奇才見賞通人夙標令譽時既豺狼孔熾疆埸多虞受寄扞城用恢威略乃踰越險阻戡定岷峨獨剋之功有可稱矣及觀兵洛汭脩復五陵引旆秦郊威懷三輔雖未能梟除凶逆亦足以宣暢王靈既而總戎馬之權居形勝之地自謂英猷不世勳績冠時挾震主之威蓄無君之志企景文而慨息想處仲而思齊睥睨漢廷窺覦周鼎復欲立奇功於趙魏允歸望於天人然後步驟前王憲章虞夏逮乎石門路阻襄邑兵摧懟謀略之乖違恥師徒之撓敗遷怒於朝廷委罪於偏裨廢主以立威殺人以逞欲曾弗知寶命不可以求得神器不可以力征豈不悖哉豈不悖哉斯實斧鉞之所宜加人神之所同棄然猶存極光寵沒享哀榮是知朝政之無章主威之不立也

贊曰播越江濆政弱權分元子恃力處仲矜勳迹既陵上志亦無君罪浮浞豷心窺舜禹樹威外略稱兵內侮惟身與嗣竟罹齊斧

晉書卷九十八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六十九

桓玄

桓玄字敬道一名靈寶大司馬溫之孽子也其母馬氏嘗與同輩夜坐於月下見流星墜銅盆水中忽如二寸火珠冏然明淨競以瓢接取馬氏得而吞之若有感遂有娠及生玄有光照室占者奇之故小名靈寶妳媼每抱詣溫輒易人而後至云其重兼常兒溫甚愛異之臨終命以為嗣襲爵南郡公年七歲溫服終府州文武辭其叔父沖沖撫玄頭曰此汝家之故吏也玄因涕淚覆面衆並異之及長形貌瓌奇風神疎朗博綜藝術善屬文常負其才地以雄豪自處衆咸憚之朝廷亦疑而未用年二十三始拜太子洗馬時議謂溫有不臣之跡故折玄兄弟而為素官太元末出補義興太守鬱鬱不得志嘗登高望震澤歎曰父為九州伯兒為五湖長棄官歸國自以元勳之門而負謗於世乃上疏曰臣閒周公大聖而四國流言樂毅王佐而被謗騎劫巷伯有豺獸之慨蘇公興飄風之刺惡直醜正何代無之先臣蒙國殊遇姻婭皇極常欲以身報德投袂乘機西平巴蜀北清伊洛使竊號之寇繫頸北闕園陵修復大恥載雪飲馬灞滻懸旌趙魏勤王之師功非一捷太和之末皇基有潛移之懼遂乃奉順天人翼登聖朝明離既朗四凶兼澄向使此功不建此事不成宗廟之事豈可孰念昔太甲雖迷商祚無憂昌邑雖昏弊無三孽因茲而言晉室之機危於殷漢先臣之功高於伊霍矣而負重既往蒙謗清時聖世明王黜陟之道不聞廢忽顯明之功採射冥冥之心啓嫌謗之塗闕邪枉之路者也先臣勤王艱難之勞匡復剋平之勳朝廷若其遺之臣亦不復計也至於先帝龍飛九五陛下之所以繼明南面請問談者誰之由邪誰之德邪豈惟晉室永安祖宗血食於陛下一門實奇功也自頃權門日盛醜政實繁咸稱述時言互相扇附以臣之兄弟皆晉之罪人臣等復何理可以苟存聖世何顏可以尸饗封祿若陛下忘先臣大造之功信貝錦萋菲之說臣等自當奉還三封受戮市朝然後下從先臣歸先帝於玄宮耳若陛下述遵先旨追錄舊勳竊望少垂愷悌覆蓋之恩疏寢不報玄在荊楚積年優游無事荊州刺史殷仲堪甚敬憚之及中書令王國寶用事謀削弱方鎮內外騷動知王恭有憂國之言玄潛有意於功業乃說仲堪曰國寶與君諸人素已為對唯患相弊之不速耳今既執權要與王緒相為表裏其所迴易罔不如志孝伯居元舅之地正情為朝野所重必未便動之唯當以君為事首君為先帝所拔超居方任人情未以為允咸謂君雖有思致非方伯人若發詔徵君為中書令用殷覬為荊州君何以處之仲堪曰憂之久矣君謂計將安出玄曰國寶姦凶天下所知孝伯疾惡之情每至而當今日之會以理推之必當過人君若密遣一人信說王恭宜興晉陽之師以內匡朝廷己當悉荊楚之衆順流而下推王為盟主僕等亦皆投袂當此無不響應此事既行桓文之舉也仲堪持疑未決俄而王恭信至招仲堪及玄匡正朝廷國寶既死於是兵罷玄乃求為廣州會稽王道子亦憚之不欲使在荊楚故順其意隆安初詔以玄督交廣二州建威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玄受命不行其年王恭又與庾楷起兵討江州刺史王愉及譙王尚之兄弟玄仲堪謂恭事必剋捷一時響應仲堪給玄五千人與楊佺期俱為前鋒軍至湓口王愉奔于臨川玄遣偏將軍追獲之玄佺期至石頭仲堪至蕪湖恭將劉牢之背恭歸順恭既死庾楷戰敗奔于玄軍既而詔以玄為江州仲堪等皆被換易乃各迴舟西還屯于尋陽共相結約推玄為盟主玄始得志乃連名上疏申理王恭求誅尚之牢之等朝廷深憚之乃免桓脩復仲堪以相和解初玄在荊州豪縱士庶憚之甚於州牧仲堪親黨勸殺之仲堪不聽及還尋陽資其聲地故推為盟主玄逾自矜重佺期為人驕悍常自謂承籍華胄江表莫比而玄每以寒士裁之佺期甚憾即欲於壇所襲玄仲堪惡佺期兄弟虓勇恐剋玄之後復為己害苦禁之於是各奉詔還鎮玄亦知佺期有異謀潛有吞幷之計於是屯于夏口隆安中詔加玄都督荊州四郡以兄偉為輔國將軍南蠻校尉仲堪慮玄跋扈遂與佺期結婚為援初玄既與仲堪佺期有隙恆慮掩襲求廣其所統朝廷亦欲成其釁隙故分佺期所督四郡與玄佺期甚忿懼會姚興侵洛陽佺期乃建牙聲云援洛

密欲與仲堪共襲玄仲堪雖外結佺期而疑其心距而不許猶慮弗能禁復遣從弟遹屯于北境以遏佺期佺期既不能獨舉且不測仲堪本意遂息甲南蠻校尉楊廣佺期之兄也欲距桓偉仲堪不聽乃出廣爲宜都建平二郡太守加征虜將軍佺期弟孜敬先爲江夏相玄以兵襲而召之既至以爲諮議參軍玄於是興軍西征亦聲云救洛與仲堪書說佺期受國恩而棄山陵宜共罪之今親率戎旅逕進金墉使仲堪收楊廣如其不爾無以相信仲堪本計欲兩全之既得玄書知不能禁乃曰君自沔而行不得一人入江也玄乃止後荆州大水仲堪振恤饑者倉廩空竭玄乘其虛而伐之先遣軍襲巴陵梁州刺史郭銓當之所鎮路經夏口玄聲云朝廷遣佺期爲己前鋒乃授以江夏之衆使督諸軍並進密報兄偉令爲內應偉遑遽不知所爲乃自齎疏示仲堪仲堪執偉爲質令與玄書辭甚苦至玄曰仲堪爲人不能專決常懷成敗之計爲兒子作慮我兄必無憂矣玄既至巴陵仲堪遣衆距之爲玄所敗玄進至楊口又敗仲堪弟子道護乘勝至零口去江陵二十里仲堪遣軍數道距之佺期自襄陽來赴與兄廣共擊玄玄懼其銳乃退軍馬頭佺期等方復追玄苦戰佺期敗走還襄陽仲堪出奔酇城玄遣將軍馮該躡佺期獲之廣爲人所縛送玄並殺之仲堪聞佺期死乃將數百人奔姚興至冠軍城爲該所得玄令害之於是遂平荆雍乃表求領江荆二州詔以玄都督荆司雍秦梁益寧七州後將軍荆州刺史假節以桓脩爲江州刺史玄上疏固爭江州於是進督八州及楊豫八郡復領江州刺史玄又輒以偉爲冠軍將軍雍州刺史時寇賊未平朝廷難違其意許之玄於是樹用腹心兵馬日盛屢上疏求討孫恩詔輒不許其後恩逼京都玄建牙聚衆外託勤王實欲觀釁而進復上疏請討之會恩已走玄又奉詔解嚴以偉爲江州鎮夏口司馬刁暢爲輔國將軍督八郡鎮襄陽遣桓振皇甫敷馮該等戍湓口移沮漳蠻二千戶于江南立武寧郡更招集流人立綏安郡又置諸郡丞詔徵廣州刺史刁逵豫章太守郭昶之玄皆留不遣自謂三分有二知勢運所歸屢上禎祥以爲己瑞初庾楷既奔于玄玄之求討孫恩也以爲右將軍玄既解嚴楷亦去職楷以玄方與朝廷構怨恐事不剋禍及於己乃密結於後將軍元顯許爲內應元興初元顯稱詔伐玄玄從兄石生時爲太傅長史密書報玄玄本謂揚土饑饉孫恩未滅必未遑討己可得蓄力養衆觀釁而動既聞元顯將伐之甚懼欲保江陵長史卞範之說玄曰公英略威名振于天下元顯口尙乳臭劉牢之大失物情若兵臨近畿示以威賞則土崩之勢可翹足而待何有延敵入境自取蹙弱者乎玄大悅乃留其兄偉守江陵抗表率衆下至尋陽移檄京邑罪狀元顯檄至元顯大懼下船而不克發玄既失人情而興師犯順慮衆不爲用恆有迴旆之計既過尋陽不見王師意甚悅其將吏亦振庾楷謀泄收縶之至姑孰使其將馮該苻宏皇甫敷索元等先攻譙王尙之尙之敗劉牢之遣子敬宣詣玄降玄至新亭元顯自潰玄入京師矯詔曰義旗雲集罪在元顯太傅已別有教其解嚴息甲以副義心又矯詔加己總百揆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錄尙書事揚州牧領徐州刺史又加假黃鉞羽葆鼓吹班劍二十人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甲仗二百人上殿玄表列太傅道子及元顯之惡徙道子于安城郡害元顯于市於是玄入居太傅府害太傅中郎毛泰泰弟游擊將軍邃太傅參軍荀遜前豫州刺史庾楷父子吏部郎袁遵譙王尙之等流尙之弟丹陽尹恢之廣晉伯允之驃騎長史王誕太傅主簿毛遁等於交廣諸郡尋追害恢之允之于道以兄偉爲安西將軍荆州刺史領南蠻校尉從兄謙爲左僕射加中軍將軍領選脩爲右將軍徐兗二州刺史石生爲前將軍江州刺史長史卞範之爲建武將軍丹陽尹王謐爲中書令領軍將軍大赦改元爲大亨玄讓丞相自署太尉領平西將軍豫州刺史又加袞冕之服綠綟綬增班劍爲六十人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讚奏不名玄將出居姑孰訪之於衆王謐對曰公羊有言周公何以不之魯欲天下一乎周也願靜根本以公旦爲心玄善其對而不能從遂大築城府臺館山池莫不壯麗乃出鎮溧洲既至姑孰固辭錄尙書事詔許之而大政皆諮焉小事則決於桓謙卞範之自禍難屢構干戈不戢百姓厭之思歸一統及玄初至也黜凡佞擢儁賢君子之道粗備京師欣然後乃陵侮朝廷幽擯宰輔豪奢縱欲衆務繁興於是朝野失望人不安業時會稽饑荒玄令賑貸之百姓散在江湖採稆內史王愉悉召之還請米

米既不多吏不時給頓仆道路死者十八九焉玄又害吳興太守高素輔國將
軍竺謙之謙之從兄高平相朗之輔國將軍劉襲襲弟彭城內史季武冠軍將
軍孫無終等皆劉牢之之黨北府舊將也襲兄冀州刺史軌及寧朔將軍高雅
之牢之子敬宣並奔慕容德玄諷朝廷以己平元顯功封豫章公食安成郡地
方二百二十五里邑七千五百戶平仲堪佺期功封桂陽郡公地方七十五里
邑二千五百戶本封南郡如故玄以豫章改封息昇桂陽郡公賜兄子浚降為
西道縣公又發詔為桓溫諱有姓名同者一皆改之贈其母馬氏豫章公太夫
人元興二年玄詐表請平姚興又諷朝廷作詔不許玄本無資力而好為大言
既不克行乃云奉詔故止初欲飾裝無他處分先使作輕舸載服玩及書畫等
物或諫之玄曰書畫服玩既宜恆在左右且兵凶戰危脫有不意當使輕而易
運眾咸笑之是歲玄兄偉卒贈開府驃騎將軍以桓脩代之從事中郎曹靖之
說玄以桓脩兄弟職居內外恐權傾天下玄納之乃以南郡相桓石康為西中
郎將荊州刺史偉服始以公除玄便作樂初奏玄撫節慟哭既而收淚盡懽玄
所親仗唯偉偉既死玄乃孤危而不臣之跡已著自知怨滿天下欲速定篡逆
殷仲文卞範之等又共催促之於是先改授羣司解琅邪王司徒遷太宰加殊
禮以桓謙為侍中衞將軍開府錄尚書事王謐散騎常侍中書監領司徒桓胤
中書令加桓脩散騎常侍撫軍大將軍置學官教授二品子弟數百人又矯詔
加其相國總百揆封南郡南平宜都天門零陵營陽桂陽衡陽義陽建平十郡
為楚王揚州牧領平西將軍豫州刺史如故加九錫備物楚國置丞相已下一
遵舊典又諷天子御前殿而策授焉玄屢偽讓詔遣百僚敦勸又云當親降鑾
輿乃受命矯詔贈父溫為楚王南康公主為楚王后以平西長史劉瑾為尚書
刁逵為中領軍王嘏為太常殷叔文為左衞皇甫敷為右衞凡眾官合六十餘
人為楚官屬玄解平西豫州以平西文武配相國府新野人庾仄聞玄受九錫
乃起義兵襲馮該於襄陽走之仄有眾七千於城南設壇祭祖宗七廟南蠻參
軍庾彬安西參軍楊道護江安令鄧襄子謀為內應仄本仲堪黨桓偉既死石
康未至故乘間而發江陵震動桓謙之子亮起兵于羅縣自號平南將軍湘州
刺史以討仄為名南蠻校尉羊僧壽與石康共攻襄陽仄眾散奔姚興[illegible]
[illegible]沙相陶延壽以亮乘亂起兵遣收之玄徙亮于衡陽誅其同謀桓奧等
玄偽上表求歸藩又自作詔留之遣使宣旨玄又上表固請又諷天子作手詔
固留焉玄好逞偽辭塊然飾讓皆此類也謂代謝之際宜有禎祥乃密令所在
上臨平湖開除清朗使眾官集賀矯詔曰靈瑞之事非所敢聞也斯誠相國至
德故事為之應太平之化於是乎始六合同悅情何可言又詐云江州甘露降
王成基家竹上玄以歷代咸有肥遁之士而己世獨無乃徵皇甫謐六世孫希
之為著作并給其資用皆令讓而不受號曰高士時人名為充隱議復肉刑斷
錢貨迴復改異造革紛紜志無一定條制森然動害政理性貪鄙好奇異尤愛
寶物珠玉不離于手人士有法書好畫及佳園宅者悉欲歸己猶難逼奪之皆
蒱博而取遣臣佐四出掘果移竹不遠數千里百姓佳果美竹無復遺餘信悅
諂譽逆忤讜言或奪其所憎與其所愛十一月玄矯制加其冕十有二旒建天
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儛八佾設鍾
虡宮縣妃為王后世子為太子其女及孫爵命之號皆如舊制玄乃多斥朝臣
為太宰僚佐又矯詔使王謐兼太保領司徒奉皇帝璽禪位於己又諷帝以禪
位告廟出居永安宮移晉神主于琅邪廟初玄恐帝不肯為手詔又慮璽不可
得逼臨川王寶請帝自為手詔因奪取璽比臨軒璽已久出玄甚喜百官到姑
孰勸玄僭偽位玄偽讓朝臣固請玄乃於城南七里立郊登壇篡位以玄牡告
天百僚陪列而儀注不備忘稱萬歲又不易帝諱榜為文告天皇后帝云晉帝
欽若景運敬順明命以命于玄夫天工人代帝王所以興匪君莫治惟德司其
元故承天理物必由一統並聖不可以二君非賢不可以無主故世換五帝鼎
遷三代爰暨漢魏咸歸勳烈晉自中葉仍世多故海西之亂皇祚殆移九代廓
寧之功升明黜陟之勳微禹之德左衽將及太元之末君子道消積釁基亂鐘
于隆安禍延士庶理絕人倫玄雖身在草澤見棄時班義情理感胡能無慨投
袂剋清之勢阿衡撥亂之績皆仰憑先德遺愛之利玄何功焉屬當理運之會
猥集樂推之數以寡昧之身踵下武之重膺革表之始託王公之上誠仰藉洪

基德漸有由夕惕祗懷罔知攸厝君位不可以久虛人神不可以乏饗是用敬
不奉以欽恭大禮敬御夏辰升壇受禪告類上帝以永綏民望式孚萬邦惟明
靈是饗乃下書曰夫三才相資天人所以成功理由一統貞夫所以司契帝王
之興其源深矣自三五已降世代參差雖所由或殊其歸一也朕皇考宣武王
聖德高邈誕啓洪基景命攸歸理貫自昔中間屯險弗克負荷仰瞻宏業殆若
綴旒藉否終之運遇時來之會用獲除姦救溺拯拔人倫晉氏以多難荐臻歷
數唯既典章唐虞之準述遵漢魏之則用集天祿於朕躬惟德不敏辭不獲命
稽若令典遂升壇燎于南郊受終于文祖思覃斯慶願與億兆聿茲更始於是
大赦改元永始賜天下爵二級孝悌力田人三級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穀人
五斛其賞賜之制徒設空文無其實也初出僞詔改年爲建始右丞王悠之曰
建始趙王倫僞號也又改爲永始復是王莽始執權之歲其兆號不祥冥符僭
逆如此又下書曰夫三恪作賓有自來矣爰暨漢魏咸建疆宇晉氏欽若歷數
禪位于朕躬宜則是古訓授茲茅土以南康之平固縣奉晉帝爲平固王車旗
正朔一如舊典遷帝居尋陽即陳留王處鄴宮故事降永安皇后爲零陵君琅
邪王爲石陽縣公武陵王遵爲彭澤縣侯追尊其父溫宣武皇帝廟稱太祖南
康公主爲宣皇后封子昇爲豫章郡王叔父雲孫放之爲寧都縣王豁孫稚玉
爲臨沅縣王豁次子石康爲右將軍武陵郡王秘子蔚爲醴陵縣王贈沖太傅
宣城郡王加殊禮依晉安平王故事以孫胤襲爵爲吏部尚書沖次子謙爲揚
州刺史新安郡王謙弟脩爲撫軍大將軍安成郡王兄歆臨賀縣王禕富陽縣
王贈偉侍中大將軍義興郡王以子濬襲爵爲輔國將軍濬弟邈西昌縣王封
王謐爲武昌公班劍二十人卞範之爲臨汝公殷仲文爲東興公馮該爲魚復
侯又降始安郡公爲縣公長沙爲臨湘縣公廬陵爲巴丘縣公各千戶其康樂
武昌南昌望蔡建興永脩觀陽皆降封百戶公侯之號如故又普進諸征鎮軍
號各有差以相國左長史王綏爲中書令樂桓謙母庾氏爲宣城太妃加殊禮
給以輦乘號溫墓曰永崇陵置守衛四十人玄入建康宮逆風迅激旍旗儀飾
皆傾偃及小會于西堂設妓樂殿上施絳綾帳縷黃金爲顏四角作金龍頭銜

五色羽葆旒蘇羣臣竊相謂曰此頗似轜車亦王莽僊蓋之流也龍角所謂亢
龍有悔者也又造金根車駕六馬是月玄臨聽訟觀閱囚徒罪無輕重多被原
放有干輿乞者時或卹之其好行小惠如此自以水德壬辰臘子祖改尚書都
官郎爲賊曹又增置五校三將及彊弩積射武衛官元興三年玄之永始二年
也尚書答春蒐字誤爲春菟凡所關署皆被降黜玄大綱不理而紏摘纖微皆
此類也以其妻劉氏爲皇后將脩殿宇乃移入東宮又開東掖平昌廣莫及宮
殿諸門皆爲三道更造大輦容三十人坐以二百人舁之性好畋遊以體大不
堪乘馬又作徘徊輿施轉關令迴動無滯既不追尊祖曾疑其禮儀問於羣臣
散騎常侍徐廣據晉典宜追立七廟又敬其父則子悅位彌高者情禮得申道
愈廣者納敬必普也玄曰禮云三昭三穆與太祖爲七然則太祖必居廟之主
也昭穆皆自下之稱則非逆數可知也禮太祖東向左昭右穆如晉室之廟則
宣帝在昭穆之列不得在太祖之位昭穆既錯太祖無寄失之遠矣玄曾祖以
上名位不顯故不欲序列且以王莽九廟見譏於前史遂以一廟矯之郊廟齋
二日而已祕書監卞承之曰祭不及祖知楚德之不長也又毀晉小廟以廣臺
榭其庶母蔡氏廟有定所忌日見賓客遊宴唯至亡時一哭而已朞服之內不
廢音樂玄出遊水門飄風飛其儀蓋夜濤水入石頭大桁流壞殺人甚多大風
吹朱雀門樓上層墜地玄自篡盜之後驕奢荒侈遊獵無度以夜繼晝兄偉葬
日旦哭晚遊或一日之中屢出馳騁性又急暴呼召嚴速直官咸繫馬省前禁
內讙雜無復朝廷之體於是百姓疲苦朝野勞瘁怨怒思亂者十室八九焉於
是劉裕劉毅何無忌等共謀興復裕等斬桓脩於京口斬桓弘于廣陵河內太
守辛扈興弘農太守王元德振威將軍童厚之竟陵太守劉邁謀爲內應至期
裕遣周安穆報之而邁惶遽遂以告玄玄震駭即殺扈興等安穆馳去得免封
邁安重侯一宿又殺之裕率義軍至竹里玄移還上宮百僚步從召侍官皆入
止省中赦揚豫徐兗青冀六州加桓謙征討都督假節以殷仲文代桓脩遣頓
丘太守吳甫之右衛將軍皇甫敷北距義軍裕等於江乘與戰臨陣斬甫之進
至羅落橋與敷戰復梟其首玄聞之大懼乃召諸道術人推算數爲厭勝之法

乃問衆曰朕其敗乎曹靖之對曰神怒人怨臣實懼焉玄曰人或可怨神何爲怒對曰移晉宗廟飄泊失所大楚之祭不及於祖此其所以怒也玄曰卿何不諫對曰輦上諸君子皆以爲堯舜之世臣何敢言玄愈忿懼使桓謙何澹之屯東陵卞範之屯覆舟山西衆合二萬以距義軍裕至蔣山使羸弱貫油帔登山分張旗幟數道並前玄偵候還云裕軍四塞不知多少玄益憂懼遣武衞將軍庾賾之配以精卒副援諸軍于時東北風急義軍放火煙塵張天鼓譟之音震駭京邑劉裕執鉞麾而進謙等諸軍一時奔潰玄率親信數千人聲言赴戰遂將其子昇兄子濬出南掖門西至石頭使殷仲文具船相與南奔初玄在姑孰將相星屢有變篡位之夕月及太白又入羽林玄甚惡之及敗走腹心勸其戰玄不暇答直以策指天而經日不得食左右進以麤飯咽不能下昇時年數歲抱玄胸而撫之玄悲不自勝劉裕以武陵王遵攝萬機立行臺總百官遣劉毅劉道規躡玄誅玄諸兄子及石康兄權振兄洪等玄至尋陽江州刺史郭昶之給其器用兵力殷仲文自後至望見玄舟旌旗輿服備帝者之儀歎息曰敗中復振故可也玄於是逼乘輿西上桓歆聚黨向歷陽宣城內史諸葛長民擊破之玄於道作起居注敍其距義軍之事自謂經略指授算無遺策諸將違節度以致虧喪非戰之罪於是不遑與群下謀議唯耽思誦述宣示遠近玄至江陵石康納之張幔屋于城南署置百官以卞範之爲尚書僕射其餘職多用輕資於是大修舟師曾未三旬衆且二萬樓船器械甚盛謂其群黨曰卿等並清塗翼從朕躬都下竊位者方應謝罪軍門其親卿等入石頭無異雲霄中人也玄以奔敗之後懼法令不肅遂輕怒妄殺人多離怨殷仲文諫曰陛下少播英譽遠近所服遂掃平荊雍一匡京室聲被八荒矣既據有極位而遇此圮運非爲威不足也百姓喁喁想望皇澤宜弘仁風以收物情玄怒曰漢高魏武幾遇敗但諸將失利耳以天文惡故還都舊楚而群小愚惑妄生是非方當糾之以猛未宜施之以恩也玄左右稱玄爲桓詔桓胤諫曰詔者施於辭令不以爲稱謂也漢魏之主皆無此言唯聞北虜以苻堅爲苻詔耳願陛下稽古帝則令萬世可法玄曰此事已行今宜勒記之更爲不稱必其宜革可待事平也荊州郡守以玄播越或遣使通表有匪寧之辭玄怒不受仍乃更令所在表賀遷都玄遣游擊將軍何澹之武衞將軍庾稚祖江夏太守桓道恭就郭銓以數千人守湓口又遣輔國將軍桓振往義陽聚衆至弋陽爲龍驤將軍胡譁所破振單騎走還何無忌劉道規等破郭銓何澹之郭昶之於桑落洲進師尋陽玄率舟艦二百發江陵使苻宏羊僧壽爲前鋒以鄱陽太守徐放爲散騎常侍欲遣說解義軍謂放曰諸人不識天命致此妄作遂懼禍屯結不能自反卿三州所信可明示朕心若退軍散甲當與之更始各授位任令不失分江水在此朕不食言放對曰劉裕爲唱端之主劉毅兄爲陛下所誅並不可說也輒當申聖旨於何無忌玄曰卿使若有功當以吳興相敘放遂受使入無忌軍魏詠之破桓歆于歷陽諸葛長民又敗歆于芍陂歆單馬渡淮毅率道規及下邳太守孟懷玉與玄戰於崢嶸洲于時義軍數千玄兵甚盛而玄懼有敗衄常漾輕舸於舫側故其衆莫有鬬心義軍乘風縱火盡銳爭先玄衆大潰燒輜重夜遁郭銓歸降玄故將劉統馮稚等聚黨四百人襲破尋陽城殺建威將軍劉懷肅討平之玄留永安皇后及皇后於巴陵殷仲文時在玄艦求出別船收集散軍因叛玄奉二后奔于夏口玄入江陵城馮該勸使更下戰玄不從欲出漢川投梁州刺史桓希而人情乖阻制令不行玄乘馬出城至門左右於闇中斫之不中前後相殺交橫玄僅得至船於是荊州別駕王康產奉帝入南郡府舍太守王騰之率文武營衞時益州刺史毛璩使其從孫祐之參軍費恬送弟璠喪葬江陵有衆二百璩弟子脩之爲玄屯騎校尉誘玄以入蜀玄從之達枚回洲恬與祐之迎擊玄矢下如雨玄嬖人丁仙期萬蓋等以身蔽玄並中數十箭而死玄被箭其子昇輒拔去之益州督護馮遷抽刀而前玄拔頭上玉導與之仍曰是何人邪敢殺天子遷曰欲殺天子之賊耳遂斬之時年三十六又斬石康及濬等五級庾頤之戰死昇云我是豫章王諸君勿見殺送至江陵市斬之初玄在宮中恒覺不安若爲鬼神所擾語其所親云恐己當死故與時競元興中衡陽有雌雞化爲雄八十日而冠萎及玄建國於楚衡陽屬焉自篡盛至敗時凡八旬矣其時有童謠云長干巷巷長干今年殺郎君後年斬諸桓其凶兆符會如此郎君

謂元顯也。是月，王騰之奉帝入居太府。桓謙亦聚衆沮中，為玄舉哀，立喪庭，僞諡為武悼皇帝。毅等傳送玄首，梟于大桁，百姓觀者莫不欣幸。何無忌等攻桓謙于馬頭，桓蔚于龍洲，皆破之。義軍乘勝競進，振等距戰於靈溪，義軍敗績，死沒者千餘人。義軍退次尋陽，更繕舟甲。毛璩自領梁州，遣將攻漢中，殺桓希。江夏相張暢之、高平太守劉懷肅攻何澹之于西塞磯，破之。振遣桓蔚代王曠守襄陽。道規進討武昌，破偽太守王旻。魏詠之、劉藩破桓石綏於白茅。義軍發尋陽。桓亮自號江州刺史，侵豫章，時江州刺史劉敬宣討走之。義軍進次夏口。偽鎮東將軍馮該等守夏口，揚武將軍孟山圖據魯城，輔國將軍桓山客守偃月壘。劉毅攻魯城，道規攻偃月壘，無忌與檀祗列艦中流，以防越逸。義軍騰赴，叫聲動山谷，自辰及午，二城俱潰，馮該散走，生擒山客。毅等平巴陵。毛璩遣涪陵太守文處茂東下，振遣桓放之為益州，屯夷陵，處茂距戰，放之敗走，還江陵。義熙元年正月，南陽太守魯宗之起義兵，襲襄陽，破偽雍州刺史桓蔚。無忌諸軍次江陵之馬頭。振擁帝出營江津。魯宗之率衆於柞溪破偽武賁中郎將溫楷，進至紀南。振自擊宗之，宗之失利。時振軍據靈溪，毅率無忌、道規等破馮該軍，推鋒而前，即平江陵。振見火起，知城已陷，乃與謙等北走。是日，安帝反正，大赦天下，唯逆黨就戮，詔特免桓胤一人。桓亮自豫章自號鎮南將軍、湘州刺史，苻宏寇安成、廬陵，劉敬宣遣將討之，宏走入湘中。二月，桓謙、何澹之、溫楷等奔于姚興。桓振與苻宏出自溳城，襲破江陵，劉懷肅自雲杜伐振等，破之，廣武將軍唐興斬振及偽輔國將軍桓珍毅於臨章，斬偽零陵太守劉叔祖。桓亮、苻宏復出寇湘中，害郡守長吏，檀祗討宏於湘東，斬之，廣武將軍郭彌斬亮於益陽。其餘擁衆假號，皆討平之。詔徙桓胤及諸黨與於新安諸郡。三年，東陽太守殷仲文與永嘉太守駱球謀反，欲建桓胤為嗣，曹靖之、桓石松、卞承之、劉延祖等潛相交結，劉裕以次收斬之，并誅其家屬。後桓謙走入蜀，蜀賊譙縱以謙為荊州刺史，使率兵而下，荊楚之衆多應之，謙至枝江，荊州刺史劉道規斬之。梁州刺史傅歆又斬桓石綏，桓氏遂滅。

卞範之

卞範之字敬祖，濟陰宛句人也。識悟聰敏，見美於當世。太元中，自丹陽丞為始安太守。桓玄少與之游，及玄為江州，引為長史，委以心膂之任，潛謀密計，莫不決之。[illegible]為丹陽尹。範之與殷仲文陰撰策命，進範之為征[illegible]以範之為侍中，班劍二十人，[illegible]將軍，封臨汝縣[illegible]之亦[illegible]自以佐命元勳，深懷[illegible]咸畏嫉之。義軍起，範之屯兵於覆舟山西，為劉[illegible]又以範之為尚書僕射。玄為劉毅等所敗，左右分散，唯範之在側。玄平，斬於江陵。

殷仲文

殷仲文，南蠻校尉覬之弟也。少有才藻，美容貌。從兄仲堪薦之於會稽王道子，即引為驃騎參軍，甚相賞待。俄轉諮議參軍，後為元顯征虜長史。會桓玄與朝廷有隙，玄之姊，仲文之妻，疑而間之，左遷新安太守。仲文於玄雖為姻親，而素不交密，及聞玄平京師，便棄郡投焉。玄甚悅之，以為諮議參軍。時王謐見禮而不親，卞範之被親而少禮，而寵遇隆重，兼於王、卞矣。玄將為亂，使總領詔命，以為侍中，領左衛將軍。玄九錫，仲文之辭也。初，玄篡位入宮，其牀忽陷，羣下失色，仲文曰：「將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悅。以佐命親貴，厚自封崇，輿馬器服，窮極綺麗，後房伎妾數十，絲竹不絕音。性貪吝，多納貨賄，家累千金，常若不足。玄為劉裕所敗，隨玄西走，其珍寶玩好悉藏地中，皆變為土。至巴陵，因奉二后投義軍，而為鎮軍長史，轉尚書。帝初反正，抗表自解曰：「臣聞洪波振壑，川無恬鱗；驚飈拂野，林無靜柯。何者？勢弱則受制於巨力，質微則無以自保。於理雖可得而言，於臣實非所敢。譬昔桓玄之代，誠復驅逼者衆，至如微臣，罪實深矣。進不能見危授命，亡身殉國；退不能辭粟首陽，拂衣高謝。遂乃宴安昏寵，叨昧偽封，錫文篡事，曾無獨固。名義以之俱淪，情節自茲兼撓，宜其極法，以判忠邪。會鎮軍將軍劉裕匡復社稷，大弘善貸，佇一戮於微命，申三驅於大信，既惠之以首領，又申之以縶維。于時皇輿否隔，天人未泰，用忘進退，是以僶俛從事，自同令人。今宸極反正，唯新告始，憲章既明，品物思舊，臣亦胡顏之厚，可以顯居衆大

乞解所職待罪私門違離闕庭乃心慕戀詔不許仲文因月朔與衆至大司馬府府中有老槐樹顧之良久而歎曰此樹婆娑無復生意仲文素有名望自謂必當朝政又謝混之徒疇昔所輕者並皆比肩常怏怏不得志忽遷爲東陽太守意彌不平劉毅愛才好士深相禮接臨當之郡游宴彌日行至富陽慨然歎曰看此山川形勢當復出一伯符何無忌甚慕之東陽無忌所統仲文許當便道修謁無忌故益欽遲之令府中命文人殷闡孔甯子之徒撰義構文以俟其至仲文失志恍惚遂不過府無忌疑其薄己大怒思中傷之時屬慕容超南侵無忌言於劉裕曰桓胤殷仲文乃腹心之疾北虜不足爲憂義熙三年又以仲文與駱球等謀反及其弟南蠻校尉叔文並伏誅仲文時照鏡不見其面數日而遇禍仲文善屬文爲世所重謝靈運嘗云若殷仲文讀書半袁豹則文才不減班固言其文多而見書少也

史臣曰桓玄纂凶父之餘基挾姦回之本性含怒於失職苞藏其豕心抗表以稱冤登高以發憤觀釁而動窺圖非望始則假寵於仲堪俄而戮殷以逞欲遂得據全楚之地驅勁勇之兵因晉政之陵遲乘會稽之酗醟縱其狙詐之計扇其陵暴之心敢率犬羊稱兵內侮天長喪亂兇力實繁踰年之間奄傾晉祚自謂法堯禪舜改物君臨鼎業方隆卜年惟永俄而義旗電發忠勇雷奔半辰而都邑廓清踰月而兇渠即戮更延墜歷復振頹綱是知神器不可以闇干天祿不可以妄處者也夫帝王者功高宇內道濟含靈龍宮鳳歷表其祥彤雲玄石呈其瑞然後光臨大寶克享鴻名允徯后之心副樂推之望若桓玄之么麼豈足數哉適所以干紀亂常傾宗絕嗣肇金行之禍難成宋氏之驅除者乎

贊曰靈寶隱賊世載兇德信順未孚姦回是則肆逆遷鼎憑威縱慝違天虐人覆宗殄國

晉書卷九十九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七十

王彌

王彌東萊人也家世二千石祖頎魏玄菟太守武帝時至汝南太守彌有才幹博涉書記少游俠京師隱者董仲道見而謂之曰君豺聲豹視好亂樂禍若天下騷擾不作士大夫矣惠帝末妖賊劉伯根起於東萊之惤縣彌率家僮從之伯根以為長史伯根死聚徒海渚為苟純所敗亡入長廣山為羣賊彌多權略凡有所掠必豫圖成敗舉無遺策弓馬迅捷膂力過人青土號為飛豹後引兵入寇青徐兗州刺史苟晞逆擊大破之彌退集亡散衆復大振晞與之連戰不能克彌進兵寇泰山魯國譙梁陳汝南潁川襄城諸郡入許昌開府庫取器杖所在陷沒多殺守令有衆數萬朝廷不能制會天下大亂進逼洛陽京邑大震宮城門晝閉司徒王衍等率百官距守彌屯七里澗王師進擊大破之彌謂其黨劉靈曰晉兵尚彊歸無所厝劉元海昔為質子我與之周旋京師深有分契今稱漢王將歸之可乎靈然之乃渡河歸元海元海聞而大悅遣其侍中兼御史大夫郊迎致書於彌曰以將軍有不世之功超時之德故有此迎耳遲望將軍之至孤今親行將軍之館輒拂席洗爵敬待將軍及彌見元海勸稱尊號元海謂彌曰孤本謂將軍如竇周等耳今真吾孔明仲華也烈祖有云吾之有將軍如魚之有水於是署彌司隸校尉加侍中特進彌固辭使隨劉曜寇河內又與石勒攻臨漳永嘉初寇上黨圍壺關東海王越遣淮南內史王曠安豐太守衞乾等討之及彌戰于高都長平間大敗之死者十六七元海進彌征東大將軍封東萊公與劉曜石勒等攻魏郡汲郡頓丘陷五十餘壁皆調為軍士又與勒攻鄴安北將軍和郁棄城而走懷帝遣北中郎將裴憲次白馬討彌車騎將軍王堪次東燕討勒平北將軍曹武次大陽討元海武部將軍彭默為劉聰所敗見害衆軍皆退聰渡黃河帝遣司隸校尉劉暾將軍宋抽等距之皆不能抗彌聰以萬騎至京城焚二學東海王越距戰於西明門彌等敗走彌復以二千騎寇襄城諸縣河東平陽弘農上黨諸流人之在潁川襄城汝南南陽河南者數萬家為舊居人所不禮皆焚燒城邑殺二千石長吏以應彌彌又以二萬人會石勒寇陳郡潁川屯陽翟遣弟璋與石勒共寇徐兗因破越軍彌後與曜寇襄城遂逼京師時京邑大饑人相食百姓流亡公卿奔河陰曜彌等遂陷宮城至太極前殿縱兵大掠幽帝於端門逼辱羊皇后殺皇太子詮發掘陵墓焚燒宮廟城府蕩盡百官及男女遇害者三萬餘人遂遷帝于平陽彌之掠也曜禁之彌不從曜斬其牙門王延以徇彌怒與曜阻兵相攻死者千餘人彌長史張嵩諫曰明公與國家共舉大事事業甫爾便相攻討何面見主上乎平洛之功誠在將軍然劉曜皇族宜小下之晉二王平吳之鑒其則不遠願明將軍以為慮縱將軍阻兵不還其若子弟宗族何彌曰善微子吾不聞此過也於是詣曜謝結分如初彌曰下官聞過乃是張長史之功曜謂嵩曰君為朱建矣豈況范生乎各賜嵩金百斤彌謂曜曰洛陽天下之中山河四險之固城池宮室無假營造可徙平陽都之曜不從焚燒而去彌怒曰屠各子豈有帝王之意乎汝奈天下何遂引衆東屯項關初曜以彌先入洛不待已怨之至是嫌隙遂構劉暾說彌還據青州彌然之乃以左長史曹嶷為鎮東將軍給兵五千多齎寶物還鄉里招誘亡命且迎其室彌將徐邈高梁輒率部曲數千人隨嶷去彌益衰弱初石勒惡彌驍勇常密為之備彌之破洛陽也多遺勒美女寶貨以結之時勒擒苟晞以為左司馬彌謂勒曰公獲苟晞而用之何其神妙使晞為公左彌為公右天下不足定也勒愈忌彌陰圖之劉暾又勸彌徵曹嶷藉其衆以誅勒於是彌使暾詣青州令曹嶷引兵會已而詐要勒共向青州暾至東阿為勒游騎所獲勒見彌與嶷書大怒乃殺暾彌未之知勒伏兵襲彌殺之幷其衆

張昌

張昌本義陽蠻也少為平氏縣吏武力過人每自占卜言應當富貴好論攻戰儕類咸共笑之及李流寇蜀昌潛遁半年聚黨數千人盜得幢麾詐言台遣其募人討流會壬午詔書發武勇以赴益土號曰壬午兵自天下多難數術者云當有帝王興於江左及此調發人咸不樂西征昌黨因之誑惑百姓各不肯去

而詔書催遣嚴速所經之界停留五日者二千石免由是郡縣官長皆躬出驅逐展轉不遠屯聚而爲劫掠是歲江夏大稔流人就食者數千口太安二年昌於安陸縣石巖山屯聚去郡八十里諸流人及避戍役者多往從之昌乃易姓名爲李辰太守弓欽遣軍就討輒爲所破昌徒衆日多遂來攻郡欽出戰大敗乃將家南奔沔口鎮南大將軍新野王歆遣騎督靳滿討昌於隨郡西大戰滿敗走昌得其器杖據有江夏即其府庫造妖言云當有聖人出山都縣吏丘沈遇於江夏昌名之爲聖人盛車服出迎之立爲天子置百官沈易姓名爲劉尼稱漢後以昌爲相國昌兄味爲車騎將軍弟放廣武將軍各領兵於石巖中作宮殿又於巖上織竹爲鳥形衣以五綵聚肉於其傍衆鳥羣集詐云鳳皇降又言珠袍玉璽鐵券金鼓自然而至乃下赦書建元神鳳郊祀服色依漢故事其有不應其募者族誅又流訛言云江淮已南當圖反逆官軍大起悉誅討之羣小互相扇動人情惶懼江沔間一時猋起豎牙旗鳴鼓角以應昌旬月之間衆十三萬皆以絳科頭擑之以毛江夏義陽士庶莫不從之惟江夏舊姓江安令王傴秀才呂蕤不從昌以三公位徵之傴蕤密將宗室北奔汝南投豫州刺史劉喬鄉人期思令李權常安令吳鳳孝廉吳暢糾合善士得五百餘家追隨傴等不獲妖逆新野王歆上言妖賊張昌劉尼妄稱神聖犬羊萬計絳頭毛面挑刀走戟其鋒不可當請臺勑諸軍三道救助於是劉喬率諸軍據汝南以禦賊前將軍趙驤領精卒八千據宛助平南將軍羊伊距守昌遣其將軍黃林爲大都督率二萬人向豫州前驅李宮欲掠取汝水居人喬遣將軍李楊逆擊大破之林等東攻弋陽太守梁桓嬰城固守又遣其將馬武破武昌害太守昌自領其衆西攻宛破趙驤害羊伊進攻襄陽害新野王歆昌別率石冰東破江揚二州僞置守長當時五州之境皆畏逼從逆又遣其將陳貞陳蘭張甫等攻長沙湘東零陵諸郡昌雖跨帶五州樹立牧守皆盜桀小人而無禁制但以劫掠爲務人情漸離是歲詔以寧朔將軍領南蠻校尉劉弘鎮宛弘遣司馬陶侃參軍蒯桓皮初等率衆討昌於竟陵劉喬又遣將軍李楊督護尹奉總兵向江夏侃等與昌苦戰累日大破之納降萬計昌乃沉竄于下雋山明年秋乃擒之傳首京師同黨並夷三族

陳敏

陳敏字令通廬江人也少有幹能以郡廉吏補尚書倉部令史及趙王倫篡逆三王起義兵久屯不散京師倉廩空虛敏建議曰南方米穀皆積數十年時將欲腐敗而不漕運以濟中州非所以救患周急也朝廷從之以敏爲合肥度支遷廣陵度支張昌之亂遣其將石冰等趣壽春都督劉準憂惶計無所出時敏統大軍在壽春謂準曰此等本不樂遠戍逼迫成賊烏合之衆其勢易離敏請合率運兵公分配衆力破之必矣準乃益敏兵擊之破吳弘石冰等敏遂乘勝逐北戰數十合時冰衆十倍敏以少擊衆每戰皆剋遂至揚州迴討徐州賊封雲雲將張統斬雲降敏以功爲廣陵相時惠帝幸長安四方交爭敏遂有割據江東之志其父聞之怒曰滅我門者必此兒也父亡去職東海王越當西迎大駕承制起敏爲右將軍假節前鋒都督致書於敏曰將軍建謀富國則有大漕之勳及遭冰昌之亂則首率義徒以寡敵衆外無彊兵之援內無運籌之侶隻身挺立雄略從橫權奇謀於馬首畫靈計於臨危金聲振於江外精光赫于揚楚攻堅陷險三十餘戰師徒無虧勍敵自滅五州復全苞茅入貢豈非將軍之功力哉今羯賊屯結遊魂河濟鼠伏雉竄藏匿陳留始欲姦盜終圖不軌將軍孫吳之術既明已試之功先著孤與將軍情分特隆極棘草土之哀抑蓼居之恩捲絰執戈來卹國難天子遠巡鑾輿未反引領東眷有懷山陵當憑將軍戮力王略有旋將軍率將所領承書風發米布軍資惟將軍所運時越討豫州刺史劉喬敏引兵會之與越俱敗於蕭敏因中國大亂遂請東歸收兵據歷陽會吳王常侍甘卓自洛至敎卓假稱皇太弟命拜敏爲揚州刺史并假江東首望顧榮等四十餘人爲將軍郡守榮並僞從之敏爲息娶卓女遂相爲表裏揚州刺史劉機丹陽太守王廣等皆棄官奔走敏弟昶知顧榮等有貳心勸敏殺之敏不從昶將精兵數萬據烏江弟恢率錢端等南略江州刺史應邈奔走弟斌東略諸郡遂據有吳越之地敏命寮佐以己爲都督江東軍事大司馬楚公封十郡加九錫列上尚書稱自江入沔奉迎鑾駕東海王軍諮祭酒華譚聞敏

自相署置而顧榮等並江東首望悉受敏官爵乃遺榮等書曰石冰之亂朝廷錄敏微功故加越次之禮授以上藩之任庶有韓盧一噬之效而本性凶狡素無識達貪榮干運逆天而動阻兵作威盜據吳會內用凶弟外委軍吏上負朝廷寵授之榮下孤宰輔過禮之惠天道伐惡人神所不祐雖阻長江命危朝露忠節令圖君子高行屈節附逆義士所恥王蠋匹夫志不可屈於期慕義隕首燕庭況吳會仁人並受國寵或剖符名郡或列為近臣而便辱身姦人之朝降節逆叛之黨稽顙屈膝不亦羞乎昔龔勝絕粒不食莽朝魯連赴海恥為秦臣君子義行同符千載遙度雅量豈獨是安昔吳之武烈稱美一代雖奮奇宛葉亦受折襄陽討逆雄氣志存中夏臨江發怒命訖丹徒賴先王承運雄謀天挺倘內倚慈母仁明之教外杖子布廷爭之忠又有諸葛顧步張朱陸全之族故能鞭笞百越稱制南州然兵家之興不出三世運未盈百歸命入臣今以陳敏倉部令史七第頑冗六品下才欲躡桓王之高蹤蹈大皇之絕軌遠度諸賢猶當未許也諸君垂頭不能建翟義之謀而顧生俛眉已受羈絆之辱皇輿東軒行即紫館百寮垂纓雲翔鳳闕廟勝之謀潛運帷幄然後發荊州武旅順流東下徐州銳鋒南據堂邑征東勁卒耀威歷陽飛橋越橫江之津泛舟涉瓜步之渚威震丹陽擒寇建鄴而諸賢何顏見中州之士邪小寇隔津音符道闊引領南望情存舊懷忠義之人何世蔑有夫危而不能安亡而不能存將何貴乎永長宿德情所素重彥先垂髮分著金石公胄早交恩紀特隆令伯義聲親好密結上欲與諸賢效翼紫宸建功帝籍如其不爾亦可泛舟河渭擊楫清歌何為辱身小寇之手以蹈逆亂之禍乎昔為同志今已殊域往為一體今成異身瞻江長嘆非子誰思願圖良策以存嘉謀也敏凡才無遠略一旦據有江東刑政無章不為英俊所服且子弟凶暴所在為患周玘顧榮之徒常懼禍敗又得譚書皆有慚色玘榮遣使密報征東大將軍劉準遣兵臨江己為內應準遣揚州刺史劉機寧遠將軍衡彥等出歷陽敏使弟昶及將軍錢廣次烏江以距之又遣弟閎為歷陽太守戍牛渚錢廣家在長城玘鄉人也玘潛使圖昶廣遣其屬何康錢象投募送白事於昶昶傾頭視書康揮刀斬之稱州下已殺敏敢有動者誅三族吹角為內應廣先勒兵在朱雀橋陳兵水南玘榮又說甘卓卓遂背敏敏率萬餘人將與卓戰未獲濟榮以白羽扇麾之敏衆潰散敏單騎東奔至江乘為義兵所斬母及妻子皆伏誅於是會稽諸郡並殺敏諸弟無遺焉

王如

王如京兆新豐人也初為州武吏遇亂流移至宛時諸流人有詔並遣還鄉里如以關中荒殘不願歸征南將軍山簡南中郎將杜蕤各遣兵送之而促期令發如遂潛結諸無賴少年夜襲二軍破之杜蕤悉衆擊如戰于涅陽蕤軍大敗山簡不能禦移屯夏口如又破襄城於是南安龐寔馮翊嚴嶷長安侯脫等各帥其黨攻諸城鎮多殺令長以應之未幾衆至四五萬自號大將軍領司雍二州牧如懼石勒之攻己也乃厚賂於勒結為兄弟勒又假其彊而納之時侯脫據宛與如不協如說勒曰侯脫雖名漢臣其實漢賊如常恐其來襲兄宜備之勒素怒脫貳己憚如唇齒故不攻之及聞如言甚悅遂夜令三軍蓐食待命雞鳴而駕後出者斬晨壓宛門攻之旬有二日而剋之勒遂斬脫如於是大掠沔漢進逼襄陽征南山簡使將趙同帥師擊之經年不能剋智力並屈遂嬰城自守王澄帥軍赴京都如邀擊破之如連年種穀皆化為莠軍中大饑其黨互相攻劫官軍進討各相率來降如計無所出歸于王敦敦從弟稜愛如驍武請敦配己麾下敦曰此輩險悍難畜汝性忌急不能容養更成禍端稜固請與之稜置諸左右甚加寵遇如數與敦諸將角射屢鬭爭為過失稜果不容而杖之如甚以為恥初敦有不臣之迹稜每諫之敦常怒其異己及敦聞如為稜所辱密使人激怒之勸令殺稜如詣稜因閑宴請劍舞為歡稜從之如於是舞刀為戲漸漸來前稜惡而呵之不止叱左右使牽去如直前害稜敦聞而陽驚亦捕如誅之

杜曾

杜曾新野人南中郎將蕤之從祖弟也少驍勇絕人能被甲游於水中始為新野王歆鎮南參軍歷華容令至南蠻司馬凡有戰陣勇冠三軍會永嘉之亂荊州荒梗故牙門將胡亢聚衆於竟陵自號楚公假曾竟陵太守亢使與其黨自

相猜貳誅其驍將數十人曾心自不安潛謀圖之乃卑身屈節以事於亢亢弟
之覺甚信任之會荊州賊王沖自號荊州刺史部衆亦盛屢遣兵抄亢所統亢
患之問計於曾曾勸令擊之亢以爲然曾白亢取帳下刀戟付工磨之因潛引
王沖之兵亢遣精騎出距沖城中空虛曾因斬亢而并其衆自號南中郎將領
竟陵太守曾求南郡太守劉務女不得盡滅其家會愍帝遣第五猗爲安南將
軍荊州刺史曾迎猗於襄陽爲兄子娶猗女遂分據沔漢時陶侃新破杜弢乘
勝擊曾有輕曾之色侃司馬魯恬言於侃曰古人爭戰先料其將今使君諸將
無及曾者未易可逼也侃不從進軍圍之於石城時曾軍多騎而侃兵無馬曾
密開門突侃陣出其後反擊其背侃師遂敗投水死者數百人曾將趣順陽下
馬拜侃告辭而去既而致箋於平南將軍荀崧求討丹水賊以自效崧納之侃
遺崧書曰杜曾凶狡所將之卒皆梟獍也可謂鴟梟食母之物此人不死州土
未寧足下當識吾言崧以宛中兵少藉曾爲外援不從侃言曾復率流亡二千
餘人圍襄陽數日不下而還及王廙爲荊州刺史曾距之廙使將朱軌趙誘擊
曾皆爲曾所殺王敦遣周訪討之屢戰不能克訪潛遣人緣山開道出曾不意
以襲之曾衆潰其將馬儁蘇溫等執曾詣訪降訪欲生致武昌而朱軌息昌趙
誘息胤皆乞曾以復冤於是斬曾而昌胤臠其肉而噉之

杜弢

杜弢字景文蜀郡成都人也祖植有名蜀土武帝時爲符節令父眕略陽護軍
弢初以才學著稱州舉秀才遭李庠之亂避地南平太守應詹愛其才而禮之
後爲醴陵令時巴蜀流人汝班蹇碩等數萬家布在荊湘間而爲舊百姓之所
侵苦並懷怨恨會蜀賊李驤殺縣令屯聚樂鄉衆數百人弢與應詹擊破之
蜀人杜疇蹇撫等復擾湘州參軍馮素與汝班不協言於刺史荀眺曰流人皆
欲反眺以爲然欲盡誅流人班等懼死聚衆以應疇時弢在湘中賊衆共推弢
爲主弢自稱梁益二州牧平難將軍湘州刺史攻破郡縣眺委城走廣州廣州
刺史郭訥遣始興太守嚴佐率衆攻弢弢逆擊破之荊州刺史王澄復遣王機
擊弢敗於巴陵弢遂縱兵肆暴偽降於山簡簡以爲廣漢太守眺之走也州人
推安城太守郭察領州事因率衆討弢反爲所敗察死之弢遂南破零陵東侵
武昌害長沙太守崔敷宜都太守杜鑒邵陵太守鄭融等元帝命征南將軍王
敦荊州刺史陶侃等討之前後數十戰弢將士多物故於是請降帝不許弢乃
遺應詹書曰天步艱難始自吾州州黨流移在於荊土其所遇值蔑之如遺頓
伏死亡者略復過半備嘗荼毒足下之所鑒也客主難久嫌隙易構不謂樂鄉
起變出於不意時與足下思散疑結求擒其黨帥惟患算不經遠力不陷堅耳
及在湘中懼死求生遂相結聚欲守善自衛天下小定然後輸誠盟府尋山公
鎮夏口即具陳之此公鑒開塞之會察窮通之運納吾於衆疑之中非高識玄
覩孰能若此西州人士得沐浴於清流豈惟滌蕩瑕穢乃骨肉之施此公莅近
斯事中廢實怨痛毒纏心自惟欲遣滕永文張休豫詣大府備列起事以來本
末但恐貪功徇名之徒將謂闕於聖主之顯戮吾使於市朝以彰叛逆之罪故
未敢遣之而甘陶卒至水陸十萬旌旗曜於山澤舟艦盈於三江威則威矣然
吾衆亦未以爲懼晉文伐原以全信爲本故能使諸侯歸之陶侃宜敷書而繼
之以進討豈所以崇奉明詔示軌憲於四海遺向義之夫以爲叛逆之虜哉思
善之衆以極不赦之責非不戰而屈人之算也畧爲合散與必死者求一戰
未見爭衡之機權也吾之赤心實於神明西州人士歸粗桑梓之耳事當令抱枉
於時不謂於大府邪昔虞卿不衆大國之相與魏齊同其安危司馬遷明言於
李陵雖刑殘而無慨足下抗威千里麾旌汝衡進宜爲國思靖難之略退與舊
交措枉直之正不亦綽然有餘裕乎鉉卿勝吾覺今時逮盟府遣大使光臨使
吾得披露肝膽沒身何恨哉伏想盟府必結紐於紀綱爲一匡於聖世使吾厠
列義徒負戈前驅迎皇輿於閶闔掃長蛇於荒裔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若然
先清方夏御定中原吾得一年之糧使泝流西歸奠李雄之遺寇備禹貢之舊
獻展微勞以補往愆復州邦以謝鄉國亦其志也惟所裁處耳吾遠州寒士與
足下出處殊倫誠不足感科交而濟其傾危但顯吾忠誠則汝衆將忠順之恕
衡湘無伐叛之虞整足下宏納之量採吾徒臨淵之艱誠可金玉其音戢然觀
釁十餘萬口亦勞昇於吾衡所放逸於南畝矣衡象江湘列吾左右若往言有

貳，血誠不亮，企踵受戮，不惟鄙門而已。詹甚哀之，乃啓呈弢書，并上言曰：「弢益州秀才，素有清望，文理既優，幹事兼美。往因使流寓，居湘鄂界，其眞心堅白，詹所委究。李驤爲變，樂鄉劫略，買害弢時出家財，招募忠勇，克埋賊，血誠慷慨。會驤攻燒南平，弢遂東下巴漢，與湘中鄉人相遇，推其素望，遂相爆結，謂弢本情非首作亂階者也。然破湘川，實弢之罪，亦由兵交其閒，遂使滋蔓。弢今書血誠亦至矣。昔朱鮪自疑於洛陽，光武指河水以明心，鮪感義歸誠，終展力報，遂受封侯之寵。由恕過以錄功也。詹竊謂今者當圯運之會，恩弘道毅，故宥赦射鉤之誅，晉貰斬袪之戮，用能增翼戴之高，勳隆一匡之美。眷況弢等素無斯怨，而猶投命邪？以爲可遣大使宣揚聖旨，霑洽之於上，百姓沐浴於下，則上下交泰，江左無風塵之虞矣。」帝乃使前南海太守王運受弢降，宣詔書大赦，凡諸反逆一皆除之。加弢巴東監軍。弢受命後，諸將殊功者攻擊之不已，弢不勝憤怒，遂殺運而使其將王眞領精卒三千爲奇兵，出江南，向武陵，斷官軍運路。侃使伏波將軍鄭攀邀擊，大破之。眞步走湘城，於是侃等諸軍齊進，眞遂降侃。衆潰，弢乃逃遁，不知所在。

王機 兄矩

王機字令明，長沙人也。父毅，廣州刺史，甚得南越之情。機美姿儀，倜儻有度量。陳侯之亂，機年十七，率家兵破之。當時王澄爲人豪爽，亦雅知之，以爲己亞，遂與友善。內綜心膂，外爲爪牙。澄用爲成都內史。機終日醉酒，不存政事，由是百姓鄉之人情騷動。會澄遇害，機懼禍及，又屬杜弢所在寇亂，而[illegible]爲機守[illegible]，機益自疑，說王敦求廣州，敦不許。會廣州人背刺史郭訥，迎機爲刺史，機遂將奴客門生千餘人入廣州。州部將溫邵率衆迎機，敦遣將軍高[illegible]追之，及於鬱林，機叱邵曰：「何以敢來，欲取死邪？」邵不敢進而歸訥。訥聞邵之納機也，乃遣兵距機，反爲所破。訥又遣機父兄時吏距之，咸倒戈迎機，訥衆皆散，乃避位而出。機遂入城，就訥求節，訥數曰：「昔蘇武不失其節，前史以爲美談，此節天朝所假，義不相與，自可遣兵來取之。」機慚而止。機自以篡州，懼爲王敦所討，乃更求交州。時杜弢餘黨杜弘奔臨賀，送金數千兩與機，求討桂林賊以自效。機爲列上，朝廷許之。王敦以機篡州，又欲因機討梁碩，故以降杜弘之勳，轉爲交州刺史。碩聞而遣子侯侯機於鬱林，機怒其迎遲，責云：「須至州，當相收拷。」碩子馳使報碩，碩曰：「王郎已壞廣州，何可復來破交州也！」乃禁州人不許迎之。府司馬杜讚以碩不迎機，率兵討碩，爲碩所敗。碩恐諸僑人爲機於是，悉殺其良者，乃自領交阯太守。機既爲碩所距，遂住鬱林。時杜弘大破桂林賊，還遇機於道，機勸弘取交州。弘素有意，乃勸機節曰：「當相與共持，何可獨捉？」機遂以節與之。於是機與弘及溫邵、劉沈等並反。尋而陶侃爲廣州，到始興，州人皆諫不可輕進，侃不聽。及至州，諸郡縣皆已迎機矣。侃先討溫邵、劉沈，皆殺之，機遣牙門屈[illegible]還州，詐言[illegible]機密招誘所部，欲以距侃。侃即收[illegible]斬之，遣督護許高討機，走之，病死于道。高掘出其尸，斬首，并殺其二子焉。

機兄矩，字令式，美姿容。每出行，觀者盈路。初爲南平太守，以討杜弢有功，遷廣州刺史。將赴職，忽見一人持奏白矩，自云京兆杜靈之，矩問之，答稱天上京兆被使召君爲主簿。矩意甚惡之。至州，月餘卒。

祖約

祖約字士少，豫州刺史逖之弟也。初以孝廉爲成皋令，與逖甚相友愛。永嘉末，隨逖過江。元帝稱制，引爲掾屬，與陳留阮孚齊名。後轉從事中郎，典選舉。約妻無男而性妒，約亦不敢違忤。嘗夜寢於外，忽爲人所傷，疑其妻所爲，約求去職，帝不聽，約便從右司馬營東門私出。司直劉隗劾之曰：「約幸荷殊寵，顯位選曹，銓衡人物，衆所具瞻。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杜漸防萌，式遏寇害，而乃變起蕭牆，患生婢妾，身被刑傷，虧其膚髮，群小噂[illegible]，囂聲遠被，塵穢清化，垢累明時。天聽含[illegible]，而約違命輕出，既無明智以保身，又孤恩廢命，宜加貶黜，以塞衆謗。」帝不之罪。隗重加執據，帝不許。及逖有功於譙沛，約漸見任遇。逖卒，自侍中代逖爲平西將軍、豫州刺史，領逖之衆。約異母兄光祿大夫納密言於帝曰：「約內懷陵上之心，抑而使之可也。今顯侍左右，假其權勢，將爲亂階矣。」帝不納。時人亦謂納與約異生，忌其寵貴，故有此言。而約竟無綏馭之才，不爲士卒所附。及王敦舉兵，約歸衛京都，率衆次壽陽，逐敦所署淮南太守任台，以功封

五等侯，進號鎮西將軍，使屯壽陽，為北境藩扞。自以名輩不後郗卞，而不豫明帝顧命，又望開府，及諸所表請多不見許，遂懷怨望。石聰嘗以眾逼之，約屢表請救，而官軍不至。聰既退，朝議又欲作塗塘以遏胡寇，約謂為棄己，彌懷憤恚。先是，太后使蔡謨勞之，約見謨，瞋目攘袂，非毀朝政。及蘇峻舉兵，遂推崇約而罪執政，約聞而大喜。從子智及衍並傾險好亂，又讚成其事，於是命逖子沛內史渙、女壻淮南太守許柳以兵會峻。逖妻，柳之姊也，固諫不從。及峻克京都，矯詔以約為侍中、太尉、尚書令。潁川人陳光率其屬攻之，約左右閻禿貌類約，光謂為約而擒之，約踰垣獲免。光奔于石勒，而約之諸將復陰結於勒，請為內應。勒遣石聰來攻之，約眾潰，奔歷陽。遣兄子渙攻桓宣于皖城，會毛寶援宣，擊渙敗之。趙胤復遣將軍甘苗從三焦上歷陽，約懼而夜遁，其將牽騰率眾出降。約以左右數百人奔于石勒，勒薄其為人，不見者久之。勒將程遐說勒曰：「天下粗定，當顯明逆順，此漢高祖所以斬丁公也。今忠于事君者莫不顯擢，背叛不臣者無不夷戮，此天下所以歸伏大王也。祖約猶存，臣切惑之。且約大引賓客，又占奪鄉里先人田地，地主多怨。」於是勒乃詐約曰：「祖侯遠來，未得喜歡，可集子弟一時俱會。」至日，勒辭之以疾，令遐請約及其宗室。約知禍及，大飲致醉。既至于市，抱其外孫而泣。遂殺之，并其親屬中外百餘人悉滅之，婦女伎妾班賜諸胡。初，逖有胡奴曰王安，待之甚厚。及在雍丘，告之曰：「石勒是汝種類，吾亦不在爾一人。」乃厚資遣之。遂為勒將。祖氏之誅也，安多將從人於市觀省，潛取逖庶子道重，藏之為沙門。時年十歲。石氏滅後來歸。

蘇峻

蘇峻字子高，長廣掖人也。父模，安樂相。峻少為書生，有才學，仕郡主簿。年十八，舉孝廉。永嘉之亂，百姓流亡，所在屯聚，峻糾合得數千家，結壘于本縣。于時豪傑所在屯聚，而峻最彊。遣長史徐瑋宣檄諸屯，示以王化，又收枯骨而葬之。遠近感其恩義，推峻為主。遂射獵於海邊青山中。元帝聞之，假峻安集將軍。時曹嶷領青州刺史，表峻為掖令，峻辭疾不受。嶷惡其得眾，恐必為患，將討之。峻懼，率其所部數百家汎海南渡。既到廣陵，朝廷嘉其遠至，轉鷹揚將軍。會周堅反於彭城，峻助討之，有功，除淮陵內史，遷蘭陵相。王敦作逆，詔峻討敦，卜之不吉，遲迴不進。及王師敗績，峻退保盱眙。淮陵故吏徐深、支毅重請峻為內史，詔聽之，加奮威將軍。太寧初，更除臨淮內史。王敦復肆逆，尚書令郗鑒議召峻及劉遐援京都。敦遣峻兄說峻曰：「富貴可坐取，何為自來送死？」峻不從，遂率眾赴京師，頓于司徒故府，道遠行速，軍人疲困。沈充、錢鳳謀曰：「北軍新到，未堪攻戰，擊之必克。若復猶豫，後難犯也。」賊於其夜度竹格渚，拔柵將戰，峻率其將韓晃於南塘橫截，大破之。又隨庾亮追破沈充。進使持節、冠軍將軍、歷陽內史，加散騎常侍，封邵陵公，食邑一千八百戶。峻本以單家聚眾於擾攘之際，歸順之後，志在立功，既有功於國，威望漸著。至是有銳卒萬人，器械甚精，朝廷以江外寄之。而峻頗懷驕溢，自負其眾，潛有異志，撫納亡命，得罪之家有逃死者，峻輒蔽匿之。眾力日多，皆仰食縣官，運漕者相屬，稍有不如意，便肆忿言。時明帝初崩，委政宰輔，護軍庾亮欲徵之。峻聞將徵，遣司馬何仍詣亮曰：「討賊外任，遠近從命，至於內輔，實非所堪。」不從，遂下優詔徵峻為大司農，加散騎常侍，位特進，以弟逸代領部曲。峻素疑亮欲害己，表曰：「昔明皇帝親執臣手，使臣北討胡寇。今中原未靖，無用家為，乞補青州界一荒郡，以展鷹犬之用。」復不許。峻嚴裝將赴召而猶豫未決，參軍任讓謂峻曰：「將軍求處荒郡而不見許，事勢如此，恐無生路，不如勒兵自守。」峻從之，遂不應命。朝廷遣使諷諭之，峻曰：「臺下云我欲反，豈得活邪！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往者國危累卵，非我不濟；狡兔既死，獵犬理自應烹，但當死報造謀者耳。」於是遣參軍徐會結祖約，謀為亂，而以討亮為名。約遣祖渙、許柳率眾助峻，峻遣將韓晃、張健等襲姑孰，進逼慈湖，殺于湖令陶馥及振威將軍司馬流。峻自率渙、柳眾萬人，乘風濟自橫江，次于陵口，與王師戰，頻捷，遂據蔣陵覆舟山，率眾因風放火，臺省及諸營寺署一時蕩盡。遂陷宮城，縱兵大掠，侵逼六宮，窮凶極暴，殘酷無道。驅役百官，光祿勳王彬等皆被捶撻，逼令擔負登蔣山。裸剝士女，皆以壞席苦草自鄣，無草者坐地以土自覆，哀號之聲，震動內外。時官有布二十萬匹，金銀五千斤，錢億萬，絹數萬匹，他物稱是，峻盡費之。矯詔大赦，惟庾亮兄弟不在原例。自為驃騎領軍將軍、錄

尙書事許柳丹陽尹加前將軍馬雄左衞將軍祖渙驍騎將軍復弋陽王羕爲西陽王太宰錄尙書事兼悉播亦復本官於是改易官司置其親黨朝廷政事一皆由之又遣韓晃入義興張健管商弘徽等入晉陵時溫嶠陶侃已唱義於武昌峻聞兵起用參軍賈寧計還據石頭更分兵距諸義軍所過無不殘滅嶠等將至峻逼遷天子於石頭逼迫居人盡聚之後苑使懷德令匡術守苑城嶠等旣到乃築壘於白石峻率衆攻之幾至陷沒東西抄掠多所擒虜兵威日盛戰無不剋由是義衆沮衄人懷異計朝士之奔義軍者皆云峻狡黠有智力其徒黨驍勇所向無敵惟當以天討有罪誅滅不久若以人事言之未易除也溫嶠怒曰諸君怯懦乃是譽賊及後累戰不捷嶠亦深憚之管商等進攻吳郡焚吳縣海鹽嘉興敗諸義軍韓晃又攻宣城害太守桓彝商等又焚餘杭而大敗於武康退還義興嶠與趙胤率步兵萬人從白石南上欲以臨之峻與匡孝將八千人逆戰峻遣子碩與孝以數十騎先薄趙胤敗之峻望見胤走曰孝能破賊我更不如乎因舍其衆與數騎北下突陣不得入將迴趨白木陂牙門彭世李千等投之以矛墜馬斬首臠割之焚其骨三軍皆稱萬歲峻司馬任讓等共立峻弟逸爲主求峻尸不獲碩乃發庾亮父母墓剖棺焚尸逸閉城自守韓晃聞峻死引兵赴石頭管商及弘徽進攻庱亭壘督護李閎及輕車長史滕含擊破之斬首千級商率衆走延陵李閎與庱亭諸軍追之斬獲數千級商詣庾亮降匡術舉苑城降韓晃與蘇逸等幷力攻術不能陷溫嶠等選精銳將攻賊營碩率驍勇數百渡淮而戰於陣斬碩晃等震懼以其衆奔張健於曲阿門阨不得出更相蹈藉死者萬數逸爲李湯所執斬于車騎府管商之降也餘者並歸張健健又疑弘徽等不與己同盡殺之更以舟車自延陵向長塘小大二萬餘口金銀寶物不可勝數揚烈將軍王允之與吳興諸軍擊健大破之獲男女萬餘口健復與馬雄韓晃等輕軍俱走閎率銳兵追之及於巖山攻之甚急健等不敢下山惟晃獨出帶兩步靫箭却據胡牀彎弓射之傷殺甚衆箭盡乃斬之健等遂降並梟其首

孫恩

孫恩字靈秀琅邪人孫秀之族也世奉五斗米道恩叔父泰字敬遠師事錢唐杜子恭而子恭有祕術嘗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當卽相還耳旣而刀主行至嘉興有魚躍入船中破魚得瓜刀其爲神效往往如此子恭死泰傳其術然浮狡有小才誑誘百姓愚者敬之如神皆竭財產進子女以求福慶王珣言於會稽王道子流之于廣州廣州刺史王懷之以泰行鬱林太守南越以外皆歸之太子少傅王雅先與泰善言於孝武帝以泰知養性之方因召還道子以爲徐州主簿猶以道術眩惑士庶稍遷輔國將軍新安太守王恭之役泰私合義兵得數千人爲國討恭黃門郎孔道鄱陽太守桓放之驃騎諮議周勰等皆敬事之會稽世子元顯亦數詣泰求其祕術泰見天下兵起以爲晉祚將終乃扇動百姓私集徒衆三吳士庶多從之于時朝士皆懼泰爲亂以其與元顯交厚咸莫敢言會稽內史謝輶發其謀道子誅之恩逃于海衆聞泰死惑之皆謂蟬蛻登仙故就海中資給恩聚合亡命得百餘人志欲復讎及元顯縱暴吳會百姓不安恩因其騷動自海攻上虞殺縣令因襲會稽害內史王凝之有衆數萬於是會稽謝鍼吳郡陸瓌吳興丘尫義興許允之臨海周冑永嘉張永及東陽新安等凡八郡一時俱起殺長吏以應之旬日之中衆數十萬於是吳興太守謝邈永嘉太守謝逸嘉興公顧胤南康公謝明慧黃門郎謝沖張琨中書郎孔道太子洗馬孔福烏程令夏侯愔等皆遇害吳國內史桓謙義興太守魏傿臨海太守新蔡王崇等並出奔於是恩據會稽自號征東將軍號其黨曰長生人宣語令誅殺異己有不同者戮及嬰孩由是死者十七八畿內諸縣處處蜂起朝廷震懼內外戒嚴遣衞將軍謝琰鎭北將軍劉牢之討之並轉鬭而前吳會承平日久人不習戰又無器械故所在多被破亡諸賊皆燒倉廩焚邑屋刊木堙井虜掠財貨相率聚于會稽其婦女有嬰累不能去者囊簏盛嬰兒投於水而告之曰賀汝先登仙堂我尋後就汝初恩聞八郡響應告其屬曰天下無復事矣當與諸君朝服而至建康旣聞牢之臨江復曰我割浙江不失作句踐也尋知牢之已濟江乃曰孤不羞走矣乃虜男女二十餘萬口一時逃入海懼官軍之躡乃緣道多棄寶物子女時東土殷實莫不粲麗盈目牢之等遽於

收散故恩復得逃海朝廷以謝琰為會稽率徐州文武戍海浦隆安四年恩復入餘姚破上虞進至刑浦琰遣參軍劉宣之距破之恩退縮少日復寇刑浦害謝琰朝廷大震遣冠軍將軍桓不才輔國將軍孫無終寧朔將軍高雅之擊之恩復還于海於是復遣牢之東屯會稽吳國內史袁山松築扈瀆壘緣海備恩明年恩復入浹口雅之敗績牢之進擊恩復還于海轉寇扈瀆害袁山松仍浮海向京口牢之率衆西擊未達而恩已至劉裕乃總兵緣海距之及戰恩衆大敗狼狽赴船尋又集衆欲向京都朝廷駭懼陳兵以待之恩至新州不敢進而退北寇廣陵陷之乃浮海而北劉裕與劉敬宣并軍躡之於郁洲累戰恩復大敗於是漸衰弱復沿海還南裕亦尋海要截復大破恩於扈瀆恩遂遠迸海中及桓玄用事恩復寇臨海臨海太守辛景討破之恩窮感乃赴海自沉妖黨及妓妾謂之水仙投水從死者百數餘衆復推恩妹夫盧循為主自恩初入海所虜男女之口其後戰死及自溺并流離被傳賣者至恩死時裁數千人存而恩攻沒謝琰袁山松陷廣陵前後數十戰亦殺百姓數萬人

盧循

盧循字于先小名元龍司空從事中郎諶之曾孫也雙眸冏徹瞳子四轉善草隸弈棋之藝沙門慧遠有鑒裁見而謂之曰君雖體涉風素而志存不軌循娶孫恩妹及恩作亂與循通謀恩性酷忍循每諫止之人士多賴以濟免恩亡餘衆推循為主元興二年正月寇東陽八月攻永嘉劉裕討循至晉安循窘急泛海到番禺寇廣州逐刺史吳隱之自攝州事號平南將軍遣使獻貢時朝廷新誅桓氏中外多虞乃權假循征虜將軍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義熙中劉裕伐慕容超循所署始興太守徐道覆循之姊夫也使人勸循乘虛而出循不從道覆乃至番禺說循曰朝廷恆以君為腹心之疾劉公未有旋日不乘此機而保一日之安若平齊之後劉公自率衆至豫章遣銳師過嶺雖復君之神武必不能當也今日之機萬不可失既剋都邑劉裕雖還無能為也君若不同便當率始興之衆直指尋陽循甚不樂此舉無以奪其計乃從之初道覆密欲裝舟艦乃使人伐船材於南康山偽云將下都貨之後稱力少不能得致即於郡賤賣之價減數倍居人貪賤賣衣物而市之贛石水急出船甚難皆儲之如是者數四故船版大積而百姓弗之疑及道覆舉兵按賣券而取之無得隱匿者乃并力裝之旬日而辦遂舉衆寇南康廬陵豫章諸郡守相皆委任奔走鎮南將軍何無忌率衆距之兵敗被害循遣道覆寇江陵未至為官軍所敗馳走告循曰請并力攻京都若剋之江陵非所憂也乃連旗而下戎卒十萬舳艫千計敗衛將軍劉毅於桑落洲逕至江寧道覆素有膽決知劉裕已還欲乾沒一戰請於新亭至白石焚舟而上數道攻之循多謀少決欲以萬全之計固不聽道覆以循無斷乃歎曰我終為盧公所誤事必無成使我得為英雄驅馳天下不足定也裕懼其侵軼乃柵石頭斷柤浦以距之循攻柵不利船艦為暴風所傾人有死者列陣南岸戰又敗績乃進攻京口寇掠諸縣無所得循謂道覆曰師老矣弗能復振可據尋陽并力取荊州徐更與都下爭衡猶可以濟因自蔡洲南走復據尋陽裕先遣群率追討自統大衆繼進又敗循於雷池循又遁還豫章乃悉力柵斷左里裕命衆攻柵循衆雖死戰猶不能抗裕衆麾之循單舸而走收散卒得千餘人還保廣州裕先遣孫處從海道據番禺城循攻之不下道覆保始興因險自固循乃襲合浦剋之進攻交州至龍編刺史杜慧度擊而敗之循勢屈知不免先鴆妻子十餘人又召妓妾問曰我今將自殺誰能同者多云雀鼠貪生就死實人情所難有云官尚當死某豈願生於是悉鴆諸辭死者因自投於水慧度取其尸斬之及其父嘏同黨盡獲傳首京都

譙縱

譙縱巴西南充人也祖獻之有重名於西土縱少而謹慎蜀人愛之為安西府參軍義熙元年刺史遣縱及侯暉等領諸縣氐進兵東下暉有貳志因梁州人不樂東也將圖益州刺史毛璩與巴西陽昧結謀於五城水口共逼縱為主縱懼而不當走投于水暉引出而請之至於再三遂以兵逼縱於輿上攻璩弟西夷校尉瑾於涪城城陷瑾死之縱乃自號梁秦二州刺史璩聞縱反自洛城步還成都遣參軍王瓊率三千人討縱又遣弟瑗領四千兵繼瓊復擊縱遣弟明子及暉距瓊於廣漢瓊擊破暉等追至綿竹明子設二伏以待之大敗瓊衆死

者十八九益州營戶李騰開城以納縱毛璩既死縱以從弟洪爲益州刺史明子爲鎮東將軍巴州刺史率其衆五千人屯白帝自稱成都王明年遣使稱藩於姚興將順流東寇以討車騎將軍劉裕爲名乞師於姚興且請桓謙爲助興遣之九年劉裕以西陽太守朱齡石爲益州刺史寧朔將軍臧熹下邳太守劉鍾蘭陵太守蒯恩等率衆二萬自江陵討縱初謀元帥僉難其人齡石資名素淺裕違衆拔之授以麾下之半臧熹裕妻弟也位出其右又隸焉齡石次于白帝縱遣譙道福重兵守涪齡石師次彭模去成都二百里縱遣其大將軍侯暉尚書僕射譙詵屯彭模夾岸連城層樓重柵衆未能攻齡石謂劉鍾曰天方暑熱賊今固險攻之難拔祇困我師吾欲蓄銳息兵伺隙而進卿以爲何如鍾曰不然前揚聲言大衆由內水故道福不敢捨涪今重軍遄之出其不意侯暉之徒已破膽矣正可因其機而攻之勢當必剋剋彭模之後自可鼓行而前成都必不能守若緩兵相持虛實相見涪軍復來難爲敵也進不能戰退無所資二萬餘人因爲蜀子虜耳從之翌日進攻皆剋斬侯暉等於是遂進縱之城守者相次瓦解縱乃出奔其尚書令馬耽封倉庫以待王師及齡石入成都誅縱同祖之親餘皆安堵使復其業縱之走也先如其墓縱女謂縱曰走必不免秖取辱焉等死死於先人之墓可也縱不從投道福于涪道福怒謂縱曰大丈夫居如斯功業安可棄之今欲爲降虜豈可而得人誰不死何懼之甚因投縱以劍中其馬鞍縱去之乃自縊道福謂其徒曰吾蜀之存亡實係在我不在譙王我尙在猶足一戰士咸許諾乃散金帛以賜其衆衆受之而走道福獨奔廣漢廣漢人杜瑾執之送於齡石徙馬耽於越巂追殺之耽之徙也謂其徒曰朱侯不送我京師滅衆口也吾必不免乃盥洗而臥引繩而死須臾齡石師至遂戮尸焉

史臣曰惠皇失御政委賈危難起蕭牆毒痛函夏九州波駭五嶽塵飛干戈日尋戎車競逐王彌好亂樂禍挾詐懷姦命儔嘯侶伺閒候隙助悖逆於平陽肆殘忍於都邑遂使生靈塗炭神器流離邦國軫麥秀之哀宮廟興黍離之痛豈天意乎豈人事乎何醜虜之猖狂而亂離之斯甚者也弢昌等或蝟起淮浦或蜂聚荊衡相爲合之凶徒逞豺狼之貪暴憑陵險隘屈強江湖未淹歲稔咸至誅戮實自取之非爲不幸峻約同惡相濟生此亂階孫盧同類相求嗣成妖逆至乃干戈搆地炎沴滔天雖董卓之毒被含靈李郭之禍延宮闕方凶比暴弗是加也譙縱乘茲釁隙肆彼姦謀旋踵而亡無足論矣

贊曰中朝靡政王彌肇亂神器流離生靈塗炭羣妖伺隙搆茲多難荐食荊衡陵虐江漢孫盧姦慝約峻殘賊窮凶極暴爲鬼爲蜮旋至顛踣

晉書卷一百

晉書卷一百考證

王機傳機遂入遂欲納求節〇節監本譌耶今從下文蘇武不失其節句改正

到始興州人皆欲不可輕進〇到始興州監本譌始到興州今從地理志始興州名改正

蘇峻傳峻盡費之錯留大赦〇費監本作廢或又改爲發今從宋本

於陣斬碩晃等寶償〇監本作於陣斬晃碩等寶償各本同 臣龍官按下文尚有韓晃則此時未得斬也當爲於陣斬碩晃等寶償之譌耳

孫恩傳南越以外皆歸之〇監本脫外皆二字今從宋本增

乃據石頭斷柤浦以距之〇柤監本譌租從音義改正

又敗循於晉池〇綱目作劉裕及盧循戰于大雷

乃留力循斷左里〇 臣宗楷按綱目集覽里本作蠡卽彭蠡今之鄱陽也

譙縱傳齡石師次彭模〇彭監本作平本書桓溫傳桓溫衆西伐軍次彭模唐元和志平模山名周宋彭祖家於此而亡故又名彭亡後漢岑彭至其地改曰平無使人號爲平模今改正

晉書卷一百考證

晉書載記序

古者帝王乃生奇類淳維伯禹之苗裔豈異類哉反首衣皮餐羶飲湩而震驚中域其來自遠天未悔禍種落彌繁其風俗險詖性靈馳突前史載之亦以詳備軒帝患其干紀所以徂征武王竄以荒服同乎禽獸而於露寒之野候月覘風覩隙揚埃乘間騁暴邊城不得緩帶百姓靡有室家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此言能教訓卒伍整齊車甲邊場既伏境內以安然則燕築造陽之郊秦塹臨洮之險登天山紀（一作絕）地脈苞玄菟款黃河所以防夷狄之亂中華其備豫如此漢宣帝初納呼韓居之亭鄣委以候望始寬戎狄光武亦以南庭數萬徙入西河後亦轉至五原連延七郡董卓之亂則汾晉之郊蕭然矣郭欽騰箋於武帝江統獻策於惠皇皆以為魏處戎夷繡居都鄙請移沙塞之表定一殷周之服統則憂諸并部欽則慮在盟津猶自口元海已至辭曰失以豪釐晉卿大夫之辱也聰之誓兵東兼齊地曜之馳旆西踰隴山覆沒兩京蒸徒百萬天子陵江御物分據地險迴首中原力不能救劃長淮以北大抵棄之胡人利我艱虞分鑣起亂晉臣或阻兵遐遠接武効尤大凡劉元海以惠帝永興元年據離石稱漢後九年石勒據襄國稱趙張氏先據河西是歲自石勒後三十六年也重華自稱涼王後一年冉閔據鄴稱魏後一年苻健據長安稱秦慕容氏先據遼東稱燕是歲自苻健後一年也儁始僭號後三十一年後燕慕容垂據鄴後二年西燕慕容沖據阿房是歲也乞伏國仁據枹罕稱秦後一年慕容永據上黨是歲也呂光據姑臧稱涼後十二年慕容德據滑臺稱南燕是歲也禿髮烏孤據廉川稱南涼段業據張掖稱北涼後三年李玄盛據敦煌稱西涼後一年沮渠蒙遜殺段業自稱涼後四年譙縱據蜀稱成都王後二年赫連勃勃據朔方稱大夏後二年馮跋殺離班據和龍稱北燕提封天下十喪其八莫不龍旌帝服建社開祊華夷咸暨人物斯在或篡通都之鄉或擁數州之地雄圖內卷師旅外并窮兵凶於勝負盡人命於鋒鏑其為戰國者一百三十六載抑元海為之禍首云

晉書卷一百一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載記第一

劉元海 子和 劉宣

劉元海新興匈奴人冒頓之後也名犯高祖廟諱故稱其字焉初漢高祖以宗女為公主以妻冒頓約為兄弟故其子孫遂冒姓劉氏建武初烏珠留若鞮單于子右奧鞬日逐王比自立為南單于入居西河美稷今離石左國城即單于所徙庭也中平中單于羌渠使子於扶羅將兵助漢討平黃巾會羌渠為國人所殺於扶羅以其眾留漢自立為單于屬董卓之亂寇掠太原河東屯於河內於扶羅死弟呼廚泉立以於扶羅子豹為左賢王即元海之父也魏武分其眾為五部以豹為左部帥其餘部帥皆以劉氏為之太康中改置都尉左部居太原茲氏右部居祁南部居蒲子北部居新興中部居大陵劉氏雖分居五部然皆家居晉陽汾澗之濱豹妻呼延氏魏嘉平中祈子於龍門俄而有一大魚頂有二角軒鬐躍鱗而至祭所久之乃去巫覡皆異之曰此嘉祥也其夜夢旦所見魚變為人左手把一物大如半雞子光景非常授呼延氏曰此是日精服之生貴子寤而告豹豹曰吉徵也吾昔從邯鄲張冏母司徒氏相云吾當有貴子孫三世必大昌仿像相符矣自是十三月而生元海左手文有其名遂以名焉齠齔英慧七歲遭母憂擗踊號叫哀感旁鄰宗族部落咸共歎賞時司空太原王昶等聞而嘉之並遣弔賻幼好學師事上黨崔游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尤好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略皆誦之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嘗謂同門生朱紀范隆曰吾每觀書傳常鄙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道由人弘一物之不知者固君子之所恥也二生遇高皇而不能建封侯之業兩公屬太宗而不能開庠序之美惜哉於是遂學武事妙絕於眾猿臂善射膂力過人姿儀魁偉身長八尺四寸鬚長三尺餘當心有赤毫毛三根長三尺六寸有屯留崔懿之襄陵公師彧等皆善相人及見元海驚而相謂曰此人形貌非常吾所未見也於是深相崇敬推分結恩太原王渾虛襟友之命子濟拜焉咸熙中為侍子在洛陽文帝深待之泰始之後渾又屢言之於武帝帝召與語大悅之謂王濟曰劉元海容儀機鑒雖由余日磾無以加也濟對曰元海儀容機鑒實如聖言然其文武才幹賢於二子遠矣陛下若任之以東南之事吳會不足平也帝稱善孔恂楊珧進曰臣觀元海之才當今懼無其比陛下若輕其眾不足以成事若假之威權平吳之後恐其不復北渡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任之以本部臣竊為陛下寒心若舉天阻之固以資之無乃不可乎帝默然後秦涼覆沒帝疇咨將帥上黨李憙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眾假元海一將軍之號鼓行而西可指期而定孔恂曰李公之言未盡殄患之理也憙勃然曰以匈奴之勁悍元海之曉兵奉宣聖威何不盡之有恂曰元海若能平涼州斬樹機能恐涼州方有難耳蛟龍得雲雨非復池中物也帝乃止後王彌從洛陽東歸元海餞彌於九曲之濱泣謂彌曰王渾李憙以鄉曲見知每相稱達讒間因之而進深非吾願適足為害吾本無宦情惟足下明之恐死洛陽永與子別因慷慨歔欷縱酒長嘯聲調亮然坐者為之流涕齊王攸時在九曲比聞而馳遣視之見元海在焉言於帝曰陛下不除劉元海臣恐并州不得久寧王渾進曰元海長者渾為君王保明之且大晉方表信殊俗懷遠以德如之何以無萌之疑殺人侍子以示晉德不弘帝曰渾言是也會豹卒以元海代為左部帥太康末拜北部都尉明刑法禁姦邪輕財好施推誠接物五部俊傑無不至者幽冀名儒後門秀士不遠千里亦皆遊焉楊駿輔政以元海為建威將軍五部大都督封漢光鄉侯元康末坐部人叛出塞免官成都王穎鎮鄴表元海行寧朔將軍監五部軍事惠帝失馭寇盜蜂起元海從祖故北部都尉左賢王劉宣等竊議曰昔我先人與漢約為兄弟憂泰同之自漢亡以來魏晉代興我單于雖有虛號無復尺土之業自諸王侯降同編戶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興邦復業此其時矣左賢王元海姿器絕人幹宇超世天若不恢崇單于終不虛生此人也於是密共推元海為大單于乃使其黨呼延攸詣鄴以謀告之元海請歸會葬穎弗許乃令攸先歸告宣等招集五部引會宜陽諸胡聲言應穎實背之也穎為皇太弟以元海為太弟屯騎校尉惠帝伐穎次于蕩陰穎假元海輔國將軍督北城守事及六軍

敗績穎以元海爲冠軍將軍封盧奴伯幷州刺史東嬴公騰安北將軍王浚起兵伐穎元海說穎曰今二鎭跋扈衆餘十萬恐非宿衞及近都士庶所能禦之請爲殿下還說五部以赴國難穎曰五部之衆可保發不縱能發之鮮卑烏丸勁速如風雲何易可當邪吾欲奉乘輿還洛陽避其鋒銳徐傳檄天下以逆順制之君意何如元海曰殿下武皇帝之子有殊勳於王室威恩光洽四海欽風熟不思爲殿下沒命投軀者哉何難發之有乎王浚豎子東嬴疏屬豈能與殿下爭衡邪殿下一發鄴宮示弱於人洛陽可復至乎縱達洛陽威權不復在殿下也紙檄尺書誰爲人奉之且東胡之悍不踰五部願殿下勉撫士衆靖以鎭之當爲殿下以二部摧東嬴三部梟王浚二豎之首可指日而懸矣穎悅拜元海爲北單于參丞相軍事元海至左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衆已五萬都于離石王浚使將軍祁弘率鮮卑攻鄴穎敗挾天子南奔洛陽元海曰穎不用吾言逆自奔潰眞奴才也然吾與其有言矣不可不救於是命右於陸王劉景左獨鹿王劉延年等率步騎二萬將討鮮卑劉宣等固諫曰晉爲無道奴隸御我是以右賢王猛不勝其忿屬晉綱未弛大事不遂右賢塗地單于之恥也今司馬氏父子兄弟自相魚肉此天厭晉德授之於我單于積德在躬爲晉人所服方當興我邦族復呼韓邪之業鮮卑烏丸可以爲援奈何距之而拯仇敵今天假手於我不可違也違天不祥逆衆不濟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願單于勿疑元海曰善當爲崇岡峻阜何能爲培塿乎夫帝王豈有常哉大禹出於西戎文王生於東夷顧惟德所授耳今見衆十餘萬皆一當晉十鼓行而摧亂晉猶拉枯耳上可成漢高之業下不失爲魏氏雖然晉人未必同我漢有天下世長恩德結於人心是以昭烈崎嶇於一州之地而能抗衡於天下吾又漢氏之甥約爲兄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且可稱漢追尊後主以懷人望乃遷於左國城遠人歸附者數萬永興元年元海乃爲壇於南郊僭卽漢王位下令曰昔我太祖高皇帝以神武應期廓開大業太宗孝文皇帝重以明德升平漢道世宗孝武皇帝拓土攘夷地過唐日中宗孝宣皇帝搜揚俊乂多士盈朝是我祖宗道邁三王功高五帝故卜年倍於夏商卜世過於姬氏而元成多僻哀平短祚賊臣王莽滔天簒逆我世祖光武皇帝誕資聖武恢復鴻基祀漢配天不失舊物俾三光晦而復明神器幽而復顯顯宗孝明皇帝肅宗孝章皇帝累葉重暉炎光再闡自和安已後皇嗣漸頹天步艱難國統頻絕黃巾海沸於九州羣閹毒流於四海董卓因之肆其猖勃曹操父子凶逆相尋故孝愍委棄萬國昭烈播越岷蜀冀否終有泰旋軫舊京何圖天未悔禍後帝窘辱自社稷淪喪宗廟之不血食四十年于玆矣今天誘其衷悔禍皇漢使司馬氏父子兄弟迭相殘滅黎庶塗炭靡所控告孤今猥爲羣公所推紹脩三祖之業顧玆尫闇戰惶靡厝但以大恥未雪社稷無主銜膽栖冰勉從羣議乃赦其境內年號元熙追尊劉禪爲孝懷皇帝立漢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立其妻呼延氏爲皇后置百官以劉宣爲丞相崔游爲御史大夫劉宏爲太尉其餘拜授各有差東嬴公騰使將軍聶玄討之戰于大陵玄師敗績騰懼率幷州二萬餘戶下山東遂所在爲寇元海遣其建武將軍劉曜寇太原泫氏屯留長子中都皆陷之二年騰又遣司馬瑜周良石鮮等討之次于離石汾城元海遣其武牙將軍劉欽等六軍距瑜等四戰瑜皆敗欽振旅而歸是歲離石大饑遷于黎亭以就邸閣穀留其太尉劉宏護軍馬景守離石使大司農卜豫運糧以給之以其前將軍劉景爲使持節征討大都督大將軍要擊幷州刺史劉琨于板橋爲琨所敗琨遂據晉陽其侍中劉殷王育進諫元海曰殿下自起兵以來漸已一周而顓守偏方王威未震誠能命將四出決機一擲梟劉琨定河東建帝號鼓行而南剋長安而都之以關中之衆席卷洛陽如指掌耳此高皇帝之所以創啓鴻基剋殄彊楚者也元海悅曰此孤心也遂進據河東攻寇蒲坂平陽皆陷之元海遂入都蒲子河東平陽屬縣壘壁盡降時汲桑起兵趙魏上郡四部鮮卑陸逐延氐酋大單于徵東萊王彌及石勒等並相次降之元海悉署其官爵永嘉二年元海僭卽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元永鳳以其大將軍劉和爲大司馬封梁王尙書令劉歡樂爲大司徒封陳留王御史大夫呼延翼爲大司空封鴈門郡公宗室以親疏爲等悉封郡縣王異姓以勳謀爲差皆封郡縣公侯太史令宣于脩之言於元海曰陛下雖龍興鳳翔奄受大命然遺晉未殄皇居仄陋紫宮

之變猶鍾晉氏不出三年必剋洛陽蒲子崎嶇非可久安平陽勢有紫氣兼陶唐舊都願陛下上迎乾象下協坤祥於是遷都平陽汾水中得玉璽文曰有新保之蓋王莽時璽也得者因增泉海光三字元海以為己瑞大赦境內改年河瑞封子裕為齊王隆為魯王於是命其子聰與王彌進寇洛陽劉曜與趙固等為之後繼東海王越遣平北將軍曹武將軍宋抽彭默等距之王師敗績聰等長驅至宜陽平昌公模遣將軍淳于定呂毅等自長安討之戰于宜陽定等敗績聰恃連勝不設備弘農太守垣延詐降夜襲聰軍大敗而還元海素服迎師是冬復大發卒遣聰彌與劉曜劉景等率精騎五萬寇洛陽使呼延翼率步卒繼之敗王師於河南聰進屯于西明門護軍賈胤夜薄之戰于大夏門斬聰將呼延顥其衆遂潰聰迴軍而南壁於洛水尋進屯宣陽門曜屯上東門彌屯廣陽門景攻大夏門聰親祈嵩嶽令其將劉厲呼延朗等督留軍東海王越命參軍孫詢將軍丘光樓裒等率帳下勁卒三千自宣陽門擊朗斬之聰聞而馳還厲懼聰之罪己也赴水而死王彌謂聰曰今既失利洛陽猶固殿下不如還師徐為後舉下官當於兗豫之間收兵積穀伏聽嚴期宣于脩之又言於元海曰歲在辛未當得洛陽今晉氣猶盛大軍不歸必敗元海馳遣黃門郎傅詢召聰等還師王彌出自轘轅越遣薄盛等追擊彌戰于新汲彌師敗績於是攝蒲阪之戍還於平陽以劉歡樂為太傅劉聰為大司徒劉延年為大司空劉洋為大司馬赦其境內立其妻單氏為皇后子和為皇太子封子乂為北海王元海寢疾將為顧託之計以歡樂為太宰洋為太傅延年為太保聰為大司馬大單于並錄尚書事置單于臺于平陽西以其子裕為大司徒元海疾篤召歡樂及洋等入禁中受遺詔輔政以永嘉四年死在位六年僞諡光文皇帝廟號高祖墓號永光陵子和立

劉和

和字玄泰身長八尺雄毅美姿儀好學夙成習毛詩左氏春秋鄭氏易及為儲貳內多猜忌馭下無恩元海死和嗣僞位其衞尉西昌王劉銳宗正呼延攸恨不參顧命也說和曰先帝不惟輕重之計而使三王總彊兵於內大司馬擁十萬勁卒居于近郊陛下今便為寄坐耳此之禍難未可測也願陛下早為之所和即攸之甥也深然之召其領軍劉盛及劉欽馬景等告之盛曰先帝尚在殯宮四王未有逆節今忽一旦自相魚肉臣恐人不食陛下之餘四海未定大業甫爾願陛下以上成先帝鴻基為志且塞耳勿聽此狂簡之言也詩云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陛下既不信諸弟復誰可信哉銳攸怒曰今日之議理無有二於是命左右刃之景懼曰惟陛下詔臣等以死奉之蔑不濟矣乃相與盟于東堂使銳景攻聰攸率劉安國攻裕使侍中劉乘武衞劉欽攻魯王隆尚書田密武衞劉璿攻北海王乂密璿等使人斬關奔于聰聰命貫甲以待之銳知聰之有備也馳還與攸乘等會攻隆裕攸乘懼安國欽之有異志也斬之是日斬裕及隆聰攻西明門剋之銳等奔入南宮前鋒隨之斬和于光極西室銳攸梟首通衢

劉宣

劉宣字士則朴鈍少言好學修絜師事樂安孫炎沉精積思不舍晝夜好毛詩左氏傳炎每歎之曰宣若遇漢武當踰於金日磾也學成而返不出門閭蓋數年每讀漢書至蕭何鄧禹傳未曾不反覆詠之曰大丈夫若遭二祖終不令兩公獨擅美於前矣并州刺史王廣言之於武帝帝召見嘉其占對因曰吾未見宣謂廣言虛耳今見其進止風儀真所謂如珪如璋觀其性質足能撫集本部乃以宣為右部都尉特給赤幢曲蓋莅官清恪所部懷之元海即王位宣之謀也故特荷尊重勳戚莫二軍國內外靡不專之

晉書卷一百一

晉書卷一百一考證

劉元海載記騰懼率幷州二萬餘戶下山東遂所在爲寇〇前趙錄山東下有淵字。謂元海爲寇。攻掠郡縣也。今刪去淵字。竟若東瀛公騰爲寇矣。

在位六年〇六前趙錄作七。歷代甲子圖。淵僭位在惠帝永興元年甲子。距懷帝永嘉四年庚午。當以七年爲是。

晉書卷一百一考證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載記第二

劉聰 子粲 陳元達

劉聰字玄明一名載元海第四子也母曰張夫人初聰之在孕也張氏夢日入懷寤而以告元海曰此吉徵也慎勿言十五月而生聰焉夜有白光之異形體非常左耳有一白毫長二尺餘甚光澤幼而聰悟好學博士朱紀大奇之年十四究通經史兼綜百家之言孫吳兵法靡不誦之工草隸善屬文著述懷詩百餘篇賦頌五十餘篇十五習擊刺猿臂善射彎弓三百斤膂力驍捷冠絕一時太原王渾見而悅之謂元海曰此兒吾所不能測也弱冠游于京師名士莫不交結樂廣張華尤異之也新興太守郭頤辟為主簿舉良將入為驍騎別部司馬累遷右部都尉善於撫接五部豪右無不歸之河間王顒表為赤沙中郎將聰以元海在鄴懼為成都王穎所害乃亡奔成都王拜右積弩將軍參前鋒戰事元海為北單于立為右賢王隨還右部及即大單于位更拜鹿蠡王既殺其兄和羣臣勸即尊位聰初讓其弟北海王乂乂與公卿泣涕固請聰久而許之曰乂及羣公正以四海未定禍難尚殷貪孤年長故耳此國家之事孤敢不祗從今便欲遠遵魯隱待乂年長復子明辟於是以永嘉四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元年光興尊元海妻單氏曰皇太后其母張氏為帝太后乂為皇太弟領大單于大司徒立其妻呼延氏為皇后封其子粲為河內王署使持節撫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易河間王翼彭城王悝高平王遣粲及其征東王彌龍驤劉曜等率眾四萬長驅入洛川遂出轘轅周旋梁陳汝潁之間陷壘壁百餘以其司空劉景為大司馬左光祿劉殷為大司徒右光祿王育為大司空僞太后單氏姿色絕麗聰烝焉單即乂之母也乂屢以為言單氏慚恚而死聰悲悼無已後知其故乂之寵因此漸衰然猶追念單氏未便黜廢又尊母為皇太后署其衛尉呼延晏為使持節前鋒大都督前軍大將軍配禁兵二萬七千自宜陽入洛川命王彌劉曜及鎮軍石勒進師會之晏比及河南王師前後十二敗死者三萬餘人彌等未至晏留輜重于張方故壘遂寇洛陽攻陷平昌門焚東陽宣陽諸門及諸府寺懷帝遣河南尹劉默距之王師敗于社門晏以外繼不至出自東陽門掠王公已下子女二百餘人而去時帝將濟河東遁具船于洛水晏盡焚之還于張方故壘王彌劉曜至復與晏會圍洛陽時城內飢甚人皆相食百官分散莫有固志宣陽門陷彌晏入于南宮升太極前殿縱兵大掠悉收宮人珍寶曜於是害諸王公及百官已下三萬餘人於洛水北築為京觀遷帝及惠帝羊后傳國六璽于平陽聰大赦改年嘉平以帝為特進左光祿大夫平阿公遣其平西趙染安平劉雅率騎二萬攻南陽王模于長安粲曜率大眾繼之染敗王師于潼關將軍呂毅死之軍至于下邽模乃降染染送模於粲粲害模及其子范陽王黎送衛將軍梁芬模長史魯繇兼散騎常侍杜驁辛謐及北宮純等于平陽聰以粲之害模也大怒粲曰臣殺模本不以其晚識天命之故但以其晉氏肺腑洛陽之難不能死節天下之惡一也故誅之聰曰雖然吾恐汝不免誅降之殃也夫天道至神理無不報署劉曜為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雍州牧改封中山王鎮長安王彌為大將軍封齊公尋而石勒等殺彌於己吾而并其眾表彌叛狀聰大怒遣使讓勒專害公輔有無上之心又恐勒之有二志也以彌部眾配之劉曜既據長安安定太守賈疋及諸氐羌皆送質任唯雍州刺史麴特新平太守竺恢固守不降護軍麴允頻陽令梁肅自京兆南山將奔安定遇疋任子於陰密擁還臨涇推疋為平南將軍率眾五萬攻曜於長安扶風太守梁綜及麴特竺恢等亦率眾十萬會之曜遣劉雅趙染來距敗績而還曜又盡長安銳卒與諸軍戰于黃丘曜眾大敗中流矢退保甘渠杜人王禿紀持等攻劉粲于新豐粲還平陽曜攻陷池陽掠萬餘人歸于長安時閻鼎等奉秦王為皇太子入于雍城關中戎晉莫不響應聰后呼延氏死將納其太保劉殷女其弟乂固諫聰更訪之於太宰劉延年太傅劉景景等皆曰臣常聞太保自云周劉康公之後與聖氏本源既殊納之為允聰大悅使其兼大鴻臚李弘拜殷二女為左右貴嬪位在昭儀上又納殷女孫四人為貴人位次貴嬪謂弘曰此女輩皆姿色超世女德冠時且太保於朕實自不同卿意安

乎弘曰太保胤自有周與聖源實別陛下正以姓同爲恨耳且魏司空東萊王基當世大儒豈不達禮乎爲子納司空太原王沉女以其姓同而源異故也聰大悅賜弘黃金六十斤曰卿當以此意諭吾子弟輩於是六劉之寵傾於後宮聰稀復出外事皆中黃門納奏左貴嬪決之聰假懷帝儀同三司封會稽郡公庾珉等以次加秩聰引帝入讌謂帝曰卿爲豫章王時朕嘗與王武子相造武子示朕於卿卿言聞其名久矣以卿所製樂府歌示朕謂朕曰聞君善爲辭賦試爲看之朕時與武子俱爲盛德頌卿稱善者久之又引朕射于皇堂朕得十二籌卿與武子俱得九籌卿贈朕柘弓銀研卿頗憶否帝曰臣安敢忘之但恨爾日不早識龍顏聰曰卿家骨肉相殘何其甚也帝曰此殆非人意皇天之意也大漢將應乾受歷故爲陛下自相驅除且臣家若能奉武皇之業九族敦睦陛下何由得之至日夕乃出以小劉貴人賜帝謂帝曰此名公之孫今特以相妻卿宜善遇之拜劉爲會稽國夫人遣其鎮北靳沖寇太原平北卜珝率衆繼之沖攻太原不剋而歸罪於珝輒斬之聰聞之大怒曰此人朕所不得加刑沖何人哉遣其御史中丞浩衍持節斬沖左都水使者襄陵王攄坐魚蟹不供將作大匠望都公靳陵坐溫明徽光二殿不成皆斬于東市聰游獵無度常晨出晚歸觀魚於汾水以燭繼晝中軍王彰諫曰今大難未夷餘晉假息陛下不懼白龍魚服之禍而昏夜忘歸陛下當思先帝創業之艱難嗣承之不易鴻業已貸四海屬情何可墜之於垂成隳之於將就比竊觀陛下所爲臣實痛心疾首有日矣且愚人係漢之心未專而思晉之懷猶盛劉琨去此咫尺之間狂狷刺客息頃而至帝王輕出一夫敵耳願陛下改往修來則億兆幸甚聰大怒命斬之上夫人王氏叩頭乞哀乃囚之詔獄聰母以聰刑怒過差三日不食弟乂子粲並輿櫬切諫聰怒曰吾豈桀紂幽厲乎而汝等生來哭人其太宰劉延年及諸公卿列侯百有餘人皆免冠涕泣固諫曰光文皇帝以聖武膺期創建鴻祚而六合未一厲世升遐陛下睿德自天龍飛紹統東平洛邑南定長安眞可謂功高周成德超夏啓往也曆虞今則陛下歷觀書記未有此比而頃頻以小務不供而斬王公直言忤旨便囚大將游獵無度機管不修臣等竊所未解臣等所以破肝糜胃忘寢與食者也聰乃赦彰麴特等圍長安劉曜連戰敗績乃驅掠士女八萬餘口退還平陽因攻司徒傅祗于三渚使其右將軍劉參攻郭默于懷城祗病卒城陷遷祗孫純粹并其二萬餘戶于平陽縣聰贈祗太保純粹皆給事中謂祗子暢曰尊公雖不達天命然各忠其主吾亦有以亮之但晉主已降天命非人所支而虔劉南鄙沮亂邊萌此其罪也以元惡之種而贈同勳舊逆臣之孫荷榮禁闥卿知皇漢之德弘曠以不暢曰陛下每嘉先臣不以小臣之故而虧其忠節及是恩也自是明主伐國弔人之義臣輒同萬物未敢謝生於自然聰遣劉粲劉曜等攻劉琨於晉陽琨使張喬距之戰于武灌喬敗績死之晉陽危懼太原太守高喬琨別駕郝聿以晉陽降粲琨與左右數十騎攜其妻子奔于趙郡之亭頭遂如常山粲曜入于晉陽先是琨與代王猗盧結爲兄弟乃告敗於猗盧且乞師猗盧遣子日利孫賓六須及將軍衛雄姬澹等率衆數萬攻晉陽琨收散卒千餘爲之鄉導猗盧率衆六萬至于狼猛曜及賓六須戰于汾東曜墜馬中流矢身被七創討虜傅武以馬授曜曜曰當今危亡之極人各思免吾創已重自分死此矣武泣曰武小人蒙大王識拔以至於是常思効命今其時矣且皇室始基大難未弭天下何可一日無大王也於是扶曜乘馬驅令渡汾迴而戰死曜入晉陽夜與劉粲等掠百姓踰蒙山遁歸猗盧率騎追之戰于藍谷粲敗績斬其征虜邢延獲其鎮北劉豐琨收合離散保于陽曲猗盧戍之而還正旦聰讌于光極前殿逼帝行酒光祿大夫庾珉王儁等起而大哭聰惡之會有告珉等謀以平陽應劉琨者聰遂鴆帝而誅珉儁復以賜帝劉夫人爲貴人大赦境內殊死已下立左貴嬪劉氏爲皇后聰將爲劉氏起鳳儀樓於後庭廷尉陳元達諫曰臣聞古之聖王愛國如家故皇天亦祐之如子夫天生蒸民而樹之君者使爲之父母以刑賞之不欲使殿屎黎元而蕩逸一人晉氏闇虐視百姓如草芥故上天剿絕其祚乃眷皇漢蒼生引領息肩懷更蘇之望有日矣我高祖光文皇帝靖言惟茲痛心疾首故身衣大布居不重茵先皇后嬪服無綺綵重逆群臣之請故建南北宮焉今光極之前足以朝羣后饗萬國矣昭德溫明已後足可以容六宮列十二等矣陛下龍興已來外殄

二京不世之寇內與殿觀四十餘所重之以饑饉疾疫死亡相屬兵疲於外人怨於內爲之父母固若是乎伏聞詔旨將營鳳儀中宮新立誠臣等樂爲子來者也竊以大難未夷宮宇粗給今之新營尤實非宜臣聞太宗承高祖之業惠呂息役之後以四海之富天下之殷尙以百金之費而輟露臺歷代垂美爲不朽之迹故能斷獄四百擬於成康陛下之所有不過太宗二郡地耳戰守之備者豈僅匈奴南越而已哉孝文之廣恩費如彼陛下之狹欲損如此愚臣所以敢昧死犯顏冒不測之禍者也聰大怒曰吾爲萬機主將營一殿豈問汝鼠子乎不殺此奴沮亂朕心朕殿何當得成邪將出斬之幷其妻子同梟東市使羣鼠共穴時在逍遙園李中堂元達抱堂下樹叫曰臣所言者社稷之計也而陛下殺臣若死者有知臣要當上訴陛下於天下訴陛下於先帝朱雲有云臣得與龍逢比干游於地下足矣未審陛下何如主耳元達先鏁腰而入及至卽以鏁繞樹左右曳之不能動聰怒甚劉氏時在後堂聞之密遣中常侍私勅左右停刑於是手疏切諫聰乃解引元達而謝之易逍遙園爲納賢園李中堂爲愧賢堂時愍帝卽位于長安聰遣劉曜及司隸喬智明武牙李景年等寇長安命趙染率衆赴之時大都督麴允據黃白城累爲曜染所敗染謂曜曰麴允率大衆在外長安可襲而取之得長安黃白城自服願大王以重衆守此染請輕騎襲之曜乃承制加染前鋒大都督安南大將軍以精騎五千配之而進王師敗於渭陽將軍王廣死之染夜入長安外城帝奔射鴈樓染焚燒龍尾及諸軍營殺掠千餘人且退屯逍遙園麴允率衆襲曜連戰敗之曜入粟邑遂歸平陽時流星起於牽牛入紫微龍形委蛇其光照地落于平陽北十里視之則有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臭聞于平陽肉旁常有哭聲晝夜不止聰甚惡之延公卿已下問曰朕之不德致有斯異其各極言勿有所諱陳元達及博士張師等進對曰星變之異其禍行及臣恐後庭有三后之事亡國喪家靡不由此願陛下愼之聰曰此陰陽之理何關人事既而劉氏產一蛇一猛獸各害人而走尋之不得頃之見在隕肉之旁俄而劉氏死乃失此肉哭聲亦止自是後宮亂寵進御無序矣聰以劉易爲大尉初置相國官上公有殊勳德者死乃贈之於是大定百官置太師丞相自大司馬以上七公位皆上公綠綟綬遠遊冠置輔漢都護中軍上軍輔軍鎭衛京前後左右上下軍輔國冠軍龍驤武牙大將軍營各配兵二千皆以諸子爲之置左右司隸各領戶二十餘萬萬戶置一內史凡內史四十三單于左右輔各主六夷十萬落萬落置一都尉省吏部置左右選曹尙書自司隸以下六官皆位次僕射置御史大夫及州牧位皆亞公以其子粲爲丞相領大將軍錄尙書事進封晉王食五都劉延年錄尙書六條事劉景爲太師王育爲太傅任顗爲太保馬景爲大司徒朱紀爲大司空劉曜爲大司馬曜復次渭汭趙染次新豐索綝自長安東討染染狃于累捷有輕綝之色長史魯徽曰今司馬鄴君臣自以逼僭王畿雄劣不同必致死距我將軍宜整陣案兵以擊之弗可輕也困獸猶鬭況於國乎染曰以司馬模之彊吾取之如拉朽索綝小豎豈能污吾馬蹄刀刃邪要擒之而後食晨率精騎數百馳出逆之戰于城西敗績而歸悔曰吾不用魯徽之言以至於此何面見之於是斬徽徽臨刑謂染曰將軍愎諫違謀戇而取敗而復忌前害勝誅戮忠良以逞愚忿亦何顏面瞬息世間哉袁紹爲之於前將軍踵之於後覆亡敗喪亦當相尋所恨不得一見大司馬而死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下見田豐爲徒要當訴將軍於黃泉使將軍不得服牀枕而死叱刑者曰令吾面東向大司馬曜聞之曰蹄涔不容尺鯉染之謂也曜還師攻郭默于懷城收其米粟八十萬斛列三屯以守之聰遣使謂曜曰今長安假息劉琨游魂此國家所尤宜先除也郭默小醜何足以勞公神略可留征虜將軍貝丘王翼光守之公其還也於是曜歸蒲坂俄而徵曜輔政趙染寇北地夢魯徽大怒引弓射之染驚悸而寤旦將攻城中弩而死聰以粲爲相國總百揆省丞相以幷相國平陽地震烈風拔樹發屋光義人羊充妻產子二頭其兄竊而食之三日而死聰以其太廟新成大赦境內改年建元雨血於其東宮延明殿徹瓦在地者深五寸劉乂惡之以訪其太師盧志太傅崔瑋太保許遐志等曰主上往以殿下爲太弟者蓋以安衆望也志在晉王久矣王公已下莫不希旨歸之相國之位自魏武已來非復人臣之官主上本發明詔置之爲贈官今忽以晉王居之羽儀威尊踰於東宮萬機之事

無不由之置太宰大將軍及諸王之營以爲羽翼此事勢去矣殿下不得立明也然非止不得立而已不測之危厄在於旦夕宜早爲之所四衞精兵不減五千餘營諸王皆年齒尚幼可奪而取之相國輕佻正可煩一刺客耳大將軍無日不出其營可襲而得也殿下但當有意二萬精兵立便可得鼓行向雲龍門宿衞之士孰不倒戈奉迎大司馬不慮爲異也乂弗從乃止聰如中護軍靳準第納其二女爲左右貴嬪大曰月光小曰月華皆國色也數月立月光爲皇后東宮舍人荀裕告盧志等勸乂謀反乂不從之狀聰於是收志琛遐於詔獄假以他事殺之使冠威卜抽監守東宮禁乂朝賀乂憂懼不知所爲乃上表自陳乞爲黔首并免諸子之封褒美晉王粲宜登儲副抽又抑而弗通其青州刺史曹嶷攻汶陽關公丘陷之害齊郡太守徐浮執建威劉宣齊魯之間郡縣壘壁降者四十餘所嶷遂略地西下祝阿平陰衆十餘萬臨河置戍而歸于臨淄嶷於是遂有雄據全齊之志石勒以嶷之懷二也請討之聰又憚勒之并齊乃寢而弗許劉曜濟自盟津將攻河南將軍魏該奔于一泉塢曜進攻李矩于滎陽矩遣將軍李平師於成皋曜覆而滅之矩恐送質請降時聰以其皇后靳氏爲上皇后立貴妃劉氏爲左皇后右貴嬪劉氏爲右皇后左司隸陳元達以三后之立也極諫聰不納乃以元達爲右光祿大夫外示優賢內實奪其權也於是太尉范隆大司馬劉丹大司空呼延晏尚書令王鑒等皆抗表遜位以讓元達聰乃以元達爲御史大夫儀同三司劉曜寇長安頻爲王師所敗曜曰彼猶彊盛弗可圖矣引師而歸聰宮中鬼夜哭三日而聲向右司隸寺乃止其上皇后靳氏有淫穢之行陳元達奏之聰廢靳靳慚恚自殺靳有殊寵聰追念元達之勢故廢之既而追念其姿色深仇元達劉曜進師上黨將攻陽曲聰遣使謂曜曰長安擅命國家之深耻也公宜以長安爲先陽曲一委驃騎天時人事其應至矣公其亟還曜迴滅郭邁朝于聰遂如蒲阪平陽地震雨血于東宮廣袤頃餘劉曜又進軍屯于粟邑麴允飢甚去黄白而軍于靈武曜進攻上郡太守張禹與馮翊太守梁肅奔于允吾於是關右翕然所在應曜曜進據黄阜聰武庫陷入地一丈五尺時聰中常侍王沉宣懷俞容中宮僕射郭猗中黄門陵修等皆寵幸用事聰游宴後宮或百日不出羣臣皆因沉等言事多不呈聰率以其意愛憎而決之故或有勳舊功臣而弗見敘録姦佞小人數日而便至二千石者軍旅無歲不興而將士無錢帛之賞後宮之家賜賚及於僮僕動至數千萬沉等車服宅宇皆踰于諸王子弟中表布衣爲內史令長者三十餘人皆奢僭貪殘賊害良善靳準合宗內外諂以事之郭猗有憾於劉乂謂劉粲曰太弟於主上之世猶懷不逞之志此則殿下父子之深仇四海蒼生之重怨也而主上過垂寬仁猶不替二尊之位一旦有風塵之變臣竊爲殿下寒心且殿下高祖之世孫主上之嫡統凡在含齒孰不係仰萬幾事大何可與人臣昨聞太弟與大將軍相見極有言矣若事成許以主上爲太上皇大將軍爲皇太子乂又許衞軍爲大單于二王已許之矣二王居不疑之地並握重兵以此舉事事何不成臣謂二王茲舉禽獸之不若也背父親人人豈親之今乂苟貪其一切之力耳事成之後主上豈有全理殿下兄弟故在忘言東宮相國單于在武陵兄弟何肯與人許以三月上巳因讌作難事淹變生宜早爲之所春秋傳曰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臣屢啓主上主上性敦友于謂臣言不實刑臣刀鋸之餘而蒙主上殿下成造之恩故不慮逆鱗之誅每所聞必言冀垂採納臣當入言之願殿下不泄密表其狀也若不信臣言可呼大將軍從事中郎王皮衞軍司馬劉惇假之恩顧通其歸善之路以問之必可知也粲深然之猗密謂皮惇曰二王逆狀主相已具知之矣卿同之乎二人驚曰無之猗曰此事必無疑吾憐卿親舊并見族耳於是歔欷流涕皮惇大懼叩頭求哀猗曰吾爲卿作計卿能用不二人皆曰謹奉大人之教猗曰相國必問卿卿但云有之若責卿何不先啓卿即答云臣誠負死罪然仰惟主上聖性寬慈殿下篤於骨肉恐言成詿僞故也皮惇許諾粲俄而召問二人至不同時而辭若畫一粲以爲信然初靳準從妹爲乂孺子淫于侍人乂怒殺之而屢以嘲準準深慚恚說粲曰東宮萬幾之副殿下宜自居之以領相國使天下知早有所繫望也至是準又說粲曰昔孝成距子政之言使王氏卒成篡逆可乎粲曰何可之有準曰然誠如聖旨下官急欲有所言矣但以德非更生親非皇宗恐忠言暫出禍威已及故不敢

耳粲曰君但言之準曰聞風塵之言謂大將軍衞將軍及左右輔皆謀奉太弟尅季春構變殿下宜為之備不然恐有商臣之禍粲曰為之奈何準曰主上愛信於太弟恐卒聞未必信也如下官愚意宜緩東宮之禁固勿絕太弟賓客使輕薄之徒得與交游太弟既素好待士必不思防此嫌輕薄小人不能無逆意以勸太弟之心小人有始無終不能如貫高之流也然後下官為殿下露表其罪殿下與太宰拘太弟所與交通者考問之窮其事原主上必以無將之罪罪之不然今朝望多歸太弟主上一旦晏駕恐殿下不得立矣於是粲命卜抽引兵去東宮聰自去冬至是遂不復受朝賀軍國之事一決於粲唯發中旨殺生除授王沈郭猗等意所欲皆從之又立市於後庭與宮人讌戲或三日不醒聰臨上秋閣誅其特進綦毋達太中大夫公師彧尚書王琰田歆少府陳休左衞卜崇大司農朱誕等皆羣閹所忌也侍中卜幹泣諫聰曰陛下方隆武宣之化欲使幽谷無考槃奈何一旦先誅忠良將何以垂之於後昔秦愛三良而殺之君子知其不覇以晉厲之無道尸三卿之後猶有不忍之心陛下如何忽信左右愛憎之言欲一日尸七卿詔尙在臣閣猶未宣露乞垂昊天之澤迴雷霆之威且陛下直欲誅之耳不露其罪名何以示四海此豈是帝王三訊之法邪因叩頭流血王沈叱幹曰卜侍中欲距詔乎聰拂衣而入免幹為庶人太宰劉易及大將軍劉敷御史大夫陳元達金紫光祿大夫王延等詣闕諫曰臣聞善人者乾坤之紀政教之本也邪佞者宇宙之螟螣王化之蟊賊也故文王以多士基周桓靈以羣閹亡漢國之興亡未有不由此也自古明王之世未嘗有宦者與政武元安順豈足為故事乎今王沈等乃處常伯之位握生死與奪於中勢傾海內愛憎任之矯弄詔旨欺誣日月內諂陛下外佞相國威權之重侔於人主矣王公見之駭目卿宰望塵下車銓衡迫之選舉不復以實士以屬舉政以賄成多樹姦徒殘毒忠善知王琰等忠臣必盡節於陛下懼其姦萌發露陷之極刑陛下不垂三察猥加誅戮冤感穹蒼痛入九泉四海悲惋賢愚傷懼沈等皆刀鋸之餘背恩忘義之類豈能如士人君子感恩展效以答乾澤也陛下何故親近之何故貴任之昔齊桓公任易牙而亂孝懷委黃皓而滅此皆覆車於前殷鑒不遠比年地震日蝕雨血火災皆沈等之由願陛下割翦凶醜與政之流引尙書御史朝省萬幾相國與公卿五日一入會議政事使大臣得極其言忠臣得逞其意則眾災自弭和氣呈祥今遺晉未殄巴蜀未賓石勒潛有跨趙魏之志曹嶷密有王全齊之心而復以沈等助亂大政陛下心腹四支何處無患復誅巫咸戮扁鵲臣恐遂成桓侯膏肓之疾後雖欲療之其如病何請免沈等官付有司定罪聰以表示沈等笑曰是兒等為元達所引遂成癡也寢之沈等頓首泣曰臣等小人過蒙陛下識拔幸得備灑掃宮閣而王公朝士疾臣等如仇讎又深恨陛下願收大造之恩以臣等膏之鼎鑊皇朝上下自然雍穆矣聰曰此等狂言恆然卿復何足恨乎更以訪粲粲盛稱沈等忠清乃心王室聰大悅封沈等為列侯太宰劉易詣闕又上疏固諫聰大怒手壞其表易遂忿恚而死元達哭之悲慟曰人之云亡邦國殄悴吾既不復能言安用此默默生乎歸而自殺北地饑甚人相食啖羌酋大軍須遣糧以給麴昌劉雅擊敗之麴允與劉曜戰于磻石谷王師敗績允奔靈武平陽大饑流叛死亡十有五六石勒遣石越率騎二萬屯于幷州以懷撫叛者聰使黃門侍郎喬詩讓勒勒不奉命潛結曹嶷規為鼎峙之勢聰立上皇后樊氏即張氏之侍婢也時四后之外佩皇后璽綬者七人朝廷內外無復綱紀阿諛日進貨賄公行軍旅在外饑疫相仍後宮賞賜動至千萬劉敷屢泣言之聰不納怒曰爾欲得使汝公死乎朝朝夕夕生來哭人敷憂忿發病而死河東大蝗唯不食黍豆靳準率部人收而埋之哭聲聞於十餘里後乃鑽土飛出復食黍豆平陽饑甚司隸部人奔于冀州二十萬戶石越招之故也犬與豕交于相國府門又交于宮門又交司隸御史門有豕著進賢冠升聰坐犬冠武冠帶綬與豕並升俄而鬬死殿上宿衞莫有見其入者而聰昏虐愈甚無誡懼之心讌羣臣于光極前殿引見其太弟乂容貌毀悴鬢髮蒼然涕泣陳謝聰亦對之悲慟縱酒極歡待之如初劉曜陷長安外城愍帝使侍中宋敞送牋于曜帝肉袒牽羊輿櫬銜璧出降及至平陽聰以帝為光祿大夫懷安侯使粲告于太廟大赦境內改年麟嘉麴允自殺聰東宮四門無故自壞後內史女人化為丈夫時聰子約死一指猶暖遂不殯殮及蘇

言見元海於不周山經五日遂復從至崐崙山三日而復返於不周見諸王公
卿將相死者悉在宮室甚壯麗號曰蒙珠離國元海謂約曰東北有遮須夷國
無主久待汝父爲之汝父後三年當來來後國中大亂相殺害吾家死亡略盡
但可永明輩十數人在耳汝且還後年當來見汝不久約拜辭而歸道遇一國
曰猗尼渠餘國引約入宮與約皮囊一枚曰爲吾遺漢皇帝約辭而歸謂約曰
劉郎後年來必見過當以小女相妻約歸置皮囊於机上俄而蘇使左右机上
取皮囊開之有一方白玉題文曰猗尼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
攝提當相見也馳使呈聰聰曰若審如此吾不懼死也及聰死與此玉并葬焉
時東宮鬼哭赤虹經天南有一岐三日並照各有兩珥五色甚鮮客星歷紫宮
入於天獄而滅太史令康相言於聰曰蛇虹見彌天一岐南徹三日並照客星
入紫宮此皆大異其徵不遠也今虹達東西者許洛以南不可圖也一岐南徹
者李氏當仍跨巴蜀司馬叡終據全吳之象天下其三分乎月爲胡王皇漢雖
苞括二京龍騰九五然世雄燕代肇基北朔太陰之變其在漢域乎漢既據中
原歷命所屬紫宮之異亦不在他此之深重胡可盡言石勒鴟視趙魏曹嶷狼
顧東齊鮮卑之衆星布燕代齊代燕趙皆有將大之氣願陛下以東夏爲慮勿
顧西南吳蜀之不能北侵猶大漢之不能南向也今京師寡弱勒衆精盛若盡
趙魏之銳燕之突騎自上黨而來曹嶷率三齊之衆以繼之陛下將何以抗之
紫宮之變何必不在此乎願陛下早爲之所無使兆人生心陛下誠能發詔外
以遠追秦皇漢武循海之事內爲高祖圖楚之計無不剋矣聰覽之不悅劉粲
使王平謂劉乂曰適奉中詔云京師將有變勅裹甲以備之乂以爲信然令命
宮臣裹甲以居粲馳遣告靳準王沈等曰向也王平告云東宮陰備非常將若
之何準白之聰大驚曰豈有此乎王沈等同聲曰臣等久聞但恐言之陛下弗
信於是使粲圍東宮粲遣沈準收氐羌酋長十餘人窮問之皆懸首高格燒鐵
灼目乃自誣與乂同造逆謀聰謂沈等曰而今而後吾知卿等忠於朕也當
念爲知無不言勿恨往日言不用也於是誅乂素所親厚大臣及東宮官屬數
十人皆靳準及閹豎所怨也廢乂爲北部王粲使準賊殺之坑士衆萬五千餘

人平陽街巷爲之空氐羌叛者十餘萬落以靳準行車騎大將軍以討之時聰
境內大蝗平陽冀雍尤甚靳準討之震其二子而死河汾大溢漂沒千餘家東
宮災異門閣宮殿蕩然立粲爲皇太子大赦殊死已下以粲領相國大單于總
攝朝政如前聰校獵上林以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前導行三驅之禮粲言
於聰曰今司馬氏跨據江東趙固李矩同逆相濟興兵聚衆者皆以子鄴爲名
不如除之以絕其望聰然之趙固郭默攻其河東至於絳邑右司隸部人盜牧
馬負妻子奔之者三萬餘騎騎兵將軍劉勳追討之殺萬餘人固默引歸劉頡
遮邀擊之爲固所敗使粲及劉雅等伐趙固次于小平津固揚言曰要當生縛
劉粲以贖天子聰聞而惡之李矩使郭默郭誦救趙固屯于洛汭遣耿稚張皮
潛濟襲粲貝丘王翼光自厘城覘之以告粲粲曰征北南渡趙固望聲逃竄彼
方憂自固何暇來邪且聞上身在此自當不敢北視況敢濟乎不須驚動將士
也是夜稚等襲敗粲軍粲奔據陽鄉稚館穀粲壘雅聞而馳還柵于壘外與稚
相持聰聞粲敗使太尉范隆率騎赴之稚等懼率衆五千突圍趣北山而南劉
勳追之戰于河陽稚師大敗死者三千五百人投河死者千餘人聰所居螽斯
則百堂災焚其子會稽王衷已下二十有一人聰聞之自投於牀哀塞氣絕良
久乃蘇平陽西明門牡自亡霍山崩署其驃騎大將軍濟南王劉驥爲大將軍
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衛大將軍齊王劉勱爲大司徒中常侍王沈養女年
十四有妙色聰立爲左皇后尚書令王鑒中書監崔懿之中書令曹恂等諫曰
臣聞王者之立后也將以上配乾坤之性象二儀敷育之義生承宗廟母臨天
下亡配后土執饋皇姑必擇世德名宗幽閑淑令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心是
故周文造周姒氏以興關雎之化饗則百世之祚永孝成任心縱欲以婢爲后
使皇統亡絕社稷淪傾有周之隆既如彼矣大漢之禍又如此矣從麟嘉以來
亂淫於色縱沈之弟女刑餘小醜猶不可塵瓊寢汙清廟況其家婢邪六宮妃
嬪皆公子公孫奈何一旦以婢主之何異象榱玉寶而對腐木朽楹哉臣恐無
福於國家也聰覽之大怒使宣懷謂粲曰鑒等小子慢侮國家狂言自口無復
君臣上下之禮其速考竟於是收鑒等送市金紫光祿大夫王延馳將入諫門

者弗通鑒等臨刑王沉以杖叩之曰庸奴復能爲惡乎乃公何與汝事鑒瞋目叱之曰豎子使皇漢滅者坐汝鼠輩與靳準耳要當訴汝於先帝取汝等於地下黝之曰靳準梟聲獍形必爲國患汝既食人人亦當食汝皆斬之聰又立其中常侍宣懷養女爲中皇后鬼哭於光極殿又哭於建始殿雨血平陽廣袤十里時聰子約已死至是晝見聰甚惡之謂粲曰吾寢疾惙頓怪異特甚往以約之盲爲妖比累日見之此兒必來迎吾也何圖人死定有神靈如是吾不悲死也今世難未夷非諒闇之日朝終夕殮旬日而葬徵劉曜爲丞相錄尚書輔政固辭乃止仍以劉景爲太宰劉驥爲大司馬劉顗爲太師朱紀爲太傅呼延晏爲太保並錄尚書事范隆守尚書令儀同三司靳準爲大司空領司隸校尉皆迭決尚書奏事太興元年聰死在位九年僞謚曰昭武皇帝廟號烈宗

粲

粲字士光少而儁傑才兼文武自爲宰相威福任情疏遠忠賢昵近姦佞任性嚴刻無恩惠距諫飾非好興造宮室相國之府仿像紫宮在位無幾作兼晝夜饑困窮叛死亡相繼粲弗之恤也既嗣僞位尊聰后靳氏爲皇太后樊氏號弘道皇后宣氏號弘德皇后王氏號弘孝皇后靳等年皆未滿二十並國色也粲晨夜烝淫於內志不在哀立其妻靳氏爲皇后子元公爲太子大赦境內改元漢昌雨血于平陽靳準將有異謀私於粲曰如聞諸公將欲行伊尹霍光之事謀先誅太保及臣以大司馬統萬機陛下若不先之臣恐禍之來也不晨則夕粲弗納準懼其言之不從謂聰二靳氏曰今諸公侯欲廢帝立濟南王恐吾家無復種矣盍言之於帝二靳承閒言之粲誅其太宰上洛王劉景太師昌國公劉顗大司馬濟南王劉驥大司徒齊王劉勱等太傅朱紀太尉范隆出奔長安又誅其車騎大將軍吳王劉逞驥母弟也粲大閱上林謀討石勒以靳準爲大將軍錄尚書事粲荒耽酒色游讌後庭軍國之事一決於準準矯粲命以從弟明爲車騎將軍康爲衛將軍準將作亂以金紫光祿大夫王延耆德時望謀之于延延弗從馳將告之遇靳康劫延以歸準勒兵入宮升其光極前殿下使甲士執粲數而殺之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于東市發掘元海聰墓焚燒其宗廟鬼大哭聲聞百里準自號大將軍漢天王置百官遣使稱藩于晉左光祿劉雅出奔西平尚書北宮純胡崧等招集晉人保於東宮靳康攻滅之準將以王延爲左光祿延罵曰屠各逆奴何不速殺我以吾左目置西陽門觀相國之入也右目置建春門觀大將軍之入也準怒殺之

陳元達

陳元達字長宏後部人也本姓高以生月妨父故改云陳少而孤貧常躬耕兼誦書樂道行詠忻忻如也至年四十不與人交通元海之爲左賢王聞而招之元達不答及元海僭號人謂元達曰往劉公相屈君蔑而不顧今稱號龍飛君其懼乎元達笑曰是何言耶彼人姿度卓犖有籠羅宇宙之志吾固知之久矣然往日所以不往者以期運未至不能無事喧喧彼自有以亮吾矣卿但識之吾恐不過二三日驛書必至其暮元海果徵元達爲黃門郎人曰君殆聖乎既至引見元海曰卿若早來豈爲郎官而已元達曰臣惟性之有分盈分者顛臣若早叩天門者恐大王賜處於九卿納言之閒此則非臣之分臣將何以堪之是以抑情盤桓待分而至大王無過授之謗小臣免招寇之禍不亦可乎元海大悅在位忠謇屢進讜言退而削草雖子弟莫得而知也聰每謂元達曰卿當畏朕反使朕畏卿乎元達叩頭謝曰臣聞師臣者王友臣者霸臣誠愚闇無可採也幸遇陛下垂齊桓納九九之義故使微臣得盡愚忠昔世宗遠可汲黯之奏故能恢隆漢道桀紂誅諫幽厲弭謗是以三代之亡也忽焉陛下以大聖應期挺不世之量能遠捐商周覆國之弊近模孝武光漢之美則天下幸甚羣臣知免及其死也人盡冤之

晉書卷一百二

晉書卷一百二考證

劉聰載記 聰以粲之害乂也大怒粲曰臣殺乂本不以其晚識天命之故○乂監本訛粲今改正

杜人王禿紀持等攻劉粲于新豐○持各本作特前趙錄杜人王禿紀持顏特等則特乃持字之訛也今改正

鴆粲已冀四海屬情○冀監本訛爾今從前趙錄改

且迸屯遣逼圖○前趙錄作辛卯且迸屯遣逼圖此且字當因刪去辛卯而衍存且字之訛

置皮囊于杌上○杌監本誤機前趙錄作杌今從宋本

晉書卷一百二考證

唐 太宗文皇帝御撰

載記第三

劉曜

劉曜字永明元海之族子也少孤見養於元海幼而聰慧有奇度年八歲從元海獵于西山遇雨止樹下迅雷震樹旁人莫不顛仆曜神色自若元海異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從兄爲不亡矣身長九尺三寸垂手過膝生而眉白目有赤光鬚髯不過百餘根而皆長五尺性拓落高亮與衆不羣讀書志於廣覽不精思章句善屬文工草隸雄武過人鐵厚一寸射而洞之于時號爲神射尤好兵書略皆闇誦常輕侮吳鄧而自比樂毅蕭曹時人莫之許也惟聰每曰永明世祖魏武之流何數公足道哉弱冠游于洛陽坐事當誅亡匿朝鮮遇赦而歸自以形質異衆恐不容于世隱迹管涔山以琴書爲事嘗夜閑居有二童子入跪曰管涔王使小臣奉謁趙皇帝獻劍一口置前再拜而去以燭視之劍長二尺光澤非常赤玉爲室背上有銘曰神劍御除衆毒曜遂服之劍隨四時而變爲五色元海世頻歷顯職後拜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鎮長安靳準之難自長安赴之至于赤壁太保呼延晏等自平陽奔之與太傅朱紀太尉范隆等上尊號曜以太興元年僭卽皇帝位大赦境內惟準一門不在赦例改元光初以朱紀領司徒呼延晏領司空范隆以下悉復本位使征北劉雅鎮北劉策次于汾陰與石勒爲掎角之勢靳準遣侍中卜泰降于勒勒囚泰送之曜謂泰曰先帝末年實亂大倫羣閹撓政誅滅忠良誠是義士匡討之秋司空執心忠烈行伊霍之權拯濟塗炭使朕及此勳高古人德格天地朕方寧濟大艱終不以非命及君子賢人司空若執忠誠早迎大駕者政由靳氏祭則寡人以朕此意布之司空宣之朝士泰還平陽具宣曜旨準自以殺曜母兄沉吟未從尋而喬泰王騰靳康馬忠等殺準推尚書令靳明爲盟主遣卜泰奉傳國六璽降于曜曜大悅謂泰曰使朕獲此神璽而成帝王者子也石勒聞之怒甚增兵攻之明戰累敗遣使求救於曜曜使劉雅劉策等迎之明率平陽士女萬五千歸于曜曜命誅明靳氏男女無少長皆殺之使劉雅迎母胡氏喪于平陽還葬粟邑墓號陽陵僞諡宣明皇太后僭尊高祖父亮爲景皇帝曾祖父廣爲獻皇帝祖防懿皇帝考曰宣成皇帝徙都長安起光世殿於前紫光殿於後立其妻羊氏爲皇后子熙爲皇太子封子襲爲長樂王闡太原王沖淮南王敞齊王高魯王徽楚王徵諸宗室皆進封郡王繕宗廟社稷南北郊以水承晉金行國號曰趙牲牡尚黑旗幟尚玄冒頓配天元海配上帝大赦境內殊死已下黃石屠各路松多起兵於新平扶風聚衆數千附于南陽王保保以其將楊曼爲雍州刺史王連爲扶風太守據陳倉張顗爲新平太守周庸爲安定太守據陰密松多下草壁秦隴氐羌多歸之曜遣其車騎劉雅平西劉厚攻楊曼于陳倉二旬不剋曜率中外精銳以赴之行次雍城太史令弁廣明言於曜曰昨夜妖星犯月師不宜行乃止勅劉雅等攝圍固壘以待大軍地震長安尤甚時曜妻羊氏有殊寵頗與政事陰有餘之徵也三年曜發雍攻陳倉曼連謀曰諜者適還云其五牛旗建多言胡主自來其鋒恐不可當也吾糧廩既少無以支久若頓軍城下圍人百日不待兵刃而吾自滅不如率見衆以一戰如其勝也關中不待檄而至如其敗也一等死早晚無在遂盡衆背城而陣爲曜所敗王連死之楊曼奔于南氐曜進攻草壁又陷之松多奔隴城進陷安定保懼遷于桑城氐羌悉從之曜振旅歸于長安署劉雅爲大司徒晉將李矩襲金墉剋之曜左中郎將宋始振威宋恕降于石勒署其大將軍廣平王岳爲征東大將軍鎮洛陽會三軍疫甚岳遂屯澠池石勒遣石生馳應宋始等軍勢甚盛曜將尹安趙愼等以洛陽降生岳乃班師鎮于陝城西明門內大樹風吹折經一宿樹撥變爲人形髮長一尺鬚眉長三寸皆黃白色有斂手之狀亦有兩腳著裙之形惟無目鼻每夜有聲十日而生柯條遂成大樹枝葉甚茂長水校尉尹車謀反潛結巴酋徐庫彭曜乃誅車囚庫彭等五十餘人于阿房將殺之光祿大夫游子遠固諫曜不從子遠叩頭流血曜大怒幽子遠而盡殺庫彭等尸諸街巷之中十日乃投之於水於是巴氐盡叛推巴歸善王句渠知爲主四山羌氐巴羯應之者三十餘萬關中大亂城門晝閉子遠又從獄表諫曜怒甚毀其表曰大荔奴不憂命在須臾猶

敢如此嫌死曉邪叱左右遽殺之劉雅朱紀呼延晏等諫曰子遠幽而倘諫者所謂忠於社稷不知死之將至陛下縱弗能用柰何殺之若子遠朝誅臣等亦暮死以彰陛下過差之咎天下之人皆當去陛下蹈西海而死耳陛下復與誰居乎曜意解乃赦之於是勅內外戒嚴將親討渠知子遠進曰陛下誠能納愚臣之計者不勞大駕親動一月之中可使清定曜曰卿試言之子遠曰彼匪有大志希覬非望也但逼於陛下峻網耳今死者不可追莫若赦諸逆人之家老弱沒奚官者使迭相撫育聽其復業大赦與之更始彼生路既開不降何待若渠知自以罪重不卽下者願假臣弱兵五千以爲陛下梟之不敢勞陛下之將帥也不爾者今賊黨既衆彌川被谷雖以天威臨之恐非年歲可除曜大悅以子遠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雍秦征討諸軍事大赦境內子遠次于雍城降者十餘萬進軍安定氐羌悉下惟句氐宗黨五千餘家保于陰密進攻平之遂振旅循隴右陳安郊迎先是上郡氐羌十餘萬落保嶮不降酋大虛除權渠自號秦王子遠進師至其壁下權渠率衆來距五戰敗之權渠恐將降其子伊餘大言於衆曰往劉曜自來猶無若我何況此偏師而欲降之率勁卒五萬晨壓壘門左右勸戰子遠曰吾聞伊餘之勇當今無敵士馬之彊復非其匹又其父新敗怒氣甚盛且西戎剽勁鋒銳不可擬也不如緩之使氣竭而擊之乃堅壁不戰伊餘有驕色子遠候其無備夜誓衆蓐食晨大風霧子遠曰天贊我也躬先士卒掃壁而出遲明覆之生擒伊餘悉俘其衆權渠大懼被髮剺面而降子遠啓曜以權渠爲征西將軍西戎公分徙伊餘兄弟及其部落二十餘萬口于長安西戎之中權渠部最強皆稟其命而爲寇暴權渠既降莫不歸附曜大悅讌羣臣于東堂語及平生泫然流涕遂下書曰蓋褒德惟舊聖后之所先念惠錄孤明王之恆典是以世祖草創河北而致封於嚴尤之孫魏武勒兵梁宋追慟於橋公之墓前新贈大司徒烈愍公崔岳中書令曹恂晉陽太守王忠太子洗馬劉綏等或識朕於童亂之中或濟朕於艱窘之極言念君子實傷我心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漢昌之初雖有褒贈屬否運之際禮章莫備今可贈岳使持節侍中大司徒遼東公恂大司空南郡公綏左光祿大夫平昌公忠鎮軍將軍安平侯並加散騎常侍但皆丘墓夷滅申哀莫由有司其速班訪岳等子孫授以茅土稱朕意焉初曜之亡與曹恂奔於劉綏綏匱之於書匱載送於忠忠送之朝鮮歲餘饑窘變姓名客爲縣卒岳爲朝鮮令見而異之推問所由曜叩頭自首流涕求哀岳曰卿謂崔元嵩不如孫賓碩乎何懼之甚也今詔捕卿甚峻百姓聞不可保也此縣幽僻勢能相濟縱有大急不過解印綬與卿俱去耳吾既門衰無兄弟之累身又薄祜未有兒子卿猶吾子弟也勿爲過憂大丈夫處身立世鳥獸投人要欲濟之而況君子乎給以衣食資供書傳曜遂從岳質通疑滯恩顧甚厚岳從容謂曜曰劉生姿宇神調命世之才也四海脫有微風搖之者英雄之魁卿其人矣曹恂雖於屯厄之中事曜有君臣之禮故皆德之曜立太學於長樂宮東小學於未央宮西簡百姓年二十五已下十三已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選朝賢宿儒明經篤學以教之以中書監劉均領國子祭酒置崇文祭酒秩次國子散騎侍郎董景道以明經擢爲崇文祭酒以游子遠爲大司徒曜命起酆明觀立西宮建陵霄臺於滈池又將於霸陵西南營壽陵侍中喬豫和苞上疏諫曰臣聞人主之興作也必仰準乾象俯順人時是以衞文承亂亡之後宗廟社稷流漂無所而猶上候營室以構楚宮彼其急也猶倘若茲故能興康叔武公之迹以延九百之慶也奉詔書將營酆明觀市道芻蕘咸以非之曰一觀之功可以平涼州矣又奉勅旨復欲擬阿房而建西宮模瓊臺而起陵霄此則費萬酆明功億前役也以此功費亦可以吞吳蜀翦齊魏矣陛下何爲於中興之日而蹤亡國之事自古聖王人誰無過陛下此役實爲過舉過貴在能改終之實難又伏聞勅旨將營建壽陵周迴四里下深二十五丈以銅爲棺槨黃金飾之恐此功費非國內所能辦也且臣聞堯葬穀林市不改肆顓頊葬廣陽下不及泉聖王之所終也如是秦皇下錮三泉周輪七里身亡之後毀不旋踵闇主之所終也如此向魋石槨孔子以爲不如速朽王孫倮葬識者嘉其矯世自古無有不亡之國不掘之墓故聖王知厚葬之招害也故不爲之臣子之於君父陵墓豈不欲高廣如山岳哉但以保全始終安固萬世爲優耳興亡奢儉冏然於前惟陛下覽之曜大悅下書曰二

侍中懇懇有古人之風烈矣可謂社稷之臣也非二君朕安聞此言乎以孝明於承平之世四海無虞之日猶納鍾離一言而罷北宮之役況朕之闇眇當今極弊而可不敬從明誨乎今勒悉停壽陵制度一遵霸陵之法詩不云乎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其封豫安昌子苞平輿子並領諫議大夫可敷告天下使知區區之朝思聞過也自今政法有不便於時不利社稷者其詣闕極言勿有所諱省酆水囿以與貧戶終南山崩長安人劉終於崩所得白玉方一尺有文字曰皇亡皇亡敗趙昌井水竭構五梁咢酉小衰困囂喪嗚呼嗚呼赤牛奮靷其盡乎時羣臣咸賀以為勒滅之徵曜大悅齋七日而後受之於太廟大赦境內以終為奉瑞大夫中書監劉均進曰臣聞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終南京師之鎮國之所瞻無故而崩其凶焉可極言昔三代之季其災也如是今朝臣皆言祥瑞臣獨言非誠上忤聖旨下違眾議然臣不達大理竊所未同何則玉之於山石也猶君之於臣下山崩石壞象國傾人亂皇亡皇亡敗趙昌者此言皇室將為趙所敗趙因之而昌今大趙都於秦雍而勒跨全趙之地趙昌之應當在石勒不在我也井水竭構五梁者井謂東井秦之分也五謂五車梁謂大梁五車大梁趙之分也此言秦將竭滅以構成趙也咢者歲之次名作咢也言歲馭作咢酉之年當有敗軍殺將之事困謂困敦歲在子之年名玄囂亦在子之次言歲馭於子國當喪亡赤牛奮靷謂赤奮若在丑之歲名也牛謂牽牛東北維之宿丑之分也言歲在丑當滅亡盡無復遺也此其誡悟蒸蒸欲陛下勤修德化以禳之縱為嘉祥尚願陛下夕惕以答之書曰雖休勿休願陛下追蹤周旦盟津之美捐鄗虢公夢廟之凶謹歸沐浴以待妖言之誅曜憮然改容御史劾均狂言瞽說誣罔祥瑞請依大不敬論曜曰此之災瑞誠不可知深戒朕之不德朕收其忠惠多矣何罪之有乎曜親征氐羌仇池楊難敵率眾來距前鋒擊敗之難敵退保仇池仇池諸氐羌多降於曜曜後復西討楊韜于南安韜懼與隴西太守梁勛等降于曜皆封列侯使侍中喬豫率甲士五千遷韜等及隴右萬餘戶于長安曜又進攻仇池時曜寢疾兼癘疫甚議欲班師恐難敵躡其後乃以其尚書郎王犢為光國中郎將使于仇池以說難敵難敵於是

遣使稱藩曜大悅署難敵為使持節侍中假黃鉞都督益寧南秦涼梁巴六州隴上西域諸軍事上大將軍益寧南秦三州牧領護南氐校尉寧羌中郎將武都王子弟為公侯列將二千石者十五人陳安請朝曜以疾篤不許安怒且以曜為死也遂大掠而歸曜疾甚篤馬輿而還使其將呼延寔監輜重於後陳安率精騎要之于道寔奔戰無路與長史魯憑俱沒于安安囚寔而謂之曰劉曜已死子誰輔哉孤當與足下終定大業寔叱安曰狗輩汝荷人榮寵處不疑之地前背司馬保今復如此汝自視何如主上憂汝不久梟首上邽通衢何謂大業可速殺我懸我首於上邽東門觀大軍之入城也安怒遂殺之以魯憑為參軍又遣其弟集及將軍張明等率騎二萬追曜曜衛軍呼延瑜逆戰擊斬之悉俘其眾安懼馳還上邽曜至自南安陳安使其將劉烈趙罕襲汧城拔之西州氐羌悉從安安士馬雄盛眾十餘萬自稱使持節大都督假黃鉞大將軍雍涼秦梁四州牧涼王以趙募為相國領左長史魯憑對安大哭曰吾不忍見陳安之死也安怒命斬之憑曰死自吾分懸吾頭於秦州通衢觀趙之斬陳安也遂殺之曜聞憑死悲慟曰賢人者天下之望也害賢人是塞天下之情夫承平之君猶不敢乖臣妾之心況於四海乎陳安今於招賢採哲之秋而害君子絕當時之望吾知其無能為也休屠王石武以桑城降曜大悅署武為使持節都督秦州隴上雜夷諸軍事平西大將軍秦州刺史封酒泉王曜后羊氏死偽諡獻文皇后羊氏內有特寵外參朝政生曜三子熙襲闡曜始禁無官者不聽乘馬祿八百石已上婦女乃得衣錦繡自季秋農功畢乃聽飲酒宗廟社稷之祭不得殺牛犯者皆死曜臨太學引試學生之上第者拜郎中武功男子蘇撫陝男子伍長平並化為女子石言於陝若言勿東者曜將葬其父及妻親如粟邑以規度之負土為墳其下周迴二里作者繼以脂燭怨呼之聲盈于道路游子遠諫曰臣聞聖主明王忠臣孝子之於終葬也棺足周身槨足周棺藏足周槨而已不封不樹為無窮之計伏惟陛下聖慈幽被神鑒洞遠每以清儉恤下為先社稷資儲為本今二陵之費至以億計計六萬夫百日作所用六百萬功二陵皆下錮三泉上崇百尺積石為山增土為阜發掘古冢以千百數役夫呼嗟氣

塞天地暴骸原野哭聲盈衢臣竊謂無益於先皇先后而徒喪國之儲力陛下
脫仰尋堯舜之軌者則功不盈百萬費亦不過千計下無怨人先帝
先后有太山之安陛下饗舜禹周公之美惟陛下察焉曜不納乃使其將劉岳
等帥騎一萬迎父及弟暉喪於太原疫氣大行死者十三四上洛男子張盧死
二十七日有盜發其冢者盧得蘇曜葬其父墓號永垣陵葬妻羊氏墓號顯平
陵大赦境內殊死已下賜人爵二級孤老貧病不能自存者帛各有差太寧元
年陳安攻曜征西劉貢于南安休屠王石武自桑城將攻上邽以解南安之圍
安聞之懼馳歸上邽遇於瓜田武以衆寡不敵奔保張春故壘安引軍追武曰
叛逆胡奴要當生縛此奴然後斬劉貢武閉壘距之貢敗安後軍俘斬萬餘安
馳還赴救貢逆擊敗之俄而武騎大至安衆大潰收騎八千奔于隴城貢乃留
武督後衆躬先士卒戰輒敗之遂圍安于隴城大雨霖震曜父墓門屋大風飄
發其父寢堂于垣外五十餘步曜避正殿素服哭于東堂五日使其鎮軍劉襲
太常梁胥等繕復之松柏衆木殖已成林至是悉枯置其大司馬劉雅為太宰
加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讚拜不名給千兵百騎甲仗百人入殿增班劍六十人
前後鼓吹各二部曜親征陳安圍安于隴城安頻出挑戰累擊敗之斬獲八千
餘級右軍劉幹攻平襄尅之隴上諸縣悉降曲赦隴右殊死已下惟陳安趙募
不在其例安留楊伯支姜沖兒等守隴城帥騎數百突圍而出欲引上邽平襄
之衆還解隴城之圍安既出知上邽被圍平襄已敗乃南走陝中曜使其將軍
平先丘中伯率勁騎追安頻戰敗之俘斬四百餘級安與壯士十餘騎於陝中
格戰安左手奮七尺大刀右手執丈八蛇矛近交則刀矛俱發輒害五六遠則
雙帶鞬服左右馳射而走平先亦壯健絕人勇捷如飛與安搏戰三交奪其蛇
矛而退會日暮雨甚安棄馬與左右五六人步踰山嶺匿于溪澗翌日尋之遂
不知所在會連雨始霽輔威呼延清尋其徑迹斬安于澗曲曜大悅安善於撫
接吉凶夷險與衆同之及其死隴上歌之曰隴上壯士有陳安軀幹雖小腹中
寬愛養將士同心肝騧驄父馬鐵瑕鞍七尺大刀奮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盤十
盪十決無當前戰始三交失蛇矛棄我騧驄竄巖幽為我外援而懸頭西流之

水東流河一去不還奈子何曜聞而嘉傷命樂府歌之楊伯支斬姜沖兒以隴
城降宋亭斬趙募以上邽降徙秦州大姓楊姜諸族二千餘戶于長安氐羌悉
下並送質任時劉岳與涼州刺史張茂相持于河上曜自隴長驅至西河戎卒
二十八萬五千臨河列營百餘里中鍾鼓之聲沸河動地自古軍旅之盛未有
斯比茂臨河諸戍皆望風奔退揚聲欲百道俱渡直至姑臧涼州大懼人無固
志諸將咸欲速濟曜曰吾軍旅雖盛不踰魏武之東也畏威而來者三有二焉
中軍宿衛已皆疲老不可用也張氏以吾新平陳安師徒殷盛以形聲言之非
彼五郡之衆所能抗也必怖而歸命受制稱藩吾復何求卿等試之不出中旬
張茂之表不至者吾為負卿矣茂懼果遣使稱藩獻馬一千五百匹牛三千頭
羊十萬口黃金三百八十斤銀七百斤女妓二十人及諸珍寶珠玉方域美貨
不可勝紀曜大悅使其大鴻臚田崧署茂使持節假黃鉞侍中都督涼南北秦
梁益巴漢隴右西域雜夷匈奴諸軍事太師領大司馬涼州牧領西域大都護
護氐羌校尉涼王曜至自河西遣胡元增其父及妻墓高九十尺楊難敵以陳
安既平內懷危懼奔于漢中鎮西劉厚追擊之獲其輜重千餘兩士女六千餘
人還之仇池曜以大鴻臚田崧為鎮南大將軍益州刺史鎮仇池以劉岳為侍
中都督中外諸軍事進封中山王初靳準之亂曜世子胤沒于黑匿郁鞠部至
是胤自言郁鞠大驚資給衣馬遣子送之曜對胤悲慟嘉郁鞠忠款署使持節
散騎常侍忠義大將軍左賢王胤字義孫美姿貌善機對年十歲身長七尺五
寸眉鬢如畫聰奇之謂曜曰此兒神氣豈同義真乎固當屬為卿之冢嫡卿可
思文王廢伯邑考立武王之意也曜曰臣之藩國僅能守祭祀便足矣不可以
亂長幼之倫也聰曰卿勳格天地國兼百城當世祚太師受專征之任五侯九
伯得專征之者卿之子孫奈何言同諸藩國也義真既不能遠追太伯高讓之
風吾不過為卿封之以一國義真曜子儉之字也於是封儉為臨海王立胤為
世子胤雖少離屯難流躓殊荒而風骨俊茂爽朗卓然身長八尺三寸髮與身
齊多力善射驍捷如風雲曜因以重之其朝臣亦屬意焉曜於是顧謂羣下曰
義孫可謂歲寒而不凋湮而不淄者矣義光雖先已樹立然沖幼儒謹恐難乎

爲今世之儲貳也懼非所以上固社稷下愛義光義孫年長明德又先世子也朕欲遠追周文近蹤光武使宗廟有太山之安義光享無疆之福於諸卿意如何其太傅呼延晏等咸曰陛下遠擬周漢爲國家無窮之計豈惟臣等賴之實亦宗廟四海之慶左光祿卜泰太子太保韓廣等進曰陛下若以廢立爲是也則不應降日月之明垂訪臣下若以爲疑也固思聞臣等異同之言竊以誠廢太子非也何則昔周文以未建之前擇聖表而疑之可也光武緣母色而廢立豈足爲聖朝之模範光武誠以東海纂統何必不如明帝皇子胤文武才略神度弘遠信獨絕一時足以擬蹤周發然太子孝友仁慈志尚沖雅亦足以堂負聖基爲承平之賢主何況儲宮者六合人神所繫望也不可輕以廢易陛下誠實爾者臣等有死而已未敢奉詔曜默然胤前泣曰慈父之於子也當務存尸鳩之仁何可替熙而立臣也陛下謬恩乃爾者臣請死於此以明赤心且陛下若愛忘其醜以臣微堪指授亦當能輔導義光仰遵聖軌因歔欷流涕悲感朝臣曜亦以太子羊氏所生羊有寵哀之不忍廢乃止追謚前妻卜氏爲元悼皇后胤之母也卜泰胤之舅曜嘉之拜上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領太子太傅封胤爲永安王署侍中衛大將軍都督二宮禁衛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領太子太傅號曰皇子命熙於胤盡家人之禮時有鳳皇將五子翔於故未央殿五日悲鳴不食皆死曜立后劉氏石勒將石他自鴈門出上郡襲安國將軍北羌王盆句除俘三千餘落獲牛馬羊百餘萬而歸曜大怒投袂而起是日次于渭城遣劉岳追之曜次于富平爲岳聲援岳及石他戰于河濱敗之斬他及其甲士一千五百級赴河死者五千餘人悉收所虜振旅而歸楊難敵自漢中還襲仇池克之執田崧立之於前難敵左右叱崧令拜崧瞋目叱之曰氐狗安有天子牧伯而向賊拜乎難敵曰子岱吾當與子終定大事子謂劉氏可爲盡忠吾獨不可乎崧厲色大言曰若賊氐奴才安敢欲希覬非分吾寧爲國家鬼豈可爲汝臣何不速殺我顧排一人取其劍前刺難敵不中爲難敵所殺曜遣劉岳攻石生于洛陽配以近郡甲士五千宿衛精卒一萬濟自孟津鎮東呼延謨率荊司之衆自崤澠而東岳攻石勒盟津石梁二戍克之斬獲五千餘級進圍石生于金墉石季龍率步騎四萬入自成臯關岳陳兵以待之戰于洛西岳師敗績岳中流矢退保石梁季龍遂塹柵列圍遏絕內外岳衆飢甚殺馬食之季龍又敗呼延謨斬之曜親率軍援岳季龍率騎三萬來距曜前軍劉黑大敗季龍將石聰于八特坂曜次于金谷夜無故大驚軍中潰散乃退如澠池夜中又驚士卒奔潰遂歸長安季龍執劉岳及其將王騰等八十餘人并氐羌三千餘人送于襄國坑士卒一萬六千曜至自澠池素服郊哭七日乃入城武功豕生犬上邽馬生牛及諸妖變不可勝紀曜命其公卿各舉博識直言之士一人司空劉均舉參軍臺產曜親臨東堂遣中黃門策問之產極言其故曜覽而嘉之引見東堂訪以政事產流涕歔欷具陳災變之禍政化之闕辭旨諒直曜改容禮之即拜博士祭酒諫議大夫領太史令其後所言皆驗曜彌重之歲中三遷歷位尚書光祿大夫太子少師位特進曜署劉胤爲大司馬進封南陽王以漢陽諸郡十三爲國置單于臺于渭城拜大單于置左右賢王已下皆以胡羯鮮卑氐羌豪傑爲之曜自還長安憤恚發病至是疾瘳曲赦長安殊死已下署其汝南王劉咸爲太尉錄尚書事光祿大夫劉綏爲大司徒卜泰爲大司空曜妻劉氏疾甚曜親省臨之問其所欲言劉泣曰妾叔父昶無子妾少養於叔恩撫甚隆無以報德願陛下貴之妾叔瞻女芳有德色願備後宮曜許之言終而死僞謚獻烈皇后以劉昶爲使持節侍中大司徒錄尚書事進封河南郡公封昶妻張氏爲慈鄉君立劉瞻女芳爲皇后追念劉氏之言也僞置單輔劉述爲大司徒劉昶爲太保召公輔已下子弟有勇幹者爲親御郎被甲乘鎧馬動止自隨以充折衝之任尚書郝述都水使者支當等固諫曜大怒鴆而殺之咸和三年夜夢三人金面丹脣東向逡巡不言而退曜拜而履其跡旦召公卿已下議之朝臣咸賀以爲吉祥惟太史令任義進曰三者歷運統之極也東爲震位王者之始次也金爲兌位物衰落也脣丹不言事之畢也逡巡揖讓退舍之道也爲之拜者屈伏於人也履跡而行慎不出疆也東井秦分也五車趙分也秦兵必暴起亡主喪師留敗趙地遠至三年近七百日其應不遠願陛下思而防之曜大懼於是躬親二郊飾繕神祠望秩山川靡不周及大赦殊死已下復

百姓租稅之半。長安自春不雨，至於五月。曜遣其武衛劉朗率騎三萬襲楊難敵于仇池，弗剋，掠三千餘戶而歸。張駿聞曜軍為石氏所敗，乃去曜官號，復稱晉大將軍、涼州牧，遣金城太守張閬及枹罕護軍辛晏、將軍韓璞等率眾數萬人，自大夏攻掠秦州諸郡。曜遣劉胤率步騎四萬擊之，夾洮相持七十餘日。冠軍呼延那雞率親御郎二千騎絕其運路，胤濟師逆之，璞軍大潰，奔還涼州。胤追之，及于令居，斬級二萬。張閬、辛晏率眾數萬降于曜，皆拜將軍，封列侯。石勒遣石季龍率眾四萬自軹關西入伐曜，河東應之者五十餘縣，遂攻蒲坂。曜將東救蒲坂，懼張駿、楊難敵承虛襲長安，遣其河間王述發氐羌之眾屯于秦州。曜盡中外精銳水陸赴之，自衛關北濟。季龍懼，引師而退，追之，及于高候，大戰，攻之，斬其將軍石瞻，枕尸二百餘里，收其資仗億計。季龍奔于朝歌。曜遂濟自太陽，攻石生于金墉，決千金堨以灌之。曜不撫士眾，專與嬖臣飲博，左右或諫，曜怒，以為妖言，斬之。大風拔樹，昏霧四塞。聞季龍進據石門，續知勒自率大眾已濟，始議增滎陽戍，杜黃馬關。俄而洛水候者與勒前鋒交戰，擒羯，送之。曜問曰：「大胡自來邪？其眾大小復如何？」羯曰：「大胡自來，軍盛不可當也。」曜色變，使攝金墉之圍，陳于洛西，南北十餘里。曜少而淫酒，末年尤甚。勒至，曜將戰，飲酒數斗，常乘赤馬無故跼頓，乃乘小馬。比出，復飲酒斗餘。至於西陽門，撝陣就平，勒將石堪因而乘之，師遂大潰。曜昏醉奔退，馬陷石渠，墜于冰上，被瘡十餘，通中者三，為堪所執，送于勒所。曜曰：「石王憶重門之盟不？」勒使徐光謂曜曰：「今日之事，天使其然，復云何邪！」幽曜于河南丞廨，使金瘡醫李永療之，歸于襄國。曜瘡甚，勒載以馬輿，使李永與同載。北苑市三老孫機上禮求見曜，勒許之。機進酒于曜曰：「僕谷王，關右稱帝皇。當持重，保土疆。輕用兵，敗洛陽。祚運窮，天所亡。開大分，持一觴。」曜曰：「何以健邪！當為翁飲。」勒聞之，悽然改容曰：「亡國之人，足令老叟數之。」舍曜于襄國永豐小城，給其妓妾，嚴兵圍守。遣劉岳、劉震等乘馬從男女，衣以見曜，曜曰：「久謂卿等為灰土，石王仁厚，全宥至今，而我殺石佗，負盟之甚。今日之禍，自其分耳。」留宴終日而去。勒謂曜與其太子熙書，令速降之，曜但勅熙與諸大臣匡維社稷，勿以吾易意也。勒覽而惡之，後為勒所殺。熙及劉胤、劉咸等議西保秦州，尚書胡勳曰：「今雖喪主，國尚全完，將士情一，未有離叛，可共并力距險，走未晚也。」胤不從，怒其沮眾，斬之，遂率百官奔于上邽，劉厚、劉策皆捐鎮奔之，關中擾亂。將軍蔣英、辛恕擁眾數十萬據長安，遣使招勒，勒遣石生率洛陽之眾以赴之。胤及劉遵率眾數萬自上邽將攻石生于長安，隴東、武都、安定、新平、北地、扶風、始平諸郡戎夏皆起兵應胤。胤次于仲橋，石生固守長安。勒使石季龍率騎二萬距胤，戰於義渠，為季龍所敗，死者五千餘人。胤奔上邽。季龍乘勝追擊，枕尸千里。上邽潰，季龍執其偽太子熙、南陽王劉胤并將相諸王等及其諸卿校公侯已下三千餘人，皆殺之。徙其臺省文武、關東流人、秦雍大族九千餘人于襄國，又坑其王公等及五郡屠各五千餘人于洛陽。曜在位十年而敗。始元海以懷帝永嘉四年僭位，至曜三世，凡二十有七載，以成帝咸和四年滅。

史臣曰：彼戎狄者，人面獸心，見利則棄君親，臨財則忘仁義者也。投之遐遠，猶懼外侵，而處以封畿，窺我中釁。昔者幽后不綱，胡塵暗於戲水；襄王失御，戎馬生於關洛。至於算強弱，妙兵權，體興衰，知利害，於我中華未可量也。況元海人傑，必致青雲之上，許以殊才，不居庸劣之下。是以策馬鴻騫，乘機豹變，五部高嚮，一旦推雄，皇枝相害，未有與之爭衡者矣。伊秩啓興王之略，骨都論克定之秋，單于無北顧之懷，猶有南郊之祭，大哉，天地茲為不仁矣！若乃習以華風，溫乎雅度，兼其舊俗，則罕規模。雖復石勒稱藩，王彌效款，終為夷狄之邦，未辯君臣之位。至於不遠儒風，虛襟正直，則昔賢所謂并仁義而盜之者焉。偽主斯亡，玄明篡嗣，樹恩戎旅，既總威權。關河開晝日之輝，士馬倍前人之氣，然則信不由中，自乖弘遠，覩之為美，處事難終，縱武窮兵，殘忠害善，佞人方轡，並后載馳，闢豐鎬於通天，凝科鐐於炮烙，遣豺狼之將，延鷹犬之師，懸旌循渭，分麾陷洛，饑馬陂山，胡笳違堵，粉忠貞於戎手，聚搢紳於京觀，先王井賦，乃眷維桑，舊都宮室，咸成茂草，鑒靡沾衣，行人灑淚。若乃上古教靡，不親其子，功成高讓，歸諸有德，爰及三代，乃用干戈，將以拯厥板蕩，恭膺天命，懿彼武王，殷之列辟，載旆乘時，興兵蕃野，投焚既隕，可以絕言，而輕呂旁揮，彤弧三發，豈若觸清蹕於

常道之門馳金車於山陽之館故知黔首來蘇居今愛古白旗陳肆古不如今

胡寇不仁有同豺豕役天子以行觴驅乘輿以執蓋庾珉之淚既盡辛賓加之以血若乃有生之貴處死為難弘在三之義忘七尺之重主憂之恨畢命同歸

自古篡奪於斯為甚是以災氣星形賊臣苞亂政荒民散可以危亡劉聰竟得壽終非不幸也曜則天資虓勇運偶時艱用兵則王翦之倫好殺亦董卓之亞而承基醜類或有可稱子遠納忠高嶷罷偃和苞獻直鄙明罷觀而師之所處荆棘生焉自絕彊藩禍成勁敵天之所厭人事以之駭戰士而宵奔酌戎杯而不醒有若假手同乎拾芥豈石氏之興歟何不支之甚也

贊曰惟皇不範遭甸居穹丹朱罕嗣冒頓爭雄胡旌曜月朔馬騰風埃壓淮浦塵呼河宮未央朝寂謻門旦空鄴欽之慮幸有知戎

晉書卷一百二

晉書卷一百三考證

劉曜載記晉結巴酋徐庫彭○前趙錄晉結巴酋句徐庫彭等又云乃囚徐庫彭等是句徐庫彭為二人也

宗廟社稷之祭不得殺牛○前趙錄此句上有非字

石王仁厚全宥至今而我殺石佗負盟之甚○石佗監本譌石生臣宗楷按本書曜次於富平爲岳聲援岳及石佗戰於河濱敗之斬佗又曜遂濟自太陽攻石生於金墉決千金堨以灌之未嘗殺生又下文勒遣石生率洛陽之衆以赴之則其爲佗字之譌無疑也今改正

晉書卷一百三考證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載記第四

石勒上

石勒字世龍初名㔨上黨武鄉羯人也其先匈奴别部羌渠之胄祖耶奕于父周曷朱一名乞翼加並為部落小率勒生時赤光滿室白氣自天屬于中庭見者咸異之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倚嘯上東門王衍見而異之顧謂左右曰向者胡雛吾觀其聲視有奇志恐將為天下之患馳遣收之會勒已去長而壯健有膽力雄武好騎射曷朱性凶麤不為羣胡所附每使勒代己督攝部胡愛信之所居武鄉北原山下草木皆有鐵騎之象家園中生人參花葉甚茂悉成人狀父老及相者皆曰此胡狀貌奇異志度非常其終不可量也勸邑人厚遇之時多嗤笑唯鄔人郭敬陽曲寧驅以為信然並加資贍勒亦感其恩為之力耕每聞鞞鐸之音歸以告其母母曰作勞耳鳴非不祥也太安中并州饑亂勒與諸小胡亡散乃自鴈門還依寧驅北澤都尉劉監欲縛賣之驅匿之獲免勒於是潛詣納降都尉李川路逢郭敬泣拜言饑寒敬對之流涕以帶貨鬻食之幷給以衣服勒謂敬曰今日大餓不可守窮諸胡饑甚宜誘將冀州就穀因執賣之可以兩濟敬深然之會建威將軍閻粹說幷州刺史東瀛公騰執諸胡於山東賣充軍實騰使將軍郭陽張隆虜羣胡將詣冀州兩胡一枷勒時年二十餘亦在其中數為隆所毆辱敬先以勒屬郭陽及兄子時陽敬族兄也是以陽時每為解請道路饑病賴陽時而濟既而賣與茌平人師懽為奴有一老父謂勒曰君魚龍髮際上四道已成當貴為人主甲戌之歲王彭祖可圖勒曰若如公言弗敢忘德忽然不見每耕作於野常聞鼓角之聲勒以告諸奴諸奴亦聞之因曰吾幼來在家恒聞如是諸奴歸以告懽懽亦奇其狀貌而免之懽家鄰於馬牧與牧率魏郡汲桑往來勒以能相馬自託於桑嘗傭於武安臨水為遊軍所囚會有羣鹿傍過軍人競逐之勒乃獲免俄而又見一父老謂勒曰向羣鹿者我也君應為中州主故相救爾勒拜而受命遂招集王陽夔安支雄冀保吳豫劉膺桃豹逯明等八騎為羣盜後郭敖劉徵劉寶張曀僕呼延莫郭黑略張越孔豚趙鹿支屈六等又赴之號為十八騎復東如赤龍騄驥諸苑中乘苑馬遠掠繒寶以賂汲桑及成都王穎敗乘輿于蕩陰逼帝如鄴宮王浚以穎陵辱天子使鮮卑擊之穎懼挾惠帝南奔洛陽帝復為張方所逼遷于長安關東所在兵起皆以誅穎為名河間王顒懼東師之盛欲輯懷東夏乃奏議廢穎是歲劉元海稱漢王于黎亭穎故將陽平人公師藩等自稱將軍起兵趙魏衆至數萬勒與汲桑帥牧人乘苑馬數百騎以赴之桑始命勒以石為姓勒為名焉藩拜勒為前隊督從攻平昌公模於鄴模使將軍馮嵩逆戰敗之藩濟自白馬而南濮陽太守苟晞討藩斬之勒與桑亡潛苑中桑以勒為伏夜牙門帥牧人劫掠郡縣繫囚又招山澤亡命多附勒勒率以應之桑乃自號大將軍稱為成都王穎誅東海王越東瀛公騰為名桑以勒為前驅屢有戰功署為掃虜將軍忠明亭侯桑進軍攻鄴以勒為前鋒都督大敗騰將馮嵩因長驅入鄴遂害騰殺萬餘人掠婦女珍寶而去濟自延津南擊兗州越大懼使苟晞王讚等討之桑勒攻幽州刺史石尠於樂陵尠死之乞活田禋帥衆五萬救尠勒逆戰敗禋與晞等相持于平原陽平間數月大小三十餘戰互有勝負越懼次于官渡為晞聲援桑勒為晞所敗死者萬餘人乃收餘衆將奔劉元海冀州刺史丁紹要之于赤橋又大敗之桑奔馬牧勒奔樂平王師斬桑于平原時胡部大張㔨督馮莫突等擁衆數千壁于上黨勒往從之深為所暱因說㔨督曰劉單于舉兵誅晉部大距而不從豈能獨立乎曰不能勒曰如其不能者兵馬當有所屬今部落皆已被單于賞募往往聚議欲叛部大而歸單于矣宜早為之計㔨督等素無智略懼部衆之貳己也乃潛隨勒單騎歸元海元海署㔨督為親漢王莫突為都督部大以勒為輔漢將軍平晉王以統之勒於是命㔨督為兄賜姓石氏名之曰會言其遇己也烏丸張伏利度亦有衆二千壁于樂平元海屢招而不能致勒僞獲罪于元海因奔伏利度伏利度大悅結為兄弟使勒率諸胡寇掠所向無前諸胡畏服勒知衆心之附己也乃因會執伏利度告諸胡曰今起大事我與伏利度孰堪為主諸胡咸以推勒勒於是釋伏利度率其部衆歸元

海元海加勒督山東征討諸軍事以伏利度衆配之元海使劉聰攻壺關命勒率所統七千爲前鋒都督劉琨遣護軍黄秀等救壺關勒敗秀於白田秀死之勒遂陷壺關元海命勒與劉零閻羆等七將率衆三萬寇魏郡頓丘諸壘壁多陷之假壘主將軍都尉簡強壯五萬爲軍士老弱安堵如故軍無私掠百姓懷之及元海僭號遣使授勒持節平東大將軍校尉都督王如故勒并軍寇鄴鄴潰和郁奔于衞國執魏郡太守王粹于三臺進攻趙郡害冀州西部都尉馮沖攻乞活赦亭田禋于中丘皆殺之元海授勒安東大將軍開府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進軍攻鉅鹿常山害二郡守將陷冀州郡縣堡壁百餘衆至十餘萬其衣冠人物集爲君子營乃引張賓爲謀主始署軍功曹以刁膺張敬爲股肱夔安孔萇爲爪牙支雄呼延莫王陽桃豹逯明吳豫等爲將率使其將張斯率騎詣并州山北諸郡縣說諸胡羯曉以安危諸胡懼勒威名多有附者進軍常山分遣諸將攻中山博陵高陽諸縣降之者數萬人王浚使其將祁弘帥鮮卑段務塵等十餘萬騎討勒大敗勒于飛龍山死者萬餘勒退屯黎陽分命諸將攻諸未下及叛者降三十餘壁置守宰以撫之進寇信都害冀州刺史王斌於是車騎將軍王堪北中郎將裴憲自洛陽率衆討勒勒燒營并糧迴軍距之次于黄牛壘魏郡太守劉矩以郡附于勒勒使矩統其壘衆爲中軍左翼勒至黎陽裴憲棄其軍奔于淮南王堪退堡倉垣元海授勒鎭東大將軍封汲郡公持節都督王如故勒固讓公不受與閻羆攻腨圈苑市二壘陷之羆中流矢死勒并統其衆潛自石橋濟河攻陷白馬坑男女三千餘口東襲鄄城害兗州刺史袁孚因攻倉垣陷之遂害堪渡河攻廣宗清河平原陽平諸縣降勒者九萬餘口復南濟河滎陽太守裴純奔于建業時劉聰攻河內勒率騎會之攻冠軍將軍梁巨于武德懷帝遣兵救之勒留諸將守武德與王桑逆巨於長陵巨請降勒弗許巨踰城而遁軍人執之勒馳如武德坑降卒萬餘數梁巨罪而害之王師退還河北諸堡壁大震皆請降送任于勒及元海死劉聰授勒征東大將軍并州刺史汲郡公持節開府都督校尉王如故勒固辭將軍乃止劉粲率衆四萬寇洛陽勒留輜重于重門率騎二萬會粲於太陽大敗王師於澠池遂至洛川粲出轘轅勒至成臯關圍陳留太守王讚於倉垣爲讚所敗退屯文石津將北攻王浚會浚將王甲始率遼西鮮卑萬餘騎敗趙固于津北勒乃燒船棄營引軍向柏門迎重門輜重至于石門濟河攻襄城太守崔曠於繁昌害之先是雍州流人王如侯脫嚴嶷等起兵江淮聞勒之來也懼遣衆一萬屯襄城以距勒勒擊敗之盡俘其衆勒至南陽屯于宛北山如懼勒之攻襄也使送珍寶車馬犒師結爲兄弟勒納之如與侯脫不平說勒攻脫勒夜令三軍雞鳴而駕晨壓宛門攻之旬有二日而尅嚴嶷率衆救脫至則無及遂降于勒勒斬脫囚嶷送于平陽盡并其衆軍勢彌盛勒南寇襄陽攻陷江西壘壁三十餘所留刁膺守襄陽躬帥精騎三萬還攻王如懼如之盛遂趣襄城如知之遣弟璃率騎二萬五千詐言犒軍實欲襲勒勒迎擊滅之復屯江西蓋欲有雄據江漢之志也張賓以爲不可勒勒北還弗從以賓爲參軍都尉領記室位次司馬專居中總事元帝慮勒南寇使王導率衆討勒勒軍糧不接死疫太半納張賓之策乃焚輜重裹糧卷甲渡沔寇江夏太守楊岠棄郡而走北寇新蔡害新蔡王確于南頓朗陵公何襲廣陵公陳眕上黨太守羊綜廣平太守邵肇等率衆降于勒勒進陷許昌害平東將軍王康先是東海王越率洛陽之衆二十餘萬討勒越薨於軍衆推太尉王衍爲主率衆東下勒輕騎追及之衍遣將軍錢端與勒戰爲勒所敗端死之衍軍大潰勒分騎圍而射之相登如山無一免者於是執衍及襄陽王範任城王濟西河王喜梁王禧齊王超吏部尚書劉望豫州刺史劉喬太傅長史庾敳等坐之於幕下問以晉故衍濟等懼死多自陳說惟範神色儼然意氣自若顧呵之曰今日之事何復紛紜勒甚奇之勒於是引諸王公卿士於外害之死者甚衆勒重衍清辯奇範神氣不能加之兵刃夜使人排牆塡殺之左衞何倫右衞李惲聞越薨奉越妃裴氏及越世子毗出自洛陽勒逆毗於洧倉軍復大潰執毗及諸王公卿士皆害之死者甚衆因率精騎三萬入自成臯關會劉曜王彌寇洛陽洛陽既陷勒歸功彌曜遂出轘轅屯於許昌劉聰署勒征東大將軍勒固辭不受先是平陽人李洪有衆數千壘於舞陽苟晞假洪雍州刺史勒進寇穀陽害冠軍將軍王茲破王讚于陽夏獲讚以爲從事中

耶襲破大將軍茍晞于蒙城執晞署爲左司馬劉聰授勒征東大將軍幽州牧
固辭將軍不受先是王彌納劉暾之說將先誅勒東王青州使暾徵其將曹嶷
於齊勒遊騎獲暾得彌所與嶷書勒殺之密有圖彌之計矣會彌將徐邈輒引
部兵去彌彌漸削弱及勒之獲茍晞也彌惡之僞卑辭使謂勒曰公獲茍晞而
赦之何其神也使晞爲公左彌爲公右天下不足定勒謂張賓曰王彌位重言
卑恐其遂成前狗意也賓曰觀王公有青州之心桑梓本邦固人情之所樂明
公獨無幷州之思乎王公遲迴未發者懼明公躡其後已有規明公之志但未
獲便爾今不圖之恐曹嶷復至共爲羽翼後雖欲悔何所及邪徐邈既去軍勢
稍弱觀其控御之懷猶盛可誘而滅之勒以爲然勒時與陳午相攻於蓬關王
彌亦與劉瑞相持甚急彌請救於勒勒未之許張賓進曰明公常恐不得王公
之便今天以其便授我矣陳午小豎何能爲寇王彌人傑將爲我害勒因迴軍
擊瑞斬之彌大悅謂勒深心推奉無復疑也勒引師攻陳午于肥澤午司馬上
黨李頭說勒曰公天生神武當平定四海四海士庶皆仰屬明公望濟於塗炭
有與公爭天下者公不早圖之而返攻我曹流人我曹鄉黨終當奉戴何遽見
逼乎勒心然之詰朝引退詭請王彌讌于己吾彌長史張嵩諫彌勿就恐有專
諸孫峻之禍彌不從既入酒酣勒手斬彌而幷其衆啓聰稱彌叛逆之狀聰署
勒鎮東大將軍督幷幽二州諸軍事領幷州刺史持節征討都督校尉開府幽
州牧公如故茍晞王讚謀叛勒勒害之以將軍左伏肅爲前鋒都尉攻掠豫州
諸郡臨江而還屯于葛陂降諸夷楚署將軍二千石以下稅其義穀以供軍士
初勒被鬻平原與母王相失至是劉琨遣張儒送王于勒遺勒書曰將軍發迹
河朔席卷兗豫飲馬江淮折衝漢沔雖自古名將未足爲論所以攻城而不有
其人略地而不有其土翕爾雲合忽復星散將軍豈知其然哉存亡決在得主
成敗要在所附得主則爲義兵附逆則爲賊衆義兵雖敗而功業必成賊衆雖
尅而終歸殄滅昔赤眉黃巾橫逸宇宙所以一旦敗亡者正以兵出無名衆而
爲亂將軍以天挺之質威振宇內擇有德而推奉隨時望而歸之勳義堂堂長
享遐貴背聰則禍除向主則福至採納往誨翻然改圖天下不足定蟻寇不足
掃今相授侍中持節車騎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襄城郡公總內外之任兼
華戎之號顯封大郡以表殊能將軍其受之副遠近之望也自古已來誠無戎
人而爲帝王者至於名臣建功業者則有之矣今之遲想蓋以天下大亂當須
雄才遂聞將軍攻城野戰合於機神雖不視兵書闇與孫吳同契所謂生而知
之者上學而知之者次但得精騎五千以將軍之才何向不摧至心實事皆張
儒所具勒報琨曰事功殊塗非腐儒所聞君當逞節本朝吾自夷難爲效遺琨
名馬珍寶厚賓其使謝歸以絕之勒於葛陂繕室宇課農造舟將寇建鄴會霖
雨歷三月不止元帝使諸將率江南之衆大集壽春勒軍中飢疫死者太半檄
書朝夕繼至勒會諸將計之右長史刁膺諫勒先送款於帝求掃平河朔待軍
退之後徐更計之勒愀然長嘯中堅夔安勸勒就高避水勒曰將軍何其怯乎
孔萇支雄等三十餘將進曰及吳軍未集萇等請各將三百步卒乘船三十餘
道夜登其城斬吳將頭得其城食其倉米今年要當破丹陽定江南盡生縛取
司馬家兒輩勒笑曰是勇將之計也各賜鎧馬一匹顧問張賓曰於君計何如
賓曰將軍攻陷帝都囚執天子殺害王侯妻略妃主擢將軍之髮不足以數將
軍之罪奈何復還相臣奉乎去年誅王彌之後不宜於此營建天降霖雨方數
百里中示將軍不應留也鄴有三臺之固西接平陽四塞山河有喉衿之勢宜
北徙據之伐叛懷服河朔既定莫有處將軍之右者晉之保壽春懼將軍之往
擊爾今卒聞迴軍必欣於敵去未遑奇兵掎擊也輜重逕從北道大軍向壽春
輜重既過大軍徐迴何懼進退無地乎勒攘袂鼓髯曰賓之計是也責刁膺曰
君共相輔佐當規成功業如何便相勸降此計應斬然相明性怯所以宥君於
是退膺爲將軍擢賓爲右長史加中壘將軍號曰右侯發自葛陂遣石季龍率
騎二千距壽春會江南運船至獲布米數十艘將士爭之不設備晉伏兵大發
敗季龍于巨靈口赴水死者五百餘人奔退百里及于勒軍軍中震擾謂王師
大至勒陣以待之晉懼有伏兵退還壽春勒所過路次皆堅壁清野採掠無所
獲軍中大飢士衆相食行達東燕聞汲郡向冰有衆數千壁于枋頭勒將於棘
津北渡懼冰邀之會諸將問計張賓進曰如聞冰船盡在瀆中未上枋內可簡

壯勇者千人詭道潛渡襲取其船以濟大軍大軍既濟冰必可擒也勒從之使支雄孔萇等從文石津縛筏潛渡勒引其衆自酸棗向棘津冰聞勒軍至始欲內其船會雄等已渡屯其壘門下船三十餘艘以濟其軍令主簿鮮于豐挑戰設三伏以待之冰怒乃出軍將戰而三伏齊發夾擊攻之又因其資軍遂豐振長驅寇鄴攻北中郎將劉演于三臺演部將臨深牟穆等率衆數萬降于勒時諸將佐議欲攻取三臺以據之張賓進曰劉演衆猶數千三臺險固攻守未可卒下舍之則能自潰王彭祖劉越石大敵也宜及其未有備密規進據罕城廣運糧儲西稟平陽掃定并薊桓文之業可以濟也且今天下鼎沸戰爭方始遊行羇旅人無定志難以保萬全制天下也夫得地者昌失地者亡邯鄲襄國趙之舊都依山憑險形勝之國可擇此二邑而都之然後命將四出授以奇略推亡固存兼弱攻昧則羣凶可除王業可圖矣勒曰右侯之計是也於是進據襄國賓又言於勒曰今我都此越石彭祖深所忌也恐及吾城池未固資儲未廣送死於我聞廣平諸縣秋稼大成可分遣諸將收掠野穀遣使平陽陳宜鎮此之意勒又然之於是上表於劉聰分命諸將攻冀州郡縣壘壁率多降附運糧以輸勒劉聰署勒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冀幽并營四州雜夷征討諸軍事冀州牧進封本國上黨郡公邑五萬戶開府幽州牧東夷校尉如故廣平遊綸張豺擁衆數萬受王浚假署保據苑鄉勒使夔安支雄等七將攻之破其外壘浚遣督護王昌及鮮卑段就六眷末柸匹磾等部衆五萬餘以討勒時城隍未修乃於襄國築隔城重柵設障以待之就六眷屯于渚陽勒分遣諸將連出挑戰頻爲就六眷所敗又聞其大造攻具勒顧謂其將佐曰今寇來轉逼彼衆我寡恐攻圍不解外救不至內糧罄絕縱孫吳重生亦不能固也吾將簡練將士大陣於野以決之何如諸將皆曰宜固守以疲寇彼師老自退追而擊之蔑不剋矣勒顧謂張賓孔萇曰君以爲何如賓萇俱曰聞就六眷剋來月上旬送死北城其大衆遠來戰守連日以我軍勢寡弱謂不敢出戰意必懈怠今段氏種衆之悍末柸尤最其卒之精勇悉在末柸所可勿復出戰示之以弱速鑿北壘爲突門二十餘道候賊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柸帳敵必震惶計不及設所

謂迅雷不及掩耳末柸之衆既奔餘自摧散擒末柸之後彭祖可指辰而定勒笑而納之即以萇爲攻戰都督造突門於北城鮮卑入屯北壘勒候其陣未定躬率將士鼓譟于城上會孔萇督諸突門伏兵俱出擊之生擒末柸就六眷等衆遂奔散萇乘勝追擊枕尸三十餘里獲鎧馬五千匹就六眷收其遺衆屯于渚陽遣使求和送鎧馬金銀并以末柸三弟爲質而請末柸諸將並勸勒殺末柸以挫之勒曰遼西鮮卑健國也與我素無怨讎爲王浚所使耳今殺一人結怨一國非計也放之必悅不復爲王浚用矣於是納質遣石季龍盟就六眷于渚陽結爲兄弟就六眷等引還使參軍閻綜獻捷于劉聰於是遊綸張豺請降稱藩勒將襲幽州務養將士權宜許之皆就署將軍於是遣衆寇信都害冀州刺史王象王浚復以邵舉行冀州刺史保于信都建興元年石季龍攻鄴三臺鄴潰劉演奔于廩丘將軍謝胥田青郎牧等率三臺流人降于勒勒以桃豹爲魏郡太守以撫之命段末柸爲子署爲使持節安北將軍北平公遣還遼西末柸感勒厚恩在途日南面而拜者三段氏遂專心歸附自是王浚威勢漸衰勒襲苑鄉執游綸以爲主簿攻乞活李惲于上白斬之將坑其降卒見郭敬而識之曰汝郭季子乎敬叩頭曰是也勒下馬執其手泣曰今日相遇豈非天邪賜衣服車馬署敬上將軍悉免降者以配之其將孔萇寇定陵害兗州刺史田徽烏丸薄盛執渤海太守劉既率戶五千降于勒劉聰授勒侍中征東大將軍餘如故拜其母王氏爲上黨國太夫人妻劉氏上黨國夫人章綬首飾一同王妃段末柸任弟亡歸遼西勒大怒所經令尉皆殺之烏丸審廣漸裳郝襲背王浚密遣使降于勒勒厚加撫納司冀漸寧人始租賦立太學簡明經善書吏署爲文學掾選將佐子弟三百人教之勒母王氏死潛窆山谷莫詳其所既而備九牢之禮虛葬于襄國城南勒謂張賓曰鄴魏之舊都吾將營建既風俗殷雜須賢望以綏之誰可任也賓曰晉故東萊太守南陽趙彭忠亮篤敏有佐時良幹將軍若任之必能允副神規勒於是徵彭署爲魏郡太守彭至入泣而辭曰臣往策名晉室食其祿矣犬馬戀主切不敢忘誠知晉之宗廟鞠爲茂草亦猶洪川東逝往而不還明公應符受命可謂攀龍之會但受人之榮復事二姓臣志

所不為恐亦明公之所不許若賜臣餘年全臣一介之願者明公大造之惠也
勒默然張賓進曰自將軍神旗所經衣冠之士靡不變節未有能以大義進退
者至如此賓以將軍為高祖自擬為四公所謂君臣相知此亦足成將軍不世
之高何必吏之勒大悅曰右侯之言得孤心矣於是賜安車駟馬養以卿祿辟
其子明為參軍勒以石季龍為魏郡太守鎮鄴三臺季龍篡奪之萌兆于此矣
時王浚署置百官奢縱淫虐勒有吞并之意欲先遣使以觀察之議者僉曰宜
如羊祜與陸抗書相聞時張賓有疾勒就而謀之賓曰王浚假三部之力稱制
南面雖曰晉藩實懷僭逆之志必思協英雄圖濟事業將軍威聲震于海內去
就為存亡所在為輕重浚之欲將軍猶楚之招韓信也今權譎遣使無誠款之
形脫生猜疑圖之兆露後雖奇略無所設也夫立大事者必先為之卑當稱藩
推奉尚恐未信羊陸之事臣未見其可勒曰右侯之計是也乃遣其舍人王子
春董肇等多齎珍寶奉表推崇浚為天子曰勒本小胡出於戎裔值晉綱弛御
海內飢亂流離屯厄竄命冀州共相帥合以救性命今晉祚淪夷遠播吳會中
原無主蒼生無繫伏惟明公殿下州鄉貴望四海所宗為帝王者非公復誰勒
所以捐軀命興義兵誅暴亂者正為明公驅除爾伏願殿下應天順時踐登皇
祚勒奉戴明公如天地父母明公當察勒微心慈眄如子也亦遺棗嵩書而厚
賂之浚謂子春等曰石公一時英武據趙舊都成鼎峙之勢何為稱藩于孤其
可信乎子春對曰石將軍英才俊拔士馬雄盛實如聖旨仰惟明公州鄉貴望
累葉重光出鎮藩岳威聲播于八表固以胡越欽風戎夷歌德豈唯區區小府
而敢不斂衽神闕者乎昔陳嬰豈其鄙王而不王韓信薄帝而不帝者哉但以
知帝王不可以智力爭故也石將軍之擬明公猶陰精之比太陽江河之比洪
海耳項籍子陽覆車不遠是石將軍之明鑒明公亦何怪乎且自古誠胡人而
為名臣者實有之帝王則未之有也石將軍非所以惡帝王而讓明公也顧取
之不為天人之所許耳願公勿疑浚大悅封子春等為列侯遣使報勒答以方
物浚司馬游統時鎮范陽陰叛浚馳使降于勒勒斬其使送于浚以表誠實浚
雖不罪統彌信勒之忠誠無復疑矣子春等與王浚使至勒命匿勁卒精甲虛

府羸師以示之北面拜使而受浚書浚遺勒麈尾勒偽不敢執懸之于壁朝夕
拜之云我不得見王公見王公所賜如見公也復遣董肇奉表于浚期親詣幽
州奉上尊號亦修牋于棗嵩乞并州牧廣平公以見必信之誠也勒將圖浚引
子春問之子春曰幽州自去歲大水人不粒食浚積粟百萬不能贍恤刑政苛
酷賦役殷煩賊害賢良誅斥諫士下不堪命流叛略盡鮮卑烏丸離貳于外棗
嵩田矯貪暴于內人情沮擾甲士羸弊而浚猶置立臺閣布列百官自言漢高
魏武不足並也又幽州謠怪特甚聞者莫不為之寒心浚意氣自若曾無懼容
此亡期之至也勒撫几笑曰王彭祖真可擒也浚使達幽州具陳勒形勢寡弱
款誠無二浚大悅以勒為信然勒纂兵戒期將襲浚而懼劉琨及鮮卑烏丸為
其後患沈吟未發張賓進曰夫襲敵國當出其不意軍嚴經日不行豈顧有三
方之慮乎勒曰然為之柰何賓曰彭祖之據幽州唯仗三部今皆離叛還為寇
讎此則外無聲援以抗我也幽州飢儉人皆蔬食衆叛親離甲旅寡弱此則內
無強兵以禦我也若大軍在郊必土崩瓦解今三方未靖將軍便能懸軍千里
以征幽州也輕軍往返不出二旬就使三方有動勢足旋趾宜應機電發勿後
時也且劉琨王浚雖同名晉藩其實仇敵若修牋于琨送質請和琨必欣于得
我喜于浚滅終不救浚而襲我也勒曰吾所不了右侯已了復何疑哉於是輕
騎襲幽州以火宵行至柏人殺主簿游綸以其兄統在范陽懼洩軍計故也遣
張慮奉牋于劉琨陳己過深重求討浚以自效琨既素疾浚乃檄諸州郡說勒
知命思愆收累年之咎求拔幽都效善將來今聽所請受任通和軍達易水浚
督護孫緯馳遣白浚將引軍距勒游統禁之浚將佐咸請出擊勒浚怒曰石公
來正欲奉戴我也敢言擊者斬乃命設饗以待之勒晨至薊叱門者開門疑有
伏兵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塡諸街巷使兵不得發浚乃懼或坐或
起勒升其廳事命甲士執浚立之于前使徐光讓浚曰君位冠元台爵列上公
據幽都驍悍之國跨全燕突騎之鄉手握強兵坐觀京師傾覆不救天子而欲
自尊又專任姦暴殺害忠良肆情恣欲毒遍燕壤自貽于此非為天也使其將
王洛生驛送浚襄國市斬之於是分遣流人各還桑梓擢荀綽裴憲資給車服

數朱碩棗嵩田嬌等以賄亂政責游統以不忠于浚皆斬之遷烏丸審廣漸裳郝襲靳市等于襄國焚燒晉宮殿以晉尚書劉翰爲寧朔將軍行幽州刺史戍薊置守宰而還遣其東曹掾傅遘兼左長史封王浚首獻捷于劉聰勒既還襄國劉翰叛勒奔段匹磾襄國大饑穀二升直銀一斤肉一斤直銀一兩劉聰以平幽州之勳乃遣其使人柳純持節署勒大都督陝東諸軍事驃騎大將軍東單于侍中使持節開府校尉二州牧公如故加金鉦黃鉞前後鼓吹二部增封十二郡勒固辭受二郡而已勒封左長史張敬等十一人爲伯子侯文武進位有差勒將支雄攻劉演於廩丘爲演所敗演遣其將韓弘潘良襲頓丘斬勒所署太守邵攀支雄追擊弘等害潘良于廩丘劉琨遣樂平太守焦球攻勒常山斬其太守邢泰琨司馬溫嶠西討山胡勒將逯明要之敗嶠于潞城勒以幽冀漸平始下州郡閱實人戶戶貲二匹租二斛勒將陳午以浚儀叛于勒逯明攻寧黑于茌平降之因破東燕酸棗而還徙降人二萬餘戶于襄國勒使其將葛薄寇濮陽陷之害太守韓弘劉聰遣其使人范龕持節策命勒賜以弓矢加崇爲陝東伯得專征伐拜封刺史將軍守宰列侯歲盡集上署其長子興爲上黨國世子加翼軍將軍爲驃騎副貳劉琨遣王旦攻中山逐勒所署太守秦固勒將劉勔距旦敗之執旦于望都關勒襲邵續于樂陵續盡衆逆戰大敗而還章武人王眘起兵于科斗壘擾亂勒河間渤海諸郡勒以揚武張夷爲河間太守參軍臨深爲渤海太守各率步騎二千以鎮靜之使長樂太守程遐屯于昌亭爲之聲勢徙平原烏丸展廣劉哆等部落三萬餘戶于襄國使石季龍攻乞活王平于梁城敗績而歸又攻劉演于廩丘支雄逯明擊甯黑于東武陽陷之黑赴河而死徙其衆萬餘于襄國邵續使文鴦救演季龍退止廬關津避之文鴦弗能進屯于景亭兗豫豪右張平等起兵救演季龍夜棄營設伏于外揚聲將歸河北等以爲信然入于空營季龍迴擊敗之遂陷廩丘演奔文鴦軍獲演弟啟送于襄國演即劉琨之兄子也勒以琨撫存其母德之賜啟田宅令儒官授其經時大蝗中山常山尤甚中山丁零翟鼠叛勒攻中山常山勒率騎討之獲其母妻而還鼠保于胥關遂奔代郡勒攻樂平太守韓據于坫城劉琨遣將軍姬澹率衆十餘萬討勒琨次廣牧爲澹聲援勒將距之或諫之曰澹兵精盛其鋒不可當宜深溝高壘以挫其銳攻守勢異必獲萬全勒曰澹大衆遠來體疲力竭犬羊烏合號令不齊可一戰而擒之何彊之有寇已垂至胡可捨去大軍一動豈易中還若澹乘我之退顧乃無暇焉得深溝高壘乎此爲不戰而自滅亡之道立斬諫者以孔萇爲前鋒都督令三軍後出者斬設疑兵于山上分爲二伏勒輕騎與澹戰僞收衆而北澹縱兵追之勒前後伏發夾擊澹軍大敗獲鎧馬萬疋澹奔代郡據奔劉琨琨長史李弘以幷州降于勒琨遂奔于段匹磾勒遷陽曲樂平戶于襄國置守宰而退孔萇追姬澹于桑乾勒遣兼左長史張敷獻捷于劉聰勒之征樂平也其南和令趙領招合廣川平原渤海數千戶叛勒奔于邵續河間邢嘏累徵不至亦聚衆數百以叛勒巡下冀州諸縣以右司馬程遐爲寧朔將軍監冀州七郡諸軍事勒姊夫廣威張越與諸將摴蒱勒親臨觀之越戲言忤勒勒大怒叱力士折其脛而殺之孔萇攻代郡澹死之時司冀幷兗州流人數萬戶在于遼西迭相招引人不安業孔萇等攻馬嚴馮䐗久而不剋勒間計於張賓賓對曰馮䐗等本非明公之深仇遼西流人悉有戀本之思今宜班師息甲遣選良守任之以龔遂之事不拘常制奉宣仁澤奮揚威武幽冀之寇可翹足而靜遼西流人可指時而至勒曰右侯之計是也召夔等歸署武遂令李回爲易北督護振武將軍高陽太守馬嚴士衆多李潛軍人回先爲潛府長史素服回威德多叛嚴歸之嚴以部衆離貳懼奔于幽州溺水而死馮䐗率衆降于勒回移居易京流人降者歲常數千勒甚嘉之封回弋陽子邑三百戶加賓封一千戶進賓位前將軍固辭不受河朔大蝗初穿地而生二旬則化狀若蠶七八日而臥四日蛻而飛彌亘百草唯不食三豆及麻幷冀尤甚石季龍濟自長壽津寇梁國害內史荀闓劉琨與段匹磾涉復辰疾六眷段末杯等會于固安將謀討勒勒使參軍王續齎金寶遺末杯以間之末杯既思有以報勒恩又忻於厚賂乃說辰眷等引還琨匹磾亦退如薊城邵續使兄子濟攻勒渤海虜三千餘人而還劉聰將趙固以洛陽歸順懼勒襲之遣參軍高少牽書推崇勒請師討聰勒以大義讓之固深懼恚與郭默攻掠河內汲郡

段末柸殺鮮卑單于截附真立忽跋鄰爲單于段匹磾自幽州攻末柸末柸逆擊敗之匹磾奔還幽州因害太尉劉琨琨將佐相繼降勒末柸遣弟騎督擊匹磾于幽州匹磾率其部衆數千將奔邵續勒將石越要之于鹽山大敗之匹磾退保幽州越中流矢死勒爲之屏樂三月贈南平將軍初曹嶷據有青州既叛劉聰南稟王命以建鄴懸遠勢援不接懼勒襲之故遣通和勒授嶷東州大將軍青州牧封瑯邪公劉聰疾甚辟召勒爲大將軍錄尚書事受遺詔輔政勒固辭乃止聰又遣其使人持節署勒大將軍持節鉞都督侍中校尉二州牧公如故增封十郡勒不受聰死其子粲襲僞位其大將軍靳準殺粲於平陽勒命張敬率騎五千爲前鋒以討準勒統精銳五萬繼之據襄陵北原羌羯降者四萬餘落準數挑戰勒堅壁以挫之劉曜自長安屯于蒲阪曜復僭號署勒大司馬大將軍加九錫增封十郡幷前十三郡進爵趙公勒攻準于平陽小城平陽大尹周置等率雜戶六千降于勒巴帥及諸羌羯降者十餘萬落徙之司州諸縣準使卜泰送乘輿服御請和勒與劉曜競有招懷之計乃送泰于曜使知城內無歸曜之意以挫其軍勢曜潛與泰結盟使還平陽宣慰諸屠各勒疑泰與曜有謀欲斬泰以速降之諸將皆曰今斬卜泰準必不復降就令泰宣漢要盟于城中使相率誅斬準準必懼而速降矣勒久乃從諸將議遣之泰入平陽與準將喬泰馬忠等起兵攻準殺之推靳明爲盟主遣泰及卜玄奉傳國六璽送于劉曜勒大怒遣令史羊升使平陽責明殺準之狀明怒斬升勒怒甚進軍攻明明出戰勒擊敗之枕尸二里明築城門堅守不復出戰勒遣其左長史王脩獻捷于劉曜晉彭城內史周堅害沛內史周默以彭沛降于勒石季龍率幽冀州兵會勒攻平陽劉曜遣征東劉暢救明勒命會師于蒲上靳明率平陽之衆奔于劉曜曜西奔粟邑勒焚平陽宮室使裴憲石會脩復元海聰二墓收劉粲已下百餘尸葬之徙渾儀樂器于襄國劉曜又遣其使人郭汜等持節署勒太宰領大將軍進爵趙王增封七郡幷前二十郡出入警蹕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如曹公輔漢故事夫人爲王后世子爲王太子勒舍人曹平樂因使留仕於曜言於曜曰大司馬遣王脩等來外表至虔內覘大駕强弱謀待脩之返將輕襲乘輿時曜勢實殘弊懼脩宣之曜大怒追汜等還斬脩于粟邑停太宰之授劉茂逃歸言王脩死故勒大怒誅平樂三族贈脩太常又知停殊禮之授怒甚下令曰孤兄弟之奉劉家人臣之道過矣若微孤兄弟豈能南面稱朕哉根基既立便欲相圖天不助惡使假手靳準孤惟事君之體當資舜求瞽叟之義故復推崇令主齊好如初何圖長惡不悛殺奉誠之使帝王之起復何常邪趙王趙帝孤自取之名號大小豈其所節邪於是置太醫尚方御府諸令命參軍晁讚成正陽門俄而門崩勒大怒斬讚既怒刑倉卒尋亦悔之賜以棺服贈大鴻臚平西將軍祖逖攻陳川于蓬關石季龍救川逖退屯梁國季龍使揚武左伏肅攻之勒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訓十餘小學于襄國四門簡將佐豪右子弟百餘人以教之且備擊柝之衛置挈壺署鑄豐貨錢河西鮮卑日六延叛于勒石季龍討之敗延于朔方斬首二萬級俘三萬餘人獲牛馬十餘萬孔萇討平幽州諸郡時段匹磾部衆飢散棄其妻子匹磾奔邵續曹嶷遣使來聘獻其方物請以河爲斷桃豹至蓬關祖逖退如淮南徙陳川部衆五千餘戶于廣宗石季龍與張敬張賓及諸將佐百餘人勸勒稱尊號勒下書曰孤猥以寡德忝荷崇寵夙夜戰惶如臨深薄豈可假尊竊號取譏四方昔周文以三分之重猶服事殷朝小白居一匡之盛而尊崇周室況國家遵隆殷周孤德卑二伯哉其亟止斯議勿復紛紜自今敢言刑茲無赦乃止勒又下書曰今大亂之後律令滋煩其采集律令之要爲施行條制於是命法曹令史貫志造辛亥制度五千文施行十餘歲乃用律令晉太山太守徐龕叛降于勒石季龍及張敬張賓左右司馬張屈六程遐文武等一百二十九人上疏曰臣等聞有非常之度必有非常之功有非常之功必有非常之事是以三代陵遲五伯迭興靜難濟時績侔睿后伏惟殿下天縱聖哲誕應符運鞭撻宇宙弼成皇業普天率土莫不來蘇嘉瑞徵祥日月相繼物望去劉氏威懷于明公者十分而九矣今山川夷靜星辰不孛夏海重譯天人繫仰誠應升御中壇即皇帝位使攀附之徒蒙寸尺之潤請依劉備在蜀魏王在鄴故事以河內魏汲頓丘平原清河鉅鹿常山中山長樂樂平十一郡幷前趙國廣平陽平章武渤海河間上黨定襄范陽漁

陽武邑燕國樂陵十二郡合三十四郡戶二十九萬爲趙國封內依舊改爲內史準禹貢魏武復冀州之境南至盟津西達龍門東至于河北至于塞垣以大單于鎭撫百蠻罷幷朔司三州通置部司以監之伏願欽若昊天垂副羣望也勒西面而讓者五南面而讓者四百寮皆叩頭固請勒乃許之

晉書卷一百四

晉書卷一百四考證

石勒載記上勒名㔨〇本書音義㔨音背魏書作小字㔨勒與此小異

時胡部大張㔨督馮莫突等擁衆數千〇綱目集覽姓大張名㔨督正誤云一部之長呼爲部大姓張氏下文亦有郝督部大之名是也又莫突監本訛突莫今從下文改正

屯于葛陂〇陂監本訛陵今從本卷勒於葛陂繕室宇改正

勒攻樂平太守韓據于坫城〇坫監本譌姑今從音義改正

晉書卷一百四考證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載記第五

石勒下 子弘 張賓

太興二年，勒僞稱趙王，赦殊死已下，均百姓田租之半，賜孝悌力田死義之孤帛各有差，孤老鰥寡穀人三石，大酺七日。依春秋列國、漢初侯王每世稱元，改稱趙王元年。始建社稷，立宗廟，營東西官署。從事中郎裴憲、參軍傅暢、杜嘏並領經學祭酒，參軍續咸、庾景爲律學祭酒，任播、崔濬爲史學祭酒，中壘支雄、游擊王陽並領門臣祭酒，專明胡人辭訟，以張離、張良、劉羣、劉謨等爲門生主書，司典胡人出內，重其禁法，不得侮易衣冠華族。號胡爲國人。遣使循行州郡，勸課農桑。加張賓大執法，專總朝政，位冠寮首。署石季龍爲單于元輔、都督禁衛諸軍事，署前將軍李寒領司兵勳，教國子擊刺戰射之法。命記室佐明楷、程機撰上黨國記，中大夫傅彪、賈蒲、江軌撰大將軍起居注，參軍石泰、石同、石謙、孔隆撰大單于志。自是朝會常以天子禮樂饗其羣下，威儀冠冕從容可觀矣。羣臣議請論功，勒曰：「自孤起軍，十六年于玆矣。文武將士從孤征伐者，莫不蒙犯矢石，備嘗艱阻，其在葛陂之役，厥功尤著，宜爲賞之先也。若身見存，爵封輕重隨功位爲差，死事之孤賞加一等，庶足以慰答存亡，申孤之心也。」又下書禁國人不聽報嫂及在喪婚娶，其燒葬令如本俗。孔萇攻邵續別營十一，皆下之。續尋爲石季龍所獲，送于襄國。劉曜將尹安、宋始據洛陽，降于勒。晉徐州刺史蔡豹敗徐龕于檀丘，龕遣使詣勒，陳討豹之計。勒遣將王步都爲龕前鋒，使張敬率騎繼之。敬達東平，龕疑敬之襲己也，斬步都等三百餘人，復降于晉。勒大怒，命張敬據其襟要以守之。大雨霖，中山、常山尤甚，滹沲汎溢，衝陷山谷，巨松僵拔，浮于滹沲，東至渤海，原隰之間皆如山積。孔萇攻陷文鴦十餘營，萇不設備，鴦夜擊之，大敗而歸。勒始制軒懸之樂，八佾之舞，爲金根大輅，黃屋左纛，天子車旗禮樂備矣。使石季龍率步騎四萬討徐龕，龕遣長史劉霄詣勒乞降，送妻子爲質，納之。時蔡豹屯于譙城，季龍攻豹，豹夜遁，季龍引軍城封丘而旋，徙朝臣掾屬已上士族者三百戶于襄國崇仁里，置公族大夫以領之。勒宮殿及諸門始就，制法令甚嚴，諱胡尤峻。有醉胡乘馬突入止車門，勒大怒，謂宮門小執法馮翥曰：「夫人君爲令，尚望威行天下，況宮闕之閒乎！向馳馬入門爲是何人，而不彈白邪？」翥惶懼忘諱，對曰：「向有醉胡乘馬馳入，甚呵禦之，而不可與語。」勒笑曰：「胡人正自難與言。」恕而不罪。使石季龍擊託候部掘咄哪於岍北，大破之，俘獲牛馬二十餘萬。勒清定五品，以張賓領選。復續定九品。署張班爲左執法郎，孟卓爲右執法郎，典定士族，副選舉之任。令羣寮及州郡歲各舉秀才、至孝、廉清、賢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置署都部從事各一部一州，秩二千石，職準丞相司直。勒下令曰：「去年水出巨材，所在山積，將皇天欲孤繕修宮宇也！其擬洛陽之太極起建德殿。」遣從事中郎任汪帥使工匠五千採木以供之。黎陽人陳武妻一產三男一女，武攜其妻子詣襄國上書自陳。勒下書以爲二儀諧暢和氣所致，賜其乳婢一口，穀一百石，雜綵四十匹。石季龍攻段匹磾于厭次，孔萇討匹磾部內諸城，陷之。匹磾勢窮，乃率其臣下輿櫬出降，季龍送之襄國。勒署匹磾爲冠軍將軍，以其弟文鴦亞將，衞麟爲左右中郎將，皆金章紫綬。散諸流人三萬餘戶，復其本業，置守宰以撫之。於是冀、并、幽州、遼西巴西諸屯結皆陷於勒。時晉征北將軍祖逖據譙，將平中原。逖善於撫納，自河以南多背勒歸順。勒憚之，不敢爲寇，乃下書曰：「祖逖屢爲邊患。逖，北州士望也，儻有首丘之思。其下幽州修祖氏墳墓，爲置守冢二家，冀逖知趙施感恩，輟其寇暴。」逖聞之甚悅，遣參軍王愉使于勒，贈以方物，修結和好。勒厚賞其使，遣左常侍董樹報聘，以馬百匹、金五十斤答之。自是兗豫又安，人得休息矣。從事中郎劉奧坐營建德殿井木斜縮，斬于殿中，勒悔之，贈太常。建德校尉王和掘得員石，銘曰「律權石重四鈞，同律度量衡，有新氏造」。議者未詳，或以爲瑞。參軍續咸曰：「王莽時物也。」其時兵亂之後，典度堙滅，遂命下禮官爲準程定式。又得一鼎，容四升，中有大錢三十，文曰「百當千，千當萬」。鼎銘十三字，篆書不可曉，藏之於永豐倉。因此令公私行錢，而人情不樂，乃出公絹市錢，限中絹匹一千二百，下絹八百。然百姓私買中絹四千，下絹二千，巧利者賤買私錢，貴賣於官，坐死者十數人，而錢

終不行勒徙洛陽銅馬翁仲二于襄國列之永豐門祖逖牙門童建害新蔡內史周密遣使降于勒勒斬之送首于祖逖曰天下之惡一也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逖遣使報謝自是兗豫閒壘壁叛者逖皆不納二州之人率多兩屬矣勒令武鄉耆舊赴襄國既至勒親與鄉老齒坐歡飲語及平生初勒與李陽鄰居歲常爭麻地迭相敺擊至是謂父老曰李陽壯士也何以不來漚麻是布衣之恨孤方崇信於天下寧讎匹夫乎乃使召陽既至勒與酣謔引陽臂笑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因賜甲第一區拜參軍都尉令曰武鄉吾之豐沛萬歲之後魂靈當歸之其復之三世勒以百姓始復業資儲未豐於是重制禁釀郊祀宗廟皆以醴酒行之數年無復釀者尋署石季龍為車騎將軍率騎三萬討鮮卑鬱粥于離石俘獲及牛馬十餘萬鬱粥奔烏丸悉降其眾城先是勒世子興死至是立子弘為世子領中領軍遣季龍統中外精卒四萬討徐龕龕堅守不戰於是築室返耕列長圍以守之晉鎮北將軍劉隗降于勒拜鎮南將軍封列侯石季龍攻陷徐龕送之襄國勒盛於百尺樓自上擽殺之令步都等妻子刳而食之坑龕降卒三千晉兗州刺史劉遐懼自鄒山退屯于下邳琅邪內史孫默以琅邪叛降于勒徐兗閒壘壁多送任請降皆就拜守宰清河張披為程遐長史遐甚委昵之張賓舉為別駕引參政事遐疾披去已又惡賓之權盛勒世子弘即遐之甥也自以有援欲收威重於朝乃使弘之母譖之曰張披與張賓為游俠門客日百餘乘物望皆歸之非社稷之利也宜除披以便國家勒然之至是披取急召不時至因此遂殺之賓知遐之閒己遂弗敢請無幾以遐為右長史總執朝政自是朝臣莫不震懼赴于程氏矣時祖逖卒勒始侵寇邊戍勒征虜石他敗王師于酇西執將軍衛榮而歸征北將軍祖約懼退如壽春勒境內大疫死者十二三乃罷徽文殿作遣其將王陽屯于豫州有闚覦之志於是兵難日尋梁鄭之閒騷然矣又遣季龍統中外步騎四萬討曹嶷先是嶷議欲徙海中保根余山會疾疫甚計未及就季龍進兵圍廣固東萊太守劉巴長廣太守呂披皆以郡降以石他為征東將軍攻羌胡于河西左軍石挺濟師于廣固曹嶷降送于襄國勒害之坑其眾三萬季龍將

盡殺嶷眾其青州刺史劉徵曰今留徵使牧人也無人焉牧徵將歸矣季龍乃留男女七百口配徵鎮廣固青州諸郡縣壘壁盡陷勒司馬刺史石生攻晉揚武將軍郭誦于陽翟不尅進寇襄城俘獲千餘而還勒以參軍樊坦清貧擢授章武內史既而入辭勒見坦衣冠弊壞大驚曰樊參軍何貧之甚也坦性誠朴率然而對曰頃遭羯賊無道資財蕩盡勒笑曰羯賊乃爾暴掠邪今當相償耳坦大懼叩頭泣謝勒曰孤律自防俗士不關卿輩老書生也賜車馬衣服裝錢三百萬以勵貪俗勒將兵都尉石瞻寇下邳敗晉將軍劉長遂寇蘭陵又敗彭城內史劉續東莞太守竺珍東海太守蕭誕以郡叛降于勒勒親臨大小學考諸學生經義尤高者賞帛有差勒雅好文學雖在軍旅常令儒生讀史書而聽之每以其意論古帝王善惡朝賢儒士聽者莫不歸美焉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大驚曰此法當失何得遂成天下至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其天資英達如此勒徵徐揚州兵會石瞻于下邳劉遐懼又自下邳奔于泗納石生攻劉曜河內太守尹平于新安斬之尅壘壁十餘降掠五千餘戶而歸自是劉石禍結兵戈日交河東弘農閒百姓無聊矣以右常侍霍皓為勸課大夫與典農使者朱表典勸都尉陸充等循行州郡核定戶籍勸課農桑農桑最修者賜爵五大夫使石生自延壽關出寇許潁俘獲萬餘降者二萬生遂攻陷康城晉將軍郭誦追生生大敗死者千餘生收散卒屯于康城勒汲郡內史石聰聞生敗馳救之進攻郭默俘獲男女二千餘人石聰攻敗晉將李矩郭默等勒將狩於近郊主簿程琅諫曰劉馬刺客離布如林變起倉卒帝王亦一夫之敵耳孫策之禍可不慮乎且枯木朽株盡能為害馳騁之弊古今戒之勒勃然曰吾幹力自可足能裁量但知卿文書事不須白此輩也是日逐獸馬觸木而死勒亦幾殆乃曰不用忠臣言吾之過也乃賜琅朝服錦絹爵關內侯於是朝臣謁見忠言競進矣晉都尉魯潛叛以許昌降于勒石瞻攻陷晉兗州刺史檀斌于鄒山斌死之勒西夷中郎將王勝襲殺并州刺史崔琨上黨內史王眘以并州叛于勒先是石季龍攻劉曜將劉岳于石梁至是石梁潰執岳送襄國季龍又攻王騰于并州殺之李矩以劉岳之敗也懼自滎陽遁歸矩長史崔宣率矩

衆二千降于勒於是盡有司兗之地徐豫濱淮諸郡縣皆降之勒命徙洛陽晷影于襄國列之單于庭銘佐命功臣三十九人于石函置于建德前殿立桑梓苑于襄國勒書夜微行檢察營衞齎繒帛金銀以賂門者求出永昌門門候王假欲收捕之從者至乃止旦召假以爲振忠都尉爵關內侯勒如苑鄉召記室參軍徐光光醉不至以光物情所湊常不平之因此發怒退爲牙門勒自苑鄉如鄴徐光侍直慍然攘袂振紛仰視不顧勒因而惡之讓光曰何負卿而敢快快邪於是幽光幷其妻子于獄勒旣將營鄴宮又欲以其世子弘爲鎭密與程遐謀之石季龍自以勳效之重仗鄴爲基雅無去意及修構三臺遷其家室季龍深恨遐遣左右數十人夜入遐宅姦其妻女掠衣物而去勒以弘鎭鄴配禁兵萬人車騎所統五十四營悉配之以驍騎領門臣祭酒王陽專統六夷以輔之石聰攻壽春不尅遂寇逡遒阜陵殺掠五千餘人京師大震濟岷太守劉闓將軍張闓等叛害下邳內史夏嘉以下邳降于石生石瞻攻河南太守王羨于邾陷之龍驤將軍王國叛以南郡降于勒晉彭城內史劉續復據蘭陵石城石瞻攻陷之勒令州郡有墳發掘不掩覆者推劾之骸骨暴露者縣爲備棺衾之具以牙門將王波爲記室參軍典定九流始立秀孝試經之制茌平令師懽獲黑兎獻之於勒程遐等以爲勒龍飛革命之祥於晉以水承金兎陰精之獸玄爲水色此示殿下宜速副天人之望也於是大赦以咸和三年改年曰太和石堪攻晉豫州刺史祖約于壽春屯師淮上晉龍驤將軍王國以南郡叛降于堪南陽都尉董幼叛率襄陽之衆又降于堪祖約諸將佐皆陰遣使附于勒石聰與堪濟淮陷壽春祖約奔歷陽壽春百姓陷于聰者二萬餘戶劉曜敗季龍于高候遂圍洛陽勒滎陽太守尹矩野王太守張進等皆降之襄國大震勒將親救洛陽左右長史司馬郭敖程遐等固諫曰劉曜乘勝雄威難與爭鋒金墉糧豐攻之未可卒拔曜縣軍千里勢不久支不可親動動無萬全大業去矣勒大怒按劍叱遐等出於是赦徐光召而謂之曰劉曜乘高候之勢圍守洛陽庸人之情皆謂其鋒不可當也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尅師老卒殆以我初銳擊之可一戰而擒若洛陽不守曜必送死冀州自河已北席卷南向吾事去矣程遐等不欲吾親行卿以爲何如光對曰劉曜乘高候之勢而不能進臨襄國更守金墉此其無能爲也懸軍三時亡攻戰之利若鸞旗親駕必望旌奔敗定天下之計在今一舉今此機會所謂天授授而弗應禍之攸集勒笑曰光之言是也佛圖澄亦謂勒曰大軍若出必擒劉曜勒尤悅使內外戒嚴有諫者斬命石堪石聰及豫州刺史桃豹等各統見衆會滎陽使石季龍進據石門以左衞石邃都督中軍事勒統步騎四萬赴金墉濟自大堨先是流澌風猛軍至冰泮清和濟畢流澌大至勒以爲神靈之助也命曰靈昌津勒顧謂徐光曰曜盛兵成臯關上計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者成擒也諸軍集于成臯步卒六萬騎二萬七千勒見曜無守軍大悅舉手指天又自指額曰天也乃卷甲銜枚而詭道兼路出于鞏訾之閒知曜陳其軍十餘萬于城西彌悅謂左右曰可以賀我矣勒統步騎四萬入自宣陽門升故太極前殿季龍步卒三萬自城北而西攻其中軍石堪石聰等各以精騎八千城西而北擊其前鋒大戰于西陽門勒躬貫甲胄出自閶闔夾擊之曜軍大潰石堪執曜送之以徇于軍斬首五萬餘級枕尸於金谷勒下令曰所欲擒者一人耳今已獲之其勒將士抑鋒止銳縱其歸命之路乃旋師使征東石邃等帥騎衞曜而北及是祖約舉兵敗降于勒勒使王波讓之曰卿逆極勢窮方來歸命吾朝豈逋逃之藪邪而卿敢有靦面目也示之以前後檄書乃赦之劉曜子熙等去長安奔于上邽遣季龍討之勒巡行冀州諸郡引見高年孝悌力田文學之士班賜穀帛有差令遠近牧守宜告屬城諸所欲言靡有隱諱使知區區之朝虛渴讜言也季龍尅上邽遣主簿趙封送傳國玉璽金璽太子玉璽各一于勒季龍進攻集木且羌于河西尅之俘獲數萬秦隴悉平涼州牧張駿大懼遣使稱藩貢方物于勒徙氐羌十五萬落于司冀州勒羣臣議以勒功業旣隆祥符並萃宜時革徽號以答乾坤之望於是石季龍等奉皇帝璽綬上尊號于勒勒弗許羣臣固請勒乃以咸和五年僭號趙天王行皇帝事尊其祖邪曰宣王父周曰元王立其妻劉氏爲王后世子弘爲太子署其子宏爲持節散騎常侍都督中外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大單于封秦王左衞將軍斌太原王小子恢爲輔國將軍南陽王中山公季龍

爲太尉守尙書令中山王石生河東王石堪彭城王以季龍子邃爲冀州刺史封齊王加散騎常侍武衞將軍宣左將軍挺侍中梁王署左長史郭敖爲尙書左僕射右長史程遐爲右僕射領吏部尙書左司馬夔安右司馬郭殷從事中郎李鳳前郎中令裴憲爲尙書署參軍事徐光爲中書令領祕書監論功封爵開國郡公文武二十一人侯二十四人縣公二十六人侯二十二人其餘文武各有差侍中任播等參議以趙承金爲水德旗幟尙玄牲牡尙白子社丑臘勒從之勒下書曰自今有疑難大事八坐及委丞郎齎詣東堂詮詳平決其有軍國要務須啓有令僕尙書隨局入陳勿避寒暑昏夜也勒以祖約不忠於本朝誅之及其諸子姪親屬百餘人羣臣固請勒宜卽尊號勒乃僭卽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元曰建平自襄國都臨漳追尊其高祖曰順皇曾祖曰威皇祖曰宣皇父曰世宗元皇帝妣曰元昭皇太后文武封進各有差立其妻劉氏爲皇后又定昭儀夫人位視上公貴嬪貴人視列侯員各一人三英九華視伯淑媛淑儀視子容華美人視男務簡賢淑不限員數勒荊州監軍郭敬南蠻校尉董幼寇襄陽勒馳勅敬退屯樊城戒之使偃藏旗幟寂若無人彼若使人觀察則告之曰自愛堅守後七八日大騎將至相策不復得走矣敬使人浴馬于津周而復始晝夜不絕偵諜還告南中郎將周撫撫以爲勒軍大至懼而奔武昌敬入襄陽軍無私掠百姓安之晉平北將軍魏該弟遐等率該部衆自石城降于敬敬毀襄陽遷其百姓于沔北城樊城以戍之秦州休屠王羌叛于勒刺史臨深遣司馬管光帥州軍討之爲羌所敗隴右大擾氐羌悉叛勒遣石生進據隴城王羌兄子擢與羌有讎生乃賂擢與掎擊之羌敗奔涼州徙秦州夷豪五千餘戶于雍州勒下書曰自今諸有處法悉依科令吾所忿戮怒發中旨者若德位已高不宜訓罰或服勤死事之孤邂逅罹譴門下皆各列奏之吾當思擇而行也堂陽人陳豬妻一產三男賜其衣帛廩食乳婢一口復三歲勿事時高句麗肅愼致其楛矢宇文屋孤並獻名馬于勒涼州牧張駿遣長史馬詵奉圖送高昌于寘鄯善大宛使獻其方物晉荊州牧陶侃遣兼長史王敷聘于勒致江南之珍寶奇獸秦州送白獸白鹿荊州送白雉白兔濟陰木連理甘露降苑鄉勒以休瑞並臻遐方慕義赦三歲刑已下均百姓去年逋調特赦涼州殊死涼州計吏皆拜郎中賜絹十匹綿十斤勒南郊有白氣自壇屬天勒大悅還宮赦四歲刑遣使封張駿武威郡公食涼州諸郡勒親耕藉田還宮赦五歲刑賜其公卿已下金帛有差勒以日蝕避正殿三日令羣公卿士各上封事禁州郡諸祠堂非正典者皆除之其能興雲致雨有益於百姓者郡縣更爲立祠堂殖嘉樹準嶽瀆已下爲差等勒將營鄴宮廷尉續咸上書切諫勒大怒曰不斬此老臣朕宮不得成也勅御史收之中書令徐光進曰陛下天資聰睿超邁唐虞而更不欲聞忠臣之言豈夏癸商辛之君邪其言可用用之不可用故當容之奈何一旦以直言而斬列卿乎勒歎曰爲人君不得自專如是豈不識此言之忠乎向戲之爾人家有百匹資尙欲市別宅況有天下之富萬乘之尊乎終當繕之耳且勅停作成吾直臣之氣也因賜咸絹百匹稻百斛又下書令公卿百寮歲薦賢良方正直言秀異至孝廉淸各一人答策上第者拜議郎中第中郎下第郎中其舉人得遞相薦引廣招賢之路起明堂辟雍靈臺于襄國城西時大雨霖中山西北暴水流漂巨木百餘萬根集于堂陽勒大悅謂公卿曰諸卿知不此非爲災也天意欲吾營鄴都耳於是令少府任汪都水使者張漸等監營鄴宮勒親授規模蜀梓潼建平漢固三郡蠻巴降于勒勒以成周土中漢晉舊京復欲有移都之意乃命洛陽爲南都置行臺治書侍御史于洛陽勒因饗高句麗宇文屋孤使酒酣謂徐光曰朕方自古開基何等主也對曰陛下神武籌略邁于高皇雄藝卓犖超絕魏祖自三王以來無可比也其軒轅之亞乎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亦以太過朕若逢高皇當北面而事之與韓彭競鞭而爭先耳脫遇光武當並驅于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當礌礌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能如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欺他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朕當在二劉之閒耳軒轅豈所擬乎其羣臣皆頓首稱萬歲晉將軍趙胤攻剋馬頭石堪遣將軍韓雍救之至則無及遂寇南沙海虞俘獲五千餘人初郭敬之退據樊城也王師復戍襄陽至是敬又攻陷之留戍而歸暴風大雨震電建德殿端門襄國市西門殺五人雹起西河介山大如雞子平地三尺洿下丈餘行人禽

獸死者萬數歷太原樂平武鄉趙郡廣平鉅鹿千餘里樹木摧折禾稼蕩然勒正服于東堂以問徐光曰歷代已來有斯災幾也光對曰周漢魏晉皆有之雖天地之常事然明主未始不為變所以敬天之怒也去年禁寒食介推帝鄉之神也歷代所尊或者以為未宜替也一人吁嗟王道尚為之虧況羣神怨憾而不怒動上帝乎縱不能令天下同爾介山左右晉文之所封也宜任百姓奉之勒下書曰寒食既幷州之舊風朕生其俗不能異也前者外議以子推諸侯之臣王者不應為忌故從其議儻或由之而致斯災乎子推雖朕鄉之神非法食者亦不得亂也尚書其促檢舊典定議以聞有司奏以子推歷代攸尊請普復寒食更為植嘉樹立祠堂給戶奉祀勒黃門郎韋謏駁曰按春秋藏冰失道陰氣發泄為雹自子推已前雹者復何所致此自陰陽乖錯所為耳且子推賢者曷為暴害如此求之冥趣必不然矣今雖為冰室懼所藏之冰不在固陰沍寒之地多皆山川之側氣泄為雹也以子推忠賢令緜介之間奉之為允於天下則不通矣勒從之於是遷冰室於重陰凝寒之所幷州復寒食如初勒令其太子省可尚書奏事使中常侍嚴震參綜可否征伐刑斷大事乃呈之自是震威權之盛過于主相矣季龍之門可設雀羅季龍愈怏怏不悅郭敬南掠江西晉南中郎將桓宣承其虛攻樊城取城中之衆而去敬旋師救樊追戰于湼水敬前軍大敗宣亦死傷太半盡取所掠而止宣遂南取襄陽留軍戍之勒如鄴臨石季龍第謂之曰功力不可並興待宮殿成後當為王起第勿以卑小悒悒也季龍免冠拜謝勒曰與王共有天下何所謝也有流星大如象尾足蛇形自北極西南流五十餘丈光明燭地墜於河聲聞九百餘里黑龍見鄴井中勒觀龍有喜色朝其羣臣于鄴命郡國立學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三考修成顯升台府於是擢拜太學生五人為佐著作郎錄述時事時大旱勒親臨廷尉錄囚徒五歲刑已下皆輕決遣之重者賜酒食聽沐浴一須秋論還未及宮澍雨大降勒如其澧水宮因疾甚而還召石季龍與其太子弘中常侍嚴震等侍疾禁中季龍矯命絕弘震及內外羣臣親戚勒疾之增損莫有知者詐召石宏石堪還襄國勒疾小瘳見宏驚曰秦王何故來邪使王藩鎮正備今

日有呼者邪自來也有呼者誅之季龍大懼曰秦王思慕暫還耳今謹遣之數日復問之季龍曰奉詔即遣今已半路矣更譴宏在外遂不遣之廣阿蝗季龍密遣其子邃率騎三千游于蝗所熒惑入昴星隕于鄴東北六十里初赤黑黃雲如幕長數十匹交錯聲如雷震墜地氣熱如火塵起連天時有耕者往視之土猶燃沸見有一石方尺餘青色而輕擊之音如磬勒疾甚遺令三日而葬內外百寮既葬除服無禁婚娶祭祀飲酒食肉征鎮牧守不得輒離所司以奔喪斂以時服載以常車無藏金寶無內器玩大雅沖幼恐非能構荷朕志中山已下其各司所典無違朕命大雅與斌宜善相維持司馬氏汝等之殷鑒其務於敦穆也中山王深可三思周霍勿為將來口實以咸和七年死時年六十在位十五年夜瘞山谷莫知其所備文物虛葬號高平陵偽諡明皇帝廟號高祖

弘字大雅勒之第二子也幼有孝行以恭謙自守受經於杜嘏誦律於續咸勒曰今世非承平不可專以文業教也於是使劉徵任播授以兵書王陽教之擊刺立為世子領中領軍尋署衞將軍使領開府辟召後鎮鄴勒僭位立為太子虛襟愛士好為文詠其所親昵莫非儒素勒謂徐光曰大雅愔愔殊不似將家子光曰漢祖以馬上取天下孝文以玄默守之聖人之後必世勝殘天之道也勒大悅光因曰皇太子仁孝溫恭中山王雄暴多詐陛下一旦不諱臣恐社稷必危宜漸奪中山威權使太子早參朝政勒納之程遐又言於勒曰中山王勇武權智羣臣莫有及者觀其志也自陛下之外視之蔑如兼荷專征歲久威振外內性又不仁殘忍無賴其諸子並長皆預兵權陛下在自當無他恐其怏怏不可輔少主也宜早除之以便大計勒曰今天下未平兵難未已大雅沖幼宜任彊輔中山佐命功臣親同魯衞方委以伊霍之任何至如卿言也卿當忠輔幼主之日不得獨擅帝舅之權故耳吾亦當參卿於顧命勿為過懼也遐泣曰臣所言者至公陛下以私賜距豈明主開襟納說忠臣必盡之義乎中山雖為皇太后所養非陛下天屬不可以親義期也杖陛下神規微建鷹犬之效陛下酬其父子以恩榮亦以足矣魏任司馬懿父子終於鼎祚淪移以此而觀中山豈將來有益者乎臣因緣多幸託瓜葛於東宮臣而不竭言於陛下而誰言之

陛下若不除中山臣已見社稷不復血食矣勒不聽退告徐光曰主上向言如此太子必危將若之何光曰中山常切齒於吾二人恐非但國危亦爲家禍當爲安國寧家之計不可坐而受禍也光復承間言於勒曰陛下廓平八州帝有海內而神色不悅者何也勒曰吳蜀未平書軌不一司馬家猶不絕於丹陽恐後之人將以吾爲不應符籙每一思之不覺見於神色光曰臣以陛下爲憂腹心之患而何暇更憂四支乎何則魏承漢運爲正朔帝王劉備雖紹興巴蜀亦不可謂漢不滅也吳雖跨江東豈有虧魏美陛下既苞括二都爲中國帝王彼司馬家兒復何異玄德李氏亦猶孫權符籙不在陛下竟欲安歸此四支之輕患耳中山王藉陛下指授神略天下皆言其英武亞於陛下兼其殘暴多姦見利忘義無伊霍之忠父子爵位之重勢傾王室觀其耿耿常有不滿之心近於東宮曲讌有輕皇太子之色陛下隱忍容之臣恐陛下萬年之後宗廟必生荊棘此心腹之重疾也惟陛下圖之勒默然而竟不從及勒死季龍執弘使臨軒命收程遐徐光下廷尉召其子邃率兵入宿衞文武靡不奔散弘大懼讓位于季龍季龍曰君薨而世子立臣安敢亂之弘泣而固讓季龍怒曰若其不堪天下自當有大議何足預論遂以咸和七年逼立之改年曰延熙文武百寮進位一等誅程遐徐光弘策拜季龍爲丞相魏王大單于加九錫以魏郡等十三郡爲邑總攝百揆季龍僞固讓久而受命赦其境內殊死已下立季龍妻鄭氏爲魏王后子邃爲魏太子加使持節侍中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錄尚書事宣爲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冀州刺史封河間王韜爲前鋒將軍司隸校尉封樂安王遵齊王鑒代王苞樂平王徙太原王斌爲章武王勒文武舊臣皆補左右丞相閑任季龍府寮舊昵悉署臺省禁要命太子宮曰崇訓宮勒妻劉氏已下皆徙居之簡其美淑及勒車馬珍寶服御之上者皆入于已署鎮軍夔安領左僕射尚書郭殷爲右僕射劉氏謂石堪曰皇祚之滅不復久矣王將何以圖之堪曰先帝舊臣皆已斥外衆旅不復由人宮殿之內無所措籌臣請出奔兗州據廩丘挾南陽王爲盟主宣太后詔於諸牧守征鎮令各率義兵同討桀逆蔑不濟也劉氏曰事急矣便可速發恐事淹變生堪許諾微服輕騎襲兗州失期不尅遂南奔譙城季龍遣其將郭太等追擊之獲堪于城父送襄國炙而殺之徵石恢還于襄國劉氏謀泄季龍殺之尊弘母程氏爲皇太后時石生鎮關中石朗鎮洛陽皆起兵于二鎮季龍留子邃守襄國統步騎七萬攻朗于金墉金墉潰獲朗刖而斬之進師攻長安以石挺爲前鋒大都督生遣將軍郭權率鮮卑涉璝部衆二萬爲前鋒距之生統大軍繼發次于蒲坂前鋒及挺大戰潼關敗績挺及丞相左長史劉隗皆戰死季龍退奔澠池枕尸三百餘里鮮卑密通于季龍背生而擊之生時停蒲坂不知挺之死也懼單馬奔長安郭權乃復收衆三千與越騎校尉石廣相持于渭汭生遂去長安潛于雞頭山將軍蔣英固守長安季龍聞生之奔也進師入關進攻長安旬餘拔之斬蔣英等分遣諸將屯于汧徙雍秦州華戎十餘萬戶于關東生部下斬生于雞頭山季龍還襄國大赦諷弘命已建魏臺一如魏輔漢故事郭權以生敗據上邽以歸順詔以權爲鎮西將軍秦州刺史於是京兆新平扶風馮翊北地皆應之弘鎮西石廣與權戰敗績季龍遣郭敖及其子斌等率步騎四萬討之次于華陰上邽豪族害權以降徙秦州三萬餘戶于青幷二州諸郡南氐楊難敵等送任通和長安陳良夫奔于黑羌招誘北羌四角王薄句大等擾北地馮翊與石斌相持石韜等率騎掎句大之後與斌夾擊敗之句大奔于馬蘭山郭敖等懸軍追北爲羌所敗死者十七八斌等收軍還于三城季龍聞而大怒遣使殺郭敖石宏有怨言季龍幽之弘齎璽綬親詣季龍諭禪位意季龍曰天下人自當有議何爲自論此也弘還宮對其母流涕曰先帝眞無復遺矣俄而季龍遣丞相郭殷持節入廢弘爲海陽王弘安步就車容色自若謂羣臣曰不堪纂承大統顧慚羣后此亦天命去矣又何言百官莫不流涕宮人慟哭咸康元年幽弘及程氏幷宏恢于崇訓宮尋殺之在位時年二十二

張賓

張賓字孟孫趙郡中丘人也父瑤中山太守賓少好學博涉經史不爲章句闊達有大節常謂昆弟曰吾自言智算鑒識不後子房但不遇高祖耳爲中丘王帳下都督非其好也病免及永嘉大亂石勒爲劉元海輔漢將軍與諸將下山

東賓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多矣獨胡將軍可與共成大事乃提劍軍門大呼請見勒亦未之奇也後漸進規模乃異之引爲謀主機不虛發算無遺策成勒之基業皆賓之勳也及爲右長史大執法封濮陽侯任遇優顯寵冠當時而謙虛敬慎開襟下士士無賢愚造之者莫不得盡其情肅清百寮屏絕私昵入則格言出則歸美勒甚重之每朝常爲之正容貌簡辭令呼曰右侯而不名之勒朝莫與爲比也及卒勒親臨哭之哀慟左右贈散騎常侍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諡曰景將葬送于正陽門望之流涕顧左右曰天欲不成吾事邪何奪吾右侯之早也程遐代爲右長史勒每與遐議有所不合輒歎曰右侯捨我去令我與此輩共事豈非酷乎因流涕彌日

晉書卷一百五

晉書卷一百五考證

石勒載記下參軍趙封曾孫孫崇議案隨氏墳墓爲置守冢二家冀州知越塘咸尉察其冠冕○後趙

錄知作如施作佗盲知南魏王佗咸漢之碭也似應從之

晉書卷一百五考證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載記第六

石季龍上

石季龍勒之從子也名犯太祖廟諱故稱字焉祖曰㔨邪父曰寇覓勒父朱幼而子季龍故或稱勒弟焉年六七歲有善相者曰此兒貌奇有壯骨貴不可言永興中與勒相失後劉琨送勒母王及季龍于葛陂時年十七矣性殘忍好馳獵游蕩無度尤善彈數彈人軍中以爲毒患勒白王將殺之王曰快牛爲犢子時多能破車汝當小忍之年十八稍折節身長七尺五寸趫捷便弓馬勇冠當時將佐親戚莫不敬憚勒深嘉之拜征虜將軍爲聘將軍郭榮妹爲妻季龍寵惑優僮鄭櫻桃而殺郭氏更納清河崔氏女櫻桃又譖而殺之所爲酷虐軍中有勇幹策略與己侔者輒方便害之前後所殺甚衆至於降城陷壘不復斷別善惡坑斬士女鮮有遺類勒雖屢加責誘而行意自若然御衆嚴而不煩莫敢犯者指授攻討所向無前故勒寵之信任彌隆仗以專征之任勒之居襄國署爲魏郡太守鎮鄴三臺後封繁陽侯勒即大單于趙王位署爲單于元輔都督禁衞諸軍事遷侍中開府進封中山公及勒僭號授太尉守尚書令進封爲王邑萬戶季龍自以勳高一時謂勒即位之後大單于必在己而更以授其子弘季龍深恨之私謂其子邃曰主上自都襄國以來端拱指授而以吾躬當矢石二十餘年南擒劉岳北走索頭東平齊魯西定秦雍剋殄十有三州成大趙之業者我也大單于之望實在于我而授黃吻婢兒每一憶此令人不復能寢食待主上晏駕之後不足復留種也咸康元年季龍廢勒子弘羣臣已下勸其稱尊號季龍下書曰王室多難海陽自棄四海業重故俛從推逼朕聞道合乾坤者稱皇德協人神者稱帝皇帝之號非所敢聞且可稱居攝趙天王以副天人之望於是赦其境內改年曰建武以夔安爲侍中太尉守尚書令郭殷爲司空韓晞爲尚書左僕射魏槩馮莫張崇曹顯爲尚書申鍾爲侍中郎闓爲光祿大夫王波爲中書令文武封拜各有差立其子邃爲太子季龍以讖文天子當從東北來於是備法駕行自信都而還以應之分襄國之柳鄉立停駕縣季龍徐州從事朱縱殺刺史郭祥以彭城歸順季龍遣將王朗攻之縱奔淮南季龍荒游廢政多所營繕使邃省可尚書奏事選牧守祀郊廟惟征伐刑斷乃親覽之觀雀臺崩殺典匠少府任汪復使脩之倍於常度季龍自率衆南寇歷陽臨江而旋京師大震遣其征虜石遇寇中廬遂圍平北將軍桓宣于襄陽輔國將軍毛寶南中郎將王國征西司馬王愆期等率荊州之衆救之屯于章山遇攻守二旬軍中饑疫而還季龍以租入殷廣轉輸勞煩令中倉歲入百萬斛餘皆儲之水次晉將軍淳于安攻其琅邪費縣俘獲而歸石邃保母劉芝初以巫術進既養邃遂有深寵通賄賂豫言論權傾朝廷親貴多出其門遂封芝爲宜城君季龍下書令刑贖之家得以錢代財帛無錢聽以穀麥皆隨時價輸水次倉冀州八郡雨雹大傷秋稼下書深自咎責遣御史所在發水次倉麥以給秋種尤甚之處差復一年季龍將遷于鄴尚書請太常告廟季龍曰古者將有大事必告宗廟而不列社稷尚書可詳議以聞公卿乃請使太尉告社稷從之及入鄴宮澍雨周洽季龍大悅赦殊死已下尚方令解飛作司南車成季龍以其構思精微賜爵關內侯賞賜甚厚始制散騎常侍已上得乘軺軒王公郊祀乘副車駕四馬龍旂八旒朔望朝會節乘軺軒時羌薄句大猶保險未賓遣其子章武王斌帥精騎二萬幷秦雍二州兵以討之季龍如長樂衞國有田疇不闢桑業不脩者貶其守宰而還咸康二年使牙門將張彌徙洛陽鍾虡九龍翁仲銅駝飛廉于鄴鍾一沒於河募浮沒三百人入河繫以竹絙牛百頭鹿櫨引之乃出造萬斛舟以渡之以四輪纏輞車轍廣四尺深二尺運至鄴季龍大悅赦二歲刑賚百官穀帛百姓爵一級下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斯則先王之令典政道之通塞魏始建九品之制三年一清定之雖未盡弘美亦縉紳之清律人倫之明鏡從爾以來遵用無改先帝創臨天下黃紙再定至於選舉銓爲首格自不清定三載于茲主者其更銓論務揚清激濁使九流咸允也吏部選舉可依晉氏九班選制永爲揆法選畢經中書門下宣示三省然後行之其著此詔書于令銓衡不奉行者御史彈坐以聞索頭郁鞠率衆三萬降于季龍署鞠等一

十三人親通趙王皆封列侯散其部衆于冀青等六州時衆役煩興軍旅不息加以久旱穀貴金一斤直米二斗百姓嗷然無生賴矣又納解飛之說於鄴正南投石於河以起飛橋功費數千億萬橋竟不成役夫飢甚乃止使令長率丁壯隨山澤采橡捕魚以濟老弱而復爲權豪所奪人無所得焉又料殷富之家配飢人以食之公卿以下出穀以助振給姦吏因之侵割無已雖有貸贍之名而無其實改直盪爲龍騰冠以絳幘於襄國起太武殿於鄴造東西宮至是皆就太武殿基高二丈八尺以文石綷之下穿伏室置衛士五百人於其中東西七十五步南北六十五步皆漆瓦金鐺銀楹金柱珠簾玉壁窮極伎巧又起靈風臺九殿於顯陽殿後選士庶之女以充之後庭服綺縠玩珍奇者萬餘人內置女官十有八等教宮人星占及馬步射置女太史于靈臺仰觀災祥以考外太史之虛實又置女鼓吹羽儀雜伎工巧皆與外侔禁郡國不得私學星讖敢有犯者誅左校令成公段造庭燎于崇杠之末高十餘丈上盤置燎下盤置人絙繳上下季龍試而悅之其太保夔安等文武五百九人勸季龍稱尊號安等方入而庭燎油灌下盤死者七人季龍惡之大怒斬成公段于閶闔門於是依殷周之制以咸康三年僭稱大趙天王即位于南郊大赦殊死已下追尊祖訇邪爲武皇帝父寇覓爲太宗孝皇帝立其妻鄭氏爲天王皇后以子邃爲天王皇太子親王皆貶封郡公藩王爲縣侯百官封署各有差太原徙人有五百餘戶叛入黑羌武鄉長城徙人韓彊獲玄玉璽方四寸七分龜紐金文詣鄴獻之拜彊騎都尉復其一門夔安等又勸進曰臣等謹按大趙水德玄龜者水之精也玉者石之寶也分之數以象七政寸之紀以準四極昊天成命不可久違輒下史官擇吉日具禮儀謹昧死上皇帝尊號季龍下書曰過相褒美猥見推逼覽增恧然非所望也其亟止玆議今東作告始自非京城內外皆不得表慶中書令王波上玄璽頌以美之季龍以石弘時造此璽彊遇而獻之邃自總百揆之後荒酒淫色驕恣無道或盤遊于田懸管而入或夜出于宮臣家淫其妻妾妝飾宮人美淑者斬首洗血置於盤上傳共視之又內諸比丘尼有姿色者與其交褻而殺之合牛羊肉煮而食之亦賜左右欲以識其味也河間公宣樂安公韜有寵於季龍邃疾之如讎季龍荒耽內游威刑失度邃以事爲可呈呈之季龍恚曰此小事何足呈也時有所不聞復怒曰何以不呈誚責杖捶月至再三邃甚恨私謂常從無窮長生中庶子李顏等曰官家難稱吾欲行冒頓之事卿從我乎顏等伏不敢對邃稱疾不省事率宮臣文武五百餘騎宴于李顏別舍謂顏等曰我欲至冀州殺石宣有不從者斬行數里騎皆逃散李顏叩頭固諫邃亦昏醉而歸邃母鄭氏聞之私遣中人責邃邃怒殺其使季龍聞邃有疾遣所親任女尚書察之邃呼前與語抽劍擊之季龍大怒收李顏等詰問顏具言始末誅顏等三十餘人幽邃于東宮既而赦之引見太武東堂邃朝而不謝俄而便出季龍遣使謂邃曰太子應入朝中宮何以便去邃徑出不顧季龍大怒廢邃爲庶人其夜殺邃及妻張氏幷男女二十六人同埋於一棺之中誅其宮臣支黨二百餘人廢鄭氏爲東海太妃立其子宣爲天王皇太子宣母杜昭儀爲天王皇后安定人侯子光弱冠美姿儀自稱佛太子從大秦國來當王小秦國易姓名爲李子楊游于鄠縣爰赤眉家頗見其妖狀事微有驗赤眉信敬之妻以二女轉相扇惑京兆樊經竺龍嚴諶謝樂子等聚衆數千人於杜南山子楊稱大皇帝建元曰龍興赤眉與經爲左右丞相龍諶爲左右大司馬樂子爲大將軍鎮西石廣擊斬之子楊頸無血十餘日而面色無異於生季龍將伐遼西鮮卑段遼募有勇力者三萬人皆拜龍騰中郎遼遣從弟屈雲襲幽州刺史李孟退奔易京季龍以桃豹爲橫海將軍王華爲渡遼將軍統舟師十萬出漂渝津支雄爲龍驤大將軍姚弋仲爲冠軍將軍統步騎十萬爲前鋒以伐段遼季龍衆次金臺支雄長驅入薊遼漁陽太守馬鮑代相張牧北平相陽裕上谷相侯龕等四十餘城並率衆降于季龍支雄攻安次斬其部大夫那樓奇遼懼棄令支奔于密雲山遼左右長史劉羣盧諶司馬崔悅等封其府庫遣使請降季龍遣將軍郭太麻秋等輕騎二萬追遼及之戰于密雲獲其母妻斬級三千遼單馬竄險遣子乞特眞送表及名馬季龍納之乃還其戶二萬餘于雍司兗豫四州之地諸有才行者皆擢敘之先是北單于乙回爲鮮卑敦那所逐既平遼西遣其將李穆擊那破之復立乙回而還季龍入遼宮論功封賞各有差

初慕容皝與段遼有隙遣使稱藩于季龍陳遼宜伐請盡衆來會及軍至令支
皝師不出季龍將伐之天竺佛圖澄進曰燕福德之國未可加兵季龍作色曰
以此攻城何城不尅以此衆戰誰能禦之區區小豎何所逃也太史令趙攬固
諫曰燕地歲星所守行師無功必受其禍季龍怒鞭之黜爲肥如長進師攻棘
城旬餘不尅皝遣子恪帥胡騎二千晨出挑戰諸門皆若有師出者四面如雲
季龍大驚棄甲而遁於是召趙攬復爲太史令季龍旋自令支過易京惡其固
而毀之還謁石勒墓朝其羣臣于襄國建德前殿復從征文武有差至鄴設飲
至之禮賜伴偏於丞郎季龍謀伐昌黎遣渡遼曹伏將青州之衆渡海戍蹋頓
城無水而還因戍于海島運穀三百萬斛以給之又以船三百艘運穀三十萬
斛詣高句麗使典農中郎將王典率衆萬餘屯田於海濱又令青州造船千艘
使石宣率步騎二萬擊朔方鮮卑斛摩頭破之斬首四萬餘級冀州八郡大蝗
司隸請坐守宰季龍曰此政之失和朕之不德而欲委咎守宰豈禹湯罪己之
義邪司隸不進讜言佐朕不逮而歸咎無辜所以重吾之責可白衣領司隸加
其子司徒韜金鉦黃鉞鑾輅九旒先是使襄城公涉歸上庸公日歸率衆戍長
安二歸告鎮西石廣私樹恩澤潛謀不軌季龍大怒追廣至而殺之段遼於密
雲山遣使詐降季龍信之使征東麻秋百里郊迎勅秋曰受降如待敵將軍慎
之遼又遣使降于慕容皝曰胡貪而無謀吾今請降求迎彼終不疑也若伏衆
軍以要之可以得志皝遣子恪伏兵于密雲麻秋統衆三萬迎遼爲恪所襲死
者十六七秋步遁而歸季龍聞之驚怒方食吐餔乃削秋官爵下書令諸郡國
立五經博士初勒置大小學博士至是復置國子博士助教季龍以吏部選舉
斥外耆德而勢門童幼多爲美官免郎中魏奭爲庶人以其太子宣爲大單于
建天子旌旗以夔安爲征討大都督統五將步騎七萬寇荊楊北鄙石閔敗王
師于沔陰將軍蔡懷死之宣將朱保又敗王師于白石將軍鄭豹談玄郝莊隨
相蔡熊皆遇害季龍將張賀度攻陷邾城敗晉將毛寶于邾西死者萬餘人夔
安進據胡亭晉將軍黃沖歷陽太守鄭進皆降之安於是掠七萬戶而還時豪
戚侵恣賄託公行季龍患之擢殿中御史李巨爲御史中丞特親任之自此百

寮震慴州郡肅然季龍曰朕聞良臣如猛獸高步通衢而豺狼避路信矣哉鎮
遠王擢表雍秦二州望族自東徙已來遂在戍役之例既衣冠華胄宜蒙優免
從之自是皇甫胡梁韋杜牛辛等十有七姓蠲其兵貫一同舊族隨才銓敘思
欲分還桑梓者聽之其非此等不得爲例以其撫軍李農爲使持節監遼西北
平諸軍事征東將軍營州牧鎮令支于時大旱白虹經天季龍下書曰朕在位
六載不能上和乾象下濟黎元以致星虹之變其令百寮各上封事解西山之
禁蒲葦魚鹽除歲供之外皆無所固公侯卿牧不得規占山澤奪百姓之利又
下書曰前以豐國澠池二冶初建徙刑徒配之權救時務而主者循爲恆法致
起怨聲自今罪犯流徙皆當申奏不得輒配也京獄見囚非手殺人一皆原遣
其日澍雨季龍將討慕容皝令司冀青徐幽并雍兼復之家五丁取三四丁取
二合鄴城舊軍滿五十萬具船萬艘自河通海運穀豆千一百萬斛于安樂城
以備征軍之調徙遼西北平漁陽萬餘戶于兗豫雍洛四州之地季龍僭位之
後有所調用皆選司擬官經令僕而後奏行不得其人案以爲令僕之負尚書
及郎不坐至是吏部尚書劉真以爲失銓考之體而言之季龍責怒主者加真
光祿大夫金章紫綬季龍如宛陽大閱於曜武場慕容皝襲幽冀略三萬餘家
而去幽州刺史石光坐懦弱徵還賜徵士辛謐几杖衣服穀五百斛勅平原爲
起甲第先是李壽將李宏自晉奔于季龍壽致書請之題曰趙王石君季龍不
悅付外議之多有異同中書監王波議曰今李宏以死自誓若得反魂蜀漢當
糾率宗族混同王化若遣而果也則不煩一旅之師而坐定梁益就有進退豈
在逃命一夫壽既號並日月跨僭一方今若制詔或敢酬反則取誚戎裔宜書
答之并贈以楛矢使壽知我遐荒必臻也於是遣宏備物以酬之以石韜爲太
尉與太子宣迭日省可尚書奏事自幽州東至白狼大興屯田張駿憚季龍之
威遣其別駕馬詵朝之季龍初大悅及覽其表辭頗蹇傲季龍大怒將斬詵侍
中石璞進曰爲陛下之患者丹陽也區區河右焉能爲有無今斬馬詵必征張
駿則南討之師勢分爲二建業君臣延其數年之命矣勝之不爲武弗尅爲四
夷所笑不如因而厚之若彼改圖謝罪率其臣職者則我又何求迷而不悟討

之末後也季龍乃止李宏既至蜀漢李壽欲誇其境內下令云羯使來庭獻其
楛矢季龍聞之怒甚黜王波以白衣守中書監季龍志在窮兵以其國內少馬
乃禁畜馬匿者腰斬收百姓馬四萬餘匹以入于公兼盛興宮室於鄴起臺觀
四十餘所營長安洛陽二宮作者四十餘萬人又勅河南四州具南師之備并
朔秦雍嚴西討之資青冀幽州三五發卒諸州造甲者五十餘人兼公侯牧宰
競興私利百姓失業十室而七船夫十七萬人為水所沒猛獸所害三分而一
貝丘人李弘因眾心之怨自言姓名應讖遂連結姦黨署置百寮事發誅之連
坐者數千家季龍畋獵無度晨出夜歸又多微行躬察作役之所侍中韋謏諫
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乘之主行不履危陛下雖天生神武雄據四海
乾坤冥贊萬無所慮然白龍魚服有豫且之禍海若潛游罹葛陂之酷深願陛
下清宮蹕路思二神為元鑒不可忽天下之重輕行斤斧之間一旦有狂夫之
變龍騰之勇不暇施也智士之計豈及設哉又自古聖王之營建宮室未始不
於三農之隙所以不奪農時也今或盛功于耘藝之辰或煩役于收穫之月頓
斃屬途怨聲塞路誠非聖君仁后所忍為也昔漢明賢君也鍾離一言而德陽
役止臣誠識慙昔士言無可採陛下道越前王所宜哀覽季龍省而善之賜以
穀帛而興繕滋繁游察自若右僕射張離領五兵尚書專總兵要而欲求媚于
石宣因說之曰今諸公侯吏兵過限宜漸削弱以盛儲威宣素疾石韜之寵甚
說其言乃使離奏奪諸公府吏秦燕義陽樂平四公聽置吏一百九十七人帳
下兵二百人自此已下三分置一餘兵五萬悉配東宮於是諸公咸怨為大釁
之漸矣遣征北張舉自鴈門討索頭郁鞠尅之制征士五人車一乘牛二頭米
各十五斛絹十匹調不辦者以斬論將以圖江表於是百姓窮窘鬻子以充軍
制猶不能赴自經于道路死者相望而求發無已會青州言濟南平陵城北石
獸一夜中忽移在城東南善石溝上有狼狐千餘迹隨之迹皆成路季龍大悅
曰獸者朕也自平陵城北而東南者天意將使朕平蕩江南之徵也天命不可
違其勅諸州兵明年悉集朕當親董六軍以副成路之祥羣臣皆賀上皇德頌
者一百七人時妖怪尤多石然于泰山八日而滅東海有大石自立旁有血流

鄴西山石間血流出長十餘步廣二尺餘太武殿畫古賢悉變為胡旬餘頭悉
縮入肩中季龍大惡之佛圖澄對之流涕乃遣劉寧攻武都狄道陷之使石宣
討鮮卑斛穀提大破之斬首三萬級中謁者令申扁有寵於季龍而宣亦昵之
扁聰辯明斷專綜機密之任季龍既不省奏案宣荒酒內游石韜沉湎好獵生
殺除拜皆扁所決於是權傾內外刺史二千石多出其門九卿已下望塵而拜
唯侍中鄭系王謨常侍盧諶崔約等十餘人與之抗禮季龍又取州郡吏馬一
萬四千餘匹以配曜武關將馬主皆復一年鎮北宇文歸執送段遼之子蘭降
于季龍獻駿馬萬匹季龍以平西張伏都為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帥步騎
三萬擊涼州既濟河與張駿將謝艾大戰于河西伏都敗績季龍雖昏虐無道
而頗慕經學遣國子博士詣洛陽寫石經校中經于祕書國子祭酒聶熊注穀
梁春秋列于學官燕公石斌淫酒荒獵常懸管而入征北張賀度以邊防宜審
每裁諫之斌怒辱賀度季龍聞之大怒杖斌一百遣主書禮儀持節監之斌行
意自若儀持法呵禁斌怒殺之欲殺賀度賀度嚴衛馳白之季龍遣尚書張離
持節帥騎追斌鞭之三百免官歸第誅其親任十餘人建元初季龍饗羣臣于
太武前殿有白鴈百餘集于馬道南季龍命射之無所獲既將討三方諸州兵
至者百餘萬太史令趙攬私於季龍曰白鴈集殿庭宮室將空不宜行也季龍
納之臨宣武觀大閱而解嚴以燕公斌為使持節侍中大司馬錄尚書事置左
右戎昭曜武將軍位在左右衛上東宮置左右統將軍位在四率上置上中光
祿大夫在左右光祿上置鎮衛將軍在車騎將軍上時石宣淫虐日甚而莫敢
以告領軍王朗言之於季龍曰今隆冬雪寒而皇太子使人斫伐宮材引於漳
水功役數萬士眾吁嗟陛下宜因游觀而罷之也季龍如其言既而宣知朗所
為怒欲殺之而無因會熒惑守房趙攬承宣旨言於季龍曰房者趙之分也熒
惑所在其主惡之房為天子此殃不小宜貴臣姓王者當之季龍曰誰可當者
攬久而對曰無復貴於王領軍也季龍既惜朗且猜之曰更言其次攬曰其次
唯中書監王波耳季龍乃下書追波前議遣李宏及答楛矢之愆腰斬之及其
四子投于漳水以厭熒惑之變尋愍波之無罪追贈司空封其孫為侯平北尹

虜攻慕容皝凡城不剋而還黜虜為庶人時白虹出自太社經鳳陽門東南連天十餘刻乃滅季龍下書曰蓋古明王之理天下也政以均平為首化以仁惠為本故能允協人和緝熙神物朕以眇薄君臨萬邦夕惕乾乾思遵古烈是以每下書蠲除徭賦休息黎元庶俯懷百姓仰稟三光而中年已來變眚彌顯天文錯亂時氣不應斯由人怨于下譴感皇天雖朕之不明亦羣后不能翼獎之所致也昔楚相脩政洪災旋弭鄭卿厲道氛祲自消皆股肱之良用康羣變而羣公卿士各懷道迷邦拱默成敗豈所望於台輔百司哉其各上封事極言無隱於是閉鳳陽門唯元日乃開立二畤于靈昌津祠天及五郊李壽以建寧上庸漢固巴徵梓潼五郡降于季龍先是季龍起河橋於靈昌津采石為中濟石無大小下輒隨流用功五百餘萬而不成季龍遣使致祭沉璧于河俄而所沉璧流于渚上地震水波騰上津所殿觀莫不傾壞壓死者百餘人季龍恚甚斬工匠而止作焉命石宣石韜生殺拜除皆迭日省決不復啟也司徒申鍾諫曰慶賞刑威后皇攸執名器至重不可以假人皆以防姦杜漸以示軌儀太子國之儲貳朝夕視膳而不及政也庶人邃往以聞政致敗殷鑒不遠宜革而弗遵且二政分權鮮不及禍周有子頹之釁鄭有叔段之難此皆由寵之不道所以亂國害親惟陛下覽之季龍不從太子詹事孫珍問侍中崔約曰吾患目疾何方療之約素狎珍戲之曰溺中則愈珍曰目何可溺約曰卿目睕睕正耐溺中珍恨之以白宣宣諸子中最胡狀目深聞之大怒誅約父子珍有寵于宣頗預朝政自誅約之後公卿已下憚之側目季龍子義陽公鑒時鎮關中役煩賦重失關右之和其友李松勸鑒文武有長髮者拔為冠纓餘以給宮人長史取髮白之季龍大怒以其右僕射張離為征西左長史龍驤將軍雍州刺史以察之信然徵鑒還鄴收松下廷尉以石苞代鎮長安發雍洛秦并州十六萬人城長安未央宮季龍性既好獵其後體重不能跨鞍乃造獵車千乘轅長三丈高一丈八尺置高一丈七尺格獸車四十乘立三級行樓二層於其上剋期將校獵自靈昌津南至滎陽東極陽都使御史監察其中禽獸有犯者罪至大辟御史因之擅作威福百姓有美女好牛馬者求之不得便誣以犯獸論死者百餘家海岱河濟間人無寧志矣又發諸州二十六萬人脩洛陽宮發百姓牛二萬餘頭配朔州牧官增置女官二十四等東宮十有二等諸公侯七十餘國皆為置女官九等先是大發百姓女二十已下十三已上三萬餘人為三等之第以分配之郡縣要媚其旨務於美淑奪人婦者九千餘人百姓妻有美色豪勢因而脅之率多自殺石宣及諸公及私令采發者亦垂一萬總會鄴宮季龍臨軒簡第諸女大悅封使者十二人皆為列侯自初發至鄴諸殺其夫及奪而遣之縊死者三千餘人荊楚揚徐間流叛略盡宰守坐不能綏懷下獄誅者五十餘人金紫光祿大夫逯明因侍切諫季龍大怒遣龍騰拉而殺之自是朝臣杜口相招為祿仕而已季龍常以女騎一千為鹵簿皆著紫綸巾熟錦袴金銀鏤帶五文織成鞾游于戲馬觀觀上安詔書五色紙在木鳳之口鹿盧迴轉狀若飛翔焉遣涼州刺史麻秋等伐張重華尚書朱軌與中黃門嚴生不協會大雨霖道路陷滯不通生因而譖軌不脩道又訕謗朝政季龍遂殺之於是立私論之條偶語之律聽吏告其君奴告其主威刑日濫公卿已下朝會以目吉凶之問自此而絕軌之囚也冠軍苻洪諫曰臣聞聖主之馭天下也土階三尺茅茨不翦食不累味刑措而不用亡君之馭海內也傾宮瓊榭象箸玉杯截脛剖心脯賢刳孕故其亡也忽焉今襄國鄴宮足康帝宇長安洛陽何為者哉盤于游田耽於女德三代之亡恆必由此而忽為獵車千乘養獸萬里奪人妻女十萬盈宮尚書朱軌納言大臣以道路不修將加酷法此自陛下政之失和陰陽災沴暴降霖雨七旬霽方二日縱有鬼兵百萬尚未及脩之而況人乎刑政如此其如史筆何其如四海何特願止作徒休宮女赦朱軌允眾望季龍省之不悅憚其彊但寢而不納弗之罪也乃停二京作役焉

晉書卷一百六

晉書卷一百六考證

石季龍載記上徙方令解飛作司南車成○司。十六國春秋作指。

季龍將發賀度攻昭鄴城○賀度。十六國春秋作格。

擢殿中御史李巨爲御史中丞○巨。一本作褒。又一本作鉅。

遣主書禮儀持節監之○左傳。有衛大夫禮孔。則禮其姓。儀其名也。

晉書卷一百六考證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載記第七

石季龍下 子世 遵 鑒 冉閔

永和三年季龍親耕藉田于其桑梓苑其妻杜氏祠先蠶于近郊遂如襄國謁勒墓以中書監石寧為征西將軍率并司州兵二萬餘人為麻秋等後繼張重華將宋秦等率戶二萬來降河湟間氐羌十餘萬落與張瓘相首尾麻秋憚之不進重華金城太守張沖又以郡降石寧麻秋尋次曲柳劉寧王擢進攻始興武街重華將楊康等與寧戰于沙阜寧敗績乃引還金城王擢剋武街執重華護軍曹權胡宣徙七千餘戶于雍州季龍又以孫伏都為征西將軍與麻秋率步騎三萬長驅濟河且城長最重華大懼遣將謝艾逆擊敗之秋退歸金城勒及季龍並貪而無禮既王有十州之地金帛珠玉及外國珍奇異貨不可勝紀而猶以為不足曩代帝王及先賢陵墓靡不發掘而取其寶貨焉邯鄲城西石子堈上有趙簡子墓至是季龍令發之初得炭深丈餘次得水板厚一尺積板厚八尺乃及泉其水清冷非常作絞車以牛皮囊汲之月餘而水不盡不可發而止又使掘秦始皇冢取銅柱鑄以為器時沙門吳進言于季龍曰胡運將衰晉當復興宜苦役晉人以厭其氣季龍於是使尚書張羣發近郡男女十六萬車十萬乘運土築華林苑及長牆于鄴北廣長數十里趙攬申鍾石璞等上疏陳天文錯亂蒼生凋弊及因引見又面諫辭旨甚切季龍大怒曰牆朝成夕沒吾無恨矣乃促張羣以燭夜作起三觀四門三門通漳水皆為鐵扉暴風大雨死者數萬人揚州送黃鵠雛五頸長一丈聲聞十餘里泛之于玄武池郡國前後送蒼麟十六白鹿七季龍命司虞張曷柱調之以駕芝蓋列于充庭之乘鑒北城引水于華林園城崩壓死者百餘人命石宣祈于山川因而游獵乘大輅羽葆華蓋建天子旌旗十有六軍戎卒十八萬出自金明門季龍從其後宮升陵霄觀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當復何愁但抱子弄孫日為樂耳宣既馳逐無厭所在陳列行宮四面各以百里為度驅圍禽獸皆暮集其所文武跪立圍守重行烽炬星羅光燭如晝命勁騎百餘馳射其中宣與嬖姬顯德美人乘輦觀之嬉娛忘反獸殫乃止其有禽獸奔逸當之者坐有爵者奪馬步驅一日無爵者鞭之一百峻制嚴刑文武戰慄士卒飢凍而死者萬有餘人宣弓馬衣食皆號為御有亂其閒者以冒禁罪罪之所過三州十五郡資儲靡有孑遺季龍復命石韜亦如之出自并州游于秦晉宣素惡韜寵是行也疾之彌甚宦者趙生得幸于宣而無寵于韜微勸宣除之於是相圖之計起矣麻秋又襲張重華將張瑁於河陝敗之斬首三千餘級枹罕護軍李逵率衆七千降于季龍自河以南氐羌皆降石韜起堂于太尉府號曰宣光殿梁長九丈宣視而大怒斬匠截梁而去韜怒增之十丈宣聞之恚甚謂所幸楊杯牟成曰韜凶豎勃逆敢違我如是汝能殺之者吾入西宮當盡以韜之國邑分封汝等韜既死主上必親臨喪因行大事蔑不濟矣杯等許諾時東南有黃黑雲大如數畝稍分為三狀若匹布東西經天色黑而青酉時貫日日沒後分為七道每相去數十丈閒有白雲如魚鱗子時乃滅韜素解天文見而惡之顧謂左右曰此變不小當有刺客起于京師不知誰定當之是夜韜讌其寮屬于東明觀樂奏酒酣愀然長歎曰人居世無常別易會難各付一杯開意為吾飲令必醉知後會復何期而不飲乎因泫然流涕左右莫不歔欷因宿于佛精舍宣使楊杯牟皮牟成趙生等緣獼猴梯而入殺韜置其刀箭而去旦宣奏之季龍哀驚氣絕久之方蘇將出臨之其司空李農諫曰害秦公者恐在蕭牆之內慮生非常不可以出季龍乃止嚴兵發哀于太武殿宣乘素車從千人臨韜喪不哭直言呵呵使舉衾看尸大笑而去收大將軍記室參軍鄭靖尹武等將委之以罪季龍疑宣之害韜也謀召之懼其不入乃偽言其母哀過危惙宣不虞己之見疑也入朝中宮因而止之建興人史科告稱韜死夜宿東宮長上楊杯家杯夜與五人從外來相與語曰大事已定但願大家老壽吾等何患不富貴語訖便入科藏閒中杯不見也科尋出逃匿俄而杯與二人出求科不得杯曰宿客聞人向語當殺之斷口舌今而得去作大事矣科騎牆獲免季龍馳使收之獲楊杯牟皮趙生等杯皮尋皆亡去執趙生而詰之生具首服季龍悲怒彌甚幽宣於席

庫以鐵環穿其頷而鏁之作數斗木槽和羹飯以猪狗法食之取韜刀箭舐其血哀號震動宮殿積柴鄴北樹標於其上標末置鹿盧穿之以繩倚梯柴積送韜於標所使韜所親宦者郝稚劉霸拔其髮抽其舌牽之登梯上於柴積郝稚以繩貫其頷鹿盧絞上劉霸斷其手足斫眼潰腹如韜之傷四面縱火煙炎際天季龍從昭儀已下數千登中臺以觀之火滅取灰分置諸門交道中殺其妻子九人宣小子年數歲季龍甚愛之抱之而泣兒曰非兒罪季龍欲赦之其大臣不聽遂於抱中取而戮之兒猶挽季龍衣而大叫時人莫不爲之流涕季龍因此發病又誅其四率已下三百人宦者五十人皆車裂節解棄之漳水洿其東宮養猪牛東宮衛士十餘萬人皆謫戍涼州先是散騎常侍趙攬言於季龍曰中宮將有變宜防之及宣之殺韜也季龍疑其知而不告亦誅之廢宣母杜氏爲庶人貴嬪柳氏尚書耆之女也以才色特幸坐其二兄有寵于宣亦殺之季龍追其姿色復納耆少女于華林園季龍議立太子其太尉張舉進曰燕公斌彭城公遵並有武藝文德陛下神齒已衰四海未一請擇二公而樹之初戎昭張豺之破上邽也獲劉曜幼女年十二有殊色季龍得而嬖之生子世封齊公至是豺以季龍年長多疾規立世爲嗣劉當爲太后已得輔政說季龍曰陛下再立儲宮皆出自倡賤是以禍亂相尋今宜擇母貴子孝者立之季龍曰卿且勿言吾知太子處矣又議于東堂季龍曰吾欲以純灰三斛洗吾腹腸穢惡故生凶子兒年二十餘便欲殺公今世方十歲比其二十吾已老矣於是與張舉李農定議勑公卿上書請立世大司農曹莫不署名季龍使張豺問其故莫頓首曰天下業重不宜立少是以不敢署也季龍曰莫忠臣也然未達朕意張舉李農知吾心矣其令諭之遂立世爲皇太子劉氏爲皇后季龍召太常條攸光祿勳杜嘏謂之曰煩卿傅太子實希改轍吾之相託卿宜明之署攸太傅嘏爲少傅季龍時疾瘳以永和五年僭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境內建元曰大寧百官增位一等諸子進爵郡王以尚書張良爲右僕射故東宮謫卒高力等萬餘人當戍涼州行達雍城既不在赦例又勑雍州刺史張茂送之茂皆奪其馬令步推鹿車致糧戍所高力督定陽梁犢等因衆心之怨謀起兵東還陰令胡人頡獨鹿微告戍者戍者皆踊抃大呼梁犢乃自稱晉征東大將軍率衆攻陷下辯逼張茂爲大都督大司馬載以軺車安西劉寧自安定擊之大敗而還秦雍間城戍無不摧陷斬二千石長史長驅而東高力等皆多力善射一當十餘人雖無兵甲所在掠百姓大斧施一丈柯攻戰若神所向崩潰戍卒皆隨之比至長安衆已十萬其樂平王石苞時鎮長安盡銳距之一戰而敗犢遂東出潼關進如洛川季龍以李農爲大都督行大將軍事統衞軍張賀度征西張良征虜石閔等率步騎十萬討之戰于新安農師不利又戰于洛陽農師又敗乃退壁成皋犢東掠滎陽陳留諸郡季龍大懼以燕王石斌爲大都督中外諸軍事率精騎一萬統姚弋仲苻洪等擊犢于滎陽東大敗之斬犢首而還討其餘黨盡滅之俄而晉將軍王龕拔其浦郡始平人馬勗起兵於洛氏葛谷自稱將軍石苞攻滅之誅三千餘家時熒惑犯積尸又犯昴月及熒惑北犯河鼓未幾季龍疾甚以石遵爲大將軍鎭關右石斌爲丞相錄尚書事張豺爲鎭衞大將軍領軍將軍吏部尚書並受遺輔政劉氏懼斌之輔政也害世與張豺謀誅之斌時在襄國乃遣使詐斌曰主上患已漸損王須獵者可小停也斌性好酒耽獵遂游畋縱飲劉氏矯命稱斌無忠孝之心免斌官以王歸第使張豺弟雄率龍騰五百人守之石遵自幽州至鄴勑朝堂受拜配禁兵三萬遣之遵慟泣而去是日季龍疾小瘳問曰遵至未左右答言久已去矣季龍曰恨不見之季龍臨於西閤龍騰將軍中郎二百餘人列拜于前季龍曰何所求也皆言聖躬不和宜令燕王入宿衛典兵馬或言乞爲皇太子季龍不知斌之廢也責曰燕王不在內邪呼來左右言王酒病不能入季龍曰促持輦迎之當付其璽綬亦竟無行者尋惛眩而入張豺使弟雄等矯季龍命殺斌劉氏又矯命以豺爲太保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加千兵百騎一依霍光輔漢故事侍中徐統歎曰禍將作矣吾無爲豫之乃仰藥而死俄而季龍亦死季龍始以咸康元年僭位至此太和六年凡在位十五歲於是世即僞位尊劉氏爲皇太后臨朝進張豺爲丞相豺辭石遵石鑒爲左右丞相以慰其心劉氏從之豺與張舉謀誅李農而舉與農素善以豺謀告之農懼率騎百餘奔廣宗率乞活數萬家保于上白劉

氏使張舉等統宿衛精卒圍之豺以張離爲鎮軍大將軍監中外諸軍事司隸校尉爲己之副鄴中羣盜大起迭相劫掠石遵聞季龍之死屯于河內姚弋仲苻洪石閔劉寧及武衞王鸞寧西王午石榮王鐵立義將軍段勤等既平秦洛班師而歸遇遵于李城說遵曰殿下長而且賢先帝亦有意于殿下矣但以末年惛惑爲張豺所誤今上白相持未下京師宿衛空虛若聲張豺之罪鼓行而討之孰不倒戈開門而迎殿下者邪遵從之洛州刺史劉國等亦率洛陽之衆至於李城遵檄至鄴張豺大懼馳召上白之軍遵次于蕩陰戎卒九萬石閔爲前鋒豺將出距之耆舊羯士皆曰天子兒來奔喪吾當出迎之不能爲張豺城戍也踰城而出豺斬之不能止張離率龍騰二千斬關迎遵劉氏懼引張豺入對之悲哭曰先帝梓宮未殯而禍難繁興今皇嗣沖幼託之於將軍將軍何以匡濟邪加遵重官可以弭不豺惶怖失守無復籌計但言唯唯劉氏令以遵爲丞相領大司馬大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加黃鉞九錫增封十郡委以阿衡之任遵至安陽亭張豺懼而出迎遵命執之於是貫甲曜兵入自鳳陽門升于太武前殿擗踴盡哀退如東閣斬張豺于平樂市夷其三族假劉氏令曰嗣子幼沖先帝私恩所授皇業至重非所克堪其以遵嗣位遵僞讓至于再三羣臣敦勸乃受之僭即尊位于太武前殿大赦殊死已下罷上白圍封世爲譙王邑萬戶待以不臣之禮廢劉氏爲太妃尋皆殺之世凡立三十三日於是李農歸罪遵復其位待之如初尊其母鄭氏爲皇太后其妻張氏爲皇后以石斌子衍爲皇太子石鑒爲侍中石沖爲太保石苞爲大司馬石琨爲大將軍石閔爲都督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錄尚書事輔政暴風拔樹震雷雨雹大如盂升太武暉華殿災諸門觀閣蕩然其乘輿服御燒者太半光燄照天金石皆盡火月餘乃滅雨血周徧鄴城石沖時鎮于薊聞遵殺世而自立乃謂其寮佐曰世受先帝之命遵輒廢殺罪逆莫大其勑內外戒嚴孤將親討之於是留寧北沭堅戍幽州帥衆五萬自薊討遵傳檄燕趙所在雲集比及常山衆十餘萬次于苑鄉遇遵赦書謂左右曰吾弟一也死者不可復追何爲復相殘乎吾將歸矣其將陳暹進曰彭城纂弒自尊爲罪大矣吳王雖北旆臣將南轅平京師擒彭城然後奉迎大駕沖從之遵馳遣王擢以書喻沖沖弗聽遵假石閔黃鉞金鉦與李農等率精卒十萬討之戰于平棘沖師大敗獲沖于元氏賜死坑其士卒三萬餘人追葬季龍號其墓爲顯原陵僞謚武皇帝廟號太祖遵楊州刺史王浹以淮南歸順晉西中郎將陳逵進據壽春征北將軍褚裒率師伐遵次于下邳遵以李農爲南討大都督率騎二萬來距裒不能進退屯廣陵陳逵聞之懼遂焚壽春積聚毀城而還石苞時鎮長安謀帥關中之衆攻鄴左長史石光司馬曹曜等固諫苞怒誅光等百餘人苞性貪而無謀雍州豪右知其無成並遣使告晉梁州刺史司馬勳勳於是率衆赴之壁于懸鉤去長安二百餘里使治中劉煥攻京兆太守劉秀離斬之三輔豪右多殺其令長擁三十餘壁有衆五萬以應勳苞輟攻鄴之謀使麻秋姚國等率騎距勳遵遣車騎王朗率精騎二萬外以討勳爲名因劫苞送之于鄴勳又爲朗所距釋懸鉤拔宛城殺遵南陽太守袁景而還初遵之發李城也謂石閔曰努力事成以爾爲儲貳既而立衍閔甚失望自以勳高一時規專朝政遵忌而不能任閔既爲都督總內外兵權乃懷撫殿中將士及故東宮高力萬餘人皆奏爲殿中員外將軍爵關外侯賜以宮女樹己之恩遵弗之猜也而更題名善惡以挫抑之衆咸怨矣而又納中書令孟準左衞將軍王鸞之計頗疑憚於閔稍奪兵權閔益有恨色準等咸勸誅之遵召石鑒等入議于其太后鄭氏之前皆請誅之鄭氏曰李城迴師無棘奴豈有今日小驕縱之不可便殺也鑒出遣宦者楊環馳以告閔閔遂劫李農及右衞王基密謀廢遵使將軍蘇亥周成率甲士三十執遵于如意觀遵時方與婦人彈棊問成等曰反者誰也成曰義陽王鑒當立遵曰我尚如是汝等立鑒復能幾時乃殺之于琨華殿誅鄭氏及其太子衍上光祿張斐中書令孟準左衞王鸞等遵凡在位一百八十三日鑒乃僭位大赦殊死以下以石閔爲大將軍封武德王李農爲大司馬並錄尚書事郎闓爲司空秦州刺史劉羣爲尚書左僕射侍中盧諶爲中書監鑒使石苞及中書令李松殿中將軍張才等夜誅閔農於琨華殿不克禁中擾亂鑒懼閔爲變僞若不知者夜斬松才於西中華門并誅石苞時石祗在襄國與姚弋仲苻洪等通和連兵檄誅閔農鑒遣石琨爲

大都督與張舉及侍中呼延盛率步騎七萬分討祗等中領軍石成侍中石啓前河東太守石暉謀誅閔農閔農殺之龍驤孫伏都劉銖等結羯士三千伏于胡天亦欲誅閔等時鑒在中臺伏都率三十餘人將升臺挾鑒以攻之鑒見伏都毀閣道臨問其故伏都曰李農等反已在東掖門臣嚴率衞士謹先啓知鑒曰卿是功臣好爲官陳力朕從臺觀卿勿慮無報也於是伏都及銖率衆攻閔農不尅屯於鳳陽門閔農率衆數千毀金明門而入鑒懼閔之誅己也馳招閔農開門內之謂曰孫伏都反卿宜速討之閔農攻斬伏都等自鳳陽至琨華橫尸相枕流血成渠宣令內外六夷敢稱兵杖者斬之胡人或斬關或踰城而出者不可勝數使尙書王簡少府王鬱帥衆數千守鑒于御龍觀懸食給之令城內曰與官同心者住不同心者各任所之勑城門不復相禁於是趙人百里內悉入城胡羯去者填門閔知胡之不爲己用也班令內外趙人斬一胡首送鳳陽門者文官進位三等武職悉拜牙門一日之中斬首數萬閔躬率趙人誅諸胡羯無貴賤男女少長皆斬之死者二十餘萬尸諸城外悉爲野犬豺狼所食屯據四方者所在承閔書誅之于時高鼻多鬚至有濫死者半太宰趙鹿太尉張舉中軍張春光祿石行撫軍石寧武衞張季及諸公侯卿校龍驤等萬餘人出奔襄國石琨奔據冀州撫軍張沈屯滏口張賀度據石瀆建義段勤據黎陽寧南楊羣屯桑壁劉國據陽城段龕據陳留姚弋仲據混橋苻洪據枋頭衆各數萬王朗麻秋自長安奔于洛陽秋承閔書誅朗部胡千餘朗奔于襄國麻秋率衆奔于苻洪石琨及張舉王朗率衆七萬伐鄴石閔率騎千餘距之城北閔執兩刃矛馳騎擊之皆應鋒摧潰斬級三千琨等大敗遂歸于冀州閔與李農率騎三萬討張賀度于石瀆鑒密遣宦者齎書召張沈等使承虛襲鄴宦者以告閔農閔農馳還廢鑒殺之誅季龍孫三十八人盡殪石氏鑒在位一百三日季龍小男混永和八年將妻妾數人奔京師勑收付廷尉俄而斬之於建康市季龍十三子五人爲冉閔所殺八人自相殘害混至此又死初讖言滅石者陵尋而石閔徙封蘭陵公季龍惡之改蘭陵爲武興郡至是終爲閔所滅始勒以成帝咸和三年僭立二主四子凡二十三年以穆帝永和五年滅

閔字永曾小字棘奴季龍之養孫也父瞻字弘武本姓冉名良魏郡內黃人也其先漢黎陽騎都督累世牙門勒破陳午獲瞻時年十二命季龍子之驍猛多力攻戰無前歷位左積射將軍西華侯閔幼而果銳季龍撫之如孫及長身長八尺善謀策勇力絕人拜建節將軍徙封修成侯歷位北中郎將游擊將軍季龍之敗於昌黎閔軍獨全由此功名大顯及敗梁犢之後威聲彌振胡夏宿將莫不憚之永和六年殺石鑒其司徒申鍾司空郎闓等四十八人上尊號于閔閔固讓李農農以死固請於是僭卽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曰永興國號大魏復姓冉氏追尊其祖隆元皇帝考瞻烈祖高皇帝尊母王氏爲皇太后立妻董氏爲皇后子智爲皇太子以李農爲太宰領太尉錄尙書事封齊王農諸子皆封爲縣公封其子胤明裕皆爲王文武進位三等封爵有差遣使者持節赦諸屯結皆不從石祗聞鑒死僭稱尊號于襄國諸六夷據州郡擁兵者皆應之閔遣使臨江告晉曰胡逆亂中原今已誅之若能共討者可遣軍來也朝廷不答閔誅李農及其三子幷尙書令王謨侍中王衍中常侍嚴震趙昇等晉廬江太守袁眞攻其合肥執南蠻校尉桑坦遷其百姓而還石祗遣其相國石琨率衆十萬伐鄴進據邯鄲祗鎭南劉國自繁陽會琨閔大敗琨于邯鄲死者萬餘劉國還屯繁陽苻健自枋頭入關張賀度段勤與劉國靳豚會于昌城將攻鄴閔遣尙書左僕射劉羣爲行臺都督使其將王泰崔通周成等帥步騎十二萬次于黃城閔躬統精卒八萬繼之戰于蒼亭賀度等大敗死者二萬八千追斬靳豚于陰安鄉盡俘其衆振旅而歸戎卒三十餘萬旌旗鍾鼓綿亘百餘里雖石氏之盛無以過之閔至自蒼亭行飮至之禮清定九流準才受任儒學後門多蒙顯進于時翕然方之爲魏晉之初閔率步騎十萬攻石祗于襄國署其子太原王胤爲大單于驃騎大將軍以降胡一千配爲麾下光祿大夫韋謏啓諫切甚閔覽之大怒誅謏及其子孫閔攻襄國百餘日爲土山地道築室反耕祗大懼去皇帝之號稱趙王遣使詣慕容儁姚弋仲以乞師會石琨自冀州援祗弋仲復遣其子襄率騎三萬八千至自滆頭儁遣將軍悅綰率甲卒三萬自龍城三方勁卒合十餘萬閔遣車騎胡睦距襄于長蘆將軍孫威候琨于黃丘皆

爲敵所敗士卒略盡睦威單騎而還琨等軍且至閔將出擊之衞將軍王泰諫曰窮寇固迷希望外援今彊救雲集欲吾出戰腹背擊我宜固壘勿出觀勢而動以挫其謀今陛下親戎如失萬全大事去矣請慎無出臣請率諸將爲陛下滅之閔將從之道士法饒進曰太白經昴當殺胡王一戰百尅不可失也閔攘袂大言曰吾戰決矣敢諫者斬於是盡衆出戰姚襄悅綰石琨等三面攻之祗衝其後閔師大敗閔潛于襄國行宮與十餘騎奔鄴降胡栗特康等執冉胤及左僕射劉琦等送于祗盡殺之司空石璞尙書令徐機車騎胡睦侍中李琳中書監盧諶少府王鬱尙書劉欽劉休等及諸將士死者十餘萬人於是人物殲矣賊盜蜂起司冀大饑人相食自季龍末年而閔盡散倉庫以樹私恩與羌胡相攻無月不戰青雍幽荆州徙戶及諸氐羌胡蠻數百餘萬各還本土道路交錯互相殺掠且饑疫死亡其能達者十有二三諸夏紛亂無復農者閔悔之誅法饒父子支解之贈韋謏大司徒石祗使劉顯帥衆七萬攻鄴時閔潛還莫有知者內外兇兇皆謂閔已沒矣射聲校尉張艾勸閔親郊以安衆心閔從之訛言乃止劉顯次于明光宮去鄴二十三里閔懼召衞將軍王泰議之泰恚其謀之不從辭以瘡甚閔親臨問之固稱疾篤閔怒還宮顧謂左右曰巴奴乃公豈假汝爲命邪要將先滅羣胡却斬王泰於是盡衆而戰大敗顯軍追奔及于陽平斬首三萬餘級顯懼密使請降求殺祗爲效閔振旅而歸會有告王泰招集秦人將奔關中閔怒誅泰夷其三族劉顯果殺祗及其太宰趙鹿等十餘人傳首于鄴送質請命驃騎石寧奔于柏人閔命焚祗首于通衢閔兗州刺史劉啓以鄄城歸順劉顯復率衆伐鄴閔擊敗之還稱尊號于襄國閔徐州刺史周成兗州刺史魏統豫州牧冉遇荆州刺史樂弘皆以城歸順平南高崇征虜呂護執洛州刺史鄭系以三河歸順慕容恪攻陷中山殺閔寧北白同幽州刺史劉準降于慕容儁時有雲黃赤色起東北長百餘丈一白鳥從雲間西南去占者惡之劉顯率衆伐常山太守蘇亥告難于閔閔留其大將軍蔣幹等輔其太子智守鄴親率騎八千救之顯所署大司馬清河王寧以棗強降于閔收其餘衆擊顯敗之追奔及于襄國顯大將曹伏駒開門爲應遂入襄國誅顯及其公卿已下百餘人焚襄國宮室遷其百姓于鄴顯領軍范路率衆千餘斬關奔于枋頭時慕容儁已尅幽薊略地至于冀州閔帥騎距之與慕容恪相遇於魏昌城閔大將軍董閏車騎張溫言於閔曰鮮卑乘勝氣勁不可當也請避之以溢其氣然後濟師以擊之可以捷也閔怒曰吾成師以出將平幽州斬慕容儁今遇恪而避之人將侮我矣乃與恪遇十戰皆敗之恪乃以鐵鎖連馬簡善射鮮卑勇而無剛者五千方陣而前閔所乘赤馬曰朱龍日行千里左杖雙刃矛右執鉤戟順風擊之斬鮮卑三百餘級俄而燕騎大至圍之數周閔衆寡不敵躍馬潰圍東走行二十餘里馬無故而死爲恪所擒及董閏張溫等送之于薊儁立閔而問之曰汝奴僕下才何自妄稱天子閔曰天下大亂爾曹夷狄人面獸心尙欲篡逆我一時英雄何爲不可作帝王邪儁怒鞭之三百送于龍城告廆皝廟遣慕容評率衆圍鄴劉寧及弟崇帥胡騎三千奔于晉陽蘇亥棄常山奔于新興鄴中饑人相食季龍時宮人被食略盡冉智尙幼蔣幹遣侍中繆嵩詹事劉猗奉表歸順且乞師于晉濮陽太守戴施自倉垣次于棘津止猗不聽進責其傳國璽猗使嵩還鄴復命幹沈吟未決施乃率壯士百餘人入鄴助守三臺譎之曰且出璽付我今凶寇在外道路不通未敢送也須得璽當馳白天子耳聞璽已在吾處信卿至誠必遣軍糧厚相救餉幹以爲然乃出璽付之施宣言使督護何融迎糧陰令懷璽送于京師長水校尉馬願龍驤田香開門降評施融蔣幹懸縋而下奔于倉垣評送閔妻董氏太子智太尉申鍾司空條攸中書監聶熊司隸校尉籍羆中書令李垣及諸王公卿士于薊尙書令王簡左僕射張乾右僕射郎肅自殺儁送閔既至龍城斬于遏陘山山左右七里草木悉枯蝗蟲大起五月不雨至于十二月儁遣使者祀之謚曰武悼天王其日大雪是歲永和八年也

史臣曰夫拯溺救焚帝王之師也窮凶騁暴戎狄之舉也蓋茲雜種自古爲虞限以塞垣猶懼侵軼況乃入居中壤窺我王政乘弛紊之機覬危亡之隙而莫不嘯羣鳴鏑汨亂天常者乎石勒出自羌渠見奇醜類問鞍上黨季子鑒其非凡倚嘯洛城夷甫識其爲亂及惠皇失統寓內崩離遂乃招聚蝗徒乘間煽禍

虔劉我都邑翦害我黎元朝市淪胥若沉航於鯨浪王公顛仆嘗游魂於龍漢
豈天厭晉德而假茲妖孽者歟觀其對敵臨危運籌賈勇奇謨閒發猛氣橫飛
遠嗤魏武則風情慷慨近答劉琨則音詞倜儻焚元超於苦縣陳其亂政之書
戮彭祖於襄國數以無君之罪於是跨躡燕趙并吞韓魏杖奇材而竊徽號擁
舊都而抗王室褫毳裘襲冠帶釋介胄開庠序鄰敵懼威而獻款絕域承風而
納貢則古之為國曷以加諸雖曰凶殘亦一時傑也而託授非所貽厥無謀身
隕嗣滅業歸攜養斯乃知人之闇焉季龍心昧德義幼而輕險假豹姿於羊質
騁梟心於狼性始懷怨懟終行篡奪於是窮驕極侈勞役繁興畚鍤相尋干戈
不息刑政嚴酷動見誅夷慘慘遺黎求哀無地戎狄殘獷斯為甚乎既而父子
猜嫌兄弟讎隙自相屠膾取笑天下墳土未燥禍亂荐臻釁起於張豺族傾於
冉閔積惡致滅有天道哉夫從逆則凶事符影響爲咎必應理若循環世龍之
殪晉人既窮其酷永曾之誅羯士亦殲其類無德不報斯之謂乎

贊曰中朝不競獯狄爭衡塵飛五嶽霧晦三精狡焉石氏怙亂窮兵流災肆慝
剝邑屠城始自羣盜終假鴻名勿謂凶醜亦曰時英季龍篡奪淫虐播聲身喪
國泯其由禍盈

晉書卷一百七

晉書卷一百七考證

石季龍載記下是歲永和八年也○臣宗楷按永各本訛太綱目晉穆帝永和
八年壬子夏四月燕慕容恪等擊魏大破之執其主閔以歸殺之今云太和
乃海西公年號且在位僅五年不可云八年也今改正

晉書卷一百七考證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載記第八

慕容廆　裴嶷　高瞻

慕容廆字奕洛瓌昌黎棘城鮮卑人也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號曰東胡其後與匈奴並盛控弦之士二十餘萬風俗官號與匈奴略同秦漢之際為匈奴所敗分保鮮卑山因以為號曾祖莫護跋魏初率其諸部入居遼西從宣帝伐公孫氏有功拜率義王始建國於棘城之北時燕代多冠步搖冠莫護跋見而好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呼之為步搖其後音訛遂為慕容焉或云慕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遂以慕容為氏祖木延左賢王父涉歸以全柳城之功進拜鮮卑單于遷邑於遼東北於是漸慕諸夏之風矣廆幼而魁岸美姿貌身長八尺雄傑有大度安北將軍張華雅有知人之鑒廆童丱時往謁之華甚歎異謂曰君至長必為命世之器匡難濟時者也因以所服簪幘遺廆結殷勤而別涉歸死其弟耐篡位將謀殺廆廆亡潛以避禍後國人殺耐迎廆立之初涉歸有憾於宇文鮮卑廆將脩先君之怨表請討之武帝弗許廆怒入寇遼西殺略甚衆帝遣幽州諸軍討廆戰于肥如廆衆大敗自後復掠昌黎每歲不絕又率衆東伐扶餘扶餘王依慮自殺廆夷其國城驅萬餘人而歸東夷校尉何龕遣督護賈沉將迎立依慮之子為王廆遣其將孫丁率騎邀之沉力戰斬丁遂復扶餘之國廆謀於其衆曰吾先公以來世奉中國且華裔理殊彊弱固別豈能與晉競乎何為不和以害吾百姓邪乃遣使來降帝嘉之拜為鮮卑都督廆致敬於東夷府巾衣詣門抗士大夫之禮何龕嚴兵引見廆乃改服戎衣而入人問其故廆曰主人不以禮賓復何為哉龕聞而慚之彌加敬憚時東胡宇文鮮卑段部以廆威德日廣懼有吞併之計因為寇掠往來不絕廆卑辭厚幣以撫之太康十年廆又遷于徒河之青山廆以大棘城即帝顓頊之墟也元康四年乃移居之教以農桑法制同於上國永寧中燕垂大水廆開倉振給幽方獲濟天子聞而嘉之褒賜命服太安初宇文莫圭遣弟屈雲寇邊城雲別帥大素延攻掠諸部廆親擊敗之素延怒率衆十萬圍棘城衆咸懼人無距志廆曰素延雖犬羊蟻聚然軍無法制已在吾計中矣諸君但為力戰無所憂也乃躬貫甲胄馳出擊之素延大敗追奔百里俘斬萬餘人永嘉初廆自稱鮮卑大單于遼東太守龐本以私憾殺東夷校尉李臻附塞鮮卑素連木津等託為臻報讎實欲因而為亂遂攻陷諸縣殺掠士庶太守袁謙頻戰失利校尉封釋懼而請和連歲寇掠百姓失業流亡歸附者日月相繼廆子翰言於廆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自古有為之君靡不杖此以成事業者也今連津跋扈王師覆敗蒼生屠膾豈甚此乎豎子外以龐本為名內實幸而為寇封使君以誅本請和而毒害滋深遼東傾沒垂已二周中原兵亂州師屢敗勤王杖義今其時也單于宜明九伐之威救倒懸之命數連津之罪合義兵以誅之上則興復遼邦下則并吞二部忠義彰於本朝私利歸于我國此則吾鴻漸之始也終可以得志于諸侯廆從之是日率騎討連津大敗斬之二部悉降徙之棘城立遼東郡而歸懷帝蒙塵于平陽王浚承制以廆為散騎常侍冠軍將軍前鋒大都督大單于廆不受建興中愍帝遣使拜廆鎮軍將軍昌黎遼東二國公建武初元帝承制拜廆假節散騎常侍都督遼左雜夷流人諸軍事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廆讓而不受征虜將軍魯昌說廆曰今兩京傾沒天子蒙塵琅邪承制江東實人命所係明公雄據海朔跨總一方而諸部猶怙衆稱兵未遵道化者蓋以官非王命又自以為彊今宜通使琅邪勸承大統然後敷宣帝命以伐有罪誰敢不從廆善之乃遣其長史王濟浮海勸進及帝即尊位遣謁者陶遼重申前命授廆將軍單于廆固辭公封時二京傾覆幽冀淪陷廆刑政脩明虛懷引納流亡士庶多襁負歸之廆乃立郡以統流人冀州人為冀陽郡豫州人為成周郡青州人為營丘郡并州人為唐國郡於是推舉賢才委以庶政以河東裴嶷代郡魯昌北平陽耽為謀主北海逄羨廣平游邃北平西方虔渤海封抽西河宋奭河東裴開為股肱渤海封奕平原宋該安定皇甫岌蘭陵繆愷以文章才儁任居樞要會稽朱左車太山胡毋翼魯國孔纂以舊德清重引為賓友平原劉讚儒學該通引為東庠祭酒其世子皝率國胄束脩受業焉廆覽政之暇

親臨轉之於是路有頌聲禮讓興矣時平州刺史東夷校尉崔毖自以為南州士望意存懷集而流亡者莫有赴之毖意廆拘留乃陰結高句驪及宇文段國等謀滅廆以分其地大興初三國伐廆廆曰彼信崔毖虛說邀一時之利烏合而來耳既無統一莫相歸伏吾今破之必矣然彼軍初合其鋒甚銳幸我速戰若逆擊之落其計矣靖以待之必懷疑貳迭相猜防一則疑吾與毖譎而覆之二則自疑三國之中與吾有韓魏之謀者待其人情沮惑然後取之必矣於是三國攻棘城廆閉門不戰遣使送牛酒以犒宇文大言於眾曰崔毖昨有使至於是二國果疑宇文同於廆也引兵而歸宇文悉獨官曰二國雖歸吾當獨兼其國何用人為盡眾逼城連營三十里廆簡銳士配皝推鋒於前翰領精騎為奇兵從傍出直衝其營廆方陣而進悉獨官自恃其眾不設備見廆軍之至方率兵距之前鋒始交翰已入其營縱火焚之其眾皆震擾不知所為遂大敗悉獨官僅以身免盡俘其眾於其營候獲皇帝玉璽三紐遣長史裴嶷送于建鄴崔毖懼廆之讎己也使兄子燾僞賀廆會三國使亦至請和曰非我本意也崔平州教我耳廆將燾示以攻圍之處臨之以兵曰汝叔父教三國滅我何以詐來賀我乎燾懼首服廆乃遣燾歸說毖曰降者上策走者下策也以兵隨之毖與數十騎棄家室奔于高句驪廆悉降其眾徙燾及高瞻等于棘城待以賓禮明年高句麗寇遼東廆遣眾擊敗之裴嶷至自建鄴帝遣使者拜廆監平州諸軍事安北將軍平州刺史增邑二千戶尋加使持節都督幽州東夷諸軍事車騎將軍平州牧進封遼東郡公邑一萬戶常侍單于並如故丹書鐵券承制海東命備官司置平州守宰段末波初統其國而不修備廆遣皝襲之入令支收其名馬寶物而還石勒遣使通和廆距之送其使於建鄴勒怒遣宇文乞得龜擊廆廆遣皝距之以裴嶷為右部都督率索頭為右翼命其少子仁自平國趣柏林為左翼攻乞得龜克之悉虜其眾乘勝拔其國城收其資用億計徙其人數萬戶以歸成帝即位加廆侍中位特進咸和五年又加開府儀同三司固辭不受廆嘗從容言曰獄者人命之所懸也不可以不慎賢人君子國家之基也不可以不敬稼穡者國之本也不可以不急酒色便佞亂德之甚也不可以不

戒乃著家令數千言以申其旨遣使與太尉陶侃箋曰明公使君轂下振德曜威撫寧方夏勞心文武士馬無恙欽高仰止注情彌久王塗嶮遠隔以燕越每瞻江湄延首遐外天降艱難禍害屢臻舊都不守奄為虜庭使皇輿遷幸假勢吳楚大晉啓基祚流萬世天命未改玄象著明是以義烈之士深懷憤踴猥以功薄受國殊寵上不能掃除群羯下不能身赴國難仍縱賊臣屢逼京輦王敦昌禍於前蘇峻肆毒於後凶暴過於董卓惡逆甚於傕汜普天率土誰不同忿深怪文武之士過荷朝榮不能滅中原之寇刷天下之恥君侯植根江陽發曜荊衡杖葉公之權有包胥之志而令白公伍員殆得極其暴讎為丘明恥之區區楚國子重之徒猶恥君弱群臣不及先大夫厲己戒眾以服陳鄭越之種蠡尚能弼佐句踐取威黃池況今吳土英賢比肩而不輔翼聖主陵江北伐以義聲之直討逆暴之羯檄命舊都之士招懷存本之人豈不若因風振落頓坂走輪哉且孫氏之初以長沙之眾摧破董卓志匡漢室雖中遇寇害雅志不遂原其誠心乃忽身命及權據揚越外杖周張內憑顧陸距魏赤壁剋取襄陽自茲以降世主相襲咸能侵逼徐豫令魏朝旰食不知今之江表為賢儁匿智藏其勇略邪將呂蒙凌統高蹤曠世哉況今凶羯虐暴中州人士逼迫勢促其顛沛之危甚於累卵假號之彊眾心所去敵有釁矣易可震蕩王郎袁術雖自詐僞皆基淺根微禍不旋踵此皆君侯之所聞見者矣王司徒清虛寡欲善於全己昔曹參亦崇此道著畫一之稱也庾公居元舅之尊處申伯之任超然高蹈明智之權廆於寇難之際受大晉累世之恩自恨絕域無益聖朝徒繫心萬里望風懷憤今海內之望足為楚漢輕重者惟在君侯若戮力盡心悉五州之眾據兗豫之郊使向義之士倒戈釋甲則羯寇必滅國恥必除廆在一方敢不竭命孤軍輕進不足使勒畏首畏尾則懷舊之士欲為內應無由自發故也故遣陳寫書不實盡廆使者遭風沒海其後廆更寫前箋并齎其東夷校尉封抽行遼東相韓矯等三十餘人疏上侃府曰自古有國有家鮮不極盛而衰自大晉龍興剋平吳會神武之略邁蹤前史惠皇之末后黨構難禍結京畿釁成公族遂使羯寇乘虛傾覆諸夏舊都淪滅山陵毀掘人神悲悼幽明發憤昔獫狁之彊

匈奴之盛未有如今日羯寇之暴跨躡華裔盜稱尊號者也天祚有晉挺授英傑車騎將軍慕容廆自弱冠莅國忠於王室明允恭肅志在立勳屬海內分崩皇輿遷幸元皇中興初唱大業肅祖繼統蕩平江外廆雖限以山海隔以羯寇翹首引領繫心京師常假寤寐欲憂國忘身貢篚相尋連舟載路戎不稅駕動成義舉今羯寇滔天怙其醜類樹基趙魏跨略燕齊廆雖率義衆誅討大逆然管仲相齊猶曰寵不足以御下況廆輔翼王室有匡霸之功而位卑爵輕九命未加非所以寵異藩輔敦獎殊勳者也方今詔命隔絕王路嶮遠貢使往來動彌年載今燕之舊壤北周沙漠東盡樂浪西概代山南極冀方而悉爲虜庭非復國家之域將佐等以爲宜遠遵周室近準漢初進封廆爲燕王行大將軍事上以總統諸部下以割損賊境使冀州之人望風向化廆得祗承詔命率合諸國奉辭夷逆以成桓文之功苟利社稷專之可也而廆固執謙光守節彌高每詔所加讓動積年非將佐等所能敦逼今區區所陳不欲苟相崇重而愚情至心實爲國計侃報抽等書其略曰車騎將軍憂國忘身貢篚載路羯賊求和執使送之西討段國北伐塞外遠綏索頭荒服以獻惟北部未賓屢遣征伐又知東方官號高下齊班進無統攝之權退無等差之降欲進車騎爲燕王一二具之夫功成進爵古之成制也車騎雖未能爲官摧勳然忠義竭誠今騰牋上聽可不遲速當任天臺也朝議未定八年廆卒乃止時年六十五在位四十九年帝遣使者策贈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襄及儁僭號僞謚武宣皇帝

裴嶷

裴嶷字文冀河東聞喜人也父昶司隸校尉嶷清方有幹略累遷至中書侍郎轉給事黃門郎滎陽太守屬天下亂嶷兄武先爲玄菟太守嶷遂求爲昌黎太守至郡久之武卒嶷被徵乃將武子開送喪俱南既達遼西道路梗塞乃與開投廆時諸流寓之士見廆草創並懷去就嶷首定名分爲羣士啓行廆甚悅以嶷爲長史委以軍國之謀及悉獨官寇逼城下外內騷動廆問策於嶷嶷曰悉獨官雖擁大衆軍無號令衆無部陣若簡精兵乘其無備則成擒耳廆從之遂陷寇營廆威德於此甚振將遣使獻捷於建鄴妙簡行人令嶷將命初朝廷以廆僻在荒遠猶以邊裔之豪處之嶷既使至盛言廆威略又知四海英賢並爲其用舉朝改觀焉嶷將還帝試留嶷以觀之嶷辭曰臣世荷朝恩濯纓華省因事遠寄投迹荒遐今遭開泰得覲朝廷復賜恩詔即留京輦於臣之私誠爲厚幸顧以皇居播遷山陵幽辱慕容龍驤將軍越在遐表乃心王室慷慨之誠義感天地方掃平中壤奉迎皇輿故遣使臣萬里表誠今若留臣必謂國家遺其僻陋孤其丹心使懷義懈怠是以微臣區區忘身爲國貪還反命耳帝曰卿言是也乃遣嶷還廆後謂羣寮曰裴長史名重中朝而降屈於此豈非天以授孤也出爲遼東相轉樂浪太守

高瞻

高瞻字子前渤海蓨人也少而英爽有俊才身長八尺二寸光熙中調補尚書郎屬永嘉之亂還鄉里乃與父老議曰今皇綱不振兵革雲擾此郡沃壤憑固河海若兵荒歲儉必爲寇庭非謂圖安之所王彭祖先在幽薊據燕代之資兵強國富可以託也諸君以爲何如衆咸善之乃與叔父隱率數千家北徙幽州既而以王浚政令無恆乃依崔毖隨毖如遼東毖之與三國謀伐廆也瞻固諫以爲不可毖不從及毖奔敗瞻隨衆降于廆廆署爲將軍瞻稱疾不起廆敬其姿器數臨候之撫其心曰君之疾在此不在餘也今天子播越四海分崩蒼生紛擾莫知所繫孤思與諸君匡復帝室翦鯨豕于二京迎天子於吳會廓清八表侔勳古烈此孤之心也孤之願也君中州大族冠冕之餘宜痛心疾首枕戈待旦柰何以華夷之異有懷介然且大禹出于西羌文王生于東夷但問志略何如耳豈以殊俗不可降心乎瞻仍辭疾篤廆深不平之瞻又與宋該有隙該陰勸廆除之瞻聞其言彌不自安遂以憂死

晉書卷一百八

晉書卷一百九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載記第九

慕容皝 慕容翰 陽裕

慕容皝字元眞廆第三子也龍顏版齒身長七尺八寸雄毅多權略尙經學善天文廆爲遼東公立爲世子建武初拜爲冠軍將軍左賢王封望平侯率衆征討累有功大寧末拜平北將軍進封朝鮮公廆卒嗣位以平北將軍行平州刺史督攝部內尋而宇文乞得龜爲其別部逸豆歸所逐奔死于外皝率騎討之逸豆歸懼而請和遂築榆陰安晉二城而還初皝庶兄建威翰驍武有雄才素爲皝所忌母弟征虜仁廣武昭並有寵于廆皝亦不平之及廆卒並懼不自容至此翰出奔段遼仁勸昭舉兵廢皝皝殺昭遣使按檢仁之虛實遇仁於險瀆仁知事發殺皝使東歸平郭皝遣其弟建武幼司馬佟燾等討之仁盡衆距戰幼等大敗皆沒於仁襄平令王冰將軍孫機以遼東叛于皝東夷校尉封抽護軍乙逸遼東相韓矯玄菟太守高詡等棄城奔還仁於是盡有遼左之地自稱車騎將軍平州刺史遼東公宇文歸段遼及鮮卑諸部並爲之援咸和九年皝遣其司馬封奕攻鮮卑木堤于白狼揚威淑虞攻烏丸悉羅侯於平岡皆斬之材官劉佩攻乙連不剋段遼遂寇徒河皝將張萌逆擊敗之遼弟蘭與翰寇柳城都尉石琮擊敗之旬餘蘭翰復圍柳城皝遣寧遠慕容汗及封奕等救之皝戒汗曰賊衆氣銳難與爭鋒宜顧萬全愼勿輕進必須兵集陣整然後擊之汗性驍銳遣千餘騎爲前鋒而進封奕止之汗不從爲蘭所敗死者大半蘭復攻柳城爲飛梯地道圍守二旬石琮躬勒將士出擊敗之斬首千五百級蘭乃遁歸是歲成帝遣謁者徐孟閭丘幸等持節拜皝鎭軍大將軍平州刺史大單于遼東公持節都督承制封拜一如廆故事皝自征遼東剋襄平仁所署居就令劉程以城降新昌人張衡執縣宰以降於是斬仁所置守宰分徙遼東大姓於棘城置和陽武次西樂三縣而歸咸康初遣封奕襲宇文別部涉奕于大獲而還涉奕于率騎追戰于渾水又敗之皝將乘海討仁羣下咸諫以海道危阻宜從陸路皝曰舊海水無凌自仁反已來凍合者三矣昔漢光武因滹沱之冰以濟大業天其或者欲吾乘此而剋之乎吾計決矣有沮謀者斬乃率三軍從昌黎踐凌而進仁不虞皝之至也軍去平郭七里候騎乃告仁狼狽出戰爲皝所擒殺仁而還立藉田於朝陽門東置官司以主之段遼遣其將李詠夜襲武興遇雨引還都尉張萌追擊擒詠段蘭擁衆數萬屯于曲水亭將攻柳城宇文歸入寇安晉爲蘭聲援皝以步騎五萬擊之師次柳城蘭歸皆遁遣封奕率輕騎追擊敗之收其軍實館穀二旬而還謂諸將曰二虜恥無功而歸必復重至宜於柳城左右設伏以待之遣封奕率騎潛于馬兜山諸道俄而遼騎果至奕夾擊大敗之斬其將榮保遣兼長史劉斌郎中令陽景送徐孟等歸于京師使其世子儁伐段遼諸城封奕攻宇文別部皆大捷而歸立納諫之木以開讜言之路後徙昌黎郡築好城於乙連東使將軍蘭勃戍之以逼乙連又城曲水以爲勃援乙連飢甚段遼輸之粟蘭勃要擊獲之遼遣將屈雲攻興國與皝將慕容遵大戰於五官水上雲敗斬之盡俘其衆封奕等以皝任重位輕宜稱燕王皝於是以咸康三年僭卽王位赦其境內以封奕爲國相韓壽爲司馬裴開陽騖王寓李洪杜羣宋該劉瞻石琮皇甫眞陽協宋晃平熙張泓等並爲列卿將帥起文昌殿乘金根車駕六馬出入稱警蹕以其妻段氏爲王后世子儁爲太子皆如魏武晉文輔政故事皝以段遼屢爲邊患遣將軍宋回稱藩于石季龍請師討遼季龍於是總衆而至皝率諸軍攻遼令支以北諸城遼遣其將段蘭來距大戰敗之斬級數千掠五千餘戶而歸季龍至徐無遼奔密雲山季龍進入令支怒皝之不會師也進軍擊之至于棘城戎卒數十萬四面進攻郡縣諸部叛應季龍者三十六城相持旬餘左右勸皝降皝曰孤方取天下何乃降人乎遣子恪等率騎二千晨出擊之季龍諸軍驚擾棄甲而遁恪乘勝追之斬獲三萬餘級築戍凡城而還段遼遣使詐降於季龍請兵應接季龍遣其將麻秋率衆迎遼恪伏精騎七千於密雲山大敗之獲其司馬陽裕將軍鮮于亮擁段遼及其部衆以歸帝又遣使進皝爲征北大將軍幽州牧領平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增邑萬戶持節都督單于公如故皝前軍帥慕容評敗季龍將石成等于遼

西斬其將呼延晃張支掠千餘戶以歸段遼謀叛皝誅之季龍又使石成入攻凡城不剋進陷廣城皝雖稱燕王未有朝命乃遣其長史劉祥獻捷京師兼言權假之意并請大舉討平中原又聞庾亮薨弟冰翼繼爲將相乃表曰臣究觀前代昏明之主若能親賢並建則政致升平若親黨后族必有傾辱之禍是以周之申伯號稱賢舅以其身藩于外不握朝權降及秦昭足爲令主委信二舅幾至亂國逮于漢武推重田蚡萬幾之要無不決之及蚡死後切齒追恨成帝闇弱不能自立內惑豔妻外恣五舅卒令王莽坐取帝位每覽斯事孰不痛惋設使舅氏賢若穰侯王鳳則但聞有二臣不聞有二主若其不才則有竇憲梁冀之禍凡此成敗亦既然矣苟能易軌可無覆墜陛下命世天挺當隆晉道而遭國多難殷憂備嬰追述往事至今楚灼迹其所由實因故司空亮居元舅之尊勢業之重執政裁下輕侮邊將故令蘇峻祖約不勝其忿遂致敗國至令太后發憤一旦升遐若社稷不靈人神無助豺狼之心當可極耶前事不忘後事之表而中書監左將軍冰等內執樞機外擁上將昆弟並列人臣莫疇陛下深敦渭陽冰等自宜引領臣常謂世主若欲榮顯舅氏何不封以藩國豐其祿賜限其勢利使上無偏優下無私論如此榮辱何從而生噂喈何辭而起往者惟亮一人宿有名望尚致世變況今居之者素無聞焉且人情易惑難以戶告縱令陛下無私於彼天下之人誰謂不私乎臣與冰等名位殊班出處懸邈又國之戚昵理應降悅以適事會臣獨矯抗此言者上爲陛下退爲冰計疾苟容之臣坐鑒得失顛而不扶焉用彼相昔徐福陳霍氏之戒宣帝不從至令忠臣更爲逆族良由察之不審防之無漸臣今所陳可謂防漸矣但恐陛下不明臣之忠不用臣之計事過之日更處焦爛之後耳昔王章劉向每上封事未嘗不指斥王氏故令二子或死或刑谷永張禹依違不對故容身苟免取譏於世臣被髮殊俗位爲上將夙夜惟憂罔知所報惟當外殄寇讎內盡忠規陳力輸誠以答國恩臣若不言誰當言者又與冰書曰君以椒房之親舅氏之昵總據樞機出內王命兼擁列將州司之位昆弟網羅顯布畿甸自秦漢以來隆赫之極豈有若此者乎以吾觀之若功就事舉必享申伯之名如或不立將不免梁竇之迹矣每覽史傳未嘗不寵恣母族使執權亂朝先有殊世之榮尋有負乘之累所謂愛之適足以爲害吾常忿歷代之主不盡防萌終寵之術何不業以一土之封令藩國相承如周之齊陳如此則永保南面之尊復何黜辱之憂乎竇武何進好善虛己賢士歸心雖爲閹豎所危天下嗟痛猶有能履以不驕圖國忘身故也方今四海有倒懸之急中夏逋僭逆之寇家有漉血之怨人有復讎之憾寧得安枕逍遙雅談卒歲耶吾雖寡德過蒙先帝列將之授以數郡之人尚欲并吞彊虜是以自頃迄今交鋒接刃一時務農三時用武而猶師徒不頓倉有餘粟敵人日畏我境日廣況乃王者之威堂堂之勢豈可同年而語哉冰見表及書甚懼以其絕遠非所能制遂與何充等奏聽皝稱燕王其年皝伐高句麗王釗乞盟而還明年釗遣其世子朝於皝初段遼之敗也建威翰奔于宇文歸自以威名夙振終不保全乃陽狂恣酒被髮歌呼歸信而不禁故得周遊自任至於山川形便攻戰要路莫不練之皝遣商人王車陰使察翰翰見車無言撫膺而已車還以白皝曰翰欲來也乃遣車遺翰弓矢翰乃竊歸駿馬攜其二子而還皝將圖石氏從容謂諸將曰石季龍自以安樂諸城守防嚴重城之南北必不設備今若詭路出其不意冀之北土盡可破也於是率騎二萬出蠮螉塞長驅至于薊城進渡武遂津入于高陽所過焚燒積聚掠徙幽冀三萬餘戶使陽裕唐柱等築龍城構宮廟改柳城爲龍城縣於是成帝使兼大鴻臚郭希持節拜皝侍中大都督河北諸軍事大將軍燕王其餘官皆如故封諸功臣百餘人咸康七年皝遷都龍城率勁卒四萬入自南陝以伐宇文高句麗又使翰及子垂爲前鋒遣長史王寓等勒衆萬五千從北置而進高句麗王釗謂皝軍之從北路也乃遣其弟武統精銳五萬距北置躬率弱卒以防南陝翰與釗戰于木底大敗之乘勝遂入丸都釗單馬而遁皝掘釗父利墓載其尸并其母妻珍寶掠男女五萬餘口焚其宮室毀丸都而歸明年釗遣使稱臣於皝貢其方物乃歸其父尸宇文歸遣其相國莫淺渾伐皝諸將請戰皝不許渾以皝爲憚之荒酒縱獵不復設備皝曰渾奢忿已甚今則可一戰矣遣翰率騎擊之渾大敗僅以身免盡俘其衆皝躬巡郡縣勸課農桑起龍城宮闕尋又率騎二萬親

伐宇文歸以翰及垂為前鋒歸使其驍將涉弈于盡眾距翰皝馳遣謂翰曰弈于雄悍宜小避之待虜勢驕然後取也翰曰歸之精銳盡於此今若剋之則歸可不勞兵而滅弈于徒有虛名其實易與耳不宜縱敵挫吾兵氣於是前戰斬弈于盡俘其眾歸遁遁漠北皝開地千餘里徙其部人五萬餘落於昌黎改涉弈于城為威德城行飲至之禮論功行賞各有差以牧牛給貧家田于苑中公收其八二分入私有牛而無地者亦田苑中公收其七三分入私皝記室參軍封裕諫曰臣聞聖王之宰國也薄稅而藏于百姓分之以三等之田十一而稅之寒者衣之飢者食之使家給人足雖水旱而不為災者何也高選農官務盡勸課人治周田百畝亦不假牛力力田者受旌顯之賞惰農者有不齒之罰又量事置官量官置人使官必稱須人不虛位度歲入多少裁而祿之供百寮之外藏之太倉三年之耕餘一年之粟以斯而積公用於何不足水旱其如百姓何雖務農之令屢發二千石令長莫有志勤在公銳盡地利者故漢祖知其如此以墾田不實徵殺二千石以十數是以明章之際號次升平自永嘉喪亂百姓流亡中原蕭條千里無煙飢寒流隕相繼溝壑先王以神武聖略保全一方威以殄姦德以懷遠故九州之人塞表殊類襁負萬里若赤子之歸慈父流人之多舊土十倍有餘人殷地狹故無田者十有四焉殿下以英聖之資克廣先業南摧彊趙東滅句麗開境三千戶增十萬繼武闡廣之功有高西伯宜省罷諸苑以業流人人至而無貲產者賜之以牧牛人既殿下之人牛豈失乎善藏者藏於百姓若斯而已矣邇者深副樂土之望中國之人皆將壺飧奉迎石季龍誰與居乎且魏晉雖道消之世猶削百姓不至於七八持官牛田者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與官中分百姓安之人皆悅樂臣猶曰非明王之道而況增乎且水旱之厄堯湯所不免王者宜濬治溝澮循鄭白西門史起溉灌之法旱則決溝為雨水則入于溝瀆上無雲漢之憂下無昏墊之患句麗百濟及宇文段部之人皆兵勢所徙非如中國慕義而至咸有思歸之心今戶垂十萬狹湊都城恐方將為國家所害宜分其兄弟宗屬徙于西境諸城撫之以恩檢之以法使不得散在居人知國之虛實今中原未平資畜宜廣官司猥多游食不少一夫不耕歲受其飢必取於耕者而食之一人食一人之力游食數萬損亦如之安可以家給人足治致升平殿下降覽古今之事多矣政之巨患莫甚於斯其有經略出世才稱時求者自可隨須置之列位非此已往其耕而食蠶而衣亦天之道也殿下聖性寬明思言若渴故人盡芻蕘有犯無隱前者參軍王憲大夫劉明並竭忠獻款以貢至言雖頗有逆鱗意在無責主者奏以妖言犯上致之於法殿下慈弘苞納恕其大辟猶削黜禁錮不齒於朝其言是也殿下固宜納之如其非也宜亮其狂狷罪諫臣而求直言亦猶北行詣越豈有得邪右長史宋該等阿媚苟容輕劾諫士已無骨鯁嫉人有之掩閉耳目不忠之甚四業者國之所資教學者有國盛事習戰務農尤其本也百工商賈猶其末耳宜量軍國所須置其員數已外歸之於農教之戰法學者三年無成亦宜還之於農不可徒充大員以塞聰儁之路臣之所言當也願時速施行非也登加罪戮使天下知朝廷從善如流罰惡不淹王憲劉明忠臣也願宥忤鱗之愆收其藥石之效皝乃令曰覽封記室之諫孤實懼焉君以黎元為國黎元以穀為命然則農者國之本也而二千石令長不遵孟春之令惰農弗勸宜以尤不修闕者措之刑法肅厲屬城主者明詳推檢具狀以聞苑囿悉可罷之以給百姓無田業者貧者全無資產不能自存各賜牧牛一頭若私有餘力樂取官牛墾官田者其依魏晉舊法溝洫溉灌有益官司主者量造務盡水陸之勢中州未平兵難不息勳誠既多官僚不可以減也待剋平凶醜徐更議之百工商賈數四佐與列將速定大員餘者還農學生不任訓教者亦除員錄夫人臣關言於人主至難也妖妄不經之事皆應蕩然不問擇其善者而從之王憲劉明雖其罪應禁黜亦由孤之無大量也可悉復本官仍居諫司封生蹇蹇深得王臣之體詩不云乎無言不酬其賜錢五萬明宣內外有欲陳孤過者不拘貴賤勿有所諱時有黑龍白龍各一見于龍山皝親率羣僚觀之去龍二百餘步祭以太牢二龍交首嬉翔解角而去皝大悅還宮赦其境內號新宮曰和龍立龍翔佛寺于山上賜其大臣子弟為官學生者號高門生立東庠于舊宮以行鄉射之禮每月臨觀考試優劣皝雅好文籍勤於講授學徒甚盛至千餘人親

造太上章以代急就，又著典誡十五篇，以教冑子。慕容恪攻高句麗南蘇，剋之，置戍而還。三年，遣其世子儁與恪率騎萬七千東襲扶餘，剋之，虜其王及部衆五萬餘口以還。皝親臨東庠考試學生，其經通秀異者，擢充近侍。以久旱，丐百姓田租。罷成周、冀陽、營丘等郡。以勃海人為興集縣，河間人為寧集縣，廣平、魏郡人為興平縣，東萊、北海人為育黎縣，吳人為吳縣，悉隸燕國。皝畋于西鄙，將濟河，見一父老，服朱衣，乘白馬，舉手麾皝曰：「此非獵所，王其還也。」祕之不言。遂濟河，連日大獲。後見白兔，馳射之，馬倒被傷，乃說所見。輦而還宮，引儁屬以後事。以永和四年死，在位十五年，時年五十二。儁僭號，追諡文明皇帝。

慕容翰字元邕，廆之庶長子也。性雄豪，多權略，猿臂工射，膂力過人。廆甚奇之，委以折衝之任。行師征伐，所在有功，威聲大振，為遠近所憚。作鎮遼東，高句麗不敢為寇。善撫接，愛儒學，自士大夫至於卒伍，莫不樂而從之。及奔段遼，深為遼所敬愛。柳城之敗，段蘭欲乘勝深入，翰慮成本國之害，詭說於蘭，蘭遂不進。後石季龍征遼，皝親將三軍略令支以北，遼議欲追之，翰知皝躬自總戎，戰必剋勝，乃謂遼曰：「今石氏向至，方對大敵，不宜復以小小為事。燕王自來，士馬精銳。兵者凶器，戰有危慮，若其失利，何以南禦乎！」蘭怒曰：「吾前聽卿誑說，致成今患，不復入卿計中矣。」乃率衆追皝，蘭果大敗。翰雖處讎國，因事立忠，皆此類也。及遼奔走，翰又北投宇文歸。既而逃歸，歸乃遣勁騎百餘追之。翰遙謂追者曰：「吾既思戀而歸，理無反面。吾之弓矢，汝曹足知，無為相逼，自取死也。吾處汝國久，恨不殺汝。汝可百步豎刀，吾射中者，汝便宜反；不中者，可來前也。」歸騎解刀豎之，翰一發便中刀鐶，追騎乃散。既至，皝甚加恩禮。建元二年，從皝討宇文歸，臨陣為流矢所中，臥病積時。後疾漸愈，於其家中騎馬自試，或有人告翰私習騎，疑為非常。皝素忌之，遂賜死焉。翰臨死謂使者曰：「翰懷疑外奔，罪不容誅，不能以骸骨委賊庭，故歸罪有司。天慈曲愍，不肆之市朝，今日之死，翰之生也。但逆胡跨據神州，中原未靖，翰常剋心自誓，志吞醜虜，上成先王遺旨，下謝山海之責。不圖此心不遂，沒有餘恨，命也奈何！」仰藥而死。

陽裕

陽裕字士倫，右北平無終人也。少孤，兄弟皆早亡，單煢獨立，雖宗族無能識者，惟叔父耽幼而奇之，曰：「此兒非惟吾門之標秀，乃佐時之良器也。」刺史和演辟為主簿。王浚領州，轉治中從事，忌而不能任。石勒既剋薊城，問棗嵩曰：「幽州人士誰最可者？」嵩曰：「燕國劉翰，德素長者；北平陽裕，幹事之才。」勒曰：「若如君言，王公何以不任？」嵩曰：「王公由不能任，所以為明公擒也。」勒方任之，裕乃微服潛遁。時鮮卑單于段眷為晉驃騎大將軍、遼西公，雅好人物，虛心延裕。裕謂友人成泮曰：「仲尼喜佛肸之召，以匏瓜自喻，伊尹亦稱何事非君，何使非民，聖賢尚如此，況吾曹乎！眷今召我，豈徒然哉！」泮曰：「今華夏分崩，九州幅裂，軌跡所及，易水而已。欲偃蹇考槃，以待通者，俟河之清也。人壽幾何，古人以為白駒之歎。少游有云，郡掾足以蔭後，況國相乎！卿追蹤伊孔，抑亦知幾其神也。」裕乃應之，拜郎中令、中軍將軍，處上卿位。歷事段氏五主，甚見尊重。段遼與皝相攻，裕諫曰：「臣聞親仁善鄰，國之寶也。慕容與國世為婚姻，且皝令德之主，不宜連兵構怨，凋殘百姓。臣恐禍害之興，將由於此。願兩追前失，通款如初，使國家有太山之安，蒼生蒙息肩之惠。」遼不從。出為燕郡太守。石季龍剋令支，裕以郡降，拜北平太守，徵為尚書左丞。段遼之請迎於季龍也，裕以左丞相領征東麻秋司馬。秋敗，裕為軍人所執，將詣皝，皝素聞裕名，即命釋其囚，拜郎中令，遷大將軍左司馬。東破高句麗，北滅宇文歸，皆豫其謀，皝甚器重之。及遷都和龍，裕雅有巧思，皝所制城池宮闕，皆裕之規模。裕雖仕皝日近，寵秩在舊人之右，性謙恭清儉，剛簡慈篤，雖歷居朝端，若布衣之士。士大夫流亡羇絕者，莫不經營收葬，存恤孤遺，士無賢不肖，皆傾身待之，是以所在推仰。初范陽盧諶每稱之曰：「吾及晉之清平，歷觀朝士多矣，忠清簡毅，篤信義烈，如陽士倫者，實亦未幾。」及死，皝甚悼之，時年六十二。

晉書卷一百九

晉書卷一百九考證

慕容皝載記南摧彊越東誠句驪開境三千○一本開境三千上有北取宇文四字。

晉書卷一百九考證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載記第十

慕容儁 韓恆 李產 產子績

慕容儁字宣英皝之第二子也初廆常言吾積福累仁子孫當有中原既而生儁廆曰此兒骨相不恆吾家得之矣及長身長八尺二寸姿貌魁偉博觀圖書有文武幹略皝為燕王拜儁假節安北將軍東夷校尉左賢王燕王世子皝死永和五年僭即燕王位依春秋列國故事稱元年赦于境內是時石季龍死趙魏大亂儁將圖兼并之計以慕容恪為輔國將軍慕容評為輔弼將軍陽騖為輔義將軍慕容垂為前鋒都督建鋒將軍簡精卒二十餘萬以待期是歲穆帝使謁者陳沉拜儁為使持節侍中大都督都督河北諸軍事幽冀并平四州牧大將軍大單于燕王承制封拜一如廆皝故事明年儁率三軍南伐出自盧龍次于無終石季龍幽州刺史王午棄城走留其將王佗守薊儁攻陷其城斬佗因而都之徙廣甯上谷人于徐無代郡人于凡城而還及冉閔殺石祗僭稱大號遣其使人常煒聘於儁儁引之觀下使其記室封裕詰之曰冉閔養息常才負恩篡逆有何祥應而僭稱大號煒曰天之所興其致不同狼烏紀于三王麟龍表于漢魏寡君應天馭歷能無祥乎且用兵殺伐哲王盛典湯武親行誅放而仲尼美之魏武養於宦官莫知所出衆不盈旅遂能終成大功暴胡酷亂蒼生屠膾寡君奮劍而誅除之黎元獲濟可謂功格皇天勳侔高祖恭承乾命有何不可裕曰石祗去歲使張舉請救云璽在襄國其言信不又聞閔鑄金為己象壞而不成奈何言有天命煒曰誅胡之日在鄴者略無所遺璽何從而向襄國此求救之辭耳天之神璽實在寡君且妖孽之徒欲假奇眩衆或改作萬端以神其事寡君今已握乾符類上帝江海懸諸掌大業集于身何所求慮而取信此乎鑄形之事所未聞也儁既銳信舉言又欣於閔鑄形之不成也必欲審之乃積薪置火於其側命裕等以意喻之煒神色自若抗言曰結髮已來尚不欺庸人況千乘乎巧詐虛言以救死者使臣所不為也直道受戮死自分耳益薪速火君之大惠左右勸儁殺之儁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此亦人臣常事遂赦之遣慕容恪略地中山慕容評攻王午于魯口恪次唐城冉閔將白同中山太守侯龕固守不下恪留其將慕容彪攻之進討常山評次南安王午遣其將鄭生距評評逆擊斬之侯龕踰城出降恪進剋中山斬白同儁軍令嚴明諸將無所犯閔章武太守賈堅率郡兵邀評戰于高城擒堅於陣斬首三千餘級是歲丁零翟鼠及冉閔將劉準等率其所部降于儁封鼠歸義王拜準左司馬時鮮卑段勤初附於儁其後復叛儁遣慕容恪及相國封弈討冉閔於安喜慕容垂討段勤于繹幕儁如中山為二軍聲勢閔懼奔于常山恪追及於泒水閔威名素振衆咸憚之恪謂諸將曰閔師老卒疲實為難用加其勇而無謀一夫之敵耳雖有甲兵不足擊也吾今分軍為三部掎角以待之閔性輕銳又知吾軍勢非其敵必出萬死衝吾中軍吾今貫甲厚陣以俟其至諸軍但厲卒從旁須其戰合夾而擊之蔑不剋也及戰敗之斬首七千餘級擒閔送之斬於龍城恪屯軍呼沱閔將蘇亥遣其將金光率騎數千襲恪恪逆擊斬之亥大懼奔于并州恪進據常山段勤懼而請降遂進攻鄴閔將蔣幹閉城距守儁又遣慕容評等率騎一萬會攻鄴是時鸞巢于儁正陽殿之西椒生三雛項上有豎毛凡城獻異鳥五色成章儁謂羣寮曰是何祥也咸稱鸞者燕鳥也首有毛冠者言大燕龍興冠通天章甫之象也巢正陽西椒者言至尊臨軒朝萬國之徵也三子者數應三統之驗也神鳥五色言聖朝將繼五行之籙以御四海者也儁覽之大悅既而蔣幹率銳卒五千出城挑戰慕容評等擊敗之斬首四千餘級幹單騎還鄴於是羣臣勸儁稱尊號儁答曰吾本幽漠射獵之鄉被髮左衽之俗歷數之籙寧有分邪卿等苟相褒舉以覬非望實匪寡德所宜聞也慕容恪封弈討王午于魯口降之尋而慕容評攻剋鄴城送冉閔妻子僚屬及其文物于中山先是蔣幹以傳國璽送于建鄴儁欲神其事業言歷運在己乃詐云閔妻得之以獻賜號曰奉璽君因以永和八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建元曰元璽署置百官以封弈為太尉慕容恪為侍中陽騖為尚書令皇甫真為尚書左僕射張希為尚書右僕射宋活為中書監韓恆為中書令其餘封授各有差追尊廆

為高祖武宣皇帝皝為太祖文明皇帝時朝廷遣使詣儁儁謂使者曰汝還白汝天子我承人乏為中國所推已為帝矣初石季龍使人探策于華山得玉版文曰歲在申酉不絕如綫歲在壬子真人乃見及此燕人咸以為儁之應也改司州為中州置司隸校尉官羣下言大燕受命上承光紀黑精之君運歷傳屬代金行之后宜行夏之時服周之冕旗幟尚黑牲牡尚玄儁從之其從行文武諸藩使人及登號之日者悉增位三級派河之師守鄴之軍下及戰士賜各有差臨陣戰亡者將士加贈二等士卒復其子孫殿中舊人皆隨才擢敘立其妻可足渾氏為皇后世子曄為皇太子晉寧朔將軍榮胡以彭城魯郡叛降于儁常山人李犢聚衆數千反于普壁壘儁遣慕容恪率衆討降之初冉閔既敗王午自號安國王午既死呂護復襲其號保于魯口恪進討走之遣前軍悅綰追及于野王悉降其衆姚襄以梁國降于儁以慕容評為都督秦雍益梁江揚荊徐兗豫十州河南諸軍事權鎮于洛水慕容彊為前鋒都督都督荊徐二州緣淮諸軍事進據河南儁自和龍至薊城幽冀之人以為東遷互相驚擾所在屯結其下請討之儁曰羣小以朕東巡故相惑耳今朕既至尋當自定然不虞之備亦不可不為於是令內外戒嚴苻生河內太守王會黎陽太守韓高以郡歸儁晉蘭陵太守孫黑濟北太守高柱建興太守高瓮各以郡叛歸于儁初儁車騎大將軍范陽公劉寧屯據薊城降于苻氏至此率戶二千詣薊歸罪拜後將軍高句麗王釗遣使謝恩貢其方物儁以釗為營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營州刺史封樂浪公王如故儁給事黃門侍郎申胤上言曰夫名尊禮重先王之制冠冕之式代或不同漢以蕭曹之功有殊羣辟故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世無其功則禮宜闕也至於東宮體此為儀魏晉因循制不納舃今皇儲過謙準同百寮禮卑逼下有違朝式太子有統天之重而與諸王齊冠遠遊非所以辨章貴賤也祭饗朝慶宜正服袞衣九文冠冕九旒又仲冬長至太陰數終黃鍾產氣綿微於下此月閉關息旅后不省方禮記曰是月也事欲靜君子齊戒去聲色唯周官有天子之南郊從八能之說或以有事至靈非朝饗之節故有樂作之理王者慎微禮從其重前來二至闕鼓不宜有設今之鏗鏘蓋以常儀二至之禮事殊餘節擬動金聲驚越神氣施之宜羨實為未盡又朝服雖是古禮絳褠始於秦漢迄於今代遂相仍準朔望正旦乃具袞舃禮諸侯旅見天子不得終事者三雨沾服失容其在一焉今或朝日天雨未有定儀禮貴適時不在過恭近以地濕不得納舃而以袞襆改履案言稱朝服所以服之而朝一體之間上下二制或廢或存實乖禮意大燕受命侔蹤虞夏諸所施行宜損益定之以為皇代永制儁曰其劍舃不趨事下太常參議太子服袞冕冠九旒超級逼上未可行也冠服何容一施一廢皆可詳定初段蘭之子龕因冉閔之亂擁衆東屯廣固自號齊王稱藩于建鄴遣書抗中表之儀非儁正位儁遣慕容恪慕容塵討之恪既濟河龕弟羆驍勇有智計言於龕曰慕容恪善用兵加其衆旅既盛恐不可抗也若頓兵城下雖復請降懼終不聽王但固守羆請率精銳距之若其戰捷王可馳來追擊使虜匹馬無反如其敗也遽出請降不失千戶侯也龕弗從羆固請行龕怒殺之率衆三萬來距恪恪遇龕於濟水之南與戰大敗之遂斬其弟欽盡俘其衆恪進圍廣固諸將勸恪宜急攻之恪曰軍勢有宜緩以剋敵有宜急而取之若彼我勢均且有彊援慮腹背之患者須急攻之以速大利如其我彊彼弱外無寇援力足制之者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斃兵法十圍五攻此之謂也龕恩結賊黨衆未離心濟南之戰非不銳也但其用之無術以致敗耳今憑固天險上下同心攻守勢倍軍之常法若其促攻不過數旬剋之必矣但恐傷吾士衆自有事已來卒不獲寧吾每思之不覺忘寢亦何宜輕殘人命乎當持久以取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乃築室反耕嚴固圍壘龕所署徐州刺史王騰索頭單于薛雲降于恪段龕之被圍也遣使詣建鄴請救穆帝遣北中郎將荀羨赴之憚虜彊遲延不敢進攻破陽都斬王騰以歸恪遂剋廣固以龕為伏順將軍徙鮮卑胡羯三千餘戶于薊留慕容塵鎮廣固恪振旅而歸儁太子曄死偽謚獻懷升平元年復立次子暐為皇太子赦其境內改元曰光壽遣其撫軍慕容垂中軍慕容虔與護軍平熙等率步騎八萬討丁零敕勒于塞北大破之俘斬十餘萬級獲馬十三萬匹牛羊億餘萬初廆有駿馬曰赭白有奇相逸力石季龍之伐棘城也皝將出避難欲乘之馬悲鳴蹀齧人莫能近皝

曰此馬見異先朝孤常仗之濟難今不欲者蓋先君之意乎乃止季龍尋遣戴
登奇之至是四十九歲矣而駿逸不虧儁比之於鮑氏驄命鑄銅以圖其象親
爲銘贊鐫其傍置之薊城東掖門是歲象成而馬死匈奴單于賀賴頭率部
落三萬五千降于儁拜寧西將軍雲中郡公處之于代郡平舒城晉太山太守
諸葛攸伐其東郡儁遣慕容恪距戰王師敗績北中郎將謝萬先據梁宋懼而
遁歸恪進兵入寇河南汝潁譙沛皆陷置守宰而還儁自薊城遷于鄴赦其境
內繕修宮殿復銅雀臺廷尉監常煒上言大燕雖革命創制至於朝廷銓謨亦
多因循魏晉唯祖父不殯葬者獨不聽官身清朝斯誠王教之首不刊之式然
禮貴適時世或損益是以高祖制三章之法而秦人安之自頃中州喪亂連兵
積年或遇傾城之敗覆軍之禍坑師沉卒往往而然孤孫煢子十室而九兼三
方岳峙父子異邦存亡吉凶杳成天外或便假一時或依嬴博之制孝子糜身
無補順孫心喪靡及雖招魂虛葬以敍罔極之情又禮無招葬之文令不此載
若斯之流抱琳瑯而無申懷英才而不齒誠可痛也恐非明揚側陋務盡時珍
之道吳起二陳之疇終將無所展其才幹漢祖何由免於平城之圍郅支之首
何以懸於漢關謹案戊辰詔書蕩清瑕穢與天下更始以明維新之慶五六年
閒尋相違伐於則天之體臣竊未安儁曰煒宿德碩儒練明刑法覽其所陳良
足採也今六合未寧喪亂未已又正當搜奇拔異之秋未可才行兼舉且除此
條聽大同更議使昌黎遼東二郡營起廆廟范陽燕郡構皝廟以其護軍平熙
領將作大匠監造二廟焉苻堅平州刺史劉特率戶五千降于儁河閒李黑聚
衆千餘攻掠州郡殺棗彊令衞顏儁長樂太守傅顏討斬之常山大樹自拔根
下得璧七十珪七十三光色精奇有異常玉儁以爲嶽神之命遣其尙書郎段
勤以太牢祀之初冉閔之僭號也石季龍將李歷張平高昌等並率其所部稱
藩於儁遣子入侍既而投款建鄴結援苻堅並受爵位羈縻自固雖貢使不絕
而誠節未盡呂護之走野王也遣弟奉表謝罪於儁拜寧南將軍河內太守又
上黨馮鴦自稱太守附於張平平屢言之儁以平故赦其罪以爲京兆太守護
鴦亦陰通京師張平跨有新興鴈門西河太原上黨上郡之地壘壁三百餘胡

晉十餘萬戶遂拜置征鎮爲鼎峙之勢儁遣其司徒慕容評討平領軍慕輿根
討鴦司空陽騖討昌撫軍慕容臧攻壓幷州壘壁降者百餘所以尙書右僕射
悅綰爲安西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幷州刺史以撫之平所署征西諸葛驤鎮
北蘇象寧東喬庶鎮南石賢等率壘壁百三十八降于儁儁大悅皆復其官爵
既而平率衆三千奔于平陽鴦奔于野王歷走滎陽昌奔邵陵悉降其衆儁于
是復圖入寇兼欲經略關西乃令州郡校閱見丁精覈隱漏率戶留一丁餘悉
發之欲使步卒滿一百五十萬期明年大集將進臨洛陽爲三方節度武邑劉
貴上書極諫陳百姓凋弊召兵非法恐人不堪命有土崩之禍幷陳時政不便
于時者十有三事儁覽而悅之付公卿博議事多納用乃改爲三五占兵寬戎
備一周悉令明年季冬赴集鄴都是歲晉將荀羨攻山茌拔之斬儁太山太守
賈堅儁青州刺史慕容塵遣司馬悅明救之羨師敗績復陷山茌儁立小學于
顯賢里以教胄子封其子泓爲濟北王沖爲中山王讌群臣於蒲池酒酣賦詩
因談經史語及周太子晉潸然流涕顧謂群臣曰昔魏武追痛倉舒孫權悼登
無已孤常謂二主鍾愛稱奇無大雅之體自曄亡已來孤鬢髮中白始知二主
有以而然卿等言曄定何如也孤今悼之得無貽怪將來乎其司徒左長史李
績對曰獻懷之在東宮臣爲中庶子既忝近侍聖質志業臣實不敢不知臣聞
道備無愆其唯聖人乎先太子大德有八未見闕也儁曰卿言亦以過矣然試
言之績曰至孝自天性與道合此其一也聰敏慧悟機思若流此其二也沉毅
好斷理詣無幽此其三也疾諛亮物雅悅直言此其四也好學愛賢不恥下問
此其五也英姿邁古藝業超時此其六也虛襟恭讓尊師重道此其七也輕財
好施勤恤民隱此其八也儁泣曰卿雖褒譽然此兒若在吾死無憂也吾既不
能追蹤唐虞官天下以禪有德近模三王以世傳授景茂幼沖器藝未舉卿以
爲何如績曰皇太子天資岐嶷聖敬日躋而八德闕然二闕未補雅好游田娛
心絲竹所以爲損耳儁顧謂暐曰伯陽之言藥石之惠汝宜誡之因閔高年疾
苦孤寡不能自存者賜穀帛有差儁夜夢石季龍齧其臂寤而惡之命發其墓
剖棺出尸蹋而罵之曰死胡安敢夢生天子遣其御史中尉陽約數其殘酷之

界襲之棄于漳水諸葛攸又率水陸二萬討儁入自石門屯于河渚攸部將匡
超進據碻磝蕭館屯于新柵又遣督護徐冏率水軍三千泛舟上下爲東西聲
勢儁遣慕容評傅顏等統步騎五萬戰于東阿王師敗績塞北七國賀蘭涉勒
等皆降儁而儁寢疾謂慕容恪曰吾所疾惙然當恐不濟脩短命也復何所恨
但二寇未除景茂沖幼慮其未堪多難吾欲遠追宋宣以社稷屬汝恪曰太子
雖幼天縱聰聖必能勝殘刑措不可以亂正統也儁怒曰兄弟之閒豈虛飾也
恪曰陛下若以臣堪荷天下之任者寧不能輔少主乎儁曰若汝行周公之事
吾復何憂李績清方忠亮堪任大事汝善遇之是時兵集鄴城盜賊互起每夜
攻劫晨昏斷行於是寬常賦設奇禁賊盜有相告者賜奉車都尉捕誅賊首木
穀和等百餘人乃止升平四年儁死時年四十二在位十一年僞謚景昭皇帝
廟號烈祖墓號龍陵儁雅好文籍自初即位至末年講論不倦覽政之暇唯與
侍臣錯綜義理凡所著述四十餘篇性嚴重慎威儀未曾以慢服臨朝雖閑居
燕處亦無懈怠之色云

韓恆

韓恆字景山灌津人也父默以學行顯名恆少能屬文師事同郡張載載奇之
曰王佐才也身長八尺一寸博覽經籍無所不通永嘉之亂避地遼東廆既逐
崔毖復徙昌黎召見嘉之拜參軍事咸和中宋該等建議以廆立功一隅勤誠
王室位卑任重不足以鎭華夷宜表請大將軍燕王之號廆納之命群寮博議
咸以爲宜如該議恆駮曰自群胡乘閒人嬰荼毒諸夏蕭條無復綱紀明公忠
武篤誠憂勤社稷抗節孤危之中建功萬里之外終古勤王之義未之有也夫
立功者患信義不著不患名位不高故桓文有寧復一匡之功亦不先求禮命
以命諸侯宜繕甲兵候機會除群凶靖四海功成之後九錫自至且要君以求
寵爵者非爲臣之義也廆不平之出爲新昌令皝爲鎭軍復參軍事遷營丘太
守政化大行儁爲大將軍徵拜諮議參軍加揚烈將軍儁僭位將定五行次衆
論紛紜恆時疾在龍城儁召恆以決之恆未至而群臣議以燕宜承晉爲水德
既而恆至言於儁曰趙有中原非唯人事天所命也天實與之而人奪之臣竊
謂不可且大燕王迹始自於震於易震爲青龍受命之初有龍見於都邑城龍
爲木德幽契之符也儁初雖難改從終從恆議儁秘書監清河聶熊聞恆言乃
歎曰不有君子國何以興其韓令君之謂乎後與李產俱傳東宮從太子暐入
朝儁顧謂左右曰此二傅一代偉人未易雙也其見重如此

李產　子績

李產字子喬范陽人也少剛厲有志格永嘉之亂同郡祖逖擁衆部於南土力
能自固產遂往依之逖素好從橫弟約有大志產微知其旨乃率子弟十數人
閒行還鄉里仕於石氏爲本郡太守及慕容儁南征前鋒達郡界鄉人皆勸產
降產曰夫受人之祿當同其安危今若舍此節以圖存義士將謂我何衆潰始
詣軍請降儁嘲之曰卿受石氏寵任衣錦本鄉何故不能立功於時而反委質
乎烈士處身於世固當如是邪產泣曰誠知天命有歸非微臣所抗然犬馬爲
主豈忘自効但以孤窮勢屈致力無術僶俛歸死實非誠款儁嘉其慷慨顧謂
左右曰此真長者也乃擢用之歷位尚書性剛正好直言每至進見未曾不論
朝政之得失同輩咸憚焉儁亦敬其儒雅前後固辭年老不堪理劇轉拜太子
太保謂子績曰以吾之才而致於此始者之願亦已過矣不可復以西夕之年
取笑於來今也固辭而歸死於家子績
績字伯陽少以風節知名清辯有辭理弱冠爲郡功曹時石季龍親征段遼師
次范陽百姓饑儉軍供有闕季龍大怒太守惶怖避匿績進曰郡帶北裔與寇
接壤疆埸之閒人懷危慮聞輿駕親戎將除殘賊雖嬰兒白首咸思効命非唯
爲國亦自求寧雖身膏草野猶甘爲之敢有私吝而闕軍實但比年災儉家有
菜色困弊力屈無所取濟逋廢之罪情在可矜季龍見績年少有壯節嘉而恕
之於是太守獲免刺史王午辟爲主簿儁之南征也瞻午奔魯口鄧恆謂午曰
績鄉里在北父已降燕今雖在此終不爲用方爲人患午曰績於喪亂之中捐
家立義情節之重有侔古烈若被嫌害之必駭衆望恆乃止午恐績終爲恆所
害乃資遣之及到儁責其背親從至績答曰臣聞豫讓報智伯讎稱于前史既
言身所在何事非君陛下方弘唐虞之化臣實未謂歸順之晚也儁曰此亦事

主之一節耳累遷太子中庶子及暐立慕容恪欲以績爲尙書右僕射暐憾績往言不許恪屢請乃謂恪曰萬幾之事委之叔父伯陽一人暐請獨裁績遂憂死

晉書卷一百十

晉書卷一百十考證

慕容儁載記慕容垂討段勤于繹幕○垂一本作霸前燕錄儁僭號之三年四月命冀州刺史吳王霸徙治信都更名曰垂則霸乃垂之本名爾時猶未改也

絳構始於秦漢○構監本訛構今從本書禮志改正

時年四十二在位十一年○一本作時年五十三在位十二年綱目晉穆帝永和八年壬子十一月燕王儁稱皇帝至升平四年庚申卒凡九年若以嗣燕王位計之在戊申九月則爲十三年不知何以云十一年也若其年歲則不可考矣

晉書卷一百十考證

晉書卷一百十一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載記第十一

慕容暐

慕容暐字景茂儁第三子也初封中山王尋立爲太子及儁死羣臣欲立慕容恪恪辭曰國有儲君非吾節也於是立暐升平四年僭卽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元曰建熙尊其母可足渾氏爲皇太后以慕容恪爲太宰錄尙書行周公事慕容評爲太傅副贊朝政慕輿根爲太師慕容垂爲河南大都督征南將軍兗州牧荆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鎭梁國孫希爲安西將軍幷州刺史傅顏爲護軍將軍其餘封授各有差暐既庸弱國事皆委之於恪慕輿根自恃勳舊驕傲有無上之心忌恪之總朝權將伺隙爲亂乃言於恪曰今主上幼沖母后干政殿下宜慮楊駿諸葛元遜之變思有以自全且定天下者殿下之功也兄亡弟及先王之成制過山陵之後可廢主上爲一國王殿下踐尊位以建大燕無窮之慶恪曰公醉乎何言之悖也昔曹臧吳札並於家難之際猶曰爲君非吾節況今儲君嗣統四海無虞宰輔受遺奈何便有私議公忘先帝之言乎根大懼陳謝而退恪以告慕容垂垂勸恪誅之恪曰今新遭大凶二虜伺隙山陵未建而宰輔自相誅滅恐乖遠近之望且可容忍之根與左衞慕輿干潛謀誅恪及評因而篡位入白可足渾氏及暐曰太宰太傅將謀爲亂臣請率禁兵誅之以安社稷可足渾氏將從之暐曰二公國之親賢先帝所託終應無此未必非太師將爲亂也於是使其侍中皇甫真護軍傅顏收根等於禁中斬之大赦境內遣傅顏率騎二萬觀兵河南臨淮而還軍威甚盛初儁所署寧南將軍呂護據野王陰通京師穆帝以護爲前將軍冀州刺史儁死謀引王師襲鄴事覺暐使慕容恪等率衆五萬討之傅顏言於恪曰護窮寇假合王師既臨則上下喪氣曾不敢闚兵中路展其螳螂之心此則士卒攝魂敗亡之驗也殿下前以廣固天險守易攻難故爲長久之策今賊形便不與往同宜急攻之以省千金之費恪曰護老賊經變多矣觀其爲備之道未易卒平今圍之窮城樵採路絕內無蓄積外無彊援不過十旬其斃必矣何必遽殘士卒之命而趣一時之利哉吾嚴濬圍壘休養將卒以重官美貨閒而離之事淹勢窮其釁易動我則未勞而寇已斃此爲兵不血刃坐以制勝也遂列長圍守之護遣其將張興率勁卒七千出戰傅顏擊斬之自二月至八月而野王潰護南奔于晉悉降其衆尋復叛歸于暐暐待之如初因遣傅顏與護率衆據河陰顏北襲勅勒大獲而還護攻洛陽中流矢而死將軍段崇收軍北渡屯于野王暐遣其寧東慕容忠攻陷滎陽又遣鎭南慕容塵寇長平時晉冠軍將軍陳祐戍洛陽遣使請救帝遣桓溫援之興寧初暐復使慕容評寇許昌懸瓠陳城並陷之遂略汝南諸郡徙萬餘戶于幽冀暐豫州刺史孫興上疏請步卒五千先圖洛陽暐納之遣其太宰司馬悅希軍于盟津孫興分戍成皋以爲之聲援尋而陳祐率衆奔陸渾河南諸壘悉陷于希慕容恪攻陷金墉害揚威將軍沈勁以其左右中郎慕容筑爲假節征虜將軍洛州刺史鎭金墉慕容垂爲都督荆揚洛徐兗豫雍益涼秦等十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荆州牧配兵一萬鎭魯陽時暐境內多水旱慕容恪慕容評並稽首歸政請遜位還第曰臣以朽闇器非經國過荷先帝拔擢之恩又蒙陛下殊常之遇猥以輕才竊位宰錄不能上諧陰陽下釐庶政致使水旱愆和彝倫失序轅弱任重夕惕唯憂臣聞王者則天建國辨方正位司必量才官惟德舉台傅之重參理三光苟非其人則靈曜爲虧尸祿貽殃負乘招悔由來常道未之或差以姬旦之勳聖猶近則二公不悅遠則管蔡流言況臣等寵緣戚來榮非才授而可久點天官塵蔽賢路是以中年拜表披陳丹款聖恩齒舊未忍遐棄奄冉偷榮愆責彌厚自待罪鼎司歲餘辰紀忝冒宰衡七載于茲雖乃心經略而思不周務至令二方干紀跋扈未庭同文之詠有慚盛漢深乖先帝託付之規甚違陛下垂拱之義臣雖不敏竊聞君子之言敢忘虞丘避賢之美輒循兩疏知止之分謹送太宰大司馬太傅司徒章綬惟垂昭許暐曰朕以不天早傾乾覆先帝所託唯在二公二公懿親碩德勳高魯衞翼贊王室輔導朕躬寬慈惠和坐而待旦虔誠夕惕美亦至矣故能外掃羣凶內清九土四海晏如政和時洽雖宗廟社稷之靈抑亦公之力也今關右有未賓之氐江吳有遺

燈之虞方賴謀猷混寧六合豈宜虛己謙沖以違委任之重王其割二疏獨善之小以成公旦復袞之大恪評等固請致政暐曰夫建德者必以終善為名位命者則以功成為效公與先帝開構洪基膺天明命將廓夷羣醜紹復隆周之迹災會橫流乾光墜曜朕以眇躬猥荷大業不能上成先帝遺志致使二虜遊魂所以功未成也豈宜沖退且古之王者不以天下為榮憂四海若荷擔然後仁讓之風行則比屋而可封今道化未純鯨鯢未殄宗社之重非唯朕身公所憂也當思所以寧濟兆庶靖難敦風垂美將來侔蹤周漢不宜崇飾常節以違至公遂斷其讓表恪評等乃止暐鍾律郎郭欽奏議以暐承石季龍水為木德暐從之太和元年暐遣撫軍慕容厲攻晉太山太守諸葛攸攸奔于淮南厲悉陷兗州諸郡置守宰而還慕容恪有疾深慮暐政不在己慕容評性多猜忌大司馬之位不能允授人望乃召暐兄樂安王臧謂之曰今勁秦跋扈彊吳未賓二寇並懷進取但患事之無由耳夫安危在得人國興在賢輔若能推才任忠和同宗盟則四海不足圖二虜豈能為難哉吾以常才受先帝顧託之重每欲掃平關隴蕩一甌吳庶嗣成先帝遺志謝憂責于當年而疾固彌留恐此志不遂所以歿有餘恨也吳王天資英傑經略超時司馬職統兵權不可以失人吾終之後必以授之若以親疎次第不以授汝當以授沖汝等雖才識明敏然未堪多難國家安危實在于此不可昧利忘憂以致大悔也又以告評月餘而死其國中皆痛惜之先是晉南陽督護趙弘以宛降于暐暐遣其南中郎將趙盤自魯陽戍宛至此晉右將軍桓豁攻宛拔之趙盤退奔魯陽豁遣輕騎追盤及於雉城大戰敗之執盤戍宛而歸苻堅將苻庾據陝降于暐時有圖書云燕馬當飲渭水堅恐暐乘釁入關大懼乃盡精銳以備華陰暐羣下議欲遣兵救庾因圖關右慕容評素無經略又受苻堅間貨沮議曰秦雖有難未易可圖朝廷雖明豈如先帝吾等經略又非太宰之匹終不能平秦也但可閉關息旅保寧疆埸足矣暐魏尹慕容德上疏曰先帝應天順時受命革代方以文德懷遠以一六合神功未就奄忽升遐昔周文既沒武王嗣興伏惟陛下則天比德揆聖齊功方闡崇乾基纂成先志逆氐僭據關隴號同王者惡積禍盈自相疑戮釁起蕭牆勢分四國投誠請援旬日相尋豈非凶運將終數歸有道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機之上也今秦土四分可謂弱矣時來運集天贊我也天與不取反受其殃吳越之鑒我之師也宜應天人之會建牧野之旗命皇甫真引并冀之眾徑趣蒲阪臣垂引許洛之兵馳解護圍太傅總京都武旅為二軍後繼飛檄三輔仁聲先路獲城即侯微功必賞此則鬱槃待時之雄抱志未申之傑必岳峙灞上雲屯隴下天羅既張內外勢合區區僭豎不走則降大同之舉今其時也願陛下獨斷聖慮無訪仁人暐覽表大悅將從之評固執不許乃止苻廋知評暐之無遠略恐救師弗至乃牋於慕容垂皇甫真曰苻堅王猛皆人傑也謀為燕患為日久矣今若乘機不赴恐燕之君臣將有甬東之悔垂得書私於真曰方為人患者必在於秦主上富於春秋未能留心政事觀太傅度略豈能抗苻堅王猛乎真曰然吾朝有云謀之不從可如何暐僕射悅綰言於暐曰太宰政尚寬和百姓多有隱附傳曰唯有德者可以寬臨眾其次莫如猛今諸軍營戶三分共貫風教陵弊威綱不舉宜悉罷軍封以實天府之饒肅明法令以清四海暐納之綰既定制朝野震驚出戶二十餘萬慕容評大不平尋賊綰殺之晉大司馬桓溫江州刺史桓沖豫州刺史袁真率眾五萬伐暐前兗州刺史孫元起兵應之溫部將檀玄攻胡陸執暐寧東慕容忠暐遣其將慕容厲與溫戰于黃墟厲師大敗單馬奔還高平太守徐翻以郡歸順溫前鋒朱序又破暐將傅顏于林渚溫軍大振次於枋頭暐懼謀奔和龍慕容垂曰不然臣請擊之若戰不捷走未晚也乃以垂為使持節南討大都督慕容德為征南將軍率眾五萬距溫使其散騎侍郎樂嵩乞師於苻堅堅遣將軍苟池率眾二萬出自洛陽師于穎川外為赴援內實觀隙有兼并之志矣慕容德屯于石門絕溫糧漕豫州刺史李邽率州兵五千斷溫饋運溫頻戰不利糧運復絕及聞堅師之至乃焚舟棄甲而退德率勁騎四千先溫至襄邑東伏於澗中與垂前後夾擊王師大敗死者三萬餘人苟池聞溫班師邀擊于譙溫眾又敗死者萬計垂既有大功威德彌振慕容評素不平之垂又言其將孫蓋等摧鋒陷銳宜論功超授評寢而不錄垂數以為言頗與評廷爭可足渾氏素惡垂毀其戰功遂與評謀殺垂

懼奔于苻堅先是暐使其黃門侍郎梁琛聘于堅琛還言於評曰秦揚兵講武運粟陝東以琛觀之無久和之理兼吳王西奔必有覬覦之計深宜備之評曰不然秦豈可受吾叛臣而不懷和好哉琛曰鄰國相并有自來矣況今並稱大號理無俱存苻堅機明好斷納善如流王猛有王佐之才銳於進取觀其君臣相得自謂千載一時桓溫不足為慮終為人患者其唯王猛乎暐評不以為虞皇甫真又陳其事曰苻堅雖聘使相尋託輔車為諭然抗均鄰敵勢同戰國明其甘於取利無慕善之心終不能守信存和以崇久要也頃來行人累續兼師出洛川夷險要害具之耳目觀虛實以措奸圖聽風塵而伺國隙者寇之常也又吳王外奔為之謀主伍員之禍不可不慮洛陽并州壺關諸城並宜增兵益守以防未兆暐召評而謀之評曰秦國小力弱杖我為援且苻堅庶幾善道終不納叛臣之言不宜輕自擾懼以動寇心也暐從之俄而堅遣其將王猛率眾伐暐攻慕容筑于金墉暐遣慕容臧率眾救之臧次滎陽猛部將梁成洛州刺史鄧羌與臧戰于石門臧師敗績死者萬餘遂相持于石門筑以救兵不至以金墉降于猛梁成又敗慕容臧斬首三千餘級獲其將軍楊璩臧遂城新樂而還桓溫之敗也歸罪于豫州刺史袁真真怒以壽陽降暐暐遣其大鴻臚溫統署真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領護南蠻校尉揚州刺史封宣城公未至而真統俱卒真黨朱輔立真子瑾為建威將軍豫州刺史以固壽陽時外則王師及苻堅交侵兵革不息內則暐母亂政評等貪冒政以賄成官非才舉羣下切齒焉其尚書左丞申紹上疏曰臣聞漢宣有言與朕共治天下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是以特重此選必妙盡英才莫不拔自貢士歷賓內外用能仁感猛獸惠致羣祥今者守宰或擢自匹夫兵將之間或因寵戚藉緣時會非但無聞於州閭亦不經于朝廷又無考績黜陟幽明貪惰為惡無刑戮之懼清勤奉法無爵賞之勸百姓窮弊侵賕無已兵士逋逃乃相招為賊盜風頹化替莫相糾擿且吏多則政煩由來常患今之見戶不過漢之一大郡而備置百官加之新立軍號兼重有過往時虛假名位廢棄農業公私驅擾人無聊生宜并官省職務勸農桑秦吳二虜僭僞一時尚能任道捐情肅諧偽部

況大燕累聖重光君臨四海而可奕政或虧取陵奸寇哉鄰之有善眾之所望我之不修役之願也秦吳狡猾地居形勝非唯守境而已乃有吞噬之心中州豐實戶兼二寇弓馬之勁秦晉所憚雲騎風馳國之常也而比赴敵後機兵不速濟者何也皆由賦法靡恆役之非道郡縣守宰每於差調之際無不舍越殷彊首先貧弱行留俱窘資贍無所人懷嗟怨遂致奔亡進闕供國之饒退離蠶農之要兵豈在多貴於用命宜嚴制軍科務先饒復習兵教戰使偏伍有常從戎之外足營私業父兄有陟岵之觀子弟懷孔邇之顧雖赴水火何所不從節儉約費先王格謨去華敦朴哲后恆憲故周公戒成王以畜財為本漢文以皁幃變俗孝景宮人弗過千餘魏武寵賜不盈十萬薄葬不墳儉以率下所以割肌膚之惠全百姓之力謹案後宮四千有餘僮侍廝養通兼十倍日費之重價盈萬金綺縠羅紈歲增常調戎器弗營奢玩是務今帑藏虛竭軍士無襜褕之賚宰相侯王迭以侈麗相尚風靡之化積習成俗臥薪之諭未足甚焉宜罷浮華非要之役峻明婚姻喪葬之條禁絕奢靡浮煩之事出傾宮之女均商農之賦公卿以下以四海為家信賞必罰綱維肅舉者溫猛之首可懸之白旗秦吳二主可以禮之歸命豈唯不復侵寇而已哉陛下若不遠追漢宗弋綈之模近崇先帝補衣之美臣恐頹風弊俗亦革變靡途中興之歌無以軫之絃詠又拓宇兼并不在一城之地控制戎夷者懷之以德今魯陽上郡重山之外雲陰之北四百有餘而未可以羈服塞表為平寇之基徒孤危託落令善附內駭宜攝就并豫以臨二河通接漕轂擬之丘使重晉陽之戍增南藩之兵戰守之備猶以千金之餌蓄力待時可一舉而滅如其虔劉送死侯入境而斷之可令匹馬不反非唯絕二賊闚𨵦乃是戢殄之要惟陛下覽焉暐不納苻堅又使王猛楊安率眾伐暐猛攻壺關安攻晉陽暐使慕容評等率中外精卒四十餘萬距之猛安進師潞川州郡盜賊大起鄴中多怪異暐憂懼不知所為乃召其使而問曰秦眾何如大師既出猛等能戰否或對曰秦國小兵弱豈王師之敵景略常才又非太傅之匹不足憂也黃門侍郎梁琛中書侍郎樂嵩進曰不然兵書之義計敵能鬬當以算取之若冀敵不鬬非萬全之道也慶鄭有云秦眾雖少戰

士倍我衆之多少非可問也且秦行師千里固戰是求何不戰之有乎暐不悅猛與評等相持評以猛懸軍遠入利在速戰議以持久制之猛乃遣其將郭慶率騎五千夜從間道起火高山燒評輜重火見鄴中評性貪鄙障固山泉賣樵鬻水積錢絹如丘陵三軍莫有鬭志暐遣其侍中蘭伊讓評曰王高祖之子也宜以宗廟社稷爲憂奈何不務撫養勳勞專以聚斂爲心乎府藏之珍貨朕豈與王愛之若寇軍冒進王持錢帛安所置也皮之不存毛將安傅錢帛可散之三軍以平寇凱旋爲先也評懼而與猛戰于潞川評師大敗死者五萬餘人評等單騎遁還猛遂長驅至鄴堅復率衆十萬會猛攻暐先是慕容桓以衆萬餘屯于沙亭爲評等後繼聞評敗引屯內黃堅遣將鄧羌攻信都桓率鮮卑五千退保和龍散騎侍郎徐蔚等率扶餘高句麗及上黨質子五百餘人夜開城門以納堅軍暐與評等數十騎奔于昌黎堅遣郭慶追及暐于高陽堅將巨武執暐將縛之暐曰汝何小人而縛天子武曰我梁山巨武受詔縛賊何謂天子邪遂送暐于堅堅詰其奔狀暐曰狐死首丘欲歸死于先人墳墓耳堅哀而釋之令還宮率文武出降郭慶遂追評桓于和龍桓殺其鎮東慕容亮而幷其衆攻其遼東太守韓稠于平州郭慶遣將軍朱嶷擊桓執而送之堅徙暐及其王公已下幷鮮卑四萬餘戶于長安封暐新興侯署爲尚書堅征壽春以暐爲平南將軍別部都督淮南之敗隨堅還長安既而慕容垂攻苻丕于鄴慕容沖起兵關中暐謀殺堅以應之事發爲堅所誅時年三十五及德僭稱尊號僞諡幽皇帝始廆以武帝太康六年稱公至暐四世暐在位二十一年以海西公太和五年滅通廆凡八十五年

慕容恪

慕容恪字玄恭皝之第四子也幼而謹厚沉深有大度母高氏無寵皝未之奇也年十五身長八尺七寸容貌魁傑雄毅嚴重每所言及輒經綸世務皝始異焉乃授之以兵數從皝征伐臨機多奇策使鎮遼東甚有威惠高句麗憚之不敢爲寇皝使恪與儁俱伐夫餘儁居中指授而已恪身當矢石推鋒而進所嚮輒潰皝將終謂儁曰今中原未一方建大事恪智勇俱濟汝其委之及儁嗣位彌加親任累戰有大功封太原王拜侍中假節大都督錄尚書儁寢疾引恪與慕容評屬以後事及暐之世總攝朝權初建鄴闕儁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恪尚存所憂方爲大耳慕輿根之就誅也內外危懼恪容止如常神色自若出入往還一人步從或有諫之者恪曰人情懷懼且當自安以靖之吾復不安則衆何瞻仰哉於是人心稍定恪虛襟待物諮詢善道量才處任使人不踰位朝廷謹肅進止有常度雖執權政每事必諮之於評罷朝歸第則盡心色養手不釋卷其百寮有過未嘗顯之自是庶寮化德稀有犯者恪之圍洛陽也秦中大震苻堅親將以備潼關軍迴乃定恪爲將不尚威嚴專以恩信御物務於大略不以小令勞衆軍士有犯法密縱舍之捕斬賊首以令軍營內不整似可犯而防禦甚嚴終無喪敗臨終暐親臨問以後事恪曰臣聞報恩莫大薦士版築猶可而況國之懿藩吳王文武兼才管蕭之亞陛下若任之以政國其少安不然臣恐二寇必有闚閫之計言終而死

陽騖

陽騖字士秋右北平無終人也父耽仕廆官至東夷校尉騖少清素好學器識沉遠起家爲平州別駕屢獻安時彊國之術事多納用廆甚奇之皝即王位遷左長史東西征伐參謀帷幄皝臨終謂儁曰陽士秋忠幹貞固可託付大事汝善待之儁之將圖中原也騖制勝之功亞於慕容恪暐既嗣僞位申以師傅之禮親遇日隆及爲太尉慨然而歎曰昔常林徐邈先代名臣猶以鼎足任重而終辭三事以吾虛薄何德以堪之固求罷職言甚懇至暐優答不許騖清貞謙謹老而彌篤既以宿望舊齒自慕容恪已下莫不畢拜性儉約常乘弊車瘠馬及死無斂財

皇甫真

皇甫真字楚季安定朝那人也弱冠以高才廆拜爲遼東國侍郎皝嗣位遷平州別駕時內難連年百姓勞悴真議欲寬減歲賦休息力役不合旨免官儁以破麻秋之功拜奉車都尉守遼東營丘二郡太守皆有善政及儁僭位入爲典書令從慕容評攻拔鄴都珍貨充溢真一無所取唯存恤人物收圖籍而已

儁臨終與慕容恪等俱受顧託慕輿根將謀爲亂真陰察知之乃言於恪請除之恪未忍顯其事俄而根謀發伏誅恪謝真曰不從君言幾成禍敗呂護之叛恪謀於朝曰遠人不服修文德以來之今護宜以恩詔降乎不宜以兵戈取也真曰護九年之閒三背王命揆其姦心凶勃未已明公方飲馬江湘勒銘劍閣況護蕞爾近畿而不梟戮宜以兵算取之不可復以文檄喻也恪從之以真爲冠軍將軍別部都督師還拜鎮西將軍幷州刺史鎮護匈奴中郎將徵還拜侍中光祿大夫累遷太尉侍中苻堅密謀兼幷欲觀審釁隙乃遣其西戎主簿郭辯潛結匈奴左賢王曹轂令轂遣使詣鄴辯因從之真兄典仕苻堅爲散騎常侍從子奮覆並顯關西辯既至鄴歷造公卿言於真曰辯家爲秦所誅故寄命曹王貴兄常侍及奮覆兄弟並相知在秦真怒曰臣無境外之交斯言何以及我君似姦人得無因緣假託乎乃白暐請窮詰之暐評不許辯還謂堅曰燕朝無綱紀實可圖之鑒機識變唯皇甫真耳堅曰以六州之地豈無智識士一人哉真亦秦人而燕用之固知關西多君子矣真性清儉寡慾不營產業飲酒至石餘不亂雅好屬文凡著詩賦四十餘篇王猛入鄴真望馬首拜之明日更見語乃卿猛猛曰昨拜今卿何恭慢之相違也真答曰卿昨爲賊朝是國士吾拜賊而卿國士何所怪也猛大嘉之謂權翼曰皇甫真故大器也從堅入關爲奉車都尉數歲而死

史臣曰觀夫北陰衍氣醜虜彙生隔閡諸華聲教莫之漸雄據殊壤貪悍成其俗先叛後服蓋常性也自當塗纂紀典午握符推亡之功掩岷吳而可錄御遠之策懷戎狄而猶漏慕容廆英姿偉量是曰邊豪釁迹姦圖實惟亂首何者無名而舉表深譏於魯冊象龔致罰昭大訓於姚典況乎放命挺禍距戰發其狼心剽邑屠城略地騁其蠭賊既而二帝遘平陽之酷按兵窺運五鐸啓金陵之祚率禮稱藩勤王之誠當君危而未立匡主之節俟國泰而將徇適所謂相時而動豈素蓄之款哉然其制敵多權臨下以惠勸農桑敦地利任賢士該時傑故能恢一方之業創累葉之基焉元真體貌不恆暗符天表沉毅自處頗懷奇略于時羣雄角立爭奪在辰顯宗主祭於沖年庾亮竊政於元舅朝綱不振天步孔艱遂得據已成之資乘土崩之會揚兵南鶩則烏丸卷甲建旆東征則宇文摧陣乃負險自固恃勝而驕端拱稱王不待朝命昔鄭武職居三事爵不改伯齊桓績宣九合位止爲侯瞻曩烈而功微徵前經而禮縟谿壑難滿此之謂乎宣英文武兼優加之以機斷因石氏之釁首圖中原燕王協其籌謀馬爲其用一戰而平巨寇再舉而拔堅城氣讋傍鄰威加邊服便謂深功被物天數在躬遽竊鴻名偷安寶籙猶將席卷京洛肆其蟻聚之徒宰割黎元縱其鯨吞之勢使江左疲於奔命職此之由非夫天厭素靈而啓異類不然者其鋒何以若斯景茂庸材不親厥務賢輔攸賴逆臣挫謀於是陷金墉而款河南包銅城而臨漠北西秦勁卒頓函關而不進東夏遺黎企鄴宮而授首當此之時也凶威轉熾及玄恭卽世虐媪亂朝垂以勳德不容評以黷貨干政志士絕忠貞之路讒人襲交亂之風輕鄰反速其咎禦敵罕修其備以攜離之衆抗敢死之師鋒鏑未交白溝淪境衡棚暫擬紫陌成墟是知由余出而戎亡子常升而郢覆終於身死異域智不自全吉凶惟人良所謂也

贊曰青山徙構玄塞分疆蠢茲雜種奕世彌昌角端掩月步搖翻霜乘危蝟起怙險鴟張假竊神器憑陵帝鄉守不以德終致餘殃

晉書卷一百十一

晉書卷一百十一考證

慕容暐載記苻堅將苻雙據陝降于暐○雙前燕錄作庾綱目晉帝奕太和三年秦苻庾以陝城降燕亦作庾今從音義作雙

豫州刺史李邽○邽一本作邦綱目作邽

晉書卷一百十一考證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載記第十二

苻洪

苻洪字廣世，略陽臨渭氐人也。其先蓋有扈之苗裔，世爲西戎酋長。始其家池中蒲生，長五丈，五節如竹形，時咸謂之蒲家，因以爲氏焉。父懷歸，部落小帥。先是，隴右大雨，百姓苦之，謠曰：「雨若不止，洪水必起。」故因名曰洪。好施，多權略，驍武善騎射。屬永嘉之亂，乃散千金，召英傑之士訪安危變通之術。宗人蒲光、蒲突遂推洪爲盟主。劉曜僭號長安，光等逼洪歸曜，拜率義侯。曜敗，洪西保隴山。石季龍將攻上邽，洪又請降。季龍大悅，拜冠軍將軍，委以西方之事。季龍滅石生，洪說季龍宜徙關中豪傑及羌戎內實京師。季龍從之，以洪爲龍驤將軍、流人都督，處于枋頭。累有戰功，封西平郡公。其部下賜爵關內侯者二千餘人，以洪爲關內領侯將。冉閔言於季龍曰：「苻洪雄果，其諸子並非常才，宜密除之。」季龍待之愈厚。及石遵即位，閔又以爲言，遵乃去洪都督，餘如前。洪怨之，乃遣使降晉。後石鑒殺遵，所在兵起，洪有衆十餘萬。永和六年，帝以洪爲征北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冀州刺史、廣川郡公。時有說洪稱尊號者，洪亦以讖文有「草付應王」，又其孫堅背有「草付」字，遂改姓苻氏，自稱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洪謂博士胡文曰：「孤率衆十萬，居形勝之地，冉閔、慕容儁可指辰而殄，姚襄父子克之在吾數中。孤取天下，有易於漢祖。」初，季龍以麻秋鎮枹罕，冉閔之亂，秋歸鄴，洪使子雄擊而獲之，以秋爲軍師將軍。秋說洪西都長安，洪深然之。既而秋因宴鴆洪，將并其衆，世子健收而斬之。洪將死，謂健曰：「所以未入關者，言中州可指時而定。今見困豎子，中原非汝兄弟所能辦。關中形勝，吾亡後便可鼓行而西。」言終而死，年六十六。健僭位，僞諡惠武帝。

苻健

苻健字建業，洪第三子也。初，母羌氏夢大羆而孕之，及長，勇果，便弓馬，好施，善事人，甚爲石季龍父子所親愛。季龍雖外禮苻氏，心實忌之，乃陰殺其諸兄，而不害健也。及洪死，健嗣位，去秦王之號，稱晉爵，遣使告喪于京師，且聽王命。時京兆杜洪竊據長安，自稱晉征北將軍、雍州刺史，戎夏多歸之。健密圖關中，懼洪知之，乃僞受石祗官，繕宮室於枋頭，課所部種麥，示無西意，有知而不種者，健殺之以徇。既而自稱晉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雍州刺史，盡衆西行。起浮橋於盟津以濟，遣其第雄率步騎五千入潼關，兄子菁自軹關入河東。健執菁手曰：「事若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比及黃泉，無相見也。」既濟，焚橋，自統大衆繼雄而進。杜洪遣其將張先要健於潼關，健逆擊破之。健雖戰勝，猶修牋于洪，并送名馬珍寶，請至長安上尊號。洪曰：「幣重言甘，誘我也。」乃盡召關中之衆來距。健筮之，遇泰之臨，健曰：「小往大來，吉亨。昔往東而小，今還西而大，吉孰大焉！」是時衆星夾河西流，占者以爲百姓還西之象。健遂進軍，次赤水，遣雄略地渭北，又敗張先於陰槃，擒之，諸城盡陷。菁所至無不降者，三輔略定。健引兵至長安，洪奔司竹。健入而都之，遣使獻捷京師，并修好於桓溫。健軍師將軍賈玄碩等表健爲侍中、大都督關中諸軍事、大單于、秦王。健怒曰：「我官位輕重非若等所知。」既而潛使諷玄碩等使上尊號。永和七年，僭稱天王、大單于，赦境內死罪，建元皇始，繕宗廟社稷，置百官於長安。立妻強氏爲天王皇后，子萇爲天王皇太子，第雄爲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領雍州刺史，自餘封授各有差。初，杜洪之奔也，招晉梁州刺史司馬勳。至是，勳率步騎三萬入秦川，健敗之於五丈原。八年，健僭即皇帝位于太極前殿，諸公進爵爲王，以大單于授其子萇。杜洪屯宜秋，爲其將張琚所殺，琚自立爲秦王，置百官。健率步騎二萬攻琚，斬其首。健至自宜秋，遣雄、菁率衆略關東，并援石季龍豫州刺史張遇於許昌，與晉鎮西將軍謝尚戰于潁水之上，王師敗績。雄乘勝逐北，至于壘門，殺傷太半。遂虜遇及其衆歸于長安，拜遇司空、豫州刺史，鎮許昌。雄攻王擢於隴上，擢奔涼州。雄屯隴東。張重華拜擢征東大將軍，使與其將張弘、宋修連兵伐雄。雄與菁率衆擊敗之，獲弘、修，送長安。初，張遇自許昌來降，健納遇後母韓氏爲昭儀，每於衆中謂遇曰：「卿，吾子也。」遇慚恨，引關中諸將欲以雍州歸順，乃與健中黃門劉晃謀夜襲健，事覺，遇害。於是孔特起池陽，劉珍、夏侯顯起鄠，喬景起

雍胡陽赤起司竹呼延毒起霸城衆數萬人並遣使詣征西桓溫中軍殷浩請救雄遣菁掠上洛郡於豐陽縣立荊州以引南金奇貨弓竿漆蠟通關市來遠商於是國用充足而異賄盈積矣十年溫率衆四萬趣長安遣別將入淅川攻上洛執健荊州刺史郭敬而遣司馬勳掠西鄙健遣其子萇率雄菁等衆五萬距溫于堯柳城愁思堆溫轉戰而前次于灞上萇等退營城南健以羸兵六千固守長安小城遣精銳三萬爲游軍以距溫三輔郡縣多降于溫健別使雄領騎七千與桓沖戰於白鹿原王師敗績又破司馬勳于子午谷初健聞溫之來也收麥清野以待之故溫衆大飢至是徙關中三千餘戶而歸及至潼關又爲萇等所敗司馬勳奔還漢中其年西虜乞沒軍邪遣子入侍健於是置來賓館于平朔門以懷遠人起靈臺於杜門與百姓約法三章薄賦卑宮垂心政事優禮耆老修尚儒學而關右稱來蘇焉新平有長人見語百姓張靖曰苻氏應天受命今當太平外面者歸中而安泰問姓名弗答俄而不見新平令以聞健以爲妖下靖獄會大雨霖河渭溢蒲津監寇登得一屐於河長七尺三寸人跡稱之指長尺餘文深一寸健歎曰覆載之中何所不有張靖所見定不虛也赦之蝗蟲大起自華澤至隴山食百草無遺牛馬相噉毛猛獸及狼食人行路斷絕健自蠲百姓租稅減膳徹懸素服避正殿初桓溫之入關也其太子萇與溫戰爲流矢所中死至是立其子生爲太子健寢疾菁勒兵入東宮將殺苻生自立時生侍健疾菁以健爲死迴攻東掖門健聞變升端門陳兵衆皆舍杖逃散執菁殺之數日健死時年三十九在位四年僞諡明皇帝廟號世宗後改曰高祖

苻生

生字長生健第三子也幼而無賴祖洪甚惡之生無一目爲兒童時洪戲之問侍者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侍者曰然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也洪大驚鞭之生曰性耐刀槊不堪鞭捶洪曰汝爲爾不已吾將以汝爲奴生曰可不如石勒也洪懼跣而掩其口謂健曰此兒狂勃宜早除之不然長大必破人家健將殺之雄止之曰兒長成自當修改何至便可如此健乃止及長力舉千鈞雄勇好殺手格猛獸走及奔馬擊刺騎射冠絕一時桓溫之來伐也生單馬入陣搴旗斬將者前後十數萇既死健以讖言三羊五眼應符故立爲太子

健卒僭卽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年壽光時永和十二年也尊其母強氏爲皇太后立妻梁氏爲皇后以呂婆樓爲侍中左大將軍苻安領太尉苻柳爲征東大將軍并州牧鎮蒲坂苻廋爲鎮東大將軍豫州牧鎮陝城自餘封授有差初生將強懷與桓溫戰沒其子延未及封而健死會生出游懷妻樊氏於道上書論懷忠烈請封其子生怒射而殺之僞中書監胡文中書令王魚言於生曰比頻有客星孛于大角熒惑入於東井大角爲帝坐東井秦之分野於占不出三年國有大喪大臣戮死願陛下遠追周文修德以禳之惠和羣臣以成康哉之美生曰皇后與朕對臨天下亦足以塞大喪之變毛太傅梁車騎梁僕射受遺輔政可謂大臣也於是殺其妻梁氏及太傅毛貴車騎尚書令梁楞左僕射梁安未幾又誅侍中丞相雷弱兒及其九子二十七孫諸羌悉叛弱兒南安羌酋也剛鯁好直言見生嬖臣趙韶董榮亂政每大言於朝故榮等譖而誅之生雖在諒闇游飲自若荒耽淫虐殺戮無道常彎弓露刃以見朝臣錘鉗鋸鑿備置左右又納董榮之言誅其司空王墮以應日蝕之災饗羣臣於太極前殿飲酣樂奏生親歌以和之命其尚書令辛牢典勸既而怒曰何不彊酒猶有坐者引弓射牢而殺之於是百僚大懼無不引滿昏醉汗服失冠蓬頭僵仆生以爲樂生聞張祚見殺玄靚幼沖命其征東苻柳參軍閻負梁殊使涼州以書喻之負殊至姑臧玄靚年幼不見殊等其涼州牧張瓘謂負殊曰孤之本朝世執忠節遠宗大晉臣無境外之交君等何爲而至負殊曰晉王以鄰藩義好有自來矣雖擁阻山河然風通道會不欲使羊陸二公獨美於前主上以欽明紹統八表宅心光被四海格於天地晉王思與張王齊曜大明交玉帛之好兼與君公同金蘭之契是以不遠而來有何怪乎瓘曰羊陸一時之事亦非純臣之義也本朝六世重光固忠不二若與苻征東交玉帛之好者便是上違先公純誠雅志下乖河右遵奉之情負殊曰昔微子去殷項伯歸漢雖背君違親前史美其先覺亡晉之餘遠逃江會天命去之故尊先王翻然改圖北面二趙蓋神算無方鑒機而作君公若欲稱制河西衆旅非秦之敵如欲宗歸遺晉深乖先君雅會孰

若遠蹤竇融附漢之規近述先王歸趙之事垂祚無窮永享遐祉乎璩曰中州無信好食誓言往與石氏通好旋見寇襲中國之風誠在昔曰不足復論通和之事也負殊曰三王異政五帝殊風趙多姦詐秦以義信豈可同年而語哉張先楊初皆擅兵一方不供王貢先帝命將擒之宥其難恕之罪加以爵封之榮今上道合二儀慈弘山海信符陰陽御物無際不可以二趙相況也璩曰秦若兵彊化盛自可先取江南天下自然盡為秦有何辱征東之命負殊曰先帝以大聖神武開構鴻基彊燕納款八州順軌主上欽明道必隆世慨徽號擁於河西正朔未加吳會以吳必須兵涼可以義故遣行人先申大好如君公不能蹈機而發者正可緩江南數年之命迴師西旆恐涼州弗可保也璩曰我跨據三州帶甲十萬西包崐域東阻大河伐人有餘而況自固秦何能為患負殊曰貴州險塞孰若崤函五郡之衆何如秦雍張琚杜洪因趙之成資據天阻之固策三秦之銳藉陸海之饒勁士風集驍騎如雲自謂天下可平關中可固先帝神矛一指望旗冰解人詠來蘇不覺易主燕雖武視關東猶以地勢之義逆順之理北面稱藩貢不踰月致肅慎楛矢通九夷之珍單于屈膝名王內附控弦之士百有餘萬鼓行而濟西河者君公何以抗之盍追遵先王臣趙故事世享大業為秦之西藩璩曰然秦之德義加於天下江南何以不賓負殊曰文身之俗負阻江山道洿先叛化盛後賓自古而然豈但今也故詩曰蠢爾蠻荊大邦為仇言其不可以德義懷也璩曰秦據漢舊都地兼將相文武輔臣領袖一時者誰也負殊曰皇室懿藩忠若公旦者則大司馬武都王安征東大將軍晉王柳文武兼才神器秀拔入可允釐百工出能折衝萬里者衛大將軍廣平王黃眉後將軍清河王法龍驤將軍東海王堅之兄弟其耆年碩德德侔尚父者則太師錄尚書事廣寧公魚遵其清素剛嚴骨鯁貞亮則左光祿大夫強平金紫光祿程肱牛夷博聞強識探賾索幽則中書監胡文中書令王魚黃門侍郎李柔雄毅厚重權智無方則左衛將軍李威右衛將軍苻雅才識明達令行禁止則特進領御史中丞梁平老特進光祿大夫強汪侍中尚書呂婆樓文史富贍鬱為文宗則尚書右僕射董榮祕書監王颺著作郎梁讜驍勇多權略攻必取戰必勝關張之流萬人之敵者則前將軍新興王飛建節將軍鄧羌立忠將軍彭越安遠將軍范俱難建武將軍徐盛常伯納言卿校牧守則人皆文武莫非才賢其餘懷經世之才蘊佐時之略守南山之操遂而不奪者王猛朱彤之倫相望於巖谷濟濟多士焉可罄言姚襄張平一時之傑各擁衆數萬狼顧偏方皆委忠獻款請為臣妾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惟君公圖之璩笑曰此事決之主上非身所了負殊曰涼王雖天縱英睿然尚幼沖君公居伊霍之任安危所繫自機之義實在君公璩新輔政河西所在兵起懼秦師之至乃言於玄靚遣使稱藩生因其所稱而授之慕容儁遣將慕輿長卿等率衆七千入自軹關攻幽州刺史張哲于裴氏堡晉將軍劉度等率衆四千攻青州刺史袁朗于盧氏生遣其前將軍苻飛距晉建節鄧羌距燕飛未至而度退羌及長卿戰于堡南大敗之獲長卿及甲首二千七百餘級姚襄率衆萬餘攻其平陽太守苻產于匈奴堡苻柳救之為襄所敗引還蒲坂襄遂攻堡剋之殺苻產盡坑其衆遣使從生假道將還隴西生將許之苻堅諫曰姚襄人傑也今還隴西必為深害不如誘以厚利伺隙而擊之生乃止遣使拜襄官爵襄不受斬其使者焚所送章策寇掠河東生怒命其大將軍張平討之襄乃卑辭厚幣與平結為兄弟平更與襄通和生發三輔人營渭橋金紫光祿大夫程肱以妨農害時上疏極諫生怒殺之長安大風發屋拔樹行人顛頓宮中奔擾或稱賊至宮門晝閉五日乃止生推告賊者殺之刳而出其心左光祿大夫強平諫曰元正啟旦日有蝕之正陽神朔昏風大起兼水旱不時獸災未息此皆由陛下不勉治於政事乖和氣所致也願陛下務養元元平章百姓棄纖介之嫌含山嶽之過致敬宗廟虔禮公卿去秋霜之威垂三春之澤則姦回寢止妖祲自消乾靈低祐皇家永保無窮之美矣生怒以為妖言鑿其頂而殺之平之囚也衛將軍苻黃眉前將軍苻飛建節鄧羌侍諫禁中叩頭固諫以太后為言平即生母強氏之弟也生既弗許強氏憂恨而死生下書曰朕受皇天之命承祖宗之業君臨萬邦子育百姓嗣統以來有何不善而謗讟之音扇滿天下殺不過千而謂刑虐行者比肩未足為稀方當峻刑極罰復如朕何時猛獸及狼大暴晝則斷道夜則發屋惟害

人而不食六畜自生立一年獸殺七百餘人百姓苦之皆聚而邑居爲害滋甚遂廢農桑內外兇懼羣臣奏請禳災生曰野獸飢則食人飽當自止終不能累年爲患也天豈不子愛羣生而年年降罰正以百姓犯罪不已將助朕專殺而施刑教故耳但勿犯罪何爲怨天而尤人哉生如阿房遇兄與妹俱行者逼令爲非禮不從生怒殺之又嫌羣臣于咸陽故城有後至者皆斬之嘗使太醫令程延合安胎藥問人參好惡并藥分多少延曰雖小小不具自可堪用生以爲譏其目鑿延出目然後斬之有司奏太白犯東井東井秦之分也太白罰星必有暴兵起于京師生曰星入井者必將渴耳何所怪乎姚襄遣姚蘭王欽盧等招動鄜城定陽北地芹川諸羌胡皆應之有衆二萬七千進據黃洛生遣苻黃眉苻堅鄧羌率步騎萬五千討之襄深溝高壘固守不戰鄧羌說黃眉曰傷弓之鳥落於虛發襄頻爲桓溫張平所敗銳氣喪矣今謀固壘不戰是窮寇也襄性剛狠易以剛動若長驅鼓行直壓其壘襄必忿而出師可一戰擒也黃眉從之遣羌率騎三千軍於壘門襄怒盡銳出戰羌僞不勝引騎而退襄追之于三原羌迴騎距襄俄而黃眉與堅至大戰斬之盡俘其衆黃眉等振旅而歸黃眉雖有大功生不加旌賞每於衆中辱之黃眉怒謀殺生自立事發伏誅其王公親戚多有死者初生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爲龍男便爲王女爲公問在何所洛門東東海苻堅封也時爲龍驤將軍第在洛門之東生不知是堅以謠夢之故誅其侍中太師錄尚書事魚遵及其七子十孫時又謠曰百里望空城鬱鬱何靑靑瞎兒不知法仰不見天星於是悉壞諸空城以禳之金紫光祿大夫牛夷懼不免禍請出鎮上洛生曰卿忠肅篤敬宜左右朕豈有外鎮之理改授中軍夷懼歸而自殺初生少凶暴嗜酒健臨死恐其不能保全家業誡之曰酋帥大臣若不從汝命可漸除之及卽僞位殘虐滋甚耽湎於酒無復晝夜羣臣朔望朝謁罕有見者或至暮方出臨朝輒怒惟行殺戮動連月昏醉文奏因之遂寢納姦佞之言賞罰失中左右或言陛下聖明宰世天下惟歌太平生曰媚於我也引而斬之或言陛下刑罰微過曰汝謗我也亦斬之所幸妻妾少有忤旨便殺之流其尸于渭水又遣宮人與男子裸交於殿前生剝牛羊驢馬活爓雞豚鵝三五十爲羣放之殿中或剝死囚面皮令其歌舞引羣臣觀之以爲嬉樂宗室勳舊親戚忠良殺害略盡王公在位者悉以疾告歸人情危駭道路以目既自有目疾其所諱者不足不具少無缺傷殘毀偏隻之言皆不得道左右忤旨而死者不可勝紀至於截脛刳胎拉脅鋸頸者動有千數太史令康權言於生曰昨夜三月並出孛星入於太微遂入於東井兼自去月上旬沉陰不雨迄至于今將有下人謀上之禍深願陛下脩德以消之生怒以爲妖言撲而殺之生夜對侍婢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是夜淸河王苻法夢神告之曰旦將禍集汝門惟先覺者可以免之寤而心悸會侍婢來告乃與特進梁平老強汪等率壯士數百人潛入雲龍門苻堅與呂婆樓率麾下三百餘人鼓譟繼進宿衛將士皆捨杖歸堅生猶昏寐未寤堅衆繼至引生置於別室廢之爲越王俄而殺之生臨死猶飲酒數斗昏醉無所知矣時年二十三在位二年僞諡厲王

苻雄

苻雄字元才洪之季子也少善兵書而多謀略好施下士便弓馬有政術健僭位爲佐命元勳權侔人主而謙恭奉法健常曰元才吾姬旦也及卒健哭之歐血曰天不欲吾定四海邪何奪元才之速也子堅別有載記

王墮

王墮字安生京兆霸城人也博學有雄才明天文圖緯苻洪征梁犢以墮爲司馬謂洪曰讖言苻氏應王公其人也洪深然之及爲宰相著匪躬之稱健常歎曰天下羣官皆如王令君者陰陽爲不和乎甚敬重之性剛峻疾惡雅好直言疾董榮強國如仇讎每於朝見之際略不與言人謂之曰董尙書貴幸一時公宜降意墮曰董龍是何雞狗而令國士與之言乎榮聞而慚恨遂勸生誅之及刑榮謂墮曰君今復敢數董龍作雞狗乎墮瞋目而叱之龍榮之小字也

晉書卷一百十三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載記第十三

苻堅上

苻堅字永固一名文玉雄之子也祖洪從石季龍徙鄴家于永貴里其母苟氏嘗游漳水祈子於西門豹祠其夜夢與神交因而有孕十二月而生堅焉有神光自天燭其庭背有赤文隱起成字曰艸付臣又土王咸陽臂垂過膝目有紫光洪奇而愛之名曰堅頭年七歲聰敏好施舉止不踰規矩每侍洪側輒量洪舉措取與不失機候洪每曰此兒姿貌瓌偉質性過人非常相也高平徐統有知人之鑒遇堅於路異之執其手曰苻郎此官之御街小兒戲于此不畏司隸縛邪堅曰司隸縛罪人不縛小兒戲也統謂左右曰此兒有霸王之相左右怪之統曰非爾所及也後又遇之統下車屏人密謂之曰苻郎骨相不恒後當大貴但僕不見如何堅曰誠如公言不敢忘德八歲請師就家學洪曰汝戎狄異類世知飲酒今乃求學邪欣而許之健之入關也夢天神遣使者朱衣赤冠命拜堅為龍驤將軍健翼日為壇於曲沃以授之健泣謂堅曰汝祖昔受此號今汝復為神明所命可不勉之堅揮劍捶馬志氣感勵士卒莫不憚服焉性至孝博學多才藝有經濟大志要結英豪以圖緯世之宜王猛呂婆樓彊汪梁平老等並有王佐之才為其羽翼太原薛讚略陽權翼見而驚曰非常人也及苻生嗣偽位讚翼說堅曰今主上昏虐天下離心有德者昌無德受殃天之道也神器業重不可令他人取之願君王行湯武之事以順天人之心堅深然之納為謀主生既殘虐無度梁平老等亟以為言堅遂弑生以偽位讓其兄法法自以庶孽不敢當堅及母苟氏並慮衆心未服難居大位羣寮固請乃從之以升平元年僭稱大秦天王誅生倖臣董龍趙韶等二十餘人赦其境內改元曰永興追謚父雄為文桓皇帝尊母苟氏為皇太后妻苟氏為皇后子宏為皇太子兄法為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錄尚書事從祖侯為太尉從兄柳為車騎大將軍尚書令封弟融為陽平公雙河南公子丕長樂公暉平原公熙廣平公叡鉅鹿公李威為衛將軍尚書左僕射梁平老為右僕射彊汪為領軍將軍仇騰為尚書領選席寶為丞相長史行太子詹事呂婆樓為司隸校尉王猛薛讚為中書侍郎權翼為給事黃門侍郎與猛讚並掌機密追復魚遵雷弱兒毛貴王墮梁楞梁安段純辛牢等本官以禮改葬之其子孫皆隨才擢授初堅母以法長而賢又得衆心懼終為變至此遣殺之堅性仁友與法訣於東堂慟哭嘔血贈以本官謚曰哀封其子陽為東海公敷為清河公於是修廢職繼絕世禮神祇課農桑立學校鰥寡孤獨高年不自存者賜穀帛有差其殊才異行孝友忠義德業可稱者令在所以聞其將張平以并州叛堅率衆討之以其建節將軍鄧羌為前鋒率騎五千據汾上堅至銅壁平盡衆拒戰為羌所敗獲其養子蚝送之平懼乃降于堅堅赦其罪署為右將軍蚝武賁中郎將加廣武將軍徙其所部三千餘戶于長安堅自臨晉登龍門顧謂其羣臣曰美哉山河之固婁敬有言關中四塞之國真不虛也權翼薛讚對曰臣聞夏殷之都非不險也周秦之衆非不多也終於身竄南巢首懸白旗軀殘於犬戎國分於項籍者何也德之不脩故耳吳起有言在德不在險深願陛下追蹤唐虞懷遠以德山河之固不足恃也堅大悅乃還長安賜為父後者爵一級鰥寡高年穀帛有差丐所過田租之半是秋大旱堅減膳徹懸金玉綺繡皆散之戎士後宮悉去羅紈衣不曳地開山澤之利公私共之偃甲息兵與境內休息王猛親寵愈密朝政莫不由之特進樊世氐豪也有大勳于苻氏負氣倨傲衆辱猛曰吾輩與先帝共興事業而不預時權君無汗馬之勞何敢專管大任是為我耕稼而君食之乎猛曰方當使君為宰夫安直耕稼而已世大怒曰要當懸汝頭於長安城門不爾者終不處於世也猛言之於堅堅怒曰必須殺此老氐然後百寮可整俄而世入言事堅謂猛曰吾欲以楊璧尚主璧何如人也世勃然曰楊璧臣之婿也婚已久定陛下安得令之尚主乎猛讓世曰陛下帝有海內而君敢競婚是為二天子安有上下世怒起將擊猛左右止之世遂醜言大罵堅由此發怒命斬之於西廄諸氐紛紜競陳猛短堅恚甚慢罵或有鞭撻於殿庭者權翼進曰陛下宏達大度善馭英豪神武卓犖錄功捨過有漢祖之風然慢易之言

所宜除之堅笑曰朕之過也自是公卿以下無不憚猛焉堅起明堂繕南北郊郊祀其祖洪以配天宗祀其伯健於明堂以配上帝親耕藉田其妻苟氏親蠶于近郊堅南游霸陵顧謂羣臣曰漢祖起自布衣廓平四海佐命功臣孰為首乎權翼進曰漢書以蕭曹為功臣之冠堅曰漢祖與項羽爭天下困於京索之間身被七十餘創通中六七父母妻子為楚所囚平城之下七日不火食賴陳平之謀太上妻子克全免匈奴之禍二相何得獨高也雖有人狗之喻豈黃中之言乎於是酣飲極歡命羣臣賦詩大赦復改元曰甘露以王猛為侍中中書令京兆尹其特進強德健妻之弟也昏酒豪橫為百姓之患猛捕而殺之陳尸於市其中丞鄧羌性鯁直不撓與猛協規齊志數旬之間貴戚強豪誅死者二十有餘人於是百寮震肅豪右屏氣路不拾遺風化大行堅歎曰吾今始知天下之有法也天子之為尊也於是遣使巡察四方及戎夷種落州郡有高年孤寡不能自存長吏刑罰失中為百姓所苦清脩疾惡勸課農桑有便於俗篤學至孝義烈力田者皆令具條以聞時匈奴左賢王衞辰遣使降於堅遂請田內地堅許之雲中護軍賈雍遣其司馬徐斌率騎襲之因縱兵掠奪堅怒曰朕方脩魏絳和戎之術不可以小利忘大信昔荊吳之戰事興蠶婦澆瓜之惠梁宋息兵夫怨不在大事不在小擾邊動眾非國之利也所獲資產其悉以歸之免雍官以白衣領護軍遣使脩和示之信義辰於是入居塞內貢獻相尋烏丸獨孤鮮卑沒奕干率眾數萬又降于堅堅初欲處之塞內苻融以匈奴為患其興自古北虜馬不敢南首者畏威故也今處之於內地見其弱矣方當闚兵郡縣為北邊之害不如徙之塞外以存荒服之義堅從之堅僭位五年鳳皇集于東闕大赦其境內百寮進位一級初堅之將為赦也與王猛苻融密議於露堂悉屏左右堅親為赦文猛融供進紙墨有一大蒼蠅入自牖間鳴聲甚大集於筆端驅而復來俄而長安街巷市里人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聞堅驚謂融猛曰禁中無耳屬之理事何從泄也於是敕外窮推之咸言有一小人衣黑衣大呼於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歎曰其向蒼蠅乎聲狀非常吾固惡之諺曰欲人勿知莫若勿為聲無細而弗聞事未形而必彰者其此之謂也堅廣脩學

宮召郡國學生通一經以上充之公卿已下子孫並遣受業其有學為通儒才堪幹事清脩廉直孝弟力田者皆旌表之於是人思勸勵號稱多士盜賊止息請託路絕田疇脩闢帑藏充盈典章法物靡不悉備堅親臨太學考學生經義優劣品而第之問難五經博士多不能對堅謂博士王寔曰朕一月三臨太學黜陟幽明躬親獎勵罔敢勤違庶幾周孔微言不由朕而墜漢之二武其可追乎寔對曰自劉石擾覆華畿二都鞠為茂草儒生罕有或存墳籍滅而莫紀經淪學廢奄若秦皇陛下神武撥亂道隆虞夏開庠序之美弘儒教之風化盛隆周垂馨千祀漢之二武焉足論哉堅自是每月一臨太學諸生競勸焉屠各張罔聚眾數千自稱大單于寇掠郡縣堅以其尚書鄧羌為建節將軍率眾七千討平之時商人趙掇丁妃鄒瓮等皆家累千金車服之盛擬則王侯堅之諸公競引之為國二卿黃門侍郎程憲言於堅曰趙掇等皆商販醜豎市郭小人車馬衣服僭同王者官齊君子為藩國列卿傷風敗俗有塵聖化宜肅明典法使清濁顯分堅於是推檢引掇等為國卿者降其爵乃下制非命士已上不得乘車馬於都城百里之內金銀錦繡工商皂隸婦女不得服之犯者棄市興寧三年堅又改元為建元慕容暐遣其太宰慕容恪攻拔洛陽略地至于崤澠堅懼其入關親屯陝城以備之匈奴右賢王曹轂左賢王衞辰舉兵叛率眾二萬攻其杏城已南郡縣屯于馬蘭山索虜烏延等亦叛堅而通于辰轂堅率中外精銳以討之以其前將軍楊安鎮軍毛盛等為前鋒都督轂遣弟活距戰于同川安大敗之斬活并四千餘級轂懼而降堅徙其酋豪六千餘戶于長安進擊烏延斬之鄧羌討衞辰擒之於木根山堅自驄馬城如朔方巡撫夷狄以衞辰為夏陽公以統其眾轂尋死分其部落貳城已西二萬餘落封其長子璽為駱川侯貳城以東二萬餘落封其小子寅為力川侯故號東西曹秦雍二州地震裂水泉湧出金象生毛長安大風震電壞屋殺人堅懼而愈脩德政焉使王猛楊安等率眾二萬寇荊州北鄙諸郡掠漢陽萬餘戶而還羌斂岐叛堅自稱益州刺史率部落四千餘家西依張天錫叛將李儼堅遣王猛與隴西太守姜衡南安太守邵羌討斂岐于略陽張天錫率步騎三萬擊李儼攻其大夏武始二郡

尅之天錫將掌據又敗儼諸軍于婁谷儼懼遣兄子純謝罪於堅仍請救尋而猛攻破略陽斂岐奔白馬堅遣楊安與建威王撫率衆會猛以救儼猛遣邵羌追斂岐使王撫守侯和姜衡守白石猛與楊安救枹罕及天錫將楊遹戰于枹罕東猛不利邵羌擒斂岐於白馬送之長安天錫遂引師而歸儼猶憑城未出猛乃服白乘與從數十人請與相見儼開門延之未及設備而將士續入遂虜儼而還堅以其將軍彭越爲平西將軍涼州刺史鎭枹罕以儼爲光祿勳歸安侯是歲苻雙據上邽苻柳據蒲坂叛于堅苻庾據陝城苻武據安定並應之將共伐長安堅遣使諭之各齧梨以爲信皆不受堅命阻兵自守堅遣後禁將軍楊成世左將軍毛嵩等討雙武王猛鄧羌攻蒲坂楊安張蚝攻陝城成世毛嵩爲雙武所敗堅又遣其武衞王鑒寧朔呂光等率中外精銳以討之左衞苻雄左禁竇衝率羽林騎七千繼發雙武乘勝至于榆眉鑒等擊敗之斬獲萬五千人武棄安定隨雙奔上邽鑒等攻之苻柳出挑戰猛閉壘不應柳以猛爲憚己留其世子良守蒲坂率衆二萬將攻長安去蒲坂百餘里鄧羌率勁騎七千夜襲敗之柳引軍還猛又盡衆邀擊悉俘其卒柳與數百騎入于蒲坂鑒等攻上邽克之斬雙武猛又尋破蒲坂斬柳及其妻子傳首長安猛屯蒲坂遣鄧羌與王鑒等攻陷陝城克之送庾于長安殺之太和四年晉大司馬桓溫伐慕容暐次于枋頭暐衆屢敗遣使乞師于堅請割武牢以西之地堅亦欲與暐連横乃遣其將苟池等率步騎二萬救暐王師尋敗引歸池乃還是時慕容垂避害奔于堅王猛言於堅曰慕容垂燕之戚屬世雄東夏寬仁惠下恩結士庶燕趙之間咸有奉戴之意觀其才略權智無方兼其諸子明毅有幹藝人之傑也蛟龍猛獸非可馴之物不如除之堅曰吾方以義致英豪建不世之功且其初至吾告之至誠今而害之人將謂我何王師既旋慕容暐悔割武牢之地遣使謂堅曰頃者割地行人失辭有國有家分災救患理之常也堅大怒遣王猛與建威梁成鄧羌率步騎三萬署慕容垂爲冠軍將軍以爲鄉導攻暐洛州刺史慕容筑于洛陽暐遣其將慕容臧率精卒十萬將解筑圍猛使梁成等以精銳萬人卷甲赴之大破臧於滎陽筑懼而請降猛陳師以受之留邵羌鎭金墉猛援枋而歸太和五年又遣猛率楊安張蚝鄧羌等十將率步騎六萬伐暐堅親送猛于霸東謂曰今授卿精兵委以重任便可從壺關上黨出潞川此捷濟之機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吾當躬自率衆以繼卿後於鄴相見已敕運漕相繼但憂賊不煩後慮也猛曰臣庸劣孤生操無豪介蒙陛下恩榮內侍帷幄出總戎旅藉宗廟之靈稟陛下神算殘胡不足平也願不煩鑾輅蒙犯霜露臣雖不武望克不淹時但願速敕有司部置鮮卑之所堅大悅於是進師楊安攻晉陽猛攻壺關執暐上黨太守慕容越所經郡縣皆降于猛猛留屯騎校尉苟萇戍壺關會楊安攻晉陽爲地道遣張蚝率壯士數百人入其城中大呼斬關猛安遂入晉陽執暐并州刺史慕容莊暐遣其太傅慕容評率衆四十餘萬以救二城評憚猛不敢進屯於潞川猛留將軍毛當戍晉陽進師與評相持遣游擊郭慶以銳卒五千夜從間道出評營後傍山起火燒其輜重火見鄴中暐懼遣使讓評催之速戰猛知評賣水鬻薪有可乘之會評又求戰乃陣於渭源而誓衆曰王景略受國厚恩任兼內外今與諸軍深入賊地宜各勉進不可退也願戮力行間以報恩顧受爵明君之朝慶觴父母之室不亦美乎衆皆勇奮破釜棄糧大呼競進猛望評師之衆也惡之謂鄧羌曰今日之事非將軍莫可以捷成敗之機在斯一舉將軍其勉之羌曰若以司隸見與者公無以爲憂猛曰此非吾之所及也必以安定太守萬戶侯相處羌不悅而退俄而兵交猛召之羌寢而弗應猛馳就許之羌於是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等跨馬運矛馳入評軍出入數四傍若無人搴旗斬將殺傷甚衆及日中評衆大敗俘斬五萬有餘乘勝追擊又降斬十萬於是進師圍鄴堅聞之留李威輔其太子宏守長安以苻融鎭洛陽躬率精銳十萬向鄴七日而至於安陽過舊閭引諸耆老語及祖父之事泫然流涕乃停信宿猛潛至安陽迎堅堅謂之曰昔亞夫不出軍迎漢文將軍何以臨敵而棄衆也猛曰臣每覽亞夫之事常謂前却人主以此而爲名將竊未多之臣奉陛下神算擊垂亡之虜若摧枯拉朽何足慮也監國沖幼鑾駕遠臨脫有不虞其如宗廟何堅遂攻鄴陷之慕容暐出奔高陽堅將郭慶執而送之堅入鄴宮閱其名籍凡郡百五十七縣一千五百七十九戶二百四十五萬

八千九百六十九口九百九十八萬七千九百三十五諸州郡牧守及六夷渠帥盡降於堅郭慶窮追餘燼慕容評奔于高句麗慶追至遼海句麗縛評送之堅散暐宮人珍寶以賜將士論功封賞各有差以王猛爲使持節都督關東六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冀州牧鎮鄴以郭慶爲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揚武將軍幽州刺史鎮薊堅自鄴如枋頭讌諸父老改枋頭爲永昌縣復之終世堅至自永昌行飲至之禮歌勞止之詩以饗其羣臣赦慕容暐及其王公已下皆徙于長安封授有差堅於是行禮于辟雍祀先師孔子其太子及公侯卿大夫士之元子皆束脩釋奠焉徙關東豪傑及諸雜夷十萬戶于關中處烏丸雜類于馮翊北地丁零翟斌于新安徙陳留東阿萬戶以實青州諸因亂流移避仇遠徙欲還舊業者悉聽之晉叛臣袁瑾固守壽春爲大司馬桓溫所圍遣使請救于堅堅遣王鑒張蚝率步騎二萬救之鑒據洛澗蚝屯八公山桓溫遣諸將夜襲鑒蚝敗之鑒蚝屯慎城初仇池氐楊世以地降于堅堅署爲平南將軍秦州刺史仇池公既而歸順於晉世死子纂代立遂受天子爵命而絶於堅世弟統號武得衆起兵武都與纂分爭堅遣其將苻雅楊安與益州刺史王統率步騎七萬先取仇池進圍寧益雅等次于鷲陝纂率衆五萬距雅晉梁州刺史楊亮遣督護郭寶率騎千餘救之戰于陝中爲雅等所敗纂收衆奔還雅進攻仇池楊統帥武都之衆降于雅纂將碩密降于雅請爲內應纂懼面縛出降雅釋其縛送之長安以楊統爲平遠將軍南秦州刺史加楊安都督鎮仇池先是王猛獲張天錫將敦煌陰據及甲士五千堅既東平六州西擒楊纂欲以德懷遠且跨威河右至是悉送所獲還涼州天錫懼而遣使謝罪稱藩堅大悅即署天錫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河右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涼州刺史西域都護西平公吐谷渾碎奚以楊纂既降懼而遣使送馬五千匹金銀五百斤堅拜奚安遠將軍漒川侯堅嘗如鄴狩于西山旬餘樂而忘反伶人王洛叩馬諫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乘之主行不履危故文帝馳車袁公止轡孝武好田相如獻規陛下爲百姓父母蒼生所繫何可盤于游田以玷聖德若禍起須臾變在不測者其如宗廟何其如太后何堅曰善昔文公悟愆于虞人朕聞罪於王洛吾過也自是遂不復獵堅聞桓溫廢海西公也謂羣臣曰溫前敗灞上後敗枋頭十五年間再傾國師六十歲公舉動如此不能思愆免退以謝百姓方廢君以自悅將如四海何諺云怒其室而作色於父者其桓溫之謂乎堅以境內旱課百姓區種懼歲不登省節穀帛之費太官後宮減常度二等百寮之秩以次降之復魏晉士籍使役有常聞諸非正道典學一皆禁之堅臨太學考學生經義上第擢敘者八十三人自永嘉之亂庠序無聞及堅之僭頗留心儒學王猛整齊風俗政理稱舉學校漸興關隴清晏百姓豐樂自長安至于諸州皆夾路樹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驛旅行者取給於途工商貿販於道百姓歌之曰長安大街夾樹楊槐下走朱輪上有鸞棲英彥雲集誨我萌黎是歲有大風從西南來俄而晦冥恆星皆見又有赤星見于西南太史令魏延言於堅曰於占西南國亡明年必當平蜀漢堅大悅命秦梁密嚴戎備乃以王猛爲丞相以苻融爲鎮東大將軍代猛爲冀州牧融將發堅祖於霸東奏樂賦詩堅母苟氏以融少子甚愛之比發三至灞上其夕又竊如融所內外莫知是夜堅寢于前殿魏延上言天市南門屏內后妃星失明左右閽寺不見后妃移動之象堅推問知之驚曰天道與人何其不遠遂重星官王猛至長安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辭讓再三堅不許其後天鼓鳴有彗星出于尾箕長十餘丈名蚩尤旗經太微埽東井自夏及秋冬不滅太史令張孟言於堅彗起尾箕而埽東井此燕滅秦之象因勸堅誅慕容暐及其子弟堅不納更以暐爲尚書垂爲京兆尹沖爲平陽太守苻融聞之上疏於堅曰臣聞東胡在燕歷數彌久逮于石亂遂據華夏跨有六州南面稱帝陛下爰命六師大舉征討勞卒頻年勤而後獲本非慕義懷德歸化而今父子兄弟列官滿朝執權履職勢傾勞舊陛下親而幸之臣愚以爲猛獸不可養狼子野心往年星異災起於燕願少留意以思天戒臣據可言之地不容嘿已詩曰兄弟急難朋友好合昔劉向以肺腑之親猶能極言況於臣乎堅報之曰汝爲德未充而懷是非立善未稱而名過其實詩云德輶如毛人鮮克舉君子處高戒懼傾敗可不務乎今四海事曠兆庶未寧黎元應撫夷狄應和方將混六合以一家同有形於赤

于汝其息之勿懷耿介夫天道助順修德則禳災苟求諸己何懼外患焉晉梁州刺史楊亮遣子廣襲仇池與堅將楊安戰廣敗績晉沮水諸戍皆委城奔潰亮懼而退守磬險安遂進寇漢川堅遣王統朱彤率卒二萬爲前鋒寇蜀前禁將軍毛當徐成率步騎二萬入自劍閣楊亮率巴獠萬餘拒之戰于青谷王師不利亮奔固西城彤乘勝陷漢中徐成又攻二劍克之楊安進據梓潼晉奮威將軍西蠻校尉周虓降于彤揚武將軍益州刺史周仲孫勒兵距彤等于緜竹聞堅將毛當將至成都仲孫率騎五千奔于南中安當進兵遂陷益州於是西南夷邛莋夜郎等皆歸之堅以安爲右大將軍益州牧鎮成都毛當爲鎮西將軍梁州刺史鎮漢中姚萇爲寧州刺史領西蠻校尉王統爲南秦州刺史鎮仇池蜀人張育楊光等起兵與巴獠相應以叛於堅晉益州刺史竺瑤威遠將軍桓石虔率衆三萬據墊江育乃自號蜀王遣使歸順與巴獠酋帥張重尹萬等五萬餘人進圍成都尋而育與萬爭權舉兵相持堅遣鄧羌與楊安等擊敗之育光退屯緜竹安又敗張重尹萬于成都南重死之及首級二萬三千鄧羌復擊張育楊光于緜竹皆害之桓石虔敗姚萇于墊江萇退據五城石虔與竺瑤移屯巴東時有人於堅明光殿大呼謂堅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悲哉無復遺堅命執之俄而不見秘書監朱肜等因請誅鮮卑堅不從遣使巡行四方觀風俗問政道明黜陟恤孤獨不能自存者以安車蒲輪徵隱士樂陵王勸爲國子祭酒及王猛卒堅置聽訟觀於未央之南禁老莊圖讖之學中外四禁二衞四軍長上將士皆令修學課後宮置典學立內司以授于掖庭選閹人及女隸有聰識者置博士以授經遣其武衞苟萇左將軍毛盛中書令梁熙步兵校尉姚萇等率騎十三萬伐張天錫于姑臧遣尚書郎閻負梁殊銜命軍前下書徵天錫堅嚴飾廚傳餞萇等于城西賞行將各有差又遣其秦州刺史苟池河州刺史李辯涼州刺史王統率三州之衆以繼之閻負等到涼州天錫自以晉之列藩志在保境命斬之遣將軍馬建出距萇等俄而梁熙王統等自清石津攻其將梁濟于河會城陷之苟萇濟自石城津與梁熙等會攻纏縮城又陷之馬建懼自楊川退還清塞天錫又遣將軍掌據率衆三萬與馬建陣于洪池苟萇遣姚萇以甲卒三千挑戰諸將勸掌據擊之以挫其鋒據不從天錫乃率中軍三萬次金昌萇熙聞天錫來過急攻據陣建降於萇遂攻據害之及其軍司席仂萇進軍入清塞乘高列陣天錫又遣司兵趙充哲爲前鋒率勁勇五萬與萇等戰于赤岸哲大敗天錫懼而奔還致牋請降萇至姑臧天錫乘素車白馬面縛輿櫬降于軍門萇釋縛焚櫬送之于長安諸郡縣悉降堅以梁熙爲持節西中郎將涼州刺史領護西羌校尉鎮姑臧徙豪右七千餘戶于關中五品稅百姓金銀一萬三千斤以賞軍士餘皆安堵如故堅封天錫重光縣之東寧鄉二百戶號歸義侯初萇等將征天錫堅爲其立第於長安至是而居之堅既平涼州又遣其安北將軍幽州刺史苻洛爲北討大都督率幽州兵十萬討代王涉翼犍又遣後將軍俱難與鄧羌等率步騎二十萬東出和龍西出上郡與洛會于涉翼犍庭翼犍戰敗遁于弱水苻洛逐之勢窘迫退還陰山其子翼圭縛父請降洛等振旅而還封賞有差堅以翼犍荒俗未參仁義令入太學習禮以翼圭執父不孝遷之於蜀散其部落於漢鄣邊故地立尉監行事官寮領押課之治業營生三五取丁優復三年無稅租其渠帥歲終令朝獻出入行來爲之制限堅嘗之太學召涉翼犍問曰中國以學養性而人壽考漠北噉牛羊而人不壽何也翼犍不能答又問卿種人有堪將者可召爲國家用對曰漠北人能捕六畜善馳走逐水草而已何堪爲將又問好學否對曰若不好學陛下用教臣何爲堅善其答堅以關中水旱不時議依鄭白故事發其王侯已下及豪望富室僮隸三萬人開涇水上源鑿山起堤通渠引瀆以溉岡鹵之田及春而成百姓賴其利以涼州新附復租賦一年爲父後者賜爵一級孝弟力田爵二級孤寡高年穀帛有差女子百戶牛酒大酺三日遣其尚書令苻丕率司馬慕容暐苟萇等步騎七萬寇襄陽使楊安將樊鄧之衆爲前鋒屯騎校尉石越率精騎一萬出魯陽關慕容垂與姚萇出自南鄉苟池等與彊弩王顯將勁卒四萬從武當繼進大會漢陽師次沔北晉南中郎將朱序以丕軍無舟檝不以爲虞石越遂游馬以渡序大懼固守中城越攻陷外郭獲船百餘艘以濟軍丕率諸將進攻中城遣苟池石越毛當以衆五萬屯于江陵晉車騎將軍桓沖擁

衆七萬爲序聲援憚沖等不進保據上明兗州刺史彭超遣使上言於堅曰晉沛郡太守戴逯以卒數千戍彭城臣請率精銳五萬攻之願更遣重將討淮南諸城堅於是又遣其後將軍俱難率右將軍毛當後禁毛盛陵江邵保等步騎七萬寇淮陰盱眙揚武彭超寇彭城梁州刺史韋鍾寇魏興攻太守吉挹于西城晉將軍毛武生率衆五萬距之與俱難等相持于淮南先是梁熙遣使西域稱揚堅之威德并以綵繒賜諸國王於是朝獻者十有餘國大宛獻天馬千里駒皆汗血朱鬣五色鳳膺麟身及諸珍異五百餘種堅曰吾思漢文之返千里馬咨嗟美詠今所獻馬其悉返之庶克念前王髣髴古人矣乃命羣臣作止馬詩而遣之示無欲也其下以爲盛德之事遠同漢文於是獻詩者四百餘人是時苻丕久圍襄陽御史中丞李柔劾丕以師老無功請徵下廷尉堅曰丕等費廣無成實宜貶戮但師已淹時不可虛然中返其特原之令以功成贖罪因遣其黃門郎韋華持節切讓丕等仍賜以劍曰來春不捷者汝可自裁不足復持面見吾也初丕之寇襄陽也將急攻之苟萇諫曰今以十倍之衆積粟如山但徙荊楚人內於許洛絕其糧運使外援不接糧盡無人不攻自潰何爲促攻以傷將士之命丕從之及堅讓至衆咸疑懼莫知所爲征南主簿河東王施進曰以大將軍英秀諸將勇銳以攻小城何異洪鑪燎羽毛所以緩攻欲以計制之若決一旦之機可指日而定今破襄陽上明自遁復何所疑願請一旬之期以展三軍之勢如其不捷施請爲戮首丕於是促圍攻之堅將親率衆助丕等使苻融將關東甲卒會于壽春梁熙統河西之衆以繼中軍融熙並上言以爲未可興師乃止太元四年晉兗州刺史謝玄率衆數萬次于泗汭將救彭城苻丕陷襄陽執南中郎將朱序送于長安堅署爲度支尚書以其中壘梁成爲南中郎將都督荊揚州諸軍事荊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配兵一萬鎮襄陽以征南府器杖給之彭超圍彭城也置輜重于留城至是晉將謝玄遣將軍何謙之高衡率衆萬餘聲趣留城超引軍赴之戴逯率彭城之衆奔于謝玄超留其治中徐褒守彭城而復寇盱眙俱難既陷淮陰留邵保戍之與超會師而南晉將毛武生救魏興遣前鋒督護趙福將軍袁虞等將水軍一萬泝江而上堅南巴校尉姜宇遣將張紹仇生等水陸五千距之戰于南鄉王師敗績韋鍾攻陷魏興執太守吉挹毛當與王顯自襄陽而東會攻淮南彭超陷盱眙獲晉建威將軍高密內史毛璪之遂攻晉幽州刺史田洛于三阿去廣陵百里京都大震臨江列戍孝武帝遣征虜將軍謝石率水軍次于涂中右衛將軍毛安之游擊將軍河間王曇之次于堂邑謝玄自廣陵救三阿毛當毛盛襲安之王師敗績玄率衆三萬次于白馬塘俱難遣其將都顏率騎逆玄戰于塘西玄大敗之斬顏玄進兵至三阿與難超戰超等又敗退保盱眙玄進次石梁與田洛攻盱眙難超出戰復敗退屯淮陰玄遣將軍何謙之督護諸葛侃率舟師乘潮而上焚淮橋又與難等合戰謙之斬其將邵保難超退師淮北難歸罪彭超斬其司馬柳渾堅聞之大怒檻車徵超下獄超自殺難免爲庶人堅以毛當爲平南將軍徐州刺史鎮彭城毛盛爲平東將軍兗州刺史鎮胡陸王顯爲平吳校尉揚州刺史戍下邳賞堂邑之功也又以苻洛爲散騎常侍持節都督益寧西南夷諸軍事征南大將軍益州牧領護西夷校尉鎮成都命從伊闕自襄陽泝漢而上洛健之兄子也雄勇多力而猛氣絕人堅深忌之故常爲邊牧洛有征伐之功而未賞及是遷也恚怒謀於衆曰孤於帝室至親也主上不能以將相任孤常擯孤於外既投之西裔復不聽過京師此必有伏計令梁成沉孤於漢水矣爲宜束手就命爲追晉陽之事以匡社稷邪諸君意如何其治中平顏妄陳祥瑞勸洛舉兵洛因攘袂大言曰孤計決矣沮謀者斬於是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秦王署置官司以平顏爲輔國將軍幽州刺史爲其謀主分遣使者徵兵於鮮卑烏丸高句麗百濟及薛羅休忍等諸國並不從洛懼而欲止平顏曰且宜聲言受詔盡幽并之兵出自中山常山陽平公必郊迎於路因而執之進據冀州總關東之衆以圖秦雍可使百姓不覺易主而大業定矣洛從之乃率衆七萬發和龍將圖長安於是關中騷動盜賊並起堅遣使數之曰天下未一家兄弟匪他何爲而反可還和龍當以幽州永爲世封洛謂使者曰汝還白東海王幽州褊阨不足容萬乘須還王咸陽以承高祖之業若能候駕潼關者位爲上公爵歸本國堅大怒遣其左將軍竇衝及呂光率步騎四萬討之右將軍都貴馳

傳諸郡率冀州兵三萬為前鋒以苻融為大都督授之節度使石越率騎一萬自東萊出石逕襲和龍海行四百餘里苻重亦盡薊城之衆會洛兵于中山有衆十萬衝等與洛戰于中山大敗之執洛及其將蘭殊送于長安呂光追斬苻重於幽州石越克和龍斬平顏及其黨與百餘人堅赦蘭殊署為將軍徙洛于涼州徵苻融為車騎大將軍領宗正錄尚書事洛既平堅以關東地廣人殷思所以鎮靜之引其羣臣于東堂議曰凡我族類支胤彌繁今欲分三原九嵕武都汧雍十五萬戶於諸方要鎮不忘舊德為磐石之宗於諸君之意如何皆曰此有周所以祚隆八百社稷之利也於是分四帥子弟三千戶以配苻丕鎮鄴如世封諸侯為新券主堅送丕於灞上流涕而別諸戎子弟離其父兄者皆悲號哀慟酸感行人識者以為喪亂流離之象於是分幽州置平州以石越為平州刺史領護鮮卑中郎將鎮龍城大鴻臚韓胤領護赤沙中郎將移烏丸府于代郡之平城中書梁讜為安遠將軍幽州刺史鎮薊城毛興為鎮西將軍河州刺史鎮枹罕王騰為鷹揚將軍并州刺史領護匈奴中郎將鎮晉陽二州各配支戶三千苻暉為鎮東大將軍豫州牧鎮洛陽苻叡為安東將軍雍州刺史鎮蒲坂先是高陸人穿井得龜大三尺背有八卦文堅命太卜池養之食以粟及此而死藏其骨於太廟其夜廟丞高虜夢龜謂之曰我本出將歸江南遭時不遇隕命秦庭又有人夢中謂虜曰龜三千六百歲而終終必妖興亡國之徵也堅自平諸國之後國內殷實遂示人以侈懸珠簾于正殿以朝羣臣宮宇車乘器物服御悉以珠璣琅玕奇寶珍怪飾之尚書郎裴元略諫曰臣聞堯舜茅茨周卑宮室故致和平慶隆八百始皇窮極奢麗嗣不及孫願陛下則采椽之不琢鄙瓊室而不居敦純風於天下流休範於無窮賤金玉珍穀帛勤恤人隱勸課農桑捐無用之器棄難得之貨敦至道以厲薄俗修文德以懷遠人然後一軌九州同風天下刑措既登告成東嶽蹤軒皇以齊美哂二漢之徒封臣之願也堅大悅命去珠簾以元略為諫議大夫鄯善王車師前部王來朝大宛獻汗血馬肅慎貢楛矢天竺獻火浣布康居于寘及海東諸國凡六十有二王皆遣使貢其方物初堅母少寡將軍李威有辟陽之寵史官載之至是堅收起居注及著作所錄而觀之見其事慚怒乃焚其書而大檢史官將加其罪著作郎趙泉車敬等已死乃止荊州刺史都貴遣其司馬閻振中兵參軍吳仲等率衆二萬寇竟陵留輜重于管城水陸輕進桓沖遣南平太守桓石虔竟陵太守郭銓等水陸二萬距之相持月餘戰于濜水振等大敗退保管城石虔乘勝攻破之斬振及仲俘斬萬七千

晉書卷一百十三

晉書卷一百十三考證

苻堅載記上以楊統爲平遠將軍南秦州刺史○楊十六國春秋作王下文云堅以王統爲南秦州刺史鎮仇池未知孰是

亮懼而遁守峯險○水經注作亮以峯溪谷險固難拔保而居之

荆州刺史郗貴○郗貴一本作郝貴又作梁成上文有右將軍郗貴未知卽其人否

晉書卷一百十三考證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載記第十四

苻堅下

太元七年堅饗羣臣于前殿樂奏賦詩秦州別駕天水姜平子詩有丁字直而
不曲堅問其故平子曰臣丁至剛不可以屈且曲下者不正之物未足獻也堅
笑曰名不虛行因擢爲上第堅兄法子東海公陽與王猛子散騎侍郎皮謀反
事洩堅問反狀陽曰禮云父母之仇不同天地臣父哀公死不以罪齊襄復九
世之讎而況臣也皮曰臣父丞相有佐命之勳而臣不免貧餒所以圖富也堅
流涕謂陽曰哀公之死事不在朕卿寧不知之讓皮曰丞相臨終託卿以十具
牛爲田不聞爲卿求位知子莫若父何斯言之徵也皆赦不誅徙陽于高昌皮
于朔方之北苻融以位忝宗正不能肅遏奸萌上疏請待罪私藩堅不許將以
融爲司徒融固辭堅銳意荆揚將謀入寇乃改授融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新平郡獻玉器初堅即偽位新平王彫陳說圖讖堅大悅以彫爲太史令嘗
言於堅曰謹按讖云古月之末亂中州洪水大起健西流惟有雄子定八州此
即三祖陛下之聖諱也又曰當有艸付臣又土滅東燕破白虜氏在中華在表
按圖讖之文陛下當滅燕平六州願徙汧隴諸氏于京師三秦大戶置之於邊
地以應圖讖之言堅訪之王猛猛以彫爲左道惑衆勸堅誅之彫臨刑上疏曰
臣以趙建武四年從京兆劉湛學明於圖記謂臣曰新平地古顓頊之墟里名
曰雞閭記云此里應出帝王寶器其名曰延壽寶鼎顓頊有云河上先生爲吾
隱之于咸陽西北吾之孫有艸付臣又土應之湛又云吾嘗齋于室中夜有流
星大如半月落於此地斯蓋是乎願陛下誌之平七州之後出于壬午之年至
是而新平人得之以獻器銘篆書文題之法一爲天王二爲王后三爲三公四
爲諸侯五爲伯子男六爲卿大夫七爲元士自此已下考載文記列帝王名臣
自天子王后內外次序上應天文象紫宮布列依玉牒版辭不違帝王之數從
上元人皇起至中元窮于下元天地一變盡三元而止堅以彫言有徵追贈光
祿大夫幽州蝗廣袤千里堅遣其散騎常侍劉蘭持節爲使者發青冀幽并百
姓討之以苻朗爲使持節都督青徐兗三州諸軍事鎮東將軍青州刺史以諫
議大夫裴元略爲陵江將軍西夷校尉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密授規模令與王
撫備舟師于蜀將以入寇車師前部王彌寘鄯善王休密馱朝于堅堅賜以朝
服引見西堂寘等觀其宮宇壯麗儀衛嚴肅甚懼因請年年貢獻堅以西域路
遙不許令三年一貢九年一朝以爲永制寘等請曰大宛諸國雖通貢獻然誠
節未純請乞依漢置都護故事若王師出關請爲鄉導堅於是以驍騎呂光爲
持節都督西討諸軍事與陵江將軍姜飛輕騎將軍彭晃等配兵七萬以討定
西域苻融以虛耗中國投兵萬里之外得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可耕固諫以
爲不可堅曰二漢力不能制匈奴猶出師西域今匈奴既平易若摧朽雖勞師
遠役可傳檄而定化被昆山垂芳千載不亦美哉朝臣又屢諫皆不納晉將軍
朱綽焚踐沔北屯田掠六百餘戶而還堅引羣臣會議曰吾統承大業垂二十
載芟夷逋穢四方略定惟東南一隅未賓王化吾每思天下不一未嘗不臨食
輟餔今欲起天下兵以討之略計兵仗精卒可有九十七萬吾將躬先啓行薄
伐南裔於諸卿意何如祕書監朱彤曰陛下應天順時恭行天罰嘯咤則五嶽
摧覆呼吸則江海絕流若一舉百萬必有征無戰晉主自當銜璧輿櫬啓顙軍
門若迷而弗悟必逃死江海猛將追之即可賜命南巢中州之人還之桑梓然
後迴駕岱宗告成封禪起白雲於中壇受萬歲於中嶽爾則終古一時書契未
有堅大悅曰吾之志也左僕射權翼進曰臣以爲晉未可伐夫以紂之無道天
下離心八百諸侯不謀而至武王猶曰彼有人焉迴師止旆三仁誅放然後奮
戈牧野今晉道雖微未聞喪德君臣和睦上下同心謝安桓沖江左偉才可謂
晉有人焉臣聞師克在和今晉和矣未可圖也堅默然久之曰諸君各言其志
太子左衞率石越對曰吳人恃險偏隅不賓王命陛下親御六師問罪衡越誠
合人神四海之望但今歲鎮星守斗牛福德在吳懸象無差不可犯也且晉中
宗藩王耳夷夏之情咸共推之遺愛猶在於人昌明其孫也國有長江之險朝
無昏貳之釁臣愚以爲利用修德未宜動師孔子曰遠人不服修文德以來之

願保境養兵伺其虛隙堅曰吾聞武王伐紂逆歲犯星天道幽遠未可知也昔夫差威陵上國而為勾踐所滅仲謀澤洽全吳孫皓因三代之業龍驤一呼君臣面縛雖有長江其能固乎以吾之衆旅投鞭於江足斷其流越曰臣聞紂為無道天下患之夫差淫虐孫皓昏暴衆叛親離所以敗也今晉雖無德未有斯罪深願厲兵積粟以待天時羣臣各有異同庭議者久之堅曰所謂築室于道沮計萬端吾當內斷於心矣羣臣出後獨留苻融議之堅曰自古大事定策者一兩人而已羣議紛紜徒亂人意吾當與汝決之融曰歲鎮在斗牛吳越之福不可以伐一也晉主休明朝臣用命不可以伐二也我數戰兵疲將倦有憚敵之意不可以伐三也諸言不可者策之上也願陛下納之堅作色曰汝復如此天下之事吾當誰與言之今有衆百萬資仗如山吾雖未稱令主亦不為闇劣以累捷之威擊垂亡之寇何不克之有乎吾終不以賊遺子孫為宗廟社稷之憂也融泣曰吳之不可伐昭然虛勞大舉必無功而反臣之所憂非此而已陛下寵育鮮卑羌羯布諸畿甸舊人族類斥徙遐方今傾國而去如有風塵之變者其如宗廟何監國以弱卒數萬留守京師鮮卑羌羯攢聚如林此皆國之賊也我之讎也臣恐非但徒返而已亦未必萬全臣智識愚淺誠不足采王景略一時奇士陛下每擬之孔明其臨終之言不可忘也堅不納游于東苑命沙門道安同輦權翼諫曰臣聞天子法駕侍中陪乘清道而行進止有度三代末主或虧大倫適一時之情書惡來世故班姬辭輦垂美無窮道安毀形賤士不宜參穢神輿堅作色曰安公道冥至境德為時尊朕舉天下之重未足以易之非公與輦之榮此乃朕之顯也命翼扶安升輦顧謂安曰朕將與公南遊吳越整六師而巡狩謁虞陵于疑嶺瞻禹穴于會稽泛長江臨滄海不亦樂乎安曰陛下應天御世居中土而制四維逍遙順時以適聖躬動則鳴鑾清道止則神棲無為端拱而化與堯舜比隆何為勞身于馳騎口倦于經略櫛風沐雨蒙塵野次乎且東南區區地下氣癘虞舜游而不返大禹適而弗歸何足以上勞神駕下困蒼生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苟文德足以懷遠可不煩寸兵而坐賓百越堅曰非為地不廣人不足也但思混一六合以濟蒼生天生蒸庶樹之君者所以除煩去亂安得憚勞朕既大運所鍾將簡天心以行天罰高辛有熊泉之役唐堯有丹水之師此皆著之前典昭之後王誠如公言帝王無省方之文乎且朕此行也以義舉耳使流度衣冠之胄還其墟壤復其桑梓止為濟難銓才不欲窮兵極武安曰若鑾駕必欲親動猶不願遠涉江淮可暫幸洛陽明授勝略馳紙檄于丹陽開其改迷之路如其不庭伐之可也堅不納先是羣臣以堅信重道安謂安曰主上欲有事於東南公何不為蒼生致一言也故安因此而諫苻融及尚書原紹石越等上書面諫前後數十堅終不從堅少子中山公詵有寵于堅又諫曰臣聞季梁在隨楚人憚之宮奇在虞晉不闚兵國有人焉故也及謀之不用而亡不淹歲前車之覆軌後車之明鑒陽平公國之謀主而陛下違之晉有謝安桓沖而陛下伐之是行也臣竊惑焉堅曰國有元龜可以決大謀朝有公卿可以定進否孺子言焉將為戮也所司奏劉蘭討蝗幽州經秋冬不滅請徵下廷尉詔獄堅曰災降自天殆非人力所能除也此自朕之政違所致蘭何罪焉明年呂光發長安堅送于建章宮謂光曰西戎荒俗非禮義之邦羈縻之道服而赦之示以中國之威導以王化之法勿極武窮兵過深殘掠加鄯善王休密馱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西域諸軍事寧西將軍車師前部王彌寘使持節平西將軍西域都護率其國兵為光鄉導是年益州西南夷海東諸國皆遣使貢其方物堅南遊灞上從容謂羣臣曰軒轅大聖也其仁若天其智若神猶隨不順者從而征之居無常所以兵為衞故能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率從今天下垂平惟東南未殄朕忝荷大業巨責攸歸豈敢優游卒歲不建大同之業每思桓溫之寇也江東不可不滅今有勁卒百萬文武如林鼓行而摧遺晉若商風之隕秋籜朝廷內外皆言不可吾實未解所由晉武若信朝士之言而不征吳者天下何由一軌吾計決矣不復與諸卿議也太子宏進曰吳今得歲不可伐也且晉主無罪人為之用謝安桓沖兄弟皆一方之儁才君臣戮力阻險長江未可圖也但可厲兵積粟以待暴主一舉而滅之今若動而無功則威名損於外資財竭於內是故聖王之行師也內斷必誠然後用之彼若憑長江以固守徙江北百姓于江南增城清野杜門不戰我已疲矣彼未引

弓士卞氣竭不可久留陛下將若之何堅曰往年車騎滅燕亦犯歲而捷之天
道幽遠非汝所知也昔始皇之滅六國其王豈皆暴乎且吾內斷於心久矣舉
必克之何為無功吾方命蠻夷以攻其內精甲勁兵以攻其外內外如此安有
不克道安曰太子之言是也願陛下納之堅弗從冠軍慕容垂言於堅曰陛下
德侔軒唐功高湯武威澤被于八表遠夷重譯而歸司馬昌明因餘燼之資敢
距王命是而不誅法將安措孫氏跨僭江東終併於晉其勢然也臣聞小不敵
大弱不御彊況大秦之應符陛下之聖武彊兵百萬韓白盈朝而令其偷魂假
號以賊虜遺子孫哉詩云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陛下內斷神謀足矣不
煩廣訪朝臣以亂聖慮昔晉武之平吳也言可者張杜數賢而已若採羣臣之
言豈能建不世之功諺云憑天俟時時已至矣其可已乎堅大悅曰與吾定天
下者其惟卿耳賜帛五百匹彗星掃東井自堅之建元十七年四月長安有水
影遠觀若水視地則見人至是則止堅惡之上林竹死洛陽地陷晉車騎將軍
桓沖率眾十萬伐堅遂攻襄陽遣前將軍劉波冠軍桓石虔振威桓石民攻沔
北諸城輔國楊亮伐蜀攻拔伍城進攻涪城龍驤胡彬攻下蔡鷹揚郭銓攻武
當沖別將攻萬歲城拔之堅大怒遣其子征南叡及冠軍慕容垂左衛毛當率
步騎五萬救襄陽揚武張崇救武當後將軍張蚝步兵校尉姚萇救涪城叡次
新野垂次鄧城王師敗張崇于武當掠二千餘戶而歸叡遣垂及驍騎石越為
前鋒次于沔水垂越夜命三軍人持十炬火繫炬于樹枝光照十數里中沖懼
退還上明張蚝出斜谷楊亮亦引兵退歸堅下書悉發諸州公私馬人十丁遣
一兵門在灼然者為崇文義從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武藝驍勇富室材雄者皆
拜羽林郎下書期克捷之日以帝為尚書左僕射謝安為吏部尚書桓沖為侍
中並立第以待之良家子至者三萬餘騎其秦州主簿金城趙盛之為建威將
軍少年都統遣征南苻融驃騎張蚝撫軍苻方衛軍梁成平南慕容暐冠軍慕
容垂率步騎二十五萬為前鋒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前後千
里旗鼓相望堅至項城涼州之兵始達咸陽蜀漢之軍順流而下幽冀之眾至
于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自河入石門達于汝潁融等攻陷壽春

執晉平虜將軍徐元喜安豐太守王先垂攻陷項城獲晉將軍王太丘梁成與
其揚州刺史王顯弋陽太守王詠等率眾五萬屯于洛澗柵淮以遏東軍成頻
敗王師晉遣都督謝石徐州刺史謝玄豫州刺史桓伊輔國謝琰等水陸七萬
相繼距融去洛澗二十五里憚成不進龍驤將軍胡彬先保硤石為融所逼糧
盡詐揚沙以示融軍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見大將軍融軍人獲
而送之融乃馳使白堅曰賊少易俘但懼其越逸宜速進眾軍掎禽賊帥堅大
悅恐石等遁也捨大軍于項城以輕騎八千兼道赴之令軍人曰敢言吾至壽
春者拔舌故石等弗知晉龍驤將軍劉牢之率勁卒五千夜襲梁成壘克之斬
成及王顯王詠等十將士卒死者萬五千謝石等以既敗梁成水陸繼進堅與
苻融登城而望王師見部陣齊整將士精銳又北望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
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也何謂少乎憮然有懼色初朝廷聞堅入寇會稽王道子
以威儀鼓吹求助於鍾山之神奉以相國之號及堅之見草木狀人若有力焉
堅遣其尚書朱序說石等以眾盛欲脅而降之序詭謂石曰若秦百萬之眾皆
至則莫可敵也及其眾軍未集宜在速戰若挫其前鋒可以得志石聞堅在壽
春也懼謀不戰以疲之謝琰勸從序言遣使請戰許之時張蚝敗謝石于肥南
謝玄謝琰勒卒數萬陣以待之蚝乃退列陣逼肥水王師不得渡遣使謂融曰
君懸軍深入置陣逼水此持久之計豈欲戰者乎若小退師令將士周旋僕與
君公緩轡而觀之不亦美乎融於是麾軍卻陣欲因其濟水覆而取之軍遂奔
退制之不可止融馳騎略陣馬倒被殺軍遂大敗王師乘勝追擊至于青岡死
者相枕堅為流矢所中單騎遁還於淮北飢甚人有進壺飧豚髀者堅食之大
悅曰昔公孫豆粥何以加也命賜帛十匹綿十斤辭曰臣聞白龍厭天池之樂
而見困豫且陛下目所覩也耳所聞也今蒙塵之難豈自天乎且妄施不為惠
妄受不為忠陛下臣之父母也安有子養而求報哉弗顧而退堅大慚顧謂其
夫人張氏曰朕若用朝臣之言豈見今日之事邪當何面目復臨天下乎潸然
流涕而去聞風聲鶴唳皆謂晉師之至其僕射張天錫尚書朱序及徐元喜等
皆歸順初諺言堅不出項羣臣勸堅停項為六軍聲鎮堅不從故敗諸軍悉潰

惟慕容垂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子寶勸垂殺堅垂不從乃以兵屬堅
初慕容暐屯鄖城姜成等守漳口晉隨郡太守夏侯澄攻姜成斬之暐棄其衆
奔還堅收離集散比至洛陽衆十餘萬百官威儀軍容粗備未及關而垂有貳
志說堅請巡撫燕岱并求拜墓堅許之權翼固諫以為不可堅不從尋懼垂為
變悔之遣驍騎石越率卒三千戍鄴驃騎張蚝率羽林五千戍并州留兵四千
配鎮軍毛當戍洛陽堅至自淮南次于長安東之行宮哭苻融而後入告罪于
其太廟赦殊死已下文武增位一級厲兵課農存卹孤老諸士卒不返者皆復
其家終世贈融大司馬謚曰哀公衞軍從事中郎丁零翟斌反于河南長樂公
苻丕遣慕容垂及苻飛龍討之垂南結丁零殺飛龍盡坑其衆豫州牧平原公
苻暉遣毛當擊翟斌為斌所敗當死之垂子農亡奔列人招集羣盜衆至萬數
千丕遣石越擊之為農所敗越死之垂引丁零烏丸之衆二十餘萬為飛梯地
道以攻鄴城慕容暐弟燕故濟北王泓先為北地長史聞垂攻鄴亡命奔關東
收諸馬牧鮮卑衆至數千還屯華陰慕容暐乃潛使諸弟及宗人起兵于外堅
遣將軍強永率騎擊之為泓所敗泓衆遂盛自稱使持節大都督陝西諸軍事
大將軍雍州牧濟北王推叔父垂為丞相都督陝東諸軍事領大司馬冀州牧
吳王堅謂權翼曰吾不從卿言鮮卑至是關東之地吾不復與之爭將若泓何
翼曰寇不可長慕容垂正可據山東為亂不暇近逼今暐及宗族種類盡在京
師鮮卑之衆布於畿甸實社稷之元憂宜遣重將討之堅乃以廣平公苻熙為
使持節都督雍州雜戎諸軍事鎮東大將軍雍州刺史鎮蒲坂徵苻叡為都督
中外諸軍事衞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事配兵五萬以左將軍竇衝為長史
龍驤姚萇為司馬討泓于華澤平陽太守慕容沖起兵河東有衆二萬進攻蒲
坂堅命竇衝討之苻叡勇果輕敵不恤士衆泓聞其至也懼率衆將奔關東叡
馳兵要之姚萇諫曰鮮卑有思歸之心宜驅出關不可遏也叡弗從戰于華澤
叡敗績被殺堅大怒萇懼誅遂叛竇衝擊慕容沖于河東大破之沖率騎八千
奔于泓軍泓衆至十餘萬遣使謂堅曰秦為無道滅我社稷今天誘其衷使秦
師傾敗將欲興復大燕吳王已定關東可速資備大駕奉送家兄皇帝并宗室
功臣之家泓當率關中燕人翼衞皇帝還返鄴都與秦以武牢為界分王天下
永為鄰好不復為秦之患也鉅鹿公輕戇銳進為亂兵所害非泓之意堅大怒
召慕容暐責之曰卿父子干紀僭亂乖逆人神朕應天行罰盡兵勢而得卿卿
非改迷歸善而合宗蒙宥兄弟布列上將納言雖曰破滅其實若歸奈何因王
師小敗便猖悖若此垂為長蛇於關東泓沖稱兵內侮泓書如此卿欲去者朕
當相資卿之宗族可謂人面獸心殆不可以國士期也暐叩頭流血泣涕陳謝
堅久之曰書云父子兄弟無相及也卿之忠誠實簡朕心此自三豎之罪非卿
之過復其位而待之如初命暐以書招諭垂及泓沖使息兵還長安恕其反叛
之咎而暐密遣使者謂泓曰今秦數已終長安怪異特甚當不復能久立吾既
籠中之人必無還理昔不能保守宗廟致令傾喪若斯吾罪人也不足復顧吾
之存亡社稷不輕勉建大業以興復為務可以吳王為相國中山王為太宰領
大司馬汝可為大將軍領司徒承制封拜聽吾死問汝便即尊位泓於是進向
長安改年曰燕興是時鬼夜哭三旬而止堅率步騎二萬討姚萇于北地次于
趙氏塢使護軍楊璧游騎三千斷其奔路右軍徐成左軍竇衝鎮軍毛盛等屢
戰敗之仍斷其運水之路馮翊游欽因淮南之敗聚衆數千保據頻陽遣軍運
水及粟以饋姚萇楊璧盡獲之萇軍渴甚遣其弟鎮北尹買率勁卒二萬決堰
竇衝率衆敗其軍于鸛雀渠斬尹買及首級萬三千萇衆危懼人有渴死者俄
而降雨於萇營營中水三尺周營百步之外寸餘而已於是萇軍大振堅方食
去案怒曰天其無心何故降澤賊營萇又東引慕容泓為援泓謀臣高蓋宿勤
崇等以泓德望後沖且持法苛峻乃殺泓立沖為皇太弟承制行事自相署置
姚萇留其弟征虜緒守楊渠川大營率衆七萬來攻堅堅遣楊璧等擊之為萇
所敗獲楊璧毛盛徐成及前軍齊午等數十人皆禮而遣之苻暉率洛陽陝城
之衆七萬歸于長安益州刺史王廣遣將軍王蚝率蜀漢之衆來赴難堅聞慕
容沖去長安二百餘里引師而歸使撫軍苻方戍驪山拜苻暉使持節散騎常
侍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配兵五萬距沖河間公苻
琳為中軍大將軍為暉後繼沖乃令婦人乘牛為衆揭竿為旗揚土為塵督厲

其衆晨攻暉營于鄭西暉出距戰沖揚塵鼓譟暉師敗績堅又以尚書姜宇爲
前將軍與苻琳率衆三萬擊沖于灞上爲沖所敗宇死之琳中流矢沖遂據阿
房城初堅之滅燕沖姊爲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寵冠後庭沖年十
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
飛入紫宮咸懼爲亂王猛切諫堅乃出沖長安又謠曰鳳皇鳳皇止阿房堅以
鳳皇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乃植桐竹數十萬株于阿房城以待之沖小字
鳳皇至是終爲堅賊入止阿房城焉晉西中郎將桓石虔進據魯陽遣河南太
守高茂北戍洛陽晉冠軍謝玄次于下邳徐州刺史趙遷棄彭城奔還玄前鋒
張願追遷及于碭山轉戰而免玄進據彭城時呂光討平西域三十六國所獲
珍寶以萬萬計堅下書以光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玉門以西諸軍事安西
將軍西域校尉進封順鄉侯增邑一千戶劉牢之伐兗州堅刺史張崇棄鄄城
奔于慕容垂牢之遣將軍劉襲追崇戰于河南斬其東平太守楊光而退牢之
遂據鄄城慕容沖進逼長安堅登城觀之歎曰此虜何從出也其彊若斯大言
責沖曰爾輩羣奴正可牧牛羊何爲送死沖曰奴則奴矣既厭奴苦復欲取爾
見代堅遣使送錦袍一領遺沖稱詔曰古人兵交使在其閒卿遠來草創得無
勞乎今送一袍以明本懷朕於卿恩分如何而於一朝忽爲此變沖命詹事答
之亦稱皇太弟有令孤今心在天下豈顧一袍小惠苟能知命便可君臣束手
早送皇帝自當寬貸苻氏以酬曩好終不使既往之施獨美於前堅大怒曰吾
不用王景略陽平公之言使白虜敢至於此苻丕在鄴糧竭馬無草削松木而
食之會丁零叛慕容垂垂引師去鄴始具西問知苻叡等喪敗長安危逼乃遣
其陽平太守邵興率騎一千將北引重合侯苻謨高邑侯苻亮阜城侯苻定于
常山固安侯苻鑒中山太守王兗于中山以爲己援垂遣張崇要興獲之于襄
國南又遣其參軍封孚西引張蚝并州刺史王騰于晉陽蚝騰以衆寡不赴丕
進退路窮乃謀於羣寮司馬楊膺唱歸順之計丕猶未從會晉遣濟北太守丁
匡據碻磝濟陽太守郭滿據滑臺將軍顏肱劉襲次于河北丕遣將軍桑據距之
爲王師所敗襲等進攻黎陽克之丕懼乃遣從弟就與參軍焦逵請救于謝玄

丕書稱假途求糧還赴國難須軍援既接以鄴與之若西路不通長安陷沒請
率所領保守鄴城乃羈縻一方文降而已逵與參軍姜讓密謂楊膺曰今稱辭
如此京師阻隔吉凶莫審密邇寇讎三軍罄絕傾危之甚朝不及夕觀公豪氣
不除非救世之主既不能竭盡誠款速致糧援方設兩端必無成也今日之殆
疾於轉機不容虛設從成反覆宜正書爲表以結殷勤若王師之至必當致身
如其不從可逼縛與之苟不義服一人力耳古人行權寧濟爲功況君侯累葉
載德顯祖初著名於晉朝今復建勳使功業相繼千載一時不可失也膺素
輕丕自以力能逼之乃改書而遣逵等并遣濟南毛蜀毛鮮等分房爲任於晉
堅遣鴻臚郝稚徵處士王嘉于到獸山既至堅每日召嘉與道安於外殿動靖
諮問之慕容暐入見東堂稽首謝曰弟沖不識義方孤背國恩臣罪應萬死陛
下垂天地之容臣蒙更生之惠臣二子昨婚明當三日愚欲暫屈鑾駕幸臣私
第堅許之暐出嘉曰椎蘆作蘧蒢不成文章會天大雨不得殺羊堅與羣臣莫
之能解是夜大雨晨不果出初暐之遣諸弟起兵於外也堅防守甚嚴謀應之
而無因時鮮卑在城者猶有千餘人暐乃密結鮮卑之衆謀伏兵請堅因而殺
之令其豪帥悉羅騰屈突鐵侯等潛告之曰官今使侯外鎮聽舊人悉隨可於
某日會集某處鮮卑信之北部人突賢與其妹別妹爲左將軍竇衝小妻聞以
告衝請留其兄衝馳入白堅堅大驚召騰問之騰具首服堅乃誅暐父子及其
宗族城內鮮卑無少長及婦女皆殺之慕容垂復圍鄴城焦逵既至朝廷果欲
徵丕任子然後出師逵固陳丕款誠無貳并宣楊膺之意乃遣劉牢之等率衆
二萬水陸運漕救鄴時長安大饑人相食諸將歸而吐肉以飴妻子慕容沖僭
稱尊號于阿房改年更始堅與沖戰各有勝負嘗爲沖軍所圍殿中上將軍鄧
邁左中郎將鄧綏尚書郎鄧瓊相謂曰吾門世荷榮寵先君建殊功於國家不
可不立忠效節以成先君之志且不死君難者非丈夫也於是與毛長樂等蒙
獸皮奮矛而擊沖軍沖軍潰堅獲免嘉其忠勇並拜五校加三品將軍賜爵關
內侯沖又遣其尚書令高蓋率衆夜襲長安攻陷南門入于南城左將軍竇衝
前禁將軍李辯等擊敗之斬首千八百級分其尸而食之堅尋敗沖于城西追

奔至于阿城諸將請乘勝入城堅懼為沖所擒乃擊金以止軍是時劉牢之至
枋頭征東參軍徐義宦人孟豐告苻丕楊膺姜讓等謀反丕收膺讓戮之牢之
以丕自相屠戮盤桓不進苻暉屢為沖所敗堅讓之曰汝吾之子也擁大衆屢
為白虜小兒所摧何用生為暉憤恚自殺關中堡壁三千餘所推平遠將軍馮
翊趙敖為統主相率結盟遣兵糧助堅左將軍苟池右將軍俱石子率騎五千
與沖爭麥戰于驪山為沖所敗池死之石子奔鄴堅大怒復遣領軍楊定率左
右精騎二千五百擊沖大敗之俘掠鮮卑萬餘而還堅怒悉坑之定果勇善戰
沖深憚之遂穿馬埳以自固劉牢之至鄴慕容垂北如新城鄴中饑甚丕率鄴
城之衆就晉穀于枋頭牢之入屯鄴城慕容垂軍人飢甚多奔山中幽冀人相
食初關東謠曰幽州𪂇生當滅若不滅百姓絕𪂇垂之本名與丕相持經年百
姓死幾絕先是姚萇攻新平新平太守苟輔將降之郡人遼西太守馮傑蓮勺
令馮羽等諫曰天下喪亂忠臣乃見昔田單守一城而存齊今秦之所有猶連
州累鎮郡國百城臣子之於君父盡心焉盡力焉死而後已豈宜貳哉輔大悅
於是憑城固守萇為土山地道輔亦為之或戰山峯萇衆死者萬有餘人輔乃
詐降萇將入覺之引衆而退輔馳出擊之斬獲萬計至是糧竭矢盡外救不至
萇遣吏謂輔曰吾方以義取天下豈讎忠臣乎卿但率見衆男女還長安吾須
此城置鎮輔以為然率男女萬五千口出城萇圍而坑之男女無遺初石季龍
末清河崔悅為新平相為郡人所殺悅子液後仕堅為尚書郎自表父讎不同
天地請還冀州堅愍之禁錮新平人缺其城角以恥之新平酋豪深以為慚故
相率距萇以立忠義時有羣烏數萬翔鳴于長安城上其聲甚悲占者以為鬬
羽不終年有甲兵入城之象沖率衆登城堅身貫甲冑督戰距之飛矢滿身血
流被體時雖兵寇危逼馮翊諸堡壁猶有負糧冒難而至者多為賊所殺堅謂
之曰聞來者率不善達誠是忠臣赴難之義當今寇難殷繁非一人之力所能
濟也庶明靈有照禍極災返善保誠順為國自愛蓄糧厲甲端聽師期不可徒
喪無成相隨獸口三輔人為沖所略者咸遣使告堅請放火以為內應堅曰哀
諸卿忠誠之意也何復已已但時運圮喪恐無益於國空使諸卿坐自夷滅吾
所不忍也且吾精兵若獸利器如霜而衄於烏合疲鈍之賊豈非天也宜善思
之衆固請曰臣等不愛性命投身為國若上天有靈單誠或冀一濟沒無遺恨
矣堅遣騎七百應之而沖營放火者為風所燒其能免者十有一二堅深痛
之身為設祭而招之曰有忠有靈來就此庭歸汝先父勿為妖形歔欷流涕悲
不自勝衆咸相謂曰至尊慈恩如此吾等有死無移沖毒暴關中人皆流散道
路斷絕千里無煙堅以甘松護軍仇騰為馮翊太守加輔國將軍與破虜將軍
蜀人蘭犢慰勉馮翊諸縣之衆衆咸曰與陛下同死共生誓無有二每夜有人
周城大呼曰楊定健兒應屬我宮殿臺觀應坐我父子同出不共汝且尋而不
見人跡城中有書曰古苻傳賈錄載帝出五將久長得先是又謠曰堅入五將
山長得堅大信之告其太子宏曰脫如此言天或導予今留汝兼總戎政勿與
賊爭利吾當出隴收兵運糧以給汝天其或者正訓予也於是遣衛將軍楊定
擊沖于城西為沖所禽堅彌懼付宏以後事將中山公詵張夫人率騎數百出
如五將宣告州郡期以孟冬救長安宏尋將母妻宗室男女數千騎出奔百寮
逃散慕容沖入據長安縱兵大掠死者不可勝計初秦之未亂也關中土然無
火而煙氣大起方數十里中月餘不滅堅每臨聽訟觀令百姓有怨者舉煙于
城北觀而錄之長安為之謠曰欲得必存當舉煙又為謠曰長鞘馬鞭擊左股
太歲南行當復虜秦人呼鮮卑為白虜慕容垂之起於關東歲在癸未堅之分
氐戶於諸鎮也趙整因侍援琴而歌曰阿得脂阿得脂博勞舅父是仇綏尾長
翼短不能飛遠徙種人留鮮卑一旦緩急語阿誰堅笑而不納至是整言驗矣
堅至五將山姚萇遣將軍吳忠圍之堅衆奔散獨侍御十數人而已神色自若
坐而待之召宰人進食俄而忠至執堅以歸新平幽之於別室萇求傳國璽於
堅曰萇次膺符曆可以為惠堅瞋目叱之曰小羌乃敢干逼天子豈以傳國璽
授汝羌也圖緯符命何所依據五胡次序無汝羌名違天不祥其能久乎璽已
送晉不可得也萇又遣尹緯說堅求為堯舜禪代之事堅責緯曰禪代者聖賢
之事姚萇叛賊奈何擬之古人堅既不許萇以禪代罵而求死萇乃縊堅于新
平佛寺中時年四十八中山公詵及張夫人並自殺是歲太元十年也宏之奔

也歸其南秦州刺史楊璧于下辯璧距之乃奔武都氐豪強熙假道歸順朝廷處宏于江州宏歷位輔國將軍桓玄篡位以宏為涼州刺史義熙初以謀叛被誅初堅彊盛之時國有童謠云河水清復清苻詔死新城堅聞而惡之每征伐戒軍候云地有名新者避之時又童謠云阿堅連牽三十年若後欲敗當在江淮閒堅在位二十七年因壽春之敗其國大亂後二年竟死於新平佛寺咸應謠言矣丕僭號偽追諡堅曰世祖宣昭皇帝

王猛

王猛字景略北海劇人也家于魏郡少貧賤以鬻畚為業嘗貨畚于洛陽乃有一人貴買其畚而云無直自言家去此無遠可隨我取直猛利其貴而從之行不覺遠忽至深山見一父老鬚髮皓然踞胡床而坐左右十許人有一人引猛進拜之父老曰王公何緣拜也乃十倍償畚直遣人送之猛既出顧視乃嵩高山也猛瓌姿俊偉博學好兵書謹重嚴毅氣度雄遠細事不干其慮自不參其神契略不與交通是以浮華之士咸輕而笑之猛悠然自得不以屑意少游於鄴都時人罕能識也惟徐統見而奇之召為功曹遁而不應遂隱于華陰山懷佐世之志希龍顏之主斂翼待時候風雲而後動桓溫入關猛被褐而詣之一面談當世之事捫蝨而言旁若無人溫察而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率銳師十萬杖義討逆為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寇境長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見公心故也所以不至溫默然無以酬之溫之將還賜猛車馬拜高官督護請與俱南猛還山諮師師曰卿與桓溫豈並世哉在此自可富貴何為遠乎猛乃止苻堅將有大志聞猛名遣呂婆樓招之一見便若平生語及廢興大事異符同契若玄德之遇孔明也及堅僭位以猛為中書侍郎時始平多枋頭西歸之人豪右縱橫劫盜充斥乃轉猛為始平令猛下車明法峻刑澄察善惡禁勒彊豪鞭殺一吏百姓上書訟之有司劾奏檻車徵下廷尉詔獄堅親問之曰為政之體德化為先蒞任未幾而殺戮無數何其酷也猛曰臣聞宰寧國以禮治亂邦以法陛下不以臣不才任臣以劇邑謹為明君翦除凶猾始殺一姦餘尚萬數若以臣不能窮殘盡暴肅清軌法者敢不甘心鼎鑊以謝孤負酷政之刑臣實未敢受之堅謂群臣曰王景略固是夷吾子產之儔也於是赦之遷尚書左丞咸陽內史京兆尹未幾除吏部尚書太子詹事又遷尚書左僕射輔國將軍司隸校尉加騎都尉居中宿衛時猛年三十六歲中五遷權傾內外宗戚舊臣皆害其寵尚書仇騰丞相長史席寶數譖毀之堅大怒黜騰為甘松護軍寶白衣領長史爾後上下咸服莫有敢言頃之遷尚書令太子太傅加散騎常侍猛頻表累讓堅竟不許又轉司徒錄尚書事餘如故猛辭以無功不拜後率諸軍討慕容暐軍禁嚴明師無私犯猛之未至鄴也劫盜公行及猛之至遠近帖然燕人安之軍還以功進封清河郡侯賜以美妾五人上女妓十二人中妓三十八人馬百匹車十乘猛上疏固辭不受時既留鎮冀州堅遣猛於六州之內聽以便宜從事簡召英儁以補關東守宰授訖言臺除正居數月上疏曰臣前所以朝聞夕拜不顧艱虞者正以方難未夷軍機權速庶竭命戎行甘驅馳之役敷宣皇威展筋骨之效故僶俛從事叨據負乘可謂恭命於濟時俟太平於今日今聖德格于皇天威靈被于八表弘化已熙六合清泰竊敢披貢丹誠請避賢路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豈應孤任愚臣以速傾敗東夏之事非臣區區所能康理願徙授親賢濟臣顛墜若以臣有鷹犬微勤未忍捐棄者乞待罪一州效盡力命徐方始賓淮汝防重六州處分府選便宜輒以悉停督任弗可虛曠深願時降神規堅不許遣其侍中梁讜詣鄴喻旨猛乃視事如前俄入為丞相中書監尚書令太子太傅司隸校尉持節常侍將軍侯如故稍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表讓久之堅曰卿昔螭蟠布衣朕龍潛弱冠屬世事紛紜厲士之際顛覆厥德朕奇卿於暫見擬卿為臥龍卿亦異朕於一言回考槃之雅志豈不精契神交千載之會雖傅巖入夢姜公悟兆今古一時亦不殊也自卿輔政幾將二紀內釐百揆外蕩群凶天下向定彝倫始敘朕且欲從容於上望卿勞心於下弘濟之務非卿而誰遂不許其後數年復授司徒猛復上疏曰臣聞乾象盈虛惟后則之位稱以才官非則曠鄭武翼周仍世載詠王叔昧寵政替身亡斯則取成敗之殷監為臣之炯戒纔惟鼎宰崇重參路泰階宣妙盡時實對揚休命魏祖以文和為公貽笑孫后千秋

一言致相匈奴刪之臣何膺猶而應斯舉不但取嗤鄰遠實令爲虜輕秦昔東野窮駁顏子知其將弊陛下不復料度臣之才力私懼敗亡是及且上虧憲典臣何顏處之雖陛下私臣其如天下何願迴日月之鑒矜臣後悔使上無過授之謗臣蒙覆燾之恩堅竟不從猛乃受命軍國內外萬機之務事無巨細莫不歸之猛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滯顯賢才外修兵革內崇儒學勸課農桑教以廉恥無罪而不刑無才而不任庶績咸熙百揆時敘於是兵彊國富垂及升平猛之力也堅常從容謂猛曰卿夙夜匪懈憂勤萬機若文王得太公吾將優游以卒歲猛曰不圖陛下知臣之過臣何足以擬古人堅曰以吾觀之太公豈能過也常勑其太子宏長樂公丕等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其見重如此廣平麻思流寄關右因母亡歸葬請還冀州猛謂思曰便可速裝是暮已符卿發遣及始出關郡縣已被符管攝其令行禁整事無流滯皆此類也性剛明清肅於善惡尤分微時一餐之惠睚眦之忿靡不報焉時論頗以此少之其年寢疾堅親祈南北郊宗廟社稷分遣侍臣禱河嶽諸祀靡不周備猛疾未瘳乃大赦其境內殊死已下猛疾甚因上疏謝恩并言時政多所弘益堅覽之流涕悲慟左右及疾篤堅親臨省病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陋吳越乃正朔相承親仁善鄰國之寶也臣沒之後願不以晉爲圖鮮卑羌虜我之仇也終爲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死時年五十一堅哭之慟比斂三臨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邪何奪吾景略之速也贈侍中丞相餘如故給東園溫明祕器帛三千匹穀萬石謁者僕射監護喪事葬禮一依漢大將軍故事謚曰武侯朝野巷哭三日

苻融

苻融字博休堅之季弟也少而岐嶷夙成魁偉美姿度健之世封安樂王融上疏固辭健深奇之曰且成吾兒箕山之操乃止苻生愛其器貌常侍左右未弱冠便有台輔之望長而令譽彌高爲朝野所屬堅僭號拜侍中尋除中軍將軍融聰辯明慧下筆成章至於談玄論道雖道安無以出之耳聞則誦過目不忘時人擬之王粲嘗著浮圖賦壯麗清贍世咸珍之未有升高不賦臨喪不誄朱彤趙整等推其妙速融力雄勇騎射擊刺百夫之敵也銓綜內外刑政修理進才理滯王景略之流也尤善斷獄姦無所容故爲堅所委任後爲司隸校尉京兆人董豐遊學三年而返過宿妻家是夜妻爲賊所殺妻兄疑豐殺之送豐有司豐不堪楚掠誣引殺妻融察而異之問曰汝行往還頗有怪異及卜筮以不豐曰初將發夜夢乘馬南渡水反而北渡復自北而南馬停水中鞭策不去俯而視之見兩日在于水下馬左白而濕右黑而燥寤而心悸竊以爲不祥還之夜復夢如初問之筮者筮者云憂獄訟遠三枕避三沐既至妻爲具沐夜授豐枕豐記筮者之言皆不從之妻乃自沐枕枕而寢融曰吾知之矣周易坎爲水馬爲離夢乘馬南渡旋北而南者從坎之離三爻同變變而成離離爲中女坎爲中男兩日二夫之象坎爲執法吏吏詰其夫婦人被流血而死坎二陰一陽離二陽一陰相乘易位離下坎上既濟文王遇之囚羑里有禮而生無禮而死馬左而濕濕水也左水右馬馮字也兩日昌字也其馮昌殺之乎於是推檢獲昌而詰之昌具首服曰本與其妻謀殺董豐期以新沐枕枕爲驗是以誤中婦人在冀州有老母遇劫於路母揚聲唱盜行人爲母逐之既擒劫者劫者反誣行人爲盜時日垂暮母及路人莫知孰是乃俱送之融見而笑曰此易知耳可二人並走先出鳳陽門者非盜既而還入融正色謂後出者曰汝真是盜何以誣人其發奸摘伏皆此類也所在盜賊止息路不拾遺堅及朝臣雅皆歎服州郡疑獄莫不折之於融融觀色察形無不盡其情狀雖鎮關東朝之大事靡不馳驛與融議之性至孝初居冀州遣使參問其母動止或日有再三堅以爲煩月聽一使後上疏請還侍養堅遣使慰喻不許久之徵拜侍中中書監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太子太傅領宗正錄尚書事俄轉司徒融苦讓不受融爲將善謀略好施愛士事方征伐必有殊功堅既有意荊揚時慕容垂姚萇等常說堅以平吳封禪之事堅謂江東可平寢不暇旦融每諫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窮兵極武未有不亡且國家戎族也正朔會不歸人江東雖不絕如綖然天之所相終不可滅堅曰帝王曆數豈有常哉惟德之所授耳汝所以不如吾者正病此不達變通大運劉禪可非漢之遺祚然終爲中國之所并

吾將任汝以天下之事奈何事事折吾沮壞大謀汝倘如此況於衆乎堅之將入寇也融又切諫曰陛下聽信鮮卑羌虜諂諛之言採納良家少年利口之說臣恐非但無成亦大事去矣垂萇皆我之讎敵思聞風塵之變冀因之以逞其凶德少年等皆富足子弟希關軍旅苟說佞諂之言以會陛下之意不足採也堅弗納及淮南之敗垂萇之叛堅悼恨彌深

苻朗

苻朗字元達堅之從兄子也性宏達神氣爽邁幼懷遠操不屑時榮堅嘗目之曰吾家千里駒也徵拜鎮東將軍青州刺史封樂安男不得已起而就官及爲方伯有若素士耽翫經籍手不釋卷每談虛語玄不覺日之將夕登涉山水不知老之將至在任甚有稱績後晉遣淮陰太守高素伐青州朗遣使詣謝玄於彭城求降玄表朗許之詔加員外散騎侍郎既至揚州風流邁於一時超然自得志凌萬物所與晤言不過一二人而已驃騎長史王忱江東之儁秀聞而詣之朗稱疾不見沙門釋法汰問朗曰見王吏部兄弟未朗曰吏部爲誰非人面而狗心狗面而人心者乎王忱醜而才慧國寶美貌而才劣於弟故朗云然汰悵然自失其忤物侮人皆此類也謝安常設讌請之朝士盈坐並机褥壺席朗每事欲誇之唾則令小兒跪而張口既唾而含出頃復如之坐者以爲不及之遠也又善識味鹹酢及肉皆別所由會稽王司馬道子爲朗設盛饌極江左精餚食訖問曰關中之味孰若此答曰皆好惟鹽味小生耳既問宰夫皆如其言或人殺雞以食之既進朗曰此雞栖恆半露檢之皆驗又食鵝肉知黑白之處人不信記而試之無毫釐之差時人咸以爲知味後數年王國寶譖而殺之王忱將爲荊州刺史待殺朗而後發臨刑志色自若爲詩曰四大起何因聚散無窮已既適一生中又入一死理冥心乘和暢未覺有終始如何箕山夫奄焉處東市曠此百年期遠同嵇叔子命也歸自天委化任冥紀著苻子數十篇行於世亦老莊之流也

晉書卷一百十四

晉書卷一百十四考證

苻堅載記下以十具牛爲田○風俗通北俗三牛爲一具以犋一犂

益州刺史王廣遣將軍王蚝率蜀漢之衆來赴難○十六國春秋蚝作虬蜀作蜀

將軍顏肱襲文于河北○綱目作顏肱劉襲軍于河北下文云襲等進攻黎陽則此脫去劉字也

遂穿馬埳以自固○埳監本譌陷音義埳與坎同今改正

晉書卷一百十四考證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載記第十五

苻丕 苻登 索泮 徐嵩

苻丕字永叔堅之長庶子也少而聰慧好學博綜經史堅與言將略嘉之命鄧羌教以兵法文武才幹亞于苻融爲將善收士卒情出鎭于鄴東夏安之堅敗歸長安丕爲慕容垂所逼自鄴奔枋頭堅之死也丕復入鄴城將收兵趙魏西赴長安會幽州刺史王永平州刺史苻沖頻爲垂將平規等所敗乃遣昌黎太守宋敞焚燒和龍薊城宮室率衆三萬進屯壺關遣使招丕丕乃去鄴率男女六萬餘口進如潞川驃騎張蚝幷州刺史王騰迎之入據晉陽始知堅死問舉哀于晉陽三軍縞素王永留苻沖守壺關率騎一萬會丕勸稱尊號丕從之乃以太元十年僭即皇帝位于晉陽南立堅行廟大赦境内改元曰太安置百官以張蚝爲侍中司空封上黨郡公王永爲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尚書令進封清河公王騰爲散騎常侍中軍大將軍司隸校尉陽平郡公苻沖爲左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西平王俱石子爲衛將軍濮陽公楊輔爲尚書右僕射濟陽公王亮爲護軍將軍彭城公強益耳梁暢爲侍中徐義爲吏部尚書並封縣公自餘封授各有差是時安西呂光自西域還師至于宜禾堅涼州刺史梁熙謀閉境距之高昌太守楊翰言於熙曰呂光新定西國兵強氣銳其鋒不可當也度其事意必有異圖且今關中擾亂京師存亡未知自河已西迄于流沙地方萬里帶甲十萬鼎峙之勢實在今日若光出流沙其勢難測高梧谷口水險之要宜先守之而奪其水彼既窮渴自然投戈如其以遠不守伊吾之關亦可距也若度此二要雖有子房之策難爲計矣地有所必爭眞此機也熙弗從美水令犍爲張統說熙曰主上傾國南討覆敗而還慕容垂擅兵河北泓沖寇逼京師丁零雜虜跋扈關洛州郡姦豪所在風扇王綱弛絕人懷利己今呂光回師將軍何以抗也熙曰誠深憂之未知計之所出統曰光雄果勇毅明略絕人今以蕩西域之威擁歸師之銳鋒若猛火之盛於原弗可敵也將軍世受殊恩忠誠夙著立勳王室宜在於今行唐公洛上之從弟勇冠一時爲將軍計者莫若奉爲盟主以攝衆望推忠義以總率羣豪則光無異心也資其精銳東兼毛興連王統楊璧集四州之衆掃凶逆於諸夏寧帝室於關中此桓文之舉也熙又不從殺洛于西海以子胤爲鷹揚將軍率衆五萬距光于酒泉敦煌太守姚靜晉昌太守李純以郡降光胤及光戰于安彌爲光所敗武威太守彭濟執熙迎光光殺之建威西郡太守索泮奮威督洪池已南諸軍事酒泉太守宋皓等並爲光所殺堅尚書令魏昌公苻纂自關中來奔拜太尉進封東海王以中山太守王兗爲平東將軍平州刺史阜城侯苻定爲征東將軍冀州牧高城侯苻紹爲鎭東將軍督冀州諸軍事重合侯苻謨爲征西將軍幽州牧高邑侯苻亮爲鎭北大將軍督幽幷二州諸軍事並進爵郡公定紹據信都謨亮先據常山慕容垂之圍鄴城也並降于垂聞丕稱尊號遣使謝罪王兗固守博陵與垂相持左將軍竇衝秦州刺史王統河州刺史毛興益州刺史王廣南秦州刺史楊璧衛將軍楊定並據隴右遣使招丕請討姚萇丕大悅以定爲驃騎大將軍雍州牧衝爲征西大將軍梁州牧統鎭西大將軍興車騎大將軍璧征南大將軍並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廣安西將軍皆進位州牧於是王永宣檄州郡曰大行皇帝棄背萬國四海無主征東大將軍長樂公先帝元子聖武自天受命荆南威振衡海分陝東都道被夷夏仁澤光于宇宙德聲侔于下武永與司空蚝等謹順天人之望以季秋吉辰奉公紹承大統銜哀即事栖谷總戎枕戈待旦志雪大恥慕容垂爲封豕于關東泓沖繼凶于京邑致乘輿播越宗社淪傾羌賊姚萇我之牧士乘釁滔天親行大逆有生之巨賊也永累葉受恩世荷將相不與驪山之戎滎澤之狄共戴皇天同履厚土諸牧伯公侯或宛沛宗臣或四七勳舊豈忍捨破國之醜豎縱殺君之逆賊乎主上飛龍九五實協天心靈祥休瑞史不輟書投戈效義之士三十餘萬少康光武之功可旬朔而成今以衛將軍俱石子爲前軍師司空張蚝爲中軍都督武將猛士風烈雷震志殄元兇義無他顧永謹奉乘輿恭行天罰君臣始終之義在三忘軀之誠勠力同之以建晉鄭之美先是慕容麟攻王兗于博陵至是糧竭矢盡

郡功曹張猗踰城聚衆應纂丕臨城數之曰卿秦之人也吾卿之君也起衆應
賊號稱義兵何名實相違之甚卿兄往合鄉宗親逐城主天地不容爲世大戮
身滅未幾卿復續之卿見爲吾吏親尋干戈競爲戎首爲爾君者不亦難乎今
人何取卿一切之功寧能忘卿不忠不孝之事古人有云求忠臣必出孝子之
門卿母在城不能顧之何忠義之可望惡不絕世卿之謂也不圖中州禮義之
邦而卿門風若斯卿去老母如脫屣吾復何論哉既而城陷兗及固安侯苻鑒
並爲纂所殺丕復以王永爲司徒錄尚書事徐義爲尚書令加右光祿大夫初
王廣遣自成都也奔其兄秦州刺史統及長安不守廣攻河州牧毛興于枹罕
興遣建節將軍臨清伯衛平率其宗人千七百夜襲廣軍大敗之王統復遣兵
助廣興於是嬰城固守既而襲王廣敗之廣亡奔秦州爲隴西鮮卑匹蘭所執
送詣姚萇興既敗王廣謀伐王統平上邽枹罕諸氐皆窘於兵革而疲不堪命
乃殺興推衛平爲使持節安西將軍河州刺史遣使請命刁雲殺慕容忠乃推
慕容永爲使持節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雍秦梁涼四州牧錄尚
書事河東王稱藩于垂征東苻定鎮東苻紹征北苻謨鎮北苻亮皆降于慕容
垂丕又進王永爲左丞相苻纂爲大司馬張蚝爲太尉王騰爲驃騎大將軍儀
同三司徐義爲司空苻沖爲車騎大將軍尚書令儀同三司俱石子爲衛大將
軍尚書左僕射領官皆如故永又檄州郡曰昔夏有窮夷之難少康起焉王莽
毒殺平帝世祖重光漢道百六之運何代無之天降喪亂羌胡猾夏先帝晏駕
賊庭京師鞠爲戎穴神州蕭條生靈塗炭天未亡秦社稷有奉主上聖德恢弘
道侔光武所在宅心天人歸屬必當隆中興之功復配天之美姚萇殘虐慕容
垂凶暴所過滅戶夷烟毀發丘墓毒偏存亡痛纏幽顯雖黃巾之害於九州赤
眉之暴于四海方之未爲甚也今素秋將及行師令辰公侯牧守壘主鄉豪或
勠力國家乃心王室各率所統以孟冬上旬會大駕于臨晉於是天水姜延馮
翊寇明河東王昭新平張晏京兆杜敏扶風馬郎建忠高平牧官都尉王敏等
咸承檄起兵各有衆數萬遣使應丕皆就拜將軍郡守封列侯冠軍鄧景擁衆
五千據彭池與竇衝爲首尾擊萇平涼太守金熙安定北部都尉鮮卑沒弈干

率鄯善王胡員吒護羌中郎將梁苟奴等與萇左將軍姚方成鎮遠強京戰于
孫丘谷大敗之枹罕諸氐以衛平年老不可以成事業議廢之而憚其宗彊連
日不決氐有啖青者謂諸將曰大事宜定東討姚萇不可沈吟猶豫一旦事發
反爲人害諸君但請衛公會集衆將青爲諸君決之衆以爲然於是大饗諸將
青抽劍而前曰今天下大亂豺狼塞路吾曹今日可謂休戚是同非賢明之主
莫可濟艱難也衛公朽耄不足以成大事宜反初服以避賢路狄道長苻登雖
王室疏屬而志略雄明請共立之以赴大駕諸軍若有不同者便下異議乃奮
劍攘袂將斬貳己者衆皆從之莫敢仰視於是推登爲帥遣使於丕請命丕以
登爲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安王持節及州郡督因其所稱而授之又
以徐義爲右丞相丕留王騰守晉陽楊輔戍壺關率衆四萬進據平陽王統以
秦州降姚萇慕容永以丕至平陽恐不自固乃遣使求假道還東丕弗許遣王
永及苻纂攻之以俱石子爲前鋒都督與慕容永戰于襄陵王永大敗永及石
子皆死之初苻纂之奔丕也部下壯士三千餘人丕猜而忌之及永之敗懼爲
纂所殺率騎數千南奔東垣晉揚威將軍馮該自陝要擊敗之斬丕首執其太
子寧長樂王壽送于京師朝廷赦而不誅歸之於苻宏徐義爲慕容永所獲械
埋其足將殺之義誦觀世音經至夜中土開械脫於重禁之中若有人導之者
遂奔楊佺期佺期以爲洛陽令苻纂及弟師奴率丕餘衆數萬奔據杏城苻登
稱尊號僞謚丕爲哀平皇帝丕之臣佐皆沒慕容永永乃進據上黨之長子僭
稱大號改元曰中興丕在位二年而敗

登字文高堅之族孫也父敞健之世爲太尉司馬隴東太守建節將軍後爲苻
生所殺堅即僞位追贈右將軍涼州刺史以登兄同成嗣毛興之鎮上邽以爲
長史登少而雄勇有壯氣麤險不修細行故堅弗之奇也長而折節謹厚頗覽
書傳拜殿上將軍稍遷羽林監揚武將軍長安令坐事黜爲狄道長及關中亂
去縣歸毛興同成言於興請以登爲司馬常在營部登度量不羣好爲奇略同
成常謂之曰汝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無數干時將爲博識者不許吾非疾汝
恐或不喜人妄豫耳自是可止汝後得意自可專意時人聞同成言多以爲疾

登而抑藏之登乃屏迹不妄交游與有事則召之戲謂之曰小司馬可坐評事
登出言輒析理中興內服焉然敬憚而不能委任姚萇作亂遣其弟碩德率衆
伐毛興相持久之興將死告同成曰與卿累年共擊逆羌事終不克何恨之深
可以後事付卿小弟司馬殄碩德者必此人也卿可換補司馬事登既代衞平
遂專統征伐是時歲旱衆飢道殣相望登每戰殺賊名爲熟食謂軍人曰汝等
朝戰暮便飽肉何憂於飢士衆從之噉死人肉輒飽健能鬬姚萇聞之急召碩
德曰汝不來必爲苻登所食盡碩德於是下隴奔萇及丕敗丕尚書寇遺奉丕
子渤海王懿濟北王昶自杏城奔登登乃具丕死問於是爲丕發喪行服三軍
縞素登請立懿爲主衆咸曰渤海王雖先帝之子然年在幼沖未堪多難國亂
而立長君春秋之義也三虜跨僭寇旅殷强豺狼梟鏡舉目而是自古厄運之
極莫甚於斯大王挺劍西州鳳翔秦隴偏師暫接姚萇奔潰一戰之功可謂光
格天地宜龍驤武奮拯拔舊京以社稷宗廟爲先不可顧曹臧吳札一介微節
以失圖運之機不建中興之業也登於是以太元十一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
內改元曰太初立堅神主于軍中載以輜軿羽葆青蓋車建黃旗武賁之士三
百人以衞之將戰必告凡欲所爲啟主而後行繕甲纂兵將引師而東乃告堅
神主曰維曾孫皇帝臣登以太皇帝之靈恭踐寶位昔五將之難賊羌肆害于
聖躬實登之罪也今合義旅衆餘五萬精甲勁兵足以立功年穀豐穰足以資
贍即日星言電邁直造賊庭奮不顧命隕越爲期庶上報皇帝酷冤下雪臣子
大恥惟帝之靈降監厥誠因歔欷流涕將士莫不悲慟皆刻鉾鎧爲死休字示
以戰死爲志每戰以長矟鉤刃爲方圓大陣知有厚薄從中分配故人自爲戰
所向無前初長安之將敗也堅中壘將軍徐嵩屯騎校尉胡空各聚衆五千據
險築壘以自固而受姚萇官爵及萇之害堅嵩等以王禮葬堅于二壘之間至
是各率衆降登拜嵩鎮軍將軍雍州刺史空輔國將軍京兆尹登復改葬堅以
天子之禮又僭立其妻毛氏爲皇后弟懿爲皇太弟遣使拜苻纂爲使持節侍
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師領大司馬進封魯王纂弟師奴爲撫軍大將軍并州
牧朔方公纂怒謂使者曰渤海王世祖之孫先帝之子南安王何由不立而自

尊乎纂長史王旅諫曰南安已立理無中改賊虜未平不可宗室之中自爲仇
敵願大王遠蹤光武推聖公之義梟二虜之後徐更圖之纂乃受命於是二縣
虜帥彭沛穀屠各董成張龍世新平羌雷惡地等盡應之有衆十餘萬纂遣師
奴攻上郡羌酋金大黑金洛生大黑等逆戰大敗之斬首五千八百登以竇衝
爲車騎大將軍南秦州牧楊定爲大將軍益州牧楊璧爲司空梁州牧苻纂敗
姚碩德于涇陽姚萇自陰密距纂纂退屯敷陸竇衝攻萇汧雍二城剋之斬其
將軍姚元平張略等又與萇戰于汧東爲萇所敗登次于瓦亭萇攻彭沛穀堡
陷之沛穀奔杏城萇還陰密登征虜馮翊太守蘭犢率衆二萬自頻陽入于和
寧與苻纂首尾將圖長安師奴勸其兄纂稱尊號纂不從乃殺纂自立爲秦公
蘭犢絕之皆爲姚萇所敗登進據胡空堡戎夏歸之者十有餘萬姚萇遣其將
軍姚方成攻陷徐嵩壘嵩被殺悉坑戎士登率衆下隴入朝那姚萇據武都相
持累戰互有勝負登軍中大飢收葚以供兵士立其子崇爲皇太子弁爲南安
王尚爲北海王姚萇退還安定登就食新平留其大軍于胡空堡率騎萬餘圍
萇營四面大哭哀聲動人萇惡之乃命三軍哭以應登登乃引退萇以登頻戰
輒勝謂堅有神驗亦於軍中立堅神主請曰往年新平之禍非萇之罪臣兄襄
從陝北渡假路求西狐死首丘欲暫見鄉里陛下與苻眉要路距擊不遂而沒
襄勑臣行殺非臣之罪苻登陛下末族尚欲復讎臣爲兄報恥於情理何負昔
陛下假臣龍驤之號謂臣曰朕以龍驤建業卿其勉之明詔昭然言猶在耳陛
下雖過世爲神豈假手于苻登而圖臣忘前征時言邪今爲陛下立神象可歸
休於此勿計臣過聽臣至誠登進師攻萇既而升樓謂萇曰自古及今安有殺
君而反立神象請福望有益乎大呼曰殺君賊姚萇出來吾與汝決之何爲枉
害無辜萇憚而不應萇自立堅神象戰未有利軍中每夜驚恐乃嚴鼓斬象首
以送登登將軍竇洛竇于等謀反發覺出奔于萇登進討彭池不剋攻彌姐營
及繁川諸堡皆剋之萇連戰屢敗乃遣其中軍姚崇襲大界登引師要之大敗
崇于安丘俘斬二萬五千進攻萇將吳忠唐匡于平涼剋之以尚書苻碩原爲
前禁將軍滅羌校尉戍平涼登進據苟頭原以逼安定萇率騎三萬夜襲大界

營陷之殺登妻毛氏及其子弁尙擒名將數十人驅掠男女五萬餘口而去登收合餘兵退據胡空堡遣使齎書加竇衝大司馬驃騎將軍前鋒大都督都督隴東諸軍事楊定左丞相上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楊璧大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遣衝率見衆爲先驅自繁川趣長安登率衆從新平逕據新豐之千戶固使定率隴上諸軍爲其後繼璧留守仇池又命其幷州刺史楊政冀州刺史楊楷率所統大會長安萇遣其將軍王破虜略地秦州楊定及破虜戰於清水之格奴坂大敗之登攻張龍世于鴦泉堡姚萇救之登引退萇密遣其將任瓮宗度詐爲內應遣使招登許開門納之登以爲然雷惡地馳謂登曰姚萇多計略善御人必爲姦變願深宜詳思登乃止萇聞惡地之詣登也謂諸將曰此羌多姦智今其詣登事必無成登聞萇懸門以待之大驚謂左右曰雷征東其殆聖乎微此公朕幾爲豎子所誤萇攻陷新羅堡萇扶風太守齊益男奔登登將軍路柴強武等並以衆降於萇登攻萇將張業生于隴東萇救之不剋而退登將軍魏褐飛攻姚當成于杏城爲萇所殺濁䟭郭質起兵廣鄉以應登宣檄三輔曰義感君子利動小人吾等生逢先帝堯舜之化累世受恩非常伯納言之子卽卿校牧守之胤而可坐視豺狼忍害君父裸尸薦棘痛結幽泉山陵無松櫝之兆靈主無清廟之頌賊臣莫大之甚自古所未聞雖茹荼之苦銜蓼之辛何以諭之姚萇窮凶肆害毒被人神於圖讖歷數萬無一分而敢妄竊重名厚顏瞬息日月固所不照二儀實亦不育皇天雖欲絶之亦將假手于忠節凡百君子皆夙漸神化有懷義方含恥而存孰若蹈道而歿乎衆咸然之唯鄭縣人苟曜不從聚衆數千應姚萇登以質爲東平將軍濁䟭太守質遣部將伐曜大敗而歸質乃東引楊楷以爲聲援又與曜戰于鄭東爲曜所敗遂歸于萇萇以爲將軍質衆皆潰散登自雍攻萇將金溫于范氏堡剋之遂渡渭水攻萇京兆太守韋範于段氏堡不剋進據曲牢苟曜有衆一萬據逆方堡密應登登去曲牢繁川次于馬頭原萇率騎來距大戰敗之斬其尙書吳忠進攻新平萇率衆救之登引退復攻安定爲萇所敗據路承堡是時萇疾病見苻堅爲祟登聞之秣馬厲兵告堅神主曰曾孫登自受任執戈幾將一紀未嘗不上天錫祐皇鑒垂矜所在必剋賊旅冰摧今太皇帝之靈降災疾于逆羌以形類推之醜虜必將不振登當因其隕斃順行天誅拯復梓宮謝罪清廟於是大赦境內百寮進位二等與萇將姚崇爭麥于清水累爲崇所敗進逼安定去城九十餘里萇疾小瘳率衆距登登去營逆萇萇遣其將姚熙隆別攻登營登懼退還萇夜引軍過登營三十餘里以躡登後旦而候人告曰賊諸營已空不知所向登驚曰此爲何人去令我不知來令我不覺謂其將死忽然復來朕與此羌同世何其厄哉遂罷師還雍以竇衝爲右丞相尋而衝叛自稱秦王建年號登攻之于野人堡衝請救於姚萇萇遣其太子興攻胡空堡以救之登引兵還赴胡空堡衝遂與萇連和至是萇死登聞之喜曰姚興小兒吾將折杖以笞之於是大赦盡衆而東攻屠各姚奴帛蒲二堡剋之自甘泉向關中興追登不及數十里登從六陌趣廢橋興將尹緯據橋以待之登爭水不得衆渴死者十二三與緯大戰爲緯所敗其夜衆潰登單馬奔雍初登之東也留其弟司徒廣守雍太子崇守胡空堡廣崇聞登敗出奔衆散登至無所歸遂奔平涼收集遺衆入馬毛山興率衆攻之登遣子汝陰王宗質于隴西鮮卑乞伏乾歸結婚請援乾歸遣騎二萬救登登引軍出迎與興戰于山南爲興所敗登被殺在位九年時年五十二崇奔于湟中僭稱尊號改元延初僞謚登曰高皇帝廟號太宗崇爲乾歸所逐崇定皆死始健以穆帝永和七年僭立至登五世凡四十有四歲以孝武帝太元十九年滅

索泮字德林敦煌人也世爲冠族泮少時游俠及長變節好學有佐世才器張天錫輔政以泮爲冠軍記室參軍天錫卽位拜司兵歷位禁中錄事執法御掾州府肅然郡縣改迹遷羽林左監有勳幹之稱出爲中壘將軍西郡武威太守典戎校尉政務寬和戎夏懷其惠天錫甚敬之苻堅見而歎曰涼州信多君子旣而以泮河西德望拜別駕呂光旣剋姑臧泮固郡不降光攻而獲之光曰孤旣平西域將赴難京師梁熙無狀絶孤歸路此朝廷之罪人卿何意阻郡固迷自同元惡泮厲色責光曰將軍受詔討叛胡可受詔亂涼州邪梁君何罪而將軍害之泮但苦力寡不能固守以報君父之讎豈如逆氏彭濟盜國反叛主滅

臣死禮之常也乃就刑于市神色不變弟奏有備才仕張天錫爲執法中郎冗從右監苻堅世至伏波將軍典農都尉與洋俱被害

徐嵩字元高盛之子也少以清白著稱苻堅時舉賢良爲郎中稍遷長安令貴戚子弟犯法者嵩一皆考竟請託路絕堅甚奇之謂其叔父成曰人爲長吏故當應耳此年少落落有端貳之才遷守始平郡甚有威惠及壘陷姚方成執而數之嵩厲色謂方成曰汝姚萇罪應萬死主上止黃眉之斬而宥之叨據內外位爲列將無犬馬識養之誠首爲大逆汝曾羌輩豈可以人理期也何不速殺我早見先帝取姚萇於地下方成怒三斬嵩漆其首爲便器登哭之哀慟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謚曰忠武

史臣曰自兩京殄覆九土分崩赤縣成蛇豕之墟紫宸遷龜黿之穴干戈日用戰爭方興猶逐鹿之並驅若瞻烏之靡定苻洪擅豐隙之桀黠乘羯虜之危亡乃附款江東而志圖關右禍生蠆毒未逞狼心健既承家克隆凶緒率思歸之衆投山西之隙據億丈之巖險總三秦之果銳敦親大寶遂竊鴻名狡數姦雄宥可言矣長生慘虐稟自率由覩辰象之災謂法星之夜飲忍生靈之命疑猛虎之朝飢但肆毒於刑殘曾無心於戒懼招亂速禍不亦宜乎永固雅量瓌姿變夷從夏叶魚龍之謠錄挺草付之休徵剋翦姦回纂承僞歷遵明王之德教闡先聖之儒風撫育黎元憂勤庶政王猛以宏材緯軍國苻融以懿戚贊經綸權薛以諒直進規謨鄧張以忠勇恢威略儁賢效足杞梓呈才文武兼施德刑具舉乃平燕定蜀擒代吞涼跨三分之二居九州之七遐荒慕義幽險宅心因止馬而獻歌託栖鸞以成頌因以功侔曩烈豈直化洽當年雖五胡之盛莫之比也既而足已夸世復諫違謀輕敵怒鄰窮兵黷武懋三正之未叶恥五運之猶乖傾率土之師起滔天之寇負其犬羊之力肆其吞噬之能自謂戰必勝攻必取便欲鳴鸞禹穴駐蹕疑山躬爵以俟楚材築館以須歸命曾弗知人道助順神理害盈雖矜涿野之彊終致昆陽之敗遂使凶渠候隙狡寇伺間步搖啓其禍先燒當乘其亂極宗社遷於他族身首罄於賊臣貽戒將來取笑天下豈不哀哉豈不謬哉苻丕承亂僭竊尋及傾敗斯可謂天之所廢人不能支苻登集離散之兵厲死休之志雖衆寡不敵難以立功而義烈慷慨有足稱矣

贊曰洪惟壯勇威稜氐種健精世業遂雄關隴長生昏虐敗不旋踵永固禎祥聿自龍驤垂旒負扆竊帝圖王忌生縱敵亂起矜彊丕登僭假淪胥以亡

晉書卷一百十五

晉書卷一百十五考證

苻丕載記謀伐王統平上邽〇平十六國春秋作于

扶風馬郎〇郎十六國春秋作朗

苻登載記拜殿上將軍〇上十六國春秋作中

晉書卷一百十五考證

晉書卷一百十六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載記第十六

姚弋仲 姚襄 姚萇

姚弋仲南安赤亭羌人也其先有虞氏之苗裔禹封舜少子于西戎世爲羌酋其後燒當雄於洮罕之閒七世孫塡虞漢中元末寇擾西州爲楊虛侯馬武所敗徙出塞虞九世孫遷那率種人內附漢朝嘉之假冠軍將軍西羌校尉歸順王處之于南安之赤亭那玄孫柯迴爲魏鎭西將軍綏戎校尉西羌都督迴生弋仲少英毅不營產業唯以收恤爲務衆皆畏而親之永嘉之亂東徙楡眉戎夏襁負隨之者數萬自稱護西羌校尉雍州刺史扶風公劉曜之平陳安也以弋仲爲平西將軍封平襄公邑之于隴上及石季龍剋上邽弋仲說之曰明公握兵十萬功高一時正是行權立策之日隴上多豪秦風猛勁道隆後服道洿先叛宜徙隴上豪強虛其心腹以實畿甸季龍納之啓勒以弋仲行安西將軍六夷左都督後晉豫州刺史祖約奔于勒勒禮待之弋仲上疏曰祖約殘賊晉朝逼殺太后不忠於主而陛下寵之臣恐姦亂之萌此其始矣勒善之後竟誅約勒既死季龍執權思弋仲之言遂徙秦雍豪傑于關東弋仲率步衆數萬遷于清河拜奮武將軍西羌大都督封襄平縣公及季龍廢石弘自立弋仲稱疾不賀季龍累召之乃赴正色謂季龍曰奈何把臂受託而反奪之乎季龍憚其強正而不之責遷持節十郡六夷大都督冠軍大將軍性清儉鯁直不修威儀屢獻讜言無所迴避季龍甚重之朝之大議靡不參決公卿亦憚而推下之武城左尉季龍寵姬之弟也曾擾其部弋仲執尉數以迫脅之狀命左右斬之尉叩頭流血左右諫乃止其剛直不回皆此類也季龍末梁犢敗李農於滎陽季龍大懼馳召弋仲弋仲率其步衆八千餘人屯于南郊輕騎至鄴時季龍病不時見弋仲引入領軍省賜其所食之食弋仲怒不食曰召我擊賊豈來覓食邪我不知上存亡若一見雖死無恨左右言之乃引見弋仲數季龍曰兒死來愁邪乃至于疾兒小時不能使好人輔相至令相殺兒自有過責其下人太甚故反耳汝病久所立兒小若不差天下必亂當宜憂此不煩憂賊也犢等因思歸之心共爲姦盜所行殘賊此成擒耳老羌請效死前鋒使一舉而了弋仲性狷且俗無尊卑皆汝之季龍恕而不責於坐授使持節侍中征西大將軍賜以鎧馬弋仲曰汝看老羌堪破賊以不於是貫鉀跨馬于庭中策馬南馳不辭而出遂滅梁犢以功加劍履上殿入朝不趨進封西平郡公冉閔之亂弋仲率衆討閔次于混橋石祗僭號于襄國以弋仲爲右丞相待以殊禮祗與閔相攻弋仲遣其子襄救祗戒襄曰汝才十倍於閔若不梟擒不須復見我也襄擊閔於常盧澤大破之而歸弋仲怒襄之不擒閔也杖之一百弋仲部曲馬何羅博學有文才張豺之輔石世也背弋仲歸豺豺以爲尙書郎豺敗復歸咸勸殺之弋仲曰今正是招才納奇之日當收其力用不足害也以爲參軍其寬恕如此弋仲有子四十二人常戒諸子曰吾本以晉室大亂石氏待吾厚故欲討其賊臣以報其德今石氏已滅中原無主自古以來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汝便歸晉當竭盡臣節無爲不義之事乃遣使請降永和七年拜弋仲使持節六夷大都督都督江淮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單于封高陵郡公八年卒時年七十三子襄之入關也爲苻生所敗弋仲之柩爲生所得生以王禮葬之于天水冀縣萇僭位追諡曰景元皇帝廟號始祖墓曰高陵置園邑五百家

姚襄

襄字景國弋仲之第五子也年十七身長八尺五寸臂垂過膝雄武多才藝明察善撫納士衆愛敬之咸請爲嗣弋仲弗許百姓固請者日有千數乃授之以兵石祗僭號以襄爲使持節驃騎將軍護烏丸校尉豫州刺史新昌公晉遣使拜襄持節平北將軍幷州刺史即丘縣公弋仲死襄祕不發喪率戶六萬南攻陽平元城發干皆破之殺掠三千餘家屯于碻磝津以太原王亮爲長史天水尹赤爲司馬略陽伏子成爲左部帥南安斂岐爲右部帥略陽王黑那爲前部帥強白爲後部帥太原薛讚略陽權翼爲參軍南至滎陽始發喪行服與高昌李歷戰于麻田馬中流矢死賴其弟萇以免晉處襄于譙城遣五弟爲任單騎度淮見豫州刺史謝尙于壽春尙命去仗衞幅巾以待之一面交款便若平生

襄少有高名雄武冠世好學博通雅善談論英濟之稱著于南夏中軍將軍揚州刺史殷浩憚其威名乃因襄諸弟頻遣刺客殺襄刺客皆推誠告實襄待之若舊浩潛遣將軍魏憬率五千餘人襲襄襄乃斬憬而并其眾浩愈惡之乃使將軍劉啟守譙遷襄于梁國蠡臺表授梁國內史襄遣權翼詣浩浩曰姚平北每舉動自由豈所望也翼曰將軍輕納姦言自生疑貳愚謂猜嫌之由不在於彼浩曰姚君縱放小人盜竊吾馬王臣之體固若是乎翼曰將軍謂姚平北以威武自強終為難保校兵練眾將懲不恪取馬者欲以自衛耳浩曰何至是也浩遣謝萬討襄襄逆擊破之浩甚怒會聞關中有變浩率眾北伐襄乃要擊浩於山桑大敗之斬獲萬計收其資仗使兄益守山桑壘復如淮南浩遣劉啟王彬之伐山桑襄自淮南擊滅之鼓行濟淮屯于盱眙招掠流人眾至七萬分置守宰勸課農桑遣使建鄴罪狀殷浩并自陳謝流人郭斁等千餘人執晉堂邑內史劉仕降于襄朝廷大震以吏部尚書周閔為中軍將軍緣江備守襄將佐部眾皆北人咸勸襄北還襄方軌北引自稱大將軍大單于進攻外黃為晉邊將所敗襄收散卒而勤撫恤之於是復振乃據許昌將如河東以圖關右自許遂攻洛陽踰月不剋其長史王亮諫襄曰公英略蓋天下士眾思效力命不可損威勞眾守此孤城宜還河北以弘遠略襄曰洛陽雖小山河四塞之固亦是用武之地吾欲先據洛陽然後開建大業俄而亮卒襄哭之甚慟曰天將不欲成吾事乎王亮捨我去也晉征西大將軍桓溫自江陵伐襄戰于伊水北為溫所敗率麾下數千騎奔于北山其夜百姓棄妻子隨襄者五千餘人屯據陽鄉赴者又四千餘戶襄前後敗喪數矣眾知襄所在輒扶老攜幼奔馳而赴之時或傳襄創重不濟溫軍所得士女莫不北望揮涕其得物情如此先是弘農楊亮歸襄襄待以客禮後奔桓溫溫問襄於亮亮曰神明器宇孫策之儔而雄武過之其見重如是襄尋徙北屈將圖關中進屯杏城遣其從兄輔國姚蘭略地鄜城使其兄益及將軍王欽盧招集北地戎夏歸附者五萬餘戶苻生遣其將苻飛拒戰蘭敗為飛所執襄率眾西引生又遣苻堅鄧羌等要之襄將戰沙門智通固諫襄宜厲兵收眾更思後舉襄曰二雄不俱立冀天不棄德以濟黎元吾計決矣會堅師來逼襄怒遂長驅而進戰于三原襄敗為堅所殺時年二十七是歲晉升平元年也苻生以公禮葬之萇僭號追謚魏武王封襄孫延定為東城侯

姚萇

萇字景茂弋仲第二十四子也少聰哲多權略廓落任率不修行業諸兄皆奇之隨襄征伐每參大謀襄之寇洛陽也夢萇服袞衣升御坐諸酋長皆侍立旦謂將佐曰吾夢如此此兒志度不恆或能大起吾族襄之敗于麻田也馬中流矢死萇下馬以授襄襄曰汝何以自免萇曰但令兄濟豎子安敢害萇會救至俱免及襄死萇率諸弟降于苻生苻堅以萇為揚武將軍歷左衛將軍隴東汲郡河東武都武威巴西扶風太守寧幽兖三州刺史復為揚武將軍步兵校尉封益都侯為堅將累有大功初萇隨楊安伐蜀嘗晝寢水旁上有神光煥然左右咸異之及苻堅寇晉以萇為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謂萇曰朕本以龍驤建業龍驤之號未曾假人今特以相授山南之事一以委卿堅左將軍竇衝進曰王者無戲言此將不祥之徵也惟陛下察之堅默然堅既敗于淮南歸長安慕容泓起兵叛堅堅遣子叡討之以萇為司馬為泓所敗叡死之萇遣龍驤長史趙都詣堅謝罪堅怒殺之萇懼奔于渭北遂如馬牧西州豪族尹詳趙曜王欽盧牛雙狄廣張乾等率五萬餘家咸推萇為盟主萇將距之天水尹緯說萇曰今百六之數既臻秦亡之兆已見以將軍威靈命世必能匡濟時艱故豪傑驅馳咸同推仰明公宜降心從議以副眾望不可坐觀沈溺而不拯救之萇乃從緯謀以太元九年自稱大將軍大單于萬年秦王大赦境內年號白雀稱制行事以天水尹詳南安龐演為左右長史南安姚晃尹緯為左右司馬天水狄伯支焦虔梁希龐魏任謙為從事中郎姜訓閻遵為掾屬王據焦世蔣秀尹延年牛雙張乾為參軍王欽盧姚方成王破虜楊難尹嵩裴騎趙曜狄廣党刪等為帥時慕容沖與苻堅相攻眾甚盛萇將西上懼沖遏之乃遣使通和以子崇為質於沖進屯北地厲兵積粟以觀時變苻堅先從晉人李祥等數千戶于敷陸至是降于萇北地新平安定羌胡降者十餘萬戶堅率諸將攻之不能剋

萇聞慕容沖攻長安議進趨之計羣下咸曰宜先據咸陽以制天下萇曰燕因懷舊之士而起兵若功成事捷咸有東歸之思安能久固秦川吾欲移兵嶺北廣收資實須秦弊燕迴然後垂拱取之兵不血刃坐定天下此卞莊得貳之義也堅寧朔將軍宋方率騎三千從雲中將赴長安萇自貳縣要破之方單馬奔免其司馬田晃率衆降萇萇遣諸將攻新平剋之因略地至安定嶺北諸城盡降之時苻堅爲慕容沖所逼走入五將山沖入長安堅司隸校尉權翼尚書趙遷大鴻臚皇甫覆光祿大夫薛讚扶風太守段鏗等文武數百人奔于萇萇遣驍騎將軍吳忠率騎圍堅萇如新平俄而忠執堅送之慕容沖遣其車騎大將軍高蓋率衆五萬來伐戰于新平南大破之蓋率麾下數千人來降拜散騎常侍沖既率衆東下長安空虛盧水郝奴稱帝于長安渭北盡應之扶風王驎有衆數千保據馬嵬奴遣弟多攻驎萇伐驎破之驎走漢中執多而進攻奴降之以太元十一年萇僭即皇帝位于長安大赦改元曰建初國號大秦改長安曰常安立妻虵氏爲皇后子興爲皇太子置百官自謂以火德承苻氏木行服色如漢氏承周故事徙安定五千餘戶于長安以弟征虜緒爲司隸校尉鎮長安萇如安定擊平涼胡金熙鮮卑沒奕于大破之遂如秦州與苻堅秦州刺史王統相持天水屠各略陽羌胡應萇者二萬餘戶統懼乃降因饗將士于上邽南安人古成詵進曰臣州人殷地險衛俊如林用武之國也王秦州不能收拔賢才三分鼎足而坐玩珠玉以至于此陛下宜散秦州金帛以施六軍旌賢表善以副鄙州之望萇善之擢爲尚書郎拜弟碩德都督隴右諸軍事征西將軍秦州刺史領護東羌校尉鎮上邽萇還安定修德政布惠化省非急之費以救時弊閭閻之士有豪介之善者皆顯異之萇復如秦州爲苻登所敗語在登傳以其太子興鎮長安而與登相距登馮翊太守蘭犢與苻師奴難貳慕容永攻之犢遣使請救萇將赴救尚書令姚旻左僕射尹緯等言於萇曰苻登近在瓦亭陛下未宜輕舉萇曰登遲重少決每失時機聞吾自行正當嚴集兵資必不能輕軍深入兩月之間足可剋此二豎吾事必矣遂師次于瀛源師奴率衆來距大戰敗之盡俘其衆又擒蘭犢收其士馬萇乃掘苻堅尸鞭撻無數裸剝衣裳荐之以棘坎土而埋之慕容永征西將軍王宣率衆降萇初關西雄傑以苻氏既終萇雄略命世天下之事可一旦而定萇既與苻登相持積年數爲登所敗遠近咸懷去就之計唯征虜齊難冠軍徐洛生輔國劉郭單冠威彌姐婆觸龍驍騎趙惡地鎮北梁國兒等守忠不貳並留子弟守營供繼軍糧身將精卒隨萇征伐時諸營既多故號萇軍爲大營大營之號自此始也時天大雪萇下書深自責罰散後宮文綺珍寶以供戎事身食一味妻不重綵將帥死王事者加秩二等士卒戰沒皆有褒贈立太學禮先賢之後敦煌索盧曜請刺苻登萇曰卿以身殉難將爲誰乎曜曰臣死之後深以友人隴西辛達仰託萇遣之事發爲登所殺萇以達爲騎都尉登進逼安定諸將勸萇決戰萇曰與窮寇競勝兵家之下吾將以計取之於是留其尚書令姚旻守安定夜襲登輜重于大界剋之諸將或欲因登駭亂擊之萇曰登衆雖亂怒氣猶盛未可輕也遂止萇以安定地狹且逼苻登使姚碩德鎮安定徙安定千餘家于陰密遣弟征南靖鎮之立社稷于長安百姓年七十有德行者拜爲中大夫歲賜牛酒尹緯姚晃請古成詵曰苻登窮寇歷年未滅姦雄鴟峙所在糾扇爽夏皆貳將若之何詵曰主上權略無方信賞必罰賢能之士咸懷樂推豈慮大業不成氐賊不滅乎緯曰登窮寇未滅姦雄所在扇合吾等寧無懼乎詵曰三秦天府之國主上十分已有其八今所在可慮者苻登楊定雷惡地耳自餘瑣瑣焉足論哉然惡地地狹衆寡不足爲憂苻登藉烏合犬羊偷存假息料其智勇非至尊之匹霸王之起必有驅除然後剋定大業昔漢魏之興也皆十有餘年乃能一同於海內五六年間未爲久也主上神略內明英武外發可謂無敵於天下耳取登有餘力願布德行仁招賢納士厲兵秣馬以候天機如其鴻業不成者詵請腰斬以謝明公緯言之於萇萇大悅賜詵爵關內侯雷惡地率衆降萇拜爲鎮東將軍魏褐飛自稱大將軍衝天王率氐胡數萬人攻安北姚當成於杏城雷惡地應之攻鎮東姚漢得於李潤萇議將討之羣臣咸曰陛下不憂六十里苻登乃憂六百里褐飛萇曰登非可卒殄吾城亦非登所能卒圖惡地多智非常人也南引褐飛東結董成甘言美說以成姦謀若得杏城李潤惡地據之控制遠近相爲羽

翼長安東北非復吾有於是潛軍赴之萇時衆不滿二千福飛懸地衆至數萬氐胡赴之者首尾不絕萇每見一軍至輒有喜色羣下怪而問之萇曰今同惡相濟皆來會集吾得乘勝席卷一舉而覆其巢穴東北無復餘也福飛等以萇兵少盡衆來攻萇固壘不戰示之以弱潛遣子崇率騎數百出其不意以乘其後福飛兵擾亂萇遣鎮遠王超平遠譚亮率步騎擊之福飛衆大潰斬福飛及首級萬餘懸地請降萇待之如初懸地每謂人曰吾自言智勇所施足為一時之傑較數諸雄如吾之徒皆應跨據一方獸嘯千里遇姚公智力摧屈是吾分也懸地猛毅清直不可干以非義嶺北諸羌皆畏憚之萇命其將當城於營處一柵孔中樹一根以旌戰功歲餘問之城曰營所至小已廣之矣萇曰少來關戰無如此快以千六百人破三萬衆營之事業由此魁舉小乃為奇大何足貴貳城胡曹寅王達獻馬三千匹以寅為鎮北將軍并州刺史達鎮遠將軍金城太守萇性簡率羣下有過或面加罵辱太常權翼言於萇曰陛下弘達自任不修小節駕御羣雄包羅儁異棄嫌錄善有高祖之量然輕慢之風所宜除也萇曰吾之性也吾於舜之美未有片焉漢祖之短已收其一若不聞讜言安知過也南羌竇鴦率戶五千來降拜安西將軍萇下書有復私仇者皆誅之將吏亡滅者各隨所親以立後擬給長青之鎮東苟曜據逆萬堡密引苻登萇與登戰敗於馬頭原收衆復戰姚碩德謂諸將曰上慎於輕戰每欲以計取之今戰既失利而更逼賊者必有由也萇聞而謂碩德曰登用兵遲緩不識虛實今輕兵直進逕據吾東必苟曜豎子與之連結也事久變成其禍難測所以速戰者欲使豎子謀之未就好之未深散敗其事耳進戰大敗之登退屯于郿登將金槌以新平降萇萇輕將數百騎入槌營羣下諫之萇曰槌既去苻登復欲圖我將安所歸且懷德初附推誠委質吾復以不信待之何以御物乎羣氐果有異謀槌不從而止萇如陰密攻登勑其太子興曰苟曜好姦變將為國害聞吾還北必來見汝汝便執之苟曜果見興於長安興遣尹緯讓而誅之萇大敗登于安定東置酒高會諸將咸曰若值魏武王不令此賊至今陛下將牢太過耳萇笑曰吾不如亡兄有四身長八尺五寸臂垂過膝人望而畏之一也當十萬之衆與天下爭衡望麾而進前無橫陣二也談古知今講論道藝駕馭英雄收羅儁異三也董率大衆履險若夷上下咸允人盡死力四也所以得建立功業策任羣賢者正望算略中一片耳羣臣咸稱萬歲萇下書令留臺諸鎮各置學官勿有所廢考試優劣隨才擢敘苻登驃騎將軍沒奕于率戶六千降拜使持節車騎將軍高平公萇寢疾遣姚碩德鎮李潤尹緯守長安召其太子興詣行營征南姚方成言於興曰今寇賊未滅上復寢疾王統苻胤等皆有部曲終為人害宜盡除之興於是誅苻胤王統王廣徐成毛盛乃赴召興至萇怒曰王統兄弟是吾州里無他遠志徐成等昔在秦朝並為名將天下小定吾方任之奈何輒便誅害令人喪氣萇下書兵吏從征伐戶在大營者世世復其家無所豫苻登與竇衝相持萇議擊之尹緯言於萇曰太子純厚之稱著於遐邇將領英略未為遠近所知宜遣太子親行可以漸廣威武防闚覦之原萇從之戒興曰賊徒知汝轉近必相驅入堡聚而掩之無不克矣比至胡空堡衝圍自解登聞興向胡空堡引還興因襲平涼大獲而歸咸如萇策使興還鎮長安萇下書除妖謗之言及赦殘有相劫掠者皆以其罪罪之晉平遠將軍護氐校尉楊佛嵩率胡蜀三千餘戶降于萇晉將楊佺期趙睦追之遣姚崇赴救大敗晉師斬趙睦以佛嵩為鎮東將軍萇如長安至於新支堡疾篤輿疾而進夢苻堅將天官使者鬼兵數百突入營中萇懼走入宮宮人迎萇刺鬼誤中萇陰鬼相謂曰正中死處拔矛出血石餘寤而驚悸遂患陰腫醫刺之出血如夢萇遂狂言或稱臣萇殺陛下者兄襄非臣之罪願不枉臣至長安召太尉姚旻尚書左僕射尹緯右僕射姚晃尚書狄伯支等入受遺輔政萇謂興曰有毀此諸人者慎勿受之汝撫骨肉以仁接大臣以禮待物以信遇黔首以恩四者既備吾無憂矣以大元十八年死時年六十四在位八年僞謚武昭皇帝廟號太祖墓稱原陵

晉書卷一百十六

晉書卷一百十六考證

姚弋仲載記弋仲率步衆數萬遷於清河○十六國春秋此句下有之灄頭三字

姚襄載記所以得建立功業策任羣賢者正羣算略中一片耳○正羣算略中一片耳綱目作正羣算略中有片長

晉書卷一百十六考證

晉書卷一百十七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載記第十七

姚興上

姚興字子略萇之長子也苻堅時爲太子舍人萇之在馬牧興自長安冒難奔萇萇立爲皇太子萇出征討常留統後事及鎮長安甚有威惠與其中舍人梁喜洗馬范勗等講論經籍不以兵難廢業時人咸化之萇死興祕不發喪以其叔父緒鎮安定碩德鎮陰密弟崇守長安碩德將佐言於碩德曰公威名宿重部曲最強今喪代之際朝廷必相猜忌非永安之道也宜奔秦州觀望事勢碩德曰太子志度寬明必無疑阻今苻登未滅而自尋干戈所謂追二袁之蹤授首與人吾死而已終不若斯及至興優禮而遣之興自稱大將軍以尹緯爲長史狄伯支爲司馬率衆伐苻登咸陽太守劉忌奴據避世堡以叛興襲忌奴擒之苻登自六陌向廢橋始平太守姚詳據馬嵬堡以距登登衆甚盛興慮詳不能遏乃自將精騎以迫登遣尹緯領步卒赴詳緯用詳計據廢橋以抗登登因急攻緯緯將出戰興馳遣狄伯支謂緯曰兵法不戰而制人者蓋爲此也苻登窮寇宜持重不可輕戰緯曰先帝登遐人情擾懼今不因思奮之力梟殄逆豎大事去矣緯敢以死爭遂與登戰大破之登衆渴死者十二三其夜大潰登奔雍興乃發喪行服太元十九年僭即帝位于槐里大赦境內改元曰皇初遂如安定先是苻登使弟廣守雍子崇屯胡空堡聞登敗各棄守走登無所投據遂奔平涼率其餘衆入馬毛山興自安定如涇陽與登戰于山南斬登散其部衆歸復農業徙陰密三萬戶於長安分大營戶爲四置四軍以領之安南強熙鎮遠楊多叛推竇衝爲盟主所在擾亂興率諸將討之軍次武功多兄子良國殺多而降衝弟彰武與衝離貳衝奔強熙熙聞興將至率戶二千奔秦州竇衝走汧川汧川氐仇高執送之衝從弟統率其衆降于興封征虜緒爲晉王征西碩德爲隴西王征南靖等及功臣尹緯齊難楊佛嵩等並爲公侯其餘封爵各有差鮮卑薛勃於貳城爲魏軍所伐遣使請救使姚崇赴救魏師既還薛勃復叛崇伐而執之大收其士馬而還興追尊其庶母孫氏爲皇太后配饗太廟楊盛保仇池遣使請命拜使持節鎮南將軍仇池公鮮卑越質詰歸率戶二萬叛乞伏乾歸降于興興處之于成紀拜使持節鎮西將軍平襄公姚碩德討平涼胡金豹于洛城剋之初上邽姜乳據本縣以叛自稱秦州刺史碩德進討之乳率衆降以碩德爲秦州牧領護東羌校尉鎮上邽徵乳爲尚書強熙及略陽豪族權千城率衆三萬圍上邽碩德擊破之熙南奔仇池遂假道歸晉碩德西討千城千城降興令郡國各歲貢清行孝廉一人慕容永既爲慕容垂所滅河東太守柳恭等各阻兵自守興遣姚緒討之恭等依河距守緒不得濟鎮東薛強先據楊氏壁引緒從龍門濟河遂入蒲坂恭勢屈請降徙新平安定新戶六千于蒲坂興母虵氏死興哀毀過禮不親庶政羣臣議請依漢魏故事既葬即吉興尚書郎李嵩上疏曰三王異制五帝殊禮孝治天下先王之高事也宜遵聖性以光道訓既葬之後應素服臨朝率先天下仁孝之舉也尹緯駁曰帝王喪制漢魏爲準嵩矯常越禮愆于軌度請付有司以專擅論既葬即吉乞依前議興曰嵩忠臣孝子有何咎乎尹僕射棄先王之典而欲遵漢魏之權制豈所望於朝賢哉其一依嵩議鮮卑薛勃叛奔嶺北上郡貳川雜胡皆應之遂圍安遠將軍姚詳於金城遣姚崇尹緯討之勃自三交趣金城崇列營掎之而租運不繼三軍大飢緯言於崇曰輔國彌姐高地建節杜成等皆諸部之豪位班三品督運稽留令三軍乏絕宜明實刑書以懲不肅遂斬之諸部大震租入者五十餘萬興率步騎二萬親討之勃懼棄其衆奔于高平公沒奕于于執而送之泫氏男姚買得欲因興葬母虵氏殺興會有告之者興未之信遣李嵩詐往買得具以告嵩嵩還以聞興乃賜買得死誅其黨與興下書禁百姓造錦繡及淫祀興率衆寇湖城晉弘農太守陶仲山華山太守董邁皆降于興遂如陝城進寇上洛陷之遣姚崇寇洛陽晉河南太守夏侯宗之固守金墉崇攻之不剋乃陷柏谷徙流人西河嚴彥河東裴岐韓襲等二萬餘戶而還興下書令士卒戰亡者守宰所在埋藏之求其近親爲之立後武都氐屠飛啖鐵等殺隴東太守姚迴略三千餘家據方山以叛興遣姚紹等討之斬飛鐵遣狄伯支迎流人曹會牛

壽萬餘戶于漢中興留心政事包容廣納一言之善咸見禮異京兆杜瑾馮翊
吉默始平周寶等上陳時事皆擢處美官天水姜龕東平淳于岐馮翊郭高等
皆耆儒碩德經明行修各門徒數百教授長安諸生自遠而至者萬數千人興
每於聽政之暇引龕等于東堂講論道藝錯綜名理涼州胡辯苻堅之末東徙
洛陽講授弟子千有餘人關中後進多赴之請業興勅關尉曰諸生諮訪道藝
修己厲身往來出入勿拘常限於是學者咸勸儒風盛焉給事黃門侍郎古成
詵中書侍郎王尚尚書郎馬岱等以文章雅正參管機密詵風韻秀舉確然不
羣每以天下是非爲己任時京兆韋高慕阮籍之爲人居母喪彈琴飲酒詵聞
而泣曰吾當私刃斬之以崇風教遂持劍求高高懼逃匿終身不敢見詵興遣
將鎮東楊佛嵩攻陷洛陽班命郡國百姓因荒自賣爲奴婢者悉免爲良人興
以日月薄蝕災眚屢見降號稱王下書令羣公卿士將牧守宰各降一等於是
其太尉趙旻公等五十二人上疏諫曰伏惟陛下勳格皇天功濟四海威靈振
於殊域聲教暨于遐方雖成湯之隆殷基武王之崇周業未足比喻方當廓靖
江吳告成中岳豈宜過垂沖損違皇天之眷命乎興曰殷湯夏禹德冠百王然
猶順守謙沖未居榮極況朕寡昧安可以處之哉乃遣旻告于社稷宗廟大赦
改元弘始賜孤獨鰥寡粟帛有差年七十已上加衣杖始平太守周班槐里令
李彰皆以贓貨誅於是郡國肅然矣洛陽既陷自淮漢已北諸城多請降送任
興下書聽祖父母昆弟得相容隱姚緒姚碩德以興降號固讓王爵興弗許京
兆韋華譙郡夏侯軌始平龐眺等率襄陽流人一萬叛晉奔于興興引見東堂
謂華曰晉自南遷承平已久今政化風俗何如華曰晉主雖有南面之尊無總
御之實宰輔執政政出多門權去公家遂成習俗刑網峻急風俗奢宕自桓溫
謝安已後未見寬猛之中興大悅拜華中書令興如河東時姚緒鎮河東興待
以家人之禮下書封其先朝舊臣姚驢硪趙惡地王平呂萬載黃世等子爲五
等子男命百僚舉殊才異行之士刑政有不便於時者皆除之兵部郎金城邊
熙上陳軍令煩苛宜遵簡約興覽而善之乃依孫吳誓眾之法以損益之興立
律學于長安召郡縣散吏以授之其通明者還之郡縣論決刑獄若州郡縣所
不能決者讞之廷尉興常臨諮議堂聽斷疑獄于時號無冤滯姚緒姚碩德固
讓王爵許之緒碩德威權日盛興恐姦佞小人沮惑之乃簡清正君子爲之輔
佐興以司隸校尉郭撫扶風太守強超長安令魚佩槐里令彭明倉部郎王年
等清勤貞白下書褒美增撫邑一百戶賜超爵關內侯佩等進位一級使碩德
率隴右諸軍伐乞伏乾歸興潛軍赴之乾歸敗走降其部眾三萬六千收鎧馬
六萬匹軍無私掠百姓懷之興進如枹罕班賜王公已下偏于卒伍興之西也
沒弈于密欲乘虛襲安定長史皇甫序切諫乃止于自恨失言陰欲殺序乞伏
乾歸以窮蹙來降拜鎮遠將軍河州刺史歸義侯復以其部眾配之興下書將
帥遭大喪非在疆埸險要之所皆聽奔赴及葬乃從王役臨戎遭喪聽假百日
若身爲邊將家有大變交代未至敢輒去者以擅去官罪罪之遣晉將軍劉嵩
等二百三十七人歸于建鄴魏人襲沒弈于于秦其部眾率數千騎與赫連勃
勃奔于秦州魏軍進次瓦亭長安大震諸城閉門固守魏平陽太守貳塵入侵
河東興於是練兵講武大閱于城西幹勇壯異者召入殿中引見羣臣于東堂
大議伐魏羣臣咸諫以爲不可興不從司隸姚顯進曰陛下天下之鎮不宜親
行可使諸將分討授以廟勝之策興曰王者正以廓土靖亂爲務吾焉得而辭
之興立其子泓爲皇太子大赦境內賜男子爲父後者爵一級遣姚平狄伯支
等率步騎四萬伐魏姚碩德姚穆率步騎六萬伐呂隆平等軍次河東興遣其
光遣兗娥立節雷星建忠王多等率杏城及嶺北突騎自和寧赴援越騎校尉
唐方積弩姚良國率關中勁卒爲平後繼姚緒統河東見兵爲前軍節度姚紹
率洛東之兵姚詳率朔方見騎並集平望以會于興使沒弈于權鎮上邽中軍
廣陵公斂權鎮洛陽姚顯及尚書令姚晃輔其太子泓入直西宮碩德至姑臧
大敗呂隆之眾俘斬一萬隆將呂他等率眾二萬五千以東苑來降先是禿髮
利鹿孤據西平沮渠蒙遜據張掖李玄盛據敦煌與呂隆相持至是皆遣使降
興率戎卒四萬七千自長安赴姚平平攻魏乾城陷之遂據柴壁魏軍大至攻
平截汾水以守之興至蒲坂憚而不進時碩德攻呂隆撫納夷夏分置守宰節
糧積粟爲持久之計隆懼遂降碩德軍令齊整秋毫無犯祭先賢禮儒哲西土

悅之姚平權竭矢盡將麾下三十騎赴汾水而死狄伯支等率將四萬餘人皆爲魏所擒興下書軍士戰沒者皆厚加褒贈魏軍乘勝進攻蒲坂姚緒固守不戰魏乃引還興徙河西豪右萬餘戶于長安晉輔國將軍袁虔之寧朔將軍劉壽冠軍將軍高長慶龍驤將軍郭恭等貳于桓玄懼而奔興興臨東堂引見謂虔之等曰桓玄雖名晉臣其實晉賊其才度定何如父也能辦成大事以不虔之曰玄藉世資雄據荊楚屬晉朝失政遂偷竊宰衡安忍無親多忌好殺位不才授爵以愛加無公平之度不如其父遠矣今既握朝權必行篡奪既非命世之才正可爲他人驅除耳此天以機便授之陛下願速加經略廓清吳楚興大悅以虔之爲大司農餘皆有拜授虔之固讓請驅揚自效改授假節寧南將軍廣州刺史興立其昭儀張氏爲皇后封子懿弼洸宣諶愔璞質逵裕國兒皆爲公遣其兼大鴻臚梁斐以新平張構爲副拜禿髮傉檀車騎將軍廣武公沮渠蒙遜鎮西將軍沙州刺史西海侯李玄盛安西將軍高昌侯興遣鎮遠趙曜率衆二萬西屯金城建節王松忩率騎助呂隆等守姑臧松忩至魏安爲傉檀弟文真所圍衆潰執松忩送于傉檀傉檀大怒送松忩還長安歸罪文真深自陳謝興下書錄馬嵬戰時將吏盡擢敘之其僅戶給復二十年興性儉約車馬無金玉之飾自下化之莫不敦尚清素然好游田頗損農要京兆杜挺以僕射齊難無匡輔之益著豐草詩以箴之馮翊相雲作德獵賦以諷焉興皆覽而善之賜以金帛然終弗能改晉順陽太守彭泉以郡降興興遣楊佛嵩率騎五千與其荊州刺史趙曜迎之遂寇陷南鄉擒建威將軍劉嵩略地至于梁國而歸又遣其兼散騎常侍席確詣涼州徵呂隆弟超入侍隆遣之呂隆懼禿髮傉檀之逼表請內徙興遣齊難及鎮西姚詰鎮遠乞伏乾歸鎮遠趙曜等步騎四萬迎隆于河西難至姑臧以其司馬王尚行涼州刺史配兵三千鎮姑臧以將軍閻松爲倉松太守郭將爲番禾太守分戍二城徙隆及其宗室僚屬于長安沮渠蒙遜遣弟如子貢其方物王尚綏撫遺黎導以信義百姓懷其惠化翕然歸之北部鮮卑並遣使貢獻桓玄遣使來聘請辛恭靖何澹之興留恭靖而遣澹之謂曰桓玄不推計歷運將圖篡逆天未忘晉必將有義舉以吾觀之終當傾覆卿今馳往必逢其敗相見之期遲不云遠初恭靖至長安引見興而不拜興曰朕將任卿以東南之事靖曰我寧爲國家鬼不爲羌賊臣興怒幽之別室至是恭靖亦踰墻遁歸興遣其將姚碩德姚敏成姚壽都等率衆三萬伐楊盛于仇池壽都等入自宕昌敏成從下辯而進盛遣其弟壽距成從子斌距都都逆擊擒之盡俘其衆楊壽等懼率衆請降碩德遣師晉汝南太守趙策委守奔于興興如逍遙園引諸沙門于澄玄堂聽鳩摩羅什演說佛經羅什通辯夏言尋覽舊經多有乖謬不與胡本相應興與羅什及沙門僧略僧遷道樹僧叡道坦僧肇曇順等八百餘人更出大品羅什持胡本興執舊經以相考校其新文異舊者皆會於理義續出諸經并諸論三百餘卷今之新經皆羅什所譯興既託意於佛道公卿已下莫不欽附沙門自遠而至者五千餘人起浮圖于永貴里立波若臺于中宮沙門坐禪者恆有千數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使姚碩德及冠軍徐洛生等伐仇池又遣建武趙琨自宕昌而進遣其將斂俱寇漢中時劉裕誅桓玄迎復安帝玄衛將軍新安王桓謙臨原王桓怡雍州刺史桓蔚左衛將軍桓謐中書令桓胤將軍何澹之等奔于興劉裕遣大參軍衡凱之詣姚顯請通和顯遣吉默報之自是聘使不絕晉求南鄉諸郡興許之羣臣咸諫以爲不可興曰天下之善一也劉裕拔萃起微匡輔晉室吾何惜數郡而不成其美乎遂割南鄉順陽新野舞陰等十二郡歸于晉姚碩德等頻敗楊盛盛懼請降遣子難當及僚佐子弟數十人爲質碩德等引還署盛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益寧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益州牧武都侯斂俱陷城固徙漢中流人郭陶等三千餘家於關中興班告境內及在朝文武立名不得犯叔父緒及碩德之名以彰殊禮興諱恭孝友每見緒及碩德如家人之禮整服傾悚言則稱字車馬服玩必先二叔然後服其次者朝之大政必諮之而後行太史令郭黁言於興曰戊亥之歲當有孤寇起於西北宜慎其鋒起兵如流沙死者如亂麻戎馬悠悠會隴頭鮮卑焉丸居不安國朝疲於奔命矣時所在有泉水涌出傳云飲則愈病後多無驗屢有妖人自稱神女戮之乃止興大閱自杜郵至于羊牧興以姚碩德來朝大赦其境內及碩德歸于秦州興送之及雍乃還禿

髮傉檀獻興馬三千匹羊三萬頭興以爲忠於己乃署傉檀爲涼州刺史徵涼州刺史王尚還長安涼州人申屠英等二百餘人遣主簿胡威詣興請留尚興弗許引威見之威流涕謂興曰臣州奉國五年王威不接衝艪樓冰孤城獨守者仰恃陛下威靈俯杖良牧惠化忽違天人之心以華土資狄若傉檀才望應代臣豈敢言竊聞乃以臣等貿馬三千匹羊三萬口如所傳實者是爲棄人貴畜苟以馬供軍國直煩尚書一符三千餘家戶輸一匹朝下夕辦何故以一方委此姦胡昔漢武傾天下之資開建河西隔絕諸戎斷匈奴右臂所以終能屠大宛王毋寡今陛下方布政玉門流化西域奈何以五郡之地資之獷狁忠誠華族棄之虐虜非但臣州里塗炭懼方爲聖朝旰食之憂興乃遣西平人車普馳止王尚又遣使喻傉檀會傉檀已至姑臧普以狀先告之傉檀懼普遣王尚遂入姑臧尚既至長安坐匿呂氏宮人擅殺逃人薄禾等禁止南臺涼州別駕宗敞治中張穆主簿邊憲胡威等上疏理尚曰臣州荒裔鄰帶寇讎居泰無垂拱之安運否離傾覆之難自張氏頹基德風絕而莫扇呂數將終梟鵄以之翻翔群生嬰罔極之痛西夏有焚如之禍幸皇覽降眷純風遠被刺史王尚受任垂滅之州策成難全之際輕身率下躬儉節用勞逸豐約與衆同之勸課農桑時無廢業然後振王威以掃不庭迴天波以蕩氛穢則羣逆冰摧不俟朱陽之曜若秋霜隕籜豈待勁風之威何定遠之足高營平之獨美經始甫爾會朝算改授使希世之功不終於必成易失之幾蹉之而莫展當其時而明其事者誰不慨然既遣役還方勑勞于外雖效未酬恩而在公無闕自至京師二旬于今出車之命莫逮蕃斐之責惟深以取呂氏宮人裴氏及殺逃人薄禾等爲南臺所禁天鑒玄覽免囹圄纆繩之文未離簡墨裴氏年垂知命首髮二毛嫠居本家不在尚室年邁姿陋何用送爲逃隸要捍求力是寄禾等私逃罪應憲墨以殺止殺安邊之義也假若以不送裴氏爲罪者正闕奚官之一女子耳論勳則功重言瑕則過微而執憲吹毛求疵忘勞記過斯先哲所以泣血於當年微臣所以仰天而洒淚且尚之奉國歷事二朝能否效於既往優劣衡在聖心就有微過功足相補宜弘罔極之施以彰覆載之恩臣等生自西州無翰飛之翼久沈偽政絕進趣之途及皇化既沾投竿之心冥發遂策名委質位忝吏端主辱臣憂敢重讚披款惟陛下亮之興覽之大悅謂其黃門侍郎姚文祖曰卿知宗敞乎文祖曰與臣州里西方之英雋興曰有表理王尚文義甚佳當王尚研思耳文祖曰尚在南臺禁止不與賓客交通敞寓於楊桓非尚明矣興曰若爾桓爲措思乎文祖曰西方評敞甚重優於楊桓敞昔與呂超周旋陛下試可問之興因謂超曰宗敞文才何如可是誰輩超曰敞在西土時論甚美方敞魏之陳徐晉之潘陸即以表示超曰涼州小地寧有此才乎超曰臣以敞餘文比之未足稱多琳瑯出于崐嶺明珠生于海濱若必以地求人則文命大夏之棄夫姬昌東夷之擯士但當問其文彩何如不可以區宇格物興悅赦尚之罪以爲尚書

晉書卷一百十七

晉書卷一百十七考證

姚興載記上京兆韋華譙郡夏侯軌始平龐眺等率襄陽流人○韋華本書安帝紀作韋禮

狄伯支等卒將四萬餘人皆爲魏所擒○卒闕本作十

沮渠蒙遜遣弟如子貢其方物○如子一本作挐

晉書卷一百十七考證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載記第十八

姚興下　尹緯

晉義熙二年平北將軍梁州督護苻宣入漢中興梁州別駕呂營漢中徐逸席
難起兵應宣求救於楊盛盛遣軍臨濜口興梁州刺史王敏退守武興楊盛復
遣于晉興以太子泓錄尙書事慕容超司徒北地王鍾右僕射濟陽王凝高都
公始皆來奔華山郡地涌沸廣袤百餘步燒生物皆熟歷五月乃止赫連勃勃
殺高平公沒奕于收其衆以叛先是魏主拓跋珪送馬千匹求婚于興興許之
以魏別立后遂絕婚故有柴壁之戰至是復與魏通和魏放狄伯支姚伯禽唐
小方姚良國康宦還長安皆復其爵位時禿髮傉檀沮渠蒙遜迭相攻擊傉檀
遂東招河州刺史西羌彭奚念奚念阻河以叛勃勃譙縱遣使稱藩請桓謙欲令
順流東伐劉裕興以問謙謙請行遂許之使中軍姚弼後軍斂成鎮遠乞伏乾
歸等率步騎三萬伐傉檀左僕射齊難等率騎二萬討勃勃吏部尙書尹昭諫
曰傉檀恃遠輕敢違逆宜詔蒙遜及李玄盛使自相攻擊待其斃也然後取之
此卞莊之舉也興不從勃勃退保河曲弼濟自金城弼部將姜紀言於弼曰今
王師聲討勃勃傉檀猶豫未爲嚴防請給輕騎五千掩其城門則山澤之人皆
爲吾有孤城獨立坐可剋也弼不從進拔昌松長驅至姑臧傉檀嬰城固守出
其兵擊弼弼敗退據西苑興又遣衛大將軍姚顯率騎二萬爲諸軍節度至高
平聞弼敗績兼道赴之撫慰河外率衆而還傉檀遣使人徐宿詣興謝罪齊難
爲勃勃所擒興遣平北姚沖征虜狄伯支輔國斂曼嵬鎮東楊佛嵩率騎四萬
討勃勃沖次于嶺北欲回師襲長安伯支不從乃止懼其謀泄遂鴆殺伯支時
王師伐譙縱縱大敗之縱遣使乞師於興興遣平西姚賞南梁州刺史王敏率衆
二萬救之王師引還縱遣使拜師仍貢其方物興遣其兼司徒韋華持節策拜
縱爲大都督相國蜀王加九錫備物典策一如魏晉故事承制封拜悉如王者
之儀興自平涼如朝那聞沖謀逆以其第中最少雄武絕人猶欲隱忍容之敕

成泣謂興曰沖凶險不仁每侍左右臣常寢不安席願早爲之所興曰沖何能
爲也但輕害名將吾欲明其罪於四海乃下書賜沖死葬以庶人之禮晉河間
王子國璠章武王子叔道來奔興謂之曰劉裕匡復晉室卿等何故來也國璠
等曰裕與不逞之徒削弱王室宗門能自修立者莫不害之是避之來實非誠
款所以避死耳興嘉之以國璠爲建義將軍揚州刺史叔道爲平南將軍兗州
刺史賜以甲第興如貳城將討赫連勃勃遣安遠姚詳及斂曼嵬鎮軍彭白狼
分督租運諸軍未集而勃勃騎大至興欲留步軍輕如曼嵬營衆咸惶懼羣臣固
以爲不可興弗納尙書郎韋宗希旨勸興行蘭臺侍御史姜楞越次而進曰韋
宗傾險不忠沮敗國計宜先腰斬以謝天下脫車駕動轢六軍駭懼人無守志
取危之道也宜遣單使以徵詳等興默然右僕射韋華等諫曰若車騎輕動必
不戰自潰嵬營亦未必可至惟陛下圖之興乃遣左將軍姚文宗率禁兵距戰
中壘齊莫統氐兵以繼之文宗與莫皆勇果兼人以死力戰勃勃乃退留禁兵
五千配姚詳守貳城興還長安譙縱遣其侍中譙良太常楊軌朝於興請大舉
以寇江東遣其荊州刺史桓謙梁州刺史譙道福率衆二萬東寇江陵興乃遣
前將軍苟林率騎會之謙屯支江林屯江津謙江左貴族部曲遍於荊楚晉之
將士皆有叛心荊州刺史劉道規大懼嬰城固守雍州刺史魯宗之率襄陽之
衆救之道規乃留宗之守江陵率軍逆戰謙等舟師大威兼列步騎以待之大
戰支江謙敗績衆輕舸奔就苟林晉人獲而斬之苟林懼而引歸興以國用不
足增關津之稅鹽竹山木皆有賦焉羣臣咸諫以爲天殖品物以養羣生王者
子育萬邦不宜節約以奪其利興曰能踰關梁通利於山水者皆豪富之家吾
損有餘以裨不足有何不可乃遂行之興從朝門遊於文武苑及昏而還將自
平朔門入前驅既至城門校尉王滿聰被甲持杖閉門距之曰今已昏闇姦良
不辨有死而已門不可開興乃迴從朝門而入旦而召滿聰進位二等乞伏乾
歸以衆叛攻陷金城執太守任蘭蘭厲色責乾歸以背恩違義乾歸怒而囚之
蘭遂不食而死赫連勃勃遣其將胡金纂將萬餘騎攻平涼興如貳城因救平
涼纂衆大潰生擒纂勃勃遣兄子提攻陷定陽執北中郎將姚廣都興將曹熾

曹雲王肆佛等各將數千戶避勃勃內徙興處佛于湟山澤爣雲于陳倉勃勃寇隴右攻白崖堡破之遂趣清水略陽太守姚壽都委守奔秦州勃勃又收其衆而歸興自安定追之至壽渠川不及而還初天水人姜紀呂氏之叛臣阿諂姦詐好間人之親戚興子弼有寵於興紀遂傾心附之弼時爲雍州刺史鎮安定與密謀還朝令傾心事常山公顯樹黨左右至是興以弼爲尚書令侍中大將軍既居將相虛襟引納收結朝士勢傾東宮遂有奪嫡之謀矣興以勃勃乾歸作亂西北傉檀蒙遜擅兵河右疇咨將帥之臣欲鎮撫二方隴東太守郭播言於興曰嶺北二州鎮戶皆數萬若得文武之才以綏撫之足以靖塞姦略興曰吾每思得廉頗李牧鎮撫四方使便宜行事然任非其人恆致負敗卿試舉之播曰清潔善撫邊則平陸子王元始雄武多奇略則建威王煥賞罰必行臨敵不顧則奮武彭蚝興曰蚝令行禁止則有之非綏邊之才也始煥年少吾未知其爲人播曰廣平公弼才兼文武宜鎮督一方願陛下遠覽前車近悟後轍興不從以其太常索稜爲太尉領隴西內史綏誘乾歸政績既美乾歸感而歸之太史令任猗言於興曰白氣出於北方東西竟天五百里當有破軍流血乞伏乾歸遣使送所掠守宰謝罪請降興以勃勃之難權宜許之假乾歸及其子熾磐官爵姚詳時鎮杏城爲赫連勃勃所逼糧盡委守南奔大蘇勃勃要之兵散爲勃勃所執時遣衛大將軍顯迎詳詳敗遂屯杏城因令顯都督安定嶺北二鎮事潁川太守姚平都自許昌來朝言於興曰劉裕敢懷奸計屯聚芍陂有擾邊之志宜遣燒之以散其衆謀興曰裕之輕弱安敢闚吾疆埸苟有奸心其在子孫乎召其尚書楊佛嵩謂之曰吳兒不自知乃有非分之意待至孟冬當遣卿率精騎三萬焚其積聚嵩曰陛下若任臣以此役者當從肥口濟淮直趣壽春舉大衆以屯城縱輕騎以掠野使淮南蕭條兵粟俱了足令吳兒俯仰回惶神爽飛越興大悅時西胡梁國兒於平涼作壽冢每將妻妾入冢飲讌酒酣升靈牀而歌時人或譏之國兒不以爲意前後征伐屢有大功興以爲鎮北將軍封平輿男年八十餘乃死時客星入東井所在地震前後一百五十六興公卿抗表請罪興曰災譴之來咎在元首近代或歸罪三公甚無謂也公等其悉

冠屢復位仇池公楊盛叛侵擾祁山遣建威趙琨率騎五千爲前鋒立節楊伯壽統步卒繼之前將軍姚恢左將軍姚文宗入自鷲陝鎮西秦州刺史姚嵩入羊頭陝右衛胡翼度從陰密出自汧城討盛興將輕騎五千自雍赴之與諸將軍會于隴口天水太守王松忿言於嵩曰先皇神略無方威武冠世冠軍徐洛生猛毅兼人佐命英輔再入仇池無功而還非楊盛智勇能全直是地勢然也今以趙琨之衆使君之威準之先朝實未見成功使君具悉形便何不表聞嵩不從盛率衆與琨相持伯壽畏懦弗進琨衆寡不敵爲盛所敗興斬伯壽而還嵩乃具陳松忿之言興善之乾歸爲其下人所殺子熾磐新立羣下咸勸興取之興曰乾歸先已返善吾方當懷撫因喪伐之非朕本志也以楊佛嵩都督嶺北討虜諸軍事安遠將軍雍州刺史率嶺北見兵以討赫連勃勃嵩發數日興謂羣臣曰佛嵩驍勇果銳每臨敵對寇不可制抑吾常節之配兵不過五千今衆旅既多遇賊必敗今去已遠追之無及吾深憂之其下咸以爲不然佛嵩果爲勃勃所執絕亢而死興立昭儀齊氏爲皇后又下書以其故丞相姚緒太宰姚碩德太傅姚旻大司馬姚崇司徒尹緯等二十四人配饗於萇廟興以大臣屢喪令所司更詳臨赴之制所司白興依故事東堂發哀興不從每大臣死皆親臨之姚文宗有寵於姚泓姚弼深疾之誣文宗有怨言以侍御史廉桃生爲證興怒賜文宗死是後羣臣累足莫敢言弼之短時貳縣羌叛興遣後將軍斂成鎮軍彭白狼北中郎將姚洛都討之斂成爲羌所敗甚懼詣趙興太守姚穆歸罪穆欲送殺之成怒奔赫連勃勃興遣姚紹與姚弼率禁衛諸軍鎮撫嶺北遼東侯彌姐亭地率其部人南居陰密劫掠百姓弼收亭地送之殺其衆七百餘人徙二千餘戶于鄭城弼寵愛方隆所欲施行無不信納乃以嬖人尹沖爲給事黃門侍郎唐盛爲治書侍御史左右機要皆其黨人漸欲廣樹爪牙彌縫其闕右僕射梁喜侍中任謙京兆尹尹昭承閒言於興曰父子之際人罕得而言然君臣亦猶父子臣等理不容默並后匹嫡未始不傾國亂家廣平公弼奸凶無狀潛有陵奪之志陛下寵之不道假其威權傾險無賴之徒莫不鱗湊其側市巷諷議皆言陛下欲有廢立之志誠如此者臣等有死而已不敢奉詔

興曰安有此乎昭等曰若無廢立之事陛下愛弼適所以禍之願去其左右減其威權非但弼有泰山之安宗廟社稷亦有磐石之固矣興默然興寢疾妖賊李弘反于貳原貳原氐仇常起兵應弘興輿疾討之斬常執弘而還徙常部人五百餘戶于許昌興疾篤其太子泓屯兵于東華門侍疾於諮議堂姚弼潛謀爲亂招集數千人被甲伏於其第撫軍姚紹及侍中任謙右僕射梁喜冠軍姚讚京兆尹尹昭輔國斂曼嵬並典禁兵宿衞于內姚裕遣使告姚懿于蒲坂幷密信諸藩諭弼逆狀懿流涕以告將士曰上今寢疾臣子所宜冠履不整而廣平公弼擁兵私第不以忠於儲宮正是孤徇義忘身之日諸君皆忠烈之士亦當同孤徇斯舉也將士無不奮怒攘袂曰惟殿下所爲死生不敢貳於是盡散囚徒散布帛數萬匹以賜其將士建牙誓衆將赴長安鎭東豫州牧姚洸起兵洛陽平西姚諶起兵於雍將以赴泓之難興疾瘳朝其羣臣征虜劉羌泣謂興曰陛下寢疾數旬奈何忽有斯事興曰朕過庭無訓使諸子不穆愧于四海卿等各陳所懷以安社稷尹昭曰廣平公弼恃寵不虔阻兵懷貳自宜寘之刑書以明典憲陛下若含忍未便加法者且可削奪威權使散居藩國以紓闕閫之禍全天性之恩興謂梁喜曰卿以爲何如喜曰臣之愚見如昭所陳興以弼才兼文武未忍致法免其尚書令以將軍公就第懿等聞興疾瘳各罷兵還鎭懿恢及弟諶等皆抗表罪弼請致之刑法興弗許時魏遣使聘于興且請婚會平陽太守姚成都來朝興謂之曰卿久處東藩與魏鄰接應悉彼事形今來求婚吾已許之終能分災共患遠相接援以不成都曰魏自柴壁尅捷已來戎甲未曾損失士馬桓桓師旅充盛今修和親兼婚姻之好豈但分災共患而已實亦永安之福也興大悅遣其吏部郎嚴康報聘幷致方物時姚懿姚洸姚宣姚諶來朝使姚裕言於興曰懿等今悉在外欲有所陳興曰汝等正欲道弼事耳吾已知之裕曰弼苟有可論陛下所宜垂聽若懿等言違大義便當肆之刑辟奈何距之於是引見諮議堂宣流涕曰先帝以大聖起基陛下以神武定業方隆七百之祚爲萬世之業安可使弼謀傾社稷宜委之有司肅明刑憲臣等敢以死請興曰吾自處之非汝等所憂先是大司農竇溫司徒左長史王弼皆有密表勸興廢立興雖不從亦不以爲責撫軍東曹屬姜虬上疏曰廣平公弼懷姦積年謀禍有歲傾陷聖聽爲之書足覺成逆著取嗤戎裔文武之化刑于寡妻聖朝之亂起自愛子今雖欲含忍其瑕掩蔽其罪而逆黨猶繁爲惡不已弼之亂心其可革邪宜斥散凶徒以絕禍始興以虬表示梁喜曰天下之人莫不以吾兒爲口實將何以處之喜曰信如虬言陛下宜早裁決興默然太子詹事王周亦虛襟引士樹黨東宮弼惡之每規陷害周周抗志確然不爲之屈興嘉其守正以周爲中書監興如三原顧謂羣臣曰古人有言關東出相關西出將三秦饒俊異汝潁多奇士吾應天明命跨據中原自流沙已東淮漢已北未嘗不傾己招求冀匡不逮然明不照下弗感懸魚至於智效一官行著一善者歷級而進之不使有後門之歎卿等宜明揚仄陋助吾舉之梁喜對曰奉詔求賢弗會休俊未見儒亮大才王佐之器可謂世之乏賢興曰自古霸王之起也莫不將則韓吳相兼蕭鄧終不採將於往賢求相於後哲卿自識拔不明求之不至奈何厚誣四海乎羣臣咸悅晉荊州刺史司馬休之據江陵雍州刺史魯宗之據襄陽與劉裕相攻遣使求援興遣姚成王司馬國璠率騎八千赴之弼傾姚宣之毀己遂譖宣於興會宣司馬權丕至長安興責丕以無匡輔之益將戮之丕性傾巧因誣宣罪狀興大怒遂收宣于杏城下獄而使弼將三萬人鎭秦州尹昭言於興曰廣平公與皇太子不平握强兵于外陛下一旦不諱恐社稷必危小不忍以致大亂者陛下之謂也興弗納赫連勃勃攻杏城興又遣弼救之至冠泉而杏城陷興如北地弼次于三樹遣弼及斂曼嵬向新平興還長安姚成王至于南陽司馬休之等爲劉裕所敗引歸休之宗之等遂與譙王文思新蔡王道賜寧朔將軍梁州刺史馬敬輔國將軍竟陵太守魯軌寧朔將軍南陽太守魯範奔于興勃勃遣其將赫連建率衆寇貳縣數千騎入平涼姚恢與建戰于五井平涼太守姚興都爲建所擒建遂入新平姚弼討之戰于龍尾堡大破之擒建送于長安初勃勃攻彭雙方于石堡雙方力戰距守積年不能剋至是聞建敗引歸休之等至長安興謂之曰劉裕欲奉晉帝豈使有闕乎休之曰臣前下都瑯邪王德文泣謂臣曰劉裕供御主上甚薄奇深以事勢推之社稷之憂

方未可測興將以休之爲荆州刺史任以東南之事休之固辭請與會宗之等擾動襄陽淮漢乃以休之爲鎮南將軍揚州刺史宗之等並有拜授休之將行侍御史唐盛言於興曰符命所記司馬氏應復河洛休之既得濟歸南翔恐非復池中之物可以榮禮不宜放之興曰司馬氏脫如所記留之適足爲患遂遣之揚武安鄉侯康宦驅略白鹿原氐胡數百家奔上洛太守宋林距之商洛人黃金等起義兵以猗宦宦乃率衆歸弼興赦之復其爵位時白虹貫日有術人言於興曰將有不祥之事終當自消時興藥動姚弼稱疾不朝集兵於第興聞之怒甚收其黨殿中侍御史唐盛孫玄等殺之泓言於興曰臣誠不肖不能訓諧於弟致弼構造是非仰慚天日陛下若以臣爲社稷之憂除臣而國寧亦家之福也若垂天性之恩不忍加臣刑戮者乞聽臣守藩興慘然改容召姚讚梁喜尹昭斂曼嵬於諮議堂密謀收弼時姚紹屯兵雍城馳遣告之數日不決弼黨兇懼與廣其爲變乃收弼囚之中曹騎賁黨與將殺之泓流涕固請之乃止興謂梁喜曰泓天心平和性少猜忌必能容養羣賢保全吾子於是皆赦弼黨靈臺令張泉又言於興曰熒惑入東井旬紀而返未餘月復來守心王者惡之宜修仁虛己以答天譴興納之正旦興朝羣臣于太極前殿沙門賀僧慟泣不能自勝衆咸怪焉賀僧者莫知其所從來也言事皆有效驗興甚神禮之常興寢士數人預於讌會興如華陰以泓監國入居西宮因疾篤還長安泓欲出迎其宮臣曰今主上疾篤奸臣在側廣平公每希覬非常變故難測今殿下若出進則不得見主上退則有弼等之禍安所歸乎自宜深抑情禮以寧宗社泓從之乃拜迎於黃龍門樽下弼黨見興升輿咸懷危懼尹沖等先謀欲因泓出迎害之尚書姚沙彌曰若太子有備不來迎侍當奉乘輿直趣公第宿衛者聞上在此自當來奔雖與太子守乎吾等以廣平公之故陷身逆節今以乘輿南幸自當是仗義之理匪但救廣平之禍足可以申雪前愆沖等不從欲隨輿入殿中作亂復未知興之存亡疑而不發興命泓錄尚書事使姚紹胡翼度典兵禁中防制內外遣斂曼嵬收弼第中甲杖內之武庫興疾轉篤興妹僞南安長公主問疾不應興少子耕兒出告其兄愔曰上已崩矣宜速決計於是愔與其屬率甲士攻端門殿中上將軍斂曼嵬勒兵距戰右衛胡翼度率禁兵閉四門愔等遣壯士登門緣屋而入及于馬道泓時侍疾于諮議堂遣斂曼嵬率殿中兵登武庫距戰太子右衛率姚和都率東宮兵入屯馬道南愔等既不得進遂燒端門興力疾臨前殿賜弼死禁兵見興喜躍貫甲赴賊賊衆駭擾和都勒東宮兵自後擊之愔等奔潰逃于驪山愔黨呂隆奔雍尹沖等奔于京師興引紹及讚梁喜尹昭斂曼嵬入內寢受遺輔政義熙十二年興死時年五十一在位二十二年僞謚文桓皇帝廟號高祖墓曰偶陵

尹緯

尹緯字景亮天水人也少有大志不營產業身長八尺腰帶十圍魁梧有爽氣每覽書傳至宰相立勳之際常輟書而歎苻堅以尹赤之降姚襄諸尹皆禁錮不仕緯晚乃爲吏部令史風志秦遠郎皆憚之堅末年祆星見于東井緯知堅將滅喜甚向天再拜既而流涕長歎友人略陽桓識怪而問之緯曰天時如此正是霸王龍飛之秋吾徒杖策之日然知己難遭恐不得展吾才志是以欣懼交懷及姚萇奔馬牧緯與尹詳龐演等扇動羣豪推萇爲盟主遂爲佐命元功萇既敗苻堅遣緯說堅求禪代之事堅問緯曰卿於朕何官緯曰尚書令史堅歎曰宰相之才也王景略之儔而朕不知卿亡也不亦宜乎緯性剛簡清亮慕張子布之爲人湯珣段鏗性傾巧萇愛其博識引爲侍中緯固諫以爲不可萇不從緯屢衆中辱鏗鏗心不平之萇聞而謂緯曰卿性不好學何爲憎學者緯曰臣不憎學憎鏗不正耳萇因曰卿好不自知每比蕭何真何如也緯曰漢祖與蕭何俱起布衣是以相貴陛下起貴中是以賤臣萇曰卿實不及胡爲不也緯曰陛下何如漢祖萇曰朕實不如漢祖卿遠蕭何故不如甚也緯曰漢祖所以賢陛下者以能遠段鏗之徒故耳萇默然乃出鏗爲北地太守萇死緯與姚興滅苻登成興之業皆緯之力也歷輔國將軍司隸校尉尚書左右僕射清河侯緯友人隴西牛壽率漢中流人歸興謂緯曰足下平生自謂時明也才足以立功立事值清也則追二疏朱雲發其狂直不能如胡廣之徒箝默隨俗今遇其時矣正是垂名竹素之日可不勉歟緯曰吾之所庶幾如是但未能委宰衡

於夷吾識韓信於羈旅以斯爲愧耳立功立事竊謂未負昔言與聞而謂緯曰君之與壽言也何其誕哉立功立事自謂何如古人緯曰臣實未愧古人何則遇時來之運則輔翼太祖建八百之基及陛下龍飛之始翦滅苻登盪清秦雍生極端右死饗廟庭古之君子正當爾耳與大悅及死與甚悼之贈司徒諡曰忠成侯

晉書卷一百十八

晉書卷一百十八考證

姚興載記下弼不從進拔昌松長驅至姑臧○本書地理志武威郡統縣七有姑臧倉松則昌當作倉

傳檀嬰城固守出其兵擊弼○其十六國春秋作奇

遼東侯彌姐亭地率其部人南居陰密○姐監本訛妲前漢馮奉世傳注姐音紫羌複姓如後秦彌姐亭地與彌姐婆觸之類是彌姐其姓亭地其名也今改正

晉書卷一百十八考證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載記第十九

姚泓

姚泓字元子興之長子也孝友寬和而無經世之用又多疾病興將以為嗣而疑焉久之乃立為太子興每征伐巡游常留總後事博學善談論尤好詩詠尚書王尚黃門郎段章尚書郎富允文以儒術侍講胡義周夏侯稚以文章游集時尚書王敏右丞郭播以刑政過寬議欲峻制泓曰人情挫辱則壯厲之心生政教煩苛則苟免之行立上之化下如風靡草君等參贊朝化弘昭政軌不務仁恕之道惟欲嚴法酷刑豈是安上馭下之理乎敏等遂止泓受經於博士淳于岐岐病泓親詣省疾拜于牀下自是公侯見師傅皆拜焉興之如平涼也馮翊人劉厥聚衆數千據萬年以叛泓遣鎮軍彭白狼率東宮禁兵討之斬厥赦其餘黨諸將咸勸泓曰殿下神筭電發蕩平醜逆宜露布表言廣其首級以慰遠近之情泓曰主上委吾後事使式遏寇逆吾綏御失和以長姦寇方當引咎責躬歸罪行閒安敢過自矜誕以重罪責乎其右僕射韋華聞而謂河南太守慕容筑曰皇太子實有恭惠之德社稷之福也其弟弼有奪嫡之謀泓恩撫如初未嘗見于色姚紹每為弼羽翼泓亦推心宗事弗以為嫌及僭位任紹以兵權令亦感而歸誠卒守其忠烈其明識寬裕皆此類也興既死祕不發喪南陽公姚愔及大將軍尹元等謀為亂泓皆誅之命其齊公姚恢殺安定太守呂超恢久乃誅之泓疑恢有陰謀恢自是懷貳陰聚兵甲焉泓發喪以義熙十二年僭即帝位大赦殊死已下改元永和廬于諮議堂既葬乃親庶政內外百僚增位一等令文武各盡直言政有不便於時事有光益宗廟者極言勿有所諱初興徙李閏羌三千家於安定尋徙新支至是羌酋党容率所部叛還遣撫軍姚讚討之容降徙其豪右數百戶于長安餘遣還李閏北地太守毛雍據趙氏塢以叛于泓姚紹討擒之姚宣時鎮李閏未知雍敗遣部將姚佛生等來衛長安衆既發宣參軍韋宗姦諂好亂說宣曰主上初立威化未著勃勃彊盛侵害必深本朝之難未可弭也殿下居維城之任宜深慮之邢望地形險固總三方之要若能據之虛心撫禦非但克固維城亦霸王之業也宣乃率戶三萬八千棄李閏南保邢望宣既南移諸羌據李閏以叛紹進討破之宣詣紹歸罪紹怒殺之初宣在邢望泓遣姚佛生諭宣佛生遂讚成宣計紹數其罪又戮之泓下書士卒死王事贈以爵位永復其家將封宮臣十六人五等子男姚讚諫曰東宮文武自當有守忠之誠未有赫然之效何愛封之多乎泓曰懸爵於朝所以懲勸來效標明盛德元子遺家不造與宮臣同此百憂獨享其福得不愧於心乎讚默然姚紹進曰陛下不忘報德封之是也古者敬其事命之以始可須來春然後議之乃止并州定陽二城胡數萬落叛泓入于平陽攻立義姚成都于匈奴堡推匈奴曹弘為大單于所在殘掠征東姚懿自蒲坂討弘戰于平陽大破之執弘送于長安徙其豪右萬五千落于雍州仇池公楊盛攻陷祁山執建節王總遂逼秦州泓遣後將軍姚平救之盛引退姚嵩與平追盛及于竹嶺姚讚率隴西太守姚秦都略陽太守王煥以禁兵赴之讚至清水嵩為盛所敗嵩及秦都王煥皆戰死讚至秦州遇還仇池先是天水冀縣石鼓鳴聲聞數百里野雉皆雊秦州地震者三十二殷殷有聲者八山崩舍壞咸以為不祥及嵩將出羣僚固諫止之嵩曰若有不祥此乃命也安所逃乎遂及於難識者以為秦州泓之故鄉將滅之徵也赫連勃勃攻陷陰密執秦州刺史姚軍都坑將士五千餘人軍都瞋目厲聲數勃勃殘忍之罪不為之屈勃勃怒而殺之勃勃既剋陰密進兵侵雍嶺北雜戶悉奔五將山征北姚恢棄安定率戶五千奔新平安定人胡儼華韜等率衆距恢恢單騎歸長安立節彌姐成建武裴岐為儼所殺鎮西姚諶委鎮東走勃勃遂據雍抄掠郿城姚紹及征虜尹昭鎮軍姚洽等率步騎五萬討勃勃姚恢以精騎一萬繼之軍次橫水勃勃退保安定胡儼閉門距之殺鮮卑數千人據安定以降紹進兵躡勃勃戰于馬鞍坂敗之追至朝那不及而還楊盛遣兄子倦入寇長蛇平陽氐苟渴聚衆千餘據五丈原以叛遣鎮遠姚萬恢武姚難討之為渴所敗姚諶討渴擒之泓使輔國斂曼嵬前將軍姚光兒討楊倦于陳倉倦奔于散關勃勃遣兄子提南侵池陽車騎姚裕前將軍

彭白狼建義蚝玄距卻之尋而晉太尉劉裕總大軍伐泓次于彭城遣冠軍將軍檀道濟龍驤將軍王鎮惡入自淮肥攻漆丘項城將軍沈林子自汴入河攻倉垣泓將王苟生以漆丘降鎮惡徐州刺史姚掌以項城降道濟王師遂入潁口所至多降服惟新蔡太守董遵固守不降道濟攻破之縛遵而致諸軍門遵厲色曰古之王者伐國待士以禮君奈何以不義行師待國士以非禮乎道濟怒殺之姚紹聞王師之至還長安言於泓曰晉師已過許昌豫州安定孤遠卒難救衞宜遷諸鎮戶內實京畿可得精兵十萬足以橫行天下假使二寇交侵無深害也如其不爾晉侵豫州勃勃寇安定者將若之何事機已至宜在速決其左僕射梁喜曰齊公恢雄勇有威名爲嶺北所憚鎮人已與勃勃深仇理應守死無二勃勃終不能棄安定遠寇京畿若無安定虜馬必及於郿雍今關中兵馬足距晉師豈可未有憂危先自削損也泓從之吏部郎懿橫密言於泓曰齊公恢於廣平之難有忠勳於陛下自陛下龍飛紹統未有殊賞以答其意今外則致之死地內則不豫朝權安定人自以孤危逼寇欲思南遷者十室而九若擁精兵四萬鼓行而向京師得不爲社稷之累乎宜徵還朝廷以慰其心泓曰恢若懷不逞之心徵之適所以速禍耳又不從王師至城皋征南姚洸時鎮洛陽馳使請救泓遣越騎校尉閻生率騎三千以赴之武衞姚益男將步卒一萬助守洛陽又遣征東并州牧姚懿南屯陝津爲之聲援洸部將趙玄說洸曰今寇逼已深百姓駭懼衆寡勢殊難以應敵宜攝諸戍兵士固守金墉以待京師之援不可出戰如脫不捷大事去矣金墉既固師無損敗吳寇終不敢越金墉而西困之於堅城之下可以坐制其弊時洸司馬姚禹潛通于道濟主簿閻恢楊虔等皆禹之黨嫉玄忠鯁咸共毀之固勸洸出戰洸從之乃遣玄率精兵千餘南守柏谷塢廣武石無諱東戍鞏城以距王師玄泣謂洸曰玄受三帝重恩所守正死耳但明公不用忠臣之言爲姦孽所誤後必悔之但無及耳會陽城及城皋滎陽武牢諸城悉降道濟等長驅而至無諱至石關奔還玄與晉將毛德祖戰于柏谷以衆寡而敗被瘡十餘據地大呼玄司馬蹇鑒冒刃抱玄而泣玄曰吾瘡已重君宜速去鑒曰若將軍不濟當與俱死去將安之皆死於陣

姚禹踰城奔于王師道濟進至洛陽洸懼遂降時閻生至新安益男至湖城會洛陽已沒遂留屯不進姚懿司馬孫暢姦巧傾佞好亂樂禍勸懿襲長安誅姚紹廢泓自立懿納之乃引兵至陝津散穀以賜河北夷夏欲虛損國儲招引和戎諸羌樹己私惠懿左常侍張敞侍郎左雅固諫懿曰殿下以母弟之親居分陝之重安危休戚與國共之漢有七國之難實賴梁王今吳寇內侵四州傾沒西虜擾邊秦涼覆敗朝廷之危有同累卵正是諸侯勤王之日穀者國之本也而今散之若朝廷問殿下者將何辭以報懿怒笞而殺之泓聞之召姚紹等密謀於朝堂紹曰懿性識鄙近從物推移造成此事惟當孫暢耳但馳使徵暢遣撫軍讚據陝城臣向潼關爲諸軍節度若暢奉詔而至者臣當遣懿率河東見兵共平吳寇如其逆釁已成違距詔敕者當明其罪於天下聲鼓以擊之泓曰叔父之言社稷之計也於是遣姚讚及冠軍司馬國璠建義蚝玄屯陝津武衞姚驢屯潼關懿遂舉兵僭號傳檄州郡欲運匈奴堡穀以給鎮人寧東姚成都距之懿乃卑辭招誘深自結託送佩刀爲誓成都送以呈泓懿又遣驍騎王國率甲士數百攻成都成都擒國囚之遣讓懿曰明公以母弟之親受推轂之寄今社稷之危若綴旒然宜恭恪憂勤匡輔王室而更包藏奸宄謀危宗廟三祖之靈豈安公乎此鎮之糧一方所寄鎮人何功而欲給之王國爲蚝畫足國之罪人已就囚執聽詔而戮之成都方糾合義衆以懲明公之罪復須大兵悉集當與明公會於河上乃宣告諸城勉以忠義厲兵秣馬徵發義租河東之兵無詣懿者懿深患之臨晉數千戶叛應懿姚紹濟自蒲津擊臨晉叛戶大破之懿等震懼鎮人安定郭純王奴等率衆圍懿紹入于蒲坂執懿囚之誅孫暢等泓以內外離叛王師漸逼歲旦朝羣臣于前殿悽然流涕羣臣皆泣時征北姚恢率安定鎮戶三萬八千焚燒室宇以車爲方陣自北雍州趣長安自稱大都督建義大將軍移檄州郡欲除君側之惡揚威姜紀率衆奔之建節彭完都聞恢將至棄陰密奔還長安恢至新支姜紀說恢曰國家重將在東京師空虛公可輕兵徑襲事必剋矣恢不從乃南攻郿城鎮西姚諶爲恢所敗恢軍勢彌盛長安大震泓馳使徵紹遣姚裕及輔國胡翼度屯于灃西扶

風太守姚儁安夷護軍姚墨蠡建威姚娥都揚威彭蚝皆懼而降恢恢舅茍和
時為立節將軍守忠不二泓召而謂之曰衆人咸懷去就卿何能自安邪和曰
若天縱妖賊得肆其逆節者舅甥之理不待奔馳而加親如其罪極逆鍾天盈
其罰者守忠執志臣之體也違親叛君臣之所恥泓善其忠恕加金章紫綬姚
紹率輕騎先赴難使姚洽司馬國璠將步卒三萬赴長安恢從曲牢進屯杜成
紹與恢相持于靈臺姚讚聞恢漸逼留寧朔尹雅為弘農太守守潼關率諸軍
還長安泓謝讚曰元子不能崇明德義導率群下致禍起蕭墻變自同氣既上
負祖宗亦無顏見諸父懿始構逆滅亡恢復擁衆內叛將若之何讚曰懿等所
以敢稱兵內侮者諒由臣等輕弱無防遏之方故也因攘袂大泣曰臣與大將
軍不滅此賊終不持面復見陛下泓於是班賜軍士而遣之恢衆見諸軍悉集
咸懼而思善其將齊黃等棄恢而降恢進軍逼紹讚自後要擊大破之殺恢及
其三弟泓哭之悲慟葬以公禮至是王鎮惡至宜陽毛德祖攻弘農太守尹雅
于蠡吾城衆潰德祖使騎追獲之既而殺晉守者奔固潼關檀道濟沈林子攻
拔襄邑堡建威薛帛奔河東道濟自陝北渡攻蒲坂使將軍茍卓攻匈奴堡為
泓寧東姚成都所敗泓遣姚驢救蒲坂胡翼度據潼關泓進紹太宰大將軍大
都督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改封魯公侍中司隸宗正節錄並如故朝之大
政皆往決焉紹固辭弗許於是遣紹率武衛姚鸞等步騎五萬距王師于潼關
姚驢與并州刺史尹昭為表裏之勢夾攻道濟道濟深壁不戰沈林子說道濟
曰今蒲坂城堅池濬非可卒剋攻之傷衆守之引日不如棄之先事潼關潼關
天限形勝之地鎮惡孤軍勢危力寡若使姚紹據之則難圖矣如剋潼關紹可
不戰而服道濟從之乃棄蒲坂南向潼關姚讚率禁兵七千自渭北而東進據
蒲津劉裕使沈田子及傅弘之率衆萬餘人入上洛所在多委城鎮奔長安田
子等進及青泥姚紹方陣而前以距道濟道濟固壘不戰紹乃攻其西營不剋
遂以大衆逼之道濟率王敬沈林子等逆衝紹軍將士驚散引還定城紹留姚
鸞守嶮絕道濟糧道時裕別將姚珍入自子午竇霸入自洛谷衆各數千人泓
遣姚萬距霸姚彊距珍姚鸞遣將尹雅與道濟司馬徐琰戰于潼關南為琰所

獲送之劉裕裕以雅前叛欲殺之雅曰前活本在望外今死寧不甘心明公將
以大義平天下豈可使秦無守信之臣乎裕嘉而勉之泓遣給事黃門侍郎姚
和都屯于堯柳以備田子姚紹謂諸將曰道濟等遠來送死衆旅不多嬰壘自
固者正欲曠日持久以待繼援耳吾欲分軍逕據閿鄉以絕其糧運不至一月
道濟之首可懸之麾下矣濟等既沒裕計自沮諸將咸以為然其將胡翼度曰
軍勢宜集不可以分若偏師不利人心駭懼胡可以戰紹乃止薛帛據河曲以
叛紹分遣置諸軍為掎角之勢遣輔國胡翼度據東原武衛姚鸞營于大路與
晉軍相接沈林子簡精銳銜枚夜襲之鸞衆潰戰死士卒死者九千餘人姚讚
屯于河上遣恢武姚難運蒲坂穀以給其軍至香城為王師所敗時泓遣姚諶
守堯柳姚和都討薛帛于河東聞王師要難乃兼道赴救未至而難敗因破裕
裨將于河曲遂屯蒲坂姚讚為林子所敗單馬奔定城紹遣左長史姚洽及姚
墨蠡等率騎三千屯于河北之九原欲絕道濟諸縣租輸洽辭曰夫小敵之堅
大敵之擒今兵衆單弱而遠在河外雖明公神武然鞭短勢殊恐無所及紹不
聽沈林子率衆八千要洽于河上洽戰死衆皆沒紹聞洽等敗忿恚發病託姚
讚以後事使姚難屯關西紹嘔血而死泓以晉師之逼遣使乞師于魏魏遣司
徒南平公拓拔嵩正直將軍安平公乙旃眷進據河內游擊將軍王洛生屯于
河東為泓聲援劉裕次于陝城遣沈林子率精兵萬餘越山開道會沈田子等
于青泥將攻堯柳泓使姚裕率步騎八千距之泓躬將大衆繼發裕為田子所
敗泓退次于灞上關中郡縣多潛通于王師劉裕至潼關遣將軍朱超石徐猗
之會薛帛于河北以攻蒲坂姚讚距裕于關西姚難屯于香城裕遣王鎮惡王
敬自秋社西渡渭以逼難軍鎮東姚璞及姚和都擊敗猗之等於蒲坂猗之遇
害超石棄其衆奔于潼關姚讚遣司馬休之及司馬國璠自軹關向河內引魏
軍以躡裕後姚難既為鎮惡所逼引師而西時大霖雨渭水泛溢讚等不得北
渡鎮惡水陸兼進追及姚難泓自灞上還軍次于石橋以援之讚退屯鄭城鎮
北姚彊率郡人數千與姚難陣于涇上以距鎮惡鎮惡遣毛德祖擊彊大敗彊
戰死難遁還長安劉裕進據鄭城泓使姚裕尚書龐統屯兵宮中姚洸屯于灃

西尚書姚白瓜徙四軍雜戶入長安姚丕守渭橋胡翼度屯石積姚讚屯霸東
泓軍于逍遙園鎮惡夾渭進兵破姚丕于渭橋泓自逍遙園赴之逼水地狹因
丕之敗遂相踐而退姚諶及前軍姚烈左衞姚寶安散騎王帛建武姚進揚威
姚蚝尚書右丞孫玄等皆死於陣泓單馬還宮鎮惡入自平朔門泓與姚裕等
數百騎出奔于石橋讚聞泓之敗也召將士告之衆皆以刀擊地攘袂大泣胡
翼度先與劉裕陰通是日棄衆奔裕讚夜率諸軍將會泓于石橋王師已固諸
門讚軍不得入衆皆驚散泓計無所出謀欲降于裕其子佛念年十一謂泓曰
晉人將逞其欲終必不全願自裁決泓憮然不荅佛念遂登宮牆自投而死泓
將妻子詣壘門而降讚率宗室子弟百餘人亦降于裕裕盡殺之餘宗遷于江
南送泓于建康市斬之時年三十在位二年建康百里之外草木皆燋死焉姚
萇以孝武太元九年僭立至泓三世以安帝義熙十三年而滅凡三十二年

史臣曰自長江徙御化龍創業巨寇乘機而未寧戎馬交馳而不息疇覃氛於
六漢鼓洪流於八際天未厭亂凶旅實繁弋仲越自金方言歸石氏抗直詞於
暴主闡忠訓於危朝貽厥之謀在乎歸順嗚哀之義有足稱焉景國弱歲英奇
見方孫策詳其幹識無忝斯言遠踐迷途亶可悲矣景茂因仲襄之緒屬苻亡
之會獵命羣豪恢弘霸業假容沖之銳俯定函秦挫雷惡之鋒載寧東北在茲
姦略實冠凶徒列樹而表新營雖云效績厲棘而陵舊主何其不仁安枕而終
斯爲幸也子略剋擁勍敵荷成先構虛襟訪道側席求賢敦友悌以睦其親明
賞罰以臨其下英髦盡節爪牙畢命取汾絳陷許洛款僭燕而藩僞蜀夷寵右
而靜河西俗阜年豐遠安邇輯雖楚莊秦穆何以加焉既而逞志矜功弗虞後
患委涼都於禿髮授朔方於赫連違己生災連城繼陷距諫招禍蕭墻屢發戰
無寧歲人有危心豈宜騁彼雄圖敦深恩於介士糜茲碩德加殊禮於桑門當
有爲之時肆無爲之業麗衣腴食殆將萬數析實談空靡然成俗夫以漢朝殷
廣猶鄙鴻都之費況乎僞境日侵軍堪承費之役備用殫竭山林有稅政荒威
挫職是之由坐致淪胥非天喪也元子以庸懦之質屬傾擾之餘內難方殷外
寇斯駿王師杖順弭節而下長安凶醜失圖繫組而降敬道物極則反抑斯之
謂歟

贊曰弋仲剛烈終表奇節襄實英果萇惟姦桀興始崇構泓遂摧滅貽誡將來
無踐危轍

晉書卷一百十九

晉書卷一百二十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載記第二十

李特　李流　李庠

李特字玄休巴西宕渠人其先廩君之苗裔也昔武落鍾離山崩有石穴二所其一赤如丹一黑如漆有人出於赤穴者名曰務相姓巴氏有出於黑穴者凡四姓曰瞫氏樊氏柏氏鄭氏五姓俱出皆爭爲神於是相與以劒刺穴屋能著者以爲廩君四姓莫著而務相之劒懸焉又以土爲船彫畫之而浮水中曰若其船浮存者以爲廩君務相船又獨浮於是遂稱廩君乘其土船將其徒卒當夷水而下至於鹽陽鹽陽水神女子止廩君曰此魚鹽所有地又廣大與君俱生可止無行廩君曰我當爲君求廩地不能止也鹽神夜從廩君宿旦輒去爲飛蟲諸神皆從其飛蔽日晝昏廩君欲殺之不可別又不知天地東西如此者十日廩君乃以青縷遺鹽神曰嬰此即宜之與汝俱生弗宜將去汝鹽神受而嬰之廩君立碭石之上望膺有青縷者跪而射之中鹽神鹽神死羣神與俱飛者皆去天乃開朗廩君復乘土船下及夷城夷城石岸曲泉水亦曲廩君望如穴狀歎曰我新從穴中出今又入此奈何岸即爲崩廣三丈餘而階陛相乘廩君登之岸上有平石方一丈長五尺廩君休其上投策計算皆著石焉因立城其旁而居之其後種類遂繁秦并天下以爲黔中郡薄賦斂之口歲出錢四十巴人呼賦爲賨因謂之賨人焉及漢高祖爲漢王募賨人平定三秦既而求還鄉里高祖以其功復同豐沛不供賦稅更名其地爲巴郡土有鹽鐵丹漆之饒俗性剽勇又善歌舞高祖愛其舞詔樂府習之今巴渝舞是也漢末張魯居漢中以鬼道教百姓賨人敬信巫覡多往奉之值天下大亂自巴西之宕渠遷于漢中楊車坂抄掠行旅百姓患之號爲楊車巴魏武帝剋漢中特祖將五百餘家歸之魏武帝拜爲將軍遷于略陽北土復號之爲巴氐特父慕爲東羌獵將特少仕州郡見異當時身長八尺雄武善騎射沈毅有大度元康中氐齊萬年反關西擾亂頻歲大饑百姓乃流移就穀相與入漢川者數萬家特隨流人將入于蜀至劒閣箕踞太息顧盻險阻曰劉禪有如此之地而面縛於人豈非庸才邪同移者閻式趙肅李遠任回等咸歎異之初流人既至漢中上書求寄食巴蜀朝議不許遣侍御史李苾持節慰勞且監察之不令入劒閣苾至漢中受流人貨賂反爲表曰流人十萬餘口非漢中一郡所能振贍東下荆州水湍迅險又無舟船蜀有倉儲人復豐稔宜令就食朝廷從之由是散在益梁不可禁止永康元年詔徵益州刺史趙廞爲大長秋以成都內史耿滕代廞廞遂謀叛潛有劉氏割據之志乃傾倉廩振施流人以收衆心特之黨類皆巴西人與廞同郡率多勇壯廞厚遇之以爲爪牙故特等聚衆專爲寇盜蜀人患之滕密上表以爲流人剛剽而蜀人軟弱客主不能相制必爲亂階宜使移還其本若致之險地將恐秦雍之禍萃於梁益必貽聖朝西顧之憂廞聞而惡之時益州文武千餘人已往迎滕滕率衆入州廞遣衆逆滕戰于西門滕敗死之廞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特弟庠與兄弟及妹夫李含任回上官惇扶風李攀始平費佗氐苻成隗伯等以四千騎歸廞廞以庠爲威寇將軍使斷北道庠素東羌良將曉軍法不用麾幟舉矛爲行伍斬部下不用命者三人部陣肅然廞惡其齊整欲殺之而未言長史杜淑司馬張粲言於廞曰傳云五大不在邊將軍起兵始爾便遣李庠握彊兵於外愚竊惑焉且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倒戈授人竊以爲不可願將軍圖之廞斂容曰卿言正當吾意可謂起予者商此天使卿等成吾事也會庠在門請見廞廞大悅引庠見之庠欲觀廞意旨再拜進曰今中國大亂無復綱維晉室當不可復興也明公道格天地德被區宇湯武之事實在于今宜應天時順人心拯百姓於塗炭使物情知所歸則天下可定非但庸蜀而已廞怒曰此豈人臣所宜言令淑等議之於是淑等上庠大逆不道廞乃殺之及其子姪宗族三十餘人廞慮特等爲難遣人喻之曰庠非所宜言罪應至死不及兄弟以庠尸還特復以特兄弟爲督將以安其衆牙門將許弇求爲巴東監軍杜淑張粲固執不許弇怒於廞閤下手刃殺淑粲左右又殺弇皆廞腹心也特兄弟既以怨廞引兵歸綿竹廞恐朝廷討己遣長史費遠犍爲太守李苾督護常俊督萬餘人斷北道次綿竹之石亭特密收合得七千餘人夜襲

遠軍遠大潰因放火燒之死者十八九進攻成都廞聞兵至驚懼不知所爲李
苾張徵等夜斬關走出文武盡散廞獨與妻子乘小船走至廣都爲下人朱竺
所殺特至成都縱兵大掠害西夷護軍姜發殺廞長史袁治及廞所置守長遣
其牙門王角李基詣洛陽陳廞之罪狀先是惠帝以涼州刺史羅尚爲平西將
軍領護西夷校尉益州刺史督牙門將王敦上庸都尉義歆蜀郡太守徐儉廣
漢太守辛冉等凡七千餘人入蜀特等聞尚來甚懼使其弟驤於道奉迎并貢
寶物尚甚悅以驤爲騎督特及弟流復以牛酒勞尚於綿竹王敦辛冉並說尚
曰特等流人專爲盜賊急宜梟除可因會斬之尚不納冉先與特有舊因謂特
曰故人相逢不吉當凶矣特深自猜懼尋有符下秦雍州凡流人入漢川者皆
下所在召還特兄輔素留鄉里託言迎家既至蜀謂特曰中國方亂不足復還
特以爲然乃有雄據巴蜀之意朝廷以討趙廞功拜特宣威將軍封長樂鄉侯
流爲奮威將軍武陽侯璽書下益州條列六郡流人與特協同討廞者將加封
賞會辛冉以非次見徵不顧應召又欲以滅廞爲己功乃寢朝命不以實上衆
咸怨之羅尚遣從事催遣流人限七月上道辛冉性貪暴欲殺流人首領取其
資貨乃移檄發遣又令梓潼太守張演於諸要施關搜索寶貨特等固請求至
秋收流人布在梁益爲人傭力及聞州郡逼遣人人愁怨不知所爲又知特兄
弟頻請求停皆感而恃之且水雨將降年穀未登流人無以爲行資遂相與詣
特特乃結大營於綿竹以處流人移冉求自寬冉大怒遣人分牓通逵購募特
兄弟許以重賞特見大懼悉取以歸與驤改其購云能送六郡之豪李任閻趙
楊上官及氐叟侯王一首賞百匹流人既不樂移咸往歸特騁馬屬鞬同聲雲
集旬月間衆過二萬流亦聚衆數千特乃分爲二營特居北營流居東營特遣
閻式詣羅尚求申期式既至見冉營柵衝要謀掩流人歎曰無寇而城讎必保
焉今而速之亂將作矣又知冉及李苾意不可迴乃辭尚還綿竹尚謂式曰子
且以吾意告諸流人今聽寬矣式曰明公惑於姦說恐無寬理弱而不可輕者
百姓也今促之不以理衆怒難犯恐爲禍不淺尚曰然吾不欺子子其行矣式
至綿竹言於特曰尚雖云爾然未可必信也何者尚威刑不立冉等各擁彊兵
一旦爲變亦非尚所能制深宜爲備特納之冉苾相與謀曰羅侯貪而無斷日
復一日流人得展姦計李特兄弟並有雄才吾屬將爲豎子虜矣宜爲決計不
足復問之乃遣廣漢都尉曾元牙門張顯劉並等潛率步騎三萬襲特營羅尚
聞之亦遣督護田佐助元特素知之乃繕甲厲兵戒嚴以待之元等至特安臥
不動待其衆半入發伏擊之殺傷者甚衆害田佐曾元張顯傳首以示尚冉尚
謂將佐曰此虜成去矣而廣漢不用吾言以張賊勢今將若之何於是六郡流
人推特爲主特命六郡人部曲督李含上邽令任臧始昌令閻式諫議大夫李
攀陳倉令李武陰平令李遠將兵都尉楊褒等上書請依梁統奉竇融故事推
特行鎭北大將軍承制封拜其弟流行鎭東將軍以相鎭統於是進兵攻冉於
廣漢冉衆出戰特每破之尚遣李苾及費遠率衆救冉憚特不敢進冉智力既
窘出奔江陽特入據廣漢以李超爲太守進兵攻尚於成都閻式遺尚書責其
信用讒構欲討流人又陳特兄弟立功王室以寧益土尚覽書知特等將有大
志嬰城固守求救於梁寧二州於是特自稱使持節大都督鎭北大將軍承制
封拜一依竇融在河西故事兄輔爲驃騎將軍弟驤爲驍騎將軍長子始爲武
威將軍次子蕩爲鎭軍將軍少子雄爲前將軍李含爲西夷校尉含子國離任
回李恭上官晶李攀費佗等爲將帥任臧上官惇楊褒楊珪王達麴歆等爲爪
牙李遠李博夕斌嚴檉上官琦李濤王懷等爲僚屬閻式爲謀主何巨趙肅爲
腹心時羅尚貪殘爲百姓患而特與蜀人約法三章施捨振貸禮賢拔滯軍政
肅然百姓爲之謠曰李特尚可羅尚殺我尚頻爲特所敗乃阻長圍緣水作營
自都安至犍爲七百里與特相距河間王顒遣督護衙博廣漢太守張徵討特
南夷校尉李毅又遣兵五千助尚尚遣督護張龜軍繁城三道攻特特命蕩雄
襲博特躬擊張龜龜衆大敗蕩又與博接戰連日博亦敗績死者大半蕩追博
至漢德博走葭萌蕩進寇巴西巴西郡丞毛植五官襄珍以郡降蕩蕩撫恤初
附百姓安之蕩進攻葭萌博又遠遁其衆盡降于蕩太安元年特自稱益州牧
都督梁益二州諸軍事大將軍大都督改年建初赦其境內於是進攻張徵徵
依高據險與特相持連日時特與蕩分爲二營徵候特營空虛遣步兵循山攻

之特逆戰不利山險艱逼衆不知所爲羅準任道皆勸引退特量蕩必來故不許徵衆至稍多山道至狹唯可一二人行蕩軍不得前謂其司馬王辛曰父在深寇之中是我死日也乃衣重鎧持長矛大呼直前推鋒必死殺十餘人徵衆來相救蕩軍皆殊死戰徵軍遂潰特議欲釋徵還涪蕩與王辛進曰徵軍連戰士卒傷殘智勇俱竭宜因其弊遂擒之若舍而寬之徵養病收亡餘衆更合圖之未易也特從之復進攻徵徵潰圍走蕩水陸追之遂害徵生擒徵子存以徵喪還之以蹇碩爲德陽太守碩略地至巴郡之墊江特之攻張徵也使李驤與李攀任回李恭屯軍毗橋以備羅尙尙遣軍挑戰驤等破之尙又遣數千人出戰驤又陷破之大獲器甲攻燒其門流進次成都之北尙遣將張興僞降於驤以觀虛實時驤軍不過二千人興夜歸白尙尙遣精勇萬人銜枚隨興夜襲驤營李攀逆戰死驤及將士奔于流柵與流幷力迴攻尙軍尙軍亂敗還者十一二晉梁州刺史許雄遣軍攻特特陷破之進擊破尙水上軍遂寇成都蜀郡太守徐儉以小城降特以李瑾爲蜀郡太守以撫之羅尙據大城自守流進屯江西尙懼遣使求和是時蜀人危懼並結村堡請命于特特遣人安撫之益州從事任明說尙曰特既凶逆侵暴百姓又分人散衆在諸村堡驕怠無備是天亡之也可告諸村密剋期日內外擊之破之必矣尙從之明先僞降特特問城中虛實明曰米穀皆欲盡但有貨帛耳因求省家特許之明潛說諸村諸村悉聽命還報尙尙許如期出軍諸村亦許一時赴會二年惠帝遣荆州刺史宋岱建平太守孫阜救尙阜已次德陽特遣蕩督李璜助任臧距阜尙遣大衆奄襲特營連戰二日衆少不敵特軍大敗收合餘卒引趣新繁尙軍引還特復追之轉戰三十餘里尙出大軍逆戰特軍敗績斬特及李輔李遠皆焚尸傳首洛陽在位二年其子雄僭稱王追謚特景王及僭號追尊曰景皇帝廟號始祖

李流字玄通特第四弟也少好學便弓馬東羌校尉何攀稱流有賁育之勇舉爲東羌督及避地益州刺史趙廞器異之廞之使庠合部衆也流亦招鄉里子弟得數千人庠爲廞所殺流從特安慰流人破常俊於綿竹平趙廞於成都朝廷論功拜奮威將軍封武陽侯特之承制也以流爲鎭東將軍居東督號爲東督護特常使流督銳衆與羅尙相持特之陷成都小城使六郡流人分口入城壯勇督領村堡流言於特曰殿下神武已剋小城然山數未集糧仗不多宜錄州郡大姓子弟以爲質任送付廣漢縶之二營收集猛銳嚴爲防衛又書與特司馬上官惇深陳納降若待敵之義特不納特既死蜀人多叛流人大懼流與兄子蕩雄收遺衆還赤祖流保東營蕩雄保北營流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益州牧時宋岱水軍三萬次于墊江前鋒孫阜破德陽獲特所置守將蹇碩太守任臧等退屯涪陵縣羅尙遣督護常深軍毗橋牙門左氾黃訇何沖三道攻北營流身率蕩雄攻深柵剋之深士衆星散追至成都尙閉門自守蕩馳馬追擊觸倚矛被傷死流以特蕩並死而岱阜又至甚懼太守李含又勸流降流將從之雄與李驤迭諫不納流遣子世及含子胡質於阜軍胡兄含子離聞父欲降自梓潼馳還欲諫不及退與雄謀襲阜軍曰若功成事濟約與君三年迭爲主雄曰今計可定二翁不從將若之何離曰今當制之若不可制便行大事翁雖是君叔勢不得已老父在君夫復何言雄大喜乃攻尙軍尙保大城雄渡江害汶山太守陳圖遂入郫城流移營據之三蜀百姓並保險結塢城邑皆空流野無所略士衆飢困涪陵人范長生率千餘家依青城山尙參軍涪陵徐轝求爲汶山太守欲要結長生等與尙掎角討流尙不許轝怨之求使江西遂降于流說長生等使資給流軍糧長生從之故流軍復振流素重雄有長者之德每云興吾家者必此人也勑諸子尊奉之流疾篤謂諸將曰驍騎高明仁愛識斷多奇固足以濟大事然前軍英武殆天所相可共受事於前軍以爲成都王遂死時年五十六諸將共立雄爲王雄僭號追謚流秦文王

李庠字玄序特第三弟也少以烈氣聞仕郡督郵主簿皆有當官之稱元康四年察孝廉不就後以善騎射舉良將亦不就州以庠才兼文武舉秀異固以疾辭州郡不聽以其名上聞中護軍切徵不得已而應之拜中軍騎督弓馬便捷膂力過人時論方之文鴦以洛陽方亂稱疾去官性在任俠好濟人之難州黨爭附之與六郡流人避難梁益道路有飢病者庠常營護隱恤振施窮乏大收衆心至蜀趙廞深器之與論兵法無不稱善每謂所親曰李玄序蓋亦一時之

鬩張也及將宥異志委以心膂之任乃表庠爲部曲督使招合六郡壯勇至萬餘人以討叛羌功表庠爲威寇將軍假赤幢曲蓋封陽泉亭侯賜錢百萬馬五十匹殺庠之日六郡士庶莫不流涕時年五十五

晉書卷一百二十

晉書卷一百二十考證

李特載記魏武剋漢中特祖將五百餘家歸之○三國志作巴七姓夷王朴胡賨邑侯杜濩舉巴夷賨民來附後蜀錄作特祖虎與杜朴胡約楊車李黑等將五百餘家歸魏與此小異

同移者閻式趙肅李遠任回等○移監本誤夷今從後蜀錄及上文流移就穀句改正又閻式式字一本作賦又一本作郁

牙門將許弇求爲巴東監軍杜淑張粲固執不許弇怒於庠閣下手刃殺淑粲左右又殺弇皆庠腹心也○監本弇怒訛作庠怒又皆庠腹心也句皆誤者今改從閣本

何臣趙肅爲腹心○臣後蜀錄作巨

益州從事任明○明華陽國志作睿後蜀錄作任叡

李流載記牙門左汜黃訇何沖三道攻北營○訇一本作闐今從晉載

晉書卷一百二十考證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載記第二十一

李雄 李班 李期 李壽 李勢

李雄字仲儁特第三子也母羅氏夢雙虹自門升天一虹中斷旣而生蕩後羅氏因汲水忽然如寐又夢大蛇繞其身遂有孕十四月而生雄常言吾二子若有先亡在者必大貴蕩竟前死雄身長八尺三寸美容貌少以烈氣聞每周旋鄉里識達之士皆器重之有劉化者道術士也每謂人曰關隴之士皆當南移李氏子中惟仲儁有奇表終爲人主特起兵爲蜀承制以雄爲前將軍流死雄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都於郫城羅尚遣將攻雄雄擊走之李驤攻犍爲斷尚運道尚軍大餒攻之又急遂留牙門羅特固守尚委城夜遁特開門內雄遂剋成都于時雄軍飢甚乃率衆就穀於郪掘野芋而食之蜀人流散東下江陽南入七郡雄以西山范長生巖居穴處求道養志欲迎立爲君而臣之長生固辭雄乃深自挹損不敢稱制事無巨細皆決于李國李離兄弟國等事雄彌謹諸將固請雄卽尊位以永興元年僭稱成都王赦其境內建元爲建興除晉法約法七章以其叔父驤爲太傅兄始爲太保折衝李離爲太尉建威李雲爲司徒翊軍李璜爲司空材官李國爲太宰其餘拜授各有差追尊其曾祖武曰巴郡桓公祖慕隴西襄王父特成都景王母羅氏曰王太后范長生自山西乘素輿詣成都雄迎之于門執版延坐拜丞相尊曰范賢長生勸雄稱尊號雄於是僭卽帝位赦其境內改年曰太武追尊父特曰景帝廟號始祖母羅氏爲太后加范長生爲天地太師封西山侯復其部曲不豫軍征租稅一入其家雄時建國草創素無法式諸將恃恩各爭班位其尚書令閻式上疏曰夫爲國制法勳尚仍舊漢晉故事惟太尉大司馬執兵太傅太保父兄之官論道之職司徒司空掌五教九土之差秦置丞相總領萬機漢武之末越以大將軍統政今國業初建凡百未備諸公大將班位有差降而競請施置不與典故相應宜立制度以爲楷式雄從之遣李國李雲等率衆二萬寇漢中梁州刺史張殷奔于長安國等陷南鄭盡徙漢中人於蜀先是南土頻歲饑疫死者十萬計南夷校尉李毅固守不降雄誘建寧夷使討之毅病卒城陷殺壯士三千餘人送婦女千口於成都時李離據梓潼其部將羅羕張金苟等殺離及閻式以梓潼歸于羅尚尚遣其將向奮屯安漢之宜福以逼雄雄率衆攻奮不剋時李國鎮巴西其帳下文碩又殺國以巴西降尚雄乃引還遣其將張寶襲梓潼陷之會羅尚卒巴郡亂李驤攻涪又陷之執梓潼太守譙登遂乘勝進軍討文碩害之雄大悅赦其境內改元曰玉衡雄母羅氏死雄信巫覡者之言多有忌諱至欲不葬其司空趙肅諫雄乃從之雄欲申三年之禮羣臣固諫雄不許李驤謂司空上官惇曰今方難未弭吾欲固諫不聽主上終諒闇君以爲何如惇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故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但漢魏以來天下多難宗廟至重不可久曠故釋縗絰至哀而已驤曰任回方至此人決於行事且上常難違其言待其至當與俱請及回至驤與回俱見雄驤免冠流涕固請公除雄號泣不許回跪而進曰今王業初建凡百草創一日無主天下惶惶昔武王素甲觀兵晉襄墨絰從戎豈所願哉爲天下屈己故也願陛下割情從權永隆天保遂彊扶雄起釋服親政是時南得漢嘉涪陵遠人繼至雄於是下寬大之令降附者皆假復除虛己愛人授用皆得其才益州遂定僞立其妻任氏爲皇后氐王楊難敵兄弟爲劉曜所破奔葭萌遣子入質隴西賊帥陳安又附之遣李驤征越巂太守李釗降驤進軍由小會攻寧州刺史王遜遜使其將姚岳悉衆距戰驤軍不利又遇霖雨驤引軍還爭濟瀘水士衆多死釗到成都雄待遇甚厚朝廷儀式喪紀之禮皆決於釗楊難敵之奔葭萌也雄安北李稚厚撫之縱其兄弟還武都難敵遂恃險多爲不法稚請討之雄遣中領軍琀及將軍樂次費佗李乾等由白水橋攻下辯征東李壽督琀弟玝攻陰平難敵遣軍距之壽不得進而琀稚長驅至武街難敵遣兵斷其歸道四面攻之獲琀稚死者數千人琀稚雄兄蕩之子也雄深悼之不食者數日言則流涕深自咎責焉其後將立蕩子班爲太子雄有子十餘人羣臣咸欲立雄所生雄曰起兵之初舉手扞頭本不希帝王之業也值天下喪亂晉氏播蕩羣情義舉志濟塗炭而諸君遂見

推遏處王公之上本之基業功由先帝吾兄適統丕祚所歸恢懿明叡殆天所命大事垂剋薨于戎戰班姿性仁孝好學夙成必爲名器李驤與司徒王達諫曰先王樹冢適者所以防篡奪之萌不可不慎吳子捨其子而立其弟所以有專諸之禍宋宣不立與夷而立穆公卒有宋督之變猶子之言豈若子也深願陛下思之雄不從竟立班驤退而流涕曰亂自此始矣張駿遣使遺雄書勸去尊號稱藩於晉雄復書曰吾過爲士大夫所推然本無心於帝王也進思爲晉室元功之臣退思共爲守藩之將掃除氛埃以康帝宇而晉室陵遲德聲不振引領東望有年月矣會獲來貺情在闇室有何已已知欲遠尊楚漢尊崇義帝春秋之義於斯莫大駿重其言使聘相繼巴郡嘗告急云有東軍雄曰吾嘗慮石勒跋扈侵逼琅邪以爲耿耿不圖乃能舉兵使人欣然雄之雅譚多如此類雄以中原喪亂乃頻遣使朝貢與晉穆帝分天下張駿領秦梁先是遣傅穎假道于蜀通表京師雄弗許駿又遣治中從事張淳稱藩于蜀託以假道雄大悅謂淳曰貴主英名蓋世土險兵彊何不自稱帝一方淳曰寡君以乃祖世濟忠貞未能雪天下之恥解衆人之倒懸日昃忘食枕戈待旦以琅邪中興江東故萬里翼戴將成桓文之事何言自取邪雄有慚色曰我乃祖乃父亦是晉臣往與六郡避難此地爲同盟所推遂有今日琅邪若能中興大晉於中夏亦當率衆輔之淳還通表京師天子嘉之時李驤死以其子壽爲大將軍西夷校尉督征南費黑征東任回攻陷巴東太守楊謙退保建平壽別遣費黑寇建平晉巴東監軍毋丘奧退保宜都雄遣李壽攻朱提以費黑卬攀爲前鋒又遣鎮南任回征木落分寧州之援寧州刺史尹奉降遂有南中之地雄於是赦其境內使班討平寧州夷以班爲撫軍咸和八年雄生瘍於頭六日死時年六十一在位三十年僞謚武帝廟曰太宗墓號安都陵雄性寬厚簡刑約法甚有名稱氐苻成文隗既降復叛手傷雄母及其來也咸釋其罪厚加待納由是夷夏安之威震西土時海內大亂而蜀獨無事故歸之者相尋雄乃興學校置史官聽覽之暇手不釋卷其賦男子歲穀三斛女丁半之戶調絹不過數丈綿數兩事少役稀百姓富實閭門不閉無相侵盜然雄意在招致遠方國用不足故諸將每進金銀珍寶多有以得官者丞相楊褒諫曰陛下爲天下主當網羅四海何有以官買金邪雄遜辭謝之後雄嘗酒醉而推中書令杖太官令褒進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安有天子而爲酗也雄即捨之雄無事小出褒於後持矛馳馬過雄雄怪問之對曰夫統天下之重如臣乘惡馬而持矛也急之則慮自傷緩之則懼其失是以馬馳而不制也雄寤即還雄爲國無威儀官無祿秩班序不別君子小人服章不殊行軍無號令用兵無部隊戰勝不相讓敗不相救攻城破邑動以虜獲爲先此其所以失也

班字世文初署平南將軍後立爲太子班謙虛博納敬愛儒賢自何點李釗班皆師之又引名士王嘏及隴西董融天水文夔等以爲賓友每謂融等曰觀周景王太子晉魏太子丕吳太子孫登文章鑒識超然卓絕未嘗不有慚色何古賢之高朗後人之莫逮也爲性汎愛動脩軌度時諸李子弟皆尚奢靡而班常戒厲之每朝有大議雄輒令豫之班以古者墾田均平貧富獲所今貴者廣占荒田貧者種殖無地富者以己所餘而賣之此豈王者大均之義乎雄納之及雄寢疾班晝夜侍側雄少數攻戰多被傷夷至是疾甚瘡皆膿潰雄子越等惡而遠之班爲吮膿殊無難色每嘗藥流涕不脫衣冠其孝誠如此雄死嗣僞位以李壽錄尚書事輔政班居中執喪禮政事皆委壽及司徒何點尚書令王瓌等越時鎮江陽以班非雄所生意甚不平至此奔喪與其弟期密計圖之李玝勸班遣越還江陽以期爲梁州刺史鎮葭萌班以未葬不忍遣推誠居厚心無纖介時有白氣二道帶天太史令韓豹奏宮中有陰謀兵氣戒在親戚班不悟咸和九年班因夜哭越殺班於殯宮時年四十七在位一年遂立雄之子期嗣位譸

期字世運雄第四子也聰慧好學弱冠能屬文輕財好施虛心招納初爲建威將軍雄令諸子及宗室子弟以恩信合衆多者不至數百而期獨致千餘人其所表薦雄多納之故長史列署頗出其門既殺班欲立越爲主越以期雄妻任氏所養又多才藝乃讓位於期於是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元玉恆誅班弟都使李壽伐都弟玝於涪玝棄城降晉封壽漢王拜梁州刺史東羌校尉中護

軍錄尚書事封兄越建寧王拜相國大將軍錄尚書事立妻閻氏爲皇后以其衞將軍尹奉爲右丞相驃騎將軍尚書令王瓌爲司徒期自以謀大事旣果輕諸舊臣外則信任尚書令景騫尚書姚華田褒褒無他才藝雄時勸立期故寵待甚厚內則信宦豎許涪等國之刑政希復關之卿相慶賞威刑皆決數人而已於是綱維紊矣乃誣其尚書僕射武陵公李載謀反下獄死先是晉建威將軍司馬勳屯漢中期遣李壽攻而陷之遂置守宰戍南鄭雄子霸保並不病而死皆云期鴆殺之於是大臣懷懼人不自安天雨大魚於宮中其色黃又宮中豕犬交期多所誅夷籍沒婦女資財以實後庭內外兇兇道路以目諫者獲罪人懷苟免期又鴆殺其安北李攸攸壽之養弟也於是與越及景騫田褒姚華謀襲壽等欲因燒市橋而發兵期又累遣中常侍許涪至壽所伺其達靜及殺攸壽大懼又疑許涪往來之數也乃率步騎一萬自涪回成都表稱景騫田褒亂政與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以李弈爲先登壽到成都期越不虞其至素不備設壽遂取其城屯兵至門期遣侍中勞壽壽奏相國建寧王越尚書令河南公景騫尚書田褒姚華中常侍許涪征西將軍李遐及將軍李西等皆懷姦亂政謀傾社稷大逆不道罪合夷滅期從之於是殺越騫等壽矯任氏令廢期爲邛都縣公幽之別宮期歎曰天下主乃當爲小縣公不如死也咸康三年自縊而死時年二十五在位三年謚曰幽公及葬賜鸞輅九旒餘如王禮雄之子皆爲壽所殺

壽字武考驤之子也敏而好學雅量豁然少尚禮容異於李氏諸子雄奇其才以爲足荷重任拜前將軍督巴西軍事遷征東將軍時年十九聘處士譙秀以爲賓客盡其讜言在巴西威惠甚著驤死遷大將軍大都督侍中封扶風公錄尚書事征寧州攻圍百餘日悉平諸郡雄大悅封建寧王雄死受遺輔政期立改封漢王食梁州五郡領梁州刺史壽威名遠振深爲李越景騫等所憚壽深憂之代李玝屯涪每應期朝觀常自陳邊疆寇警不可曠鎮故得不朝壽又見期越兄弟十餘人年方壯大而並有彊兵懼不自全乃數聘禮巴西龔壯壯雖不應聘數往見壽時岷山崩江水竭壽惡之每問壯以自安之術壯以特殺其父及叔欲假手報仇未有其由因說壽曰節下若能捨小從大以危易安則開國裂土長爲諸侯名高桓文勳流百代矣壽從之陰與長史略陽羅恆巴西解思明共謀據成都稱藩歸順乃誓文武得數千人襲成都剋之縱兵虜掠至乃姦略雄女及李氏諸婦多所殘害數日乃定恆與思明及李弈王利等勸壽稱鎭西將軍益州牧成都王稱藩於晉而任調與司馬蔡興侍中李豔及張烈等勸壽自立壽命筮之占者曰可數年天子調喜曰一日尚爲足而況數年乎思明曰數年天子孰與百世諸侯壽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任侯之言策之上也遂以咸康四年僭卽僞位赦其境內改元爲漢興以董皎爲相國羅恆馬當爲股肱李弈任調李閎爲爪牙解思明爲謀主以安車束帛聘龔壯爲太師壯固辭特聽縞巾素帶居師友之位拔擢幽滯處之顯列追尊父驤爲獻帝母昝氏爲太后立妻閻氏爲皇后世子勢爲太子有告廣漢太守李乾與大臣通謀欲廢壽者壽令其子廣與大臣盟于前殿徙乾漢嘉太守大風暴雨震其端門壽悛自悔責命羣臣極盡忠言勿拘忌諱遣其散騎常侍王嘏中常侍王廣聘於石季龍先是季龍遺壽書欲連橫入寇約分天下壽大悅乃大修船艦嚴兵繕甲吏卒皆備糇糧以其尚書令馬當爲六軍都督假節鉞營東場大閱軍士七萬餘人舟師泝江而上過成都鼓譟盈江壽登城觀之其羣臣咸曰我國小衆寡吳會險遠圖之未易解思明又竊諫懇至壽於是命羣臣陳其利害龔壯諫曰陛下與胡通孰如與晉通胡豺狼國也晉旣滅不得不北面事之若與之爭天下則彊弱勢異此虞虢之成範已然之明戒願陛下熟慮之羣臣以壯之言爲然叩頭泣諫壽乃止士衆咸稱萬歲遣其鎭東大將軍李弈征牂牁太守謝恕保城距守者積日不拔會弈糧盡引還壽以其太子勢領大將軍錄尚書事壽承雄寬儉新行纂奪因循雄政未逞其志欲會李閎王嘏從鄴還盛稱季龍威彊宮觀美麗鄴中殷實壽又聞季龍虐用刑法王遜亦以殺罰御下並能控制邦域壽心欣慕人有小過輒殺以立威又以郊甸未實都邑空虛工匠械器事未充盈乃徙傍郡戶三丁已上以實成都興尚方御府發州郡工巧以充之廣修宮室引水入城務於奢侈又廣太學起讌殿百姓疲於使役呼嗟滿道思亂

者十室而九矣其左僕射蔡興切諫壽以爲誹謗誅之右僕射李嶷數以直言忤旨壽積忿非一託以他罪下獄殺之壽疾篤常見李期蔡興爲祟八年壽死時年四十四在位五年僞諡昭文帝廟曰中宗墓曰安昌陵壽初爲王好學愛士庶幾善道每覽良將賢相建功立事者未嘗不反覆誦之故能征伐四剋闢國千里雄既垂心於上壽亦盡誠於下號爲賢相及即僞位之後改立宗廟以父驤爲漢始祖廟特雄爲大成廟又下書言與期越別族凡諸制度皆有改易公卿以下率用己之僚佐雄時舊臣及六郡士人皆見廢黜壽初病思明等復議奉王室壽不從李演自越巂上書勸壽歸正返本釋帝稱王壽怒殺之以威龔壯思明等壯作詩七篇託言應璩以諷壽壽報曰省詩知意若今人所作賢哲之話言也古人所作死鬼之常辭耳動慕漢武魏明之所爲恥聞父兄時事上書者不得言先世政化自以己勝之也

勢字子仁壽之長子也初壽妻閻氏無子驤殺李鳳爲壽納鳳女生勢期愛勢姿貌拜翊軍將軍漢王世子勢身長七尺九寸腰帶十四圍善於俯仰時人異之壽死勢嗣僞位赦其境內改元曰太和尊母閻氏爲太后妻李氏爲皇后太史令韓皓奏熒惑守心以宗廟禮廢勢命羣臣議之其相國董皎侍中王嘏等以爲景武昌業獻文承基至親不遠無宜疎絕勢更令祭特雄同號曰漢王勢弟大將軍漢王廣以勢無子求爲太弟勢弗許馬當解思明以勢兄弟不多若有所廢則益孤危固勸許之勢疑當等與廣有謀遣其太保李弈襲廣於涪城命董皎收馬當思明斬之夷其三族貶廣爲臨邛侯廣自殺思明有計謀彊諫諍馬當甚得人心自此之後無復紀綱及諫諍者李弈自晉壽舉兵反之蜀人多有從弈者衆至數萬勢登城距戰弈單騎突門門者射而殺之衆乃潰散勢既誅弈大赦境內改年嘉寧初蜀土無獠至此始從山而出北至犍爲梓潼布在山谷十餘萬落不可禁制大爲百姓之患勢既驕吝而性愛財色常殺人而取其妻荒淫不恤國事夷獠叛亂軍守離缺境宇日蹙加之荒儉性多忌害誅殘大臣刑獄濫加人懷危懼斥外父祖臣佐親任左右小人羣小因行威福又常居內少見公卿史官屢陳災譴乃加董皎太師以名位優之實欲與分災會大司馬桓溫率水軍伐勢溫次青衣勢大發軍距守又遣李福與昝堅等數千人從山陽趣合水距溫謂溫從步道而上諸將皆欲設伏於江南以待王師昝堅不從率諸軍從江北鴛鴦碕渡向犍爲而溫從山陽出江南昝堅到犍爲方知與溫異道乃迴從沙頭津北渡及堅至溫已造成都之十里陌昝堅衆自潰溫至城下縱火燒其大城諸門勢衆惶懼無復固志其中書監王嘏散騎常侍常璩等勸勢降勢以問侍中馮孚孚言昔吳漢征蜀盡誅公孫氏今晉下書不赦諸李雖降恐無全理勢乃夜出東門與昝堅走至晉壽然後送降文於溫曰僞嘉寧二年三月十七日略陽李勢叩頭死罪伏惟大將軍節下先人播流恃險因釁竊有汶蜀勢以闇弱復統末緒偷安荏苒未能改圖猥煩朱軒踐冒險阻將士狂愚干犯天威仰慚俯愧精魂飛散甘受斧鑕以釁軍鼓伏惟大晉天網恢弘澤及四海恩過陽日逼迫倉卒自投草野即日到白水城謹遣私署散騎常侍王幼奉牋以聞并勅州郡投戈釋杖窮池之魚待命漏刻勢尋輿櫬面縛軍門溫解其縛焚其櫬遷勢及弟福從兄權親族十餘人于建康封勢歸義侯升平五年死于建康在位五年而敗始李特以惠帝太安元年起兵至此六世凡四十六年以穆帝永和三年滅

史臣曰昔周德方隆古公切踰梁之患漢祚斯永宣后興渡湟之師是知戎狄亂華釁深自古况乎巴濮雜種厥類實繁資剽竊以全生習獷悍而成俗李特世傳凶狡早擅梟雄太息劍門志吞井絡屬晉綱之落紐乘羅侯之無斷騁鴟屬鍵同羣雲集殲殄蜀漢薦食巴梁沃野無半菽之資華陽有析骸之釁蓋上失其道覆敗之至於斯仲儁天挺英姿見稱奇偉摧鋒累戰克隆霸業踰玄德之前基掩子陽之故地薄賦而綏弊俗約法而悅新邦擬於其倫實孫權之亞也若夫立子以嫡往哲通訓繼體承基前脩茂範而雄闇經國之遠圖蹈匹夫之小節傳大統於猶子託彊兵於厥胤遺骸莫斂尋戈之釁已深星紀未周傾巢之釁便及雖云天道抑亦人謀班以寬愛罹災期以暴戾速禍殊塗並失異術同亡武考憑藉世資竊兵竊位罪百周帶毒甚楚圍獲保歸全何其幸也子仁承緒纘僭虛驅率餘燼敢距大邦投甲晨征則理均於困獸斬關宵遁則

義殊於前僞宜其縣首國門以明大戮遂得禮同劉禪不亦優乎

贊曰晉圖弛馭百六斯鍾天垂伏鼈野戰羣龍李特猥孽盜我巴庸世歷五朝年將四紀篡殺移國昏狂繼軌德之不脩險亦難恃

晉書卷一百二十一

晉書卷一百二十一考證

李雄載記改年曰太武○太武華陽國志同後蜀錄作大成

是時南得漢嘉涪陵遠人繼至○得後蜀錄作陽

吳子捨其子而立其弟所以有專諸之禍○禍監本譌厲字書不載厲字今改從宋本

李班載記政事皆委壽及司徒何點尚書令王瓌等○王瓌監本譌越瓌今從尚書令王瓌及後蜀錄改正

李壽載記壽從之陰與長史略陽羅恒巴西解思明共謀據成都○恒監本譌桓今從下文及後蜀錄改正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載記第二十二

呂光　呂纂　呂隆

呂光字世明略陽氐人也其先呂文和漢文帝初自沛避難徙焉世爲酋豪父婆樓佐命苻堅官至太尉光生于枋頭夜有神光之異故以光爲名年十歲與諸童兒游戲邑里爲戰陣之法儔類咸推爲主部分詳平羣童歎服不樂讀書唯好鷹馬及長身長八尺四寸目重瞳子左肘有肉印沉毅凝重寬簡有大量喜怒不形于色時人莫之識也唯王猛異之曰此非常人言之苻堅舉賢良除美陽令夷夏愛服遷鷹揚將軍從堅征張平戰于銅壁刺平養子蚝中之自是威名大著苻雙反于秦州堅將楊成世爲雙將苟興所敗光與王鑒討之鑒欲速戰光曰興初破成世姦氣漸張宜持重以待其弊興乘勝輕來糧竭必退退而擊之可以破也二旬而興退諸將不知所爲光曰揆其姦計必攻榆眉若得榆眉據城斷路資儲復贍非國之利也宜速進師若興攻城尤須赴救如其奔也彼糧既盡可以滅之鑒從焉果敗興軍從王猛滅慕容暐封都亭侯苻重之鎮洛陽以光爲長史及重謀反苻堅聞之曰呂光忠孝方正必不同也馳使命光檻重送之尋入爲太子右率甚見敬重蜀人李焉聚衆二萬攻逼益州堅以光爲破虜將軍率兵討滅之遷步兵校尉苻洛反光又擊平之拜驍騎將軍堅既平山東士馬強盛遂有圖西域之志乃授光使持節都督西討諸軍事率將軍姜飛彭晃杜進康盛等總兵七萬鐵騎五千以討西域以隴西董方馮翊郭抱武威賈虔弘農楊穎爲四府佐將堅太子宏執光手曰君器相非常必有大福宜深保愛行至高昌聞堅寇晉光欲更須後命部將杜進曰節下受任金方赴機宜速有何不了而更留乎光乃進及流沙三百餘里無水將士失色光曰吾聞李廣利精誠玄感飛泉涌出吾等豈獨無感致乎皇天必將有濟諸君不足憂也俄而大雨平地三尺進兵至焉耆其王泥流率其旁國請降龜茲王帛純距光光軍其城南五里爲一營深溝高壘廣設疑兵以木爲人被之以甲羅之壘上帛純驅徙城外人入于城中附庸侯王各嬰城自守至是光左臂內脈起成字文曰巨霸營外夜有一黑物大如斷堤搖動有頭角目光若電及明而雲霧四周遂不復見旦視其處南北五里東西三十餘步鱗甲隱地之所昭然猶在光笑曰黑龍也俄而雲起西北暴雨滅其跡杜進言於光曰龍者神獸人君利見之象易曰見龍在田德施普也斯誠明將軍道合靈和德符幽顯願將軍勉之以成大慶光有喜色又進攻龜茲城夜夢金象飛越城外光曰此謂佛神去之胡必亡矣光攻城既急帛純乃傾國財寶請救獪胡獪胡弟吶龍侯將馗率騎二十餘萬并引溫宿尉頭等國王合七十餘萬以救之胡便弓馬善矛矟鎧如連鎖射不可入以革索爲羂策馬擲人多有中者衆甚憚之諸將咸欲每營結陣案兵以距之光曰彼衆我寡營又相遠勢分力散非良策也於是遷營相接陣爲勾鎖之法精騎爲游軍彌縫其闕戰于城西大敗之斬萬餘級帛純收其珍寶而走王侯降者三十餘國光入其城大饗將士賦詩言志見其宮室壯麗命參軍京兆段業著龜茲宮賦以譏之胡人奢侈厚於養生家有蒲桃酒或至千斛經十年不敗士卒淪沒酒藏者相繼矣諸國憚光威名貢款屬路乃立帛純弟震爲王以安之光撫寧西域威恩甚著桀黠胡王昔所未賓者不遠萬里皆來歸附上漢所賜節傳光皆表而易之堅聞光平西域以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玉門已西諸軍事安西將軍西域校尉道絕不通光既平龜茲有留焉之志時始獲鳩摩羅什羅什勸之東還語在西夷傳光於是大饗文武博議進止衆咸請還光從之以駝二萬餘頭致外國珍寶及奇伎異戲殊禽怪獸千有餘品駿馬萬餘匹而苻堅高昌太守楊翰說其涼州刺史梁熙距守高桐伊吾二關熙不從光至高昌翰以郡迎降初光聞翰之說惡之又聞苻堅喪敗長安危逼謀欲停師杜進諫曰梁熙文雅有餘機鑒不足終不能納善從說也願不足憂之聞其上下未同宜在速進進而不捷請受過言之誅光從之及至玉門梁熙傳檄責光擅命還師遣子胤與振威姚皓別駕衛翰率衆五萬距光于酒泉光報檄涼州責熙無赴難之誠數其遏歸師之罪遣彭晃杜進姜飛等爲前鋒擊胤大敗之胤輕將麾下數百騎東奔杜進追擒之於是西山胡夷

皆來款附武威太守彭濟執熙請降光入姑臧自領涼州刺史護羌校尉表杜進爲輔國將軍武威太守封武始侯自餘封拜各有差光主簿尉祐姦佞傾薄人也見棄前朝與彭濟同謀執梁熙光深見寵任乃譖誅南安姚皓天水尹景等名士十餘人遠近頗以此離貳光尋擢祐爲寧遠將軍金城太守祐次允吾襲據外城以叛祐從弟隨據鸇陰以應之光遣其將魏眞討隨隨敗奔祐光將姜飛又擊敗祐衆祐奔據興城扇動百姓夷夏多從之飛司馬張象參軍郭雅謀殺飛應祐發覺逃奔初苻堅之敗張天錫南奔其世子大豫爲長水校尉王穆所匿及堅還長安穆將大豫奔禿髮思復鞬思復鞬送之魏安是月魏安人焦松齊肅張濟等起兵數千迎大豫於揖次陷昌松郡光遣其將杜進討之爲大豫所敗大豫遂進逼姑臧求決勝負王穆諫曰呂光糧豐城固甲兵精銳逼之非利不如席卷嶺西厲兵積粟東向而爭不及期年可以平也大豫不從乃遣穆求救於嶺西諸郡建康太守李隰祁連都尉嚴純及閻襲起兵應之大豫進屯城西王穆率衆三萬及思復鞬子奚于等陣于城南光出擊破之斬奚于等二萬餘級光謂諸將曰大豫若用王穆之言恐未可平也諸將曰大豫豈不及此邪皇天欲贊成明公八百之業故令大豫迷於良算耳光大悅賜金帛有差大豫自西郡詣臨洮驅略百姓五千餘戶保據俱城光將彭晃徐炅攻破之大豫奔廣武穆奔建康廣武人執大豫送之斬于姑臧市光至是始聞苻堅爲姚萇所害奮怒哀號三軍縞素大臨于城南僞謚堅曰文昭皇帝長吏百石已上服斬縗三月庶人哭泣三日光於是大赦境內建元曰太安自稱使持節侍中中外大都督督隴右河西諸軍事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涼州牧酒泉公王穆襲據酒泉自稱大將軍涼州牧時穀價踊貴斗直五百人相食死者大半光西平太守康寧自稱匈奴王阻兵以叛光屢遣討之不捷初光之定河西也杜進有力焉以爲輔國將軍武威太守既居都尹權高一時出入羽儀與光相亞光甥石聰至自關中光曰中州人言吾政化何如聰曰止知有杜進耳實不聞有舅光默然因此誅進光後讌群寮酒酣語及政事時刑法峻重參軍段業進曰嚴刑重憲非明王之義也光曰商鞅之法至峻而兼諸侯吳起之術無親而荆蠻以霸何也業曰明公受天眷命方君臨四海景行堯舜猶懼有弊奈何欲以商申之末法臨道義之神州豈此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光改容謝之於是下令責躬乃崇寬簡之政其將徐炅與張掖太守彭晃謀叛光遣師討炅炅奔晃晃東結康寧西通王穆光議將討之諸將咸曰今康寧在南阻兵伺隙若大駕西行寧必乘虛出于嶺左晃穆未平康寧復至進退狼狽勢必大危光曰事勢實如卿言今而不往當坐待其來晃穆共相脣齒寧又同惡相救東西交至城外非吾之有若是大事去矣今晃叛逆始爾寧穆與之情契未密及其倉卒取之爲易且隆替命也卿勿復言光於是自率步騎三萬倍道兼行既至攻之二旬晃將寇顗斬關納光於是誅彭晃王穆以其黨索嘏爲敦煌太守既而忌其威名率衆攻嘏光聞之謂諸將曰二虜相攻此成擒也光將攻之衆咸以爲不可光曰取亂侮亡武之善經不可以累征之勞而失永逸之舉率步騎二萬攻酒泉剋之進次涼興穆引師東還路中衆散穆單騎奔騂馬騂馬令郭文斬首送之是時麟見金澤縣百獸從之光以爲己瑞以孝武太元十四年僭即三河王位置百官自丞郎已下赦其境內年號麟嘉光妻石氏子紹弟德世至自仇池光迎于城東大饗羣臣遣其子左將軍他武賁中郎將纂討北虜匹勤于三巖山大破之立妻石氏爲王妃子紹爲世子饗其羣臣于內苑新堂太廟新成追尊其高祖爲敬公曾祖爲恭公祖爲宣公父爲景昭王母曰昭烈妃其中書侍郎楊穎上疏請依三代故事追尊呂望爲始祖永爲不遷之廟光從之是歲張掖督郵傅曜考覈屬縣而丘池令尹興殺之投諸空井曜見夢於光曰臣張掖郡小吏案校諸縣而丘池令尹興贓狀狼藉懼臣言之殺臣投於南亭空井中臣衣服形狀如是光寤而猶見久之乃滅遣使覆之如夢光怒殺興著作郎段業以光未能揚清激濁使賢愚殊貫因療疾于天梯山作表志詩九歎七諷十六篇以諷焉光覽而悅之南羌彭奚念入攻白土都尉孫峙退奔興城光遣其南中郎將呂方及其弟右將軍呂寶振威楊範彊弩竇苟討乞伏乾歸于金城方屯河北寶進師濟河爲乾歸所敗寶死之武賁呂纂彊弩竇苟率步騎五千南討彭奚念戰于盤夷大敗而歸光親討乾歸奚念遣纂及揚武楊軌

建忠沮渠羅仇建武梁恭軍于左南奚念大懼於白土津累石爲堤以水自固遣精兵一萬距守河津光遣將軍王寶潛趣上津夜度湟河光濟自石堤攻剋枹罕奚念單騎奔甘松光振旅而旋初光徙西海郡人於諸郡至是謠曰朔馬心何悲念舊中心勞燕雀何徘徊意欲還故巢頃之遂相扇動復徙之於西河樂都鄯善以高昌雖在西垂地居形勝外接胡虜易生翻覆宜遣子弟鎮之光以子覆爲使持節鎮西將軍都督玉門已西諸軍事西域大都護鎮高昌命大臣子弟隨之光於是以太元二十一年僭卽天王位大赦境內改年龍飛立世子紹爲太子諸子弟爲公侯者二十人中書令王詳爲尙書左僕射段業等五人爲尙書乾歸從弟軻彈來奔光下書曰乾歸狼子野心前後反覆朕方東淸秦趙勒銘會稽豈令豎子鴟峙洮南且其兄弟內相離閒可乘之機勿過今也其勑中外戒嚴朕當親討光於是次于長最使呂纂率楊軌竇苟等步騎三萬攻金城乾歸率衆二萬救之光遣其將王寶徐炅率騎五千邀之乾歸懼而不進光又遣其將梁恭金石生以甲卒萬餘出陽武下峽與秦州刺史沒奕于攻其東光弟天水公延以枹罕之衆攻臨洮武始河關皆剋之呂纂剋金城擒乾歸金城太守衞鞬鞬瞋目謂光曰我寧守節斷頭不爲降虜也光義而免之乾歸因大震泣歎曰死中求生正在今日也乃縱反閒稱乾歸衆潰東奔成紀呂延信之引師輕進延司馬耿稚諫曰乾歸雄勇過人權略難測破王廣剋楊定皆羸師以誘之雖蕞爾小國亦不可輕也困獸猶鬬況乾歸而可望風自散乎且告者視高而色動必爲姦計而今宜部陣而前步騎相接徐待諸軍大集可一舉滅之延不從與乾歸相遇戰敗死之耿稚及將軍姜顯收集散卒屯于枹罕光還于姑臧光荒耄信讒殺尙書沮渠羅仇三河太守沮渠麴粥羅仇弟子蒙遜叛光殺中田護軍馬邃攻陷臨松郡屯兵金山大爲百姓之患蒙遜從兄男成先爲將軍守晉昌聞蒙遜起兵逃奔貲虜扇動諸夷衆至數千進攻福祿建安寧戎護軍趙策擊敗之男成退屯樂涫呂纂敗蒙遜于忽谷酒泉太守壘澄率將軍趙策趙陵步騎萬餘討男成于樂涫戰敗澄策死之男成進攻建康說太守段業曰呂氏政衰權臣擅命刑罰失中人不堪役一州之地叛者連城瓦解之勢昭然在目百姓嗷然無所宗附府君豈可以蓋世之才而立忠於垂亡之世男成等既倡大義欲屈府君撫臨鄯州使塗炭之餘蒙來蘇之惠業不從相持二旬而外救不至郡人高逵史惠等言於業曰今孤城獨立臺無救援府君雖心過田單而地非卽墨宜思高算轉禍爲福業先與光侍中房晷僕射王詳不平慮不自容乃許之男成等推業爲大都督龍驤大將軍涼州牧建康公光命呂纂討業沮渠蒙遜進屯臨洮爲業聲勢戰于合離纂師大敗光散騎常侍太常郭黁明天文善占候謂王詳曰於天文涼之分野將有大兵主上老病太子沖闇纂等凶武一旦不諱必有難作以吾二人久居內要常有不善之言恐禍及人深宜慮之田胡王氣乞機部衆最强二苑之人多其故衆吾今與公唱義推機爲主則二苑之衆盡我有也剋城之後徐更圖之詳以爲然夜燒光洪範門二苑之衆皆附之詳爲內應事發光誅之黁遂據東苑以叛光馳使召纂諸將勸纂曰業聞師迴必躡軍後若潛師夜還庶無後患矣纂曰業雖憑城阻衆無雄略之才若夜潛還張其姦志乃遣使告業曰郭黁作亂吾今還都卿能決者可出戰於是引還業不敢出纂司馬楊統謂其從兄桓曰郭黁明善天文起兵其當有以京城之外非復朝廷之有纂今還都復何所補統請除纂勒兵推兄爲盟主西襲呂弘據張掖以號令諸郡亦千載一時也桓怒曰吾聞臣子之事君親有隕無二吾未有包胥存救之效豈可安榮其祿亂增其難乎呂宗若敗吾爲弘演矣統懼至番禾遂奔郭黁黁遣軍邀纂于白石纂大敗光西安太守石元良率步騎五千赴難與纂共擊黁軍破之遂入于姑臧黁之叛也得光孫八人于東苑及軍敗恚甚悉投之于鋒刃之上枝分節解飲血盟衆衆皆掩目不忍視之黁悠然自若黁推後將軍楊軌爲盟主軌自稱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呂纂擊黁將王斐于城西大破之自是黁勢漸衰光遣楊軌書曰自羌胡不靖郭黁叛逆南藩安否音問兩絕行人風傳云卿擁逼百姓爲黁脅從卿雅志忠貞有史魚之操鑒察成敗遠侔古人豈宜聽納姦邪以虧大美陵霜不彫者松柏也臨難不移者君子也何圖松柏彫於微霜而雞鳴已於風雨郭黁巫卜小數時或誤中考之大理率多虛謬朕宰化寡方澤不逮遠致世事

紛紜百城離叛勠力一心同濟巨海者望之於卿也今中倉積粟數百千萬東人戰士一當百餘入則言笑晏晏出則武步涼州吞噬咀嚼有餘暇但與卿形雖君臣心過父子欲全卿名節不使貽笑將來軌不答率步騎二萬北赴郭黁至姑臧壘于城北軌以士馬之盛議欲大決成敗黁每以天文裁之呂弘為段業所逼光遣呂纂迎之軌謀於衆曰呂弘精兵一萬若與光合則敵彊我弱養獸不討將為後患遂率兵邀纂纂擊敗之郭黁聞軌敗東走魏安遂奔于乞伏乾歸楊軌聞黁走南奔廉川光病甚立其太子紹為天王自號太上皇帝以呂纂為太尉呂弘為司徒謂紹曰吾疾病唯增恐將不濟三寇窺闟迭伺國隙吾終之後使纂統六軍弘管朝政汝恭己無為委重二兄庶可以濟若內相猜貳釁起蕭牆則晉趙之變旦夕至矣又謂纂弘曰永業才非撥亂直以正嫡有常猥居元首今外有彊寇人心未寧汝兄弟輯穆則貽厥萬世若內自相圖則禍不旋踵纂弘泣曰不敢有二心光以安帝隆安三年死時年六十三在位十年僞謚懿武皇帝廟號太祖墓號高陵

纂字永緒光之庶長子也少便弓馬好鷹犬苻堅時入太學不好讀書唯以交結公侯聲樂為務及堅亂西奔上邽轉至姑臧拜武賁中郎將封太原公光死呂紹祕不發喪纂排閤入哭盡哀而出紹懼為纂所害以位讓之曰兄功高年長宜承大統願兄勿疑纂曰臣雖年長陛下國家之冢嫡不可以私愛而亂大倫紹固以讓纂纂不許之及紹嗣僞位呂超言於紹曰纂統戎積年威震內外臨喪不哀步高視遠觀其舉止亂常恐成大變宜早除之以安社稷紹曰先帝顧命音猶在耳兄弟至親豈有此乎吾弱年而荷大任方賴二兄以寧家國縱其圖我我視死如歸終不忍有此意也卿慎勿過言超曰纂威名素盛安忍無親今不圖之後必噬臍矣紹曰吾每念袁尚兄弟未曾不痛心忘寢食寧坐而死豈忍行之超曰聖人稱知幾其神陛下臨幾不斷臣見大事去矣既而纂見紹於湛露堂超執刀侍紹目纂請收之紹弗許初光欲立弘為世子會聞紹在仇池乃止弘由是有憾於紹遣尚書姜紀密告纂曰先帝登遐主上闇弱兄總攝內外威恩被于遐邇輒欲遠追廢昌邑之義以兄為中宗何如纂於是夜率壯士數百踰北城攻廣夏門弘率東苑之衆斫洪範門左衛齊從守融明觀逆問之曰誰也衆曰太原公從曰國有大故主上新立太原公行不由道夜入禁城將為亂邪因抽劍直前斫纂中額纂左右擒之纂曰義士也勿殺紹遣武賁中郎將呂開率其禁兵距戰於端門驍騎呂超率卒二千赴之衆素憚纂悉皆潰散纂入自青角門升于謙光殿紹登紫閣自殺呂超出奔廣武纂憚弘兵強勸弘即位弘曰自以紹弟也而承大統衆心不順是以違先帝遺勑慚負黃泉今復越兄而立何面目以視息世間大兄長且賢威名振于二賊宜速即大位以安國家纂以隆安四年遂僭即天王位大赦境內改元為咸寧謚紹為隱王以弘為使持節侍中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大司馬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事改封番禾郡公其餘封拜各有差纂謂齊從曰卿前斫我一何甚也從泣曰隱王先帝所立陛下雖應天順時而微心未達唯恐陛下不死何謂甚也纂嘉其忠善遇之纂遣使謂征東呂方曰超實忠臣義勇可嘉但不識經國大體權變之宜方賴其忠節誕濟世難可以此意諭之超上疏陳謝纂復其爵位呂弘自以功名崇重恐不為纂所容纂亦深忌之弘遂起兵東苑劫尹文楊桓以為謀主請宗燮俱行燮曰老臣受先帝大恩位為列棘不能殞身授命死有餘罪而復從殿下親為戎首者豈天地所容乎且智不能謀衆不足恃將為用之弘曰君為義士我為亂臣乃率兵攻纂纂遣其將焦辨擊弘弘衆潰出奔廣武纂縱兵大掠以東苑婦女賞軍弘之妻子亦為士卒所辱纂笑謂羣臣曰今日之戰何如其侍中房晷對曰天禍涼室釁起戚藩先帝始崩隱王幽逼山陵甫訖大司馬驚疑肆逆京邑交兵友于接刃雖弘自取夷滅亦由陛下無棠棣之義宜考己責躬以謝百姓而反縱兵大掠幽辱士女釁自由弘百姓何罪且弘妻陛下之弟婦也弘女陛下之姪女也柰何使無賴小人辱為婢妾天地神明豈忍見此遂歔欷悲泣纂改容謝之召弘妻及男女于東宮厚撫之呂方執弘繫獄馳使告纂纂遣力士康龍拉殺之是月立其妻楊氏為皇后以楊氏父桓為散騎常侍尚書左僕射涼都尹封金城侯纂將伐禿髮利鹿孤中書令楊穎諫曰夫起師動衆必參之天人苟非其時聖賢所不為禿髮利鹿孤上下

用命國未有釁不可以伐宜繕甲養銳勸課農殖待可乘之機然後一舉蕩滅比年多事公私罄竭不深根固本恐為患將來願抑赫斯之怒思萬全之算纂不從度浩亹河為傉檀所敗遂西襲張掖姜紀諫曰方今盛夏百姓廢農所利既少所喪者多若師至嶺西虜必乘虛寇掠都下宜且迴師以為後圖纂曰虜無大志聞朕西征正可自固耳今速襲之可以得志遂圍張掖略地建康聞傉檀寇姑臧乃還即序胡安據盜發張駿墓見駿貌如生得真珠簏琉璃榼白玉樽赤玉簫紫玉笛珊瑚鞭馬腦鍾水陸奇珍不可勝紀纂誅安據黨五十餘家遣使弔祭駿并繕脩其墓道士句摩羅耆婆言於纂曰潛龍屢出豕犬見妖將有下人謀上之禍宜增脩德政以答天戒纂納之耆婆即羅什之別名也纂游田無度荒耽酒色其太常楊穎諫曰臣聞皇天降鑒惟德是與德由人弘天應以福故勃焉之美奄在聖躬大業已爾宜以道守之廓靈基於日新邀洪福於萬祀自陛下龍飛疆宇未闢崎嶇二嶺之內綱維未振於九州當兢兢夕惕經略四方成先帝之遺志拯蒼生於荼蓼而更飲酒過度出入無恆宴安游盤之樂沉湎樽酒之間不以寇讎為慮竊為陛下危之糟丘酒池洛汭不返皆陛下之殷鑒臣蒙先帝夷險之恩故不敢避干將之戮纂曰朕之罪也不有貞亮之士誰匡邪僻之君然昏虐自任終不能改常與左右因醉馳獵於坑澗之間殿中侍御史王回中書侍郎王儒扣馬諫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乘之主清道而行柰何去輿輦之安冒奔騎之危銜橜之變動有不測之禍愚臣竊所不安敢以死爭願陛下遠思袁盎攬轡之言不令臣等受譏千載纂不納纂番禾太守呂超擅伐鮮卑思盤思盤遣弟乞珍訴超於纂纂召超將盤入朝超至姑臧大懼自結於殿中監杜尚纂見超怒曰卿恃兄弟桓桓欲欺吾也要當斬卿然後天下可定超頓首不敢纂因引超及其諸臣讌于內殿呂隆屢勸纂酒已至昏醉乘步輓車將超等游于內至琨華堂東閣車不得過纂親將竇川駱騰倚劍於壁推車過閣超取劍擊纂纂下車擒超超刺纂洞胸奔于宣德堂川騰與超格戰超殺之纂妻楊氏命禁兵討超杜尚約兵舍杖將軍魏益多入斬纂首以徇曰纂違先帝之命殺害太子荒耽酒獵昵近小人輕害忠良以百姓為草芥番禾太守超以骨肉之親懼社稷顛覆已除之矣上以安宗廟下為太子報仇凡我士庶同茲休慶偽巴西公呂佗隴西公呂緯時在北城或說緯曰超陵天逆上士眾不附明公以懿弟之親投戈而起姜紀焦辨在南城楊桓田誠在東苑皆我之黨也何慮不濟緯乃嚴兵謂佗曰隆超弒逆所宜擊之昔田恆之亂孔子鄰國之臣猶抗言於哀公況今蕭牆有難而可坐觀乎佗將從之佗妻梁氏止之曰緯超俱兄弟之子何為舍超助緯而為禍首乎佗謂緯曰超事已立據武庫擁精兵圖之為難且吾老矣無能為也超聞登城告佗曰纂信讒言將滅超兄弟超以身命之切且懼社稷覆亡故出萬死之計為國家唱義叔父當有以亮之超弟邈有寵於緯說緯曰纂殘國破家誅戮兄弟隆超此舉應天人之心正欲尊立明公耳先帝之子明公為長四海顒顒人無異議隆超雖不達臧否終不以孽代宗更圖異望也願公勿疑緯信之與隆超結盟單馬入城超執而殺之初纂嘗與鳩摩羅什棊殺羅什子曰斫胡奴頭羅什曰不斫胡奴頭胡奴斫人頭超小字胡奴竟以殺纂纂在位三年以元興元年死隆既纂位偽諡纂靈皇帝墓號白石陵

隆字永基光弟寶之子也美姿貌善騎射光末拜北部護軍稍歷顯位有聲稱超既殺纂讓位於隆隆有難色超曰今猶乘龍上天豈可中下隆以安帝元興元年遂僭即天王位超先以番禾得小鼎以為神瑞大赦改元為神鼎追尊父寶為文皇帝母衛氏為皇太后妻楊氏為皇后以弟超有佐命之勳拜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事封安定公隆多殺豪望以立威名內外囂然人不自固魏安人焦朗遣使說姚興將姚碩德曰呂氏因秦之亂制命此州自武皇棄世諸子兢尋干戈德刑不恤殘暴是先饑饉流亡死者大半唯泣訴昊天而精誠無感伏惟明公道邁前賢任尊分陝宜兼弱攻昧經略此方救生靈之沈溺布徽政于玉門纂奪之際為功不難遣妻子為質碩德遂率眾至姑臧其部將姚國方言於碩德曰今懸師三千後無繼援師之難也宜曜勁鋒示其威武彼以我遠來必決死距戰可一舉而平碩德從之呂超出戰大敗遁還隆收集離散嬰城固守時熒惑犯帝坐有羣雀鬬于太廟

死者數萬東人多謀外叛將軍魏益多又唱動羣心乃謀殺隆超事發誅之死者三百餘家於是羣臣表求與姚興通好隆弗許呂超諫曰通塞有時艱泰相襲孫權屈身於魏譙周勸主迎降豈非大丈夫哉勢屈故也天錫承七世之資樹恩百載武旅十萬盈朝秦師臨境識者導以見機而慢諫自專社稷爲墟前鑒不遠我之元龜也何惜尺書單使不以危易安且令卑辭以退敵然後內脩德政廢興由人未損大略隆曰吾雖常人屬當家國之重不能嗣守成基保安社稷以太祖之業委之於人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超曰應龍以屈伸爲靈大人以知幾爲美今連兵積歲資儲內盡強寇外逼百姓嗷然無糊口之寄假使張陳韓白亦無如之何陛下宜思權變大綱割區區常慮苟卜世有期不在和好若天命去矣宗族可全隆從之乃請降碩德表隆爲使持節鎮西大將軍涼州刺史建康公於是遣母弟愛子文武舊臣慕容筑楊穎史難閻松等五十餘家質于長安碩德乃還姚興謀臣皆曰隆藉伯父餘資制命河外今雖飢窘尙能自支若將來豐贍終非國有涼州險絕世難先違道淸後順不如因其飢弊而取之興乃遣使來觀虛實沮渠蒙遜又伐隆隆擊敗之蒙遜請和結盟留穀萬餘斛以振飢人姑臧穀價踊貴斗值錢五千文人相食餓死者十餘萬口城門晝閉樵採路絕百姓請出城乞爲夷虜奴婢者日有數百隆懼沮動人情盡坑之於是積尸盈于衢路禿髮傉檀及蒙遜頻來伐之隆以二寇之逼也遣超率騎二百多齎珍寶請迎于姚興興乃遣其將齊難等步騎四萬迎之難至姑臧隆素車白馬迎于道旁使呂胤告光廟曰陛下往運神略開建西夏德被蒼生威振遐裔枝嗣不臧迭相篡弒二虜交逼將歸東京謹與陛下奉訣於此歔欷慟泣酸感興軍隆率戶一萬隨難東遷至長安興以隆爲散騎常侍公如故超爲安定太守文武三十餘人皆擢敘之其後隆坐與子弼謀反爲興所誅呂光以孝武太元十二年定涼州十五年僭立至隆凡十有三載以安帝元興三年滅

史臣曰自晉室不綱中原蕩析苻氏乘釁竊號神州世明委質僞朝位居上將爰以心膂受脤遐征鐵騎如雲出玉門而長騖琱戈耀景捐金丘而一息蒲類承風霧卷宏圖壯節亦足稱焉屬苻圖運鍾羣雄競起班師右地便有覬覦於是要結六戎潛窺鷹鼎幷吞五郡遂假鴻名控黃河以設險負玄漠而爲固自謂克昌霸業貽厥孫謀尋而耄及政昏親離衆叛瞑目甫爾釁發蕭牆紹纂凡才負乘致寇弘超兇狡職爲亂階禾基庸庸面縛姚氏昔竇融歸順榮煥累葉隗囂干紀靡終身世而光纂茲勝躡蹤彼覆車十數年間終致殘滅向使矯邪歸正革僞爲忠鳴檄而蓄晉朝仗義而誅醜虜則燕秦之地可定桓文之功可立郭黁段業豈得肆其姦蒙遜烏孤無所窺其隙矣而猥竊非據何其謬哉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非其人而處其位者其禍必速在其位而忘其德者其殃必至天鑒非遠庸可濫乎

贊曰金行不競寶業斯屯瓜分九寓沴聚三秦呂氏伺隙擅我人神天命難假終亦傾淪

晉書卷一百二十二

呂光載記大饗羣臣遣其子左將軍他武賁中郎將纂討北虜匹勤於三巖山○下文他妻梁氏止之曰緯超俱兄弟之子是他爲光弟非光子也後涼錄作遣弟左將軍他子武賁中郎將纂可證其誤

時年六十三在位十年○後涼錄光生於咸康四年歲在戊戌則距隆安三年歲在己亥當爲六十二歲綱目晉孝武帝太元十一年丙戌十二月呂光自稱酒泉公十四年己丑二月呂光自稱三河王至是年己亥亦爲十四年此云在位十年蓋以稱王之年言之也

呂纂載記郎序胡安據盜發張駿墓○後涼錄云涼州人胡據注云一作郎序不知何解又一本作胡安枚令今存以俟考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載記第二十三

慕容垂

慕容垂字道明皝之第五子也少岐嶷有器度身長七尺四寸手垂過膝皝甚寵之常目而謂諸弟曰此兒闊達好奇終能破人家或能成人家故名霸字道業恩遇踰于世子儁故儁不能平之以滅宇文之功封都鄉侯石季龍來伐既還猶有兼并之志遣將鄧恆率衆數萬屯于樂安營攻取之備垂戍徒河與恆相持恆憚而不敢侵垂少好畋游因獵墜馬折齒慕容儁僭即王位改名䢺外以慕郤䢺為名內實惡而改之尋以讖記之文乃去夬以垂為名焉石季龍之死也趙魏亂垂謂儁曰時來易失赴機在速兼弱攻昧今其時矣儁以新遭大喪不許慕輿根言於儁曰王子之言千載一時不可失也儁乃從之以垂為前鋒都督儁既剋幽州將坑降卒垂諫曰弔伐之義先代常典今方平中原宜綏懷以德坑戮之刑不可為王師之先聲儁從之及儁僭稱尊號封垂吳王徙鎮信都以侍中右禁將軍錄留臺事大收東北之利又為征南將軍荊兗二州牧有聲于梁楚之南再為司隸僞王公已下莫不累迹時慕容暐嗣僞位慕容恪為太宰恪甚重垂常謂暐曰吳王將相之才十倍於臣先帝以長幼之次以臣先之臣死之後願陛下委政吳王可謂親賢兼舉及敗桓溫于枋頭威名大振慕容評深忌惡之乃謀誅垂垂懼禍及己與世子全奔于苻堅自恪卒後堅密有圖暐之謀憚垂威名而未發及聞其至堅大悅郊迎執手禮之甚重堅相王猛惡垂雄略勸堅殺之堅不從以為冠軍將軍封賓都侯食華陰之五百戶王猛伐洛引全為參軍猛乃令人詭傳垂語於全曰吾已東還汝可為計也全信之乃奔暐猛表全叛狀垂懼而東奔及藍田為追騎所獲堅引見東堂慰勉之曰卿家國失和委身投朕賢子志不忘本猶懷首丘書不云乎父父子子無相及也卿何為過懼而狼狽若斯也於是復垂爵位恩待如初及堅擒暐垂隨堅入鄴收集諸子對之悲慟見其故吏有不悅之色前郎中令高弼私於垂曰大王以命世之姿遭無妄之運迍邅棲伏艱亦至矣天啓嘉會靈命暫遷此乃鴻漸之始龍變之初深願仁慈有以慰之且夫高世之略必懷遺俗之規方當網漏吞舟以弘苞養之義收納舊臣之胄以成為山之功奈何以一怒捐之竊為大王不取垂深納之垂在堅朝歷位京兆尹進封泉州侯所在征伐皆有大功堅之敗於淮南也垂軍獨全堅以千餘騎奔垂垂世子寶言於垂曰家國傾喪皇綱廢弛至尊明命著之圖籙當隆中興之業建少康之功但時來之運未至故韜光侯晦耳今天厭亂德凶衆土崩可謂乾啓神機授之于我千載一時今其會也今恭承皇天之意因而取之且夫立大功者不顧小節行大仁者不念小惠秦既蕩覆二京空辱神器仇恥之深莫甚於此願不以意氣微恩而忘社稷之重五木之祥今其至矣垂曰汝言是也然彼以赤心投命若何害之苟天所棄圖之多便且縱令北還更待其釁既不負宿心可以義取天下垂弟德進曰夫鄰國相吞有自來矣秦強而幷燕秦弱而圖之此為報仇雪恥豈所謂負宿心也昔鄧祁侯不納三甥之言終為楚所滅吳王夫差違子胥之諫取禍句踐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表也願不棄湯武之成蹤追韓信之敗迹乘彼土崩恭行天罰斬逆氏復宗祀建中興繼洪烈天下大機弗宜失也若釋數萬之衆授干將之柄是却天時而待後害非至計也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願兄無疑垂曰吾昔為太傅所不容投身於秦主又為王猛所譖復見昭亮國士之禮每深報德之分未一如使秦運必窮歷數歸我者授首之便何慮無之關西之地會非吾有自當有擾之者吾可端拱而定關東君子不怙亂不為禍先且可觀之乃以兵屬堅初寶在長安與韓黃李根等因讌摴蒱寶危坐整容誓之曰世云摴蒱有神豈虛也哉若富貴可期頻得三盧於是三擲盡盧寶拜而受賜故云五木之祥堅至澠池垂請至鄴展拜陵墓因張國威刑以安戎狄堅許之權翼諫曰垂爪牙名將所謂今之韓白世豪東夏志不為人用頃以避禍歸誠非慕德而至列土千城未可以滿其志冠軍之號豈足以稱其心且垂猶鷹也飢則附人飽便高颺遇風塵之會必有凌霄之志惟宜急其羈靽不可任其所欲堅不從遣其將李蠻閔亮尹國率衆三千送垂又遣石越戍鄴張蚝戍幷州

時堅子丕先在鄴及垂至丕館之于鄴西垂具說淮南敗狀會堅將苻暉告丁零翟斌聚衆謀逼洛陽丕謂垂曰翟斌兄弟因王師小失敢肆凶勃子母之軍殆難為敵非冠軍英略莫可以滅也欲相煩一行可乎垂曰下官殿下之鷹犬敢不惟命是聽於是大賜金帛一無所受惟請舊田園丕許之配垂兵二千遣其將苻飛龍率氐騎一千為垂之副丕戒飛龍曰卿王室肺腑年秩雖卑其實帥也垂為三軍之統卿為謀垂之主用兵制勝之權防微杜貳之略委之於卿卿其勉之垂請入鄴城拜廟丕不許乃潛服而入亭吏禁之垂怒斬吏燒亭而去石越言於丕曰垂之在燕破國亂家及投命聖朝蒙超常之遇忽敢輕侮方鎮殺吏焚亭反形已露終為亂階將老兵疲可襲而取之矣丕曰淮南之敗衆散親離而垂侍衛聖躬誠不可忘越曰垂既不忠於燕其肯盡忠於我乎且其亡虜也主上寵同功舊不能銘澤誓忠而首謀為亂今不擊之必為後害丕不從越退而告人曰公父子好存小仁不顧天下大計吾屬終當為鮮卑虜矣垂至河內殺飛龍悉誅氐兵召募遠近衆至三萬濟河焚橋令曰吾本外假秦聲內規興復亂法者軍有常刑奉命者賞不踰日天下既定封爵有差不相負也翟斌聞垂之將濟河也遣使推垂為盟主垂距之曰吾父子寄命秦朝危而獲濟荷主上不世之恩蒙更生之惠雖曰君臣義深父子豈可因其小隙便懷二三吾本救豫州不赴君等何為斯議而及於我垂進欲襲據洛陽故見苻暉以臣節退又未審斌之誠款故以此言距之垂至洛陽暉閉門距守不與垂通斌又遣長史河南郭通說垂乃許之斌率衆會垂勸稱尊號垂曰新興侯國之正統孤之君也若以諸君之力得平關東當以大義喻秦奉迎反正無上自尊非孤心也謀于衆曰洛陽四面受敵北阻大河至於控馭燕趙非形勝之便不如北取鄴都據之以制天下衆咸以為然乃引師而東遣建威將軍王騰起浮橋于石門初垂之發鄴中子農及兄子楷紹弟子宙為苻丕所留及誅飛龍遣田生密告農等使起兵趙魏以相應於是農宙奔列人楷紹奔辟陽衆咸應之農西招庫辱官偉于上黨東引乞特歸于東阿各率衆數萬赴之衆至十餘萬丕遣石越討農為農所敗斬越于陣垂引兵至滎陽以太元八年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燕王承制行事建元曰燕元令稱統府府置四佐王公已下稱臣凡所封拜一如王者以翟斌為建義大將軍封河南王翟檀為柱國大將軍弘農王弟德為車騎大將軍范陽王兄子楷征西大將軍太原王衆至二十餘萬濟自石門長驅攻鄴農楷紹宙等率衆會垂立子寶為燕王太子封功臣為公侯伯子男者百餘人苻丕乃遣侍郎姜讓謂垂曰往歲大駕失據君保衛鑾輿勤王誠義邁蹤前烈宜述修前規終忠貞之節奈何棄崇山之功為此過舉過貴能改先賢之嘉事也深宜詳思悟猶未晚垂謂讓曰孤受主上不世之恩故欲安全長樂公使盡衆赴京師然後脩復國家之業與秦永為鄰好何故闇於機運不以鄴見歸也大義滅親況於意氣之顧公若迷而不返者孤亦欲窮兵勢耳今事已然恐單馬乞命不可得也讓厲色責垂曰將軍不容於家國投命於聖朝燕之尺土將軍豈有分乎主上與將軍風殊類別臭味不同奇將軍於一見託將軍以斷金寵踰宗舊任齊懿藩自古君臣冥契之重豈甚此邪方付將軍以大尺之孤萬里之命奈何王師小敗便有二圖夫師起無名終則弗成天之所廢人不能支將軍起無名之師而欲與天所廢竊未見其可長樂公主上之元子聲德邁於唐衛居陝東之任為朝廷維城其可束手輸將軍以百城之地大夫死王事國君死社稷將軍欲裂冠毀冕拔本塞源者自可任將軍兵勢何復多云但念將軍以七十之年懸首白旗高世之忠忽為逆鬼竊為將軍痛之垂默然左右勸垂殺之垂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犬各吠非其主何所問也乃遣讓歸垂上表於苻堅曰臣才非古人致禍起蕭牆身嬰時難歸命聖朝陛下恩深周漢猥叨微顧之遇位為列將爵忝通侯誓在戮力輸誠常懼不及去夏桓冲送死一擬雲消迴討鄖城俘馘萬計斯誠陛下神算之奇頗亦愚臣忘死之效方將飲馬桂洲懸旌閩會不圖天助亂德大駕班師陛下單馬奔臣臣奉衛匪貳豈陛下聖明鑒臣單心皇天后土實亦知之臣奉詔北巡受制長樂然丕外失衆心內多猜忌令臣野次外庭不聽謁廟丁零逆豎寇逼豫州丕迫臣單赴限以師程惟給弊卒二千盡無兵杖復令飛龍潛為刺客及至洛陽平原公暉復不信納臣竊惟進無淮陰功高之慮退無李廣失利之愆懼有青蠅交亂

白鳳丁零夷夏以臣忠而見疑乃推臣爲盟主臣受託善始不遂令終泣望西京揮涕即邁軍次石門所在雲赴雖復周武之會於孟津漢祖之集於垓下不期之衆實有甚焉欲令長樂公盡衆赴難以禮發遣而丕固守匹夫之志不達變通之理臣息農收集故營以備不虞而石越傾鄴城之衆輕相掩襲兵陣未交越已隕首臣既單車懸軫歸者如雲斯實天符非臣之力且鄴者臣國舊都應即惠及然後西面受制永守東藩上成陛下遇臣之意下全愚臣感報之誠令進師圍鄴并喻丕以天時人事而丕不察機運杜門自守時出挑戰鋒戈屢交恆恐飛矢誤中以傷陛下天性之念臣之此誠未簡神聽輒遣兵止銳不敢窮攻夫運有推移去來常事惟陛下察之堅報曰朕以不德忝承靈命君臨萬邦三十年矣遐方幽裔莫不來庭惟東南一隅敢違王命朕爰奮六師恭行天罰而玄機不弔王師敗績賴卿忠誠之至輔翼朕躬社稷之不隕卿之力也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方任卿以元相爵卿以郡侯庶弘濟艱難敬酬勳烈何圖伯夷忽毀冰操柳惠倏爲淫夫覽表惋然有慚朝士卿既不容於本朝匹馬而投命朕則寵卿以將位禮卿以上賓任同舊臣爵齊勳輔歃血斷金披心相付謂卿食椹懷音保之偕老豈意畜水覆舟養獸反害悔之噬臍將何所及誕言駭衆誇擬非常周武之事豈卿庸人所可論哉失籠之鳥非羅所羈脫網之鯨豈罟所制翹陸任懷何煩聞也念卿垂老老而爲賊生爲叛臣死爲逆鬼侏張幽顯布毒存亡中原士女何痛如之朕之歷運興喪豈復由卿但長樂平原以未立之年遇卿於兩都虞其經略未稱朕心所恨者此焉而已垂攻拔鄴郛丕固守中城垂塹而圍之分遣老弱於魏郡肥鄉築新興城以置輜重擁漳水以灌之翟斌潛諷丁零及西人請斌爲尚書令垂訪之羣僚其安東將軍封衡厲色曰馬能千里不免羈絆明畜生不可以人御也斌戎狄小人遭時際會兄弟封王自驩兜已來未有此福忽履盈忘止復有斯求魂爽錯亂必死不出年也垂猶隱忍容之令曰翟王之功宜居上輔但臺既未建此官不可便置待六合廓清更當議之斌怒密應苻丕潛使丁零決防潰水事洩垂誅之斌兄子真率其部衆北走邯鄲引兵向鄴欲與丕爲內外之勢垂令其太子寶冠軍慕容

隆擊破之真自邯鄲北走又使慕容楷率騎追之戰于下邑爲真所敗真遂屯于承營垂謂諸將曰苻丕窮寇必死守不降丁零叛擾乃我心腹之患吾欲遷師新城開其逸路進以謝秦王疇昔之恩退以嚴擊真之備於是引師去鄴北屯新城慕容農進攻翟嵩于黄泥破之垂謂其范陽王德曰苻丕吾縱之不能去方引晉師規固鄴都不可置也進師又攻鄴開其西奔之路垂將有北都中山之意農率衆數萬迎之羣僚聞慕容暐爲苻堅所殺勸垂僭位垂以慕容沖稱號關中不許晉龍驤將軍劉牢之率衆救苻丕至鄴垂逆戰敗績遂徹鄴圍退屯新城垂自新城北走牢之追垂連戰皆敗又戰于五橋澤王師敗績德及隆引兵要之于五丈橋牢之馳馬跳五丈澗會苻丕救至而免翟真去承營徙屯行唐真司馬鮮于乞殺真盡誅翟氏自立爲趙王營人攻殺乞迎立真從弟成爲主真子遼奔黎陽高句驪寇遼東垂平北慕容佐遣司馬郝景率衆救之爲高句驪所敗遼東玄菟遂沒建節將軍徐巖叛于武邑驅掠四千餘人北走幽州垂馳敕其將平規曰但固守勿戰比破丁零吾當自討之規違命距戰爲巖所敗巖乘勝入薊掠千餘戶而去所過寇暴遂據令支翟成長史鮮于得斬成而降垂入行唐悉坑其衆苻丕棄鄴城奔于并州慕容農攻剋令支斬徐巖兄弟進伐高句驪復遼東玄菟二郡還屯龍城垂定都中山羣僚勸即尊號具典儀修郊燎之禮垂從之以太元十一年僭即位赦其境內改元曰建興置百官繕宗廟社稷立寶爲太子以其左長史庫辱官偉右長史段崇龍驤張崇中山尹封衡爲吏部尚書慕容德爲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領司隸校尉撫軍慕容麟爲衛大將軍其餘拜授有差追尊母蘭氏爲文昭皇后遷皝后段氏以蘭氏配饗博士劉詳董謐議以堯母妃位第三不以貴陵賤明聖王之道以至公爲先垂不從遣其征西慕容楷衛軍慕容麟鎮南慕容紹征虜慕容宙等攻苻堅冀州牧苻定鎮東苻紹幽州牧苻謨鎮北苻亮楷與定等書喻以禍福定等悉降垂留其太子寶守中山率諸將南攻翟遼以楷爲前鋒都督遼之部衆皆燕趙人也咸曰太原王之子吾之父母相率歸附遼懼遣使請降垂至黎陽遼肉袒謝罪垂厚撫之爲其太子寶起承華觀以寶錄尚書政事巨細皆委之

垂總大綱而已立其夫人段氏爲皇后又以寶領侍中大單于驃騎大將軍幽州牧建留臺于龍城以高陽王慕容隆錄留臺尚書事時慕容暐及諸宗室爲苻堅所害者並招魂葬之清河太守賀耕聚衆定陵以叛南應翟遼慕容農討斬之毀定陵城進師入鄴以鄴城廣難固築鳳陽門大道之東爲隔城其尚書郎婁會上疏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制兵荒殺禮遂以一切取士人心奔競苟求榮進至乃身冒縗絰以赴時役豈必殉忠於國家亦昧利於其間也聖王設教不以顛沛而虧其道不以喪亂而變其化故能杜豪競之門塞奔波之路陛下鍾百王之季屬中興之業天下漸平兵革方偃誠宜蠲蕩瑕穢率由舊章吏遭大喪聽終三年之禮則四方知化人斯服禮垂不從翟遼死子釗代立攻逼鄴城慕容農擊走之垂引師伐釗于滑臺次于黎陽津釗於南岸距守諸將惡其兵精咸諫不宜濟河垂笑曰豎子何能爲吾今爲卿等殺之遂徙營就西津爲牛皮船百餘艘載疑兵列杖泝流而上釗先以大衆備黎陽見垂向西津乃棄營西距垂潛遣其桂林王慕容鎮驃騎慕容國於黎陽津夜濟壁于河南釗聞而奔還士衆疲渴走歸滑臺釗攜妻子率數百騎北趣白鹿山農追擊盡擒其衆釗單騎奔長子釗所統七郡戶三萬八千皆安堵如故徙徐州流人七千餘戶于黎陽於是議征長子諸將咸諫以慕容永未有釁連歲征役士卒疲怠請俟他年垂將從之及聞慕容德之策笑曰吾計決矣且吾投老扣囊底智足以克之不復留逆賊以累子孫也乃發步騎七萬遣其丹陽王慕容瓚龍驤張崇攻永弟支于晉陽永遣其將刁雲慕容鍾率衆五萬屯潞川垂遣慕容楷出自滏口慕容農入自壺關垂頓于鄴之西南月餘不進永謂垂詭道伐之乃攝諸軍還杜太行軹關垂進師入自天井關至于臺壁永率精兵五萬來距阻河曲以自固馳使請戰垂列陣于臺壁之南農楷分二爲翼慕容國伏千兵于深澗與永大戰垂引軍僞退永追奔數里國發伏兵馳斷其後楷農夾擊之永師大敗斬首八千餘級永奔還長子慕容瓚攻克晉陽垂進圍長子永將賈韜等潛爲內應垂進軍入城永奔北門爲前驅所獲於是數而戮之并其所署公卿刁雲等三十餘人永所統新舊八郡戶七萬六千八百及乘輿服御伎樂珍寶悉獲之於是品物具矣使慕容農略地河內攻廩丘陽城皆克之太山瑯邪諸郡皆委城奔潰農進師臨海置守宰而還垂告捷于龍城之廟遣其太子寶及農與慕容麟等率衆八萬伐魏慕容德慕容紹以步騎一萬八千爲寶後繼魏聞寶將至徙往河西寶進師臨河懼不敢濟還次參合忽有大風黑氣狀若隄防或高或下臨覆軍上沙門支曇猛言於寶曰風氣暴迅魏軍將至之候宜遣兵禦之寶笑而不納曇猛固以爲言乃遣麟率騎三萬爲後殿以禦非常麟以曇猛言爲虛縱騎遊獵俄而黃霧四塞日月晦明是夜魏師大至三軍奔潰寶與德等數千騎奔免士衆還者十一二紹死之初寶至幽州所乘車軸無故自折術士靳安以爲大凶固勸寶還寶怒不從故及於敗寶恨參合之敗屢言魏有可乘之機慕容德亦曰魏人狃于參合之役有陵太子之心宜及聖略摧其銳志垂從之留德守中山自率大衆出參合鑿山開道次于獵嶺遣寶與農出天門征北慕容隆征西慕容盛踰青山襲魏陳留公泥于平城陷之收其衆三萬餘人而還垂至參合見往年戰處積骸如山設弔祭之禮死者父兄一時號哭軍中皆慟垂慚憤歐血因而寢疾乘馬輿而進過平城北三十里疾篤築燕昌城而還寶等至雲中聞垂疾皆引歸及垂至于平城或有叛者奔告魏曰垂病已亡輿尸在軍魏又聞參合大哭以爲信然乃進兵追之知平城已陷而退還館陰山垂至上谷之沮陽以太元二十一年死時年七十一凡在位十三年遺令曰方今禍難尚殷喪禮一從簡易朝終夕殯事訖成服三日之後釋服從政彊寇伺隙祕勿發喪至京然後舉哀行服寶等遵行之僞諡成武皇帝廟號世祖墓曰宣平陵

晉書卷一百二十三

晉書卷一百二十三考證

慕容垂載記慕容垂字道明○一本作字叔仁小字阿六敦.

以太元八年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燕王○綱目作晉孝武帝太元九年.

晉書卷一百二十三考證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載記第二十四

慕容寶　慕容盛　慕容熙　慕容雲

慕容寶字道祐垂之第四子也少輕果無志操好人佞己苻堅時為太子洗馬萬年令堅淮肥之役以寶為陵江將軍及為太子砥礪自脩敦崇儒學工談論善屬文曲事垂左右小臣以求美譽垂之朝士翕然稱之垂亦以為克保家業甚賢之垂死其年寶嗣僞位大赦境內改元為永康以其太尉庫辱官偉為太師左光祿大夫段崇為太保其餘拜授各有差遵垂遺令校閱戶口罷諸軍營分屬郡縣定士族舊籍明其官儀而法峻政嚴上下離德百姓思亂者十室而九焉初垂以寶冢嗣未建每憂之寶庶子清河公會多才藝有雄略垂深奇之及寶之北伐使會代攝宮事總錄禮遇一同太子所以見定旨也垂之伐魏以龍城舊都宗廟所在復使會鎮幽州委以東北之重高選僚屬以崇威望臨死顧命以會為寶嗣而寶寵愛少子濮陽公策意不在會寶庶長子長樂公盛自以同生年長恥會先之乃盛稱策宜為儲貳而非毀會焉寶大悅乃訪其趙王麟高陽王隆麟等咸希旨贊成之寶遂與麟等定計立策母段氏為皇后策為皇太子盛會進爵為王策字道符年十一美姿貌而惷弱不慧魏伐幷州驃騎李農逆戰敗績還于晉陽司馬慕容蕃閉門距之農率騎數千奔歸中山行及潞川為魏追軍所及餘騎盡沒單馬遁還寶引羣臣于東堂議之中山尹苻謨曰魏軍強盛千里轉鬬乘勝而來勇氣兼倍若逸騎平原形勢彌盛殆難為敵宜杜險距之中書令眭邃曰魏軍多騎師行剽銳馬上齎糧不過旬日宜令郡縣聚千家為一堡深溝高壘清野待之至無所掠資食無出不過六旬自然窮退尚書封懿曰今魏師十萬天下之勍敵也百姓雖欲營聚不足自固是則聚糧集兵以資強寇且動衆心示之以弱阻關距戰計之上也慕容麟曰魏今乘勝氣銳其鋒不可當宜自完守設備待其弊而乘之於是脩城積粟為持久之備魏攻中山不剋進據博陵魯口諸將望風奔退郡縣悉降于魏寶聞魏有內難乃盡衆出距步卒十二萬騎三萬七千次于曲陽柏肆魏軍進至新梁寶憚魏師之銳乃遣征北隆夜襲魏師敗績而還魏軍方軌而至對營相持上下兇懼三軍奪氣農麟勸寶還中山乃引歸魏軍追擊之寶農等棄大軍率騎二萬奔還時大風雪凍死者相枕於道寶恐為魏軍所及命去袍杖戎器寸刃無返魏軍進攻中山屯于芳林園其夜尚書慕容皓謀殺寶立慕容麟皓妻兄蘇泥告之寶使慕容隆收皓皓與同謀數十人斬關奔魏麟懼不自安以兵劫左衛將軍北地王精謀率禁旅弑寶精以義距之麟怒殺精出奔丁零初寶聞魏之來伐也使慕容會率幽幷之衆赴中山麟既叛寶恐其逆奪會軍將遣兵迎之麟侍郎段平子自丁零奔還說麟招集丁零軍衆甚盛謀襲會軍東據龍城寶與其太子策及農隆等萬餘騎迎會于薊以開封公慕容詳守中山會傾身誘納繕甲厲兵步騎二萬列陣而進迎寶薊南寶分其兵給農隆遣西河公庫辱官驥率衆三千助守中山會以策為太子有恨色寶以告農隆俱曰會一年少專任方事習驕所致豈有他也臣當以禮責之幽平之士皆懷會威德不樂去之咸請曰清河王天資神武權略過人臣等與之誓同生死感王恩澤皆勇氣百倍願陛下與皇太子諸王止薊宮使王統臣等進解京師之圍然後奉迎車駕寶左右皆害其勇略譖而不許衆咸有怨言左右勸寶殺會侍御史仇尼歸聞而告會曰左右密謀如是主上將從之大王所恃唯父母也父已異圖所杖者兵也兵已去手進退路窮恐無自全之理盍誅二王廢太子大王自處東宮兼領將相以匡社稷會不從寶謂農隆曰觀會為變事當必然宜早殺之不爾恐成大禍農曰寇賊內侮中州分亂會鎮撫舊都安衆寧境及京師有難萬里星赴威名之重可以振服戎狄又逆跡未彰宜且隱忍今社稷之危若綴旒然復內相誅戮有損威望寶曰會逆心已成而王等仁慈不欲去之恐一旦釁發必先害諸父然後及吾事敗之後當思朕言農等固諫乃止會聞之彌懼奔于廣都黃榆谷會遣仇尼歸等率壯士二千餘人分襲農隆隆是夜見殺農中重創既而會歸于寶寶意在誅會誘而安之潛使左衛慕容騰斬會不能傷會復奔其衆於是勒兵攻寶寶率數百騎馳如龍城會率衆追之遣使請誅左右

佞臣幷求太子寶弗許會圍龍城侍御郎高雲夜率敢死士百餘人襲會敗之衆悉逃散單馬奔還中山乃踰圍而入爲慕容詳所殺詳僭稱尊號置百官改年號荒酒奢淫殺戮無度誅其王公以下五百餘人內外震局莫敢忤視城中大飢公卿餓死者數十人麟率丁零之衆入中山斬詳及其親黨三百餘人復僭稱尊號中山飢甚麟出據新市與魏師戰于義臺麟軍敗績魏師遂入中山麟乃奔鄴慕容德遣侍郎李延勸寶南伐寶大悅慕容盛切諫以爲兵疲師老魏新平中原宜養兵觀釁更俟他年寶將從之撫軍慕輿騰進曰今衆旅已集宜乘新定之機以成進取之功人可使由之而難與圖始惟當獨決聖慮不足廣採異同以沮亂軍議也寶曰吾計決矣敢諫者斬寶發龍城以慕輿騰爲前軍大司馬慕容農爲中軍寶爲後軍步騎三萬次于乙連長上段速骨宋赤眉因衆軍之憚役也殺司空樂浪王宙逼立高陽王崇寶單騎奔農仍引軍討速骨衆咸憚征幸亂投杖奔之騰衆亦潰寶農馳還龍城蘭汗潛與速骨通謀速骨進師攻城農爲蘭汗所譎潛出赴賊爲速骨所殺衆皆奔散寶與慕容盛慕容騰等南奔蘭汗奉太子策承制遣使迎寶及于薊城寶欲還北盛等咸以汗之忠款虛實未明今單馬而還汗有貳志者悔之無及寶從之乃自薊而南至黎陽聞慕容德稱制懼而退遣慕容騰招集散兵于鉅鹿慕容盛結豪桀于冀州段儀段溫收部曲于內黃衆皆響會剋期將集會蘭汗遣左將軍蘇超迎寶寶以汗垂之季舅盛又汗之壻也必謂忠款無貳乃還至龍城汗引寶入于外邸弒之時年四十四在位三年即隆安二年也汗又殺其太子策及王公卿士百餘人汗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昌黎王盛僭位僞諡寶惠愍皇帝廟號烈宗號之遷于龍城也植松爲社主及秦滅燕大風吹拔之後數年社處忽有桑二根生焉先是遼川無桑及廆通于晉求種江南平州桑悉由吳來廆終而垂以吳王中興寶之將敗大風又拔其一

盛字道運寶之庶長子也少沈敏多謀略苻堅誅慕容氏盛潛奔于沖及沖稱尊號有自得之志賞罰不均政令不明盛年十二謂叔父柔曰今中山王智不先衆才不出下恩未施人先自驕大以盛觀之鮮不覆敗俄而沖爲段木延所殺盛隨慕容永東如長子謂柔曰今崎嶇於鋒刃之間在疑忌之際愚則爲人所猜智則危甚巢幕當如鴻鵠高飛一舉萬里不可坐待罟網也於是與柔及弟會間行東歸于慕容垂遇盜陝中盛曰我六尺之軀入水不溺在火不焦汝欲當吾鋒乎試豎爾手中箭百步我若中之宜慎爾命如其不中當束手相授盜乃豎箭盛一發中之盜曰郎貴人之子故相試耳資而遣之歲餘永誅儁垂之子孫男女無遺盛既至垂問以西事畫地成圖垂笑曰昔魏武撫明帝之首遂乃侯之祖之愛孫有自來矣於是封長樂公驍勇剛毅有伯父全之風烈寶即僞位進爵爲王寶自龍城南伐盛留統後事及段速骨作亂馳出迎衞寶幾爲速骨所獲賴盛以免盛屢進奇策於寶寶不能從是以屢敗寶既如龍城盛留在後寶爲蘭汗所殺盛馳進赴哀將軍張眞固諫以爲不可盛曰我今投命告以哀窮汗性愚近必顧念婚姻不忍害我旬月之間足展吾志遂入赴哀汗妻乙氏泣涕請盛汗亦哀之遣其子穆迎盛舍之宮內親敬如舊汗兄提弟難勸汗殺盛汗不從慕容奇汗之外孫也汗亦宥之奇入見盛遂相與謀盛遣奇起兵于外衆至數千汗遣蘭提討奇提驕佷淫荒事汗無禮盛因間之於汗曰奇小兒也未能辦此必內有應之者提素驕不可委以大衆汗因發怒收提誅之遣其撫軍仇尼慕率衆討奇汗兄弟見提之誅莫不危懼皆沮兵背汗襲敗慕軍汗大懼遣其子穆率衆討之穆謂汗曰慕容盛我之仇也奇今起逆盛必應之業內有蕭牆之難不宜養心腹之疾汗將誅盛引見察之盛妻以告於是僞稱疾篤不復出入汗乃止有李旱衞雙劉志張豪張眞者皆盛之舊昵蘭穆引爲腹心旱等屢入見盛潛結大謀會穆討蘭難等斬之大饗將士汗穆皆醉盛夜因如廁袒而踰牆入于東宮與李旱等誅穆衆皆踴呼進攻汗斬之汗二子魯公和陳公楊分屯令支白狼遣李旱張眞襲誅之於是內外怗然士女咸悅盛謙揖自卑不稱尊號其年以長樂王稱制赦其境內改元曰建平諸王降爵爲公文武各復舊位初慕容奇聚衆于建安將討蘭汗百姓翕然從之汗遣兄子全討奇奇擊滅之進屯乙連盛既誅汗命奇罷兵奇遂與丁零嚴生烏丸王龍之阻兵叛盛引軍至橫溝去龍城十里盛出兵擊敗之執奇而還斬龍生

等百餘人盛於是僭即尊位大赦殊死已下追尊伯考獻莊太子全為獻莊皇帝尊寶后段氏為皇太后全妃丁氏為獻莊皇后諡太子策為獻哀太子盛幽州刺史慕容豪尚書左僕射張通昌黎尹張順謀叛盛皆誅之改年為長樂有犯罪者十日一自決之無撻捶之罰而獄情多實高句驪王安遣使貢方物有雀素身綠首集于端門棲翔東園二旬而去改東園為白雀園盛聽詩歌及周公之事顧謂羣臣曰周公之輔成王不能以至誠感上下誅兄弟以杜流言猶擅美於經傳歌德於管絃至於我之太宰桓王承百王之季主在可奪之年二寇闚闟難過往日臨朝輔政羣情緝穆經略外敷闢境千里以禮讓維宗親德刑制羣后敦睦雍熙時無二論勳道之茂豈可與周公同日而言乎而燕詠闕而不論盛德掩而不述非所謂也乃命中書更為燕頌以述恪之功焉又引中書令常忠尚書陽璆祕書監郎敷于東堂問曰古來君子皆謂周公忠聖豈不謬哉璆曰周公居攝政之重而能達君臣之名及流言之謗致烈風以悟主道契神靈義光萬代故累葉稱其高後王無以奪其美盛曰常令以為何如忠曰昔武王疾篤周公有請命之誠流言之際義感天地楚撻伯禽以訓就王德周公為臣之忠聖達之美詩書已來未之有也盛曰異哉二君之言朕見周公之詐未見其忠聖也昔武王得九齡之夢白文王文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及文王之終已驗武王之壽矣武王之算未盡而求代其死是非詐乎若惑於天命是不聖也據攝天位而丹誠不見致兄弟之間有干戈之事夫文王之化自近及遠故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周公親違聖父之典而蹈嫌疑之蹤戮罰同氣以逞私忿何忠之有乎但時無直筆之史後儒承其謬談故也忠曰啓金縢而返風亦足以明其不詐遭二叔流言之變而能大義滅親終安宗國復子明辟輔成大業以致太平制禮作樂流慶無窮亦不可謂非至德也盛曰鄉徒因成文而未原大理朕今相為論之昔周自后稷積德累仁至于文武文武以大聖應期遂有天下生靈仰其德四海歸其仁成王雖幼統洪業而卜世脩長加呂召毛畢為之師傅若無周公攝政王道足以成也周公無故以安危為己任專臨朝之權闕北面之禮管蔡忠存王室以為周公代主非人臣之道故

言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當明大順之節陳誠義以曉羣疑而乃阻兵都邑擅行誅戮不臣之罪彰于海內方貽王鴟鴞之詩歸非於主是何謂乎又周公舉事稱告二公二公足明周公之無罪而坐觀成王之疑此則二公之心亦有猜於周公也但以疏不間親故寄言於管蔡可謂忠不見於當時仁不及于兄弟知羣望之有歸天命之不在己然後返政成王以為忠耳大風拔木之徵乃皇天祐存周道不忘文武之德是以赦周公之始愆欲成周室之大美考周公之心原周公之行乃天下之罪人何至德之謂也周公復位二公所以杜口不言其本心者以明管蔡之忠也又謂常忠曰伊尹周公孰賢忠曰伊尹非有周公之親而功濟一代太甲亂德放於桐宮思愆改善然後復之使主無怨言臣無流謗道存社稷美溢古今臣謂伊尹之勳有高周旦盛曰伊尹以舊臣之重顯阿衡之任太甲嗣位君道未洽不能竭忠輔導而放黜桐宮事同夷羿何周公之可擬乎郎敷曰伊尹處人臣之位不能匡制其君恐成湯之道墜而莫就是以居之桐宮與小人從事使知稼穡之艱難然後返之天位此其忠也盛曰伊尹能廢而立之何不能輔之以至於善乎若太甲性同桀紂則三載之間未應便成賢后如其性本休明義心易發當務盡匡規之理以弼成君德安有人臣幽主而據其位哉且臣之事君惟力是視奈何挾智藏仁以成君惡夫太甲之事朕已鑒之矣太甲至賢之主也以伊尹歷奉三朝績無異稱將失顯祖委授之功故匿其日月之明受伊尹之黜所以濟其忠貞之美夫非常之人然後能立非常之事非常人之所見也亦猶太伯之三讓人無德而稱焉敷曰太伯三以天下讓至仲尼而後顯其至德太甲受謗於天下遭陛下乃申其美因而談讌賦詩賜金帛各有差遼西太守李朗在郡十年威制境內盛疑之累徵不赴以母在龍城未敢顯叛乃陰引魏軍將為自安之計因表請發兵以距寇盛曰此必詐也召其使而詰之果驗盡滅其族遣輔國將軍李旱率騎討之師次建安召旱旋師朗聞其家被誅也擁二千餘戶以自固及聞旱中路而還謂有內變不復為備留其子養守令支躬迎魏師于北平旱候知之襲剋令支遣廣威孟廣平率騎追朗及于無終斬之初盛之遣旱還也羣臣莫知其故旱既斬朗

盛謂羣臣曰前以遣旱遣者正為此耳鄭新為叛逆必忌宮盛一則矯合同黨劫害良善二則亡竄山澤未可卒平故非意而遣以盈其志卒然掩之必剋之理也羣臣皆曰非所及也李旱自遼而還聞盛殺其將衛雙懼棄軍奔走既而歸罪復其爵位盛謂侍中孫勍曰旱總三軍之任衛專征之重不能杖節死綏無故逃亡考之軍正不赦之罪也然當先帝之避難眾情離貳骨肉忘其親股肱失忠節旱以刑餘之體效力盡命忠款之至精貫白日朕故錄其忘身之功免其丘山之罪耳盛去皇帝之號稱庶人大王魏襲幽州執刺史盧溥而去遣孟廣平援之無及盛率眾三萬伐高句麗襲其新城南蘇皆剋之散其積聚徙其五千餘戶于遼西盛引見百僚于東堂考詳器藝超拔者十有二人命百司舉文武之士才堪佐世者各一人立其子遼西公定為太子大赦殊死已下讌其羣臣于新昌殿盛曰諸卿各言其志朕將覽之七兵尚書丁信年十五盛之舅子也進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臣之願也盛笑曰丁尚書年少安得長者之言乎盛以威嚴馭下驕暴少親多所猜疑故信言及之盛討庫莫奚大虜獲而還左將軍慕容國與殿中將軍秦輿段讚等謀率禁兵襲盛事覺誅之死者五百餘人前將軍思悔侯段璣與秦輿子興讚子泰等因眾心動搖夜於禁中鼓譟大呼盛聞變率左右出戰眾皆披潰俄而有一賊從闇中擊傷盛遂輦升前殿申約禁衛召叔父河間公熙屬以後事熙未至而盛死時年二十九在位三年僞諡昭武皇帝墓號興平陵廟號中宗盛幼而羈賤流漂長則遭家多難夷險安危備嘗之矣懲寶闇而不斷遂峻極威刑纖介之嫌莫不裁之於未萌防之於未兆於是上下振局人不自安雖忠誠親戚亦皆離貳舊臣靡不夷滅安忍無親所以卒於不免是歲隆安五年也

熙字道文垂之少子也初封河間王段速骨之難諸王多被害熙素為高陽王崇所親愛故得免焉蘭汗之篡也以熙為遼東公備宗祀之義盛初即位降爵為公拜都督中外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領中領軍從征高句麗契丹皆勇冠諸將盛曰叔父雄果英壯有世祖之風但弘略不如耳及盛死其太后丁氏以國多難宜立長君羣望皆在平原公元而丁氏意在於熙遂廢太子定迎熙入宮羣臣勸進熙以讓元元固以讓熙熙遂僭即尊位誅其大臣段璣秦輿等並夷三族元以嫌疑賜死元字道光寶之第四子也赦殊死已下改元曰光始改北燕臺為大單于臺置左右輔位次尚書初熙烝于丁氏故為所立及寵幸苻貴人丁氏怨恚呪詛與兄子七兵尚書信謀廢熙熙聞之大怒逼丁氏令自殺葬以后禮誅丁信熙狩于北原石城令高和殺司隸校尉張顯閉門距熙熙率騎馳返和眾皆投杖熙入誅之於是引見州郡及單于八部耆舊于東宮問以疾苦大築龍騰苑廣袤十餘里役徒二萬人起景雲山於苑內基廣五百步峯高十七丈又起逍遙宮甘露殿連房數百觀閣相交鑿天河渠引水入宮又為其昭儀苻氏鑿曲光海清涼池季夏盛暑士卒不得休息暍死者太半熙游于城南止大柳樹下若有人呼曰大王且止熙惡之伐其樹乃有蛇長丈餘從樹中而出立其貴嬪苻氏為皇后赦殊死已下熙北襲契丹大破之昭儀苻氏死僞諡愍皇后贈苻謨太宰諡文獻公二苻並美而艷好微行游讌熙弗之禁也請謁必從刑賞大政無不由之初昭儀有疾龍城人王溫稱能療之未幾而卒熙忿其妄也立於公車門支解溫而焚之其后好游田熙從之北登白鹿山東逾青嶺南臨滄海百姓苦之士卒為豺狼所害及凍死者五千餘人矣會高句麗寇燕郡殺略百餘人熙伐高句麗以苻氏從為衝車地道以攻遼東熙曰待剗平寇城朕當與后乘輦而入不聽將士先登於是城內嚴備攻之不能下會大雨雪士卒多死乃引歸擬鄴之鳳陽門作弘光門累級三層熙與苻氏襲契丹憚其眾盛將還苻氏弗聽遂棄其輜重輕襲高句麗周行三千餘里士馬疲凍死者屬路攻木底城不剋而還盡殺寶諸子大城肥如及宿軍以仇尼倪為鎮東大將軍營州刺史鎮宿軍上庸公懿為鎮西將軍幽州刺史鎮令支尚書劉木為鎮南大將軍冀州刺史鎮肥如為苻氏起承華殿高承光一倍負土於北門土與穀同價典軍杜靜載櫬詣闕上書極諫熙大怒斬之苻氏嘗季夏思凍魚膾仲冬須生地黃皆下有司切責不得加以大辟其虐也如此苻氏死熙悲號躃踴若喪考妣擁其尸而撫之曰體已就冷命遂斷矣於是僵仆氣絕久而乃蘇大斂既訖復啓其棺而與交接服斬縗食粥制百寮於宮內

哭臨令沙門素服使有司案檢哭者有淚以爲忠孝無則罪之於是羣臣震懼莫不含辛以爲淚焉慕容隆妻張氏熙之嫂也美姿容有巧思熙將以爲苻氏之殉欲以罪殺之乃毀其襚韡中有弊氈遂賜死三女叩頭求哀熙不許制公卿已下至於百姓率戶營墓費殫府藏下錮三泉周輪數里內則圖畫尚書八坐之象熙曰善爲之朕將隨后入此陵識者以爲不祥其右僕射韋璆等並懼爲殉沐浴而待死焉號苻氏墓曰徽平陵熙被髮徒跣步從苻氏喪轜車高大毀北門而出長老竊相謂曰慕容氏自毀其門將不久也衞中將軍馮跋左衞將軍張興先皆坐事亡奔以熙政之虐也與跋從兄萬泥等二十二人結盟推慕容雲爲主發尚方徒五千餘人閉門距守中黃門趙洛生奔告之熙曰此鼠盜耳朕還當誅之乃收髮貫甲馳還赴難夜至龍城攻北門不剋遂敗走入龍騰苑微服隱于林中爲人所執雲得而弒之及其諸子同殯城北時年二十三在位六年雲葬之于苻氏墓僞諡昭文皇帝垂以孝武帝太元八年僭立至熙四世凡二十四年以安帝義熙二年滅初童謠曰一束藁兩頭然秃頭小兒來滅燕藁字上有草下有禾兩頭然則禾草俱盡而成高字雲父名拔小字秃頭三子而雲季也熙竟爲雲所滅如謠言焉

慕容雲字子雨寶之養子也祖父和高句驪之支庶自云高陽氏之苗裔故以高爲氏焉雲深沈有局量厚重希言時人咸以爲愚唯馮跋奇其志度而友之寶之爲太子雲以武藝給事侍東宮拜侍御郎襲敗慕容會軍寶子之賜姓慕容氏封夕陽公熙之葬苻氏也馮跋詣雲告之以謀雲懼曰吾嬰疾歷年卿等所知願更圖之跋逼曰慕容氏世衰河間虐暴戚妖淫之女而逆亂天常百姓不堪其害思亂者十室九焉此天亡之時也公自高氏名家何能爲他養子機運難遇千歲一時公焉得辭也扶之而出雲曰吾疾苦日久廢絕世務卿今與建大事謬見推逼所以徘徊非爲身也實惟否德不足以濟元元故耳跋等彊之雲遂即天王位復姓高氏大赦境內殊死以下改元曰正始國號大燕署馮跋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武邑公封伯子男鄉亭侯者五十餘人士卒賜穀帛有差熙之羣官復其爵位立妻李氏爲天王后子彭爲太子越騎校尉慕輿良謀叛雲誅之雲臨東堂幸臣離班桃仁懷劍執紙而入稱有所啓拔劍擊雲雲以几距班桃仁進而弒之馮跋遷雲尸于東宮僞諡惠懿皇帝雲自以無功德而爲豪桀所推常內懷懼故寵養壯士以爲腹心離班桃仁等並專典禁衞委之以爪牙之任賞賜月至數千萬衣食臥起皆與之同終以此致敗云

史臣曰四星東聚金陵之氣已分五馬南浮玉塞之雄方擾市朝屢改艱虞薦息慕容垂天資英傑威震本朝以雄略見猜而庇身寬政承固受之而以禮道明事之而畢力然而隼質難羈狼心自野淮南失律三錫之謀已構河朔分麾五木之祥云啓斯飛龍而退舉踰石門而長邁遂使翟氏景從鄴師宵逸收羅趙魏驅駕英雄扣囊餘奇摧五萬於河曲焚船秘策招七郡於黎陽返遼陰之舊物創中山之新社類帝禋宗僭擬斯備夫以重耳歸晉賴五臣之功句踐紿吳賓五千之卒惡有業殊二霸衆微一旅掎拔而傾山嶽嘯而御風雲雖衞人忘亡復傳於東國任好餘裕伊媿於西鄰傳苻氏之姦回非晉室之鯨鯢矣寶以浮譽獲升峻文御俗蕭牆內憤勍敵外陵雖毒不被物而惡足自勦盛則孝友冥符文武不墜韜光而夷鍊賊罪己而避高危翩翩然濁世之佳虜矣熙乃地非奧主舉因淫德驪戎之態取悅於匡牀玄妻之資見奇於鬒髮蕩輕舟於曲光之海望朝涉於景雲之山飾土木於驕心窮怨嗟於叢壤宗祀夷滅爲馮氏之驅除焉

贊曰戎狄憑陵山川沸騰天未悔禍人非與能疾走而捷先鳴則與道明烈烈鞭笞豪桀掃燕夷魏剗屠永滅大盜潛移鴻名遂竊寶心生亂盛清家難熙極驕淫人懷憤惋孽貽身咎災無以逭

晉書卷一百二十四

晉書卷一百二十四考證

慕容寶載記在位三年卽隆安三年也○綱目寶永康二年卽晉安帝隆安二年兩三字俱誤

慕容盛載記在位三年○綱目晉安帝隆安二年歲在戊戌冬十月稱皇帝至隆安五年辛丑爲段璣所殺則是在位四年也後燕錄亦作在位四年

晉書卷一百二十四考證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載記第二十五

乞伏國仁　乞伏乾歸　乞伏熾磐　馮跋　馮素弗

乞伏國仁隴西鮮卑人也在昔有如弗斯出連叱盧三部自漢北南出大陰山
遇一巨蟲於路狀若神龜大如陵阜乃殺馬而祭之祝曰若善神也便開路惡
神也遂塞不通俄而不見乃有一小兒在焉時又有乞伏部有老父無子者請
養為子衆咸許之老父欣然自以有所依憑字之曰紇干紇干者夏言依倚也
年十歲驍勇善騎射彎弓五百斤四部服其雄武推為統主號之曰乞伏可汗
託鐸莫何託鐸者言非神非人之稱也其後有祐鄰者即國仁五世祖也泰始
初率戶五千遷于夏緣部衆稍盛鮮卑鹿結七萬餘落屯于高平川與祐鄰迭
相攻擊鹿結敗南奔略陽祐鄰盡并其衆因居高平川祐鄰死子結權立徙于
牽屯結權死子利那立擊鮮卑吐賴于烏樹山討尉遲渴權于大非川收衆三
萬餘落利那死弟祁埿立祁埿死利那子述延立討鮮卑莫侯于苑川大破之
降其衆二萬餘落因居苑川以叔父軻埿為師傅委以國政斯引烏埿為左輔
將軍鎮葉園川出連高胡為右輔將軍鎮至便川叱盧那胡為率義將軍鎮牽
屯山述延死子傉大寒立會石勒滅劉曜懼而遷于麥田元孤山大寒死子司
繁立始遷于度堅山尋為苻堅將王統所襲部衆叛降于統司繁歎謂左右曰
智不距敵德不撫衆劍騎未交而本根已敗見衆分散勢亦難全若奔諸部必
不我容吾將為呼韓邪之計矣乃詣統降于堅堅大悅署為南單于留之長安
以司繁叔父吐雷為勇士護軍撫其部衆俄而鮮卑勃寒侵斥隴右堅以司繁
為使持節都督討西胡諸軍事鎮西將軍以討之勃寒懼而請降司繁遂鎮勇
士川甚有威惠司繁卒國仁代鎮及堅興壽春之役徵為前將軍領先鋒騎會
國仁叔父步頹叛於隴西堅遣國仁還討之步頹聞而大悅迎國仁於路國仁
置酒高會攘袂大言曰苻氏往因趙石之亂遂妄竊名號窮兵極武跨僭八州
疆宇既寧宜綏以德方虛廣威聲勤心遠略騷動蒼生疲弊中國違天怒人將
何以濟且物窮則虧禍盈而覆者天之道也以吾量之是役也難以免矣當與
諸君成一方之業及堅敗歸乃招集諸部有不附者討而并之衆至十餘萬及
堅為姚萇所殺國仁謂其豪帥曰苻氏以高世之姿而困於烏合之衆可謂天
也夫守常迷運先達恥之見幾而作英豪之舉吾雖薄德藉累世之資豈可覩
時來之運而不作乎以孝武太元十年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領秦河二
州牧建元曰建義以其將乙旃音埿為左相屋引出支為右相獨孤匹蹄為左
輔武羣勇士為右輔弟乾歸為上將軍自餘拜授各有差置武城武陽安固武
始漢陽天水略陽漒川甘松匡明白馬苑川十二郡築勇士城以居之鮮卑匹
蘭率衆五千降明年南安祕宜及諸羌虜來擊國仁四面而至國仁謂諸將曰
先人有奪人之心不可坐待其至宜抑威餌敵羸師以張之軍法所謂怒我而
怠寇也於是勒衆五千襲其不意大敗之祕宜奔還南安尋與其弟莫侯悌率
衆三萬餘戶降於國仁各拜將軍刺史苻登遣使者署國仁使持節大都督都
督雜夷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苑川王國仁率騎三萬襲鮮卑大人密貴裕苟
提倫等三部於六泉高平鮮卑沒奕于東胡金熙連兵來襲相遇于渴渾川大
戰敗之斬級三千獲馬五千匹沒奕于及熙奔還三部震懼率衆迎降署密貴
建義將軍六泉侯裕苟建忠將軍蘭泉侯提倫建節將軍鳴泉侯國仁建威將
軍叱盧烏孤跋擁衆叛保牽屯山國仁率騎七千討之斬其部將叱羅侯降者
千餘戶跋大懼遂降復其官位因討鮮卑越質叱黎于平襄大破之獲其子詰
歸弟子復半及部落五千餘人而還太元十三年國仁死在位四年僞謚宣烈
王廟號烈祖

乾歸國仁弟也雄武英傑沉雅有度量國仁之死也其羣臣咸以國仁之子公
府沖幼宜立長君乃推乾歸為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河南王赦其境內改元
曰太初立其妻邊氏為王后以出連乞都為丞相鎮南將軍南梁州刺史悌眷
為御史大夫自餘封拜各有差遂遷于金城太元十四年苻登遣使署乾歸大
將軍大單于金城王南羌獨如率衆七千降之休官阿敦侯年二部各擁五千
餘落據牽屯山為其邊害乾歸討破之悉降其衆於是擊拔邊厭吐谷渾大人

視羅遣使貢方物鮮卑豆留犍叱豆渾及南丘鹿結并休官曷呼奴盧水尉地跋並率衆降于乾歸皆署其官爵隴西太守越質詰歸以平襄叛自稱建國將軍右賢王乾歸擊敗之詰歸東奔隴山旣而擁衆來降乾歸妻以宗女署立義將軍苻登將沒奕干遣使結好以二子爲質請討鮮卑大兜國乾歸乃與沒奕干攻大兜於安陽城大兜退固鳴蟬堡乾歸攻陷之遂還金城爲呂光弟寶所攻敗於鳴雀峽退屯青岸寶進逼乾歸乾歸使其將彭奚念斷其歸路躬貫甲胄逆戰敗之寶及將士投河死者萬餘人苻登遣使署乾歸假黃鉞大都督隴右河西諸軍事左丞相大將軍河南王領秦梁益涼沙五州牧加九錫之禮時登爲姚興所逼遣使請兵進封乾歸梁王命置官司納其妹東平長公主爲梁王后乾歸遣其前將軍乞伏益州冠軍翟瑥率騎二萬救之會登爲興所殺乃還師氐王楊定率步騎四萬伐之乾歸謂諸將曰楊定以勇虐聚衆窮兵遐欲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定之此役殆天以之賚我也於是遣其涼州牧乞伏軻殫秦州牧乞伏益州立義將軍詰歸距之定敗益州於平川軻殫詰歸引衆而退翟瑥奮劍諫曰吾王以神武之姿開基隴右東征西討靡不席卷威振秦梁聲光巴漢將軍以維城之重受閫外之寄宜宣力致命輔寧家國秦州雖敗二軍猶全奈何不恐赴救便逆奔散何面目以見王乎昔項羽斬慶子以寧楚胡建戮監軍以成功將軍之所聞也瑥識才非古人敢忘項氏之義乎軻殫曰向所以未赴秦州者未知衆心何如耳敗不相救軍罰所先敢自寧乎乃率騎赴之益州詰歸亦勒衆而進大敗定斬定及首虜萬七千級於是盡有隴西巴西之地太元十七年赦其境內殊死已下署其長子熾磐領尚書令左長史邊芮爲尚書左僕射右長史祕宜爲右僕射翟瑥爲吏部尚書翟勍爲主客尚書杜宣爲兵部尚書王松壽爲民部尚書樊謙爲三公尚書方弘麴景爲侍中自餘拜授一如魏武晉文故事猶稱大單于大將軍楊定之死也天水姜乳襲據上邽於是遣乞伏益州討之邊芮王松壽言於乾歸曰益州以懿弟之親屢有戰功矜於累勝常有驕色若其過寇必將易之且未宜專任示有所先乾歸曰益州驍勇善御衆諸將莫有及之者但恐其專擅耳若以重佐輔之當無慮也於是以北平韋乾爲長史散騎常侍務和爲司馬至大寒嶺益州恃勝自矜不爲部陣命將士解甲游畋縱飲令曰敢言軍事者斬乾等諫曰王以將軍親重故委以專征之任庶能摧彼凶醜以副具瞻賊已垂逼奈何解甲自寬宴安酖毒竊爲將軍危之益州曰乳以烏合之衆聞吾至理應逃竄今乃與吾決戰者斯成擒也吾自擒之有方卿等不足慮也乳率衆距戰益州果敗乾歸曰孤違蹇叔以至於此將士何爲孤之罪也皆赦之宋虜禿髮如苟率戶二萬降之乾歸妻以宗女呂光率衆十萬將伐乾歸左輔密貴周左衛莫者羖羝言於乾歸曰光旦夕將至陛下以命世雄姿開業洮罕剋翦羣凶威振遐邇將鼓淳風於東夏建八百之鴻慶不忍小屈與姦豎競於一時若機事不捷非國家利也宜遣愛子以退之乾歸乃稱藩於光遣子勑勃爲質旣而悔之遂誅周等乞伏軻殫與乞伏益州不平奔于呂光光又伐之咸勸其東奔成紀乾歸不從謂諸將曰昔曹孟德敗袁本初於官渡陸伯言摧劉玄德於白帝皆以權略取之豈在衆乎光雖舉全州之軍而無經遠之算不足憚也且其精卒盡在呂延延雖勇而愚易以奇策制之延軍若敗光亦遁還衆勝追奔可以得志衆咸曰非所及也隆安元年光遣其子纂伐乾歸使呂延爲前鋒乾歸泣謂曰今事勢窮蹙逃命無所死中求生正在今日涼軍雖四面而至然相去遼遠山河既阻力不周接敗其一軍而衆軍自退乃縱反間稱秦王乾歸衆潰東奔成紀延信之引師輕進果爲乾歸所敗遂斬之禿髮烏孤遣使來結和親使乞伏益州攻剋支陽鸇武允吾三城俘獲萬餘人而還又遣益州與武衞慕容允冠軍翟瑥率騎二萬伐吐谷渾視羆至于度周川大破之視羆遁保白蘭山遣使謝罪貢其方物以子宕豈爲質鮮卑疊掘河內率戶五千自魏降乾歸乾歸所居南景門崩惡之遂還于苑川姚興將姚碩德率衆五萬伐之入自南安峽乾歸次于隴西以距碩德興潛師繼發乾歸聞興將至謂諸將曰吾自開建以來屢摧勍敵乘機藉算舉無遺策今姚興盡中國之師軍勢甚盛山川阻狹無縱騎之地宜引師平川伺其殆而擊之存亡之機在斯一舉卿等戮力勉之若梟翦姚興關中之地盡吾有也於是遣其衞軍慕容允率中軍二萬屯于柏陽鎭軍羅敦將外軍四

萬。還于侯辰谷。乾歸自率輕騎數千候興軍勢。俄而大風昏霧。遂與中軍相失。爲興追軍所逼。入于外軍。旦而交戰。爲興所敗。乾歸遁還宛川。遂走金城。謂諸豪帥曰。吾才非命世。謬爲諸君所推。心存撥亂。而德非時雄。叨竊名器。年踰一紀。負衆致寇。傾喪若斯。今人衆已散。勢不得安。吾欲西保允吾以避其鋒。若方軌西邁。理難俱濟。卿等宜安土降秦。保全妻子。羣下咸曰。昔古公杖策。豳人歸懷。玄德南奔。荆楚襁負。分岐之感。古人所悲。況臣等義深父子。而有心離背。請死生與陛下俱。乾歸曰。自古無不亡之國。廢興命也。苟天未亡我。冀與復有期。德之不建。何爲俱死。公等自愛。吾將寄食以終餘年。於是大哭而別。乃率騎數百馳至允吾。禿髮利鹿孤遣弟傉檀迎乾歸。處之於晉興。南羌梁弋等遣使招之。乾歸將叛。謀洩。利鹿孤遣弟吐雷屯于捫天嶺。乾歸懼爲利鹿孤所害。謂其子熾磐曰。吾不能負荷大業。致茲顛覆。以利鹿孤義兼姻好。冀存脣齒之援。方乃忘義背親。謀人父子。忌吾威名。勢不全立。姚興方盛。吾將歸之。若其俱去。必爲追騎所及。今送汝兄弟及汝母爲質。彼必不疑。吾既在秦。終不害汝。於是送熾磐兄弟於西平。乾歸遂奔長安。姚興見而大悅。署乾歸持節都督河南諸軍事鎮遠將軍河州刺史歸義侯。遣乾歸還鎮宛川。盡以部衆配之。乾歸既至宛川。以邊芮爲長史。王松壽爲司馬。公卿大將已下悉降號爲偏裨。元興元年。熾磐自西平奔長安。姚興以爲振忠將軍興晉太守。遣使者加乾歸散騎常侍左賢王。遣隨興將齊難迎呂隆于河西。討叛羌黨龍頭于滋川。攻楊盛將苻帛于皮氏堡。並剋之。又破吐谷渾將大孩。俘獲萬餘人而還。尋復率衆攻楊盛將楊玉于西陽堡。剋之。既而宛川地震裂生毛。狐雉入于寢內。乾歸甚惡之。姚興慮乾歸終爲西州之患。因其朝也。興留爲主客尚書。以熾磐爲建武將軍行西夷校尉。監撫其衆。熾磐以長安兵亂。將始乃招結諸部一萬七千。築城于嵻峎山以據之。熾磐攻剋枹罕。遣使告之。乾歸奔還宛川。鮮卑悅大堅有衆五千。自龍馬苑降乾歸。乾歸遂如枹罕。留熾磐鎮之。乾歸收衆三萬。還于度堅山。羣下勸乾歸稱王。乾歸以寡弱弗許。固請曰。夫道應符歷。雖廢必興。圖籙所棄。雖成必敗。本初之衆非不多也。魏武運籌。四州瓦解。尋邑之兵非不盛也。世祖龍申。亡新爲虜。固天命不可虛邀。符籙不可妄冀。姚數將終。否極斯泰。乘機撫運。實繫聖人。今見衆三萬。足可以經理秦隴。清蕩洮河。陛下應運再興。四海鶴望。豈宜固守謙沖。不以社稷爲本。願時即大位。允副羣心。乾歸從之。義熙三年。僭稱秦王。赦其境內。改元更始。置百官公卿已下。皆復本位。遣熾磐討論薄地延。師次頓于地。延率衆出降。署爲尚書。徙其部落于宛川。又遣隴西羌昌何攻剋姚興金城郡。以其驍騎乞伏務和爲東金城太守。乾歸復都宛川。又攻剋興略陽南安隴西諸郡。徙二萬五千戶於宛川枹罕。姚興力未能西討。恐更爲邊害。遣使署乾歸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隴西嶺北匈奴雜胡諸軍事征西大將軍河州牧大單于河南王。乾歸方圖河右。權宜受之。遂稱藩於興。遣熾磐與其次子中軍審虔率步騎一萬伐禿髮傉檀。師濟河。敗傉檀太子武臺于嶺南。獲牛馬十餘萬而還。又攻剋興別將姚龍于伯陽堡。王憬于永洛城。徙四千餘戶於宛川。三千餘戶于譚郊。乾歸率步騎三萬征西羌彭利髮于枹罕。師次于奴葵谷。利髮棄其部衆南奔。乾歸遣其將公府追及于清水。斬之。乾歸入枹罕。收羌戶一萬三千。因率騎二萬討吐谷渾支統阿若干于赤水。大破降之。乾歸畋于五溪。有梟集于其手。甚惡之。六年。爲兄子公府所弒。并其諸子十餘人。公府奔固大夏。熾磐與乾歸弟廣武智達陽武木弈干討之。公府走。達等追擒于嵻峎南山。并其四子。轘之於譚郊。葬乾歸于枹罕。僞諡武元王。在位二十四年。

熾磐。乾歸長子也。性勇果英毅。臨機能斷。權略過人。初。乾歸爲姚興所敗。熾磐質於禿髮利鹿孤。後自南平逃而降興。興以爲振忠將軍興晉太守。又拜建武將軍行西夷校尉。留其衆鎮宛川。及乾歸返政。復立熾磐爲太子。領冠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後乾歸稱藩于姚興。興遣使署熾磐假節鎮西將軍左賢王平昌公。尋進號撫軍大將軍。乾歸死。義熙六年。熾磐僭僞位。大赦。改元曰永康。署翟勍爲相國。麴景爲御史大夫。段暉爲中尉。弟延祚爲禁中錄事。樊謙爲司直。罷尚書令僕射尚書六卿侍中散騎常侍黃門郎官。置中左右常侍侍郎各三人。義熙九年。遣其龍驤乞伏智達平東王松壽討吐谷渾樹洛干於澆河。大破之。獲其將呼那烏提。虜三千餘戶而還。又遣其鎮東曇達與松壽

率騎一萬東討破休官權小郎呂破胡于白石川虜其男女萬餘口進據白石城休官降者萬餘人後顯親休官權小成呂奴迦等叛保白坑曇達謂將士曰昔伯珪憑嶮卒有滅宗之禍韓約肆暴終受覆族之誅今小成等逆命白坑宜在除滅王者之師有征無戰專爾輿人戮力勉之衆咸拔劍大呼於是進攻白坑斬小成奴迦及首級四千七百隴右休官悉降遣安北烏地延冠軍翟紹討吐谷渾別統句旁于泣勤川大破之俘獲甚衆熾磐率諸將討吐谷渾別統支旁于長柳川掘達于渴渾川皆破之前後俘獲男女二萬八千僭立十年有雲五色起于南山熾磐以為己瑞大悅謂羣臣曰吾今年應有所定王業成矣於是繕甲整兵以待四方之隙聞禿髮傉檀西征乙弗投劍而起曰可以行矣率步騎二萬襲樂都禿髮武臺憑城距守熾磐攻之一旬而剋遂入樂都諭功行賞各有差遣平遠犍虔率騎五千追傉檀從武臺與其文武及百姓萬餘戶于枹罕傉檀遂降署為驃騎大將軍左南公贈傉檀文武依才銓擢之熾磐既兼傉檀兵強地廣置百官立其妻禿髮氏為王后十一年熾磐攻剋沮渠蒙遜河湟太守沮渠漢平以其左衛匹逵為河湟太守因討降乙弗窟乾而還遣其將曇達王松壽等討南羌彌姐康薄于赤水降之熾磐攻㵽川師次沓中沮渠蒙遜率衆攻石泉以救之熾磐聞而引還遣曇達與其將出連虔率騎五千赴之蒙遜聞曇達至引歸遣使聘于熾磐遂結和親又遣曇達王松壽等率騎一萬伐姚艾于上邽曇達進據蒲水艾距戰大敗之艾奔上邽曇達進屯大利破黃石大羌二戍徙五千餘戶于枹罕令其安東木弈干率騎七千討吐谷渾樹洛干于塞上破其弟阿柴於堯杆川俘獲五千餘口而還洛干奔保白蘭山而死熾磐聞而喜曰此虜矯矯所謂有豕白蹢往歲曇達東征姚艾敗走今木弈干西討黠虜遠逃境宇稍清姦凶方殄股肱惟良吾無患矣於是以曇達為左丞相其子元基為右丞相麴景為尙書令翟紹為左僕射遣曇達元基東討姚艾降之至是乙弗鮮卑烏地延率戶二萬降于熾磐署為建義將軍地延尋死弟他子立以子軻蘭質于西平他子從弟提孤等率戶五千以西還叛于熾磐涼州刺史出連虔遣使喻之提孤等歸降熾磐以提孤姦猾終為邊患稅其部中戎馬六萬匹後二歲而提孤等扇動部落西奔出塞他子率戶五千入居西平先是姚艾叛降蒙遜蒙遜率衆迎之艾叔父儁言於衆曰秦王寬仁有雅度自可安土事之何為從涼主西遷衆咸以為然相率逐艾推儁為主遣使請降熾磐大悅徵儁為侍中中書監征南將軍封隴西公邑一千戶使征西他子討吐谷渾覓地于弱水南大破之覓地率衆六千降於熾磐署為弱水護軍遣其左衛匹逵建威梯君等討彭利和于㵽川大破之利和單騎奔仇池獲其妻子徙羌豪三千戶于枹罕㵽川羌三萬餘戶皆安堵如故元熙元年立其第二子暮末為太子領撫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大赦境內改元曰建弘其臣佐等多所封授熾磐在位七年而宋氏受禪以宋元嘉四年死子暮末嗣僞位在位三年為赫連定所殺始國仁以孝武太元十年僭位至暮末四世凡四十有六載而滅

史臣曰夫天地閉大祲生雲雷屯羣凶作自晉室遘孽胡兵肆禍封域無紀干戈是務國仁除山遺噍難以義服伺我阽危長其陵暴向使偶欽明之運遭雄略之主已當羈魂沙漠請命藁街豈暇竊據近郊經綸王業者也乾歸智不及遠而以力詐自矜陷呂延之師姦謀潛斷俘視羆之衆威策退舉便欲奄拼隴之餘卒窺崤函之奧區秣疲馬而宵征藉勍敵而朝食既而控弦鳴鏑厥志未逞沮岸崩山其功已喪履重氛於外難幸以計全貽巨釁於蕭牆終成凶禍宜哉熾磐叱咤風雲見幾而動牢籠儁傑決勝多奇故能命將掩澆河之酋臨戎襲樂都之地不盈數載遂隆僞業覽其遺業蓋亦有道乎

馮跋

馮跋字文起長樂信都人也小字乞直伐其先畢萬之後也萬之子孫有食采馮鄉者因以氏焉永嘉之亂跋祖父和避地上黨父安雄武有器量慕容永時為將軍永滅跋東徙和龍家于長谷幼而懿重少言寬仁有大度飲酒一石不亂三弟皆任俠不脩行業惟跋恭慎勤於家產父母器之所居上每有雲氣若樓閣時咸異之嘗夜見天門開神光赫然燭於庭內及慕容寶僭號署中衛將軍跋弟素弗與從兄萬泥及諸少年游于水濱有一金龍浮水而下素弗謂

萬泥曰順有見否萬泥等皆曰無所見也乃取龍而示之咸以爲非常之瑞慕容熙聞而求焉秉弗秘之熙怒及即僞位密欲誅跋兄弟其後跋又犯熙禁懼禍乃與其諸弟逃于山澤每夜獨行猛獸常爲避路時賦役繁數人不堪命跋兄弟謀曰熙今昏虐兼忌吾兄弟既還首無路不可坐受誅滅當及時而起立公侯之業事若不成死其晚乎遂與萬泥等二十二人結謀跋與二弟乘車使婦人御潛入龍城匿于北部司馬孫護之室遂殺熙立高雲爲主雲署跋爲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武邑公跋饑羣寮怨有血流其左臂跋惡之從事中郎王垂因說符命之應跋戒其勿言雲爲其幸臣離班桃仁所殺跋升洪光門以觀變帳下督張泰李桑謂跋曰此豎勢何所至請爲公斬之於是奮劍而下桑斬班于西門泰殺仁于庭中衆推跋爲主跋曰范陽公素弗才略不恆志於靖亂掃清凶桀皆公勳也素弗辭曰臣聞父兄之有天下傳之於子弟未聞子弟藉父兄之業而先之今鴻基未建危甚綴旒天工無曠業繫大兄願上順皇天之命下副元元之心羣臣固請乃許之於是以太元二十年乃僭稱天王于昌黎而不徙舊號即國曰燕赦其境內建元曰太平分遣使者巡行郡國觀察風俗追尊祖和爲元皇帝父安爲宣皇帝尊母張氏爲太后立妻孫氏爲王后子永爲太子署弟素弗爲侍中車騎大將軍錄尚書事弘爲侍中征東大將軍尚書右僕射汲郡公從兄萬泥爲驃騎大將軍幽平二州牧務銀提爲上大將軍遼東太守孫護爲侍中尚書令陽平公張興爲衛將軍尚書左僕射永寧公郭生爲鎮東大將軍領右衛將軍陳留公從兄子乳陳爲征西大將軍并青二州牧上谷公姚昭爲鎮南大將軍司隸校尉上黨公馬弗勤爲吏部尚書廣宗公王難爲侍中撫軍將軍潁川公自餘拜授文武進位各有差尊而萬泥抗表請代跋曰猥以不德謬爲羣賢所推思與兄弟同兹休戚今方難未寧維城任重非明德懿親孰克居也且折衝禦侮爲國藩屏雖有他人不如我弟兄豈得如所陳也於是加開府儀同三司義熙六年跋下書曰昔高祖爲義帝舉哀天下歸其仁吾與高雲義則君臣恩踰兄弟其以禮葬雲及其妻子立雲廟於韮町置園邑二十家四時供薦初跋之

立也萬泥乳陳自以親而有大功謂當入爲公輔跋以二藩任重因而弗徵並有憾焉乳陳性粗獷勇氣過人密遣告萬泥曰乳陳有至謀願與叔父圖之萬泥遂奔白狼阻兵以叛跋遣馮弘與將軍張興將步騎二萬討之弘遣使諭之曰昔者兄弟乘風雲之運撫翼而起羣公以天地所鍾人望攸繫推逼主上光踐寶位裂土疏爵當與兄弟共之奈何欲尋干戈於蕭牆棄友于而爲闕伯過貴能改善莫大焉宜舍茲嫌同獎王室萬泥欲降乳陳按劍怒曰大丈夫死生有命決之于今何謂降也遂剋期出戰興謂弘曰賊明日出戰今夜必來驚我營宜命三軍以備不虞弘乃密嚴人課草十束畜火伏兵以待之是夜乳陳果遣壯士千餘人來斫營衆火俱起伏兵邀擊俘斬無遺乳陳等懼而出降弘皆斬之署素弗爲大司馬改封遼西公馮弘爲驃騎大將軍改封中山公跋下書曰自頃多故事難相尋賦役繁苦百姓困窮宜加寬宥務從簡易前朝苛政悉皆除之守宰當垂仁惠無得侵害百姓蘭臺都官明加澄察初慕容熙之敗也工人李訓竊寶而逃貲至巨萬行貨於馬弗勤弗勤以訓爲方略令既而失志之士書之於闕下碑馮素弗言之於跋請免弗勤官仍推罪之跋曰大臣無忠清之節貨財公行於朝雖由吾不明所致弗勤宜肆諸市朝以正刑憲但大業草創彝倫未敘弗勤拔自寒微未有君子之志其特原之李訓小人汙辱朝士可東市考竟於是上下肅然請賕路絕蠕蠕斛律遣使求跋女僞樂浪公主獻馬三千匹跋命其羣下議之素弗等議曰前代舊事皆以宗女妻六夷宜許以妃嬪之女樂浪公主不宜下降非類跋曰女生從夫千里豈遠朕方崇信殊俗奈何欺之乃許焉遣其遊擊秦都率騎二千送其女歸于蠕蠕庫莫奚虞出庫真率三千餘落請交市獻馬千匹許之處之於營丘分遣使者巡行郡國孤老久病不能自存者賑穀帛有差孝悌力田閨門和順者皆褒顯之昌黎郝越營丘張買成周刁溫渤海何纂以賢良皆擢敘之遣其太常丞劉軒徙北部人五百戶于長谷爲祖父園邑以其太子永領大單于置四輔跋勵意農桑勤心政事乃下書省徭薄賦墮農者戮之力田者褒賞命尚書紀達爲之條制每遣守宰必親見東堂問爲政事之要令極言無隱以觀其志於是朝野競勸焉先

是河間人褚匡言於跋曰陛下至德應期龍飛東夏舊邦宗族傾首朝陽以日為歲若聽臣往迎致之不遠跋曰隔絕殊域阻迴數千將何可致也匡曰章武郡臨海船路甚通出於遼西臨渝不為難也跋許之署匡游擊將軍中書侍郎厚加資遣匡尋與跋從兄買從弟睹自長樂率五千餘戶來奔署買為衞尉封城陽伯睹為太常高城伯契丹庫莫奚降署其大人為歸善王跋又下書曰今疆宇無虞百姓寧業而田畝荒穢有司不隨時督察欲令家給人足不亦難乎桑柘之益有生之本此土少桑人未見其利可令百姓人殖桑一百根柘二十根又下書曰聖人制禮送終有度重其衣衾厚其棺槨將何用乎人之亡也精魂上歸於天骨肉下歸於地朝終夕壞無寒煖之期衣以錦繡服以羅紈寧有知哉厚於送終貴而改葬皆無益亡者有損於生是以祖考因舊立廟皆不改營陵寢申下境內自今皆令奉之魏使耿貳至其國跋遣其黃門郎常陋迎之於道貳為不稱臣怒而不見及至跋又遣陋勞之貳忿而不謝跋散騎常侍申秀言於跋曰陛下接貳以禮而敢驕蹇若斯不可容也中給事馮懿以傾佞有幸又盛稱貳之陵慠以激跋跋曰亦各其志也匹夫尚不可屈況一方之主乎請幽而降之跋乃留貳不遣是時井竭三日而復其尚書令孫護里有犬與豕交護見而惡之召太史令閔尚筮之尚曰犬豕異類而交違性失本其於洪範為犬禍將執亂失衆以至敗亡明公位極冢宰遐邇具瞻諸弟並封列侯貴傾王室妖見里庭不為他也願公戒滿盈之失脩尚恭儉則妖怪可消永享元吉護默然不悅昌黎尹孫伯仁護弟叱支叱支弟乙拔等俱有才力以驍勇聞跋之立也並冀開府而跋未之許由是有怨言每於朝饗之際常拔劍擊柱曰興建大業有功力焉而滯於散將豈是漢祖河山之義乎跋怒誅之進護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以慰之護自三弟誅後常怏怏有不悅之色跋怒酖之尋而遼東太守務銀提自以功在孫護張興之右而出為邊郡抗表有恨言密謀外叛跋怒殺之跋下書曰武以平亂文以經務寧國濟俗實所憑焉自頃喪難禮崩樂壞閭閻絕諷誦之音後生無庠序之教子衿之歎復興于今豈所以穆章風化崇闡斯文可營建太學以長樂劉軒營丘張熾成周翟崇為博士郎中備二千石已下子弟年十三已上教之跋弟丕先是因亂投於高句驪跋迎致之至龍城以為左僕射常山公蠕蠕斛律為其弟大但所逐盡室奔跋乃館之於遼東郡待之以客禮跋納其女為昭儀時三月不雨至于夏五月斛律上書請還塞北跋曰棄國萬里又無內應若以彊兵相送糧運難繼少也勢不能固且千里襲國古人為難況數千里乎斛律固請曰不煩大衆願給騎三百足矣得達勑勤國人必欣而來迎乃許之遣單于前輔萬陵率騎三百送之陵憚遠役至黑山殺斛律而還晉青州刺史申永遣使浮海來聘跋乃使其中書郎李扶報之蠕蠕大但遣使獻馬三千匹羊萬口有赤氣四塞太史令張穆言於跋曰兵氣也今大魏威制六合而聘使斷絕自古未有鄰國接境不通和好違義怒鄰取亡之道宜還前使修和結盟跋曰吾當思之尋而魏軍大至遣單于右輔古泥率騎候之去城十五里遇軍奔還又遣其將姚昭皇甫軌等距戰軌中流矢死魏以有備引還跋境地震山崩洪光門鸛雀折又地震右寢壞跋問閔尚曰比年屢有地動之變卿可明言其故尚曰地陰也主百姓震有左右比震皆向右臣懼百姓將西移跋曰吾亦甚慮之分遣使者巡行郡國問所疾苦孤老不能自存者賜以穀帛有差跋立十一年至是元熙元年也此後事入于宋至元嘉七年死弟弘殺跋子翼自立後為魏所伐東奔高句驪居二年高句驪殺之始跋以孝武太元二十年僭號至弘二世凡二十有八載

馮素弗跋之長弟也慷慨有大志姿貌魁偉雄傑不羣任俠放蕩不修小節故時人未之奇惟王齊異焉曰撥亂才也惟交結時豪為務不以產業經懷弱冠自詣慕容熙尚書左丞韓業請婚業怒而距之復求尚書郎高邵女邵亦弗許南宮令成藻豪俠有高名素弗造焉藻命門者勿納素弗遙入與藻對坐旁若無人談飲連日藻始奇之曰吾遠求騏驥不知近在東鄰何識子之晚也當世俠士莫不歸之及熙僭號為侍御郎小帳下督跋之僞業素弗所建也及為宰輔謙虛恭慎非禮不動雖廝養之賤皆與之抗禮車服屋宇務於儉約脩己率下百僚憚之初為京尹及鎮營丘百姓歌之嘗請韓業曰君前既不顧今將自取何如業拜而陳謝素弗曰既往之事豈復與君計之然待業彌厚好存亡繼

絶中拔萃門府侍中陽哲曰秦趙勳臣子弟今何在乎哲曰皆在中州惟桃豹孫鮮在焉焉弟召爲左常侍論者歸其有宰衡之度跋之七年死跋哭之哀慟比葬七臨之

史臣曰自五胡縱慝九域淪胥帝里神州遂混之於荒裔竊名寶位咸假之於雜種書謂戎狄凶暴未窺道德敢天擅命抑乃其常而馮跋出自中州有殊醜類因鮮卑之昏虐亦盜名於海隅然其遷徙之餘少非雄傑幸以寬厚爲衆所推初雖砥礪終罕成德書史稱其信惑妖祀斥黜諫臣無開馭之才異經決之士信矣速禍致寇實謂在茲猶能撫育黎甿保守疆宇發號施令二十餘年豈天意乎非人事也

贊曰國仁驍武乾歸勇悍嬌嬌熾磐臨機能斷孰謂獯虜亦懷沉算文起常才憑時叛換咸竊大寶爲我多難

晉書卷一百二十五

晉書卷一百二十五考證

乞伏乾歸載記太元十四年苻登遣使署乾歸大將軍大單于○十四年綱目作十三年

隆安元年光遣其子纂伐乾歸○隆安各本譌建安今從西秦錄改正

義熙三年僭稱秦王赦其境內改元更始○綱目晉安帝義熙三年歲在丁未春正月秦以乞伏乾歸爲主客尚書五年乞伏乾歸自秦逃歸秋七月西秦復稱王與此互異

乞伏熾磐載記以其左衛匹達爲河湟太守○匹監本訛四今從下文遣其左衛匹達改正

馮跋載記凡二十有八載○上文稱跋以孝武太元二十年乙未僭號則距丙子爲三十九年豈止二十有八載哉北燕錄跋僭號太平元年歲在己酉至亡之歲歲在丙子計其年數爲二十八載與歷代甲子圖合

晉書卷一百二十五考證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載記第二十六

禿髮烏孤　禿髮利鹿孤　禿髮傉檀

禿髮烏孤河西鮮卑人也其先與後魏同出八世祖匹孤率其部自塞北遷于河西其地東至麥田牽屯西至濕羅南至澆河北接大漠匹孤卒子壽闐立初壽闐之在孕母胡掖氏因寢而產於被中鮮卑謂被為禿髮因而氏焉壽闐卒孫樹機能立壯果多謀略泰始中殺秦州刺史胡烈於萬斛堆敗涼州刺史蘇愉于金山盡有涼州之地武帝為之旰食後為馬隆所敗部下殺之以降從弟務丸立死孫推斤立死子思復鞬立部眾稍盛烏孤即思復鞬之子也及嗣位務農桑修鄰好呂光遣使署為假節冠軍大將軍河西鮮卑大都統廣武縣侯烏孤謂諸將曰呂氏遠來假授當可受不眾咸曰吾士眾不少何故屬人烏孤將從之其將石真若留曰今本根未固理宜隨時光德刑修明境內無虞若致死於我者大小不敵後雖悔之無所及也不如受而遵養之以待其釁耳烏孤乃受之烏孤討乙弗折掘二部大破之遣其將石亦干築廉川堡以都之烏孤登廉川大山泣而不言石亦干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大王所為不樂者將非呂光乎光年已衰老師徒屢敗今我以士馬之盛保據大川乃可以一擊百光何足懼也烏孤曰光之衰老亦吾所知但我祖宗以德懷遠殊俗憚威盧陵契汗萬里委順及吾承業諸部背叛邇既乖違遠何以附所以泣耳其將苻渾曰大王何不振旅誓眾以討其罪烏孤從之大破諸部呂光封烏孤廣武郡公又討意云鮮卑大破之光又遣使署烏孤征南大將軍益州牧左賢王烏孤謂使者曰呂王昔以專征之威遂有此州不能以德柔遠惠安黎庶諸子貪淫三甥肆暴郡縣土崩下無生賴吾安可違天下之心受不義之爵帝王之起豈有常哉無道則滅有德則昌吾將順天人之望為天下主留其鼓吹羽儀謝其使而遣之隆安元年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西平王赦其境內年號太初曜兵廣武攻剋金城光遣將軍竇苟來伐戰于街亭大敗之降光樂都湟河澆河三郡嶺南羌胡數萬落皆附之光將楊軌王乞基率戶數千來奔烏孤更稱武威王後二歲徙于樂都署弟利鹿孤為驃騎大將軍西平公鎮安夷傉檀為車騎大將軍廣武公鎮西平以楊軌為賓客金石生時連珍四夷之豪儁陰訓郭倖西川之德望楊統楊貞衛殷麴丞明郭黃郭奮史暠鹿嵩文武之秀傑梁昶韓疋張昶郭韶中州之才令金樹薛翹趙振王忠趙晁蘇霸秦雍之世門皆內居顯位外宰郡縣官方授才咸得其所烏孤從容謂其羣下曰隴右區區數郡地耳因其兵亂分裂遂至十餘乾歸擅命河南段業阻兵張掖虐氐假息偷據姑臧吾藉父兄遺烈思廓清西夏兼弱攻昧三者何先楊統進曰乾歸本我所部終必歸服段業儒生才非經世權臣擅命制不由己千里伐人糧運懸絕且與我隣好許以分災共患乘其危弊非義舉也呂光衰老嗣紹沖闇二子纂弘雖頗有文武而內相猜忌若天威臨之必應鋒瓦解宜遣車騎鎮浩亹鎮北據廉川乘虛迭出多方以誤之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纂疲於奔命人不得安其農業兼弱攻昧於是乎在不出二年可以坐定姑臧姑臧既拔二寇不待兵戈自然服矣烏孤然之遂陰有吞并之志段業為呂纂所侵遣利鹿孤救之纂懼燒氐池張掖穀麥而還以利鹿孤為涼州牧鎮西平遣傉檀入錄府國事是歲烏孤因酒墜馬傷脅笑曰幾使呂光父子大喜俄而患甚顧謂羣下曰方難未靜宜立長君言終而死在王位三年偽謚武王廟號烈祖弟利鹿孤立

利鹿孤以隆安三年即偽位赦其境內殊死已下又徙居于西平使記室監麴梁明聘于段業業曰貴主先王創業啟運功高先世宜為國之太祖有子何為不立梁明曰有子羌奴先王之命也業曰昔成王弱齡周召作宰漢昭八歲金霍夾輔雖嗣子沖幼而二叔休明左提右挈不亦可乎明曰宋宣能以國讓春秋美之孫伯符委事仲謀終開有吳之業且兄終弟及殷湯之制也亦聖人之格言萬代之通式何必胤己為是紹兄為非業曰美哉使乎之義也利鹿孤聞呂光死遣其將金樹蘇翹率騎五千屯于昌松漢口既逾年赦其境內改元曰建和二千石長吏清高有惠化者皆封亭侯關內侯呂纂來伐使傉檀距之纂

士卒精銳進度三堆三軍擾懼傉檀下馬據胡床而坐士衆心乃始安與纂戰敗之斬二千餘級纂西擊段業傉檀率騎一萬乘虛襲姑臧纂弟緯守南北城以自固傉檀置酒于朱明門上鳴鐘鼓以饗將士耀兵于青陽門虜八千餘戶而歸乞伏乾歸爲姚興所敗率騎數百來奔處之晉興待以上賓之禮乾歸遣子謙等質于西平鎮北將軍俱延言於利鹿孤曰乾歸本我之屬國妄自尊立理窮歸命非有款誠若奔東秦必引師西侵非我利也宜徙於乙弗之閒防其越逸之路利鹿孤曰吾方弘信義以收天下之心乾歸投誠而徙之四海將謂我不可以誠信託也俄而乾歸果奔于姚興利鹿孤謂延曰不用卿言乾歸果叛卿爲吾行也延追乾歸至河不及而還利鹿孤立二年龍見于長寧麒麟游于綏羌於是羣臣勸進以隆安五年僭稱河西王其將鍮勿崙進曰昔我先君肇自幽朔被髮左袵無冠冕之儀遷徙不常無城邑之制用能中分天下威振殊境今建大號誠順天心然寧居樂土非貽厥之規倉府粟帛生敵人之志且首兵始號事必無成陳勝項籍前鑒不遠宜置晉人於諸城勸課農桑以供軍國之用我則習戰法以誅未賓若東西有變長算以縻之如其敵強於我徙而以避其鋒不亦善乎利鹿孤然其言於是率師伐呂隆大敗之獲其右僕射楊桓傉檀謂之曰安寢危邦不思擇木老爲囚虜豈曰智也桓曰受呂氏厚恩位忝端貳雖洪水滔天猶欲濟彼俱溺實恥爲叛臣以見明主傉檀曰卿忠臣也以爲左司馬利鹿孤謂其羣下曰吾無經濟之才忝承業統自負乘在位三載于茲雖夙夜惟寅思弘道化而刑政未能允中風俗尚多凋弊戎車屢駕無闢境之功務進賢彥而下猶蓄滯豈所任非才將吾不明所致也二三君子其極言無諱吾將覽焉祠部郎中史暠對曰古之王者行師以全軍爲上破國次之拯溺救焚東征西怨今不以綏寧爲先惟以徙戶爲務安土重遷故有離叛所以斬將剋城土不加廣今取士拔才必先弓馬文章學藝爲無用之條非所以來遠人垂不朽也孔子曰不學禮無以立宜建學校開庠序選耆德碩儒以訓胄子利鹿孤善之於是以田玄沖趙誕爲博士祭酒以教胄子時利鹿孤雖僭位尚臣姚興楊桓兄經佐命姚萇早死興聞桓有德望徵之利鹿孤餞桓于城

東謂之曰本期與卿共成大業事乖本圖分岐之感實情深古人但鯤非溟海無以運其軀鳳非脩梧無以晞其翼卿有佐時之器夜光之寶當振纓雲閣耀價連城區區河右未足以逞卿才力善勖日新以成大美桓泣曰臣往事呂氏情節不建陛下宥臣於俘虜之中顯同賢舊每希攀龍附鳳立尺寸之功龍門既開而臣違離公衡之戀豈曰忘之利鹿孤爲之流涕遣傉檀又攻呂隆昌松太守孟禕于顯美剋之傉檀執禕而數之曰見幾而作賞之所先守迷不變刑之所及吾方耀威玉門掃平秦隴卿固守窮城稽淹王憲國有常刑於分甘乎禕曰明公開翦河右聲播宇內文德以綏遠人威武以懲不恪況禕蕞爾敢距天命釁鼓之刑禕之分也但忠於彼者亦忠於此荷呂氏厚恩受藩屏之任明公至而歸命恐獲罪於執事惟公圖之傉檀大悅釋其縛待以客禮徙顯美麗靬二千餘戶而歸嘉禕忠烈拜左司馬禕請曰呂氏將亡聖朝之并河右昭然已定但爲人守而不全復忝顯任竊所未安明公之恩聽禕就戮於姑臧死且不朽傉檀義而許之呂隆爲沮渠蒙遜所伐遣使乞師利鹿孤引羣下議之尚書左丞婆衍崙曰今姑臧饑荒殘弊穀石萬錢野無青草資食無取蒙遜千里行師糧運不屬使二寇相殘以乘其釁若蒙遜拔姑臧亦不能守適可爲吾取之不宜救也傉檀曰崙知其一未知其二姑臧今雖虛弊地居形勝河西一都之會不可使蒙遜據之宜在速救利鹿孤曰車騎之言吾之心也遂遣傉檀率騎一萬救之至昌松而蒙遜已退傉檀徙涼澤段冢五百餘家而歸利鹿孤寢疾令曰內外多虞國機務廣其令車騎嗣業以成先王之志在位三年而死葬于西平之東南僞謚曰康王弟傉檀嗣

傉檀少機警有才略其父奇之謂諸子曰傉檀明識幹藝非汝等輩也是以諸兄不以授子欲傳之於傉檀及利鹿孤即位垂拱而已軍國大事皆以委之以元興元年僭號涼王遷于樂都改元曰弘昌初乞伏乾歸之在晉興也以世子熾磐爲質後熾磐逃歸爲追騎所執利鹿孤命殺之傉檀曰臣子逃歸君父振古通義故魏武善關羽之奔秦昭恕頃襄之逝熾磐雖逃叛孝心可嘉宜垂全宥以弘海岳之量乃赦之至是熾磐又奔允街傉檀歸其妻子姚興遣使拜傉

檀車騎將軍廣武公傉檀大城樂都姚興遣將齊難率衆迎呂隆于姑臧傉檀攝昌松魏安二戍以避之興涼州刺史王尚遣主簿宗敞來聘敞父燮呂光時自湟河太守入爲尚書郎見傉檀于廣武執其手曰君神爽宏拔逸氣凌雲命世之傑也必當剋清世難恨吾年老不及見耳以敞兄弟託君至是傉檀謂敞曰孤以常才謬爲尊先君所見稱每自恐有累大人水鏡之明及忝家業竊有懷君子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不圖今日得見卿也敞曰大王仁侔魏祖存念先人雖朱暉眄張堪之孤叔向撫汝齊之子無以加也酒酣語及平生傉檀曰卿魯子敬之儔恨不與卿共成大業耳傉檀以姚興之盛又密圖姑臧乃去其年號罷尚書丞郎官遣參軍關尚聘于興興謂尚曰車騎投誠獻款爲國藩屏擅興兵衆輒造大城爲臣之道固若是乎尚曰王侯設險以自固先王之制也所以安人衛衆預備不虞車騎僻在遐藩密邇勍寇南則逆羌未賓西則蒙遜跋扈蓋爲國家重門之防不圖陛下忽以爲嫌興笑曰卿言是也傉檀遣其將文支討南羌西虜大破之上表姚興求涼州不許加傉檀散騎常侍增邑二千戶傉檀於是率師伐沮渠蒙遜次于氐池蒙遜嬰城固守芟其禾苗至於赤泉而還獻興馬三千匹羊三萬頭興乃署傉檀爲使持節都督河右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涼州刺史常侍公如故鎮姑臧傉檀率步騎三萬次于五澗興涼州刺史王尚遣辛晁孟禕彭敏出迎尚出自清陽門鎮南文支入自涼風門宗敞以別駕送尚還長安傉檀曰吾得涼州三千餘家情之所寄唯卿一人奈何捨我去乎敞曰今送舊君所以忠於殿下傉檀曰吾今新牧貴州懷遠安邇之略爲之若何敞曰涼土雖弊形勝之地道由人弘實在殿下段懿孟禕武威之宿望辛晁彭敏秦隴之冠冕裴敏馬輔中州之令族張昶涼國之舊胤張穆邊憲文齊楊班梁崧趙昌武同飛羽以大王之神略撫之以威信農戰並脩文教兼設可以從橫於天下河右豈足定乎傉檀大悅賜敞馬二十匹於是大饗文武於謙光殿班賜金馬各有差遣西曹從事史暠聘于姚興興謂暠曰車騎坐定涼州衣錦本國其德我乎暠曰車騎積德河西少播英問王威未接投誠萬里陛下官方任才量功受職彝倫之常何德之有興曰朕不以涼州授車騎者車騎何從得之暠曰使河西雲擾呂氏顛狽者實由車騎傾其根本陛下雖鴻羅遐被涼州猶在天網之外故征西以周召之重力屈姑臧齊難以王旅之盛勢挫張掖王尚孤城獨守外逼羣狄陛下不達兵十年殫竭中國涼州未易取也今以虛名假人內收大利乃知妙算自天聖與道合雖云遷授蓋亦時宜興悅其言拜騎都尉傉檀讌羣僚于宣德堂仰視而歎曰古人言作者不居居者不作信矣孟禕進曰張文王築城苑繕宮廟爲貽厥之資萬世之業秦師濟河漼然瓦解梁熙據全州之地擁十萬之衆軍敗於酒泉身死於彭濟呂氏以排山之勢王有西夏率土崩離銜璧秦雍寬饒有言富貴無常忽輒易人此堂之建年垂百載十有二主唯信順可以久安仁義可以永固願大王勉之傉檀曰非君無以聞讜言也傉檀雖受制於姚興然車服禮章一如王者以宗敞爲太府主簿錄記室事傉檀僞游澆河襲徙西平湟河諸羌三萬餘戶于武興番禾武威昌松四郡徵集戎夏之兵五萬餘人大閱于方亭遂伐沮渠蒙遜入西陝蒙遜率衆來距戰于均石爲蒙遜所敗傉檀率騎二萬運穀四萬石以給西郡蒙遜攻西郡陷之其後傉檀又與赫連勃勃戰于陽武爲勃勃所敗將佐死者十餘人傉檀與數騎奔南山幾爲追騎所得傉檀懼東西寇至徙三百里內百姓入于姑臧國中駭怨屠各成七兒因百姓之擾也率其屬三百人叛傉檀於北城推梁貴爲盟主貴閉門不應一夜衆至數千殿中都尉張猛大言於衆曰主上陽武之敗蓋恃衆故也責躬悔過明君之義諸君何故從此小人作不義之事殿內武旅正爾相尋目前之危悔將無及衆聞之咸散七兒奔晏然殿中騎將白路等追斬之軍諮祭酒梁裒輔國司馬邊憲等七人謀反傉檀悉誅之姚興以傉檀外有陽武之敗內有邊梁之亂遣其尚書郎韋宗來觀釁傉檀與宗論六國從橫之規三家戰爭之略遠言天命廢興近陳人事成敗機變無窮辭致清辯宗出而歎曰命世大才經綸名教者不必華宗夏士撥煩理亂澄氣濟世者亦未必八索九丘五經之外冠冕之表復自有人車騎神機秀發信一代之偉人由余日磾豈足爲多也宗還長安言於興曰涼州雖殘弊之後風化未頹傉檀權詐多方憑山河之固未可圖也興曰勃勃以烏合之

衆尚能破之吾以天下之兵何足尅也宗曰形移勢變終始殊途陵人者易敗自守者難攻陽武之役傉檀以輕勿勿致敗今以大軍臨之必自固求全臣竊料羣臣無傉檀匹也雖以天威臨之未見其利興不從乃遣其將姚弼及斂成等率步騎三萬來伐又使其將姚顯爲弼等後繼遣傉檀書云遣尚書左僕射齊難討勿勿懼其西逸故令弼等於河西邀之傉檀以爲然遂不設備弼衆至漠口昌松太守蘇霸嬰城固守弼喻霸令降霸曰汝違負盟誓伐委順之藩天地有靈將不祐汝吾寧爲涼鬼何降之有城陷斬霸弼至姑臧屯于西苑州人王鍾宋鍾王娥等密爲內應候人執其使送之傉檀欲誅其元首前軍伊力延侯曰今強敵在外內有姦豎兵交勢蹙禍難不輕宜悉坑之以安內外傉檀從之殺五千餘人以婦女爲軍賞命諸郡縣悉驅牛羊於野斂成縱兵虜掠傉檀遣其鎮北俱延鎮軍敬歸等十將率騎分擊大敗之斬首七千餘級姚弼固壘不出傉檀攻之未尅乃斷水上流欲以持久斃之會雨甚堰壞弼軍乃振姚顯聞弼敗兼道赴之軍勢甚盛遣射將孟欽等五人挑戰于涼風門弦未及發材官將軍宋益等馳擊斬之顯乃委罪斂成遣使謝傉檀引師而歸傉檀於是僭卽涼王位赦其境內改年爲嘉平置百官立夫人折掘氏爲王后世子武臺爲太子錄尚書事左長史趙晁右長史郭倖爲尚書左右僕射鎮北俱延爲太尉鎮軍敬歸爲司隸校尉自餘封署各有差遣其左將軍枯木駙馬都尉胡康伐沮渠蒙遜掠臨松人千餘戶而還蒙遜大怒率騎五千至于顯美方亭破車蓋鮮卑而還俱延又伐蒙遜大敗而歸傉檀將親率衆伐蒙遜趙晁及太史令景保諫曰今太白未出歲星在西宜以自守難以伐人比年天文錯亂風霧不時惟修德責躬可以寧吉傉檀曰蒙遜往年無狀入我封畿掠我邊疆殘我禾稼吾蓄力待時將報東門之恥今大軍已集卿欲沮衆邪保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使臣主察乾象若見事不言非爲臣之體天文顯然動必無利傉檀曰吾以輕騎五萬伐之蒙遜若以騎兵距我則衆寡不敵兼步而來則舒疾不同救右則擊其左赴前則攻其後終不與之交兵接戰卿何懼乎保曰天文不虛必將有變傉檀怒鏁保而行曰有功當殺汝以徇無功封汝百戶侯旣而蒙遜率衆來距戰于窮泉傉檀大敗單馬奔還景保爲蒙遜所擒讓之曰卿明於天文爲彼國所任違天犯順智安在乎保曰臣匪爲無智但言而不從蒙遜曰昔漢高祖困于平城以婁敬爲功袁紹敗于官渡而田豐爲戮卿策同二子貴主未可量也卿必有婁敬之賞者吾今放卿但恐有田豐之禍耳保曰寡君雖才非漢祖猶不同本初正可不得封侯豈慮禍也蒙遜乃免之至姑臧傉檀謝之曰卿孤之蓍龜也而不能從之孤之深罪封保安亭侯蒙遜進圍姑臧百姓懲東苑之戮悉皆驚散疊掘麥田車蓋諸部盡降于蒙遜傉檀遣使請和蒙遜許之乃遣司隸校尉敬歸及子他爲質歸至胡坑逃還他爲追兵所執蒙遜徙其衆八千餘戶而歸右衛折掘奇鎮據石驢山以叛傉檀懼爲蒙遜所滅又慮奇鎮尅嶺南乃遷于樂都留大司農成公緒守姑臧傉檀始出城焦諶王侯等閉門作難收合三千餘家保據南城諶推焦朗爲大都督龍驤大將軍諶爲涼州刺史降于蒙遜鎮軍敬歸討奇鎮於石驢山戰敗死之蒙遜因尅姑臧之威來伐傉檀遣其安北段苟左將軍雲連乘虛出番禾以襲其後徙三千餘家於西平蒙遜圍樂都三旬不尅遣使謂傉檀曰若以寵子爲質我當還師傉檀曰去否任卿兵勢卿違盟無信何質以供蒙遜怒築室返耕爲持久之計羣臣固請乃以子安周爲質蒙遜引歸吐谷渾樹洛干率衆來伐傉檀遣其太子武臺距之爲洛干所敗傉檀又將伐蒙遜邯川護軍孟愷諫曰蒙遜初幷姑臧凶勢甚盛宜固守伺隙不可妄動不從五道俱進至番和苕藋掠五千餘戶其將屈右進曰陛下轉戰千里前無完陣徙戶資財盈溢衢路宜倍道旋師早度峻險蒙遜善於用兵士衆習戰若輕軍卒至出吾慮表大敵外逼徙戶內攻危之道也衛尉伊力延曰我軍勢方盛將士勇氣自倍彼徒我騎勢不相及若倍道旋師必捐棄資財示人以弱非計也屈右出而告其諸弟曰吾言不用天命也此吾兄弟死地俄而昏霧風雨蒙遜軍大至傉檀敗績而還蒙遜進圍樂都傉檀嬰城固守以子染干爲質蒙遜乃歸久之遣安西紇勃耀兵西境蒙遜侵西平徙戶掠牛馬而還邯川護軍孟愷表鎮南湟河太守文支荒酒慢諫不卹政事傉檀謂伊力延曰今州土傾覆所杖者文支而已將若之何延曰宜召而訓之使改往脩

來。傉檀乃召文支。既到。讓之曰。二兄英姿早世。吾以不才嗣統。不能負荷大業。顛狽如是。胡顏視世。雖存若隕。庶憑子鮮存衞。藉文種復吳。卿之謂也。聞卿唯酒是耽。荒廢署事。吾年已老。卿復若斯。祖宗之業將誰寄也。文支頓首陳謝。邯川人衞章等謀殺孟愷。南啓乞伏熾磐。郭越止之曰。孟君寬以惠下。何罪而殺之。吾寧違衆而死。不負君以生。乃密告之。愷誘章等飲酒。殺四十餘人。愷懼熾磐軍之至。馳告文支。文支遣將軍匹珍赴之。熾磐軍到城。聞珍將至。引歸。蒙遜又攻樂都。二旬不剋而還。鎭南文支以湟河降蒙遜。徙五千餘戶于姑臧。蒙遜又來伐。傉檀以太尉俱延爲質。蒙遜乃引還。傉檀議欲西征乙弗。孟愷諫曰。連年不收。上下飢弊。南逼熾磐。北迫蒙遜。百姓騷動。下不安業。今遠征雖剋。後患必深。不如結盟熾磐。通糴濟難。慰喻雜部。以廣軍資。畜力繕兵。相時而動。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惟陛下圖之。傉檀曰。孤將略地。卿無沮衆。謂其太子武臺曰。今不種多年。內外俱窘。事宜西行。以拯此弊。蒙遜近去。不能卒來。旦夕所慮。唯在熾磐。彼名微衆寡。易以討禦。吾不過一月自足周旋。汝謹守樂都。無使失墜。傉檀乃率騎七千襲乙弗。大破之。獲牛馬羊四十餘萬。熾磐乘虛來襲。撫軍從事中郎尉肅言於武臺曰。今外城廣大。難以固守。宜聚國人於內城。肅等率諸晉人距戰於外。如或不捷。猶有萬全。武臺曰。小賊蕞爾。旦夕當走。卿何慮之過也。武臺懼晉人有二心也。乃召豪望有勇謀者。閉之於內。孟愷泣曰。熾磐不道。人神同憤。愷等進則荷恩重遷。退顧妻子之累。豈有二乎。今事已急矣。人思自效。有何猜邪。武臺曰。吾豈不知子忠。實懼餘人脫生慮表。以君等安之耳。一旬而城潰。安西樊尼自西平奔告傉檀。傉檀謂衆曰。今樂都爲熾磐所陷。男夫盡殺。女婦賞軍。雖欲歸還。無所赴也。卿等能與吾藉乙弗之資。取契汗以贖妻子。是所望也。不爾。卽歸熾磐。便爲奴僕矣。豈忍見妻子在他人抱中。遂引師而西。衆多逃返。遣鎭北段苟追之。苟亦不還。於是將士皆散。惟中軍紇勃。後軍洛肱。安西樊尼。散騎侍郞陰利鹿在焉。傉檀曰。蒙遜熾磐昔皆委質於吾。今而歸之。不亦鄙哉。四海之廣。匹夫無所容其身。何其痛也。蒙遜與吾名齊年比。熾磐姻好少年。俱其所忌。勢皆不濟。與其聚而同死。不如分而或全。樊尼長兄之子。宗部所寄。吾衆在北者戶垂二萬。蒙遜方招懷退邇。存亡繼絕。汝其西也。紇勃洛肱亦與尼俱。吾年老矣。所適不容。寧見妻子而死。遂歸熾磐。惟陰利鹿隨之。傉檀謂利鹿曰。去危就安。人之常也。吾親屬皆散。卿何獨留。利鹿曰。臣老母在家。方寸實亂。但忠孝之義勢不俱全。雖不能西哭沮渠。申包胥之誠。東感秦援。展毛遂之操。負羈靮而侍陛下者。臣之分也。惟願開弘遠猷。審進止之算。傉檀歎曰。知人固未易。人亦未易知。大臣親戚皆棄我去。終始不虧者。惟卿一人。歲寒不凋。見之於卿。傉檀至西平。熾磐遣使郊迎。待以上賓之禮。初。樂都之潰也。諸城皆降于熾磐。傉檀將尉賢政固守浩亹不下。熾磐呼之曰。樂都已潰。卿妻子皆在吾門。孤城獨守。何所爲也。賢政曰。受涼王厚恩。爲國家藩屏。雖知樂都已陷。妻子爲擒。先歸獲賞。後順受誅。然不知主上存亡。未敢歸命。妻子小事。豈足動懷。昔羅憲待命。晉文亮之。文聘後來。魏武不責。邀一時之榮。忘委付之重。竊用恥焉。大王亦安用之哉。熾磐乃遣武臺手書喻政。政曰。汝爲國儲。不能盡節。面縛於人。棄父負君。虧萬世之業。賢政義士。豈如汝乎。既而聞傉檀至左南。乃降。熾磐以傉檀爲驃騎大將軍。封左南公。歲餘。爲熾磐所鴆。左右勸傉檀解藥。傉檀曰。吾病豈宜療邪。遂死。時年五十一。在位十三年。僞諡景王。武臺後亦爲熾磐所殺。傉檀少子保周。臘于破羌。俱延子覆龍。鹿孤孫副周。烏孤孫承鉢。皆奔沮渠蒙遜。久之歸魏。魏以保周爲張掖王。覆龍酒泉公。破羌西平公。副周永平公。承鉢昌松公。烏孤以安帝隆安元年僭立。至傉檀三世。凡十九年。以安帝義熙十年滅。

史臣曰。禿髮累葉酋豪。擅強邊服。控弦玉塞。躍馬金山。候滿月而窺兵。乘折膠而縱鏑。禮容弗被。聲教斯阻。烏孤納苻渾之策。治兵以討不賓。鹿孤從史暠之言。建學而延胄子。遂能開疆河右。抗衡強國。道由人弘。抑此之謂。傉檀承累捷之銳。藉二昆之資。摧呂氏算無遺策。取姑臧兵不血刃。武略雄圖。比蹤前烈。既而叨竊重位。盈滿易期。窮兵以逞其心。繼歷自貽其弊。地奪於蒙遜。勢奴於赫連。覆國喪身。猶爲幸也。昔宋殤好戰。致災於華督。楚靈黷武。取殺於乾谿。異代同亡。其於傉檀見之矣。

贊曰禿髮弟兄擅雄塞表關隴河外清氛西土傉檀傑出驕驁時英窮兵黷武喪國頹業。

晉書卷一百二十六

晉書卷一百二十六考證

禿髮傉檀載記烏孤以安帝隆安元年僭立至傉檀三世凡十九年以安帝義熙十年滅〇歷代甲子圖隆安元年歲在丁酉距十九年當爲義熙十一年乙卯不應稱義熙十年也綱目南涼亡於義熙十年是所云十九年則稱十八年。

晉書卷一百二十六考證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載記第二十七

慕容德

慕容德字玄明皝之少子也母公孫氏夢日入臍中晝寢而生德年未弱冠身長八尺二寸姿貌雄偉額有日角偃月重文博觀羣書性清慎多才藝慕容儁之僭立也封爲梁公歷幽州刺史左衛將軍及暐嗣位改封范陽王稍遷魏尹加散騎常侍俄而苻堅將苻雙據陜以叛堅將苻柳起兵枹罕將應之德勸暐乘釁討堅辭旨慷慨識者言其有遠略暐竟不能用德兄垂甚壯之因共論軍國大謀言必切至垂謂之曰汝器識長進非復吳下阿蒙也枋頭之役德以征南將軍與垂擊敗晉師及垂奔苻堅德坐免職後遇暐敗徙于長安苻堅以爲張掖太守數歲免歸及堅以兵臨江拜德爲奮威將軍堅之敗也堅與張夫人相失慕容暐將護致之德正色謂暐曰昔楚莊滅陳納巫臣之諫而棄夏姬此不祥之人惑亂人主戎事不邇女器秦之敗師當由於此宜掩目而過奈何將衛之也暐不從德馳馬而去之還次滎陽言於暐曰昔句踐棲於會稽終覆吳國聖人相時而動百舉百全天將悔禍故使秦師喪敗宜乘其弊以復社稷暐不納乃從垂如鄴及垂稱燕王以德爲車騎大將軍復封范陽王居中鎮衛參斷政事久之遷司徒于時慕容永據長子有衆十萬垂議討之羣臣咸以爲疑德進曰昔三祖積德遺訓在耳故陛下龍飛不謀而會雖由聖武亦緣舊愛燕趙之士樂爲燕臣也今永既建僞號扇動華戎致令羣豎從橫逐鹿不息宜先除之以一衆聽昔光武馳蘇茂之難不顧百官之疲夫豈不仁機急故也兵法有不得已而用之陛下容得已乎垂笑謂其黨曰司徒議與吾同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吾計決矣遂從之垂臨終勑其子寶以鄴城委德寶既嗣位以德爲使持節都督冀兗青徐荆豫六州諸軍事特進車騎大將軍冀州牧領南蠻校尉鎮鄴罷留臺以都督專總南夏魏將拓拔章攻鄴德遣南安王慕容青等夜擊敗之魏師退次新城青等請擊之別駕韓諄進曰古人先決勝廟堂然後攻戰今魏不可擊者四燕不宜動者三魏懸軍遠入利在野戰一不可擊也深入近畿頓兵死地二不可擊也前鋒既敗後陣方固三不可擊也彼衆我寡四不可擊也官軍自戰其地一不宜動動而不勝衆心難固二不宜動城隍未修敵來無備三不宜動此皆兵家所忌不如深溝高壘以逸待勞彼千里饋糧野無所掠久則三軍靡資攻則衆旅多斃師老釁生詳而圖之可以捷矣德曰韓別駕之言良平之策也於是召青還師魏又遣遼西公賀賴盧率騎與章圍鄴德遣其參軍劉藻請救於姚興且參母兄之問而興師不至衆大懼德於是親饗戰士厚加撫接人感其恩皆樂爲致死會章盧內相乖爭各引軍潛遁章司馬丁建率衆來降言章師老可以敗之德遣將追破章軍人心始固時魏師入中山慕容寶出奔于薊慕容詳又僭號會劉藻自姚興而至與太史令高魯遣其甥王景暉隨藻送玉璽一紐并圖讖祕文曰有德者昌無德者亡德受天命柔而復剛又有謠曰大風蓬勃揚塵埃八井三刀卒起來四海鼎沸中山頹惟有德人據三臺於是德之羣臣議以慕容詳僭號中山魏師盛于冀州未審寶之存亡因勸德即尊號德不從會慕容達自龍城奔鄴稱寶猶存羣議乃止尋而寶以德爲丞相領冀州牧承制南夏德兄子麟自義臺奔鄴因說德曰中山既沒魏必乘勝攻鄴雖糧儲素積而城大難固且人情沮動不可以戰及魏軍未至擁衆南渡就魯陽王和據滑臺而聚兵積穀伺隙而動計之上也魏雖拔中山勢不久留不過驅掠而返人不樂徙理自生變然後振威以援之魏則內外受敵使戀舊之士有所依憑廣開恩信招集遺黎可一舉而取之先是慕容和亦勸德南徙於是許之隆安二年乃率戶四萬車二萬七千乘自鄴將徙于滑臺遇風船沒魏軍垂至衆懼議欲退保黎陽其夕流澌凍合是夜濟師旦魏師至而冰泮若有神焉遂改黎陽津爲天橋津及至滑臺景星見于尾箕漳水得白玉狀若璽於是德依燕元故事稱元年大赦境內殊死已下置百官以慕容麟爲司空領尚書令慕容法爲中軍將軍慕輿拔爲尚書左僕射丁通爲尚書右僕射自餘封授各有差初河閒有麟見慕容麟以爲己瑞及此潛謀爲亂事覺賜死其夏魏將賀賴盧率衆附之至是慕容寶自龍城南奔至黎陽遣其中黃

門令趙思召慕容鍾來迎鍾本首議勸德稱尊號聞而惡之執思付獄駝使白狀德謂其下曰卿等前以社稷大計勸吾攝政吾亦以嗣帝奔亡人神曠主故權順羣議以繫衆望今天方悔禍嗣帝得還吾將具駕奉迎謝罪行闕然後角巾私第卿等以爲何如其黃門侍郎張華進曰夫爭奪之世非雄才不振從橫之時豈懦夫能濟陛下若蹈匹婦之仁捨天授之業威權一去則身首不保何退讓之有乎德曰吾以古人逆取順守其道未足所以中路徘徊悵然未決耳慕輿護請馳問寶虛實德撫涕而遣之乃率壯士數百隨思而北因謀殺寶初寶遣思之後知德攝位懼而北奔護至無所見執思而還德以思閑習典故將任之思曰昔關羽見重曹公猶不忘先主之恩思雖刑餘賤隸荷國寵靈犬馬有心而況人乎乞還就上以明微節德固留之思怒曰周室衰微晉鄭夾輔漢有七國之難實賴梁王殿下親則叔父位則上台不能率先羣后以匡王室而幸根本之傾爲趙倫之事思雖無申胥哭秦之效猶慕君賓不生莽世德怒斬之晉南陽太守閭丘羨寧朔將軍鄧啓方率衆二萬來伐師次管城德遣其中軍慕容法撫軍慕容和等拒之王師敗績德怒法不窮追晉師斬其撫軍司馬斬瓌初苻登既爲姚興所滅登弟廣率部落降於德拜冠軍將軍處之乞活堡會熒惑守東井或言秦當復興者廣乃自稱秦王敗德將慕容鍾時德始都滑臺介于晉魏之間地無十城衆不過數萬及鍾喪師反側之徒多歸於廣德乃留慕容和守滑臺親率衆討廣斬之初寶之至黎陽也和長史李辯勸和納之和不從辯懼謀泄乃引晉軍至管城冀德親率師於後作亂會德不出愈不自安及德此行也辯又勸和反和不從辯怒殺和以滑臺降于魏時將士家悉在城內德將攻之韓範言於德曰魏師已入城據國成資客主之勢翻然復異人情既危不可以戰宜先據一方爲關中之基然後畜力而圖之計之上也德乃止德右衛將軍慕容雲斬李辯率將士家累二萬餘人而出三軍慶悅德謀於衆曰苻廣雖平而撫軍失據進有彊敵退無所託計將安出張華進曰彭城阻帶山川楚之舊都地險人殷可攻而據之以爲基本慕容鍾慕容護封逞韓諱等固勸攻滑臺潘聰曰滑臺四通八達非帝王之居且北通大魏西接彊秦此二國者未可以高枕而待之彭城土曠人稀地平無嶮晉之舊鎮必距王師又密邇江淮水路通浚秋夏霖潦千里爲湖且水戰國之所短吳之所長今雖剋之非久安之計也青齊沃壤號曰東秦土方二千戶餘十萬四塞之固負海之饒可謂用武之國三齊英傑蓄志以待孰不思得明主以立尺寸之功廣固者曹嶷之所營山川阻峻足爲帝王之都宜遣辯士馳說于前大兵繼進于後辟閭渾昔負國恩必翻然向化如其守迷不順大軍臨之自然瓦解既據之後閉關養銳伺隙而動此亦二漢之有關中河內也德猶豫未決沙門朗公素知占候德因訪其所適朗曰敬覽三策潘尚書之議可謂興邦之術矣今歲初長星起于奎婁遂掃虛危而虛危齊之分野除舊布新之象宜先定舊魯巡撫琅邪待秋風戒節然後北轉臨齊天之道也德大悅引師而南兗州北鄙諸縣悉降置守宰以撫之存問高年軍無私掠百姓安之牛酒屬路德遣使喻齊郡太守辟閭渾渾不從遣慕容鍾率步騎二萬擊之德進據琅邪徐兗之士附者十餘萬自琅邪而北迎者四萬餘人德進寇莒城守將任安委城而遁以潘聰鎮莒城鍾傳檄青州諸郡曰隆替有時義列昔經因難啓聖事彰中籙是以宣王龍飛於危周光武鳳起於絕漢斯蓋歷數大期帝王之興廢也自我永康多難長鯨逸網華夏四分黎元五裂逆賊辟閭渾父蔚昔同段龕沮亂淄川太宰東征勦絕凶命渾於覆巢之下蒙全卵之施曾微犬馬識養之心復懷凶父梟禍之志盜據東秦遠附吳越割剝黎元委輸南海皇上應期大命再集矜彼營丘暫阻王略故以七州之衆二十餘萬巡省岱宗問罪齊魯昔韓信以裨將伐齊有征無戰耿弇以偏軍討步剋不移朔況以萬乘之師掃一隅之寇傾山碎卵方之非易孤以不才忝荷先驅都督元戎一十二萬皆烏丸突騎三河猛士奮劍與夕火爭光揮戈與秋月競色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以此衆戰何敵不平昔竇融以河西歸漢榮被於後裔彭寵盜逆漁陽身死於奴隸近則曹嶷駿尾見擒於後趙段龕干紀取滅於前朝此非古今之吉凶已然之成敗乎渾若先迷後悟榮寵有加如其敢抗王師敗滅必無遺燼稷下之雄岱北之士有能斬送渾者賞同佐命脫履機不發必玉石俱摧渾聞德軍將至徙八千餘家入廣固諸

鄴督率徹降於德渾懼將妻子奔于魏德遣射聲校尉劉剛追斬於莒城渾參
軍張瑛常與渾作檄辭多不遜及此德擒而讓之瑛神色自若徐對曰渾之有
臣猶韓信之有蒯通通遇漢祖而蒙恕臣遭陛下而嬰戮比之古人竊爲不幸
防風之誅臣實甘之但恐堯舜之化未弘於四海耳德初善其言後竟殺之德
遂入廣固四年僭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爲建平設行廟於宮南遣使奉
策告成湯進慕容鍾爲司徒慕輿拔爲司空封孚爲左僕射慕輿護爲右僕射
遣其度支尚書封愷中書侍郎封逞觀省風俗所在大饗將士以其妻段氏爲
皇后建立學官簡公卿以下子弟及二品士門二百人爲太學生後因讌其羣
臣酒酣笑而言曰朕雖寡薄恭己南面而朝諸侯在上不驕夕惕於位可方自
古何等主也其青州刺史鞠仲曰陛下中興之聖后少康光武之儔也德顧命
左右賜仲帛千匹仲以賜多爲讓德曰卿知調朕朕不知調卿乎卿飾對非實
故亦以虛言相賞賞不謬加何足謝也韓範進曰臣聞天子無戲言忠臣無妄
對今日之論上下相欺可謂君臣俱失德大悅賜範絹五十匹自是昌言競進
朝多直士矣德母兄先在長安遣平原人杜弘如長安問存否弘曰臣至長安
若不奉太后動止便即西如張掖以死爲效臣父雄年踰六十未沾榮貴乞本
縣之祿以申烏鳥之情張華進曰杜弘未行而求祿要利情深不可使也德曰
吾方散所輕之財招所重之死況爲親尊而可吝乎且弘爲君迎親爲親求祿
雖外如要利內實忠孝乃以雄爲平原令弘至張掖爲盜所殺德聞而悲之厚
撫其妻子明年德如齊城登營丘望晏嬰冢顧謂左右曰禮大夫不逼城葬平
仲古之賢人達禮者也而生居近市死葬近城豈有意乎青州秀才晏謨對曰
孔子稱臣先人平仲賢則賢矣豈不知高其梁豐其禮蓋政在家門故儉以矯
世存居湫隘卒豈擇地而葬乎所以不遠門者猶冀悟平生意也遂以謨從至
漢城陽景王廟讌庶老于申池北登社首山東望鼎足因目牛山而歎曰古無
不死愴然有終焉之志遂問謨以齊之山川丘陵賢哲舊事謨歷對詳辯畫地
成圖德深嘉之拜尚書郎立冶於商山置鹽官於烏常澤以廣軍國之用德故
吏趙融自長安來始具母兄凶問德號慟吐血因而寢疾其司隸校尉慕容達

因此謀反遣牙門皇璆率衆攻端門殿中帥侯赤眉開門應之中黃門孫進扶
德踰城匿於進舍段宏等聞宮中有變勒兵屯四門德入宮誅赤眉等達懼而
奔魏慕容法及魏師戰于濟北之摽榆谷魏師敗績其尚書韓諱上疏曰二寇
逋誅國恥未雪關西爲豺狼之藪揚越爲鴟鴞之林三京社稷鞠爲丘墟四祖
園陵蕪而不守豈非義夫憤歎之日烈士忘身之秋而皇室多難威略未振是
使長蛇弗翦封豕假息人懷憤慨常謂一日之安不可以永久朝夕之逸無卒
歲之憂陛下中興大業務在遵養矜遷垠之失土假長復而不役愍黎庶之息
肩貴因循而不擾斯可以保寧于營丘難以經措于秦越今羣凶僭逆實繁有
徒據我三方伺國瑕釁深宜審量虛實大校成敗養兵厲甲廣農積糧進爲雪
恥討寇之資退爲山河萬全之固而百姓因秦晉之弊迭相蔭冒或百室合戶
或千丁共籍依託城社不懼熏燒公避課役擅爲姦先損風毀憲法所不容但
檢令未宣弗可加戮今宜隱實黎垠正其編貫庶上增皇朝理物之明下益軍
國兵資之用若蒙採納冀裨山海雖遇商鞅之刑悅縮之害所不辭也德納之
遣其車騎將軍慕容鎮率騎三千緣邊嚴防備百姓逃竄以諱爲使持節散騎
常侍行臺尚書巡郡縣隱實得蔭戶五萬八千諱公廉正直所在野次人不擾
焉德大集諸生親臨策試既而饗宴乘高遠矚顧謂其尚書魯邃曰齊魯固多
君子當昔全盛之時接慎巴生淳于鄒田之徒蔭修檐臨清沼馳朱輪佩長劍
恣非馬之雄辭奮談天之逸辯指麾則紅紫成章俛仰則丘陵生韻至於今日
荒草穨墳氣消煙滅永言千載能不依然邃答曰武王封比干之墓漢祖祭信
陵之墳皆留心賢哲每懷往事陛下慈深二主澤被九泉若使彼而有知寧不
銜荷矣先是妖賊王始聚衆於太山自稱太平皇帝號其父爲太上皇兄爲征
東將軍弟征西將軍慕容鎮討擒之斬於都市臨刑或問其父及兄弟何在始
答曰太上皇帝蒙塵於外征東征西亂軍所害惟朕一身獨無聊賴其妻怒之
曰止坐此口以至於此奈何復爾始曰皇后自古豈有不破之家不亡之國邪
行刑者以刀鐶築之仰視曰崩即崩矣終不改帝號德聞而哂之時桓玄將行
篡逆誅不附己者冀州刺史劉軌襄城太守司馬休之征虜將軍劉敬宣廣陵

相高雅之江都長張誕並內不自安皆奔於德於是德中書侍郎韓範上疏曰夫帝王之道必崇經略有其時無其人則弘濟之功闕有其人無其時則英武之志不申至於能成王業者惟人時合也自晉國內難七載于玆桓玄逆篡虐踰董卓神怒人怨其殃積矣可乘之機莫過此也以陛下之神武經而緯之驅樂奮之卒接厭亂之機譬如聲發響應形動影隨未足比其易也且江淮南北戶口未幾公私戎馬不過數百守備之事蓋亦微矣若以步騎一萬建雷霆之舉卷甲長驅指臨江會必望旌草偃壺漿屬路跨地數千衆踰十萬可以西并彊秦北抗大魏夫欲拓境開疆保其社稷無過今也如使後機失會豪傑復起梟除桓玄布惟新之化遐邇既寧物無異望非但建鄴難屠江北亦不可冀機過患生憂必至矣天與不取悔將及焉惟陛下覽之德曰自頃數纏百六宏綱暫弛遂令姦逆亂華舊京墟穢每尋否運憤慨兼懷昔少康以一旅之衆復夏配天況朕據三齊之地藉五州之衆教之以軍旅訓之以禮讓上下知義人思自奮繕甲待釁爲日久矣但欲先定中原掃除逋孽然後宣布淳風經理九服飲馬長江懸旌隴坂此志未遂且韜戈耳今者之事王公其詳議之咸以桓玄新得志未可圖乃止於是講武於城西步兵三十七萬車一萬七千乘鐵騎五萬三千周亘山澤旌旗彌漫鉦鼓之聲振動天地德登高望之顧謂劉軌高雅之曰昔郤克忿齊子胥怨楚終能暢其剛烈名流千載卿等既知投身有道當使無慚昔人也雅之等頓首答曰幸蒙陛下天覆之恩大造之澤存亡繼絕實在聖時雖則萬殞何以上報俄聞桓玄敗德以慕容鎮爲前鋒慕容鐘爲大都督配以步卒二萬騎五千剋期將發而德寢疾於是罷兵初德迎其兄子超於長安及是而至德夜夢其父曰汝既無子何不早立超爲太子不爾惡人生心寤而告其妻曰先帝神明所勑觀此夢意吾將死矣乃下書以超爲皇太子大赦境內子爲父後者人爵二級其月死即義熙元年也時年七十乃夜爲十餘棺分出四門潛葬山谷竟不知其尸之所在在位五年僞諡獻武皇帝

晉書卷一百二十七考證

慕容德載記魏將拓拔章攻鄴○綱目作魏別將拓拔儀

慕輿護請馳問寶虛實德流涕而遣之○輿監本訛容今從南燕錄及下文慕輿護爲右僕射改正

乞還就上以明微節德固留之○微監本誤是今從宋本

忿非馬之雄辭○非監本誤飛今從公孫龍子白馬非馬語改正

晉書卷一百二十七考證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載記第二十八

慕容超　慕容鍾　封孚

慕容超字祖明德兄北海王納之子苻堅破鄴以納為廣武太守數歲去官家
于張掖德之南征留金刀而去及垂起兵山東苻昌收納及德諸子皆誅之納
母公孫氏以耄獲免納妻段氏方娠未決囚之於郡獄獄掾呼延平德之故吏
也嘗有死罪德免之至是將公孫及段氏逃于羌中而生超焉年十歲而公孫
氏卒臨終授超以金刀曰若天下太平汝以東歸可以此刀還汝叔也平又將
超母子奔于呂光及呂隆降于姚興超又隨涼州人徙于長安超母謂超曰吾
母子全濟呼延氏之力平今雖死吾欲為汝納其女以答厚恩於是娶之超自
以諸父在東恐為姚氏所錄乃陽狂行乞秦人賤之惟姚紹見而異焉勸興拘
以爵位召見與語超深自晦匿興大鄙之謂紹曰諺云妍皮不裹癡骨妄語耳
由是得去來無禁德遣使迎之超不告母妻乃歸及至廣固呈以金刀具宣祖
母臨終之言德撫之號慟超身長八尺腰帶九圍精彩秀發容止可觀德甚加
禮遇始名之曰超封北海王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開府置佐吏德無
子欲以超為嗣故為超起第於萬春門內朝夕觀之超亦深達德旨入則盡歡
承奉出則傾身下士於是內外稱美焉頃之立為太子及德死以義熙元年僭
嗣偽位大赦境內改元曰太上尊德妻段氏為皇太后以慕容鍾都督中外諸
軍錄尚書事慕容法為征南都督徐兗揚南兗四州諸軍事慕容鎮加開府儀
同三司尚書令封孚為太尉麴仲為司空潘聰為左光祿大夫封嵩為尚書左
僕射自餘封拜各有差後又以鍾為青州牧段宏為徐州刺史公孫五樓為武
衛將軍領屯騎校尉內參政事封孚言於超曰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
鍾國之宗臣社稷所賴宏外戚懿望親賢具瞻正應參翼百揆不宜遠鎮方外
今鍾等出藩五樓內輔臣竊未安超新即位害鍾等權逼以問五樓五樓欲專
斷朝政不欲鍾等在內屢有間言孚說竟不行鍾宏俱有不平之色相謂曰黃
犬之皮恐當終補狐裘也五樓聞之嫌隙漸遘初超自長安行至梁父慕容法
時為兗州鎮南長史悅壽還謂法曰向見北海王子天資弘雅神爽高邁始知
天族多奇玉林皆寶法曰昔成方遂詐稱衛太子人莫辯之此復天族乎超聞
而恚恨形于言色法亦怒處之外館由是結憾及德死法又不奔喪超遣使讓
焉法常懼禍至因此遂與慕容鍾段宏等謀反超知而徵之鍾稱疾不赴於是
收其黨侍中慕容統右衛慕容根散騎常侍段封誅之車裂僕射封嵩於東門
之外西中郎將封融奔于魏超尋遣慕容鎮等攻青州慕容昱等攻徐州慕容
凝韓範攻梁父昱等攻莒城拔之徐州刺史段宏奔于魏封融又集羣盜襲石
塞城殺鎮西大將軍餘鬱青土振恐人懷異議慕容凝謀殺韓範將襲廣固範
知而攻之凝奔梁父範并其衆攻梁父剋之凝奔姚興慕容法出奔于魏慕容
鎮剋青州鍾殺其妻子為地道而出單馬奔姚興于時超不恤政事畋游是好
百姓苦之其僕射韓諲切諫不納超議復肉刑九等之選乃下書於境內曰陽
九數纏永康多難自北都傾陷典章淪滅律令法憲靡有存者綱理天下此焉
為本既不能導之以德必須齊之以刑且虞舜大聖猶命咎繇作士刑之不可
已已也如是先帝季興大業草創兵革尚繁未遑修制朕猥以不德嗣承大統
撫御寡方致蕭牆釁發遂戎馬生郊典儀寢廢今四境無虞所宜修定尚書可
召集公卿至如不忠不孝若封嵩之輩梟斬不足以痛之宜致烹轘之法亦可
附之律條納以大辟之科肉刑者乃先聖之經不刊之典漢文易之輕重乖度
今犯罪彌多死之者稍衆肉刑之於化也濟育既廣懲慘尤深光壽建興中二
祖已議復之未及而晏駕其令博士已上參考舊事依呂刑及漢魏晉律令消
息增損議成燕律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孔子曰非聖人者無法非
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轘裂之刑烹煮之戮雖不在五品之例然亦行之自
古渠彌之轘著之春秋哀公之烹爰自中代世宗都齊亦愍刑罰失中咨嗟寢
食王者之有刑糾猶人之左右手焉故孔子曰刑罰不中則人無所措手足是
以蕭何定法令而受封叔孫通以制儀為奉常立功立事古之所重其明議損
益以成一代準式周漢有貢士之條魏立九品之選二者孰愈亦可詳聞羣下

議多不同乃止超母妻既先在長安爲姚興所拘責超稱藩求太樂諸伎若不可使送吳口千人超下書遣羣臣詳議左僕射段暉議曰太上囚楚高祖不迴今陛下嗣守社稷不宜以私親之故而降統天之尊又太樂諸伎皆是前世伶人不可與彼使移風易俗宜掠吳口與之尚書張華曰若彼侵掠吳邊必成鄰怨此既能往彼亦能來兵連禍結非國之福也昔孫權重黎庶之命屈己以臣魏惠施惜愛子之頭捨志以尊齊況陛下慈德在秦方寸崩亂宜暫降大號以申至孝之情權變之道典謨所許韓範智能迴物辯足傾人昔與姚興俱爲秦太子中舍人可遣將命降號脩和所謂屈於一人之下伸於萬人之上也超大悅曰張尚書得吾心矣使範聘于興及至長安興謂範曰封愷前來燕王與朕抗禮及卿至也款然而附爲依春秋以小事大之義爲當專以孝敬爲母屈也範曰昔周爵五等公侯異品小大之禮因而生焉今陛下命世龍興光宅西秦本朝主上承祖宗遺烈定鼎東齊中分天曜南面並帝通聘結好義尙謙沖便至矜誕苟折行人殊似吳晉爭盟滕薛競長恐傷大秦堂堂之盛有損皇燕巍巍之美彼我俱失竊未安之興怒曰若如卿言便是非爲大小而來範曰雖由大小之義亦緣寡君純孝過於重華願陛下體敬親之道霈然垂愍興曰吾久不見賈生自謂過之今不及矣於是爲範設舊交之禮申敘平生謂範曰燕王在此朕亦見之風表乃可於機辯未也範曰大辯若訥聖人美之況爾日龍潛鳳戢和光同塵若使負日月而行則無繼天之業矣興笑曰可謂使乎延譽者也範承間逞說姚興大悅賜範千金許以超母妻還之慕容凝自梁父奔于姚興言於興曰燕王稱藩本非推德權爲母屈耳古之帝王尙興師徵質豈可虛還其母乎母若一還必不復臣也宜先制其送伎然後歸之興意乃變遣使聘於超超遣其僕射張華給事中宗正元入長安送太樂伎一百二十人於姚興興大悅延華入讌酒酣樂作興黃門侍郎尹雅謂華曰昔殷之將亡樂師歸周今皇秦道盛燕樂來庭廢興之兆見于此矣華曰自古帝王爲道不同權譎之理會於功成故老子曰將欲取之必先與之今總章西入必由余東歸禍福之驗此其兆乎興怒曰昔齊楚競辯二國連師卿小國之臣何敢抗衡朝士華遜

辭曰奉使之始實願交歡上國上國既遺小國之臣辱及寡君社稷臣亦何心而不仰酬興善之於是還超母妻義熙三年追尊其父爲穆皇帝立其母段氏爲皇太后妻呼延氏爲皇后祀南郊將登壇有獸大如馬狀類鼠而色赤集於圓丘之側俄而不知所在須臾大風暴起天地晝昏其行宮羽儀皆振裂超懼密問其太史令成公綏對曰陛下信用姦臣誅戮賢良賦斂繁多事役殷苦所致也超懼而大赦譴責公孫五樓等俄而復之是歲廣固地震天齊水湧井水溢女水竭河濟凍合而澠水不冰超正旦朝羣臣于東陽殿聞樂作歎音佾不備悔送伎於姚興遂議入寇其領軍韓諱諫曰先帝以舊京傾沒戢翼三齊苟時運未可上智緝謀今陛下嗣守成規宜閉關養士以待賊釁不可結怨南鄰廣樹讎隙超曰我計已定不與卿言於是遣其將斛穀提公孫歸等率騎寇宿豫陷之執陽平太守劉千載濟陰太守徐阮大掠而去簡男女二千五百付太樂教之時公孫五樓爲侍中尚書領左衛將軍專總朝政兄歸爲冠軍常山公叔父頹爲武衛興樂公五樓宗親皆夾輔左右王公內外無不憚之超論宿豫之功封斛穀提等並爲郡縣公慕容鎮諫曰臣聞懸賞待勳非功不侯今公孫歸結禍延兵殘賊百姓陛下封之得無不可乎夫忠言逆耳非親不發臣雖庸朽忝國戚藩輒盡愚款惟陛下圖之超怒不答自是百僚杜口莫敢開言尚書都令史王儼諂事五樓遷尚書郎出爲濟南太守入爲尚書左丞時人爲之語曰欲得侯事五樓又遣公孫歸等率騎三千入寇濟南執太守趙元略男女千餘人而去劉裕率師將討之超引見羣臣于東陽殿議距王師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所利在戰初鋒勇銳不可爭也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可徐簡精騎二千循海而南絕其糧運別勑段暉率兗州之軍緣山東下腹背擊之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芟除粟苗使敵無所資堅壁清野以待其釁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下策也超曰京都殷盛戶口衆多非可一時入守青苗布野非可卒芟設使芟苗守城以全性命朕所不能今據五州之強帶山河之固戰車萬乘鐵馬萬羣縱令過峴至於平地徐以精騎踐之此成擒也賀賴盧苦諫不從退謂五樓曰上不用吾計亡無日

矣慕容鎮曰若如聖旨必須平原用馬爲便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貽窘逼昔成安君不守井陘之關終屈於韓信諸葛瞻不據東馬之險卒擒於鄧艾臣以爲天時不如地利阻守大峴策之上也超不從鎮出謂韓諱曰主上既不能芟苗守嶮又不肯從人逃寇酷似劉璋矣今年國滅吾必死之卿等中華之士復爲文身矣超聞而大怒收鎮下獄乃攝莒梁父二戍脩城隍簡士馬畜銳以待之其夏王師次東莞超遣其左軍段暉輔國賀賴盧等六將步騎五萬進據臨朐俄而王師度峴超懼率卒四萬就暉等于臨朐謂公孫五樓曰宜進據川源晉軍至而失水亦不能戰矣五樓馳騎據之劉裕前驅將軍孟龍符已至川源五樓戰敗而返裕遣諮議參軍檀韶率銳卒攻破臨朐超大懼單騎奔段暉于城南暉衆又戰敗裕軍人斬暉超又奔還廣固徙郭內人入保小城使其尚書郎張綱乞師于姚興赦慕容鎮進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引見羣臣謝之曰朕嗣奉成業不能委賢任善而專固自由覆水不收悔將何及智士運謀必在事危忠臣立節亦在臨難諸君其勉思六奇共濟艱運鎮進曰百姓之心係於一人陛下既躬率六軍身先奔敗羣臣解心士庶喪氣內外之情不可復恃如聞西秦自有內難恐不暇分兵救人正當更決一戰以爭天命今散卒還者猶有數萬可悉出金帛宮女餌令一戰天若相我足以破賊如其不濟死尚爲美不可閉門坐受圍擊司徒慕容惠曰不然今晉軍乘勝有陵人之氣敗軍之將何以禦之秦雖與勃勃相持不足爲患且二國連橫勢成脣齒今有寇難秦必救我但自古乞援不遣大臣則不致重兵是以趙隸三請楚師不出平原一使援至從成尚書令韓範德望具瞻燕秦所重宜遣乞援以濟時艱於是遣範與王蒲往乞師于姚興未幾裕師圍城四面皆合人有竊告裕軍曰若得張綱爲攻具者城乃可得耳是月綱自長安歸遂奔于裕裕令綱周城大呼曰勃勃大破秦軍無兵相救超怒伏弩射之乃退右僕射張華中丞封愷並爲裕軍所獲裕令華愷與超書勸令早降超乃遣裕書請爲藩臣以大峴爲界幷獻馬千匹以通和好裕弗許江南繼兵相尋而至尚書張俊自長安還又降于裕說裕曰今燕人所以固守者外杖韓範冀得秦援範既時望又與姚興舊昵若勃勃敗後秦必救燕宜密信誘範啗以重利範來則燕人絕望自然降矣裕從之表範爲散騎常侍遣範書以招之時姚興乃遣其將姚彊率步騎一萬隨範就其將姚紹于洛陽幷兵來援會赫連勃勃大破秦軍興追彊還長安範歎曰天其滅燕乎會得裕書遂降於裕裕謂範曰卿欲立申包胥之功何以虛還也範曰自亡祖司空世荷燕寵故泣血秦庭冀匡禍難屬西朝多故丹誠無效可謂天喪弊邑而賢明公智者見機而作敢不至乎翌日裕將範循城由是人情離駭無復固志裕謂範曰卿宜至城下告以禍福範曰雖蒙殊寵猶未忍謀燕裕嘉而不彊左右勸超誅範家以止後叛超知敗在旦夕又弟諱盡忠無二故不罪焉是歲東萊雨血廣固城門鬼夜哭明年朔旦超登天門朝羣臣于城上殺馬以饗將士文武皆有遷授超幸姬魏夫人從超登城見王師之盛握超手而相對泣韓諱諫曰陛下遭百六之會正是勉彊之秋而反對女子悲泣何其鄙也超拭目謝之其尚書令董銳勸超出降超大怒繫之於獄於是賀賴盧公孫五樓爲地道出戰王師不利河間人玄文說裕曰昔趙攻曹嶷望氣者以爲澠水帶城非可攻拔若塞五龍口城必自陷石季龍從之而嶷請降後慕容恪之圍段龕亦如之而龕降降後無幾又震開之今舊基猶在可塞之裕從其言至是城中男女患脚弱病者大半超輦而升城尚書悅壽言於超曰天地不仁助寇爲虐戰士尫病日就凋隕守困窮城息望外援天時人事亦可知矣苟歷運有終堯舜降位轉禍爲福聖達以先宜追許鄭之蹤以存宗廟之重超歎曰廢興命也吾寧奮劍決死不能銜璧求生於是張綱爲裕造衝車覆以版屋蒙之以皮幷設諸奇巧城上火石弓矢無所施用又爲飛樓懸梯木幔之屬遙臨城上超大怒懸其母而支解之城中出降者相繼裕四面進攻殺傷甚衆悅壽遂開門以納王師超與左右數十騎出亡爲裕軍所執裕數之以不降之狀超神色自若一無所言唯以母託劉敬宣而已送建康市斬之時年二十六在位六年德以安帝隆安四年僭立至超二世凡十一年以義熙六年滅

慕容鍾字道明德從弟也少有識量喜怒不形於色機神秀發言論清辯至於

臨難對敵，知勇兼濟，累進奇策，德用之，頗中。由是政無大小，皆以委之，遂爲佐命元勳。後公孫五樓規挾威權，虞鍾抑己，因勸超誅之。鍾遂謀反，事敗，奔于姚興，拜始平太守、歸義侯。

封孚

封孚，字處道，渤海蓨人也。祖悛，振威將軍。父放，慕容暐之世吏部尚書。孚幼而聰敏和裕，有士君子之稱，寶僭位，累遷吏部尚書。及蘭汗之篡，南奔辟閭渾，渾表爲渤海太守。德至莒城，孚出降，德曰：「朕平青州，不以爲慶，喜於得卿也。」常外總機事，內參密謀，雖位任崇重，謙虛博納，甚有大臣之體。及超嗣位，政出權嬖，多違舊章，軌憲日頹，殘虐滋甚，孚屢盡匡救，超不能納也。後臨軒謂孚曰：「朕於百王可方誰？」孚對曰：「桀紂之主。」超大慙怒，孚徐步而出，不爲改容。司空鞠仲失色，謂孚曰：「與天子言，何其亢厲！宜應還謝。」孚曰：「行年七十，墓木已拱，惟求死所耳。」竟不謝。以超三年死于家，時年七十一。文筆多傳于世。

史臣曰：慕容德以季父之親，居鄴中之重，朝危未聞其節，君存遽踐其位，豈人理哉！然稟俶儻之雄姿，韞從橫之遠略，屬分崩之運，成角逐之資，跨有全齊，竊弄神器，撫劍而爭衡秦魏，練甲而志靜荊吳，崇儒術以弘風，延讜言而勵己，觀其爲國，有足稱焉。超繼已成之基，居霸者之業，政刑莫恤，畋游是好，杜忠良而讒佞進，暗聽受而勳戚離，先緒俄頹，家聲莫振，蹈宿豫而貽禍，啓大峴而延敵，君臣就虜，宗廟爲墟，迹其人謀，非不幸也。

贊曰：德實姦雄，轉敗爲功，奄有青土，淫名域中。超承僞祚，撓其國步，廟失貞籌，庭悲霑露。

晉書卷一百二十八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載記第二十九

沮渠蒙遜

沮渠蒙遜臨松盧水胡人也其先世爲匈奴左沮渠遂以官爲氏焉蒙遜博涉羣史頗曉天文雄傑有英略滑稽善權變梁熙呂光皆奇而憚之故常游飲自晦會伯父羅仇麴粥從呂光征河南光前軍大敗麴粥言於兄羅仇曰主上荒耄驕縱諸子朋黨相傾讒人側目今軍敗將死正是智勇見猜之日可不懼乎吾兄弟素爲所憚與其經死溝瀆豈若勒衆向西平出苕藋奮臂大呼涼州不足定也羅仇曰理如汝言但吾家累世忠孝爲一方所歸寧人負我無我負人俄而皆爲光所殺宗姻諸部會葬者萬餘人蒙遜哭謂衆曰昔漢祚中微吾之乃祖翼奬竇融保寧河右呂王昏耄荒虐無道豈可不上繼先祖安時之志使二父有恨黃泉衆咸稱萬歲遂斬光中田護軍馬邃臨松令井祥以盟一旬之間衆至萬餘屯據金山與從兄男成推光建康太守段業爲使持節大都督龍驤大將軍涼州牧建康公改呂光龍飛二年爲神璽元年業以蒙遜爲張掖太守男成爲輔國將軍委以軍國之任業將使蒙遜攻西郡衆咸疑之蒙遜曰此郡據嶺之要不可不取業曰卿言是也遂遣之蒙遜引水灌城城潰執太守呂純以歸於是王德以晉昌孟敏以敦煌降業業封蒙遜臨池侯呂弘去張掖將東走業議欲擊之蒙遜諫曰歸師勿遏窮寇弗追此兵家之戒也不如縱之以爲後圖業曰一日縱敵悔將無及遂率衆追之爲弘所敗業賴蒙遜而免歎曰孤不能用子房之言以至於此業築西安城以其將臧莫孩爲太守蒙遜曰莫孩勇而無謀知進忘退所謂爲之築冢非築城也業不從俄而爲呂纂所敗蒙遜憚業不能容己每匿智以避之業僭稱涼王以蒙遜爲尙書左丞梁中庸爲右丞呂光遣其二子紹纂伐業業請救於禿髮烏孤烏孤遣其弟鹿孤及楊軌救業紹以業等軍盛欲從三門關挾山而東纂曰挾山示弱取敗之道不如結陣衞之彼必憚我而不戰也紹乃引軍而南業將擊之蒙遜諫曰楊軌恃虜騎之強有窺覦之志紹纂兵在死地必決戰求生不戰則有太山之安戰則有累卵之危業曰卿言是也乃按兵不戰紹亦難之各引兵歸業憚蒙遜雄武微欲遠之乃以蒙遜之從叔益生爲酒泉太守蒙遜爲臨池太守業門下侍郎馬權儁爽有逸氣武略過人業以權代蒙遜爲張掖太守甚見親重每輕陵蒙遜蒙遜亦憚而怨之乃譖之於業曰天下不足慮惟當憂馬權耳業遂殺之蒙遜謂男成曰段業愚闇非濟亂之才信讒愛佞無鑒斷之明所憚惟索嗣馬權今皆死矣蒙遜欲除業以奉兄何如男成曰業羈旅孤飄我所建立有吾兄弟猶魚之有水人既親我背之不祥乃止蒙遜既爲業所憚內不自安請爲西安太守業亦以蒙遜有大志懼爲朝夕之變乃許焉蒙遜期與男成同祭蘭門山密遣司馬許咸告業曰男成欲謀叛許以取假日作逆若求祭蘭門山臣言驗矣至期日果然業收男成令自殺男成曰蒙遜欲謀叛先以告臣臣以兄弟之故隱忍不言以臣今在恐部人不從與臣剋期祭山返相告誣臣若朝死蒙遜必夕發乞詐言臣死說臣罪惡蒙遜必作逆臣投袂討之事無不捷業不從蒙遜聞男成死泣告衆曰男成忠於段公枉見屠害諸君能爲報仇乎且州土兵亂似非業所能濟吾所以初奉之者以之爲陳吳耳而信讒多忌枉害忠良豈可安枕臥觀使百姓離於塗炭男成素有恩信衆皆憤泣而從之比至氐池衆逾一萬鎭軍臧莫孩率部衆附之羌胡多起兵響應蒙遜壁于侯塢業先疑其右將軍田昂幽之于內至是謝而赦之使與武衞梁中庸等攻蒙遜業將王豐孫言於業曰西平諸田世有反者昂貌恭而心很志大而情險不可信也業曰吾疑之久矣但非昂無可以討蒙遜豐孫言既不從昂至侯塢率騎五百歸于蒙遜蒙遜至張掖昂兄子承愛斬關內之業左右皆散蒙遜大呼曰鎭西何在軍人曰在此業曰孤單飄一己爲貴門所推可見匄餘命投身嶺南庶得東還與妻子相見蒙遜遂斬之業京兆人也博涉史傳有尺牘之才爲杜進記室從征塞表儒素長者無他權略威禁不行羣下擅命尤信卜筮讖記巫覡徵祥故爲姦佞所誤隆安五年梁中庸房晷田昂等推蒙遜爲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張掖公赦其境內改元永安署從兄伏奴爲鎭軍將軍張掖太守和平侯弟

舉爲建忠將軍都谷侯田昂爲鎮南將軍西郡太守臧莫孩爲輔國將軍房晷
梁中庸爲左右長史張騭謝正禮爲左右司馬擢任賢才文武咸悅時姚興遣
將姚碩德攻呂隆于姑臧蒙遜遣從事中郎李典聘于興以通和好蒙遜以呂
隆既降于興酒泉涼寧二郡叛降李玄盛乃遣建忠挐牧府長史張潛見碩德
于姑臧請軍迎接率郡人東遷碩德大悅拜潛張掖太守挐建康太守潛勸蒙
遜東遷挐私於蒙遜曰呂氏猶存姑臧未拔碩德糧竭將還不能久也何故違
離桑梓受制於人輔國臧莫孩曰建忠之言是也蒙遜乃斬張潛因下書曰孤以
虛薄猥忝時運未能弘闡大猷戡蕩羣孽使桃蟲鼓翼東京封豕烝涉西裔戎
車屢動干戈未戢農失三時之業百姓戶不粒食可蠲省百徭專功南畝明設
科條務盡地利時梁中庸爲西郡太守西奔李玄盛蒙遜聞之笑曰吾與中庸
義深一體而不信我但自負耳孤豈尤之乃盡歸其孥蒙遜下令曰養老乞
言晉文納輿人之誦所以能招禮英奇致時邕之美況孤寡德智不經遠而可
不思聞讜言以自鏡哉內外羣僚其各搜揚賢儁廣進芻蕘以匡孤不逮遣輔
國臧莫孩襲山北虜大破之姚興遣將齊難率衆四萬迎呂隆隆勸難伐蒙遜
難從之莫孩敗其前軍難乃結盟而還蒙遜伯父中田護軍親信臨松太守孔
篤並驕奢侵害百姓苦之蒙遜曰亂吾國者二伯父也何以紀綱百姓乎皆令
自殺蒙遜襲狄洛磐于番禾不剋遷其五百餘戶而還姚興遣使人梁斐張構
等拜蒙遜鎮西大將軍沙州刺史西海侯時興亦拜禿髮傉檀爲車騎將軍封
廣武公蒙遜聞之不悅謂斐等曰傉檀上公之位而身爲侯者何也構對曰傉
檀輕狡不仁款誠未著聖朝所以加其重爵者褒其歸善卽敘之義耳將軍忠
貫白日勳高一時當入諧鼎味匡贊帝室安可以不信待也聖朝爵必稱功官
不越德如尹緯姚晃佐命初基齊難徐洛元勳驍將並位纔二品爵止侯伯將
軍何以先之乎竇融殷勤固讓不欲居舊臣之右未解將軍忽有此問蒙遜曰
朝廷何不卽以張掖見封乃更遠封西海邪構曰張掖規畫之內將軍已自有
之所以遠授西海者蓋欲廣大將軍之國耳蒙遜大悅乃受拜時地震山崩折
木太史令劉梁言於蒙遜曰辛酉金也地震於金金動刻木大軍東行無前之
徵時張掖城每有光色蒙遜曰王氣將成百戰百勝之象也遂攻禿髮西郡太
守楊統於日勒統降拜爲右長史寵踰功舊張掖太守句呼勒出奔西涼以從
弟成都爲金山太守羅仇子也鄯爲西郡太守麴粥子也句呼勒自西涼奔還
待之如初蒙遜率騎二萬東征次于丹嶺北虜大人思盤率部落三千降之時
木連理生于永安永安令張披上書曰異枝同幹遐方有齊化之應殊本共心
上下有莫二之固蓋至道之嘉祥大同之美徵蒙遜曰此皆二千石令長匪躬
濟時所致豈吾薄德之所能感也蒙遜率步騎三萬伐禿髮傉檀次于西郡大
風從西北來氣有五色俄而晝昏至顯美徙數千戶而還傉檀追及蒙遜于窮
泉蒙遜將擊之諸將皆曰賊已安營弗可犯也蒙遜曰傉檀謂吾遠來疲弊必
輕而無備及其壘壁未成可以一鼓而滅進擊敗之乘勝至于姑臧夷夏降者
萬數千戶傉檀懼請和許之而歸及傉檀南奔樂都魏安人焦朗據姑臧自立
蒙遜率步騎三萬攻朗剋而宥之署文武將士于謙光殿班賜金馬有差以敦
煌張穆博通經史才藻清贍擢拜中書侍郎委以機密之任以其弟挐爲護羌
校尉秦州刺史封安平侯鎮姑臧旬餘而挐死又以從祖益子爲鎮京將軍護
羌校尉秦州刺史鎮姑臧俄而蒙遜遷于姑臧以義熙八年僭卽河西王位大
赦境內改元玄始置官僚如呂光爲三河王故事繕宮殿起城門諸觀立其子
政德爲世子加鎮衛大將軍錄尚書事傉檀來伐蒙遜敗之於若厚塢傉檀湟
河太守文支據湟川護軍成宜侯率衆降之署文支鎮東大將軍廣武太守振
武侯成宜侯爲振威將軍湟川太守以殿中將軍王建爲湟河太守蒙遜下書
曰古先哲王應期撥亂者莫不經略八表然後光闡純風孤雖智非靖難職在
濟時而狡虜傉檀鴟峙舊京毒加夷夏東苑之戮酷甚長平邊城之禍害深獫
狁每念蒼生之無辜是以不遑啓處身疲甲冑體倦風塵雖傾其巢穴傉檀猶
未授首傉檀弟文支追項伯歸漢之義據彼重藩請爲臣妾自西平已南建城
繼順惟傉檀窮獸守死樂都四支既落命豈久全五緯之會已應清一之期無
貽方散爲金山黎元永逸可露布遠近咸使聞知蒙遜西如苕藋遣冠軍伏恩
率騎三萬襲卑和烏啼二虜大破之俘二千餘落而還蒙遜寢于新臺閹人王

懷祖。蒙遜傷足。其妻孟氏擒斬之。夷其三族。蒙遜母車氏疾篤。蒙遜升南景門散錢以賜百姓。下書曰。孤庶憑宗廟之靈。乾坤之祐。濟否剝之運會。拯遺黎之荼蓼。上望掃清氛穢。下冀保寧家福。而太后不豫。涉歲彌增。將刑獄枉濫。衆有怨也。賦役繁重。時不堪乎。羣望不絜。神所譴乎。內省諸身。未知罪之攸在。可大赦殊死已下。俄而車氏死。蒙遜遣其將運糧于湟河。自率衆攻剋乞伏熾磐廣武郡。以運糧不繼。自廣武如湟河。度浩亹。熾磐遣將乞伏魋尼寅距蒙遜。蒙遜擊斬之。熾磐又遣將王衛折斐、麴景等率騎一萬據勒姐嶺。蒙遜且戰且前。大破之。擒折斐等七百餘人。麴景奔還。蒙遜以弟漢平為折衝將軍、湟河太守。乃引還。晉益州刺史朱齡石遣使來聘。蒙遜遣舍人黃迅報聘益州。因表曰。上天降禍。四海分崩。靈耀擁于南裔。蒼生沒于醜虜。陛下累聖重光。道邁周漢。純風所被。八表宅心。臣雖被髮邊徼。才非時儁。謬為河右遺黎推為盟主。臣之先人世荷恩寵。雖歷夷嶮。執義不回。傾首朝陽。乃心王室。去冬益州刺史朱齡石。遣使詣臣。始具朝廷休問。承車騎將軍劉裕秣馬揮戈。以中原為事。可謂天贊大晉。篤生英輔。臣聞少康之興。大夏光武之復漢業。皆奮劒而起。衆無一旅。猶能成配天之功。著車攻之詠。陛下據全楚之地。擁荊揚之銳。而可垂拱晏然。棄二京以資戎虜。若六軍北軫。剋復有期。臣請率河西戎為晉右翼。前驅。熾磐率衆三萬襲湟河。漢平力戰固守。遣司馬隗仁夜出擊熾磐。斬級數百。熾磐將引退。先遣老弱。漢平長史焦昶、將軍段景密信招熾磐。熾磐復進攻漢平。漢平納昶、景之說。面縛出降。仁勒壯士百餘。據南門樓上三日不下。衆寡不敵。為熾磐所擒。熾磐怒。命斬之。段暉諫曰。仁臨難履危。奮不顧命。忠也。宜宥之以厲事君。熾磐乃執之而歸。在熾磐所五年。暉又為之固請。乃得還姑臧。及至。蒙遜執其手曰。卿。孤之蘇武也。以為高昌太守。為政有威惠之稱。然頗以愛財為失。蒙遜西祀金山。遣沮渠廣宗率騎一萬襲烏啼虜。大捷而還。蒙遜西至苕藋。遣前將軍沮渠成都將騎五千襲卑和虜。蒙遜率中軍三萬繼之。卑和虜率衆迎降。遂循海而西。至鹽池。祀西王母寺。寺中有玄石神圖。命其中書侍郎張穆賦焉。銘之於寺前。遂如金山而歸。蒙遜下書曰。頃自春炎旱。害及時苗。碧原青野。倏為枯壤。將刑政失中。下有冤獄乎。役繁賦重。上天所譴乎。內省多缺。孤之罪也。書不云乎。百姓有過。罪予一人。可大赦殊死已下。翼日而澍雨大降。蒙遜聞劉裕滅姚泓。怒甚。門下校郎劉祥言事於蒙遜。蒙遜曰。汝聞劉裕入關。敢研研然也。遂殺之。其峻暴如此。顧謂左右曰。古之行師。不犯歲鎮所在。姚氏舜後。軒轅之苗裔也。今鎮星在軒轅。而裕滅之。亦不能久守關中。蒙遜為李士業敗於解支澗。復收散卒欲戰。前將軍成都諫曰。臣聞高祖有彭城之敗。終成大漢。宜旋師以為後圖。蒙遜從之。城建康而歸。其羣下上書曰。設官分職。所以經國濟時。恪勤官次。所以緝熙庶政。當官者以匪躬為務。受任者以忘身為效。自皇綱初震。戎馬生郊。公私草創。未遑舊式。而朝士多違憲制。不遵典章。或公文御按在家臥署。或事無可否。望空而過。至令黜陟絕於皇朝。歐議寢於聖世。清濁共流。能否相雜。人無勸競之心。苟為度日之事。豈能憂公忘私。奉上之道也。今皇化日隆。遐邇寧泰。宜肅振綱維。申修舊則。蒙遜納之。命征南姚艾、尚書左丞房晷撰朝堂制。行之旬日。百僚振肅。太史令張衍言於蒙遜曰。今歲臨澤城西當有破兵。蒙遜乃遣其世子政德屯兵若厚塢。蒙遜西至白岸。謂張衍曰。吾今年當有所定。但太歲在申。月又建申。未可西行。且當南巡。要其歸會。主而勿客。以順天心。計在臨機。慎勿露也。遂攻浩亹。而蛇盤於帳前。蒙遜笑曰。前一為騰蛇。今盤在吾帳。天意欲吾迴師。先定酒泉。燒攻具而還。次于川巖。聞李士業徵兵欲攻張掖。蒙遜曰。入吾計矣。但恐聞吾迴軍。不敢前也。兵事尚權。乃露布西境。稱得浩亹。將進軍黃谷。士業聞而大悅。進入都瀆澗。蒙遜潛軍逆之。敗士業於壤城。遂進剋酒泉。百姓安堵如故。軍無私焉。以子茂虔為酒泉太守。士業舊臣皆隨才擢敘。蒙遜以安帝隆安元年自稱州牧。義熙八年僭立。後八年而宋氏受禪。以元嘉十年死。時年六十六。在僞位三十三年。子茂虔立。六年。為魏所擒。合三十九載而滅。

史臣曰。蒙遜出自夷陬。擅雄邊塞。屬呂光之悖德。深懷仇恥之冤。推段業以濟時。假以陳吳之事。稱兵白澗。南涼請和。出師丹嶺。北寇賓服。然而見利忘義。苞禍滅親。雖能制命一隅。抑亦備諸凶德者矣。

贊曰：光猜人傑，業忌時賢。游飲自晦，匿智圖全。光心既逞，傷績攸宣。挺兹姦數，馳競當年。

晉書卷一百二十九

晉書卷一百二十九考證

沮渠蒙遜載記乃以蒙遜之從叔益生爲酒泉太守○監本遜字下脫之字，叔字下衍下字，今從宋本增刪。

蒙遜曰汝聞劉裕入關敢研研然也○史炤曰，研研，五見反，正誤謂以文義爰音義推之，與斷斷相類，必爭彊辯之意，只如字讀。

晉書卷一百二十九考證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載記第三十

赫連勃勃

赫連勃勃字屈孑匈奴右賢王去卑之後劉元海之族也曾祖武劉聰世以宗室封樓煩公拜安北將軍監鮮卑諸軍事丁零中郎將雄據肆盧川為代王猗盧所敗遂出塞表祖豹子招集種落復為諸部之雄石季龍遣使就拜平北將軍左賢王丁零單于父衞辰入居塞內苻堅以為西單于督攝河西諸虜屯于代來城及堅國亂遂有朔方之地控弦之士三萬八千後魏師伐之辰令其子力俟提距戰為魏所敗魏人乘勝濟河剋代來執辰殺之勃勃乃奔于叱干部叱干他斗伏送勃勃於魏他斗伏兄子阿利先戍大洛川聞將送勃勃馳諫曰鳥雀投人尚宜濟免況勃勃國破家亡歸命於我縱不能容猶宜任其所奔今執而送之深非仁者之舉他斗伏懼為魏所責弗從阿利潛遣勁勇篡勃勃於路送於姚興高平公沒弈干弈干以女妻之勃勃身長八尺五寸腰帶十圍性辯慧美風儀興見而奇之深加禮敬拜驍騎將軍加奉車都尉常參軍國大議寵遇踰於勳舊興弟邕言於興曰勃勃天性不仁難以親近陛下寵遇太甚臣竊惑之興曰勃勃有濟世之才吾方收其藝用與之共平天下有何不可乃以勃勃為安遠將軍封陽川侯使助沒弈干鎮高平以三城朔方雜夷及衞辰部眾三萬配之使為伐魏偵候姚邕固諫以為不可興曰卿何以知其性氣邕曰勃勃奉上慢御眾殘貪暴無親輕為去就寵之踰分終為邊害興乃止頃之以勃勃為持節安北將軍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鮮卑及雜虜二萬餘落鎮朔方時河西鮮卑杜崙獻馬八千匹于姚興濟河至大城勃勃留之召其眾三萬餘人僞獵高平川襲殺沒弈干而并其眾眾至數萬義熙二年僭稱天王大單于赦其境內建元曰龍昇署置百官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國稱大夏以其長兄右地代為丞相代公次兄力俟提為大將軍魏公叱干阿利為御史大夫梁公弟阿利羅引為征南將軍司隸校尉若門為尚書令叱以韓為征西將軍尚書左僕射乙斗為征北將軍尚書右僕射自餘以次授任其年討鮮卑薛干等三部破之降眾萬數千進討姚興三城已北諸戍斬其將楊丕姚石生等諸將諫固險不從又復言於勃勃曰陛下將欲經營宇內南取長安宜先固根本使人心有所憑繫然後大業可成高平險固山川沃饒可以都也勃勃曰卿徒知其一未知其二吾大業草創眾旅未多姚興亦一時之雄關中未可圖也且其諸鎮用命我若專固一城彼必并力於我眾非其敵亡可立待吾以雲騎風馳出其不意救前則擊其後救後則擊其前使彼疲於奔命我則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河東盡我有也待姚興死後徐取長安姚泓凡弱小兒擒之方略已在吾計中矣昔軒轅氏亦遷居無常二十餘年豈獨我乎於是侵掠嶺北嶺北諸城門不晝啟興歎曰吾不用黃兒之言以至於此黃兒姚邕小字也勃勃初僭號求婚於禿髮傉檀傉檀弗許勃勃怒率騎二萬伐之自楊非至於支陽三百餘里殺傷萬餘人驅掠二萬七千口牛馬羊數十萬而還傉檀率眾追之其將焦朗謂傉檀曰勃勃天姿雄驁御軍齊肅未可輕也今因抄掠之資率思歸之士人自為戰難與爭鋒不如從溫圍北渡趣萬斛堆阻水結營制其咽喉百戰百勝之術也傉檀將賀連怒曰勃勃以死亡之餘率烏合之眾犯順結禍幸有大功今牛羊塞路財寶若山窘弊之餘人懷貪競不能督厲士眾以抗我也我以大軍臨之必土崩魚潰今引軍避之示敵以弱我眾氣銳宜在速追傉檀曰吾追計決矣敢諫者斬勃勃聞而大喜乃於陽武下陝鑿陵埋車以塞路傉檀遣善射者射之中勃勃左臂勃勃乃勒眾逆擊大敗之追奔八十餘里殺傷萬計斬其大將十餘人以為京觀號髑髏臺還于嶺北勃勃與姚興將張佛生戰于青石原又敗之俘斬五千七百人興遣將齊難率眾二萬來伐勃勃退如河曲難以去勃勃既遠縱兵掠野勃勃潛軍覆之俘獲七千餘人收其戎馬兵仗難引軍而退勃勃復追擊于木城拔之擒難俘其將士萬有三千戎馬萬匹嶺北夷夏降附者數萬計勃勃於是拜置守宰以撫之勃勃乃率騎二萬入高岡及于五井掠平涼雜胡七千餘戶以配後軍進屯依力川姚興來伐至三城勃勃候興諸軍未集率騎擊之興大懼遣其將姚文宗距戰勃勃僞退設伏

以待之興遣其將姚榆生等追之伏兵夾擊皆擒之興將王奚聚羌胡三千餘戶于勅奇堡勃勃進攻之奚驍悍有膂力短兵接戰勃勃之衆多爲所傷於是堰斷其水堡人窘迫執奚出降勃勃謂奚曰卿忠臣也朕方與卿共平天下奚曰若蒙大恩速死爲惠乃與所親數十人自刎而死勃勃又攻興將金洛生于黃石固彌姐豪地于我羅城皆拔之徙七千餘家于大城以其丞相右地代領幽州牧以鎮之遣其尚書金纂率騎二萬攻平涼姚興來救纂爲興所敗死之勃勃兄子左將軍羅提率步騎一萬攻興將姚廣都于定陽剋之坑將士四千餘人以女弱爲軍賞拜廣都爲太常勃勃又攻興將姚壽都于清水城壽都奔上邽徙其人萬六千家于大城是歲齊難姚廣都謀叛皆誅之姚興將姚詳棄三城南奔大蘇勃勃遣其將平東鹿弈于要擊之執詳盡俘其衆詳至勃勃數而斬之其年勃勃率騎三萬攻安定與姚興將楊佛嵩戰于青石北原敗之降其衆三萬五千獲戎馬二萬匹進攻姚興將党智隆于東鄉降之署智隆光祿勳徙其三千餘戶于貳城姚興鎮北參軍王買德來奔勃勃謂買德曰朕大禹之後世居幽朔祖宗重輝常與漢魏爲敵國中世不競受制於人逮朕不肖不能紹隆先構國破家亡流離漂虜今將應運而興復大禹之業卿以爲何如買德曰自皇晉失統神器南移羣雄嶽峙人懷問鼎況陛下奕葉載德重光朔野神武超於漢皇聖略邁於魏祖而不於天啓之機建成大業乎今秦政雖衰藩鎮猶固深願蓄力待時詳而後舉勃勃善之拜軍師中郎將乃赦其境內改元爲鳳翔以叱干阿利領將作大匠發嶺北夷夏十萬人於朔方水北黑水之南營起都城勃勃自言朕方統一天下君臨萬邦可以統萬爲名阿利性尤工巧然殘忍刻暴乃蒸土築城錐入一寸即殺作者而并築之勃勃以爲忠故委以營繕之任又造五兵之器精銳尤甚既成呈之工匠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即斬弓人如其入也便斬鎧匠又造百鍊剛刀爲龍雀大環號曰大夏龍雀銘其背曰古之利器吳楚湛盧大夏龍雀名冠神都可以懷遠可以柔邇如風靡草威服九區世甚珍之復鑄銅爲大鼓飛廉翁仲銅駝龍獸之屬皆以黃金飾之列於宮殿之前凡殺工匠數千以是器物莫不精麗於是議討乞伏熾磐王買德諫曰明王之行師也軌物以德不以暴且熾磐我之與國新遭大喪今若伐之豈所謂乘理而動上感靈和之義乎茍恃衆力因人喪難匹夫猶恥爲之而況萬乘哉勃勃曰甚善微卿朕安聞此言其年下書曰朕之皇祖自北遷幽朔姓改姒氏音殊中國故從母氏爲劉子而從母之姓非禮也古人氏族無常或以因生爲氏或以王父之名朕將以義易之帝王者繫天爲子是爲徽赫實與天連今改姓曰赫連氏庶協皇天之意永享無疆大慶係天之尊不可令支庶同之其非正統皆以鐵伐爲氏庶朕宗族子孫剛銳如鐵皆堪伐人立其妻梁氏爲王后子璝爲太子封子延陽平公昌太原公倫酒泉公定平原公滿河南公安中山公又攻姚興將姚逵于杏城二旬剋之執逵及其將姚大用姚安和姚利僕尹敵等坑戰士二萬人遣其御史中丞烏洛孤盟於沮渠蒙遜曰自金晉數終禍纏九服趙魏爲長蛇之墟秦隴爲豺狼之穴二都神京鞠爲茂草蠢爾羣生罔知憑賴上天悔禍運屬二家封疆密邇道會義親宜敦和好弘康世難爰自終古有國有家非盟誓無以昭神祇之心非斷金無以定終始之好然晉楚之成吳蜀之約咸口血未乾而尋背之今我二家契殊曩日言未發而有篤愛之心音一交而懷傾蓋之顧息風塵之警同克濟之誠戮力矢心共濟六合若天下有事則雙振義旗區域既清則並敦魯衞夷險相赴交易有無爰及子孫永崇斯好蒙遜遣其將沮渠漢平來盟勃勃聞姚泓將姚嵩與氐王楊盛相持率騎四萬襲上邽未至而嵩爲盛所殺勃勃攻上邽二旬剋之殺泓秦州刺史姚平都及將士五千人毀城而去進攻陰密又殺興將姚良子及將士萬餘人以其子昌爲使持節前將軍雍州刺史鎮陰密泓將姚恢棄安定奔于長安安定人胡儼華韜率戶五萬據安定降于勃勃以儼爲侍中韜爲尚書留鎮東羌茍兒鎮之配以鮮卑五千進攻泓將姚諶于雍城諶奔長安勃勃進師次郿城泓遣其將姚紹來距勃勃退如安定胡儼等襲殺茍兒以城降泓勃勃引歸杏城笑謂羣臣曰劉裕伐秦水陸兼進且裕有高世之略姚泓豈能自固吾驗以天時人事必當剋之又其兄弟內叛安可以距人裕既剋長安利在速返正可留子弟及諸將守關中待裕發軫吾取之若拾芥耳不足復勞吾士馬於是

秣馬厲兵休養士卒尋進據安定姚泓嶺北鎮戍郡縣悉降勃勃於是盡有嶺北之地俄而劉裕滅泓入于長安遣使遺勃勃書請通和好約為兄弟勃勃命其中書侍郎皇甫徽為文而陰誦之召裕使前口授舍人為書封以答裕裕覽其文而奇之使者又言勃勃容儀瓌偉英武絶人裕歎曰吾所不如也既而勃勃還統萬裕留子義真鎮長安而還勃勃聞之大悅謂王買德曰朕將進圖長安卿試言取之方略買德曰劉裕滅秦所謂以亂平亂未有德政以濟蒼生關中形勝之地而以弱才小兒守之非經遠之規也狼狽而返者欲速成篡事耳無暇有意於中原陛下以順伐逆義貫幽顯百姓以君命望陛下義旗之至以日為歲矣青泥上洛南師之衝要宜置游兵斷其去來之路然後杜潼關塞崤陝絶其水陸之道陛下聲檄長安申布恩澤三輔父老皆壺漿以迎王師矣義真獨坐空城逃竄無所一旬之間必面縛麾下所謂兵不血刃不戰而自定也勃勃善之以子璝都督前鋒諸軍事領撫軍大將軍率騎二萬南伐長安前將軍赫連昌屯兵潼關以買德為撫軍右長史南斷青泥勃勃率大軍繼發璝至渭陽降者屬路義真遣龍驤將軍沈田子率衆逆戰不利而退屯劉迴堡田子與義真司馬王鎮惡不平因鎮惡出城遂殺之義真又殺田子於是悉召外軍入于城中閉門距守關中郡縣悉降璝夜襲長安不剋勃勃進據咸陽長安樵採路絶劉裕聞之大懼乃召義真東鎮洛陽以朱齡石為雍州刺史守長安義真大掠而東至於灞上百姓遂逐齡石而迎勃勃入于長安璝率衆三萬追擊義真王師敗績義真單馬而遁買德獲晉寧朔將軍傅弘之輔國將軍蒯恩義真司馬毛脩之於青泥積人頭以為京觀於是勃勃大饗將士于長安舉觴謂王買德曰卿往日之言一周而果效可謂算無遺策矣雖宗廟社稷之靈亦卿謀猷之力也此觴所集非卿而誰於是拜買德都官尚書加冠軍將軍封河陽侯赫連昌攻齡石及龍驤將軍王敬於潼關之曹公故壘剋之執齡石及敬送于長安羣臣乃勸進勃勃曰朕無撥亂之才不能弘濟兆庶自枕戈寢甲十有二年而四海未同遺寇尚熾不知何以謝責當年垂之來葉將明揚仄陋以王位讓之然後歸老朔方羣書卒歲皇帝之號豈薄德所膺羣臣固請乃許之於是為壇于灞上僭即皇帝位赦其境內改元為昌武遣其將叱奴侯提率步騎二萬攻晉并州刺史毛德祖于蒲坂德祖奔于洛陽以侯提為并州刺史鎮蒲坂勃勃歸于長安徵隱士京兆韋祖思既至而恭懼過禮勃勃怒曰吾以國士徵汝奈何以非類處吾汝昔不拜姚興何獨拜我我今未死汝猶不以我為帝王吾死之後汝輩弄筆當置吾何地遂殺之羣臣勸都長安勃勃曰朕豈不知長安累帝舊都有山河四塞之固但荊吳僻遠勢不能為人之患東魏與我同壤境去北京裁數百餘里若都長安北京恐有不守之憂朕在統萬彼終不敢濟河諸卿適未見此耳其下咸曰非所及也乃於長安置南臺以璝領大將軍雍州牧錄南臺尚書事勃勃還統萬以宮殿大成於是赦其境內又改元曰真興刻石都南頌其功德曰夫庸大德盛者必建不刊之業道積慶隆者必享無窮之祚昔在陶唐數終厄運我皇祖大禹以至聖之姿當經綸之會鑿龍門而闢伊闕疏三江而決九河夷一元之窮災拯六合之沉溺鴻績侔於天地神功邁於造化故二儀降祉三靈叶贊揖讓受終光啟有夏傳世二十歷載四百賢辟相承哲王繼軌徽猷冠於玄古高範煥乎疇昔而道無常夷數或屯險王桀不綱網漏殷氏用使金暉絶于中天神轡輟于促路然純曜未渝慶綿萬祀龍飛漠南鳳峙朔北長轡遠馭則西罩崐山之外密網遐張則東絚滄海之表爰始逮今二千餘載雖三統迭制於崤函五德革運於伊洛秦雍成篡弑之墟周豫為爭奪之藪而幽朔謐爾主有常尊於上海代晏然物無異望於下故能控弦之衆百有餘萬躍馬長驅鼓行秦趙使中原疲于奔命諸夏不得高枕為日久矣是以偏師暫擬涇陽摧隆周之鋒赫斯一奮平陽挫漢祖之銳雖霸王繼蹤猶朔日之升扶桑英豪接踵若夕月之登濛汜自開闢已來未始聞也非夫卜世與乾坤比長鴻基與山嶽齊固孰能本枝於千葉重光於萬祀履寒霜而踰榮蒙重氛而彌耀者哉於是玄符告徵大猷有會我皇誕命世之期應天縱之運仰協時休俯順時望龍升北京則義風蓋於九區鳳翔天域則威聲格于八表屬姦雄鼎峙之秋羣凶嶽立之際昧旦臨朝日旰忘膳運籌命將舉無遺策親御六戎則有征無戰故偽秦以三世之資喪魂於闕龍河源望旗而委質

北靡欽風而納款德音著于柔服威刑彰于伐叛文教與武功並宣俎豆與干戈俱運五稔之間道風弘著暨乎七載而王猷允洽乃遠惟周文啓經始之基近詳山川究形勝之地遂營起都城開建京邑背名山而面洪流左河津而右重塞高隅隱日崇墉際雲石郭天池周綿千里其爲獨守之形險絶之狀固以遠邁於咸陽超美於周洛若乃廣五郊之義尊七廟之制崇左社之規建右稷之禮御太一以繕明堂模帝坐而營路寢閶闔披霄而山亭象魏排虛而嶽峙華林靈沼崇臺祕室通房連閣馳道苑囿可以蔭映萬邦光覆四海莫不鬱然並建森然畢備若紫微之帶皇穹閶風之跨后土然宰司鼎臣羣黎士庶僉以爲重威之式有闕前王於是延王爾之奇工命班輸之妙匠搜文梓於鄧林採繡石於恆嶽九域貢以金銀八方獻其瓌寶親運神奇參制規矩營離宮於露寢之南起別殿於永安之北高構千尋崇基萬仞玄棟鏤楹若騰虹之揚眉飛簷舒咢似翔鵬之矯翼二序啓矣而五時之坐開四隅陳設而一御之位建溫宮膠葛涼殿崢嶸絡以隋珠綷以金鏡雖曦望互升於表而中無晝夜之殊陰陽迭更於外而內無寒暑之別故督目者不能爲其名博辯者不能究其稱斯蓋神明之所規模非人工之所經制若乃尊名以求類跡狀以效真據質以究名形疑妙出雖如來須彌之寶塔帝釋切利之神宮尚未足以喻其麗方其飾矣昔周宣考室而詠於詩人閟宮有侐而頌聲是作況乃太微肇制清都啓建軌一文昌書章唯始咸秩百神賓享萬國羣生開其耳目天下詠其來蘇亦何得不播之管弦刊之金石哉乃樹銘都邑敷贊碩美俾皇風振於來葉聖庸垂乎不朽其辭曰於赫靈祚配乾比隆巍巍大禹堂堂聖功仁被蒼生德格玄穹帝錫玄珪揖讓受終哲王繼軌光闡徽風道無常夷數或不競金精南邁天輝北映靈祉踵昌世業彌盛惟祖惟父克廣休命如彼日月連光接鏡玄符瑞德乾運有歸誕鐘我后應圖龍飛落落神武恢恢聖姿名教內敷羣妖外夷化光四表威截九圍封畿之制王者常經乃延輸爾肇建帝京土苞上壤地跨勝形庶人子來不日而成崇臺霄峙秀闕雲亭千榭連隅萬閣接屏晃若晨曦昭若列星雕宮既作別宇云施爰構崇明仰準乾儀懸甍鳳闕飛軒雲垂溫室嵯峨層城參差樞雕虬獸節鏤龍螭璧以寶璞飾以珍奇稱因褒著名由實揚偉哉皇室盛矣厥章義高靈臺美隆未央遵軌三五貽則霸王永世垂範億載彌光

其祕書監胡義周之辭也名其南門曰朝宋門東門曰招魏門西門曰服涼門北門曰平朔門追尊其高祖訓兒曰元皇帝曾祖武曰景皇帝祖豹子曰宣皇帝父衛辰曰桓皇帝廟號太祖母苻氏曰桓文皇后勃勃性凶暴好殺無順守之規常居城上置弓劍於側有所嫌忿便手自殺之羣臣忤視者毀其目笑者決其脣諫者謂之誹謗先截其舌而後斬之夷夏囂然人無生賴在位十三年而宋受禪以宋元嘉二年死子昌嗣僞位尋爲魏所擒弟定僭號於平涼遂爲魏所滅自勃勃至定凡二十有六載而亡

史臣曰赫連勃勃獯醜遺類入居邊宇屬中壤分崩緣閒肆慝控弦鳴鏑據有朔方遂乃法玄象以開宮擬神京而建社竊先王之徽號備中國之禮容驅駕英賢闚鬩天下然其器識高爽風骨魁奇姚興覩之而醉心宋祖聞之而動色豈陰山之韞異氣不然何以致斯乎雖雄略過人而凶殘未革飾非距諫酷害朝臣部內囂然忠良卷舌滅亡之禍宜在厥身猶及其嗣非不幸也

贊曰淳維遠裔名王之餘嘯羣龍漠乘釁僭漁爰創宮宇易彼氈廬雖弄神器猶曰凶渠

晉書卷一百三十

晉書卷一百三十考證

赫連勃勃載記黃兒姚邕小字也○綱目正誤男女始生爲黃。黃兒。猶言小兒也。興弟邕。嘗勸勿用勃勃。興不聽。故曰不用黃兒之言。今謂黃兒乃邕小字。恐誤。

姚興來伐至三城勃勃俟興諸軍未集率騎擊之○三當作貳。亦作二。本書姚興載記。謂倉松番禾爲二城。又下文徙其三千餘戶于貳城。當即其地也。

姚興將姚詳棄三城南奔大蘇○本書姚興載記云。留禁兵五千。配姚詳守貳城。則知三之當作貳矣。

晉書卷一百三十考證

晉書音義序

晉書音義余內弟東京處士何超字令升之所纂也令升即仲舅商州府君之子惟我仲舅實蘊多才彊學懿文紹興門範剖符行節弘闡帝猷雖位望兼崇大名猶鬱而增修益振餘慶方鍾確爾專精深期克復時之未與衣冠之嗣曷沉遁在則閨儒業之風自遠不隕其業斯爲得與處士篤約以優閑潮於墳史書訐晉室之典未昭其音思欲發揮前人啓迪後進由是博考諸傳緣覽羣言研覈異同譔成音義亦足以暢先皇旨趣爲學者司南式敘其由勸成其美三都尙隱思旌擅洛之文五等迴封遠愧平吳之績巨唐天寶六載天王左史弘農楊齊宣字正衡序

晉書音義三卷

卷之上　紀志

卷之中　列傳上

卷之下　列傳及載記

先朝所譔晉書帝紀十志二十列傳七十載記三十合一百三十篇令升此音紀志共爲一卷其列傳載記各自區分都成三軸件目如左仍依陸氏經典釋文注字並以朱暎服勤編簡頗涉暄寒凡所訓釋必求典據庶無牆面嚮敢師心如或未周敬俟來哲耳

晉書音義卷之上　紀志　起第一盡第二十

唐　東京　何超　纂

晉書卷一　帝紀第一

黎落兮反　司馬卬五郎反　痹必至反　賜音饋　每與音預　令掎上力呈反下居綺反　宛於元反　向鄉式亮反　有閭闔上閭下闔　水柵字林曰柵編豎木也側白反　造七到反　扼音厄　向晥漢書音乎袞反又音胡管反　泝音素　胸脇下許業反　郤音隙　鄜音膚　𪏆音渠京反　踰羨上以朱反下音延　芟所銜反　餌仍吏反　鹵音魯　使使上音史下音所吏反　勞洛到反　衂女六反　監音洛也　僑音喬　挑徒了反　巾幗古獲反婦人首飾　鯁古杏反　卒子忽反　五藏昨浪反　疾魏上疾二音　軟而兗反　木屐音逆反　氏當兮反　輸音戍　碣音竭　遼隧漢書音遂　旗幟　圖志反　權譎音決　詭道居委反詐也　楯櫓上食允反下音魯　鈎檀古江反　芒盪亡蕩二音　霆慴之涉反懼也　纂初宦

反　譏貌上渠京反下五教反　鞋音鞋又胡卦反　播　朱施式智反　刺音七　心惡烏故反　先是悉薦反　見賢遍反　更古行反　倭烏禾反　壹譯上五體反下音亦　鳩音鴆　芮陂上音汭下彼爲反　陽之日反　捺柤上力蘖反下側孤反　鄢音偃　漕在到反　反　水運　諡神至反　皆從才用反　肘陟柳反　挾音協　鄴於劫反　彪甫九反　涂音除　折衝之舌反　巢鋤交反　嗣縹二音　否方九反　佑音右　戢阻立反

晉書卷二　帝紀第二

覘勅廉反　毋丘上音無下同　艾五蓋反　嘏古雅反一作暇　郿音眉　緝七入反　傲五到反　要一遙反　鏁音瑣　冗從上而勇反下才用反　辟婢亦反　慢嫚二音同　裸郎果反　悉一逵反　覆敷救反　髦音毛　惰徒臥反本作墮　趾音止　洗蘇典反　究音救　摯音至　度大各反　豚丁魂反　顓頊上音專下許玉反　柏招　漢書古今人表帝嚳師　巷因反　瀍橋說文曰　水出覆川陽城少室山東入潁　汝音殷又音隱　枚莫回反　鷹爲郎反　鄖於貢反　冠古亂反　鞮緤　披靡上四皮反　綝丑林反　楯食允反　瘡音蘇　齧五結反　前何音　褘於韋反　函紀力反　愛靜說文曰　㠭之涉反　若子　觀古亂反　隗五罪反　輜　側持反　鉸古奴反　完胡官反　悍音汗　誦古穴反　髮子六反　曼音萬　妣音比　頗普何反　倅七碎反　瓚音　括　矢音尸　藩音　紹音　絆音半　杳徒合反　篡初患反　斌府巾反　廖化漢書音力救反　以羈許規反　履哲本或作喆　迪音　豊音　榔阻瑟反　蜂音　撰與　撲音　元惡字林曰大惡也　尙書元惡大憝　勅京　反　鍼古撼反　信宿　信音申　竇音　狡古巧反　悍音　提封徒　胙昨　校尉　陝失冉反　苴子余反　反　鄰　候　棘　巨　錄紆　賁音奔　鈇鉞二音　彤徒冬反　菝音　疤　二音　卣音由　將校上子亮反下音效　莘所巾反　滕徒登反　嶇　擢胡　廣巨　械　鱗

晉書卷三　帝紀第三

韡音於　戲　鳥　懾之涉反　佃音田　堯　雎　蕩　尉他音陀亦作佗　禰乃禮反　擲音　本或作　皇子夷　孛音佩又　羊祜　必泥　郁於六反　毛戾　反　郭　馬　渦口說文曰渦水出淮陽扶溝東入淮　又古和反　堆　綏　皇子東　冠古亂反　反　氾　大雩音于吁嗟求雨祭也　戶躑　麥　組　其帥所類反　枳諸氏反　鯩之忍反　夏　字林作　稱尺證反　媛音　碩　璩音渠　荔支力智反　召或作邵同　顒魚容反　耽丁含反　鮭　唐彬音　秫　蟹　鄮音　浩亹漢書金城郡浩亹縣　名　亹音門　二反　絆　二反　孫　玷　猪　朱提山　漢書犍爲郡有朱提山　朱提　北方人名　曰　犍其連反　朱　皇孫遹音聿　亥　讌　遹音　造次七到反　音蒜　字林曰　反　系音　侯音

晉書卷四　帝紀第四

翼本或作翌與翼同　楙莫候反本一作懋　泓烏宏反　奎苦圭反　郝好各反　解系胡計反　氏帥所類反　禖音梅　婺

顧魚毀反　皇孫　麻縛閑反　問九系反　彗似歲反又似醉反　歆許金反　汶山音岷　埓五各反　湨公闃反又

鑒吐高反　蔿旗音余　鞞卑鬼反　虓許交反　炤之亦反照之背反　駝徒何反　堨為葛反　碓都對反　涸下各反　踧子六反

周玘音起　郫音皮　圮符鄙反　陳聆字林曰聆目有所恨也之忍反又音真　嶠音喬　齎卽令反　杭音庚　燥蘇老反乾也　孟

音于　歔欷上音虛下音許旣反　暾他昆反　馥音復　繆胤音繆　蹇驅物居反　刁默音彫　敬令音漢書　纂七亂反

跋蒲撥反　蝦蟆二音遐麻　糜靡為反　鳩直禁反　赧奴版反　蝸烏瓜反蟆也又為蝸反

晉書卷五　帝紀第五

蟻萊牛綺反　喁喁字林曰喁喁衆口上見魚容反　玫莫迴反　尠息淺反　郅音絹　憚於粉反　錢璯苦遇反　泝音怡　抱

鼓音本亦作桴　睎音稀　瑁音妹　珉武巾反　杜弢他勞反　轘轅二音環袁　緄古本反　庀音雅　崧音嵩　昵尼質反　集

古堯反　沌音篆　毿音毛　濡中書涉反　骼音格　觜前智反　鼪必郢反　磾音低　螽音終　薈為外反　喋音牒　淇音其　靡

之石反　揭居謁反　耒盧對反　嫄音元　貊音陌　櫛阻瑟反　枲胥里反　弛式是反　核下革反　燮蘇叶反　鼇五勞反

獵音勵　顱力胡反　仆音赴

晉書卷六　帝紀第六

覲渠刃反　棗音果　刈音乂　煒如也于鬼反　窘其隕反　徼玉釣反　軼音逸　擐音患　鈇音甫又甫于反　毖音秘　麗姬

興　驪五計反　羿　菁音周易　泱辰子協反　竇音渝　逡七旬反　郤音隙本或作郄俗　悝苦迴反　諝私呂反　輯音集

茹而據反　贊音至　惏盧含反　珥仍吏反　璠音繁　龕可含反　莞胡管反又音官　句驪上古侯反下音離　厭次上一琰反

又一涉反下音恣如字　紐女九反　詮此緣反　愞乃亂反一作懦　隗五罪反　邃雖遂反　郗丑脂反　鄒側鳩反　胥練所居

反　敘初佳反　樝苦盡反　貯張呂反　扛鼎音江　隳許規反　齊斧張晏曰齊利也以整齊天下也應劭曰征伐斧也虞喜云齊斧黃鉞也　劬

曰齊利也虞喜志林云齊當作齋凡師出必齋戒入廟而受斧也　彝音夷　軼於兩反　驤音襄　樹息委反　釗指遙反　跣蘇典反　盱

貽上于況反下與之反　纂初宦反　公乘雄公乘姓也見風俗通　巴滇都賢反　嫗衣遇反　壹苦本反　朱雀桁胡郎反

惋烏亂反　釁七亂反　李遏他歷反　稷契私列反　譽於巾反　禋音因　崧音嵩本亦作嵩　烝之乘反　轢力狄反　槊

古代反　扞音翰　推鋒吐雷反　圖音猜　緝七入反　崎嶇上去奇反下音區　大褒字林子公反　縗絰上倉雷反下徒結反

篡之裏反

晉書卷七　帝紀第七

迭徒結反　濟音洋　曹勵音邁　嶠音要　劉闓音鎧　又音開　枹罕上音孚下音扶　又音旱　瓘音灌　皝音晃　柤側加反又側孤反

反　慆徐刀反　溧陽音栗　上邽音圭　琓本又作玩音丸　丘墟音古　霍彪甫休反　騶側鳩反　銑蘇典反　酈音歷　井

音午　喑音蔭　蒯苦怪反　凱愷音　奎苦圭反　桁與航同　駱音洛　睎音希　憚音亦　降殺所拜反　隣力珍反　闐音田　聃他含反

瞿句音　阽音鹽

晉書卷八　帝紀第八

瓚昨旱反　纛徒到反　纛纛上七亂反下魚毀反　僑與僑同　嗾音後　亢二音剛抗　氐帥上丁禮反下所類反　枋音方　邯鄲

二音寒丹　垣音袁　逵與道同　芍陂上七削反　館樂反　萇音長　顯音降　薺於貝反　笙竹音竹　伙飛大音　嬀直任反　婁

音渾　山茌仕疑反　梁王璉字作璉下仁反本亦同　子暐于鬼反　鵜士子反　汪烏皇反　浩亹上音閤下音門　餼位

反　苛音何　劉岵音戶　餌仍吏反　瓠胡故反　精圻上之也反下音所　氓武盡反　涂中音塗　虓許交反　瘵疾字林

瘵痍也人垂反又於佳反　白帢苦洽反　重闕第音祕側里反　又桷汝商反　陝扶北反又時攝反

晉書卷九　帝紀第九

葆音保　牘音讀　頤與之反　戮音六　秕政補几反見國語　以二　滑泥上音骨　擠都禮反　樂浪二音洛郎　卞眈丁含反

反　報奴版反　寧康一本云康寧　郁於六反　天門　遺徒罪反又作遺見文　塾江音　邸都禮反　句難

音鉤　璪音早　遁徒損反　句町上音劬下音挺　牢音勞　阿房如字又音旁　覆甫救反　竊音翰　餘音和　蠡音終　忱氏林反

潼音同　湟音皇在安定　水名　晡博孤反　臨力禁反　懸烏路反　醒音星又思定反　讖初禁反　孕以證反　屯陟倫反　吒

陟嫁反　析力弔反一作斷料本亦作一斷　棄音棄　窶音實　鑣甫遙反

晉書卷十　帝紀第十

劉計音　靡奴昆反　燗古道反　阯音止　沮渠子余反　柵側革反　蹴音蹶　滿側鳩反　儇倦內反　及阻力反　諡

音寶　溢口見漢書　貴舞陽記反　水名　峰崠上土耕反下音宏　腆他典反　祚在各反又音作　稜威來登反　愍徒對反　猖狂

上音邑　狡苦巧反　沮慈呂反　孜子之反　逮音求　跋蒲撥反　臨胸其俱反　鴟處脂反　蒯苦怪反　僖許其反　曾

所乘反　句驪上古侯反下音離　倭烏和反　鵝五歌反　綖於賜反　袞古本反　禊盧結反　瞋目字林云充人反張目也　牲

子云瞋目而語　飪如甚反　啓行戶郎反　闞苦本反　遂音遂　有閒古莧反　屏音使　曾支石反　熾許云反　涵完

反

晉書卷十一　志第一

庖犧上蒲交反下許宜反　攀普姦反　佚音逸　禪頻卑反　婚音昏　頫音俯　靡米反　隤杜回反　推磨莫賀反下同　蟻魚倚反

發莫侯反　窮烏鮫反　填星陟刃反　曉嘷上音囂　稷冒音副　鑿音昧　覆窸上芳福反下音寒　較比角反　晷音軌

伺相吏反候也　璣居希反　麻音武登下　橢食允反　閟音宓　冥莢上音古叶反下　卵盧管反　殼苦角反　甄曜居延反

反鄯音尤 曾反施智 羝音貫 共之反居勇 杠音江 魁反苦回 杓反必消 腐音父 芒音亡 紐反女久 㨿反甫遙
武賁音奔 抵反丁禮 機反居希 檜反初庚 棓反片口 果贏即果反在木曰果在地曰贏 鉤鈐反巨唵 鈇鑕上甫
于反又音下音實 跗反甫于 桴本作枹反甫于 潢音黃 觿音子儒反 咸池上音咸下之池反 權音貫 鍵音件 貉音陌 觿
犨上子兒反下戶圭反 囷去倫反 廥古外反 重譯上直龍反下音亦 共工音恭 句古候反 杵尺與反 氐丁禮反 楊
許香反 觜子侯反 樂浪上音洛下音郎 敦煌上音屯下音皇 牂牁上子郎反下音歌

晉書卷十二 志第二

慝吐得反 高堙音因 颮音六 燦音草反 烽烽七醉反 繆音六 雍沮上於容反下余七反 本亦作璅 孛音佩 格澤
如字本亦作銳 兌音銳 天欃初銜反 鹽音丸 鏈與鋒同 天棓蒲項反 蜓音庭 天棪以冉反 亦作 蘿士咸反 蓬絜上息
反 詘區物反 十煇音運見周禮 眂音視 祲子鴆反 下任反 僪音決又其律反本亦作璚 鐍子穴反又戶圭反本亦作鐍 蒼 育真
反又真里反 璚音瓊玉屬 瑉見紀力反 乂初牙反 杵敞汝反 羅真魯反 娠時忍反 貫箋音 鬩又音鬩 反 旳
音鶴 翟音黃 鬻音 髻真反 僕 遹音聿 隗五罪反 仄匿上莊力反 盼之忍反 狡古巧反 鱿音鯢

晉書卷十三 志第三

棖閑上真庚反下其偃反 甄氏音真 虓許交反 朐音劬 藎夏刃反 繆胤音謬 砰普耕反 孩他高反

晉書卷十四 志第四

嶓冢音波 泫音玄 又音胡犬反 上谷古木反又音欲 邯鄲二音寒丹 黔音琴 閬音浪 姚吐刀反 千乘繩證反 儋都甘反
樂小委反 汶山音岷 犍爲上其建反 拓土托音 鄱陽音婆 朱提上音殊下支反 涪陵音浮 東莞音官 睆
五計反 鯖音騎又 鹽亥反 主 鋌丁反 秭公反 八 要一遙反 摯至音 尳大鬼反 閬音浪 姿之音三 鵑
音鄘名作鄘見周禮 鄯反 分限符同反 鄯陟輪反 鄖音云 共恭音 郜告音 邦翔反 俱 郇相倫反 鬲音革 過古禾反
僞陽音逼 邾音誅 鄶古外反 郯音談 鄅音羽 駒他甘反 奴甘反又 華所反 鄀音若 姊與 繒音曾 郿音留 彀
子紅反 五伯音霸 鉞息棘反 蓁初臣反 畦戶圭反 果贏即果反 太行胡郎反 郟鄏二夾辱音 成皋音高 卷
丘圓反 黽池間黽一作澠 俱音沔 崤音殽 軹紙反 又 灢而之沙反 濩澤烏獲反 析城音錫 猗乙音 鞁音披 屛
陵士遠反 上士限反 又 宛句上於元反下音劬 單父二音善甫 方輿二防預音 亢父上古郎反下音甫 鬲鞨 反 山
茌仕疑反 盱眙上況于反下與之反 鄅一健反 瑯於晚反 鯛陽 沛音博 郲音萊 秭秋 姑音 鄴
才 胡 龍亢古郎反 缺音大 蘄音祈 箄反 于 睢 鄡 鄮口反 虡陶上音餘 下音遙 蛇 胡交反 虹音絳 鄭
厭次二反 漯他合反 蓨音條 鬲音 俞式朱反 陘音刑 遒子由反 薊音計 沮陽七余反 句麗上古侯反下音
鄚音 令支上來定反下三支反 陂反 猴 盂音于 鄗一古反 泫氏上工玄反下 又 鞮音低 蘇音 鄿音郭 狸上于

晉書卷十五 志第五

隹反亦作王下音進 姜人反 沙瓦 雍閼二音鴨遏 大荔力計反 下邽音圭 蓮勺上力輦反下音酌 嶔幹上非反下五結
郝反 鄖城音 公 ... 璜 反 浩亹上古合反下音門 麗軒上力馳反下音虔 番和本作禾 台干反 肆息反 管涫音官
揰音 沮渠上子余反 獂音丸 勳音 夏顫上音加下亡行反 朐忍二音劬閏 鄴音 皮 竦 白北反 䍧音卑又必爾反 旄
音毛 莋音昨 鷩必世反 又必香反 拼 楪上丁送反下音 蛉音零 楪榆上之涉 句町又音劬挺二 古侯反 毋掇音上
鄮 之下 鐔大南反 牒音 存駹亡江反 母單上音母 滇丁田反

浞仕角反 黔陬上其廉反 下子侯反 又音 鼓音堅 東莞音官 下邳普悲反 鄿音又 睢陵音雖 鄭音 襄
貰音 䝉鬴 榆減 緡才陵反 簹音 贄之稅反 高鄉尤音 黔中音琴 鄮武庚反 編步典反 郝音 若 嬰反博計
臨沮七余反 邛渠音 起記反又 鄿音 鐔 畢牛反 漬以六反 葉音攝 比陽音 鹽 泜 叔 詰 鄰 郢
音又 雈 人 洝音恰 綸音 姑 假山恒 魁其 反 鄿 又大南反 灊音 潰力主反 下雋似 鄷 丁來
反 荼陵大家反 耒力水反 力對 又 鄣音章 瀘片 備 秫音 潔 曾 鄲 巴 澬音 皖胡管反 鄞牛巾反 又 鮚 鱟
上巨乙反 下音祈 鄮真 候反 劍 瞿 於 鄖 音 鄞陽 口 鄲 都 鄷 又 揭 陽
音 趙他 他音 番禺 下 苟漏 上古豆反 下 來豆反 高 要 上 又 力 主 反 案羊 全反 麋冷音 鄷
洨胡交反 含洭音匡 演 文 音 音

晉書卷十六 志第六

傒音 弁 音 正日音任 械胡界反 嘉量力向反 籥合二音藥閤 伶音零 數 吾 蒲 琯音管 泠零音 徵張里反 太
簇音 洗四典反 無射音亦 函鍾 音含 招居遙反 厢音 箱 种整之反 簫 箱作 本 鼗 鞉力 之 有奇 居宜
反 鞄白交反 嗃 七曜反小也見考工 記 又 邪 也 見 廣雅 皷 徐 律中 張仲 緹 縵 赤色也 璆 下也 音求 薄 萃

加手 二音 屨 具 魚 列 黼 父 音 鞶 徒 丹 答 都 合 反 棨 反 力 委 錘 自 垂 鐺 鏜 二音 當 湯 碓 都 對

晉書卷十七 志第七

扐 音勒 劫 如 鞔 反 又 機 居 希 耋 跌 上 初 皆 下 徒 結 反 三 號 音 豪 奇 反 居 宜 耦 反 五 口

晉書卷十八 志第八

鶩 音務 告朔 古 沃 隳 子 侯 反 紕 繆 上 四 反 下 音 謬 芟 魚 反 郗 音 都 朓 吐 了 反 馭 音 御

晉書卷十九 志第九

甝 鳥 計 反 秕 卑 履 反 瓊 宣 音 名 鏦 音 撫 支 石 反 騂 音 留 赤 馬 黑 鬣 曰 駵 恭 閑 余 玆 尚 反 宛 宛 烏 瓜 反 莽
音 鼆 撓 黑 色 擅 膻 音 位 埴 也 音 惰 詐 或 於 六 反 楪 音 鄂 于 音 澍 之 遇 反 縶 音 鞭 擯 音 賓 孺 音 儒 憝 徒 對 反

䟫古雅反 䔡茭二音律交 梗古杏反 蹝竹客反 㶒音媚 𧖭佗彫反 昭音韶 䵷音縣 袷音洽 㽕竹律反 墠音蟬

海音 勳子小反 宗耕丑林反

晉書卷二十　志第十

豐殺所拜反 苴子余反 絰大結反 蠭音逢 衰音催 韶音韶 聿音遹 晴精胡反 臨力禁反 隂易以豉反 淬音江

彭音 市巾反 方閑反 又齊斬上音晅況晚反 賵芳鳳反 燕音宴 白音自 劉厭降一葉反 倅七碎反 皦烏叫反 皦皎陶

二音 二聞上北 韔上音闕下 武賁音奔 楯食允反 歯音上 蓮華下音 覃丑丼反 銳音 故音 稱先擊反 屠

蕢苦壞反 本作蒯 篋苦協反 識音志 珥仍吏反 椑音卑 史作闕 㘅音 慎音 怪苦回反 恧女六反 伍員音云 析音 約

音戴

晉書卷二十一　志第十一

正會音征 黃音 百華音花 虓去委反 又遺以水反 亦音遺 旂音祈 婚音 禰乃禮反 跳音 膂賁上音古下音

奏口 遊音由 壹音 本 錯音 二音 益 立 宿縣音 作縣 本 杕杜音 第 貢反 盆音 鋪 半至

反 獵劉 亦作 俱 本 阼音 東階 子 笑 華 屬音 禨 其 就 都 救 擾 禁 之 鄢 畢音必 轉 囊

侯 甸 令 升 之 十 五 代 婞 其 季 禊 音 祓 除 音 況 子 反

晉書卷二十二　志第十二

倕音 聆音 祖音 但 迋 五 反 蹕 音 肇 反 雍 反 乃 代 洿 萊 音 徵 陵 里 族 音 鞮 反 擯 秋

紐女九反 於薦音如字 或 燕及 於乎 二 音 喵 鋒 音 全 埃 與 侯 同 蔡 代 來 酷 音 姑 又 厢

音 頎 音 麈 臣 燼 音 儐 必 刃 反 焜 燿 二 昆 音 瓊 五 慎 二 又 巾 反 哲 音 又 音 熱 反 嚁 嚁 音 楷 戶

識 與 何 同 臻 音 淳 投 秩 音 諸 鑽 慘 籓 犹 二 陰 音 允 鄲 音 反 辭 痺 反 辭 斂 音 㮇 反 居 寶 在 宋

反 种 音 沖 斌 府 巾 反

晉書卷二十三　志第十三

釐力之反 齊斧如字 亦音資 解已見上文 鉦 音征 也似鈴 鐃女交反 鎛音 捷 勃 居 晧 胡 反 獨 息 遂 痛 胡 音

又反 櫟音歷 蟜丑之反 鏖音 鬭 火 欣 反 又 鍾 錨 音 稱 反 稹 禁 音 钫 彭 反 鑄 音 角 又 蜿 蜿

音 䪭 呼 外 反 髭 才 毛 音 酷 祝 之 六 反 犛 亦 作 犛 褿 烏 回 反 嘯 下 上 許 交 反 火 斬 反 帽 之 反 吹 資 疾

身 恙 音 潮 罰 中 音 嚼 反 婦 都 浩 反 韓 鏗 字 當 作 鏗 也 撕 斯 音 鍬 古 杏 反 惡 音 云 魑

魋上五知反 下音胴 兜 當 侯 反 鄉 好 各 反 琨 音 昊 慎 慎 上 烏 浩 反 下 奴 告 反 赈 許 金 反 拌 音 盤 紵 音 佇 嗽 叉 丑 扛

音 頡 古 恒 反 跂 音 岐 捲 音 權 箏 側 陌 反 又 音 責

晉書卷二十四　志第十四

仲虺許鬼反 滕版 布 綰 反 欽 音 次 銑 蘇 典 反 闐 之 日 反 鏊 音 盧 鑞 或 作 鉆 反 貂 音 遣 卑 反 作 早 鏤 音 漏 卿

官古者天子皆名執政大夫曰正卿自周已來始有三公九卿之號秦九卿其官無卿字至梁始加卿字其後因之晉書及唐初書撰故或有加卿字或

無卿字 賵芳鳳反 珧音姚 惇音敦 憙盧里反 郤音合 鷸胡沃反 輸音戍 貂璫二彫當音 倓大甘反 冗從上而

並存

勇反 下廄音救 驊騮二華留音 大篆音丹 本或作尊 音篆 灌溉古愛反 琇音秀 驗音 熾音志 又昌志反 又音試 所以相

才用反

別

晉書卷二十五　志第十五

縢音 鞍音 鞘 胡 犬 反 鼓 分 勿 反 袀 音 均 儀 音 鵝 音 豸 宅 買 反 爐 疾 刃 反 拘 居 戎 反 服 也 攫 許 縛 反

幩音 刃 葆 保 音 偵 必 忍 反 攺 正 音 征 旗 其 巨 反 黔 音 鈐 繆 字 當 作 紕 反 軾 音 式 軛 音 厄 箭 音 同 檫 音 老 玳 瑁

代冒 二音 鵕鸃 上音 俊 下 音 義 葉 音 葉 素 作 壽 音 稿 音 古 文 勿 反 蛙 蟆 上 鳥 麻 反 下 音 麻 杪 音 秒 盎 之 反

蠢 音 導 採 入 久 反 髻 插 上 初 上 音 洽 反 下 毛 反 翩 音 夷 反 驚 音 䳟 居 萬 反 茸 而 容 反 鈴 音 零 瓌 音 瓌 帶 音

玦 名 玦 音 決 緌 陟 留 反 轍 魚 倚 反 蹟 扶 云 反 耒 耜 上 盧 對 反 下 音 祀 幢 宅 江 反 鬧 音 閣 上 徒 盍 反 又

也

蹋 徒 盍 反 弩 音 服 箙 房 六 反 槌 直 追 反 屬 車 音 燭 繐 似 歲 反 揭 去 竭 反 伏 音 大 四 行 戶 郎 反 柾 音 也 邪

拖 託 何 反 糙 音 陶 撒 蘇 但 反 稍 山 卓 反 褲 褶 神 入 反 鞍 音 蚤 音 早 幡 音 翻 同 蹇 憾 盧 但 反 傳 乘 繩 證 反 轜 音

側 持 反 耕 又 音 丁 反 丁 瓊 反 鷁 音 黑 色 餽 淺 歐 烏 侯 反 縹 紺 上 數 沼 反 下 古 暗 反 輻 音 福 禕 音 翬 也 裦 音 早 服 秣 莫 發 反 帢 苦 洽 反

反 旋 音 旋 聽 音 惠 勁 悍 音 翰 繳 想 里 反 同 咋 鉏 陌 反 壯 伯 反 又 纚 所 綺 反 鶡 音 曷 幡 孚 袁 反 啥 音 快 騶 音 側 鳩 反

其 音 郎 音 底 尖 鉢 上 子 廉 反 下 音 昧 潯 況 羽 反 領 五 陌 反 亦 作 額 本 蜂 步 項 反 亦 作 蚌 本 螭 丑 知 反 聳 音 聲 鷳 側 鳩 反

給 古 洽 反 緘 音 咸 綬 音 受 儒 遣 反 縧 音 條 轔 音 單 相 繆 戰 彪 翡 扶 沸 反 于 寶 音 田 又 音 顛 婕 妤 二 接 予 音 瓊 音 瓊

鑕 音 質 鑕 古 本 反 幗 古 獲 反

晉書卷二十六　志第十六

單 都 孝 反 耜 音 似 鷃 夷 反 處 脂 反 扁 音 扁 瘉 古 兌 反 瑱 玕 二 音 郎 干 槍 所 交 反 槍 所 交 反 騾 也 裸 郎 果 反 赧 女 版 反 貸

音 式 菁 茅 音 精 廡 音 武 孑 居 列 反 榕 他 朗 反 儻 音 黨 氾 音 汎 映 於 敬 反 侯 技 音 同 濺 子 賤 反 糇 糧 二 侯 音 糧

音 成 稆 音 呂 梳 食 餘 反 診 音 萬 荷 鍤 初 洽 反 餅 與 餅 同 賦 吐 以 財 贖 罪 反 鬻 音 賣 挻 式 連 反 覬 音 冀 芍 七 削 反 塌

音 遏 斐 紀 尾 反 韓 墊 音 貢 溉 古 愛 反 鵰 幽 二 音 鷹 先 音 桓 批 音 比 販 方 願 反 殿 最 都 見 反 汙 音 烏 墝 埆 上 口

交 反 下 音 霸 螺 蜂 上 步 和 反 下 白 項 反 壞 淤 音 於 莩 音 殍 葦 音 偉 沮 子 據 反 先 音 冗 衾 與 金 同 渚 丑 六 反 瀾 音 簡 寶

在 宋 反 占 之 贍 反 級 色 立 反 嫫 音 漠 氾 勝 音 凡 駛 音 史 鑑 并 列 反 買 販 音 古 下 同 杼 柚 二 佇 逐 音 簋 音 古 碟 音 層

鍥公節反又音鍥又口頰反

晉書卷二十七　志第十七

迪音狄 宓生音伏 眭息爲反 雰音分 驍音澆 頫音權本作欟 鈴音零 掛卦負反又音封 埜古野字 藿蕭上所甲反下音

甯 緗丑林反 珧音遙 紂都叙反 屐其逆反 柝音託 耗莫報反 姍武酣反老女稱 隼思尹反 恣雎許懌反 茶陵

丈加反 昭穆音韶 東莞音官 冏舉永反 航胡郎反 艘蘇曹反 旹在智反 燠於六反 霿莫弄反天氣下地不應又音務

穮音標與 劣池爾反 瀰作在反 剽匹妙反 倮郎果反 餧此緣反 醬音 酤音姑 峆苦洽反 縹敷沼反 褻

音蒻 闞音一寄反 貊音陌 炙之夜反 絈與帕同莫格反方言帕頭幧頭也南楚江淮之間曰帕頭自關以西秦晉之郊曰絡頭字書帕頭

頭巾者也幧且消反 氂此芮反 擷胡結反 鐵徒猴反 屩音腳 總莪音崔 帩七遙反 縭扶然反 髮皮義反 殮力驗反

菰音孤 葆音保 韢音而 玘音起 媪烏老反 寍武庚反

晉書卷二十八　志第十八

蜩音調 蟺音蟬 炕苦浪反 鞱巨淹反 螽音終 欬欬上苦愛反下蘇豆反 傎都田反 謖所六反 澍之戍反又音樹

荐與薦同在見反 兜當侯反 鼉徒河反 刮古刖反 梼音擣 硬乃亂反 蝗蟻上昨何反下五歌反 蠐螬二音 龐呴

上盧紅反下音凶 咀嚼上慈呂反下在爵反 鄣諸良反 屠蘇音 曙許 甸呼宏反 瓶音武 瓿音部 甄盧斗反 堙

音因 磕磕苦蓋反 輥居 縊一賜反 曇音潭 忱氏林反 拉颯上盧合反下蘇合反 鋌音 捻乃叶反 喝於介反

變 懊憹上烏皓反下奴浩反 啄丁角反 荻徒歷反 艦胡黯反 橙橙直耕反 攀居 謹音喧 欻許物反 拆丑格反

反 鱉音黎黑而黃也 覘勅豔反 偃於武反 撞宅江反 噪蘇到反 橋陟瓜反 楳音梅 鉦音征 弛式是反 螟螣音特

稗旁賣反 賁音賈 枇杷毗琶二音 樛居虯反 螺於殄反字或作鷃音偃 鰲音樟 仆音赴 泓烏宏反 鶖鶬

頸胡二音 汙澤音為 共公音恭 觳苦候反 吻武粉反 鶖音秋 桃檽二凡音 瘤音留 汗萊二音為來 鵝本與鵝同亦作

鳴 猗於離反 咋助陌反又壯百反 淖奴效反 湑層閑反 賕音求 委蛇二音逶迤

晉書卷二十九　志第十九

觝都禮反 漳諸良反 抱罕上音扶又甫于反下音漢 彭與聯同本作韸 殪於計反 趺甫于反 釘釘上音丁下丁定反 猳

音加牡豕也 豚徒渾反 酗香句反 區霿上烏豆反下亡豆反 蹉七何反 韡音韋 鞸睨上匹計反下五計反 剝初轄反 絀

音黜 彭蜞音其 駃所吏反 狒將几反 鷸音戈 犍其言反 呴呼后反 昇息 朱提二音殊匙 濂旄上火乎反下音

沱 浩亹上古合反下音門 亡位音無下同 貿與侯同春秋曰王師敗績於貿戎 嘻許其反 蘩淚 蟠音 蟣 捺老音

仙箭反 竈悉 賦之石反 潭匹備反 塹居未反 柘之夜反 虧蟲上郎移反下相魚反 尉音尉

晉書卷三十　志第二十

痛音胡 犴音岸 陬子侯反 惛音昏 朴普木反本一作菾 臟 忍 臯音高 胏 鎔音容 老鬆

丑江反 丑用反又 蟄直立反 宄音軌 狙七余反 殛紀力反 榜音彭 箠之累反 鉆鑽上巨淹反下子亂反 鑕 斤反穿也 識列魚

反 耐乃代反 應劭音邵 蒯上音怪又苦壞反下音 戚於六反 痛音 驚拳二音 錕鋙 大 又 趾

音止 械胡介反 櫃陟瓜反 悝苦回反 狡古巧反 糅女救反又入久反 猲許葛反又起法反 護 安 呵呼何反 郪

音尤 烽燧二音 蛻苦 梟 斮側 歐一口反 以勾音 戕疾良反 捍音汗 銖音殊 斑他 蹴音取

反 頷魚 數 僧音 鷞古 圮符鄙反 凝魚力反 惇音

晉書音義卷上

晉書音義卷之中 傳上 起第三十一盡七十

唐 東京 何超 纂

晉書卷三十一 列傳第一

伉儷抗麗二音 寠盧政反 礐苦沃反 胱漢書音吐彫又吐鳥反 龍樊史記音字林五之反 挺式更反 枌音汾 甄
真音 孿力兗反 皺彼義反 睢七餘反 彤徒冬反 勳則歷反 綿音嗃 痺必至反 恚於避反 衛古文道字 拜音 紡
方兩反 涜胡管反 臞音 嬬音而 輼輬溫涼二音 黝說文曰好而長也以體反 東音 語無據反 蓀音孫 痺疾醉反 竈
穸屯夕二音 王假音格 儷音合離 嫄音元 嬌居喬反 覺音攪 晻鳥感反 躊躇二音儲除 嬰所甲反 嫕於計反 悝
苦回反 要幕要暮二音 泯武盡反 忉怛刀怛二音 憧憧尺容反 嗤五來反 懰慄劉栗二音 歔欷上許既反下音虛 號咷
袁桃二音 漣而連而二音 蔟倉谷反 鬬古典反 綢繆上直牛反下武彪反 褆福上氏支反又章移反 妊如林反 聃他含
遂迷二音 斯童反 仡許乾反 輓音晚 膝以證反 闔音闓又音憧 烟煴上音因下於云反 瞟覡上一見反下胡狄反
曣日生無雲曣見也下乃見反詩云見晛曰消 轉勃居反 玫音梅 昔古字 蹴踖上子六反下音迹 珧音姚 廝音斯 櫪紆遙反
麓音鹿 寺人時志反 瞰他昆反 祊甫彭反

晉書卷三十二 列傳第二

濟子禮反 邵陽音云 和熹音熙 毌丘毌音無字 蓊音翁 姥莫補反 彫布中反又 蒜蘇亂反 怖普布反 費芳之
反 恇然音匡 喁魚容反 瀟音湘 濛音蒙 隴五罪反 有娠音申 陰沴音戾 鷖語巾反 蛙烏媧反 蛤音閤 戚周
許劣反 鏑音的 化芊彌爾反事見史記秦本紀申君傳

晉書卷三十三 列傳第三

砥音止 雎陵音雖 書艾上音祁下五蓋反 瓮真報反 簟徒玷反 玦音決 笥相吏反 甓蒲歷反 畬音奢 糒平秘反
降殺所戒反 酖直任反 簞音丹 縕於問反 憮音武 絀音黜 核下革反 擯必刃反 匀音蓋 鷟側媯反 鷚靡幼反
酢音昨 燕見上音宴下音現 坼丑格反 怢他蓋反 猷綃上方物反下直引反 螢烏定反 鬲音革在平聲名 鯤音昆 姣胡茅反
反 販方願反 轂音角 轀側持反 詭居委反 葆音保 折撓奴效反 臆此鮑反 幢宅江反 盼之忍反 熙許交反
悴其季反 戢側立反 鉗巨奄反 料音僚 訕所晏反 狷音員 賸鄧反 珥仍吏反 粘漢與之反 咄當沒反
鄣邑反 騙蒲田反又音匹面反 麝神夜反 螺擦和反 碓音對 哇戶圭反 竊息委反 迃胡故反 逶迤上於為反下弋支反
撞宅江反 螳螂二音堂郎 飪如甚反

晉書卷三十四 列傳第四

秙音戶 汶音問 識音志 和逌音由 佑音右 戍邏盧箇反 鈴音零 榮音營 蚵女六反 蹟音決 俘音孚 償音常又

晉書卷三十五 列傳第五

慇苦角反 紌丁感反 慽胡暗反 臟音藏 吳會古外反 覓五哭反 寥居葦反 僾音保 岷音旻 秣音末 楯食允反
譙譏都郎反 峴胡典反 贊音相余反 柩音臼 戇去倒反 倫古外反 懦女亂反 萁胡賈反 璧其器反 鄴音儀
菑側持反 楹胡暗反 人排蒲芥反 韓暨作木排 魏志 譁音花 綦音執 欵器去奇反 家語又孔子見 韓鋪外傳 完牢丸二音
嬰音嬰 枰音平 幟昌志反 陴頻卑反 沅音元 潦音老 耽丁含都含反又 塞一井反 瓠胡故反 頸居郢反 洋音與
湲清左傳云夾灌而軍杜云灌水自魯陽縣東經襄城定陵入汝又說文曰清水出鄭縣西北山中南入漢鄭字亦同 刊音 漓
恐野 鮮息淺反 跨苦化反 摯音至 薛音薛 餉式向反 嘔吐烏口反 祭仲側介反 壔音遂 淯余六反 蝦音霞
反 刺七亦反 砥音旨 幅音福 檀徒丹反

晉書卷三十五 列傳第五

瞵子鄰反 枳音紙 蓍音居 郝音呼沢反 驥其兩反 甄擅古獲反 迂乙具反 糅入武反 隱音子
又側嫣反 領魚毀反 樣九丞反 紿音之待 詼古來反 模莫胡反 謨音模 昝罪音昝 祖已音紀 佚音逸 垸音棐
程說文曰褆也 直貞反 摭之石反 舉居許反 彷佛上方往反下芳不反 餌仍吏反 從伯 蠖巨衣反 當否丁擭
斥音尺 肆莫浮反 甑子孕反 拳音權 蘖音孽 瓊作罪反 闕說文曰 餽音晁 庾 數五來反 峒音柯
勤鑄古 殼音角 盾徒損反 泠音零 笛相吏反 嫗古禾反 又

晉書卷三十六 列傳第六

虯九利反 閬力宴反 眩音縣 仆蒲過反 菑音 敦煌二音屯皇 索桑各反 觔音斤 罭音 瑮玠上早下界反 螺落戈
反 撾陟瓜反 膂子奚反 創痍音夷 頡胡結反 委蛇二音逶迤 苯尊二本音 峨嵯上音俄下才何反 歧岐音祇
披崎 行也 阿那上安可反下乃可反 猗於離反 循直救反 胡毋毋音無 藿印音 殳音殊 甄音真 緘之林反 楠徂 暀
組 於云反 援摯 林簫 鑿也 字 釁音叶真 從者音縱 杏杪 了 郤音隙 般倕二音班垂 艙艙音叶 頻
仰說文曰仰 俗字此 作仰 麻卷 又作仰 女仍 父反 又 鶴胡沃反 釘丁定反 砥音旨 蜒蜒上於遠反下餘
吉 縮巨音 嶄巖 斷 才 結 勤子小反 崎去奇反 駒胜上知之反下留主反 點 鶬乃 帶 佛
音 崙 栗之 搞枯老 也字 几林 足反 持 嵌許 鼓音角 被香 苦 慘徒含反 鸛 鵝二 音 梁
暑 蔚 二 同 音 贊 音 止 反 又 鬬鵬 二 彫 音 贊 距 卽 委 鴛 音 軼 逸 鴨 音 蕪 音 繳 音
驚 至 音 塊 貴 立 坻 鄧 里 蚊 蟻 二 文 音 蟻 鵬 音 清 反 作 倜 閒 下 上 居 覓 反 纔 或 都
反 鞘 音 蹙 音 逆 鑿 鬼 拆 丑 格 頸 居 鹽 苦 叶 晃 音 鉈 側 買 茅 積
反 帷 古 蚘 蛻 許 又 植 之 直 途 念 音 要 效 與 子 函 音 拭 式 芒 方 炷 音
蟋 蟀 反 問 九 反 崔 杼 直 呂 反 新 鉤 樂 郄 二 音 阜 作 草 笠 竹 音 鏞 力 角 矜 音

晉

書

音義卷中

一〇〇七

晉書卷三十七　列傳第七

搉渠追反　勸渠卷反　邽音圭　股音古　墉音庸　阼音祚　跪渠彝反　欒音鸞　實音寔　魁苦回反　芍陂上七削反　整之郢反

反　棘力栽二音　賁音肥　確苦角反　諶氏林反　睎音希　虓許交反　莞音官　韡音偉　顒魚容反　湞陽應劭曰湞水出

南海龍川音真又丈更反　緝七入反　冗從上而勇反　蕃薛前漢書云薛蕃之子蕃國也應劭曰郭國也音皮白異

顏云白說非也鄱縣之名士各有別稱不必皆依本字　詈力智反　誹府謂反　奏劾胡得反　粒占實反　萊音來　叟人所求反

郝好各反　攄勅居反　淩音陵　斌音彬　鄃弋朱反　叟音蒐　暾徒敦反　癱音寔　疋音雅　攘汝羊反　寶渠隕反　瘞人垂反

反又於佳反　猜　佻吐彫反　皷彼義反　孑居列反　悼音敦　扞音扦　晞山洽反　耽丁含反　嫓上姑　堡下音保　反　桑

古堯反　隗五罪反　潰胡對反　迭徒結反　鉛音緣　葦音韋　茭音交　鮮息淺反　悝苦回反　圮符鄙反　腈陟魚反　瞑

音纍　捍音旱　訾音紫　涓公玄反　叱昌日反　舟　艫字林艫船也音盧　塗音徒　浙江說文曰江水東至會稽爲浙江之舌反　報

奴版反　郗丑之反　糅汝救反　恇音匡　詫丑亞反　渾胡本反　蓼音了　皋陶上音高下音遙　晉曰魚紀反說文作嶷　梗古杏反

反　汲　黯烏檻反

晉書卷三十八　列傳第八

伷音宙　彤音彤　融本或作　徒東反　腐爛音　釘丁定反　踞音據　闃去鷸反　堙音因　箋則前反　靚疾正反　杭音　俶

六　反　酗香遇反　禧許之反　喆音哲　鬢髩汝鬼反　悖音佩　質音至　左傳斐博計反　洵音荀　禪頻緜反　啖徒敢反

反　鬻力軸反　嚌疾聲反　懅虛偃反　盾徒損反　萊鈴亮反　櫝音讀　豁音溪　差選初皆反　乃賁側賣反　鞭扑

反　音木　餧奴罪反　闐音田　紞都感反　昣之忍反　歐烏口反　泫胡犬反　鼓古木反　殛紀力反　恚於避反　痼音固

遏或作　攬周易音稱直是反

晉書卷三十九　列傳第九

厥許金反　碧力灼反　祝　鼩　蟷何反　襯初覲反　浚音峻　薊音計　鹵音魯　僉於貴反　藹於罪反又鄰反　錯音蒼

籠音龐　耆烏外反　組古且反　猗於宜反　歧音兢　識初擊反　踞音據　調徒弔反　彧於六反　啜古雅反　顥音浩　契

音薛　梨音犁　黔許乙反又許乾反　佑音又　闡闡昌善二音　倅千內反　刺七賜反　斥音尺　睢七余反　賈音古　鐸徒洛反

嗽音速　傲古堯反　孜音茲　挈苦結反　悁於緣反　撓奴教反　屡一鹽反　奸音千　駁北角反　否音圯　毗房脂反

珧弋昭反　圉上渠篆反又音色　邴音丙　迮爭音　輯音集　畯音俊　適音嫡　磐芒定反　遼闊上力遼反下音憒亦

音開　刁音貂　汪烏皇反　秣音末　莘所臻反　滕以證反　叟鯀口反　獯許云反　漳滏二章府音　稌如甚反　焚燎力召

反　積古猛反　鶩音務　婟音扈　狙七余反　投畀必至反　蟄賊左傳音牟

晉書卷四十　列傳第十

遑渠遑反　度待洛反　汲音急　毋丘音無　蠱方執反　歸必音　釐力之反　煇與輝　經緯云貴反　要一遙反

禰乃禮反　縱上從下宅　橦江反　鉞音月　疫音役　蠻頭實耕　犒苦到反　綬音壽　絺盧反又　鮑郭二溫音　武賁音奔

佽音次　荃音詮　擾而半反　幢莫半反　愕五各反　狸里之反　輻音福　斌府巾反　摯音至　畛之忍反　傳會音付　限

斷丁亂反　飄頻宵反　閒使古莧反　詈力智反　懿下陝反　倢七全反　麇音巨　憔悴上在焦反下音醉　彝音夷　皺

在代反　確苦角反　姦惑上戶感反下二音　珧音遙　領五感反　愎符逼反　眊女乙反　蒯苦怪反　蹻渠廟反　闖音宮又音

也宮中門也　怯懦上去業反下乃亂反　廞音欽　斫斫之藥反　刺刺七亦反　蕕音亭　亡附古亡二反又亡　攀義音

上音力教反下音岸何反　文瑤音遙　函音咸　毓音育　裨稗上神入反下是汁反又　乞丏古太反　決音

晉書卷四十一　列傳第十一

甯乃定反　碓都對反　鑢音慮　淩音陵　汰音太　穰汝羊反　賁音　懍音至　瞷上芳鳳反下音附　恒當割反　婕音達

纏音　瞻與同　早昨早反　甓當益反　泫氏上胡犬反又上音玄下氏兩支反　陜古來反　占之膽反　繆戚音　頤

音怡　斥音尺　玷音點　肖音笑　竽音于　膂音旅　谷綠二音　龡上戶高反下音　嘉乞感反　蹐下師反　啖徒敢反　磋七何反

級音急　筋力斤音　飪如甚反　確苦角反　騫　羽　憩去例反　緣音隆　裀褥二因辱音　纛奴當反　祭仲側界反

賦音　隸仕賣反　槪古愛反

晉書卷四十二　列傳第十二

渾戶昆反　和丑兩反　鎣祭定反　睆胡官反又胡板反　艘蘇遭反　瀕音頻　俞恭丑玖反　醴所宜反　酒有萬說文云曰

醲下酒也一音山　隊徒登反　與閱音預　伷音宙　駿音俊　厭又一葉反音　甄音真　睢音睢　猾上禁反下皮　佑音右　埒

音骨　駁北角反　睹音覩　貯陟呂反　燕　脆徒魂反　郭音章　辯芳旌反　汶音問　恢苦回反　幡旗二翻其音　鶴胡沃反

鑿其器反　韝音鞲　徽古弔反　鱧音禮　舫府妄反　檜音會　鵜五狄反　柿木芳片廢也反　臏音賓　彬音斌　險　磧七迹反

歷反　字林云礦小渚有石也　錐職追反　閭　諜音牒　筏音伐　炬其呂反　鼓　棹亦　幅音福　賫音齎　櫬初覲反　璣音機

犒苦到反　秣音末　訴音素　要音腰　帆音凡　泊傍各反　踧子六反　怖普故反　慓音票　螳螂音唐郎　庇必至反　蹲踞

上子本反下徒合反　惷丑江反又丑用反　腦奴浩反　諮否鄙反　閒之閒閒　歷他得反　鷴古典反　嗤時制反　沸府謂

反　脆此鍼反　攄勅居反　案行下孟反　跳刀字林曰大跳也　公反　寶七亂反　篋笥音伺　券音勸　盜跖之石反

瓶　罌鳥莖反　賫所景反　粮音　福方福反　猜倉才反　鍘左傳音胡　泯武盡反　類音　錯倉各反　搔蘇曹反　隅

一作　嗰音　攘揚亦音　莫　虞五罪反　拓音托　泊其器反　烽音峰　闖作音闖　湣本　幅芳通反又音福　蹟音　展女丈反

殿音亦

晉書卷四十三　列傳第十三

窕句上於元反下其具反　蹴取育反　眠莫賢反　咄當沒反　傺張戀反　藜郎奚反　枚音梅　迪音由　昵尼質反　沓徒合反

反　甄居延反　窴音顛　瞑莫見反　跣蘇典反　模莫胡反　猋必遙反　牢音勞　晷音軌　媵以證反　鬲音革　垓音該

古來反　尫烏皇反　酩酊上莫迥反下音頂　涅乃結反　嶷魚力反　軼音逸　伶人郎丁反　弛式是反　饕吐刀反　何

足算蘇管反　虓吼上呼交反下呼垢反　賻音附　禊下計反　蘄音祈　郗音絺　僩音閒　苫失廉反　粥之六反　圯符鄙反

旟音餘　碓音對　嗇音色　肓音荒　鑽借官反　核下革反　郟古洽反　璞匹角反　蹙初六反　壚音盧　羈紲私列反　褋

音嫌　嫗紆遇反　馨呼刑反　櫐力軌反　麈音主　愎符逼反　錮音固　窟苦骨反　輜重上側持反下直用反　萇音長　填陟鄰反

反　清峙直里反　擔囊都甘反　敳五來反　豎殊主反　餛音昆　胡毋音無　鷇字林鳥子生哺者音卵又公豆反　飄符霄反

反　寵力董反　狻音浚　孱仕連反　勍音擎　顙　沓徒合反　扈音戶　搤烏革反　稚直利反　彪甫休反　勱音邁　廞許金反

反　叱昌日反　棒步項反　恚於避反　搯口洽反　灸音久　沌口音篆　稆音呂　啖徒濫反　廙音異　繆音繆　誹府謂反

儵音倏　髦音毛　裸郎果反　鏑音的　衵女日反左傳衵服近身衣　捫音門　跰步孟反　愞乃亂反

晉書卷四十四　列傳第十四

衮莫候反　甄主然反　踵之隴反　詡況羽反　覈下革反　刪所奸反　雋徂兗反　厮音斯　邃雖遂反　嚋諸嚋作醻

訊音信　羸力為反　誄力軌反　涿丁角反　毓音育　沔彌兗反　軺音遙　鎧苦愛反　鑵音觀　匱逵位反　貲即移反　疽

七余反　珽他鼎反　笏音忽　驤音襄　朝歌如字　轢音歷　衄女六反　泓烏宏反　觖又窺瑞反音抉　猾音滑　綝丑林反　粗

徂古反　蠶怯上音奴下去劫反　諶氏林反　猗於離反　磾音低　迕五故反　賕音求　詭居委反　瘖於今反　韘音叶　膳

陟魚反　甄之鄰反　薈烏外反　蔬色魚反　戇子降反　雩音于　覘勅廉反　己音紀　叁音三　郁於六反

晉書卷四十五　列傳第十五

掖音亦　嗜音耆　攫居縛反　颶音異　蓋古盍反　喟五愧反　鄒側愁反　蜂蠆丑芥反　洙音朱　蓁側詵反　瞿然俱遇反

反　鮐音凶　疵疾移反　悴疾醉反　暨其器反　駁北角反　培薄回反　撓奴效反　捶之累反　峭七肖反　劾胡得反又

胡愛反　謚音示　瞰總上他昆反下作孔反　紞都敢反　扞音汗　懟直類反　詰去吉反　粹雖遂反　艾五蓋反　晅況晚反

鷙直業反　稜魯登反　殲子廉反　幅音福　矗音觸　峙直几反　佑音右　琇音秀　屬吏音燭　遒音由　磥砢上音猥下

反　勵可　吝力晉反　陔古哀反　邳符悲反　詮綸字林云詮具也七全反輪具說事理　吳胡老反　昵尼質反　檢覈音核下

篩又作籭持據反　瘠於今反　番直字實反　鐫弋笑反　郤音隙　璆璣字林云火幽二音　詭說居委反　少選

呂覽云覆以玉儼少選而發視之高誘云少選須臾之頃也殊鑿少音戶紹反選音先兗反又音雪絹反　幢宅江反　鄆音皮　共驩上音

晉書卷四十六　列傳第十六

碓音對　芍七削反　稚直利反　剽匹妙反　堙音因　氾敷劍反　瞽音古　鈇鉞方無反下于月反又　槩古礙反　薺都計反

捍音汗　閫閉苦本反下音閉　赧奴版反　械胡界反　較音角　諳烏含反　隬隔本或作隬於斬反付也　歉苦簟反　嗇所力反

旒音流　旈本或作就音流　鑌音賓　兕徐姊反　逡七旬反　瘁疾醉反　甌烏侯反　渾胡本反　嘗　殺所拜反

反　婁博計反　隤音頹　鄒側鳩反　呵好何反　否滯符鄙反　誶子內反　珩音衡　耨奴豆反　級居立反　耋杜結反

鄉　植籛上側魚反下音海　候若協反　璽臺無匪反　懋載莫候反

晉書卷四十七　列傳第十七

泥陽說文云泥水出北地郁郅縣　音　鄠音戶　繆音　穆　鶤　音　純　賞　即兩反　亟定紀力反　莘所巾反　懷藍音濫

反　直遙　蕃毋無　餛　和　讙譁上音喧下音花　瞋音真　墾康本反　徧同　車　誼音義　僨方問反　窟苦骨反　篡

音恚於避反　罵莫駕反　竦踊上悚下勇二音　菲妃尾反　慙恧女六反　覆芳六反　激訕上古歷反下所晏反　茅茨疾脂反

反以茅覆屋也　賈豎上古下樹二音　玠音介　烝烝之承反　悾苦貢反又音空　躁丑之反　快苦夬反　肇音趙　造詣七到反　吠

符廢反　叵普可反　欻許物反　頷頷五陌反　齜相倉反　仄音側　譆　嗜上音　泥乎乃計反殺妬遠恐泥　曰　關苦穴

反　靦他典反　翅施智反　弛式是反　涸滑上胡固反下音骨　倩于見反倩而笑也　沽音姑　更互上音庚下胡故反　縷

力主反　簒作管反　嘏音賈　壓於建反　瓚昨旱反　構音搆　盟津音孟　諤五各反　崎嶇上音宜下曲俱反

晉書卷四十八　列傳第十八

箸丑之反　骼音格　齒在智反　幢宅江反　敦煌上屯下皇二音　洮土刀反　慄慄力質反日百姓慄慄　耒耜上盧會反下音

似　吞吐根反　戇子降反　猥猥鳥懈反　慷慨上苦朗反下苦愛反慷慨者其倒不一　樞音樞　圜音還　盤薄官反　貯

張呂反　糅女久反　餌入吏反　闒闒音覃　七郭反　耀弋照反　兕悴上烏光反下　萋山輒反　甲反又　蔓音孟　輞

口何反　閫闔上口閫反下音盍　愫蘇侯反　蜫音昆　瀆音讀　殺古音　獺他達反　鶊諸然反　鐵初鑑反　砥矢上征反

槊石礫反　疇音儔　一　纂音纂　讚作管反　牂牁上側郎反下音哥　塡音田　遺音遺　鮮衣音仙　磋七何反一作磋　傑

七刀反　闥音闥　絮息據反　叱昌日反　兇鉗上本或作兇下巨炎反　戢阻立反　撻他達反　蚩竹肖反　傲吾六反

恣睢許鼻反　讙字林云心肆志也　弱植時勅反王逸云植志也　嫺字林云植立志也　懾之涉反　欒莫官反　綦其胡反　吸其泣矣音

陟衛反又昌雪反　啜泣見也見詩傳

晉書卷四十九　列傳第十九

瑀音禹　籧因歲反　鄴之亮反　嘻許其反　釀女亮反　竄七亂反　腕徒見反　瘠音精　賭音覩　嘐迥慘反　憚音亦　齋

卸　蔡反　壚音盧　蠡音醪　稘古屯反　縫房用反　絮息據反　檣音墻　覰山音所責反又　垣音袁　氣襆作任反　嫺音許

展音逆反　屏當上卑政反下丁浪反　麃音鹿　蟓音象　傳都應反　阜音婦　壘音尾　膊音博　鷲於角反　嬌音喬　巢雖遂反

漯音累　弛式是反　剡以冉反　綜子宋反　蕢式射反　眹他典反　鞶音盤　經陟栗反　飴以之反　庖薄交反　餌仍吏

反 悢悢力讓反 鍛都亂反 縲紲上力追反下音薛 煢音瓊 襁褓上居兩反下音保 姐子據反 痏榮美反 恧女六
反 囹圄上音零下音語 沮慈呂反 浿音貝 祗音支 煌音皇 向式亮反 狷古縣反 躊躇二音儔除 伶音零 篩初洽反 跪祝
渠廣反 醒音星 隗五罪反 拳音權 肋音勒 鬲古覈反 卮章移反 觚音孤 挈 楛苦查反 豎時主反 漱所又反 瘳
音勞 鬗汝反 蜾蠃上音果下盧果反 螟蛉上音冥下音靈 鯤音昆 挑徒了反 憺徒濫反 胛音甲 奐音春 殄音叨 勸與倦
同 砥礪音厲 曼音萬 胡毋音無 數五來 鋸音據 騶側愁反 尻苦高反 銅紂音 蟹音解 螯音敖 拍音伯 笨
布袞反 睚眦上五懈反下士懈反 荼音徒 蹌七將反 舐痔上食爾反下直里反 鬻弋六反 客 腐音輔 潺湲水流也上士皃

反 連于權反下 瀨音賴 躅丈足反

晉書卷五十　列傳第二十

鄄音絹 鐍音決 隧音遂 掉徒弔反 棣提細反 鶗鴂上大嵇反下古穴反 靸與鞍同 顆苦果反 隔於建反又 鞮留
上徒計反 漢書云乘桴札者不得聚會 注云 疑留案疑蹋也 蝎音曷 蠹當故反 襪亡伐反 秕卑履反 屣所綺反 珉音旻 幅芳逼
反 福上方罪反 砢下力可反 憒憒上音貴下徒果反 瀉音寫 斛苦回反 訶乎何反 名公無名目也 瞞反相 鐃女交反
錯倉故反 酗香句反 龐白江反 疵疾移反 醒息定反 捎音蕭 湎音緬 俾使也卑婢反 販方母反 亟去吏反 專
音而兗反 茈此左傳音至反 整之郢反 盩力竹反 巧音蓋 節彼結反 詩音賁 賁音賁 怙音戶 鄙疾陵反 婞下挺
反 慺音婁 醬音又 醞醉酒也 瘴多朗反

晉書卷五十一　列傳第二十一

癡丑之反 痺必至反 歟於兩反 暗於吟反 瘞口莿反 睨五計反 鱗力神反 臏婢忍反 封居怯反 璵音綏
較音角 扁方典反 泫胡犬反又 摯音至 榛士臻反 咳苦愛反 喃許及反 鍵古猛反 贊至音 戔作千反 鐮音廉 璠
于繁反 捫音門 哈下紺反 阬口庚反 犄居宜反 籧篨上音渠下音除 膺反 祔音附 殄吋 瓚音贊 覽五令反 鎔音縱
他禮反 鱺音麗 繇音由 廝音斯 鹺遲音 殿丁練反 彫音凋 璽 篋匡音 懸音玄 鞶囊上音盤下音鬼 吸許及反
麋力巷反 纓鶻上所綺反下卸逸反 翹子朗反 凱音愷 溽音辱 鶂五歷反 釉 擢二字丈角反 沃? 渢數劍反 漂飄音 素士咸
反 尋音覃 渚丑六反 瞰苦濫反 偭偭也音緬 黔音琴 蔞句音俱 跖之石反 巛與坤同 擾人常反
豕 歎他旦反 弧 翮奴盍反 彎烏還反 癐於計反 驤騎上息良反下音奇 居古拜反 旃之然反 爨七亂反 森
音標 纖纖上息廉反下所宜反 僕僕牛仰反 顛覓也 炫音縣 闍翳上音闍下於計反 傑音 睿所景反 翼必音 於休音
臾烏到反 圮符鄙反 岷音旻 朝鮮上音潮下音仙 貊音陌 慭徒對反 暈音運 卬音昂 冉而琰反 絳容 睽巨追反 桀
音高 猗於宜反 飄音 桂叶 閩上胡對反下音 侶音 澍音注 橡音象 鮫五交反 哲音 龜音 蟹古衞反 哈火才
反 烹普庚反 涿音卓 深 識叶音志 蟠音盤 長沮上七余反又 攖音 鎖 狄音 垢音 吁況于反 梏古沃反

桎音質 擢音 嫖嬈上匹妙反 嵺嵃上士耕反 丑其反 拖徒可反 猾丑大反 夸苦瓜反 蘸池計反 綫
蹴佳 鼯鼪二陌音 滂沕上普郎反 雩音于 瞿音劬 犬公犬反 贛古暗反 蕩 本古 牂祖桑反 清渤清河
勃海 郡二 乾胡下沒反 雕鞍上丁聊反下 鐫子全反 坰古螢反 竚直呂反 涔 鳥 圉 二尺 鳴 古 雷 洽初
反 稌陁古反 廥 鄖卸委反 鬈 不準 不音 烏 共伯 繳音灼 爐 疾刀反 洗 被 方味反又 駢 駢
惠 礟 砭 五 愛 從 理 卸 容 反

晉書卷五十二　列傳第二十二

郤 音 隙 單父 二字音善甫 讜 音 黨 鯛 音 凋 鱸 古 侯反 狡 古巧反 兜 徐 婢 种 直忠反 猶 猨 二音 尤 悍 音 翰 狙 七 余
反 墳 徒實反 瀚 音 汗 沴 音 帝 錐 職 追反 磽 口交反 稽 色音 蹶 子 劍反 砥 音 慶 所 嬌 謂 仙 與 趙 雎
上七私反 下七余反 瑟 苦 鉤 黠 胡 八 反 跣 蘇 典 反 嘲 陟 交 反 郏 音 冶 兆 余 昭 反 快 於 亮 反 曾 施 智 反 歛 籀
鱣 反 疾 陵 蛤 口 洽 反 鯨 音 渠 卸 委 珩 行 音 轘 轅 上 苦 和 反 注 云 寬 大 下 音 也 韓 原 戈 反 捘 毯 池 爾 反

晉書卷五十三　列傳第二十三

遹 音 聿 裘 音 求 禕 於 宜 反 虞 音 嫱 許 其 反 弛 式 是 反 肄 音 異 軼 於 雨 反 黏 女 廉 反 揣 初 委 反 訶 呼 何 反 廂 音 襄
郁 於 六 反 臘 盧 合 反 孜 子 紅 反 蝬 蟣 上 才 何 反 下 五 他 反 臟 髒 二 音 吐 他 故 反 歎 直 任 反 杵 椎 上 昌 與 反
下 直 追 反 切 也 音 刀 韓 反 玉 非 贊 音 凱 反 初 顳 牝 反 毗 忍 反 髦 音 毛 泯 反 彌 鄰 鄙 反 常 斤 哽 咽 反 古 杏 掇 都 活
胙 反 昨 故

晉書卷五十四　列傳第二十四

伯 世 音 嚭 五 計 反 頹 古 猥 反 杭 甫 彭 反 歛 甫 遙 反 嘑 闞 上 呼 交 反 下 火 斬 反 怙 戶 音 餘 杜 如 反 翕 許 及 反 鉏 士 魚
反 嘯 諸 音 作 嗇 一 睎 音 希 輻 福 音 隴 之 日 反 悼 教 音 嗜 丘 愧 反 澥 呼 古 反 潛 日 朱 反 蓬 龍 盧 紅 反 子 居 列
反 衄 女 竹 反 莞 胡 版 反 蒐 所 鳩 反 觫 音 穀 鏦 所 八 反 圻 渠 希 反 瑋 韋 鬼 反 瑰 古 回 反 轄 由 音 矚 扶 朝 反 凱
苦 亥 反 阜 音 阜 梯 胡 奚 反 隊 徒 對 反 決 之 叶 反 賀 莫 候 反 蚳 音 旻 稚 直 利 反 倨 反 俊 力 變 反 蘇 叶 賜 隮 局 積
二 音 忼 慨 上 苦 朗 反 下 苦 改 反 阮 鳥 解 反 淞 音 松 抗 客 庚 反 蹏 音 迹 媸 魅 二 音 凄 遊 珍 瘁 疾 醉 反 酪 音 洛 囊 橐
音 撻 反 他 鼎 鯖 音 頸 居 郢 反 脊 所 交 反 袨 縣 音 鎮 音 芒 武 方 反 悉 親 音 饕 叨 音 賈 古 音 瞪 直 耕 反 瞪 直 視
也 又 音 大 仆 反 歷 理 因 音 翔 丑 兩 反 眕 音 否 符 鄙 反 號 音 豪 蛆 側 呂 反 究 音 鉦 鞶 上 之 成 反 下 步 迷 反 闐
苦 本 反 共 和 音 恭 掣 昌 計 反 扼 腕 上 音 厄 下 烏 段 反 寓 音 路 輅 音 抚 撫 上 郝 好 各 反 憾 盧 但 反 紿 目 洽 反
喫 喃 也 民 嚾 潔 胡 結 反 鱗 相 象 反 綾 經 上 鼓 音 癸 渠 追 反 縻 武 悲 反 肄 習 也 羊 至 反 廝 音 斯 裘
反 口 晦 音 筌 邯 鄲 二 字 寒 丹 音 踥 丁 陵 反 逗 豆 音 瑁 莫 佩 反 較 古 岳 反 鎰 鳥 定 反 坼 丑 格 反 怒 於 真 反

晉書卷五十五　列傳第二十五

茵音因　抵諸氏反　萃疾醉反　彤徒冬反　爆與燂同　蟠音盤　駘徒哀反　噫於其反　嘔嘔上於武反下虛矩反　函音咸
瑣桑果反　爨七亂反　嚧音盧　嗃許及反　嶒疾陵反　枳落枳樹籬落也居音巴闕居賣反　芳　滿鳥和反　詁音古
誹府謂反　抵梲上丁禮反下抵側也之梲必反　蹉蹉七何反　仡許乞反　蹶躃上居月反下先結反　迒五故反　譁音華
鑒格懺反　鵜為閒反　徼古堯反　三絀音黜　才生音截　於戲上音烏下音乎　砥礪二音　橐音高　鑽借官反　緝七入反
反　蓑在外反　矧式忍反　迪音由　劌居衛反　玭音毗　遠以季反　社稷之壇周禮大司徒掌　柘音互行馬也　戮丁　阼
反　在樓　蕞古遇反　縹緲上匹妙反　紺古暗反　耜鄭玄禮記注耜耒之金也音似　轡以御釋名云車也　所
魚麗呂知反　穜稑鄭玄周禮注云先種後熟謂之穜後種先熟謂之稑上直龍反下力竹反　挈壺苦結反　錚鏦上所交反下又莊反
綃音績　辟滌上七七反下七大反　沛艾上普賴反下五賴反　縞古老反　叙所立反　曉為感反　嘲噂上所交反下陟轄反　喉
噌上子秋反下音曾　輦步連反　礚礚上火宏反下音隱　砰磕上普耕反下苦蓋反　簡篾二字上音且　褻之庶反　震填上音
年　貫下從反　頹工迴反　麋牛宜反　鬱也　逐徒合反　頒斌上版巾下甫巾反　磐大聊反　猗居綺反　蘸(與)扶同　擩當
也音李善注文選亦作輿今依本及音義　洮他彫反　諷足俱反　竇竈二音　軌乃孝反　渾　踣上所六反下所亮反
黔息廉反　桑鹹子虞反　轔奴豆反　斯齊子禮反　抵直夷反　鈌於亮反　鞲七牛反　刺促七亦反　官懶音
聲之鄰反　福公厄反　寫古穀反　穀先夜反　券音勸　洒與洗同　躁則到反　謔才笑反　育所交反　酤酷上古胡反下虛
格於紂反　黝匹孝反　嶷莫行反　振與實同　撕擸上土咸反下土鉗反　菡萏上胡感反下徒感反　稗必稽反　郁
棣提細反　蒜芋上蘇亂反下子句反　箭戊尹反　薑薺上居良反下齊禮反　荅八反　囊而羊反　蘿戶戒反　版輿以板
蘭與周服襍事　還　桂穎勒貞反　楔胡計反　汜辭理反　狡黠古巧反　纚無勢反　嘽喒上慈損反下徒合反　粕匹各反
反　閶闔上他合反下他臘反　般辟房益反　哇於佳反　殊音朱　纖繢上子廉反下子賜反　閣語巾反　盥音管去聲　又時
音蟲　帖他時反　蜺他刑反　又　蚌步項反　澶常演反　擷古雅反　澡音早　倢尺氏反　屣所綺反　杅音干　蝸蟠音波　卯
雉傷北反　趑趄上七余反　鏃子泉反　搉古角反又古學反　犀音西　吳榜方孟反　螭丑之反　鮫古交反　轆古交反
靈音零　辟　屛(?)孟康云益州仕遠反　謂借　咆香句反　稼音隸　欽岑去音　濠汜二音　羅尼展反　嶙峋上　土
下音　嫈　澤(?)胡郭反　嘯噌上音料下音曹　或　磔音歷　嚶鳥莖反　汀濘上吐冷反下奴冷反　嗢鳥外反　腴以朱反
崢嶸上扶音下壁反　路之石反　著莫拎反　燋嶢上昨焦反下五聊反　莨荻上莫經反下古協反　爛古旱反　闌音還
類一勑作貞本　枌棋二音巴　蟃為郭反　嵬音嵬　崺音聰　懇苦才反　鰓蘇才反　增音增　櫂與棹同　槌
顒一二籌音鄭　曩音晏　鉦諸盈反　穀音遯　研音堅　蹤子公反　鼓五交反　甂鼻　播瓦以物　賁音奔　皷子六反　貅許尤反
擠今升案諸家書證無此字李善注文選作擠借也擠慈得其實善(?)云價或作擠非也　帅頓音浮邊反　拉盧合反　鮭胡甘反　鼇音敖

黼直買反　攡北買反　踣又音北反　矟色角反　嘈子諸反又在音反　鋏徒協反　籟音藾　鍛丁亂反　搉直追反
鶡胡山反　鶪丁刮反　蹈音黨　鞞卑鞞反　霆音生　鮐他來反　鷂呂當反　燀音闡　黏女廉反　縶巨
反　櫨音盧　殼叶豆反　蟻一作蟻　臘音　跂音岐　畢胡果反　烟熅上音因下云反　猬古禮反　郝音郝
音　儩

晉書卷五十六　列傳第二十六

彝惟作　允父上而隴反二音　嶠輾上去音區下音　斐盧含反　悍音扞　穎蘇頂反　稽疾陵反　郗醜毋官反　錢私箭反
反　袵如甚反　肘腋上陟柳反下音亦　愈以主反一作愉　嬉似刃反　忸字當作狃女救反　忕音大　段類古鼎反　扞音翰
濺古祿反　札蹇側何反　狡猾音滑　迸比諍反　遢他歷反　慘桑感反　粒音立　擣音搗　栖音西又　拓音託　句驪上古
侯又反音　俱下音嗾　嗤蚩上時制反下五結反　詰陟列反　史佚音逸　采椽重緣反　綿徒委反　蚡扶粉反　藍縷上力甘反
下主反　榆力音　鷂許鶴反生　弁皮變反　販方萬反　寰與還同　圍博戶反　攀呂員反　搋勅居反　鄙丑脂反　成
皋音高　慇遺遐反　瓚作旱反　戲五才反　悛此緣反　紐女九反　懊烏到反　乘桴芳于反　蹂躪上人又反下音藺
枹鼓音孚　楛音戶　擾擾而沼反　合從上音閤下音蹤　膽都敢反　稽音稽　蜺許飢反　艘蘇遭反　剥苦胡反　秣
莫割反　育呼光反　俞跗以朱反　訕所諫反　蛙蝦上烏媧反下音霞　鄞語斤反　楓音風　汏音太　鈸布火反　秕卑履反
反　蹴子六反　挈苦結反　仆音赴　潰胡對反　痺弋支反　懼之涉反

晉書卷五十七　列傳第二十七

臨力禁反　廞許金反　郫皮音　緦私列反　櫬初覲反　遯徒困反　暮莫故反　鎧苦愛反　幢宅江反　猝歿上倉沒反
下精遼反　珧音遙　硜北口經反　鬱字當作壁戶經反　卸井陘之北　斗　鼯鼬與斛同　下回反　璝賁音　阯音止　諝私呂反　汜反辭理反
符二嚴反　翊况羽反　呵呼何反　阻險與岨同　獠盧浩反　宛陵於實反　譯音亦　帥所類反　居為光反　境塙
上下口交反苦角反　覓莫狄反　湮音因　跳徒聊反　昵尼質反　敦煌上徒渾反下音皇　毓建位反　殞吐高反　猗於離反
賑市忍反　曾子秋反　薪櫝音獨

晉書卷五十八　列傳第二十八

舫符方反　頞五陌反　姣音交　搏音博　蹉七何反　跎徒何反　驪所宜反　齊斧上音齋下音甫　見解上巳反　鷚音鶵　明反子　琦苦買反
僎奴亂反　恚於避反　翩音叶倫反　助庚　內荏如甚反　一作餞　涂度都反　卞苦本反　梟古堯反　闔胡臘反　須
音貝　吒陟訝反　棟音高　梭重東反　康音裏　沌文字集略水出江夏入江音篆上聲　左甄音堅　剑指遙反　虓許交反　餚

晉書卷五十九　列傳第二十九

古郎反　汙音烏　靳(?)音許下　骶施(?)上音式是反

赧奴版反 䂖音石 䵂音枳 蠆卸委反 偪彼側反 鷊居隔反 憝徒對反 絜下結大反 孋音麗 丐古𥂁反 祓敷勿

鰀余苑反 刲 鈔居業反 崧息戎反 珉音旻 貂音彫 騶側留反 礔礰二音霹靂 歔欷上音虛下許既反 緝七入

䫀傅計反 飲音大 奪音手本作華 翾況羽反 顥胡老反 櫓音魯 儌古弔反 驕語巾反 訬楚交反又亡少反健也

販方願反 薉音穢 瘤音留 顒魚容反 頴一作潁古鼎反 塢五各反 皋音高 髦音毛 憑莫旱反又亡本反 倓徒含反 汶

音鹵 儆昌兩反 㐱之忍反 覘敕艷反候也 遼雖遂反 旟音餘 櫨胡路反 決音玦 迕五故反 鈇鑕上方主反下之日反

湎彌兗反 憰惘上作弄反下作無反弄如駭 闚去隨反 喋音牒 闔音闕 柏莫白反 犖呂角反 歃山洽反 攄盧僅反

殄徒典反 慨苦蓋反 郅之日反 瘼音莫 壗音儘 眕之忍反或作斷 逯力玉反 蓬為委反 龕音堪 疋與雅同 麋

武悲反 扼烏革反 田 甄音真 惲於粉反 裨頻卑反 淯余六反 祧吐彫反 纛徒到反 狙七余反 奸音干

晉書卷六十　　列傳第三十

蟹下買反 斲 喪息浪反 欒郤綺戟反 恧而忍反 旂渠希反 遭去遙反 悍音翰 慴之涉反 𦒉步迷反 繆音謬

郝呼各反 坫都念反 雎七余反 躓音致 覿音適 䑕彼為反 棧側前反 薈烏外反 堝烏古反 雝古況反 鄧叁反又

郴丑林反 靖疾郢反 氾二凡音 甔胡甘反 紾之忍反 虫虺許鬼反 虬繆渠糾反 阿那上烏可反下乃可反

歙許勿反 盻許戟反 窊烏瓜反 踞音據 差初宜反 窈窕上烏交反下奴鳥反 苦先廉反 猗音倚 螭丑知反 鷃力鼠

反 儺儺他朗反又他頃反 析先擊反 隳盧罪反 腕烏段反 鮮繾去完反 芟所銜反 蝮芳伏反 螫施尺反 柘

音呂 竺砂六反 獷古猛反

晉書卷六十一　　列傳第三十一

淩私閏反 俘 鍼古獲反 懼於粹反 狷古掾反 詆都禮反 礫初危反 衰苑初危反 眕之忍反 崤胡茅反 險

灑所立反 潸在到反 睎音希 紓音舒 㖃許交反 柵楚革反 壘力軌反 援抱上芳縛反下呼同反本 鷊居隔反 遹亡本

反 刲居桂反 瑁莫佩反 盾徒損反 昳夷賓反 悝苦回反 崎嶇上去奇反下音區 祛去魚反 擬當委反 篪音豫

晉書卷六十二　　列傳第三十二

夀音手 帀子答反 楯食尹反 髦當委反 鞬巨軒反 耨奴豆反 勞倈上盧到反下音賴 猗㐌上於離反下弋支反 瘼

音夷 拓音託 獿鰊音速 翅施智反 蟣魚豈反 殪於計反 殫當委反 唰所洽反 遲驕盧遊兵也 獠傳二音

鞆張留反 攄勅居反 縊於賜反 擾擾如兩反 頓仆音赴 跋蒲撥反 槃音高 賺方琰反 躊躇上音疇下音區

黎薄奚反 猶 膩女利反 械胡介反 殮力驗反 疽七余反 㝯烏郎反又 遒子由反 騆音周 鬷取音

四笑反 饍音善 權渠篆反 蹦古穴反 擔都濫反 樵昨蕉反 飂音鏐 妖於喬反 殺音古 嗜音耆 蹠之石反 鯑

遒之累反 撫 佻巧吐彫反 馯馳上音託下式是反 圖音 簾音

晉書卷六十三　　列傳第三十三

亟去吏反 掠力灼反 亂如鸞反 塢烏古反 塌烏葛反 薈烏外反 韶音遙 塢五各反 猗於綺反 麈音主 蜆胡典

反 槊所角反 洎其冀反 眈丁含反 直任反作鵃 縛莫 穫居兩反 鼓古戶反 傈郎果反 腕徒昆反 孔

煒于鬼反 㕦呼后反 薦清也 戢壁上士戢反下五歷反 戾結叶盧反

晉書卷六十四　　列傳第三十四

毗房脂反 東音凍 瑋于鬼反 匱逵位反 諫 恍苦朗反 慨苦愛反 懦乃臥反 篱音籬 鈴郎丁反 欵許物

反 剽匹笑反 䴊音遭同與 鑲莫紅反 嬰所甲反 柷昌六反 貉音武 巳 罷皮音 瓊音 妯娌上五出反下莫侯反

領五感反 儋如冬反 茹音而銳反又 瞳音童 忱氏林反 鉏助魚反 傳音會 附鄙反 蹂人友反 捋練上房

諜下反 音誕 朱蒂數物反 憔悴音 尾娓烏浩反 童丱古患反 鬈四 札瘥才何反

晉書卷六十五　　列傳第三十五

覡胡狄反 鞅子了反又 祥音半 龕苦堪 隗五罪反 務他郎反 練色魚反 贈 礎音楚

蘇二溫音 霧音導 橋杌上徒刀反下五忽反 圯符鄙反 蜚業音也必 巢卷反 擿古雅反 曬所買反 如椽直緣

反 曇徒含反 嚏徒計反 館 鮐音胎 廞許金反 隼思尹反 橫 隤杜回反 鶻胡大

晉書卷六十六　　列傳第三十六

研音硯 集古 菻郷與之 橘日朱反 膠音 勸音 璠音 達渠追反 鑁反 褓 陽七 單字林

日韓明也 强 吐高反 濤音 冷力丁反 沌音 潰音 愊之涉反 遒音 芟所銜反 蛙其 圻渠布反

祚在各反又 某音母 挑徒了反 頒布 百 扑音木 擇勅 膳 訶呼何反 把

憚下 遜 珠音 浮長直亮反 愾許氣反又 毋丘音 傳知戀反 榮音 梭 衰

察 朱 網古 隊子 鬣音毛 江漢於六反

晉書卷六十七　　列傳第三十七

懦徒敢反 數五才反 員音云 鞋音 庇人弁至反 幘側革反 析胡明反 慢待 琉音充 栾戚二音

賺 斷丁角反 重 趼古典反 嘶山洽反 福 陁上方下烏 怯去業反 綢繆上直牛反下武彪反 祼

反 鉦諸盈反 四 鑾 磯居希反 石激水也 戲許 狡古巧反 慭牛吝反 嚏 驅

辛 華音亦 立 汩古沒反 殛紀力反 慶 丑升反 扞音 忖倉本反 蹶 鮐音 類

犖呂角反 葦 汝 濕色立反 枋府良反 肝音 銖大 展 籍 紐女久反 拓音

居 裋褐二音

晉書卷六十八　列傳第三十八

炙之夜反　啗徒濫反　旟以魚反　舳艫逐盧二音　薢芥上五芥反下古邁反　蹉跌上七何反下徒結反　蛙烏媧反　婭音亞

拓音託　[illegible]鈔奚反　闓音開下同　鄢音偃　混沌上胡本反下徒損反　曚莫紅反　嬖音詭　嬬如雷反　巋牽鬼反

晉書卷六十九　列傳第三十九

隗五罪反　砥音旨　龕口含反　魑魅上丑知反下美秘反　嚚語巾反　惷丑江反又丑龍反　釐理之反　讙譁喧花二音

𧨳凶二音　刁協刁音彫　懦乃亂乃臥二反　塢烏古反　諳烏含反　猗於離反　蠹當故反　井渫息列反　騄音錄　璵璠

余二音　沁七鴆反　弢吐高反　繆坦音穆　黌音橫　洙音殊　羯居竭反　騶庭睹反　邊布玄反　緤私列反　賁音肥

風俗通賁氏前漢賁赫魯有賁父音奔　腐脊上音父　瞋昌鄰反　郝嘏上呼各反下古雅反　樗勑居反　絜息據反　肘陟柳反

料力弔反　腴羊朱反

晉書卷七十　列傳第四十

應音膺　玫莫杯反　酋自由反　券去願反　覬覦上几利反下羊朱反　鞅於兩反　秕卑履反　瀘音盧　蔿爲委反　頡頏

上胡結反下胡郎反　繾綣上音遣下去阮反　鬆息蒸反　玘音起　估音古　撼下紺反　拉盧合反　印於刃反　騷蘇遭反　擅

逵位反　槌直追反　佷愎符逼反　訐居竭反　婁盾徒損反　狷古犬反　媵以證反　臆斷上於力反下都亂反　銓此緣反

反　擇與鑄反　謨莫胡反　撓奴效反　峚岠巨音　析胡耶反　創初亮反　眕盱上之忍反下凶于反　矢旝說文旝

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鎚敵也春秋傳曰旝動而鼓古外反　厭二反　僵音畺　拳巨員反　簷以瞻反　耽丁含反　悛此全反

胡毋音無　盱眙上許于反下與之反　愞而兗反又奴亂反　瑑除篆反　儋石都濫反　函音咸　戚音叔　賽音塞　旆蒲蓋反

葩音巴　樓音蔞

晉書音義卷中

晉書音義卷之下 傳下載記 起第七十一盡一百三十

唐 東 京 何 超 撰

晉書卷七十一 列傳第四十一

踽踽 局積二音 鋪糟 博孤反 嗤 昀例反 墨翟 徒歷反 重蹟 上直龍反下古典反 箋 則前反 嘖 許及反 賁育 音奔

拉 盧合反 曳 音裔 刎頸 上武粉反下居郢反 喁喁 魚容反 鞬 居言反 鶻 胡沃反 榜 與勝同 賻 音附 幘 側革反 華

軼 夷質反 謳 烏侯反 貔貅 上房脂反下音休 耒耜 上盧對反下音似 蟻 魚綺反 穰苴 上而羊反下子余反 茹 而據反

覈 下革反 綝 丑林反 捽 昨沒反 秕 卑履反 翱 五勞反 兜 當侯反 蟣蝨 上居豈反下音瑟 兕 徐姊反 揵 音虔 旃

渠希反 衄 女六反 戭 以淺反 顛錯 二倫反又 齗 許斤反 倨 居御反 垤 徒結反 核 下革反 宿辦 薄莧反 崧

息檢反 悝 苦回反 嚄唶 上鼓獲反下徒合反 酃 來丁反 耆 渠脂反 椅 音倚 詆 都禮反

晉書卷七十二 列傳第四十二

抵 都禮反 噓吸 上音虛 郟 音夾 顐 五胡反 螫 式石反 歘 許物反 茱萸 殊渝二音 沴 魯帝反 鐸 徒洛反 繇 直又反

棧 士限反 繆 音繆 蠆 尺刃反 旰 音翰 紓 音書 糟粕 匹博反 呼沲 徒何反 珥 而至反 埒 力輟反 薈 烏外反

臯 音高 摹 莫胡反 鬐 汝䀭反 鵂鶹 二音休留 蛙 烏媧反 鼇 五勞反 祛 去魚反 訊 息晉反 驌驦 二音肅霜 黃 度奚

嚶 烏莖反 刈 音乂 爨 七亂反 詡 許歸反 旭晞 上許玉反下音希 蚓蛾 上餘軫反下五哥反 騂 息營反 蠡 倉胡反

鞠 音類 蚊 音文 蜉蝣 二音浮游 檜 勑屯反 迈 胡故反 蔚 音尉 悖 譬實反 愁悖不樂之狀 憂 螻蛄 二音婁姑 孳 音茨 婆

娑 桑何反 沌 徒本反 杌 五忽反 潦 音老 犴 音岸 鳖 居未反 投畀 并至反 褻 私列反 貍 理之反 魍魎 上音罔下音兩

音兩 慝 他德反 沙漲 陟亮反 擠 即奚反 彝 以脂反 裸 郎果反 騣 陟衛反 袴褶 神執反又音習 鷔 五勞反 貿 莫候

反 楞 勑居反 扇 音漏 翅 施智反 鶵 音晏 跛 布火反 饋 并列反 嫫 莫胡反 礫 音歷 焦僥 二音堯 夸 苦瓜反 躓

蹝 陟利反 扛鼎 音江 圮 符鄙反 藻棁 職雷反 較 古學反 悱憤 上妃尾反 肘 陟柳反 軟 而兖反 絺綌 二音癡隙

紬 勑鳩反

晉書卷七十三 列傳第四十三

激 古狄反 悾 苦貢反 蒙 餘亮反 拖工 徒可反 懌 音亦 嗷 徒敖反 犨 胡界反 鯁噎 上古杏反下烏結反 肝 音幹 撟

許為反 鋤 助魚反 馘 古獲反 顧 音當 彬 府巾反 龢 與和同 蹻 渠廟反 艾 五蓋反 聆 郎丁反 餉 式亮反 恇 去王

反 汪 烏光反 殲 子廉反 玧 音允 賁 徒德反 彫 郿民反 皝 黃蕩反 頎 渠希反 傴 於語反不伸也 惛 音昏 掣 尺制反又

尺折反 瀛 音云 豬圻 上之野反下渠希反 豬 丑六反 羸瘠 上力為反下秦昔反 燥涸 上蘇浩反下下各反 疽 七余反 惔 徒含

反 瑰 公回反 禼 私列反 吻 武粉反 台產 史記台音胎

晉書卷七十四 列傳第四十四

龍亢 音岡 甄 音吳 簞瓢 上音丹下符霄反 嶔崎 上去音反下去奇反 遒 才由反 禆 符支反 鶤 諸然反 鵝 巨

魚毁 二音 俞 縱 丑又反 迸 北諍反 勍 胡勃二音 豁 呼括反 竺 陟六反 賻 音附 遽 巨涓反 又 跳 徒聊反 鐺

苦愛反 沮中 子余反 甬中 音勇 笮 在各反 給 徒亥反 瞋 昌鄰反 諳 烏含反 沂 魚衣反 漳 諸良反 擔幢

宅江反 仄 阻力反 棟 音陳 掠 力讓反 扼腕 上音厄下烏段反 氏 音低 勦 子小反 較 古岳反 重複 上直龍反下音福

鬪鬧 二音 思篡 相吏反 犒 苦到反 溧 音栗 蓐陵 古限反 撲 普木反 閫 苦本反 輶 音由又弋久反 衽 如甚反

鱗 音 㥾 乃亂反 瞷 音閑 孀 音霜 嗜 音耆 汙 音烏

晉書卷七十五 列傳第四十五

穎 蘇朗反 隤 徒雷反 周易云坤隤然 秣 音末 蟻 魚倚反 躓 陟利反 梗 古杏反 稸 丑六反 屐 奇逆反 齧 五結反 嶭

音巨 鬻 音育 說 泄反 邯鄲 二音寒丹 亹亹 音尾 綢繆 上直牛反下武彪反 譴綣 上音遣下去阮反 濠 胡刀反 燮 蘇叶

反 厭 於叶反 忱 市林反 戢 側限反 裸 魯果反 峭 七召反 佑 音右 蓁州 荻 徒歷反 齎 即奚反 崧 音嵩 戩

一六反 覬 居致反 齠齔 上音條下初覲反 攄 渠連反 歆 許金反 瘁 在醉反 訂 字林曰訂評議也又音汀 音鼎 闓

胡反 慨 苦愛反 與愾同 鞵 戶佳反 惔 徒甘反 鶯 并列反 遂 與邃同 鍇 胡騃反 汪 烏皇反 瘵 於列反 洙 音殊

螭 丑知反 帑 他朗反 涯 五佳反 賞 即移反 磬 苦定反 纚 所宜反與縱同 睫 紫葉反 攫 陟爪反 鉗 其炎反 蜩 音條

鉏 古雅反 芒屩 居灼反 傖 初庚反 勃窣 蘇骨反 襦 日朱反 尉 音尉 複褌 古渾反 煖 乃管反 綴 音叶 窒 陟栗

反 爻 胡交反 瑋 苦夬反 牝 毗忍反 旂 渠希反 箋 則前反 餗 音速 椅 音倚 泉 直例反 橐 無運反 蔀 音部 蕆 音藏

晉書卷七十六 列傳第四十六

輜 側持反 鄶 古外反 鍜 音叟 埭 徒耐反 苞 皮表反 柵 側戟反 纛 徒到反 浙 之舌反 醒 息定反 番禺 音潘愚

虞 音虞 鞬 吐高反 胕臏 音附 額 五格反 樟 諸良反 鐸 徒落反 舫 府妄反 眩 音縣 彬 府巾反 謇 居輦反 跪 去委

反 稜 魯登反 彪 甫尤反 嵥 相象反 秣 音末 寒悴 在醉反 猖獗 二音昌厥 蒂 都計反 頷 戶感反 鷙 脂利反 掎

居綺反 滬 音戶 仡 許乞反 飄 字林魚出東萊文字集略又作鰶字音祭又音制 蝦 音霞 鮓 側下反 廞 許金反 崎嶇 上去

音區 苛反 下 詰 去吉反 玧 音允 茹 而據反 祚 在各反 慶 驎 史記音 耽 都含反 鸛 諸然

稍 左傳音鶴 史記音且亦反 鮒 音附 酈 音歷 纖 息廉反

晉書卷七十七 列傳第四十七

睥睨 瑕 古雅反 培塿 上蒲走反下力狗反 攸 以周反 傖 初庚反 僕 蒲侯反 麾 於禁反 鬻 于閔反 樹 力究

一 柈 音盤 裝 音莊 樸 房玉反 倏 書六反 撞 宅江反 濃 音 憚 於粉反 欸 以芮反 廛 音 槩 古礙反 傲 五勞

孃女亮反 翜字林曰翼也山立反又所甲反捷飛之疾 頟魚毁反 坑客庚反 柴音柴 吡齒日反 呵呼何反 惠與德同 忖七本反
狷古縣反 圮符鄙反 句音鉤 穫胡郭反 炬音巨 掬九六反 哂式忍反 璩音渠 僂力主反 顙蘇郎反
賵撫諷反 彭蜞音其 蟹胡買反 鼇五勞反 航胡郎反 覩疾致反 鱉說文黑獸也山六反 鼬說文白獸也下甘反 嘐說文
嚶憤也音流寀通 瀟泟曰亦為嚶 錙側持反 蝎居謁反 竻 陂七削反 肘陟柳反 咄咄當沒反 櫛阻瑟反 遂音遂空
方驗反 拊孚武反

晉書卷七十八　列傳第四十八

龍龍盧紅反 堰於建反 闇烏紺反 汪烏光反 茹如魚反 殛蘇古本反 汜音凡 膾古外反 矸字林音介堅
也 齔下初覲反 諏子于反侯二反 榛榛上音責下事反 鬣烏鬣反 斤斤音斷詩云明明斤斤斤斤明察也 禳汝陽反
逮反 覆瓿揚雄傳云蓋覆醬瓿瓿小甖也音部 秋音秋 皸魚列反 豚徒渾反 盆阿溪反 弛式是反 絛鏃上蘇
爲反 下徒沉反

晉書卷七十九　列傳第四十九

鯤音昆 咣音陶 鵾鸘二音 欲 襦曰朱反 枋音方 鐍古穴反 梗澀色立反 韶音遙 錮音固 惔徒甘反 嘈嘈上蛙
撗反合反 下輯音集 胼胝史上蒲下竹尸反 繕市戰反 賭音覩 屐音逆 旆蒲蓋反 慽下紺反 砡烏光反 鼾
反女六反 迮狹上側陌反下音洽 艦胡黯反 剡苦胡反 禁禦力竟反 一狁亦豚反 戴逵與達同徒困反 東莞音官
涂度乎反 盱眙與之反 航胡郎反 氂七吏反 屈氏音支 駱駝徒河反 濶額古和反 柵側戟反 弧西封反
碻磝上苦勞反下五勞反 吞音桂風俗通彭城香以為計據古有此姓 鏑音的 彖據云子居列反 憹蒂侯反 瑍音奐鑰
鼇昌兩反 脩治直之反 福阮上方緬反下為解反 來誑食爾反 部音告 對直類反 覬池爾反 泌鄙媚反 瞰苦濫
反 瑜乳俱反 頽盧潰反

晉書卷八十　列傳第五十

炙之夜反 嗷徒敢反 啗徒濫反 亟紀力反 饋逵位反 麋音眉 泣力至反 浙音熱 禊胡計反 湍他端反 惓
渠魯反 閟出玉篇 姥莫補反 棐几音匪 刮古滑反 慎為到反 戢阻立反 洒先禮反 頮又蘇朗反 璈音敖 彷彿音髣髴
二音 榮呂鈞反 杜頰上張為反下古協反 搏摶居反 掣尺折反 駮犇上北角反下音字 傖助庚反 殿榜傳朗反 釘
丁定反 橙都鄧反 黯指減反 揣初委反 鞁分物反 衰音羨 覩疾致反 霤力救反 梓柟五馬反下木餘 說文 春
蚓音引 煮之據反 蟠音盤

晉書卷八十一　列傳第五十一

鍼古獲反 牂柯二音 臧歌 剷指齒反 鬻七亂反 透他候反 龕日含反 莞音官 焉於虔反又為郎反 慓乃亂反 駑

奴古反 校古巧反 蒯女大反 郝苦各反 郝好古反 嫋音而 販方願反 忕音太 銍陟栗反 閈況羽反 戚久舊
鏤胡郭反 鉏耒上助魚反下盧對反 貂丁聊反 芸積二云音 鐃女交反 錯音愛 峴山胡典反 惔徒甘反 氂七吏反 昝
音蘇 敚徒義反 串古患反 捋盧活反 伺相吏反 濤音書 郴丑林反 名也 扮武中反 楊珉武巾反 弢吐高反 脛戶定反
反 橧音曾 怯去業反 噤渠飲反 械胡界反 鋌市連反 甑子孕反 茄古牙反 韓傍禮反 蹋徒合反 韡與韙同
郛音蘇 狢下各反 焘徒到反 汶無運反 瓌魚反 璠音繁 璡音進 迸北諍反 菰蔣上音孤下 反生菰蔣其根盤結
名曰 异余吏反 涪音浮 僰傍北反 又 勵子小反 逵 隙去逆反 歐為口反 迭徒結反 鸑昨含反
音詳 嗿吉夫反 蛟音交 枋音方 蚖音元 鮮賴 遂 置子邪反 赳音糾

晉書卷八十二　列傳第五十二

謖所六反 蒐音昆 鄹 取私反又音妻 齧五結反 上貸他代反 下賁徒得反 償常亮反 旃諸然反 溥與普同
習力鈞反 剸音專 疊相居反 攝子括反 摯音至 啫音啫 斥昌石反 跌徒結反 嘗郎穆反 鬃七亂反 猿犹
陰允二音 龕口含反 濞匹備反 耐罪乃代反 裸袒徒旱反 塵音主 鸇諸然反 鳌烏定反 驎力珍反 碣渠列反
躊躇二音 磈磈音雉 欸音盧 欷許既反 緹徒奚反 瘅多旱反 流漣音連 惇都昆反

晉書卷八十三　列傳第五十三

蟊音髮 喘昌兗反 耽丁含反 白璇似泉反 嬈乃了反 洙市朱反 煤私列反 甑子孕反 滬音戶 賁進漢書高紀
云蕭何主進 蘇氏曰主賦斂禮錢也 陳遵傳云進顔云進贈也 帝博而賭 秭歸上音姊下云 鬻貴上盧下之諸反
但父遂與宣帝博數負進
迪音由 塹柵上七艷反下側戟反 泮音判 賁返音方義反 易音扶云又音奔 餽逵位反 糒平秘反 沴魯帝反 瞢武登
反又武 覲几利反 膂盧 蘖 嫩蘇旱反 鍼丁很反
亘反

晉書卷八十四　列傳第五十四

忱氏林反 長直亮反 珧餘招反 榱所追反 輯秦入反 軼於兩反 厥許金反 遏盧 箇 辭各旱反 合鏑的
二音 韓傍禮反 葦 鬼 鑽相 禽 驚昌兩反 盱眙與之反 跳音調 狡古巧反 斲丁角反 稆音呂 麑音迷 鶵
干翰 韭食 捍音翰 歐罯上一口反下力智反 犍焉渠焉反 鍵其偃反 獠音老 扞音翰 柝音托 縋反痛奔 遺
音韋 歃山洽反 鄮城音賀 柞子各反又在各反 畛之忍反 獷古猛反 餉式亮反 剽匹妙反

晉書卷八十五　列傳第五十五

憎之參反 譟蘇到反 悛此緣反 跳吐彫反 躁則到反 愎符逼反 捘五木反 奴禾反 蹇其據反 福方 猶
所劍反 新淦古暗反 含紺又 黥渠京反 胙音午 拉盧合反 桎音質 梏古屋反 跳躑音直 椽椈二傳鈞音 柘音石
藿丑芥反 莞音官

晉書卷八十六　列傳第五十六

烏氏音支 萊音冊 氾音汎 繆靡幼反 紉武粉反 舫音放 鶗鴂徒雞反 晁直遙反 耽丁含反 屣所綺反 氂音毛

轄胡瞎反 蹐勳合反 璵字林余瑳玉浩反 臺二音 毦布吐反 數 塢音烏古 鉄市朱反 肘陟柳反 寔館

匯二音 瀰音宛 宛許元反 嵇息移反 鏃到 腕烏貫反 岌魚及反 糈柏四各反 鬣音鰍 鮑 擾

音撲 白帢字林曰白給 帢苦洽反 如 隲之日反 揖次上下子魚反 令居 蛙音封 罐瓜

實之反 擺音 踊音 解扁音 諠譁二音 標悍上下音 桄許交反 瓏 稷直

子余二反 耿余古反 桑古反 鼉 白帽苦洽反 瑠 嫩許委反 燼疾忍反 躭音帑

困圄二音 疢疾反 琪音其 騷軒音 俗人呼 諠軒 妖音 張 瘴大 綝

丑林 剔他歷反 鞘私妙反 蝦古雅反 仂又音勒 甚丑貪反 甜徒兼反 晛丑歷反 又

晉書卷八十七　列傳第五十七

糜奴尾反 翩古華反 且渠子余反 謖所六反 湟胡光反 胖思營反 赫呼格反 洋音半 運陟連反 榛士

拓音託 緊烏奚反 餘音連 昏勢都念反 鵾鳳脂反 樂洎二音 額盧對反 傳檀音 又 恣睢上如

宇下許季反 又私反 兪音千余反 荏如甚反 勍渠京反 卷謁 沮七余反 蠢音 赫呼郭反 漱所諸反 彭

音閱 苦覺反 忪懞上之凶反下音蒙 婕嫽上才接反下音 斂岑二音 鉄於琰反 畢 藏古獲反

芟所衡反 袷苦洽反 卷音

晉書卷八十八　列傳第五十八

疊壘音 循陔音 瀧所綺反 頻與傭同 沫莫葛反 薜時吏反 毳此芮反 醮子肖反 孑居列反 豎刁音

哺蒲故反 蟾蜍二音 飴與之反 鑿莪上五哥反 下 膳居約反 邢兵丞反 貧笈其輒反 士所以負起

許孜音 嬴儦防介反 顋居郢反 搏音博 裘古本反 又作 一本 菅音 糝先感反 据居運反 楗音

廩古 蕭文以 蟀音 蔑初力反 恤 弦 羲 阿呼 監

甘反 倬 臚音 刮古 鬢 髦音毛 眞居 棲欄上下所連反 淋 揆

覦而 鉏助魚反 厥許金反 紹與瑤同以贍反 鈇渠營反 瞋古 輦 墀 擾 晃胡廣反

晉書卷八十九　列傳第五十九

嶠去音反 熾許交反 頷魚毀反 聲許 伶音零 血滅子 則 又 洸胡 眕之忍反 檮音 之溜

力救 勤音 呼 噏許及反 圻 賭 足 小高 出 所 蓮 疋 審

當 橢 笑 疢疾 瘵 瞋 償人 責 掛音 筋 煙音 回

晉書卷九十　列傳第六十

鯨鯢上渠京反下五兮反 蓮苟 粒音立 覓 盧

儁與通同 氾音汎 羨其 黛音 平 一音 來 贖 鸛 縈 腕音 粗 燎力召反

逌音由 鄺 戩 厥許金反 拖託何反 歐 溼 索 歆所洽反 剔他歷反 殘音 遙

番禺二音 反

晉書卷九十一　列傳第六十一

殤 揖 坑 子居列反 弛式是反 亟去吏反 鋌 瓊 賁音 稅吐

話古 譁 怊悵 膳 氾音汎 鉏助魚反 雍於容反 斂力驗反 拼胡 萁 薦

作 躓陟利反 癡 傑私列反 踝 鑷 餽 抵 軟而兗反 錫音

瞿口 盞 佩 巧古 鋌 穢 賺古火反

晉書卷九十二　列傳第六十二

軑音大 棄才 散 研音 外 埒力 鈇於據反 溷 滑胡本反 蛟巨支反 蠕而充反 又

鎔音容 委蛇音委 逴丁 杖 暈云 閏 珥而至反 彗 字 下上因歲反 沆 瀣 朗 朗反 鷸

炮白交反 鼇五 奮 加 濛 氾 撰 汭 愾 懞 下 嘈

而 小 澎湃上下音 彭 呐列音 佛符弗反 蝴蝶伊 牀 磥 穗 上 郎 鈴 槿 丈

下 若 嘩 噴 二音 物 武 粉 嚥 溷 胡 困 俸 助 康 渭 云 占 之 帶 都 計 職 取 嘴

朦他 汗 鳥 獵 其 較 紺 褐 於 門 偉 女 耨 奴 豆 泓 嘻 交 反 鰓

初 海胎音 儐上 力口 嘲 哮上 張交反 下 許交反 鬱 蒸 上 於 粉 反 下 尺 允 反 扈 蕃 上 烏 含 反 下 盧 含 反 厎

照 上 支 反 拉 盧 合 反 曚 閃 上 力 冉 反 下 舒 斂 反 嗆 嚀 上 七 鄉 反 下 二 闒 茸 上 土 盍 反 下 而 勇 反 饕 吋 音 鑄

亂 下 五 聲 去 惛 音 圮 音 蔽 孤 古 胡 鑪 音 盧 雉 去 遙 椰 阻 棧 沮 音 七

偉 丁 嫜 之 瑣 琤 音 仆 赴 綽 約 嬉 戲 反 蹂 力 玉 餼 才 猶 吉 揀

北 買 嫭 砧 二 音 躓 子 邪 海 鳥 靳 苦 下 上 音 居 反 研 介 蔡 檣 二 分 音 新 七 桥 音 冾

藤 之 夜 紿 徒 亥 彖 他 亂

晉書卷九十三　列傳第六十三

勳 子 小 戚 之 許 劣 反 魏 位 莽 鯁 姚 反 瑜 力 灼 棲 椽 二 音 瘵 音 作 力 反 本 作 孔

戮 皆 惜 含 滄 古 南 捐 其 鍼 邱 巳 西 糈 許

晉書卷九十四　列傳第六十四

渟音亭 窅烏了反 筌烏華反 悛此緣反 斁音妬 汨音骨 臈與臘同 斥 謇顧上暫賓反下子六反 梠音呂 蠛蠓上乎反

一字林曰蟻蟲長一寸可食下海音觜 而子答反 撞宅江反 挑梓音盤 䗬螈上都計反下奚動反 忼慨音慷愾 踧踖上子六反

下音賈 施徒可反 檣音牆 鎦鎬音留鎬 鯆音鋪 鮮音鮮國一名江豚多膏少肉一文曰鯆魚出樂浪有兩乳

鯆音居大反 鶂五歷反 梢所交反 跳徒聊反 喉嚨知戀反 嗽蘇豆反 吒陟嫁反 謹況貢反 蔞音加 桂音圭 檔

音蜀字林曰袿婦人上衣也補達要衣也 認而晉反 涫音官 媟私列反 額居揖反 又苛古我反 桁音衡 賀其俄反

蒼烏含反 褘褶神執反 踑踞居御反 睢盱上直下音二反 梁蹄綺魚二綺其反 塾都念反 餇音而 饋求位反 歠

咢音驚 麟力珍反 困去倫反 纏音纏動 鑣許既反 䳒居謁反 偎即果反 鐃女交反 蝦古穡反 銖音殊 瞿?所客反

反 汁 溲疎有反 縈陟立反 秫音述 秔古行反 拳巨員反 芸籽音云子 叶韻音嬉 籃 輿盧甘反 颯蘇合反

僬盧致反 泌毗必反

晉書卷九十五　列傳第六十五

識初譖反 軫之忍反 闉音開 矗音矗 禹音隔 冒音昴卯 補 炬音巨 儐遷丑鄧二反 塞先代反 魅美秘反 …

徒何反 脹陟亮反 欻許物反 大鸛其俱反 嚙五結反 嘷五刀反 拉盧合反 搥拍上直追反下音伯 咋組陌反

淩私閏反 羆彼爲反 駮北角反 隗炤音照 著式脂反 翊況羽反 覷疾政反 捍音翰 鶡烏拜反 蚊音文 麥 霽

上人垂反下必至反 訶叱上呼何反下齒日反 絜息據反 鉢博末反 枋府良反 劬其居反 肘陟柳反 鷗烏侯反 懺初鑒

反 寵音元 嘆蘇困反 菅古顏反 蜺牝臥反 紞都敢反 泮普半反 啖徒敢反 濛汜莫似二音 鳥與嶋同 滑音骨

稽音雞 乂初牙反 紕四夷反 曇徒含反 踕紫葉反

晉書卷九十六　列傳第六十六

娀息融反 娶所靠反 姙如林反 韡韋鬼反 翅施智反 郝好各反 袤莫候反 浣胡管反 瘞於計反 姏音甘 鮓苦

反 劉食臥反 睎音希 藐妙小反 殘吐高反 覘勅豔反 磷音鄰 崧音嵩 葩音巴 剔他歷反 登 櫂等勁反

鵾音昆 壼苦本反 彎烏關反 娩晚免二音

晉書卷九十七　列傳第六十七

夫餘音扶 罽居厲反 貂 納女滑反 織 王 於劣二音 乙沃 沮子余反 紒音計 亦字 蹻其約二反 鑵居音 觀 楯

食允反 扇音扇 禽 鑴處會反 弩奴古反 楛音戶 儺 雒內沃反 倭烏禾反 筝音 箏 鈔所交反 罪 霖音霖 靈 靡 覓之理

反 曾子秋反 拔蒲撥反 葉 音攝 恍惚 上呼晃反下呼骨反 涸下各反 懊乃亂反 汗音寒 纙音 蹄音題 榻 日朱反

猾古還反 賣 輸音 奔 月氏音支 賈音古 銖音殊 瓶 賽音 奫 胡界反 犂鞬 上音黎下居言反 梲 楯而音 棁 搥 楚音

晉書卷九十八　列傳第六十八

合縫下音 西卷漢書音義又音權 鐫初緣反 估 數音古 鉦之成反 大灣烏關反 舶 白音 擒古落 姿

菸 蘇和反 蛭之日反 蠡 音螺 毒 毋音無 倪 苦見反 韡 古候反

皷 烏口反 磾 音低 坫 都念反 閫 苦本反 陳須 布還反 䋎 他朗反 墅 四爾反 犒 苦到反 驩掠 上四笑反下力灼反

蠻 音權 鋌 音延 鰯 音弱 跟 聲几反 桁 胡郎反 軦 五栗反 車 輒 軷 車也 拋 音 獲 莫登反 蜩 云貴反 梠 陟格

反 魚 音魚 復 音 臧 笮 側陌反 蕑 音加 笞 子感反 嚕 嗒 上陟加反下徒合反 淅 音錫 芟 音杉 瀆 數板反 讜 勑?

反 特 音字 鞸 補鼎反 韝 方孔反 豬 拆 上之野反下渠希反 梓 音盤 涂 度都反 毦 七吏反 憎 之涉反 巢 鋤交反 蠢

徒到 鄮 人 林 音 茂 芒 音 殷 盲 字 反 睥睨 上四皓反下五計反 慰 直類反 涅 上捉反 獷 於計反

晉書卷九十九　列傳第六十九

冏 舉永反 瓠 符遇反 妳媪 上奴解反下烏浩反 溘 苦盍反 悍 胡幹反 舭 呼交反 跛 扈 步靡反 躉 子六反 猳 …

反 梠 音呂 舸 古我反 彬 府巾反 楞 傳朋反 祍 如甚反 聵 音而 嵬 所愁反 讙 音喧 敍 彼義反 儐 丑鄧反 騄 …

反 嗎 魚容反 驊 音花 鈕 女六反 舫 府妄反 磯 居希反 柞 在各反又則各反 颻 音云 朔 …上香句反下音… 徂 七余反

反 么 麼 上一堯反下亡可反

晉書卷一百　列傳第七十

栻 古賢反本作拭 券 去願反 揩 子感反 偃 於武反 下 售 反 腐 扶古反 絆 音老 浬 陽奴結反 莠 音酉 呵 呼何反

反 豭 吐高反 箋 則前反 崧 音嵩 擲 力兗反 胗 之忍反 眺 他弔反 踧 丁六反 汶 衡亡運反 紐 女久反 嗌 山洽

反 餉 式亮反 賁 奔 時夜反 制 又 皖 戶版反 又胡管反 名 在廬江 盱 眙 與之反 欐 側賴反 攘 如兩反 裸 郎果反 蒙

反 餘 光 沮 蒯 上慈呂反下女六反 怯 懊 上去業反下奴亂反 慶 丑升反 穀 音 叔 綴 音叶 蜺 牝臥反 匿 烏光反 偃 於建

堙 音因 鸇 音 鵮 咸 柤 側加反 滑 古穴反 翌 音翼 盎 古又去聲 瘡 音胡 蜮 音或 踣 蒲北反

晉書卷一百一　載記第一

湩 乳汁也 多貢反 又竹用反 披 彼義反 覘 勑豔反 二 鄯 勑 盟 津音孟 劉 胡麥反 沮 渠 子余反 冒 頓 莫北反 奧 鞬 於上

六反 下 居言反 磐 渠脂反 覲 胡狄反 邯 鄲 寒丹二音 鄙 亂 上音鯀下初患反 一本作 鞞 音 附 磾 音低 珧 餘昭反 培 塿

補口反 盧斗反 垃 盧合反 崎 嶇 上去音下音區 拓 音 託 闒 音 茸 當 中 閘 門 也 又 聲 也 宮 又 門 音 彝 尼反 泫 胡犬反 氐 音 低

反 酋 字秋反 猷 音 猶

晉書卷一百二　載記第二

轡 音 秘 反 鹿 蠡 音 黎 鹿 鷟 五 勞反 胏 脯 音 府 疋 雅 柘 之夜反 鋇 研 五見反 翊 況羽反 狽 猛 漢書音義

（印章）

潰 殿屎詩云人之方殿屎爾雅云殿屎呻吟也殿音丁見反屎音香夷反字林火迷反呻吟之聲 狃女久反 懟丁 蹄
涍助反 悸其季反 侊吐彫反 袤莫候反 猗乙奇反 蛙音挂 孺而遇反 綦毋音無 螟音冥 螣音特 蟊
音猜 播石反 翁斯音 劉勘音 擾所追反 簀側革反 喧喧況袁反 實 卿但識之 云 姊子之吏反

晉書卷一百三 載記第三

仆蒲北反 躋上相 下汝 管涔管一作 掎居起反 諜徒叶反 大荔音 劉四笑反又音 亂初謹
反 滈池胡老反 向龜杜回反 倮郎果反 粤西五各反 剸直 困敦丁回反 獷古猛反 研城音
休屠音除 屬漢書作 厲女 行疾也 躋涉利反 雌五來反 馭 氏 鮨苦洽反 戡水許 炮烙
上音 百反 一作槐 下公 轅門之反 又音池 字林 直紙反

晉書卷一百四 載記第四

筍音背 背同 下 鵜居 郿太一戶反 也 鞞步迷反 饗食二音 在平仕之疑反 士反 又 遙明音
噎烏結反 腈圈 犒苦到反 禧許其反 敵五來反 呵呼何反 塡然之鄰音 洧榮美 蝗魚
反 懰子小斜又反 鑣苦 筏音伐 欲塡徒賢反 苑 王古 蛇下佐反 又 薺烏即又反
反 坫都念反 桑乾千音 陘戶定反 蛻本 甈之 錯 挈壺苦結反 孛蒲背反又

晉書卷一百五 載記第五

澂古反 緯荒烏或作 本蘇 到反 呵呼何反 咄 乃結反 研音 歐烏口反 瘦麻 奉
又巨 復之方六反 女反 擽殺 剝音 鄭才何反 下 璝音 遂由才
反 闐音 塌 嘶字林 冰 犂上下 飄他反 偵碟上下 句麗音
櫟 梏戶音 于寘音 螢呂反 冷下反 鍛 涅奴結反 謝之反 涉瓚公回

晉書卷一百六 載記第六

遺去遣反 又音遣 物武粉反 䧄陶上一井下音遙反 蕡 絍字林大古恒反 網音 橡音象 枠子對反 鐺都
反 杠音紅羊也 組之反 紐女九反 恧女六反 褻私列反 捶之累反 安次漢書音 令支音
支音 鄔徒合反 海鷗都浩反 艘素遭反 鉦諸盈反 丑略反 郛芳反 蓬 丸 迭徒結也反
豫且子余反 申且子余反 申屬方反 涌 卯音 嶠 中反 乃 曠一日 丸反 也 耐
乃代反 偶語五口反 翕張反 孕以證反

晉書卷一百七 載記第七

渾音 鶡胡反 子居列反 張琚反 懡子小反 又 頷胡感反 舐食反 郝呼各反 溝音 射士

反 頡胡結反 下辯步莧反 惛音 鵝反 孟音 竣以反 浹子協反 銖市朱反 溢音 潘音 讀古穴
反 鉤式亮反 雍反 過陘戶經反 汩音骨 閣反 迷 仆音赴 倜儻他歷反 讜他
反 懟直類反 蕃鋤上音本下 慄慄反 獷古猛反 摻反 蹻反

晉書卷一百八 載記第八

廆五罪反 步搖 魁音 酎乃代反 膾古外反 岌反 魭音 崔毖音 犒苦到反 紐女久反
纛徒到反 倦沉二音 貝云音 蒔音

晉書卷一百九 載記第九

修徒冬反 鎛火反 蚡房粉反 嘈嗜上下徒合反 滿反 創反 嶠嶠上下為紅反 澮古兌反
埶都念反 佛肸許乙反

晉書卷一百一十 載記第十

鶩音務 龕口含反 沲徒何反 鍵仙反 鉉反 孺音由 鏗鎗上口下七反 罱古候反 渫陸氏士音
合反 隄上特計下五結反 蘼反 薦於反 又 清然出涕音生反
反 閩苦反 賜反 觳五口二反

晉書卷一百一十一 載記第十一

睇文字集略子鬼反 蠟二音 圈反 竺六反 跋扈反 爐反 荷擔都濫反 甑
吳一反 俟反 涌音勇 位 賕音求 陟岵音古字或作怙 柝他反 禱字林曰上直反曰
下式朱反 弋杜反 稠直牛反 音 隔閡五代反 挻式連反 餐真反 淨林失氣也 媼烏浩反 衛
蠣步反 朝 蝟云貴反 鵙尺反

晉書卷一百一十二 載記第十二

氏 酋字秋反 上邽古反 枋府良反 艸古草字或作本 簣子反 劇音 浙音 堆都回反 展音
反 嚏許反 耐 刀槊所角反 跣蘇典反 梁楞來登反 鬱反 錘直垂反 鉗巨淹反 鰥音 僮仆
二音 洿音烏 鄗城反 夫 燗徐反 憒之石反 悻其反

晉書卷一百一十三 載記第十三

犁真反 嘔血烏口反 蚝七吏反 丐古反 康音 京宗小宗 耳反
鍪反 驚陝上音山之間也本作陝 濕音 肺胕音府 以反 沮水反 餘 反
卬在各反本 蠶江音 仂反 冀反 渡古反 游馬以度上文曰 由 肝

魚反下慎之反　溯（音素）璅（音早）涂中（度都反）擯（必刃反）褊阸（方緬反，烏懈反）嵕（子紅反）璣（居希反）玕（音干）哂（式忍反）

于寶（堂見反，又音田）敷（五勞反）

晉書卷一百一十四　載記第十四

鮫（叔拜反）袤（莫侯反）彌寶（堂見反）䞓鋪（蒲故反）咤（陟嫁反）沮計（慈呂反）鄖（音云）榴（力格反）掎（居綺反）劾

澡（京反）憮（音武）臺鎗（音錄）韓（陽禮反）厭（於豔反）豫且（子魚反）湑（數版反）戁（丁降反）堰（於建反）鞨（古竭反）揭

隼（去竭反）碣山（音竭）碻磝（上口勞反，下五勞反）遽蒢（二渠除音）以鉛（以贍反）埳（苦感反，與坎同）遑苟（二蘇音）㚇

持（息廉反）鉧（女六反）婼（以灼反）長鞬（所交反，馬頸也）審春（音寶，一作醜）鏁（相傘反）捫蝨（二門瑟音）擿（字林擿音）

子（音菁）蠮螉（上抽知反，下音鷖）哂（式忍反，與哂同）睚眦（上五懈反，下士懈反）如綖（私箭反）汰（音太）唾（吐臥反）精鏑（音敵）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載記第十五

犍（渠焉反）犛（力珍反）猗（於宜反）吒（陟加反）械（胡界反）轀輬（上側持反，下蒲鏗反）刻鋒（字林古）猾（所角反）

獮姐（慈野反，又作可野反）稞（郎果反）腂（舒閏反）笞（丑之反）湟（胡光反）洋（音羊）黿鼉（字林鼉似蜥，為佳反，又）

烏蠅反題水虫也芒耿反　蠆（丑芥反）愎（符逼反）

晉書卷一百一十六　載記第十六

塡（徒賓反）洿（音烏）狷（吉緣反）鉀（音甲）賈　碻磝（上口勞反，下五勞反）愊（芳逼反）蠢（音種）北屈（又居勿反）党（丁浪反）刪

馬蒐（五回反）鵾（戶盧反）蒔（時吏反）槌（直追反）闌闠（二魏潰音）

晉書卷一百一十七　載記第十七

汯氏（胡犬反，又胡堅反，上黨有汯氏縣）彰（音鄣）朓（他了反）礓礫（五內反）瓛（魚列反）沮渠（子余反）洸（古皇反）傉（內沃反）

反　挺（式連反）番禾（音盤）譯（羊益反）波若（入者反）獫狁（二險尤音）鶻（五各反）釋（音託）重餇（上持容反，下古典反）檟

必刃反

晉書卷一百一十八　載記第十八

滏口（水經曰滏水出襄國鄴縣東北陽中山，滏口南都賦云溫湯療疾，滏水也）袤（莫侯反）拓跋（上音託，下步末反）楞（盧登反）

反　禕（音暈）平輿（音豫）驚陝（下夾反，下同）絕亢（下郎反）紓（音舒）覬（九利反）鏗（口莖反）洿（音烏）

晉書卷一百一十九　載記第十九

雊（古候反）殷殷（音隱）有聲　瞋（昌鄰反）洸（古皇反）完（胡官反）墨竇（徐弋反）蠡吾（上音禮）掎（居綺反）禕

將（輒卑反）嶇（一口反）拔（蒲撥反）憮（無府反）

晉書卷一百二十　載記第二十

嚗（胡老反）碣（杜很反）黔中（音琴）竇（南蠻賦，才冬反）鄒（匹笑反）復（方大反）䫋（胡狄反）蒞（戲必反）廞（許金反）愞（乃亂反）

反　幟（昌志反，又式吏反）弇（古南反）氐叟（蘇后反）䩵（居言反）晶（音精，晶光也）橧（勒貞反）衙（上音才）博　謏（上音）萌

加（下冀）耕反　鞮（徒叶反）璜（胡光反）汎（音洪）黃（呼宏反）盤（文尺反）郭（符臘反）幢（宅江反）

晉書卷一百二十一　載記第二十一

鄭（倉恣反，又音妻）芊（羽遇反）轟蘗（餘亮反）覡（胡狄反）惇（都昆反）絰（丑結反）剑（指遙反）玹（胡甘反）玕（音秆）扞（音軋）

玘（字林本反）宇（方廉反）毋丘（音無）朱提（上是朱反，下是支反）瘍（左傳云生瘍，林瘍頭瘡也，音羊）鮋（香句反）嘏（古雅反）痕

宇（字林鉏，也戶林反）吮（徐兗反）瓌（姑回反）紊（無運反）笮（子虛反）醴（胡雞反）譟（蘇到反）柴（鋤涯反）繚（音老）夔（子六反）

玟（音旻）鑽（之日反）剽竊（字林剽音四召反，竊也）驚（扶雞反）

晉書卷一百二十二　載記第二十二

蚝（七吏反）獪（古邁反）吶（女劣反，又女骨反）矛猶（音顏）瓠（古犬反）犍（渠焉反）黠（胡入反）尉祐（音鐵）允吾（廬勤曰允）

鶩（之然反）鞬（居言反，下同）揖（次如反）湣（音番）番禾（音盤，一作和）呑（吐根反）

咀（慈呂反）拉（盧合反）榼（苦盍反）崎嶇（上去奇反，下音區）坑（客庚反）槷（其月反）琱（音彫）蕞爾（在最反）

晉書卷一百二十三　載記第二十三

句踐（音鉤錢）胖（音判）鄴城（音云）歃（山洽反）檻（食感反）罟（姑戶反）侏張（上猪反，下張）塹（七豔反）兜（當侯反）北走（音奏）

跳（徒聊反）嫄（音原）溯（音素）曇（徒含反）狃（女久反）

晉書卷一百二十四　載記第二十四

砥（音旨）惷（丑江反，又丑降反）畦（戶圭反）擿埵（上陟瓜反，下之累反）鷐鶺（上戶脂反，下于脂反）羿（五計反）勍　呪詛（上職救反）

下　剔（他歷反）鵙（文備）劇（徒歷反）蹁蹐（房益反）仆（音赴）襏襫（與鞬同）跋（蒲撥反）藁（古老反）凝（魚紀反）懸

有（音為）掎拔（居綺反）勦（子小反）寘（之忍反）遑（胡暇反）

晉書卷一百二十五　載記第二十五

紇（下沒反）汗（音寒）鐸（大各反）軻（音柯，又去賀反，姓也）犄（居宜反）瑶（音瑤）狃（女久反）羖羝（音古低）踧（子六反）捫

音　光（丁浪反）嵊峗（二音）嘯　叱咤（上齒只反，下陟嫁反）跋（蒲撥反）

反　韭可（徒鼎反）闞伯（烏葛反）球（音求）蠑螺（上音柔，下而究反）睹（音覩）柘（之夜反）鷃（古段反）廝（音斯）砥礪（音旨）

二音

晉書卷一百二十六　載記第二十六

霧闐（徒賓反）鞬（居言反）湟（胡光反）鍮（託侯反）崙（音倫）驪軒（上力馳反，下音虔）頊（音頃）襄　允街（孟康曰允音鉛）

街 音皆 氏池 都兮反，或作丘池 番和 音盤 邯川 音寒，又胡甘反 苕藋 上音條，下徒弔反 愎 符逼反 子鮮 音仙 鞟

音的 爲輕也 乾谿 音千

晉書卷一百二十七　載記第二十七

拓拔 上音託，下蒲撥反 諱 音韋 紐 女久反 流澌 息移反 奎 苦圭反 勦 子小反 耿弇 古南反 湫隘 子小反 鴞 上虞脂反，下于驕反 鉦 諸盈反

晉書卷一百二十八　載記第二十八

恚 於避反 韄 音患，下同 蠕 普蓋反 峴 胡典反 陘 音刑 臨朐 音劬 從 卽容成反 翌 與職反 龕 音堪 佽 此絲反 撓 如效反

晉書卷一百二十九　載記第二十九

沮 子余反 滑稽 史記滑稽二音，又骨雞二音 匄 古泰反 覡 胡狄反 挐 女余反 湟 胡光反 魋 杜回反 姐 才也反 隗 五罪反 澍 之樹反 研 研五見反

晉書卷一百三十　載記第三十

孑 居列反 偵 丑鄭反 堆 都回反 髑髏 獨樓二音 刎 武粉反 洸 丁浪反 璝 公回反 蒯恩 苦壞反 罩 都孝反 緄 古埋反 濛汜 音蒙，似 盱眙 音吁 粹 子對反 閔 兵莫反 値 況遇反 嵯峨 上昨何反，下五哥反 蝸 丑之反

晉書音義卷下

編修臣人龍謹言。晉書一百三十卷，晁公武謂歷代之史惟此最為蕪冗。至於取沈約誕妄之說，雜採詭異謬妄之言，尤不可不辨。而鄭樵謂古者修書，如班馬之徒，自成一家。至唐始用眾手，各隨其學術所長，所以晉之有志，獨善于古今。是則此書之瑕瑜，固有不相掩者。編修臣李龍官奉勅校勘。凡監本舛訛，或從他本及何倫音義，有可據者，從而釐正之。臣人龍復與同事諸臣，詳審參訂，錄為考證，各附卷末。臣謹識。

原任詹事臣陳浩、洗馬臣陸宗楷、編修臣孫人龍、知州臣王祖庚、拔貢生臣王積光等奉敕恭校刊。